

新批校注 紅樓夢

（清）曹雪芹 原著
（清）程伟元 高鹗 整理
张俊 沈治钧 评批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新批校注红楼梦

（清）曹雪芹　　原著
（清）程伟元 高鹗　整理
张俊 沈治钧　评批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批校注红楼梦/(清)曹雪芹原著;(清)程伟元,(清)高鹗整理;张俊,沈治钧评批.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6757-7

Ⅰ.①新… Ⅱ.①曹…②程…③高…④张…⑤沈…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262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评批者:张俊、沈治钧

校注者:罗书华、苗怀明、胡胜、张勍倩、莎日娜

新批校注红楼梦

(全四册)

[清]曹雪芹 原著

[清]程伟元、高鹗 整理

张俊、沈治钧 评批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757-7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5 1/2

定价:348.00元

前　言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为卓越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艺术经典之一。甲戌本题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小说哀叹着美好理想的幻灭，悲悼着爱情婚姻的不幸，为青年女性的凄惨命运而感伤，为贵族家庭及宗法社会的日暮途穷而叹惋。作者融会贯通了古老文化的精华和神髓，并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发挥，精心构筑了一座令人目眩神迷的艺术宫殿，呈现出变幻莫测的无穷魅力。作为中国六大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之冠，清代乾隆中叶以来，雅俗共赏的《红楼梦》备受学者与读者关注，宝黛钗等艺术形象始终是人们议论不休的热门话题。由于对人物形象的见解相左，多年的老友居然"几挥老拳"(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四)；因为沉迷于悲剧艺境，豆蔻年华的少女竟致抑郁而终(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及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是何等强烈。两个半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红楼梦》苦心钻研讨论，耗尽了毕生的心血，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门类——红学。嘉庆末年的北京竹枝词就说："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得硕亭《草珠一串》"时尚"类)其社会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是一位文学天才"十年辛苦"惨淡经营的艺术精品，是一位睿智的哲人阅尽风霜雨雪之后的心血结晶，是留传到我们手中的至可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谁拥有这个神奇的梦，谁就是当之无愧的精神富豪。

一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谱名天祐，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夏，他出生在南京的江宁织造府；乾隆二十七

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四十八岁。他身后萧条,葬礼凄凉,友人敦诚《挽曹雪芹》诗曰:"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四松堂集》诗集卷上)幸运的是,《红楼梦》有八十回流传了下来,这就足可令曹雪芹万古流芳了。

曹雪芹的祖籍在东北辽阳。其先世原是汉人,为明朝辽东边关守军,后在明末的战乱中加入了满洲旗籍,属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他的祖先以军功起家,玄祖曹锡远、高祖曹振彦、曾祖曹玺等为清王朝定鼎中原立下过汗马功劳。曹玺是康熙帝的亲信家奴,他的妻子孙氏又做过这个少年天子的保姆,故而甚得宠信。继曹玺之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和叔父曹頫三代四人都在南京任江宁织造,为期近六十年,大体与康熙朝相始终。所谓"织造",就是为宫廷督造衣料、帷帐等各种丝织用品的理事官,官阶中上,而且是个肥缺美差。此外,作为皇帝的亲信耳目,织造还负有监察江南吏治民情的特殊使命,有专折密奏之权。因此,当地的官商士绅,对曹家都有所忌惮。即便是势焰熏天的总督、巡抚、将军等,也要礼让三分。曹寅文武兼资,机敏干练,尤获朝廷信任。康熙帝一生六次南巡,后四次都驻跸于曹家的织造府。这是曹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标志。曹寅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文人,他精研程朱理学,遍交江南名士,擅长诗歌书法,兼能度曲填词,有《楝亭集》、《续琵琶》、《虎口馀生》等著作传世。他不仅酷爱藏书,还特别喜欢印书,现传《全唐诗》、《佩文韵府》等都是他在扬州主持刊刻的。可以说,曹雪芹的家庭不仅是钟鸣鼎食的百年望族,而且是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初秋,曹寅病逝于扬州。其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不料三年后在北京染病,才二十八岁就去世了,撇下了妻子马氏及其腹中的胎儿曹雪芹。康熙帝为保全曹氏家业,亲自主持挑选寅弟曹宣的第四子曹頫为曹寅嗣子,并破例让这个"黄口无知"的少年继任江宁织造,以养两世孀妇。同在江南任职的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与曹家"连络有亲",可以扶持照应。这样,曹雪芹便在南京度过了富贵繁华的童年,以及大部分少年时光。至雍正六年(1728)戊申正月,厄运突然降临,曹家被抄没了。其主要原因,一是曹寅接驾时花钱如流水,留下了巨额亏空,为政严猛

的雍正帝要追讨旧债，曹頫却无力悉数填补；二是曹家属于康熙朝旧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储位之争的牵连，令雍正帝猜忌在心，而且这个新君对“包衣下贱”之人素无好感；三是曹頫为官不慎，所进织物连连被雍正帝挑剔，本人又被泰安知府王一夔弹劾骚扰驿站，致遭免职；四是李煦等亲戚同僚先遭查处，“一损俱损”，曹家败局已定，更兼雍正帝听到了曹頫要转移财产的风声，遂传旨江南总督范时绎籍没其家。十四岁的曹雪芹亲眼目睹了这天塌地陷的一幕，正可谓“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尝尽了做奴才的甜头的曹家，也开始品味做奴才的辛酸了。同年春夏之交，少年曹雪芹离开了杏花疏雨的江南，随祖母李氏、母亲马氏等归旗，来到了红尘滚滚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城。

曹雪芹一家在北京的住处，位于崇文门外蒜市口，那里有十七间半房屋。跟豪华富丽的江宁织造府比起来，这里是太逼仄太寒酸了。但曹家人已经知足，就连这座小院落也是皇上一念之仁的结果。雍正帝抄家，只查获一堆当票，已动恻隐之心，又看在平郡王府的份上，命继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拨出了这个落脚之地。老平郡王纳尔苏是曹寅的女婿，也就是说，王妃曹佳氏是曹雪芹的亲姑母。小平郡王福彭当时正在走红，雍正帝挑选他给未来的皇帝弘历做伴读。在少年曹雪芹眼里，这位大表兄肯定不同凡响。福彭文武双全，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赏识，他对聪明的表弟曹雪芹大概也会另眼相看。两家交往密切，曹家曾试图借助平府的势力，向隋赫德追讨过去的家产。可见，籍没之痛对曹家人来说是很难平复的。平郡王府给曹雪芹提供了认识京师王公贵族生活的机会，也必然会刺激他回忆起昔日南京的繁华旧梦。豪奢的过去与清贫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那么曹雪芹“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赠芹圃》），从而“醉馀奋扫如椽笔”（敦敏《题芹圃画石》），理固宜然。乾隆八年(1743)左右，在右翼宗学任职的曹雪芹已经快三十岁了，基本完成了知识储备，便开始了小说创作。他先是牛刀小试，写成了初稿《风月宝鉴》，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先后经历了《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改稿阶段，最后终于在乾隆十七年(1752)前后基本完成了一百一十回的定稿《红楼梦》。这个“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创作过程，体现了曹雪芹精益

求精的写作态度，其经营之惨淡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其亲友脂砚斋等已经开始“抄阅再评”，标志着红学的诞生。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己卯冬及次年(1760)庚辰秋，脂砚斋已经“凡四阅评过”，整理出了前八十回，作品也开始在小范围内传阅传抄。可惜后三十回在誊清时，被“借阅者迷失”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之一。

大体完成《红楼梦》的创作之后，曹雪芹便迁居到了西山。他的生活依然相当寒苦，“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他擅长绘画，便以卖画来维持生计。闲来与敦敏、敦诚、明琳、张宜泉等朋友过从，保持着狷介放达的风度。他性格诙谐，喜酒健谈，为人热情，愤世嫉俗，朋友们把他比作傲骨嶙峋的奇石，他自己则将阮籍视为同调。加之善诗，故有“诗追李昌谷”、“狂于阮步兵”(敦诚《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之誉。他对戏曲也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题敦诚《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曰：“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敦诚《鹪鹩庵笔麈》)这是在《红楼梦》之外，目前所知曹雪芹仅存于世间的文字。以他的盖世才华与广泛交游，本可以谋得一些美差的。只是他“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张宜泉《题芹溪居士》)，早已不屑于为他人作嫁衣裳。村居生活虽然清寒，但让他实现了遗世独立的心愿，故有“日望西山餐暮霞”(敦诚《赠曹雪芹》)的飘逸风致。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曹雪芹可以写出华美的辞章，却无法逃脱穷愁困顿的厄运。贫病夺去了他的儿子，他自己最终也“一病无医”，在万家欢乐的除夕溘然长逝了。人世已无曹雪芹，神州幸有《红楼梦》。一个高尚的人格，必然会赢得敬意；一部优秀的著作，终究会获得承认。

曹雪芹去世后不久，《红楼梦》抄本便被“好事者”居为奇货，拿到隆福寺、护国寺、琉璃厂火神庙等庙市上去高价出售。于是，读者逐渐增加，小说在京城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并由此而催生了后四十回的续书。程伟元、高鹗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与读者的迫切需要，遂将全书刊刻行世，从而开创了这部小说广泛流传的新阶段。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各地书坊竞相翻刻，《红楼梦》遂风行天下。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云：“余以乾隆、嘉庆间人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传江浙，且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到了

嘉庆末年，小说的故事已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张子秋《都门竹枝词》有云："《红楼梦》已续全完，条幅齐纨画蔓延。试看热车窗子上，湘云犹是醉酣眠。"京城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红楼梦》题材的绘画，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之深与被接受的范围之广。直到今天，此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仍在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持续着。这是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的最好说明。

《红楼梦》的版本比较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早期抄本与程高刻本两大系统。早期抄本大都带有署名为脂砚斋、畸笏叟等的评语，因此习惯上称之为"脂评本"或"脂本"。这种本子现知共有十二种：

（一）"脂砚斋乾隆甲戌（1754 年）抄阅再评本"，残存十六回。就底本而言，此为目前发现的抄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

（二）"己卯（1759 年）冬月定本"，残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据考证，此为乾隆中叶怡亲王府抄藏的本子。

（三）"庚辰（1760 年）秋月定本"，残存七十八回。此为脂本系统中较为完整的一种。以上三种均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底本都产生于曹雪芹生前，较少后人改笔，文献价值甚高。

（四）"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杨继振旧藏，一百二十回，其前八十回为脂本系统，后四十回则有助于解决续书的形成问题。

（五）"苏联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残存七十八回。

（六）"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一百二十回，其前八十回中大部分为脂本系统，后四十回乃抄录自程甲本系统的刊本。

（七）"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八十回，清末上海有正书局曾予石印，故又称"有正本"。

（八）"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八十回。

（九）"乾隆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红楼梦"，八十回。

（十）"乾隆己酉（1789）舒元炜序本红楼梦"，残存四十回。

（十一）"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残存两回。

（十二）"靖应鹍原藏石头记"，八十回，据传已佚，残存批语 150 条。

最早的刻本主要有两种：一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简称"程甲本"；二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

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摆印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简称“程乙本”。这两种都是一百二十回。从此,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原著前八十回一同流传。程伟元、高鹗搜集整理了后四十回续书,并及时刊行了全部小说,他们是《红楼梦》传播史上的功臣。

二

《红楼梦》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剖析,都会为作者那深邃的思想与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震撼。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这是正确的判断。小说主要写的是贵族大家庭的盛衰荣枯,而贯穿其间的中心故事,则是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此外,作品还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悲剧以及年轻女性群体的生命悲剧。

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小说的情节主线,故第五回梦中仙曲说,此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薛宝钗有神僧持赠的一个金锁,贾宝玉降生时口衔通灵玉石,因此大家都说两人是一对“金玉良缘”。林黛玉的前身是一株绛珠仙草,曾受贾宝玉前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情愿今世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他。所以,宝黛爱情是一段“木石前盟”。小说第五回《终身误》曲中说:“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这进一步解释了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可悲可悼,主要是因为她们婚姻爱情的不幸结局。“都道是”与“俺只念”的对比,显示了贾宝玉思想感情与世俗观念难以调和的矛盾。围绕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作者热情讴歌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纯真爱情的热烈追求,也对薛宝钗拘泥于礼法并被礼法所误的不幸,表达了善意的讽刺和深切的同情。作者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陈腐僵化的伦理道德和昏庸专横的宗法势力。

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对贾宝玉来说,当然可以随意选择。薛宝钗和林黛玉都是才貌兼美的绝代佳人,难分伯仲。起初,贾宝玉在两艳之间有些摇摆;其后,态度日渐明朗。他的最后抉择,是木石前盟。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门第、财富,也不是性情、才貌,而是志趣。在思想上,薛宝钗与林黛玉截然相反:前者守“礼”,后者重“情”。薛宝钗一言一行都力

求合乎道德规范，一再劝说贾宝玉读书仕进，令这位怡红公子反感。不幸的是，最后胜利不属于木石前盟，而属于金玉良缘。比较而言，金玉良缘更合乎贾府的家族利益，合乎家长们希望改造贾宝玉成为有用之材的意愿。因此，贾府选择了“德言工容”俱佳的淑女典范薛宝钗，同时也就造成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木石前盟是没有实现婚姻的爱情，固然可悼；金玉良缘是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更觉可悲。《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核心，就在于此。

与上述悲剧相关的，是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小说以石头神话开篇，寓意不俗。其实，贾宝玉就是那块“无材补天、幻形人世”的石头。他厌恶仕途经济，不喜读“正经”书，动辄“毁僧谤道”，对“士大夫诸男人”异常反感，只愿意在内闱厮混。可见，他对宗法社会的统治阶层是采取了对立、批判与不合作的态度。脂砚斋认为，贾宝玉有“三大病”，即“恶劝”、“重情不重礼”和“有情极之毒”。所谓“恶劝”，是指厌恶别人在自己面前进行仕途经济、读书明理之类的道德说教，拒绝一切将他拉回到世俗生活道路上的企图。所谓“重情不重礼”，就是以情感为至上之理，任性而为，蔑视礼教。所谓“有情极之毒”，便是当“情”无法战胜“礼”时，毅然抛家舍业，弃绝红尘，向不公正的命运发出激烈的抗议。与此相映的是，他的妹妹探春试图人世，希望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然而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在宗法社会的“末世”，难以有所作为，无法享受有价值的生活。兄妹二人这两种人生道路的失败，展示了生逢末世、不人流俗的贵族青年难以避免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还是为千万个不幸的女儿歌哭哀叹的悲剧。作者在开卷中说，本书的创作意图之一，乃是“使闺阁昭传”。大观园是作者为此而设计的一座人间乐园，贾宝玉跟姐妹丫鬟们住在里边，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嬉戏，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如果说园外是一个以“礼”为中心的世界，那么园内的精神支柱便是“情”。就贾宝玉而言，他希望大观园能够常驻人间，女儿们能够永远居住在里面。然而，大观园不是世外桃源，女儿们也不能抗拒自然规律，何况这个理想世界还始终处在外部现实世界的威胁与袭扰之中。大观园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晴雯遭驱逐而夭亡，司棋遭驱逐而自杀，芳官等遭驱逐而出家为尼，迎春被迫嫁给了一只忘恩负义的“中山狼”。园外的香菱更是受尽薛

蟠夫妻的折磨，命在旦夕之间。为了避嫌，连群芳之冠的薛宝钗也搬了出去。大观园的末日到了。林黛玉魂归离恨天不久，这里墙倒屋塌，野兽出没，鬼魅作祟，人迹罕至。妙玉遭强盗羞辱劫持，下落不明。一个最为清净美丽的花园，变成了丑陋危险的地方。这象征了“情”的理想的破灭。在主观上，作者当然希望大观园花常开、人常在；然而，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使他不能够低估“礼”对“情”的破坏力，所以又冷峻地展现了大观园的毁灭。在表现美好理想、讴歌真挚感情的同时，作者从一个重要侧面猛烈抨击了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与伦理规范。这是大观园悲剧的深刻意义之所在。

《红楼梦》也是一出“树倒猢狲散”的家庭悲剧，是宗法制度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的社会悲剧。贾府拥有辉煌的过去，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现在却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小说详尽地反映了贾府的各种弊端，揭示了它必然没落的深刻原因。其一，安富尊荣、贪图享受者众，运筹谋划、诚心为家庭着想者寡。主人养尊处优，奴仆得过且过，大家都沉溺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更有甚者，以王熙凤为代表的主子，滥用职权，损公肥私，只图维护个人权利，不断助长奢华风气，一再激化矛盾。奴仆们全在为自己盘算，跟主子离心离德，到处挑拨是非。尤其严重的是，围绕家政执掌权与宗族继承权，贾府的主子之间钩心斗角，展开了一场在温情掩饰下的殊死搏斗。加上各种其他利益的冲突，府中人等个个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二，奢侈浮华，出多入少。在大观园里，一顿平常的螃蟹宴，便需花费二十多两银子。乡下来的刘老老叹息道：“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为迎接元春省亲，贾府大兴土木，建造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其奢华与糜费，连皇妃元春看了也禁不住摇头叹息。贾府的这些排场，是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勉强支撑起来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贾府只是在苟延残喘而已。其三，“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贾府祖先靠军功起家，下一代尚可守成，但到了现在的第三代，即贾敬、贾赦、贾政等，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至于第四代贾珍、贾琏、贾环，以及第五代贾蓉、贾蔷、贾芹等，则堕落为一群骄奢淫逸、胡作非为的纨绔子弟。由这些败家子来继承家业，贾府一败涂地乃是必然。小说所揭示的贾府末世景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它是整个宗法社会末世的缩影。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太史公

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季新《红楼梦新评》云：“此书描摹中国之家庭，穷形尽相，足与二十四史方驾，而其吐糟粕，涵精华，微言大义，孤怀闳识，则非寻常史家所及。”贾府没落的原因，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痼疾。贾府之外的史家、王家和薛家，都是一派衰败景象，暴露了所谓康乾盛世的真实面目。如此外强中干的“国”与“家”，即便没有强敌入侵、抄没财产之类的外力打击，迟早也会崩溃。一叶知秋，贾府衰亡的悲剧，实际上是一出深刻的社会悲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社会形态是完美无瑕的，出现一些问题实属难免。但是，《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竟然制造了如此众多的悲剧，只能说明其社会制度是特别不人道、不公正的，其意识形态是格外僵化落后的。一个专制邪恶的帝国助长着人性的阴暗面，利用并强化着个体人格避免不了的种种缺陷。中国宗法社会发展到明清时代，积弊重重，矛盾丛生，尤以康乾之际为甚，充分显示出此种体制的腐朽与没落。揭示人间的邪恶，暴露制度的残忍，唤醒世人，激励抗争，正直勇敢的有识之士责无旁贷。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无疑是警世的黄钟大吕，曹雪芹则是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先驱。

暴露黑暗固然可敬，追求光明尤为可贵。曹雪芹在抨击邪恶势力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新鲜美好的人生理想与社会模式，这是《红楼梦》高于《金瓶梅》等其他世情小说的地方。曹雪芹在小说开卷处就曾申明，本书的特点是“大旨谈情”。作为“礼”的对立面，“情”在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是作品的灵魂，集中代表了曹雪芹的理想追求。小说着重表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情痴”心态，也刻意展示了薛宝钗的“无情”气质。据脂砚斋透露，小说结尾原有“警幻情榜”，给贾宝玉的评语为“情不情”，即指其用情的特点是对无情之人及无知之物皆有怜悯爱惜之心。正因如此，甲戌本第一回有脂批说，作者实际上是选了一个“绝世情痴作主人”。

尊重年轻女性，是贾宝玉思想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此，他用情的主要对象，是纯洁清净的青年女子。这份痴情，在

大观园里得到了尽情宣泄的机会。太虚幻境能够短暂地投影并留驻在人间，主要就是“情”维系的结果。贾宝玉“情不情”的意识无视官方价值取向，无视宗法等级制度，无视传统尊卑观念，甚至还把这些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是贾宝玉的个性独立意志的基础。因为“重情”，所以“不重礼”；因为喜欢恣情纵意，无拘无束，所以拒绝功名利禄，嘲笑“文死谏、武死战”之类的愚忠行为；因为喜爱天真清纯的女儿，所以厌恶世故势利的男人；因为爱读《西厢记》之类的“杂书”，所以对代表正经书的“四书五经”备感头痛；因为体贴关怀弱势的女儿群体，所以才扰乱了上下、男女之间的贵贱尊卑关系。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云：“《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含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语虽夸张，但确属灼见真知。贾宝玉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一种个性张扬的自由生活，一种和平、公正、富足的社会理想，一种有尊严、有道义、有激情、有诗意的生命形式。这种有价值的生存状态，是人类可望而不可及的太虚幻境，然而又是人类永远都不甘心放弃的伟大梦想——因为其中蕴涵着一个根本性的神秘答案，即人生的意义。此为《红楼梦》思想的精髓。仅此一点，它就足以超越时空界限，并且具有思想上永恒的感召力。

林黛玉的感情心态，同属于痴情一类，但与贾宝玉的“情不情”有所不同。据脂批，她在情榜中的评语是“情情”二字，指用情十分专一，亦即追求完美。对她来说，世间唯有爱情最可宝贵。她的全部自我，完全沉浸在爱河情海之中。她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等，都是从爱情里酝酿生发出来的，其间不掺杂任何世俗的计较。她的天性是聪颖、敏感、柔弱和诚恳的，贾宝玉的理解、薛宝钗的容忍与紫鹃的忠诚是有力的证明。她的娇情妒意，是爱的排他性的必然反映，是她清纯率真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她为情而生，因情而死，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个“情情”的痴心少女，是美的化身，情的精灵。吴宓《论紫鹃》说：“今夫《石头记》一书所写之理想精神，为美与爱情。而此理想与此精神实完全寄托于林黛玉一身。林黛玉者，美与爱情之结晶也。”林黛玉的爱情是贾宝玉坚持个性独立意志的最大动力，也是其最终“悬崖撒手”的主要原因。爱给人以无

穷的力量，没有爱的生活是不值得留恋的。显然，曹雪芹想通过林黛玉形象告诉读者，爱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生意义的根基与生存意志的源泉之所在。

“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唐诗是对薛宝钗形象的绝好说明。在对待“情”与“礼”的态度上，薛宝钗与贾宝玉、林黛玉恰恰相反，她重礼不重情。这与世俗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要求完全吻合，所以在压抑个性的现实环境中，她没有任何窒息不适的感觉，反而如鱼得水。她明白人情世故，善于获得群体的好感，向来都是自觉地按照正统的道德规范来说话行事。她不仅时时处处都在以“礼”约束自己，同时也真诚地要求别人。由于她做得太标准了，简直无可挑剔，便丧失了李卓吾所珍视的那颗“童心”。她懂得明哲保身，趋利避害，往往也显得虚伪做作了。薛宝钗最“无情”之处，是对自己“无情”，即对自我的感情漠不关心，或竭力压抑控制。为了顺应环境的要求，为了合乎礼法的规范，她已经把自己磨炼为清心寡欲的淑女，素有成人之美的心，绝无夺人之爱的意。至于嫁给贾宝玉为妻，只是被动地接受家长的安排而已。如此典型的淑女，必定是那个社会的宠儿，即便无心插柳，也可柳暗花明，春风得意。薛宝钗最后遭到丈夫贾宝玉的抛弃，事实上也成了宗法社会无辜的牺牲品，殊可悲叹。

《红楼梦》中的其他人物，大多也是寓意深刻、血肉丰满的。这集中体现在那些少妇少女形象上。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被套上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重重枷锁，无权无势。尤其是年轻女性，完全没有人格的独立性，只能任由男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属于人数众多而势力最为薄弱的一个群体。无论是皇妃、贵妇还是小姐，无论是姨娘还是丫鬟，无论入世还是出家，无论天赋、性情、容貌、才华、志趣如何，她们统统被无情的厄运吞噬掉了。她们的悲剧，既是对苦难人生的由衷慨叹，是对集权专制的宗法制度的严正控诉，也是对充满人文关怀的理想世界的美好憧憬与大声呼唤。

就经济条件而言，康乾盛世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富足的时代。但生逢盛世的曹雪芹却没有体验到人间喜剧，而是“忧患潜从物外知”。这是因为，愈演愈烈的文字狱令儒林噤若寒蝉，生命力委靡；科举制度让士人普遍沦为犬儒，思想顽固保守。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创造力衰竭，危机四伏。《红楼梦》

悲剧的根本原因也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贾府财力不支是进取心锐减的结果，并非悲剧的主要成因。大观园基本上没有物质匮乏之虞，但其精神内核遭到现实理念的粗暴否定，所以才成为悲剧的中心舞台。精神悲剧还必须在精神上寻找根除之道，以“情”为代表的大观园理想世界，便是曹雪芹精心营造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这种人文理想，这是避免各种悲剧的根本出路。

三

曹雪芹的这部著作不仅思想深刻，意蕴丰厚，而且艺术精湛，技巧娴熟。作品广泛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华，熔通俗文艺和典雅文学于一炉，丰富了文学创作技巧，增强了通俗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它的美学成就，甚至超越了小说艺术，具有集中国文史哲之高贵于一身的审美价值。戚蓼生《石头记序》云：“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称切中肯綮之言。吴宓《红楼梦本事辨证》云：“《石头记》一书乃中国第一部大小说，其艺术功夫实臻完善。”脂砚斋一再称赞此书是“千古未有之奇文”，确实并非夸张。《红楼梦》不愧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罕见的艺术精品。

在《红楼梦》之前，长篇说部已经有了四百来年的历史，产生了明代“四大奇书”等经典作品。但是，在曹雪芹生活的康乾之世，还有大量庸俗的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在泛滥。在此种情况下，继承优良传统并扭转创作颓风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了吴敬梓、曹雪芹等少数优秀作家的肩上。曹雪芹反对“淫秽污臭”的“风月笔墨”，蔑视“千部共出一套”的程式化文风，坚定地踏上了描摹世情的写实之路。这条路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所开辟的，是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随缘下士的《林兰香》、李绿园的《歧路灯》等世情小说所坚持的。事实证明，曹雪芹选择这条艺术之路相当明智。他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别致”，在内容上则贴近“事体情理”，并力求将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于是，一部反映人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新世情小说便诞生了。

《红楼梦》加入世情小说流派，也可以说是曹雪芹必然的艺术抉择。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家族的盛衰荣枯；他的创作激情，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的创作意图，来源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此种素材的情节结构指向，恰好是世情小说的核心内容。不过，曹雪芹在继承传统题材的同时，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两性关系上，以往的世情小说侧重表现男女之间的情欲和冲突，而忽视真情实感的沟通和思想情趣的交流。《红楼梦》则把爱情悲剧当作情节主线，重视反映两性之间精神的对话、感情的联系与心灵的契合。在灵与肉的交战中，让"意淫"占得绝对的胜利，"皮肤滥淫"则成为嘲讽与谴责的对象。在爱情的较量中，热烈赞颂志同道合之爱，令一切世俗的计较皆黯然失色。薛宝钗在门第、财富、性情、才貌等方面均略胜林黛玉一筹，至少是旗鼓相当，惟有志趣与林黛玉明显相左。贾宝玉所看重的不是别的，恰恰正是知己之感、同道之情。涂瀛《红楼梦论赞》云："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负情者多矣，微宝玉其谁与归！"洪秋蕃《红楼梦抉隐》云："《红楼》妙处，又莫如言情之挚。款款深深，世无其匹，是真能得个中三昧者。言情之书，汗牛充栋，要不能不推《红楼》独步。"这种设计，不仅是思想上的创新，也是对世情小说传统题材的突破与发展。《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市井文字的淋漓酣畅，又撷取了《西厢记》花娇月媚文字的诗情画意，丰富并提高了这类说部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步入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境界。

毋庸讳言，书中的爱情故事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宝黛爱情不过是才子佳人的翻版。其实，《好逑传》、《玉娇梨》等"佳话"所宣扬的是世俗的名利观念，其故事情节程式化——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其人物形象脸谱化——郎才女貌，门第显贵，恪守礼教，热衷功名；其文字风格平板虚假，貌似典雅而味同嚼蜡，"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不近人情。凡此种种，皆跟《红楼梦》大异其趣。在篇幅和容量上，两者也不可同日而语。曹雪芹在小说开篇就严肃批评了才子佳人小说，指出

那是一种庸俗、低劣和做作的文风，应当坚决摒弃。所以说，《红楼梦》绝非才子佳人小说的馀响，而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世情小说杰作。回首《金瓶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部优秀的"世情书"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登上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顶峰。

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云："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形成首先是作者辛辛苦苦用意搜求的结果。这是深知拟书底里之言。曹雪芹的家族痛史，以及他自己由繁华而落入萧索的坎坷经历，无疑是小说素材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苏州李家、杭州孙家、京师平府等大家族，也都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小说。然而，在文字狱所造成的恐怖高压之下，作者无法秉笔直书、畅所欲言，只能以隐晦曲折的文笔表达胸中积怨。由此，"真事隐去、假语存焉"，便成了《红楼梦》基本的叙事格调。尽管脂砚斋一再指明某些情节"嫡真实事"、"非妄拟也"，但读者所见无非荒唐之言。用真实的素材进行艺术虚构，用虚构的故事曲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是《红楼梦》格外醒目的一个艺术特征。梦觉主人《红楼梦序》云："今夫《红楼梦》之书，立意以贾氏为主，甄姓为宾，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即幻，幻即是梦。书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词无妄诞。说梦岂无荒诞，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小说时空高度抽象，亦明亦清，亦南亦北，因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反过来说，那些纯粹属于虚构的成分也实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更觉精彩绝伦。比如大观园乃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无论在南京还是北京，都找不到与其完全相同的现实景观，可是在读者眼里，纸上园林真切自然，每一处都好像曾经亲见亲历过一般。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一个由绝艳惊才来照明的爱情乌托邦，却生动自然地依托在正常的人间形式上，蕴涵着实事、真情和至理，当然能够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由此可见，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既是一种启人浮想的哲思妙理，也是对于作者文心与作品艺境的恰当说明。

《红楼梦》前五回中有三个神话，即石头、神瑛侍者、太虚幻境，可谓荒唐之尤者，却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石头神话交代本书的来源是混沌初开

的洪荒年代，神瑛侍者神话交代情节的来源是九霄云外的缥缈天界，由此构成了全书寓言时空的外延。太虚幻境神话则将现实与梦境交织在一起，奠定了全书叙事模式的基础。这种层叠复沓的神话结构，使小说的寓意既可以由内而外辐射，即由人情世故反映宿命、天理、神示；也可以由外而内聚焦，即形成天道、世道、事理、人性的意义推演系统。因此，《红楼梦》的内在意蕴远远地超出了社会现实层面，将艺术触角深入到了哲学领域和宗教境界。这使全书的意境平添了老庄的通脱底色和禅宗的顿悟基调，也增强了历史的张力以及对未来的关照。贾雨村在第二回开列的历史人物，有大仁大恶者，也有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这使小说主人公置身于历史长河，并面向无尽的未来，作品的厚重感随之油然而生。同时，由于太虚幻境神话的笼罩，小说便自然而然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油彩。常言道，梦由心生。梦境乃心理活动的产物，是泄露潜意识隐私的一个秘密渠道，也是观察无意识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一切富贵繁华无非红楼一梦。基于此种认识而创造的艺术世界，让一切人事均沉潜于心理的海洋深处，势必使故事的叙述能够自由生成各种不确定性。于是，小说叙事当中遍布象征、隐喻、谜语、谶言、反讽和双关，到处都有伏线，随时都有暗示，迷离惝怳，妙趣横生。这些神话还派生出了诸多功能型的人物，比如一僧一道、贾雨村、甄士隐、秦可卿（兼美）、冷子兴、甄宝玉等，或穿插于天人之际，或混迹在人群之中，或冷眼旁观，或对比并观，均巧妙地服务于整体叙事的需要。这些神话也派生出了一些色彩神秘的道具，像贾宝玉的通灵玉、林黛玉的眼泪、薛宝钗的金项圈、史湘云的金麒麟、贾瑞的风月鉴等，物各有灵，比附精微，时见神来之笔，使神话与现实浑然一体，令人赏心悦目。至于贾宝玉的贯串功能、王熙凤的桥梁作用、刘老老的亲历观点、薛宝琴的旁观视角等，均可视为上述神话叙事的延伸。这一整套神话体系运转的结果是，全书形成了深邃绵密的艺术境界，让人百思难解、寝食难安而又欲罢不能，于是百读不厌，并聚讼不已。

这些由现实、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心理以及叙事策略等因素所构成的宏观背景，是作品具有宏大叙事气魄的有力保证。《红楼梦》称得上是一部优雅壮美的史诗，视野广阔，气势磅礴，能够启发心智，兼以感荡性灵，令

人叹为观止。

诚然，仅有宏观的艺术设计尚不足以带来必然的成功，小说毕竟是由字句、段落和章回构成的，微观处理更需功力。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云："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刘铨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云："《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读者的此类赞叹甚夥，不胜枚举。脂砚斋常说《红楼梦》"无一笔闲文闲字"，言简意赅，可以说是对其微观艺术效果的一个形象说明。

从结构布局看，《红楼梦》比明代四大奇书都更复杂。它采用的是立体式网状结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多线索、多色调的特点，针线绵密，盘根错节，真正达到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神奇境界。它的情节主线是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副线是贾府衰败的悲剧。副线之中还可以分解出大观园的内与外两条线索，分别与主线交织在一起。此外，书中还有许多条细小的情节线索，像蛛丝一样黏附在主线和副线上面。如此一来，每条线索的各个段落都是彼此勾联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像生活本身一样在复杂的状态下保持着内在的联系。亦诚如古人所谓的常山之蛇，击其首尾应，击其尾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书中人物处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当中，往往同时兼有多重身份。比如王熙凤，她仿佛是一个辐射源，绾系着四面八方，每一举动皆事关全局。小说内容丰富，层次饱满。其情节逐层展开，有条不紊。由贾宝玉扩展到林黛玉和薛宝钗，再扩展到贾府和大观园；由贾府而联系到其他家族，进而涉及整个社会，层层扩充，次第延伸，笔调从容不迫。上起朝廷，下至市井，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立体的生活画卷。其场景和细节千姿百态，灵活多变。既有出殡、省亲、祭祖、灯节、抄家那样的大场面，气势充沛，笔补造化；也有葬花、扑蝶、补裘、醉眠、斗草那样的小画幅，巧夺天工，毫无斧凿的痕迹。作品有浓墨，也有淡笔，阴晴变幻，七彩斑斓。大观园里诗情画意，宁国府中乌烟瘴气。林黛玉身边一派似水的柔情，王熙凤周围则是黑色的戾气。作者还借鉴了戏曲的布局方式，有些章回冷热情节交错搬演，生旦角色穿插上场，富有变化之美。多彩的色调使得文章隽永，含义丰富，加之作者运笔含蓄，遂呈现出多义重叠的特点。诸联《红楼评梦》云："书中无一正笔，

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后面渲染出来。中有点缀，有翦裁，有安放，或后回之事先为提挈，或前回之事闲中补点，笔臻灵妙，使人莫测。总须领其笔外之神情，言时之景状。"《红楼梦》往往引起读者无休无止的论争，此为重要原因。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善于刻画人物，而且是成群地塑造出来。小说中有具体称呼的人物就有四百八十多个，其中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形象，至少也有五六十个。作者严格把握写实原则，特别注重形象的真实性。即便是那些备受偏爱的正面形象，也要点出其欠缺。比如写林黛玉的瘦怯、薛宝钗的宿恙、史湘云说话"咬舌"、香菱既"呆"且"憨"、鸳鸯脸上有点点雀斑等，白璧微瑕更衬托出了她们的女性之美。正所谓，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至于描绘反面角色，作者同样遵循近情近理的原则。贾雨村"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夏金桂"一般是鲜花嫩柳"，皆非脸谱化的描写。作者还重视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比如写薛宝钗既有乐于助人、宽容大度的一面，也有冷漠无情、固执己见的一面。写秦可卿既有温柔识大体的一面，又有淫荡放纵的一面。其他如尤三姐既纯情又老辣、袭人既和顺又圆滑、王熙凤既能干又贪婪、贾琏既浪荡又善良、薛蟠既蛮横又豪爽等，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作者也非常注意表现人物个性的鲜明性。书里集中描写的人物主要是年轻女性，她们各方面的情况都相当近似，因此刻画难度较大。作者以精湛的技巧克服了困难，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同中见异的艺术典型。为了区别不同人物的个性，作者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其一，以环境描写衬托人物个性。书中人物住所，皆为主人性格的延伸。潇湘馆凄清静谧，衬托着林黛玉的忧郁；蘅芜苑清幽素净，衬托着薛宝钗的端庄；秋爽斋疏朗雅致，衬托着探春的弘毅；稻香村质朴无华，衬托着李纨的矜持；秦可卿卧室里的陈设皆与香艳故事相关，暗示了她难于为人察觉的风流品性。至于落花缤纷、蝉鸣蛩唱、寒塘冷月、白雪红梅之类具体活动环境的营造，则烘托着人物当下的心境，物我合一，读来颇有身临其境之感。其二，以诗词歌赋区分人物个性。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都是人物个性的自然流露。林黛玉的诗哀婉，薛宝钗的诗流丽，史湘云的诗豪放，贾宝玉的诗沉郁，"各有各稿"，决不雷同。

作者代拟诗作，力戒炫才逞技之弊，而按头制帽，形神兼备，达到了文如其人的效果。其三，用对比手法区别人物的不同性格。脂批中常用“特犯不犯”一语，所谓“特犯”是指作者有意将不同性格的人物放在同一或相近的事件中加以对比；所谓“不犯”则是指在对比中写出众人各自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历来是中国小说艺术所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红楼梦》的形象塑造，堪称典范。其四，用心理描写深入人物内心世界，揭示不同个性的内在依据。心理描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间接描写，即通过白描言语行动来揭示内心活动。这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也是最能发挥作者创作优势之处。《红楼梦》的间接心理描写，细腻传神，入木三分，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有其内在的心理根据。第二种是直接描写，即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剖析，或将内心独白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如三十二回写贾宝玉声称林姑娘从来不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林黛玉潜听后，感慨万端。一般认为，此为西方小说所擅长的手法。在《红楼梦》之前，此种写作技巧在中国小说中尚未完善。到了《红楼梦》，这种手法不仅运用得相当频繁，而且精细复杂，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在直接心理描写上的最高成就。小说将两种心理描写手法结合起来，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获得了极佳的文学效果。因此，西方的百科全书在介绍《红楼梦》时，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之为一部“伟大的心理小说”。其五，用对话区分人物的个性特征。这是《红楼梦》最有效的艺术手法之一，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书中对话精确地显示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个性、修养以及谈话的环境，历来颇受读者赞誉。无论是贵族官僚、纨绔子弟、僧道倡优、村妇市民，还是太太、奶奶、小姐、丫鬟，都是各说各话，决不混淆。同为小姐，林黛玉语言机敏尖俏，薛宝钗语言圆融平稳，史湘云语言爽快坦诚，个性分明。同是少妇，秦可卿语言柔和，李纨语言平正，王熙凤语言泼辣，性情各异。同为丫鬟，晴雯语言尖刻，袭人语言温和，莺儿语言委婉，小红语言机敏，毫无雷同之感。同是爱讽刺挖苦人，林黛玉用语蕴藉，晴雯用语直白，王熙凤用语俏皮，尤氏用语俚俗，尤三姐用语灵巧，风格有别。这样，《红楼梦》中的青年女性如同春兰秋菊一般，各占一时之秀，个个尽态极妍。

曹雪芹是一位语言大师，熟悉上流社会及下层百姓的话语，具有很高的

语言修养。他不仅精通诗词文赋等典雅文学，而且熟稔时曲、酒令、灯谜、笑话等通俗文艺；他了解江南的柔媚软语，更熟悉京师的旗汉俗谈。这为他的小说写作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红楼梦》的叙事语言风格，平淡自然，韵味无穷，达到了言浅意深的传神境界。借用薛宝钗《咏白海棠》中的诗句来形容，就是"淡极始知花更艳"。正因为平淡到了极点，反而显现出了娇艳动人的风采与耐人回味的魅力。许多场面，尤其是景物描写，乃是从诗词意境化出的，但觉满纸云霞，口角生香。作者注重词汇的推敲和锤炼，名词新雅丰富，动词准确生动，副词及形容词逼真活泼，极富表现力。他还创造了"意淫"、"禄蠹"之类奇妙的新词语，尝试了语言表达的各种可能性，真实地记录了康乾之际汉语的使用状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白话语体向前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小说中还有许多俗语。这种来自大众口头的语言，亲切感人，比兴生动，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能够凸显人物个性。另外，曹雪芹也善于化用文言和方言，作品具有简洁明快、变化多端的特点。白话之有《红楼梦》，如同文言之有左迁、李杜、韩柳、欧苏及《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语言的骄傲。

由于穷困潦倒，英年早逝，曹雪芹事实上未能从容地最终定稿，因而小说里也留下了一些破绽。比如方位偶尔颠倒，岁时年龄有些错乱，情节人物也不乏龃龉之处。这些大多是在复杂的创作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作者已经尽力加以消除。现在所见的文本矛盾并不明显，不影响一般性的阅读欣赏。作品最大的遗憾是后三十回原稿迷失无存，给完整准确地理解曹雪芹的艺术用意造成了诸多困难。后四十回续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全书首尾完整，浑然一体，有利于小说的流传。同时，续书也取得了可观的艺术成就。大体而言，续书更注重戏剧效果，加强了矛盾冲突，交待了故事结局，完成了许多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原来的悲剧设计。钱锺书《谈艺录》说，"《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可谓持平之论。跟《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幻梦》等大量后出的续书相比，程刻本后四十回无疑更忠实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艺术描写也更接近于前八十回。其某些章回的故事相当生动感人，早已脍炙人口。它已经是《红楼梦》的组成部分，在读者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应当尊重的历史

事实，也是难以忽视的文学接受现状。当然也不必讳言，后四十回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主要是在价值观念上迁就世俗，思想境界不够高远；有些人物形象平板，有些情节枯燥累赘，叙事语言欠缺韵味，艺术成就不及前八十回。鉴于任何续书总是难以讨好，而且《红楼梦》后四十回已达到了形似的要求，我们应该少一些挑剔和责备，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对于曹作和续书，学术研究可以区别对待，阅读欣赏理当一视同仁。

从总体风格上看，《红楼梦》沉博绝丽，缱绻婉曲，情韵澹远，好似江河入海一般，其表波平浪静，其内涛涌流急。也可以说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感情节制得恰到好处。这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一种典型气派，需要读者发挥阅读的主动性，耐心咀嚼，慢慢品味，仔细体悟。它可以常读常新，言人人殊，我们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能够从中获得不同以往的阅读体会。《红楼梦》是无价的稀世珍宝，却又如此普通，就放在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地方。你若想要拥有它，只须静静地翻开书面，让灵魂走进梦乡——此开卷第一回也……

四

在红学发展史上，评点曾经作为一种最早出现而且是应用最广泛的批评方式，风行了两百多年。进入现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及其批评方式在红学界渐居主流地位，评点遂告消歇。20 世纪 90 年代，情况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小说评点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了。进而，红学界甚至呼吁对作品加以重新评点，并逐步展开了新的实践。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我们也初步进行了新评点的尝试。

《红楼梦》评点的出现是比较独特的，小说正文与脂砚斋的批语几乎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脂砚斋是在曹雪芹的手稿或誊清过录稿上直接加批的。曹雪芹的其他一些亲友，亦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评点。现存的评语中留下了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杏斋等名号。有些批语表明，评点者还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曹雪芹的创作。比如甲戌本十三回写秦可卿病逝，有畸笏叟一条回后评透露，评者“命芹溪删去”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这就改

变了秦可卿、贾珍等人物的形象，甚至也改变了故事发展的进程，对作品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上述情况表明，曹雪芹对批语是颇感兴趣的，对评点者的意见也是乐于接受的，尽管有时他也许不那么情愿。不难想象，他身边这些热情高涨的亲友给了他的创作以相当多的鼓励，他们的思想情趣对《红楼梦》的面貌也有一定的影响。评点几乎同步作用于创作，这在小说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学是从作品评点开始的。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辛亥腊月，程伟元和高鹗初次用木活字摆印了《红楼梦》，是为程甲本。遗憾的是，他们把前八十回原有的批语悉数删除了，说明他们对脂批的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对评点也缺少热情。然而，此后的情形或许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据程甲本重刻的本子几乎都带有评点。现知最早的评点刻印本是嘉庆十六年(1811年)东观阁重刊的《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之后，各种评点本纷纷亮相，南北评家各逞思智，形成了一股《红楼梦》评点的热潮，评点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尤以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最负盛名。他们的评本一版再版，可见当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以说，嘉庆年间在北京上流社会形成"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局面，乃至后来诱导出"红学"这一学科称谓，都与评点家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联。从时间上看，红学史上的评点派延续了将近两百年；从数量上说，他们留下了大量成果。所以说，有清一代的红学，实际上是评点派的红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评点派，便没有红学的早期发展。

早期评点派，广义来说，还应当包括题红派、序跋派和评著派。他们的批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作者生平、家世、时代，以及作品版本、思想及艺术的主要方面。这些，仅就史料价值而言，也是现代红学的发展基础。相比之下，狭义评点派，即附丽于《红楼梦》正文的评批圈点，主要贡献在于对小说文本的诠释，尤其是对作品艺术特点的阐发。事实上，现代红学中的文学批评派，包括开山人物王国维和吴宓，正是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的。我们现在较多地注意他们融会新知的一面，对其继承传统的一面有所忽略。其实，王国维所不满的主要是走火入魔的索隐派，对评点派并无明显恶感；至于吴宓，评点家的气息就更浓一些了。至胡适、俞平伯新红学派兴起，提倡实证，不分良莠地将评点派与索隐派一起贬为虚妄之谈，才使前者身价大跌。不

过，俞平伯对文艺批评有浓厚兴趣，对评点派也就多了几分宽容，到了晚年甚至对青年时代的孟浪还进行了忏悔。民国年间另一位红学家王伯沆，穷二十四年之功致力于《红楼梦》评点，成绩斐然，显示了这一批评方式的学术活力。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痛感正常的文学批评荒疏已久，迫切需要温故纳新，于是“细读本文”、“回归文本”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评点派被重新“发现”就是势在必然的了。由此可知，从一定意义上说，评点派是现代红学发展的基础。

评点的学术价值取决于评点者个人的文化素养，也取决于评点的动机和策略。论者或将古代小说评点分为三种类型，即“书商型”、“文人型”、“综合型”（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之评点类型》），有一定道理。“书商型”评点的动机在于招徕读者，一般假借名人壮大声势，批语则粗浅率滥，价值较低。“文人型”评点重在发抒性灵，自赏自乐，当评点者的感悟能力较强时，会道出精辟透彻的见解。“综合型”的评点并不完全排斥商业目的，也比较注意调动文士的激情，而以对读者实施导读为旨归，学术价值较高。早期评点派主要不是以学术研究为归趋，却能具有相当可观的学术价值，原因在于评点这种方法的独特性。文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文本阅读，继而才是文本诠释。倘若没有读懂研究对象，诠释便是不可靠的，而其他一切研究都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尤其是对《红楼梦》这种容量浩繁、辞旨隐微的作品来说，细读本文是对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另外，任何时代都需要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诠释。通过学者的创造性阐发以及广大读者的积极接受，经典才能够焕发生机，与时俱新。因此，经典文本的诠释是永无穷尽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对经典进行任意的主观发挥，因为随心所欲的诠释势必造成曲解，甚至会摧毁一部经典。“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运动，就是歪曲经典的显例。为了避免曲解、误解乃至故意“误读”经典，提倡“回归文本”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回归文本”，我们理解，就是追寻作者的创作本意，亦称“文本原旨”。此为最具有学术可靠性的释义类型，是合乎学术研究的求真精神的；更何况，成功的原旨诠释总能够阐发作者“欲辨已忘”之言或当时的难言之隐，也是具有创造性的。评点的独特性在于，它对评点者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拘牵，使后者不能够过分远离文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原旨诠释为归趋，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细读原典的实现。《红楼梦》早期评点派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它具有相当可观的学术价值的主要原因。

毋庸讳言，现在仍有人对评点心存偏见。这主要是由于跟现代形态的学术论著相比，评点看起来支离破碎，浅尝辄止，难以构成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多半是囿于20世纪初文化激进派的成见，也疏于历史的关照，因而是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的文化变迁过于急遽，长期以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传统事物的继承热情。于是，评点也像其他许多传统文化因子一样，在尚未经历现代化洗礼之前，便被早早地宣判了死刑。从逻辑上说，任何方法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缺陷正是某一方法所赖以形成特点的组成部分。其实，现代形态的论著，其学术贡献并非必定多于谈言微中的评点式文字。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一文中指出："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可见，即便评点是零碎的，也同样能够做出不俗的学术贡献。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必不是它在方法上的优势。正因为零碎，它就更灵活、更生动、更细致、更凝练，既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亲切感，又具"鞭皮出血，掴掌见痕"的直截性。当它被赋予现代学术品格之后，也同样能够自成格局，系统严密，变成锋利的思想解剖刀，形成敏锐的艺术穿透力。总之，现代的《红楼梦》评点，应当既不同于早期的"书商型"和"文人型"评点，也不完全等同于早期"综合型"评点，而应是具有现代学术品格的"学者型"评点。

由于文化观念的转变，古代小说研究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不仅早已开始重新肯定明清评点派的重要贡献，敏感地意识到新评点的必要性，而且进行了新评点的学术实践。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新评点陆续问世，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实

践证明，经过长期知识积累与现代学术洗礼的新评点，是能够达到研究目的的，也是适合读者的实际需要的。旧瓶装新酒，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研究方式与表达形式，必将焕发青春活力，为学术进步做出应有的实际贡献。以下说明在从事新的评批时，我们所遵循的四点基本学术原则。

其一，批语力求规范严谨，注重诠释的系统性。评点派过去常遭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性薄弱，反映在体例上则是各行其是，章法淆乱。如圈点此有彼无，回评或置回前、或放回后、或前后互见。批于稿本上常用侧批、眉批，刻本则多用双行小字夹批。或仅有夹批而无回评，或相反。同一个本子其回评往往繁简不一，甚至多有缺漏。现在来看，这些问题有的是评点的特殊性造成的，有的可以改良，有的则是可以避免的。依照有话须长、无话宜短的原则，对批语的繁简不必强求一律，但应尽量避免畸轻畸重。眉批、侧批本是草拟于稿本上的批语形式，有很强的随意性，现在似不宜采用。圈点容易扰乱视线，且难以排版，也不宜沿袭。因此，目前可以保留的形式当是正文内夹批和回评。夹批主要针对字句和段落，长可数百字，短可三言两语。当然，批语的内容也理应体现系统性原则。那些关乎全局的地方，应随处点明，并宜联系内容，前后贯通，揭明隐线。也就是说，作品是浑融一体的，评点也要一气贯通。至于总评，置于回后似比放在回前更妥当些。采用回后总评，意在对全回进行总结，概括阐明本回的思想艺术特点，揭示本回内容在全书中的地位及其与前后回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既可以引导读者回味刚刚阅读的故事，也能够强化评点的系统性。除夹批、回评之外，书前设篇幅较长的前言，对作者与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另外，设简要校勘、注释和图表，以涵盖评点所不便涉及的内容。这样，前言、夹批、回评、注释、校勘及图表，彼此勾联，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希望可以解决系统性方面的问题。平心而论，早期评点派也并不是完全忽视系统性的，只是做得不够而已。我们现在应当借鉴现代论著的经验，在旧评点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亦即展其所长，补其所短，使《红楼梦》评点恢复学术生机。

其二，批语力求细致，发挥评点的方法优势。评点这一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细读本文，因而特别有助于原旨诠释。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应

当欣然接受文本的拘牵，因为它不是对研究者心智的束缚，而是激发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触媒，能够促成评者与作者超越时空的对话。既然是在从事学术研究，首先就要埋头细读本文，意即《红楼梦》首回所谓“细玩”文意、深得“趣味”，然后出之以细密的思考和周延的表述。《红楼梦》具有“无一字闲文闲笔”的特点，评批者有责任静心“细玩”，表而述之，与读者共同提高欣赏口味。细读本文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发现问题，提供研究线索。比如，表面看来书中所写岁时节序与年龄大小，前后相合，“井然不紊”，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乐观，其中错讹淆乱之处不少。当我们将各种本子互勘时，问题便会更为明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红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我们以为，这是揭示小说成书过程之真相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似乎对人物年龄做了较大的调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青年男女的调整趋势是少年化。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长期困扰着红学界。评点并不是解答此类学术难题的最佳工具，但它却是揭示问题各项细节的有效手段之一。矛盾揭示得越充分，就越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且某些矛盾有可能在被揭示的过程中便不解而自解了。这就是细读本文的特殊魅力，是体现小说评批的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三，总结红学成果，推动学术进步。《红楼梦》新评点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既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需求，又要遵守学术规范，使评点能够雅俗共赏，使红学在普及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就要求评批承担一部分总结红学成果的责任，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学术进步。当然，新评点不应仅仅满足于这一学术层面，最好能够有所发明、有所发现。不过，我们深知，红学发展到今天，要提出几点值得向方家讨教的新观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谈红说梦者不是缺少新观点，而是多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此种现象，是否显示了红学的繁荣，能否推动学术的真正进步，是令人怀疑的。我们以为，学术新见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至少要能大致上自圆其说；若能寸积尺进，便是足可聊以自慰的了。

其四，妥善处理继承与借鉴的关系，提高新评点的学术素质。发扬既有的评点成绩，扬弃其糟粕，本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评点的学术基础。在所有古代小说名著中，《红楼梦》评点的遗产最为丰富；尤其是，其

中还包括作者亲友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雪芹的思想意识与审美情趣。如果在原旨诠释时完全无视它们的存在，试图一切从头做起，那是很可惜的，也不符合学术规范。现代的评点应当兼顾学术的积累、传播与推进，即以科学的人文研究为旨归。有鉴于此，我们比较重视对旧评点成果的总结和吸收。当然，旧评点中的某些糟粕，又是必须扬弃的。除了评点以外，我国其他形式的传统文论也是丰富的理论宝藏，应当为我所用。新评点也应当注意吸收消化国外的文艺理论，以适应现代读者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讲，西方文论确有其新颖别致的一面，能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数未裂"（钱锺书《谈艺录》），从大的方面说，东西方的人心与文心总是相通的。从异质文化的角度观察本国的文学现象，也能够移换眼目，从而获得比较新鲜的见识。一个有利条件是，某些西方理论与我国古代小说评点思路颇有暗合之处，化用起来是较为方便的。比如，自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以还的西方批评家发展了复杂的叙事观点理论，而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也发现了此中的奥妙，不惟评而批之，而且据以改写正文。由于金评本流传广泛，影响甚大，清代小说家的观点意识普遍提高，叙事技巧日趋考究。其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运用的叙事观点最为精妙，以至于我们只有借助于西方的相关理论才能造其堂奥，因为清代批评家并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只要大家认真努力，《红楼梦》评点便能够沟通古今文心，融会中西理论，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小说批评话语系统，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我们深信，红学界同仁必能进一步认识旧评点派，同时积极致力于"学者型"的新评点，使《红楼梦》研究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从而推动学术的繁荣进步。陈寅恪《红楼梦新谈题辞》云："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我们也有同样的感慨。同时，我们还有真诚的期待：将来会有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红楼梦》新评本问世。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日

校勘批注说明

● 关于校点

一、清代流行之《红楼梦》白文本和评点本，大都为程甲本系统，迄至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据胡适所藏程乙本为底本重新校读排印后，程乙本始为人熟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刊印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均系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校点整理本。

二、程乙本对程甲本删改之处，约19568字；前八十回，即有14376字。经过补遗订讹、增损修辑，程乙本文字确有其胜于程甲本处。此当是乙本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本书正文，即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年)程伟元、高鹗萃文书屋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简称“程乙本”)为底本，参校本主要有程甲本、桐花凤阁批校本、东本、藤本、王本、张本、金本、琐录本，以及甲戌、己卯、庚辰、梦稿、蒙府、戚序、舒序、列藏、甲辰等脂评本。

四、底本原不分段，为方便读者，参酌文意，适当划分段落，并加标点。段落之间空一行处，表示以上诸小段为一整段，回评中径称此回分几段者，即此意也；不另说明起讫，以省文字。

五、校订原则是，慎重对待，不轻改底本，保持原貌，以存其真。具体操作时，一是凡底本文字笔画讹舛、字形混同、明显误刻而无歧义者，参照诸本，径予改正，不出校记。二是凡古代小说中并存互用之异体字、俗体字、通假字，悉仍原文，不作改动，不过求一律；必要时，略加说明，以申其义。三是凡底本文意尚可通者，仍从其旧，一律不改；如有窒碍难通、明显讹误或字义可疑之处，酌情出以校记，列出异文，以备查检。

六、校记与注释，统一序次，不再另列专栏，并称为“校注”。

七、底本卷首原刻绣像二十四幅，今依次分散插入正文页间，供读者欣赏，故绣像与相邻章回无必然联系。

● 关于注释

一、本书注释，乃参照北师大校注程甲本《红楼梦》之注释简化而成，内容主要包括书中所涉及之典章制度、名物故实、建筑陈设、服饰玩器、成语典故等。

二、注释文字，力求简明，以便于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接受为准，不过多征引史料，以避繁琐。

● 关于评批

一、本书评批，实由前言、正文内夹批与回后总评三者组成。前言总论作者家世生平、作品思想艺术特色及传统评点派的历史贡献、本书的评批原则等，略有导读之意。评批是本书的主体部分。三者注意彼详此略、此详彼略，互相照应。

二、夹批附于正文有关文字之后，针对词、句、段加批，点明其旨意、内涵、语言特色、学术着眼点及一些疑难之处等，间或征引史料，钩玄提要，以史证文，以引导读者细致品味作者原意，提高鉴赏水准。夹批中，有一事两条、三条者，不另起行，用○号间隔之。

三、回后总评，针对全回的思想、艺术、人物形象、情节结构、描写手法及其与前后回的关联等择要加以评批，引导读者回味此回内容，进而把握作品全局。

四、评批中所引资料，注意标明出处，以供参阅。

五、评批原则是，充分借鉴脂评及大量传统评点的研究成果，广泛吸取现代红学的学术营养，结合传统形式与现代理念，以新的视角诠释《红楼梦》。力求雅俗共赏，既可供学者研究参考，亦便于普通读者鉴赏原著。全书一百二十回，前后一视同仁，对后四十回亦做详尽评批。

六、为接续评点派的学术传统，本书批语采用浅近的文言，注意简洁明快，也适于普通读者接受理解。

● **关于附录**

一、为使读者对作品有更直观的了解，有关回后附有红楼纪历简编、荣国府平面简图、大观园平面简图及人物关系表等。

二、“征引和参考书目举要”附后，书稿中多次引用者，如脂砚斋评本、清末批评本等，多用简称，以省篇幅，有关“书目”后，附有说明。

附：征引和参考书目举要

1.《程甲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影印本。

2.《程甲本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本。

3.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红楼梦》（程乙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4. 冯其庸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5.《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影印本。（简称甲戌本）

6.《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本。（简称己卯本）

7.《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影印本。（简称庚辰本）

8.《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影印本。（简称梦稿本）

9.《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影印本。（简称蒙府本）

10.《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年影印本。（简称戚序本）

11.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编入《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简称舒序本）

12.《甲辰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影印本。（简称甲

辰本）

13. 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简称列藏本）

14.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15. 启功主持、张俊、聂石樵、龚书铎、武静寰、周纪彬等校注：程甲本《红楼梦》，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16. 〔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 年版。（书稿中凡简称甲戌、己卯、庚辰、梦稿、蒙府、戚序、舒序、甲辰、列藏诸脂本评语者，均出此书，并参校以早期各抄本之影印本，不另注所出。）

17. 冯其庸纂校订定、陈其欣助纂：《八家评批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书稿中凡径引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洪秋蕃评批者，除注明其他书名或篇名者外，均出自此书，并参校以有关原刊本，不另注出处。）

18. 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影印本。（简称东观阁本或东本）

19. 曹立波著：《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附录"东观阁本批语校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

20. 藤花榭本《绣像红楼梦》，杜春耕藏藤花榭藏版。（简称藤本）

21. 王希廉评：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影印本。（简称王本）

22. 陈其泰批校：桐花凤阁本《红楼梦（程乙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影印本。（简称陈其泰评或桐花凤阁批校本）

23. 杜春耕藏原版《程乙本红楼梦》（第八一回至一百回），附补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桐花凤阁批校本"后。

24. 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5. 张新之评：《妙复轩石头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影印本。（简称张本）

26. 朱湛过录评点本《绣像红楼梦》，俞平伯藏本，评语见俞氏《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六“记嘉庆甲子本评语”一文。（简称嘉庆甲子本）

27. 王卫民辑：《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简称刘履芬批）

28. 黄小田评点、李汉秋、陆林辑校：《红楼梦》，合肥：黄山书社 1989 年版。（简称黄小田评）

29.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影印本。（简称金玉缘本或金本）

30. 王希廉、姚燮评：《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影印本。（简称琐录本）

31. 佚名氏撰：《读红楼梦随笔》，成都：巴蜀书社 1984 年影印本。

32. 哈斯宝批、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简称哈斯宝批）

33. 王希廉、蝶芗仙史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上海 1914 年石印本。

34. 吴克岐著：《犬窝谭红》，扬州：江苏广陵书社 1986 年影印本。

35. 王伯沆批、赵国璋、谈凤梁辑：《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简称王伯沆评）

36. 万有文库本《增评补图石头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简称商务本）

37. 〔美〕浦安迪编释：《红楼梦批语偏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38. 曹雪芹著、冯其庸重校评批：《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39. 曹雪芹著、蔡义江评注：《蔡义江新评红楼梦》，北京：龙门书局 2010 年版。

40. 曹雪芹原著、脂砚斋重评、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校订《石头记会真》，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4 年版。

41.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42. 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3.《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书稿中凡引用俞平伯评者,除注明《读红楼梦随笔》外,均出此书,不另注。)

序

［清］程伟元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缁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

小泉程伟元识。

叙

[清]高 鹗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引　言

［清］小泉　兰墅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一、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巨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其中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识者当自得之。

一、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

一、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兑，爰公议定值，以备工料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3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35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56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91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109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144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161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179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197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210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223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235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246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261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274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289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308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335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355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378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393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409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428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446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463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483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500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516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538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559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577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591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605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617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633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651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667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688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702
第 四 十 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715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739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75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771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786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801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82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83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855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873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89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917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毛裘	935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953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972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990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1009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1027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050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1065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107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1095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1109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1135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1161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1182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1201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121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123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1249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1263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1281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1300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悞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1316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1331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1355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377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396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417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悞嫁中山狼	1440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1453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1471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1488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1507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152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1543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1565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1582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160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1619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163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1655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1669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1687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1703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1722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1739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1755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1779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1792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1807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1821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祲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1838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1850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1864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1876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1893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1905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1918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1933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1951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1967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1981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1994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2009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2019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2035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2049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 2065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 2082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2101

附录一 红楼纪历简编 …… 33—34

附录二 程乙本《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 …… 54/55

程乙本《红楼梦》宁荣二府奴仆表 …… 54/55

附录三 荣国府平面简图 …… 87

附录四 大观园平面简图 …… 332

贾府平面简图 …… 333

大观园相关人物表 …… 334

后 记 …… 2117



石耶玉耶頑耶靈耶乾
端坤倪鑄爾形耶癡海
情天鍊爾神耶来無始
吾志無終耶渺渺茫茫吾
安窮耶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开卷突兀而起，便脱尽传奇故套　或以为此非 红楼 之开头，甲戌本首回正文前本有"凡例"五则，此其第五则也；"此"字下原有一"书"字，后由脂砚斋删削而成为是书第一回总评，后人不察，复窜入正文　作者自云：此"作者"，即曹子雪芹也，乃《红楼》故事之主要叙述者。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所谓"历过梦幻"者，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意指经历巨大变故、深感世事如梦幻耳　可知此书乃作者现身说法，书中所记，多为其亲历经见之事，恰如王伯沆批云："正是觉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故将真事隐去，"真事隐去"，与下文之"假语村言(存焉)"，皆作者自述其小说构思之特殊用语　既云"真事"隐去，当有"隐去"之由，自始，后人钩沉索隐，烛微抉幽，考"本事"，觅"真谛"，破谜解梦，意在必得，于是诸如某某情事说、家世说，某某宫史说、秘史说，纷纷出笼，而成"红学"中种种悬案矣　姚燮眉批云："曰'将真事隐去'，曰'借通灵'云云，可知此书非竟空中楼阁，不过隐去其真事耳　岂当时或有所忌讳耶？如竟云凭空结撰，吾不信有如许真切也，况明明云'历过一番'耶？"此当是滋生种种疑案根由　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通灵"者，即第八回所说之"通灵宝玉"，亦即此回所说之大荒山青埂峰下顽石之幻相也　而《石头记 者，乃 红楼梦 之"本名"也。程伟元《红楼梦序 亦云：" 红楼梦 小说，本名 石头记 "其题旨，则如甲戌"凡例"所云："曰 石头记 ，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 "即庚辰本所谓石头"幻形入世"、"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文题切合　1975 年英人霍克斯(David Hawkes)所译之《红楼梦》，即名曰《石头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tone)　借"通灵"说石头，比兴托喻，有如神话；一物立义，布局新奇　故曰"甄士隐"云云。"甄士隐"谐音"真事隐"，以之开篇，喻指 红楼 并非凭空结

撰，惟隐去其真事耳　书中凡人名、地名，多有借音，有寓意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清初曹去晶《姑妄言　第四回写瞽妓钱贵，识锺生于困厄之时，作者赞之曰："无眸瞽妓胜于有眼男儿，须眉丈夫不若巾帼女子。"十六回写郗夫人受锺生之德，念念不忘，作者又感叹："堂堂男人不若这一闺阁妇人者甚多。"钝翁批曰："此书大主意，不过说世上无情男子不若有义妇人，盖有激之言也。"是知女胜于男，此乃时人同感也。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大无可如何之日"，亦即五回《红楼梦引子》"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之意。"一事无成"之人，当此时日，愧悔交至，叙写"梦幻"，抒遣"愚衷"，此正作者创作《红楼》时之心结也　故张新之评曰："此即辛酸泪，乃书之由来，实作者隐痛。"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编述"一词，此作"著述"讲　唐刘知几《史通·六书》："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〇忆"已往"之奢华，看"今日"之潦倒，反躬自省，负疚亲友，自我反思，深所惭悔。作者身世托言，隐然其间。是乃雪芹创作《红楼》之所谓"原发动因"也　蒙府侧批曰："明告看者。"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已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揭出记述"闺友"、抒写"闺情"，为"闺阁昭传"，乃书之立意本旨。可知《红楼》之叙事重心、感情倾向，重在年轻女性　此与清人随缘下士之《林兰香》疾呼"果然士德无三二，闺阁淑媛即我朋"，旨趣相通。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①]，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以上六句，实点出雪芹晚年凄凉、艰难著书景况，恰与雪芹友人张宜泉《题芹溪居士》所云"庐结西郊别样幽"、敦诚《寄怀曹雪芹（霑）所云"不如著书黄叶村"对景。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钱锺书　管锥编》云："《红楼梦》第一回大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并云："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不实者也，非本之心不诚者也。"意乃假语村言之"假"，实出之于"诚"，而非谎话、胡说也。此评甚得雪芹之心。蔡义江校注本《红楼梦》第一回注则云："'贾雨村'，则是'假语存（焉）'。只因音近，写'凡例'者讹为'假语村言'（此四字若省

末字，便不成语）。"可备一说。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贾雨村"即谐音"假语存"，与上文"真事隐"对言。"真"乃隐之，"假"则存之，隐真于假，以假写真，是《红楼》独特写法　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梦幻"二字重言之，其义有二：一则揭示书之"本旨"，盖云"石头"所记"已往""今日"之事，是非善恶，有为无为，皆如泡影，幻同一梦，终归虚空；此实是作者经历变故，对人生之体味也。二则提醒阅者注意，书中所写不过"假语村言"，皆虚幻不实；此实是说《红楼》以幻写实、以假存真之构思原则也。此则如明人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词》所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兼寓提醒阅者之意。"作者又云"一节文字，开卷明义，敷叙作书之由，点明作书之旨，言之亲切，有如自序　较之他部小说，取径别致。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此借说书套语，将叙事视角由作者转为叙述者，以交代"石头"之本源与去踪，引入对《石头记》题旨"来历"之神话式阐释　此为全书之开篇，由此引出顽石与僧道三位本文中人物，与西方小说多以场景出现人物者不同　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此句下，诸脂本有"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十七字，甲本删削，尤显简净。乙本从之，梦稿本原抄亦有此十七字，后予删抹，乃同程本。〇甲戌侧批曰："自占地步。自首荒唐，妙　""细玩"二字注意，此乃提醒阅者，读是书当深切体味之，不可囫囵读过。"趣味"二字，意同六朝人锺嵘《诗品　所云之"滋味"，原指诗之"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也。明人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亦云："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明人小说评点，尤重文中之"趣"。如容与堂刊本《水浒传卷之五十三回末叶昼评"李逵斧劈罗真人"一节云："试看种种摹写处，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　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而明清说部作者独标此义，当自雪芹《红楼》始。二十三回黛玉听《牡丹亭》戏文，领略"其中趣味"，"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字"滋味"。二十四回庚辰批云："看官闭目熟思，方知趣味。"可知读是书也，需"细玩"，应"细嚼"，当"熟思"，方知其"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2]，书之发端，即写一

"创世"女神娲皇，以为大观园女儿世界之现世象征 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曰"大荒"，曰"无稽"，鸿蒙渺茫，地老天荒，入手便写幻境，即"真事隐"之意 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据甲戌夹批，三万六千五百块，"合周天之数"，是则"单剩一块"者，乃不在周天数内，弃而未用，多馀之石也 弃在青埂峰下。峰名"青埂"，谐音"情根"，当与清初静啸斋主人《西游补 所谓破"情根"立"道根"之"情根"同一意也。石头源于斯，亦将归于斯。甲戌眉批云："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 "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无才补天，弃之青埂，"此石"之不幸，实为小说主人公宝玉遭际之象征，亦系作者借以自况 而石之"锻炼"过程，则隐喻宝玉及作者体味人生、认识社会之历程。身世之感，愤世之情，寄寓其中 甲戌夹批："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亦云："(雪芹)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 然"石"与宝玉及作者，又或时合时离，若隐若现，兼充叙述者角色，是或一"石"而三义焉 灵性已通，"灵性已通"四字，隐括宝玉性格特征 二回冷子兴谓其"聪明乖觉"、五回荣宁二公之灵谓其"聪明灵慧"、警幻仙子谓其"天分高明，性情颖慧"云云，盖指此也 自去自来，可大可小。以上八字，为程本所独有梦稿本原抄，亦无此八字，后另笔旁添此两语。或谓，此乃俗笔妄加，有违作者本意。盖甲戌本下文有大段文字，记僧道施法，"大石"变为"美玉" 程本整理者未尝得见此段记述，遂将顽石与通灵合二为一。故姚燮有所谓"'可大'指此石言，'可小'指通灵玉言"一则眉评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无才"入选，言之怆然，亦作者上文自云"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自我写照 然恰如洪秋蕃评所云："补天者碌碌无奇，反不若遗弃之才得以造历幻缘，表著于千秋万世 "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明人张大复 哀 文曰："哀不可忍，哀不可遣 ……一往而深，尽哀而出，犹愈于遣乎?"石头被弃，悲哀不已，执着妄念，自寻烦恼，下凡历劫，宝黛三生情缘，自是生焉 此段叙明顽石根柢，亦作者忏悔意识寄寓之意象也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僧"即茫茫大士、"道"即渺渺真人，皆取名虚无渺茫之义 与下文"空空道人"，均为神仙类人物，以之渲染大荒氛围，穿针引线，关纽神话与现实两个世界，乃全书文本中又一组叙述

者角色。而其所叙，重在神界。故陈其泰以为“僧道是一部大线索”，姚燮称之为“此书枢纽”。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由无用之顽石，到形体“明洁”之灵物，是以神话体式交代宝玉来历。且又缩成扇坠一般[③]，甚属可爱。甲戌本此处独多四百馀字，述石头凡心偶炽，央求僧道携至人间受享。乃施幻术，石头遂变美玉。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实在”二字着眼，此与“形体”相对。形体虽为“灵物”，而无“实在好处”，又有何益？或即三回《西江月》词嘲宝玉所云“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句意。故下文又称其为“蠢物”。须得再镌上几个字，“几个字”，当即八回通灵宝玉正面“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字也。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①]、花柳繁华地、“花柳”二字，列藏本作“花锦”，甲本及其他脂抄各本均作“花柳”。古时常以“花柳”指妓院或娼妓，故或以为“花锦”系“本题”，“花柳”不合事理。实则，此用“花柳”，当形繁华游乐之地。明人李东阳《竹林七贤图》云：“应从晚岁看冰雪，不向京尘醉花柳。”新版《辞源》以该回《红楼》为书例收录此一义项。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去走一遭”一语，同甲本，诸脂本均作“去安身乐业”。走，此可当“经历”讲。下文写绛珠仙草为报德，亦云：“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而“安身乐业”一语，则当与上述甲戌异文中石头求僧道“携入红尘”语意相呼应。据甲戌夹批，此“邦”乃“伏长安大都”、“族”乃“伏荣国府”、“地”乃“伏大观园”、“乡”乃“伏紫芸轩”。紫芸轩，亦称“绛芸轩”，宝玉居室名，始见于第八回。温柔乡，典出汉伶玄《赵飞燕外传》：“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后亦指声色受享之所。也简称“温柔”。洪昇《长生殿》第二出“定情”写唐明皇唱：“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暖红室本有眉批云：明皇“只因行乐一念，便自愿老温柔，酿成天宝之祸，……足为宴安之戒。”《红楼》此句隐指书中故事发生地及生活环境。此一“走”，即“下凡造历幻缘”，由之生发出后文种种故事。故张新之评曰：如此布局，“总括全部百二十回在个里。”此与《西游补》写行者梦入情缘幻境，经历“青青”“古人”“未来”三界，以悟“道根之实”，构思近之。石头听了大喜，因问：石头口吐人言，当源于《左传》昭公八年“石能言”之典，由其介入故事，充任叙述者角色，亦有点明《石头记》题旨之意。“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

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承接上段，交代石头投向去踪。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5]，此言时间之荒远，无始无终。感宇宙之循环，天地之浮沉，而叹世事沧桑，生命无常，雪芹于是心有戚戚焉。庚辰本十七回写秦钟既死，宝玉日日感悼，然后笔锋一转，云"又不知历几何时"，下文接写大观题对额。句下脂评夹批云："惯用此等章法。"是知《红楼》此类写及"时间"处，不惟仅记"年表"，亦别寓人生感慨耳。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编述"二字复见之，此乃石上所记，当作"编次"解。与前之作者自云相呼应，明示《红楼》一书实实为雪芹所作。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入红尘"，乃指顽石幻形入世，沉酣梦境，所历种种情事；"登彼岸"，则谓其下凡历劫之后，尘缘已断，复回彼大荒，返本归真。一入世，一出世，一番梦幻游历，隐括通部书中故事，恰似"红楼"一"梦"。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无"朝代年纪"，实是虚化历史时空，拓展故事背景，即所谓"烟云模糊"法也。此一叙事观念，独树别帜，有别于历来"假借汉唐名色"之"野史"。〇自"引登彼岸"以下九句，同甲本，诸脂本作"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离合悲欢"，当指儿女情缘，即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炎凉世态"，当指家庭际遇，即贾府之盛衰荣枯。两相交错，是为小说中心内容，故事主要线索。后面又有一偈云[6]：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十入话写唐代李源与圆泽"三生相会"故事，有诗云："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当时恐断肠。"并引明王元瀚（当作"翰"）诗："处世分明一梦魂，身前身后孰能论？夕阳山下三生石，遗得荒唐迹尚存。"感喟殊深。偈语借顽石之自怨自愧，表明小说创作缘起，寄托作者无限慨叹。评者尝云，此一构思，当有依傍 《曲栏闲话》载，尤西堂曾有意"著补天石传奇，以弥天地之憾"。雪芹亲历衰世，而无才补天，引以为憾。甲戌批以为"无才可去补苍

天"乃"书之本旨"。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此称"石兄"，下答呼"我师"，称呼皆颇感亲切。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趣味"二字重言之，可知作者极重视小说创作之"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总然抄去⑦，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空空诘难两事，实承上文，一则虚化时间，一则虚化故事　石头果然答道：由石兄对空空诘难之反驳，叙述层面亦从作者"自云"、石头"来历"，移步换形，而转入石头"所记"。"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撇去旧套，别开新境，翻新出奇，写出"事体情理"，是雪芹勇于创新处，亦《红楼》胜于他种"野史"处　王伯沆评曰："不受尘网，独露性真也"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风月笔墨"，即近人所谓"艳情小说"也。清初周亮工"尺牍"尝斥此类文字"淫乱秽亵"，对"黄童红女"有"毁性易心"之害。康熙时苏庵主人《绣屏缘·凡例》谈及书中此类笔墨云："秽亵诸语，时习所尚。虽于大段主脑，不杂俚俗，然间散点缀，时或有之。正恐刘邕之嗜，非此不欢，如握丹黄，终有微憾。"乾隆时钱维乔《竹初文钞》亦指责坊肆售淫词小说是"导少稚之荡心，褻闺房之冥行"　是知清初至中叶，风月笔墨，乃时习所尚。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此斥才子佳人小说也　约略计之，明末至清中叶，此类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　、《好逑传　等，有近七十种，流播最广；才子佳人传奇俗曲，更多如牛毛。其思想或有可称道之处，然形式僵化，内容相因　五十四回贾母亦曾痛斥其非。故陈其泰批谓《红楼》一书"脱尽才子佳人窠臼"。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衒声炫才，为文造情，借人物名姓，写自己"情诗艳赋"，此乃才子佳人小说通病　《红楼》脱尽此等恶滥俗套。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此斥所谓"理治之书"，与"消愁破闷"之文

相对，乃雪芹"更可厌者" 依次抹倒风月笔墨、才子佳人、理治之书诸小说，可知作者独特之小说旨趣。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回应上文，再说"破闷"。通观全书，"闷"或"闷闷"及由"闷"而组成之情感语词，如"烦闷"、"忧闷"、"纳闷"、"愁闷"、"郁闷"、"闷气"等，凡一百七十一见。与"烦恼"一词相仿，多用以描述贾府中人之心理状态。用于作者处，即此回之两例，以之说明小说之功用。明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有云：小说家创作，乃为"泄万世苍生之大愤"，而读者则"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清苏潭道人《五凤吟序》亦云："举世之人，每见道义之书，则开卷交睫；若持风雅之章，则卷不释手。何也？庄语辞严而意正，不克解人之闷，释人之愁 惟绮语事鄙而情真，易于留人之眼，博人之欢。"雪芹"消愁破闷"之说，与此相类。至于几首歪诗，也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自作一扬，以见《红楼》所传，俱自作者心底流出，不比别部"谋虚逐妄"小说。只愿世人当那醉馀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是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我师意为如何？"以上石兄一段自白，实写出《红楼》构思原则、创作意趣及作者意绪情结；其所评"历来野史"等书，亦多切中情弊。○自"又不知"至此一节文字，叙"顽石"所记"一段故事"，乃所谓空空道人当日抄录之原本《石头记》，故下句《石头记》旁甲戌批云"本名"，亦即五回所说"《红楼梦》原稿"也。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特点书之"大旨"，"谈情"与"理治"相对，亦与"载道"相悖，而与明人汤显祖、冯梦龙所倡之"情"相通。《红楼》全书标目，凡二十四回明出一"情"字，有男女恋情，有世道人情，亦有作者对人生之至情，非狭义俗文也。脂批或称其为"随事生情，因情得文"，或称其"情里生情"、"因情捉笔"，明白指出"情"在《红楼》中的地位。鲁迅《史略》径称其为"人情"小说，诚剀切之论。亦只是实录其事，明示书之笔法，"实录其事"，即班固称扬《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家精神。雪芹写人叙事，多能善恶必书，如实描写，故戚蓼生《石头记序》称《红楼》"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绝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石头称"奇物"，小说称"奇书"，问世曰"传奇"，

《红楼》真乃无处不"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8]**，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上句中"从此空空道人"六字，同甲本，诸脂本无此六字，似缺主语 惟列藏本于此四句后有"空空道人"四字，连属下句，作"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并有"呵呵"两字侧批 程本增补六字，句意妥洽 〇"因空见色"四句，微辞妙谛，义有二焉：一则显示作者"情禅"观念，佛本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阐释大千世界；雪芹则于"色空"之间插一"情"字，并以之为中介，而"入色"，而"悟空"，"色情空"循环往复，造历幻缘，回归本源 此与 西游补答问 所云："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意旨相近 二乃表达 红楼 结构意念，则云作者经历一番梦幻，愧悔交集，超乎色相，乃撰此书，体悟人生"不过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遂改名情僧，**"情僧"者，谐音"情生"也 由"空空"而"生情"，由"道人"而和尚，空耶情耶，道耶僧耶，故为迷障 此写空空道人将石上故事，抄录问世，并易名"情僧" 至全书收束处，道人又复出现，将石头所记，再抄录一番，托人传遍 道人者，乃《红楼》之检阅者也、抄录者也、传播者也 上文写与石头对答中，开端着一"痴"字，不独切合道人痴迷 红楼 之情状，抑或有寓言广大 红楼 读者之意 末回《红楼梦 偈语结句云："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世人"者，明指《红楼》故事之读者也。**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情僧录"者，意即此书乃由迷情而悟空，而终得正情之出家人记录也 以之闻世，有自度度人之意 此句下，甲戌尚有"至吴玉峰题曰 红楼梦》"一句，是则，红楼 题名，原有五也 吴玉峰其人不详。《红楼梦 之名，则如梦觉主人甲辰本序所云："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借以命名，为之 红楼梦 焉 "后遂以此书名取代 石头记 **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有署名梅溪眉批一条，两者当为一人 然究竟为谁？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 ，以为或即雪芹之弟棠村，吴恩裕《曹雪芹丛考 以为即孔继涵，乃孔子六十九代孙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则以为"也许"是脂砚斋另一化名 三说均难成定论 周春 阅红楼梦随笔 则云："又将孔梅溪题曰 风月宝鉴 ，陪出曹雪芹，乃乌有先生也。其曰'东鲁孔梅溪'者，不过言山东孔圣人之后，北省人口语如此。"〇《风月宝鉴》乃《红楼 又一异名 甲戌眉批云："雪芹旧有 风月宝鉴 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或谓另有一 石头记 原稿，乃"石兄"所作；红楼 一书，即雪芹将 风月宝鉴 与 石头记 两

部旧稿糅合而成。今人杜春耕力主此说。俞平伯、周绍良、吴世昌等曾从《红楼》中分离出诸多应属《风月宝鉴》旧稿之“风月故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书名“红楼”，轩名“悼红”；下文仙界，宫名“赤霞”，草名“绛珠”；后文写人间，院为“怡红”，室曰“绛芸”，主人号“怡红公子”，知作者偏爱之色为“红”也。可“怡”在此，可“悼”亦在此，其象征意味，不言自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明提作者，“披阅”“增删”云云，乃其假托之言也，意指《红楼》文本，系“石上所记之文”，自己不过“披阅”“增删”而已。是则雪芹特地创造一小说叙述者，而将自己有意与之分开 此种“狡猾”之笔，恰如甲戌眉批所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后人不信，或谓此书乃雪芹之父曹頫作，或云乃丰润曹颜撰，实如姚燮所说：“非十年凝神结撰，信不能成此书 但真能读此书者，天下无几人耳。”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是知《红楼》名目有四，而仅《金陵十二钗》一名为雪芹自题，意谓是书乃金陵十二贵族女子命运之写照 俞平伯即谓《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 五回太虚幻境存有“金陵十二钗正册”薄籍，即“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珍重题名，当非无因。然何以不用此作首题，乃《红楼》一悬案，难以察知。〇此段点出小说各种异名，似着成书过程之痕迹。《风月宝鉴》当为此书雏形，《石头记 与《情僧录》则其别名也 此处“后因”之前，述成书之草创阶段；之后，则述其“披阅增删”之修改阶段。 金陵十二钗 一名，所示为“闺阁昭传”，或为作者修改时所“增”之主体，即今日读者所津津乐道之大观园故事也。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三十八回黛玉《咏菊》诗有句云：“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与此绝句心声相通。〇甲戌眉批谓雪芹“哭成此书”，“芹为泪尽而逝”；甲戌“凡例”题诗亦云：“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哭”也，“泪”也，“血”也，浸含有作者多少对社会之痛切感受，对人生之深沉反思，对艺术之一片痴情。《红楼》者，血泪之书也。清人张潮《幽梦影 云：“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刘鹗《老残游记自叙 亦云：“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

都云作者痴，此明点小说作者雪芹之“痴”，与上文所云阅者之“痴”

相应。明潘之恒《情痴》云："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唯其情真，而幻荡将何所不至矣！"雪芹也，唯其"情痴"，方能写出"情真"之《红楼》 此则哀怨读是书者、不明书之底里、不知作者之真情，而以为书中所写无非"儿女私情"也。谁解其中味。甲戌特批曰："此是第一首标题诗。"抒泄胸中悒郁，感叹知音难遇。蒲松龄《聊斋自志》尝云："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同一愤懑，同一悲凉，同一孤寂。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

按那石上书云：以下为石上所记故事，小说由顽石神话转入世俗红尘，逐渐进入小说文本主题，天上人间，叙述转折，过接简洁，絜领全局。当日地陷东南⑨，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十里"、"仁清"，谐音"势利"、"人情"，伏下文甄士隐灾后投奔岳丈被嫌怨事。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傍住着一家乡宦，故事开局，由"东南"，而"姑苏城"、而"阊门"、而"十里街"、而"仁清巷"、而"古庙"、而"庙傍"，叙述则从神话而人间，自远而近，由大而小，步步降格，井井叙来，局展笔闲。姓甄名费，字士隐，此处甄士隐，与下文贾雨村，亦书中又一组叙述者也。书之开卷，以士隐梦中所见，由幻境导入人世，叙述重在现实。末卷雨村草庵一梦，归结《红楼》。甄贾二人亦有将神话与现实联结之叙述功用。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写士隐人品，一为下文写其出家成道伏案，二为说明香菱根基不凡，三则与雨村一流仕途中人相映照也。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英莲"脂评谓其谐音"应怜"，乃书中第一个登场之"薄命女"，平生屡遭"尘劫"，命运堪怜，值得同情。卷首出之，正隐括全书女子遭际，无不"应怜"也。○庚辰、己卯本作"英菊"，尚未见此两本脂批揭示其命名本意。今人庚辰校本推断当是设言"应去"，而"揭秘"则指其谐音含义为"照应全局"。依脂评人物命名

谐音通例，两说似均难以成立　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通书时令，以"炎夏"写起，而末卷以贾政雪天旷野遇宝玉收结，正如姚燮眉批云："始于热，终于冷，天时人事，默相吻合，作者之意也" 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语出北宋蔡确 夏日登车盖亭 诗："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写其悠然自得之趣　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士隐书房入梦，末卷雨村草庵一睡，喻指《红楼》所写，不过一"梦"耳　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遥接上文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仙界凡间，梦中交切，不露痕迹　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夹带"二字注目　原来顽石"投胎入世"，只是"一干风流冤家"中一个"夹带"，以知"孽海情天"中痴男怨女何其多也　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点出警幻仙子，此名有警告人生如梦幻、万境皆空之意，比之甄士隐、贾雨村，有点明题旨作用　幻境中之警幻仙子，与上文灵界中之补天女神前后映照　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由青埂峰，至太虚幻境，而西方灵河，仙境意象构建业已完成　灵河者，佛指圣水恒河　顽石与仙草，即在此圣灵清净之地相会　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十分"一语，乃乙本增饰　"看见那灵河岸上"句，甲本作"看见这株仙草可爱"　娇娜，义为美丽轻柔　《聊斋志异》卷一有《娇娜》一篇，写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九十二回又以"娇娜妩媚"形容晴雯。〇此句交代黛玉来历　甲戌夹批云："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是知宝黛前生，一石一草，一为通灵宝玉，乃由娲皇所锻炼；一为绛珠仙草，是由灵河所孕育　二人乃均有根柢之人　"三生"故典，点明宝黛爱情乃前因宿缘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种后缘。"此意谓宝玉前生为无用顽石，今生为贾宝玉，后"悬崖撒手"，来生归真，复还青埂；黛玉前生为灵河仙草，今生为林黛玉，后"泪尽而逝"，来生还本，魂归离恨　二人来历，从士隐梦境中叙出，文心

奇幻，格局别致。○自上文"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句至此句凡九十八字，为甲本所增，以使"石头"与"神瑛侍者"合为一体。乙本从之，惟语次略有改移，用词稍为润饰。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神瑛"日以甘露灌溉"仙草，一派深情蜜意，叙明宝黛情缘，为后文林姑娘"以泪还债"安根 姚燮评云："草无甘露则死，人之泪尽则亦死，谁谓木石无知?"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仅仅"二字，同甲本，语义似不合；梦稿本作"只"，亦欠妥。甲辰本作"竟"，其他脂本作"仅"。王海根编纂《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人部"："仅，通'竟'，竟然。……唐刘禹锡《答柳子厚》：'小章书仅千言……茂勉甚悉。'"词义切合。程本疑衍一"仅"字。○此写黛玉前生本质，曰"受""得""脱""修"，用字精细。王伯沆批云："此四字是渐教，最有次第。"终日游于离恨天外[10]，直照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离恨天"本佛语，元曲中，"离恨天"与"相思病"每每对举并用。《红楼》全书，此词凡三见 此为首次出现，以交代宝黛爱情故事之神话缘起 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游"离恨天"、餐"秘情果"、饮"灌愁水"，奇思妙想，此正黛玉一生痴情、多愁、含恨之征也 张新之评曰："一游一餐一饮，已为还泪安根 "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一以"甘露灌溉"，一乃"眼泪还债"，种因生缘，两相奉献。是知宝黛恋情，至真至诚，纯乎天然，木石前盟，自有所出 作者情极生幻，借幻传情，发源主意，实一奇创。恰如姚燮《读红楼梦纲领》所云："还泪之说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处，即还泪亦不足极其缠绵固结情也。"闺阁诗人沈善宝《红楼梦影序》亦称"还泪"之说，乃"极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 然故事虽奇，当亦有渊源 唐人孟郊《悼幼子 云："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 "宋柳永《忆帝京》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钱锺书《管锥编》引此二诗云："词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甲戌批点明此乃"二玉合传"，并批云："以草木顽石为偶，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隐指大观园诸艳来历，宝钗亦在内。"勾出"二字着眼，意指《红楼》中诸艳"下凡"历劫，

皆因宝黛“勾出”矣。二十九回贾母借俗语明说宝黛“不是冤家不聚头”。庚辰本末句作“陪他们去了结此案”，着一“陪”字，其意尤明。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也在其中”，与上文“将此物夹带于中”句相映衬，以示“神瑛”之匹，惟有“绛珠”，盖二玉者，风流“冤家”之主脑，梦幻“红楼”之正传也。今日这石正该下世，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顽石“下凡”，造劫历世，暗示宝玉降生，当即《红楼》之开始。周汝昌《红楼纪历》、周绍良《红楼梦系年》等，多以此为推断《红楼》纪年基点，是为“红元年”。我们亦持此说。秦淮梦《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则以为，此说非是，当如上文所说，待明年四月，神瑛侍者投胎入世，始为宝玉降生日也。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蠢物”与上文“灵物”相对照，庚辰本多用此词，或指顽石，或顽石自称，亦或指宝玉。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上云“听得明白”，谓僧道所说“风流公案”；此言“不能洞悉明白”，乃指因果事理。亦可知读是书者，看得明白，而未必“洞悉”其中事理，故作者有“谁解其中味”之叹。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了。”二仙笑道：“此乃元机[①]，不可预泄。“元”系“玄”之避讳字，全书凡三例，此回外，另见四十一回“玄墓蟠香寺”、六十三回“玄贞观”两处。乙本改用“元”字，避之严格统一；甲本一回及六十三回作“元”，四十一回“玄”缺末笔。甲戌（缺四十一及六十三回）、庚辰本一回及四十一回则均不避；另两例，其他脂抄本或缺“玄”字末笔，或改为“元”字，避例不一。后之程本系列，或全同甲本，或全同乙本，整齐划一，均避之。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元机固不可泄露，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顽石逍遥自在，留居太虚幻境，士隐亦梦至此，

两相得见;后“通灵”尘缘已满,士隐知其“复原”,故云“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全书“通灵宝玉”出现凡二十一次,此为首次出现。上文只云“石头”、“顽石”、“大石”、“灵物”、“蠢物”,隐屈之至,至此始明见“宝玉”二字,点明回之上半“梦幻识通灵”题面 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就强从手中夺了去,和那道人竟过了一座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全书明白写“太虚幻境”者,凡十一处,此处乃首次写及也。上文先云“警幻仙子处”,未出其名;后说“已到幻境”,琵琶半面,稍露端倪;至此乃“大书四字”出之,极为郑重,然犹未详写。及到五回,方着力渲染。论者或称其为《红楼》中“第三世界”,盖有因也。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此联亦见第五回,乃全书之眼目。叠用“真假”“有无”四字,一为哲理思考,意即以假作真时,真亦成假;将无作有时,有亦成无。其思维模式,与上文“因空见色”四句相近。南宋曾慥《类说》卷五十引《佛书杂说》云:“释氏之色空,即儒家之有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庄子所谓有无、无有者是也。在我之谓形,在彼之谓色,如释氏所谓六根六尘是也。”此联语道出作者认识社会、体悟人生之心路历程,揭示全书立旨本义。如蒙府所批:“无极太极之轮转,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随行,皆不过如此。”二为叙事观念,即前“真事隐”、“假语存”意也,则如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所云“《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是也。

士隐意欲也跟着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水浒传》第十六回:“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又,冉冉,柔弱下垂之貌。三国魏曹植《美女篇》云:“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两语照应上文“炎夏永昼”句,八字写夏景,宛然在目,确是梦醒情景。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叙写梦境,跳脱简劲。甲戌夹批云:“醒得无痕,不落旧套。”又云:“妙极,若记得,便是俗笔了。”〇《类经·梦寐》云:“周礼六梦:一曰正梦,谓无所感而自梦也。二曰噩梦,有所惊而梦也。

三曰思梦，因于思忆而梦也。四曰寤梦，因觉时所为而梦也。五曰喜梦，因所好而梦也。六曰惧梦，因于恐惧而梦也。"《红楼》全书，或实或虚，或真或幻，林林总总，共写梦境三十馀处，大者亦有十馀处。周礼六梦，似皆写及。评者谓："《红楼》之人不一，要皆梦中人也。"梦入太虚者，凡三处。士隐梦僧道，乃书中第一梦也。由此交代宝黛来历，说明木石前盟，钩结仙凡世界，置之卷首，自有其多种功用。古人以为，人生即一梦也。清初惊梦主人《孤山再梦序》云："乾坤一梦境也，古今一场梦也。荣枯得失，梦中反复之事也；离合悲欢，梦内变换之景也 世人不悟，梦过一生，一生是也。"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12]。此癞僧跛道，即幻境中之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也。然彼则"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此乃"癞头跛足"、"疯疯癫癫"，写来同耶异耶，扑朔迷离。此乃僧道于尘世中第一次现身，梦境与人世，以之沟通；楔子与本文，由之相联。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有命无运"一语，为英莲一生断语。此不惟英莲一人也，亦总括诸钗；又非仅指闺阁中人也，多少志士仁人，亦遭逢此数。甲戌眉批感叹："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採他[13]。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癞僧点破迷津，士隐则不解"舍"字之义，以为"疯话"。士隐此时物欲交蔽，尚未觉悟，所以"不耐烦"也。便抱着女儿转身。才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癞僧笑士隐之"痴"，乃继上文所云阅者痴、作者痴后，寓意故事中人物之痴也。《红楼》中人，面目各异，嗜好有别，其情痴则一也 菱花空对雪澌澌。此句喻英莲遭际。"菱花"隐指英莲，后改名香菱；"雪"谐音"薛"，隐指霸香菱为妾之薛蟠。菱本夏日开花，而竟遇雪，喻香菱"生不逢时，遇又非偶"，必遭摧残。"空对"二字，正指实"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一句。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两句近指元宵火后、士隐遭

遇之痛苦与烦恼，远则关乎全书。全书凡三次特写元宵，此首次写上元灯夕，甄家祸变，英莲失踪 十八回元宵，元妃归省，乃贾府"赫赫扬扬"之时 至五十三回元宵夜宴，则贾府回光返照之际。故张新之评此诗云："一诗统括全书 "良非虚语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13]，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很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写士隐见僧道，始而"不採"，继而"不耐烦"，继而"犹豫"，再而"自忖"，终而"后悔"，知其渐渐警省，渐渐入悟矣。有此一悔，为下文"悟彻"伏笔

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此云"穷儒"，后乃夤缘钻营，位居显要，换一面孔，史家笔法。卷首先出隐士，再出穷儒，一淡泊功名，一孜孜仕途，皆有意味 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甲戌批云："贾化"者，"假话"也；"时飞"者，"实非"也。一名一字一号，实实一部"假语村言"。作者屡屡告白，冀阅者识之 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湖州"谐音"胡诌"，关合上文"假语村言"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末世"者，此指家族衰微之时 书中凡四见，前八十回三例。此写一"末世男子"，五回则写凤姐、探春两"末世女子" 此三人者，均有重振家业之志，然生逢"末世"，"运偏消"也 以写大族"末世"子弟之不同作为、不同命运。实则，"末世"之感，乃明清以降一时代情绪。《古今小说》卷八开篇云："这篇词，名为《结交行 ，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 "明遗民毛先舒《与洪昇书》亦感叹"末世风气险薄" 清初孔尚任 桃花扇小引》谓其创作此剧，乃"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唐甄《潜书》一书，对"末世"之文、学、士、君、礼、政，尤多直切陈述 雪芹祖父曹寅诗中亦多"末世"之感、"末路"之叹 如其《饮浭酒》云："所以寄末世，嗑嗑尤恐迟 "《饮酒四首》之一云："荣枯付游戏，末路难为行 "脂批亦多用此词，第二回甲戌夹批并云："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以之点睛。父母祖宗根基已尽，根基，义为祖上所遗家业。二十九回写张道士说："要论这个小姐的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到也配的过。"乃用此义。清末文康《儿女英雄传 第九回则云："这'根基'两个字，不在门庭家世上讲，要

在心地品行上讲的。你只看张家姑娘,这等的玉洁冰清,可是没根基的人做得来的。"准此,"根基"一词,当兼门庭与品行两义。《金瓶梅》第七十三回潘金莲说应伯爵是"贼没廉耻撒根基的货"、八十六回吴月娘骂陈敬济"好个没根基的王八羔子",皆此用法 看雨村后来行径,谓其"根基已尽",似亦含此义 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叙雨村家世,为其立一小传,语中含刺。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此时之雨村,尚能清贫自守,不失书生本色。姚燮评曰:"叙明二人相识之由,用'常与他'三字,言相交已非一日也。"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街市上有甚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上文云士隐"常与"雨村交接,知二人相交已非一日;此云"自携"雨村进屋,言其交情甚密。以反跌四回雨村不去访寻英莲之寡情负义 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姚燮眉批:"严老爷不知何许人。观'家人飞报',想不是低三下四者,至今令我思之。"甲戌夹批则云:"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是则,严老爷之出现,当有兆示下文葫芦庙失火功用。士隐慌忙起身,谢道:"恕诓驾之罪,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起身也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此"女子",即士隐丫环娇杏也。娇杏,谐音"侥幸"。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生的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楼,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此由娇杏眼中心中写雨村,先从外部视角写其所见,再从内在视角写其所想,内外视角交互用之。句中"什么"二字,语带调侃。○脂评尝云雨村为"乱世

之奸雄”，然此处写其形相，则颇“雄壮”，甲戌眉批曰：“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什么机会。”如此一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他回头，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遂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自夏入秋，叙次不乱。《红楼》记述时间，或明标时日，或以节令景物显现，多关联不爽，此当受古之编年史述之影响，在世情书中极为罕见。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丫鬟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15]：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16]。穷愁潦倒，自惭形秽；冀得功名，缔结良缘：是乃此诗所表露之雨村心理。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此联自抒心志，是雨村自高身价，欲求赏识，以待飞腾。甲戌批以为此处隐指宝玉、宝钗，为“二宝合传”。陈其泰、张新之、王希廉、洪秋蕃辈则以为“玉”为黛玉，寓其欲“求”知音；“钗”为宝钗，寓其以“待”青云，联中正映林薛之名。今人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又以为此写宝钗归宿，嫁与雨村。诸说皆嫌牵强。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了。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酌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点染时景。洪秋蕃评云："士隐邀雨村中秋夜饮，一隐士，一穷儒，似觉枯寂。乃插一笔……遂化枯寂而为秾艳，可悟文章设色之法。"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或隐喻雨村日后位极人臣、"参赞朝政"之意。甲戌夹批云："奸雄心事，不觉露出。"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雨村咏月，意在自赞 甲戌眉批云："这首诗非本旨，不过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姚燮评亦云："诗意只是前人滥觞，小说中不得不尔。"据宋陈师道《后村诗话 载，宋太祖赵匡胤尝对唐使徐铉说："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 '"徐铉大惊，殿上称寿 雨村诗仿此，故士隐贺其"飞腾之兆已见"

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下人者[17]，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时尚之学"者，即"八股文"、"试帖诗"之类也。清人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云："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甲戌批此四字曰："四字新而含蓄最广，若必指明，则又落套矣 "对此，宝玉鄙之，雨村诩之，自是"禄蠹"本色 为后文宝玉厌见雨村埋根。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李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18]，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明冬二人并未"再晤"，程刻本至一百三回写十八年后，两人于急流津畔破庙中相遇，小庙失火，雨村"名利关心"，见死不救。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

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19]，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以上收结雨村入京后事，写士隐对其真诚相待，多方照顾，实实好客；伏脉雨村后来见利负恩，乃一势利之辈。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霍启"谐音"祸起"，士隐失女，仅"祸起"而已，此后则祸事不断。《红楼》因事命名，人名借音者多类此。去看社火花灯[20]。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的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几人去找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神仙一流人物"如甄士隐者，尚难逃脱失女之痛苦与烦恼，何况他人！此正 好了歌》所云"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之意

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疾[21]，日日请医问卦。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22]，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砾场了，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支曲》"收尾"甲戌特批："又照看葫芦庙 "两相对照，可知葫芦庙失火，甄家被烧作"一堆瓦砾场"，亦隐隐暗示贾府败亡结局 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的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此句下，脂抄诸本有"无非抢粮夺食，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十六字，各本间略有差异。甲辰及甲本删

之，乙本从之 改笔尤为清顺。不经意间，亦可窥知《红楼》产生时代背景之一斑。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家道"殷实"，尚且如此接待女儿女婿，人心难测，世情冷暖，盖可知矣。"封肃"一名，谐音风俗。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儿；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会过，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道了，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来。由"望族"乡宦，而"贫病交攻"，竟至露出"下世光景"，落魄如此，可为世道沧桑、人事变迁一叹。写士隐"下世"光景，亦为"末世"之贯府作引；写其投依岳丈之"怨痛"，亦为黛玉投靠外祖母立影。

可巧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23]，是跛道第二次现身也，前乃预言英莲命运，此则引度士隐出家。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此"神仙"，意同上文说士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之神仙，亦人也，而非神话中所谓"超脱生死"之人。唐人司马承祯《天隐子》云："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灵气，勿为世俗所沦折；遂我自然，勿为邪见之所凝滞，则成功矣。"是则，下文"歌"中所云"功名"、"金银"、"姣妻"、"儿孙"，皆为"世俗""邪见"，去此，则仙功成也。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 卷十七写一老尚书"说出一篇长话来"，道是："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 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此篇"长话"，首联以"世人"配"只"，以"好"配"了"，此一句式，当对雪芹有所启示。〇歌词言浅旨明，极具禅意 全歌八联四段，每段首句末，均缀一"好"字，意即得到解脱，所谓"好便是了"。每联末，皆缀一"了"字，"了"者，了却俗愿，即所谓"了便是好"；并以之押韵，突现叙述主体情绪。作者人生理想幻灭之感、悲观厌世之情、醒世警人之意，悠悠扬扬，缓缓道出。与他部世情书如《林兰香 相较，同为感慨人生，但有积极与消极之别。《林》书第五十四回写功勋之后耿朗"作下劳疾，诸事灰心"，结果把"功名心"、"财帛心"、"儿女心"、"恩爱心"都"灰了"，而叹曰："心既灰，则神消气沮，岂非将死之兆乎？"此乃富家子享尽酒色荣华后之心灰意冷也，是悲丧语，是出脱语，不若《红楼》远矣 此一词旨，与才子佳人小说世俗之人生追求，尤大异其趣。如清初天花藏主人《玉娇梨》第十四回卷后诗云："天意从来靳富贵，人情到底爱功名 漫夸一字千金重，不带乌纱只觉轻。"此乃两种不同人生观之反映也。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照应上文，"明白"二字，凡四言之。上文云，僧道说"通灵"，士隐"听得明白"，然未"明白"其理；癞僧念过四句言词，士隐"听得明白"，然"心下犹豫"，尚在"自忖"；至此对《好了歌 ，方始"悟彻"，"明白"其意 写士隐悟道，叙次井井，文心如发。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道人此解，亦有禅味 有无相生，好了相成，天下事本无"好"而不"了"者也。此可称其为雪芹之"好了"观。这一认识，意同书中屡屡出现之"盛筵必散"一语，体现于全书题旨中。〇开卷至此，小说构思，亦真亦假，亦僧亦道，亦有亦无，亦好亦了，种种用语，模糊朦胧，一部《红楼》呈现其中。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悟彻，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24]。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元人盛和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三："郭汾阳功名富贵，炫耀史册，及观赵嘏《经汾阳旧

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前日之赫，已寂寂矣。"明人洪自诚《菜根谭》亦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之地"之叹。雪芹末世之感，与之相通。◯"解注"凡二十八句，俞平伯以为"《好了歌》是泛指一般人，而《歌注》却专指贾氏一家之事"。此四句为总起，隐括贾府荣枯。依甲戌批云，前两句谓"宁荣未有之先"，后两句谓"宁荣既败之后"。蛛丝儿结满雕梁，甲戌批谓指"潇湘馆、紫芸轩等处"。此两处分别为黛玉、宝玉住所，暗示人去楼空，一片荒凉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是说没落之家，重又暴富，成为新贵。甲戌批谓"雨村等一干新荣暴发之家"。以上两句，统隐世事变幻，人非物换。甲戌眉批云："忽新忽败，忽丽忽朽，已见得反覆不了。"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甲戌批谓指"宝钗、湘云一干人"。二宝婚后不久，宝玉出家，宝钗寡居。湘云命运，据三十一回"伏白首双星"，或云其婚后，复又离异，永抱白头之叹。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甲戌批谓指"黛玉、晴雯一干人"。七十七回晴雯夭殇，九十八回黛玉魂归；七十八回宝玉"杜撰芙蓉诔"，悲悼晴雯，有"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句。此句即暗示二人之早夭。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承接上句，或云指宝玉与宝钗成婚。以上五句，乃对"歌"之第三段"姣妻"疏而解之，即甲戌眉批所谓"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倏痛倏悲，缠绵不了。"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甲戌批谓指"甄玉、宝玉一干人"。是知二人后来当有沦为"乞丐"之事。据臞蝯《红楼佚话》载："荣宁籍没以后，备极萧条。……宝玉无以为家，至沦为击柝之役。"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以上五句，乃对"歌"之第二段"金银"疏而解之，即甲戌眉批所谓"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甲戌批谓指"柳湘莲一干人"。《红楼梦新证》同意此说。然小说六十六回明言，三姐自刎，湘莲遂随瘸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未云作"强梁"，似有抵牾。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上句言子，此乃说女。何人"流落烟花"，脂本无批，或云指巧姐。然查五回"金陵十二钗"巧姐册页画面，知其结局是在"荒村野店"纺织，而非在"烟花巷"为娼。第六回脂批有刘老老"招大姐之事"一条，或以为乃指巧姐曾沦落作娼，后巧遇老老，被救，"招"

为孙媳。以上四句，乃对"歌"之第四段"儿孙"疏而解之，即甲戌眉批所谓"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划计算，痴心不了。"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甲戌批谓指"贾赦、雨村一干人" 程本一百五回、一百七回写贾府被抄，贾赦获罪革职，发往台站效力赎罪；一百十七回写雨村"官也不小了，只是贪财"，有人见其带锁被押候审。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比喻宦海浮沉，变幻不测 甲戌批谓指"贾兰、贾菌一干人"。一百十九回写贾兰考中第一百三十名举人，九回"闹书房"，写贾菌"年纪虽小，志气最大"，后或有官宦前程 以上四句，乃对"歌"之首段"功名"疏而解之，即甲戌眉批所谓"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苦争，喜惧不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申述上句之义，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云："人世仕宦，正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愁千状，曲终散场，终成乌有。"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以上四句系解注"总收" 士隐参透世情，大彻大悟，说来冷峻痛切，张新之夹评，谓其"解得悲凉，歌得沉郁"。解注"借幻说法"，郁结着作者对人情世态之感慨，亦为《红楼》全书笼罩一种悲剧氛围。〇感叹人生之苦，古已有之。后梁《破魔变文》开端"年来年去暗更移"、"一世似风灯虚没没"两段释家劝世韵文，与《好了歌》及"注"相类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二字如闻，态度果决 与前之"不採"、"犹豫"，前后映照。黄小田评以为，"走罢"二字，直应后文宝玉道"走了，走了"四字，"盖士隐为出家之先声……而直至宝玉之走，始了正文"。将道人肩上的搭裢抢过来背上[26]，竟不回家，同着疯道人飘飘而去。照应上文二仙所说"跳出火坑"语。卷首士隐出家，直射末卷宝玉"却尘缘"，即所谓《红楼》通书之"书底面盖"也。士隐此去，至一百三回始再见 〇炎夏永昼，梦识通灵；中秋月夜，宴饮雨村；元宵佳节，失女被灾；复遇跛道，悟彻出家：此士隐之人生历程也。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士隐去，雨村来，纷纷扰扰，真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也。自此，故事将以"假语村言敷演出来"，贾雨村其人亦将伴随《红楼》全书不即不离，时隐时现矣。丫鬟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26]，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来了。那丫鬟倒发了个怔，环合上文，娇杏偶尔再见雨村，而"发怔"，乃使雨村得知士隐迁往于此，遂生发后文。〇娇杏于雨村，前后凡两见，前时贫窘潦倒，今日腾达富贵，世情之荣枯，何其速也。自思："这官儿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绳床瓦灶：形容家境贫寒。绳床，亦称"胡床"、"交椅"等，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其样式来源于西域。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今之交床，本自虏来，始名虏床。……唐穆宗时，又名绳床。"瓦灶，用泥瓦砌成的简陋锅灶。

② 女娲氏炼石补天：上古创世神话。《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周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点四极。"

③ 扇坠：扇之柄端所系饰物，多为珠、玉等制成。

④ 诗礼簪缨之族：即书香门第，官宦人家。诗礼，指《诗经》和《三礼》，均为儒家经典。簪，插定发髻或冠的长针；缨，结冠的带子。这两种物事都是古代官吏的冠饰，用以比喻显官。

⑤ 几世几劫：世，指世界；劫，时间单位，天地自形成以至于毁灭为一劫。本佛教用语，这里指时间荒远。《楞严经》卷四："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法苑珠林·劫量述意》："夫劫者，盖是纪时之名，犹年号耳。"

⑥ 偈：佛经中的一种颂词，常以四句组成。

⑦ 总然：脂本作"总"，庚辰本下文将"总一时"之"总"涂乙为"纵然"。总，通"纵"，作"纵然"讲。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总，犹纵也，虽也。"元明清戏曲小说中两字通用，本书别回或作"纵然"，不再出校。

⑧ 空、色、情：均为佛教名词。空，说世间万物皆为虚空；色，指人能够感知的万物；情，即人对事物产生的种种欲念。

⑨ 地陷东南：古代神话传说。《列子·汤问》："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⑩ 离恨天：元剧中常有“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语，这里因以指抱怨衔恨之地。

⑪ 元机：即“玄机”，清人因避康熙帝玄烨讳而改。后同。意指深奥莫测之天机。

⑫ 挥霍：亦作“挥攉”，言动作极为轻捷。这里意谓洒脱、无拘束。

⑬ 採他：张本、金本作“保他”，戚序本作“睬他”。採，也作“理睬”讲，古书中多有此用法。如《醒世恒言》第六卷：“众人那个採他，一味乱打。”《金瓶梅词话》中採、采、保、睬四字混用。后多写作“睬”。

⑭ 北邙山：即邙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北，因东汉、魏时贵族官僚多葬于此，后成为墓地的代称。唐王建《北邙行》：“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

⑮ 口占：不必起草，脱口吟诵即成之作诗方式。

⑯ 玉人头：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作“玉人楼”。玉人楼，指美人居住的地方。玉人，此指娇杏。“玉人头”与上文“几回头”韵脚重，王本改“几回头”为“几回眸”。

⑰ 下人者：甲本、脂本作“人下者”。

⑱ 大比、春闱：科举考试术语。清代科举制，乡试、会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称“大比”；会试时间为春天，称“春闱”。这里“大比”、“春闱”均指会试，是由礼部主持，从全国的举人中录取进士的考试。

⑲ 黄道黑道：本为我国古代天文学术语，黄道指日，黑道指月。后迷信者把每日的干支分为“黄道”、“黑道”，以为黄道主吉，宜兴众务；黑道主凶，不宜动土、嫁娶、远行诸事。

⑳ 社火花灯：社火，原指社日扮演的各种杂戏，后把节日时所扮演的杂戏、杂耍，亦称“社火”；花灯，有各种彩饰的灯。旧时元宵节有赏花灯之风俗。

㉑ 搆疾：得病。王本作“遘疾”，甲辰本作“构疾”。搆，同“构”，亦用同“遘”。

㉒ 炸供：油炸食品以作祭神之用。供，祭祀时供奉于神的物品。《玉篇》：“供，祭也。”

㉓ 鹑衣：多补丁的破烂衣衫。鹑，鹌鹑，其尾短秃，如补绽百结。《荀子·大略》：“子夏贫，衣若县鹑。”

㉔ 笏满床：比喻家中做大官者多。笏，又名“朝笏”，古代大臣上朝所持之手板，以备记事指划之用。

㉕ 搭裢：亦作“褡裢”，一种长条形口袋，中间开口，大者可挂在肩膀上，小者可挂在腰带上。

㉖ 军牢快手：负责缉捕、防卫和行刑的隶卒。《明神宗实录》卷二：“各处额编民壮快手，本缉捕盗贼而设。”

回　评

《红楼》开卷第一回，容量丰富，寓意深邃，极见作者功力与苦心，阅者当深长思之。

回目下句“闺秀”一语，依文本所写，当指甄婢娇杏。陈其泰则以为“甄家大丫头不得称闺秀”，而谓和尚嘲士隐诗及雨村咏怀联中暗寓林黛玉、薛宝钗二人姓名；“闺秀”实乃“对起两人”，以提明作意。按甲戌本“凡例”末则云：回目下句，是解说“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是则，娇杏识雨村于穷途，雨村视其为“风尘知己”，怀之念之。盖作者以此及彼，偶寄闲情，隐指此书为“闺阁昭传”之义；而不必拘泥其身份，不必计较其才德。此“凡例”所以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

此回叙事，以甄士隐与贾雨村二人为纲，寓言“真事隐去”、“假语存焉”，乃全书基本创作架构；再以“梦幻”与“风尘”为对，点《红楼梦》题名之本旨，乃全书基本立意；又以“通灵”与“闺秀”为偶，犹言贾宝玉为“诸艳之贯”，乃全书基本内容。对仗之工稳，犹其馀事，要点在于对比之鲜明。《红楼》妙在对比，如真与假、盛与衰、男与女、新与旧、内与外、清与浊等，均可于此回目中见出端倪。

此回开宗明义，揭示《红楼》创作本旨，当有三义：一曰回忆往事，反求诸已，自我“忏悔”。作者自叙，所谓“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云云，不可全然视为反讽之语。曹家由盛而衰，雪芹由“锦衣纨袴”、“饫甘餍肥”而终归于“蓬牖茅椽，绳床瓦屋”，以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愧悔之情，不能自已。《红楼》之梦幻感，即由此沧桑感喟而来，故全书弥漫着极浓重的悲凉气息，诚为宗法社会“末世”之挽歌。与《儒林外史》末回之“高山流水”、《聊斋志异》之“孤愤”之情、《桃花扇》末出之《馀韵》，同一悲凉之末世情绪也。较之后世立意“补订圆满”之种种《红楼》续书，迥乎不同。二曰记述闺阁琐事，发泄“儿女真情”。作者感叹“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此亦雪芹“一生惭恨”也。与已往别部世情书如《林兰香》等相比，《红楼》之女儿崇拜意识，尤为浓烈。三曰戒“风月之情”，警示世人。小说批评佳人才子等书“涉于淫滥”，指斥风月笔墨“坏人子弟”。《红楼》书名之一《风月宝鉴》依甲戌“凡例”所云，“是戒妄动风月之情”也。此与当时一些艳情小说，如《杏花天》、《灯草和尚》等，名为“止淫”、实乃“宣淫”之作，绝然有别。心之所冀，意之所在，一部《红楼》悲挽兴衰，显扬真情，体验世相，感悟人生，此即小说之主旨，亦其思想价值之所在也。

此回文字，可分三段。首段先以作者口吻说明写作动因，有如自叙。次段交代此书创作缘起，又可分为三层：一是叙写石头来历，二是点明《石头记》题旨，三是概说小说之成书过程。写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韵致不俗。三段写甄士隐家事，可分作五层：首层写士隐永昼人梦，引出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故事，绾合石头神话与木石前盟，为全书基本情节作引；二层点染英莲之不幸，构成脂批所谓“第一篇薄命赋”，预示大观园女儿之命运悲剧；三层写中秋邀宴雨村，使其认娇杏为“知己”；四层写英莲元宵失踪，为后文安根伏线；五层写士隐“下世光景”，出《好了歌》及《好了歌解注》，悟彻为僧，乃“红楼”一“梦”之序曲也。末后由娇杏偶遇发迹变泰之雨村，递入下回。

石头神话设意奇妙，亦化腐朽为神奇之显例也。陈其泰评云：“开卷一回，戛戛独造，引人入胜，文心绝世。‘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文境如是。”独具慧眼。雪芹诗宗李贺，则此幻境由诗鬼奇想诱发而出。李贺素有“笔补造化”之雄心，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雪芹乃继其志而成其事者也。

甄士隐与贾雨村，是一对主要功能性人物。全书起以甄贾，结以甄贾，构成《红楼》布局之环形章法。甄士隐此回作《好了歌解注》，一百三回坐化于急流津破庙，末回说“福善祸淫”，均象征出世。贾雨村时隐时现，贯穿全书，在宦海或沉或浮，于贾府若即若离，均象征入世。一出一入，形成相对视角，实作者所设贾府盛衰之见证人也。

我国说部，例有“楔子”。此回设作者自叙，演石头幻化及木石结缘神话，以甄家“小荣枯”为贾府“大荣枯”作引，以英莲之遭际预言大观园诸艳归结，以《好了歌》及其解注预泄全书大结局，实“楔子”章法之活用也。

英莲与娇杏，是《红楼》第一对“闺秀”，构成必然与偶然、公例与特例之比照。英莲薄命，乃宗法社会之普遍现象，故“真应怜”也；娇杏际遇巧合，由丫鬟而嫁为宦妇，“侥幸”而已，不得视为必然与公例。作者认识妇女命运，何等清醒。

《好了歌》总括“世人”理想与现实之矛盾，而以“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为结蒂，乃梦醒后之哲学感悟。《解注》将原诗之抽象感悟形象化，极言宦海沉浮不定，世事风云变幻，人生祸福无常，栩栩然“末世”荣枯图也。一歌一注，

相互为用，是《红楼》主题曲。

全书凡十八次写及“通灵玉”，既系宝玉与钗黛“金玉良缘”及“木石前盟”之双重象征，又纠结书中“摔玉”、“识玉”、“砸玉”、“失玉”、“送玉”系列情节，故脂评以为，“玉”之出现，实是“文章锁合处”。《桃花扇凡例》云：“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通灵玉”亦如“桃花扇”，乃宝黛钗梦幻情缘之“珠”也。

甲戌本首回有脂砚斋题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此诗感慨人生如梦，创作辛苦异常，深得作者拟书底里，是红学史上第一首题红诗，亦从来题红诗之冠冕也。此诗题于《红楼》开卷第一回，有点明作品立意主旨之心。

有关《红楼》“总纲”，众说不一。张子梁《评订红楼梦》，谓第一回乃一部大书之“纲领”，后又以第五回为全书之“统领”。今人曾扬华《末世悲歌〈红楼梦〉》，亦以为“第一回乃是前五回乃至全书的总纲”。此一说也。亦有以第二回或四回或五回为总纲者。盖因阅者观点不同，立场有别，故所见不一，不必遽断其是与否也。

《红楼》全书，凡一百二十回，前五回为一大段，乃全书序幕，或曰“总冒”。自第六回起，始细细铺陈故事，转入正文。书中之千绪万端，皆由首回而启。王希廉《红楼梦总评》将其喻为八股之“起讲”，传奇之“楔子”。

附录一

红楼纪历简编

红楼纪年	红楼回次	相关人物年龄定位
元年	一回	▲顽石下凡，寓言宝玉降生。
		▲英莲“年方三岁”。
二年	一回	
三年	一回	
四年	一回	
五年	一至二回	
六年	二回	▲黛玉“年方五岁”。
七年	二至四回	▲黛玉于是年进荣府，当为六岁。
		▲宝玉大黛玉一岁，是年七岁。
		▲贾兰“今方五岁”。
		▲宝钗进京，是年九岁。
		▲贾蓉“今年才十六岁”。
		▲贾琏“今已二十多岁”。
八年	五至六回	▲秦钟与宝玉同年，当为八岁。
		▲袭人大宝玉两岁，当为十岁。
九年	六至十二回	▲凤姐“今年大不过二十岁”。
		▲贾蓉十八岁。
		▲贾瑞“二十来岁”。
十年	十二回	
十一年	十二至十六回	
十二年	十七至十八回	▲妙玉去岁来京，“今年才十八岁”。
十三年	十八至五十三回	▲宝玉十三岁，与诸钗人居大观园。
		▲贾芸自称为十八岁。
		▲小红“年方十四岁”(程甲本作十六岁)。
		▲王夫人自云“我如今已将五十岁”。
		▲莺儿自称为十六岁。
		▲刘老老二进荣府，自云“七十五岁”。
		▲刘老老比贾母“大好几岁”，则贾母或为七十一岁。

十四年	五十三至七十回	▲贾兰十二岁，惜春或长其一岁，当为十三岁。 ▲甄宝玉"今年十三岁"。 ▲尤二姐十九岁。
十五年	七十至八十回	▲贾母八旬寿诞，与十三年所云相舛。 ▲晴雯十六岁。 ▲夏金桂十七岁。
十六年	八十一至九十五回	▲元妃薨逝，谓其"存年四十三岁"。
十七年	九十六至一〇七回	
十八年	一〇八至一一三回	▲贾母去世，谓其"享年八十三岁"。
十九年	一一四至一二〇回	

说明：此简编根据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第四章"新编红楼纪历"编制而成；小说人物年龄，前后多有抵触，此处仅以书中有明白介绍者大略定之，不作辨析。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上回云，听人打门“吓得目瞪口呆”；此处写知是公差，忙“陪笑启问”，神态如画。那些人口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就带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昔日穷儒，今成官府”，虽系“旧交”，今非昔比矣。恰如蒙府夹批：“世态精神，叠露于数语间。”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至此方点出“娇杏”之名　回映上回雨村偶见娇杏，“便时刻放在心上”句，照应甚细　甲戌夹批云：“侥幸也　托言当日丫头回顾，故有今日，亦不过偶然侥幸耳，非真实得尘中英杰也　非近日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之可比”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此时设誓“务必找寻”，与四回看作“他人”，坐视不救，恰成对照。淮阴侯尝千金报一饭，士隐曾赠雨村“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岂止“一饭”哉？即此可知其为人也。作者用笔都是如此，可谓曲尽世情。说了一回话，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觉感伤。甲戌夹批云：“所谓‘旧事凄凉不可闻’也。”批语引诗，见唐人窦叔向《夏夜宿表兄宅话旧》诗：“远书珍重何曾达，旧事凄凉不可听。”一夜无话。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答谢”却为此　上回云雨村“只一身一口”，此则已有“嫡配”，当为中进士后所娶也，故称娇杏为“二房”　封肃喜得眉开眼笑，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　诸脂本“眉开眼笑”一语作“屁滚屁流”，调讽封肃卑污心理，尤为直露。《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喜欢的道士屁滚尿流，临出门谢了又谢，磕了头儿又磕。”想封肃亦是此种丑态。巴不得去奉承太爷，与上回写见士隐“狼狈”而来，便心中“不乐”，遥相映照。钱力使人，世风如此　封肃者，谐音风俗也。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衙内去了。偶因一顾，遂得所归，可谓天从人愿，实出意外。雨村欢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令其且自过活，以待访寻女儿下落。结前伏后，甄家故事，至此收束，甲戌批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

却说娇杏那丫头，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因偶然一看，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谁知他命运两济，对照上回，英莲，乃主也，然“有命无运”；娇杏，则仆也，反“命运两济”。在作者以为人生“原在运数”，运命难测，当有身世之感在焉。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载，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由婢而妾，由妾而“正室”，命运两全，是知娇杏之遭遇，乃在人生之侥幸也。正是：

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上句“一回顾”三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姚燮评谓“言外微旨”。梦稿本作“一着巧”，乃有称美之意　庚辰、己卯、列藏本作“一着错”，则直指其非，与七十二回司棋自悔“如今我虽一着走错”句意同；甲戌本原抄亦作“一着错”，后另笔点改为“一回顾”。蒙府、戚序本无此两语　甲辰折其中而改之，程本从之。意谓女子私顾外人，是为礼法所不允，娇杏则因偶一“回顾”，反得荣耀，调侃之意，隐然言外　娇杏实一过脉人物，此后再不提及矣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①，今已升了本县太爷。此数语，以“原来”一词发端，用倒叙法补述上回雨村入京后事，文约事简，是史传笔法。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是知雨村尚不谙宦海人情，颇有几分书生意

气。那同寅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猾，又题了一两件徇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自“说他貌似有才”至此句，为乙本独出异文，甲本及脂抄各本作“说他性情狡猾，擅改礼仪，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甲戌并有夹批云：“此亦奸雄必有之事。”乙本改易雨村居官考语，直可为后来乱判葫芦案、讹陷石呆子种种“没天理”事注脚，乃有所指 龙颜大怒，即命革职。部文一到，本府各官无不喜悦。那雨村虽十分惭恨，面上却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惭恨”而无“怨色”，仍“嘻笑自若”，的是奸雄“气局”。上回写其形貌，此处写其胸次，雨村形象，多于闲处见之。交代过了公事，将历年所积的宦囊，上回写雨村家业“根基已尽”，此补述一句，用笔周匝，完足上文“未免贪酷”语义。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三十二回作者叹云：“自古道：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至若士子，尤其奸险，凭你窗下读书明理，一入仕途，初叨简命之荣，便想地方上的树皮，都要剥回家去，管甚么民脂民膏，竟忘了礼义廉耻 ”入仕便贪，士子通病，雨村概莫能外。亦为下文“盘费不继”安顿伏线 并家属人等，送至原籍，安顿妥当了，却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姚燮评谓雨村“原非甘老牖下者”，是则，乃其“游览天下”，是为观赏“胜迹”耶，抑或寻找“起复”机会耶？阅者想之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2]。此段点出如海官职为“盐政”，与下文“钦点为巡盐御史”、十九回“盐课”义同，即指两淮巡盐御史。于此，俞平伯尝云：“盐务是最阔之差”，“比北京之破落侯门为远胜矣 ”盐务一道，动关国赋，为历代所重 “红楼”时代，则有变化。史载，康熙四十二年(1685)，钦点雪芹祖父寅、舅祖李煦自明年起轮番兼任两淮盐政。寅甚感“事务重大，日夜悚惧”；康熙亦深知“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告诫寅“小心”从事。至雍正时，尤“弊窦丛生”，盐法极为紊乱。洎乎乾隆，“各省盐务皆有不可收拾之势”，故有“前清盐法坏于乾隆一朝”之说。明乎此，或不必因如海曾点“盐政”，乃以为林家即成“豪富” 二十二回，黛玉尝云：湘云是“公侯小姐，我原是民间丫头”，虽是气话，亦非妄语也。〇由雨村被革职，而游扬，而引出林氏，娓娓叙来，如云出无心，自成变幻，由之转入正文，自然天成。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3]，清周春《红楼梦

约评》云："书中半真半假，往往如此。汉时兰台令史主章奏。雨村授应天府，仍用南京旧名，亦半真半假，下仿此。"岂止官制，书中地名、服饰、礼俗、器皿亦多半古半今，半有半无，半真半假，"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侯的，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到了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历叙林氏家世，以知黛玉出身侯门，根基高贵。末句"书香"二字，扬华摛藻，尤为珍重，与宝钗"皇商"之家，适相对照，褒贬自明。《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逮社"写书客蔡益所唱云："何物充栋汗车牛，混了书香铜臭。"〇未写贾府正人，先说外戚林家，恰如甲戌所评："是由远及近，由小至大也。"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黛玉后来所以不归，盖因此也。家世虽然清华，却亦可怜。今如海年已五十，甲本及诸脂本均作"年已四十"。下回甲本及甲辰本有如海自云"年已半百"一语，两相比量，甲本前后矛盾，乙本改之合理。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抹去他人，独出贾氏，勾绾荣府，笔不支蔓　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俊秀"二字，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其馀脂本作"清秀"。用此四字，写出黛玉心性容貌。先总此一笔，设一底色，后文再逐层皴染。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写林家教养女儿，如此庄雅，实现一"娇"字，为其悲剧命运埋根。与四回写薛家对宝钗之教养对峙立局，各各不同。

且说贾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个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王伯沆批曰："宦囊存在家中，偏要装穷谋馆，贪人无不吝啬也。"可知上文宦囊、家属回籍云云，亦非闲笔。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④，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为后文黛玉多病伏脉。工课不限多寡，其馀不过两个伴读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养病。看看又是一载有馀，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贾氏"仙逝"，一笔带过，结上半回题面，实为写黛玉而设辞也。黛玉一生遭逢三次生命打击，生母病逝，是其一也。甲戌回前批云：

“开笔即写贾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荣(府)之速也。”就其叙事写人言，又如张新之所评：“既安‘恤孤女’之根，又黛玉才出，便写忧患。”此则为黛玉一生多愁善感作注耳。女学生奉侍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病复发，时黛玉年方六岁，而能如此孝亲尽礼，哀毁逾恒，正写其自幼知礼，根基不凡。或以为黛玉年岁尚小，如此叙法，“言之过矣”。此实乃拘泥常理而不知小说作法之言也。有好些时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

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漩、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剥落，一片荒落，王伯沆批曰：“热人逢冷境，极有意思。”有额题曰“智通寺”。寺名“智通”，当取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智通无累，神测未形”之意，故甲戌夹批曰：“谁为智者，又谁能通？一叹。”门傍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

身后有馀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智通破联，不啻为世人当头一喝，乃告诫人们不要执迷于功名利禄，应及早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文虽甚浅，其意则深”八字，甲戌侧批曰：“一部书之总批。”盖《红楼》语言通俗，意蕴深邃，恰似禅宗偈语也。《金瓶梅》言浅，《儒林外史》意深，唯《红楼梦》两造其极，雪芹实有心人也。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雨村亦一官场中“翻过筋斗”之人。何不进去一访。”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庙宇“倾颓”，对联“破旧”，老僧“聋昏”，冷境冷人，见之惕然，为出贾府作一铺衬。甲戌眉批云：“未出宁荣繁华盛处，却先写一荒凉小境；未写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世醒人。回风舞雪，倒峡逆波，别小说中所无之法。”所答非所问。雪芹友人敦诚《四松堂集》卷三“寄大兄”尝记一事：“抵南村，便觅一古庵下榻，榻近颓龛，夜间即借琉璃灯照睡。僧既老且聋，与客都无酬答，相对默然。”又卷五《鹪鹩庵笔麈》第七十九则亦载此事：“独居南村，晚步新月，过一废寺，微微闻梵声，见枯僧坐败蒲上，因与之小语移时。”

并赠一绝，中有句云："人间梦境君先觉，趺坐寒蒲夜半时。"文中所述"颓龛"、"枯僧"、"败蒲"，与小说所写相类。而舒芜《说梦录》乃以为，老僧当是煨芋之懒残一流。据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九载，唐衡岳寺有僧，性懒而食残，自号懒残。李泌异之，夜半往见。时懒残拨火煨芋。见泌至，授半芋而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 "雨村虽知寺联深意，虽想到僧人经历，而"却不在意"一语，终谓其俗人俗眼，机缘不契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则谓"敦诚是受了《红楼梦第二回的暗示，遇到类似的情景，便不免特加注意 "亦可资想象。

雨村不耐烦，与上回士隐对癞僧之"不耐烦"前后映照　雨村对智通寺破联，本似有所悟，奈因老僧既聋且昏，遂"不耐烦"矣。此如甲戌眉批所云："毕竟雨村还是俗眼，只能识得阿凤、宝玉、黛玉等未觉之先，却不识得既证之后。"此则雨村与士隐迥然不同。仍退出来，《红楼》中"仍"字，程本前八十回，凡八十七见，其义有二：一用如"乃"字，当"于是"讲，此回是一例也，南图本即作"乃"字；一作"依旧"解，书中多用此义　程本或改"仍"为"也"，而滋歧义；今人置疑，或为之辨证，以明真伪，聚讼不已　详后文二十一、二十三、四十一回可知也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移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村肆沽饮，贾冷"奇遇"，文势为之一振，激起下文一段"演说"，故事由真而假，由热而冷，"冷中出热，无中生有"，有如姚燮评所云："从此千岩万壑奔赴而来矣。"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姓冷号子兴的，"冷子兴"者，哈斯宝以为"就是冷自兴"，晓得荣府全豹，能说得明白者，惟有子兴，"由冷而兴"也。对其姓字，张新之评谓："姓字悲惨，满目阴凝，借《金瓶》'冷遇'而反用之。"〇甲戌本回前诗曰："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冷子兴即"旁观冷眼人"也，亦一特殊功能性人物，构成独特视角，与热闹场中人刘老老形成冷热对比。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说明二人"投契"之由，一"赞"其本领，一"借"其文名，一"冷"一"假"，世态交情可见。随手点染，言外微意。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的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事，且盘桓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

友有事，我因闲走到此，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

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上回写雨村问士隐“街上新闻”，此又问子兴“都中新闻”。此如明人陈眉公《安得长者言》所说：“吴俗坐定，辄问新闻。此游闲小人，入门之渐，而是非媒孽交构之端也。”是故，清周亮工《书影》卷一记其先人“观宅四十吉祥相”一则云：“坐定不问新闻。”原注云：“省却无限葛藤。”打探新闻，似已成明清时社会习套。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黄文炳道：‘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明人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二回：“公子问道：‘爹爹在朝，曾有什么新闻否？’”清人沈复《浮生六记》卷四：“一僧徐步出，向云客拱手曰：‘违教两月，城中有何新闻？抚军在辕否？’”故甲戌夹批曰：“不突然，亦常问常答之言。”而雨村惯问“新闻”，正写其汲汲于寻机会、钻门子，以谋复职也。由此一问，春云渐展，引出子兴一篇“演说”大文。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所谓“异事”，即指下文所说宝玉衔玉而生之事也。宝玉本为书中主脑，而云“小小异事”，随口叙来，举重若轻。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此处但言荣府，而不提宁国者，盖以荣府为书中描写重点，宝玉又为荣府嫡孙，所云“异事”，即发生于荣府也。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谓《红楼》虽演贾府情事，然“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下文始将“荣宁两府”并而出之。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门楣了。”雨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自不少，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东汉贾复，字君文，封胶东侯，《后汉书》有传。雨村半推半就，辗转牵合，认作“同谱”，为后冒宗攀附伏线；若非荣国一支，恐不认矣。此非认“宗”，乃认“势”也。试观后来贾府获罪势败，雨村下阱投石，“狠狠踢了一脚”，盖可知耳。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

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自此以下，子兴共用五个“如今”，条分缕析，以演说荣宁两府“今日”“萧索”光景，故甲戌批云：“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不比先时的光景。”

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此明言荣宁二府在金陵地界石头城，然第三回云贾府在"京都"，四回"护官符"小字注又云"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此后则忽京城，忽金陵，忽又似都城、又似金陵，时南时北，假假真真，虚实莫辨。此小说"烟云模糊法"又一例也。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从雨村口中叙出"那日"所见荣宁二府门第之大，气象之盛。驳此一句，引出子兴一派言语。

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总说贾府内情，道出其"末世"假象。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时探春亦曾引用此语。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此就"生齿"说贾府败象，谓其"人口日多"，而"谋画"乏人。六回说及荣府"从上至下，也有三百馀口人"；一百六回贾府被抄，"除去贾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馀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口"。十四回可卿丧事，名册上有男仆一百二十四人。如此世族大家，为之"筹画"者，仅可卿与探春二人，前者见十三回可卿"托梦"，后者见五十六回探春"理家"。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八旗之制"以为，清之社会"承平日久"，"生齿浩繁"，"故使闲者日众，不事生业，无不穷匮"。阮葵生《茶馀客话》"治生"亦云："巨族中落，以刻薄败者十之三四，以汰侈败者十之五六，以昏庸阘冗败者十之七八。刻薄者，败于一己之心术；汰侈者，败于妇女奴婢门客之虚靡；昏冗者，则合家瞶瞶，无所谓经纪筹画，败坏尤速。"至若贾府，则"汰侈"、"昏庸"，三居其二，焉得不败。故甲戌于此句旁批云："二语乃今古富贵世家之大病。"黄小田批亦云："记此数语，乃知贾府致败之由。盖此书由盛而衰，不比寻常小说由衰而盛。"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此从"日用"说贾府败象，谓其大者"恣意奢华"，小亦"不能省俭"，此乃贯串贾府生活始终。此即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汉刘向《说苑·敬慎》："(孔子曰)富而能俭，贵而能卑……

能习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清陈斌《行俭记》记乾嘉时“习俗之陋”云：“天下习俗之陋，莫甚于去实务尚虚美，施施然惟粉饰之事，自知其力之既屈，而犹侈其外观，则立敝之道也 故吾谓欲行俭者，又在去饰。……示观美于俗目，而不顾其后，则日虚月耗，而不可救矣”末世之贾府，已然丧德毁名，欲其富贵而知节俭，难矣哉！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5]，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此就“儿孙”说贾府败象，且以之为“大事”，谓其“诗礼簪缨之族”，而“子孙不肖”，后继无人 此为全书立一竿影，故洪秋蕃称为“知本来之论” 阅上回作者“背父兄”、“负师友”一段自责，是知此亦作者寓意处也。甲戌眉批称此段“理是必有之理，话则极痛极悲之话。”

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何至如此？”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云：“富家惯习骄奢，最难教子。”雨村与荣府，自认关系“生疏”，又何以知其“最教子有方”？实为寻进京之机而说此攀缘语也。如此说入，以便下文子兴一一说清，文亦转笔灵快 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等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当日”二字，统领提挈，引起一篇演说，交代贾氏来历 宁国公，阅第五十三回，知其为“贾演”，或谓意即贾府宗脉由此推演，而引出贾氏五代之百年事业。七回即从焦大口中补出宁公当年出生入死、建功立业事迹。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两个，诸本作“四个”。姚燮评云：“其馀三子，名不著于书”乙本虽改“四”为“两”，而次子仍无考。胡适亚东本《红楼梦 序言谓，乙本改“四个”为“两个”，虽不算错，然未免多事。或以为，七十六回尤氏所讲“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的笑话，即与诸本“四个”遥为呼应，意在嘲讽贾氏祖先。参见七十六回批 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此宁府第二代也，以“代”字排之，隐含“带”意，乃贾府中承上启下、守业之一代也。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此宁府第三代也，自“文”字辈始，贾氏逐渐走向衰败。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别事一概不管。为六十三回吞砂宾天伏线 敬老一生如此，是为宁府首罪，故五回可卿判词云“箕裘颓堕皆从敬”也。幸而早年留下一个儿子，名唤贾珍，宁府第四代 “玉”字辈，示其珍贵，此乃贾府中“不喜务正”而享乐腐败之一代也。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

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羼。这位珍爷也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至此为宁府第五代。或云"草"字一辈，隐含芸芸众生之意，贾府至此辈，乃一败涂地也。◎《红楼》人物世界，本以荣府为主，宁府次之 然就家族而言，则宁府居长，故先叙之。写其五代春秋，正展示出贾氏家族之兴衰荣枯，即所谓"五世而斩"一周期也 如今敬老爷不管事了，这珍爷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不干"正事"，一味"高乐"，无人"敢管"，断此三语，珍爷一生作为可知矣 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荣公，阅第三回，知其为"贾源"，或谓隐指贾氏宗脉五代之源也 然五十三回又称"贾法"，一人而二名，当系作者疏漏 此为荣府第一代，以下"代"、"文"、"玉"、"草"辈，均同宁府 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即贾母也，带点太君家世。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却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中平"一语，甲本及甲辰本作"平静中和"，其他脂本均无此句 姚燮、王伯沆皆以为甲本"考语不实"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 更指其"不伦不类，妄谬极矣" 乙本改作"中平"，义为中等或平常 八十一回有此用法 俞平伯谓，如此修订，"比程甲会好一点" 惟有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看十七回"试才题对额"，政老只知无端斥责宝玉，自己则说不出一句"正经话"，腹中并无多少学问：所谓"酷喜读书"云云，门面话而已 许叶芬 红楼梦辨》评云："贾政，庸人也，盖为言假正 ……朝廷安贵有是无用之臣，家庭安贵有是无用之子？政之言正，政也负其名矣。"为人端方正直。此句，亦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俱无 张新之评曰："四字似是而非。"清人李绿园《歧路灯》第二回："总因谭孝移为人端方正直，忠厚和平，所以邻舍都尊敬亲就 "四十五回又云：其"生前端方正直，没有一点坏阴骘的事 "甲本以此评断政老之为人，亦有过誉之嫌。姚燮评谓："予兴所见，都只就外貌言之，只得如此 "可为一解 祖父锺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不料"二字，隐含讥讽。意指乃父之官，已由其兄赦承袭，只因皇上"怜念旧臣"，方赐政老一个官衔 如无此意外之恩，政老或将"不能自振"矣 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如今

现已升了员外郎。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⑥，后来娶了妻，生了子，此子，即贾兰，荣府至此为第五代。不到二十岁，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几年，"隔了十几年"一语，甲本及诸脂本多作"次年"；惟戚序、舒序本作"后来"，含混言之　乙本改订，似较为合理。依"次年"字样推算，宝玉时年十七至二十一岁之间，疑为《风月宝鉴》旧迹。又生了一位公子，闲闲写来，不经意处，落到宝玉。与上回顽石及神瑛神话故事映照，主人公宝玉渐渐由神话中人转为现实中人，自然轻巧，毫不着相。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反逆隐曲，第二次点出"通灵宝玉"。此"罕物"，乃宝玉"命根子"，常夹带其身。此处一点，既照应上回士隐梦中所见"通灵宝玉"一段文字，亦为后文黛玉、宝钗所见留步伏案。甲戌回前批云："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今于子兴口中一出，阅者已洞然矣。然后于黛玉、宝钗二人目中极精极细一描，则是文字锁合处。"你道是新闻不是？"以上子兴"演说"一段，有叙有议，虽是侧笔虚写，然荣宁二府之家世家族，已一一叙清。洪秋蕃评谓，此"非冷子兴说给贾雨村听，乃作者说给读者听也"。

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都这样说，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为后来贾母种种溺爱、娇纵宝玉事伏线。那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所谓"抓周"，乃古时习俗　清初吕熊《女仙外史》第二回亦写及此事。其写唐赛儿各件不抓，右手把剑拖在身边，左手就取玉印；又翻翻几本书籍，馀外都不看。寓伏其后来"起义勤王"事　甲戌夹批曾谈及此书。此处所写，亦暗指宝玉性情与志趣，为其后来"爱红毛病"及与贾政之父子矛盾安根。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不甚爱惜。独那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说来又奇，如今长了十来岁，诸本作"七八岁"，据"红楼纪历"，时为"红"七年，曰"七八岁"，似较相合。周绍良《红楼梦系年》："按，北京方言'十来岁'，意指约十岁而不足，现以纪年排之为七岁，约相符。"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真乃"石破天惊"之论，自古

罕闻　与此相应，二十回亦写宝玉有一"呆意"，以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子只是"渣滓浊沫"，此可谓宝玉之女儿崇拜情结也，为其后之亲近、体贴众女儿伏脉。此一妙论，亦当寄寓雪芹愤世不平之情。《小说丛话》载侠人语云："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者也。"此与上回开首所云"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亦相映照，可窥见作者"为闺阁昭传"之感情动因也。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上文写雨村以宝玉衔玉而生，甚感"奇异"，子兴不以为然，"冷笑"辨之；此又因宝玉"女水男泥"之奇论，而目为"色鬼无疑"：此乃世人寻常之见也。故雨村"罕然厉色"驳正之。

雨村罕然厉色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⑦，不能知也。"雨村数语，郑重出之，别有会心。知宝玉"来历不凡"，此较政老等世俗之见开明通达多矣。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悮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此四字，是宝玉、黛玉总评。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

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雨村此段“正邪”二气之论，洒洒落落，痛快淋漓，实代作者立言之意。其援引前代诸人，或大仁，或大恶，或“正邪兼赋”、“两不相下”，正反映作者之人性观；施之于人物描写，则可称之为人物观。上段子兴说贾氏宗脉，乃为交代宝玉生活之家族背景；此处雨村论古人善恶，则为说明宝玉性格之历史渊源。书中人物，宝玉之外，亦多“正邪交赋”、“善恶相兼”之人，恰如四十三回庚辰脂批：“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　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即使作者同情之女子，亦如上回作者自云：“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俞平伯评谓“是爱而知其恶的”，“其实都不能算全才”。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公侯，庚辰、甲戌、舒序本作“王侯”；甲本及其他脂本，与乙本同。〇“成王败寇”，实乃世俗之论人观点，元明戏曲小说多用之。明人罗贯中撰、冯梦龙补《三遂平妖传》第三十一回：“王则又对道：‘单枪独马领三军，成则为王，败则为贼。’”此对“天命君王”之说似有不恭。鲁迅《谈金圣叹》云：“他们……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雨村道：“正是这意。你还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此即明点宝玉为“正邪相赋”一派人物也　不用远说，只这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闲话中，轻轻带出总裁甄家　程本一百十四回，写甄府老爷，名甄应嘉，谐音“真应假”也　此一形象，既有构思作用，亦具象征意义。据甲戌批，此乃甄士隐外，又一“真正之家，特与假家遥对”。有“假”即有“真”，写“假”则知“真”。是乃甄家者，实为贾家“分身”。书中所写贾府之大事，多以甄家暗示之，一真（甄）一假（贾），时隐时现，二耶一耶，“实录其事”与“真事隐去”，由此奇妙结合。通览全书，十六回赵嬷嬷说甄家接驾“势派”，七十五回知甄家犯罪被抄，与贾家两相夹写，彼此映照，以见乡宦甄家乃为贾府荣枯作引，总裁甄家则为贾氏家世立影也。又据脂批，甄家职衔，于史“无考”。而征之史料，雪芹祖

上曾历任江宁织造之职；康熙南巡，曹家尝四次接驾；雍正五年(1727)，曹家被抄。是则书中甄家，或亦隐寓作者家世耳。你可知道?”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就是贾府老亲，他们两家来往极亲热的。就是我，也和他家往来非止一日了。”古董行中人，本惯走大家，子兴又是荣府管家之婿，因之往来尤为亲热。亦为七回因官司叫妻子向主子讨情伏笔。

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先在甄府“处馆”，后作林家“西席”，又认贾氏“宗侄”。“真”“假”两府，由“假语村言”左右勾联　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荣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这个学生”，即甄宝玉也。前八十回中，此人未正式见名，更未正式登场，仅五十六回与贾宝玉梦中见面，一百十五回二人初次相会　写来似真似假，若有若无，与贾宝玉如影随形，面貌一样，性情一样，行景一样，实是宝玉形象之重影与补充。在书中，惟有观念性寓意，而无个性化特征。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云:“开首即用甄宝玉伴说，真真假假，全书作意。”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说起来更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陪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自己糊涂。’又常对着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要紧！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眼的。’此段女儿“尊贵”“清净”之谈，对应宝玉“女水男泥”之说，二人均极珍重“女儿”两字，同为“情痴”。其暴虐顽劣，种种异常。只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变了一个样子。在外“暴虐顽劣”，见了女儿，则“温厚和平”；十九回亦云宝玉自幼“淘气憨顽”，六十六回谓其“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二人脾性同也。然甄玉“暴虐”，贾玉则不致如此，故陈其泰以为“以甄形贾，类而不类”。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竟不能改。直照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二人被笞同也。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的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么？莫不叫姐妹们去讨情讨饶？你岂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痛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果觉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

便连叫姐妹起来了。'以上一段极奇极创之文，写甄宝玉读书，必得女儿作伴，方能认字；谆嘱小厮不得唐突"女儿"两字；被笞痛极，呼叫姐妹，即可解疼。种种奇情，正可为宝玉正照。甲戌批云："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故此处极力表明，以遥照贾家之宝玉 "你说可笑不可笑？为他祖母溺爱不明，此为贾母影子 溺爱儿孙，亦人之常情，然不应姑息放纵、失之于教也。明人吕坤《闺范·母道》识语云："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爱姑息，教所难也。"每因孙辱师责子，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的。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业、从师友规劝的。雨村所重在此。上回尝写其欲取"功名"、"再整祖宗基业"，故有是语 亦为后宝玉不愿见雨村伏根。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是少有的。"

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着一"也"字，由上句雨村夸甄家姊妹，引入贾府四女儿，过接处绝不费力 盖既有甄贾二府与甄贾二玉相辅相成，岂能无二府女子相映相对？然甄家诸女，本无关紧要，不必详述，故一笔过接，作一虚影，随即截住；而以子兴演说贾府女子，则与上文演说贾府诸男子相辉映 文势确似常山之蛇，颇具雕镂之工。此等处，极见《红楼》笔力。政老爷的长女名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8]；伏十六回进封贤德妃事 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姨娘，甲戌、庚辰、蒙府、舒序本作"前妻"，今人校注本多从此说；戚序本作"之妾"，列藏本作"之妻"；己卯、梦稿本全句作"二小姐乃赦老爷之女，政老爷养为己女，名迎春。"《红楼》版本繁杂，各有所见，致生歧异 七十三回有邢夫人对迎春所说"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一语，"跟前人"者，即侍妾也、姨娘也。据此，作"姨娘"、"之妾"所出者，当是 而迎春身为庶出，生母无考，加之生性懦弱，又生活于一家子"像乌眼鸡似的"贾府，其处境盖可知矣，其结局亦可知矣。三小姐政老爷庶出[9]，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的胞妹，名惜春。元迎探惜四春，据脂评，乃谐音"原""应""叹""息"四字，慨叹女子命运之不济也。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不似别人家里，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馀者都从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的夫人，即荣府中

赦、政二公的胞妹，在家时名字与贾敏[10]。照应上文如海"嫡妻贾氏"四字，补出其名，并说明为赦政二公"胞妹"，为下回黛玉进京、寄居荣府张本。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又从雨村口中重点黛玉之名，且两称"我这女学生"，喜悦之情自明。与上文说甄玉"这个学生"，声吻不同。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老姊妹三个，这是极小的，又没了。叙贾府中人，或径写某人某事，或虚写几人，而实说一人，文气不板。此说贾敏原有"老姊妹三个"，贾敏最小，写三人均殁，极显黛玉身世之孤苦耳 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小一辈的，将来的东床何如呢。"

雨村道："正是。方才说政公已有一个衔玉之子，又有长子所遗弱孙，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政老之妾，乃赵姨娘，赵氏之子为贾环，俱用暗点，不屑道也。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何如。子兴先感叹不知贾府小一辈姊妹"东床""将来何如"，此又说政公二子一孙"不知其好歹"、"将来何如"。所云子孙、东床，皆贾府之亲友近派，而"不知将来何如"，实暗隐"一代不如一代"之意；"不知"者，言外微旨存焉 若问那赦老爷，也有一子，名叫贾琏，叙完政老子孙，再说赦老，补上文之未及。〇此处文字，各本有异。甲戌、庚辰、蒙府、戚序诸本作"也有二子，长名贾琏"。如是，则书中每每称其为"琏二爷"，何耶？甲辰、程甲则云："也有二子，次名贾琏 "如是，则长子又系何人？故吴克岐《犬窝谭红》所记残抄本凭空添出一个长子"贾瑚，早夭" 光绪年间寿芝所作《红楼梦谱》则谓，贾赦有三子，长子某早夭，次子为贾琏，三子是贾琮。其说不详所据。而贾琮，确曾于十三回登场，且居玉旁者之首。书中此类矛盾处，本有不少 今已二十多岁了，亲上做亲，娶的是政老爷夫人王氏内侄女，今已娶了四五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了个同知[11]，也是不喜正务的，正务，义为正业。甲本及诸脂本此句作"也是不喜读书"。〇乃父赦老"不管理家事"，其子琏爷"也不喜正务"，家业岂能不败？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目

今现在乃叔政老爷家住，帮着料理家务。帮乃叔“料理家务”，家族纠葛于此一点，伏后文多少情事　谁知自娶了这位奶奶之后，倒上下无人不称颂他的夫人，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模样“标致”，言谈“爽利”，心机“深细”，三语断定凤姐一生　与其夫好“机变”、善“言谈”，适相映衬　“男人万不及一”一语，为后文“毒设相思局”、“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大闹宁国府”诸事伏案　甲戌批云：“未见其人，先已有照。”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谬了。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一笔点睛，收束上文　子兴说人，重在宝玉、凤姐，重言“这几个人”乃秉“正邪”二气而生，性格复杂，存乎本真　未可知也。”

子兴道：“正也罢，邪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账，你也吃杯酒才好。”“真”也“假”也，“正”也“邪”也，一篇演说，千头万绪，闲话下酒，由雨村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一句，轻轻引起；此用子兴一语，款款收束，起结奇妙自然　雨村道：“只顾说话，就多吃了几杯。”宛然闲话口吻，然落墨似轻，意味则深，恰如徐凤仪《红楼梦偶得》所评：“子兴无意演说，雨村默识于心，遂为进京攀附之机　九十二回冯紫英询问贾政，口中始详露耳。”此亦“不写之写”一例也。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钱。方欲走时，忽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

雨村忙回头看时，一语未完，戛然而止，叙述中断。此类截断语，金圣叹评批《水浒传》中多用之　要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外班：清代进士及第后，未留在京城，而被分发外地做官者，称“外班”。

② 盐政：康熙时将各省设置的巡盐御史，改为“盐政”，为督察征课、调剂盐价、纠察所属盐务官员之官职。

③ 兰台寺大夫：当系作者虚拟的官职，或借指御史大夫。

④ 西席：亦称“西宾”，这里指家塾教师。清梁章钜《称谓录》卷八：“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

⑤ 钟鸣鼎食:击钟列鼎而食,形容世家贵族的尊荣奢华。《滕王阁诗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⑥ 进学:科举时代,童生应岁试考取县学,即为"进学",俗谓"中了秀才"。

⑦ 致知格物、悟道参元:致知格物,意指接触事物,推究其中的道理,能使人们固有的"知识"得到发挥。《礼·大学》:"欲诚其意者,克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悟道参元,即悟道参玄。宗教用语,指领会、推究高深微妙的道理。

⑧ 女史:古代官名,宫里佐助内宰掌王后礼职,由女性充任。

⑨ 庶出:与"嫡出"相对,正妻所生子女曰"嫡出",小妾所生子女曰"庶出"。

⑩ 名字与贾敏:甲本作"名字唤贾敏",桐花凤阁批校本"与"即描改为"唤"。其馀各本作"名唤贾敏"。

⑪ 捐了个同知:捐,古代缴钱而得官位;同知,某地方长官之副手。

回　评

贾夫人如何病亡,文中并未正面详述,只在写贾雨村行踪时一笔带过。而回目上句,特笔标出,以说明黛玉人都之由。以"仙逝"二字称之,则示尊重耳。

此回题旨,意在交代宁荣二府家世,介绍贾氏主要人物,揭示贾府"末世"征象,以点明搬演家庭盛衰,乃《红楼》一大主题。回中文字,以雨村游历所遇为线索,可分作三段。首段叙雨村娶娇杏为妻及被罢官闲游,补明前事,带出林氏,是为过脉。次段写雨村在林家处馆,引人黛玉,过接正文,为出贾府作一铺垫。末段叙子兴演说贾府世第人物,雨村畅论天地正邪二气,为此回之正传。

子兴演说一节,其意分三层:先揭贾府"萧索"景象,谓其主仆安富尊荣,日用不能省俭,儿孙后继乏人,已现"末世"衰败之兆;再说贾氏五代宗谱及现在三代之人,一代不如一代;后赞贾家几个姊妹,并及黛玉与凤姐。此节内容,照应上回,预示敷演"兴衰际遇",昭传"闺友""闺情",乃小说一大故事主题,通书一大情节主线。

子兴详说者,实为贾氏第三、四、五三代之人,书中所写,主要亦即此三代。七回焦大"醉骂",侧面述及第一、二代人。通览全书,是知其第一代"水"字辈"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颇为不易;第二代"代"字辈守业者,坐享其成,默默无闻;第三代"文"字辈,赖祖宗荫庇,或好道,或中平,

或高乐，或纵欲，已走向下坡路；第四代“玉”字辈，宝玉而外，斗鸡走狗，淫糜沦落，每下愈况；至第五代“草”字辈，乐极生悲，一败涂地矣。《孟子·离娄下》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亦曰：“名父之子多败德。”《红楼》所写，即贾氏五代由发迹变泰而衰败没落之全过程。其中详叙后之三代，适为其家族之“末世”。“五世而斩”，旧日宗法大家族之命运，莫不如是。是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将贾府比之为《史记》中“世家”，曰：“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记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于名教乎?”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家”犹如此，而“国”并可知矣。

雨村“正邪”二气之论，乃因子兴所说宝玉性情而发，一笔点睛。道出宝玉性格之历史渊源，富有哲学意味。其语言形式，与汉儒董仲舒“性三品”说、宋儒二程“气禀”说相类。按董氏《春秋繁露》卷十谓人性有所谓“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善恶中三品；而“中民之性”者，即“不以上，不以下”、可善可恶之性也。又据《二程遗书》卷二十二所云：“禀得至清之气者为圣人，禀得至浊之气者为恶人。”是谓人之善恶，皆禀受天地之清浊二气所生也。而雨村所说“正邪两赋”、“善恶相兼”之人，或为“情痴情种”，或为“逸士高人”，或为“奇优名娼”，其内涵，则与“中民之性”又有异也。此可视之为雪芹之人性观。陈觉玄《红楼梦试论》称其为“作者创造新人性的哲学基础”。故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评云：“奇情妙理，绝大议论，发前人所未发。”

子兴、雨村闲谈贾府宗族、姻亲与老亲，存者殁者，计约二十九人，而特笔写者为三人，即姻亲主角林黛玉、男性主角贾宝玉、女眷主角王熙凤是也。林者，突出其“怯弱”之态；贾者，突出其“奇异”之性；王者，突出其“深细”之心。是时三人均未登场，此为侧笔虚写，先衬此一笔，后始逐层渲染。其中宝玉形象，与首回映照，由顽石神话，转为现实具象，至下回正式亮相，过渡转换，有若天衣，妙合自然。

此回叙事者，主要有二：一为子兴，一为雨村。二人村肆巧遇，沽饮

闲谈，一代故事叙述者演说贾氏宗脉，一充著书代言人谈论正邪二气，两相夹叙夹议，一显一隐，分外新警。尤其子兴，一番演说，虚敲旁击，恰如脂批所云：作者以之为“引绳”，将贾府中人已“略其大半”。故陈其泰称之曰：“一部《红楼梦》，极费精神处，只在第一、二回，惨淡经营，谁人能学步耶？”

此回之雨村、子兴，不独有其叙事结构功能，亦颇具性格特征及形象寓意。雨村继上回之后，再次出现，写其革职闲游，偶遇子兴，听其演说，一以默识于心，为其后来冒宗攀附伏线，以写其“贪酷”、“狡猾”之性；一以发“气秉”说宏论，以写其“读书识事”、“致知格物”之功，切合其沉浮宦途之身。子兴乃首次亮相，且书中正式登场，仅此一回。其身为古董客，惯走大家，又为贾仆之婿，熟知贾氏家事，故言之甚详。甲戌回前批，谓其姓“冷”，即“俗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陈其泰亦评云：“以如许繁华热闹一部大书，开场却从一姓冷者闲闲说出。作者命意，微妙可想。”

宁荣二府，族大人多，头绪颇杂，不易一笔叙清。本回而外，通书尚有三回写及贾府族人或姻亲。一为十三回可卿殁后，代儒以下二十八人来吊，写其近支族人；一为四十九回邢王李薛四家人来访，写其联姻亲戚；一为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合族人胪列行礼，写其辈次长幼。此三回均为正面实写，而本回则系借口传言，但叙次极详极清，文心独运。未写贾府正人，而由远及近，先写亲戚林公；及演贾氏，又先概说其“衰败”之象；后分两支，先简说长房宁府，再扣题面，细述荣府，而重在宝玉；并穿插交错，旁及姻亲史家、老亲甄府；复自远而近，由甄氏姊妹，转而带入贾府女眷，点出姻亲王家，重在熙凤。如此写来，行文错错落落，宾主正馀，一丝不紊，阅者不觉其繁，而“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矣。王希廉评之甚确，云：“宁荣二府，头绪纷繁，若于后文补叙家世，竟不知该于何时补叙，势必冗杂；若不分晰叙明，东西两府又牵混不清。妙在借冷子兴在村肆中闲谈叙及，且将林、甄、王、史各亲戚参差点出，既有根蒂，又毫无痕迹，真善于点题者。”

此回承上启下，情节设置，由甄氏而度入贾府，演说一段，众人虽未

在场，然皆如现纸上；至下回起，乃一一登场，共演“红楼”。哈斯宝因之称此回下半，为全书之“结纽”；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称“开场演说，笼起全部大纲，以下逐段出题，至游幻起一波，总摄全书，筋节瞭如指掌。”是乃以此回为全书之“总纲”也。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张如圭。为求复职，寻人情，找门路，张如圭者，亦雨村一流人也。而由其传信，子兴献计，雨村始寻机复职，伴送黛玉进京，宝黛得以相会，此如圭，又一推动情节转换之人也。他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①]，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欢喜，忙忙叙了两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此"令"字，当"使"或"让"讲。《广雅·释诂一》："令，使也。"下文复有邢夫人"方命小厮们……"及"遂命两个嬷嬷……"两句，主子对仆役，"命"则作"命令"或"使令"讲。雪芹用字，颇有分寸。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虽有恩诏，还须人情，宦途情弊，由此可知。〇由子兴"献计"，顺势接入如海、贾政，引起后文，自然无迹。雨村领其意而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②]，"忙叙"、"忙寻"，两"忙"字，画出雨村急切"起复"心思。看真确了。

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因向蒙教训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弟已预筹之，修下荐书一封，托内兄务为周全，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弟于内家信中写明，不劳吾兄多虑。"上句中"内家信中"四字，同甲本及庚辰、梦稿、舒序本；甲戌、甲辰本作"内兄信中"，蒙府、戚序本作"家信中"，列藏本作"内兄家信内"；己卯本原抄亦作"内家信中"，后于"内"下朱笔旁添一"兄"字。依语义，甲乙两本及庚辰各本当夺一"兄"字。内兄，义为妻

子之兄，此指贾政　不待雨村面谋，已为其修就荐书，预筹周全，如海确洞明人情世事　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赦政职衔，子兴本早已说明，雨村明知故问，照应上回"性实狡猾"句　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赦政表字，由如海口中出之，补子兴演说之未详　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故弟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不屑烦托"膏粱轻薄之流"，可知如海人品黛玉孤高自许，有乃父风操　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是知"昨日"子兴演说荣府之事，雨村并未全信，现有意证以如海之言，心方信之。奸雄心思，深细如此，实实可畏　写来入木三分　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又说："择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表面"唯唯"，心中"得意"。盖如海为其筹画周全，雨村已料定"起复"无疑，与上回写其中了进士，"心中得意"，同一心态　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饯行之事，雨村一一领了。

那女学生原不忍离亲而去，无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说："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此语，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于"姊妹"下均有"兄弟"二字。是故，四十五回宝钗劝慰黛玉，有何必作"司马牛之叹"一语。以此极言黛玉身世之孤零　甲戌夹批云："可怜。一句一滴血，一句一滴血(泪)之文。"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如海说送女依傍之由，言之可怜。黛玉"原不忍离亲而去"，"无奈"抛父离家，寄人篱下，此其继母病亡后遭逢之第二次挫折也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黛玉乃明理之人，虽亲情难舍，仍洒泪而去。鹤睫《红楼梦本事诗》之五云："一腔幽怨锁双眉，惜别牵衣泪暗垂　回首扬州好明月，绛珠草作寄生枝　"诗意即咏黛玉别父进京情景。据书中所写，三年之后，如海染疾，黛玉回南探省，随之如海"捐馆"，黛玉失怙，乃长居荣府矣。雨村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王伯沆批云："雨村一生，不能脱'依

附'二字。"此乃调侃语，亦系实情话。且看，其入都赴考，依附士隐赠银；央烦贾政，依附如海荐书；复职选官，依附贾政周全；葫芦判案，依附门子画策；后进京引见，依附子腾荐本，如此等等。一生"依附"他人，然日后则多背恩负义，其品行可知矣。

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着童仆，拿了宗侄的名帖[③]，雨村与贾府，虽认作"同宗"，然并未叙明亲疏长幼，便以"宗侄"名帖投之，自甘卑下，以为攀附之阶耳。至荣府门上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像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雨村罢职，本因"贪酷"，政老荐之，则如"拯溺救危"，优而待之，昏庸若是。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雨村原为"本县太爷"，今谋复职，应是知县；而因政老"帮助"，不上两月，竟选为府。自此遂仗贾府之势，徇情枉法，胡作非为。贾政徇情济私，荐人不察，亦难辞其咎。故甲戌批云："春秋字法。"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不在话下。撇过雨村，了结回之上半"托内兄"文字，以下递入"接外孙"正文。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论者或谓，黛玉登岸处，当在今北京通县南之张家湾。《古今小说》卷四十亦曾写及此地。明清时，张家湾为南北水陆交通要会，官船客船骈集于此。〇黛玉抵京，是年六岁，宝黛正传，自此始也。甲戌夹批云："这方是正文起头处，此后笔墨与前两回不同。"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这黛玉尝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通书写黛玉乃一胸无城府之人，极不善处世，而刚至荣府，即存此心，以写其自爱自重。下文初见荣府中人，黛玉之谨言慎行，心细如丝，均由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八字写出；而日后黛玉之多愁善感，甚或多疑过敏，亦多由此而生。故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评谓此八字"是黛玉致病根由"。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先从黛玉眼中写京都街市。黛玉出身宦门，初进京都，甚感新鲜，留心观察，切

合其心理。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宁荣两府，皆坐北向南，故云"街北"。特写两大石狮，遂为六十六回柳湘莲说东府石狮子而拒婚伏线。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金陵宁荣两府，东宁西荣，都城两宅方位，当亦如是。黛玉自东向西而来，故先见宁府，叙次井然　"敕造"二字，说明宁府乃奉皇帝诏令而建，显示其威势。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郑重点出荣府。张新之批曰："坐北朝南，东宁西荣，此后一路门户、径路，悉有一定方向，是此书实际处。看官记清。"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眉目秀洁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④，那小厮俱肃然退出，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写黛玉进荣府，自入角门，至此下轿，种种礼仪，排场至极，亦繁缛至极。而写来自然之至，不嫌其繁，以其贴合人物身份、贴合世情习尚故耳　《红楼》写饮馔游宴、写服饰玩器、写风俗典制，多惯用此等章法。别种说部，实难望其项背　○自此以下，写荣府房舍，写荣府人物，或详或略，或现或隐，多由黛玉目中心中写出。

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超手游廊⑤，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黛玉入荣府，由西角门，而转弯，而垂花门，而穿堂，而厅房，始至正房大院，一路方向门径，指画分明，写大家势派，历历如绘。○依书中所写，荣府房舍，实分三路，西为贾母院，东为贾赦院，中为贾政院。此正房大院，即贾母居所，乃黛玉进荣府所见第一处院落，此句写其方位，下两句写其布局，一丝不乱　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此"穿红着绿"丫头，与上文宁府门前"华冠丽服"之人，相映成文，皆黛玉眼中所见，何其雅正。与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府门前几个"挺胸叠肚"之人不同，关合黛玉、老老各自身份。一见他们来了，都笑迎上来道："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得人说："林姑娘来了。"上句丫头"笑迎"道"可巧

就来了”，乃对黛玉而言；此句众人“争着打帘子”说“林姑娘来了”，乃对贾母报告。绘影绘声，荣府上下喜悦之情如见，知其念黛玉之来久矣。然在黛玉，则从此别父离乡，截止林家生活；而进入荣府，开始寄居生活矣。“来了”云云，思之心酸。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写祖孙相见光景，文情逼真　甲戌夹批：“几千斤力量写此一笔。”众人慢慢解劝，那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贾母方一一指与黛玉道：“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贾母又叫：“请姑娘们，今日远客来了，可以不必上学去。”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上文见贾母，由两人“扶着”；此写见三“春”，由众人“拥着”，一“扶”一“拥”，用字极有斟酌，前写老祖宗尊贵，后写三小姐娇柔，各肖其人。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此为迎春画像，突出其“腮”“鼻”，老实懦弱之状，活现纸上。四十六回探春即谓其为人“老实”，五十五回凤姐谓其理家“更不中用”，六十五回兴儿谓其“浑名二木头”，七十三回邢夫人谓其待下“心活面软”，均可为此作注。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此为探春画像，突出其“眼”“眉”，精明干练之气，毕露眉宇。三十七回宝玉谓其举动“高雅”，五十五回众仆人谓其管家“精细”，五十七回宝钗谓其待人“聪明细致”，六十五回兴儿谓其像“玫瑰花，又红又香”、“只是刺戳手”，亦可为此作注。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此为惜春画像，只浑写一笔，不着形容，然其“孤僻”之性，亦隐约可想　七十四回尤氏谓其“心冷嘴冷”，七十五回探春谓其“孤介太过”，是为可证　〇三“春”之名，已见于子兴“演说”，此由黛玉眼中写其形容，以形传神，由表及里，轻描淡写，不加粉饰，写出三人精神气质与个性特征。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坐位。丫鬟送上茶来。起身、见礼、厮认、归坐、饮茶，黛玉见三“春”姊妹，礼数周至，自重其身　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

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孩儿，甲本及梦稿、甲辰本作"这些女儿"。据此，各本当照应上回子兴所云贾敏"老姊妹三个"句，观贾母口吻，知三人皆贾母所生，然馀二人无考。甲戌、己卯、庚辰诸脂本，"女孩儿"作"儿女"，如是，则当指赦、政、敏兄妹三人也。所疼的独有你母亲。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见面，怎不伤心。"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贾母初见黛玉."抱住"、"大哭"，乃因其母而疼爱外孙女也；此提及贾敏，又"携手"而"哭"，则见外孙女而痛伤亡女也　文情入微，切合事理。众人都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

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6]。此由众人眼中为黛玉写照，谓其举止"不俗"，体态"风流"，此第一层正笔写黛玉。"不足之症"，照应上回"素本怯弱"一语　既遭失母之痛，又患不足之症，后罹失恋之苦，愁怨悲愤，笼罩黛玉一生，悲夫。姚燮评云："为后文挈纲提领。"因问："常服何药？为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从，癞僧前欲"舍"英莲，不得，口念四句谶言而去；又欲"化"黛玉，不从，留下一片言词而去。后来癞僧、跛道尚多次出现。脂评称二人为通部书中假以"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而非《西游记》中一味无稽之观世音可比。他又说：'既舍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黛玉本为灵河岸绛珠仙草后身，是为酬恩"还泪"而来。不许见"哭声"，谓不必以泪还人也；不得见"外亲"，谓不可酬报知己也。黛玉今生，"眼泪"也、"知己"也，因缘结果，总关乎一"情"字。若果如僧道所言，士隐弃舍英莲，则父女亲情绝矣；黛玉不见宝玉，则男女情缘断矣。是知此僧道之设，乃为反激后文，以见"情"之一关，无人能破。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因其"不经之谈"，"没人理他"，遂生出后文宝黛钗诸多是非情缘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语惊四座，恰似戏曲"内白"，未睹其人，先闻其声。"我"字尤响亮，恃宠自负，"放

诞无礼”，的是凤姐声口 甲戌脂批，以为此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其势派，有如金圣叹批《第六才子书 惠明“下书”所唱“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分外有神 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上文写黛玉见贾母、见三“春”，均以“只见”领起，此处写见凤姐，则作三层：乃先以“只听”二字引出“笑语”；再以“思忖”二字，写其闻声纳罕；后形随声见，以“只见”二字领出“丽人”。此以“听”“思”“见”，加等摹写，声色俱到，凤姐形象，跳跃纸上 所谓“聚焦”转接，自然妥切 从后房进来。凤姐居处，当在贾母大院之后 姚燮批云：“王凤姐初出场，先从后院有声，后‘从后房进来’，层次井然。”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这个人”三字刺眼，张新之评谓其“扪之生棱” 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此两句总写凤姐衣饰之奢华，容貌之俏丽 以下乃由上而下，出力写其髻、钗、项圈、袄、褂、裙等穿着打扮，以及眉、眼、身量、体格、面、唇等形容体态，追像写形，活画一姣美“丽人”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⑦，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湾柳叶掉梢眉⑧，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以上六句，用排偶句式，“为阿凤写照”，形神兼备，耐人寻味 “丹凤”，言眼之秀美也；“三角”，则显其狠戾 “柳叶”，言眉之清细也；“掉梢”，则显其阴薄 “春”与“威”，则如王朝闻《论凤姐》所云：“‘春’与‘威’是不相容的，但在凤姐神态上却是互相依赖着的 她那如春的外貌里包含着不露的威势 ”外貌俏美，心地阴薄，处事干练，正写出凤姐“脂粉队里英雄”之独特风姿 此段写凤姐初次登场，纯由黛玉耳中、心中与目中写出，真切生动，不惟画出其特有神韵，并显现其“辣子”性格，亦可窥知其在荣府地位 用笔浓墨重彩，与对三“春”之轻描淡写又不同。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阿凤一至，贾母方笑，一生性喜乐，一曲意迎合，二人关系，于此一逗 甲戌批谓，凤姐乃“太君处承欢应候，一刻不可少之人”，此与“后文多少笑字作偶” 后文写贾母每每聚会欢乐，总有阿凤“应候”，他人不可代也 “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泼辣货，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作“泼皮破落户儿” 古代戏曲小说常以“破落

户"指败落人家无赖子弟。如明人王錂《春芜记》第十三出:"自家不是别人,却是楚国中一个泼皮破落户王小四的便是。"泼辣货,则多指凶悍女人。清末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四回:"偏偏这个老妈又是个泼辣货,趁势往地下一躺,说了声:'老爷,你打死我,我也不起来了!'"近人著作习用此语。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章太炎《新方言》卷三:"江宁谓人性很戾者为刺子。"王伯沆批以为"辣"是"刺"之讹字,并云:"今南京犹有此称,言无赖也。"可备一说。而清借山《京师百咏》则云:"南京风浇多辣子,北京俗悍有闯将"此是戏谑语,亦宠爱语,如此打诨,二人平日相处光景,盖可知矣。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这是琏二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他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凤姐来历,先已由子兴说出,此又重言,是入正叙,并非复沓。自幼假充男儿教养,上回云,林家曾将黛玉"假充养子",谓将女作男"养"也。此说凤姐自幼亦"假充男儿教养",似重在"教"也,意在学习男儿本领。学名叫做王熙凤。据四十二回,凤姐并不识字,而偏有"学名",语含调侃。〇以上写凤姐,先闻笑语,继见妆貌,再听贾母戏语、众人介绍,层层设色,处处铺衬,至此始点出其名,郑重极矣。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此下写凤姐"打量"黛玉,以"我"为视角,既正笔写出黛玉风貌,又生动写出凤姐情致,一击两鸣,比之众人看黛玉,尤进一步 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此一层夸黛玉"标致",虽是虚笔写意,然如甲戌所评,此语"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是的[9],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此一层赞黛玉"气派",然归之太君,以投合老祖宗心意。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此一层怜黛玉"命苦",而悲其母早逝,实亦体贴贾母痛女之心。〇一番寻常寒暄语,作三层说出,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对黛玉赞誉有加,对贾母趋奉入微。而味其声口,则又句句表现"自我",恰如甲戌批云"且是阿凤身心之至文"。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题了[10]。"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

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凤姐之问黛玉事三，叮咛事三，句句合意，关切之至　两说“只管告诉我”，写其当家奶奶身份地位，得意之情毕现　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儿去。”此复问婆子事二，吩咐事一，色色周到，是当家人职任　“你们”二字，使令口吻如闻　以上写凤姐见黛玉，一面忽“携手”打量，忽又“拉手”问事；一面忽“笑道”，忽“拭泪”，忽又“转悲为喜”；一面忽问事黛玉，忽又吩咐婆子　一人，而周旋于贾母、王夫人、黛玉、众婆子之间，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何等机敏，何等情致　其日后弄权于荣府，非无因也　笔致亦轻巧灵动　张新之评谓“是书写凤姐，无一懈笔，无一滞笔，作者极卖弄精神而以振聋发聩者”，即此类也

说话时，已摆了果茶上来，熙凤亲自布让[1]。又见二舅母问他：不云“王夫人”，而称“二舅母”者，此段叙事，仍从黛玉视角看出也；间隔凤姐见黛玉，而映照黛玉看凤姐一段文字，叙次转接不乱。“月钱放完了没有？”王夫人问“月钱”，似是家常“闲话”，细玩则别有意焉　姚燮眉批云：“凤姐放债，于此略露端倪”阅后文七、十一、十六、二十七、三十六、三十九、七十二及一百四、一百五等回，屡屡写及凤姐迟发月银，放债盘利，引起“抱怨”　王夫人当已风闻此事，如置若罔闻，有失荣府当家人职任；倘若究诘，又恐伤内侄女情面　有此轻轻一问，既显自己身份，又有暗示凤姐不可造次行事之意。再者，凤姐一生，有三欲也，即权欲、贪欲、情欲　上文写其形容，写其口锋，写其情致，未及其欲念；此借“月钱”事，一点其贪欲　是知有此一问，前后摇映，直伏后文　甲戌于此句下批云：“不见后文，不见此笔之妙”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也。熙凤道：“放完了。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儿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凤姐答语，“放完了”一句，答王夫人所问，答之迅捷，似有作贼心虚之嫌　且看三十六回，王夫人亦问“月例”，凤姐忙作解释，然甫一转身，即便发作，扬言“要干几件刻薄事”　以此证之，可知此处王夫人所问，绝非无由；凤姐所答，亦非实情　下句借找缎子事，迅疾一转，摆脱窘境；并推说是王

夫人"记错了"。机变乃尔，令人可畏。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罢。"熙凤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先料着"、"已预备"、"好送来"，说得动听，甲戌批谓："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一笑"、"不语"，大有微意 盖王夫人明知凤姐在说谎，做人情卖乖，而不说破耳。

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12]。维时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带了外甥女儿过去，到底便宜些。"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邢氏欲借故离去，贾母顺水推舟，故下文写黛玉在贾母处吃晚饭，独缺邢氏，一点姑媳嫌隙。伏后文贾母、邢氏婆媳之间及贾母、贾赦母子之间诸多不和事。那邢夫人答应了，遂带着黛玉，和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老婆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驾上驯骡，出了西角门往东，"出西角门往东"，照应上文至荣府"往西"、"由西角门而进"句，合榫入扣，一丝不走 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13]，方下了车。只一坐车细事耳，上车、放帘、抬起、拉走、驾骡、入门、下车，写来层层都到，笔致入微。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处，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黛玉眼力，何其明细。此写贾赦、邢氏夫妇居处，似与贾母院、贾政院完全"隔断"，无内门可通，以隐示母子、兄弟感情不睦，往来疏阔。《红楼》写人叙事，总无闲笔。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房、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那边"，究指何处？易生歧义。下文云贾政房舍"轩昂壮丽"，如是，论者或谓"那边"即指贾政居所；然此时黛玉尚未去贾政处，何以见之？显然不合。查甲戌、己卯、庚辰诸脂本，"那边"上有"方才"二字，如是，则"那边"乃指贾母大院，其义明矣。甲辰、程甲、程乙删此二字，致所指不清。〇以上借黛玉去候安贾赦，写出贾赦居处方向、路径，乃黛玉进荣府后所见第二处院落 赦老为荣府长房，且袭荣爵，按理当居荣府正房，今反住偏院，似有屈居人下之感。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

石皆好。皆好，同甲本。意谓依旧完好，未遭折毁。程本并非妄改。甲戌、戚序本作“皆有”，己卯、梦稿、甲辰本作“皆在”；庚辰、蒙府原抄亦均作“皆在”，后前者“在”点改为“多”，后者点改作“好”。各本见地不同，乃致歧异，择善从之可也。照应上文贾赦院乃“花园隔断过来”句，亦为后文大观园伏线，掩前映后。及进入正室，早有许多艳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早有”二字重言，用笔深细。外甥女拜见舅父，一寻常礼数耳，然“早有”众小厮备车伺候；又“早有”“许多”姬妾丫鬟迎接，何等声容，何等势派，反衬后来黛玉“魂归”时之冷漠也此句并点逗赦老正室生活，假象见义，尤为刺目。屋中簇拥“许多”艳丽姬妾，恰如王伯沆所评：“大老爷之好色，于此可见。”遥为四十六回“尴尬事”埋根。通观全书，第七、十一、六十八、七十五等回，亦写及宁府有“众多姬妾”，杜春耕《荣宁两府两本书》以为“宁荣两府是两类人，贾赦应归入到宁府一边”。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一时回来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必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里一样的。姐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作伴，也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别外道了才是。’”一番应酬客套，先说不见之由，再致宽慰之语，似尚入理　然黛玉乃遵贾母之命而来，贾赦拒而不见，不独对外甥女无情，对老母亲亦似不敬　其人未正式登场，其为人于此一逗。黛玉忙站起身来，一一答应了。再坐一刻，便告辞，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去迟了不恭，异日再领，望舅母容谅。”措辞委婉，说来得体，此即《礼记·曲礼上》所谓“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之意也。黛玉之聪慧，可知一斑　邢夫人道：“这也罢了。”遂命两个嬷嬷用方才坐来的车送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

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只见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来。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湾，走过一座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门钻山[13]，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各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此为贾政居所，乃黛玉进荣府后所见第三处院落也。写其房舍布局，井井可见。“轩昂壮丽”四字，与赦老所住之“小巧别致”，相映成趣。不独两处建筑布局有别，亦隐喻两人在荣府之地位不同也

进入堂屋，抬头迎面先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大书特书，“荣禧堂”乃荣府规格最高之建筑，一百四回王夫人迎接贾政、一百五回贾政宴请亲友，皆在此也。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多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錾金彝[15]，一边是玻璃盆。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圈椅。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镶着錾金字迹，上文赦老室内陈设，未及一语。此写政老内室，则详加铺排，布局之闳阔，陈设之庄雅，声势之显赫，的是世族大家之象 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

堂前黼黻焕烟霞。此联乃形容座中人与堂前客衣饰之华贵，以昭示荣府为诗礼之族 唐代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 诗有句云：“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 ”据清人王士禛 居易录 卷三十一云，康熙朝废太子允礽喜书梦得此联，时人称为“太子名对” 作家刘心武因刘诗亦以“月”与“霞”收尾，故以为小说中对联乃暗示为允礽所书，并因而大加发挥，实为无稽之谈 荣禧堂对联，与刘禹锡诗句风格迥异，不可同日而语

下面一行小字是：“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姓穆名莳，当有所指 洪秋蕃评云：“‘日月’‘烟霞’皆转瞬即过，故联款‘穆莳’，谓莫以富贵为足‘恃’也 ”是则，“穆莳”二字，当谐音“莫恃”。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也不在这正室中，只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于是，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室内陈设有炕，是北地风俗 清顾炎武 日知录 “土炕”条云：“北人以土为床，而空其下，以发火，谓之炕 ”此句“临窗”二字，点明炕之位置 高兆《群经别解 谓：“燕齐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窗牖，疑古亦然 ”后文第六回写凤姐屋“南窗下是炕”、六十四回写尤二姐坐“南边炕上”等，都是这种格局 至于炕之形制，演变至清，则京城富室习用木炕 如《林兰香》第三十回写都中世家妇梦卿、爱娘“上炕围炉而坐”，句下有寄旅散人批注曰：“炕之制不一，木床也，周以板，烘以炭，名曰木炕。”朱家溍 故宫退食录》亦云：“炕本是北方普遍使用的，有砖炕，土炕 但《红楼梦》中写的炕是指木炕而言 因为它是数张平板木床的组合，外装一个炕帮、炕罩 它是以南方习惯使用的架子床演变成这样固定的木炕 ”或因此

故，书中"炕"与"床"，有时则混合而用。除多处明白写"炕"外，第四十九、五十四回并提及"地炕"。是知贾府日常起居，多北方习俗。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傍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16]，里面插着时鲜花草。地下面西一溜四张大椅，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两边又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其馀陈设，不必细说。老嬷嬷让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东边椅上坐了。清史稿 卷九十一"礼十"记"卑幼见尊长礼"云："尊长召入见……命坐，视尊长坐次侍坐"黛玉谙悉此礼，处处显其教养 甲戌夹批："写黛玉心意"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了，打量这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与别家不同。

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绸掐牙背心的一个丫鬟走来[17]，笑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南三间小正房内。"东南"，舒序本作"西边院内"，其馀各本皆作"东廊"，写来闪烁恍惚。张新之评曰："'五间大正房'之东，有'小正房'三间，此房为偏院则可，而乃曰'东廊'，相缘戾矣。"故论者或谓，东廊三间小正房，当为王夫人独门独院住所，在贾政院内不应建两个正房。乙本改作"东南"，尤隐约模糊，难以指画 惟写及室内陈设，或有义也。东耳房设色俱佳，乃王夫人居坐宴息处；而小正房炕桌堆有书籍，当为政老居息也 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上面堆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半旧"二字，三用之，曰"半旧"引枕，曰"半旧"坐褥，曰"半旧"椅袱，见微知著，真实传神，切合事理 盖荣宁二府，乃百年望族，功名奕世，"半旧"之铺设，正标志其阀阅世家之身份气派 若是新荣暴发之家，则当"绿纱今又在蓬窗上"也 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让他上炕，先是在正堂，老嬷嬷让黛玉"上炕坐"；此至小正房，王夫人又再三"让他上炕"。北方礼俗，以正面炕头为尊，客至，当先让上炕 清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之六十七结末两句云："便从北礼分南礼，布席端推坐炕尊。"诗尾原注："北礼以炕为尊，今南人亦然。"后文第六回

写刘老老见平儿、八回写宝玉去探望宝钗，宾主相见，皆如此礼。他方挨王夫人坐下。此当坐于王夫人侧边坐褥之下也。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隅坐"云：古人"尊者正席，卑幼坐于席角，故曰隅坐。今则人各一位，有旁正而无隅席矣。八旗礼仪，谒见尊长，命坐于榻，不敢正倨，必坐于方褥之下，亦古人隅坐之意。"王夫人因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罢。黛玉去请安两舅父，都不相见，而赦在家，推"身上不好"不见；政则外出，因去"斋戒"未见。同为省笔，而两不相犯，作者惯用此等章法。联系上文如海为雨村事，修书烦托贾政，而不求贾赦，则赦政二公之为人及如海与二人之亲疏，抑或可知　雪芹善于通过人物关系，多侧面写人，此一例也。只是有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偶一玩笑，却都有个尽让的。我就只一件不放心，王夫人开口便说"不放心"，引人注目。此如张新之所云"不识宝玉，不识本心"也　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闻言度情，"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云云，在王夫人，亦有既爱且恨之意。五十四回贾母亦昵称宝玉为"魔王"。长子贾珠早死，宝玉是其惟一"倚靠"，故爱之；然宝玉"任情恣性"，"不喜务正"、"不争气"，故又恨之。母爱与礼法，相互交织，因有此称　而于作者，或寄寓"负罪"隐痛，故甲戌于"孽根"句下批云："四字是作者痛哭 "今日因往庙里还愿去，父去"斋戒"，整洁身心；子往"还愿"，酬报神佛：是富贵之家常有之事。尚未回来，晚上你看见就知道了。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你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孰知宝玉乃一多情多义而"最没刚气儿"之人。洪秋蕃以为王夫人此言，"一为黛玉释嗔怪之心，一为文章作反振之势"。

黛玉素闻母亲说过，有个内侄乃衔玉而生，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此语，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作"极恶读书"。甲戌并有批云："是极恶每日'诗云子曰'的读书 "最喜在内帏厮混，一语括尽宝玉脾性、生平　二十一回袭人见他"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三十四回又说他"偏好在我们队里闹"，三十二回湘云说他"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六十六回兴儿说他每日"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八十一回贾政也说他"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闹"也、"搅"也、"鬼混"也、"混闹"也，极写宝玉在女孩儿跟前之"放纵"、"任性"，而不知"男女之分"，此真是警幻所云其"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也　晚明卫

泳曾有"色隐"一说.其 悦容编 "招隐"篇云:"谢安之屐也,嵇康之琴也,陶潜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 古未闻以色隐者,然宜隐孰有如色哉? 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视世人之奔蜗角蝇头者,殆胸中无癖,卒怅怅靡托者也 "宝玉跻身于女儿队里行径,与此相类 外祖母又溺爱,无人敢管。以上写宝玉之"顽劣"、贾母之"溺爱",与上回写甄家祖孙关系恰恰相对。后文亦屡屡写及宝玉仗祖母宠爱,"更觉放纵驰荡" 此则一以表现宝玉"乖张"之性格特征,一以暗示其"宽松"之生活环境。今见王夫人所说,便知是这位表兄,忆母所言,与王夫人所说对景,便"知是"表兄,略写心照,为后来引作"知己"张本 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说,可是衔玉而生的? 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此时宝玉七岁,黛玉六岁 "宝玉"小名,由黛玉口中说出,尤觉亲切,笔亦轻巧 话石主人评云:"出宝玉,先子兴一引,雨村一证,王夫人一提,然后从黛玉口中轻轻道出,何等自然,何等矜贵 "性虽憨顽,说待姊妹们却是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们一处,弟兄们是另院别房,岂有沾惹之理。"礼 "昏义"云"男女有别",乃"礼之大体" 此黛玉虽明知表兄"喜在内帏厮混",然以为亲戚男女,自当"另院别房",款款而言,入情合礼。岂料贾母暂将宝黛二人安置在碧纱厨内外床上,自此二人"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岂止"沾惹",乃"似漆如胶"矣。此所谓文章反衬法也,颇有意味。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和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若姐妹们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一日姐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许多事来。"心上一喜",便要"生事".此即九回作者所说宝玉"一味随心所欲"、二十一回脂批所说宝玉"重情不重礼"之谓也,是乃"宝玉本性真情" 宝黛日后种种纠缠不清之事,都从"一喜"上生出 日后王夫人之深可忧虑、顾忌者,亦在此也 所以嘱咐你,别理会他。"别理会他".重言之,加重一笔,以衬后文 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只休信他",三嘱咐之.总为后来宝黛互认"知己"作反衬 "有天没日"二句,即上文"混世魔王"之义也 三十五回傅家婆子亦说他时常"自哭自笑",六十六回兴儿说他"成天疯疯癫癫" 此正是其精神困惑之反映也,论者或称之为"悲剧性心态" ○以上写黛玉听王夫人一番编述,忆母亲一番谈言,乃继冷子兴演说之后,为宝玉正式出场再作铺

垫。蒙府批云:"不写黛玉眼中之宝玉,却先写黛玉心中已早有宝玉矣,幻妙之至"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上文写黛玉去见贾赦,听其传语,忙"一一答应";此写听王夫人叮嘱,亦"一一答应"。虽关礼数,然亦如蒙府所批:"客居之苦,在有意无意中写来"

忽见一个丫鬟来说:"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出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甬路,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抱厦厅[18],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个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去,少什么东西,只管和他说就是了。"补此数语,写来灵活周至,不惟凤姐居处顺势点明,无一疏漏;且回应上文凤姐所说"要什么吃的玩的,只管告诉我"句,以知凤姐确是有权,并非专擅虚言 这院门上也有几个才总角的小厮[19],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黛玉见王夫人,在贾政院东廊小正房;传饭时,乃随王夫人出后房门,经抱厦厅,见大影壁、凤姐院,穿过穿堂,进贾母后院后房门,补写荣府北部一带房舍路径,一一明白。已有许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杯,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是不在这里吃饭的,你是客,原该这么坐。"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王夫人"也坐了",此当为尽"侍膳"之礼也。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来,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纨、凤姐立于案边布让,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写一用膳,各人座次,历历分明,大家礼法,整肃如见 贾母上坐,黛及三"春"侧坐,纨凤侍立"布让",此旗礼也 写得一丝不紊,此等处亦必细心不苟。据《清稗类钞》"教育类"云:"旗俗,家庭之间,礼法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又,清人陈宏谋编《养正遗规》卷之上引宋朱熹《童蒙须知》"杂细事宜第五"云:"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此书中第一次"传饭"也,以后贾母摆饭,大体如此。

饭毕，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家教女，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夹写如海家风，以"惜福"养身，脂评谓其一派"书气"，不同于薛家之一派"铜臭" 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通书用及"规矩"一词，约计六十一次；而作"礼法"讲者，凡五十二次 其中两例为皇家规矩、一例为外藩规矩，馀则多贾府大家之规矩也。举凡父子、夫妻、兄弟、祖孙、婆媳、妻妾、妯娌、主仆之家庭人伦，乃至衣食住行之生活习尚，上下长幼，繁文缛节，琐琐细细，莫不讲求礼法，即所谓"礼出大家"也 清魏元旷《蕉盦随笔云："旗人家庭之礼最严，老幼皆无敢少失，其周旋应对，莫不从容中节，盖自幼习之 入关以来，二百馀年，未尝改易。"而于女子，则尤亟矣。乾隆时女教大家李晚芳编 女学言行录·总论 云：女子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居动作，皆有规矩可循而不容越"，并视之为"天理" 故论者或谓 红楼 所写乃八旗家法也 如冥飞 古今小说评林》评曰："书中所写规矩礼节，皆八旗世族中家法 近今清室虽亡，而八旗世族中人，对于此等规矩礼节，仍不少变 "然小说所写，实多用春秋笔法，意在嘲讽 表面看，贾府中人，进退周旋，咸有规矩，不越礼法；实则家族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比比有之。七十五回写尤氏即云："我们家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不似家中，也只得随和些，接了茶。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饭后漱口、吃茶，极琐屑细事，闲闲叙来，次第秩然。此等规矩，从黛玉眼中写出，"只得随和"，隐含不得已之意 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说话儿。"王夫人遂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儿，方引李凤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贾母语，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作"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老太太说俗语，别有风味 是客套，却合旧时闺训 清陈宏谋编《教女遗规》卷下引《温氏母训 云："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 "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此写宝玉出场，先听"脚步响"，再听丫鬟报道"宝玉来了"，接写黛玉"心想"，与上文写凤姐出场，前后叠笔相映而辞致则有别，前者突现其"自我"情绪，后者显示其"凤凰"地位 就叙事言，写

宝玉更觉精神，一回交代其来历，二回演说其家族，此回先编述其脾性，环环相扣，层层蓄势，悬念丛生，至此方说出"宝玉来了"，四字确如轰雷掣电，"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此句并与上文黛玉见贾母，人报"林姑娘来了"，两两相照，有声有色，男女主人公出场，均以特笔出之 **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黛玉心想"不知怎样个惫懒人"，反挑一笔；及至亮相，"却是位青年公子" 甲戌夹批："文字不反，不见正文之妙，似此应从《国策》得来 " 上回明文，宝玉时年"七八岁"，则与此处所云"青年公子"似有龃龉。依上回诸本"次年"字样推算，宝玉恰为"青年公子"年纪，故疑此四字亦 风月宝鉴》旧稿文字之孑遗 **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清时，大家富室，其服饰皆尚青色 清人李渔 闲情偶寄》卷三云："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 "后文二十四回写鸳鸯、二十六回写袭人、四十二回写贾母、五十七回写紫鹃等等，衣色皆青是也。○以上写宝玉妆饰，由冠至靴，从上而下，与写凤姐衣饰一段，同一章法。此是宝玉"还愿"时官样妆饰，表现其气派。**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此语，同甲本及甲辰本 甲戌、己卯、梦稿、舒序本作"眼似桃瓣"，其馀脂本作"脸（或"面"）若桃瓣"。戚本狄葆贤眉批云："'脸如桃瓣'今本改为'鼻如悬胆' 写别种美男子则可，写宝玉媚态袭目，似仍以'脸如桃瓣'为当 "确然，古人喜以桃花喻指女子面容之美 如唐人韩偓 复偶见三绝》之二云："桃花脸薄难藏泪，柳叶眉长易觉愁。"今人又有以"桃花眼"指多情之眼神者 如冯雪峰 桃树下 诗有句云："桃花眼笑着来看我 "原注："桃花眼，俗谓'情眼'的意思。"是故，狄氏所批，当有其理 甲辰或因"脸"与上文之"面"相重复、"眼"与下句之"睛"相冲突而改易，程本从之 二十五回亦用"鼻如悬胆两眉长"形容和尚模样 旧题后周王朴 太清神鉴 卷四云："形之有馀者，……耳圆成珠，鼻直如胆，……令人长寿少病，富而有荣矣 "以之说宝玉，亦非无据 **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此写宝玉形容，由面、色、鬓、眉、鼻、睛逐层渲染，恰如甲戌所批云："真真写杀。"**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特特点出"通灵宝玉"，使之由神话、虚演转入现实 此乃第三次写及通灵玉也 自此，一以写宝玉随时将其夹

带于身，成为“命根子”；一以映带前文，以其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象征；一以之绾结下文“摔玉”及第八回“认玉”、二十九回“砸玉”、九十四回“失玉”诸多情节，而有其叙事功能。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写二玉初会，黛玉一见“大惊”，文气灵动，微妙入神 似曾“那里见过”一语，照应开篇灵河岸上“一段风流公案”，亦在写两人之心灵感应，一见锺情，隐隐透露出宝黛爱情萌生之潜在信息。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即转身去了。

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结发垂辫，六十三回写芳官亦如此打扮，二十一回并有一段湘云为宝玉梳头编辫的详细描述。姚燮以为大辫小辫，乃“时样妆饰” 按《大金国志》云：“金俗编发垂肩，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 ”清为金之后裔，或用其制 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20]，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以上写宝玉所换冠带，乃家常妆饰，表现其娇贵。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宝玉之“风韵”、“情思”，纯由黛玉眼中心中写出，与上文写凤姐“粉面”、“丹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叙宝玉服饰、仪态，是作者加意处，不特描画出“情种”宝玉之神理；一并表现出“情痴”黛玉对宝玉之爱慕心意，为后文二玉情事留足地步 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外貌”虽好，“底细”难知，既批宝玉，亦叹世态也。王伯沆批云：“此是作者替人刮眼膜处，以世俗中多是‘麒麟楦’耳 ”盖作者在“提醒”观者，看宝玉也，看世人也，须擦拭眼睛，方能看得真切，洞察底里。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的极确。借“说话”口吻，假“后人”名义，以“批”宝玉，反讽自省，告诫世人 通部书中，现实人物出场，插入诗赞，仅宝玉一人。近人蛮《小说小话》云：“全书人物，皆无小说旧套出场诗词，独宝玉有之”，乃“特重其主人翁”也。与别种说部人物出场而满篇诗赞者不同。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开首两句，点明宝玉性格特征。“愁”与“恨”，谓其内在心绪；“傻”与“狂”，谓其外表形态。二十八回其《红

豆词》亦唱云“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后文如三十五回傅家婆子谓其“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五十七回薛姨妈谓其“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七十八回凤姐谓其“像傻子”。“呆”、“傻”、“狂”，恰是其“愁”与“恨”之不同表现也

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庶务，同甲本及甲辰本，蒙府、戚序本作“时务”，其馀各脂本作“世务”。庶务，义指各种政务 宋人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第三十五卷云：“甄天下之材而用之，使之各当其位，各尽其长，以治庶务；为之相者，坐享其成功。”“世务”本指谋身治世之事 汉桓宽《盐铁论》卷二“论儒”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 ”两词语义，均与下文“于国于家无望”句相关合。两词，并兼有世俗事务之义。明人徐畛《杀狗记》第二出：“一来家中百事商量有靠，二来要他教导孙荣，使他通些世务 ”甲本三十二回湘云说宝玉“谈谈讲讲那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庶务”、程本四十八回薛蟠“天天又说我不知世务”、一百十回李纨说贾政“老爷是一味的尽孝，庶务上头不大明白”等，皆此义也。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直注五回荣宁二公之灵所说宝玉“秉性”“用情”。清人史搢臣《愿体集》云：“子弟年少，不当以世事分读书，但令以读书通世务，切忽顺其所欲，须要训之以谦恭 ”宝玉行径，则违时乖俗，每与物迕，是故世人谤之也

又曰：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乐业”者，意谓快乐从事本业也《晏子春秋》“问下二五”云：“道用，与世乐业；不用，有所依归。”宝玉既“不知乐业”，又“难耐凄凉”，乃其一生之遭际也 “凄凉”事，程刻本后四十回未交代。王泊沆批引濮青老云：“都中《痴人说话》云，宝玉系娶湘云，后贫苦 据此一语，知非臆说也 ”可资参考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此二词，乃继宝玉肖像描画后，道其“底细”也 一以贬抑性词语，为其一生写照，说他生性“愚顽”，行为“偏僻”，仕途“无能”，为子“不肖”，贬也褒也，悲悯也嘲谑也，正如十九回己卯批所云：“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真

"今古未见之一人"。二乃此词与卷首开篇"自云"、"石碣"相对应，以自嘲语调，寄寓作者"深自忏悔"之情与警省世人之旨，则此如十二回庚辰批所云："处处点父母痴心，子孙不肖，此书系自愧而成。"三者，宝黛二人为全书关键，宝玉批词，与下文黛玉赞语，写二人"脱胎"、"形状"，写二人"骨肉"、"心臆"，多与众"不同"，而种种"不同"处，书中多有描述，前后照应，是则批词、赞语，又有其叙述意义。

却说贾母见他进来，笑道："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了，还不去见你妹妹呢。"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见礼，归了坐。细看时，归坐"细看"，情态从容，非特看其形容，且察其"心窍"也。真写一宝玉"眼中""心中"之黛玉耳。真是与众各别。上文王夫人说宝玉"和别人不同"，此处宝玉看黛玉，又"与众各别" 殊不知两个"不同""各别"之人，"恰恰可对"，无怪十九回脂批感叹，"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人物" 只见：

两湾似蹙非蹙笼烟眉，此段赞语，诸本歧异甚多 蹙，甲本及甲辰本作"感"；乙本及其他脂本作"蹙"，当是。蹙，指眉头皱拢 明汤显祖《楚江秋》之二云："病倚珠帘微嗽时，无缘相见蹙蛾眉 "三十回写龄官大有黛玉之态，即云"眉蹙春山，眼颦秋水。"〇笼烟，同甲本及甲辰本；己卯、列藏本作"罥烟"，蒙府、戚序本作"罩烟"；甲戌原抄作"罥烟"，梦稿原抄作"冒烟"，后均涂改为"笼烟" 笼烟眉，或即"涵烟眉"。唐温庭筠《夜宴谣》："眉敛湘烟袖回雪。"清顾嗣立注引《海录碎事》云："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曰涵烟眉。"形容眉之轻淡，如一抹青烟。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此语，同甲本及甲辰本 各本或残阙，或歧出，多有不同 列藏本作"一双似泣非泣含露泪"，今人注本多从之。梦稿本旁改文字同程本。含情，凡中心所藏之情，而未发于外，皆谓之"含情"。《文选》第二十二卷江淹《登庐山香炉峰》："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唐李善注曰："含情，情未中也。"态生两靥之愁，宝玉"无故寻愁觅恨"，黛则"态生两靥之愁"，是二人愁思，乃天性使然，亦时代使然。晚明徐芳自称"天地间愁种"，清初纳兰性德词多写其"愁"，乃知末世愁绪，充满明清人诗文之中。"愁"即宝黛二人情之基调也。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

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黛玉赞语，略去衣饰，径写品貌，与前写凤姐、写宝玉不同。而写其品貌，又从“愁”“病”“泪”“心”四字着笔，极言其一生工愁善感、体弱多病、一身孤寄、心思灵巧也，多为后文伏案。陈其泰评曰：此回写黛玉，分作三层，第一、二层众人看黛玉与凤姐看黛玉，“只是陪衬”，第三层宝玉看黛玉，方是“正笔”，故命笔畅写之也。〇钱锺书《管锥编》评谓：黛玉之“病体美”极具历史文化意蕴：“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以妇女瘦弱为美，有如《红楼梦》写黛‘娇袭一身之病’者。圣佩韦记生理学家观风辨俗云：‘娇弱妇女已夺丰艳妇女之席；动止懈惰，容颜苍白，声价愈高。’维尼日记言一妇为己所酷爱，美中不足者，伊人生平无病；妇女有疾痛，则益觉其饶风韵、增姿媚。此两名家所言，大类为吾国冯小青‘瘦影’、林黛玉‘病三分’而发；龚自珍《寐词》之‘玉树坚牢不病身，耻为娇喘与轻颦’，则扫而空之矣。”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王伯沆批疑之云：“（面善）此二字至今世俗犹沿用之，不知有何出处。宝玉口中乃用此俗语，终是率笔。”并云：“拟改‘善’字为‘熟’。”按，面善义同“面熟”。元人关汉卿《望江亭》第四折谭记儿说：“看他可认的我有些面善？”下文写杨衙内白：“这一位夫人好面熟也。”两词互用，是乃明证。“面善”一词，实为古代戏曲小说习用语。如明人冯梦龙编《醒世恒言》第四十卷：“王勃闻言大惊，视之略有面善，似曾相识。”至清末《老残游记》仍有此用法。〇此句侧，甲戌批云：“一见便作是语，宜乎王夫人谓之疯疯傻傻也。”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宝黛初会，皆云似曾“见过”，心有灵犀，一见如故，“像是远别重逢”，回映神话“木石前盟”。其情至深，笔亦至洁，与那些才子佳人戏曲小说写男女相见动辄“意马心猿”、“风魔迷倒”者不同。〇前写黛玉见宝玉，用一“惊”字，此写宝玉见黛玉，用一“笑”字，同一心思，两样笔墨，练字酌句，极为妥贴。甲戌眉批云：“黛玉见宝玉写一‘惊’字，宝玉见黛玉写一‘笑’字，一存于中，一发乎外，可见文于下笔必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贾母笑道：“好，好！这么更相和睦了。”“和睦”二字，反射后文。宝黛相见，虽心思如一，各各倾心，后并成“知己”；然其间隐瞒“真心”，假意“试探”，斗气拌嘴，口角不断，胡云“和睦”？

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谅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黛玉本已读过《四书》，而只说"认得几个字"，乃学贾母说迎春姊妹语也。见机应变，何等乖觉。宝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颦"者，原为西施专美之称。黛玉"眉尖若蹙"，天生之美，有如西施，是以字之。张新之评云："'颦颦'二字，概其生平，内外俱到。"探春便道："何处出典？"是时三"春"同坐，借问"出典"，独出探春，露其一角，以为显其"才志"张本。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隐合首回"西方"灵河岸之地，并逗一"石"字，似与宝玉前身"顽石"同源。至若"黛"也，盖有二义：一为画眉之石，关合颦姑娘蹙眉情态；一则黛色深绿，其性偏冷，与潇湘馆翠竹、与黛玉悽苦心境相谐和也。况这妹妹眉尖若慼，"慼"字同甲本及甲辰本，依上文，当作"蹙"。姚燮评云："补绘'眉尖若蹙'四字，使黛玉神情活现纸上。"取这个字岂不美？"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宝玉笑道："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乾隆时，曾有国家取士"首重在《四书》文"之谕。明乎此，知作者如此写，亦在情理之中，岂宝玉迂腐而必尊崇《四书》乎？而其批判其他著述"杜撰的也太多"一语，则颇有识见。故甲戌评曰："如此等语，焉得怪彼世人谓之怪？"〇此句下，诸本有"偏只我是杜撰不成"一语，理直气壮，辩之响亮。不宜删削。因又问黛玉："可有玉没有？"自己有"玉"，想必"神仙妹妹"亦当有之，的是痴儿。众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便答道："我没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岂能人人皆有？"宝玉有"玉"，宝钗有"锁"，黛玉则"玉""锁"并无，惟有"泪"也，惟有"心"也。金锁，世之俗物；泪与心，则生命之泉源也。泪尽、心死，生命逝矣。此乃如姚燮所批黛玉"答意甚深"。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劳什子，犹言"东西"，含有厌恶之意。或谓其源出于满语词汇，见晚清志宽等编《清文总汇》卷八。在现代作家鲁迅、柳亚子、丁玲、田汉等笔下，有时写作"捞什子"或"牢什子"。〇此第四次明点"通灵玉"，于宝玉乃第一次摔玉。只因林妹妹无玉，遂蔑

之为"劳什子",欲摔而碎之。冥飞评曰:"宝玉始见黛玉而砸玉,是即爱根之萌动处 小孩子气弥甚,其用情亦弥笃。"吓的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哭道:黛玉本为"还泪"而来,尚未哭也,宝玉先自"满面泪痕",一对痴儿女,悲也喜也,总关"玉"耳。"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儿。如今来了这个神仙是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可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的孝心;二则你姑妈的阴灵儿,也可权作见了你妹妹了。因此,他说没有,也是不便自己夸张的意思啊。你还不好生带上,仔细你娘知道。"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他带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别论。

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贾母便说:"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21],把你林姑娘暂且安置在碧纱厨里[22]。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厨外的床上很妥当,又何必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呢?"贾母想一想说:"也罢了。"盖贾母亦知,宝黛虽在两小无猜之时,若二人合住一处,究于礼有碍;然又不忍拂宝玉之意,故仍将二人安置一处。"想一想"、"也罢了"云云,正表露贾母此种心态 自此,宝黛朝夕相处,情愫日增。所谓"情生爱,爱复生情"也。张新之评以为此大书"贾母罪案",与《西厢记》写老夫人开春院"同为春秋笔法"。书中写贾母娇纵宝玉、多属此"明知故犯"之类也。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馀者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熙凤命人送了一顶藕合色花帐并锦被缎褥之类。

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听雨丛谈》卷十一"乳母"条云:"京师呼乳媪为奶子、奶妈,文其词曰奶姥、奶娘,国语曰'嬷嬷'。"由乳母称谓,亦可窥见《红楼》所染京师风俗及满洲习尚。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黛玉所带女仆,仅此一"极老"一"甚小"两人,以知林家并非豪富。料黛玉皆不遂心,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小丫头名唤鹦哥的,与了黛玉,据甲戌八回夹批,鹦哥后改

名"紫鹃",而书中漏却改名一层 程乙本此处文字,与甲戌、庚辰诸脂本同;然至二十九及九十七、一百回,则紫鹃与鹦哥又同时出现,一百十二回并写其为贾母伴灵,乃一分为二也,前后相缘,似为疏误之笔。○黛玉两位知名丫环,一名雪雁,为雪泥孤鸿;一名紫鹃,为啼血子规,均蕴含孤寂悲苦之象,关合主人性情身世,乃黛玉性格之延伸也。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头外,另有四五个洒扫房屋、往来使役的小丫头。一人而服役者十数人,以见世家大族之"日用排场" 汰侈如是,败之速矣。当下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厨内,宝玉乳母李嬷嬷并大丫头名唤袭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不中使,素喜蕊珠心地纯良,蕊珠,诸本皆作"珍珠"。然珍珠既已改名送人,而二十九、九十六、一百十一回又复出现或提及其名,似仍在贾母房中。程乙分别为两人,意在弥补他本之疏漏 ○此处所写,乃贾母心中之袭人也 后文二十一回宝钗赞其"有识见";三十六回王夫人叹其"比宝玉强十倍",薛姨妈谓其"行事大方" 而与其十分亲近之宝玉,后来说话行事,则总"防着"袭人 认识不同,态度有别,伏笔日后怡红院中种种事端 遂与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所谓旧人诗句,乃指宋诗人陆游 村居书喜 诗:"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 "二十三、二十八回引此诗上句,"骤"均作"昼" 俞平伯 读红楼梦随笔 八以为,"昼暖"的意境亦复甚佳,不减于"骤暖" 遂回明贾母,即把蕊珠更名袭人。袭人,宝玉之大丫头,不同于众婢,故出力叙其来历,至其容貌、家世,则留待后文

却说袭人倒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只有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又只有宝玉了。心性随地转移,后嫁琪官,心中便只有一琪官也。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见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一婢耳,而能如此为主担忧,此即庚辰本谓其能"克尽职任"之意也。为十九回"花解语"、二十一回"箴宝玉"、三十四回"进言"伏线 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见里面黛玉、鹦哥犹未安歇,他自卸了妆,悄悄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笑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宝玉见黛玉无玉,便摔玉哭泣;黛玉见宝玉因

已而摔玉，乃抹泪伤心　以此为始，通书写及黛玉“还泪”凡二十七处　甲戌眉批：“这是第一次算还，不知下剩还该多少。”王希廉评曰：“此时之两泪，是一生眼泪根源。”洪秋蕃评亦云：“还泪之说，此是破题。”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们哥儿的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我之过”，说来楚楚可怜　所以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状，你多心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一则料定宝玉“将来”还会有“更奇怪”行状，二则劝慰黛玉别为之“多心伤感”。袭人此言，恰如蒙府夹批所云：“后百十回黛玉之泪，总不能出此二语。”」甲戌、己卯、庚辰诸脂本于此句下尚有七十馀字一段文字，写黛玉问玉之来历。戚本狄葆贤眉评谓：“毕竟黛玉初来，不应将玉置之不理。”甲辰本删夷，程本从之。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

次早起来，省过贾母，因往王夫人处来。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又有王夫人的兄嫂处遣来的两个媳妇儿来说话。以上收结黛玉初入荣府文字，以下转叙薛家事，点逗宝钗投荣府之由，机关转合，妙在以一纸金陵书信度入，自然轻捷，了然无痕。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总写一笔，笼括下文。上回写林家，乃“书香之族”；此处始点薛氏，即言其仗势害命，实一凶犯之家。林薛两府，清浊自明　如今，舅舅王子腾得了信，遣人来告诉这边，意欲唤取进京之意。薛蟠蔑理逞凶，当受审理；而其舅王子腾，则欲“唤取进京”，以逃制裁，只此一端，亦可知王氏目无王法。通书王子腾只虚写，实未一见。

毕竟怎的，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起复：旧时官吏因父母之丧离职，守孝期满而复出，称“起复”。这里泛指一般开缺官员复出。

② 邸报：古代官府传抄之新闻记事。清时又名“朝报”。

③　名帖：即名片。明清时官场拜谒往来，以红纸书写官衔、姓名，拜访时，投以通名，故称“名帖”。又称“名刺”。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

④　垂花门：旧时府第内院院门。因门作悬山顶，前后出檐，左右下垂木雕莲花瓣等花饰，故名。

⑤　超手游廊：自二门起，向两侧环抱之走廊。

⑥　不足之症：中医病症名。多由身体虚弱引起，如气血虚弱，称作正气不足；脾胃虚弱，称作中气不足。

⑦　刻丝：于丝织品上用丝平织成花纹图案，与织锦、刺绣皆不同。清吕种玉《言鲭》卷上：“克丝作起于宋，通作刻丝，定州织之，……极其工巧，故名刻丝。”

⑧　两湾：金本作“两弯”。湾，用同“弯”，作“弯曲”讲。《儒林外史》第三回：“把个巴掌仰着，再也湾不过来。”“湾”、“弯”两字，本书多混用，不再出校。

⑨　嫡亲的孙女儿是的：诸本无“是的”一词。下文“神仙是的妹妹”中“是的”一词，诸本皆作“似的”。“是”、“似”二字同音，《金瓶梅词话》多以“是”代“似”。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似的’晚起，至《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始渐通用。”程乙本多作“是的”，亦有作“似的”者，悉仍其旧，不再一一出校。

⑩　快别再题了：甲本作“快休再题”，庚辰、己卯本作“快再休题”，甲戌、蒙府本作“休提”。题，也作“说起”讲，元明清戏曲小说多用之。后写作“提”，本书两字多混用。

⑪　布让：席间向客人敬菜、劝餐，称“布让”。

⑫　嬷嬷：即乳母、奶娘。其所奶男子的子女，称其为嬷嬷奶奶；其所奶女子的子女，称其为嬷嬷老老。

⑬　仪门：旧时官署、府第大门内之第二重正门，取有象可仪之意。一说，旁门亦可称“仪门”，由“誃门”一词传讹而来。

⑭　两边厢房鹿顶耳门钻山：两边之厢房与鹿顶耳房以钻山方式相连接。鹿顶，一作“盝顶”，这里指一种平屋顶，多用于大型四合院中厢房之耳房。耳门，应作“耳房”，附于正房两旁之小屋。钻山，指厢房山墙上开门或开洞，与相邻之耳房连接。

⑮　錾金彝：用金银嵌错图案之古铜器。在金属器物上雕刻花纹叫“錾”。

⑯　汝窑美人觚：一种仿古瓷器。汝窑，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宝丰县，古属汝州，故名。觚，古代一种酒器，因其长身细腰，形如美人，故称“美人觚”。

⑰　掐牙：在衣服滚边内，加嵌一条细锦缎滚条，以作装饰，称作“掐牙”。

⑱　倒座、抱厦厅：四合院以北房为正房，与之相对之南房，称作“倒座”。回绕堂屋后面之侧室，称作“抱厦厅”。

⑲　总角：古时儿童束发为两髻，向上分开，其形如角，故称“总角”。后因指儿童时代。

⑳　寄名锁、护身符：古代风俗，恐小儿夭亡，在神或僧、道前寄名为弟子，并以锁形饰物挂于颈间，以示借神之命锁住、长寿之意，故称“寄名锁”。护身符，一种符箓。旧时佛、道及巫师在纸上画神佛之像或咒语，让人悬之于身，避邪消灾，故称“护身符”。

㉑ 套间暖阁:正房两侧相连之房间,称"套间",亦称"套房"。暖阁,为防寒而从套间分隔出之小间,内设炕褥,前面两旁有隔扇,上有横楣。

㉒ 碧纱厨:亦称"纱厨",帷帐一类器物。以木作架,顶及四周蒙以绿纱,可折叠。夏日张开,摆室内或院中,坐卧于内,可避蚊蝇。

回 评

此回回目,甲戌本作"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列藏、戚序本等作"托内兄如海酬训教,接外孙贾母惜孤女"。程本下句,同列藏诸本,唯上句将"酬训教"三字改作"荐西宾"。张新之评谓"目录上句,略点即过,而通回皆下句里事"。陈其泰则以为"如海尚在,不得称孤",应将"惜孤"女改为"怜幼"女。实则着一"孤"字,意味深长。此一字也,乃写林氏"无甚亲支嫡派"家族之孤,写黛玉"无姐妹兄弟"身世之孤,写其生性"喜散不喜聚"心境之孤,写其为人"孤标傲世"个性脱俗之孤。而惟其孤也,贾母惜之,宝玉爱之,宝钗亲之,凤姐近之,众人怜之;亦因其孤也,无依无靠,势单力薄,后除宝玉外,程本写他人或厌之,或疏之,或远之,或嫌之,态度变矣。故一"孤"字,不独写出黛玉其人,亦映出人间世相。且就题面而言,黛玉之孤,亦与下回薛氏一家进京之显赫排场,作一鲜明对照。是则,论者或说,就叙事言,"孤"字亦一"叙述视点",此说是也。

此回所叙,继续上回,由贸易人冷子兴村肆"演说"荣府,转而由亲眷林黛玉亲入府中,自外而内,由冷而热,感知贾府环境,谛视贾府人物,体味贾府生活,叙述尤深一层。内容可分三段,首段简写雨村陪送黛玉入京,夤缘复职,楔出黛玉。次段详叙黛玉进荣府,与宝玉相见情事,入宝黛正传。末段点出薛家,卸去黛玉,度入宝钗。

《红楼》全书实实叙写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其中宝黛故事,或断或续,若隐若现,贯通全书,为书中一大情节主线,一大故事中心。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云:"《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就宝黛而言,自此回写黛玉入

贾府，与宝玉“同行同坐，同止同息”，至第八回“半含酸”，萌生爱意，近一年光景，为宝黛爱情产生阶段。自此，欢乐与忧伤、幸福与痛苦，遂伴随黛玉一生。故张新之称“此回乃宝黛合传之始”。

此回叙事写人，纯以黛玉感知为聚焦。回中所写，是黛玉一日内之所见所闻。其地其人其事，周历写出，下笔从容。其所经之处，依次为京都街市、宁荣府门、贾母居处、贾赦居处、贾政居处、凤姐居处，而府内游廊、穿堂、大厅、房舍，错落其间。建筑群落，写来明晰如画，直可据以绘制荣府院宇蓝图。蒙府夹批云：“荣国府第，总借黛玉一双俊眼中传来。非黛玉之眼，也不得如此细密周详。”张新之亦评曰：“几处房舍，都在黛玉眼中写如列眉，可使观者指画而得。”并以为，如此周历布局，“以便安顿后面百廿回许多事迹之地”。黛玉所见之人，有主有次，当分五组：先见贾母，并随枝点叶，带出邢王二夫人、李纨，是为一组；继之厮会三春姊妹，是为二组；凤姐登场，与之相见，是为三组；欲拜见贾赦、贾政，而终未见，穿插写之，是为四组；最后写宝黛相会，淋漓酣畅，并因主及宾，随手带出紫鹃、袭人、王嬷、李嬷等人，是为五组。逐一写来，或详叙或淡描，或实写或虚点，不慌不忙，驱遣闲肆。至于黛玉所遇之事，浓墨重写者则有二：一为贾母摆饭，以见大家规矩，开贾府日常生活之端；一为宝玉摔玉，以示宝黛情缘，伏二人感情纠葛之由。

此回写黛玉、凤姐、宝玉之出场，千皴万染，笔致如绘，向为人所称道。黛玉是初进贾府，突出写其目击心到，谨言慎行，切合特定情景。黛玉弃舟登岸，甫见贾府仆妇用度不凡，便想到今至其家，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看到宁府匾额，便“想到”是外祖长房；看见一位鬓发如银老母，便“知是”外祖母；闻后院笑语声，乃“思忖”：“这来者是谁?”进贾赦院，乃“度”其必是花园隔断而成；进入荣府耳房，乃“度”其位次，便不上炕；进入小正房，乃“料定”为贾政之位；听王夫人说“孽根祸胎”，便“知是”表兄宝玉；听丫环报告“宝玉来了”，乃“心想”：“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见面，乃“心中想道”：“何等眼熟!”待宝玉问“玉”，乃“忖度着”回答：“我没有玉。”宝玉发病摔玉，黛玉以为乃“因我之过”，而“伤心”抹泪。一

路写来，形神相映，黛玉之敏感、自尊、聪慧、谨慎、伤悲，尽现其中。

写凤姐出场，有声有色，别具神韵。上回已由子兴口中介绍其“模样”、“言谈”、“心机”，画一轮廓，敷一底色。此回始由黛玉耳中眼中具体出之：先闻其笑语，写其放诞无礼也；再睹其服饰，写其华丽高贵也；再看其容貌，写其风骚威严也；再见其周旋于贾母、王夫人及众姊妹之间，应酬自如，写其八面玲珑、聪明机智也。至此，凤姐其人，活脱脱立于读者面前矣。就行文叙事言，凤姐出场，亦不早不迟，先后适宜。其时也，邢王二夫人、迎春三姊妹，人人“皆敛声屏气”，接待黛玉，以此作一铺衬；而凤姐忽至，随意说笑，打破“严整”气氛，显示其在荣府特殊地位。

宝玉出场，类似凤姐，然如甲戌所批：“与阿凤之来相映，而不相犯。”首回两则神话故事，交待其不凡来历；次回，子兴演说其家世背景，雨村解释其性格渊源，作一铺叙。至此回，王夫人编说其憨顽心性，黛玉听之，心有悬疑。这样，由远而近，自外而内，层层渝染，步步铺垫，环环设疑，正如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所云：“此时不独黛玉心中眼中急欲一看是怎生个人物，即读者于此亦急欲一看是怎生个宝玉。”蓄势至此，水到渠成，宝玉形象，终由黛玉耳中心中、忆中眼中出之，何其自然；最后并以《西江月》二词作结，点明其“底细”，系之感慨，又何其郑重。联系首回“顽石碣语”、“石头记缘起诗”，此三组诗词，相互补充，相互作注，自仙界而幻境而尘世，由顽石而作者而人物，三位一体，文脉贯通，如此叙次，恰如一些论者所云，既展现出小说之形象造型，亦体现出故事之叙述结构，有其双重功能。

《红楼》人物肖像，多借书中人物视角写出，不落故套。如此回所写，黛玉是“远客”，初来乍到，荣府诸女眷如迎春三姊妹及凤姐之形容体态，即由其见面瞬间看出；而黛玉自己“面貌”“态度”，亦从众人眼中看出。尤其宝黛相见一节，各自形貌神情，都借对方双目看出，并带各自主观色彩，笔墨自然真切，直注全书。故甲戌眉批云：“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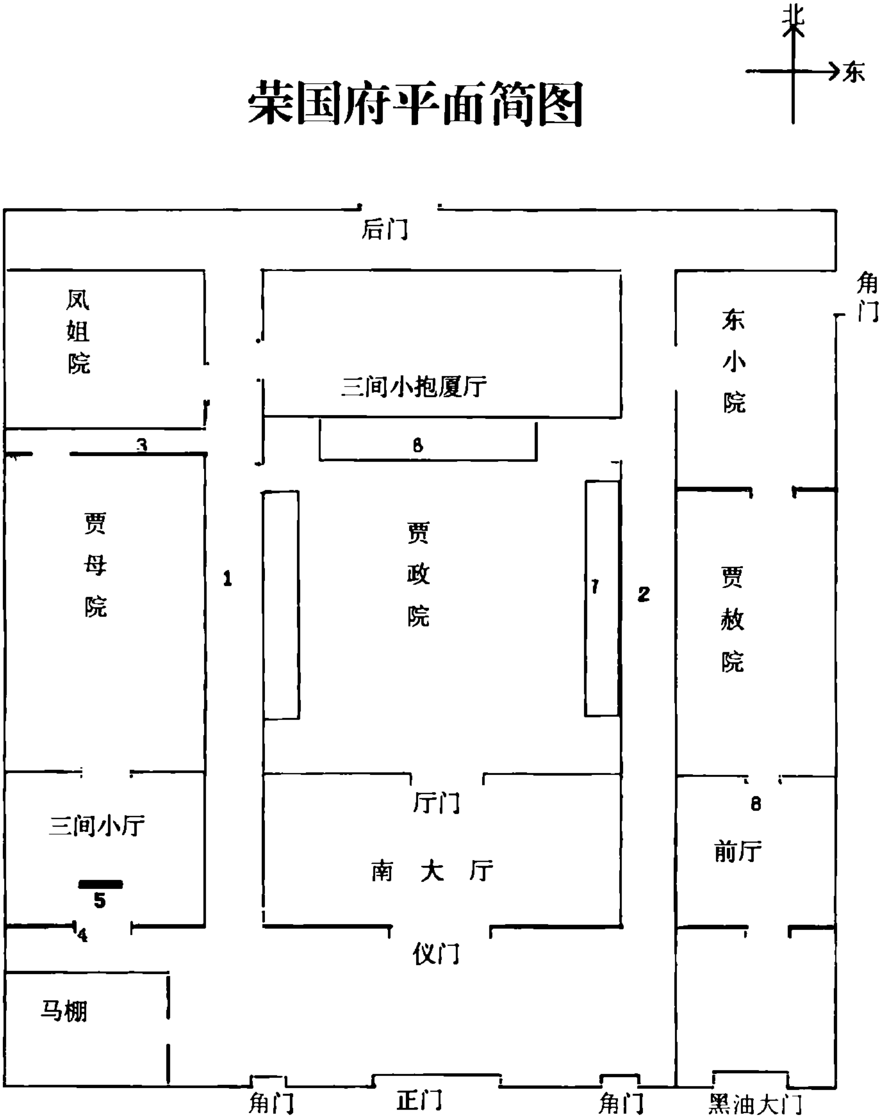
二玉初会，乃此回书之高潮。二人心思如一，神情如一，陈其泰称其

“写来精神异常”。是为后文二人诸多居恒情事张本，乃通部故事之一大关窍也。

上回演贾氏宗脉，此回二玉亮相，末尾带起薛家，下回宝钗入府，自此，一部书中之正生、正旦相继登场，“红楼”故事，徐徐启幕。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批此回云：“贾府人多地广，若用小说家话说某某叙法，岂不累赘，且断叙不清楚。看其将贾府始末从冷子兴口中细细说出，又从黛玉眼中将贾府人物地方历历看出……看似闲闲叙事，实则细细点题，神妙直到秋毫颠矣。”评之细切。

附录三

荣国府平面简图



1 左南北夹道　2 右南北夹道　3 贾母大房后檐下东西穿堂　4 垂花门
5 大理石插屏　6 荣禧堂　7 东边三间耳房　8 三层仪门


虛幻境

琳琅品畫朱貢王庭花月
情多自開綺洞盡總畫而
情緣縈結真如會而為相
俱空從此歸來式寶地示
妙還我本盧天

怡紅公子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却说黛玉同姐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正和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姐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承接上回末段，写薛家登场，慢慢引入宝钗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守中”二字，语出 老子 ，虚无清静之谓也 甲戌夹批云：“盖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为情所陷哉 ”下文叙其行止，恰与贾府诸男子“为情所陷”，而至“家事消亡”者不同 曾为国子祭酒，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至李守中继续以来，便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出明人陈眉公《安得长者言》一文，后人多采录之，并称为“至言”。六十四回宝钗亦曾云：“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清人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则以为此“盖前人愤激之词”，并驳之曰：“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女，何尝历历知书。”所言进步多矣 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认真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此处所写，亦旧日习尚。清人陈宏谋编《教女遗规 卷中引宋司马温公语曰：“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始诵 孝经 、《论语 ；九岁为之讲解《孝经》、《论语》及《列女传》、《女诫》之类 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 ”清李光地《性理精义》卷五亦云：“九岁男子诵《春秋 及诸史”、“女子亦为之讲解 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是亦可知，十八回应制作诗，李纨有名云“奉命多惭学浅微”、三十七回又云“我又不会做诗”，所说当非谦语，闺教使之然也 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命名取字，亦见宦家

风气。甲戌夹批："一洗小说窠臼俱尽，且命名字，亦不见红香翠玉恶俗。"()李纨恪守礼法，自以德胜，陈其泰称之为"书中第一贤人"。所以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不闻，惟知侍亲养子，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数语括尽李纨之为人，庄重出之。"纨"者，取其洁白意也。所谓"槁木死灰"一语，见于《庄子》，郭象注云："取其寂寞无情耳。"生于富家，青春丧偶，甲戌以为"此时处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实罕见者。"故王伯沆批云："定性声闻。"此写李纨之寂灭无情，与其名相映衬，或亦寓"戒妄动风月之情"意也。今黛玉虽客居于此，已有这几个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馀者也就无用虑了。回顾前文，凤姐曾嘱黛玉"在这里别想家"，赦老亦劝其"不必伤怀想家"，黛玉所虑者惟"老父"，足见父女情深。行文亦入理得体。〇此段特笔插叙李纨来历，揭过黛玉，以下畅笔叙写薛氏，串纳过脉，自然有致。

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遥接上回"雨村上任"句，《红楼》全书或实或虚，共写及五件人命官司，均与官吏徇情枉法相关。此回所写，乃第一宗。其他见第十五、四十八、六十九、八十六等回。却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来审。那原告道："被打死的乃是小人的主人。因那日买了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主人原说是第三日方是好日，再接入门，这拐子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有踪迹，只剩了几个局外的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一语揭出清时吏治之弊。据《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刑法三"云："凡审限，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然例虽严，而巧于规避者，盖自若也。"李光地《请严定承审命案处分疏》记清初命案常至经年不结曰："今各州县于人命事件，告官通详后，或已犯证提齐，情事真实，而乃积尘一二年，不行招解……秉公察审，断无难结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为权势制压，或以利欲熏心，故为迁延迟缓，以图出入开脱之法。且又事情重大，耳目难

欺，一则牵于财势，一则怯于公论，遂拖延岁月。”雨村前任，当深知个中三昧。故于冯渊命案，久悬不结　下文写雨村，受制于权势，乃依门子所教，施骗术，欺公论，审结此案。适可与李光地疏文相参证。求太老爷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殁感激大恩不尽。”

雨村听了，大怒道：但听案情，不知隐秘，雨村“大怒”，是其真心，非作态也。宋程颢《心性篇》云：“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下句所说，亦有想依法惩治凶犯之意　“那有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来的。”便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只见案傍站着一个门子[1]，使眼色不叫他发签。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从人退去，此名，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本作“侍从皆退去”；其馀脂本，“令”均作“使”。此处当作“命令”讲，与上回冷子兴“令”雨村之“令”，语义不同。只留这门子一人伏侍。门子忙上前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我看你十分眼熟，但一时总想不起来。”门子笑道：“老爷怎么把出身之地竟忘了，诸本于“老爷”下均有“贵人多忘事”一语，揶揄雨村发迹后不念旧情，切合其后来行径，乙本删之失当。老爷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的事么？”门子两“笑问”，写其傲慢机诈，神态活现　对照前回，语意双关，盖讥讽雨村“今日加官进禄”，而不识“贫贱”故人、忘却“出身”旧地矣。此语使雨村难堪，门子自招其祸，伏下文被“充发”事

雨村大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里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耐不得寺院凄凉，遂趁年纪轻，蓄了发，充当门子。二人原是旧交，曩时一为穷儒，因交结乡绅，今为猾吏；一系沙弥，因不耐凄凉，今作蠹役。甲戌批云：“一路奇奇怪怪，调侃世人，总在人意臆之外。”吏役上下其手，冤案胡乱结矣　雨村那里想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还是故人。”因赏他坐了说话。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你也算贫贱之交了，此系私堂，但坐不妨。”门子语语含讽，咄咄逼人。雨村已知首尾，然未即发作，反“赏坐”说话，假热佯亲，的是“奸雄”本色。门子才斜签着坐下。侧身直腰坐在椅子边沿，以表示谦恭。《绿野仙踪》第四十一回：郑三“谦虚了好一会儿，方才用屁股尖儿斜签着坐在椅子上。”《金瓶梅》简写作

"斜金"。今仍习用此语。

雨村道:"方才何故不令发签?"门子道:"老爷荣任到此,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此乃做官之妙诀也 洪秋蕃评云:"'护官符'三字颇新颖.今之巧宦皆有之。"官绅交结,屈抑百姓,亘古如斯 战国时孟子尝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康熙三十年《徐乾学等被控案载:"地方有司,则平日奉搢绅如父母,事搢绅若天帝……宁得罪于百姓,不敢开罪于搢绅 "《东华录》雍正十二载,雍正帝亦深知:"向来地方官,多有欲借乡绅之游扬,则交结乡绅欺凌百姓 "又载乾隆三十一年"上谕"亦曰:"外省吏治弊坏,皆由督抚不能正己率属,专以上下和同,联为一气,以行其蒙蔽欺诈之伎俩,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为尤甚,在伊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一纸"护官符",说尽仕途情弊,点明时代环境 故蒙府回首总批云:"劝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 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感慨良深 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的"护官符"来②,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诸脂本于此句下均有"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皆注着始祖官爵并房次 石头亦曾照样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三十七字,明白交代口碑下之小注是原文,指实俗谚所说,不可或缺 惟甲辰本删此数语,而留存小注,不明所以。程本不察,盖误认俗谚下注文为批语,遂将此数语连同小注一并删除,致人诟病。戚本狄葆贤眉评即云:"口碑下之小注,是门子所抄护官符原有之注解,非批语也 今本全行删去,谬极 "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按甲戌、蒙府、戚序、梦稿、甲辰、列藏各脂本四句俗谚下,皆有小字注文,惟庚辰、舒序两本无;己卯本原抄亦无,而其卷首另有带注夹条 诸本文字少异 清人苕溪渔隐《痴人说梦》之"镌石订疑"编所记旧抄本亦存小注,同脂本。○此句下甲戌注云:"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

房” 此写贾府之尊贵奢华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此句下甲戌注云：“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此写史家门第之显赫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此句下甲戌注云：“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馀在籍 ”此写王家之豪富。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此句下甲戌注云：“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雪”谐音“薛”。此写薛家之挥霍。○以上俗谚，极力形容四大家族之“权势”“富贵”。然观其姓氏，或谓亦谐音“假”“死”“亡”“雪”四字，假语意象，乃隐喻其本性虚假不实，必将“破家灭族”。故伟人毛泽东以为《红楼》所写，乃四大家族之“兴衰史”。“护官符”即全书“总纲”，此乃政治家、史学家之所见也。○俗谚语言，亦颇流丽 姚燮眉评云：“读之如古乐府。”

雨村尚未看完，历数四家，便即截断，含蓄得妙。甲戌批云：“若只有此四家，则死板不活；若再有四家，又觉累赘，故如此断法。”忽闻传点[3]，报“王老爷来拜”。“王老爷”者，王伯沆批谓“子腾之家属无疑也”。如是，则盖为薛家事来托人情耳 而关于冯渊命案之内情隐私，雨村已尽知 着此一笔，不特为行文顿挫，乃不写而写，别有意存焉。雨村忙具衣冠接迎。有顿饭工夫，方回来，问这门子，门子道：“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连络有亲”三语，说明四大家族命运与共之亲密关系。脂本及程甲此句下尚有“扶持遮饰，皆有照应”八字 甲戌夹批云：“早为下半部伏根。”是知后来贾府一败涂地时，其馀三家亦当株连获罪，走向败亡。张新之评，称此十六字为“全书总领”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丰年大雪’之薛。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此时“倚财仗势”，无人敢“拿”，反照八十五回“复惹放流刑”、薛家人“慌手慌脚”事。盛衰异致，人心有别。

雨村听说，便笑问门子道：“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小沙弥陈说原委，王老爷拜访托情，雨村当已洞悉官场利害，遂息怒释疑，而笑问结案之法。关乎身家性命，不过“顿饭工夫”，雨村态度变矣。门子笑道：“笑”字刺心，观其所言，得意声口如闻。雨村将何以堪。“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并这拐的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死的，是一个小乡宦之子，名

唤冯渊，“冯渊”者，谐音“逢冤”也，与“应怜”恰成对照，真是“冤孽相逢”。父母俱亡，又无兄弟，守着些薄产度日，年纪十八九岁，酷爱男风，亦反映明清社会风气。清初诗人吴梅村《王郎曲》，尝公然称颂男风　小说如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三回：“不料马小洲是个好男风的，见个篦头的小厮好，就搭买了他。”《红楼》后文尚涉及此类描写。不好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立意买来作妾，设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郑重其事，必得三日后方进门。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逃去。谁知又走不脱，两家拿住，打了个半死，都不肯收银，各要领人。那薛公子便喝令下人动手，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去三日，竟死了。冯渊为“乡宦”之子，英莲亦生于“乡宦”之家，如二人聚合，亦门户当对，或可“从此得所”，岂料冯为此而丧命　此正写英莲之“薄命”耳，引入题面　此乃书中所写第一桩“梦幻情缘”。甲戌评谓“虚写一个情种”这薛公子原择下日子要上京的，既打了人，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视人命为“些些小事”，权势之家如此横行，吏治可知，世道可知。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被卖的丫头是谁？”雨村道：“我如何晓得？”门子冷笑道：“冷笑”二字，其锋如刀。“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英莲至此，始有下落，遭际“应怜”　王伯沆批云：“昔日之婢，已为雨村正室；昔日之小姐，今反被人拐卖为婢世事难料，可胜叹哉！”雨村骇然道：“原来是他，听见他自五岁被人拐走，怎么如今才卖呢？”骤闻恩人女儿着落，而如此发问，似事不关己　有如张新之所评：“问得松泛，看他写这种人心，这般口吻，真觉腕底有鬼！”实实写透世态

门子道：“这种拐子单拐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玩耍，极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按第一回，英莲四岁被拐，此云“隔了七八年”，则此时当为十一二岁。脂本“七八”年下有“如今十二三岁光景”一语　按“红楼纪历”应为九岁，“十二三岁光景”云云，乃约度之词。虽模样儿出脱的齐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认得，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痦，从胎里带来的。上句中“痦”，庚辰本作“记”，梦稿本作

"痣"，蒙府、戚序本作"痧"；甲本及其馀脂本作"痱"，义指胎记　甲戌夹批云："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　今英莲有痱，其人可知矣。"偏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子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说是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是他的亲爹，因无钱还债才卖的。再四哄他，他又哭了，只说：'我原不记得小时的事。'九岁孩子，不记得亲生父母，实在可怜。七回写周瑞家的亦曾问其父母、本处，英莲说"不记得了"，周氏为之"叹息"　这无可疑了。那日，冯公子相见了，相见，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均作"相看"　相见，义为彼此会面　下文写王夫人与薛姨娘"姊妹们一朝相见，悲喜交集"，乃用此义。相看，则指相亲。如第三十一回云："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　"据上下文义，作"相看"较好。兑了银子，因拐子醉了，英莲自叹说：'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三日后才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内人去解劝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索性又最厌恶堂客④，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略解些，自谓从此得所。谁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卖与了薛家。若卖与第二家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他'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弄性尚气"、"使钱如土"八字，勘定薛蟠一生脾性　姚燮批谓前者"所以多祸"，后者"所以易穷"，伏薛氏败家之由　只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着一"拖"字，以知呆霸王之强横无理，英莲之不愿跟从　云其"不知死活"，与上文写拐子"半死"，冯渊"竟死"，三"死"字相映成文　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以上写英莲遭际、冯渊冤死，甲戌批称之为"一首薄命叹"　此段故事由门子口里补出，穿插于顺时叙述中，首尾完整，行文如绘，即所谓"故事性之人物叙事"也。后文如十五回老尼说张金哥事、四十八回平儿说石呆子事、七十八回政老说林四娘事，同一叙事法

雨村听了，也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上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路头，且又是个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通观全书，英冯之外，更有

“多情”者，本宜“聚合”而不能，乃至不“美”者，宝玉、黛玉之爱情悲剧是也；有本不“多情”，不当“聚合”而聚合，终亦不“美”者，宝玉、宝钗之婚姻悲剧是也。人情世道，每每相违，此雪芹所以满腔“悒郁”“不平”也。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见一对薄命儿女。冯渊亦一痴情人也。“梦幻情缘”、“薄命儿女”二语，非但指英冯二人遭际，且直入书之大旨，为全书影子。书中二玉、二宝外，尤三姐与柳湘莲、司棋与潘又安诸人之“情缘”，无一而非“梦幻”；大观园中众女儿之命运，无一而非“薄命”也。且不要议论他人，已知英莲来路行踪，却视作“他人”，昔日信誓旦旦，对甄家娘子允诺“务必找回”英莲，早已忘却矣。写雨村这般口吻，这种人心，入木三分。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再问“如何剖断”此案。此时之雨村，已不管英莲“死活”，只愿亟亟结案，开脱凶犯，邀饰“贾王二公”。文亦陡然一转，挽入下半回本题。〇雨村此番议论“孽障”“情缘”，与第二回议论“正邪”“善恶”，皆颇有见地，不愧“多读书识字”者，不应以人废言。两番议论，亦情理中不可少之文字。

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个没主意的人了？小的听见老爷补升此任，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因私枉法”，葫芦判案，以保“自身”，此本雨村心想，而难以亲口明言；门子为之斡旋，明白说出，入其彀中而不知。张新之评云：“人心之险，文字之难，一齐都到。”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正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的。”雨村所说，实是一番门面语，故甲戌连批四次“奸雄”、两次“全是假”，揭破其心口不一，全是“欺人”。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自是正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说的：‘大丈夫相时而动。’又说：‘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话，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门子所说，亦参透世情语。书中此等冷语处，当仔细玩味。王伯沆感慨：“不料近日仕途都能遵奉门子之训。”

雨村低了头，半日说道：“低头半日”，当在思谋权衡官司之利害、自身之得失、舆情之反响也，写来神理如见。“依你怎么着？”徇私之意已定，此乃探问枉法之“计”耳。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个很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

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凶犯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不依，只用将薛家族人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5]，堂上设了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便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系夙孽，今狭路相遇，原因了结，今薛蟠已得了无名之病，被冯渊的魂魄追索而死。其祸皆由拐子而起，除将拐子按法处治外，馀不累及'等语。小人暗中嘱咐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此即所谓烧埋钱也 或说，"烧埋之费，乃雍正时新制"。此说有误 据王学奇、王静竹 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 所云，元代已有此制．谓人死后即行烧化和埋葬．因称"烧埋" 办理葬事所花之钱，叫"烧埋银"或"烧埋钱" 见《元典章·刑部 清代亦称埋葬银。《六部成语·刑部成语》注云："埋葬银，被伤身亡之人由凶犯之家给以埋葬之费 "七十八回写晴雯死后，王夫人便命赏了十两"烧埋银子"。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有了银子，也就无话了。薛家"有的是钱"，冯家"为的是钱"，钱可通神．命案可结矣 多少冤案，皆因一"钱"字也 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门子献计．假神骗人：雨村实已心服，而偏笑说"不妥"，何其奸猾。等我再斟酌斟酌，压服得口声才好。"雨村所虑者在此。既要"因私枉法"，又想"压服得口声"，从来徇情者，莫不如此。〇以上写雨村与门子相见及筹划一段．忽"大怒"、忽"狐疑"，忽"大惊"、忽"骇然"，忽"叹"、忽"笑"．毛发皆动，神态活现．其机变权诈．不亚凤姐。二人计议已定。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少，"果见"二字，照应上文门子所说"冯家无甚要紧的人"句．是知雨村所谓"详加审问"者．并非本案之是非曲直，而系冯家人口多少，有无"要紧"人也．以便胡乱定罪，了结此案 不过赖此欲得些烧埋之银，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原来冯家告状．不为人命，而欲赖此获利；薛家草菅人命，则"仗势倚情"、"偏不相让" 天理何在．公道何存！世事人情．于此可见。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一桩命案，"胡乱"了结矣．明点下半回题面

自雨村到任，命案详至，门子说其原委，献计定罪，重重写之，详述其情；及至叙写判案，则数语收住，仅用“徇情枉法”、“胡乱判断”八字实注一笔，便轻轻抹去。此等处，可见《红楼》剪裁之匠心。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首次提及王子腾，但系虚点，至其死，通书未正式登场。甲戌批：“随笔带出王家。”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大恩人”之女落难，撇开不问；为贾王“令甥”，“疾忙”修书告慰。不着一字，而雨村之忘恩趋势可知。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对照上文，雨村曾被革职，而无“怨色”；而何以对“当日贫贱时事”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史记》载，秦人陈涉称王，故人尝与佣耕者调之，言涉“故情”，涉以其“妄言轻威”斩之　雨村心事，当与涉同。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才罢。门子劝结冤案，自己仍被“充发”，乃咎由自取。而在雨村，则不念“故交”，又一“忘恩”罪案。如此为人，奸诈之至。其后来发达，全凭此种心术也　以上了结葫芦庙文字，以下转入薛家正文。

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那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些，遂致老大无成。前文云甄贾二宝玉，皆因祖母“溺爱”，而“顽劣异常”。此写薛蟠富而孤，薛姨尤“溺爱纵容”，致使“老大无成”，养成“霸王”气性。甄贾薛三人，虽禀气有别，然一生受病于此则同。溺爱不明，教子无方，亦世家败亡原由之一。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按“蟠”有屈曲盘伏之义，故可字之以“文起”。宋姚勉《题腾芳书院》云：“云龙起蟠泥，雾豹出隐谷。”张新之评曰：“一名一字，见蛟螭之性不可驯。”甲戌本表字作“文龙”，自亦雅驯，与“文起”难分伯仲。此则张评近是，与其“霸王”行径相合。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为九回结交“契弟”、二十六回不识“唐寅”伏笔。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5]，薛氏远祖，本“书香之家”，现则为“皇商”，此写宝钗门第家声。据《清朝通志》卷九五“食货略”载，为皇室采办用物之人，往往倚财仗势“扰累地方官民商贾”、“霸占集场”、“短

价揹买”、“重利放债”，系当时社会一特权阶层。○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云：“叙黛玉先世，何等清贵；叙宝钗起家，只是富商，笔若伯州犂之手。”然按书中所写，薛氏之外，十六回叙及王家先时曾管辖“粤闽滇浙所有洋船货物”，贾府尝用“会票”支取银两；五十七回写及史家亦曾开当铺。是知四大家族均与经商有些许瓜葛 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旧日的情分，户部挂个虚名，支领钱粮，其馀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世家子弟，只知“般乐”，而不懂“经纪”，不谙“世事”，是其通病。三十四回宝钗说其兄只会“天天一处大家胡逛”，四十八回薛蟠自认“文不文，武不武”，薛姨埋怨其“不知世务”，皆此谓也。

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五十上下，脂本及程甲，均作“四十上下”，近是。王夫人为姊，薛姨妈是妹，此时宝玉七岁，如依乙本，则王氏生子何其迟也。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薛蟠年龄，诸本歧出。按之“红楼纪历”，本回所写，乃红历七年事，宝玉七岁，钗大两岁，应为九岁，如是，则薛蟠当为十一岁，然则十馀岁孩童，便要买丫头作妾，又似违常理。《红楼梦新证》以为“小两岁”云云，是“口语不定之辞”，非指“小二岁”也。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略写宝钗容止，与二回黛玉正式登场前作者先叙其性貌，同一手法。下回再写其品貌、八回写其衣饰与为人、二十八回写其形容，逐层着色，则与上回宝黛甫一上场，即以诗赞铺叙其服饰、风貌者，笔致自有轻重 当时，他父亲在日，极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母死后[7]，见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此写宝钗之家庭教养与思想意识，为其后来屡屡向黛玉、湘云作“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教伏脉。好为母亲分忧代劳。此写宝钗孝思，观其后来所为，父死之后，钗不独能“为母亲分忧代劳”，且为薛家之主宰，七十五回薛姨对黛玉说：“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以此可知元妃入宫之由。○通书写及“今上”，皆用虚笔，偶有称颂，亦多泛泛之言，不着实际，所谓“无朝代年纪可考”也。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亲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宫主、郡主人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宝钗别号蘅芜君，

以其德容，正堪充作宫中女官　〇以上写宝钗家声、母兄、来路，亦特特作一小传　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卖买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销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更趁此机会，一来送妹待选，清时"待选"，本有年龄、品秩规定，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之一百七十二　宝钗不合此规定，故张新之评以为，其入都"待选"，似有呈身"自献"之嫌　林姑娘进京，为依傍外祖母，显几分亲情，透几分苦涩；薛姑娘入都，备待选作女官，带几分功利，透几分欣喜，笔有泾渭　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部销算旧账，再计新支，其实只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因此，早已检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待选、望亲、算账、游览，风风光光，此四者，薛家进京之由也　与黛玉入京之闲闲冷冷，适成对照　正择日起身，不想偏遇着那拐子，买了英莲。薛蟠见英莲生的不俗，立意买了作妾，又遇冯家来夺，因恃强喝令豪奴将冯渊打死，便将家中事务，一一嘱托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人，自己同着母亲、妹子，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钱，几个钱，独同舒序本，列藏本作"几个臭铜"，甲本及其他脂本均作"几个臭钱"　加一"臭"字，乃合薛蟠声口　姚燮评曰："薛大哥亦知钱之气为'臭'耶？宜使之如土也"没有不了的。据雍正三年敕撰《大清律集解附例　卷十九　刑律・人命　所载，威逼人致死，依律不仅"追给埋葬银两"，尚应"发边卫充军"　薛蟠则扬长而去　（　葫芦案，至此总结一笔，是知一因寡母溺爱，二倚家中有钱，三仗至亲权势，此薛蟠所以横霸无忌也。

在路不记其日，那日，已将入都，又听见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8]，奉旨出都查边。薛氏一家入都，相依王宅，于理始宜，今子腾出京，只得转投荣府　如此安顿，留下文地步　〇按书中所写四大家族，贾为主线，薛乃居次，王多虚点，至于史家，则随笔提及而已　有如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薛王史三家，辗转牵引，终归附贾也　王希廉　红楼梦总评　谓贾薛之关系云："红楼梦　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宝钗是宝玉之配，亲情更切，衰运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详细。"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舅舅管辖，不能任意挥霍，如今升出去，可知天从人愿。"甲戌夹批："写尽五陵心意　"五陵，代称富豪子弟　杜甫　秋兴　之四云："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衣马自轻肥。"因和母亲商议

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给人住，须得先着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进京去，原是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处，或是你姨父家，他两家的房舍，极是宽敞的。咱们且住下，再慢慢儿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会子反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呢？"他母亲道："你舅舅虽升了去，还有你姨父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的收拾房子，岂不使人见怪？你的意思，我早知道了，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紧了，不如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明知蟠之心思，仍同意其"自住"，"任意施为"，薛氏对其"溺爱纵容"，实写一笔　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住几日。我带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投"字醒目，与三回"接"字对勘，前写黛玉孤苦无奈而往，此写薛氏合家特意而来，情致判然。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而来。此段叙薛氏寡母孤儿一路闲话入京，情景曲肖，自然入理　薛氏母子性格，亦现纸上。张新之评云："写薛姨妈，不是贾母，不是王夫人，不是邢夫人，不是刘老老，而处处掩卷能认得他；写薛蟠，不是诸纨袴，不是邢大舅，不是醉金刚，亦处处认得他，是为能品。"

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就中维持了，才放了心。照应前文雨村明告贾政、王子腾官司已结，"不必过虑"句，是知雨村枉法，胡乱判案，实奉贾家夫妻、王氏兄妹之意而为也。字里行间，深意存焉。又见哥哥升了边缺，正愁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在门外下车了。"喜的王夫人忙带了人，接到大厅上，其兄出都，略感"寂寞"，忽报薛氏来京，喜不自胜。王夫人看重娘家亲戚，亦实理常情。对照上回王夫人见黛玉，礼数虽颇周至，然看其神情，似嫌平平，亲疏自分，为后来选钗弃黛埋根。将薛姨妈等接进去了。姊妹们一朝相见，"一朝"二字，乙本独有异文，义为一时。汉刘安《淮南子·道

应训 有"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之句。甲本及诸脂本作"暮年"。下文有句云："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两相比照，乙本盖因王氏姊妹当时年龄不宜说"暮年"，遂改之。当亦合理 悲喜交集，自不必说。叙了一番契阔，又引着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过，又治席接风。上文详述薛家进京之由，及写薛氏母女入荣府，则数语带过，比之铺排黛玉入府光景，用笔简淡，笔意有别，详略得宜，各臻其妙。

薛蟠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引着见了贾赦、贾珍等。薛姨妈拜见贾母、薛蟠拜见贾赦，均用"引着"二字，王伯沆批谓"其疏远又可知" 贾政便使人进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年纪，外甥年轻，不知庶务，在外住着，恐又要生事。既照应冯渊命案，又为八十五回砸死张三事伏笔 咱们东南角上梨香院，"东南角"一语，甲戌、庚辰、戚序诸本作"东北角"，与下文"西南角"一语相应，是也 按书中所写方位，梨香院当在贾赦院北边，贾政院之东北角，后圈入大观园，位于园正门东南隅 院有房舍十馀间，自成院落 院内植有梨花，十八回写元妃归省时赐题匾额曰"梨花春雨" 古人多以梨花喻雪，唐人李白《宫中行乐 诗有句云："梨花白雪香。"无名氏《乐府 亦云："柳色青山映，梨香雪鸟藏。"梨香院或取义于此 薛家住此院，实得其所。那一所房十来间白空闲着，叫人请了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留住薛氏一家，由政老提出，其意则在"拘紧"薛蟠，免其"生事" 此正合薛姨心意，遂忙"应允"矣 王夫人原要留住，贾母也就遣人来说："也就"二字，含蓄入妙 揣其口吻，盖老太君已知政老夫妇"原要留住"薛氏一家，遂顺水推舟，表一态也 是知贾母对薛氏母女之来，起始并不"亲密" 下句所云，不过门面应酬语 此处所写，乃"红楼纪历"七年事也 及至红楼九年，第八回写贾母知宝玉从薛姨妈处来，则很"喜欢"；而迨十三年，第二十二回写贾母捐资为宝钗过生辰，"十分喜悦"；十四年，第五十八回写薛姨进园，照管黛玉，贾母尤"十分喜悦放心"。由漠然酬应，而"喜欢"，而"喜悦放心"，写贾母对薛家母女情感变化，针线缜密，精义内含，令人叹为观止 "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若另在外边，又恐纵性惹祸，遂忙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都免，方是处常之法。"所说亦周全、在理；但既然为"拜望亲友"而来，既然自家在京亦有房舍，何以要在荣府"处常"

久住？尔后又绝不一提宝钗"待选"之事，绝不一提移居自宅。陈其泰、洪秋蕃、王伯沆以为，此不独为"拘紧"薛蟠，且有图谋宝钗姻事之"深心"。而甲戌批则云："作者题清，犹恐看官悮认与今之靠亲投友者一例"孰是孰非，读者思之

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此则非黛玉所能比 遂亦从其自便。从此后，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荣公之外，薛氏家眷，乃梨香院第二任居住者也 梨花如雪，宝钗居之尤宜 八回写宝玉在此初会宝钗，互示佩物；十七回写薛家迁至他处，此院改为教习女戏所在；故二十四回写黛玉在其墙外听曲，宝玉在此"情悟"；五十八回写女伶遣散，院落似被闲置；至六十九回写尤二姐自尽后，在此停灵 由此观之，梨香院之变迁，似亦关系贾府之盛衰 ○以上一段，安顿薛氏母女，自此宝钗亦住荣府，与宝玉日亲日近矣

原来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馀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的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上又有一个角门，通着夹道子。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过来，或与贾母闲谈，或与王夫人相叙。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做针黹，倒也十分相安。相安，甲本及甲辰本作"乐意"，其他各脂本作"乐业" 三语皆通 相安，意谓和睦相处，没有矛盾。 离骚 有"异道而相安"句。宋苏轼《省试策问》之三云："上下相安，无刻核之怨"后传有"相安无事"一语。宝钗处事随和，很投人缘 "相安"二字，有注后文，似更切合其处世态度 ○以上一段，如姚燮眉评所云："将薛母住贾府后一切总写几句，并带写宝钗一边，而以'十分乐意'四字一束 以下再将薛蟠抽出另写"

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贾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过去。谁知自此间住了不上一月，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纨袴气习，贾府"玉"字、"草"字辈子侄，约有三十馀人，薛蟠"不上一月"、"已认熟一半"，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薛公子"当日"多坏，看冯渊一案，其坏可证，而今日"更坏十倍" 罪状若何，观九回"闹书房"，连斯文之地尚且如此，其他不堪之

事盖可知也 “引诱”二字，笔端藏锋，其意甚明。甲戌夹批云：“虽说为纨袴设鉴，其意原只罪贾宅，故用此等句法写来”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训子有方”云云，映照二回重言之，语有微意。自家子侄，尚“都是些纨袴气习”，如何“管束”他人？政老表面庄重端方，实则庸碌无能。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则现在房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此所说“房长”，或义同“族长” 清稗类钞》“门阀类”云，“合族之法，因其地而异”，山西尉迟氏、苏州范氏，皆设族长，“听断一族之事” 陈宏谋 选举族正族约檄 亦曰：“（江省）大半，皆有祠堂之户，每祠亦皆有族长房长，专司一族之事”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事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况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又有街门别开，任意可以出入，这些子弟们所以只管放意畅怀的。此段叙述，娓娓琐琐，笔致灵活，似在在有理，又似语语含讽，深文曲笔，即此谓乎？故张新之评曰：“笔笔开脱，笔笔坐实，铁案如山。”因此，薛蟠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此回写宝钗进京入住贾府，为后文“金玉良缘”铺垫，且照应首回“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所云。然此节叙薛家与贾府聚合之始末根由，均从薛蟠身上设意遣辞，不著痕迹，不落言筌，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作者运笔，何等沉著蕴藉

日后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门子：旧时官府中专司守门、传达、站班等杂务之差役。

② 顺袋：一种挂于腰带上的小袋。可放贵重钱物，以防丢失，因名“慎袋”，音讹而成“顺袋”。

③ 传点：旧时官署、权贵之家，二门旁常设一种叫“点”之响器，向内院报事，以击“点”为信号，故名“传点”。

④ 索性：甲本、脂本作“素性”。堂客，旧时称妇女为“堂客”，称男子为“官客”。

⑤ 扶鸾：又名“扶乩”。多以木制丁字架置于沙盘上，由两人各持一端，假作依法请神，在沙盘上画字，而答以休咎吉凶，实为迷信骗术。

⑥ 皇商：专为皇宫购置物品之商人。清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我朝无均输和买之政，凡官府所需，一出时价采办。”

⑦ 父母：误也，诸本作“父亲”。

⑧ 舅：桐花凤阁批校本于“舅”下旁增一“舅”字，诸本作“母舅”。

回　评

此回题面文字，在写宝钗与宝玉相聚之由。上回已叙明，黛玉丧母，贾母惜孤，接其入府，二玉所以会合。此回则借葫芦案为引线，带出宝钗，写其随母进京，依傍荣府，辗转牵合，二宝遂得相会。至此，宝黛钗三人，已悉数登场，聚合一处，将演出一曲“悲金悼玉”之“红楼”悲歌。并特特顺笔点出“四大家族”“荣辱与共”之错综关系及历史命运。

回目中戏用“葫芦僧”、“葫芦案”字样，既点明葫芦僧曾居住之葫芦庙，又含有糊里糊涂之意，语意双关，故作调侃。而命案所涉之人，辗转勾联，关系微妙。犯案人薛蟠，是贾王二府姻亲；雨村“复职”，又仗二府之力。受害之人，一为英莲，乃雨村昔日“大恩人”甄士隐之女；一为冯渊，为小乡宦之子。知情者门子，系士隐近邻，雨村“故人”。审案人，即夤缘新任应天府尹贾雨村。一命案也，纠合多少人事关系，绾结多少人情世故，写来清清白白，一丝不漏。

甲戌“凡例”声言：“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庚辰本首回亦云：《石头记》一书，并无“伤时骂世”之旨。然通书首宗命案，其首尾曲直，本自了了，并不“糊涂”，不难勘断；而雨村在得知案情隐秘后，违心行事，“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以为进身之阶。一桩人命官司，豪强之横行，人心之狡诈，吏治之窳败，一派“末世”景况，尽隐其间。故甲戌夹批曰：“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世之盛衰在吏治，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引尹壮图奏折，即以为乾隆前期，“吏治实为腹心之患”。

此回叙事，以葫芦案为主线，分作三段。首段续承上回，以黛玉为过脉，带写李纨来历，引出薛氏一家，导入本回正题。次段了结葫芦案，夹叙英莲一向行踪，补明前文。末段详述薛家投倚贾府缘由。蒙府回末总评曰：“看他写一宝钗之来，先以英莲事逼其进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倚，转转相逼来。”如此之写，“步步收缩，步步生发”，如水泻地，串纳无痕。

此回是继第二回后，又一集中描写贾雨村文字，亦是正笔刻画其“奸雄”本色一节文字。起始，雨村似也想秉公断案，扶持善良；然待门子出示“护官符”，告以案情原委后，乃悉依其计，瞻徇欺蒙，放走凶犯，胡乱了结此案。并因门子知其底里，于是寻出不是，将其充发。以知雨村之“枉法”，确非其天

性，实迫于“四大家族”之权势也。写其思想之变化，符合事体情理。

葫芦僧者，一小人物也，其形象意义有二：一则介绍“葫芦案”，嵌人叙事，有其结构功能；再者，其由寺庙沙弥，而到衙署门子，阅历多事，能言善辩，圆滑机诈，性格主体鲜明，又有其角色意义。《红楼》中小人物，多具这一作用。

黛玉、宝钗，均为通书女主角，但二人家世根基、出身来历，则不相同。两人如何与宝玉聚合，章法亦有别。二玉之相会，描绘人微，何等排扬，何等光景。而此回写宝姑娘人府情景，则多用侧笔，写得极其简括，极其闲淡；至若二宝如何见面，如何接谈，更一字未及。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以为此是“画家阴阳笔法”。至第八回“识金锁”、“认通灵”，始详写宝玉与宝钗之“缘”之“合”，笔有繁简，画有阴阳，实乃双笔“对待写也”。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暂可不写了。上两句总结薛氏母女居住梨香院事，下句接写三回黛玉入荣府，后乃转入宝玉、宝钗、黛玉三人正文。此等章法，既沿用说话语式，又有“新变”，故甲戌批谓“非别部小说之熟套起法”。

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贾母怜爱黛玉，“一如宝玉”，是知贾母将宝玉亦当作女孩儿般教养。一击两鸣，雪芹惯技　把那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孙女儿，倒且靠后了；就是宝玉、黛玉二人的亲密友爱，也较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此四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作“略无参商”　甲本所改，被指为“俗笔”　如姚燮谓“其语过分”，兄妹之间不当用之；狄葆贤、周汝昌更斥为“佛头着粪”、“污黛甚矣”　此四字，亦写作“如胶似漆”，语本汉末《古诗十九首》之十九：“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形容感情深厚，难解难分　古时多以之说夫妻。本书六十五、六十九回有此用法。亦可形容友情和谐融洽　如《水浒传　第四十七回：“徒闻似漆与如胶，利害场中便忽抛。”清人李汝珍《镜花缘》第六十四回：“兼之八个姊妹自从一同赴考，郡县取中之后，真是如胶如漆，就像粘住一般，再也离不开。”此写宝黛俨然一对亲兄妹，为后之二人情愫日深、终成知己张本　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不想”、“忽然”四字，尖峭冷峻。细思之，其中暗含背面多少文字，直注后来多少波澜。盖云二玉来历，本自不凡；后黛玉丧母，老祖宗“惜孤女”，特特将其“接”入荣府，自在情意之中。而宝钗之寄居荣府，则为“望亲”，乃随母自“投”而至。故三回写二玉初会，繁琐铺陈；上回对二宝如何相见，则略不一写，笔有斟酌，情有厚薄也。甲

戌眉批谓"先款款叙出二玉,陡然转出宝钗",三人鼎立、梦幻情缘,于此始矣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二回写贾政之为人,亦尝用"端方"二字,政老宝卿二人品格,确有其相似处。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此四字,乃宝钗人生态度之定评也 作者于八回谓其能"安分随时",七十九回谓其"每每随机应变",己卯本五十六回脂评谓其能"随时俯仰",三语同一义也。"随时"、"应变",即《周易》所谓"变通趋时"之义;能"因时而变",亦乃所谓生活智慧也 宝钗之所以能适应人际复杂之贾府生活环境,实实在此 然俯仰过之,或难免有世故圆滑之嫌,故黛玉曾怀疑其"有心藏奸"。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孤高自许"即三十八回黛玉《问菊》诗"孤标傲世偕谁隐"句意,此黛玉人生态度之定评,与宝钗之"随分从时"恰成对照 姚燮以为此八字是"黛玉一生招尤取悔之道"。然谓其"目无下尘"、亦不尽然,看其待紫鹃亲如姊妹、教香菱学诗不厌其烦,盖可知也。其嫌恶者,乃赵姨之流耳 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心中"不忿",此黛玉所谓"小性儿"也,所谓"妒心"也。脂本评曰:"此是今古才人同病"。宝钗却是浑然不觉。"浑然不觉"耶?抑"觉"而能忍,独絜其身,善于控持耶?看后文写宝黛亲近,钗或遇之,而每每"只装没看见",是何心境,可知一二。而钗黛矛盾,亦由此而生。〇此段将钗黛用心行事总摄一写,涵罩后文,细针密线,伏脉周匝。然钗黛之优劣,则众说纷纭 甲戌夹批云:"黛玉、宝钗二人,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极其妙者,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许叶芬《红楼梦辨》评曰:"大观园女儿心中目中,无不各有一宝玉在。"是则,钗黛二人,孰优孰劣,"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那宝玉也在孩提之间,况他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性乃"聪明灵慧",行则"愚拙偏僻",关纽后文许多"乖张"情事。视姊妹兄弟皆如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如今与黛玉同处贾母房中,故略比别的姊妹熟惯些,既熟惯,便更觉亲密;既亲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求全之毁。数语特写二玉,不独叙出宝玉"亲密"黛玉之理;"不虞之隙"八字,并揭明二人日后口角之实。以知二人之屡屡龃龉,非同志趣相左,实是"亲密"使然。故甲戌眉批曰:"八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 这日,不知为何,二人言语有些不和起来,黛玉又在房中独自垂泪。宝玉也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黛玉"垂泪",宝玉"自悔"、前去"俯就",二人和好、

此乃浑写一笔。甲戌本孙桐生眉批云："此是头一次生气，以后似此者甚多，故于前略伏一笔，以后便不唐突，此文字一定章法也。"此后，写黛玉每有"无言之隐"，乃"无不继之以泪"；宝玉即自责自悔，俯就认错，习以为常。二十三回"通戏语"、二十六回"发幽情"、二十九回"愈斟情"，皆实写其事也。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过来。以上数语，虚笼黛玉入荣府后，宝黛相处光景。看似轻描淡写，实如张新之所评云：曲曲传来，"宝黛情景全在个中，后文便不突不慢，是何等力量"

因东边宁府花园内梅花盛开，点明冬季时令。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从六十八回凤姐骂贾蓉说"你死了的娘"看，尤氏当为贾珍续弦，蓉之继母其姓"尤"者，寓意尤物也。六十三回写尤氏独理贾敬之丧，回目云"死金丹独艳理亲丧"，明言尤氏乃"独艳"。六十六回宝玉评说尤氏姊妹云："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带了贾蓉夫妻二人来面请。尤氏秦氏，联袂而至。款款写来，轻轻引入下文宝玉"神游太虚"一段文字，为全部一大关键。会芳园赏梅，宝玉遇秦氏，乃其"情迷"之始；而赏花请宴，出于宁府，倡自尤氏，亦所谓"首罪宁"也。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玩，于不经意处，顺笔带出此园。园本是宁府后花园，十六回写及荣府盖建省亲别院，宁荣二府，由会芳连通。园中馀存有天香楼、凝曦轩、逗蜂轩、登仙阁、丛绿堂等楼堂。据脂批，园之命名，"字义可思"。盖云宝玉梦游太虚，得见警幻，乃由此始；后入住大观，群芳毕集，仍耽于风月，痴情不悟，即因浸染宁府"恶习"也。后文贾瑞起淫心、可卿淫丧等宁府污秽事，皆在此园。此类故事，多为《风月宝鉴》旧稿遗存。先茶后酒。不过是宁荣二府眷属家宴，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此宁府第一家宴，而草草带过，为记别样"趣事"，径入下文，剪裁得妙。

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来。"贾蓉媳妇秦氏便忙笑道："秦"者，谐音"情"也。通书写"儿女真情"，由卷首灵河岸畔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神话故事开端，写得空灵洁净；写"风月孽情"，则从此回秦氏房中肇衅。恰如张新之评所云："《红楼》首叙此人，则《红楼》自云'谈情'，正面反面，一齐在内。""我们这里有给宝二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

心，只管交给我就是了。”听其声口、二人关系，似非侄媳与乃叔，竟如姐弟耳因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嬷嬷、姐姐们，请宝二叔跟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极妥当的人，因他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写出秦氏模样性格。下文袭人判词，亦谓其“温柔和顺”，二十二回写宝钗心性“稳重和平”，此云秦氏行事“温柔和平”，是知秦钗袭三人心气行事实有相同处。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上云“妥当”，此说“得意”，秦氏实乃贾母宠信之人。通观全书，贾母赏识之人有三：一为孙媳凤姐，一为重孙媳秦氏，一为外亲宝钗见他去安置宝玉，自然是放心的了。“放心”二字，照应上文秦氏云“老祖宗放心”句。书中于关目紧要处，屡云“放心”。实则适得其反。卷首写僧携顽石“投胎入世”，乃对道士云“你放心”，结果则“枉入红尘”；三十二回诉肺腑，写宝玉对黛玉说“你放心”，结果落得“泪洒相思”；此回写宝玉倦怠欲睡，秦氏要贾母“放心”，结果坠入“情天孽海”。凡此，所谓“放心”者，实实皆不放心也。脂评谓之“反跌法”。人生世情，往往如斯。或曰“放心”二字，是“全书大关目”，良非虚言。

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先引入上房内间，文势一顿，后方转至秦氏卧室，写得合情入理。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①]，心中便有些不快。此图寓有劝人勤学苦读之意，宝玉则天性“不喜读书”，扞格不入，故感“不快”。图意亦为下文宁荣二公之灵嘱托警幻规引宝玉“入于正路”作引，为后来宝玉厌弃宝钗辈讲谈“仕途经济”作伏。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说通达世故人情，即“学问”也，即“文章”也。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一“放胆文”云，学文须“本于礼义，老于世事，合于人情”，久之“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此实亦世人处世之方也。与上图相映，乃作者感慨世情之言。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评云：此联“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见画图已“不快”，及看对联，尤觉憎嫌，“断断不肯”在此矣。极写宝玉反世俗之情。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那里去呢？要不，就往我屋里去罢。”“往那里去”一语，故作踌躇；“要不”二字，顺势一转，始说出正意。秦氏心态如绘，笔亦摇曳多姿。宝玉点头微

笑。含蓄得妙，"笑"秦氏所言，正合其意 一个嬷嬷说道："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礼呢？""侄儿媳妇"四字，同甲本及蒙府、甲辰本，恰合人物称呼关系，故嬷嬷如是说 而借老妪口中一说，写宝玉之情迷，而不顾忌世俗礼仪，为十三回闻可卿死而"喷血"埋根。其他脂本无"媳妇"二字，则嬷嬷所说无谓矣。秦氏笑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个。上月你没有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和宝二叔同年，两个人要站在一起，只怕那一个还高些呢。"秦氏驳老妪所言，似亦在理。随笔带出秦钟，以伏后文，所谓"得隙便入"，非闲笔也 宝玉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卧房。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上句中"甜香"二字后，甲本及蒙府、戚序、甲辰本有"袭人"二字，己卯、梦稿本作"袭人而来"，甲戌本作"袭了人来"。乙本或因"袭人"字犯"花袭人"芳讳，而删之 句亦通，意似未完足。◯"一股甜香"，致宝玉如醉如痴，似入"梦境"。下文秦氏屋中之铺陈物件，即从宝玉此种神态中写出。陈其泰评曰："镜花水月，将下文摄入此句中，妙能使人不觉也。"甲戌夹批径称此香为"引梦香"。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看时"二字着眼，可知以下叙事似用第三人称，而落笔则在宝玉视点。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此画与上《燃藜图》相对，画意或取自《明皇杂录》，绘杨妃醉卧故事。据云，清时确有此画。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谓，清初人高云曾绘有《太真春睡图》，其转引林璐《琴山樵者传》云："琴山樵者（高云号）戏作《太真春睡图》，肤色合桃花，隐隐胸乳笼袙，李三郎屏后窥之，令人魂动色飞。"雍正时《姑妄言》第二回也曾谈及《杨妃春睡图》，而未言作者，内容或同。如联系二十六回唐寅画有"春宫儿"看，此画亦或有微意 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太虚"，北宋词人秦观字。其词多写男女之情、春梦之感。用古人字，恰与下文所写"太虚幻境"对景，转如特造。且书中每以"秦"代"情"，如是，则"秦太虚"似又隐"情"之"虚幻"之意，亦切合题旨。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袭人是酒香。唐画秦联，反衬以上一图一对。彼乃世俗迂腐，此则风流香艳，投合宝玉脾性，遂笑说"这里好，这里好！"◯此联下句亦嵌

"袭人"芳讳，似别有寓意。据二十八回，此名取意自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诗句。秦联"芳气袭人"，与陆句略同。此处写宝玉与秦氏梦合，下回则接写与袭人"偷试"，前因后果，一虚一实，呼应照顾之特笔也。此以秦联略一逗引，意趣绵邈。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②]，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③]。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④]，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⑤]。以上所云武则天、赵飞燕、杨太真、寿昌公主、同昌公主诸人，皆史有其人，载之凿凿；而宝镜、金盘、木瓜、宝榻、连珠帐诸物，则如王伯沆批所说，"此皆方便假设之物"，疑有疑无，似真似假，影影绰绰。其人其物，则均含有一段香艳韵事。此类物件，及下文纱衾、鸳枕之类，点缀于秦氏卧室，传神写照，设譬调侃，张扬极致，义或有三：一以渲染宁府华丽奢靡之生活氛围，显示秦氏生存环境，姚燮称之为"欲界仙乡"；再者连类及喻，状物述人，衬托秦氏生活之风流秾艳；三则故置悬念，激发阅者想象，引入下文虚幻意境。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与上文"快出去，快出去"相映衬，对劝学画联，见之即走，厌恶至极；对香艳陈设，连声称好，欣喜之甚。一恶一喜，宝玉性格，不经意间，展露无遗。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亲自"二字醒目，写秦氏、宝玉二人亲切之至 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西施、红娘云云，用《浣纱记》、《西厢记 剧意，笔法微意，文外射影，读者会之。于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丫鬟为伴。四丫鬟名，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秋纹"皆作"媚人"，列于"袭人"之后，位居第二。媚人之名，甲戌本此回凡两见，并有侧批云："看此四婢之名，则知历来小说难与并肩。"后此婢再未出现。"秋纹"当系后人改笔。秦氏便叫小丫鬟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此处不言秦氏"散去"，亦未写其何在，模糊得妙。"看着猫儿打架"一语，"猫儿"下，庚辰、己卯、甲戌、戚序诸本有"狗儿"一词，回末重言之。此语殊难索解，至今寻绎，尚未全晓。甲戌眉批曰："文至此，不知从何处想来。"孙桐生夹批称为"寓言"，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谓其"有深意"。八十七回写妙玉"走火入邪魔"，亦用及此语。姚燮眉批以为"俗所谓猫叫春也"（美）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评云：此一意象，"使我们想及《金瓶梅》一书常用

猫狗的形象来影射西门府内的狗彘行为。《红楼梦》的作者也许学此笔法，以隐指园中男女效禽兽之处"论者或据此，乃以为此处所谓"猫儿打架"，实是隐喻宝玉与秦氏"交欢"。此说恐非 《金瓶梅》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与李瓶儿月夜隔墙约会，亦尝以"赶狗叫猫"这一细节写"两人心事"。崇祯本无名氏眉批曰："赶狗叫猫，俗事一经点染，觉竹声花影，无此韵致。"以此评红，或乃近之。亦有评者强调此处"便叫"，与回末"正在"两词语，以为此两句实为表达"前尘如电掣，何足论有无"之意，与所谓"猫狗"无涉。其意实难取决，尚待识者教示。

那宝玉才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一写"恍恍惚惚"，宝玉神游，渐入梦境 由尘世过渡至仙界，用笔无痕 犹似秦氏在前，悠悠荡荡，跟着秦氏到了一处。此"一处"，即指仙界 宝玉神游，由秦氏引之入梦，后又用秦氏出梦。自尘世而幻境，由色而空，此亦小说大关键处。有如《西游补》写悟空为鲭鱼所迷，坠入梦境，"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耳。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此十六字，甲戌评谓抵一篇《蓬莱赋 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地方儿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此句后，诸本皆有"虽然失了家也愿意"一语 关涉作者原构思宝玉悬崖撒手、出家为僧结局，而非闲笔 乙本删之欠妥。下句中"管束"二字，诸本作"打去"。"有趣"之太虚，与"牢坑"般之贾府，隐隐相对，一为"情"之世界，乃理想之境；一为"理"之世界，乃现实之域，交互辉映，仿佛天壤。宝玉"重情不重礼"，故愿在幻境"过一生" 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束呢。"明人李贽《感慨平生 一文尝云："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 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 弃官回家，即属本县公祖父母管矣 ……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土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紧矣 "宝玉任情任性，不愿管束，向往自由，实与李贽同调 正在胡思乱想，听见山后有人作歌曰：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闲愁"者，即因情而生之烦恼也 隐指二十三回"警芳心"所引《西厢记》第一本"楔子"莺莺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宝玉乍入幻境，便闻此愁怨歌声，预兆全书悲凉之气 "寄言"云云，不惟告诫书中众儿女，亦有警省阅者之意。

宝玉听了，是个女孩儿的声气。歌音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美人来，蹁跹袅娜，与凡人大不相同。有赋为证：

方离柳坞，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珮之铿锵。靥笑春桃兮，云髻堆翠；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盼纤腰之楚楚兮，风回雪舞；耀珠翠之的的兮，鸭绿鹅黄。出没花间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飞若扬。蛾眉欲颦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欲止而仍行。羡美人之良质兮，冰清玉润；慕美人之华服兮，闪烁文章。爱美人之容貌兮，香培玉篆；比美人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蕙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远惭西子，近愧王嫱。生于孰地？降自何方？若非宴罢归来，瑶池不二；定应吹箫引去，紫府无双者也。此赋摹拟子建《洛神》，或以为赞赋虚比浮词，了无深意。实则作者乃有意仿效曹赋，故落俗套，使阅者想及子建梦宓妃事，两者情境相合，非雪芹才拙也。故姚燮评之曰："竟首妥协，然终不脱香奁尘腐语。"四十三回写宝玉赏鉴水仙庵泥塑洛神像姿态，即径用《洛神赋》词语

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笑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是何处，此三问句，王伯沆评谓其隐含佛之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之义，"语有机锋，莫道他家"。望乞携带携带。"那仙姑道："吾居离恨天之上，"离恨天"一词再见，名为警幻居处，实亦寓有宝黛爱情悲剧之意。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天曰"离恨"、海曰"灌愁"、山曰"放春"、洞曰"遣香"，仙姑居处，名衔奇特，境界玄妙 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是以前来访察机会，布散相思，今日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盏，亲酿美酒几瓮，素练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可试随我一游否？"宝玉听了，喜跃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处了，竟随着这仙姑到了一个所在，此"所在"，即太虚幻境 宝玉忘却秦氏，随警幻至幻境，切入上半回题意。以下所写，与首回士隐梦景一

照　然士隐至此，则梦醒，不得深入；而宝玉却由警幻导入“神游”，观册听曲，领略“情债”。此乃二次写及“幻境”，为全书一大关目，故浓抹淡妆，畅笔写之。忽见前面有一座石牌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大字，两边一副对联，乃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联语重出，但喻指各异。盖首回所云，意在说明通书之构思；此处重言，或重在暗示诸艳之结局。故张新之评曰，前者为“道作书之纲”，后者则“概书中诸人之目”。〇按，怡亲王弘晓《明善堂诗集　卷二十七《梦　尾联云：“梦亦成真真亦梦，本来四大总空观。”此诗即咏贾宝玉之神游太虚幻境，“梦亦成真”句，乃化用“假作真时真亦假”句意，“梦”即“假”也　弘晓诗作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夏，盖其时已过录己卯本，故能咏及此梦也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面横书着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此为太虚幻境中宫殿名，是宝玉梦游幻境第一去处。四字寓意，或如姚燮所评：“情之与孽，本相倚伏，有因孽生情者，有由情致孽者。”宝玉至此，即因情而入魔矣。也有一副对联，大书云：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明人潘之恒《情痴》云：“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　”可为此句作注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联语与匾额，句义相同。“堪叹”、“可怜”二语，旨在警戒世人。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又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转过正殿，进入二门，而至薄命司，叙次不紊。只见两边配殿，皆有匾额对联，一时看不尽许多，惟见几处写着的是“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句中“暮哭司”，同甲本及甲辰本，甲戌本作“夜哭司”，其馀脂本作“夜怨司”。此六司，两两一对，造名俱佳。清方玉润《星烈日记》云：《红楼梦》一书“大旨亦黄粱梦之义，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间自有

之境，曰太虚幻境，曰孽海情天，以及痴情、结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不知可使得么？”仙姑道：“此中各司，存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乃凡眼尘躯，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舍，又再四的恳求。那警幻便说：“也罢，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罢[6]。”宝玉喜不自胜，抬头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上云“痴情”等六司，是陪笔；此言“薄命司”，乃正文，为诸司归结处，亦宝玉神游幻境观卷册之所在　留意写出，笔有轻重　两边写着对联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为谁妍。对联切合“薄命司”匾义，而着眼于“皆自惹”、“为谁妍”二语。上联，与上文“觅闲愁”、四十九回香菱“自寻烦恼”、六十三回黛玉所抽花签上诗句“莫怨东风当自嗟”同义，是说诸钗之“愁”之“恨”之“悲”，皆因“痴情”而“自惹”，莫怨他人。《唯识论》六：“诸烦恼生，皆因痴故。”惹，亦写作“沾惹”，通书约有六十七处用及此一词语，而涉及男女情缘、人生感悟者，约十多处，皆作自我招致讲。如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二十五回和尚叹通灵玉诗“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皆用一“惹”字。“自惹”二字，尤蕴藉万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云：人生之“苦痛”，乃由于“自造”，而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此即所谓“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也。下联故作一诘，冷语寒心，宝玉见之，不禁“感叹”。

宝玉看了，便知感叹。进入门中，只见有十数个大橱，皆用封条封着，看那封条上皆有各省字样。薄命女子，“各省”皆有，以写天下红颜薄命者何其多也。宝玉一心只拣自己家乡的封条看，只见那边橱上封条大书“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因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尔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回应首回曹雪芹“又题曰《金陵十二钗》”一语，点明题义。故戚序夹批云：“正文点题。”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儿。”警幻微笑道：“一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两边二橱，则又次之。馀者庸常之辈，便无册可录了。”宝玉再看下首一橱，上写着“金陵

十二钗副册”，又一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依正、副、又副三等簿册核之，金陵一地，当有三十六钗，皆隶“薄命司”。然就下文所写十五人言，袭人北人，黛玉苏产，均非金陵人，而列于“金陵十二钗”。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谓“盖以所主者而言，所主者谁？贾宝玉也。”而庚辰本十八回眉批云：“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据此，俞平伯以为“末回情榜备载正副十二钗名字共六十人，却以宝玉领首。”徐恭时《芹红新语》并拟出六十一人“芳讳”，包括榜首宝玉。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橱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这首页上画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周春《红楼梦约评》云：“十二钗册多作隐语，有象形，有会意，有假借。”“又副册”首页为晴雯画面，象征其环境污浊、阴暗，为世所难容。后有几行字迹，写道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书中交待，晴雯系荣府管家赖大当日买来之“奴才的奴才”，出身卑贱。风流灵巧招人怨。“风流灵巧”，招人妒恨，是晴雯一生致祸处。七十四回王善保媳妇即诽谤其“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不成体统”。寿夭多因诽谤生，七十七回云，晴雯遭忌被逐，抱屈夭亡，年仅十六岁。多情公子空牵念。七十八回写晴雯死后，宝玉悬想其成为芙蓉花神，因作《芙蓉女儿诔》一篇至情文字，以言志痛，哀伤不已。

宝玉看了，不甚明白。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席”谐音“袭”，着一“破”字，揶揄之意甚明。画面隐含花袭人之姓名。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似桂如兰”暗寓“花气袭人”之意，小说十九回、二十一回写袭人“解语”“娇嗔”、柔情蜜意箴规宝玉万事检点，然事与愿违，终归徒劳。“枉自”、“空云”二语，讽意可见。

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末二句交待袭人终局。据脂评，宝玉出家前，袭人已嫁优伶蒋玉菡；后贾府事败，二人并回，“供奉”玉兄、宝卿，“有始有终”。现程刻本末卷，则写宝玉出家后，袭人“左右为难”，无奈而嫁玉菡。“堪羡”、“谁知”二语，亦意含调侃。〇又副卷册，晴雯列居首位，袭人次之，隐寓褒贬。评者多谓晴为黛玉小照，袭为宝钗小照，开卷

先点此二人，以为叙黛作一勾影，笔有宾主之义。“又副册”仅出晴袭二人，则如姚燮所评：“大约婢之有名者，俱在此册。”

宝玉看了，益发解说不出是何意思，遂将这一本册子搁起来，又去开了“副册”橱门。拿起一本册来，打开看时，只见首页也是画，却画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此画及判词，均说香菱 画面悽怆，隐喻香菱悲剧结局。蒙府本八十回回目下句作“姣怯香菱病入膏肓”，写其“本来怯弱”，今复“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 画面与之对景，预示香菱一生不幸。后面书云：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用拆字法，“两地”谓二“土”，加“孤木”，成一“桂”字，暗寓薛蟠之妻夏金桂，据判词及脂本，香菱结局，当是其患不治之症，又被金桂挫磨，医药无效，致使魂返故乡。程本则写，金桂忌恨香菱，反害自身；香菱“扶正”，最后以“产难完劫”，与判词不合。致使香魂返故乡。“副册”只出香菱一人，馀未及之，亦如姚燮所评：“大约为人之妾如平儿等，俱在此册。”甲戌六回夹批即云：平儿“也是书中一要紧人，‘红楼梦曲’内虽未见有名，想亦在副册内者也 ”

宝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那“正册”看时，只见头一页上画着是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一股金簪。此画及判词，是说黛玉和宝钗 画面上半，暗点林黛玉。两株“枯木”，即影一“林”字；一围“玉带”，后两字倒读，谐音“黛玉”。画之下半，隐指薛宝钗 “雪”者，谐音其姓“薛”；“金簪”，义即“宝钗”。也有四句诗道：

可叹停机德⑦，首句说宝钗，谓其纵有妇德，奈宝玉不听其规劝，劳而无功。用一“叹”字，实有惋惜之意。堪怜咏絮才⑧。次句说黛玉，谓其虽具诗才，而为俗世所难容，命运堪悲。着一“怜”字，语含爱怜之情。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此二句提破前面画意。上句当为黛玉伶仃孤苦、遭际悲惨之象征，下句则为宝钗日后独守空闺、处境凄凉之写照。○册中他人，皆一人一画，一人一诗，何以钗黛二人则合画一图，共咏一诗？盖钗黛均为书中女主角，高下难分。庚辰四十二回回首批云：“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 ”或以为此即“钗黛合一”之明证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问时，知他必不肯泄漏天机，待要丢下，又不舍。遂往后看，只见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一个香橼。此画说元春。“弓”借影宫闱之“宫”字，“橼”借影元春之“元”字。画图暗示元春一生命运系于皇宫。也有一首歌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虎兕”一语，解说不一 己卯、梦稿本作“虎兕”，典出《论语》“季氏”篇：“虎兕出于柙，龟玉出于椟中”据此，似与元春去世年月无关 或谓“虎兕相逢”，暗喻两派政敌之恶斗，元春即死于此政局之变中。然语焉不详，难明所以 甲戌等诸本均作“虎兕”，乃以干支配属，当作“卯年寅月”解。八十六、九十五两回，即以此比附，而写元妃死期 判词或寓有元春荣耀之时，即其梦归之日意也

后面又画着两个人放风筝，此“两人”，似指王夫人与贾政。下文《分骨肉》曲“告爹娘”即指此 贾政夫妇“疼爱”、“看重”探春，让其当家理事；后又作主，将其聘与镇海总制之子 或云“两人”乃指赵姨与贾环，恐非。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画面兆示探春归宿，谓其远适域外，如断线风筝，有去无回 程本一百回则写其远嫁海疆，后又荣耀回府探亲，似与此不符 画后也有四句，写着道：

才自清明志自高，断定其人品与志向。五十五回写探春自云，有志“立一番事业出来” 生于末世运偏消[9]。继开卷写“末世男子”贾雨村后，此写第一位“末世”女子，探春才志不凡，机智权变，不亚宝钗、凤姐。然一以庶出，名分微贱；一以女儿之身，徒有男子胸襟。“清明”姿质，与“庶出”名分、“末世”家运之矛盾重合，乃探姑娘一生之憾恨，亦其命运之悲剧也。雪芹对其有赞叹，有同情，亦有惋惜。此句下甲戌特批：“感叹句，自寓”

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贾氏四春，依出序，探春其三，然“正册”画图，则在迎春前。洪秋蕃评云：“其才其貌，矫矫不凡，故越迎春之前而与黛玉、元春成鼎甲。”

后面又画着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其词曰：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辉，湘江水逝楚云飞。画面及判词，乃说湘云，结句中即藏其名。

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断语云：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此断语说妙玉，前二句隐括其矛盾心境。妙玉皈依佛门，本为幽尼，遁世绝俗，故曰“云空”；然又向往尘世，喜与宝玉来往，不能忘情，有悖佛规，故谓之“何曾洁”、“未必空”。六十三回写邢岫烟说其“僧不僧，俗不俗”，亦此谓也。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此二句叹息妙玉可悲结果，“淖泥”者，或解作“风尘”，即青楼也。而据传靖藏本四十一回眉批有“他日瓜州渡口”、“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句，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以为此句或是说妙玉“最后违背心愿，嫁给一个什么老头”。程本一百十二回则写贾府被盗，妙姑亦遭“大劫”。

后面忽画一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下书云：

子系中山狼[10]，得志便猖狂。小人得志，莫不如此。《清稗类钞》“讥讽类”云：有集俗语为七绝以讽世者，其诗云：“小人得志乱猖狂，不管旁观说短长。”

金闺柳花质[11]，一载赴黄粱。黄粱，与戚序、舒序、程甲本同　当典出唐人沈既济《枕中记》，写书生卢生遇道士吕翁，自诉贫困，翁授其仙枕，使之入梦　生于梦中历经荣华富贵，年逾八十而卒。梦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熟。赴黄粱，比喻死亡。甲戌、庚辰等诸脂本“黄粱”作“黄梁”。今人“汇校”本注云：“黄梁，不从梁，亦是原笔，或谓暗隐梁木自悬之义。”有“揭秘”本亦随之附和云：黄梁就是“黄色的梁木”，而“赴黄梁”是说“到黄色的梁木上悬梁自尽”。两说似均可商。按，“梁”实通“粱”。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梁，叚借为粱。”古书中多此用例。如《管子·小匡》：“食必粱肉，衣必文绣。”(一本作“梁肉”。)《素问·通评虚实论　：“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唐王冰注：“梁，粱字也。”宋人黄庭坚《病起次韵和稚川进叔偶酬之什》：“白发生来惊客鬓，黄梁炊熟又春华。”明人唐寅《睡起》：“半窗红日摇松影，一甑黄梁煮浪馨。”此三诗即用“黄粱梦”故典。清人王瑞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十一亦有“不御梁肉，不衣裘帛”的句子。明

乎此,可知程甲等用"黄梁",甲戌等作"黄粱",均不误。如硬要说"黄梁"即是"黄色的梁木",方为雪芹"原笔原意",或难免望文生训之嫌,似不可取 ◯此判词说迎春,"子""系"二字合成"孙",隐指其夫孙绍祖之姓。

后面便是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长,此判词说惜春。所谓"三春",乃指其姊元迎探也。元春荣华,终归大梦;迎春懦弱,乃赴黄粱;探春清明,而运偏消。惜春返照观己,悟彻人生,遂出家为尼矣。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可怜"二字,同妙玉断语,均含同情之意。但亦略有不同,或如评者所云:人怜妙姑,当因其"为情所苦",不为世所容;人怜惜尼,则以其"为势所迫",看破红尘。独卧青灯古佛旁[17]。此写惜春结局,据二十二回庚辰批,惜春为尼,竟至"缁衣乞食",生活悲苦。程本一百十八回则写其虽出家为尼,然是"带发修行",并有紫鹃侍候。

后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只雌凤。此画及判词,说王熙凤一生遭际。"雌凤",象征熙凤;"冰山",喻指老祖宗贾母、娘家叔王子腾,后贾母寿终、子腾病死,冰山倒塌,立足无地。意谓凤姐所倚豪门,势不足恃,实难持久。其判云:

凡鸟偏从末世来,凤姐乃继探春后,所写第二位"末世"女子也。"凡鸟"二字,合成"凤"字,点熙凤名。《说文》"鸟部":"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判词着一"偏"字,盖叹其"来"不逢时,十三回写可卿托梦凤姐,庚辰即批云:"作者大有深意","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探春、凤姐均生"末世",一恃清明,一弄权术,而皆不得"补天"者,探以"运消",凤则因"势败"也。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此句费解,莫衷一是。或从贾琏与熙凤夫妻关系言,"一从"者,指琏对凤始则言听计从;"二令"者,合字为"冷",是说继之琏对凤态度冷淡;"三人木"者,以"人木"合为"休"字,意指贾琏最后休弃凤姐。如是,则此句实喻示琏凤夫妻关系之三阶段。然反对者亦多,实难一律。哭向金陵事更哀。

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此画及判词,是说凤姐之女巧姐 按四十一回脂评,巧姐后来与刘老老之孙板儿结亲,成一村妇。与此画面合景。宋淇《红楼梦识要》以为"男耕女织",乃雪芹"最理想出路"。程本一

百十九回则写经刘老老作媒，将巧姐许配乡间周姓财主之子。其判曰：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世事变迁，人情如此。古语云："势利起于家庭。"此之谓也。甲戌特批云："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两句或寓作者感慨。

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此即《战国策》卷三十三中山君感叹"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之意也　高诱注谓其"人之施与，不期多少，当其厄之时而惠及之，必厚德己也"

诗后又画一盆茂兰，傍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画及判词说李纨结果"茂兰"喻指其子贾兰，"美人"隐指李纨。贾府子孙，惟兰"爵位高登"，纨因子贵，"凤冠霞帔"，诰命加身。也有判云：

桃李春风结子完，"桃李"藏李纨之姓，"完"谐音"纨"，隐寓其名。此句意喻李氏生子不久，即丧夫守寡，如春之桃李，一旦结子，花亦凋残矣

到头谁似一盆兰。"谁似"一语反问，突出贾兰乃贾府"草"字辈中出类拔萃者也。庚辰本七十八回贾政评贾兰，有"若论举业，似高过宝玉"一语，何况他人　程本末卷甄士隐说及荣宁二府"将来兰桂齐芳"，"兰"者，即贾兰也，照应此处"到头"一句

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末二句，评骘李纨一生　谓其含辛茹苦，贞节自守，其行如冰清水洁，似得好报；然已"黄昏路近"，不必妒羡，不过只留得诰封虚名，枉与人作"笑谈"矣。此即李纨一生之悲剧也。

诗后又画一座高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据十三回脂评，此回初稿曾以"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为标目，写贾珍与儿媳可卿苟合，丑事败露，可卿羞愤自缢。后删却此一情节，以为秦氏隐恶。此图即画可卿天香楼"悬梁自尽"事。小说现改作因病身亡，略有不同。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比喻人间之情，如天空之大，海水之多　《情史　卷十七"实从一"篇末情主人评曰："情犹水也，慎而防之，过溢不止，则虽江海之洪，必有沟浍之辱矣。"判词句意似之。"深"字，甲戌原作"身"，后改作"深"，复还原为"身"；他种脂评及程甲诸本，均作"身"　"幻情身"，当指可卿，谓其乃由"情天情海"幻化而出，象征风月之情。程乙用作"深"，似

嫌浅露，不及原文。情既相逢必主淫。此"情"也，或隐指宝玉儿女之"真情"与可卿风月之"孽情"而言，两者相逢，而生"变态"之情，即此处所谓"淫"也　贾府败亡，由此开端，即《好事终》曲云"宿孽总因情"者是也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为宁府定罪立案。请观后文，七回写宝玉初见秦钟，十一回写贾瑞见凤姐起淫心，十九回写茗烟与万儿幽会，六十四回写贾珍、贾蓉父子与尤二姐聚麀，诸如此类风月情债，均发生于宁府　即如宝玉后之"困鸳鸯"、"污宝光"沉溺于男女情事，亦与其在宁府入梦神游有关。〇以上十二钗卷册，以可卿束之，张新之评以为"末出秦可卿，非结上，乃起下"，其诗"则为全书写，而'幻'字为本回之主"

宝玉还欲看时，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以此八字评宝玉，仙姑识见，确与众不同。甲戌眉批云："通部中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此八字来，真是意外之意。此法亦别书中所无。"恐泄漏天机，便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随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既导其阅览册稿，又不欲"泄漏天机"，盖为下文听曲留作地步。

宝玉恍恍惚惚，再用此四字，写宝玉梦中神况，恍兮惚兮，临"奇景"矣。不觉弃了卷册，又随警幻来至后面。但见画栋雕檐，珠帘绣幕，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所在也。此写出薄命司，而来至仙姬之宫。甲戌夹批云："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似隐示太虚幻境即梦幻中之大观园，而大观园即现实中之太虚幻境也。正是：

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

又听警幻笑道："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言未了，只见房中走出几个仙子来，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回应前文，首回写绛珠本为灵河岸上仙草，后投胎下凡为林黛玉；三回写其栖身荣府，故云欲去接其"生魂"。此处突出黛玉，乃如陈其泰所评，为"醒主脑也"。程本一百十六回写宝玉重游幻境，得遇黛玉，以悟"仙缘"，或据此敷衍而成。故我久待[13]，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清净女儿之境？"看后文二十、三十六等回，宝玉以"一切"男子为"浊物"，今仙姬亦视其为

"浊物"矣 视女儿为"清净"之身，尊贵之至，则见之于第二回甄宝玉语 这当是作者"女儿观"之反映。

宝玉听如此说，便吓的欲退不能，果觉自形污秽不堪。此即《世说新语》"容止"篇所谓"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之意也。警幻忙携住宝玉的手，向众仙姬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经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二公之灵，时显时隐，察机兆先，贯穿贾府盛衰 此回之后，五十三回除夕"祭宗祠"，拜祭"二公遗像"，威严肃穆，显贾府回光返照之象 七十五回中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凄惨悲凉，乃贾氏由盛转衰之兆 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此数语当有曹家影子在 "国朝定鼎"，当指甲申(1614)鼎革之变，清王朝定都北京 据史料载，顺治元年(1614)，雪芹高祖曹振彦及其子玺，扈从入关；康熙朝，曾祖玺升任工部郎中，祖父寅官通政使，司江宁织造，父辈颙及頫亦相继任江宁织造；雍正六年(1728)，頫获罪罢官，返回北京 至乾隆九年(1711)，雪芹开始 红楼 创作，前后历时，恰为百年 后文十三回，秦氏向凤姐托梦亦云："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 "按秦氏死于红楼十一年，依秦淮梦 红楼梦本事编年新探 ，史年参照为雍正三年(1725)，上距"国朝定鼎"，约八十馀年，故云"已将百载" "已历""已将"，前后映照 红楼》乃雪芹所撰，此又一证也 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书中每每以"运""数""理"解释人事之荣辱兴衰，流露出作者宿命思想 开卷写癞僧称英莲为"有命无运"之物；二回写娇杏嫁雨村，是"命运两济"；八回后人嘲顽石诗曰"运败金无彩"；六十九回写尤二姐被"折磨"，三姐托梦云"此系理数应然"，皆此谓也 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照应二回冷子兴演说贾府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句，联系小说开端作者"自云"一段看，当寄托雪芹身世之感 故甲戌批云："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禀性"以下十二字，宝玉一生定评 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盖即 华严经 "先以欲钩牵，后令成佛智"之旨 甲戌夹批云："二公真无可奈何，开一觉世觉人之路也 "即所谓"以情悟道"之路也 入于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明知"吾家运数合终"，无可挽回，仍望警幻规引宝玉"入正"，以绍家声 此即宋欧阳修《五代史

伶官传序》所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之意也。谆谆至嘱，可谓用心良苦，奈宝玉不听何。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终身册籍，令其熟玩，尚未觉悟；故引了再到此处，遍历那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

说毕，携了宝玉入室。此当为幻境后宫中众仙姬居室，乃宝玉听曲之处与上文所写观册籍处一对 但闻一缕幽香，不知所闻何物。与前秦氏房中“甜香”一照，同耶，异耶？迷离不辨 宝玉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乃尘世所无，尔如何能知？此系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甲辰批曰：“细玩此句 ”“群芳”，当隐指大观园中钗黛袭诸艳也；“髓”，解盦居士《石头臆说》云：“髓者，碎也。”与下文茶名“千红一窟”之“窟”谐音“哭”、酒名“万艳同杯”之“杯”谐音“悲”义同。是此，则可知一香一茶一酒，实隐括全书，寓意天下女儿无非皆遭际不幸，实堪悲哭，岂独钗黛袭也 此亦点明 红楼 乃伤悼女子悲剧命运之作，姚燮评云：“一名之细，用意深远 ”宝玉听了，自是羡慕。于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来，宝玉觉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18]，奁间时渍粉污。“唾绒”，七十回湘云 如梦令 亦有句云：“岂是绣绒残吐 ”两句皆源于南唐李煜《一斛珠》词：“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闲情偶寄》称其为“闺中极韵之物”，故宝玉喜之 “亦有”二字注目，暗示秦氏卧房当亦有此物 壁上也挂着一副对联，书云：

幽微灵秀地，

无可奈何天。此联下，甲戌特批云：“女儿之心，女儿之境”，“两句尽矣” 批之甚切

宝玉看毕，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一名痴梦仙姑，一名钟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摆设酒馔。正是：

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

宝玉因此酒香冽异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万木之汁，加以麟髓凤乳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宝玉称赏不迭。以上写宝玉自入仙姑之室，听警幻说香名，"自是羡慕"；听说茶名，乃"点头称赞"；听说酒名，又"称赏不迭"：一路欣羡，终因"群芳""千红""万艳"此类名目与女儿命运相关也

饮酒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调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舞女们答应了，便轻敲檀板[15]，款按银筝，听他歌道是：

开辟鸿蒙……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则，又有南北九宫之调[16]。上句中"则"字，各本多同，或可作"法则"讲，惟甲戌本作"别"；此句之"调"，独同甲本，义指"宫调"，诸脂本作"限"　刘世德《读红胜录 以为"则"字乃"别"之形讹，甲戌本"之别"与"之限"二者对举，何等巧妙　可作一说　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若非个中人，甲戌批云："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 "开卷小说"缘起"诗云"谁解其中味"，"谁"即"个中人"也　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曲，先"阅稿"，再"听曲"，以冀宝玉打破"闷葫芦"，深明调意　警幻用心周至，无奈宝玉只知称赞"群芳"，而对曲文"甚无趣味"，痴顽不悟　红楼 一书，所以由此立意　反成嚼蜡矣。"说毕，回头命小鬟取了《红楼梦》原稿来，此当指首回空空道人所录之《石头记　"原稿"二字，与上文所云《红楼梦 十二支曲乃"新制"二字相照应　联系开卷甲戌所谓 红楼梦 "本名"《石头记 及"雪芹旧有 风月宝鉴 之书"批语看，可知《红楼梦 实乃雪芹据旧稿 风月宝鉴 、原本 石头记 多次披阅增删而成　"红楼十二支曲"，则为"新制"也　递与宝玉。宝玉接过来，一面目视其文，耳聆其歌曰：

【红楼梦引子】 红楼梦 十二支曲，因加"引子"、"收尾"，凡十四支与前"金陵十二钗正册"画图及判词相补充，隐含书中主要人物遭际与结局，寄寓作者"末世"之情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金代元好问 迈陂塘 词感叹大雁之殉情云："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

女。""引子"前三句，句式立意，仿佛元词；然构思尤为窅渺，意味尤为深隽。起句极言时空之绵邈，次句特作一问，以见"情种"之难觅。三句"风月情浓"，即上文所谓"古今之情"、"风月之债"之义。晚明盛行"至情"说，张琦《衡曲尘谭》甚或以为"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三"乐小舍拼生觅偶"写乐和与顺娘生死恋情，眉批称为"一对多情种"。清初随缘下士《林兰香》十一回写燕梦卿说："天下有情人大抵如此，情得相契，则死亦生；情不能伸，则生不如死。"寄旅散人评曰："言情至梦卿，真可谓之情种。彼假道学，动以义理自相纠绳，直一土木偶耳，情乎何有?"雪芹思想与明清之际思潮一脉相承。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此三句，亦雪芹撰作《红楼》时之心境写照，并与全书叙事结构和感情基调融会贯通。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金"指代宝钗，着一"悲"字，乃悲悯其结果独守空闺之处境也。诸脂本"悲"作"怀"，乃怀念存者之义。"玉"指代黛玉，着一"悼"字，乃伤悼其终至魂归离恨之悲剧也。"金玉"二字，当亦有隐括"薄命司"中众女儿之意。〇"红楼梦"三字，是曲名，亦是书名，至此明白出之。甲辰本梦觉主人序云："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借梦言情，以幻写实，是《红楼》创作一大艺术手法。〇"引子"用第一人称写出，说明十二支曲创作之由，王希廉称其为全曲之"总领"。

【终身误】曲名《终身误》者，实代为宝钗悔也。宝玉婚后，仍不忘黛玉，眷念情深；而致宝钗冷落凄苦，寂寞终身。都道是金玉良缘，首次明提"金玉良缘"。后乃或藏或露，若断若续，多次言之，如八回莺儿之说金锁、二十八回元妃之送礼物、三十四回薛姨之说婚姻、三十五回贾母之夸宝钗等，不写而写，隐隐忽忽，而成一系列潜在信息，故云"都道是"。俺只念木石前盟。"木石前盟"，直照首回绛珠仙草（木）与神瑛侍者（石）"还泪"故事。"俺"字，代拟宝玉声口，由上句"都道是"三字一衬，尤显醒目，既明示宝玉对黛玉之情有独钟，痴心不渝；亦可知"木石前盟"之势孤力单，必将以悲剧告终。〇论者或说，"金玉""木石"云云，实寓有"尊黛黜钗"之意；然恰到分际，并不直说，而由读者自悟，乃成其妙。如吴宓《红楼

梦新谈》云："金玉形式璀璨，其价值纯在外表；木石资本平朴，而蕴蓄才德于其中"，"金玉者尘世之浮荣，木石者圣哲之正道"，"作者抑扬之意，固已明矣。"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明代高启《梅花》诗云："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后计成《园冶》又以"恍来林月美人，却卧雪庐高士"比喻造园借景。高诗计文意境，恰与此处曲词对景，曲中以"雪""林"二字，明点宝钗、黛玉二人之姓。面对如"高士"之生者宝钗，曰"空对着"；而对似"仙姝"之殁者黛玉，曰"终不忘"。宝玉之于钗黛，志有异同，情有亲疏也。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17]，此写宝玉、宝钗婚后生活，二人相敬如宾，确如闺中良友，而非昵侣也。到底意难平。全曲从宝玉视角，以比衬法，哀叹宝钗婚姻之不幸，倾诉宝玉自己心意之不平。

【枉凝眉】曲名《枉凝眉》，蔡义江校注以为，含有"皱眉悲伤也是枉然"之意，写黛玉之"泪尽而逝"，可作一说。三回有对黛玉蹙眉、蹙愁形容的描写，可参看。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上句喻指黛玉，下句喻指宝玉。"仙葩"与"美玉"对举，极言二玉心地之高洁，正堪匹配。〇俞平伯谓，《枉凝眉》与《终身误》均从宝玉角度，慨叹事无兼美。故"阆苑仙葩"指宝钗，"美玉无瑕"指黛玉。此论亦似有理，可备一说。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他"字，从黛玉视角，注明宝玉，与上文《终身误》中"俺"字一对，互诉心意。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虚话，各本歧出，乙本同甲本及甲辰本，义谓不实之言。亦可指虚幻之相。明人卫泳《悦容编》云："色空空色皆虚话，斩尽藤萝我独存。"己卯、庚辰、梦稿诸本作"虚化"，系佛经用语；甲戌本原作"虚化"，后改作"虚花"，复描涂为"虚话"；蒙府本原作"虚花"，后"花"描改为"话"；戚序本作"虚花"，狄葆贤眉批曰："'终虚花'今本作'终虚话'，是。"是知，后之改订者多认同"虚话"。"虚花"一词，古代戏曲小说中也多用之，比喻虚幻不实，亦并不误。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嗟呀"曰"枉"，指黛玉；"牵挂"曰"空"，指宝玉。是说宝黛爱情不能实现，徒然悲伤思念也。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钱锺书《管锥编》评谓，水月之喻，常见释书，有"心服之赞词"与"心痒之恨词"两柄。后者如唐李涉《送妻入道》"纵使空门再相见，

还如秋月水中看”、宋黄庭坚《沁园春》“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是也。此曲中“一个枉自嗟呀”四句“点化禅藻，发抒绮思，则撩逗而不可即也，犹云‘甜糖抹在鼻子上，只教他舔不着’（《水浒》第二四回）……是为心痒之恨词”，亦示“不可捉溺也”。想眼中能有多少珠泪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曲文以“还泪”故事作结，措语分明，点出此曲乃黛玉专词。评者据脂批或云，由“一个枉自嗟呀”至结句，乃写实也，而非泛拟。是说贾府事败，宝玉被拘狱神庙，黛玉悲痛叹息，宝玉时时惦念；至宝玉离家次年，黛玉恸哭而亡。曲文深沉哀婉，姚燮评谓“声泪齐下”，“皆肖稗畦”。（前此三曲，一为总冒，统领全书，一叹宝钗之“误”，一怜黛玉之“枉”，宝玉则消纳于钗黛曲中。三人之情缘纠葛，构成全书故事情节主线，故王伯沆批以为“正文只是三支，故馀曲另起”。）

却说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未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婉，竟能销魂醉魄。因此，也不问其原委，也不究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宝玉总不解悟，改悟前情，故作一顿，以递入下文。因又看下面道：

【恨无常】此曲为元春之死写照。以下各曲次序，悉按上述正册画图先后。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18]，人生荣枯，家族兴败，莫不如斯。《红楼》一书，奇偶急徐，起承转合，亦如此也。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销耗。望家乡，路远山高。联系下文“儿命已入黄泉”句，以知此句当说元妃薨逝，魂归冥府，眺望故里，“路远山高”，不胜悲痛。评者或推考，此数句是说，因异族入边，元春有如杨妃，亦遭“马嵬”之变，死于逃难途中，似嫌牵强。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通观全书，贾府子孙，能规劝父母者，唯元春一人。盖因其贵为皇妃，通达世事人情，对贾氏家事洞若观火。再看十八回，并知其不独告诫父母，且关切兄弟宝玉，冀其早日“成器”。曲文立旨，重“天伦”二字，切合元妃身份。然全曲充满悲怨哀叹之情，故甲戌特批曰：“悲险之至。”尤其结句，劝其父弃官引退，言之酸辛，似“过来人”语。此恰如晚明徐学谟《归有园麈谈》所云：人生“当得意时，须寻一条退路，然后不死于安乐；当失意时，须寻一条出路，然后可生于忧患。”亦“末世”之人处世之策也。

【分骨肉】此曲悲叹探春之远嫁不归。"分骨肉"道出其与家人之生离死别，万分悲切。　一帆风雨路三千，慨叹探春人生之旅之艰险，命运难测。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故作旷达语，以此自慰，探春胸襟如见。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深知贾氏家运者，凡三人，曰元春、凤姐、探春　然元春幽居深宫，不主家事；凤姐虽然理家，但一味贪婪自私，实是贾府"蠹虫"。唯探春也，抱负不凡，有志补天，无奈远嫁异域，一去不返。结末二句，令人唏嘘，为探卿一叹，为贾氏一叹。

【乐中悲】此曲感伤湘云之家境遭际。"乐"者，羡其居于"绮罗丛"中，生性豪放，又"配得才貌仙郎"；"悲"者，叹其"父母双亡"，良缘短暂，命运多蹇，故曲名"乐中悲"也。　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此乃湘云对待"儿女私情"与钗黛不同处。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论者据小说十四回正文及二十六、三十一回脂评推考，或以为湘云后嫁贵族公子卫若兰。程本一百六、一百十、一百十八回提及湘云婚事，仅写其夫长相、才情均好，得痨病早逝，未写其名。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世难容】此曲叹息妙玉遭际之可悲。谓其为人"孤癖"，一生为世"难容"。六十三回岫烟即说其"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而自苏州投至京城。以知妙玉之"孤癖"，乃社会环境使然，非关心地也。王伯沆批云：曲名"三字悲之也，无贬意。"　才华馥比仙，气质美如兰。十七回写妙玉出身"读书仕宦之家"，"极通"文墨，"极熟"经典，"极好"模样。连用三"极"字，写其气质才华，如甲戌所批："妙卿实当得起。"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你道是"、"却不知"两语，前后相衬，因己"太高"、"过洁"，厌弃尘俗，而招人妒嫌，终遭"泥陷"。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卷四云："人生莫如闲，太闲反生恶业；人生莫如清，太清反类俗情。"俯仰寰宇，知音难遇。妙姑与屈子，同一悲也。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

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末句之意，同前晴雯判词结句"空牵念"、袭人判词结句"公子无缘"，当均说宝玉。此处是说，妙姑流落风尘，与宝玉"无缘"相遇。此曲上有姚燮眉批曰："末句指神瑛。"

【喜冤家】此曲哀痛迎春被丈夫孙绍祖作践而亡。　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所谓"当日根由"，即七十九回"误嫁中山狼"所写，绍祖祖上"当日希慕宁荣之势"，曾拜贾府门下，而成"世交"。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贪欢媾"一语，为程本独有异文；庚辰本作"贪还构"，梦稿本误为"贪这搆"；甲戌、己卯、甲辰本作"贪还搆"，舒序本原抄甲戌各本，后旁改作"贪婚媾"。今人校订本、会真本多有依脂本采用"贪还构"或"贪还搆"者，并释义说："'构'者，构陷也；'贪还构'，既贪且构之谓也。"此说不确，程本改笔，词义显豁。欢媾，原指结为婚姻。三国魏曹植《感婚赋》云："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至《金瓶梅》，则常以："媾欢"一词指男女之交合。如第五十九回云："西门庆欲与他（郑爱娘）媾欢。"本书八十回写孙绍祖"一味好色"，家中媳妇丫头"将及淫遍"。明写其实一滥淫之徒。实则，"构"与"搆"此处均通"媾"，义为交媾。《周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孔颖达疏："构，合也。"又，汉焦赣《易林·乾之井》作"男女搆精"。清吴炽昌《客窗闲话初集》"双缢庙"云："师讲《易》至'男女搆精'句，草草读过。女请问搆精之义，师嗔曰：'是非儿女之所宜问。'"皆其例。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

【虚花悟】此曲咏叹惜春悟彻出家，遁入空门。木村《红楼梦读后记》评谓此曲"婉转多姿，深得元人遗意。"　将那三春勘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以上数语，与其判词前两句"勘破三春景不长"同，是说其由三春之不幸，参透荣华之易逝，人生之虚幻，而感伤厌世，寻求"天和"，以为自保。此说惜春出家之由，与妙玉之"世难容"不同。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

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19]，上结着长生果。

【聪明累】此曲哀悯凤姐之惨痛结局　曲名《聪明累》，即聪明反被聪明牵累之意　或也可作“聪明自误”讲　清叶廷琯《鸥陂渔话·马士英有才艺》谓，录存权奸马士英文，即“欲使世之阅马文者，知其聪明自误耳”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反算了”，诸本皆同，唯戚序本作“反送了”；近日传媒引此曲文，多写作“反误了”，查现存各本《红楼》，尚未见有此写法。原作“算”字，意味似更醇厚，耐人咀嚼。看下面批引陈眉公语，当可作一佐证　○此两句，是作者对凤姐一生行事之评说与嗟叹，同时亦有警拔世人之意。世人多以此为处世箴言。如晚明陈眉公《模世说》感叹“聪明反被聪明误，巧甚么！”又云：“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么！”周清源《西湖二集》卷四开篇直告：“与其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如做个愚蠢之人。”前生心已碎[20]，死后性空灵。十字凤姐生前死后一生定评。上句，即下文“意悬悬半世心”意也。凤姐逞强好胜，独揽荣府家事，为之操劳心碎　五十五回向平儿袒露理家心境，有“骑上老虎”之感。七十四回又向平儿诉说“我白操一会子心”　下句所指不详，然判词谓其乃末世“凡鸟”，此又谓其死后“空灵”，悲悯之情，叹惋之意，亦可见矣。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两句既表露凤姐临终时心境，亦预兆贾府终将败落　凤姐遭际，与贾氏盛衰密切相连，死生系之　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此则如明人陆树声《清暑笔谈》所云：“棋罢局而人换世，黄梁熟而了生平　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营营焉不知止者。”亦警世之言。

【留馀庆】此曲拟巧姐口气，写其因娘亲“阴功”而得以逃脱厄运

留馀庆，留馀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娘亲[21]，“忽”“幸”二字，亦含“巧”意　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程本一百十八回“舅兄欺弱女”，写凤姐死后，王仁、贾芸、贾环串同定计，将巧姐私聘给外藩。评者或云，据脂批，芸乃“仗义”之人，并不“奸”，与此不合。此论似嫌拘泥，如雨村，“奸雄”也，亦有其“豁达”、“不俗”之一面　至于贾环，则实为巧姐之“叔”，而非“兄”，程本误之　正是乘

除加减，上有苍穹。

【晚韶华】曲名《晚韶华》者，意指晚年所得之荣华也。曲文以夫妻“恩情”与儿孙“功名”两事，咏叹李纨一生之荣枯变幻。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所谓“夫荣子贵”，本女子人生之荣耀，而于李纨，则实乃两不幸　丈夫贾珠早逝，夫妻恩情，有如镜中之花，早已徒有虚名，此所谓“镜里恩情”也。其子贾兰，虽登仕禄，然李氏已至晚年，富贵荣华，宛似南柯一梦，瞬息即逝，此所谓“梦里功名”也　三句慨叹“美韶华”去之太速，无奈其何，并有一种“末世”之感在焉　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虽说是”、“也须要”二句，语平意显，劝人要“济困扶穷”，申明《留馀庆》曲旨　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后人钦敬。曲文立意，与首卷《好了歌》之意相通。叹人生之无常，哀女子之不幸，悲宗亲之荣损，感世事之沧桑，均发明《红楼　题旨，较之他人曲文，着笔似高一层。张新之以为“即此已收束全部，不必俟《飞鸟各投林》一曲也”

【好事终】“好事”者，意指男女欢会也　曲文暗寓秦可卿之死，揭示贾府败亡之由　曲名《好事终》，即寓有贾府败亡于男女风月之事意

画梁春尽落香尘。隐喻可卿天香楼悬梁自尽事，与上文画面、判词及原稿第十三回情节相合　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此“风情”，当特指男女之私情，即《三刻拍案惊奇》卷十四所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风情”者是也，与“风月宝鉴”中之“风月”之情义同，而与儿女之“真情”有别　箕裘颓堕皆从敬，回应二回，贾敬虽袭宁国官爵，然“一味好道”，不管别事，纵儿孙胡为，家业焉能不败？甲戌本孙桐生眉批云：“敬老悟元，以致珍蓉辈无以管束，肆无忌惮，故此判归咎此公，自是正论　”家事消亡首罪宁，再点宁府，与判词一照，为宁府定罪。宿孽总因情。句意似说，“情”乃恶之源也　论者亦有歧义。《情史》卷十五“孙氏”篇末情主人评曰：“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　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并以为圣贤如文王与孔子、方正如文正与清献、坚贞如子卿与澹庵、豪侠如卫公、清洁

如和靖与元章，皆有情人也，故知"情何尝误人哉？人自为情误耳"。辨之甚详，言之甚剀 雪芹亦当识之。如是，则曲中之"情"，当指脂评所谓之"孽情" 又谐音可卿之姓"秦" 盖云因贾珍与儿媳可卿堕落乱伦，道德沦丧，为贾府"败家"埋下祸根。清人朱伯庐《治家格言 云："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即此意也

【飞鸟各投林】此为"红楼梦十二曲"收尾，总结十二钗之命运归宿，兆示贾氏家亡人散之可畏景象，宣泄作者"万境归空"之人生悲剧意识，曲名与"树倒猢狲散"义同 晚清文康《儿女英雄传 第三十八回写安老爷听一道士唱了十二段道情，其尾声云："这番闲话君听者，不是闲饶舌 飞鸟各投林，残照吞明灭 俺则待唱着这道情儿归山去也！"明显借鉴此曲

为官的，家业雕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全曲凡十四句，甲戌批云，以上二句，"先总宁荣"；"有恩的"以下十句，"将通部女子一总"。俞平伯原以为，十二句每句分结一人，恰适对于十二钗，并列表证之。后复疑问，自谓"未免牵强" 联系上文图词，结合小说文本看，曲中末尾"好一似"两句为全曲总束，其馀分句，或有实指，惟难以一一确考 参照俞文，可明白指证者，当有五人 有恩的，死里逃生。当指巧姐。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当指黛玉。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当指李纨 看破的，遁入空门。当指惜春。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当指凤姐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二句喻指贾府人散家亡之必然结局 姚燮眉批云："数语之中，已将全部人兴亡生死包括无遗。"程本写宝玉中举，贾府"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与此曲意不符

歌毕，还又歌副歌。"副册"之歌，当咏叹香菱辈也，略而不录，是文章简省法。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因叹："痴儿竟尚未悟！"照应上文警幻所言"或冀将来一悟"数语，但宝玉辜负警幻一片婆心，竟尚"未悟" 其后种种"痴顽"事，皆因"未悟"二字生焉 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觉朦胧恍惚，四字义同"恍恍惚惚"，三言之 "恍惚"由聆曲之室，"朦胧"而入香闺，一派梦中景况。告醉求卧。

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

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仙姬在内，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此“仙姬”.即下文所说警幻“吾妹”可卿 钗黛双提并举.此所谓钗黛“合一”论之又一证也 评者或云，证之小说第八回，谓可卿“形容袅娜，性格风流”.是则只近于黛，而不兼具钗之“鲜艳妩媚” 细按文意.当云可卿身兼钗黛之美，乃二人之“幻笔” 如将三人形象一一比附.以实代幻.区别三人，恐非作者本意 正不知是何意，忽见警幻说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那些淫污纨袴与流荡女子玷辱了。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耳。“好色不淫”两语.确是轻薄子借作风流自赏.“饰非掩丑”之语.蒙府批谓此“已滥熟于各小说中” 即如佳话中才子.亦多借此作案自解 红楼 写宝黛之真情.自与别种说部不同 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出语惊人，无怪宝玉“吓的慌忙”分辨.及阅下文警幻绎解，始知其义 红楼 行文.善掀波澜.引人入胜.往往如斯 宝玉听了，唬的慌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垂训饬，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幼，不知‘淫’为何事。”此时宝玉当在八九岁之间 二知道人 红楼梦说梦 谓其乃处“精化小通，阳台发轫时矣” 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不见于经传稗史.确乎新奇 甲戌夹批云：“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 ”是知“痴情”、“体贴”、“意淫”，其意一也.盖谓情意欲念皆蕴于内而不著于外者也 宝玉于园中诸姊妹多存此种意念.即对平儿、香菱乃至彩云等诸女儿.亦“纯用体贴功夫”.此为宝玉独有之属性 即如鲁迅《史略 所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者是也 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宝玉之“意淫”.上云“天分中生成”.下又说“汝今独得”.特特强调之，是说宝玉对女子之“心性”.与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中“皮肤滥淫”之辈.迥乎不同 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女，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数语借“淫”说法.立意又进一层 曰“闺

阁”、曰“世道”、曰“心会”、曰“神通”，当知“意淫”二字，不专为宝玉定评 感慨身世，咀嚼人生，此二字也，或含有作者对一种生命精神之企盼与追求 今既遇尔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子独为我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故引子前来，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兼美”照应上文仙姬形容数语，即指钗黛而言也。此仙姬“可卿”，与前“引梦”之秦氏，是一是二，其说不一 俞平伯以为“是一而非二”，论者多持此说 亦有论者以为，“兼美”形象，“纯属子虚乌有”，是宝玉臆想“幻影”，与梦外之秦氏“是二而非一”也。按之本文，宝玉梦中神游，因“倦怠欲睡”，而由秦氏引入仙境；梦中虽阅册听歌，仍茫然不解，遂“告醉求卧”；“朦胧恍惚”中，与可卿“成姻” 一路写来，云诡波谲，虚实含混。秦氏可卿，同耶异耶，一耶二耶？牛马不辨，任读者想象。此正《红楼》笔端狡狯，烟云模糊之妙 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景呢。从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22]。”“孔孟”“经济”云云，回应上文，即宁荣二公之灵所谓之“正路”也。警幻不负二公之嘱，以之警悟宝玉。故蒙府批云：“说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不得不然耳 ”而据清陈宏谋 学仕遗规》卷三引明人葛锡璠《省心微言 云：“处今之时，读有用之书，讲经济之学，斯为实材，但不可俗耳。”清王晫《今世说》卷一载：“梁苍岩教子弟，家法醇谨”，“自理学经济诸书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览。” 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亦云，“士生盛世”，当以“文章经济显于时”，“以鸣国家之盛”。乃知讲经济之言，亦明清之时尚也。三十二回写湘云劝宝玉也应“谈讲谈讲仕途经济” 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中，将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此四字，四言之，当写宝玉与可卿“云雨之事”，乃梦寐幻象，而非实事 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也难以尽述。

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此用幻笔，首次写及儿女之情。文字简净，不专铺张，为后文写儿女情事定一基调 诸联 红楼梦评梦》比较此书与《金瓶梅》称：“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直是蝉蜕于秽 ”道出 红楼 言情写性之语言真谛，其不同于那些恣意渲染床笫情事、以媚俗惑众之世情书如《玉闺红》、《姑妄言》者在此耳 因二人携手出去游玩之时，忽然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

道黑溪阻路，令人惊怖 "荆榛"、"狼虎"、"黑溪"，世路之艰险，亦如斯 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从后追来，说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乃迷津，"迷津"者，乃迷误虚妄之界也，是宝玉神游太虚终止处，亦当是其惊心却步，悔情悟道处 王希廉评云："迷津难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沉溺 "宝玉迷恋尘缘，不悟前情，故难渡迷津 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套用 庄子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句意，以"木""灰"隐喻居士、侍者之无情无欲 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坠落其中，便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了。"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响如雷声，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菜根谭》曰："心无杂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悲地 "是谓沉溺情色，则迷津难渡也 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吓得袭人辈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不怕，我们在这里呢！"上句中"袭人辈众丫鬟"一语，各本同，甲戌本作"袭人、媚人等"，照应前文。○"因二人携手"至宝玉梦醒一段，诸本与甲戌文字歧异颇大 据甲戌本，当是"警幻携宝玉、可卿闲游"，而至迷津，有意显现迷津可怖景象，警戒宝玉"作速回头"，"以情悟道、守理衷情" 诸本则作宝玉、可卿二人自己"出去游玩"，忽至迷津 此似不合本回宝玉梦游始终不离警幻导引、指路迷津之整体构思

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映照上文，诙谐入妙 "正在"二字，对映上文"便叫"二字，尤为注目 极言时间短促，而宝玉已梦历多境 恰如佛典所言"于一顷之时，而见多年之事"也 且看唐人《枕中记 、南柯传 、清人 续黄粱 ，以梦点醒，借幻说法者比比也，不论其有无 忽闻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儿，因纳闷道："我的小名儿，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中叫出来？""小名儿"，即乳名也 上文云，仙姬"乳名兼美，表字可卿"；此处则云，秦氏小名可卿；至第八回，又云秦氏小名可儿，官名兼美 若然，贾府秦氏与幻境可卿，是一是二，又难辨矣 王伯沆谓"贾府秦氏，乃幻境中可卿化身" 洪秋蕃亦云："太虚幻境之可卿，专为影射秦氏，系无中生有 "蒙府批云："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头不着 云龙作雨，不知何为龙？何为云？何为雨矣 " 红楼 中人名或如此，叙事或如此，不可道，不能详，倘在在探

疑索隐，斤斤寻龙觅云，或难免流于主观猜谜，胶柱鼓瑟。

未知何因，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燃藜图：亦称“杖藜图”。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六：“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然，因以见向，说开辟以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此当为劝学之画。

② 赵飞燕：汉成帝后，身轻善舞。《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号曰飞燕。”

③ 太真：即杨玉环。《新唐书·后妃传》：“玄宗贵妃杨氏，号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

④ 寿昌公主：本唐代宗之女，此处当作“寿阳公主”。寿阳公主，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女。

⑤ 同昌公主：唐懿宗之女。《新唐书·诸帝公主·懿宗八女》：“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韦保衡，咸通十年薨。”

⑥ 随喜：佛教用语。佛家以为行善事可生“欢喜心”，随人做善事，称作“随喜”。后至寺庙游览、参观，亦称“随喜”。

⑦ 停机德：《后汉书·列女传》载乐羊子求学一年而归，其妻以停机断织为喻，勉励其用功学习。后以“停机德”喻古代妇女之美德。

⑧ 咏絮才：《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后以“咏絮才”喻女子工于吟咏。

⑨ 消：诸本作“消”，形近致讹。

⑩ 中山狼：宋谢良《中山狼传》载，春秋时有狼被赵简子所逐，求救于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哄走赵简子而救狼，未料狼反欲吃东郭先生。后遂将忘恩负义之人称为“中山狼”。

⑪ 柳花质：诸本作“花柳质”，是也。

⑫ 清灯：诸本作“青灯”。下文《世难容》曲中亦作“青灯”。清，通“青”，《释名·释言语》：“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

⑬ 我：金本、脂本作“我等”。桐花凤阁本即于“我”下加一“等”字。

⑭ 唾绒：古代妇女刺绣，每至停针换线，辄以齿咬断绣线，沾留口中者，随即唾出，谓之“唾绒”。

⑮ 檀板：亦名“拍板”，用檀木制成，演奏音乐时用以打拍子。

⑯ 南北九宫之调：北曲、南曲是元明时戏曲音律之不同派别，北曲盛于元代，南曲盛于明代。九宫，元人杂剧中有正宫、中宫、南宫、仙宫、黄钟宫五宫，大石调、双调、商

调、越调四调，合为九宫调。

⑰ 齐眉举案：《后汉书·梁鸿传》："（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称夫妻相敬如宾为"举案齐眉"。

⑱ 无常：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人世间万物，都在生成坏灭中，迁流不定，绝无常住性，故称"无常"。

⑲ 婆娑：当是佛家传说西方极乐世界中宝树名。或说乃"娑罗"之误。娑罗，木名，又作"沙罗"，为龙脑香科常绿大乔木。

⑳ 前生：张本、脂本作"生前"，与下句"死后"对仗。

㉑ 娘亲：张本、金本、脂本作"幸娘亲"。当为叠句。

㉒ 经济之道：经国济民之道。

回　评

此回回目，诸本多有不同。己卯、庚辰、梦稿等作"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蒙府、戚序等作"灵石迷性难解仙机，警幻多情秘垂淫训"。各本两句联袂，共演宝玉神游幻境一事，然各有侧重。己卯诸本，上句重在"阅册"，下句重在"听曲"；蒙府诸本，则上句重在"阅稿听曲"，下句重在"云雨之事"。评者或谓，"迷性""多情"两词，当非雪芹本意。甲戌作"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上句专指演曲，下句概说幻境。"生""新"二字，可知作者之艺术追求。甲辰、程甲作"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当改己卯诸本而成，题意则与甲戌相反，上句概说神游，下句专指听曲。诸本多有"红楼梦"字样，王伯沆批云："此三字便是话头。"后甲辰以此三字作书名，或受此回目启迪。

此回题面文字，分作两段。首段概说宝黛钗三人心性，以为后文写三人情缘之总冒。次段畅叙宝玉之神游，乃此回之要旨。循宝玉游历，次段复可分为三层：一是阅览金陵十二钗命运册簿，一是聆听红楼十二支仙曲，一是领略幻境香闺风光。最后点醒梦境，回应前文。写一神游，浓墨重彩，全力出之。

《情史》卷九"李月华"篇末情史氏评曰："梦者，魂之游也。魄不灵而魂灵，故形不灵而梦灵。事所未有，梦能造之；意所未设，梦能开之。"此回演宝玉神游幻境，其义有三：一则通过画册、图咏与曲文，借象寓意，概括大观诸钗各人一生因果归宿，昭示贾氏宗支终将败亡结局，点明全书主要人物命运、立意本旨，有其预示功能。二则梦境、真境交互映照，深隐对应，具有象

征意义。就全书构思而言，梦里幻境与梦外大观、园外贾府虚实相衬，真假辉映，构成人物生活之三重境界。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谓大观园内为"理想世界"，大观园外为"现实世界"，两相对比，形成《红楼梦》全书"最主要线索"。余定国《〈红楼梦〉里被遗忘的第三世界——旨在批评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说》则以为，小说所写之太虚幻境与大荒山，已超越故事本身，而构成《红楼》中第三世界，即抽象世界。从男主角宝玉形象看，其神游也，阅册、品茗、醉酒、听曲、成姻，领略幻境种种风光，仍不悟前情，终堕迷津。梦中一番经历，实是其尘世生活之射影，实是其一生"真境"与"心境"之象征。三则铺钗太虚景象，从幻境立意，到警幻居处、诸司名号、仙姑名姓、茗酒命名，诸种意象描写，莫不突现一"愁"字、"怨"字、"悲"字。尤其判词、曲文，或感事，或咏人，哀怨凄迷，回肠荡气，悲凉之音，不惟洋溢本回，且时强时弱，贯绕全书，为小说定一悲剧基调。

"神游太虚境"，确是一篇"开生面"、"立新场"文字。近有论者或云，《红楼》中"太虚幻境"，乃"脱胎"于明末不可解人《小青娘风流院传奇》中之"风流院"；幻境中"金陵十二钗"之卷册，"脱胎"于"风流院"中之"花名籍册"。小说与"传奇"，两两比照，确有其相似处；然两者旨趣轩轾分明，感情境界全然不同，雪芹戛戛创新之意，不可掩矣。

在《红楼》之前，叙录闺友闺情、写及女子不幸之世情书，当首推《林兰香》。然其悲剧内涵，尚嫌贫弱。至《红楼》，始写出多种女子的悲剧命运，令人震撼，使人激愤。此回曲引"悲金悼玉"一语，直抒"愚衷"，非仅指钗黛之悲剧结局，亦以昭传闺阁，悲悼"红楼"众女儿之不幸命运也。且看判语、曲词，从"又副册"之晴雯、袭人，"副册"之香菱，"正册"之钗黛，直至可卿，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无一非"薄命司"中人，无一能逃离"孽海情天"之门。

《红楼》全书写及宝玉之梦，主要有七，梦入幻境，乃其第一梦也。而全书有三处写及梦游太虚，即首回士隐之梦、此回及一百十六回宝玉之梦，章法各不雷同，而以此回所写，文字最长，最具神韵。其始，写宝玉思睡入梦，而至仙境，遇警幻，到太虚，过宫门，入配殿，至薄命司，翻阅"金钗"册籍；尔后，又入仙宫，见仙姬，沁仙茗，醉仙酒，聆听"红楼"仙曲；尔后，复至香闺，成良姻，知云雨，领略幻境风光；终至堕入迷津，大惊梦醒。一神游也，所历之

境，写得如此弯弯转转，笔墨曲折；所经之事，写得这般层层次次，寓意深沉。《林兰香》五回及三十五回，亦曾写到女主人公燕梦卿两次梦境，一以茂林、兰花、萱草、柔茅、浮萍等意象隐含书中主要人物姓名；一以“一声雷响，萍沉草化，树木皆空”暗示几个女子命运，与宝玉梦人幻境所见相似。写来意象鲜明，语句整饬，别具情趣。但总嫌笔意直露，意蕴远不及《红楼》深沉。恰如王希廉《红楼梦总评》所云：“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红楼梦》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另开生面。”

警幻仙姑形象，纯系作者虚构。首回虚点其名，作一小引。此回着力渲染其风姿容貌，写其导引宝玉梦人太虚，阅册听曲，为之说“意淫”，解“云雨”，此乃关乎宝玉一生心性行事，甲戌眉批以为宝玉、警幻二人“乃通部大纲”，故而不得不用赞赋俗套也。

书之二至四回，已将贾、史、王、薛及林氏之家世姻亲，大略叙明，黛玉、宝钗相继人居荣府，与宝玉聚会，男女主人公一一登场，境定势成。此回写宝玉神游，将前五回书作一收束，通书之故事信息、小说旨义、叙事结构、抒情基调，提纲挈领，皆隐然于读者胸中。此后便笔墨集中，款款铺陈贾氏之“家事消亡”，细细叙说宝黛钗三人之“梦幻情缘”。全书筋节，了若指掌。是王希廉称此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姚燮称其为全书之“大开”也。据胡文彬所见，张子梁《评订红楼梦》第五回回前总评且以为如此结撰，乃作者之创新。其评曰：“凡作文者，有分析，必有统领，若此回固《红楼梦》之统领也”，“吾见世之作说部者，亦知用此法，然往往书之首篇，是固拘泥于常格而不知变换者也。”按之五回立意、结构，上述诸评，皆能言之成理。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①

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梦中唤他的乳名，心中纳闷，又不好细问。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怀整衣。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刚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冷粘湿的一片，吓的忙褪回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按"红楼纪历"，是年宝玉九岁，袭人十一岁。近来也渐省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不觉把个粉脸羞的飞红，遂不好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贾母处来，胡乱吃过晚饭，过这边来，据上回云，宝玉原居贾母处，而随贾母等去宁府赏梅，倦卧秦氏房中，此云"过这边来"，所指何处，似交代不清。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②，与宝玉换上。

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也含着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那是那里流出来的？""流出来的"一语下，诸本有"脏东西"三字，语义直露，乙本删之亦宜。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着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说到云雨私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柔媚如画，形容毕肖　蒙府批云："既少通人事，无心者则再不复问矣　既问，则无限幽思，皆在于伏身之一笑，所以必当有偷试之一番　行文轻巧，皆出于自然，毫无一些勉强　妙极"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点明上半回题目　甲戌本夹批云："数句文，完一回题纲文字"寥寥数语，作者却郑重标以回目，故知宝玉偷试云雨之事，非泛泛小插曲，乃作者不得不写之笔　有此一笔，可知后来宝玉在大观园中不涉淫欲，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

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或谓宝玉“初试”，乃袭人引诱所致。《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此回回目首句作“试云雨花婢占先筹”。吴克岐以为“试云雨事，的是袭人引诱，宜以直笔书之” 而三十四回袭人向王夫人进言，欲设法让宝玉搬出大观园，以免不才之事 与此处对看，则可知袭人彼时用心之不善。既表一己清白，争荣取宠，又令园中众女儿犯嫌。此处亦可与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对看，袭浊晴清，却一荣一损，或作者有意对比。然此段文字，上句“强拉”二字，脂本均作“强”，程甲改“强”为“与”，以开脱宝玉。至乙本，乃改作“强拉”，并于袭人句下加“只得”二字，则明白入罪于宝玉，而洗雪袭人也。自此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尽职”二字醒目。张新之评云：“但云‘尽职’，‘职’而已矣，并非情也 早已勘透终极 ”这话暂且不提。轻轻一句，收束前五回大篇文字，以下接写刘老老初入荣府，启下半回正文，转入故事正脉。

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且说”二字，诸本作“按” 以“按语”形式叙事，乃雪芹创造，至乙本改为“且说”，是沿袭说话故套。从上至下，也有三百馀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是《红楼梦》起笔高妙处。刘老老古道热肠，穿梭于荣府热闹场中，是贾家盛极而衰之历史见证人，恰与冷眼旁观之冷子兴对应 贾府大致情形，已由冷子兴从旁概述；深入内宅，探其堂奥，须借刘老老一双眼睛 近代陈森《品花宝鉴》结构冷热雅俗相间，乃从《红楼》悟得。《金瓶梅》首回“热结”“冷遇”，当对雪芹有所启迪。〇此段总提荣府“人”“事”，自说“头绪”“纲领” 甲戌本孙桐生眉批云：“截断正文，另起一段。笔势蜿蜒纵肆，则庄子《南华 差堪仿佛耳 ”

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小小”二字凡三见，是说王家乃草莽平庸之族，与前文之乡宦甄士隐家、新荣贾雨村家，以及后文之荣府世仆赖大家、城市居民花自芳家、暴发新贵孙绍祖家、老亲世交甄应嘉家，如众星拱月，乃为贾府作衬，此所谓“借客形主”法也。如甲戌

批所云："《石头记》中公勋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无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3]，认作侄儿。与三回贾雨村至贾府用"宗侄"名帖之事相映。雨村与刘氏似寓意"假热"，甄士隐与冷子兴乃寓意"真冷"，以言世态炎凉，真假变幻，是作品要旨之一。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馀者也皆不知。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乡村中住了。王成亦相继身故，有子小名狗儿，娶妻刘氏，生子小名板儿，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四口，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自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两个无人照管，狗儿遂将岳母刘老老接来，一处过活。这刘老老乃是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子息，只靠两亩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养活，岂不愿意呢，遂一心一计，帮着女儿、女婿过活。小小一户庄农人家，娓娓叙来，历历如绘。狗儿家之清贫，与荣国府之奢华，适成对比。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躁，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里闲寻气恼，刘氏不敢顶撞。村汉村妇，日常生活景象，觉在眼前。甲戌夹批："病此病人不少，请来看狗儿。"此书包罗万象。因此刘老老看不过，便劝道："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家儿，那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呢！你皆因年小时候，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了？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不明言"北京"，有意含混其词，是作者"真事隐去"手法之一。其他如时令、方位、服饰及典章制度等，多以此法出之，不可一概以作者疏忽失察视之。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一回写霍士道说："小的有个哥哥，叫霍士端……他说：'这座北京城，遍地是钱，就只没人去拣。'"乃直说"北京"，无所掩饰，两书创作旨趣不同故也。而搬用《红楼》词语句式，又可知雪芹创作对后世影响之深。在家跳蹋也没用。"狗儿听了道："你老只会在炕头上坐着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刘老老说道："谁叫你去打劫呢？也到底大家想个方法儿才好。不然，那银子钱会自

己跑到咱们家里来不成?”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就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刘老老道:“这倒也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诸葛亮语,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三回,下接“不可强也” 孔明用之,乃叹惜谋事不成;刘姬学舌,则强调事在人为 同一谚语,感情色彩迥异。一村老老也,偏知许多格言,故陈其泰赞其“见识自好” 咱他谋到了[4],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希冀菩萨保佑,而不坐等其眷顾.老老人生态度相当积极。如《圣经 所云:“汝当自救,主方能救汝 ”生此一念,自有机会。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刘氏一副热心肠横亘腔内,非止一日,故能道出狗儿意想不到处 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才疏远起来。想当初 ,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从刘老老口中道出王夫人青年时代风貌,“会待人”、“不拿大”,尤其“着实爽快”,真真可亲可敬,与后文写其斥金钏儿、撵晴雯等事,构成对比。听见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的了,又爱斋僧布施。顺势将王夫人而今模样淡淡一描,妙在“听见他们说”,传闻也,留待读者印证。如今王府虽升了官儿,只怕二姑太太还认的咱们,老老两段话,连用六个“如今”,一则见王成家此时之窘况,一则见金陵王家现时之富贵。你为什么不走动走动?或者他还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只要他发点好心,拔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壮呢。”拔根寒毛比腰壮,此语明日得见凤姐时将重复,确为刘姬心中想头。刘氏接口道:“你老说的好,你我这样嘴脸,怎么好到他门上去?只怕他那门上人也不肯进去告诉,没的白打嘴现世的。”

谁知狗儿利名心重,听如此说,心下便有些活动,又听他妻子这番话,便笑道:“老老既这么说,况且当日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为什么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试试风头儿去?”刘老老道:“哎哟,可是说的了:‘侯门似海[5]。’我是个什么东西儿,他家人又不认得我,去了也是白跑。”其实刘老老主意已定,此故作退避也 成语“侯门似海”,由老老口中道

出，形容贾府，贴切之极。甲戌侧批云："声口如闻。"狗儿道："不妨，我教给你个法儿。你竟带了小板儿，先去找陪房周大爷[6]，要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甲戌批云："欲赴豪门，必先交其仆"道破世情。这周大爷先时和我父亲交过一桩事，我们本极好的。"刘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这么个嘴眼[7]，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的媳妇儿，"姑娘"一词，书中屡屡出现。揣其意义，则此一称谓，或南或北，亦汉亦满，多相混用。脂批为之特作释注，详后可知 此云"姑娘"者，乃刘妪自称其女也 老舍剧作中也有此用法 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碰，必得此孀妇老脸，方得探入贾府肺腑 待其二进荣国府，则结识贾母、为巧姐起名、醉卧怡红院等，换另一身份者，便不可有此际遇 果然有好处，大家也有益。"当晚计议已定。

次日天未明时，刘老老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了几句话。五六岁的孩子，听见带了他进城逛去，喜欢的无不应承。于是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至宁荣街来。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同一景观，在刘老老眼中，自与林妹妹眼中不同。大门、石狮子及"满门口"轿马，皆从老老双眸看出，一以显荣府势派之大，一以传村妪心理之怯，即一笔并写两面也 书中此类文字甚多，读者当留心细味。刘老老不敢过去，掸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溜到角门前，"溜"字，各本歧出。甲戌本作"偵"，并有批云"偵字神理。"己卯原抄作"缜"，复朱笔改为"偵" 《集韵·映韵》："偵，走也。"或因此字罕用，庚辰、梦稿本改为"走"。蒙府、戚序、甲辰本改作"蹭"，亦通。程甲本作"蹲在"，不切情理，恐非；乙本作"溜"，义则近之。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刘老老只得蹭上来问：掸、教、溜、蹭，一连串动作，字字有棱，活画出刘氏村妇身份，曲尽其忐忑心态 可见作者炼字之妙 "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一会，便问："是那里来的？"刘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理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那墙畸角儿等着，一会子他们家里就有人出来。"人情势利，以貌取人，比比皆然。清徐珂《清稗类钞》"奴婢类"记京师看门者之恶习云："达官贵人之仆役，其司阍者，

谓之门上，侪辈尊之曰门政。客至则通报，不仅司启闭也。唯客之徒行者，或衣履朴素者，薄其穷酸，竟不传刺。”内中有个年老的说道：“何苦悮他的事呢。”因向刘老老道：“周大爷往南边去了。他在后一带住着，他们奶奶儿倒在家呢。你打这边绕到后街门上找就是了。”

刘老老谢了，遂领着板儿绕至后门上，只见门上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玩耍的，闹吵吵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刘老老便拉住一个道：“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大娘在家么？”那孩子番眼瞅着道：“那个周大娘？我们这里周大娘有几个呢，不知那一个行当儿上的？”刘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那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了我来。”引着刘老老进了后院，到一个院子墙边，指道：“这就是他家。”自荣宁街，而荣府大门，而角门前，而后门上，而后院周家，曲折写来，豪门气象，情景如见。文中连用三个“只见”，是一路光景，皆由村妪眼中看出，尤为逼真。又叫道：“周大妈，有个老奶奶子找你呢。”刘老老进城，适才得济于门前老者，眼下得济于后街幼童，确属世态人情。甲戌夹批云：“有年纪人诚厚，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年岁小者纯真，更不待言。孟子“老吾老”、“幼吾幼”云云，人伦之理也，亦“自然之理”也。

周瑞家的在内忙迎出来，问：“是那位？”刘老老迎上来笑问道：“好啊，周嫂子。”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老老，你好！你说么，这几年不见，我就忘了。请家里坐。”刘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那里还记得我们？”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问道：“板儿长了这么大了么！”又问些别后闲话。又问刘老老：“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老老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就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不愧久经世故的老寡妇，言语极尽婉曲奉迎之能事，却将真正来意淡淡道出。村妪亦自善于辞令。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亦一老于世故者。只因他丈夫昔年争买田地一事，为人作仆，而可以购置田地，贾府奴仆，势派可知。更有如荣府管家之子赖尚荣者，竟至捐现任知县，气焰尤盛。多得狗儿他父亲之

力，今见刘老老如此，心中难却其意；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非洞明世态人情者，不能有此刻露尽相之笔。“显弄”确是许多助人者私心本意之一端，更切合侯门贵仆心态。此乃刘氏正可利用者。便笑说：“老老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叫你见个真佛儿去的呢。论理，人来客至，却都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都是各一样儿：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了时带着小爷们出门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皆因你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儿去。是显弄体面、卖顺水人情者声口。但只一件，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里不比五年前了。诸本第二回皆谓贾琏娶凤姐已“二年”。按“红楼纪历”，该回已写及红楼第六年事，则凤姐嫁贾琏，当在第四或五年。此回所记，为第九年事，恰四年或五年，故云“不比五年前”。如今太太不理事，都是琏二奶奶当家。你打量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儿，大舅老爷的女孩儿，小名儿叫凤哥的。”刘老老听了，忙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这么说起来，我今儿还得见他了。”老老原意，欲求王夫人周济，及知现今凤姑娘“当家”，便又想见凤姐。老老亦善顺风转舵，机警之至。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如今有客来，都是凤姑娘周旋接待。今儿宁可不见太太，倒得见他一面，才不枉走这一遭儿。”刘老老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说：“老老说那里话。俗语说的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一句话，又费不着我什么事。”说着，便唤小丫头：“到倒厅儿上[8]，悄悄的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了没有。”小丫头去了。

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刘老老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十八九岁罢了，诸本作“二十岁”，与第二回冷子兴语逗榫。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诉不得你了。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都大呢[9]。如今出挑的美人儿是的，少说着只怕有一万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又为凤姐作一虚笔写照，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对看，陪房所说，较之古董商，尤感真切。

末句含有微词，为后文凤姐任意施为、动辄严惩下人埋根。说着，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摆完了饭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老老："快走，这一下来，就只吃饭是个空儿，咱们先等着去。若迟了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难说了。再歇了中觉，越发没时候了。"如甲戌批所云：从周瑞家的口中，"写出阿凤勤劳冗杂，并骄矜珍贵等事来。"总此一笔，后文放笔写凤姐理家，"操劳太过"、"气恼伤身"，乃至"恃强羞说病"，方不唐突。

说着，一齐下了炕，整顿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跟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贾琏的住宅来。先至倒厅，周瑞家的将刘老老安插住等着，自己却先过影壁，走进了院门，知凤姐尚未出来，先至倒厅，再过影壁，走进后院，即凤姐住屋，照应三回王夫人指示黛玉所云"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一句，前后映合，一丝不走。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的[10]。平儿乃书中一重要人物，身份当入副册，却通过周瑞家的悄然点出。由平儿而凤姐，自此步步深入展开，头绪清晰，运笔奇巧。周瑞家的先将刘老老起初来历说明，又说："今日大远的来请安，当日太太是常会的，所以我带了他过来。等着奶奶下来，我细细儿的回明了，想来奶奶也不至嗔着我莽撞的。"平儿听了，便作了个主意："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平儿一丫头也，而可"自作主意"，其人品、地位，自不同于别个丫头。看下回替凤姐为秦钟筹备"表礼"，五十五至五十六回代凤姐助探春理家，六十一回判冤茯苓霜案，其权限可知矣。周瑞家的才出去领了他们进来，上了正房台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知是何气味，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老老此时只有点头咂嘴念佛而已。活灵活现，又幽默又形象，亏作者揣想得到，摹写得出。不是白描，胜似白描，关键不脱刘老老鼻眼身心，不离王熙凤风光气息。甲戌夹批云："如何想来？"于是走到东边这间屋里，乃是贾琏的女儿睡觉之所。"女儿"，程甲作"大女儿"。是则凤姐当有两女，庚辰本二十七、二十九回，即写凤姐有两个女儿，大者为巧姐儿，小者为大姐儿；然四十二回又写凤姐只有大姐儿一女，并由刘老老起名曰"巧姐"。两相扞格不入。或以为此与《红楼》成书过程有关。程乙删"大"字，并改作凤姐始终只有一女。〇此处叙刘

氏，而暗点巧姐，郑重以出，为后文给巧姐起名字，并带其藏匿避祸伏线。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老老两眼，只得问个好，让了坐。刘老老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便当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只见周瑞家的说：“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上文言平儿知刘妪来历，“只得”问好，以显豪门侍儿之矜持尊贵；此云老老先疑平儿为“姑奶奶”，后见周瑞家的称其为“姑娘”，方知“不过”是个丫头，以见积古老妪之善能察言观色。用词极有斟酌。刘氏后来能登堂入室，端赖此善于揣摩求合之本领耳。于是让刘老老和板儿上了炕，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们倒了茶来吃了。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罗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是的，却不住的乱晃。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的展眼儿。极尽形容，然竟不说明“是什么东西”，张新之评曰：“暗写一自鸣钟耳。”自鸣钟表，本出于西洋，康熙间，始进中国。乾隆时，已普及于士大夫家。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三云：“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欲待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和周瑞家的忙起身说：“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时候儿，我们来请你。”说着迎出去了。极力渲染凤姐之娇贵势派，与三回黛玉眼中景象相仿佛，全是烘云托月笔法。两相比照，凤姐声势在刘老老眼中比在黛玉眼中更为显赫，文意更进一层。作者下笔极有分寸，一笔兼顾两面，且能使之相得益彰。

刘老老只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窸窣，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油漆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道“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雅雀不闻。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摆列，仍是满满的鱼肉，不过略动了几样。凤姐用饭之排场气概，纯由刘老老耳目心意间侧笔写出。用墨不多，而笔致精巧入微，画论所谓“露其要处以隐其全”是也。板儿一见就吵着要肉吃，刘老老打了他一

巴掌。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点儿手叫他[11]。刘老老会意，于是带着板儿下炕。至堂屋中间，周瑞家的又和他咕唧了一会子，方蹭到这边屋内。上文说刘老老在东屋，默候凤姐接见，中隔堂屋，耳闻目见"那边"摆饭光景。三言"这边"者，前两个，均指东屋；后老老下炕，过堂屋，而至"这边"屋内，此则指西屋也。"那边""这边"，看似目眩，实笔笔皆从刘老老心意间移步换位，用笔细妥至极。

只见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条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的靠背和一个引枕[12]，铺着金线闪的大坐褥，傍边有银唾盒。那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13]，围着那攒珠勒子[14]，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三回已从黛玉眼中详写凤姐衣饰，此处又借老老眼中细描一番，但非叠笔重写。盖前者写其"彩绣辉煌"，乃会贵客打扮；此则见村野老妪，是"家常"穿戴也。然虽系"家常"妆饰，犹如此富丽风光，以见其奢靡，作者微意存焉。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慢慢的道："怎么还不请进来？"先写其衣饰，再写其举止，端坐那里，拨手炉灰，慢慢问话，看似漫不在意，实是摆谱拿架子。甲戌本孙桐生眉评："一幅美人图。然究是阿凤，不是别底美人。作者意是绘声绘影之笔，然非目睹情形，焉能得此出神入化之笔。勿以杜撰目之，则不致为作者瞒过矣。"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以上写凤姐、平儿、周瑞家的三人，一"坐"一"站"一"立"，各人身份，一笔写出。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动作声口，活画出凤姐贵倨骄懒神态，白描传神，亦反衬出刘老老身份之微贱。刘老老已在地下拜了几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搀着不拜罢。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儿，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老老了。"凤姐点头，刘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儿便躲在他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刘老老此日凡三次教板儿几句话，结果白费苦心。这乡间一老一少，置身豪门，窘态如画。

凤姐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是的。"刘老老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到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瞧着也不像。"凤姐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托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儿罢咧，谁家有什么？不过也是个空架子，俗语儿说的好，'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凤姐两段笑谈，纸上有声，闻之可畏。张新之评云："一席话是从何处揣摩来的，而'何况你我'一句，其声甚厉。"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周瑞家的道："等奶奶的示下。"凤姐儿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就罢；要得闲呢，就回了，看怎么说。"因现今只王夫人知有这一门"远族"，故应向其回明，揣度其意，而不肯自专，这是凤姐乖巧处。蒙府夹批云："'看'之一字细极。"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这里凤姐叫人抓了些果子给板儿吃，刚问了几句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儿管事的来回话。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要有紧事[15]，你就带进来现办。"插此一笔，以见荣府家务冗繁，随处点逗凤姐当家奶奶身份。甲戌夹批云："不落空家务事，却不实写，妙极妙极。"平儿出去，一会进来说："我问了，没什么要紧的，我叫他们散了。"凤姐点头。两次"点头"，凤姐与老老本无可多谈，敷衍而已。与后文请老老为其女起名、病笃托村妪，适相映衬，写来得宜。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今日不得闲儿，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要是白来逛逛呢，便罢；有什么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刘老老道："也没甚的说，不过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有什么说的，便罢；要有话，只管回二奶奶，和太太是一样儿的。"一面说，一面递了个眼色儿。刘老老会意，未语先红了脸。刘氏尚有羞耻之心，并非死皮赖脸、惯打秋风之老乞婆，故三进荣国府时方能有侠肝义胆，愿救巧姐于水火之中　待要不说，今日所为何来？只得勉强说道：诸本"勉强"二字作"忍耻"，对应上句"红了脸"一语，似更贴合刘氏此时心理。揣摩入情，所谓"开口告人难"也。"论今日初次见，原不该说的，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

文情跌宕，如甲戌本夹批所云，作者"惯用此横云断山法" 凤姐忙和刘老老摆手道："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段苗条，美服华冠，轻裘宝带。贾蓉初次登场，描画其面目身材、衣服冠带，由老老眼中写出一纨袴子肖像 刘老老此时坐不是，站不是，藏没处藏，躲没处躲。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罢，这是我侄儿。"刘老老才扭扭捏捏的在炕沿儿上侧身坐下。

那贾蓉请了安，笑回道："我父亲打发来求婶子，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儿请个要紧的客，略摆一摆就送来。"凤姐道："你来迟了，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说，便笑嘻嘻的在炕沿上下个半跪道："婶子要不借，我父亲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要挨一顿好打。好婶子，只当可怜我罢。"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别看见我的东西才罢，一见了就想拿了去。"贾蓉笑道："只求婶娘开恩罢。"凤姐道："碰坏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门上钥匙，叫几个妥当人来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忙说："我亲自带人拿去，别叫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

这凤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儿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请蓉大爷回来呢。"贾蓉忙回来，满脸笑容的瞅着凤姐，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吃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笑道："罢了，你先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答应个是"以下十字，诸本皆无。"抿着嘴笑"一语，程乙本凡二十四见，前八十回十七例，亦《红楼》惯用语也。除本回贾蓉、八十八回贾兰、八十五回邢王二夫人外，馀则多用于年青女性，尤以黛玉为最多，计五例 此写贾蓉，淡淡一语，包藏无限，自有深意。故陈其泰批云："抿着嘴儿，颊上添毫。"(英)皮斯等《身体语言密码》将"抿唇笑"列为人们五种"常见微笑"之一，并云："女人在微笑时双唇紧闭，那就意味着她心中有不愿与你分享的秘密。"可参看 方慢慢退去。贾蓉向凤姐借炕屏一段，写二人言辞闪烁，神态飘忽；然读者于字里行间不难意会二人之私心隐情。联系后文第七回焦大醉骂"养小叔子"，六十八回凤姐闹宁府，贾蓉悄悄说"私心话"看，二人关系之暧昧蹊跷，昭然若揭。

○此处凤姐脸红、贾蓉抿嘴笑等暧昧文字，为诸本所无。故论者多谓凤蓉本无染，乃程乙本增饰所致。宋淇甚且指責，程高向凤姐身上泼污水。可备一说。

这刘老老方安顿了，便说道："我今日带了你侄儿，称板儿为凤姐"侄儿"，老老口不择言，本想表示亲近，反而乱了辈数。张新之辨之极详，谓板儿之父狗儿，乃凤姐侄辈，至板儿乃孙辈，"作者寓意，每在矛盾"。不为别的，因他爹娘连吃的没有，天气又冷，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爹在家里怎么教你的？打发咱们来作煞事的？只顾吃果子。"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此前凤姐早知刘氏来意，却装聋作哑，笑而置之，此刻始松口，可见其乖滑伶俐。○如此截断，行文亦妙。恰如黄小田所评云："一直说下去，文章太直率矣，故小作波澜。又带写贾珍性情奢侈，凤姐、贾蓉神情暧昧。此书之妙，全在此等处。"因问周瑞家的道："这老老不知用了早饭没有呢？"亦为支开老老，便于说事。刘老老忙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便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馔，摆在东屋里，过来带了刘老老和板儿过去吃饭。凤姐这里道："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我不能陪了。"一面又叫过周瑞家的来问道："方才回了太太，太太怎么说了？"照应上文"看怎么说"四字，复问一句，可知前面周瑞家的所说"太太说了"云云，并非太太之言，凤姐心知肚明。周瑞家的道："太太说，他们原不是一家子，当年他们的祖和太老爷在一处做官，因连了宗的。这几年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的。如今来瞧我们，也是他的好意，别简慢了他。此句注意，凤姐以此探知王夫人心意，而应付老老，以取得太太欢心。要有什么话，叫二奶奶裁夺着就是了。"凤姐听了说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么连影儿也不知道。"

说话间，刘老老已吃完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舔唇咂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论起亲戚来，原该不等上门，就有照应才是；但只如今家里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是有的。我如今接着管事，这些亲戚们又都不大知道。况且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虽是虚客套，却也道出某

些实情，然刘氏当然不信　纵是凤姐亦未必全信，此时犹在炫耀卖弄　说给人也未必信。你既大远的来了，又是头一遭儿和我张个口，怎么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作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用罢。”凤姐已知王夫人不要简慢刘氏之意，故言词稍觉和缓。待刘氏二进荣府时得贾母垂怜，凤姐待之更显亲热矣。

那刘老老先听见告艰苦，只当是没想头了；又听见给他二十两银子，喜的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道艰难的，但只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凭他怎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哩。”“寒毛比腰壮”一语重言之，复添以骆驼与马之喻，更觉声声在耳。刘老老全是本色话，心意满足，喜出望外，粗话又脱口而出。甲戌侧批曰：“可怜可叹。”周瑞家的在旁听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笑而不採，综览全回，自老老来，凤姐共“笑”六次；见贾蓉，凡“笑”两次。前者见其骄矜之意，后者现其轻薄之态　叫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串钱，都送至刘老老跟前。凤姐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们作件冬衣罢。改日没事，只管来逛逛，才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虚留你们了，到家该问好的都问个好儿罢。”说来委婉得体，不失大家风范　蒙府夹批云：“口角春风，如闻其声　”周济老老二十两银子，可见凤姐也有人情味，非事事皆存恶意也　一面说，一面就站起来了。

刘老老只是千恩万谢的，拿了银钱，跟着周瑞家的走到外边。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么见了他，倒不会说话了呢？开口就是‘你侄儿’。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就是亲侄儿，也要说的和软些儿。那蓉大爷才是他的侄儿呢，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个侄儿来了呢！”甲戌批云：“与前眼色真对，可见文章中无一个闲字　为财势一哭。”刘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见了他，心眼儿里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的上话来？”刘氏赧颜如见，却亦颇善圆转。二人说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刻。刘老老要留下一块银子给周家的孩子们买果子吃，周瑞家的那里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老老感谢不尽，仍从后门去了。

未知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老老：亦作“姥姥”。外祖母。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〇七回：“北边人称呼外祖母多有叫老老的。”也用作对一般老妇的称呼。

② 中衣：贴身衣服，此指衬裤。

③ 连宗：亦作“联宗”。旧时将同姓而无宗族关系的人认作本家，叫“连宗”。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近俗喜联宗，凡同姓者，势可藉，利同资，无不兄弟叔侄者矣。此风大盛于唐，其时重旧姓，故竞相依附。”

④ 咱他：诸本作“咱们”。

⑤ 侯门似海：比喻贵族之家宅大院深，出入不易。唐杜荀鹤《对酒吟》：“客路如天远，侯门似海深。”清李渔《怜香伴》第二十五出：“只是侯门似海，书信难通。”

⑥ 陪房：古代富家女子出嫁时，随嫁的婢仆，叫“陪房”。

⑦ 嘴眼：诸本作“嘴脸”。

⑧ 倒厅儿：古时大厅建筑，多坐北向南，其相反或背面的附属厅房，均称“倒厅”。

⑨ 是人：任何人。是：《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一：“是，该括辞，犹凡也。”

⑩ 通房丫头：旧指被收纳为妾的贴身侍婢，其地位低于姨娘。

⑪ 点儿手：人文本酌改为“点手儿”，即招手之意。《聊斋志异·刘全》：“遂上堂点手，招一吏人下。”诸本作“招手儿”。

⑫ 锁子锦：用金线织成锁链形图饰的锦缎。

⑬ 昭君套：女子冬令用以暖额的无顶皮帽罩。因其形似戏曲中王昭君出塞所戴之帽罩，故名。清樊彬《燕都杂咏》诗注：“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

⑭ 攒珠勒子：穿有各种珍珠式花样的帽箍。

⑮ 要有紧事：甲本作“若有要紧的”，脂本作“若有狠要紧的”。桐花凤阁批校本改作“有要紧事”。

回　评

此书前五回，实为全书前奏，一波三折，一唱三叹，才起一事复转入另一事，迟迟未进入正文故事；对荣宁二府，亦只虚写泛写，从大处概述。此回首段，归结宝玉梦游幻境，犹属序幕部分。自次段始，方正式展启舞台帷幕，大开排场，搬演正文故事。作者借刘氏作引，乃化用戏曲中丑角开场程式，然能化腐朽为神奇。刘老老与贾雨村、甄士隐、冷子兴相类，非仅为故事中人物，抑且有特殊功能。冷子兴与刘老老为一对，似寓“冷热”。冷氏旁观，刘氏则以三进荣府，穿插其间，刘氏既出，故事方缓缓展开。刘氏与荣府关系，

似有若无，虽相连而极远，以之作引，头绪简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依脂批所示，刘老老应是三进荣府；而据程刻本所写，则为六进，此回乃首次进府也。写刘妪进城打抽丰，仰仗周瑞家之力，几经周折，进入荣府，见到凤姐，忍耻张口，求得二十两银子，攀亲有成，欢喜而归。由村妪造访，大家之规矩，豪门之势派，皆从其耳目间凿凿叙出。农家萧条与贵族奢华，适相对照。清人秦蕙田《捐监兼收银谷疏》记乾隆初年社会情状云："今日之民非特贫之为患，而贫富之不均为患。……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日富则奢侈僭踰之弊生，日贫则不惟茕独鳏寡有无告之忧，即读书士类，资生无策，有不暇治礼义之苦。"作者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霑）》云："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是雪芹亦曾有过向人借贷经历，故此回所写感同身受，世故人情，描摹尽致，读之令人"眼酸"。己卯本回前题诗曰："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可与敦诗对看。

此回叙事，以村妪刘老老为引线、为视角，串联情节，观照人事，取径别致，运笔奇巧。在老老眼中，侯门之服食陈设、人物言谈，色色异样，在在新奇。以之展示贾府诸般人物关系及生活场景，极为妥切自然。周瑞家的是仆妇班头，平儿是侍妾典型，贾蓉是公子哥儿代表，于此次第登场。而烘云托月，捧出凤姐，恰似绿叶红花。第三回借林姑娘视角，写凤姐之放诞、之机警，此回借村婆婆眼光，画凤姐之矜贵、之伶俐，愈见神采飞扬。布局雍容，层次井井。陈其泰评云："贾府房屋规模，以及大小人口，于黛玉来时叙明。此回特表凤姐起居，借村妪眼中一一看出。笔墨着纸，皆有生趣。而此妪又是凤姐母女传中要紧脚色，安顿在此，闲处埋根。文字一笔作两笔用，非庸手所能及。"常居荣府之人，触目熟人、熟物、熟事，如以此视角作引，难免有违事体情理，且乏生趣。若以作者口吻一一描述绍介，则文情或难免枯窘。此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之村妪刘老老为引叙人，笔致雅淡，文情熨帖，恰如王伯沆评所云："此庄生所谓吹万之风，起于萍末也。"金圣叹《水浒传》评称之为"弄引法"。而老老之深悉世故、历练人情，亦生动勾画出来。故涂瀛赞曰："刘老老深观世务，历练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其诸弹铗之杰者与！"甫一出场，村老老形象已栩栩然矣。至若贾蓉借炕屏，乃横云断山，亦画出首席纨绔。

写刘老老一进荣府，告难求助，用笔亦曲折变幻，跌宕多姿。老老先与女儿女婿计议一夜，思虑至深；然及至荣府大门，门上人却不予理睬；绕至后门，见到周瑞家的，又称不管通报之事；及破例允为引进，又只令见凤姐；待引至贾琏住宅，却安插于倒厅；平儿命引进正房，又只在东屋默候；直至凤姐用饭毕，始进西屋相见。未曾觌面，先为渲染，欲见"真佛"，如此艰难。故甲戌回末总评，以为此回写得"曲折顿挫，笔如游龙"，"变幻难测"，乃是作者"心花欲开之候"。此回另一精彩处，在语言调度。老老与狗儿计议、求周瑞家的通报、向看门人问路，一派乡村风味，舌带稻香。及见凤姐，一番对答，一庄农，一市侩，亦颇好听。

就写贾府盛衰而言，此回至十八回为一大段落，主要铺排贾府"鲜花着锦之盛"。自十九回后，乃搬演其渐次衰落过程；但叙事重心，已转向大观园。按之"红楼纪历"，小说一百二十回，约写及贾氏十九年间事，前五回，写其八年间事；六至十八回，写其五年间事，乃贾氏兴盛之时；其馀一百二回，叙其式微，约六年间事。实则写其兴盛时，已露"末世"征候，如十三回可卿所云，"不过是瞬息繁华"也。此一结构模式，隐含时代特征，与前之《金瓶梅》、《林兰香》详写西门庆家、耿朗家之发家过程、略写其败亡结局者不同。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老老去后，便上来回王夫人话。随手卸去刘老老，以下接入送宫花，过接轻便。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方知往薛姨妈那边说话儿去了。淡淡一叙，递入上半回情节。甲戌夹批云："文章只是随笔写来，便有流离生动之妙。"周瑞家的听说，便出东角门，过东院，往梨香院来。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和那一个才留头的小女孩儿站在台阶儿上玩呢[1]。即后文之香菱也，隐隐一现。看见周瑞家的进来，便知有话来回，因往里努嘴儿。

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见王夫人正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话。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只见薛宝钗家常打扮，头上只挽着䰖儿[2]，宝钗家居打扮，或喜挽此种发型。下回亦写其"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䰖儿"，状其病发时光景，尤为传神。他如二十四回写小红、六十五回尤三姐、一百九回五儿，亦绾此发髻。据载，民歌俗曲中叙及小家女子发式，也多有"䰖儿"，或是一种风尚也。坐在炕里边，伏在几上，和丫鬟莺儿正在那里描花样子呢。莺儿之名初见。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五云："京师人家婴儿童仆，喜用'儿'字命名，如来升儿、进喜儿、成儿、定儿之类甚多。"《红楼》丫鬟中除莺儿外，另有四儿、五儿、万儿、坠儿、丰儿等，男仆中则有旺儿、昭儿、兴儿、隆儿等，当亦系京师习俗　〇宝钗自住入梨香院，寄居贾府，至此方再见，之后即入其正传　见他进来，便放下笔，转过身，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乃王夫人陪房，一仆妇也，宝钗尚如此殷勤，如此谦恭，待他人可知矣。此非黛玉所能，即五回所说宝钗"深得下人之心"处也。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道："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因说："这有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

去，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钗进入贾府，前文未明写其与宝玉相见光景　有周瑞家之一问，是知两人亦常常相见。与后文宝玉问“宝姐姐在家里作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来？”相互映带。宝钗笑道：“那里的话。只因我那宗病又发了，所以且静养两天。”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认真医治医治。小小的年纪儿，倒作下个病根儿，也不是玩的呢。”宝钗听说笑道：“再别提起这个病，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总不见一点效验儿。后来还亏了一个和尚，专治无名的病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我先天壮，还不相干，回观前文，说黛玉“素本怯弱”，一癞头和尚要化其“出家”；此写宝钗，谓其“先天壮”，一和尚送其“海上方”。回环映照，两人又作一比。要是吃丸药[③]，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个海上仙方儿，所谓得自海上仙山之验方也。《牡丹亭》“诇药”出有“海上有仙方”一语。八十回则云：“这老道士专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射利。”又给了一包末药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他说犯了时，吃一丸就好了。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

周瑞家的因问道：“不知是什么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好记着，说给人知道，要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笑道：“不问这方儿还好，若问这方儿，真把人琐碎死了。“死了”二字，与己卯、庚辰、梦稿、舒序、列藏各本同；甲本及其馀脂本作“坏了”。死了，表示程度之深。元杨文奎《儿女团圆》第三折：“天生的甚是聪明，父亲欢喜死他。”下文“巧死了”义同，三十五回有“怕死人”一语。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限，最难得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周瑞家的笑道：“嗳呀，这么说，就是三年的工夫呢。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么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的时候儿，拿出来吃一丸，用一钱二分黄柏煎汤送下。”上文中

“四样水调匀了”句下，除甲本及甲辰本外，其他各本均有“和了丸药，再加蜂蜜十二钱、白糖十二钱”十六字；结句“一钱二分黄柏”，诸本皆作“十二分黄柏”。凡此、四样花芯、雨露霜雪、蜜糖黄柏，俱以十二为数。下文并提及宫花十二枝，计用十二个“十二” 是乃甲戌夹批云：“凡用十二字样，皆照应十二钗 ”又云：“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之十二亦以为冷香丸、送宫花即“金陵十二钗之点睛也”。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还未必碰的全呢。”宝钗道：“竟好。自他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家里带了来，此句“从家里带了来”六字，诸本均作“从南带至北” 四回尝写薛家自金陵而“入都”“进京”。此“北”字，即暗点北京也 启功师《读红楼梦札记》云，《红楼 全书多单提一“京”字，而从无在其上加一“北”字者，以隐讳清首都北京。诸本于此略一点露，而乙本改易，乃有意含糊其辞，抹去朝代痕迹也 现埋在梨花树底下。”“埋在”下，蒙府本有“这院内”三字。四回尝云，薛家寄居于荣府梨香院，此说“梨花树”，前后关合。甲戌夹批云：“‘梨香’二字有着落，并未白白虚设 ”周瑞家的又道：“这药有名字没有呢？”宝钗道：“有。也是那和尚说的，叫作‘冷香丸’。”此药名，当亦隐喻宝钗品格修养。故张新之评云：“名字新艳，何等心思，何等结构，括宝钗于二字中矣 ”二知道人 红楼梦说梦 亦云：“宝钗外静而内明，平素服冷香丸，觉其人亦冷而香耳 ”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怎么着？”宝钗道：“也不觉什么，不过只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罢了。”

周瑞家的还要说话时，忽听王夫人问道：“谁在里头？”周瑞家的忙出来答应了，便回了刘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见王夫人无话，方欲退出去，薛姨妈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件东西，你带了去罢。”说着，便叫“香菱”。首见“香菱”名字，据七十九回所写，乃由宝钗所起 甲戌批云：“二字仍从‘莲’上起来，盖英莲者应怜也，香菱者亦相怜之意。”帘栊响处，才和金钏儿玩的那个小丫头进来，问：“太太叫我做什么？”薛姨妈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儿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儿来。薛姨妈道：“这是宫里头作的新鲜花样儿堆纱花十二枝④，下文宝玉说明“原来是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 贾府中衣食日用，如绸缎纱，甚至小饽饽等，往往标榜“上用”、

“宫样”、“内造”字样，以显其精美名贵，此亦当时社会风尚。清初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皇都品汇”条云：“织染局前鞓带，经从内府分来；隆福寺里荷包，样自大宫描出。”〇此句亦顺笔扣入上半回“送宫花”题面。十二枝宫花，当亦照应十二钗。甲戌回首诗有句云：“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 ”点醒寓意，是可证之。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旧了，何不给他们姐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得巧，就带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两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两枝，那四枝给凤姐儿罢。”王夫人道：“留着给宝丫头戴也罢了，又想着他们。”薛姨妈道：“姨太太不知，宝丫头怪着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与四十回写蘅芜苑宝钗住屋“雪洞一般”一段对看，知宝钗生性喜素，此当关合其一生结局。

说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见金钏儿仍在那里晒日阳儿，周瑞家的问道：“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时常说的，临上京时买的、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吗？”金钏儿道：“可不就是他。”正说着，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香菱系书中第一个登场之“薄命女”，遭际堪叹。然则“笑嘻嘻”上场，似不知愁之滋味，而愈增其怜。甲戌此回回目上句作“送宫花周瑞叹英莲”，着一“叹”字，非无因也 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这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儿。”五回写可卿生得“袅娜纤巧”，行事“温柔和平”，香菱似之，其容貌，其品格，并可知矣 黄小田夹批云：“并不写香菱之美，亦并不写秦氏之美，只此一语，而两美并见 以后晴雯、龄官之似黛玉，亦皆此意。”金钏儿道：“我也这么说呢。”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在那里呢？今年十几了？本处是那里的人？”香菱听问，摇头说：“不记得了。”香菱四岁被拐，父母、年岁、家乡已一概“不记得”，实实堪怜。甲戌批云：“伤痛之极，必亦如此收住方妙。不然，则又将作出香菱思乡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倒反为叹息了一回。

一时，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们太多，一处挤着倒不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这边解闷，刘老老说“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殊不知，或为子孙、或为家计，老祖宗亦有其诸般烦闷。尤要者，则因其养尊处优，居闲戚戚，无所聊赖，亦或无端发闷也。后文如二十二、三

十九、四十、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九、七十六等回，即屡屡写其与儿孙辈猜谜语、说笑话、听说书、赴宴看戏，甚或借刘老老"取乐""寻开心"，以排忧解闷也。却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顺路"二字，反衬下文，知周瑞家的送花，乃由近至远，顺路而来，并非故意将黛玉落后也。只见几个小丫头都在抱厦内默坐，听着呼唤。迎春的丫鬟司棋和探春的丫鬟侍书二人，侍书，与蒙府、甲辰、程甲本同，其馀脂本多作"待书"；庚辰本原作"待书"，后点改为"侍书"。宋王安石《燕侍郎山水》诗云："燕公侍书燕王府，王求一笔终不与"似为侍书其名出处 "待书"亦通 唐綦毋潜《送崔员外黔中监选》云："听猿收泪罢，系雁待书稀。"〇此二人与元春丫鬟抱琴、惜春丫鬟入画，合称"琴棋书画"四字，婢名雅极 晚明卫泳 悦客编 "选侍"部尝云："美人不可无婢，犹花不可无叶 秃枝孤芷，虽姚黄魏紫，吾何以观之哉? 佳婢数人，务须修洁。时令烹茶、浇花、焚香、披图、展卷、捧砚、磨墨等项，兼其命名，亦犹斋头品具，可无佳称乎 ……侍月抱琴，选侍最工 "红楼》中婢女命名，便极考究 即如此处所说四婢，恰如甲戌批云："妙名 贾府四钗之鬟，暗以琴棋书画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却是俗中不俗处 "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捧着茶盘茶钟，周瑞家的便知他姐妹在一处坐着，也进入房内。周瑞家的送花给五人，共三处 行至王夫人正房后抱厦内迎春三姐妹住屋，此第一处也。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

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在那屋里不是?"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两个一处玩耍呢，据清人英廉等《日下旧闻考》、戴璐《藤阴杂记》及吴长元《宸垣识略》等书记载，乾隆年间北京有多处寺庙名水月庵或水月寺。近人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载袁昶《过水月庵有怀姚镜塘先生》云："一片空明水月居，枝言春雨洒根株 "其名水月，颇觉清雅。庵尼于此一点，恰如甲戌眉批所云："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且得空便入，特为惜春写此一笔，使之与尼庵关联，则直注其终身。《红楼》叙事，总无闲笔。见周瑞家的进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

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要剃了头，跟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来，要剃了头，可把花儿戴在那里呢？”惜春戏语，直注其后来“独卧青灯古佛旁”之归宿　故甲戌眉批云：“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收了。诸本于“丫鬟”下有“入画”二字，姚燮并批云：“初点出入画”乙本删之不妥。

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剌那里去了[5]？”智能儿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过太太，就往于老爷府里去了，于老爷，不知何许人，或为水月庵施主　甲戌批云：“又虚贴一个于老爷，可知所尚僧尼者，悉愚人也”《红楼》惯用此调侃法。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得了没有？”照应三回，首次暗示凤姐推迟发放月例，以之放高利贷也　一百五回查抄宁府，并从凤姐处抄出“一箱借票”。凤姐于追求“风月”外，并贪婪钱财。此与《金瓶梅》中之潘金莲一味贪图肉欲、不谋钱物者不同。智能儿道：“不知道。”惜春便问周家的[6]：“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了，余信家的就赶上来，他和师父咕唧了半日，想必就是为这个事了。”

那周家的又和智能儿唠叨了一回，便往凤姐处来。穿过了夹道子，从李纨后窗下越过西花墙，特提李纨，甲戌夹批云：“细极，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故用此顺笔便墨，间三带四，使观者不忽。”以此注明十二枝宫花实有照应十二钗之意。出西角门，进凤姐院中。此送花至第二处也。由抱厦、穿夹道、越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凤姐院，写来径路逼清，一丝不乱。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房门槛儿上，见周家的来了，连忙的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家的会意，忙着蹑手蹑脚儿的往东边屋里来，只见奶子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家的悄悄儿问道：“二奶奶睡中觉呢吗？二奶奶，甲戌、蒙府、戚序作“奶奶”，义同。中觉，即午睡，多指成人。七十回有“奶奶才睡中觉”一语。甲本及其他脂本改作“姐儿”或“姐姐”，则指幼婴大姐儿，似于理未当。也该清醒了。”奶子笑着，撇着嘴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微有笑声儿，姚燮夹批：“凤姐之卧室也。”却是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平儿拿

着大铜盆出来，叫人舀水。句中“人”字，诸本作“丰儿”。上文明言丰儿守候门前，叫其舀水，顺理成章。乙本所改，似嫌含浑。○琏凤夫妇白昼“秘戏”，全由送花人眼中耳中侧面写出，略一皴染，其事已明，脂批称之为“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写得文字隐微，笔意含蓄，而凤姐之“着意于风月”，跃然其间。二十三回写琏凤亵昵言谈，亦曾提及二人房闱之事。《红楼》写凤姐情欲，多以蕴藉出之。既写出其自然本能，知凤姐另一面之“为人”；又如脂评所云，不以明笔写之，而“唐突阿凤声价”。平儿便进这边来，见了周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来作什么？”“又”字回顾刘老老，据上文所写，老老去后，周瑞家的只回话王夫人，未回凤姐，去而复来，平儿故有此问。此等处，人所易忽，《红楼》则照应周密，笔细如发。周家的忙起身，拿匣子给他看道：“送花儿来了。”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枝，抽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两枝来，先叫彩明来，此彩明，当是凤姐贴身丫头。庚辰本十四回眉批则云：“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便于出入使令者。”吩咐：“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的。”凤姐特分送宫花给秦氏，以显二人之“厚密”，为十三回可卿托梦与凤姐，以嘱后事张本。次后，方命周家的回去道谢。

周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过了穿堂，顶头忽见他的女孩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周家的忙问：“你这会子跑来作什么？”他女孩儿说：“妈，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妈竟不去，什么事情这么忙的不回家？我等烦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这会子请太太的安去。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儿偏偏来了个刘老老，我自己多事，为他跑了半日。看似抱怨，实是得意。这会子叫姨太太看见了，叫送这几枝花儿给姑娘、奶奶们去，这还没有送完呢。你今儿来，一定有什么事情。”他女孩儿笑道：“你老人家倒会猜，一猜就猜着了。实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因前儿多喝了点子酒，和人分争起来，不知怎么叫人放了把邪火，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7]。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量商量，讨个情分。不知求那个可以了事？”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这算什么大事，忙的这么着。周婿打官司，周女为之讨情，周瑞家的处变不惊，以为“这算什么大事”，毫不在意，的是一

有阅历、有权势仆妇　十五回凤姐“弄权”，要拆散人婚姻，亦说“这事倒不大”。两人声口如一。有其主，必有其仆。你先家去，等我送下林姑娘的花儿就回去。这会儿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呢。”他女孩儿听说，便回去了，还说：“妈，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罢，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的这么个样儿。”摹写母女絮语，笔情栩栩欲活。张新之评云：“喃喃呢呢，母女活画。气焰之旺，自在言下。”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里，却在宝玉房中，此送花第三处也。由凤姐院，过穿堂，而至贾母院　按三回所说，宝黛同住贾母处，黛暂在碧纱厨内，宝在厨外，云“等过了残冬”，再作安置。此时为次年冬初，宝黛或已另收拾房屋，异室而居　甲戌夹批即云：“此时二玉已隔房矣。”孙桐生眉批亦云：“二玉隔房只此一写，化板为活，令阅者不觉，真是仙笔。”但仍在贾母“这边”。依文中所写，当在贾母后院，宝玉住东套间，或即下回所说之“绛芸轩”；黛玉应为西套间，室名不详。大家解九连环作戏[⑧]。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叫我送花儿来了。”宝玉听说，便说：“什么花儿？拿来我瞧瞧。”一面便伸手接过匣子来看时，原来是两枝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明知系薛姨妈所送，却不去接，“只就”宝玉手中一看，轻贱之也。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黛玉口角，如此尖酸，比之宝钗，恰优礼相反。前写周瑞家的送花，迎春等或命丫头所收，或随手拿出，并未刻意挑选。黛玉防人轻贱，处处疑忌多心；然其胸无丘壑，待人坦直，亦于斯可见。洪秋蕃评谓：“宝钗谦卑，黛玉直率，名誉虽由此而有损益，品格却以此而判高低。”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也不敢言语。宝玉问道：“周姐姐，你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太在那里，我回话去了，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的。”宝玉道：“宝姐姐在家里作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头们说：“谁去瞧瞧？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姨娘、姐姐安，特说“我和林姑娘”，一以示二人之亲近，一为解黛玉之不快。甲戌夹批云：“‘和林姑娘’四字着眼。”问姐姐是什么病，吃什么药。论理，我

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学里回来，也着了些凉，改日再亲自来看。”并非虚词套语，实隐伏下回文字。说着，茜雪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去，无话。

原来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近日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来讨情。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求凤姐便完了。闲中着笔，点明冷子兴与荣府关系。官司一事，则为虚写，凤姐未曾露面，但看“完了”二字，其仗势弄权，了此官司，可想而知。此亦为十五回正面写凤姐“弄权铁槛寺”作引。文中并特特言及子兴“好友”雨村，一以串合第二回，重提二人交情；一以因类而及，直注四十八回石呆子冤案。〕于送宫花途中，得闲插入周女讨情一段文字，看似漫不经心，实乃隐寓种种人情世故，蕴含丰实。《红楼》叙事，善于穿插，举重若轻，每每如是。

至掌灯时，凤姐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说：“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鲜的船，交给他带了去了。”王夫人点点头儿。知凤姐心计者，莫如其夫贾琏，亦莫如其姑王夫人也。“点点头儿”一句，亦如第三回王夫人对凤姐回话之“点头不语”，问答之间，微意存焉。凤姐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太太派谁送去？”连读下文，知凤姐回说三事，此两事实为虚描，是宾。但亦非闲文，前者回应第二回所云甄府“老亲”，并为甄宝玉一引；后者则似映带九十三回宝玉与琪官在临安伯府相遇事。前后回环照应，笔墨细密。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叫四个女人去就完了，又来问我。”凤姐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请我明日去逛逛，明日有什么事没有？”宁府请赴宴，乃实写，是三事之主，却轻轻一提。如王伯沆所批，凤姐一席话“有衬托，有宾主”，思之深细，心机可知。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碍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他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的诚心，叫你散荡散荡。散荡散荡，闲游之意。诸本作“散淡散淡”，荡、淡，音近义同，后文又省称“散散儿”。别辜负了他的心，倒该过去走走才是。”凤姐答应了。当下李纨、探春等姊妹们也都定省毕，各归房，无话。

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毕，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逛

去，凤姐只得答应着。立等换了衣裳，姐儿两个坐了车。凤姐乃王夫人侄儿媳、内侄女，同宝玉既是堂叔嫂，亦系表姐弟，故称“姐儿两个”。此处写两人同车赴宁府，后文写秦氏死，两人同车送殡，并同住“下处”。写来亲昵而不狎邪，有如姐弟之情。或曰，依《礼记》所载，“嫂叔不通问”、“嫂叔宜远嫌”，男女有别，礼之大体。故姚燮眉批曰：“其实是叔嫂同车，云‘姊儿两个’者，讳言也。”启功《红楼梦注释序 则云，旗人之家，叔嫂之间，“有时也不太按‘礼防’来避忌”，故此“凤姐可以那样对待宝玉” 是则，宝玉与凤姐，乃可相“通问”而不“远嫌”也。一时进入宁府，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媳妇秦氏，婆媳两个带着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仪门。那尤氏一见凤姐，必先嘲笑一阵，一手拉了宝玉，同入上房里坐下。秦氏献了茶。凤姐便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拿什么孝敬我？有东西就献上来罢，我还有事呢。”尤氏未及答应，几个媳妇们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你老人家了。”口角如画，随笔烘染，点逗荣宁二府之不同家风。陈其泰评曰：“荣府之整肃，宁府之纵放，闲中带出。”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因道：“大哥哥今儿不在家么？”尤氏道：“今儿出城请老爷的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闷的，坐在这里作什么？何不出去逛逛呢？”“大哥哥”即贾珍，“老爷”乃珍哥之父贾敬，在城外学道修炼也。甲戌眉批云：“欲出鲸卿，却先小妯娌闲闲一聚，随笔带出，不见一丝作造。”

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宝二叔要见我兄弟，今儿他在这里书房里坐着呢，为什么不瞧瞧去？”宝玉便去要见，尤氏忙吩咐人小心伺候着跟了去。凤姐道：“既这么着，为什么不请进来，我也见见呢？”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的惯了的。此语中前一“的”字，甲本及甲辰本作“跌”，似与“胡打海摔”一语不相谐调。其他脂抄各本均作“的”，与乙本同，惟无后一“的”字。乃知乙本改“跌”为“的”。原有旧本可依，而非臆改。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没见过你这样泼辣货，还叫人家笑话死呢。”凤姐笑道：“我不笑话他就罢了，他敢笑话我？”贾蓉道：“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呸！扯臊！他是哪吒，以上数语中，“呸”与“扯臊”两词，为乙本所独有，确肖凤姐声吻。“他是哪吒”一语，与甲戌、蒙府、戚序及程甲各本同，比喻形象：己

卯、庚辰、梦稿本作"凭他是什么样儿的"，且前句中缺一"啐"字，则索然无味矣　我也要见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打你顿好嘴巴子。"何其放纵，的是"泼辣货"。贾蓉溜湫着眼儿笑道：甲本无"溜湫着眼儿"五字，脂本或作"笑嘻嘻道"，乙本见缝插针，增饰五字，以状贾蓉眼神之不正　乃继六回"抿着嘴儿一笑"后，为蓉凤间关系之暧昧再抹一笔　"何苦婶子又使利害，我们带了来就是了。"凤姐也笑了。

说着，出去一会儿，果然带了个后生来，比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更在宝玉之上，张新之评曰："画一小后生，真能别开生面"，"问他何处得来蓝本　"实则，此类笔墨，多见诸明清说部，尤以"佳话"为最多，已成故套　即或如吴敬梓之儒林小说《儒林外史》，其三十四回写及绰号为"余美人"、"萧姑娘"之两少年名士时，亦谓其形貌是"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举止风流，芳兰竟体"。《红楼》三回亦尝以"面如傅粉，唇若施脂"描摹宝玉风韵　是知，欣赏男子形容女性化，亦当时社会一风气；而于雪芹，则凸现其"女儿情结"也　只是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态，腼腆含糊的向凤姐请安问好。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一笔两面，既现凤姐之泼辣，亦状秦钟之娇态　甲戌夹批："不知从何处想来　"而洪秋蕃批云："'比下来了'只四字，抵多少赞美之词，左史公谷之笔。"便探身一把攥了这孩子的手，叫他身傍坐下，慢慢问他年纪、读书等事，方知他学名叫秦钟。秦钟一名，在早期抄本及刊本中"鐘"与"锺"参差互见　如甲戌、己卯、庚辰各本均多作"鐘"，少数作"锺"；戚序本统一作"秦鐘"，甲辰本则统一作"秦锺"（仅一处作"秦鐘"）。程甲本同甲辰本，有三处例外作"秦鐘"　至程乙本，则统一作"秦鐘"矣，无一例外。盖"鐘"与"锺"音同形近，古时两字通用，故易讹　现行简体字，两字皆写作"钟"　雪芹当年所选，当为"秦鐘"　乙本统一为"秦鐘"，系"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之结果。本回回目，各本亦歧出，乙本独同己卯、庚辰本作"晏宁府宝玉会秦鐘"，非偶然也。　秦钟者，谐音"情种"也　此明写秦钟，实亦有暗寓宝玉之意。　姑妄言　第四回写书生锺情与瞽妓钱贵相爱，终生不渝　钱翁评称其为"真情种"，"是一部书内的一个正经脚色"　〇此句下，甲戌有批云："设云秦钟　古诗云：'未嫁先名玉，来时本姓秦　'二语便是此书大纲目、大比托、大讽刺处　"两句引诗，见　玉台新咏　卷八南朝梁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

倾城》诗。清人吴兆宜注引晋干宝《搜神记》谓，此两句当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小女紫玉欲嫁韩重不得、结气而死故典。脂评引此诗，或有书之首回所云此书“大旨不过谈情”之意。是乃张新之评亦云：“秦钟，情种也。小字鲸卿，则总读为‘情’字，曰‘情情’，‘情’有指点意，有太息意，有斟酌意，有恐惧意……面面都到。”早有凤姐跟的丫鬟、媳妇们，看见凤姐初见秦钟，并未备得表礼来[9]，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平儿素知凤姐和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10]，交付来人送过去，善能体会凤姐意图，平儿不愧凤姐心腹。凤姐还说太简薄些。秦氏等谢毕，一时吃过了饭，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话下。

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儿。那宝玉自一见秦钟，心中便如有所失，上回写宝玉神游梦可卿后，“若有所失”，乃导致“初试云雨情”；此写会见秦钟，复“如有所失”，开启后文“茗烟闹书房”，两者皆为“情”也 是则，秦氏姐弟，或宝玉情迷之“引子”乎？至十三回可卿丧、十六回秦钟亡，宝玉始由“情欲”迷坑，而入“情爱”世界矣。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个呆想，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涂毒了[11]。”末句七字，诸本作“不料遭我涂毒了”，惟甲本及甲辰本“不料”作“不啻”。此系自贬语，意在自责。乙本所改，则为贬斥“富贵”语也，似尤进一层。那秦钟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不凡”二字，独与己卯、庚辰、梦稿本同，蒙府、戚序本作“不群”，而甲戌、甲辰、列藏、程甲及后之程本系列皆作“不浮”。甲戌批云：“‘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止在此。”似更贴合原意。后来修订者或以为此语不经见，乃臆改为“不凡”或“不群”，反觉其俗。更兼金冠绣服，艳婢娇童：“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来就夸不绝口。我偏偏生于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亲厚一番，也是缘法。”“清寒之家”以下两句，诸本作“不能与他耳鬓交接，可知‘贫富’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甲戌并有批云：“‘贫富’二字，失却多少英雄朋友。”惟甲本及甲辰本“不能”作“那能”、“世间”作“世界上”，己卯及庚辰本“贫富”作“贫窭”、“限人”作“陷人”，舒序及列藏本“贫富”作“贫

寒”。此与上段文字，写宝玉、秦钟二人彼此胡想，各有所恨，文字对举，亦文章大落墨处 乙本改删似不宜 二人一样胡思乱想。清张英《恒产琐言》云："人家'富贵'二字，暂时之荣宠耳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五亦曾感慨："贫能伤人，富亦累人。"宝玉因"富贵"而自憎，秦钟为"清寒"而自恨，恰成对照。实是两人皆因贫富所限，不得彼此自由"交接亲厚"而憎恨耳。宝玉之自贬，或亦有开卷所云作者"深自忏悔"而借题发挥之意。故蒙府夹批云："总是作者大发泄处，借此以伸多少不乐 "宝玉又问他读什么书，秦钟见问，便依实而答。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话，越觉亲密起来了。

一时捧上茶果吃茶，宝玉便说："我们两个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去，省了闹的你们不安。"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张罗凤姐吃果酒，一面忙进来嘱咐宝玉道："宝二叔，你侄儿年轻，倘或说话不防头，你千万看着我，别理他。他虽腼腆，却脾气拐孤，不大随和儿。"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嘱咐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凤姐儿去了。

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着，也无心在饮食上，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秦钟因言："业师于去岁辞馆，家父年纪老了，残疾在身，公务繁冗，因此尚未议及延师，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再读书一事，也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时常大家讨论，才能有些进益。"宝玉不待说完，便说："正是呢，我们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亲戚子弟可以附读。我因上年业师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且温习着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读书。趁势逗引第九回"闹学堂"文字。尤为要者，此处交待宝玉曾进家塾，从业师读书；后文十八回补明其入学之先，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九回又谓其入义塾时已读完《四书》、前两本《诗经》和部分古文。有此读书经历，有此文化基础，始知十七回"试才题对额"时，宝玉所以议论侃侃，乃入情理，不觉兀然。家祖母因说，一则家学里子弟太多，恐怕大家淘气，反不好；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暂且耽搁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们这敝塾中来？我也

相伴，彼此有益，岂不是好事？”宝玉本不愿读书，此际则似已急不可待矣　庚辰、甲戌、蒙府、戚序等回末联语云：“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卞藏本“始”作“愿”　道出宝玉欲去家塾读书根由。从此两人交接“为友”，相伴“读书”，做出种种“不安分”之事　秦钟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12]，原要来和这里的老爷商议引荐；因这里又有事忙，不便为这点子小事来絮聒。二叔果然度量侄儿或可磨墨洗砚，何不速速作成，彼此不致荒废，既可以常相聚谈，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岂不是美事？”详说“家塾”“义学”，其意当有二：一是反衬九回顽童闹学堂，二乃铺垫十三回可卿梦嘱家塾供给事也　宝玉道：“放心，放心。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今日你就回家，禀明令尊，我回去禀明了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

二人计议已定，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分，出来又看他们玩了一回牌。算账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言定后日吃这东道，一面又吃了晚饭。因天黑了，尤氏说：“派两个小子送了秦哥儿家去。”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派谁送去？”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着一“又”字，乃如甲戌批所云：“可见骂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么？那个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凤姐道：“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吗？”尤氏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了，才得了命；“太爷”者，即宁国公贾演之子代化也，乃贾珍之祖，贾蓉之曾祖。此处暗示贾氏先世实以“军功”起家，故七十五回明言贾府子弟多在“武荫之属”　史载，雪芹五世祖曹振彦及其子曹玺，亦曾随清军作战，立有军功。是则，贾府家世，亦隐寓曹家之事也　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以后不用派他差使，只当他是个死的就完了。尤氏念焦大“功劳情分”，而不肯“难为”他。凤姐谓其“软弱”，实

是尤氏待人宽厚处 今儿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到底是你们没主意，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对悍仆，凤姐先是怪尤氏“太软弱”，此又责其“没主意”，正显自己遇事有决断，有主见，脸酸心硬，下得狠手。甲戌眉批云：“这是为后协理宁国伏线。”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众媳妇们说：“伺候齐了。”

凤姐也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前，见灯火辉煌，众小厮都在丹墀侍立[13]。家常辞行，亦如此排场，大家势派，处处可见。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荣宁二府，宁府居长；然书中所写，则以荣为主，宁为宾衬。是以赖二为宁府总管，其兄赖大为荣府总管。赖二只此一现，后不复见，赖大则多有作为。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先是倚老卖老，斥骂大总管赖二欺软怕硬，差人不公。

正骂得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来。众人喝他不住，贾蓉忍不住，便骂了几句，叫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再问他还寻死不寻死！”那焦大那里有贾蓉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作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再者自恃救主有功，痛骂贾蓉知恩不报，滥充主子。甲戌本此句作“红”进“白”出，拟醉人声口，尤妙。凤姐在车上和贾蓉说：“还不早些打发了没王法的东西，留在家里，岂不是害？亲友知道，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了“是”。贾蓉答应，要“打发”没“王法”的焦大。然如何打发，后文未作交待 或如徐凤仪《红楼梦偶得 所云：“焦大一骂之后，不复闻再闹事，想凤姐嘱咐之言，蓉必默会，次日即调派至闲静处矣，故直至一百五回始一出面也。”

众人见他太撒野，只得上来了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

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14]，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三则并骂贾珍，曰"爬灰"，曰"养小叔子"，直揭诸丑，惊心骇目，尤为不堪。姚燮眉批云："贾府中暮之事，观览者方在狐疑，竟被焦大醉中直喊出来。信墙茨之不可扫也。"野鹤《读红楼札记》亦云："焦大醉骂，分明是自恃功勋，虽曰越礼，然语语的确，并无一字虚设。"回观上回凤姐与贾蓉相见时之暧昧光景，再看十三回贾珍哭儿媳可卿时之伤痛情态，可知焦大之诟骂，确非醉汉胡唚，而无风作浪。无怪乎听焦大骂也，众小厮"唬得魂飞魄丧"，凤姐和贾蓉"装没听见" 洪秋蕃评、胡文彬《感悟红楼》则谓，"小叔子"当指贾蔷。蔷为贾蓉弟，恰系秦氏之小叔；且"风流俊俏"，性喜"赏花玩柳" 秦氏则"擅风情，秉月貌"。两人"得空便入"，亦情事所有 此亦可作一说。要之，书中写贾府败伦之事，惯用旁笔侧写，而正面见之。故陈其泰回后评曰："凤姐、秦氏隐事，从不实写一句，而读者有焦大之言在胸中，自然遇事如画矣。"众小厮见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唬得魂飞魄丧，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昔日为救主，而喝"马溺"，极显其忠；今则因醉骂，而被塞"马粪" 实则骂亦表其忠也，直言敢谏，鲁迅称其为"贾府中的屈原"。如此报应，岂不冤哉？

凤姐和贾蓉也遥遥的听见了，都装作没听见。宝玉在车上听见，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这是什么话？"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唚[15]，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看是捶你不捶你！"吓得宝玉连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说这些话了。"凤姐哄他道："好兄弟，这才是呢。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人到家学里去说明了，请了秦钟学里念书去要紧。"宝玉一问，凤姐忙喝斥之、安抚之。补此一笔，为文"点睛"。文心巧幻，用笔深曲，须以意会。说着，自回荣府而来。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留头：旧时女子幼年剃发，年龄渐长，则先蓄顶心头发，再留全发。全部留发，

叫做“留头”，又叫“留满头”。

② 髻儿：即“纂儿”，妇女挽于脑后的一种发髻。

③ 丸药：甲戌、蒙府、戚序本作“凡药”，与下文所云“海上仙方”相对。“凡”、“丸”二字，形似易混。庚辰本作“寻常药”。

④ 堆纱花：以彩纱堆缝制成之簪饰花朵。

⑤ 秃歪剌：骂尼姑之语。秃，指光头；歪剌，也称“歪剌骨”、“歪剌货”，骂人语，多用于妇女，有下贱、泼辣、不正派等义。

⑥ 周家的：此下十二处“周家的”，甲本、脂本皆作“周瑞家的”。

⑦ 递解：旧时解往远地犯人，沿途由各地方官衙派人一站站辗转押送，称“递解”。

⑧ 九连环：一种玩具，以铁丝、铜丝或银丝制成。一长圈，一端为柄，中套九个圆环，每环下连结垂下之直丝，至下边总连起--横条，摘下套上，手续极繁。

⑨ 表礼：也作“表里”，指用作礼物之衣料。又称“尺头”。

⑩ 状元及第、小金锞子：状元及第，此处指一种吉祥图案，有作骑马、戴金花状元及第之形者，有仅用“状元及第”四字者。小金锞子，黄金铸成之小锭。

⑪ 涂毒：张本、金本、列藏本“涂”作“荼”。涂，与“荼”通，害也，见《说文通训定声》。别回亦写作“荼毒”，本书两词并用。

⑫ 义学：此处指宗族所办之免费学校。

⑬ 丹墀：古时宫殿前之石阶上，以红色涂饰，称“丹墀”。

⑭ 爬灰：公公与儿媳私通。也称“扒灰”。

⑮ 胡唚：畜类呕吐称“唚”。胡唚，即骂人胡说之意，语气较“胡说”更重。

回　评

此回文字，可分为二段，回之上半，写送宫花，以之深入闺阃，展现贾府内闱生活。此又作两层写，先写周瑞家的因“回王夫人话”，而至薛姨妈处，见王薛二人正话家常；并渐次见到宝钗与莺儿在描花样、金钏与香菱在晒日阳。之后，随手递入送宫花，写周瑞家的“顺路”至迎探惜凤黛等处，而见迎春与探春在对弈、惜春与智能儿在玩笑、贾琏与凤姐在秘戏、黛玉与宝玉在玩耍。依次写来，贾府内闱日常生活，人物风貌情趣，一一展现；而行文似断还连，时空切换，回环萦纡，了无痕迹。

宝玉之知己男友有三，即秦钟、蒋玉函、柳湘莲也。此回之下半，写会秦钟，多用曲笔。先是凤姐、宝玉同过宁府赴宴，尤氏、凤姐相互嘲笑；继之春云舒展，写众人一番议论，蓄势已足，秦钟始乃出场；随之转入宝玉会秦钟正文，写二人彼此胡想，约伴同塾；后因夜送秦钟，引出焦大，以其醉骂作结。

论者或谓渲染宝秦二人亲密情状，揭示其有“同性恋”之嫌。贾府男性之不堪，是回微露端倪。

脂批说明，《红楼》叙事写人，善用画家技法。此回承接前文，借外客黛玉进府、村妪刘老老告借、仆妇周瑞家送花，介绍荣府环境、人物，千皴万染，即用“画家三染法”也。三次描写，人物身份不同，视角有别；然荣府之院宇、豪门之势派、内闱之生活，已“全方位”呈现于读者面前。而后来宝钗结局、惜春出家、凤姐理丧、香菱不幸，已隐约于此埋根。

焦大醉骂，实含二义，乃此回特笔。一则以隐寓贾氏系“军功”起家，立有功勋，但子孙不肖，家业败坏，箕裘颓堕。盖作者悲挽家世之慨，亦寄寓其中。故甲戌夹批有云：“一段借醉汉口角，闲闲补出宁荣往事近故，特为天下世家一笑。”二则痛斥宁府“伦常黩尽，禽兽行同”，道德沦丧，所谓“家事消亡首罪宁”也。这一描写，当亦反映当时世家之乱伦丑行。清人周竹安《载阳堂意外缘》卷二写富家少妇尤氏与表侄私通，不以为耻，反辩之曰：“世间乱伦一事，专出之于名门世族”，“就是当初隋炀帝，也曾烝于其母，齐襄公也曾淫于其妹，卫宣公也曾奸于其媳。种种乱伦，不一而足。”言辞振振，何其丑也。

秦钟亦书中一小人物也，然关涉小说中一段风月情事，故郑重出之。张新之评云：“设一秦钟，生出第九至十二回一大段‘风月宝鉴’文字。”或以为，秦钟乃雪芹旧稿《风月宝鉴》中一重要人物。据此，则解析此一形象演变，亦有助于认识《红楼》成书过程。

荣府院宇，已由第三、六回黛玉及刘老老眼中大体写出。此回再借周瑞家的送宫花，作一补叙，凤姐、迎探惜三春、李纨住所及相互间关系，介绍清晰。至此，荣府路径房舍、势派格局，掩卷思之，已历历在目矣。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话说宝玉和凤姐回家，见过众人，宝玉便回明贾母要约秦钟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个伴读的朋友，正好发愤；发愤，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作"发奋" 或谓后者系原笔，"发愤"乃妄改。此说恐非。愤通"奋"，汉刘安《淮南子》"脩务训"有"愤于中则应于外"一语，高诱注云："愤，发也。"作"奋发"讲。元人刘君锡《来生债》第一折："有等人精神发愤，都待要习文演武立功勋 "又着实称赞秦钟人品行事，最是可人怜爱的。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对照上回，知凤姐"帮说"，乃全为秦氏用意，处处显示两人亲厚，以为后文"托梦"、"理丧"铺衬。"改日秦钟还来拜见老祖宗呢。"说的贾母喜欢起来。凤姐又趁势请贾母一同过去看戏。贾母虽年高，却极有兴头。不独看戏，但凡热闹事，老祖宗都有兴头，看后文可知。甲戌夹批曰："为贾母写传。"后日，尤氏来请，遂带了王夫人、黛玉、宝玉等过去看戏。至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后日"两句，接榫上回凤姐赢了戏席、秦氏和尤氏二人"言定后日吃这东道"一语。虽系过脉文字，然用史笔，精义内含。有如甲戌所批："叙事有法，若只管写看戏，便是一无见世面之暴发贫婆矣。写随便二字，兴高则往，兴败则回，方是世代封君正传。且高兴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来。"王夫人本好清净，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后凤姐坐了首席，尽欢至晚而罢。

却说宝玉送贾母回来，待贾母歇了中觉，还要回去看戏，又恐搅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宝钗近日在家养病，未去看视，意欲去望他。与上回宝玉问宝钗病情一段回映，顺势开启下文，照应细绝，过接自如。若从上房后角门过去，恐怕遇见别事缠绕，又怕遇见他父亲，更为不妥，宁可绕个远

儿。当下众嬷嬷、丫鬟伺候他换衣服，见不曾换，仍出二门去了，众嬷嬷、丫鬟只得跟随出来。还只当他去那边府中看戏，谁知到了穿堂儿，便向东北边，绕过厅后而去。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1]，一见了宝玉，便都赶上来笑着，一个抱着腰，一个拉着手，"抱腰"、"拉手"，活画清客作派。王伯沆批曰："抱腰系清制，于此一见。"《北京风俗类征》云："满人相见，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后以抱不雅驯，执手而已。"晚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亦曾写及"拉手"礼。○詹光、单聘仁，谐音"沾光"、"善骗人"，涉笔成趣，调侃世人。然贾府乃诗礼之族，帮闲清客，亦多才技之辈，如詹光，即擅工细楼台，八十四回说王尔调善大棋、八十六回说嵇好古善琴等。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称："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道："我的菩萨哥儿，称呼新奇。张新之评曰："称谓奇创。若辈身份，已见骨髓。"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遇见你了。"说着，"说着"语下，诸本均有"请了安，又问好"六字。评者或云，此则闲文，实是有意写清客相公种种丑态，切勿草草读过。此节后甲戌有批云："一路用淡三色烘染，行云流水之法，写出贵公子家常不跡不离气致。经历过者则喜其写真，未经者恐不免嫌繁。"乙本修订者，盖无此经历，或嫌其繁，乃删此"闲文"。又唠叨了半日才走开。老嬷嬷叫住，因问："你们二位是往老爷那里去的不是？"二人点头道："是。"又笑着说："老爷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梦坡斋，当为贾政外书房，全书仅此一见。王伯沆批曰："梦坡正取'春梦婆'意。"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七载，苏东坡贬官昌化，遇一老妇，谓坡曰："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因呼为"春梦婆"。雪芹用此典实，或有感叹富贵荣华变幻无常之意。《无量寿经》下："爱欲荣华，不可常保。"不妨事的。"一面说，一面走了，说的宝玉也笑了。

于是转湾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管库房的总领吴新登和仓上的头目名叫戴良的，同着几个管事的头目，共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一见宝玉，赶忙都一齐垂手站立。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因他多日未见宝玉，忙上来打千儿[2]，请宝玉的安。宝玉含笑，伸手叫他起来。众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儿[3]，发越好了[4]，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贴。"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见了？"众人道："好几处都有，都称赞的了不

得，还和我们寻呢。”宝玉笑道：“不值什么，你们说给我的小幺儿们就是了[5]。”一面说，一面前走，众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先遇清客相公，再见管事头目，一段过脉文字，亦层层烘染，写来情景逼真。甲戌批云：“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许波澜曲折。瞧他无意中又写出宝玉写字来，固是愚弄公子之闲文，然亦是暗逗宝玉历来文课事。不然，后文岂不太突。”

闲言少述。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进薛姨妈屋里来，见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呢。宝玉忙请了安，薛姨妈一把拉住，抱入怀中笑说：“拉住”、“抱入”，有如上文院片。张新之评曰：“薛姨妈写得不堪，竟有鸨母光景。”“这么冷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罢。”命人沏滚滚的茶来。宝玉因问：“哥哥没在家么？”薛姨妈叹道：“他是没笼头的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呢？”宝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妈道：“可是呢，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他在里间不是，你去瞧，他那里比这里暖和，你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进来和你说话儿。”

宝玉听了，忙下炕，来到了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宝玉掀帘一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鬓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此四字，诸本作“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乙本删之，而二十八回写及宝钗容貌，有类似描写。此处“惟觉雅淡”一语，谓其容仪简素，不作修饰，实乃妇容之训也。清陈宏谋《教女遗规》卷中引明人吕近溪《女小儿语》云：“妇女妆束，清修雅淡，只在贤德，不在打扮。”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三云：“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李憩亭《绣阁金针》亦云：“妇贵贤良，不须打扮。衣服清幽，梳妆雅淡。”〇书中宝钗、宝玉相见聚晤，至此回始实写，自宜描其衣饰，画其意态，与前文写宝黛初逢，详略有别，各臻其妙。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上句中“装愚”二字，独同甲本，诸脂本作“藏愚”。词义略有别。〇此十六字，乃宝钗一生之保身秘诀，脂评称其为“宝卿正传”。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一云：“‘拙’之一字，免了无千罪过；‘闲’之一字，讨了无万便宜。”姚舜牧《药言》谓，教育女子，当“一教其缄默，勿妄言是非；一教其简素，勿修饰容仪”。清人魏禧《日录》云：“凡做妇人，自大贤以下，皆带

两分愚字……若无此愚意在，终到不得十分至处。"唐彪《人生必读书》亦云："妇之贤者，家虽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喜布素，方为有识妇人。"此皆所谓闺训女德也。然曰"人谓"、曰"自云"，四字有眼，或有深意焉。明徐学谟《归有园麈谈》云："默，懿德也，过默者或藏奸。"故四十五回黛玉对宝钗坦言"只当你有心藏奸"◯《论语》"宪问"篇云："脩己以敬。"以上数语，实谓宝钗勤于以妇容、妇言脩己，确乎一淑女形象。甲戌眉批云："画神鬼易，画人物难。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宝玉一面看，一面问："姐姐可大愈了？"宝钗抬头看见宝玉进来，连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惦记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下，即令莺儿："倒茶来。"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又问别的姐妹们好。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累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捧珠抹额，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系着五色蝴蝶鸾绦，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另外有那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与第三回参看，俱从黛钗眼中写宝玉装束。但前者并及"面色"、"情思"，触及心灵；后者着眼"宝玉"，关涉婚姻。侧重各有不同，自不犯复。宝钗因笑说道："成日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宝钗至贾府，已近二年，何时见过"宝玉"，书中无直接交待。二十九回黛玉尝说宝钗专留心"人带的东西"，非无因也。张新之评云："'未曾细细赏鉴'，是已见过，特未'细细'耳。斡旋之笔，直入本题。"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过去，一"挪近来"、一"凑过去"，光景如画。便从项上摘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在掌上，"托"于掌上，仔细端详，是知宝卿欲赏通灵久矣，今始遂心如意。三十四回写宝玉被打后，宝钗探望送药，亦用一"托"字。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通灵玉，乃宝玉"命根子"，前文曾四次提及，此为第五次，正面写其体色质文　甲戌批云："余亦想见其物矣。前回中总用草蛇灰线写法，至此方细细写出，正是大关节处。"此所谓"金玉良缘"之兆也。

看官们须知道，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幻相。后人有诗嘲云：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本来真面目，幻来新就臭皮囊。"新就"二字，同甲本及甲辰本；甲戌、己卯、蒙府、戚序本作"亲就"，庚辰本原抄作"亲就"，后另笔旁改

为“污浊”；梦稿本误作“观就”。新就，或有二义：一可作“重新造就”讲，首回曾写顽石乞求僧道带其幻形下凡；一则当与“亲就”同义。按，新通“亲”。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新，假借为亲。”《尚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陆德明释文：“新逆，马本作‘亲迎’。”亲就，义为亲近。《汉书·张禹传 云：“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遂亲就禹。”○此四句照应首回，说明 红楼 故事及宝玉来历

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上句当以“金”隐映“金锁”，借指宝钗；下句以“玉”隐映“通灵”，喻指宝玉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后四句预示“金玉良缘”破灭结局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面。“顽石幻相”一段插语，当为叙述者“石头”所说，欲以此将“顽石”与宝玉一分为二 甲戌眉批曰：“又忽作此数语，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可谓狡猾之至 ”但其真体最小，方从胎中小儿口中衔下，今若按式画出，恐字迹过于微细，使观者大废眼光，亦非畅事，所以略展放些，以便灯下醉中可阅。今注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犺蠢大之物为诮。狼犺，清人吴文英 吴下方言考 云：“今吴谚谓物之大而无处置放者曰‘狼犺’。”此作“粗笨”讲 亦写作“郎伉”，见 西游记 第四十七回 此语至今仍用之 见钱锺书 围城》七

通灵宝玉正面



通灵宝玉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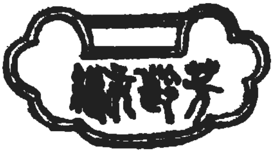
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两“莫”字，郑重叮咛 “失”“忘”两字，其意有二：一作“丢失”、“忘却”讲，故后文有失玉、寻玉、

拾玉、送玉等描写；一乃指迷失本性、忘却本相而言，故后文含有“宝玉”幻相入世、为“声色”所迷、失去宝光的内容。第二十五回癞头和尚一诗，直接表明这一意象　寿仙恒昌[6]。”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此句明说莺儿，亦隐示说者宝钗自己。两相形容，笔意细活。“发呆”一词，画出莺儿痴迷之相；着一“也”字，则由此及彼，不写而写，兼及宝钗，似嗔未嗔，似怪不怪，读者可想见其坐姿神理，窥知其内心隐秘。后文写宝钗对宝玉之情意，多用此似隐似现、若有若无之笔。莺儿也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随口笑答，引出项圈，逼近“金玉”姻缘。据吴克岐所见《红楼梦》残抄本，回目上句作“金玉良缘小鬟撮合”，意或即指此也。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字，我也赏鉴赏鉴。”宝钗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本来有字，偏说无字　姚燮评曰：“赖得妙，大有不好意思光景。”宝玉央及道：“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呢。”宝钗被他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錾上了，是知锁上八字，乃人工所凿。但究系何人，闪灼不言，含糊得妙。甲戌在宝玉看项圈段上有眉批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文字是也。”然后来评者对此多所讥诮，洪秋蕃即云：“足见锁字捏造无疑。”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儿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宝玉忙托着锁看时，“托”上着一“忙”字，写出宝玉急迫心态。○此句点明金锁，为五回《终身误》曲中“金玉良缘”句一注。“金锁”系关乎宝黛钗爱情婚姻之第一物件，尤其关涉宝黛爱情命运，故姚燮评以为“通灵、金锁，各有其宝，三人性命所关，爰为郑重说出。”果然一面有四个字，两面八个字，共成两句吉谶。吉谶上句为“不离不弃”，下句为“芳龄永继”。两句文旨，与通灵八字对应，暗兆宝钗对自身婚姻之隐忧与期求。张新之评谓上句“惧其离弃之意已在言外，此作者状钗之心事”，下句“亦冀幸之词”。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金锁正面



金锁反面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和我的是一对儿。"通灵、金锁，各有八字，合而读之，恰成"一对"，然前者系天生衔来，后者乃人工凿就，皆事涉虚幻，渺渺茫茫。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此话未完，然其意已明，即薛姨所说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下句宝钗"嗔"莺儿"不去倒茶"，如姚燮所批："一'嗔'字中，有喜心，有羞态。"无限神理，尽在不言中。庚辰本此回回目，上句即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文题相合。莺儿聪慧乖巧，于斯活现。宝钗不等他说完，便嗔着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从那里来。

宝玉此时与宝钗挨肩坐着，只闻一阵阵的香气，十九回亦有宝玉在黛玉处"闻香"一段文字，评者或谓写钗黛二人"多用双笔对待之笔"，但彼处并有宝玉"拉住"黛玉衣袖恣意戏谑一段描写，此则只写发问耳。盖钗黛脾性不同，亲疏有别，宝玉待之亦不同也。不知何味，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没闻过这味儿。"宝钗道："我最怕熏香，好好儿的衣裳，为什么熏他？"宝玉道："那么着，这是什么香呢？"宝钗想了想，说："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冷香丸'，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呢。"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摇摇摆摆"一语，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甲戌、己卯、庚辰、舒序、列藏各本作"摇摇"，甲戌并有夹批云："二字画出身。"蒙府、戚序本无此四字。戚本狄葆贤眉评云：以此字样"描写薛蟠、贾环等人则可，今本以之唐突潇湘耶。"今人亦有讥其为"蛇足"而贬损黛玉姿态之美者。实则不然。明人张居正《奉谕整肃朝仪疏》云："进退行走，舒徐摇摆。"以"摇摆"形容行走坦然自得之貌。叠字义同。清李渔《奈何天》第十四出："郎妇手同携，摇摇摆摆过廊西。"同理，以之描摹黛玉走路形态，亦无不可。王伯沆评此句，以"婉若游龙"四字称之，似得其意。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伶俐尖酸，妒意尽露，直质真率，不遑掩饰。由此发始，后文如九、十九、二十二、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四等回，皆明白写及黛玉对宝钗之吃醋含酸，以表示其对宝玉之痴怨之情。盖爱情苟有萌动而专注，则惟恐其人之负我，乃所谓"痴无不妒，怨无不嫉"

也。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评曰："写痴情最难，写小儿女痴怨之情更难"，"书中写黛玉痴怨处，无往不有撚酸吃醋之意，亦无往不有小孩子气"，"无一笔不是从女孩儿家心坎中搜剔而出。"宝钗道："这是什么意思？"黛玉调笑讥讽，宝钗心知肚明，故作不解，设此两问，便有"人谓装愚"之嫌。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应答圆巧，如珠走盘，真可谓"辩才无碍"。甲戌批云："吾不知颦儿以何物为心为齿，为口为舌，实不知胸中有何丘壑。"〇黛玉应对众人，实有四次，巧对宝钗，乃首次也。

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7]，便问："下雪了么？"地下老婆们说："下了这半日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走了。"宝玉道："我何曾说要去，不过拿来预备着。"黛玉话中有话，隐刺宝玉，此乃黛玉再次应对众人也。〇书中首次正面叙写宝黛钗三人晤对，黛玉开口撚酸，机锋逼人；宝钗装哑推聋，从容应对；宝玉则顾左右而言他。三人甫会，不料如此对答，隐伏后文多少纠葛情事。宝玉的奶母李嬷嬷便说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时候儿，就在这里和姐姐、妹妹一处玩玩儿罢，姨太太那里摆茶呢。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说给小幺儿们散了罢。"宝玉点头。李嬷嬷出去，命小厮们："都散了罢。"

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食，留他们喝茶吃果子。宝玉因夸前日在东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取了来给他尝。宝玉笑道："这个就酒才好。"薛姨妈便命人灌了上等酒来。李嬷嬷上来道："姨太太，酒倒罢了。"宝玉笑央道："好妈妈，我只喝一钟。"李妈道："不中用，当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喝一坛呢。不是那日我眼错不见，不知那个没调教的，只图讨你的喜欢，给了你一口酒喝，葬送的我挨了两天骂。当着薛姨妈，如此说话，恰如张新之所评："活画一无知倔强婆子。"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喝了酒更弄性。醉酒弄性，为下文摔茶杯、恼李妈、斥茜雪伏笔，而非闲文。有一天老太太高兴，又尽着他喝，什么日子又不许他喝，何苦我白赔在里头呢？"薛姨妈笑道："老货！只管放心喝你的

去罢，我也不许他喝多了。就是老太太问，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头："来，让你奶奶去也吃一杯，搪搪寒气。"那李妈听如此说，只得且和众人吃酒去。这里宝玉又说："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喝冷的。"薛姨妈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杂学旁收"一语，道出宝玉一生学问根底。甲戌夹批云："着眼。若不是宝卿说出，竟不知玉卿日就何业。"所谓"杂学"，本指杂乱之学。《尉缭子·治本》谓"杂学不为通儒"。宋人林逋《省心录》云："绮语背道，杂学乱性。"科学盛行之时，时文八股外，各种闲杂学问，俱称"杂学"。清人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云："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亦云："余幼时……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写周学道说："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宝钗所说，即语含讽谏庚辰本七十八回写贾政心思，谓"若论举业"，则贾环、贾兰"似高过宝玉；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亦此意也　宝钗、政老论学，声味相类。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宝钗说酒性，乃在"情理"，是以服人。再看后文三十七回写其讲诗题、四十二回谈画理、七十六回知"棔"典，以知其有学问、有才华，宝黛所不及也。故甲戌批云："知命知身，识理识性，博学不杂，庶可称为佳人。"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娇情妒态，摹写如画。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放下冷酒，接入手炉，由冷转热，借端发挥，转递自然，饶有意趣。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我了呢！"着一"冷"字，机带双敲。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初点紫鹃，然书中始终未交待其来踪。三回贾母所送黛玉丫头名鹦哥，脂本后不复见。此回甲戌夹批谓紫鹃"鹦哥改名也"。叫我送来的。"黛玉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他"字响，意在讥讽宝钗对宝玉之"费心"也；"你"字俏，旨在奚落宝玉对宝钗之"听话"也。通肖黛玉词锋。宝

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了一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理他。薛姨妈因笑道：“你素日身子单弱，禁不得冷，他们惦记着你倒不好？”黛玉心怀妒忌，旁敲侧击，讥刺玉钗，情见乎辞；宝主讳之，“无回复之词”；宝钗让之，“也不理他”；薛姨不明所以，含笑劝之。四人心境，各有不同。黛玉笑道：“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那不叫人家恼吗？难道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儿的打家里送了来。不说丫头们太小心，还只当我素日是这么轻狂惯了的呢。”心灵口捷，遁辞掩饰，此乃黛玉第三次应对众人也。甲戌批云：“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孙桐生眉评亦云：“强词夺理，偏他说得如许，真冰雪聪明也。”薛姨妈道：“你是个多心的，张新之评曰：“多心者，无心也。”所评甚是。黛玉确是一为人率真、胸无城府之人。有这些想头。我就没有这些心。”

说话时，宝玉已是三杯过去了，李嬷嬷又上来拦阻。宝玉正在个心甜意洽之时，又兼姐妹们说说笑笑，那里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妈妈，我再吃两杯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着问你的书。”对宝玉提贾政说读书，实实扫兴至极，讨嫌至极。于是宝玉心中不悦，黛玉骂其为“老货”也。宝玉听了此话，便心中大不悦，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黛玉忙说道：“别扫大家的兴，舅舅若叫，只说姨妈这里留住你。这妈妈，他又该拿我们来醒脾了⑧。”一面悄悄的推宝玉，叫他赌赌气，一面咕哝说：“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那李妈也素知黛玉的为人，说道：“林姐儿，你别助着他了。你要劝他，只怕他还听些。”黛玉冷笑道：上文写黛玉，或“抿嘴笑”，或“含笑”，连用六“笑”字，此忽“冷笑”，陡然一变。“我为什么助着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了一口，想来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吃，也未可知。”句句犀利如刀，“助他”“劝他”，爱耶恨耶，妒耶气耶，百端相交，一起迸发。是黛玉第四次应对众人也。

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生动传神。姚燮眉

批云："腮上一拧，亦借李奶妈以抵敌前词，皆灭净痕迹。"真可谓"回风一舞，百媚俱生"。说道："真真的这个颦丫头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对黛玉刺心语，李嬷嬷又急又笑，乃形之于外，切奶母身份；宝钗则"恨不是"、"喜不是"，忍让含容，片语解忿，是宝钗心性。薛姨妈一面笑着，又说："别怕，别怕，我的儿。来到这里，没好的给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吓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索性吃了晚饭去，要醉了，就跟着我睡罢。"因命："再烫些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抚慰之、体贴之，二语写薛姨之慈爱，甲戌夹批谓其"不失长上之体"。宝玉听了，方又鼓起兴来。李嬷嬷因吩咐小丫头："你们在这里小心着，我家去换了衣裳就来。"有薛姨偏袒，宝玉鼓兴，李妈无奈，遂找台阶而去。李妈亦善转圜。悄悄的回薛姨妈道："姨太太别由他尽着吃了。"叮嘱一句，亦在情在理，是世家奶母声口。说着，便家去了。

这里虽还有两三个老婆子，都是不关痛痒的，见李妈走了，也都悄悄的自寻方便去了。只剩了两个小丫头，乐得讨宝玉的喜欢。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过了。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酽酽的喝了几碗茶，薛姨妈才放了心。雪雁等几个人，也吃了饭进来伺候。黛玉因问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同走。"黛玉听说，遂起身道："咱们来了这一日，当着薛氏母女，黛玉直称自己与宝玉为"咱们"，亲密之情，溢于言表。黛玉之率直，此又一证。也该回去了。"说着，二人便告辞。

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宝玉把头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头便将这大红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宝玉头上一合，宝玉便说："罢了，罢了！好蠢东西，你也轻些儿，难道没见别人戴过？等我自己戴罢。"黛玉站在炕沿上道："过来，我给你戴罢。"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略嫌直白。其他脂本作"罗唆什么，过来，我瞧瞧罢"（蒙府、戚序本少一"瞧"字），较为含蕴。戚本狄葆贤眉批云："'我瞧罢'三字，便含有'与你戴'意在内，而身分恰好。今本定须明明道出，改为'我与你戴罢'五字，拙哉。"此评可参。宝玉忙近前来。黛玉用

手轻轻笼住束发冠儿，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把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详了一会，说道："好了，披上斗篷罢。"替戴斗笠，细细写来，二人"亲密友爱"之状如见。文亦娇柔绮腻。王伯沆批云："只戴斗笠一事，写来何等入微 "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妈忙道："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且略等等儿。"宝玉道："我们倒等着他们，有丫头们跟着就是了。"薛姨妈不放心，吩咐两个女人送了他兄妹们去。

他二人道了扰，一径回至贾母房中。贾母尚未用晚饭，知是薛姨妈处来，更加喜欢。因见宝玉吃了酒，遂叫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许再出来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问众人："李奶子怎么不见？"看前文可知，宝玉出门，必有小厮们跟随，多名老婆子和小丫头伏侍，奶母照应，何等娇贵　此处特写贾母一问，关合前文，切乎事体，写来文情皆足。后之写宝玉出门，除私行者外，大抵类此。众人不敢直说他家去了，只说："才进来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宝玉踉跄着回头道："他比老太太还受用呢，问他作什么。没有他，只怕我还多活两日儿。"一面说，一面来至自己卧室，只见笔墨在案。照应前文众清客夸其斗方儿字法好一节。甲戌夹批云："如此找前文最妙，且无斗榫之迹。"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晴雯正式登场，画其娇音憨态，便觉坦然磊落、天性照人。连说三"我"字，极显其亲密，逼肖晴雯。野鹤《读红楼劄记》谓怡红院"诸丫鬟中第一是晴雯，一开手贴绛芸轩一节，便觉眼界一新，不同馀子。"宝玉方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贴在门斗儿上的。我恐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贴了半天，这会子还冻的手僵着呢。"宝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握着"同程甲、戚序、甲辰本，己卯本作"屋"，恐非。其馀各脂本作"渥"　握，有多个义项，这里用同"焐"，覆盖冷物，使之变暖，谓之"焐"。后文如十九回"盖上被窝握汗"，语义同此。书中有时亦写作"渥"，如五十一回"快进被来渥渥罢"。两字杂用。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

同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拉手同看门斗,站姿神理,宛然如画。其纯洁体贴之意,与前文宝玉与袭人“云雨”之情,遥遥相对。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姐姐[9],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头看见是“绛芸轩”三字,上文曾四次提及此“三个字”,但均未出题,至此方由黛玉看出。芸,乃香草名,古人藏书,以之避蠹,见宋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故称书籍为“芸编”。宝玉气秉屈骚,爱红成癖,怜香草而惜美人。轩名“绛芸”,典雅切题。后迁居园中,或仍以此三字作居室名,或径指代怡红院 笑道:“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样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个匾。”宝玉笑道:“你又哄我了。”晴雯贴字、宝玉握手,黛玉品评,首次写及三人合拢,一何旖旎。亦为三十四回写宝玉遣晴雯送手帕与黛玉预作伏笔。说着又问:“袭人姐姐呢?”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儿。宝玉看时,见袭人和衣睡着。宝玉笑道:“好啊,这么早就睡了。”又问晴雯道:“今儿我那边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儿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说我晚上吃,叫人送来的,你可见了没有?”可谓体贴入微。文中多以晴雯之刚烈不驯,衬托宝玉之任情恣性,而两心相印,遂亦成“知己”。晴雯道:“快别提了。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才吃了饭,就搁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给我孙子吃罢。’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说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还让:“林妹妹喝茶。”众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还让呢。”

宝玉吃了半盏,忽又想起早晨的茶来,问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句中“沏”字,与下句“又斟上这个茶”之“斟”,甲本及甲辰本均作“斟”,其他脂本则皆作“瀼”。《说文》无“瀼”字,《汉语大字典》“水部”:“瀼,用沸水泡茶,犹今‘沏’。”乙本此回及二十六回都写作“沏”。戚本狄葆贤批注:“瀼茶,即泡茶,京语也。今本改作‘斟’,误矣。”斟,义为用壶倒酒或茶。乙本区别其义,上下两句,分别用之,细甚。○七十八回写宝玉杜撰《芙蓉女儿诔》,亦以枫露之茗致祭晴雯,可知晴姑娘既爱吃豆腐皮包子,当亦喜饮枫露茶,与宝二爷同好。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茜雪道:“我原留着来着,那会子李奶奶来了,喝了去了。”宝玉听了,将手中茶杯顺手往

地下一摔，豁琅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他？不过是我小时候儿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惯的比祖宗还大，撵出去，大家干净！"说着，立刻便要去回贾母。写李嬷嬷，先是每每阻拦宝玉饮酒，再则拿走晴雯爱吃的包子，后又喝掉宝玉的枫露茶，恣肆至此，真是一"老厌物"，无怪乎宝玉动怒发作也　然亦如甲戌批所云，"奶母之倚势"、"奶母之昏愦"，亦世之"常情"，特于此处细写一回。

原来袭人未睡，不过是故意儿装睡，引着宝玉来怄他玩耍。"怄"者，乃逗弄之意也。此写袭人之娇嗔作态，显含贬义。二十回李嬷嬷比之为"狐狸"，"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良有以也　张新之批曰："写袭人处总是逆笔，便移置不到他处"先听见说字、问包子，也还可以不必起来；后来摔了茶钟，动了气，遂连忙起来解劝。早有贾母那边的人来问："是怎么了？"袭人忙道："我才倒茶，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了。"自己揽错，掩饰他人，以图省事，此一行止，又显其善良　甲戌夹批："现成之至，瞧他写袭卿为人"一面又劝宝玉道："你诚心要撵他也好，我们都愿意出去，不如就势儿连我们一齐撵了，你也不愁没有好的来伏侍你。""好的"云云，明指晴雯，则妒意直露　之后写其屡屡不满晴雯，于此伏脉。而宝玉与袭人不虞之隙，亦由此渐渐生矣

宝玉听了，方才不言语了。袭人等便搀至炕上，搀，甲辰及程甲本作"挟"　姚燮批云："'挟'字妙，想见其醉态"王伯沆批则云："我疑是'扶'字误若'挟'只用一人，不用多人"诸脂抄本即皆作"扶"，乙本独异　按　字汇"手部"："搀，扶也"两字义同　参王氏所批，揆理度情，作"扶"或"搀"较妥。脱了衣裳，不知宝玉口内还说些什么，只觉口齿缠绵，眉眼愈加饧涩，忙伏侍他睡下。袭人摘下那"通灵宝玉"来，用绢子包好，塞在褥子底下，恐怕次日带时冰了他的脖子。此继宝钗认"通灵"后，第六次写及"宝玉"，袭人由人及物，珍重待之　那宝玉到枕就睡着了。全文摹写宝玉醉酒，由"痛饮几碗"起始，渐次"乜斜倦眼"，而"踉跄回头"、"搀至炕上"、"口齿缠绵，眉眼饧涩"，至"到枕就睡着"，一路写来，文脉贯通，醉态如绘。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听见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听睡着了，方放心散去。再写一笔，挽

注李妈，文情细活。有如姚燮眉评："自宝钗看通灵玉后，寻常暖雪饮酒，扶醉归来，于中插入李嬷嬷，便觉文境变幻，如火如荼，始知才人笔下，无所不有。"

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爷带了秦钟来拜。"回应上回宝玉与秦钟相会议同塾一事，开启下回。宝玉忙接出去，领了拜见贾母。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堪陪宝玉读书，心中十分喜欢，便留茶留饭，又叫人带去见王夫人等。众人因爱秦氏，见了秦钟是这样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贾母又给了一个荷包和一个金魁星[10]，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嘱咐他道："你家住的远，或一时冷热不便，只管住在我们这里。只和你宝二叔在一处，别跟着那不长进的东西们学。"有此嘱咐，已为下回伏脉。秦钟一一的答应，回家禀知他父亲。

他父亲秦邦业现任营缮司郎中，秦邦业，张评本、琐录本同；甲本作"秦邦叶"，而下回又写作"秦业"，繁体"葉"字，当是繁体"業"之形讹 诸脂抄本皆作"秦业"。甲戌并有批云："妙名 业者，孽也，盖云情因孽而生也。"以为"秦业"乃"情孽"之谐音，与其子秦钟设云"情种"同义。乙本或因营缮郎属工部司员，乃于"秦业"间嵌一"邦"字，亦通；然比照脂批，如此作改，似不切雪芹原意 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时尚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1]。清唐甄《潜书·恤孤》云："苏州有育婴之堂，以收弃子 凡穷民之不得育其子者，则送之堂中，愿育者怀而去 "此处补述可卿来历，知其出身亦苦 当代作家刘心武《秦可卿之死 谓其"出身未必寒微"，乃小说家言，如同将 水浒传 、《金瓶梅 中潘金莲，演绎为令观众"始于同情，终于惋惜"角色，是剧作家自由；但已非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笔下之潘金莲矣。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下个女儿，小名叫做可儿，又起个官名，叫做兼美。脂本、程甲无"官名叫做兼美"一句 按五回所云"乳名兼美，表字可卿"，此则云"小名可儿""官名兼美" 官名乳名，前后混称，或因小说经多次修改所致。至其用义，当如甲戌批所云："出名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 "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形容袅娜"八字，照应五回梦里梦外可卿形容，如是，则梦中可卿、梦外秦氏又或二而一也。因素

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秦邦业却于五十三岁上得了秦钟，今年十二岁了；因去岁业师回南，在家温习旧课，正要与贾亲家商议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见宝玉这个机会，又知贾家塾中司塾的乃现今之老儒贾代儒，语中有刺，张新之评曰："儒而曰代，则今之儒且又为贾代儒，尚成为儒乎？司塾以此，其教可知。"秦钟此去，可望学业进益，从此成名，因十分喜悦。秦钟入塾，老父望其进益成名，反跌下回闹学堂、十六回逝黄泉两段文字。陈其泰评曰："不肖子弟，辜负老父苦心，言之可伤。"教子成材，家业振兴，亦《红楼》一大题旨。只是宦囊羞涩，那边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少了拿不出来。因是儿子的终身大事所关，说不得东并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⑫，带了秦钟，到代儒家来拜见，写出"末世"之秋草人情，即元关汉卿《鲁斋郎》杂剧所谓"浮云世态纷纷恋，秋草人情日日疏"是也。然后听宝玉拣的好日子，一同入塾。入学日子，需听宝玉自拣，直无贾政，以此束上启下。甲戌批云："不想浪酒闲茶一段金玉旖旎之文后，忽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词收住，亦行文之大变体处。《石头记》多用此法，历观后文便知。"塾中从此闹起事来。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清客相公：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之门客，称"清客"。相公，近似"老爷"、"先生"之类的称呼。

②　打千儿：清代满族男子见人通行之礼，右手下垂，左膝前屈，上身微俯，行半跪礼。

③　斗方儿：门屏隔扇上所贴之一种方形纸块，一二尺见方，以四角为上下左右，上书吉语。亦指一般方形诗笺画页。

④　发越好了：甲本、王本、张本、金本及庚辰、己卯、甲戌、甲辰本作"字法越发好了"，戚序本作"字儿益发好了"。

⑤　小幺儿：小厮、小听差。

⑥　寿仙：诸本作"仙寿"，与图文相合。

⑦　羽缎：一种毛织物，亦称羽毛缎。疏细者称羽纱，厚密者称羽缎。不受水湿，宜做雨衣或斗篷。

⑧　醒脾：本为中医术语，指一种以芳香健脾药治疗脾气虚寒之方法。此处有开心之意。

⑨　好姐姐：王本、张本、脂本作"好妹妹"，甲辰、桐花凤阁批校本"姐姐"描改为"妹

妹”。

⑩ 荷包、金魁星:荷包,一种饰物,即缎制抽口小袋,扁圆形,上有绣花,高约二寸,宽三四寸,可装细小物品。魁星,俗称“奎星”,原为古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后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之神。

⑪ 养生堂:又称“育婴堂”,一种以慈善为名,收养贫苦人家弃婴的机构。

⑫ 贽见礼:旧时初次求见人时所送之礼物,称“贽见礼”。亦专指致送老师之礼物、学费等。

回 评

自三回至此回,叙写宝黛钗爱情婚姻之初始,发《红楼》“悲金悼玉”之旨。四回写宝钗人居梨香院,与宝玉相会;五回《终身误》曲,为“金玉良缘”立一虚影。此回叙二宝聚晤,“识金锁”、“认通灵”,兆示金玉配合之缘,映射五回,以明实际。此系书中第一次实写二人感情交流,故详加铺陈,文情亦细活入微。

就宝黛言,自三回黛玉进府,至九十八回“绛珠魂归”,铺叙宝黛爱情萌生、发展、成熟及被毁灭的全过程,感心动耳,回肠荡气。此回实明写二人爱情之萌发。黛玉进府后,与宝玉“同行同坐,同止同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虽偶有龃龉,旋即和好如初。宝钗之来,平添一“情敌”。此回下半,实在对写,叙黛玉来探宝钗,见二宝亲密晤谈,不禁半含酸意,微露娇嗔。庚辰本下半回目作“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将此时此地黛玉猜妒宝钗、爱慕宝玉心境,表露无遗。是为钗黛间首次感情摩擦也。蒙府本回前评诗有句云:“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庚辰本二十九回绮园眉批引《疑雨诗集》中句亦云:“‘未形猜妒情犹浅,肯露娇嗔爱始真。’信不诬也。”此之谓乎。

《红楼》全书关乎宝黛爱情命运之物件有三:一曰金锁,一曰金麒麟,一曰旧手帕。三物件也,恰又绾系书中宝钗、湘云、黛玉三个重要女儿。金锁配玉,象征命定姻缘,与“木石前盟”反对,于此一现,后即每每折磨黛玉心灵,威胁宝黛爱情。陈其泰评以为“金玉之说”乃薛氏“母女主婢串通关目”所造,以之蛊惑人心也。此说似嫌穿凿,实难服人。

此回写人,喜用对比。前写黛玉、宝钗,一快语如刀,锋芒毕露;一装愚守拙,含蓄少言,是一比也。后写晴雯、袭人,一憨直娇痴,清爽扑人;一取媚

作态，则显俗气，是又一比。或谓晴为黛影，袭乃钗副；黛与钗、晴与袭，此回明写四人同时出场，此又两两相对也。他如薛姨之圆滑世故，李嬷之倔僵无知，亦相映照。

此回文字，分为三段。首段承续上回，为宁府看戏馀波，作一过脉。次段乃此回主体，又可分三层：一写宝玉、宝钗互认金玉，以为“金玉”姻缘作引；一写宝黛钗晤面，以为三人情缘纠葛开端；一写宝玉回到卧室情景，特点出“绛芸轩”三字，隐隐与绛珠草相关合。末段写秦钟入塾，导入下回“闹书房”。主体部分，写三人情缘，后演绎为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构成贾氏家族生活中心事件、小说故事发展情节主线，贯穿全书。家族之盛衰，则构成三人“离合悲欢”之典型环境。两者相辅而成，表里相应，展开情节。此种结构，乃《红楼梦》与以描写家庭兴衰为主线之《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世情书，又一不同处也。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话说秦邦业父子专候贾家人来送上学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遂择了后日，一定上学，打发人送了信。

到了这天，宝玉起来时，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发闷，见宝玉起来，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见他闷闷的，通书写袭人之"闷"，凡四见，乃多为宝玉而发，足见其与宝玉之亲密也。姚燮眉批云："宝玉之婢众矣，而花姑娘独'闷闷'者，情有异于众也，其故阅者自知。"问道："好姐姐，你怎么又不喜欢了？难道怕我上学去，撂的你们清冷了不成[1]？"袭人笑道："这是那里的话？念书是很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了，终久怎么样呢？但只一件，只是念书的时候儿想着书，不念的时候儿想着家，总别和他们玩闹，碰见老爷不是玩的。宝玉锺情秦钟，袭人当已习闻。叮嘱一句，盖袭人或已窥知宝玉上学，实无心于书，意在借以交接秦钟耳。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工课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身子也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好歹体谅些。"一番叮嘱，细致入微。戚序批云："盖袭卿心中明知宝玉他并非真心奋志之人，袭人自别有说不出来之语。"袭人说一句，宝玉答应一句。袭人又道："大毛儿衣服我也包好了[2]，交给小子们去了。学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脚炉、手炉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他们给你笼上。那一起懒贼，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白冻坏了你。"情见乎词，何其亲切。宝玉道："你放心，我自己都会调停的。你们也可别闷死在这屋里，长和林妹妹一处玩玩儿去才好。"说着，俱已穿戴齐备，袭人催他去见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又嘱咐了晴雯、麝月几句，方出来见贾母。

贾母也不免有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去见王夫人，又出来到书房中见贾政。

这日，贾政正在书房中和清客相公们说闲话儿，忽见宝玉进来请安，回说上学去。贾政正式登场　此前，第二回由冷子兴口中遥遥一点，谓其“自幼酷爱读书，为人端方正直”；三回作者介绍其“礼贤下士，拯弱救危”；四回又说其“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且“素性潇洒”；至上回，写宝玉去梨香院，怕遇见父亲，宁可绕路而去　种种铺衬，一路写来，读者似已久识其人。及至此回，始正笔写其登场，亦首次明写父子相见。贾政冷笑道：“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经。看仔细站腌臜了我这个地，靠腌臜了我这个门！”“站”“靠”二字，写宝玉见贾政之神情光景，颇为传神。蒙府批云：“画出宝玉的俯首挨壁之形像来。”众清客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的，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了。贾政与清客语，说明宝玉从小“赖学”光景，照应三回黛玉闻王夫人所说宝玉“不喜读书”事。天也将饭时了，世兄竟快请罢。”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尝云，当清客者，需“十分和气”，方能自立。此写政老呵斥宝玉，众清客为之解围，情词都肖，切合其身份　有如洪秋蕃所评：宝玉“正在心神无主，忽插入清客相公来，称誉之，解劝之，携手而引出之，于是宝玉得以顺溜而出。此清客之有适于用者也。”

贾政因问：“跟宝玉的是谁？”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早进来三四个大汉，打千儿请安。贾政看时，是宝玉奶姆的儿子名唤李贵的，因向他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清人王云建《寻乐斋偶钞》云：“朝廷以举业取士，正取其能读书也”，“果能即此，博求义理，收其放心，进德修业，胥在于此”　宝玉不喜读书，不仅未能收其放心，检其慢志，反“念了些流言混话”、“学了些精致淘气”，是故贾政训之也　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东西算账！”子不读书，不知自咎，而迁怒于仆，不亦愚乎？〇训斥宝玉，申饬李贵，正为下文“闹书房”作引。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

萍'[3]，一语霁颜，机趣天成，此与《姑妄言》第九回写邹相公将《百家姓》首两句念作"灶前生李，周吴阵亡"，同一趣谈。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坐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明清两代取士，均以《四书》命题。《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载乾隆八年十月上谕云："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以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清人陈宏谋辑《养正遗规》补编引陆陇其《示子弟帖》亦云："科场一时未能得手……须以看书为急，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玩味，不可一字放过。"是以《四书》乃成为旧时学塾必读书，故贾政训饬宝玉先"讲明背熟"此书。八十二回"讲义警顽心"即由此生发。李贵忙答应"是"，见贾政无话，方起来退出去。

此时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等他们出来同走。李贵等一面掸衣裳，一面说道："哥儿可听见了？先要揭我们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个体面，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从此也可怜见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屈，我明儿请你。"李贵道："小祖宗，谁敢望'请'，只求听一两句话就有了。"听其言谈，李贵身分自与小厮不同。

说着，又至贾母这边，秦钟早已来了，贾母正和他说话儿呢。于是二人见过，辞了贾母。宝玉忽想起未辞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不去别钗，而来辞黛，宝玉待钗黛之心有疏有亲、有远有近。下文黛玉之问，宝玉不答，会心一笑，问答俱妙。彼时黛玉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4]！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学再吃晚饭，那胭脂膏子也等我再来制。"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姐来呢？"宝玉笑而不答，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以上写宝玉入塾前，别袭人、见贾母、回贾政、辞黛玉，一段过脉文字，伏笔接笋，面面俱到。

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补述义学来由、宗旨，与十三回可卿托梦筹画之第二

件"未安"事参看，盖知立义学亦贾府挽救其"衰世"之一策也。康乾时人朱轼《义学记》云："今欲使族之子弟尽力于学以几于成，非设义学聚而教之不可。"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5]，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如今秦宝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读起书来。自此后，二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姚燮评以为，以上八字乃用"史笔"，"包藏无限"。下文写贾蔷与贾蓉兄弟关系，亦用此八字之意。兼贾母爱惜，也常留下秦钟，一住三五天，和自己重孙一般看待，因见秦钟家中不甚宽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两月工夫，秦钟在荣府里便惯熟了。宝玉终是个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安分守理"一语，同甲本及梦稿、舒序、甲辰本．己卯、庚辰本作"不安本分"，蒙府、戚序本作"安分守己"；蒙府并有批云："写宝玉总作如此笔 "诸本语义词 〇"不能安分守理"、"一味随心所欲"十二字，理欲分明，点明宝玉性格基调 联系十九回袭人说他"任情恣性"、二十一回脂评谓其"重情不重礼"看，其意甚明 "理""欲"交攻，正宝玉一生挣命处。宋儒倡言"存天理，灭人欲"。《情史》卷二十二"吕子敬秀才"篇末情史氏评则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清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指出"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反对"窒欲"；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亦以为"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是理者存乎欲者也"，主张"体情遂欲"。唐甄《潜书》"贞隐"、"匪更"篇主张"人之情，孰无所欲"，"随时制法，因情制礼"，乃"衰世习行之政" 《林兰香》五十一回作者议论："大概男女之间，情为第一，理居其次 "是故雪芹笔下之宝玉，当植根于这一时代土壤中焉 因此发了癖性，又向秦钟悄说："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钟不敢，宝玉不从，只叫他"兄弟"，叫他表字"鲸卿"，旧时，凡人相敬而呼，多称其表德之字。 旧五代史·王峻传 云："太祖虽登大位，时以兄呼之，有时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 "秦钟表字，即有表德之义 《文选 卷一班固 东都赋 ："于是发鲸鱼，铿华钟 "李善注引薛综《西京赋》注曰：海中有大鱼名鲸，又有兽名蒲牢 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辄大鸣 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 所以撞之者，为鲸鱼 后世遂以"鲸钟"指大钟，唐王起《寅月岍龟赋》："齐国鲸钟，仁称孟子 "秦钟字"鲸卿"，当本此 秦钟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

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子弟与些亲戚家的子侄,俗语说的好:“一龙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先红,此语,程本系列均同,诸脂本“语”下皆有一“面”字 戚本狄葆贤眉评曰:“今本无‘面’字,不知所红者为何物”所评是也 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因他二人又这般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怨不得”,语有微意,乃言同窗嫌疑,实事出有因,而非空穴来风 姚燮评曰:“因嫌疑而生妒忌,因妒忌而生谣诼,天下事大抵如斯。”风云渐起,为闹学作一铺陈。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偶动了龙阳之兴⑥,因此也假说来上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⑦,却不曾有一点儿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的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穿吃,被他哄上手了,也不消多记。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句中有眼 姚燮评云:“小学生而曰‘多情’,千古未有奇文”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两个外号,一个叫“香怜”,一个叫“玉爱”。古代戏文、小说常以香、玉比美好女子,而以“怜香惜玉”喻指对女子十分温存爱怜 如清人李渔(字笠翁)《蜃中楼·双订》:“看他怜香至性,惜玉真情,料不把虚言相诳。”《红楼》颠倒字序,用以称两个“多情”小学生,乃如蒙府所评:“诙谐得妙,又似李笠翁书吕之趣语。”别人虽都有羡慕之意、“不利于孺子”之心⑧,只是惧怕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如今秦宝二人一来了,见了他两个,也不免缱绻羡爱,亦知系薛蟠相知,未敢轻举妄动。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与秦宝。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发出。每日一人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⑨。不料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形景来,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这也非止一日。总写一笔宝秦香玉四人缱绻形景,收束上文,以下串入闹学正文

可巧这日代儒有事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令学生对了,学作对

联，亦所谓杂学也，为十七回试才题对额铺垫一笔。明日再来上书；将学中之事，又命长孙贾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学应卯了，因此，秦钟趁此和香怜弄眉挤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后院说话。塾师代儒回家，下作贾瑞理事，霸王薛蟠旷学，为众顽童闹学留足地步。秦钟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语未了，只听见背后咳嗽了一声。《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此回回目作"惹草拈花秦钟入塾，怜香惜玉金荣争风"。看秦钟附学后如此光景，恰如元人商衟《一枝花》散曲所云："拈花惹草心，招揽风流事。"纯系一"轻狂子弟"行径，与其父望子"从此成名"心愿，成一绝妙讽刺。二人吓的忙回顾时，原来是窗友名金荣的。香怜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问他道："你咳嗽什么？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金荣笑道："许你们说话，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写顽童辩驳，声口如闻。洪秋蕃评云："接矢还射，妙语解颐，又恰是儿童声吻。"我只问你们，有话不分明说，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赖什么？先让我抽个头儿，咱们一声儿不言语。不然大家就翻起来。"秦香二人就急得飞红的脸，便问道："你拿住什么了？"金荣笑道："我现拿住了是真的。"说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贴的好烧饼[10]，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秦钟、香怜二人又气又急，忙进来向贾瑞前告金荣，说金荣无故欺负他两个。

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图便宜没行止"六字，括尽贾瑞生平，伏十一、十二回凤姐事。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张新之评云："切中时下教馆学长之病。"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见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厌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跟前提携了。因此，贾瑞、金荣等一干人，也正醋妒他两个。今见秦香二人来告金荣，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虽不敢呵叱秦钟，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说他多事，着实抢白了几句。香怜反讨了没趣，连秦钟也讪讪的，各归坐位去了。金荣越发得了意，摇头咂嘴的，口内还说许多闲话。

玉爱偏又听见，两个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荣只一口咬定说："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两个商议，定了一对儿。"论长道短，那时只顾得志乱说，却不防还有别人。贾瑞借影骂形，发泄私愤，触怒贾蔷，逼出下文。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人。你道这一个人是谁？自设问，自说明，作一提顿，文气一舒，亦古之章回体小说惯用手法。洪秋蕃评曰："此等笔法，《三国》、《水浒》多有之，不谓《红楼》亦有之。"

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元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最相亲厚，常共起居，宁府中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诟谇谣诼之辞。自说自掩，含而不露，联想七回焦大醉骂，此处着一"又"字，其意自明。贾珍想亦风闻得些口声不好，自己也要避些谦疑[11]，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贾蔷搬出宁府，自己立门户过活去了。穿插贾蔷、贾蓉，亦为后文凤姐指派二人摆布贾瑞伏案。这贾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敏，虽然虚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眼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阅柳为事。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谁敢触逆于他。他既和贾蓉最好，今见有人欺负秦钟，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报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为顾族人脸面，作此一番计较，如此忖度，亦不可少。蒙府批云："这一忖夺，方是聪明人之心机，写得最好看、最细致。""金荣、贾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此谓贾蔷既有贾珍"溺爱"，又有贾蓉"匡助"，并与薛蟠"相好"，近朱近墨，其人品亦可知矣后文写龄官痴情于蔷者，或为其"俊俏"所迷，或为其"聪敏"所惑耳。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我们岂不伤和气呢；欲要不管，这谣言说的大家没趣。如今何不用计制伏，又止息了口声，又不伤脸面。"宝玉、秦钟之"亲厚"，七回已写及，此回又写二人与香怜、玉爱"缱绻羡爱"；并以此为主线，写及香玉、金荣、贾瑞与薛蟠之"相知"，写及贾蔷、贾蓉兄弟之"亲厚"，写及贾珍、蔷叔侄之"嫌疑"　论者或谓，此类描写，正暴露出众人之"同性恋"行径。贾府男性世界之一塌糊涂，一派龌龊，一潭浑水，此又一见。○插此一段，文势一舒，用笔亦收放自如，颇具匠心。想毕，也装出小恭去，走至后面瞧瞧[12]，把跟宝

玉书童茗烟叫至身边，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贾蔷调拨茗烟，恰似"以薪投火，那得不炽"。

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且又年轻不谙事的，今听贾蔷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连你们的爷宝玉都干连在内，不给他个知道，下次越发狂纵。"这茗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如今得了这信，又有贾蔷助着，便一头进来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说："姓金的，你什么东西！"贾蔷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正时候了。"唆人闹事，自己则故意跺靴、整衣、看看日影，悠然而去。王伯沆批云："插此二句最得神。蔷亦善读《礼记》'视日蚤莫'之文。"此等处，深得史家笔法。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贾瑞不敢止他，只得随他去了。

这里茗烟走进来，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肏屁股不肏，管你䴙䴘相干？横竖没肏你的爹罢了！说你是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茗烟声口酷肖。此等詈辞，至今仍流行于市井间。作者不避粗口，大胆写实，绝无小家子气。吓的满屋中子弟都忙忙的痴望[13]。贾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刚转出身来，听得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并不知系何人打来，却打了贾蓝、贾菌的坐上[14]。贾蓝，庚辰、己卯本作"贾兰"，即李纨之子，以与四回谓其"已入学攻书"相呼应。甲辰、程甲均作"贾蓝"，而五十三、五十四回又将"贾菌"改为"贾蓝"，致三人名字前后紊乱。

这贾蓝、贾菌亦系荣府近派的重孙。这贾菌少孤，其母疼爱非常，书房中与贾蓝最好，所以二人同坐。谁知这贾菌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蒙府批云："要知没志气小儿，必不会淘气。"上叙宁府正派玄孙贾蔷，写其下作狡狯；此写荣府近派重孙贾菌，谓其年小志大。交相错综，叙事处，似有褒贬。他在位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砚来打茗烟，偏打错了，落在自己面前，将个磁砚水壶儿打粉碎，溅了一书墨水。贾菌如何依得，便骂："好囚攮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骂着，也便抓起砚台来要飞。贾蓝是个省事的，忙按住砚台，忙劝道："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贾菌如何忍得住，见按住砚台，他便两手抱起书箧子来照这边

扔去。“扔”字各本歧出，甲本及甲辰本作“揕”，列藏本作“打”，其他脂本均作“抡”。蒙府并有批云：“先飞后抡，用字得神，好看之极。”戚本狄葆贤批注亦云：“‘抡’字好，是京语，活画当时情状。今本改为‘揕’字，不知所云。”实则，“揕”亦可通，义为击打。宋洪迈《夷坚支志景》卷二：“即奋拳揕其顶，立没于地。”后之程本系列，多作“揕”。乙本盖因此字并不习用，乃改之，遂成独有异文。终是身小力薄，却扔不到，反扔到宝玉、秦钟案上就落下来了。只听豁啷一响，砸在桌上，书本、纸片、笔、砚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贾菌即便跳出来，要揪打那飞砚的人。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狭人多，那里经得舞动长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们还不来动手？”宝玉还有几个小厮，一名扫红，一名锄药，一名墨雨，茗烟与此三小厮，名字亦颇雅，且两两相对，构成组合，工巧自然。宝玉丫鬟命名，亦用此法。至二十四回，茗烟则改为“焙茗”也。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一齐乱嚷[15]：“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闩，扫红、锄药手中都是马鞭子，蜂拥而上。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劝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话，肆行大乱。众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16]，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鼎沸起来。以上众小儿厮打一段，写来丛脞纷纭，有声有势，情景毕肖，是为闹学高潮。

外边几个大仆人李贵等听见里边作反起来，忙都进来，一齐喝住，问是何故，众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说，那一个又如彼说。李贵是“大仆人”，当由其排难解纷，平息这场风波。相形之下，可知贾瑞威信扫地，其尊严尚不及仆人。李贵且喝骂了茗烟等四个一顿，撵了出去。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着一“撞”字，语有斟酌。打去一层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见喝住了众人，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调唆人家打我们。据上文，贾瑞“抢白”香怜是真，但并未“调唆”打人，实是冤屈，然有如王伯沆所评：“虽似冤屈贾瑞，一路细看来，瑞与金荣却是一党。”贾蔷亦知二人是“一等人”。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

们反打伙儿打了茗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书么？”再看上文，茗烟吃了一板，实是金荣误打；秦钟头破，乃系乱中误撞。宝玉所说，是气急语，虽非实情，却事出有因，而非造谣生事，故意讹人。如此写来，方合小儿争闹情景，煞是好看　如求言言凿定，字字对证，则成笔录口供矣，有何看头　李贵劝道：“哥儿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会子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们没礼是的，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结，何必惊动老人家。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家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众人看你行事。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呢？”贾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贵道：“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这些兄弟不听。就闹到太爷跟前去，连你老人家也脱不了的，还不快作主意，撕掳开了罢[17]！”宝玉道：“撕掳什么？我必要回去的。”秦钟哭道：“有金荣在这里，我是要回去的了。”宝玉、秦钟皆云“回去”，意则不同。宝玉乃欲“回太爷去”，秦钟误会为“回家去”，遂应声哭道“回去”　混乱之中，口吻如闻。宝玉道：“这是为什么？难道别人家来得，咱们倒来不得的？我必回明白众人，撵了金荣去。”又问李贵：“这金荣是那一房的亲戚？”李贵想一想，道：“也不用问了，若说起那一房亲戚，更伤了兄弟们的和气了。”先是喝退茗烟，再劝哄宝玉，再责怪贾瑞，再想按住金荣底细，李贵亦善息事宁人。

茗烟在窗外道：“他是东府里璜大奶奶的侄儿，“东府”即宁国府　陈其泰眉批云：“此说东府，则亦是宁公之子孙矣。”如是，则“下流”之金荣，即为宁府亲属也。然“东府”一语，各本歧出　庚辰、己卯本作“东胡同子里”，蒙府、戚序本作“东衚衕的”，甲辰、程甲、王本作“东衚”，张本、金本作“东衚”　刘世德《从前十回看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改》评云：璜大奶奶不可能是“东府”的人，“衚”字显系“衚衕”的形讹；程乙本不悟，反而把“东衚”改为“东府”，错上加错。亦可备一说。什么硬挣仗腰子的，也来吓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妈，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儿[18]，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19]，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主子奶奶么。”李贵忙喝道：“偏这小狗攮知道，有这些蛆嚼！”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谁亲戚，原来是璜嫂子侄儿，我就去向他问问。”说着便要

走，叫茗烟进来包书。点出璜大奶奶，又生波澜，亦为下回作引。茗烟进来包书，又得意洋洋的道："爷也不用自己去见他，等我去找他，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呢，雇上一辆车子拉进去，当着老太太问他，岂不省事？"李贵忙喝道："你要死啊！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后回老爷、太太，就说宝哥儿全是你调唆。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了新法儿。你闹了学堂，不说变个法儿压息了才是，还往火里奔。""火里奔"三字，己卯、庚辰、梦稿作"大里闹"，列藏本作"大里奋"，甲辰本作"火里奋"，蒙府、戚序本作"迈火炕"；甲本作"火里奔查"，而下句无"茗烟"二字。乙本删"查"字，改笔独同舒序本，后来程本系列，与乙本同。或谓将"大"改"火"、"奋"改"奔"，皆系妄改；或谓"大里奋"乃错抄，原笔当作"火里奔"。依字面，作"火里奔"，文从字顺。茗烟听了，方不敢做声。

此时贾瑞也生恐闹不清，自己也不干净，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钟，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后来宝玉说："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⑩]，后来经不得贾瑞也来逼他权赔个不是，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荣，说："原来是你起的头儿，你不这样，怎么了局呢？"金荣强不过，只得与秦钟作了个揖。宝玉还不依，定要磕头。贾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忍得一时忿，终身无恼闷。'"所引俗语，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各本多有差异。己卯、庚辰、梦稿、蒙府、戚序诸本作"杀人不过头点地"，舒序本作"光棍不吃眼前亏"，列藏本作"在他门下过，怎敢不低头"。诸本差异，当为后来修订者所增饰，何为原笔，尚难确考。甲辰本与列藏本，句式相类　列藏引语，亦见于清中叶落魄道人所撰《常言道》第三回。类似俗语，明清小说习用之。如《水浒全传》第二十八回写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列本引语，或更切合劝人认错赔礼口吻。

未知金荣从也不从，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清冷：甲本、脂本作"冷清"。

② 大毛儿：凡貂皮、狐皮、猞猁皮等珍贵细皮毛中，长毛厚实，可御严寒之直毛皮

筒子，皆可称“大毛儿”，但习惯多指白狐皮。

③ 攸攸鹿鸣，荷叶浮萍：《诗·小雅·鹿鸣》原文：“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此处指李贵误听原文而闹出笑话。

④ 蟾宫折桂：比喻科举及第。蟾宫，即月宫，古代传说月中有蟾，故名。俗谓科举登第曰“步蟾宫”。折桂，比喻科举考试中式。

⑤ 膏火：旧时书院、学校供给学生之津贴费用。

⑥ 龙阳：意谓喜好男色。战国时魏王宠臣龙阳君，“以色事人”，后世因以“龙阳”代指男色。

⑦ 束脩：亦作“束修”，十条干肉。束，捆；脩，干肉。《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集注：“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后世遂以“束脩”代指学费。

⑧ 不利于孺子之心：孺子，小孩子。《尚书·金縢》载，武王死，其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作流言以诬之，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意谓周公有篡位之心。此处指有人要对这两个孩子起坏心。

⑨ 自为：这里作“自以为”讲。为，通“谓”，认为。见《墨子·公输》孙诒让闲诂。王本、张本、金本作“为”，而无“自”字。本书“自为”与“自谓”并存通用。

⑩ 贴烧饼：隐指男性同性恋之间的一种性行为。见吴晓龙《〈红楼梦〉“贴烧饼”考释》。

⑪ 谦疑：谦，通“嫌”，见《荀子·仲尼》杨倞注。甲本、脂本即作“嫌疑”。

⑫ 走至后面睄睄，把跟宝玉书童……：睄，同“瞧”，见《正字通·目部》。甲本、脂本作“悄悄”。如是，则此句当读作“走至后面，悄悄把跟宝玉书童……”

⑬ 忙忙：同列藏本，甲本、张本作“芒芒”，甲辰、王本作“茫茫”。王海根《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心部”：“忙，máng，通‘茫’，《列子·杨朱》：‘子产忙然无以应之。’”这里三词义同，呆愣的样子。其他脂本作“怔怔”。

⑭ 坐上：甲本、脂本作“座上”。“坐”与“座”，古时通用。《字汇补·土部》：“坐，与床座之座通。”当“席位”讲，后多写作“座”。本书两字并用。

⑮ 乱嚷：诸本作“乱嚷”。

⑯ 打太平拳：别人打架，在一旁瞅空打冷拳，因很安全，故称“打太平拳”。

⑰ 撕掳：排解纠纷。

⑱ 打旋磨儿：围着别人打转，看机会献殷勤。

⑲ 借当头：旧时向当铺作典押之物，叫“当头”；借他人衣物典当，有钱时赎出，再还原主，称“借当头”。

⑳ 不背：诸本作“不肯”。“肯”、“背”二字，形似致误。

回　评

此回专演贾府子弟之不材无状，讥其治家之失教，与第二回所谓“宁荣

两宅最教子有方”适成反讽。蒙府回末总评云:“学乃大众之规范,人伦之根本。”而贾氏家塾,则“首先悖乱,以至于此极”。塾师代儒,老朽糊涂;代管贾瑞,下作不堪,毫无“行止”;学中子弟,非亲即族,鱼龙混杂。人塾者,或为结交“契弟”,或图省减“嚼用”,多顽劣无行。此正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评:“贾府家塾,一群兔之烟花寨也。自薛蟠来学后,挥金如土,引诱生徒,袖可断焉,桃将馀矣,玷污函丈,不忍胜言。而贾代儒俨然而师长也者,高悬绛帐,土木形骸,既不能拒薛蟠于前,而一堂中四处各坐,八目勾留,又复漫无觉察,顾岸然道貌,自居为有德之人,是直在醉梦中耳。”批之详而确。《潜书》“尚治”篇所谓“学废世衰,惟欲所恣,黩昏偾兴,不可解喻”。贾家气数,亦将尽矣。

据《清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载,康熙上谕曾云:娼优、隶卒及子弟“厕身学宫”,乃使“国家养圣之地,竟为此辈藏垢纳污之所。”《东华录》乾隆四十七载,乾隆亦承认:“今见八旗义学,徒有学校之名,而无育才之实。”由此可知,小说所写,不惟专注贾氏一族,或有社会影子在焉。

闹学一段,不过众顽童一“闹”而已,但写得如此绘影绘声,波澜层折,筋骨俱动。读来花团锦簇,目不暇接。蒙府夹批比之为《水浒传》燕青打擂台“智扑擎天柱”一节,张新之评喻之为《聊斋志异》中“口技”一篇,誉之为“本书不多见之笔墨”。姚燮眉批亦赞云:“看他叙事处,无一笔不忙,却无一笔不闲,合塾诸人,面面俱到,其笔法实从《项羽本纪》得来。”

黄小田批以为:“此回绝不关系全书,何必如此细写?乃《红楼梦》之累笔。”此评恐非。实则此回及十回为一大段,“训劣子”、“闹书房”、“权受辱”,皆写贾府及其亲戚子弟之失教,关合书之题旨,以知贾氏之后继无人也。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方才不吵闹了。按旧时礼俗，作揖是小礼，故宝玉不依；磕头是跪拜礼，方为大礼，宝玉才不再吵闹。大家散了学，金荣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因他仗着宝玉和他相好，就目中无人，既是这样，就该干些正经事，也没的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家都是瞎子，看不见。姚燮眉批曰："秦宝二人平日之鬼鬼祟祟，从金荣眼中补出。"无怪其虽磕头赔礼，然心实不服。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

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唧唧的，说："你又要管什么闲事？好容易我和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和他们西府里琏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儿，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的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①]。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体面衣裳。再者，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为省"嚼用"，为得"帮衬"，补明金荣入学根由，说其苦况，曲尽世态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评云："金荣之母胡氏，明知薛蟠荣以多金，并不追求其故，反自以为得计，贫之中人甚矣哉！"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想找这么个地方儿，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也自睡觉去

了。次日，仍旧上学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他姑妈，原给了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家势，原不用细说。这贾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产业，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方能如此度日。有如“打抽丰”之刘老老，但刘氏乃农家，璜则为贾氏族人　靠“资助”而度日，亦点染世情。今日，正遇天气晴明，又值家中无事，遂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瞧瞧嫂子和侄儿。

说起话儿来，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都和他小姑子说了。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杂种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也别太势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事，如此说来，金荣在塾中龌龊不堪之事，璜大奶奶亦所知矣　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到东府里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和秦钟的姐姐说说，叫他评评理。”背地说人，理直气壮，不思深浅，是妇人口角　恰如己卯夹批，当面“未必能如此说”。故下文蒙府本有一评云：“天下事不得不豫为三思，先为防渐。”金荣的母亲听了，急的了不得，忙说道：“这都是我的嘴快，告诉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说罢。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出来，怎么在那里站的住？要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还得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不论“是非”，只看金钱，世事如此，说得可怜。蒙府本九回脂评释“金荣”其名云：“妙名，盖云有金自荣，廉耻何益哉。”璜大奶奶说道：“那里管的那些个？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坐上竟往宁府里来。此写金氏欲抱不平，“盛气”而去，何等声势，正反衬下文见尤氏低声下气，后欢喜而回也

到了宁府，进了东角门，下了车，进去见了尤氏，那里还有大气儿，殷殷勤勤叙过了寒温，说了些闲话儿，方问道：“今日怎么没见蓉大奶奶？”前直说“秦钟的姐姐”，此改称“蓉大奶奶”，何前倨后卑乃尔。文章亦串入秦氏之病。尤氏说：“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那两日，到下半日就懒怠动了，话也懒怠说，神也发涅。第一次点出可卿病症，递入下文病案。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礼，早

晚不必照例上来，意谓不必依昏定晨省之礼，早晚请安问好也。你竟养养儿罢。就有亲戚来，还有我呢，别的长辈怪你，等我替你告诉。'连蓉哥儿我都嘱咐了，我说：'你不许累掯他[2]，不许招他生气，叫他静静儿的养几天就好了。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屋里来取。倘或他有个好歹，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儿，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格儿，只怕打着灯笼儿也没处找去呢。'他这为人行事儿，那个亲戚长辈儿不喜欢他？所以我这两日心里很烦。偏偏儿的早起他兄弟来瞧他，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好，这些事也不当告诉他，就受了万分委曲，也不该向着他说。谁知昨日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学的学生，此"学生"是谁，可卿当已知之。看上回写秦钟哭道："有金荣在这里，我是要回去的了。"岂有不告诉其姐之理？尤氏或不知也。倒欺负他，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下文再叫一声。张新之评曰："叫一声，纸上有声。"你是知道的，那媳妇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的，他可心细，此句下，甲本及甲辰本有"心又多"三字，舒序本作"面又重"，其馀脂本作"心又重"。戚本狄葆贤眉批云："'心又重'今本改作'心多'，不知'重'字下得极妥极当，胜于'多'字百倍也。"六十四回及八十五回尝以"心多"形容黛玉，七十八回以"心重"形容宝钗。用字极有斟酌，乙本删之欠妥。不拘听见什么话儿，都要忖量个三日五夜才算。这病就是打这'用心太过'上得的。五回言及幻境中秦氏之形容体态，"兼钗黛之美"，比照此句，则可知其"为人行事"，人人"喜欢"，亦大似宝钗；其"心细"、"用心太过"，又如黛玉。此番话，恰与下文张太医"论病"一段相照应。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的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非，调三窝四；气的是为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才弄的学房里吵闹。他为这件事，索性连早饭还没吃。我才到他那边解劝了他一会子，又嘱咐了他的兄弟几句，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又找宝玉儿去；我又瞧着他吃了半钟儿燕窝汤，我才过来了。婶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况且目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里如同针扎的一般。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尤氏一番话，说秦氏症候，说学房闹事，娓娓琐琐，妙在无意间恰恰对针，句句直刺金氏之心。金氏岂敢启口，岂敢声言。此乃所

谓“针从底入”法也。结末问“好大夫”一句,尤落笔从容,过脉至下半回文字。洪秋蕃评谓,两人一席话,“与《三国演义》中周瑜喝破蒋干来说降、孔明先劝公瑾去降蜀之言同一奇妙,不过有意无意为不同耳。”

金氏听了这一番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的丢在爪洼国去了[3]。听见尤氏问他好大夫的话,连忙答道:“我们也没听见人说什么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病来,定不得还是喜呢,嫂子倒别教人混治,倘若治错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

说话之间,贾珍从外进来,见了金氏,便问尤氏道:“这不是璜大奶奶么?”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贾珍向尤氏说:“你让大妹妹吃了饭去。”贾珍说着话,便向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4],听见秦氏有病,连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转怒为喜的,又说了一会子闲话,方家去了。姚燮眉批云:“怒从心起,不能遏捺,忽焉把盛气丢在爪洼国里,忽又转怒为喜,只缘一顿食耳。”作者写人情善变,实实有刻棘刻猪手段。故姚氏复感慨:“璜大奶奶何轻喜易怒”,“深为藉人资助者一叹”。

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又有什么说的?”尤氏答道:“倒没说什么,一进来脸上倒像有些个恼意是的,及至说了半天话儿,又提起媳妇的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和了。你又叫留他吃饭,他听见媳妇这样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话就去了,倒没有求什么事。照应上回茗烟说其“只会打旋磨儿”语。可知金氏以前每来必有所求。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那里寻一个好大夫,给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探听人口气,添几句言辞,就算医家。姚燮评曰:“骂尽天下庸医。”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儿,吃了也不见效。倒弄的一日三五次换衣裳、坐下起来的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贾珍道:“可是这孩子也糊涂,何必又脱脱换换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层病,还了得?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

不值什么。与十三回可卿死后，贾珍所说"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同一口吻。我正要告诉你，方子冯紫英来看我[5]，他见我有些心里烦，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媳妇身子不大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大夫，断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没妨碍，所以我心里实在着急。冯紫英因说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写张友士学问、医理，一以为下文穷病源作一铺衬；一以揭秦氏死因之隐，特有深意藏焉。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捐官，现在他家住着呢。这样看来，或者媳妇的病该在他手里除灾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今日天晚，或未必来，明日想一定来的。且冯紫英又回家亲替我求他，务必请他来瞧的。等待张先生来瞧了再说罢。"秦氏抱病，极写乃翁贾珍为之担忧，为之操心，而不见其夫贾蓉焦急。作者纯用史笔，文极冷峭。亦为十三回"治丧"伏笔。

尤氏听说，心中甚喜，因说："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个办法？"贾珍说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兼请太爷来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敬老不肯为官、不管家事，然亦曾身历其境，故对家族之败，当有所感知。曰"你们"，曰"是非场"，意在远离"是非"，划清界限也。王伯沆批："敬老自有见地。"谁知后竟炼药服丹而死，不亦悲乎？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众人的头，受头，意谓长辈接受小辈之叩头礼也。《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我父亲母亲吩咐我叫给舅母行礼，请舅母到厢房里坐下受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6]，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倘或明日、后日这两天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倘或后日你又跟许多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赖升来，赖升其人，十四回写明为宁府都总管。诸本此回均写作"来升"，而五十三、五十四及六十三回又出现"赖升"，两人是一是二，含浑不清。但其出现，有先有后，从未同时登场，又似为一人。乙本合二为一，统一写作"赖升"，以免枝蔓，处理较好。

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

尤氏因叫了贾蓉来：“吩咐赖升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琏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已经打发人请去了，想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

贾蓉一一答应着出去了。正遇着刚才到冯紫英家去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是：‘方才这里大爷也和我说了，但只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须得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冯大爷和府上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张友士称冯紫英为“大爷”，称贾珍则为“大人”，以示尊贵，因贾珍是“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雪芹同时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云：“称谓亦随时为重轻，如大人之称，至尊也，而在前明时，则不以此为重……今数十年来，内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无不以此称为尊，其名颇觉近雅。”原来世风如此。还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罢。”请医者一席话，说自己有次有伦；转述先生语，礼数彬彬。姚燮眉批云：“世故人情，面面周到。”贾蓉复转身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赖升，吩咐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赖升答应，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话下。

且说次日午间，门上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延入大厅坐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日承冯大爷示知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小弟不胜钦敬。”张公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识浅陋。昨因冯大爷示知，大人家第谦恭下士，又承呼唤，不敢违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汗颜。”虽系客气语，实透着谦虚，确是有学识，有教养。姚燮眉批云：“一派俗套语，亦酬应语，时下之不可少者也。”贾珍道：“先生不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释下怀。”

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内室，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

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请教病源为是。不须先说病症,竟先看脉,足见其“医理极精”。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么,但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得是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夺就是了。”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当着病人面,如此问话,似不近情理。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一面给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来。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7],凝神细诊了半刻工夫。换过左手,亦复如是。书中五十一回写胡君荣为晴雯诊脉、六十九回给尤二姐诊脉,皆用帐幔遮隔;四十二回写太医为贾母诊脉,亦须请进幔子,贾母托大,不要遮帐。此写张太医诊秦氏脉,则无遮隔。张新之评谓贾母卖老,而“废制弃礼”;可卿“混乱内外”,以见其“不容隐也”。可作一说。胗毕了[8],说道:“我们外边坐罢。”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边屋里炕上坐了。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茶毕,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右关沉伏[9],右寸细而无力,右关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右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应胁下痛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的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矣。”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得如神,倒不用我们说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说得这样真切。有的说道是喜,有的说道是病;这位说不相干,这位又说怕冬至前后,总没有个真著话儿,真著话,义谓真实确切的话。真著(zhuó),亦作“真着”。清初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十一回:“孔举人娘子发

放道：'看真着些！休得又是罢奶奶来了。'"梦稿、蒙府、甲辰、程甲诸本即皆作"真着"，己卯、庚辰本作"准话儿"，戚序本作"真实话儿"，舒序本作"一样儿的话"。傅民、高艾军编《北京话词语》收录"真著"一词，例句即采自此回《红楼》，而"著"读作zhe。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众位耽搁了。此句，与甲辰及程本系列均同，"众位"乃直指婆子。己卯、庚辰、蒙府、戚序诸本，于"众位"前有一"那"字，承上文，"那众位"者，当指太医院大夫们，即张太医同行。实话实说，毫不避忌的是良医。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二十一评云："言外自大有不满之意，妙合医生的口气。"舒序本作"这几位"，似亦指众太医也，与己卯诸本义同。要在初次行经的时候就用药治起，只怕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起来，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药看，若是夜间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看脉息，说得"真切"。体味文意，不独言病症，亦在说心性、明事理也。因"聪明太过"而自误者，何止秦氏一人，凤姐亦其类也。姚燮评曰："妇人多蹈此病，不独为秦氏言也，说得透切。"王伯沆批亦云："我以为凡是事事要如意者，真糊涂太过人也。"是知板桥道人所谓"难得糊涂"，真是洞悉事理之言。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论病源，切合医理。元朱震亨《丹溪心法》云："忧愁郁闷，朝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则病岩。"精通医理，练达人情，友士确是良医。与后文所写乱用"虎狼药"之胡庸医、胡诌"妒妇方"之王道士实实不同。大奶奶从前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长过的。"先生听道："是了，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以养心调气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火旺的症候来。待我用药看。"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上写的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10]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　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　归身二钱
　　　　土炒

白芍二钱　川芎一钱五分　黄芪三钱　香附米二钱　醋柴胡

八分　淮山药二钱　真阿胶二钱　延胡索钱半　炙甘草八分
炒　蛤粉炒　酒炒
引用建莲子七粒　大枣二枚
去心

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太医诊病，贾蓉先问"可治不可治"，再问"治得治不得"，后问"有妨无妨"。凡此三问，声气之冷漠，与贾珍之焦虑，恰成对照，妙手深笔，中含隐意。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评者或据此处太医及下回尤氏所说可卿症候、节次，探究秦氏死期，推断其死因，亦一法也。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则云：太医此话，"本为医生之表面语，至于准否，未敢论定。读者不可以此语为可靠话。"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太医诊脉，细说病源，知秦氏之病，乃"忧虑伤脾"，或不致死。据脂批，盖雪芹奉畸笏之命删"淫丧天香楼"事，乃使秦氏病势加重，欲其"速死"也，故回中多有未删尽之文。

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道："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痛快，想必用药不错的。"贾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的。既有了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贾蓉听毕了话，方出来叫人抓药去，煎给秦氏吃。

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嚼用：以饭费为主之生活费用。
② 累掯：拖累、麻烦。
③ 爪洼国：古代南洋一国名，常喻极远之处。
④ 兄弟：金本、梦稿、蒙府、列藏本作"侄儿"。
⑤ 方子：甲本、脂本作"方才"。

⑥　阴骘文：即《文昌帝君阴骘文》。道教书名，为南宋道士假托“文昌帝君”“天启”而作，书一卷，是一种劝善书，在明清时广为流传。

⑦　调息了至数：中医诊脉，先稳定自己之呼吸，称“调息”。正常人一呼一吸为“一息”，一息间脉搏跳动次数称“至数”。调息了至数，谓医生先调整好自己之呼吸，后诊察病人一息间脉搏跳动次数。

⑧　胗毕：王本、张本作“诊毕”。上句“细诊”之“诊”，甲辰、东本及脂本作“胗”。胗，同“诊”，古书有通用例。本书“诊脉”，多写作“胗脉”，两字互出并用。

⑨　右关：此处及下句“右关”，诸本作“左关”。

⑩　荣：即“荣卫”，又称“营卫”，中医指血气之功用。

回　评

此回之上半，为闹学馀波，以收结上回。前文重在一“学”字，以讥贾府之“失教”；此回上半，描摹势利人情，则突出一“钱”字。胡氏“贪利受辱”，金氏“易怒轻喜”，莫不为此。回之下半，写可卿之病，太医虽细说病源，谈脉立方，但闪烁其词，总不说破何病，耐人寻味。

此回写秦氏抱病，其姑尤氏焦虑不安，其翁贾珍抑郁无已，为之多方请医。唯独其夫贾蓉，先是不见着急，后则又嫌冷漠，似乎事不关己，颇为蹊跷。反思七回焦大醉骂，再看十三回秦氏死后三人情状，个中原由，作者不欲明言，阅者可意会得之。此即所谓“春秋之笔”也。

此回叙事，前后过接，随案随断，妙在无痕。如回之上半，先写胡氏絮絮不休，训诫金荣，荣忍气吞声，自去睡觉，随手扫开；继之写金氏来访，得知闹学事，愤愤不平，一鼓作气，欲去与秦氏理论；及至宁府，从尤氏口中知秦氏卧病，且已知闹学一事，正为之气恼，金氏欲言不得；终因尤氏待其甚好，而转怒为喜，于是家去。至此，“闹书房”一节，全然消结。回之下半，由尤氏、贾珍商量请医，带出贾敬生日，引起下回；张友士细说病源，则借秦氏之病，预为后文另一篇“风月宝鉴”文字埋根。

上下半回之间，插人金氏，则如张新之回末所评：“中间叙一璜大奶奶，顺出贾珍，而尤氏一谈，消缴上半，串联下半，片帆飞渡，直是顺利。”

璜大奶奶金氏，仅叙其一事，随即卸去，后不复见。然其登场，不惟串接情节，其前倨后恭之态，亦栩栩欲活。《红楼梦》中对小角色亦有其细致入微的性格描写。



賈氏宗祠

江左皇皇族祠堂氣象
新衣冠三代列俎豆四
時陳鶴立金萱藹鵷行
玉樹春莫言神歎息終
看叶振振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贾敬生日，诸亲族友齐来庆寿，引发下文种种事端。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送与贾敬去，向贾蓉说道："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你就行了礼起来，说：'父亲遵太爷的话，不敢前来，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贾蓉听罢，即率领家人去了。

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先是贾琏、贾蔷来，看了各处的座位，并问："有什么玩意儿没有？"先有此问，一派纨袴子弟声口。家人答道："我们爷算计，本来请太爷今日来家，所以并未敢预备玩意儿。前日听见太爷不来了，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①，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

次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尤氏的母亲已先在这里，尤氏之母，即尤老娘，乃尤氏继母。顺笔点出，此为虚写，以为后文二姐、三姐事伏案，文不突兀。大家见过了，彼此让了坐。贾珍、尤氏二人递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个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侄儿，这样年纪，这个日子，原不敢请他老人家来。但是这时候，天气又凉爽，满园的菊花盛开，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看看众儿孙热热闹闹的，贾敬生辰，宁府排宴，依礼贾母不当来为侄儿过生日。贾珍、尤氏深知老祖宗"爱热闹"，故只说请来赏菊散闷，珍哥夫妇亦善于辞令。〇五回写宝玉随贾母去宁府吃酒赏梅，而梦游幻境，引致初试"云雨情"；七回叙宝玉与凤姐至东府闲逛"散荡"，而得会秦钟，导致顽童"闹书房"；此回言凤姐随邢夫人等东府赴宴赏菊，而

遇贾瑞，致其"起淫心"而丧命。三段文字前后渲映，笔法相近，然各具神采，特犯不犯。是这个意思，谁知老祖宗又不赏脸。"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先说道："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呢，因为晚上看见宝兄弟吃桃儿，他老人家又嘴馋，吃了有大半个，姚燮、王伯沆批均谓，菊花已开，犹有桃吃，"似与时令不合"。而据今人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尝鲜夏秋冬"篇所云，京都所产之桃，品类甚多，其所引《光绪顺天府志》曰："桃，按今土人以六月采食者为朱颜青，味甘而脆，可密煎为脯。七月采食者为玛瑙红，中秋后采食者为雁过红。"或据此可知，贾母所食者，当即雁过红之类也。五更天时候就一连起来两次，今日早晨略觉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爷，今日断不能来了，凤姐答言，妥切自然，揣摩入情。蒙府夹批云："此一问一答，即景生情，请教是真是假？非身经其是，想不到，写不出。"说有好吃的要几样，还要很烂的呢。"贾珍听了笑道："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缘故。这就是了。"

王夫人说："前日听见你大妹妹说，蓉哥媳妇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么样？"尤氏道："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玩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日以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了，又懒怠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经期又有两个月没来。"照应上回，补述秦氏病况，然始终讳言何病，此处更说病得也"奇"。"奇"字刺眼，藏蓄入妙。邢夫人接着说道："不要是喜罢？"

正说着，外头人回道："大老爷、二老爷并一家的爷们都来了，在厅上呢。"贾珍连忙出去了。这里尤氏复说："从前大夫也有说是喜的。昨日冯紫英荐了他幼时从学过的一个先生，医道很好，瞧了说不是喜，是一个大症候。昨日开了方子，吃了一剂药。今日头晕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见大效。"凤姐儿道："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日子，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还恋恋的舍不得去。"句中"初三日"，即指九月初三也。王伯沆批："点明初三，本无深意，妙在九月，用香山诗'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句语益凄丽。"看尤氏语，虽似平常，却道出可卿与凤姐情谊之深之真，其用笔，则如蒙府批所云："真是月下梨花，几不能辨。"凤姐

听了，眼圈儿红了一会子，方说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点年纪，倘或因这病上有个长短，人生在世，还有什么趣儿呢。"祸福难测，人生多舛，凤姐亦有感焉，言之怆然。蒙府夹批云："大英雄多在此等处悟得，每能超凡入圣。"是乃凤姐判词有"凡鸟偏从末世来"之慨也。奈凤姐自恃聪明，不知抚躬自问，总不惕厉耳。

正说着，贾蓉进来，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请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给太爷送吃食去，并说我父亲在家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爷们，遵太爷话，并不敢来。太爷听了很喜叹[2]，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姚燮、王伯沆诸评，皆谓"张"乃"部"或"本"之误。《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即作"部"，似较入理。我将这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还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凤姐儿说："蓉哥儿，你且站着，与六回叫"蓉儿回来"，同一口吻，声色都见。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儿，说道："不好呢，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贾蓉出去了。

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们在这里吃饭，还是在园子里吃去？有小戏儿现在园子里预备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这里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妇、婆子们快摆饭来。门外一齐答应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时摆上了饭，尤氏让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亲都上坐了，他与凤姐儿、宝玉侧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来，原为给大老爷拜寿，这岂不是我们来过生日来了么？"按旧时礼俗，"拜寿"与"过生日"乃有不同。《清稗类钞》"风俗类"云："人之生日曰寿诞，亦曰寿辰。至日，家属宗族戚友皆拜而颂祷，曰拜寿。"而所谓"过生日"，则要摆酒唱戏，玩乐享受看后文二十九回薛蟠生日、六十二回平儿生日、七十一回贾母生日，便可知也。凤姐儿说："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已修炼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们这么一说，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话说得满屋子里笑起来。

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吃了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道："老爷们并各位叔叔、哥哥们都

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去了。别的一家子爷们被琏二叔并蔷大爷都让过去听戏去了。方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收在账房里。此乃书中明写贾府中人第一个生日，四王、六公、八侯俱来送礼，又以见宁府之豪势，是当贾门之盛时也。通过红白庆典，写贾府之盛衰、人情之冷暖，是《红楼》惯用章法。礼单都上了档子了[③]，领谢名帖都交给各家的来人了，来人也各照例赏过，都让吃了饭去了。母亲该请二位太太、老娘、婶子都过园子里去坐着罢。”尤氏道："这里也是才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收束庆寿，趁势接入探病一段，顺流而渡，笔情婉妥。

凤姐儿说道："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妇儿去，我再过去罢。"王夫人道："很是。我们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们闹的慌，说我们问他好罢。"尤氏道："好妹妹，媳妇听你的话，你去开导开导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过园子里来罢。"宝玉也要跟着凤姐儿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过来罢，那是侄儿媳妇呢。"与五回老嬷嬷所说"那有个叔叔睡侄媳妇房中"同一理也。宝玉则任情恣性，不讳名分，以见其重情不重礼。故姚燮评谓："雪芹于此等处往往着意。"

于是尤氏请了王夫人、邢夫人并他母亲，都过会芳园去了，凤姐儿、宝玉方和贾蓉到秦氏这边来。进了房门，悄悄的走到里间房内，秦氏见了，要站起来。凤姐儿说："快别起来，看头晕。"于是凤姐儿紧行了两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说道："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样了！"秦氏症候，前此每用侧笔，暗示其病情在渐渐加重。今睹其面，听其言，明写一笔，益见其已久病不起，实难治愈矣。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问了好，在对面椅子上坐了。贾蓉叫："快倒茶来，婶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吃茶呢。"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彼此拉手，极写两人亲密情状。强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家的女孩儿是的待。婶娘，你侄儿虽说年轻，却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从无不和我好的。孝顺公婆，敬爱丈

夫，和睦全家，极言可卿之善于待人。是知秦氏虽涉于“淫”，然其待人接物、处事应世，远胜乃夫乃翁。看十三回临终梦托两事，尤可知也。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心一分也没有。公婆面前未得孝顺一天。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絮谈先念亲情，哀伤不已，言之怆然。姚燮眉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宝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图》并那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的对联，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时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触起前梦，直挽五回“神游”故事。此乃虚笔第三次写及太虚幻境也。洪秋蕃以为，如此描写，乃“所以证太虚幻境之可卿，即病在床褥之可卿也”。可作一解。正在出神。听得秦氏说了这些话，如万箭攒心，那眼泪不觉流下来了。听秦氏说病，不顾贾蓉在前，而伤心落泪，宝玉痴情活现。凤姐儿见了，心中十分难过，但恐病人见了这个样子反添心酸，倒不是来开导他的意思了，因说：“宝玉，你忒婆婆妈妈的了。他病人不过是这样说，那里就到这个田地？况且年纪又不大，略病病儿就好了。”又回向秦氏道：“你别胡思乱想，岂不是自己添病了么？”贾蓉道：“他这病也不用别的，只吃得下些饭食，就不怕了。”凤姐儿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些过去呢。你倒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倒招得媳妇也心里不好过，太太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贾蓉说道：“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罢，我还略坐坐呢。”贾蓉听说，即同宝玉过会芳园去。见秦氏一段，凤姐强忍悲痛，责怪宝玉，开解可卿，处处机敏，在在细致，颇合探病情理。遣开宝玉、贾蓉者，以便与可卿细诉衷肠也。宝玉此去，则与秦氏幽明永隔，不复再见矣。

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一番，又低低说许多衷肠话儿。撇开宝玉与贾蓉，诉说衷肠，所谈何事，秘而不宣。尤氏打发人来两三遍，凤姐儿才向秦氏说道：“你好生养着，我再来看你罢。合该你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这个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凭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得命’。婶子，我知道这病不过是挨日子的。”再说病情，自知不治，哀痛欲绝。凤姐说道：“你只管这么想，这那里能好呢？总要想开了才好。况且听得大夫说，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

家，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生养着罢，我就过园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的时候，还求过来瞧瞧我呢，咱们娘儿们坐坐，多说几句闲话儿。”已知时日无多，企盼凤姐能再来闲话。可怜语，婉转哀鸣，如泣如诉。凤姐儿听了，不觉的眼圈儿又红了，道：“我得了闲儿，必常来看你。”

于是带着跟来的婆子、媳妇们，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④。轻轻揭过探病，转入遇贾瑞一段“风月宝鉴”文字，直贯下回。只见：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或谓“白”字疑误，当作“绿”。核之诸本，唯戚本作“绿柳”，其馀各本均作“白柳”。《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云：“沃之野……爰有甘华……白柳……白木。”《红楼》或取典于此，“白”字不误。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⑤。石中清流滴滴，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犹听莺啼；暖日常暄，诸本皆作“当暄”，“常”与繁体“當”形近易误。当，正值。句意谓温和之阳光晒得正暖。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近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座⑥，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铺叙会芳园景色，凄美绚丽，姚燮称为“唐人小赋语”，以之为后文“贾瑞起淫心”、“毒设相思局”淫荡丑事作反衬。

凤姐儿看着园中景的⑦，一步步行来，正赞赏时，猛然从假山石后走出一个人来，园中山石，本为点缀园景也，而《红楼》所写，则并有使之成为故事情节发展媒介之功用。王伯沆评曰：“本书凡言‘山石’二字，必有用意，千万留心。”此回而外，他如四十六回写袭人潜听鸳鸯说拒嫁贾赦、五十八回写藕官祭奠药官、七十一回写司棋与表兄幽会、七十三回写傻大姐误拾绣春囊等，或诉说隐痛，或暗自偷情，都在“山石”后隐秘之处，由此广延伸展，搬演出一个个悲剧故事。向前对凤姐说道：“请嫂子安。”凤姐猛吃一惊，将身往后一退，想凤姐边行边赏景，随从之仆妇不便打搅，而俱落后也。姚燮评云：“‘将身往后一退’，娇怯情形，霎时呈露，遂使瑞大爷为入袋之猢狲。”说道：“这是瑞大爷不是？”贾瑞说道：“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凤姐儿道：“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想不到是大爷在这里。”贾瑞道：“也是合该我与嫂子有缘。我方才偷出

了席，在这里清净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见嫂子，这不是有缘么?”重说“有缘”，冒犯凤姐，无异向“虎口扳须”耶？一面说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观看凤姐。观看，同甲本及甲辰本。王伯沆评，解作“公然平视”，无所顾忌。庚辰、己卯本作“觑着”。梦稿、蒙府、戚序各本作“觑看”，则当“偷看”或“眯起眼睛细看”讲，下回有此用法。贾瑞见凤姐，言语唐突，举止轻狂，活画一佻达子弟行状。

凤姐是个聪明人，见他这个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贾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说你好。今日见了，听你这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边去呢，不得合你说话，等闲了再会罢。”甜言蜜语，故作兜搭。恰如姚燮所批：“凤姐软语，故意令瑞儿心醉，然已不怀好意矣。”贾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凤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贾瑞听了这话，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发难堪了。凤姐儿说道：“你快去入席去罢。看他们拿住了，罚你的酒。”背地无人，叔嫂闲话，易招物议，凤姐所说，亦合情理。而以笑语出之，以示关切，毕肖凤姐声吻。贾瑞听之，身木半边矣。贾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慢的走着，一面回过头来看。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放迟了，见他去远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杀机已露，令人畏惧。所谓“我的手段”，构成“相思局”主要情节。

于是凤姐儿方移步前来，将转过了一重山坡儿，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见凤姐儿，笑道：“我们奶奶见二奶奶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们又来请奶奶来了。”凤姐儿说：“你们奶奶就是这样，急脚鬼似的。”凤姐儿慢慢的走着，问：“戏文唱了几出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出了。”说话之间，已到天香楼后门，点出“天香楼”。周绍良《天香楼》一文引清人得硕亭《草珠一串》为证，以为天香楼乃京城什刹海附近一“酒楼”名，并云雪芹友人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中两度提及“饮天香楼”，定是此一酒楼。据书中所写，“天香”二字，当取自明人史槃《宋璟鹅钗记》传奇《家麻》“但国色天香，未易

描写；幽怀远趣，难以形容”句意，以指花容月貌之美女。明吴敬所编辑有杂著《国色天香》十卷，所收小说，多写男女私情，缠绵婉转，铺写艳冶，间杂猥亵，后被称为诲淫之作。《红楼》正文及脂批，提及“天香楼”处，多关涉秦氏“淫丧”事。后之改笔，文有删节，楼名尚存。见宝玉和一群丫头、小子们那里玩呢。此句，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其他各脂本均无“小”字，庚辰、梦稿本并无“子”字，则但指丫头们。甲辰本于“子”前加“小”字，而成丫头和小子们，后来程本系列皆同此。张新之评并云：“隐注此大段开首闹书房事。”戚本狄葆贤眉批则说：“今本作合一群丫头、小子们那里顽，只加入一小字，便将宝玉身分与丫头身分一齐拖下，吾不为著者叫屈，吾不能不为宝玉与丫头等叫屈也。”书中后文即屡屡叙及宝玉及丫头们玩闹事。凤姐儿说：“宝兄弟，别忒淘气了。”一个丫头说道：“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罢。”

凤姐儿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嘉庆甲子本”批云：“上楼提衣是旗装。”批之入细，是知凤姐所穿，乃满洲服装。故俞平伯云：“寥寥七字却很搔着痒处。”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们娘儿两个忒好了，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和他同住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钟。”于是凤姐儿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戏单来，让凤姐儿点戏，凤姐儿说：“太太们在这里，我怎么敢点。”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和亲家太太点了好几出了。你点几出好的我们听。”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8]，一出《谈词》[9]，递过戏单来，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完了[10]，此三出戏所演内容，隐指大观园儿女情事及贾府遭际。张新之评云：“是书凡点戏之处，皆是眼目。”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们心里又不静。”尤氏道：“太太们又不是常来的，娘儿们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儿。天气还早呢。”凤姐儿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那里去了？”傍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十番那里吃酒去了。”凝曦轩，乃宁府会芳园堂轩之一。太太们在天香楼听戏，爷们到凝曦轩吃酒，男欢女乐，各得其所。后文贾珍、贾琏辈偷情、鬼混、聚赌诸丑事，于此一点。凤姐儿道：“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凤姐对贾琏事事留心，其语显含妒意。尤氏深知凤姐脾性，每每以此

种讥嘲口吻讽刺其为人。张新之评云："'泼醋'等回都到，淫妒悍相连。"相反，尤氏对贾珍，则处处放任，看七十五回"开夜宴"窥贾珍等赌钱一节亦可知也。

于是说说笑笑，点的戏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摆上饭来。吃毕，大家才出园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才叫预备车，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尤氏率同众姬妾并家人、媳妇们送出来，贾珍率领众子侄在车旁侍立，都等候着。见了邢王二夫人，说道："二位婶子明日还过来逛逛。"王夫人道："罢了，我们今儿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上车去了。贾瑞犹不住拿眼看着凤姐儿。贾珍进去后，李贵才拉过马来，宝玉骑上，随了王夫人去了。

这里贾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过饭，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不必细说。此后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歹些，贾珍、尤氏、贾蓉甚是焦心。

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值凤姐儿往宁府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说："这几日没见添病，也没见大好。"王夫人向贾母说："这个症候遇着这样节气，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贾母说："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有个长短，岂不叫人疼死。"说着，一阵心酸，向凤姐儿说道："你们娘儿们好了一场，明日大初一，过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细细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儿，你回来告诉我。那孩子素日爱吃什么，你也常叫人送些给他。"一番叮咛，疼爱之至。贾母于孙媳中独爱凤姐，重孙媳中则独喜可卿。五回尝言，贾母素知可卿行事"和平"，为人"安稳"，是一"极妥当"之人，故喜之也。此又与二十二回写贾母何以喜欢宝钗相仿佛。凤姐儿一一答应了。

到初二日，吃了早饭，来到宁府里，看见秦氏光景，虽未添什么病，但那脸上、身上的肉都瘦干了。特写一笔，照应上文所说"瘦的这样了"一句。张新之评引方书曰："脱大肉者死。"是秦氏已病笃入骨，岌岌可危矣。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说了些闲话，又将这病无妨的话开导了一番。秦氏道：

"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现过了冬至，又没怎么样，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明明病情转重，而说指望好，是自慰语，亦可怜语。陈其泰批云："病到极危反望好，病人却有此情。"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罢。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吃了两块，倒像克化的动的是的。"凤姐儿道："明日再给你送来。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话去。"秦氏道："婶子替我请老太太、太太的安罢。"

凤姐儿答应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妇是怎么样？"凤姐儿低了半日头，当在思量如何措辞，回答尤氏。说道："这个就没法儿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给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1]。"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讳言"棺材"，而称"东西"，伏十三回薛蟠卖木板事。且慢慢的办着呢。"于是凤姐儿喝了茶，说了一会子话儿，说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呢。"尤氏道："你可慢慢儿的说，别吓着老人家。"凤姐儿道："我知道。"

于是凤姐儿起身回到家中，见了贾母，说："蓉哥媳妇请老太太安，给老太太磕头，说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罢。他再略好些，还给老太太磕头请安来呢。"贾母道："你瞧他是怎么样？"凤姐儿说："暂且无妨，精神还好呢。"贾母听了，沉吟了半日，贾母明知所谓可卿传言、凤姐答语，多为宽慰自己，并非实情，反可知秦氏病势沉重。故沉吟不语，不再细问。因向凤姐说："你换换衣裳，歇歇去罢。"

凤姐儿答应着出来，见过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儿将烘的家常衣服给凤姐儿换上了。凤姐儿坐下，因问："家中有什么事没有？"平儿方端了茶来，递过去，说道："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儿嫂子送进来，我收了。明点凤姐放债事，此所谓"利银"，即贷出本金所收之利息也　据"清内务府档案抄件"载，乾隆八年，查抄贵族那亲保，其放债文"虽写'三分起息'字样，但于未借之前，有成色戥头克扣规礼，既借之后，又复折算堆积，以利作本，种种刁难，不可悉数"。凤姐放债，亦当似之，故七十二回写其招人恨也。还有瑞大爷使人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要来请安说话。"凤姐儿听了，哼了一声，说道："这畜生合该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平儿回道："这

瑞大爷是为什么，只管来？”凤姐儿遂将九月里在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平儿。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样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凤姐已两番痛斥贾瑞为“禽兽”、为“畜生”，誓言“叫他死在我手里”、“合该作死”，平儿复又责骂之。主仆二人对贾瑞如此深恶痛绝，三言其“死”，贾瑞焉能不死。是以下回回目着一“毒”字也。凤姐儿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

不知贾瑞来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十番：一种乐器合奏套曲，俗称“十番锣鼓”。有两种：纯用十种打击乐器如锣、鼓、钹、木鱼、檀板等演奏者称“素十番”；加用丝竹乐器如三弦、胡琴等演奏者称“浑十番”。

② 喜叹：甲本、甲辰本作“欢喜”，其馀各本作“喜欢”。

③ 档子：记录板。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上：“《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注云：‘本朝用簿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后记录之账簿亦沿称“档子”。

④ 便门：正门外之小门。

⑤ 若耶之溪、天台之路：若耶溪，浙江绍兴县南之溪水名。相传春秋时越国西施曾于此洗纱，故一名浣纱溪。天台路，即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北，风景秀丽。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剡县人刘晨、阮肇于此采药，得遇仙女。半年后二人怀乡而归，子孙已历七世。

⑥ 笙簧：即笙，管乐器名，用瓠制成，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笙管下之音舌，有弹性，用以振动发声。此处泛指音乐。

⑦ 景的：诸本作“景致”。

⑧ 《还魂》：即明汤显祖《牡丹亭》传奇第三十五出《回生》，舞台本称《还魂》，演杜丽娘因情而死，后还魂复活事。

⑨ 《谈词》：王本、张本、金本、戚序本作《弹词》。即清洪昇《长生殿》传奇第三十八出，演乐工李龟年战乱流离，无限感慨，弹唱天宝遗事。

⑩ 《双官诰》：传奇名。清陈二白撰。演冯林如侍妾碧莲守节抚孤、得双官诰事。

⑪ 冲：旧俗，以某种相应或相反之行动，破除现有之病灾，称“冲”。

回　评

此回文字，可分两段，而实写三事，即贾敬寿诞、凤姐问病、贾瑞戏凤。

主旨在揭示贾府之豪势与其道德之堕落。前一事也，实为引线，故未作铺陈；然诸亲庆贺，勋爵送礼，宁府之势派，亦约略可见。后两事，乃本回正文，秦氏病重，众人候问，着重于凤姐之解劝，宝玉之伤心，极写三人交谊情深，一则直绾五回宝玉之神游，一则伏脉十三回秦氏之托梦。至若贾瑞故事，九回已露端倪，此回承续前文，人其正传，写其偶遇凤姐，见色思淫，心存不轨，以揭露贾府之帷薄不修，人伦沦丧。

此回所叙三事，实以秦氏之病为主线、为起伏，勾联全篇。先叙贾敬生日，亲友来贺，顺势引入凤姐问候秦氏病症；之后，转入凤姐遇贾瑞一事，终又归于凤姐与贾母、尤氏议论秦氏病候。中写秦氏病状，写众人探视，时日排列，清楚分明。张新之评以为“秦氏一书之主，故必演之历历”。

据脂批，雪芹初衷，秦氏原为“淫丧”。后遵“老朽”之命，加以删削，改作“病亡”。故而，由上回至此回，细说其病源，详叙其症候，以为其病殁作铺垫。其中凤姐与可卿絮语病状一段文字，写来缠绵悱恻，悲悲戚戚，“言者可怜，听者亦可怜”，阅者也莫不酸鼻。姚燮眉批云：“喁喁切切带呜呜咽咽之声，不知雪芹从何处体贴出来。”然改文之中，当仍留有原稿痕迹，深文曲笔，乃成疑案，启人遐想。

此回叙事，与相关回目前后回映，善用比照法。如写家宴游园，与五回之赴东府“赏梅”、七回之去宁府“散荡”，回复照应；首段写贾敬生辰，辗转引出贾瑞一段秽亵事，与十六回贾政寿日，忽得元春封妃恩旨一段喜庆事，两两对峙，皆其类也。

此回及十二回为一大段，重在搬演贾瑞公案，发明小说旧稿《风月宝鉴》题旨，寓意显豁。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话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只见有人回说："瑞大爷来了。"凤姐命："请进来罢。"贾瑞见请，心中暗喜，见了凤姐，满面陪笑，连连问好。凤姐儿也假意殷勤，让坐让茶。张网设阱，以捕猎物。姚燮评曰：假意殷勤"此四字误尽多少浮浪子弟，不意凤姐有此倡女伎俩。"下文即畅写凤姐如何一擒一纵，一诓一诈，句句情语逗引，步步巧布迷阵，诱使贾瑞入套上钩。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如此打扮"者，"家常"打扮也。上回写凤姐问病回来，平儿将"家常衣服给凤姐儿换上"。六回有对凤姐家常衣饰的详尽描写，姚燮评谓"写得富丽"。越发酥倒，因饧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贾琏出门，乃指此回末所云送黛玉往苏州事，此倒置于卷前。凤姐道："不知什么缘故。"贾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了罢？"凤姐道："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贾瑞笑道："嫂子这话错了，我就不是这样人。"凤姐笑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

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的很。"凤姐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贾瑞笑道："我倒天天闲着，若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闷儿，可好么？"凤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我了。我如今见嫂子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情愿。"俗谚所谓"狗偷热油，又爱又怕"是也。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蓉儿兄弟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一

点不知人心。”“蓉儿兄弟”者，贾蓉、贾蔷也。凤姐明说此二人，或揣度贾瑞已知自己与蓉蔷隐情，故自认不讳；而又斥两人为“糊涂虫”，佯作不满，自行抹去。“既掩其真，又行其假”，贾瑞魂迷，自投罗网。庚辰夹批云：“反文着眼。”

贾瑞听这话，越发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一凑，觑着眼看凤姐的荷包，又问：“戴着什么戒指？”凤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见了。”贾瑞听如纶音佛语一般[①]，忙往后退。凤姐笑道：“你该去了。”催其去，实诱之来也。此即钱锺书《围城》所谓：“有时候，‘不再坐一会么？’可以撵走人，有时候‘再会’可以挽留人。”凤姐深谙其理，精明远过唐晓芙也。钱氏《管锥编》并将凤姐与贾瑞此段对话称之为“宾主去留”之“别一情状”。凤姐“笑”言，乃见其“手段”；贾瑞说“我再坐一坐儿”，则是“欢娱嫌夜短”，不愿离去。两人情状，揣摩入木。贾瑞道：“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儿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你来”、“等我”四字响亮，如闻其声，凤姐似已千准万肯。贾瑞听之，甘之如饴，自谓“如得珍宝”矣。贾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前面均称凤姐为“嫂子”，此直称“你”，以示亲近也。但是那里人过的多，怎么好躲呢？”也知穿堂耳目众多，并非相会之地，然如蒙府夹批所云：“凡人在平静时，物来言至，无不照见。若迷于一事一物，虽风雷交作，有所不闻。即‘穿堂儿等’之一语，府第非比凡常，关启门户，必要查看，且更夫仆妇，势必往来，岂容人藏过于其间？只因色迷，闻声连诺，不能有回思之暇，信可悲夫！”当可谓之鬼迷心窍也。凤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再没别人了。”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凤姐、贾瑞坐谈问答一段，一乃故意勾挑，步步设局；一则心迷神惑，渐渐入彀。两人情态，描摹传神。

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趁掩门时钻入穿堂。果见漆黑，无一人来往，贾母那边去的门已倒锁了，只有向东的门未关。贾瑞侧耳听着，半日不见人来。忽听咯噔一声，东边的门也关上了。已如瓮中之鳖。姚燮评曰：“着一‘也’字，贾瑞急矣。”贾瑞急的也不敢则声，只得悄悄出来，将门撼了撼，关得铁桶一般。此时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墙，要跳也无攀援。这屋内又是过堂风，空落落的，现是腊月天气，夜又长，朔风

凛凛，侵肌裂骨，一夜几乎不曾冻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开了进来，去叫西门，贾瑞瞅他背着脸，一溜烟抱了肩跑出来。狼狈情态，思之莞尔。姚燮批云，“抱肩”二字，“活画冻状”。幸而天气尚早，人都未起，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

原来贾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养。九回已叙明贾瑞行止，此处补述其家世，以知其从小失教。那代儒素日教训最严，不许贾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有误学业。今忽见他一夜不归，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嫖娼宿妓，那里想到这段公案，因此也气了一夜。贾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来撒谎，只说："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来出门，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据此也该打，何况是撒谎。"因此发狠，按倒打了三四十板，还不许他吃饭，叫他跪在院内读文章，定要补出十天工课来方罢。贾瑞先冻了一夜，又挨了打，又饿着肚子，跪在风地里念文章，其苦万状。

此时贾瑞邪心未改，再不想到凤姐捉弄他。迷惘之甚，仍不知改。庚辰眉批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若个能回头也，叹叹。"过了两日，得了空儿，仍找寻凤姐。一次诓骗，邪心不改，着一"仍"字，引入下文。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贾瑞急的起誓。凤姐因他自投罗网，少不的再寻别计，令他知改，凤姐整治贾瑞，原或亦有使其醒悟、改邪归正之意，奈贾瑞至死不悟也。庚辰夹批云："四字是作者明阿凤身份，勿得轻轻看过。"故又约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儿里头那间空屋子里等我。可别冒撞了。"贾瑞道："果真么？"凤姐道："你不信就别来。"贾瑞道："必来，必来！死也要来的。"凤姐道："这会子你先去罢。"贾瑞料定晚间必妥，此时先去了。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设下圈套。大有军中主帅检点官兵、派拨任务之概。张新之评谓："八字如观戏台后场。"下文乃一一照应，转作前场。故王伯沆批云："看至下文方知此八字之妙。"

那贾瑞只盼不到晚，偏偏家里亲戚又来了，吃了晚饭才去，那天已有掌灯时候。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进荣府，前文写贾瑞首次落套进府，用一"摸"字、一"钻"字，此又用一"溜"字，三字形容如画，真是色欲难抑，做贼心虚。

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热锅上蚂蚁一般。只是左等不见人影，右听也没声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别是不来了，又冻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见黑魆魆的进来一个人。贾瑞便打定是凤姐，不管青红皂白，那人刚到面前，便如饿虎扑食、猫儿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爹"、"亲娘"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做声，贾瑞便扯下自己的裤子来，硬帮帮就想顶入。姚燮眉批曰："'硬帮帮'句秽浊话，偶然一见，无伤大雅。"此等笔触，与偶着秽笔之《林兰香》相类，而与《金瓶梅》、《姑妄言》迥乎不同。忽然灯光一闪，只见贾蔷举着个蜡台，照道："谁在这屋里呢？"只见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肏，同甲本及梦稿本，舒序本作"造"，其他脂本作"臊"。戚本狄葆贤批注云："'臊'字好，今本易去殊不雅。"其实，此语出诸"糊涂虫"贾蓉之口亦宜。且与下句中"臊"字相区别。

贾瑞不看则已，看了时真臊的无地可入。臊，同甲本及蒙府、戚序、舒序、列藏各本，己卯、庚辰、梦稿、甲辰本作"燥"。今人校本，或谓"燥"乃"臊"之误字，不确。燥，亦借作"臊"，两字均可作"害羞"或"使难堪"讲。明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一："若只在六尺地上转，怕不燥死人了。"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这是那来的话！"你道是谁？却是贾蓉。贾瑞回身要跑，被贾蔷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琏二婶子已经告到太太跟前，说你调戏他，他暂时稳住你在这里。太太听见气死过去了，这会子叫我来拿你，快跟我走罢！"凤姐如此捉弄贾瑞，亦丑事也，而独与蓉蔷二人计议，深文曲笔，回应上文。运笔如帷之映灯，隐隐约约，真相难明。贾瑞听了，魂不附体，只说："好侄儿，你只说没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谢你。"贾蔷道："放你不值什么，只不知你谢我多少？况且口说无凭，写一张文契才算。"贾瑞道："这怎么落纸呢？"贾蔷道："这也不妨，写个赌钱输了，借银若干两，就完了。"贾瑞道："这也容易。"贾蔷翻身出来，纸笔现成，拿来叫贾瑞写。他两个做好做歹，只写了五十两银子，画了押，贾蔷收起来，然后撕掳贾蓉。贾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说："明日告诉族中的人评评理。"贾瑞急的至于磕头。贾蔷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五十两欠契才罢。

贾蔷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来的东西，那一条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后门。要这一走，倘或遇见了人，连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来领你。这屋里你还藏不住，少时就来堆东西，等我寻个地方。"说毕，拉着贾瑞，仍息了灯，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阶底下，说道："这窝儿里好，只蹲着，别哼一声，等我来再走。"说毕，二人去了。灯光忽闪，纸笔现成，又引至台阶底下躲藏，可见凤姐设谋之周密，无怪贾瑞入其网罗矣。

贾瑞此时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台阶下。正要盘算，只听头顶上一声响，哗喇喇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可巧浇了他一身一头。张新之评云："写得出，题中'毒'字畅满。"贾瑞掌不住"嗳哟"一声，忙又掩住口，不敢声张，满头满脸皆是尿屎，浑身冰冷打战。如是报之，何其惨也。庚辰夹批云："余料必有新奇解恨文字收场，方是《石头记》笔力。"对此段描写，姚燮眉批云："头上浇尿者，世岂无人，特雪芹翁未知，不为濡笔以记，遂让天祥传为佳话。"此类"佳话"，实实前已有之。如康熙时嗤嗤道人《五凤吟》第四回"兽友活遭瘟请尝稀味"写无赖子平君赞骗奸县尹女邹雪娥，反遭痛打，逼其立了供状；雪娥两婢女并"担过净桶，取碗舀屎"，塞满平君赞耳眼口鼻，又舀屎照其"没头没脸浇将来"，平狼狈而去。雪芹之后，复有嘉庆间庾岭劳人《蜃楼志》第十四回"女多谋图奸尝粪"，写苏二奶奶设计捉弄纨袴子乌岱云，约其私会，结果泼他一身尿粪、关在园内，此一情节，则明显套自《红楼》。只见贾蔷跑来叫："快走，快走！"贾瑞方得了命，三步两步从后门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开了门。家人见他这般光景，问："是怎么了？"少不得撒谎说："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厮里了。"茅厮，与庚辰、己卯、甲辰及程甲诸本同，梦稿、列藏本作"毛厮"。蒙府本作"茅厕"，戚序本作"毛厕"。茅厮，即指厕所，亦作"茅子"、"猫坑"、"茅厕"等，今亦俗称"茅房"或"毛房"。按"厕"可读如"厮"，古籍中两字常混用。如元人武汉臣《老生儿》第三折云："你个傻厮，这个是开茅厮门的。"明朱时恩编《佛祖纲目》卷三十七记述："十字街头，起一间茅厮，只是不许人屙。"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回写："那些婆娘晓得要去拿他……端着个马桶往茅厮里跑……"本书后文多作"茅厮"，现代新校本或因"厕""厮"二字形似音同，而径改为"茅厕"，未妥。又甲戌本第三回眉批有"京中掏茅厮的人都富贵无比"

一语，此处"茅厮"一词，亦不必径改作"茅厕"。一面即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凤姐玩他，因此发一回狠；再想想凤姐的模样儿标致，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里。胡思乱想，一夜也不曾合眼。此可谓沉溺于色，而至死不悟。自此虽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

贾蓉等两个常常来要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禁，况又添了债务，日间工课又紧。他二十来岁的人，尚未娶亲，想着凤姐不得到手，自不免有些"指头儿告了消乏"。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贾蓉等不时索要欠银、思念凤姐不置、祖父逼紧用功，忧悔怨恨，一齐袭来，再加以手出精，贾瑞焉得不病？焉能不死？心内发膨胀，口内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日常倦，下溺遗精，嗽痰带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苕溪渔隐《痴人说梦》之四"镌石订疑"、蝶芗仙史评本并云："按旧钞本'年'作'月'。"王伯沆批径说："按上下文，一年是一月之讹。"诸说似亦有理。然论者或谓，凤姐、贾瑞故事，本"旧稿"《风月宝鉴》中原有文字，乃雪芹"增删"《红楼》时，自《宝鉴》中移植而来，两者并无矛盾。是则，两书原本各有年月贯串，难以一律，致有疑焉。于是不能支持，一头躺倒，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满口胡话，惊怖异常。重笔写之，不如此写，不足以见贾瑞之"淫"，不足以彰凤姐之"毒"，不足以显宝鉴之"功"，终不足以实现《红楼》又题名《风月宝鉴》之"旨义"也。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两次诓骗，仍不思改悔，绾结"相思局"，开启"风月鉴"，过接无痕。

倏又腊尽春回，这病更加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因后来吃"独参汤"②，方名虽真，然亦含嘲讽。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云："今医病者，至无可如何之候，则曰只好用独参汤，俗所谓救命谎者是也。"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里来寻。王夫人命凤姐秤二两给他，凤姐回说："前儿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药，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偏偏昨儿我已经叫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们这边没了，你叫个人往你婆婆那里问问，或是你珍大哥哥那里有，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们的好处。"凤姐应了，也不遣人去

寻，只将些渣末凑了几钱，命人送去，只说："太太叫送来的，再也没了。"然后向王夫人说："都寻了来了，共凑了二两多，送去了。"明明只凑足"几钱"，而谎说寻了"二两多"，报写凤姐之"忍心"。己卯批云："然便有二两独参汤，贾瑞固亦不能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终是瑞之自失。"

那贾瑞此时要命心急，先时屡言"死了也情愿"、"死也要来"，此刻又"要命心急"，悔之晚矣　无药不吃，只是白花钱不见效。忽然这日有个疲足道人来化斋③，口称专治冤孽之症④。贾瑞偏偏在内听见了，直着声叫喊，说："快去请进那位菩萨来救命！"前此度脱甄士隐，此又救治贾天祥，后文尚有二十五回解救贾宝玉、六十六回点化柳湘莲等关目，道人亦一关乎情节转换之重要人物。一面在枕头上磕头。众人只得带进那道士来。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那道士叹道："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说毕，从搭裢中取出个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镜子来，背上錾着"风月宝鉴"四字，宝境，本系佛家供物之一。《红楼》这一意象构思，或有所参本。《梦溪笔谈》"异事"载，嘉祐中，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此亦回映首回东鲁孔梅溪所题书名，故甲戌"凡例"称此四字为《风月宝鉴》其书之"点睛"。镜之正反两面，皆可照人。然"风月宝鉴"四字，凿于"背上"，隐示镜之所以为"宝鉴"者，全在反面也。小说亦然，甲戌夹批云："此书表里皆有喻也。"阅者识之。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此借跛道之口，第四次提及太虚幻境，交待"宝鉴"来历，以示其玄妙。亦喻指是书乃"空虚幻设"之作，读"红"者，不宜事事与之"对勘""坐实"。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说明"宝鉴"功用，照应甲戌"凡例"所云《风月宝鉴》旨义语。所以带他到世上来，单与那些聪明俊秀、风雅王孙等照看。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要紧，要紧！公子王孙多有此病，故云。张新之评曰："反复叮咛，至深且切。"三日后我来收取，管叫你病好。"说毕，徉长而去，众人苦留不住。

贾瑞接了镜子，想道："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试。"想毕，拿起那"宝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儿，立在里面。反面实是正面。观女人如见白骨，说出佛经。西晋竺法护译《所欲致患经》云："佛告诸比丘：'若复见女人，皮肉离体，但见白骨。前时端正，颜貌姝好，没不复见，其患证

乎?'对曰:'唯然,是为爱欲之患证也。'"佛典中多载美女化白骨故事,见《贤愚经》与《大般涅槃经》等。《情史》"小水人"篇末情史氏评则云:"道家呼女子为粉骷髅,而悠悠忽忽之人,亦等于行尸走肉。"元明戏曲小说常以"粉骷髅"蔑称美貌女子。亦有病弱女子自称"粉骷髅"者,则无贬意。如《牡丹亭》第二十出"闹殇",重病缠身之杜丽娘即自称为"粉骷髅"。己卯批云:"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己卯批所引,见明唐寅《和沈石田落花诗》,原诗上句作"好知青草骷髅冢"。贾瑞忙掩了,骂那道士:"混账,如何吓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便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点手儿叫他。贾瑞心中一喜,通回写贾瑞见凤姐,曰"心中暗喜"、曰"喜的抓耳挠腮"、曰"喜之不尽",此又一"喜",凡用四"喜"字,可谓"喜"极悲来,万事皆然,贾瑞命当绝耳。荡悠悠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新又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反面为骷髅,照之心惧,窒息邪思,则生;正面是凤姐,照之神荡,风月妄动,乃死。借此警醒世人。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贾瑞之"情",至死不变。色之迷人,至此极矣。己卯批云:"可怜,大众齐来看此。"

旁边伏侍的人,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落下来,仍睁开眼拾在手内,末后镜子掉下来,便不动了。众人上来看时,已经咽了气了,身子底下冰凉精湿,遗下了一大滩精,此与五、六回写宝玉"神游"、"梦遗"对看,知宝玉沉梦终醒,而"悬崖撒手",割断尘缘;贾瑞则一味贪淫,执迷不悟,至于殒命。《中阿含经》五十四云:"欲如火坑","欲如毒蛇。"故佛家云"菩萨避欲如避火坑。"贾瑞之死,或有"前车覆,后车诫"之意也。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妇哭的死去活来,大骂道士:"是何妖道!"此句,诸本作"是何妖镜",其下尚有"若不早毁此物,遗害于世不小"(甲本及甲辰本"此物"作"此镜"、"于世"作"人世")十二字;己卯并有批云:"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依上下文意,当以"妖镜"为是,乙本改易未妥。遂命人架起火来烧那镜子,只听空中叫

道："谁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为何烧我此镜？"说来理直气壮。你们"以假为真"，与太虚幻境联语"假作真时真亦假"义同，既讽刺世情，亦点出作书主意。姚燮眉批云："道人宝鉴，正面背面唤醒愦愦，一片婆心。读此书者，亦当作如是观。"忽见那镜从房中飞出。代儒出门看时，却还是那个疲足道人，喊道："还我的风月宝鉴来！"说着，抢了镜子，眼看着他飘然去了。

当下代儒没法，只得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三日起经⑤，七日发引⑥，寄灵于铁槛寺后。铁槛寺，乃贾府私家所修之寺庙。其所取意，见第十五回。一时贾家众人齐来吊问。荣府贾赦赠银二十两，贾政也是二十两，宁府贾珍亦有二十两，其馀族中人贫富不一，或一二两、三四两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资，也凑了二三十两。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得此帮助，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

谁知这年冬底，林如海因为身染重疾，按十四回云，林如海已于九月初三日去世，何以又言"这年冬底"染疾？大不斗榫。故评者多以为"冬底"二字有误，当云"夏末秋初"。《犬窝谭红》所记《红楼梦》残钞本，"冬底"作"八月底"。吴克岐并说明："'八月'二字，并写在一格内，字迹微觉模糊，却似一'冬'字。"如是，则与十四回所说相契合。写书来特接黛玉回去。贾母听了，未免又加忧闷，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争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拦阻。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仍叫带回来。一应土仪盘费，不消絮说，自然要妥贴的。作速择了日期，贾琏同着黛玉辞别了众人，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黛玉归扬州省父，当在贾瑞遇凤姐之前几日也。俟秦氏病亡、凤姐理丧诸事叙完，复接写黛玉丧父，仍居荣府。之后，乃承续第八回，淋漓酣畅铺排宝黛钗情缘故事。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纶音：皇帝之言。《礼·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后遂以"纶音"代指皇帝制令。纶，青丝带。

② 独参汤：中医方剂名。清吴谦《医宗金鉴》卷二六："独参汤，治元气大虚，昏厥，脉微欲绝，及妇人崩产、脱血、血晕。"

③ 疲足道人：王本、张本、己卯本、庚辰本等作"跛足道人"。后同。

④ 冤孽之症：旧时迷信，相信因"结冤造孽"所得之症。

⑤ 起经：旧俗，人死后第三日，请和尚道士念经，超度亡灵，称"起经"。

⑥ 发引：旧时出殡，柩车启行，送丧者执引前导，称"发引"。引，牵挽灵柩之绳索。

回　评

此回承续上回，仍为贾瑞作传。写其"淫心"一起，欲念难禁，虽两番奔波，两落圈套，两遭折挫，两受警教，仍贪欲迷色，毫无悔意，正照宝镜，终于送命。或谓贾瑞、凤姐故事，乃"旧稿"《风月宝鉴》中原有重要故事之一，以发明《宝鉴》"戒妄动风月之情"题旨，而与《红楼》大旨无大关涉。实则书中所写凤姐"手段"、贾瑞"行止"，揭示出贾府伦常之隳毁、道德之败坏，亦为贾氏"家事消亡"一大原因，乃《红楼》中不可或缺文字。

此回写凤姐，突现一"毒"字。起始，贾瑞游词挑引，以叔欺嫂，固是乱伦，于理难容；而凤姐不仅未正言斥之，反以隐语相凑，甘辞引逗，致其心神迷乱，妄动邪念。继而暗布迷阵，设计诓约，两次凌辱，竟至屎尿浇头。如此捉弄施虐，贾瑞不死何待？着一"毒"字，凤姐之险诈，不言自明。后文兴儿说凤姐"心里歹毒，口里尖快"，观贾瑞事，可为一例。

此回写贾瑞，仍重在一"淫"字。九回闹书房，曾写其纠缠于情色纷争，行为不端。上回见凤姐，写其"淫心"，下流不堪。此回落毒局，写其"淫亡"，下场可悲。贾瑞实是一皮肤滥淫之徒，成为贾氏子弟中丧生于"孽海情天"之第一人。色之陷人，何其深矣哉。戚序评谓之"痴子"，谓之"愚情"，乃宝玉而外，又一"新样情种"，"以为痴者设一棒喝耳"。

首回曾提及《红楼》又名《风月宝鉴》，此回写贾瑞因淫而丧生，正面点明"风月宝鉴"四字寓意。至于"设局"者凤姐，姚燮批甚或称其为"'风月宝鉴'中第一人"。实则，此前如冯渊故事、薛蟠故事、香怜与玉爱故事等，均关合《风月宝鉴》内容；之后如贾琏故事、尤氏姊妹故事等，亦涉及"风月"文字；而秦钟故事、可卿故事，则穿插于此回之前后。据此，似亦可知，"风月"故事在《红楼》中自为一系列，《风月宝鉴》实是《红楼》成书过程中一重要稿本，或一

重要阶段。

作者自道"宝鉴"书名，或亦有提醒阅者眼目之意。贾瑞不听警诫，正照宝镜而送命，当即告诫读者，《红楼》并非"坏人子弟"之"风月笔墨"，应善辨真假，细玩其"微言大义"；如只看"正面"，"以假为真"，则难解书中之"味"。陈其泰评云："书中自有正面，读者可反观而得之。"脂批称之为"反面春秋"，四十三回庚辰夹批曰："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云罗山人手批《红楼梦》眉批，语意尤明："《红楼》一书，风月宝鉴也。世人但照正面，故失作者垂戒之旨。善读者玩赏此回，而于反面求之得矣。"批书人亦众口同声，言之谆谆，读书人当切切记之，庶不负作书人一片苦心。

此回回末，庚辰本有一总评云："此回忽遣黛玉去者，正为下回可儿之文也。若不遣去，只写可儿、阿凤等人，却置黛玉于荣府，成何文哉！故必遣去，方好放笔写秦，方不脱发。况黛玉乃书中正人，秦为陪客，岂因陪而失正耶？后大观园方是宝玉、宝钗、黛玉等正紧文字，前皆系陪衬之文也。"认识《红楼》主线，理解《红楼》情节，此批值得参看。

脂批谓《红楼》惯用"不写而写"之法，张新之称之为"夹缝处文字"。本回末张氏有一总批云："前半之妙，妙在无文字处。如'素日闻得人说'、凤姐急接言贾蓉、而贾瑞'撞在心坎上'，夹缝中有许多字迹在。"后文三十六回夹批、六十四回总评等，也曾提及这一章法。清初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谈及《金瓶梅》，亦尝谓其"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论者或谓《红楼》与《金瓶》两书笔法多有相通处，此可知其一端也。清末魏秀仁《花月痕》第二十五回写采秋、荷生、痴珠三人快谈《红楼》，采秋大谈《红楼》"主脑"，痴珠对采秋说："人人都看《红楼梦》，难为你看得出这没文字的书缝。"可知此书受《红楼》影响之深。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①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姚燮眉批云："琏儿才出门，便心中无趣，然则凤姐固'风月宝鉴'中第一人也。"于此可知贾琏与凤姐平时在家情景。每到夜间，不过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这日夜间，和平儿灯下拥炉，早命浓熏绣被，二人睡下，屈指计算行程该到何处，贾琏之去，于凤平隐似大别，二人心绪懒散，写来活像。甲戌夹批云："所谓'计程今日到梁州'是也。"评语引句，见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所载白居易元稹诗："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故王伯沆批赏之曰："运诗词意入白话，妍绝。"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

凤姐方觉睡眼微蒙，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进来，含笑说道："婶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一我程②。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娘，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秦氏"心愿"，只可告诉凤姐，两人感情最为投合，心灵最能感通。戚序回末总评称之为"幻空中一片贴切之情。""别人"一语，贬尽贾府一族男性主子，照应二回冷子兴所云贾府主仆"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句。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娘，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此乃物极必反、相反相成之理也。《史记·田叔列传》："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两句俗语，皆至理名言，直为后文伏案。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此与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嘱托警幻之言同义。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此俗语当出之宋人庞元英《谈薮》"曹咏妻"，后明清戏

曲小说多用之。如明人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十二："若是富贵之人，一朝失势，落泊起来，这叫做'树倒猢狲散'，光景着实难堪了。"雪芹祖父曹寅亦常说此语。据清人施瑮《病中杂赋》诗原注云："曹楝亭公(寅)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脂批中也屡用此语。庚辰眉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此亦可为《红楼》乃雪芹所作之一证。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借秦氏托梦，兆示贾府已"运终数尽"，必将盛极而衰，一败涂地。此亦寄寓作者对现实社会之哀叹与绝望。凤姐听了此话，心胸不快，此语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其他诸本"不快"作"大快"。王伯沆批谓，秦氏之言，"岂寸光之目所能了了者，凤姐迷人，其不快宜也"；并云，原本作"大快"，则"非"。然据上下文意，似作"大快"較妥。意谓秦氏所言，凤姐深以为然，故"心胸大快"，而敬之；及听"树倒猢狲散"之语，乃畏之矣。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对家族之衰，凤姐亦有同感，故"忙问"保全之法。比之贾氏那些庸庸男子，真不愧为"脂粉队里的英雄"、"末世"之凤鸟。秦氏冷笑道："婶娘好痴也！'否极泰来'③，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 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以常远保全了。《金瓶梅》第七十八回："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自然之理。"此亦警世语也，秦氏临终，虑及于斯，其言也善。姚燮批云："此等处，乃作书之正旨，不得草草阅过。"即如今日，诸事俱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无患了。"

凤姐便问道："什么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 未雨绸缪，所虑甚是，令人感服。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广置祭田，乃清时风尚。清张履祥《训子语》："若能赡养之馀，节省繁冗，用广祭田，置赡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孙，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清末冯桂芬《吴氏祭田记》感叹："晚近士大夫身都贵富，具钟鼎之养，而庙貌不设，祭田不备者有之，盖礼意之凌夷久矣。"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

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4]。按清制，祭祀产业，例不入官。清初人谈迁《枣林杂俎》记“国初抄札法”云：“犯人家产，田地外，内有坟茔，不在抄札之限。”钱泳《履园丛话》“园林”载，嘉庆四年查抄湖广总督毕沅家产，因其乾隆时所筑之苏州灵岩山馆已改做家庙，“以营兆地例不入官”，得以保留。“有罪”云云，隐伏后来锦衣军查抄宁府事。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再说“败落”，再为筹策，言之凿凿，告之恳恳。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直注十六回元春才选凤藻宫事。万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语[5]。此一俗语，亦出二十六回丫鬟小红口中。此则托言于梦，别有寓意。看秦氏所言，乃为“衰时世业”，而非琐语私情，思深虑远，男子弗及。其如凤姐并未领悟，后亦不见措意。一百一回秦氏幽魂责怪其“把我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实亦流露出作者的困惑与无奈。庚辰回前批云：“此回可卿托梦阿凤，盖作者大有深意存焉。可惜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若不早为后虑，再点“虑”字，上文已言一“想”字一“思”字，联系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嘱托警幻仙姑之语看，是知为贾氏家族命运所想所思所虑者，一为冥府之灵，一为梦境之魂，而现实生活中之贾氏子孙，则多为浑浑噩噩之辈。家族之败，势难挽回。然秦氏何以会有此识见，此前无一句铺衬，似嫌突兀。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娘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三春去后”，乃指迎春身亡、探春远嫁、惜春出家也。首句实说三春去后，大观园女儿世界即将遭遇毁灭命运；次句则如同五回《飞鸟各投林》曲意。两句赠言，隐喻贾府“树倒猢狲散”悲剧结局。犹夫警钟长鸣，哀有馀音，直注全书。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6]，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通书写凤姐之梦，主要有二，秦氏托梦，劝立家业，乃其一也。再见于七十二回，梦被人抢夺锦匹。两梦前后照应，预示贾府之由盛而衰。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服，往王夫人处来。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此句各本歧出，“纳闷”与

甲本及甲辰本同;蒙府本作“赞叹”,戚序本作“纳叹”,其他各脂批本作“纳罕”;后来王评本、琐录本作“闷闷”。“伤心”一词,则独同戚序本;梦稿本无此句,其馀诸脂本及程甲本均作“疑心”;桐花凤阁批校本于“有些伤心”旁批云:“徐伯蕃云:‘古本作疑心’”后之东观阁本、王评本则同程乙本。如依乙本所写,秦氏久病,前文论其病源,已知为不起之症,其死也,或不出意表。然凤姐闻之“出神”,合家知之“纳闷”,实属反常,不惟与上文久病描述,文理相悖;且与下句之“伤心”,亦不相协调。张新之评曰:“久病之人,后事已备,其死乃在意中,有何闷可纳?又有何疑?写得闪烁。一本作‘都有些伤心’,非是。”如据甲本,俞平伯以为,“疑心”与“纳闷”始连贯成文,并推断“秦氏之死不由于病”。甲戌有眉批云:“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据脂批,秦氏死于病,乃之后删改而成。可卿之死,疑窦丛生,死因可疑,此其一也。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想他素日慈爱[7],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爱老慈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极力称扬秦氏“素日”之行事为人,然褒语过溢,总嫌泛泛。姚燮批讥之曰:“如此说来,可卿竟是一个完人。”

闲言少叙,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顽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黛玉回扬,宝玉深感“落单”,兴致“索然”。“半含酸”后,宝黛感情,日益亲厚。甲戌夹批云:“淡淡写来,方是二人自幼气味相投,可知后文皆非突然文字。”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8],不觉的“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十一回写宝玉听可卿说病况,乃如“万箭攒心”,不觉而流泪;此写闻可卿死讯,更“心中似戳了一刀”,不觉而喷血。宝玉如此哀恸刻骨,可谓情重矣。袭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扶着问:“是怎么样的?”又要回贾母去请大夫。宝玉道:“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9]。”说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换了,来见贾母,即时要过去。袭人见他如此,心中虽放不下,又不敢拦阻,只得由他罢了。贾母见他要去,因说:“才咽气的人,那里不干净。二则夜里风大,等明早再去不迟。”宝玉那里肯依。贾母命人备车,多派跟从人役,拥护前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只见府门大开,两边灯火,照如白昼。乱烘烘人

来人往，里面哭声摇振山岳。如许场面，如许声势，可卿丧事，由此起绪。宝玉下了车，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后见过尤氏。谁知尤氏正犯了胃气疼的旧疾，睡在床上。前文屡言尤氏为可卿病而忧伤，而焦心，此写其犯病卧床。出脱尤氏，正为显现贾珍、突出凤姐，此庚辰批所谓“层峦叠翠法”也。甲戌夹批云：“妙，非此何以出阿凤。”然后又出来见贾珍。彼时贾代儒、代修、贾敕、贾效、贾敦、贾赦、贾政、贾琮、贾㻞、贾珩、贾珖、贾琛、贾琼、贾璘、贾蔷、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蓝、贾菌、贾芝等都来了。以上共二十八人，此乃小说首次总说贾氏近支族人。“丁口蕃昌，祁祁济济”，正演贾府盛时光景。其中一些人，后复见于五十三回祭宗祠、六十三回贾敬丧事中。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秦氏死后，先卸去尤氏；又无一语写及其夫贾蓉，若无事人；而独写乃翁贾珍悲痛，“哭的泪人一般”，实实蹊跷。甲戌夹批曰：“可笑，如丧考妣，此作者刺心笔也。”此可卿之死，可疑者二也。众人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为子妇之丧，尽其所有，亦似有违常理。故蒙府本批云：“‘尽我所有’为媳妇，是非礼之谈，父母又将何以待之？故前此有恶奴酒后狂言，及今复见此语，含而不露，吾不能为贾珍隐讳。”

正说着，只见秦邦业、秦钟、尤氏几个眷属尤氏姊妹也都来了。“尤氏姊妹”者，乃指二姐与三姐也。顺势带出二人，以伏后文，并非虚设。上文总提贾氏族人，此句并及男女姻亲。可卿一死，诸亲俱到，回应上文，正见其平日甚得人心。贾珍便命贾琼、贾琛、贾璘、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10]，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忏”[11]，超度前亡后死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据甲戌所批，此回标目，原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并云“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是则，此句乃“未删之笔”，有点题作用。后删改未尽，故书中残留诸多矛盾。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12]，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13]。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14]。那贾敬闻得长孙媳妇死了，因自

为早晚就要飞升，遂为六十三回"死金丹"作引线。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呢，故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除甲本及甲辰本外，其馀脂本于此句后均有"贾珍见父亲不管"一语，愈重贾敬之罪。姚燮眉批曰："使敬老能主持家政，则宁府中当不至有后来如许变事。特书贾敬，罪之也。"

且说贾珍恣意奢华，看板时，几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善起波浪。因杉板"皆不中意"，以引启下文僭用异木棺。可巧薛蟠来吊，因见贾珍寻好板，便说："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说是铁网山上出的，上句"一副板"下，诸本有"叫做什么樯木"一语，"铁网山"前有"潢海"二字。今人或谓，"樯木"乃指辽海铁岭山中所产巨梓，隐指可卿棺木为"梓宫"，皇帝级规格。对此，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引他人文章驳之甚详，指出梓木实常见之木，不足称奇，清代帝后"梓宫"并非梓木制作；铁网山亦非辽宁铁岭。按脂批，樯木与铁网山，乃作者虚拟之木名、地名，均有寓意。甲戌眉评："樯者，舟具也。所谓人生若泛舟而已，宁不可叹。"又夹批："所谓迷津易堕，尘网难逃也。"作了棺材，万年不坏的。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的，原系忠义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15]，就不曾用。现在还封在店里，也没有人买得起。"买得起"三字，同甲本及甲辰本，舒序本作"出得起价值能买"，其馀脂本均作"出价敢买"。吴克岐《犬窝谭红》"正误"云："出价敢买"四字"下语的当，且与义忠亲王坏事有照应"；如作"没有人买得起"，"则以京师之大，竟无千金买棺者，真是笑话。"此说切合事理，故王伯沆批亦谓"依原本'无人敢买'最合"。你若要，就抬来看看。"贾珍听说甚喜，即命抬来。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声如玉石。大家称奇。贾珍笑问道："价值几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两银子，只怕没处买；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银子作工钱就是了。"贾珍听说，连忙道谢不尽，即命解锯造成。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殓以上等杉木也罢了。"贾珍如何肯听。此句前，甲本及甲辰本而外，其他脂本均有"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一句，当是原笔，点露贾珍与秦氏暧昧情事　蒙府夹批云："'代秦氏死'等句，总是填实前文。"后来《红楼》整理者，或嫌其句意直露，遂径删去。〇以异木作棺，于礼不宜，贾政虽迂，尚有远虑，无奈贾珍不听　后贾府获罪，此为一款。

忽又听见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见秦氏死了，也触柱而亡。清初确

有奴婢随主殉葬之风，康熙时禁止。瑞珠系秦氏丫鬟，可卿死后，则“触柱而亡”，此又为何也？是秦氏之死可疑者三。〇以上三疑，实是作者侧笔点染，删实就虚，回顾前文焦大“爬灰”之詈，秦氏死因，阅者随意参之可也。此事更为可罕，合族都称叹。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殡殓之，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之登仙阁。又有小丫鬟名宝珠的，因秦氏无出，乃愿为义女，请任摔丧驾灵之任[16]。贾珍甚喜，即时传命，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姑娘”。近人曜蜮《红楼佚话》云：“有人谓秦可卿之死，实以与贾珍私通，为二婢窥破，故羞愤自缢。书中言可卿死后，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即此二婢也。”此佚话，可与有关脂批相参看。所说二婢，即指瑞珠与宝珠也。那宝珠按未嫁女之礼在灵前哀哀欲绝。于是合族人并家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错乱。

贾珍因想道：“贾蓉不过是黉门监生[17]，灵幡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再掀波浪。因贾蓉只是“监生”，而心下“甚不自在”。姚燮眉批：“熏心势利人，痴迷难醒，一至于此。”以引入下文捐封龙禁尉。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大明宫，本为唐代长安宫名　宫内有内侍省，为宦官供职之处。唐文宗时，株连千馀人之“甘露之变”，即发生于大明宫。见《旧唐书·文宗纪》。清代无此宫名。戴权，甲戌夹批：“妙，大权也。”作者借用唐之大明宫、谐音称内监戴权，或隐含鄙薄清廷宦者之意。十八回元妃归省，亦提及大明宫。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待，让坐至逗蜂轩献茶。明清戏曲小说常以“浪蝶狂蜂”或“游蜂戏蝶”，比喻轻狂浮浪子弟。明康海《王兰卿》杂剧第一折：“我把这荆钗布袄甘心受，再不许游蜂戏蝶闲迤逗。”东鲁落落平生《玉闺红》第四回写寡妇张氏，风流自赏，“每日站立门前，将两只小脚翣出门坎，招蜂引蝶”。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一五五回“神仙戒色词”有句云：“只因花艳惹蜂狂。”黄六鸿《福惠全书·刑书·词讼》：“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雪芹或取义于此，用淫色轩名，掉弄宁府子孙，故甲戌批云：“轩名可思。”陈其泰评直说：“轩名不堪。”贾珍心中早打定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道：“老内相所见不差[18]。”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缺了两员，昨儿襄阳侯的兄

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好，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要求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先说两家情事，再归之贾蓉，写来笔意周妥。恰如王伯沆所批：“前两层陪笔，必不可少，否则直率了。”贾珍忙命人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来。戴权看了，上写着：

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应天府”三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作“江宁府”。南京称应天府，乃明代建置，至清，改为江宁府。三回诸本均有“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一语，甲本、甲辰本前后一致，有意模糊“朝代年纪”；脂本或相牴牾，似失检点。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神威将军”、“威列将军”，均为武职，可证贾府乃军功起家。

戴权看了，回手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与户部堂官老赵[19]，此与一百五回锦衣官赵全是否一人，未作交代。姚燮眉批云：“捐前程时，特云‘户部堂官老赵’，因后查抄是赵全。先为点逗，无一字空设。”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20]，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日我来兑银子送过去。”小厮答应了。戴权告辞，贾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去兑，还是送入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兑，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实是明拿暗要也　今日有经济学家研究，一两银子约合现在两百元，则一千两银子即二十万元。卖官鬻爵，古来腐败如此。贾珍感谢不尽，说：“待服满，亲带小犬到府叩谢。”说捐官，如谈生意。此即所谓“权钱交易”也，世事如绘。于是作别。

接着，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带着侄女史湘云来了。湘云亦“十二钗”中人，与钗黛“鼎足而三”，其初至贾府，前无明文，此作一笔点出，不加描述，似嫌疏漏。脂评诸本，多迟至二十回方始登场。甲戌本于“史鼎的夫人”句旁批云：“史小姐湘云消息也。”庚辰、己卯本正文，在“史鼎的夫

人来了"一句下均有"伏史湘云"一语，后另笔将此四字勾出，改为注文。蒙府、戚序本"来了"下无"史湘云"三字，而均有一批云："伏史湘云一笔。"甲辰本则径将"史湘云"列入正文，而在其上加一"伏下文"三字小注。程甲本正文，全同甲辰，如是，则将湘云列名于王邢二夫人之前，亦归入出迎者之中，似违情理。故姚燮批谓"当是衍文"。程乙为补其罅漏，遂加增饰，改作"史鼎的夫人带着侄女史湘云来了"。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以为，这里所写，"恐系翻刻误填，非作者原本"。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人正房，又见锦乡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也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珍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计数。只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总束上文，写吊祭之盛，就简生繁，不枝不蔓。

贾珍令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贾蓉因可卿而致贵得官，即所谓"裙带官"也。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诰授贾门秦氏宜人之灵位"[21]。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截。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牌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道："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对面高起着宣坛[22]，僧道对坛；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宜人之丧[23]。四大部洲至中之地[24]，奉天永建太平之国，以此代称地名、国名，庚辰眉批谓，"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总理虚无寂静沙门僧录司正堂万、总理元始正一教门道纪司正堂叶等[25]，敬谨修斋[26]，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27]，圣恩普锡，神威远振，四十九日销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等语[28]，亦不及繁记。

只是贾珍虽然心意满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因此心中不自在。三起波浪。因怕亏了"礼数"，而"心中不自在"，以带出下文协理宁国府。三次波浪，层层作垫，徐徐递进，直逼理丧，行文如瓶泻水，绝无斧凿之痕。当下正忧虑时，因宝玉在侧，便问道："事事都算安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便将里面无人的话告诉了他。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与你，权理这一

个月的事，管保妥当。”宝玉深知凤姐行事做派，荐之最当。而所荐之人，又为秦氏临殁时嘱托者　王伯沆批谓，“此中线索，至今读者尚未之知”。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见座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向贾珍耳边，说了两句。举荐权理人事，自应背着人说。文亦有波折。贾珍听了，喜不自胜，笑道：“这果然妥贴，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辞了众人，便往上房里来。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24]，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爷进来了。”唬的众婆娘“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写来传神。庚辰夹批云：“素日行止可知。”写贾珍，真可谓句句有刺，无一闲笔。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款款”而起，从容自如，凤姐确与众媳妇不同。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则过于悲痛，因拄了拐踱了进来。“踱了进来”一语，乙本与诸脂本同，当是据某脂抄本改。甲本及其后之程本系列“踱”皆作“跛”，是作者有意以之形容贾珍病痛之深重，抑或“踱”字之形讹？遽难断定。邢夫人等因说道：“你身上不好，又连日多事，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贾珍一面拄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挪椅子与他坐。贾珍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娘、大妹妹。”邢夫人等忙问：“什么事？”贾珍忙说道：“婶娘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体统，要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娘家，只和你二婶娘说就是了。”王夫人忙道：“她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己卯、甲戌诸脂本作“小孩子家”。庚辰于“小孩子”旁有一批云：“三字愈令人可爱可怜。”戚本狄葆贤眉评则云：“‘小孩子家’与‘小孩子’，略有不同。小孩子家含有年轻人之意，今本删去一‘家’字，谬极。”此评亦可参。然说今本“谬极”，则言重矣。何曾经过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贾珍笑道：“婶娘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从小儿大妹妹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杀伐决断”、“历练老成”，凤姐为人行事，恰如脂评所云，是有几分郑庄、魏武气派。“杀伐决断”两考语，概括凤姐性

格基调。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可求了。婶娘不看侄儿和侄儿媳妇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罢！”说着，流下泪来。

王夫人心中为的是凤姐未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见笑；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喜揽事”、“好卖弄”，与上文“杀伐决断”两考语相应，凤姐性格，再点一笔。宋欧阳修《再奏预闻边事札子》云：“揽事多管，以招罪累。”姚燮批，以为“好卖弄能干”五字“是凤姐一生受苦处”。后文关涉凤姐种种事端，多于此埋根　今见贾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见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说得如此恳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问道：“你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问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出声。凤姐乃邢夫人子媳，王夫人内侄女，亲疏有别。贾珍求其理丧，先是邢氏一路问答，乃在虚应故事；此写王氏犹豫思虑，则是其顾恤体贴凤姐处。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大妹妹行礼，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凤姐连忙还礼不迭。

贾珍便命人取了宁国府的对牌来[⑩]，命宝玉送与凤姐，说道：“妹妹爱怎么就怎么样办，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有此一番嘱托，凤姐携取自如，任其所为，如何办不得事来。陈其泰评曰：“所以威重令行者，赖有此耳。”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丧葬靡费，亦清代社会风气。清陆耀《饬禁婚嫁丧葬华奢示》记康熙时福建婚丧情况云：“不敦尚本根，专饰浮文，富者务其繁华，贫者效彼所为，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记雍正时风俗亦云：“衣食之类，竞求佳丽；婚丧之事，务期美观。”二则也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极写凤姐乖觉，接牌小事，亦不敢擅便，需看王夫人脸色，断不越礼。蒙府批谓，凤姐如此作派，“诚家道之规范，亦天下之规范也。看是书者，不可草草从事。”王夫人道：“你大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

哥、嫂子一声儿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贾珍又问：“妹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倒安稳。”凤姐笑说：“不用。那边也离不得我，倒是天天来的好。”“不用”二字，回答干脆。甲戌夹批云：“二字句有神。”此句照应上文“最喜揽事”两语，文法细密。贾珍说：“也罢了。”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

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儿道：“太太只管请回去，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得去呢。”接手即欲理一头绪，正显其“好卖弄能干”。善“弄权”、喜“揽事”、好“卖弄”，贯注于凤姐一生行动。然如“东观阁本”夹批所云：“是有才，看他下五件，实是了然能办事者。”王夫人听说，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中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委；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府中风俗。凤姐于宁府习俗，了然于胸，说五事，切中痼疾，正写其“历练老成”也。五事，亦世家大族之通病。甲戌眉批云：“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由此转入下回，以畅写凤姐理家才干。

不知凤姐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龙禁尉：历代无此官名，当系作者虚构，约相当于皇帝侍从武官。

② 送一我程：甲本、脂本作“送我一程”。

③ 否极泰来：否、泰，本《易经》两卦名。《易·杂卦》：“否泰，反其类也。”后世以运气好为“泰”，以运气不好为“否”。句意为坏运气至极点，则要好起来了。

④ 祭祀产业：指祭田之类产业，其租税或利息，专供祭祀之用，此产业例不入官。

⑤ 盛筵不散：戚序本作“盛筵必散”。“不”、“必”音近，古书易混讹。

⑥ 云板连叩四下：旧时习俗，祭神与其他吉礼，叩头、祭品常用“三”数，丧礼则用“四”。云板连敲四下，为报丧信号。

⑦ 下一辈：诸本于“辈”下有一“的”字。

⑧ 戮：王本、脂本作“戳”。

⑨ 血不归经：中医病症名。又称“血不循经”。指血液不按经脉运行而溢于脉外。

此处指人情绪受突然刺激，肝火亢盛，迫血妄行而引起吐血、衄血。

⑩ 钦天监阴阳司：钦天监，旧时官署名。主管观测天文、气象，编制历法等。钦天监无阴阳司之机关，当系作者虚拟。

⑪ 拜“大悲忏”：佛教仪式。拜，即拜忏。和尚诵经拜佛，代人忏悔，称“拜忏”。《大悲忏》，佛书名。此处指为死者念诵《大悲忏》之忏悔赎罪活动。

⑫ 全真道士：本指信奉全真道教派之道士，后亦泛指一般道士。

⑬ 打醮：请道士设坛作法事，祈福消灾，称“打醮”。

⑭ 按七作好事：旧时迷信，以为人死后会转生。在此死彼生之间，以七日为一期，寻求生缘；若七日完，不得生缘，则再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完，必降生一处。此间死者有“中阴身”，形似小儿，福祸未定，因此其家属七天设奠一次，请僧道诵经，为死者修福。

⑮ 坏了事：此处指因获罪而被革职。

⑯ 摔丧驾灵：旧时丧礼，灵柩出殡，由死者子孙摔一瓦盆，而后抬起棺材，称“摔丧”，也称“摔盆”。主丧孝子在棺前引路，称“驾灵”。

⑰ 黉门监生：黉，古代学校，此处指国子监，封建时代最高学府。明清时入国子监就读者，统称“监生”。

⑱ 内相：即太监。一说本为翰林之别称。

⑲ 堂官：明清时称各衙门之正副长官为“堂官”，意谓殿堂上之官。

⑳ 起票：拟定证券。票，凭证、证券。

㉑ 诰授贾门秦氏宜人：诰授，朝廷以诰命授予封号称“诰授”。宜人，旧时妇女因丈夫或子孙官爵而得的一种封号。明清时，五品官之妻封“宜人”。

㉒ 宣坛：僧道宣经作法之台。

㉓ 冢孙妇：嫡长孙之妻。冢，长。

㉔ 四大部洲：古印度神话中洲名，分列须弥山四方咸海中，为人类所住世界，即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南瞻部洲，北拘卢洲。

㉕ 虚无寂静沙门僧录司正堂、元始正一教门道纪司正堂：虚无寂静沙门，指佛教。僧录司，明清时主管全国佛教事务之最高官署。正堂，本指官府治事大厅，明清时亦称知府、知县等地方正印官为“正堂”，以与佐贰官区别。此处指正官。元始正一教门，指道教。道纪司，明清时各省府所设掌管道教事务之官署。

㉖ 修斋：会集僧徒，供应斋食，让其作佛事，称“修斋”。

㉗ 伽蓝、揭谛、功曹：伽蓝，佛教名词，僧众居住之园林。此处指伽蓝神，佛教中护卫寺院之神。揭谛，此处指佛教传说中所谓护法猛神。功曹，亦称“四值功曹”，此处指道教所供奉之值年、值月、值日、值时之神。

㉘ 水陆道场：亦称水陆斋，简称“水陆”。佛教称诵经设斋、礼佛拜忏以超度水陆众鬼之法会为水陆道场。

㉙ 正经日期：丧礼诵经期间正式或主要吊祭死者之日。

㉚ 对牌：即对号牌，支领财物之凭证。

回　评

此回主旨，意在铺叙可卿之死，是为《红楼》全书首次一大丧礼。开丧送讣、荐忏打醮、用异木棺、捐龙禁尉，大肆铺张，穷奢极欲，恰如姚燮批所说："一个少妇之丧，如此奢靡，后来焉得不败。"反观后文贾敬归天之"独艳"理亲丧、贾母寿终之"力诎"失人心，是知小说叙写丧仪，实则旨在演述贾府盛极而衰之际遇轨迹也。

秦氏示梦凤姐，种种警世语，剀切悲凉，思虑广远，词意沉痛，贯注书之后半，寄托感慨，隐寓作者对自己家世命运的悲挽与无奈之情。王希廉回末评云："秦氏托梦，笼罩全部盛衰，且以见一衰便难再盛，须早为后日活计，是作者借以规劝贾府。"康熙间苏庵主人《绣屏缘》卷末叙写员外子赵云客享尽荣华，癞皮道人告诫云："日盈则昃，月满则亏，四时之序"，"况且世事纷更，事机不测，繁华之内，遂埋祸根"，而劝其"及早回头"；终于在赵家被抄没前，避于仙岛素谷之中。感触"物盛则衰"、"世事纷更"，须"早为后计"，实是一种时代情绪。

可卿"如何死故"，写来扑朔迷离，殆不可辨，成为《红楼》一大疑案。依甲戌所批，原稿乃为"淫丧"，雪芹"用史笔也"。此于五回可卿画面、判词与曲文，已有兆示。然秦氏临终托梦凤姐，心系贾府生计，其言亦可嘉。脂批谓其"语语见道，字字伤心"；姚燮称之为"思深虑远，合推说论"。故甲戌回末总评又云："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是乃今本文字，写秦氏之死，"似露不露，似掩不掩"，删之未尽，多有矛盾。此亦有助于认识《红楼梦》成书过程。

此回写贾珍，近指远伏，多用"刺心"之笔。闻可卿病殁，如丧考妣，哀恸欲绝；为之理丧，尽其所有，恣意奢华。而六十三、六十四回写其父贾敬宾天，贾珍居丧，则毫无哀戚之容，竟"乘空在内亲女眷中厮混"。前后比照，彼此呼应，是贾珍"纵欲渎伦"之行径可知矣，宁府"造衅开端"之罪案亦可知矣。故戚序回末评曰："借可卿之死，又写出情之变态。"

此回文字，分为两段。首段渲染秦氏之死，又可分作三层：一写秦氏托梦，一写秦氏死后合家人心态，一写秦氏丧仪之风光。次段写凤姐协理丧事，以为下回正笔传写其才干张本。

《红楼》全书叙演贾氏兴衰变迁，重大事件，主要有八。此回及十四、十五回为一大段，铺张宁府秦氏丧事之盛，乃首次大事件也。至十八回元妃省亲，乃贾府又一大事，一凶一吉，一丧一喜，“盛世”之象，“衰世”之感，交相辉映，关纽后文诸多情事。

第十四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赖升闻知里面委请了凤姐，因传齐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小心伺候才好。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息，别把老脸面扔了。如此诫勉，可知"有脸者不能服钤束"，实为宁府情弊之一。故下文凤姐亦厉言警告之。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家仆眼中凤姐。姚燮批云："'烈货'二字奇。"刘履芬评亦云："'脸酸心硬'四字，包括已尽。"众人都道："说的是。"又有一个笑道："论理，我们里头也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伏下文惩办迟到仆人。姚燮眉批云："观此数语，则东府之积弊可知。"正说着，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呈文、经文榜纸[1]，票上开着数目。众人连忙让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纸。来旺抱着，同来旺媳妇一路来至仪门，方交与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了。

凤姐即命彩明钉造册簿。即时传了赖升媳妇，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又限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府听差。钉造册簿、查看名册、限时听差，凤姐"协理"伊始，即有成见、有经绪，干练敏捷，确是"历练老成"。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问了赖升媳妇几句话，便坐车回家。上回尝写凤姐说"便是我有不知的，问太太就是了"　甲戌侧批曰："胸中成见已有之语。"此写其"大概"一点单册、一问数语，便坐车回家。当对如何整治宁府积弊，已成竹在胸。至次日卯正二刻，便过来了。那宁国府中老婆、媳妇早已到齐，只见凤姐和赖升媳妇分派众人执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听。听见凤姐与赖

升媳妇道:“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不循旧规,要依“我行”,凤姐有胆有识。王伯沆批:“‘我’字有棱”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一席话,连用五“我”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虽云“协理”,然有胆识,有决断,实是“烈货”。

说罢,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叫进来看视。前已查看名册,此又当面看人,是为两相验照,量才而用。一时看完,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内单管亲友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也不管别的事。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起举哀,此即所谓助哭“号丧”也　清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二云:“闻京师之俗,有丧者用仆隶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论者或讥之曰:“魂而有灵,吾当笑之。”也不管别的事。这四个人专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要少了一件,四人分赔。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赔。这八个人单管收祭礼。这八个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一总支了来,交给你们八个人,然后按我的数儿往各处分派。这二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地方。这下剩的按房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掸子等物,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问这看守的赔补。赖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拿了来回我。你要徇情,叫我查出来,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那一行乱了,只和那一行算账。祁祁总总,共派百二十四人;冗冗琐琐,共分八项职守。对照宁府五弊,凤姐如此分派职役,井井有序,章程明细;且对症施药,切中弊端。姚燮批称此段凤姐行事,“大有淮阴侯用兵经济”。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不论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时刻。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烧过黄昏纸[2],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交明钥匙[3]。第二日还是卯正二刻过来,交待行事时刻,凿定有力,亦为下文来迟者受罚伏

笔。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几日罢，事完了，你们大爷自然赏你们。”结末两句，复转为告诫声口，非一味正言厉色，切合“协理”者身份，与上文都总管赖升所言相应。

说毕，又吩咐按数发茶叶、油烛、鸡毛掸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伙，桌围、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类。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物件，开的十分清楚。此对五弊之三“滥支冒领”而言。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时只拣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个招揽，此对五弊之四“苦乐不均”而言。各房中也不能趁乱迷失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紊乱无头绪，一切偷安窃取等弊，一概都蠲了。总束一句，以见凤姐理丧，事无不举，其派人职役，一则分班管事，任专易办，职责分明；一则定规明细，赏罚不苟，杜绝混冒。如此行事，整理得要，张新之以为“岂止宁府五事，以天下推之可也”。

凤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此时之“得意”，正反照后文贾母寿终时之“失人心”也。因见尤氏犯病，贾珍也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熬了各样细粥，精美小菜，命人送过来。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预备凤姐。凤姐不畏勤劳，天天按时刻过来，点卯理事，“不畏勤劳”，是凤姐品格之可贵处，也是其一生之受苦处。看后文七十二回“恃强羞说病”可知矣。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众妯娌合群，便有女眷来往也不迎送。露出骄态。

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付僧正开方破狱[4]，传灯照亡[5]，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6]，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7]，朝三清[8]，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9]，拜水忏[10]；又有十二众青年尼僧，搭绣衣，靸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11]，十分热闹。写五七丧仪，如火如荼，然恰如姚燮所评：“此等风俗，自昔已然，究竟于死者何益？”

那凤姐知道今日的客不少，寅正便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喝了几口奶子，漱口已毕，正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妇率领众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一对明角灯[12]，悬挂明角灯，本是宫廷仪注。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四云：“宫中用灯，当时玻璃未通行，则皆以羊角为

之，防火燃也。”贾府用之，显其势派。五十三回祭宗祠，写大观园正门上亦“挑着角灯”。上写“荣国府”三个大字。来至宁府大门首，门灯朗挂，两边一色绰灯[13]，绰灯，乙本作独有，甲本作“矗灯”，诸脂本作“戳灯”；惟梦稿本无“一色戳”三字，省作“灯”。或谓“戳”为原笔，系正体，“矗”是“戳”字音讹，“绰”则为“矗”字之臆改，不伦不类。按，“戳”“矗”“绰”三字，读音相近，且都有“竖立”之义。古代小说口语，多有依声托事、循音取义者，难以一一正字律词。现行辞书如《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大词典》，即据《红楼》不同版本，将“戳灯”、“矗灯”、“绰灯”三个词语分别收录书中，并无不可。晚清陆士谔撰《十尾龟》第十六回亦云：“赶到杨家，见门口立着两架矗灯”本书第二十五回，甲本仍写作“矗灯”、乙本作“绰灯”，前后一致，脂本复多歧出 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家人两行侍立，请车至正门上，小厮退去，众媳妇上来揭起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照着，撮拥凤姐进来，宁府诸媳妇迎着请安。凤姐如何连日进宁府理事，上文未写，此处补出。一切排场，历历在目行文细针密缕，胸有经纬。凤姐款步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请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下，放声大哭，前文曾多次写及凤姐、秦氏两人“素日相好”，秦氏病中，凤姐常去看望“开导”；秦氏死后，至此畅笔写其一哭，由衷哀痛，情致如见 于是里外上下男女都接声嚎哭。接声，程甲本作“按声”，舒序、列藏本作“齐声”，其他脂本均作“接声”。乙本当据某脂本改，依上下句意，所改是也

贾珍、尤氏忙令人劝止，凤姐才止住了哭。来旺媳妇倒茶漱口毕，方起身，别了族中诸人，自入抱厦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俱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友上的一人未到，即令传来。那人惶恐，凤姐冷笑道：赖升谓凤姐“脸酸心硬”，今从“冷笑”露出。庚辰夹批云：“凡凤姐恼时，偏偏用‘笑’字，是章法。”“原来是你悮了！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那人回道：“奴才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儿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初次。”正说着，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往里探头儿。正欲处治来迟之人，忽夹入荣府事，妙有顿挫，文气一舒，无一直笔。

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却问："王兴媳妇来作什么？"王兴家的近前说："领牌取线，打车轿网络[13]。"领线打络，庚辰夹批："是丧事中用物，闲闲写却。"说着将帖儿递上，凤姐令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儿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发下。王兴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说话，只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都是支取东西领牌的，凤姐命他们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因指两件道："这个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领。"说着，将帖子摔下来，写其机警。可见荣府亦有"滥支冒领"之弊。那二人扫兴而去。以上夹叙荣府两事　凤姐虽协理宁府，但荣府诸事，仍需其部署，以彰显其能。文亦忙中取闲，疏密相间，颇见章法。

凤姐因见张材家的在旁，便问："你有什么事？"张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才车轿围子做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凤姐听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交过，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与张材家的去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为宝玉外书房完竣，支领买纸料糊裱。凤姐听了，即命收帖儿登记，待张材家的缴清再发。又掺杂一闲事，以是其诸务繁忙　姚燮眉批曰："按办来迟之人，从中插入领物诸项事，是文章间架法。"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来迟了，后儿我也来迟了，接上来迟人语　甲戌批云："接上文，一点痕迹俱无，且是仍与方才诸人说话神色口角。"庚辰批称之为"山断云连法"　将来都没有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了好。"登时放下脸来，叫："带出去，打他二十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覆。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赖升，革他一个月的钱粮。"惩治来迟之人，写凤姐威重令行，信赏必罚，办事果决　如此驭下，似嫌严苛，与三回周瑞妇谓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儿"语呼应衬补；并因其积怨甚深，亦为日后命运预设伏脉。吩咐："散了罢。"众人方各自办事去了，那被打的也含羞饮泣而去。彼时荣宁两处领牌、交牌人往来不绝，凤姐又一一开发了。于是宁府中人才知凤姐利害，自此俱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不在话下。以上承接前回之后半，重重铺叙，至此一束，为凤姐理事作一小结

如今且说宝玉因见人众，恐秦钟受委曲，遂同他往凤姐处坐坐。凤姐正吃饭，见他们来了，笑道："好长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了。"凤姐道："在这边外头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同那些浑人吃什么，此句，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其馀脂本"同那些"前均有"这边"二字，乃指宁府。王伯沆批云："一'浑'字不得切当。"又云："不浑者能有几人？"得便剜宁府人一笔。还是那边跟着老太太吃了来的。"说着，一面归坐。插叙此一小段，虽系闲文，亦写得颇有情趣。

凤姐饭毕，就有宁府一个媳妇来领牌，为支取香灯，凤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儿该来支取，想是忘了。要终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妇笑道："何尝不是忘了，方才想起来，再迟一步也领不成了。"说毕，领牌而去。写凤姐与宁府仆妇之笑说，知其待下人，亦并非一味威严苛责，间亦有其可亲近一面，此方是凤姐全人。

一时登记交牌，秦钟因笑道："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倘别人私造一个，支了银子去，怎么好？"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宝玉因道："怎么咱们家没人来领牌子支东西？"凤姐道："他们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我且问你，你们多早晚才念夜书呢？"宝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才好，只是他们不快给收拾书房，"收拾"二字有眼，暗映宝玉心性。"补拙斋抄本"眉批云："看官试想，怡红是真念书假念书？如真肯念书，何必待收拾书房方念书。其意全不在书本上也，浪荡子弟口气如此，可发一笑。"回顾九回宝玉与秦钟入家塾情状，此评是也。也是没法儿。"凤姐笑道："你请我请儿，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也不中用，他们该做到那里的时候，自然有了。"凤姐道："就是他们做，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15]，写得顽皮。庚辰批云："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他们牌，好支东西去收拾。"凤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还搁的住你这么揉搓？你放心罢，今儿才领了裱糊纸去了，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给他看。凤姐宝玉，何等亲热，名为叔嫂，情同姐弟。

正闹着，人来回："苏州去的昭儿来了。"直接十二回末段。周绍良《红

楼梦系年》指出，“苏州”似应改作“扬州”。昭儿原是随贾琏去扬州，其返京之日，当在如海死于扬州之后，而送灵至苏州之前' 蒙府本即在“苏”字旁改一“扬”字 凤姐急命叫进来，昭儿打千儿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么?"昭儿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巳时没的，林如海之殁，由昭儿一语轻轻带过，然实为重重一笔。母死父亡，黛玉归路，已完全断绝，而成孤女矣。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的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回来。二爷打发奴才来报个信儿请安，讨老太太的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衣裳带几件去。"凤姐道："你见过别人了没有?"昭儿道："都见过了。"说毕，连忙退出。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么样呢!"说着蹙眉长叹。宝玉不为黛玉可长住荣府而喜，而为其丧父而叹，一片体贴之情。

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不及细问贾琏，心中七上八下。待要回去，奈事未毕，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又叫进昭儿来，细问一路平安。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收拾，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裹交给昭儿。又细细儿的吩咐昭儿：文中所写，凤姐、贾琏每每同床异梦，此一面也。此处“亲自检点”、“细细追想”、“细细吩咐”，则写凤姐对贾琏亦有其真情一面。“在外好生小心些伏侍，别惹你二爷生气。时常劝他少喝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女人。我知道了，回来打折了你的腿。”妒心若揭，伏四十四回“凤姐泼醋”一段文字。昭儿笑着答应出去。那时天已四更，睡下。不觉早又天明，忙梳洗过宁府来。时时防范丈夫，悬心家事，如此伤形费神，不经意间已种下病根。庚辰夹批云："此为病源伏线。后文方不突然。"

那贾珍因见发引日近，亲自坐车，带了阴阳生，往铁槛寺来踏看寄灵之所，又一一嘱咐住持色空，好生预备新鲜陈设，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色空忙备晚斋，贾珍也无心茶饭，因天晚不及进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16]。次日一早，赶忙的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铁槛寺，连夜另外修饰停灵之处，并厨茶等项，接灵人口。

凤姐见发引日期在迩，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又顾自己送殡去占下处。目今正值缮国公诰命亡

故，邢王二夫人又去吊祭送殡；西安郡妃华诞，送寿礼；又有胞兄王仁连家眷回南，王仁，人称“忘仁”。一百十八回写贾府败落，王仁串通贾环，意欲坑卖巧姐，人品卑劣。一面写家信并带往之物；诸本在“写家信”后均有“禀叩父母”四字。姚燮批疑之曰：“此云‘禀叩父母’，岂凤姐之父犹在耶？”王伯沆批亦谓，凤姐父母并“未一来贾府”，“殊不可解”。乙本第六回尝提及凤姐之父，与诸本同；或因通书仅为一提，既不详其名氏，后亦未再见，故此回删削此四字，以去其疑窦。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则认为，删去凤姐之母，与五回凤姐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句相乖忤，“损害”原著。聊作一格。又兼迎春染疾，每日请医服药，看医生的启帖，讲论症源，斟酌药案。各事冗杂，亦难尽述，因此忙的凤姐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到了宁府里，这边荣府的人跟着；回到荣府里，那边宁府的人又跟着。凤姐虽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胜，惟恐落人褒贬，故费尽精神，筹划的十分整齐。于是合族中上下无不称叹。此段写凤姐诸事冗杂，不畏勤劳，寝食不宁，劳形苦心；只因逞强显能，素性好胜。照应上回谓其“喜揽事”、“好卖弄”语意。

这日伴宿之夕[11]，亲朋满座，尤氏犹卧于内室，自上回至此，凡三写尤氏卧病，不与秦氏之丧，何病之久？实有“隐情”。一切张罗款待，都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也有言语钝拙的，也有举止轻浮的，也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越显得凤姐洒爽风流，典则俊雅，“洒爽”以下八字，甲辰、程甲本作“举止大雅，言语典则”；其他各脂本作“举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诸本均针对上文众“妯娌”而言，旨在用旁面托出凤姐，以畅写其才。乙本改易，语尤凝练，似更贴合凤姐身段举止。凤姐也，人或谓其“俗”；此“洒爽风流”八字断语，则谓其“雅”，即七回脂批所说“英风俊骨”之意　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诸本俱无此句，为乙本所独有。此诗语，或流行于唐宋时。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王荆公诗”条载宋王安石《咏石榴花》诗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今人富寿荪注谓“王安石集中无此诗”。《苕溪渔隐丛话》引《遯斋闲览》云：此两句为“唐人诗”。“不知作者姓氏，邓元孚曾见介甫亲书此两句于所持扇上，或以为介甫自作，非也。”南宋张栻《题城南书院》亦云：“秋风飒飒林塘晚，万绿丛中数点红。”邓椿《书继》记南宋皇帝考画院画手，以诗为题，也曾有“万绿丛中红一点”一题，可知此语之盛

行。乙本以此说凤姐，或有调讽其逞才招怨之意。那里还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此句下，诸本有“目若无人”四字。甲戌夹批云：“写秦氏之丧，却只为凤姐一人。”凤姐恃才骄人，短处已现。那一夜中灯明火彩，客送官迎，百般热闹，自不用说。至天明吉时，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青衣者，即扛抬灵柩之舁夫也。清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京师丧舆，或舁夫八十人、六十四人、四十八人、三十二人、十六人，各视其位及称家之有无也。”可卿用六十四人，极写宁府之势派。前面铭旌上大书铭旌，旧时丧具，一种长条旗幡，粉书死者官衔、姓名，悬于灵座右前方。其长短，历代依死者官职之高低而不同 据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六记明代丧制，四品以上长九尺，六品以上八尺，九品以上七尺。而清阙名《燕京杂记》云：“京师出殡，最为虚费……铭旌高至四五丈，舁者亦数十人。”可卿铭旌，未写其长度，然依舁者之数推想，当亦较长也。“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宜人之灵柩”[18]。铭旌重复前榜上语，又作炫耀，极显秦氏丧仪之排场风光。“享强寿”一语，作者或用曲笔。如作“活得长寿”解，此则与秦氏年龄不合。“藤花榭本”批云：“计贾蓉年二十岁，秦氏不过二十上下耳。享强寿三字，虚诞假借已极，此正是作者妙处。”而如作“强死”讲，则暗指秦氏“淫丧天香楼”事。无论何说，均在讥讽宁府生活之靡乱，大有深意存焉。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新做出来的，一色光彩夺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摔丧驾灵，十分哀苦。

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德，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得来。这六家与荣宁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馀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鲲[19]，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20]。馀者锦乡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陈也俊、卫若兰等，据三十一回脂评，卫若兰当为史湘云之夫，并有一段“射圃”文字。但程本后四十回，写及湘云“出阁”、丈夫“得病”“死去”，均未写明其夫是谁。此或与原稿“迷

失"有关。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为秦氏送殡之人，多为王孙公子，历历写出，极力铺张，以形其盛　此如"东观阁本"所批："极写贾府势焰，亲戚交好无非王侯，已反照下半部之衰。"堂客也共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顶小轿，连家下大小轿子车辆，不下百十馀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接连一带，摆了有三四里远。

走不多时，路上彩棚高搭，丧祭搭盖彩饰丧棚，亦清代一时尚也　乾嘉时，此风尤盛。据清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杨静亭《道光都门纪略》载，"京师搭盖丧门，工细绝伦"，其"棚匠之巧，当为天下第一"。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21]，第一棚是东平郡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宁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静郡王的祭。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最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性情谦和。北静王"世荣"，诸脂本均作"水溶"。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谓其艺术原型为慎靖郡王允禧（康熙帝第二十一子），盖两人均为郡王，"静"谐"靖"，而过继之孙质庄亲王永瑢（乾隆帝第六子）之名与"水溶"字形相近　此说恐不确。据《爱新觉罗宗谱》，允禧死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谥"靖"，永瑢则于次年腊月过继为孙。此时《红楼》早已进入传阅抄录阶段，有今存甲戌本等为证。雪芹不可能预知允禧谥"靖"及永瑢出继为孙，而预先于小说中加以暗示。高阳《红楼一家言》以为，北静王之艺术原型当为雪芹大表兄平郡王福彭。福彭文武兼资，得康雍乾三朝皇帝眷顾，青年得志，旋遭冷落。此说较为合理。〇此处独写北静王，当为后文赠送宝玉念珠、回护贾府查抄事张本。近闻宁国府冢孙妇告殂，因想当日彼此祖父有相与之情，同难同荣，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也曾探丧吊祭，如今又设了路奠，命麾下的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着大轿，鸣锣张伞而来，到了棚前落轿，手下各官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往还。

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压地银山"四字，道尽送殡者排场势焰。与上回"摇振山岳"，同一章法。写贾府鼎盛时光景，其糜费亦可知也。清徐旭龄《力行节俭疏》云："大家巨族，婚娶则多用锦绣金珠，死丧则烧毁珍宝车马，嫁一女而可破中人数十家之产，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数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计算。"《东华录》康熙十二年载，康熙承认："满洲习

于嬉戏，凡嫁娶丧祭，过于糜费，不可胜言。"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报与贾珍，贾珍急命前面执事扎住，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上来，以国礼相见。北静王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自大。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22]。"北静王笑道："世交至谊，何出此言。"遂回头令长府官主祭代奠。贾赦等一旁还礼，复亲身来谢，北静王十分谦逊。因问贾政道："那一位是衔玉而诞者？久欲一见为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请来？"贾政忙退下来，命宝玉更衣，领他前来谒见。

那宝玉素闻北静王的贤德，且才貌俱全，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不克如愿。今见反来叫他，自是喜欢。第三十六回云，宝玉本"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独喜与北静王"相会"者，当因其"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与宝玉之"任情恣性"同，两情相似，神交已久，是为知心也。一面走，一面瞥见那北静王坐在轿内，好个仪表。

不知近前又是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呈文、经文榜纸：纸名。呈文纸，用麻料制成，又称"麻呈文"，质地厚实，旧时多用作契券、呈文。经文榜纸，又称"经榜"，因多作书写榜文之用，故名。

② 黄昏纸：古代丧礼，灵前焚烧纸钱，每天均有一定时次；黄昏时所烧，称"黄昏纸"。

③ 上夜：诸本作"上夜的"。

④ 应付僧正开方破狱：应付僧，又名"应佛僧"，指依附寺院谋生、替真僧支应佛事之僧人。开方破狱，旧时超度亡灵之活动。开方，即开演、说法之意。破狱，指破地狱法。

⑤ 传灯照亡：佛教以为人死后鬼魂至阴间，冥途黑暗，需点燃灯光，以照亡灵，故云"传灯照亡"。

⑥ 开金桥：为去世善人打开金桥，使其来世托生好地方。旧时传说，善人死后魂走金桥、银桥；恶人死后，魂走奈何桥。

⑦ 伏章申表：指道士俯首弯腰，恭敬诵读祷告表章。

⑧ 三清：道教名词。指居于三清天、三清境之三位尊神，即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

⑨ 放焰口：追荐死者佛事之一。焰口，佛教中之饿鬼名。旧时称僧徒设斋，念诵"焰口经"，施舍饮食，以度饿鬼，为死者祈福为"放焰口"。

⑩ 拜水忏：僧徒念诵"水忏经"，为死者解冤除灾之佛事。水忏，即《慈悲水忏法》，佛教经文之一，传为唐代僧人知玄著。

⑪ 接引诸咒：接引死者鬼魂至"极乐世界"之种种咒语。

⑫ 明角灯：又名"羊角灯"，以羊角质做成灯罩，半透明，可防风雨，便于路上照明。

⑬ 绰灯：又名"戳灯"或"矗灯"。一种长柄、有底座、竖立在地、可移动之灯。

⑭ 车轿网络：指出殡时，罩在车顶用白色珠子线编织成之网状饰物。

⑮ 猴：此处活用作动词，有屈身攀援、纠缠不放之意。

⑯ 净室：即"净住舍"，本指佛寺，此处指僧人住室。

⑰ 伴宿：出殡前一日晚，丧家守灵不睡，称"伴宿"，亦称"坐夜"。

⑱ 享强寿：终其天年，长寿而尽。一说，强寿，意同"强死"，谓被杀或自缢，死于非命。

⑲ 游击：官名，汉设游击将军，统兵专征，职权颇重。后代官阶各有不同。清代绿营兵设游击，为参将副手，分领营兵。

⑳ 五城兵马司：明清时，京师设五城兵马司，掌管中、东、西、南、北五城防缉盗贼，稽察奸宄，平治街道等事。

㉑ 路祭：旧时富贵之家出殡，亲友于灵柩所经之途设筵致祭，称"路祭"，亦称"公祭"。

㉒ 荫生：清制，因藉祖先之官职、功劳而得监生资格者，称"荫生"。

回　评

此回回目，上句诸本作"林如海捐馆扬州城"，乙本总目，与诸本同。捐馆，义为抛弃馆舍，死亡之婉词。然如海之死，文中并未正面写及，实为虚陪。下句内容，亦大半移至下回。重要文字，意在通过秦氏丧事，称扬凤姐才干，揭示宁府奢华。回之上半，承接前回，写凤姐理事。针对宁府五弊，分派职役，威重令行，宁府诸事，若纲在网，头绪井然，"合族上下，无不称叹"。故庚辰回末批云："此回将大家丧事详细剔尽，如见其气概，如闻其声音"，"写秦氏之死，贾珍之奢，实是却写得一个凤姐。"《林兰香》第十五回叙写二房燕梦卿协持大妇林云屏"承理家私"，安排地税房租需用，重订"六不许"家规，拟定奴婢奖惩条例，总纲晰目，名事相称，自此"耿家法度一新，诸事就绪，内外肃然"。称扬女子理家才干，与《红楼》所写，如出一辙。

回之后半，铺张伴宿、送殡、路祭诸种丧仪之热闹与排场，以表现贾府之奢靡与豪势。北静王亲临彩棚，遣官代奠，可谓盛极一时。"东观阁本"批云："极写贾府势焰，亲戚交好，无非王侯，已反照下半部之衰。"夏薇所见"补

拙斋抄本”回末批亦云:“秦氏之殡,何等热闹,何等富贵,何等势派。及后来老太君之殡,何等寂寞,何等萧索,何等省俭。读《红楼梦》一书,而不能参悟人情势利、世态炎凉者,直同不读也。若仅作风流书读,大谬矣。”所评尤确。

凤姐其人,“相思局”一段,演一“毒”字,以彰其“恶”。此回乃不独写其威严,看其哭吊可卿、体贴贾琏、爱护宝玉、与仆妇玩笑,并显其可亲,顾及“全人”。凤姐实一“感情至重”之女子也。

夹叙林如海之死,虽为虚衬,但别有结构意义,故特标目出之。黛玉父亡,乃其继母死、离家之后,所受之第三次“生命打击”也。自此,遂形只影单,完全沦为孤女。如张新之所评:“林如海之病,只用昭儿一语了之。原是黛玉之楔子,既楔出黛玉矣,便急收拾,即以断他归路。”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亦云:“林如海捐馆,黛玉于是孤立贾府矣,爱之恶之,惟人撮弄,伤哉。”此后,书中所写,亦由其家世之不幸,转为爱情之悲剧,终至“魂归离恨”,了此一生。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世荣头上戴着净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①，系着碧玉红鞓带②，评者或云，《红楼》人物衣饰，多难照样描述。俞平伯即以为北静王服饰，当是晚明阮大铖打扮，乃“梨园装束”，含有“深意”。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宝玉忙抢上来参见，抢，此当作“迎”讲。宋人苏舜卿《城南归值大风雪》：“低头抢朔风，两眼不敢开。”或谓俗讹字，恐非也。世荣从轿内伸手搀住。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围着攒珠银带，面若春花，目如点漆。北静王笑道：“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与首回士隐于幻境所见之“通灵宝玉”相呼应　姚燮评曰：“‘如宝似玉’，命名之意叙于北静王口中，绝无累坠。”洪秋蕃批谓，此“与《西厢记》‘小名儿不枉唤作莺莺’同一贯法”。问：“衔的那宝贝在那里？”宝玉见问，连忙从衣内取出，递与北静王细细看了，又念了那上头的字，因问：“果灵验否？”贾政忙道：“虽如此说，只是未曾试过。”北静王一面极口称奇，一面理顺彩绦，亲自与宝玉带上，北静王初会宝玉，即索玉细看，并“亲自”为其带上，锺爱之至。此乃第七次写及通灵玉也，亦为后文北静王仿制一通灵、以赠宝玉伏笔。又携手问宝玉几岁，现读何书，宝玉一一答应。

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③，未可谅也④。”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馀恩⑤，“馀恩”二字，关乎避讳，各本多歧出。甲戌、甲辰、程甲本作“馀祯”，己卯、庚辰、蒙府本作“馀贞”，舒序、列藏本作“馀荫”，梦稿本作“馀禎”，戚序本作“提携”。清世宗雍正名“胤禛”，登

位后，“禛”遂成为犯忌之字。上列各本，除梦稿本外，其他诸本，皆因避忌而改。其中，戚序本改动最大，不留痕迹；舒序、列藏及乙本也较彻底，替代字亦避而不用。准此，梅节《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　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据乾隆四十二年谕旨追赐康熙间诗人王士禛为“王士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三“史部·传记类存目五”之《古懽录》条论断，“则讳‘禛’为‘祯’是御定的。甲辰、程甲、甲戌、蒙府诸本其底本应成于乾隆四十二年之后”）。然据《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王士祯传》载，谕旨改“士禛”为“士祯”，乃为乾隆三十九年。果如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北静王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资质，想老太夫人自然锺爱。但吾辈后生，甚不宜溺爱，溺爱则未免荒失了学业。此亦正理，贾母对宝玉，正病在此。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邸。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内众名士凡至都者，海内，同甲本及舒序、甲辰本，其馀脂本作“海上”。海内，义指全国。宋曾巩《熙宁转对疏》云：“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小说用词，当同此意，以显北静王之“贤”。近人亦有此用法。如鲁迅《朝花夕拾》“后记”：“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何如？”未有不垂青目的[6]。是以寒邸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谈会会，此与三十二回湘云劝宝玉应“常会会为官作宦的”语意同，而被宝玉斥为“混账话”，并对湘云下逐客令。然同是“混账话”，对北静王则“乐于亲近”。何也？是两人性情相投，是两人果有“同性”之恋？真不可解。陈其泰以为“此段语气欠体会，宜删去”。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贾政忙躬身答道：“是。”

北静王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下来，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仓卒无敬贺之物，此系圣上所赐蕶苓香念珠一串[7]，权为贺敬之礼。”宝玉连忙接了，回身奉与贾政。有赏赐先奏父母，也是尊敬父母之礼。“圣上所赐”，以示君臣之义；转送宝玉，乃表敬贺之礼；后宝玉欲转送黛玉，以现儿女之情。一饰品也，转赠之际，蕴涵多种情致。贾政带着宝玉谢过了。于是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叩请回舆。北静王道：“逝者已登仙界，非你我碌碌尘寰中人。小王虽上叨天恩，虚邀郡袭，岂可越仙輀而进呢[8]？”贾赦等见执意不从，只得谢恩回来，命手下人掩乐停音，将殡过完，方让北静王过去。灵车过后，而后行，亦古礼也。王伯沆批引《礼记·杂记》云：“按《杂记》，‘士丧

有与天子同者三’，其一曰‘专道而行’。北静王避不先进，知礼哉！”此说可参。不在话下。

且说宁府送殡，一路热闹非常。刚至城门，又有贾赦、贾政、贾珍诸同寅属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谢过，然后出城，竟奔铁槛寺大路而来。彼时贾珍带着贾蓉来到诸长辈前，让坐轿上马，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凤姐因惦记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惟恐有闪失，因此命小厮来唤他。凤姐之精细，宝玉之娇贵，一笔写出。甲戌批云："千百件忙事内不漏一笔。"宝玉只得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和女孩儿是的人品，七回尝说，秦钟有"女儿之态"。姚燮评谓之"奇语"。时人多喜用此类词语品藻人物情趣意态。如《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写，当时"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像个女人"；三十一回并写江南才子杜慎卿是"雅人"，而"带些姑娘气"。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同坐车，好不好？""同坐车"三字，甲本及甲辰本作"同车"，而无"坐"字。姚燮眉批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忘却嫂叔不通问。凤姐仅可明《诗》，未逢习《礼》。"其他脂本均作"坐车"。戚本狄葆贤批注："坐车者，言下骑而坐车也。此句极合京语口吻也。今本改作'同车'，未免直率。"乙本改笔，义同各脂本，较为贴合 宝玉听说，便下了马，爬上凤姐车内，二人说笑前进。

不一时，只见那边两骑马直奔凤姐车来，下马扶车回道："这里有下处，奶奶请歇歇更衣。""更衣"者，入厕之雅称也，乃旧时妇女出门之要事。下文写凤姐入庄农茅屋，因要溲便，命宝玉回避，即此意也。写一生活琐事，亦如此体察入微，正是《红楼》笔法。凤姐命请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说："太太们说不歇了，叫奶奶自便。"不自主张，而向邢王二夫人请示。依《礼记·内则》，此乃尊敬舅姑之礼。此等处，凤姐处处小心在意，从不越礼。凤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厮带着轿马，岔出人群，往北而来。宝玉忙命人去请秦钟。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9]。秦钟远看着宝玉所骑的马，搭着鞍笼，随着凤姐的车往北而去，

便知宝玉同凤姐一车，自己也带马赶上来，同入一庄门内。

那庄农人家，无多房舍，妇女无处回避。那些村姑野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几疑天人下降。凤姐进入茅屋，先命宝玉等出去玩玩。宝玉会意，因同秦钟带了小厮们各处游玩。上文"更衣"之意，于此点明，然仍用侧笔　王伯沆批云："本书妇女小溲，惟此一处，若无'会意'二字，便不清醒　作者文笔，真乃丝丝入扣　"凡庄家动用之物，俱不曾见过的。宝玉见了，都以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诉了名色并其用处。宝玉听了，因点头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上句"点头道"三字，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其他脂本于"点头"下有一"叹"字　重事轻报，甲本删之未当　张新之评曰："数语包得前人多少咏叹　"写宝玉不识农家什物，恰如庚辰眉批所云："写玉兄正文，总于此等处，作者良苦　"一面说，一面又到一间房内。见炕上有个纺车儿，越发以为稀奇。前刘老老进荣府，不识自鸣钟；今宝玉至农家，不识纺车，皆以为奇　其理一也　小厮们又说："是纺线织布的。"宝玉便上炕摇转。只见一个村妆丫头，约有十七八岁，走来说道："别弄坏了！"众小厮忙上来吆喝。宝玉也住了手，说道："我因没有见过，所以试一试玩儿。"此乃写宝玉首次至城郊乡村，触目感受，事事新鲜　那丫头道："你不会转，等我转给你瞧。"秦钟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意趣。"轻薄之态毕现　庚辰夹批云："忙中闲笔，却伏下文　"自秦氏亡故，无一语写及秦钟悲戚之状，似表现其无知。宝玉推他道："再胡说，我就打了。"甲戌夹批曰："的是宝玉性生之言　"与秦钟不同　说着，只见那丫头纺起线来，果然好看。忽听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头，快过来！"那丫头丢了纺车，一径去了。以上一段，写村庄情景，笔触清新，别具一种情味，别有一番精彩　王伯沆批云："圣祖上谕十六条，其第四条曰：重农桑以足衣食　故有御题《耕织图　内府铜板之制　本书所言，当国家全盛之世，却借'打尖'一细事，写入农村风气之美，其意微矣，于文尤雅　"解读颇有理

宝玉怅然无趣。可谓处处留情，而无以自遣　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凤姐洗了手，换了衣服，再点一笔，"更衣"之意尤明　问他换不换，宝玉道："不换。"也就罢了。仆妇们端上茶食果品来，又倒上香茶

来，凤姐等吃了茶，待他们收拾完备，便起身上车。外面旺儿预备赏封，赏了那庄户人家，那妇人等忙来谢赏。宝玉留心看时，并不见纺线之女。走不多远，却见这二丫头怀里抱着个小孩子，“小孩子”三字，同甲本及甲辰本，两本于此句下并有“想是他的兄弟”一语。张新之评云：“才见总角，亦既抱子，流光迅速，此情何堪！正此大段点睛处。”极言人生轮回之速。其他脂本“小孩子”作“他小兄弟”。同着两个小女孩子，在村头站着瞅他。“在村头”一语，诸本作“说笑而来”，连属上文。庚辰有夹批云：“妙在此时方见，错综之妙如此。”此句下，除甲本及甲辰本外，其他脂本尚有“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料是众人不依的”十八字，写宝玉之情痴，文思欲活。甲本删刈，乙本从之。宝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车上，只得眼角留情而已。“只得”句，甲本及甲辰本作“只得以目相送”，其他脂本“只得”二字作“少不得”。〇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世衍为传奇，广为传唱。宝玉未能如崔之有缘，未免怅然。敦诚《四松堂集》卷五《鹪鹩庵笔麈》亦记其与弟贻谋柴门遇事云：“一日，同贻谋游芹城之神山岭，饮龙泉寺溪边，薄醉。睹一女子，眉目如画，侧立柴门，徘徊婉转，若不胜情……后月馀，晤永国公，忽有刘阮之谑。余与贻谋惊讶莫测。盖彼时伊在其园中，于墙头窥见之也。因录之以为少年轻薄之戒。”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谓此为雪芹写二丫头故事之创作素材，亦可备一说。一时电卷风驰，回头已无踪迹了。写二丫头一段文字，看其摇车纺线、抱子站立村头，村姑情态如画。临去时，一云“一径去了”、一云“回头已无踪迹”，写来空灵，文意凄然。脂评感叹：“人生离聚，亦未尝不如此也。”故姚燮评亦以为“语有禅悟”。

说笑间，已赶上大殡。早又前面法鼓金铙，幢幡宝盖，铁槛寺中僧众摆列路旁。少时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设香坛，安灵于内殿偏室之中，宝珠安理寝室为伴。外面贾珍款待一应亲友，也有坐住的，也有告辞的，一一谢了乏；从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尽了。里面的堂客皆是凤姐接待，先从诰命散起，也到未正上下方散完了。只有几个近亲本族，等做过三日道场方去的。那时邢王二夫人知凤姐必不能回家，便要带了宝玉同进城去。那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着凤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与凤姐而去。了结送殡文字。众人之散，自外而内，

由公侯而诰命而近亲，叙次井井，简而不漏。

原来这铁槛寺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的，现今还有香火地亩，以备京中老了人口[10]，在此停灵。交待铁槛寺由来。除贾瑞、可卿，后来黛玉、贾母、鸳鸯及凤姐灵柩，亦均寄放于此。是为贾府人死后之停灵处。其中阴阳两宅俱是预备妥贴的[11]，好为送灵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后人繁盛，其中贫富不一，或性情参商。此为自然之理，痴心父母却往往不能参透。甲戌批云："所谓'源远水则浊，枝繁果则稀'，余为天下痴心祖宗为子孙谋千年业者痛哭。"有那家道艰难的，便住在这里了；有那有钱有势尚排场的，只说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寻个下处，为事毕宴退之所。祖宗体切子孙，为之深谋远虑，筹划至细；然后人贫富不一，性情各异，奈不常保，已见"末世"之象。即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也有在铁槛寺的，也有别寻下处的。凤姐也嫌不方便，因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静虚说了，腾出几间房来预备。

原来这馒头庵和水月寺一势，此句，诸本均作"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寺"。对此，姚燮批曰："馒头庵即水月寺，此处已一一表明，何后文作书者又分作两处？此等处真不可解。"所谓"后文"，乃指第九十三回凤姐说"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馒头庵"一语。近人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亦以为"分写为两处，乃作者之大意也。"。是一是二，忽合忽分，确让人疑惑。乙本改订者，或早已察而觉之，遂删去甲本中"就是"二字，增饰"一势"一词。"一势"者，义谓同一种样式也。南朝陈徐陵《奉和山池》："楼台非一势，临玩自多奇。"用于此，当义指馒头和水月虽为两庵，其样式则同。如是，便将诸本所说馒头庵即水月寺分而二焉，以与九十三回相照应。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浑号，点出馒头庵得名原由。除秦钟之"得趣"，后芳官含恨出家、贾芹玩弄风月，亦在此庵。离铁槛寺不远。"不远"二字，语义双关。此句下甲戌批曰："前人诗云：'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是此意，故'不远'二字有文章。"评中所引为南宋诗人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诗句。土馒头，比喻坟墓。唐人王梵志《城外土馒头》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此为范诗所本。清初周亮工《与王隆吉书》："过数年，老人入土馒头中，深松茂柏尚不知爱，区区世上名，亦复何关？"小说当取范诗句意而以名寺，寄寓其生命有定之慨。六十三回写妙玉因喜好"纵有"这两句诗，乃自称"槛外之人"。当下和

尚工课已完，奠过晚茶，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们陪着女亲，自己便辞了众人，带着宝玉、秦钟往馒头庵来。只因秦邦业年迈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所以秦钟只跟着凤姐、宝玉。一时到了庵中，静虚带领智善、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见过。凤姐等来至净室更衣净手毕，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模样儿越发出息的水灵了，七回写智能儿曾随其师至荣府。"越发"二字，照应前文，并为其与秦钟幽会作铺垫 因说道："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静虚道："可是这几日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胡老爷，如一回之严老爷、七回之于老爷，亦无考 甲戌夹批云："虚陪一个胡姓，妙，言是糊涂人之所为也"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叫请几位师父念三日《血盆经》[12]，忙的就没得来请奶奶的安。"

不言老尼陪着凤姐。且说那秦钟、宝玉二人正在殿上玩耍，因见智能儿过来，宝玉笑道："能儿来了。"秦钟说："理他作什么？"宝玉笑道："你别弄鬼儿，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一个人没有，你搂着他作什么呢？这会子还哄我。"补前文所未写，恰如姚燮眉批所云："钟之与能其鬼鬼祟祟者，殆非一日矣"秦钟笑道："这可是没有的话。"宝玉道："有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他倒碗茶来我喝，就撂过手。"秦钟笑道："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还怕他不倒？何用我说呢。"宝玉道："我叫他倒的是无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钟没法，只得说道："能儿，倒碗茶来。"

那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常和宝玉、秦钟玩笑，如今长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爱他妍媚，二人虽未上手，上手，义谓得手 明凌濛初 初刻拍案惊奇》卷六："看见人家有些颜色的妇人，便思勾搭上场，不上手不行"甲戌夹批："不爱宝玉，却爱秦钟，亦是各有情孽"却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来。秦钟笑说："给我。"宝玉又叫："给我。"智能儿抿着嘴儿笑道："一碗茶也争，难道我手上有蜜！"戏语毕肖，如见如闻 张新之评曰："写两顽皮一油嘴，都现纸上"宝玉先抢着了，喝着，方要问话，只见智善来叫智能去摆果碟子，一时来请他两个去吃果茶。他两个那里吃这些东西，略坐坐仍出来玩耍。

凤姐也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伴。此时众婆子、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小丫头，老尼便趁机说道："我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的示下。"本是欲求凤姐，偏不直说，轻轻一提，以探心意 "趁机"二字醒目，言其营谋说事，实筹计久矣 以下便循循引入 凤姐问道："什么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善才庵里出家的时候儿，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的女孩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那李少爷一眼看见金哥就爱上了，立刻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公子的聘定[13]。张家欲待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了。谁知李少爷一定要娶，张家正在没法，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听见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来吵闹，说：'一个女孩儿，你许几家子人家儿？'偏不许退定礼，就打起官司来。甲戌批云："守备一闻便闹，断无此理"，"此时老尼只欲为张家完事，故将此言遮饰，以便退亲，受张家之贿也"所批甚是 出家人亦贪财，并不鲜见 清初褚人获 隋唐演义 第三十二回："自古道：人逢利处难逃，心到贪时最硬……即如和尚道士的设心，手里拔素珠，口里诵黄庭，外足恭而内多欲，单只要想人家的财物"此可为一例 女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找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和府上相好，怎么求太太和老爷说说，写一封书子，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要是肯行，张家那怕倾家孝顺，也是情愿的。"一席话，先说张李两家之讼，以明案情；再投凤姐所好，以钱财动之 庚辰批云："坏极，妙极 若与府尹攀了亲，何惜张财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

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破人婚姻，横行不法，而笑言"这事倒不大"，实实作威造孽 只是太太再不管这些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求太太，不过虚情；求奶奶，方是本意，顺势说出 老尼言辞婉转，心计老辣，亦令人畏 凤姐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静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这么说，只是张家已经知道求了府里，如今不管，张家不说没工夫、不希图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是的。"此所谓"请将不如激将"也 三国演义 第七十回结尾诗云：

"请将须行激将法，少年不若老年人。"老尼亦谙此法。凤姐既贪图钱财，又负气好胜，老尼一"激"，兴头发矣。庚辰眉批："闺阁营谋说事，往往被此等语惑了。"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不信"报应"，反衬一百一回散花寺求签事。〇"发了兴头"一句，明写凤姐，兼及老尼，一笔两面，有实有虚，用笔空灵。"嘉庆甲子本"有眉批云："其实发兴头在倾家孝敬句，老尼巨猾，知凤姐不肯便发兴头，故将不希罕谢礼句替他撇清，再将没有手段句一激，使凤姐兴头发原不为谢礼起见也者，而凤姐喜矣，故曰便发了兴头也。"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两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们作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儿，我一个钱也不要，说得好听，欺人语也。姚燮眉批云："极合老讼师口声。"又云："偏是要钱人，偏有此等鄙语，不独一凤儿也。"就是三万两，我此刻还拿的出来。"老尼忙答应道："既如此，奶奶明天就开恩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的了我？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老尼道："这点子事，要在别人，自然忙的不知怎么样；要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办的。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见奶奶这样才情，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只是奶奶也要保重贵体些才是。"老尼心事了却，连呼五声"奶奶"，蜜语甜言，如闻其声。一路奉承，凤姐越发受用了，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谁想秦钟趁黑晚无人，来寻智能儿。刚到后头房里，只见智能儿独在那儿洗茶碗，秦钟便搂着亲嘴。智能儿急的跺脚说："这是做什么。"就要叫唤。秦钟道："好妹妹，我要急死了。你今儿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智能儿道："你要怎么样，除非我出了这牢坑，企求跳出"牢坑"，即绮园所批"期望之情也"。牢坑，此指尼庵；三十六回龄官所说，乃指贾府。此均为下层之小尼、戏子所言，可知其所处环境之难。离了这些人，才好呢。"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解不得近渴'。"说着，一口吹了灯，满屋里漆黑，将智能儿抱到炕上。那智能儿百般的扎挣不起来，又不好嚷，不知怎么样

就把中衣儿解下来了。秦钟不管佛寺净地，不顾乃姐丧事，而与小尼偷情，是知佛门戒律、人伦礼法，实难抑制人欲也。张新之评云："写秦钟，不是宝玉行径，见'情种'二字。凡书中人，无问粗细雅俗男女，都在个里。"这里刚才入港，说时迟，那时快，猛然间一个人从身后冒冒失失的按住，也不出声，二人唬的魂飞魄散。只听"嗤"的一笑，这才知是宝玉。秦钟连忙起来抱怨道："这算什么？"宝玉道："你倒不依，咱们就嚷出来。"羞的智能儿趁暗中跑了。宝玉拉着秦钟出来道："你可还强嘴不强？"秦钟笑道："好哥哥，你只别嚷，你要怎么着都使的。"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儿睡下，咱们再慢慢的算账。"二人算何账目，如何"算账"，并无下文。看后之插语，似暗示二人有苟且之事，然似露不露，似掩不掩，躲躲闪闪，不作说明。甲戌回前批云：隐去此段文字，"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赘笔墨。昔安南国使有题一丈红句云：'五尺墙头遮不得，留将一半与人看。'"此乃《红楼》与晚明写男风之小说如《宜春香质》、《弁而钗》等绝大不同处。

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宝玉、秦钟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婆子们打铺坐更。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等宝玉睡下，令人拿手[15]，掖在自己枕边。此乃书中第八次写及"通灵玉"。八回言袭人将"玉"掖在褥下，恐冰宝玉脖颈；此写凤姐"掖在自己枕边"，担心失落。两人都对宝玉体贴至微。却不知宝玉和秦钟如何算账，未见真切，此系疑案，不敢创纂。此一评断，乃叙述者插入语，不写之写，宝秦"疑案"，阅者自会。脂评称之为"隐事"、"大奇笔"，甲戌批云："借石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丘壑在焉。"是脂本交待石头不在现场，其义更明。

且说次日一早，便有贾母、王夫人打发了人来看宝玉，命多穿两件衣服，无事宁可回去。宝玉那里肯？又兼秦钟恋着智能儿，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些小事，也可以再住一日，一则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了静虚的事，三则顺了宝玉的心。此句下，庚辰、己卯及程甲等，均有"因有此三益"一语，总作一束。是知凤姐所想三事，其私心隐曲，昭然若揭。送"满情"者，乃为显其才也；完静虚事者，当为三千金也；顺宝玉心者，则为讨贾母喜欢也。一"住"而三得，何乐而不为。因此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这里逛，少不得索性辛苦了，明

儿是一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说，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儿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

凤姐便命悄悄将昨日老尼之事说与来旺儿。来旺，凤姐陪房 凤姐心腹私事，多由其办理，亦一仗势豪奴 旺儿心中俱已明白，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之遥，两日工夫，俱已妥协。那节度使名唤云光，久悬贾府之情，这些小事，岂有不允之理，为报私情，逼人退婚，犹视为“小事”，与上文凤姐所说，同一声口，结果害人两命 贪得贿赂，官绅串联，草菅人命，反映当时社会情状 给了回书。旺儿回来，不在话下。此继七回冷子兴官司后，再次写凤姐包揽词讼也 姚燮讥之曰：此于妇人“四德”之外，“独树一帜，可补奁史所未及”

且说凤姐等又过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那秦钟和智能儿两个，百般的不忍分离，背地里设了多少幽期密约，只得含恨而别，俱不用细述。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宝珠执意不肯回家，贾珍只得派妇女相伴。闲闲一笔，包蕴多少隐情 瑞珠已触柱身亡，今宝珠“执意”不归，乃示以守口如瓶，避免贾珍加害也 俞平伯首加剖析，遂将贾珍“爬灰”丑事，暴露天下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江牙海水：蟒袍下摆处所绣之波涛与人字形五彩花纹图案。

② 红鞓带：红色皮带，原为宋金官员服饰之一种。清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三：“鞓红乃牡丹名，鞓音汀，带革也。”

③ 雏凤清于老凤声：赞美儿子要胜过父亲。语出唐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和，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④ 未可谅：王本、张本及戚序本作“未可量”。“量”、“谅”二字，音同易混。谅，亦可作“知”讲，见《方言》十二。

⑤ 赖藩郡馀恩：意谓承郡王的恩。藩郡，此处指受封之郡王。

⑥ 垂青目：亦作“垂青”。古人称黑眼球为青眼，以青眼看人，有尊重之意。《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

⑦ 荸荠香念珠：以荸荠香等质料所做之佛珠。荸荠香，一种香草名，又名蕙草。

⑧　仙𫐄：运载灵柩之车辆。

⑨　打尖：旅途中饮食休息。《听雨丛谈》卷十一："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

⑩　老：忌讳说法，代指死。

⑪　阴阳两宅：旧称死人坟墓与专供停灵之房屋为"阴宅"，活人住处为"阳宅"。

⑫　血盆经：佛经名，全名《目莲正教血盆经》，又名《女人血盆经》。旧时认为妇女产后出血是一种罪孽，要念《血盆经》消灾祈福。

⑬　守备：明清时所设官名。明代指镇守边防城堡之将官。清代指绿营统兵官，管理营务与粮饷等事。

⑭　扯篷拉纤：从中拉拢撮合以牟利。

⑮　拿手：诸本作"拿来"。

回　评

从回目看，凤姐弄权当在铁槛寺，秦钟得趣应在馒头庵。而文中所写，两者均在馒头庵。张新之评称为"有题无文"，俞平伯将其刊入"与本文相违，明示作意之例"，并引张氏评语，详为诠释，说明铁槛、馒头虽是两地，观念则一，即用"铁门槛"、"土馒头"之意，告诫弄权者，铁槛限人，应"回头猛省"。故回目虽乖，然有"深意"。据脂批，此回特意补叙铁槛寺，亦照应十三回可卿之嘱，以知可卿所说，"其先人亦早已措施矣"，"大凡创业之人，无有不为子孙深谋至细"者，无奈"后辈仗一时之荣显，犹为不足，另生枝叶，虽华丽过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叹"，"近世浮华子弟齐来著眼"。是则，可见铁槛寺关乎全书宏旨，妙有微意焉。周绍良《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则以为，作者分明是"预备"凤姐弄权铁槛寺，后之所以将其移至水月庵，"是给'秦鲸卿得趣'而已"。地点移动，回目未改，当是一"漏洞"。《红楼》中此类文题"相违"处，或有寓意，系作者"狡狯"之笔；或与小说成书过程相关，宜具体分析。

回中文字，上半写凤姐仗势弄权，包揽词讼，贪财纳贿，亦显其"恶"，脂批所谓"势利之情"也。后写贾府被抄家，此即其罪状之一。下半写秦钟幽期得趣，缱绻风月，脂评称之为"儿女之情"。按回中所写，秦钟见村姑，而露轻薄之态；于其姊可卿送殡之时，而与小尼调笑苟合，畅其所欲，实属"风月之情"也。是故，涂瀛《红楼梦论赞》之"秦钟赞"称其为乃"合

风流、下流二种而为种”之人。

老尼说凤姐包揽张李两家讼事一段，先后用奉承术与激将法，扯篷拉纤，步步引入，激动凤姐，不独善识人性，亦且极擅筹计。凤姐明知其意，而若允不允，不即不离。两人心迹，写来如画。张新之评云：“此事了过在老尼口中，许多扭捏，许多轩轾，有顺透处，有逆缴处，而凤姐忽离忽合，到底以一贪字堕他玄中。”故甲戌批称阿凤乃“聪明中的痴人”。

此回了结可卿丧事，过渡下回，开启后文元妃省亲。前文第十回写秦氏病重，十一回写凤姐探望，十三回写可卿之死，十四回写凤姐理丧，至此回，写停灵铁槛，彻底完结秦氏之丧。此一序列，以秦氏为引线，穿插映带，近喻远伏，娓娓琐琐，激激扬扬，形成《红楼》贾府故事第一个大关目，以之称扬凤姐之才干，暴露丧仪之奢华，揭示宁府之乱伦。此回之后半，复转入秦钟正传，乃一段风月文字；至下回，写元春封妃、秦钟夭逝、秦父病亡，终了秦氏姐弟“风月”故事，而开十七、十八两回之先声。



史太君

安重深閨質慈
祥大母儀盛衰
同一瞬白首苦
低垂

富貴壽考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且说秦钟、宝玉二人跟着凤姐自铁槛寺照应一番，坐车进城，到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无话。至次日，宝玉见收拾了外书房，约定了和秦钟念夜书。开端自"秦钟、宝玉二人"至"至次日"计四十五字，为甲本所加，乙本从之，诸脂本皆无。照应十四回宝玉向凤姐要对牌"收拾"书房事　有此数语，文始贯通，不觉突兀。偏偏那秦钟秉赋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风霜，又与智能儿几次偷期缱绻，未免失于检点，回来时便咳嗽伤风，饮食懒进，大有不胜之态，只在家中调养，申明秦钟得病之由，伏下文夭逝黄泉　偷情致病而致死，乃"戒妄动风月之情"也。不能上学。宝玉便扫了兴，然亦无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议。

那凤姐却已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那守备无奈何，忍气吞声受了前聘之物。谁知爱势贪财的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退了前夫，另许李门，他便一条汗巾悄悄的寻了自尽。那守备之子，谁知也是个情种，闻知金哥自缢，遂投河而死。此乃继四回冯渊命案后，《红楼》中第二桩人命案也。金哥与守备子，重情守义，不畏权势，一寻自尽，一投河死，皆死于情也。甲戌回前评，称之为"得情之正气，又为痴贪辈一针疚"。可怜张李二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凤姐受赃，串通官府，致人两命，其恶迹多端，莫此为甚。此首书其恶迹也。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总束一笔，见此及彼，断定凤姐一生罪孽。甲戌批云："一段收拾过阿凤心机胆量，真与雨村是对乱世之奸雄　后文不必细写其事，则知其平

生之作为。"

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报道："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①]。"吓的贾赦、贾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香案，启中门跪接。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那夏太监也不曾负诏捧敕，直至正厅下马，满面笑容，走至厅上，南面而立，口内说："奉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作者虚拟宫中殿名。或谓乃取《论语》"为政"篇"临之以庄则敬"之义。说毕，也不吃茶，便乘马去了。贾政等也猜不出是何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写夏太监降旨，来去匆匆，神秘兮兮，是何兆头，引而不发。然掩卷思之，似帝王威严已现纸上。以此作引，至十八回"省父母"，乃大力铺写人君之尊。清唐甄《潜书》"鲜君"篇云："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正此谓也。

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有两个时辰，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报喜，赖大，乃荣府世仆，现任管家。其弟赖二，则为长房宁府总管。又说："奉老爷的命，就请老太太率领太太等进宫谢恩呢。"那时贾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聚在一处打听信息。贾母又唤进赖大来细问端底，赖大禀道："奴才们只在外朝房伺候着，朝房，古时供百官等候入朝之所。甲辰、程甲本作"临庄门外"，即用《为政》篇语义；其他脂本均作"临敬门外"，而与殿名一致。乙本用词，较为习见。里头的信息一概不知。后来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的大姑奶奶封为凤藻宫尚书[②]，凤藻宫尚书，虚拟之宫名。唐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有"大家遥赐尚书号"句，诗写宫女"幽闭怨旷之苦"。此或借以暗喻元春凄苦之命运。加封贤德妃，元春晋封事，远追第二回冷子兴所说"入宫作女史"句，近映第十三回可卿所说"非常喜事"句。后来老爷出来也这么吩咐。如今老爷又往东宫里去了。急速请太太们去谢恩。"贾母等听了方放下心来，一时皆喜见于面。"放下心来"与"心神不定"、"喜见于面"与"人心惶惶"两相呼应，对照成文。于

是都按品大妆起来，据载，清代贵戚女眷，日常家居，多穿便服；朝贺接待时，乃随其夫或其子官品高低，穿戴朝服，此所谓“按品大妆”也。“大妆”之制，朝廷仪礼注、舆服志均有严格规定，不可逾越。第十八、五十三、七十一回等，也都提及“按品大妆”，但均一笔带过，不加详述，加以小说“无朝代年纪可考”也。贾母率领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轿，鱼贯入朝。贾赦、贾珍亦换了朝服，带领贾蔷、贾蓉，奉侍贾母前往。

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偌大喜事，独宝玉全不在心，“置若罔闻”，知其实重于情而淡于礼也。你道什么缘故？原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来找秦钟，此则水月寺、馒头庵又合而为一矣。依上回，乙本欲将其一分为二，未免顾此失彼，亦其疏略处。不意被秦邦业知觉，将智能逐出，智能乃一小尼也，亦是一风情女子。既不顾清规，与秦钟偷情于尼庵；复冲出禅关，私逃入城，来找秦钟，结果被逐，下落不明。茫茫人海，难觅芳踪。作者笔底，充满同情。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气的老病发了，三五日，便呜呼哀哉了。秦钟本自怯弱，又带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见老父气死，悔痛无及，又添了许多病症。此则从宝玉一边插入智能来找秦钟事，叙述简捷，张新之评谓其“真得史家裁剪之法”。因此，宝玉心中怅怅不乐。虽有元春晋封之事，那解得他的愁闷。通书写宝玉之“闷”，义或有三：一为他人遭际，一因自我感发，一则专注于黛玉命运也。为他人者，除此回因同性知己秦钟之病而“愁闷”外，馀则多为青春女性而发，如对小红、金钏、龄官、湘云、平儿、袭人、迎春、妙玉、尤三姐乃至子虚乌有之抽柴草女儿等是也盖因其“爱博而心劳”故耳。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介意，连用五“如何”，了却元春“才选”事，省去许多琐细闲文。庚辰批云：“试思若不如此，必至种种写到，其死板拮据，琐碎杂乱，何可胜哉？故只借宝玉一人如此一写，省却多少闲文，却有无限烟波。”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元春晋封，“毫不介意”，但因秦钟之病而添“愁闷”，知黛玉将归而略有“喜意”，极写宝玉之痴情。细问原由，方知贾雨村也进京引

儿[3]，皆由王子腾累上荐本[4]，王子腾荐举贾雨村，照应四回葫芦案后雨村修书与子腾事 着一"累"字，尤引人注目 朋比徇私，亦清代官场实况 清初人潘耒《遵谕陈言疏》云："伏读上谕，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 "故王伯沆评谓"王子腾亦是滥保匪人"。此来候补京缺。与贾琏是同宗弟兄，又与黛玉有师徒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自"葫芦案"后，写雨村行踪，忽隐忽现，多用侧笔，此番进京，从此"飞黄腾踏去"矣 林如海已葬人祖茔了，诸事停妥。贾琏这番进京，若按站走时，本该出月到家，因听见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问了黛玉好，馀者也就不在意了。

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错[5]，果报："琏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见面时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场，又致庆慰之词。宝玉细看那黛玉时，越发出落的超逸了。"超逸"者，不同于凡俗之谓也。以此二字，写黛玉因父丧而淡妆之态，极为传神 评者以为此句当脱胎于 西厢记 。"嘉庆甲子本"评云：" 会真记"，穿一套缟素衣裳，金评精细固也，然尚说出缟素来 此但从宝玉心中忖度，用'超逸'字'越发'字，不觉黛玉全身缟素活现纸上 《红楼 用笔之灵，往往如此 "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突出书籍，以显黛玉志趣 故四十回刘老老将黛玉住处误为"上等书房" 忙着打扫卧室，安排器具，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赠鹡苓香串珍重取出来，转送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宝玉"珍重"赠送，黛玉则"掷还不取"，且斥北静王为"臭男人"，其品格之高洁可知 洪秋蕃批曰："王也而以臭男人目之，贵物也而以臭物视之，盖一心惟有宝玉，故视天下无男人，亦视天下无贵物 "此评较中肯 故甲戌批云："略一点黛玉性情，赶忙收住，正留为后文地步 "宝玉只得收回，暂且无话。以上重在写元春晋封，插入秦钟染疾、黛玉回府两段文字，一愁一喜，以结上文"才选"；以下接写琏凤夫妻打情斗趣事，随笔带出省亲一段提纲，过接无痕

且说贾琏自回家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事繁，无片刻闲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延延至此，贾琏始正式登场 前此，四回写薛蟠初来，拜见贾琏；七回写其戏熙凤；十一回写其张罗贾敬寿辰家宴；十二回写其送黛玉往扬州，皆用侧笔 至此回，接写其从扬州回家，凤姐为之洗

尘，正式上场，笔致自然　因房内别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写青年夫妻远别重聚，玩笑打趣，幽默谐谑，神情俱现　甲戌夹批谓凤姐"娇音如闻，俏态如见"　而相形之下，贾琏只能以套语应对　王伯沆批曰："语亦无大谬　作者形容贾琏用秘识一字曰'俗'，便神情俱合矣　"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见毕，端上茶来。

贾琏遂问别后家中诸事，又谢凤姐的辛苦。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自我调侃，实是自伐才能　形容自家好似初进荣府之林妹妹，楚楚可怜。只是无人肯信也　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此话不假，凤姐"如数家珍"，将贾府上下明争暗斗情状揭露无遗　六十九回写凤姐即用"借刀杀人"法、"坐山观虎斗"，挑动秋桐作践尤二姐　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自诉无奈，实是自鸣得意　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番，此句，梦稿本作"依旧被我闹过去了"甲本及其他脂本，与乙本略同，惟"到底"作"依旧"，"番"戚序、舒序、列藏本作"翻"，馀者皆作"番"；今人校本，多改"番"为"翻"　按，番为"翻"之省笔字，用同"翻"，古书中两字多混用　王海根 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 "田部"："番，通'翻'，翻转，翻动　唐杜甫 绝句 之三：'会须上番看成竹 '按：清高翔麟 说文字通 卷二据此为：'番音贩，与翻音同义 '"该书并依己卯本本回收录"马仰人番"一语　元明戏曲小说尤多此用法　如元人朱凯《昊天塔 第三折："李老君推

番炼药炉，这火也从无。"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皮氏）番来覆去，一夜不曾合眼。"本书二十一回有"翻身"、"翻弄"、"翻出"等多个词语，二十二回又写作"番来覆去"，前后互用。对此，均悉仍其旧，不再出校。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凤姐为贾琏备酒接风，一席戏语，有自谦，有自责，实乃多为反话。的是凤姐声口，确是凤姐性格。张新之评云："拉拉杂杂，如花如火，弄贾琏于股掌之上，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姚燮眉批亦赞之曰："此等词令，不知雪翁如何体会出来，真锦心绣口之文。"

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说话，凤姐便问："是谁？"平儿进来回道："姨太太打发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打发他回去了。"贾琏笑道："正是呢，我才见姨妈去，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刚走了个对脸儿，长得好齐整模样儿。我想咱们家没这个人哪，说话时问姨妈，才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头子，叫什么香菱的，竟给薛大傻子作了屋里人[6]，开了脸[7]，越发出挑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凤姐把嘴一撇，道："哎，往苏杭走了一躺回来[8]，"躺"字，各本不一，此同甲本；甲辰本作"樀"，舒序、列藏本作"盪"，其他各脂本均作"淌"。后文各回，蒙府本前八十回有一例、甲辰本有八例作"躺"，其馀诸脂本尚有作"汤"、"躺"、"倘"、"场"、"次"、"转"、"番"、"遭"者，或记音，或表义，多歧出。程本系列，除一例作"次"外，均统一作"躺"。明之《金瓶梅》、《西游记》多写作"盪"或"汤"。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案躺本音堂，此借读作汤去声。"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于第四十三回"溜了两盪（马）"句下校曰："此处'盪'同'趟'。……作为遍、次之量词，《红楼梦》诸本有作'淌'、'躺'，《儿女英雄传》作'蹚'。到清末始以'走'为意符，以'尚'为音符（《广韵》原有'躺'字不同义）统一字形，为公众接受。"今人校注本多径改为"趟"，依字义之演变言，似保存原貌为好。也该见点世面了，甲戌夹批曰："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俗谓吴越之地盛产美女。李白《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赠书太守》即有"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之句。凤姐故云。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我拿平儿换了他来好不好？显露妒意，为四十四回"泼醋"伏脉。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也"字响亮，乃指贾琏言也。这一年来的时候，他为香菱儿不能到手，和姑妈打了多少饥

荒[9]。姑妈看着香菱的模样儿好，还是小事，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儿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七回尝言及香菱品格，有似可卿，此又特笔赞之。才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给他做了屋里人。七回点出香菱为薛家"小丫头"，此借凤姐之口补明其已为薛蟠作妾，程本一百二十回写后被扶为正室。过了没半月，也没事人一大堆了。"没事人一大堆"一语，同甲本。庚辰、己卯、甲戌、蒙府、戚序、甲辰诸本作"马棚风一般"，庚辰本后另笔将"马棚"二字点改为"耳傍"；梦稿、舒序、列藏本作"马棚一般"，少一"风"字。《汉语大词典》"马"部收录"马棚风"一词，即以《红楼》此回为例，义谓"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启功师为北师大本《红楼梦注释》所撰序云："没事人"指没关系，"一大堆"是附加物，增加"没事人"之分量而已；并说明此类俗语词汇，现大都已消失。一语未了，二门上的小厮传报："老爷在大书房里等着二爷呢。"贾琏听了，忙忙整衣出去。

这里凤姐因问平儿："方才姑妈有什么事，巴巴儿的打发香菱来？"平儿道："那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暂撒个谎儿。平儿亦会撒谎。前文十一回曾写来旺妇为凤姐送利银；十五回又写来旺"假托"贾琏，为凤姐了却讼事；此则写平儿向贾琏遮掩凤姐放债。凤姐有此内外两个心腹，贾琏终被蒙在鼓里。奶奶瞧，旺儿嫂子越发连个算计儿也没了。"说着，又走至凤姐身边，悄悄说道："那项利银，早不送来，晚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偏送这个来了。此乃明笔写凤姐放债取利。姚燮评曰："凤姐贪财，处处一逗。"乾隆时李绿园《歧路灯》第七四、八二回，亦曾写世家子媳巫翠姐，未出闺时，已有百数十金积蓄；迨出嫁后，由其母"代为营运，放债收息"，兄弟子侄亦"替他放长利钱"，遂成"暴发财主"。是知女子放债，亦当时一社会现象。所不同者，巫氏乃明里营运，且似未违禁取利；凤姐则多暗中操作，并违律例，看一百五回可知也。幸亏我在堂屋里碰见了，不然，他走了来回奶奶，叫二爷要是知道了，咱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的还要捞出来花呢，知道奶奶有了体己，他还不大着胆子花么？所以我赶着接过来，叫我说了他两句，谁知奶奶偏听见了。为什么当着二爷我才只说是香菱来了呢。"夫妻隐避对方，各有体己，言其貌合神离也。庚辰批云："一段平儿见识作用，不枉阿凤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后文，补尽前文未到。"凤姐听了笑道："我说呢，姑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

刺巴儿的打发个屋里人来[10]，原来是你这蹄子闹鬼。”闹鬼，同甲本及甲辰本，蒙府、戚序本作“调鬼”。其他脂本作“耷鬼” 庚辰并有批云：“疼极反骂 ”蹄子，当为“弟子”之转讹 宋元时称妓女为“弟子” 宋朱彧 萍洲可谈 卷三：“近世择姿容，习歌舞，迎送使客、侍宴女子，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 ”后代指娼妇，借用为对妇女之詈词 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 云：“弟子，表子 ‘弟’系‘蹄’的借字 蹄子是脏臭的东西，故借喻为妓女 ”雪芹同时人李百川 绿野仙踪 第八十三回：“（庞氏）恨骂道：‘不识羞的贱淫妇、臭蹄子 ’”此回及二十一回凤姐皆用此语谑称平儿 有时亦可视为一种常骂，并无恶意 如五十二回平儿说“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即一例也

说着，贾琏已进来了，凤姐命摆上酒馔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写出大家规范，亦为四十四回酒后泼醋张本，笔墨周详。正喝着，见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叫他上炕去，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等早于炕沿设下一几，摆一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赵妪亦一知礼之人 姚燮眉批云：“赵嬷嬷尚守规矩，较之宝玉之李嬷嬷大相径庭矣。”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几上自吃。凤姐又道：“妈妈很嚼不动那个，没的倒硌了他的牙。”因问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来？”又道：“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惠泉酒，一种南酒。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云，京师馈遗，以南酒为贵重，“言方物也”。凤姐故有是言 赵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钟，怕什么，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我这会子跑了来，倒也不为酒饭，倒有一件正经事，奶奶好歹记在心里，疼顾我些罢！我们这爷，只是嘴里说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你这么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两个儿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呲牙儿的[11]。我还再三的求了你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到今还是落空。落空，诸本均作“燥屎”，当系原笔，乙本独异，王评本作“燥屎”。王伯沆批王本云：“原本作‘燥屎’，此必北方语，不知其孰是矣。”王本误也。乙本或嫌“燥屎”二字不雅，乃为之作改。然其改文，实不若原笔形象生动。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样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照应十三回秦氏托梦所云“非常喜事”句。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

呢。”赵妪为子讨差，抱怨贾琏不照应，转向凤姐求情，亦一识窍之老妪也。与昏老无知之宝玉乳母李嬷嬷，各具神理，适成对照，而无一笔相重

凤姐笑道：“妈妈，你的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儿奶的儿子，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样呢[12]！”说着，满屋里人都笑了。赵嬷嬷也笑个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要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事，我们爷是没有的；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先是怨之，此则又开脱之，回护之，颇知进退，切合世家乳母身份　庚辰夹批云：“有是语，像极，毕肖乳母护子”与李嬷嬷相较，同为护主也，一执拗，一世故；一蛮不知礼，一圆通灵便，又各各不同　凤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内人”与“外人”、“慈软”与“刚硬”，两两相对，映照成趣。凤姐舌锋如刀，贾琏实难置喙　文亦波澜层折，意趣横生。赵嬷嬷道：“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喝一钟好酒。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我就没的愁了。”奶奶做主，便可无愁，赵妪亦善献媚。盖知凤姐专权，贾琏不及。张新之评曰：“两片婆舌，都有莲花，多大神通。”

贾琏此时不好意思，只是讪笑道：“你们别胡说了，凤姐、赵嬷轮番调谑，贾琏难堪可知矣，有此一辩，亦合事理　“讪笑”二字，补足前文，写来活像快盛饭来吃，还要到珍大爷那边去商量事呢。”凤姐道：“可是，别误了正事，才刚老爷叫你说什么？”拉杂琐屑，叙一段赵妪闲话，始问及上文“老爷大书房”所说之事，照应周详，不疏不漏。贾琏道：“就为省亲的事。”“就为”二字简劲，前疑已释　上文写元春“才选”，写赵妪讨情，皆为“省亲”而设，一篇题目，至此出之，直入下文，贯注后十七、十八两回　凤姐忙问道：“忙”字醒目　庚辰批云：“特于凤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关钜要，是书中正眼矣。”“省亲的事竟准了？”“竟”字亦妙，以言“恩准省亲”乃出乎众人意料之事也。贾琏笑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凤姐笑道：“可是当今的恩典呢，“当今”者，即皇上也　虽于书中若隐若现，然又似无处不在，笼罩贾府盛衰，直贯全书。从来

听书听戏，古时候儿也没有的。”赵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涂了！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贾琏道：“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清代皇帝倡导以“孝”治天下。《清朝通典》卷六十一云：“我朝以孝治天下，列圣以来，慎终之典，备极周详，所有礼仪，具载《大清会典》。”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的。此即《孝经》卷一“天子章”所谓“尊卑贵贱有殊，而奉亲之道无二”之义也。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岂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儿，不能一见，倘因此成疾，此段文字，乙本同甲辰、程甲本；其他脂本在“成疾”后均有“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二十一字。此乃拟当今自省语，意谓倘因自己禁锢，孝道不行，而致人死亡，亦大伤天和。文中明说“当今”，直提“朕躬”，用笔直露，易致猜疑。或因此故，甲辰本等乃删去此数字，以避禁忌。亦大伤天和之事。所以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属入宫请候[13]。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谕旨，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关国体仪制，母女尚未能惬怀。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者[14]，据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四载，清代宫闱整肃，“妃嫔行动曰关防，关防之严殊甚，各有太监以辖之，与外间音问断绝。”故妃嫔归省，须有“重宇别院”之家也。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庶可尽骨肉私情，共享天伦之乐事。此旨下了，谁不踊跃感戴。现今周贵妃的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修盖省亲的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周吴两家动工盖院，皆略而不写，以为陪笔，文势开展，以引启下文贾府修造大观园事。这岂非有八九分了？”省亲，乃贾府“大关键事”，而借赵妪、贾琏问答出之，琐琐写来，颇为自然。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起，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姑奶奶了？”贾琏道：“这何用说，不么，这会子忙的是什么？”凤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

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15]，或谓此乃“借象说法”，似暗指清圣祖康熙帝南巡事。据《清圣祖实录》、《江宁府志》、《上元县志》等载，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偏的没赶上。”忆昔感今，追述往日之热闹，以证今日之繁华，正反映后日之衰败也。赵嬷嬷道：“嗳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抢接话头语，生动传神，金圣叹批本《水浒传》多用此句法。“忙接”与上文“忙问”相对，前传惊喜之情，此显得意之态，各极其妙。甲戌批云：“‘忙’字妙，上文‘说起来’必未完，粗心看去，则说疑阙，殊不知正传神处。”王伯沆批赞之曰：“文句或如横风吹断，便有多少含蓄。”“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俗语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照应第四回“护官符”所说“金陵王”句意。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虚点甄家，盖实写曹家事也。据史载，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家曾于康熙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接驾四次，荣宠至极，亦成为曹家盛衰之枢纽。故甲戌回前总批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以此出题，实乃小说“大关键处”。且逗出甄家之豪富，亦为下文赖大说甄家存贾府银五万两伏线。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我常听见我们大爷说，也是这样的。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样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赵妪所说，亦系实情，语含讥刺，说来痛切，非作者故意炫惑人也。清方苞《记长洲韩宗伯逸事》曾记一事云：“江南布政司张万禄亏库金二十馀万，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费由南巡。或谓张于制府为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议……（韩）公正色曰：‘果有连，其情私，而语则公也。’”此指康熙南巡事。曹家因接驾南巡，供应不暇，费用亏空，情状相类。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南巡排场，皇家气派，却由赵嬷嬷以“虚热闹”三字结之。

“虚”字有棱，真有通身筋节 盖因雪芹祖上接驾蹭蹬，激成一腔悲愤，借此一泄，以寄慨耳 故庚辰批谓，此乃“最要紧语”

正说着，王夫人又打发人来瞧凤姐吃完了饭不曾。凤姐便知有事等他，赶忙的吃了饭，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东府里蓉蔷二位哥儿来了。”贾琏才漱了口，平儿捧着盆盥手，见他二人来了，便问：“说什么话?”凤姐因亦止步，只听贾蓉先回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接着东府里花园起，此“花园”，即十一回所写宁府后之会芳园也 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元妃归省，别院赐名“大观园”，此处点明其基址与规模 戴志昂 谈红楼梦大观园花园 称，“三里半”当指园之周长，等于1750米，面积约合285市亩 就私家园林而言，似嫌“太大” 故戴文又云：“可能三是二之误 ”据此，复以为园之面积为97500平方米，合146.27市亩 马精志 大观园之谜 则云，三里半大，并非园之周长，“仅为东边至北边之长度”，其周长当为3900至1032米，全园折合为1500市亩左右 两者相差百倍 按十七回己卯批云：“仍是沁芳溪，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隐之巧可知 ”盖因园之布局逶迤衡直，闿爽深密，曲有奥思；铺陈华丽，点缀新奇，步移景异，气象万千，而致人有咫尺千里、洋洋大观之感也 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明日就得。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贾琏笑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从命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造也容易；若采置别的地方去，那更费事，且不成体统。明人计成《园冶 云：“宅傍与后有隙地可葺园，不第便于乐闲，斯谓护宅之佳境也 ”贾府因地制宜，依傍旧园，盖造新园，不惟“省事”，且便“乐闲” 如此相地立基，有所据也 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再细商量。”贾蓉忙应几个“是”。

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即后文梨香院内十二优伶也 据载，乾嘉间，京师梨园及豪门贵戚多从苏州、扬州采办优童 清阙名 燕京杂记》云：“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 ”清陈森 品花宝鉴》第二回亦有相类记载 《红楼》所写，实当时风气使然 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大爷派了侄儿，带领着赖管家两个儿子，还有单聘

仁、卜固修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去，所以叫我来见叔叔。”预备省亲事，以采买女孩子、置办行头等为第一宗，伏线十八回元妃归省点戏、三十回龄官画蔷两事　庚辰批云：“凡各物事，工价重大兼伏隐着情字者，莫如此件。故园定后，便先写此一件，馀便不必细写矣”贾琏听了，将贾蔷打谅了打谅，笑道：“你能够在行么？这个事虽不甚大，里头却有藏掖的。”藏掖，作弊机会　元人邓玉宾《村里迓古·仕女圆社会气球双关》曲：“踪跟儿掩映着真圈套，里沟儿藏掖着深窟窍”甲戌夹批云：“射利人微露心迹”贾蔷笑道：“只好学着办罢咧。”

贾蓉在灯影儿后头悄悄的拉凤姐儿的衣裳襟儿，凤姐会意，也悄悄的摆手儿，佯作不知。贾琏诘问，贾蔷笑答；贾蓉悄拉衣襟，凤姐佯作不知。各各心态如绘，以虚写实，意在言外　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大爷派他去，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16]，难道认真的叫他讲价钱会经纪去呢。依我说，很好。”贾琏道：“这是自然，不是我驳回，少不得替他筹算筹算。”因问：“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贾蔷道：“刚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17]，先支三万两，剩二万存着，等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帐的使用。”贾琏点头道：“这个主意好。”戏具之馀，留办此物，银子则会自甄家，如此支取，更易作弊，贾琏竟点头称“好”　庚辰眉批：“《石头记》中多作心传神会之文，不必道明，一道明白，便入庸俗之套”

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么着，我有两个妥当人，未见赵妪之子，不知其名，而断定其“妥当”，率意荐之，官场积习，正复如此　你就带了去办，这可便宜你。”“便宜”者，即里有“藏掖”，大可赚钱也　贾蔷忙陪笑道：“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极善逢迎，口角酷肖。洪秋蕃评曰：“心虽十分不愿，口却一味蜜甜”因问名字，凤姐便问赵嬷嬷。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平儿笑着推他，才醒悟过来，忙说：“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凤姐道：“可别忘了，我干我的去了。”说着，便出去了。贾蓉忙跟出来，悄悄的笑向凤姐道：“你老人家要什么，开个账儿带去，按着置办了来。”凤姐笑着啐道：“别

放你娘的屁，你拿东西换我的人情来了吗？我很不希罕你那鬼鬼祟祟的。”说着，一笑走了。观貌窥心，中多藏笔，耐人寻味。庚辰眉批云：“从头至尾，细看阿凤之待蓉蔷，可为一体一党，然尚作如此语欺蓉，其待他人可知矣。”

这里贾蔷也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织来孝敬。”织，此作“搜罗”讲，切合贾蔷此际声口。现通行辞书，多收录这一义项。蒙府本作“置”，舒序、列藏本作“带”，梦稿本作“代”，其馀各本皆作“织”。贾琏笑道：“你别兴头，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把戏。未学办事，先学把戏，世态恶习，于此可知。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说毕，打发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贾琏乏了，便传与二门上，一应不许传报，俱待明日料理。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一宿无话。

次早贾琏起来，见过贾赦、贾政，便往宁国府中来，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并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们，审察两府地方，缮画省亲殿宇，一面参度办理人丁。自此后，各行匠役齐全，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先将建园百工总写一笔。姚燮批云：“凡《考工记》之所云某人某人者，想一时俱备集矣。”先令匠役拆宁府会芳园的墙垣楼阁，或谓会芳园已拆，从此不复有矣。然后文七十五回写贾珍曾在会芳园丛绿堂赏月，可知此园仍在，并未全部并入大观园，或彼有疏漏。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已尽拆去。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条小巷界断不通，然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联络。会芳园本是从北墙角下引了来的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照应十一回会芳园赞“近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句，点明大观园水系之源。水乃园林之命脉，所谓脉理贯通，园景始“活”。故选址造园，须知引泉一道。《园冶》云：“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甲戌夹批亦云：“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下回即写园中诸多水流景致，水局情趣。其山树木石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两处又甚近便，凑成一处，省许多财力，大概算计起来，所添有限。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号山子野[13]，一一筹画起造。

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赖升、林之孝、吴新

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布。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贾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豆之事，贾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写略节[19]；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赖大等来领命。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贾蓉差使，旧时被视为"肥差"，蒙府夹批云："好差。"当是凤姐所派。贾蔷已起身往姑苏去了。贾珍、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监工等事，一笔不能写到，不过是喧阗热闹而已，暂且无话。

且说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贾政不来问他的书，心中自是畅快；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实悬心，不能快乐。遥接首段，再写秦钟之病，递入下半回正文 这日一早起来，才梳洗了，意欲回了贾母，去望候秦钟，忽见茗烟在二门影壁前探头缩脑。宝玉忙出来问他："做什么？"茗烟道："秦大爷不中用了！"与上文相称，叙写简略。庚辰批曰："从茗烟口中写出，省却多少闲文。"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问道："我昨儿才瞧了他，还明明白白的，怎么就不中用了呢？"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他家的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宝玉听毕，忙转身回明贾母。贾母吩咐："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了。"

宝玉忙出来更衣。到外边，车犹未备，急的满厅乱转。一时催促的车到，忙上了车，"忙出来"、"忙问"、"忙转身"、"忙更衣"、"忙上车"，连用五"忙"字，写宝玉急迫情态，跃然纸上。李贵、茗烟等跟随。来至秦家门首，悄无一人，门庭冷落，与贾府之"喧阗热闹"恰成对照。姚燮评曰："写出邦业死后门庭冷落之状。"遂蜂拥至内室，吓的秦钟的两个远房婶娘、嫂子并几个姐妹都藏之不迭。姐妹，诸本作"弟兄"。可知秦家眷属亦复不少。甲戌夹批云："妙，这婶母兄弟是特来等分绝户家私的，不表可知。"点明世道人心。

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易箦多时矣[20]。宝玉一见，便不禁失声的哭起来。李贵忙劝道："不可，秦哥儿是弱症，怕炕上硌的不受用，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泛些。哥儿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见秦钟面如白蜡，合目呼吸，展转枕上。宝玉忙叫道："鲸哥！宝玉

来了。”连叫了两三声，秦钟不採。宝玉又叫道：“宝玉来了。”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馀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管理家务，又惦记着智能儿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十二回写贾瑞临死，犹心恋凤姐，不忘“宝镜”，一味贪淫，至死不悟　此叙秦钟将亡，既惦记智能，又牵挂“家务”，而求鬼判释放　两人同为 风月宝鉴 中人也，然同中有异　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此固游戏之笔，荒唐不经；然借鬼骂人，调侃世情，寓意亦深

正闹着，那秦钟的魂魄忽听见“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慈悲，让我回去和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了。”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秦钟道：“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儿叫宝玉的。”那判官听了，先就唬的慌张起来，忙喝骂那些小鬼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不依我的话，如今闹的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了，怎么好？”原来都判亦论人情、讲势利，并非“铁面无私”　甲戌评谓其“骂尽　炎附势之　”　姚燮眉批亦云：“判官听宝玉名，便骂鬼役，此一句内有无限感慨　”众鬼见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么雷霆火炮，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想来，他是阳间，我们是阴间，怕他亦无益。”此句后一段文字，各本歧出　庚辰、己卯、甲戌、蒙府、戚序诸本皆有都判说“阴阳本无二理”及秦钟警嘱宝玉“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　显达为是”一番悔迟语　戚本狄葆贤眉批谓：“秦钟云‘我今日才知自悮了’一语，是书中要旨，何得删去。”实则，秦钟所谓悔迟语，与十三回乃姐可卿梦托凤姐之告诫语一样，一无性格凭托，二无情节铺衬，都颇突兀　甲辰、程甲、程乙删此无根之语，非无因也　再者，秦钟之“悔迟之恨”，与小说开卷作者之“一事无成”之叹，更非一路，视之为书中“要旨”，实亦无稽之谈　三则，梦稿、舒序、列藏三本虽有异文，然均无秦钟悔恨语，只写其痰堵不能出言，瞑然而逝　而与庚辰诸本大异　众鬼抱怨都判，文笔更为新奇，直刺人世　甲戌批云：“神鬼也讲有益无益　”那都判越发着急，吆喝起来。此两语，诸本皆无，庚辰、己卯本等接“以

荣耀显达为是"句后，作"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与下回开首相呼应

毕竟秦钟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六宫都太监：总管六宫事务之太监。六宫，古代后妃寝宫。都，总管。

② 凤藻宫尚书：凤藻，文彩。尚书，宫中女官名。东汉、三国魏都曾设此官。清后宫既无凤藻宫之名，亦无让后妃做女尚书之例，当系作者虚构。

③ 引儿：甲本作"引见"，脂本作"陛见"。

④ 累上荐本：累，此作"屡次"讲。王本、戚序本即作"屡"。荐本，向皇帝荐举人材之奏折。

⑤ 午错：刚过正午。

⑥ 屋里人：被"收房"的丫头。

⑦ 开脸：旧俗，女子出嫁，绞除脸上汗毛，描画眉毛，修齐鬓角，称"开脸"。

⑧ 苏杭：指江南名城苏州、杭州。元奥敦周卿《蟾宫》曲："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晚丁逢甲《扫迷帚》第十五回："俗语道：'苏杭不到枉为人。'"

⑨ 打饥荒：发生麻烦。

⑩ 忽剌巴儿的：忽然、凭空。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仓卒曰忽喇叭。"

⑪ 呲牙儿：掀唇露齿之态，引申为开口说话。此处指背后所发不满议论。

⑫ 内人：旧时对人称自己妻妾为"内人"。此处用作"自己人"之意，语带双关。

⑬ 椒房：汉代后妃所居宫室，以椒、泥涂壁，取其温香、多子之义。后以"椒房"代指后妃。

⑭ 驻跸关防：驻跸，皇帝皇后外出，于宫外停留暂住。关防，行动。

⑮ 舜巡：相传古时帝舜曾巡游江南。

⑯ 坐纛旗儿：比喻主事者。纛，军中主将大旗。

⑰ 会票：明清时商人发行的一种异地支付银钱凭证。

⑱ 名公：本指知名人士。此处用作尊称，犹言"先生"。

⑲ 略节：即"节略"，简要记述事情梗概，向上呈报。

⑳ 易箦：更换寝席。箦，竹席。此处比喻人病重将死。

回　评

此回文字，实叙写元春晋封、赵姬讨情、秦钟夭逝三段内容。写晋封，用反常法。贾政生辰，荣宁两府"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宣贾政入朝，贾府上下"不知是何兆头"，"惶惶不安"，惊惧莫名。后知元春晋封，合家始转惊为喜，言笑不绝，一片欢腾。透过贾府感情变化，皇家权威，宦海波澜，隐现其

间。写讨情，闲话“省亲”，追忆往日“接驾”，以昔证今，由小及大，展示出皇帝巡幸盛况，以为元妃“归省”作引。写夭逝，则借游戏之笔，寓幻于真，揶揄世情，嘲谑势利之徒。

赵妪忆昔“太祖仿舜巡”故事，而曰“罪过可惜”、曰“虚热闹”，借象说法，指古摘今，显见有对“当今”不敬之意，亦隐然有曹家当年实事在。史载，康熙六次南巡，糜费浩繁，奢华无尽。清人张符骧《竹西词》二十四首讥讽此事，中有“金钱滥用比泥沙”、“用尽泥沙全不恨”之句，可知民间口碑。《康熙南巡秘记》记南巡有累地方，亦云：“康熙帝屡次南巡，地方官备办供应，挪用公款，亏空甚巨。大吏惧挂吏议，责令赔补，敲骨吸髓，上下交困。”曹家四次“接驾”，以效犬马，既感荣宠，亦耗费甚巨，至亏空库帑，偿还不清。后乾隆亦仿其祖，六次南巡。首次为乾隆十六年，恰值雪芹创作《红楼梦》之时。乾隆晚年，亦尝悔其南巡之糜费。据《清史稿》卷三五七“吴熊光传”载，乾隆退位为太上皇时，对其属下说：“朕监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可知小说所写，撰非平空，当有所本。脂批或曰“真有是事，经过见过”，或曰“人若不自知，能作是语者，吾未尝见”。固有所指也。

凤姐夸耀“粤闽滇浙所有洋船洋货都是我们家的”、五十二回宝琴说曾随其父“到西海沿上买洋货”，二人所说，亦非夸口虚言，实隐含时代影迹。稽之史乘，康熙时，曾钦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曹家姻亲李士桢曾任广东巡抚，筹建海关，组织洋行。乾隆前期，外洋夷船到粤贩卖货物，“均系江浙等省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商”。据此可知，小说写王薛两家买卖洋货，亦有历史背景在焉，当信其然。

《红楼》擅以琐事絮语刻画人物，写性言情，如本回。若凤姐也，与贾琏远别乍逢，一片戏谑趣语，说得天花乱坠，貌似自谦，实是自伐其能，贾琏被玩于掌股之上。招待赵妪，则让吃让喝，惯献殷勤，讨其欢心。赵妪闲话“接驾”往事，凤姐自愧年小，未能目睹盛况；但不甘示弱，抢过话头，炫耀王家当年豪富，争强显胜。若贾琏也，凤姐戏之，无言以对；赵妪讥之，只知讪笑，写其“慈软”。闻听香菱名字，旋即极力夸赞，写其风流成性。若赵妪也，为子讨差，抱怨贾琏，献媚凤姐，舌端如莲，亦工于媚事。细说省亲原委，既显扬主子昔日势派，又夸耀自己见过“世面”，洋洋自得。若平儿也，借香菱撒谎，相机

而变，掩饰凤姐放债，不露痕迹，处事机巧，对凤姐耿耿忠心。款款写来，人物叙事与人物刻画，融合为一。作者之笔，确是“为文如雪，因方成珪，遇圆成璧”，神乎其技。亦如张新之夹批所云：恰似“蜻蜓点水，笔墨悉化烟云”。

此回多琐述细事，然波澜层折，叙次有序。回之上半，先由贾政庆寿，转入元春晋封，合家欢喜，而夹叙秦钟染疾与黛玉回府；再从贾琏夫妻闺中闲话，引入赵妪求情，遂以之为“头绪”，细说省亲原委，追忆巡幸势派，点出蓉蔷说事，交待造园大略。回之下半，与前反照，叙写秦钟夭亡，一喜一悲，相衬成文。诸多细事，拉杂琐屑，而一路写来，贯连合榫，面面俱到，最见剪裁之妙。脂批称之为“避难法”。甲戌回前总批云：“赵妪讨情闲文，却引出通部脉络，所谓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从头细细直写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故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上用赵妪讨情作引，下用蓉蔷来说事作收，馀者随笔顺笔略一点染，则耀然洞彻矣。此是避难法。”

可卿“淫丧”，老父气死，秦钟夭逝，秦家事彻底了结矣。论者多谓秦氏姐弟，乃《风月宝鉴》中人物。所谓“情孽”已断，下文乃畅演至情至性之大观文字也。

通书整体叙写大观园园林建筑，可分七层。此回为第一层，写选址建园，规模大略，笔简而明。庚辰夹批云：“园基乃一部之主，必当如此写清。”后文第十七回，写园工告竣，贾政巡览，交待路径，是为二层。十八回写元妃归省，题名征诗，并及夜景，是为三层。二十三回写诸钗入园，居所始有主人，是为四层。四十、四十一回写刘老老游园，再次叙及大观路径，并详写居室陈设，是为五层。七十四回写大观园被抄，三叙园中路径，之后，诸钗渐次迁离，并涉笔各处婢女，是为六层。一百二回写园门封闭，园中楼阁馆台，“皆为禽兽所栖”，是为七层。大观园由兴建至破败之全过程，自外而内，由景及人，叙次井井，笔力心思，浓淡尽致。

此回及十七、十八回为一大段，重在写元春归省之荣，乃全书又一叙事要点。本回首段结束张家一桩公案，末段写秦钟病亡，均系过脉文字。中间一段，渲染元妃“才选”，引出起造大观园，激发下文，乃本回主体；至十八回“省父母”，是贾府又一重大事件，全用正笔出之。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话说秦钟既死，宝玉痛哭不止，李贵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归时还带馀哀。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外又另备奠仪，宝玉去吊祭。七日后便送殡掩埋了，别无记述。智能失踪、秦钟病亡，又了却一桩“风月情浓”故事　只有宝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无可如何了，又不知过了几时才罢。

这日，贾珍等来回贾政：“园内工程俱已告竣，前回贾蓉说事，禀明造园大略；此由贾珍回话，交待园工告竣　免去如何奉旨起造等诸多细事，简净之至　大老爷已瞧过了，只等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好题匾额对联。”贾政听了，沉思一会，说道：“这匾对倒是一件难事。园林题额，确非易事　明人张岱《琅嬛文集》卷三云：“造园亭之难，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　盖命名俗则不佳，文又不妙”此处轻轻一点，闲闲伏案，而后文有无限发挥，骨节灵通　论礼该请贵妃赐题才是，然贵妃若不亲观其景，亦难悬拟。若直待贵妃游幸时再行请题，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①，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即计成《园冶》所云“多方题咏，薄有洞天”之意，以此直扣“题对额”题旨

众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见极是。如今我们有个主意，各处匾对断不可少，亦断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两字、三字、四字，虚合其意拟了来，暂且做出灯匾对联悬了。待贵妃游幸时，再请定名，岂不两全？”贾政听了道：“所见不差。我们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题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将雨村请来，令他再拟。”此云，欲请雨村来拟匾对，引入看园；下文

又云.雨村遣人回话.以作收束　处处点逗此人，可知贾政、雨村素日来往之密切　既照应前文之“进京引见”.又为后文之“落井下石”伏脉.行文周密　众人笑道：“老爷今日一拟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贾政笑道：“你们不知，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的，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便拟出来，也不免迂腐，反使花柳园亭因而减色，转没意思。”政老尚有自知之明　姚燮眉批曰：“迂腐之谈.使花柳无色.政老自知.愈于强作解人者”众清客道：“这也无妨，我们大家看了公拟，各举所长，优则存之，劣则删之，未为不可。”贾政道：“此论极是。且喜今日天气和暖，大家去逛逛。”说着，起身引众人前往。贾珍先去园中知会。

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伤不已，贾母常命人带他到新园子里来玩耍。着一“常”字.知宝玉游园.已非一日　园中景致.当已熟悉　今撞见贾政.乃不期然而然者也　庚辰夹批云：“现成榫楔.一丝不费力，若特唤出宝玉来.则成何文字”文情精细　此时也才进去，忽见贾珍来了，和他笑道：“你还不快出去呢，一会子老爷就来了。”宝玉听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跑出园来。方转过湾，顶头看见贾政引着众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旁站住。回顾上文秦钟夭逝.切入本回试才题对.接榫自然、笔致细密　贾政近来闻得代儒称赞他专能对对，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所以此时便命他跟入园中，意欲试他一试。一“试”字、直接扣入上半回题旨.极写宝玉天分与才情.既不同于迂腐之贾政、粗浅之清客.亦有别于“佳话”中徒知吟咏的才子　此宝玉所以为宝玉也　之后第十八回“呈才藻”、三十七回“海棠社”、三十八回“菊花诗”、七十八回“芙蓉诔”等.均写及其诗才　此处作一铺衬.便觉笔如千里来龙.蜿蜒夭矫　宝玉未知何意，只得随往。

刚至园门，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旁边侍立。贾政道：“你且把园门关上，我们先瞧外面，再进去。”贾珍命人将门关上。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只见”一也、回中写游园用此词共十次。　先从园门外看起、庚辰夹批：“是行家看法”以下写大观景点布局.有详有略，有实有虚.偌大园林，写来井井　上面筒瓦泥鳅脊②，那门栏窗槅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莲花样③。左右一

望，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砌成纹理[4]，不落富丽俗套，自是喜欢。遂命开门进去，此下乃进门景致 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王伯沆批云："相传大观园从拙政园脱胎，惟进之山的系如此，未为无因也"此即所谓之"藏而不露"法，可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故己卯批："掩隐的好"众人都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这里。"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兽，纵横拱立。渲染山石景象 清人朱锡绶 幽梦续影 之三十云："筑园必因石，筑楼必因树，筑榭必因池，筑室必因花"下面写园中景物，多有此相生相承、相互映带之妙 上面苔藓斑驳，苔藓生久，乃微有根叶，方能缘树、傍石、绕阶而上，致成一景 如元人华幼武 宿隐微山房 诗云："苔生白石斑斑绿，鱼养丹池个个红"而新垒土石，则难以速生 故己卯批谓：园乃"曾用两处旧有之园所改，故如此写方可，细极"或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入门小径 己卯批云："此是小径，非行车辇道，今贾政原欲游览其景，故指此等处写之 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气象，无庸细写者也 后于省亲之时，已得知矣"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从此"游去，"由那一边"出去，点明游园路径，可知园中当分两路，一为羊肠小径，一为平坦大路

说毕，命贾珍前导，自己扶了宝玉，逶迤走进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处。山上白石，乃园中第一留题处 贾政回头笑道："诸公请看，此处题以何名方妙？"众人听说，也有说该题"叠翠"二字的，也有说该题"锦嶂"的，又有说"赛香炉"的，又有说"小终南"的，种种名色，不止几十个。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才情，故此只将些俗套敷演，宝玉也知此意。

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来。宝玉道："尝听见古人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此实宝玉随口而言，难以认真 己卯批云："未闻古人说此两句，却又似有者"而下文所说"天然图画"，却是古人现成语也 况这里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不过是探景的一进步耳。莫如直书古人'曲径通幽'这旧句在上[5]，倒也大方。"众人听了，赞道："是极，是极！二世兄

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贾政笑道：“不当过奖他。他年小的人，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

说着，进入石洞，由小径而入石洞，又是一番景象 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由石洞再进而向北，渐至园中正景 上乃写山写石，此下则写水写楼 “北”字醒眼，点明园之方向 己卯夹批：“后文又云，诸钗所居之处，只在西北一带，最近贾母卧室之后，皆从此‘北’字而来 ”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但见青溪泻玉，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沼，石桥三港，三港，梦稿、列藏之作“之港”，戚序本作“跨港”，蒙府、舒序、甲辰、程甲本作“三港”，乙本从之；己卯、庚辰原抄本亦作“三港”，后均另笔改为“跨港” 王伯沆批云：“‘三’字必误，依原本改 ”即改“三”为“跨” 港，当读作 hòng（哄），指桥下涵洞 依字义，作“跨港”较妥 兽面衔吐[6]。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到亭内坐了，此即沁芳亭 园冶·立基 云：“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者 ”己卯批云：“此亭大抵四通八达，为诸小径之咽喉要路 ”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说：“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罢。”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为称。依我拙裁，欧阳公句‘泻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须寻思，因叫宝玉也拟一个来。

宝玉回道：“老爷方才所说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也用‘泻’字，似乎不妥。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省亲别墅”四字，由宝玉口中一点，下回元妃归省，即以之题于玉石牌坊 亦当依应制之体[7]，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拟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何如？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宝玉道：“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翼然”嫌离题，“泻玉”似粗陋，只“沁芳”二字新雅，层层推演，珍重出之 “沁芳”者，谓溪水透出芳香也 似含元妃归省、山水生色之意 题名秀雅，既切合园景，亦体贴人心 桥亭位于园之南北中轴

线南端，介于怡红院、潇湘馆之间，为两处往来要路。发生于两处之宝黛故事，或由此绾联，或由此过渡。如五十七回紫鹃情辞试莽玉，即在沁芳亭后。园中东北角之闸桥，亦以"沁芳"名之，则是宝黛共读《西厢》、黛玉两次葬花处也 贾政拈须点头不语。低头不语，乃清随缘下士《林兰香》惯用语，多以之表现人物沉思、愁闷、羞涩、赞许、忌恨等不同心理 《红楼》亦多用以表现人物种种情绪变化 如此例，姚燮眉批云："神笔。所谓赞又不是，贬又不是也，只得'点头不语'，盖点头固已许之矣。"众人都忙迎合，称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来。"宝玉四顾一望，机上心来，乃念道：

绕堤柳借三篙翠，三篙，比喻水之深。清人王丹林《题桃叶渡江图》诗："桃花一簇红无主，春水三篙绿始波。"

隔岸花分一脉香。此联上句，似说柳实喻水；下句则随文借境，点出"芳"字。全联实意在题咏泉水。意谓水光澄碧，犹如借来堤柳之翠色；流水芬芳，仿佛分得岸花之香气 故己卯批曰："要紧贴切水字"，"恰极，工极，绮靡秀眉，香奁正体 "

贾政听了，点头微笑。比前之"点头不语"，严父已露出喜悦 众人又称赞了一番。

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出亭过池，游至竹院 此院即黛玉异日所居之潇湘馆也，为园中第一处。院中景物，突出翠竹。通书描摹潇湘馆景色处，主要有十，除第八次外，其馀九次，均或详或略写及院中之竹。何也？盖一则二十三回写黛玉自言"我爱那几竿竹子"，喜其"幽静"，是乃写竹之意象，即写黛玉其人也。二乃如宋朱淑真《代谢人见惠墨竹》诗所云："纷纷桃李皆凡俗，四时之中惟有竹 "傲雪欺霜，四季同色，而不改柯易叶，宜乎黛玉一生与之为侣矣。于是大家进人，只见进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里，又有一小门，出去却是后园，有大株梨花，阔叶芭蕉，舍前有翠竹，后园植梨蕉，前后掩映，呈现一派超然出世之象 清李渔《闲情偶寄 卷五谓梨花之"耐观"云："雪为天上之雪，此是人间之雪；雪之所少者香，此能兼擅其美。"又称芭蕉"与竹同功"，不诬"绿天"之号。下文写

怡红院也有"数本芭蕉" 乃知,梨蕉意象,不独以状黛玉之高洁,且隐示宝黛志趣亦有其相同处 又有两间小小退步[8]。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尺许,灌人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写竹院,由粉垣而修舍、翠竹、游廊、甬路、房舍,进而几案、小门,再至后园、花木、退步,终而院墙、水径,此为潇湘全景,写来曲曲折折,简洁明净,不着纤尘 如此方可为黛玉所居 此乃首次写及潇湘馆景色也 惟此时馆中尚无主人,故少情趣 二十三回黛玉居此,乃与修竹、诗书、幽怨、孤寂和眼泪为伴,度过一生。"金玉缘本"夹评云:"潇湘馆纯是竹子,一片泪痕 与蘅芜苑遍种香草,秋来结实,而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大有关合 "贾政笑道:"这一处倒还好。若能月夜至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此恰如明人黄汝亨《复吴用修》所云"泉声咽石,月色当户:修竹千竿,芭蕉一片" 实是一理想人生境地 惟黛玉宜居此也,他人不配

说着,便看宝玉,唬的宝玉忙垂了头。众人忙用闲话解说。又二客说:"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贾政笑问:"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遗风"[9]。贾政道:"俗。"又一个道是"睢园遗迹"[10]。贾政道:"也俗。"贾珍在旁说道:"还是宝兄弟拟一个罢。""在旁说道"一语,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作"笑道" 贾珍随行入园,而众人一路议论,彼竟不发一言,此时方开口 盖因其只知一味高乐,而少才情也 王伯沆批云:"插入贾珍,文情极变换映带之妙 "贾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是个轻薄东西。"众客道:"议论的是,也无奈他何。"贾政忙道:"休如此纵了他。"因说道:"今日任你狂为乱道,等说出议论来,方许你做。一段对话,三用"议论"二字,是知宝玉于事于人于理自有主见,并非不考事理情实、而随声是非之人 方才众人说的,可有使得的没有?"宝玉见问,便答道:"都似不妥。"一"都"字将众人一齐抹倒 戚序批:"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驳议论,乐得肆行施展 "借此张扬其个性也 贾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做?"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了,莫若'有凤来仪'四字[11]。"凤凰乃后妃象征,故张新之评曰:"字面关合颂扬,极为得体 "后元妃归省,赐名"潇湘馆",亦切合院中翠竹千竿、"凤尾森森"实景 朱淑真 对竹一绝 云:"燕雀漫教来唧噪,虚心终待凤凰栖 "众人都哄然叫妙。贾政点

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点头”而复斥责,实乃正话反说,蕴涵对宝玉赞赏之情　因命:“再题一联来。”宝玉便念道:

　　宝鼎茶闲烟尚绿,

　　幽窗棋罢指犹凉。此联乃侧面写竹　因煎茶,始有绿烟;为着棋,方感指凉　“茶闲”、“棋罢”之时,仍觉烟绿指凉,实因庭中“有千百竿翠竹遮映”所致也　写来含蓄清稳,意趣盎盎,实有化工之妙　己卯批云:“‘尚’字妙极,不必说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　”又云:“‘犹’字妙,‘尚绿’‘犹凉’四字,便如置身于森森万竿之中　”翠竹掩映,绿韵生凉,恰与屋主人黛玉孤傲高洁心境相映衬,故王伯沆批云:“此中大有人在　”联中“绿”“凉”二字为潇湘馆景象色泽定一基调,可谓此联之“诗眼”也

贾政摇头道:“也未见长。”说毕,引人出来。

方欲走时,忽想起一事来,问贾珍道:“这些院落屋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式配就的么?”趁势补入讯问帐帘陈设,照应上回贾蔷下姑苏置办帐幔事,叙事不漏,文气亦曲折不板　贾珍回道:“那陈设的东西早已添了许多,自然临期合式陈设。帐幔帘子,昨日听见琏兄弟说,还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量准尺寸,就打发人办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贾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唤贾琏。

一时来了,贾政问他:“共有几宗?现今得了几宗?尚欠几宗?”贾琏见问,忙向靴筒内取出靴掖里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12],看了一看,回道:“妆蟒洒堆、刻丝弹墨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13],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帘子二百挂,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湘妃竹帘一百挂,金丝藤红漆竹帘一百挂,墨漆竹帘一百挂,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每样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园、床裙、杌套[14],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承接上文,插入贾琏一段,补出园工告竣,近日千头万绪,陈设忙冗景况　己卯批云:“细极,从头至尾,誓不作一笔逸安苟且之笔　”

一面说,一面走,忽见青山斜阻。此句化用孟浩然《过故人庄　“青山郭外斜”语意　“忽见”一也,文中此词凡五见　,已出竹院,转过山隈,又至一处

己卯夹批:"'斜'字细，不必拘定方向 诸钗所居之处，若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等，都相隔不远，究竟只在一隅 然处置得巧妙，使人见其千邱万壑，恍然不知所穷，所谓会心处不在乎远 大抵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布置耳"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明人王象晋《群芳谱》"果谱"云，杏花"二月开，未开色纯红，开时色白微带红，至落则纯白矣" 小说如此落笔，色彩明丽 或谓贾政游园，当在秋间，不应犹有杏花，时令不合。姚燮眉批云:"此等处不以辞害意可也"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15]，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此即李纨异日居处稻香村也，乃第二处所写 由泥墙而杏花、茅屋、杂树、青篱，而土井、畦亩，一派村舍清寒景象，切合李纨"孀居"心境

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却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政老本热中做官，偏要说想辞官回乡，此乃当时官场寒暄话头，不宜看死 清袁枚 随园诗话》卷十五云:"士大夫热中贪仕，原无足讳;而往往满口说归，竟成习气，可厌"王伯沆批亦云:"偶记前人有'相逢尽道休官好'之句，哈哈"按此本是唐末范摅《云溪友议 引僧灵彻诗句，可知此种习气，由来久矣 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说毕，方欲进去，忽见篱门外路旁有一石，亦为留题之所。众人笑道:"更妙，更妙！此处若悬匾待题，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立此一碣，又觉许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16]。"贾政道:"诸公请题。"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此人已道尽矣[17]，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贾政听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好，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来，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不必华丽，用竹竿挑在树梢头。"小说景物描写，多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故为友朋所赏，依样构筑 雪芹友人敦诚 四松堂集》卷五《鹪鹩庵笔麈 云:"先大人予告后，于城西第筑园亭以养痾，有堂曰静补，亭曰榆荫"敦敏 敬亭小传》谓其弟敦诚(字敬亭)"嗜酒，别构小屋效村垆式，悬一帘，名葛巾居"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认为此皆受 红楼 影响之结果，似亦有理

贾珍答应了，又回道:"此处竟不必养别样雀鸟，只养些鹅、鸭、鸡之类，才

相称。”贾政与众人都说好。院外遍植桑榆杂树．再养些鸡鸭之类．如此景色．恰如清高士奇 北墅抱瓮录 所云:“绿荫被野、鸡犬闲闲、甚得田家风趣 ”

贾政又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众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却是何字样好呢?”大家正想,宝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话,便说道:“旧诗云:‘红杏梢头挂酒旗。’[18]如今莫若且题以‘杏帘在望’四字。”众人都道:“好个‘在望’! 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便俗陋不堪了。唐人诗里,还有‘柴门临水稻花香’[19],何不用‘稻香村’的妙?”或谓大观园系私家园林．按例不宜设置村庄农舍 但大观别院、乃为元春省亲而建．需遵皇家体制 藏云 大观园源流辨 引高士奇 金鳌退食笔记 云:“瀛台旧为南台……南有村舍水田．于此阅稼 ” 养吉斋丛录 卷十八云:“御园(圆明园)弄田．多雍正、乾隆年间辟治．如耕云堂、丰乐轩、多稼轩、陇香馆是 嘉庆复治田一区．其屋颜曰省耕别墅．为几暇课农之所 ”并认为“稻香村分明是这个格局” 于此可知．稻香村如此格局．方成“体统” 众人听了,越发同声拍手道妙。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畜生! 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 方才任你胡说,也不过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

说着,引众人步入茆堂[20],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活画清客相公 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多了。”贾政听了道:“咳! 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呢? 终是不读书之过。”前已说宝玉“不喜读书．却有歪才”、此又斥之、六十五回兴儿亦云“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 “不喜读书”．的是宝玉正传 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但古人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

众人见宝玉牛心,都怕他讨了没趣,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哥儿别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要问呢? 天然者,天之自成,不是人力之所为的。”宝玉道:“却又来!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

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处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呢？追求自然、反对造作，实明清时一时尚情趣也 明李贽 读律肤说 云："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清李光庭《乡言解颐 卷五亦云："宇内色色形形，以天然为贵 云章霞采，木理花容，皆天然不假修饰 "面对严父，侃侃而谈，直抒胸臆，宝玉不喜人力"造作"、崇尚"自然"理趣之心性，袒露无遗 此与《牡丹亭 中"惊梦"一出杜丽娘所唱"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心气相通 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此一词语，清初人习用之 以为物效其灵，随目成趣，时时变幻，一派天工，乃生活之别样境界也 闲情偶寄 卷四论"取景在借"时，谓其向居西子湖滨，欲购一湖舫，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 人坐舫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云烟竹树，往来游人，"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 郑板桥 板桥题画·竹 亦云："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秋冬之际，"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 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据载，圆明园四十景中亦有"天然图画"一景区 乾隆皇帝在其 天然图画 题诗中，首两句即云："我闻大块有文章，岂必天然无图画 "宝玉借此四字评说园中景观，说理通达，思路敏捷，政老不解，动辄诃斥，迂之极矣 正恐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贾政、宝玉问答一段，实写父子二人胸次，判若天渊 张新之评曰："此段问答，最为紧要 人生缺陷，天实为之，而顺受其正者为天然 然能顺受，全在逆折，理欲交攻，人力极苦，是由绝不天然处，而还其天然也 "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叉出去！"才出去，又喝命："回来！"清陈宏谋 养正遗规 卷上引宋人朱熹《童蒙须知 云："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默然 "宝玉不顾子弟言语之礼，肆口议论，似有驳父之意，无怪政老气急矣 姚燮眉批则赞之曰："胸中却有一段见解，不得谓强词夺理 "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巴。"宝玉吓的战兢兢的，半日，只得念道：

新绿涨添浣葛处，

好云香护采芹人[21]。此联当兼合李纨事。洪秋蕃评谓"浣葛"表李纨淑德，"采芹"兆贾兰成名

贾政听了，摇头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转过山坡，穿花度柳，

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到蔷薇院，傍芭蕉坞里[22]盘旋曲折。此六处景点，若有似无，乃为虚写　以下写水声，写石洞，写萝薜，转用实笔，别是一番天地　己卯批曰："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隐之巧可知　"忽闻水声潺潺，出于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众人都道："好景，好景！"贾政道："诸公题以何名？"众人道："再不必拟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23]。"贾政笑道："又落实了，而且陈旧。"上文尝写贾政批评沁芳亭题为"翼然"，不切实景；此又写其说花溆拟题"武陵源"，太过落实　所论亦是　乃知政老亦懂题咏，并非一味枯窘之人　众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24]。"宝玉道："越发背谬了，'秦人旧舍'是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贾政听了道："更是胡说。"汀，水边平地；蓼，水草名，有水蓼、红蓼等　唐罗邺《雁》诗："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开水国愁　"溆，水边　唐崔辅国《采莲》诗："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　"宝玉拟题，或由此两诗联想而来　政老斥之为"胡说"，莫名所以　下回元春说："'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此说比较靠谱　乃如张新之所评："但用'花溆'，而'蓼汀'在其中矣　"

于是贾政进了港洞，又问贾珍："有船无船？"贾珍道："采莲船共四只，座船一只，如今尚未造成。"因港洞而想及座船，生一转折，妙在船未造成，不得乘坐。为十八回元妃登舟游园、四十回贾母等乘船去花溆留足地步　贾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贾珍道："从山上盘道也可以进去的。"说毕，在前导引，大家攀藤抚树过去。只见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加清溜，溶溶荡荡，曲折萦纡。池边两行垂柳，杂以桃杏遮天，无一些尘土。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随笔点缀，施之得宜，而使山水增辉，别有情调　庚辰夹批云："此处才见一朱粉字样　绿柳红桥，此等点缀，亦不可少　"四十九回写芦雪庭之"蜂腰板桥"，同一章法　度过桥去，诸路可通，便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此即宝钗异日所居之蘅芜苑也，乃第三处所写　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此"大主山"，当在大观楼之后，而向两侧分脉　西过蘅芜苑，直至稻香村；东穿沁芳闸桥，直至幽尼佛寺　己卯夹批："两见大主山，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写主山，而主山处处映带，连络不断可知矣　"

贾政道："此处这一所房子，无味的很。"张新之评云："'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生平如此，故先以无趣二字一醒"至其行文，则如己卯批所云："先故顿此一笔，使后文愈觉生色 未扬先抑之法"因而步人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树花木也无，树，此作量词用，诸本作"株"。张新之评谓，此句有以之状宝钗形容、衣饰"一洗铅华"之意 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岭，或穿石脚，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蟠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凡花之可比。凡花，同甲本，对应上句"异草" 唐人庚传素《木兰花 词："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诸脂本作"花香" 己卯批云："连用几'或'字，是从昌黎《南山诗 中学得"按韩愈《南山诗 凡百有二句，其中有"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等十九句，笔势劲险 贾政不禁道："有趣！前云房屋"无味"，此说异草"有趣"，皆隐合宝钗性格，所谓"任是无情也动人"也 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贾政道："薜荔藤萝那得有此异香？"宝玉道："果然不是，这众草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金葛，那一种是金簦草，这一种是玉蕗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那《离骚》、《文选》所有的那些异草，有叫作什么霍纳姜汇的，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绛的。还有什么石帆、清松、扶留等样的，见于左太冲《吴都赋》[25]。又有叫作什么绿荑的，还有什么丹椒、蘼芜、风莲，见于《蜀都赋》。辨认芳草一段，政老皆"不大认识"；宝玉则直引 离骚 、文选 及 吴都 、 蜀都 两赋，一一指实，比之乃父，所知多矣 是亦可知，所谓宝玉"不喜读书"，乃不喜 四书 、五经 高头讲章也；而对 骚 、选 等词章之学，实知之甚多，贾政则斥之为"歪才" 与七十三回所写宝玉温习功课以应付贾政"盘究"一段对看，其意尤明 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说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说。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人，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26]，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写蘅芜苑，着眼奇卉异草、清凉瓦舍，比别处"清雅不同"，以衬托宝钗"稳重和平"的性格特征 贾政叹

道:"此轩中煮茗操琴,也不必再焚香了。洪秋蕃评云:"贾政至潇湘馆,辄思月夜读书;至稻香村,顿起归田之意;至蘅芜苑,谓宜煮茶操琴,此皆高人逸士襟期 贾政一俗不可耐之禄蠹,仅能与清客对着阑棋,乌足以知琴书,乌能舍此纱帽!"然三种断语,亦切合三处境界情调 此造却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21],方不负此。"众人笑道:"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道是:'兰麝芳霭斜阳院[22],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诗"蘼芜满院斜泣阳"句[23],众人云:"颓丧,颓丧。"众人以为"颓丧",实已道破其意,王伯沆批曰:"全合钗之身世 "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联,诸公评阅评阅。"念道:"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

贾政拈须沉吟,意欲也题一联。忽抬头见宝玉在傍,不敢作声,因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宝玉听了,回道:"此处并没有什么'兰麝'、'明月'、'洲渚'之类,若要这样着迹说来,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贾政道:"谁按着你的头,教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宝玉道:"如此说,则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满苑异草,幽冷清香,是蘅芜苑主调 "蘅芷"二字,或由汉王逸 九思·伤时 "蘅芷凋兮莹嫇"句想来,原辞语意萧瑟,亦似嫌"颓丧" 对联则是:'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31]"此联题面,乃咏豆蔻、荼 两花木也,贴切蘅芜苑芳草深院之境 然玩其句意,似有所寄 上句当以杜牧诗句,喻宝钗诗才,己卯本"诗犹艳"即作"才犹艳" 三十七回宝钗 咏白海棠 诗有句云"淡极始知花更艳"、六十三回所掣花签为"艳冠群芳" 三"艳"字,一喻其才,一指其色,一说其人 下句,洪秋蕃谓用韩愈诗"荼 香梦怯春寒",语冷而隽 荼蘼花色白,香清而微,宋辛弃疾 , 工红 词有"荼 如 "之] 此与宝钗之冷媚亦相吻合 贾政笑道:"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 、见告 ."书成, 叶文犹绿,吟到 亦 ".
' 联 、工 不足为奇。"众人道:"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成蕉叶'尤觉幽雅活动。"贾政笑道:"岂有此理。""岂 此理" 本

父子矛盾，无处不在

说着，大家出来。走不多远，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出"蘅芷清芬"，而至正殿，用"则见"二字，与上文"只见"、"忽见"不同，表示转折，特笔出之，笔意庄严。此乃第四处所写 面面琳宫合抱[31]，迢迢复道萦纡[32]。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33]。此即正殿大观楼也，富丽堂皇，一派贵族气象，与前稻香村之田舍家风，恰相映衬 己卯批云："想来此殿在园之正中 按园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诸钗始便于行也 "贾政道："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众人都道："要如此方是。虽然贵妃崇尚节俭，此句后，除甲辰及程甲本外，其他脂本均有"天性恶繁悦朴"一语，庚辰并有侧批云："写出贵妃身分天性 "略作点逗，以为下回元妃归省屡叹"奢华过费"作一铺衬，笔意深细 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不为过也。"一面说，一面走，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贾政摇头不语。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在那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那日的事了。宝玉见"牌坊"，忽心有所动，顺笔照应第五回梦中所见太虚幻境"牌坊"事 太虚者，如影随形，时隐时显，笼罩宝玉 此用侧笔第五次写"幻境"也 余英时尝谓，大观园系太虚幻境之人间投影，此其一据 贾政又命他题咏，宝玉只顾细思前景，全无心于此了。众人不知其意，只当他受了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尽词穷了，再要牛难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来，倒不便。遂忙都劝贾政道："罢了，明日再题罢了。"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时了。也罢，限你一日，明日题不来，定不饶你。这是第一要紧处所，要好生作来。"

说着，引人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至此，才游了十之五六。收束一 ，含蓄不尽 卯批云："伏下后文所 等处，若 入此回写完，不 后文今 石 之笔 "又值人来回，有雨村处遣人回话。虚 雨村， 己卯 云：" 写雨村亲切，正为后文 脉千 ，横云 岭法 "贾政笑道："此数处不能游了。虽如此，到底从那一边出去，也可略观大概。"说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桥，水如晶帘一般奔

入。原来这桥边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园中处处有水，然不知正流，今终补明，行文不漏。〇上句中"边是"二字，诸本作"便是"，是也。乃指这桥"便"是沁芳闸，而非这桥"边"是沁芳闸也 乙本作"边"，当是"便"字之音讹 贾政因问："此闸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闸'。"贾政道："胡说，偏不用'沁芳'二字。"其实后来仍用"沁芳"二字

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34]，或长廊曲洞，或方厦圆亭，一带而过，又虚设若干处所，隐括后文诸多斋馆 其中当有栊翠庵等处在 贾政皆不及进去。因半日未尝歇息，腿酸脚软。忽又见前面露出一所院落来，此即宝玉异日所居怡红院也，乃第五处所写 因"腿酸脚软"，欲去歇息，而顺便至此游览，文情自然 与前写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似断似续，随意写之，错落有致。〇"忽又见"，较前"忽见"，增一"又"字，文法一变 "露"有显露之意，似懂人情，生动传神 贾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说着一径引入，绕着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垣环护，绿柳周垂。

贾政与众人进了门，两边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本芭蕉，《闲情偶寄 卷五"芭蕉"："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 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画图，且能使台榭轩窗尽染碧色 "那一边是一树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楼[35]，葩吐丹砂。写怡红院，则有碧桃、芭蕉与西府海棠；而以棠为主，因其色稍红，故以名院。"一树海棠"恰与潇湘馆之"万竿翠竹"，遥相映衬。二十三回宝玉迁居于此，直至九十七回与宝钗成婚时方移出。)全书写及怡红院景色处，主要有十四，此为首次也，乃其主人宝玉游览时亲历亲见，后则多由他人眼中或宝玉感知中写出。众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从没见过这样好的。"贾政道："这叫做'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出'女儿国'，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经之说耳。"众人道："毕竟此花不同，'女国'之说，想亦有之。"宝玉云："大约骚人咏士以此花红若施脂，弱如扶病，比喻奇妙，惟有"情不情"之宝玉，始能如此体味贴切。己卯批曰："体贴的切，故形容的妙。"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命名，世人以讹传讹，都未免认真了。"《北墅抱瓮录》称海棠"脂痕浅抹，逸态嫣然，

有佳人遗世独立之意" 此所谓"近乎闺阁风度"也。贾政说其名，宝玉释其义，名实相称，亦难得一次"父倡子随"。宝玉所说，乃为海棠画一小照。有如潇湘馆中之翠竹，以花喻人，或谓女儿棠"大似晴雯" 七十七回写晴雯被逐将死，怡红院海棠"无故死了半边"；七十八回《芙蓉诔》有句云："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萎"两处描写，可相印证 故王伯沆批云："此一株海棠，牵涉本书多少事，须记清"众人都说："领教，妙解！"

一面说话，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贾政因道："想几个什么新鲜字来题？"一客道："'蕉鹤'二字妙。"又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贾政与众人都道："好个'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又说："只是可惜了。"众人问："如何可惜？"宝玉道："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说一样，遗漏一样，便不足取。"贾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题'红香绿玉'四字，方两全其美。"贾政摇头道："不好，不好！"上段写众人入院进门，见蕉棠两植；此写坐于廊下榻上，议论题咏；下段接写入房，见室内种种陈设 叙次井然，落笔从容，别种说部，实难望其项背

说着，引人进入房内。只见其中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出间隔来的。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36]，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玉的。一隔一隔[37]，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隔式样，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如幽户。且满墙皆是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如琴、剑、悬瓶之类，俱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花团锦簇，精细温密，的是公子居室 己卯批云："皆系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见之文，若云拟编虚想出来，焉能如此？"众人都赞："好精致！难为怎么做的。"

原来贾政走进来了，未到两层，便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也有窗隔断，及到跟前，又被一架书挡住，回头又有窗纱明透门径。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起人，与自己的形相一样，却是一架大玻璃镜。贾政迷路，与四十一回"刘老老醉卧怡红院"相映成趣 转过镜去，一发

见门多了。贾珍笑道："老爷随我来，从这里出去，就是后院；出了后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贾政及众人转了两层纱厨，果得一门出去，院中满架蔷薇。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己卯、列藏本"蔷薇"下有"宝相"一词，蒙府、戚序、舒序本"宝相"误作"宝玉"，庚辰本"宝相"作"芬馥"，梦稿本作"馥郁" 盖因抄手不解"宝相"为何物，而或擅改，或删刈，致生歧异 甲辰及程本五十六回则见"宝相"一词，存其原貌 后文三十、三十一回亦写及蔷薇架，且均涉及男女情事 《闲情偶寄 卷五"蔷薇"云："结屏之花，蔷薇居首。其可爱者，则在富于种而不一其色 ……尽其种类所有而植之，使条梗蔓延相错，花时斗丽，可傲步障于石崇 " 贾政看园，至怡红院而止，归结得妙 转过花障，只见青溪前阻。众人咤异："这水又从何而来？"贾珍遥指道："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从东北山凹里引到那村庄里，又开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写水源在在分明，照应上文 而据脂评，此句或者有象征之义 句下庚辰夹批云："于怡红总一园之看（首），是书中大立意 "与回前总批"贯宝玉系诸艳之贯（冠）"相对应，是说宝玉乃大观园中诸钗之"首"，是以园工告竣，需由其遍览，必得其题跋也 众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极！"说着，忽见大山阻路，众人都迷了路，贾珍笑道："跟我来。"乃在前导引，众人随着，由山脚下一转，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门现于面前，已出院门，仍有阻碍，还会迷路，有人导引，转出山脚，方见平坦大路 醒切之至，人生之路亦如斯也 张新之评曰："塞极而通，因有其人 "众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夺巧，至于此极。"于是大家出来。仍从大门出矣 以上写贾政带众人进园，至此，凡十用"只见"二字，七用"忽见"二字，除首次"只见"主体为贾政，馀则多为包括贾政在内之众人所见，而大观园全景，逐一点出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评曰："写荣国府之世系，从冷子兴闲话时叙之，写荣国府之门庭，从黛玉初来时见之，写大观园之亭台山水，从贾政省功时见之 "

那宝玉一心只记挂着里边姊妹们，又不见贾政吩咐，只得跟到书房。贾政忽想起来道："你还不去，看老太太惦记你。难道还逛不足么？"宝玉方退了出来。梦稿、蒙府、戚序、列藏本均于此句处分回，下有"下回分解"字样 己卯、庚辰本连十八回不分 王伯沆批谓："将下回一大段并于此，改本甚

是"至院外，就有跟贾政的小厮上来抱住，说道："今日亏了老爷喜欢，方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遍，我们回说老爷喜欢；要不然，老太太叫你进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说你才那些诗比众人都强，今儿得了彩头[⑧]，该赏我们了。"宝玉笑道："每人一吊。"众人道："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罢。"说着，一个个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罢。"一个个围绕着，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原作"一个抱了起来，几个围绕" 改笔似较合理。送至贾母门前。那时贾母正等着他，见他来了，知道不曾难为他，心中自是喜欢。

少时，袭人倒了茶来，见身边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带的东西必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没有，因向宝玉道："我给你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佩带荷包，是清人特殊时尚 《清稗类钞》"服饰类"："某尚书丰仪绝美，妆亦趋时，每出，一腰带，必缀以槟榔荷包、镜、扇、四喜、平全诸袋 "后文五十三回写"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是说过年赏荷包，乃宫廷、贵戚之家规矩 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他没做完的香袋儿，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剪破了。

宝玉曾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十分精巧，无故剪了，却也可气。无辜受怨，"却也可气" 因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荷包解下来了，藏于衣里，可见珍重 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我何从把你的东西给人来着？"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写宝黛初始之恋，神情活现，入情入理 戚序所谓甚是："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若以儿女之情论之，则是必有之事，必有之理 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写到，谈情者亦不能说出，真情痴之至文也 "因此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自知理亏，由怒而悔 己卯批云："情痴之至 若无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 "宝玉道："你也不用铰，我知你是懒怠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何如？"说着，掷向他怀中而去。由怨而怒，任性使气 黛玉越发气的哭了，拿起荷包又铰。张新之评云："一对痴儿女，写来如画 此回剪香与第三回摔玉遥遥相对 "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

妹，饶了他罢！”亦由怒而悔，笑赔不是。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上床拭泪，娇痴如见　是第二次还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自八回黛玉“半含酸”后，宝黛爱情渐次发展，然因二人都将“真心瞒起”，而用“假意试探”，故每每或喜或怒，产生多次口角是非、感情纠葛。误剪香袋，乃二人首次赌气争吵也　姚燮眉批曰：“写出一对小儿女赌气，却也好看”

前面贾母一片声找宝玉。众人回说：“在林姑娘房里。”贾母听说道：“好，好！让他姐妹们一处玩玩儿罢。才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让他松泛一会子罢，只别叫他们拌嘴。”众人答应着。

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说着往外就走。上云“生气回房”，又云“赌气上床”，此云“只得起来”、“往外就走”，前后呼应，绵密之至　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着荷包来带上。黛玉伸手抢道：“你说不要，这会子又带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说着，“嗤”的一声笑了。黛玉一笑，化风波于无形矣　宝玉道：“好妹妹，明儿另替我做个香袋儿罢！”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兴罢了。”一面说，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钗也在那里。自第八回之后，未见宝钗踪迹，此处轻轻接入，不致冷落。此下即畅演大观园中小儿女旖旎情事，此处点逗宝钗，徐徐侵入后文。前后映带，笔不突兀

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原来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薛家新居，文中未写其名　从后文多次涉及其方位、路径看，似仍在梨香院，并未搬出　所以抵牾，当与《红楼》成书过程有关。或谓薛家在京本有房舍，而今犹住贾府，乃为“女儿谋夺婚姻，故不欲去耳”，此则责之过苛　将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女戏，即女伶也。清李声振　百戏竹枝词》中“女优”一首题注云：“俗名女戏，以妇人扮生旦，兼有演净末者，多能昊曲。”贾府戏班，乃为迎接元妃归省“御赏”而设。芳官、龄官等十二女优，实此一社会风习之产物　晚清《品花宝鉴》第二回亦曾写及“京里四大名班”从苏州采办童伶事　又另派了家中旧曾学过歌唱的众女人们，如今皆是皤然老

妪，皤然，满头白发的样子 特点如此老妪，与三回写贾政院东廊小正房内陈设"半旧"引枕、坐褥同一用意，皆谓贾府乃百年望族也 己卯批云："又补出当日宁荣在世之事，所谓此是末世之时也"唐人元稹《行宫》诗曰："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抒发其盛衰之感，雪芹亦有其"末世"之叹也 着他们带领管理。其日月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就令贾蔷总理。由贾蔷总理女乐，亦可谓得其所矣

又有林之孝来回："采访聘买得十二个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连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9]，皆不中用，到底这姑娘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十八岁，取名妙玉。借采办小尼，随枝点叶，带出妙玉，头绪简净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伏侍，文墨也极通，经典也极熟，模样又极好。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10]，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他师父精演先天神数[11]，于去冬圆寂了[12]。遗言说他：'不宜回乡，在此静候，自有结果。'所以未曾扶灵回去。"与六十三回邢岫烟补叙妙玉家世为人一段相看，不啻为一篇妙玉家传 妙玉乃"金陵十二金钗"中人，故为之大书特书。吴克岐所见残抄本，回目下句作"妙师父信数滞都门"，或有因也 王夫人便道："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性傲些。就下个请帖，请他何妨。"以上写妙玉，一曰其出身仕宦之家，而入空门；一曰其父母亡故，孤身一人；一曰其模样极好，文墨极通；一曰其心性孤傲，而敦请入园 此种身世，此种处境，此种遭际，均为其后来种种行事埋根也 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叫书启相公写个请帖去请妙玉。次日，遣人备车轿去接。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标题：标示题字。指给建筑物前所挂匾额、对联或磨崖标识题记文字。

② 筒瓦泥鳅脊：旧时一定爵位之建筑标志。筒瓦，半圆筒状屋瓦，亦称"瓦头"，旧

名“瓦当”。泥鳅脊，屋面两坡筒瓦瓦垅过脊，呈卷棚式，状如泥鳅，故名泥鳅脊。清制，亲王大殿及宫门用绿琉璃筒子瓦，郡王则用筒子瓦。

③ 西番莲花样：一种西番莲式样之图案。西番莲，又名“西洋菊”，蔓生植物，有卷须，夏季开花，可供观赏。

④ 虎皮石：一种以不规则块石砌筑的墙体。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北地以余所见，则蓟州、三河墙屋，多用不方不圆者甃砌，合缝以灰钩之，谓之虎皮石，既坚且耐观。”

⑤ 曲径通幽：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⑥ 兽面衔吐：此处指石桥上兽面形石雕，亦称“螭首”。作张口状，位于桥拱侧面上端中央。

⑦ 应制之体：唐宋人诗文中，凡以“应制”为标题者，皆为应帝王之命而作，多歌功颂德，蹈袭陈言。后世称此类诗文为应制体。

⑧ 退步：正房后之小厅舍，供临时休息用。亦称“拖步”。

⑨ 淇水遗风：《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淇水，在今河南北部，其地古代多竹。遗风，即馀风，前代遗留风尚。

⑩ 睢园遗迹：睢园，汉梁孝王刘武所筑园囿，因其地址在睢阳，故名。睢园以竹美而闻名。遗迹，即旧迹。

⑪ 有凤来仪：《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比喻元春归省，有如凤凰降临。

⑫ 靴掖：绸缎或皮革所制小夹，能折叠，可装名帖、钱票等物，塞于靴筒内，故称“靴掖”。

⑬ 妆蟒洒堆、弹墨：妆，妆缎，即织有花卉等图案之缎子。蟒，蟒缎。洒，洒花之绸缎。洒花又作“撒花”、“缴花”。堆，堆花，以各色绫缎剪成花、叶或各种图案，拼合堆缝，呈凸起状，以代替织绣。弹墨，夹有黑线“衲”成行线或简单图案之妆饰。

⑭ 桌园：诸本作“桌围”。

⑮ 桔槔、辘轳：古代井上汲水工具。桔槔，亦称“吊杆”。即在井旁树上或架子上，用绳挂一杠杆，一端系水桶，一端坠一大石，一起一落，用以汲水。辘轳，在井上竖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之轴，轴上绕绳，绳端系一水桶，摇转手柄，汲取井水。

⑯ 范石湖：南宋诗人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晚年所写田园诗，传诵甚广。

⑰ 此人：甲本同，各本作“古人”。桐花凤阁批校本“此”点改为“古”。

⑱ 红杏梢头挂酒旗：语出明唐寅《杏林春燕》诗：“绿杨枝上啭黄鹂，红杏梢头挂酒旗。”

⑲ 柴门临水稻花香：语出唐许浑《晚自朝台至韦隐居郊园》诗：“村径绕山松叶暗，柴门临水稻花香。”

⑳ 茆堂：茅草所盖堂屋。茆，同“茅”。

㉑ 采芹人：旧时考入县学之生员，俗称秀才；称生员入学为“入泮”，又称“采芹”。

㉒ 傍芭蕉坞里：桐花凤阁批校本连上句，点断为“到蔷薇院傍，芭蕉坞里。”傍，甲本、东本、王本、张本、金本作“来到”，而属下句；脂本作“出”，无“里”字。

㉓ 武陵源：即桃花源。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称晋太元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见其地人人丰衣足食，怡然自乐，俨然另一世界。故桃花源又称"武陵源"。

㉔ 秦人旧舍：《桃花源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故称之为"秦人旧舍"。

㉕ 左太冲：即左思，字太冲，晋诗人。其《三都赋》包括《魏都赋》、《蜀都赋》和《吴都赋》，分述三国时魏都邺、蜀都益州、吴都建业三地形势、物产等。三赋中皆有描述各种异草之文字。

㉖ 捲棚：一种坡顶屋面做法，即屋面两坡相接处不用正脊压盖，而呈马鞍形之弧线转折。

㉗ 以颜其额：在匾额上题字。颜，本指匾额，这里用作动词，题写匾额的意思。

㉘ 兰麝：诸本作"麝兰"，指麝香与兰香。五回有"闻麝兰之馥郁"句。

㉙ 蘼芜满院泣斜阳：斜泣阳，东本、王本、张本、金本作"泣斜阳"，甲辰本"阳"作"晖"。己卯、梦稿、蒙府、舒序、列藏本作"蘼芜满手泣斜晖"，庚辰本原作"满手"，复将"手"点改为"院"。脂本语出唐鱼玄机《闺怨》诗："蘼芜盈手泣斜晖，闻道邻家夫婿归。"

㉚ 豆蔻、荼蘼：豆蔻，姜科，常绿草本。唐杜牧《赠别》诗有句云："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常以之比喻少女。荼蘼，亦称"酴醾"，蔷薇科，落叶灌木，夏初开花。

㉛ 琳宫：本指神仙所居之处，此处称富丽的宫室。

㉜ 复道：亦称"阁道"，楼阁之间架空接连之通道。

㉝ 兽面、螭头：兽面，此处指兽环。古时大宅门上之铜环，多铸兽头以衔之，称为兽环。螭头，亦称"螭首"，古代建筑物上一种螭头形屋顶装饰。螭，古代传说中动物。

㉞ 丹房：道士炼丹之所。

㉟ 金楼：甲本、王本、张本、金本及甲辰本作"金缕"，脂本作"翠缕"。

㊱ 博古：用古器物图形装饰之工艺品。

㊲ 一隔一隔：隔，格子，也作"槅"，见清赵翼《陔馀丛考·隔》。甲本、王本、张本、金本及庚辰、己卯、蒙府、戚序本作"槅"。

㊳ 彩头：所得赏物，亦可作光彩、脸面解。

㊴ 替身：枝巢子《旧京琐记》："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

㊵ 贝叶遗文：古代写于贝叶上之佛经。贝叶，贝多树之叶，水沤之后，可代纸用。古时印度僧人，多用以写佛经。

㊶ 先天神数：即"先天象数"，北宋理学家邵雍所创学说。他认为，在天地形成前，宇宙构造图式即已存在，故其图称"先天图"，其学名"先天学"。

㊷ 圆寂：佛教名词，意谓"圆满"、"寂灭"，原为佛教所指最高境界。后亦称僧尼死亡为"圆寂"。

回　评

此回之分回与拟目，似最终未定。己卯、庚辰第十七、十八两回不分，回目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后之诸本，皆改为分回，但所拟回目，则纷然不一，如蒙府、戚序下句均作“怡红院迷路探曲折”，程本则将原回目全归于第十七回，第十八回另拟两目。而如是，则下句“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实为十八回事，而使此回两句所写之事，大不相称，比重失衡。蒙府等下句“探曲折”，实亦游园题额事，单为列目，又嫌细碎，似亦未妥。

此回主旨，意在写园。文中之大观园，名为元妃归省而造，实为宝玉与诸钗主要居住之处、日相来往之境，较之贾府，自由清净，充满生机。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比之为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谓其“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后之论者，或谓《红楼》中有三世界：一曰现实之世界，荣宁二府是也；一曰理想之世界，大观园内是也；一曰抽象之世界，太虚幻境是也。实则，大观园即人间之太虚幻境。后文多少儿女动人故事，发生于园中。诸如元妃归省、共读《西厢》、宝钗扑蝶、黛玉葬花、龄官画蔷、晴雯撕扇、莺儿编篮、宝钗拂蝇、海棠结社、诸钗咏菊、惜春作画、栊翠品茶、平儿理妆、香菱吟诗、群芳咏雪、宝玉乞梅、宝琴立雪、晴雯补裘、探春理家、紫鹃试玉、湘云醉卧、香菱斗草、怡红夜宴、凹晶联句等等，个个繁华旖旎，洋溢诗情画意，如嚼橄榄，返味不绝。

此回首段写秦家事，乃为了断宝玉与秦钟关系，故轻轻带过；末段叙宝黛争闹荷包事，则是二人后来多次口角开端，故亦正笔出之。中段为此回主体，洋洋洒洒，详写政老导引众人游园。由正门而入，至返回大门，约游历十多处景点，主要有曲径通幽、沁芳亭、潇湘馆、稻香村、蓼汀花溆、蘅芜苑、大观楼、沁芳闸、怡红院等，首次交待园中路径，点染各处景致。其中有实写，有虚点，虚实结合，主次分明。除正殿外，则潇湘馆、稻香村、蘅芜苑、怡红院，亦特极力铺排，细心镂画，馀则多为虚写，不及细数。此中当包括栊翠庵、凸碧山庄、凹晶溪馆、紫菱洲、藕香榭、暖香坞、芦雪庭等处。后文始一一补之，含不尽之致。如己卯夹批所云：“若都入此回写完，不独太繁，使后文冷落，亦且非《石头记》之笔。”

此回写园中景致，因贾政与清客之目击评说，因宝玉之试拟匾联，穿东度西，迤逦转折，而各处之亭台、楼榭、殿阁、山水，即逐一描绘，悉免平铺直叙之病。且诗情雅兴，文势跌宕，机趣横生。中用十“只见”、五“忽见”。临山过水，勾联诸景点，历历分明，斗榫自然。宝玉七联园景对额，概括胜景，画龙点睛，名显景现，山水匾联，相映交辉，切合各处景物特色，显现各自风格个性。非擅长写景者，确乎不能为此。故庚辰批云：此回“可当大观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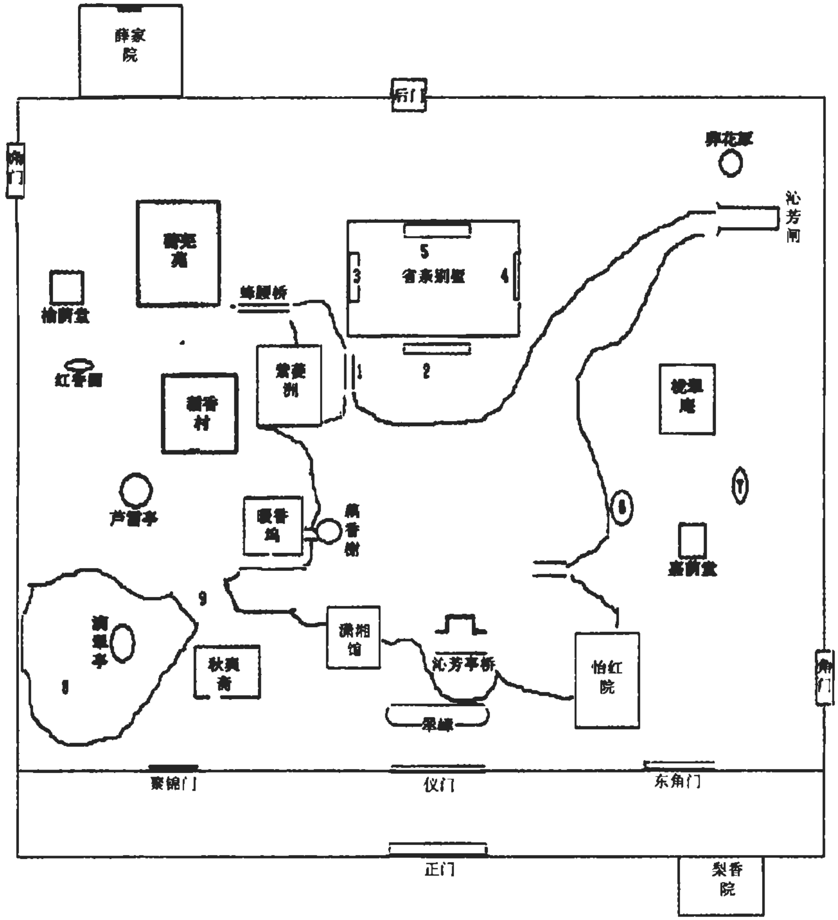
清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谓画山水，当“一丘一壑，一几一榻，全是性灵所寄。”雪芹描绘大观园林，设色点染，题咏匾对，亦非随意泛填，而注意因时制度，景为人设，人景相谐，所谓“空框结构”中，恍然大有人在焉。如潇湘馆之幽静、稻香村之清寒、蘅芜苑之素净、怡红院之温蜜，多有寓意，无不与其屋主人黛玉、李纨、宝钗、宝玉之性格相贴切，别具独特之空间艺术效应。有如清孙联奎《诗品臆说》所云：“人画山水亭屋，未画山水主人，然知亭屋中必有主人也。”

此回记游园，写及三类人物，一是官宦中人贾政，一是荣府公子宝玉，一是门下清客。众人边观景赏玩，边吟咏品题，或述古，或编新，言谈议论，多为景物房舍题名拟联而发。贾政虽迂板无趣，但并非平庸之辈，对园景亦时有识见，不失其读书人本色；对宝玉虽屡屡呵斥，在在批驳，但亦时露赞许之意，不失严父身份。宝玉则处处别出心裁，发抒己见，情难自禁，不愿随声是非，“牛心”而富有“才情”。众清客附庸风雅，时而逢迎凑趣，时而自显才华；对政老、宝玉父子辩驳，完全体贴两人心意，或闲话解说，或故意敷衍，化解父子矛盾，既开脱宝玉，又不得罪贾政，八面玲珑，一派清客心思口吻。如此写法，张新之以为乃从《国策》文中得来。其夹批云：“写贾政、写宝玉、写众人，到一处有一处关目科白，无不曲肖，无一滞笔。”

上回元春晋封、闲话巡幸、筹建大观，乃为分点脚色、铺排场面，至此回，始搬演全本戏文。本回“题对额”与下回“呈才藻”，展现宝玉才情；之后，十九回“玉生香”、二十回“谑娇音”、二十三回“通戏语”、二十六回“发幽情”，宝黛关系进入纯真之情爱天地，与前此之“初试云雨情”、“得趣馒头庵”，恰成鲜明对比。其家庭，则从上回元春“才选凤藻宫”，至下回“归省父母”，而凤姐“弹妒意”、平儿“救贾琏”、贾政“悲谶语”、叔嫂“逢五鬼”，渐次暴露出贾府男性世界之污浊、内部关系之龌龊，走向衰败。故己卯夹批称“此回乃一部之纲绪”。

附录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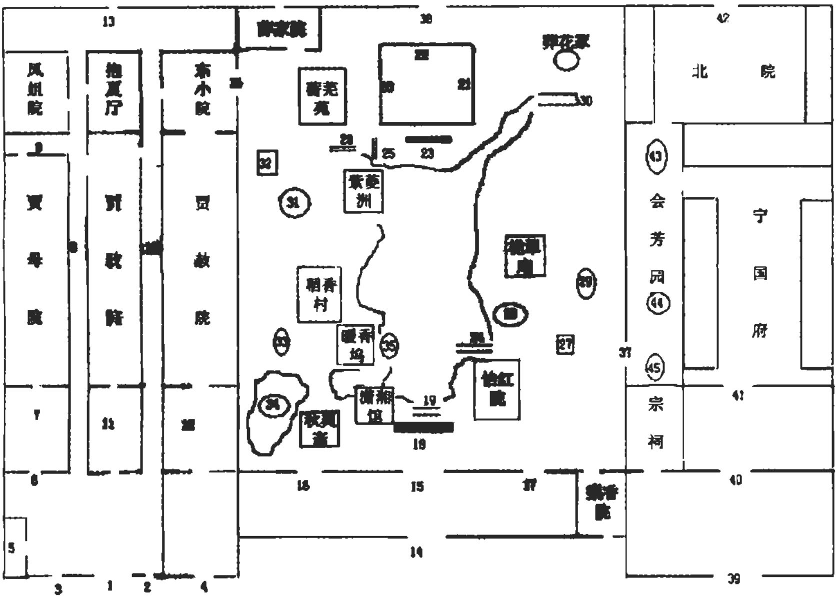
大观园平面简图



1 朱栏折带板桥　2 玉石牌坊　3 含芳阁　4 缀锦阁　5 大观楼　6 凹晶溪馆　7 凸碧山庄　8 荇(柳)叶渚　9 柳堤

(说明:此图根据程乙本绘制。在大多数脂评本中,梨香院位置在薛家院。)

贾府平面简图



1 荣国府正门　2 荣府东角门　3 荣国府西角门　4 贾赦黑油大门　5 马棚　6 垂花门　7 三间小厅　8 左南北夹道　9 穿堂　10 右南北夹道　11 南大厅　12 贾赦前厅　13 荣国府后门　14 大观园正门　15 大观园仪门　16 聚锦门　17 大观园东角门　18 翠嶂(曲径通幽)　19 沁芳亭桥　20 含芳阁　21 缀锦阁　22 大观楼　23 省亲别墅玉石牌坊　24 翠烟桥　25 朱栏折带板桥　26 蜂腰桥　27 嘉荫堂　28 凹晶溪馆　29 凸碧山庄(堂)　30 沁芳闸桥　31 红香圃　32 榆荫堂　33 芦雪亭(庭)　34 荇叶渚中滴翠亭　35 藕香榭　36 西北小角门　37 东南小角门　38 大观园后门　39 宁国府正门　40 宁府仪门　41 宁府厅门　42 宁府后门　43 天香楼　44 凝曦轩　45 逗蜂轩

(说明:此图根据程乙本绘制,脂评本叙述略有不同;小说关于宁国府建筑布局语焉不详,此处乃依常情想象,难以精确。)

大观园相关人物表

尼姑道姑

妙玉（栊翠庵尼姑）
栊翠庵女尼
栊翠庵道婆
沁香（尼姑）
鹤仙（女道士）

女戏子

龄官（小旦）
文官（后归贾母）
宝官（小生）
玉官（正旦）
葵官（大花面，后归湘云）
药官（小旦）
芳官（正旦，后归宝玉）
蕊官（小旦，后归宝钗）
藕官（小生，后归黛玉）
豆官（小花面，后归宝琴）
艾官（老外，后归探春）
茄官（老旦，后归尤氏）

专用奴仆

老祝妈（管理竹子）
老田妈（管理菜蔬稻稗）
老叶妈（管理花木）
柳家媳妇（厨娘）
夏婆子（打扫园子）
秦显家的（值夜班女仆）
彩儿的娘（园内伺候的婆子）
张妈（园内后门当差女仆）
吴贵夫妇（伺候买办杂差）
黑儿之母（看守花果）
小幺儿（看守后门小厮）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话说彼时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纱绫，请凤姐去开库；又有人来回，请凤姐收金银器皿。前此协理宁府治丧，此时操持元妃归省，全赖凤姐　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儿。宝钗因说道："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说着，和宝玉等便往迎春房中来。

王夫人日日忙乱，直到十月里才全备了，监办的都交清帐目；各处古董文玩，俱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自仙鹤、鹿、兔以及鸡、鹅等，亦已买全，交于园中各处饲养；贾蔷那边也演出二三十出杂戏来，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念佛诵经。大观工程陈设，至此始项项周妥，一应全备　于是贾政略觉心中安顿。遂请贾母到园中，色色斟酌，点缀妥当，再无些微不合之处，贾政才敢题本。本上之日，奉旨："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贵妃省亲。"贾府奉了此旨，一发日夜不闲，连年也不能好生过了。补此一笔，免却许多话头　庚辰批云："一语带过，是以岁首祭宗祀、元宵开家宴一回，留在后文细写"

转眼元宵在迩。至此进入红楼十三年，宝玉十三岁，黛玉十二岁，宝钗十五岁之年也　自此至五十三回上半，均写一年间事，乃贾府回光返照之繁华时期也　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用五"何处"，总提元妃归省一切仪制　又有巡察地方总理关防太监，带了许多小太监来各处关防，挡围幕①，指示贾宅人员何处出入，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种种仪注。复用三"何处"，总提贾宅迎驾诸项事宜　下文皆一一照应　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马司打扫街

道，撵逐闲人。贾赦等监督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

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妆。大观园内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鼎焚百合之香[2]，瓶插长春之蕊[3]，此六句，文词华丽，对仗工稳，写尽豪门国戚之显赫势派、富贵风流。己卯批云："是元宵之夕，不写灯月，而灯光月色满纸矣。"惟上句"大观园"之名略欠斟酌：此际元妃尚未赐名，不宜先出。乙本同列藏、程甲本；其他脂本作"园内"，无"大观"二字。王本、琐录本作"此时园内"，较妥。静悄悄无一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用围幕挡严。正等的不耐烦，忽见一个太监骑着匹马来了，贾政接着，问其消息。太监道："早多着呢！未初用晚膳，未正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大明宫，与诸本同，惟梦稿本作"太明宫"。或谓"疑雪芹不敢用'大明'字样，以'太'明为是。"实则，大明宫，已见第十三回，乃借用唐代宫名。彼不避忌，此则讳之，于理欠通。太，当为"大"字形讹。只怕戌初才起身呢。"凤姐听了道："既这样，老太太和太太且请回房，等到了时候再来也还不迟。"于是贾母等自便去了。园中俱赖凤姐照料。执事人等，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一面传人挑进蜡烛，各处点起灯来。

忽听外面马跑之声不一，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儿。清宫礼仪，凤舆将至，宫监拍手，彼此呼应。《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前清宫词百首》之六十："昭阳仪仗午门开，夹路宫灯对马催；队队宫监齐拍手，后边知是凤舆来。"庚辰批曰："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这些太监都会意，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立。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对对凤翣龙旌[4]，雉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盂、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銮舆，缓缓行来。此段写迎驾情

景，局展笔重，卤簿仪注，委曲周详，皇家威仪，搬演如见。贾母等连忙跪下，早有太监过来，扶起贾母等来，将那銮舆抬入大门往东一所院落门前，有太监跪请下舆更衣。于是人门，太监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着元春下舆[5]。只见苑内各色花灯烔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上面有一灯匾，写着“体仁沐德”四个字。元春入室更衣，复出上舆进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6]，此段写元妃既至，乘舆进园 入门、下舆、更衣、入室、复出、上舆、进园，层层写来，甚有光景，清细不乱 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此句下，己卯、庚辰本均有一段“石头”自述语，表明其身份与职能，凡百三十字 蒙府、戚序、列藏本亦有此段插话，而文字略异 甲辰本改作双行夹注，删减为百十七字 梦稿、程甲本整理者或不喜欢石头这种叙事口吻，乃径直删去此段插语 乙本从之 今人亦有指此段文字形同赘疣，而斥之为“败笔”者 就版本演进言，此段文字之变易，则层次宛然

却说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光景，因点头叹道：“太奢华过费了。”元妃感叹“太奢华过费”，下文又劝“以后不可太奢”，及至回銮，复“再四叮咛”：如再归省，“不可如此奢华靡费” 三致其意，耐人寻思。此当与上回脂本所云贵妃“天性恶繁悦朴”一语相照应 尚朴斥奢，实清时一社会意识 清初唐甄 潜书 下篇上 尚治 云：“朴者，天地之始气；在物为萌，在时为春，在人为婴孩，在国为将兴之候 奢者，天地之终气；在物为茂，在时为秋，在人为老多欲，在国为将亡之候。”此并将“朴”与“奢”视为国之兴亡之兆也，能不措意乎？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下舆登舟，自此，至下文“备省亲车驾出园”，写元妃第一次游幸大观，依文中所写，当系水路 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花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7]，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万盏，同甲本及甲辰本，似嫌夸饰过度 其馀脂本作“数盏” 更兼池中荷荇凫鹭诸灯，亦皆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又有各种盆景，珠帘绣幕，桂楫兰桡，自不必说了。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

看官听说：此下一段，乃作者叙述之语，一则说明贾政用宝玉“题咏”原

委。一则叙写父母姐弟亲情　庚辰批云："一驳一解，跌宕摇曳之至　且写得父母兄弟体贴恋爱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伦至情。"这"蓼汀花溆"及"有凤来仪"等字，皆系上回贾政偶试宝玉之才，何至便认真用了？想贾府世代诗书，自有一二名手题咏，岂似暴富之家，竟以小儿语搪塞了事呢？庚辰、己卯本于此句后并有八十八字，写"蠢物"自问自驳，说明并非"搪塞"之由，引出贾妃与宝玉一层亲情关系　梦稿、蒙府、戚序、列藏各本亦有此段文字，而异同歧出；甲辰本作双行夹注，甲乙两本则予删剪　只因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幼弟，贾妃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独爱怜之。且同侍贾母，刻不相离。那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虽为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兄说："千万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忧。"眷念之心，刻刻不忘。补明元春与宝玉亲情特殊，寓意深婉，照应五回写元春位列金陵十二钗正册第三名，仅次于薛林　前日贾政闻塾师赞他尽有才情，故于游园时聊一试之，虽非名公大笔，却是本家风味；且使贾妃见之，知爱弟所为，亦不负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将宝玉所题用了。知贾妃对爱弟期望甚殷，故用宝玉所题；政老用心，亦颇良苦　己卯批云："一驳一解，跌宕摇曳之至　且写得父母兄弟体贴恋爱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伦至情　"兼为下文贾妃所说"骨肉分离"一语作一反衬　那日未题完之处，后来又补题了许多。平平一语，而有"补前"、"启后"之功用　尤为七十六回黛玉对湘云所说凸凹"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一语伏脉　故己卯夹批曰："一句补前文之不暇，启后文之苗裔。至后文凹晶馆黛玉口中又一补，所谓一击空谷，八方皆应　"

且说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据章玉政《狂人刘文典》记载，昔年刘氏于西南联大讲授红学，一日于黑板上大书"蓼汀花溆"四字，解之曰："蓼汀"反切林，"花溆"反切薛，元春弃前二字，可见其时已属意于宝钗。听者颇觉惊奇　然此微言大义妙则妙矣，终近牵强　刘文典讲《红楼梦》事，亦见《吴宓日记》，惜语焉不详　侍坐太监听了，忙下舟登岸，飞传与贾政。贾政即刻换了。彼时舟临内岸，去舟上舆，便见琳宫绰约，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写着"天仙宝境"四大字，此四字，同甲本及梦稿、蒙府、列藏

本；其他脂本"宝境"作"宝镜"，己卯并有夹批云："不得不用俗""境"与"镜"音同形似，极易讹混 如作"宝镜"，则或有"风月宝鉴"影迹 贾妃命换了"省亲别墅"四字。上回众清客曾以"蓬莱仙境"题玉石牌坊，贾政"摇头不语"，未见用"天仙宝境"者，此或后之"补题"，难以免俗；元妃改作"省亲别墅"，自是得体 姚燮眉评曰："'天仙宝境'四字定亦宝玉所拟，殆因'幻境'四字触出"于是进人行宫[8]，只见庭燎烧空[9]，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10]，毯铺鱼獭[11]，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此回写归省，沉浸铺排之处，多用骈俪语，亦古代小说通常章法

贾妃乃问："此殿何无匾额？"随侍太监跪启道："此系正殿，外臣未敢擅拟。"贾妃点头。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两阶乐起。二太监引赦政等于月台下排班上殿[12]，昭容传谕曰："免。"乃退。又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亦退。归宁私宅，仍行国礼，可见皇家威仪

茶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室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以上写升殿受礼毕，备驾出园 献茶、降座、止乐、更衣，与进园相映，一笔不漏 以下接写入室省亲，方行家礼 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之。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省亲本是"非常喜事"，而祖孙三人却"呜咽对泣" 元妃似有千万衷曲，不得倾诉，满腹哀怨，无可宣泄 人生悲苦，莫此为甚 入选皇宫，身为贵妃，喜耶，悲耶？看三人情状，不言自喻 己卯批云："《石头记 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庚辰眉批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读来令人唏嘘 故满族宗室奕绘 怨歌行》感叹："生男莫从戎，生女莫入宫"邢夫人、李凤迎探惜等[13]，俱在旁垂泪无言。

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此亦反映清代宫闱实况 据 清稗类钞 "礼制类"载："选妃以内务府三旗中小妞妞为多"，"获选者之父母兄妹，辄揽裾啜泣，以他日之不易谋面也"近人孟森 八旗制度考实 亦云："有清一代，帝室近亲，绝少宫廷燕闲之乐，天子之尊严，诸王之觳觫，较之历代史书，亲属间君臣之希阔特甚 此亦一代之特色"前人

词章、戏曲亦多写及深宫之苦者　如明人陈与郊《昭君出塞》杂剧："(旦扮王昭君)心悒怏，叹韶年受深宫业障　……(贴)娘娘，人人道六宫中是阆苑蓬莱，人间天上哩　(旦)羞杀人蓬莱天上　"清初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　之三十六云："民间生长未知愁，只道宫中胜外头　却忆空悬明月处，莫教选女下南州　"附注："邵太后尝曰：'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元妃此言，有悲有怨。怨者，隐隐责怪父母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也；悲者，家人"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也。十六回尝言：每月三六日期，准椒房眷属入宫省视；本回下文又云：一月许进内一次；此处则说"不知多早晚"　缘情设文，因文生事，此类矛盾，不必斤斤计较也。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再写一笔，摹影传神，入情入理。己卯批称之为"追魂摄魄"之笔，"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　邢夫人忙上来劝解。贾母等让贾妃归坐，又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三写哭泣，旋止又哭，似有无限悲怨，吐之不尽。然后东西两府执事人等在外厅行礼，其媳妇、丫鬟行礼毕。贾妃叹道："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王夫人启道："现有外亲薛王氏及宝钗、黛玉在外候旨，外眷无职，不敢擅入。"己卯批云："所谓诗书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发，骄妄自大　"贾妃即请来相见。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元妃降旨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又有原带进宫的丫鬟抱琴等叩见，明人唐寅有　抱琴图》诗云："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两腋风　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抱琴之名，或取义于此。○补出抱琴，自然不板，琴棋书画四婢，至此始全。贾母连忙扶起，命入别室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府及贾赦那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不免叙些久别的情景及家务私情。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行参等事。元妃又向其父说道："田舍之家，齑盐布帛[14]，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晋武帝司马炎之妃左芬《离思赋》道其与家人分离之苦云："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　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　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　"元妃诉后宫凄苦，与左氏同慨。"终无意趣"一语，道

破多少深宫禁锢之苦，抹去多少皇家富贵荣华。钱锺书《管锥编》评说元妃省亲与左芬赋云："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一赋一小说，亦可谓同调也。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锺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伏愿圣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福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残年，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己卯、梦稿、列藏各本作"残犁"，蒙府、戚序本作"残黎"。或谓，"残犁"是"原笔"，而"残年"系"妄改"。陈熙中《"残犁"还是"残年"》一文则辨明，雪芹原文当是"残年"，隋人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篇有"吾已六十馀，故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之句　贾政所说，自然而贴切。反之，"残犁"则或是"残年"之笔误　辨之甚详，可以参看。〇此句后，脂批诸本均有"懑愤金怀"一语，甲辰及程本无　"懑愤"亦古人常用词，心中烦闷抑郁之意，词义明白　或以为，此乃作者"隐笔"，与元春之死"大有干连"　说得玄乎，惜无实据　更祈自加珍爱，惟勤慎肃恭以侍上，庶不负上眷顾隆恩也。"元妃与贾母等相见，只叙久别之家务私情；贾政见之，则一派台阁官话。〇贾政之与元妃，本是父女，然碍于国体，相见必垂"帘"，对答须用"启"，自称要说"臣"，皆遵人臣之礼也　皇权之制，对人性之扭曲，一至于是。贾妃亦嘱以"国事宜勤，暇时保养，切勿记念"。元妃对语，亦正大堂皇。写父女酬对一段，实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深得台阁体制　姚燮眉批云："此系供奉文字，只得尔尔　"

贾政又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请即赐名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道："果进益了。"贾政退出。此句后，庚辰、己卯、蒙府本有"贾妃见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二十三字，别本文字略有不同，甲辰及程本无此句　卸去贾政，插入赞赏钗黛一句，而后出落宝玉，文意尽致自然。元妃因问："宝玉因何不见？"贾母乃启道："无职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进来。小太监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姐弟相见，一"携"、一"揽"、一"抚颈"、一"泪下"，字字意足，蕴涵多少骨肉情深、阔别伤痛。己卯批云："只此一句，便

补足前面许多文字。”此四写痛泪也。

尤氏、凤姐等上来启道：“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起身，命宝玉导引，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自此以下，写元妃二次游幸大观，但未言路径。重在写应诏赋诗，关合下半回“呈才藻”文字。早见灯光之中，诸般罗列，进园先从“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处，此番游幸，总摄四处，照应前文看园。然依上回所写园中路径，“有凤来仪”与“红香绿玉”，并非连簇紧接，此处次第，或似失序。登楼步阁，涉水缘山，眺览徘徊。一处处铺陈华丽，一桩桩点缀新奇。元妃极加奖赞，又劝：“以后不可太奢了，此皆过分。”既而来至正殿，降谕免礼归坐，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捧羹把盏。

元妃乃命笔砚伺候，亲拂罗笺，择其喜者赐名。因题其园之总名曰“大观园”，大观世界，乃小说描写之重心。上回借贾政看园，着意渲染；本回由元妃省亲，复极力铺叙，至此，始因元妃题名，珍重出之。二十三回，元妃下旨，宝玉及诸钗入园居住；至一百二回，园门封闭。大观描写，笼罩全书　正殿匾额云“顾恩思义”，对联云：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

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或以为此联平平，不见佳处。盖应制文字，只能如此，非关才情也。

又改题：“有凤来仪”赐名“潇湘馆”。“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赐名“怡红院”。承接上回，再提海棠与芭蕉，以红比棠，以绿喻蕉。“红”“绿”相衬，“怡”“快”对照，改作新雅、灵动。此实第二次写怡红院也，突现其色泽基调。“蘅芷清芬”赐名“蘅芜院”[15]。蘅芜，香草名。清人纳兰性德《沁园春·代悼亡》词云：“梦冷蘅芜，却望姗姗，是耶非耶？”着一“冷”字。此以蘅芜名苑，与十七回所写“蘅芷清芬”之“幽冷”景色，适相一致。“杏帘在望”赐名“浣葛山庄”。“浣葛”化用《诗·周南·葛覃》“薄浣我衣”句意，《诗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山庄后为李纨居处，借以称颂其贤德。正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曰“缀锦楼”，此当为“缀锦阁”，与下句所云大观楼西面之“含芳阁”，两翼对称。缀锦楼，则在大观园西路中部之紫菱洲，别为一处，二十三回写迎春进园后

居此。西面叙楼曰"含芳阁"[10]。更有"蓼风轩"、位于园之西路，轩名蓼风，或从明高濂《玉簪记》"追别"一出"天空云淡蓼风寒，透衣单，江声凄惨"想来。二十三回写惜春入园后居此，词意当与其"独卧青灯古佛旁"之凄凉结局相关照 "藕香榭"、"紫菱洲"、"荇叶渚"等名。匾额有"梨花春雨"、此乃梨香院匾额，语本唐白居易《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原为比喻杨贵妃姿容之娇媚。古人亦常以"冷艳"一词形容梨花之素雅。如唐丘为《左掖梨花》诗说"冷艳全欺雪"、宋朱淑真《梨花》诗说"冷艳未饶梅共色"等。四回写薛家进京后尝居梨香院，二十七回则径以杨妃比宝钗，两相关合，此当以梨花喻钗之冷艳也 "桐剪秋风"、此为秋爽斋匾额，斋位于园之西路，院内有梧桐与芭蕉。古人称梧桐为植物中"清品"，秋风袭来，脱然有声，最得秋意，故《广群芳谱·桐 有"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语。清高士奇《北野抱瓮录》云："梧桐修柯碧叶，纡径之内，种之成列，绿荫蔚然，晚雨夜月时，幽响滴沥，清影扶疏，秋声秋色，尽在于是。"二十三回写探春入园后居此。宋王安石《孤桐》云："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尤切探春"才自清明志自高"之精敏性格特征。"荻芦夜雪"等名。此为芦雪庭匾额，庭位于园之西部河滩上，傍山临水，四面芦苇掩覆。四十九、五十回写湘云、黛玉等曾在此烹吃鹿肉、即景联诗。又命旧有匾联不可摘去。于是先题一绝句云：

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此诗总写大观园，结句以"大观"二字以尽园景之美。张新之谓此诗"落落大方，肖为天语，自不雕琢"。

题毕，向诸姐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姐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记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题一匾一诗，随意发挥，不可为我微才所缚。且知宝玉竟能题咏，一发可喜。此中潇湘馆、蘅芜苑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四大处，独重四大处，而中有浣葛山庄。张新之评谓"可见是书不仅谈情欲之情"。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前所题之联虽佳，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自去构思。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难与

薛林争衡，只得随众应命。写探春知己知彼，伏后文无限情事。李纨也勉强作成一绝。贾妃挨次看姊妹们的题咏。写道是：

旷性怡情（匾额） 迎 春

园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

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诗中“羞题”二字恰 迎春自知缺乏诗才，奉命题额，深感羞愧 诗作关合其柔弱怯懦之性格特征

文采风流（匾额） 探 春

秀水名山抱复回[17]，风流文采胜蓬莱。

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

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脂本及程甲，此诗原系李纨名下，程乙改属探春，而将七绝“万象争辉”易署李纨。程乙所改，似亦有理。探春自负清高，才志不凡，其视大观为蓬莱仙境，声言“未许凡人到此来”，切合其身份个性，亦切合时人造园旨趣。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园。”且诗作颇有灵气，亦不合“槁木死灰”之李纨心境

文章造化（匾额） 惜 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清莲塘居士编《唐人说荟》引王维《画学秘诀 云：“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楼台高起五云中。五云，五色瑞云，古人视为吉祥之兆。白居易《长恨歌》：“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首句切合画理，全诗写来仿佛幻境，显现惜春孤傲之情。

万象争辉（匾额） 李 纨

名园筑就势巍巍，奉命多惭学浅微。

精妙一时言不尽，果然万物有光辉。诗中“多惭”二字亦恰，照应上文李纨“也勉强作成一绝”句。

凝晖锺瑞(匾额)　薛宝钗

芳园筑向帝城西，明白道出大观园位置。然“帝城”何指，园址何在？则如烟如梦，实难确指。或说是南京城西随园，或说乃京华西北恭王府，或说兼指南北两地。藏云《大观园源流辨》即云：“自明以来，燕京园林，已充分采取江南庭园之风趣，而其广大又不脱北方苑囿的系统。”看书中所写，大观园塑造，当有凭依；但《红楼》系小说，实物与幻景，现实与想象，兼而有之。宋淇《红楼梦识要》云：大观园在雪芹“方寸之间”。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此诗凝重典雅，乃为刻意“颂圣”之作。他人题咏，多为“应命”点缀，钗诗则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结句谦言“自惭”，颂及元妃之诗，尤为委婉得体，与宝钗性格及情态相吻合己卯批云：“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犹未见长，以后渐知。”

世外仙源(匾额)　林黛玉

宸游增悦豫，此句，独同甲本，诸脂本均作“名园筑何处”。戚本狄葆贤眉评谓，程甲所改“虽切颂圣，然究欠自然”。实则，改笔首句，与结句前后照应，却也允当。王伯沆批称之为“初唐风格”。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句中“借”字，既是写景，亦为实指。中国古典园林兴造，讲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清朱锡绶《幽梦续影》附春山语云：“园亭之妙，一字尽之，曰借，即因之类耳。”《红楼》园林描写，绘景状物，深得“因借”之妙　添来气象新。

香融金谷酒[18]，花媚玉堂人[19]。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黛诗虽为“胡乱应景”之作，然用典熟练，格调清新，亦可见其心聰与才情。己卯批云：“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

元妃看毕，称赏不已，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欲处处争胜，事事压人，的

是黛玉心性，亦是其胸无城府、率直可爱处。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

时宝玉尚未做完，才做了“潇湘馆”与“蘅芜苑”两首，正做“怡红院”一首，起稿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推他道：“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才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又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分驰了？《茶馀客话》卷十二云：“应制之词，切须忌讳”故宝钗如此劝之也 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再想一个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写来真切 己卯批云：“想见其构思之苦，方是至情 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神童天分等语 ”“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宝钗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所谓“金殿对策”，乃指在金銮殿对答皇帝策问也 自汉代以来，对策已成为取士考试一种形式。《汉书》“萧望之传”唐颜师古注：“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 ”而“赵钱孙李”，则是旧时启蒙读物《百家姓》首列四姓 明周楫纂《西湖二集 卷三《巧书生金銮失对 写：“话说甄龙友教了数十个村孩童，不过是读赵钱孙李之辈。”宝钗奚落，说应试士子，比启蒙村童，颇有意趣 其期望宝玉委身仕途之意，遂亦表露无遗 庚辰眉批云：“如此穿插，安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唐朝韩翃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20]，都忘了么？”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意，笑道：“该死，该死！眼前现成的句子竟想不到。雪芹之友敦敏《懋斋诗钞》有《芭蕉》诗云：“绿蜡烟犹冷，芳心春未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以为此即宝玉诗“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一联之所本，并云：“句法和遣词吻合到这种地步，极少可能是偶然碰巧。”庚辰本于“绿蜡”句下有一夹批：“此等处便用硬证实处，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从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珑锦绣地步 ”余英时认为此批出自敦氏兄弟，乃赞叹其化用“现成眼前”物事之巧妙 可备一说。姐姐真是‘一字师’了[21]。从此我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宝玉之欣喜，有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云：“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 ”宝钗也悄悄的笑道：“还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一面说笑，因

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开了。元妃称皇宫为“不得见人的去处”，隐含其悲怨与无奈，令人怜悯；宝钗“金殿对策”、“黄袍姐姐”云云，则流露出对宫闱生活的艳羡与向往，使人叹惜。◎文中用“转眼瞥见”、“咂嘴点头”、“悄悄笑道”、“抽身走开”等写宝钗对宝玉留心观察、相嘲奚落、关切体贴种种情态，活灵活现，颇具神韵。庚辰夹批云：“一段忙中闲文，已是好看之极，出人意外。”

宝玉续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时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见宝玉构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录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向宝玉跟前。此段写黛玉“见宝玉构思太苦”，而为其解难分忧，乃代作一律，“吟成”、“写在”、“搓成”、“掷向”，不矜不伐，光明正大，与上文宝钗之张致，恰成对照　然评者或谓，当时科举考试，代倩之风盛行，作者写此，或有讥切世弊之意　甲辰批云：“姐姐做试官，尚用枪手，难怪世间之代倩多耳。”姚燮眉批亦云：“可见传递代倩之弊到处通行。”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即记其曾侦获一代笔作弊者。宝玉打开一看，觉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誊完呈上。元妃看道是：

有凤来仪　宝　玉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
迸砌防阶水，穿帘碍鼎香。
莫摇分碎影，好梦正初长。此诗意境清幽，第一、四句点出“绿玉”，虽元妃不喜此二字，奈宝玉终难忘之。第五句，己卯批曰：“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过’，今偏翻案　”亦合宝玉性格。

蘅芷清芬

蘅芜满静苑，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湿衣裳。
谁咏池塘曲？谢家幽梦长[22]。诗意清冷，有烘托宝钗个性作用。

怡红快绿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清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诗咏棠红蕉绿，双美并在。诗意缠绵，亦有衬托宝玉性格之作用　己卯批云："王梅隐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则不免牵强"此首可谓诗题两称，极工极切，极流离妩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宝玉三诗，重在写景，以为馆院中主人铺垫写照；黛玉代作，则意在抒情，与上"世外仙源"一首同调，抒写其怡适情趣。诗亦一气呵成，工切自然，毫不雕琢。结末两句，略涉应制，乃如己卯所批："以幻入幻，顺水推舟，且不失应制，所以称阿颦。"

元妃看毕，喜之不尽，说："果然进益了。"又指"杏帘"一首为四首之冠，遂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上回宝玉拟题，已用此名，贾政斥之为"胡说"　此处则黛玉用之，元妃亦用之，贾政等乃"称颂不已"。人情之变，倏然阴晴，何也？又命探春将方才十数首诗另以锦笺誊出，令太监传与外厢。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贾政又进《归省颂》。元妃又命以琼酪金脍等物，赐与宝玉并贾兰。此时贾兰尚幼，未谙诸事，只不过随母依叔行礼而已。

那时贾蔷带领一班女戏子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只见一个太监飞跑下来说："做完了诗了，快拿戏单来！"贾蔷忙将戏目呈上，并十二个人的花名册子。少时，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23]。此四出戏，似随意点之，而据剧情揆度，当隐喻贾府四大情事，具有话语联想效应　然对四出戏寓意之解读，则众说不一　己卯夹批云："《一捧雪　中，伏贾家之败。"《一捧雪》搬演明代儒生莫怀古因玉杯"一捧雪"，而遭权贵严世蕃陷害，乃致家破人亡事。贾家后来亦一败涂地，两相关合。己卯所评，当以传奇通篇居情而言。张新之批，则云："《豪宴》，本回事"黄小田批亦云："头一出指目前"此出戏，乃写严世蕃宴请莫怀古，众人纵酒为乐事，则关合元妃省亲场面。张黄所批，亦似有理　洪秋蕃评谓之"本地风光"

又，《乞巧》出，己卯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此出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七月七日晚在长生殿密誓订盟事 后杨妃在安史之乱中被逼缢死于马嵬坡。己卯批，或与五回元春判词及《恨无常》曲有关 黄小田评，亦谓"第二指宫中"。张新之则批："《乞巧 ，宝钗传 "洪秋蕃亦持此说，而指谓"宝钗巧于夺婚"。如此释义"巧"字，似嫌牵强 又，《仙缘》原题《合仙》，系《邯郸梦》中一出，演出本亦称《仙圆》。剧演吕洞宾众仙人引度"痴人"卢生出家修道事。己卯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 "此批颇费解。吴克岐《犬窝谭红》"正误"云："未知原本均如高氏所补否？'甄宝玉送玉'未见，惟归锄子《红楼梦补》有'甄宝玉送玉事'事。"查该书第八回有贾府家宴宝玉点《仙圆》一出戏文一节，第十七回有贾宝玉寄往甄府，托甄宝玉进京将"通灵宝玉"送给王夫人、贾母一事。《红楼梦补》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两段描写，与脂批关系若何，值得探究。张新之批谓："《仙缘》，宝玉结果。"较为贴切。今之论者，或曰："送玉"当指甄宝玉将通灵玉送还癞僧，仍置于大荒山，写甄代替写贾。此说似属臆度，不详所据。又，离《离魂》一出，演杜丽娘病垂魂离故事 己卯批："伏黛玉死，《牡丹亭》中。"张新之评谓之"黛玉传"，两相一致 ○上述四剧目，按旧时礼俗，省亲之日，不当演出。如明墨憨斋定本《邯郸梦》评，即云此剧"遇吉日，不敢演"。是故，"省亲四曲"当有寓意，而如己卯所批："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按之程本后四十回，与脂批所云预伏四事，不尽相同。当因雪芹改稿时，构思又有变化。或缘后人补续，程高整理，体贴未细。贾蔷忙张罗扮演起来，一个个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态，虽是妆演的形容，却做尽悲欢的情状。

刚演完了，一个太监托着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谁是龄官？"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载，乾隆时，扬州一女戏班，演员艺名，多称某官，如喜官、玉官、巧官、金官、秀官等等，乃一时之风气。《红楼》中称十二女戏子曰龄官、曰芳官、曰藕官等，当亦此社会习尚也。贾蔷便知是赐龄官之物，连忙接了，命龄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做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24]。龄官自为此二出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25]。在女乐中，龄官为贴旦，《相约》二出，即以扮演芸香之贴旦为主角；而《游园》二出，则以扮演闺门旦之杜丽娘为主角。故龄官以为非本角戏，执意不作。此亦可见

其人格之自尊。贾蔷扭不过他，只得依他做了。何以“扭不过他”，看后文三十回画蔷、三十六回调雀事自知，此伏一笔。元妃甚喜，命：“莫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绸，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之类。然后撤筵，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忽见山环佛寺，此处当即栊翠庵，虚写妙玉一笔，方不冷落 而庵之设置，颇具画意 前引王维《画学秘诀》云：“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回抱处僧舍可安，水陆边人家可置 ”忙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又题一匾云“苦海慈航”。一场归省旷典，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而忽以此匾冷语一收，不啻当头棒喝，以警世人 盖寓意天下之事，兴亡哀乐，迁变无常，当挣脱虚名，疾登觉岸，以免沉沦 王伯沆批以为“四字收尽本书作意” 又额外加恩与一班幽尼女道。

少时，太监跪启：“赐物俱齐，请验按例行赏。”乃呈上略节。元妃从头看了无话，即命照此而行。太监下来，一一发放。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枷楠念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吉庆有馀”银锞十锭。邢夫人等二分，只减了如意、拐、珠四样。贾敬、贾赦、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盏各二只，表礼按前。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和贾兰是金银项圈二个，金银锞二对。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锞四锭，表礼四端。另有表礼二十四端，清钱五百串[26]，是赏与贾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皆是表礼一端，金银锞一对。其馀彩缎百匹，白银千两，御酒数瓶，是赐东西两府及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的[27]。外又有清钱三百串，是赐厨役、优伶、百戏、杂行人等的。

众人谢恩已毕，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元妃不由的满眼又滴下泪来，五写悲泣，即李义山《无题》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也。却又勉强笑着，拉了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咛：“不须记挂，好生保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见面尽容易的，何必过悲。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着一“倘”字，愈增其悲，意谓明岁能否归省，尚难

捉摸也　己卯夹批云:"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隐讳,自然之至。"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贾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结末总写一句众人之悲泣,与前文"呜咽对泣"句相应,复加"难言"二字,凄然欲绝,有如永诀,尤觉哀痛。〇元妃归省,乃古今旷典,自戌初、至丑正,共六个时辰,而多次写其与家人呜咽悲泣,笔力万钧,字字入髓。恩准省亲,恩耶,怨耶?读者意会,亦可知也。元妃虽不忍别,奈皇家规矩,违错不得的,段启明《贾府"四春"元迎探惜》评曰:"皇家规矩,违错不得"八字,"正是元春大悲苦的根源"。所评是也。短短八字,实如刀斩斧截,笔挟秋霜,读之悚然。只得忍心上舆去了。这里众人好容易将贾母劝住,及王夫人搀扶出园去了。回舆一段,声情俱哀,写尽离别之苦。"忍心"二字,无限辛酸,无限悲凉。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挡围幕:用布幔遮挡,防人窥视。

②　百合之香:即百和香,一种用多种香料配制之香料。

③　长春之蕊:月季花之别名。或指一种四季盛开不谢之花。

④　凤翣龙旌:即龙旗凤扇。翣,古时一种作为仪仗之大扇,俗称"掌扇"。以野鸡或孔雀羽毛编织而成,有长柄,一人擎之以行。

⑤　昭容、彩嫔:宫廷中女官名。

⑥　细乐:用丝竹管弦等乐器演奏之轻清之乐,与锣鼓等声重之打击乐相对而言。

⑦　通草:即"通脱木",五加科小乔木。茎含大量白色髓,采作薄片,可制通草花或其他装饰品。

⑧　行宫:帝王、皇后外出,临时居住之宫室。

⑨　庭燎:庭院照明之火炬。多用松、苇、竹诸物合并起来,灌以脂膏,点燃照明庭中。

⑩　虾须帘:以细竹皮丝编制之帘。清曹庭栋《老老恒言》卷四:"有竹帘极细,名虾须帘。"

⑪　鱼獭毯:一种以水獭皮所制之土黄色毯子。

⑫　月台:正殿前突出而连接前阶之露天平台,三面有台阶。

⑬　邢夫人、李凤迎探惜等:甲本作"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庚辰、己卯、梦稿本作"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

⑭　齑盐布帛:吃素食,穿布衣。形容生活贫苦。齑,切碎之腌菜。

⑮　蘅芜院:王本、庚辰、己卯、梦稿本作"蘅芜苑",乙本此回下文两处皆作"蘅芜

苑”。后文“院”“苑”两字多混用，现统一作“蘅芜苑”。

⑯ 叙楼：正殿西面之配楼。叙，同“序”。《书·顾命》：“西叙东向。”

⑰ 名山：诸本皆作“明山”。名，通“明”，见《说文通训定声》。

⑱ 金谷酒：金谷，即“金谷园”，晋石崇之花园，在河南洛阳东北。石崇于此与宾客游宴，有不能者，罚酒三斗。后用以指饮酒赋诗。这里代指醇酒。

⑲ 玉堂人：玉堂，嫔妃所居之处。玉堂人，此处指元春。

⑳ 唐朝韩翃咏芭蕉诗：韩翃，脂本皆作“钱翊”。张本作“钱珝”，是也。见南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五。钱珝（xǔ）为唐诗人，其《未展芭蕉》诗首两句为：“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

㉑ 一字师：改正一个字之老师。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载，唐诗僧齐己作《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下拜。时人称郑谷为“一字师”。

㉒ 谁咏池塘曲？谢家幽梦长：池塘曲，指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诗。其中有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家，即谢灵运家。

㉓ 《豪宴》等四出戏：《豪宴》，清李玉《一捧雪》传奇之第五出。《乞巧》，清洪昇《长生殿》传奇第二十二出，原题《密誓》。《仙缘》，明汤显祖《邯郸记》第三十出，原题《合仙》。《离魂》，《牡丹亭》第二十出，原题《闹殇》。

㉔ 《游园》、《惊梦》：汤显祖《牡丹亭》中《惊梦》一出，演出本改为《游园》和《惊梦》两出，叙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欢会事。

㉕ 《相约》、《相骂》：明月榭主人《钗钏记》传奇中两出，演富家女史碧桃遣丫鬟芸香约书生皇甫吟相会及芸香与吟母张老夫人拌嘴诟骂事。

㉖ 清钱五百串：串，旧时铜钱计数单位，一千枚铜钱，以绳穿起，称“一串”。明清时，按定制由官局所铸之钱，称“制钱”。一串钱中，如夹有少量私铸钱，统称“毛钱”；如全部为制钱，称“清钱”。

㉗ 陈设、答应：皆指仆役。陈设，本为明宫中近侍名号，此处指布设器具之仆役。答应，明清两代宫人称号，此处代指仆人。

回　评

此回标目，诸本亦有异。戚序本下句为“助情人林黛玉传诗”，王伯沆谓其“小气可哂”，的是。梦稿本作“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贾元春归省庆元宵”。据程本，上句所写，乃上回后半之事。程本改目，上回之“试才”，与此回之“呈才”；上回之“归省庆元宵”，与此回之“元妃省父母”，两“才”与两“省”字，交错重复，似亦未妥。依回目言，合目为好，不宜分拆。

十三回可卿丧事，此回元妃归省，凶吉两事，俱写贾府极盛之时。前者意在张扬宁府豪门势派，后者炫耀荣府富贵荣华。元妃省亲，戌时来，丑时

去，仅游幸数刻，确如“蜻蜓点水，一掠即飞”；而贾府忙乱年馀，奢侈靡费，挥金若土，元妃见之，亦叹惜“奢华过费”。“末世”之族，如此靡费，已隐寓贾府之“盛宴必散”。

《红楼》全书，正笔细写元春，惟此一回。后文二十二回灯谜、二十八回赐赏、八十三回染恙、九十五回薨逝，则多用侧笔，再无其正面故事。元春生于绮罗，选入皇宫，贵为帝妃，富贵已极；然幽居深宫，骨肉各方，终无意趣，实是一悲剧性人物。归省父母，本乃“古今旷典”，但亲人相见，只“对泣”“垂泪”，无限悽惨，莫名怨苦。元妃命运，宛如唐人宫怨诗，揭示出宫闱禁锢之苦、皇权专制之威。庚辰回前题诗曰：“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诗后脂评云：“好诗，全是讽刺。”说元春晋封是“虚名”，宫闱“苦甘”无人能识。十六回末，洪秋蕃评省亲时亦云：“此固天恩浩荡，锡类推仁”，然“于父母骨肉之间，仍不能稍慰孝慈亲爱之念，天恩亦虚恩也。”揭底所谓“皇恩重”，实乃“虚恩”。而所谓“天伦乐”，则如《小说丛话》录侠人语所云：“归省一回，题曰‘天伦乐’，使人读之，萧然飒然，若凄风苦雨，起于纸上，适与其标名三字反对……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是知，离散骨肉之情，泯灭天伦之乐，戕害人性之本，乃专制皇权莫大之害也。

此回与上回，两写大观，各有侧重。贾政游园，宝玉题联，乃在白昼，重在写其布局景点，而陈设未备；元妃游幸，则一应俱齐，且在夜间，灯光相映，上下争辉，处处铺陈，桩桩装点，愈增艳丽。两番描写，各有情景，各具意趣。

元妃归省，乃贾府又一大事，故自首至尾，层层铺垫。从年前准备、太监照应，至贾府候驾迎驾，种种仪注，胪记井井，无一漏笔。元妃既至，自入院更衣、乘舆进园、登舟游览、升殿受礼，至出园省亲；从二次进园、升殿筵宴、题额赋诗、听戏拜佛，至赏赐回宫，写来文情旖旎绚丽，笔致徐舒萦纡，盘旋铺排，毫无滞置，亦文章之大观也。庚辰批云：“一回离合悲欢夹写之文，真如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尚有许多忙中闲、闲中忙小波澜，一丝不漏，一笔不苟。”

此回诸钗应制赋诗，乃《红楼》中人物首次题咏也。既展示人物个性特征，又为后来大观园世界作引；而雪芹才情，亦于此可见。张新之评曰：“每

一诗词，必顾书旨，必隐寓意，必按本人，有许多束缚，亦不易也。”

元妃省亲，是贾府第一旷典，亦继秦氏丧礼后，小说故事转折之又一大过节。一则承前启后，“归省”实是贾府由盛而衰之枢纽，而从下回起，转入对贾府回光返照光景之描写；至五十三回二次元宵节后，全写衰败。贾府盛衰荣枯，与元妃命运相始终。二则柳暗花明，为诸芳迁居大观作铺衬，自下回始，接写小儿女一段花团锦簇之文。两者相辅相成，演绎《红楼》后半故事。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1]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椒房等员，不必细说。

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前为协理宁府而辛劳，此因省亲而扎挣，总写其本性要强也。闲闲一束，揭过省亲，递入下文。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闲躲静，独他是不能脱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遥伏七十二回"恃强羞说病"一段文字。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凤姐总"事多任重"，宝玉常"无事闲暇"，后文叙及二人，多从"事多"与"无事"着眼。偏这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上才得回来。转入本回上半段文字。己卯批："一回一回各生机轴，总在人意想之外。"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正在房内玩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里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2]。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

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3]，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闻于巷外。据载，此类神鬼、妖魔之戏，本盛行于宫廷之中。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云：内府戏班，"所

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是则，《红楼》所写，是宫中实事，亦是作者微词　德龄公主著《皇朝的背影　　我在慈禧身边的日子》并说，直至晚清，宫中还"专门演出神仙宗教戏，太后非常喜欢这种戏"　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往各处闲耍。宝玉本是一愿"常聚"、喜"热闹"之人，然宁府演戏，竟感觉"如此不堪"，想去偷闲，是知此所说"繁华热闹"者，乃乌烟瘴气之谓也。"耳内喧哗，目中离乱"，以写宁府之混乱恶浊。黄小田夹批曰："如此招摇，取祸之道，且繁华而曰不堪，衰败更速"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头、姬妾鬼混了一回，便出二门来。

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遂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谜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也不理论。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上才散，因此偷空儿也有会赌钱的，也有往亲友家去的，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上再来；那些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儿去了。

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画的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望慰画轴美人，奇情妙想　美人之"寂寞"，亦宝玉此时之心理写照也　偌大贾府，如此"热闹"，而竟无一人与之对语，只得去找画中美人，其孤独可知　与三十五回黛玉调逗架上鹦哥"释闷"，同一心境　蒙府批云："天生一段痴情，所谓情不情也。"又云："宜众人谓之疯傻。"想着，便往那里来。刚到窗前，听见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唬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正在得趣，故此呻吟。小说开篇至此，写及贾府内两段小儿女风月文字，一为宝玉亲"试"，一乃宝玉所"见"，而皆与警幻"云雨"之训相关，承先启后，以映衬下文"情切切"、"意绵绵"两段纯情文字。故张新之评曰："陡提第五回，是谈情之始，是袭人文字。"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两个唬的抖衣而颤。重情如宝玉，偏能撞破他人艳事，前捉秦钟、智能，今唬茗烟、万儿，颇寓禅机，实乃传情入

色、自色悟空之必修功课也。然与袭人偷试，独天知地知，味之亦妙。可与凤姐醋打贾琏与鲍二家的、鸳鸯偶遇司棋与潘又安、香菱惊散薛蟠与宝蟾等事对看。

茗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要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儿的，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的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不告诉人。"如此提醒，的是宝玉 庚辰批云："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可 "急的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不过十六七了。"宝玉道："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就作这个事，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宝玉撞见二人幽会，尚不识万儿，然安慰云"我不告诉人"，责怪茗烟"连他的年岁也不问问，就作这个事"，怜惜袒护，一往情深。姚燮眉批云："宝哥哥可谓天下有情人矣"，"迥非浮荡子所及。"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新鲜奇文。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卍'字花样[4]，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万儿。"宝玉听了笑道："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了给你作媳妇，好不好？"茗烟也笑了。因问："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作什么呢？"茗烟微微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写茗烟心思入微。庚辰批云："茗烟此时只要掩饰方才之过，故设此以悦宝玉之心。"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5]。况且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茗烟道："就近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么呢。"一则厌听东府"热闹"戏文，欲躲烦恼；再则撞见茗烟与万儿"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盖心有所感，思及袭人 一逼一诱，引出宝玉找袭人一事，文章构想细密，善作"引线"。故陈其泰批云："主至婢家，不合情理 渐渐引入，自尔宛合 "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

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茗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儿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是他主仆两个，唬的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宝二爷来了！”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看袭人反应，一“听”、二“忙跑”、三“迎着”、四“一把拉着”，纸上现影。问话着一“你”字，乃脱口而出，惊奇之心活跳。宝玉笑道：“我怪闷的，此乃宝玉首次直说其“闷”也。看似笑语，却是实情。盖因其青春觉醒，与黛玉萌生爱情，积想在心，不敢直言，而心绪不宁，不时发闷也。看后文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一回等，并可知也。来瞧瞧你作什么呢。”袭人听了，才把心放下来，说道：“你也胡闹了，可作什么来呢？”一面又问茗烟：“还有谁跟了来了？”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道。”袭人听了，复又惊慌道：“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人，或是遇见老爷，街上人挤马碰，有个失闪，这也是玩得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都是茗烟调唆的，等我回去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个贼死。”宝玉之来，花氏兄妹意外惊慌，又怕“碰见人”，又恐“有失闪”，宝玉之娇养尊荣，于斯可见。茗烟撅了嘴道：“爷骂着打着，叫我带了来的，这会子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罢，要不，我们回去罢。”何尝“骂着打着”，一派撒赖；结末故意兜转一句，更说得活像。花自芳忙劝道：“罢了，已经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不干净，爷怎么坐呢？”

袭人的母亲也早迎出来了。袭人拉着宝玉进去。自“一把拉着问”，至“拉着”进去，其间并未松手。此番情景，当已被花氏母子亲眼所见，为下文铺衬　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儿，见他进来，都低了头，羞的脸上通红。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连用三“又”字，写花氏母子对宝玉之殷勤款待，神理如画。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此五字，书之眼目，宝玉脾性，袭人当然熟知。己卯批云：“妙。不写袭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写袭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不敢”句前，除列藏本，其馀脂本及程甲本均有“果子也不用摆”一语，梦稿本原亦有此语，后删去，而与乙本同。梦稿此回改动较多，改笔多

同乙本。"不敢"句写宝玉居常生活之娇贵,恰当己卯所评:"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带出家常情,他书写不及此。"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6],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里,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连用四"自己",历落有致,见微知著、宝玉素日之"安富尊荣",袭人对宝玉之"竭力尽忠",宝袭二人之"微妙情常",一并和盘托出。姚燮眉批曰:"文情亦婉委,亦熨贴。真如春葩含露,游丝袅空,不知作者如何体会出来。"己卯批以为:这一描写,"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长欲为赎身角口等未到之过文。"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此语看似平平,实含深义。据脂批,一以"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再则提供八十回后贾府败亡、宝玉沦落佚稿重要信息。己卯批云:"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后数十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此批所说,与一回《好了歌注》"展眼乞丐人皆谤"、三回《西江月》批宝玉"贫穷难耐凄凉"等内容适相吻合。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输。"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捻"之、"吹"之、"托"之、"给"之,写得委婉体切,精细周到。与九回宝玉上学袭人细细叮嘱,同一用笔。

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融滑,因悄问袭人道:"好好的哭什么?"己卯批云:("两眼"以下)"八字画出才收泪之一女儿,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描画袭人泪眼形容,亦为下文补写其因"赎身"而哭闹事悬疑伏脉,文笔深细。袭人笑道:"谁哭来着? 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说道:"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衣裳,他们就不问你往那里去吗?"宝玉道:"原是珍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袭人点头,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罢,这个地方儿,不是你来得的。"随手写来,蕴涵多少感慨。宝玉笑道:"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袭人笑道:"悄悄儿的罢,叫他们听着作什么?"上句"笑道",庚辰、己卯、列藏本作"悄笑道"。己卯批云:"想见二人素日情景。"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希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儿瞧瞧。再瞧什么

稀罕物儿，也不过是这么着了。”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这么着了”四字，脂本及程甲作“这么个东西” 己卯批云：“此言固是袭人得意之语，盖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见之宝，我却常守常见，视为平物。”此乃第九次写及通灵玉也 在姊妹面前，显摆自己得宠于宝玉，切合袭人此时心理。乙本所改，声口平平，不及原稿多矣。如此臆改者，书中尚有多处。又命他哥哥去雇一辆干干净净、严严紧紧的车，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袭人道：“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

花自芳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些果子给茗烟，又把些钱给他买花爆放，叫他：“别告诉人，连你也有不是。”是掩饰语，亦实情语，照应上文“等我回去告诉嬷嬷们”句。一面说着，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车，放下车帘。茗烟二人牵马跟随。茗烟二人，乃指茗烟与花自芳。乙本同甲本，庚辰、己卯、梦稿、戚序本作“花茗二人”，蒙府、甲辰本作“茗花二人”。来至宁府街，茗烟命住车，向花自芳道：“须得我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过去得呢，看大家疑惑。”花自芳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倒难为你了。”于是仍进了后门来，俱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索性恣意的玩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儿。点此一笔，颇具生活情趣。喜食瓜子儿，当是闺中嗜尚。八回尝写“黛玉磕着瓜子儿”，抿着嘴儿笑；六十六回写尤三姐“只低了头磕瓜子儿”。前此如《金瓶梅》，第十五、三十回写潘金莲、二十四回写宋蕙莲亦有此习好。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鬟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了样儿了，别的嬷嬷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此即“灯台不自照”之义，系宋元时俗语。元人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三折：“方信道人心未易知，灯台不自照。”《金瓶梅》第六十九回：“月娘道：‘乳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后世演化为“灯台底下黑”一语 只知嫌人家腌臜。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

遭塌，越不成体统了。”丫鬟们“恣意玩笑”，由李嬷看来，确是“不成体统”；在宝玉眼中，却是平日常情　恰如脂批所云，此“所以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也。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告老解事，已无职权，人情恶薄，天下同风。己卯批云：“调侃入微，妙，妙。”如今管不着他们。因此，只顾玩笑，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候睡觉？”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个讨厌的老货！”

李嬷嬷又问道：“这盖碗里是酪，怎么不送给我吃？”说毕，拿起就吃。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惹气”云云，乃照应八回茜雪枫露茶事。己卯批：“这等话声口，必是晴雯无疑。”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我不信他这么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他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7]！”一面说，一面赌气把酪全吃了。吃掉留给袭人之奶酪，与八回拿去晴雯爱吃之豆腐皮包子、喝掉宝玉爱喝之枫露茶相对应，以写李嬷嬷之放肆无礼。李妪奶过宝玉，自感尊荣高贵，而妄自尊大；现则告老出去，自觉今非昔比，而失落难平，满腔积怨　故对宝玉，每每自居功臣，发泄不满；对袭人辈，常常倚老卖老，作威作福，遇事生风，而又总是自讨没趣。一个背时失意、呆形呆气的老妪形象，如在目前。又一个丫头笑道：“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送东西给你老人家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姚燮云：“不知何人，可谓善解矣。”此乃未见脂批也。己卯批曰：“听这声口，必是麝月无疑。”李嬷嬷道：“你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8]，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映合前文，然程甲第八回写宝玉因茶欲撵者，乃李妈也，经袭人劝阻，未见结果。此则补出被撵者为茜雪，前后互异　此后即不再提及茜雪，似已被逐，不在宝玉房中　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

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与八回袭人

“故意装睡”比照，一写其做作之态，一写其娇惯之情，各各不同。宝玉因问：“可是病了？还是输了呢？”秋纹道：“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的睡去了。”宝玉笑道：“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

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说道：“原来留的是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因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闹的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白遭塌了。谎称肚疼呕吐，不吃酥酪，袭人亦善排解掩饰，息事宁人，是其乖觉处。己卯批云：“与前文应失手碎钟遥对。通部袭人皆是如此，一丝不错。”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炕。”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了栗子来，自向灯下检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有此一问，文情饱满。蒙府批云：“若见过女儿之后，没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头记》矣。”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姐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穿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宝玉并未说及“奴才”二字，袭人点出，可知其对“奴才命”耿耿于怀。雪芹祖上，亦曾作“奴才”。此与四十五回赖嬷嬷所说奴才“苦恼”语对读，其意显然。故己卯批曰：“袭人连补‘奴才’二字，最是劲节。怨不得作此语。”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们家来？”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两姨姐姐”，与贾府何干？盖袭人冷语相问，口锋颇利；宝玉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亦云“亲戚”，勉强说之也。写宝玉一片痴情，声口如闻。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进他们来就是了。”宝玉笑

道："你说的话，怎么叫人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宅大院里，又是痴想，宝玉心意，好女儿就应生在贾府这样"深宅大院里"。姚燮眉批曰："却是宝哥心中真实想头，并非以强词夺理也。"没的我们这宗浊物倒生在这里。"己卯批云："妙号　后文又曰'须眉浊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宝玉多次将男子视为"浊物"，而对"女儿"则处处显露痴妄贴切之情。这是其人生哲学之另一面也。袭人道："他虽没这样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我姨父、姨娘的宝贝儿是的。如今十七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两声。比看五十九回宝玉关于女孩儿"出了嫁"便变出许多"毛病"一段文字，真所谓"情痴"之至矣。正不自在，又听袭人叹道："我这几年，姊妹们都不大见。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欲下箴规，款款引入，袭人亦有心机。

宝玉听这话里有文章，不觉吃了一惊，忙扔下栗子，回顾上文，因袭人谎说"想吃风干栗子"，宝玉信以为真，亲为检剥，当一面说话，一面剥栗。此因逼拶得紧，心惊扔下。可知其对袭人之一片真情。小物点睛，描写尽致。问道："怎么着，你如今要回去？"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量，教我再耐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出我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越发忙了，因问："为什么赎你呢？"宝玉情急，心慌意迫，故有此问，引出下文二人一番辩驳。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这里的家生子儿[9]，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手呢？"先说亲情，一辩，说来入情入理。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哪。"一驳，己卯夹批："用贵公子声口，无理。"袭人道："从来没这个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几年一挑，几年一放，没有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们家。"再说朝章典制，言之有据，二辩，更进一层。所谓"家生子儿"、"朝廷定例"云云，并非虚言。据《大清律集解附例》"刑律"载，清制，家生子者，世世为奴，不准赎出，"婚配俱由家主"。又据清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五载，朝廷宫女，十五岁预挑，康熙间年三十以上遣出，雍正间年二十五遣出，乾隆间五年放归。故宝玉听袭人所言，"果然有理"也。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要不放你呢？"再驳，己卯夹批：

"第二层仗祖母溺爱，更无理。"袭人道："为什么不放呢？我果然是个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太太，不肯放我出去，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也还有的；其实我又不过是个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多而且多"四字，甲辰本作"多者呢"，列藏本作"有而且多"，语义较顺　其馀各本同乙本。此当指秋纹、麝月、晴雯诸人　我从小儿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袭人原系贾母之婢，史湘云乃贾母侄孙女，随笔点出袭人曾伏侍湘云一事，于理亦合。后文多次写及两人之亲密，乃有因也。己卯批云："百忙中又补出湘云来，真是七穿八达，得空便入"这会子又伏侍了你几年，我们家要来赎我，正是该叫去的。只怕连身价不要，就开恩放我去呢。要说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仍旧又有好的了，不是没了我就使不得的。"三说主仆情深，老太太、太太或开恩放走，亦未不可。此为三辩，娓娓说来，一反一复，忽刚忽柔，愈宽愈紧，语语顿跌，情切理明，袭人亦妙于词令　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去的理，无留的理，心里越发急了，因又道："虽然如此说，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三驳，己卯夹批："急心肠，故入于霸道无理。"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强。且慢说和他好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他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那卖的人不吃亏，就可以行得的；如今无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无益，反教我们骨肉分离。这件事，老太太、太太肯行吗。"此为四辩，直说究竟，再托一层，更觉袭人去意已定，无可挽回。〇以上写袭人一路侃侃而谈，入情合理有据，宝玉安得不信　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袭人道："去定了。"对照百二十回袭人之嫁，此三字，竟成谶语　宝玉听了，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言之凄然，为宝玉后来多次说生论死作一小引　己卯批曰："都是要去的，妙　可谓触类旁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宝玉魂不守舍，的是"多情"；袭人假作"去定"，

确似"无义" 对照后文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一为其主,一为自身;一乃真情,一以骗词 两人襟怀,各自不同,本性不同也。

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要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己卯批云:"补出袭人幼时艰辛苦状,与前文之香菱,后文之晴雯,大同小异 "其幼时苦状,实亦令人同情 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儿,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能了[10]。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了。"因此哭了一阵。此段补明袭人今日"在家"事,照应上文宝玉悄问"哭什么"句

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自然必不出来的了。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11],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人家儿,不过求求,只怕连身价银一并赏了还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儿,也不能那么尊重,因此他母子两个就死心不赎了。回顾上文,袭人"至死不回"、"必不出来"云云,在在托实,揆其初衷,愿终老贾府,亦是真心,并非作奸,故其母兄"死心不赎" 后文写其欲守不能,委曲再嫁,前后映衬,适成讽刺。然斥之为"奸谄"、"佞人",则似嫌太过 姚燮眉批云:"袭人初心,愿在终老,后来变卦,乃出意外,在作者为反跌下文 "次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两个又是那个光景儿,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别意了。别意,诸本均作"赎念";梦稿本原作"赎念",后另笔改为"别意" 按上文意,作"赎念"较妥 此段情结,是袭人母兄心中所发议论,王伯沆评赏之曰:"无一语着迹,无一字落空,吹影镂尘,文心精绝 "

且说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己卯批:"四字好,所谓说不得好,又说不得不好也。"袭人自幼伏侍宝玉,深知其心性,故设骗戒劝,操纵裕如。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宝玉毛病,非袭人不知,实即其种种忘情处也 己卯批云:"只如此说更好,所谓说不

得聪明贤良，说不得痴呆愚昧也。"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弛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袭人心中断语，实为知人之论。己卯于"任情"语下批云："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恶，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骄，不过一味任性耳。""放纵弛荡，任情恣性"八字，意同九回所云"不能安分守理"、"一味随心所欲"，重作渲染，再点宝玉性格基调。明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云："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宝玉亦一"真人"也。每欲劝时，谅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道破前文，原来为此，写袭人为规劝宝玉，柔媚机变，煞费苦心，其"智术识见"，表露无遗。无怪后文写及宝钗亦对其"深表敬爱"。行文多用补笔逆笔，曲折有趣，逸韵横生。今见宝玉默默睡去，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因"情"而气馁，宝玉已受钤制，入其套中。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这有什么伤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肯出去。"宝玉见这话头儿活动了，话头儿，义谓话语。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七卷："玉英着了急，乱喊：'杀人！'那禁子见不是话头，急忙转身。"清末小说如郭友松《玄空经》第一回、张春帆《九尾龟》第十回等亦有此用例。原为吴语，乙本儿化，则带京味。"这话头儿活动了"一语，各本歧出。庚辰、己卯、蒙府、戚序、戚序本作"这话有文章"，甲辰及程甲本作"这话有因"；梦稿本原同庚辰、己卯诸本，后改同乙本。便道："你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我自己也难说了。"袭人笑道："咱们两个的好，是不用说了。但你要安心留我，前云"果然"，以探其意；此言"安心"，道出真情。张新之评云："盖以权术行其挟制，殊非易易，其词气扭捏如此。"不在这上头。我另说出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那就是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出去了。"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袭人才说不去，宝玉即变哭为笑，喜见于色。己卯批："叠二语，活见从纸上走一宝玉下来，如闻其呼，见其笑。"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们看守着我，宝玉一生心愿如此。七十一回写其对尤氏等云："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被众人斥为"胡说"、"疯话"。等我有一日化成

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此乃情绪语也，实亦宝玉首次说及其死亡情结也。直伏其后来之撒手悬崖，袭人离散 所云“管”者，即“看守”也，指众女儿对宝玉言；“顾”者，即护惜也，指宝玉对众女儿言。盖云宝玉与众女儿乃辅车唇齿，因爱而相依共倚也。“化灰化烟”云云，则谓宝玉但愿无形无迹，无知无识，回归自然，了其一生。此语亦见五十七回，写宝玉之抗争与无奈，愤懑与绝望，悲痛之情，自在言表。宝玉此一奇想，当亦寓有雪芹之人生感受，一腔悲愤，难以言说，故己卯本脂批云“只觉悲感难言”也 ○后文如第二十、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四、三十六、五十七、七十一回等，宝玉或自思、或对他人，亦屡屡说及死亡，其对生命之迷惘与无奈、对死亡之恐惧与焦虑、对人生归宿之探询与遐想，形成其独特之“死亡”观。有些议论，富有生活哲理。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握”诸本皆同，这里用同“捂”，当“遮盖”讲。《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回有“握着脸擦眼泪”一语，“握”字用法同 道：“好爷，我正为劝你这些个。更说的狠了。”“正为”二字着眼，可知此类言谈已成宝玉口头常语，习惯自然，故随口而出。己卯评曰：“所劝者正为此，偏于劝时一犯。妙甚。”宝玉忙说道：“忙笑”、“忙握”、“忙说”，三“忙”字，写二人急迫情态如见。“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顺水扬帆，文情不板，势若流水行云，好看煞。张新之评云：“若板板叙三件事，有何意趣。看他写第一件，便逆从宝玉口中说出，是好杼轴 ”宝玉道：“改了，再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爱念书也罢，假爱也罢，只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嘴里混批，只作出个爱念书的样儿来，也叫老爷少生点儿气，在人跟前也好说嘴。教人弄虚作诈，自欺欺人，如此箴戒，实未曾见 当因爱之弥深，恐其受责，教之“学坏”也。老爷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不但不爱念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面后混批评。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禄蠹’[12]，“叫人家”三字，为乙本所独有；甲辰及程甲本作“叫做”（其他脂本或作“叫作”），列藏本作“叫他”；梦稿本原作“叫作”，后旁改为“叫人家”。此类词语，似均不如“人家”活脱生动。○“禄蠹”者，窃食俸禄之蛀虫也。己卯夹批云：“二字从古未

见，新奇之至。”战国韩非《五蠹》篇，曾指斥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公役者、商工之民为危害国家之五种“蠹民”。“禄蠹”一词，或由此化用而来，意在讽喻贪求官位俸禄之人 不惟自己不爱读书，且诮谤读书上进者为“禄蠹”，恰是宝玉识见。张新之评曰：“何尝不是？贾雨村以次，比比皆然。”又说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此一句，诸脂本及程甲本皆作“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梦稿本原文亦如此，后加删抹，而同乙本。“明明德”语出《大学》，意谓《大学》之道，在彰明完美德行。至宋，《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四子书” 此即代指“四书”。已卯批云：“宝玉目中犹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犹有‘圣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语，宜乎人人谓之疯傻不肖。”宝玉此语，后人亦有同感。姚燮评曰：“其实如此 ”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是我小时候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说的，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呢？”

袭人道：“再不许谤僧毁道的了。谤僧毁道，前无明文，后则有之，此处一点，轻轻揭过，伏脉下文，亦舒文气。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以上数语，比之各本，亦有差异。诸本于“谤僧毁道”句后，均有“调脂弄粉”一语。依脂批及姚燮评，谓“谤僧毁道”为一件事，是“妇女心意”；而“调脂弄粉”为二件事，乃“男子恒情”。是则，吃嘴上胭脂，是第三件也。乙本整理者，或以为二件与三件本为一事，乃将“调脂弄粉”一语改作“弄花儿弄粉儿”，与吃嘴上胭脂合为一事。如此改易，当更切合文理。梦稿本所改，全同乙本。和那个爱红的毛病儿了。”宝玉来自赤瑕宫，居室曰绛芸轩，“赤”“绛”皆言“红”也。依袭人所言，宝玉之“爱红”，而曰“毛病”者，当非指其喜爱红色衣物之生活习尚也，亦非仅指其癖好偷吃人嘴上胭脂之怪诞脾性也；此所谓“爱红”，似应指其爱慕女儿天性、关切女儿命运之心境也，亦即袭人所说“好在我们队里闹”之意。或以为“红”者，喻指朱明王朝；“爱红”，隐寓雪芹之民族情结，似附会过甚。又或以为，“红”暗示男女淫欲之情，则尤想入非非，堕于恶趣矣。〇关护少女、讥诮禄蠹、毁谤僧道、调弄脂粉，此四者，宝玉一生真性情也。袭人箴劝之言，非无因也。由约法规劝，侧笔点染，而说明宝玉性格，乃用史笔。宝玉道：“都改，都改！言之何其爽快，何其决绝 实情词迫

急，随口应答，是如秋风过耳，未必能改。下文便写只隔一宵，宝玉即与丫头淘澄胭脂　再有什么？快说罢。”袭人道：“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所谓“八人轿”，亦称“八抬大轿”，本是高官和命妇乘用的一种八人抬大轿子　据《清史稿》卷一百二“舆服一”载，三品以上文官，在京可用四人轿，出京则用八人大轿　二十九回写贾母去清虚观打醮、五十三回进宫朝贺，都坐八人大轿。此处袭人所说，只是戏言，故下面说“没有那个道理”。〇前言“刀搁脖子上”，系威逼；此云“八人轿抬”，乃利诱，极言无论如何不出去也。宝玉笑道：“你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趣儿。”

二人正说着，只见秋纹走进来，说：“三更天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针已指到子初二刻了，方从新盥漱，宽衣安歇，不在话下。

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先时还扎挣的住，次后捱不住，只要睡，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胗视，说道：“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窝握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视。对照三回与七回，知黛玉确已移居别屋，不住贾母套间矣　二十一回尤写明宝玉、黛玉均各自有房

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以下“玉生香”一段文字，与八回比“金玉”前后相映，比对出之，而同中见异，重而不犯，思致精妙，各具神韵　　前者写宝钗养病，宝玉亲往问候；此则写黛玉歇午，宝玉特去看视　此一比也　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八回说宝玉进宝钗里间，是“掀帘”一步而入；此写进黛玉里屋，则是“揭起”软帘而入，动作轻重有别。韦庄《江城子》词有句云“缓揭绣衾抽皓腕”，语义似之。一急一缓，此又一比也。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八回写宝钗是“坐在炕上”作针线，此则写黛玉乃“睡在那里”歇午　一勤勉、一娇弱，此三比之也　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

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此则从宝玉目中口中意中点逗黛玉之"闷"也，与前文所说宝玉之闷，互相映发，其理亦同　然两人身世有别，是黛玉之闷，犹带几分忧伤、几分焦虑、几分疑惧　看下回及二十三、二十七回等，亦可知也　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黛玉困睡，宝玉两次"推"之，一娇怯，一顽皮，痴情如画　"我往那里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此如己卯所批，宝玉心臆，"只有一颦儿可对"。

黛玉听了，"嗤"的一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罢。"明言共枕，而实无不轨之心、苟且之念，乃如己卯评云："所谓'意绵绵'也"黛玉道："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臜老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13]。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给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枕上，二人对着脸儿躺下。八回写宝玉乃坐于"炕沿"上，与宝钗问安说话；此则写宝黛"对着脸躺下"，一对痴儿女亲密戏谑。此四比之也。

黛玉一回眼，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迹，"左边腮上"四字，点逗宝玉与黛玉对躺位次　王伯沆批云："宝公在上首，'左边'二字最入细"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划破了？"宝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划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前晚才受劝戒，次日晨，旋违一款；二十一回写，第三日晨，又犯这一"不长进的毛病儿"。真正"山河易改，本性难移"。说着，便找绢子要擦。黛玉便用自己的绢子替他擦了，宝黛恣意嬉戏，天真无邪，情景如画　己卯批云："想见情之脉脉，意之绵绵。"咂着嘴儿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着一"又"字，补出宝玉素昔行径。再对照四十四回平儿于怡红院晚妆时一段文字，可知宝玉对调脂弄粉，极为熟谙。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宝玉淘澄脂粉，袭人视为"要紧事"，规劝申禁；黛玉则不以为然，只嘱其不要"带出

愰子来"。己卯于"干也罢了"句下夹批云:"一转细极,这方是颦卿,不比别人一味固执死劝。"◯八回写宝钗"挪近来",宝玉"凑过去",以赏通灵;此乃写宝黛对卧,"欠身凑近",笑说脂粉。此五比之也 就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大家又该不得心净了。""不得心净"一语,诸本均作"不干净惹气";梦稿本改笔,与乙本同。不干净,义谓摆脱不开 《汉语大词典 收录此词,以此回为书证 改词较常用,原笔则稀见 ◯巨家大族,"学舌讨好"事多矣,言有所指,含蓄后文多少情事"大家"二字细腻神妙 观三十三回"动唇舌"、"承笞挞"可知矣。己卯批云:"乃父责其子,纵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净哉!今偏大家不干净,则知贾母如何管孙责子,迁怒于众,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郁难堪,代忧代痕,一齐托出。"

宝玉总没听见这些话,只闻见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吴文英《好事近》云:"袖香曾枕醉红腮,依约唾痕碧。"此处意境,或近梦窗词 己卯批曰:"却像似淫极,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这时候,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那么着,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熏染的,也未可知。"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球子、香袋儿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❶、'真人'给我些奇香不成?就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八回写宝钗之香,实丸药所化;此云黛玉之香,乃肌肤自生。所化者娇造,自生者天然。晚明卫泳《悦容编 "及时"部云:女子"少时盈盈十五,娟娟二八,为含金柳,为芳兰芷,为雨前茶,体有真香,面有真色 "此六比之也 古人则以为,女子体有天香者,实非吉兆 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三云:"天香结自胞胎,非由熏染,佳人身上实实有此一种,非饰美之词也。……一有此种,即是夭折摧残之兆,红颜薄命未有捷于此者。"作者写黛玉,笔笔不离其不幸之命运。

宝玉笑道:"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些。不给你个利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见宝钗则斯斯文文,见黛玉则动手动脚,实亦一比。姚燮眉批曰:"两人欢乐之际","竟是一对小夫妻顽皮光景。"黛玉素性触痒不

禁，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的喘不过气来。口里说："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你还说这些不说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鬓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

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他？""人家"者谁？宝钗也，并重言之。如此称呼，如此声吻，黛玉之玲珑俏皮，如睹如闻（一段话，金锁、冷香，虽以戏语出之，然可知宝黛爱情伊始，黛玉已深深感觉宝钗之威胁在焉。俗香与奇香、暖香与冷香，两两作对，写来慧舌尖利，妒心毕见 此乃首次写黛玉虑及"金玉姻缘"也，后文如二十九、三十二回等，则写其或以妒态、或出俏语、或乃直言、或用隐喻，每每因"金玉"之说而烦闷、而焦切、而忧惧也 故己卯批云："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宝玉方听出来，因笑道："方才告饶，如今更说狠了。"说着又要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饶你不难，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笼在面上，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说着复又躺下，黛玉也躺下，用绢子盖上脸。娇态如画，思致精妙。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总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扬州有何古迹，土俗民风如何，黛玉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上文云"睡出来的病大"。此又郑重说之。己卯批云："原来只为此，故不暇傍人嘲笑"王伯沆批亦曰："正意在此。"佛家认为，怠惰放纵，耽于睡眠，可致人"心灵阖昧"，产生种种烦恼，受无量苦，谓之"五欲"之一 黛玉饭后贪睡，懒散无状，多虑失眠；宝玉劝之，哄其开心，体贴之情，无微不至。便哄他道："嗳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二回尝写黛玉之父林如海，点为维扬盐政，故云"你们扬州衙门里"。你可知道么？"黛玉见他说的郑重，又且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诌道："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这就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都知道？等我说完了，你再

批评。”黛玉道：“你说。”

宝玉又诌道：“林子洞里原来有一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老耗子升座议事，说：‘明儿是腊八儿了，世上的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里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个来才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了个能干小耗子去打听。小耗子回报：‘各处都打听了，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子便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子道：‘米豆成仓。果品却只有五样：一是红枣，二是栗子，三是落花生，四是菱角，五是香芋。’香芋，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庚辰、己卯各脂本作“香玉”，梦稿本改笔同乙本。香芋是何果品，众说不一。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十七征引书证，认为“香芋”即土豆。《红楼梦大辞典》认为指黄独，并说曹家平时亦食用香芋。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则引明人黄省曾《种芋法》云：“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指出《红楼》以“香芋”谐音“香玉”，采用了此两种食物。可备一说。老耗子听了大喜，即时拔了一枝令箭，问：‘谁去偷米？’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了香芋[15]，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子和众耗见他这样，恐他不谙练，又怯懦无力，不准他去。小耗子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这一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子忙问：‘怎么比他们巧呢？’小耗子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叫人瞧不出来，却暗暗儿的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吗？’众耗子听了，都说：‘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变？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子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子忙笑说：‘错了，错了！原说变果子，怎么变出个小姐来了呢？’小耗子现了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说一无稽故事，亦诙谐可喜，活色生香，謦咳如闻。此乃全书写宝黛二人最为亲昵、最为欢畅一段文字。论者或以为上回写元妃归省，因不喜欢“红香绿玉”四字，而

改作"怡红快绿" 此则特特说黛玉是"真正的香玉"，"香玉"二字，当非闲笔巧合，而有忤元妃意也。可资参阅。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说着便拧。宝玉连连央告："好妹妹，饶了我罢，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饶骂了人，你还说是故典呢。"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八回写宝玉在宝钗处欲尝香丸，"一语未了"，黛玉而至；此则写宝玉在黛玉处正说故典，"一语未了"，宝钗走来 此七比之也。书中凡写钗之后，必接黛玉，或者反之，此乃《红楼》一大章法也。○庚辰眉批曰："'玉生香'是要与'小恙梨香院'对看，愈觉生动活泼。且前以黛玉，后以宝钗，特犯不犯，好看煞。"层层写来，有如国手布子，步步照应。然同中亦有异也，前写宝玉亲候宝钗，实意在互证"金玉"，恭敬斯文，关切中不免客套，恰对钗玉初逢晤对光景；此写宝玉看视黛玉，乃重在笑谈"故典"，亲昵逗趣，戏谑中不乏雅逸，切合宝黛爱情萌发情状。王伯沆称赏"玉生香"是"一段细腻文字，真乃鬼斧神工"。笑问："谁说故典呢？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坐，笑道："你瞧瞧，还有谁？他饶骂了，还说是故典。"宝钗笑道："哦，是宝兄弟哟！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本来多么！就只是可惜一件，该用故典的时候儿，他就偏忘了。有今儿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眼面前儿的倒想不起来，别人冷的了不得，他只是出汗。照应上回宝玉赋诗不知"绿蜡"出典事。己卯批曰："与前'拭汗'二字针对，不知此书何妙至如此。"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花解语：即"解语花"，意即善解人意之花。

② 糖蒸酥酪：即牛奶。清沈太侔《东华琐录》："市肆亦有市牛乳者，有凝如膏，所谓酪也。"

③ 《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前者演明代杜文学受严嵩迫害，与儿子丁郎悲欢离合事。后者演战国时乐毅图齐事。

④ “卍”字花样：卍，梵文，本佛教如来胸前一种符号，有吉祥幸福之意。后建筑、丝织业中多用作一种图案花纹。

⑤ 花子：亦称“拍花的”，指旧时用迷药诱骗、掠卖儿童之拐子。

⑥ 香饼儿：用香料所制小饼，可佩带，亦可燃烧。

⑦ 阿物儿：如云“东西”，有鄙视之意。

⑧ 狐媚子：旧时迷信，以为狐善用媚态魅人，故称用柔媚手段迷惑人为“狐媚”。这里比喻亲热讨好之态。

⑨ 家生子儿：封建贵族家奴所生子女。清律，家生子只能终生在主人家为奴，不准赎出。

⑩ 不能：王本、张本作“不必”，脂本作“不难”。

⑪ 死契：旧时买卖人口所立一种字据，其注明既经买卖永远不能赎取者，称“死契”。

⑫ 禄蠹：古代官吏俸给称“禄”。蠹，蛀虫。

⑬ 魔星：佛教用语，魔为梵文“魔罗”音译略称。佛教以一切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为“魔”。此处系戏称。

⑭ 罗汉：佛教称出家修行得道者为“罗汉”，亦称“阿罗汉”，是所谓断尽三界一切见、思、惑之圣者，地位次于菩萨。

⑮ 香芋：草本植物名，茎多肉，为圆块形，可食。

回　评

此回回目，巧用两句元曲词语而成。《西厢记》一本二折煞尾诗云：“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乔孟符《金钱记》一折亦云：“他是一片生香玉，他是一枝解语花。”此后小说复多用之，如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清李修行《梦中缘》第十五回等。清初曹去晶之《姑妄言》二十二回亦尝以“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形容李自成妻邢氏之娇媚美艳。雪芹用之，一谐花袭人之姓，一点林黛玉之名。不惟工对自然，且语意双关，贴合袭人、黛玉二人心性行径。“花解语”者，喻指袭人设词箴规宝玉，显其柔媚本色也；“玉生香”者，喻指黛玉与宝玉情意缠绵，见其纯真天性也。两相对称，奇丽工稳。

回之上半，写及袭人三件事，以表现其和顺娇媚，机巧灵变。一是宝玉至其家，袭人为之铺坐褥，垫脚炉，香焚梅花饼，帕送松子瓤，情义殷殷，体贴

至微。二是李嬷赌气吃掉酥酪，袭人巧为开脱，以息事宁人。三是“约法三章”，劝诫宝玉，此为上半回正题。袭人因见宝玉性格异常，“不喜务正”，乃借赎身之论，警其憨顽，劝其读书上进，以入正路。其情其箴，与五回荣宁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所嘱，如出一辙；与后文宝钗每每劝谏宝玉留意经济之道，亦相一气。故己卯夹批有句云：“所谓‘花解语’者大矣，不独冗冗为儿女之分也。”

回之下半，叙宝黛二人说典笑谈，恣意戏谑，乃二人谈情之始也。八回尝言，宝玉宝钗，互认通灵、金锁，黛玉半含酸意，标识宝黛爱情萌生。此则写二人对面而卧，身亲手交，黛玉见宝玉左腮红渍，乃凑近手抚，用帕揩拭，何其亲昵；说冷香、说金锁，半讽半妒，何其率真。宝玉深知黛玉脾性，编造香芋故事，为之消困解闷，何其关切；覆身挠痒，两小无猜，何其顽皮。张新之评以为，宝黛二人虽缠绵密切，“无所不至”，而其究竟，“止不过如此，实不曾乱”，黛玉于是“留一干净身子”也。是则，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吟》云“质本洁来还洁去”、九十八回黛玉临终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盖皆意有所指也。

此回文字，实分三段：一为花家探望，一为袭人约法，一为宝黛嬉戏。写来笔致绮腻，文气雅逸。宝玉因厌看热闹戏，而至书房，遇茗烟事；因茗烟屈奉，而引至花家。闲闲写来，自尔接榫，缓缓引入“情切切”一段文字。尔后因袭人卧病，宝玉无聊，而去探视黛玉，束上启下，转入宝黛“意绵绵”一段文字。叙事有案有断，过脉无痕，文心细婉稳惬。

此回情节，则以宝玉贯穿始终。且通过多重关联，写其不同性格侧面，纤悉毕露。蒙府回末批云：“若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其与袭人何等留连，其于画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其于黛玉何等保护。”可谓“笔力劲尖”、“无微不至”。

此回至二十一回为一大段，叙写黛玉之深情、赵姨之“妒”、袭人之“贤”、平儿之“俏”。前文六至十八回，重在铺排贾府之繁华及势焰，人物以凤姐与可卿故事为主，宝玉与秦钟为宾，宝黛钗三人情缘略作点逗。自此回始，别开畦町，故事之重心，徐徐转入大观世界，重在写宝玉及诸钗之离合悲欢，人生悲剧；贾府之式微，萦绕其间。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小说家之结

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引人入胜。《红楼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也。”本回开首，写宁府演戏“神鬼乱出”、“妖魔毕露”之“不堪”景象，实乃贾氏由盛而衰、由欢而悲之征候也。宝黛爱情，则自黛玉“半含酸”，至本回“玉生香”，已由萌动而发展，形成一小高潮，亦为后文畅写两人纠葛、钗黛矛盾作一铺衬。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话说宝玉在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钗撞来，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取笑。那宝玉恐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身体不好，幸而宝钗走来，大家谈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体贴入微，申明本意，情之至矣。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唤呢。那袭人待他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揎他，可见老背晦了[①]。”为袭人抱不平　己卯批云：“袭卿能使颦卿一赞，愈见彼之为人矣。”

宝玉忙欲赶过去，宝钗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呢，他是老糊涂了，倒要让他一步儿的是。”只愿礼让息事，是宝钗见地。宝玉道：“我知道了。”说毕走来。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儿！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厮样儿的躺在炕上，见了我也不理一理儿。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只听你的话。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了来的小丫头子罢咧，这屋里你就作起耗来了。好不好的，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是的哄人不哄？”李嬷之噪骂，与七回焦大之醉骂，同一用笔　袭人先只道李嬷嬷不过因他躺着生气，少不得分辩说：“病了，才出汗，蒙着头，原没看见你老人家。”后来听见他说“哄宝玉”，又说“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屈，禁不住哭起来了。袭人之病也，承接上回，近启本事，伏笔下文。

宝玉虽听了这些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他分辩，说：“病了，吃药。”又说：“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李嬷嬷听了这话，越发气起来了，说

道："你只护着那起狐狸，那里还认得我了呢？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所知何事，写来影影绰绰。我只和你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讲，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扔在一边儿，逞着丫头们要我的强。"一面说，一面哭。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过来劝道："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些就完了。"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诉委屈，将当日吃茶、茜雪出去，和昨日酥酪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了。先指名叱骂袭人，更迁怒于宝玉，又向钗黛二人诉说委屈，拉拉杂杂，絮絮叨叨，写李妪之"背晦"可厌，神气逼肖，活龙活现。

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了输赢账，听见后面一片声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又值他今儿输了钱，迁怒于人，排揎宝玉的丫头。与七回所写宝黛住处相照应，文心之细，一丝不苟　张新之评云："听后面一片声嚷，是宝黛已移居于正室之后，不同在贾母套间矣。"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刚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吵，你还要管他们才是；难道你倒不知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以"老太太"镇之，以"规矩"吓之，的是凤姐行事。庚辰夹批云："阿凤两提'老太太'，是叫老妪想袭卿是老太太的人。况双关大体，勿泛泛看去。"你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屋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跟了我喝酒去罢。"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绢子。"一席话，有劝有捧，有压有哄，绵里藏针，软硬兼施，如对小儿，凤姐确善于解纷　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儿走了，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儿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了没脸，强似受那些娼妇的气。"后面宝钗、黛玉见凤姐儿这般，都拍手笑道："亏他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

宝玉点头叹道："这又不知是那里的帐，只拣软的欺负。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帐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说道："谁又没疯了，得罪他做什么？既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②]，犯不着带累别人。"晴雯口锋，一如黛玉　或称其为黛之影身，二人同气也。可知晴雯不满袭人，由来已久。袭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宝玉道："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子

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还只是拉扯人。”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袒护袭人，无奈晴雯，宝玉左右为难，只能“忍气吞声”。又见他汤烧火热[3]，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病，别想那些没要紧的事。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尽着这么闹，可叫人怎么过呢！此言不谬，点出宝玉房中诸婢间之勾心斗角。二十六回怡红院小丫头佳蕙亦感叹：“这个地方，本也难站。”悲感之情，流溢行间 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的好说不好听的，大家什么意思呢？”袭人两番诉说，不厌其烦，连说“你”也“我”也、“这些人”也、“他们”也，无异于自画泾渭，自居于宝玉一边，而落落自立于众丫鬟之外，遂惹李嬷叱骂、招晴雯讥讽、被他婢冷落也。庚辰眉批云：“一段特为怡红袭人、晴雯、茜雪三鬟之性情、见识、身份而写。”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又勉强忍着。

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药来[4]，宝玉见他才有点汗儿，便不叫他起来，自己端着给他就枕上吃了，袭人病也，上云宝玉“歪在旁边”守护，此云“自己端药给他吃”，本为主奴，关切若此，的是宝玉。即令小丫鬟们铺炕。袭人道：“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教宝玉去陪侍尊长，亲近姊妹，懂得待人之礼，免遭人非议 袭人对宝玉可谓处处用心。○“姑娘们”，当指钗黛等。宝玉、袭人、晴雯谈论时，想钗黛二人已去矣，上文未写，此处补明，一丝不落。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啊。”宝玉听说，只得依他，看着他去了簪环躺下，才去上屋里跟着贾母吃饭。

饭毕，贾母犹欲和那几个老管家的嬷嬷斗牌。宝玉惦记袭人，便回至房中。见袭人朦胧睡去，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霞、秋纹、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见麝月一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道：“你怎么不和他们去？”麝月道：“没有钱。”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钱，还不够你输的？”麝月道：“都乐去了，这屋子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下头是火，那些老婆子们都老天拔地伏侍

了一天，也该叫他们歇歇儿了。小丫头们也伏侍了一天，这会子还不叫玩玩儿去吗？所以我在这里看着。”此番谈吐，入情入理，麝月亦有机杼。

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了。麝月循规蹈矩，尽职尽责，确似袭人　下回，即明点宝玉素知二人“亲厚”，七十四回写王夫人亦以为两人“笨笨的倒好”　据二十回己卯批，袭人出嫁后，有“好歹留着麝月”一语。现程刻本中无此相应情节　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发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说话儿不好？”宝玉道：“咱们两个做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起你说头上痒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篦头罢。”麝月听了道：“使得。”说着，将文具镜匣搬来，卸去钗镮，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篦。麝月篦头，著名怡红韵事。明义《题红楼梦》其八云：“帘栊悄悄控金钩，不识多人何处游。留得小红独坐在，笑教开镜与梳头。”即咏此事。其中“小红”类同梅香，泛称丫鬟，此指麝月，非谓林红玉也。

只篦了三五下儿，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儿还没吃，就上了头了[5]！”出口尖刻，直刺两人，何其爽直，确是林妹妹影子　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篦。”晴雯道：“我没这么大造化。”说着，拿了钱，摔了帘子，就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而笑。王伯沆评云：“新婚次早，有夫妇并肩试镜之俗，作者运用极有分寸。”写来娇态满纸，姚燮称之为“绝妙一幅图画”。宝玉笑着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儿，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罢，又来拌嘴儿了。”晴雯也笑道：“你又护着他了！“你又”二字有棱，隐含宝玉屋里多少细事。你们瞒神弄鬼的，打谅我都不知道呢，与上文李嬷所云“我都知道那些事”同一机锋，着一“们”字，麝月、袭人俱括其中　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说着，一径去了。此段写晴雯，“走”来取钱，“摔”帘而出，“跑”进责问，“说”着径去，乃因其急欲捞本，不愿多辩；而见宝麝相亲，又心有不平。写来形神皆现，笔有神工，且为三十一回口角撕扇事张本。而据戚序所批：“闲闲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有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可见袭人虽去，实未

去也。"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以上了结嗓骂与篦头一事，以下转入本传。此段虽为本回衬笔，然写宝玉之"爱博而心劳"，却为书中本旨。一宿无话。

次日清晨，袭人已是夜间出了汗，觉得轻松了些，只吃些米汤静养。宝玉才放了心，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

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学习针黹女工，本是闺范所说女子"四德"之一，多为闺中养生功课，而非家庭生计手段。如第二十五、二十八、三十二回写黛玉会作针线、会裁衣，二十七回写探春会做鞋，三十六、四十八回写宝钗会绣兜肚等，皆此谓也　惟三十二回写史家为省"费用"，湘云做针线活，竟至"三更半夜"，或与生计相关也。都是闲时。因贾环也过来玩，贾环者，贾政庶子也，前云"不知其好歹"，此回登场伊始，便可知其是何货色也。正遇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赶围棋作耍，贾环见了也要玩。宝钗素日看他也如宝玉，并没他意，此即宝钗宽容待人处　或谓其乃为"结欢赵姨娘"，姑妄言之耳。今儿听他要玩，让他上来，坐在一处玩。一注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喜欢。谁知后来接连输了几盘，就有些着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了，若掷个六点也该赢，掷个三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二，那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儿叫"幺"，贾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转出幺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就要拿钱，说是个四点。莺儿"拍手"叫"幺"，贾环"瞪眼"说"四"，一娇憨，一粗鄙，写来活像。姚燮眉批曰："只一掷骰，写得如许宛转历落，真是妙笔。"莺儿便说："明明是个幺！"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了莺儿一眼，说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

莺儿满心委屈，见姑娘说，不敢出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瞧不起。前儿和宝二爷玩，"宝二爷"三字，同甲本，庚辰本作"宝爷"，其馀脂本作"宝玉"；梦稿本原抄本亦作"宝玉"，后另笔将"玉"旁改为"二爷"　莺儿不当直呼宝玉之名　甲本所改合

理。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插此一笔，补出宝玉与小丫头们赌钱玩时光景。庚辰批称之为“倒卷帘法”。兼以此与贾环之赖钱形成对比，引发环哥“妒意”，徐徐扣入上半回题旨。宝钗不等说完，连忙喝住了。贾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戏玩小事，如此作态，自轻自贱，贾环品格，由是可知。宝钗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又骂莺儿。贾环赖钱，莺儿委屈，宝姑娘不问皂白，不论是非，一味回护贾环，教训莺儿，足见其处事周全，确会做人。七十五回写薛蟠带回土仪，宝钗特意分送贾环一份。

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景况，问：“是怎么了？”贾环不敢则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己卯批云：“大族规矩，原是如此，一丝儿不错。”宝钗议论，只知贾府“规矩”，不知宝玉“内心”。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看待，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了他？”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

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姐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湘云、黛玉、宝钗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宝玉此一“呆意”，实有来历。宋人庞元英《谈薮》记谢希孟为鸳鸯楼作记，有“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等语。此一记载，亦见于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葛征奇《续玉台文苑序》等书中。晚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即云：聪明女子“都是山川秀气，偶然不钟于男，而钟于女。”詹詹外史《情史》“荆十三娘”篇末附情史氏评，亦引谢希孟语，并感叹：“此等女子不容易遇。遇此等女子，豪杰丈夫应为心死。”及至乾隆末，松云氏《英云梦传》首回开篇云：“又有香闺女子”，“才华竟胜过男子，此乃得天地之气，钟山川之秀而成。”与《红楼》一脉相承。道光时陈森《品花宝鉴》，则以为女子“灵秀”之说，并非“通论”，而有意与《红楼》唱反调。其思想境界不同故耳。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此”以下十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己卯、蒙府、戚序本作“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梦稿原笔及列

藏本，上句同庚辰诸本，下句作"不可不听，又不可忤慢"。乙本"不敢违忤"语下，庚辰、梦稿各本均有"只得要听他这句话"一语；甲辰及程甲本作"只得听他几句"。此数语，梦稿本改文，全同乙本。依诸脂本，明说"孔子"，直称为"他"，似太显眼；并用"只得"一词，表示无奈，尤显不恭。乙本删削此类直露语词，以免渎薄孔门之嫌，盖有因也。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所以弟兄间亦不过尽其大概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以上写宝玉"呆意"，有宝玉自叙，有作者转述，既解释宝钗之误会，又揭示宝玉之情性，所谓全知视角，知人知心

现今宝钗生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便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还不快去呢！"此语与三回《西江月》词批宝玉"无故寻愁觅恨"句义同，亦世人生活之体验也。姚燮眉评云："因寻快乐而招烦恼，天下事往往如斯。即吾身之所阅，亦非一端矣。"张新之评并以为此语"圆通具足，而宝之结局，钗之深文都在。"

贾环听了，只得回来。赵姨娘见他这般，因问："是那里垫了踹窝来了[⑥]？"贾环便说："同宝姐姐玩来着。莺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了我来了。"说"赖"说"撵"，增人之罪，贾环惯于弄舌，为三十三回"动唇舌"作铺衬。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了？乙本此句，独同甲辰本；程甲及多种脂本作"上高台（或作'抬'）攀"。梦稿本作"上高抬摆"。或以为"盘是攀之讹变" 实则，台盘，如同说"桌面" 典出宋陶穀《清异录》卷下，据云，五代时，贵势竞以筵具相尚，"至于方丈之案不胜列，旁挺二案翼之"，"谓之绰楔台盘"。后遂以"台盘"比喻上等场面。明清小说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即习用"上不得台盘"谓人不懂礼法，不能在场面上应酬。本书第二十五回也有此一用法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这没意思？"啐贾环是假，骂宝玉是真。指桑说槐，妒意显然。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到耳内，便隔着窗户说道："大正月里，怎么了？兄弟们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样话做什么？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

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此番数落，一句一顿，句句带刀。先说赵姨纵然“教导”贾环，也不应“说这样话”，以压其气；再说只有“老爷太太管他”，你无此权利，以明家礼；后说贾环“现是主子”，你是“半个主子”，不配管教，以申名分。层层逼之，赵姨难以答言矣。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便赶忙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出声。凤姐弹赵姨与劝李嬷，前后对映成章，各呈其妙。王希廉评曰：“凤姐于李嬷噪骂，用好言劝解；于赵姨之妒忌，则用正言弹压。一是爱怜袭人，一是憎嫌赵姨。”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性气的东西哟！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你爱和那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和那个玩。你总不听我的话，倒叫这些人教的你歪心邪意、狐媚魇道的。“这些人”者，直指贾环生母赵姨娘也。庚辰夹批：“借人发脱，好阿凤，好口齿。句句正言正理，赵姨安得不抿翅低头，静听发挥。”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里走，安着坏心，还只怨人家偏心呢。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儿！”因问贾环：“你输了多少钱？”贾环见问，只得诺诺的说道：“输了一二百钱。”凤姐啐道：“亏了你还是个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么着！”回头叫：“丰儿，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把他送了去。你明儿再这么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为你这不尊贵，你哥哥恨得牙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还窝出来呢。”喝令：“去罢！”写凤姐向贾环“说”“问”“啐”“喝”，如闻如见，情理俱到。贾环“诺诺”，想赵姨亦必静聆发挥，无可回答也。标目用一“弹”字，颇为贴合。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得了钱，自己和迎春等玩去，此段借小儿赌钱琐事，写贾环之蠢拙，赵姨之卑琐，情态毕现　亦为二十五回“叔嫂逢五鬼”伏案。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十三、十九回曾提及其名，然均为虚点，至此首次登场，始入正传，为之写照。其来也，势若千里游龙，突兀而至，别具神韵。或谓湘云乃“旧本”《石头记》中女主角，后移置《红楼梦》中，故其出场，圆凿方枘，疑窦至多，此亦为研究《红楼》成书过程提供又一

佐证。宝玉听了，连忙就走。宝钗笑道："等着，二人同行，去见湘云，黛玉见之，心实不堪。庚辰眉批云："'等着'二字，大有神情，看官闭目熟思，方知趣味。"咱们两个一齐儿走，瞧瞧他去。"说着，下了炕，和宝玉来至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说大笑的，实照应五回湘云《乐中悲》曲中"英豪阔大宽宏量"、"霁月光风照玉堂"两语。如此亮相，湘云性格，初露端倪。涂瀛《红楼梦论赞》曰："湘云出而颦儿失其辩，宝姐失其妍，非韵胜人，气爽人也。"见了他两个，忙站起来问好。正值黛玉在旁，因问宝玉："打那里来？"宝玉便说："打宝姐姐那里来。"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亏了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想往日宝玉闻湘云至，必飞奔而来，此番来迟，故黛玉冷语讥之。说"绊住"者，是忌刻宝玉与宝钗亲厚也；说"飞了来"者，实惟恐宝玉与湘云接近也。随机而出，一语敲击三人，主意乃在防闲宝玉。黛玉之痴情，写来传神。宝黛钗云四人之感情纠葛，亦肇端于此。宝玉道："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黛玉道："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还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此乃继十七回剪香袋后，宝黛再次感情摩擦也。度其理，黛玉率性而言，讥刺宝玉；宝玉当置之不答，或别作剖说，孰料竟贸然回驳，且直揭黛之隐衷，无怪其怒也。此次口角，乃因宝钗而发；至二十九回金麒麟事，则因湘云而生。想黛玉不独时时禁忌于钗，亦刻刻留意于云也。爱之切，而忌之深乎？

宝玉忙跟了来，问道："好好儿的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到底也还坐坐儿，合别人说笑一会子啊。"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遭塌坏了身子呢。""遭塌坏"三字，诸本均作"作践"，舒序本"作践"不有一"坏"字；惟梦稿本原抄亦作"作践"，旁改文字，与乙本同。〇宝玉此语，切实著明，对黛玉关切至深；而黛玉偏不领受，乃有自寻烦恼之意。明陈继儒《安得长者言》云："乘舟而遇逆风，见扬帆者不无妒念。彼自处顺，于我何关？我自处逆，与彼何与？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烦恼。天下事大率类此。"黛玉道："我作践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悲怒相激，乃说此气话，活画黛玉。洪秋蕃评云："'何干'一语，违心之论也，确是角口常情。至'死'之一字，尤得女儿声吻。"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

好不好?”宝玉笑道:“要像只管这么闹,我还怕死吗? 倒不如死了干净。”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自家死了干净,别错听了话,又赖人。”宝黛二人说死说活,在宝玉是真心相劝,而黛玉则赌气咒死,一对小儿女口角,彼此争死咒活,语似恨之,心实怜之爱之。宝黛之纠葛,每每如斯 正说着,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拉宝玉走了。这黛玉越发气闷,只向窗前流泪。宝钗此来,当如脂批所云,乃因其此时“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劝”。在黛玉,则以为宝钗有意“拉”走宝玉,故益加“气闷”,向隅流泪。

没两盏茶时,宝玉仍来了。被拉而去,旋即回来,写透宝玉。己卯夹批云:“盖宝玉亦是心中只有黛玉,见宝钗难却其意,故暂随彼去,以完宝钗之情,故少坐仍来也。”黛玉见了,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住。因气恼,为“心”而哭,是第三次还泪也。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打叠起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没张口,只听黛玉先说道:“你又来作什么? 死活凭我去罢了! 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会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哄着你。你又来作什么呢?”一段话,叠用五“你”字、七“又”字,首末两句重言,看以抱怨宝玉,实皆指宝钗而言也 写来娇态横生,黛玉妒忌之心昭昭乎若揭矣。

宝玉听了,忙上前悄悄的说道:“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 清程灏《通俗编》卷四引《蜀志·刘封传》云:“古有言,疏不间亲,新不加旧。”宝玉引此古语,略变其义,乃谓关系亲密者不会被关系疏远者所阻隔,结识在后者不会超越结识在先者。宝玉之待钗黛,终不离此八字。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以亲戚势分而论,宝钗是姨表姐,黛玉是姑表妹,旧俗以为姑舅亲重于两姨亲。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远你的呢?”宝玉此段悄语,件件在理,一以消释黛玉之忧虑,一以明示自己之心迹,乃披肝沥胆、开诚见性语也。或谓钗黛之入荣府,先后不差数月,今云“一处长大”、“他是才来”,自相背谬 情急之言,何必坐实。黛玉啐道:黛玉之“啐”宝玉,与前之赵姨、凤姐之“啐”贯环,情态各异。赵之“啐”,因气恕也;凤之“啐”,是鄙弃也;黛之“啐”,

则嗔怪也。“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宝黛之“心”，何所指也，二人均未明言。其意有如禅语，乃在以心互证，以期顿悟其情，印印相契，冥感于中，同归一心。此即《黄檗传心法要》所谓“以心印心，心心不异”之意也。黛玉听了，低头不语，当在想如何转帆收缰也，乃如《林兰香》第三十七回寄旅散人评所云：“欲知娇小心腹事，全在低头不语中。”非黛玉灵心，焉得如此。半日说道：“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你，你再不知道你怄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冷些，怎么你倒脱了青肷披风呢[7]？”盖宝玉心迹已明，黛玉意解气平，至无言处，忽想出这一转帆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文情相生，写其至怜至爱之情，刻骨铭心。黛玉之灵性，谁能及之。一场风波，随之平息。庚辰批云：“真真奇绝妙文，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宝玉笑道：“何尝没穿？见你一恼，我一暴燥[8]，就脱了。”黛玉叹道：“叹”字妙，轻轻抹去前事，下句由怨转怜，收结无痕。恰如洪秋蕃所评：“如此一转，转得妙不可言。非黛玉灵心慧舌，那得有此。”“回来伤了风，又该讹着吵吃的了[9]。”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因湘云咬舌，故读“二”字如“爱”音，东坡 浣溪沙 所谓“道字娇讹语未成”，乃如玉之有瑕，尤觉娇媚，尤觉亲密，尤觉真切 戚序批曰：“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今以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纸上，掩书合眼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 ”他如二回写黛玉之“怯弱”、四回写英莲之“眉痣”、三十回写宝钗之“富胎”，皆有一胎中带来之“病”，而愈增其美，亦其例也。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会挑人。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我指出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便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个好的。”可见湘云心目中，宝钗近乎完美，亦知宝钗乃一老成持重之人，不可轻易冒犯。另为三十

回“机带双敲”伏脉　黛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可那里敢挑他呢？”“他”字响，鄙之、妬之，情见乎词　此乃是时黛玉心中之宝钗也，后则变之　观四十五、四十九回可知矣。黛玉之尖利处在此，其率真可爱处亦在此。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

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儿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厄’的去。据陈梦韶《鲁迅解答红楼梦中“爱呀厄的去”回忆，昔年鲁迅于厦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尝解此句为“唉呀，我的妻！”可作笑谈。阿弥陀佛，那时才现在我眼里呢！”说的宝玉一笑，湘云忙回身跑了。湘云来看宝黛，直呼宝玉为“爱哥哥”，讥讽黛玉“专会挑人”，调侃其“得一个咬舌儿林姐夫”，懵懂天真，一股混沌之气，洋溢纸上。姚燮眉批云：“只此一段对答，湘云直率，黛玉尖利，两两相形，神情毕露。”

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背晦：脑子不清楚，做事糊涂。多指老年人。元无名氏《冻苏秦》第二折：“俺爹娘他须是老背晦。”

② 承任：梦稿、舒序、甲辰本作“承认”。本书当“承认”讲之“认”，多写作“任”，不再出校。

③ 汤烧火热：金本、舒序本作“汤热火烧”。

④ 二和药：中药服法，普通汤药，第一次煎好之药汁，称为“头煎药”或“头和药”，先服。原药第二次加水再煎之药汁，称为“二煎药”或“二和药”。

⑤ 交杯盏、上头：交杯盏，旧时婚礼，新郎新娘交换酒杯饮酒，称“交杯”。所饮之酒，称“交杯酒”。上头，旧时女子出嫁，改梳发髻，加簪饰物，称为“上头”，以别于未婚者。

⑥ 垫踹窝：路上被践踏所成小坑，称“踹窝”。垫踹窝，比喻代人受过，供人泄忿。

⑦ 青肷披风：用青狐腋所制皮斗篷。青肷，青狐皮之腋下部分。

⑧ 暴燥：因心里焦急而感到身上燥热之意。《汉语大词典》“日”部据《红楼》本回收录此词，谓其义同“暴躁”。瑛录本即作“暴躁”。庚辰、己卯本作“炮燥”，戚序本作“炮躁”，甲辰本作“爆燥”。

⑨ 讹着：讹，这里当作“讹闹”讲。俗语有“讹着忘八喝浇酒”一语。甲本、甲辰、列藏本作“饿着”，舒序本作“饿的”。庚辰、己卯本原作“饥着”，后另笔点改为“饿着”。蒙府、戚府本作“饥着”。

回　评

此回文字可分三段，而其所写，均为日常细事。题旨有三：一写李嬷寻衅滋事，袭人委屈难辩；宝玉为麝月篦头，招致晴雯讥刺，暴露婢仆间之矛盾也。一写贾环输钱放赖，宝玉劝责；赵姨啐骂，凤姐弹压，展现嫡庶间之名分也。一写宝黛口角与和解，揭示两人爱情之摩擦也。平淡无奇中，奥义存焉。

此回写宝黛爱情之摩擦，情势不同于前。上次黛玉旁敲侧击，奚落宝玉，宝玉只嘻嘻而笑，并未回复。此次则宝玉回驳，黛玉赌气回房。后宝玉披肝沥胆，表明心意，二人心心相印，重归于好，至二十三回方再掀波澜。

此回写闺阁琐事，儿女常情，多以人物对话结撰，情节淡化；然奇情妙趣，盘旋其间。篦头一段，宝麝二人镜内对视，晴雯帘外窃听，轻俏艳丽，精妙如画。宝黛口角和解一段，因宝玉出言唐突，触犯娇嗔，黛玉抽噎不停；宝玉款语温言，百般劝慰。前文“玉生香”，充溢欢笑；此回“谑娇音”，则多悲语，相映成文，儿女情长，宛然纸上。

贾环、赵姨、湘云诸人，皆于此回正式登场。借赌钱小事，写出赵姨母子，品地已定，亦为后来二人所做种种阴毒之事伏线埋根。麝月其人，始见于第九回，此回人其正叙。写其吐属行事，颇类袭人。开镜篦头事，或为后文宝玉《夏夜即事》诗及《芙蓉女儿诔》中两处相关诗句所本。

写湘云之出场，笔致嵌空轻灵，尤为传神。其初现也，即与宝黛钗三人合拢。在与众人倚对中，写其笑语，写其身影，更特笔写其“陋处”，其性格之天真，与宝钗之浑厚、黛玉之尖利，恰成对照。回之下半，写宝黛钗云互为情扰，点明回之题旨，文心如春尽之花，发挥淋漓尽致。庚辰眉批云：“明明写湘云来是正文，只用二三答言，反接写玉林小角口，又用宝钗岔开，仍不了局。再用千句柔言，百般温态，正在情完未完之时，湘云突至，‘谑娇音’之文才见。真是‘卖弄有家私’之笔也。”这段情节，预伏后文诸多情事。此后，四人之感情描写，遂成为全书一大主题。恰如二十一回庚辰夹批所云，四人“俱是书中正眼，不可少矣”。



賈政 王夫人

讙詩蕢艸解含
憂商英嚴藝意者
休寄語心閒佳子第
可能天喬所生言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话说史湘云说着笑着跑出来，怕黛玉赶上。宝玉在后忙说："绊倒了，那里就赶上了？"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笑道："饶他这一遭儿罢。"黛玉拉着手说道：拉着手，同梦稿及程甲本；庚辰、蒙府、列藏本作"搬着手"，戚序本作"扳着手"，舒序本作"擞着手"。姚燮批云："'拉着手'者，一面拉过宝玉之手，一面说也。此说较妥。""我要饶了云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着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饶我这遭儿罢。"却值宝钗来在湘云身背后，也笑道："我劝你们两个看宝兄弟面上，都撂开手罢。"轻轻一语，包笼三人，不分亲疏，是宝钗态度。庚辰本批云："话只一句，便将四人一齐笼住，不知孰远孰近，孰亲孰疏，真好文字。"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来戏弄我。"宝玉劝道："罢呦，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就敢说你了？"湘云跑出，黛玉追赶，宝玉拦住，宝钗劝阻，写小儿女口舌情态，历落活跳　庚辰本于下句后批云："好。前三人，今忽四人，俱是书中正眼，不可少矣。"四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那天已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姊妹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用一"仍"字，想往日湘云来，常在黛玉房中安歇。陈其泰评则云："仍字无根"，"前文须补叙也。"《犬窝谭红》所记残钞本，此处即有一段补叙文字，一以交待湘云来历；一以叙明湘云、黛玉"甚相友爱，每次湘云来了，皆是与黛玉同榻"。是则，补叙文理明豁，"仍"字并非"无根"　且四十一回亦有一例"仍"字，作"依旧"讲，详后可知。○此亦明白写出宝玉、黛玉已各自有房，不再住贾母处。庚辰本批曰："前文黛玉未来时，湘云、宝玉则随贾母　今湘云已去，黛玉既来，年岁渐成，宝玉各自有

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云自应同黛玉一处也。”

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了，袭人来催了几次方回。次早，天方明时，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来了[①]，却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只有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幅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湾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明卫泳《悦容编》尝云：“鬓云乱洒，胸雪横舒，睡之态。”此写湘云之痴憨睡态，颇合明人品赏口味。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写黛玉、湘云睡态，各如其人，字字表法，行文如绘，颇关合两人性情。庚辰夹批云：“写黛玉之睡态，俨然就是娇弱女子，可怜。湘云之态，则俨然是个娇态女儿，可爱。真是人人俱尽。”书中写及湘云睡态者凡二，六十二回“醉卧芍药裀”，又一睡也。宝玉见了叹道：“叹”字传神，写宝玉情态，毫无淫念，韵雅之至。“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膀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黛玉早已醒了，觉得有人，就猜是宝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因说道：“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宝玉说道：“这还早呢，你起来瞧瞧罢。”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年岁渐长，故有是语。王伯沆批引六朝《子夜夏歌》云：“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情景相似。宝玉出至外间。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

宝玉又复进来，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翠缕进来伏侍梳洗。湘云洗了脸，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站着，我就势儿洗了就完了，省了又过去费事。”说着，便走过来，湾着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肥皂去，宝玉道：“不用了，这盆里就不少了。”又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撇嘴笑道：“还是这个毛病儿。”此等“毛病”，即十九回袭人所说宝玉“爱红”之“毛病”也，翠缕亦已习见，以“还是”二字，旁点补明，并委委引入上半回文字。《红楼》多用补笔，点出前面未及之文。

宝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盐擦了牙[②]，漱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好妹妹，替我梳梳呢。”湘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候儿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不会梳了。”短短一语，用二“了”字，便捷轻俏，湘云“娇憨”之态，对宝玉亲

昵之情，毕露行间　"如今"句是补笔，如姚燮眉批所云："可知云儿替宝玉梳头，不自今日始也"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梳篦。原来宝玉在家并不戴冠，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宝玉发型，颇觉别致。编成"大辫"，乃清代男子发型，具时代气息。作者写来，一则表宝玉娇贵，再则表湘云巧手；旗汉之辨遂致含混，是雪芹苦心　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又有金坠脚儿。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了。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与第三回写宝玉头饰有"一串四颗大珠"遥相呼应。彼时为黛玉所见，此乃湘云所问，可知湘云亦刻刻留意于宝玉矣。宝玉道："丢了一颗。"宝玉就湘云残水洗脸，湘云为之梳头，两人亲密光景，皆为黛玉亲自所见，然黛对宝无防闲之心，对云亦无妒忌之意。盖其时黛尚不知云有金麒麟也，观二十九回宝黛因麒麟而口角事可知　黛与钗屡屡牴牾者，即因有"金玉相对"之说而致　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叫人拣了去了。倒便宜了拣的了。"此句，诸本作"倒便宜他"，尤为简劲，是湘云口气。庚辰批云："妙谈。这'倒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　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闻此四字，妙极是极"黛玉旁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呢。"

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拈起了一盒子胭脂，意欲往口边送，反照十九回约法三章事，知其"偷吃胭脂"毛病，果不能改。后文二十三、二十四回又写其要吃金钏、鸳鸯嘴上胭脂，真不知改悔也。又怕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在身后伸过手来，"拍"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晚才改呢？"如闻其声，恰是湘云脾性。嗔怪宝玉"不长进"，与三十二回劝宝玉去会"为官作宰"的贾雨村同一声吻，同一用心　◎多早晚，亦写作"多咱"，意谓什么时候。元明清戏曲小说习用语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七云："京中俗语谓何时曰多早晚"原注："早字俗言读音近盏"

一语未了，只见袭人进来，见这光景，知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忽见宝钗走来，因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冷笑道："'宝兄弟'

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亦如此称呼宝玉,真正"满面怒容,一腔醋意",毕现纸上　宝钗听说,心中明白。一听即明白事由,张新之评曰:"写深心人。"袭人又叹道:"姐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儿,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言似正论,实则心存防忌。明怨宝玉,而兼及黛玉,黛袭嫌隙,亦由此生也　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写宝钗"坐"于宝玉屋炕,书中凡二,另一为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蒙府于此句下批云:"好!逐回细看,宝卿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　今日便在炕上坐了,盖深取袭卿矣。二人文字,此回为始。"意即钗一反素日"待人接物"常态,坐于炕上,以示亲近也　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一"套问",一"窥察",极写宝钗心机。〇此段写宝钗、袭人谈论宝玉,一则冷笑,一则心解,一则叹说,一则暗忖,各各神情如画,心意相通,自此遂成相知,引为同心。断以"深可敬爱",点出上半回之"贤"字　五十六回亦称宝钗为"贤",此二人所以皆得王夫人爱悦也　相形两"贤"之"联盟",黛玉尤显力薄矣

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再问时,袭人方道:"你问我吗?我不知道你们的原故。"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么又动了气了呢?"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呢?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只是你"句,同甲本及蒙府、戚序、甲辰各本,梦稿本补笔亦同,庚辰、舒序、列藏三本无"你"字。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评谓,"'你'字大可斟酌,换'我'字亦不通。此句无主词,既像说宝玉,又似指袭人自己,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灵活离合之妙"　此解可参。横竖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来支使我。妒意显然,不留馀地。"有人"者,湘云也　袭人曾为云婢,何以不顾主仆名分,如此妒忌湘云?盖即三回所云袭人伏侍谁人时,心中乃"只有"谁人之"痴处"也。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庚辰批云:"醋妬妍憨假态至矣尽矣,观者但莫认真此态为幸。"作此故态,扣入上半回"娇嗔箴宝玉"题面。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骇异,禁不住赶来央告。那袭人只管合着

眼不理。袭人惯以撒痴娇嗔，规劝宝玉，李嬷嬷斥之为"妆狐媚子"哄人也。宝玉没了主意，因见麝月进来，便问道："你姐姐怎么了？"麝月道："我知道么？问你自己就明白了。"亦露妒意，麝月与袭人相联一气。宝玉听说，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嗳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

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来拿了一领斗篷来，替他盖上。只听"唿"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仍合着眼装睡。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气，从今儿起，我也只当是个哑吧，再不说你一声儿了，好不好？"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罢了，刚才又没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的是什么话呢？"一语抹尽袭人规劝，确系全当"耳旁风"也。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看上文，对宝玉行径，宝钗"明白"，麝月、袭人亦"明白"，惟宝玉自己懵然不知，真是"呆公子" 庚辰眉批云："《石头记》每用囫囵语处，无不精绝奇绝，且总不觉相犯。"

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张新之评云："文气一舒。书中叙事，每以叫吃饭作歇落。"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一碗，一碗，同甲辰本；梦稿及程甲本作"几碗"，其他脂本均作"半碗"。王伯沆批"'几'字必误。宝公从未吃过几碗，何况此时"作"半"字较妥。仍回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抹牌。宝玉素知他两个亲厚，并连麝月也不理，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麝月便笑着出来，叫了两个小丫头进去。

宝玉拿了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头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那个大两岁清秀些的，宝玉问他道："你不是叫什么'香'吗？"那丫头答道："叫蕙香。"宝玉又问："是谁起的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宝玉道："正经叫'晦气'也罢了，又'蕙香'咧。你姐儿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个？"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日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儿？虽系

怨愤之言，亦直射后文芙蓉女儿事，非闲语也。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直指袭人。袭人姓花，其名取自“花气袭人知骤暖”诗句。故庚辰批：“花袭人三字在内，说得有趣。”洪秋蕃评谓：“玷辱好名是说蕙香，玷辱好姓是说袭人矣。指桑说槐，不料宝玉亦会调舌。”一面说，一面叫他倒了茶来。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只管悄悄的抿着嘴儿笑。会心一笑。以知袭麝二人伏侍宝玉，一气相通，配合默契。故下文宝玉续《南华经》开首即有“焚花散麝”之句也。

这一日，宝玉也不出房，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此当即白居易《洛下寓居》诗所云“秋馆清凉日，书因解闷看”之意也。从医学言，则如清吴师机《理瀹骈文》所说：“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服药者矣。”或弄笔墨，也不使唤众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这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他，他就变尽方法儿笼络宝玉。四儿此态，为七十七回被撵伏脉。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饧耳热之馀，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嘻笑有兴；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待要赶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已后越来劝了[3]；若拿出作上人的光景镇唬他们，似乎又太无情了。宝玉因情扰而忧苦，如庚辰夹批“宝玉重情不重礼”也。说不得横着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后文两次写宝玉对黛玉云：“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此处对袭人、麝月，则权当她们已死，“横竖自家也要过”，可觇知其情有所独钟，非无轩轾也。如此一想，却倒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此当用《列子》“黄帝”篇“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句义。语含禅意。姚燮感叹：“人生之忧患百出者，大抵‘牵挂’二字累之。”依脂批，宝玉后来“悬崖撒手”，弃家为僧，乃由此一念生也。因命四儿剪烛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至外篇《胠箧》一则[4]，其文曰：

>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5]，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垂之指[6]，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想宝玉续“庄”，乃一时兴趣，偶有所触，聊以释

网，非真悟也。故下文云，翌日晨，已将其"付之度外"。不禁提笔续曰：

>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邃其穴，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宝玉恶劝，"焚花散麝"固已，而并欲戕钗仙姿，灰黛灵窍，何也？此当为"情极愤极"语，可知其情扰之深耳。故庚辰夹批云："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

续毕，掷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忽然睡去，"忽然"一词，各本歧出。乙本同蒙府、戚序、甲辰、程甲诸本；庚辰本原作"忽"，后点改为"就"；梦稿、列藏本作"安然"，舒序本作"酣然"。或谓写作"忽然"，"并不十分妥帖"。此说可商。此用"忽然"，可有两种解释，一当"轻易"讲。如《荀子·强国》："（莫邪）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杨倞注："忽然，言易也。"亦可作"顷刻"解，义即一会儿。如《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据此，句意是说，宝玉续毕《庄》文，心乃自安，遂顷刻（或说轻易）而入睡矣。文理亦通，并无不妥。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番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衾上，同甲本及庚辰、蒙府、戚序、甲辰诸本，列藏本作"床上"；梦稿本原作"炕上"，另笔旁改"炕"为"衾"，舒序本原作"枕上"，后复将"枕"点改作"炕" 按之文意，"衾"字为善 此段写袭人心理，精微之至，举重若轻，入木三分。庚辰批云："神极之笔。试思袭人不来同卧，亦不成文字，来同卧更不成文字，即云和衣衾上，正是来同卧不来同卧之间。何神奇文，妙绝矣，好袭人！"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看冻着。"

原来袭人见他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若真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旧好了；与十九回"花解语"一段对看，彼乃以"骗词"压其气，此则用"柔情"警其迷，袭人之待宝玉，可谓一心一意、无微不彻。不想宝玉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今忽见宝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转，便索性不理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刚解开钮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袭人不让解衣，与昨夜宝玉掀掉斗篷，同一神情，同一心理。

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着。你睡醒了，快过那边梳洗去。再迟了，就赶不上了。"宝玉道："我过那里去？"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吗？你爱过那里去，就过那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人撂开手，省的鸡生鹅斗⑦，叫别人笑话。横竖那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什么'四儿'、'五儿'伏侍你。上回宝黛口角，黛言"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此处袭人说"横竖那边腻了过来"云云，一为情，一为箴，妒态如一，心意指向有别。〇袭人说四儿，无意带出五儿，孰知后来果有一"五儿"，且有大段精彩文字，始见于第六十回。《红楼》善于不经意处为后文过脉伏线。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儿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一见娇嗔，即"情不可禁"，回心转意，确是宝玉心性。此句点明上半回题旨。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和这簪子一样！"袭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大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在你，也不值的这么着呀。"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急呢？"袭人笑道：上文写袭人，连用五"冷笑"，至宝玉断簪立誓，方收缰回转，发出真笑来。"你也知道着急么？你可知道我心里是怎么着？亦用两"心"字收煞，与二十回黛玉"谑娇音"段同一用笔。然宝黛之"心"，如己卯夹批所云，"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语耳"，观者、作者及石头皆"未必解"，含蓄得妙；此宝玉与袭人之"心"，则只因"着急"耳。故两者用笔虽同，而情感资质有异。快洗脸去罢。"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

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番弄案上书看。可巧便番出昨儿的《庄子》来，看见宝玉所续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了一绝云：

无端弄笔是何人？剿袭《南华》庄子文。此句，同程甲本；剿袭，庚辰、蒙府、戚序等各脂本均作"作践"；庄子文，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诸脂本均作"庄子因"；梦稿本原文同庚辰各本，改笔则同甲乙两本。庄子因，为书名，康熙时林云铭所著，是清初一部重要解庄之作。或谓后人不知"庄子因"为何物，乃误改为"文"字。而有文章称，《庄子因》初刊于康熙二

年(1663),至光绪六年(1880),多次增注刊刻,行世二百馀年,并流传日本。如是,甲辰、程本整理者当知此书,"文"字并非误改。然则,为何改易书名,个中原由,尚待寻绎。

不悔自家无见识,"不悔"二字,责之甚是。却将丑语诋他人。诋,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各本均作"怪"。两词语体色彩,略有不同。戚序批曰:"写得痛快,非颦儿不可,真好颦儿。若云知音者,颦儿也。至此方完葳玉半回。"

题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

谁知凤姐之女大姐儿病了,正乱着请大夫胗脉。大夫说:"替太太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8],并非别症。"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旧称痘疹为先天之毒,人多惧之。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那步军"篇写:"自是小儿多患痘疹,百无一生。"王夫人、凤姐故发此问。大夫回道:"症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9]。"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10];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给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裳。连用四个"一面",写凤姐忙乱光景如见。张新之评曰:"历叙旧规,悉皆道地巨家。"外面打扫净室,款留两位医生,轮流斟酌胗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为贾琏私通多姑娘留足地步。王伯沆批:"琏所居之院,岂无馀屋?今乃搬出外书房,正好放胆纵恣了。"凤姐和平儿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那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十分难熬,只得暂将小厮内清俊的选来出火。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材破烂酒头厨子,名叫多官儿,因他懦弱无能,人都叫他作"多浑虫"。二年前他父亲给他娶了个媳妇,今年才二十岁,也有几分人材,又兼生性轻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浑虫又不理论,只有酒有肉有钱,就诸事不管了,所以宁荣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这媳妇妖调异常,妖调,同程甲本,义谓轻狂风骚。第七十四回、一百回又写作"妖妖调调"。按"妖调"与"窈窕"音近,或即一词两写。"窈窕"本

有“妖调”之义。《后汉书》卷八十四“曹世叔妻”云：“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李善注：“窈窕，妖冶之貌也。”甲辰本作“美丽”，其他脂本均作“美貌”，似均不及“妖调”传神。梦稿本原作“美貌”，改笔同程本。轻狂无比，众人都叫他“多姑娘儿”。此“多姑娘儿”，即于庚辰中七十八回登场之“灯姑娘儿”，乃晴雯之嫂。如此安排，不无破绽。故程刻本已将“灯姑娘儿”改为吴贵媳妇。

如今贾琏在外熬煎，往日也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娈童，不曾得手。那多姑娘儿也久有意于贾琏，只恨没空儿；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三四输，招惹的贾琏似饥鼠一般。“饥鼠”二字，活画贾琏之贪淫好色。宋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之二有句云：“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雪芹用词，或借用苏诗。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一记贪色者云：“嗜欲之心，如堤之来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贾琏除偷情多姑娘，四十四回并写其私通鲍二媳妇、六十四回写其垂涎尤二姐、六十九回写其沉迷新欢秋桐，于女色也，琏二爷实是饥不择食，渴不择饮，实属“皮肤滥淫”之辈。故贾母谓其“成日家偷鸡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此与《金瓶梅》中看见女子即“饿眼将穿，馋涎空咽”之西门庆，为一路货色。子弟堕落如此，贾府焉能不败。少不得和心服小厮计议[11]，许以金帛，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子是旧交，一说便成。

是夜，多浑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贾琏便溜进来相会。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子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此句下，诸脂本有“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十一字，庚辰并有夹批云：“凉水灌顶之句。”甲本无此十一字，乙本从之。梦稿本原笔同庚辰各本，后亦删去。似存之较妥。贾琏此时恨不得化在他身上。那媳妇子故作浪语，在下说道：“你们姐儿出花儿，供着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腌臜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里还管什么‘娘娘’呢！”那媳妇子越浪起来，贾琏亦丑态毕露。庚辰、姚燮、王伯沆评并谓《红楼》全书涉笔“秽语”者，仅此一段。回映七回“贾链戏熙凤”，写二人白昼“宣淫”，乃夫妻房帏秘事，全用侧笔，略作点逗，含而不露。此段写贾琏与多姑娘私通偷情，淫语浪态，则正笔出之，以写琏二爷之淫

滥，多姑娘之放荡。庚辰眉批云：用此"丑极太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然即或如此，而比之《金瓶梅》、《姑妄言》，其措语亦含混多矣。后文写贾琏偷娶尤二姐作二房，又是一种笔墨。同为男女情事，作者用笔，雅俗含露，因人因事而制宜，极有分寸。一时事毕，不免盟山誓海，难舍难分。此句，同程甲本，诸脂本作"海誓山盟，难分难舍"。"盟山誓海"与"海誓山盟"两语义同。元人施惠《幽闺记·诏赘仙郎》云："后来与他同到招商店中，盟山誓海，共结鸾凰。"又，宋辛弃疾《南乡子·赠妓》词："别泪没些些，海誓山盟总是赊。""赊"有渺茫难凭之意。辛词句意，尤贴近贾琏与多姑娘关系。蒙府夹批曰："此种文字，亦不可少，请看者自度。"自此后，遂成相契。

一日，大姐毒尽瘢回，十二日后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是夜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说。

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里去后，平儿收拾外边拿进来的衣服铺盖，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青丝，谐音"情思"，故男女示爱，以为赠物。姚燮眉批云："即上文所云盟山誓海之赠物也。"平儿会意，忙藏在袖内，便走到这边房里，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这是什么东西？"贾琏一见，连忙上来要抢。平儿就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按在炕上，从手中来夺。此句前，庚辰、蒙府、戚序、梦稿本等均有"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趁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撅折了'"二十二字，甲辰及程甲本无此三句。庚辰诸本文情俱足。戚本有狄葆贤眉批云："'小蹄子'三句，今本删去，然有此三句，写得北京下流纨绔举动如画。"故蒙府夹批："此等人口中，只好说此等语。"〇姚燮眉批云："以'抢'字引出'跑'字，以'跑'字引出'揪'字，以'揪'字引出'按'字，以'按'字引出'夺'字，写得花团锦簇，情景如在目前。"《红楼》善于炼字，此又一例也。平儿笑道："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你倒赌利害。等我回来告诉了，看你怎么着？"贾琏听说，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赏我罢，我再不敢利害了。"

一语未了，忽听凤姐声音。贾琏此时松了不是，抢又不是，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贾琏此时"以下二十一字，同甲本及甲辰本，惟"此时"二字，两本作"听见"，舒序本与此两本略同；庚辰本作"都怕他知道"，列藏本作"贾

琏听见松了手"，蒙府、戚序本无此数句；梦稿本原同列藏本，旁改文字则同乙本。依文理，有此数句，写贾琏窘相如绘，意味十足。狄葆贤批，谓其不切情理，今人新校本斥为"妄补"，均不妥。平儿才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叫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前日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没有？"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少什么不少？"平儿道："细细查了，没少一件儿。"凤姐又道："可多什么？"平儿笑道："不少就罢了，那里还有多出来的分儿？"凤姐又笑道："这十几天，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好的丢下什么戒指儿、汗巾儿，也未可定。"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姚燮评云："幸未计及头发，得就安妥。"此当因姚氏未曾得见别种脂本，故有此批。实则，庚辰、蒙府、戚序、梦稿原文等，于"汗巾儿"下均有"香袋儿，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十四字，梦稿本改笔同程本。凤姐明提"头发"，无意间，直戳贾琏隐私，与下句"贾琏脸都黄了"照应细切。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在凤姐身背后，只望着平儿杀鸡儿抹脖子的使眼色儿[12]，求他遮盖。平儿只装看不见，因笑道："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样，我就怕有原故，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儿都没有。奶奶不信，亲自搜搜。"凤姐笑道："傻丫头，他就有这些东西，肯叫咱们搜着？"凤姐自以为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往往如此。庚辰批云："可叹可笑，竟不知谁傻。"作者笔露机锋，写来饶有趣味。说着，拿了样子出去了。

平儿指着鼻子，摇着头儿，笑道："这件事，你该怎么谢我呢？"喜的贾琏眉开眼笑，跑过来搂着，"心肝乖乖儿肉"的便乱叫起来，平儿手里拿着头发，笑道："这是一辈子的把柄儿。好便罢，不好咱们就抖出来。"贾琏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罢，千万可别叫他知道。"嘴里说着，瞅他不隄防，一把就抢过来，笑道："你拿着到底不好，不如我烧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说，一面掖在靴掖子内。《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写西门庆收藏宋惠莲之青丝，令潘金莲醋意大发。此句下，戚序批云："设使平儿收了，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贾琏抢回，后文遗失，方能穿插过脉也。"是知《红楼》后文原稿中，当有一段青丝"遗失"而导致贾琏夫妇闹翻的"过脉"文字。平儿咬牙道："没良心的，'过了河儿就拆桥'，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呢！"

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平儿夺手跑出来，急的贾琏湾着腰恨道：“死促狭小娼妇儿，促狭．义为刁钻调皮．使坏心捉弄人　亦写作“促掐”、“促恰”、“促瞎”　　元明清戏曲小说常用词　如元王晔 桃花女 第三折：“桃花女，你好促恰好 ”在明清小说中，“使促狭”多为一个词．不宜切分　如 金瓶梅词话 第六十八回：“怪小淫妇儿使促狭．灌洒了我一身酒 ” 二刻拍案惊奇 卷四十：“小𠂇人哭道：‘谁人使促陷．把我的头发剪去了 ’”本书　八十回写凤姐　　环：“真　那一世的对头　　．你何苦来还来使促狭！”后凡发恶，剧的人，被称为“促狭鬼”　本书第四十回贾母笑称凤姐是“促狭鬼儿”、儿女英传 第二十八回说“褚大姐姐又是个淘气精、促狭鬼”　现代方言中．至今仍习用之　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庚辰批曰：“丑态如见，淫声如闻．今古淫书未有之章法 ”平儿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难道图你舒服，叫他知道了，又不代见我呀。”[13]贾琏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子打个稀烂，他才认的我呢。他防我像防贼的是的，只许他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说话，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都使得了。已后我也不许他见人！”由贾琏口中写出凤姐之狂荡．照应前文诸多情事　平儿道：“他防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不笼络着人，怎么使唤呢？上句中“防你”．诸本作“醋你”．惟梦稿本改“醋”为“防”．同乙本　“他不笼络着人”两句．则乙本独有异文．诸本均作“他原行的正．走的正”　承上文“　也不许他见人”句意．乙本所改．文情或更顺．切合其当家人身份　你行动就是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他呀。”贾琏道：“哦，也罢了么，都是你们行的是，我行动儿就存坏心，多早晚才叫你们都死在我手里呢。”此段写贾琏与平儿隔　对话调笑．同一场面．两个　间．似隔非隔．　而不断．而贾琏之丑态．平儿之俏姿．一齐呈现　前此．元人宋梅洞传奇小说 娇红记 ．即有申生与王娇娘“隔窗对话”描写．王实甫杂剧 西厢记 第一本第三折有张生与崔莺莺“墙角联吟”情节　红楼　写．从前人小说戏曲借鉴而来．且已成一套路．故庚辰眉批云：“此等章法．是在上得 ”　此回乃　，写　这类场　．后文　二十六、三十五 八十四、九十一一百十一　回．屡　’之

正说着，凤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便问道：“要说话，怎么不

在屋里说，又跑出来隔着窗户闹，这是什么意思？”贾琏在内接口道：“你可问他么，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作什么？”凤姐笑道：“没人才便宜呢。”平儿听说，便道：“这话是说我么？”凤姐便笑道：“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是何“好话”。未[illegible]出 凤姐之事。平儿尽知。万分委屈。忍无可忍。激出此语 囫囵语中。含多少隐 说着，也不打帘子，赌气往那边去了。想平日凤姐入房。必由平儿打帘子。此则使性赌气而去 是其不同于低声下气之袭人处

凤姐自己掀帘进来，说道：“平儿丫头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起我来了！仔细你的皮。”贾琏听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倒服了他了。”凤姐道：“都是你兴的他，我只和你算账就完了。”贾琏听了啐道：“你们两个人不睦，又拿我来垫喘儿了。我躲开你们就完了。”凤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贾琏道：“我自然有去处。”说着就走，凤姐道：“你别走，我还有话和你说呢。”

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靸：亦作“靸拉”，即穿鞋时，只将脚尖伸进鞋内，后帮踩于脚下，拖着鞋走。

② 青盐：亦称“大青盐”，咸水湖泊干涸，湖水结晶而成之盐矿。中医用以人药，有防腐、消毒作用。

③ 已后：戚序本作“以后”。已，同“以”，见《正字通·已部》。本书“已后”与“以后”并出通用。

④ 《南华经》、外篇《胠箧》：《南华经》，亦称《南华真经》，《庄子》别名，庄周著。《胠箧》，《庄子》外篇之一，其主旨在发挥道家“绝圣弃智”思想。

⑤ 六律：古代用十二个长短不一之竹管作标准，审定乐音之高低清浊。从低声管起，成单数之六个音称“六律”。

⑥ 俪：脂本作“擂”，是。擂，折断。

⑦ 鸡生鹅斗：比喻争吵。张本、金本作“鸡争鹅斗”，脂本作“鸡声鹅斗”。

⑧ 见喜：旧时人们惧怕天花，避讳直说，认为痘疹发出后即可保平安，故称“见喜”。

⑨ 桑虫、猪尾：桑虫，一种阴寒湿毒之虫，能发痘，亦有严重副作用。猪尾，即猪尾血，剖刮猪尾尖部所出之血，有开泄腠理、通达内外之效。

⑩ 痘疹娘娘：传说中管痘疹之神。旧时出天花，将其画像供于室内，以求逢凶化

吉，收回灾难。

⑪ 心服小厮：王本、张本、脂本作“心腹小厮”。

⑫ 杀鸡儿抹脖：也作“杀鸡扯脖”。伸长脖颈，扭来拧去，形容一副情迫央告的猴急相。《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那西门庆见月娘脸儿不瞧，一面折跌腿，装矮子，跪在地下，杀鸡扯脖，口里姐姐长姐姐短。”

⑬ 代见：庚辰本作“待见”，戚序本作“得见”。

回 评

此回之前半，承接上回，写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及袭人诸人之情感，展现其人际关系。黛云彼此融洽，尚无嫌隙；宝云两小无猜，十分亲昵；钗袭声息相关，乃成相知。其中尤重在写袭人之箴规宝玉，以表现其忠心。宝玉为情所扰，信笔续《庄》，聊抒郁闷。依庚辰脂批，宝玉有“恶劝”、“重情不重礼”与“情极之毒”三大病，实则隐括其主要性情特征。袭人为箴宝玉，防闲黛玉，妒忌湘云，醋心妍态，描摹尽致。庚辰夹批云：“此一回将宝玉、袭人、钗、颦、云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启后大观园中文字也。”

回之下半，写贾琏、凤姐、平儿间之打情斗趣，旁敲侧击，揭示出夫妻、妻妾间之猜忌防闲、貌合神离。庚辰本回末联语云：“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并有批语曰：“二语包尽古今万万世裙钗。”淑女，乃指平儿；娇妻，即系凤姐。此后，琏凤矛盾，乃愈演愈烈。至六十五回贾琏“偷娶尤二姨”、六十九回凤姐“借剑杀人”，矛盾已不可调和矣。

宝玉续《庄》之文，虽迷惑缠陷，为情所致，乃一时遣兴；然初谙老庄，由斯悟道，则为其后来出家为僧埋根。故庚辰夹批云：“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

此回以袭人、平儿为主脑，分作两段。前为袭人立传，而插入蕙香倒茶、宝玉续《庄》两层文字，文笔舒徐有致。后则为平儿正叙，而以多姑娘事串联之，事嫌秽亵，文则活跳。写平儿风致，回目中特标一“俏”字，意态尽出。五十二回写平儿“情掩虾须镯”，回目亦着一“俏”字。作者对平儿，似情有独锺也。

此回写人叙事，映照比衬，形象鲜明，浑然天成。袭人满面“娇嗔”，以箴

宝玉，显其贤德；平儿一派“软语”，以救贾琏，显其俏媚，此一比也。又写宝玉续《庄》之迷惘，表现其纯情；写贾琏偷情之丑态，揭露其荒淫，又一比也。袭之贤、平之俏、宝之情、琏之淫，一回之中，活画出四人性格特征。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什么话？"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日而无月．下文所写．正月 .. 则距十五日 .. 亲． ．中 月又 入 巧 花诸 .. 间迫促不 ．似有 谓宝钗 日系正月二十一日．亦见六十二回 古时湖北襄樊一带以是日为" 、节"． " 石 " 人 肋编 云：" 阳正月二十一日．谓 天 …… 女子 小小 石 ．以 丝 ． 于 ．以为 " 十二回又叙 玉芳辰是"二月十二日"花朝节 二十七回写 ． 为 写 生 ． 别有 你到底怎么样？"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有主意了。"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则例。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大 小． ． 思 下 批 以为"此 作 评钗 词"

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做就是了。"玉生日．前无明文．更未写 事 何为之庆 ．援引其 ．由此及 ．不偏不 ． 文 一 法也 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这个也不知道？我也这么想来着。但昨日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算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的年分儿了[①]。老太太说要替他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了。"依"红楼纪历"．宝钗初入贾府．当为九岁．至此．已 六 ．岂均未过生日哉？而特于"将 "之年．为之寿．并云其"才过第一个生辰"．可也．是作 又写矛盾．抑或乃有 含混．而写

贾母属意于宝钗? 贾琏道:“这么着,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回明白了你了。”若依姻 亲 . 为贾母外孙女,贾琏近之;钗乃王夫人外甥女,则凤姐近之 凤为 之生日大小,与 商 ,讨其“口气”,以避独断之嫌,明似 , 写其心机深细,以免落人褒贬 庚辰有批云:“有心机人在此 ”贾琏笑道:“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察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湘云住了两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作的两件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钗“稳重和平”,贾母“ ”: 、则锋芒毕 . 母将如何待之. 青人朱锡绶 幽梦 影 云:“ 洁以骇 . 和平以 ”:“高峻以拒物,不如 以容物 ” 洁高峻,为人所 : 平厚,为人所 . 俗如 红 长 不经意 点 世态人 .此 ” 文字处有文 ”也 故庚辰 曰:“四字评 玉. 又特从贾母眼中写出 ” 钗轻 .以己 其 倪 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备酒戏。 自 资,特写其高兴 庚辰眉批 :“ 看凤姐问 生日 语甚泛泛,至此见 母蠲资,方知作者写阿凤心机,无丝漏笔 ”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么着,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体己。这早晚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意思还叫我们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取 戏 . 却为七十二回贾琏向鸳鸯借当伏线 只是累掯我们。老祖宗看看,谁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2]?那些东西只留给他,我们虽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呢?”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亦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了,怎么说不过这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就和我啷啊啷

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贾母笑了一会。贾母十分喜悦。凤姐一番话，有戏言 ．有强嘴说理，恰似舌有莲花，无人能及 姚燮眉批曰：“凤儿于老祖宗前，不言则已，言必淋漓通畅，倒峡翻澜，使人听之忘倦，如此段其一端也 ”

到晚上，众人都在贾母前，定省之馀，大家娘儿们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此是宝钗善体察人情处，“深知”二字是眼 黛玉岂能如此？贾母更加喜欢。次日，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的，不须细说。

至二十一日，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因系家宴，故只搭小巧戏台，搬演新出小戏 庚辰批云：“另有大礼所用之戏台也侯门风俗断不可少 ”昆弋两腔俱有[3]。此指同一戏班，既可演唱流丽悠远之昆腔戏文，又能演唱慷 高亢之弋阳腔戏文 庚辰批曰：“是贾母好热闹之故 ”据载，乾隆年间，京师 行四大声腔，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嘉庆初小铁笛道人 日下看花记 自 云：“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 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 ”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馀者皆是自己人。特说“家 ”，即点明上文“大又不是，小又不是”之意也 庚辰批曰：“是家宴，非东阁盛设也 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 ”吴克岐 犬窝谭红 “正误”以为此即指作者曹雪芹，乃辨之云：“按曹雪芹是世代公子，故能于‘元妃省亲’一回，写出雍容肃穆气象 其他一器一物，一饮一食，亦莫不富丽古雅，新奇惊人 ‘家宴’云云，犹属浅焉者也 或谓曹雪芹另有其人，乃一穷老贡生 吾恐此辈不能道只字也 ”吴氏所说，言之成理 此处说黛玉并非“外客”，而是“自己人”，即自家人也 六十二回袭人则说林姑娘“不是咱们家的”，与此遥遥相对 袭人处处亲近宝钗，疏远黛玉，亦与此作一铺衬

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听那一出？我好点。”黛玉冷笑道：“你既这么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拣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儿问我。”按六十二回袭人所言，黛玉生日为二月十二日，距宝钗生日只二

十馀天．然不知何故．竟无人提及．更未见为之摆宴　遭此冷遇．匆怪其在　钗生日当天．"歪在炕上"不起．冷对宝玉也　宝玉笑道："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着咱们的光儿。"一面说，一面拉他起来，携手出去。　玉　睡　．只有　玉留心．他人则不闻不问．被人冷落　写出　玉此时处境

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面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喜欢。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特命凤姐点。凤姐虽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先点了一出，却是《刘二当衣》④。贾母果真更又喜欢。写钗凤二人承命点戏．均为迎合　心，老人欢心．自　如是　以上点戏一段．可议者有二：一是"　母自　欢"．接写"又让薛姨妈"以下十七字．程乙本独与梦稿本同．程甲及各脂本均无；又．姐）"虽，　王二夫人"以下二十字．与程甲及　本大致相同．　甲"邢王二夫人"　"王　人"　"二夫人"　"二夫"　各　对．程乙　文气似　为充足．　为　．　二是．　辰本于贾母"　特命凤　点　戏）"上加一眉批云："凤姐点戏．脂砚执　事．今知者聊聊矣．不怨夫"此批后．尚有署年"丁亥夏"一则批语．论者多以为乃畸笏叟所批　对此两条批语．论者意见不一　或以为．点戏执　．乃实有其　．并断定脂　为女子．即小说中人物史湘云　梅节析"凤姐　戏．脂砚执笔"一文则认为．畸笏批语　说．实是"　文中　点这　青　．为　砚执　所　入"　对勘乙本．脂本这　文字．确有"破绽"．　文所说．　为合理　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儿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乐，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儿的唱戏摆酒，为他们呢？他们白听戏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戏呢。"说着，大家都笑。黛玉方点了一出。不　何戏．知其乃　众　命．　口两点．　玉　世　人．正不　于钗也　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按出扮演。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⑤。宝钗开首点西　．尾点　山门　．两者均为和尚戏．关合宝玉终身．暗寓其日后出　命运下　丈．　玥　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

白听了这几年戏，那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更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6]，铿锵顿挫，那音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只《寄生草》[7]，极妙，你何曾知道。”不独说戏，三十七回写其谈诗，四十二回论画，都凸现其知之甚多，学识广博。庚辰批感叹：“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给我听听。”宝钗便念给他听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8]？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静些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就《妆疯》了[9]。”巧借戏曲剧目，从旁一击，语有微旨，既针对宝玉，亦讥刺宝钗，一发而贯双雕。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

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益发可怜见的。二十九回贾母对被打之小道士，亦如此说，以见其怜惜弱小者之心。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十一岁，小丑才九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两个，又另赏钱。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瞧不出来。”宝钗心内也知道，却点头不说；宝玉也点了点头儿，不敢说。湘云便接口道：“我知道，是像林姐姐的模样儿。”脱口而出，心不留迹，确是湘云声口，改换别个不能。《红楼》对话，闻声知人，即此等处也。脂本“林姐姐”均作“林妹妹”，口吻更为毕肖。或因辈份相舛而改，不知湘云乃模仿宝玉口气也。“林姐姐”合理而不合情，“林妹妹”合情而不合理。然以理害情，似不可取。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像他。”饰小旦者，即女戏子龄官也。凤姐笑言，以其比黛玉，湘云道破，众人又同声一述，虽是戏语，然于广庭大众之中，如此取笑，自爱自尊如黛玉者，情何以堪，焉能不恼？（英）霍布士《论人性》云：“人们都不喜欢受人嘲笑，因为受嘲笑，就是受轻视。”盖人类心理，中外一例。一句笑语，

惹出后面许多是非 ○此段写众人心绪，亦颇传神 依姚燮眉批，宝钗不说，是“深心”；宝玉不敢说，是“关心” 是则，湘云直说，一语道破，乃“无心”也 说与不说，恰如张新之所评：“众人神理，都在纸上，乱如头发，清若列眉，是真好笔 ”一时散了。，炎一收 众人取笑，宝玉止之，当时并未提及黛玉着恼，亦未说明湘云生气，似乎风平浪息，相安无事 及至下文，是非纠葛，始一一叙明，王希廉评称之为“文 事后追神法”也

晚间，湘云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湘云道：“明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近前说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多心，或曰“心细”，二字注目 六十四回宝玉又谓其“心多”，八回薛姨妈亦尝说玉“是个多心的”，二十七回丫头小红说“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尤其老祖宗 宇，八十三回谓其“太心细”、八十四回说其“心重”，及至 玉死后，一百八回 说其“最小性儿，又多心”，厌薄之意昭， 平心而论，生 过 ，自寻烦恼，确 玉性格弱点，或谓之“病态” 无怪乎清人许叶芬 红 甚至曰：“死， 玉者 玉也”，因其对“一切”都“辗转在心，不能决然舍去，如茧之缠，卒卒不能解脱 ” 林兰香 第三十六回写燕梦卿死因之一，即因其“心细灵俏”，而招人忌嫉 寄旅散人评曰：“天下人惟最心细、最性灵，最容易死 ”然设身处地，以察其心，如黛玉，一孤凄小女，寄居于“风刀霜剑”之贾府，能不心多一窍，以自尊其身、防人伤害乎？俗谚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 故话石主人 红楼梦精义 云：“写黛玉处处可怜，何忍厌其小性 ”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出来了，他岂不恼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了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那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儿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说话，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一则避免黛玉难堪，伤其自尊，是呵护黛玉；一则不愿湘云得罪黛玉，伤害二人感情，同好成怨，是关心湘云 宝玉一片好心，恳切尽情；湘云不解，反错怪宝玉矣 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拿脚踹！”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

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忿忿的躺着去了。此段写湘云面叱宝玉，并平白恼及黛玉，句句含怨，语语怀妒，其口舌之尖利，一如黛玉

宝玉没趣，只得又来找黛玉。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了，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的垂头不语。紫鹃却知端底，当此时料不能劝。上句中“紫鹃”，独与梦稿本同，甲本及其他诸脂本均作“袭人” 庚辰并有批云：“宝玉此时一劝必崩了，袭人见机，甚妙”今人校注本，多从庚辰各本，而作“袭人” 如是，则袭人“此时”为何在场，以劝宝玉，莫明所以，十分突兀，似有罅漏。乙本改易“紫鹃”，依上下文意，其所当劝者，应为同在室内之黛玉，而非身在窗外之宝玉也 如此解读，或亦可通 那宝玉只呆呆的站着。“垂头不语”、“呆呆站着”，无限委屈，无处可诉，写来活现 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跟进来，问道：“凡事都有个原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到底为什么起呢？”黛玉冷笑道：“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儿。”自道着恼之故 中国自古即视优伶与娼妓为一类人，至清犹然 李渔 连城璧 第一回开篇云：“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 ”并云：“但凡做女旦的，是人都可以调戏得 ”小说六十回便写赵姨娘斥骂芳官为“娼妇粉头之流” 明乎此，乃知黛玉受辱之深耳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此句旁，庚辰有侧批云：“可谓‘官断十条路’是也 ”所引俗语，近人寻梅山房主人 带印奇冤郭公传叙 写作“官断十条路，九条猜不着” 清人汪辉祖 佐治药言 云：“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 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 ”意谓官员决狱，须多方揣测上词意图，结果则难意料 宝玉为湘黛调停，一片苦心，反遭数落，情状似之 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宝玉听说，无可分辩。此句下，庚辰、蒙府、戚序各本有“不则一声”四字，语气完足 甲本及梦稿、甲辰三本无此语，乙本从之 怪怨宝玉，气恼宝玉，却是一派歪理，然宝玉亦无可分 此非徒写黛玉舌锋之可畏，实写两人之心也 蒙府批云：如“身非宝玉，则有辨有答；若是宝玉，则再不能辨不能答 何也？总在二人

心上想来"批之甚切

黛玉又道："这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儿？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或谓"黛玉亦是公侯之裔，不值得此语" 实则，黛玉此语，并非无由 一乃因湘云有"主子奴才"之说，连类比物，不满宝玉先去看湘云、后来找自己，有亲有疏也；二乃悲叹父母双亡，孤苦无依，为人取笑，被人轻贱，而无人为自己作主也 二十八回写黛玉与宝钗相比，又自喻为"草木人儿"，满腹辛酸，满腹悲苦，同一情怀也 他和我玩，设如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你是这个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人'。此话本湘云所说， 玉却硬派为宝玉说也 湘云恼宝玉，迁怒于黛，狠狠讥詈，无理至极；而黛谅之，不怪湘云，只怨宝玉；宝玉虽受委屈，却又无以自解，默默忍受 湘云之爽直，黛玉之浑厚，宝玉之无奈，齐现纸上 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黛玉数落宝玉语，与湘云恼怨宝玉语，句句针锋相对 两问"何干"，宝玉尤难以自解 闺中小儿女口角是非，情景逼真 冥飞 古今小说评林 赞之曰："此等言词，比较盲左述郑庄公对许叔之言，及吕相绝秦之书，无其深曲；以较腐史 报任安书 ，及李陵《答苏武书 ，无其痛快也 "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句，上文中"正合着"三字，独与梦稿本同，甲本及其他脂本均作"正与" 姚燮眉批云："论文理，'等句'二字之下，当加'相同'二字，不然合不住口 否则'正与'二字改作'正合'亦可 "王伯沆评亦有此意 乙本改易，切合姚王二氏所说 然原文作"正与"，当亦可通 与，义为如同，好像 墨子·兼爱下 孙诒让闲诂云："又与，亦谓又如也 "古籍中多此用法 南华经 数语，有如庚辰所批："意皆寓人智能聪明多知之害也 "其意恰合宝玉此时心绪 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何为？""何为"者，或指用心于世道也 庚辰批云："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僭欲治世待人接物哉？"想到其间，也不分

辩，自己转身回房。步步逼之，渐入悟境，扣合回目“悟禅机”三字 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

那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闷闷”二字重言之 上回尝云，宝玉因袭人妒忌湘云，而“闷闷” 此回又写，宝玉为调停湘云与黛玉纠葛，反遭两处贬谤，因爱招怨，无限心劳，无限委屈，而两番“闷闷” 洪秋蕃叹曰：“可知‘排难解纷’四字极不易为，而况闺阁之中，女儿之性 其居间也，不亦难乎！宝玉可笑而亦可怜 ”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说，因笑道：“今儿听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与我什么相干？”袭人见这话不似往日，因又笑道：“这是怎么说呢？好好儿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儿了？”宝玉冷笑道：“他们娘儿们、姐儿们喜欢不喜欢，也与我无干。”两个“与我无干”，乃针对上文黛玉所说“与你何干”而来 宝玉所亲近者，惟黛与云也 而今两相生隙，满腔冤楚，谁人听诉？“无干”云云，实乃其愤懑语也 袭人笑道：“大家随和儿，你也随点和儿不好？”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这景况，不敢再说。宝玉细想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由前文“谑娇音”，是知宝黛已两心相知，似为一人 今说“何干”两句，盖云你我已同陌路，两不牵挂。是宝玉想及“赤条条”一语，悲从中来，怨苦莫伸，“不禁大哭”也 翻身站起来，至案边，提笔立占一偈云：

>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宝玉是由情而悟禅，偈语实参禅言情，用意双关 结末两句，意谓至万境归空、全无验证之时，始为立身之境。较之上回遣兴续 庄 之文，悟境虽高一层，然犹未大觉彻悟也 故下文方有黛玉所续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庚辰批云：“自悟则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犹未正觉大悟也 ”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偈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

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上文

言，黛玉气恼，说宝玉"一辈子也别来了"；旋即却借口找人，自己"来看动静"痴情难断，真所谓"爱得深沉"，却也"爱得苦涩" 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了，就欲回去，袭人笑道："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忿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作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的。"说毕，便拿了回房去。

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三人"同看"偈语，知黛玉与湘云，虽曾生龃龉，却不计前嫌，仍复如旧 人谓颦姑娘口舌尖利，性情孤傲，仅其一面也；此则写其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并非一味"小性儿" 宝钗念其词曰：宝钗生日，既点《西游 ，又点 山门 ，再念 寄生草》；并宝玉此词，亦由钗念出 后宝玉移其性灵，悬崖撒手，出家为僧，乃宝钗启其机乎？故下文写钗自责云："我成了罪魁了 "庚辰批云："出自宝钗目中，正是大关键处 "

>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此句当由二十回宝玉自己所说"亲不隔疏"句参悟而来，乃专为黛玉而发 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明人唐伯虎，自称"六如居士"，尝作 伯虎自赞 云："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 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 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曲与赞对看，异曲同工

看毕，又看那偈语，因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儿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这些道书机锋[10]，最能移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给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痴心。"宝玉之偈曲，实因黛玉而作 黛玉则先说"无甚关系"，视之漠然；此又要亲诘宝玉，以断其痴 恰如脂批所云："盖宝玉一生行为， 知最确 "

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以"宝玉"之名相诘问，宝玉难以辩答，黛玉 灵心， 舌， 人可及 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上句中之"二人"，无疑乃指钗 ；

此句单说相云，尤为e眼 上句，同程甲及梦稿本，甲辰本作“二人拍手笑道”。其馀脂本“二人”均作“三人”；“相云”句，乙本亦是程甲及梦稿本，其他各本无此句 是知，甲辰而外，他本都分明写及钗黛云三人一同在场，讥笑宝玉所谓“禅” 有评者则固执一端，偏偏说湘云“一语未入”，与宝玉禅悟无涉，并臆 此为“后半部要点” 其他重要版本异文于不顾，为我所需，遽然下此断语，妥慎乎？黛玉又道：“你道‘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立足境，方是干净。’”玉续偈，悟境尤进一层，故宝钗称“这方悟彻”；并直照后来 之“魂归”，宝之“却尘”，伏脉千里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11]，闻五祖宏忍在黄梅，宏忍，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依 宋高僧传 卷八当写作“弘忍”：辰、戚序、舒序、列藏各本，“弘”字则缺末笔 以“宏”代“弘”，或“弘”字缺笔，均为避乾隆帝弘历讳也 惟蒙府本作“弘忍”，不避 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12]，令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13]：‘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宝钗比出“语录”，意在讥讽宝玉参禅，仅达到神秀境界，而未能如惠能那样悟彻 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了。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人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参什么禅呢！”再诘之，以 宝玉参禅之念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14]，此皆素不见他们所能的。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玩话儿罢了。”宝玉之辩言，亦合时代习气 明清时文人，常以“参禅”为日修之课，借以排遣愁绪，寄托情怀，而非纯然执着于参悟佛理也 《幽梦续影 曰：“谈禅不是好佛，只以空我天怀；谈元（玄）不是羡老，只以贞我内养 ”即此意也 说罢，四人仍复如旧。以上款款揭过本回“悟禅机”一段文字，也收结全书众儿女移居大观园前最后一段感情纠葛；以下借灯谜引入回之下半“悲谶语”文字 庚辰批曰：“轻轻

本去也、'心争 '三字不谬"

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作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写了，一齐封送进去，候娘娘自验是否。"宝钗听了，此句，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其他脂抄各本于"宝钗"下均有一"等"字 或谓加"等"字，可见人情大都如此，"非只宝钗世故也" 张新之评则云："此皆宝钗正传，故必是他看 其谜语，亦必俟同大众灯谜写出，重悲谶语也 "此说有理 是则，于四人中特举宝钗后，方另列宝玉、黛玉、湘云、探春等人，文理亦协合 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上云"并无新奇"，此佯说"难猜"，心口不一，是用曲笔，直刺隐微 此等处，正写宝钗之深于世故，"很会做人" 贬钗者斥其"虚假""诈伪"，实诋之过也。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心机猜了，写在纸上，然后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谜，恭楷写了，挂于灯上。此处写明贾兰亦作成一谜，挂于灯上，后竟无着落，未见揭示 盖因惜春谜后原文破失而不之见也 后人亦无补之者。

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迎春绰号"二木头"，原乏捷才；环三委琐愚钝，自然"不通" 作者随手点染，情理自合 红楼 写人，细到毫颠 小姐们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此句下，除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其馀脂本均有"都胡乱说猜着了"一语 甲本等删则，以与上文"宝钗听了"句中删却"等"字前后相应 太监又将颁赐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15]，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以为玩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迎春总不失大家闺秀风范，三爷自是浅狭小子脾气 张新之评云："两人分际，写得都好 文宜错落，否则人各猜着，此必无之事，必无之文 "且又听太监说："三爷所作这个不通，

娘娘也没猜，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作的是什么。写道：

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二哥爱在房上蹲。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只一灯谜，极写贾环之“不通”；然此等才情，后竟为贾赦、贾政所赏识 七十五回写贾赦称赞环诗“不失侯门气概”，可继承贾氏“世袭的前程”；庚辰本七十八回写贾政评说环之举业，“似高于宝玉” 由此注彼，相互比衬，是 红楼 写人艺术一大特色 此写贾环，亦反衬赦政二老爷之不学无术，暗于大理 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贾环灯谜，引人发笑，自揭谜底，不啻自画其像 王伯沆批：“‘枕头’言腹中是草包，‘兽头’言不似人也 又，陋也” 金瓶梅词话 第四十二回：“爱奴儿搬着兽头城往里掠，好个丢丑儿的孩儿”兽头，原指屋脊之雕饰，此喻贾环状貌之丑鄙也 近代小说如 官场现形记 第八回、 文明小史 第五十五回及今人小说多写作“寿头”，亦不误 太监记了，领茶而去。

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兴，自己一发喜乐，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堂屋，命他姊妹们各自暗暗的做了，写出来粘在屏上；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贾政朝罢，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老婆、丫鬟站满。李宫裁、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

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儿?”庚辰夹批曰：“看他透出贾政极爱贾兰”地下女人们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叫他去，他不肯来。”女人们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天生的牛心拐孤。”拐孤，独与梦稿本同，甲本及其馀脂本均作“古怪” 乙本七回尝以“拐孤”一语形容秦钟脾性 此处以之写贾兰气格，较比“古怪”一语，似更有意味 贾政忙遣贾环和个女人将贾兰唤来，贾母命他在身边坐了，抓果子给他吃，此写贾兰首次登场，是年尚幼 后与贾府事，亦“无见无闻”，一如其母 或称之为“中立形态”人物 大家说笑取乐。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

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唯唯而已。言其恭顺拘束也　馀者，湘云虽系闺阁弱质，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语；言其纯真知礼也　黛玉本性娇懒，不肯多话；言其娇弱清高也　宝钗原不妄言轻动，便此时亦是坦然自若。　其历练老成也　○写四人情态，极有斟酌　家庭聚庆，因贾政在席，不能畅怀，致失欢乐　政老之迂执古板，于此可见　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

贾母亦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亦知贾母之意，撵了他去，好让他姊妹、兄弟们取乐，因陪笑道："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贾母笑道："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叫我闷的慌。你要猜谜儿，我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贾政忙笑道："自然受罚。若猜着了，也要领赏呢。"贾母道："这个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

贾政已知是荔枝，谜底"荔枝"，谐音"立枝"，此是显义　实隐寓贾府败局，即十三回秦氏托梦所云"树倒猢狲散"之意　故意乱猜，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灯谜与贾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此谜实以物喻人，隐指贾政端方、迂板之性格特征　第二回冷子兴说他"为人端方正直"、三十七回皇上说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可为此作注

说毕，便悄悄的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的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贾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献上来。"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盒，一齐捧上。政老亦知承欢，较之乃兄贾赦，富有人情味　姚燮批谓"贾政于此等处实不减斑衣莱子"　贾母逐件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玩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儿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

贾政答应，起身走至屏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

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打一玩物。

贾政道："这是爆竹吗？"此谜底象征元春之入宫得宠与早逝。庚辰批云："才得侥倖，奈寿不长，可悲哉"宝玉答道："是。"贾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运无功理不穷[18]，有功无运也难逢。

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打一用物。

贾政道："是算盘？"此谜底隐寓迎春怯懦之性格特征，谓其一生任人拨弄 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

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打一玩物。

贾政道："好像风筝。"此诗以断线风筝，兆示探春将远走不归 "清明"句，与五回探春判词"清明涕送"句相映，点明探春之远嫁时节。然一百二回则写其出嫁之时为深秋，似失照应。探春道："是。"贾政再往下看，按庚辰、蒙府、戚序、舒序、列藏各本探春灯谜下，尚有惜春一首，云"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 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庚蒙戚三本并有脂批云："此惜春为尼之谶也 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宁不悲夫！"庚辰本此回至此为止 其眉批说明："此后破失，俟再补"回后另附一单页，记宝钗诗谜一首，即下文"朝罢"一律，诗前注明"暂记宝钗制谜云"七字 蒙戚舒三本于惜春谜后，有补文云："贾政道：'这是佛前海灯嘎'惜春笑答道：'是海灯。'"此下，尚有一百二十四字一段补文，写贾政心内所思，谓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所作"皆用此不祥之物"，而后下接宝钗七律 甲本及梦稿、甲辰本探春谜下无惜春诗谜，亦无贾政所思一律 乙本全同甲本等 对惜春诗谜，戚本狄葆贤眉批云："惜春一谜，是书中要旨，今本删去，谬极"王伯沆批则以为："其词太显浅 惜年甚稚，不做亦可 ……此回无谜，文势亦不板 于此服改本之精，非妄删也"书中灯谜，关合各人情事，删之未当 如因其"显浅"而删，则贾环之谜，被讥"不通"，何以存之？是黛玉的，道：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两无缘"一语，同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庚辰、蒙府、戚序、舒序本作"总无缘" 意谓宝黛感情虽笃，因

缘则终无结果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打一用物。

贾政道："这个莫非是更香[17]？"据庚辰本"暂记"云，此谜是宝钗所制 如是，则谜底乃在借更香隐喻宝钗婚后生活之冷寂孤悽 甲本及梦稿、甲辰本此谜，均改属黛玉，甲辰且批云："此黛玉一生愁绪之意 "乙本从之 是则，黛玉之身世命运和盘托出矣 宝玉代言道："是。"贾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此八字，出于 孟子·万章上 。"象"乃舜之同父异母弟。洪秋蕃评云，此句谓"黛忧亦忧，黛喜亦喜也 "——打一用物。

贾政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宝玉笑回道："是。"贾政道："这一个却无名字，是谁做的？"贾母道："这个大约是宝玉做的。"贾政就不言语。往下再看宝钗的，道是：

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打一用物。此谜底是竹夫人，一种消暑用具，入秋天凉，便收起不用 宋吕本中《秋后竹夫人诗云："与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风一夜凉 便学短檠墙角弃，不如团扇箧中藏 "此谜底寓宝钗与宝玉夫妻生活非常短暂 ○或云，一堂聚庆，元春等皆有灯谜，而湘云明明在坐，何以独无？张新之评，以为"元妃归省，湘云未经应制，故不做灯谜" 此一说也，或可参考。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作此等言语，更觉不祥，看来皆非福寿之辈。"着一"皆"字，元春等姐妹五人，包括尽矣，非仅指宝钗一人 想到此处，甚觉烦闷，写贾政之"烦闷"，或曰"忧闷"，通书凡六例，多写其为子女之命运而闷而忧而悲也 大有悲戚之状，只是垂头沉思。

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玩耍，便对贾政道："你竟不必在这里了，歇着去罢。让我们再坐一

会子,也就散了。”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番来覆去,甚觉凄惋。上云“烦　”.此说“凄 ˎ”、乐中含　.对谶语灯谜.他人皆无知觉.独独贾政“悲戚”.感　“不祥”.可知政老亦有清醒之时.非刻刻平庸迂腐也

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乐一乐罢。”一语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儿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儿自里间屋里出来,插口说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合你寸步儿不离才好。刚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着叫你作诗谜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上文已明言.宝玉作有镜谜.并受到贾政称道　此则云.宝玉未作谜也.相与牴牾.一至于此　庚辰、蒙府、戚序本中实无宝玉诗谜.梦稿、甲辰、程刻本所谓镜谜.乃后人据明冯梦龙 挂枝儿·咏镜 中之古镜谜所补.并非雪芹创作　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厮缠了一会。　政去后.宝玉与众姐妹嬉笑欢乐.无拘无束.回映上文.再补一笔.以反衬政老之“迂拘可嫌”.此即脂评所谓之“背面傅粉法”也

贾母又和李宫裁并众姊妹等说笑了一会子,也觉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给众人,遂起身道:“我们歇着罢。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些起来。明日晚上再玩罢。”于是众人方慢慢的散去。

未知次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将笄:笄,一种以金属、玉石或骨角等所制插发定髻之簪子。《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后因称女子成年为“及笄”或“将笄之年”。

②　顶上五台山:旧时出殡,主丧孝子于灵前引路,称“顶丧驾灵”。顶,顶丧。五台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此处以到五台山成佛喻死。

③　昆弋两腔:两种较古老地方剧种。昆腔,即昆山腔,源自江苏昆山,明时流行于江苏东南一带,清代多称昆曲。弋腔,弋阳腔,源于江西弋阳,流行于江西、湖南。

④　《刘二当衣》:一出弋阳腔滑稽戏,原名《叩当》,演穷汉刘二为当衣去当铺叩门事。

⑤ 《山门》：又名《醉打山门》，清邱园所作《虎囊弹》传奇中一出，演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事。

⑥ 《北点绛唇》：点绛唇，曲牌名，由词牌演变而来。南北曲均有，南曲属黄钟宫，北曲属仙吕宫。《山门》所用北曲，以仙吕《点绛唇》开头，故云“《北点绛唇》”。

⑦ 《寄生草》：曲牌名，属北曲仙吕宫，《点绛唇》套曲之一支。

⑧ 卷单行：卷单而走。单，僧堂名单。行脚僧投寺院寄住，需挂单；离寺而去，称“卷单”。

⑨ 《妆疯》：北曲折子戏，出于元无名氏《功臣宴敬德不服老》杂剧第三折。

⑩ 道书机锋：道书，佛家之书。机锋，机警锋利。此处指神秘之佛理。

⑪ 南宗六祖惠能：南宗，中国佛教禅宗之一派。六祖，六世祖。惠能，唐僧人，禅宗南宗创始人。

⑫ 法嗣：佛教禅宗称继承衣钵弟子为“法嗣”。

⑬ 上座神秀：上座，寺院中统辖僧众僧职之一，一般由年德较高者充当。神秀，唐僧人，禅宗北宗创始人。

⑭ 语录：文体名。自唐以来，禅宗佛教徒记录其禅师言谈文字，因所录多问答口语，不重文字修饰，故称。此处指神秀等谈佛理之书。

⑮ 宫制诗筒、茶筅：宫制诗筒，宫廷所制装诗笺之封筒。茶筅，刷洗茶具之器具，竹制，一端劈作细条状。

⑯ 无功：甲本、张本、金本及庚辰、蒙府、戚序、甲辰、列藏本作“人功”，是也。算盘上珠子，需靠人手指去拨动，故曰“人功”。

⑰ 更香：古时为夜间打更所制的一种线香，燃完一支恰是一更，故名。

回　评

此回题旨，上半实重在写闺中感情纠葛。宝钗生辰，贾母蠲资，为其庆贺，似意有所属。庚辰夹批云：“最奇者，黛玉乃贾母溺爱之人也，不闻为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钗，实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书通部皆用此法。”此即所谓“不写而写”，而人情之不测，隐约其间。此一层也。宝玉、黛玉、湘云之口角是非，为另一层。黛与云，牴牾气恼；宝玉从中调停，反遭两人数落，“一时感忿”，作偈填词，禅机解悟，以抒烦闷。而一番纠葛后，宝黛感情，两相沟通，较之“谑娇音”，又进一步。

回之下半，写众人灯谜，有如谶语，毕肖各人小照，关合自身情事，隐寓自身结局，后以贾政心内“烦闷”而总括之。悲凉之情，见于词表。与五回“红楼”仙曲及判词，遥相照应，异曲同工，此组灯谜，亦寓寄作者感慨，故蒙

府回末总评云："以灯谜试伸致意，自解自叹。"

上回宝玉续《南华经》，而由庄悟道，乃为"偶续"，于"道"尚在忽迷忽悟之时；此回占偈填曲，如此曲折，虽自嘲为"一时的玩话"，然由情解禅，较之"续"文，多出己意，悟境深入一层。曲词既反映宝玉感情追求之烦恼，也流露出对佛道思想之向往。黛玉续偈，尤其超脱。这一追求，亦作者自占地步处也。

此回写小儿女口角是非，各人神理，都在纸上。宝玉为黛云调停，先被云诃诋，又遭黛奚落，自是"无可分辩"，继而"不觉泪下"，终至"不禁大哭"，一片真情，无人能解。湘云以戏子比黛玉，黛当时并未发作；与宝玉口角后，转身来看"动静"；取宝玉偈语，消释嫌怨，与湘云同看。黛玉实是一心地坦然之人，与宝钗之含浑不露，适成对比。湘云气恼宝玉，束装欲去，并怒及无辜之黛玉，冷语刺之；后则与黛同看偈语，心无芥蒂，清风朗月，胸怀开容。

此回写宝玉、黛玉、湘云烦闷气恼，或云"上床睡了"，或云"歪在炕上"，或云"躺着去了"，凡四见，乃作者写人物心理之惯用语也，全书多用之。四十六回王伯沆批曰："四十四回因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此回替鸳鸯不快，又默默歪在床上。宝公一歪在床，心中必有绝大哀乐。"(美)梅炜恒《上床睡觉》一文，亦以为《红楼》常以"睡觉"一词表现人物忧愁、厌倦、恼怒、无趣等情绪变化，尤多用以表现人之"沮丧"心态。我国别部古代小说，亦多有其习用语。如《金瓶梅》惯用"花枝招展"比喻女子妆饰，《林兰香》多以"低头不语"形容沉默神态，皆此类也。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宝玉与诸钗入园前及初聚园中之一段闺阁琐事，乃通书情节发展之一大关目。回之上半所写，是众儿女移居大观园前最后一次感情纠葛。至下回，众人得住园中，乃移宫换羽，情随事迁，宝玉与诸钗生活，脱去恒蹊，另现一番景象矣。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话说贾母次日仍领众人过节。“贾母次日”以下十字，诸本均无；梦稿本原文同别本，后另笔旁添此十字，而与乙本同　上回结束，庚辰本原稿残断　乙本及程甲、梦稿、蒙府、戚序各本结末，乃均有贾母道“我们歇着罢，明儿还是节呢”一段文字（各本文字，略有差异，独梦稿与程乙全同）　而此回开首，则撇开贾母所说，而从前省亲叙入，前后不相连缀　乙本加此一笔，聊补文气，连贯可读，然所过何节，未作交代，殊难明白　那元妃却自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抄录妥协，王伯沆批云：“从前四书馆校录都是官衔，三姑娘奉命为此，可谓荣矣　”以现其在贾氏姊妹中乃出类拔萃者也　自己编次优劣，又令在大观园勒石[1]，为千古风流雅事。因此贾政命人选拔精工，大观园磨石镌字。贾珍率领贾蓉、贾蔷等监工。因贾蔷又管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戏子并行头等事，不得空闲，因此又将贾菖、贾菱、贾萍唤来监工。一日烫蜡钉朱[2]，动起手来。勒石镌字，直追十八回，结游幸一段文字　以后之大观园，乃诸艳栖止之所，已非省亲别墅，而成众女儿之“桃花源”也　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那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班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芹之母杨氏，杨氏，甲本及诸脂本均作“周氏”，郑振铎　旧抄　红楼　　残本“袁氏”　乙本整　者有时喜改人姓氏，虽系小事，然徒增麻烦，未必妥当　正打算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件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便坐车来求凤姐。回映第十回璜大奶奶求凤姐，任儿金荣得以在家塾附学读书；十六回赵嬷嬷杜求凤姐，为两个儿子谋得差事事　凤姐因见

他素日嘴头儿乖滑，便依允了。“嘴头儿乖滑”一语，乙本独[illegible]，义为嘴巴子伶俐，显含贬意 甲本作“不[illegible]班做势的”。[illegible]辰、蒙府、戚序、舒序、甲辰本作“不大[illegible]班作势的”，列[illegible]本作“不大[illegible]糖作势的”；梦稿本原同列藏，后来改笔，则同乙[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势”，均[illegible]谓对人不摆[illegible]子 依凤姐脾性，所以[illegible]氏，当因[illegible]头“乖滑”，非看重其为人也 想了几句话，处[illegible]显其心[illegible] 便回了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小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应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都送到家庙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儿不费事。”联系前两事，知[illegible]一人，[illegible]为[illegible]，不[illegible]，致[illegible]贾芹，即与九十三回无名揭帖[illegible]祸[illegible]，[illegible]与凤姐弄权徇私起端 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即时唤贾琏。

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你先站住，听我说话，要是别的事，我不管；要是为小和尚、小道士们的事，好歹你依着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摇头笑道：“我不管，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说，把头一梗，把快子一放，快子，同甲本及[illegible]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序 甲辰各本，舒序、列藏及王评本、大观琐录本等作“[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人赵[illegible]丛考[illegible]十三云：“[illegible]呼[illegible]为[illegible]子”[illegible]与[illegible]。“[illegible]”与“[illegible]子”[illegible]出并[illegible]十回“[illegible]”与“快”各五[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林外史[illegible]，“决子”“[illegible]子”多混用 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一“梗”、一“放”、一“瞅”，狐媚之态活现纸上 “你是真话，还是玩话儿？”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求了我两三遭，[illegible]廊下这一胡同名，[illegible]处[illegible]成门大[illegible]北侧[illegible]即[illegible]也 要件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illegible]分[illegible]和尚小[illegible]，本是一无甚紧要之[illegible]，凤姐与贾琏亦要你争[illegible]夺，[illegible]盾，[illegible]处不[illegible] 凤姐儿笑道：“你放心。园子东北角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儿。等这件事出来，我包管叫芸儿管这工程就是了。”下回写芸哥[illegible]里[illegible]内[illegible]树并后来拾帕事[illegible]，从[illegible]

出小红与贾芸一段相思情愫　贾琏道："这也罢了。"因又悄悄的笑道："我问你，我昨儿晚上不过要改个样儿，你为什么就那么扭手扭脚的呢？"凤姐听了，把脸飞红，"嗤"的一笑，向贾琏啐了一口，依旧低下头吃饭。露床笫情事，含而不吐，与七回"戏熙凤"同一用笔　庚辰夹批云："写凤姐风月之文如此，总不脱漏"然如姚　眉批所说："昨晚要改个样儿，荡情帷薄，亵昵斯极　却非　金瓶梅　中吐属，即使法秀闻之，亦无诃骶"

贾琏笑着一径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着凤姐的话，说道："看来芹儿倒出息了，这件事竟交给他去管，横竖照里头的规例，每月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小事，听贾琏如此说，便依允了。政老欲安顿小沙弥、小道士，曰"正想"，其意郑　；又曰"提　"，则似无主见；乡归于"不大理论"，而落得虎头蛇尾　事之主使，实＿凤姐　如此当家人，乃如张新之所评："贾政梦梦，凤姐得以畅所欲为，举小以例大"

贾琏回房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杨氏，贾芹便来见贾琏夫妻，感谢不尽。凤姐又做情先支三个月的费用，叫他写了领字，贾琏画了押，登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只此一项，月费银百两，其他靡费，概可知矣　白花花三百两。贾芹随手拈了一块与掌平的人③，叫他们"喝了茶罢"。于是命小厮拿了回家，与母亲商议。登时雇车坐上，此语，甲本及甲辰本作"登时雇个脚驴自己骑"；庚辰、蒙府、戚序、舒序本"脚驴"作"大脚驴"，列藏本作"大叫驴"；梦稿本原抄，同列藏本，旁改文字同乙本　脚驴，专门用以驮载旅客之驴　清佚名　隔帘花影　第二十回："　了两小轿、几个脚驴，卢二舅抱着安郎　"与此相应，二十四回乙本写作"坐着好体面车"，诸本均作"骑着大叫驴"　参看彼处批　又雇了几辆车子至荣国府角门前，唤出二十四个人来，坐上车子，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以上写贾芹走凤姐门路，谋得差事，纯用暗笔　贾芹如何向凤姐行贿，得其欢心，并未点明但依凤姐之为人，必得贾芹好处，故乃在贾琏处为其做情，热心帮衬　当下无话。

如今且说那元妃在宫中编次《大观园题咏》，忽然想起那园中的景

致，自从幸过之后，贾政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 妃传谕，众姊妹入园 住，自此之后，园中山水生情，花柳增色，呈现别一番景 ，演绎出 红楼 另一个世界 故庚辰眉批云："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 。 工程浩大，故借元 名而起，而用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 " 七十四回"抄 大 "，至七十五 七十九、九十五、一 二回，宝钗、湘云 、迎春、宝玉等相继 出园中，李纨、探春、惜春 回 所， 封锢， "大 "为禽 所栖，不 日光景矣 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命太监夏忠到荣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上文云，抄录大观题咏，特命探春；此则不提迎探，而特说"宝钗 "，以宾代主，何也？王伯沆批以为"疑不能明" 此处或暗示元妃已属意宝钗，为二十八回端午 礼 有别伏线 不可封锢，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也 "二 ，同甲本及甲辰 ，梦稿本原作"仍随"，后笔旁改" "为"也"，其他脂 句 " 随" 上文 明元妃 "冷落" 玉，而"也命"其 众 园 住 句 上文，"也" 表示同样，用字并不误 宝玉 命入 ，生活 。 后文 种 ，方有 红楼 许多绮 文 ，故 书 一

贾政、王夫人接了谕命，夏忠去后，便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还犹自可，惟宝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脂本均作"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梦稿本"焦"下夺一"雷"字 "呆了半晌"与上文"喜之不胜"，相映成文，写宝玉忽喜忽惧，亦合神 且诸本二十六回，均 宝玉听说"老爷叫你"时"不 打了个焦雷一般"一语，前后重沓；甲 及甲乙三本改易，自有其理 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是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如此畏父，为三十三回"笞挞"步步蓄势 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因 溺爱，宝玉得以在园中"放纵驰荡，任情恣性"，为后文张本 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必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话，不

过是怕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唤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嬷答应了。

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illegible]

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凤、绣鸾、绣凤等众丫鬟都廊檐下站着呢，[illegible]一见宝玉来，都抿着嘴儿笑他。金钏儿一把拉着宝玉，悄悄的说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illegible]彩云一把推开金钏儿，笑道：“人家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罢。”宝玉只得挨门进去。[illegible]

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来，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坐在炕上说话儿，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人都坐在那里。[illegible]

一见他进来，探春、惜春和贾环都站起来。[illegible]

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illegible]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此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illegible]半晌说道：“娘

娘吩咐说，你日日在外游嬉，渐次疏懒了工课，如今叫禁管你和姐妹们在园里读书。 曰："写 玉可入园，用'禁管'二字，得体理之至"你可好生用心学习，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宝玉连连答应了几个"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边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照应上文，当'惜 一人年'为序，故云" 第'人" 写大家规矩，一丝不苟 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项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宝玉答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时候，叫袭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的。"

贾政便问道："谁叫'袭人'？"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拘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起这样刁钻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晓得这样的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丫头姓'花'，便随意起的。"袭人之命 。全书 见 先是 二回，谓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四字，而未引全句，仅现一 此回，因 人 名， 政 ，王夫人掩饰，宝玉交代，于一番问 中，点明出 ，乃 至二十八回， 玉函说酒 ，又念出 一 句，可 波 、一命名，二 ， 极显郑 文心之细，亦令人叹服 王夫人忙向宝玉说道："你回去改了罢。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生气。"贾政道："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谓"艳诗"，即艳 诗也 人 枚 再与沈大宗伯书 视之为"诗家一格" 树 昭 卷二十一则云："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贾政所说，与方 相 上 " "，忽昧忽明，言无定准 周春 阅红楼 评 ："花 知 ，鹊 竹识新晴 陆放翁佳句也 政老以为淫词 曲， 老不 "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罢，去罢。怕老太太等吃饭呢。"

宝玉答应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 "退出 ，离父尚近，不敢 跑也；"伸伸舌头"者， 训斥， 为 倖也；"一 "者， 开 境，满不欣 也 层层写来，恰如

所写之鱼："始圉圉焉，稍则洋洋焉，悠然而逝"与其来时对照，一缓一急，皆入情在理　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而立，古人常以"倚门"谓父母殷切望子归来之心　宋人曾巩《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云："窃计臣老母之心，闻臣而来，倚门之望，固已深切"此处即以"倚门而立"四字写尽袭人对宝玉之情深意切　而妙在此恰是刚才被政老斥为名字"刁钻"、玉兄为之"吃一大碰"之人　张新之评云："甫见贾政，紧接是他，乃入大观之始。"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叫你做什么？"宝玉告诉："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淘气，吩咐吩咐。"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正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在那一处好？"黛玉正盘算这事，忽见宝玉一问，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幽静些。"此继十七回后再次写潇湘馆也，单提翠竹，以之寄情，着一"爱"字，尤为醒目　元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下云："植物中惟竹挺高节，抱贞心，故君子比德于竹焉"宋女诗人朱淑真平生爱竹，其《咏直竹》诗云："劲直忠臣节，孤高列女心　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黛玉之才志情操，与朱氏相类　此亦有隐寓黛玉心境孤寂之意　宋辛弃疾《满江红》词云："怕凄凉，无物伴君时，多栽竹"黛玉迁居潇湘馆，自此，竹之形象，即溶入黛玉性情，成为其不可或缺之性格因素，竹韵与人情融而为一矣　宝玉听了，拍手笑道："合了我的主意了，我也要叫你那里住。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此则第三次写怡红院也　一"幽静"，一"清幽"，情境仿佛，写出潇湘馆、怡红院两处境界　庚辰批云："择领出于玉兄，所谓真知己"宝黛是故事主角，故特出写之，馀乃总写耳

二人正计议着，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是："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罢。这几日便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蘅芜苑，黛玉住了潇湘馆，迎春住了缀锦楼，三十七回则云，迎春所住为"紫菱洲"，似与此不一　惟蒙府本独作"贾迎春住了紫菱洲"，当为求其一致而改　实则紫菱洲乃大观西路园景之一，迎春具体居所，实是缀锦楼，位于紫菱洲，遂以之泛指迎春所住之处　探春住了秋掩书斋，秋掩书斋，庚辰本作"秋掩斋"，蒙府、戚序本作"愁爽斋"；甲本及其馀脂本，与乙本同　此当为"秋爽斋"之旧名　"秋掩"者，秋意掩映之谓也，取义于探春居处之梧桐。雪芹祖父曹寅《秋意》诗有句云："竹露闻清响，桐阴掩月华"后改定简化为新名"秋爽斋"，尤觉幽雅明

快、蕴藉含蓄。秋日气爽，桐阴掩映，正宜读书，涵容旧名全部意趣 清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 云："京师小儿 于嗜学，严寒则歇冬，盛暑则歇夏，故学堂于立秋日大书'秋爽来 ' "阙名 燕京杂记 亦云："京师蒙馆外有招板，大书一'学'字，旁书'秋爽来学'四字 "是知，探春居处名"秋爽斋"，实寓有其主人勤勉好学之 惜春住了蓼风轩，蓼风轩，蒙府本作"暖香岛"，列藏本作"蓼凤轩"；甲本及其馀脂本，与乙本同 "凤"与"风"、"岛"与"坞"，因音近或形似，易讹 各本后文三十七回则说住在"藕香榭"，四十八、五十、七十四回又说是"暖香坞"，复相参差 按之文本，藕香榭乃大观园西路一水上建筑，园中景点之一：蓼风轩邻近藕香榭，暖香坞当是轩内惜春卧室名 然蓼风轩全书仅此一见，或为惜春居所旧名，暖香坞为新名，后乃鹊巢鸠占，以新代旧；藕香榭则为惜春住地之统称，并以"藕榭"为其 号矣 榭之命名，或取义于宋李清照 一剪梅 词首句"红藕香残玉簟秋" 清人词论，多以为此七字"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 此一气象，切合惜春"独卧青灯古佛傍"结局 李纨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交待宝黛钗入园后居处一段，看似平平，不见其妙；然对阅前文所写，展读大观园图，便知实乃笔致丰媚，蕴涵深隐，颇堪寻味 看三处方位，蘅芜苑坐落园之西路北侧， 湘馆位于西路南侧，怡红院则在东路南侧，三者格局，适成鼎足之势，当有象征主人公关系之意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以为"木石虽近而金玉齐大"，正脂评所谓"钗颦对峙"也。再看其居处，宝黛钗入园前，曾分别住在绛芸轩、碧纱橱、梨香院，宝玉由绛芸轩而怡红院，终不脱海棠之红色；黛玉由碧纱橱而潇湘馆，亦不失翠竹之绿意；宝钗由梨香院而蘅芜苑，仍不离梨花之冷艳 红、绿、白亦成鼎分三足之势，或亦隐寓宝黛钗三人之不同性情也 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各人的奶娘、亲随、丫头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二十二日，一齐进去，登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将宝玉与诸艳入园后居住光景总束一笔 庚辰批云："八字写得满园之内处处有人，无一处不到 "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4]，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

意。概括数句，后文多少雅事，包容其中 他曾有几首四时即事诗，虽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春夜即事》云：

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蛙声听未真。蛙声，同甲本。南唐伍乔《何明府见访》诗云："马嘶穷巷蛙声息，辙到衡门草色开。"甲辰本作"蟆声"，舒序本作"更深"，其他脂本作"蟆更"

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梦中人，《列子·周穆王》篇云："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红楼》所谓之"梦幻""真假"，与此近之。故此句下有陈其泰评云："不但好句，且是真情。"姚燮眉批亦云："第四句点眼。"

盈盈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

自是小鬟娇懒惯，拥衾不耐笑言频。

《夏夜即事》云：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七十八回《女儿诔》有"檐前鹦鹉犹呼"一语；且怡红院鹦鹉会唤茶汤，与三十五回潇湘馆鹦鹉能念《葬花辞》恰为一对

窗明麝月开宫镜⑤，室霭檀云品御香。

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

水亭处处齐纨动⑥，帘卷朱楼罢晚妆。此诗嵌入诸丫鬟名，即鹦哥、麝月、檀云、琥珀、玻璃等。鹦哥已改名紫鹃，见于第三回。琥珀、玻璃均为贾母之婢，并未入园，似不宜出现于此即事诗中。尤可注目者，檀云与麝月对举，与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同一笔法，可知檀云曾是与麝月地位相当之大丫鬟。今本小说中，檀云已成一无足轻重之角色，乃增删修改之结果。以此推之，本诗来源或为较早之稿本

《秋夜即事》云：

绛芸轩里绝喧哗，"绛芸轩"为宝玉入园前之旧居名，而出现于此，亦可知此诗来源较早。桂魄流光浸茜纱。七十九回有宝黛"茜纱窗下，小姐多情"一番议论

苔锁石纹容睡鹤，诗中两次写鹤，后文二十六回、三十六回亦曾写

及怡红院中有两只仙鹤。井飘桐露湿栖鸦。

抱衾婢至舒金凤，抱衾婢，典出《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酬简”，写红娘为莺莺、张生抱衾而至事。倚槛人归落翠花。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梦已三更，锦罽鹴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

女奴翠袖诗怀冷，女奴，同甲本；戚序本作“女郎”，其他脂本作“女儿”。梦稿本原作“女儿”，后将“儿”描改为“奴”。女奴，即婢女。王伯沆批谓“奴”必误，乃改为“郎”。戚本眉批亦云：“‘女郎翠袖’，今本改作‘女奴’，不知‘女奴’与‘诗怀’二字不相应，且与第七句‘侍儿’重复。”此说可参。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四诗皆写夜景，浓艳风流，充满富贵气，乃宝玉入园后“心满意足”闲适生活之写照。如庚辰眉批所评：“四诗作尽安福尊荣之贵介公子也。”诗中所写怡红院景象，后文多有照应，确乎“真情真景”。

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一有等势利人[7]，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等轻薄子弟，爱上那风流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闲吟四诗，本“不算好”；而势利轻薄之徒，或看重其荣府公子身份，或喜其风流娇艳之句，乃交口称赞。世风人心，可知一斑。因此上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这宝玉一发得意了，每日家做这些外务。

谁想静中生动，此语，同甲本及甲辰本。甲戌首回有“静极思动，无中生有”八字，甲本、甲辰两本或取义于此。然“静中生动”四字，乃泛泛常语也；庚辰本等作“静中生烦恼”，蕴涵深切多矣。佛教以为贪、瞋、痴等欲求，可扰浊人心，引生诸苦，谓之烦恼。故《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宝志《大乘赞》云：“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二十回曾写宝玉担心袭人“烦恼”，又责怪贾环“自招烦恼”，此则写其自生“烦恼”也，王伯沆批曰：“一点尘情起矣。”后文写及宝玉之诸般“烦恼”，即多为情所困扰，迷惑不察，难以出离矣。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

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发闷”二字，诸本作“闷闷的”，与下文黛玉之“闷闷的”前后对映。宝玉入园后，生活环境，较前宽松；然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百无聊赖　园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烂熳之时[8]，第三回王夫人尝戏称宝玉为“混世魔王”，以此行性，而入“混沌世界”，将更为骄纵任性，随心所欲矣。（美）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评曰：“此暗指《西游记》第二回里心猿暂离花果山时这小洞天竟归为混沌乱世的意思。”以为《西游》与《红楼》亦有其传承关系　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据“红楼纪历”，此际为红楼十三年，宝玉十三岁，正当由童年进入青年。“心事”者，乃谓其青春觉醒之苦闷也。那宝玉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想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此承上文“静中生动”句而来，谓其静则“不自在”；“外头鬼混”，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极言其心绪缭乱，思想困惑，无所寄托。由此引出下文偷读小说戏本，宝玉之“不肖”，乃始于斯　。其坦露爱情心迹，亦始于斯。

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只有一件，不曾见过。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孝敬宝玉。宝玉一看，如得珍宝。此类书籍，并早已流布闺阁之中。清初女作家陶贞怀《天雨花》弹词第二十五回，写官家女左婉贞不事女工，而喜读“弹词小说、传奇等类”。其父来查问，开箱观看，“见那些弹词唱本，上边离不了月下偷期、蓝桥密誓；至小说传奇，亦不过是佳人才子，爱貌怜才之说居多”。故陈宏谋《训俗遗规》卷三引朱柏庐《劝言》云：“尝见人家几案间，摆列小说杂剧，此最自误，并误子弟，亟宜焚弃。人家有此等书，便为不祥。”姚燮批亦云：“人家子弟，知识初开，往往为此等书引坏。”宝玉视之，则如“珍宝”，而心中另有一天地矣。行文亦水到渠成，刀至竹解，自然引入“通戏语”题旨。茗烟又嘱咐道：“不可拿进园去，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那里肯不拿进去，踟蹰再四，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内。

那日，正当三月中浣[9]，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10]，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点明宝黛共读《西厢》之处，闸桥位于园之

东北隅，去处幽僻，落红满地，适于偷读小说心情。王希廉《大观园图说》以为宝黛读《西厢》乃在沁芳亭桥边，是混淆闸桥与亭桥方位也。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此句系《西厢记》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第一折莺莺唱词："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写莺莺自见张生后，"残春天道"、"情思不快"心境。雪芹将曲中景象移植于大观园中，戏曲小说，两相重合，互为映衬，营造出宝黛读曲葬花一片奇妙场景，渲染出两人"试探心事"一种诗意氛围，有情有景。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11]，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桃花乱落，纷如红雨，文士多为之伤怀。宋人如晦《卜算子·送春》云："风急桃花也似愁，点点飞红雨。"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儿，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此可谓宝玉"葬花"。写其怜花惜花之情，形容尽致。作者先祖曹寅《题柳村墨桃花》诗有句云："省识女郎全足袖，百年孤冢葬桃花。"〇此是宝玉入园后所做第一事，庚辰夹批谓之"情不情"。

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似仙姑扫花，绝妙如画。庚辰眉批云："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遇仙笔不写，恐亵我颦卿故也。"宝玉笑道："来的正好，你把这些花瓣儿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了。"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仍旧把花遭塌了。上句中"什么没有"四字，同甲本，诸脂本均作"脏的臭的混倒"，似更通俗。梦稿本原作"脏的混了"，后来改笔，同程本。姚燮眉评引杜甫《佳人》诗句义云："在山水清，出山水浊，大有空谷佳人之感。"兼以为二十七回"锦囊收艳骨"作一铺衬。那畸角儿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此乃首次写及宝黛入园后相见，富有诗情画意。同为惜花葬花，一以池水流之，一以花冢埋之。花随水去，难免污染；归土而化，自是干净。黛玉痛花之情，尤深一层。《闲情偶寄》卷五"桃"云："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此不独为后文"埋香冢"作引，且借花喻人，直照黛玉结果。

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宝玉厌读《四书》，黛玉深知，如此遮掩，宜乎黛玉斥其"弄鬼"也　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馀香满口。一赞"好文章"、一觉"馀香满口"，《西厢 一书，可会心共赏者，惟宝黛二人　《琵琶记》"前贤评语"引明王季重语云："《西厢》易学……盖传才子佳人之事，其文香艳，易于悦目；……故《西厢》之后，有《牡丹亭》继之。"清人金圣叹批《西厢》亦云："《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而"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然联系后文看，第四十二回写宝钗将《西厢记》、《牡丹亭》视为可移人"性情"之"杂书"；五十一回写李纨更将两书归于"邪书"一类　是知同一书也，因人之阅历有别，志趣不同，而对书之认识体味，亦相去天渊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此时"默默记诵"在心，后来随口而出，为后文第四十回行酒令、四十二回解疑癖伏笔。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黛玉笑着点头儿。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12]。"借语恰好，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出之。看似唐突，其意甚明。回目着一"通"字，极切。庚辰夹批曰："看官说宝玉忘情有之，若认作有心取笑，则看不得《石头记》。"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桃腮，同甲本及甲辰、舒序本，蒙府本作"香腮"，其他脂本作"微腮"。桃腮，指女子脸颊呈粉红色。明人无心子《金雀记》第二十七出："今宵，女娘是大家仪表，雨润桃腮颇越好。"至于"薄面"一词，或来自明人文徵明《郭西闲泛》诗："湖上修眉远山色，风前薄面小桃花。"借以形容女子面色之娇嫩。戚本狄葆贤眉评曰："'微'字'薄'字，下得极妙，今本均改为'桃腮'，不但全失本意，且与'薄面'二字对仗亦失矣。"姑作一说。〇《红楼》写人物容貌，极为省俭，极为空灵，多由阅者去想象，去玩味。张爱玲《红楼梦魇》评云："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　通身

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味之颇深。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了！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此乃写宝黛第三次感情纠葛也 “欺负”二字显现，上回写黛玉气恼湘云以小旦相比“取笑”，不愿受辱；此处写怒嗔宝玉忘情“胡说”，不能被欺。两相对看，用力写出黛玉之人格尊严；反衬其虽寄人篱下，心中孤凄，但正气凛然，不可犯之。黛之可敬可爱，或在此焉。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

宝玉急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要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说的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这么个样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13]。”一闻赌誓，即转怒为笑，并亦借《西厢》妙词娇斥之，隽峭无比，可知前此含嗔变色，当非真恼也。宝玉听了，笑道：“你说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正经快把花儿埋了罢，别提那些个了。”一语划开，心意已通，雨过天晴。晚明卫泳《悦容编》“博古”部曾列适宜闺阁阅读书六种，其中即有《西厢记》《玉茗堂还魂二梦》两种，并云：“暇中聊为陈说，共话古今奇胜，红粉自有知音。”宝玉借《西厢》通戏语，吐露衷情；黛玉亦以《西厢》作答，实已心许，视宝玉为知音。此后，宝黛二人忽怒忽喜，忽恼忽好，已成自然。二人便收拾落花。此实是黛玉第一次葬花，时为暮春，所葬者为桃花。第二次则在第二十七回，乃酣畅写之。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那里没找到，摸在这里来了。因见宝黛二人亲近，心中不快，“摸”字语含讥刺。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去了，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罢。”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宝玉回房，黛玉离去，园中残红满地，只留花冢，孤形吊影，馀意绵绵，耐人寻味。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宝玉离去，又不见众姐妹，黛玉"闷闷"，孤苦况味，实难名状，怯怯可怜。前此，亦尝多次写及黛之发闷，如三回谓其"忧闷"，是因背父离乡也；二十回说其"气闷"，是因与宝玉口角也；此乃写其"西厢通戏语"后首次心绪烦闷，谓为爱之苦闷可也。此后写黛玉之种种郁闷不舒，即多与宝黛情缘相关合。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此句下，庚辰、蒙府、戚序、舒序本等均有"只因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二十二字，甲本及甲辰本无此数句，乙本从之 整理者或以为，此与下文黛玉听艳曲似乎矛盾，遂予删刈。梦稿本原同庚辰各本，改笔则同甲辰及程本。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原来"四句，乃《牡丹亭》曲文，差似大观眼前景象，贴近黛玉此时心绪，直觉体认，产生共鸣，而"感慨""自叹"也。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前宝玉以"好文章"赞《西厢记》，此黛玉以之赞《牡丹亭》，盖不独赏其文，张崔、柳杜之痴情，亦当默契于两人之心也。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黛玉之憾，当亦作者雪芹之憾 世人赏戏，是有只重其曲文者。如晚明吴从先《小窗自纪》云："情词之娴美，《西厢 以后，无如《玉合》《紫钗》《牡丹亭》，三传置之案头，可以挽文思之枯涩，收神情之懒散。"可作一例。盖因阅者之身世、遭际之不同故也。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两句及下文"你在幽闺自怜"句，是《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柳梦梅唱词，写其与杜丽娘梦中"幽会"，感叹韶华易逝，青春难驻。黛玉听之，触动心怀，哀愁良深。

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此句切合黛玉身世、心境，原曲无"你"字，此处重言，突出丽娘。黛玉推人及己，阵阵哀伤，而"如醉如痴"，自有其切身体验。王伯沆批云："此五字括尽黛玉身世，作者选语岂非仙才。"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

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唐人崔涂《春夕》诗首句，全诗感慨时光易逝，好景不常。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南唐李煜《浪淘沙·怀旧》词末二句，原词叹息物是人非，人生渺茫。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细嚼“如花美眷”八字滋味，复以古人三佳句作证，其意象，无非“水流”“花落”；其情致，无非“无语”“闲愁”。黛玉之一生，恰与花同命，与愁为伴：此景此情，“凑聚”一处，“仔细忖度”，知觉与痛苦，敏感与忧愁，交融一起，黛玉不惟伤春也，不惟身世之感也，亦且体悟生命之易逝，故不觉“心痛神驰”矣。是则，回目之“警”字，蕴义殊深，实堪玩味。〇听曲感伤，神痛落泪，是第四次还泪也。洪秋蕃评曰：“若黛玉者，真可谓千古伤心第一人！仍收到《西厢》作结，是一篇紧练文章。”

正没个开交处，忽觉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及至回头看时，未知是谁，如此收结，与第二回同。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勒石：把字刻于石碑或石壁上。

② 烫蜡钉朱：古代刻碑时的两道工序。将已熔化的白蜡涂于用朱色笔写好的文字的石碑面上，以保护朱书，叫“烫蜡”；石工按朱色碑文字迹进行镌刻，叫“钉朱”。

③ 掌平：梦稿、列藏本作“掌秤”。

④ 斗草簪花：斗草，也叫“斗百草”，是一种游戏。或对花草之名，或斗草之多寡，赌为胜负，古时流传久远，至唐宋而极盛。簪花，即将花插于头上。古时遇宴会佳节，男女皆喜戴花。

⑤ 麝月：本指月亮。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金星与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

⑥ 齐纨：古代齐国出产的细绢。这里指绸绢衫裙。亦指细绢制成的团扇。

⑦ 一有等：当系活字倒置，诸本作“有一等”。桐花凤阁批校本勾改为“有一等”。

⑧ 混沌世界：这里指孩子年幼无知的样子。混沌，亦作“浑沌”，本是清浊不分的样子，后用以形容愚昧无知。

⑨ 中浣：即每月中旬。浣，洗涤。唐代制度，官吏每月的上、中、下旬，各有一天休假，以作沐浴洗涤之用，称为上浣、中浣、下浣。

⑩ 《会真记》：唐元稹所作传奇小说，又名《崔莺莺传》。金元时之《西厢记》戏曲，皆取材于此。此指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

⑪ 一大斗：脂本作“一大半”。《犬窝谭红·正误》云：“宜从，落花从无以斗计者。”

⑫ 多愁多病的身、倾国倾城的貌:《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中句子。

⑬ 银样蜡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蜡,按古本《西厢记》及其他杂剧当作“镴”,指一种铅锡合金,色似银,亮而软。《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红娘嘲张生:“你元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镴枪头。”

回　评

此回用两部著名爱情戏曲《西厢记》与《牡丹亭》为回目,乃作者有意将林黛玉与崔莺莺、杜丽娘三女性置于同一文化传统之中。莺莺之于张生,一见生情,只愿“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丽娘之与柳生,一往而深,乃至“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黛玉之与宝玉,两心相知,“情情哀肠”,“还泪”而终。三人者,同为古之戏曲小说中“情痴情种”一类人也。

回之题旨,上半重在写宝黛爱情之发展,下半重在写黛玉对人生之体味。“通戏语”乃继二十回“谑娇音”后,写宝黛第三次之口角摩擦,亦即第三次之心灵沟通也。宝玉以《西厢》妙词,坦露隐秘,表白心意;黛玉先则羞恼,继闻赌誓,一笑解之,实实两心相许,再掀爱情高潮。试看入园前,两人绵绵情意,只是心照;入园之初,写首次相见,即共读《西厢》,同葬落花,心灵相通,遂有形迹。之后,宝黛爱情描写,成为“大观世界”中一大生活主题。下半“警芳心”,写黛玉听曲,由耳闻而心受,由赏文而悟味,推人及己,自叹自怜,抒发春困幽情,倾诉人生悲怨,感情变化,层层深入。通观全篇,黛玉入园后,先阅《西厢》文,领略爱情真谛;继听《牡丹》曲,体悟生命况味。张新之评谓两部传奇为此回之“纲领”,良有因也。

法丹纳《艺术哲学》云:“人们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变化。”宝玉移居大观园,乃其思想变化之第一大关节点也。一则离开慈母严父,无人管束,如“鱼纵渊薮,蝶入花丛”,乖张个性,得以尽情展现。二则每日生活于诸钗之中,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歪才”得以显露。三则安富尊荣,无所事事,青春萌动,心绪烦闷,而思想困惑亦与日俱增。此三者,乃为后文许多雅事提纲。

据庚辰脂批,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吟》,系诸艳“归源”之小引。此回写宝黛葬花,当亦有深意存焉。首次写入园后四时景色,以“落红成阵”始,实乃为“诸女郎立一竿影”。而黛玉初入大观,甫一登场,亦以荷锄埋花始,以闻

古诗词曲中“水流花谢”诸诗句止，盖寓其将埋没于此园也。诸钗悲剧命运，于此一点。

此回文字，可分四段。首段遥接归省，写大观勒石诸事，以作过脉。次段写元妃命住大观，诸钗择日人园。三段写宝黛共读《西厢》，末段写黛玉听曲神伤，此两段乃本回主题。写来主次分明，文章紧练。

大观园描写，乃《红楼》之重心。前此，“题对额”、“省父母”两回，挥洒笔墨，层层铺染，意在写园之景象环境；逮至此回，宝玉偕同诸钗得住园中，自此，“名园花柳，公子佳人”，相谐无憾，人境合一，得其环中，大观始成一“混沌世界”、“情爱天地”，演出《红楼》一幕幕花娇月媚文字，与宁荣二府之龌龊世界、陷人“火炕”，形成鲜明对比。二知道人将其喻为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谓其“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故张新之评以为，诸艳团聚园中，“一部大书，乃从此始”。及至一百二回，大观园门封闭，诸艳离散，幻境崩溃，中间洋洋洒洒演绎八十回文字，构成《红楼》之“大观”。文章波澜层折，安放细妥，局阵完固。

自《西厢》通戏语后，又引发后文诸多与此戏曲相关文字。一是此回下半，黛玉闻听《牡丹》艳曲，联想《西厢》词句，心痛落泪；二是二十六回黛玉“春困发幽情”，宝玉忘情，引《西厢》曲文，冒犯黛玉；三是三十五回黛玉见潇湘馆竹影苔痕，想起《西厢》诗句，感叹自己薄命；四是四十回鸳鸯行令，黛玉不慎，引用《西厢》词语；五是四十二回“兰言解疑癖”，宝钗因黛玉引《西厢》曲文事，教训黛玉，二人相互体谅；六是四十九回宝玉见钗黛亲如姊妹，不似往时，甚觉诧异，套用《西厢》词语，询问原委。是知由此回起，《西厢》一剧，始终贯注于宝黛感情纠葛之中，文心细巧，意趣盎然。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话说黛玉正在情思萦逗、缠绵固结之时，忽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说道："你作什么一个人在这里？"黛玉唬了一跳，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黛玉道："你这个傻丫头，冒冒失失的，唬我一跳。这会子打那里来？"香菱嘻嘻的笑道："我来找我们姑娘，总找不着。你们紫鹃也找你呢，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了。送茶小事，亦非闲文，乃为下回凤姐借吃茶调笑黛玉事伏笔。回家去坐着罢。"一面说，一面拉着黛玉的手，拉手而行，写出香菱娇憨之态，亦以示其与黛玉亲近之情　张新之评谓，作者腕底，恰是"有鬼"。回潇湘馆来，果然凤姐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叶来。饮茶尚新，明清时，京师新茶，多由江南运来，名曰"马上新茶"，价格甚昂，惟皇亲贵戚始可享用　清人杭世骏《颂茶诗》注云："杭人竞于谷雨前采撷，递送京师，名'马上鲜'"朱彝尊《日下旧闻》引明人陆启浤《北京岁华记》云："上巳日……后三日，新茶马上至，至之日，官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不一　二日即二三金矣。"可知其珍贵。后文第五十五、六十二、七十二回亦提及新茶。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个绣的好，那一个扎的精，又下一回棋，看两句书，下棋看书，轻轻一提，似有若无，直照四十八回香菱矢志学诗事　王伯沆批云："无一丝尘俗气，令我神移"香菱便走了，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见宝玉来了，便说道："你往那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去换了衣裳走呢。"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

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

子袄儿，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围着紫绸绢子。鸳鸯登场于二十回。此回详写其服饰，至四十六回方描其肖像。此亦《红楼》写人一技法　宝玉便把脸凑在脖项上，闻那香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以下。便猴上身去，涎着脸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宝玉吃人嘴上胭脂，一见于上回金钏，再见于此回鸳鸯，一犯再犯，皆照应十九回袭人与之约法三章事，可知其脾性难改　一面说，一面扭股糖是的粘在身上。鸳鸯便叫道："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他，还是这么着。"袭人抱了衣裳出来，向宝玉道："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着？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儿可也就难住了。""这个地方"前，蒙府本有一"我"字，其他各本皆无。或说，"难住"云云，系指袭人因"失职不能规劝宝玉而被斥去也"。看三十四回，有袭人劝王夫人让宝玉搬出园外、以"防未然"一段文字，两相比照，袭人此语，其意自明。又或谓，袭人所说，乃有"以要回家去挟制"宝玉之意。联系十九回"花解语"一番用心看，此说亦可通。一边说，一边催他穿衣裳，同鸳鸯往前面来。

见过贾母，出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欲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正下马。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只见旁边转过一个人来，说："请宝叔安。"宝玉看时，只见这人生的容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甚实斯文清秀。虽然面善，却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么名字。庚辰批云："大族人众，毕真，有是理。"是知贾芸并非贾府嫡派，故谋事维艰。贾琏笑道："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廊下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宝玉笑道："是了，我怎么就忘了。"因问他："你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2]？"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五六岁呢，就给你作儿子了？""五六岁"，诸本均作"四五岁"。是年宝玉十三岁，大四五岁，恰为十八岁。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贾芸道："十八了。"

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说像他的儿子，便笑道："俗话说的好，'摇车儿里的爷爷，拄拐棍儿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

太阳’。只从我父亲死了，这几年也没人照管，宝叔要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贾芸心思灵活，口角乖巧，映衬二十七回小红之行事模样 宜乎惺惺相惜，一见倾心 据脂批，雪芹原稿设计，后凤姐、宝玉陷身狱神庙时，贾芸与小红曾出手相助，亦其性情所决定者也。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了儿子，不是好开交的。”说着，笑着进去了。宝玉笑道："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日你到书房里来，我和你说一天话儿，我带你园里玩去。”说着，扳鞍上马，众小厮随往贾赦这边来。

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问的话，便唤人来："带进哥儿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到上房，邢夫人见了，先站了起来，请过贾母的安，宝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又命人倒茶。宝玉见贾赦、邢夫人一段，写大家规矩，礼数周详，一丝不紊。庚辰夹批曰："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 ”茶未吃完，只见贾琮来问宝玉好。贾琮，始见于十三回，然来之无根 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 以为系贾赦次子 据书中所写，当为庶出，其地位、性情，近似贾环。但程甲第二回则云，赦公次子为贾琏，又扞格不合，似欠细妥 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儿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弄的你黑眉乌嘴的，那里还像个大家子念书的孩子。”

正说着，只见贾环、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请安。邢夫人叫他两个在椅子上坐着。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见邢夫人爱抚宝玉，便“不自在”，贾环心地可知。闲处入情，为下回“魇魔法”作引。坐不多时，便向贾兰使个眼色儿要走。贾兰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见他们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说话。”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个道："你们回去，各人替我问各人的母亲好罢。你姑姑、姐姐们都在这里呢[3]，闹的我头晕，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贾环等答应着便出去了。邢夫人势利，厚此薄彼，写透世情。〇请安一节文字，其正意在宝玉遇贾芸，然款款写来，如张新之评所云："一人有一人心地，一人有一人口吻，为文不苟如此 ”

宝玉笑道："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④，怎么不见？"邢夫人道："他们坐了会子，都往后头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说："大娘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那里什么话，不过叫你等着同姐妹们吃了饭去，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儿。"娘儿两个说着，不觉又晚饭时候，请过众位姑娘们来，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宝玉辞别贾赦，同众姊妹们回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话下。结过宝玉请安赦老一段，过接贾芸文字，扣入本回正题。

且说贾芸进去，见了贾琏，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贾琏告诉他说："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偏偏你婶娘再三求了我，给了芹儿了。"芹儿"之称，独同蒙府本，诸本均作"贾芹" 王伯沆批王希廉本云："芹儿忽带姓，似口气未合"蒙府、程乙二本改之是也 ○看上回，管理小道士事，本是凤姐为贾芹"夺"去，而贾琏反说"再三求我"而"给"之。装硬气，充体面，亦人之常情，何况纨袴子 他许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那贾芸听了，半晌说道："既这么着，我就等着罢。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娘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也不迟。"凤姐允派，贾琏转告，贾芸并未足信 "半晌"者，心有疑虑也；"等着罢"云云，无奈之语也；叮嘱不必先告"婶娘"，盖深知凤姐之为人，恐中途有变，为捷足者先得也。写求人者心思口角，如见如闻。贾琏道："提他做什么！我那里有这工夫说闲话呢。明日还要到兴邑去走一走，必须当日赶回来方好。你先等着去。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早了我不得闲。"俗语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也。姚燮批云："在芸儿是一桩要事，而琏儿以为闲话，画出公子派。"说着，便向后面换衣服去了。

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舅舅卜世仁家来。"卜世仁"谐音不是人。于此等势利之徒，作者厌恶之情，难以掩饰。旧日俗谚云："爹娘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而卜世仁待贾芸一味计较，薄情寡义，确乎枉为人也。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回来，一见贾芸，便问："你做什么来了？"贾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要用

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节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前日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没还，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犯了，就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扁儿去[5]，这是一件。二则你那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个主意，赚几个钱，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欢。”明明自己薄情，不肯赊欠，反倚长辈身份，振振有词，数落贾芸，写尽世态人情。

贾芸笑道：“舅舅说的有理。但我父亲没的时候儿，我又小，不知事体。后来听见母亲说，都还亏了舅舅替我们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是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在我手里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的死皮赖脸的，三日两头儿来缠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舅舅也就没法儿呢。”贾芸回话，先是一软，念说舅甥之情，不失小辈之礼；继而话锋一转，驳斥母舅，辨明自己并未花掉家产，母舅无言以对；终于一诘，言之愤愤。侃侃而谈，无非情理，芸哥亦善言辞。

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当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个算计儿。你但凡立的起来，到你们大屋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下个气儿，和他们的管事的爷们嬉和嬉和[6]，也弄个事儿管管。前儿我出城去，碰见你们三屋里的老四，坐着好体面车，此语，乙本独异；甲本及庚辰、蒙府、戚序、舒序、甲辰各本作“骑着大叫驴”，列藏本“大叫驴”作“大黑叫驴”；梦稿本原抄，同列藏本，改笔同乙本。此处所谓“车”，当指乾嘉时京师风行之骡车或驴车也。乾隆时人戴璐《藤阴杂记》卷三云：“京官向乘肩舆，杜紫纶（诏）始乘驴车，嗣后渐有骡车。余己卯（乾隆二十四年）入都，见京官骡车多而驴少。”如作“骑着大叫驴”，声吻似更活脱。王伯沆批调侃之曰：“杜工部朝天不过蹇驴，大叫驴安得不令人艳羡？”又带着四五辆车，有四五十小和尚道士儿，往家庙里去了。回应上回贾芹雇车送小和尚、道士去家庙铁槛寺事。而曰“大屋里”、“体面车”，所送之人又加一倍，夸大其事，写市井细民仰慕权势，

艳美富贵，声口毕肖。他那不亏能干，就有这个事到他身上了？”贾芸听了劳叨的不堪，劳叨，同甲本及甲辰本，义同“唠叨”。庚辰本作“韶刀”，蒙府、列藏本作“劳刀”；梦稿本原同蒙列二本，后笔改为“劳叨”，同甲本；戚序、舒序本作“唠叨”。或以为，“劳叨”系误字，不见于辞书。其实不错。《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二回云：“看你恁劳叨，死也死了。”《汉语大词典》“力”部采录此词。此三词，明清小说多混用。便起身告辞。卜世仁道：“怎么这么忙？你吃了饭去罢。”一句话尚未说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一假意留饭，一直说无米，善扮红白脸。庚辰夹批云：“虽写小人家涩细，一吹一唱，酷肖之至，却是一气逼出，后文方不突然 《石头记》笔仗，全在如此样者。”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道：“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儿：“银姐，往对门付奶奶家去问[7]，有钱借几十个，明儿就送了来的。”假作请饭，分四句说，写卜之虚伪悭吝，入骨三分 夫妻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的无影无踪了。

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芸赌气离了舅舅家门，一径回来，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走。低着头，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芸一把拉住，骂道：“你瞎了眼，此句前，庚辰、蒙府、戚序、舒序本有“臊你娘的”一语，列藏本作“肏你妈的”，甲本及甲辰本无此语；梦稿本原同列藏，删改后同甲本。此类语词，程本或略作改易，或径予删刈，以求雅洁。碰起我来了！”写粗野之人，有如《水浒传 写杨志卖刀遇没毛大虫牛二一段笔法 贾芸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细一看，原来是紧邻倪二。

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是说倪二乃专以放债为业者也。清人曾衍东 小豆棚》卷三“大算盘”记乾隆时高利贷盘剥状况云：“单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债，算折秋毫 凡有远省铨选，借伊银钱，甚至三扣，人号为‘单算盘’。与之交者，无不吃亏。”在赌博场吃饭，清代赌博盛行，屡禁不止，乾嘉两朝为烈。《清史稿》卷二百五十四《韩鼎晋传》云：“京师赌风大炽，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倚势触法。帝命指实，下诏严治。”专爱喝酒打架。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债归来，已在醉乡，不料贾芸碰了他，就要动手。贾芸叫道：“老二，住手！

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听他的语音，将醉眼睁开，一看见是贾芸，忙松了手，趔趄着笑道：“原来是贾二爷。这会子那里去？”贾芸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若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房[8]，管叫他人离家散！”贾芸道：“老二，你别生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爷的亲戚，我就骂出来。真真把人气死！也罢，你也不必愁，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房，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一头说，一头从搭包内掏出一包银子来[9]。亲戚不如路人，写倪二之慷慨爽利，义助贾芸，正反衬卜世仁之薄情也。

贾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也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反为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就是了。”倪二虽是泼皮，但尚侠重义。而一百四回写其遣事，求助于贾芸，却不中用，乃记恨在心，遂于贾府势败时下井投石，致贾府被抄，似与其“义侠”不合。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就照例写了文约送过来。”倪二大笑道：“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你若要写文约，我就不借了。”贾芸听了，一面接银子，一面笑道：“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这才是呢。天气黑了，也不让你喝酒了，我还有点事儿，你竟请回罢。我还求你带个信儿给我们家，叫他们关了门睡罢，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事，叫我们女孩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说，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醉金刚一段，写天下侠义之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人做得来。此乃作者微词，亦是世间实事。姚燮眉批云：“随意诌成一名，却似有之。”不在话下。

且说贾芸偶然碰见了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时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来要，便怎么好呢？”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的起他。”因走到一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了称，分两不错，心上越发喜欢。到家先将倪二的话捎给他娘子儿，方回家来。贾芸既至倪家，已认得倪二妻女，直射一百二回倪氏母女求

情不允事。如是，则芸哥亦一忘恩负义之人也。他母亲正在炕上拈线，见他进来，便问："那里去了一天？"贾芸恐母亲生气，便不提卜世仁的事，庚辰夹批云："孝子可敬。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然程刻本后四十回贾芸行径，多与此批不符。只说："在西府里等琏二叔来着。"问他母亲："吃了饭了没有？"他母亲说："吃了。还留着饭在那里。"叫小丫头拿来给他吃。

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芸吃了饭，收拾安歇，一宿无话。次日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街，在香铺买了香麝，往荣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芸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的苕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先别扫，奶奶出来了。"贾芸忙上去笑问道："二婶娘那里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么尺头。"

正说着，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凤姐出来了。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爱排场的，忙把手逼着[10]，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一"逼"、一"抢"，写贾芸请安神态，活脱如画。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这里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时常惦记着婶娘，要瞧瞧，总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你会撒谎，不是我提，他也就不想我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劈，就敢在长辈儿跟前撒谎了？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娘来，说婶娘身子单弱，事情又多，亏了婶娘好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的。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了。"一派谄谀之言，句句击中凤姐心坎。上文写贾芸母子问答，并未提及凤姐，芸哥以谎证谎，既写其伶俐乖滑，也衬出阿凤"喜奉承"心理。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由不的止了步，反衬上文"正眼不看"、"仍往前走"两语，前冷后热，又直注"奉承"句。字字有棱，文势饱满。问道："怎么好好儿的，你们娘儿两个在背地里嚼说起我来？""嚼说"者，信口乱说也。语似不满，实则心喜。逼出此问，贾芸趁势而入矣。贾芸笑着道："只因我有个好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因他捐了个通判，前儿选着了云南不知那一府，连家眷一齐去。"不知那一府"，含混得妙，如有确指，恐露马脚。他这香铺也不开了，就把货物攒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发的贱发。

像这贵重的，都送给亲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亲商量，贱卖了可惜，要送人也没有人家儿配使这些香料。因想到婶娘往年间还拿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十几倍，所以拿来孝敬婶娘。”又是一派谎话。孝敬香料，不可无因，编派有首有尾，娓娓在理，写来确是“笔舌俱圆”。《红楼》男子中最善辞令者，当数芸哥。一面将一个锦匣递过去。

凤姐正是办节礼用香料，便笑了一笑，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评者或谓，香料能值几何，乃写“凤姐贪甚”，此评不妥脂批云：“凤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动了心”，而非“见物而喜”，不然，“便不是阿凤矣” 因又说道：“看你这么知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来，说你好，与十一回哄骗贾瑞时所说“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说你好”同一语调。张新之以为“彼则哄人，此被人哄”。说话明白，心里有见识。”贾芸听这话入港[11]，便打进一步来，故意问道：“原来叔叔也常提我？”凤姐见问，便要告诉给他事情管的话，一想，又恐他看轻了，只说得了这点儿香料，便许他管事了。因且把派他种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随口说了几句淡话，便往贾母屋里去了。

贾芸自然也难提，只得回来。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故此吃了饭，又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绮散斋书房里来。绮散斋，同甲本庚辰、列藏、甲辰本作“绮霰斋”，梦稿、戚序本等作“绮霞斋”，乃贾芸与小红首次相遇处。书中仅此一见 庚辰本二十回写宝玉有一丫头，即名绮霰，程本则均改为绮霞。以此名宝玉书斋，或与芸红故事有关 只见茗烟在那里掏小雀儿呢。贾芸在他身后，把脚一跺，道：“茗烟小猴儿又淘气了！”茗烟回头，见是贾芸，便笑道：“何苦二爷唬我们这么一跳。”因又笑说：“我不叫茗烟了，我们宝二爷嫌‘烟’字不好，改了叫‘焙茗’了。二爷明儿只叫我焙茗罢。”自“只见茗烟”至此句，乙本删改甚多。甲本作“只见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锄药两个小厮下象棋，为夺车正拌嘴呢；还有引泉、扫花、挑云、伴鹤四五个，在房檐下掏小雀儿玩 贾芸进入院内，把脚一跺，说道：‘猴儿们淘气，我来了 ’众小厮看见了他，都才散去。”诸脂本大略相同 梦稿本原同诸本，改笔全同乙本。

此段文字，写主人未下来，众小厮各寻玩戏，恰合深宅大院风气。蒙府夹批云："行云流水，一字不空，真是空灵活跳。"乙本删之，殊不可解。乙本说明茗烟改名原由，则较合情，脂本径改，无此交代。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第十七章评云：宝玉身边有焙茗、引泉、扫花、挑云、伴鹤五小厮，"名字都很雅致"，与丫鬟以琴棋书画命名同一用意。乃知改茗烟为焙茗，作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程乙本此回删去其馀四人，且引泉、扫花、挑云三人通书始终未见，殊失雪芹命名韵味。贾芸点头笑着，同进书房，便坐下问："宝二爷下来了没有？"焙茗道："今日总没下来。二爷说什么，我替你探探去。"说着，便出去了。

这里贾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顿饭的工夫，还不见来。再看看要找别的小子，都玩去了。正在烦闷，只听门前娇音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呀"。此句，诸本皆同。然"哥哥"是谁，未作说明，后文亦未提起，惟郑振铎藏残抄本作"焙茗哥"。乙本独于"哥哥"后缀一语气助词"呀"字，稚气童声，贾芸听来，似尤感悦耳。贾芸往外瞧时，是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甚齐整，"齐整"二字，乙本独异，甲本及甲辰本作"精细干净"，其他各脂本作"细巧干净"。梦稿原同诸脂本，改笔与乙本同。此四字，与下文宝玉所见相映照，似较乙本所改生动传神。两只眼儿水水灵灵的，见了贾芸，抽身要躲。恰值焙茗走来，见那丫头在门前，便说道："好，好，正抓不着个信儿呢。"贾芸见了焙茗，也就赶出来，问："怎么样？"焙茗道："等了半日，也没个人过。这就是宝二爷屋里的。"因说道："好姑娘，你带个信儿，就说廊上二爷来了。"

那丫头听见，方知是本家的爷们，便不似从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钉"字着眼，彼此属意，为下文"惹相思"伏脉。○此段写芸红相见，似有才子佳人小说意味。清初天花藏主人《画图缘》第五回，写参将女赵红瑞于花下遇才子柳青云，甚羡之，乃将一双眼"射定"在柳身上。小红神情，颇似红瑞。听那贾芸说道："什么'廊上''廊下'的，你只说芸儿就是了。""廊上""廊下"，此指府第侧之小巷，多为民居。王伯沆批云："贾芸卜居于此，门户之下可知。故云'什么廊上廊下'，已是防人轻视了。"而只说"芸儿"，则有显示亲近之意。半晌，那丫头似笑不笑的说道："依我说，二爷且请回去，明日再来。今儿晚上得空儿，我替回罢。"焙茗道："这是怎么说？"那丫头道：

“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又不下来，难道只是叫二爷这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就便回来有人带信儿，也不过嘴里答应着罢咧。”小红是怡红院二等丫头，而直呼宝二爷为“他”，以示亲近；劝贾芸“家去”，而自承传信，则表关切　张新之谓其“又是一副伶俐声口”

贾芸听这丫头的话简便俏丽，待要问他的名字，因是宝玉屋里的，又不便问，只得说道：“这话倒是。我明日再来。”说着，便往外去了。此写小红首次登场，亦是与贾芸初次相见。贾芸闻其娇音、观其俏态，见之锺情，然尚不知其底细也，为下文留步　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爷喝了茶再去。”贾芸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不用，我还有事呢。”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贾芸候见宝玉一段，姚燮批云：“挟刺侯门者，请看此种样子　”明人宗臣《报刘一丈书》写干进者候权者之门，“立厩中仆马之间”，忍受恶气、饥寒、毒热；贾芸与之相比，在书房赏字画、听娇语、看美婢，“幸运”多矣

那贾芸一径回来。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过来，便命人叫住，隔着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婶娘别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儿就求婶娘，这会子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拍凤姐，怨贾琏，有如十六回赵嬷嬷为子讨差时口吻。然嬷嬷是真怨，怨贾琏托事“落空”；芸哥乃假意，扬凤抑琏，是其乖滑　两人皆知贾府事“奶奶做主”，贾琏不过一“慈软”人耳。凤姐笑道：“哦，你那边没成儿，昨儿又来找我了？”贾芸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要有这个思意[12]，昨儿还不求婶娘吗？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搁开，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顺水推舟，迅疾而入。贾芸极会逢迎，极善钻营，极有心机

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拣远道儿走么，早告诉我一声儿，多大点子事，还值的耽悞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儿，我正想个人呢，早说不早完了。”贾芸笑道：“这样，明日婶娘就派我罢。”凤姐半晌道：“这个我

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的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不好？”承接上语，再作一顿。琏凤本已商定，派芸种花植树差使，此又故意一荡，添出另一大宗，自显其情。贾芸道：“好婶娘，先把这个派了我，果然这件办的好，再派我那件罢。”凤姐笑道：“你倒会拉长线儿。罢了，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既不因孝敬香料，又不为拍马奉承，而托贾琏情面，凤姐亦会假撇清。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时候来领银子，后日就进去种花儿。”果决迅便，是凤姐办事风格。说着，命人驾起香车，径去了。以上贾芸见凤姐一段文字，向为人所激赏。张新之称其为能“言人所共知共解而共不能言”之文　近人觚葊《觚葊漫笔》亦云：“《红楼梦》中人物，伶俐即溜，以贾芸为最。其初见凤姐一段，两个聪明人说话，语语针锋相对，即此一席话，实令人五体投地　……随手写来，何一非至理妙文！正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不足喻其宛转，‘数声清磬出云间’不足譬其轻脆，实令人百读不厌。”

贾芸喜不自禁，来至绮散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贾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去写个领票来领对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出来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交给贾芸。贾芸接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两银子，心中喜悦，翻身走到银库上领了银子，回家告诉他母亲，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贾芸先找了倪二，还了银子，借倪二银，数日即还，既还贾芸之取信于邻，当亦畏惧倪二之无赖也　又拿了五十两银子，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自这日见了贾芸，曾说过明日着他进来说话，这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⑬，那里还记在心上，因而便忘怀了。侯门习气，多如斯也。王伯沆批曰“莫受他骗”。这日晚上，却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被宝钗烦了去打结子去了；二十一回尝写宝钗对袭人深表“敬爱”，此明写二人往来也。烦袭人打结子，与三十五回宝玉烦莺儿打络子两相映照，如张新之所评：“自留神窥察至此，已固结不可解了。”秋纹、碧痕两个去催水；檀云又因他母亲病了，接出去了；麝月

现在家中病着。还有几个做粗活听使唤的丫头，料是叫不着他，都出去寻伙觅伴的去了。一一遣去众婢，特为逼出小红也。但何以不见晴雯、不见绮霞，评者多谓当系漏笔　不想这一刻的工夫，庚辰批曰："妙，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宝玉的房中，见得时时原有人的。"是乃怡红院中仆从最多之故也。只剩了宝玉在屋内。偏偏的宝玉要喝茶，一连叫了两三声，方见两三个老婆子走进来。宝玉见了，连忙摇手说："罢，罢！不用了。"老婆子们只得退出。

宝玉见没丫头们，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二爷，看烫了手，等我倒罢。"两次写小红出场，皆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然总不点明姓名，确有"神龙变化"之妙。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接了碗去。宝玉倒唬了一跳，问："你在那里来着？忽然来了，唬了我一跳。"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后院里。才从里间后门进来，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么？"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叠用六个"一面"，前四肖慧婢子小红轻捷之态，后二写痴公子宝玉关切之情，如脂批所云，写来"并不觉厌"。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鸦鸦的好头发，挽着簪儿，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甜净，庚辰、蒙府本作"干净"，梦稿、列藏本无此二字，甲本及其馀脂本均作"甜净"。甜净，义为言语甜润动听　明人心一山人《玉钗记》第二十五出："老身此去须恭敬，说话多甜净，打动那人心。"此以之形容姿色秀美悦人。姚燮评云："'净'犹容易，'净'而能'甜'却难"○继续上文，写小红衣裳、头发、脸面、身材，尤进一层。"俏丽"二字重言，与贾芸目中所见相同；"俏丽"下加"甜净"二字，则宝玉自己感受

宝玉便笑问道："你也是我屋里的人么？"那丫头笑应道："是。"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宝玉前次不认得蕙香，此又不认得小红，一个水秀乖巧，一个俏丽甜净，具此美质，尚不被认识，洪秋蕃批感叹："可知天下英才，埋没不少。"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屈抑必发，"冷笑"二字甚醒。"爷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眼面前儿的一件也做不着，那里认得呢？"宝玉道："你为什么不做眼面前儿的呢？"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只是有句话回二爷，昨日有个什么芸

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儿，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来了，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一段话，作两层说。首句中“难说”者，不便说也。众婢挤压，不得出头，屈抑不平，无限心事，实也“难说”，不知隐含怡红院诸婢多少细事“只是”以下数句，回映上文，趁机转达贾芸事，偶见芸哥，便十分关切，小红亦痴情人也。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秋纹、碧痕，一个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一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上文故设悬疑，至此，方由秋纹、碧痕二人眼中点出小红名字，用笔轻省醒目。二人便都咤异，将水放下，忙进来看时，并没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找着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做什么？”三十一回写碧痕打发宝玉洗澡，连席上也有水，晴雯即笑说“也不知道做什么呢”。疑人不轨者，更应自重。庚辰眉批云：“怡红细事，俱用带笔白描，是大章法也。”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呢？因为我的绢子找不着，不经意间点出“绢子”，切入下半回题旨。芸红情缘，即以此绢贯之。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儿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就来了。”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催水”二字，同甲本及蒙府、戚序、舒序、甲辰各本；当即烧水、炊水之义。下江官话至今犹称烧水壶为“催子”、“水催子”、“铜催子”。《西游记》第五十七回写沙僧云：“师父，你自在着，等我去催水来。”内中之“催”字，似为催促之义，与晴雯所言不同。庚辰本作“摧水”，梦稿、列藏本作“提水”。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吗？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拿东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就完了。”秋纹道：“这么说，还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一递茶小事耳，秋纹、碧痕便俱感“咤异”、“不自在”，冷言讥诮，盘诘啐骂，几使小红无地自容。大族奴婢，矛盾纷争，乃至于斯，可怜亦复可悲　此亦颇似古时宫中嫔妃之争宠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唐人《闺情》云：‘若非形与影，未必

肯相容。'《宫词》云：'闻有美人新进入，六宫无语一齐愁。'又曰：'三千宫女如花貌，几个春来没泪痕？'皆可谓说尽世情。"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紧些，衣裳裙子别混晒混晾的。据《重订福寿金鉴》卷一载："妇女不娇艳装束……不窥门，女衣不晒外庭，仆不入闺。"是知闺范之"严紧"也。那土山上都拦着围幕，可别混跑。"秋纹便问："明日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老婆子道："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心内明白，知是昨日外书房所见的那人了。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改唤他做"小红"。原来是府中世仆，他父亲现在收管各处田房事务。这小红年方十四，庚辰、程甲皆作"十六"，与上文所说"十五六岁"相合；程乙改作"十四"，与前抵触。至二十七回答凤姐问，则云"十七岁了"，亦不合。进府当差，把他派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姊妹及宝玉等进大观园居住，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点了。再续上文，四写小红，补叙其来历出身。王伯沆评云："其父现为管家，尚为人排挤如此，袭麝之威力可想。"今人或谓，小红来历与地位之牴牾，实是因为这一形象乃由"两个不同稿本拼拢而来"。这小红虽然是个不谙事体的丫头，因他原有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上攀高，贾芸亦是一心想"攀高"之人，两人志同心合，亲近相恋，颇为自然。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里插的下手去。不想今日才有些消息，又遭秋纹等一场恶话，心内早灰了一半。最后写小红志向。谓其心想"攀高"，而遭同侪讥詈，意志不舒，为后来归凤姐张本。〇此回写小红，自形容笑貌，而内心隐秘，由表及里，琐细写来，小红其人，如在目前　脂评谓其"后有宝玉大得力处"，但程刻本后四十回并无有关小红重要情节，与提示不合。

正没好气，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小红之对贾芸，由"钉了两眼"，而"心内明白"为谁，而"心中一动"，笔墨酣畅，渐次扣入回目中"惹"字，此谓小红之"相思"，乃自己所招致也。便闷闷的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翻来覆去，自觉没情没趣的。忽听的窗外低低的叫道："忽听"

而起，宛然实境，实已入梦中。庚辰批云："《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的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红儿，你的绢子，我拾在这里呢。"小红听了，忙走出来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贾芸。小红不觉粉面含羞，问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只见那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的衣裳。那小红臊的转身一跑，却被门槛子绊倒。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金刚：佛教称佛之侍从力士为"金刚"，因其手持金刚杵而得名。后用以比喻强横凶暴之人。

② 勾当：本是"处理"、"办理"之意，引申为所办之事。后多用以指坏事或秘密事，这里即有秘密事之意。

③ 姑姑姐姐们：甲本、东本、王本、张本及甲辰本作"姑娘姐妹们"，庚辰、蒙府、戚序本作"姑娘姐姐妹妹"。

④ 姐姐们：东本、王本、张本作"姐妹们"。

⑤ 倒扁儿：即"倒揣"。此指无货可卖，须到别家去挪借银钱货物来应付。

⑥ 嬉和嬉和：亲近热乎。后亦写作"递嘻和儿"。

⑦ 付奶奶：甲本、张本、脂本作"王奶奶"。

⑧ 街房：甲本、蒙府本作"街邻"，张本、庚辰本作"街坊"。

⑨ 搭包：亦作"搭膊"。一种用绸、布做成的有夹层之宽腰带，束在腰间，可裹系钱物。

⑩ 把手遁着：两臂下垂，紧贴身体两则，表示恭敬的样子。

⑪ 人港：本指船舶进人港口，引申为相合之意。

⑫ 要有这个思意：甲本、张本作"若有这意"，脂本作"若有这个意思"。

⑬ 口角：本指嘴边，此处是口吻、口头话的意思。

回　评

此回题旨，意在为贾芸、小红立传，以描摹世态，见其情伪。回之上半，写贾芸向母舅赊账，遭其数落；泼皮倪二，慷慨帮衬；贾芸得以置办香料，孝敬凤姐，一番奉承，投其所好，谋得执事。世态之炎凉，人心之势利，随在皆是。他如贾芸认宝玉为父、邢夫人偏爱宝玉、小红遭同侪排揎，亦曲尽世情。回之下半，重在写贾芸与小红由邂逅而相识，彼此有意，互通情愫，以至小红

遗帕相思，缠绵人梦，则显示一段儿女之真情。

凤姐而外，此回所写“传主”，写来皆穷形极相，口吻心地，各各活现。如贾芸，写其对宝玉之故作自贱、对卜世仁之不卑不亢、对倪二之犹疑提防、对凤姐之谄媚阿谀、对母亲之体贴孝顺、对小红之一见锺情，多侧面突现其性格特征。至若小红，乃主要写其声口、形容、心思，形真影切，有声有色，一乖巧灵敏、恬净多情女儿形象活跳而出。卜世仁，亦传中人，写其虚伪啬刻，惟妙惟肖。恰如姚燮所评：“凡穷亲眷到店赊物，必先愁穷，次作排揎，后复假意殷勤，令室中贤妇唠叨不已，皆天造地设之文。”

回中描写贾芸干谒凤姐与宝玉的两段文字，不惟写透世事，行文亦颇有趣。一写贾芸为求差事，买香料送凤姐，凤姐则卖人情，两人一玩滑逢迎，一使巧藏奸，你哄我诓，你欺我诈，而彼此心照，不露声色，写来煞是好看。一写贾芸在外书房候见宝玉，结果久等不遇，闷闷而归。这两段文字，与刘老老一进荣府“打抽丰”对看，一是旧家子弟，一乃乡村老妪，身份不同，然奔走侯门，“冀人呴沫”，心境则一也。勿怪姚燮、洪秋蕃都有“读至此回”，深感“干谒洵非易事”之叹。

此回及二十六回之上半为一大段，写贾芸与小红恋情故事。两人之爱情纠葛，至二十六回复畅写之。而依程刻本，倪二借银，则伏后文贾芸构怨、贾府祸败一段文字。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1]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2]

话说小红心神恍惚，情思缠绵，忽朦胧睡去，遇见贾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唬醒过来，方知是梦。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小红梦贾芸，乃《红楼》重要梦境之一　二人在现实中尚未搭言，在梦境中则以信物绢子传情达意。（美）裔锦声《红楼梦：爱的寓言》以为，小红故事，有"暗示"即将讲述宝黛间"私情"的作用。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有几个丫头来会他去打扫屋子地面，舀洗脸水。这小红也不梳妆，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洗手脸，便来打扫房屋。情意缠绵，满腔愁绪，写来如画。

谁知宝玉昨儿见了他，也就留心。想着指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多心；多心，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作"寒心"；梦稿本原同各脂本，后改笔同甲本。多心，义为猜疑；寒心，则可作"灰心"或"痛心"讲。依文情，似前者较妥　二则又不知他是怎么个情性，因而纳闷。早晨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也不梳洗"，与小红相映成趣。一个因梦中光景而神思恍惚，一个因思量要一丫头而心劳烦闷，确是一对痴儿女。一时下了纸窗，隔着纱屉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见几个丫头在那里打扫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带柳的，独不见昨儿那一个。"擦胭抹粉"两语，写几个丫头打扮之俗气，恰为上回小红之"俏丽甜净"一衬。王伯沆批赞之曰"好衬笔"。〇富察明义《题红楼梦》其二云："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曈昽日影入帘多"似写此类场景。宝玉便靸拉着鞋，走出房门，只装做看花，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杆旁，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近前一步，仔细看时，正是昨儿那个丫头，在那

里出神。此时宝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见碧痕来请洗脸，只得进去了。写宝玉寻觅小红，由“走出房门”、而“抬头”远望、而“近前”细看，而想“迎上前去”，却被人请，“只得”回去，层层写来，人被花遮，似隐似现，恰有《西厢记》曲词“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之妙 人物之微妙情感，意境之疏雅娟秀，融注为一。故甲戌批云：“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 ”

却说小红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咱们的喷壶坏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借用一用。”小红便走向潇湘馆去，到了翠烟桥，大观园景之一，由怡红院至潇湘馆，需经此桥。是贾芸与小红再次相遇之处。张新之评，以为“翠烟，犹言绿影”。如是，则与上回“绮散斋”一绿一红，相映成文，意象鲜明。书中亦仅此一见，似为芸红而设。王伯沆批曰：“以小红过此桥，文情妍媚欲仙。”抬头一望，只见山坡高处都拦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种树。原来远远的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监工。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悄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而回。无精打彩，自向房内躺着。以上承接上回，写小红与贾芸第二次相见，但无暇兜搭。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写其犹豫未决神态，贴合其初恋心境 众人只说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论。

过了一日，原来次日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妹、宝钗、宝玉，一齐都去了。至晚方回。

王夫人正过薛姨妈院里坐着，此句，程本独有，诸脂本皆无，梦稿本改文同程本。戚本狄葆贤眉批云：“贾环抄经，明明在王夫人房中，今本作‘王夫人正过薛姨妈房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是则贾环抄经，应在薛姨妈房中矣 加入薛姨妈一句，与本文种种矛盾。”依程本文意，贾环在王夫人房里抄经，时王夫人在薛姨妈处，故贾环无所顾忌，拿腔做势，极不安分，写来入情合理。下句中，改脂本“命他来抄”为“命他去抄”、“那贾环在王夫人炕上坐了”为“那贾环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亦前后合榫，并无矛盾。见贾环下了学，命他去抄《金刚经咒》唪诵③。那贾环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腔做势

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钟茶来，一时又叫玉钏剪蜡花，又说金钏挡了灯亮儿。写贾环着实可厌。姚燮眉批云："形容劣公子，信有此等光景"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都不答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倒了茶给他，上云叫"彩云"倒茶，此则说"彩霞"，书中二人名字，多交互或重叠出现，殊欠分明或谓作者本意欲写为二人，后又想改二为一，反反复复，终未定型，乃致淆乱观书中所写，似宜视作两人。彩霞与环哥相好，脂批以为乃"一段风月之情"也。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罢，何苦讨人厌。"贾环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了，不理我，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牙，向他头上戳了一指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两人正说着，只见凤姐跟着王夫人都过来了。王夫人便一长一短问他今日是那几位堂客，戏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时，宝玉也来了，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便命人除去了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就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宝玉如此撒娇，环哥见之不堪矣。姚燮批云："偏要在三爷面前写出王夫人之爱"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抚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说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儿，又吃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一会子闹上酒来。还不在那里静静的躺一会子去呢。"说着，便叫人拿枕头。宝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后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说笑，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两眼只向着贾环。宝玉便拉他的手，说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夺手不肯，便说："再闹就嚷了。"

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见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见他和彩霞玩耍，心上越发按不下这口气。这口气，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诸脂本作"这口毒气"。此句下，庚辰、蒙府、戚序本有"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只是不得下手，今儿相离甚近，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三十五字，其他脂本略同。惟甲戌本"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作"用蜡灯里的滚油烫他一下"；梦稿本原同庚辰，改笔同程本　或因环三爷暗算"烫瞎"宝二爷眼睛，无乃狠毒太过，是故甲戌改之、甲辰删之、程本从之　此回梦稿文字改易甚多，改笔多同程本。因一沉思，计上心来，故作失手，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

宝玉“嗳哟”的一声，满屋里人都唬了一跳。依西方心理学观点，贾环属“报复型”之人。此类人，因童年时曾受不公平对待，故有对所受伤害进行报复之“需要”。连忙将地下的绰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是油。王夫人又气又急，忙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说：“这老三还是这么‘毛脚鸡’是的。我说你上不得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二十回宝玉教训贾环，凤姐弹斥赵姨；此处贾环烫伤宝玉，凤姐又归过赵氏，怨上加怨，为下文“魇魔法”作引。明徐学谟《归有园麈谈》云：“炎凉之态，处富贵者更甚于贫贱；嫉妒之念，为兄弟者或狠于外人。”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遂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一发得了意了，一发上来了。”补一句素日光景，可知积怨已深，为下文逼紧一步。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的又把赵姨娘骂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面取了“败毒散”来敷上。宝玉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自承掩饰，毫无怨恨，宝玉待人，何其含容，实实可嘉。故甲戌批云：“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一叹。”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评亦云：“宝玉被环小子烫伤，绝无怨恨，反自承认，煞是难得。”凤姐道：“就说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生。”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袭人等见了，都慌的了不得。

那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的门，便闷闷的，此回写黛玉之发闷，凡两见。姚燮眉批云：“可知宝玉不出门，无日不与黛玉见面也。”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赶”字醒目，写出黛玉关切之情。只瞧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药。黛玉只当十分烫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宝玉却把脸遮了，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肯叫他瞧。相互体贴入微，文曲而达。张新之评云：“洁字一提而妙入微细。”黛玉也就罢了，但问他：“疼的怎样？”宝玉道：“也不很疼，养一两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会回去了。

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自己承认自己烫的，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

人骂了一顿。过了一日，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到府里来，马道婆者，乃“三姑六婆”中之师婆也，实是一女巫，并非姓马。清初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师婆”首两句云：“牛皮小鼓动花部，马子新延女道人。”题注曰：“女巫也，俗名‘道妈子’，又名‘神马子’。”道婆而曰“马”，语含调侃，当与《竹枝词》次句相类，亦与明清说部称皮条客为“马泊六”近似，乃不必皆姓“马”也。见了宝玉，唬了一大跳，问其缘由，说是烫的，便点头叹息，一面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几画，口内嘟嘟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包管好了，这不过是一时飞灾。”又向贾母道：“老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就有多少促狭鬼跟着他，得空儿就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

贾母听如此说，便问：“这有什么法儿解救没有呢？”马道婆便说道：“这个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再那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专管照耀阴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儿孙康宁，再无撞客邪祟之灾[④]。”据陈毓罴《红楼梦与民间信仰读甲戌本札记》云，明末清初，北方流行之民间宗教中，有名“黄天道”者。该道倡自明嘉靖间，教主李宾，道号普明　其女普照，亦曾为教主，并有《太阳生光普照了义宝卷》传世　清初颜元《四存编》之“存人编”卷二云：“我真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　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小说所写，当反映清代社会巫蛊之术和“邪教”之盛行。贾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马道婆说：“也不值什么，不过除香烛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个大海灯[⑤]。那海灯就是菩萨现身的法象，昼夜不息的。”一番混嚼，却引经搬典，说得有凭有据，令贾母信之。亦可知道婆此来，本为捐油一事，起始并无恶念。后来之种种不端，乃为贪心驱使，触机而发也。贾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个好事。”马道婆说：“这也不拘多少，随施主愿心。愿心，同甲本及甲辰本，甲戌本作“心愿”，舒序本作“发心”，其馀脂本作“随心”。愿心，义指向神佛祈求时许诺之酬谢。《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云：“我头行路上许了些愿心，到腊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赛天地。”近现代人小说亦有此用法。像我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

诰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里太妃，他许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锦乡侯的诰命次一等，一天不过二十斤油。再有几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点。”贾母点头思忖。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长的，多舍些不妨。既是老祖宗为宝玉，若舍多了，怕哥儿担不起，反折了福气了。要舍，大则七斤，小则五斤，也就是了。”先说“不拘多少”；继则列举王妃诰命供奉，大加铺排；后见贾母“思忖”，量事之大小，遂趁势直入，连忙改说，自作评减。道婆善窥人意，亦有贼智。甲戌批云：“贼盗婆，是自太君思忖上来，后用如此数语收之，使太君必心悦诚服愿行。贼婆，贼婆！”贾母道：“既这么样，就一日五斤，每月打总儿关了去。”马道婆道：“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贾母又叫人来吩咐：“以后宝玉出门，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一路施舍给僧道贫苦之人。”

说毕，那道婆便往各房问安闲逛去了。一时来到赵姨娘屋里，因闲逛而至赵姨娘处，非特意去也，写来自然合理。甲戌批曰：“有各院各房，接此方不觉突然。”二人见过，赵姨娘命小丫头倒茶给他吃。赵姨娘正粘鞋呢，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星绸缎，“绸缎”下，各脂本有“湾角”二字。王伯沆评曰：“赵姨分明汉人，所粘必是弓履。或问何故，余曰：自来闺阁女红，从未见有自绣大鞋者。”并云：“‘零星’二字，言无大料也，亦可想其非大脚矣。”此等处，程本多予删削，或改窜，乃不欲着迹于旗汉之分，以模糊小说之历史背景也。因说：“我正没有鞋面子，姨奶奶给我些零碎绸子缎子，不拘颜色，做双鞋穿罢。”赵姨娘叹口气道：“你瞧，那里头还有块像样儿的么？有好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马道婆便挑了几块，掖在袖里。此语，乙本独异；甲本及甲辰本作“掖在怀里”，蒙府、戚序本作“收将起来”，其馀脂本作“袖将起来”；惟梦稿本改笔，与乙本同。此写赵姨娘不辞巨细，无物不要，姚燮称之为“乞婆相”。赵姨娘又问：“前日我打发人送了五百钱去，你可在药王面前上了供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赵姨娘叹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来上供，只是‘心有馀而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放心，将来熬的环哥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

时你要做多大功德，还怕不能么？”

赵姨娘听了笑道：“罢，罢！再别提起。如今就是榜样，我们娘儿们跟的上这屋里那一个儿？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儿也还罢了。我只不服这个主儿。”一面说，一面伸了两个指头。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琏二奶奶？”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起身掀帘子一看，见无人，方回身向道婆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可知赵妪欲制凤姐命者，不惟因菲薄积怨，尤为“家私”也。蒙府批云：“这是妒心的正题目。”张新之评点题曰：“专在财字。”故下文复又提及。

马道婆见说，便探他的口气道：“我还用你说？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了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好。”探其口气，有隙即入，反话逼之，道婆并有贼计。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吗？”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本事，也难怪。明里不敢罢咧，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里暗暗的喜欢，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教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谢你”二字要紧，故下文再许实之。零星绸缎，尚开口讨要，何况贾府钱财。道婆不念宝玉“寄名”之情，而欲害之，正为此也。人情之险恶，由是可知矣。马道婆听了这话拿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别问我，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欲害人命，偏以“阿弥陀佛”装话头。姚燮批云：“越是不怕罪过人，越要说罪过”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们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么。”马道婆听如此，便笑道：“要说我不忍你们娘儿两个受别人的委屈，还犹可，要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自欺欺人。明明一拍即合，却又故意推开，道婆心计，实是刁钻。

赵姨娘听这话松动了些，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了？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人绝了，“两人”者，宝玉、凤姐叔嫂二人也。前此尚说“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也还罢了”，或思开豁之；此则要并绝其命，可知赵姨

谋害两人之意，乃为独吞家产也。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那时候你要什么不得呢。”清初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五十六回，写儿媳薛素姐惟恐公公“添丁分产”，几次算计将其阉割，使之不再生子，免夺了“家私”，与此相类。为夺家产，竟至骨肉相残，亦家族败落之一兆也。马道婆听了，低了半日头，说：“那时候儿事情妥当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恐口说无凭，钱财落空，而索要“凭据”。“低半日头”者，当虑及此也。马道婆真是贼。赵姨娘道：“这有何难？我攒了几两体己，还有些衣裳首饰，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到那时候儿，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

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体己散碎银子，又写了五十两欠约，自“赵姨娘不及再问”至此句，略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甲戌、蒙府、戚序各本作“赵姨娘道：‘这如何撒得谎？’说着，便叫过一个心腹婆子来，耳根底下嘁嘁喳喳说了几句话，那婆子出去了。一时回来，果然写了个五百两的欠契来。赵姨娘便印了手模。”梦稿本改笔，全同乙本。按，谋财害命，乃马赵二人阴谋，故支开小丫头，以防泄密。庚辰诸本，叙写派“心腹婆子”到外面请人写欠契，似于理未妥。甲辰及程本改易，较为贴合。至若“五十两欠契”，除甲辰外，其馀脂本皆作“五百两”。《犬窝谭红·正误》云：“以荣府之家当，仅值五十两，赵姨娘虽是小家女，马道婆却是老虔婆，焉肯如此贱售 ”狄葆贤批，并讥之曰：“吾知擅改此句者，必为穷措大无疑。”此就荣府家当而言。王伯沆评则云：“何其少也？又思，既有衣服首饰、散碎银子之外，又有五十两欠约，亦不为少。此等行为非同买卖，若果多了，殊出情理之外。”此从赵姬境况及行为言。立场不同，各执其说，此等处，亦难深究其理。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问了他二人年庚⑥，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针钉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验的。”自“向赵姨娘要了张纸”至此数句，略同甲本。比之诸脂本，重要异文有二：一是乙本“向赵姨娘”句，庚辰、甲戌等各本作“（马道婆）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几个纸铰的青脸红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如此现成，似道婆乃

有意作恶，蓄谋已久。然此前并无蛛丝马迹，灰线蛇踪，似嫌突兀。二是乙本"回去我再作法"句前，脂本有"一并五个鬼都推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一语。然赵姬如何把纸人掖在凤姐、宝玉各人床上，令人生疑，尚欠警严。程本所改，或可避此种种矛盾，文字亦较简净。梦稿本改文，独同乙本。〇道婆所施魇魔法，纯系女巫伎俩。据《圣祖实录》载，康熙时，诸王夺嫡，大阿哥允禔乃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魇胜太子允礽，事败，允禔被夺爵。是知此一"法术"，皇宫亦尝用之。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姨奶奶在屋里呢么？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散了，马道婆自去，不在话下。以上收束赵姨、道婆商谋"魇魔"一段，以下即接写宝凤二人"逢五鬼"。

却说黛玉因宝玉烫了脸不出门，倒常在一处说话儿。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又和紫鹃作了一会针线，总闷闷不舒，回应上文，"闷闷"二字重言之。自"通戏语"后，黛玉对宝玉之思念，与日俱增；而其心绪之烦闷，亦日益加深。便出来，看庭前才迸出的新笋。此句构想，或是化用唐人岑参《范公丛竹歌》"迸笋穿阶踏还出"诗意。新笋迸出，一派生机，当有象征宝黛爱情成长之意。着一"看"字，写人之心境，形神俱妙。故王伯沆批云："'看笋'二字，新隽无匹，可作典故用。"此乃第三次写潇湘馆也，词虽洁而义殊深。不觉出了院门，来到园中，四望无人，惟见花光鸟语，信步便往怡红院来。花光、鸟语，写园中景色，明丽宜人。黛玉随意任情，唯心所适，"信步"而至怡红院。此情此景，契合时地，故张新之评曰："念兹在兹。'信步'二字，真写得透而绝不吃力。"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游廊上看画眉洗澡呢。宋人向滈《南乡子》词云："临水窗儿。与卷珠帘看画眉。雨浴红衣惊起后，争知。水远山长各自飞。"《红楼》诗情画意，颇类向词。甲戌夹批云："闺中女儿乐事。"听见房内笑声，原来是李纨、凤姐、宝钗都在这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两个。"见黛玉一人，而曰"来了两个"，或谓因与宝钗"前脚后脚"也。程甲则云：黛玉与紫鹃"一同信步出来"，如此，则"两个"者，盖指黛与鹃乎？然下文紫鹃并无交代。吴克岐评并云："主仆并称，殊不合理。"脂本均作"一个"，是也。

黛玉笑道："今日齐全，谁下帖子请的？"凤姐道："我前日打发人送了两瓶茶叶给姑娘，可还好么？"照应上回送茶事，并逗出下文戏语，文章缜密

乃尔。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谢想着。"宝玉道："我尝了不好，也不知别人说怎么样。"宝钗道："口头也还好。""也还好"句下，甲本及甲辰本尚有"只是没甚颜色"一语，其他脂本作"只是颜色不很好" 有此一语，语意完足 庚辰眉批云："二宝答言，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的。我尝了，不觉怎么好，还不及我们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却好，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的。"宝玉道："你说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罢。"凤姐道："我那里还多着呢。"黛玉道："我叫丫头取去。"凤姐道："不用，我打发人送来。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来罢。"

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一点子茶叶，就使唤起人来了。"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⑦，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凤姐谐言，明点宝黛婚姻，乃深知二人爱情之语也。黛玉心照，乐闻此言，故不气不恼，惟含羞默坐耳 姚燮评曰："借茶叶作趣语，又是一段灵巧文字，真读之娓娓动人 "宝钗笑道：此句，同甲本、甲辰本作"李纨笑道"。庚辰、甲戌、蒙府、戚序等各本作"李宫裁笑向宝钗道" 庚辰并有侧批云："好赞，该他赞。"程本或以为，李纨不该当众嘲戏黛玉，遂予删改。实改之未妥。"二嫂子的诙谐真是好的。"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凤姐儿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你。"凤姐点明，宝黛之事，已公诸众人，将谓其事已定。六十六回兴儿向尤二姐说及宝玉婚姻即云："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岂其不然。此时之戏语，与黛玉之悲剧结局，适成对照 此段写凤姐之灵心慧舌，亦灵巧动人 黛玉起身便走。

宝钗叫道："颦儿急了，还不回来呢。走了倒没意思。"说着，站起来拉住。才到房门，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都来瞧宝玉。赵姬之来，当为窥探马婆魔法之效验也。周姨娘乃一安分守己之人，极少出相，当为赵姬拉之而来。〇或谓，赵姬来瞧宝玉，遂趁机将纸人塞到宝玉床上 然文中无交代，亦无暗示，当属臆度。否则，凤姐纸人，赵姬又如何去塞？故后文王伯沆有批云："不知两个纸人赵姨娘藏在何处。"宝玉和众人都起身让坐，独凤姐不理。

宝钗正欲说话，只见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过去呢。"李纨连忙同着凤姐儿走了。赵周两人也都出去了。宝玉道："我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又说："林妹妹，你略站站，我和你说话。"凤姐听了，回头向黛玉道："有人叫你说话呢，回去罢。"便把黛玉往后一推，和李纨笑着去了。此段写赵周二姨娘、李纨、凤姐出去，悉笔笔写明，而无宝钗下落，似欠细妥。姚燮眉批即云："漏叙宝钗一同出去一层。"

这里宝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上文言黛玉闻凤姐"吃茶"之说，乃"涨红了脸"，回转头去；此处写宝玉执其手而笑，禁不住"又红了脸"，娇羞欲走。摹写传神，一丝不漏。宝玉道："嗳哟！好头疼。"宝玉病发作，道婆之法验矣　庚辰夹批曰："自黛玉看书起，闲闲一段写来，真无用针之空　如夏日乌云四起，疾闪长雷不绝，不知雨落何时。忽然霹雳一声，倾盆大注，何快如之，何乐如之，真令人宁不叫绝。"黛玉道："该，阿弥陀佛！"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黛玉并众丫鬟都唬慌了，忙报知王夫人与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看。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的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一见，唬的抖衣乱战，"儿"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惊动了众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并琏、蓉、芸、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并丫鬟、媳妇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乱麻一般。宝玉着魔，所以惊动人者，有如庚辰所批："写玉兄惊动若许人忙乱，正写太君一人之锺爱耳，看官勿被作者瞒过。"

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众人一发慌了。周瑞家的带着几个力大的女人，上去抱住，夺了刀，抬回房中。平儿、丰儿等哭的哀天叫地。

贾政心中也着忙。此句下，甲本及甲辰本外，诸脂本均有九十馀字一段文字　写薛蟠"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因此忙得不堪"　俞平伯《红楼梦随笔》三十九称之为"怪文"　其实很能显示薛蟠禀性。狄葆贤眉评，则谓"今本删去此五行，余却甚表同情"。当下众

人七言八语，有说送祟的，有说跳神的，有荐玉皇阁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日落后，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次日，王子胜也来问候。王子胜，甲本及诸脂本皆作"王子腾"，姚燮并有批云："是其夫人告诉的。"脂本通书，不见王子胜其人。前八十回中，本回之外，诸本尚有三、四、十六、四十四、五十三、六十二、七十回等，侧面提及王子腾。其中，四十四、六十二、七十回有三处，乙本改易为"王子胜"，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以其为王夫人之三兄。本回之所以如此改动，或因四回交代王子腾已升任九省统制，出都查边，不在京中；至九十六回写其奉旨进京，途中病亡。按"红楼纪历"，约计四年，王子腾均放外任。人文乙本"校记"云："文例不一，似非偶误，疑书中曾明叙王子腾升为边任，此时不应在都，'王子胜'实为乙本故意改动，作为王子腾之兄弟行。"所说是也。本书亦从乙本，悉仍其旧，必要时，酌加批注，略作说明。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并各亲戚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医的。他叔嫂二人一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说，到夜里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将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如此安置，方便贾母等往来看视，省却多少赘笔。甲戌批云："收拾得干净有着落。"着人轮班守视。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并薛姨妈寸步不离，只围着哭。

此时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熬油费火，闹的上下不安。贾赦还各处去寻觅僧道。贾政见不效验，因阻贾政道[8]："儿女之数总由天命，非人力可强。他二人之病，百般医治不效，想是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贾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乱。

看看三日的光阴，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合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的将他二人的后事都治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等更哭的死去活来。只说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愁[9]，心中称愿。以上数段，写宝玉、凤姐逢魔垂危，贾母、王夫人等悲痛欲绝，"只围着哭"，别无他法；贾赦各处寻觅僧道，百般忙乱；贾政则只听"天命"，不信僧道；袭人、平儿等"哀天叫地"，哭得死去活来；唯赵姨娘假作忧愁，实"心中称愿"。恰如张新之所批："一路写来，拉拉杂杂，各人各事，无不逼肖。"

至第四日早，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从今已后，我可不在你家

了，快打发我走罢。”贾母听见这话，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省他受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喜不择言，自以为得计，称其心愿矣。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见得不中用了？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作梦！他死了，我只合你们要命！都是你们素日调唆着，逼他念书写字，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避猫鼠儿一样。都不是你们这起小妇调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他，你们就随了心了。我饶那一个？”贾母之骂，颇有斤两，合其身份，声口曲肖。洪秋蕃评曰：“宝玉之病，贾母归咎于贾政之严厉、赵姨娘之刁唆，语虽无理，却中人情。”一面哭，一面骂。贾政在傍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着急，忙喝退了赵姨娘，委宛劝解了一番。忽有人来回：“两口棺木都做齐了。”贾母闻之，如刀刺心，一发哭着大骂，问：“是谁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闹了个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四字，此回凡两见，前说宝玉，此指众人。直写得荣府层波叠起，沸反盈天，一片乱象

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木鱼声响，救星到也。“空中”二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写来亦真亦幻，闻之，心骨俱振。梦稿、列藏本作“街上”，梦稿旁笔后改为“空中”；其他脂本径作“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甲戌批云：“不费丝毫勉强，轻轻收住数百言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全在此处。以幻作真，以真为幻，看书人亦要如此看为幸 ”念了一句“南无解冤解结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的，找我们医治。”贾母、王夫人都听见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原来是一个癞和尚同一个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样？但见：

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有宝光。

破衲芒鞋无住迹，腌臜更有一头疮。

那道人是如何模样？看他时：

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

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10]。二诗乃写僧道形象也，均系

旧小说故套，似无深意。

贾政因命人请进来，问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长官不消多话，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来医治的。"贾政道："有两个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希世之宝，可治此病，何须问方。"贾政心中便动了，因道："小儿生时虽带了一块玉来，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见灵效。"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宝玉"本可除邪，然因"声色货利"所迷，便至失灵。跛道所言，实与朱子"虚灵""人欲"之说同一义也。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宝玉溺于声色，凤姐贪于货利，物欲萌动，虚灵昏昧，皆宜戒之。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嘱警幻仙姑，望对宝玉"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使之"入于正路"，亦此意也。〇此乃第十次叙及"通灵玉"也，谓其除"凶邪"。庚辰眉批曰："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持诵持诵，自然依旧灵了。""自然"一语，乙本独异，甲本及甲辰本作"就依旧灵了"，庚辰、甲戌、蒙府等各脂本作"只怕就好了"。庚辰并有侧批云："'只怕'二字，是不知此石肯听持诵否？"依语气，"只怕"义为或者，"就"义为便，"自然"义为必定或当然，由推测语，渐次肯定。乙本改易，有特为彰显"宝玉"灵效之意。

贾政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块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此回所记，乃红楼十三年事，与宝玉年龄合；列藏本作"十五载"，则有参差。苕溪渔隐《镌石订疑》所记旧抄本作"十五载"，同列藏本。梦稿本原抄亦作"十五载"，后笔点改为"十三载" 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可羡你当日那段好处：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

只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此诗照应第一回，感叹宝玉当日青埂峰下"那段好处"。诗旨如甲戌眉批所云："所谓越不聪明越快活。"

可惜今日这番经历呵：

粉渍脂痕污宝光，房栊日夜困鸳鸯⑪。

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债偿清好散场。”结句照应五回太虚幻境中“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对联，著明后来结果。诗意承接上首，写宝玉入世后“今日这番经历”。〇“散场”，当为佛家语，比喻生命之终结。明瞿汝稷《指月录·六祖》云：“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偏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

念毕，又摩弄了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槛上，除自己亲人外，不可令阴人冲犯[12]。三十三日之后，包管好了。”贾政忙命人让茶，那二人已经走了，只得依言而行。

凤姐、宝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知道饿了，贾母、王夫人才放心了。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黛玉先念了一声佛，上文写宝玉被魇，大喊“头疼”，黛玉不明究竟，而说“该，阿弥陀佛”；此写宝玉清醒，黛玉心喜，又脱口念佛。前为笑语，此乃真情，前后映衬，以写黛玉对宝玉之一片关注体贴之心 宝钗笑而不言。从容不迫，神态自若，确是宝钗。〇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甲戌、蒙府等各脂本作“薛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众人都不会意”。梦稿本原抄同庚辰诸本，改文同程本。程本之改，似尤蕴蓄有味。惜春道：“宝姐姐笑什么？”宝钗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度化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雅谑语，亦拈酸语，宝钗口舌，亦何尖刻。一时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你们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丫头学的贫嘴贱舌的。”“贫嘴贱舌”一语重言之，宝钗、凤姐两边骂倒。姚燮评曰：“以调笑作馀波，惊天动地之后，以和风甘雨结之。”一面说，一面掀帘子出去了。

欲知端详，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魇魔法、五鬼：魇魔法，一种迷信活动，认为施行“法术”，便可驱使鬼神折磨人，使其疯癫或昏迷不醒，甚至致人于死地。五鬼，旧时星命家所称恶煞之一，取像于鬼宿的第五星。

② 双真：指癞头和尚和跛足道士。真，道家对修仙得道者的称呼。

③ 《金刚经咒》唪诵：《金刚经》，佛经名，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文字繁简适

中，便于诵持。《金刚经咒》，指《金刚经》中咒语。嗙诵，大声诵读。

④ 撞客：迷信说法，以为人突然精神失常，是鬼神附体，称之为“撞客”。

⑤ 海灯：设置于佛前的一种灯，用玻璃制成，如盆状。中央置灯心草，以备点燃。

⑥ 年庚：人诞生之年、月、日、时，用八字表示，称为“年庚”。迷信说法，由年庚可推算命运好坏，用巫术咒人，亦须标明被咒者的年庚。

⑦ 吃了我们家的茶：意谓接受了婚约。旧时女子受聘叫“吃茶”。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六：“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

⑧ 贾政：显属错讹，诸本作“贾赦”，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在“政”旁点改一“赦”字。

⑨ 只说：甲本、王本、张本及甲辰本作“只有”，庚辰本作“赵姨娘贾环等自是称愿”。

⑩ 蓬莱弱水：传说中山水名。蓬莱，相传为东海三神仙之一。弱水，古水名，其说不一，或指西方绝远之处。

⑪ 房栊：即窗户。这里代指房屋。

⑫ 阴人：这里指女人。

回　评

此回主题，在正笔叙写侧室害嫡系恶迹。其谋害之由，盖有二焉：一是因妒恨，二十回写宝玉嗔责贾环，凤姐讥弹赵姨，四人因此结怨，赵妪不忿，已非一日。此回写贾环使计烫伤宝玉，凤姐提醒，王夫人咒诅赵妪，斥其教子不周，怨毒愈深，祸机不测。二乃为家私，中国古代法律无家产继承条款，唯有财产分割规定。明清“户令”载：“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在赵妪心中，或以为“绝了”宝玉，理之当然，贾环便可独吞家产，遂许以银契，买嘱道婆，暗施魇魔法，欲治死宝玉、凤姐也。清初汪琬《汪氏族谱序》云：“今之父兄子弟，往往争铢金尺帛，而至于怨愤诟斗相戕杀者，殆不知其几也。”书中所写宗法社会家族内嫡庶斗争，如此残酷，如此可畏，亦有时代踪辙焉。

癞和尚持诵通灵玉二首一段，以当日在青埂峰下之“好处”，与今日通灵蒙蔽之“经历”相对映，感慨当初伏处峰下，无拘无羁，无悲无喜，无是无非，自由自在，令人“可羡”；而今，幻形入世，则为声色所迷，沉溺风月，招惹是非，见此魇魔，实所自取，令人“可叹”；再看“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无奈其何，令人“可惊”；而待沉梦醒悟、冤债偿清、重返青埂之时，亦即家亡人散、生命终结之日，令人“可悲”。讽刺现实生活，悲伤人生无

常，诗中当寄寓作者之思想也。

马道婆、赵姨娘商谋密计一段文字，写道婆窥知赵意，乃欲擒故纵，引其入彀，直至题巅；赵妪则以贼对贼，移船就岸，趁势直入，一拍到题。二人都工于心计，有些贼智，举止言语，写得活灵活现。故张新之夹批云："一段商谋，乃画鬼笔，写得又圆到，又支离，文字极有斟酌。"

此回分作三段，行文有张有弛，自成章法。首段结束小红一段文字，写小儿女私情，如诗如画。次段转入回之上半，写"叔嫂逢五鬼"。此又可分为数层：一写贾环抄经、暗算宝玉，以作过脉；二写马道婆入府捐油，为魇魔作引；三写道婆、赵妪密谋邪术，山雨欲来；四乃笔锋一转，嵌入凤姐戏语，而成一段娟秀文字，文势一缓；五始详写宝玉、凤姐遇祟，惊天动地，电闪雷鸣，完结上半回文字。末段写双真救治宝玉、凤姐二人，递入回之下半；结末回应凤姐趣语，笑谑束之，于"天翻地覆"后，抹上一缕绮霞。

此回单为一大段，前此"弹妒意"，为咒魇埋根；此回实写赵妪、道婆恶行，乃为魇魔立案，并为百十二回赵妪"赴冥曹"、遭报应伏脉。事有本末，物有始终，前因后果，连璅相袭。回之下半，写宝玉、凤姐虽为"双真"所救，然二人依然"酣梦"未醒，后宝玉仍溺于"欲"，尘缘未断；凤姐仍图于"利"，贪婪无厌。于是演出后文多少情事，惹出后文无限是非。故王希廉称此回"为一部书中结上起下之肯綮"也。

元言



寡寵淑女宜君宜
王歸寧父母鸞聲
鏘々終允兄弟不
可弭忘永言配命
豈憂以瘁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复，仍回大观园去。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日多，渐渐的混熟了。小红见贾芸手里拿着块绢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再写绢子。贾芸如何拾得，未作说明，是谓暗写。“倒像”二字注目，姚燮眉批云：“‘倒像’二字妙。若说‘竟是’，免许多胸中疑惑颠倒。”并为下文小红利用坠儿去探虚实伏线。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芸仍种树去了。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此泛写小红与贾芸之相见也。因宝玉有病，贾芸坐更，小红守护，两人相见日多，渐渐混熟，思念益深。小红见所掉绢子，“待要问他，又不好问”，与前回“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比照成文，写其神魂不定，如姚燮批所云：“都从‘倒像’二字生根。”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小红闻听，在窗眼内望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佳蕙，因答说：“在家里呢，你进来罢。”佳蕙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才在院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遥应上回宝玉所云给黛玉茶叶事，一丝不落。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庚辰眉批云：“此等细事，是旧族大家闺中常情。”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是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绢子打开，

把钱倒出来交给小红。小红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

佳蕙道:“你这两日心里到底觉着怎么样?由佳蕙口中补出小红近日之心神不宁光景。依我说,你竟家去住两日,请一个大夫来瞧瞧,吃两剂药,就好了。”小红道:“那里的话?好好儿的,家去做什么?”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样。”药可混吃,自是小孩子口气。此亦明点黛玉病弱,时常吃药,园中人人皆知　照应三回黛玉患有虚症一节文字。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又懒吃懒喝的,终久怎么样?”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无奈之言,特提“干净”二字,宛然黛玉声口。庚辰夹批云:“此句令人气噎,总在无可奈何上来。”佳蕙道:“好好儿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

佳蕙点头,想了一会道:“可也怨不得你。这个地方,本也难站。感叹中蕴涵怡红院诸婢间多少细事。小丫头别有一种体验识见,奈宝玉不知,因主婢身份不同也　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香了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我心里就不服。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也不恼他,原该的。说句良心话,谁还能比他呢?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气晴雯、绮霞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宝玉疼他们,“仗着”一语,诸本作“仗着老子娘的脸面”,乙本独异;梦稿本改笔,与乙本同。张新之、姚燮、王伯沆均质疑云,晴雯无父母,绮霞父母亦不知何人,何尝“仗着”?如是,则乙本改易,亦非无理。众人就都捧着他们。你说可气不可气?”佳蕙议论分赏,相较攀比,特为小红抱不平,并盛赞袭人,气恼晴雯,道着小红心病,说出袭人、晴雯身份,闲言长语,而激发小红一腔委曲怨愤。

小红道:“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此语亦见《金瓶梅词话》第八十回。怨愤语也,不觉为贾府结局　甲戌夹批:“此时写出此等言语,令人堕泪。”谁守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此亦“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之意

也。六十一回柳家的亦说:"你们深宅大院……有一年连草根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仆辈所云,虽非悟语,却也道出贾氏命运。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心肠,由不得眼圈儿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你这话说的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收拾房子,怎么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熬煎是的。"煎熬,蒙府本作"光景",梦稿、列藏本作"熬头",梦稿另笔旁改为"熬煎",甲本及其他脂本作"熬煎"。熬头,应读作"熬头儿",方言,义指忍受困苦后,望有所获也 依句意,此词似较妥切。○以上两婢女问答一段,喁喁哝哝,如怨如诉,身之所感,寓意颇深,琐屑之文,亦足动人。庚辰批云:"却是小女儿口中无味之谈,实是写宝玉不如一嬛婢。"

小红听了,冷笑两声,方要说话,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走进来,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撂下,回转身就跑了。活画一不解事之小丫头,笔致如绘。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等不的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佳蕙刚刚提到绮霞,此便说其花样,点缀生波,行文不板 姚燮眉批曰:"此书每于紧拍处用别事截断,盖一说尽,便无馀味可寻也,亦文章善寻转身法。"

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撂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的,因说道:"前儿一枝新笔放在那里了?怎么想不起来。"一面说,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这儿拿了去了[①]。"因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己取去罢。"小红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闲磕牙儿?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

说着,自己便出房来。绮霞指使小红,小红差遣佳蕙,佳蕙不听,小红自己出来,引入上半回题面。庚辰批云:"曲折再四,方逼出正文来。"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刚至沁芳亭畔,沁芳亭,大观园景之一。下文写小红在此巧遇李嬷嬷,对其反复诘问,一无心,一有意,终于探知贾芸会进园来。小红心意已遂,"沁芳"二字,贴合其此时心境 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

来。小红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里去了，怎么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好好儿的，又看上了那个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屋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信着他去叫么？"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那一个要是知好歹，就不进来才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为什么不进来？"小红道："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别和他一块儿来。回来叫他一个人混碰，看他怎么样。"上句中，"别"字同甲本，脂本均无"别"字，文理始通。结句"看他怎么样"，甲本作"可是不好么"；梦稿原抄、列藏本作"可使不的"，后梦稿改笔同乙本；其他脂本作"可是不好呢"。语义相近。○小红一番妙语试探，恰如庚辰批云："总是私心语，要直问又不敢，只用这等语慢慢套出，有神理。"李嬷嬷道："我有那们大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一径去了。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

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红姐姐，你在这里作什么呢？"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小红道："那里去？"坠儿道："叫我带进芸二爷来。"庚辰夹批："等的是这句话。"前面写小红与李妪一段问答，正是为逼引出这句话来，文情饱满通透 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至蜂腰桥门前，此句，诸本多同，然桥而有"门"，似不通。梦稿、列藏本作"蘅芜院门前"，与两本回目之上句"蘅芜院设言传蜜语"相呼应。今人校注本，有从之以作回目者。若是，则小红竟在"蘅芜院门前"徘徊观望，等候贾芸，当无此理。究其因，梦列二本正文及回目中"蘅芜院"字样，相对而言，当是旧文；而庚辰、甲戌等各本之"蜂腰桥"，则是作者新近改笔，而忘却删去"门"字也 只看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蜂腰桥，亦大观园景之一，由怡红院至蘅芜苑，需经此桥 "刚走至"三字醒目，盖小红已明知坠儿要带贾芸进来，乃心有所思，有意慢走或快行，故刚至桥前，贯芸恰来也。中有无限含蓄。故甲戌批曰："妙。不说红玉不走，亦不说走，只说'刚走到'三字，可知红玉有私心矣 若说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则文字死板，亦且棱角过露，非写女儿之笔也。"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妆着和坠儿说话，"妆"字妙，暗点题意 回目上联曰"蜂腰桥设言传心事"，"设言"者何，此不写明，下文补出

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好相对。小红不觉把脸一红，一扭身往蘅芜苑去了。此明写小红、贾芸第三次相遇也。初次相见，是小红把贾芸“钉了两眼”；再次相遇，是远远“一望”；及至三遇，则两人彼此拿眼“一溜”，四目相对，情意益惬，笔笔画工。特别写小红，眼一“溜”、脸一“红”、身一“扭”，俏丽、轻佻，活脱脱呈现于读者眼前。不在话下。

这里，贾芸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芸进去。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钓着各色笼子②，笼着仙禽异鸟。悠然自得，写出暮春时院中幽静光景。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槅扇，上面悬着一个匾，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点明房屋间数、规模，交代怡红院正屋之建筑格局。贾芸想道：“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快进来罢，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隔纱窗而呼，正写出其亟欲见贾芸之急切心态，照应上文逼李嬷去叫一语，亦反衬下文两人闲话数句、宝玉“便有些懒懒的”情状。庚辰批云：“此文若张僧繇点睛之龙，破壁飞矣。焉得不拍案叫绝。”〇“两三个月”一语，评者多谓时间不符。如姚燮云：“前宝玉遇芸儿，是三月间事，此时极迟是四月中，时令可按也。今云忘了两三月，是失于检点处。”王伯沆批，亦疑其失检，然又云：“叙情之文，原不必如此钩稽月日。”此说在理。贾芸听见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炳烁，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此为正室之外屋，“金碧辉煌”八字，极言其陈设之富丽。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为四十一回刘老老迷路醉卧伏笔。从镜后转出两个一对儿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请二爷里头屋里坐。”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

又进一道碧纱厨，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进碧纱厨，是为正屋之里间，即宝玉卧室。由院落，而正室，而外屋，而里间，叙次历历，如临其境。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宝玉影身，与上仙鹤剔翎相映衬，院中静谧，主人悠闲，写来笔致清新，宛然一幅

怡红闲居图。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芸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坐，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贾芸笑道："总是我没造化，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贾芸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贾芸与宝玉，岂能是"一家子"，此乃逢迎语也。甲戌夹批云："不伦不理，迎合字样，口气逼肖，可笑可叹。"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以上连用五个"只见"，写贾芸眼看怡红院中景色、屋内陈设，应接不暇。是第四次写及怡红院。那贾芸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写贾芸看袭人，着一"瞅"字，与看小红不同，下笔极有斟酌。故庚辰夹批云："此句是认人，非前溜红玉之文。"细挑身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坎肩，白绫细褶儿裙子。袭人三回已登场，并略有介绍，然至此方为其画一肖像。其身材、形容、衣着，色色妥当。甲戌夹批以为，此系"《水浒》文法，用的恰当，是芸哥眼中也"。实则读六回"云雨情"、十九回"花解语"、二十一回"箴宝玉"，阅者心中意中早有一袭人在焉。〇袭人裙饰，点染清初习俗。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三、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载，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折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又，王伯沆批引《圣祖庭训》云："白素之物，最为吉祥。"是则，白绫细褶裙，或其遗义也。

那贾芸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事事留意，芸哥的是有心人。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他在宝玉房中比别人不同，上文佳蕙云，袭人无人可比；此处贾芸又知其"比别人不同"，处处点逗之，以显其在院中之身份地位。如今端了茶来，宝玉又在傍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么给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等我自己倒罢了。"宝玉道："你只管坐着罢。丫头们跟前也是这么着。"贾芸笑道："虽那么说，叔叔屋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说话得体，口舌利便，总写贾芸乖觉。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

是谁家有异物。两人所说，无非酒色货利之类，恰是纨袴声口。与七回宝玉初会秦钟时恨自己为什么生于“侯门公府之家”，迥然不同。庚辰批云：“对芸兄原无可说之话。”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说了一回，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出去了。

贾芸出了怡红院，见四顾无人，便慢慢的停着些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宝叔屋里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共总宝叔屋内有几个女孩子？”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贾芸又道：“刚才那个和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前云芸红“相见日多”，已“渐渐混熟”，此则装作不认得，闲言套问，慢慢引入，渐及小红，此正是芸哥精细之处。坠儿笑道：“他就叫小红。你问他作什么？”贾芸道：“方才他问你什么绢子，我倒拣了一块。”坠儿听了笑道：“他问了我好几遍，“问好几遍”者，意欲由坠儿将自己心事曲折转递贾芸也，小红亦乖。可有看见他的绢子的。我那里那么大工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蘅芜苑门口儿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我撒谎。照应上文，补明蜂腰桥前“设言”内容，庚辰批曰：“‘传’字正文，此处方露。”用笔细密而简省。好二爷，你既拣了，给我罢，我看他拿什么谢我。”三写绢子，一则补叙小红失绢后之心绪不定，二则点明刚才小红与坠儿说话内容，三则照应上文小红所见贾芸手里绢子事，叙事极其周详

原来上月贾芸进来种树之时，便拣了一块罗帕，知是这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四写绢子，交待拣绢经过。今听见小红问坠儿，知是他的，心内不胜喜幸。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内将自己的一块取出来，向坠儿笑道：“我给是给你，你要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着我。”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绢子，送出贾芸，回来找小红，五写绢子。贾芸趁机掉包，将自己绢子送给小红，以表心意。恰如蒙府回末所评：“喜相逢，三生注定，遗手帕，月老红丝。”不在话下。

如今且说宝玉打发贾芸去后，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怎么又要睡觉，你闷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见说，携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袭人笑道："你没别的说了。"一面说，一面拉起他来。宝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腻腻烦烦的。"袭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这么委琐，越发心里腻烦了。"无所聊赖，莫可名状，不惟写其春日倦怠，心里腻烦，亦表现青春心理之萌动也。

宝玉无精打彩，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门，一"晃"字，写尽宝玉无精打彩之态。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儿，出至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儿箭也是的跑来。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儿赶来。一见宝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呢。"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儿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据清福格《听雨丛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朝皇家"首重骑射"，皇子六岁入学，散学后，习步射，五日一习马射，乾隆后渐成虚文。《红楼》所写，反映了这一皇家制度。故庚辰批云："答的何其堂皇正大，何其坦然之至。"姚燮评亦云："点缀含情，又为兰哥儿身分一现。"甲戌批并以为，此写贾兰有比照宝玉之意，乃曰："默思之，方意会为玉兄毫无一正事，只知安富尊荣而写"。宝玉道："磕了牙，那时候儿才不演呢。"

说着，便顺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顺脚"者，似乃无意也，然所念在此，忘形忘情，身不由己。与上回写黛玉"信步"来怡红院，同一笔法，同一神理。下句即云"信步走入"。看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③，正是潇湘馆。"凤尾森森"两语，意在抒写竹之神韵。清人高士奇《北墅抱瓮录》云："凤尾竹，长不盈丈，纤枝婀娜，翠叶森发，晚晴风过，洒然绝尘。"此泛指竹之枝叶。龙吟，古琴曲名，亦以之形容箫笛类管乐器音响之美。《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云："凤箫象管龙吟细。"此喻竹声。甲戌夹批云："与后文'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一对，可伤可叹。"所引八字，当写黛玉夭亡后，潇湘馆之萧索景象。宝玉信步走人，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

情思睡昏昏[4]。'"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隔窗而语外,《红楼》并多次言及隔窗或隔门偷觑或窃听此一言情模式,此亦当从戏场上学来,大多关乎宝黛爱情。此处写黛玉忘情,在屋里偷吟《西厢》妙词;宝玉在窗外潜听,情不自禁,言词唐突,又引发二人一次感情纠葛。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此系第四次写潇湘馆,全由宝玉眼中看出,意闲笔倩,文情俱妙。"森森""细细",写门前翠竹之繁茂清幽也;"湘帘"八字,写院内光景之灵秀沉静也。此两句写境。暗暗透出"幽香",写人之柔情也;细细"长叹",写人之情思也;"伸懒腰",写人之神理也。此三句写人。动静相映,有声有色,又是一篇绮旎文字。黛玉心事情思,和盘托出。甲戌夹批称之为"用情忘情,神化之文。"〇以上一段写宝黛春日困倦,一则"意思懒懒",烦躁不已;一则"情思昏昏",幽悰难诉。二人情状,非谓其心绪怠惰、精神委琐,实乃体味人情,咀嚼爱意,是其爱情趋向成熟之征也。

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妆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扳他的身子,与"玉生香"一回对照,彼写宝玉怕黛玉"睡出病来",两次将其"推"醒,"推"字,显其轻柔;此写宝玉忘情,难以自持,要"扳"黛玉身子,"扳"字,显其粗莽。用字极有分寸。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进来了,说:"妹妹睡觉呢,等醒来再请罢。"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起来,上云"翻身向里",此云"翻身坐起",前后映合成文。笑道:"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说着,便叫紫鹃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说什么?"黛玉道:"我没说什么。"宝玉笑道:"给你个榧子吃呢[5]!我都听见了。"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紫鹃道:"我们那里有好的?要好的只好等袭人来。"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道:"他是客,自然先沏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

舍得叫你叠被铺床?'[6]"庚辰夹批云:"真正无意忘情,冲口而出之语。"貌似张生戏红娘,奈紫鹃不解。黛玉登时急了,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此黛玉第五次还泪也,与"通戏语"一回映带成章。宝玉前以"倾国倾城"语戏谑之,触犯娇嗔;此又以"同鸳帐"句唐突之,无意忘情,随口而出,黛玉则以为又用"村话"取笑也,难怪其气恼。上回凤姐当众以"吃茶"之典打趣,黛玉惟娇羞不语。何也?乃为维护其人格之自尊耳 亦宝黛第四次感情纠葛也 宝玉心下慌了,忙赶上来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快回去穿衣裳去罢,老爷叫你呢。"如此收煞,别一章法,与前次宝玉赌誓、二人一笑而止者不同。甲戌回末总评云:以"险语结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将现事抛却,各怀以惊心意,再作下文"。后半回情事已完,以下递入薛蟠生日请酒一段文字。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也顾不得别的,疾忙回来穿衣服。出园来,只见焙茗在二门前等着。宝玉问道:"你可知道老爷叫我是为什么?"焙茗道:"爷快出来罢,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

转过大厅,宝玉心里还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如此举止,活画出呆子薛蟠。笑道:"要不说姨夫叫你,你那里肯出来的这么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想过来,由如打"焦雷",而"狐疑",而发"怔",而"方想过来",写宝玉神理,底面俱到,层折入微。是薛蟠哄出他来。薛蟠连忙打恭作揖赔不是,又求:"别难为了小子,都是我央及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是老爷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要哄我,也说我父亲,就完了。"薛蟠早已丧父,此说狡猾。其人既呆且霸,亦不乏豪气,而谐趣自生。较之珍蓉父子,尚有人气。宝玉道:"嗳哟,越发的该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焙茗连忙叩头起来。

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们，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西瓜，这么长、这么大的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罗猪、鱼。此句，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本"这么长"之下有"一尾新鲜的鲟鱼"七字，无句末"鱼"字 〇叠用五"这么"，可以想见薛蟠乃边比划、边言之也。呆霸王情状，活现纸上。你说这四样礼物，可难得不难得？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先孝敬了母亲，赶着就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还配吃。上句云"恐怕折福"，乃自惭形秽也；此说"除我"、"惟你"，则自居同列也 颠三倒四，确是呆子声口。所以特请你来。可巧唱曲儿的一个小子又来了，伏后文琪官。我和你乐一天何如？"

一面说，一面来到他书房里，只见詹光、程日兴、胡斯来、单聘仁等并唱曲儿的小子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话犹未了，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新异，因笑道："我的寿礼还没送来，倒先扰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什么新鲜物儿？"宝玉道："我没有什么送的。若论银钱吃穿等类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才是我的。"宝玉此语，张新之评称之为"绝妙言谈"。盖与四十七回宝玉所说"虽然有钱，又由不得我使"意同。惟写字作画，可自作主张，"才是我的"，透露其自主意识。甲戌夹批感叹曰："谁说得出，经过者方说得出。"薛蟠笑道："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了。昨儿我看见人家一本春宫儿，画的很好。上头还有许多的字，我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原来是什么'庚黄'的。真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么？"薛蟠道："怎么没看真？"宝玉将手一撒给他看道："可是这两个字罢？其实和'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五回写可卿卧房《海棠春睡图》，为唐寅所画，或系伪托；今说"春宫儿"亦出其手，当非虚语。明沈德符《敝帚斋

馀谈》记述明之春宫画云："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据载，明人《风流全集》中之春宫图，即据唐寅《竞春图》绘制而成。或可为证 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觉没趣，笑道："谁知他是'糖银'是'果银'的。"

正说着，小厮来回："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快请"。说犹未了，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坐。冯紫英笑道："好啊！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罢。""高乐"一词，通书凡三见。二回尝以之写贾珍，此回两见，则均写宝玉珍玉二人，虽性情各别，然一为宁府长孙、现任"族长"，却"不干正事"；一系荣府嫡孙，家中"凤凰"，却"不通庶务"。两人只知"高乐"、于家"无望"之膏粱形状，实实相同。贾府"箕裘颓堕"，盖有因也。宝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会。老世伯身上安好？"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但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青伤，便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记了，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说来似乎有此一事。"仇"者，雠也，随事起姓。如姚燮所评："书中如一回之严老爷、四回之王老爷、七回之于老爷、十五回之胡老爷以及此回之仇都尉儿子、沈世兄，皆有其名无其人。"这脸上是前日打围[7]，在铁网山叫兔鹘梢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时的话？"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儿也就回来了。"宝玉道："怪道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

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且入席，有话慢慢的说。"冯紫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薛蟠、宝玉众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冯紫英笑道："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那一回有这个道理的？实在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众人

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执壶，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8]。那冯紫英站着，一气而尽。

宝玉道："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冯紫英笑道："今儿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治一个东儿，请你们去细谈一谈。故设悬疑，实为二十八回设席请饮伏笔。二则还有奉恳之处。"说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发说的人热剌剌的扔不下，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省了人打闷雷。"冯紫英道："多则十日，少则八天。"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以上薛蟠请宴一段，写众人挨优饮酒，一路言谈，夹七夹八。尤其冯紫英，来而即去，无一句实话。或谓如此宴会，"令人难解" 殊不知此乃当时寻常酬应客礼，并非闲文。王伯沆批云："此之谓应酬，一何可笑。今日犹然也。"且薛之呆直，冯之磊落，亦写得各具神态。

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只见宝玉醉醺醺回来，因问其原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个人来给个信儿。"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因冯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点出薛蟠之请宝玉，乃系宝钗主张。宝玉笑道："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宝钗摇头笑道："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给别人罢。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可知薛蟠"配吃"、"不配吃"话语，亦从宝钗学来。姚燮批云："为前一节作馀波，而文章亦斗榫。"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儿，不在话下。

却说那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宝黛矛盾后，黛玉仍旧关切宝玉，毫无芥蒂，每每如是。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园内去了，自己也随后走了来。一无事来闲话，一有意来探问，钗黛前后紧接登场，又将生发事端 甲戌夹批云："《石头记》最好看处，是此等章法。"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彩炳灼，好看异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因看水禽，耽搁时间，院门关矣。闲

事顺笔，引出下面一段误会文字，行文周匝之至。再往怡红院来，门已关了，黛玉即便叩门。

谁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偷着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宝钗亦有讨人嫌处　对观前文，二十一回曾写宝钗"敬爱"袭人，遂为相知；二十四回又写宝钗烦袭人去打结子，可知二人之过从甚密。此处则明写晴雯对宝钗之不礼　两相比照，晴雯、袭人"志量"之不同，于此可见。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先没好气，再生怨气，终于动气，写晴雯爆炭脾性，声口都到。

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性情，他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见是他的声音，只当别的丫头们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门么？"晴雯偏偏还没听见，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进人来呢！""一概不许"四字显亮，黛玉听来，尤觉刺耳　甲戌侧批云："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况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如何辨得出"黛玉听了这话，不觉气怔在门外。被拒院外，隔门对语，晴雯、黛玉本是一路之人，因隔一门，致生误会，引发冲突，无限悲感。此再次写及隔门而语场景也。与上文宝玉窃听黛玉偷吟《西厢》唱词一节，一喜一悲，适相映衬。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自叹"客边"，是黛玉深知依人者之苦也。张新之评以为，"三语写尽孤寒，而凤姐之所以左黛右钗者即在此"。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悲叹身世，伤感孤寒，此黛玉第六次还泪也。姚燮批云："值此境，不能不下泪。"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

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既回说"都睡下了"，而又闻"笑语之声"，黛玉岂能不想到是宝玉"恼我"之故？亦在情理之中耳。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

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怨之，气之，怜之，爱之，活画一痴情女儿。张新之评曰：“抹过中间薛冯一会，仍归到下半本文。”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满腔愁绪，实难排宣，恰如姚燮眉批所云：“大有‘别院帘栊闻笑语，可怜孤影立苍苔’之慨。”亦因误会宝玉，遂致两人第五次矛盾也。

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把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正是：

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花魂”“鸟梦”，自然成对。“花魂”者，花之精魂也。元郑元祐《花蝶谣》诗云：“花魂迷春招不归，梦随蝴蝶江南飞。”清史震林《西清散记》卷一记天上仙女娟娟仙子词，有句云：“寒灯不会生花，惯照人为花肠断。搽乱花魂，倩谁收管。”风流感慨，凄远悲绵。张新之评云：“魂梦情痴，连缀而出。”

因又有一首诗道：

颦儿才貌世应稀，独抱幽芳出绣闺。

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此诗意境，乃从俗语“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化来，诗家谓之比拟法。清洪昇《长生殿》第二十一出“窥浴”：“无情花鸟也情痴，解结双头学并栖。”五回尝以“鸟惊庭树”形容警幻仙姑容姿。此诗借落花鸟飞，以物拟人，化腐为奇，以之咏叹黛玉才貌、品格及个性，抒发作者怜惜之情。诗与上联，为下回“泣残红”作引。○此段描写，移情于景，自然物声，具有人之情感意味，以渲染黛玉之孤寒悲切。或谓“哭至宿鸟惊飞”，而院中不闻，“说来殊不入情”，此乃不知小说创作想象夸张之法故也。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喽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那一个出来。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这儿：甲本同，各本作“莺儿”，是。

② 钓:诸本作“吊”。钓,用同“吊”,悬挂之意。《三国志平话》卷中:“周瑜药贴金疮,钓其左臂。”

③ “凤尾”二句:森森,比喻竹木茂盛。龙吟细细,比喻风吹竹叶发出的细碎声响。

④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莺莺唱词。

⑤ 榧子:也称“香榧”,松类植物的一种果实。这里是指用拇指和中指相捻,发出一种像剥榧子壳似的清脆响声,叫“打榧子”。是一种调皮举动,含有戏谑之意。

⑥ “若共你”二句:《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唱词。

⑦ 打围:即打猎。古代打猎需要分路合围,故称。

⑧ 大海:这里指一种大酒杯。

回　评

此回所写,重在一“情”字。回之上半,写贾芸、小红相思之情;回之下半,写宝玉、黛玉爱恋之情。芸红相思,已由邂逅而“渐渐混熟”,由“目语”而传物,两意相照,心事洞明。宝黛相恋,则因黛玉“春困”忘情,抒发情思;宝玉听之,亦复忘情,冒昧以《西厢》语相戏,黛玉礼防自持,而发生第四次感情摩擦。后又因被误拒门外,黛玉悲戚莫名,伤感啼泣,继之发生第五次矛盾,而绵延至二十九回“情重愈斟情”,再掀感情波澜。

小红自二十四回登场,凡三遇贾芸,写其形貌,写其心性,多与大观园林景物交融一体,别具神韵。王伯沆批之极确:“第二十四回宝公评小红:容长脸儿,细巧身材,十分俏丽甜净,只可想象而已。自前回言小红过翠烟桥,方写出小红俏丽之影;本回言小红至沁芳亭,方写出小红甜净之心;又言小红至蜂腰桥,并写出小红细巧身材之体态。陈王八斗之才,江郎生花之笔,作者岂非兼有之耶!”人物园景,映照成文,雪芹写人,善用此法。

此回布局,以“传心事”、“发幽情”为纲,各自成章。叙事则可分五段,首段写宝玉病愈,仍回园中,为上回馀波。次段写小红、佳蕙问答,转至小红“设言传心事”本题;三段写贾芸见宝玉,递人贾芸掉包换绢子。姚燮批称此两段为“芸儿小红合传”。四段写宝玉探黛玉,导人黛玉“春困发幽情”;中间插人薛蟠请宴一节文字。末段写晴雯移气于宝钗,黛玉转疑宝玉,伤感悲泣,感动栖鸦。张新之评称此为“黛玉正传”。文势曲折,摇曳不板。

前此,写黛玉父母双亡,无家可归,依栖舅家,开始客边生活。此回乃写其满怀悲酸,自致其情,“思父母,想家乡”,自道其寄人篱下之气苦悲伤。由

此发端，后文三十五、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七、六十四、六十七、七十、七十六等回，或自思自叹，或向人诉说，或对景感怀，反反复复，曲曲折折，写其客边之孤寒、失怙之悲哀。庚辰本七十六回黛玉径指自己为“旅居客寄之人”。近人林孝箕等《红楼诗借》“羁羁”喟叹：“依人那有扬眉日，暮暮朝朝唤奈何！平地风波生感易，故乡烟月上心多。”此一处境，此一情结，亦形成黛玉多愁善感、孤高自许一大因素也。

此回之下半至三十二回为一大段，就儿女情缘而言，主要写宝黛钗云四人间之感情纠葛。结末黛玉悲啼一段，近为下回《葬花吟》作铺陈，远则以激二十九回宝玉砸玉明志一节文字。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①] 埋香塚飞燕泣残红[②]

话说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上回写黛玉因晴雯不肯开门，已是“气怔”；又闻宝钗笑语，“越发动气”；此写“只见宝钗出来”，其恼其愤，更难言状，而激成下面一段凄切之文。宝玉、袭人一群人都送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不便，自己气恼，然犹为宝玉着想 黛玉实是善良，实是可怜。因而闪过一傍，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尚望着门洒了几点泪。望门洒泪，痴态如见，是怨痛，是气恼，是委屈，一时难以名状 姚燮批曰：“又还了一次泪 ”是为第七次还泪也。自觉无味，转身回来，无精打彩的卸了残妆。

紫鹃、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自泪不干”一语，同甲本其他各本多歧出，甲戌、戚序、甲辰本作“自泪自干”，舒序本作“自泪自郁”，列藏本作“自泪自叹”；庚辰本作“自泪道不干”，衍一“道”字；梦稿本原抄作“自己泪叹”，蒙府本原作“自便泪自”，此两本后笔均旁改为“自泪不干”，同程本。戚本狄葆贤批谓：“‘自泪自干’写出潇湘无限深愁，今本改为‘自泪不干’，无味之至。”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亦以为“‘自泪自干’为最佳”。依文义，“自泪不干”亦合事理 (此数语，补写黛玉素日情性 张新之评曰：“还泪文字 将发大端，故特为一总。”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他，由他闷坐，只管外间自便去了。那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倚床、抱膝、含泪，用笔简淡柔细，然黛玉之孤苦、哀伤与

执箸，形容尽致。一宿无话。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古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或说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曰“花朝节”。时当春序正中，百花争放，最堪游赏。南北各地皆然。清顾禄《清嘉录》卷二有苏州“百花生日”的记述。京师则如《帝京岁时纪胜笺补稿本》所记：“二月十二日亦为花朝，早年妇女，多于是日剪彩为花，插于各树，并挂金铃彩幡。”至于祭饯花神之日，现尚未见文献记载。《红楼》此回所记，乃以芒种为送花神之时，游赏亦如“花朝”。此段记述，弥足珍贵。姚燮批感叹：“芒种饯花，闺中韵事，何以此风不再？”且雪芹喜以花喻人，以夏喻盛；下文写园中之花团锦簇、诸艳毕集，正反衬日后大观园之风流云散、群芳凋零也。庚辰回首总批云：“饯花日不论其典与不典，只取其韵耳。”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3]，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物事”一词，系吴语，犹北方人称“东西”或“物品”。第二回诸脂本写雨村又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甲辰及程本将“物事”改为“礼物”，吴语色彩为之淡化。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桃羞”八字，亦词赋妙语，深得阅者赞赏。甲戌侧批云：“桃杏燕莺是这样的用法。”姚燮评，谓其“似南唐小令中佳句”。一时也道不尽。

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大姐儿、香菱与众丫鬟们，句中“并大姐儿”，庚辰、甲戌诸脂抄本作“并巧姐、大姐”，蒙府本无“巧姐”二字，戚序本将“巧姐”改为“同了”，甲本改作“凤姐等并大姐儿”。据四十一回、四十二回描述，凤姐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大姐儿”，刘老老为之取名“巧姐”。此时名尚未起，何来“巧姐”之名？甲本改之允当。都在园里玩耍，独不见黛玉，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难道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他来。”着一“闹”字，写出宝钗性格活泼之一面。与下文“扑蝶”，同一神理。说着，便撂下众人，一直往潇湘馆来。

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儿，才走开。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我找林姑娘去就来。"

说着，逶迤往潇湘馆来。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一想："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不忌，喜怒无常。况且黛玉素多猜忌，好弄小性儿，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由宝钗心目中道出宝黛亲近关系、黛玉平日习性；兼亦可知宝钗刻刻检点，事事避嫌，极善顺应环境，以保全自己，心机实深。想毕，抽身回来。

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面前一双玉色蝴蝶，"玉色"二字，梦稿、列藏本作"出色"，前者后另笔将"出"描改为"玉"；甲本及其他脂本均作"玉色"。今人校订本，或谓"玉色乃出色之讹字"。此说欠妥。"玉"可形容美好。清俞樾《群经平议·尔雅二》云："古人之词，凡所甚美者，则以玉言之。《尚书》之'玉食'，《礼记》之'玉女'，《仪礼》之'玉锦'，皆是也。"后人因以"玉色"比喻美貌。唐李白《南都行》云："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可披于袖中者，必是折扇。故姚燮眉批云："宝钗作蝶，乃是用折叠扇，今人作此图者多写团扇，误也。团扇岂可藏于袖中耶?"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宝钗也无心扑了，宝钗扑蝶，正显其少年女子固有之天真情性也。故甲戌夹批云："可是一味知书识理女夫子行止？写宝钗无不相宜。"文亦清新传神。刚欲回来，只听那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栏，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槅子，糊着纸。滴翠亭，位于园之西部荇叶渚一带池中，靠近潇湘馆之北。据此处描述，当为方形。曲栏，程本独异，甲辰本作"曲槛"，甲戌、庚辰、蒙府、戚序本作"曲桥"。是则，亭并有桥，与岸相接。

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这绢子，果然是你丢的那一块，你就拿着；直从上回坠儿"送出贾芸，回来找小红"句接入。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又有一个说："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

我罢。”接上回，六写绢子。明知并非自己“那块”，而认之，小红当已知贾芸“还帕”之意矣。又听道：“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找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已经许了谢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听说道：“我找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那拣的人，你就不谢他么？”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说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你要告诉别人呢？须得起个誓。”至此，由失绢、拣绢、换绢、还绢到赠绢，曲曲折折，共写及六次。芸红二人，由之彼此心照，名分已定。但迨至八十八回，芸红相遇，小红始问及绢子是否见到。依“红楼纪历”，则已三年之后矣。三年中，两人仅见此一面，此后芸红故事，完全淡出，至湮没无闻矣。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人，嘴上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嗳哟！咱们只顾说，看仔细有人来悄悄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槅子都推开了，就是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玩话儿呢。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见，就别说了。”

宝钗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听得小红、坠儿私语贾芸易帕事，乃视之为“奸淫狗盗”之人，确是封建淑女识见。甲戌于“心中吃惊”旁批曰：“四字写宝钗守身如此。”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且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小红。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丫头，对看二十四回及下文，小红在怡红院，宝玉尚不知其名，凤姐亦不知为谁；宝钗则察其声，便知其名，且深知其为人，可见其对怡红院中人处处留心也。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此句，诸本皆同。王伯沆批引清翟灏《通俗编》语意云：“‘金蝉’系元代冠制，若脱壳之蝉，不应缀以‘金’字”，并以为“金蝉脱壳的”五字宜删。此言未允。按，“金蝉”系蝉之美称；“金蝉脱壳”为古代“三十六计”之一。《西游记》第二十回：“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他将虎皮盖在此，他却走了。”亦写作“脱壳金蝉”。元人关汉卿《谢天香》第二折

云："便尽使些伎俩，干愁断我肚肠。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一个谎。"宝钗使此计脱身，语义切合，正点其此时心事，删之不宜。此本回对宝钗二次心理描写，亦在揭示其机变从权、避嫌远祸之心态也。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何等机变，何等急智。〇评者多谓宝钗"金蝉脱壳"之计，乃为"嫁祸于黛玉"，此言过矣。揆其情境，宝钗叫"颦儿"，乃应急脱口而出，并非预谋；其意则在为自己脱身避嫌，并非存心伤害黛玉也。王希廉评云："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即抽身走回；听小红同坠儿私语，复假装寻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生得力处。"后文六十二回写其关锁角门、七十五回写其搬出大观园，皆此意也

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故意"放重脚步、"故意"往前赶，"故意"进去寻，三"故意"，极写宝钗筹度行走，机智之深。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一"遮"字，自揭其"金蝉脱壳"之用意也。不知他二人怎么样？"亭外窃听小红、坠儿私语，得知贾芸与小红"奸淫狗盗"之事，然并未泄露他人，更未告密　可知宝钗处世之谨慎，不当概以奸恶论也。

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了，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怎么样呢？"坠儿道："听见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小红道："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宝钗脱壳而去，小红、坠儿却对其诓言"信以为真"。评者或谓，此乃宝钗有意卸罪于黛玉也，"盖其谋夺婚姻，非杀颦儿不能自容"。此说尤过。细玩文意，宝钗自听小红与坠儿私语，至脱身而去，似并无"杀颦夺婚"之心。然只为自己脱身，避嫌远祸，而全然不顾黛玉或会因此蒙冤遭忌，此宝钗所以为世诟病也。二人正说着，只见香菱、臻

儿、司棋、侍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着这话，且和他们玩笑。

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儿，小红便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事？"凤姐打量了一回，见他生的干净俏丽，二十四回写贾芸听其言语、宝玉看其形容，亦均用"俏丽"一词，重复言之，非冗笔也，姚燮称之为"有目共赏"。说话知趣，因笑道："我的丫头们今儿没跟进我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办事"能干"，说话"齐全"，心灵嘴巧，实是凤姐用人标准小红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要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任凭奶奶责罚就是了。"何等自信，姚燮评谓其"大有毛遂自荐之风"。凤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屋里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小红道："我是宝二爷屋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嗳哟！你原来是宝玉屋里的，怪道呢。可知宝玉房中不知名之丫头，尚如此也，何况上一等丫头，凤姐故"怪"之　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二十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材家的来，当面秤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还有一件事，里头床头儿上有个小荷包儿，拿了来。"

小红听说，答应着，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不见凤姐在山坡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带子，隐指解手，小作点缀，与七十一回司棋与表兄潘又安在园中幽会事虚实相对。黄小田夹批云："影后文无意遇鸳鸯，非闲笔也"余英时亦从此解。便赶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没理论。"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刚才那里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

小红听了，再往稻香村来，顶头见晴雯、绮霞、碧痕、秋纹、麝月、侍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弄，同甲本及甲辰本，庚辰、蒙府、戚序、舒序本作"拢火"。拢，义为点燃，今北语称生火取暖为拢火。明无名氏《八仙过海》第一折云："六月里拢下火，八月里摆下茶。"甲戌、梦稿、列藏本

作“笼”，与“拢火”音义并同。《金瓶梅》、《老残游记》有此用法。本书第四十九回“笼地炕”一语，各本均同。改作“弄”字，似觉泛泛。就在外头逛。”小红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儿，过一日浇一回。我喂雀儿的时候儿，你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儿，有茶没茶，别问我。”绮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罢。”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逛。二奶奶才使唤我说话取东西去。”小红“舌战”晴雯、绮霞等人，有辩有驳，有理有节，对答如流，口齿伶俐。凤姐爱之，盖有因也。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举起荼包，可见其得意之态；众人“方没言语”，自讨没趣矣。甲戌批云：“非小红夸耀，系尔等逼出来的，离怡红意已定矣。”大家走开。

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个样儿。这一遭半遭儿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好的呢。”刻薄之词，语语激之。回观前文小红“倒茶”事，可知在怡红院中，小丫头稍出色者，大丫头即妒忌之，排揎之，势不能容，宜小红去意定矣。亦写晴雯有口无心，未解人事，任情率性，不顾后果。一面说着去了。

这里小红听了，不便分证，只得忍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儿呢。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起来了。才张材家的来取，当面秤了给他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十六回曾写凤姐所收利银由旺儿媳妇送来。此处写旺儿来讨“示下”，或亦隐指放债事也。凤姐笑道：“他怎么按着我的主意打发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几丸延年神验万金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

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奶奶”两字，如珠走盘，流利婉转，活画出一灵婢口吻。虽传平儿说话，然亦流露出小红逢迎奉承之心理。古往今来绕口令，不能有此流丽婉转。作者之笔，如有神助。

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嗳哟！这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是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我们平儿先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妆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比喻奇妙。姚燮评云：“扭扭捏捏，蚊子之形；哼哼唧唧，蚊子之声。”王伯沆批亦云：“多少美人落此窠臼。”凤姐厌恶此类美人，盖因与其“泼辣货”脾性不相谐也。说了几遭儿，才好些儿了。”李纨笑道：“都像你泼辣货才好。”“泼辣货”，本是贾母对凤姐的戏谑称谓，今李纨亦以此称之，大观园中无第二人也。凤姐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儿就很剪断。”“剪断”二字，同甲本。义为干脆利落。甲辰本作“减断”，似不通。其他诸脂本作“简断”，梦稿本改笔作“剪断”，同程本。简断，可作“干练”讲，六十回有“他办事简断”一语。此写人之口角，当以“剪断”较切。说着，又向小红笑道：“明儿你伏侍我罢，我认你做干女孩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是年凤姐二十三岁。宝玉、凤姐，叔嫂也，情同姐弟。一认贾芸为子，一认小红为女，相对成趣。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儿了。我妈是奶奶的干女孩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干女孩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纨笑道：“你原来不认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孩儿。”小红之父林之孝乃荣府管家，其母系凤姐干女儿，有如此“靠山”，然在怡红院中，小红反受辱于秋纹、碧痕，似不相称。凤姐听了，十分诧异，因说道：“哦，是他的丫头啊。”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

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儿，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了？"小红道："十七岁了。"二十四回叙"这小红年方十四"，其馀诸本则作"十六"，与此云"十七岁了"均不合。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小红了。"小红家世、改名，皆照应二十四回。

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是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你替我好好儿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只管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儿送给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纨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进来在先，你说在后，怎么怨的他妈？"凤姐也笑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红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学些眉眼高低，出人上下，大小的事儿，也得见识见识。"应对得体，措辞允当。观二十四回倒茶被辱、二十六回与佳蕙絮语、本回遭晴雯等数落，小红当知在怡红院已难安处，去志定矣。庚辰批曰："千愿意万愿意之言。"今作此说，乃冠冕语也。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纨去了。小红自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

如今且说黛玉因夜间失寝，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姐妹都在园中做饯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告了我了没有？叫我悬了一夜的心。"追应上回"发幽情"事。此找借口开设也，明知并无其事。黛玉便回头叫紫鹃：佯作视之不见，听之不闻，顾左右而言他，情态活现。姚燮评曰："一个只顾问妹妹，一个只顾吩咐紫鹃。林妹妹目中耳中似不知有宝哥哥者。""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④]。烧了香，就把炉罩上。"黛玉不理宝玉，而道出此段闲言，不经意处写及香闺韵事，且极具诗意，有如宋人晏殊《踏莎行》词下半阕"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之意境。明人计成《园冶》则将

“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视作园林借景法之一。王伯沆批亦曰：此乃用阮集之“待燕归来始下帘”词句，颇有“逸致”。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还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儿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姐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样光景来，不像是为昨儿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他的去处儿了。”宝玉由悬心，而认错，而纳闷、而猜疑，种种心理，切合其对黛玉之体贴之情。庚辰连批两句“毕真不错”。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跟了来。“跟”字，诸本皆作“追”，乙本独异。梦稿本原抄作“就犹不得追了来”，后旁笔改文，全同乙本。追，义为追赶，见《说文》；跟，义为跟随。《正字通》“足部”：“跟，俗谓随行曰跟。”用于斯，两词皆通。然一示急切，一有节次，语势略有不同。乙本修订者，文心甚细。

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鹤舞，“鹤舞”一词，甲戌作“仙鹤”，梦稿原抄及列藏本作“舞鹤”，甲本及其馀脂本作“鹤舞”。此两词，皆富有韵味。鹤舞，典出《韩非子·十过》：晋平公好乐，命师旷鼓琴，玄鹤闻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舞鹤，则见南朝梁简文帝《拟落日窗中坐》诗：“游鱼动池叶，舞鹤散阶尘。”上文尝写探春、宝钗池边观游鱼，此又写二人看鹤舞，闲中一笔，点染园中一派悠优景象。行文亦于此轻轻截断，不见一丝牵强。故庚辰批曰：“二玉文字岂是容易写的，故有此截。”见黛玉来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儿。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宝探兄妹情深，二人相逢，自有一种亲热处。探春道：“宝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树下。

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没叫你吗？”宝玉笑道：“没有叫。”探春道：“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来着。”照应上回薛蟠托词招宝玉饮宴事，故探春说“恍惚”听，宝玉“笑”答“并没叫我”。甲戌批曰：“老爷叫宝玉，再无喜事，故园中合宅皆知。”宝玉笑道：“那想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5]，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总不过是那

些金玉铜磁器，没处撂的古董儿，再么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那些作什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儿，竹子根儿挖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子儿，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的。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是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有意思儿又不俗气的东西，句中“有意思儿又不俗气”八字，甲本及甲辰本作“朴而不俗、直而不拙”；其他各脂本，上句多与甲辰本同，下句各有歧异。庚辰、甲戌、蒙府、戚序本作“直而不作”，舒序本作“直而不曲”，列藏本作“真而不诈”；梦稿本原抄作“真而不作”，后旁笔改文，全同乙本　乙本之“意思”，当作“情趣”或“趣味”讲。宋人梅尧臣《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梨花半残意思少，客子渐老寻游非　”明清小说中亦多此用法，语义更显通俗　〇探春所喜玩物，但求“轻巧”、“不俗气”，可见其情趣之高雅。颇似晚明人“抗志绝俗，玩物采真”之清玩、清赏之风，不同于寻常闺秀之见。你多替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双还加工夫，如何呢？”

宝玉笑道：“你提起鞋来，我想起故事来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的生日舅母给的。此虽谎言，然小儿生日，近亲送其新做鞋袜，亦古之风俗也。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了。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迂腐之至。政老若见晴雯撕扇，不知将有何议论也？可见贾政、宝玉父子“爱物”观之不同，一重在物，一重在人　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亲兄弟，鞋塌拉袜塌拉的，没人看见，且做这些东西。’”探春听说，登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瞎气。”由“做鞋”事引发宝玉与探春一段对话，又描补政老之为人，牵出赵姨之不自爱，夹杂环儿之不成材，包括多少闲文。宝玉听了，点头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只认得"老爷、太太两人，"不管"生母"姨娘"，冷漠、厌恶，极写探春对"庶出"地位之敏感，极度之自尊。就是姐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他忒昏愦的不像了！探春忍无可忍，而以"阴微下贱"、"昏愦"指斥生母，似嫌过之，然亦可见赵姨心地之卑下。但观"魇魔法"一事便知。此并为五十六回"兴利除弊"伏线。张新之评曰："夹立探春小传，其性情语言又自别开生面"，"生发后面许多大文。"还有笑话儿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买那些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就说是怎么没钱，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归止于钱，写赵姨见钱眼浅，与二十五回相映。〇以上写探春数落其母一段，乃如哈斯宝所评："此书凡写实事，都不平淡描述，定要先虚写一笔作引子。前文虽写过赵姨娘，并非特笔着墨，所以这回又以他亲生女儿口中数道一遍，使得赵姨娘母子虽未出场，却比出场还要栩栩如生。这便是文章家牵线动影之法。"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说完了，来罢。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撂下别人，且说体己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了？"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

宝玉因不见了黛玉，便知是他躲了别处去了。宝玉原本跟随黛玉而来，以下仍入宝黛正传。甲戌批云："兄妹话虽久长，心事总未少歇，接得好。"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息一息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此处点明，黛玉第二次所葬者，乃凤仙、石榴等花，与首次所葬之桃花不同。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可知黛玉素日常收拾落花，送花冢葬之。甲戌批曰："至埋香冢方不牵强，好情理。"等我送了去，明儿再问着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后头去。宝玉道："我就来。"等他二人去远，把那花儿兜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和黛玉葬桃花的去处。

将已到了花冢，转至香冢，照应二十三回。行文亦颇细密，庚辰眉批云："不因见落花，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香塚，如何写葬花吟。"犹未转过山坡，只听那边有呜咽之声，一面数落着，哭的好不伤心。由宝玉耳中写出黛玉哭诵葬花之辞，接续下回开端，并写出宝玉听诵时之感情心路。〇此则黛玉第八次还泪也。宝玉心下想道："这不知是那屋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由花谢凋零，感花伤己，自叹红颜薄命。"红""香"二字点题。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6]，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以喻环境之严寒与冷酷也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独把"二字，各本同，惟甲戌作"独倚"；"偷洒泪"三字，乙本独异，诸本均作"泪暗洒"，梦稿本改笔同乙本。此句，当以甲戌为佳，上文云把锄出帘，此处言倚锄洒泪，下文又说荷锄而归，三写花锄，节次分明，摇曳多姿　洒上空枝见血痕。此句当化用湘妃传说。晋张华《博物志》卷八载，帝舜死，湘妃哭之，挥泪染竹，竹枝尽斑。白居易《江上送客》诗云："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三十七回亦写及此一故典。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侬底事倍伤神[7]？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到花飞天尽头[8]。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以喻对理想之向往与追求也。

未若锦囊收艳骨，此似与明代唐寅葬花事相类。据《唐伯虎轶事》卷三"诗话"云："唐子畏居桃花庵，轩前庭半亩，多种牡丹花。……有时大叫恸哭。至花落，遣小伻一一细拾，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作《落花诗》送之。"一抔净土掩风流[9]。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不教，诸本皆作"强于"。此两句自表孤高绝尘，不愿同流合污也。回观二十三回，黛玉尝云，将花撂于水中，仍会糟蹋，而应埋入花塚，归诸黄土，方为干净，两相契合。今人之"会真"，解此两句，则谓"黛玉死于水，无土葬之例"，何必枝蔓于"渠沟"？如此立异标新，实实匪夷所思。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与落花对话，自言身世之孤寂无依也。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花落人亡，人花同命，归于对人生命运之悲悼与感悟也。

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的自己伤心，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以上数语，诸本作"宝玉听了，不觉痴倒"八字，照应上文宝玉聆听一语。梦稿本旁添文字，同乙本。乙本增饰，兼及黛玉、宝玉两边。乃如上文"听他哭道"甲戌眉批所云："非黛儿断无是佳吟，非石兄断无是情聆。"

要知端详，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杨妃：即杨玉环，下句飞燕，即赵飞燕。据说杨妃体胖，飞燕体瘦。这里杨妃指宝钗，飞燕指黛玉。

② 香塚：塚，同"冢"。《玉篇·土部》："塚，墓也。正作冢。"因花香故称葬花之坟

为香塚。

③ 干旄旌幢：干，盾牌。旄，旗杆顶端缀有牦牛尾的旗子。旌，与旄相似，另有五彩折羽装饰。幢，作仪仗使用的一种伞形的旗子。

④ 狮子：这里指一种下面带座儿，可用来压帘的石雕小狮子。

⑤ 大廊大庙：此指大型集市与庙会。廊，原指廊房。明永乐初年，官府在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建有一批带大廊的房舍，叫“廊房”，明清时商人多于此设摊贸易。庙，指庙会，亦称“庙市”，旧时在寺庙内或附近定期举行的集市。

⑥ 香巢：燕子用花草所垒的巢。

⑦ 底事：什么事。底，什么、何。

⑧ 随到花飞：舒序本作“随花落到”，其馀各本作“随花飞到”。

⑨ 一抔净土：此指花冢。抔，用手捧物。一抔土，即一捧土。

回　评

此回回目，以飞燕对杨妃，似无褒贬，然对观后文“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宝钗对自己被戏称为杨妃时之恼怒，其意自现。雪芹对宝钗间有微词，多在此等处。张新之评《妙复轩石头记》径改“杨妃”为“宝钗”、“飞燕”为“黛玉”，实则未妥。

此回文字，写钗黛心曲，二人并传。回之上半，宝钗“戏彩蝶”，一“戏”字，写钗心扉敞开，一反常态，流露出其少女本色。故甲戌回末总评曰：“池边戏蝶，偶而适兴，亭外急智脱壳。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回之下半，写黛玉“泣残红”，坦露其内心世界。一“泣”字，极写黛玉之凄苦命运。《葬花吟》乃黛玉自我写照系列诗中第一首，亦是其人园后第一首诗作。其意象，其寓旨，其韵味，与其十八回之《世外仙源》、《杏林在望》两诗迥然有别。彼乃“胡乱”应命而作，需含“颂圣”之意；此则独抒性灵，有感而发。全诗“感花伤己”，借葬花以自悼，有对花谢花落之哀伤，有对生活境遇之悲愤，有对自己身世之感叹，有对爱情理想之渴望，有对生命易逝之痛楚，诸种矛盾和疑虑郁结其间，哀艳酸嘶，可歌可泣。雪芹友人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之句，以为《葬花吟》实黛玉自作之诗谶也。是故庚辰眉批云：“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不惟此也，此诗亦是为“红楼”中“有命无运”众女儿所谱写之一曲悲歌，并有深层隐喻意味。庚辰回首总批云：“《葬花吟》是大观园诸

艳之归源小引，故用在饯花日诸艳毕集之期。"二十三回叹"落红成阵"，此回写葬花为冢，亦与第五回"千红一窟"、"万艳同杯"遥相关合。

葬花魂事，多有所出。宋洪迈《夷坚三志》已卷记吴女盈盈《伤春曲》有句云："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使雕阑对寒月。"明人叶绍袁《续窈闻》载，其幼女小鸾，有文名，不幸未嫁而夭，鬼魂受戒，禅师问："曾犯痴否？"女答："犯。勉抛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赞之。小鸾之不幸，仿佛黛玉。《葬花吟》风格哀戚凄恻，浅显流畅，则有如初唐歌行。评者多谓其明显受初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影响。其葬花构思，则当受明人唐寅以"锦囊"葬花事启迪。然诗之词翰情思，则翘然出群，乃为雪芹独创。甲戌批曰："开生面，立新场，是书多多矣，惟此回更生更新。"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评之亦颇确：黛玉"荷锄葬花，开千古未有之奇，固属雅人深致，亦深情者有托而然也。"

此回写及小红、贾芸以手帕相赠，之后小红为凤姐赏识起用，而与贾芸情事，则不了了之。前此种种渲染，似成闲文。而据脂批提示，后荣府事败，贾芸"必有一番作为"，小红则有"宝玉大得力处"。但此类"伏线"，后来均无照应。

自二十三回宝玉与诸艳迁居大观园，至七十四回"抄检"，曾多次写及诸钗毕集欢会，其荦荦大者，约有五次。祭饯花神，是诸艳首次欢聚也。然人园之初，宝玉即生"烦恼"；众人嬉戏，黛玉则独吟"葬花"。悲凉之音，已露端倪。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①

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②，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遣访被拒，“感花伤己”，此黛玉《葬花吟 所作之感情缘由也。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又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吟者“哽咽伤心”，听者“痴倒恸倒”，确是一对痴情儿女。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黛玉花阴一哭，宿鸟惊飞，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宝玉听葬花诗，至‘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恸倒山坡上，皆天下有情人也 ”此并为下文两人消除误会作铺衬。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碎心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如何”二字，同甲本。庚辰、甲戌诸脂本作“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十八字，甲戌并有侧批云：“非大善知识，说不出这句话来 ”梦稿本原抄无此数语，旁添文字，则同程本 脂本文字，直可为“如何”二字作注 ）此段接续上回，写宝玉聆听《葬花吟》之心灵感应。三句“无可寻觅之时”，乃指人之生命终结。宝玉有感于“花落人亡两不知”句意，由物及人，反复推求，由黛玉，而“他人”，而“自身”，乃至于“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层层推之，均“不知当

属谁姓”，俯仰天地，茫茫世事，何常之有？由此而感悟人生、认识死亡矣。故庚辰眉批云：“反复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颦儿之知己，玉兄外实无一人。”是乃宋淇《红楼梦识要》以为宝玉之悟，实因别个痴情女子触动启发，是所谓“后知后觉者”也。看后文三十回“椿龄画蔷”、三十六回“情悟梨香院”、五十八回“假凤泣虚凰”、七十七回“抱屈夭风流”、七十八回“杜撰芙蓉诔”等，并可知矣。正是：

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花影”“鸟声”，伴度一生，此则宝玉之心愿也。甲戌批云：“二句作禅语参。”

那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的不成？”抬头一看，见是宝玉，黛玉便啐道：“呸！我打谅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短命”者，骂人语，实爱极语也。其掩住者，终不忍以此咒之。此亦作者习用句式之一，程刻本全书约计二十馀处用及此句式，或谓之缩句法 王希廉《红楼梦总评》云：“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止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止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称之为“跳脱”句式：“语言因为特殊的情境，例如心思的急转，事象的突出等等，有时半路断了语路的，名叫跳脱。”钱锺书《管锥编》称为“语中断而脉遥承”或“中断而无后继”，并以为此类句式源自《左传》。语路虽断，而情韵隽永 刚说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叹一声，自己抽身便走。

这里宝玉悲恸了一回，见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连忙赶上去，说道：“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已后撩开手。”只说一句，或不致被拒，情急时，宝玉亦有心计。甲戌于“撩开手”三字侧批曰：“非此三字，难留莲步，玉兄之机变如此。”黛玉回头见是宝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便道：“请说。”宝玉笑道：“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呢？”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身后面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宝玉窘迫，而说出此惊心刺耳之语。洪秋蕃评曰：“话虽两句，含意绵邈，使黛玉不得不立住诘问，于是滔滔汩汩说出无数句话来。辞令妙品，宝玉有焉。”

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宝玉道："嗳！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等着姑娘回来。一个桌子上吃饭，一个床儿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替丫头们都想到了。我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别人好。上句中"到了儿"一语，同甲本及庚辰本；甲戌、蒙府、戚序各本作"到了头"，梦稿、列藏本作"到头儿"，甲辰本作"到头"了儿，义即最后　国语辞典》、《汉语大词典》据该回《红楼》收录此词。今人庚辰校本，或以为"到了儿"不通，而补一"头"字，似为蛇足。下句中"比别人好"一语，诸本无"别"字　〇此篇答言，先诉说"当初"二人亲洽情状，确是一片实话；末后一句，剖白所愿，自明心迹，尤为警动，尤为要紧，直刺林妹妹之心。甲戌评曰："我阿颦之恼，玉兄实摸不着，不得不将自幼之苦心实事一诉，以白今日之故，勿作闲文看。"接下一层，乃转而倾诉"如今"之委曲。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倒把外四路儿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外四路"者，外来人也。此本黛玉心事，反由宝玉说出，可见宝玉深知黛玉之心。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妹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此句，诸本多同，惟庚辰本作"我也和你是的独出"。是的，义同"似的"，本书两词互用　据此，句意乃顺　今之通行本径将"是的"改为"似的"，以求规范。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一番心，有冤无处诉！"此层诉冤，有怪怨，有申述，有责诘，语语出自肺腑，柔情蜜意，言之真挚可怜，黛玉闻之，能不"心灰"乎？庚辰眉批曰："一节颇似说辞，在兄口中却是衷肠之语。"说着，不觉哭起来。诸本此句作"不觉滴下泪来"，梦稿本改笔同乙本。甲戌批云："玉兄泪非容易有的。"宝玉一席话，确让人可怜，引人共鸣；作者笔仗，令人叹服。如姚燮批曰："魄丧魂迷之绪，镂心刻骨之谈。吾少时亦有此情性，郁于胸中者三十年，终不能达　灯下展读，敬服先生一枝笔，因为低头下拜。"

那时黛玉耳内听了这话，眼内见了这光景，心内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滴下泪来，低头不语。此乃第九次还泪也。张新之批曰："写情字如此深刻"宝玉见这般形象，遂又说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凭我

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就有一二分错处，你或是教导我，戒我下次，或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儿，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好。实难为情。姚燮批云："始终不理，难为情处百倍于打骂，言之痛切。"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脱生③，还得你说明了原故，我才得托生呢！"此番话，接上两层所说，再细诉委曲，言之入情入理，周至宛转，恰如陈其泰所批："竟如好夫妻闺房中喃喃私语光景，黛玉能不回心转意耶。"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便说道："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至此始言归旧路，说明原故。王希廉评曰："文笔反衬得足，则一笔兜转，正面已透。"宝玉咤异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要是这么着，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

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了"二字，何其简截。盖缘由已明，疑影顿消，一语兜转，无需费辞矣。然因晴雯使性，拒开院门，黛玉气恼，则演出以上一大段刻骨镂心之文，惨淡经营，何处想来。以上所写乃宝黛第六次感情摩擦也。必是丫头们懒待动④，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我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可就大了。"说着抿着嘴儿笑。"抿着嘴笑"一语，本回凡三见。此写黛玉娇态，意似讥诮宝玉，实则误会消解，自心欣悦也。甲戌批云："至此心事全无矣。"宝黛纠葛后，必有一番戏言，别具机趣。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

二人正说话，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往前头来了。如此截断，收拾上文宝黛一段公案，递入以下王夫人处说药、贾母处裁衣两段过脉文字，转接无痕。王夫人见了黛玉，因问道："大姑娘，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据脂批，此说鲍太医、王大夫，乃意在暗示为黛玉看病医生在不断更换。下文写宝玉、王夫人说

药方，则如庚辰眉批所云："写药案是暗度颦卿病势渐加之笔，非泛泛闲文也。"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5]，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儿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疏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据考，方书确有"金刚丸"与"菩萨散"两种中成药，莫道他杜撰。作者笔有馀闲，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甲戌批曰："宝玉因黛玉事完，一心无挂碍，故不知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宝玉"拍手笑"，显其活泼；宝钗"抿嘴笑"，谓其矜庄。"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一番家常絮语，王夫人之开心，宝玉之顽皮，天伦之乐，写来活现。有如张新之所评：就一丸药，"而形容妇人舛错，小儿诙谑，都如闻见。"然通部书写及母子亲昵，仅此一段文字。旋即因金钏事，而母子参商、矛盾突现矣。

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儿，明儿就叫人买些来吃。"宝玉道："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宝玉笑道："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儿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头胎紫河车[6]，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7]，此段断句，颇多争议。胡文彬《既要通今博古，又要心细眼明》一文认为，"三百六十两"五字，是衍文；不足龟，即"无足龟"，无不二字互训，无足龟，《本草纲目》释名玳瑁；千年松根、茯苓胆，是两味药。据此，宝玉所说，实是六味中药。如此"配方"，符合黛玉身体需要。足备一说　诸如此类的药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8]，说起来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

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钗听说，笑着摇手儿说道："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回应巧妙，两不得罪　清人陈宏谋编《养正遗规》卷之下引明代吕近溪《小儿语》："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宝姑娘确有此涵养。如证说实有其事，则必驳翻王夫人；若径否认其事，又会使宝玉难堪。而推诿说"不知道"，王夫人乃信之也。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倒说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此为讪笑，意在羞宝钗不替宝玉圆谎，宝玉枉费心计　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爷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说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他又说：'不是我就买几颗珍珠了，句中"不是"二字，文义欠顺。梦稿、列藏本作"要不是"，程甲及其他脂本作"不然"，句意乃通。只是必要头上戴过的，所以才来寻几颗。要没有散的花儿，就是头上戴过的拆下来也使得。过后儿我拣好的再给穿了来。'我没法儿，只得把两枝珠子花儿现拆了给他。还要一块三尺长、上用的大红纱，拿乳钵研了面子呢[9]。"凤姐为之圆谎作证，说来煞有介事　凤姐说一句，宝玉念一句佛。此句下，诸本有"说'太阳在屋子里呢'"一句，现宝玉之得意。乙本删刈，似嫌不当。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打量怎么着？这不过也是将就罢咧。正经按方子，这珍珠、宝石是要在古坟里找，有那古时富贵人家儿妆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10]。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使得。"王夫人听了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11]！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番尸倒骨的[12]，作了药也不灵啊。"

宝玉因向黛玉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黛玉说，却拿眼睛瞟着宝钗。凤姐证实其事，宝玉得意。"脸望"黛玉者，亦以为黛玉羞其撒谎也；"眼瞟"宝钗者，乃奚落宝钗不为其圆谎，而

有人为之证实耳。当场质证，实嬉笑之言也。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他圆谎，他只问着我。”王夫人也道：“宝玉很会欺负你妹妹。”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个原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后，以为是我撒谎，就羞我。”

正说着，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与上文过接处同一章法。张新之评：“此等处每每以叫吃饭收住。”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带着那丫头走。那丫头道：“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啊。”黛玉道：“他不吃饭，不和咱们走，我先走了。”说着，便出去了。宝玉当众向王夫人告说黛玉背后羞他之事，黛玉不快，赌气而去。毋怪黛玉小性儿，实宝玉一时粗忽所致也。宝玉道：“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家居闲语，宝玉均称其母王夫人为“太太”，既不失其亲昵，又显庄重，并见世家大族之教养，契合其年龄与身份。徐珂《清稗类钞》“称谓类”云：“命妇称太太，其夫一品以至未入流皆然，无所别也。久之，则富人亦称之。又久之，则凡为人妇之可以家居坐食者，亦无不称之矣。”后文三十三回贾政称贾母为“老太太”，亦同此例，而情急时，乃叫“母亲”。王夫人道：“罢罢，我今儿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罢。”宝玉道：“我也跟着吃斋。”说着，便叫那丫头：“去罢。”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宝钗因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他心里正不自在呢。黛玉“不自在”，宝玉不察，宝钗知之，可见其于黛玉处处留心。并在王夫人面前说破，以现其通情达理也。何苦来?”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此本敷衍宝钗语，实掩饰其对黛玉“不自在”之记挂也，谁知却被黛玉听见，怪之益甚，又引出下文一段口舌。

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惦记，二则也想着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的是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无怪乎三十七回宝钗为其起诨号曰“无事忙”也。宝钗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闹什么呢。”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儿院前，只见凤

姐儿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画出凤姐饭后身段。《论语·乡党》云："立不中门，行不履阈。"履阈，即"蹬着门槛子"也。古人以为此举有对人"不敬"之义 《金瓶梅词话》三十回尝以"手扶着庭柱儿，一只脚跐着门槛儿"写潘金莲之忌怨放肆，生动传神。《红楼》此回及三十六回以此笔墨写凤姐、下文并如此写黛玉，非唐突凤姐也，非亵渎林姑娘也，前者实写出当家少妇之颐指气使、悠闲自得；后者写出清纯女儿之娇情妒态、烂漫天真。一般文字，别样韵致，《金瓶》、《红楼》同中有异也。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上文"站着"，绘其形，此云"笑道"，传其声。纯用白描，如见如闻，惟妙惟肖。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房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各色用上纱一百匹[13]，金项圈四个。"此项清单，毕竟何用？后文未作交代。藏头露尾，亦有情韵。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儿？"凤姐儿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说，只得写了。

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的，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一个，可使得么？"顺笔写出讨要小红，照应前文，文意贯通。"再替你挑一个"，则为一百一回补入柳五儿伏脉 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凤姐笑道："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罢。"盖宝玉心中，急欲见黛玉，他则无可无不可也。此当用反衬法。回观前文，自小红进屋递茶，至隔花寻觅，宝玉总念念不忘。此处则云"何必问我"，"只管带去"，毫不介意。甲戌夹批："此处如此写来，可知玉兄除颦儿外，俱是行云流水。"说着要走。凤姐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回来罢。"

说着，便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了。贾母因问道："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了？"宝玉笑道："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因问："林姑娘在那里？"贾母道："里头屋里呢。"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湾着腰拿剪子裁什么呢。宝玉走

进来，笑道："哦，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控着头[13]，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头说道："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再熨熨罢。"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此即刚才宝玉所言，借端丫头，实诮宝玉 可见上文写贾母来请吃饭，黛玉独自先走，不邀宝玉，实未径去，仍有意待宝玉同行，故听得也 描补前情，颇为传神，此所谓"不写而写" 宝玉听了，自是纳闷。可知前面所说，敷衍语也，原非本意，故已忘之，"自是纳闷"耳

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话，宝钗也进来问："妹妹做什么呢？"因见林黛玉裁剪，笑道："越发能干了，连裁铰都会了。"黛玉笑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笑道："我告诉你个笑话儿，才刚为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就不受用了。"对宝玉说林妹妹"不自在"，对黛玉说宝兄弟"不受用"，宝钗刻刻留意揣摩宝黛心理。黛玉道："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理他呢"一语三言之，与上句宝钗所说宝兄弟"不受用"针锋相对，指桑说槐，明里说宝玉，实则讽宝钗也。宝玉向宝钗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你抹骨牌去罢。"有如逐客令，盖宝玉欲向黛玉私语赔礼，故借口支开宝钗。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抹骨牌才来么？"宝玉心意，宝钗焉能不知，含笑而去，又现其宽容。说着便走了。黛玉道："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说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迟。"黛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丫头们："这是谁叫他裁的？"黛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凭他谁叫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不叫宝玉，径称"二爷"，见外之词也。洪秋蕃评曰："小儿女唧唧哝哝，往往有此界限"宝玉方欲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呢"。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头说道："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以上收拾药案、裁衣两段文字。念佛、说死，虽是气话，竟成谶语。甲戌批云："何苦来，余不忍听。"姚燮评亦云："何苦如此只管死。"

宝玉来到外面，只见焙茗说："冯大爷家请。"直接二十六回薛蟠酒宴一段，递入本文前半回情节。宝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话，便说："要衣裳去。"

就自己往书房里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焙茗上去说道："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那婆子啐道："呸！放你娘的屁。宝玉如今在园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了。"焙茗听了笑道："骂的是，我也糊涂了。"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踢球，即古之蹴鞠也。古代一种足球运动，以之习武、娱乐、健身。《醒世恒言》第一卷："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蹴踘，百般顽耍。"《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有的墙上挂了个灯虎儿壁子猜灯虎儿的，有的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踢球的 "甲本及诸脂本二十四回尝写宝玉外书房院中小厮或下象棋、或掏小雀儿玩耍，此又写踢球，点染宝玉众小厮闲暇光景，各具各色，富有生活情趣。焙茗将原故说了，有个小厮跑了进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焙茗。回到书房里，宝玉换上，叫人备马，只带着焙名、锄药、双瑞、寿儿四个小厮去了。

一径到了冯紫英门口，有人报与冯紫英，出来迎接进去。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们，并唱小旦的蒋玉函，回应二十六回，明点蒋玉函，为袭人事埋根。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大家都见过了，然后吃茶。招优伶侑酒，乾隆时盛行此风。《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乾隆末卧闲草堂本批云："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乃晚近之士大夫，往往于歌酒场中，辄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也，脱俗也。"宝玉擎茶笑道："前儿说的'幸与不幸'之事，我昼夜悬想，今日一闻呼唤即至。"冯紫英笑道："你们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实。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恐怕推托，才说下这句话。回应二十六回冯紫英突兀而至，后设辞"不幸之幸"，莫名离去，疑似闲笔 至此方说明所以，乃知前后照应，一笔不漏。谁知都信了真了。"说毕，大家一笑。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冯紫英先叫唱曲儿的小厮过来递酒，然后叫云儿也过来敬三钟。

那薛蟠三杯落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体己新鲜曲儿唱个我听，我喝一坛子，好不好？"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惦记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

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订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15]。此曲写女子偷情，自道本色。王伯沆批云："声情靡靡，果是体己曲子。"此乃旧时流行小调，故下文写宝玉要发"新令"。唱毕，笑道："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薛蟠既呆且赖，闻其声则见其人。

宝玉笑道："听我说罢，这么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个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给人斟酒。"冯紫英、蒋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尽，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原故。说完了，喝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16]，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薛蟠不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玩我呢。"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喝酒呢，难道连我也不及？我回来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云儿声口如闻，切合其妓者身份。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坐了。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17]。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

众人听了，都说道："好！"薛蟠独扬着脸，摇头说："不好，该罚。"众人问："如何该罚？"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写薛蟠粗鄙无文，如酒囊饭袋，不以为耻。然无害于率真，尚不可厌。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你悄悄儿的想你的罢。回来说不出来，又该罚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风雨晦冥，独处无聊，最易怀人。此一景象，恰如宋陆游《卜算子·咏梅》所云："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18]，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曲末两句，当由《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莺莺唱词"新愁近来接着旧

愁，厮混了难分新旧。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化来。全曲或有所本，然写尽相思之苦，则宝玉自谓也。姚燮评曰：“连用‘不’字，如珠走玉盘。”又云：“真是元四家佳构。若论其意，宝哥殆为意中人写照也。”所谓“意中人”，非黛玉莫属。此曲乃宝玉在园外惟一吟唱，宛转流丽，确有元人风味。《小说丛话》引平子评云：怡红“在外间之作有绝佳者，如‘滴不尽相思血泪’一曲，诚绝唱也。”

唱完，大家齐声喝彩，独薛蟠说：“没板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19]。”完了令。

下该冯紫英，说道：“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私向花园掏蟋蟀。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此令当写市井女子之悲喜，而无专指。说毕，端起酒来，唱道：

你是个可人[20]，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此曲写风月场中情事。

唱完，饮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21]。”令完，下该云儿。

云儿便说道：“女儿悲，将来终身倚靠谁？”依附男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道出旧时女子人生处境。故甲戌批云：“道着了。”薛蟠笑道：“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众人都道：“别混他，别混他！”云儿又道：“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薛蟠道：“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嘱咐他，不叫他打你呢。”众人都道：“再多说的，罚酒十杯！”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没耳性，再不许说了。”云儿又说：“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箫管弄弦索。”此令写风尘女子之喜怒哀乐，表达其辛酸和向往。王伯沆批曰：“云儿酒令，本地风光。”说完，便唱道：

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钻不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曲词隐喻男女情事，语涉淫秽，甲戌特批谓其语意“双关”。

唱毕，饮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22]。”令完，下该薛蟠。

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

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便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忘八，怎么不伤心呢？"众人笑的湾着腰说道："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罢。"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众人哈哈笑道："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了。"说着，便要斟酒。宝玉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罢了。

云儿笑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罢。"薛蟠道："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了，听我说罢。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众人听了，都咤异道："这句何其太雅？"王伯沆批谓："洞房"句"下三字本杜诗也。杜诗'老夫稳卧朝慵起'，大爷只凑上四字耳" 引句，见杜甫《王侍御许携酒至草堂请邀高使君同到》一诗 村俗中杂一雅语，一俗一雅，变化不板。薛蟠道："女儿乐，一根䲠䳏往里戳。"红楼 文字，何其清雅，然亦不避秽词。作者开明通脱，不避凡俗，信为手笔之大者。试观《好逑传》、《平山冷燕》、《玉娇梨》诸佳话，雅则雅矣，终不免小家子气。《金瓶梅》侈谈艳情，而无碍其高明。《红楼梦》青出于蓝，化大俗为大雅，若斤斤计较，则无法状薛蟠之下流矣。众人听了，都回头说道："该死，该死！快唱了罢。"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哼哼。"众人都怔了，说道："这是个什么曲儿？"薛蟠还唱道："两个苍蝇嗡嗡嗡。"众人都道："罢，罢，罢！"薛蟠道："爱听不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韵'儿，你们要懒待听，连酒底儿都免了，我就不唱。"众人都道："免了罢，倒别耽悮了别人家。"

于是蒋玉函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张新之评："此是袭人，文意自明，而巧在'夫唱'二字。"此亦暗合蒋玉函优伶身份。说毕，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24]，剔银灯同入鸳帏

悄。蒋之令与曲写小民儿女之生活追求。或云此曲有似谶语，隐喻后文蒋玉函与袭人婚事。〇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五回，写洋行子苏吉士与盐商子女温春才、温素馨等喝酒、行“女儿怕”、“女儿喜”令，即模仿宝玉等“女儿”酒令一节文字而成。

唱毕，饮了门杯，笑道：“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幅对子[24]，只记得这句，可巧席上还有这件东西。”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25]，念道：“‘花气袭人知昼暖’。”二十三回宝玉亦曾引此诗句，明点袭人也。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于北方某市一小店中，见有这样一副联对：“花气袭人知昼暖”、“颂声被野是年丰”。上联知为放翁诗句，下句尚未详其所出。可知旧时多有人喜以放翁此一名句作对子者。众人都倒依了，完令。

薛蟠又跳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并没有宝贝，你怎么说起宝贝来了？”蒋玉函忙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说。”蒋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这‘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冯紫英和蒋玉函等还问他原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袭人原委，由云儿告之，怡红细事，云儿知之多矣。是知宝玉与云儿并非初次会面也。庚辰侧批曰：“用云儿说出，是章法。”蒋玉函忙起身陪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函随着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函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与七回初会秦钟时同一心态。便紧紧的攥着他的手，叫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问你，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琪官儿的，他如今名驰天下，可惜我独无缘一见。”蒋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蒋玉函乃宝玉又一至交，故此回正笔写之，后则多为侧笔虚写。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初会，却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递给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琪官接了，笑道：“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

今日早起才系上，还是簇新，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来，递给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十四回尝写北静王将圣上所赐念珠，转赠宝玉；此又写琪官所系贡物汗巾，亦北静王相赠。可知北静王不独与世家公子往来甚密，且与优人交厚，极言其“风流”品性。亦写出宝玉、北静王、蒋玉函三人间之特殊关系。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下来，以松花汗巾，交换茜香罗，为后文宝玉被打及琪官、袭人事伏线。递给琪官。

二人方束好，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与九回闹书房金荣说秦钟、香怜事，同一声口。只见薛蟠跳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喝，两个人逃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那里肯依，还是冯紫英出来才解开了。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

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上的坠儿没了，便问他：“往那里去了？”宝玉道：“马上丢了。”袭人也不理论。及睡时，见他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了，把我的那条还我罢。”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罢。”袭人听了，点头叹道：“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着一“又”字，知宝玉“干这些事”，已非一次，袭人亦无奈其何。然究系何事，说得含混。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哪。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还要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一宿无话。

次日天明方醒，只见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盗也不知道，你瞧瞧裤子上。”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便知是宝玉夜里换的，忙一顿就解下来，说道：“我不希罕这行子[26]，趁早儿拿了去。”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袭人无法，暂且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久解下来，扔在个空箱子里了，汗巾乃系小衣所用，是最贴近人身之物，宝玉、琪官，互换汉巾，并阴差阳错，系于袭人腰上。第一百二十

回写其终嫁琪官，当由此启发，牵合亦细。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

宝玉并未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他原要等你来着，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他去了。"补明小红归凤姐事。"要等"宝玉，盖小红想辞别主人，尚有主仆之情。宝玉道："很是。我已经知道了，不必等我罢了。"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㉗]，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命小丫头来，将昨日的所赐之物取出来，却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㉘]，芙蓉簟一领[㉙]。宝玉见了，喜不自胜，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吗？"袭人道："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你的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数珠儿，别的都没有。元妃节礼，宝玉与宝钗一样，黛玉则与三春相同，钗黛赏礼之不等，当有深意存焉。与二十三回元妃命宝钗等居住园中，并命宝玉随去读书，特提二人，前后映合，文之底面，潜玩自明。洪秋蕃评则以为，元妃之赐，乃"以爱弟待宝玉，以客礼待宝钗，物以丰而适同"；而黛玉之物，与三春一律，"则知妃以黛玉为自家人矣"。别作一解，亦可参看。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儿，两个锭子药。"

宝玉听了，笑道："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怎么会错了呢。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我去拿了来了的。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说着，便叫了紫鹃来：此语下数句，各本歧出。乙本两处"紫鹃"，与甲本及梦稿、舒序、甲辰、列藏本并同；庚辰原抄及蒙府、戚序本作"紫绡"。庚辰本后将前一"绡"字点改为"鹃"，复又画去，似在犹疑；甲戌本两者均作"紫绢"。不明"绢"字系"绡"之形讹，抑或"鹃"之音误，遽难定夺。戚本狄葆贤眉批云："紫绡乃宝玉房中之婢，今本改作紫鹃，未免于情理不合。宝玉一向送物，均用自己丫鬟，焉有呼特来之理。"王伯沆批亦以为"此处两紫鹃，疑误"，乃均改作

"秋纹"。按紫绡其人，脂本初见于二十七回，程本则通书未见。与此相类，程本下文"你们姑娘"，其他各脂本作"林姑娘"；而"姑娘说了"句前，多一"林"字　依句义，程本改易，亦文通理顺，并非"妄混"。"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紫鹃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罢。"

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黛玉顶头来了，上写黛玉回话，言词淡淡，意似不屑；此写黛玉顶头而来，行走匆匆，似有要事相问，盖皆为元妃赐物故耳。宝玉赶上去笑道："我的东西叫你拣，你怎么不拣？"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因说道："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明点"金玉"，自比"草木"，黛玉不能释怀者，惟宝钗耳。前文"玉生香"回，黛玉亦有"他有金，你有玉"之言，然彼乃笑谈，此则心酸语也　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里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宝玉情急矣。"别人"说金玉，可知金玉之说，已播于众人之口；宝玉设誓，以明心迹，此正五回《红楼梦曲》之《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之意也　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了，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起什么誓呢？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宝玉动疑起誓，黛玉陪笑解释，两心相贴，亲密之至　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直言剖白，情有独锺　而所谓老太太"这三个人"云云，实乃儒家爱有尊卑、远近差等之意，亦即二十回所谓之"圣人古训"也。是知，宝玉虽锺情黛玉，然并未违忤儒学"亲亲"伦理。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我很知道"四字醒豁，以示对宝玉知之甚稔。姚燮眉批以为此四字"可下一斗泪，有海枯不枯、石烂不烂之想。"然犹疑宝玉爱心不专，故有见了"姐姐"忘了"妹妹"之讥。痴极而疑，冲口而出，情意愈显，乃以此激之儆之也。此写宝黛第七次感情纠葛也。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么样的。"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他不替你圆谎，你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

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妆没看见，低头过去了。此乃有意避让之也，与上回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遂“抽身回来”同意。《养正遗规》卷之下引明吕坤（吕近溪之子）《续小儿语 有云：“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让为高。”宝钗实一“知进退”之伶俐人也。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后到了贾母这边，只见宝玉也在这里呢。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王夫人”下，诸本有一“等”字。如是，则知金玉之说已播于王夫人等耳中 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八回宝钗云“两句吉利话”“是个人”所给，丫头莺儿则云八个字“是个癞头和尚送的”，均未说明金锁来历；今薛姨妈乃云“金锁是个和尚给的”。何以三人所说不一？据此，陈其泰、张新之、洪秋蕃等皆以为金锁实人工制造，抉破其假，可知钗玉之婚乃薛姨自献也 抑钗者多持此说。甲戌批云：“峰峦全露，又用烟云截断，好文字 ”所以总远着宝玉。洪秋蕃评云：“宝钗远着宝玉，人前则然耳，后文绛芸轩中独坐卧榻，果远着否？”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和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写其淑女之端庄矜持，然“总远着”、心里“没意思”，似隐似露，正揭示出其微妙心理，对爱之内心希求。看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宝钗听宝玉梦中喊骂后之神态，其心底隐秘，盖可知矣。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此刻忽见宝玉笑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诸本句末无“呢”字，梦稿本原抄无此句，旁添文字同乙本。〇宝玉因元妃颁赏不与黛玉同，而与宝钗一样，疑为“将命之讹传”，意难释然；此问宝钗瞧香串，当如洪秋蕃所评：“犹有不信赐物相同之意。”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

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对照二十一回，彼云宝玉见湘云“雪白膀子”，不觉“叹”之，乃写其关切之情；此见宝钗“雪白胳膊”，则不禁羡之，而显其爱慕之意。张新之评，谓宝玉之心，如“蜻蜓点水，如此而已”，故下句“连忙抹掉”。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没福”者，意谓无缘也。宝玉心中，以为将来所娶必是黛玉，而

非宝钗，自可为肌肤之亲，故有此想。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只见"四句，乃乙本首次特笔描画宝钗容貌。银盆，义指颜面白净圆润。"文革"中，某权威曾以为，"银盆"乃戏曲舞台上"坏人"扮相，如京剧《沙家浜 里胡传魁之流 吴晓铃《"脸若银盆" 双栝搬琐之一 一文尝列举多个例证驳之，说明以"银盆"比拟人之容颜，古已有之。如元人李直夫《虎头牌》第二折有句云"则我那银盆也似庞儿腻粉钿"。只是旧时多以此意象形容男性，而雪芹乃移诸女子也 し此段文字，与甲本及诸脂本稍有差异，如将诸本"不点而红"改作"不点而含丹"、将"不画而翠"改作"不画而横翠"，改笔似尤觉古雅。梦稿本改之，即全同乙本。除乙本外，诸本于第八回叙宝玉、宝钗见面时，都曾以"脸若银盆"四句写钗之形容。前后重复，一字不易，未必妥协。乙本如将此处"只见"四句移易八回宝玉与宝钗初逢时，或既可避行文之重复，又可将宝钗衣饰、风度及容貌畅笔一描，当乎？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又呆了。宝玉见宝钗肌肤"丰泽"，形容"妩媚"，体态"风流"，不觉惊呆，痴极忘情，神态活现 "忽然"、"再看"、"只见"、"不觉"，下笔极有分寸。刚刚设誓，似已忘之，黛玉"姐姐""妹妹"之讥，非无因也 甲戌回末评云："宝玉忘情，露于宝钗，是后回累累忘情之引 "宝钗褪下串子来给他，他也忘了接。

宝钗见他呆呆的，自己倒不好意思的起来，扔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绢子笑呢。情态如画，盖宝钗意在褪串，宝玉眼看宝钗，故黛玉咬绢暗笑，本在身旁，两人竟不觉也，用"只见"二字点出 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风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里来着，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的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绢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宝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嗳哟"了一声。一个"不觉又呆"，一个"不好意思"，两人神理，已为黛玉所见，以为宝玉之心又向宝钗也，乃以"呆雁"诮之。"绢子一甩"，有如舞台戏剧动作，人物情思毕现。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红麝串：又名“红色香珠”。用麝香加其他配料制成的红色念珠儿，穿成串子，可戴在手腕上作装饰。

② 无明：佛家用语，意译为“痴”，即缺乏真知之意。后亦称人发怒为“无明怒火”，简称“无明”。

③ 脱生：旧时传说人死之后，灵魂投胎转生，称为“脱生”。甲本、王本、张本、甲辰本作“超脱”，庚辰本作“超生”，其馀各脂本作“超升”。下句“托生”，戚序、甲辰本作“脱生”。

④ 懒待：懒得的意思。舒序、琐录本即作“懒得动”。《金瓶梅词话》第七八回：“又有临月身孕，懒待去。”甲戌、戚序本作“懒怠”，别回亦作“懒怠”。本书两词多混用。

⑤ 内症：中医用语。指内热之病，即由阴虚或阳盛而导致的一种病理现象，有虚实之不同。此指由阴虚而引起的虚症。

⑥ 兴胎紫河车：中药名，即胎盘。功能补气养血，主治身体虚弱等症，首胎生男者为佳。

⑦ 茯苓胆：中药名，即茯苓菌核，有健脾和胃之功。

⑧ 为君的药：中医用药，有主有次，互相配合，称为“君臣佐使”。君药，即发挥主要作用的药。

⑨ 乳钵：一种研磨药面用的器皿。

⑩ 妆裹的头面：指死人戴的珠宝。妆裹，殓葬。头面，即首饰。

⑪ 不当家花拉：北方方言，意为“不该”、“罪过”。亦作“不当价”、“不当家化化的”。

⑫ 番：王本、张本、金本及甲戌、戚序，舒序本作“翻”。两字音近，用如动词，元明清戏曲小说两字常混用。本书及脂本亦多如此用法，不一一校记。

⑬ 用上纱：甲本、东本外，各本作“上用纱”，与上文所云“上用的大红纱”语意同。上用，即“御用”，皇帝所用。

⑭ 控头：耷拉着头。控，下垂。庚辰、梦稿本作“空”。

⑮ 三曹对案：指审案时，原告、被告和证人三方面一同到堂对质。三曹，原作“三造”，指诉讼案件中的原告、被告和证人。

⑯ “喝门杯”三句：门杯，即酒席上放在各人面前的酒杯。酒面，本指杯满的样子；斟满一杯酒，不饮，先行酒令，叫“酒面”。行完酒令后，饮干一杯酒，叫“酒底”。席上生风，指行酒令时，借酒席上现有的东西，说一句相关的古诗或古文。

⑰ 悔教夫婿觅封侯：见唐代王昌龄《闺怨》诗。

⑱ 玉粒金波：指珍美的饭菜。玉粒，比喻白米饭。金波，本为酒名，此泛指美酒。

⑲ 雨打梨花深闭门：见宋代秦观《鹧鸪天》词：“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⑳ 可人：本指性行可取之人。后引申指称人心意之人。

㉑ 鸡声茅店月：见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㉒ 桃之夭夭:《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茂盛而艳丽的样子。

㉓ 谯楼:即鼓楼,为古时击鼓报时之楼。

㉔ 一幅:甲戌本同,庚辰本作“一付”,其馀各本作“一副”。

㉕ 木樨:即木犀,桂花的别称。因其木材纹理如犀而名。

㉖ 行子:东西,多用以称自己不喜爱的人或物。

㉗ 平安醮:旧时为祈求无灾无病、多福多寿而举行的一种迷信活动。

㉘ 凤尾罗:即凤罗,细绫的一种。罗,或称罗纺,一种质地轻软、经纬组织显椒眼纹的丝织品。

㉙ 芙蓉簟:编有荷花图案的细竹席。

回　评

此回回目,一写优人,一写淑女,一则“情赠”私物,一则“羞笼”酥臂,相映成趣。且两人均对宝玉有情,终于一与宝玉成婚,一娶其婢为妻,戏子淑女对照,据庚辰回首总批云:“茜香罗、红麝串写于一回,盖琪官虽系优人,后回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此回文字,实分三段。回之开篇,承上回“埋香冢”,写宝黛爱情纠葛,乃继二十六回“发幽情”后第六次感情摩擦也。宝玉复推诚表白,消除误会,重归于好。然又因元妃赐物,钗黛有别,黛玉气恼,又有一番“金玉”“姐妹”之说,纠纠结结,乃导致第七次感情摩擦。回之中段,写宝钗交游征逐,在冯家聚饮,得识优人蒋玉函,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以知宝玉不惟于“内帏厮混”,且在外“胡闹”,揭示其生活之另一侧面。回之结末,写宝钗羞笼香串,此乃继八回“认通灵”后宝玉、宝钗第二次情意交流也。然彼云“巧合”,在有意无意之间;此云“羞笼”,则显其半隐半露之心,似有“深意”。盖元妃赐物,钗与玉同,钗已意会;褪串示玉,则钗情思微露,宝玉呆性顿发;无怪黛玉妒之,而对玉有“呆雁”之讥。此亦继八回后,再次写及钗黛之感情纠葛。

回之开端,写宝玉听诵《葬花吟》,耳闻心受,而感悟人生,诠发死亡,提纲挈领,承前启后,实是一段“大结构”文字。十九回尝云,因袭人谎言“赎身”,引发宝玉“化灰化烟”一番议论。此回所写,则宝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味尤其绵邈。按之甲戌、庚辰诸本,“解释”句上,原有“逃大造,出尘网”六字,意谓唯有逃离人世、超脱利欲,始可解除“这段悲伤”,点明书之主

旨。由此“推求了去”，至三十六回，又发奇想，誓言“再不托生为人”，不独彻底否定尘世，甚或完全否定人之本身。之后，如五十七、七十一回等，动辄说生说死，谈聚谈散，直至黛玉“魂归离恨”，宝玉“悬崖撒手”。张新之所以认为此回开卷文字“统括全书，都是正笔”也。

薛蟠赴宴、行令唱曲一节文字，与《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写西门庆等在娼妓李桂姐处饮酒弹唱一段、《林兰香》第十七回写冯世才等在妓者金钱儿家猜拳歌唱一段，场景相类。然《红楼》所写酒令词曲，由男子之口，道出对女儿之各种心态，或爱怜，或谑戏，或玩弄，心境各别。众人曲令，并关合各自本性，如宝玉之痴情，蒋玉函之风流，冯紫英之庸俗，薛蟠之粗鄙，写来生色掩映，切事合景，各各不同。故甲戌眉批云：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此回写冯家聚饮，本常事也。然平直写来，后文三十三回宝玉因“流荡优伶”，而大受笞挞；一百二十回袭人因茜香汗巾，而连结定局，皆由此一席间点出矣。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话说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扔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问："这是谁？"黛玉摇着头儿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他看，不想失了手。"两云"失手"，明似致歉，实乃调侃，妒意活现，宝玉反"不好说"矣。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

一时，凤姐儿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据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载，清虚观位于旧鼓楼大街，明景泰年间建，今称清秀巷。作者当有所凭借也。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罢，罢，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先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了，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垂帘看戏，乃当日闺中俗礼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云："内室之施帘帷尚矣，移之厅事看戏，移之户前看张灯赛会，久已成俗，然犹不失障蔽之义。"才是好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自家去。这些日子也闷的很了，家里唱动戏①，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贾母听说，就笑道："既这么着，我和你去。"凤姐听说，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敢仔，义为自然或当然。清初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九十回："晁梁道：'俺的心里敢仔指望叫娘做彭祖才好。'"本书六十四回又写作"敢自"、八十四回写作"敢只"，甲本并同。梦稿本原抄作"固然"，后另笔改为"敢仔"，同

程本，甲辰本作"敢是"；蒙府、戚序、列藏本作"赶情"。今人校本多采之，或径改为"敢情"。庚辰、舒序本作"干净"，或谓此系誊录者妄改。此说欠妥。按《汉语大词典》"干净"一词有一义项云："犹言敢情 "可参看。古代通俗小说用字，往往"依声托事"，此一例也 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贾母道："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在傍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可好不好？"凤姐笑道："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贾母因向宝钗道："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得答应着。

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二则预备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贾母如此说，笑道："还是这么高兴。"还是"句，玩其语气，似有笑贾母玩乐不厌之意 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这个话一传开了，别人还可已，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儿，听了这话谁不要去。就是各人的主子懒怠去，他也百般的撺掇了去，因此李纨等都说去。特说李纨、寡嫂尚去，他人可知，贾母更是高兴 姚燮评谓"笔法甚妙" 贾母心中越发喜欢，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不必细说。

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执事人等，听见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去拈香，况是端阳佳节，因此凡动用的物件，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

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此鹦鹉，当即"鹦哥"，乃已改名为紫鹃者，见于第三回。下句中"鹦哥"，诸本皆作"春纤"，程乙本三十四回亦见此人 鹦鹉、鹦哥、紫鹃、春纤，乙本改之未净，又未交代重名之由，致生疑团，实属疏误 琥珀、珍珠，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鹦哥，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橘，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惜春喜好绘画，其两丫鬟名，亦因画生屏，俱关画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如此婢名，可知主人之俗气。张新之评曰："见其依炎附势，人喜亦喜，人贵亦贵而已。"外带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李氏的丫头素

云、碧月，凤姐儿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并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钏、彩云，也跟了凤姐儿来。奶子抱着大姐儿，此句下，庚辰、蒙府诸脂本尚有"带着巧姐儿"一语，戚序本作"带着丫头们"，甲本删之。梦稿本原抄同庚辰各本，后删夷，同程本。如此删改，与小说对巧姐描述前后合榫。另在一辆车上。还有几个粗使的丫头，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妈子，并跟着出门的媳妇子们，黑压压的站了一街的车。写来纷纷簇簇，浩浩荡荡，以现贾府女眷出门势派。姚燮眉评曰："以上可指数者三十九个，加之老嬷嬷、奶娘、家人媳妇们等，大约有七八十个女眷，而以'黑压压'三字包括之，真是妙文。"姚氏、王伯沆又并疑之云：如何宝玉房中许多丫头，绝无一个人去，何耶？姚氏复引他人语解之云："罗列诸婢，无小无大，花团锦簇，而怡红院中鲜有一与者，盖婢皆从主；若侍奉公子者，毕竟外观不雅，毋宁舍旃。其说亦通。"究竟通否，尚待识者释疑。

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都站在两边观看。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七言八语，指手画脚，就像看那过会的一般。只见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彩辔朱缨，在那八人轿前领着那些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而来。却是鸦雀无闻，只有车轮马蹄之声。

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由上文"那街上的人"一句至此句，甲本及诸脂本作"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蹭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碰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说笑不绝。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姑娘们，看人笑话'说了两遍，方觉好了　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　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街上的人都站在两边，将至观前"。梦稿本原抄同各脂本，后之改笔，同乙本　此段文字，由作者叙述，写众姑娘出门，如鸟脱樊笼，得返自然，兴奋说笑，确是"不立规矩"场景，恍如闻见　乙本改由旁观者"街上人"看出，转换视角；并特特点出由"小门小户"妇女眼中，观看世族大家公子、小姐出行势派，浩浩荡荡，却"鸦雀无闻"，显示大家规矩，别是一番光景。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2]，带领众道士在路傍迎接。宝玉下了马，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3]，见了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塑圣像，便命住轿。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凤姐儿的轿子却赶在头里先到了，带着鸳鸯

等迎接上来，见贾母下了轿，忙要搀扶。此亦尊敬尊长之礼也《礼记·内则》云："……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于此等人所习见处，作者总不肯遗漏一笔。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④]，照管各处剪蜡花儿，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打了个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斤斗，骂道："小野杂种！往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烛剪，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打，打！"

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过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儿，剪蜡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混钻呢。"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了的，那里见过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儿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呢。"说着，便叫贾珍去好生带了来。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蜡剪，跪在地下乱颤。写小道被打，说"爬起"、"滚出"、"混钻"、"乱颤"，表现其年幼胆小，惊慌失措，情状如画。姚燮批曰："只一小道士，写得文章异样精彩，真才子之笔。"亦显贾府之威势。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不用怕，问他几岁了。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贾母还说："可怜见儿的。"又向贾珍道："珍哥带他去罢。给他几个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对待小道，凤姐打之，写其心狠手辣，依势欺人；贾母慰之，写其宽厚慈祥，怜幼惜弱　两相映照，心地各别　贾珍答应，领出去了。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忽见贾珍领了个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带了去，给他几百钱，别难为了他。家人听说，忙上来领去。

贾珍站在台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都一齐喝声说："叫管家！"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进来，王伯沆批曰："'叫管家'三字声容如见　写林之孝尤为活像。"其中"整理着帽子"，一语，同甲本及庚辰、甲辰本，写来较为平实　蒙府、戚序、列藏本作"扣着帽子"，梦稿本作"扣着帽绊"，写其惊慌急跑形状，更显生动　到了贾珍跟前。贾珍道："虽说这里地方儿大，今儿咱们的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在这院里罢；使不

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把小幺儿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儿姑娘、奶奶们都出来，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林之孝忙答应“知道”，又说了几个“是”。贾珍道：“去罢。”又问：“怎么不见蓉儿？”

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出来了。贾珍道：“你瞧瞧，我这里没热，他倒凉快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违拗不得，就有个小厮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还瞪着他，“瞪着他”三字，乙本独异。甲本及甲辰本作“向着他”，义为面对。乙本或因“向”字语义泛泛，所指不明，乃改作“瞪”。意谓小厮承命啐蓉，珍恨犹未解，故瞪之，命小厮再责问贾蓉。此句，庚辰、蒙府各脂本作“贾珍又道：‘问着他’”文义贯通　梦稿原抄同庚辰诸本，改笔同乙本。那小厮便问贾蓉：“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凉快去了？”上文及此句中“凉快”二字，独同梦稿本，甲本及其他脂本均作“乘凉”。与梦稿原抄同别种脂本而改笔文字同乙本者不同。此一现象，值得探究　　小厮语，措辞精妙，状其口齿便捷，性格乖觉。王伯沆批赞之曰：“好小厮，不改珍爷言句，却变了奴才口吻。妙，妙！”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言语。贾蓉当面被啐，不敢作声，写尽大族家长威势、贾府礼法规矩　那贾芸、贾萍、贾芹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并贾琏、贾瑞、贾琼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都从墙根儿底下慢慢的溜下来了。以上写贾珍种种举动，实照应上回元妃送银、叫贾珍“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一段。是故，伺候贾母、安排诸事、管束子弟，皆为尽其职守也　王伯沆批谓：“珍爷此时系贵妃特派人员，故虽琏等亦不敢不惧。”贾珍又向贾蓉道：“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⑤！张新之评曰：“母曰‘娘母子’，道地北语，与父曰‘老子’同。”老太太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连声的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我。”一面又骂小子：“捆着手呢么？马也拉不来。”转头抱怨，斥骂小子，借以出气，先怕后霸，两副形容。恰如姚燮眉批所云：“直写得形真影切，酣畅淋漓，无一笔不从人情世事中揣摩而出，真才子之笔。”要打发小厮去，又恐怕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躺，骑马去了。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来，只见张道士站在傍边，陪笑说道："论理，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的示下。恐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如今现掌道录司印，又是当今封为"终了真人"，交代张道士来头，或隐有时代印迹 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娄真人"条云："娄真人近垣，江西人 宪皇帝（雍正）时召入京师，居光明殿 ……在上前绍幡招鹤，颇有左验，上喜之，封'妙应真人'"此云荣国公替身，而曰"大幻"，曰"终了"，大有深意 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太太、姑娘们都是见的。今见他如此说，便笑道："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还不跟我进来呢。"那张道士呵呵的笑着，跟了贾珍进来。道士来历，悉从贾珍边叙出 写二人言谈，多用戏语，须眉俱动，声口如闻

贾珍到贾母跟前，控身陪笑[6]，说道："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道："请他来。"贾珍忙去搀过来。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奶奶、姑娘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贾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张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万福，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倒罢了，只记挂着哥儿，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回观二十七回，四月二十六日，芒种饯花，宝玉曾听黛玉低吟 葬花辞 。或以为"四月二十六日"即宝玉生辰，"遮天大王"乃调侃宝玉也 并有论者据宝玉生辰，推测雪芹亦生于四月二十六日 此非无因，然以虚证实，难以定论 今人邓云乡 红楼风俗谭 则云："遮天大王"之名，乃雪芹"特地编造"，寓意"一手遮天"，依作者构思历史背景，显然有其"针对性"。姚燮评亦尝曰："遮天大王不知是何神道？天而可遮，岂不怕黑了半边。"其意与邓氏所说相近 人也来的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儿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贾母说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头叫宝玉。

谁知宝玉解手儿去了，才来，观中做遮天大王圣诞，宝玉推故不来；老道要见宝玉，又说去"解手儿" 对老道实实不敬 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也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上云贾母气色"越

发好了”。此说宝玉“越发发福了”，老道尤善措词，人情练达，应对自如。贾母道：“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儿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张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儿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都好的了不得。八回亦曾写清客、管家说在“好儿处”看见宝玉写的斗方儿、字法越发好，而向其索字　前后照应，文字周密　亦可知宝玉所写字、诗确已传至外面，为人称道　怎么老爷还抱怨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二回、三回写贾珍、贾琏、宝玉都不喜读书，今张道士云“也就罢了”。义犹算了，表示无可如何　诗礼之族，子弟如斯，实实令人慨叹。又叹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酸酸的。贾母听了，也由不得有些戚惨，上句中“酸酸的”三字，诸本作“流下泪来”；此句“有些戚惨”，诸本作“满脸泪痕”。各本用词平实，感情直露；乙本改易，较为浑含　说道：“正是呢。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还像他爷爷。”问安话旧，写来琐琐碎碎，“只这玉儿还像他爷爷”句，或点出贾母溺爱宝玉之由　姚燮评云：“无一语不入情，无一语不入理，真令人拍案叫绝”

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儿的不用说了，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罢。”说毕，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个人家儿，看见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长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提亲了。要论这小姐的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评者多以为张道士所言，当隐指黛玉　如王伯沆云：“张道士意或指黛玉，故所说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与凤姐送茶叶一段吻合。”或谓道士所说，实是“随口博欢”，乃泛设也。观下文宝玉嗔怪张道，此说当是　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示下，才敢提去呢。”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你如今也讯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的上，就来告诉我。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儿、性格儿难得好的。”贾母深通世故，亦知老道所说，实虚词妄言，姑以和尚之言敷衍之　至嘱其物色来告，当亦可知贾母为宝玉择婚标准如此

说毕，只见凤姐儿笑道："张爷爷，我们丫头的寄名符儿，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下不来。"张道士哈哈大笑道：前用三"呵呵"，此用一"哈哈"，写张道士笑声，筋脉生动　稠人广众，如此大笑，活现一有体面之老道形容"你瞧，我眼花了。也没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承望娘娘来做好事，也就混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呢，等着我取了来。"说着，跑到大殿上，一时拿了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7]，托出符来。张道士先皇御呼"仙人"，当今又封"真人"，而如此奉承贾府女眷，人情世事，描写尽致　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符。

张道士才要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拿个盘子托着。"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倒唬了我一跳。我不说你是为送符，倒像和我们化布施来了。"众人听说，哄然一笑，连贾琏也掌不住笑了[8]。凤姐不避嫌忌，与老道诙谑逗乐，以博贾母一粲，或谓其"不守闺范"，实正写其性格特征也　文亦　趣横生，读之解颐　贾母回头道："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地狱。"凤姐笑道："我们爷儿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骘，迟了就短命呢？"与老道戏称"我们爷儿们"，何其放诞　王希廉评曰："中间夹写凤姐戏言，不但前后灵活，且即借伏凤姐短命　"是则，张道士所说，又谑语成谶矣

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倒不为化布施，倒要把哥儿的那块玉请下来，托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和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贾母道："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呢，带着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就是了。"张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还硬朗；二则外头的人多，气味难闻，况且大暑热的天，哥儿受不惯，倘或哥儿中了腌臜气味，倒值多了。"贾母听说，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此是第十一次写及通画灵玉也，为下文摔玉作引　放在盘内。那张道士兢兢业业的用蟒袱子垫着，捧出去了。

这里贾母带着众人各处游玩一回，方去上楼。只见贾珍回说："张爷

爷送了玉来。”刚说着，张道士捧着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儿的玉，实在稀罕，都没什么敬贺的，这是他们各人传道的法器[9]，都愿意为敬贺之礼。此前，已有两次叙写通灵宝玉为人所賞鉴。一是八回，宝钗索看通灵，引出金锁，隐点金玉良缘；二是十九回，袭人摘玉与姨姊妹们传看，而说“什么稀罕物儿，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恃宠自得。此回又写张道士捧玉给众道徒看，借纳贺礼。三者情景，虽各各不同，然宣示“宝玉”之意，则前后如一。虽不稀罕，哥儿只留着玩耍赏人罢。”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璜[10]，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琢金镂，共有三五十件。因说道：“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那里来的，何必这样？这断不能收。”张道士笑道：“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要不留下，倒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了[11]。”

贾母听如此说，方命人接下了。宝玉笑道：“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个也无用，不如叫小子捧了这个，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罢。”与四十一回送茶杯给“贫婆子”刘老老，同一心肠。怜悯“穷人”，正写宝玉心地善良。然亦如姚燮所评：“将贺礼俵散，意亦甚善，特未省穷人得此，难为温饱。”此乃“又不知稼穑艰难之说。”贾母笑道：“这话说的也是。”张道士忙拦道：“哥儿虽要行好，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罕，也到底是几件器皿。若给了穷人，一则与他们也无益，二则反倒遭塌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给他们呢？”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上拿钱施舍罢。”说毕，张道士方才退出。

这里贾母和众人上了楼，在正面楼上归坐。凤姐等上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一时贾珍上来回道：“神前拈了戏[12]，头一本是《白蛇记》。”贾母便问：“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13]。”贾母点头道：甲本及甲辰本无“点头”二字，梦稿本原抄亦无，后旁添此二字；其他脂抄各本作“贾母笑道”。点头，表示许可或领会。乙本所改，或更妥切。“倒是，第二本也还罢了。神佛既这样，也只得如此。”上句中“也还罢了”一语，诸本均同。《中文大辞典》“网部”收录“罢了”一

词:"二、遇事将就,曰也还罢了,是排遣意。"末句"只得如此",诸本作"只得罢了";梦稿本原抄无"神佛"以下十字,旁添文字同乙本。此句下,张新之本有批云:"着两'罢了',见其时已过,荣宁将消歇矣。否则《满床笏》尚有何不美,而贾母作此不足之词?"此批切合句意。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14]。"贾珍不言第三本,待贾母问后始说,似亦心有所感,不愿说明矣。此三戏,与十八回元妃归省时所点四出戏对看,前者重在暗示人物结局,此则意在隐喻家族命运。三本剧目,戏场妆点,层次秩然,恰合贾氏之兴盛衰败三大阶段。故王希廉评云:"神前拈戏,第一本《白蛇记》,汉高祖斩蛇故事,是初封国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满床笏》是现在情形,第三本《南柯梦》是后来结局,故贾母黯然,止演第二本。"黄小田批亦云:"头一本祖上功勋,第二本贾氏极盛,第三本终归一梦,包括全书。"两次戏目,均隐含于"热闹中间",确有总括全书之旨。贾母听了,便不言语。此段写贾母识见,情真理切,底面俱到。对头本戏,贾母"点头"称是,或有自喜之意;对第二本,表示"只得如此",心绪有变,似含无奈之情;及闻末本,"便不言语",陷于沉思,乃显悲戚之感。此与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同一神理。比较宁府"一味好道"之贾敬、"一味高乐"之贾珍,贾政母子对家族命运,亦有感受,而与探春、凤姐有相通之处。奈贾政迂执不化,贾母只求享福,贾府败落,母子亦难辞其咎。贾珍退下来,走至外边,预备着申表、焚钱粮、开戏[15],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傍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东西,将自己的玉带上,用手翻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16],此乃关涉宝黛爱情纠葛之第二物件也,与八回之金锁遥相映照,故郑重出之;且以此折射出各人情态,每人一语,而文情俱妙。便伸手拿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湘云之有金麒麟,别人不知,独宝钗记之。盖因自己有金锁,故亦留心别人之佩物也,的是"有心"人。贾母道:"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湘云麒麟,宝玉未见,经人点出始感惊异,可知二人契好,纯出一片浑朴之心,并无他意。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敏如探春者,对宝钗心思,洞若观火,出语虽含蓄,然着一"笑"字,讽意显然。黛玉

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他才是留心呢。"比之探春，颦儿声口，尖刻直露，更为刺心　宝钗听说，回头妆没听见。上回云宝钗见宝　在一起，"妆没看见"；此又言闻讥讽语"妆没听见"，重使故智，此等处正写宝钗之含忍不露、会处世也

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忽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是史湘云有了，他就留着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都不理论，惟有黛玉瞅着他点头儿，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心里不觉没意思起来，又掏出来，瞅着黛玉赸笑道："这个东西有趣儿，我替你拿着，到家里穿上个穗子你带，好不好？"黛玉将头一扭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可就拿着了。"说着，又揣起来。　玉揣　、　㞕，洪㞕　评曰：此"不过欲与湘云比对调笑，无深　也，故不　踵即　，之见不甚措　"看三十一回"因麒　伏白首双星"，其　自明　"拿起"、"　" "瞟人"、"掏出"、"讪笑"、"又揣起"，写来文情跌宕，细致入

刚要说话，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续娶的媳妇胡氏婆媳两个来了，照应上文贾蓉回去告诉尤氏婆媳来观伺候句　秦氏死后，未说明贾　续弦，出一胡氏，似嫌突兀　诸本均无"胡氏"二字　故姚燮眉批云："贾蓉新娶的媳妇不知姓什么，又不知几时续娶的"程甲至九十二回补明胡氏乃前京畿道胡老爷之女　程乙径指胡氏，当由此而来　见过贾母。贾母道："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说了，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原来冯紫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凤姐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嗳呀！我却没防着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17]。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预备赏封儿。"刚说了，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女人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家也有礼来了。

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醮，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说："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的惊动人。"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

便懒怠去。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贾母因昨日见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嗔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已后,再不见张道士了。"宝玉声言不肯再见张道士者,意在表明,自己独钟情于黛玉,不愿他人来说亲事 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原故。二则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因宝玉不快,黛玉中暑,贾母"便执意不去",可知贾母待宝 二人甚亲 凤姐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也不在话下。收束清虚观打醮一段,即转入下半"情重愈斟情"一节文字

且说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怠吃,不时来问,只怕他有个好歹。黛玉因说道:"你只管听你的戏去罢,在家里做什么?" 玉之 . 只为劝宝玉 看戏,不必在 烦恼, 贴之也,本无"奚落"之意 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之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 红楼 全书,用及"烦恼"一词,凡二十八次 贾府中人,自老祖宗,至小奴婢,或为家事,或为生计,或为爱情,或为婚姻,或为亲情,似人人皆有苦恼,事事难免烦扰 其中写及宝黛烦恼心境者,共九例 一缕情丝,婚天际地,向谁倾诉,何人能解? 此二人所以每每或喜或怒,自起魔障,自寻烦恼也 恰如 法句经 所云:"烦恼无量,总以爱欲为本;不染爱欲,苦即净尽 "要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黛玉说了这话,倒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你了。罢了,罢了!"宝玉不察黛玉之意,误为黛玉劝去看戏,乃因愿闻张道士之言,有心"奚落",故曰"我白认得你了",责其负心也 是如姚燮所评:"此段争闹,却从宝玉一边先起 "

黛玉听说,冷笑了两声道:"你白认得了我吗?我那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黛玉好意,反遭怨詈,情急之下,乃明说有金锁之人,自然不"白认得" 张新之评云:"写情字,一步紧一步。"宝玉听了,便走来,直问到脸上道:由心中"烦恼",而"动肝火",而"沉下脸来",而"直问到脸",宝玉气恼极矣 "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黛玉一时解不过这话来。

宝玉又道："昨儿还为这个起了誓呢，今儿你到底儿又重我一句。我就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呢？"张新之评谓："七穿八达，不惟黛玉解不过这话，看官亦目迷心炫矣"这里实照应上回因元妃赐物宝玉赌咒之语，黛玉当时亦表白心无"金玉"之说。此处重言，实情深至极语也《红楼》行文极尽映带穿插之妙。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昨日的话来。今日原自己说错了，又是急，又是愧，便抽抽搭搭的哭起来，此句，诸本作"便战战兢兢的说道"。梦稿本改笔，与乙本同。乙本习以"抽抽搭搭"或"抽抽噎噎"形容黛玉低声哭泣情状 说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拦了你的姻缘，"你的姻缘"一语，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诸脂本，于"姻缘"上有一"好"字。如是，方与下文"好姻缘三个字"一语相合，去之未妥 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宝玉重提咒语，黛玉已信其不见张道士，非为"金玉"，着急愧悔，实已知错；但不明言，仍诬称其为"怕拦了姻缘"，宝玉如何担荷得起？

原来宝玉自幼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下流"一词，诸本均同，惟列藏本脱一"流"字 王伯沆批云："此二字，我却不喜，删去为是。"又云："以此二字加之宝玉，全书不必作了。"按"下流"，此当作"下品"讲，义即不入流也。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云："某太史掌教金陵，戒其门人曰：'诗须学韩、苏大家，一读温、李，便终身入下流矣。"杜纲《娱目醒心编》第四卷第二回亦云："欲做不流之事，体面攸关"下回宝玉骂小丫头们为"下流东西"，亦用此意。均与今日所说行为卑鄙义有别 第四十四回邢夫人斥骂贾琏为"下流东西"，即用今之通行义 〇此回乃最后一次写宝黛口角也，作者故代其设言，将两人心事"痴病"，特特提出，总束一笔 此先写宝玉，立一"痴"字案。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斯磨[18]，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如是，则宝钗亦不及黛玉矣。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探。此说黛玉，亦以"痴病"二字作起。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我也将真心真意瞒起来，都只用假意试探，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事。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你就

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拿这个话堵噎我。可见我心里时时刻刻白有你，你心里竟没我了。”宝玉是这个意思，只口里说不出来。此语，下文重言之　心中之意，不能直说，不能表白，乃旧日礼法使之然也，亦宝黛爱情悲剧之社会原因也。那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人的呢？在黛玉心中，宝玉是一“重人轻物”之人，与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同一意旨。而斥“金玉相对”为“邪说”，则与三十六回宝玉梦中喊骂“金玉姻缘”之说“如何信得”相呼应。我就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无闻的，方见的是待我重，无毫发私心了。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呢？可知你心里时时有这个‘金玉’的念头。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儿着急，安心哄我。”写黛玉之想，几经层折，尤觉深细　姚燮眉评曰：“黛玉此想，虽是追进一层想，然已转变一层想矣。所谓好到十二分，便疑到十二分也。”○以上写宝黛二人，一个那样想，一个这样想，本属一心，却因有“金玉”之说，而隐曲难剖，黛玉因之忧虑，宝玉因之烦恼，反出两歧，乃生龃龉矣。那宝玉心中又想着：自此句至下文“竟叫我远了”一段，甲本及脂抄各本均置于下文“反弄成疏远之意了”句后，文字亦略异；梦稿本原抄同诸脂本，改易文字同乙本。依叙次，乙本改移似更明晰。“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黛玉心里又想着：“你只管你就是了。你好，我自然好。黛玉此想，正写出两人“原是一个心”。你要把自己丢开，只管周旋我，是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了。”一个又那样想，一个又这样想，由“金玉”之说，转进一层，而想及“远近”之心。你近我，我反以为远；我近你，你亦以为远，“即之愈近，离之愈远”，亲极反疏，只因两人各“将真心真意瞒起来”耳。

看官，又用说书套语，转换叙事视角，与首回以此套语交代作书缘起，同一章法　诸本无此二字　你道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如此看来，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了。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难以备述。以上将宝黛素昔“私心”总叙一段，以下乃由内隐心事，转向“外面形容”，落至砸玉、剪穗一段文字，接榫无痕，章法深细。

如今只说他们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

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来，便赌气向颈上摘下通灵玉来，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劳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三回写宝黛初次相见，宝玉即"狂病"发作，"狠命"摔玉，此又写之　王伯沆批："'咬咬牙'三字，扪之有棱"宝玉视"玉"为祸根，以为砸破"通灵"，"金玉"邪说即可消矣　"摔玉"为全书一大关目，故郑重写之。此乃第十二次写通灵玉也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不动。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何苦来，你砸那哑吧东西？有砸他的，不如来砸我。"

二人闹着，紫鹃、雪雁等忙来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劲的砸那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见比往日闹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袭人忙赶了来，才夺下来。"才"字，与上文"下死劲"相映，可知袭人亦是"下死力"夺

宝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眉眼都变了，从来没气的这么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呢？"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伤心语也，亲极而疏，所谓"同心人反不知心"，每有是事，亦合常情　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急，方才吃的香薷饮[19]，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用香薷饮解暑，照应上文黛玉中暑事　因张道士议婚，黛玉情态不畅，回来中暑；因与宝玉口角，"心里一急"，将药吐出　则黛玉之病，亦由"情"所致　紫鹃忙上来用绢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块绢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揉。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儿，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了；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心里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竟还不如紫鹃呢。与上文袭人所说、黛玉所想，两两相映，又用两"过的去"、两"心坎儿"、两"不如"字，文情透切　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凑，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叠用四"一行"，写黛玉吐药后之怯弱光景，在在如画，情殊可怜　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和他较证，这会子他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口角之后，潜生悔意，口虽不言，心实相怜

矣 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来了。

袭人守着宝玉，见他两个哭的悲痛，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则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黛玉，两头儿为难。正是女儿家的心性，不觉也流下泪来。紫鹃一面收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的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自哭各自的，索性也伤起心来，也拿着绢子拭泪。写四人同为一事而哭，然每人心 ，各各不同： 心 。 入微 。 玉"伤心大哭"者，乃怪 宝玉反不知心，而袭人则道着心事也；宝玉"由不得滴泪"者，乃见黛玉不胜怯弱，"自己后悔"也；袭人"心 " 泪者，乃见宝 哭得悲痛，"两头为难"也；紫鹃"伤心"拭者，乃见 人哭泣，心黛玉之病也 王希廉评曰："宝玉砸玉，黛玉吐药，宝黛袭紫四人无 对泣， 写吵闹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气 "四个人都无言对泣。

还是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和林姑娘拌嘴呀。"袭人本欲劝之， 料又触 嗔，再激一波 。砸玉之馀文 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就铰。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 玉 ，与十七回剪香袋，相映成文 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呢。" "别人"， 宝钗也 二十 回尝写宝钗烦袭人 打结子 姚曰："此 语所谓口则 之愈远，心则引之愈近也 "此回写 玉气恼宝玉语，大率如 袭人忙接了玉道："何苦来，袭人说"何苦来"，与上文 玉两次"何 "，同一声口 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宝玉向黛玉道："你只管铰，我横竖不带他，也没什么。"

只顾里头闹，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儿，便连忙的一齐往前头去回了贾母、王夫人知道，好不至于连累了他们。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也都不知有了什么原故，便一齐进园来瞧。急的袭人抱怨紫鹃："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鹃又只当是袭人着人去告诉的，也抱怨袭人。贾母、王夫人之 ，袭人、紫鹃不知就里，互相抱怨，亦入情理

那贾母、王夫人进来，见宝玉也无言，黛玉也无话，问起来，又没为什

么事，六字轻轻一掩，究竟"为什么事"，谁人能解，蕴涵得妙。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鹃两个人身上，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伏侍，这会子闹起来都不管呢？"因此将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的说，只得听着。宝黛"私心"，袭鹃二人深知之；然以婢女之身，不便对贾母、王夫人明说也，故只得挨骂听训。〇此写宝黛"无言""无语"，袭鹃二人"没的说"，与前写四人同哭，泣涕涟涟，前后映照，笔亦变幻入妙。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方才平伏。带出宝玉，原为平伏事端，殊不知撇下黛玉，使之愈感无依无助、孤单凄凉。

过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贾府诸人都去了。宝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中正自后悔，无精打彩，那里还有心肠去看戏，因而推病不去。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气，本无甚大病，听见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听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推断之词，其实不错，观照上文宝玉没"心肠"去看戏句，两人心心相印也。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铰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带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带。"因而心中十分后悔。与上文宝玉两次自己"后悔"恰成对照，为下文两人复合作一铺衬。

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气，只说趁今儿那边去看戏，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一世里造下的孽障？偏偏儿的遇见了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儿，所谓"冤家"，乃反语见义　宝黛听之，当是昵称。宋人蒋津《苇航纪谈》引《烟花记　云："冤家之说有六：情深意浓，彼此牵系，宁有死耳，不怀异心，此所谓冤家者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心想魂飞，寝食俱废，此所谓冤家者二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抱恨成疾，殆与俱逝，此所谓冤家者六也。"明人闵遇五注《西厢　曰："不曰可爱，而曰可憎，犹如冤家，爱之极也，反语见意。"元明戏曲惯以"五百年前冤家"指似怨恨而实相爱之恋人。故下文有二人一番涵味　就贾母言，所说"冤家"，当谓似恨实爱而使自己烦恼之人也。明人洪楩编《雨窗集》上集《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小官人道：'只为一个冤家，恼得我过活不得。'"九十八回凤姐称宝玉为"那个冤家"，义同此。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的是俗语儿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几时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任凭你们两个冤家闹上

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他娘的又不咽这口气。"“偏他娘的”四字，甲本及庚辰、舒序、甲辰本作“偏又”二字，其馀脂本作“偏生”；梦稿本原抄作“偏生”，另笔将“生”旁改作“他娘的”，同乙本　依贾母身份，似不宜说此粗语　贾母此言，似已认定宝黛之心事也　庚辰回首总评云：“二玉心事，此回大书，是难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书之大旨。”张新之亦于“不是冤家”此一俗语下批云：“通部书所自出，而书正为解此一语而作也。借此老一醒出之，是大眼目。”自己抱怨着，也哭起来了。宝黛屡屡拌嘴，贾母能不担忧？爱而生怨，怨而哭矣。着一“也”字，映衬上文四人同哭。

谁知这个话传到宝玉、黛玉二人耳内，他二人竟从来没有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儿，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都低着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儿，不觉的潸然泪下。“细嚼”“滋味”四字，殊多含蓄。“不是”句，语出《西山一窟鬼　、《楚昭公》等宋元话本杂剧。清人褚人获　坚瓠丁集》亦云：“金文通息斋云：冤家不簇，不成眷属，可见六亲皆冤家聚会……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也　”正言之，意谓冤家聚头，必成眷属。宝黛二人，均有“痴病”，爱之深而生嫌，求之近而反远，时怜时怨，忽好忽尤，不独作践自己，亦且伤害对方，谓之冤家可也，此盖二人体味“不是”句之意，以为平日之忧疑，乃属多事，而“潸然泪下”也。◯此节文字，写黛玉之哭有五，实是第十次还泪也，写来最为酣畅透切。虽然不曾会面，却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正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到底“一心”，单提特写，照应上文“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句。

袭人因劝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的小厮们和他的姐姐妹妹拌嘴，或是两口子分争，你要是听见了，还骂那些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儿们的心肠，今儿怎么你也这么着起来了。明儿初五，大节下的，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是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了，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儿，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儿的，这么着不好吗？”末句，诸本作“这么也好，那么也好”；梦稿本旁改文字，则同乙本　姚燮甲本批曰：此乃“不知怎么便好。”洪秋蕃尤以为，此句为“敷衍”语、“藏奸”语，意在“讽示贾母，将黛玉搬出园外亦无不好”。乙本所改，则语意明澈，不致误读。◯袭人本是一解事人，一番劝语，实实在理，宝玉无可支吾矣

且与下回紫鹃劝黛玉相对。宝玉听了，不知依与不依。

要知端详，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动戏：指场面较热闹的戏。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五出"选优"有"明日教动戏，叫老妥试试我的鼓槌子"一调笑语。

② 法官：旧时对有职位道士的敬称。

③ 山门：佛寺大门。因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称。后泛指寺院。

④ 剪筒：存放蜡花的用具。

⑤ 娘母子：包括母子、母女、婆媳在内。

⑥ 控身：向前弯腰，表示恭敬。

⑦ 经袱子：旧时称包裹书卷的绸布为袱子，僧道用以包裹经卷者，称为"经袱子"。

⑧ 贾琏：与上文未合，误，诸本作"贾珍"。

⑨ 法器：原指僧道斋醮所用的引磬、木鱼、铙钹等器物。此指传道诵经时所用之器具。

⑩ 金璜：金属制成之璜形饰物。璜，本为古玉石器名，形状似璧之一半。

⑪ 门下出身：门下，即门庭之下，指权贵者之家。张道士是荣国公替身，故云。

⑫ 神前拈了戏：指在神座前用掣签或拈阄方式，选出要演唱的戏目。因打醮演戏是给"神"所看，故戏目要由神道决定。

⑬ 《满床笏》：清代传奇，又名《十醋记》，范希哲撰。剧本演唐郭子仪"七子八婿，富贵寿考"的故事。

⑭ 《南柯梦》：又名《南柯记》，明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演淳于棼梦至大槐安国，拜驸马，当太守，权倾一时，最终失宠被逐，恍然梦醒，才知是一场梦而已。

⑮ 焚粮钱：用金、银箔纸折叠成元宝等物，祭神时焚烧，叫"焚粮钱"。

⑯ 赤金点翠的麒麟：用赤金制成点缀有翠羽的麒麟。麒麟，传说中一种神兽，旧时作为祥瑞的象征。

⑰ 斋坛：僧道用以诵经朝礼的场所。

⑱ 耳鬓斯磨：斯，蒙府、列藏本作"撕"，戚序本作"厮"，舒序本作"相"。七十二回作"耳鬓厮磨"。《汉语大词典》"斤"部：斯，同"厮"，作"互相"讲，并采收本书第八十七回"斯抬斯敬"一词。"斯"、"厮"二字，当"互相"讲时，本书多混用。

⑲ 香薷饮：一种药剂。以香薷、厚朴、白扁豆制成，主治夏令感寒伤暑、胸闷呕吐等症。

回 评

此回之上半，写清虚观打醮，贾府女眷闲逛看戏，诸亲友闻之，竞相送

礼，铺张扬厉，以显耀荣府势派，此乃贾府回光返照之时一场“虚热闹”也。“福深”之人，仍要“祷福”，终致乐极生悲，家事消亡。回之下半，写宝黛口角之争，乃继上回“金玉”、“姐妹”之后第八次感情摩擦，亦即宝黛爱情发展阶段最后一次纠葛冲撞也。屡次口角，此番为最，乃至摔玉剪穗，惊动贾母，而使其以不咽气自怨；后二人闻贾母“冤家”之说，以为可结连理，乃各自“后悔”，感情又一次加深，所谓“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此后乃再无口角也。

上回之看红麝串，此回之揣金麒麟，皆写宝玉“泛爱”之情也。清虚观打醮，湘云并未在坐，而宝玉听说其有金麒麟，遂将张道士所送贺物金麒麟揣入怀中。度其意，或欲与湘云相比对也。陈其泰批曰：“要知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契好，其意全不在夫妇床第之间。故不嫌于泛爱，与俗情自是不同。不得谓其情无一定，不专注黛玉而责之也。”是知宝玉之所以与钗黛云三人相契，并非为男女房中之事，只是“率其天性”而已。所不同者，其锺情于黛玉也，是因二人志趣契合，理想一致，较比钗云，情意尤深一层。而所以亲厚钗云，则如陈其泰所评：“宝玉之爱姐妹，是其天性。虽情独锺于黛玉，亦岂能恝然于宝钗、湘云哉。”此时之黛玉，或已猜知宝玉“心事”，故对其怀揣金麒麟，并不介意，却似有“赞叹”之意。黛玉忧疑者，乃宝钗金锁，而非湘云麒麟也。

全书虽多次写及宝黛口角，然如张新之所评：“屡写屡变，无稍重复，是为奇文。”此回下半所写，尤思路灵动，提摄精细，章法严谨。文之开端，先从宝玉写起，因张道士论婚事，宝玉不快，遂生龃龉；中间插入叙述者一段设想文字，夹叙夹议，双起双承，写二人心理，将其“素昔私心”作一大结；末后写二人各自悔悟，闹而复合，结束通章。叙者设想一段，时或插入人物对白式内心语言，款款深深，层层递进；如抽独茧，使人物之假意与真情、言行与内心，相互悖逆，形成反差，揭示宝黛矛盾心理，微妙感情，刻画人微，淋漓尽致。

此回写众人之哭，画其哭态，剖其心事，最为传神。与后文四十回“两宴”写众人之笑，前后照映，确有同工异曲之妙。哈斯宝评之极详：“本来写一人悲泣就已很难，更不必说两人哭泣之哀了。书中写的由两人到三人，由三人而四人，且四人虽为一事而哭，但各怀心事，便绝妙无比了……黛玉的

哭是苦的，宝玉的哭是涩的，袭人的哭是酸的，紫鹃的哭是辣的。”

此回写宝黛之口角心事，不惟为宝黛爱情之一大转折，并有承前启后之功用。至下回，宝玉赔礼立誓，三十二回倾诉肺腑，黛玉乃彻底明白宝玉之心。此后两人再无争执矣。直至宝钗定姻，人人皆知，独黛玉痴情不疑也。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①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话说林黛玉自与宝玉口角后，也觉后悔，但又无去就他之理，自觉“后悔”，写其通情达理也；不去“就他”，写其倔强自尊也。两相结合，乃是黛玉真性情。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几经口角，宝黛爱情，由发展而趋向成熟。黛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闷闷不舒，若有所失，此亦情所必至也。至诉肺腑、旧帕题诗后，其疑虑始消，而转至悲其病也。紫鹃也看出八九，便劝道：“论前儿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黛玉啐道：“呸！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紫鹃笑道：“好好儿的，为什么铰了那穗子？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不称“姑娘”，改说“咱们”，尤显亲密 紫鹃之于黛玉，意气交孚，名为主婢，情同姐妹。看此两段劝黛玉语，批评其“浮躁”，数落其“不是”，责怪其“小性儿”，句句直揭其短；而黛玉不愠不怒，不作反驳，其心实感佩矣。紫鹃者，可谓黛之知心婢也，亦可谓之忠诚友也。○此与上回末袭人劝宝玉为一对。两人均弹主人之非，劝其自讼自省，消解固结，用意相同。

黛玉欲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听，笑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心实愿之，口则拒之，是为黛玉声口。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口里说着，便出去开门，果然是宝玉。径去开门，非敢违命，实乃洞知黛玉深爱宝玉之心也。姚燮眉评云：“袭人劝宝玉，紫鹃劝黛玉，两青衣皆真知己 假令不许开门而奉命惟谨，便非知己。”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

着说道："我只当宝二爷再不上我们的门了，谁知道这会子又来了。"本在 之中，而 ， 之态，紫鹃亦解事人也 宝玉笑道："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就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宝玉此语，一 解释，说明不要夸大其事；一是慰藉，表示其† 至死不移；一是问好，借端下气赔礼 其用意亦良苦矣 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还不大好。"紫鹃对答亦妙，意在暗示宝玉 向 玉 个 ，以谅 宝玉笑道："我知道了，有什么气呢。"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黛玉又在床上哭。

那黛玉本不曾哭，听见宝玉来，由不得伤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近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恼我，两心相知，情至语也 但只是我不来，叫傍人看见，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的是的。要等他们来劝咱们，那时候儿，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他们""咱们"，彼方也，己方也； 亲 ，孰近 远，情意 ，肫挚感人 玉 会，感动而悲，不禁哭矣 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十声。几十声，同甲本及戚序本；庚辰、蒙府、甲辰、列藏各本作"几万 "。舒 作"几 "；梦 本原抄亦作"几万声"；后点 "万"字， "几声" ，"几万 " 原文，系"夸张 辞法" 梁刘 ． 文心 龙 "夸 " 则云，夸张当"夸而有节，饰而不 "，忌"夸过其理"，有违常情 或因此也，有 红楼 理者，乃对 些 字表 作了改动 此处"几十声"， 芗仙史评订玉 本复改 "之十 "，又 同于甲本 人文订本，亦多作"乙十 " ，各有仁 ，文 歧 ， 一彳 下文" 官画 "之歧出，亦同

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这会子听见宝玉说"别叫人知道咱们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别人原亲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权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那里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父母双亡，旁无 ， ，一身孤 ，何以为家？虽是顺口而言，却也令人 酸 宝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王希 评 、；

"是以谶语作伏笔 " 此段对话，情不自持，步步逼之，直出"死"字 "你死了，我做和尚"，下回亦有此语，仍对黛玉而言 洪秋蕃批曰："宛然有生不相离、死不复娶之义，是直以夫妻自居矣"无怪黛玉斥之为"胡说" 黛玉一闻此言，登时把脸放下来，对照前文二十三回及二十六回，写宝玉两次以 西厢 词语表达爱意，均致黛玉"撂下脸来"， 其无礼；宝玉此番来赔不是，复又造次，黛玉又"放下脸来"，可 其尊严不可轻犯也 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把这个话告诉别人评评理。"

宝玉自知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涨，低了头不敢作声。幸而屋里没人。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见宝玉憋的脸上紫涨，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子，"哼"了一声，说道："你这个——"此亦半截语也，欲言而止，笔断意连，恨耶爱耶，气耶 耶，实难言传 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 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绢子来擦眼泪。此段写宝 、神态，笔画，洪秋蕃称之为"李龙眠白描之 "也 宝玉出言唐突，后悔不语 ， 玉直"瞅之"，"嗳"了一 ，写其气恼也；继而宝玉"脸上紫涨"，黛玉咬牙，指 。"哼"了一声，写其怨恨也；至说到"你这个"三字而止，乃擦泪"叹气"，写其疼惜也 层层写来，宛 ，深细乃尔

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子，要说也说不出来，上文云 玉"说不出话来"， 处云宝玉"也说不出来"，两人心事，均在不言之中 自叹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掉下泪来。宝玉"所感"者，盖"金玉"之邪说，黛玉之深情，自己之懊悔，尽包其中，故叹 泣之，不觉泪下矣 要用绢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绡帕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此"一摔"，以形传神，极富戏剧性 怨也疼也怜也爱也，款款表情，尽在此一摔之中 与二十八回 玉向宝玉甩绢子对看，彼写其妒意，此写其爱心，各具意蕴 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 上 ，又写 玉四番哭泣，乃第十一次还泪也 宝

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黛玉自己"哭着"，却偷眼看宝玉流泪；而一语不发，唯将绢帕摔去，让其拭泪。虽在气恼，仍然相怜。写二人心肠，刻骨入髓。如甲辰所批："写尽宝黛无限心曲。"并为三十四回黛玉题帕诗伏脉。此等处不知雪芹如何想出，实乃匪夷所思。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他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和你到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理也不知道。""理"字，与甲本及甲辰本同，其他诸脂本均作"道理"。王伯沆批谓："不云'礼'而云'理'，有意。"按"理"，义即道理。《广雅·释诂三》："理，道也。"宋王安石《上蒋侍郎书》云："其于进退之理，可以不观乎？"黛玉所说，实为娇嗔语，有如洪秋蕃所批云："不即不离，不激不随，盛怒初平，有是情景。"

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嚷道："好了！"声口如闻，恰如天外奇峰，横插而来。是凤姐出场，另一章法。宝黛两个不防，都唬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是的呢[②]？还不跟着我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点儿心呢。"说着，拉了黛玉就走。宝黛拉手对泣，似仍有无限款曲，欲待诉说，不意凤姐突来打断，拉走黛玉，宝玉当心有憾焉。〇宝玉一日之内，遭遇不顺遂之事有五，此其一也　诸事不顺，实多为情所困扰。

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伏侍呢。"一面说，一面拉着就走，宝玉在后头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呢，倒像'黄鹰抓住鹞子的脚'，两个人都'扣了环'了[③]。那里还要人去说呢？"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宝黛口角后，老祖宗埋怨焦急，凤姐去打趣说和，两人恋情，已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恰如张新之所评："宝黛情事，凤姐知之，贾母知之，满屋都笑，则众悉知之。"

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宛然雏鸟依人，幽独可怜。宝玉没什么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我又不好，没有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磕去。回应上回薛蟠生日，宝玉推病不去事。大哥哥不知道我病，倒像我推故不去是的。倘或明儿姐姐闲了，替我分辩分辩。"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就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常在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心事，宝钗悉知，客气答之，实刺心语也 尤"生分"一语，对照上文，知说者无心，而听者惭忸，殊难为情。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宝钗道："我怕热。听了两出，热的很，要走呢，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躲了。""就躲了"一语，诸本作"就来了"，语义直白。躲了，义为避开，则较有含意 梦稿本改笔同乙本 ◯宝钗此语，实针对前文宝玉"推病"句，轻轻一刺，宝玉"脸上没意思"也。或说，此乃与上回清虚观打醮宝钗说："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就不去了"语相呼应。依时日与文理，似扞格不合。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也富胎些。""富胎些"三字，乙本独异；甲本及甲辰本作"体胖怯热"，其他脂本作"体丰怯热" 富胎，世俗谓人体胖之婉词。亦写作"富态"、"福泰"、"富泰" 《俚语证古·形貌》云："面相丰润谓之福泰 "明清小说习用语。见《西游记》第四十一回、《金瓶梅》第三十一回、《醒世姻缘传》第八回等。清人归锄子《红楼梦补》第三十六回写湘云叫道："晴雯姑娘的戏竟串熟了，看他妆扮起来，当真有些像杨娘娘呢。"探春摇头道："不像。杨太真还该富泰一点。"此处用词，当套之乙本。至若宝玉出言，亦非无章。明人陈耀文《天中记》卷二十一引《杨妃外传》云："明皇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获习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上又曰：'尔则任吹多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

宝钗听说，登时红了脸，"登时"五字，诸本作"不由的大怒"。宝玉以杨妃拟宝钗，乃随口诙谐，固属不检；而宝钗闻之羞怒，大失其态，似有悖其能含忍、知尽让、有涵养之性格与为人。乙本之改，或较入情合理。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上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像

杨妃，只是没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国忠乃杨妃之兄，玄宗时奸相，权倾朝野，招致“安史之乱” 或说，宝钗以杨国忠比宝玉，乃未暇细审话头，“拟不于伦”也 实则宝钗有意以“哥哥”“兄弟”混言之，不惟明讥宝玉，抑且指桑骂槐，兼斥黛玉也。深心利口，亦舌锋可畏 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靓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着他厉声说道：“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此句，诸脂本作“我和你玩过？你再疑我” 甲本改为“我和谁玩过？你来疑我” 乙本上句从甲本，删刈下句；梦稿本改文，与乙本同。脂本作“你”，明指靓儿，实敲宝玉。甲本改“谁”，义谓“哪一个”或“任何人”，则不独宝玉，且兼扫“姑娘们”中人也 其言凛然，出人度外 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你”“我”“谁”“姑娘们”，字字有棱，复趁靓儿寻扇，借题发挥，讥诮宝黛也 扣回目中“借扇”二字 此乃通书首次写及宝钗疾言厉色，大发脾气 比照八回黛玉借雪雁送手炉讥讽宝玉、宝钗事，一怒一笑，一冷一热，相映成趣 怒者使人畏、笑者令人爱，钗黛性情，亦隐然其间。说的靓儿跑了。第五回曾说小丫头亦多和宝钗“亲近”，此则写因宝玉将其比为杨妃，而迁怒于无辜之靓儿，厉声斥之 前为虚描，此乃实写，以表现宝钗性格之另一侧面也。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向别人搭赸去了。

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儿，不想靓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本欲搭言取笑，及见宝钗发作，遂改口问戏，可见黛玉之宽厚善良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他问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从上文凤姐所云“对赔不是”一语而来，钗见黛有得意之态，便知对方心思，随即讥之，且乘势刺及宝黛两人 姚燮批曰：“因问看戏，乘势嘲笑两人，灵心慧舌，针锋相对，闺阁中谁与鼎立？”此与上述黛玉之宽容，恰成对照 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儿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叫‘负荆请

罪’。”针锋相对，一语道明，又借李逵戏文，奚落宝黛闹而复好，直刺二人之心其尖利处，实不让黛玉 一句话未说了，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凤姐这些上虽不通，但只看他三人的形景，便知其意，也笑问道："这们大热的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便道："没有吃生姜的。"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呢？"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欲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志得意满，适可而止，又见其含容之量 别人总没解过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

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向宝玉道："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夯的[4]，由着人说呢。"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趣儿，又见黛玉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怕黛玉多心，说不得忍气，无精打彩，一直出来。以上数段，写宝玉碰着宝钗，殊难为情，先是无话找话，客气周旋，不料言语失当，宝钗反唇相讥，宝玉尴尬万分 后又因说戏文，堕其局中，而被宝钗、凤姐嘲笑，宝玉更为羞愧 此又落得黛玉说嘴，尤难置辩，忍气而去 此宝玉所遇不顺心第二事也

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长神倦，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点明夏午光景，笔致闲静 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往西"诸本同 张新之评、苕溪渔隐《镌石订疑》均以为"西字阙疑"，"往西应改往东" 按三回所写黛玉从王夫人小正房去贾母处路径及本书该回附录三"荣国府平面简图"，两人所疑甚是，当是往东 到他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的，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王夫人在里间凉床上睡着，金钏儿坐在傍边捶腿，也乜斜着眼乱恍。写屋内人长夏神倦如绘，文心细活

宝玉轻轻的走到跟前，把他耳朵上的坠子一摘。金钏儿睁眼，见是

宝玉，宝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这么着。"金钏抿嘴儿一笑，摆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的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掏了一丸出来，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也不睁眼，只管噙了。知宝玉与金钏调笑，是已熟惯，而非一日矣。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三十二回恰写金钏儿投井自尽，现成俗语，竟成谶语。连这句俗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告诉你个巧方儿，你往东小院儿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宝玉笑道："谁管他的事呢，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教坏"者，当指金钏教宝玉去拿环哥与彩云之"偷情"也。金钏被撵，盖罪在此。贾政正统，对宝玉管束极严，只因其迂腐古板，动辄训斥，教子无方，遂为人所诟病　若王夫人，则对宝玉一味纵容，一旦生事，乃迁怒于人，一何蛮横自私、冷酷无情　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本因自己惹出事端，却"一溜烟跑了"，而由金钏一人承受，致其被撵自尽，宝玉能不愧疚？此宝玉不顺遂之第三事也　并为四十三回私祭金钏伏案

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登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见，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

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第七十七回亦说王氏"原是个善人"。张新之评云："凡此考语，都是似是而非"而"嘉庆甲子本"则批曰："王夫人不能教子，但迁怒于使婢。当时金钏跪求，有'见人不见人'语，明明示以必死；况其时金钏所云并无大过，也卒忍心撵逐。作者特下'宽厚仁慈'四字，赞之乎，抑讥之耳"驳之甚详　看书中写其撵金钏、逐司棋、死晴雯种种行径，恰与此考语构成强烈"反讽"效果　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

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叫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偶因一时谑笑，而被撵出，实也可怜　洪秋蕃评曰："金钏儿固应撵走，然再三跪求，愿受责打，似可姑容。王夫人执意不允，未免寡恩。"那金钏儿含羞忍辱的出去，此句为三十二回"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张本。"含羞忍辱"四字，作者既表同情，亦寄愤慨。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了，自己没趣，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天，树阴匝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四语从宝玉眼中写出园中夏景。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五"柳"："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闻鼓吹者，是树皆有功"此乃以一片柳荫、满耳蝉声映衬人物烦闷之情。刚到了蔷薇架，只听见有人哽噎之声。蔷薇架，在园之东部，怡红院附近。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二"花木"云："尝见人家园林中，必以竹为屏，牵五色蔷薇于上，架木为轩……（蔷薇木香）二种非屏架不堪植。或移着闺阁，供仕女采撷，差可。"下回写湘云拾得金麒麟，亦在此架下。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悄悄的隔着药栏一看，药栏，诸本作"篱笆洞儿"，梦稿本改笔同乙本。药栏，泛指花圃围栏。唐人王维《春过贺遂员外药园》："前年槿篱故，新作药栏成。"而后文五十六回有怡红院中"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句，据此，诸本作"篱笆洞儿"，当更贴合园中长夏风物。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蔷薇架也，宝玉隔篱看龄官画蔷一段，王伯沆评谓其"全是空中写神"。

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5]，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想毕，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是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他是生、旦、净、丑那一个脚色来。

宝玉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

因造次了，颦儿也生气，宝儿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不认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面薄，义为面皮嫩薄 二十三回尝以“薄面含嗔”一语写黛玉激羞而怒之态，词义相类 姚 评曰：“‘面薄腰纤’四字刻划得出，如见其人，不待 下‘袅袅婷 ’一句也”袅袅婷婷，大有黛玉之态。回应二十二回湘云所说分小旦者“是像林姐姐模样儿”句 此处明点，宝玉“不忍弃他而 ”。“注彼而写此”，正 约揭示出宝 之感情关系 论者 曰， 玉之“ 子”有二，即晴 也、龄官也、尤 姐也 晴之“抱屈” 其清白，龄之“画蔷” 其情痴，一姐之“耻 ”则影其刚烈也 宝玉早又不忍弃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见他虽然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拿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各本同，惟戚 本作“十七 ” 按今之通 辞书，繁体“ ”字，皆为“十七笔” 下 “回”字，如 作“田”，则成十八笔 中文大辞典 “蔷”字下录明人唐 书此字，“回”即写 “田” 作者乃用此写法 自己又在手心里拿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看 画 起落， 出“蔷”字，写来入情入理 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至，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再看，还是个“蔷”字。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蔷”，又画一个“蔷”，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几十个” 语，同甲本及戚 、甲 本： 辰、 、 、列藏本 “几千个”。 稿本无 刘世德 红楼梦版本探微 以为，“千” 十” 作“ 十个 ”万符 “ 时情 ” ， 者仍 “ 术夸 ”之说 通检全书 今所见 芹生前流传脂 ，数字表述，大都偏大偏多；其 传抄本，则多由大而小，自多 少；多有改易；后来之镌版印本，大都 向少而小 此一现象，当可注意 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儿。外面他既是这个样儿，心里还不知怎么熬煎呢？看他的模样儿这么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呢。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画蔷一 .

由宝玉之“看”之“想”写出　隔以药栏．局中人龄官．睹花思人．反复画“蔷”．一片痴心；局外人宝玉．为之所动．目眩神摇．痴迷关情　写来一击两鸣．字字工切．蕴藉含蓄．极具韵味　并前者又为二十六回“情悟梨香院”伏笔．后者又为下文误踢袭人作衬

却说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片云”二字．同甲本及戚序、甲辰本；其　脂本作“扇云”．　稿本原抄作“扇云”．后笔改为“片云”　今人庚辰校本以为．“片云”均属“　改”．乃“大　”　此说不确　片云．极言云之少而薄　此与下句凉风催雨语　接　　古人诗词多此用法．如唐人王绩　山中避暑　云：“片云堪度雨，小树即生烟　”耿沣　夏日寄东溪隐者　：“闲田孤垒外．暑雨片云中　”权　　　雨率成呈　中诸公　：“片云飞暮雨．　洒小亭闲　”直至清．王夫之　咏怀　句　二亦云：“　　　　片　　．轻　无劳过雨凝　”其　甚彩　如作“扇云”．亦通．则“扇”用　动词．可当“兴起”讲　　梁书·武帝纪上　有“云雷方扇”句．是为一　忽然凉风过处，飒飒的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那女孩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登时湿了。“　　”　．诸本作“纱衣　”　　　评　：“五月　　　　　　　　不　　　”乙本修订者．或早已疑及于　．遂改“纱”为“把”　　稿本改笔．与乙本同　宝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身上都湿了。”自己身在雨中．　尽湿．　嘱人避雨．痴　忘我．近乎呆耳　那女孩子听说，倒唬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用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儿，那女孩子只当也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宝玉，“嗳哟”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一个画蔷而痴．一个看画而痴．两相“提醒”．方知淋雨．的是一对痴人　张新之评云：“写情写痴．直到绝顶．而两用提　字．则大指点　”如此叙写．方不负回目下句中“痴及局外”四字　说：“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罣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女孩子画蔷淋雨．宝玉恐其激病．而记罣之．然不知其为何许人　情之不情．此其不顺遂之第四事也

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玩笑，被雨阻住，大家堵了沟，把水积在院内，拿些绿头鸭、花鸂鶒[6]、彩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在院内玩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嘻笑。捉赶水禽玩耍，姑娘们嘻笑，写怡红院雨后景象，别是一番情趣。并为下文误踢袭人一衬　此乃第五次写及怡红院也。

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扣门，里面诸人只顾笑，那里听见。叫了半日，拍得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料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袭人笑道："谁这会子叫门，没人开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袭人道："等我隔着门缝儿瞧瞧，可开就开，别叫他淋着回去。""别叫他"句，同甲本，诸脂本作"要不可开，叫他淋着去"。于理欠妥。袭人是一解事人，无论何人，冒雨叫门，理当开启；若非宝玉，能让人淋雨而去否？甲本改之，乙本从之。梦稿本旁改文字，亦同程本。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姚燮眉批云："因雨地不好走，故顺着回廊耳。"《红楼》遣词造语，缜密如斯，他书不及。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好笑，忙开了门，笑着湾腰拍手道：四字神态活现，正映衬下文被踢。看他一路铺垫，至此恰恰饱满　"那里知道是爷回来了，你怎么大雨里跑了来？"

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方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便一脚踢在肋上。袭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儿了。"口里说着，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宝玉淋雨，踢伤袭人，亦与二十六回黛玉叫门不开相应。然黛玉被拒，自叹孤寄，故悲切啼哭，以舒其气；宝玉则本来诸事不顺，心烦气躁，此又以为丫头放肆、取笑自己，发怒踢人，以泄其愤耳。〇且宝玉看画"蔷"，何其体贴，何其缠绵；转瞬间，则怒气勃发，生气踢人。细腻与粗暴、幻想与冲动并存，亦正写出宝玉少年时期之心理特征　忙笑道："嗳哟！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袭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儿的，今忽见宝玉生气踢了他一下子，又当着许多人，又

是羞，又是气，又是疼，真一时置身无地。待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说道："没有踢着，还不换衣裳去呢。"

宝玉一面进房解衣，一面笑道："我长了这么大，头一遭儿生气打人，不想偏偏儿就碰见你了。"袭人一面忍痛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儿的人，也不论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自认好事歹事，皆由我"起头" 评者多谓，所谓"好"事，隐指太虚梦"初试云雨"也。姚燮、张新之即如是说。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日顺了手，只管打起别人来。"一面含怨忍痛，一面强作笑颜，宽慰宝玉，免其内疚，的是袭人。如系晴雯，焉能忍受？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袭人道："谁说是安心呢？素日开门关门的都是小丫头们的事，他们是憨皮惯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痒痒。他们也没个怕惧，要是他们，"要是"二字，乙本独异；义为如果是，表示假设，说来婉转，文通理顺。甲本作"你原打谅是"，庚辰、蒙府、戚序本作"你当是"，其馀脂本作"你原当是"，梦稿本改笔同乙本 "打谅"与"当是"，均可作"以为"讲，表示判断，语义与乙本有异 ）王伯沆评袭人此番语曰："小丫头亦是人，更踢不得 "又曰："不恕之言，可恨！"其实，袭人所说，只在使宝玉慰意宽心，"踢小丫头"云云，不必当真。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刚才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

说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袭人只觉肋下疼的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吃。到晚间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块，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声张。一时睡下，梦中作痛，由不得"嗳哟"之声从睡中哼出。宝玉虽说不是安心，因见袭人懒懒的，心里也不安稳。半夜里听见袭人"嗳哟"，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来，悄悄的秉灯来照。刚到床前，只见袭人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嗳哟"一声。睁眼见了宝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么？"宝玉道："你梦里'嗳哟'，必是踢重了。我瞧瞧。"袭人道："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罢。"宝玉听说，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一口鲜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当众踢伤袭人，致其置身无地，乃至头晕吐血，宝玉惭悔不已，是其不顺遂之第五事也。姚燮评曰："宝哥哥连日交逆运。"凡此五事，实多侧面写出宝玉之性格特征 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机带双敲：意近"一语双关"，即机智地用一语同时触及两方，既敲了甲，亦刺了乙。

② 乌眼鸡：眼圈呈黑色的鸡。这种鸡好斗，故常用以形容人意见不合时怒目相视的神态。

③ 扣了环：鹰抓雀、兔等物时，爪距相对扣紧，不易分开，叫"扣环"。这里比喻两人亲密得不肯分手。

④ 夯：这里同"笨"。

⑤ 东施效颦：典出《庄子·天运》，越国美女西施因病捧心皱眉，而更显其美。邻女东施亦仿而效之，却愈显其丑。后遂以之比喻不自量力，模仿别人，效果适得其反。

⑥ 鸂鶒：类似鸳鸯的一种水鸟。

回　评

此回文字，实可作四段读。开端写宝钗"机带双敲"，意在为宝黛钗立传。其中写宝黛闹而复好，实乃上回"情重愈斟情"之馀波，两人爱情至真至诚，又深一层；至三十二回，宝玉诉肺腑，宝黛爱情乃进入稳定成熟阶段。写宝钗之嗔怒双敲，则显现其性格尖刻之一面，曲笔深文，微词自现。次段一写宝玉与金钏儿调笑私语，被王夫人听见，金忍辱而去，以写宝玉之纨袴习气、王夫人之冷酷寡恩。三段写龄官画蔷，从一侧面刻画龄官对贾蔷之一片痴情，宝玉之"爱博心劳"，写出两人之真情至性。结末一段，写宝玉踢伤袭人，与第八回之因茶欲撵茜雪，皆以之表现其易于冲动之少年心理，因是，宝玉始可谓之"全人"也。

回中写宝玉以杨妃比宝钗，钗反目若仇，与二十二回宝钗、湘云等以戏子比黛玉，作一对照。彼写众人比之，黛玉当众并未发作，以为此"可恕"也；其后与宝玉口角者，乃因宝玉与湘云"使眼色"也。两相比衬，钗黛心地似有不同。洪秋蕃评云："宝钗因宝玉杨贵妃一比，勃然大怒，既骂宝玉，又骂靓儿，复讥黛玉，恶声冷语，不遗余力。若非宝玉十分羞愧，形景改变，将更摇唇鼓舌，喋喋不休，何无尽让涵养至此！回思以戏子比黛玉，觉黛玉含容之量，令人服其休休。"此评有理。此亦第三次明笔写钗黛感情摩擦也。

回中借环境情态之变化，写宝玉之感情心路，搬演历历。由与黛玉口角和好后之喜悦，而被宝钗双敲时之羞愧，而金钏被打后之无趣，而见龄官画蔷时之痴情，而叫门不开时之忿懑，至踢伤袭人后之不安，随情境之变化，显现其不同之感受，叙次井井。

宝钗“双敲”一段，看似家常琐语，然平中见奇，人物之声吻心理，刻画精细。宝钗怒而能忍，表面笑语，实则其言如刀，使宝玉无地自容；宝黛被奚落，然不便发作，羞愧难言；凤姐乘势打趣，代为点破，二人“越发不好意思”；众人不明就里，“付之一笑”。如此写来，无不曲肖，无一滞笔。

龄官“画蔷”一段，尤出神入化，宛然一幅“绝妙画稿”。先写宝玉见龄官用簪抠土，悄悄流泪，而未看清其形容体态；再写宝玉留神细看，见其大有“黛玉之态”，反复画蔷，自恨不能为之分忧；再写雨中对面，互作提醒，而仍不知画蔷深意，笔含馀妍。层层皴染，前以人面与花叶相映衬，后以人情与雨景相烘托，可谓之“写情写痴，真到绝顶”。王伯沆批云：“‘画蔷’一小事耳，篇中曲折写之，无一语不工，无一字不切，有离合，有韵致，洋洋洒洒，八九百言，真是一棘刺刻七十二猕猴手段。”

上半回目宝钗“机带双敲”，因问看戏，讥消宝黛两人，乃又为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示好宝玉、四十二回“兰言解疑癖”示好黛玉作反照矣。



菱洲亭畔水縈洄
淚濕闌干寄哀度
事閑無揮不去一篇
載應卻嫌猜

菱洲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①]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争荣夸耀"四字，实乃袭人之人生追求，此处正笔点出。回观十九回袭人所云"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其意甚明。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着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儿的，觉怎么样呢。"

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袭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大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大夫去，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觉的，不好吗？"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口。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况且定要惊动别人，不如且由他去罢。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婢女娇痴，主子关情，此怡红院中主仆关系也。

那天刚亮，宝玉也顾不得梳洗，忙穿衣出来，将王济仁叫来，亲自确问。王济仁问其原故，不过是伤损，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怎么吃，怎么敷。宝玉记了，回园来依方调治，不在话下。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②]。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过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日的

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欢，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迎春姐妹见众人没意思，也都没意思了。宝玉、黛玉形容"懒懒"，宝钗、凤姐神色"淡淡"，迎春姐妹"没意思"，人以类从也 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各人心事，各人自知，端阳赏午，大家无趣，不欢而散，写来曲尽情理 此处所写，直照上回"机带双敲"，一冷一热，两相对照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此所谓"梦见争如不梦，梦了终醒，不如不梦"是也 钱锺书《管锥编》云："王嘉《拾遗记》卷九石崇爱婢翔风答崇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张祖廉辑龚自珍《定盦遗著·与吴虹生书》之一二：'但遇而不合，镜中徒添数茎华发，集中徒添数首惆怅诗，供读者回肠荡气 虹生亦无乐乎闻此遇也'"而黛玉聚散之言，"胥其旨矣"。所论甚是 黛玉"喜散不喜聚"者，实谓其安于清冷平淡也 洪秋蕃评以为"此正情之深，非性之僻也"。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欢喜时，他反以为悲恸。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花常开不谢，及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没奈何了。宝玉所见，与黛玉相反 两人对举，所想不同，然皆至情至性，是乃一心 且两人聚散悲欢之想，均以花作证，情怀雅洁，富有诗人气质。故王伯沆评云："有此一证，文字便厚，谁能留心到此！"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黛玉还不觉怎么着，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房中，长吁短叹。与上回写黛玉之"日夜闷闷"相对映，此写宝玉之闷，义有两层。近乃因宝钗奚落，金钏被撵，记挂淋雨之龄官，担心吐血之袭人，种种郁闷，种种懊恼；此时大家无兴，尤闷上加闷，故"闷闷不乐"矣 实则亦为痴情于黛玉，而又不能掏以示人，乃至每每发闷也 通观全书，宝玉之于黛玉，或曰"闷闷"、或曰"愁闷"、或曰"忧闷"、或曰"郁闷"，凡十一例。起始也，两人因爱，而辗转于心，互相试探，欲近反疏，欲亲转戚，难免误会，难免委曲，乃至屡屡发闷 三十四回黛玉旧帕题诗，两人爱情成熟，情笃言稀，郁闷少闻，而黛玉之

病渐渐加剧，七十九回即明写宝玉为之焦虑，为之闷闷　及至九十八回黛玉魂归离恨，爱情毁灭，一百回、一百四、一百六、一百八回即多次写宝玉"头昏脑闷"、"郁闷难堪"、"忧闷勾出病来"、"闷到无可如何"矣

偏偏晴雯上来换衣裳，"偏偏"二字，斗榫巧妙，随之递入晴雯正传　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将骨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先时候"三字，补叙宝玉昔时之性格表现，以知其今日之生气，非为物，而为人也　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如此伶牙俐齿，言词熠熠，是晴雯口吻，是晴雯性格　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宝玉正不愿听"离散"之言，晴雯言之，遂致其怒，不觉脱口说出"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直射后文，而成谶语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儿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自以为与宝玉形影不离，宝玉则无"事故"矣　此正反衬三十四回宝玉设法支出袭人，而使晴雯给黛玉送绢子事　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呀，省了我们惹的生气。自古以来，张新之批云："'自古以来'四字不通而语妙无敌，又偌大隐意存焉"就只是你一个人会伏侍，我们原不会伏侍。因为你伏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伏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口锋似剑，直戳袭人痛处，袭人将何以堪？晴雯性格，恰如一块"爆炭"　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我们"二字刺眼，竟以与宝玉为一体，自取其辱耳　"东观阁本"批曰："'我'者亲之之词也，'我们'则亲之而又爱之矣，此晴雯之所以吃醋也"

晴雯听他说"我们"两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

儿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针对"我们"两字，连说三句"你们"，反唇相讥，明点六回"初试云雨情"事 是则，袭人、宝玉一并被戳。如姚燮所评："晴姐姐真是一把昆吾刀，又锋又快。"不是我说：正经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3]，也不过和我是的，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

袭人羞得脸紫涨起来，想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道："你们气不忿，我明日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我不过奴才罢咧。"袭人听说，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此实宝玉负气语，盖欲以主子身份压派晴雯，以抑其气，平息晴袭之争晴雯则信以为真，而心伤气馁矣。

晴雯听了这话，不觉越伤起心来，含泪说道：先是利口顶撞，旋即伤心落泪，晴雯心地，有如黛玉。"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够的。"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罢。"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认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认真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宝玉要打发晴雯出去，袭人亦认真矣。为三十四回袭人向王夫人进言欲宝玉搬出园中伏线。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先是屡屡"冷笑"，继之"含泪"，此则云"哭"，晴雯心绪之变化，甚有层次。"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

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反照“花解语”回袭人所说“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晴雯磊落多矣。后文第七十四回写其病中被逐，七十七回即写其抱屈而夭也。故张新之评曰：“有如皎日，袭人愧死。”宝玉道：“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闹。我经不起这么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

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袭人苦劝，宝玉不听，至跪地恳求，宝玉始罢，袭人亦善调停解事。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的利害，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道明所以，言之怆然。为怡红院诸鬟、为大观园群钗，宝玉“心劳”，乃至“心碎”，可谓用心良苦，无奈“没人知道”，而反被误会、被猜忌，甚或遭嫌怨，此宝玉最大之人生痛苦也。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说话，只见黛玉进来，晴雯便出去了。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借节令取笑，趣语传神。宝玉和袭人都“扑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诉我，我不问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好嫂子”一语，正可为上文“我们”二字作注，宝袭隐事，黛玉当知之，如此称呼，舌锋犀利，妙语解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们两口儿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息和息。”袭人推他道：黛玉一拍，袭人一推，神情活现“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呢，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袭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袭人之“心”，当有怪怨宝玉任情恣性而不听箴规之心，有自己因咯血而争荣灰冷之心，有因怡红院丫头龃龉而气恼之心，实难说清。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袭人道：“你老实些儿罢，何苦还混说。”上文宝玉所说“你死了”句，乃衔接黛玉“我先就哭死了”语而来，“我做和尚”实对黛玉而言。袭人不解，误以为乃为自己而发，故笑言“你老实些儿罢”。

惟黛玉知其意也　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着嘴儿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已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做和尚"句重言，回应前文然前者，黛玉闻之，撂下脸而恼，此则抿着嘴而笑　同一语也，何以前后神态各异？彼时，盖因"金玉"之说，宝黛拌嘴，黛玉馀怒未息，不容干犯也；此则两人屡屡口角后，明说究竟，两心已知，不再疑虑，会心一笑矣。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罢了。

一时黛玉去了，就有人来说："薛大爷请。"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只得尽席而散。薛蟠请酒，随起随落，不作详述，意在写宝玉带醉而归，以为下文晴雯撕扇作铺衬耳，文章错落有致

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自己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勾绾自然，不经意处启下"撕扇"一段妙文　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么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你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劝你，又刮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的做什么，叫人看见什么样儿呢！上回写宝玉拉黛玉手，倾诉心意，黛玉将手一摔，说"谁和你拉拉扯扯的"云云　此处所写，与上文情景宛然　或说"晴有林风"，是黛玉"影身"，看其脾气声口，绝似黛玉。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躺着呢？"

晴雯没的说，"嗤"的又笑了，说道："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们来。"宝玉笑道："我才喝了好些酒，还得洗洗。你既没洗，拿水来，咱们两个洗。"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啊，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的。笑了几天。借晴雯之口补出宝玉一段隐事　麝月篦头，碧痕洗浴，闲中点染怡红院中多少风月情事　此亦可为二十五回癞和尚诗"粉渍脂痕污宝光"两句下一注脚　我也没

工夫收拾水，你也不用和我一块儿洗。今儿也凉快，我也不洗了，我倒是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篦篦头。笑拒与宝玉同浴，比之袭人辈，晴雯自重自爱，善保其干净之身者也　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④]。叫他们打发你吃不好吗？”宝玉笑道：“既这么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给我拿果子来吃罢。”

晴雯笑道：“可是说的，我一个蠢才，与上文宝玉谓其“蠢才”、袭人谓其“糊涂人”，针锋相对，娇态如见　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呢。倘或再砸了盘子，更了不得了。”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此乃宝玉所谓“爱物”说也，即含有“任情恣性”之意　晚明卫泳《悦容编》“钟情”部云，古人之“爱物”，如“王子猷呼竹为君，米元章拜石为丈”，都现其“有深情”也　对物如此，何况人哉。故王伯沆评谓，宝玉此语实是“名言隽理”　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傍笑着说：“撕的好！再撕响些。”

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少作点孽儿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起来。撕扇作乐，物随人性，了无烦恼，开怀大笑矣　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宝玉笑道：“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搬出来，让他尽力撕，不好吗？”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样孽。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着一“倚”字，晴雯娇态可掬　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适可而止，活画晴雯　姚燮眉批云：“晴姐撕扇子，撒娇可爱，后云乏力，明日再撕，乃是巧于收场”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一面叫袭人。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

来，小丫头佳蕙过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细说。

至次日午间，王夫人、宝钗、黛玉众姐妹正在贾母房中坐着，有人回道："史大姑娘来了。"与二十回首次写湘云登场同一章法。云姑娘爽朗大度、心直口快，每次出现，多为人带来欢乐。然不经意间，亦会为宝黛爱情发展引起一些纠葛。回顾前文，并看下文，可知也。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宝钗、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青年姊妹经月不见，一旦相逢自然是亲密的。一时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贾母因说："天热，把外头的衣裳脱脱罢。"湘云忙起身宽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湘云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虽在热天，亦穿很多衣服，此乃作客之礼。然听其语意，似有嫌怨，点湘云家事，也为下回宝钗所说湘云"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伏线。

宝钗一傍笑道："姨妈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爱穿别人的。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带子也系上，猛一瞧，活脱儿就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那椅子后头，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还说：'扮作小子样儿，更好看了。'"黛玉道："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住了两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⑤，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放在那里⑥，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长，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拦腰系上，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一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借钗黛之口补写湘云假份宝玉及扑雪人玩淘气事，闲中点缀，一写湘云之活泼性格，一写家族之欢乐情事。说着，大家想起来，都笑了。

宝钗笑问那周奶妈道："周妈，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周奶妈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气也罢了，我就嫌他爱说话。迎春浑名"二木头"，沉默寡言，宜乎嫌湘云"爱说话"也。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咭咭呱呱，笑一阵，说一阵，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谎话。"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

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还是那么着？”贾母因问：“今日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妈笑道：“老太太没有看见，衣裳都带了来了，可不住两天。”湘云问宝玉，道：“宝哥哥不在家么？”宝钗笑道：“他再不想别人，只想宝兄弟。湘云随口而问，情之所锺；宝钗回敲一句，心有所妒　张新之评曰：“心事不禁吐露”两个人好玩笑，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贾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儿了。”

刚说着，只见宝玉来了，笑道：“云妹妹来了。怎么前日打发人接你去，不来？”王夫人道：“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宝玉与湘云互提小名，乃写二人之行迹亲密，脾气相投，兄妹情深也。然二人之大名，则书中从未见有说明　黛玉道：“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给你呢。”“好东西”，乃指金麒麟也，引出下文湘云拾得金麒麟事　湘云道：“什么好东西？”宝玉笑道：“你信他。几日不见，越发高了。”回看二十九回，宝玉揣起金麒麟，黛玉看似不大措意，实则心中耿耿　至此，先向湘云说宝玉有“好东西”，湘云不信，宝玉赖之，转而言它，以防黛玉多心生疑也。湘云笑道：“袭人姐姐好？”宝玉道：“好，多谢你想着。”湘云道：“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说着，拿出绢子来，挽着一个抆搭。宝玉道：“又是什么好物儿？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绛纹石的戒指儿带两个给他。”湘云笑道：“这是什么？”说着便打开，众人看时，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一包四个。

黛玉笑道：“你们瞧瞧他这个人，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岂不省事？今日巴巴儿的自己带了来，我打谅又是什么新奇东西呢，原来还是他。真真你是个糊涂人！”湘云笑道：“你才糊涂呢！我把这理说出来，大家评评谁糊涂。给你们送东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拿进去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们的；要带了他们的来，须得我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女孩儿的，那是那一个女孩儿的。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涂些，他们的名字多了，记不清楚，混闹胡说的，反倒连你们的都搅混了。要是打发个女人来还好，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可怎么说女孩儿们的名字呢。此即《礼记·内则》所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之义也　唐人宋若华（一作宋若莘）、宋若昭《女论语》“立身”章言之尤详，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湘云所说，示戒论理，确是明白 还是我来给他们带了来，岂不清白。"说着，把戒指放下，说道："袭人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钏儿姐姐一个，金钏已被撵出，或湘云尚未之知 平儿姐姐一个。这倒是四个人的，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楚？"

众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末句，同甲本，其他各本皆作"他的金麒麟也会说话"，梦稿本改笔同程本 他本原为叙述语，委婉含讽；程本改作反诘语，直白有刺 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宝钗抿着嘴儿一笑。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宝钗见宝玉笑，忙起身走开，找了黛玉说笑去了。以上所写，"笑"字联翩，然同一笑也，人各不同 湘云之笑，是自恃在理，辩驳黛玉笑自己"糊涂"也。众人"都笑"，是称许湘云说理明白也 黛玉"冷笑"，是因宝玉笑言湘云"会说话"，而重提金麒麟，以揭宝玉隐衷也 宝钗"抿嘴一笑"，是因黛玉讥笑宝玉，宝玉难堪，众人不知，自乃别有会心也 张新之评，谓其"笑不可测"。宝玉"由不得一笑"，则因钗黛都笑自己，而难乎为情，勉强一笑也

贾母因向湘云道："喝了茶，歇歇儿，瞧瞧你嫂子们去罢。园里也凉快，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因将三个戒指儿包上，上文云乃四个戒指，此处何以只得三个？或云在贾母处当已给鸳鸯一个，故只剩三个 歇了歇，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因回头说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留下缕儿伏侍就是了。"

众人应了，自去寻姑觅嫂，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翠缕道："这荷花怎么还不开？"湘云道："时候儿还没到呢。"翠缕道："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也是楼子花儿⑦。"湘云道："他们这个还不及咱们的。"翠缕道："他们那边有棵石榴，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他长。"湘云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的就好。"翠缕把脸一扭，

说道："我不信这话。要说和人一样，我怎么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呢？"将脸一"扭"。说出此段妙语，痴顽小婢，活跃纸上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爱说。这叫人怎么答言呢？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究竟道理还是一样。"湘云"阴阳"之论，与第二回雨村"正邪"二气之说相应，小说所写之人物命运、家庭之际遇隐寓其中 王希廉评云："湘云说'阴''阳'二字，颇有意味，且暗藏消长之理 "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况且'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是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翠缕道："这糊涂死我了。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湘云道："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器物付了[⑧]，才成形质。譬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

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儿的明白了。"翠缕道："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湘云道："怎么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背阴覆下的就是阴了。"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么着，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阴，怎么是阳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为阳，那反面就为阴。"

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要问，因想不起什么来，猛低头看见湘云宫绦上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翠缕道："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湘云啐道："什么'公'的'母'的，又胡说了。"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湘云沉了脸说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翠缕道：

"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扑哧"的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湘云拿着绢子掩着嘴笑起来。翠缕道："说的是了，就笑的这么样。"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古人多以"阳尊阴卑"为天地之大义。汉刘向《说苑·辨物》即云："阳者阴之长也……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翠缕所说，即此类"大道理"也 湘云笑道："你很懂得。"

正说着，只见蔷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蔷薇架下，拾得麒麟，远伏近接，似断却续，绝妙之至。蔷薇架者，龄官画蔷处也。二十九回尝写宝玉揣起金麒麟；上回写其看龄官画蔷，心神痴迷，夏雨骤降，仓皇而去，金麒麟当于此时遗落矣。回院之后，误踢袭人，想其心慌意乱，麒麟丢失，未察觉也。王希廉称之为"暗暗补写法"。湘云指着问道："你看那是什么？"翠缕听了，忙赶去拾起来，看着笑道："可分出阴阳来了。"一般兽畜，多雄大雌小，其文彩亦雄胜于雌。下文云所拾之麒麟，比湘云佩者"又大又有文彩"，翠缕乃据此分出阴阳也，然不说破，含蓄得体 王希廉评曰："湘云说无数人物阴阳，俱是宾；只有翠缕拾得金麒麟，笑说'分出阴阳'句，是主。"说着，先拿湘云的麒麟瞧。湘云要把拣的瞧瞧，翠缕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宝贝，姑娘瞧不得。这是从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只从来在这里，没见人有这个。"湘云道："拿来我瞧瞧。"翠缕将手一撒，"赶去拾起"、"只管不放手"、"将手一撒"，写翠缕憨态逼真。笑道："姑娘请看。"湘云举目一看，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心里不知怎么一动，似有所感。已知兆祉，心有所动，笔墨关合传神。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笑道："你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怎么不找袭人去呢？"湘云连忙将那个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咱们一处走。"说着，大家进了怡红院来。

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迎风，本谓对着风，此借指纳凉。他本或作"追风"，风同辞异。忽见湘云来了，连忙迎下来，携手笑说一向别情，一面进来让坐。宝玉因问道："你该早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说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嗳呀"了一声，便问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

么?”袭人道:“什么东西?”宝玉道:“前日得的麒麟。”上句“好东西”云云,乃重复黛玉所说,避开黛玉,直说麒麟,宜黛玉之留心防备也。袭人道:“你天天带在身上的,怎么问我?”宝玉听了,将手一拍,说道:“这可丢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寻去。湘云听了,方知是宝玉遗落的,便笑问道:“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宝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涂了。”湘云笑道:“幸而是个玩的东西,还是这么慌张。”说着,将手一撒,与上文翠缕“将手一撒”四字对照。回顾前此两回,一金麒麟也,宝玉一“拿”一“揣”一“丢”,湘云一“拾”一“瞧”一“撒”,中间悄然隐含多少情事,耐人寻味。笑道:“你瞧瞧是这个不是?”宝玉一见,由不得欢喜非常。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双星:指牵牛、织女二星。

② 蒲艾簪门、虎符系臂:蒲、艾,皆香草名。虎符,指在布条上画的或用绫罗制成的小老虎。旧俗每逢端午节,将蒲艾插在门上,虎符系于儿童臂上,认为可以“避邪”。

③ 姑娘:这里指“通房丫头”,身份如同平儿。清徐珂《清稗类钞》“称谓类”:“富室贵家之妾,称姨太太……下焉者,则但以本人之姓或名,冠于姑娘二字之上,曰某姑娘。”

④ 湃:用冷水浸泡或用冰镇,使东西变冷叫“湃”。

⑤ 拜影:旧时供奉的祖先画像,叫“影像”,简称“影”。过节或祭祀时悬挂起来,子孙依次叩拜,叫“拜影”。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之二“春场”:“三十日五更……悬先亡影像”,“家长幼毕拜。”

⑥ 猩猩毡斗篷:用鲜艳红色毛料制成的斗篷。旧说猩猩血可以作红色染料,故常以猩血、猩色或猩猩红形容红色。

⑦ 楼子花:花冠重叠高起的花。又称“重台”。

⑧ 付:甲本、东本、甲辰本同,其馀各本作“赋”,是。

回　评

此回之上半写晴雯“撕扇”,乃晴雯一生点睛之笔。写其娇憨之态,写其率真之心,以展现其任情使性之个性特征。与此相映,回中亦写出宝玉对晴雯之体贴多情,对其个性之尊重。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辨》评之曰:“晴雯之性刚而宝玉反柔之,晴雯之气逆而宝玉反顺之,晴雯之情淡而宝玉实浓之”,

“试观撕扇回嗔、补裘拥卧、下床套镜、问疾请医，不昭然共见其公子之多情乎！其故何也？盖怜其有殊色也，盖喜其有异能也。”在怡红院中，晴雯与袭人，同事宝玉，然晴雯之抗争精神，与袭人之柔顺脾性，则大相径庭。

回之下句标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其寓意，众说不一。梅节《史湘云结局探索》以为，“白首双星”并非“指夫妇之琴瑟和谐、白头偕老，而是分居两地，终生睽违。”庚辰回末总批云：“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似预伏后来湘云与卫若兰成亲，后又两地分居，“与夫离绝”。程本后文均无照应，惟一百六回、一百十八回提及“姑爷”长相、才情都好，却已痨病早逝，湘云只有自悲命苦，但未说明其丈夫为谁。此回写其拾得麒麟，与自己所佩恰成一对，乃“似有所感”，微露心迹，点逗其少女情怀，用意甚明。然湘云此时已许人家，终与宝玉无缘。两人情意，仅及此矣。或谓湘云故事，乃采自“旧稿”《风月宝鉴》。后经雪芹删改，搬入《红楼梦》中，原稿“迷失”不明。故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云：“白首双星，乃是先《石头记》之原目录也。”此乃研究《红楼》成书过程之又一佐证。

晴雯顶撞拌嘴一段，先写宝玉闷闷不乐，偏生晴雯跌折扇骨；继写宝玉责其为“蠢才”，晴雯破口驳难；再写袭人出言失当，晴雯反唇相讥；后写宝玉负气，要“回太太”，晴雯伤心大哭，袭人跪求，宝玉作罢。一段“撕扇”过脉文字，层层铺垫，写得曲折萦纡，饶有情味。

此回写湘云、翠缕由谈阴阳之理引出拾得金麒麟一段，亦奇情异想，妙趣横生。两人先由天地之阴阳，而谈及禽兽之雄雌，而谈及人之“性别”，层层蓄势，顺之而下，引出麒麟，凑拍自然，了无窒碍。翠缕形象，写来憨呆生趣，灵动可爱。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话说宝玉见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亏你拣着了。你是怎么拾着的?"湘云笑道："幸而是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此语关及仕途，与下文劝宝玉去会"为官作宦"者同义　爽直如湘云者，亦有其世俗之一面　宝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官印本是官吏行使职权之凭证　据《大清律例刑案统纂集成》卷七载："若遗失制书、圣旨、印信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宝玉重情胜于重印，确显其性格特征

袭人倒了茶来与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听见你大喜呀。"着此一笔，点出湘云亲事，然不知定亲何家，夫婿何人　脂本后文迷失，程本后四十回仅虚笔提及湘云不幸婚姻，馀则不详　湘云红了脸，扭过头去吃茶，一声也不答应。袭人笑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那几年，那几年，诸本皆作"十年前"，惟梦稿本另笔旁改为"那几年"，独同乙本　姚评、王伯沆批均以为，"十年前湘云不过四五岁，彼时所言岂能涉及婚事耶"？"于理未当"　王氏乃疑"十"字必误，遂改作"数"字　乙本或早有所疑，故作改易，以弥缝其漏　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说的话？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臊了。"补写云袭数年前同处情事，想亦曾谈及儿女之情，故有是言　湘云的脸越发红了，勉强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照应十九回袭人所说曾"伏侍史大姑娘"事　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配给了他。我来了，你就不那么待我了。"袭人也红了脸，笑道："罢哟。先头里，'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梳头洗脸[1]，做这个弄那个，如今拿出小姐款儿来了。你既拿款，我敢亲近吗?"湘云

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么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几句？"

袭人和宝玉听了，都笑劝道："说玩话儿，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儿急。"湘云道："你不说你的话咽人，倒说人性急。"一面说，一面打开绢子，将戒指递与袭人。袭人感谢不尽，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们的，我已经得了。今日你亲自又送来，可见是没忘了我。就为这个试出你来了。戒指儿能值多少，可见你的心真。"史湘云道："是谁给你的？"袭人道："是宝姑娘给我的。"照应上回湘云送绛纹石戒指给宝黛事，顺笔写出宝钗知袭人喜爱，遂转送袭人，以知两人之亲厚。湘云叹道："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自伤孤零，感念宝钗，后文"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黛玉对宝钗亦有如此一番感叹，钗之善待姐妹，于此可见。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起这个话了。"史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可是为这个不是？"宝玉"心病"，湘云悉知，故冷言相刺，将妒意决然说出。袭人在傍"嗤"的一笑，袭人之心，亲钗疏黛。此处"嗤的一笑"，有对湘云服膺宝钗之赞许，有对宝玉钟情黛玉之不平，湘云所说，恰投合其心，故此一笑，以之一印。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史湘云道："好哥哥，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只会在我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好了。"

袭人道："且别说玩话，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湘云心直口快，胸无城府，赞扬宝钗，伤及宝黛，并直抉二人之隐。袭人心会，赶忙转圜，岔开话题，以免宝玉难堪。史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一双鞋，抠了垫心子[②]，我这两日身上不好，当是踢伤未愈也。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云道："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

上的，怎么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人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笑道：“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明指宝玉，然妙在并不说破　“我们这屋里的”一语，何其亲昵。蒙府夹批曰：“精神活跳。”盖“初试”后，袭人隐隐然以宝玉之侍妾自居矣　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做罢。只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儿，就敢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史湘云道：“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袭人道：“我倒也不知道。”

史湘云冷笑道：“前日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铰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人家”者，黛玉也　厌恼之意，溢之言表　下文袭人所说“那一位”，亦指黛玉，语甚轻薄　黛玉剪扇套事，则用虚笔补写　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个，本不知是你做的。”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扎的绝出奇的好花儿，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儿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那一位，铰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做的，他后悔的什么是的。”史湘云道：“这越发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袭人道：“他可不做呢。径称黛玉为“他”，不满至极　此段所说，更有诋訾黛玉之嫌　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肯烦他做呢？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以上湘云与袭人议论黛玉一段，语语讥刺，视之若仇，不解何故　或因湘云不谙黛玉之卓立心性，不懂大观园中微妙之人际关系，而一味率直，乃至鲁莽，故此不时伤及黛玉　直至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相同之悲凉命运乃将两人联结在一起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北京实有此街名　据清朱一新《北京坊巷志稿》所记京城兴隆街有六。卢力平《曹雪芹笔下的北京地名》认为，此处所说，当指位于崇文区西北部之兴隆街，在今祈年大街上，与曹氏“蒜

市口十七间半"故居邻近。故以之入书.是有可能。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宝玉登靴,写其怨望:湘云摇扇,写其悠闲.琐屑之文,画工之笔 张新之评云:"形容有致.一登靴,一摇扇.二人神情.恍然纸上 "笑道:"自然你能迎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动他的好处,他才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过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罢了,并不愿和这些人来往。"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性儿,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此句下.诸本均有"的学问"三字.恰应五回宁荣二公之灵所云"委身于经济之道"一语,文意顺达。乙本删此三字,难免欠妥。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上句中"事务"一词.甲本及甲辰本作"庶务",其他各脂本均作"世务";三回嘲宝玉之 西江月 词,甲乙两本及甲辰本作"潦倒不通庶务".此回乙本改为"事务".与诸本独异 "事务"者.人情、世事之谓也。清朱彝《北窗吃语云:"以吾少读《诗 书》.不知事务耶!"《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他又住在这山旮旯子里.外间事务,一概不知 "〇湘云所说,本当时富家子弟应习之礼、亦未可厚非 据清人陈宏谋《训俗遗规》引《人生必读书》云:"子弟不宜避宾客,少年无才能,正当于见客周旋进退处学之 若一味回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礼 "至若湘云所谓"仕途经济"云云,则似"禄蠹"语也.宝玉向来厌之.如何耐得。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搅"字刺眼.与二十一回袭人所说整日和姐妹们"闹"、"鬼混"同一义也.显含贬意。

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湘云、袭人相互唱和,极力赞扬宝钗,非议黛玉.宝玉本已不快:又值雨村来会.更不自在;及听湘云"仕途经济"之言.尤"大觉逆耳".忍无可忍.竟下逐客令矣。袭人连忙解说道:"姑娘快别说他。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不是,不说又

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借袭人之口顺笔补出宝钗亦曾劝宝玉留心"仕途经济"事　袭人提及此事，其意则一为湘云排解难堪，一赞宝钗有涵养，一形黛玉之短，一石数鸟，袭人亦有心机矣　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二十一回宝钗窥察袭人，以为"深可敬爱"；此处袭人谈及宝钗，则谓"叫人敬重"，此乃人以群分矣　自己过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谁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这一位"指宝玉，与上文称黛玉为"那一位"相映，语义亦同　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将"仕途经济"斥之为"混账话"，可谓石破天惊语也，此正宝玉不同于世人之处　宝黛二人，志趣相合，两心相知，亦在于此　所谓相知"贵相知心"也　三十六回亦云："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评云："宝玉混身姊妹行中"，"惟黛玉不阻其清兴，不望其成名，此宝玉所以引为知己。"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账话么？"对宝玉所说，二人仅反诘一语，而不愿申辩，大有庄子所云"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之意

原来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3]，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今忽见宝玉也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道破金麒麟，照应上回，黛玉之意，本在猜度湘云，防闲湘云；下文"不想"二字，陡然一转，力有千钧　同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进来，正听见湘云说"经济"一事，此乃《红楼》前八十回仅有一次写及黛玉有意潜听他人说话也　照应二十九回"金玉相对"之说，一则写黛玉比闻宝玉之言，疑虑冰消，断定宝玉实是"知己"；二则引出下面诉说肺腑一层文字，宝黛爱情遂由稳定发展而转入心灵交合之成熟时期。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

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素日”二字是眼，可知黛玉刻刻留意于宝玉 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特特虑及“金玉”之论，而点出宝钗，照应前文二十八、二十九回宝黛因“金玉”之说口角事，可见黛玉虽亦防着湘云，然仍专注于宝钗也，故以己比钗，愈想愈悲 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此虑其家世也，映照宝钗有母兄为之主张 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④。”此虑其病也，直为九十回贾母、王夫人等议及宝玉婚事时贾母所云“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伏脉。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感叹与宝玉虽为知己，无奈薄命，恐不得永年，盟誓空订，尤感悲悼 想到此间，不禁泪又下来。待要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如依佛家观点，黛玉之“喜”“惊”“叹”“悲”种种心绪，实由“爱”所致也 法句经》云：“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 ”《圆觉经》称之为“爱渴” 黛玉痴情宝玉，难断爱念，然时代所限，终酿悲剧

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便忙赶着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连着三问，关切之至 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来。”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又这么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前此，宝玉尝因“动手动脚”屡受诃叱，何无记性？实因说话“忘情”，顾不得死活也 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好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道：“你还说这些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黛玉见问，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这话又说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自

悔自责，急急认错。此则通书首次写及黛玉向宝玉道歉也，言之凄然伤怀。这有什么要紧，筋都叠暴起来，急的一脸汗。”一面说，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上文写宝玉“禁不住”替黛玉拭泪，黛娇羞后退；此写宝玉着急出汗，黛则“近前伸手”为之试汗，确是一对痴情儿女。揣摩入情，形容有致。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此三字，乃“囫囵语”也，然自出肺腑，披肝沥胆，一往情深，是哀怨，是表白，是誓言，是慰籍，是激励，意味深长。“嘉庆甲子本”批云：“肺腑之言，宝玉至此不得不诉，然千万不可诉尽，尽诉则黛玉必至大翻，与上两次犯复；否则终不能以礼自持，坠入小家气象。作者于此千思万算出‘你放心’三字来，刻骨铭心，毫不着迹。”黛玉听了，怔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明知故问，定要宝玉说破。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此乃深切体察黛玉心臆之谈也，胸鬲间物，尽情吐露，情真言诚，黛玉感入肺腑矣。晚明卫泳《悦容编》“锺情”部云：“倘得美人而情不挚，此淑真所以赋断肠也。故喜悦则畅导之，忿怒则舒解之，愁怨则宽慰之，疾病则怜惜之。……盖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彻始终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宝玉之对黛玉，殷勤调护，时时加意，最是有情人也。是张新之评曰：“同一心，同一肺腑，同一迷，写‘诉’字入木三分。”从中医心理学言，宝玉所说，亦合医理。《寿世传真》云：“事未尝累人心，乃人心自累于事，不肯放耳。”故应“物来顺应，事过宁心”，而自得清静也。

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一时从那一句说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两“怔怔”一词，以写两人神态之痴迷、心灵之震撼，反复缠绵，含蕴无限，却又难以言喻，一语道明。此等处正体现出《红楼》之美感效应。黛玉只“咳”了一声，此一“咳”字，神溢言外，亦富情致。一

声长叹，乃将黛玉对宝玉之爱恋，郁结心底之悲怨，一齐吐出。眼中泪直流下来，此又两次写及黛玉流泪　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云："感知己哭"，"是人之常情"　此乃黛玉第十二次还泪也　回身便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照应宝玉所云"你放心"句，盖两人互诉衷情，心意洞明，不待其言　此可谓黛玉接受宝玉爱情之表白也　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与前"慢慢走着"相映衬，彼时因惊喜悲叹之情萦绕于怀，慢慢而行，心有筹算也；此则已为"知己"，解忧释虑，不虞有变，"头也不回"，决然而去矣

宝玉望着，只管发起呆来。原来方才出来忙了，不曾带得扇子，袭人怕他热，忙拿了扇子，赶来送给他，猛抬头看见黛玉和他站着。一时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动，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了我看见，赶着送来。"宝玉正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话，并未看出是谁，只管呆着脸说道："好妹妹，我的这个心，从来不敢说，今日胆大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此诗所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　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宝玉发呆，误以袭人为黛玉，倾诉其肺腑之言，痴情毕露　是则，宝玉虽有贾母之宠爱，亦不敢大胆吐露其心事，表白对　玉真挚之爱，而备受爱情之煎熬耳　袭人听了，惊疑不止，又是怕，又是急，又是臊，连忙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话！你是怎么着了？还不快去吗？"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虽然羞的满面紫涨，却仍是呆呆的，接了扇子，一句话也没有，竟自走去。

这里袭人见他去后，想他方才之言，必是因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倒怕将来难免不才之事[⑤]，令人可惊可畏。却是如何处治，宝黛情意，袭人早已知之，及闻宝玉私白心事，信而有征，乃思"处治"之法，为三十四回向王夫人进言一段伏笔　宝黛处境危矣　方能免此丑祸？袭人视宝黛情分为"不才之事"、为"丑祸"，乃欲治之　对照五十七回"情辞试莽玉"，紫鹃深虑黛玉姻事未

定，劝其早拿主意，均为其主也；然袭则使人嫌，鹃则令人爱　想到此间，也不觉呆呆的发起怔来。谁知宝钗恰从那边走来，凑拍紧绝。写宝黛之后，必接宝钗，或者反之，此红楼定型章法也　笑道："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袭人见问，忙笑说道："我才见两个雀儿打架，倒很有个玩意儿，就看住了。"宝钗道："宝兄弟才穿了衣服，忙忙的那里去了？我要叫住问他呢。只是他慌慌张张的走过去，竟像没理会我的，所以没问。"袭人道："老爷叫他出去的。"宝钗听了，忙说道："嗳哟，这么大热的天，叫他做什么？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他出去教训一场罢？"宝钗对宝玉行止，亦时时在意，关心至极　袭人笑道："不是这个，想必有客要会。"宝钗笑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跑什么！"袭人笑道："你可说么。"

宝钗因问："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袭人笑道："才说了会子闲话儿，又瞧了会子我前日粘的鞋帮子，明日还求他做去呢。"串绾上文央湘云做鞋事，丝丝入扣　宝钗听见这话，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宝钗见"无人来往"，始讲出下面一番话语，盖一则恐当众责怪袭人"不会体谅人"，使其难堪；一则只对袭人说明湘云苦况，维护其自尊也　宝钗深细乃尔，确会"做人"，无怪湘云引为知己　笑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我近来看着云姑娘的神情儿，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儿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的慌？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嘴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看他的形景儿，自然从小儿没了父母是苦的。借宝钗之口叙出湘云一段苦楚委屈　湘云犹如此，而一身孤凄、命悬他人之手之黛玉，其苦更可知矣　我看见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

袭人见说这话，将手一拍道："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儿结子，过了那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还说：'这是粗打的，且在别处将就使罢。要匀净的，等明日来住着再好生打。'如今听姑娘这话，想来我们求他，他不好推辞，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涂

了，早知道是这么着，我也不该求他。”宝钗道：“上次他告诉我，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要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儿，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

袭人道：“偏我们那个牛心的小爷，凭着小的大的活计，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看三十六回袭人亲自为宝玉绣兜肚事，可作一证 我又弄不开这些。”宝钗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袭人道：“那里哄的过他？他才是认得出来呢。说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宝钗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就是了。”毛遂自荐，以结欢袭人，恰与上文袭人所说黛玉“他可不做呢”相对。袭人笑道：“当真的？这可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亲自过来。”

一句话未了，结束上文，此下接三十回金钏被撵一段文字。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这是那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儿的投井死了！”袭人听得，唬了一跳，忙问：“那个金钏儿？”金钏儿为谁，袭人岂能不知，此一问，实情急语也，切合人物此时心理。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就是太太屋里的。前日不知为什么撵出去，在家里哭天抹泪的，也都不理会他，谁知找不着他，才有打水的人说：‘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还只管乱着要救，那里中用了呢。”宝钗道：“这也奇了。”袭人听说，点头赞叹，想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忙”字传神，写宝钗赶去安慰王夫人，善于随机周旋。这里袭人自回去了。

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宝钗便不好提这事，只得一旁坐下。王夫人便问：“你打那里来？”宝钗道：“打园里来。”王夫人道：“你打园里来，可曾见你宝兄弟？”宝钗本欲来安慰王夫人，然见其独自垂泪，便不提此事；王夫人见宝钗，第一句却问宝玉，亦不说此事。蒙府夹批云：“世人多是凡事欲瞒人，偏不意中将要着迸露。理之所无，而事则多有。”两人均善揣摩对方，掩饰自己。姚燮眉批云：“吾不知作者如何体会出来，真是妙文。”宝钗道：“才倒看见他了，穿着衣裳出去了，

不知那里去。”

王夫人点头叹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见说，道：“怎么好好儿的投井？这也奇了。”上文宝钗已说“这也奇了”，此又重言之，王夫人亦称是一“奇事”，在其意中，金钏必不死，故以为“奇”，此正映衬金钏之“情烈”也。扣入下半回标目。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金钏儿之死，本由宝玉引起，王夫人说得含含糊糊，隐瞒其故，意在开脱宝玉也。我一时生气，打了他两下子，撵了下去。我只说气他几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气性，犹今云脾气或火气。元关汉卿（一说尚仲贤）《单鞭夺槊》第二折云：“那厮气性大的，这一气就气杀了也。”王夫人怪怨金钏儿“气性大”，投井而死，此则有推避自己罪责之嫌。按小说所写，此所谓“气性大”，实义为有骨气也。宋人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杨亿）因急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清人孔尚任《桃花扇》第七出“却奁”云：“阿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回之标目，字不苟下，与孔剧说香君语适然相合。宝钗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傍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儿，岂有这样大气的理？总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洪秋蕃评云：“金钏儿投井，读者亦为恻然。”而宝钗则称其为“糊涂人”、“不为可惜”，纵然是劝慰王夫人语，却也看出宝钗何其寡情，何其冷漠。六十六回写尤三姐耻情自刎，众人叹息悲恸，独宝钗“并不在意”。王夫人点头叹道：“虽然如此，到底我心里不安。”

宝钗笑道：“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与四回写乃兄薛蟠打死冯渊，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同一声口。金钱万能，正写出皇商薛家之行事原则。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原要还把你姐妹们的新衣裳给他两件妆裹，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既说

了给他作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去妆裹，岂不忌讳？黛玉脾性，王夫人亦知之久矣　然如王伯沆所评："以专作生日衣服借去装死尸，不拘何人都应忌讳，何况黛玉又是甥女？王夫人如此糊涂"，"此事十分昏聩"　因这么着，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时候儿也穿过我的旧衣裳，身量也相对。"此举深得王夫人之心，亦是宝钗乖觉处　贬之者谓其在"使奸"，责之太过　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钗去。

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见宝钗来了，就掩住口不说了。宝钗见此景况，察言观色，早知觉了七八分。对金钏儿死因，王夫人总是躲闪遮掩，讳莫如深　宝钗何等聪明，又善察言观色，实早已知觉矣　姚燮眉批云："着墨不多，四面都到，此等处断非俗笔所能"于是将衣服交明王夫人，王夫人便将金钏儿的母亲叫来，拿了去了。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替梳头洗脸：诸本"替"下有一"你"字。

② 抠了垫心子：即将鞋面用剪刀挖铰出各种花样图案，从背后再衬上其他颜色料子。抠，挖、镂的意思。

③ 鲛帕鸾绦：鲛，指鲛绡纱。传说为鲛人所织，后用以泛指薄纱。鲛帕，即用生丝帛制成之手帕。鸾绦，指上面织有凤鸾一类图案的丝带。

④ 劳怯之症：中医学称一种气血不足、心内常恐怯不安的病症。劳，即"痨"，俗称结核病。怯，身质虚弱。《古今小说》卷一："这病又是郁症，又是相思症，也带些怯症，又有些惊症。"

⑤ 不才之事：不名誉的事。

回　评

自九回后，至此回上半，是宝黛爱情之发展阶段。“诉肺腑”是此回主体，亦是宝黛爱情发展之一大关键。前此，经多次口角摩擦，两人虽心迹已明，情投意合，然黛玉仍不时虑及“金玉”之说，心中不安。至此，及闻宝玉肺腑之言，如“轰雷掣电”，疑虑冰消，两人乃由“不放心”而“明白”“放心”；由“假意试探”，而引为“知己”，宝黛爱情又掀一高潮。不满“仕途经济”，是其爱情思想基础。之后，黛玉对宝玉更加体贴，不再拌嘴；对宝钗更加宽容，不再妒忌。季新《红楼梦新评》评云：“试观两人情意未通以前，黛时时有疑忌心，有刻薄语，这都是放心不下的原故。及至‘诉肺腑情迷活宝玉’一回后，黛知宝心，宝知黛心，黛之情已定，自此心平气和，以后对于宝玉没有一点疑心，而对于宝钗诸人亦忠厚和平，无一些从前刻薄尖酸之态。其爱情之纯挚，心地之光明，品行之诚悫，胸怀之皓洁，真正不愧情界中人。”

在《红楼》之前，描写男女爱情，由六朝志怪之“天人感应”，而至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与戏曲之“男才女貌”，至明清笔记之“男女相悦为婚”，迨《红楼》出，写及宝黛“知己”之爱，乃驾一切爱情主题小说、戏曲而远上之。宝黛爱情描写价值，乃在于此。

“诉肺腑”一段，刻画宝黛爱情心理，洞察幽微，条分缕析，颇具神韵。此段描写，可分四层。先写黛玉窃听湘云说“经济”，宝玉当众称扬自己，乃引为“知己”，实已是诉肺腑。再写黛玉之内心独白，惊喜悲叹，层层忖度，感叹身世，虑及“金玉”，忧及病症，愈转愈悲。三写宝黛相见后之神态与对话，倾诉衷曲，直宣心意，话语虽短，然隐含着多少刻骨铭心之感情纠葛，熔铸着多少难以名状之苦涩烦恼。四写宝玉误把袭人当作黛玉，表白心事，引起袭人惊疑。这段描写，有叙述者之主观剖析，有转述人物之内心语言，写宝黛激动而复杂之心理，准确含蓄，韵味深长。如张新之评所云：“同一心，同一肺腑，同一迷，写‘诉’字人木三分。”尤其以黛玉第一人称口吻，确切分疏，甚感亲切自然，真实可信。

此回之下半，承接第三十回，写金钏之死，纯用侧笔暗写笔法。金钏因与宝玉调笑被撵，含羞忍辱，投井而死，雪芹谓之“情烈”，对其悲惨命运寄予深切同情，对宗法社会奴婢制度之残酷无情流露出无限愤慨。

“诉肺腑”与“死金钏”，两相映衬，亦有对比意味。前者写宝黛爱情高潮，却也隐含着爱之痛苦。金钏则为大观园内丫头含冤而死之第一人，死得悲哀，与宝玉亦难脱干系。宝黛肺腑相见之后，忽接写金钏死讯，乃使宝黛爱情又蒙上一层阴影。

此回写宝玉不愿见贾雨村、金钏投井自尽，直逼下回宝玉挨打。而写宝黛互诉衷情，为袭人听见，视作“丑祸”，则近伏三十四回袭人进言，令王夫人警醒；远关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司棋等被撵、晴雯夭亡，直至后文宝黛爱情之毁灭等诸多情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①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却说王夫人唤上金钏儿的母亲来，拿了几件簪环当面赏了，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他。"金钏儿的母亲磕了头，谢了出去。金钏冤死，王夫人赏其母"几件簪环"，以忏罪过，求得心安，乃十足奴隶主子心理。金母则对女儿之死，不气不恨，反磕头谢赏，是典型奴婢意识。清时主奴关系，多如此也。

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听见金钏儿含羞自尽，心中早已五内摧伤，金钏自尽，已"五内摧伤"，他日晴雯夭亡，将何以堪，于此一点。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说教训了一番，也无可回说。看见宝钗进来，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厅上。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撞了个满怀。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一声断喝，其势汹汹，宣告父子冲突开始。宝玉唬了一跳，抬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他父亲。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只得垂手一旁站着。贾政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的嗐什么？一"嗐"字，从贾政眼中写出宝玉因金钏之死而感伤情状。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那半天才出来。照应上回宝玉与湘云辩经济、与黛玉诉肺腑事，故耽延来迟，行文细密。既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仍是委委琐琐的。雨村原本烦俗，宝玉谈吐，焉能慷慨挥洒。从贾政口中补出宝玉会见雨村时情迷萎靡光景，文笔简净。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嗳声叹气，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无故这样，是什么原故？"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此时一心却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也身亡命殒，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究竟不曾听明

白了，只是怔怔的站着。此为“宝玉挨打”一蓄势也　父子相撞，政老原本无气；宝玉则因不愿见雨村，心中不快，又知金钏自尽，伤痛之极　贾政见其“垂头丧气”、“委委琐琐”，不由不气也

贾政见他惶悚，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方欲说话，忽有门上人来回：“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要见老爷。”由上句“原本无气”看，起始，贾政似并未存心要笞打宝玉；然先是金钏投井，后有雨村临门，此又因王府索人，琪官事发，件件不幸，由远而近，接踵逼来，激怒政老，宝玉“在劫难逃”矣　贾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一面想，一面命：“快请厅上坐。”急忙进内更衣。出来接见时，却是忠顺府长府官，一面彼此见了礼，归坐献茶。

未及叙谈，那长府官先就说道：“下官此来，并非擅造潭府[2]，皆因奉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爷支情[3]，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贾政听了这话，摸不着头脑，忙陪笑起身问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生好遵谕承办。”那长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办，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各处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处察访。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用“城内”人之议论一衬，以写宝玉与蒋玉函两人往来之密切，相与之亲厚，一则为二十八回两人相识后之私交补笔，二则为下文受“笞挞”铺垫，三则为三十四回宝玉表白情愿“为这些人死”埋根　下官辈听了，尊府不比别家，可以擅来索取，因此启明王爷。王爷亦说：‘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这琪官，随机应答，谨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断断少不得此人。’一王爷也，而心境惟系于优伶，其人之清浊，盖可知矣　故王伯沆批谓“人格去北静王远甚”　故此求老先生转致令郎，请将琪官放回，一则可慰王爷谆谆奉恳之意，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觅之苦。”说毕，忙打一躬。一番扳谈，软硬兼施，有如张新之所评：“关目口白，无不曲尽情事”

贾政听了这话，又惊又气，即命唤宝玉出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

忙忙赶来，贾政便问："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两个字，不知为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说着便哭。

贾政未及开口，只见那长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隐饰。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说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呢！"宝玉连说："实在不知。恐是讹传，也未见得。"上面已说"实在不知此事"，此重言之，再作抵赖。那长官冷笑两声道[4]：写长府官，连用三"冷笑"，王府豪奴，盛气逼人。"现有证据，必定当着老大人说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说不知，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二十八回云，袭人已将红汗巾扔在空箱中，此则说在宝玉腰里，或长府官知宝玉与蒋玉函有互赠汗巾事，以此诈之也。此后至一百二十回汗巾始再见。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这话他如何知道？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瞒不过他。不如打发他去了，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因说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宝玉前既云不知"琪官为何物"，又连说"实在不知"；及见有汗巾证据，知硬赖不成，乃真认不讳，告之地方居止，以使府官速去也。评者或谓，据此，亦可知两人情好甚密。姑作一说。那长府官听了，笑道："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了。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罢；若没有，还要来请教。"说着，便忙忙的告辞走了。忠顺府长府官来查访琪官下落，乃再次为"宝玉挨打"蓄势也。元郑太和《郑氏规范》云："既称义门，进退皆务尽礼，不得引进倡优"，"上累祖考之嘉训，下教子孙以不善，甚非小失，违者，家长箠之。"宝玉"流荡优伶"，有违"嘉训"，政老"又惊又气"，被笞势实难免。

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官员，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一直送那官去了。才回身时，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贾政喝命小厮："给我快打！"贾环见了他父亲，吓得骨软筋酥，

此四字，与上文贾政之“目瞪口歪”、宝玉之“目瞪口呆”相对成趣，写父子三人之“气”、之“惊”、之“吓”，形容活脱。赶忙低头站住。贾政便问：“你跑什么？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去，由你野马一般！”喝叫：“跟上学的人呢？”贾环见他父亲甚怒，便乘机说道：“乘机”二字是眼，知贾环乃夙恨宝玉，处心积虑，此时趁间而入，落井下石，非为一时失爱也。“方才原不曾跑，只因从那井边一过，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我看脑袋这么大，身子这么粗，贾环所说“这么大”、“这么粗”，语言干瘪，与二十六回薛蟠说鲜藕“这么粗、这么长”，同一声口。泡的实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过来了。”贾政听了，惊疑问道：“好端端，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5]，致使弄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来。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颜面何在！”贾政所念者，惟在祖宗“颜面”，而非家世“运数”，与五回荣宁二公之灵所虑者不同，的是贾政见识。喝命：“叫贾琏、赖大来！”

小厮们答应了一声，方欲去叫，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贴膝跪下道：“老爷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屋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见我母亲说……”说到这句，便回头四顾一看。贾政知其意，将眼色一丢，贾政受谗被惑矣。张新之评曰：“豫事无防闲，临事无镇静，手足口舌，因间而入，亦政罪案。”小厮们明白，都往两边后面退去。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对照三十回所写，知金钏之触怒王夫人，乃因其教宝玉“往东小院儿里头拿环哥儿和彩云去”一语。可见贾环告发罪案，隐去实情、歪曲真相，其手段恰似讼棍。与其母赵姨买嘱道婆，魇魔宝玉、凤姐，同样狠毒，有其母必有其子矣。点明回目上句“小动唇舌”题旨。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叫：“拿宝玉来！”贾政闻琪官事，已气得“目瞪口歪”；贾环复告之金钏投井之故，更气得“面如金纸”，宝玉难逃“笞挞”矣。王伯沆评云：“贾政偏听至此，绝不查问细情。如此作官，昏聩可知，冤抑必不少也。”一面说，一面便往书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有人”者，当指清客相公也，欲惩戒宝玉，先杜绝有人讲情，贾政“笞挞”之心已定。我把这冠

带家私[6]，一应就交与他和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7]，寻个干净去处自了[8]，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贾环添枝接叶，诬告宝玉强奸金钏未遂，贾府颜面尽失，此乃为“宝玉挨打”造势者三，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也。

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为宝玉了，一个个咬指吐舌，连忙退出。贾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叠连声：“拿宝玉来！拿大棍，拿绳来！把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连用三“拿”字，写贾政声色俱厉，如睹如闻。“里头”者，乃指贾母、王夫人也。在外，不准门客讲情；在内，禁止仆从传信。贾政怒极，欲置宝玉于死地也。电闪雷鸣，惊涛怒卷，父子冲突终于爆发。众小厮们只得齐齐答应着，有几个来找宝玉。

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那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宝玉只知琪官事，而不知金钏事亦发矣。贾政不及细问，即卤莽用杖，政老之颟顸亦可知也。正在厅上旋转，怎得个人往里头捎信，偏偏的没个人来，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一则急了，说话不明白；二则老婆子偏偏又耳聋，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呢？”插入聋妪一段，写宝玉心急如焚，莫措手足；婆子则若无其事，慢条斯理。虽系忙中闲笔，然写来缓急相映，文情跌宕，意趣横生；并可见金钏之死，合府皆知，只政老一人，尚在鼓里。

宝玉急的手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贾政一见，眼都红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逼淫母婢，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呜呜的哭。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的又打了

十几下。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起先觉得打的疼不过，还乱嚷乱哭，后来渐渐气弱声嘶，哽咽不出。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不祥，蒙府、戚序、甲辰本作“不像”；程甲及其他脂本同程乙，梦稿本原作“不祥”，后笔改为“不像”。不祥，或可作“不善”讲，义谓非同小可。下文“贾政听这话不像”句，诸本皆同。“不像”者，不正常之谓也。六十一回也有“不像”一词。赶着上来，恳求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弑父弑君”四字，见于《周易·坤》：“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贾政所说，乃辨察宝玉明日可能所犯之罪也。政乃利禄中人，故极虑之恨之怒之而痛笞之也。然则，自己教子不严，而不自咎，乃以“酿坏”之罪，归之他人，政老何其愚哉！而门客平昔只知帮闲凑趣，无所事事，此乃自取其辱也。

众人听这话不好，知道气急了，忙乱着觅人进去给信。王夫人听了，不及去回贾母，便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扶了一个丫头，赶往书房中来，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贾政正要再打，一见王夫人进来，更加火上浇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王夫人既来，贾母随踵必至，贾政知之，见此二人，既怪其妻纵子淫婢，又恐其母溺爱护短，乃愈怒宝玉，愈加痛笞矣。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

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以老太太压之，以此相责，恰如姚燮所评：“亦是百忙中情理之言。”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此所谓“众人”者，实指贾母也。王夫人提之，贾政反欲将宝玉勒死，可知其乃将对宝玉“不肖”之怨恨转向对贾母娇纵宝玉之不满也。然则，为人之父，平日教子漫不经心，先怪门客“酿坏”，此怨祖母“护持”，而终不自思，其咎何辞？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将来之患”者，即前所云“弑父弑君”之罪也，贾政所重在此。故张新之评曰：“一部书中，政字存周，字至此，阐发无遗。”说着，便要绳来勒死。

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弄死他,岂不是有意绝我呢?此则以夫妻情分动之。旧时社会,“母以子贵”,王夫人疼爱宝玉,其意在此。母爱、礼法、权益交织于胸,乃“放声大哭”也。看下文怀抱宝玉,却想着贾珠,其意尤明。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如一同死了,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此则哭诉母子之情,以死胁之。姚燮批曰:“惨语哀言,字字从人情中体贴出来。”说毕,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以上写王夫人赶来,劝阻宝玉挨打,先“抱住”板子,再“抱住”贾政,后“抱住”宝玉,光景如画。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长叹”、“泪下”,此则已由痛恨不肖、怨怪妻母,转为无可奈何之感伤也。

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迹[9]。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豚胫,王伯沆批云:“此句欠妥。小衣岂能倒解?”此句各本歧出,庚辰、戚序、舒序本作“由豚至胫”;己卯、梦稿本作“由肫互胫”,梦稿后笔改为“由腿至肫”;王本、张本“豚胫”作“臀胫”,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即作“由臀至胫”。胫,指小腿。如是,句意乃顺。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苦命的儿”来。因哭出“苦命儿”来,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李纨、凤姐及迎探姊妹两个也都出来了。复写李纨等出来,而不及贾母,文势一舒,实为其出场铺衬也。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李纨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贾政听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以上写贾政痛惩宝玉,由“满面泪痕”,而“眼都红了”,而“泪如雨下”,而“泪似走珠”,由怒恼而愧悔,写其父爱怨尤,亦入情入理。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层层作势,贾母始出,奇峰突起,文境一变。一言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是贾母形声,开口十数字,掷地千钧。贾政见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摇头喘气的走来。神气活

现。洪秋蕃评曰："闻其声则'颤巍巍'，见其形则'摇头喘气'，不独写出贾母此时形状，且将初闻信时如何悲痛、如何怒恼亦都形容出来，真是妙笔。"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大暑热的天，老太太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贾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厉声怒斥贾政，言辞犀利；贾政无地自容矣，且大老爷贾赦亦在其中。

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儿子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老太太这话，儿子如何当的起？"贾政之辩，软中带刚，亦似在理。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儿就禁的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反诘得妙，的是贾母。先驳其"如何当的起"一语，偏偏有理；然后顺势一转，随事生情，由要否"教训儿子"转为"怎么"教训，贾政无可再说，只得自认"性急"。说着也不觉泪往下流。

贾政又陪笑道："老太太也不必伤感，都是儿子一时性急，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两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令人："去看轿！我和你太太、宝玉儿立刻回南京去。"书中虽屡屡提及"进京"、"来京"，然总不明说"北京"，讳言"朝代年纪"也。此处特特提及"南京"，或有暗点曹氏家世之意，殊堪注意。家下人只得答应着。

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儿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是不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再刺一枪，明着是说宝玉，实句句反逼贾政，势不可当，愈逼愈紧，贾政终至叩头认罪。贾政听说，忙叩头说道："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不许你打。"以上写贾母怒斥贾政，三次言及"干净"一词，气极语耶，抑怪怨贾政厌弃自己语耶？或兼而有之。一面说，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车辆、轿马回去！"贾政直挺挺跪着，与上文所写贾政"直挺挺"坐于椅上，前后映照。叩头谢罪。

贾母一面说，一面来看宝玉。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可知宝玉"往日"亦尝挨打，所谓"不写而写"也。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骂："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这个样儿，怎么搀着走的？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10]。"众人听了，连忙飞跑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放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屋里。忙中补此一笔，写凤姐处处周到干练。

彼时贾政见贾母怒气未消，不敢自便，也跟着进来。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声"肉"一声"儿"的哭道："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珠儿，也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撂下我，叫我靠那一个？"再应前哭贾珠一笔，刻画亲情，体贴入微。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贾政"灰心"，乃为王夫人"哭儿"所感，因父子情分而自悔　所说"打死"、"勒死"云云，或乃"恨铁不成钢"之愤极语也。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儿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该打到这个分儿。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算吗？"贾母此说，上句原亦在理，是平心静气之言；下句则嫌悖情，乃怒气未消之语。实亦有为贾政找一台阶之意，贾政识趣，诺诺而退。蒙府夹批曰："遣之有法。"笞挞风波，遂告了断

贾政听说，方诺诺的退出去了。

此时薛姨妈、宝钗、香菱、袭人、湘云等也都在这里。宝玉受笞，诸艳探视，面面俱到，文情周匝，而独不及黛玉者，当如王希廉所评："宝玉抬回贾母房中，人人俱到，独黛玉不来，是在潇湘馆痛哭，不好意思走来，所以下回说'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其痛更甚于别人。是暗描，不是漏笔。"或亦有为下回留地步之意。袭人满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见众人围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门，到二门前，命小厮们找了焙茗来细问："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焙茗急的说："偏我没在跟前，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忙打听原故，却是为琪官儿和金钏儿姐姐的事。"袭人道："老爷怎么知道了？"焙茗道："那琪

官儿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昔吃醋，没法儿出气，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蛆[11]。*薛蟠被冤，为后之剖白伏线。*那金钏儿姐姐的事，大约是三爷说的，我也是听见跟老爷的人说。”

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袭人细问宝玉挨打根由，若虚若实，亦题中要义，为下回向王夫人进言伏笔，文亦周匝。*然后回来，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贾母命：“好生抬到他屋里去。”众人一声答应，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众人渐渐的散去了，袭人方才进前来，经心服侍细问。

要知端底，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耽耽：己卯、蒙府、列藏本作“眈眈”，当是。手足眈眈，兄弟之间相互仇视。手足，比喻兄弟。眈眈，形容眼睛注视的样子。《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② 擅造潭府：擅自到贵府来。造，到。潭府，深宅大院。

③ 支情：犹“领情”。《汉语大词典》“支”部收录此词。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支”字点改为“领”。王本、张本、庚辰、己卯本作“知情”，戚序本作“承情”。

④ 长官：此指总管王府内事务的官吏。甲本、己卯本作“长府官”，王本、张本、庚辰、戚序、甲辰本作“长史官”。

⑤ 克夺之权：生杀予夺之权。

⑥ 冠带家私：指官位和家业。冠带，帽子和束带，旧时常用作官吏和士大夫代称。此借指官爵。家私，即“家产”，代指家业。

⑦ 剔去烦恼鬓毛：意即出家当和尚。鬓毛，指头发。烦恼，佛教用语，扰乱身心的意思。佛教以为头发是引起烦恼的导线，故称为“烦恼丝”。

⑧ 寻个干净去处：亦为出家当和尚之意。佛教称“佛国”为净土。

⑨ 血迹：王本、张本、金本及庚辰本作“血渍”。

⑩ 藤屉子春凳：春凳，指一种凳面较宽大的长凳，置于床边，可坐可卧。藤屉子，指凳面用藤编成。

⑪ 下的蛆：比喻进谗使坏，挑起是非，制造事端。

回　评

此回之主题，在写宝玉挨打。此乃继秦氏丧事、元春省亲后，贾府第三大事件也。此时之贾府，嫡庶、族房、主仆诸种矛盾不时显露，已渐现式微之

兆。“大承笞挞”，意在揭示贾政、宝玉父子间之冲突。宝玉被笞之故，一因“流荡优伶”，二因所谓“逼淫母婢”，此乃表层缘由也，实则父子间感情之冲突、思想之对立，深且久矣。试才题对，贾政即责宝玉不喜读书，“狂为乱道”；宝玉入园后，更任情嬉戏，“无所不至”，种种“不肖”，肇端于斯。家世渐衰，贾政望子成龙、光宗耀祖，乃出于“礼”；宝玉则荒疏学业，“不喜务正”，乃出于“情”，两不相容，此笞挞之深层根由也。王夫人劝止，实恐绝后；老祖宗护持，惟因溺爱，各具身份。与后之“抄检”相比照，知贾政之笞挞，乃为痛惩宝玉之不肖行径；王夫人之抄检，则欲驱除宝玉周侧之妖调诸婢，手段有别，用意则同。

宝玉之挨打，亦是继二十三回移居园中之后、其性格发展变化之又一关节点也。虽遭痛笞，而痴情不变，且表示“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非但毫无悔悟之意，而其自我选择人生道路之意念更为坚定。加之贾母放话，从此不见外人，杜绝贺吊往还之事，宝玉乃愈随心所欲，日日在“内帏厮混”矣。

此回结撰，远伏近描，善作铺衬，始则层层蓄势，渲染气氛，激起高潮；后复徐徐收束，另起旁波，以启下文。近人解弢《小说话》喻之为“赴岸之波，层层相追逐，不达彼岸不止”。且看宝玉挨打前，自九回训劣子、十七回题对额、二十五回遭魇魔、二十八回识琪官，便处处伏脉，在在衬垫；迨至上回及本回，又或明或暗写及三事：一是会见雨村，谈吐失仪；二是金钏自尽，五内摧伤；三是王府索人，祸从天降。三事激怒贾政，情势急转直下，冲突骤然爆发。及写受笞，亦文境变幻如天际白云，飘然从风，舒卷自如。先写贾政禁止劝解传信，发誓“打死”宝玉；再写宝玉盼人传话，偏遇聋妪，文情欲紧故松，意趣横生。至宝玉挨打，文复一变，先由小厮打，继之政老夺板自打；待王夫人出，尤加紧痛笞；贾母踵至，怒斥贾政，故事逼向高潮。此后写贾政自悔自责，众人伺候宝玉，方缓缓收结，笔仗不懈。下回引出之宝钗送药、黛玉探伤诸情事，犹如神龙掉尾，力卷馀波，亦可视为本回续篇。

此回人物刻画，推勘入微，真切自然。贾政为父为夫为子，因人物关系递变，而产生暴怒与自悔、苦痛与悲哀之不同感情轨迹；贾母对贾政有分寸之训斥，对宝玉出乎内心之疼爱，显其身为“老祖宗”之气派；王夫人痛子心

切，劝贾政，先责以理，后动以情；李纨因提及贾珠，而引起之丧夫之痛；贾环小动唇舌，状告之似是而非；袭人之满心委屈，细问被笞原故，等等，莫不历历如绘，入情合理。恰如佚名氏《读红楼梦随笔》所评："写贾政的是贾政，贾母的是贾母，王夫人的是王夫人，以及纨凤诸人，门客小厮，丫环仆妇，无不各具身份，各极形容，正如万马千军，纵横变化，而又各按步武止齐，绝无辙乱旗靡之病，煞是奇观。"

此回至三十六回为一大段，写宝玉受挞几死，而情迷益甚。正写题面，为宝黛钗三人情缘；中间夹叙袭人进言、玉钏尝羹、莺儿结络、龄官拒唱等情事，亦有渲衬宝玉情痴之意。本回虽未正面展现宝黛爱情，然自此回至七十九回，实为宝黛爱情发展之成熟阶段。上回写宝黛诉肺腑，感知己，情意无涯，两心相印，从此彼此尊重，情同生死，再无口角。宝玉被笞，归卧怡红，下回写黛玉来探，临床呜咽，珠泪淋浪，而逼出鲛绡之赠，情遂定矣。解弢所评，较为精当："《红楼》宝玉受打，为一大关键。受打之先，宝玉、黛玉时相讽讥口角；受打之后，互相宾礼。所以然者，在诗帕之传递耳……此后二人相遇，其言语概可想矣，复何口角讽讥之有哉？"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话说袭人见贾母、王夫人等去后，便走来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宝玉叹气说道："不过为那些事，即琪官、金钏事。袭人素所知者，无须明言也。问他做什么！只是下半截疼的很，你瞧瞧，打坏了那里？"袭人听说，便轻轻的伸手进去，将中衣脱下，略动一动，宝玉便咬着牙叫"嗳哟"，袭人连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才褪下来了。

袭人看时，只见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阔的僵痕高起来。袭人咬着牙说道："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这个分儿。此当指十九回良宵花解语"约法三章"之言也。幸儿没动筋骨[①]，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此语有对贾政之埋怨，有对宝玉之痛惜，亦流露出自己深深之隐忧。○以上接前回"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句，以结宝玉受笞一段；以下随手接入钗黛探视宝玉一段，又起旁波，别入化境。

正说着，只听丫鬟们说："宝姑娘来了。"袭人听见，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夹纱被，替宝玉盖了。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八回写宝钗手"托"通灵，细细赏鉴，乃显其欣喜亲近之情。此写其手"托"丸药，来探望宝玉，极显其关切之意，却也难免张扬之嫌。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问："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些了。"又让坐。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与以上袭人所言，如出一口。然实为模糊语也，"人"者为谁，"语"乃何意，均未明言，而如此痛惜，阅者自会，当知其意。别说老太太、太太

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我们”者，当指自己与袭人也。自悔情急失言，连忙咽住。羞赧之态，描摹如画　而自居老太太、太太之次，则其深情隐曲，乃一时毕见矣。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宝钗素日稳重和平，此时一反常态，轻怜痛惜，流露一缕真情，补上文半截话之意。亦为三十六回“绣鸳鸯”一节埋根。

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越觉心中感动，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去了。以上写宝钗妩媚之态、怜惜之情，纯由宝玉视觉出之，宜乎其心感神移，痛亦不觉矣。想道：“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之态，令人可亲可敬。假若我一时竟别有大故，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总然尽付东流，也无足叹惜了。”因众女儿怜惜自己，悲感自己，意真情深，可亲可敬，便“一时死了”，亦无足惜，宝玉实是情种。

正想着，只听宝钗问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可知上回写及宝玉受笞致伤，宝钗虽去探望，然其时尚不知挨打之由，故有此问，并为下文薛蟠之辨伏线，文细如发。袭人便把焙茗的话悄悄说了。宝玉原来还不知贾环的话，见袭人说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②]，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从来不是这样，你们别混猜度。”开脱薛蟠，意在恐宝钗难堪也。

宝钗听说，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话拦袭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这个形象，疼还顾不过来，还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样亏。钗之所谓“大事”，无非读书上进、仕途应酬而已，此正贾政之所望、宝玉之所厌者也　宝钗尝以此劝宝玉，而被斥为“混账话”，今又念之，总不知宝玉之心　你虽然怕我沉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吗？当日为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毕，因笑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

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那些人”者，乃指优伶琪官一类人也。此就宝玉言，也是“实话”，而似有怪怨之意。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的人，何曾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说什么的人呢？”此就薛蟠言，似亦“堂皇正大”，公道在理，既劝宝玉改过，又为乃兄出脱，恰是宝钗吐属。

袭人因说出薛蟠来，见宝玉拦他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说造次了，恐宝钗没意思。听宝钗如此说，更觉羞愧无言。宝玉又听宝钗这一番话，半是堂皇正大，半是体贴自己的私心，更觉比先心动神移。方欲说话时，只见宝钗起身道：“明日再来看你，好生养着罢。方才我拿了药来，交给袭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说着便走出门去。袭人赶着送出院外，说：“姑娘倒费心了。改日宝二爷好了，亲自来谢。”宝钗回头笑道：“这有什么的？只劝他好生养着，别胡思乱想就好了。要想什么吃的玩的，悄悄的往我那里只管取去，关心之至，此私情语也。然只知其伤，不谙其心。宝钗虽然多情，终不若黛玉体贴入骨耳　〇此两句，独同程甲本。梦稿、列藏本略同，庚辰、己卯、蒙府、戚序各本皆无此两句。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倘或”四句，是要紧语，亦模糊语。宝钗探伤送药，本光明磊落之事，何以怕老爷知道？何以怕“将来对景”？何其怪哉！盖宝钗之来问候宝玉，实于种种体贴之中另藏私情。听其言词，观其神态，或可知也。恰如张新之所评：“一段话隐隐绰绰，暧暧昧昧，笔墨悉化烟云。”说着去了。

袭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实感激宝钗。进来见宝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样，因而退出房外栉沐。宝玉默默的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更热如火炙，略展转时，禁不住“嗳哟”之声。那时天色将晚，因见袭人去了，却有两三个丫鬟伺候，此时并无呼唤之事，因说道：“你们且去梳洗，等我叫时再来。”众人听了，也都退出。

这里宝玉昏昏沉沉，只见蒋玉函走进来了，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见金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此继“神游”后，写宝玉再次入梦。

玉函、金钏，乃宝玉情所深属之人，故怀之念之。亦为魂梦恍惚中黛玉之出场作势也。宝玉半梦半醒，刚要诉说前情，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写黛玉之来，先烘衬暗点，再从宝玉触觉、听觉、视觉写之，似梦似醒，亦幻亦真，确是加倍写法。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此写宝玉见黛玉，“欠身”“细认”，犹恐是梦，笔致精细。写黛玉眼肿如桃，“满面泪光”，情景逼真，想见宝玉挨打后，黛玉独处潇湘馆，掩泪已久，并补上回未写之笔。此乃写黛玉第十三次还泪也。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旧倒下，叹了口气说道：“你又做什么来了？太阳才落，那地上还是怪热的，倘或又受了暑，怎么好呢？不及言自己伤痛，不暇谢问候之情，而先虑其天热受暑，体贴怜惜，一片深情。我虽然捱了打，却也不很觉疼痛。这个样儿，是妆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给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别信真了。”捱打疼痛，实是真的，只为宽慰黛玉，以免其悲痛，故作是言。

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黛玉劝词，仅此六字，然无限深情，含蓄不尽，抵得“万句言词”。是情至语，亦系囫囵语。盖黛玉见宝玉一味率性而行，贾政不念亲情，致遭笞挞，因不忍见其再受痛楚，而劝其“你可都改了吧”。此劝戒也，蕴涵多少愁怨，多少痛惜。然黛玉又深谙宝玉之心，知其秉性难移，欲改其志、欲抑其情，实实不易。是则，此劝也，又透出几多违心、几多无奈。故蒙府夹批云：“心血淋漓，酿成此数字。”而与宝钗之劝相比，则又如洪秋蕃所评：“回视宝钗以责为劝，何啻天渊。”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此三字，“诉肺腑”时反复言之，此际重提，两心相照，以安慰黛玉，亦以显其死守不移之志。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人”，与上文宝钗所云“那些人”相对，然彼当指琪官一类人，此则包括丫头金钏也。陈其泰眉评曰：“此语舍黛玉外，岂能向第二人说者耶；亦除黛玉外，无人能领会得也。”

一句话未了，只见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说道：“我从后院子里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

“这又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了？”黛玉急得跺脚，急切之态，神肖至极。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们拿咱们取笑儿了。”回映前文，黛玉孤寒无依，为凤姐、宝钗取笑已非一次，着实可怜。“咱们”二字，诸本无，为乙本所加，乃写黛玉已自认自己与宝玉为一体矣，何等亲密。宝玉听说，赶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刚出了后院，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

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妇、吴新登媳妇、郑好时媳妇这几个有年纪长来往的，听见宝玉捱了打，也都进来。袭人忙迎出来，悄悄的笑道：“婶娘们略来迟了一步，二爷睡着了。”说着，一面陪他们到那边屋里坐着，倒茶给他们吃。那几个媳妇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罢。”袭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继众主子之后，写诸仆妇来探望，不过门面礼也，故云宝玉已睡，未得相见　加此一段，文情完足　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个老婆子来说：“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机心如见，想袭人心中早已有一番话，欲向王夫人倾诉。姚燮评曰：“此一想，想得可怕。”便回身悄悄的告诉晴雯、麝月、秋纹等人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屋里，我去了就来。”说毕，同那老婆子一径出了园子，来至上房。

王夫人正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见他来了，说道：“你不管叫谁来也罢了，又撂下他来了，谁伏侍他呢？”袭人见说，连忙陪笑回道：“二爷才睡了，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会伏侍了，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倒耽悮了事。”王夫人道：“也没什么话，白问问，他这会子疼的怎么样了？”袭人道：“宝姑娘送来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住，这会子都睡沉了，可见好些。”王夫人初心，当只为问询宝玉伤情，并非定要袭人来。袭人抽身自往，意在乘机进言说事也。

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袭人道：“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我想酸梅是个收敛东西，刚才捱打，又不许

叫喊，自然急的热毒、热血未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病来，那可怎么样呢。因此我劝了半天，才没吃。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3]，不香甜。”王夫人道：“嗳哟，你何不早来和我说？前日倒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来。原要给他一点子，我怕胡遭塌了，就没给。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吃絮了，把这个拿两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说着，就唤彩云来：三十回金钏被撵，实因其向宝玉告及贾环、彩云奸情，王夫人竟置之不问，照常使唤；金钏投井，贾政不详推问，滥以笞挞，一对糊涂人。“把前日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袭人道：“只拿两瓶来罢，多也白遭塌。等不够再来取也是一样。”

彩云听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两瓶来付与袭人。隐伏六十四回玫瑰露事。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人笑道：“好尊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看见鹅黄笺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遭塌了。”

袭人答应着，方要走时，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袭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见房内无人，便问道：“我恍惚听见宝玉今日捱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话没有？”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个话。贾环搬舌，袭人已知端的，并已明明告诉宝玉与宝钗；此则故推不知，非为环哥开脱，盖深恐传言于外，结怨赵姨也。机灵有如宝钗。只听见说，为二爷认得什么王府的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说了，为这个打的。”王府来要琪官，人所共知，故以之搪塞也。王夫人摇头说道：“也为这个，只是还有别的原故呢。”袭人道：“别的原故，实在不知道。”又低头迟疑了一会，说道：“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冒撞话，论理——”说了半截，却又咽住。欲言又止，欲扬先抑，要王夫人来问，以便乘机进言。王夫人道：“你只管说。”袭人道：“太太别生气，我才敢说。”王夫人道：“你说就是了。”袭人道：“论理，宝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才好呢。要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还要做出什么事来呢。”欲加劝之，先以危言刺之。所谓“做出什么事来”，义同“做下”、“做下来”、“做出来”，意谓做坏事、惹麻烦。旧时小说、戏曲习用此语

隐指男女偷情之事。宋佚名《刎颈鸳鸯会》云:"父母偶然视听其女颜色精神,语言恍惚,老儿因谓妈妈曰:'莫非淑珍做出来了?'"元人关汉卿《窦娥冤》第二折:"(正旦唱)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〇此就琪官、金钏儿事而言,两者皆闺外事,而尤以琪官事为重。袭人"做出什么事来"云云,与贾政所说"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同一声吻,同一识见。

王夫人听见了这话,便点头叹息,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你这话说的很明白,和我的心里想的一样。袭人所想,原来和王夫人、贾政都一样。如加宝钗,则四人乃成"统一战线"矣。其实,我何曾不知道宝玉该管。比如先时你珠大爷在,我是怎么样管他,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的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是的,要管紧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儿,或是老太太气着,那时上下不安,倒不好,所以就纵坏了他了。我时常掰着嘴儿说一阵,劝一阵,哭一阵。彼时也好,过后来还是不相干,到底吃了亏才罢。设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重复上回所言,王夫人念念在此,所说亦合情理。然娇纵使坏,其咎何辞?溺爱之心,表露无遗。说着,由不得又滴下泪来。

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太太岂不心疼?就是我们做下人的,伏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也算造化了。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偏偏那些人又肯亲近他,也怨不得他这样。其意乃谓,欲劝醒宝玉,莫如隔绝那些与之亲近之人。"那些人"指谁?虽未明言,其意实在黛玉也。看下文可知。如今我们劝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惦记着一件事,此当指三十二回诉肺腑,宝玉心迷发呆,误认袭人为黛玉事也。袭人念念不忘,处心积虑,必欲处治之。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了。"说得如此关系重大,似乎比琪官事更为险重,"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云云,尤危言耸听。王夫人必惊而问之,而必信其言矣。袭人亦工于心计,其历练老成,不亚宝钗。

王夫人听了这话内中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只管说。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面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是何"大道理"，袭人并未说明，王夫人却已心领神会，感知其意，且断言正合其"心事" 可见，为"保全"宝玉，二人之心相契久矣 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如授密奏之权，袭人进言，盖无忌惮也。袭人道："我也没什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已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许多做作，许多表白，盘旋曲折，至此图穷匕见矣，直照三十二回袭人听得宝玉肺腑言后，即思"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一段心理。轻轻一语，横扫千军。夫宝玉挨打，乃因狎优调婢，此皆园外事也。今袭人反要宝玉搬出园外，于理通乎？于此可知，其所谓"那些人"，实谓"亲近"宝玉之园内人也。不惟晴雯、四儿诸鬟婢，林姑娘尤括其中矣。试思，此时此际之宝黛，如被生生相隔，两人将何以堪？王治沆评云："宝玉出园，自己必随之出园，馀人则一网打尽矣。"

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袭人连忙回道："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作怪"者，男女隐事也 袭人与宝玉实早已"作怪"，王夫人不疑，反问询于袭人，何其昏聩 袭人心虚，连忙说谎，撇过自己 以下便侃侃而谈其所谓"小见识"。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此就"姑娘们"言，以明"男女之分"。此即《礼记·丧服小记》所云"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袭人林薛并举，无分轩轾，则既立言得体，又加重说料，以警王夫人之心，事当必行 实则如姚燮眉批所云："袭人意中宝钗是宾、黛玉是主，在口中不得不连类说之。"既蒙老太太和太太的恩典，把我派在二爷屋里，如今跟在园中住，都是我的干系。太太想，多有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的，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况且二爷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嘴杂，那起坏人的嘴，太太还不知道呢。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没有忌讳了。事之真假，人之

嘴杂，一片说辞，旁敲侧击，如姚燮眉批所云："袭人与宝玉之有交关，同院人谁不知之，恐有人露到王夫人耳里，故先于无意中撇清一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落个直过儿[4]；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还是平常，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呢？此就宝玉"性格"言，以保其"声名品行"。袭人又特特提一"闹"字，二十一回袭人曾向宝钗说宝玉黑家白日和姐妹们"闹"、"鬼混"。宝玉和诸艳之亲昵情景，在袭人看来，则"不像大家子的体统"，不可不防。那时老爷、太太也白疼了，白操了心了。不如这会子防避些，似乎妥当。太太事情又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便罢了，既想到了，要不回明了太太，罪越重了。此就"老爷太太"言，劝其早为"防避"，以保体面。诸本"不如这会子"句上，有"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一语，其义尤明。近来我为这件事，日夜悬心，又恐怕太太听着生气，所以总没敢言语。"一番进言，面面俱到，远虑近忧，思想周全，且情似恳切，言似成理，其意乃必要宝玉搬出园外，以防诸艳也。对宝玉不可谓不忠，然殊不知隔断群芳，明似爱之，实乃害之也。而后来晴雯之撵、芳官之去，亦伏根于此矣

王夫人听了这话，正触了金钏儿之事，直呆了半晌，思前想后，心下越发感爱袭人。笑道："我的儿！已第三次称"我的儿"也，亲密之至，信任之至，乃意有所托也。你竟有这个心胸，想得这样周全。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混忘了。你今日这话提醒了我，难为你这样细心，真真好孩子！也罢了，你且去罢，我自有道理。是何"道理"，此未明言，而为三十六回月例事伏线。然后文不见宝玉出园，不明何故。或因宝玉入园，乃奉元妃之命，恐有关碍；或因贾母不允，不可拂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如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索性就把他交给你了。此句，与"初试云雨"时"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句前后相应，话已说明，有老祖宗和太太撑腰，袭人以后行事，更"不为越礼"矣。下文"别叫他"句，诸本皆无。"遭塌身子"云云，意同上文所说之"作怪"，而似嫌直露。王夫人之嘱，乃戒其慎之也。好歹留点心儿，别叫他遭塌了身子才好。自然不辜负你。"

袭人低了一回头，方道："太太吩咐，敢不尽心吗。"说着，慢慢的退出。回到院中，宝玉方醒。袭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甚喜，即命调来吃，

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惦着黛玉，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拦阻，袭人平日之如何待黛玉，于此可知，用史笔也。故王伯沆批云："接写此数语，袭意更明。"便设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

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是一是二，人各其类，宝玉亦知晴之于黛，乃一气所生也　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他做什么呢。他要问我，只说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儿的，作什么去呢？到底说句话儿，也像件事啊。"宝玉道："没有什么可说的么。"此前，宝黛间种种纠葛、种种波澜、种种表白，至诉肺腑，作一收结。之后，两人再无龃龉，爱情描写渐归平淡矣　故张新之评曰："肺腑已诉，尚有何说。"晴雯道："或是送件东西，或是取件东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两条旧绢子，撂与晴雯，笑道："也罢，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他又要恼了，说你打趣他。"宝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两条旧绢，赠送黛玉，其深情蜜意，惟两人知之。晴雯未悟，读者亦不解　读下文三诗，始乃知送帕之意

晴雯听了，只得拿了绢子，往潇湘馆来。只见春纤正在栏杆上晾手巾，送绢、晾巾，两相对扣。想黛玉独处潇湘，情实可怜，恰如李后主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惟以眼泪洗面耳。"见他进来，忙摇手儿说："睡下了。"晴雯走进来，满屋漆黑，并未点灯，黛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谁？"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么？"晴雯道，"二爷叫给姑娘送绢子来了。"黛玉听了，心中发闷，暗想："做什么送绢子来给我？"因问："这绢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子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黛玉听了，越发闷住了。细心揣度，一时方大悟过来，体贴入微，方可"大悟"，非个中人，莫之能解。其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以上送绢一段，"金玉缘本"夹批云："送帕，妙在不着一语，而且满屋漆黑，并未见面，正是绝妙文情。"以手帕作为爱情信物，乃旧时习见风俗　唐代元稹《莺莺传》，即写张生与莺莺以手帕题诗相赠，表达爱意　明人冯梦龙编《山歌》中有一曲词曰："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

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这般心事有谁知?"或谓宝玉赠帕之情节构思,当由此歌词联想而来。下文写黛玉"体贴"绢子情状,亦与此歌意相类。

这黛玉体贴出绢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这个意思,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传递,又觉可惧。三十二回尝写,黛玉亦知,才子佳人多由私传信物,以遂"终身之愿",有违闺范　而现落自身,故而惧之。七十四回即写司棋、入画因"私相传送"男子物事、字帖儿,而被逐出大观园。他既如此,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此又用黛玉之内心独白,写其百感交集之复杂感情　其喜、悲、笑、惧、愧,正与三十二回之喜、惊、悲、叹相承接、相呼应。一番苦意,"不知将来可能如意不能",有企盼,亦隐含无望之悲也。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馀意缠绵,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明詹詹外史《情史》"阮咸"篇末附情主人评曰:"情者怒生,不可閟遏之物,如何其可私也!……私而终遂也,雷雨之动,满盈。不遂,而为蝉哀,为蛩怨,为盍旦之求明,为杜宇之啼春。有能终閟人耳目者乎?"此写黛玉虽惧"私相传递",却又"五内沸然",情不可閟,乃不避"嫌疑",研墨题帕,以寄情思　黛玉亦一"重情不重礼"之人　然其情不遂,而哀怨悲痛,泪尽而亡,终酿悲剧,了其一生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5],为君那得不伤悲。

其　二

抛珠滚玉只偷潸[6],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其　三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7]。此用娥皇、女英故典,是黛玉乃以潇湘妃子自居矣。三十七回探春以"潇湘妃子"名黛玉别号,黛低头不语,即当众直受不辞也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此三诗,或明写,或借喻,皆写一"泪"字也。宝玉挨打后,黛玉痛惜之情,知己之爱,以之吐露无遗

戚序本回首总批云："两条素帕，一片真心，三首新诗，万行珠泪。"诗亦幽丽感人。〇笔酣墨饱，含泪题帕，此乃黛玉第十四次还泪也。

那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起"字，程甲作"茗"，庚辰本作"萌"，后复于"萌"下旁加一"起"字，蒙府、戚序本作"萌"。王本、张本、金本作"深"，尤合文意。三十二回黛玉尝自云"病已渐成"，此时乃病已深矣。《素问·玉机真脏论篇》云："忧思悲喜怒，今不得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姚燮夹批云："病由此深，乃作者提掇之语，透下文'断痴情'也。"富察明义《题红楼梦》之十四云："病容愈觉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慰言今日较差些。"黛玉病态，似与诗中所咏相切合 一时方上床睡去，犹拿着绢子思索，不在话下。

却说袭人来见宝钗，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往他母亲那里去了。袭人不便空手回来，等至起更，宝钗方回。"袭人不便空手回来"以下三句，略同程甲及甲辰本；惟"起更"二字，上述两本作"二更"，末句"回"后有一"来"字。庚辰、己卯、蒙府等脂本，"不便"句无"不"字，馀同程甲、甲辰本。梦稿本原同庚辰各本，改笔独同乙本。近人吴克岐《犬窝谭红》"正误"批云，脂本"是宝钗不在园内，袭人便空手回来，至等至二更，是宝钗处之人，等候宝钗至二更"；若如甲本，"是袭人等至二更，而书借得与否，亦未提及"。依脂本，此段文字，意在由黛玉题帕，而过渡至宝钗劝兄。袭人借得何书，实无关宏旨。

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了，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越发信了。究竟袭人是焙茗说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窥度，并未据实，大家都是一半猜度，竟认作十分真切了。可笑那薛蟠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竟被人生生的把个罪名坐定。此即《桃花扇·辞院》"这冤怎伸，硬叠成曾参杀人"之谓也 姚燮眉批曰："天下之受冤枉者，往往如此，然亦是薛大哥平日自取之。"

这日正从外头吃了酒回来，见过了母亲，只见宝钗在这里坐着，说了几句闲话儿，忽然想起，因问道："听见宝玉挨打，是为什么？"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见他问时，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闹的，你

还有脸来问!”薛蟠见说,便怔了,忙问道:“我闹什么?”薛姨妈道:“你还妆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宝钗系“一半猜度”,薛蟠素有“犯舌”名声,薛姨妈又不说明事由,呆霸王不知何故,无辜受冤也。薛蟠道:“人人说我杀了人,也就信了罢?”如闻其声,此本寻常气语,然前已有冯渊一命,此后又有张三一案,一被“打死”,一被“砸死”,前后映带,呆霸王实视人命若草芥矣。薛姨妈道:“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难道他也赖你不成?”宝钗忙劝道:“妈妈和哥哥且别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又向薛蟠道:“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也过去了,不必较正,把小事倒弄大了。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少在外头胡闹,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处大家胡逛,你是个不防头的人,过后没事就罢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干的,人人都也疑惑说是你干的。不用别人,我先就疑惑你。”宝钗之劝,既不说有,也不说无,妙在模棱两可之间,盖其心中仍怀疑乃薛蟠所为,无须说破也。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又是宝钗劝他别再胡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赌神发誓的分辩。又骂众人:“谁这么编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儿,拿我来做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天。那一回为他不好,姨夫打了他两下子,过后儿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说是珍大哥治的,好好儿的叫了去骂了一顿。虚补一笔,照应上回“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句,以见宝玉挨打,贾母护短已非一日。今日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命!”快人快语,卤莽憨直,却似《水浒》中李逵,“呆”得可爱。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门闩来就跑。

慌的薛姨妈拉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打我来!”薛蟠的眼急的铜铃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为什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净。”活画一呆霸王张新之批云:“三‘我’字如闻,立一呆霸王传 笔歌墨舞,畅满已极。”

宝钗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儿罢。妈妈急的这个样儿,你不说来劝,你倒反闹的这样。别说是妈妈,就是旁人来劝你,也是为好,倒把你

的性子劝上来。”薛蟠道：“你这会子又说这话，都是你说的。”宝钗道：“你只怨我说，再不怨你那顾前不顾后的形景。”薛蟠道：“你只会怨我顾前不顾后，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呢？别说别的，就拿前日琪官儿的事比给你们听。那琪官儿，我们见了十来次，他并没和我说一句亲热话；怎么前儿他见了，连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给他？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薛姨妈和宝钗急的说道：“还提这个！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可见是你说的了。”一味怪怨，一味斥责，至此才将事由说出，捅到实处。薛蟠说出琪官儿事，似已坐实宝钗疑惑，薛蟠更有口难辩矣。薛蟠道：“真真的气死人了！赖我说的我不恼，我只气一个宝玉闹的这么天翻地覆的。”宝钗道：“谁闹来着？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倒说别人闹。”

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难以驳正，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也因正在气头儿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妈和我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对“金玉姻缘”之说，薛姨妈曾经提及，宝钗亦有所感，然当众则或佯作不知，或含糊其辞，或讳莫如深；不期乃兄单刀直入，一语道破，直抉其心，宝钗气怔而哭矣。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薛蟠见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赌气走到自己屋里安歇，不提。

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待要怎样，又怕他母亲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各自回来。到屋里整哭了一夜。

次日一早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了衣裳，便出来瞧母亲。可巧遇见黛玉独立在花阴之下，宝钗回家，适遇黛玉，事或可疑。按书中所写，蘅芜苑及薛家所居之院落，当均在大观园西北角，有角门相通，宝钗回家甚为便利。黛玉现当伫立怡红院旁，即园之西南角。是则，宝钗回家，不当遇黛玉也。盖作者书稿有新旧之分，薛家方位曾予改变。此处方位描写之颠倒，或乃旧稿之痕迹也。问他那里去，宝钗因说：“家去。”口里说着，便只管走。黛玉见他无精打彩的去了，又见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后面

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自己因宝玉受笞,哭肿双眼,遂误以为宝钗亦为此也。以己推人,多情之至,单纯之至,的是黛玉。

不知宝钗如何答对,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幸儿:甲本同,各本作“幸而”。

② 沉心:因怀疑别人指说自己,而心中不快。亦作“嗔心”或“吃心”。

③ 吃絮:吃厌。絮,腻烦。

④ 直过:未出差错,可过得去。

⑤ 鲛绡:此指丝织手帕。古时常以带泪鲛绡寄托相思之情。

⑥ 珠、玉:皆比喻眼泪。

⑦ 湘江旧迹:湘妃竹上的泪斑。晋张华《博物志》:“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涕挥竹,竹尽斑。”此代指泪痕。

回　评

此回承接上回,写宝玉挨打之后连环效应,其重心,乃在回之上半。此又分作三层:一写钗黛先后来探视宝玉,以表现二人对宝玉之关切爱怜之情。宝钗之来,手托丸药,直言规劝;或谓其实是张扬其事,虚应情面也。此言太过。观其神理,做作之态、炫示之心、规劝之意、怜惜之情、隐秘之私,均有之也。而宝玉为之“心动神移”,并非无因。此乃继八回“识金锁”、二十八回“笼香串”后,二人第三次感情交流也。至于黛玉,乃诉肺腑后宝黛首次相见,特写其“无声之泣”、体贴之情,私言密语,意真情重。二层写袭人向王夫人进言献计,欲宝玉搬至园外。评者斥其为“妖婢”、“奸慝”,詈之尤甚。察其意,袭人之言,既有对王夫人之逢迎,亦有对宝玉“声名”之真心维护,乃其分内事也。三层写宝玉赠帕,黛玉题诗,暗自定情,以为信物。《葬花吟》乃黛玉感悟人生,是喟叹;《题帕诗》则托物寄意,是其爱情之勇敢表白也。此后,两人引为知己,疑虑尽消,爱情走向成熟。恰如姚燮所评云:“在黛玉则心安意稳,以为此事定矣,故自此以后,与宝玉更无口角,是乃大交关处。”然诗于炽热中又交织无限哀怨,亦有为宝黛爱情悲剧作引之意。

回之下半，则写宝钗爱情之痛苦也。探望宝玉时之“娇羞”、“痛惜”，与劝兄气怔后之“委屈”哭泣，两相映照，实反映其感情与理智之矛盾也。黛玉误为宝钗之泪乃哭棒疮，从旁笑之，宝钗不睬，忍而不辩。是二人因宝玉之故最后一次感情摩擦也。宝钗强作自我控制，窒抑爱欲本性，此或西方女性主义者所谓有“教养”少女之“第二天性”也。

此回写钗黛之探候宝玉，一显一隐，互为映衬，写其性格，笔有不同。宝钗来去堂堂，正言相规，的是淑女身份；黛玉行踪密密，私语以劝，确系痴女形容。赠绢题诗一段，用潜在笔法，写宝黛柔情蜜意，尤情致隐微，耐人寻绎。宝玉何以送帕，黛玉如何会意，始终闪烁其词，引而不发；及读三首题帕诗，始窥知其意。

回看前文十九、二十八、三十回，凡三次写及宝黛以绢子传达情意，而此回所写，尤为精妙。黛玉见宝玉惠赠旧帕，先是心中“发闷”，不解何意；继而细心“揣度”，方才大悟；终于“体贴”出其中“苦意”，不觉神痴；乃至上床睡去，犹“思索”不已。前此以绢传情，有爱意，有妒心，有悲怨，有关切，是宝黛爱情“暗中试探”时意绪。此番赠帕题帕，则有幸福，有忧伤，有惊慌，有愧疚，乃两人爱情走向成熟时心态也。并为九十七回黛玉焚稿断痴情、两人爱情彻底毁灭张本。一帕也，联合宝黛爱情始终，“乃宝黛大关目处”。

宝黛爱情描写，由前之“玉生香”、“谑娇音”、“通戏语”、“发幽情”、“愈斟情”诸回书迤逦写来，至此回，暂作一收；此后之宝黛爱情描写渐归平淡，黛玉乃由“魁夺菊花诗”、“雅谑补馀音”以至“争联即景诗”，而尽写其超众之才华、率真之心态。与之相映，宝钗则自后文之“梦兆绛芸轩”、“兰言解疑癖”，而至“互剖金兰语”，以写其与宝黛之微妙感情关系。张新之评以为此回书“为黛玉作一束”、“为宝钗作一起”，“黛到此已无心，钗到此方有事”耳。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话说宝钗分明听见黛玉克薄他，因惦记着母亲、哥哥，并不回头，一径去了。一言不答，含容忍受，此宝钗待人与黛玉绝大不同处也。

这里黛玉仍旧立于花阴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伫立凝望，孤身凄情，委实可怜。只见李纨、迎春、探春、惜春并丫鬟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儿来。心里自己盘算说道："他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便是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儿才是呢。确是"眼里有筋"，直诛凤姐之心。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头再看时，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定睛看时，却是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头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头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觉点头，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早又泪珠满面。触处生愁，顾影自怜，情实可悯　姚燮批曰："此一泪却不是为宝玉而出。"少顷，只见薛姨妈、宝钗等也进去了。以上用三"只见"，写宝玉被笞，荣府内眷、亲戚、老少三代，皆来探候，而都由黛玉眼中交替看出，焦点独特，叙次井井，情景历历。想此时怡红院中实实热闹。反衬黛玉一身孤寂，独自感叹，众寡相形，对比鲜明，人情冷暖，隐然其间　故洪秋蕃评云："此段小小闲文，专为抬高黛玉身份而设。宝玉受笞，人人皆来探候，多半讨贾母、王夫人之好而来。宝钗不先不后，与贾母、王夫人同时并至，尤为得窍"，独黛玉知之而"不屑效之"，"不去讨好，矫矫不群。"

忽见紫鹃从背后走来，说道："姑娘吃药去罢，开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么样？只是催。我吃不吃，与你什么相干。"此气忿语也。盖见宝钗亦进院去，心中忿忿，而发之也。紫鹃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

吃药了。如今虽是五月里，天气热，到底也还该小心些。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上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歇了。”紫鹃体贴黛玉心意，说来凄切，无限伤怀，蒙府批称之为“闺中相怜之情” 一句话提醒了黛玉，方觉得有点儿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鹃，回到潇湘馆来。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冷冷”二句来[1]，写竹影，写苔痕，复以《西厢》词语作衬，极写潇湘馆之幽僻凄清，以映照主人黛玉之孤寒郁闷 因暗暗的叹道：“双文虽然命薄[2]，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想到这里，又欲滴下泪来。触景伤情，感叹双文，想及自身，为失怙而悲哀。四十五回又写其以比宝钗“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而作“司马牛之叹”。故张新之评曰：“即景生情，千条万绪。其孤不敌钗明矣。”不防廊下的鹦哥见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你作死呢，又搧了我一头灰。”那鹦哥又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前此写潇湘馆，着力写竹，此则并及鹦哥，且写其声其语其情，如姚燮眉批所云：“为潇湘馆鹦鹉亦出力一写。其出力写竹及鹦鹉者，皆出力写黛玉也。”至四十回，尚写及诗书。想见翠竹、鹦哥、诗书伴随黛玉度过孤苦之一生。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鹦哥会“长叹”、“念诗”，禽鸟亦似有情，可知黛玉素日常长吁短叹、常念《葬花吟》也。清廷奭《红楼八咏·林黛玉》云：“多愁善病太憨痴，香泪偷弹却为谁？情感无知小鹦鹉，学侬低咏葬花诗。”衬此一笔，写黛玉之情痴极为透彻。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黛玉便命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竹影婆娑，疏疏密密，掩映纱窗，窗外屋内，一片绿阴，一片清凉，富有诗情画意。与朱淑真《清昼》诗云“竹摇清影罩幽窗”、郑板桥《板桥题画·竹》“影落碧纱窗子上”及“小院幽篁一片青”意境相同。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做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调逗鹦哥念诗，本

旧时闺中闲雅之情　晚明黎遂球《花底拾遗》有"调鹦鹉舌教诵百花诗"一语，即写此情趣。黛玉以之"释闷"，看似闲文，实有深意。依社会学之观点，人而与禽鸟交流情感，则其孤独幽闷，盖可知矣。古人宫怨诗，喜用此类意象。如后蜀主妃花蕊夫人《宫词》之十四云："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明人唐寅《宫词》末联亦云："花开花落情无人，强把新诗教鹦鹉。"〇此段文字，是第五次写潇湘馆也。文分作三层：先写院内竹影、苔痕；再写廊下鹦哥念诗；后写竹影映窗，翠润生凉，人坐屋里，隔窗调逗鹦哥。自远而近，由物及人，层层铺染，情境清幽，竹韵、鸟语、人情，文意谐合，精义内充，宛然"绝妙画本"。这且不在话下。以上插入黛玉一段文字，实为上回"情中情"之馀文。然写景抒情，何等笔致。

且说宝钗来至家中，只见母亲正梳头昵，看见他进来，便笑着说道："你这么早就梳上头了。"宝钗道："我瞧瞧妈妈身上好不好。昨儿我去了，不知他可又过来闹了没有？"一面说，一面在他母亲身旁坐下，由不得哭将起来。薛姨妈见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场，一面又劝他："我的儿，你别委屈了。你等我处分那孽障。你要有个好歹，叫我指望那一个呢？"与前文王夫人劝止贾政笞挞宝玉同一声口，写薛氏母女相依之情，却也可怜。薛蟠在外听见，连忙的跑过来，对着宝钗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说："好妹妹，恕我这次罢。原是我昨儿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张新之批云："北人以遇鬼神为撞客，见昨日之话乃鬼神所使。"来家没醒，不知胡说了些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

宝钗原是掩面而哭，听如此说，由不得也笑了，遂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说道："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儿了[3]。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们，你是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就心净了。"薛蟠听说，连忙笑道："妹妹这从那里说起？妹妹从来不是这么多心说歪话的人哪。"薛姨妈忙又接着道："你只会听你妹妹的'歪话'，难道昨儿晚上你说的那些话，就使得吗？当真是你发昏了。"

薛蟠道："妈妈也不必生气，妹妹也不用烦恼，从今已后，我再不和他们一块儿喝酒了，好不好？"宝钗笑道："这才明白过来了。"薛姨妈道："你

要有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要再和他们一处喝，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儿两个天天儿操心。妈妈为我生气还犹可，要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妈，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气、妹妹烦恼，连个畜生不如了。”痛切言之，通达事理，亦真情所至。写母子、兄妹亲情，光景逼真，不当处处以呆子目之。口里说着，眼睛里掌不住掉下泪来。

薛姨妈本不哭了，听他一说，又伤起心来。宝钗勉强笑道：“你闹够了，这会子又来招着妈妈哭了。”薛蟠听说，忙收泪笑道：“我何曾招妈妈哭来着？罢罢罢，扔下这个别提了，叫香菱来倒茶妹妹喝。”宝钗道：“我也不喝茶，等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进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项圈我瞧瞧，只怕该炸一炸去了[④]。”宝钗道：“黄澄澄的，又炸他做什么？”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无话找话，无事找事，一通张罗，大献殷勤，是薛蟠赔礼认错光景。宝钗道：“连那些衣裳，我还没穿遍了，又做什么？”一时薛姨妈换了衣裳，拉着宝钗进去，薛蟠方出去了。以上补写宝钗早起回家、薛蟠悔过认错事，以结上回卷末一节文字；以下倒补开端黛玉所见薛氏母女入怡红院后情事。承上接下，勾联细密。又是文章一样结构法。

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看宝玉。到了怡红院中，此即接入上文黛玉“只见宝钗薛姨妈等也进去了”句，笔致杳渺，文有深念。张新之评云：“钗回家，黛遇之，至此来，黛又见之，中间若许工夫，方见上文紫鹃请吃药之妙。用侧笔写情痴，何人觉得。”只见抱厦里外回廊上许多丫头、老婆站着，便知贾母等都在这里。母女两个进来，大家见过了。只见宝玉躺在榻上，薛姨妈问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里答应着：“好些。”又说：“只管惊动姨娘、姐姐，我当不起。”薛姨妈忙扶他睡下，又问他：“想什么，只管告诉我。”宝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王夫人又问：“你想什么吃？回来好给你送来。”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还好些。”问吃问喝，本探候病人常谈，徐徐引入上

半回本题，斗榫自然。凤姐一旁笑道："都听听，口味倒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巴巴儿的想这个吃。"贾母便一叠连声的叫做去。娇纵之声，溺爱之态，齐现眼目间。王伯沆批云："上回宝钗云：'要玩的吃的，悄悄往我那里取'，是私情语；凤姐亦云：'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是管家人应有之语；薛姨妈云：'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是亲戚要好阔阔自尊语；太太云'你想吃什么，回来好送来'，是溺爱语，各各不同。若贾母'一叠连声叫做去'，另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口吻。"所批细切。凤姐笑道："老祖宗别急，我想想这模子是谁收着呢？"因回头吩咐个老婆问管厨房的去要。

那老婆去了半天，来回话："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缴上来了。'"凤姐听说，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记得交上来了，就只不记得交给谁了。多半是在茶房里。"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的送了来了。出一汤模，各处找寻，如此曲折，想见大家规矩。

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借薛姨一看，写出汤模形状。《红楼》写人叙事，惯用此章法。因笑向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要不说出来，我见了这个，也不认得是做什么用的。"此用衬托法。姚燮眉批云："薛姨妈亦是钜万富商家，今此等语出诸其口，可知贾府奢侈之至矣。"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不知道，这是旧年备膳的时候儿，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我吃着究竟也没什么意思。谁家长吃他？那一回呈样做了一回[5]，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说着，接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十碗汤来。

王夫人道："要这些做什么？"凤姐笑道："有个原故，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做，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吃，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就势儿弄些大家吃吃，托赖着连我也尝个新儿。"贾母听了，笑道："猴儿，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钱做人情。"虽是谑语，实含微意。官，亦作"公"讲 《史记·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官，犹公也，谓不私也"

公中，义谓公众，大家。乙本第四十三、一百四回等，即写作“公中”；《儒林外史》第三十二、三十七回，也有“公中”一词。本书别回多作“官中”。明清小说中，两词并存混用。说的大家笑了。凤姐忙笑道：“这不相干，这个小东道儿我还孝敬的起。”便回头吩咐妇人：“说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在我账上领银子。”婆子答应着去了。

宝钗一旁笑道：“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人情乖觉，以讨贾母欢心，贾母自然喜欢，而称宝钗为“我的儿”。黛玉不屑矣。由“巧”字生发，开启下文，笔意转换，亦极灵巧。贾母听说，便答道：“我的儿。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像凤丫头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远了。自说其当年胜过凤姐，以满足其“唯我独尊”心理。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是的，公婆跟前就不献好儿。家常絮语，闲中着笔，“木头是的”，正道出王夫人之平庸麻木，与古板迂腐之贾政，恰是天造地设一对。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要这么说，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贾母道：“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张新之评曰：“这是说黛玉，贾母已嫌之矣。”实则此乃承上句“凤姐儿嘴乖”而来，如是，则“可嫌”者，当指凤姐也。倒不如不说的好。”宝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复将李纨性情顺笔一写。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的疼。要说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姐妹里头，也只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贾母道：“提起姐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所谓“四个女孩儿”，一以为指元迎探惜姐妹四人，如是，则隐然以钗驾元妃之上，是乃失体，于理未通。细玩文意，贾母所云，非当众抑黛扬钗也，结合二十二回所说薛姨妈、宝钗是“客”、黛玉是“自己人”看，“我们家四个女孩儿”云云，当指黛与迎探惜四人，此依其眷属亲疏关系而言；而论性情，则钗“稳重和平”，四人“都不如”钗也。薛姨妈听了，忙笑道：“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王夫人一证，更见贾母久已倾心宝钗矣。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要赞黛玉，不想反赞起宝钗

来，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钗一笑。意出望外，为之“一笑”，不经意间，尽现宝玉歆慕宝钗之情也。此亦即张新之评所谓“这便是‘不想又来了个宝钗’”之意。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对贾母之赞语，佯作未闻；对宝玉之一笑，视若无睹。宝钗极善于以理抑情，掩饰自己。

忽有人来请吃饭，贾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养着罢。”把丫头们又嘱咐了一回，方扶着凤姐儿，让着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犹问：“汤好了不曾？”点醒一笔，为下文“尝羹”一垫，文气不断。又问薛姨妈等：“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薛姨妈笑道：“老太太也会怄他，时常他弄了东西来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儿。”凤姐儿笑道：“姑妈倒别这么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要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话没说了，引的贾母众人都哈哈的大笑起来。

宝玉在屋里也掌不住笑了。袭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一面说，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袭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说，烦他们莺儿来，打上几根绦子。”上半回“亲尝”，尚未畅写；随手一点，逗入下半回“巧结”一段文字。交互映现，别样章法。宝玉笑道：“亏了你提起来。”说着，便仰头向窗外道：“宝姐姐，吃过饭叫莺儿来，烦他打几根绦子，可得闲儿？”宝钗听见，回头道：“是了，一会儿就叫他来。”贾母等尚未听真，都止步问宝钗何事。宝钗说明了，贾母便说道：“好孩子，你叫他来替你兄弟打几根罢。你要人使，我那里闲的丫头多着的呢。你喜欢谁，只管叫来使唤。”薛姨妈、宝钗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做就是了，有什么使唤的去处。他天天也是闲着淘气。”为五十九回编柳叶花篮等事埋根。大家说着，往前正走，忽见湘云、平儿、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呢，点缀小女儿闺中生活，随文生情，恰如王伯沆评所云：“补此一闲笔，文字有萦带之妙。”〇宝玉受笞后，众人俱来探候，湘云本在荣府，竟不来一看，何以如此冷落，似不可解。张新之以为，自诉肺腑后，怡红院中发生之事，与“湘云一切无关，故自三十二回至此方见”。此当与《红楼》之成书过程有关也。张爱玲《红楼梦魇》即谓“湘云回家之后宝玉才挨打”。见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

少顷出至园外，王夫人恐贾母乏了，便欲让至上房内坐，贾母也觉脚酸，便点头依允。王夫人便命丫头忙先去铺设坐位。那时赵姨娘推病，上文写贾母、凤姐等花花簇簇一群人去探视宝玉，其中独无赵姨娘；此又写其推病不至，因贾环进谗，致宝玉挨打，赵姨乃无颜见人也。只有周姨娘与那老婆、丫头们忙着打帘子，上文写邢夫人、周姨娘与贾母一同进院。此时周姨娘何以又在上房；下文摆饭定座，又为何不见邢夫人，都欠明白。立靠背，铺褥子。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宝钗、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自捧了茶来，奉与贾母，李宫裁捧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们伏侍罢，你在那里坐下，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放在这里，添了东西来。"凤姐儿答应出去，便命人去贾母那边告诉。那边的老婆们忙往外传了，丫头们忙都赶过来。王夫人便命："请姑娘们去。"请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两个来了；迎春身上不耐烦，不吃饭；那黛玉是不消说，十顿饭只好吃五顿，众人也不着意了。众人开怀热闹，黛玉冷落一旁，无人"着意"，可胜叹息。

少顷饭至，众人调放了桌子。凤姐儿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箸，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妈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应了。于是凤姐放下四双箸：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宝钗、湘云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只一饭也，规矩如此周至。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拣菜。如此着忙，当面讨好老祖宗乎？抑细心体贴如弟之宝玉乎？或兼有之也。

少顷，莲叶汤来了，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那里，便命玉钏儿与宝玉送去。金钏投井，王夫人亦悔，此命玉钏送汤，以示重用，或有补过之意。文亦渐起旁波，转入回之上半。凤姐道："他一个人难拿。"可巧莺儿和同喜都来了，宝钗知道他们已吃了饭，便向莺儿道："宝二爷正叫你去打络子，你们两个同去罢。"莺儿答应着，和玉钏儿出来。莺儿道："这么远，怪热的，那可怎么端呢？"玉钏儿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说着，便命一个婆子来，将汤饭等类放在一个捧盒里，命他端了跟着，他

两个却空着手走。机灵可爱。亦知贾府仆有差等，写出大家气派。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口，玉钏儿方接过来了，同着莺儿进入房中。

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见他两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们两个来的？怎么碰巧一齐来了。"一面说，一面接过来。玉钏儿便向一张杌子上坐下，莺儿不敢坐，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莺儿还不敢坐。一坐一立，写出两人不同身份。姚燮眉批云："玉钏，母婢也；莺儿，姊妹之婢也，故礼节有差等。"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并以为玉钏因见了宝玉，想起金钏，心中怨恨宝玉，"此系气坐"。是亦玉钏之坐一原因也。宝玉见莺儿来了，却倒十分欢喜；见了玉钏儿，便想起他姐姐金钏儿来了，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伏四十三回"不了情"线脉。便把莺儿丢下，且和玉钏儿说话。袭人见把莺儿不理，恐莺儿没好意思的，又见莺儿不肯坐，便拉了莺儿出来，到那边屋里去吃茶说话儿去了。写袭人自是能事者，然亦恰如姚燮所评："却去莺儿，以便专写一边。"行文有先后也。

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宝玉只是不吃，问玉钏儿道："你母亲身上好？"玉钏儿满脸娇嗔，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说了一个"好"字。情景恰像，不忘其姊之怨，有其姊之"烈"，不愧金钏之妹。宝玉便觉没趣，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谁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钏儿道："不过是奶奶、太太们。"爱理不理，冷淡至极。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着脸，便知他是为金钏儿的原故。待要虚心下气哄他，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因而便寻方法将人都支出去，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那玉钏儿先虽不欲理他，只管见宝玉一些性气也没有，所谓"性气"，即"刚气"也，下文称为"刚性儿" 六十六回写兴儿亦说宝玉"没个刚气儿"。对小厮尚如此，何况对丫头？何况对玉钏儿？此亦正是宝玉不忘金钏之情也。凭他怎么丧谤[6]，还是温存和气，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脸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一味温存，玉钏心有所动。

宝玉便笑央道："好姐姐，你把那汤端了来，我尝尝。"玉钏儿道："我从不会喂人东西，等他们来了再喝。"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你递给我喝了，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好吃饭去。我只管耽悮了时候，岂不饿坏了你。你要懒怠动，我少不得忍着疼下去取去。"说着，

便要下床，扎挣起来，禁不住"嗳哟"之声。宝玉使乖，佯为疼痛，以哄玉钏，再动其心。玉钏儿见他这般，也忍不过，刚中含柔，"忍不过"者，已有三分怜惜，挽回其心矣。起身说道："躺下去罢！那世里造的孽，这会子现世现报，叫我那一个眼睛睄的上。"一面说，一面"哧"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汤来。描摹玉钏，由"满脸娇嗔"，而"哭丧着脸"，而"有三分喜色"，而"哧"的一笑，终至"端过汤来"，其形容神理，其女儿心肠，写来历历如绘，曲折多姿，顿挫传神。

宝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罢，见了老太太、太太，可和气着些。若还这样，你就要挨骂了。"玉钏本已回嗔作喜，宝玉仍如此叮嘱，关心呵护，可谓无微不至。玉钏儿道："吃罢，吃罢！你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了，我都知道啊！"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宝玉故意说不好吃。玉钏儿撇嘴道："阿弥陀佛！这个还不好吃，也不知什么好吃呢。"宝玉道："一点味儿也没有，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玉钏儿果真赌气尝了一尝。宝玉笑道："这可好吃了。"点明上半回题旨，由手"端"而口"尝"，贴合标目中"亲"字。张新之评曰："一对小儿女招招逗逗，写来如见。"玉钏儿听说，方解过他的意思来，原是宝玉哄他喝一口，便说道："你既说不喝，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喝了。"声口轻脆，盖怨气已平，心中芥蒂已尽去之矣。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喝，玉钏儿又不给他，蒙府夹批云："写尽多情人无限委屈柔肠。"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

丫头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说："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傅试"者，即言"附势"也。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生[7]，原来都赖贾家的名声得意，贾政也着实看待，与别的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

宝玉素昔最厌勇男蠢妇的，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其中原来有个原故。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听人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不命他每进来，恐薄了傅秋芳，虽未"亲睹"，然爱心"诚敬"，极写宝玉之痴呆多情。因此连忙命让进来。

那傅试原是暴发的，“暴发”之户，亦《红楼》所写家庭之一。后文孙绍祖家，与此相类，脂评称之为“庸俗之族”。写之，以为世族贾府一衬也。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子，要与豪门贵族结亲，不肯轻意许人[8]，所以耽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岁，尚未许人。宝玉是年方十三岁，小于傅氏十岁，大不相称。或云傅当为十二三岁，抄手误为二十三岁。怎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本是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此则欲攀豪贵，彼则嫌其穷酸，门第误人，世事人情，古今皆同。那傅试与贾家亲密，也自有一段心事。四回写薛家上京，乃为宝钗“待选”宫中；此写傅试亲近贾府，乃欲借其妹结姻豪门，同一段“心事”也。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偏是极无知识的，闻得宝玉要见，进来只刚问了好，说了没两句话。

那玉钏儿见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厮闹了，手里端着汤，却只顾听。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话，一面吃饭，伸手去要汤，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将碗撞翻，将汤泼了宝玉手上。玉钏儿倒不曾烫着，吓了一跳，忙笑着：“这是怎么了？”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的，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钏儿和众人都笑了。玉钏儿道：“你自己烫了，只管问我。”宝玉听了，方觉自己烫了。写宝玉之痴情，忘我忘形。蒙府夹批云：“多情人每于苦恼时不自觉，反说彼家苦恼，爱之至，惜之深之故也。”文亦活泼跳脱，酣畅淋漓，力可扛鼎。众人上来，连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饭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

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竟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这可不是呆了吗？”那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千真万真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儿是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指三十回龄官画蔷淋雨事。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与黛玉教鹦哥念诗，同一心境，亦状其幽闷孤寂也。乃

如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卷七所云："与莺同声，与燕同语，与鹤同唳，与鹦鹉同言，如此话中知己。"且一点刚性儿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万都不管了。"此指三十一回晴雯撕扇事。○以上所说，依禅理，此当指宝玉对生活之亲身证悟也，傅家老妪焉能知之？《五灯会元·袁州明山道明禅师》："今蒙指授人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蒙府夹批引"如人饮水"两句后，又云："其中深意味，岂能持告君。"姚燮眉批亦谓："多情人别有痛痒，岂门外汉所得知。"义甚明矣。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园来回去，两婆子数语议论，借其眼见耳闻，将宝玉性情怀抱形容尽致，活画纸上。局外人观之，宝玉自是"糊涂"，自是"呆气"，自是"可笑"，自是没有"刚性"，痴呆至极；然在宝玉，则是情感外射，是痴情万物，是真情表露。脂本警幻"情榜"，宝玉考语为"情不情"，此之谓乎？是与汲汲于富贵之傅试，恰一对照。然对其为人，己卯则批之曰："宝玉之为人，非此一论，亦描写不尽；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试问作者，是丑宝玉乎，是赞宝玉乎？试问观者是喜宝玉乎，是恶宝玉乎？"王伯沆批亦云："此永嘉《证道歌》所谓'不可毁不可赞'者也。"是可知宝玉性格之复杂性。不在话下。

且说袭人见人去了，便携了莺儿过来，问宝玉："打什么绦子？"宝玉笑向莺儿道："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了。针对上文"把莺儿丢下"句，顺势转入下半回正文。烦你来不为别的，替我打几根络子。"莺儿道："装什么的络子？"宝玉见问，便笑道："不管装什么的，你都每样打几个罢。"莺儿拍手笑道："这还了得，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姑娘，你闲着也没事，就替我打了罢。"自己无事，整日闲散，以为他人也"闲着没事"，恰如蒙府夹批所云："富家子弟，每多有如是语，只不自觉耳。"

袭人笑道："那里一时都打的完？如今先拣要紧的打几个罢。"莺儿道："什么要紧，不过是扇子，香坠儿、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宝玉道："大红的。"莺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么？"莺儿道："松花配桃红。"宝玉笑道："这才姣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姣艳。"莺儿道："葱绿、柳黄可倒还雅致。"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条桃红，再

打一条葱绿。”莺儿道：“什么花样呢？”宝玉道：“也有几样花样？”莺儿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①]。”宝玉道：“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莺儿道：“是攒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样好。”莺儿详说络子颜色、花样，款款细切，知其心灵手巧，精通编织与配色。切入下半“巧结”题旨。一面说，一面袭人刚拿了线来。窗外婆子说：“姑娘们的饭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饭去，快吃了来罢。”袭人笑道：“有客在这里，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莺儿一面理线，一面笑道：“这打那里说起，正经快吃去罢。”袭人等听说，方去了，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呼唤。

宝玉一面看莺儿打络子，一面说闲话。因问他：“十几岁了？”莺儿手里打着，一面答话：“十五岁了。”宝玉道：“你本姓什么？”莺儿道：“姓黄。”宝玉笑道：“这个姓名倒对了，果然是个‘黄莺儿’。”莺儿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做金莺，姑娘嫌拗口，只单叫莺儿，如今就叫开了。”宝玉道：“宝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儿宝姐姐出嫁，此处明说“出嫁”，下文又云“不知那一个”，听其声吻，可知宝玉之与宝钗，虽不乏羡美之词，虽时有艳慕之意，然在其心底，真正属意、倾心爱恋者，实非宝钗也。看下回宝玉梦中喊骂“金玉姻缘”，其意更明矣　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莺儿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你花大姐姐说，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造化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有造化”三字，脂本及程甲皆作“有福”，与五回袭人判词“堪羡优伶有福”句相应，又与二十八回宝玉面对宝钗酥臂而暗叹“恨我没福”句相对，一关乎袭人终局，一牵挽宝钗命运　“有福”“没福”，前后照应，味之有极；乙本所改，似嫌平平。莺儿笑道：“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什么好处？你细细儿的告诉我听。”先为莺儿娇态所动，已不胜其情；复因提起宝钗“好处”，尤为难堪，急欲知其究竟也。多情之人，刻刻多情　莺儿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他”者，当指袭人也。宝钗“好处”，莺儿独知，且不许告诉袭人，何也？如此神神秘秘。蒙府夹批云：“闺房闲话，着实幽韵”宝玉笑道：“这个自然。”

正说着，只听见外头说道：“怎么这么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

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截断不说，藏蓄得妙，留一谜团，读者自解。《红楼》笔致之精妙，此其一也。后之续书，如《后红楼梦》、《红楼梦补》者，写及莺儿收房，旧话重提，乃大讲宝钗“好处”，不惟蛇足，情调亦卑下矣。宝玉忙让坐。宝钗坐下，因问莺儿：“打什么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才打了半截儿。宝钗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宝钗道：“用鸦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太暗。依我说，竟把你的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那才好看。”八回尝由莺儿之口点明“通灵宝玉”上字迹，与宝钗项圈上两句话是“一对儿”；此处又写莺儿打络，依宝钗主意，乃用金钱配搭，以之络玉，尤有深意。盖莺儿两次出现，皆绾合所谓“金玉姻缘”之说也。两回回目下句，一曰“巧合认通灵”，一曰“巧结梅花络”，均着一“巧”字，关照题旨，引人注目。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连声就叫袭人来取金线。

正值袭人端了两碗菜走进来，告诉宝玉道：“今儿奇怪，刚才太太打发人给我送了两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儿菜多，送给你们大家吃的。”袭人道：“不是，说指名给我的，还不叫过去磕头，这可是奇了。”宝钗笑道：“给你的你就吃去，这有什么猜疑的。”袭人道：“从来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钗抿嘴一笑，对映上文，王伯沆评曰：“主婢皆‘抿嘴一笑’，里许有多少事在。”说道：“这就不好意思了？明儿还有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王夫人之意，惟宝钗知之，可知二人呼吸皆通。袭人听了话内有因，素知宝钗不是轻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了。将菜给宝玉看了，说：“洗了手来拿线。”说毕，便一直出去了。吃过饭，洗了手进来，拿金线给莺儿打络子。此时宝钗早被薛蟠遣人来请出去了。

这里宝玉正看着打络子，忽见邢夫人那边遣了两个丫头，送了两样果子来给他吃，问他：“可走得了么？要走的动，叫哥儿明儿过去散散心，太太着实惦记着呢。”宝玉忙道：“要走得了，必定过来请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请太太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纹来，把才

那果子拿一半送给林姑娘去。秋纹答应了，刚欲去时，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又要送果子，又忙叫"快请"，宝玉之待黛玉也，何其腮腮。联系上文，可见宝玉"泛爱"之性，虽实难移；但其对黛玉之"知己"之情，则始终不渝也。○此句下文，下回开首，未作交代。王希廉评云："三十五回宝玉听见黛玉院中说话，忙叫快请。究竟曾否去请，抑黛玉已经回去，与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脱漏。"《犬窝谭红》所记残钞本，"快请"下有写黛玉进来与莺儿说打络子一段文字。吴克岐评谓其"回应上回，饶有情致，且与下回起首"相接。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冷冷：《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原为"泠泠"，庚辰本即作"泠泠"，清凉之意。

② 双文：指《西厢记》中之崔莺莺。因其名字是两个"莺"字连在一起，故称"双文"。

③ 像生儿：亦称"口技"。传统杂技节目之一。表演者能逼真模仿各种声响。此指薛蟠言谈举动，如同表演口技，装模作样，滑稽可笑。

④ 炸：将旧银器物淬火加工，使之重现光泽，叫"炸"。

⑤ 呈样：宋时凡外国商船入港，需将所载货物的货样名义，选送当地政府，称为"呈样"。后因称上送样品为"呈样"。

⑥ 丧谤：态度不温和，言语不中听。

⑦ 门生：这里指依附世家豪族的门下客。

⑧ 轻意：同程甲及庚辰、蒙府、戚序、甲辰本，己卯、梦稿本原作"轻意"，后笔改为"轻易"；张本、金本本作"轻易"轻意。可作"随意"讲，见《逸周书》卷三"说咷轻意"句唐大沛注。

⑨ "一炷香"等：此指络子的各种样式。"一炷香"是直线形，"朝天凳"是梯形，"象眼块"是斜方形，"方胜"是一角相叠的两个方形，"连环"指两环套联，"梅花"和"柳叶"是梅花形和柳叶形。

回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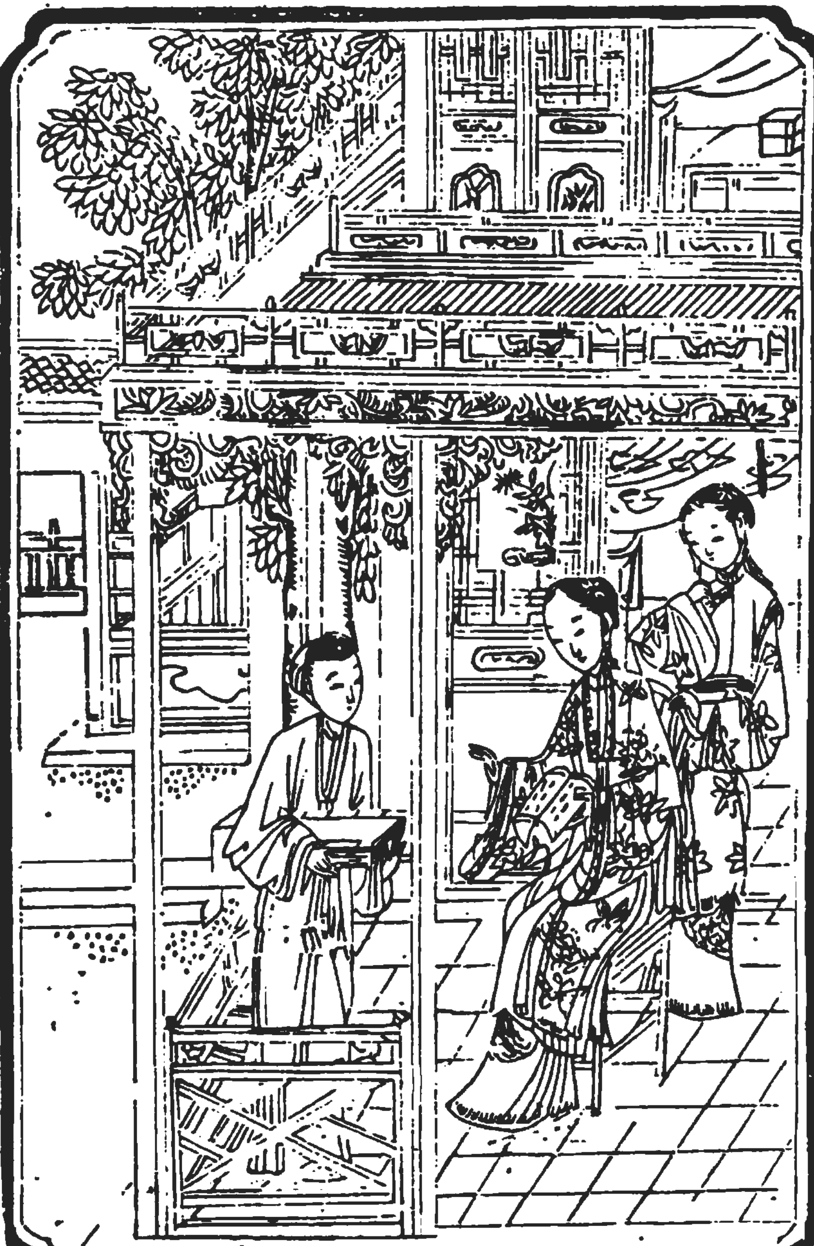
此回接续上回，再写宝玉挨打后卧床将养种种情事。上回"情感"，乃重在黛玉，此回则专注宝钗。先是贾母、王夫人交口赞其为人，继而莺儿含蓄说其"好处"，终至宝钗亲自去审看莺儿打络。写来似断似续，然贾母等人意之所属，莺儿心之所向，而宝钗情之所锺，均不言自明。打络一节，或具象征

意味。第八回曰“巧合认通灵”，言“宝玉”、“金锁”初会相认，乃金玉配合之缘，但合而未结；此回曰“巧结梅花络”，谓玉络配以金钱，玉纳其中，则“相贴不离”矣。两回皆用一“巧”字，评者多谓“巧合”“巧结”，前后映照，乃成就“金玉良缘”。

回顾三十二回，宝黛千屈万折，互诉“肺腑”，已成“知己”。此则写宝玉忘其尊卑，“忘其痛苦，并忘其性情”，温存玉钏，爱怜莺儿，注意宝钗，遥思傅秋芳，其多情之心，仍未有变。故蒙府回末总评感叹“泛爱者不专”，“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于无情之地”，“诚可悲夫”。

张新之总评，以为“本回上下，不容分析”。如看其叙事，则可分为三段。前段承续上回，写黛玉独处潇湘馆，触景伤怀，调逗鹦鹉，遣愁释闷，以其孤悽，衬托怡红院中之热闹。次段开端，亦交接上回，先补叙薛蟠认罪一节，以了却薛家兄妹一段家事。然后放笔铺写宝钗等人院探候宝玉之伤，穿插写及三事：一是众人闲话，贾母等齐赞宝钗；宝钗心照，有意避之。二是玉钏受命催宝玉喝汤，宝玉与之兜搭招逗，哄其先尝；玉钏心软，转怒为喜。三是傅试家遣婆子来贾府问安，两人无知无识，訾议宝玉“呆气”，絮叨不已。以上三事，当为上半回主题。末段写莺儿打络，姣腔笑语，宝玉“不胜其情”；宝钗建议，改打玉络。是为下半回正文。行文筋脉明晰，笔笔清楚。

此回写莺儿巧结梅花络，假金络玉，既远应八回“认通灵”，又近挽下回“绣鸳鸯”，骨节灵通，皆与“金玉良缘”相关合。



探春

了女了女婉淑且賢家
政代理綱紀久罢先除
屏弊出入量為日勤日儉
拂偏拂私卓一儀範為
女老師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1]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已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2]，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那小厮头儿听了领命而去。贾母又命李嬷嬷、袭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使他放心。对待宝玉，贾母一味溺爱，贾政一笞了事，王夫人无奈其何，是则，宝玉仍得以在园中任情快意，消闲日月矣。

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前文尝写宝玉自云"不愿和这些人来往"。姚燮眉批云："此等事其实可厌，不独宝玉为然也。"可见清末亦有厌此事者也。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意了，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3]，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懒与士大夫接谈，甘为诸丫头充役，宝玉心思，迥出凡想。倒也得十分消闲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宝钗辈"者，当包括袭人、湘云诸人在内，看十九回袭人箴规、三十二回湘云之劝导可知也。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骂得痛切。然看其"好好的"、"也学的"云云，言词则有斟酌。意谓闺阁女子入于"禄鬼"，乃"学"使之然也，非天性也。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

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锺灵毓秀之德了[4]。”此则深恶痛绝有之，惋惜悲愤亦有之。沽名之风，波及闺中，污染洁净女儿，此乃雪芹所以悲愤之也。文木老人《儒林外史》写“八股才女”鲁小姐，哀而讽之，亦此世风之一例也。众人见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说正经话了。独有黛玉，自幼儿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此即三十二回宝玉所说林姑娘从未“说过这些混账话”之意也。闲笔一写，重申其意，是知宝玉被打后，宝钗辈仍不时劝导，而触怒宝玉，生气拒之。惟黛玉一味情痴，不去劝诫，独得宝玉之心，确是知己。故王伯沆批云：“‘深敬’二字，非可漫用者。请思其故。”〇以上收结宝玉挨打后种种情事，下乃别拓境界。

闲言少述。如今且说凤姐自见金钏儿死后，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他些东西，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这日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因晚间无人时笑问平儿。平儿冷笑道：“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孩儿，都必是太太屋里的丫头。如今太太屋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如今金钏儿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一两银子的窝儿呢。”贴近凤姐，原为此也，曲尽世情。据《儒林外史》第二回所说，南方塾师，每年束脩十二两银子，即每月一两。金钏分例，相同塾师月银。是故，金钏死后，人觊填其窝也。凤姐听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想的不错。只是这起人也太不知足。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摊不着他们，弄个丫头搪塞身子儿也就罢了，又要想这个巧宗儿。他们几家的钱，也不是容易花到我跟前的，这可是他们自寻。送什么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主意。”不管巨细，无钱不要，的是凤姐。凤姐儿安下这个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这日午间，薛姨妈、宝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屋里，大家吃西瓜。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自从玉钏儿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就吩咐了，下月好发放月钱。”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说，什么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竟可以免

了罢。”凤姐笑道：“论理，太太说的也是。只是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的。”王夫人听了，又想了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补人，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钏儿罢。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场，没个好结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儿也不为过。”凤姐答应着，回头望着玉钏儿笑道：“大喜，大喜。”玉钏儿过来磕了头。姐姐死去，自己补缺，而多得一两月例，便向主子磕头，与三十三回其母磕头谢赏同一心态，以写奴婢命运之可怜，亦复可悲。至四十三回写金钏忌日，玉钏触景生情，思念姐姐，心中衔恨，始向宝玉发泄一点怨气，以示不满

王夫人又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数给他们？”凤姐见问得奇，忙道：“怎么不按数给呢？”王夫人道：“前儿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串钱，什么原故？”前此，曾多次写及凤姐克扣月钱，放债取利。王夫人突兀一问，正戳其痛处。凤姐心虚，慌忙应对。“有人抱怨”者，当指赵姨娘也。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量的，姨娘们每位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事其实不在我手里，我倒乐得给他们呢，只是外头扣着。这里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儿为是，他们说了‘只有这个数儿’，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给他们，每月连日子都不错。实是诳语，看三十九回，凤姐连老太太、太太都敢到时不放，更何况他人。先时候儿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呢。”明明自己减去一串，明明自己扣发月银，却振振有词，都推于“外头”，恰如蒙府夹批所云真“能事能言”

王夫人听说，就停了半晌，又问：“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有此一问，渐次引向袭人，王夫人注意在此。己卯回前评云：“夹写月钱，是为袭人渐入金屋地步。”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说：“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老太太房里的

人。”凤姐笑道：“袭人还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乎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若不裁他，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张新之评曰：“才说公道，而宝玉乃有丫头十六人，环有之乎？是皆镂空之笔。”盖因王夫人问及月例事，凤姐心中不快，怨气未消，乃拿贾环作说辞也。故姚燮眉批曰：“语有刺。”是王夫人、凤姐姑母与内侄女亦时有龃龉矣。就是晴雯、麝月他们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他们八个小丫头们，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也恼不得气不得呀。”据此细按，怡红院有大丫头七人，与贾母处相埒，而多于王夫人，尚有小丫头八人，共十五人。宝玉丫头如此之多，确是贾府“凤凰”。薛姨妈笑道：“你们只听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是的[5]。账也清楚，理也公道。”账似清楚，公道未必。凤姐本就牙尖齿利，此因月钱事，又气又恨，亟亟辩白，一篇说辞，又急又快，一气连贯，像倒了核桃车子也。凤姐笑道：“姑妈，难道我说错了吗？”薛姨妈笑道：“说的何尝错，只是你慢着些儿说，不省力些。”凤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

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道：“明儿挑一个丫头，送给老太太使唤，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去。已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袭人分例，比于赵周二姨，乃分明视其为宝玉之妾矣。三十四回写袭人进言，王夫人尝云“我自有道理”，盖谓此也。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笔墨灵妙，多少情事隐寓其中。张新之夹批：“若干补笔，在夹缝中。”

薛姨妈道：“早就该这么着。“早”字是眼，可知对袭人“收房”事，王夫人、薛姨娘、凤姐三个王家人已有某种默契，只在迟早间耳。那孩子模样儿不用说，只是他那行事儿的大方，见人说话儿的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倒实在难得的。”“刚硬要强”四字，恰与五回判词“温柔和顺”四字相反，此当

指袭人对宝玉之执着忠心及其“争荣夸耀”之心而言。薛姨妈亦能知袭人也。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乙本三十四回尝写王夫人当面赞袭人“真真好孩子”，此回己卯夹批曰：“‘孩子’二字愈见亲热，故后文连呼二声我的儿。”自进言后，王夫人对袭人尤见亲密，且愈信其言矣。下句中“我的宝玉”四字，强调王夫人与宝玉关系，意味深长。亦如己卯批所云：“加‘我的’二字者，是明显袭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气又愧，宝玉罪有万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写此一句。”比我的宝玉还强十倍呢。宝玉果然有造化，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伏侍一辈子，也就罢了。”与一百二十回宝玉走后，王夫人急急将袭人打发出去，成一反照。看此处薛王之所言，再看二十一回宝钗之所想，可知王氏与薛家母女之对袭人，或念其“好处”、或赞其“行事”，或赏其“识见”，在三人心中意中，袭人名分已定，乃因其声气同也。凤姐道：“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不好？”王夫人道：“这不好。一则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宝玉见袭人是他的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做了跟前人[6]，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既已明言袭人“凡事”与赵周二姨娘一例，何必还要“浑着”？盖王夫人之意，如此“浑着”，则袭人仍可充丫头，规劝宝玉，所谓“明放不如暗放的好”也。岂知袭人与宝玉“那些事”，晴雯早已知之。开不开脸，浑不浑着，明放暗放，反正一样。是乃作者语有刺也。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说毕，凤姐见无话，便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下，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说了这半天？可别热着罢。”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随笔点染，挽袖、跐门、笑道，笔端如筋似骨，现其凛然威势，令人生畏。与二十八回写凤姐“蹬着门槛子”一段相较，又一笔法，特犯不犯。笑道：“这里过堂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想，自己也配使三个丫头！”此骂赵姨娘也，直照上文王夫人所说“有人抱怨”句。其积怨日深，报复之

心如见。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贾母话去，不在话下。

却说薛姨妈等这里吃毕西瓜，又说了一回闲话儿，各自散去。宝钗与黛玉回至园中，宝钗要约着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说还要洗澡，便各自散了。

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意欲寻宝玉去说话儿，以解午倦。荣国府通大观园之角门，在园之西北　今写宝钗自荣府入园，欲去藕香榭，而"顺路"来到位于园东南侧之怡红院，方位不合。盖作者旧稿曾设计荣宁为一府，角门在东南侧　此或修改未净之笔也　不想步入院中，鸦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鸟栖人眠，夏景如画，第六次正笔写怡红院也。同是盛夏午景，前次重在写袭人等雨中嬉戏；此则重在写众丫头午倦困卧，一动一静，前后映对，各得神理。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傍，手里做针线，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7]。白犀麈，同程甲及舒序本；庚辰、己卯、甲辰本作"白犀尘"，其馀脂本作"白犀拂尘"　或谓当以"拂尘"为胜，可与下文"蝇刷子"相参。《金瓶梅》尝以"麈柄"、"刷子"隐指男子私处　张新之欲贬宝钗，乃评曰："麈柄是文话，刷子是土话，总说那话"近人亦有从之者　红楼　确乎惯用隐语，然如此低俗，雪芹不为　纯用白描，写出袭人之稳妥多情

宝钗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里还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刷子赶什么？"袭人不防，猛抬头见是宝钗，忙放针线起身，悄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没有苍蝇蚊子，谁知有一种小虫子，从这纱眼里钻进来，人也看不见。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蚂蚁叮的。"宝钗道："怨不得，这屋子后头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儿，这屋子里头又香，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

说着，一面就瞧他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8]，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道："嗳哟，好鲜亮活计。这是谁的，也值的费这么大工夫？"袭人向床上努嘴儿。宝钗笑道：

“这么大了，还带这个?”袭人笑道：“他原是不带，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见，由不得不带。如今天热，睡觉都不留神，哄他带上了，就是夜里总盖不严些儿，也就罢了。袭人之怜惜宝玉，可谓煞费苦心。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没看见他身上带的那一个呢。”宝钗笑道：“也亏你耐烦。”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王伯沆批以为，“忽写袭人出去，既无差使，又仅留宝钗一人在此，何耶”？其所以生疑者，当在如何解义“走走”二字。按《国语辞典》云：“走走，谓闲步，如言随便走走。”联系上句“脖子低的怪酸的”看，语义明悟，此解是也。蒙府夹批云：“随便写来，有神有理，生出下文多少故事。”说着就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那个所在。因又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就替他作。是则，宝玉鸳鸯兜肚，乃袭人、宝钗二人共绣之也。此写宝钗，亦用曲笔。回观二十八回，宝钗因“金玉”之说，“所以总远着宝玉” 比照此时，何以不避瓜李之嫌，竟坐于午睡之宝玉身旁，“不留心”耶，抑身不由己耶？又为代“绣鸳鸯”，是“活计可爱”耶，抑情不自禁耶？亦写来影影绰绰，似隐似现。揆其神理，宝钗对宝玉之爱恋情意，其微妙之内心隐秘，于半含半吐之间隐约可见。鹤睫《红楼梦本事诗》第三十九首有句云：“漫云轻预人家事，绣到鸳鸯已许身 ”语意虽嫌直露，然亦可参看。

不想黛玉因遇见湘云，约他来与袭人道喜，二人来至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去了。那黛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窗纱往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床上，宝钗坐在身傍做针线，傍边放着蝇刷子。为宝钗出力一写，如此氛围，实如姚燮眉批所云：“亭午睡熟，有人旁边陪座，宛读‘瑟瑟静好’之诗，偷觑者能不入目刺心！”〇此与三十二回写黛玉隔门而听宝玉、湘云说话，章法相同，而情味各别。彼乃黛玉有意潜往窥察，暗中察知宝玉真心；此则无心凑巧偷觑，不意窥见宝钗隐情。两者均由黛玉耳中眼中立影设象，前后映合，实关涉宝黛钗“木石前盟”与“金玉姻缘”两种对立之婚姻观也。黛玉见了这个景况，早已呆了，连忙把身子一躲，半日又握着嘴笑，却不敢笑出来，便招手儿叫湘云。湘云见他这般，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看，才要笑，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

口。可知宝钗绣鸳鸯一段情景，不惟黛玉见之讪笑生妒，湘云亦觉好笑。作者笔端，意微而显矣。知道黛玉口里不让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来，他说晌午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找他去罢。"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对此事也，黛玉此后仅向宝玉随机一提，并未为之传扬。其待人之宽厚，又一例也。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句中"忽见"二字，尝为人所疑。如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云："'忽见'二字，似乎不妥。因此时宝钗正做活计，未曾看宝玉之故。以余观之，不如改为'忽听'二字妙。如'见'字不能改'听'字，则宝玉、宝钗之事不可说也。"张新之评即谓："不云忽听，而云忽见，则宝钗同在梦中矣。"实则，见，亦可作"听到"讲。如《国语·周语中》："王见其语，召原公而问之。"在唐宋笔记及诗词中，此一义项，尤为习见。即如本书，第四回"薛蟠见母亲如此说"、六十七回"旺儿见这话"、八十七回"只见一个人道"等语中之"见"字，均可作"听见"解也。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此乃宝玉第三梦也。"喊骂"二字刺眼，而梦中骂语，恰被宝钗听得。"和尚"句，乃明驳前面薛姨妈所言；"金玉"之说，已屡屡被宝黛斥为"邪说"；"木石"之论，则由宝玉首次明白说出。俗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宝玉之骂，实乃宣泄其对"金玉姻缘"之强烈不满、对"木石前盟"之执着追求也。然宝玉心中积压之怨气，对爱情之向往，只能袒露于梦境，无法直面现实，预示其"木石姻缘"终将以悲剧结局，是可悲也。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怔"字醒目，是吃惊，是气恼，抑兼而有之？恰如蒙府夹批云："请问：此'怔了'是呓语之故，还是呓语之意不妥之故？猜猜。"忽见袭人走进来，笑道："还没醒呢吗？"宝钗摇头。尚在发怔，未恢复常态也。可知宝玉之骂，对其震撼之大。袭人又笑道："我才碰见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进来了么？"宝钗道："没见他们进来。"因向袭人笑道："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袭人红了脸，笑道："总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有什么正经说的。"宝钗笑道："今儿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我正要告诉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话未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宝钗笑道："就是为那话了。"袭人只得叫起两个丫头来，同着宝钗出怡红院，自往凤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诉他这话，一路"玩话"、"那话"、"这话"，一味含混；然对照上文，语

义自明，用笔简净，含糊得妙。又教他给王夫人磕头，且不必去见贾母，今日重用袭人，后来驱逐晴雯，均由王夫人自作主张，贾母和贾政瞒在鼓里。倒把袭人说的甚觉不好意思。

及见过王夫人回来，宝玉已醒，问起原故，袭人且含糊答应。至夜间人静，袭人方告诉了。白日“含糊答应”，至“夜间人静”，方才“告诉”，其中隐含多少情事。蒙府夹批云：何等告法，何等听法，此等景况，“不减长生殿风味”。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辆，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久算什么，说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唬我。从今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回应前文“良宵花解语”一回。在宝玉当已知“明放不如暗放”之意也，故喜极而笑。袭人听了，冷笑道：“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道：“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去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去了，你有什么意思呢？”袭人笑道：“有什么没意思的。难道下流人，我也跟着罢？“下流人”，甲本及脂本均作“强盗贼”。以此称呼宝玉，在袭人，或有激励其“改邪归正”之意；对宝玉，则实刺心语也，伤心语也。再不然，还有个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口气没了，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慨慨而言，似乎志不可移，谁知后来则“真无死所”，终嫁于蒋玉函，恰成讽刺。

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你别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近情的实话，又生悲感。也后悔自己冒撞，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宝玉那素日喜欢的，说些春风秋月，粉淡脂红，然后又说到女儿如何好。厌听奉承话，喜闻女儿事，袭人谓其“性情古怪”，宝玉则视为人生乐事也。不觉又说到女儿死的上头，袭人忙掩住口。

宝玉听至浓快处，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拚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拚一

死，将来弃国于何地？”对所谓“死谏之臣”，明清思想家多有微词。明李贽《焚书》卷二尝言：“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张岱《古今义烈传》“凡例”质疑“忠臣死节”观念云：“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苟使托身非人，不能见机，复为死难，则是蔡邕之哭董卓、扬雄之死王莽，徒资万世笑骂耳，何义之与有？”清唐甄《潜书》下篇上亦云：“天子虽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处之无异于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娇为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来死谏之臣，吾敬之，难之，而不深与之，盖以是故也。”宝玉所说，庶几近之。故姚燮眉批曰：“极大议论”、“抉尽千古殉难者之心”。庚辰本绮园眉批亦云：“玉兄此论，大觉痛快人心 ”

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古时候儿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宝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句中“若非圣人”一语，甲本、甲辰本“若”作“他”，其他诸脂本作“他不圣不仁”。作者此论，虽系泛语，然明点“他”即皇帝，当亦有警示之意。故姚燮眉批云：“当路者读此，不知汗颜否？”或说，此语“实谓雍正之流不仁不圣，天命不归也”，则当属傅会。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宝玉此段议论，乃因袭人所说“女儿之死”一句引发，谈生论死，或有悖于传统之观念，有其正理；然究其实，则意在指斥“沽名钓誉”之辈，以为下文“死的得时”一段议论作一铺衬。是则，此段话，乃为陪笔也，其语义不宜看死。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前句中“你们”二字，诸本同，当指众女儿；惟甲本作“你”，少一“们”字，则但指袭人，似欠妥。〇钱锺书《管锥编》评谓，“别泪如河”、“别泪如海”乃释书轮回习语，以道“生世苦辛”。唐以后文人多相套用。如李群玉《感兴》云：“天边无书来，相思泪成海。”聂夷中《劝酒》之二：“但恐别离泪，自成苦水河。”贯休《古离别》：“只恐长江水，尽是女儿泪。”此处宝玉所言，乃“套语相沿，偶加渲染”，一脉贯通。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

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后文七十一回，宝玉尚有“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一段“呆语”。此与十九回所说“化灰化烟”等语义相同，表露出宝玉对闺阁女子的痴情，对现实生活的失落　文亦转折得体，顿挫入妙。张新之评云：“茹古涵今议论之后，忽接到此，文境奇创，得未曾有。而为人之难，从可知矣，正是不脱轮回之说”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不再答言。那宝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丢开。

一日，宝玉因各处游的腻烦，便想起《牡丹亭》曲子来，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以下遥接三十回“画蔷”，掩入本回下半“情悟”，中隔五回，然前后勾联，了无窒碍　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儿中，有个小旦龄官，唱的最好，因出了角门来找时，只见葵官、药官都在院内，见宝玉来了，都笑迎让坐。宝玉因问：“龄官在那里？”都告诉他说：“在他屋里呢。”

宝玉忙至他屋内，只见龄官独自躺在枕上，见他进来，动也不动。宝玉身傍坐下，因素昔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和别人一样，遂近前陪笑，央他起来唱一套“袅晴丝”[9]。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起身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回应十八回　此写宝玉遭伶人白眼而不恼，何等含容，煞是难得。五十八回洪秋蕃有一评语云：“宝玉在梨香院受伶人傲慢，悉大度优容，是菩萨心肠。”宝玉见他坐正了，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蔷”字的那一个。画蔷之人，此始点明　文章映带之妙，他书弗及　又见如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龄官既痴情，又自尊，确有黛玉风致；宝二爷遭白眼，被弃厌，却能如此忍耐，亦如对待黛玉

药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告诉了他。宝官笑说道：“只略等一等，蔷二爷来了，他叫唱，是必唱的。”本一女伶也，不逢迎宝玉，而锺情贾蔷，其人亦可知矣　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蔷哥儿那里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就是龄官儿要什么，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以为奇特。少站片时，果见贾蔷从外头来了，手里提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

着小戏台，并一个雀儿，兴兴头头往里来找龄官。见了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么雀儿？"贾蔷笑道："是个玉顶儿，还会衔旗串戏。"宝玉道："多少钱买的？"贾蔷道："一两八钱银子。"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自己往龄官屋里来。

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么样。只见贾蔷进去，以下一段，亦由宝玉眼中看出，与前文"画蔷"一段，前后相映。笑道："你来瞧这个玩意儿。"龄官起身问："是什么？"贾蔷道："买了个雀儿给你玩，省了你天天儿发闷。我先玩个你瞧瞧。"说着，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果然在那戏台上衔着鬼脸儿和旗帜乱串。雀儿串戏，乃当时常见之玩物，清代笔记多有记述。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之"麻雀衔旗"条自注云："取麻雀雏教之，能于樊笼衔五色旗向人前。"此处或有隐喻梨香院十二女伶处境、遭遇之意。众女孩子都笑了，独龄官冷笑两声，赌气仍睡着去了。

贾蔷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只管陪笑"相问，写蔷之对龄，又爱怜、又畏惧，又殷勤，又无奈。种种光景，恍然纸上。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在袭人意中，"贾宅是慈善宽厚人家"，故不愿"赎身"；龄官则直斥为"牢坑"，不受笼络，人各一心，心各一口。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好不好'？"元人关汉卿杂剧《谢天香》第一折，写妓者谢天香知笼中鹦哥会诗，乃感慨云："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不得出笼时。"小说所写，或有所本。古来妓者、伶人处境，恰似笼中之鸟，令人叹惜。贾蔷听了，不觉站起来，连忙赌神起誓，又道："今儿我那里的糊涂油蒙了心，费一二两银子买他，原说解闷儿，就没想到这上头。罢了，放了生，倒也免你的灾。"说着，果然将那雀儿放了，一顿把将笼子拆了。此句，与程甲及庚辰、己卯、蒙府各本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研所校注本谓，"一顿把"一语，不可分析，犹言"一下子"。此说可参。或因此语不经见，乃致各本歧出。戚序本作"一顿把那笼子折了"，梦稿本旁改文字，全同戚序本；甲辰本则改"把"为"爬"，后来王评本、张评本又改"一顿把将"四字为"便将"。今人新校本复以为"把"乃"扒"之误字，而径将此句点断为："一顿扒，将笼子拆

了。”则误矣。胡文彬《感悟红楼》已作辨析，可参看。◎挣脱羁绊，复返自然，乃笼鸟所望，亦人之所愿也。清人郑板桥《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云：“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之性乎！”并在其《书后又一纸》中曰：“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雪芹祖父曹寅《粤中丞送孔雀，感其远怀留止官舍作诗寄之》云：“中庭矩步意难安，墙角梳毛雨渐干。不用衫裾夸组绣，还因罗网念鹓鸾。……他日翮全应放去，郁咿绛彩戏林端。”同情笼中孔雀，企望放归林端，重获自由；而对友人“何事投栖来万里，故人情好未相宜”略有微词。小说所写，与此似之。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王伯沆批云：“此即昔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之意。不料一女伶乃能体及此。”所引诗句，见唐诗人白居易《劝勿猎》一诗，后世广为传诵。显示诗人人道情怀，切合龄官此际心绪。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打发人来找你，叫你请大夫来细问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儿。偏是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爱害病。”身世可怜，复又多病，的是林姑娘影子。贾蔷听说，连忙说道：“昨儿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说，不相干，吃两剂药，后儿再瞧。谁知今儿又吐了？这会子就请他去。”说着，便要请去。龄官又叫：“站住，这会子大毒日头地下，你赌气去请了来，我也不瞧。”贾蔷听如此说，只得又站住。对应上文，此段写龄官之于贾蔷也，又讥责，又爱惜，又撒娇，又放刁，使贾蔷左右不是，痴情宛然。正与前淋雨画“蔷”文情相映，前后呼应。段末所写，则与二十回写宝黛口角后，黛玉嗔怪宝玉脱去披风一段，亦同一章法，同一情致。有此一摺，方写出其情到十分。刘履芬眉评曰：“写贾蔷、龄官另有一种情意，能绣凤凰者，必能改织鸳鸯，非同村夫子讲书，终日喃喃只此一义也。”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不觉痴了，这才领会过画“蔷”深意。再点画“蔷”。回忆龄官之画“蔷”痴心，宝玉看“画”痴态，始知如此斗榫，不惟用笔深细，且文情含蕴深隽，实乃画工之笔。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贾蔷一心都在龄官身上，竟不曾理会，倒是别的女孩子送出来了。

那宝玉一心裁夺盘算，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正值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儿呢。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说道：“我昨儿晚上的话，竟说错

了，怪不得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照应十七回"题对额"，知宝玉对贾政之规训，间亦有警悟之时。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看来我竟不能全得。从此后，只好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写宝玉"情悟"，点明下半回题旨　盖因宝玉在梨香院中，目睹贾蔷、龄官二人之惓惓痴情，悟知天下之人，各有其痴爱之心，亦各有其葬身之泪，不能非分"全得"，观人让己，念及自身，故有是言也　认识人生，又进一境界。洪秋蕃谓其"实见道语耶"　袭人只道昨夜不过是些玩话，已经忘了，不想宝玉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个疯了。"宝玉感悟人生情缘，向袭人吐露心声，袭人不解，反说其"疯"是知袭人虽为宝玉"心腹"，然并不真正理解宝玉。此亦可知，前此宝玉送旧帕给黛玉，所以避开袭人，而遣晴雯去之故也。宝玉默默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清初天花藏主人《画图缘小传 序云："缘者，天漠然而付，人茫然而受者也"。"又若一丝一缕，有因而不乱者，此所以为奇，所以为妙，不得不谓之缘，而归之天也。"宝玉所谓"自此深悟人生情缘"两句，与此序言所说略同。是则，对宝黛之"情缘"，宝玉尚有疑虑，而无从究其因也　洪秋蕃以为因"黛玉娇躯弱质，善病工愁，不知能否久在人间，以泪葬我"，宝玉"每每暗伤者以此"，可作一解。

且说黛玉当下见宝玉如此形象，便知是又从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因说道："我才在舅母跟前，听见说，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宝玉道："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这会子我又去，倘或碰见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么怪热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袭人忙道："这是什么话？他比不得大老爷。这里又住的近，又是亲戚，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就清早起来，到那里磕个头、吃钟茶再来，岂不好看？"怕谁"思量"？向谁"好看"？一味糊涂，都不明言，然读者自知，而其人际关系亦可意会　此乃《红楼》惯用章法。宝玉尚未说话，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走走。"一提昨日之事，照应前文　宝玉不解，忙问："怎么赶蚊子？"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告诉宝玉。宝玉听了，忙说："不该，我怎么睡着了？就亵渎了他。"一面又说："明日必去。"事既点明，碍不过情面也。姚燮眉批云："林妹妹一句冷语，倒提

醒了宝哥哥，是以明日不得不去也。”

正说着，忽见湘云穿得齐齐整整的走来，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宝玉、黛玉听说，忙站起来让坐，湘云也不坐，宝黛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湘云只是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的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时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里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待他家去了，又恐怕他受气，因此倒催着他走了。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他，倒是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咐道：“就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发人接我去。”不着人去接，必不能来，湘云在婶娘家处境可知矣，言之心酸，并为下文伏线。宝玉连连答应了。眼看着他上车去了，大家方才进来。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分定：命中注定的情缘。

② 星宿不利：星宿，我国古代对星座的称呼。旧时以为人的命运同星宿位置、运行有关，故把人之出生年月日，配以天干地支成八字，按天星运数，附会人事，以推算人的命运。如遇不吉利之事，则以为星宿不利，必须祭星消灾。祭星神后，不许和外人见面。

③ 晨昏定省：即“昏定晨省”，是旧时子女侍奉父母朝夕问定的礼节。《礼·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意谓晚间服侍父母就寝，晨起省视问安。

④ 锺灵毓秀：意谓有才华之人，是天地间灵秀之气所积聚养育而生。毓，养育。

⑤ 倒了核桃车子：俗语，比喻话语不断，一气连贯。

⑥ 跟前人：在身边服侍之人。此指做了妾的丫头，与“屋里人”同义。

⑦ 白犀麈：用犀牛角做柄的拂尘。麈，鹿一种。古代拂尘多以麈尾制成，后遂以麈指代拂尘。

⑧ 兜肚：也叫“抹胸”。《清类稗钞》“服饰类”：“抹胸，胸间小衣也，一名抹腹，又名抹肚。以方尺之布为之，紧束前胸，以防风之内侵者。俗谓之兜肚。男女皆有之。”

⑨ “袅晴丝”：《牡丹亭·惊梦》中“步步娇”曲子的首三字。这里代指《惊梦》一出的曲子。

回　评

此回明为两半，而题旨则同，乃写“人生情缘”也。回之上半，宝玉梦中语，实是现实中宝黛爱情与宝玉、宝钗婚姻矛盾激化之反映。诉肺腑后，宝

黛已心心相通，引为知己；梦中所说，则是宝玉首次对“木石姻缘”之明白抉择。呓语耶，梦幻耶？衷曲耶，心迹耶？依日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所云，实乃宝玉“藏在胸中的心象”表露也。在宝玉与宝钗，“梦兆”亦是继八回、二十八回、三十四回之后，两人第四次感情交流也。然前三者均为醒时，此次则在梦中。醒时所言，多为艳羡爱怜之语，宝钗或羞涩，或避之；梦中所说，则是其婚姻抉择之心，宝钗闻言，不觉“怔”之矣。然“金玉”之说，已牢不可破；“木石”之盟，终难遇合，为之喟然。

回之下半，写贾蔷与龄官相爱，情致缠绵，亦颇感人。龄对蔷之喜怒嗔怪，有对自己身世之感伤，有对贾蔷之深情体贴，谓之“情天孽海中人”可也。较之贾芸与小红恋情，别具情韵。宝玉见之，沉思若痴，“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此乃继二十一回、二十二回之后，宝玉第三次情悟也。前之所悟，或因“庄”，或“庄”“禅”并用；此则以“情”悟情，而识“分定”，比之谈虚说无，尤深一层，可谓爱之觉醒也。然此“情悟”，并未改变其“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看后文之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便可知也。

此回置局，极为完密。回之开端，总论宝玉，以为过脉。以下两段，一写分例银，以袭人为正主，实是陪笔；一写梦中语，以宝钗为正主，是为上半回正文。回之下半，亦分两段，一写蔷龄情缘，以之设象，是为下文之因；一写宝玉情悟，点透下半回题旨，是为上文之果。如此局段，一陪一主，两相映衬，文笔细切。

此回写宝钗心理，用笔闪烁不定，难以确认。阅者多通过其外部情态，窥知其内心隐秘，启人想象。写贾蔷、龄官情意，委婉深细，别一种写法。姚燮眉批云：“贾蔷与龄官，皆非读书通文理者，一味呢呢儿女语，不得与宝林辈比其分毫也。”

“梦兆绛芸轩”一段，亦通书一大关目。（美）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甚或称其为“书中一大主脑”。斥“金玉”，择“木石”，识“分定”，实则为宝黛钗情缘作一小结。自下回“偶结海棠社”始，另开启“诗局”一脉文字。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话说史湘云回家后，宝玉等仍不过在园中嬉游吟咏，不提。

且说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见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虽非科第出身，却是书香世代，因特将他点了学差①，也无非是选拔真才之意。贾政既非科甲出身，又自认文章"生疏"，皇上却点为学差，去主斯文，似亘古未有。故王伯沆批云："国初尽有部曹放学差者，必系进士。此语不合。"实则，作者如此大书特书，并非一时失察，有违定例，乃故作讽笔，借以寄意耳。这贾政只得奉了旨，择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别过宗祠及贾母，便起身而去。政老奉旨远出，宝玉无人管束，愈加任意游荡，随心所为，大观园中又平添许多韵事矣。此乃就故事结构而言，故论者或称其为"文章中之大开展法"。宝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贾政出差外面诸事，不及细述。

单表宝玉自贾政起身之后，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这日甚觉无聊，便往贾母、王夫人处来混了一混，仍旧进园来了。"混"字刺眼，虚废岁月，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作者亦似有微辞。刚换了衣裳，只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幅花笺，送与他看。宝玉因道："可是我忘了，才要瞧瞧三妹妹去。你来的正好。可好些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儿也不吃药了，不过是冷着一点儿。"宝玉听说，便展开花笺看时，上面写道：

妹探谨启

二兄文几[②]：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未忍就卧，漏已三转，犹徘徊桐槛之下[③]，竟为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④]。昨亲劳抚嘱，已复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宝玉与探春兄妹情深，当知其喜食鲜荔、喜观赏真卿墨迹，故以此二物相赠。四十回即写探春将真卿墨迹联悬挂房中。抑何惠爱之深耶！今因伏几处默，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利夺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⑤]，远招近揖，投辖攀辕[⑥]，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妹虽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间，兼慕薛林雅调。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雄才莲社[⑦]，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乾隆时，亦曾有人彰扬女子诗文才情，鼓吹闺秀诗坛地位。如李调元《雨村词话》谓李清照"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亦云："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馀，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说之颇有理据，诚哉斯言。若蒙造雪而来，"造雪"一词，各本歧出。此同甲本及甲辰本。"造"为方言，作"踏"或"踩"讲，王本、张本、金本即作"踏雪"。吴克岐《犬窝谭红·正误》云："秋海棠开时，虽北方早寒，在都市中，或尚无雪可踏。"而以为宜从戚本作"绰云"。此说过于拘泥，不足为据。造雪，舒序本作"棹雪"。棹，船桨，此用作动词，意即划船。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忽忆戴安道，乃"夜乘小舟"访之，至门不入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帖中句意，即谓乘兴而来。故姚燮眉批云："踏雪句借用，不然夏秋之交，何有雪耶？"书中此类泛言借用处甚多，若翦翦拘拘，事事指实，焉能得其真意？而"造"，亦可作"前往"或"至"讲，如此，则"造雪"或义近"棹雪"也，似亦可通。敢请扫花以俟[⑧]。谨启。吟诗结社，本文士之事，探春奉启宝玉，兴起诗社，为园林生色，为巾帼张目，姊妹鼓舞，确是才志不凡，压倒须眉，已为五十六回"理家"伏线。○笺文亦散骈兼行，吐属高雅，姚燮评以为"雅似唐人小启"。

宝玉看了，不觉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后面。刚到了沁芳亭，只有园中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儿走来[9]，见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说道："芸哥儿请安，在后门等着呢。这是叫我送来的。"宝玉打开看时，写道：

不肖男芸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二十四回写宝玉偶尔戏言，说贾芸"倒像我的儿子"，芸即当真，此径称宝玉"父亲大人"。人情势利，有如此哉！男思自蒙天恩，认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并认得许多名园。前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是亲男一般，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妨碍不便，故不敢面见。谨奉书恭启，并叩台安。男芸跪书。一笑[10]。王伯沆批曰："末一句令人绝倒。"又云："末二字原本平写，似批。今改入大字正文，更妙。"〇此帖似通非通，不伦不类，媚态可掬，读之可笑。己卯夹批云："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读令人不解，思之则喷饭。"如此俚俗，与探春短笺之风雅，恰成对照。甲辰批云："接连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

宝玉看了，笑问道："他独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你就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同翠墨往秋爽斋来，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四人之来，当亦探春花笺招之也。宝玉之来迟，则或为贾芸书启而耽挨。文心绵细，用笔简省。己卯夹批云："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将诸艳请来，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请，如何来，则必至有犯宝玉，终成重复之文矣。"

众人见他进来，都大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黛玉说道："此时还不算迟，也没什么可惜。但只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还敢呢？"

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不喜读"正经"书，却视起社为"正经大事"，而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九回政老曾斥其以"玩"为"正经"，是宝玉心性。大家鼓舞起来，别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只管说出来，大家评论。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句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此等细微处，他人多不经意，惟宝钗注意之。其历练老成，众姐妹无人能及。己卯夹批云："妙，宝钗自有主见，真不诬也。"

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很哪！要起诗社，我自举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做诗，瞎闹什么[11]，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着你作兴起来。"结社吟诗，意本在纨，而探成之，是知李纨于诗社早有兴致。

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就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雅，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桐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却爱这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来，炖了肉脯子来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庄子说的'蕉叶覆鹿'[12]，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么？快做了鹿脯来。"黛玉亦善戏谑，于诗书典故尤其敏捷，可谓诗家天才。着此一谑，可知黛玉之才思，亦可见其内心之欢喜。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探春因笑道："你又使巧话来骂人。你别忙，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那竹子，想来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做'潇湘妃子'就完了。"黛玉别号，虽亦就其所居名之，然关涉名分，别有含义。娥皇、女英，传为古之圣女，以其典称黛，即隐寓黛玉多情爱哭之性格特征，亦为绛珠还泪故事作一证。唐人刘禹锡《潇湘神》云："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琴怨，潇湘深夜月明时。"黛玉形象及潇洒意象当以湘妃传说为基础描绘而来，故其形象格外飘逸，别具神采。佚名

氏 读红楼梦随笔 谓，黛玉别号"虽是探春雅谑，实是作者深心 "而"潇湘妃子"又与宝玉旧号"绛洞花王"巧妙相对 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黛玉低了头，也不言语。默然不语，是已心许之矣 二十五回凤姐嘲戏"吃茶"作媳妇儿事，黛玉亦"回头不语"、直受不辩 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众人忙问是什么，众人，同程甲及梦稿本，其他脂本均作"惜春、迎春" 戚序批云："迎春、惜春固不能答言，然不便置之不叙，故插他二人问 "程本改之未妥 李纨道："我是封他为'蘅芜君'，不知你们以为如何?"探春道："这个封号极好。"

宝玉道："我呢? 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得很。""无事忙"此号著名 鲁迅《致王志之 云："吴先生处通信，本也甚愿，但须从缓，因为我太'无事忙' 但并非为了黛玉之类 "曹寅 南辕杂诗 其十二云："随处风光期好语，奚儿争拾白杨花 "自注："滕人呼白杨花为'无事忙' "宝钗此语，当谓宝玉不务仕途经济之正事，而终日劳劳，专喜为闺中女儿"充役"忙碌也 故"东观阁本"批曰："三字活画出宝玉 "回看前文，八回宝钗曾调侃宝玉"杂学旁搜"，四十二回又讥笑其"不中用"，此则称之为"无事忙"，下句又称其为"富贵闲人"，是则钗对宝玉虽有爱恋之意，但在其心中，宝玉则终是一"不中用"之人，是两人所谓价值观不同也 李纨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是了。"己卯、庚辰、列藏作"绛洞花王"，戚序、梦稿、甲辰、程甲改"王"为"主" 此为宝玉"旧号"，当与其室名绛芸轩相照应；后又称"怡红公子"，乃其"新名"，当与怡红院相照应 此亦与 红楼 之成书过程有关 宝玉笑道："小时候干的营生，是何"营生"? 前文未写，不明所云。己卯夹批则曰："妙极，又点前文"、"赧言如闻 "或确有前文也，惜未之见 还提他做什么。"宝钗道："还是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富贵闲人"一语来源，尚难确知 或谓当出自雍正帝编刊之 悦心集 ；或以 "富贵闲人"非等闲，功夫尽在画意外 为题，介绍 雍正耕织图》创作动因，似均与雍正帝相关涉，然皆语焉不详，不明所以，尚待寻绎 宋人薛嵎 渔村杂句 云："富贵不应忘此味，从来世上少闲人 "苏洞《栖闲堂 云："乃知富贵天不惜，闲处闲人古来少。"正所谓"富贵"与"闲人"难得兼备。宝

钗称宝玉是“富贵闲人”，类似宋人诗意 “东观阁本”评谓其“身份恰当” 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黛玉道：“混叫如何使得。你既住怡红院，索性叫‘怡红公子’不好？”众人道：“也好。”“黛玉道”至“也好”计二十九字，程甲及脂本均无，为乙本所独有 梦稿本一字不易，将此二十九字旁加于“随你们混叫去罢”句下，全同乙本。有此数句，下文李纨评诗，而说“怡红公子”压尾，方前后接榫 由此亦可知，宝玉别号，当有四：一曰“无事忙”，二曰“ 闲人”，两者均为宝钗所起 第十九回，作者尝说宝玉是贾府中“极无事又 之 的”；而宝钗声吻，则不无鄙夷之意 三曰“绛花洞主”，乃寡 李纨所起，暗属旧 ，语含调侃，宝玉不愿提及 四曰“怡红公子”，为黛玉所起， 关涉其居 ，又切合其身份，有亲切之感；众人称好，宝玉亦喜 下回菊花诗会，即以此 号 于诗题 下

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头住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以上数 文写宝玉与诸钗起别号，彼此诙谐，满纸笑语，情文兼至，触处生春 众人所起别号， 居处，或 份，或因心状， 随所好，花样翻新，有如己卯回前评所云：“美人目别号，亦 奇花样，且韵且 ，呼去 满口生香 ”

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做诗，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号，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儿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做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容我做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早有立社之意，并自荐掌坛，又有此一番议论，谁谓李纨不“清雅”哉？在大观园诸姊妹中，自有其地位，看下文平允评诗可知 还要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13]，一位出题限韵[14]，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是这么着就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15]。”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

听了这话，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

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不好相强，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话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儿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管起我来了。”出主意者，反受人拘管，是乃可叹也 姚燮眉批感慨：“往往起主意之人，归根必被人所管，不特今日为然也，读者试思之 ”宝玉道：“既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道：“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会多了，又没趣儿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宝钗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这两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或请到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也使得。岂不活泼有趣？”众人都道：“这个主意更好。”

探春道：“这原是我起的意，我须得先做个东道，方不负我这番高兴。”李纨道：“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不好吗？”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场。”迎春道：“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儿公道。”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很好，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呢？”以贾芸所送白海 为吟诗开社之题，落笔自然 是乃诗社起意者，探春；吟咏启题者，则 芸也 迎春道：“都还未赏，先倒做诗？”宝钗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要等见了做，如今也没这些诗了。”

迎春道：“这么着，我就限韵了。”说着，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诗来随手一揭，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递与众人看了，都该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诗，又向一个小丫头道：“你随口说个字来。”那丫头正倚门站着，便说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16]。起头一个韵定要‘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17]，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做呢。”

侍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黛玉或抚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单提特举，以写 [illegible]玉之独特风致，与下

回诸艳构思 菊花诗 情景相映衬 迎春又命丫鬟点了一枝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为限。己卯夹批云："好香，专能撰此新奇字样"张新之评亦云："梦甜短促，说得慓然"如香烬未成，便要受罚。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已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一边自己苦苦思索，一边刻刻关切黛玉，亦见对林妹妹爱护之周至也 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下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么？"黛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得你了，管他好歹，写出来罢。"说着，走到案前写了。

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的评阅，我们是都服的。"众人点头。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

咏白海棠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或以为此两句乃分咏黛钗，恐非，实有探春自喻其高洁之意。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道缟仙能羽化[18]，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钗的道：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八回尝云，宝钗衣饰，"看去不见奢华，唯觉雅淡"；待人"罕言寡语"、"安分随时" 此句寄兴寓情，或有隐喻宝钗清洁自厉之意 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19]，不语婷婷日又昏。二十二回曾写贾母喜欢宝钗"稳重和平"，此诗咏海棠之凝重浑厚，即宝钗端庄矜持心境之自我写

照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 卷四云："凡作诗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 "己卯批即云："宝钗诗，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 "

李纨笑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20]。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己卯夹批曰："宝玉再细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挂着黛玉，故平妥不警也 "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终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们都有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掷"字有力，如此交卷，自与别人不同，得意之态如见 李纨等看他写的道：

半卷湘帘半掩门，己卯夹批云："且不说花，且说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 "碾冰为土玉为盆。落笔海棠，赞其冰清玉洁，清丽绝俗，实乃诗人自状。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缝缟袂[21]，秋闺怨女拭啼痕。此两句寄寓黛玉深深的忧郁与悲怆 己卯夹批云："真逸才也，且不脱落自己。"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结末两句，落到自身，谓其满怀幽怨，无人可诉，孤寂至深 黛玉此诗，确以"风流别致"见长，全诗虚敲旁比，以花喻人，抒写其高洁之性、哀伤之情、悲戚之感，设想新奇，自与别人不同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这评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在宝玉心中意中，凡事总以为钗不如黛，乃情有独钟也，而非公允之论 黛玉诗后有己卯夹批云："一人是一人口气。逸才仙品固让颦儿，温雅沉着终是宝钗。今日之作，宝玉自应居

末"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

李纨道："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棠诗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云：文人结社，明末已成风气。"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起诗文社，提倡风雅，从 吟咏"清初酌元亭主人编 照世杯 第一回，写秀士阮江兰，某日至山阴，见一所在，宅第上有三个石刻大字，写着"春兰社"，"细问众人，知道是妇女做诗会" 袁枚不仅广收女弟子，并曾于杭 两作西湖诗会，盛况空前 红楼 所写，或有 史景在焉 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无话。定社日、起社名，独写李 、、宝玉、探春兴致，而不及 玉、宝钗者，恰如己卯夹批所云："一路总不大写薛林兴头，可见他二人并不着 于此 不写薛林，正是大手笔，独他二人长于诗，必使他二人为之，则板腐矣，全是错综法 "

且说袭人因见宝玉看了字帖儿，便慌慌张张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后来又见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袭人问那里来的，婆子们便将前番原故说了。袭人听说，便命他们摆好，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屋里，称了六钱银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钱走来，都递给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儿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喝罢。"那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的不肯受，见袭人执意不收，方领了。 人 钅给抬花小子和送花婆子，颇为识体。如此做作，亦是人情

袭人又道："后门上外头可有该班的小子们？"婆子忙应道："天天有四个，原预备里头差使的。姑娘有什么差使？我们吩咐去。"袭人笑道："我有什么差使？今儿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给史大姑娘送东西

去，可巧你们来了，顺便出去叫后门上小子们雇辆车来，回来你们就往这里拿钱，不用叫他们往前头混碰去。”婆子答应着去了。

袭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东西与湘云送去，却见槅子上碟子槽儿空着[22]，远 十七回写“红香绿玉”房内“满墙皆是随依古董玩器之 彡抠成的槽子”句，文笔细密，一丝 、走 己卯夹批云：“因此处系古董式样抠成槽子，故无此件，此槽遂空，若忘却前文，此句不解 ”因回头见晴雯、秋纹、麝月等都在一处做针黹，袭人问道：“那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里去了？”众人见问，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了，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多着呢，巴巴儿的拿这个。”晴雯道：“我也这么说，但只那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见了，说好看，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你再瞧那槅子尽上头的一对联珠瓶还没收来呢[23]。”

秋纹笑道：“提起这瓶来，我又想起笑话儿来了。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才开的新鲜花儿，不敢自己先玩。’巴巴儿的把那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给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可巧”二字点眼，乃知平日往贾母处送东西者，当是袭人也 老太太见了，喜的无可不可，见人就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说话，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儿的，生的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要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傍边凑趣儿，夸宝二爷又是怎么孝顺，又是怎么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脸上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头。”因几百赏钱和两件赏物，而引以为荣，沾沾

自喜，感念主子恩典，不及晴雯之"硬气"多矣

晴雯笑道："呸！好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晴雯口吻，仿佛黛玉，书中屡见，此处之讥笑秋纹，即有如七回黛玉之说周瑞家的送宫花声口　然黛玉所言，时露妒意；晴雯所说，则多现刚气，同中或有异耳　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暗射袭人，二十六回写佳蕙亦尝言"谁还能比他呢"，辞微而义显，同一意也　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此一刺也，听其语，真舌如并剪，锐似昆刀，不畏主子威势，维护自我尊严，仗气有节，其志可嘉　看后文"抄检大观园"一回，明是顶撞王善保媳妇，实即冲犯王夫人也　秋纹忙问道："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日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子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管别的事。"

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骂得轻巧，骂得痛快　对照前文，贾母、王夫人、宝钗诸人曾对袭人交口称赞，晴雯等则指其为"花点子哈巴儿"，褒贬相去天渊，是所谓"价值判断"标准之不同也　王伯沆批曰："众人皆曰'狗'，便是公论"又云："亦可见袭人之敌，不独一晴姑娘矣"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空儿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袭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

麝月道："那瓶也该得空儿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已，那个主儿的一伙子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那个主儿"，当指赵姨娘；着一"又"字，系用补笔，说明以往曾有许多龌龊事　四十九回湘云亦说"那屋里人多心坏"，也指赵姨娘一伙子人也　太太又不大管这些，不如早收来是正经。"晴雯听说，便放下针线道："这是等我取去呢。"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

道："我偏取一遭儿。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吗？"麝月笑道："统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也把太太的公费里一个月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明知二两银子并非"勤谨"所得，再加一刺　晴雯实实心直口爽，怡红院许多细事，多由其揭穿抖出　先是耻碧痕之侍浴，水溢满地；此又笑秋纹之得衣，羞袭人之加钱；后又讥芳官为"狐媚"　性如"暴炭"，不善"自藏"，亦是其招尤取怨处也　涂瀛　红楼梦论赞　评云："晴雯人品心术，都无可议，惟性情卞急，语言犀利，为稍薄耳"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妆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袭人打点齐备东西，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宋"者，即"送"也，《红楼》惯用此"随事生文"法　向他说道："你去好生梳洗了，换了出门的衣裳来，回来打发你给史大姑娘送东西去。"宋妈妈道："姑娘只管交给我，有话说与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顺去。"袭人听说，便端过两个小掇丝盒子来[20]。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红菱、鸡头两样鲜果；又揭开那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说道："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里新结的果子，宝二爷送来给姑娘尝尝。再前日姑娘说这玛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玩罢。这绢包儿里头，是姑娘前日叫我做的活计，姑娘别嫌粗糙，将就着用罢。替二爷问好，替我们请安，就是了。"

宋妈妈道："宝二爷不知还有什么说的？姑娘再问问去，回来别又说忘了。"袭人因问秋纹："方才可是在三姑娘那里么？"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又是做诗。想来没话，你只管去罢。"宋妈妈听了，便拿了东西出去，穿戴了，袭人又嘱咐他："你打后门去，有小子和车等着呢。"袭人嘱宋妈一番话，思想周至，面面俱到，确是一"勤谨""可靠"人宋妈妈去了，不在话下。

一时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屋里告诉袭人起诗社的事，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给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

拍手道："偏忘了他。我只觉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这诗社里要少了他，还有个什么意思！"袭人劝道："什么要紧，不过玩意儿。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儿。告诉他，他要来又由不得他，要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三十二回宝钗尝向袭人说湘云"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的苦楚，袭人悉知，此再说之，袭人亦善体贴人情　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妈妈已经回来道生受[23]，给袭人道乏，又说："问二爷做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做诗呢。'史姑娘道，他们做诗，也不告诉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转身便往贾母处来，立逼着叫人接去。贾母因说："今儿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宝玉只得罢了，回来闷闷的。

次日一早，便又往贾母处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后，湘云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见面时，就把始末原由告诉他，又要与他诗看。李纨等因说道："且别给他看，先说给他韵脚。他后来的，先罚他和了诗。要好，就请入社；要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道儿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呢。"恰如己卯所评，"湘云诗客也"，岂可忘之？今归社中，笔仗为之一振，叙次错落有致，生出后文多少文情　遂忙告诉他诗韵。

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好歹我都不知，不过应命而已。"湘云神形洒脱，口吻随意，有太白遗风　姚燮眉批曰："好歹不管，便是能诗者，有心求好者，必至不好。"说着，递与众人。众人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的。"一面说，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白海棠和韵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爱冷，己卯批曰："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是说湘云结局将有如霜娥　三十一回已伏兆湘云"将来"似银河岸畔织女，此又暗示

其遭际如广寒宫中素娥，皆喻其婚姻不谐也 但霜娥耐冷，凄清馨洁，亦有隐喻湘云襟怀之义 非关倩女欲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

其　二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那虚廊月色昏。湘云和诗，张新之评谓其一纯写宝钗，其二专咏黛玉，此评不确 两诗实乃湘云借物咏怀之作，第一首，乃借赞海 之美，表露其豪爽心性；次首则借咏海棠之情，感叹自己窘迫处境 蒙府批称两诗为"压卷"之作

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湘云道："明日先罚我个东道儿，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道："这更妙了。"因又将昨日的诗与他评论了一回。

至晚，宝钗将湘云邀往蘅芜苑去安歇。照映二十一回"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句，知往日云儿来时常住黛玉处，此则写宝钗邀湘云去住，是云似渐渐远黛而近钗矣 湘云灯下计议如何设东拟题，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因向他说道："既开社，就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洞明世事，练达人情，明哲自保，确会做人 清陈宏谟编辑 训俗遗规 引清史播臣 愿体集 云："凡作事，第一念为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须替他人筹算。若彼此两利，或于己有利，于人无损，皆可为之 "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宝钗此语，与上文袭人所说诗社"什么要紧，不过玩意儿"同一口吻 然袭人乃一侍婢，不知诗社为何物；宝钗则以女工为女子"本等"，吟诗结社，非"分内"事也 你婶娘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

一席话提醒了湘云，倒踌躇起来。宝钗道："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

了。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们地里出的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屋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同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来，再备四五桌果碟子，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呢？”湘云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极赞想的周到。

宝钗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可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要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以上宝钗一席话，体恤湘云窘境，照顾湘云情面，真心实意，代为作东，筹划周到，湘云感服故姚燮眉批云：“宝姐姐为云儿设身处地，真是姐妹 ”论者或谓宝钗之意，乃为笼络湘云，邀誉 母，收拾人心，实责之过矣 湘云忙笑道：“好姐姐，你这么说，倒不是真心待我了。我凭怎么胡涂，连个好歹也不知，还是个人吗？我要不把姐姐当亲姐姐待，上回那些家常烦难事，我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宝钗听说，便唤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爷说，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说与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经请下人了。”宝钗郑重其事，薛蟠方不大意 己卯夹批 ：“ ，如 叮 ，阿呆兄 记 ”可见知兄莫若妹 宝钗助人，其心甚诚，而在 那婆子出去说明，回来无话。

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里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呢[26]？若题目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好诗，倒小家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

[illegible] 所据 [illegible] 时 [illegible] 卷六 ，“作 [illegible]

[illegible] 毛 [illegible] ：“ 必相题

[illegible] ”[illegible] 则 [illegible] 、 夫 [illegible]

[illegible] 云：“ [illegible] ，亦 [illegible] 学，此一 [illegible] 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

"有益"书，无非如李纨所读之《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之类书也 此论则不免迂腐，看四十二回"解疑癖"一段宝钗所说，其意尤明。

湘云只答应着，因笑道："我心里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诗，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这么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要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门的。"通用门"一语，与程甲及己卯、梦稿、甲辰、列藏各本同；庚辰本作"通用关"，后另笔旁改为"人事双关"，蒙府、戚序本作"通用" 或以为当作"通用双关"，然无版本依据，亦乖事理。"通用门"实不误，即"通用类" 清人费经虞 雅伦 引《对类 云："盖字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进为虚，似有而实无者为半虚，似无而实有者为半实。"宝钗所言"实字"与"虚字"，概念当本此。陈熙中《读红零札》引之，并举例论证明清时期汉语字词分类中，确有"通用门"一说，"虚字"之"通用门"多指动词和形容词 陈文辨之甚详，可参看 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虽有这么做的，还不很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也倒新鲜大方。"

湘云笑道："很好，只是不知用什么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听。"宝钗想了一想，笑道："'菊梦'就好。"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做过。若题目多，这个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好不好？"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索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

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索性凑成十二个，就全了，也和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个，说道："既这么着，一发编出个次序来。"湘云道："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馀，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

菊》。既入词章，不可以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然画菊，若是默默无言，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若能解语，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亲近他，第九竟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感。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论者多谓，宝钗所拟菊花诗十二题，当有所依，而非虚造。雪芹同时人永忠（号崧山）《神清室诗稿 ，即有 咏菊花五题 ；而永恩 诚正堂稿 中，又有“和崧山弟”之《菊花八咏 红楼 中菊花分咏十二题，多与此两组唱和诗题相同，仅多“忆菊”、“咏菊”、“画菊”与“菊影”四题 小说与两诗稿，孰先孰后，遽尔难定；然当时闺中之生活情趣，可知一斑矣

湘云依言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以此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既这样，自然大家的诗还进一层。但只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誊好，都要七言律诗，明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能那一个就做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赶着又做，罚他便完了。”湘云道：“这也罢了。”二人商议妥贴，方才息灯安寝。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点了学差：委派了学政。点，派定、点派之意。学差，即“提督学政”，又称“学政”、“学台”，是朝廷派往各省督察学校生员考课升降等事务的官员。

② 文几：书房里陈设的案几。这里是说谨奉书信于几案前，表示尊重。

③ 桐槛：梧桐树外围的栏杆。

④ 采薪之患：即“采薪之忧”，意谓因病不能打柴。语出《孟子·公孙丑下》。后用作称自己生病的婉辞。

⑤ 些山滴水：小巧的盆景山水。此指园林中布置的泉石。

⑥ 投辖攀辕：撤去车辖，牵挽车辕，阻止车子前行，意即殷勤地挽留客人。辖，车

轴上的键。

⑦ 莲社：即“白莲社”。宋陈舜俞《庐山记》卷二载，东晋名僧慧远与名儒刘遗民、雷次宗等共十八人曾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同修净土之法，以寺种白莲，故名“白莲社”。

⑧ 扫花以俟：恳切迎客的意思。取义于杜甫《客至》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⑨ 只有：诸本作“只见”。

⑩ 一笑：庚辰、己卯本无此二字，戚序系夹批，而非正文。

⑪ 辖闹：脂本皆作“瞎乱”，其馀各本作“瞎闹”。“辖”、“瞎”二字，音同形近而讹。桐花凤阁批校本“辖”描改为“瞎”。

⑫ 蕉叶覆鹿：《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复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后多用“蕉鹿”比喻世事变幻无常。将《列子》说成《庄子》，疑误。

⑬ 学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学究一经”科，应这一科考试者称为“学究”。后用以指呆板之读书人。

⑭ 限韵：旧时作诗，限定只许在某一韵部中用韵，或只能在某一韵部中用某些字作韵脚，叫“限韵”。

⑮ 附骥：蚊蝇附在好马的尾巴上，可远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辈或名人而成名。后常用作谦词。《史记·伯夷列传》：“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⑯ 门字韵、十三元：《佩文诗韵》“元”字韵次序列在上平声第十三，故称“十三元”。“门”字韵即属于“元”字这一韵目之内。

⑰ 韵牌匣子：将诗韵各部同韵之字，分别刻于牌上，装于匣内，以备作诗时选用，叫“韵牌匣子”。

⑱ 缟仙：白衣仙子，此指白海棠。缟，白色生绢。

⑲ 白帝：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五天帝主管东、西、南、北、中五方，白帝是掌管西方秋天之神。

⑳ 宿雨：昨夜之雨。唐唐彦谦《蒲津河亭》诗：“宿雨清秋霁景澄，广庑高榭更晨兴。”

㉑ 月窟仙人：即指嫦娥。

㉒ 槅子：又作“搁子”，类似书架式的一种木器。中分不同样式的多层小格，格内可陈设各种器皿、玩物。

㉓ 联珠瓶：两个完全相同而又相联成对的瓶子，取“珠联璧合”之意。

㉔ 攒丝盒子：细竹丝编成，并部分加漆的盒子。

㉕ 生受：这里是麻烦、难为之意。

㉖ 险韵：作诗以生僻字为诗韵，叫“险韵”，言其难于押妥。《随园诗话》卷六：“欲作佳诗，先选好韵。凡音涉哑滞者、晦僻者，便宜弃舍。”

回　评

此回乃大观诸艳继二十七回“饯花神”后第二次欢聚，也是群钗首次吟咏歌会也，乃书中一大生发。前此，元妃省亲，诸钗奉命题咏，皆为应制之作；此次咏海棠，则是随意挥洒，独抒性灵。结社吟诗，即写女儿才情压倒“须眉”。言为心声，众人诗作，咏海棠之神韵情态，实则皆寄寓着歌咏者不同心理及遭际。如探春之清高、宝钗之凝重、黛玉之风流、湘云之洒落，心性志趣，各各不同。而此时之贾府，已是回光返照，气运将终，探春之诗隐含忧悒，湘云之诗微露哀怨，黛玉之诗尤为感伤，正直照众女儿后来渐次离散形景，兆示贾府行将败落命运。

此回叙事，错综穿插，跌宕有致。通篇分作四段，首段写贾政出差，为过脉文字，放过政老，下文之众人游宴，始可纵笔畅写；次段写偶结海棠社，为上半回之正题；三段写怡红院诸婢闲言琐事，滔滔清辩；四段写夜拟菊花题，为下半回之正题。两正题之间，夹人群婢笑谈戏语一段，看似闲文，实则以此为引线，递入叙写接湘云到贾府，串起下文，总不脱落正事；且使此回行文疏密相间，恰如洪秋蕃所评，两正题间用“小小闲文以间隔之，犹之花圃相望，隔以竹篱，便觉玲珑剔透”。

诸婢碎语一段，多次写及小物件碟子。先是因欲“拿碟子盛东西与湘云送去”，牵出线头；再由碟子引出“联珠瓶”，夹写众人“取笑打牙儿”一段絮语，跳脱一笔；后以“取回碟子”，落笔正事，接写湘云，归人正题。由一碟子，片帆飞渡，绾联情节，叙事细密，笔致巧活。元人王构《修辞鉴衡》引《丽泽文说》云：“看文字须要看他过换及过接处。”《红楼》即善于用小物件来连接及转换情节。后文七十三回之绣春囊、七十六回之细茶杯等，同一章法。

宝钗诗“淡极始知花更艳”一句，不独状海棠色泽，不独寓宝钗意趣，《红楼》语言韵致亦如是也。看似平淡无奇，不事雕镂，而细细咀嚼，便觉淡而实美，情趣不尽，极耐寻味。元人方回语云：“淡中藏美丽，处处著工夫。”是可谓《红楼》语言之特色。先秦《庄子·刻意》所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即已指出语淡意深之艺术妙境，此亦宋元以来一些作家所追求之语言境界也。宋苏轼《与侄简书》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明人袁宏道《昺氏家绳集序》将“平淡”

视之为文章之“真性灵”，其文云：“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惟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至清，倡此说者尤多。如金圣叹《才子西厢醉心篇》云：文章“宁为其淡，无为其艳”，“然后知其淡也，乃其所以为艳也。”王士祯口授《然镫记闻》云：“为诗先从风致入手，久之要造于平淡。”雪芹同时人薛雪《一瓢诗话》亦云：“古人作诗到平淡处，令人吟绎不尽，是陶镕气质，消尽渣滓，纯是清真蕴藉，造峰极顶事也。”《红楼》语言已达此极致。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园中结社吟诗之盛。而海棠诗社，彰扬女子才情德行，实开通书歌会吟咏之首，后文之菊花诗、螃蟹咏、赋红梅、即景诗、桃花社等，皆由此生发也。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话说宝钗、湘云计议已定，一宿无话。次日，湘云便请贾母等赏桂花。贾母等都说道："倒是他有兴头，须要扰他这雅兴。"说来大方得体，是世族大家待客声口　己卯批曰："若在世俗小家，则云：你是客，在我们舍下，怎么反扰你的　一何可笑"作者写贾母，惯于此等人情世故处着笔　至午，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贾母因问："那一处好？"王夫人道："凭老太太爱在那一处，就在那一处。"凤姐道："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不敞亮吗？看看水，眼也清亮。"古语云"智者乐水"　王伯沆批曰："此种灵机，领解者少矣，不料凤姐乃能及此"　以上一段写贾母、王夫人、凤姐吐属，切合各自身份、心性，揣摩入微　贾母听了，说："很好。"说着，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

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回廊，也是跨水接峰，后面又有曲折桥。写藕香榭之景如画　张新之评云："设为一地方，使恍然如见此地方，设施铺排，尽善尽美，非易能也　此书赞不胜赞"众人上了竹桥，凤姐忙上来搀着贾母，口里说道："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不相干，这竹子桥规矩是硌吱硌吱的。"规矩，义为照例　戚序批云："如见其势，如临其上，非走过者形容不出"

一时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一个上头设着茶筅、茶具各色盏碟。那边有两三个丫头煽风炉煮茶，这边另有几个丫头也煽风炉烫酒呢。贾母忙笑问："这茶想的很好[①]，且是地方、东西都干净。"湘云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贾母道：

"我说那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宝钗行事，已喜动贾母之心 一面说，一面又看见柱子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对子[2]，命湘云念道：

芙蓉影破归兰桨，

菱藕香深泻竹桥。泻，同程甲及梦稿、甲辰本 此可作"流泻"讲 宋王安石《散发一扁舟 云："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 "庚辰、己卯、蒙府、戚府诸本作"写"，义为映照 李白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云："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 "又，"写"亦同"泻" 说文解字注 ："写，俗作'泻' "舒序本作"度"，亦通 此写藕香榭，补十七回"试才题对额"时未写之处，文心细极

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因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进藕香榭，而提及枕霞阁，为下文湘云别号伏案，勾联自然．红楼》行文，真无一句空设也 我那时也只像他姐妹们这么大年纪，同着几个人，天天玩去。谁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上来了，到底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儿大的一个坑儿，就是那碰破的。众人都怕经了水，冒了风，说了不得了，谁知竟好了。"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么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坑儿来，好盛福寿啊。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个坑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出些来了。"未及说完，贾母和众人都笑软了。贾母追述小时淘气光景，凤姐趁时取笑承欢，一派天伦之乐 凤姐之聪慧诙谐，尤写得活灵活现，意趣横生 贾母回忆枕霞阁旧事数语，当透露出 红楼 成书过程些许线索 此句下，有己卯夹批云："看他忽用贾母数语，闲闲又补出此书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钗的一般，令人遥忆不能一见 "据此可知，书之首回，雪芹曾题书名为 金陵十二钗 ，确是事实 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拿着我也取起笑儿来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道："回来吃螃蟹，怕存住冷在心里，怄老祖宗笑笑儿，就是高兴多吃两个也无妨了。"贾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着我，我倒常笑笑儿，也不许你回屋里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这么样。还这么说，他明儿越发没理了。"贾母笑道："我倒喜欢他这么着，况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

儿们原该说说笑笑，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他们神鬼是的做什么。”家居游息，和乐宽松，不刻意讲究礼仪，贾母实一通达有识鉴之人。富察明义 题红楼梦 之十五云：“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即写凤姐敢于调笑取悦贾母事。

说着，一齐进了亭子。献过茶，凤姐忙安放杯箸。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三桌十二人，座次铺排，礼法井然 《清稗类钞》“教育类”云：“旗俗，家庭之间，礼法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奴仆媪焉 ”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薛姨妈实一讲饮食清供之道者也，此乃亲贵之家食蟹乐趣 李渔 闲情偶寄 卷五云：“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 ……此与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童仆虽多，不能任其力者，同出一理 ”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③]，预备着洗手。叙写吃蟹，切实在 ，文心细密 湘云陪着吃了一个，便下座来让人，又出至外头，命人盛两盘子给赵姨娘送去。“赵姨娘”下 辰、 稿 戚序 并有“周 娘”三 . 又见凤姐走来道：“你张罗不惯，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张罗，等散了我再吃。”湘云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席，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坐。湘云想得周到， 妥 了酒 下 . 心宝 又所 也 鸳鸯因向凤姐笑道：“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凤姐儿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说着，湘云仍入了席。

凤姐和李纨也胡乱应了个景儿。凤姐仍旧下来张罗。一时出至廊上，鸳鸯等正吃得高兴，见他来了，鸳鸯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么？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鸳鸯丫头越发坏了。我替你当

差，倒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钟酒来我喝呢。”鸳鸯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挺脖子喝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那凤姐也吃了。平儿早剔了一壳黄子送来，凤姐道：“多倒些姜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凤姐戏言，为四十六回写贾赦怀疑鸳鸯“看上”贾琏立一竿影。鸳鸯红了脸，咂着嘴，点着头道：“哎，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脸，算不得！”说着，站起来就要抹。凤姐道：“好姐姐，饶我这遭儿罢。”琥珀笑道：“鸳丫头要去了，平丫头还饶他？你们看看，他没吃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

平儿手里正剥了个满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脸上来抹，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儿！”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恰恰的抹在凤姐腮上。凤姐正和鸳鸯嘲笑，不防吓了一跳，“嗳哟”了一声，众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死娼妇！吃离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凤姐之骂，放诞至极 王 之批云：“ 人妻骂妾，用‘娼妇’与‘你娘’句，殊失身份 ”平儿忙赶过来替他擦了，亲自去端水。鸳鸯道：“阿弥陀佛！这才是现报呢。”以上所写，本琐 细 ， 写 有 ， 活 ，真画工之笔 恰如张 之批 云：“ ， 起如见， ，文 乐境 ”

贾母那边听见，一叠连声问：“见了什么了，这么乐？告诉我们也笑笑。”鸳鸯等忙高声笑回道： —“ 连声问 ，这边也“忙高声 ， 衬众 、 、 “二奶奶来抢螃蟹吃，平儿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脸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贾母笑道：“你们看他可怜见儿的，那小腿子、脐子给他点子吃罢。”鸳鸯等笑着答应了，高声的说道：“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 ， ， 凤姐笑着洗了脸，走来又伏侍贾母等吃了一回。

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贾母一时也不吃

了。大家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鱼的，游玩了一回。王夫人因问贾母："这里风大，轻描一句，收束入题 贾母回屋，众人作诗，过接斗榫，毫不牵强 脂批称之谓"重作轻抹法也"。才又吃了螃蟹，老太太还是回屋里去歇歇罢。若高兴，明日再来逛逛。"贾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既这么说，咱们就都去罢。"回头嘱咐湘云："别让你宝哥哥多吃了。"湘云答应着。又嘱咐湘云、宝钗二人说："你们两个也别多吃了。那东西虽好吃，不是什么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一番叮嘱，皆"老成阅历"之言，老祖宗对孙辈呵护备至

二人忙应着，送出园外，仍旧回来，命将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道："也不用摆，咱们且做诗。把那大团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宝钗道："这话极是。"湘云道："虽这么说，还有别人。"因又命另摆一桌，拣了热螃蟹来，请袭人、紫鹃、司棋、侍书、入画、莺儿、翠墨等一处共坐。山坡桂树底下铺下两条花毯，命支应的婆子并小丫头等也都坐了，只管随意吃喝，等使唤再来。贾母、王夫人离席，众人乃随意散坐，随意吃喝，无拘无束 前此螃蟹宴时，座次井井，礼法何其森严；此则任情随意，无尊无卑，自由自在多矣 是大观园所以为"情"之世界也

湘云便取了诗题，用针绾在墙上。众人看了，都说："新奇，只怕做不出来。"湘云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说了一番，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4]，倚栏坐着，拿着钓杆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扔在水面，引的那游鱼浮上来唼喋[5]。湘云出一回神，又让一回袭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面面都到，不忘作东身份 探春和李纨、惜春正立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却独在花阴下，拿着个针儿穿茉莉花。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茉莉"条云：茉莉"有千叶者、红色者、蔓生者，其花皆夜开，芬香可爱，女人穿为首饰"清李渔《闲情偶寄》卷五"茉莉"亦云："茉莉一花，单为助妆而设……是花皆晓开，此独暮开。暮开者，使人不得把玩，秘之以待晚妆也"此写迎春，不惟画其身影之孤独，兼以见

其自重自爱之心也 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一回又俯在宝钗傍边说笑两句，一回又看袭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喝两口酒，袭人又剥一壳肉给他吃。以上描摹众人情态，参差错落，疏密有致，确是一幅“百美图”。与上回特写 玉构思海棠诗光景，相映成文

黛玉放下钓杆，走至座间，拿起那乌梅银花自斟壶来[6]，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7]。十七回尝云怡红院中“蕉棠两植”，此写黛玉拣一海棠蕉叶杯 有意无意间，前后照应 己卯夹批云：“妙杯 非写杯，正写黛玉‘拣’字有神理，盖黛玉不善饮，此任兴也 ”丫头看见，知他要饮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让我自己斟才有趣儿。”说着，便斟了半盏，看时却是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照应上文黛玉“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句，写黛玉娇弱如此 文则皱皱入微，是为吃蟹馀波 宝玉忙接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

宝钗也走过来，另拿了一只杯来，也饮了一口放下，便蘸笔至墙上把头一个《忆菊》勾了，底下又赘一个“蘅”字。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让我做罢。”宝钗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这样。”黛玉也不说话，接过笔来把第八个《问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也赘上了一个“潇”字。宝玉也拿起笔来将第二个《访菊》也勾了，也赘上一个“怡”字。怡，程甲及己卯、庚辰各脂本作“绛”，显然用“绛洞花王”旧名号；而下文列众人诗作，宝玉 访菊 与 种菊 两诗题下，则未作任何交代，又径赘以新名号“怡红公子”，前后矛盾 戚序本改作“红”字，或为弥缝其漏，列藏本删去“宝玉也”以下二十三字 唯梦稿本作“怡”，同乙本，与上回宝玉别号交相照应 何以如此，或如张爱玲《红楼梦魇》所云：“绛花洞王的时间似相当长，所以作者批者誊清者都习惯成自然了 ”探春起来看着道：“竟没人作《簪菊》，让我作。”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过，总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你可要留神。”此指宝玉刚才呼宝钗“好姐姐”，依诗社规矩，应呼“蘅芜君”才是 诗社初起，宝玉 有此呼，甚合情理 探春为诗社发起人，故格外较真人情 ］，一丝不紊

说着，只见湘云走来，将第四、第五《对菊》、《供菊》一连两个都勾了，也赘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该起个号。”湘云笑道：“我们家里如今虽有几处轩馆，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没趣。”“我不住着”、借亦“没趣”，言之凄然 湘云处境，委实可怜 宝钗笑道：“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里也有一个水亭，叫做枕霞阁，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没了，你到底是旧主人。”众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云动手，便代将“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

没有顿饭工夫，十二题已全，各自誊出来，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雪浪笺，戚序本作“薛涛笺”，舒序本作“雪涛笺”，其馀各本均作“雪浪笺” 此指一种白色纸笺，纸中隐有波浪暗纹。宋时已流传 清徐康《前尘梦影录》下云：“于申江见宋名人手迹千金册……范文正尺牍一幅，硬黄笺粉印落花流水，所出雪浪笺，良可宝贵 ”一并誊录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赘明某人的号。李纨等从头看道：

忆　菊　　蘅芜君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此诗极写宝钗对菊花之深切忆念，诗中充满哀怨凄楚之情，似隐寓其对家族命运之挽歌心境

访　菊　　怡红公子

闲趁霜晴试一游，酒杯药盏莫淹留[8]。
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秋？
蜡屐远来情得得[9]，冷吟不尽兴悠悠。
黄花若解怜诗客，休负今朝挂杖头。霜前访菊，亦古人一种生活情趣。明人陈继儒《幽窗小记 卷四云：“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 ”此诗写宝玉访菊之“得得”情怀，“悠悠”兴致，切合其“富贵闲人”别号

种　菊　　怡红公子

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处处栽。

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

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10]

泉溉泥封勤护惜，好和井径绝尘埃。此诗写宝玉对菊花辛勤"护惜"之心，并愿与之超尘归隐，显出其"情不情"之性格特征

对菊　　枕霞旧友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坐[11]，清冷香中抱膝吟。

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孤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供菊　　枕霞旧友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

隔坐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

霜清纸帐来新梦[12]，圃冷斜阳忆旧游。

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湘云两诗，一写其放达，一写其自傲，均表现出湘云个性风貌

咏菊　　潇湘妃子

无赖诗魔昏晓侵[13]，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黛玉此诗，因其"三新"，被评为第一　诗中引菊为知己，歌咏其"千古高风"，寄托有黛玉自己之"满纸""素怨"，一腔悲愁　诗境人情，融而为一

画菊　　蘅芜君

诗馀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

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

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14]。

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联系四十二回宝钗论画一番话看，可知其颇精于绘事　"淡浓"两句，笔力灵动，亦流露宝钗少女情怀

问　菊　　潇湘妃子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15]，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雁归蛩病可相思？

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此诗通篇不脱一"问"字，名为"问菊"，实乃潇湘自问，直抒其胸臆也。孤标傲世，花开何迟？其傲世之情、孤独之心、寂寞之愁、相思之苦，吐露无馀。"傲世"二字，特特自言，较前湘云诗之两"傲世"，幽郁沉细，自怜自尊，意蕴尤深。张新之评以为此诗应是"第一"。

簪　菊　　蕉下客

瓶供篱栽日日忙，折来休认镜中妆。

长安公子因花癖[16]，彭泽先生是酒狂。

短鬓冷沾三径露，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诗作疏狂豪放，切合探春心性。

菊　影　　枕霞旧友

秋光叠叠复重重，潜度偷移三径中。

窗隔疏灯描远近，篱筛破月锁玲珑。

寒芳留照魂应驻，霜印传神梦也空。

珍重暗香踏碎处，暗香，此指菊影。唐骆宾王《秋菊》云："碎影涵流动，浮香隔岸通。""踏碎处"三字，同甲本，诸脂本作"休踏碎"，语义始通，程本改易欠妥。凭谁醉眼认朦胧。写菊影之迷离，写菊魂之虚幻，切合湘云心境。

菊　梦　　潇湘妃子

篱畔秋酣一觉清，和云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惊回故故恼蛩鸣。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此诗写菊之梦中寻求及醒时怅惘，而黛玉对理想之向往、对命运之忧伤，隐然其间。诗以无人可诉哀

怨作结，幽情无限，凄切动人，恰如姚燮眉批所云："是何凄飒乃尔，信卿之永其年也"

残　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渐倾欹，宴赏才过小雪时。

蒂有馀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17]。

半床落月蛩声切，万里寒云雁阵迟。

明岁秋分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与 簪菊 相对，此诗呈现一片感伤、衰颓之情 诗写菊之残败景象，当寄寓探春对贾府命运之预感和叹 或以为 菊 一题，似喻有"残局"之意

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绝。李纨笑道："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然后《簪菊》、《对菊》、《供菊》、《画菊》、《忆菊》次之。"宝玉听说，喜的拍手叫道："极是，极公！"姚 眉批曰："取林妹妹第一，不是也是，不公也公 "何况，菊花诗会，前三名均为 妹妹所得，宝玉焉能不拍手叫好，

黛玉道："我那个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此杜甫 偶题 诗所云，"文千古 ， 寸心知"也 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据我看来，头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阳忆旧游'，这句背面傅粉[18]。'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将供菊说完，没处再说，故翻回来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远。"李纨笑道："固如此说，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敌得过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 诗，探春支持李纨评议，以宝钗诗"含蓄浑 "又第一，此又赞 宝钗 忆菊 一诗用语"沉着" 是知两人之审美情趣颇为相近 宝钗笑道："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缝儿也没有。"湘云笑道："'偕谁隐'、'为底迟'，真真把个菊花问的无言可对。"李纨笑道："那么着，像'科头坐'、'抱膝吟'，竟一时也舍不得离了菊花，菊花有知，倒还怕腻烦了呢。"说的大家都笑了。

宝玉笑道："这场我又落第了。难道'谁家种'、'何处秋'、'蜡屐远

来’、‘冷吟不尽’，那都不是访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种不成？但恨敌不上‘口角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鬓’、‘葛巾’、‘金淡泊’、‘翠离披’、‘秋无迹’、‘梦有知’这几句罢了。”又道：“明日闲了，我一个人做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雅就是了。”众人一番议论，亦诗会应有之事，补此一段，文气乃完。

大家又评了一回，复又要了热螃蟹来，就在大圆桌上吃了一回。由吃蟹引入下半回，并为食蟹诗启题　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众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吃蟹、饮酒，古人视为一种闲适生活情趣　世说新语·任诞 载，晋人毕卓嗜酒，曾对人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执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宝玉诗，乃遣兴游戏之作，实无深意；然写其食蟹之兴高采烈，亦不脱宝玉身份。

黛玉笑道：“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此实针对宝玉“谁还敢作”一语而言，讥笑其诗乃率意成章，平常之至　如此笑之，切合黛玉性格及其与宝玉之亲密关系。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作了，还褒贬人家。”黛玉听了，也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众人看道：

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

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此乃故意仿宝玉之诗，随手而作，以知“这样的诗”实难称为诗也　然与潇湘前三首菊诗对看，或云“谁解秋心”，或云“偕谁隐”，或云“同谁诉”，此又云“谁劝我”　“谁”字凡四见，篇篇言之，亦可知黛玉寻求知己、倾诉衷肠、舒解孤闷、寄托情思之意，刻刻萦回心间，露于笔端。

宝玉看了，正喝彩时，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烧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烧了罢。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看。"

宝钗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出来。大家看时，写道：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19]。与二十二回竹夫人谜"有眼无珠腹内空"句相发明，讽世之意显然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骂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看底下道：

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与宝黛游戏之作相对照，钗诗表面讽蟹，实则以蟹喻人，借诗说理，旨在"讽刺世人"，是一首伤时骂世之作　或说，宝钗两首菊诗及此蟹诗，"重阳"一词，三诗三见，一"会"之，一"慰"之，一"盼"之，或有所望，似含微义

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此乃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所云："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权贵，然亦一蟹不如一蟹矣。"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张新之评以为，此乃"作者自负自认"　所说有理　清人方东树　昭昧詹言　卷二十评黄山谷《云涛石　诗云："全是以实形虚，小题大做，极远大之势，可谓奇想高妙。小家但以刻画为工，安能梦见此境　"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宝钗一向老成持重，罕言寡语，平和宽容，今则如此骂世，众人亦感慨其"太毒了些"，此或可觇知宝钗性格之另一面也。说着，只见平儿复进园来。

不知却做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想的很好：张本作"烹的很好"，金本作"想必很好"，庚辰、己卯、戚序本作"想的到"。

② 嵌蚌：用蚌壳里有光彩部分，加以雕琢，拼成图案，嵌入木器或漆器家具，作为

装饰，称“嵌蚌”。

③ 绿豆面子：即绿豆粉。将绿豆粉炒成黄黑色，和以皂角灰，用以洗手，可去油污。

④ 绣墩：有文饰彩绣的圆形坐具，其上或加刺有文绣的套子。

⑤ 唼喋：此指鱼嘴开合，唖水吞食。

⑥ 乌梅银花自斟壶：诸本作“乌银梅花自斟壶”。一种安有提梁、供随手自斟所用之小型酒壶。乌银，合金之一，呈黑紫色。梅花，指壶上的图案。

⑦ 海棠冻石蕉叶杯：淡红色冻石制成的蕉叶形浅酒杯。一说，海棠指秋海棠花形。蕉叶杯，泛指浅底小酒杯。

⑧ 淹留：亦作“奄留”，久留。

⑨ 蜡屐：涂蜡的木屐。屐，下有两齿的木底鞋，涂上蜡，能防水湿，古人多着以出游。

⑩ 醉酹：酹，同“酬”。蒙府本即作“醉酬”，复将“酬”点改为“酌”。庚辰、己卯、戚序本作“醉酹”，是。以酒洒地，表示祭奠，叫“酹”，这里是对菊饮酒的意思。

⑪ 科头：不戴帽子，表示一种疏狂姿态。

⑫ 纸帐：古代一种用纸做的帐子。清曹庭栋《老老恒言》卷四：“纸可作帐，出江右，大以丈许，名皮纸，密不漏气，冬得奇暖，或布作顶，少令通气。……如有题咏，并可即书于帐。”

⑬ 无赖：烦恼、多事。

⑭ 跳脱：亦作“条脱”或“条达”。手镯、腕钏之类的别称。又，绘画生动，也叫“跳脱”。

⑮ 孤标：清峻特出。

⑯ 长安公子：或指唐代诗人杜牧，因其祖父杜佑为唐德宗、唐宪宗两朝宰相，故称“长安公子”。其《九日齐山登高》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⑰ 离披：散乱破碎的样子。

⑱ 背面傅粉：中国画系以绢作画，为使画面清晰，须在绢面上涂以铅粉，加以衬托，叫作“培垫法”，俗谓之“背面傅粉”。此指文学创作中的衬托手法。

⑲ “皮里”句：此句字面是说，蟹壳里除黑膜与蟹黄外，别无所有。皮里春秋，典出《晋书·褚裒传》，比喻人表面不作评论，内心却有所褒贬。

回　评

此回当与上回合看，回之上半“魁夺菊花诗”，即完足上回下半之宝钗、湘云商议开社、夜拟诗题一事，前为拟题，此是完卷，联为一事。回之下半“讽和螃蟹咏”，则是生发上回下半之宝钗筹划代湘云作东、赏桂吃蟹一节文字。前后两回，交接激发，演绎一段精彩文字。

菊花诗、螃蟹咏，亦如海棠社，大旨皆在写闺中儿女之“豪情韵事”。此大观园儿女第三次欢聚也。菊诗十二题，以写菊为实，写人为主；既是咏菊，又是赋事，不落俗套。其写菊之千姿百态，正关合诸钗之风致意趣、遭际结局，恰如戚序回末总评所云：各人“笔下各能自尽其性情，毫不乖舛。”其中黛玉三作，抒其胸臆，叹其身世，寄其向往，寓其命运，才情洋溢，感人尤深，被推之为魁，非虚誉也。咏蟹三题，则重在宝钗一首，讽刺世上恣意横行者，笔致老练，含意深厚，以小寓大，骂世之旨，痛快淋漓。

此回描写主题，曰“菊花诗”、曰“螃蟹宴”，与上回“海棠社”极易相犯，似难入题。回之开首，乃特贾母等话旧吃蟹、凤姐等相谑嬉笑一段闲文，以王夫人“这里风大”一句顺势一束，度入回之上半；而后畅写诸钗出题分咏，归于咏菊正题。如此写来，避却攻坚摭实，硬铺直叙，而平添许多丰神韵致。比之上回“偶结”与“夜拟”之间以闲文间隔法，同中有异。咏菊之后，继之讽蟹，则因众人复要吃热蟹引起，如此过接，益见自然。

前之咏海棠，乃借贾芸所送白海棠启题，众人实未见花也。今日咏菊，虽值菊花盛开，“例也合景”；然贾母等先赏桂花，而后诸钗持螯飞觞，始分题咏菊，实也未见菊也。故洪秋蕃评曰：“两次吟咏，都不见花，以明咏人非咏花也。”是知同一海棠也，同一菊也，吟咏者不同，景物意象，亦因之而异。

众人吃蟹谐谑一段，亦如上回晴雯等嘲戏袭人一段文字，虽属闲文，然琐琐记之，写得灵隽活泼，饶有兴味，见出雪芹功力。前之《金瓶梅》，后之《红楼》续书仿作，也多写及此种生活场景，但大都老实写出，笔意枯寂，殊少姿致。盖作者体味不深、笔力不逮故也。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都说："你们奶奶做什么呢，怎么不来了？"平儿笑道："他那里得空儿来？因为说没得好生吃，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叫我再要几个，拿了家去吃罢。"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平儿道："多拿几个团脐的。"湘云豪爽，平儿识货，写来不　姚燮眉批曰："时在九月，团脐者佳"王伯沆评亦云："蟹要肥要老，湘云以大为佳，真是门外汉"平儿知道团脐，是内行；湘云只认大小，乃门外汉　盖二人生活经历不同而使之然也

众人又拉平儿坐，平儿不肯，李纨瞅着他笑道："偏叫你坐。"因拉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纨道："偏不许你去。显见得你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又命嬷嬷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

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这个盒子里，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鸡油卷儿，此"舅太太"，即王子腾夫人，宝玉中魇魔法，曾来探望　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儿道："说了使唤你来，你就贪住嘴不去了，叫你少喝钟儿罢。"平儿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平姑娘亦有骨气　盖平儿对凤姐平时积怨于心，此以笑语说出　回观二十一回平儿软语救贾琏，居然使性子发作凤姐，知主仆二人"不睦"久矣　后文四十四回凤姐"无故给平儿没脸"、五十五回说"打嘴巴子"云云，则二人嫌隙日见转深也　一面说，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纨揽着他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喟叹平儿之命，怜惜平儿之才，

是故平儿与凤姐偶有抵牾时，乃坦然护之也

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着，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这么摸的我怪痒痒的。"李氏道："嗳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是钥匙。"李氏道："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这么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做什么？"打趣入妙，以此说明凤姐与平儿关系，比喻精当　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

宝钗笑道："这倒是真话。我们没事评论起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李纨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鸳鸯姑娘，如何使得？从太太起，那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他现敢驳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为四十六回誓绝鸳鸯偶埋根，写其刚强自重也　老太太的那些穿带的，别人不记得，他都记得。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为七十二回贾琏、凤姐借当伏线，写其相助别人也　况且他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替人上好话儿，还倒不倚势欺人的。"联系七十一回替凤姐鸣不平、为司棋保声名看，确知鸳鸯之待人公道、心地善良　李纨一番话，直为鸳鸯立一小传　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还说呢，他比我们还强呢。"平儿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那里比得上他？"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探春道："可不是'老实'，心里可有数儿呢。为七十二回彩霞不愿嫁来旺之子伏根　太太是那么佛爷是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应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后告诉太太。"此话出自"清明"如探春之口，似对王夫人"事不留心"、都由彩霞"提着"，默识已久，而有所不满，只当众不便多说耳

李纨道："那也罢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李纨或知探春心意，因撇开彩霞不说，而提赞袭人，褒贬自明　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也得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他就得这么周到了？"平儿道："先时赔了四个丫头来，死的死，去的

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儿了。”李纨道：“你倒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是他们不如意，所以你大爷一没了，我趁着年轻都打发了。要是有一个好的守的住，我到底也有个膀臂了。”说着，不觉眼圈儿红了。写李纨评说平儿等人，各各真确，于平厚中见其机趣，现其识见。而联想自身，则不免伤感，又见其真情，见其本色。众人都道：“这又何必伤心，不如散了倒好。”众人冷眼相待，无一句体贴语，无一句安慰语，孀妇李纨心理，又非未出阁之女子所能知也。说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约着往贾母、王夫人处问安。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收洗杯盘。以上一大段，以平儿身上一串钥匙为由头，生发开去，逐一介绍平儿、鸳鸯、彩霞、袭人“各人好处”、性情本事，比附诙谐有趣。“收洗杯盘”，螃蟹宴于此结束。姚燮眉批云：“此段文字于全书大有关系，读者于此等处往往不大经意，负作者之苦心矣。”

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乃出藕香榭，转而向东，前往怡红院也。袭人因让平儿到屋里坐坐，再喝碗茶去。平儿回说：“不喝茶了，再来罢。”一面说，一面便要出去。袭人又叫住，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屋里还没放，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唬的你这个样儿？”平儿悄声告诉他道：“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借平儿之口，具体点出凤姐以他人月钱，放债收利，细大不捐，贪得无厌。照应三十六回王夫人问询迟放月例事。

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还操这心？”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听其口吻，知平儿对凤姐如此攒凑贪利，亦大不满意。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等着。”平儿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还少钱？”袭人道：“我虽不少，

只是我也没处儿使去，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如此称呼宝玉，亲昵至极。平儿道：“你倘若有紧要事用银钱使时，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你先拿来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袭人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我打发人去取就是了。”

平儿答应着，一径出了园门，只见凤姐那边打发人来找平儿，说：“奶奶有事等你。”平儿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说话儿，我又没逃了，这么连三接四的叫人来找。”那丫头说道：“这又不是我的主意，姑娘这话自己和奶奶说去。”亦不满语也，然恰如姚燮眉批所云：“凡平儿不满于凤姐之语，往往多背后语，其当面时未尝闻其有抢白一语。此丫头可谓直诛其心矣。”平儿啐道：“好了，你们越发上脸了。”说着走来。只见凤姐儿不在屋里，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刘老老和板儿来了[①]，撇开袭人，独写平儿，再接刘妪，扣入正题，遂开启后之一段段活泼文字。二进荣府，如此写起，文笔简净，较之一进，错综变换，别一章法。己卯批曰：“上回是先见平儿后见凤姐，此则先见凤姐后见平儿。何综错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张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儿、倭瓜并些野菜。众人见他进来，都忙站起来。写平儿尊贵体面，不同于他婢。

刘老老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分，忙跳下地来，“跳”字传神。王伯沆批云：“盖老老坐得太深，不免椅高腿短所致耳。村妇往往如此，思之如绘。”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②]，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不为送礼，只算尝鲜，不厚不薄，切合庄农情分。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坐，自己坐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坐了。”命小丫头子：“倒茶去。”礼数周至，的是平儿　周瑞、张材两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脸上有些春色，眼圈儿都红了。”平儿笑道：“可不是，我原不喝，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两钟，脸就红了。”张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喝呢，又没人让

我。明日再有人请姑娘，可带了我去罢。”说着，大家都笑了。

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3]：“要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平儿道：“那里都吃？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儿的，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老老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写村妪习于算数，仿佛口呿自动，如睹如闻。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勾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4]。”所谓“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是也。《红楼》于此等不经意处点染世事，寓其微旨。康熙时人张宸《平圃杂记》云：“近世士大夫，费用日益侈”，“一席之费，率二十金”。据《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一奏折云：“查苏城米价，以每石二两上下为贵，一两五钱上下为中，一两上下为贱；麦每石一两为贵，七八钱为中，五六钱为贱”“一个四五口之家，每月以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计，全年需十五石至十八石，正合“二十多两银子”之数。据此可知，刘妪所说，确非虚语　着此一笔，以见贫富生活之悬殊，亦社会现实之写照也。故陈其泰眉批曰：“高楼一席酒，穷汉半年粮。今云勾过一年，则奢者愈奢，约者愈约矣，可慨也夫。”

平儿因问：“想是见过奶奶了？”刘老老道：“见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说道：“天好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周瑞家的道：“等着我替你瞧瞧去。”说着，一径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老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平儿等问：“怎么样？”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刘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吗？这也罢了，偏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老老是谁？’二奶奶就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5]，“积古”二字注目，后来许多文章，多由此生出。请了来我见见。’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缘了？”说着，催刘老老下来前去。

刘老老道：“我这生像儿，怎么见得呢？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罢。”

文气一纵，刻画入微 "金玉缘本"夹批云："羞涩见客，诡说归家，自谓巧诈，足见谨愿"平儿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诈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带了刘老老往贾母这边来。

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都站起来"、"又跑上来"，与上文写众媳妇见平儿"都忙站起来"、刘老老"忙跳下地来"相映照，极写平儿身份、势派，文势益加厚重。赶着平儿叫"姑娘"。据蒙府本夹批云："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称每见大家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姑、姑娘者"若此，语气乃合。平儿问道："又说什么？"那小厮笑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妈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得？"平儿道："你们倒好，都商量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前日住儿去了，二爷偏叫他，叫不着，我应起来了，还说我做了情了。你今日又来了。"虚补此一笔，文不冷落，此亦是《红楼》见精神处 己卯批曰："分明几回没写到贾琏，今忽闲中一语，便补得贾琏这边天天热闹，令人却如看见听见一般，所谓不写之写也"周瑞家的道："当真的他妈病了，姑娘也替他应着，放了他罢。"平儿道："明日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罢。"十六回、七十二回曾写及凤姐放债收利，均由陪房旺儿办理，此处补写一笔，虚实相间，事有照应。瞻前顾后，文笔细密。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去了。小厮讨假一段，写平儿不惟有体面，并且专权，为六十一回"判冤决狱"一段文字伏脉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彼时大观园中姐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刘老老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的，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鬟在那里捶腿，此乃鸳鸯也。凤姐儿站着正说笑。老老初进荣府时，见凤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他人或"站"或"立"，此则见其"站着"说笑 在村妇心中，同一人也，彼尊此卑，似不可解 己卯批其心理云："在刘老老眼中，以为阿凤至尊

至贵，普天下人都该站着说，阿凤独坐才是，如何今见阿凤独站哉！真妙文字。”○以上一层，连用两“只见”，由刘老老视角写出贾府气派，与一进时所见光景，遥相映衬。此处贾母“独歪着”之姿态、鸳鸯“纱罗裹的”之身影、凤姐“站着说笑”之形容，亦由村妇眼中为三人写照。刘老老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拜了几拜，口里说：“请老寿星安！”称呼新雅妥贴，切合刘妪口吻、切合贾母身份。蒙府夹批云：“不知贾母之号，何其多耶。众人曰老太太，阿凤曰老祖宗，僧曰老菩萨，老老曰老寿星，却似数人，想去则皆贾母，难得如此，则各尽其妙。”贾母也忙欠身问好，“忙”字妙，与初见凤姐光景，对照鲜明。一惜老怜贫，一做作骄矜，心性不同故也。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儿仍是怯人，不知问候。回看六回，写板儿怯人，不肯作揖，此处着一“仍”字，照应前文。○以上叙刘妪见贾母，情理俱到，人人活现，可谓无微不肖者矣。贾母道：“老亲家，称呼大方确切，与老老称其为“老寿星”，相映成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七十一回写八月初三，为贾母八旬大庆，距此不过三年，以此计之，则是年太君已七十八岁矣　今云“比我大好几岁”，于理不合。评者多谓刘老老年纪有误。茗溪渔隐《痴人说梦》谓“七十五应改八十五”，姚燮《读红楼梦纲领》谓“或改刘老老年为八十一、二，方合”。是作者有失细检乎，抑借文生情乎？王伯沆以为“不足深考”。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两老妇人初见，各述老态，有如洪秋蕃所评：“颇有左师触龙见赵威后情景。”刘老老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贾母道：“眼睛牙齿还好？”刘老老道：“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会子就完了。”刘老老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咧。”安富尊荣，坐享其成，“老废物”云云，虽是谑语，却也入骨。○以上老老与贾母一段酬对叙谈，语语本色，句句质实，一是乡村老妪，终日劳碌；一乃世家太君，安享富贵。一般人生，两样生活，天道何其不公　说的大家都笑了。

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刘老老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贾母又道："今日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躺。"凤姐儿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给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道："凤丫头，别拿他取笑儿，他是屯里人，老实，那里搁的住你打趣。"贾母亦善体人情，乃一厚道人也。说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给板儿吃。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命拿些钱给他，叫小幺儿们带他外头玩去。

刘老老吃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听，贾母越发得了趣味。与十五回写宝玉不识纺车笔意相同。王伯沆批云："何一非有趣味事，只是仕宦人家不解得耳。"正说着，凤姐儿便命人请刘老老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给刘老老吃。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凤姐刻刻察言观色，迎合贾母心意　鸳鸯忙命老婆子带了刘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两件随常的衣裳，叫给刘老老换上。如此安排，想得周到　己卯批云："一段鸳鸯身分、权势、心机，只写贾母也。"那刘老老那里见过这般行事，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贾母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彼时宝玉姐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

那刘老老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件贾母高兴，第二件这些哥儿、姐儿都爱听，便没话也编出些话来讲。此作者叙述语也。以知老老久经世故，亦工于揣摩人意，颇有"见识"，非只一"村野人"也。亦为下回"两宴"埋根。因说道："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⑥，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就像旧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雪，地下压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没出屋门，

只听外头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来了。我巴着窗户眼儿一瞧，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贾母道：“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见现成的柴火，抽些烤火，也是有的。”刘老老笑道：“也并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打谅什么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个小姑娘儿，梳着溜油儿光的头，穿着大红袄儿，白绫子裙儿。”老老所讲，虽是信口编谎，然俚俗质实，一派村妪本色语，亦足动人。抽柴小姑娘形容妆束，尤具农家情味，亦有生趣。

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突起波折，截断谎语，不然，其事何以收拾。此亦《红楼》惯用章法也。又说：“不相干，别唬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了？”丫鬟回说：“南院子马棚里走了水了[⑦]，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时，只见那东南角上火光犹亮。贾母唬得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念佛烧香，确是老年人受吓着急时光景。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回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太请进去罢。”贾母足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足足的，同程甲及梦稿本。蒙府本作“足等”，戚序本作“看着真的”。其馀各脂本原皆作“足的”，后多有改易。如庚辰、己卯本都点去“足”字，旁改为“直等”；列藏本则于“足”字下旁添一重复符号，而成“足足的”。陈曦钟《红楼梦语言中的一个谜：“足的”——兼谈庚辰本的真伪问题》详列各本相关异文，推论“足的”一词，当为底本原笔，其他改文，乃由“足的”演化而来。程本四十五回尚有“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一语，“足足的”同梦稿、甲辰本，其词义，或与“足够”较为接近。明人周清源《西湖二集》第十五卷云：“罗江东足足活至八十馀岁而终。”

宝玉且忙问刘老老：“那女孩儿大雪地里做什么抽柴火？倘或冻出病来呢？”此正写出宝玉“贴切之情”也。与三十回写其提醒龄官避雨，以免被骤雨激病，同一心理。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火，惹出事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说别的罢。”宝玉听说，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老老便又想了想，说道：“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岁了。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么虔心，原本你该绝后的，如今奏了玉帝，给你个孙子。’观音奏了玉皇，王伯沆

批谓"真似西游记语"　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哭的什么儿似的。后起间，真又养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岁，长得粉团儿似的，聪明伶俐的了不得呢。这些神佛是有的不是。"老老亦深有机心，善揣人意　故事中两儿子，恰如姚燮眉批所云："一是珠儿影子，一是玉儿影子"故下文云"暗合"了贾母、王夫人"心事"或谓此乃"直指"曹寅、曹頫旧事，恐不确。这一夕话，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

宝玉心中只惦记抽柴的事，因闷的心中筹画。探春因问他："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探春亦深知贾母心性，细心之至　"越往前越冷"句，点醒时令；而此际贾府命运，亦如斯也　故姚燮眉批云："可当晨钟暮鼓，居盛势者鉴之"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不好吗？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直照后文"白雪红梅"、"争联即景诗"情事　黛玉笑道："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儿呢。"老老顺口诓言，宝玉信以为真，念念不已；黛玉则不独知老老诌谎，且洞悉宝玉心思，随口打趣，直刺其心，谐语入妙　宝玉之痴心，黛玉之灵敏，笔笔跳脱　说着，宝钗等都笑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话。此等处宝玉总不答言，笔端含情

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拉了刘老老，"到底"二字扣题，在刘妪以为凑趣谎言，说过即了；宝玉则罣念不置，偏寻根究底　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刘老老只得编了告诉他："那原是我们庄子北沿儿地埂子上，有个小祠堂儿，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爷。"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拘什么名姓，也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刘老老道："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字叫什么若玉，知书儿识字的，老爷、太太爱的像珍珠儿。可惜了儿的，这小姐儿长到十七岁了，一病就病死了。"评者多谓若玉似影　玉，并详加钩稽，一一胪证，实不免附会　王希廉云："刘老老说若玉小姐

十七岁病死，虽是胡诌，却是黛玉一衬。"此说近是。宝玉听了，跌足叹惜，又问："后来怎么样？"刘老老道："因为老爷、太太疼的心肝儿似的，盖了那祠堂，塑了个像儿，派了人烧香儿拨火的。如今年深日久了，人也没了，庙也烂了，那泥胎儿可就成了精咧。"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规矩这样人是不死的。"刘老老道："阿弥陀佛！是这么着吗？不是哥儿说，我们还当他成了精了呢。他时常变了人出来闲逛。我才说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商量着，还要拿榔头砸他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要平了庙，罪过不小。"刘老老道："幸亏哥儿告诉我，明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了。"一扯谎，一认真；一究底，一附和　情景活现，读来绝倒。

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我明日做一个疏头[8]，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香头[9]，攒了钱，把这庙修盖，再装塑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好不好？"刘老老道："若这样时，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老老便顺口诌了出来。宝玉与老老问答一段，妙在痴公子情真寻究，被蒙而不知；村老妪胡诌应对，蒙人而入情。与上文两老人酬对一段，相映生色，各得其妙。

宝玉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焙茗几百钱，按着刘老老说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来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热地里的蛐蜒是的。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见焙茗兴兴头头的回来了。宝玉忙问："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爷听的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像爷听的一样，所以找了一天，找到东北角田埂子上，才有一个破庙。"宝玉听说，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刘老老有年纪的人，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见的。"焙茗道："那庙门却倒也朝南开，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来了，活像真的是的！"写焙茗奉命访查若玉神庙一段，焙茗兴兴头头回来，先说找着破庙，再说庙之坐落，再说庙中泥胎，面有喜色，底含微意，恰如张新之评所云："奇情恣肆，极纵送之妙，文字化境"宝玉喜的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

生气。”焙茗拍手道:“那里是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不是女孩儿,却是瘟神爷,令人忍俊不禁。

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个没用的杀材,这点子事也干不来!”焙茗道:“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账语,信真了,上句乃指二十三回所买之古今小说与传奇角本,下句乃指刘老老之胡诌谎言。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磕头⑩。怎么说我没用呢?”宝玉见他急了,忙抚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要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要竟是有的,你岂不也积了阴骘呢?我必重重的赏你。”说着,只见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屋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爷呢。”

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注

① 打抽丰:旧指利用各种关系向人求取财物。也称“打秋风”。

② 尖儿:同类中最好的。也称“尖子”。

③ 周瑞家的道:戚序本“家的”下有一“又”字,王本、张本作“张材家的”。

④ 勾我们:勾,梦稿、蒙府、戚序本作“彀”。此句上下文并有两例“不够”一词,底本亦皆作“彀”。“勾”、“彀”、“够”三字同音通假,元明清戏曲小说常相混用。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勾’同‘够’,本书又作‘彀’……此或为本字,宋元以来民间则以‘勾’代。”本书凡“彀”均改“够”,“勾”则姑存原文。

⑤ 积古:见多识广,阅历丰富。

⑥ 歇马凉亭:旧指设在路边供行人歇马休息或避雨的亭子。

⑦ 走了水:即失了火。旧时忌讳,以走水代替着火。

⑧ 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叫“疏头”。上写有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此指修庙募捐的启事,也叫“捐启”。

⑨ 香头:寺庙中管理香火杂务的头目。

⑩ 磕头:甲本、王本、甲辰本作“碰头”,当是。意谓胡乱碰撞。其馀各脂本作“硼头”,硼,用同“碰”。张本、金本无此二字。

回评

此回演述刘老老二进荣国府事,题旨显然。回目上句,叙老老信口开河,胡编乡野趣闻;下句写宝玉信以为真,而发痴情遐想。两句相联,共说一事,比之其他回目,略有不同。

老老一进荣府，已由其眼中衬写贾府富家气象。此次进府，大观园业已建成，尤为贾府闳丽之观，而由老老游园、品茶、醉卧、送祟，敷演成段段异样文字，一以铺叙贵族势派，世家人情；一以映衬村农窘况，贫富不均。此正当贾府气运将尽之际也。待老老三进时，凤姐病笃，忏冤托孤，贾府竟一败涂地矣。老老贯穿全书，实是贾府盛衰之见证人，故雪芹称其为小说之“纲领”，姚燮称其为全书之“眼目”也。

刘老老二进荣府，其经历之事有九。此回共写两事：一是初见贾母，一乃诓说新闻。由此两事，瞻前顾后，铺排渲染，写老老之洞悉世态、历练人情，轻重人神，如见其心。乍见众人，婉言问好，写其善于辞令；拜见贾母，酬对自然，写其深于世故；编造故事，迎合人意，写其工于揣摩；应对宝玉，随机而变，写其巧于凑趣。较之初进荣府时之局天蹐地，若无所容，村妪进步多矣。

宝玉于园中诸钗，无不细心体贴，抑无论矣。即或对园外美丽女儿，亦一见倾心，万般关爱。如十五回写对偶遇之村姑、十九回写对袭人之两姨姐姐、三十五回写对未曾目睹之傅秋芳等，此回则写其对想象中之村女若玉，亦遐思遥爱，十分诚敬。听老老编说若玉抽柴故事，信之为真；黛玉调笑打趣，置之不理；着焙茗去踏寻踪迹，焦躁不安，记挂无已。写来神气活现，痴情如绘。

此回叙事，首尾文势贯通。开端写众人议论平儿等诸婢本事性情，自然引人正题。次段叙刘老老投奔人府，得见贾母，胡诌若玉小姐故事。末段写宝玉信而不疑，遣人踏看。三段文字，似一气呵成，无有断续。

自此回至四十二回为一大段，重在写刘老老二进荣国府。老老首次进府，只与凤姐认亲。再进荣府，则投贾母脾性，博众人欢心，渐见亲热，终得周济，以为小补，从此家中渐得宽馀，终成小康，而为后来巧姐避难根由。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话说宝玉听了，忙进来看时，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快去罢，立等你说话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姐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照应上回宝玉所谈贾母欲摆酒给湘云还席事　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①]、自斟壶，岂不别致？"习用攒盒，当为明清时江南风尚　据清李元复《常谈丛录》云，其盒之精致者，"髹画斑斓，足为玩供"，富室用之，或只为"观美"，至其果菜糕饼，则无或過尝焉　宝玉提议用之，当亦因其"别致"　姚燮评曰："此种口味，又不止庄家过一年也。"贾母听了，说："很是。"即命人传与厨房："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早饭也摆在园里吃。"商议之间，早又掌灯，一夕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气清朗。李纨清晨起来，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看似不经意间点出秋末时令，徐徐递入正文　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只见丰儿带了刘老老、板儿进来，说："大奶奶倒忙的很。"李纨笑道："我说你昨儿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刘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热闹一天去。"

丰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说道："我们奶奶说了，外头的高几儿怕不够使，不如开了楼，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罢。奶奶原该亲自来，因和太太说话呢，请大奶奶开了，带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

奶奶之权。”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小厮叫几个来。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着，命人上去开了缀锦阁，此指大观楼配殿“缀锦阁”，与二十三回迎春所居之“缀锦楼”，名称相近，易滋混淆，读者当留心。一张一张的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丫头一齐动手，抬了二十多张下来。李纨道：“好生着，别慌慌张张鬼赶着似的，仔细碰了牙子[②]！”又回头向刘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刘老老听说，巴不得一声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进里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闪灼，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后锁上门，一齐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兴，越发把船上划子、篙、桨、遮阳幔子，都搬下来预备着。”众人答应，又复开了门，色色的搬下来。命小厮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为还一席，搬高几、取船具、传驾娘，色色齐备，极显富家气派。

正乱着，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梳头呢，才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已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在鬓上，因回头看见了刘老老，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儿便拉过刘老老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回观六回，凤姐得知王夫人态度，而给刘老老二十两银子；上回又写见贾母喜欢，忙留老老多住几天；此处写见贾母要给老老戴花，便为之插花满头；下文又写为哄贾母开心，串通鸳鸯，戏弄老老，以逗乐助兴，取悦于贾母、王夫人。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刘老老也笑道：“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刘老老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索性作个老风流。”

说话间，已来至沁芳亭上，丫鬟们抱了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母倚栏坐下，命刘老老也坐在旁边，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老老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年下买画，亦旧时京师习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画儿棚子”条记云：“每至腊月，支

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闲了的时候儿，大家都说：'怎么得到画儿上逛逛。'想着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儿？谁知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贾母听说，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轻轻一逗，为四十二回惜春画大观园伏线。刘老老听了，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儿，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贾母众人都笑了。

歇了歇，又领着刘老老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甬路。此乃第六次写潇湘馆也。写院中翠竹、苍苔、甬路，幽静同前，但已染浓浓秋色，已透瑟瑟凉意。下文又写及屋内笔砚、书籍，则平添几分清雅，由物及人，以寓指黛玉之文化教养。刘老老让出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来走，看青苔滑倒了。"刘老老道："不相干，我们走熟了，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鞋，别沾了泥。""那鞋"诸本皆作"绣鞋"。姚燮眉批云："人每谓此书中绝无一句写姑娘们鞋脚，是不留心细读故也。"王伯沆评谓："沾泥二字点眼"，"丫头必非大脚，以纤履故易沾泥也。"联系六十二回写及香菱"膝裤"、七十八回写晴雯"莲瓣"、脂评本六十五回明写尤三姐"金莲"、六十九回暗示尤二姐裙下双弯、七十回写晴雯"睡鞋"等看，《红楼》实亦写及女子缠足，乃汉装妇人姿态，非只叙旗人习俗也。程本欲删之，是不愿着迹于旗汉之分也。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七云："八旗女子，例不缠足。"是知，是否写女子鞋脚，实关涉小说作者及人物之文化背景，读者确宜"留心细读"。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防脚底下果踩滑了，"咕咚"一交跌倒，众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贾母笑骂道："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只站着笑。"说话时，刘老老已爬起来了，"爬"字妙，写老老"硬朗"神态如见。自己也笑了，说道："才说嘴，就打了嘴了。"贾母问他："可扭了腰了没有？叫丫头们捶捶。"刘老老道："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此亦庄家人实情，写老老处处村妇声口，而非作强语也。

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黛玉亲自用小茶盘儿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黛玉彬彬有礼 洪秋蕃评，则谓其"太觉老实，若宝钗决不若是"刘老老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刘老老道："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老老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

贾母因问："宝玉怎么不见？"众丫头们答说："在池子里船上呢。"贾母道："谁又预备下船了？"李纨忙回说："才开楼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贾母听了，方欲说话时，有人回说："姨太太来了。"贾母等刚站起来，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一面归坐，笑道："今儿老太太高兴，这早晚就来了。"贾母笑道："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说笑一回。

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说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儿就不翠了。"不翠了"一语，诸本同；惟梦稿本原作"不好看了"，后另笔将"好看"二字旁改为"翠"，同诸本 翠，意指色调鲜明 宋王应麟 困学纪闻·评诗 云："以鲜明为翠，乃古语" 文选 卷十八嵇康 琴赋 ："新衣翠粲，缨徽流芳"李周翰注："翠粲，鲜色"这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绿纱糊上，再提翠竹，黛玉居处，无"喷火"般之桃杏，惟有翠竹遮映绿窗，隐含朱淑真 竹 诗所谓"猗猗肯羡夭桃艳，凛凛终同劲柏刚"之意也反倒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儿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蝙蝠花样的，也有白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这个样的。蝉翼纱，古时有此纱名 当因其轻薄如蝉翼，故称 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有句云"亳郡轻纱似蝉翼" 近人包公毅 上海竹枝词 之二云："半臂轻裁蝉翼纱，襟儿一字尽盘花"原注曰："蝉 纱，古有是名，惟黑色尚焉，迩来又新翻花样，各色均有"是知，凤

姐虽误认"软烟罗"为"蝉翼纱"，而所说名色，却似蝉纱，故贾母说"原也有些像"　拿了两匹出来，做两床棉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没经过没见过的，连这个纱还不能认得，明儿还说嘴。"薛姨妈等都笑说："凭他怎么经过见过，怎么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连我们也听听。"凤姐儿也笑说："好祖宗，教给我罢。"

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你们"云云，乃指薛姨妈、王夫人　三十四回王夫人尝自云"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薛姨妈与王夫人系一母所生姊妹，当较王夫人略小　纱比之二人年纪"还大"，可知其年代久远，亦以点染贾氏家世　怪不得他认做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做蝉翼纱。正经名字叫'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见过这个名色。"贾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原指一种瓷器釉色，如秋雨后乍晴时的天色　据清朱琰　陶说　载，五代柴世宗时烧窑，大臣请瓷器式，世宗批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这里比喻极淡雅的蓝绿色　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和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蒙府、戚序本作"霞彩纱"，此称亦见于七十九回　甲本及其他脂抄本，均作"霞影纱"　名色新雅，极富诗意，或本李白　姑孰溪　："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　何处浣纱人，红颜未相识　"王伯沆批曰："同光年，上命染工作霞样纱，为千褶裙　见　清异录　　此改'影'字，尤妙　"如今上用的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③。"以"软厚轻密"四字品评纱罗质地，当是经验语，亦知作者之识多见广　此当与曹家曾世任江南织造阅历有关　故姚燮批云："'软厚轻密'四字将纱之好处赞尽　今之所谓好纱者，硬薄重疏而已　"　贾母议论纱罗一段，点染生色，于娓娓絮语中极写贾府之富贵奢华，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见过。"

凤姐儿一面说话，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贾母说："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做帐子，试试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户。"依贾母意，银红窗纱与窗外凤尾翠竹，

红绿互衬，相映生辉，亦富意味。无怪乎众人称赞不已　此老太君之审美趣味也　凤姐答应着。众人看了，都称赞不已。刘老老也觑着眼看，口里不住的念佛，说道："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在村妪看，则以如此纱罗糊窗屉，实实"可惜"。故姚燮批曰："言之慨然"，"语含微旨。"贾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棉纱袄的襟子拉出来，向贾母、薛姨妈道："看我的这袄儿。"贾母、薛姨妈都说："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上用内造的[4]，竟比不上这个。"凤姐儿道："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啊。"贾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要有就都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有雨过天青的，我做一个帐子挂上。剩的配上里子，做些个夹坎肩儿给丫头们穿，白收着霉坏了。"贾府之仓，富积如山，霉坏之物，不知多少。此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凤姐儿忙答应了，仍命人送去。

贾母便笑道："这屋里窄，再往别处逛去罢。"刘老老笑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虚补一笔，从老老眼中看贾母卧室陈设，一"大"字，一"高"字，既显示出贵族家庭之威严气派，亦象征居处主人之权势地位。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5]，预备这梯子做什么？后来我想起来，一定是为开顶柜取东西，离了那梯子怎么上得去呢？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满屋里东西都只好看，可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了。"富家平常物事，贫者见之，却是匪夷所思，"少所见，多所怪也"。作者惯于此等生活细微处写人物之神理心态。凤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带你去瞧瞧。"

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贾母道："他们既备下船，咱们就坐一回。"说着，向紫菱洲、蓼溆一带走来。未至池前，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摄丝戗金五彩大盒子走来[6]，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那里摆？"王夫人道："问老太太在那里，就在那里罢了。"贾母听说，便回头说："你三妹妹那里好，你就带了人摆去，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只一摆早饭处也，亦必委曲出之，一笔不苟，贾家生活之排场，于

此可见一斑。

凤姐儿听说，便回身和李纨、探春、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就在晓翠堂上调开桌案。鸳鸯笑道："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了。"上文老老自嘲为"老风流"，此处鸳鸯戏称为"女清客"，加一"老"字，加一"女"字，称谓新奇。李纨是个厚道人，倒不理会。凤姐儿却听着是说刘老老，便笑道："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儿。"二人便如此这般商议。李纨笑劝道："你们一点好事儿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儿，还这么淘气，仔细老太太说。"鸳鸯笑道："很不与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此三字响亮，照应上回李纨所说，可见鸳鸯在贾母屋里地位。

正说着，只见贾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有丫鬟挨人递了茶。此句，乙本独异，甲本及庚辰、己卯、蒙府、戚序等脂本均作"先有丫鬟端过两盘茶来"；梦稿本原文同庚辰诸本，后之改笔，与乙本同。乙本特特改作"挨人"递了茶，乃为下文写湘云"喷茶"预伏一笔。大家吃毕，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7]，按席摆下。贾母因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挨着我这边坐。"众人听说，忙抬过来。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鸳鸯便忙拉刘老老出去，悄悄的嘱咐了刘老老一席话，又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要错了，我们就笑话呢。"调停已毕，然后归坐。

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不吃了，只坐在一边吃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刘老老挨着贾母一桌。是则，除薛姨妈，三桌共十人，李纨和凤姐则照例在桌旁伺候。虽是"随便"而坐，却也整然有序，不乱大家规矩。贾母素日吃饭，皆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今日偏接过麈尾来拂着。丫鬟们知他要捉弄刘老老，便躲开让他。鸳鸯一面侍立，一面递眼色。刘老老道："姑娘放心。""放心"者，是说已领会其"嘱咐"之意也。盖老老实已窥知鸳鸯与凤姐合谋，欲取笑捉弄自己，以哄贾母开心，但不说破，看下文可知。活画老老之世故狡黠。

那刘老老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

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快子给刘老老。刘老老见了，说道："这个叉巴子，比我们那里的铁锨还沉，那里拿的动他。"说的众人都笑起来。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老老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老老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村妪神态，无状不肖，真写得出。

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一"怔"，一"想"，后一齐"大笑"，写来颇合情事。此句总写众人之笑，下乃各各分写之。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出来。"一口茶"与下文"探春的茶碗"两句，同甲本。庚辰等脂本，上句作"一口饭"，下句中"茶碗"作"饭碗"；惟梦稿本、上句同庚辰各本，下句作"饭"，漏一"碗"字，后来改笔，均同程本。程本当因上文明言一个媳妇端来两婉菜，一放贾母桌上，一放刘老老桌上，众人尚未吃饭。遂改"喷饭"为"喷茶"，改"饭碗"为"茶碗"。如此改文，方合事理。乙本所改，前后照应，文心尤细　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肠子。"以上详写众女眷及宝玉之笑，以下三句泛写诸婢女之笑。然一一数去，女眷九人，独无宝钗。地下无一个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老老。写众人大笑一段，穷形极相，光景如绘　文中如"喷"字、"伏"字、"滚"字、"搂"字、"指"字、"蹲"字、"忍"字等，写来千姿百态，各尽其神，无不切合人物身份、性格及其相互关系　而独不及宝钗者，何也．四十二回有一补笔云，宝钗对黛玉等笑言："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　"可见一则宝钗性格沉稳冷静，不愿当众失态，是其淑女本色；二则老老　话　似嫌粗俗，回想无味，不值一笑　此一见　，与众有别，则深一层

刘老老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个儿。""且　一个"一语，甲　　诸脂本　"

一个"、梦稿本另笔将"肏攮"二字旁改为"抓得" 下文"那刘老老正夸鸡蛋小巧"句下，脂抄各本并有"要肏攮一个"一语，梦稿本删之。甲乙两本无此语。吴克岐 犬窝谭红 评云："作'肏攮'宜从，的是村妪口吻 "此就人物身份言 今人亦有以为，用此不雅之词，恰写出刘老老性格之"纯朴憨厚" 七十五回庚辰、甲辰本亦有"肏攮下黄酒去"一语，乃出自尤氏之口。蒙府、戚序本"肏攮"作"灌嗓"，程本、梦稿本改文作"灌丧" 脂本中此类秽语，程本多予删改，使之由俗变雅 此亦程本一修改理念也 别回亦有此例 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只忍不住，琥珀在后捶着。上写众人之笑，贾母疏略，此复特写一笔，老年人笑态，情状如见。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老老正夸鸡蛋小巧，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并非危言耸听，清人笔记中确有此种记述。《清稗类钞》"豪侈类"载，盐商黄某，每晨起，例食鸡蛋二枚，每枚纹银一两。黄某大诧曰："蛋值即昂，未必如此之巨。"庖人告之曰："小人家中畜母鸡百馀头，所饲之食皆参术等物，研末掺入，其味乃若是之美 "你快尝尝罢，冷了就不好吃了。"刘老老便伸快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的人拣出去了了[⑧]。刘老老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

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取笑。贾母又说："谁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出来了？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箸，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听如此说，忙收过去了，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凤姐儿道："菜里要有毒，这银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老老道："这个菜里有毒，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贾母见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给他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来，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

一时吃毕，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这里收拾残桌，又放了一桌。刘老老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 此四

字，知老老对贾府之挥霍，亦似有微词，故付之一叹。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凤姐儿忙笑道："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一言未了，鸳鸯也进来笑道："老老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儿罢。"接老老所言，凤姐、鸳鸯二人忙说原委，忙赔不是，补礼道歉，以证贾府乃"诗礼之家"。补此一笔，文情畅满。刘老老忙笑道："姑娘说那里的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笑儿。我要恼，也就不说了。"回应上文，明知自己被戏弄，而为人"取乐"，亦低首任之，确有"清客"之才，的是"积古"老妪。鸳鸯便骂人："为什么不倒茶给老老吃。"刘老老忙道："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过了，姑娘也该用饭了。"凤姐儿便拉鸳鸯坐下道："你和我们吃罢，省了回来又闹。"鸳鸯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毕。

刘老老笑道："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怪道风儿都吹的倒。"鸳鸯便问："今儿剩的不少，都那里去了？"婆子们道："都还没散呢，在这里等着，一齐散给他们吃。"鸳鸯道："他们吃不了这些，挑两碗给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凤姐道："他早吃了饭了，不用给他。"鸳鸯道："他吃不了，喂你的猫。"虽是谑语，却也如张新之所批："是在丰盛有馀之时，而奢侈已极。"婆子听了，忙拣了两样，拿盒子送去。鸳鸯道："素云那里去了？"李纨道："他们都在这里一处吃，又找他做什么？"鸳鸯道："这就罢了。"因凤姐、李纨，鸳鸯首先念及二人之婢，而分送剩肴给平儿、素云，三人平昔之交好可知。凤姐道："袭人不在这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鸳鸯听说，便命人也送两样去。凤姐另待袭人，鸳鸯从之，着一"也"字，胸有经纬，笔有分寸。鸳鸯又问婆子们："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装上了？"婆子道："想必还得一会子。"鸳鸯道："催着些儿。"婆子答应了。

凤姐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贴[9]，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10]，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米襄阳，即宋代书画家米芾，其子友仁，亦善

画。米氏父子皆以善画烟雨著称。烟雾霭霭，细雨濛濛，悬挂此图，或有暗示探春远嫁异域，命运可悲之意。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三十七回探春结社花笺云，宝玉曾以“真卿墨迹见赐”，并有“幸叨陪泉石间”之语，前后照应，不苟落笔。真卿为人刚正不阿，其书沉著遒劲，雍容大度，清人刘熙载《艺概》将其书比之为太史公司马迁。探春喜其墨迹，良有因也。然颜鲁公并无此联对，当系作者假托。而对联意趣，或与雪芹之祖曹寅有关。康熙三十一年，寅自苏州赴江宁织造任，尤侗作诗送别。其《送曹荔轩机部移驻江宁四首》之四有句云：“间从公府叙琴樽，泉石烟霞每共论。”两相比照，旨趣相类。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大官窑，诸脂本作“大观窑”，乃指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宫廷自建瓷窑所烧造之瓷器。程甲改为“大官窑”，后之诸刻本皆同。梦稿本原作“大观”，后笔改为“大官”。明清两代御器厂所烧瓷器，一般通称“官窑”。程本所指“大官窑”，未说明朝代，或指清时御器厂制品。下回尚提及“官窑”盖碗，此处着一“大”字，含义似嫌模糊。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挂着小槌。写探春闺房，真切如画，观之似置身其地。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云：“观花卉可以知旨趣，观楹帖可以知吐属，观图画可以知胸次。”探春屋中法帖、笔砚、挂图、对联、瓷器、花果，陈设井井，色色雅洁，给人以阔朗脱俗之感，可知主人儒雅高洁之性格气质。洪秋蕃评谓“不独无脂粉气，且有潇洒意”、“名士派”。

那板儿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去击，丫鬟们忙拦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拣了一个给他，说：“玩罢，吃不得的。”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11]，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板儿又跑来看，说：“这是蝈蝈，这是蚂蚱。”先要吃佛手，此又指画纱帐，是乡里小儿常情。点缀此段，行文不板，且为下回见大姐儿争佛手伏线。刘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黄子[12]！没干没净的乱闹。倒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打的板儿哭起来，众人忙劝解方罢。

贾母隔着纱窗后往院内看了一回，因说道："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细些。"特提院中梧桐，似非无意也　明人屠隆 娑罗馆清言 云："楼前桐叶，散为一院青阴；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 "晚明文士修洁脱俗之生活情调，契合探春兴致　故王伯沆评曰："绝好文情 "正说话，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这里临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见？这是咱们的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逛一逛，咱们也乐了，不好吗？"日穷月蹴、无所聊赖，借打趣村妪而释闷，借女乐演习而取乐，贾母确是"善于寻快活者"也　此亦富贵无聊人家之共性　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赶着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的近。"借水音而听乐，贾母亦善听者也　唐卢纶 至德中赠内见刘赞 ："听琴泉落 、，步履雪深时 "众人都说好。

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姐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生怕腌臜了屋子。反照下回"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咱们别没眼色儿，正经坐会子船，喝酒去罢。"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倒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两个"玉儿"，谓宝玉、 玉二人；"可恶"者，似恨而实 语，意同二十九回之"冤家"　回来喝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说着，众人都笑了。

一齐出来，走不多远，已到了荇叶渚，那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只棠木舫撑来。以上三次写及池中之船，乃继十八回元春归省后再次写园中水路也　一泓碧水，串接起潇湘馆、秋爽斋、荇叶渚、花溆、蘅芜苑多处景点居所　较之前文所写，路径明晰，人物鲜活，别是一样风光　众人扶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老老、鸳鸯、玉钏儿上了这一只船，次后李纨也跟上去。凤姐也上去，立在船头上，也要撑船。贾母在舱内道："那不是玩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给我进来。"凤姐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一篙点开，到了池当中。船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

篙子递与驾娘，方蹲下去。写凤姐之淘气可爱，活灵活现　姚燮眉批云："凤姐撑船，恍睹其轻佻；俄而身晃蹲下，又传其娇怯　俱是写生妙手"写　母对凤姐之爱护关切，亦洋溢言表

然后迎春姐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随后跟来。其馀老嬷嬷、众丫鬟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一闲，是为八月二十五日、"这几日"，当隐括贾政赴外任后大观园中结海棠诗社、赏桂花、螃蟹宴、菊花咏诸情事，故园中不闲　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呢。"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此当系反语，义山诗深情绵邈，精致婉丽，正合黛玉口味　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见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诗："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清纪昀评曰："不言雨夜无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直说则尽于言下矣　"诗之韵味，贴合黛玉悲戚心境，故喜之也　袁枚　随园诗话补遗　卷七云，句曲女史，孔静亭退庵太仆之幼女，爱静工诗　辛亥六月，忽咏残荷云："丰姿昨夜尚堪夸，开落无端恨转加　早识今翻摧太急，不如前日不开花　"其夫讶为不祥　"七月间，竟以产难亡　古人所云诗谶，其信然耶"？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后咱们别叫拔去了。"先说"可恨"，欲"拔去"；又因黛玉"喜欢"，而叫留之　宝玉事事以黛玉之爱恶为爱恶也　（此两段写众人游园，水陆并进，随路生情，煞是好看　水中有两船，贾母等坐一船，凤姐立于船头，执篙撑船，肖其风姿　宝玉与众姊妹另坐一船，黛玉见枯荷，别有会心，赞赏义山好句，胸罗诗卷，显其诗人气质　其馀众仆，则"沿河随行"　水上游船，岸边行人，彼此映衬，宛若画图

说着，已到了花溆的萝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两滩上衰草残菱，更助秋兴。一派秋深萧索之象，姚燮眉批曰："落笔不俗，是北宋人词意"此亦为贾府走向败落之写照　是《红楼　写景，亦非虚设，实关乎贾氏兴衰、人物命运也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18]，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

褥也十分朴素。此段写宝钗居处，满眼秋景，幽寒素净，凸现其"冷"，又是一番景象　回观前文，四回写其寄居"梨香院"，五回《终身误》曲有"山中高士晶莹雪"句，七回写其常服之药名"冷香丸"；此处又写其屋内似"雪洞一般"，幽冷可知　然院内异香扑鼻，奇草结实，累垂可爱。此景此情，正象征宝钗"冷艳"之个性特征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评曰："外静而内明，平素服冷香丸，觉其人亦冷而香也。"

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贾母曾多次说王夫人"老实"，是怜惜之意；此说宝钗，而加一"太"字，则似有惋惜之憾。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没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给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么，我们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道："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

贾母摇头道："那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屋里这么素净，也忌讳。"忌讳"者，即下文所云"很离了格儿"之意也。评者多谓，此一语，直判宝钗终身。如姚燮眉批即云："老成人之言，到底有讲究，已为宝钗一生结果伏笔。"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姐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别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呢？要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如今老了，没这个闲心了。他们姐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看上文，贾母曾讲窗纱如何调色、怎样借水音听乐，此又说摆设要忌俗气，七十六回又讲月夜如何品味笛声。这些议论，确也不俗。是知老太君不独会享福、会行乐，而且亦懂鉴赏，乃一颇有艺术情趣之人。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等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两件体己，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照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拿来，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先为黛玉换窗纱，又给宝钗换帐子，并送"体己"作摆设，贾母对钗黛关怀备至。宝玉而外，贾母最为关爱之人，即凤姐、黛玉、宝钗也。极写贾府祖孙间之脉脉温情。鸳鸯答应

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上文写贾母至潇湘馆，黛玉为之奉茶；至秋爽斋，探春恭敬答话。此至蘅芜苑，宝钗乃知礼之人也，然只见贾母又感叹，又嗔怪，又摇头，又吩咐，而既不见宝钗奉茶，也不见其答言，似一局外人。王伯沆批云："甚可异也。"阅者思之，知其故乎？姑存一疑。

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径来至缀锦阁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因问："演习何曲？"贾母道："只拣你们熟的演习几套罢。"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

这里凤姐已带着人摆设齐整，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蓉簟[14]，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头放着一分炉瓶[15]，一个攒盒。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馀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刘老老，刘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排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厨之外。与三十八回螃蟹宴座次相对应，彼写宝钗代湘云作东，遍请贾母、王夫人及众姊妹赏桂吃蟹；此乃写贾母等贾府之人为湘云还席，在缀锦阁下吃酒。两相比照，除增加一刘老老，他人均与前同，而诸人座次，则略有变化，宾主分明，以写世族大家之礼法繁琐，而有条不紊。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

大家坐定，贾母先笑道："咱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一个令，才有意思。"薛姨妈笑说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会呢？安心叫我们醉了，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贾母笑道："姨太太今儿也过谦起来，想是厌我老了。"薛姨妈笑道："不是谦，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说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觉去，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薛姨妈点头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贾母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吃了一杯。贾母乃主令者，故行酒令前，由其先饮

一杯

凤姐儿忙走至当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才好。"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凤姐便拉着鸳鸯过来。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理。"回头命小丫头子："端一张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鸳鸯也半推半就，谢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钟酒，得体有礼　幽梦续影 所谓"观童仆可以知器宇"。此写鸳鸯，亦可知其主贾母之"器宇"也　笑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说。"鸳鸯未开口，刘老老便下席，摆手道："别这样捉弄人，我家去了。"众人都笑道："这却使不得。"鸳鸯喝令小丫头子们："拉上席去！"小丫头子们也笑着，果然拉人席中。刘老老只叫："饶了我罢！"鸳鸯道："再多言的罚一壶。"刘老老方住了。

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16]，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至刘老老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众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说出来。"

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后西游记 第八回："诗曰：'雾雾云云烟复烟，谁知头上有青天。'"由贾母说出，自是慈善人声口。众人道："好。"鸳鸯道："当中是个'五合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鸳鸯道："剩了一张'六合么'。"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道："凑成却是个'蓬头鬼'。"贾母道："这鬼抱住锺馗腿。"宋沈括 补笔谈 卷三载，锺馗，相传为唐代人，死后托梦玄宗，立誓要除尽天下妖孽。玄宗醒后，命画工吴道子绘成图像，以祛邪魅。元杂剧《五鬼闹锺馗》、清初小说《斩鬼传》中均有五鬼扯衣抱腿、大闹锺馗的情节。贾母令语，多用俗典，切合其老年妇人身份，亦与其"喜热闹"性格相称　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贾母饮了一杯。

鸳鸯又道："又有一副了。左边是个'大长五'。"薛姨妈道："梅花朵朵风前舞。"鸳鸯道："右边是个'大五长'。"薛姨妈道："十月梅花岭上香。"鸳鸯道："当中'二五'是杂七。"薛姨妈道："织女牛郎会七夕。"鸳鸯

道："凑成'二郎游五岳'。"薛姨妈道："世人不及神仙乐。"薛姨妈令语，亦多俗典，不拘出处 王伯沆批以为当隐括宝钗、宝玉二人遭际。"织女"句，似指"木石归真，爱女得苦"；"二郎""世人"句，"又恰是二爷"，以喻宝玉弃家游仙，遁入佛门。说完，大家称赏，饮了酒。

鸳鸯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长么'两点明。"湘云道："双悬日月照乾坤。"鸳鸯道："右边'长么'两点明。"湘云道："闲花落地听无声。"鸳鸯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云道："日边红杏倚云栽。"鸳鸯道："凑成一个'樱桃九熟'。"湘云道："御园却被鸟衔出。"湘云令语，多用唐诗，或可窥知其兴趣爱好 "御园"句，乃由唐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诗"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句想来。御园樱熟，而被鸟衔去，归于虚空，以寓湘云之琴瑟不谐 说完，饮了一杯。

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长三'。"宝钗道："双双燕子语梁间。"鸳鸯道："右边是'三长'。"宝钗道："水荇牵风翠带长。"鸳鸯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钗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鸳鸯道："凑成'铁练锁孤舟'。"宝钗道："处处风波处处愁。"宝钗令语，多有出处，既显其博学，亦富有寓意 "双双"句，乃由宋刘季孙《题饶州酒务厅屏》诗"呢喃燕子语梁间"而来，王伯沆批谓"亲密态度" "水荇"句，引唐杜甫《曲江对雨》诗成句，清浦起龙《读杜心解》谓原诗有"回首繁华，不堪俯仰"之旨，似寓薛氏家世之变故。"三山"句，用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成句，原诗写"凤去台空"之感，似隐宝钗独居空闺之不幸。"处处"句，用明唐寅《题画 诗成句，句意显豁 合而言之，令语当暗寓宝钗回忆旧情，感怀身世，无限惆怅，有愁无乐。说完饮毕。

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以目儆之，为四十二回"兰言解疑癖"伏脉。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二十三回黛玉曾称《西厢记 、牡丹亭 为"好文章"，并因之"通戏语"、"警芳心"；此又忘其所以，两书曲辞，当众脱口而出，是知莺莺、丽娘故事已烂熟于心矣 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玉坐引朝仪。"鸳鸯道："凑成'蓝子'好采花[17]。"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药花。"仙女杖桃芍药，似隐喻绛珠返本，实为黛玉结局写照，故王伯沆批云："正是本来面目 "说完，饮了一口。

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浓。”众人笑道:“该罚!错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饮了一口。

原是凤姐和鸳鸯都要听刘老老的笑话儿,故意都叫说错了。至王夫人,鸳鸯便代说了一个,下便该刘老老。刘老老道:“我们庄家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儿,可不像这么好听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试试。”众人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

鸳鸯笑道:“左边‘大四’是个人。”刘老老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众人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么说。”刘老老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儿,姑娘姐姐别笑。”所谓“本色”者,义为不假娇饰,尽现本来面目也 二字警切可思 明人李贽《答耿司寇》斥伪道学之口是心非,谓其“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易但说生易,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倦矣。”故姚燮评刘老老语云:“愈村愈妙愈佳 ”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老老道:“大火烧了毛毛虫。”浦江清《清华园日记 上云:“《红楼梦》‘大火烧死毛毛虫’一句,未知何义今日日报随笔中有谓京师多榆树,春间人有吃榆钱糕之俗。入夏树上有红红绿绿之虫,盈千累万,极怕人,名毛毛虫。扫不尽辄用火烧之。”故下文众人云“这是有的”。恰如清徐增《而庵诗话》所谓“本地风光,用之不尽”。众人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鸳鸯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老老道:“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老老两只手比着,也要笑,却又掌住了,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老老令语,皆农家本色 与二十八回薛蟠酒令,前后相映,一粗鄙,一朴质,各有妙处。哈斯宝评以为“薛蟠说出的话句句讲他的行径,刘姥姥的每句话都是她的见识”,两者“遥相对称,似同而异”。众人听了,由不的大笑起来。

只听外面乱嚷嚷的,不知何事,所嚷何事,现存诸本,均无交代,与下回开首,绝不接榫 或云此处有缺损,乃勉强联缀而成。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攒心盒子:一种盛菜肴、果品、糕点的盘盒,中分许多格子,都攒向中心,故名。

② 牙子:此指桌凳边沿雕花装饰的木片。

③　府纱：一种平纹织品，质地细密平滑，有光泽。

④　内造：宫廷内所织造。

⑤　晌东西：诸本作“晒东西”，桐花凤阁批校本将“晌”描改为“晾”字。

⑥　摄丝戗金：将做成各种图案花纹的金丝嵌在器物上，叫“摄丝”。戗金，亦作“鎗金”，在器物上镶嵌金饰。

⑦　乌木三镶银箸：指顶端、中腰和下截用银包饰的乌木筷子。

⑧　拣出去了了：甲本、王本、张本、庚辰、甲辰本作“拣了出去了”，蒙府、戚序本作“拣了起来了”。

⑨　法帖：这里指名家的书法范本。

⑩　汝窑花囊：汝窑所烧制的花囊。汝窑，宋代一著名瓷窑。花囊，指一种瓷制的瓶类器物，周围有孔，中间可以插花。

⑪　拔步床：亦称“八步床”，一种高脚大架的床。床前设有雕镂纱厨及踏步，左右两边有小柜。

⑫　下作黄子：意即下流种子。黄，古代户役制度中指幼儿。隋代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唐代称初生婴儿为“黄”。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考》。

⑬　土定瓶：定窑烧制的一种瓶子。土定，定窑瓷品种之一，质地较粗。

⑭　锦裀蓉簟：锦裀，华美的毯子。蓉簟，有荷花图案的竹席。蓉，芙蓉，荷花。

⑮　炉瓶：焚香用具。香炉、香盒、小瓶各一，总称“炉瓶三事”，故说一份。

⑯　骨牌副儿：骨牌又称“牙牌”。用骨牌行酒令或作其他游戏时，将两张以上骨牌色点配成一套，并各给予名目，称作“一副儿”。这里是三张牌为一副儿。

⑰　蓝子：王本、张本、金本及戚序、列藏本作“篮子”，二字因音同而致讹。

回　评

此回目之上句曰“两宴大观园”，姚燮以为此乃接十八回归省“天伦乐”之宴说，彼用虚笔，此为实写，虚实相照，故谓“两宴”。此说恐非。篇中实已叙明，贾母为湘云还席，早膳设于秋爽斋内晓翠堂上，午宴摆在缀锦阁下，两处皆在大观园中，故如此说矣。

此回题旨，与上回一气贯通，写贾母两宴，刘老老游园，饮宴行令，欢声笑语，园中一片热闹景象。王希廉评曰：此“是园中极盛之时，特特将铺设戏玩侈说一番，反衬日后之冷落离散。”盛时寓衰，热中藏冷，乃《红楼》艺术构思一大章法，亦是元曲以来历史兴亡剧创作之一大特色。元人白仁甫《梧桐雨》杂剧第四折唐玄宗唱词，有句云：“是当时欢会栽排下，今日凄凉厮凑着。”剧之上半写玄宗、杨妃之缠绵情话，即为反衬后来马嵬坡之生离死别；

写唐宫之热闹场景，以反衬后来之夜雨凄凉。清洪昇《长生殿》中《埋玉》一出，玄宗所云“长生殿恁欢洽，马嵬驿凭收煞”，亦此旨也。孔尚任《桃花扇》中《听稗》出有曲词云：“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修札》出柳敬亭对白又云：“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语义大旨，尤为明显。《红楼》创作精神，与此类杂剧、传奇一脉相通。

承接上回，此回写刘老老游园又经历两事：一是秋爽斋取笑，一是金鸳鸯宣令。老老明知自己被当作笑料，供人“开心”；却装傻充愣，曲意逢迎，滑稽中隐含多少辛酸，欢笑里包藏多少苦痛，恰如蒙府本回末总评云：“写贫贱辈低首豪门，凌辱不计，诚可悲夫。此故作者以警贫贱，而富室贵家，亦当于其间着意。”

此回渲染鸳鸯心胸风采，淋漓尽致，在在生色。一婢女也，与李纨、凤姐同席而坐，何等尊贵；反奴为主，宣令行权，何等势派；面对大小主子，神态自若，不卑不亢，何等得体。姚燮所以称其为“丫头中独标一帜”也，亦直为后文“抗婚”绝嫁作一铺衬。

《红楼》既工于写众人之哭相，如二十九回；亦善于写众人之笑态，如本回。凤姐促狭，鸳鸯帮衬，老老凑趣，瞬间众人哄堂大笑。人物身份有别，性情各异，同时一笑，写来极妍尽态，异彩纷呈。或谓法人让·诺安写有《笑的历史》一书，研究“世界各地之笑”，若《红楼》之写笑也，亦可入“笑典”矣。

此回及下回，乃继十七回“题对额”后，再次叙写大观园路径、园景。洪秋蕃评曰：“自有大观园而老太君不曾一游览、一宴会，亦缺典也。今借还史湘云之席而开宴，豁刘老老之眼以游观，既不疏漏，亦不牵强。”此两回所写园景，依次为沁芳亭、潇湘馆、紫菱洲、蓼溆、秋爽斋、荇叶渚、蘅芜苑、缀锦阁、栊翠庵、省亲别墅、怡红院，数之历历，前次缺者，或补之，不致疏漏；略者或详之，不致冷淡；重者或略之，不致犯复。行文布局，胸有成竹。

同为写园，此回与十七回相较，不同之处有三：一是贾政游览，既为巡视园工，亦是观赏园景，题额拟联，引经据典，谈吐高雅，无一俚语；而刘老老，则是乡妇逛园，眼花缭乱，笑语不断，色色好奇，事事开心，全是村妪见识。一雅一俗，对照成文，相映生色。二是政老巡园，过山度桥，穿堂入室，多走陆路；贾母、刘老老等游园，则时而步行，时而乘船，写及园中水路，补前文所

未写。张新之夹批云:“自归省后,写诸人坐船,乃书中第一次,即使船不虚设,又见是书所从传者以此。”三是政老巡览时,园中尚未住人,重在写庭院环境;此回则由刘姬眼中详写居室内陈设,一应俱齐,以映衬屋主人性格志趣,人物与环境交融一体。

此回写众人之牙牌令,一如前此有关人物之判词、曲文、灯谜、题咏,其诗词曲赋、成语俗语,多贴合各人情事,关涉情节发展,非徒以此写人物之消遣作乐也。后文六十二回写射覆酒令、六十三回写花名签酒令,亦同此意。


暖香塢

漫道掃眉班馬休
論傳粉荊關辭識
君恩是畫居然拾
漫寂山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话说刘老老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斗趣，"斗趣"一词，同程甲、甲辰本；庚辰、列藏本作"逗趣"，蒙府、戚序本作"逗"，无"趣"字，梦稿本抄补文字作"凑趣"。"斗趣"与"逗趣"，两词通用，前者在清人小说回目中亦常见，如《镜花缘》第六十四回"赌石砚舅甥斗趣"、《九云记》第三十二回"桂蟾月斗趣骰角令"等。"斗"义为比试，"逗"义为引逗。由文意看，此处作"逗趣"似更妥。笑道："今儿实说罢，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有木头的杯取个来，我就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

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才算呢。"刘老老听了，心下战敠道①："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确是曾经沧桑之"积世"老妪也，不得以蠢妇目之。从没见有木头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酒甜如蜜，必非烧刀子，当是惠泉、绍兴之类南方黄酒。苏轼《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云："高酿酸甜如蜜水，乐工寥落似风颐。"《金瓶梅》中则常见金华酒。老老开怀畅饮，为下文腹泻登厕伏线。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

凤姐因命丰儿："前面里间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才要去取，鸳鸯笑道："我知道，你那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木头

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刓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黄杨木质细腻，香气轻淡，李渔《闲情偶寄》卷五将其喻为“木之君子”。其雕刻作品，多为世所珍。凤姐儿笑道：“更好了。”鸳鸯果命人取来。凤姐、鸳鸯一唱一和，合计作弄刘老老

刘老老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足的像个小盆子，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老老亦知赏鉴。由磁杯，想及木头杯，提出竹根杯，再引出黄杨杯，错综写来，文情不板。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老老吓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贾母、薛姨娘②、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老老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

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老老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别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儿。凤姐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要老老说菜名，亦意在捉弄之也　刘老老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③。”菜名“茄鲞”，蒙府、戚序本作“茄胙”，馀同乙本　昔俞平伯作《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底本采用戚序本，故取“茄胙”，晚年犹不悔。其《乐知儿语说红楼》云：“茄胙、茄鲞不仅名字不同，做法亦异，有干湿之别。”其说得语言学家丁声树支持，以为“茄胙近于写实”，“既通行于西南，北人不知，视为新奇，亦不足怪也”。俞氏故曰，“茄胙”胜于“茄鲞”。可备一说。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跑”字妙，的是村妇口吻。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老老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老老细嚼

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喂干了[4]，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5]，就是了。"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有造"茱齑法"，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有"鹌鹑茄"法，《红楼》所云，或有所据。用料虽不同，但制法相近。一菜食也，用料之考究，烹制之复杂，匪夷所思。恰如姚燮眉批云："一茄之费，至于如此，其馀可知 古人日费万钱，岂欺我哉！"现此菜肴已成为"红楼宴"中一道名菜。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凤姐笑道："还不足兴，再吃一杯罢。"刘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着。"

鸳鸯笑道："酒喝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里，那里认的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此语虽系老老泛泛之言，却也是当日社会实情。清胡煦《上隆太宰买米备赈书》云，雍正年间，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省全荒"，"比闻乏食穷民，所在剥树皮、掘草根以为粮"。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嘴儿里天天说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么体沉，这再不是杨木，一定是黄松做的。"本为杨木杯也，老老则以为富贵之家不宜用此"贱"物，乃误为黄松所作，确是贫者心理，揣摩入化 姚燮批云："富贵人带铜器，未有不以为金者，贫人带着金器，人将以伪造疑之矣 "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照应上回文官等"往藕香榭去"句，一笔不脱。请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儿呢？"贾

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就叫他们演罢。"那婆子答应去了。

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写乐声悠扬，穿林度水，别富诗情。苏辙《和子瞻东阳水乐亭歌》云："笙竽窈眇度溪谷，琴筑凄咽穿林丘。"或指笙笛不可远听，此处描写为"败笔"，则论者亦有公明仪之憾矣。如此落墨，亦与上回贾母所云乐曲"借着水音更好听"句相照应。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宝玉为乐所感，不禁以酒敬母，写天伦之乐，母子亲情，文不虚赘。庚辰批云："妙极，忽写宝玉如此，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献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站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姨妈坐了，大家才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儿，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实在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也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吃了。天气清爽，乐声悠扬，众人油然生感，听曲饮酒，兴致淋漓，其乐融融。祖孙、母子、姊妹、亲友之间洋溢一片脉脉温情。

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老老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⑥，如今才一牛耳。"老老忘情，自称为牛，黛玉以此讥之，似太尖刻。与宝钗待人之"稳重和平"，大相径庭。此亦黛玉弱点之一。众姐妹都笑了。须臾乐止，薛姨妈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散散，犹言散散心，与第七回"散散荡荡"一词义同。别回亦写作"散散闷"。有时兼指散步，如清人讷音居士《三续金瓶梅》第十一回云："坐的腿麻了，咱们散散罢。"薛姨妈所言，似兼两义。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老老散闷，遂携了刘老老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老老一一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

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刘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的黑老鸹子，又长出凤头儿来，也会说话呢。”老老不识园中树石花鸟，与十五回写宝玉不识庄农人家纺车同一机趣。“嘉庆甲子本”于此有批云：“余馆于吴川时，同事姚君蓄八哥，悬廊下，有挑夫数辈来均指为老鸹子，然后知北方乡里人都不认识八哥也，然后知《红楼》文字，都是真情实理，无一笔扯谎取笑也。”作者写实，确乎极有斟酌。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也罢，就拿了来这里，大家随便吃些罢。”丫头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蒸食，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样是松瓤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炸的，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儿。姚燮评以为，两样细点，乃一咸一甜。其眉批云：“今人请客用点心，或四或两，皆以此为定例，然则自昔以来，固以咸甜相间者乎？”贾母因问：“什么馅子？”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道：“这会子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薛姨妈只拣了块糕。贾母拣了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给丫头了。

刘老老因见那小面果子儿都玲珑剔透，各式各样，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坛子，你先趁热吃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算了，刘老老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做的小巧，不显堆垛儿，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个，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给文官儿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玩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大姐儿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给他才

罢。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玩，且当球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摹写大姐儿与板儿玩具之争，不即不离，活画出两小儿之率真可爱，天趣自成，实乃画工之笔 据庚辰批云："柚子即今香团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是知板儿与大姐儿当有姻缘之分，现后四十回不见照应。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十七回贾政巡园，栊翠庵乃隐括于概述之中，至此始见其名 庵有山门，有禅堂，有净室，清凉幽静，充满禅意。与下文怡红院之富贵华丽，恰成对比。○栊翠，甲本及蒙府、甲辰本同，庚辰、戚序、列藏本作"拢翠" 诸本别处凡出此庵名，"栊翠"与"拢翠"俱互见 南宋赵长卿《探春令 云："是天然不用，施朱栊翠，羞损桃花面。"明人汤显祖《紫箫记 第六出"审音"云："展纤蛾怯的轻寒，弹着春衫，略栊云鬓 "于此可知，栊，可用如动词，同"拢"，义即梳理 因妙玉带发修行，故曰"栊翠"，可与"怡红"相对 又"栊"字有牢笼之义，"翠"则代指年轻女性 说文·木部 ："栊，槛也 " 玉篇·木部 ："栊，槛也，牢也 " 广韵·东韵 ："栊，槛也，养兽所也 "尼庵本系禁欲场所，命名"栊翠"，一语双关 或指"拢翠"为正，"栊"系讹字，当属望文生义 妙玉相迎进去。十七回曾由林之孝妇之口交待妙玉身世来历，亦至此回，始正式登场，《红楼》正册十二钗，至此都已出全。众人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倒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调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⑦]，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据云，老君眉外观，似六安茶中之"白色有毛者"，故贾母以为是六安茶也 老君眉甘醇，六安茶苦涩，贾母此际之取舍，合乎其平日口味 况老君白眉，乃高寿之象，且含吉祥之意 以此茶饮贾母，关合其"老祖宗"身份 《红楼》用典，无一不切 贾母

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8]。"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老老，说："你尝尝这个茶。"刘老老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老老不识八哥，不懂品茶，极写其村俗。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妙玉此时绝无"拉"宝玉之理，然亦自知，拉走钗黛二人，宝玉随之必来，妙玉深知宝玉之心也。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轻轻走进来，笑道："你们吃体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撤茶吃[9]，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老老饮过之杯，必欲弃之，极写其脾性孤洁，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宝玉会意，知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臜，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傍边有一耳，杯上镌着"𤓰瓟斝"三个隶字[10]，后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11]。妙玉斟了一斝与黛玉，两茶具，曰"𤓰瓟斝"，曰"点犀盉"，或谓作者用谐音指义法也。"斝""盉"者，假娇也，意在讽刺妙玉之虚假与矫情。聊作一解。或以为"点犀盉"当取李义山《无题》诗"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意，以写妙玉身在空门，而未能心如死灰之境也。或又谓，作者写此两物品，乃系"故弄狡狯"，意在"调侃"。是则，雪芹特笔写此两文玩，究竟有何寓意，尚待方家解惑。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12]。"仍"字及"前番"二字着眼。姚燮眉批曰："人谓宝玉第一次在庵中吃茶，细味一个'仍'字可思，况继以'前番'二字乎！"王伯沆评，则将"仍"字，与上句"另泡了一壶茶"之"另"字相提并论，提醒阅者"珍重、珍重"，对"另""仍"二字"莫草草"看过。可知宝玉并非初次在栊翠庵吃茶也。且妙玉径将自家常用之杯，与其共之，是乃独钟情于宝玉耳。初次入传，便写及此，妙玉亦一"情种"乎？

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语出《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谢

灵运注云："人无贵贱，法无好丑，荡然平等，菩提义也。"宝玉说佛语，实亦有指人事意。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钗黛所用，虽然宝贵，但乃古人"珍玩"，以之待人，表其敬意；绿玉斗者，看似"俗器"，却是自用之物，与人共之，更显亲近。宝玉不知，有负妙玉深情，难怪其不悦也。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

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盏出来，竹根大盏，乃雅器也，以代玉斗，盖为掩饰其对宝玉之情意乎？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塌。庚辰夹批云："茶下'糟蹋'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淳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正色"二字注目，"独你来了"一句显眼，当钗黛之面，如此表白，实有"三百两"之嫌。联系"饮驴"一段戏语看，妙玉确是以其矫情掩其情耳。恰如清人袁桐《菩萨蛮·妙玉》词所咏："烹茶容小坐，知己谁堪数？"〇通书明笔写及妙玉独与宝玉亲厚处凡四，卧室品茶，此其一也，以见两人"性情两合，便尔臭味相投"之意。回观十九回，宝玉去访袭人，袭人亦曾"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其意殷殷，然一写主仆之情，一写相知之心，乃有不同矣。另三处，见五十回"冒雪乞梅"、六十三回"彩笺贺寿"及八十七回"走火入魔"。宝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元墓蟠香寺住着[13]，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14]，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以旧年雨水，以饮贾母；而

以梅花雪水，款待宝黛钗三人，是知妙玉之待三人也，自尔不同他人。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刚奚落宝玉不识杯，又讥笑黛玉不知水，妙姑之为人，实令人不敢亲近。五十回写李纨便说其“可厌”，“我不理他”。然颦儿素性孤高自许，竟如此遭人冷言讥刺，而独不见其着恼，亦见其知过能改也。宝钗知他天性怪僻，“宝钗”，诸本作“黛玉”；下句“黛玉”，则作“宝钗”。似以程乙为好，以写宝钗识趣，约黛出来，贴合文理。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黛玉走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那茶杯虽然腌臜了，白撩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成窑五彩，暗花而体薄者，鸡缸一对，价值百金，亦难轻购，本无多也。”此虽是小盖钟，价亦可想。宝玉能体恤老老贫困处境，是其有别于其他纨绔子弟处。你说使得么？”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老老饮过之杯，嫌其“肮脏”，便欲弃之，一以状妙玉之孤洁；一则染叶衬花，激射上文以自己绿玉斗斟茶与宝玉句，共用一盏，不嫌“腥膻”，反照其与宝玉相契之深。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他，快拿了去罢。”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去？越发连你都腌臜了。只交给我就是了。”宝玉乃“深知”妙玉者矣。恰如陈其泰所评云：“妙玉之心，惟宝玉知之，是两人犹一人也。”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

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妙玉所说，虽似调侃，实写妙姑之孤洁怪癖也，亦为后来“终陷淖泥”张本。蒙府批曰：“偏于无可写处深入一层。”〇小厮获命，亦可偶尔进园，于此一点。九十七回写紫鹃在怡红院外邂逅墨雨，读者颇觉突兀，不妨从此处着眼。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给贾母屋里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老老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亦不甚留”、回身闭门，隐然有自视高洁、蔑视权门之意。五十回写宝玉入庵折

取红梅后，遂无问津者矣。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给众丫头们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卸去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等人，以腾出笔墨畅写老老"醉卧"，文境变幻，灵动不板。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老老逛，众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老老道："嗳呀，这里还有大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湾了腰。刘老老道："笑什么？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省亲别墅牌楼，十七回写宝玉睹之似曾相识，此又写老老误为"玉皇宝殿"，而大叩其头。盖此牌楼乃太虚幻境石坊之翻版，作者之意又似言大观园即太虚幻境之人间投影。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尝拈出此意，切中肯綮。众人笑的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儿。刘老老觉的肚里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裙子。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给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婆子"走开"，方生出后文种种境界，无一字空谈。

那刘老老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气和黄酒不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都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以下一段，全由刘老老醉眼中写出，看似

迷离恍惚，实则园中蹊径、屋内铺设，写得条条井井，入情入理，有若置身其地 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老老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茄子[15]？"将花障认作扁豆架子，老老心中终不离农家生活 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来，得了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一带水池，有七八尺宽，石头镶岸，里面碧波清水，上面有块白石横架。刘老老便踱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转了两个湾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一转进门，此第一门也 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刘老老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却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刘老老自忖道："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想"、一"看"、一"摸"、一"叹"，有醉意，也有真情；对照上回，老老此"叹"，亦有微旨。作者之褒贬，有意无意间尽含其中。一转身，方得了个小门，又是一转，此第二门也。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

刘老老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刘老老诧异，心中恍惚，莫非是他亲家母？或云按第六回所写，狗儿只有夫妻子女四口，何尝有亲家母？此可疑也 实则此乃金圣叹所谓"因文生事"也，由我"顺着笔性"去写，事之有无，不必深究。因问道："你也来了，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位姑娘带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便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照应上回凤姐代插满头花事，一笔不苟 亦可想见老老"横三竖四"插花满头，而游园、饮宴、行令、吃菜，是何光景，所谓"注此及彼"法也。说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刘老老便伸手去羞他的脸，他也拿手来挡，两个对闹着。先见美人画，认作姑娘迎出；又见穿衣镜，认作亲家母来找 写老老醉眼幻象，神态如画 刘老老一下子却摸着了，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倒把刘老老

唬了一跳。猛想起:“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又伸手一抹,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不觉也笑了。穿衣镜,此物今极平常,两百年前则甚稀罕。常言道,《红楼》是百科全书,即指此类。影响所及,秦子忱《续红楼梦》、娜嬛山樵《补红楼梦》等续书均重提其事,津津有味。〇本书此处前后描写,脂评抄本较简略,程本多增饰。“嘉庆甲子本”参酌脂本予以校订,颇受俞平伯赞赏。其《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六云:“这不但表示嘉庆本从脂本不从程本,并且表示它校订的不错。因照程本,把乡下人挖苦得太厉害了,刘姥姥不至于那么傻。”其实程本文字亦具特点,饶富趣味,似乎并不过分。“嘉庆甲子本”竟从脂本文字,可借以辨证现存抄本之真伪。因说:“这可怎么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时,只听“硌磴”一声,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原来是西洋机栝,可以开合,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16],掩过镜子,露出门来。此第三门也。因“掩过”,始“露出”,笔法细密入理。刘老老又惊又喜,遂走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一路摸摸索索,不知不觉,竟入宝玉卧室,写得不着痕迹。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两眼,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以上一段,写老老醉眼迷离,不辨蹊径,顺路而走,误入一室,虽未写明,而人人皆知为怡红院。室中西洋衣镜,种种奇巧,又在村妪眼中补写一过。此由村妪眼中第七次写怡红院也。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没了他老老,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厮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纳闷。还是袭人想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要进了花障子,打后门进去,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若不进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可够他绕会子好的了。我瞧瞧去。”说着便回来。进了怡红院,叫人,谁知那几个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

袭人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槅子,就听的鼾齁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宝玉卧室何等洁净,何等香艳,今使一村妪醉卧之,污染之,或有调侃富家之意。所谓一意虚荣,幽昧未知也。亦以照应妙玉洁癖之事,两两相形。一瞧,只见刘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这一惊不小,忙上

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

那刘老老惊醒，睁眼看见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该死了！好歹并没弄腌臜了床。"一面说，用手去掸。袭人恐惊动了宝玉，只向他摇手儿，不叫他说话。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百合香，同程甲及蒙府本，其他各本均作"合香"，庚辰本且有另笔旁添为"合香的饼儿"，所指俱不甚明晰。十八回有"鼎焚百合之香"、五十三回有"御赐百合宫香"之说。此处疑即"苏合香"。东晋刘琨《扶风歌》云："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清初张璐《本经逢原》云："苏合香，聚诸香之气而成，能透诸窍脏，辟一切不正之气。"俗云红袖添香，今则袭人除秽，思之粲然。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来罢。"

刘老老答应着，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子们房中，命他坐下，因教他说道："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就完了。"此等处，袭人极善应付，是其宽厚处，亦是其讨人喜欢处。故蒙府夹批云："这方是袭人的平素"。刘老老答应"是"。又给了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么精致。老老误认怡红院为小姐绣房，正为衬托宝玉之脂粉气、女儿态也。"金玉缘本"夹批云："黛玉卧室认作书舍，宝玉卧室认作绣房，两两相映，见富贵家之男女颠倒。"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是的。"袭人微微的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房啊。"那刘老老吓的不敢做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上文黛玉以老老为"牛"，此云"在草地上睡着"，涉笔成趣。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掩饰老老，镇定周全，袭人亦善息事宁人。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照应上文贾母"往稻香村歇息"句，用笔周匝。贾母因觉懒懒的，也没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姐妹方复进园来。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战敠：也作"掂掇"。这里是忖度事情轻重利弊之意。

② 薛姨娘：与本书文例不合，诸本作"薛姨妈"。

③ 茄鲞(xiǎng):当指一种以茄子为主料精制加工而成的食品。鲞,原指干鱼、腊鱼,也泛指成片的腌腊食品。

④ 喂干:张本、金本、庚辰本作“煨干”,蒙府、戚序本作“晒干”。

⑤ 鸡瓜子:即鸡丁。瓜子,指肉之碎丁,因其长圆如瓜形,故曰“瓜”。

⑥ 圣乐一奏,百兽率舞:语出《书·尧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孔安国注:“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意谓舜的音乐非常悦耳,可以感得百兽随之起舞。

⑦ 调漆:诸本作“雕漆”。

⑧ 蠲:同“涓”,清洁。这里是封闭使之澄清之意。或说,蠲为“攒”的谐音字,有聚集之意。

⑨ 撒茶吃:同程甲本,即“蹭茶吃”。撒,蹭。许少峰编《近代汉语大词典》收录此一义项。北方称沾光、揩油为“拿蹭儿”。庚辰本作“餐茶吃”,蒙府、戚序本作“作什么”,列藏本作“骗茶吃”,梦稿抄补本同程本。

⑩ 𤓖瓟斝:用𤓖瓟制成之斝形饮器。𤓖、瓟,皆葫芦类名。斝,本为古代酒器。似爵而略大,一旁有耳。

⑪ 点犀盉:用犀牛角制成之饮器。盉,碗类器皿。

⑫ 绿玉斗:绿玉制成之有柄饮器。

⑬ 元墓:庚辰本作“玄墓”。玄墓,山名,又名邓尉山,在江苏吴县西南七十里。相传东晋郁泰玄葬此,故称“玄墓山”。

⑭ 鬼脸青:一种深青色釉之瓷器。

⑮ 扁豆茄子:诸本作“扁豆架子”。

⑯ 消息:机关上之枢纽。

回 评

回目上句栊翠“品茶”,意在写妙玉之洁癖,当照应五回妙玉判词“欲洁何曾洁”句意;下句怡红“醉卧”,意在写刘妪之秽气,似反衬五回巧姐判词“巧得遇恩人”句意。一洁一秽,语含调侃,或有深意。庚辰本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并有批云:“盖妙玉虽以清净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妪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袴公子可不慎哉。”蔡义江《红楼梦》校注以为“庚辰本似存原貌”。

此回文字,可分三段,叙事接续上回,又写老老三事:一是行令后吃茄鲞,以写贾府生活之靡费。二是栊翠庵喝茶,妙玉嫌其肮脏,视之为俗物,极写妙玉之僻洁。三是怡红院醉卧,因老老酒沉饭饱,如厕迷路,误人怡红院,

弄得满屋酒气臭屁，秽不堪言，极写老老之村俗。两两相照，王希廉评以为“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

宝玉、黛玉、妙玉，是谓“红楼三玉”。十七回曾由林之孝家的口中叙明妙玉身世来历，此回“栊翠品茶”，先为其性情脾气立一小传。请钗黛饮“体己茶”，宝玉随来，明写三玉首次相晤。愤世嫉俗，为人孤傲，是妙玉与宝黛二玉相通处。但讥笑宝玉不识绿玉饮器，奚落黛玉不知梅花雪水，自视高洁，以宝黛为“俗人”，和而不流，又是其怪僻处。尤为“世难容”者，妙玉身为女尼，然心向尘俗，六根未净。众目睽睽下，特以自用杯斝，斟茶与宝玉，暴露其冷面热心。此即清人凌承枢《菩萨蛮·妙玉》词所云“禅心应未净，钩起情魔境”是也。其后如第五十回“冒雪乞梅”、六十三回“飞帖祝寿”、八十七回“走火入魔”、九十五回“扶乩请仙”等种种情节，皆关乎宝玉，是知妙玉一生遭际总脱不掉一个“情”字。

刘老老醉卧怡红一段文字，错综写来，路径分明，文情尤曲折人胜，切合事理。先是写老老用黄杨大套杯饮酒，而致酒沉；再写其因吃多油腻饮食，而致发渴；三写其因发渴吃茶，而致腹泻；四写其因通泻难忍，而独自如厕；五写其酒被风吹，而眼花头晕，不辨路径；终于醉眼模糊，误入怡红。王希廉评称这段文章“一路叙来，有情有景”，实“疑鬼疑神之笔”。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①]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话说贾母、王夫人去后，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那刘老老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炤看我[②]。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先说自己"经验"，再谢众人"炤看"，后表"报答"心愿，说得委委曲曲，周到恳款。是老老至诚动情，而非虚词套语。

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躺着嚷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了，在那里发热呢。"刘老老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了，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不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都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贾母受凉，大姐儿发热，写二人患病之由，入情合理，引出刘老老为大姐儿取名。刘老老道："妞妞儿只怕不大进园子，此处"妞妞儿"，乙本独有　诸脂本或作"小姐儿"，或作"大姐儿"，程甲本亦作"大姐儿"　后半部多处出现"妞妞"或"妞儿"称呼，当因求其一致，乙本遂于此改作"妞妞儿"，其整理者颇精细。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一会走，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在各处坟地乱跑，打猪草，捉蚂蚱，挖鼠洞，追兔子，自由自在，是乡野孩子实景。一则风拍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③]，仔细撞客着。"

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叫彩明来念。据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八云："俗刻《玉匣记》，所载耳鸣眼跳心惊，按时占验等法，本于宋人俞诲《百怪断经》，当时已多非之者。"至清代，此书通行已久。彩明翻了一会子，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有缢死"句，诸本无，程乙本加之，陈其泰评谓"缢死家亲女鬼，其秦氏乎"？又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此处是继二十七回写芒种节祭饯花神之后，再次言及花神也，为六十三回写诸艳掣花签、七十八回写晴雯死后做芙蓉花神作引。花神之说起源甚早，唐宋盛行。唐人陆龟蒙《和袭美扬州看辛夷花次韵》云："柳疏梅堕少春丛，天遣花神别致功。"《红楼》踵事增华，花神为重要意象之一。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的多。我们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什么原故。"刘老老道："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已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乡村老妪之见，并非无理。张新之评曰："其言有物。"凤姐儿道："也是有的。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刘老老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养的？"凤姐儿道："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老老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这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老老为巧姐取名一段，既照应五回太虚册词"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语，亦为后来巧姐脱厄伏案。

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会子闲着，把送老老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老老道："不敢多

破费了。已经遭扰了几天[④]，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了。”凤姐儿笑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躺。”老老推辞，凤姐笑劝，亦是世俗常态。

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老老过这边瞧瞧。”刘老老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又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此当是贾母所赠，照应四十回贾母所嘱“送这刘亲家两匹”句。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个茧绸，做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也有你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人，比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御田粳米，同程甲本．蒙府、戚序本作“玉田京米”。此米原产河北玉田县，康熙时布种于丰泽园中，赐名御稻，故亦称“御田”米。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云：“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丰泽园稻田中，偶见一穗，与众穗迥异。次年命择膏壤．以布此种。其米作微红色，嗣后四十馀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间不可得也。其后种植渐广，内仓存积始多。……作粥最佳也。”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已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转述王夫人所嘱，是辛酸语，也是实在话，情辞殷渥，以见其忠厚一面。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线，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很穿，你要弃嫌，我就不敢说了。”老老二进荣府，贾母、凤姐、王夫人、平儿各有所赠，衣物银两，满载而归，一写贾府怜贫，一写老老知恩。承上取名一段，再染一笔，亦为巧姐结果张本。

平儿说一样，刘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逊，忙笑道：“姑娘说那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我就有银子，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平儿笑道：“别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么着。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

菜和豇豆、扁豆、茄子干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刘老老千恩万谢的答应了。平儿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儿。”写平儿与老老一段，一细心打点，一实话实说，都情见乎辞；平儿“咱们都是自己”一句，尤言之切切，朴质无华，然惺惺相惜之意，见乎言外。所谓“精义内含，淡语亦浓”，此正是红楼语言之妙 刘老老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

因贾母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出去传请大夫。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还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这样瞧罢。”依礼有内外之例，妇女请医看病，应以帐幔遮隔其形容，如五十一回胡君荣为晴雯、六十九回为尤二姐诊脉情状。而贾母托大卖老，弃而不拘，故有是语。康乾时人方苞《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文记御医为其母按脉情景云：“吾母疾笃，天子加恩赐医。医者曰：‘定法：必视面按脉，乃复命’余白之母，曰：‘我虽老，妇人也，可使医者面乎？’余曰：‘君命也’母闭目，命搴帷，颜变者久之，既而曰：‘虽圣恩高厚，然继自今，勿更使吾疾上闻矣’”由是，方氏立一“家训”：妇人不得与私亲男子相见，比之方母，贾母可谓通达多矣，此亦是其可让人亲近处 众婆子听了，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放下一个小枕头，便命人请。

一时只见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阶，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按“太医”称呼，可实指御医，亦可泛指普通郎中，以示尊重，白话小说中常见，此处系实指，姚燮评曰：“规矩肃然”确是御医身份 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又见宝玉迎接出来。一太医看病，三主人领来，两婆子打帘，两婆子导引，一主子迎接，写大家规矩，整肃如斯 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5]，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傍。碧纱厨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戴宝插金的人。从王太医眼中看老祖宗排场，与三十九回刘老老所见老寿星气派，前后映照，贾母端坐正面，“两傍”近处有老嬷嬷，“两边”中间有小丫鬟，

远处碧纱厨后有诸女眷，素描场面，点染背景，叙次井然，意象鲜明，其空间处理，有如戏剧舞台场景。王太医也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

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医了，含笑问："供奉好[6]。"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笑道："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好脉息[7]。"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因说："那是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歪着头胗了半日，又胗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劳动了。珍哥让出去，好生看茶。"诊脉一段，写贾母与王太医问答，不支辞，无漫语，而贾母之气概、太医之神态，写来无不逼肖，情理俱现。与前文刘老老见贾母形景，亦相映照。

贾珍、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是"，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了些风寒，其实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常暖着点儿，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怠吃，也就罢了。"说着，吃茶，写了方子。

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笑说："王老爷，也瞧瞧我们。""我们"下，甲辰、程甲有"姐儿"一词，语意明白。张新之评云："写一奶子耳，且只说一句话，乃声音情貌，悉在纸上，真是怪笔。"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要说了，妞儿该骂我了，此处"妞儿"，诸本均作"姐儿"。较之甲本，乙本删奶子语中"姐儿"，又将此处"姐儿"改作"妞儿"，均为照应后半部中同类称呼。只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不必吃煎药，我送点丸药来，临睡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好了。"说毕，告辞而去。贾珍等拿了药方来回贾母原故，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话下。

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姐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厨后出来。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

刘老老见无事，方上来和贾母告辞。贾母说："闲了再来。"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刘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比较"两宴"之欢乐，

贾母所言，似隐然有不易之意。刘老老道了谢，又作辞，方同鸳鸯出来。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来，送你带了去，或送人，或自己家里穿罢。这盒子里头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儿里头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衣物之外，贾母并送药物，是年老妇人慈悲之心。这是两个荷包，带着玩罢。"说着，又抽开系子，掏出两个"笔定如意"的锞子来给他瞧[8]，又笑道："荷包你拿去，这个留下给我罢。"刘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佛，此属夸张，状老老感激神态，与上文写其对平儿已念"几千佛"呼应。甲本及甲辰本同，庚辰、列藏、蒙府、戚序本均作"几千声佛"。听鸳鸯如此说，便忙说道："姑娘只管留下罢。"鸳鸯见他信以为真，笑着仍给他装上，说道："哄你玩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

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个成窑钟子来，递给刘老老，说："这是宝二爷给你的。"照应上回宝玉要将茶杯送老老事，行文总不挂漏。刘老老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那一世修来的，今儿这样。"说着便接过来。鸳鸯道："前儿我叫你洗澡，换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弃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对应上文，恰如姚燮眉批所云："太太及凤平所送之物叙之于前，老太太、宝玉所给之物序之于后，可悟文章剪裁之法。"刘老老又忙道谢。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给他包好。刘老老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王夫人等去，鸳鸯道："不用去了。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回来我替你说罢。闲了再来。"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帮着老老拿了东西送去。"婆子答应了。又和刘老老到了凤姐儿那边，一并拿了东西，在角门上命小厮门搬出去，直送刘老老上车去了。前八十回刘老老入荣府事，至此全结。依脂评所示，老老应三进荣府。然后四十回，又写四次，一百十三回"凤姐托村妪"为三进，其馀三次，均见一百十九回，是则，凡六进矣。不在话下。

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园至分路之处，宝钗便叫

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黛玉便笑着跟了来。至蘅芜苑中，进了房，宝钗便坐下，笑道："你还不给我跪下，我要审你呢。"宝钗之规劝黛玉也，突如其来，莫名所以，特说一"审"字，虽是笑言，然声色俱厉，凛然可畏，无怪乎黛玉"不解何故"。宝钗之意，对心傲之黛玉，当先挫折其气，然后再下箴言。是则，宝姐姐既能体贴人，又会训诫人。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罢。"黛玉不解，只管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口里只说："我何曾说什么？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咧。你倒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呢。昨儿行酒令儿，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既云"不知那里来的"，前番行令，黛玉说出《牡丹亭 曲词，为何"回头看他"？此时又为何让其"跪下"受"审"？宝钗亦在"装憨儿"也。

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既能"随口说的"，还说"不知道"，黛玉娇憨可爱，亦赖得可爱 恰如蒙府夹批所云："尊重之态，娇痴之情，令人爱煞。"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好的，所以请教你。"若非熟读《牡丹》、《西厢》词曲，何以能顷刻听出？而也偏要说"不知道"、"请教你"。妙在钗黛二人彼此心中了然，你知我知，却都假以遁词，偏不道破。文情活泼灵动，细婉有致。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给别人，我再不说了。"盖黛玉已自觉说 牡丹 、《西厢 、犯了错误，心中愧悔，遂两番表示"再不说了"，并满口央告宝姐姐"别说给别人"，言辞恳想，情旨可怜。此后，黛玉乃自知检点，未再说及此两书；宝钗亦未传言此事，扩散他人，以回护黛玉名声也。

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讦黛玉之短，适可而止，以其心性，不应责之太甚。然后以自己童年"淘气"事一垫，一拍一凑，推心置腹，"款款"告之，尽现其爱惜之情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薛家本为"皇商"，"也算"二字，言之颇有分寸 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由宝钗“自画招状”，补叙其童年时一段经历，知其小时亦曾“淘气”任性，偷看杂书；后涉世渐深，洞悉事理，乃以传统闺范掩饰其本性，压抑其感情，以至装愚守拙，间或言行失真，是所以招人反感也。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宋代女诗人朱淑真《自责二首》之一云：“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宝钗所说，与朱诗字面相类。然细玩比较，朱诗名为“自责”，实是讽世；意似忏悔，实则抒愤。宝钗之说，则含道学意味，是说教语。盖因两人遭际不同、志趣有别故也。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清史搢臣《愿体集》云：“读书正以明理为本也。理既明也，则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然矣。”然如此男子，又能有几人？故蒙府夹批云：“作者一片苦心”，“看书者不可轻忽。”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此当有作者“借题发挥，骂尽世态”之意。清初唐甄《潜书》上篇“辨儒”借佛者大瓠曰：“若今之为学，将使刚者韦弱，通者圜拘，忠信者胶固，笃厚者痹滞，简直者丝棼。天实生才，学则败之矣。”可以参看。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此处所说“正经书”，意同三十七回对湘云所说之“有益”书；关乎女子“分内事”之议论，两者亦如出一辙。至六十四回，则又加发挥，而径直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之道学观矣。于男子，应留意“仕途经济”；于女子，则要以“针线纺绩”为“本等”，此即宝钗之人生观也。清人李仲麟《增订愿体集》云：“主妇职在中馈，躬督纺织，至老勿逾中门”，“除勤俭和顺、女红中馈外，不必令有学问。”并诫之曰：“余意妇女概不令其读书，尤不可容看戏文、听说唱也。”一夕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里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暗服”宝钗劝言，只有答应“是”，率真之黛玉，实已认同宝钗所谓勿读杂书之说也。若然，黛玉对宝玉喜看杂书之志趣，则当不即不离，而无恒定矣。此亦切合这一年龄时

期黛玉之思想状态。

忽见素云进来说："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照应三十七回，生活闲散，无所事事，而视结社为"正经大事"、为"要紧事"，如姚燮眉批所云："此书中所云要紧事，多是不要紧事。"此实富贵世家之常情也。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爷，都等着呢。"宝钗道："又是什么事？"黛玉道："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果见众人都在那里。收结回之上半，递入回之下半，过接处不露痕迹。

李纨见了他两个，笑道："社还没起，就有脱滑儿的了，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惹的他乐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别怪老太太，都是刘老老一句话。"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老老？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前讥之为"牛"，此又直叫"母蝗虫"，虽是戏谑，亦似嫌轻薄。说着，大家都笑起来。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二嫂子嘴里也就尽了，幸而二嫂子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⑨]，把市俗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凤姐与黛玉，两艳口角皆尖利，然一市俗一雅致，迥不相犯。今从宝钗口中作一对比总结，同异益明。〇宝钗此处两言"二嫂子"，乃乙本独有异文。诸本均作"凤丫头"，似乎宝钗比凤姐年长，故老气横秋。脂本中宝钗提及凤姐，历来如此称呼，可谓怪事。凡遇此等处，乙本一律改为"二嫂子"，口吻始当。书中薛蟠与凤姐孰大孰小，已是疑案。因"凤丫头"称谓，宝钗年纪亦成问题。此类文本矛盾现象，当与《红楼》成书过程之复杂性相关。众人听了，都笑道："你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

李纨道："我请你们大家商议，给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给了他一个月的假，他嫌少，你们怎么说？"黛玉道："论理，一年也不多，这园子盖就盖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着颜色，又要——"刚说到这里，黛玉也自己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样儿慢慢的画，可不得二年的工夫？"上文连用五"又要"，如珠走盘，跌

出此句，黛玉调笑，无语不尖利。众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宝钗笑道："有趣，最妙落后一句是'慢慢的画'。他可不画去，怎么就有了呢？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趣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没什么，回想却有滋味。黛玉戏谑，每每由宝钗挑起，复又为之"注解"，滋味毕现。○依文艺美学言，宝钗此语，则如宋人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谓"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者是也。《红楼》"淡中有旨"之语言风格无处不现。我倒笑的动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这会子又拿我取笑儿。"

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问你，还是单画这园子呢，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惜春道："原是只画这园子。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园子，成了房样子了。'叫连人都画上，就像行乐图儿才好。"行乐图"一词，同蒙府本，程甲及其他脂本省称为"行乐"，指一种游玩消遣状人物图画。清人翟灏《通俗编》卷十五引《贞观画史》云："隋朝官本，有刘瑱画少年行乐图"，而"今人凡自写小照，概谓之乐"。陆以湉《冷斋杂识》卷五"传神写照"条云：此词"见于《晋书》顾恺之传，后世谓之'行看子'，亦称'行乐图'。今日而此风盛行，几于人各为图，竟出新意命名，求人题咏。甚至有空纸一幅，名曰'尸解图'以乞诗者，真愈出愈奇矣。"贾母所说，亦反映此一世风。学界曾盛传李祖韩藏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胡适即称之为"行乐图"，赝鼎也。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又不好驳回，正为这个为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儿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上头那里又用草虫儿呢？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李纨老实，而不解黛玉之意。此乃以其之淳厚，正反衬黛玉之尖刻。是所谓"一石二鸟"法也。黛玉笑道："别的草虫儿罢了，昨儿的'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呢？"众人听了，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只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图》。"

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时，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稳，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两下里错了笋，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

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挡住，不曾落地。众人一见，越发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方渐渐止了笑。此系继“两宴”后，写众人又一次大笑光景，文情变幻，极尽顿挫之妙。尤其湘云之“笑”，构象而肖，明笔写之，独具个性。“伏”于椅背，椅子“歪倒”，宝玉“扶住”，笑乃“渐止”，语言意象，极富动态、而湘云之率直、洒脱，栩栩如生。

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黛玉会意，便走至里间，将镜袱揭起。照了照，只见两鬓略松了些，忙开了李纨的妆奁，拿出抿子来，对镜抿了两抿，仍旧收拾好了，比之湘云，写黛玉之笑，则纯用暗示法。端庄如宝钗，此时亦“笑的动不得”；爽朗如湘云，更“连人带椅子都歪倒”。揆情度理，黛玉“两鬓略松”，当亦因笑使然，而不自觉；宝玉示意，黛玉神会，乃去对镜理妆。寻常琐事，写来深细乃尔，直入秋毫。方出来指着李纨道：“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们来大玩大笑的。”李纨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同是谑语，凤姐市俗，黛玉雅致，李纨直白，各各有神。蒙府夹批云：“收结转折，处处情趣。”

黛玉早红了脸，拉着宝钗说：“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再看二十五回凤姐说“吃茶”事，知黛玉每被人以姻缘事嘲笑，往往或无言以对，或以他事搭讪，不复灵牙利齿，反唇相稽，而楚楚可怜，令人怜悯。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绘制大观图，需胸有丘壑，此说颇得画理。明人唐志契《绘事微言》云：“画必须静坐，凝神存想，何处是山，何处是水，何处是树，何处有楼阁寺观，村庄篱落，何处是桥梁人物舟车，方可下笔，则丘壑才新。”绘画如此，《红楼》创作构思，何尝不如是耶？此如张新之评所云：“议论画大观园图一段文字，乃作者自言其惨淡经营处也。”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是必要界

划的。一点儿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砌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褶裙带,指手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的很。一席话,说结构,说界划,说人物,娓娓道来,款款在理。联系三十七回说诗,宝姑娘不独知诗理,亦深得画家三昧,具见其学识之广博。雪芹好友敦敏、敦诚、张宜泉尝谓雪芹"工诗善画",尤擅画石。是乃宝钗所说,实雪芹夫子自道也。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给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悮了事;为的是有不知道,或难安插的,宝兄弟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先生们,就容易了。"

宝玉听了,先喜的说:"这话极是。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此"詹子亮",与八回詹光当为同一人。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如今就问他们去。"宝钗道:"我说你是'无事忙',照应三十七回,重言之也。说了一声,你就问他去,也等着商议定了再去。如今且说拿什么画?"宝玉道:"家里有雪浪纸,又大,又托墨。"宝玉冷笑道[10]:"我说你不中用。"不中用"三字醒确,五十五回凤姐亦如是说。在宝钗心中,男人以"读书明理"为分内事;即便"耕种买卖",也无"大害处" 宝玉则"不喜读书","不通庶务",款启寡闻,故"不中用"也。既如此,又何能望其重振贾氏"家声"?又何谈两人间之"真情"?是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耳。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儿,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宋山水[11],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画这个,又不托色,又难烘,画也不好,纸也可惜。我教给你一个法子,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虽是画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太太要出来,也比着那纸的大小,和凤姐姐要一块重绢,交给外边相公们,叫他炤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12],也得他们配去。宝钗深知画理,然如此作画,十成工夫已去八九,与枪手何异?故洪秋蕃评云:"如枪替试卷,只待誊写,真好主意,巧莫过于宝丫头。"回看三十七回宝钗代湘云作东、筹办螃蟹宴,此等处,正写其处世行事胸有经纬。你们也得另拢

上风炉子，拢，程本系列均同；庚辰、列藏本作"熾"，蒙府、戚序、甲辰本作"笼"。"熾"为正字，见《玉篇》，点燃之义，北语称生火为熾火。亦写作"笼火"，音义并同。《金瓶梅》第四十三、七十九回有此用法，本书四十九、九十七回亦写为"笼"。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个粉油大案，铺上毡子。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笔也不全，都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

惜春道："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就完了。"宝钗道："你何不早说？这些东西我却还有，只是你用不着，给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儿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说着，宝兄弟写。"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原怕记不清白，要写了记着，听宝钗如此说，喜的提起笔来静听。

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珠四两[⑧]，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铅粉十四匣，胭脂十二帖，大赤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以上开列画园许多需用之物，并非泛言。对照《绘事琐言》、《芥舟学画编》、《芥子园画传》等，乃件件明白，色色全知，如张新之所评："凡有之物及一切数目，悉有实际可指，非随意填写者。"矾绢的胶矾在外，别管他们，只把绢交出去，叫他们矾去。这些颜色，咱们淘澄飞跌着，又玩了，又使了，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再要顶细绢箩四个，粗箩二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碟子十个，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风炉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桶二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二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笑道："铁锅一口，铁铲一个。"宝钗道："这做什么？"黛玉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啊。"众人都笑起来。宝钗笑道："颦儿，你知道什么！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

过，一经了火，是要炸的。”言之有据，非矜张也，参《芥子园画传》可知。“你知道什么”一句，责之有理。众人听说，都道：“这就是了。”

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想必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探春听了，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派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谁去呢？”说的确是“可怜”，然听其口吻，似话中有话。知宝钗规劝，黛玉虽然认错，但并未真正“心悦诚服”，直至“金兰语”后，两人始不再龃龉，结束对立。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说的好可怜见儿的，连我们也软了，饶了他罢。”

宝钗原是和他玩，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和他闹了，放起他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前乃“搂着”宝钗，含羞央告；此则被“按炕上”，托词求饶，极写黛玉神态之娇憨、心地之坦荡，众人怜之疼之爱之者在此。宝钗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把头发笼笼罢。”此处“笼”，蒙戚三本作“拢”，馀同乙本。两字通用，义近下文之“抿”。新出电视连续剧妆饰奇异，黛玉满头贴片，则无“拢”亦无“抿”矣，殊属多事。黛玉果然转过身来，宝钗用手笼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觉更好，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抿上鬓去，也该留着，此时叫他替他抿上去。”照应上文，活写一情种。句中第二个“他”字，当指宝玉自己。宝玉每以替女儿服役为“乐事”，如为晴雯捂手、为湘云盖被、为平儿洗帕、为香菱换裙之类，此则“后悔”未能替黛玉抿发。虽憾奚追，徒自“胡想”，一片深情，无奈其何。文心曲达，似有神工。正自胡想，只见宝钗说道：“写完了，明儿回老太太去。若家里有的就罢，若没有的，就拿些钱去买了来，我帮着你们配。”惜春画大观园行乐图，由贾母起意，众人筹商，条条理理，大费踌躇，谁知后来竟未画成，是谓文章反照法。宝玉忙收了单子。

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儿。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贾母原没有大病，不过是劳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两剂药，发散

了发散，至晚也就好了。

不知次日又有何话，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兰言：《易·系辞上》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因以"兰言"比喻心意相投的话语。

② 炤看：炤，同"照"，见《荀子·天论》杨倞注。《醒世姻缘传》第十八、三十九回有"炤管""炤依"等词。张本、金本及脂本作"照看"。本书"炤"、"照"多混用。

③ 祟书本子：讲论鬼神星命、吉凶祸福等的迷信书籍。下文《玉匣记》即其中之一。

④ 遭扰：犹言打搅，指受招待。客人对主人道谢的客套话。

⑤ 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即黑色绉绸面的羊皮褂子。一斗珠儿，又名"珍珠毛"，一种未出生之羔羊皮，因其加工后，细毛卷曲似粒粒珍珠，毛色雪白，故名。

⑥ 供奉：旧时以各种专长在宫廷内供职之人，统称"供奉"。这里是对王太医的尊称。

⑦ 好脉息：此指诊脉技术很高。

⑧ 笔定如意：旧时金银铸成一定形状，称为"定"，后通写作"锭"。甲本、张本、庚辰本即作"笔锭如意"。此指以金银铸成如意状的一种小锞子，谐音"必定如意"，象征吉祥，故名。

⑨ 《春秋》的法子：指孔子修撰《春秋》一书所用笔法。它叙事简短，而以文字为褒贬。故古代学者称其"以一字为褒贬"，含有"微言大义"。后世遂将文笔曲折隐晦、意含褒贬的文字，叫"春秋笔法"。

⑩ 宝玉：诸本作"宝钗"。

⑪ 南宋山水：或指南宋院体山水画，代表人物为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其水墨山水画，线条沉健有力，轻重分明。庚辰本"南宋"原作"南宗"，后描改为"南宋"，诸本皆作"南宋"。现之通行本，则从庚辰本原文，作"南宗山水"，而指一种重在笔意的文人山水画。明代董其昌《画旨》效禅学分南北之意，将唐以来的山水画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名为"南北宗"。南宗源于王维，重渲染，而少勾勒，水墨简洁；北宗源于李思训父子，勾勒工细，彩色凝重。

⑫ 泥金泥银：用金粉或银粉和以胶水制成之颜料。作画时涂饰作底。

⑬ 箭头珠：张本、脂本作"箭头砾"。

回　评

自三十九回至此回，收结刘老老二进荣府一大段文字。继承前文，此回之上半，写老老为大姐送祟、取名及众人送其钱物、老老满载而归两事。至

此，刘姬二进荣府，共住三宿。来府当日，贾母留住，老老编说若玉故事。次日，宝玉着茗烟去寻若玉庙宇。第三日，贾母给湘云还席，设宴大观园，秋爽斋早饭、藕香榭听戏、缀锦阁行令、栊翠庵品茶、怡红院醉卧；至晚，大姐儿发热，老老提示为其送祟取名。第四日，众人周济，老老辞归。种种情事，琐琐屑屑，依次写来，朗若列眉。老老之经验世面，历练人情，揣摩求合，世故村俗，亦一一显现。

此回文字，实可分作两段。首段写贾母患病，老老归去，结束二进荣府事；次段写宝钗“兰言”、黛玉“雅谑”，归合本回题旨。此段又可分两层，宝钗“解疑癖”，乃由四十回鸳鸯行令时，黛玉说出《牡丹亭》、《西厢记》中曲词抽出生发，写宝钗冷语教训黛玉，一番大议论，谆谆诫之，说的黛玉垂头不语。倘使宝钗之对宝玉，有如山中晶莹之雪；其待黛玉也，则似隐谷幽静之兰。回目中“兰言”二字，下语的当。两人情谊，深入一层。黛玉“补馀音”一节，则写众人议论作画，黛玉比喻刘老老为“母蝗虫”，编排宝姐姐开列作画原料是写“嫁妆单子”，心灵舌尖，淘气促狭，笑语不断，正写其兰言解疑后猜忌消释，心情欢畅也。

庚辰本此回回前总批，明白提出“钗黛合一”说，以为“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学界对此，众说不一。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云：“《红楼》一书中，薛林雅调称为双绝，虽作者才高殊难分其高下。”按之文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为一诗；《红楼梦曲》“引子”又称小说乃为“悲金悼玉”而作，一悲一悼，不分褒贬，不分轻重，并无高下，一视同仁。尤其可卿，乳名“兼美”，关锁钗黛。此回之下半，写钗黛达诚申信，突出二人友谊，亦似有“合一”之意。

上引脂批并云：“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马力《关于庚辰本〈石头记〉四十二回前的一条脂评》，以为“三十八”是由原文“是”字形讹而成。如是，依程伟元《红楼梦序》所云是书“有百二十卷之目”看，写至此回，恰是全书“三分之一有馀”。就此回回目言，可知写刘姬辞归，是二进馀波，是旁笔；写钗之“兰言”、黛之“雅谑”，方是正意。而从宝黛钗三人关系说，前文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写宝黛已成“知己”；三十四回“情中情”，写二人互通心曲，宝黛爱情，渐臻佳境。此回则写钗黛首次消除猜忌，

互相了解，开始和好；至四十五回“金兰契”，写二人情意投合，亦引为知己；四十九回写宝玉见钗黛亲睦，知其修好之因，自此三人会心，往来亲厚。此后，乃渐次转入对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描写。王希廉评云：“自三十九回至此回为一大段，百二十回中权扼要处也。”以此提醒阅者，非无因也。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命凤姐来，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推查三十七回，贾政八月二十日起身，二十五日贾母染病，至此病愈，行未十日。

正商议着，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叫，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王夫人又请问："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贾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两块肉，心里很受用。"王夫人笑道："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贾母点头笑道："难为他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两块，咸浸浸的，喝粥有味儿。那汤虽好，就只不对稀饭。"既尝野鸡崽子汤，又想吃油炸山鸡片，贾母所说，恰合当时食山鸡习尚。乾隆朝谢墉《食味杂咏》注云：时之冰冻野鸡，来自关东，颇不易得，"削野鸡薄片，置火锅肉汁酸菜羹中，色既白，食之，味极佳矣。尚不如炭火上生炙之，即以清酱醢物，蘸食更佳。"老祖宗会听乐、喜观戏、爱赏花、好玩乐，于饮食尤为讲究，实实一会享福之人也。凤姐听了，连忙答应，命人到大厨房传话。

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发人找你来，不为别的，初二日是凤丫头的生日，上两年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事，就混过去了。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天。"由贾母病愈，度入回之上半。收结转折，一接到题，行文便捷。〇借生日行乐，亦人情之常。庚辰夹批曰："贾母犹云'好生乐一日'，可见逐日虽乐，皆还不趁心也。所以世人无论贫富，各有愁肠，终不能时时遂心如意。此是至理，非不足语也。"王夫人

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兴，何不就商议定了？"贾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也觉太生分。今儿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以取乐儿。"前番"两宴"，以刘姬"寻开心"；此时又欲借凤姐生日，想法子"取乐儿"　贾府衰败已兆，老祖宗犹逐日寻高兴，此亦末世旧家之常态也　曹植《闺情诗》云："取乐今日，遑恤其它！"贾府中人亦如此，得过且过而已　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么想着好，就是怎么样行。"贾母笑道："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个分子，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你说好不好？"此是贾府首次用"凑分子"办法庆寿　庚辰夹批云："原来凑分子是小家的事，近见多少人家红白喜事一出，且筹算分子之多寡，不知何说。"六十二回写探春等亦用此办法为平儿过生日　王夫人道："这个很好，但不知怎么个凑法儿？"

贾母听说，一发高兴起来，忙遣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等，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和那府里的尤氏和赖大家的，及有些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也都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顿饭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挤了一屋子。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姐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贾母忙命拿几张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嬷坐了。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呢。焦大敢于醉骂年轻主子，亦依恃此礼　儒倡尊老，旗俗尤重之，所谓旗礼"尚齿，不序贵贱"者是也　贾氏本汉族，亦染旗风，不可不察　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

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夕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呢。再也有和凤姐儿好，情愿这样的；也有怕凤姐儿，巴不得奉承他的。况且都是拿的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面面俱到，心态各异，曲尽人情　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二十二回宝钗生日，亦由贾母倡言备酒戏庆祝，亦捐资二十两　可知在贾母意中，钗凤同宠同荣　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自然矮

一等，每人十六两罢了。”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罢。”贾母忙和李纨道：“你寡妇失业的，此语，诸本同，惟列藏本作“你寡妇”。当是北方俗语，晚清时仍习用之。如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第二十回云：“婆子一生就仗着两个女儿，寡妇失业的，原打算将来两个女婿有半子之劳，可以看顾我这寡妇。”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罢。”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且算一算账再揽事。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两[①]，说着高兴，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里补上，我还做梦呢。”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依你怎么样呢？”有此一问，顿挫入妙，若直笔而下，则枯寂无趣矣。凤姐笑道：“生日没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也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分，我替他出了罢。真会讨巧，一则在人前做情，可博贾母之欢；一则明允代出，实欲从中销纳，与己无损，看下文可知。我到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听了，都说：“很是。”贾母方允了。

凤姐儿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姨妈自己二十两，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亏了。”贾母听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这说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称“凤丫头”为“我的”，宠爱至极，张新之批云：“欢爱如闻，此之谓溺。”凤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哥儿两个”，庚辰本作“姐儿两个”，均称宝玉与黛玉也。一位占一个罢，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如此分派，虽亦公道，然凤姐擅作主张，未免恃宠太过。况邢夫人禀性愚犟，又克啬异常，此时虽无异言，其心中能无介介。看下文赖大母亲所说，虽是谑语，但“向着别人”云云，亦笑中有刺也。贾母忙说：“这很公道，就是这样。”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道：“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气。在那边是儿子媳妇，在这边是内侄女儿，倒不向着婆婆、姑姑，倒向着别人。这儿媳妇倒成了陌路人，‘内’侄女儿倒成了‘外’侄女儿了。”与十六回凤姐说贾琏“内人”“外人”一段，同一

声口，同一机趣。庚辰夹批："写阿凤全付精神，虽一戏，亦人想不到之文。"说的贾母和众人都大笑起来了。

赖大的母亲因又问道："少奶奶们十二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贾母听说，道："这使不得。你们虽该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位虽低些，钱却比他们多。贾府所谓"高年有体面"之仆妇，地位如此。庚辰夹批云："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你们和他们一例才使得。"众嬷嬷听了，连忙答应。

贾母又道："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头叫鸳鸯来："你们也凑几个人，商议凑了来。"凑分子，派及丫头，真可谓"细大不捐"。鸳鸯答应着，去不多时，带了平儿、袭人、彩霞等，还有几个丫头来。此处叙述，有彩霞而无彩云，诸本皆同，记清。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贾母因问平儿："你难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还入在这里头？"平儿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的有了，这是公中的，也该出一分。"写平姑娘处处知礼得体。"公中"，同程甲、甲辰本，其馀诸脂本均作"官中"，同义。本书两词混用。宗法社会家国同构，"家"即"国"之缩影，语言中亦多体现，如"国家"、"公家"、"官家"等词。此处"公中"或"官中"也是例证。贾母笑道："这才是好孩子。"

凤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问一声儿。尽到他们是理，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贾母听说，忙说："可是呢。怎么倒忘了他们？只怕他们不得闲儿，叫个丫头问问去。"赵姨粗鄙可厌，忘之可也；周姨安分可怜，亦并忘之，其地位不及有体面之老奴多矣。所谓"他们不得闲儿"者，实不喜见之耳，如去叫之，焉敢不来。说着，早有丫头去了，半日回来说道："每位也出二两。"贾母喜欢道："拿笔砚来算明，共记多少[②]。"尤氏因悄悄的骂凤姐道："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儿！这么些婆婆、婶子凑银子，给你做生日，你还不够，又拉上两个苦瓠子[③]。"攒金为寿，实为凑趣贾母，趋奉凤姐，一人不遗，不平则鸣。尤氏悄骂凤姐，虽是调笑，亦深严之笔也。凤姐也悄悄的笑道："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账。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填还别人，

不如拘了来咱们乐。”赵姨有贾环，有兄弟；若周姨，则孤零无依，是“苦”也，而连累“拘”之，真所谓“科敛无遗”。

说着，早已合了，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贾母道：“一天戏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请客，酒席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头等，戏不用钱，省在这上头。”贾母道：“凤丫头说那一班好，就传那一班。”凤姐道：“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贾母道：“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儿，受用一日才算。”派尤氏承办，不叫凤姐操心，体爱之至。“受用”一语，并为下回凤姐“泼醋”作衬。尤氏答应着。又说了一回话，都知贾母乏了，才渐渐的散出来。

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因往凤姐房里来，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凤姐儿道：“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儿行事就完了。”看人“眼色行事”，乖巧人待人处世，每每如是。尤氏笑道：“你这么个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4]。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了钱不算，还叫我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笑道：“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瞧，把他倖的这个样儿[5]！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要流出来了。”虽属嘲笑，却是正论，言外微旨，味之可知。《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此之谓也。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

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尤氏方才起来梳洗，因问：“是谁送过来的？”丫头们回说：“林妈。”尤氏便命：“叫了他来。”丫头们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问他：“这一包银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说：“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凑了先送过来。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正说着，丫头们回说：“那府里的姨太太打发人送了分子来了。”尤氏笑骂道：“小蹄子们，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昨儿不过是老太太一时高兴，故意儿的学那小家子凑分子，你们就记得了，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话说。凑钱庆寿，不过是贾母“一时高兴”，热闹取乐，丫头当作“正经事”；尤氏则颇不以为然，听其言，似有对贾母不满之意。还不快接进来呢。”丫头们笑着忙接银子进来。一共两封，

连宝钗、黛玉的都有了。尤氏问："还少谁的？"林之孝家的道："还少老太太、太太、姑娘们的，我们底下姑娘们的。"尤氏道："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尤氏合算银两，先泛问"共多少"，再追问"还少谁"，此径问"大奶奶的"，皆史笔也　回视上文，凤姐愿代李纨出分，盖尤氏已明知其乃作假买好也，只未说破耳。林之孝家的道："奶奶过去，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一共都有了。"林之孝家的，是凤姐干女儿，凤姐作弊，林氏当知；此言"都有了"，与下文凤姐之答，同一口吻

说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车辆。一时来至荣府，先来见凤姐。尤氏实有备而来，意在戳破凤姐之"闹鬼"也　然两人斗心眼，尤总不敌凤　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问："都齐了么？"凤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罢，丢了我不管。""笑"字有神，假作意态自若，语含调谑，实为蒙事也　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当面点一点。"说着，果然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纨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说你闹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凤姐笑道："那么些还不够？就短一分儿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找给你。"尤氏道："昨儿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儿又来和我赖，这我可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借势压制也　上文尤氏索谢，凤姐让其"回老太太去"；此时凤姐赖银，尤氏也说"和老太太要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凤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5]，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只这一分儿不给也罢了，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来依你么？"说着，把平儿的一分也拿出来，说道："平儿，来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够了，我替你添上。"平儿会意，笑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赏我一样。"尤氏笑道："只许你主子作弊，就不许我作情吗？"平儿只得收了。尤氏亦乖巧人也　一个作弊，一个做情，曲尽世态人情　　以上写尤氏、凤姐斗口，闹鬼者强词硬赖，问审者有理无奈　写二人言来语去，均带笑声，文情条达，笔致神工　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为人庆寿，偏说出"棺材"，庚辰夹批云："此言不假，伏下后文短命"可怜一百十四回写凤姐死时，家徒四壁，个人财产仅剩一手镯耳

一面说着，一面又往贾母处来。先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话，便走到鸳鸯房中，和鸳鸯商议，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何以讨贾母喜欢，不问贾母，商之鸳鸯，尤氏行事，亦甚机巧 二人计议妥当。尤氏临走时，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说："这还使不了呢。"说着，一径出来，又至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因王夫人进了佛堂，把彩云的一分也还了他。前写凑分子时，只点"彩霞"，未及"彩云"；此写还银两，只及"彩云"，未点"彩霞" 似乎作者心中，两婢有所混淆 是一是二，历来众说纷纭。本回前后两处，诸本均同 现代新校本或据前文将此处"彩云"校改为"彩霞"，然不能消弭文本矛盾。盖两婢身份地位相当，此回宜同进同退也。凤姐儿不在跟前，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他两个还不敢收，尤氏道："你们可怜见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收了。尤氏还银一段，写世家之人情，无不入微。而尤氏之能事，亦不让凤姐；其仁厚之心，则胜凤姐 姚燮眉批云："看尤氏所还数处之分，都有分寸，不似凤姐一味顾己者 "

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乃凤姐生日，亦为金钏生忌，故大书之 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女先儿，同甲本 庚辰、蒙府本作"男女先儿"，戚序本作"男女瞎儿"，甲辰本作"女先生儿" 先儿，此指女盲艺人，为人说书唱曲，笑谑取乐 "先儿"实是"先生"音变，金瓶梅 第三十二回即有"女先儿"之称 明人姜南 芙塘诗话 卷二"演小说"条云："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 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田艺衡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瞎先生"条云："曰瞎先生者，乃双目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 自幼学习小说 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技艺、善笑谑、可动人者 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院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 "近人王弢《海陬冶游录 云："沪上女子之说平话者，称为先儿 大抵即昔之弹词，从前北方女先儿之流也 "确知"先儿"之称，南北皆然 红楼五十四回写元宵夜宴，招女先儿说书，十分形象。都打点着取乐玩耍。总写一笔，以显尤氏之才 脂批屡屡慨叹，谓"尤氏亦能干事矣，惜不能劝夫治家，惜哉痛哉" 李纨又向众姐妹道："今儿是正经社日，"正经社日"，即海棠社开

社日也。三十七回李纨原定每月初二、十六两日开社。忽写此事，文章缜密乃尔。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必他不知，又贪住什么玩意儿，把这事又忘了。”说着，便命丫头："去瞧做什么呢，快请了来。"丫头去了半日，回说："花大姐姐说，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众人听了都咤异，说："再没有出门之理。这丫头糊涂！"因又命翠墨去。一时翠墨回来，说："可不真出门了。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尚未拜寿，先去探丧，不惟众人"咤异"，读者亦感奇怪。探春道："断然没有的事。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你叫袭人来，我问他。"

刚说着，只见袭人走来，李纨等都说道："今儿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头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这么高兴，两府上下都凑热闹儿，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袭人叹道："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此又以致祭金钏为"要紧事"。在宝玉心中，活凤姐，似不及死金钏，极写其痴情。到北静王府里去，就赶着回来。劝他别去，他必不依。当然"不依"，去北静王府，本遁词耳。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要紧的什么人没了，也未可知。"李纨等道："若果如此，也该去走走，只是也该回来了。"说着，大家又商议："咱们只管作诗，等他来罚他。"刚说着，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便都往前头去了。袭人回明宝玉的事，贾母不乐，便命人接去。

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于头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门，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不用别人跟着。说给李贵，我往北府里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拦住不用找，只说北府里留下了，横竖就来的。"焙茗也摸不着头脑，只得依言说了。今儿一早，果然备了两匹马，在园后门等着。天亮了，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湾腰，顺着街就趟下去了⑦。焙茗也只得跨上马，加鞭赶上，在后面忙问："往那里去？"宝玉道："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焙茗道："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什么玩的。"北京城"北门"有德胜与安定两门，有清一代门外较荒凉，至20世纪上半叶犹然，与焙茗所言相合。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七云："有些关于方向的记载并不颠倒，例如四十三回的北门便是。若处处相反

地讲，则又跑到'前外''宣南'去了，说冷冷清清没可玩的，岂非笑话。"作者虽不欲着迹于方位，然不经意间亦有流露。据此类笔墨，若指贾府坐落于北京，似较为合理。宝玉听说，点头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切合心意。盖家中庆寿，十分热闹，难以避却众人，焚香祭奠死者，正要找一冷清之地。说着，越发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了两个湾子，出了城门。焙茗越发不得主意，只得紧紧的跟着。

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焙茗道："这里可有卖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8]。"焙茗笑道："这三样可难得。"宝玉为难。据载，檀芸降，乃当时三种名贵香料。清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七："真降香，前朝吊祭必用之，间或用于贵神之前"，"顺治之季，价忽腾贵"，"吊丧非大富贵之家，概不用之。铺中卖者亦罕，故吊客俱以檀条官香代之。"且降真香不只名贵，据传焚之尚能降神。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一》"降真香"释名引李珣语云："醮星辰，烧此香为第一，度箓功力极验，降真之名以此。"是知宝玉欲用此三样香料，良有因也。以言其珍重金钏，不忍负之。焙茗见他为难，因问道："要香做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儿有散香，何不找找？"一句提醒了宝玉，便回手衣襟上挂着个荷包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9]，心内喜欢："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好些。"于是又问炉炭，焙茗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既用这些，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宜？"宝玉道："糊涂东西！要可以带了来，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

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爷心下如何。我想来二爷不止用这个，只怕还要用别的，这也不是事。如今我们索性往前再走二里，就是水仙庵了。"宝玉为何亟亟出城，一路写来，含含隐隐，不独焙茗"糊涂"，读者亦不明究竟。此出"水仙庵"，引入下文致祭一段，之后亦隐亦现，层层点拨，渐露端倪。此"水仙"者，乃隐指含冤投井之金钏也，与七十八回写抱屈夭亡之晴雯为芙蓉花神，文意相同。宝玉听了，忙问："水仙庵就在这里？更好了。我们就去。"说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头向焙茗道："这水仙庵的姑子长往咱们家去，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他自然是肯的。"

焙茗道："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驳回。只是一件，我常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宝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水仙"名庙，起源甚早，且见诸歌咏 如宋黄庭坚 刘邦直送早梅水仙花 云："钱塘昔闻水仙庙，荆州今见水仙花 "此类庙宇所供神明，一般为水神河伯，意在祈求海晏河清，风调雨顺，具有实用目的。此处水仙庵则奉洛神，饱含诗意，当属艺术虚构。据传河南巩义洛河边昔有洛神庙，意趣不一也 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10]，故名水仙庵。据清人朱一新 京师坊巷志稿 ，北京确有一座水仙庵，但在南城，即今崇文门东大街中部路南，所供神祇待考。若作者意指此处，则属故作颠倒矣，类同八十回写宝玉出"西门"至天齐庙。洛神即水仙，说出前人。如元画家倪瓒《水仙 云："香魂莫逐冷风散，似学黄初赋洛神。"本书言之凿凿，并无歧义 近人周汝昌 话说水月庵 竟误此处水仙庵为水月庵，未免过于粗心 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11]，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此番议论，亦颇有识见，然前次何以一闻刘姬信口之谈，便欲为若玉小姐修庙塑像耶？当因若玉者，早夭之女儿也，一时情致，怜之痛之，"修庙塑神"，寄其情也，与"俗人"之"混供神、混盖庙"者不同 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说着，早已来至门前。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活龙"一语，比喻奇妙 姚燮批云："自我观之，真是掉下了一个活宝 "今人批点本，或以为"此喻在雪芹当日实为大胆犯上之悖逆语也" 自私臆断，不足以训 顺治朝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五回写罗氏说道："你因甚么见了他，便有些馁馁的？别说他不过是一个少眼没鼻子的东西，他就是条活龙，也不过是一个 "此"他"指悍妇薛素姐，当不悖逆"犯上" 忙上来问好，命老道来接马。或以为水仙庵是尼姑庙，何来"老道"？此乃不知"老道"之别一语义故也 清阙名 燕京杂记 云："都人称僧寺为和尚庙……称服役于寺者为老道，非真道士也 "此处即指水仙庵中杂役 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赏鉴。虽是泥塑的，却真有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荷出绿波，日映朝霞"的姿态。宝玉不觉滴下泪来。上引"翩若惊鸿"四

句，即《洛神赋》中文字。宝玉瞻仰洛神像，见其体态轻盈，姿容鲜丽，睹神思人，不觉泪下。盖因金钏形容风致，仿佛洛神，情不自禁，伤心落泪矣。

老姑子献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烧香。那姑子去了半日，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宝玉一概不用，说道，命焙茗捧着炉[12]，出至后园中，拣一块干净地方儿，竟拣不出。焙茗道："那井台上如何？"宝玉点头。于井台上焚香设祭，又暗暗关合金钏投井事，有意无意，再作点拨，笔致通灵，不着形迹。庚辰夹批云："妙极之文！宝玉心中拣定是井台上了，故意使茗烟说出，使彼不犯疑猜矣。宝玉亦有欺人之才，盖不用耳。"一齐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焙茗站过一傍。

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半礼"者，乃尊者答卑者之礼也，故焙茗揣知为姐妹。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应，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祝道："我焙茗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二爷"心事"，自己不说，小厮言之，焙茗真乃知心仆也。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此则明明点出受祭"阴魂"，是一清雅姐妹。金钏其人，已呼之欲出矣。二爷的心事难出口，我替二爷祝赞你：你若有灵有圣，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玩耍，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焙茗所祝，当亦宝玉所想。清人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二"留赠后人"云：愿后身转世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并行齐住，陪侍于才子之侧。焙茗则说宝玉愿转世为女，与女孩儿"一处玩耍"，其女性意识，尤为强烈。洪秋蕃评曰："此表宝二爷平日心事。"说毕，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焙茗一篇祝词，似解非解，看似戏语，然细加玩味，则知其语拙中见巧，其意诚而含韵，句句入妙。恰如庚辰所批："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炷则不语，红娘则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此写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又写茗烟素日之乖觉可人，且衬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礼待嫁的女儿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气不待写而全现出矣。"此批极确。

宝玉听他没说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别胡说，看人听见笑话。"焙茗起来，收过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经合姑子说了，二爷

还没用饭，叫他收拾了些东西，二爷勉强吃些。我知道今儿里头大排筵宴，热闹非常，二爷为此才躲了来的。横竖在这里清净一天，也就尽乐了；要不吃东西，断使不得。”宝玉道：“戏酒不吃，这随便的，吃些也不妨。”焙茗道：“这才是。还有一说，咱们来了，必有人不放心。此当指袭人也，妙不说破。若没有人不放心，便晚晚进城何妨[13]？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尽了，不过这么着。就是家去，听戏喝酒，也并不是爷有意，原是陪着父母尽个孝道儿。要单为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才受祭的阴魂儿也不安哪。二爷想我这话怎么样？”焙茗一席话，说来委婉得体；尤其以“阴魂”相劝，更易动心。焙茗亦善措词，不愧为宝二爷小厮。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日不进城。这已经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就是了。”焙茗道：“这更好。”

说着，二人来至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宝玉胡乱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马，仍回旧路。焙茗在后面，只嘱咐：“二爷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手提紧着些儿。”一面说着，早已进了城，仍从后门进去，忙忙来至怡红院中。袭人等都不在屋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对照上文，知院中丫头都去听戏“取乐玩耍”矣。见他来了，都喜的眉开眼笑道：“阿弥陀佛，可来了！没把花姑娘急疯了呢。上头正坐席呢，二爷快去罢。”宝玉听说，忙将素衣脱了，自己找了颜色吉服换上，前写宝玉“遍体纯素”，是去荒郊给金钏儿烧香；此谓其换上“颜色吉服”，乃为凤姐生日行礼吃酒。穿着得体，礼数周全。便问道：“都在什么地方坐席呢？”老婆子们回道：“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呢。”

宝玉听了，一径往花厅上来，耳内早隐隐闻得箫管歌吹之声。刚到穿堂那边，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凤姐生辰，众人去赶热闹，玉钏独坐“垂泪”，究竟为谁伤心，不言自明。然作者仍未说破，直至下回，方始点明。一见宝玉来了，便长出了一口气，咂着嘴儿说道：宝玉从何而来，玉钏当已深知，然不屑问之，怨愤轻蔑之情宛然。知其并不因宝玉之真情而忘却姐姐之

悲惨，足见姐妹情深。“咂着嘴儿”四字，与甲本同；诸脂本作“收泪”，琐录本作“背着脸儿”。似均不若此四字入情有味。“嗳，凤凰来了，快进去罢！再一会子不来，可就都反了。”宝玉名号，亦何多耶。王夫人称之为“混世魔王”，老尼姑比之为天上“活龙”，玉钏讥为鸟中“凤凰”，比喻奇特，各极其妙。此一语也，笔有深意。洪秋蕃评云：“不独将贾府诸人盼望宝玉着急情形一齐写出，并将玉钏儿一人独冷冷儿不甚关切模样亦衬托出来。”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钏冷漠，宝玉“陪笑”，欲引其相问，而告以祭悼之事，以释怨愤，但玉钏并不领情。玉钏儿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泪。再复一笔，以见其哀痛之深。庚辰夹批：“无限情理。”宝玉只得怏怏的进去了。到了花厅上，见了贾母、王夫人等，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凤凰”之喻，出诸玉钏儿之口，验诸众人之目，均状宝玉身份贵重。黄庭坚《嗣深尚书弟晬日》云：“骨秀已知骐骥子，性仁端是凤凰雏。”书中宝玉与凤姐均称凤凰，一男一女，恰可对照。两人笔墨相埒，乃《红楼》事实上之男女主人公，引人注目。贾母先问道：“你往那里去了，这早晚才来？还不给你姐姐行礼去呢。”因笑着，又向凤姐儿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紧的事，怎么也不说一声儿，就私自跑了，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诉他打你。”凤姐笑着道：“行礼倒是小事，宝兄弟明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儿，也不传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车马多，头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们这样人家出门的规矩。”

这里贾母又骂跟的人：“为什么都听他的话，说往那里去就去了，也不回一声儿。”一面又问：“他到底往那里去了？可吃了什么没有？唬着了没有？”宝玉只回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今日给他道恼去。捍谎搪塞，亦似有深意，在宝玉心中，金钏隐然有如王妃矣。并知宝玉与北静王素日过从甚密，交契甚深，故宝玉以之圆谎，贾母亦不疑有他。我见他哭的那样，不好撇下他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会子。”贾母道：“已后再私自出门，不先告诉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连忙答应着。贾母又要打跟的人。众人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气了。他已经答应不敢了，况且回来又没事，大家该放心乐一会子了。”

贾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发狠，今见宝玉回来，喜且有馀，那里还恨，

也就不提了。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处没吃饭，路上着了惊恐，反又百般的哄他。宝玉归来，贾母先是屡屡问之，后又百般哄之，关切之至，娇惯之至 袭人早已过来伏侍，大家仍旧听戏。回映上文，轻轻收结，寻常细事，曲尽文情 当日演的是《荆钗记》[14]，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骂的。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十六两：与上文有失照应，蒙府、戚序、列藏本作"十二两"。

② 共记：张本、金本、庚辰本作"共计"。

③ 苦瓠子：本指葫芦类植物。这里比喻苦命人。

④ 大运：星相术语。相对小运而言，一般大运主十年的吉凶，小运管一岁的祸福，这里特指"好运"。

⑤ 倖的：诸本作"兴的"。

⑥ 丁是丁，卯是卯：形容人办事认真，一是一，二是二。

⑦ 趟(diǎn)："颠"之借字，溜跑的意思，即北方话之"颠儿"。列藏本即作"颠"。项录本删去此字。

⑧ 檀、芸、降：指檀香、芸香、降香三种名贵香料。

⑨ 沉速：指用沉香和速香合成的香料。

⑩ 洛神：洛水女神。曹植撰有《洛神赋》。《文选》卷十九唐李周翰在此篇题下注云："洛神谓溺于洛水为也。植有所感托而赋焉。"

⑪ 曹子建：即曹植。三国时期魏著名诗人，与父兄曹操、曹丕并称"三曹"。

⑫ "宝玉一概不用"句：此句窒碍难通，似有讹误。张本、金本作"宝玉说道：'一概不用。'命焙茗捧着炉……"。蒙府本作"宝玉道：'一概不用，单用个香炉。'便命茗烟出至后园……"。

⑬ 便晚晚进城：晚晚，张本作"晚些"，蒙府、戚序本作"就晚了"。

⑭ 《荆钗记》：南戏剧本。元柯丹丘作，现流传者多为明人改编本。叙宋王十朋与妻钱玉莲以荆钗为表记的悲欢离合故事。

回　评

此回文字，演说凤姐生日所发生之两件情事：一是凤姐生辰，贾母高兴，为之攒金庆寿，寻欢取乐，以写家常俗事；一是金钏生忌，宝玉痛念，为其撮土焚香，竭诚致祭，以表儿女真情。此如蒙府本"回尾联"所云："攒金办寿家

常乐，素服焚香无限情。”

宝玉私祭金钏，乃其“爱博而心劳”又一显例。陈其泰评谓“宝玉痴情，不忘金钏”。金钏实因宝玉而死，是以负疚于心，情不能恝。金钏生辰，恰与凤姐同日，宝玉乃不怕凤姐见怪，不顾贾母悬心，不惧众人议论，径至郊外仙庵，一炷清香，亲为祭奠。宝玉本是一喜热闹之人，不去“闲取乐”，而念“不了情”，确是情种。

此回写尤氏心性行事，多正言明点，不独重嘉其为人，亦似别有寓意。劝凤姐“收着些儿”，当有不满之意，写其爽直；二人斗口，指破凤姐“闹鬼”，写其“利害”；给还平儿等份金，写其“厚道”；寿宴办得“十分热闹”，贾母高兴，众人凑趣，写其“伶利乖巧”，是知尤氏亦一忠厚、有才干之人。反思儿媳可卿丧事，不自操办，而由凤姐协理，是其不为也，而非不能也。再观后文六十三回“独艳理丧”，其义尤明。

此回写焙茗、玉钏两个小人物，着笔不多，但性格鲜明。焙茗代宝玉祝词，委婉滑稽，能道出宝玉“心事”，继九回大闹学堂、十九回书房幽会后，又写出其乖巧一面。玉钏因其姐生辰与凤姐同日，未免感伤，独坐向隅，无心看戏。明知宝玉乃祭其姐而归，一片真情，仍淡然置之，不加理会。比之三十五回尝羹，其情不改，对贾府仇怨，终难消解。

此回叙事，开首先写大众齐集攒金，切入上半回题旨；继而一转，即入庆寿正文；然因不见宝玉，轻轻一逗，侵入下半回正题，写宝玉出城，私祭金钏，而将凤姐生日搁起一边；待宝玉归来，又婉为安置，接写凤姐生日；后以贾母责怪，宝玉掉谎，稳稳收结。及至下回，众人劝酒，凤姐酒沉家去，撞破贾琏丑事，是为庆寿馀波。通回铺排，疏密相间，开合有致，清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云：凡作一画，“彼此相生而相应，浓淡相间而相成，拆开则逐物有致，合拢则通体联络。”此讲画理，本回叙事，亦颇似之。

场景渲染，乃用冷热比衬法。一边是众人分金，于新盖花厅欢宴庆寿，取乐顽耍，热闹非常；一边是主仆二人，在荒郊井台撮土为香，祭悼亡人，清冷寂寞。一热一冷，一喜一悲，生者之尊荣，死者之凄凉，对比格外分明。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叙凤姐庆寿取乐，而变生不测，乐极生悲。王希廉评以为，“写凤姐盛时庆寿，即伏日后失时之兆”。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话说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同众人看演《荆钗记》。黛玉因看到《男祭》这出上[①]，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隐隐映合前文宝玉至井台上致祭金钏事，借景贴合自然。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宝钗不答。宝玉听了，却又发起呆来。宝玉往祭金钏，贾母被瞒，而黛玉知之，并借戏文发挥，暗相奚落，写其聪敏；宝钗亦知之，但对黛玉之问，故作不懂，默然无语，写其世故；宝玉则"心事"被揭，无言以对，"发起呆来"，写其痴情。写三人情态，各各传神。金钏之祭，处处暗点，至此，题意自明

且说贾母心想，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凤姐痛乐一日。照应上回贾母所云叫凤丫头"受用一日"一语。说"受用"、说"痛乐"，正反衬下文"变生不测"、凤姐泼闹一段情节。此如庚辰夹批所云："所以特受用了，才有琏卿之变。乐极生悲，自然之理。"本自己懒怠坐席，只在里间屋里榻上歪着和薛姨妈看戏，随心爱吃的拣几样，放在小几上，随意吃着说话儿。将自己两桌席面，赏那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并那应着差的妇人等。命他们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不必拘理[②]。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们姐妹们坐。

贾母不时吩咐尤氏等："让凤丫头坐上面，你们好生替我待东[③]，难为他一年到头辛苦。"尤氏答应了，又笑回道："他说坐不惯首席。坐在上头，横不是竖不是的，酒也不肯喝。"贾母听了，笑道："你不会，等我亲自让他去。"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老祖宗别信他们的话，我喝了好几钟

了。”贾母笑着，命尤氏等：“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们都轮流敬他。他再不吃，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闺中庆寿，欢聚一堂，其乐融融；亦反照下文之“泼醋”大闹，揭橥贾府夫妻、妻妾、祖孙间重重矛盾。

尤氏听说，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命人拿了台盏，斟了酒，笑道：“一年到头，难为你孝顺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亲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里喝一口罢。”承上贾母所言，而特加“和我”二字，声口俏皮，文心跳脱；又谑称“我的乖乖”，变庄为谐，尤显亲热和乐。张新之批云：“尤亦能言，而迥非凤姐　书中写此人心地声情最为吃力，轻不得，重不得，用笔既避凤姐，又避李纨也。”此处写其言词，着墨不多，而神趣活现。凤姐儿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说的你不知是谁。我告诉你说罢，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的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两钟子罢。”庆寿痛乐，忽作此不祥语，宁府当家人隐然有“盛宴难再”之感，故庚辰批云：“闲闲一戏语，伏下后文，令人可伤。”凤姐儿见推不过，只得喝了两钟。

接着，众姐妹也来，凤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了两口。赖嬷嬷见贾母尚且这等高兴，也少不得来凑趣儿，领着些嬷嬷们也来敬酒。凤姐儿也难推脱，只得喝了两口。鸳鸯等也都来敬，凤姐儿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们，饶了我罢！我明儿再喝罢。”鸳鸯笑道：“真个的，我们是没脸的了？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太太还赏个脸儿呢。往常倒有些体面，今儿当着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我原不该来，不喝，我们就走。”说着，真个回去了。此与尤氏劝酒又不同。鸳鸯脸急性烈，一片话头，何等尖利，凤姐焉能不喝？然如姚燮所批：“此等激语，除老太太房中人，谁敢作此言者？”鸳鸯性格身份，脱然跳出。凤姐儿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说着，拿过酒来，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鸳鸯方笑了散去。写众人轮番劝酒，正为下文凤姐因醉酒而泼醋作铺陈。

然后又入席，凤姐儿自觉酒沉了，心里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便和尤氏说：“预备赏钱，我要洗洗脸去。”尤氏点头。凤姐儿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平儿留心，也

忙跟了来，凤姐便扶着他。才至穿廊下，只见他屋里的一个小丫头子正在那里站着，见他两个来了，回身就跑。活画，急欲跑去传话也　回看三、六回，写凤姐之行，多有众婢簇拥，语声杂沓；此则因酒沉离席，抽身回房，只有平儿随行，故小丫头不及察知也　行文亦奇峰突起，上半回题意，于此一见　凤姐儿便疑心，忙叫，那丫头先只妆听不见，无奈后面连声儿叫，也只得回来。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忙和平儿进了穿廊。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把槅扇开了，凤姐坐在当院子的台阶上，坐于"台阶上"，似举止不雅　盖一则酒醉失态，一则疑心气恼，遂不顾有失奶奶身份体面也　命那丫头子跪下，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

那小丫头子已经吓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识规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小丫头子哭道："我原没看见奶奶来，我又惦记着屋里没人，才跑来着。"凤姐儿道："屋里既没人，谁叫你又来的？你就没看见，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的又不远，你聋了吗？你还和我强嘴！"说着，扬手一巴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子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平儿忙劝："奶奶，仔细手疼。"凤姐便说："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撕烂了他的。"凤姐审丫头，疾言厉色，雷嗔电怒，望之可畏　张新之批云："既写酒多，又写泼辣"下回则写凤姐只承认自己"酒后无德"

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方哭道："二爷在家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要见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儿去呢。不承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了。"凤姐儿见话里有文章，便又问道："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难道不叫我家去吗？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诉我，我从此以后疼你。你要不实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一哄一吓，是对小丫头语　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打脸、烙嘴、刀割、簪戳，六十一回写其尚有跪磁瓦子一刑　凤姐如此处治丫头，极写其严酷暴虐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载，某搢绅"御下最残忍，性好淫，家中

婢妪，无不污狎之者” 稍有不遂，或箠笞其双股，“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无所不用其极 凤姐对婢女之虐待，实是清代奴婢生活之反映 吓的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此语是招供前奏 黄小田批云：“通真小丫头见识，笑杀！”作者写人，无一不活 平儿一傍劝，一面催他，叫他快说。丫头便说道：“二爷也是才来，来了就开箱子，拿了两块银子，还有两支簪子、两匹缎子，此知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完全是金钱交换，并无真情实意 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屋里来了。二爷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言“底下的事”，凤姐固已知为何事矣

凤姐听了，已气的浑身发软，忙立起身来，一径来家。刚至院门，只见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先是“探头”张望，此刻“缩头”就跑，如见其形 姚燮眉批云：“就‘跑’上加‘缩头’二字，其急迫神气可想 ”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发的跑出来了，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凤姐道：“告诉我什么？”那丫头便说：“二爷在家……”这般如此，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啐道：“你早做什么了？这会子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干净儿。”说着，扬手一下，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便蹑脚儿走了。

凤姐来至窗前，往里听时，只听里头说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凤姐生日，自说“鬼”字，出语不祥；人咒其“死”，恨入心髓，生日几成死期矣 贾琏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这么着，又怎么样呢。”那个又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一百十九回叙及贾琏因巧姐脱险事，愈敬重平儿，欲扶为正室，当由此生发 只怕还好些。”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平儿确有“委屈”，确有“怨语”，参看二十一回与凤姐赌气回房、三十九回赌气喝酒两段文字可知二人虽相互依傍，亦时有龃龉，妻妾身份不同故也 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此处贾琏称凤姐是“夜叉星”，与八十回写薛蟠想金桂是“搅家精”，可遥为一对，均形容泼辣悍妒，亦即鲍二家的所谓“阎王老婆”也。元人马钰 满庭

芳》咏"夜叉婆"云:"扑粉施朱,画眉补鬓,巧言令色柔和。暗藏机彀,名唤夜叉婆。面善心乖性恶,纤纤指、鹰爪无过。夸体段,取人性命,入夜骋喽罗。"《水浒传》中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绰号"母夜叉",可见何等厉害。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们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言了,那酒越发涌上来了。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子。一脚踢开了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就撕打。又怕贾琏走了,堵着门站着骂道:"好娼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娼妇们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了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已点"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题面,张新之批以为,写得"圆满精湛"。此等场面,极具观赏性。南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篇第七云:"谚曰:'捉贼须捉赃,捉奸须捉双。'此虽俚言,极为有道。"凤姐善妒,却偏能捉奸捉双,且捉奸在床,故大泼其醋。晚清张春帆《九尾龟》有"联美眷荡子迷香,破温柔滑头泼醋"一回,模仿之迹甚明。

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不曾做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早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上文写凤姐激怒,说酒"越发涌上来";此写贾琏气恼,云酒"也气上来",一"涌"一"气",同一怒也,二人心境有别。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挨凤姐责打,被贾琏踢骂,平儿受屈,确有此急。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

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他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倒都唬起我来。你来勒死我罢!"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此段写凤姐"泼醋",凤姐先打无辜之平儿,再打鲍二媳妇;平儿抱屈,亦撕打鲍二家的;贾琏气恼,踢骂平儿,平儿气怯住手;凤姐见之,又打平儿,逼其再打鲍二媳

妇；平儿气急，找刀子寻死，凤姐乃一头撞在贾琏怀里；贾琏倚醉佯狂，拔剑要杀凤姐。家常细事，拉杂写来，层层俱到，热闹而有序。凤姐之泼悍、平儿之负屈、贾琏之蛮横、鲍二媳妇之愧惧，各人心理，描画毕肖。

正闹的不开交，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说："这是怎么说？才好好的，就闹起来。"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故意要杀凤姐儿。虽是倚酒逞威，然贾琏素日对凤姐之不满亦隐含其中，照应二十一回对平儿说"多早晚才叫你们都死在我手里"句。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见人来便不泼，此正凤姐机警处。庚辰夹批云："天下奸雄妒妇恶妇，大都如是。只是恨无阿凤之才耳。"撂下众人，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

此时戏已散了，凤姐跑到贾母跟前，爬在贾母怀里，只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问："怎么了？"凤姐儿哭道："我才家去换衣裳，不防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有客来了，唬的我不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鲍二家的媳妇，商议说我利害，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生了气，又不敢和他吵，打了平儿两下子，问他为什么害我。他臊了，就要杀我。"贾母听了，都信以为真，凤姐诉词，只打平儿为实情，馀则一派诓语，贾母则"都信以为真"，宠信之深故也。说："这还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

一语未完，只见贾琏拿着剑赶来，后面许多人赶。贾琏明仗着贾母素昔疼他们，连母亲、婶娘也无碍，故逞强闹了来。邢夫人、王夫人见了，气的忙拦住，骂道："这下流东西！你越发反了！老太太在这里呢。"贾琏乜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惯的他，他才敢这么着，不平语也，却也中的。连我也骂起来了。"邢夫人气的夺下剑来，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贾琏撒娇撒痴，涎言涎语的还只管乱说。装痴撒赖，情态活画。"乱说"者，必说凤姐种种妒意情事也，故下文有贾母说凤姐"吃醋"之言。贾母气的说道："我知道，我们你放不到眼里，叫人把他老子叫了来，看他去不去！"贾琏听见这话，方趔趄着脚儿出去了。赌气也不往家去，便往外书房来。

这里邢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贾母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是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这都是我

的不是，叫你多喝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捻酸吃醋，多指嫉妒。清人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一“吃醋”条云：“妻妾相妒，谓之吃醋。盖人家醋瓮，不可有二，有二必坏其一，两不相容之意。吃者，含也。不相容而莫可明言，故含之也。”翟灏《通俗编·妇女·吃醋》云：“《在阁知新录》：‘世以妒妇比狮子。’《续文献通考》：‘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说，本此。”所引《续文献通考》为明人王圻所编。聂绀弩《论怕老婆》：“对这种事，书上也有归咎于老婆的，说她‘妒’，翻成口语，即好吃醋。”凤姐实为吃醋能手，六十五回兴儿比喻其为“醋罐子”、“醋缸”、“醋瓮”，六十八回凤姐自辩“我并不是那吃醋调歪的人”。此处贾母所云，上句说“小孩子”、“保不住”、“人人”，轻描淡写，意在开脱贾琏；下句先自认“不是”，又明说凤姐“吃醋”，谐语解颐，意在回护凤姐。一番趣语，醋海风波，立地平息，老祖宗真善于调停，息事宁人。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又道：“你放心，明儿，我叫你女婿替你赔不是，你今儿别过去臊着他。”因又骂：“平儿那蹄子，十六回、二十一回凤姐尝称平儿为“蹄子”，乃系谑语；此处贾母所说，则为詈词。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三“仔”字条云：“案，仔即崽字，音宰。《水经注》云：‘娈童丱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则以为骂詈之词，与‘羔子’、‘蹶子’等矣。”蹶，同“蹄”。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七回云：“谁知越劝倒越把他劝翻了，张口娼妇，闭口蹄子。”此“娼妇”与“蹄子”两词，同义对举，其意尤明。书中又常于“蹄子”上冠以定语，作“小蹄子”，或谑称，或詈骂，语义亦同，见三十七、五十七、六十回等处。素日我倒看他好，怎么背地里这么坏。”尤氏等笑道：“平儿没有不是，是凤丫头拿着人家出气。两口子生气，都拿着平儿煞性子，平儿委屈的什么儿是的，老太太还骂人家。”替平儿鸣冤，道出做妾之艰难处境。清随缘下士《林兰香》第六十二回写众仆妇笑谈，说“通房就是妾的别名”，并诉说：“作通房的人，浅了不是，深了又不是，又要得主公的心，又要得主母的心，真真难难。”贾母道：“这就是了。我说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魇道的[4]。既这么着，可怜见的，白受他的气。”因叫琥珀来：“你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他主子来，替他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恼。”胡恼，同程甲及甲辰本，其他各本作“胡闹”；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恼”描改为“闹”，当是。纵容贾琏偷情，而叮嘱凤姐别再去羞辱丈夫，警告平儿不许跟主子“胡恼”，在贾母

心中，实实夫妇有别、主奴有序，等级分明

原来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照应三十九回，知李纨对平儿知之颇深　平儿入园，渐入下半回"理妆"一段旖旎文字　平儿哭的哽咽难言，宝钗劝道："你是个明白人，你们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是假的了。"众未及开口，宝钗已先劝解，处事冷静，说理明白。庚辰夹批云："必用宝钗评出，方是身分"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说了贾母的话。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方才渐渐的好了，也不往前头来。宝钗等歇息了一回，方来看贾母、凤姐。

宝玉便让了平儿到怡红院中来，平儿之受委屈也，李纨"拉"之，宝钗"劝"之，此则宝玉"让"之，写众人之关切，以显平儿之体面也　袭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让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我就不好让的了。"平儿也陪笑说："多谢。"因又说道："好好儿的，从那里说起！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袭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这不过是一时气急了。"平儿道："二奶奶倒没说的，只是那娼妇治的我，他又偏拿我凑趣儿。还有我们那糊涂爷，倒打我。"说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泪流下来。宝玉忙劝道："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个不是罢。"平儿笑道："与你什么相干？"宝玉笑道："我们弟兄姐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此替贾琏赔罪，与五十八回庇护藕官私烧纸钱、六十一回掩饰彩云私拿茯苓霜，都写宝玉自甘顶缸，为人担当过错，以救他人　论者或谓此乃宝玉式之救赎意识也　又道："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换下来，拿些个烧酒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一面说，一面吩咐了小丫头子们："舀洗脸水，烧熨斗来。"色色周到，体贴入微，渐次入题，

平儿素昔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接交。此句着眼，点出宝玉一生行径　王伯沆批云："'接交'二字莫错会，孟子亦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能'之一字最有德量"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又是凤姐儿的

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平儿如今见他这般，心中也暗暗的战敠："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的周到。""果然"二字醒目，将平儿、宝玉两人"素昔"心思一并写出，有若知己相逢。此亦脂砚所谓"贴切之情"也。又见袭人特特的开了箱子，拿出两件不大穿的衣裳，忙来洗了脸。宝玉一傍笑劝道："一傍笑劝"四字，神理透足，情致可想。"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的是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还该"、"不然"、"况且"、"而且"，文词极有斟酌，将宝玉对平儿劝慰之意、体贴之情一齐写出，言之娓娓，平儿听之，焉能不依。平儿听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见粉。宝玉忙走至妆台前，将一个宣窑磁盒揭开[5]，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儿，拈了一根，递与平儿。又笑说道："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对上料制的。"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宝玉说脂粉一段，精细入微。王伯沆据《天启宫词》注，批谓"茉莉粉可作典故用"。按，明人秦征兰《天启宫词一百首》第五五首结末两句云："玉簪香粉蒸初熟，藏却珍珠待暖风。"句后注曰："宫眷饰面，收紫茉莉实，捣取其仁，蒸熟用之，谓之珍珠粉。秋日，玉簪花发蕊，剪去蒂，如小瓶然，实以民间所用胡粉，蒸熟用之，谓之玉簪粉。至立春，仍用珍珠粉。盖珍珠遇西风易燥，而玉簪过冬无香也。此方乃张后从民间传入者"小说所写，与此相近，可知怡红院中丫头饰面，有如宫眷，色色讲究。〇以上写"粉"，周密如此，赞美备至。扑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不像别的粉涩滞。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铺子里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此写"胭脂"，以之点唇，亦赞语具足。脂粉两端，乃由上文"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一句生出。一脂一粉，闺中琐事，如此讲究，如此周匝，写尽怡红院中香奁之精致，而宝公之生平学问，亦在此矣。平儿依言装饰[6]，果见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宝玉又将盆内开的一支并蒂秋蕙，用竹剪刀铰下来，替他簪在鬓上。"并蒂秋蕙"，即六十二回香菱所说之"夫妻蕙"也。梳洗之后，又为之簪花，极写宝玉之女儿情态。且以兰蕊饰头，并有卫生之意。明李时珍《本草纲

目·草三》"兰草"释名引唐瑶《经验方言》云:"江南人家种之,夏月采置发中,令人不膸,故名省头草。"忽见李纨打发丫头来唤他,方忙忙的去了。

宝玉因自来从不曾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为恨。今日是金钏儿生日,故一日不乐。金钏生日,至此点出,前后照应,一丝不走。庚辰夹批云:"原来为此,宝玉之私祭,玉钏之潜哀,俱针对矣。然于此刻补明,又一法也。"不想后来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因往日不曾在平儿前"尽心",而引以为"恨";今机缘凑泊,得以亲近尽心,乃视作今生之"乐",怡然自得。奇想奇情奇人,宝兄的是情种。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作养脂粉",是宝玉生平之乐事,盖所谓"好色而不淫"者也。依警幻所言,贾琏"惟知淫乐悦己",乃"皮肤滥淫之蠢物",宝玉则为闺中之"良友"。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平儿长期周旋于俗夫妒妇之间,实实难得　近人朱作霖《红楼文库》以为,平之于凤所以能"相习而忘",非凤之能"蓄平","实平之能容凤耳"。今儿还遭涂毒,也就薄命的很了。宝玉所思,感叹平儿孤苦之身世命运,哀怜其在贾府之艰难处境。洪秋蕃评云:"当面殷勤,或有假意;背后感叹,实属多情。"宝玉实平儿知己,平儿亦当知其心也。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复又起身,见方才的衣裳上喷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叠好;见他的绢子忘了去,上面犹有泪痕,又搁在盆中洗了晾上。三十六回作者所叙,有宝玉"甘心为诸丫头充役"一语,此段写其先服侍平儿梳妆,又为之剪蕙簪鬓,再为之熨叠衣裳、洗晾手帕,色色周到,多情乃尔。题面"喜"字,迤逦写来,酣畅淋漓,圆满一结。又喜又悲,闷了一回,也往稻香村来。说了回闲话儿,掌灯后方散。此段写宝玉神理,乃"理妆"馀波。始而"喜"者,因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也;继而"悲"者,感伤平儿之"薄命"也;终而"闷"者,悲喜无端,莫之奈何也;去说"闲话"者,乃心绪烦闷,寻机排遣也。文情如风之吹水,自成纹理。写宝玉之痴情,形至毫端。

平儿就在李纨处歇了一夜,凤姐只跟着贾母睡。贾琏晚间归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

意思，后悔不来。邢夫人惦记着昨日贾琏醉了，忙一早过来，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贾琏只得忍愧前来，在贾母面前跪下。由"冷冷清清"而"胡乱睡"，由"后悔"而"忍愧"，终至"跪下"服软。作者夹叙夹议，分析贾琏心理，简练而精当。宝二爷之外，琏二爷乃作者落墨最多之男性形象，其血肉颇为丰满

贾母问他："怎么了？"明知故问，老祖宗声口如闻　贾琏忙陪笑说："昨儿原是吃了酒，惊了老太太的驾，今儿来领罪。"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7]，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凤丫头成日家说嘴，霸王是的一个人，昨儿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这会子怎么样？"贾琏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辩，只认不是。贾母又道："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还不足？凤姐与平儿乃"美人胎子"，由贾母口中说出，自然可信　不是说给贾琏听，是说给读者听　蒙府、戚序本作"美人似的"，较为一般　近人平襟亚《人海潮》二十七回写少女幻幻，亦用"美人胎子"一语，模样是"一张鹅蛋脸，秀眉媚目，薄施脂粉，已觉肌肤如雪，额上鞠秀发，飘飘如风鬓雾鬟"，可资参照　成日家偷鸡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此语，画出"皮肤滥淫"之浪荡子丑态　"腥的臭的"，甲本同，形容贾琏如同猫儿贪腥、狗儿逐臭，语极生动　诸脂本作"脏的臭的"，似不及程本　为这起娼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里有我，你起来，我饶了你，乖乖的替的媳妇赔个不是儿[8]，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头。"

贾琏听如此说，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此乃妇人与丈夫打闹后常有之情态，愈显其委屈可怜，招人同情　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想着："不如赔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讨老太太的喜欢。"想毕，便笑道："老太太的话，我不敢不依，只是越发纵了他了。"贾母笑道："胡说！我知道他最有礼的，再不会冲撞人。他日后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联系上文贾母说琏说凤看，其明知贾琏"下流"，原有不是；凤姐"吃醋"，亦非无过，两相申饬，似亦公道

贾琏听说，爬起来，便与凤姐儿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别生气了。"满屋里的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凤丫头，不许恼了。再恼，我就恼了。"说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命凤姐儿和贾琏安慰平儿。贾琏见了平儿，越发顾不得了，所谓"妻不如妾"，此语，同程甲及梦稿抄补本；蒙府、戚序、列藏本无此语。庚辰、甲辰本作"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语见明末无名氏《嫖经》，明清小说常用以写浪荡子对女性之变态心理。如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第十二回："俗语说得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原来隋炀帝最喜是偷香窃玉。"此处横加一注，意在点睛。凤平之于琏，孰轻孰重，自然分明。听贾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赔了不是不算外，还替你奶奶赔个不是。"说着也作了一个揖，向凤姐赔不是，嬉皮笑脸、一副无赖相；向平儿赔不是，则甘心情愿。恰如张新之所评："两处赔不是，是两样心意，笔如分水犀。"引的贾母笑了，凤姐儿也笑了。

贾母又命凤姐来安慰平儿，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奶奶的千秋，我惹的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听了傍人的话，无故给平儿没脸，今见他如此，又是惭愧，又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此是真情，阿凤、平儿毕竟有其主仆情深一面。平儿道："我伏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了。无辜被打，不怨不怪，反叩头请罪，平儿尤觉可怜。

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话，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拿拐棍子给他一顿。"三个人从新给贾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头，老嬷嬷答应了，送他三人回去。生日厮闹事，轻轻了结，收笔简省，不拖不累。

至房中，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娼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的连个混账女人也不及了。我还有什么脸过这个日子。"说着，又哭了。房中无人，方诉委屈。"要强"如凤姐者，盖不会当众说此"可怜"语也。此系"真情剖露"，应有

之事，并非"纯乎奸诈"。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不敢争事情之是非，只论"不是"之多少，贾琏亦怯懦可怜。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这会子还唠叨，难道你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一语揭破，凤姐"无言可对"矣。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平儿嗤的一声又笑了。贾琏也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没法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话："鲍二媳妇吊死了。"又一命案。上文写凤姐、平儿厮打鲍二媳妇，鲍二媳妇一味惭惧，并未还手，羞忿自尽，亦有气性。庚辰夹批云："到也有气性，只是又是情累一个，可怜。"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闻鲍二媳妇死，先是一惊；随即收色，佯作镇静；继而喝退回话之人，写凤姐色厉内荏，入木三分。但也可知其机敏、胆识。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悄回凤姐道："鲍二媳妇吊死了，他娘家的亲戚要告呢。"凤姐儿冷笑道：冷笑道，同程甲本，诸脂本作"笑道"。程本所改，恰合有钱有势人口吻，声色可想。"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才和众人劝了会子，又威吓了一阵，又许了他几个钱，也就依了。"凤姐道："我没一个钱，有钱也不给他。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许劝他，也不用镇唬他，只管叫他告。他告不成，我还问他个'以尸诈讹'呢！"林之孝家的正在为难，见贾琏和他使眼色儿，心下明白，便出来等着。贾琏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么样。"凤姐儿道："不许给他钱！"

贾琏一径出来，和林之孝来商议，着人去做好做歹，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贾琏生恐有变，又命人去和坊官等说了，坊官等，诸本作"王子腾"。乙本六十八回写张华案，亦因"察院与王子腾"相好，而听任凤姐摆布。是则，在甲本及脂本中，前之冯渊冤案，此刻鲍二妇人命案，后来之张华官司，与王子腾都有干系。笔之措意，自有春秋。将番役、仵作人等叫几名来[9]，帮着办丧事。那些人见了如此，总要复办亦不敢办，只得忍气吞声罢了。贾琏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水账上，分别添补，开消过去。此等银两，竟入流水账上，添补开消，假公济私，变相贪污，贾府私弊，可知一斑。又体己

给鲍二些银两，安慰他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银子则然，而"体面"何在？世情如此，令人可叹。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庚辰夹批曰："为天下夫妻一哭。"亦为后文贾琏偷娶尤二姐后，鲍二夫妇伏侍二姐事伏线。不在话下。

里面凤姐心中虽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论。因屋里无人，便和平儿笑道："我昨儿多喝了一口酒，你别埋怨。打了那里？我瞧瞧。"上文写贾母命凤姐安慰平儿，而凤姐终未开口；直待回房后，"屋里无人"，始向平儿道歉。与前对贾琏诉说委屈，同一情理，亦合当日光景。平儿听了，眼圈儿一红，连忙忍住了，说道："也没打着。"只听得外面说："奶奶、姑娘们都进来了。"

要知后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男祭》：指弋腔本《荆钗记》中《祭江》一出。演王十朋误以为妻子钱玉莲已死，临江祭奠事。

② 拘理：诸本作"拘礼"。

③ 待东：作东道主招待客人。待，也作"代"。

④ 狐媚魇道：指人的行为妖邪不正。

⑤ 宣窑：指明代宣德年间的官窑。所产瓷器以精美著称。

⑥ 装饰：打扮。《儒林外史》第四十回："看着他装饰起来。"甲本作"装说"，误。王本、张本作"妆扮"，庚辰本作"妆饰"。

⑦ 黄汤：指酒。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今人嗜酒者，称酒为天禄；憎饮者，又呼酒为黄汤。"

⑧ 替的媳妇：替的，张本、列藏本作"替你"。替，用作介词，明清小说中亦当"给"讲，如《西游记》第八十回："替人家哄了招女婿。"庚辰本即作"给你"。

⑨ 番役、仵作：番役，负责缉捕的差役。又称"番子"、"番子手"。一百五回作"翻役"，当亦有据。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京卫校尉缉捕奸盗及一切非常之变，谓之翻子手。"现依本回，改作"番役"，不再校记。仵作，专管验尸的官役。

回　评

此回与上回贯通。上半承前回"攒金庆寿"，写凤姐"泼醋"。贾琏继私通多姑娘后，又偷鸡摸狗，与仆妇鲍二家的通奸，丧德败行，淫荡无耻。凤姐

知之，既酸且妒，使刁撒泼，与之厮闹。夫妻矛盾，公之于众。回之下半“平儿理妆”，写平儿冤枉被打，宝玉让人园中，帮其梳洗理妆，尽心照护，温意抚慰，而无半点邪念。姚燮《读红楼梦纲领》评云，宝玉于园中姊妹丫头辈，“无在不细心体贴”，“而得意外之侥倖者，尤在为平儿理妆、为香菱换裙两端”。清张潮《幽梦影》以为“情必近于痴而始真”。“理妆”一节，即写宝玉之真情痴性，比之贾琏之低俗，判若云泥。

前文二十一回“软语救贾琏”，意在写平儿之俏态柔肠。此回复集中笔墨，再写其两事，即挨打与理妆。凤姐泼醋，迁怒平儿；贾琏抱愧，倚酒逞威，也拿平儿出气。平儿无辜被打，忍辱负屈，反向凤姐叩头认错，极写其贤淑循分，此一事也。及被打也，让入怡红院中，宝玉殷勤体贴，在在留神；平儿感动含情，默契芳心，以写其和婉柔顺，此又一事也。朱作霖《红楼文库》论平儿、香菱云：“香菱之刻苦工诗，其风雅固高于平，而以平之处心仁恕，泛应曲当，则又非菱所及。”

此回文字，恰如题旨，分作两段，首段写“泼醋”，次段叙“理妆”。故事发展，反相殖生，变幻无常。先是凤姐庆寿，演戏说书，何其热闹。孰料“变生不测”，贾琏偷情事败露，凤姐寻死觅活，撒泼大闹，有似狂风骤雨，轰雷闪电，情节突转。待平儿入园，宝玉“喜出望外”，致惜致慰，一意温存，平儿大为感动，又演绎成一段花娇月媚文字。周汝昌《红楼艺术》即喻之为急鼓繁挝之后一曲“悠扬笛韵”。平儿理妆，亦成为后世文人喜欢吟咏或绘画的《红楼》题材之一。

前此，第十四、十六、二十一等回，已旁见侧出、冷讥热讽，屡屡写及凤姐“醋意”。此次“泼醋”，夫妻之间，竟至拳脚相向，刀剑相逼，势不两存，冲突公开。至贾琏偷娶尤二姐、凤姐“借刀杀人”，琏凤矛盾已不可调和矣。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1]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忽见众姐妹进来，忙让了坐，平儿斟上茶来。凤姐儿笑道："今儿来的这些人，倒像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先笑道："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两事者，一为诗社，一为画图，接前四十二回作诗作画一段。中间已写及凤姐庆生辰、宝玉祭金钏、凤姐泼醋、平儿理妆数事，而文气不断，叙事不板。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凤姐儿笑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社御史[2]'，铁面无私才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先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买去。'"库中尚遗画具，未知何人所"剩下"，贾敏耶，贾珠耶，元春耶？引人遐想。写出大族世家常见景象。

凤姐儿笑道："我又不会做什么'湿'咧'干'的，叫我吃东西去倒会。"探春笑道："你不会做，也不用你做。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罚他就是了。"凤姐儿笑道："你们别哄我，我早猜着了，那里是请我做'监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个进钱的'铜商'罢咧[3]。凤姐略知故典，而以市俗语出之，活脱如闻。与黛玉之用"春秋法子"，撮要删繁，比方戏谑，各有特色。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着做东道儿，你们的钱不够花，想出这个法子来，勾了我去，勾，同甲辰及程甲本。有新校本直指"勾"为误字，非也。勾，义为招。元石君宝《秋胡戏妻》第一折："我奉上司钧旨，你是一名正军，着我来勾你当军去。"庚辰本作"拗"，后笔点改为"拉"。或以为"拗"字亦误，其实不错。拗，可作强行扭转讲。《朱子全书》卷八云："如自家欲为善，后面

又有个人在这里拗你莫为善;欲恶恶,又似有个人去这里拗你莫要恶恶。此便是自欺。"蒙府、戚序本作"抅",列藏本作"拘";"抅"是"拘"之俗字,见《正字通》。作"拘"亦不误,拘有召集义 如《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一回写舟之侨:"满眼重用立功,却差他河南拘集船只,心中不平。"据此可知,三字用法,均有所据,读者择善而从可也。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不是?"探春诸人之来,凤姐当已窥知其意也,故探以庄语说之,凤则以戏言答之,写其机敏,写其狡黠,行文亦不枯滞。说的众人都笑道:"你猜着了。"

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凤姐笑道:"亏了你是个大嫂子呢!姑娘们原是叫你带着念书,学规矩,学针线哪,这会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④]。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里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有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大官中的。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点明李纨年中出息景况,知贾府尚能恤寡。此事由凤姐口中叙出,笔笔不漏,亦合其当家奶奶口吻。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着他们玩玩儿,有几年呢?他们明儿出了门子,难道你还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个河落海干,我还不知道呢。"李纨系海棠社长,凤姐已知众人之来,必李纨所使,乃故意拏捏,为李纨算账,意为东道之费,当由其独承。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说了两车无赖的话。真真泥腿光棍,清人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云:"怕事旁观都袖手,任他泥腿惯讹人。"自注:"无赖曰泥腿。"一百六回亦有此词,指市井泼皮倪二等人。今有"泥腿子"一词,用以戏称农民,与"泥腿"不尽相同。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掰两的。凤姐一激,李纨实难辩驳,而以骂语挡之。庚辰夹批曰:"心直口拙之人急了,恨不得将万句话来并成一句,说死那人,毕肖。"你这个东西,亏了还托生在诗书仕宦人家做小姐,又是这么出了嫁,还是这么着。要生在贫寒小门小户人家,做了小子丫头,还不知怎么下作呢。李纨如此谑骂,比照上回

贾母说贾琏"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语,声口相同。琏凤二人,恰是一对"下作"夫妻。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此即五回《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句意也。昨儿还打平儿,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儿。又归到平儿被打,对照三十九回李纨感叹平儿模样、命运一段看,可知李纨之深赏平儿、同情平儿　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5],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不平,你今儿倒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还不要呢。虽为戏言,却是真情,平凤二人之人品行事,众人心中自有轩轾。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儿才是。"一番数说,实指两事,先是回应作东事,自知已处下风;遂赶忙转圜,抛开本题,而撷拾平儿被打事说事,抓住凤姐把柄,引弓反射。痛切淋漓,恰如姚燮眉批所云:"令人胸中一快,不特为平儿吐气也,真抵得骆临川讨武后一檄。"并可知李纨亦有其爽直一面,而非一味和软、与人无争也。说的众人都笑了。

凤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竟是为平儿报仇来了。我竟不知道平儿有你这么位仗腰子的人,想来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是的,从今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过来!我当着你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上回写直待回房无人,凤姐始安慰平儿　此写其又借机当众向平儿赔不是,姚燮评曰:"谈笑中却有悔意。"能屈能伸,是凤姐作派。说着众人都笑了。李纨笑问平儿道:"如何?我说必要给你争争气才罢。"平儿笑道:"虽是奶奶们取笑儿,我可禁不起呢。"李纨道:"什么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钥匙,叫你主子开门找东西去罢。"此段叙妯娌戏谑,彼来此往,唇枪舌剑,口角灵便,如睹如闻。凤纨平日彼此之不满,映射其间。

凤姐儿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们去园子里去。才要把这米账合他们算一算,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有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走。随口说出,隐透下回贾赦要鸳鸯作妾事。还有你们年下添补的衣裳,打点给人做去呢。"李纨笑道:"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了这些姑娘们闹我。"凤姐儿忙笑道:"好嫂子,赏我一点

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全身子，检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儿倒反逼起我的命来了。况且悮了别人年下的衣裳无碍，他姐儿们的要悮了，却是你的责任。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连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或软或硬，舌有机锋。不愿管闲事，不肯说现成话，以保全其身，确也是寡居李纨之处世态度。凤姐洞察其心。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到底管不管？”凤姐儿笑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么，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的做会社东道儿。我又不会作诗作文的，只不过是个大俗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愁着你们还不撵出我来。”李纨、探春毕竟闹去五十两银子。凤姐此番话，虽是笑谈，亦是真情。愿与众姐妹交好，不肯作大观园“反叛”，正是凤姐光彩处。同情黛玉、钦佩探春，乃至敬重鸳鸯、赞赏晴雯，皆其例也。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

凤姐儿道：“过会子我开了楼房，所有这些东西，叫人搬出来你们瞧，要使得，留着使；要少什么，照你们的单子，我叫人赶着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出来。那图样没有在老太太那里，那边珍大爷收着呢。说给你们，省了碰钉子去。我去打发人取了来，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矾去。好不好呢？”照应四十二回惜春作画、宝钗开列绘事所用物件事。中隔两回，时隔数日，加写攒金庆寿、私祭金钏、凤姐泼醋、平儿理妆诸事，写来穿插细密，文气不断，如此用笔，方不板滞。李纨点头笑道：“这难为你，果然这么着还罢了。那么着，咱们家去罢。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说着，便带了他姐妹们就走。

凤姐儿道：“这些事再没别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为宝玉来，倒忘了他。头一社是他悮了。照应四十三回宝玉私出祭奠金钏、忘却正经社日事。文之断续引伸，滴滴归元，缜密如斯。我们脸软，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想了想，说道：“没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们

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就完了。”宝玉本来甘为诸丫头“充役”，此罚亦当　张新之评曰：“罚得雅极”众人都笑道：“这话不差。”

说着，才要回去，只见一个小丫头扶着赖嬷嬷进来。凤姐等忙站起来，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赖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们也喜，要不是主子们的恩典，我这喜打那里来呢？昨儿奶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赖妪之孙，即赖尚荣，荣府管家赖大子也　赖氏本一“奴才秧子”，仗荣府权势，“弄神弄鬼”，得以做官发财　李纨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赖嬷嬷叹道：“我那里管他们？由他们去罢。前儿在家里给我磕头，我没好话。我说：‘小子，别说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儿，主子的恩典，放你出来，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儿是的读书写字，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是的，长了这么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据称，雪芹祖上亦尝为“奴才”，身世之感，言之怆然　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个东西。从小儿三灾八难，花的银子照样打出你这个银人儿来了。到二十岁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许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饥挨饿的，要多少？据《锡金识小录》、《庸庵笔记》等载，雍乾时，旧家子弟不知祖宗创业之难，而“穷极奢侈，日费不资”，“皆渐中落，致有不能举炊者”　可知赖妪所说，亦是实情，非扯淡泛语也。你一个奴才秧子，仔细折了福。如今乐了十年，不知怎么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选出来了。县官虽小，事情却大，本为荣府“奴才”，反以县官为小，可见其主子之声势　作那一处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赖嬷嬷一番絮语，自道其对子孙之教训，琐琐细细，切合阅历世故之老妪声吻　感戴主人“恩典”，告诫子孙“孝敬”，正为后来政老急难借银、赖尚荣搪塞负恩一层作反照　势在则附之，势败则去之，世情淡漠如此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你也多虑。我们看他也就好。先那几年，还进来了两次，这有好几年没来了，年下生日，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前儿

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在老太太那院里，见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发的威武了，比先时也胖了。昔为奴才，今作县官，何等荣耀，何等光彩。他这一得了官，正该你乐呢，反倒愁起这些来。他不好，还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闲时坐个轿子进来，和老太太斗斗牌，说说话儿，谁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楼房厦厅，谁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是的了。”既富且贵，说来极有身份；然倚人发迹，非分之福，似缀枝之花，持之久乎？

平儿斟上茶来，赖嬷嬷忙站起来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来罢了，又生受你。”说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这小孩子们全要管的严，饶这么严，他们还偷空儿闹个乱子来，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说小孩子们淘气；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着财势欺人，连主子名声也不好。如非仗着主子财势，安能选为县官？安敢“闹个乱子”？恨的我没法儿，常把他老子叫了来，骂一顿才好些。”因又指宝玉道：上文只写众姐妹来找凤姐，未及宝玉，此忽在座，殊失照应。“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在头里。与三十三回贾政笞挞宝玉时所说，同一声口。然彼说“众人护持”，碍于母子之分；此则直指“老太太”，倚老卖老，不顾主仆名分也。当日老爷小时，你爷爷那个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即王夫人所谓“混世魔王”也，切中宝玉情弊。还有那边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6]，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大哥哥的爷爷，即宁国公贾演之子贾代化也。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看前文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贾珍命家人啐贾蓉一层，知赖妪所说不虚。只是着三不着两的[7]。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贾珍本纨袴习性，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谓其“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以此观之，知赖妪所论亦确。这些兄弟侄儿，怎么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喜欢我说；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赖妪三段谈论，前两段乃以老祖母身份，卖弄其如何教训自家子孙；此一段则以老仆人口吻絮叨告诫小主少爷，言语中处处与贾母之溺爱宝玉作对照。第二回

贾雨村尝云："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赖妪所言，恰点明宁荣两府昔日教子之严，以衬今日之娇纵失教。雪芹当日对世家大族不知家教，或亦有所感。看卷首"作者自云"一段，可知忏悔"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亦《红楼》写作意图之一。

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都进来回事情。凤姐儿笑道："媳妇来接婆婆来了。"赖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来的，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赖嬷嬷听了，笑道："可是我糊涂了。正经说的都没说，且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一时得意，说起别事，絮絮叨叨，而忘记正经事，亦老年人常见情态，写来活像。因为我们小子选出来了，众亲友要给他贺喜，少不得家里摆个酒。我想，摆一日酒，请这个不请那个，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这么荣耀光彩，就倾了家，我也愿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连摆三日酒。头一日，在我们破花园子里摆几席酒，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外头大厅上一台戏，几席酒，请老爷们、爷们增增光。第二日，再请亲友。第三日，再把我们两府里的伴儿请一请。热闹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场，光辉光辉。"如此排场，如此风光，全赖主子"洪福"，亦反照后来负恩事也。〇赖家得官请酒"正经"事，仍由嬷嬷道出，其上穿插一段家教琐屑之文，两相关合，实而不实，叙事曲折，无率笔也。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赖大家的忙道："择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凤姐儿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说下，我可没有贺礼，也不知道放赏。吃了一走儿，可别笑话。"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那里话？奶奶一喜欢，赏我们三二万银子，那就有了。"

赖嬷嬷笑道："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说毕，叮咛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说道："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撵了他不用？"问得突然，如上文众人向嬷嬷"道喜"一段，文起皱皱，无一平笔。凤姐儿听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诉你媳妇儿呢。事情多，也忘了。赖嫂子回去

说给你老头子，两府里不许收留他儿子，叫他各人去罢。”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

赖嬷嬷忙道：“什么事？说给我评评。”凤姐儿道：“前儿我的生日，里头还没喝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边送了礼来，他不在外头张罗，倒坐着骂人，礼也不送进来。两个女人进来了，他才带领小幺儿们往里端。小幺儿们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馒头。人去了，我打发彩明去说他，他倒骂了彩明一顿。这样无法无天的忘八羔子，还不撵了做什么。”亦用补笔　凤姐醉酒，泼醋闹事；奴才吃醉，发疯被撵，补周瑞子无礼一笔，知凤姐生辰，主奴上下俱不安宁　然此段浑言儿子，未道其名，八十八回写及周瑞有一干儿子，名何三，乃一泼皮，此或映射之也　赖嬷嬷道：“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这个。奶奶听我说：他有不是，打他骂他，叫他改过就是了，撵出去断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儿，他现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顾撵了他，太太的脸上不好看。我说奶奶教导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旧留着才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嬷嬷所评，非无理也，亦一善讨情者　凤姐儿听了，便问赖大家的说道[8]：“既这么着，明儿叫了他来，打他四十棍，以后不许他喝酒。”赖大家的答应了。周瑞家的才磕头起来，又要给赖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然后他三人去了。

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至晚，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画具出来，送至园中。宝钗等选了一回。各色东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将那一半开了单子，给凤姐去照样置买，不必细说。

一日，外面矾了绢，起了稿子进来。宝玉每日便在惜春那边帮忙。照应四十二回众人议论画园子，宝钗说有不知道的，派宝兄弟帮着出去问相公们事　庚辰夹批云：“自忙不暇，又加一‘帮’字，可笑可笑，所谓春秋笔法”探春、李纨、迎春、宝钗等也都往那里来闲坐，一则观画，二则便于会面。收束诗社、画图，安置宝玉、诸艳，下则集中笔墨，专叙钗黛，递入“金兰语”、“风雨词”正文　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点出时令　庚辰夹批曰：“‘复’字妙，补出宝钗每年夜长之事，皆春秋字法也。”遂至贾母房中商议[9]，“商议”二

字着眼，庚辰夹批云：此"二字直将寡母训女多少温存活现在纸上。"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王夫人处两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宝钗系封建淑女，曰至贾母、王夫人处"省候"、"陪坐"，当为悦亲尽孝也，此乃宝钗知礼处。或曰，宝钗此时尚未作妇，如此趋奉，俨事舅姑，此正显其"奸滑"也。书中宝钗此类举止，阅者多有异议，见仁见智可矣，实难求一律。闲时园中姐妹处，也要不时闲话一回。众姐妹处亦不疏忽，亦不冷落，写宝钗事事周全，很会做人。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

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着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三十二回写黛玉"病已渐成"，此则"又重"矣，后终因之而亡，逶迤写来，方不突兀。所以总不出门，只是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娇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也接待不周[10]，礼数疏忽，也都不责他。此写黛玉，曰"总不出门"，曰"接待不周"，与上文写宝钗适相映衬，一待人周至，一礼数疏忽，各各不同。

这日，宝钗来望他，因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走的几个大夫，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手的人来瞧一瞧，治好了岂不好？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儿。"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说得可怜，听之凄然。照应三十二回黛玉悲叹"恐致劳怯之症"一层。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时候，我是怎么个形景儿，就可知了。"宝钗点头道："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者生'[11]，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宝钗劝言，亦合医理。《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载，太仓公淳于意为齐中郎破石看病，诊断其"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但过了十日才死 "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谓"安谷"者，意即病中仍能进食也。黛玉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是的。"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

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12]，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燕窝属上等补品，可滋阴补气，健身养神，康熙年间始盛行，价格昂贵。乾隆时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九引清初张璐《本经逢原 云：燕窝“甘平无毒”，“今人以之调补虚劳咳吐红痰，每兼冰糖煮食，往往获效。然惟病势初浅者为宜，若阴火方盛，血逆上奔，虽用无济，以其幽柔无刚毅之力耳。”准此，十回写可卿用以治病，此写黛玉服用，均无效，不足为奇。《红楼 善以食物、饮料、药品写人，此又一例。剖明病情，辨析药方，写宝钗通晓中医气血营卫、八纲辨证之理，正显其博学也。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为宝钗之关切所感，自认“多心”，极写黛玉之坦直可爱，胸无城府。四十九回又写其对宝玉云：“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回应前文“兰言解疑癖”一段文字，其时黛玉对宝钗所谓“读书明理”一番说教，已“心下暗服”；此刻重提，“竟大感激”，可知黛玉已完全认同宝钗所说矣，然则不免与宝玉心性相扞格也。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黛玉此处所报年龄似误，诸本皆然，脂砚斋亦未察觉 庚辰夹批云：“黛玉才十五岁，记清 ”或因作者多次修改，此处疏漏。周汝昌《红楼纪历》云：“按黛玉小宝玉一岁，实当十二岁，所叙明明不合，疑字有讹误，或后人嫌小，妄改‘二’为‘五’。”今年是红楼十三年，宝玉十三岁，则黛玉当为十二岁。周氏“妄改”云云，其实无据。此类文本矛盾，可作成书研究之重要线索。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以上谈心一层，黛玉句句自责，声声感念，悔悟之情，吐露无遗。看其所言，俱是披肝沥胆之语，何等天真坦诚，何等忠厚宽容。虽说其“孤高自许”，实乃通情达理之人。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这病，也

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13]，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依甲戌本第三回回目下句作"荣国府收养林黛玉"，并于"收养"二字之侧有评曰："二字触目凄凉之至。"与此"投奔"二字文意相合。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以上论病一层，复倾吐肝鬲，自叹寄人篱下，孤苦无依，说来楚楚可怜。姚燮眉批曰："黛玉之心事，除了宝玉身上之外，至此已剖晰无遗，亦书中必不可少一段文字。"

宝钗道："这么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比之宝钗，母兄、买卖、地土、房产，黛玉则"一无所有"、"无依无靠"，此亦其所忧者也。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付嫁妆罢了[14]，如今也愁不到那里。"宽慰语以戏语出之，以写二人之情真。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有"喜可以治悲，以谑浪狎亵之言娱之"一法，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亦谓："忧，以喜胜之，以思解之。"此即传统中医所谓"情志相胜"疗法也。宝钗当知此理，亦谙黛玉脾性，乃以此戏语激之。或谓宝钗出此戏言，是为黛玉之病"增剧"、"暗刀杀之"，不免苛责太过。此后，钗黛生活体贴，思想沟通，契若金兰矣 故庚辰夹批认为宝钗此一戏，"又恳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又不穿凿，又不牵强。黛玉因识得宝钗后方吐真情，宝钗亦因识得黛玉后方肯戏也。此是大关节大章法，非细心看不出 "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道：不恼而"笑"，与前同一场合，神态不同。盖黛玉深知宝钗所说，虽是戏言，然乃真情实意，非徒奚落取笑耳 "人家把你当个正经人，才把心里烦难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

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15]？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燕窝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与三十七回为湘云筹办螃蟹宴时所说“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同一口吻，此乃宝钗之处世待人态度也。黛玉忙笑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宝钗道：“这有什么放在嘴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这会子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体贴之至，照应上文“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句。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显其亲密，以为知心，然言之可怜。长夜漫漫，无望等待，转入下文“风雨夕”。宝钗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时候了，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此乃第七次写潇湘馆也。秋雨淅沥，日暮黄昏，雨滴竹梢，孤凄阴冷，一片愁惨。如此情景，人何以堪，况多愁善感之黛玉耶？此是《红楼》前八十回最后一次写及潇湘馆景象，亦黛玉生前潇湘馆最凄清冷落之时。知宝钗不能来了，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16]，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17]，凄风苦雨之夜，独拥寒灯读书，感由心生，自不能已。朱淑真《自责二首 之二云：“闷无消遣只看诗，又见诗中话别离。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黛玉此际心境情怀，与朱氏相仿。此有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云：“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结末引语，见清人许瑶光读《君子于役》诗：“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为《秋窗风雨夕》。词曰：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凄凉”一语，同程甲及蒙府、戚序、甲辰诸本；庚辰本原同，后旁改作“助秋凉”。或谓“助凄凉”系妄

改，乃因“秋”“凄”二字南音相近而误听。此说不实。宋人话本《刎颈鸳鸯会》写少妇蒋淑珍歌云：“报黄昏，角数声；助凄凉，泪几行。”用词相同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烛。挑，程甲系列本均同，甲辰本作“剔”，其馀诸脂本均作“移 。挑，义同“剔”，当作“除”讲 青初洪昇 长生殿 第四十五出“雨梦”云：“不堪闻夜雨声频，一念重泉一怆神 挑尽灯花眠不得，凄凉南内更何人?”语义近似

泪烛摇摇爇短檠[18]，牵株照眼动离情[19]。

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离人，义谓离开家园、亲人之人 《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云：“晓来谁染枫林醉？总是离人泪 ”黛玉之泣，较之《西厢 所写，似更为抑郁，更为凄凉，亦更具风情。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风雨夕词，全篇用“秋”字凡十五，有如朱淑真 湖上闲望二首 之二所云 不必西风吹叶下，愁人满耳是秋声。”诗意缠绵，一派肃杀景象，亦寓好景不长之意 结末两句，写风雨不休，泪洒窗纱，黛玉似已隐约感知未来命运之不幸也

吟罢搁笔，方欲安寝，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五字力可扛鼎，风雨秋夜，黛玉孤灯独对，宝玉冒雨忽至 此情此景，在黛玉，有古人诗所云“最难风雨故人来”之喜；在宝玉，则含李义山诗境“剪烛话旧”之意，灵犀一点，两情相谐，写来恰合 一语未尽，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随口谐戏，欣喜可知。宝玉忙问：“今儿好？吃了药了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一面摘了笠，脱了蓑。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着灯儿，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此叙宝玉之探望黛玉也，进门不暇他说，亦不答黛玉谐语，而忙问病、问药、问食；不待黛玉回音，又举灯照脸瞧气色；后乃自问自答，笑云：“今儿气色好了些。”其急切关爱之心，写来活像。文亦精致灵便，自然真切，别具一番况味

黛玉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上露出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靸着蝴蝶落花鞋。此当指一种乾隆时流行之鞋样。据邓云乡《红楼风俗谭》云，此鞋名叫“蝴蝶梦”，实是一种薄底双梁布鞋，以蓝、黑绒云头衬花，男女均时兴。因原为戏曲演出《蝴蝶梦》中庄生所穿，故有此称。并引“百本张”俗曲《逛城隍庙》云：“身穿西湖色……足登着蝴蝶梦，梦蝴蝶，蝴蝶闹梅瘦底儿薄。”《红楼》人物服饰，有官服，有宫妆，有戏装，写来有虚有实，花团锦簇。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的[20]？也倒干净些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下了。”

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是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常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趣。上头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顶子来，只剩了这个圈子，下雪时，男女都带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十六回尝写黛玉斥北静王香串为“臭男人”之物，掷还不取；此则只笑称“我不要他”，前后判然两人。彼一时，此一时，宝黛爱情此际已臻成熟，宝玉秋霖夜探，黛玉喜不自胜，心境不同故也。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那渔婆儿了。”脱口而出，自比“渔婆”，恰与上以宝玉似“渔翁”为一对，故后悔脸红矣。及说了出来，方想起来，这话恰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后悔不迭，羞的脸飞红，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宝玉却不留心，盖宝玉此来，一心只在黛玉之病，他则听而不闻也。庚辰夹批云：“必云‘不留心’方好，方是宝玉。若着心，又成何文字，且直是一时时猎色之贼矣。”因见案上有诗，遂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觉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内，灯上烧了。后文九十七回黛玉“焚稿断痴情”，或由此生发成文。宝玉笑道：“我已记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请去罢，明日再来。”径催之去，如下逐客令矣。盖因天色已晚，宁肯自己独守凄凉，而不愿宝玉久留，可见两人之情好无间，不在礼数，与上文宝钗之自觉辞去不同。口吻

心情，各如其人。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搅的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番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你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披蓑"出去"，复"番身进来"问之，体贴情态如画。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没有？"两个婆子答应："有，在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笼？"宝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

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儿来，递与宝玉道："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叫他们前头点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喁喁数语，详悉其情，黛玉之于宝玉也，亦细心周到，体贴备至、爱怜备至。姚燮眉批曰："其爱惜哥哥之心，二语中已和盘托出矣。此等语，倘被钗湘诸人闻之，又有一番嘲谑矣。"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②]。"宝玉听了，随过来接了。前头两个婆子打着伞，拿着羊角灯，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宝玉便将这个灯递给一个小丫头捧着，宝玉扶着他的肩，一径去了。

就有蘅芜苑两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就有"二字，接榫便捷。掩卷思之。此处宝玉披蓑戴笠，丫鬟伴随，刚冉冉而去；那边蘅芜苑婆子，乃打伞提灯，缓缓而来。两厢对映，恰如洪秋蕃评所云，"绝妙一幅画图"。送了一大包燕窝来，照应上文宝钗临去说送燕窝句。并宝钗本答应"晚上再来"，当因雨大不便，今遣婆子来也。文字精细乃尔。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说："这比买的强。我们姑娘说：'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来。'"黛玉回说："费心。"命他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喝茶了，我们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赌两场了。"从黛玉闲话，点出婆子们"夜局"事，一则可知黛玉对此事知之已久，而

非不留意家务者；一则以见贾府防闲不密，值宿人聚赌，难免其患，为后奸盗事伏脉。一个婆子笑道："不赌姑娘说[2]，今年我沾了光了。横竖每夜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又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闷。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夜赌头家，乃在蘅芜苑，宝钗非糊涂人，竟至不察，亦有疏忽也。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儿了。"上场，本指演员登台表演，此说赌局开始　由此，脂砚斋想及大观园夜间光景，乃有一夹批云："几句闲话，将潭潭大宅夜间所有之事描写一尽　虽偌大一园，且值秋冬之夜，岂不寥落哉？今用老妪数语，更写得每夜深人定之后，各处灯光灿烂，人烟簇集，柳陌之上、花巷之中，或提灯同酒，或寒月烹茶者，竟仍有络绎人迹不绝。不但不见寥落，且觉更胜于日间繁华矣　此是大宅妙景，不可不写出；又伏下后文，且又衬出后文之冷落。此闲话中写出，正是不写之写也。"黛玉听了，笑道："难为你们。误了你们的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们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那两个婆子笑道："又破费姑娘赏酒吃。"说着，磕了头，出外面接了钱，打伞去了。

紫鹃收起燕窝，然后移灯下帘，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终有嫌疑。虽"素昔和睦"，仍有"嫌疑"，黛玉固是多心，然亦见其清操似玉，立身之正　又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幕，古人多喜用"芭蕉夜雨"意象抒写其凄凉之绪。如皮日休　青城暮雨　云"芭蕉滴沥伤心处，俯仰空怀一笑名"、朱淑真《秋夜闻雨三首　之三云"鸣城更听芭蕉雨，一叶中藏万斛愁"、又《闷怀二首　之二云"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等等。雪芹善于化用古代诗词意境，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富有诗情画意　不觉又滴下泪来。接续上文"闷制"一段，以写宝玉离去，黛玉孤凄心绪尚在延续，人物心境与作品画面情绪，彼此烘托，融合化一，撼动人心　此黛玉第十四次还泪也　直到四更，方渐渐的睡熟了。暂且无话。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金兰契：比喻彼此投合的情谊。

② 监社御史：古有"监察御史"的官名。这里是戏语，指监督诗社而言。

③　铜商：即钱商。史载，西汉邓通，受宠于汉文帝，得赐蜀郡铜山，可自行铸钱，而大富。

④　封君：始于晋代的一种封赠。皇帝按官员职位级别给予其本人及妻室、父祖以荣誉封赠。凡是受此封赠者，都称为“封君”。

⑤　“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传说小狗在母腹中长满尾巴尖儿才生下来。这里戏指凤姐生日。

⑥　扎窝子：本意指鸟兽恋窝，这里比喻人恋家偷安，无所作为。

⑦　着三不着两：举止失当，不得要领。

⑧　便问，甲本、张本、蒙府本作“便向”。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问”描改为“向”。问，此作“向”讲。《西游记》第十七回：“菩萨现相，问妖取了佛衣。”

⑨　贾母房中：诸本作“母亲房中”，切合文情。

⑩　所以也：诸本作“所以他”。

⑪　食谷者生：中医认为，食五谷可以补养气血，延续生命。

⑫　肝火一平，不能克土：中医术语。肝属木，脾属土，木与土相克。又木能生火，肝火太旺，则伤及脾胃；而肝火一平，便不会再克伤脾胃。

⑬　虎视眈眈：张本作“虎视耽耽”，按三十三回当作“眈眈”。蒙府、戚序本作“虎视昂昂”。

⑭　一付：张本、金本作“一副”，付，用作量词，同“副”。蒙府、戚序本作“一分”。

⑮　司马牛之叹：指对没有兄弟的感叹。司马牛，孔子弟子。《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⑯　《乐府杂稿》：未见注录。或是作者虚拟的书名。乐府原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官署，后将其中保存的、可以入乐以及文人袭用乐府旧题而作的诗歌，都称为“乐府”。

⑰　《代别离》：即模拟上文所说乐府旧题《别离怨》而作。代，模拟，仿作。

⑱　热短檠：王本、张本、庚辰本作“爇短檠”，是也。爇（ruò），点燃之意；檠，指灯架，蜡烛台。

⑲　牵林照眼：句似有误，庚辰本作“牵愁照恨”。甲本、张本、甲辰本作“牵愁照眼”，眼，当为“恨”之讹。

⑳　是不的：甲本、张本、庚辰本作“是不怕雨的”，桐花凤阁批校本于“不”下旁加“怕湿”二字。

㉑　剖腹藏珠：比喻惜物伤身，轻重倒置。

㉒　不赌：诸本作“不瞒”。

回　评

介于前后回两尴尬事之间，插入一段“儿女小窗中喁喁”文字，一写贾府龌龊生活，一状闺中殷渥情谊。前者污浊，后者清纯，两个世界，泾渭分明。

此回题旨，乃在着力描写宝黛钗三人之情深。叙事可分三段，首段夹写两事，以作陪衬，一是众姊妹来请凤姐做“监社御史”；一是赖大家庆贺得官，请主子赏光赴宴。次段正写“互剖金兰语”，落于本题。此又分两层，先总写宝玉及众姊妹近日行止，以引入正文，疏通文气；继而放笔摹写钗黛谈心，推诚相见，共剖心曲，以结金兰。三段重在写宝玉冒雨探望黛玉，两心相契，情意切切。此段可分四层：一是黛玉闷制《风雨词》，二是宝黛议论宝玉衣饰，三是二人亲昵话别，四是宝钗致送燕窝。回末一段，总束一笔，写宝玉归去，黛玉独卧秋枕，独抱秋心，无限心事，无限感怀，莫可名状。通篇启止照应，笔意细切，文势条达。

钗黛谈心一段，写二人肝胆相照，情孚意合。黛玉一边，说病情，叹身世，诉烦难，吐心事，不知忌讳，以罄所怀，终将宝钗引为知己。心地坦诚，胸无宿物，黛玉实是一不善处世、不谙人情之人。宝钗一边，为黛玉解慰宽怀，亦恳挚情真，此所谓“金兰契”也。“风雨夕”实为黛钗关系转换之枢纽。张新之则斥钗为“奸险”、“阴柔”之人；所谓“金兰语”，实是“笼络人心”而已。后世亦有将宝钗致送燕窝，视为“糖衣炮弹”者。真真“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就宝黛言，自三十二回“诉肺腑”、三十四回“情不情”后，两人心意已通，不复口角，不再试探，之后则更多相互体贴，爱情走向成熟。此回写宝玉冒雨探望黛玉、五十二回写宝玉特地问病，两人问答之语，看似泛常平淡，然皆“沥血滴髓之至情”之文，自不同于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之小说也。

二十七回黛玉《葬花辞》，乃为伤春而吟；今之《风雨词》，则为悲秋而制。诗境凄清，两者相似。多愁多病之身，又当秋风秋雨之夕，愁病交织，形影相吊，触景伤怀，无以为情，此《秋窗风雨夕》词之所以作也。词中秋花秋草、秋夜秋灯、秋风秋雨、秋梦秋情，种种意象，契合黛玉心灵。回目中着一“闷”字，点明黛玉斯时心境。秋窗风雨，继之冰雪严冬。古人云“秋雨如挽歌”，是乃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评云：自《风雨词》后，书中“人物韵文由此入冬，转入四十九回的芦雪庭即和红梅诗”矣。



抱得松筠操青青耐旱
霜鸞飛孤月影桂發一
枝香愛雪邀開社追涼
玩插秧教兒知稼穡婦
德自流芳

稻香老農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话说黛玉直到四更将阑，方渐渐的睡去，感念宝钗，又想宝玉，百端交集，无限感怀，故直至四更方睡也　以上收结钗黛谈心及宝玉探候一段文字　暂且无话。

如今且说凤姐儿因见邢夫人叫他，接上回凤姐对李纨所说"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一句，直入本回，前后照应，语无泛设。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车过来。本为婆媳，见之却如见客，可知其素昔过从甚少，关系疏阔　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悄向凤姐儿道："叫你来，不为别的，有一件为难的事，老爷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是常有的事，大家子纳妾，确是平常，然商之儿媳，却乃奇事　败家之兆，处处显露。就怕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么？"

凤姐儿听了，忙陪笑道："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那里就舍得了？此从鸳鸯言，贾母不"舍得"，一难也　三十九回李纨尝云："老太太屋里，要没鸳鸯姑娘，如何使得？"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做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放在屋里。头宗耽误了人家的女孩儿，二则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听，很喜欢咱们老爷么？这会子躲还怕躲不及，这不是'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吗？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此从贾母言，不"喜欢"赦老，二难也　赦之淫逸，书中屡屡写及，三回谓其正室内有"许多艳妆丽服之姬

妾丫环”；十六回修造园亭，云其“只在家高卧”。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免有点儿背晦，太太劝劝才是。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此从贾赦言，谓其不知自重，落人褒贬，亦一难也。一番劝言，指摘贾赦，不满邢夫人。实话实说，自是正论，奈邢夫人不听忠言、不明事理何！恰如姚燮眉批所云：“凤姐对邢夫人之言，确有三层难处，使邢夫人能悟斯言，转劝赦老，又何至后来碰大钉子也。邢夫人真没分晓。”

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做屋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既如此也，何不自己去说，反与凤姐商议？贾母与赦，母子情疏，透露七十五回贾赦说笑话影射贾母“偏心”消息。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你倒说我不劝，你还是不知老爷那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闹起来。”贾赦蛮横背晦，邢氏庸懦左性，的是一对。张新之评云：“一横一柔，同为尴尬人也，即此篇话已尽题情。”

凤姐知道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奉承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一经他的手，便克扣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奉承以自保，婪财为自得，愚弱无能，而刚愎自用 借凤姐心中一番议论，写邢夫人一段小传，其为人可知矣。古人云：“啬财之人，其情必薄。”诚然是言。如今又听说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劝也不中用了，连忙陪笑说道：“陪笑”二字重言之，然上文“陪笑”，说出许多逆耳之言，邢氏艴然；此处“陪笑”，转关奉承，多阿谀之词，邢氏转怒为喜。凤姐两番言语，生出一段神出鬼没之文。“太太这话说的极是。先派“不是”，此赞“极是”，见风使帆，顺水推舟，写凤姐灵敏如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得风便转，推翻前言，此针对前之所谓第一难而说。背地里的话，那里信的？我竟是个傻子。拿着二爷说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

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这么着。此则对前所说第二难而言，并引贾琏为证，以明父子之道，说来尤为中听。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先说不可讨，便似在在不宜，决不可去；此说"要讨"，又似件件在理，急不能待，撺掇即去。声口转圜，写来如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防碍，众人也不能知道。"凤姐为邢夫人出谋划策，有经有纬，处处周会，明似替邢夫人着想，实为脱去自己干系，玩邢夫人于股掌之中矣。

邢夫人见他这般说，便又喜欢起来，又告诉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说不给，这事就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鸳鸯说，他虽害臊，我细细的告诉了他，他要是不言语，就妥了。那时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虽不依，搁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自作聪明，出此主意，以为万全，终不知鸳鸯之气性也，卒至取辱贻羞，碰了钉子。凤姐儿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放着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呢。"顺应邢夫人，赞其有"智谋"，坐实其言，实乃一派虚语诡词也，邢夫人则信以为真。邢夫人笑道："正是这个话了。别说鸳鸯，就是那些执事的大丫头，谁不愿意这样呢。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

凤姐儿暗想："鸳鸯素昔是个极有心胸气性的丫头，虽如此说，保不严他愿意不愿意。我先过去了，太太后过去，他要依了，便没的话说；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风声，叫他拿腔作势的。那时太太又见应了我的话，羞恼变成怒，拿我出起气来，倒没意思。不如同着一齐过去了，他依也罢，不依也罢，就疑不到我身上了。"虑及此层，未尝不是，愚如邢氏，能不避嫌？这乃凤姐处世机敏处。姚燮眉批云："凤姐一生作事，总不肯于自己身上担一是非，此等设想，真是从阅历世故来者。"此评切合凤姐个性。

想毕，因笑道："才我临来，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我吩咐他们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过来。我才进大门时，见小子们抬车，说太太的车拔了缝，拿去收拾去了。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齐过去倒好。"邢夫人听了，便命人来换衣裳。凤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儿两个坐车过来。凤姐儿又说道："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问起我过来做什么，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脱了衣裳再来。"无非托词　先坐车同去，后寻计脱身，既可免邢夫人疑其"走了风声"，而鸳鸯不允；又可免贾母疑其同谋，同遭责骂　写凤姐工于心计，诡秘深细，入木三分　邢夫人不察，反以为"有理"，糊涂可知

邢夫人听了有理，便自往贾母处来。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儿，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屋里去，从后屋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门前过，只见鸳鸯正坐在那里做针线，见了邢夫人站起来。邢夫人笑道："做什么呢？"一面说，一面便过来接他手内的针线，道："我看看你扎的花儿。"看了一看，又道："越发好了。"遂放下针线，又浑身打量。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绫袄，青缎掐牙坎肩儿，下面水绿裙子。蜂腰削背，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瘢。鸳鸯名字，始见于二十回，二十四回借宝玉之眼曾写其衣饰；此又从邢夫人"打量"中并将其容貌细细一描，不独补前文所未写，且切合邢夫人"看亲"视点，入情入理。与三回写黛玉初进荣府，眼中所见迎探惜三春形容，同一章法　至写鸳鸯两腮"雀瘢"，则如二十回写湘云之"咬舌"，不惟不显其陋，而益增其媚也

鸳鸯见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心里便觉诧异，因笑问道："太太，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邢夫人使个眼色儿，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鸳鸯的手，笑道："我特来给你道喜来的。"兜头一句，突如其来，道明来意，下则娓娓说之。鸳鸯听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觉红了脸，低了头，不发一言。听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心里再要买一个，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1]，也不知道毛病儿。买了来三日两日，又弄鬼掉猴的。此一层就从外买人说，恐"不可靠"　因满府里要挑个家生女儿，又没个好的。不是模样儿不好，就是

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此一层就由府内挑人说，又“没好的” 因此常冷眼选了半年，这些女孩子里头，就只你是个尖儿，模样儿，行事做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收在屋里。你比不得外头新买了来的，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作姨娘，又体面，又尊贵。外买内挑，均不可行，于是转到鸳鸯身上，并大赞其“模样”“行事”，以讨其欢；又许封姨娘，以动其心。说来确是冠冕堂皇，奈不能歆动鸳鸯何！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还是金子换’，谁知竟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可遂了你素日心高智大的愿了，末后赞贾赦有眼力，说鸳鸯遂心愿，似两人称心如意，各得其所矣。○邢夫人虽心地愚弱，柔邪多猜，然此一篇说词，却字斟句酌，有条有理，着实动听，口舌并不钝拙；不过听其声吻，则如媒妁然。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鸳鸯红了脸，夺手不行。

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说道：“这有什么臊的？又不用你说话，只跟着我就是了。”鸳鸯只低头，不动身。邢夫人见他这般，便又说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丫头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丫头！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爷待你们又好。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半女，你就和我并肩了。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谁还不动？现成主子不做去，错过了机会，后悔就迟了。”上文一席话，多正面说之。此一番诘问，则或正或反，一抑一扬，晓以利害，反复劝之，又进一层，文气亦圆 鸳鸯只管低头，仍是不语。

邢夫人又道：“你这么个爽快人，怎么又这样积粘起来[2]？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儿，只管说。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鸳鸯仍不语。自邢氏进屋“道喜”至此，四写鸳鸯“低头”“不语”，知其对邢氏之劝之诘，冷然待之，不为所动。至下文，面对众人，哭诉贾母，铰发明志，誓死不嫁，文势一翻，前后映照，愈见其妙。邢夫人又笑道：“笑”字醒目。盖邢夫人劝说良久，鸳鸯只是不语，乃以为“怕臊”不答，欲告诉亲人。邢氏误会已猜知鸳鸯心思，得意而笑也。“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说话，怕臊，你等他们问你呢？这也

是理。等我问他们去，叫他们来问你，有话只管告诉他们。”说毕，便往凤姐儿屋里来。自为得计，扬扬而去。

凤姐儿早换了衣裳，因屋内无人，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平儿也摇头笑道：“据我看来，未必妥当。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他那个主意，背后所说“主意”，或即婚嫁之类。未必肯。也只说着瞧罢了。”凤姐儿道：“太太必来这屋里商量。依了还犹可，要是不依，白讨个没趣儿，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你说给他们，炸些鹌鹑，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你且别处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来。”调度周到，些许小事，亦见其才干 平儿听说，照样传给婆子们，便逍遥自在的园子里来。

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必到凤姐房里商议去了，还必定有人来问他，“必到”“必问”，对照下文，果如此也。鸳鸯料事准确，洞知人情，亦是机警人。不如躲了这里。躲往那里，躲之何益？是如庚辰夹批所云：“终不免女儿气，不知躲在那里，方无人来罗皂，写得可怜可爱。”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问我，只说我病了，没吃早饭，往园子里逛逛就来。”琥珀答应了。

鸳鸯便往园子里来，各处游玩，不想正遇见平儿。平儿见无人，便笑道：“新姨娘来了！”鸳鸯听了，便红了脸，说道：“怪道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平儿见鸳鸯满脸恼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枫树底下，轻抹一笔，点染园中景色。庚辰夹批云：“随笔带出妙景，正愁园中草木黄落，不想看此一句，便恍然值身于千霞万锦、绛雪红霜之中矣。”此亦《红楼》写景惯用笔法。坐在一块石上，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形景言词，始末原由，都告诉了他。鸳鸯红了脸，上文至此，写鸳鸯“红了脸”凡四，味其神理，前两次，乃因邢夫人劝嫁而“红了脸”，多含少女羞涩躁急之情；后两次，系因平儿打趣而“红了脸”，则多气恼不平之意，各极其态。向平儿冷笑道：“我只想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可人”前无明文，仅此一见。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据庚辰夹批，自袭人、琥珀，至金钏、茜雪等“这十来个人”，“就是十二钗”。是则，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支曲”所咏，乃为

"正册"之人;此处所云,或为"又副册"之人。而后文四十九回对十二钗,则另有一说。此如脂砚斋批所云:十二钗真似镜花水月,"无数可考,无人可指","迷离烟灼,纵横隐现",小说中并未明文榜布。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做?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十三回秦氏临终托梦于凤姐,赠言云:"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隐伏诸艳悲剧结局。此处鸳鸯说众丫鬟"各自干各自的去了",明示众人不幸命运,尤感悲凉。庚辰夹批云:"此语已可伤,犹未各自干各自去,日后更有各自之处也,知之乎?"我心里却仍是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这话我先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证的娶我去做大老婆③,我也不能去!"向平儿说明其志,何等决烈,为下文回应众人定一基调。

平儿方欲说话,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好个没脸的丫头,亏你不怕牙碜。"二人听了,不觉吃了一惊,忙起身,向山后找寻,不是别人,却是袭人,笑着走出来。问:"什么事情?也告诉告诉我。"说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了,袭人听了,说道:"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真真太下作了。太下作,诸本作"太好色"。下作,义为下流无耻,语体色彩尤进一层。三十回王夫人尝以"下作小娼妇儿"责骂金钏、三十六回凤姐以"下作东西们"讥笑执事媳妇。晚清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新中国未来记》等,亦曾习用"下作"一词形容贪官或奴才。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能放手了。"与上文贾母所说"左一个右一个"同义,赦老真正不堪。袭人敢于当众直言,斥骂大老爷贾赦"下作",同情鸳鸯抗婚;八十二回又写其为尤二姐冤死鸣不平,指责当家奶奶凤姐"何苦这样毒"。乃知袭人亦敢对当权者发泄不满,并非一味对上柔顺也。平儿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个法儿。"鸳鸯道:"什么法儿?"平儿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说,就说已经给了琏二爷了,大老爷就不好要了。"鸳鸯啐道:"什么东西!你还说呢。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谁知应到今儿了。""混语"语见三十八回螃蟹宴事,然凤姐所说是贾琏,今日所应则乃翁耳。袭人笑道:"他两个都不愿意,依我说,就和老太太说,叫老太太就说把你已经许了宝二爷了,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平儿与袭人所云,虽是玩话取笑,亦嫌轻薄,勿怪鸳鸯气急啐骂也。鸳鸯又是气,

又是臊，又是急，骂道："两个坏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为难的事，拿着你们当做正经人，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饶不管，你们倒替换着取笑儿。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来，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你们且收着些儿罢，别忒乐过了头儿！"结末数语，至理存焉　依程本末卷，平儿扶正，尚称"遂心"；袭人则欲守不能，终至改醮。天下之事，如白云苍狗，孰能料之？三用"都"字，言之慨然。

二人见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别多心。咱们从小儿都是亲姊妹一般，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儿。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鸳鸯道："什么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说得斩钉截铁。白居易《和李势女》云："妾死主意决，从此两无妨。愿信赤心语，速即白刃光。"鸳鸯此刻与李势女"主意"相同，即老子所谓"不畏死"而已。平儿摇头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时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平儿所虑是也。贾赦乃荣府长房，并袭官爵，实为宗法势力之代表，鸳鸯一弱女子也，焉能逃出其掌中？此乃鸳鸯悲剧根源。鸳鸯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过了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儿呢？与二十六回小红所云："不过三年五载"、"那时谁还管谁呢"同义。又，鸳鸯似有盼大老爷早死之意。孰料恶人往往长命，伏一百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圣人云"知者乐，仁者寿"，未必尽然也。那时再说。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的是有"气性"，已早认定一"死"字。伤心之至，悲愤之至。既抱定必死之志，势将坚执不移、抗争至死矣。

平儿、袭人笑道："真个这蹄子没了脸，越发信口儿都说出来了。"鸳鸯道："已经这么着，臊会子怎么样？你们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表示必将说得到，做得到。太太才说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儿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终久也寻的着。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不如我们两个，只单在这

里。”鸳鸯道：“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喝水强按头’吗？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说得气壮理直，何其洒落。“我不愿意”一句，尤为决绝所谓“家生女儿”，义同十九回袭人所说“家生子儿”。然袭人引此法律条例，乃有遵从之心；而鸳鸯实从人格自尊、人性自由而说，则含有轻蔑之意　故王伯沆批云，鸳鸯此语，是“能自树立之词”。人之气性不同，同一律例，对其态度亦有别　是所以袭人遭际令人惜，鸳鸯乃令人敬也。

正说着，只见他嫂子从那边走来。袭人道：“他们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说了。”鸳鸯道：“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4]，听了这话，他有个不奉承去的。”说话之间，已来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里没有找到，姑娘跑了这里来！你跟了我来，我和你说话。”平儿、袭人都忙让坐。他嫂子只说：“姑娘们请坐，找我们姑娘说句话。”袭人、平儿都装不知道，笑说：“什么话，这么忙？我们这里猜谜儿呢，等猜了再去罢。”鸳鸯道：“什么话？你说罢。”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里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鸳鸯道：“可是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连用六“笑”字，喜悦之情，恍然如睹。“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的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

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骂道：起身、啐脸、指骂，疾如利剑出鞘，寒峭逼人，与前之一味低头不语适相映衬。“你快夹着你那毯嘴，“毯嘴”一词，同甲本及庚辰、甲辰、列藏本、蒙府、戚序本作“油嘴”　此类粗话，多出诸《金瓶梅　、《姑妄言》中悍妇、娼妓之口，不意《红楼中丫头亦以此语骂人　张新之评以为“语妙无敌”　此种秽语，脂本别回尚有多例　如庚辰本五十八回之“屄崽子”与“咸屄淡舌”、六十回之“屄本事”、六十五回之“屄相干”等，甲乙两本相应词语改作“小崽子”与“咸嘴淡舌”、“什么本事”、“什么相干”，较为雅洁　此回之“毯嘴”，乃漏网之鱼也。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又是什么‘喜事’？鸳鸯此处两反问句后，脂本皆有歇后语，即“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及“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前句中“好画儿”一语，蒙府、戚序本作“好话”。好画，谐音“好话”。《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云：“贼囚，你夹道卖门神　　看出来的好画儿　”程本或因有些费解，故删之，不无可惜　改后文字较为通俗简练，是其优点。怪道成日家羡

藥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一番哭骂，痛斥世情。“金玉缘本”夹批谓“爽快人语极爽快，旨却深远，作者有谓言之。”一面骂，一面哭。平儿袭人拦着劝他。

他嫂子脸上下不来，因说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语说的好：‘当着矮人，别说矮话。’姑娘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人家脸上怎么过的去？”姚燮眉批云：“想嫂子为此等言者，意欲激二人以助己也，谁知点着大砲向里打。”袭人、平儿忙道：“你倒别说这话，他也并不是说我们，你倒别拉三扯四的。你听见那位太太、太爷们封了我们做小老婆？看三十六回所写，袭人此时尚未做宝玉“屋里人”，并无名分；六回所写，平儿是凤姐“通房丫头”，而非正式姨娘。故二人如此说也。然袭人月例，同于赵周二姨娘，人所共知；而所谓“通房丫头”，实乃妾之别名。故下文鸳鸯说“没分别出来”，让嫂子“挑出这个空儿来”。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他骂的人，自由他骂去，我们犯不着多心。”鸳鸯之兄金文翔夫妇，均为贾母专用奴仆。平袭二人，以此刺之，金家媳妇羞恼而去矣。鸳鸯道：“他见我骂了他，他臊了，没的盖脸，又拿话调唆你们两个。幸亏你们两个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出这个空儿来。”他嫂子自觉没趣，赌气去了。鸳鸯气的还骂，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罢了。

平儿因问袭人道：“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我们竟没有看见你。”袭人道：“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看我们宝二爷去了，谁知迟了一步，说是家去了。我疑惑怎么没遇见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见他的人，说也没去。我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可巧你从那里来了。我一闪，你也没看见。后来他又来了，我从这树后头走到山子石后，我却见你两个说话来了，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袭人所云，零零碎碎，实为补明上文，说明来由，以引出下文，另起一波。文章气局，有张有弛，便不絮烦。

一语未了，又听身后笑道：“四个眼睛没见你？你们六个眼睛，还没

见我呢。”三人吓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谁，却是宝玉。突兀而来，紧捷之至　鸳鸯入园，既遇平儿，又遇袭人，复遇宝玉，穿插嫂子来找，四人出场，各各不同　袭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里来着？”宝玉笑道：“我打四妹妹那里出来，迎头看见你走了来，我想来必是找我去的，我就藏起来了哄你。看你扬着头过去了，进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问，我在那里好笑。等着你到了跟前，吓你一跳。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的。我探头儿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们两个，我就绕到你身后头。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里了。”想见宝袭二人，你找我哄，你藏我躲，活脱似画　与上文袭人藏身山石后一段相映带，两者均于平闲处作一波折，行文气局厚重，笔不呆板　王伯沆评曰：“如画山水，愈皴愈厚，愈钩勒愈瘦绉　又如水月镜花，非一非异，各有精采　在文家唯左传、国策、史记有此绝技，不图于小说中见之　看官切勿草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叙来妙趣横生。平儿笑道：“咱们再往后找找去罢，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宝玉笑道：“这可再没有了。”

鸳鸯已知这话俱被宝玉听了，只伏在石头上妆睡。宝玉推他笑道：“这石头上冷，咱们回屋里去睡，岂不好？”说着，拉起鸳鸯来。又忙让平儿来家吃茶，和袭人都劝鸳鸯走，推之、说之、拉之、劝之，关切体贴、理解同情，尽容其中，宝玉可谓处处用情　鸳鸯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红院来。宝玉将方才的话俱已听见，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回看四十四回，写宝玉因在平儿前“稍尽片心”，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　此回写替鸳鸯不快，歪在床上，默默无语　一喜一悲，相映成章，极写宝玉之痴情

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亲，凤姐因说：“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来。他哥哥文翔，现在是老太太的买办。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上的头儿。”补明鸳鸯一家，各有其职，照应上文邢夫人所云“想必你有老子娘”及平儿所说“你是这里家生女儿”句　叙事穿插，自然无痕　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妇来，细细说给

他。那媳妇自是喜欢，兴兴头头去找鸳鸯，指望一说必妥。不想被鸳鸯抢白了一顿，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羞恼回来。便对邢夫人说："不中用，他骂了我一场。"因凤姐儿在旁，不敢提平儿，说："袭人也帮着抢白我，说了我许多不知好歹的话，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罢。谅那小蹄子也没有这么大福，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邢夫人听了，说道："又与袭人什么相干？他们如何知道呢？"又问："还有谁在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凤姐儿忙道："你不该拿嘴巴子把他打回来？我一出了门，他就逛去了，回家来，连个影儿也摸不着他。平儿去逛园，本凤姐遣之也，今则如此说，真巧于掩饰 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来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没在跟前，远远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过是我白忖度着。"前则明明说"还有平姑娘"，此又说看"不真切"、"白忖度"，何以前后抵牾．盖金家媳妇被平、袭挖苦，恼恨在心，虽不敢提平儿，此因邢夫人一问，不觉脱口而出 既见凤姐掩饰，自知失言，赶忙改口。金家媳妇亦一善于见风使舟

凤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来，告诉我家来了，太太也在这里，叫他快着来。"丰儿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字儿，请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奶一进门，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说：'告诉奶奶，我烦他有事呢。'"随机圆谎，说来活像 张笑侠 读红楼梦笔记 评云："有个伶俐凤姐，就有个伶俐平儿；有个伶俐平儿，就有个伶俐丰儿 强将手下无弱兵，诚不虚也 "凤姐儿听了方罢，故意的还说："天天烦他，有什么事情？"主仆一唱一和，通 饰，金 的虽知就里，不敢明言；邢夫人被蒙哄，无计可施矣 家常细 ．写 亦曲尽世情

邢夫人无计，吃了饭回家，晚上告诉了贾赦。贾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贾琏来，说："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贾琏回道："上次南京信来，金彩已经得了痰迷心窍，那边连棺材银子都赏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来无用。他老婆子又是个聋子。"前借凤姐之口，简括鸳鸯一家，此借写贾琏答语，交待其南京病残父母，随起随结，不枝不蔓，叙事简净 贾赦听了，喝了一声，又骂："混账！没天

理的囚攮的，偏你这么知道。还不离了我这里！”骂得莫名其妙，语无伦次，因不得鸳鸯，赦老气，败坏矣 唬的贾琏退出。

一时又叫传金文翔。贾琏在外书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见他父亲，只得听着。一时金文翔来了，小幺儿们直带入二门里去，隔了四五顿饭的工夫，才出来去了。所谈何事，写得隐隐秘秘，令人悬疑，下文始加补明，省却多少笔墨 贾琏暂且不敢打听，隔了一会，又打听贾赦睡了，方才过来。至晚间，凤姐儿告诉他，方才明白。

且说鸳鸯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此必赦老筹划安排也 为强娶鸳鸯，先是邢夫人向其本人说；此则令金文翔接回当面再说，夫妻二人，费尽心机 鸳鸯意欲不去，只怕贾母疑心，只得勉强出来。他哥哥只得将贾赦的话说给他，又许他怎么体面，又怎么当家做姨娘，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

他哥哥无法，少不得回去回覆贾赦。贾赦恼起来，因说道：“我说给你，叫你女人和他说去。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宋无名氏 鹧鸪天 云：“五百人中第一仙 等闲平步上青天 ……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 少年 ”见南宋吴枋 宜斋野乘 “状元词误”条 赦老所引诗句，貌似俚语，当源自该“状元词”，仅易一字而已 原词指少年举子容易 科夺 ，因而状元及弟。“嫦娥” 折桂，语 双关 赦 仅取一面， 女 ，以 羞臊，以泄 恨 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一派丑语，实不 闻 姚 眉批曰：“赦老作此 语，无 耻 ， 为人也可知矣 ”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来，以后谁敢收他？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外边聘个正头夫妻去。叫他细想，凭他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5]！所谓 作常人妻，不愿为主妾，何罪之有， 实 至极，如此， ，鸯只有一死矣 要不然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有多少好处。”贾赦说一句，金文翔应一声“是”。贾赦道：“你别哄我，明儿我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你们说了，他不依，便没你们的不是；若问他，他再依了，仔细你们的脑袋！”金文翔忙应了又应，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诉

他女人转说，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把个鸳鸯气的无话可回，想了一想，上文云贾赦"想了一想"，谋划出焉，激起下文威胁鸳鸯一段文字；此处写鸳鸯"想了一想"，主意定焉，引起下文哭诉贾母一段文字。一"想"字中有多少斟酌便说道："我便愿意去，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声老太太去。"他哥嫂只当回想过来，都喜之不尽，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

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儿、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上写贾赦夫妇，一使金家的枫树下来劝鸳鸯，一令金文翔接回单独面谈，盖均怕人知也。此写众人在贾母跟前毕集凑趣，则鸳鸯来哭诉，乃分明使贾赦夫妇贻笑于人也 鸳鸯看见，忙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怎么说，今儿他哥哥又怎么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发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凭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据 清高宗实录 卷一，弘历登基前为"宝亲王"，故或指此处"宝天王、宝皇帝"隐射乾隆帝，进而称赞鸳鸯蔑视君权，目空一切 理似宜也，惜嫌穿凿 此属誓辞，鸳鸯仅藉以表示抗婚决心，当无额外深意 否定君权属现代意识，卓特之士如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方可参悟一二 鸳鸯乃一介丫鬟，似不可能具而备之 至于作者，如此措辞，可谓险笔，胆量不小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支吾，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里头长疔！"一番哭诉，指天划地，愤恨自誓，字字斩钉截铁，句句气薄霄汉，鸳鸯之"心胸气性"，题面之"誓绝"意旨，表露无遗 鸳鸯命运，自此乃与贾母残年相伴，一旦贾母死去，失去庇护，便只有死路一条 原来这鸳鸯一进来时，便袖内带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铰。众婆子、丫鬟看见，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铰的不透，连忙替他挽上。回应上文"乌油头发"一句，文字细切。

贾母听了，气的浑身打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

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顺，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了这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因邢夫人不在身旁，而拿王夫人顶缸，错怪于人，责之无理。比之宝玉被笞、训斥贾政时，何其威严；此则一时气极，迁怒他人，似“老糊涂矣” 故庚辰夹批云：“千奇百怪，王夫人亦有罪乎？老人家迁怒之言，必应如此 ”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王夫人惶恐、尴尬之态如见。或云贾母一番迁怒言辞，有借机敲打小儿媳之意，似嫌求之过深 王夫人因而悚惧，则是实情 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劝的了。李纨一听见鸳鸯这话，早带了姊妹们出去。

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现是亲妹妹，自然也不好辩；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发不敢辩；历数众人，而独无黛玉者，当如上回所云，因其旧病复犯，“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故也 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随众出去，转身回来，窗外一听，进屋劝说，写探春精细乃尔，确是一“有心”人 “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其言虽简，理中要害，一语解纷 毕竟探春有胆识，有见地 洪秋蕃 红楼梦抉隐 谓其“神智爽朗，能推事理，料衰亡 ”此已为五十六回“敏”字埋根

话未说完，贾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不像我们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婆婆跟前不过应景儿。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妈只答应“是”，又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儿子媳妇，也是有的。”贾母道：“不偏心。”因又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宝玉笑道：“我偏着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要不认，却推谁去？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联系四十四回宝玉愿替贾琏向平儿“赔不是”看，此愿替贾赦夫妇“认不是”，不惟回护母亲王夫人，亦隐含有对鸳鸯命运之同情 贾母笑道：“这也有理。你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

着宝玉罢。”宝玉听了，忙走过来，便跪下要说。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来，说：“快起来，断乎使不得，难道替老太太给我赔不是不成？”宝玉听说，忙站起来。

贾母又笑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和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个‘不是’。”凤姐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是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我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真是“舌有莲花”，短短数语，妙语解颐，既奉承贾母，又自推其责，又开脱贾赦，恰如王希廉所评：“探春劝贾母，开脱王夫人，凤姐派贾母不是：一个劝得有理，一个派得有趣，真是善于劝解者 ”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么着，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凤姐儿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当着众人，贾母一则说邢氏“一味怕老爷”，一则说贾赦是“没脸的公公”，如此夫妻，的是一对“ 尬人” 回题文意，圆满一结 凤姐儿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⑥，和他混罢咧。”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丫头回说：“大太太来了。”王夫人忙迎出去。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牙子家：旧称居中倒卖的经济人为“牙子”。这里指人贩子。

② 积粘：不爽快。亦作“滞粘”。

③ 三媒六证：泛指旧时男女婚嫁时的媒人及证婚人。极言婚事之郑重。

④ 六国贩骆驼的：比喻四处招揽生意、爱管闲事儿的人。

⑤ 伏了他：伏，张本、金本作“服”。伏，通“服”。古书中两字多混用。

⑥ 烧糊了的卷子：比喻面貌丑陋。卷子，一种面食品。《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一回有此语。

回 评

此回题旨，重在描写鸳鸯。前文“三宣牙牌令”，显示其势派，突出其在

贾府丫鬟群中特殊地位；此回"誓绝鸳鸯偶"，则称扬其人格，表现其清操浩气。大老爷贾赦，欲讨鸳鸯作妾，软硬兼施；鸳鸯不受利诱，不畏威逼，不惧险恶，坚决抗争，并当众剪发明志，愤泣自誓，宁死不嫁，以维护人格自由。至后文一百十一回，贾母死后，鸳鸯走投无路，自缢身死，以保全自身尊严。胡兰成《读了红楼梦》称赞说："她和袭人一般的伏侍人，但她比袭华贵。她是丫头，看来却不像丫头，自然也不是小姐、奶奶、夫人，但她是他们全体。"通书摹写鸳鸯，抗婚一节，文情事理，尤为入化，实是最重一笔。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称鸳鸯、司棋、尤三姐为《红楼》中"三烈女"。身为"家生女儿"，鸳鸯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品格可敬；然遭遇厄运，终被毁灭，引人怜悯。依西方悲剧观视之，此即鸳鸯之悲剧也。

此回因鸳鸯事件，并写及贾府种种亲情关系、色色人物个性。贾赦为纳鸳鸯，软劝强逼，不惟荒淫，更是霸道。邢夫人秉性愚懦，不明事理，惟贾赦之命是听，以求自保，结果取辱贻羞。回目中"尴尬"二字，不轻不重，贴合贾赦夫妇斯时处境，颇得神理。对此事也，凤姐先是忠言相劝，邢氏不听；赶忙转帆奉承，邢氏喜之不胜；后乃机智避嫌，摆脱干系。其心机、手腕，无人能及。鸳鸯兄嫂，则不念亲情，奉命传言劝说、警告诱骗，一派势利。鸳鸯向贾母哭诉，贾母生气，不满贾赦、邢氏，并连累呵叱王夫人。一细事也，夫妻、婆媳、主仆、兄妹、姑嫂、母子间之嫌隙、猜忌、冷漠、自私，一齐暴露。

此回只写鸳鸯拒婚一事，情节单纯，然叙事曲折，文气充沛。回首姚燮眉批曰："贾赦要讨鸳鸯，又是一篇题目，曲曲折折，极写鸳鸯。"开端数语，收束上回风雨夕一段文字；继而直落本题，用笔紧捷。正文叙事，乃以鸳鸯为主线，转环勾联，展现情节。叙次分作六层：首写邢氏婉言劝嫁，鸳鸯始终低头不语；次写平儿、袭人玩话戏谑，鸳鸯表明心迹，誓不嫁人；三写鸳鸯嫂子来劝，鸳鸯气极，破口大骂；四写邢氏无计可施，贾赦气夯胸脯，传话鸳鸯，以势相逼；五写鸳鸯向贾母痛陈原委，矢志抗婚；最后以凤姐一谑作结，诙谐入妙。平实写来，不蔓不枝，题旨贯通。

此回写鸳鸯拒婚，其对众人之情态，各各不同。如对太太邢夫人之劝嫁，是因"害臊"，多次"红了脸"，一直"低头"不语；对侪辈平儿、袭人之戏言，是"满脸恼意"，"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又是"骂"；对嫂子之哄骗，是

“死劲啐一口”，而“哭骂”；对宝玉之用情，是“伏在石头上妆睡”；对大老爷贾赦之利诱，是“咬定牙不愿意”，对其威胁，则“气的无话可说”；终乃“怀一致死之心”，“一面哭，一面说”，向贾母痛诉首尾。通篇遣辞措意，恰如其分，而鸳鸯之心胸气性，写照如生，如睹如闻。

依宝玉与鸳鸯关系言，此回乃一转折点。前文二十四回尝写宝玉要吃鸳鸯嘴上胭脂，何其亲昵，脂评谓鸳鸯亦“幻情中人”。而发誓拒婚后，鸳鸯乃有意疏远宝玉，以践其言。五十二回写宝玉叫鸳鸯看其孔雀裘，鸳鸯摔手而去，了无沾着。七十回写丫头按例“指配”，鸳鸯“发誓不去”，之后“一向未和宝玉说话”，言行如一。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话说王夫人听见邢夫人来了，连忙迎着出去。邢夫人犹不知贾母已知鸳鸯之事，正还又来打听信息。进了院门，早有几个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才知道。待要回去，里面已知；又见王夫人接出来了，少不得进来。先与贾母请安，贾母一声儿不言语，自己也觉得愧悔。邢夫人亦知愧悔，然悔之晚矣　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薛姨妈、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也都渐渐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

贾母见无人，上回写责说王夫人，乃当众之面，盖因气急盛怒，而出语不检，平白怪罪之也　此际训斥邢夫人，则在"无人"之时，当乃事过境迁，心平气静，有意为之留脸面也　两样局面，两种心境，切合情事　方说道："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的[1]，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了，你还怕他使性子。我听见你还由着你老爷的那性子闹。""你倒也"云云，词严色厉，冷嘲热讽，字字有刺，邢夫人闻之，能不羞愧？"由着你老爷那性子闹"，乃照应上回邢氏对凤姐所说贾赦"先和我闹起来"句意，责怪其心性怯弱，不知身份　而云"我听见"，则必由凤姐传言之也，补文中之所未写　邢夫人满面通红，回道："我劝过几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儿。"贾母道："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生的多病多痰[2]，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也是天天'丢下爬儿弄扫帚'[3]。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减了。他们两个就有些不到的去处，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的，他就要了来；

该添什么，他就趁空儿告诉他们添了。鸳鸯再不这么着，娘儿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那里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还是天天盘算和他们要东要西去？我这屋里有的没有的，剩了他一个，年纪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气性格儿，他还知道些。他二则也还投主子的缘法，他也并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银子去。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他说什么，从你小婶和你媳妇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连你小婶、媳妇也都省心。我有了这么个人，就是媳妇、孙子媳妇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又弄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个真珠儿是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此言鸳鸯实实可靠，自己不能少离　姚燮眉批曰："实情如此，非贾母之偏护鸳鸯也"三十九回李纨尝说"老太太屋里，要没鸳鸯姑娘，如何使得？"如非鸳鸯，老太太当舍之矣　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就是，四十四回写贾琏与鲍二媳妇通奸，贾母尝云："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此写贾赦垂老好色，强逼鸳鸯为妾不成，贾母不责一字，反说"要什么人"、"买去就是"　是知所谓"诗礼之族"之贾府，不惟教子无方，实乃纵子胡为也　对宝玉过分溺爱，对贾赦过分放纵，贾府走向败亡，贾母亦有责矣　要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尽了孝的一样。贾母、贾赦母子不睦，人尽知也　贾母此语，严峻决绝，使赦闻之，能不悚然　你来的也巧，就去说，更妥当了。"

说毕，命人来："请了姨太太、你姑娘们来。才高兴说个话儿，怎么又都散了？"凤姐等因何散去，贾母明知其故，此则佯为不解，命人去请　盖因其责说邢夫人既毕，话已说明，事已决断，截然而止，而不愿复听其置词也，何等心机　洪秋蕃评："贾母绝妙收科，文章绝妙衔接。"贾母命"人来"凡两见，此时一见，五十六回重见之，然声吻不同，各寓妙旨。丫头忙答应找去了。众人赶忙的又来，只有薛姨妈向那丫鬟道："我才来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那丫头道："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罢。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一不知名之丫头，亦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声口如闻，只此一斑，作者写人之

功力　知矣　薛姨妈笑道："小鬼头儿！你怕什么？不过骂几句就完了。"说着，只得和这小丫头子走来。贾母忙让坐，又笑道："咱们斗牌罢。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咱们一处坐着，别叫凤丫头混了我们去。"薛姨妈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儿。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还是添一两个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个人。"凤姐儿道："再添一个人，热闹些。"贾母道："叫鸳鸯来，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儿。"叫鸳鸯来者，不惟让其看牌，实写老祖宗体贴鸳鸯之心也　姚燮眉批味之甚细，曰："贾母之要鸳鸯看牌者，特宠之以释其闷也，可以知平日待鸳鸯之心"凤姐笑了一声，向探春道："你们知书识字的，倒不学算命？"探春道："这又奇了，这会子你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钱，又想算命？"凤姐儿道："我正要算算，今儿该输多少。我还想赢呢？你瞧瞧，场儿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极善得空便入，诙谐斗趣，承色博笑，宜乎贾母爱之也

一时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下首。鸳鸯之下，便是凤姐儿。铺下红毡，洗牌告幺[4]，五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儿与凤姐儿。凤姐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蹰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牌，再顶不下来的。"薛姨妈道："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凤姐儿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妈道："你只管查。你且发下来，我瞧瞧是张什么。"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一"看"、一"笑"、一"道"，光景如见，知薛姨亦善奉陪酬对，取容于人　凤姐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贾母笑的已掷下牌来，说："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凤姐儿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这是自己发的，也怨不得人了。"贾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问着你自己才是。"又向薛姨妈笑道："我不是小气爱赢钱[5]，原是个彩头儿。"写四人斗牌，　鸯暗示，凤姐心照，薛姨会意，三人通同播弄贾母，讨其欢心；而贾母不知，犹谓"　得彩头"，扬扬自　　　采　袁氏世范　"睦亲"云："高年之人，作事

　　。　　　利，　饮　果小　，与孩儿玩狎　为　，　知

而顺适其意，则尽其欢矣"行文亦盘旋周匝，笔势饱满。薛姨妈笑道："我们可不是这样想，那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

凤姐儿正数着钱，听了这话，忙又把钱穿上了[6]，向众人笑道："够了我的了！竟不为赢钱，单为赢彩头儿。我到底小气，输了就穿钱，快收起来罢。"贾母规矩是鸳鸯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映带前文，着墨细切。上写因邢夫人之来，鸳鸯"回房生气"，后贾母为释其闷，叫来"看牌"；此又疑其气恼，而不洗牌 用笔轻描淡写，似不轻意，而贾母宠爱鸳鸯之心则尽出之矣 鸳鸯拿起牌来，笑道："奶奶不给钱么。"贾母道："他不给钱，那是他交运了。"便命小丫头子："把他那一吊钱都拿过来！"小丫头子真就拿了，搁在贾母傍边。凤姐儿笑道："赏我罢，照数儿给就是了。"薛姨妈笑道："果然凤姐儿小器，不过玩儿罢了。"

凤姐儿听说，便站起来拉住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箱子，笑道："姑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写凤姐行容活泼，措语乖巧，凑趣逗人，满座生春，此正显其一生之可爱处也 正说着，偏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来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凑巧平儿送钱来，又成凤姐逗趣话题 姚燮评曰："言之舌底有神 作书者笔尚有鬼， 令人爱杀"于是贾 欢甚 " 嘴"云云，佯怒耳 情景宛然

平儿依言，放下钱，也笑了一回，方回来。至院门前，遇见贾琏，问他："太太在那里呢？老爷叫我请过去呢。"平儿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 凤姐 ，几 ．，

尔 ． ＿ 趁早儿丢开手罢。老太太生了半日气，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的趣儿，才略好了些。"贾琏道：

"我过去，只说讨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赖大家去不去，照应四十五回赖嬷嬷请贾母等九月十四日去赖家吃酒听戏事，点逗本回。好预备轿子。又请了太太，又凑了趣儿，岂不好呢。"平儿笑道："依我说，你竟别过去罢。合家子连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这会子你又填限去了。"贾琏道："已经完了，难道还找补不成？况且与我又无干。二则，老爷亲自吩咐我请太太去，这会子我打发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没好气呢，指着这个拿我出气罢。"说着就走。平儿见他说的有理，也就跟了贾琏过来。

到了堂屋里，便把脚步放轻了，往里间探头，只见邢夫人站在那里。凤姐儿眼尖，先瞧见了，便使眼色儿，不命他进来，又使眼色与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贾母跟前。贾母一回身，贾琏不防，便没躲过。贾母便问："外头是谁？倒像个小子一伸头的是的。"凤姐儿忙起身说："我也恍惚看见有一个人影儿。"一面说，一面起身出来。

贾琏忙进去，贾母并未看清，凤姐亦已"出来"，贾琏偏"忙进去"，想欲与老太太"凑趣儿"，岂料讨场没趣　琏二爷不及凤姐灵警多矣。陪笑道："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门？好预备轿子。"贾母道："既这么样，怎么不进来，又做神做鬼的。"贾琏陪笑道："见老太太玩牌，不敢惊动，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贾母道："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他多少问不得？那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这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吓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玩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回映四十四回"变生不测"一段，妙在贾母将"鲍"字误作"赵"字，随笔生趣　洪秋蕃评称其"于一字之中，亦能蹴一波澜，作一跌　，更是奇观"说着，众人都笑了。

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去。"贾母也笑道："可不，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提起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气。我进了这门子做重孙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个重孙子媳妇了，　母"

　"，当指贾兰　据"红楼　历"　兰是年十一岁，书中　其已娶

　　　　"亲　，　内不传"　连头带尾五十四年，

荣府生活之年　　红楼　历"，　　年当为七十一岁，照五十四年十

贾母乃于十七岁时嫁入贾府　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从没经过这些事。贾母乃贾府鼎盛时期之"过来人"。"大惊大险"云云，正道出贾氏家族往昔创业之维艰　七回焦大斥骂贾蓉亦云："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主仆所说，恰恰对景　而所谓"这些事"者，当指贾赦、贾琏父子之不堪行径也　子白昼宣淫，逞威仗剑，故意要杀其妻；父逼母婢为妾，作事尴尬，致婢当众剪发明志。家教隳堕，子孙不肖，此则喟叹贾府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矣　还不离了我这里呢！"

贾琏一声儿不敢说，忙退出来。平儿在窗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说你不听，到底碰在网里了。"正说着，只见邢夫人也出来。贾琏道："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搁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这没孝心的种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还不好好的呢。这几日生气，仔细他捶你。"与上文贾琏所说贾赦"正没好气"句相照应，可知赦老对鸳鸯事一直中怀耿耿　贾琏道："太太快过去罢，叫我来请了好半日了。"说着，送他母亲出来过那边去。

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略"字醒目，写出邢氏之禀性愚弱、不敢多言　张新之评曰："'略'字下得极妙，能把邢氏见识和盘托出　以一字绘全神，古大家能有几人！"贾赦无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久费了五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里，不在话下。赦老购买嫣红之使费，诸本均作"八百两"，甲本亦然，惟乙本作"五百两"　或因花费过高，故略降之　依今日物价折算，"八百两"约计十六万元，"五百两"约计十万元，俱甚昂贵　赦老荒淫无度，一斑大如斗　侯会 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 谓，雪芹写嫣红价码，实有典可依　清人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 第十九回写纨绔子弟晁源纳旦角戏子小珍哥为妾，便花八百两银子。众人诧异："有八百两银子，打不出个银人来么？"析之甚详，可参看　这里斗了半日牌，吃晚饭才罢。自上回至此，写贾赦逼讨鸳鸯事，结末以斗牌作陪笔，收束此案，文不直板　以下接榫四十五回赖嬷嬷请酒一段，递入本回题面　此一二日间无话。

转眼到了十四，黑早，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贾母高兴，便带了王夫

人、薛姨妈及宝玉姐妹等至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动人的。奴才家亦有宽阔花园，写赖家暴发之象，正反衬贾府之走向衰败　五十六回探春派人管理大观园花木，兴利除弊，即由赖家花园起念　外面大厅上，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并几个近族的都来了。那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大家子弟作部[7]。请现任官长、大家子弟，显然有拉拢之意，其人格可知

因其中有个柳湘莲，柳湘莲乃宝玉第三个男性知己，亦为书中一关键人物，于此回郑重出之　王伯沆批云："湘莲者，相怜也　与柳相怜，其姿态可想正是从柳如是化出"聊作一说　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戏，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串戏，义即扮演戏文　明清士人多有喜好此道者　如明沈璟《博笑记》第十五出云："有一个新串戏的小旦，极标致，活像妇人"串戏之人，俗称"票友"　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十云："票友多学生、净，习花旦者殊鲜，以受侮太甚也"柳湘莲年轻貌美，又喜串生旦戏文，是故被误认作"风月子弟"也　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正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进。这一天可巧遇见，乐得无可不可。且贾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了两出戏。下来，移席和他一处坐着，问长问短，说东说西。嘉庆时人潘际云《串客班》诗有句云："主人殷勤再三请，歌喉一串氍毹开　抛黄金，涂粉面，下场拭洗重相见"小说所写情景，与潘诗相类

那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此八字，可谓湘莲一生心性定评　其中"侠"字是眼，庚辰本二十六回畸笏叟评有湘莲等"侠文皆各得传真写照之笔"一语，据此，论者或谓八十回后之湘莲乃一"义侠人物"　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误认作优伶一类。一段用倒叙手法，补明湘莲身世来历，为之立一小传　对其人也，宝玉而外，惟尤三姐知之　此详写其性情、身份，正以衬三姐识见之不凡也　以之伏六十五回"思嫁"、六十六回"情归"三姐一段文字　那赖大之子赖尚荣，与他素昔交好，故今儿请来做陪。不想酒后别人犹可，独薛蟠又犯了旧病。此所谓

"旧病",当指九回薛蟠对"两个多情小学生"香怜、玉爱之"龙阳"之兴 之后,薛蟠此"病",仍一犯再犯 七十五回谓其与傻大舅邢德全、贾珍等仍召唤"两个陪酒的娈童",搂抱调情 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开完事。无奈赖尚荣又说:"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才一进门,虽见了,只是人多不好说话,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他还有话说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来,你两个见了再走,与我无干。"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悄悄告诉,请出宝二爷来。"那小厮去了。没一杯茶时候,果见宝玉出来了。赖尚荣向宝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给你,我张罗人去了。"说着,已经去了。前文曾写宝玉会秦钟、路谒北静王、得识蒋玉函,此乃写与柳湘莲友情 此四人,虽身份有别,然皆具风流之性,不同于薛蟠等浊臭之辈,是乃宝玉乐与四人交接亲厚之因,此即庚辰所批曰:"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 "

宝玉便拉了柳湘莲,到厅侧书房坐下,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道:"怎么不去?前儿我们几个放鹰去[4],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坟上站不住。我背着众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略又动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补明湘莲与秦钟亦是故交,为之修坟,可知湘莲不惟"素性爽侠",且朋友衷情,死生相系,亦一"情种"也。此尤与宝玉同气相投,姚燮眉批认为"惟玉与莲,犹有张范遗风"

宝玉说:"怪道呢。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唐人李群玉 寄人 云:"寄语双莲子,须知用意深 莫嫌一点苦,便拟弃莲心 "宝玉用莲蓬祭扫秦钟坟墓,有两心相连或我心犹苦之意 但时间为"上月",似有舛讹 近人胡钦甫 红楼梦摘疑 云:"按上月当是指八月,八月那有莲蓬."八月是仲秋,而莲蓬产于盛夏也 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没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这几个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清朱锡绶 幽梦续影 云:"富贵作牢骚语,其人必有隐忧 "七回宝玉向秦钟慨叹:" `贵二字,真真把人涂毒了 "此又以行动不得自由为"恨" 可

知其厌恶"富贵"、向往自由之心　此宝玉平等意识之又一证也　柳湘莲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十月初一日，俗称"寒衣节"，旧时与清明、中元并称三大"鬼节"。清查揆《燕台口号一百首 之四十七自注："十月朔烧纸于门外，曰'烧寒衣'　纸钱银锭作大封套，上写其祖先某某收折。"是知依旧俗，纸裁寒衣，焚于门外即可，如寄书然　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卷二言之尤详　湘莲之于秦钟，则欲去"上坟"，其仪式尤为隆重，情谊愈见亲厚　你知道，我一贫如洗，照应上文"弄了几百钱"句，可知湘莲家境之窘迫，而更显其待友之衷情　家里是没的积聚的；总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儿留下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9]。"思之周至，以写其朋友之情不以贫富而改移，此正湘莲之可敬处

宝玉道："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柳湘莲道："你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游逛三年五载再回来。"宝玉听了，忙问："这是为何？"柳湘莲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过了。"微露"心事"，照应上文薛蟠等无礼，湘莲"心里不快"句　"冷笑"二字，写其憎恶之情，爽侠之气，隐然如见　其所以别去者，非畏薛蟠之辈，而因关碍宝玉，有意避之也　此则湘莲深细可爱处　宝玉道："好容易会着，晚上同散，岂不好？"湘莲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样，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宝玉想一想，说道："既是这么样，倒是回避他为是。只是你要毕真远行[10]，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的去了。"说着，便滴下泪来。柳湘莲说道："自然要辞你去，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了。"说着，就站起来要走，又道："你就进去罢，不必送我。"一面说，一面出了书房。一富家儿，一贫窭子，如此深情，实实难得，因其"同心"也

刚至大门前，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叫："谁放了小柳儿走了？"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复思酒后挥拳，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见他走出来，如得了珍宝，忙趔趄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莲道："走走就来。"薛蟠笑

道："你一去，都没了兴头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凭你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哥，只别忙。你有这个哥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

湘莲见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恼，早生一计。拉他到避净处，笑道："你真心和我好，还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听见这话，喜得心痒难挠，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样话来？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莲道："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到我下处，"下处"者，此指优伶之住所也，俗称"像姑堂子"　清阙名 燕京杂记 云："优童自称其居曰下处　到下处者，谓之打茶围　置酒其中，歌舞达旦，酣嬉淋漓，其耗费不知伊于胡底 "湘莲借此诱骗薛蟠，蟠喜之不尽，酒醒一半矣，活画其呆相。咱们索性喝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11]，从没出门的。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到了那里，伏侍人都是现成的。"

薛蟠听如此说，喜的酒醒了一半，说："果然如此？"湘莲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呆子，自说"不是呆子"，反射题面，为之一笑　怎么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认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莲道："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湘莲此云"北门外头"，下文写其地"人烟稀少"，均同北京城地理情况吻合。"北门"似即德胜门或安定门　四十三回写宝玉私祭金钏儿，亦出"北门"，其地"冷冷清清"，与此处描写斗榫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七以为，此指北京城门。薛蟠道："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湘莲道："既如此，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咱们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他们就不留神了。"薛蟠听了，连忙答应道"是"。

二人复又入席，饮了一回。那薛蟠难熬，已拿眼看湘莲[12]，心内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并不用人让，自己就吃了又吃，不觉酒有八九分了。湘莲就起身出来，瞅人不防，出至门外，命小厮杏奴：柳主杏仆，名含春意。唐人韩偓 御制春游长句》云："柳带似眉全展绿，杏苞如脸半开香 "柳之小厮名杏奴，柳杏相映成趣　王伯沆谓其"必柳兄之孌童也"　"先家去罢，我到城外就来。"说毕，已跨马直出北门，桥上等候薛蟠。

一顿饭的工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马，远远的赶了来，张着嘴，瞪着眼，头似拨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活画出呆霸王情急神态。"呆"得可爱 及至从湘莲马前过去，只顾往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湘莲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马随后跟来。薛蟠往前看时，渐渐人烟稀少，便又圈马回来，再不想一回头见了湘莲，如获奇珍，忙笑道："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湘莲笑道："快往前走，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好了。"说着，先就撒马前去。薛蟠也就紧紧跟来。

湘莲见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带苇塘，便下马，将马拴在树上，向薛蟠笑道："你下来，咱们先设个誓。日后要变了心，告诉别人的，就应誓。"薛蟠笑道："这话有礼[13]。"连忙下马，也拴在树上，便跪下说道："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一言未了，只听"镗"的一声，背后好似铁锤砸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迸，身不由己，就倒在地下了。湘莲走上来瞧瞧，知道他是个不惯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气力，向他脸上拍了几下，登时便开了果子铺。湘莲只用得"三分气力"，霸王脸上便似"开了果子铺"；若使全力，则有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拳开"油酱铺"，两拳开"彩帛铺"，三拳做"全堂水陆道场"矣，岂只开果子铺哉！ 红楼 得 水浒》笔意，而别出机杼

薛蟠先还要扎挣起身，又被湘莲用脚尖点了一点，仍旧跌倒。口内说道："原来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一面说，一面乱骂。湘莲道："我把你这瞎了眼的，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说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从背后至胫，打了三四十下。何等痛快 三国 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可与此处" 王调情 苦打"对看，皆大快人心之事

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觉得疼痛难禁，由不的"嗳哟"一声。湘莲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说，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向苇中泞泥处拉了几步，滚的满身泥水，又问道："你可认得我了？"薛蟠不应，只伏着哼哼。湘莲又掷下鞭子，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呆 王亦有贼 ，此谎言乜 肋条

何尝折？看下文“并未伤筋动骨”一语可知。点染此句，薛蟠形象尤为生动

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错听了傍人的话了。”湘莲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说现在的。”薛蟠道：“现在也没什么说的，不过你是个正经人，我错了。”湘莲道：“还要说软些，才饶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莲便又一拳。薛蟠“嗳”了一声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薛蟠忙“嗳哟”叫道：“好老爷！一番服低讨饶，先叫“好兄弟”，又遭一拳；再叫“好哥哥”，又连两拳；直待叫“好老爷”，方才住手　薛蟠不堪之至，霸气荡然无存矣。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已后，我敬你怕你了。”湘莲道：“你把那水喝两口。”

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这水实在腌臜，怎么喝的下去！”湘莲举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说着，只得俯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咽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湘莲道：“好腌臜东西，你快吃完了，饶你。”薛蟠听了，叩头不迭，说：“好歹积阴功，饶我罢！这至死不能吃的。”湘莲道：“这么气息，倒熏坏了我！”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14]。这里薛蟠见他已去，方放下心来，后悔自己不该误认了人。此真悔悟也，为六十六回柳薛和好、结拜为兄弟伏脉。待要扎挣起来，无奈遍体疼痛难禁。以上写湘莲诓薛蟠一段，与前文凤姐赚贾瑞一桩罪案，同一机变，遥相对照。论者或谓两者均为《风月宝鉴》中故事　夫贾瑞，本深知凤姐之为人也，奈被色迷，而不自量，遂自投罗网，终至送命。此命案也，贾瑞固咎由自取，凤姐亦阴毒过矣。至若薛蟠，则误认湘莲身份，全不识人，乃至调情受骗，痛遭苦打，可憎亦复可怜　只因湘莲留情，自己亦“后悔”，报与瑞不同耳

谁知贾珍等席上忽不见了他两个，各处寻找不见。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许跟去，谁敢找去。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直找出北门，下桥二里多路，忽见苇坑傍边薛蟠的马拴在那里。众人都道：“好了！有马必有人。”一齐来至马前，只听苇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来一看，只见薛蟠

的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没头没脸，遍身内外滚的似个泥母猪一般。薛蟠此样丑态，可发一噱　"泥母猪"当贻羞于万世　贾蓉偕小厮前来找寻，先见马匹，次听呻吟，最后方见呆叔，笔墨严整，甚合事理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因此提及清初名士高澹人，云："即江村自称落马堕积潴中之影子也。"可谓捕风捉影矣

贾蓉心内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马，命人搀了起来，笑道："薛大叔天天调情，今日调到苇子坑里。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要你招驸马去，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没地缝儿钻进去，那里爬的上马去？贾蓉命人赶到关厢里雇了一乘小轿子[15]，薛蟠坐了，一齐进城。贾蓉还要抬往赖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诉人，贾蓉方依允了，薛蟠形容已极为不堪，贾蓉还要抬至赖家赴席，明明欲使其示众受辱也，贾蓉亦喜作践人。薛蟠如何"百般苦告"，书无明文　看十二回贾蓉、贾蔷帮衬凤姐捉弄贾瑞，各诈得一张五十两欠契；此番摆布薛蟠，亦有是事乎？未可知也　让他各自回家。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并方才的形景。贾珍也知湘莲所打，也笑道："他须得吃个亏才好。"至晚散了，便来问候。薛蟠自在卧房将养，推病不见。

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的眼睛肿了，问起原故，忙来瞧薛蟠时，脸上身上虽见伤痕，并未伤筋动骨。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湘莲。要寻拿湘莲，必告诉王夫人，是欲倚仗贾府之权势也　四回贾雨村因贾府、王府之力胡乱了结冯渊命案，即一先例　薛家行事，令人齿冷　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妈妈不过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时候，那边珍大爷、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手，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如今妈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的妈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

长，论利害，劝母亲，判明事情性质，化解无谓冲突，思虑周全，心机深细　尤其劝谏薛姨不能再"偏心溺爱"，纵容薛蟠"生事招人"；警醒母亲不应"倚亲戚之势，欺压常人"，其冷静豁达、明智识见，远胜薛姨　此亦为后文湘莲救援薛蟠埋根　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宝钗笑道："这才好呢。他又不怕妈妈，又不听人劝，一天纵似一天。吃过两三个亏，他也罢了。"

薛蟠睡在炕上，痛骂湘莲，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妈喝住小厮们，只说："湘莲一时酒后放肆，如今酒醒，后悔不及，惧罪逃走了。"扣下半回题面　然上文仅云湘莲"牵马认镫去了"，并未明写其乃"惧罪逃走"，切合其豪侠素性　薛姨所说，乃虚语也，意在宽慰薛蟠耳

薛蟠听见如此说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三从四德：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要求。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② 多病多痰：庚辰、戚序、列藏本作"多病多痛"，桐花凤阁批校本"痰"描改为"灾"。

③ 爬儿：爬，同"耙"，或作"钯"，庚辰本作"笆儿"。

④ 告幺：牌戏术语。洗牌后，或掷骰子，或翻牌，按点数起牌，点数在前的称"头家"。因"幺"点次序最先，故叫"告幺"。

⑤ 小气：下文并有"小气"与"小器"两词。甲本前一作"小气"，后二作"小器"；张本皆作"小气"，庚辰本皆作"小器"。作"不大方"讲，两词义同，本书多相混用，明清小说亦有通用例。

⑥ 把钱穿上：旧时所用的制钱，中有方孔，为便于存放，多用绳穿起来。

⑦ 作部：诸本作"作陪"。"部"、"陪"二字，因形似致讹。

⑧ 放鹰：撒放猎鹰，捕获猎物。这里指打猎。

⑨ 扎煞手：也作"扎撒手"，意谓空张着两手，表示没有办法。扎煞，双手张开的样子。

⑩ 毕真远行：诸本作"果真远行"。下文说"毕"之"毕"，原作"果"，现从诸本改为"毕"。

⑪ 孩子：这里指男妓。也称"相公"或"相姑"。

⑫ 已拿：诸本作"只拿"。

⑬ 这话有礼：甲本、甲辰本同，其馀各本"礼"皆作"理"。礼，用同"理"，道理。本

书两字并存混用。

⑭ 认镫：将脚尖踏进马镫，这里即指“上马”。

⑮ 关厢：城门外附近的地区，即“城关”。

回　评

此回内容，重点在柳湘莲。全书湘莲故事，主要有二，即本回及六十六回“一冷入空门”，后者写其冷面，此则显其豪气。呆霸王误认湘莲，昵语勾挑，致遭苦打；湘莲惧祸，远走他乡。宝玉与湘莲友好，与薛蟠亦有交往。湘莲体态风流，且“素性爽侠，不拘细事”，与宝玉同气相投。陈其泰评以为“写湘莲亦即是写宝玉”。薛蟠与湘莲，一反一正，映照出宝玉在贾府外之男人世界。

此回叙事，分作三段。首段承接上回，收束贾赦欲讨鸳鸯事，虽是“尴尬事”馀波，然写母子、婆媳、祖孙、主仆多种关系，亦笔致灵活，参透世情。次段从四十五回赖嬷嬷请酒一节切入，以生事端，半属闲文；而详叙薛蟠、柳湘莲事，乃为本回主题。末段写湘莲“惧祸走他乡”，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实为后文湘莲救薛蟠地步。前后照应空渺，贯串得宜。

此回写湘莲、薛蟠，一清隽，一粗鄙，夹对而出，实有两相比衬之意。湘莲出身世家，年轻貌美，最喜串戏，风姿濯然，乃一风流浪子。张新之夹批释其姓名云：“浅言之，则柳之风流，莲之清净，乃出污泥而不染；又潇湘云梦，状其归空，已足尽其名其人之义。”看其行事，为秦钟修茔，写其待友爽侠，不忘故交；为防多事，欲避薛蟠，写其意度周至，处事深细；心中愧恨，痛打薛蟠，则既状其凛然豪气，又显其算计细切。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称其“有古侠士风”。相映之下，薛蟠则鄙俗不堪，前文已写其既贪女色，又好男风，风流自喜，尚气弄性。此见湘莲也，“旧病”复犯，欲与之调情，结果被诓城外，苦打一顿，服低告饶，霸气扫地。一则写其风流成性，实难改移，以状其痴；一则写其粗心浮气，易受人骗，以表其呆。涂瀛《红楼梦论赞》即谓其“粗枝大叶”，“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也。

《红楼》细节描写，多切合事体情理，极为精致。本回写贾蓉等寻找薛蟠，即一例也。薛蟠挨打，被拉入苇塘，贾蓉等循踪问迹，出城找寻。先见塘

边之马，后听苇中人声，再看其狼狈形容，笑其不耻行径。一“见”一“听”一“看”一“笑”，用笔简净，而叙次井井。“嘉庆甲子本”评云：“人在苇中，如何寻得着，先听苇中有人呻吟，妙矣。人在旷野，苇中呻吟，如何听得见，先看见薛蟠的马在那里，尤妙。文心之细，无一笔草率也。”实则不惟作书者文思细密，描摹精当；佚名评者，亦阅读深细，体味准确。

众人斗牌一段，淡淡写来，亦绘声绘色，情态如生。凤姐为哄贾母消气开心，串通鸳鸯、薛姨，或拿班作势，或撒娇装痴，故意输钱给贾母，逗得老祖宗乐不可支。姚燮眉批云：“凤姐一开口，真真要恨杀人，亦真真要爱杀人。”近人王朝闻《论凤姐》亦云：“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两人所评，颇符合阅者心理。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叙写柳湘莲、薛蟠、香菱故事。薛蟠避羞出门，香菱得以进园，而演出“香菱学诗”一段精妙文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话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气方渐平。三五日后，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妆病在家，愧见亲友。当年纵豪仆打死冯渊，霸气十足；此番竟遭柳郎苦打，自然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威风扫地，霸王也有今日　但薛蟠记吃不记打，八十六回又写其使气殴伤张三人命，终致身陷囹圄，走向穷途末路

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账要回家的，少不得家里治酒饯行。内有一个张德辉，自幼在薛蟠当铺内揽总，当铺在清代乃大宇号，当时官民开设典当成风　据 东华录 乾隆朝卷二十记载，乾隆九年，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六七百座"　曹頫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覆奏家务家产折"说："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是知雪芹家亦有当铺　书中薛家为皇商，并开当铺，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也　家内也有了二三千金的过活，今岁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说起："今年纸札、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里照管，赶端阳前，我顺路就贩些纸札、香扇来卖。除去关税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听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难见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妆病，也不是常法儿。且况我长了这么大[①]，文不文武不武的，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②]、算盘从没拿过；此句照应四回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一语　只知挥霍，不谙经纪，此亦巨家子弟通病　薛家一如贾府，亦后继无人也　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调情遭打，上云"愧见亲友"，此说出去"躲羞"，以见薛蟠知耻之心未泯，犹有改过学好之意　若一味写其"弄性尚气"，豪强霸道，亦似嫌唐突香菱矣　作者写人，顾此及彼，颇有分寸

百二十回写薛　立一改悔，当于此生发　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后，便和气平心与张德辉说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

晚间，薛蟠告诉他母亲，薛姨妈听了，虽是喜欢，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末事，因此不叫他去，只说：“你好歹跟着我，我还放心些。况且也不用这个买卖，据五十七回所云，薛家京都铺面，多为当　“　么卖”者，即张　辉所谓贩卖纸札、香扇一类杂物也　薛姨妈此言，乃如王伯沆所批云：“是典商口　，不作小　也”等不着这几百银子使。”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务，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手？蟠所说，亦合世　清史稽臣　云：“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闲无业，必其资性才力，无论士农工商，　一业与之习，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习世务，练人情、长见识，这便　大利　”　“了手”，庚　本原作“了日”，另点改为“了呢”　列　、甲辰本作“了日”，　、戚序本则作“了呢”　甲　同己本，亦作“了手”，义即完毕、了　敦煌　文无名氏《秋胡变文》云：“秋胡　了手，行至妻房中”元关汉卿《四春园》第二折云：“等府尹相公下马，判个斩字，便了手”脂本与程本，各有千秋　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有年纪的，咱们和他是世家，我问他，怎么得有错？我就有一时半刻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黜了走[3]，明年发了财回来，才知道我呢。”说毕，赌气睡觉去了。

薛姨妈听他如此说，因和宝钗商议。　一　务，　姨均与宝钗商议　宝钗笑道：“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倒也罢了。只是他在家里说着好听，到了外头，旧病复发，难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许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罢了。这么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门，干不得事，今年关在家里，明年还是这个样儿。他既说的名正言顺，妈妈就打谅着丢了

一千、八百银子，竟交与他试一试。薛　说"不赚钱也罢"，薛姨说"　了本倒是末事"，再看宝钗所言，可知此时薛家生意虽"渐亦销耗"，然家计尚不艰难，架子犹未倒也　横竖有伙计帮着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此"伙计"者，当为与薛家合伙经营之人，而非普通雇员也　有如　金瓶梅　中西门庆绒线铺中韩道国之流　明人沈思孝　晋录　云：晋之"豪商大贾甲天下"，"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　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　而无私藏　"故宝钗如是说　二则他出去了，左右没了助兴的人，又没有倚仗的人，到了外头，谁还怕谁？有了的吃，没了的饿着，举眼无靠。他见了这样，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出门见识"世路"，经历正事　宝钗所说，似亦在理，然尚拿不稳也　庚辰夹批曰："作书　曾吃此亏，批书者亦曾吃此亏，故特于此注明，使后人深思默戒　"薛姨妈听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说的是。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花钱学乖，古今通例　然花钱确能学得乖来，便如薛姨妈所云"也值"；　专恃花钱买乖，则如王伯沆所说"有限"；倘花钱而未学些乖来，又当如何．商议已定，一宿无话。

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照管。薛姨妈是女主人，张德辉是成年男仆，依礼不得对面交谈，故薛妪隔窗嘱咐，写出世家大族规　　则　少　。　身份有异，且生性泼　也　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了骡子，十四日一早就长行了。"薛蟠喜之不尽，将此话告诉了薛姨妈。

薛姨妈和宝钗、香菱并两个年老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苍头一名，当年谙事旧仆二名，外有薛蟠随身常使小厮二名，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外备一匹坐马。　蟠只为出门游艺，而从车马如　铺张，既写其"性情奢侈"，不知省俭，亦为六十六回遇盗　劫伏　诸事完毕，薛姨妈、宝钗等连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备说。

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辞了他母舅，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人，贾珍等未免又有饯行之说，也不必细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妈、宝钗等直同薛蟠

出了仪门，母女两个，四只眼看他去了方回来。叙薛蟠出门，其行文布置，当与三十七回写贾政奉旨出差同一用意。彼写因贾政远行，宝玉得以“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为其性格发展留一地步。此则用意有二：一以牵合柳湘莲与尤三姐之姻事，看六十六回可知；一乃为香菱之移居园中张本。香菱本是十二钗之副，应与诸钗相聚；然身为薛蟠侧室，无由入园。今借薛蟠出门，搬入园中，与宝钗作伴，向黛玉学诗，终至与黛玉、湘云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　情节转换，过脉无迹，以下即入本回之下半。评者或称之为“文章扩大法也”

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并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两个男子。据此可知，薛家上京，除主子四人，尚带四五房家人，并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约计近二十人。据“红楼纪历”，红楼七年，薛姨携子女等进京，寄住贾府，至此已逾六年　主仆如此之多，寄居如此之久，似与薛氏进京聘钗、望亲、销账之初衷不甚相合，颇可怪也　因此薛姨妈即日到书房，将一应陈设玩器并帘帐等物尽行搬进来收贮，命两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紧：“将门锁上，晚上和我去睡。”宝钗道：“妈妈既有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吴克岐《犬窝谭红》批云：“香菱虽与宝钗同年，而宝钗是正月生日，香菱未必大过宝钗，且兄妾亦无呼‘姐姐’之理。”吴氏所见残抄本，“菱姐姐”作“香菱”。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做活，冬夜闺中，灯下“做活”，实是所谓大家女子闺教风尚。唐人徐彦伯《孤烛叹》云：“切切夜闺冷，微微孤烛然　……暖手缝轻素，嚬蛾续断弦　”宝钗此态，已埋异日独守空房之根　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薛姨妈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该叫他和你去才是。我前日还你和哥哥说[④]，文杏又小，到三不着两的，莺儿一个人，不够伏侍的。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里，倘或走了眼，花了钱事小，没的淘气。倒是慢慢打听着，有知道来历的，买个还罢了。”一面说。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妆奁，命一个老嬷嬷并臻儿送至蘅芜苑去，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香菱入园，又多一番热闹，隐然为六十二回斗草污裙伏笔

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等大爷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

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玩，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只是没有个空儿。每日来一躺，慌慌张张的，也没趣儿。所以趁着机会，越发住上一年，我也多个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这个功夫，你教给我做诗罢。”甫进园也，便欲学做诗，何等雅兴。园中女儿，幼年罹难，命薄运蹇，遭际堪伤，未有如香菱者。然心地纯真，有如诗境，无虑无思，别具生趣，诸钗中亦未有如香菱者　庚辰夹批云：“今忽见菱卿此句，合卷从纸上另走出一姣小美人来，并不是湘林探凤等一样口气神色。”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5]。我劝你且缓一缓，今儿头一日进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张新之评谓：“东角门是混话　出东角门，如何从老太太起？”殊不知，蘅芜苑位于大观园西北部，老太太院所在之荣府，乃在大观西边。由园中至荣府，平时不得随意从大观正门出入，而只能走东角门。宝钗所说，方位清楚，并非“混话”　然近人戴不凡《红学评议外编》认为，此指大观园之“东角门”，当通宁府。如此理解，似仍有窒碍。通观全书，薛家院所在方位，及宝钗语中角门，确有疑点，或同成书过程相关　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若有提起因由儿的，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做伴儿就完了。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一番叮嘱，人情事理，色色周到　于进园“因由”，则又让“带口”说出，而不愿张扬　盖宝钗深知贾府人事复杂，以免是非口舌也

香菱应着，才要走时，只见平儿忙忙的走来。香菱忙问了好，平儿只得陪笑相问。“忙忙”走来，状其行色匆匆；“只得”相问，写其应酬无奈　平儿何事如此，先逗一笔，以刺激阅者期待心理，急欲知其究竟。宝钗因向平儿笑道：“我今儿把他带了来做伴儿，正要回你奶奶一声儿。”平儿笑道：“姑娘说的是那里的话？我竟没话答言了。”宝钗道：“这才是正理。‘店房有个主人，庙里有个住持’。虽不是大事，到底告诉一声，就是园里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两个，也好关门候户的了。你回去，就告诉一声罢，我不打发人说去了。”宝钗所言，极显其设想周到，深明事理　所谓“他两个”者，即指香菱及其丫头臻儿也　据上文，臻儿已同老嬷嬷送衾褥，先至蘅芜苑。平儿答应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来了，也不拜拜街房去吗？”意在支走香

菱，告知宝钗贾琏被打之事　宝钗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儿道："你且不必往我们家去，二爷病了，在家里呢。"香菱答应着去了，先从贾母处来，不在话下。

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就拉宝钗悄悄说道："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文没有？"宝钗道："我没听见新文。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不知道，连姐妹们这两天没见。"平儿笑道："老爷把二爷打的动不得，难道姑娘就没听见吗？"宝钗道："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又是为了什么打他？"贾琏挨打，确是"新文"　平儿与宝钗一问一答，渐入正题，仍是悬疑手法　两艳口中"新文"一词，诸本均同，惟庚辰本另笔将第一处点改为"新闻"　两词通，第五回有"新文趣事"一语，全书多混用　现代新校本或统一为"新闻"，实无必要

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据"红楼纪历"，第七年雨村送黛玉进京，始与贾府结识，至此已将七年，故云"不到十年"　吴克岐所见残抄本，"十年"作"七年"，较切合　其与贾府有关之事，如四回徇私枉法，乱判葫芦案；三十二回要见宝玉，宝玉反感，致贾政不满，宝玉受笞　此乃侧笔写之　"生了多少事"，　冒一句　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处搜来⑥。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叫做石头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丽鹿、玉竹的⑦，皆是古人写画真迹。回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了，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他五百银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上骂"野　种"，此斥"没天理"，骂刻　，亦骂得　快　对雨村一类人，作者盖亦深恨之也　便设了法子，讹他拖

欠官银，拿他到了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据一百七回交代，石呆子因之自尽身亡　此乃"红楼"中第三件人命案也　后查抄宁府，此事亦罪案之一　至其故事，论者多以为似脱胎于 聊斋志异 中"石清虚"篇　文写有邢云飞者，得奇石，尚书某购以百金，邢意万金不易也　某中伤之，邢被收，妻子献石与某　邢既出　，屡欲自经　异史氏谓邢"欲以身殉石，亦痴甚矣"　王伯沆以为"石呆子"三字或根据于此　老爷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上回写赦老欲强娶鸳鸯作妾，贾琏抱怨反感；此际说雨村奉承贾赦，讹陷石呆子，贾琏非议不满　可知琏二爷心地，较之乃父与雨村，还算正大光明　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呢。这是第一件大的。过了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此类"小事"，当亦隐含为讨鸳鸯而妒恨贾琏事在内　赦老尝云，鸳鸯拒嫁，是因其"看上了"宝玉和贾琏　是则，琏之被责，或亦赦老借以泄愤耳　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么东西打了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药，上棒疮的，姑娘寻一丸给我呢。"前有宝玉被挞，今有贾琏受责，虽同一为父所打也，写来却有不同　宝玉之挞，乃因其"种种不肖"，多本乎"情"，及至被打，合府尽知，人人探候，纯用明笔实写　而贾琏之责，则由平儿口中叙出，乃　暗"虚写　至其被责，一因顶撞乃父，非议雨村，一因鸳鸯拒婚，赦老迁怒，出于"理"也；被打之后，则秘而不宣，无人过问，惟平儿来求药　两　相较，同而不犯　恰　洪秋蕃所评："虽荆轲同室，根本相连，而南北殊枝，暖寒即异，固不 」一律论也 "宝钗听了，忙命莺儿去找了两丸来与平儿。宝钗道："既这样，你去替我问候罢，我就不去了。"平儿向宝钗答应着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照应四十五回　玉之病，因其大好，始能教人作诗，入下半回香菱"苦吟诗"正文　承上启下，文字绵细　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喜欢。香菱与　玉，实有缘也　两人皆祖籍姑苏，本是同

乡；都出身于书香之族，均为独女，惯养娇生；菱不知父母，独为匪人，黛父母双亡，一身孤寄；两人遭际，虽均凄苦不幸，然都平生爱诗，生命中蕴含诗意，堪伤堪怜。故香菱进园，黛玉自是喜也。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空儿，好歹教给我做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做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香菱学诗，先求宝钗，钗劝"且缓"；转求黛玉，黛即应允。极写其学诗心切，拜师意殷。"不许腻烦"云云，则既写其深知黛玉之为人，亦显其心地之率真。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8]，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按律诗格式，中间两联，应虚实对称，即虚词对虚词，实词对实词。黛玉所言，当系笔误。此错承平对仄而来，不易察觉，故诸本咸同，无一校正。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二十七云："好像不错，实则大错而特错。"又云："作者偶尔笔误，忘记校正，事或有之，而文理未尝讹谬，亦无冗赘，固无伤其日月之明。"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9]，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也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10]。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的上错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不讲规矩，只求新奇，唐人论书有此意。唐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诗云："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明人袁宏道《答李元善》论文亦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绘画、作文如此，吟诗亦然。六十四回写宝钗论诗亦讲"新奇"。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此处黛玉谈诗，讲究"意趣真"；下文香菱读诗，领略诗之好处，在意思"逼真"；七十六回妙玉联句，以"真情真事"收结；七十九回黛玉改诗，提出用"现成真事"。谈也读也，吟也改也，皆强调一"真"字。此亦雪芹论诗之主张也，与时人袁枚之"性灵"说同一意。袁氏《随园诗话》卷七云："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太白斗酒诗百篇，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一时兴到语，不可以词害意。"龚炜《巢林

笔谈 卷四亦云:"真,是诗之根,非学无以殖之 须于吟咏时,得其真气味,然后下笔时可以发我真性情 "然则, 玉天性率真,良非无因

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人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陆诗原题 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 ,诗为七言律句,香菱所引是颔联 刘克庄 后村诗话 称"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清人赵翼 瓯北诗话 表示赞同,即引此联 黛玉非贬陆诗,只是以为初学者不宜简单模仿,颇有道理 姚燮眉批云:"凡初学人,莫不爱此等句,又莫不为此等所误 "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摩诘五律,老杜七律,青莲七绝,确是三人绝技,向为人所推崇,非虚语也 清人李重华 贞一斋诗说 云:"五 律老杜固属圣境,而王(摩诘)孟(浩然)确是正锋 "又云:"余谓七律法至于子美而备,笔力亦至子美而极 "明人高棅 唐诗品汇 云:"七言绝句,太白高于诸人 "是知雪芹亦知诗者也 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11],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上述诗人,皆为汉末魏晋南北朝人 黛玉所说,亦或有本,是作者教人学诗法则也 宋人严羽 沧浪诗话·诗辨 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近人刘梦秋 红楼梦林黛玉论诗 亦以为"林黛玉鄙弃宋诗,主张由唐诗入手,再进入魏晋,由近体诗入手,再进入古体诗","这种见解,非常正确"

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遞与香菱道[12]:"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可知黛玉一向学诗、作诗功夫与眼力 随园诗话 卷七:" 诗如选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 能知派别之所由,则自然宽矣 能知精采之所在,则自然严矣 "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苑中,诸事不管,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

他也不睡。宝钗见他这般苦心[13]，只得随他去了。一写香菱专心致志，苦苦学诗 清人张谦宜 绚斋诗谈 卷三云："后生立志学诗，须将精神命脉全使上，久而有得，方是真会 "又云："初学作诗，当刻苦小心，竦起背梁，浑身使力到正面上，勿放松 "下文写香菱所以能领悟古人诗之情味，盖因其能如此专志、如此刻苦，"浑身使力"也 故姚燮感叹："今之学诗者，能如香姑娘体会古人，那怕他不长进?" 如同四十二回宝钗论画，实作者自言画理 此段写黛玉说诗，言简意赅，通脱明达，则是作者自言诗艺法则，非善诗者，不能道也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没有?"香菱笑道："我倒领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说给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王伯沆批云："正是朱子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也 "按，引诗见朱熹 鹅湖寺和陆子寿 ，"涵养"原作"培养" 你且说来，我听听。"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14]。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15]。'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是的。还有'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16]，这'馀'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香菱举引三诗，均有"落日"一语 其独钟此者，盖与其上京那日"下晚"挽船所见有关，以身临其境，乃体味深也 清赵殿成 王右丞集笺注 评 塞上 诗云："亲见其景者，始知'直'字之佳 "又施补华 岘佣说诗 谓"渡头"两句所写"确是晚村光景 "故王伯沆批云：香菱所说，"竟是把自己的心眼追入古人心眼了 "香菱身世凄苦，然寄情于诗，有诗人之情怀，此其所以心灵纯真无虑

也，所以有别于其他薄命女也，所以尤令阅者怜惜也

正说着，宝玉和探春来了，都入座听他讲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远'，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此四字注意 "淡"者，谓风格之平淡也，由宝钗 咏白海棠 诗"淡极始知花更艳"句可知耳；"现成"者，谓叙事之真实也，由黛玉改 芙蓉女儿诔 诗句用"现成真事"可知耳 一"淡"字，一"真"字，是乃雪芹论诗文创作之核心，亦小说 红楼 之一大特色也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17]，递给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宝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讲，要再讲，倒学离了。学离，同程甲及梦稿抄补本离，义为走样或变样 书中多此用法，如第一百八回："别人还不离，独琏二嫂子连模样都改了"庚辰、蒙府、戚序本作"学杂了"，甲辰本作"老学了"；列藏本作"学濉了"，濉，通"离" 你就做起来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儿我补一个东来[18]，请你入社。"香菱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过是心里羡慕，才学这个玩罢了。"上文宝钗云，香菱"羡慕园子"已久，此处香菱自言"羡慕"作诗而学 大观园，乃女儿清净之地；入社作诗，乃诸钗寄情寓兴之所 香菱皆心向往之，以见其情态之端雅也 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玩？难道我们是认真做诗呢。要说我们真成了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掉了呢。"

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儿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画儿，又点作画事，既照应四十二回惜春作画，宝钗说明，如有不知者，要宝玉"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先生们"句，又伏下文众人去暖香坞看画一段文字，前应后伏，笔辍意联，文气不断 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是真心叹服？他们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清章学诚 文史通义 卷五"妇 "云："立言有体，妇异于男……

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之言，何为而至耶？"据此，黛玉、探春不愿自己笔墨流传阃外，非虚言也 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人知道呢。"宝玉所说，亦非无据。清代闺阁诗人崛起，成一时风尚 清末陈莼 小黛轩论诗诗注》序云："莼思先慈常言自开清迄今，闺秀之诗文词，可录者约三千馀家 "且多裒然成集，刊刻流传。雪芹同时人袁枚，风雅所宗，有教无类，晚年曾广收弟子四十馀人，编纂 随园女弟子诗选 ，标榜声气，盛名籍籍 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人画来请宝玉，宝玉方听了[19]。

香菱又逼着换出杜律[20]，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个题目，让我诌去，诌了来，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诌一首未诌成。你就做一首来。'十四寒'的韵[21]，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

香菱听了，喜的拿着诗回来，又苦思一回，做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二写香菱废寝忘餐，"自寻烦恼"，不惟用功读诗，且学作诗矣，尤进一层 宝钗道："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三十五回傅试家婆子，亦曾讥笑宝玉是"呆子" 殊不知"痴情专意"者，总被人说有"呆气"，视为"呆子" 宝玉呆也，黛玉呆也，石呆子呆也，香菱亦呆也 "你本来呆头呆脑"云云，实实正写香菱之天真无邪也 庚辰眉批云："最恨野史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聪敏伶俐，究竟看来他行为也只平平 今以'呆'字为香菱定评，何等妩媚之至也 "香菱笑道："好姑娘，别混我。"一面说，一面做了一首。先给宝钗看了，笑道："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你别害臊，只管拿了给他瞧去，看是他怎么说。"香菱听了，便拿了诗找黛玉。黛玉看时，只见写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

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

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

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此香菱初作咏月诗也，全诗翻翻覆覆写月之圆之亮，语句直白，内容空泛，写得幼稚拘牵，缺乏韵致和深意 故黛玉谓其"措词不雅"，整诗被月"缚住"，要其"放开胆子"再作也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此乃经验之谈　随园诗话　卷七云："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　"其　随园诗话补遗　卷一又引李玉洲语云："凡多读书，为诗家最重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欲其助我神气耳。"把这首诗丢开，再做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做。"香菱咏月诗初稿未入黛玉法眼，其事著名，红学家常提及　本书之外，现知雪芹诗句仅一联："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见敦诚　鹪鹩庵笔　，为世人　　"文革"中忽现七律一首，结以该联，起句则为"唾壶崩剥当　"，谎称"曹　芹　诗"，以致满城风雨　端木蕻良与陈迩冬尝通　言讨之，陈氏"直指其必周汝昌所为"，端木则比为香菱咏月诗初稿，嗤其稚拙　陈迩冬与舒芜时撰　"曹　芹佚诗"辨伪　，率先撩开红学史料造假黑幕　黛玉此处评语"措词不　"及"被他缚住"云云，平实精当，予人启迪

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发连房也不进去，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地，来往的人都咤异。李纨、宝钗、探春、宝玉等听得此言，都远远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见他皱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此段乃第三次写香菱作诗推敲之"苦心"也，与龄官抠土画"蔷"、宝玉疑其"做诗填词"同一神理　一皱眉，一含笑，写其冥思苦索，心有所得，憨态如见　王伯沆批曰："　'抽思云彩外，造语石骨里'　"王氏引诗出自清人郑板桥　卷二　赠胡天游弟　，"云彩"原作"云影"　唐太宗　秋暮言志　云："抽思滋泉侧，飞想傅岩中　"当为板桥诗所本　香菱苦吟情态，确乎似之　宝钗笑道："这个人定是疯了。昨夜嘟嘟哝哝，直闹到五更才睡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听见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颦儿去。一回来了，呆了一天，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这会子另做呢。"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宝玉怜惜女儿，香菱为人作妾，命运多蹇，乃误其为"俗"人；今见其苦心孤诣，用功作诗，始识其灵性，感　"天地至公"　宝玉别有心境　宝钗听了，笑道："你能勾像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吗？"宝玉不答。宝钗见机劝导宝玉读书仕进之意未变，玉兄厌弃国贼禄鬼之心不改

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来了。以上写香菱苦志吟咏，读

究右丞五律也，心有所悟，曰“笑吟吟”送了书来；初作咏月诗，因措词不雅，曰“默默的回来”；再做一首，自谓有得，心中欣然，曰“兴兴头头”又去找黛玉 写其神理，笔笔如绘，一逸情妍思、雅爱吟诗之女儿形象，宛然在目 探春笑道：“咱们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齐都往潇湘馆来。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呢。众人因问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做。”众人因要诗看时，只见做道是：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

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

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

梦醒西楼人迹绝，馀容犹可隔帘看。此香菱再作咏月诗也，较之初作，注意烘染，用笔大胆，然全诗重在写月之色，比附过多，且堆砌“银”、“金”、“玉”字样，“玉”凡两见，显得生硬 故黛玉谓其“过于穿凿，还得另做”

宝钗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宝钗笑言“诗从胡说来”云云，蒙府、戚序本改作宝玉所说 王伯沆批，称下文李纨说画可醒诗为“隽语”、会做诗者可入画为“致语”，而斥宝钗所说为“伧语” 周汝昌 石头记会真 亦谓此系“粗话”，而绝不会出自宝钗之口，乃依蒙府本，作“宝玉”说 雪芹同时人袁枚，论诗专主“性灵”，其 随园诗话补遗 卷十尝云：“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 ”这实是对当时诗坛龂龂于唐宋诗风之矫枉过正，而被诋抑为“荒秽轻薄” 宝钗所谓之“诗从胡说来”，或近似于袁枚之“荒唐语”也 姚燮眉批曰：“‘诗从胡说来’五字，未经人道破，不期于宝姑娘喊出 ”所评通达多矣 瞻前顾后，三十七回写宝钗尝云，古人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耳”，勿须征实；七十回又自道其 临江仙 一词，乃是“诌”来 宝钗对诗见解前后贯通，故姚燮称其为“真得诗中三昧者” 园中女儿，多能诗也，黛玉、宝钗且知诗学 然谈其所作诗词，探春说是“玩”，黛玉说是“诌”，宝钗直云“胡说”，皆自谦语也，亦调侃语也 但亦可知诸钗之诗，多直抒胸臆，率性而作，而少雕凿耳 再迟几天就好了。”

香菱自为这首诗妙绝，听如此说，自己又扫了兴，不肯丢开手，便要思索起来。因见他姐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傍听，目不别视。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错了韵了。"此四写香菱作诗沉吟、苦心竭思、搜肠刮胆，直至出神入魔之境 "闲字是十五删"一句，尤为传神，活跳可爱，笔致灵动 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宝钗道："可真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香菱苦吟，宝钗先称其为"呆子"、再说"定是疯了"，此又说"可真诗了"，极言香菱苦心吟咏，若痴若呆，如同着魔一般 至重言"都是颦儿引的"句，则亦可谓香菱能自得师，洵无憾矣 黛玉笑道："圣人说'诲人不倦'，他又来问我，我岂有不说的理！"李纨笑道："咱们拉了他往四姑娘屋里去，引他瞧瞧画儿，叫他醒一醒才好。"酒能解忧，人尽知之；画可醒诗，则未尝闻也 评谓，李纨此亏，"吐属 "，与下文众人所说会做诗者便可入画，皆园中女儿雅词隽语也、 人咀含

说着，真个出来拉他过藕香榭，至暖香坞中。为五十回众姐妹在此雅制春灯谜伏脉 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觉，画缯立在壁间[22]，用纱罩着。众人唤醒了惜春，揭纱看时，十停方有了三停。见画上有几个美人，因指香菱道："凡会做诗的，都画在上头，你快学罢。"说着，玩笑了一回，各自散去。

香菱满心中正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后，上床躺下，两眼睁睁，直到五更，方才蒙眬睡着了。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这会子丢了[23]，且别叫他。"正想着，只见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吗？"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叫醒了他，问他："得了什么？他这诚心都通了仙了[24]。精诚所至，鬼神通之；不呆，不疯，不魔，能通仙. 香菱苦志学诗，启迪人者多矣 晚唐陆龟蒙 和醉中袭美先起次韵云："莫唱艳歌凝翠黛，已通仙籍在金闺 他时若寄相思泪，红粉痕应伴紫泥" 香菱通仙，其义似另有两层 一者香菱本出身书香门第，今能作诗，是恢复本来面目；二者香菱原属太虚幻境薄命司中人，今入大观园，同诸艳融为一体，宛若

重登仙籍，令闺阁生色　作者写第一薄命女，匠心独运，惨淡经营，笔带深情，艺术效果极佳　学不成诗，弄出病来呢。”一面说，一面梳洗了，和姐妹往贾母处来。

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不能做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精血诚聚，梦中得句，此五写香菱吟咏之苦志，是则已入忘我之境界也　古人尝言，王摩诘苦吟，走入醋瓮；李长吉苦吟，呕出心肝；卢子善苦吟，捻断数髭，皆此类耳　至若香菱，或可谓痴迷入梦，诚心通仙，“梦中做诗”，而有成功之作也　梳洗已毕，便忙写出，来到沁芳亭。只见李纨给众姐妹方从王夫人处回来[26]，宝钗正告诉他们，说他梦中做诗说梦话，众人正笑。抬头见他来了，就都争着要诗看。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且况：用如“况且”。唐韩愈《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诗：“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诸本作“况且”。

② 戥子：一种小秤，常用于称金银或药物。

③ 打黜：诸本作“打点”，是。这里是收拾的意思。

④ 还你和哥哥说：你和，甲本、王本作“合你”，张本、庚辰本作“同你”，蒙府、戚序本作“向你”。

⑤ 得陇望蜀：比喻人贪得无厌。《后汉书·岑彭传》：“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

⑥ 搜来：诸本作搜“搜求”。

⑦ 丽鹿：诸本作“麋鹿”。麋鹿，又称“眉绿”或“梅绿”，湘竹的一种。湘妃、棕竹、丽鹿、玉竹，这里代指用此四种名贵竹子作扇股的扇子。

⑧ 起承转合：这里指旧体律诗的层次结构。起为破题，承为颔联，转为颈联，合为结句。

⑨ 平仄虚实：平仄，指平声和仄声。诗文声律用字，以四声中的平声字为平，以上去入三声为仄。虚实，指律诗中的对仗处，通常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

⑩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指旧体律诗的平仄格式。往往每句一三五字的平仄声要求相对宽松，而二四六字较严，必须合韵。

⑪ 应、刘、谢、阮、庾、鲍：应，指应玚，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刘，指刘桢，汉末诗人，“建安七子”之一。谢，指谢灵运，南朝宋诗人。阮，即阮籍。庾，即庾信，北朝周

诗人。鲍，指鲍照，南朝宋诗人。

⑫ 遮与香菱：遮，诸本作“递”。

⑬ 这般菩心：菩心，诸本作“苦心”。桐花凤阁批校本“菩”描改为“苦”。

⑭ 必真：张本、金本、庚辰本作“逼真”。

⑮ “日落”二句：见王维《送邢桂州》诗。白，指日落时江湖上的迷茫之光。青，指潮来时天地间的苍莽之气。

⑯ “渡头”二句：见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

⑰ 暧暧远人忖：张本、脂本作“暧暧远人村”，是也。“暧暧”二句，见陶渊明《归园田居》诗。暧暧，昏暗的样子。依依，轻柔的样子。

⑱ 补一个东：东，王本、庚辰、甲辰本作“柬”，当“柬帖”讲。蒙府、戚序本作“东道”。

⑲ 听了：诸本作“去了”。

⑳ 换出社律：甲本、庚辰本作“换出杜律”，下文“杜诗”亦误为“社诗”。蒙府、戚序本则作“换出杜诗”，下文“杜诗”作“杜律”。

㉑ 十四寒：古诗韵分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类。其中平声又分上平，下平两类。上平声共有十五部，第十四部以“寒”字开头，称“十四寒”。

㉒ 画缯：作画时所用的绢帛。缯，厚帛。

㉓ 丢了：诸本作“乏了”。

㉔ 他这诚心：他，诸本作“你”。

㉕ 李纨给众姐妹：给，甲本、脂本作“与”，桐花凤阁批校本将“给”描改为“和”字。

回　评

此回特写香菱。菱本乡宦女，虽自幼被拐，为人侍妾；然亦曾读书，才貌不凡。此回写其歆慕雅女，矢志学诗，苦读苦吟，若痴若呆，精血诚聚，终得佳句。是知其悲苦中蕴含一片诗意，卑微中透出一股清香，此乃香菱所以有异于其他“薄命女”也。

此回叙事，可分三段。首段写薛蟠为“躲羞”，而出门游艺，了结薛柳故事，以为过脉。次段接写薛蟠远行，香菱始得以入园学诗，由回之上半过渡至回之下半，用笔简便。末段畅写香菱奉黛玉为师，苦心学诗，为此回正题。

写香菱向黛玉学诗缘由及苦吟过程，叙次绵密，颇具匠心，毫无牵强之痕。先是薛蟠“情误”生事，愧见亲友，离家出游，此为一层；香菱乘隙入园，始得亲近诸钗，逼近一步，此为二层；香菱欲乘机学诗，宝钗劝其“且缓”，宕开一笔，此为三层；终因去看望黛玉，乃拜其为师，遂心如愿。恰如庚辰脂批

所云:“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幼年罹祸,命运乖蹇,致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故欲令入园,终无可入之隙,筹画再四,欲令入园,必呆兄远行后方可。”体味甚细。至其学诗也,循序而进,当为三步。先是黛玉教其品读摩诘诗,领略其“好处”;再是边读老杜七律,边尝试作诗;后乃日夜苦吟,费尽苦功,经两次挫折,终获成功。文章画香菱苦吟憨态,亦活脱灵动。

香菱学诗,求钗被拒,转而去找黛玉,何也?或因钗虽博学多才,亦擅诗词;然生性沉稳,不喜琐事,且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古训,视诗词为“闺中游戏”,故不愿教之也。而黛玉虽心高气傲,“喜散不喜聚”;然亦热情大度,为人坦荡,看其教香菱学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此可知也。是则香菱舍近谋远,得师于黛也。

石呆子故事,从平儿口中侧笔补出,轻点淡染,看似闲文,实乃贾府一罪案也。贾赦伤德贪酷,因区区几柄古扇,遂交通雨村,倚势凌弱,致人亡命破家,乃其后获罪下狱之原也。姚燮回后批以为,此与“王忠愍爱《清明上河图》同以怀古膺无妄之灾。‘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斯之谓与。”

此回写香菱随宝钗进园,向黛玉学诗,亦为下回写邢岫烟、薛宝琴等进京、诸艳又一次毕集欢会作引。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话说香菱见众人正说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们看这首诗，要使得，我就还学；要还不好，我就死了这做诗的心了。"说着，把诗递与黛玉及众人看时，只见写道是：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自问：何缘不使永团圞？此香菱第三首咏月诗也．乃三易其　而成　比较前二首．已无拘谨、穿凿之病．而能随心会意．寄情寓兴．既写月．又　人．又抒情．意淡神远．韵味无尽　结句感喟．月与人合咏．暗相映照．争　曲折．王希　以为"不但为香菱结果影子．且是　玉、宝钗小照"．而成诗　　结尾"团圞"．脂本均作"团圆"．义同韵异　前者属上平声十四寒韵部．后者属下平声一先韵部　全诗用十四寒．故程本改之　首回雨村诗"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亦出韵．程本已改"团圆"为"团圞"．情形相同　或谓作者习惯通押十四寒与一先韵．可备一说　然"圞"字生僻．"月圆"为　语．亦难排除抄手妄改之可能　前文已写．香用韵不从苟且．则此处当循规蹈矩　程本文字．有其道理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照应上回黛玉谈诗谓"若　"自是好　句　：又加"新巧"一词．乃雪　论诗又一义也．与六十四回钗评　明妃诗　　　奇．开生面"　义　元人刘祁归　志评　．"　"一　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们哄自己的话，还只管问黛玉、宝

钗等。尚有此评，香菱实是虚心 以上收束"雅集苦吟诗"一 文 ，(，生枝， 利引出许多能诗闺秀，转入本回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李纨笑道："这是那里的话？你到底说明白了，是谁的亲戚？"那婆子、丫头都笑道："奶奶的两位妹子都来了。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子；还有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我这会子请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罢。"说着，一径去了。宝钗笑道："我们薛蝌和他妹子来了不成？"李纨笑道："或者我婶娘又上京来了？怎么他们都凑在一处？这可是奇事。"

大家来至王夫人上房，只见黑压压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搭帮来了。 兄妹、李 母女，皆由宝钗、李纨口中点出；邢氏母女 凤之兄，则由作者叙出 叙事点次，错综有致 走至半路泊船时，遇见李纨寡婶，带着两个女儿，长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之从弟薛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妻，正欲进京聘嫁，四十一回宝玉栊庵品茶，妙玉尝用"梅花上的雪"水烹茶招待，此写梅薛(雪)为婚，涉笔成 对看四回，宝钗进京，乃备宫中"待选"；此次宝琴进京，系向梅府"聘嫁" 闻得王仁进京，他也随后带了妹子赶来。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此段叙邢王李薛四家亲戚，不约而同来投贾府，顺次点出岫烟、李纹、李绮、四艳之名 因四人入园，大观为之增辉，诗社为之添趣，女儿世界中又将生发一段花团锦簇之文也

于是大家见礼叙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贾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凤姐儿自不必说，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婶母、姊妹叙离别之情。黛玉见了，先是欢喜，后想起众人皆有亲眷，独自己孤单无倚，不免又去垂泪。黛玉本工愁善感之人，诸人之来，愈显其孤 先喜后悲，切合情理 蒙府夹批云："不悲非情，不喜又非情" 宝玉深知

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罢。

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晴雯笑道："你们还不快着看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个样子，倒像是宝姐姐的同胞兄弟是的。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在宝玉心中意中，女儿 "水做的骨肉"，是"无价宝珠"，是"人上之人"，此惊世骇俗之论，即所谓 玉之"女儿观"也，非他人所能知 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一面说，一面自笑。袭人见他又有些魔意，二字新奇，即着魔中邪之意，他书似未见，写 " 玉欣喜痴迷，神态切合 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来，袭人"不肯去瞧"者，盖在其心中，惟有一宝钗，以为钗已绝色、无人能 ，心有偏私也 晴雯等"早 瞧了"者，则因宝玉自说自笑，有些 ，恐其言不副实，而去 证也，心地坦白 带笑向袭人说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同一惊异于宝琴等四艳之绝色也，宝玉云"竟形容不出"，是宝玉口角；晴雯等喻为"四根水葱儿"，是晴雯声吻，各合其身份。

一语未了，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因说："咱们诗社可兴旺了。"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一高兴起诗社，鬼使神差来了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们可学过做诗不曾？"探春道："我才都问了问，虽是他们自谦，看其光景，没有不会的。便是不会，也没难处，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海棠诗社，乃由探春兴起，后请来凤姐作"监社御史"，并邀香菱入社；今见宝琴等四钗结伴而 ，探春自是欣喜，为诗社兴旺，有意让四人加盟 探春之于诗社也，可谓尽心焉 其襟怀，其才志，又不同于宝钗、黛玉、湘云，亦为其后来管事理家作一铺衬 伏脉接榫，钩绾入细。

晴雯笑道："他们里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探春道："果然的。据我看来，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袭人听了，又

是咤异，又笑道："这也奇了，还从那里再寻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袭人先是"不肯"去看宝琴．及闻众人交口称其有胜于宝钗．始诧异心动，要"瞧瞧去"也　张新之评曰："不瞧是妒．去瞧是恐，即一瞧一不瞧，写袭人心事已极奇巧 "探春道："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的，已经逼着咱们太太认了干女孩儿了。老太太要养活，才刚已经定了。"宝玉喜的忙问："这话果然么？"探春道："我几时撒过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你这孙子了。"

宝玉笑道："这倒不妨，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是正理。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社了。"姚燮评曰："十月十六也"　王伯沆批从之．恐不确　周绍良 红楼梦系年 按语云："薛蟠十月十四长行．后央叙香菱学诗．绝非一日之事．下文又有凤姐忙于发放年例．'离年又近了'之语．故此处'十六'绝非十月．可以肯定 "周说近　　按四十八回及此回之上半．十四日一早．薛蟠动身；当晚香菱入园学诗．借得右丞五律．带回苦读；继而作月诗两首．均不成功；至第三　．乃　晚间梦　中　之．次日写出　　则香菱学诗、读诗、讲诗、作诗．非十五日一日内之事也．而此"十六"非十月十六亦可明矣　红楼　钩　月日．记载时令．或明写或暗点．多可寻绎，非别种世情说部可比；然前后抵牾、叙述舛误之处．亦或不少　史书尚有误．何况小说　探春道："林丫头刚起来了，二姐姐又病了，终是七上八下的。"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诗，没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几天，等他们新来的混熟了，咱们邀上他们岂不好？这会子大嫂子、宝姐姐心里自然没有诗兴的。况且湘云没来，颦儿才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云丫头来了，这几个新的也熟了，颦儿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香菱诗也长进了。如此邀一满社，岂不好？咱们两个如今且往老太太那里去听听，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们也在园子里住了，咱们岂不多添几个人，越发有趣了。"　姑　衆

"　一，　"．　　卢及．　　　．照顾各方．乃一　　　　亦为

宝玉听了，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倒是你明白。我终久是个糊涂心肠，空喜欢了一会子，却想不到这上头。"宝玉　欢热闹．　极而　　．

语，　　　央　　："句中　　一团活泼　天　　"

说着，兄妹两个一齐往贾母处来。果然王夫人已认了薛宝琴做干女儿，贾母喜欢非常，不命往园中住，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贾母之待宝琴，堪比当年宝黛也 薛蝌自向薛蟠书房住下了。贾母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几天，逛逛再去。"比之待宝琴，贾母对岫烟，冷淡许多 岫烟本一"温厚可疼"之人，贾母因不喜邢夫人，而累及岫烟矣

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艰难，据五十七回，此"邢夫人兄嫂"，即邢忠夫妇也 七十五回又写邢夫人胞弟曰邢德全，绰号"傻大舅" 或曰邢夫人此兄，即傻大舅，非也 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们治房舍、帮盘缠，听如此说，岂不愿意。邢夫人便将邢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算着园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设一处，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倘日后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总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无干。邢夫人淡薄岫烟，将其交与凤姐，凤姐转送迎春处 岫烟被如此安顿，以写人情之势利也 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评云："邢岫烟之依姑母，犹宝钗之依姨母也 乃宝钗如此赫赫，岫烟如此寂寂 俗态炎凉，人情冷暖，直有与人难堪之势"而写凤姐待人处世，必经一番"深心筹度"，以避害趋利，保全自己，实多心计 从此后，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凤姐儿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凤姐儿冷眼战敠岫烟心性行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上文先由晴雯、探春口中将宝琴出力一写，此处则从凤眼中将岫烟"心性行为"特写一笔 于同来四艳中，突出此二人者，以后面文字多有与二人相关者也 因此凤姐儿反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凤姐奸则奸矣，然其待人亦有真诚之时 看其对岫烟态度之先疏后亲，便可知矣 为避干系，先是将岫烟推给迎春；后冷眼战敠，识其心性为人，乃怜之疼之 此非假貌虚意，实是真情之流露也 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贾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今见他寡婶来了，便不肯叫他外头去住。那婶母虽十分不肯，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只得带着李纨、李绮在稻香村住下了[①]。因李纨"贤惠"，令人敬服，贾母待其寡婶，亦极热情 与前之冷待岫烟，对照鲜明 "十分不肯"、"只得"住下，写书香名宦李府之人，亦礼数周至，颇有身份；与"皇商"家之薛姨妈来京，长住荣府，心安理得，实实不同

当下安插既定，谁知忠靖侯史鼎又迁委了外省大员，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凤姐儿另设一处与他住，史湘云执意不肯，只要和宝钗一处住，因此也就罢了。叙史鼎迁委，实为写湘云住园之由也 至其入园，先前多住潇湘馆，或亦住怡红院与 芜苑，此次则“执 ”和宝钗同住 盖自钗代做针线活、代筹螃蟹宴后，湘云 心宝钗，两人 谊 密也 自此，宝琴住贾母处，岫烟住缀锦楼迎春处，李婶及纹绮住稻香村李纨处；尤其蘅芜苑宝钗处，既添香菱，又来湘云，倍感热闹而潇湘馆，则未免凄凉冷落矣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又热闹了多少。先总提一笔，后文诸钗赏 咏 ，联诗、猜谜文字，多半由此生出，浓艳花繁，热闹非凡，犹如“群仙高会”，故蒙夹批谓其“ 大手笔 ”李纨为首，以纨为首，盖有因焉 一则年庚长，照 众弟 ，长 信赖；二则品行贤惠，以理自守，如冰似水； 则自荐社长，掌坛诗社，评诗公允；四则守贞教子，晚年荣华，命运独幸 如此，位居园中诸钗 首，固其 也 馀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人。以上总束诸艳，评者或谓以此“点 十二金钗之名”，为全部十二钗结一总穴 此说恐失之笼统 按五回所写，“金陵十二钗”有正册、副册及又副册之分，宝玉揭看者，为“又副册”两页、“副册”一页、“正册”十一页，并聆听十二支“红楼梦仙曲” 据脂批及各 评，宝玉所 卷册与所听仙曲，共隐指十五女子，皆入“薄命司”：正册十二人，于四十一 部出齐， 者三人，并无宝琴、岫 、李纹、李绮四人 名 云： 四人， “故作疑 ”，“ 假乱 ”，四人“与袭人 香菱 人，名列十二 又副 ” 洪秋蕃说“宝琴等皆金陵副册中人” 新 评则以为 都得佳 ，故“皆不入薄命司者” 众说不一，阅者参之 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凤姐次之，馀者皆不过十五六七岁，大半同年异月，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记清谁长谁幼；并贾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头也不能细细分清，不过是“姐”“妹”“兄”“弟”四个字，随便乱叫。

如今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做诗，又不敢十分啰唆宝钗，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了兴，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

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做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及"妇学篇书后"两篇乃专为攻击诗人袁枚广收女弟子而作也，斥之曰："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妄托于诗……转因诗而败礼，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甚或呼："闺阁不安义分，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宝钗所说，实正是这一说教之反映也 一个香菱没闹清，又添上你这个话口袋子，满口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2]，韦苏州之淡雅'[3]，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4]，李义山之隐僻'[5]。痴痴癫癫，那里还像两个女儿家呢？""痴痴癫[illegible]"两语，与程甲[illegible]卜本同 [illegible]本作："'放[illegible]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illegible]，那[illegible]人[illegible]什[illegible]'湘云听了，[illegible]笑问[illegible]：'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诉[illegible]'宝钗[illegible]：'呆香菱之心苦，[illegible]湘云之话多'"其馀脂本，大体与庚辰同 有此[illegible]句，意灵动；[illegible]末两语，调侃香菱和湘[illegible]，活脱如闻，尤为精妙 程本删改，似嫌可惜 说得香菱、湘云二人都笑起来。香菱、湘云谈诗，没日没夜，"痴痴癫[illegible]"光景，从宝钗厌烦笑语中叙出，[illegible]上回，是为"苦吟诗"之馀波 所谓"杜工部"四句，[illegible]味红楼，其含[illegible]之"沉[illegible]"，风格之"淡雅"，语言之"绮靡"，[illegible]旨之"僻"，对之四人，实如张新之所评"是书兼而有之"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想其风致，正为下回宝琴[illegible]中披袭袍[illegible]、宛然仇十洲艳雪图伏[illegible] 通回写及斗[illegible]，或泛指[illegible]特点，计有十处，如[illegible]下回，则有十四处，此其一也 以人物服饰，映照其生活和个性，此红楼写人技法之一 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笑道："真是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我也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

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耍咱们的。"湘[illegible]，一则说大[illegible]可"[illegible]吃喝"，[illegible]女儿自由世界；一则说太太[illegible]里"人[illegible]

坏"。乃贾府是非之地　然据四十五回所云。宝钗则常来此"承色陪坐"。正反衬其性情之"安分随时"。是地皆　也　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宝钗笑湘云"没心""嘴直"。亦正反衬其胸有城　，、罕言装愚也。此乃两人性格绝大不同处　我们这琴儿，今儿你竟认他做亲妹妹罢。"湘云又瞅了宝琴，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

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他还小呢，让他爱怎么着，就由他怎么着。他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这点福气！你倒去罢，恐怕我们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钗所言。虽是戏语。亦似含妒意也

说话之间，宝玉、黛玉进来了，宝钗犹自嘲笑。湘云因笑道："宝姐姐，你这话虽是玩，却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恼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里说，手指着宝玉。宝钗、湘云都笑道："他倒不是这样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说着，又指黛玉。湘云便不作声。二十二回曾写湘云因说破黛玉像戏子，而惹恼黛玉，错怪宝玉，大家不快　此时又与宝钗、琥珀戏言黛玉"小性儿"，及见琥珀指明，便敛迹藏锋，不再"作声"　湘云亦有机心。非一味老实口快也　宝钗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样，他喜欢的比我还甚呢，他那里还恼？你信云儿混说，他那嘴有什么正经。"

宝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近日之事"，即指四十五回宝钗探黛玉病、"互剖金兰语"之事也。并见下文　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今儿湘云如此说了，宝钗又如此答，再审度黛玉声色，亦不似往日，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如今看来，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钗黛往昔多所龃龉。今日已成知己。宝玉不知　故眼见湘云、宝钗、琥珀戏说黛玉，而黛玉神色坦然，绝不介意，宝玉纳罕不解矣　联系前文比戏子、金兰语两段文字看，此段行文何其厚实饱健　一时又见林黛玉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真似亲姊妹一般。

那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今在贾府住了两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见众姊妹都不是那轻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气，故也不肯怠慢。宝琴之来，对其容貌，对其心性，作者多用侧笔烘染，至此始正写一笔，总括介绍 "年轻心热"四字，张新之评谓有"任我取舍，忘他毁誉"之意，此说甚确 故庚辰夹批曰："四字道尽，不犯宝钗 "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晴雯乃一丫鬟，尚因"灵巧"而"招怨"，"高标"而"见嫉"，何况"出类拔萃"之黛玉哉 惟其如此，其遭际之不幸，盖可知矣 如涂瀛 红楼梦论 云："林黛玉人品才情，为 红楼梦 最，物色有在矣 ……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势然也 '于是乎黛玉死矣。"可见此乃世态人情使之然也 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纳罕。

一时，宝钗姊妹往薛姨妈房内去后，湘云往贾母处来，林黛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黛玉来，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也曾有明白的几句说了取笑，你还曾恼过。特提 西厢 ，回顾前文二十三回"通戏语"、二十六回"发幽情"事，两引 书，均 怒 玉 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黛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6]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上文中"五个字"，列藏本作"七个字"，当是；其他各本均作"五个字" 须知"是几时"乃曲词中衬字，依曲律规定，不计于数内 除此三字，"孟光接了梁鸿案"为主 ，恰为七个字 闹简 中唱词，按 后汉书・ 鸿传 ，应为梁鸿接了孟光 红娘反言用之，以讥笑莺莺暗中已应张生之约，语含抱怨 今宝玉见 亲睦，不似往日齿衲，未免纳罕，欲知二人何时修好，故 . 问 玉" 时"已 宝钗友青 在宝兄乃凭空而问，并未说明何指；而林妹妹则能心会，据实以对 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宝玉道："先时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了。"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他藏奸。"、 . 说明" " 谁，却知 玉

. . 二人 因把说错了酒令，宝钗怎样说他，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的告诉宝玉，宝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说呢！

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上就接了案了。”此亦 西厢 中唱词．宝玉借以取笑四十回黛玉行酒令时急中出句、随口说出 牡丹 西厢 词语 ．后钗 因之相谈．自此两人开始亲近交厚 此段写宝玉问疑及解，．均套用 西厢 ．既映照前文．切合情 ：又化用戏文故典．写来摇曳生姿．饶有兴味

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这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人人一天有一天之事． 玉一天之事．则似为“自寻烦恼”．为“哭”．可知其苦痛之深 玉慰之劝之．体贴之至 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黛玉自云近日“心酸”“泪少”．知是乃其悲更甚．其病更深 洪秋蕃评云：“李后主终日以眼泪洗面．是以泪多见悲伤 玉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是以泪少见悲伤 泪少之悲伤．甚于泪多之悲伤也．可哀已 ”此乃 玉第十五次还泪也 “东观阁本”批云：“眼泪还了一半 ”是书至此．恰为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之半．看首回“酬报还泪”之说．颦儿泪已还大半．殆将尽矣 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惑，岂有眼泪会少的。”

正说着，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送了猩猩毡斗篷来，此二写斗 也．至五十一回始写宝玉披此斗 出现．照应细切 以下引出诸钗冷天衣饰．渡入赏雪一段文字 又说：“大奶奶才打发人来说，下了雪，要商议明日请人做诗呢。”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头走来请黛玉。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来。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⑦，罩了一件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氅⑧，鹤氅．亦指类似斗篷之御寒外衣．故此为三写斗篷也 下文宝钗之“鹤氅”．则依次为六写之也 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只见众姊妹都在那里，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此四写斗篷也 众人之一片大红．与下文李纨之黑色、宝钗之紫色、岫烟之旧衣．适成鲜明对比 独李纨穿一件多罗呢对襟褂子⑨，褂子．脂批统称为斗篷 是则．此乃五写之也；下文湘云之“大褂子”．则七写之也 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⑩。邢岫烟仍是家

常旧衣，并没避雨之衣。雪天岫烟仍是家常“旧衣”，伏脉后文凤姐送衣、宝钗赎当等事 庚辰本五十一回，则点明岫烟“旧衣”，实是“旧毡斗篷”

一时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11]，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按“小骚达子”一语，诸本同 “骚达子”又作“骚达奴”、“臊达子”或“骚鞑子”，简称“达子”或“鞑子”，指北方 牧民 明人 俊 红 记 二十三出云：“不想这骚达奴不先不后闯将来，围了 城，使我 下上、下不下 ”清 熙朝柴桑 京师偶记 云：“今旗下贵家，必买臊达子小口，以多为胜，竞相夸 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 ”奕赓 佳梦轩丛 之 见 及 云：“ 在东土时，上古纯风，朴而不雕，故满洲、 古命名多不取吉祥字面……又有骚达子、白达子、二妞、黑小子、白小子、妞妞 名 ”由此乃知，“骚达子”习指满 与蒙古，时或属蔑称 或因此认为，黛玉称湘云是“小骚达子”，暗含讥肃之义 揆情度理，雪芹涉笔成趣，乃为下文写“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作引，未必辄隐深意焉 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厢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12]，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13]，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14]。以上叙次各人妆束，或简写，或细描，笔不犯复；而黛玉之阔绰，纨与钗之素净，岫烟之寒俭，湘云之绚烂，雪中服色，各各活现 众人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三十一回曾借宝钗之口道出湘云男装情景，此则让其身着男装特现于众人之前也 “小子样儿”，状其体态之轻捷便俏；“俏丽女儿”写其心性之天真妩 两相映合，使湘云别具情趣，独立于诸艳

湘云笑道：“快商议做诗。我听听是谁的东家？”李纨道：“我的主意。想来昨儿的正日已自过了，所谓“正日”，即每月初二、十六两次开社之日也 此为十七日，故云 再等正日还早呢，可巧又下雪，不如咱们大家凑个热闹，又给他们接风，又可以做诗。你们意思怎么这[15]？”宝玉先道：“这话很是，只是今儿晚了，若到明儿晴了，又无趣。”众人都道：“这雪未必晴。

纵晴了，这一夜下的也够赏了。”李纨道：“我这里虽然好，又不如芦雪庭好。此处建筑名，本回共七处皆作“庭”，下回回目作“亭”，程甲、张评及甲辰、梦稿抄补本同乙本；王本皆作“亭”，桐花凤阁批校本将“庭”均描改为“亭” 蒙府、戚序本作“庵”，列藏本作“庐”，庚辰本作“广” 广，古字，读“掩”，就山崖所盖小屋，见北宋李诫 营造法式 “总释”上 从下文所写此“庭”乃“傍山临水”而建看，庚辰本作“广”，较为妥洽 冯其庸有 “芦雪广”辨正 一文，可参看 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地炕，又称“火炕”，系北方一种取暖设备，颇为考究其形制，当不同于第三回批引朱家溍所说之“木炕” 林兰香 第三十回寄旅散人评注云：“大家富 ，又有所谓地炕者，盖设灶于檐下，火行之道，直达室中，户 之内，无不 之地者是也 ”至其构造，清人曹庭栋 老老恒言 卷四记之 详，云：“北方作地炕，铺用大方砖， 起四角，以通火气， 之北壁，外开火门， 令少热，其暖已彻 夜；设床作卧所，冬寒亦似春温，火气甚微，无伤于热 ”后文五十四回写贾母暖阁内、怡红院外屋亦有地炕 咱们大家拥炉做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况且咱们小玩意儿，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是了。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送到我这里来。”指着香菱、宝琴、李纹、李绮、岫烟，“五个不算外，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你们四分子送了来，我保管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宝钗等一齐应诺。因又拟题限韵，李纨笑道：“我心里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临期，横竖知道。”说毕，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方往贾母处来，当日无话。

到了次日清早，宝玉因心里惦记着，这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起帐子一看，此下写 景一段，随宝玉视角之移动，而 步换 ，逐邇展现，状物写 ， 映成文，将一“雪”字 染至十二分，宛然画境 虽然门窗尚掩，只是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 内 ， 盼 切， 色误认日 ， 大 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从 内看 ，” 扯 ”四字，不 出 片 大小，且富质 ，形容逼 王伯 引谢 ， 评曰：“ 之 ，聚凝 此四 足以括之 ”

宝玉此时喜欢非常，忙唤起人来，盥漱已毕，只穿一件茄色哆啰呢狐

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⑯]，束了腰，披上玉针蓑，带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补写宝玉雪天妆束．华贵而洒脱 忙忙的往芦雪庭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此写立于院外．眺望雪景．一片洁白．如入净土 "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句．比喻形象．点上半回题面"琉璃世界" 按"玻璃盆"之"盆"，诸本全同．惟庚辰本作"盒" 两字形近易讹．"盒"状八方俱白，寰宇晶莹．似更为形象 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此写赏玩栊翠庵雪景．白 红梅．色彩明丽．"分外精神"．点上半回"白雪红梅"题面 "寒香扑鼻"、不着"纤尘"．极力一写．别有会处．意在为庵中主人妙玉写照．亦为下回宝玉至庵乞梅张本 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了一回方走。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此写 中人影．静中有动 至此、一派 景．已写透辟矣 评者多谓．如此境界．直抵一篇 赋 ．洵非虚语 然按之文本．栊翠庵在园之东路．蜂腰桥则位于西北．两处相隔较远 宝玉赏雪．两方美景．实难兼得 据此、论者或以为．蜂腰桥位置"不易确定"．"院馆分布有矛盾" 上海广百宋斋本"大观园总图"．径将栊翠庵搬至园之西南角 殊不知雪芹所写．乃如刘勰《文心雕龙 所云："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感会于心．似实而虚，不宜看死．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是也

宝玉来至芦雪庭，只见丫头、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原来这芦雪庭盖在一个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照应上文李纨所云．插叙芦雪庭．其景有如稻香村．故李纨喜之 并补十七回游园时所未写．行文不漏 众丫头、婆子见他披蓑带笠而来，都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

宝玉听了，只得回来。刚至沁芳亭，见探春正从秋爽斋出来，围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带着观音兜，此乃八写斗篷也 张新之评谓探春如此妆饰．"独得自在" 扶着个小丫头，后面一个妇人打着一把青绸油伞。补上文严天妆饰未详者．闲雅自在．的 探春 宝玉知道他往贾母处去，遂站在

亭边，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园前去。宝琴正在里间房内梳洗更衣。

一时众姐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等摆上饭来，头一样菜是牛肉蒸羊羔[17]，贾母就说："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罢。"众人答应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illegible]急忙爬起：[illegible]"忙"[illegible]庭[illegible]众人无一到者；至[illegible]处，又"连[illegible]饭"；候鹿肉不至，即以茶泡饭，"忙忙爬拉[illegible]"，活画出[illegible]玉急忙光景。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有[illegible]下回[illegible]"高兴"冒[illegible]而[illegible]方合事理。就叫："留着鹿肉，给他晚上吃罢。"凤姐儿忙说："还有呢，吃残了的倒罢了。"湘云就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吃又玩。""自己"烧烤，又吃又玩，实是旧京习尚。清夏仁虎《旧京秋词》之六写"旧[illegible]人立秋日[illegible]羊"云："立[illegible]节竞[illegible]何如自[illegible]高。"[illegible]写食羊，食鹿亦同[illegible]其[illegible]或传自[illegible]外，带有[illegible]人[illegible]活特色。[illegible]硕[illegible]草珠一[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货[illegible]到京[illegible]各[illegible]开炮鹿[illegible]鹿[illegible]鱼风[illegible]发[illegible]京"[illegible]钞[illegible]中[illegible]吃[illegible]可知小[illegible]所写，[illegible]有[illegible]是当日[illegible]习[illegible]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进园去。

一时，大家散后，进园齐往芦雪庭来，听李纨出题限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两个人再到不得一处，要到了一处，生出多少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此云"[illegible]计"，[illegible]玉口角，是宝[illegible]如《西游记》[illegible]十六回孙[illegible]者所云："他[illegible]上我们的[illegible]计要烧杀我们。"[illegible]玉多[illegible]诙谐，隽永可听，乃知[illegible]心中于金[illegible]已[illegible]无芥[illegible]

正说着，只见李婶娘也走来看热闹，因问李纨道："怎么那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上文[illegible]写，李[illegible]来贾[illegible]已与[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姐儿"。[illegible]下[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玉。[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说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众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

两个来。”黛玉笑道：“这可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不错。”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诗去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以茶泡饭，是南人常用之饮食方式；烤吃生肉，乃北人冬令习见食法　或南或北，亦是书烟云变幻之一例　李纨道：“这还罢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18]，李纨道：“留神，割了手不许哭。”说着，方进去了。

那边凤姐打发平儿回复不来，为发放年例正忙着呢。湘云见了平儿，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玩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玩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镯子，闲中点染，为五十二回“情掩虾须镯”伏案　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那边宝钗、黛玉平素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娘深为罕事。

探春和李纨等已议定了题韵。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说着，也找了他们来。李纨也随来，说：“客已齐了，你们还吃不够吗？”湘云一面吃，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做诗。”与杜甫 饮中八仙歌 所云“李白一斗诗百篇”句　相　佛，恰似名士神吻　说着，只见宝琴披着凫靥裘，上文云“不知何物”，至此　点出　名，乃九写斗　也　据清人秦福亭 闻见　香录 丁　云：“鸭头裘，　鸭头绿毛皮缝为裘，　光闪烁，艳丽异常，达官多为马褂，于马上衣之，遇雨不濡，但不暖，外　而已　”以此裘给宝琴，可知贾母对其疼爱之深　站在那里笑。湘云笑道：“傻子！你来尝尝。”宝琴笑道：“怪腌臜的。”宝钗笑道：“你尝尝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爱吃。”宝琴听了，就过去吃了一块，果然好吃，就也吃起来。

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儿也披了斗篷走来，此十写斗　也，同一斗　，或曰“披”　曰“罩”，　曰“　”或曰“围”，着法不同　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在一处吃起来。以上写诸钗烹吃鹿肉一　，　人刁　，婶为南方人，新　刀见，呓为“罕事”，先为一衬；及写众人之

吃，探春乃闻见香气，而找"去吃"；湘云是一边说、"一边吃"；宝钗未吃，但赞道"好吃的很呢"；黛玉本"也爱吃"，而因体弱未吃；宝琴则尝试后，果然好吃，"就也吃起来"；凤姐走来，见这"好东西"，"也凑在一起吃" 一群脂粉香娃，而聚一起，"割腥啖膻"，犹如"花子打团"；然历落写来，则于妩媚中平添几分豪气，令人为之一爽 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贱了[19]。我为芦雪庭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此语通脱，可称警句 据庚辰等脂抄本六十三回，湘云给葵官改名韦大英，暗含"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程本已删刈 此句同"是真名士自风流"恰为一副对联，见文康 儿女英雄传 第八回、石玉昆 三侠五义 一百十六回及沈从文短篇小说 宋代表 等，红楼 成书前或已流行 另据脂批，'芹佚稿写湘云后嫁卫若兰，金麒麟再现于"射圃"故事中，卫郎似即"大英雄"也 如此，湘云自应是"真名士"，以便阴阳匹配，旗鼓相当 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湘云大嚼腥 ，豪放旷达，特立超群，不拘小节，确有魏晋名士风度，因作是语 "假清高"云云，亦借以调侃世人 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揌上些，以完此劫。"

说着，吃毕，洗了一回手。平儿带镯子时，却少了一个，左右前后乱找了一番，踪迹全无。回应上文"退去镯子"句，隐伏后文镯子被 儿偷去 虾须镯事件，分作三层写，节节生发，章法谨严 众人都咤异。凤姐儿笑道："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你们只管做诗去。我们也不用找，只管前头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众人皆感"咤异"，惟凤姐独知去向，胸有成竹，为五十二回传众妈妈"小心查访"伏脉 写凤姐遇事镇定，机警过人 说着又问："你们今儿做什么诗？老太太说了，离年又近了，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谜儿大家玩笑。"众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赶着做几个好的，预备着正月里玩。"说着，一齐来至地炕屋内，只见杯盘、果菜俱已摆齐了，墙上已贴出诗题、韵脚、格式来了。宝玉、湘云二人忙看时，只见题目是即景联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萧"韵。后面尚未列次序。李纨道："我不大会做诗，我只起三句罢，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联。"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李纨：诸本作“李纹”。是也。

② 杜工部之沉郁：杜工部即杜甫。因为他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部，因而后人称其为“杜工部”。其诗以含蕴深沉见长，故云“沉郁”。

③ 韦苏州之淡雅：韦苏州，指唐代诗人韦应物。其诗以简淡自然著称。

④ 温八叉之绮靡：温八叉，即温庭筠，唐代诗人兼词人。相传他才思敏捷，叉手八次，即可成诗，故有此称。其诗多写闺情，风格浓艳绮丽，故称“绮靡”。

⑤ 李义山之隐僻：李义山，指李商隐。其诗多隐晦难解，故称“隐僻”。

⑥ “是几时”句：金圣叹评改本《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闹简》中唱词。这里宝玉借此询问黛玉和宝钗相亲的缘故。

⑦ 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掐金，缝里嵌上金线。挖云，挖空成云头形的花边，再垫上里子，构成装饰图案。红香羊皮，清代蒙古进贡的一种细鞣皮。小靴，一种小型雨靴。

⑧ 鹤氅：用鸟羽制成的衣裘。

⑨ 多罗呢对襟褂子：一种用阔幅宽边呢料制成的外褂，可用以避雪。

⑩ 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鹤氅：或指用一种外国羊毛制成之氅衣。

⑪ 里外发烧大褂子：一种表里都有毛，可以两面穿的皮褂子。

⑫ “靠色”句：靠色，相近的颜色。三厢领袖，指衣领和袖口上各有三道镶边。厢，通“镶”。掩衿，甲本、庚辰本作“掩衿”，亦称“大襟”，即满襟。张本、蒙府本作“掩襟”。

⑬ 狐肷褶子：用狐身两侧皮毛制作的大衣外领。

⑭ 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腰细臂长，昂首挺胸。形容湘云身材打扮轻捷便俏，好像武士样子。猿背，当作“猿臂”，比喻人双臂修长，运转自如。

⑮ 怎么这：诸本作“怎么样”。

⑯ 海龙小鹰膀褂子：一种用水獭皮制作的褂子。海龙，即水獭。鹰膀，当由“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坎肩演变而成。

⑰ 牛肉蒸羊羔：诸本作“牛乳蒸羊羔”。羊羔，此指羊胎。

⑱ 铁丝蒙：用铁丝所编烧烤食物的罩子。

⑲ 作贱：贱，通“践”，诸本作“作践”。第一百九回作“作践”。

回　评

此回之上半，叙写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等联袂来京，暂居大观园中，群芳毕集，浓艳花繁，特为诸钗“结一总穴”。回之下半，实写两事：一为诸钗赏雪，白雪红梅，争妍斗奇；一为炙吃鹿肉，割腥啖膻，各展风致。自“互剖金兰

语”后，钗黛友爱，宝黛相契，写及大观诸艳，文势渐弱。当此时也，宝琴等人住园中，于是群钗聚合，诗社复兴，大观增辉，女儿国里，又热闹非常。然时至严冬，雪天欢聚，热闹中隐现一片清冷，透出一缕寒意，此乃雪天之象，实亦群芳将要凋零之兆也。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论“传神”云：“天有四时之气，神亦如之。得春之气者为合而多含蓄，得夏之气者为旺而多畅遂，得秋之气者为清而多闲逸，得冬之气者为凝而多敛抑。”此回写大观园冬暮光景，或亦有传诸钗冬气“敛抑”之意。

前此，湘云已多次出现，但未写其形貌。此回始层层为之设色，着力描绘，先写其衣饰打扮，俏丽动人；再写其炙鹿大嚼，我行我素；至下回，又写联句抢韵，诗才敏捷。比之颦儿、宝卿，云姑娘襟怀爽直，纯乎本色，又不失女儿之俏丽，别具风调。是钗黛云“鼎足而三”，良有因也。

《红楼》之写雪，先见于第八回，乃为虚描；此回之大雪胜景，方是实写。写雪景，实亦写人也。冰天雪地，诸艳或披猩红斗篷，或穿纹锦鹤氅，或披凫靥裘，或戴昭君套，或穿鹿皮靴，花团锦簇，绚丽多姿，而往来于琉璃世界中，人物雪景，互相掩映，目不暇接，显示大观女儿一派青春生气。明人卫泳《悦容编》“缘饰”篇云：“服色亦有时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艳……花下宜素服，对雪宜丽服。”写诸钗衣饰，即此情味也。而写来文情相生，富有画意。宋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评老杜诗，谓其“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景相融而莫分”。《红楼》写景，多能达到此种意境。

《红楼》渲染大观诸钗聚合场景，多彩多姿，各具神理。如前文之写海棠诗社、咏菊诗会，锦心绣腹，含英咀华，何其韵雅。此回写“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则点成别样笔墨，充满闺阁野趣，事乃近俗，兴味各异。作者尤擅于在雷同场景中，写出不同意趣。如三十八回赏桂食蟹螯，写宝钗讽和螃蟹咏，讥刺世人，多么蕴蓄；此回赏雪嚼鹿肉，写湘云笑谈真名士，自居风流，多么飞扬。两两映照，人物气质，各有不同。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均写大观园雅事，乃诗社极盛之时。本回渲染群艳齐来，赏雪啖腥，文势为之一振，为下回起社联诗、演出一篇含梅咀雪文字作一铺衬。故庚辰批云：“联诗极雅之事，偏于雅前写出小儿啖膻茹血极肮脏的事来，为锦心绣口作配。”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话说薛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让我写出来。"说着，便令众人拈阄为序。起首恰是李氏，[illegible]阄之予。[illegible]与上回所云园中诸钗以"李纨为首"相合。故[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夹[illegible]云："一[illegible]按次序，[illegible]又不按次序。似脱落处而不脱落。文章歧路如此"然后按次各各开出。凤姐儿道："既这么说，我也说一句在上头。"凤姐乃"脂[illegible]队里英雄"，而不能诗，人尽知之　此时亦要作诗，出人[illegible]。故众人[illegible][illegible]其心生[illegible]明。为文亦生色不少　众人都笑起来了，说："这么更妙了。"宝钗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又将题目讲给他听。

凤姐儿想了半天，笑道："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话，可是五个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诗忌粗俗字，[illegible]用之在人　饰以颜色，不失为佳句"王伯[illegible]于此句批曰："此语[illegible]有义法"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罢[1]。"凤姐儿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一夜的北风，我有一句，这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illegible]三[illegible]义第三十七回写刘玄[illegible]三顾茅庐，遇孔明岳父黄承[illegible]。口诵[illegible]父吟[illegible]。踏[illegible]，首两句[illegible]："一夜北[illegible]寒，万里彤云厚"凤姐起句，与[illegible]诗[illegible]句相[illegible]诸公[illegible]下，[illegible]似[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书所见闻示诸友"谁知一[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乐"一夜西风能紧"、罗与之一夜"一夜西风[illegible]"[illegible]之相比，凤姐[illegible]吟，更显自[illegible]成　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众人听说，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发。起发，同程甲及甲辰、列藏本；庚辰[illegible]梦稿、蒙府、戚序及后之程本系列均作"起法"。桐花凤阁批[illegible]本即将"[illegible]"旁改为"[illegible]"　起发，义为开启　论语"八佾"篇："子

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宋朱熹注:"起,犹发也 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 说文 乃引作"启",云:"开也 "起发,亦义同"起手",作"开头"讲 清吴乔 围炉诗话 卷之一云:"一篇诗只立一意,起手、中间、收结互相照应,方得无懈可击 "庚辰、蒙府诸本作"起法",亦不误 发,通"法",见 管子 "兵法"篇"号制有发也"句郭沫若等集校:"'发'与'法'通 "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清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二云:"起法之陡健者,其势自纡徐,足以函盖通章 ""一夜"句,即景生情,而不实写,起得空灵有势,留给续作以无尽之想象馀地,故众人称其为"正是会作诗的起发" 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凤姐儿和李婶娘、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

这里李纨就写了:

一夜北风紧,

自己联道:

开门雪尚飘[2]。入泥怜洁白,

香菱道:

匝地惜琼瑶。有意荣枯草,通首联诗,香菱只此两句,后之争联及 红梅花》诗,未再见其作,盖因其习诗未久,尚"不大会做"也

探春道:

无心饰萎苗。"苗"脂本作"苕",即苇花 典出苏轼 将之湖州 诗 "溪上苕花正浮雪"句 上回写芦雪庭"四面皆是芦苇掩复",此句乃即景而作,故王伯沆批云:"今用之芦雪亭尤典切。"价高村酿熟,意谓因大雪天寒,而酒价高涨 此当化用唐人郑谷 辇下冬暮咏怀 诗"烟含紫禁花期近,雪满长安酒价高"句意

李绮道:

年稔府粱饶。葭动灰飞管[3],

李纹道:

阳回斗转杓[4]。寒山已失翠,此句当翻用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诗"寒山转苍翠"句

岫烟道:

冻浦不生潮。易挂疏枝柳，

湘云道：

难堆破叶蕉。麝煤融宝鼎，

宝琴道：

绮袖笼金貂。光夺窗前镜，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风仍故故，

宝玉道：

清梦转聊聊。黛玉出句，宝玉联之，机局灵妙 “斜风”阵阵，“清梦”难成，语似浑脱，情实凄迷 通篇联句，仅见此一“梦”字 何处梅花笛？

宝钗道：

谁家碧玉箫？鳌愁坤轴陷[5]，

李纨笑道：“我替你们看热酒去罢。”宝钗命宝琴续联，只见湘云起来道：此次联诗，本以拈阄为序，自李纨至宝钗，共为十人 到出句“鳌愁”句，已轮一过，钗命琴续，而湘云“起来”抢联，必不合序，点出目中“争”字

龙斗阵云销。古人习以玉龙比喻飞雪 如唐人吕岩 剑画此诗于襄阳雪中 云：“岘山一夜玉龙寒，凤林千树梨花老 ”宋人张元 咏雪 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古代戏曲小说中，亦常用之 如汤显祖 邯郸记 第十六出云：“真乃是玉龙战罢飘鳞甲，野兽惊回湿羽毛 ” 水浒传 第十一回云：“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 ”句意即以玉龙战罢比喻雪止云消 野岸回孤棹[6]，

宝琴也联道：

吟鞭指灞桥。吟鞭，犹言诗人马鞭，多以之形容行吟诗人 如龚自珍 己亥杂诗 云：“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小说中此句典出南宋尤袤 全唐诗话 卷五：“相国郑綮善诗……或曰：‘相国近为新诗否 ’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何以得之？’”此句意谓雪中行吟，有助诗兴 赐裘怜抚戍，

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上云“起来”，此说“扬眉挺身”，写湘云不肯“让人”，神态活现

加絮念征徭。拗垤审夷险[7]，此句化用韩愈《咏雪赠张籍》诗"坳中初盖地，垤处遂成堆"句意。语意古朴，故宝钗连声"赞好"。

宝钗连声赞好，也便联道：

枝柯怕动摇。皑皑轻趁步，

黛玉忙联道：

剪剪舞随腰。苦茗成新赏，

一面说，一面推宝玉，命他联。上文宝黛合成一联，当依次序，顺之而作；此则黛玉命宝玉抢联争胜，以免受罚。三十七回咏白海棠，宝玉尝替黛玉着急，催其快作。两相映衬，写二人事事必相关爱，亲密体切。插此一句，文亦不板。宝玉正看宝琴、宝钗、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还顾得联诗？今见黛玉推他，方联道：

孤松订久要[8]。"久要"者，旧约之谓也。《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句虽咏松雪，似亦隐喻宝玉对黛玉情有独钟，一言久要，岁衰而不渝。脂本此句作"撒盐是旧谣"，乃用第五回黛玉判词"堪怜咏絮才"中谢道韫事典。吴克岐《犬窝谭红》评云："'孤松'句，则远胜戚本，万不可改。"泥鸿从印迹，此句取义于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此"雪泥鸿爪"是苏轼有名譬喻之一，后变为成语。此句脂本作"苇蓑犹泊钓"，乃化用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句意，则与上回写宝玉"披蓑带笠而来"，众人笑称"渔翁"情景切合。

宝琴接着联道：此句前，蒙府、戚序本有"湘云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倒耽搁了我'"十七字，写湘云心急情态，笔意飞动。程本删之，不免平直。

林斧或闻樵。"或"者，疑词也，表不定之意。此句同程甲、梦稿抄补本。雪天万籁俱寂，唯林间似闻樵声，愈显其静，境界空灵。蒙府、甲辰本"或"作"不"，或以为大观园内雪天不宜"闻樵"，似嫌太坐实矣。庚辰、列藏本作"不开樵"，庚辰后笔将"开"描为"闻"；戚序本作"乍停樵"。以上四句，诸本异文较多。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此四句，旧抄本作：'煮芋成新赏，撒盐是旧谣。苇蓑犹怕钓，林斧不闻樵。'"可知范锴所见旧抄本略同于脂评诸本。如与庚辰本仅一字之差，即"泊"作"怕"，形讹而已。

伏象千峰凸，

湘云忙联道：

盘蛇一径遥。花缘经冷结，花，指雪花。结，同甲辰、程甲本。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雪花六出”条云：“雪花六出，先儒以雪为水结，地六为水，故六出也。”庚辰、蒙府、列藏本作“绪”；有汇校本从之，恐非，“绪”当是“结”之形讹 戚序本作“聚”，似亦可通。

宝钗和众人又都赞好，探春联道：

色岂畏霜凋。深院惊寒雀，

湘云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抢着联道：

空山泣老鸮[9]。“深院”一联，当化用韩愈《咏雪赠张籍》诗中“惊雀暗徘徊”、“虎豹饿号哀”句意，以衬托雪之大也。阶墀随上下，

湘云忙丢了茶杯，联道：

池水在浮漂[10]。照耀临清晓，

黛玉忙联道：

缤纷入永宵。诚忘三尺冷[11]，

湘云忙笑联道：

瑞释九重焦。僵卧谁相问[12]，

宝琴也忙笑联道：

狂游客喜招。依即景咏雪言，此句当用唐代巨豪王元宝雪天扫雪为径、招客饮宴事典，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或亦隐指宝琴自幼随父走遍四山五岳之游历，看下文可知。天机断缟带，

湘云又忙道：

海市失鲛绡[13]。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众人联诗，原为每人两句，挨次联下。前之宝琴、湘云抢联，已不合序；此写黛玉不容湘云出句，自己抢出，联句遂由每人两句变为一句。着此一笔，回目中“争”字，文意更进一层，笔力弥满。

寂寞封台谢[14]，庚辰本“封”作“对”，戚序本作“荒池榭”。此句似隐喻黛玉孤寒际遇，张新之评谓：“黛已无家，那问颓垣败井。”

湘云忙联道：

清贫怀箪瓢[15]。湘云出身豪门，爽朗大度，而命途多舛。此句用孔圣弟子颜回箪食瓢饮事，亦隐指湘云疏狂自喜，潜乐瓢箪 张新之评谓："乐在其中，湘云境况 "

宝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渐水沸[16]，

湘云见这般，自为得趣，又是笑，又忙联道：

煮酒叶难烧。

黛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扫，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上回尝言宝琴"年轻心热，且本性聪敏"，此句亦隐有自寓之意，故张新之评云："不失赤子，自点其名 "

湘云笑湾了腰，忙念了一句，众人问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湘云道：

石楼闲睡鹤，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锦罽暖亲猫[17]。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银浪，

湘云忙联道：

霞城隐赤标[18]。

黛玉忙笑道：

沁梅花可嚼，梅花浸雪，清润芬芳，似琼艳可嚼。"花"诸本作"香"典出明人李日华 怡致堂诗话 卷三："铁冠道人雪中赤脚，登华顶，取雪团梅花咽之，大叫曰：'寒香沁我肺腑矣 '"此句亦有隐喻黛玉品格高洁，如梅似雪，不入流俗之意

宝钗笑称："好句！"也忙联道：

淋竹醉堪调。

宝琴也忙道：

或湿鸳鸯带，

湘云忙联道：

时凝翡翠翘。

黛玉又忙道：

无风仍脉脉，脉脉，形容雪花轻轻飘舞之态 杜甫《又雪 ：“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 ”

宝琴又忙笑联道：

不雨亦潇潇。

湘云伏着，已笑软了。众人看他三人对抢，也都不顾作诗，看着也只是笑。黛玉推还他往下联[19]，又道：“你也有才尽力穷之时！我听听，还有什么舌头嚼了?”湘云只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以上写湘云争联，先是“扬眉挺身”，继之“丢了茶杯”、“笑湾了腰”，后乃“伏着笑软”、“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将一“争”字写得淋漓酣畅；湘云疏狂豪爽、才思敏捷之心性，亦活跃纸上 宝钗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我才服你。”湘云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众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说罢。”

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联的了，便早写出来，因说：“还没收住呢。”李纹听了，接过来，便联了一句道：

欲志今朝乐，

李绮收了一句道：

凭诗祝舜尧。李氏一门贤惠，联句由纹绮收束，“颂圣”虽属无谓，然合其身份，收得恰好

李纨道：“够了，够了。虽没作完了韵，腾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腾挪的字”一语，同甲辰、程甲及梦稿抄补本 庚辰本原作“賸的字”，后点去，旁添“脚的字”三字，显为误改；列藏本作“賸”，蒙府、戚序本无此语 比对各本，程本似语意欠顺 现行新校本，多以为“賸”与“賸”系“賸”字之形讹 按“賸”同“剩” 集韵·证韵 ：“賸，馀也，俗作剩 ”如是，句意乃通 林冠夫 红

楼梦纵横谈 云：联句用“二萧”韵，按《佩文韵府》，“萧”韵所收凡一百八十二字，联诗共三十五韵，所谓“賸的字”，即此三十五字外之字也。李纨所云，乃意谓如将所“賸的字”均“生扭”用尽，“倒不好了” 且李纨此言，似亦隐然针对上文宝钗所说“把二萧韵全用完”云云而发。如是，则全文上下贯通，语意豁然。说着，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独湘云的多，通首五言排律，共三十五韵七十句，即凤姐一句、李纨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绮三句、李纹三句、岫烟四句、湘云十八句、宝琴十三句、黛玉十一句、宝玉四句、宝钗五句，凡十二人，其中唯湘云最多，故云。都笑道：“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李纨笑道：“逐句评去，却还一气，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宝玉诗作，除二十三回四景诗“虽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外，凡开社之作，多平妥不警，未见所长。三十七回海棠诗，被评“压尾”；三十八回菊花诗，自认“落第”；此番联句“又落第”矣。何耶？盖一乃开社作诗，多出题限韵，而宝玉尝云“我也最不喜限韵”；二则宝玉无意与诸姊妹争胜，其才被钗黛云探辈所掩矣。李纨评菊花诗时对宝玉明言：“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黛之《咏菊》与《问菊》、钗之《忆菊》、云之《对菊》、探之《簪菊》等“新雅就是了” 宝玉笑道：“我原不会联句，只好担待我罢。”李纨笑道：“也没有社社担待的，又说‘韵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联句’，今日必罚你。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插在瓶，由即景联句徐徐转入乞梅赋梅一段文字，并照应上回宝玉看见栊翠庵红梅事，转接无痕。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妙玉之“可厌”处，当如六十三回其“贫贱之交”岫烟所云，谓其“不合时宜，权势不容”也，亦即脂批所称“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推重其为人，入其目者，唯宝玉耳。如今罚你取一枝来，插着玩儿。”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乐为，答应着就要走。湘云、黛玉一起说道：“外头冷得很，你且吃杯热酒再去。”于湘云早热起壶酒来了[23]，黛玉递了个大杯，满斟了一杯。湘云热酒，黛玉递杯，二人齐让宝玉“吃杯热酒”，何等体贴。湘云笑道：“你吃了我们这酒，要取不来，加倍罚你。”宝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

·

李纨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拦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有了人反不得了”，知妙玉之为人者，宝玉也；知二玉之神契者，黛玉也。夫三玉，一“偏

僻"，一"乖张"，一"孤高"，心性不一，其皆"不合时宜"则同也，其痴情亦同也。至其结局，一"终陷淖泥"，一"悬崖撒手"，一"魂归离恨"，悲夫！李纨点头道"是"，一面命丫鬟将一个美女耸肩瓶拿来，贮了水，准备插梅。因又笑道："回来该吟红梅了。"湘云忙道："我先作一首。"宝钗笑道："今日断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抢了去，别人都闲着，也没趣。回来罚宝玉，他说不会联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这话很是。我还有主意，方才联句不够，莫若拣那联得少的人作红梅诗。"宝钗笑道："这话是极。方才邢李二位屈才[21]，且又是客，琴儿和颦儿、云儿抢了他们许多。我们一概都别作，只他们三人做才是。"李纨因说："绮儿也不大会做，还是让琴妹妹罢。"宝钗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红'字，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儿做'花'字。"李纨道："饶过宝玉去，我不服。"湘云忙道："有个好题目命他做。"众人问："何题？"湘云道："命他就做'访妙玉乞红梅'，岂不有趣？"众人听了，都说："有趣！"宝玉因每社落第，李纨罚其往栊翠庵摘取红梅，湘云限题命其作诗，罚得确是新雅有趣

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红梅进来。"笑欣欣"三字，同程甲、甲辰本，画出宝玉喜悦神态。庚辰本作"笑欸欸"，列藏本及蒙府、戚序本均作"笑嘻嘻" 后两者通，"欸"音嘻。《说文·欠部》："欸欸，戏笑貌。"段玉裁注："此今之嗤笑字也。"缘其冷僻，各本遂改。众丫鬟忙已接过，插入瓶内。众人都道来赏玩[22]。宝玉笑道："你们如今赏罢，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自道取梅之不易。着此一笔，而略去乞梅、赠梅过程，侧写妙玉性格，似空谷幽兰，尤具神韵。姚燮眉批云："费了多少精神，为梅花乎，妙玉乎，其自叹功劳乎，抑自欣侥倖乎？哑谜儿早已人猜破。"说着，探春早又递了一钟暖酒来，众丫鬟上来接了蓑笠掸雪。各人屋里丫鬟都添送衣裳来，着一"添"字，文心细切，恰如庚辰夹批所云，写出"冬日午后景况。"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褂来。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又将朱橘、黄橙、橄榄等物盛了两盘，命人带给袭人去。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又催宝玉快做。宝玉道："好姐姐、好妹妹们，让我自己用韵罢，别限韵了。"三

十七回宝钗亦尝云:"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二人所说相同 当也是作者见解

众人都说:"随你做去罢。"一面说,一面大家看梅花。原来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枝纵横而出,约有二三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兰蕙。一梅也,写来风姿如画,意趣盎然,既是状物,亦在写人 其写梅之形、梅之色、梅之香,亦正隐喻妙玉坎坷之遭际、出众之才华、高洁之品格也。与五回 世难容 曲所咏"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相映衬。各各称赏。

谁知岫烟、李纨、宝琴三人[24]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众人便依"红""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写道:

赋得红梅花 邢岫烟旧时作诗,凡以古人成句为题者,多冠以"赋得"二字,并限韵脚,称为"赋得体" 后为分韵作诗方式之一 朱光潜 谈文学 :"'赋得'者,定题分韵,拈得一字,就用它为题做诗 "对此诗题,"性灵"派诗人袁枚颇为不满 其 随园诗话 卷七云:唐人"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 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 "可参看 .

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喜笑东风。

魂飞庾岭春难辨[24],霞隔罗浮梦未通[25]。此句用隋人赵师雄游罗浮山梦遇梅花仙女事,而云"梦未通",隐含些许惆怅

绿萼添妆融宝炬,缟仙扶醉跨残虹。

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岫烟出身贫寒,然知书识礼,"为人雅重",末句与其身份恰合

又 李 纹

白梅懒赋赋红梅,逞艳先迎醉眼开。

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此两句写梅花色彩艳红,梅子酸心,亦李纹自写其心中之凄凉哀伤

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

江北江南春灿烂,寄言蜂蝶漫疑猜[26]。

又 宝 琴

疏是枝条艳是花,春妆儿女竞奢华。

闲庭曲槛无馀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梦冷随红袖笛，游仙香泛绛河槎[27]。

前身定是瑶台种，无复相疑色相差。此诗极写红梅之芳妍姿韵、不凡来历，隐然有一宝琴影子在；然于超逸浑脱中，又吐露出对其命运难测的一缕忧伤

众人看了，都笑着称赞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云二个斟了一小杯酒，都贺宝琴。宝钗笑道："三首各有好处。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如今又捉弄他来了。"

李纨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倒有了，才一看见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云听了，便拿了一枝铜火箸击着手炉，笑道："我击了，若鼓绝不成，又要罚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笔来，笑道："你念，我写。"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一鼓绝。"宝玉笑道："有了，你写罢。"众人听他念道：

酒未开樽句未裁，

黛玉写了，摇头笑道："起的平平。"湘云又道："快着。"宝玉笑道：

寻春问腊到蓬莱。

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此联直写乞梅过程，与岫烟等三人所写状物抒情、寄托遥深者不同，故黛玉评谓"小巧而已" 然"槛外梅"一语，与六十三回妙玉自称"槛外人"相巧合，与宝玉回帖署名"槛内人"相对映，则可知此联亦具叙述意味

黛玉写了，摇头说："小巧而已。"湘云将手又敲了一下。宝玉笑道：

入世冷桃红雪去[28]，离尘香割紫云来。上句中"红雪"，义同"绛雪"，比喻红梅 宋人毛滂 红梅 云："何处曾临阿母池，浑将绛雪点寒枝 "下句中"紫云"，出唐人李贺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李诗原喻紫石砚，此借指红梅 两句中分嵌"冷""香"二字，梅亦称为冷香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此句意谓乞梅归来，犹念栊翠庵寒梅苍苔之清幽，笔有馀意，写宝玉、妙玉二人相契之情，颇具韵致，亦为上文

"费了多少精神"句作一注脚。〇问腊赠梅，乃继卧室品茶后，写宝玉与妙玉再次交厚也。姜祺《红楼梦诗·妙玉》云："芳洁情怀入定中，浓春色相未全空。本来人较梅花淡，一着东风便染红。"自注："芳洁中别饶春色，雪里红梅，正是中意。"

黛玉写毕，湘云大家才评论时，只见几个丫鬟跟进来道："老太太来了。"宝玉作诗，每社落第，此番咏梅，吟诗甫毕，众人将评，贾母忽来，而被截断，不置可否，文不雷同。以下写贾母入园光景，另一生面。众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么这等高兴。"说着，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此乃承接上回，第十一次写及斗篷，而特曰"大"者，以显老祖宗之势派也。带着灰鼠暖兜，暖兜，指一种风帽，形似头盔，也称风兜。据清曹栋庭《老老恒言》卷三所云，寒天家常出入，携以随身，微觉有风，即兜于帽外，可防风保暖。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写贾母雪天入园，寻乐凑趣，亦有排场。李纨等忙往上迎。贾母命人止住，说："只站在那里就是了。"来至跟前，贾母笑道："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大雪地下，我坐着这个无妨，没的叫他娘儿们踩雪吗。"众人忙上前来接斗篷，搀扶着，一面答应着。

贾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们也会乐，我也不饶你们。"说着，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来，铺在当中。据云，狼皮防潮甚好，最为保暖，宜作褥子　五十三回写贾珍负暄，亦用此种褥子。而按制，一品官员坐班时，方可用狼皮坐褥，谓之拜垫　或因贾母、贾珍乃系家居，故随便用之，不依品制也。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照旧玩笑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亲自斟了暖酒，奉给贾母。贾母便饮了一口，问："那个盘子是什么东西？"众人忙捧了过来，回说："是糟鹌鹑。"贾母道："这倒罢了，撕一点子腿儿来。"李纨忙答应了，要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道："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着才喜欢。"又命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众人听了，方才依次坐下，只李纨挪到尽下边。以上一段，写贾母高兴，体谅小辈，

言谈句句入情，语语在理。其时之大观园也，祖孙和睦，亲眷欢聚，其乐融融

贾母因问："你们作什么玩呢？"众人便说："做诗呢。"贾母道："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玩。"点引下半回"雅制春灯谜"。据诸番酒令游戏，贾母亦知诗，只是不愿劳心费神耳，故仅提灯谜儿。众人答应。说笑了一会，贾母便说："这里潮湿，你们别久坐，仔细着了凉。倒是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又将画图一点，断续有致。赶年可能有了不能。"众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阳才有呢。"贾母道："这还了得，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

说着，仍坐了竹椅轿，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向里的凿着"度月"两字。苏东坡《次韵参寥寄少游》云："当年步月来幽谷，拄杖穿云冒夕烟。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诗中禅味，与暖香坞西门石匾上"穿云"、"度月"字样，似有沆瀣之契焉。来至堂中，进了向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出来了。从里面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厦檐下挂着"暖香坞"的匾，"暖香坞"者，惜春居处蓼风轩内卧室也。四十八回点出其名，至此始详写其路径，郑重出之，笔笔分明，文不板滞，另是一番点染。王伯沆评云："四姑娘自是出尘人，故所居与来往，非凡境也。"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觉暖气拂脸。"暖气"诸本作"温香"，甚是，一则切近卧室"暖香坞"之命名，一则贴合"出尘人"惜春之心性。王伯沆批引《云仙杂记》云："宝云溪有僧舍，盛冬客至，则燃暖香一炷，满室如春。"王氏引文见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卷二"暖香满室如春"条引《云林异景志》。胡文彬《读遍红楼》据明初陶宗仪《说郛》本引之，文字略异，并指"暖香坞"名色本此。惜春住所，确有禅房气息。大家进入屋里，贾母并不归坐，只问惜春："画到那里了？"惜春因笑回："天气寒冷了，胶性都凝涩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别脱懒儿，快拿出来，给我快画。"

一语未了，忽见凤姐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的来了，此第十二次写及斗

篷　着法不同，人物风姿各异　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叫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喜欢，道："我怕你冻着，所以不许人告诉你去。你真是个小鬼灵精儿，到底找了我来。论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孝敬不在这上头"也，却在何处？度其声吻，似含微旨　老祖宗之于"鬼灵精儿"凤姐，既疼之爱之，时或亦怪之厌之也　凤姐儿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呢？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雀静的，庚辰夹批云："这四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竟不知系何四字，今如此写来，真是不可移易"据弥松颐《京宇夜话》，此四字，或作"雅默雀静儿"、"鸦没鹊静儿"。是口语，后边必须儿化　清蒙古车王府曲本子弟书《青石山》："往夜里，是灭烛息灯，鸦没鹊静儿"问小丫头子们，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园里来。我正疑惑，忽然又来了两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了。那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29]，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才就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这会子老祖宗的债主儿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请用晚饭去罢，再迟一回就老了。"贾母入园，凤姐踵至，一番市俗语，诙谐活脱，为文生色

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来。贾母笑着，挽了凤姐儿的手，仍上了轿，不容贾母说话，即命抬轿，凤姐恃宠而专，贾母喜之　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砌，与上回"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句相照映，又将雪景一点，为下句宝琴站立山坡作一铺垫　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照应上回，此第三次写及凫靥裘，亦第十三次写及斗篷也　姚燮眉批云："又为琴姑娘出力一写"站在山坡背后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白雪红梅，翠裘丽人，掩映生辉，行文如绘　此一题材，多被后人采作画图蓝本　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30]。"画名"艳雪图"，诸本同　惟庚辰本原抄作"艳图"，后另笔添改为"双艳图"　韦应物《乐燕行》云："艳雪凌空

散，舞罗起徘徊”此处当出自作者信笔虚构，仇十洲未必辄有该图　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则谓：“《石渠宝鉴》初编有唐寅《折梅仕女轴》，就是采用仕女和梅作为题材。也可称《双艳图》的”姑为一说，录之待考　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画不如人，又为宝琴出色一写

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身后又转出一个穿大红猩猩毡的人来。此第十四次写斗篷也　“穿”字，庚辰本作“披”，比之程刻本传神多矣。此“大红猩猩毡”斗篷，当即末回写宝玉出家时所披之物。鲁迅《论睁了眼看》说：“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一袭斗篷，已伏主人公归宿　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贾母笑道：“我的眼越发花了。”说话之间，来至跟前，可不是宝玉和宝琴两个？宝玉笑向宝钗、黛玉等道：“我才又到了栊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众人都笑说：“多谢你费心。”上文“又”字注意，以此点明宝玉复往栊翠庵，妙玉分送众人梅花，亦用暗笔　众人笑云：“多谢你费心”，笔致狡狯，其情可思。回观四十一回“品茶栊翠庵”，妙玉尝言：独你来了，不给茶吃。既如此也，宝玉何以两次独至庵中，乞得红梅，分送众人？是知二人情谊之深，诸钗已心领神会，故不谢妙玉，而转谢宝玉“费心”，钩绾自然，文心跳脱，于斯竭矣

说话之间，已出了园门，来至贾母房中。吃毕饭，大家又说笑了一回，忽见薛姨妈也来了，说：“好大雪，一日也没过来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兴？正该赏雪才是。”诸钗在芦雪亭赏雪咏梅，贾母曾去“凑趣”，“何曾不高兴”？此时已是晚饭之后，薛姨岂能不知？“正该赏雪”云云，乃酬应语、人情话也　以下一段，笔笔有神，以写薛姨之老于世故　贾母笑道：“何曾不高兴了！我找了他们姐妹去玩了一会子。”薛姨妈笑道：“昨儿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们姨太太借一天园子，摆两桌粗酒，请老太太赏雪的，又见老太太安歇的早。我听见宝儿说，老太太心里不大爽。因此如今也不敢惊动。早知如此，我竟该请了才是呢。”说来娓娓，实亦虚浮人情语也　贾母心里何尝“不爽”？假托宝儿所说，谲辞饰言，尤不堪矣　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依上回所批，此云“十月”，恐不接榫。周绍良《红楼梦系年》云“‘这

才十月'显然是错了"，"自芦雪庭赏雪至晴雯补裘，似为十一月的事"。是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费姨太太不迟。"薛姨虚作人情，贾母亦知，故作是言，给一台阶，顾其情面。薛姨妈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薛姨妈顺坡下驴，"孝"字刺眼，王伯沆批谓其"太无骨气"。

凤姐儿笑道："姨妈怎么忘了！如今现秤五十两银子来，交给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预备下酒。姨妈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薛姨虚语，贾母知之；机敏如凤姐者，焉能不知？贾母戏之，尚留情面，凤姐则直捅其心矣。贾母笑道："既这么说，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装心里不爽，混过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凤姐倒得实惠呢。"贾母此言，与凤姐一唱一和，舌端可畏。"我装心里不爽"云云，与薛姨语"老太太心里不大爽"句针锋相对；着一"装"字，尤觉刺心盖贾母明知谓自己"心里不大爽"，乃薛姨造言，非宝儿所说，故心中不快，反唇而稽之矣。凤姐将手一怕[31]，笑道："妙极！这和我的主意一样。"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呸！没脸的，就顺着竿子爬上来了。你不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受屈，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那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理。不这么说呢，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真不害臊。"凤姐、贾母嘲之激之，惟恐薛姨难堪，贾母旋即转圜，明似责诘凤姐，实为薛姨解诮也。

凤姐笑道："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试一试姨妈，要松呢，拿出五十两来，就和我分；这会子佑僵着不中用了[32]，翻过来拿我做法子，说出这些大方话来。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了，我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请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罚我个包览闲事[33]，这可好不好？"凤姐顺势一翻，明与老祖宗辩白，亦为薛姨妈解围矣。祖孙二人，调笑薛姨，忽控忽纵，如玩婴儿于股掌之上，此一《红楼》写人情之一斑。话未说完，众人都笑倒在炕上。薛姨被贾母、凤姐嘲戏，众人"都笑倒炕上"，衬此一笔，薛姨踧踖不安、若无所容之情状，可想象矣。此不写而写也。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给他求配。"他"字，庚辰、列藏、

戚序诸本，皆作“宝玉”；甲辰本无“他”字，程甲本作“他”。或因上回明说宝琴已字梅家，“正欲进京聘嫁”，贾母已知。故改“宝玉”为“他”，不明指之，含混其辞耳。茗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他’作‘宝玉’。”故知范锴所见旧抄本，当属脂本系统。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宝琴明明已许梅家，度贾母求配，薛姨何以心中“遂意”耶？此或写其见异思迁，视势利所趋乎？由此亦可知后来宝钗与宝玉结姻，正复遂其意也。因贾母尚未说明，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此等事，理应坦然说出，为何如此吞吐其词，恰如张新之所评：“文字蹊跷。”“可惜了这孩子没福，所谓宝琴“没福”者，盖一乃哀怜其丧父，二亦叹惜其不得为贾家妇也。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由薛姨妈口中介绍宝琴随父游历，眼界开阔，为下回“新编怀古诗”伏线。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宋人卢钺《雪梅》云：“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雪梅原不可分，后终合一体，文情亦切。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父死母病，“年轻心热”之宝琴，亦有不幸，故其联句亦带些许愁绪也。凤姐儿也不等说完，便嗐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管。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有了人家，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贾母细问宝琴年庚八字之意，薛姨、凤姐实已心照；然薛姨吞吐，凤姐凑趣，均不明说宝玉，含糊得妙。可知贾母对宝玉姻事，此时尚无定见。亦可见其所以优渥于宝琴者，非无因也。贾母也知凤姐儿的意思，听见只有人家⑭，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散。一宿无话。

次日雪晴。饭后，贾母又吩咐惜春：“不管冷暖，你要画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就罢了。第一要紧，把昨儿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贾母此语，以情言之，切合其宠爱宝琴之老祖宗声吻；以理言之，则不解画者所说也　与四十五回宝钗论画一段对看，其理自明。惜春听

了，虽是为难的事，就应了。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惜春只是出神。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谜儿，回到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做的。先说了，我们猜猜。"

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5]，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道："'在止于至善'。"语出 大学 ，湘云仅以"至善"去扣合"观音"，而未紧切"未有世家传"一语，故宝钗要其想想"世家传"三字之意 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罢。可是'虽善无征'？"语出 中庸 ，"征"乃 仪礼 "纳征"之"征"，古婚礼"六礼"之一 谜底语意谓观音虽善，无人纳征，婚事无成，自无后代 黛玉姻缘遭际，亦可悲也；此谜由其猜中，当有意耳 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

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又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语出《中庸 ："夫政也者，蒲芦也 "芦苇生于湿地或浅水 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 诗之二云："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 "湘云曲词《乐中悲》有句谓"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此谜或有隐喻湘云一生结局不幸之意 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问道："可是山涛[6]？"李纨道："是。"李纨谜面"水流"，探春猜中"山涛"，水、涛，当与五回探春画图"一片大海、一只大船"相照应，隐指探春远嫁海隅，一去不返 李纨又道："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萤可不是花化的[7]？" 礼记·月令 ："季夏之月……腐草为萤 "萤在夏季，多就水边草根产卵，化蛹成长 古人因而误认为萤由腐草变成 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花"字谜底，由宝琴猜中 黛玉释义，众人始会意，以写琴黛之聪明耳

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二十二回尝写宝钗"深知"贾母"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遂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此又写其能揣摩贾母之意，要大家"做些浅近俗物"，以迎合贾母心意 博老人之欢，以尽孝心，自应如此 然若事事窥伺，一味

迎合，专以此邀好，则惹人厌 黛玉决不如此，此亦钗黛为人之绝大不同处。此回灯谜，宝钗要“雅俗共赏”；六十二回酒令，宝钗又要“雅俗共赏” 持论通达，众人是之 此当亦雪芹为文主张也 众人都道：“也要做些浅近的俗物才是。”湘云想了一想，笑道：“我编了一支《点绛唇》，却真是个俗物，你们猜猜。”说着，便念道：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谜[38]。

众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戏人的。宝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耍的猴儿。”湘云笑道：“正是这个了。”众人道：“前头都好，末后一句怎么样解？”湘云道：“那一个耍的猴儿，不是剁了尾巴去的？”湘云此谜，众人不解，惟宝玉猜中，当有深意。或说此谜实画出宝玉离开大荒、游戏红尘、终归为僧之来路去踪 王伯沆则云：“若猴儿，必系凤姐，老太太以此二字骂凤姐多次”，末二句“解出‘剁了尾巴’，又是无子证据 ”依谜面而言，当有讽刺“图利图名”者之义 清郑板桥 念奴娇·劳劳亭 词云：“半生图利图名，闲中细算，十件长输九 跳尽猢狲妆尽戏，总被他家哄诱 马上旌笳，街头乞叫，一样归无有。”谜面文意，贴合郑词题旨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说：“偏他编个谜儿也是刁钻古怪的[39]。”

李纨道：“昨日姨妈说，琴妹妹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该编谜儿。况且你的诗又好，为什么不编几个儿，我们猜一猜？”宝琴听了，点头含笑，自去寻思。宝钗也有一个，念道：

镂镂镌梓一层层[40]，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41]？宝钗诗谜，王希廉批猜“树上松球” 或以为此诗谜似有隐意，前二句喻其为人处世精细周全，乃出乎天性，而非矫造；后二句暗示金玉姻缘，终成悲剧

众人猜时，宝玉也有一个，念道：

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隄防[42]。

鸾音鹤信须凝睇，好把唏嘘答上苍。宝玉灯谜，王希廉拟猜“风筝”。 红楼梦大辞典 以此谜“似寓黛玉死后，宝玉对她的悼念” 依谜而解之，此说近是

黛玉也有了一个，念道：

骒骃何劳缚紫绳[13]？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云动，鳌背三山独立名。黛玉灯谜，王希廉拟猜"走马灯"。《红楼梦大辞典》以为诗谜"似隐寓黛玉八十回后的某些遭遇"。可备一参。

探春也有了一个，方欲念时，宝琴走来，笑道："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也来挑了十个地方古迹，做了十首'怀古诗'。元人方回《瀛奎律髓》卷三"怀古类"概括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又以悲夫后之人也。"宝琴怀古诗十首即属此类，下回便知。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姐姐们请猜一猜。"众人听了，都说："这倒巧，何不写出来大家一看？"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正事：甲本、庚辰、甲辰本同；蒙府、戚序本作"正经事"，列藏本作"政事"。正事，意谓责任内应做之事。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四云："待明日看了货，完了正事，另治个薄设，从容请教。"

② 雪尚瓢：诸本作"雪尚飘"。

③ 葭动灰飞管：葭，芦苇。灰飞管，古时预测节气变化的一种方法，即将苇茎中薄膜烧成灰，放入十二律的管内，置于密室中特制木案上，到某一节气，相应律管里的灰就会自行飞出。

④ 阳回丰转杓：冬至一到，阳气就开始回生。斗杓，即北斗星的斗柄。随着季节变化，斗柄方向也不断转换。

⑤ 鳌愁坤轴陷：大海龟恐雪压塌大地而发愁。鳌，传说中海里的大龟。坤轴，即地轴。

⑥ 回孤掉：甲本、庚辰、蒙府本作"回孤棹"。棹，船桨，此借指船。

⑦ 拗垤审夷险：拗垤，张本、脂本作"坳垤(ào dié)"。句意谓路面被大雪覆盖，走路时要注意高低不平。坳，低洼地。垤，小土堆。

⑧ 久要：旧约。古人常把松雪并提。唐司空曙《松下雪》："不随暗夜尽，独向深松积。落照人寒光，偏能伴幽寂。"所以说松与雪订有旧约。

⑨ 鸮：即猫头鹰，叫声凄厉。

⑩ 在浮漂：诸本作"任浮漂"。

⑪ "诚忘"句：三尺，指剑。语出《汉书・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

此代指守边将士。句意谓因诚敬之心，使将士忘却戍守的寒苦。

⑫ 僵卧：用“袁安卧雪”故事。《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引《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馀。洛阳令出身按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

⑬ “海市”句：海市，即海市蜃楼。这句用海市落下之鲛绡比喻雪的洁白，与上句“天机断缟带”所指相同。

⑭ 台谢：谢，通“榭”，见《荀子·王霸》杨倞注。诸本作“台榭”。

⑮ 箪瓢：盛饭的竹器与水瓢。是“箪食瓢饮”的简称，比喻生活清贫。

⑯ 渐水沸：甲本、张本作“水渐沸”，庚辰、蒙府本“水”作“冰”。

⑰ 锦罽：有彩色图案的毛毯。

⑱ 霞城隐亦标：霞城，即赤城，山名，在浙江天台县北。亦标，诸本作“赤城”，意指可用作标志的赤色山峰。

⑲ 推还他：诸本作“还推他”。

⑳ 于湘云：甲本、张本、蒙府本作“于是湘云”，庚辰本无“于是”二字。

㉑ 邢李二位：诸本作“邢李三位”。

㉒ 都道来赏玩：甲本、张本作“都过来赏玩”，庚辰、蒙府本作“都笑称谢”。

㉓ 岫烟、李纨、宝琴三人：李纨，诸本作“李纹”。下文诗题下署名，亦误“纹”为“纨”。现校改作“纹”。

㉔ 庾岭：即江西、广东交界处的大庾岭。因为岭上多梅花，故又称作“梅岭”。

㉕ 罗浮：山名，在广东。唐柳宗元《龙城录》记隋人赵师雄春游罗浮，梦梅树之精化为“淡妆素服”的美人，与之欢宴歌舞。

㉖ 奇言：奇，通“寄”，作“寄托”讲。诸本作“寄言”。

㉗ 绛河槎：绛河，即天河。槎，木筏，此指神话传说中的仙舟。

㉘ 冷桃红雪：甲本、张本、庚辰本作“冷挑红雪”，比喻折取红梅。下句“离麈”，诸本作“离尘”。“桃”与“挑”、“麈”与“塵”（繁体“尘”）皆因形似而致误。

㉙ 年疏：指旧时年节向神求福而焚化的一种文字。

㉚ 仇十洲：明代画家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擅画人物，尤工仕女。

㉛ 将手一怕：诸本作“将手一拍”。

㉜ 佑僵：诸本作“估量”。

㉝ 包览闲事：览，把持，后作“揽”。王本、张本、庚辰本作“包揽闲事”。

㉞ 只有人家：诸本作“已有人家”。

㉟ 观音未有世家传：世家，指司马迁《史记》中记述诸侯事迹的传记。这句是说，观音虽然善行昭著，但没有后代传人。

㊱ 山涛：西晋诗人。字巨源，为“竹林七贤”之一。

㊲ 花化的：诸本作“草化的”，是也。

㊳ 后事终难迷：庚辰、蒙府、戚序、列藏本作“后事终难继”；迷，张本作“觅”，琐录

本作“提”。

㊴ 刁赞古怪:诸本作“刁钻古怪”。第二十七回“赞”作“钻”。

㊵ “镂镂”句:镂镂,甲本、庚辰本作“镂檀”。镂、镌,都是雕刻的意思。句意谓松球像一座层层叠叠的宝塔,仿佛檀、梓一类木雕。

㊶ 问得梵铃声:问得,诸本作“闻得”。梵铃,指佛塔上悬挂的铃铛。

㊷ 讲隄防:诸本作“谨隄防”。隄,蒙府、戚序本作“提”,同“隄”。

㊸ 紫绳:即紫色的缰绳。

回　评

此回共写三事:一曰芦雪亭联句,一曰栊翠庵乞梅,一曰暖香坞制谜。此为大观园诗社极盛之时,或称之为“诗社人才最盛时代”;亦是继二十七回饯花神、三十七回海棠社、三十八回螃蟹宴之后,园中儿女第四次欢聚相会也。诸钗诗作,咏雪赋梅,透出阵阵寒凉,然随心而作,驰骋才藻,充满诗情雅趣,写尽大观气韵。至六十三回“开夜宴”,诸艳再聚,掀一高潮。此后,则渐次花落飘零,风流云散矣。故王希廉评曰:“芦雪亭联句,暖香坞制谜,为诗社盛时,从此以后,渐有雪消香散之况。”

此回叙事,浑然一体,成一团块,而细读之,或可分作四段。首段紧接上回,写芦雪亭争联即景诗,为上半回正题。次段由宝玉被罚,而递入乞梅咏梅一节文字。三段写贾母入园凑趣,中间穿插宝琴披裘、薛姨请宴、贾母提亲几段文字,情节平淡,而人情如绘。末段由惜春作画,转入雅制春灯谜,为下半回主旨。通回情节,钩联自然,斗榫得捷,转折自如。

清人野鹤《读红楼札记》评芦雪联吟云:“起首插入凤姐,自是新妙,然后半太嫌杂乱,毫无精彩。”此说欠妥。古人联句,本为酬应而作,绝少佳篇,是其通病。此回写诸钗联吟,因是抢做,随兴所至,尤其难工。文中曰“对抢”、曰“共战”、曰“抢命”,实贴合题面“争联”情景。何况,有如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所云:书中诗词,“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精彩”与否,自为显示各人身份、各人气度、各人性情。雪芹之意,原为写人,不在传诗也。

宝玉联句被罚,往栊翠庵“冒雪乞梅”,乃继“栊翠品茶”后,宝玉、妙玉再次接触相会也。然宝玉如何乞梅,妙玉如何赠梅,纯用侧笔虚写,略而不书;而对求来之梅,则绘影绘色,全用正面实笔,写来惟妙惟肖,句句状物,亦句

句写妙玉其人其情。

由上回至此回，凡十四次写及斗篷。何以屡屡言及此物？盖有三义焉：一则有衬托雪景之用，白雪红梅，绚烂斗篷，共相映带，色彩鲜明，景象宜人。二则因物及人，一领斗篷也，因其质地不同，色泽有别，穿法各异，于冰雪中衬出各人之身份地位、风度个性。三乃写同是新来之人，贾母爱宝琴，而赐其斗篷；岫烟则仍着旧衣，并无斗篷，人亦不睬，以映照人物关系之亲疏远近。恰如上回末蒙府本总评所云："此文线索在斗篷。宝琴翠羽斗篷，贾母所赐，言其亲也。宝玉红猩猩毡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宫裁斗篷是哆啰呢，昭其质也。宝钗斗篷是莲青斗纹锦，致其文也。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著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

王熙鳳



未調風流迴出塵宮
花分得一枝新儂家
乍醒陽臺夢斜掠
烟鬟半未勻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1]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性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2]，做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皆说：“这自然新巧。”据考，前人亦曾有以绝句为诗谜，而每句隐一古人名者　清梁章钜 归田琐记 卷七云：“国初毛际可作七绝十六首，每句隐一古人姓名，其在 孟子 。遂为传作 ”宝琴诗作，则所咏古迹皆为其所浏览，集为怀古诗，兼隐十件俗物，不愧“新巧”之誉，《红楼》诗词中别为一格　都争着看时，只见写道是：

赤壁怀古[3]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4]，无限英魂在内游。此诗谜底似为法船，中元节焚化之纸船也　近人旧吾 旧京风俗志稿本》“中元法船”条云：“法船系用纸糊扎而成者，船上亦扎列和尚念经之形式，船头罗列种种鬼形　至夜请真和尚放焰口，然后将此纸法船焚化。”此诗当亦寓贾府一败涂地之结局

交趾怀古[5]

铜柱金城振纪纲[6]，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7]。王希廉谓此诗所隐俗物为喇叭　明戚继光 新书·号令篇 谓喇叭乃“军中吹器，所以传号令也”　此诗亦寓贾府起自军功，终不免“五世而斩”之厄运，兼有作者家世之感慨在焉　　此诗首句，甲乙两本同，诸脂本均作“铜铸金镛振纪纲”　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柱’作‘铸’，‘城’作‘墉’ ”范锴所见旧抄本近于脂本，“墉”当是“镛”之讹字。就史实而言，程本所改不误

锺山怀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此诗咏南齐周颙故事。颙尝隐居锺山，待价而沽，后出仕为官。孔稚珪《北山移文》即讥讽周颙"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所隐俗物，或谓傀儡，或以为不倒翁，皆似有理。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谓不倒翁"头锐能钻，腹空能受；冠带尊严，面和心垢；状似易倒，实立不仆"。是乃贾宝玉平素最厌之"禄蠹"之象征也。就诗意而言，似亦有反讽宝玉之意。宝玉本青埂峰顽石，凡心偶炽，堕落红尘，然名利未尝伴其一身，空惹"他人嘲笑频"而已。〇此诗首句中"女"，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诸本均作"汝"。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女'作'汝'。"两字通假。

淮阴怀古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⑧。

寄信世俗休轻鄙⑨，一饭之恩死也知⑩。张新之谓此诗所隐俗物为打狗棒。明沈榜《宛署杂记》之《土俗》"丧礼"条载："灵前供饭一盂，集秫稭七枝，面裹其头，插盂上，曰打狗棒。"清俗略同。此诗似亦叹凤姐才如韩信，而命亦类之，兼及刘老老救巧姐故事。

广陵怀古⑪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尽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徐凤仪《红楼梦偶得》谓此诗谜底为柳木牙签。"蝉噪鸦栖"、"隋堤风景"均点柳，"口舌多"点牙签；下联首句尤妙，"占"字象牙签在口中之形。清何耳《燕台竹枝词》之《柳木牙签》诗曰："取材堤畔削纤纤，一束将来市肆蜒。好待酒阑宾未散，和盘托与众人拈。"盖清时牙签多以柳枝为材也。此诗亦兼叹大观园转眼柳折花残，风流难再，徒惹口舌哓哓也。

桃叶渡怀古⑫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桃叶渡，相传为王献之宠妾桃叶渡江之地，献之亲临作歌送别，桃叶作《团扇歌》以答。其所隐俗物，

似为油灯，即惜春判词“独卧青灯古佛傍”之“青灯”也，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拟为团扇，似亦可通。诗叹惜春于大观园荒废后，勘破三春、独守孤灯，睹亲手所绘大观图，荣枯兴衰历历在目。

青冢怀古⑭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笑，樗栎应惭万古羞⑬。此诗用昭君故事，张新之、王希廉及徐凤仪等均拟所隐俗物为墨斗。“樗栎”句，用《庄子》之《逍遥游》及《人间世》典故。此诗悲探春远嫁，尝精明理家而无裨于事，才未尽其用，与六十四回黛玉《五美吟》之《明妃》诗命意略同。此诗第三句，同甲本及甲辰、梦稿本 “笑”字其他各本歧出，庚辰本作“叹”，蒙府本作“噪”，戚序本作“操”，列藏本原作“燥”，又点去，旁改为“笑”。或以为实当作“臊”字，“噪”、“操”、“燥”盖其形讹也。此说可商。臊，义为羞愧，本书下回有此用法。噪，用同“臊”，《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有“噪我”一语；燥，也可借作“臊”，《古今小说》卷一有“燥死人”一语；惟“操”字，当系“噪”或“燥”字之误。是则，“叹”、“噪”、“燥”、“笑”字均可通。

马嵬怀古⑮

寂寞脂痕积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裳尚有香。此诗用杨贵妃故事，张新之谓所隐俗物为胰皂。书中屡以杨妃拟宝钗，二十七回回目“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即其类也，且宝钗体有“冷香”，故知此诗似为宝钗而作，寓美人薄命之意。或谓乃咏元春者，亦似可通。

蒲东寺怀古⑯

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诗用《西厢记》故事，其所隐俗物似为折扇，即三十一回晴雯所撕之物也。周春猜骰子，王希廉猜红天灯，俞平伯猜帐须，皆似可通。此诗似咏晴雯、紫鹃、小红等婢女暗助宝黛谈情之事。末句诗意轻佻，似比拟不伦，然视为反讽，则可通矣。

梅花观怀古⑰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此诗用《牡丹亭 故事．徐凤仪及王希廉以为其所隐俗物似为纨扇 首句用《牡丹亭》成句．杜丽娘自题小照诗曰："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 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 "诗当咏黛玉也，其情至痴，可反复生死、美眷如花，似水流年．一如丽娘．然结局悲惨．与宝玉终不得团圆，良可哀哉

众人看了，都称奇妙。宝琴十首怀古诗，谜中有谜、隐中有隐 名为怀古，实则即景。佯为制谜、实则悲叹贾府及大观园之衰败，尤其伤悼诸艳之薄命．意凡三层、诗风声调悲壮，才情浓郁，洵"奇妙"之作也 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在做两首为是[18]。"后二首乃咏 西厢记 、《牡丹亭 者．宝钗尝言，小时亦曾"偷看"过此种戏曲．并规劝黛玉勿看 今宝琴绝句，亦用此两书故典．如若不说，未免偏袒．似嫌不公．故佯为不懂．让其另做 实亦盖因《西厢 、牡丹 事涉爱情．非宝钗所敢闻者．所谓"非礼勿听"也 可知宝钗处处恪守礼教，乃一闺中淑女 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琴[19]、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亦云："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 "据此可知，宝钗拘拘史鉴，不知变通．黛玉驳之，是也 钗黛尝于四十二回因《西厢》、《牡丹》而"兰言解疑癖"，四十五回"互剖金兰语"，黛玉虽折服宝钗之忠厚，终不耐其拘泥过甚 "胶柱鼓瑟、矫揉造作"，可谓知人之论 此写钗黛爱情观之差异，非泛泛而设之语也 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探春之儒风不输宝钗．而以黛玉之见为是，可见其思想之通脱，此正探春可爱处也

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鉴出来也是有的[20]。及至看《广舆记》上[21]，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

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访[2]，只管留着。”李纨语极有据，驳宝钗极有力，而道黛探所欲道而未道者。李纨乃青年孀妇，素以礼教自制，心如槁木死灰，今竟是黛玉而非宝钗，乃作者欲凸现宝钗之过迂也 宝钗听说，方罢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作者有意掩藏谜底，乃行文蕴藉之法也 据云，诗谜所隐俗物，已有四十馀种不同答案，可知其谜底之玄妙。其他说部，凡设一谜，必予说破方罢手，则意趣索然矣

冬日天短，觉得又是吃晚饭时候，一齐往前头来吃晚饭。因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头回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说：“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呢。”一面就叫了凤姐来告诉了，命他酌量办理。“酌量”二字有深意，盖袭人明为婢女，实已内定为妾，则亦婢亦妾、非婢非妾，如何办理，大须斟酌量裁也

凤姐儿答应了，回至屋里，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分头派四个有年纪的跟车。此句开始“分头”二字，甲本同庚辰、列藏本作“外头”，蒙府、戚序、戚宁本作“外” 苕溪渔隐 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分’作‘外’ ”各本皆通，无关宏旨，然可悟范锴所见旧抄本之珍贵 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袭人回家省母，以二媳妇及二婢女为仆从，大小车辆各一，何等排场；况以极有脸面之周瑞妇为随从，何等威风 此写袭人身份之特殊，兼写凤姐之善于“酌量”也 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又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包袱要“大大的”、“好好的”，手炉也拿“好的”，临行尚须亲眼过目，闻凤姐之声而知其郑重不敢怠忽之心，此缘袭人乃王夫人之红人也 凤姐之乖巧，于斯再见 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两个丫头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炉和衣包，凤姐

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从凤姐眼中写袭人衣饰之华丽考究，今非昔比，兼写贾府之豪奢，体面丫头竟得如此装饰，奢侈极矣 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赏的了你，倒是好的。袭人尝得王夫人颁赐旧衣，此补写其主意实为贾母，下文又写得诸凤姐，极写袭人光宠之至 ◯凤姐语中"老太太"，同程甲、甲辰本，其他各脂本均作"太太"。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无'老'字。"但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给了这件灰鼠的，还有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

凤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出的不好了，正要改去，皮衣边上露出皮毛，谓之"出风"，乃一时尚 清杨静亭《都门杂咏》"马褂"题注云："时尚珍珠毛出风 "后亦写作"出锋" 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我再改罢，只当你还我的一样。"凤姐明欲赠衣，偏以斤斤计较之语出之，风趣可听，乃取巧于袭人及王夫人也。◯凤姐语中"我再改罢"，甲本与甲辰本同。列藏本作"做"，其馀诸脂本均作"作"。苕溪渔隐《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改'作'做'。"即同列藏本。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赔的是说不出来的，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来了。"凤姐儿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罢了。一个一个'烧糊了的馋子'似的，人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花子"者，乞丐也，语意双关，缘袭人姓花，遂借以打趣，此写凤姐之诙谐风趣。◯"烧糊了的馋子"一语，是凤姐自四十六回之后再次使用，可见格外喜欢。其源出自《金瓶梅词话》四十一回春梅语。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么着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

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给了袭人。"天马皮褂子"即沙狐皮袄，贵重冬服也。《清一统志·奉天府五》："沙狐生沙碛中，身小色白，皮集为裘，在腹下者名天马皮，颌下者名乌

云豹，皆贵重”凤姐急欲取悦于王夫人，结欢于袭人，故赠此贵重衣物。作者不议一字，而凤姐之心机昭然矣。又据张新之评，“石青褂、大红褂乃正室之服”，凤姐此举有“废礼僭乱”之嫌。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调里的夹包袱[24]，里面只见包着两件半旧绵袄合皮褂子。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啰呢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

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件旧大红猩猩毡的，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猩猩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裳，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因赠衣与袭人而念及昨日邢岫烟之寒窘，照应四十九回，行文诡谲，而事理之常益见深细自然，兼写平儿之乐善、凤姐之好施、邢夫人之悭吝等，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此曰岫烟“拱肩缩背”，极肖其怯冷神情，出诸平儿之口，可谓“我见犹怜”诸艳中有此寒素女儿，别具风韵

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众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收着东西为事的，不顾下人的，姑娘那里敢这么着？”凤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也就是他还知三分罢了。”平儿赠衣之举，为凤姐挣足脸面，故深得其心，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姚燮眉批曰：“二奶奶惯会讨好，其词若谦，而其意则甚自许也，读者勿为其瞒过”可谓深知凤姐为人者也

说着，又嘱咐袭人道：“你妈要好了，就罢；要不中用了，只得住下，打发人来回我，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火。”家火，与三十五回之“家伙”同义，亦谓家活，皆以声为训。多见于宋元明话本及戏曲中　如无名氏　错斩崔宁　云：“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唤二姐讨茶吃”明人贾仲明　升仙梦　第一折云：“天色晚了，收拾了家火，我还家去”诸本此处均作“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应：“都知道。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要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凤

姐及周瑞妇所言，皆待姨娘之规矩也　与元春省亲对看，亦可知排场不凡　对照十九回袭人回家吃年茶，平平淡淡，彼时心中早有挣得今日体面之心　今如此隆重风光，袭人可免衣锦夜行之憾矣　说着，跟了袭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预备灯笼，遂坐车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嬷嬷唤了两个来，吩咐道："袭人只怕不来家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个大丫头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两个嬷嬷答应着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凤姐听了点头，又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们答应了，自回园去。

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说："袭人之母业已停床[24]，不能回来。"凤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妆奁。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25]，麝月笑道："你今儿别妆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儿。""妆小姐"一语，活现晴雯尊贵慵懒神态，俗语道此类女儿曰"小姐身　丫　命"。　可为晴雯评语　张新之评曰："袭装奶奶，晴装小姐，相映　寸"确　　相异处　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晴雯娇俏神情如见，却为七十七回"天风流"伏根　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说着，便去给宝玉铺床。晴雯"嗐"了一声，笑道："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

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你们暖和罢，我都弄完了。"婢女娇慵懈怠，贵公子反而自为役使，此类主仆颠倒怪事，唯怡红院常见，主亻皆习以为常　此事不独可见宝玉心'生之圆融，更可知其发自内心之平　意识　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成，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壶，咱们那熏笼上又暖

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凉，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里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帘幔，移灯炷香，伏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前此．书中已有七次写及怡红院景色．并借刘老老醉卧兼及室内陈设　以上两段．乃进入一层．集中笔墨．着意描摹室主人宝玉之夜间生活情状　晴麝二婢．卸残妆、换裙袄、下镜套、放帘幔、铺床、移灯、炷香．琐琐屑屑．点染闺房细事．写来何其温柔熨帖．其情其景．如现目前　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

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此日常生活情景．体察入细．可知平日袭人何等用心　侍．宝玉如何依恋袭人　此类细节．非过来人不　写出　晴雯已醒，因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傍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个哈什，“哈什”一词．乙本同程甲及王评本　.汉语大词典　据　红楼　本回收录此词，作“哈欠”讲；张评本、金玉缘本及梦稿本作“哈　”．各脂批本皆作“　。”　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因问：“做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宝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细冷着。”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来的一件貂颏满襟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洗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了，“过”字．与　甲及　辰本同　原　冲刷　义　青陈确　　茱萸　云：“去其蒂．以清水浸之．过出灰　。”这里义谓用热水　刷茶　．如同“涮”字　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赏我一口儿呢。”麝月笑道：“越发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给他吃了。承接上段．加详一　．写半夜二更．天寒人静．宝玉主仆三人．夜间吃茶　本寻　　。　写　亦　　欲活．文，并　　姚　眉批赞之云：“　一吃茶．写得如许细腻风光．可知笔情好者无处不是文章作料也　”尤其回看二十三回宝玉四时即事诗．写其闲适　趣．中有句曰“沉烟重拨索　茶”、曰“却喜侍儿知试茗”．前后一韵一散，遥相对景．文章关合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走走”者,乃解手之婉词也,即俗语所谓“方便”。与三十六回袭人所说“出去走走”,语义有别。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一面说,一面便嗽了两声。

麝月便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熏笼,随后出来。此即 芙蓉女儿诔 所谓“捉迷屏后,莲瓣无声”句之所本也,特写晴雯顽皮情状 宝玉劝道:“罢呀,冻着不是玩的。”晴雯只摆手,随后出了屋门,只见月光如水。“月光如水”短短四字,活画出一片诗境 忽听一阵微风,只觉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晴雯自此中疾,为下回“病补雀金裘”作引 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晴雯出来了。”先是惟恐晴雯被风吹冻着,此又担心麝月被晴雯吓着,小小一段闲文,写宝玉体贴女儿之心无微不至

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了?偏惯会这么蝎蝎螫螫老婆子的样儿[26]。”宝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惊醒了别人,不说咱们是玩意儿,倒反说袭人才去了一夜,你们就见神见鬼的。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去,就渥一渥。宝玉笑道:“好冷手,我说看冻着。”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觉冰冷。宝玉道:“快进被来渥渥罢。”一段写宝玉怜惜晴雯之情,亲昵和谐,风致缱绻,非但不见其秽亵,反而益见二人心性之单纯,亦作者有意行险之笔也。

一语未了,只听“咯噔”的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说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里,山子石后头,只见一个人蹲着。我才要叫喊,原来是那个大锦鸡。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处来,我才见了。要冒冒失失一嚷,倒闹起人来。”此处麝月见锦鸡,为七十三回春燕、秋纹疑见一人越墙之事伏脉。一面说,一面洗手,又笑道:“说晴雯出去了,我怎么没见?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宝玉笑道:“这不是他?在这里渥着呢。我若

不嚷的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这小蹄子已经自惊自怪的了。”一面说，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晴雯自宝玉衾中进进出出，略无禁忌，何等天真。麝月见怪不怪，可见习以为常。宝玉无动于衷，其修养非等闲之辈可比，可谓“不著世间如莲花”，隐然有禅意存焉；亦觉有魏晋诗人阮嗣宗风致。

麝月道：“你就这么‘跑解马’的打扮儿[2]，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宝玉笑道：“可不就是这么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拣好日子！你出去自站一站，“自”字，蒙府、戚序、甲辰、程甲诸本作“白”；庚辰、列藏本无此字，梦稿本原同庚辰，后旁添“白”字，桐花凤阁批校本将“自”描改为“白”字。白，可作“稍微”或“随便”讲。下文“晴雯白冷着了些”一句用前者义，而“不过白说一句”一语用后者义。别回亦有此两种用法，或称之为满语式汉语。此处乙本作“自”，当系“白”之讹变。瞧把皮不冻破了你的。”麝月言语娇俏，喁喁可听，迥不与晴袭相犯。说着，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拈了两块速香放上，仍旧罩了。至屏后，重剔亮了灯，方才睡下。揭罩、埋炭、炷香、剔灯，写冬闺深夜生活，情景如画。

晴雯因方才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嚏喷。宝玉叹道：“如何？到底伤了风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没吃碗正经饭。他这会子不说保养着些，还要捉弄人，明儿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前写晴雯求茶，此自麝月口中补出“早起就嚷不受用”，文心之细，令人不可思议。宝玉问道：“头上热不热？”晴雯嗽了两声，说道：“不相干，那里这么姣嫩起来了。”说着，只听外间屋里槅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外间值宿的老嬷嬷嗽了两声，因说道：“姑娘们，睡罢，明儿再说笑罢。”自鸣钟响两声，是已四更光景矣。王伯沆批云：“此‘外间’必系宝公卧室外间。但宝公要茶，麝月开启房门，回来‘咯噔’一声门响，宝公与麝晴二人且说且笑，值宿老嬷嬷都似未闻，此必卧室门限以内非其权所能及也。”是以婆子先嗽两声，意在表明自己尚未睡；再提醒说“姑娘们睡罢”，乃是为尽监督之责。一值夜小事，亦揣摩入细。宝玉方悄悄的笑道：“咱们别说话了，看又惹他们说话。”说着，方大家睡了。以上写晴麝二婢夜间伏侍宝玉情景，点染琐事，风光细腻，主仆三人之性情心态宛然如画，兼为下文作引，笔情绝佳。

至次日起来，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懒怠动弹。宝玉道："快别声张。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养着。家里纵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我叫人请了大夫，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就是了。"晴雯道："虽这么说，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儿。不然，一时大夫来了，人问起来怎么说呢？"

宝玉听了有理，便唤一个老嬷嬷来，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说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么大病。袭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养病，这里更没有人了。传一个大夫，从后门悄悄的进来瞧瞧，别回太太了。"老嬷嬷去了，半日回来说："大奶奶知道了。说两剂药好了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为是。如今的时气不好，沾染了别人事小，姑娘们的身子要紧。"贾府规矩，丫头有病，立时遣出，家去静养，以免传染他人，似亦合情。洪秋蕃评则斥为贾府"虐政"，即今日所谓不人道也　晴雯为之生气，亦非无理　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的嚷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说着，便真要起来。晴雯性如烈火，言无顾忌，此招嫉之由也　其牢骚话，李纨固不知，纵知亦必不以为意，然老婆子听之必不受用。异日晴雯遭谗，即此辈所为，皆晴雯平日树而为敌也　宝玉忙按他，笑道："别生气，这原是他的责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说他，不过白说一句。你素昔又爱生气，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

正说时，人回大夫来了。宝玉便走过来，避在书架后面。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婆子带了一个太医进来。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来。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长，尚有金凤仙花染的通红的痕迹，便回过头来。特写晴雯指甲之美，为七十七回临终之际咬下赠宝玉伏根　此指甲虽特殊，然怡红院中人早已习焉不察，必从陌生人如胡庸医眼中看出方妙　〕以凤仙花染红指甲，其俗由来已久，故此花又称"指甲草"　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一"金凤染指"条云："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染指甲　亦云："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三十五回尝写"湘云、平儿、香菱等

在山石边掐凤仙花"，今写晴雯指甲是"金凤仙花染的通红"，极富女儿风采。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绢子掩上了。那大夫方胗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间，向嬷嬷们说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近日时气不好，竟算是个小伤寒。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不过是气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胡庸医误认晴雯为"小姐"，与上文麝月打趣晴雯"装小姐"及七十四回王夫人斥责其似"病西施"，各相映衬。胡庸医缘何误认耶？盖因晴雯指甲既长且美，非日事洒扫之婢女所应有也，则晴雯"心比天高"之特征，由此指甲便可洞见矣。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彼时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鬟回避。大夫只见了园中景致，并不曾见一个女子。此太医乃男子，有不利于园中女儿者。下文写其"乱用虎狼药"，乃写其庸，亦揭示其居心不良，兼寓外界渐形袭扰园中女儿之大意微言也。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老嬷嬷道："老爷且别去，我们小爷啰唆，恐怕还有话问。"那太医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爷不成？那屋子竟是绣房，误认宝玉居室为"绣房"，与四十一回刘老老所见略同。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如何是位爷呢？"老嬷嬷笑道："我的老爷，怪道小子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太医来了。真不知我们家的事。那屋子是我们小哥儿的，那人是屋里的丫头，倒是个'大姐'，那里的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此借写胡庸医之无知，随笔点染怡红院之"绣房"特征。庸医匆匆来去，不能如刘老老所见至详，故仅以数语调侃耳。说着，拿了药方进去。

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宝玉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法，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男女脉息混淆莫辨，居然行医，如何用药，自可想见　看下文王大夫所开药方便知。谁请了来的？快打发他去罢，再请一个熟的来罢。"老嬷嬷道："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大夫去倒容易，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这马钱是要给他的。"马钱者，即所谓车马钱也。清阙名《燕京杂记》云："京师医生，不言药资，惟说车马钱耳。先生车马钱，各有定价，视其医之行否以为本

畜。价一定，虽咫尺之路不为减，十里之遥不为增。”宝玉道：“给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来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宝玉道：“王大夫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个趸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这个人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宝玉听说，就命麝月去取银子。麝月道：“花大姐姐还不知搁在那里呢？”宝玉道：“我常见着在那小螺甸柜子里拿银子[㉘]，我和你找去。”此乃暗写怡红院原是袭人当家，故宝玉、麝月不知银子搁在何处也。

说着，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屋内，开的螺甸柜子。上一槅都是些笔墨、扇子、香饼、各色荷包、汗巾等类的东西，下一槅却有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麝月与宝玉一问一答，妙趣盎然，活画出不知艰难之富家婢与不谙世事之公子哥。麝月“穷小子”云云，足解人颐。

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这会子又没夹剪，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宝玉道：“你快叫焙茗再请个大夫来罢。”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

一时，焙茗果请了王大夫来，先胗了脉，后说病症，也与前头不同。方子上果然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那分两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脉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㉙]。我和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药，你们那里经得起？比如人家坟里的大杨树，看着枝叶茂

盛，都是空心子的。”宝玉以海棠比晴雯，以杨树自比，七十八回晴雯逝后并再见，知其为宝玉心声。作家但得妙喻，往往反复用之，浑然不觉，亦人之常情。麝月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难道就没有松柏不成？最讨人嫌的是杨树，那么大树，只一点子叶子，没一点风儿，他也是乱响。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呢，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宝玉不敢以松柏自比，可谓有自知之明者也。其贬损自己似荒坟野墓间之老杨树，尊崇女儿为白海棠，与“女水男泥”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庚辰夹批云：“‘找’字神理，乃不常用之物也。”若在潇湘馆，则无须如此矣。作者凝神于梦里红楼，绝似石头之亲历目击，下笔极为精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说：“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罢咧，弄的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宝玉道：“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呢。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全了。”室有茶烟，有花香，今得药气，则全矣。宝玉所说，亦颇不俗。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云：“病闻和药气，浓听碾茶声。”又《即事诗》：“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郑谷《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云：“药香沾笔砚，竹色染衣巾。”王伯沆评称宝玉所说为“名隽语”，并云：“黎二樵夫人梁雪所居名‘药烟阁’，亦佳亦幽丽。”按黎二樵，即黎简，乾嘉年间岭南著名诗人，著有《药烟阁词钞》等。宝玉爱药香，语极风雅，非因安慰晴雯而故作违心之论，乃因早于潇湘馆闻惯故也。潇湘馆终日药香袅袅，确似仙子居处，今怡红院因晴雯之病得添几缕仙气，宝玉安得不乐。一面说，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嘱咐麝月打点些东西，叫个老嬷嬷去看袭人，劝他少哭。宝玉号称“无事忙”，此层断不可少，文心极细，滴水不漏。一一妥当，方过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请安吃饭。

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道：“天又短，又冷，不如等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等天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屋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女厨子，在那里单给他姐妹弄饭。新鲜菜

蔬是有分例的，在总管账房里支了去，或要钱，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

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厨房事多些。”凤姐道：“并不事多。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受了冷气，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玉兄弟也禁不住，贾母是家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凤姐执家政，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二人心态不同，颇为微妙。凤姐欲成其事，以逞其能，以显其贤，偏为宝黛着想，料其必能动贾母之心也。凤之精明，渗入肌理。况兼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

凤姐儿说毕，未知贾母何言，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怀古诗：感怀古人古事的诗。

② 素性：甲本、王本、金本、甲辰本作“素昔”。庚辰、蒙府本作“素习”。桐花凤阁批校本“性”点改为“常”。

③ 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原属嘉鱼县）长江南岸，与今洪湖县的乌林隔江相对。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军大败曹军于此。

④ 一矩：诸本作“一炬”，一把火，指赤壁之战时，周瑜在三江口纵火烧曹军战船事。“矩”与“炬”音近形似致误。

⑤ 交趾：古郡名。西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置。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中部。

⑥ “铜柱”句：铜柱，东汉光武帝时，交趾反叛，马援前去平定，立下铜柱二，以定汉之国界。

⑦ 子房：西汉名臣张良。传说汉军围项羽于垓下时，张良命军士以铁笛吹奏楚歌，使楚军军心涣散。

⑧ “壮士”两句：壮士，指韩信。三齐，项羽灭秦之后，将齐国故地分封给齐王、胶东王、济北王，称“三齐”。

⑨ 寄信：诸本作“寄言”。五回有“寄言众儿女”一语。

⑩ 一饭之恩：《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早年贫贱，为人所轻。有位漂母出于怜悯，常给他饭吃。后来韩信做了楚王，曾以千金报恩。

⑪ 广陵：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

⑫ 桃叶渡：渡口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之处。

⑬ 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大黑河畔。

⑭ 樗栎：两种树名，即臭椿和柞树。古人认为这两种树不能成材，故常用以比喻无用之人。这里喻指汉元帝的昏庸无能。

⑮　马嵬：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县马嵬镇。唐安史之乱中，杨贵妃被迫缢于此地。

⑯　蒲东寺：即普救寺，在今山西蒲州。唐元稹《会真记》中写张珙与崔莺莺在此相会。

⑰　梅花观：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所写寺观名。杜丽娘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后思念成疾而亡。杜家为守护杜丽娘坟墓而建造了梅花观。

⑱　在做两首：在做，诸本作“另做”。

⑲　胶柱鼓琴：诸本作“胶柱鼓瑟”，是也。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瑟，古乐器名；鼓，这里作“弹”讲；柱，瑟上架弦的柱，可移动调音。语意谓瑟上之柱，如用胶粘住，则音不能调。比喻拘泥固执，不知变通。

⑳　穿鉴出来：诸本作“穿凿出来”。

㉑　《广舆记》：明陆应旸所撰地理书。

㉒　无访：诸本作“无妨”。桐花凤阁本描改为“妨”。

㉓　水红调里：诸本作“水红绸里”。

㉔　停床：即人死之后，暂将尸体停放灵床之上，等候人殓。

㉕　熏笼：罩在炭火盆上的一种箱形笼子。

㉖　蝎蝎螯螯：诸本作“蝎蝎螫螫”，亦写作“蝎蝎蛰蛰”。依弥松颐《京字夜话》，这里是“沉不住气”、“惊怪不安”的意思。

㉗　跑解马：又称“走马卖解”，一种骑马表演各种技艺的游戏，表演者皆着短衣。

㉘　螺甸：一种装饰物。用贝壳薄片制成各种图像，镶嵌在器物上。

㉙　脉黄：诸本作“麻黄”。麻黄、枳实、石膏，皆中药名，虽可用于外感内滞之症，但药性峻猛，医者多慎用之。

回　评

此回前半接叙上回故事，写宝琴“新编怀古诗”。诗为灯谜，隐俗物十件，其中法船、喇叭、打狗棒等皆丧物，大非吉语。佯为怀古，实咏时事，乃悲叹贾府之衰落、大观园之荒废、诸艳之飘零与夫宝黛爱情之即将破灭也。末二首一咏蒲东寺，一咏梅花观，与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遥相呼应，感慨尤深。

回中写袭人归省、凤姐赠衣一段，极写袭人身份之特殊，众人已公然以姨娘之礼相待矣。凤姐谨遵王夫人之命，加意奉承，袭人遂得衣锦还家之风光。由衣饰之盛，点染贾府之豪奢，世家之威仪，为其衰败伏根。袭人丧母以侧笔虚写，往日便尽心伏侍宝玉，今母死无依，况王夫人等倍加眷宠，袭人

更将死心塌地矣。

回之后半写晴雯中疾，“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大观园乃女儿清净之地，外男不得擅人。今此庸医居不良之心，用虎狼之药，寓言园外恶势力渐将不利于园中女儿，非泛泛闲文也。

此回写人，风神俨然。宝钗因怀古诗再发腐论，黛玉驳之，表现出二人爱情观之差异，则黛有春恨秋愁，钗乏柔情蜜意，理固宜然。其尤可异者，李纨以古井之心而竟非钗是黛，益见宝钗拘泥过甚，李纨意识之通脱，遂为读者所识。中段写赠衣，凤姐乃锦上添花，大事张扬；平儿乃雪中送炭，归美于凤，一机巧，一淳良，判然有别。至若后半写晴雯、麝月于夜间嬉戏口角，一顽皮，一娇俏，各极其妙。宝玉左右怜惜，无事而忙，恪尽护花职守，既痴且精，神情宛然。

此回前写怀古诗，后点虎狼药，文有深浅之别，各隐精义则同，颇得意在言外之妙。其人物口角酷肖，生动活泼，且善化俗为奇，如凤姐之“烧糊了的馋子”、晴雯之“蝎蝎螫螫老婆子的样儿”、麝月之“穷小子”云云，皆其类也。其尤妙者，在叙事之琐细，如蒙府本回后评所说：“文有数千言写一琐事者，如一吃茶，偏能于未吃以前，既吃以后，细细描写；如一拿银，偏能于开柜时生无数波折，平银时生无数波折，心细如发。”作者之笔重在描画人物，随手生春，涉笔成趣，故事细小而无凝滞之感，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自四十九回至此回之上半，写诸艳议怀古诗既罢，大观园诗酒欢乐之高潮遂暂消歇。自中段写袭人归省，转入大观园琐事之描写，乃与下回为一大段，当合而观之。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1]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2]

话说贾母道："正是这个了。上次我要说这话，我见你们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来，你们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你既这么说出来，便好了。"因此时薛姨妈、李婶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过来请安，还未过去，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今日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服。今日你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这么想得到的没有？"诸艳及宝玉乃贾母掌上之珠，凤姐尽心照料彼等，宜乎贾母欢心，当众褒扬，然未免有溺爱之嫌。他人犹可，邢夫人闻之必不受用。薛姨妈、李婶娘、尤氏齐笑说："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的面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

贾母点头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贾母何等精明。自知偏心，一则令凤姐加倍辛劳，致折其寿；二则令凤姐恃宠而骄，招嫉结怨，皆非吉事，故慨然而叹。凤姐儿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世人都说，世人都信，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么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还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凤姐伶牙俐齿，辞令机智，诚善娱亲者也。姚燮眉批曰："吾福寿比老太太更强，以戏博笑，真是言语妙天下，脱尽颂祷窠臼。"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剩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此语幽默，亦含至理。昔者秦皇希图长生不老，独未思此义耶？可谓愚矣。今令老太君出言通达如是，非智者

不能　说的众人都笑了。

宝玉因惦记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园里来。到了屋中，药香满室，一人不见，只有晴雯独卧于炕上，脸上烧的飞红。又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热。脸上"飞红"，身上"火热"，皆状晴雯病势之沉重。宝玉烘手后方抚试晴雯体温，何等疼爱，何等体贴　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么无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了，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

宝玉道："平儿不是那样人。况且他并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偶然见你病了，随口说特瞧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觉取和儿的常事。便不出去，又不与他相干。你们素日又好，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一番推情度理之言，宝玉实通人情。晴雯道："这话也是，只是疑他为什么忽然又瞒起我来？"宝玉笑道："等我从后门出去，到那窗户根下，听听说些什么，来告诉你。"

说着，果从后门出去，至窗下潜听。以下麝月与平儿之问答，皆自宝玉耳中听出，故读者但闻其声，不得察其色　○此写宝玉隔窗潜听平儿、麝月说话，与三十二回黛玉窃听宝玉、湘云说话场景，情致仿佛，题旨相类　一以两人皆有意去潜听，察其所以；二则不意皆听见说话人说自己好话，不禁感慨万状，引为知己　麝月悄悄问道："你怎么就得了的？"平儿道："那日彼时洗手时不见了，二奶奶就不许吵嚷。出了园子，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访查。我们只疑惑邢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拿起来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补明四十九回平儿吃鹿肉丢镯子，凤姐似独知去向一段，照应细切，无一漏笔。且随笔生情，点露世态，如姚燮眉批感叹："穷人便疑作贼，亦是人情之常，不知今之不穷者做贼亦甚多也。"大观园中有贼，属写实之笔。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你们这里的宋妈去了，拿着这支镯子，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被他看见，来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了镯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的。从平儿口中为宝玉下一判词，恰当之极　那一年，有个良儿偷玉，刚冷了这

二年，闲时还常有人提起来趁愿。“良儿偷玉”事，今不见于正文，当系旧稿文字，为作者删却。二十七回庚辰眉批曰：“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故即逐之，前良儿，后坠儿，便是确证。”又据脂批，雪芹佚稿中有“窃玉”情节，或系作者移良儿之事于后半部而成，亦未可知。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这么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只当没有这事，总别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听了生气。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来着，谁知镯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儿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我就拣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以后防着他些，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想来周全合理，平儿为顾全宝玉颜面，只想暗地处理此事。点明上半回题旨。麝月道：“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浅？”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说这叫做‘虾须镯’，倒是这颗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平儿以“爆炭”二字形容晴雯，奇极确极，是真知晴雯者也。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上来，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再三叮嘱，补出平儿、麝月两人“鬼鬼祟祟”之因。平儿之于怡红院，确系真关切也，题点“情掩”二字。说着，便作辞而去。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的心，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伶俐，做出这丑事来。平儿遮掩窃事，情系怡红，亦其居心仁厚有以致之也。其初衷在于瞒过宝玉、晴雯，不知宝玉潜听，秘事尽泄，而体贴怡红之心尽为宝玉所知，遂有知己之感矣。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宝玉潜听，初因晴雯疑心而起，故此际不得不据实相告，非有意出卖坠儿也。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的，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诉你。”

晴雯听了，果然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这一喊出来[③]，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气如何忍得住？”宝

玉道："这有什么气的？你只养病就是了。"

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了二和，夜间虽有些汗，还未见效，仍是发烧头疼，鼻塞声重。次日，王太医又来胗视，另加减汤剂。虽然稍减了烧，仍是头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④]："给他闻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递给宝玉。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鼻烟盒上之"黄发赤身女子"，当系西洋油画中常见之天使安琪儿。"上等洋烟"一名，庚辰本作"汪恰洋烟"，当系法文 viege 或英文 Virgin 之音译，乃上等宝烟名也。或谓系英文 Watcher(安琪儿)之音译。下文"依佛哪"，似系英文头痛药名 Ephala 之音译。康熙间，传教士屡向内廷进贡西药，国人遂知。此亦写贾府之豪奢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闻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般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

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醒"字，诸本均同，唯大观琐录本作"揩"。现通行辞书，多以为"醒"用同"擤"，今人小说中亦有此用法。有论者则以为"擤""醒"二字音同义不同，从字理，应改作"擤"。可为一说　本书一百十三回写紫鹃哭泣，亦有"醒鼻涕"云云。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宝玉笑道："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说[⑤]，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佛哪'，我寻一点儿[⑥]。"

麝月答应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节来。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儿，铰了两块指顶大的圆式，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儿镜子，贴在两太阳上。麝月笑道："病的蓬头鬼一样，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闲闲一语，其义有二，一以状晴雯病态之美，为七十四回王夫人斥之为"病西施"伏脉；一则补明凤姐常贴止疼药膏，暗点其平日妆饰，以显其抱恙理家之辛劳。麝月此语，闲笔点缀，实有画

龙点睛之功效。说毕，又问宝玉道："二奶奶说了：明儿是舅老爷的生日，太太说了，叫你去呢。明儿穿什么衣裳？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省的明儿早起费手。"宝玉道："什么顺手，就是什么罢了。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打点给母舅拜寿，要顺便穿著，语似抱怨，神态懒怠，此与三十六回谓其素日"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相照应。亦为下文孔雀裘张本，以成章法。说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屋里去看画儿。

刚到院门外边，忽见宝琴小丫头名小螺的从那边过去。宝玉忙赶上问："那里去？"小螺笑道："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转步也便和他往潇湘馆来。不但宝钗姐妹在此，且连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团坐在熏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户做针线。一见他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没了你的坐处了。"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闺集艳图'！上文先写宝玉与晴雯欣赏鼻烟盒上西洋画，又写欲往惜春处看画，故今见宝钗、宝琴、岫烟、黛玉四人团坐叙家常，紫鹃临窗做针线，脱口而出一雅致图名，其心理依据斑斑可寻。雪芹善画，书中场景设置常具画图之美，此处宝玉眼中之"冬闺集艳图"，可与五十回贾母眼中之"踏雪寻梅"相媲美，诸艳及宝玉皆画中人也。可惜，我迟来了。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坐着并不冷。"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张椅上。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明王世懋《学圃杂疏》云："凡花重台者为贵，水仙以单瓣者为贵。"作者写一细物，亦有斟酌，处处点露其欣赏情趣。宝玉便极口赞道："好花！这屋子越暖，这花香的越浓。怎么昨儿没见？"黛玉笑道："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两盆水仙、两盆腊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云丫头一盆腊梅。水仙之色香、之茎叶，异于群葩，李渔视之若"命"。其《闲情偶寄》卷五云：妇人中"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而能作态者，吾实未之见也。"黛玉风致，仿佛水仙，宝琴送以此花，恰如王伯沆批所云："赠花如其人，宝琴极有斟酌。"两艳惺惺惜惺惺，情味绵长。至赠湘云以腊梅，当为陪衬。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负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转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转送人，这个断断使不

得。”黛玉道：“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哪里还搁的住花香来熏？越发弱了。水仙花香，淡而轻，而林姑娘竟禁不得花香来“熏”，其娇弱可知矣。王伯沆批谓，此与清人史震林《西青散记》中唐梦娘降乩词所云“身如弱水，压花阴嫌重”相似，“非尘中吐属也”。黛玉自道，尤觉其可怜。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反把这花香搅坏了。不如你抬了去，这花儿倒清净了，没什么杂味来搅他。”潇湘馆中有衣香、药香，今又添花香，可谓香雅极矣。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儿也有个病人煎药呢，你怎么知道的？”宝玉笑道[7]：“这说奇了。我原是无心话，谁知你屋里的事？你不早来听古记儿，这会子来了，自惊自怪的。”

宝玉笑道：“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了题目了，就咏水仙、腊梅。”黛玉听了，笑道：“罢，罢！再不敢做诗了。做一回，罚一回，没的怪羞的。”说着，便两手握起脸来。娇态如画。此际，宝黛爱情已走向成熟，钗黛矛盾已渐次消解，黛玉欣喜之情随时表露出来。宝玉笑道：“何苦来，又打趣我做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首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太极图》，乃宋理学家周敦颐据《易·系辞》、取道家象数之说绘制而成，并别撰《太极图说》一卷，以倡《易传》宇宙之创成源于太极之说。后朱熹又作《太极图解说》，加以发挥，遂成为程朱理学之理论基础。康熙曾谓其“义理精奥”，并命学士编修等各撰《太极图论》一篇进览。宝钗欲以此为诗题，切合其道德思想。限‘一先’的韵，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宝黛钗均以为必有下一社，真乃梦中人也，反激七十回欲起桃花社未果，近日诗酒流连之乐不可再得矣。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是难人。要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上回写宝钗谓宝琴怀古诗末两首“无考”，黛玉、探春、李纨同声辩驳，群起而攻；宝琴则默不一语，并无反应。此处写其不满宝钗《咏太极图》诗题，笑其“强扭”而作，只能“生填”《易经》，既透露宝琴对宋明理学之反感，亦有回应宝钗“胶柱鼓瑟”之意。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8]，“真真国”可与大观园相映对。因

乃太虚幻境之投影，真真国当系实指，则真腊耶？荷兰耶？"真即是假，假即是真"，准此，则真真亦子虚乌有之国也。近人陈迩冬《大观园外竹枝词》有云："假说真真国女娇，金丝锁甲带倭刀　儒冠书砚早烧却，无乃延平海上豪。"此指真真国象征延平王郑氏所据之台湾岛，可资想象　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身上穿着绿金丝织的锁子甲[9]，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也没他那么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西洋女子而带倭刀、通中国诗书，诚可谓洋身和魂汉才，显系假语村言，后之《镜花缘　写及海外诸多国家之奇风异俗、奇人异事，愈出愈奇　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官[10]，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他做的诗。"众人都称道奇异。

宝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来，我们瞧瞧。"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时那里去取？"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便说："没福得见这世面。"黛玉笑拉宝琴道："你别哄我们。我知道，你这一来，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带上来的。这会子又扯谎，说没带来。他们虽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红了脸，低头微微笑不答。四十九回写宝琴此来，专为"进京发嫁"，今为黛玉说破，宝琴因而赧颜含羞也。洪秋蕃评谓"香闺女儿惯有此情态"。

宝钗笑道："偏这颦儿惯说这些话，你就伶俐的太过了。"黛玉笑道："带了来，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宝钗笑道："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呢，知道在那个里头呢。等过日子收拾清了，找出来，大家再看罢了。"又向宝琴道："你要记得，何不念念，我们听听？"宝琴答道："记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要论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他了。"宝钗道："你且别念，等我把云儿叫了来，也叫他听听。"说着，便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做的好诗，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诗疯子"是湘云、"诗呆子"指香菱，各肖其神　极鄙俚之辞而加一"诗"字，转觉新雅之极。小螺笑着去了。

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

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此语亦正道出《红楼》以声写人之章法也。宝琴等让坐，遂把方才的话重告诉了一遍。湘云笑道："快念来听听。"宝琴因念道：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此诗辞旨沉郁，境界宏丽，有唐人诗风，乃借西洋女子之口隐括全书，感慨"红楼"一梦转瞬即醒也。或谓诗隐宝琴归宿，似过周纳。王伯沆谓"朱楼"指明朝，"水国"隐清朝，疑有"思故明"之旨，颇堪玩味，可为一说。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上文云，诗题《咏太极图》，不过生填《易经》，趣味索然；此则说，"外国美人"一首五言律，可以长"见识"，开"世面"，"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笔有千钧，可知雪芹思想极为开通。一语未了，只见麝月走来，说："太太打发了人来告诉二爷，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亲身来。"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是。"因问宝钗、宝琴："你们二位可去？"宝钗道："我们不去，昨儿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说了一回方散。

宝玉因让诸姐妹先行，自己在后面。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黛玉还有话说，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儿再说罢。"胸中多少事，欲说半字无，盖因当诉之情已反复陈辞，欲语之言未至其时，乃恋爱中之常情也。作者白描其景，读者可洞见其心矣。一面下台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次？醒几遍？"两问句，语极平淡，神极真切，非意痴情深者焉能语此，非灵犀在心者焉能解此？庚辰夹批云："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黛玉道："昨儿夜里好了，只咳嗽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

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挨近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一语未了，此未完句，正为五十七回紫鹃言及贾母送燕窝给黛玉留地步也，文律精细，不露痕迹。此即金圣叹所谓“草蛇灰线”之法。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黛玉暗示，宝玉便会意，何等默契。赵姨娘惯弄是非，况嫉恨宝玉，若知宝黛之情，必鼓舌摇唇，厚诬不已，故黛玉示意宝玉回避也。

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晴雯吃了药。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将熏笼抬至暖阁前，麝月便在熏笼上睡。一宿无话。

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该醒了，只是睡不够。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来道：“咱们叫他起来，穿好衣裳，抬过这火箱去，火箱，同程甲、甲辰、梦稿、列藏本。庚辰本作“大箱”，蒙府、戚序本作“薰笼”。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火箱’作‘薰笼’。”据上下文意，“火箱”费解，似为“大箱”之形讹。至于“薰笼”，似属妄改。再叫他们进来。老妈妈们已经说过，不叫他在这屋里，怕过了病气。过，方言，传染之义。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十六云：“瘟病过人，我们尚自不去看他，秀才你休去。”〇上句中“不叫他”之“他”，梦稿本作“他们”，蒙府、戚序本作“你”，其馀各本同乙本。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他’作‘你’。”两字均可通。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又该唠叨了。”晴雯、麝月均连用“他”字代指宝玉，亲热之至。“咱们挤在一处”一语，则可知是夜宝玉、晴雯、麝月三人曾同榻而眠。此一行为，乃如王伯沆所评：“情而不淫，有如皦日。”晴雯道：“我也是这么说。”

二人才叫时，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收拾妥了，才命秋纹等进来，一同伏侍。宝玉梳洗已毕，麝月道：“天又阴阴的，只怕下雪，穿一套毡子的罢。”宝玉点头，即时换了衣裳。小丫头便用

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宝玉喝了两口。莲子安神，红枣补血，俱能养心健脾，故汤为宝玉享用　据乾隆《建宁县志》卷二十七，"建莲"又称"通心白莲"，产自闽西北建宁山区，故名。其为莲中上上之品，粒大籽实，洁白圆润，稍炖即熟，汤汁清甜，香醇爽口，因而久负盛名，明清两朝是皇家贡品。书中偶然一见，可知贾府饮食考究至极。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宝玉噙了一块。又嘱咐了晴雯，便忙往贾母处来。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屋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睡着未醒。照应四十九回宝琴晚间跟贾母"一处安寝"事，行文前开后合，无一笔渗漏　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啰泥的箭袖[11]，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贾母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罢。"孔雀毛，同甲本，其他各本均作"乌云豹"　乌云豹系狐皮名之一，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云："集狐之颈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名乌云豹。"郭若愚《红楼梦风物考》以为，此氅衣当是以"雀金呢"为面，"乌云豹"为里，实是一件大毛狐裘。六十二回称之为"孔雀褂子"　程本明点"孔雀毛的氅衣"，直扣入下半回题面　鸳鸯答应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做'雀金泥'，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此指宝琴，口吻亲昵。庚辰夹批云："'小'字更妙，盖王夫人之末女也。"贾母偏爱宝琴，溢于言表　可见后来选中乃姊宝钗做孙媳，亦有潜意识之根据　这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贾母笑道："你先给你娘瞧瞧去，再去。"

宝玉答应了，便出来，只见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前写宝琴晨睡未醒，此写鸳鸯倦揉睡眼，晨起景象如在目前　因自那日鸳鸯发誓绝婚之后，他总不合宝玉说话。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时见他又要回避，"又要"二字醒目，知鸳鸯绝婚后，有意"回避"宝玉，已非一次也。宝玉便上来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鸳鸯一摔手，便进贾母屋里来了。往日宝玉于鸳鸯何等亲密，可嗅脖颈、吃胭脂，调笑无忌　一自贾赦逼婚，鸳鸯赌誓，

宝玉便遭冷落矣。

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屋里，给王夫人看了，然后又回至园中，给晴雯、麝月看过，来回覆贾母说："太太看了，只说可惜了的，叫我仔细穿，别遭塌了。"贾母道："就剩了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没了。这会子特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事。"一件雀毛裘，王夫人一番叹惜，贾母两番叮嘱，郑重之至，皆为下文晴雯补裘作引也。说着，又嘱咐："不许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应了几个"是"。

老嬷嬷跟至厅上，只见宝玉的奶兄李贵、王荣和张若锦、赵亦华、钱升、周瑞六个人，带着焙茗、伴鹤、锄药、扫红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又嘱咐他们些话，六个人连应了几个"是"，忙捧鞍坠镫，宝玉慢慢的上了马。李贵、王荣笼着嚼环，钱升、周瑞二人在前引导，张若锦、赵亦华在两边，紧贴宝玉身后。此处六位男仆，两人一组，恰成三对，姓名相关。特别是张王李赵四大姓中，李贵对王荣，张若锦对赵亦华，尤觉整饬。上文云，此四人是宝玉"奶兄"，记清。六十二回写宝玉过生日时往"四个奶妈"家行礼，诸脂本正作"李、赵、张、王四个奶妈"。此前屡有奶母李嬷嬷登场，当即李贵之母。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角门走罢，省了到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经过父亲书房门外，亦须下马，以表孝敬，不能废礼。姚燮批云："大家风教如此谨严，宝哥却循蹈者。"宝玉谙熟礼仪，的是世家公子风范。钱升、李贵都笑道："爷说的是。就托懒不下来，倘或遇见赖大爷、林二爷，虽不好说爷，也要劝两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又说我们不教给爷礼了。"周瑞、钱升便一直出角门来。

正说话时，顶头见赖大进来，宝玉忙笼住马，意欲下来。赖大忙上来抱住腿。宝玉便在镫上站起来，笑着，携手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见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人，拿着扫帚、簸箕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为首的小厮打了个千儿，说："请爷安。"宝玉不知名姓，只微笑点点头儿。马已过去，那人方带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门，外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

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一出角门，李贵等各上马前引，一阵烟去了，不在话下。以上写宝玉往舅家祝寿一段，一出门也，肥马轻裘，竟有众仆随从十多人，园中缓行，门外奔驰，一路规矩排场，何其豪也，反跌家境败落后出家光景。

这里，晴雯吃了药，仍不见病退，急的乱骂大夫，说："只会哄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的是晴雯口吻。庚辰批曰："奇文，真娇憨女儿之语也。"叙事仍绾到园中晴雯一边。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这么灵药？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攒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个的才揭了你们的皮。"唬的小丫头子定儿忙进来问："姑娘，做什么？"此小丫头名"定儿"，甲本同。诸脂评抄本均作"篆儿"，惟甲辰本作"纂儿"，当系"篆儿"之讹写。盖因岫烟已有丫鬟名"篆儿"，两名重出，易滋混淆，故程本改之。晴雯道："别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

说着，只见坠儿也蹭进来了。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往前凑了几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12]，向他手上乱戳，又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拈不动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平儿谓晴雯性如"爆炭"，正为此也。晴雯斥骂坠儿，语语为虾须镯而发，偏不挑明，唯借题发挥，麝月亦蒙鼓里。然以簪戳坠儿手，未免太过。惯欺小婢，乃晴雯瑕疵。亦可知大观园中奴婢之间也有等级。坠儿疼的乱喊。麝月忙拉开，按着晴雯躺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这会子闹什么。"

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说道："宝二爷才告诉了我，叫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儿不动，连袭人使他，他也背地里骂。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明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晴雯借故逐之，尚存坠儿体面。不知今日逐小婢，异日王夫人逐己，晴雯未免贻螳螂之讥。

作者深爱晴雯，然不因而掩其疵，何等冷静。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他。"晴雯道："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的，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的人来，领他出去。"晴雯本不满袭人，宋嬷嬷所云，越触其怒。恰如姚燮所评："愈缓愈紧，是以坠儿必不能少留矣。"而晴雯亦更结怨于袭人也。麝月道："这也罢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带了去，早清净一日。"

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打点了他的东西。又见了晴雯等，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按三十九回脂批，上句中"姑娘"，乃南俗姑姑之义，故此句庚辰夹批曰："'侄女'二字妙，余前批不谬。"坠儿母情急，不知规矩，竟以晴雯与坠儿为姑侄矣。你们教导他，怎么撵出去？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晴雯道："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他总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说话，虽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

晴雯听说，越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野，也撵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就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天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的话，且带了他

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麝月数说坠儿之母一段，先说“我们”身份，以压对方之气；再说“外头”所“混”之人，不知里面“规矩”，以斥其轻贱；最后说明“这里不是嫂子久站”之地，使之无地容身。一番辩论，有典有则，软中带硬，无懈可击，终使坠儿母“无言可对”，赌气而去。通常闲文，写得声色俱到。张新之评云：“一段意如剥蕉，词同倒峡，文亦十分恣肆。”后文五十八回写芳官干娘欺负芳官，麝月前去“震吓”；五十九回写春燕受娘压打，麝月使计“排揎”，皆如此也。能言会道，每每以府中“规矩”排难解纷，实乃麝月性格一大特色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站，赌气带了坠儿就走。宋嬷嬷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心罢咧，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了，只得番身进来，给他两个磕头。又找秋纹等，他们也并不采他。那媳妇嗐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坠儿贪小偷镯，平儿欲为掩饰；晴雯终不肯宽容，一顿戳手，并擅作主张，将其撵出。一平和，一躁急，对比鲜明。

晴雯方才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写晴雯更觉“不好”，正为下文抱病补裘作势也。番腾至掌灯，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嗐声顿脚。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面脱下来，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

说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来，“仍就”一词，同甲辰及程甲本，作“便”或“就”讲。《儿女英雄传》第五回亦有此词　乙本全书仅此一例，别回均作“仍旧”，同其他各本。两词在别本中多互见并用。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麝月道：“这怎么好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

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过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外间无人能补，明日又必穿著，则晴雯不得不补矣　此以外间能工巧匠衬托晴雯针线之巧也

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那福气穿就罢了。”晴雯所云，语含怨嗔，切合宝玉与晴雯两人关系　姚燮回末评曰：“烧破雀毛裘，晴雯说宝玉没福气穿，此岂婢女对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纵容娇养惯矣”　此句及以下“说着便递给晴雯”句，与甲辰及程本系列同。然按上下文理，似稍欠合　桐花凤阁本于“便递”上另笔旁添“麝月”二字，大观琐录本从之，但似仍欠圆通　庚辰、蒙府、戚序诸脂本在“罢了”下有“这会子又着急　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十六字，文气乃足。说着，便递给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瞧了一瞧。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13]，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的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要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回来织补[14]。写织补针法，何等细腻熨帖。红楼》被誉为百科全书，正为此类描写也，与西方稗官专精一科，意趣有别　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傍，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靠着。连用四次“一时”，其坐卧不安之状历历如见，极写宝玉对晴雯之关切　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怎么好？”映对上文，晴雯自己扶病，挣扎补裘，反央让宝玉“你只管睡”，其对宝玉之挚爱深情，亦可知矣。

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庚辰夹批云："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作者如此写，未必为避"寅"字讳。此前如十回张太医论病说"寅卯间必然出汗"，之后如六十九回尤二姐死后谓"择定明日寅时入殓大吉"，句中两"寅"字，并未避讳。这里脂砚有此想，乃熟知作者为曹寅后人故也。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毧毛来。毧毛，鸟兽附肉细毛也，毧通"茸"。东汉刘桢《乌生八九子》云："毧毛不自暖，张翼强相呼。"清人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六云："达呼尔女红缀皮最巧，尝见布特哈幼童服一马褂，維头毧毛为之，均齐细整，无针线迹。""毧"字生僻，甲本同，诸脂本皆用异体字，现代新校本或定为"绒"字，取其通俗易懂耳。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声，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写晴雯之补裘，一曰其裘极贵重，原产俄罗斯；二曰乃贾母所赐，更宜珍惜；三曰翌日必须穿著，不得为他人看破；四曰外间能工巧匠皆不能补，而晴雯独能；五曰晴雯抱病，勉力而为。作者层层铺垫，次第烘托，晴雯手艺之巧与其关切宝玉之深，呼之欲出矣。〇以上完"勇晴雯病补孔雀裘"题面。"孔雀"，乙本独异，诸脂本均作"雀金"，惟甲辰本作"雀毛"，程甲本从之，乙本总目仍作"雀毛"。因上联为"虾须镯"，故此处对以"雀金裘"或"雀毛裘"为佳。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虾须镯：一种用精细金丝编成的手镯。以虾须喻金丝之精美。

② 孔雀裘：卷首总目作"雀毛裘"，同甲辰及甲本。其他脂本作"雀金裘"。用孔雀毛制成的衣裘。

③ 嘁：诸本作"喊"。桐花凤阁批校本描改为"嘁"。

④ 鼻烟：以烟草杂香料，研为细末，吸入鼻中，可以驱寒冷、治头眩、开鼻塞。

⑤ 往二奶奶要说：要说，甲本、王本、张本、甲辰本作"要去"，庚辰本"往"作"和"、"说"亦作"去"，蒙府本作"你和二姐姐要去"。

⑥ 我寻一点儿：庚辰、蒙府本作"找寻一点儿"，桐花凤阁批校本"我"下加一"要"字。

⑦ 宝玉笑道：诸本作"黛玉笑道"。

⑧ 真真国:说法不一。或说指真腊国,即今之柬埔寨;或说指中亚以至阿拉伯诸伊斯兰教国家;或说当指荷兰。

⑨ 祖母,身上穿着绿金丝织的锁子甲:此句有舛误,甲本、庚辰本作“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

⑩ 通官:指翻译官。

⑪ 哆啰泥:此与下文“雀金泥”之“泥”,庚辰本皆作“呢”;蒙府本原作“哆啰泥”,复改“泥”为“呢”,下文作“雀金裘”。

⑫ 一丈青:一种细长的簪子,俗称“耳挖子”。

⑬ 界线:指手工刺绣和缝纫工艺中的一种纵横线织法。

⑭ 回来织补:庚辰、蒙府本作“来回织补”。

回　评

此回接叙上回故事,写大观园内日常琐碎细事,仍以平儿、宝琴等人物为穿插,以晴雯为主脑。

回之前段写平儿遮掩坠儿偷镯一事,用心仁厚。且可见宝玉乃诸艳酬报关照之核心,怡红院是女儿加意掩护之堡垒。然女儿虽称清洁,亦有贤愚之分。坠儿偷镯,乃大观园中之不和谐音符,寓物先腐而后虫生之意,园内渐生是非矣。作者熔象征与写实于一炉,尊重女性而不为“尊”者讳,难能可贵。

回之中段借宝琴之口道西洋女儿诗,境界为之开阔。其诗则隐书中故事,再抒感慨,其后点染宝黛情事,以貌似无情无意之日常问答,状心中缱绻绵邈之柔情,忡忡忧心,溢于辞色。

回之后段写晴雯抱病补裘,乃自上回即随处铺垫作引者也。有此一功,方知晴雯不唯天真,抑且成熟;不唯娇憨,抑且温柔;不唯绝色,抑且手艺超人,其于宝玉之关切尽心,蔑以复加矣。晴雯乃又副册之冠,纵袭人亦不得不从而副之,良有以也。

此回写人,仍以映衬对照法为主,而较为隐晦。回首写凤姐建议于园内另设一厨,便于诸艳及宝玉冬日饮食,其为平儿而设乎?凤姐关切园中人,乃于庭堂之上,长辈之前,故得贾母极力一赞,何等机巧。平儿回护怡红院,乃于密室之中,婢女之前,若非宝玉潜听,其情意之殷,孰能知晓?平儿之淳厚远非凤姐所能及也。袭人之温柔和顺,人尽知之;其尽心竭力以待宝玉,

人尽赞之，晴雯之光辉遂为所掩。晴雯补裘，妙技绝伦；抱病为之，竭力尽心。惜乎劳于密室，贾母不知；瘁于深夜，王夫人不晓。故袭人得衣锦归省，晴雯则将遭逐夭折也。

此回以西洋物品穿插映带，如汪恰洋烟、依佛哪药膏、西洋画、碧眼女儿诗、俄罗斯雀毛裘等，纷然杂陈，颇具博物之趣，大观园遂别具“天下”色彩，不愧其名为“大观”矣。其叙事视角，则始终一贯。平儿情掩之语，自宝玉耳中听来；宝琴述西洋女儿诗，亦自宝玉耳中听来；晴雯抱病补裘，自始至终自宝玉眼中看来，叙事细密真切，理趣盎然。

此回与上回为一大段，自下回递入祭宗祠，情节为之一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1]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得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歇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已大亮，此写晴雯劳累通宵，为下文王太医所说"非同小可"伏线。且不出门，只叫快请大夫。简短一语，状宝玉关切之急，兼写晴雯病势之沉重。一时王大夫来了，胗了脉，疑惑说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浮微缩起来[2]？敢是吃多了饮食？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外感却倒轻了，这汗后失调养，非同小可。"此为后日晴雯体质虚弱、动辄抱病伏根。七十七回病中遣逐，其疾远因在此，宝玉焉能不内疚不已　一面说，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

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宝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叹说："这怎么处？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爷！此句中"二爷"，程甲、甲辰、梦稿本同。庚辰、列藏、蒙府本作"太爷"，戚序本作"大爷"。戚本当因"太"与"大"形近而讹。"二爷"固不误，然略输神采；"太爷"虽错，却是晴雯此际口角。因央求宝玉少操心，别婆婆妈妈，故特意呼"好太爷"，类似"小祖宗"也。你干你的去罢。那里就得了劳病了呢。"晴雯此处所云"劳病"，蒙府、戚序本作"痨病"，其他各本均同乙本。两词通，本书常混用。《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二《西山一窟鬼》云："在日看坟，害劳病死的鬼。"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收入该篇，则作"痨病"　现代新校本非以蒙府、戚序本为底本者，或亦径改作"痨病"，似多此一举　宝玉无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

晴雯此症虽重，幸亏他素昔是个使力不使心的人，不使心，意为不用心机，正谓其胸怀坦荡，心地光明也。"使力不使心"是上上评语，故晴雯居又副

册首位，袭人莫之能及。再者素昔饮食清淡，饥饱无伤的。这贾宅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故于前一日病时，就饿了两三天，又谨慎服药调养。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近日园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饭，炊爨饮食甚便，宝玉自能要汤要羹调停，不必细说。

袭人送母殡后，业已回来，麝月便将坠儿一事，并晴雯撵逐出去、也曾回过宝玉等语，一一的告诉袭人。袭人也没说别的，只说："太性急了。"只因李纨亦因时气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过去朝夕侍药；李纨之病又接了李婶娘[3]、李纹、李绮家去住几天；宝玉又见袭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诗社一事，皆未有人作兴，便空了几社。李纨感冒，迎春、岫烟侍亲，李纹、李绮暂别，晴雯未愈，袭人含悲，诗社无人作兴，此大观园初露颓败之象也。

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雨村此时之升官，正反衬其七十二、九十二回之降级。不提。

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4]，又打扫上屋，以备悬供遗真影像。真，画像。古时无照相术，父母年事渐高，子女请画工为之画像，生前俗谓之"喜神"或"喜容"；去世后，称为"遗真"或"影像"，三十一回简称为"影"，义同。旧时显贵之家，除夕祭宗祠，皆供神主，悬挂影像，阖族展敬。清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世家祭宗祠，悬影，家家佛前，神主上供。"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云："每岁暮祠祭，悬曾妣影像，母对之未尝不歔欷流涕，礼数如生时，至老不衰。"记之尤为形象。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正值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锞子进来[5]，回说："兴儿回奶奶：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等，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说着递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笔定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尤氏命收拾起来，

兴儿将银锞子快快叫交了进来[6]，丫鬟答应去了。

一时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回避了。特点贾蓉继妻回避贾珍，乃春秋笔法，非唯明礼制也。张新之谓"若干影射"，即指作者暗讽贾珍污可卿事也。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道："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贾珍道："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贾府已然拮据，现金匮乏，贾珍尤肿面充肥，况面对妻室犹不肯据实作论，一派官场门面套语，何等虚伪。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锡福。除咱们这么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穷官儿家，要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真正皇恩浩荡，想得周到。"贾珍满口纨绔气，作者借此辈之口颂"皇恩浩荡"，反讽之意甚明。尤氏道："正是这话。"

二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儿来了。"贾珍便命："叫他进来。"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道："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陪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了[7]，又在光禄寺库上[8]。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下来了。光禄寺老爷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面说，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封条，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关领恩赏祭银，亦贾府祭宗祠一项大事。所谓"黄布口袋"，即标示乃皇赏也。然赏银多少，并未明言。王伯沆批云："不言数目，甚冠冕。但二分祭赏，在一小黄布口袋中，蓉可捧入，其并不多矣。"但写来则如许堂皇，以显天恩也。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三回写黛玉进府，见荣禧堂匾额上题明"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是则荣国公名"贾源"。此又云名"贾法"，一人两名，当为作者笔误。此误各脂本皆然，程本系列中，唯金本、项录本作"源"，馀者均作"法"。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此回特写贾府祭宗祠，故于此春季恩赏祭银亦用郑重之笔，然此际之贾府，已是回光返照，上承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

母，下照一百七回"沐皇恩"贾政复世职，铺陈"皇上天恩"，乃关乎贾氏家世命运也。

贾珍看了，吃过饭，盥漱毕，换了靴帽，命贾蓉捧着银子跟了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至这边回过贾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银子，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焚了。又命贾蓉道："你去问问你那边二婶娘，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若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复了。旧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说咱们不留心，倒像两家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的一样。"贾蓉忙答应去了。一时，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命："交给赖升去看了，请人别重了这上头的日子。"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禀帖，并一篇账目，回说："黑山村乌庄头来了。""庄头"者，清代为皇室、贵族经管田庄之代理人也。《清朝通典》"食货二"载："国初定制，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三十垧，场园马馆，另给田四垧。"另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五十五年谕旨云："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戴；二三十年无欠及经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戴。"皇室贵戚之管理阶层上等家奴，颇受重视，于斯可知。而据史载，庄头仗势横行，危害甚大。清黄彭年《畿辅通志》卷一："绅衿、势要、土棍、豪强及旗下凶恶人员并庄头等，纵恶恣行，武断乡曲，有司畏威而不敢问，大吏徇隐而不能纠。"贾珍道："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

贾蓉接过禀帖和账目，忙展开捧着，贾珍倒背着两手，向贾蓉手内看去。写贾珍看帖，意气闲逸，形容入微，乃画工之笔。那红禀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据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云，黑山地名有三：一在直隶沙河县之北；一在内邱县西南；一在奉天，属辽沈道。看其行程日期，乌庄头所居之黑山村，当是辽沈道之黑山县。可备一说。然小说所写，村名"黑山"，庄头姓"乌"，乃涉笔成趣之文也。张新之谓此"盖写珍蓉诸人一切事迹，正如一座黑暗地狱" 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作者模拟乡野村夫笔墨，诙谐生趣，所谓"荣贵平安"以下十二字，反激一百五回籍没家产时宁府衰残颓败，削官夺职，无一事如意也 贾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贾蓉也忙笑道："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儿

罢。”一面忙展开单子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麅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9]，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10]，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一十个[11]，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野猫，同程甲、甲辰、梦稿本，其他脂本均作“兔子” 王伯沆批谓，“野猫”一词“不可解”，而依原本，径改为“兔子” 实则，“野猫”即兔子，较家兔略大 清西清《黑龙江外记 卷八云：“兔有两种，内兴安岭以南者，体长毛杂，形如猫，土人呼跳儿，即京师所谓野猫 ”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12]，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13]，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此处贾珍父子看租单，与一百五回贾琏听唱籍没单对看，一荣一枯，前后辉映 姚燮眉批曰：“极力铺张隆富 只乌庄头一处，以概其馀 意义无穷，亦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且以见极盛之必衰也 ”

贾珍看完，说：“带进他来。”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此处文有夺漏。苕溪渔隐《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此句下：‘乌进孝笑回道：“托爷的福，还走得动 ”贾珍道：“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走走也罢了。”’方接‘乌进孝笑道’句。”范锴所见旧抄本文字，现尚存于庚辰、列藏、蒙府、戚序本，尤近于蒙戚两本，仅“走得动”与“走的动”一字之异。乙本此处之夺漏，同程甲、甲辰、梦稿本，其起讫均有“乌进孝笑”四字，当属同文脱漏 明乎此，文气始得贯通。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都不是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贾珍道：“你走了几日？”乌进孝道：“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难走的很，耽搁了几日。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日

子有限，怕爷心焦，可不赶着来了。”贾珍道：“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14]。”老货，与前文“老砍头”相对。两者本为詈辞，然以谑戏口吻出之，乃如张新之评所云：“笑骂如闻，化工之笔。”〇据清孙嘉淦《八旗公产疏》云：“庄头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盗，佃户受其侵渔。”贾珍“打擂台”所云，或即此等情弊也。

乌进孝忙进前两步，回道：“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此处方圆，各本歧异。“二三百里”，同程甲、甲辰、梦稿本。庚辰、列藏、蒙府、戚序本均作“一千三百里”，当属夸张，亘古未闻。彼时信息不畅，纵然果真方圆上千里受灾，乌庄头亦未必能知。若其能知，贾珍亦当有所闻焉。由写实眼光观之，自以“二三百里”为妥。若系曲笔写“天怒”、“天谴”，则另当别论。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贾珍绉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对照租单看，宁府八九个庄子，每年租银约有五六万两。贾府人则叫苦不迭，可知其花费太奢，而入不敷出矣。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叫别过年了。”不知世难，一味苛刻，纯系纨绔子口气。无怪乎姚燮批曰：“然则贫无宿米，索债满门，又将如何过去？”

乌进孝道：“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八处庄地，“那府”者，即指荣国府也。谓其庄地打饥荒，下文尚有四处说及“那府”，谓其费用浩繁，叹其入不敷出，揭其当家人机诈用事，斥其办事者胡作非为，穿插裁补，说宁及荣，以知宁荣两府间都现渐衰之象，写来用笔灵动，文局尤活。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此借乌进孝之口言农事之严峻，非旱即涝，加以雹灾，作物减产，年景大不利，一派“末世”景象。清帝均关心农事，当年曹寅等屡进晴雨表，康熙帝甚重之。此处乌进孝所言亦可当晴雨表读，倘乾隆帝尝览，必轻之以稗官野语也。贾珍道：“正是呢。我是边倒可已[15]，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

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出多进少，不知省俭，乃贾府一败家之兆。六十二回黛玉对宝玉亦云："咱们家也太花费了，出的多进的少。"不和你们要，找谁去？"纨绔口气如闻，贾珍不知稼穑之难，不务节俭之道可知矣。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庚辰夹批曰："是庄头口中语气。"彼时朕即国家，难怪百姓有此说法，况属吉利话头。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说的可笑不可笑？"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礼，按时按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16]，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客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此借贾珍父子之口言贾府经济愈趋愈下也。所谓"外头体面里头苦"，乃贾府目前情形之真实写照。

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姚燮眉批云："此层容或有之，究竟非充足之征。"七十二回写贾琏与鸳鸯谋划暗中典当贾母金银器皿，即此事也。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上文贾蓉所说"二婶娘"一词，与程甲及梦稿本同，表明蓉与凤为侄婶，而与六回、十一回蓉屡屡称凤为"婶娘"或"婶子"同义。其馀各本"二婶娘"则均作"凤姑娘"，而以蓉凤为姑侄关系，庚辰并有批云："此亦南北互用之文，前注不谬。"此处"又是凤姑娘"句，庚辰、蒙府、戚序诸本"凤姑娘"上有一限定词"你"，乙本及程甲、梦稿本乃删之，意在剥离庚辰诸本所写蓉与凤之姑侄关系。按蓉系贾珍子，凤为贾琏妻，珍琏乃堂兄弟，故程本改蓉称凤为"婶娘"或"二婶娘"当是。此例并见六十八回。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实在赔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出这法子来，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还不至此田地。"贾珍安富尊荣，春梦沉酣，不知大厦将倾也。说着，便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话下。

这里，贾珍吩咐将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来，将各样取了些，命贾蓉送过荣府里来。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馀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给他们。将年例俵散族中，必贾府祖制也，非写贾珍之仁厚。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许多供祖之物及给贾珍之物。

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靸着鞋，披着一件猞猁狲大皮袄[17]，命人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负暄，闲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物。猞猁狲衣裘，极为珍贵，清代初年，非亲王大臣不得服。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更有猞猁狲一种，轻暖华美，貂裘之外，无出其右……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亦云：康熙时，"三品已上，始许衣貂及舍猁狲。"贾珍为三品爵威烈将军，身披猞猁狲大皮袄，并不违制，乃如姚燮眉批云："是大家公子排场，活画得意光景。"因见贾芹亦来领物，贾珍叫他过来，说道："你做什么也来了？谁叫你来的？"贾芹垂手回说："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我没等人去就来了。"贾珍道："我这东西，原是给你那些闲着无事、没进益的叔叔兄弟们的。那二年你闲着，我也给过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这些和尚的分例银钱都从你手里过，你还来取这个来，太也贪了！银钱过手，例有折扣，贾珍知其底里，故而斥骂贾芹太贪。族人如有不知荣辱而败坏家教者，族中概不予赈济，实亦当时社会通例。如《嘉兴姚氏家乘》即有如此宗族规定："（族中）如有放荡败家不守本分……以及不孝不悌有玷家声者，理应出族，均不给济。"下文乃写及贾芹之行事为人。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里使钱办事的？先前的说没进益[18]，如今又怎么了？比先倒不像了。"

贾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费用大。"贾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干的事，打谅我不知道呢。你到那里，自然是爷了，没人敢抗违你。你手里又有了钱，离着我们又远，你就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此为九十三回贾芹"风月案"事发伏根，亦为七十五回贾珍父子"夜夜招聚匪类赌钱"作引。故庚辰夹批曰："这一回文字，断不可少。"这会子花得这个形象，你还敢领东西来？领不成东西，领一顿驮水棍去才罢[19]！等过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说，你回来[20]。"贾芹红了脸，不敢答言。

果如贾珍所言，贾芹确可谓贪婪无行之辈，亦贾家不肖子弟之一也。〇此写贾珍训斥贾芹，与二十九回贾珍喝命小厮啐责贾蓉对看，叙此两事，亦可为四十五回赖嬷嬷所言贾珍管教儿子也像当日老祖宗"规矩"一语作一印证，以知东府家教之严 文章机杼，细入秋毫。人回："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了。"贾珍听说，忙命贾蓉："出去款待，只说我不在家。"贾蓉去了。后文七十二回写夏太监、周太监曾向贾府索要银两，贾琏称之为"外祟"。北府王爷，或亦此种人也，故贾珍避而不见 官场人情，于此一点。而按程本十四回，尝言北静王名世荣，与宁府有"相与之情" 此处，乙本同程甲及梦稿本；其他现存脂本皆作"北府水王爷"，着一"水"字，与十四回对应。然在四王中，唯北静王与贾府过从甚密，八十五回并写北静王生日，贾赦、贾政带领贾珍、宝玉等前去拜贺。既如此，北府送礼，贾珍何以避而不见，似违常情，不明其故。这里贾珍撵走贾芹，看着领完东西，回屋给尤氏吃毕晚饭[21]，一宿无话。至次日更忙，不必细说。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斋供[22]，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垂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写宁府祭宗祠，此乃第一层，叙二十九日事。写贾府势焰烜赫，气象雄丽，其"空架子"煞是好看。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此乃第二层，叙三十日事 特写贾母等封诰者进宫朝贺，点贾府皇亲身份。

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以下祭宗祠景象，均自"初次"进祠之薛宝琴眼中看出，叙事观点极新颖。盖宝琴乃一陌生人，所见皆新鲜，借其眼光写此重要场景，新奇自然，不落俗套。若径以全知观点叙述，则板矣。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傍书"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特晋爵"句，同程甲及梦稿本，其他诸脂本作"衍圣公孔继宗书"，下文"王太傅"亦作"衍圣公"。程本如此改文，或别有用意。查两官名，清时太傅虽为加衔，并无实职，但按古制，乃系辅弼帝王治理天下之官；翰林院则掌编修国史及草拟制诰等，其长官为掌院学士。如是，则贾氏宗祠大门匾字、联语为王太

傅所书，或有昭示长联文字乃有案可稽，而非虚言之义。张新之评，即称其为“王朝文献”。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24]。

也是王太傅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鼎设着古铜彝等器[24]。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辅弼”二字，当出自《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左曰辅，右曰弼。”后因以此称大臣对帝王之辅佐。如唐吴兢《贞观政要·求谏》：“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有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下文联语，曰“勋业”、曰“功名”，与匾额相承。按《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郑注：“辅成王业，若周公。”此抱厦厅匾额、联语，连同下面正殿联文，与三回荣禧堂对联、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嘱警幻语、七回焦大之醉骂、十三回秦氏托梦凤姐所言，前后贯联，以彰显贾氏之显赫勋业、奕世功名。然前此所写，多为侧面点染，至此回，乃重笔为贾氏之盛作一收束，而为其后贾府家业日渐萧索，终于被抄没败家作一反照。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

功名无间及儿孙。

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25]。上文抱厦匾语，意为彰显祖上恩荣；此处正殿匾语，则在教育子孙保持孝弟人伦。清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而孝弟人伦之本也，慎终追远，孝弟之实也。”傍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已后儿孙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宁荣。“宁荣”二字，惟梦稿本同，其他诸本均作“荣宁”。按宁府为长房，荣府居次，应以“宁荣”为是。

俱是御笔。里边灯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以上乃第三层，于宝琴冷眼中看出匾额联语、甬路松柏、灯烛幛幕及神主。叙述随宝琴眼光之延伸而渐次递进，层层轩豁，笔笔分明。妙在神主“却看不真”，读之如身临其境。其匾额联语简古凝重，家庙规模宏远雄伟，贵族气象俨然。

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26]，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

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21]、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22]，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围随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房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23]，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下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里。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与王夫人。王夫人传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贾敬主祭，贾珍献爵，至贾母进馔，铺叙族人次第行礼，场面整肃严整，礼节井然秩然，颇为壮观。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去，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些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珮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以上乃第四层，于宝琴眼中看贾府男女祭祀仪礼，叙次井井；于宝琴耳中听跪拜飒沓之声，肃穆庄重。"只见"花团锦簇，地无空隙，状贾府之人丁兴旺；"只听"环珮叮当，靴履飒沓，写众人之仪礼秩然。王伯沆批谓：此段"文字简质入古，岂俗笔所能梦到？"又云："宛然《仪礼》笔法，看官莫作小说看过。"庙礼既行，然后乃行家礼，转入下文。一时礼毕，贾敬、贾赦等便忙退出至荣府，专候与贾母行礼。

尤氏上房地下，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流金珐琅大火盆，正面炕上铺着新猩红毡子，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请贾母上去坐了。两边又铺皮褥，请贾母一辈的两三位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小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下。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盘亲捧茶与贾母，贾蓉媳妇捧与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

贾蓉媳妇又捧与众姐妹。凤姐、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写尤氏上房种种陈设，豪华气派；布置席面，井然有序，又是一番气象。

茶毕，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贾母吃茶。贾母与年老妯娌们闲话了两三句，便命看轿，凤姐儿忙上去纔起来[9]。尤氏笑回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过晚饭再过去。果然我们就不济凤丫头了？"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老祖宗走罢。咱们家去吃去，别理他。"贾母笑道："你这里供着祖宗，忙得什么儿是的，那里还搁的住我闹？况且我每年不吃，你们也要送去的；不如还送了来，我吃不了，留着明儿再吃，岂不多吃些？"说的众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当人夜里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应了。一面走出来，至暖阁前，尤氏等闪过屏风，小厮们才领轿夫请了轿出大门。尤氏亦随邢夫人等回至荣府。以上乃第五层，仍于宝琴眼光写宁府铺设局面及女眷家礼次第，绘色绘影，比之祭礼，文境活泼，笔有馀闲。场面一新　尤氏等谈笑风生，气氛为之活跃

这里，轿出大门，这一条街上，东一边设立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此写宁荣街上森严景象，亦自宝琴眼中看出者，可见视点游移之迹。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一直开到里头。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过了大厅，转湾向西，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堂中间，亦是锦裀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除夕焚松柏香，乃明代风俗。明刘若愚《酌中志　云：三十日岁暮，"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熰岁'。"至清不变　贾母归了坐，老嬷嬷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挽手"乃旗人礼节。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云：旗人重礼节，"相见惟执手，送客则手略曲，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　妇女辈相见，以执手为亲，拜亦偶耳。"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就回来，归了正坐。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然后散了押岁钱并荷包金银锞等物。此乃旧时除夕守

岁习俗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云："除夕为尊亲师长辞岁……阖家团拜，更尽分岁，散黄钱金银锞锭，亲朋幼辈来辞岁者，留饮啜，答以宫制荷包，盛以金银锞饰"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⑩]、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以上乃第六层，从宝琴眼中看荣府与贾母行礼。贾母语有分寸，合其身份

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傍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填，爆竹起火，络绎不绝。此段始递入除夕夜景象，结祭祠行家礼一段文字　姚燮眉批云："写除夕事数句简而能括　'一夜'十八字可抵一篇除夕赋"所言极是，明代说部至此等处必设一长篇大赋，而《红楼》除此积习，清新简古，演进之迹甚明。○"喧填"，同程甲、甲辰、梦稿本、庚辰、蒙府、戚序本作"喧阗"。两词通。列藏本作"喧闹"。南宋杨缵《一枝春》云："竹爆惊春，竞喧填、夜起千门箫鼓。"清初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金山夜戏》云："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现代新校本或据程本为底本，径改"喧填"为"喧阗"，其实不必。

至次日五鼓，贾母等人按品上妆，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正月元日，进宫朝贺，此是国礼。《帝京岁时纪胜》"元旦"：除夕之次，"肩舆簇之，车马辚辚，百官趋朝，贺元旦也。"自此入新正，宝琴视角亦完，然浑融无迹。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随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句中"随便"一词，独与梦稿本同，蒙府本作"取乐"，其他各本均作"取便"　现行校点本，多以"取便"二字属上句，于"便"下读断，似未尽妥协　如依蒙府本，断属上句为好　"随便"可作"任意"讲，如是，似断属下句为宜　如依诸本，"取便"当作"趁便"讲，而断作下句，语义似更明白　　前文十九回、二十回，已写及正月年闲、闺中赶围棋作耍　此写老祖宗亦参加，与孙辈博戏玩耍，人伦亲情，融融怡怡，一派欢乐景象　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王夫人和凤姐儿也连日被人请去

吃年酒，不能胜记。上文写祭宗祠极详，此写初一至元宵前一日事极略，章法跌宕。

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贾敬素不饮酒茹荤，因此不去请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养。就是这几天在家，也只静室默处，一概无闻，不在话下。贾赦领了贾母之赏，告辞而去。贾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随他去了。贾赦到家中，和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聒耳，锦绣盈眸，其取乐与这里不同。忙中夹叙贾敬、贾赦，冷热对举，各隐微词。以下集中笔墨，单写贾母一边元宵夜宴。

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席酒，每席傍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香御赐百合宫香[32]。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点缀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放着旧窑十锦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纱透绣花草诗字的缨络[33]。该缨络系"慧纹"，诸脂本此下有五百馀字介绍"慧娘"及"慧纹"。或因枝蔓，甲辰本删刈，程本从之。姑苏少女慧娘出身官宦世家，心灵手巧，书画俱佳，绣工精湛，却不幸早亡。慧娘映衬大观园女儿悲剧命运，年关及之，甚不吉祥。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上面两席是李婶娘、薛姨妈坐，东边单设一席，乃是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设一个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本书写及"眼镜"，此为首次，六十九回可再见之。乾隆时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三"眼镜"条云："古未有眼镜，至有明始有之，本来自西域。……又郎瑛云：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人可用以观书，予疑即《文选》中玉珧之类。……瑛，嘉靖时人，是知嘉靖时尚罕见也。……则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则遍天下矣。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乃更出其上也。"可见眼镜于乾隆朝已"遍天下"，非稀罕之物。小说所写，合乎实际。此回贾母所用眼镜可看戏，当为望远镜；六十九回写其用以观察尤二姐肌肤，当即老花镜。

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又说："恕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

美人拳捶腿[34]。榻下并不摆席面，只一张高几，设着高架缨络、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设一小高桌，摆着杯[35]。在傍边一席，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每馔果菜来，先捧给贾母看，喜则留在小桌上尝尝，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贾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的媳妇。西边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姐妹等。

两边大梁上挂着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柄上有彩烛插着。这荷叶乃是洋錾珐琅[36]，活信可以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照着看戏，分外真切。窗槅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宫灯。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诸灯挂满。廊上几席，就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等。此三段描述，看似以物为主，以人为宾。写花卉盆景、几案铺设、缨络瓶炉及各色彩灯，绚烂之极，荣华之极，靡丽之极，席间之人遂愈觉骄奢雍容之极，乃烘云托月之法也。然则，其意实乃以人为主，以物为宾也，笔法一变，令读者眼目一新。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奈他们有年老的，懒于热闹；有家内没有人，又有疾病淹留，要来竟不能来；有一等妒富愧贫，不肯来的[37]；更有憎畏凤姐之为人，赌气不来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贾氏族人消极，不肯前来攀龙附凤，叙来合理。"金玉缘本"批云："贫贱人于富贵家赴席，隐情委曲，绘写逼真。"因此，族中虽多，女眷来者不过贾蓝之母娄氏带了贾蓝来，两点"贾蓝"之名，同程甲、甲辰、梦稿本。其馀诸本均作"贾菌"，惟蒙府本讹为"贾茵"。按"贾蓝"之名曾于第九回"闹书房"时见之，本作"贾兰"，程本视其为族人，改为"贾蓝"，以示区别，十三回再见之。此处易"菌"为"蓝"，显有照应之意。男人只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四个现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贾府本族不来赴宴者凡六种，可见族人不和，与回之上半祭宗祠景象适成映衬，非吉祥和睦之象也。七十六回中秋宴，贾母叹人丁之稀少，已于此伏脉矣。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热闹的。

当下又有林之孝的媳妇，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

着一条红毡，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据《光绪会典事例》卷八九一载，清代户部、工部，各有一铸钱局，掌监收铜铅及铸钱之事。新出局铜钱，铜质厚重，字文清晰，多为时人收储　喜庆时，以作赏赐。用大红绳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张，共三张。林之孝家的叫将那两张摆至薛姨妈、李婶娘的席下，将一张送至贾母榻下。贾母便说："放在当地罢。"这媳妇素知规矩，放下桌子，一并将钱都打开，将红绳抽去，堆在桌上。家宴点戏放赏，乃当时风气　清杨懋建　京城杂录　卷四云："堂会点戏放赏，仍用短足炕几，舁钱陈宴前　"此时唱的《西楼会》[8]，此才子佳人戏也，与前文元妃归省龄官所唱　相约　、相骂　相辉映　书中每于贾府"佳节盛会"之时，特演出男女离合悲欢之传奇戏目，热中藏冷，喜中透悲，或有隐寓贾府中人总将生离死别之意　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浑道[9]："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里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偶尔调笑，群情粲然，此我国传统戏曲之故套也　文豹所言，触景生情，差堪解颐　说毕，引得贾母等都笑了。

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可怜见"一语，道出优童之苦　盖因优童多为被拐骗、贩卖而来，身世辛酸。再者，则如王梦生　梨园佳话　所云，戏班教戏，难逃教刑，谓之"打戏"，亦"人间烦苦事也"　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得巧。"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小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堆钱每人撮了一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大笸箩的钱预备。

未知怎生赏去，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宗祠：即祠堂，又称"家庙"。宗法制下，同族人共修之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处所。

② 虚浮微缩：中医脉相术语。虚浮，脉搏漂浮无力。微缩，指脉搏微弱，若有若无。

③ 李纨之病：王本、张本作"李纨之兄"，均有误。庚辰、甲辰本作"李婶之弟"，当

是。

④ 神主：为奉祀死者而用木制成的狭长形牌位。

⑤ 押岁锞子：旧俗除夕或岁首，长辈送给小辈的金银锞子。

⑥ 兴儿将银锞子快快叫交了进来：甲本"叫"字在"兴儿"前，张本同甲本，然于"叫"上又增一"就"字。

⑦ 礼部：官署名。掌礼仪、祭享、贡科等事。

⑧ 光禄寺：官署名。掌皇室膳食、帐幕等事。

⑨ 暹猪：相传出自暹罗国（泰国）的一种猪。

⑩ 龙猪：一种长毛种猪。

⑪ 一十个：诸本作"二十个"。

⑫ 银霜炭：也叫"银骨炭"。一种色呈灰白、耐烧无烟的优质炭。贮盆燃之，室内温暖如春。见《清稗类钞》"物品类"。

⑬ 粉杭：张本、甲辰本作"粉杭（jīng）"，一种黏性较小的稻类。

⑭ 打擂台：原指比武较艺，这里比喻耍花招、弄虚头。

⑮ 我是边：甲本、张本、庚辰本作"我这边"。

⑯ 我算算：甲本、张本、庚辰本作"你算算"。

⑰ 猞猁狲：一种皮毛很珍贵的小兽，又叫"土豹"。

⑱ 先前的说没进益：的，甲本、王本、张本作"你"；此句，庚辰本作"先前说你没进益"。

⑲ 驮水棍：本指背水负载时用以支撑的一种棍棒。这里指打人的棍子。

⑳ 你回来：甲本、张本作"回你来"，似有漏字。庚辰、蒙府本作"换回你来"，商务版甲本、金本作"叫你回来"。人文本"校记"以为，商务本、金本"似系晚出坊本臆增'叫'字，疑不足据"。

㉑ 给尤氏吃毕晚饭：给，梦稿本作"同"，其馀各本作"与"。人文本"校记"云："按'给'字似仅地方方言口语中有与'和''与''跟'等字同义或径与'跟'字混用者，在乙本全书例中，则甚特殊……恐致误解，仍从诸本改'与'。"四十八回亦有一例"给"作"与"或"和"讲者，似应仍依其旧，姑存原文。

㉒ 各色斋供：甲本、梦稿本同，其馀各本作"齐备"，语意谐合，当是。

㉓ 蒸尝：古代祭祀名目。蒸，冬祭；尝，指秋祭。

㉔ 月台上鼎设着古铜彝等器：甲本、王本、张本"鼎"字在"古铜"二字下，庚辰、甲辰本"古铜"上有"青绿"二字。

㉕ 慎终追远：语出《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谓居父母丧，要依礼尽哀；祭祀祖先，要恭敬虔诚。

㉖ 昭穆：古代宗法制下对宗庙祭祀排列次序的规定。始祖居中，其下一、三、五、七代为昭，居左；二、四、六、八代为穆，居右，依次类推。用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

㉗ 展拜垫："塾"字误，王本、张本作"垫"，庚辰、戚序本作"毯"。

㉘ 兴拜毕：庚辰本作“拜兴毕”，意即行礼毕。拜兴，谓跪拜和起立。《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写众儒“祭先圣南京修礼”即有关乎“拜兴”之礼的描述，可参看。

㉙ 上面正房中：房，庚辰、戚序本作“居”。

㉚ 纔起来：非是，王本、张本、金本、蒙府本作“搀起来”，庚辰本作“挽起来”。

㉛ 屠苏酒：古代风俗，于农历正月初一饮此酒，以为可避邪。

㉜ 焚香：甲本、张本、庚辰本作“焚着”。

㉝ 缨络：指一种刺绣的陈设品。

㉞ 美人拳：一种木制长柄小锤，外包皮革，老年人用以捶打腰腿，轻软称意，可代拳头，故名“美人拳”。

㉟ 摆着杯：语意未完，似有漏字。张本、甲辰本作“摆着杯箸”，梦稿本作“摆着酒杯”，蒙府、戚序本作“设着酒杯匙箸”，文皆可通。庚辰本作“设着酒杯箸”。

㊱ 洋钻珐琅：甲本、王本、张本作“洋錾珐琅”，金本“钻”作“凿”。錾、凿，皆有凿之意，当是。

㊲ 不背来的：甲本、王本、张本作“不肯来的”，庚辰本无“背”字。

㊳ 《西楼会》：明末清初袁于令所作传奇《西楼记》中的第八出，演出本俗名叫《西楼会》。剧本写于叔夜和妓女穆素徽悲欢离合的故事。

㊴ 科浑：王本、张本作“科诨”，列藏本作“科说”。

回　评

此回题旨，在极写宁荣二府祭祀、家宴之盛，此乃贾府第四件大事也。《礼记·祭统》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并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此写贾府祭祠，貌似肃穆庄严、豪华兴旺之高潮，实则为回光返照之象，反照后之衰败也。

此回文字，可分两段。首段收结晴雯补裘文字；次段铺叙荣宁二府祭祀家宴，为本回正文。此又分作三层：一写乌进孝纳贡，暗写乡村风雨不调、民不聊生之社会背景，则贾府形似飘摇海洋一孤舟，焉能持久。二层写宁府除夕祭宗祠，场面宏大庄重，富丽豪华，烜赫不可一世，似果能“功名无间及儿孙”于万世，孰知乃南柯一梦，顷刻间将化为乌有也。三层写荣府元宵开夜宴，场面奢靡堂皇，喜庆热闹，欢乐和洽，实亦黄粱一枕，而梦中人不知，以为富贵可恃，永远不替，此乃本回之大感慨、大寓意也。

此回叙事，前写宁府，后写荣府；前以贾珍为纲领，后以贾母为核心；前写除夕，后写元宵；前叙祭宗祠，后叙开夜宴；前半文笔凝重，后半行文疏落。

前后映衬，互文分叙，章法整饬。

贾珍乃宁府之主，此回以寥寥数笔勾勒其骄奢纨绔神态，如负暄斥贾芹，似颊上添毫，面目栩栩。贾母乃荣府之尊，此回亦以疏淡之笔写其神情语气，如歆枕看戏，笑语赏钱，皆可见可闻也，形象生动。他如乌进孝之世故，贾芹之贪婪，亦颇可观。然此回特色，重在记事，略于写人，故贾珍、贾母等数人而外，众皆形象朦胧，《红楼》中自成一格。

祭宗祠之类文字，最易死板，读《儒林外史》祭泰伯祠可知。况贾府祭祖，每年必行，何以至书之将半处方叙？作者固欲显盛极而衰之意，然难以解读者之惑。今以宝琴之冷眼看出祭祀场面，行文自然新奇，体贴仔细，令人叹为观止。历来批家，自脂砚斋而下，莫不见其叙事观点之妙。或谓宝琴非贾氏宗亲，不当观祭。此或系作者失察，然恰可证雪芹之于叙事视角一技，乃极自觉之艺术尝试也。况宝琴见多识广，足迹半天下，本具功能人物特征，令其观祭，或有深意存焉。或谓“薛”者“雪”也，“琴”者“芹”也，其作者之隐身欤？语近周纳，似亦非无理。

此回写宴饮，详于绘物，略于记人；详于细摹席间环境，略于写饮馔游宴。以物映人，以境写人，烘托渲染，境界一新，荣府之豪奢富丽遂炫人眼目矣。戚序本回后评曰：“叙元宵一宴，却不叙酒何以清，菜何以馨，茗何以香，令何以行，先于香茗古玩上渲染，几榻坐次上铺叙，隐隐为下回张本，有无限含蓄，超迈獭祭者百倍。”所评极为精当。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书中以重笔与元宵夜宴凡二，一为十七、十八回元妃归省，一即此回及下回荣府家宴。前者乃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时，此次值贾府“盛筵必散”之际，实其由盛而衰之关节点也。此后矛盾渐多，微风乍起，一池春水将频频皱起波澜。至七十五回中秋夜宴，遂乐极悲生，呈现一幅凄凉败落景象矣。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仓[1]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2]

却说贾珍、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笸箩的钱，听见贾母说赏，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看戏赏钱，本为戏剧演唱中一原始资助形式 后舞台演出，仍行此风。晚清小说《品花宝鉴 第二十五回亦有此种描写 二人遂起身，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来，递与贾琏手内，随了贾珍赶至里面。贾珍先到李婶娘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忙斟了一盏，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来，笑说："二位爷请坐着罢了，何必多礼。"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也俱垂手傍站。

贾珍等至贾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贾珍在前捧杯，贾琏在后捧壶。虽只二人捧酒，那贾琮弟兄等却都是一溜排班，随着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湘云悄推他，笑道："你这会子又帮着跑下做什么[3]？有这么着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再斟去。"说着，等他二人斟完起来，又给邢王二夫人斟过了。贾珍笑说："妹妹们怎么着呢？"贾母等都说道："你们去罢，他们倒便宜些呢。"贾珍等方退出。贾珍、贾琏等撒钱斟酒，礼制秩然，深得贾母 心 贵胄之家庆元宵，不得不有此排场仪礼。

当下天有二鼓，戏演的是《八义·观灯》八出[4]，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问："往那里去？外头炮张利害[5]，留神天上吊下火纸来烧着。"确是 母关怀宝玉口吻，颇对元宵夜之景 宝玉笑回说："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要是宝玉出来[6]，只有麝月、秋纹几个小丫头随着。贾母因说："袭人怎么不见？他如今也有

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儿出来。”不同于王夫人，贾母对袭人亦似有不满 王夫人忙起身，笑说道：“他妈前日殁了，因有热孝[7]，不便前头来。”贾母点头，又笑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要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这些竟成了例了。”

凤姐儿忙过来，笑回道：“今晚便没孝，那园子里头也须得看着灯烛花爆，最是担险的。这里一唱戏，园子里的谁不来偷瞧瞧，他还细心，各处照看。况且这一散后，宝兄弟回去睡觉，各色都是齐全的。若他再来了，众人又不经心，散了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全，便各色都不便宜，自然我叫他不用来。老祖宗要叫他来，他就叫他就是了[8]。”王夫人、凤姐皆回护袭人，所言均系实情；然王夫人语质实，凤姐语机巧，故效果不同，各切性情身份 凤姐语句句落在宝玉身上，头头是道，言之得窍，乃深谙贾母爱孙之心，既奉承王夫人，更迎合贾母也。贾母听了这话，忙说：“你这话很是，你必想的周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妈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凤姐儿笑道：“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怎么倒忘了？”贾母想了想，笑道：“想起来了，我的记性竟平常了。”众人都笑说：“老太太那里记得这些事。”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十九回袭人尝自云“伏侍史大姑娘几年”，此处贾母重言之，以补遗之文写湘云、袭人二人醇密之情也 末后给了个魔王，“魔王”者，即三回王夫人所说之“混世魔王”宝玉也 给他魔了这好几年。此“魔”字妙，是趣语，亦可知袭人在怡红院中之奇特处境也 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娘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他娘，也就忘了。”凤姐儿道：“前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就是了。”王夫人赏银四十两，乃以姨娘之礼待袭人也 照应三十六回，并伏下回赵姨娘借此事“争闲气”。

贾母听说，点头道：“这还罢了。正好前儿鸳鸯的娘也死了，由贾母口中连带补出鸳鸯亦在为母服孝，文字简省 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两处全礼，何不叫他二人一处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果子、菜馔、点心之类和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还等这会子？他早就去了。”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

且说宝玉一径来至园中，众婆子见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宝玉至院中，虽是灯光灿烂，却无人声。八字写尽怡红院元宵夜景象。“灯光灿烂”是目视，“却无人声”乃耳听，以写宝玉渴见袭人之心情。此乃第八次写及怡红院，情景相触，融于一家也。王伯沆评曰：“此等笔意，最耐人思。”麝月道：“他们都睡了不成？咱们悄悄进去，吓他们一跳。”也是大家蹑手蹑脚[9]，潜踪进镜壁去一看，只见袭人和一个人对歪在地炕上，那一头有两个老嬷嬷打盹。宝玉只当他两个睡着了，才要进去，忽听鸳鸯嗽了一声，说道：“天下事可知难定。劈空一语，续断无痕，乃此书惯用笔法。以一人视角叙事必成此局，妥帖自然。论理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袭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着父母殡殓。回了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这倒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袭人得与母送终，况得姨娘身份之赏赐，终身有所托矣，故曰“不敢妄想”云云。鸳鸯乃家生子，却不以姨娘身份为意，与袭人适成对比。

宝玉听了，忙转身，悄向麝月等道：“谁知他也来了。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不如咱们回去罢，让他两个清清净净的说话。袭人正在那里闷着，幸他来的好。”说着，仍悄悄出来。袭人、鸳鸯清夜谈心，语何繁也，今只听得一叹一答，似有若无。宝玉之来，本想“吓他们一跳”，此则转身退出，此段非写女儿，乃写宝玉体贴女儿之心也。富察明义《题红楼梦》其十云：“入户愁惊座上人，悄来阶下慢逡巡。分明窗纸两珰影，笑语纷絮听不真。”胡适批注改“纷絮”为“纷挐”，当是。评者多谓，明义所咏，即小说此段场景。唯袭人与鸳鸯所谈，系为父母送终事，只有叹息，而无“笑语”。宝玉便走过山石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宝玉是男性，却蹲下身小解，致启疑窦。莫非原系女扮男装？或别有寓意。尝疑宝玉喜于内闱厮混，且具女儿崇拜情结，故生活习性亦染闺中特点。据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记载，俞平伯对此甚感困惑，曾特意求教于北京民俗专家邓云乡。邓云，北方小儿穿满裆裤，站立撩衣脱裤会风吹肚子，易致疾患，故父母咸嘱以蹲下身方解衣。今两婢此样嘱咐，属北方风俗。姑备

一说。后面两个小丫头那里小解[10]，忙先出去茶房内预备水去了。小解一琐事，写得如此闲雅，比之别种说部如《醒世姻缘传》，此等处多涉秽笔者，不独笔底干净，且另有深意。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云："宝玉小解，麝月、秋纹叫他蹲下，怕风吹肚子，洗手怕水凉，由此可见宝玉平日骄养性了。"

这里宝玉刚过来，只见两个媳妇迎面来了，又问："是谁？"秋纹道："宝玉在这里呢，大呼小叫，留神吓着罢！"那媳妇们忙笑道："我们不知，大节下来惹祸了。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说着，已到跟前。麝月等问："手里拿着什么？"媳妇道[11]："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12]，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鸳鸯姓金，袭人姓花，故有"金花娘娘"一谑。宝玉命："揭起来，我瞧瞧。"秋纹、麝秋忙上去[13]，将两个盒子揭开，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写大家礼数，极为细腻。宝玉看了两个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茶点，点了一点头就走。麝月等忙胡乱掷了盒盖跟上来。宝玉笑道："这两个女人倒和气，会说话。他们天天乏了，倒说你们连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这两个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太知理[14]。"宝玉道："你们是明白人，担待他们是粗夯可怜的人就完了。"一面说，一面就走出了园门。

那几个婆子虽吃酒斗牌，却不住出来打探，见宝玉出来，也都跟上来。到了花厅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盆，又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沤子小壶儿[15]，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底是滚水，这还冷了。"

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就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水。"那婆子道："姐姐，这是老太太沏茶的，劝你去舀罢，那里说走大了脚呢[16]？"《红楼》罕言女脚，此处"走大了脚"云云，亦颇受评点家重视。小脚者不喜多行，故作此语。书中小婢多汉家女，应多缠足者，此可为证。秋纹道："不管你是谁的，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头见了秋纹，忙提起壶来倒了些。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

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儿倒了沤子在他手内，宝玉洗了手[17]。秋纹、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回，跟进宝玉来。至此宝玉小解一事方毕，其间曲曲折折，设媳妇之谑笑，小婢之闲谈，婆子之恶语，令读者每觉小解事早已了结　忽写宝玉洗手，方续前文，笔墨细致之极，从容之极，描写尽致，琐碎中有烟波无限

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也从李婶娘斟起，此续回首之事，照应湘云"你也去斟一巡酒"，似断实连，堪称生活之流，即脂批所谓"云龙雾雨手段"也　他二人也笑让坐。贾母便说："他小人家儿，让他斟去，大家倒要干过这杯。"说着，便自己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薛姨妈、李婶娘也只得干了。贾母又命宝玉道："你连姐姐、妹妹的一齐斟上，不许乱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听说，答应着，一一按次斟上了。

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笑说："多谢。"寥寥数语，画出宝黛亲昵行状　特写宝玉为众人斟酒，专为此数语也。黛玉此举，目无旁人，不拘形迹，无怪乎下文有凤姐"冷酒"之趣语　宝玉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的字，拉不的弓。"此凤姐打趣宝黛之语也　"拉不的弓"一语乃旗人口头禅，点明贾家乃"簪缨世族"　宝玉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八回梨香院小宴，薛姨妈亦尝提醒宝玉别喝冷酒，宝钗为之解说，引发黛玉醋意　凤姐似知此事，故如此说　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命丫鬟们斟的。贾蓉之妻，乃宝玉侄媳，故命丫鬟代劳　特点一笔，照应五回"神游太虚境"，令读者回味宝玉与可卿之特殊关系。复出至廊下，又给贾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进来，仍归旧坐。

一时上汤之后，又接着献元宵。贾母便命："将戏暂歇，小孩子们可怜见的，也给他们些滚汤热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将各样果子、元宵等物拿些给他们吃。

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放了两张杌子在那一边，贾母命他们坐了，将弦子、琵琶递过去。贾母便问李薛二人，听什么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便问："近来可又添

些什么新书?”听女先儿说书，续四十三回后，又道出时代风尚　据清李声振　百戏竹枝词“鼓儿词”自注:“瞽者唱稗史，以三弦弹曲名，八板以按之，闺人恒乐听焉，呼之曰‘先儿’　其词北方最盛，又名‘说北书先生’”此对认识小说故事地点，亦有助益　两个女先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回说:“这叫做《凤求鸾》。”贾母说:“这个名字倒好，不知因什么起的?先说大概，你若好再说[18]。”女先儿道:“这书上乃是说残唐之时，那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残唐五代，承唐之盛世，乃“末世”及乱世也，寓贾府将衰之意，故中有“王熙凤”名色　一百回尼姑大了重提此事，则寓凤姐寿将不永之意。

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不众了我们凤丫头了[19]。”媳妇忙上去推他说:“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贾母道:“你只管说罢。”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20]。”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说罢，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儿又说道:“那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个庄子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位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这小姐芳名叫做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忙道:“怪道叫做《凤求鸾》。不用说了，我已经猜着了，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女先儿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见过。就是没听见，也猜着了。”此系实情，非贾母多智，实故事乃“陈腐旧套”，任人皆知也　作者于首回亦尝批评之

贾母笑道:“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总批一句，言佳话情节之虚妄，即首回之所谓“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

了，句中“书”字，同甲本。庚辰、甲辰本作“书礼”，列藏、梦稿本作“诗礼”，蒙府本作“羞耻”，戚序本无此句。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书’作‘礼’”范锴所见旧抄本文字独异，颇有特点。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个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批佳人才子形象类型化之弊，山黛、冷绛雪、平如衡、燕白颔等，皆其类也。然贾母所言，颇有情绪化之病，非持平之论。在其眼中，贾琏与人通奸淫乱，倒没有“什么要紧”；而佳人与“清俊男人”谈情说爱，则“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表现其深恶精神自由之情爱思想，大不利于宝黛爱情也　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就是告老还家，自然奶妈子、丫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了不是？”三批佳话情节之程式化，所谓一见钟情、花园幽会、小人拨乱、奉旨完姻，乃其“陈腐旧套”也。此与首回作者评佳话相互发覆，可知雪芹深知此类读物之弊病。

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贾母笑道：“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他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人家儿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等人家说起，自称“中等人家”，乃贾母谦辞也，亦享福人惯用语，而非荣府之实际写照。也没那样的事。别叫他谄掉了下巴脐子罢。四批佳话作者之撰述心理，一曰妒嫉富贵之家，诞语中伤；二曰身世潦倒，自道白日梦想。贾母洞明世故，语无虚发，可谓通人之论。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姐儿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此写大家庭家教之严，亦示贾母淑世之心，然《西厢记》、《牡丹亭》，亦时人所谓佳人才子之戏文也，奈何宝黛已烂熟于心，已然自比张生、莺莺矣。

下文写众人欣赏《听琴》、《寻梦》，贾母何薄此而厚彼耶？世风通脱，拘执于迂见，实无以自圆其说。李薛二人都笑说："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回看四回、四十二回，可知李家乃多《女四书》、《列女传》之类，薛家则不然，宝钗自言，家中如《西厢》、《琵琶》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且自己早已"偷看"，岂止听"杂话"哉。

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罢。这一回就叫做《掰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观灯看戏的人'。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杯酒、看两出戏着，再从逐朝话言掰起如何？"一面说，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说完，众人俱已笑倒了。写凤姐模拟说书人口吻，惟妙惟肖，脱口成章，泼辣贫嘴之极，凤姐神情因声而出，诚神乎技矣。两个女先儿也笑个不住，都说："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了。"

薛姨妈笑道："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凤姐儿笑道："外头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淘了这么大。这几年因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规矩了。便不是从小儿兄妹，只论大伯子、小婶儿，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一笑，多吃了一点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难道反笑我不成？"凤姐逞强贫嘴乃天性，偏能自占地步，以百行之先辩解，机智过人，无怪乎深得贾母欢心。贾母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说，笑的我这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吃着酒，又命宝玉："来敬你姐姐一杯。"凤姐儿笑道："不用他敬，我讨老祖宗的寿罢。"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将半杯剩酒吃了，将杯递与丫鬟，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一个上来。于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将温酒浸着的代换[21]，斟了新酒上来，然后归坐。

女先儿回说："老祖宗不听这书，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罢。"贾母道："你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罢[22]。"二人听说，忙合弦按调，拨弄起来。贾母因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三更了。"贾母道："怪道寒浸浸的

起来。”早有众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王夫人起身，陪笑说道：“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倒也罢了。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我们陪着就是了。”贾母听说，笑道：“既这样说，不如大家都挪进去，岂不暖和？”王夫人道：“恐里头坐不下。”贾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只用两三张并起来，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热，又暖和。”众人都道：“这才有趣儿。”夜已三更，贾母兴犹未尽，移席暖阁，再整杯盘，又换一局矣

说着，便起了席。众媳妇忙撤去残席，里面真顺并了三张大桌[23]，又添换了果馔摆好。贾母便说：“都别拘礼，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说着，便让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宝琴、黛玉、湘云三人皆紧依左右坐下，联系上回，两番坐次，贾母均命宝琴、湘云、黛玉与己同席，宝钗则在另桌 或以为，此说明贾母“最喜欢”琴云黛三人，尤厚待宝琴，而冷落宝钗 此说或可商 看三人身世，宝琴父死母病，此次随兄进京；湘云、黛玉则父母双亡，黛更感“自己孤单无倚” 元宵佳节，倍加思亲 贾母当思及于此，乃总与三人同坐，以示爱怜 此正是老祖宗体惜小辈处也 向宝玉说：“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宝钗等姐妹在西边。挨次下去，便是娄氏带着贾蓝，尤氏、李纨夹着贾兰，下面横头是贾蓉媳妇胡氏。坐次井然，却未点明凤姐落座何处，似系作者疏忽；或因凤姐应尽周旋照应之责，无席
贾母便说：“珍哥，带着你兄弟们去罢，我也就睡了。”贾珍等忙答应，又都进来听吩咐。贾母道：“快去罢，不用进来。才坐好了，又都起来。你快歇着罢，明儿还有大事呢。”贾珍忙答应了，又笑道：“留下蓉儿斟酒才是。”贾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贾珍应了一个“是”，便转身带领贾琏等出来。二人自是欢喜，便命人将贾琮、贾璜各自送回家去，按贾琮系贾琏幼弟，不同于族人贾璜，照理无须先送回家去 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 以为，书中有两位贾琮，一为琏弟，一为族人，此处乃族人贾琮，年纪较长 可为一说 便约了贾琏去追欢买笑，四字写尽贾珍、贾琏纨绔习气，必另设一席，无所不至 不在话下。

这里贾母笑道：“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必得重孙一对双全的在席上才好。蓉儿这可全了。蓉儿，和你媳妇坐在一处，倒也团圆了。”

贾蓉与贾兰并坐，故曰"重孙一对双全"；贾蓉与胡氏在场，故曰"团圆" 李纨守寡，可卿早逝，已忽略不计 老太太只看吉祥一面，自言自语，自欣自幸，读者总觉勉强 因有家人媳妇呈上戏单，贾母笑道："我们娘儿们正说得兴头，又要吵起来；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也罢，且叫他们歇歇。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起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罢，也给他们瞧瞧。"此前文豹等演出戏文，是外班扮演；"咱们的女孩子"，指梨香院文官等十二人，乃系家乐 "也给他们瞧瞧"，含有显摆之意，切合贾母此时心态 媳妇子们听了，答应出来，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传人，一面二门口去传小厮们伺候。小厮们忙至戏房，将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带出，只留下小孩子们。

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人从游廊角门出来，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只垂手站着。

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们如今唱什么？才刚八出《八义》，闹的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24]，只用箫和笙笛，馀者一概不用。"此两句，各本稍有歧异 乙本同程甲及甲辰本，列藏本与此略同，只将"和"改为"合"、"馀者"改为"别的" 庚辰本作"只提琴至箫管合，笙笛一概不用"，蒙府、戚序、梦稿本亦将"笙笛"断属下句，略同庚辰本 按 红楼 时代，京师戏剧以昆腔为尚 其伴奏，兼用笛、管(箫)、笙、琵琶，曲调宛转，体局静好 贾母别出心裁，要弄"新样儿"，"只用箫和笙笛"，其表演，或更清淡悠远，别具新意，故博得薛姨妈赞赏 此亦继四十回贾母借水听曲后，其赏曲审美情趣又一例也 文官笑道："老祖宗说的是。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25]，再听个喉咙罢了。"贾母笑道："正是这话了。"李婶娘、薛姨妈喜的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又不出去做

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26]，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二位太太听个助意儿罢了。“助意儿”一词，独同甲本。《汉语大词典》收录此词，作“凑趣儿，解闷儿”讲。诸脂本或作“疏异”、或作“疏意”、或作“写意”、或作“疏儿”等，各各不同。若省了一点儿力，我可不依。”

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鸦雀无闻。五十回宝钗讳言《西厢记》、《牡丹亭》，本回贾母痛诋才子佳人，此处则皆赏《寻梦》、《下书》，或谓似讽其言不由衷也。杜丽娘“寻梦”似暗指黛玉怀春，惠明“下书”则似隐宝玉结局为僧。薛姨妈笑道：“实在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过只用箫管的。”贾母道：“先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晴》一只[27]，多有小生吹箫合的，这合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人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又指着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28]，《玉簪记》的《琴挑》[29]，《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30]，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续琵琶》乃雪芹祖父曹寅所作，思想颇似现代话剧《蔡文姬》。清初传奇数以百计，独言此曲，且曰“他爷爷”云云，论者以为乃作者必曹寅后人之证。信哉。众人都道：“那更难得了。”贾母于是叫过媳妇们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弹一套《灯月圆》。媳妇们领命而去。前写贾母命女先儿奏《将军令》，此写其命小优伶奏《灯月圆》，皆旋律欢快之曲也，正合元宵佳节。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云：“诸金中如大锣小锣，均以备阴阳二声者为上。阳声散放，阴声手抚，相间互奏，一器而得数音。虽戏场不用《十番》、《灯月圆》诸杂牌，而群手能合能分，起止应节，固亦足为戏剧增美。”并于“诸杂牌”下自注云：“皆金鼓专调之名，如《玉莲环》、《大富贵》等，皆昔时元宵佳奏也。”小说所写，俱应其俗。

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因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咱们传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啊！正对时景儿。”忙命人取了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给女先儿击着。席上取了一枝红梅，贾母笑道：“到了谁手里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说些什么才好。”凤姐儿笑道：“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

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不没意思吗？怎么能雅俗共赏才好。不如谁住了，谁说个笑话儿罢。”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儿，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令，今见如此说，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无不欢喜。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闻凤姐将献解颐之技，小婢寻姊唤妹，齐来洗耳，如乐府《陌上桑》道罗敷之美貌，乃烘托渲染之法也。

于是戏完乐罢，贾母将些汤细点果给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儿们都是惯熟的，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惊马之驰，或如疾电之光，忽然暗其鼓声，连用六“或”字，形容鼓声新雅形象。尤“疾电之光”以视觉形象喻听觉，乃通感也；况电光隐雷声，毫不牵强。那梅方递至贾母手中，鼓声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众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才托赖些喜。”贾母笑道：“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儿倒有些难说。”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此句下：‘众人都说’，方接‘老太太的’句。”按程刻甲乙两本，此下均有“众人都说”四字，诸脂本亦存。范锴所校之书缺此四字，不详为何本，待考。众人都说：“老太太的比凤姑娘说的还好，赏一个，我们也笑一笑。”

贾母笑道：“并没有新鲜招笑儿的，少不得老脸皮厚的说一个罢。”因说道：“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一家子，同程甲及梦稿、甲辰本。蒙府、戚序、列藏本作“一家”，庚辰本原作“一家”，后于“家”下旁添一“子”字。一家子，意谓一户人家。旧时向人讲述某一人家故事，多用此法。如《金瓶梅》第十二回：“也是一家子，新娶个媳妇儿，是小人家女儿。”《老残游记》第六回：“府里南门大街西边小胡同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娶了十房媳妇儿。惟有第十房媳妇儿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儿委屈，便商议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儿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说他好。这委屈向谁诉去？’有主意的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和阎王爷说去。问他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怎么单单给那小蹄子儿一张乖嘴，我们都入了夯嘴里头？’那八个听了，都喜欢说：

‘这个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往阎王庙里来烧香，九个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见孙行者驾着斤斗云来了，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吓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孙行者问起原故来，九个人忙细细的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道：‘这原故幸亏遇见我，等着阎王来了，他也不得知道。’八个人听了[⑪]，就求说：‘大圣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孙行者笑道：‘却也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个小婶儿便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便撒泡，你们吃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借《西游记 设笑谈，令人喷饭，可知作者必尝熟读 西游 、红楼 诙谐意趣之所从出欤？或谓董说 西游补 尝逞辞言情道幻，必予雪芹以有益启示，大似有理

凤姐儿笑道：“好的呀！幸而我们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头，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妆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儿在对景，就发笑。”此制笑话之诀窍也 书中笑谈无不“对景”，唯七十五回贾政、贾赦所谈笑话拙劣，以其不“对景”也；七十六回尤氏所谈大煞风景，则以其过于“对景”。

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便悄悄的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刚到了凤姐儿手里，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女先儿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罢，别太門人笑的肠子疼[⑫]。”

凤姐儿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节，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媳妇、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嗳哟哟，真好热闹！”凤姐此语对眼前景，且言极绕口，类相声技艺中之贯口辞，足致众人捧腹 姚燮眉批曰：“随口说来，令人绝倒 绝世聪明，能为此种谐语 ”乃评凤姐，亦可移之评作者 雪芹驾驭语言能力之高超，可于此处观止 众人听他说着，已经笑了，都说：“听这数贫嘴的，又不知要编派那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

"人家这里费力，你们紧着混，我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的，底下怎么样？"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此隐不吉之意　团圆过后便"散了"，有如俗语"盛筵必散"　故张新之评曰："全书大旨，而有声有色，神情全现，洵为笑话妙品"

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也都再无有别话，怔怔的还等往下说，只觉他冰冷无味的就住了。"冰冷无味"，亦不祥之兆，喻示贾府虽热犹冷之命运也　湘云看了他半日。众人"怔怔"，独湘云"看了半日"，似有所悟，实乃未解。凤姐儿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节的。几个人拿着房子大的炮张，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点着了，只见'噗哧'的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再言"散了"。此即甲戌本书前题诗"盛席华筵终散场"之"散"　又明人唐伯虎《叹世　云："追思浮生真成梦，到底终须有散场。"这抬炮张的人抱怨卖炮张的捍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三言"散了"　宋人张先　苏幕遮　云："去尘浓，人散了。"周邦彦　喜迁莺　云："酒醒时，会散了　"湘云道："难道本人没听见？"凤姐儿道："本人原是个聋子。"众人听说，想了一回，不觉失声都大笑起来。又想着先前那个没完的，问他道："先那一个到底怎么样？也该说完了。"凤姐儿将桌子一拍，道："好啰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起。此笑话亦不吉，三言"散了"，人又是"聋子"，皆隐不详之事　首回癞头僧诗曰："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二十二回元春灯谜曰："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皆其类也。盖雪芹原设计翌年元宵节乃贾府崩溃之期，故伏线于此　故张新之夹批云："吾故云此书至此已是圆满功德，五十五回以下不过'忙着收东西'而已　"

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多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张，散了'罢。"恰对眼前景，的为妙语，然重言"完了"，四言"散了"，大非吉语。说者及听众皆梦中人，均不解其谶，此作者调侃世人处。尤氏等用绢子握着嘴，笑的半仰后合[3]，指他说道："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贾母笑道："真真这凤丫头，越发炼贫了。"炼贫，诸本作"贫嘴"；梦稿本原作"贫

嘴"、后另笔将"贫"旁改为"炼"字，而同乙本。贫，义为絮叨或腻烦。现行辞书，多收此一义项，且以《红楼》乙本"炼贫"为书证　他如清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第三十三回亦云："雨墨道：'什么多少，你也太贫了。'"今人杨朔《三千里江山》并有句云：姚志兰笑道："你就会瞎炼贫，一句正经话没有。"其语义声句，尤近似《红楼》。一面说，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张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

黛玉禀气虚弱，不禁"劈拍"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内。回应三回黛玉初进荣府时，贾母将其"搂入怀中"大哭情景，以知贾母对"虚弱"之黛玉实实疼惜有加。薛姨妈便搂湘云，湘云笑道："我不怕。"宝钗笑道："他专爱自己放大炮张，还怕这个呢。"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凤姐笑道："我们是没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你这会子又撒娇儿了，听见放炮张，就像'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了。"凤姐先饮"猴儿尿"，再餐"蜜蜂儿屎"，设语奇特，俗不伤雅，谑而不虐。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又云"散了"，此第五次言之矣，实实不祥。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的好呢。"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张。放罢，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39]，撒得满台的钱，那些孩子们满台的抢钱取乐。"莲花落"乃乞儿所唱之曲，收场打此曲，极不祥。王伯沆谓寓"盛则必衰，满则必溢"之意，确会作者之心。

上汤时，贾母说："夜长，不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忙回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贾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罢。"凤姐儿忙道："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贾母道："倒是这个还罢了。"说着，已经撤去残席，内外另设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意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

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方回来。掩祠收影，意谓年事已完。正月十八，谓之"残灯末庙"，其后，乃如清让廉《京师风俗志》所云："市井如常，工人反复，商贾各执其业，至开印之期，则学子攻书，官兵执差如平日。"生活又如常矣。下文所说"吃年酒"云云，已不关祭鬼祀神，乃

年事之馀波也。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贾母连日觉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来了。自十八日以后，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有邢夫人、王夫人、凤姐三人料理。连宝玉只除王子腾家去了，馀者亦皆不去，只说是贾母留下解闷。此句下，庚辰本有“所以到是家下人家来请，贾母可以自便之处，方高兴去逛逛，闲言不提”二十八字，其他脂本略有异文。甲本及后之程本系列，“闲言不提”句上直接“留下解闷”，中删二十四字。梦稿本原文，同庚辰本，后另笔涂乙，改同程乙本，惟“小产”改作“小月”。评者多谓，此处文字，关乎全书上半部与下半部转关位置。如张新之于“闲言不提”句下批云：“此等闲言乃了结中后大半部书文，他偏说‘闲言不提’。”俞平伯亦持此说，参见下回开端所批。当下元宵已过，首回一僧一道对士隐所念言词，有“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两句，甲戌本夹批云：“伏后文。”或谓此两语“统括全书”，后半部所写，即贾府“烟消火灭实情”。凤姐忽然小产了，合家惊慌。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陈腐旧仓：同甲辰及程甲本，王本、张本、脂本作“陈腐旧套”。

② 戏彩斑衣：即“二十四孝”故事之一“老莱娱亲”。讲老莱子行年七十，着彩衣侍于亲侧。后来以“戏彩”表示孝养父母。

③ 帮着跑下：张本、庚辰本作“帮着跪下”。

④ 《八义观灯》：《八义》，即明徐元所作传奇剧本《八义记》，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而成。叙写春秋时，晋国赵盾与权臣屠岸贾一家的矛盾斗争故事。《观灯》即《八义记》第五出《宴赏元宵》，写赵盾之子赵朔与妻赵国公主元宵观灯事。

⑤ 炮张：王本、金本作“炮仗”，庚辰本作“爆竹”，蒙府、戚序本作“炮竹”。下文“炮张”，庚辰本皆作“炮烺”，此词亦见于《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四回。

⑥ 要是宝玉：诸本作“于是宝玉”。

⑦ 热孝：旧称新近遭逢父母丧事为热孝。多指百日之内。

⑧ 他就叫他：甲本、张本作“我就叫他”，梦稿、蒙府本作“我叫他”。

⑨ 也是大家：诸本作“于是大家”。

⑩ 那里小解：诸本作“知是小解”。

⑪ 媳妇道：此句下，庚辰、梦稿、戚序本有“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纹笑道”十七字，上下文意始相调谐。“秋纹笑道”，王本、张本作“麝月又笑道”。

⑫ 《混元盒》:流行于明末清初的一部神魔剧,内中有水神金花娘娘同张真人斗法情节。

⑬ 魔秋:甲本同,诸本作“麝月”,桐花凤阁批校本即描改为“麝月”。

⑭ 太太知理:太太,诸本作“太不”,是。理,庚辰、梦稿本作“礼”。

⑮ 沤子:一种润肤的香蜜。

⑯ 那里说:张本、庚辰本作“那里就”,蒙府本作“那里会”。

⑰ 宝玉洗了手:庚辰本作“宝玉沤了”,王本、张本作“宝玉嗽了口”。

⑱ 先说大概,你若好再说:甲本“你”在“先”字上。

⑲ 众了:诸本作“重了”。

⑳ 讳:旧时对帝王或尊长,不可直呼其名,叫做“避讳”。因此也指所避讳的名字。

㉑ 温酒浸着:诸本作“温水浸着”。

㉒ 《将军令》:民间乐曲名。有琵琶曲、十番锣鼓曲及大型民间器乐曲多种。原为军中发令时所用的鼓吹之曲。

㉓ 真顺并了:诸本作“直顺并了”。“直”、“真”二字音近易误。

㉔ 《寻梦》:《牡丹亭》第十二出,写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相会之后,次日又循迹重温旧梦的情节。

㉕ 发脱口齿:指唱戏时的发声吐字。

㉖ 《惠明下书》:即《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一作楔子),叙和尚惠明送信请白马将军杜确来普救寺解围事。

㉗ 《西楼·楚江晴》:《西楼》即《西楼记》,晴,王本、张本、戚序本作“情”,是。《楚江情》是《西楼记》第八出《病晤》中的曲子。

㉘ 《听琴》:即《西厢记》第二本第五折,写崔莺莺月下听张生弹琴事。

㉙ 《玉簪记》的《琴挑》:《玉簪记》,是明高濂所作传奇剧本,写尼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琴挑》是《玉簪记》第十六出,写陈潘二人借琴传情事。

㉚ 《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续琵琶》,即《后琵琶》,写汉末文姬归汉故事。剧中《制拍》一出,表现蔡文姬写作和弹奏《胡笳十八拍》,以倾述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

㉛ 八个人:诸本作“九个人”。

㉜ 鬥人:鬥,通“逗”。庚辰、蒙府本即作“逗人”,王本、张本作“闹人”。

㉝ 半仰后合:诸本作“前仰后合”。

㉞ 莲花落:也称“莲花乐”、“落子”,一种曲艺名,宋时已开始流行。原为乞儿所唱,后来发展成专业技艺。

回　评

此回乃上回夜宴之延续,回之上半以贾母讥评佳人才子故事之陈腐旧套为中心,一则表达作者推陈出新之创作雄心,二则暗示宝黛爱情之不容于

世。佳人才子，形象雷同，演为程式，罔不人作者法眼。今借贾母之口，痛揭其陋，乃了解作者审美理想之可贵材料。然发语者为荣府一家之主，诋佳人之鲜耻，斥才子之无行，仅执一端，对其追求爱情之自由心愿，略无同情，应非宝黛所愿闻者。后四十回以贾母为破坏“木石前盟”之罪魁，当所据在此。

回之下半以凤姐谈笑风生为核心，将贾府之欢庆气氛推向高潮。月满则亏，乐极生悲，戏谑中屡言“散了”、“完了”，寓意显豁。上回至此回极写贾府之豪奢排场、纷华气象及其欢乐景观，无非示其将完即散之兆也。

回首借宝玉视角描摹大观园内之阒寂，烘托园外人声之嘈杂，动静相衬，使静者益静，热闹亦至鼎沸之限矣。况金花对叹，宝玉小解，婢仆斗口，虽极琐碎，亦元宵夜景，理所必有，不写不足以见灯节全貌，特因写静而及之，乃有一石两鸟之效。

此回以贾母、凤姐为核心人物，各逞口才，捧逗皆妙。贾母破旧套，何等通达世情；凤姐承欢娱亲，何等机巧富辩才；贾母说笑话，谐趣中不伤雍容；凤姐解人颐，口技冠冕群英。

《红楼》叙事，言浅意深，往往表里之意相反，此回凤姐之笑谈，闲闲数语隐后文绝大关目。两言“完了”，语极平常，五言“散了”，貌似无心，皆隐翌年元宵节家破人亡之义。至于描摹贾母、凤姐等人物声口，逼真酷肖，犹其馀事也。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照应五十三回"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一句，旧俗，自腊月初，至正月十八，已经一个半月，皆谓之"过年"也。此回开头，庚辰本独异，作"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且将宴乐俱免，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集。"貌似无关紧要，且不见精彩，却非闲文闲语。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二十二以为，数语承上启下，实乃"下半部"之分界线。此前着重写贾府富贵繁华，此后则转而写凄凉没落。身体欠安之太妃，当即五十八回薨逝之"老太妃"也。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一时不及检点，便小月了[①]，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大夫用药。以凤姐受病暗写元宵后贾府渐渐萧索，亦为探春等理事伏脉。凤姐乃荣府管家理事之主，其体健否，往往关乎家运，非泛泛而设也。凤姐儿自恃强壮[②]，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就叫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逞强如此，把权如此，数语写出凤姐天性及习性。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本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尚德乏才，逞纵下人，写出李纨特征，恰为凤姐之反照　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只说过了一月，凤姐将养好了，仍交给他。

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不知保养"四字刺眼，盖隐指其淫欲过甚也。四十六回凤姐转述贾母说贾赦，谓其"放着身子不保养"，前后印证，其意自明。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又添了下红之症。凤姐"小月"，心力亏虚，王夫人暂令探春、

李纨、宝钗当家理事，实乃凤姐于贾府地位之转捩点也。之后，至七十二回虽“恃强羞说病”，然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后，便一蹶不振矣。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遗笑于人，便想偷空调养，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谁知服药调养，直到三月间，才渐渐的起复过来，下红也渐渐止了。凤姐受疾，盖缘“平生争强斗智”，操劳过甚，亦缘床笫间失于检点也。《金瓶梅》于此等处，必连篇风月笔墨。《红楼》婉曲，不渲染性事，亦不似《歧路灯》刻意回避。此是后话。

如今且说目今，王夫人见他如此，探春和李纨暂难谢事，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李纨尚德主柔，探春尚才主刚，宝钗则德才兼备，刚柔相济，三人主政，实大观园幸事也。可叹生逢“末世”，徒劳心力耳。因嘱咐他：“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照应四十五回黛玉所云蘅芜苑婆子“会夜局”事。乃如姚燮所批：“此等风气，难保后来无事。”我都知道的。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怕惧，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人，你兄弟妹妹们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应照应。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钗听说，只得答应了。宝钗素善明哲保身，装愚守拙犹恐不及，焉肯自赴漩涡？特因王夫人苦请，难以推辞也。

时届季春，黛玉又反了咳嗽[③]；湘云又因时气所感，也病卧在蘅芜苑，一天医药不断。季春百花凋残，诸艳必伤悼不已，然再写葬花则重复，故以黛湘抱病数语带过，省净之极。探春和李纨相住间壁，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往来回话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议定：每日早晨，皆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吃过早饭，于午错方回。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故省亲以后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过略略的陈设些，便可他二人起坐。这厅上也有一处匾，题着“辅仁谕德”四字[④]，家下俗语皆只叫“议事厅儿”。特点此厅，因其为下文探春等理家议事之所也，有如将帅

之幕府，故郑重出之。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应执事的媳妇等来往回话的，络绎不绝。三人花厅议事，仆妇络绎，亦画境也。

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因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人，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些；便添了一个探春，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儿前便懈怠了许多。只三四天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此借仆妇眼光写探春。外表"言语安静，性情和顺"，内心则"精细"过人，可知非"平和恬淡"四字所可尽也。庚辰夹批曰："这是小姐身份耳，阿凤未出阁想亦如此。"

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前边更无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此写宝钗办事尽心谨慎，向晚乘轿巡察，有如管家媳妇，乃大观园中新鲜景象也。他三人如此一理，便觉比凤姐儿当权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上文写众人以为李纨"厚道"，"好搪塞"作弊，故"心中暗喜"；此处云见三人协理，更为谨饬，乃"暗中抱怨"。欺善怕恶，随手点染人情。〇贾府此际已走"下坡"，下人"抱怨"，心怀不满，已萌衅兆。至五十八回"在在生事"、五十九回各屋"作反"、六十回"家反作乱"，乃愈演愈烈矣。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⑤，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⑥，越发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借仆妇之口评骘凤姐及三艳。"巡海夜叉"为鬼，"镇山太岁"为神，语有分寸。

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乡侯府去赴席，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回至厅上坐了。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儿出了事，已回过老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来。""出了事"是委婉语，赵国基死矣，荣府当有赏银。徐徐递入回之正文。说毕，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

服，一出二门，还说出许多笑话来取笑。

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献勤，犹献殷勤，义为巴结、讨好 古代戏曲小说用语。弥松颐《京味儿夜话》云："'勤'不能读 qín（芹），要读 qiǎn（浅），儿化 "清初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即径写作直音字"浅"，见该书第二回、六十九回等 本书别回或写作"献殷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此处点回目下半"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深切人情世故。姚燮眉批曰："每一新官上任，自门印以及胥隶舆台，每以一二事探试其能否，以为从违之计。今日之事，何独不然 "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的媳妇听了，忙答应了个"是"，接了对牌就走。

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银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有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说"字有棱 上文写吴家妇回话后，"再不言语"，用心险恶，探春窥知其意，骤然一问，逼其说话，极写探春之精明过人。我们听听。"一问，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说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不记得。"

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老了"乃北京土语，犹言极多。还不记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倒像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一段写探春与吴家妇对答，心机一精明一险恶，言语一果断一含混，字字醒耳。孰谓探春仅一"平和恬淡"之少女耶？分明是带刺玫瑰，语语直诛刁奴之心。众媳妇们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

一时吴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时，两个家里的赏过皆二十四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外还有两个外头的，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贾代善竟纳六妾，贾赦贪色无厌，乃效父尤也。此处"家里的"指家奴，类似赵姨娘兄弟赵国基；"外头的"指未当差于贾府者，类乎袭人之母。这两笔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柩，外赏六十两；一个是现买葬地，外赏二十两。探春便递给李纨看了，探春便说："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按旧例，赵国基乃"家里的"，殁当赏二十四两，蒙府、戚序本作"二十四两"，正与旧账相合。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二十两'作'二十四两'。"同蒙戚两本。其馀诸本均作"二十两"，当有道理。今少四两，或是探春有意矫枉，以为节俭之计。以生身之母开端，乃欲塞众人之口也。如是，则无怪赵姨娘吵闹矣。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进来，"忽见"二字神理，来者不善。赵姨之来，当为吴家妇撺掇之也。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懂。谁踹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姨娘"之称凡三唤，似闻着重之音，乃写探春欲严主仆之界也。赵氏不察，致讨没趣。赵姨娘道："姑娘现踹我，我告诉谁去！"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是的熬了这么大年纪，"熬油"可称奇喻，既显赵氏苦情，亦状其危言耸听之心。又有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赵姨娘攀扯袭人，乃点题面"愚妾争闲气"。宋苏轼《东坡志林》写桃符与艾人争詈，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回目"争闲气"盖本此，刺赵氏无自知之明也。

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一面便坐了，先是赵姨哭闹，探春"忙站起来"；及至赵姨无理抱怨，探春乃一笑"坐了"，极写其威仪身份。拿账番给赵姨娘瞧，又念给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

自然也是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此指赵国基，径以"奴才"相称，表明绝不认其为舅氏之心，乃示赵姨娘以辞色也 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公，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的地方儿？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的。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一番表白，有委曲，有辛酸，更有识见，有骨气，有不平，极显其心志之高。盖探春内心有二憾：一曰庶出，二曰女身，遂空怀大志，无业可成，故自卑酿为自尊，凛然不可侵犯。探春之憾之怨，实亦当时有志女子共同心结 据近人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一章，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七载，乾隆间有女子王筠，幼嗜书，常以身列巾帼为恨，尝撰《繁华梦》传奇二卷，发抒胸臆，以寄其恨 并自题《鹧鸪天 词一首为序，云："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毕沅母张藻为之题诗两首，结末两句，一曰"天公翻样轻才藻，不付男儿付女儿"，一曰"是幻是真都是梦，三生谁证本来身"。王氏才情心事，颇似探春。依西方女性心理学观点，此即所谓"男性气质情结"也。（美）卡伦·霍尔奈《被压制的女性情结》云：此种情结，即"有关女性感到被歧视，她对男性的羡妒，她期望成为男性，抛弃女性身份的一切情感、幻想的情结。"书中凤姐及今世"女强人"，咸有此种情结，第程度各异耳。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连姨娘真也没脸了！"探春回答赵姨一段，先引祖宗规矩，再以袭人作例，三明舅氏身份，四说自己脸面，五劝赵姨安静，六表自己心事，层层说来，面面俱到，语语决烈，句句带刺，理明词达，赵姨"没话答对"矣。一面说，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来。

赵姨娘没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该越发拉扯拉扯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

扯？这也问他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纨在傍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的出来？”李纨忠厚，顾念其母女之情，而失察于探春用心，难怪遭其抢白　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赵姨娘先说两个“我们”，乃指自己与赵国基也。探春针锋相对，以“他们”“你们”驳之，以写其敏感自尊，严守小姐名分　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克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赵姨娘自恃乃探春生身之母，言语渐无忌惮　探春口口“姨娘”，声声“奴才”，避之犹恐不及　赵氏偏欲使其认赵国基为“舅舅”，且责以“拣高枝”，乃触探春大忌也

探春没听完，气的脸白气噎，越发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因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日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番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探春气急矣，索性撕破面皮，逞辞痛驳　其只认王子腾为舅氏，而以赵国基为奴才，于情虽忍，于礼未乖　依遵儒理，因系心有所好，亦缘身份所致也　此段写探春陈辞，疾言正色，锋芒熠熠，爽利之极，声口酷似，与凤姐之俐齿伶牙同而不犯　“知礼”，同程甲、甲辰、梦稿本　庚辰、列藏本作“知理”，较安　蒙戚两本作“知道”，勉强　又，“早急了”，各本全同　苕溪渔隐《痴人说梦·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早急了’作‘早急死了’。”加一“死”字，未见其佳　该处之“急”，义乃恼怒，非着急也　至于上句，范锴所见旧抄本亦作“知礼”，可通　李纨急得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嘴止

住。只见平儿走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没得空儿。"赵姨娘始则哭天抹泪，继则胡搅蛮缠，今见平儿，一大丫头耳，便赶忙"住嘴"，"陪笑让坐"，何不堪如此之甚耶？无怪乎探春鄙视之也。李纨见平儿进来，因问他："来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按上文所云"常例"，并无二十两者　如今请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

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两句反问极妙，皆刺赵姨娘也　上句言赵氏仅怀胎十月，乃平常之事耳，不得居以为傲；下句言赵国基无焦大之劳，无须重赏　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爱怎么添怎么添。"平儿一来时已明白了对半，今听这话越发会意。见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凤姐使平儿此来，本欲讨探春之好，未料反遭其正襟之驳，理正辞严，铁面无私，从此凤姐亦知忌惮矣

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让坐。未及开言，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脸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脸盆；那两个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脸盆中盥沐。盥沐理妆，一生活琐事也，然写来层层面面，一丝不乱，乃作者体察深细故也。上文如疾风骤雨，此则似月洁风清，温柔祷旎，令读者应接不暇，而电光雷声之威犹存　此写探春之尊贵及威德，凛凛然有大将之风，洵英雄之著巾帼者也　平儿之乖巧，亦并现纸上

媳妇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一年的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样没眼色来着？姑娘虽恩宽，我去回了二奶

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唬得那个媳妇忙陪笑说：“我粗心了。”一面说，一面忙退出去。平儿久侍凤姐，熟知仆妇平日作派，今借其口斥责之。

探春一面匀脸，一面向平儿冷笑道：“你迟了一步，没见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竟有脸说‘忘了’，我说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他去找。”平儿笑道：“他有这么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姑娘别信他们。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懒来混。”说着，又向门外说道：“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平儿向门外说，实亦说给赵姨听也。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弊主子，如今主子是姣客⑦，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平儿冷笑道：“你们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得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语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减，头一件，与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平儿何其聪慧，须臾已知探春之意，况早谙凤姐之心，故敢作此语，辞稳理妥，不由众人不敬。并开启下回文字。

话未说完，宝钗、李纨皆笑道：“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无来可添减之事⑧，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气，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

一面说，一面叫进方才那媳妇来问：“环爷和兰哥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妇便回说：“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里月钱之内，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兰哥儿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日起，把这一项蠲了。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说我的话，把这一条务

必免了。”当免则免，毫不犹疑，探春何等干练。先借生身之母开端，虽致赵氏不满，众人究竟无辞。现再以环兰使费开例，正大光明，用心颇深，盖不如此则不足以除宿弊也。姚燮眉批曰：“作者著此一段，见探春才具同于凤姐而人不衔恨者，以其公正也。其用宝钗，为后日持家地步。”平儿笑道：“早就该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来着，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媳妇只得答应着去了。

就有大观园中媳妇捧了饭盒子来。侍书、素云早已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干你的去罢，在这里又忙什么？”平儿笑道：“我原没事，二奶奶打发了我来，一则说话，二则怕这里的人不方便，叫我帮着妹妹们伏侍奶奶、姑娘来了。”探春因问：“宝姑娘的怎么不端来一处吃？”丫鬟们听说，忙出至檐外，命媳妇们去说：“宝姑娘如今在厅上一处吃，叫他们把饭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饭要茶的，连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儿这里站着，叫他叫去。”此语以“高声”说出，乃讥“管家娘子们”也。公然支使平儿，乃形其威，探春有胆力。

平儿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妇们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们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绢子掸台阶的土，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地里歇歇儿罢。”平儿便坐下。又有茶房里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这是极干净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儿罢。”平儿点头笑道：“多谢。”一个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来，也悄悄笑说：“这不是我们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罢。”

平儿遂欠身接了，平儿面前，媳妇职事掸帕，婆子荐褥献茶，何等殷勤，活画出势利小人形神。平儿知机，欠身陪笑，略无骄矜之态，何等淳良随和。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你们太闹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他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娘闹的。”平儿也悄悄的道：“罢了，好奶奶们。‘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娘原有些颠倒，着三不着

两，有了事就都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点儿的，略差，蒙府、戚序本同，甲本及己卯、甲辰、列藏本作“料差”；庚辰、梦稿本原作“料差”，后另笔改“料”为“略”。或以为，“料”乃“略”之误字。此说不妥。料，《广雅·释诂二》：“料，理也。”王念孙疏证：“料者，度之理也。”此处义为照料 《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云：“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蒙府、程乙各本作“略”。亦可通。此可当“偶尔”讲。《敦煌曲子词·抛球乐》云：“无端略入后园看，羞杀亭中数树花。”今之通行本多采“略差”。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说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的[9]。前儿我们还议论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10]！二奶奶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怕他五分儿。你们这会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平儿有细心，有阅历，方能有此切时知势之言 句句有理有据，事凤姐以忠，待众人以诚，故能调停上下，广结善缘

正说着，只见秋纹走来，众媳妇忙赶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歇，里头摆饭呢。等撤下桌子来，再回话去罢。”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儿忙叫：“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子的防护’？”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褥上。

平儿悄问：“回什么？”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平儿道：“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日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直揭探春用心。恰如姚燮所评：“凡欲整顿积弊者，总是从有体面人做起，古来如此者不一而足。”平儿能想及此，亦不愧为凤姐之婢。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

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做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软的做鼻子头。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得众人口声呢。”秋纹听了，伸了伸舌头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一段设秋纹一问，平儿及众仆妇一答，以写探春良苦用心，构思精巧自然

接着，宝钗的饭至，平儿忙进来伏侍。那时赵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依家礼而言，李纨当为主，探春次之，宝钗则为客　此处座次竟相反，以宝钗居主位，探春为辅，李纨则敬陪末座，当依脂批警幻“情榜”而设也　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妇们都悄悄的议论说：“大家省事罢，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都一边悄议，等饭完回事。此时里面惟闻微嗽之声，不闻碗箸之响。一时，只见一个丫头将帘栊高揭，又有两个将桌抬出。茶房内有三个丫鬟，捧着三个沐盆儿，见饭桌已出，三人便进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来，方有侍书、素云、莺儿三个人，每人用茶盘捧了三盏碗茶进去。一时，等他三人出来，侍书命小丫头子：“好生伺候着，我们吃饭来换你们，可又别偷坐着去。”自“此时”至此，纯从廊下众媳妇耳中眼中写出帘内三人吃饭光景，气氛紧张，规矩肃然，以现三艳威仪，行文曲折多变　众媳妇们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

探春气方渐平，因向平儿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的问你奶奶可行可止。”

平儿答应回去。凤姐因问：“为何去这半日？”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原故细细说与他听了。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用四“好”字，连声赞叹，一声惋惜，可见探春所为，恰称凤姐之心　凤姐非不欲除弊，奈积重难返，况怀私心，虽挽威令，遽难施行也　此赞探春，亦有“惺惺相惜”之意　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就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和别的一样看待

么？”凤姐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儿子。将来作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正庶悮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凤姐所论，极洞达世态人情。探春庶出，是其大不幸处，乃自卑之因，亦自尊之源也。王伯沆批曰：“清初风气，嫡庶之分最严，满汉皆相似也。”凤姐实有所见而发。

说着，又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墨守祖宗规矩，不知因时变通，犯之为逆，顺之则败，凤姐所以骑虎难下矣。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克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此言积弊之深及革除之难，关键在于上下众人皆乏危机意识，上好排场，下贪既得利益。凤姐虽具明眼，然有所畏惧，遂成得过且过之势。近人王增宝等《红楼梦与中国经济》将凤姐理家比之为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别有见地。

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们，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钱，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闲闲一语，提动宝黛婚姻，似在未定，然味凤姐语气，似料其事必谐 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银子，若不够，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使费些，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凤姐所虑甚是，合其当家人身份。五十三回写贾蓉尝对庄头乌进孝说，头年省亲连盖大观园，费用浩大；如再省亲，就将精穷。所谓“一两件事”者，当指此类事也。然天下事，岂人所能预料？此又隐示后文，伏一百五回

抄家之事，恰为“平空再生”之变故也。咱们且别虑后事，你且吃了饭，快听他们商议什么。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和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①]，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那里就不服。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借凤姐巧嘴一评黛玉，其形象越发鲜明。语极简便，极生动。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明徐学谟《归有园麈谈》云：“默，懿德也，过默者或藏奸。”凤姐所言，或有微辞也。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脸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撵出去了！此借凤姐之口为众人下一评语，以明其于家务上皆难指望。唯探春可称巾帼丈夫，敢作能为。其评宝钗，尤为妙绝。此可与六十五回末至六十六回首兴儿评众人语对看。一主一仆，眼光各异；一论家事，一评性格，角度有别，然笔法纯出一辙也。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自知独木难支，亦想找一帮手，此亦凤姐精明处。按正礼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一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自认“私心藏奸”，直供不讳；意欲“抽回退步”，已露心灰意败之情，自悔之意。比之协理宁府之“杀伐决断”显然不同。至一百十回贾母丧事，则更心馀力诎矣。此非凤姐秉性改移，乃因贾府之盛衰使之然也。较比《金瓶》等说部，此亦《红楼》写人之高明处。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凤姐身处矛盾纠结、危疑交迫之场，确是“大不容易” 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此即所谓转星换斗、“移祸东吴”矣，凤姐实乃一深心机智之人。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

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论公论私，皆当支持探春所为，凤姐所论极通达事故，可谓老奸巨猾，而不失其正，此所以凤姐可恶亦复可爱也。己卯夹批曰：“阿凤有才处全在择人，收纳膀臂羽翼，并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大才。”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你’呀‘我’的起来了！”清陈宏谋《教女遗规》卷下引唐翼修《人生必读书》云：“子弟幼时，当教之以礼……门内门外，长者问何人，对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长者之前，不可喧嚷致争。”子弟尚如此，何况仆辈。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照应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时平儿尝遭凤姐批颊事，此则写主仆二人关系之亲密。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儿，要掂多少过儿才罢。你看我病的这个样儿，还来怄我呢。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

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特写平儿持半礼，见其行事谨慎得体 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漱口毕，吩咐了丰儿些话，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人已散出。

要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小月：即“坐小月子”的简称。指小产。

② 自特强壮：特，诸本作“恃”。“特”、“恃”形近致讹。

③ 反了：诸本作“犯了”，桐花凤阁批校本“反”描改为“发”。

④ 辅仁论德：甲本、张本、庚辰本"论"作"谕"，意即补救仁爱之不足，宣谕良好之道德。

⑤ 巡海夜叉：担任海上巡逻职守的恶鬼。

⑥ 镇山太岁：担任守卫任务的凶神。

⑦ 姣客：一般指对女婿的爱称，也有用以称呼爱女的，这里即指探春。

⑧ 本无来：诸本作"本来无"。

⑨ 不怕的：王本、张本、庚辰本"不怕"下有"你们"二字，文意明豁。

⑩ 横看：错看。《汉语大词典》"木"部据本书收录此词。梦稿、列藏本作"错看"，庚辰本将"横"旁改为"小"，蒙府、戚序本作"看见"。

⑪ 火坑：甲本、张本、甲辰本作"火炕"，是也。

回　评

此回以探春理家为中心事件，特写治家之难。首叙凤姐中疾，因有纨探钗三艳理事之议。次写仆妇刁难，赵妾羞辱，以状家事之繁难。结之以凤姐赞叹，贾府除弊兴利之希望遂寄托于探春矣，故此回可为探春正传。

此回题旨，乃在赞颂探春之灵敏才志与济世风采。其志也，在修齐治平；其才也，在敢作能为。议事厅上，虽风波迭起，然探春从容不迫，运筹自如，比之凤姐当年协理宁府之一味施威，当更胜一筹。而文之构思，亦稳细周至。欲写探春德才，须令其理家，故设凤姐卧病，探春因得一展其才。若径令其理事，于情于理不合，故使李纨代管，探春与宝钗相辅。然李纨乏才，宝钗罕言，探春遂得主理家政，兴利除弊，一展英才矣。

探春乃此回之中心人物，由吴家妇之险恶，写探春之正大；由赵姨娘之愚蠢，写探春之精明；由李纨之寡断，写探春之果敢；由宝钗之稳重，写探春之凌厉；由平儿之淳厚，写探春之弘毅；由凤姐之怀私，写探春之正直。他如婆子之小心、丫鬟之恭敬，皆在衬托探春之威风凛凛。绿叶婆娑，春花灿烂，此乃《红楼》写人又一格也。

赵姨娘一生行事，目的有二，一为使贾环独占荣府家私，一为争探春母女亲情。前者已化泡影，后者则屡生事端。盖因探春严嫡庶之分，赵姨重血缘之情，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其理其情遂表于世。其事本无是非可言，探春遵宗法之礼而忍情，赵妾念母女之情而昧理，皆其失也；探春一心为公，赵妾执意认亲，皆无可厚非。作者特因深爱探春之高才，深惜其志不得伸，事不

能成，遂曲为之辩也。幸秉笔直书，令读者窥知探春之自尊，实源于其内心因庶出身世而凝结之自卑，亦足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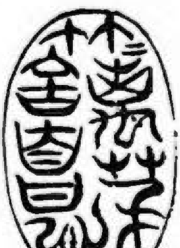
此回行文，贵在造势。先以凤姐卧病，在设势也；次之以仆妇刁难，乃蓄势也。于是赵妾登场，母女折辩，探春一怒，众皆敛息，势饱且满矣。再设秋纹一问，平儿一答，凤姐一叹，就势行文，水到渠成，笔墨酣畅，淋漓尽致。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重在写探春理家，整顿大观。贾府出多人少，弊端丛生，若竟无人救治，理难通而辞难工。然两回写理家之政善，实在写贾府之病笃，情势逆转，其衰败势必难免。（美）浦安迪《红楼梦批语偏全》评谓“此时贾府盛衰之势已过岭下坡”矣。

此回写凤姐虑于支绌，知贾府经济窘迫，日渐萧索。之后，更诸事拮据，此种潜伏征象，愈流露至表面矣。六十二回写黛玉亦忧虑贾府出多人少，“后手不接”；七十二回写凤姐又说日用“出的多，进的少”，林之孝担心“人口太众”、“家道艰难”；八十三回凤姐复抱怨“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湾儿来”。贾府之困顿，主仆上下，人有同感矣。及至贾府被抄，家境愈见支绌。一百六回及一百七回，写贾政查看家产，屡屡慨叹“所入不敷所出”、“寅支卯粮”，悔恨“如今要省俭起来，已是迟了”。贾府之窘况，实亦清王朝社会经济写照。《九朝东华录》载雍正五年上谕云：“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临省。良田土地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此亦理势之所必然也。”乾隆初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八旗屯种疏》亦云：“详查每年经费出入之数，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所入不敷所出，比岁皆然。”小说所叙，与史载何其契合。



維七夕生是以巧名
金閨舊夢空村紡
聲誰假十萬嫁織女
星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吃了饭，伏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一个个都站在窗外听候。“一个个都站”一语，乙本独异　己卯、甲辰、程甲本作“诸内壸近人”，蒙府、戚序、梦稿本无此五字；庚辰本原笔同己卯诸本，后旁改为“园内诸执事人”，复又点去“诸”字。内壸，义为内室　比较各本，乙本所改，尤觉通俗　平儿进入厅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议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园中事故。照应四十七回贾母带王夫人及宝玉姐妹等至赖家花园赴宴事　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说道：“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只想着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又是二两的事。我想咱们一月已有了二两月银，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可不是有同刚才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这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先想及“头油脂粉”，写探春察弊无微不至。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平儿笑道：“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该有分例。每月每处买办买了，令女人们交送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了，没有个我们天天各人拿着钱，找人买这些去的。所以外头买办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给我们。至于姑娘们每月的这二两，原不是为买这些的，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闲，姑娘们偶然要个钱使，省得找人去。这不过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屋里我们的姐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①]，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依平儿所言，此例确

乎"重重叠叠",且予办事者以作弊昧金之机,理宜革除。此事关乎府中小姐利益,凤姐岂敢贸然行事

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了。脱空是没有的,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还得现买。就用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弟兄、儿子买来方才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平儿便笑道:"买办买的是那东西,别人买了好的来,买办的也不依他,又说他使坏心,要夺他的买办。所以他们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李纨不明个中委曲,平儿洞烛其弊,款款道来,切中要害。恰如姚燮眉批所云:"括尽古今一切衙门大家做买办者之通病。"要是姑娘们使了奶妈子们,他们也就不敢说闲话了。"

探春道:"因此我心里不自在,饶费了两起钱,东西又白丢一半。不如竟把买办的这一项每月蠲了为是。此是第一件事。探春胸中早有经纬,特为一诘,因成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十六回明言,大观园周长为三里半,赖家花园虽不及其半,亦不可谓不大,豪奴势派可知矣。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下面多少文字,由此生发。探春道:"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赖家出身微贱,然善为节俭之计,物尽其用,遂致暴富,贵如贾府者亦不得不从而效之矣。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袴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么[②]?"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真是有的?"宝钗道:"朱子都行了虚比浮词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③]?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

之道。'"探春所述姬子语，当系作者虚构。然一段议论，或隐寓雪芹批判假道学之意。据《高宗实录》卷一四六载，乾隆帝尝训诫臣子曰："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指斥一些理学名臣为伪君子。小说与历史适相契合。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李纨笑道："叫人家来了，又不说正事，你们且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此所谓"学问"者，当指朱熹之有关说教也 清陆陇其《松阳议义》卷一云："吾辈今日学问，只是尊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此段写宝钗与探春辩难问学，同有儒风，而两不相犯。宝钗拘泥圣训，不越雷池；探春富有批判精神，敢斥朱子文为"虚比浮词"，令人肃然起敬。

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探春又接说道："咱们这个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来，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一定的人"，与下文"园子里"相对，乃指园外人也。谓其"作践"，谓其"暴殄天物"，厌之甚也。既有许多值钱的东西，任人作践了，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老成本分、能知园圃的，派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致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馀，以补不足，未为不可。"此即回目所谓"兴利"也。探春将兴一事，预想其利凡四，用心深稳，议论明达 姚燮眉批曰："观此一论，知探姑娘胸中熟习世务，即小可以见大矣。"探春苦心孤诣，开源节流，亦合世人治家之道。清张履祥《训子语》云："人生饮食衣裳，以及冠婚丧祭、馈问庆吊，俱不能无资于财 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则问其所来义乎？流则问其所往称乎？抑过与不及乎？"探春整治大观园之四则理由，使之"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即寓此意也。

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便点头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宝钗此言，当是笑语，不宜看死　恰似黛玉十八回咏稻香村诗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亦不必认真　然两相对照，大观园"天上"色彩渐淡，"人间"气息渐浓，则可知矣　李纨道："好主意。果然这么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园子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平儿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平儿所说并非多虑，暗透五十九回之"嗔莺叱燕"。其回护凤姐之言，亦持平之论。

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④？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说你们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说一套话出来，你就有一套话回奉。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们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照应上文说"原故"一段，一丝不走　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们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⑤。你们想想这话，要果真交给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是不敢讲究，天天和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他这远愁近虑，不抗不卑，八字实为平儿一生考语　"抗"通"亢"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抗，段借为亢。"西汉贾谊《过秦论》云："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方苞《书高密单生追述考妣遗事后》云："君生之为学也，深其功识犹患浅，抗其志行犹患卑。""抗"与"卑"对举，语义至明。小说此处惟列藏本作"亢"，其他各本均作"抗"　他们奶奶就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宝钗如见平儿肺腑，所言既委婉赞扬探春之练达及凤姐之周到，亦当面夸誉平儿之言语得体，兼以借题发挥"远愁近虑"，供探春参考，可谓滴水不漏，八面玲珑　王伯沆评曰："平儿心灵，宝钗语妙，作者文笔兼而有之。"

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更生气了。谁知他来了，避猫鼠儿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

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话，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照应上回赵妾辱女事，探春牢骚至此方泄，言恳情切，荡气回肠

李纨等见他说得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劝他：“趁今日清净，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提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平儿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说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儿。我们这里搜剔小利，已经不当。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歪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的是的。岂可不商议了行呢？”平儿笑道：“这么着，我去告诉一声儿。”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道：“我说是白走一躺。这样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探春言辞恳切，平儿语语爽利，皆非嗫嚅作女儿态者。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人。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给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那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竹林点潇湘馆，稻地点稻香村，正对本地风光。

探春才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进园瞧史姑娘去。”上回起首尝叙湘云卧病蘅芜苑，逦迤至此，忽以闲闲一笔照应，文心何等周密　众婆子只得去领大夫。平儿忙说：“单你们，有一百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儿带进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平儿听说，方罢了。

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终，善其辞者嗜其利。”宝钗如此掉书袋，虽亦笑谈，似嫌做作。然其洞知众婆子皆为利来，则颇具预见性　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个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

的，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家的[6]。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玩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耕，也须得他去再细细按时加些植养，岂不更好？”

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苑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息之物。”怡红与潇湘虽近，而与蘅芜苑齐大，此处并举，言微旨远，非泛泛而语也。李纨忙笑道：“蘅芜苑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两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儿？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7]、金银花、藤花，这几色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好些钱。”用侧笔写怡红院几色草花，略作渲染，亦觉情趣饱满，此乃第九次写及怡红院也。

探春笑着点头儿，又道：“只是弄香草没有在行的人。”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编成花篮、葫芦给我玩呢，姑娘倒忘了么？”宝钗笑道：“我才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人都咤异，问道：“这是为何？”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莺儿妈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给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量了。贾府惯例，某妈之姓均为夫姓。焙茗之母是老叶妈，可知焙茗姓叶，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即标其名为“叶焙茗”。黄叶两家交好，映带金玉姻缘。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这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公道，于事又妥当。”宝钗处事慎重，善于避嫌，故力荐叶妈以代莺儿之母。姚燮眉批曰：“宝姑娘绝妙调停，吾服其才，吾畏其狡。”作者使祝妈管竹，盖因“祝”与“竹”同音；田妈管稻，乃因稻生“田”中；叶妈管花木，乃因花木皆伴“叶”而生也。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李纨、平儿都道：“很是。”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

呢。”此虑极是，可见探春深知人性之恶。己卯夹批曰：“这是探春敏智过人处，此讽亦不少。”平儿笑道：“不相干。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直照五十九回“嗔莺叱燕”事，两家和厚未必能保园中安宁。己卯夹批曰：“夹写大观园中多少儿女家常闲景，此亦补前文之不足也。”莺儿既认叶妈做干娘，便同焙茗为干姐弟矣，不亦妙乎？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斟酌出几个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笔圈出。

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边去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馀者任凭你们采取去取利，年终算账。”上文明写筹画理事，本为探钗纨平四人参度斟酌，此则云由探纨二人明示诸仆，分派职役。盖平儿系侍妾，不当预闻；宝钗则有深心，意在避嫌。世故人情，如王伯沆所批云，写来最为“得体”。今之人论此事，以为探春颇具经济头脑，誉其法为大观园之“承包责任制”，似觉有理。有清一代，富家豪族园林中用此法者颇多，非作者异想天开。

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件事，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每常的旧规，人所共知的。如今这园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一则曰“我们兴出这事来”，再则曰“我的新创”，力主不入“他们”之手，探春大有与园外人分庭抗礼之心，“我们”意识何等强烈。大观园果能一切不与园外人相干，庶几可免厄运。奈园非太虚，内外一体，探春所愿者，无非乌托邦而已。

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几样物事，各本有异。胭粉，乙本与己卯、庚辰本同；程甲、王本、张本、金本作“胭脂”。而“香纸”二字，除列藏本作“香红”外，程甲及其他脂本均作“香纸”，今之通行本且多将此二字断作“香”与“纸”两词，似与上文有失照应。唯张本、金本作“香

粉”，与“胭脂”相对，或较妥洽。故王伯沆批谓：“‘纸’字，据上文当作‘粉’”是也。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簸箕、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银子。”此对贾府而言，实如杯水车薪。须知贾赦买一嫣红，即花去五百银子

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所论极为实际，俨如当家心计。姚燮眉批曰：“计园中一年琐费，直抵贫家十馀户之粮　虽然戏说，却也实情　治家能知此种道理，岂不上下咸宜　”虽然还有敷馀，但他们既辛苦了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此即孔子所谓“节用而爱人”之理　清人秦笃辉《平书·人事上》云：“保身之要，莫如寡欲；理财之要，莫如节用　”此之谓也　然也不可太过，要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这么一行，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的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繁盛；就是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搜寻不出几个钱来？凡有些馀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十几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馀无馀，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都在园中照料。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重活计⑧，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真乃纤细毕至，实实周到。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宝钗此议，虽是“至

小"之言，实乃利益均沾之法，可固善政，可免矛盾，可收人心，诚齐家之妙论，即下半回目所谓"小惠全大体"也。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吊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声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们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无故得钱，更都喜欢起来，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粘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吃三注'呢[9]？"

宝钗笑道："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伏七十三回众婆子吃酒赌钱事犯，致惹贾母震怒　宝钗近来每日巡园，谙知其弊，特乘机晓谕　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舍，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一番表白，言辞恳切，使众婆子不敢怨谤也。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吊誉的[10]，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昔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们，这么一所大花园子，都是你们照管着，皆因看的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蹈矩，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反复告诫不可"任意吃酒赌博"，正抉此乃败家之象。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犹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场。你们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的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面，他们如何得来作践呢。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的是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得谨谨慎慎的，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他们筹画些进益了[11]。你们去细细想想这话。"宝钗真善于措词，以此大得人心。恰如姚燮眉批所云："一片晓谕之言，忽而赞叹之，忽而诱掖之，忽而奖励之，忽而警诫之　词令之美，无以复加。"宝钗语中"替他们筹画"云云，程甲本同　诸脂本均作"你们"，是也　苕溪渔隐、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他'作'你'。"

众人都欢喜说："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么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上两段，连用三"欢喜"一语，知众人心悦诚服，愿协力管好园子。明人吕坤《呻吟语》卷五"治道"类云："整顿世界，全要鼓舞天下人心。"治天下如是，治家亦如是。前此凤姐理家，一味施威，是谓"权驭"；而探春理家，则恩威并济，此乃"术驭"也。〇以上完"贤宝钗小惠全大体"题面。此回目，程甲、甲辰本同，"贤"字赞宝钗"贤德"。己卯、庚辰、列藏本作"时"，列藏本后点改为"薛"。此"时"字，当即"随分从时"之义。梦稿、蒙府、戚序本作"识"，赞其有见识；梦稿本后在"识"字旁添一"贤"字，两字并存，何者为佳，似难抉择。除列藏本点改文字平庸外，各本均有道理。细味事理，"时"字当为作者原文。

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忽现甄家消息，伏七十四回其家遭籍没，非吉兆也。并为下文宝玉梦境伏脉，过接自然。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甄家送礼唯有绸缎，似暗写其家职织造事务，或隐射雪芹曹家也。李纨、探春看过，说："用上等封儿赏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贾母。贾母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贾母因说："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封儿赏男人，只怕转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一语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果如贾母意料，男仆才去，女佣踵至，甄府送礼规矩，不同别家。三十一回尝写湘云送绛纹戒指给园中姐妹，先派小子送来几枚，后又亲自带来几个。人情礼往，大方得体，亦见大家风范。

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纪，穿带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谢了坐，等着宝钗坐了[12]，方都坐下。甄家仆妇穿著考究，礼数周到，可知甄府局面之阔大，实不亚于贾府。贾母便问："多早晚进京的？"四人忙起身，回

说：“昨儿进的京，今儿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所以叫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贾母笑问道：“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就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唤进京的。”

贾母问道：“家眷都来了？”四人回说：“老太太和哥儿、两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了。”贾母道：“有人家没有？”四人道：“还没有呢。”贾母笑道：“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都和我们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来说，全亏府上照看。”贾母笑道：“什么‘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们才走的亲密。”写甄府眷属与贾府类似，真假相映。四人笑道：“这是老太太过谦了。”

贾母又问：“你这哥儿也跟着你们老太太？”四人回说：“也跟着老太太呢。”贾母道：“几岁了？”又问：“上学不曾？”四人笑说：“今年十三岁。此时已是红楼十四年，宝玉十四岁　现云甄宝玉“今年十三岁”，可知小一岁，后半部叙述与之合榫　因长的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么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

贾母笑向李纨道：“偏也叫个‘宝玉’。”甄贾宝玉性情相似，名讳相同，从贾母与甄家妇问答中款款叙来，层层逼近，次第秩然。李纨等忙欠身笑道：“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儿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亲友家也倒像曾有一个的。句中“倒像曾”三字，属乙本独出异文。程甲、甲辰本作“倒是曾”，庚辰本作“倒似曾”，己卯、列藏本作“到似曾”，梦稿、蒙府、戚序本作“到像有”。范锴所见旧抄本作“倒像是”，见其《痴人说梦》之《镌石订疑》。文字如此纷乱歧出，而其涵义则一，令人惊诧。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却记不真了。”既云“走的亲密”，又说“却记不真”，似亲似疏，若近若远，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也。贾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孙子。人来！”众媳妇丫头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贾母以

宝玉为荣，听其声口，何等得意。“人来”二字有声，如见其洋洋之色。

众媳妇听了，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围”字神理，画出众星拱月之势，亦见宝玉生长于脂粉堆中。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唬了我们一跳。要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写甄贾宝玉相貌酷似，益增真假之趣，其构思或出自《西游记》真假行者故事。此为下文两宝玉梦中相会作引，程本一百十五回“证同类”亦以此为由头 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也笑问个好。贾母笑道：“比你们的长的如何？”李纨等笑道：“四位妈妈才一说，可知是模样儿相仿了。”贾母笑道：“那有这样巧事？大家子孩子们，再养的娇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齐整，这也没有什么怪处。”甄贾宝玉明为象征，偏以贾母一语释之，乃不欲过分著象征之形迹也。寓象征于写实笔墨之中，浑融深隐，意趣潇洒，乃《红楼》特征也。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来，这位哥儿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贾母忙笑问：“怎么？”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位，只说我们糊涂。慢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

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贾母所谓“正经礼数”，即虚礼排场也，此所以五十四回责佳人而斥才子在此，后四十回写其渐厌黛玉之思想依据亦在此

四人听了，都笑道：“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客，规矩礼数，比大人还有趣，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偏会说，想不到的事

偏会行，所以老爷、太太恨的无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所谓“刁钻古怪”脾气，当指其“爱红”之癖，甄宝玉亦一“情痴”也。

一语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进来，问过安，他四人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贾母便命：“歇歇去罢。”王夫人亲捧过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辞了贾母，便往王夫人处来，说了一会子家务，打发他们回去，以上收结甄府遣人请安一段，为下文二宝玉梦中相见张本 不必细说。

这里，贾母喜得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都一般行景。众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人家，同名的这也很多，祖母溺爱孙子也是常事，不是什么罕事，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心性，自为是那四人承悦贾母之词。后至园中去看湘云病去，湘云因说他：“你放心闹罢，先还‘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了。闹利害了，再打急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个去。”特点甄宝玉居南京，则贾宝玉当居北京矣 南北两京成对，真假宝玉成双 雪芹曹家原住南京，后回北京，此真事也，似乎有所影射 宝玉道：“那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宝玉了？”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13]？”作者祖父有事类似。清初蒋景祁有 临江仙》一阕，题 为曹子清题唐寅美人图》，结句云：“建安才调，今见两相如。”自注：“子清亦名寅，故云。”曹寅与唐寅同名，正如蔺氏与司马“两相如”也。甄贾宝玉同名，故湘云诘之。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也是有的事吗？”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货呢[14]？”白居易 杂感 云：“阳货肆凶暴，仲尼畏于匡 ”即指孔子与阳货同貌。后半部写甄宝玉变成俗物，同贾宝玉貌合神离，已于此处伏根 宝玉笑道：“孔子、阳货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湘云没了话答对，因笑道：“你只会胡搅，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说着，便睡下了。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也似必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睹。以下递入梦境一段，疑疑惑惑，玄而又玄，此即五回太虚幻境对联“真假”

“有无”之精义也。心中闷闷，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园之内。宝玉咤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竟又有这一个园子？”正疑惑间，忽然那边来了几个女孩儿，都是丫鬟。宝玉又咤异道：“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只见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宝玉只当是说他，忙来陪笑说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园？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鬟都笑道：“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他生的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干净”二字，照应宝玉“女清男浊”之论。己卯夹批曰：“在玉卿身上只落了这两个字，亦不奇了。”实则奇甚。

宝玉听了，忙道：“姐姐们这里，也竟还有个宝玉？”丫鬟们忙道：“‘宝玉’二字，我们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年消灾，我们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那里远方来的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不打烂了你的。”又一个丫鬟笑道：“咱们快走罢，别叫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子说了话，把咱们熏臭了。”说着一径去了。直呼其名以延寿，远避“臭小子”以守洁，皆“假”事，今竟成“真”，然梦中之事可谓为“真”乎？真真假假，蝶梦梦蝶，洵《南华》之流亚哉。

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涂毒我，他们如何竟这样的？莫不真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咤异道：“除了怡红院，也竟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那边有几个女儿做针线，或有嬉笑玩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甄家亦有怡红院，甄宝玉亦念多病之“妹妹”，笔墨愈出愈奇。然此“妹妹”对应何人，作者并未明言。据上文宝玉“后至园中去看湘云病去”一语，当指湘云；而姚燮批，则谓似指黛玉。洪秋蕃尤以为，此处宝玉之梦，“即绛芸轩之梦”也，乃写宝玉虽在梦中，“尚殷殷然以妹妹之病为念”。湘云耶，黛玉耶？直写得一片迷离，启人遐思。

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做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大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斯，不理我。

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里去了。”梦中说梦，甄贾互镜，所见所闻竟毫厘不差，味之不免庄生一叹。宝玉是一是二，若离若合，设想之奇，庄生不及。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梦中认真，荒唐至极，玄机窅然，隐括《红楼》一梦。宋人柴元彪《空镜吟》云：“向前试问镜中人，一我何缘有两身？知是傍人知是我，一笑问君谁假真？人在镜中亦一笑，惟我与君同一照。照人照我休照形，照出人心方是明。”此书又名《风月宝鉴》，另设真假两宝玉，及甄士隐与贾雨村等，均可于镜中思量。“嘉庆甲子本”批云：“明明是梦，偏说不是梦，然则世之明明非梦者，实无一不是梦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命名欤。”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宝玉快回来！”

袭人在傍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时宝玉虽醒，神意尚自恍惚，因向门外指说：“才去不远。”袭人笑道：“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用镜中影子一点，知是梦迷，真玉假玉，原为一人。此恰如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引女子赵同曜《咏镜诗》所云：“照人空见影，是我总非真。”一场梦境，如此收煞，极为灵敏。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甄宝玉恰似真身镜影，此点“风月宝鉴”之旨义，与梦境之寓意相映，摇曳生姿，味外生味。〇贾宝玉梦甄宝玉，乃宝玉第四梦也。写得迷离惝恍，似有若无，真假莫辨，奇趣横生。早有丫鬟捧过漱盂茶卤来漱了口。麝月道：宝玉梦醒，榻旁恰为袭人、麝月二婢，亦别有韵味。袭人者，花也，柔情似水；麝月者，镜也，以月为名。二婢本寓水月镜花之意，置诸蝶梦之后，益增妙趣。“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儿屋里不可多有镜子，人小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好，往前去天热困倦，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儿玩来着，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呢？不如明日挪进床来是正经。”以麝月一番话消解梦境之象征意味，重归写实，是作者惯用伎俩。一味象征，必流为空疏，则喋喋无趣矣；一味写实，必流为庸常，亦沉

闷乏味。《红楼》两相绾合，变化腾挪，亦空灵，亦质实，乃说部文辞之最高境界也。姚燮眉批曰："得麝月一说，便将所以然掩饰过去。读者弗为其所欺，为静悟得之"。拉美尝流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马尔克斯之《百年孤独》，然其法似近《聊斋》，非《红楼》一路耳。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八记云："有悦邻女者，梦女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十九世纪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尝云：若君梦入天堂，获鲜花一朵为物证，梦醒而花犹在焉，其事云何？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叹赏不已，称之为"柯勒律治之花"。梦幻与现实贯通，其妙如斯。由是观之，宝玉即"段成式樱桃"，《红楼》即"柯勒律治之花"也。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

不知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脱空：落空，无着落。

② "不自弃"文：宋朱熹训诫子弟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天生一物，必有其用，即如顽石、粪便也不可轻易抛弃，否则，就是"自弃"。见《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二十一《庭训》。

③ 姬子书：与程甲及甲辰本同，其他脂本作"子书"。此当是作者杜撰的书名。

④ 睡睡：甲本、张本、庚辰本作"瞧瞧"，睡睡，与"瞧瞧"形似致误。蒙府、戚序本作"睄睄"。

⑤ 篮管：有误，甲本、张本、庚辰本作"监管"。

⑥ 庄家：即"庄稼"。三十九回亦见此词，乃指农家，种田人；此则指农田作物。家，同"稼"，见《广韵》。明汤显祖《邯郸梦·人梦》："去秋庄家，一亩打七石八斗。"甲辰本作"庄稼"，今通行本径改为"庄稼"。

⑦ 宝相：花名，蔷薇的一种。

⑧ 冰床：一种可在冰上滑行的交通工具，因形如坐床而得名。

⑨ 稳吃三注：旧时赌牌九用语，即轻而易举赢得三方赌注。比喻不费气力就多得钱财。赌牌时在天门、上门、下门三处下注，叫"三注"。

⑩ 沽名吊誉：吊，张本、蒙府本作"钓"，三十六回作"钓名沽誉"，义同。元明戏曲中多通用例。

⑪ 他们：金本、庚辰本作"你们"，文意始合。

⑫ 宝钗坐了：庚辰、戚序本"宝钗"下有一"等"字。

⑬ 蔺相如、司马相如：蔺相如，即战国时赵国的上卿。司马相如，西汉时著名文学家，以辞赋著称于世。

⑭ 阳货：也叫阳虎，春秋时鲁国季孙氏家臣。他曾欺压过匡（在今河南睢县西）

人，孔子因同他相貌相似，过匡时，被匡人围困了好几天。

回 评

此回回目，“贤宝钗”云云，庚辰等脂本“贤”作“时”。己卯夹批曰：“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是随时俯仰，彼则逸才逾蹈也。”即“时”字之所谓也。戚序本回后评曰：“宝钗认的真，用的当，责的专，待的厚，是善知人者，故赠以‘识’字。”故知作者亦尝以“识”字形容宝钗，皆切合其性情，此曰“贤”，似嫌泛泛，然与“敏”适成对照。前者写探春态度威严，“敏智过人”，志在整肃风纪；后者写宝钗立场中庸，“随时俯仰”，意在顾全大体。

此回文字，接叙上回，题旨在写探春、宝钗之才识。此时之贾府，经济困厄，败兆已现。三人理家，除弊之馀，探春兴利，宝钗施惠，理家之事遂告圆满。探春除弊兴利，固念在贾府之兴衰，亦心系大观园之荣枯也。园为女儿国，三人主政，严内外之别，用意颇深。宝钗一番晓谕，则已暗示理家事业之虚妄，而以婆子辈为祸首也。

此回写三人管理大观园，又隐后文园中无限是非。回末结以甄宝玉故事，蝶梦镜影，恍惚迷离，寓真假有无之奥义，隐括全书，兼为下回宝黛情事作引。虽回目失于照应，其意义则远过其他。

此回既写探春之才，亦写宝钗之识，兼写平儿之乖巧，尽态极妍。探春除弊迅捷果敢，兴利持重稳妥，谋虑周延，理家才干，与凤姐相伯仲。宝钗博学多识，善施恩惠，顾及大体，辞令明达，恩威并济，非李纨所能及。若以探春为帅才，宝钗则多智之谋臣也。至若平儿，心慧口巧，左右逢源，用心仁厚，忠诚并至，洵凤姐之心腹，三艳之友朋也。

此回写人之妙，在辞令之美，口吻毕肖，义理透彻，意趣饱满。如探春设兴利之谋，宝钗即以朱子文为根据，正言相嘲；探春则举姬子书以自解，机锋相对，文采斐然。尤其是宝钗晓谕众妪，辞严理彻，语婉义直，洋洋洒洒，颇有排山倒海之势。平儿语则委曲柔丽，大方得体，深切其性情身份。

此回写宝玉梦境之奇幻真切，尤韵味十足。戚序本回前评曰：“叙人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齐谐》莫能载也。”象征写实，熔为一炉；化工画工，并出一手。象征则幽远飘逸，写实

则细腻真切，化近写意，画则工笔，作者确有目送手挥之风致。

此回结理家之事，而由宝玉梦境递入下回宝黛情事，转写两人爱情命运，文情婉转。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行文顺势而下，切合事体情理。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甄家的形景，形景，庚辰本作“形影”，梦稿本原笔同庚辰，后涂改为“形景”，其他脂本及程甲本均作“形景”。或谓“‘形影’是原笔，改‘形景’谬甚”。而某庚辰新校本，则以为“影”乃“景”之误字。实则两字皆不误。据王海根《古代汉语通假字大字典》“日”部：“景，通‘影’。”并引朱起凤《辞通》卷十五云：“‘影’字古作‘景’　《一切经音义》：‘景，葛洪《字苑》加彡作“影”。’是在晋以前有‘景’无‘影’也。”另外，“形影”一词，本书此前亦多用之。或作“迹象”讲，见第九回；或作“情状”讲，见第三十回。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的。甄家居江南，此宅必都中旧居，形景略近荣宁二府。或有“稍盛”者，乃反激七十五回今秋即遭籍没也。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宝玉不信[①]。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一段结甄贾相合事，甄夫人见宝玉，必又有一番感叹存问，当与上回叙甄府众姬见宝玉同，故此略写，乃互文之法也。一百十五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写甄夫人再见宝玉，却似初识，有失照应。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五十五回叙黛玉犯咳嗽旧疾，宝玉此问切合其事，行文周密。富察明义《题红楼梦》其三云：“潇湘别院晚沉沉，闻道多情复病心。悄向花阴寻侍

女，问他曾否泪沾襟。”此处描写似之。紫鹃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二十五回宝玉遭魇魔初愈，黛玉喜而念佛，宝钗笑曰：“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此处宝玉念佛，与前事相对。张新之评曰：“魇魔以黛玉念佛起，此从宝玉念佛起，都是一心自剥。”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以宝玉念佛为新闻，反照结末紫鹃出家，宝玉为僧。宝玉笑道：“所谓‘病急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此从宝玉眼中写紫鹃衣饰，文情闲雅。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说道：“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紫鹃所言，未必皆实情。五十四回黛玉使宝玉就手中饮酒，众目睽睽，略无防嫌之意。然年事渐长，不便动手动脚，亦合情合理。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的房里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在那里刨土种竹，扫竹叶子，顿觉一时魂魄失手[②]，自“因祝妈”至此，各本文字歧出。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作：‘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忙忙走了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其所见旧抄本略同于戚序本，仅“忙忙”前少一“便”字。己卯、梦稿本又近于戚本，“忙忙”作“怔怔”，庚辰、列藏本则作“怔怔的”。庚辰本“笋”作“竹”。乙本文字则略同于程甲、甲辰、蒙府本。由是观之，其所见旧抄本似属戚本系列之版本。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一顿饭的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盖宝玉所虑者，一是黛玉竟有防嫌之心，故心焦意乱，睹竹怀人；二是园中女儿渐长成人，将不得肆意体贴，痴情宝玉何以能堪？因“魂魄失守”，黯然垂泪矣。

偶著雪雁从王夫人屋里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正出神呢。唐人唐彦谦《题虔僧室》云：“水月定中何所谓？也嚬眉黛托腮愁。”此境自雪雁眼中看出，缤纷花树下，寂寞一人，

独坐石上，托腮凝神，诗境耶？画境耶？宋人史达祖《绮罗香》词曰："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不是别人，却是宝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呆病了？"自雪雁心中写宝玉，此郎竟是"残疾"之人，惯犯"呆病"，可怜可悯，思之妙绝。己卯夹批曰："写妍憨女儿之心，何等新巧。"其叙事视角一举两得如此。一边想，一边就走过来，蹲着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宝玉答语，呆甚明甚，妙在自雪雁听来竟莫名所以，而将其发呆、滴泪之由和盘托出，此情此景，恰如张新之所评："憨状如见，妙语如闻，文情都绝。"

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屋里。雪雁误解，正写出平日宝玉屡受黛玉委屈，文情婉曲。黛玉未醒，将人参交给紫鹃。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睡中觉呢，所以等了这半天。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屋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儿送殡去。顺便提赵国基丧事，照应五十五回赵姨娘"争闲气"一事，笔墨错综，针线细密。跟他的小丫头子小吉祥儿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绫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这地方去，恐怕弄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穿。借我的，弄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回姑娘，费多少事，别悮了你老人家出门，不如再转借罢。"雪雁推托不借衣裳，辞巧心灵，不脱小女儿形神。作者欲写雪雁传递宝玉消息，却先以赵姨之事缓脉，文情顿挫，何等从容琐细。

紫鹃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儿，倒也巧。你不借给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去呀，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呢？"雪雁道："这会子就走，只怕此时已去了。"紫鹃点头。雪雁道："只怕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五十二回尝叙及晴雯直叫

"宝玉"名字,放言无忌,有违主仆之礼,致遭坠儿母讥诮。小丫头雪雁,亦直呼"宝玉"其名,尤嫌无礼。吴克岐《犬窝谭红》"正误拾遗"云:"残钞本'宝玉'作'宝二爷'。宜从。"或可参看。〇至此方将宝玉之哭顺口带出,乃以正文当闲文写。陈其泰评曰:"一则事不关心,二则少不知事,最为入情。"紫鹃听了,忙问:"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点出宝玉发呆滴泪之处,再写桃花,暗含葬花,可知其"千思万想"之事,无非"情"之一字也。恰似梦窗《莺啼序》词所谓"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此处之沁芳亭,在怡红院与潇湘馆之间,同埋香冢旁之沁芳闸不是一处。二十三回写宝黛读《西厢》,是在沁芳闸附近,非此处也。然亭与闸俱名"沁芳",自可映带。形而上之,大观园即埋香冢也。

紫鹃听了,忙放下针,又嘱咐雪雁:"好生听叫。要问我,答应我就来。"说着,便出了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了那么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弄出病来还了得!"紫鹃语极关切,可知待宝玉之心实厚。姚燮眉批曰:"只寻常数语,可知紫鹃姑娘于宝玉之心,即可知林姑娘于宝玉之心。"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这里,自己伤起心来了。"宝玉语极呆,意极切,皆缘情极重也。庚辰回目上句曰"试忙玉","忙玉"者,心极忙也,所谓"爱博而心劳",无片刻之闲暇。紫鹃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还走开,这会子怎么又来挨着我坐?"

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头,你们姐儿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进来,照应五十二回之事,可知上文紫鹃所谓背地闲言碎语之"混账行子们",即指赵姨之流也。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不说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五十二回宝玉有"要紧话"要说,才说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便为赵姨所打断,至此方知所欲言者为此。文章

断续如云龙雾雨，细密之极。

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一两燕窝也，宝钗相送出于友谊，宝玉惦念出乎爱情，于琐碎中倍见精神。紫鹃言不及谢，是心有默契之态。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鹃道："在这呢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淡淡一语，自然凑泊，若不经意，实暗藏机心，不知平日斟酌几百次，方有今日一语，乃"试"字之起笔也。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家去？"三字语短促，意惶惑，态机警，极传宝玉之神。己卯夹批曰："这句不成话，细读细嚼，方有无限神情滋味。"紫鹃道："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白话，诸本同，惟列藏本作"说谎"。白话，义为谎话、假话。清人李绿园《歧路灯》第八回云："这做大官的，还如此说白话，无怪乎今日生意难做，动不动都是些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母，无人照看，才接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撒谎了。"紫鹃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重在此句，乃是"试"字之眼。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香人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给亲戚，落的耻笑。先说林家非寒族，黛玉自有归期，以释宝玉之疑也。所以早则明年春，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了。次言黛玉归期大致已定，以激宝玉之情也。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点在那里呢。"末言打点旧物，以坚宝玉之信也。此点"慧紫鹃情辞试莽玉"题面。"莽玉"，同程甲、甲辰、蒙府本。宝玉非莽汉，何尝莽撞或粗莽哉？似欠妥帖。列藏、戚序本作"宝玉"，无法与下联"痴颦"构成偶对，仍不惬意。梦稿本原作"宝玉"，后另笔改为"莽玉"。己卯、庚辰本作"忙玉"，则妙甚。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三以为，此"忙"即三十七回宝钗所谓"无事忙"之"忙"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闲人有忙事'，俗人语也。然唐人已有。韩偓诗云：'画墙暗记移花日，洗瓮先知酿酒期。须信闲人有忙事，且来冲

雨觅渔师。'"宝玉固闲，然于闺中则甚"忙"焉，如游蜂浪蝶，终日张罗。俞氏指出："把贾宝玉唤作'忙玉'，骨子里虽精绝，表面上够怪的。……'忙'字用得这样古怪，显出于原稿，若非作者，谁也想不到这样古怪的用法的。"〇紫鹃久有"试玉"之心，其先言"妹妹"者，以示宝黛兄妹之亲也；再云"我们姑娘"者，乃指黛紫主仆之谊也；后说"林家女儿"者，以表贾林家族之疏也。款款道来，有情有理，滴水不漏，神态自若，真乃不愧"慧"字之誉耳。故王伯沆批曰："一亲一疏，'试'字入微。"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所言，入情入理，不由宝玉不信。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紧要关节处，忽使晴雯找来，紫鹃归去，文势一缓。《红楼》叙情事，极富顿挫纡曲之妙，从不肯一气说尽。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了，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晴雯所见是神情"呆呆的"，面皮"紫胀"，热汗"一头"；袭人所见是眼珠"直直的"，口角流津，事无知觉。描画精细，遣词考究。九十五回写"宝玉疯癫"，情景类此。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要差人去请李嬷嬷来。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天，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掐得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头放身大哭起来。急得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倒枕说③："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此状宝玉病势之凶险。写李妪声唤指掐，宝玉毫无反应，是正笔；写众人忙乱，袭人焦急，李妪嚎啕，是侧笔。情景逼真，神气活现

袭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哭起来了。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伏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话？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袭人言语劈空而来，恼怒、焦急、责怪交集一起，可谓气急败坏矣。下文再从黛玉眼中一画，其心忿急恕之态活现纸上。

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4]，又有泪痕，举止大变，更不免也着了忙，因问："怎么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上文称宝玉为"我们宝玉"，此称紫鹃为"姑奶奶"，酷肖袭人情急之辞。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死了"而称"大半个"，传神之至，有如己卯夹批所云："奇极之语。从急怒娇憨口中描出不成话之话来，方是千古奇文。"连妈妈都说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一席话，连用七"了"字，一气呵成，绝望之情，溢之言表。言者如此，听者何堪！每一"了"字皆似钢针，直戳黛玉之心黛玉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炙胃扇肝的，哑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写袭人急怒绝望，正为写黛玉之反应。写紫鹃试宝玉之心，兼亦写试黛玉之情。"抖肠搜肺"而呕，"炙胃扇肝"而咳，反应何等激烈；视之则"面红发乱、目肿筋浮"，情意何等急切。遣辞新奇典雅，状黛玉之貌极工，传黛玉之神极妙。紫鹃忙上来捶背。

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情急直作此语，心事泄露无遗。王伯沆批曰："与上文宝玉病状两样笔墨，一样痛楚　情到真处，无一毫隔阂如此。"紫鹃说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黛玉道："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此乃知己语，惟黛玉能知宝玉也。紫鹃听说，忙下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鹃，便眼内出火，

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语。"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见，都放下心来。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也。清吴师机《理瀹骈文》云："情欲之感，非药能愈；七情之病，当以情治。"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你赔罪⑤。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原是玩话，而非大故，贾母不再悬心，乃感切落泪矣。然宝黛生死真情，如此"要紧大事"，贾母不察，却作"玩话"看，轻轻一叹，宝黛之爱难卜矣。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聪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吃一两剂药就好了。"惊天动地一番波澜，因贾母之茫然、薛姨之宽慰，复归于一池春水，文情复缓。然贾母等知或不知，历来则有歧义。如陈其泰评云："老太太素日是个老成精细的，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何以竟舍黛玉而聘宝钗耶？"此《红楼》之梦难解之处也，作者有意为之欤？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赖大家的，此作"赖大家的"，乃乙本独有异文　程甲及戚序、甲辰本作"单大家的"；己卯、庚辰本作"单大娘家的"。"单大娘"下复加"家的"二字，不合文理。按诸脂本五十四回，荣府管家中曾出现"单大良"其人，程刻本则皆删削。评者或云，"单大家的"，当系单大良之妻，诸本并见于五十六回。乙本修订者，盖因五十四回既删"单大良"，而"单大娘"仅见于五十六回，后即再不见此人，乃以较为经见且更有体面之"赖大家的"取而代之，似亦宜也。梦稿本此句原阙，后另笔将"正说着"以下十六字，旁加于"都来"二字上，全同乙本　两书版本关系，引人注目　都来瞧哥儿来了。"贾母道："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以此种口气

说林家，绝情至极，真不知视孤外孙女为何物耶？再没人来接他，你只管放心罢。”宝玉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了！”贾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众人：“已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字儿。孩子们，你们听了我这句话罢。”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宝玉不许他人姓林，何等痴呆，何等霸道，俨然另一“呆霸王”。书中小红及婉姻将军皆姓林，自有微旨。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槅子上陈设的一双金西洋自行船[6]，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去，宝玉便掖在被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掖船被中，“死拉”紫鹃不放松，写宝玉呆情宛然，的是顽石根性。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入里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傍。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拿了宝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鹃少不得低了头，王太医也不解何意，紫鹃本当回避，今被宝玉“死拉”住，不得脱身，羞赧无已，故曰“低了头”，太医亦茫然。笔无疏漏，情景逼真。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熔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7]，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别的似轻些。”

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和你背药书呢。”王太医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贾母道：“既这么着，请外头坐，开了方儿。吃好了呢，我另外预备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要耽悮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管躬身，陪笑说：“不敢，不敢。”他原听说“另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戏语，犹说“不敢”。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背诵药书，误听戏语，一段写太医迂阔拘板，贾母亦庄亦谐，文随境变，语面绝倒。

一时，按方煎药，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

鹃，只说："他去了，就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写黛玉关切宝玉之深，"不时"二字点睛。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此句下：'这边事务尽知，自己暗叹。幸喜众人都知宝玉有些呆气，自幼是我二人亲密，如今紫鹃之戏语本是常情，宝玉之痴迷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方接'这晚间宝玉稍安'句。"范锴所见旧抄本文字，与己卯、庚辰、列藏、梦稿、戚序本大略相同，亦有独出异文，如"我二人"诸脂本均作"他二人"。此处乙本文字，则同程甲、甲辰、蒙府本。因起讫均有"这"字，估计属同文脱漏，非有意删节也。这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还遣人来问几次信。李奶妈带宋妈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说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写宝玉梦中哭醒，必得紫鹃屡屡安慰，状似婴孩，笔有馀闲。

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渐次好了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怨意。袭人心安神定，因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位呆爷，'听见风儿就是雨'，往后怎么好。"袭人心重，最喜虑后，此际尤甚。"往后怎么好"一语，隐后文无数风波。暂且按下。

且说此时湘云之症已愈，上文云湘云之病"渐愈"，此处言"已愈"，用字精细。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给他瞧，引的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必得湘云来形容，方合情理；六十三回亦以此事打趣黛玉，是其风趣天性。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说，还不信。无人时，紫鹃在侧，宝玉又拉他的手，前写紫鹃防嫌，正色相劝，令宝玉惆怅无限。今则昼夜侍于宝玉榻侧，执手相谈，是宝玉可遂"意淫"之愿，紫鹃亦在"玉兄处挂号"矣　此回亦可作紫鹃正传看。问道："你为什么唬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玩罢咧，你就认起真来。"宝玉道："你说的有情有理，如何是玩话呢？"紫鹃笑道："那些话，都是我编的。林家真没了人了，总有

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此从紫鹃口中将林家现状一总，必得自黛玉日常闲谈。宝玉闻而信之，读者亦无可置疑。然则，黛玉终不免寄人篱下，命运无从改变矣，味之令人黯然。

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鹃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嘴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睛里还有谁了。”此二“试”也。盖紫鹃关怀黛玉深切，不得不再苦心试之。张新之评曰：“既以反试，又以正逼。鹃之血，黛之泪也。”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定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么疼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宝玉以傻自豪，更以傻许人，傻得可爱。不过是句玩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了？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吗？我疼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⑧]，你又来怄我。”宝玉特意提起砸玉旧事，乃会紫鹃之意，释其“金玉良缘”之疑也。紫鹃不便明言宝钗，仅以宝琴之事旁敲侧击，指桑说槐。宝玉知此时所言必将为黛玉所知，故郑重言之。一面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阵大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宝玉重重心事，一时难以剖白，沉痛决绝，不赌此誓不足以表其心。十九回对袭人亦曾如此说。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

紫鹃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释道：“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才来试你。”明言相试，说出真心，实三“试”也。恰如姚燮眉批所评：“胸中无限踌躇，只两句已和盘托出，紫姑娘真有心人。”宝玉听了，更又咤异，问道：“你又着什么急？”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

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紫鹃仍不肯说破，而以自身之计较设说，冀宝玉会心，明为许诺，用心良苦，何其“慧”也。其设身处地之辞，亦系实情，与鸳鸯、袭人等有所不同，相犯而不犯。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告诉你一句打趸儿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宝玉亦不说破，而心愿和盘托出矣。重言“咱们”，明心誓言，情深义重，心如皎月，誓若三宝。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宝黛心事，自三十二回“诉肺腑”已彼此尽知，而紫鹃不知，故再三试探，及明宝玉心意，乃欲为之“筹画”矣。

忽有人回：“环爷、兰哥儿问候。”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婆子答应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儿里头有两三面镜子，文具，此指梳妆匣子，又称奁具。清李之彤《行厨集》：“梳匣曰文具，又曰奁具。”型制多精致轻巧，古代妇女用以盛放梳妆用品、珠宝、首饰等。《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十娘即有一“描金文具”。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我搁在枕头傍边，睡着好照。明日出门，带着也轻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宝玉索镜，托言“睡着好照”，有“携近玉颜”之意，照应上回镜影蝶梦。王伯沆批曰：“鹃之镜如小菱花，俊媚欲绝，只是影黛耳，故行卧不离。”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

黛玉今日闻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场。淡淡一笔，补宝玉病中黛玉光景。加一“病”字“哭”字，恰如四两拨千钧。今儿紫鹃来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贾母。夜间人静后，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这么病起来。”黛玉不答。此写紫鹃代宝玉“试”黛玉也，妙在黛玉不答，无以为辞，五代魏承班《生查子》词所谓“难话此时心”也。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语婉辞达，直透黛玉心事。“最难

得”一语尤其知心。黛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

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又没个父母兄弟，谁是知疼着热的？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⑩]。此俗语流传甚早，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云：“世间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热、老健、君宠。”后之小说戏曲亦多用之，如明人《三报恩传奇》第六折有诗云：“老健春寒秋后热，半夜残灯天晓月，草头露水板桥霜，水上浮沤山顶雪。”紫鹃借以感叹黛玉身世零丁，时不我待，贾母健康，不易常保，故自身“大事”，当早为之计也。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怜新弃旧、反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要像姑娘这样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没听见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唐女道士鱼玄机《寄邻女》诗有句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潸然泪，花间暗断肠。”此处紫鹃所说，皆黛玉所欲言而不得言者。为之款款进言，层层筹画，无一面不为黛玉想到，亦良苦矣，无怪乎黛玉待其亲如姊妹。亦知黛玉寄居贾府，唯一知己乃宝玉，唯一靠山乃贾母，唯一知心乃紫鹃也。

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说得透辟明亮，亲切柔婉。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什么好处。”说着，竟自己睡了。慧婢紫鹃，左试宝玉，右劝黛玉，费尽心思，此刻毕竟倦矣，故沉沉睡去。而其艺术形象，已大放光彩。清人黄昌麟《红楼二百咏》赞之曰：“大事无成奈若何，侠骨怎肯受风流？忠诚恋主坚如铁，求到须眉得几多？”人性之善，至此凝聚而结晶。

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此乃黛玉第十六次还泪。满腹伤感，无可告语，无处申诉，即对紫鹃，

亦难坦白直言，其苦痛可知矣。张新之评曰："一哭了事，徒以自戕。"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写黛玉心口相违，恰合其性情身份。《西厢记》红娘谓莺莺曰："对别人巧语花言，背地里愁眉泪眼。"情景相同。次日，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视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三十六回黛玉云"明儿是薛姨妈的生日"，时当夏末 此时为暮春，薛姨妈竟有祝寿之举，似前后有失照应。或下文将写"爱语慰痴颦"，此乃因事设之为视角耳。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也只得备了两色针线送去。"只得"二字，写其勉强酬应也，反跌下文"爱语"劝慰一段文字。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戏，请贾母与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至晚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了。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才完结。提及薛蝌，落笔自然，似不经意，实为下文写岫烟婚事作引。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10]，便欲说给薛蟠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儿。"钗荆布裙"写出岫烟身份。薛蟠似泥猪癞狗，岂能配此野鹤闲云？幸薛姨尚有知子之明，作者亦绝不忍唐突岫烟。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儿笑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姑妈有一件事要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贾母忙问："何事？"凤姐儿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的？这是极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说，没有不依的。"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叫了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11]。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又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邢夫人作亲，首重对家"大富"，乃见钱眼开之辈也。贾母十分喜欢，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

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辞。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他夫妇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的说："妙极。"贾母笑道：

"我最爱管闲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总抬了整万银子来，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还得一位主亲才好。"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说着，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尤氏婆媳"一语，同程甲本，其他各脂本均作"贾珍婆媳"。"贾珍"下缀以"婆媳"，与理欠通。或以为"贾珍"后当夺漏"之妻"二字，尚需有版本所依，庶免臆断之嫌疑。贾母告诉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

贾母吩咐道："咱们家的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有两亲家争礼争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费，把他两家的事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命写了请帖，补送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自嘱咐，只得应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还易说。这且不在话下。此回以宝黛婚姻难遂意之事为主，特设薛蝌、邢岫烟婚事成之甚速为宾，衬托宝黛之不幸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儿，正好亲近些呢。"邢夫人方罢。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知遇，大约二人心中皆如意。《红楼》中男女姻缘，多不如意，而独写薛邢二人"一面知遇"，竟"如意"遂心，结为"奇缘"，别具一格　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和宝钗姐妹共处闲谈；又兼湘云是个爱取笑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是女儿，还不是那种佯羞诈鬼、一味轻薄造作之辈。此用全知观点介绍岫烟，笔墨郑重，贫女形象渐次明晰。作者晚景凄凉，"举家食粥酒常赊"，对岫烟型女性当心存敬意　细读此回，不难体会。

宝钗自那日见他起，想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儿分上平常；用"酒糟透了"一语形容邢忠夫妇，比喻生动形象，堪与"傻大舅"邢德全为伯仲。南宋释正觉《冲禅人与翠山出丐求颂 云："因缘成熟袖双手，莫学吾家败酒糟。"邢家之无良，均

反衬岫烟品性高贵。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老实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回观前文，三十二回尝写宝钗代替湘云做针线活，三十七回资助湘云办螃蟹宴，此写其"暗中"接济岫烟，皆写宝钗为人厚道之处也。也不敢叫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闲话之故。如今却是众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有时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此借宝钗之冷眼，将邢忠夫妇之无能、邢夫人之自私、迎春之"老实"、岫烟之"雅重"，一一看出，综述一番。宝钗与岫烟"惺惺相惜"，姑嫂相亲，写出女儿之美德。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家境贫寒，此种苦况，实难应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姐姐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见岫烟衣裳单寒，宝钗即想及凤姐克扣月钱放债，并云"必定"、"又"，可知凤姐放账事，人皆知矣。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的。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道，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丫头、妈妈，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唤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此，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日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12]。"

宝钗听了，愁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的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妈再商议。"

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

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顺笔点染探春之精细，回应上回“敏”字，筋脉贯通　岫烟又问：“姐姐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子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闪着还了得！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做什么恒舒，是鼓楼西大街的。”“鼓楼西大街”是北京地名，位于西城区，元建　沿街多歌台酒馆，并有多家当铺。此处即照应四十八回所写薛家在京城有当铺事。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答言，红了脸，一笑走开。以上三段，写双艳闲谈，描出岫烟之雅重朴素，单寒可怜；宝钗之仁厚热情，善解人忧　笔致灵细，情景闲淡。结末以谐谑收束，文情活泼。

宝钗也就往潇湘馆来。恰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笔致跳脱，引入便捷　宝钗笑道：“妈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妈道：“我这几日忙，总没来瞧瞧宝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两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让宝钗坐下，因向宝钗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妈和大舅母说起，怎么又作一门亲家。”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久有机会作成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已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薛姨语似无意，却恰中黛玉心事。将钗黛花烛之事预为并提，牵动后文情节，令读者一醒

宝钗道：“惟有妈妈说动话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母亲怀里，笑道：“咱们走罢。”黛玉笑道：“你瞧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此言是也。宝钗毕竟是娇小少女，人前老成持重，人后不免现女儿天性。昔日扑蝶，此时撒娇，皆其证也。此亦兼写钗黛关系之亲厚，非四十二回“兰言解疑癖”前情形可比，宝钗当黛玉之面不复一味

矜持矣。薛姨妈将手摩弄着宝钗,向黛玉叹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着了正经事,就有话和他商量;没有了事,幸亏他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

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形容我。”诉肺腑时,黛玉已痛感其母早逝,心事难遂,今触景伤怀,其悲更甚,理固宜然,非黛玉眼浅也。宝钗笑道:“妈妈,你瞧他这轻狂样儿,倒说我撒姣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挲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我常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他们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靠,为人做人配人疼,只说我们看着太太疼你[13],我们也‘洑上水’去了。”薛姨妈语,曲尽贾府人情,语亦亲切和蔼,可知其心之慈,意之厚,宜乎黛玉以母视之也。或谓薛姨言不由衷,心实虚诈,似欠公道。

黛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就是假意疼我。”薛姨妈道:“你不厌我,就认了。”宝钗忙道:“认不得的。”黛玉道:“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给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不是这样。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才放定,也不必提出人来。我说你认不得娘的,细想去。”适才打趣岫烟,此刻打趣黛玉,宝钗善于调谑如此,活泼可爱。其双重性格之持重一面,人所共见;其流丽一面,今始渐现。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

黛玉听了,便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娇憨可掬,其渴望母爱之情状,实极可悯。薛姨妈搂着他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他是和你玩呢。”宝钗笑道:“真个妈妈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妇,岂不比外头寻的好?”黛玉便拢上来要抓他,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

薛姨妈忙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邢姑娘我还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给你兄弟，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门子好亲事。前日我说定了邢姑娘，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一个去了。'谁是玩话[19]，细想来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无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你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给他，岂不四角俱全？"善哉斯言。因宝钗谑语言及婚姻事，次及宝琴，终至宝黛，步步逼近主题。果能如薛姨所言，何其美哉。然事竟不谐，可见造化弄人，酿世间无穷憾事。

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听薛姨之言，黛玉心中不知何等欢喜，何等适意，而佯装恼之，亦女儿应有之娇羞姿态　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所言，正紫鹃筹画所未及者也，故"忙跑来"，贸然相求，欲实其语，其心心念念只在黛玉可知　○纵观周围人等，能撮合宝黛者，当为薛姨。然竟未行，其心有"金玉"之私耶？真实难辨也　薛姨妈笑道："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子去了。"紫鹃飞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后来见了这样，也笑道："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妈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来。行文至紫鹃相请，忽有柳暗花明之势，似将水落石出。孰料竟以薛姨谑语一转，仍归山重水复。文情奇险，作者运笔狡黠之甚。○"都笑起来"句下，己卯、庚辰本作："婆子们因也笑道：'姨太太虽是玩话，却到也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妈道：'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戚序、列藏本稍异，蒙府、甲辰及程甲本无此数句；梦稿本原笔亦有此六十馀字，后乃芟夷。据己卯、庚辰诸本，婆子笑语与上文紫鹃所说，前后相应，乃如王伯沆评所云："据此，是木石之缘，虽婆子们亦以为然也，非鹃一人之私见也。"删之欠妥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篇子？"黛玉瞧了不认得。世事之艰难，非侯门千金如湘云、黛玉所能想象，故不识当票也。地下婆子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好东西！这个乖不是白教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子，忙着折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婆子笑道："真真是位呆姑娘，连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看这个？就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是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呆子呢。"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就如宝玉，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

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这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当铺也有这个么？"众人笑道："这更奇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账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当物过期，不能再赎取，当票便勾账了结，谓之"死号"。清人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五："城中典铺，每铺岁征银二两馀，号赃银，而典物限二年内取赎，过期为死，听其变价，且无问典钱如干，概三分息。"姚燮批云："薛家是开当铺的，故母女皆认得。"此写宝钗为之掩饰，显其机变。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时人来回："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薛姨妈起身去了。照应上文，尤氏乃岫烟婚事主亲者，此来当议过礼之类事也。

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给莺儿，岫烟婢女名"篆儿"，夫婿名"蝌"，似从"蝌蚪成文，炉烟结篆"熟语化出。《红楼》人名多有意关合者。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

黛玉听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不免也要感叹起来了。黛玉与岫烟同为篱下寄寓者，况气质相仿，心志相通，虽居芳园，运蹇命薄，焉能不为之感叹唏嘘。湘云听了，却动了气，说道：“等我问着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着，便要走出去。宝钗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15]？真真好笑。”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去，岂不是好？”湘云好助人，性急躁，确有豪侠气概，乃大观园中之女侠也。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说着，人报：“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听说，忙掩了口，不提此事。

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宝玉不信：不信，庚辰、己卯、戚序本作“方信”，文情相合。

② 魂魄失手：失手，诸本作“失守”，是。

③ 捶床倒枕：倒，通“捣”，张本、庚辰、己卯本即作“捣”。《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有“倒枕捶床”一语。

④ 急恕：诸本作“急怒”。“恕”、“怒”二字形近易误。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恕”描改为“怒”。

⑤ 命你赔罪：甲本、王本、蒙府本作“命他赔罪”。

⑥ 一双：张本、庚辰、戚序本作“一只”。

⑦ 痰迷之症：中医术语，即“痰迷心窍”。指由于痰浊蒙蔽，导致神志不清的一种病症。

⑧ 我疼的：王本、张本作“我病的”，己卯、庚辰、列藏本作“我疯的”，蒙府本作“我疯了”，梦稿本作“我疯疯颠颠的”。

⑨ 老健春寒秋后热：意指老年人的健壮，春天的寒冷，秋后的热天，都不会持续太久。

⑩ 荆钗裙布：以荆枝为钗，以粗布为裙，形容妇女服饰简朴。

⑪ 保山：指保人。

⑫ 盘缠：这里指日常零花钱。

⑬ 太太疼你：庚辰、己卯、戚序本“太太”上有一“老”字，乃指贾母，是。下文紫鹃所云“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同此。

⑭ 谁是玩话：诸本作“虽是玩话”。

⑮ 荆轲、聂政：荆轲，战国时卫人，曾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嬴政，未成，被杀。聂

政，战国时韩人。刺韩相侠累，为严遂报仇。两人旧时都被看作是重义轻生的大侠。

回　评

此回题旨，在写宝黛情痴。三十二回“诉肺腑”，两个引为知己，心相默契。此回“试莽玉”，则宝玉几乎精神崩溃，黛玉几乎肝肠痛断，二人情谊之深，昭然若揭，人皆尽知矣。尤其宝玉，二十九回因“赌气”而砸玉，三十二回因情重而“心迷”，此则因“玩话”而至厥逆，其痴可知，情之极矣。戚序本回后评曰：“写宝玉、黛玉呼吸相关，不在字里行间，全从无字句处，运鬼斧神工之笔，摄魄追魂，令我哭一回，叹一回，浑身都是呆气。”此本回故事之核心情节也。

此回之下半，可分两层：前写岫烟婚事成之甚速，略无窒碍，反衬宝黛好事多磨；后写薛姨妈宽慰黛玉，逆料宝黛之事必成，反激后文“金玉”竟合，而“木石”离散。两事皆情辞试玉之馀绪，一唱两叹，双星捧月。

脂评有云，《红楼》中每一奇女子“各有各传”。此回写宝黛之情，纯由紫鹃身上结撰，故此回亦可视作紫鹃正传。看其始也，因宝玉动手，紫鹃怪其轻浮，戒以避嫌。事既明了，则秘密“筹画”，一则于宝玉前屡设情辞，暗暗试探；一则于黛玉前真心劝言，切切商量。后终于挺身而出，相请于薛姨妈。紫鹃者，黛玉之影也。黛玉有不能形诸言辞者，紫鹃代之，以其善解人意也；有不能形于举止者，紫鹃行之，以其义气自任也。写其聪慧，写其灵气，在在如绘。宝黛之有紫鹃，若崔张之有红娘。两婢同慧，一庄一谐；意深情长，耿耿忠心，则红不及紫也。

此回写岫烟，亦其正文也。岫烟身世寒素，志行雅重，闲淡可亲，隽逸可敬。其婚姻之事，似属合心遂意；然邢家固衰，薛家将败，纵与薛蝌结为连理，终不免“贫贱夫妻百事哀”之叹。况居富贵之乡，已布裙荆钗；处繁华之地，尚典当为生，亦未脱“薄命女儿”之形迹也。

此回文字宾主、正反、虚实，两两结合，文情深厚。全回以表现宝黛深情为主，以叙述薛邢如意为宾；以紫鹃之“慧”为主，以薛姨之“慈”为宾。宾主相辅，文采斑斓。文亦有正反，以宝黛不遂心为正，乃抨击包办婚姻之无理；以岫烟不遂心为反，则为表现大观园内事多缺憾，纵终身之事遂，无奈命薄

之运如影随形。正反相衬，意蕴深醇。文并有虚实，宝玉之痴迷疯癫以实写，黛玉之忧虑焦急以虚写。虚实互文，此详彼略，文情宛转。

此回叙事，有急有缓，顿挫尽致。宝玉之见紫鹃，因其“动手动脚”，被正言拒斥，而未说苏州家去，略作一顿。雪雁回来，见宝玉独坐发呆，置之不言，只述赵姨借衣事，再作一顿。及雪雁顺口说出宝玉发呆光景，紫鹃往看，亦未径说家去，又作一顿。后因说起燕窝事，方诓言家去，情辞试之，致宝玉痰迷，点明题意。写来由浅入深，文有层次，顿挫入妙。

因试玉一事，画出雪雁之娇憨，袭人之尽心，贾母之粗心，薛姨妈之慈和；因岫烟一事，画出宝钗之仁厚，邢夫人之薄情，迎春之老实，探春之精细，湘云之豪侠及黛玉之昧于世事，群像灿烂，作者笔巨如椽。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话说他三人因见探春等进来，忙将此话掩住不提。探春等问候过，大家说笑了一回方散。

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①]，陈其泰评曰："上回并未叙及老太妃事"。"上回"，庚辰本作"上文"，并于五十五回开卷有"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一段文字，诸本皆无，故评者多以为系"作者漏笔"。而俞平伯以为《红楼》之未完，盖缘作者迟于收束。此处所薨之老太妃，原设计当为元春，则自此回结裹全书，至一百十回庶几从容终篇。然据脂批，《红楼》百十回全文实已完稿，唯须整理润饰耳。特因"被借阅者迷失"部分章节，遂致后半部失传耳，似无须怀疑作者收束全书之功力。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贾母婆媳祖孙等俱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已后方回。在大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明陵地处京师西北之昌平，来往近便。此处当系暗写清陵，盖无论东陵、西陵，均路途遥远，故往返需"十来日之功"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写出皇家势派。庚辰夹批云："真细之至，不独写侯府得理，亦且将皇宫赫赫写得令人不敢坐阅。"宁府贾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两府无人，因此大家计议，家中无主，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协理宁荣两处事件。

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只得也挪进园来。此时宝钗处有湘云、香菱；李纨处目今李婶母虽去，然有时来往，三五日不定，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处有岫烟；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

姨娘与贾环嘈聒，甚不方便；惜春处房屋狭小，因此薛姨妈都难住。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黛玉，自己素性也最怜爱他，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已后便亦如宝钗之称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自四十五回“互剖金兰语”后，黛之与钗，至诚相待，并兼及其家人。四十九回写黛玉昵称宝钗之妹宝琴为“妹妹”；上回写薛姨探视黛玉，黛愿认其为母；至此回，薛姨住潇湘馆，黛随钗叫薛为“妈”，直呼钗为“姐姐”，俨然同胞姊妹矣。从此“双峰并峙”，诚一时之盛也。

贾母见如此，也十分喜悦放心。薛姨妈只不过照管他姊妹，禁约的丫鬟辈，一应家中大小事务也不肯多口。尤氏虽天天过来，也不过应名点卯，不肯乱作威福。尤氏一向做派。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尤氏者，以其人为尤物也。自贾媪、邢王二夫人以及李纨、秦氏，无不叙其所自出，独于尤氏略之。岂以齐大非偶，尤氏之微贱，宁可阙如与？”尤氏生性谦恭，或因出身“微贱”，心底自卑，故“不敢乱作威福”也。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还要照管贾母、王夫人的下处一应所需饮馔铺设之物，所以也甚操劳。

当下荣宁两处主人既如此不暇，并两处执事人等，或有跟随着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务的，又有先踩踏下处的，也都各各忙乱。因此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也都偷安，或乘隙结党，和权暂执事者窃弄威福。荣府只留得赖大并几个管家照管外务。这赖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觉不顺手。且他们无知，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也难备述。主子内顾不暇，下人乘机生事，写出大家庭通病。近为园内多事作引，远为抄家前后奴仆桀骜伏脉。

又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发，尤氏等便议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据上文云，太妃薨，“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此即遣发优伶之故也，并引启下文。又说：“这些人原是买的，如今虽不学唱，尽可留着使唤，只令其教习们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说：

"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无能，卖了做这事，妆丑弄鬼的几年。如今有这机会，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各自去罢。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咱们如今损阴坏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使唤，大了配了我们家里小厮们了。"王夫人素厌优伶，看七十七回逐芳官等可知。此际不愿收留，固因祖制，亦缘嫉柳厌花之心也。尤氏道："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叫他父母来亲自领回去，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亲人来，只怕有混账人冒名领出去，又转卖了，岂不辜负了这恩典？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借尤氏此议，收拾十二优伶，笔墨周到。女伶命薄，甚于奴婢，可于王夫人与尤氏言谈中窥知一二。王夫人笑道："这话妥当。"

尤氏等遣人告诉了凤姐儿，一面说与总理房中，每教习给银八两，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应物件，查清记册收明，派人上夜。十七回写梨香院曾作戏班教习女戏用，此次女伶被遣，则空闲矣。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当面细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姊妹为事，这一去还被他卖了；也有说父母已亡，或被伯叔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十二女伶大多宁愿为婢，不愿还家，多因无家可归、无枝可栖也，阅之恻然。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将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单等他亲父母来领。十二女伶已去其四：小旦药官早逝，小旦龄官、小生宝官、正旦玉官还家。其中龄官后来竟无着落。回顾前文，十八回写其得元妃赏赐，何等荣光；三十回写其涕泣画蔷，三十六回写其唐突宝玉，而眷恋贾蔷，何等痴情。文章亦在在生色，节节灵动。及至此回，遣发诸伶，众人皆指名提着，独龄官不知究竟。姚燮、洪秋蕃评，谓其当在遣回之列。依书中所写，因其与贾蔷有情，其后文，或在雪芹佚稿中，今之后四十回无照应。陈其泰批尝悬拟蔷龄一段情事纲要，以补作者之"疏漏"。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

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文官乃十二女伶之首，况五十四回贾母于元宵夜宴亲传扮戏，颇受赏识，宜乎为贾母收留。将正旦芳官指给了宝玉，宝玉为书

中正生，自应得正旦相配，故得芳官。况芳官姓花，暗喻群芳，归之宝玉，寓千红万紫归其统领之意。小旦蕊官送了宝钗，宝钗乃书中正旦，理宜得小旦相伴，故得蕊官。况"蕊"者花之心也，乃牡丹之重要特征，如李义山《洛阳牡丹为春雨所败歌》诗有云："无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帏。"此亦兼喻宝钗为群芳之核心也。小生藕官指给了黛玉，黛玉亦书中正旦，自应得小生相配，故得藕官。黛玉乃芙蓉，其草本者为莲，"藕"则莲之实也，洁白通灵，出污泥而不染，恰喻黛玉性情身份。大花面葵官送了湘云，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湘云、宝琴各得葵官、豆官，正照二人于书中之本身角色为大小花面，诙谐机警，惯会"妆丑弄鬼"者也。老外艾官指给了探春，老外喻客，书以钗黛为主，探春为宾，自号蕉下客，故得艾官，不过涉笔为趣耳。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尤氏年长，举止老成，状如老旦，故得茄官。〇写众人得女伶，贾母是"留下"，宝黛探是"指给"，钗湘琴是"送"，尤氏是"讨"，各尽情理，文情不板。当下各得其所，就如那倦鸟出笼，每日园中游戏。众人皆知他们不能针黹，不惯使用，皆不大责备。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愁将来无应时之技，亦将本技丢开，便学起针黹纺绩女工诸务。此"一二个知事的"，殆指文官、茄官。七十七回芳官等遭逐，文茄二官居园外，幸免于难。〇以上补叙贾母等入朝随祭、分派女伶一段过脉文字，结束梨香院戏班事，亦为后文"家反作乱"埋根耳。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午饭，略歇片刻，复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可巧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是比丘尼焚修，房舍极多极净。东西二院，荣府便赁了东院，北静王府便赁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晏息，见贾母等在东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应。此写贾母等入朝随祭，与北静王妃赁住一处，一以映对十四回可卿治丧、北静王亲临路祭一事，一则埋根百五回宁府查抄、北静王关切之情。乃知小说所写，不独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荣损与共；而与北静王府，亦"同难同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外面诸事不消细述。

且说大观园内，因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又送灵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多在园内游玩。更又将梨香院内伏侍的众婆子

一概撤回，并散在园内听使，更觉园内人多了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众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争；如今散了学，大家趁了愿，也有丢开手的，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的，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来厮侵。大观园内人渐多，鱼龙混杂，婆子与女伶积怨未了，又添新仇，伏下文许多风波。

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祭柩烧纸"一语，各本皆同，唯戚序本作"上坟"，梦稿本原同戚序本，后另笔改为"祭柩烧纸"。到坟前祭奠死者，谓之"上坟"，见清顾禄《清嘉录》卷三。贾府祖茔在南方，而寄灵于家庙，故去铁槛寺烧纸祭奠也。宁府贾蓉也同族中人各处祭祀前往[2]。因宝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饭后发倦，袭人因说："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的撂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

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走出院来。拄杖靸鞋，的是病后闲散行状。己卯夹批云："画出病势。"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写出清明花事忙碌景象。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云："清明，则秋千节也……窖中花树尽出，园圃、台榭、药栏等项，咸此月修饰。"小说所写，何其生动。湘云、香菱、宝琴与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宝玉病后初逛，园内春景色色新鲜，故特从宝玉视角画出一幅春园即事图，文情自然。宝玉也慢慢行来。湘云见了他来，忙笑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众人都笑起来。湘云善戏谑，确似戏曲中之大花面，照应上回宝玉病中形景。宝玉红了脸，也笑道："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儿。"湘云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样，原招笑儿，反说起人来。"说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湘云因说："这里有风，石头上又冷，坐坐去罢。"

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明人佚

名编 京本通俗小说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云:“杏花遇雨,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敦敏 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云:“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雪芹对杏花,似有特殊兴趣 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写春景典雅流丽,景色如画。有如宋人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境。明李日华曲亦有“残红水上飘,青杏枝头小”之叹,仿佛苏词。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③]。”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叹息。望杏花结子,感物怀人,忆及女大当嫁,红颜易老,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令宝玉“艳恨秾愁”,愀然不乐者也 然多情人往往如此,尚在人意料中,此为第一层。正想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叶,故也乱啼。见雀鸟飞鸣,触发“呆性”,以心度雀,不胜感慨 清袁枚 续诗品》曰:“鸟啼花落,皆与神通。”此惟深于情者方能体味,是为第二层也 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④],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一片非想,顿入幻境,恍如庄蝶,物我两忘,觉悟人生 陈其泰评谓:“推到情之尽处,又复生情 幻妙绝伦,索解人不得。”此则第三层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上一段写宝玉伤春意绪,由睹杏子雀飞、而怀怜岫烟、而起感时伤生之思,移情于景,境随人生,颇具诗心哲理 文情亦低徊凄婉,精微深细 此日乃清明日,明年今日,将物是人非,此乃预为悲悼也 己卯批云:“近之淫书,满纸伤春,究竟不知伤春原委 看他并不提伤春字样,却艳恨秾愁,香流满纸矣。”

正自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宝玉吃了一惊,又听外边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奶奶们去,仔细你的肉!”宝玉听了,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内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给谁烧纸?快别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名姓儿,外头去

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此回以女优之事为中心，自芳官等分派各房后，忽转写宝玉策杖逛园，似离题渐远　此不过作者欲以安妥宝玉视角耳　今雀儿一飞、火光突现、藕官登场、仍归正文　笔墨纡曲，从容之极

藕官见了宝玉，只不做一声，宝玉数问不答。忽见一个婆子恶狠狠的走来拉藕官，口内说道：“我已经回了奶奶们，奶奶们气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终是孩气，怕去受辱没脸，便不肯去。婆子道：据下回春燕所言，此婆子姓夏，乃春燕之姨妈，何婆子之姊妹，惯能惹事生非。妙在不出婆子之姓，宝玉不识故也　“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馀了，如今还比得你们在外头乱闹呢，这是尺寸地方儿。”指着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了这里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婆子放肆，声口如闻　己卯本批云：“如何，必是含怨之人　又拉上宝玉，画出小人得意来”狐假虎威者，往往如此

宝玉忙道：“他并没烧纸，原是林姑娘叫他烧那烂字纸，你没看真，反错告了他。”虽是宝玉巧设诓语，却补出潇湘馆日常烧烂纸琐事。藕官正没了主意，见了宝玉，更自添了畏惧。忽听他反替遮掩，心内转忧成喜，也便硬着口说道：“很看真是纸钱子么？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的字纸。”藕官亦善观色察言，反应迅捷，娇娜可爱。那婆子便湾腰向纸灰中拣出不曾化尽的遗纸在手内，说道：“你还嘴硬？有证又有凭，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

宝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开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实告诉你，我这夜做了个梦[5]，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钱，“白钱”者，即上文所说“纸钱”也　以大张白纸裁割而成，圆形方孔，状如铜钱　旧俗，敬神焚“黄表”，即黄纸；祭鬼焚纸钱，即白纸　明人朱阳仲《寒食行》云：“香毂辚辚拜扫归，日暮风吹纸钱白”宝玉梦花神要钱，当用黄表，盖因藕官所焚为纸钱，乃诓语混言　婆子莫知，敛手而退矣　〇此继二十七回、四十三回之后，第三次写及花神也，总为后文作引　不可叫本房人烧，另叫生人替烧，我的病就好的快了。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的烦他来替我烧了，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又看见了。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还要告他去？宝玉一谎不成，情急之下以杏花神再设一谎，乃因适才曾见杏子满枝也，极合心理学原理　体

贴深细，意到语工，书中此类妙笔极多。藕官，你只管见他们去，就依着这话说。”

藕官听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说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这人岂不完了？”宝玉道：“你也不许再回，我便不说。”为回护藕官，宝玉不惜耍赖，以势压制婆子，不愧护花使者。婆子辈于是怨气日增，可想而知 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原叫我带他。只好说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宝玉点头应允，婆子自去。

这里宝玉细问藕官：“为谁烧纸？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宝玉确是众女儿“自己一流人物”，特点此句，是宝玉颊上一毫。况再难隐瞒，便含泪说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合宝姑娘的蕊官，并没第三个人知道。可知芳藕蕊三官关系极亲密，恰是宝钗黛三人之婢，意味深长。今日忽然被你撞见，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再对一人言讲。”藕官乃一伶人也，而对宝二爷称“你”称“我”，忘形无礼，一派天真，宝玉优容不苛，与三十六回宝玉在梨香院遭龄官白眼，异曲同工 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怏怏而去。藕官语极酸楚含蓄，启人疑窦 作者叙事闪闪烁烁，曲折诱人

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只得踱到潇湘馆。瞧黛玉越发瘦得可怜，问起来，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此写黛玉第十七次还泪也 姚燮眉批曰：“情至矣，真有难乎为情者”些微谈了一谈，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宝玉只得回来。两玉对面，各怜消瘦，语寡泪多，倍添凄切 “些微”一语，尤笔轻意醇，心有灵犀，悠然情深，淡而有致，颇堪玩味 唐人刘禹锡 视刀环歌 云：“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 ”张新之评曰：“病后初次见面，用数语淡淡叙过，而坚深刻至，都在个里，乃神品也 ”三十四回情定后，宝黛相晤，怜我怜卿，无复口角，情至深而语至淡，多如是也 戚序本三十二回有一回前批云：“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绝，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 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影水无波 ’”诉肺腑后，如汤诗所云，宝黛爱情确已进入一“无影无波”境界矣。因惦记着要问芳官原委，偏有湘云、香菱来

了，四十八回已叙明香菱搬入蘅芜苑，本回开端点出湘云亦住宝钗处。是则，湘云、香菱同来怡红院，乃顺理成章，实难看出此系作者"特写"，而关系原稿佚文情节。正和袭人、芳官一处说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盘诘，只得奈着。

一时，芳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才叫芳官洗。据下回所述，芳官干娘是何婆子，其亲女儿是春燕　此皆自宝玉眼中看出之光景，故不详其名。另据庚辰等脂本下回春燕语，此处何婆"亲女儿"洗头，乃指春燕之妹小鸠儿。何姓谐音"荷"，女儿则名燕、名鸠，均合春夏景象。芳官见了这样，便说他偏心："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此写芳官心性高傲，口角锋芒，不甘任人欺凌，恰合优伶身份　他干娘羞恼变成怒，便骂他："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的，入了这一行，都学坏了。这一点子小崽子，也挑幺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是的。"何婆子态度刁蛮，语极鄙俚，与其姊夏婆子是一对老厌物　宝玉本极厌此辈，闻此言，何能忍受？观下文可知。娘儿两个吵起来。

袭人忙打发人去说："少乱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都不说了。"晴雯因说："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过是会两出戏，倒像杀了贼王、擒过反叛来的。"晴雯口角锋利，责芳官不过性急逞词耳，实则心向芳官　"不知狂的什么"云云，乃反讽何婆子也。袭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袭人态度中庸，所论尚属公允，不似晴雯招嫉惹怨。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6]。'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宝玉明显偏袒芳官，乃念其"失亲少眷"，身世可怜，况为清纯少女，亦深厌何婆子故也　以"物不平则鸣"许芳官，尤见其平等意识之强烈。己卯夹批曰："自来经语未遭如是用也"又向袭人说："他到底一月多少钱？已后不如你收过来照管他，岂不省事些。"袭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的招人家骂去。"袭人所谓"招骂"云云，乃指五十五回赵姨娘因其得赏银四十两葬母而羞辱探春之事，非泛泛世故之谈也。前后呼应周密，文心细如秋毫　说着，便起身到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

鸡蛋、王伯沆批云："鸡蛋白用以擦面能润肤。《奁史》中物品。"香皂、头绳之类，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罢，别吵了。"

他干娘越发羞愧，便说芳官："没良心，只说我克扣你的钱！"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芳官越发哭了。宝玉便走出来，袭人忙劝："做什么？我去说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你这么大年纪，太不懂事。你不给他好好的洗，我们才给他东西，你自己不臊，还有脸打他！他要是还在学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可见晴雯与宝玉同心，心实左袒芳官．"我们"意识极强 晴雯如此斥责婆子，必结怨于此辈．宜乎不久遭谗，终遭驱逐。那婆子便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此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句化出，何婆真善夺理强辞 他排揎我，我就打得。"

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问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此从内帏规矩说。就是你的亲女儿，既经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骂；此从主奴名分说。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可以打得骂得，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起闲事来了？都这样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此从大小丫头地位说。你见前日坠儿的妈来吵，你如今也跟着他学。照应五十二回"虾须镯"事件，引坠儿妈作证，教训何婆要识规矩体统。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闲，所以我也没有去回。等两日咱们去痛回一回，大家把这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呢。况且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也不敢说话，你反打的人狼号鬼哭的。此乃以老太太之威、宝玉之病"震吓"之。上头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珠子里就没了人了，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也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此则直说因主子不在家，"你们就无法无天"，抉出要害，婆子无词可辩矣。麝月口角之尖俏，已于五十二回训斥坠儿之母时领教。今再闻之，益见其利。滔滔不绝，层层逼近，有威有势，有理有节，婆子辈岂能不望风披靡。其声口迥不与袭人、晴雯相犯。姚燮眉批曰："麝月之言整顿规矩，亦通畅，亦切实，亦犀利，其口才真能冠怡红诸婢者 袭人之柔钝，晴雯之刚莽，均不及也。"

宝玉恨的拿拄杖打着门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肠是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们。地久天长，如何是好？"宝玉恨声如闻 "铁心石肠"，的是自私刻薄之婆子定评，反衬宝玉待女儿是水样柔肠 "天长地久"云云，显露出宝玉之忧虑，伏大观园终因婆子媳妇辈造祸而倾废 晴雯道："什么'如何是好'！都撵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晴雯语极恣肆，口无遮拦，结怨愈深，反跌七十七回自己竟被"撵出去"，世事诡谲，反覆如云 那婆子羞愧难当，一言不发。只见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从宝玉眼中看芳官衣饰容貌，"红"袄"绿"裤"乌"发，俏丽极矣，竟为"泪人"，益发楚楚可怜 "敞着裤腿"画出芳官身份 已卯夹批曰："四字奇想，写得纸上跳出一个女优来"六十三回写群芳夜宴时芳官亦如此"散着裤脚" 麝月笑道："把个莺莺小姐弄成才拷打的红娘了。六十三回众人又称芳官与宝玉"倒像一对双生弟兄"，另具一番风采 或红娘，或弟兄，女耶男耶，为芳官出力一写，光芒四射，如见其人 这会子又不妆扮了，还是这么着？"晴雯因走过去，拉着，替他洗净了发，用手巾拧的干松松的，挽了一个慵妆髻，命他穿了衣裳，过这边来。芳官"慵妆髻"当指一种蓬松发髻，特点是偏垂一边 或由汉成帝妃赵合德所谓"新髻"想象而来 汉伶玄 飞燕外传 载云："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为卷发，号新髻"后或称"慵来" 唐罗虬 比红儿 诗之四十七云："轻梳小髻号慵来，巧中君心不用媒"此写芳官沐发后清新娇俏之态，深惬宝玉之心，兼写晴雯之手巧 、

接着内厨房的婆子来问："晚饭有了，可送不送？"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袭人笑道："方才胡吵了一阵，也没留心听听几下钟了。"晴雯道："这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白发微 贾府之西洋用具 云："吾人以'又得去'一语，看出贾府修拾时钟，必已非一次 而当日既有善于修拾钟表之手工艺，可见社会上必已风行，决不仅贾府一家所有可以断言"是知当日西洋玩器技巧业已风行于世 说着，拿过表来瞧了一瞧，说道："再略等半钟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头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气来，芳官也该打两下儿，昨日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钟为芳官弄坏，写其憨跳顽皮，甚于晴雯，众人既爱且恨，宝玉独无一语相责，极传怡红院之神 行文亦

闲中点缀、随笔生趣、甚有情致

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现成。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这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道："好汤！"好汤，同梦稿、甲辰、程甲诸本 汤，当读 tàng，音烫 现行以脂本为底本之新校本，多径作"烫"，并以为作"汤"者误。其实不误 汤，亦有肌肤为火或热水灼痛之义 集韵·宕韵 ："汤，热水灼也 "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作豉法 云："若热汤人手者，即为失节伤热矣 "烫，乃后起字 戚序本即作"好烫"，庚辰本作"好盪"，盪亦用同"烫" 乙本三十五回曾有六例，皆写作"烫"两字混用，不必强辨正讹。众人都笑道："菩萨，能几日没见荤腥儿？就馋的这个样儿。"一面说，一面端起来，轻轻用口吹着。因上文是"众人都笑道"，主词含糊，故此处吹汤人亦不明 张新之批云："是谁吹？"其后且猜吹汤人是晴雯。查各本，乙本"众人都笑道"同程甲、甲辰、蒙府本，其馀己卯、庚辰、列藏、梦稿、戚序本均作"袭人笑道"，则无惑矣 教芳官吹汤者不是晴雯，而是袭人。因见芳官在侧，便递给芳官道："你也学些伏侍，别一味傻玩傻睡。嘴儿轻着些，别吹上唾沫星儿。"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芳官得吹汤之职，可见其地位略同于晴雯、麝月等大丫头，王伯沆批曰："二十四回中，十分俏丽甜净之小红，尚不配递茶递水；而芳官居然可以吹汤，其美过小红可知矣 "小红非不美，唯不见容于大丫头耳，芳官之惹人喜爱可知

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他不老成，看打了碗，等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槅儿来了？""里槅儿"者，即上文所谓"尺寸地方儿"也 何婆子真太不自量，煞风景之极 四十一回刘老老浊气熏屋，此际何婆子妄想吹汤，皆反衬宝玉雅好女儿清洁之气也 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他。"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他不出去，说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

他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拿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气，只得忍耐下去了。何婆子"又恨又气"，权且忍耐，隐后文屡起事端

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你尝尝，好了没有？"芳官当是玩话，只是笑着看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便喝一口。芳官见如此，他便尝了一口，说："好了。"递给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算了。平常一汤，既经女儿吹过尝过，便觉融情入味，宜口餍心，故有三十五回玉钏尝羹，复有此日芳官吹汤尝汤也　汤既有味，文亦增趣。众人便收出去。小丫头捧沐盆，漱盥毕，袭人等去吃饭。宝玉使个眼色给芳官，芳官本来伶俐，又学了几年戏，何事不知？照应上文藕官所云"背人悄悄问芳官就知道了"句，徐徐递入下半回　芳官聪慧可人　便妆肚子疼，不吃饭了。袭人道："既不吃，在屋里做伴儿。把粥留下，你饿了再吃。"说着去了。

宝玉将方才见藕官，如何谎言护庇，如何藕官叫我问你，细细的告诉一遍。又问："他祭的到底是谁？"芳官听了，眼圈儿一红，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宝玉忙问："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药官儿。"优伶"药官"一名，各本有异　"药"字本指一种香草　屈原 九歌·湘夫人 云："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王逸注："药，白芷也 "后此"药"字成"藥"字之俗写，今作简化字，其实并非一字也　己卯、庚辰、列藏本作"菂官"，其馀各本均作"药官"，亚东本则作"藥官"。按"菂"指莲子，如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绿房紫菂，窋咤垂珠 "明魏学濂《阮郎归》："去年抛菂种池塘，今年坠粉香 "可见小旦名"菂官"，小生名"藕官"，恰好为一对，当是作者原文。因"菂"字生僻，形讹为"药"，又义讹为"藥"。俞平伯 读红楼梦随笔》二十四据此指出："始而传讹，继而妄改，自己以为合理，殊不知越来越错。"校订古书，须极谨慎　宝玉道："他们两个也算朋友，也是应当的。"芳官道："那里又是什么朋友哩？那都是傻想头，他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妆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妆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藕药二官如此有情，不似优伶。清人缪艮辑《文章游戏》二编卷一引汤春生《集杭州俗语诗》云：

“先学无情后学戏。”法国狄德罗有类似理论，钱锺书《读拉奥孔》尝加分析。据此，身为优伶，藕药二官不能“无情”，正显其纯真。中有同性恋因素，犹其馀事也。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也是那样，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他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藕官挚爱药官，超越生死与性格，亦一情种也，照应回目所谓“假凤泣虚凰”。其说“情分”句，既情深意切，又清朗通达。姚燮眉批曰：“藕官、药官心绵爱结，死犹惓惓，知大观园乃情园也。”深得作者之心。藕官烧纸泣涕根由，至此方明，文极从容。

宝玉听了这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说，我有一句话嘱咐你，须得你告诉他，已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论日期时常焚香，随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此即回目所谓“真情揆痴理”也。宝玉用情，重在“虔诚”二字，所谓心香一瓣，胜过无数虚礼。前祭金钏，后祭晴雯，皆践其情之“真”也。宝玉以此理劝导女儿，不愧“情种”之领袖。已后快叫他不可再烧纸了。”芳官听了，便答应着。一时吃过粥，有人回说：“老太太回来了。”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薨：古代诸侯之死称“薨”。皇妃及三品以上官员之死也称薨。

② 各处祭祀：庚辰、己卯本作“各办祭祀”。

③ 绿叶成阴子满枝：见唐代杜牧的《叹花》诗。比喻少女已经嫁人，并生儿育女。

④ 公冶长：孔子弟子，鲁国（一说齐国）人。传说他精通鸟语。

⑤ 这夜：诸本作“昨夜”。“这”、“昨”音近而讹。

⑥ 物不平则鸣：比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发出不满的呼声。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回　评

此回旨在表现园中丫鬟、女优与婆子之矛盾。清明时节，园里一派暮春

景象。此际乃贾府遭籍没前最后一春，园中小姐既多不遂心之事，丫鬟亦多烦扰，又何况才出梨园之女优？众婆子则惹事生非，大观园不得安宁矣。

此回所写，皆琐细之事。全回文字，可分三段。首段叙府内主子不在，奴仆乘机滋事，“无法无天”，伏下文婆子放刁，难以辖制。次段分作四层：先叙宝玉策杖游园，望杏兴叹，对雀伤春，忧从中来，暗示明年之大观园将春光不再矣。次叙藕官烧纸，“假凤泣虚凰”，表现小女儿之痴情。继而转写芳官洗发吹汤，何婆不自量力，惹起口舌哓哓，宝玉、麝月斥之，何氏羞愧。最后写芳官说明藕官烧纸之由，宝玉因之“真情揆痴理”，阐发情之真谛。事极琐屑，文极细腻，烟波飘渺，意趣横生。

此回文字断续从容，颇有往复回环之妙。藕官泣涕烧纸，文极蹊跷，偏以芳官洗发吹汤隔开，结尾始道根由，递人正文，笔法灵巧，文情曲折。戚序本回前评曰：“用清明烧纸，徐徐引人园内烧纸，较之前文用燕窝隔回照应，别有草蛇灰线之趣，令人不觉。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云吐岫。”其前穿插宝黛相见，神色黯然，呼应上回故事，情深文妙，类乎天成。

此回写人，重在女优。芳官气傲，不平而鸣，既娇且憨，颇有天真未凿之趣。藕官情痴，不计生死，虽稚气未脱，心实沉重，乃黛玉另一影子人物也。而婆子辈心冷似铁，借故折挫，可厌之极。此回当作藕官、芳官二人正传文字读可也。他如晴雯之刚莽，袭人之柔钝，麝月之尖俏，皆环绕生姿，如见如闻。宝玉则惜花意乱，护花事忙，才解藕官之难，复排芳官之忧，无怪乎藕官叹为“自己一流人物”也。

此回起首以全知观点叙事，精简概括。自宝玉拄杖靸鞋而出至回末，纯用宝玉视角，文情熨帖自然，细致生动。读者见宝玉所见，闻宝玉所闻，知宝玉所想，感宝玉所情，意动神驰，因成主客观有机交融之浑然艺境。

此回至六十一回为一大段，写大观园中芸芸众生之口舌是非。本回以芳官、藕官等女优为主，与下回之莺儿、春燕等丫头相对应。婆子蠢蠢欲动，为下回兴风作浪伏脉。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话说宝玉闻听贾母等回来，随多添了一件衣裳，恐贾母怪其衣服单寒，故"多添一件"，宝玉最能体贴贾母之心也。亦亏作者揣摩得出。拄了杖前边来，都见过了。贾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

离送灵日不远，鸳鸯、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点贾母之物，贾母丫鬟名皆成对偶，翡翠、玻璃书中仅见于此。鸳鸯与鹦鹉为一对，已见二十九回，此处玻璃与琥珀当为一对。二十三回宝玉《夏夜即事》诗"琥珀杯倾荷露滑，玻璃槛纳柳风凉。"即内嵌两人名字。据此，翡翠之对偶，当为珍珠。玉钏、彩云、彩霞皆打点王夫人之物，当面查点与跟随的管事媳妇们[①]。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鬟，十个老婆媳妇子，男人不算。连日收拾驮轿器械[②]。鸳鸯和玉钏儿皆不随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预备帐幔铺陈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妇并几个男子领出来，坐了几辆车绕过去，先至下处，铺陈安插等候。

临日，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贾珍骑马，率领众家丁围护。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鬟等坐，并放些随换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妈、尤氏率领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贾琏恐路上不便，一面打发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贾母、王夫人驮轿，自己也随后带领家丁押后跟来。

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上夜，将两处厅院都关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日落时便命关了仪门，不放人出入。园中前后东西角门

亦皆关锁，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姐妹出入之门，此即西北角门，连通大观园与荣国府，使用甚为频繁。花园属内宅，此角门可作标志。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凡涉及薛家院落，书中方位往往错乱。此曰"东边"，诸本同，依然费解。这两门因在里院，不必关锁。里面鸳鸯和玉钏儿也将上房关了，自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带领十来个老婆子上夜，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当。一段写贾府关门锁户，十分谨慎，反照一百十一回贾母丧事期间失盗。姚燮眉批曰："各处门户或开或闭，笔笔叙清，于下文许多情事各有照应，不得作闲文观。"〇以上收结贾母等主子出门一段文字，以为下文铺设故事环境，过脉自然，布局细密。

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觉轻寒，及启户视之，见苑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写暮春雨后之蘅芜苑，情景清幽，意静神闲，宛然词境。宋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词云："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意趣相似。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一面梳洗，湘云因说两腮作痒，恐又犯了桃花癣[3]，因问宝钗要些蔷薇硝擦。"蔷薇硝"为下回故事伏脉。乾隆朝吴谦《御纂医宗金鉴》卷三云："面上风癣……时作痛痒，发于春月，又名'吹花癣'，即俗所谓'桃花癣'也。妇女多有之。此由肺胃风热，随阳气上升而成。宜服疏风清热饮，外用消风玉容散，每日洗之自效。"蔷薇可清热祛风，银硝可消散解毒，故"蔷薇硝"可治"桃花癣"。书中所写，合乎医理。而病名桃花，药名蔷薇，皆映带园中女儿，富有诗情画意。宝钗道："前日剩的，都给了琴妹妹了。"因说："颦儿配了许多，我正要要他些来，因今年竟没发痒，就忘了。"因命莺儿去取些来。莺儿应了才去时，蕊官便说："我和你去，顺便瞧瞧藕官。"说着，径同莺儿出了蘅芜苑。下文写因二人来取蔷薇硝，而致春燕、芳官被打。闲闲入题，何其便捷。

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柳叶渚，同戚序、列藏本。己卯、庚辰、蒙府、甲辰、程甲及其后之东观阁、王评本、项录本等均作"杏叶渚"；梦稿本原作"杏叶渚"，后旁笔改"杏"为"柳"；张评本、金玉缘本作"荇叶渚"。此一园景名，亦见于十八、四十两回，而上列各本

皆作"芹叶渚"；本回回目，则诸本又都作"柳叶渚"。对此分歧，今知有三解：王希廉《石头记评赞》之《大观园图说》谓："近秋爽斋者曰芹叶渚。"自注云："又名柳叶，亦作杏叶。贾母于此登舟过花溆至蘅芜院，莺儿同蕊官至潇湘馆于此摘柳条编花篮。"据此，乃指一地而三名。今人徐恭时《芳园应锡大观园》以为"芹"作"杏"出于形讹，因为"芹"同"莕"。其所绘"大观园平面示意新图"说明"芹(柳)叶渚"，似依王说　张新之在本回此句下则评云："乃芹叶渚，别本有作柳叶渚者，俱非，评在十八回中。"王伯沆批回之上句亦云："十八回只有'芹叶渚'，此'柳'字必误。"又于正文中批"杏叶渚"云："'杏'当作'芹'。"是则认定"芹叶渚"只此一名，作"柳"或"杏"，皆误　而《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芹叶渚"、"柳叶渚"与"柳堤"三条对此又别作一解，云："'芹叶渚'，又名'杏叶渚'，为元春归省时赐名"；"大观园中原只有芹叶渚，并无柳叶渚一名　在修饰59回回目时，才出现此名。"曾保泉、杨乃济绘制"大观园平面图"，均各自标出此两处地名。如是，则可知芹叶渚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之演化痕迹。因见叶才点碧，丝若垂金，八字特写柳叶渚风光，"垂"金固妙，"点"碧尤其传神。描摹柳态、下字谛当。莺儿便笑道："你会拿这柳条子编东西不会？"柳条子，乃引发下文"嗔莺叱燕"之导火索也，故"东观阁本"批云："写柳条儿，又是小波澜。"蕊官笑道："编什么东西？"莺儿道："什么编不得？玩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一个花篮，掐了各色花儿放在里头，才是好玩呢。"说着，且不去取硝，只伸手采了许多嫩条，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将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说："好姐姐，给了我罢。"莺儿道："这一个，送咱们林姑娘，回来咱们再多采些，编几个大家玩。"三十五回写莺儿"巧结梅花络"，此写新编柳叶篮，其心灵手巧可知。写两小女神态，亦乖巧可爱。说着，来至潇湘馆中。

黛玉也正晨妆，见了这篮子，便笑说："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莺儿说："我编的，送给姑娘玩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赞你的手巧，这玩意儿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鹃挂在那里。莺儿又问候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鹃去包了一包，递给莺儿。黛玉又说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说给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妈，也

不敢劳他过来。我梳了头，和妈妈都往那里去吃饭，大家热闹些。”黛玉以“妈妈”呼薛姨妈，照应五十七回姨妈“爱语慰痴颦”，叫得亲热，亦叫得可怜。

莺儿答应了出来，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只见蕊官却与藕官二人正说得高兴，不能相舍，莺儿便笑说：“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不好吗？”紫鹃听见如此说，便也说道：“这话倒很是。他这里淘气的可厌。”一面说，一面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块洋巾包了，交给藕官，道：“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辆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顺着柳堤走来。莺儿便又采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上编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那里舍得去。写藕蕊二官纯乎一团孩子气，恰如王伯沆所评：“憨稚如绘。”莺儿只管催，说：“你们再不去，我就不编了。”藕官便说：“同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莺儿关照蕊官，紫鹃亦关照藕官，二官谊同姊妹，相见便“不能相舍”。写园中女儿关系极亲密，气氛何等融洽。

这里莺儿正编，只见何妈的女儿春燕走来，母亲是何妈，可知春燕姓何。唐人袁晖《二月闺情》云：“园中花巧笑，林里鸟能歌。……更听春燕语，妾亦不如他。”笑问：“姐姐编什么呢？”正说着，蕊官、藕官也到了，莺燕蜂蝶为花间四友，莺声呖呖，燕语呢喃，蜂啄新蕊，蝶恋繁花，乃诗词曲赋中常见之春景。如元人史樟《庄周梦》第一折云：“不见了蜂蝶莺燕，一春常费买花钱。”此写莺儿、春燕、蕊官、藕官嘻笑一处，显示四友之喻也。《红楼》善化用诗词意境，此将曲中熟语人物化，心裁别出。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烧了什么纸？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没告成，倒被宝玉赖了他好些不是，气得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你们在外头二三年了，积了些什么仇恨，如今还不解开？”藕官冷笑道：“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反怨我们。写出梨园中婆子之贪心无厌，曲尽世情。在外头这两年，不知赚了我们多少东西，你说说，可有的没的？”

春燕也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

变出三样来？'从春燕口中补出宝玉之怪论奇谈，必上回见藕官、芳官遭夏婆、何妪折挫，有感而发者　宝玉之女儿崇拜情结，其因在此。究其心愿，无非欲使园中女儿芳龄永驻，不死不嫁，远避浊臭男人之污染。七十七回司棋遭逐时，宝玉有同样感慨。这话虽是混账话，想起来真不错。貌似"混账"奇谈，细味则理趣真切，此借春燕之口为宝玉心迹下一评语，"混账话"则有意调侃也　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姐儿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直了[④]。"我妈"即上回打芳官之何婆子，"姨妈"即骂藕官之夏婆子，皆"鱼眼睛"也，取譬不远。先是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进益，幸亏有了这园子，把我挑进来。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馀剩，这也还说不够。后来老姐儿两个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藕官认了我姨妈，芳官认了我妈，这几年着实宽绰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撂开手了，还只无厌。你说可笑不可笑？此处文有夺漏，故下句"接着"云云文意不协。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此句下：'我姨妈刚和藕官吵了'，方接'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句。"范锴所见旧抄本此句，现存于己卯、庚辰、列藏、梦稿原笔、戚序本，文气贯通。此处乙本文字，同程甲、甲辰、蒙府本。夏婆子与藕官争吵，事见上回，与春燕语斗榫。此处文字，诸脂本较繁，甲辰本删节，程本从之，春燕之妹"小鸠儿"一名遂消失。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又要给宝玉吹汤，讨个没趣儿。幸亏园里的人多，没人记的清楚谁是谁的亲故；要有人记得，我们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么意思呢。婆子只认钱，亲生女儿犹以为"无厌"，以为"好笑"，况他人哉。春燕历数婆子不堪行径，皆宝玉所谓"宝珠鱼目论"之注脚，显示女儿心性，迥然有异于蠢婆。你这会子又跑了来弄这个，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我姑妈"亦"鱼眼睛"之类也。园中花柳皆有专人看管，照应五十六回探春"兴利"　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云："春燕姑妈"即焙茗之母老叶妈，亦即"莺儿干娘"，不详所据。观下文写莺儿与春燕姑妈言语冲突，两人似无干亲关系。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误了我的差使；如今我们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你还掐这些好花儿，又折他的嫩树枝子。他们即刻就来，你看他们抱怨。"

莺儿道："别人折掐使不得，独我使得。自从分了地基之后，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头带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要。'究竟总没要过一次。宝钗喜素。照应四十回贾母见宝钗室内极"素净"句，况钗主节俭，故向来折枝插瓶，极合情理。事自莺儿口中补明，文极省净。我今便掐些，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莺儿以常情论事，反跌下文婆子乖理，"惟利是命"。张新之评曰："何尝不是，其如不可以常情测何！写小儿女低低都都，真是如瓶泻水。"

一言未了，他姑妈果然拄了拐杖走来，莺儿、春燕等忙让坐。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心里便不受用。看着莺儿编弄，又不好说什么。便说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贪着玩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说我使你了，拿我作隐身草儿[5]，你来乐！"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这会子反说我，难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莺儿笑道："姑妈，你别信小燕儿的话。这都是他摘下来，烦我给他编。我撵他，他不去。"此莺儿戏谑之言，写其单纯天真，不解世故，孰料却惹出祸来。春燕笑道："你可少玩儿，你只顾玩，他老人家就认真的。"

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辈，兼之年迈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断，无计可施，听莺儿如此说，便倚老卖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击了几下，骂道："小蹄子！我说着你，你还和我强嘴儿呢。你妈恨的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呢，你还和我梆子是的[6]。"婆子认妄为真，"嗔莺叱燕"，大煞风景。王伯沆批曰："何止鱼眼睛，竟是食人豺狼。"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莺儿姐姐玩话，你就认真打我。我妈为什么恨我？又没烧糊了洗脸水，有什么不是？"婆子曰"梆子是的"，喻语之刚硬；春燕曰"烧糊了洗脸水"，言事之不可能，语皆俚俗，转成尖新。

莺儿本是玩话，忽见婆子认真动了气，忙上前拉住，笑道："我才是玩话，你老人家打他，这不是臊我了吗？"那婆子道："姑娘，你别管我们的事。难道为姑娘在这里，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莺儿听这般蠢话，便赌气红了脸，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说了一句玩

话，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说着便坐下，仍编柳篮子。莺儿排解之语极忠厚，婆子拂其情面，犹忍隐不发，大有涵养，颇具乃主之风。

偏又春燕的娘出来找他，喊道：“你不来舀水，在那里做什么？”那婆子便接声儿道：“你来瞧瞧！你女孩儿连我也不服了，在这里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姑奶奶又怎么了？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连姑妈也没了不成？”莺儿见他娘来了，只得又说原故。他姑娘那里容人说话，此“姑娘”者，亦即三十九回脂评所说，乃南语所谓“姑母”也。元明戏曲小说已习惯用此称谓。如元无名氏《刘弘嫁婢》第一折云：“我辞别了姑父、姑娘，我就出去了。”明末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云：“闻人生道：‘姑娘见得极是，小侄只可暂来。’”清末《老残游记》第八回犹云：“姑娘者，姑母之谓也。”上文多说“姑妈”，此又云“姑娘”，恰为《红楼》南北称谓兼用之又一例也。后之金本径改为“他姑妈”，梦稿本原作“他娘”，后于“娘”上另笔旁加一“姑”字。便将石上的花柳与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儿这么大孩子顽的。他领着人遭塌我，我怎么说人？”

他娘也正为芳官之气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来，打了个耳刮子，骂道：“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起轻薄浪小妇学。“那起”“浪小妇”，当指袭人、晴雯等一干人。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们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里伺候，此泄愤语也，照应上回吹汤受辱、小丫头们斥其“我们到的地方儿”、“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句。又跑出来浪汉子！”一面又抓起那柳条子来，直送到他脸上，问道：“这叫做什么？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此一“什么”，庚辰本作“屄”。何婆子一骂，横扫多人，且詈语恶且亵，放肆之极，汹汹然大有摧花折柳之势。可见园中婆子与女儿矛盾之尖锐，势同水火。此写何婆打亲生女春燕，与上回打干女儿芳官相辉映，而笔不相犯。莺儿忙道：“那是我编的，你别指桑骂槐的。”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凡见了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让，未免又气又恨，亦且迁怒于众；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处凑成一股怨气。此写婆子怨恨女

儿之因由，无非妒忌，即七十八回宝玉《芙蓉女儿诔》所谓“鸠鸩恶其高”、“賫葹妒其臭”之意也

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红院去了。他娘又恐问他为何哭，怕他又说出来，又要受晴雯等的气，不免赶着来喊道：“你回来！我告诉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来。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头看见，便也往前飞跑。他娘只顾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招的莺儿三个人反都笑了。莺儿赌气将花柳皆掷于河中，自回房去。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骂：“促狭小蹄子！遭塌了花儿，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大观园本众女儿与宝玉之人间乐园，一花一柳皆女儿所有。因有探春兴利之议，致令花柳为婆子所霸占，可谓反客为主。王伯沆批曰：“骂得咬牙切齿，自己却是掐花。文笔冷峭，令人轩渠。”探春兴利，写实也；莺燕穿花戏柳，象征也。数回将两样手法有机交融，亦实亦虚，亦质亦灵，可谓文章神品

却说春燕一直跑进院中，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问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姑娘救我，我妈又打我呢。”袭人见他娘来了，不免生气，便说道：“三日两头儿，打了干的打亲的，还是卖弄你女孩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这婆子来了几日，见袭人不言不语，是好性儿的，便说道：“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们的闲事，都是你们纵的，还管什么？”说着，便又赶着打。袭人气的转身进来，见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怡红院“蕉棠两植”，今于百忙中点及海棠，笔带画意。麝月与海棠均由袭人眼中看出，情味柔腻 听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么着。”一面使眼色给春燕。春燕会意，直奔了宝玉去。春燕遭难，袭人含怒，麝月使计，写女儿之相互照应，一气沆瀣，情景真切。众人都笑说：“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今儿都闹出来了。”从众人口中写大观园之秩序淆乱，大非往日之平静和谐可比。其发源在探春“兴利”，其近因在贾母等外出，其根本则在园非仙境，难免尘世之喧嚣烦扰也。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气儿，难道这些人的脸面和你讨一个情，还讨不出来不成？”

那婆子见他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去，又见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你别怕，有我呢。”前护藕芳二官，今护春燕，其后护彩云等，极写宝玉爱惜女儿

之心也。春燕一行哭，一行将方才莺儿等事都说出来。宝玉越发急起来，说："你只在这里闹倒罢了，怎么把你妈也都得罪起来[7]。"麝月又向婆子及众人道："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我们原无知，错管了。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规矩了。"又说"规矩"，麝姑娘惯用此"震吓"、"排揎"那些"不晓事"的婆子。便回头命小丫头子："去把平儿给我叫来，顺势折入下半回。点题面"绛芸轩里召将飞符"，显示宝玉地位特殊，婢女亦具神通。"绛芸轩"是宝玉室名，原在园外，今则沿用之。"芸"，脂抄本或作"云"，音讹。平儿不得闲，就把林大娘叫了来。"那小丫头子应了便走。众媳妇上来笑说："嫂子，快求姑娘们叫回那孩子来罢。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说道："凭是那个姑娘来了，也要评个理。没有见个娘管女孩儿，大家管着娘的。"何婆子实不知大观园体统者也。以俗礼而言，母固大于女；依园内规矩，女儿为"宝珠"，婆子为"鱼眼睛"，母则不能望其女之项背矣，又安敢自恃身份哉。众人笑道："你当是那个平姑娘？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啊。他有情么，你说两句[8]；他一翻脸，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只见那个小丫头回来说："平姑娘正有事呢，问我做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说，叫先撵出他去，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子上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见如此说了，吓得泪流满面，此前气势汹汹，此际则"泪流满面"，此后又低声下气，如变色龙然，皆写何婆子之不堪　央告袭人等说："好容易我进来了，况且我是寡妇家，没有坏心，一心在里头伏侍姑娘们。我这一去，不知苦到什么田地。"

袭人见他如此说，又心软了，便说："你既要在这里，又不守规矩，又不听话，又乱打人。那里弄你这个不晓事的人来。天天斗口齿，也叫人笑话。"晴雯道："理他呢，打发他去了正经。那里那么大工夫和他对嘴对舌的？"袭人"心软"，晴雯语辣，此所以袭人后文无事而晴雯遭谗而亡也。凡遇一事，必写出与其事者态度声口之不同，笔笔精彩。那婆子又央众人道："我虽错了，姑娘们吩咐了，已后改过。姑娘们那不是行好积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为打你起的，饶没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

歹替我求求罢!”宝玉见如此可怜，便命留下：“不许再闹！再闹，一定打了撵出去。”何婆子向恃其尊，今知其卑，反而低声下气哀告亲生之女，深惬宝玉之心，姑赦之。事合情理，亦蕴理趣。那婆子一一谢过下去。

只见平儿走来，问系何事，袭人等忙说：“已完了，不必再提了。”平儿笑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得将就的，就省些事罢。此写平儿之息事宁人态度，颇为大度，乃写实之笔也。“得饶人处且饶人”乃宋明以来之熟语。平儿之善得人缘，皆因遇事能息而宁之也。但只听见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叫我不知管那一处是。”袭人笑道：“我只说我们这里反了，原来还有几处。”平儿笑道：“这算什么事！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这里的还大，可气可笑。”府中一旦有事，变故迭起，可见贾府确当“末世”，仅能金玉其外耳。平儿语伏后文种种矛盾纠葛。袭人等听了咤异。

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与：此作“给”或“交付”讲，诸本皆同，唯列藏本作“交与”。

② 驮轿：又称“骡驮轿”，北方一种驮在牲口背上的轿子。

③ 桃花癣：一种春季发作的面部皮肤病。

④ 看的直：诸本作“看的真”。

⑤ 隐身草：又称“影身草”。传说拿了它，可以隐匿身形。这里有“挡箭牌”的意思。

⑥ 梆子是的：形容说话声音高，气势凶。

⑦ 把你妈：甲本、蒙府本同，其馀各本作“连亲戚”。桐花凤阁批校本“你妈”二字，描改为“亲戚”。

⑧ 你说：词序倒置，王本、张本、金本及庚辰、己卯、戚序本作“说你”，梦稿本作“他说”。

回　评

此回文字内容，接续上回，亦旨在展示园中婢女与婆子间之矛盾也。回之上半，写莺儿编柳，春燕絮语，芳园景色如画。孰料婆子妒忌为心，见利忘义，惊莺逐燕，搅乱春光。此乃不独状贾府之衰兆，亦写大观之非同往昔也。

回之下半，写袭人、麝月“召将飞符”，引致平儿一番喟叹，点出府中近日矛盾之繁多，则指明奸盗丛生之象，隐伏后文破败凋零之根，直注七十四回“抄检”之兆。有如黄小田所评：“此回与下一回似琐碎，无关正文。不知大家之败，多由家无正主，婢仆作弊偷盗，以至不可收拾……是书写盛衰之际，由细而大，由源而成，观者可为殷鉴。”

此回冲突虽激烈，后竟归风平浪静，是矛盾正处于酝酿阶段，其文则章回间过渡也。戚序本回前评曰：“山无起伏，便是顽山；水无潆回，便是死水。此文于前回叙过事，字字应；于后回未叙事，语语伏，是上下关节。至铸鼎象物手段，则在下回施展。”此亦本回篇幅短小之缘由也。

此回写人，重在莺燕“双禽”。莺儿手巧，编柳成篮；春燕心明，责及乃母。莺儿活泼善嬉闹，骤闻恶语，虽怒不虐，极有涵养；春燕憨稚善辩解，忽遭捶楚，急于求援，十分伶俐。此回文字，当作莺儿、春燕之正传读亦可也。他如袭人之心软，麝月之机警，晴雯之急躁，宝玉之体贴，亦均有照应。

此回造意设事，亦质实，亦空灵。因探春“兴利”，众婆子遂据花柳为己有，此乃写实之笔也；莺歌燕舞，蜂欢蝶闹，益显春景之妩媚，点大观园之喻意，此则象征之笔也。婆子嗔叱，本写实之笔，亦多隐寓之意。芳园为女儿之乐园，此本设譬之笔，具体描写则尽依生活事理。寓写实于象征，寓象征于写实，是乃《红楼》之总体特征，此回尤其显著。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1]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等过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语面清新,平儿之紧要及善得人缘皆为道出。"香饽饽"之喻乃北京俗语,至今犹闻。平儿去了。不提。

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把莺儿安伏安伏,此句乙本独异,诸本均作"给莺儿几句好话儿听听",后梦稿本改笔与乙本同　乙本中"安伏",义为好言抚慰。元人张国宾《合汗衫》第一折云:"那厮有些怪我,我着几句言语安伏他咱 "古代小说戏曲中亦作"安复"或"安覆",现通常作"安抚"　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看叫莺儿倒受了教导。"此写宝玉体贴女儿之周到　再嘱一句尤妙,是深知宝钗责己特严,若令闻知,莺儿必受"教导",反不如不道歉

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面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没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2]。"春燕笑道:"妈,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此非宝玉

虚言，乃其平等意识之突出表现。宝玉极爱女儿，而竟有遣散婢女之心，是爱之愈深则愈愿其自由为人也。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撒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一段曲肖母女闲谈　依象征笔法言，大观园为女儿乐园，诸婢以得进为喜，遣逐为悲，故有下文柳五儿夤缘谋进，司棋、晴雯等含悲而出也。若依写实笔法，则诸婢进为谋生，“放”出去，而获自由，故喜；晴雯等则蒙冤抱屈，被“逐”而去，乃悲。喜者自喜，悲者自悲　今春燕及其母以出为喜，乃写人情，非复象征之笔矣　读《红楼》当具两样眼光，缺一不可

当下来至蘅芜苑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沏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说：“方才言语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莺儿也笑了，让他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递了一个纸包儿给他们，说是蔷薇硝，带给芳官去擦脸。顺手递入上半回蔷薇硝一段公案，转圜简洁。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巴巴儿的又弄一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环与琮为一路人，此际出场，非吉兆也　然以环为主，下回之“瞒赃”、“行权”，皆由其生发，琮则一陪衬耳。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进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随的，不敢掘强了。何婆子前刁后恭，前强后顺，极合情理。然其内心衔恨芳官、晴雯等遽难消解，观下文其姊夏婆子行径可知　〇“掘强”通“倔强”，见《后汉书·卢芳传论》唐李贤注。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掘强不伏”一语。别本亦作“倔强”、“崛强”，九十九回另有“撅强”，均通　现代新校本或统一为“倔强”，当无必要。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也不再说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使眼色给芳官。环琮在座，宝玉不便相询道歉之事，故“点头”示意。妙在春燕会心，复递“眼色”与芳官。女儿慧心，能以眉目传情达意，写来如见秋波流盼，顾盼姿生。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的说给他蕊官之事，并给了他硝。宝玉并无和琮环可谈之语，二十八回写宝玉见蒋玉

函，二人互赠汗巾，"亲热留恋"；二十六回写贾芸来到怡红院，宝玉只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此写环琮二人来问候，竟"无可谈之语"。《红楼》写人，常以宝玉为视点，人物之褒贬，不言自明。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给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的到。"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湾腰向靴筒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给我一半儿。"贾环不说"给我一点儿"，而说"给我一半儿"，诸本同，写环三毫无自知之明，没有眼色，大有乃母之风。宝玉只得要给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给别人，连忙拦住，笑说道："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物微人重，此写芳官极重情意，照应藕官之哭药官、蕊官之探藕官，兼伏下文众女优大战赵姨娘。宝玉会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起还剩了些，如何就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那里看的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味麝月口吻，显然厌恶环琮，巴不得彼等早离怡红院。此间女儿，心理相通。此贾琮非族人，乃赦老幼子也。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贾环见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贾环"伸手"，芳官"一掷"，环则"拾"而"揣"之，动作极传神。可知芳官之自重，身份不凡，贾环之极不自重，毫无人望。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妆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笑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买的银硝强，你看看，是这个不是？"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蔷薇硝与茉莉粉为本回重要道具，特点不同。据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蔷薇"能入阳明经，除风热湿热，生肌杀虫，故痈疽疮癣，古方常用"，即对春癣有特效；茉莉"蒸油取液，作面脂头泽，

长发润燥香肌"，系美容化妆品。两物皆佳，惟于治疗桃花癣，茉莉粉不如蔷薇硝。此回一番吵闹，即缘此而来。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横竖比外头买的高就好。"彩云只得收了。写贾环大意，彩云大度，皆烘托下文赵姨娘之锱铢必较，气量狭小。赵姨娘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么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趁着这会子，撞丧的撞丧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报仇。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碴儿来问你不成？就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写赵姨娘满腔仇恨，"撞丧"骂贾母、王夫人等，"挺床"骂凤姐，"猫儿狗儿"骂芳官等怡红院丫鬟，甘与众人为敌，真怨毒人也。贾环听了，便低下头。

彩云忙说："这又是何苦来。不管怎么，忍耐些罢了。"赵姨娘道："你也别管，横竖与你无干。趁着抓住了理，骂那些浪娼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气！平白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撴摔我[③]；这会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你明日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替你恨。"骂芳官等为"浪娼妇们"、"毛丫头"、"毛崽子"，语极秽恶；说贾环使气曰"扭头暴筋"、"瞪着眼撴摔"，辞极鄙俚。其心态之刻毒，詈语之肆恶，直追西门家潘五娘。

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儿调唆我去，闹出事来，"遭遭"二字刺眼，可知赵姨"调唆"贾环闹事，已非一次，贾府不宁，赵氏亦难辞其咎。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三姐姐"一语戳心，当知赵姨行事，常遭女儿探春怪责，奈其不明事理，不知改悔，致招人嫌也。一句话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了，这屋里越发有活头儿了！"赵姨娘语极生动。"肠子里爬出"云云，口角逼肖，诸本同，惟戚序本"肠子"作"肚子"，顿觉索然。或以为"肚子"方合事

理，"肠子"显误，似可商榷。《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是则，人类咸出于"女娲之肠"矣。关汉卿《哭存孝》第二折云："亲儿落马撞杀了，亲娘如何不疼？可不道'肠里出来肠里热'，我也顾不得的，我看孩儿去也"内中俗谚"肠里出来肠里热"甚流行。赵妾出语原本不着调，况小说语言重在形象活泼，非关科学道理也。〇"有活头儿"一语，独与列藏本同。活头儿，义为生存之趣味也。《国语辞典》、《汉语大词典》等均收录此词，乙本并非擅改 甲辰、程甲本作"有得活了"；庚辰本原作"有的活了"，后点改为"有个活头儿了"，略同列藏及乙本；梦稿本原作"有的说了"，后另笔改为"有活头儿了"，全同乙本。今通行庚辰校注本，多从梦稿原文。戚序本作"有些话头了"，实亦不误。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儿，便飞也似往园中去了。五十五回尝写其脚步极重，此曰"飞也似"则状其疾，画出赵姨火爆性情，小家行径。调唆儿子闹事，已属不堪，况赤膊上阵哉？其不知自重如此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便也躲出仪门，自去玩耍。赵姨行事，丫鬟羞与为伍，亲子耻与为从，二人尚知进退，不肯随其惹事生非，何况极自尊自重之探春哉？探春不念母女之情，非探春心忍，实赵妾之过也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瞧见赵姨娘气的眼红面青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儿了。小菜儿，乃指一种用盐、酱渍制之简单菜蔬，聊以佐食亦因之比喻身份卑微、不受重视之人。清初华阳散人《鸳鸯针》卷一云："他家里有个丫头，名唤春樱……徐鹏子拿他当小菜儿搭搭嘴，时常偷做些事情。"此一用词，诸脂本及程甲本多同；唯梦稿本原作"小菜碟儿"，后点去"碟"字；庚辰本原作"小菜儿"，后则于"菜"下旁添一"碟"字，而同梦稿原笔。《国语辞典》"小菜儿"义项之二云："犹小菜碟儿。"下文即写作"看人下菜碟儿"，各本皆同。清人小说中习见这一俗语。如惺惺居士《精神降鬼传》第六回写势利鬼道："俗话说，看人下菜碟，你就忘了吗？"要是别的人，我还不恼，要叫这些小娼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了？"赵姨娘遭王夫人、凤姐等主子欺辱，尚可隐忍；遭芳官等轻视，则怒不可遏，以彼等乃"小粉头"、"小娼妇"，地位卑微也。赵氏自恃为半个主子，媚上欺下，乃典型奴才心理也。终至不仅自惹闲气，且自贬身份。夏

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什么事？"赵姨娘遂将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你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来，谁还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就得罪他们，也有限的。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我帮着你作证见。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夏婆子洞察赵姨心理，乘机火上浇油，惟恐天下不乱，居心险恶。其为辞也，开口"我的奶奶"，三呼"你老人家"，搬弄是非之长舌妇声口，酷肖如闻　赵姨娘听了这话，越发有理，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细细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赵妾闹事缘其愚，夏婆调唆因其奸，两不相犯。作者凡有形容，无不尽态。雅便雅到极处，俚便俚到尽头。

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芳官正和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让："姨奶奶吃饭。什么事情这么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贬芳官等为"娼妇粉头之流"，抬高贾环为"一样的主子"，语语欲自涨身份，句句是褊狭之浅见

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了他。要说没了，又怕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就学戏，也没在外头唱去。芳官此语自标身份，断不可少　盖"外头"优伶，已遭诟病，故须区割　清初李渔《连城璧》首回首页即云："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　……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

间做戏，晚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芳官特意声明未到“外头”唱戏，其故在此　赵姨娘有意混淆内外差别，显然居心不良。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芳官字字尖利，针锋相对，确具女优利口。“梅香”一句尤尖刻，恰中赵姨娘痛处，致使其恼羞成怒。洪秋蕃评曰：“琅琅数语，不简不繁，按之赵姨娘之言，针锋相对而又参差错落以出之，使不平板。嘈嘈切切，绝妙一部鼓吹。”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的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芳官捱了两下打，你里肯依[4]？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的着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赵姨是何“模样”，前无明文，“你照照”一句，舌上有锋，其貌可知矣。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怀内叫他打。

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拉袭人说：“不用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干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趁愿。赵妾与芳官撕打，袭人劝解，晴雯嗔恼，与众婆子“趁愿”，恰成对比，众人心事，各各不同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听见此信，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众女优极重情义，今芳官受欺，安肯坐视，写得颇有侠气　“裹”字传神，可见众女优同仇敌忾之气势、赵姨娘左支右绌之窘态。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说，这样没道理还了得了！”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

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过去。晴雯假意拉，袭人诚心劝，写二人心性有别。蕊藕二官抱手，葵豆二官顶腰，芳官倒地大哭，赵姨娘"乱骂"，写得鼎沸纸上，形神各异。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此再次"召将飞符"也，怡红院何多事乃尔。盖怡红院乃大观园之核心，写怡红院之风波迭起，即写大观园之渐遭外力侵扰也。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忙忙把四个喝住。问起原故来，赵姨娘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写赵姨情态、言词，寥寥数字，神气活现。尤李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探春态度镇定，言语从容，双方皆不予责备，唯使赵妾可下台阶。非仅念母女之情，亦为保全尊长颜面，处事极得体。"叹气"而说，写其苦心孤志，尤为传神　王伯沆批曰："探姑娘语语有分量，却只觉其正而肃，无一丝躁气。"尤氏、李纨都笑说："请姨娘到厅上来，咱们商量。"

赵姨娘无法，只好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尤氏、李纨始则"不答言"，继则顺述探春语，皆不著一字褒贬，乃碍于探春情面。赵姨娘犹"说长道短"，是不知羞耻　作者体贴人物心理极深细，遂成象物铸鼎手段　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气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账人调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活。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探春语层次分明。首正体统，次以周姨娘为楷模，三戒误听人调唆，四教以忍耐，语语正大，心机明敏。其视芳官等亦"猫儿狗儿"，则如其母，乃尊卑偏见所致，与宝玉见识不同　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的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的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

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探春料想必有人调唆，何等精敏。盖深知赵姨之呆蠢性情，亦洞悉人情世故也　○以上探春对赵姨三段说词，一乃当众托词请之，顾其颜面也；一乃对面庄语说之，劝其自重也；一乃背后正言议之，说其病根也。写来切合事体情理，总不脱一“敏”字。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了责罚。”

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素日和这芳官不对，每每的造出些事来。前日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日我给姑娘送绢子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见了我来才走开了。”艾官与芳官等属“一党”，故踊跃检举。其述藕官烧纸事加一“赖”字，是偏袒之辞　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肯据此为证。此写探春之精明深沉，有大将之风。凤姐有其精明而过之，转成奸巧，深沉则不及多矣。

谁知夏婆的外孙女儿小蝉儿，“夏”婆及小“蝉”，皆点夏季。盖其时暮春，临近夏日，随手点染，涉笔成趣，与上回以花间四友点春景之笔法略同　便是探春处当差的，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众女孩儿都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蝉出去叫小幺儿买糕去。小蝉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小蝉听说，忙接了钱，说：“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此乃写实之笔，表现女儿间之矛盾也

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此刻手闲之时，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夏婆亦在其内。小蝉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的

话告诉了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夏婆调唆赵妾之际，夸口"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呢"，此际则"又气又怕"，又要去"诉冤"，行止极不堪。小蝉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么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说给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在一时儿？"写小婵极乖巧机灵，神情口气亦憨稚，亦老成。一过场小人物耳，寥寥数笔，勾勒传神。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要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告诉这么句要紧的话呢？你不嫌腌臜，进来逛逛。"柳嫂出场，为其女五儿现身作引　柳姓依依，亦点春夏景色，写来机趣盎然

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蟾一手接了[5]，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没有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的。"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给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蟾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扔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小蟾气的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写芳官与小婵斗气，各逞憨稚之态，极富生活气息　场景之细小、情景之逼真，绝非其他说部可比。姚燮眉批曰："活写出小女孩赌气神情，作者笔下真是无乎不有 "众人都说道："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透的见他们拌起嘴来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当下小蟾也不敢十分说话，一面咕哝着去了。借众人之口，点染婢女间口舌纷争，为下回司棋闹厨之事伏脉。王伯沆评曰："此事琐碎情状，包括多少嫌隙，尽在笔墨之外 "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日那话说了没有？"话题

突如其来，读者不明究竟，阅下文方知。芳官道："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没有？他到底可好些？"闲谈中带出"玫瑰露"，再起一桩公案，文情紧凑。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的什么儿是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柳家的有个女孩儿，今年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儿。郑重点出柳五儿，特以平袭鸳紫相比，可见身份品格，伏一百九回"承错爱"。庚辰夹批云："五月之柳，春色可知。"而其遭际，则如陈其泰眉批所云："五儿至一百回后，方得亲近宝玉。此处先为起根，却曲曲折折，逐层折挫，遭际阻滞，煞是可怜。"只是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四字写出怡红院目下情势，此亦世家之通病。姚燮评云："差轻人多，则人浮于事矣。宝玉房中尚如此，合府可知矣。"且又闻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正无路头，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干人比别的干娘还好。照应上文，补出柳家媳过去"差使"，说明其殷勤待芳官之由，行文自然。芳官等待他也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及芳官去和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说。

前言少叙，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这里宝玉正为赵姨娘吵闹，心中不悦，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等吵完了，上文尝言，赵姨娘到怡红院闹事，"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而此处所写，却似赵姨吵闹时，宝玉亦在场，前后似不合。打听着探春劝了他去后，方又劝了芳官一阵，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碍于探春情面，当说芳官；而芳官为纯情女儿，况无过错，故宝玉左右为难。终于"劝"之，且使外出散心，仍是以女儿为重。恰如姚燮眉批所评曰：宝玉所为，"具见儿女情深，不复顾及名理"。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给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吃去罢。"说着，命袭人取出来。见瓶中也不多了，遂连瓶给了芳官。

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畸

角子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着呢。见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里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宝玉所吃之西洋葡萄酒，当为外国贡品。方豪《红楼梦新考》载，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所进礼物，即有"各样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镟子烫滚了水[6]，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给你罢。"五儿听说，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谢芳官。蔷薇硝与茉莉粉之外，又出玫瑰露，同下文之茯苓霜构成另一组重要道具。乾隆时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花部云："玫瑰露气香而味淡，能和血平肝，养胃宽胸散郁。"五儿忧闷胆怯，正宜食之。芳官持赠，见其情谊。因说道："今日好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大观园另立厨房，见五十一回。依曾保泉绘"大观园平面图"，厨房位于园中西北角之后门旁。此处为花木观赏区，无正殿行宫、绣馆锦阁建筑，在柳氏看来，以为非"正经好景致"也，然正写出园中后边"畸角子一带"光景。芳官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为下回五儿遭"软禁"伏脉，点染大观园渐成恐怖之地。明日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7]，怕没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芳官不吃柳家茶，以写怡红院丫头之气派，亦旁衬院中生活之奢华。七十七回写晴雯被逐后病中所饮之茶"咸涩不堪"，乃对宝玉道："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呢。"亦一例也。柳家的说："我这里占着手呢，五丫头送送。"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小红的，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没补。小红照应二十七回故事，坠儿照应五十二回情节，行文周密。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

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照应五十五至五十六回探春"除宿弊"。芳官年幼，亦能相对度势，娓娓道来，十分明白，何等机敏。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倒难再回转。且等冷一冷儿，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没有不成的？"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儿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争口[8]，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就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柳五儿谋进大观园，一为"争气"，二为挣钱，三为"开心"，性气难符，俱见此园乃园外女儿衷心向往之地也，反照下回五儿竟在园中遭折辱。芳官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说毕，芳官自去了。

单表五儿回来，和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尊贵物儿，却是吃多了也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大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点儿，他那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我倒半盏给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去，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是非。"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作贼偷的不成？"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五儿置瓶于厨内，为下回搜出"赃证"伏根；柳嫂"作贼偷的"云云，竟不幸言中，皆文章预为烘染之法。蔷薇硝与玫瑰露生出事端，前后映衬，笔不相犯。姚燮眉批云："宝玉之不分硝，因听了芳官生事；柳嫂之分露，因不听五儿生事。却好两两相对，以见文章变转之法。"他侄儿正躺着，一见这个，他哥哥、嫂子、侄儿，无不欢喜。现从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头目清凉。此八字形容饮用玫瑰露之感觉，恰如元人李杲《食物本草》云：玫瑰"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作者当曾品尝，故叙来真切。剩的半盏，用纸盖着放在桌上。柳嫂显然属意侄儿为婿，则五儿与表兄又一段好姻缘也。事竟不谐，正衬宝黛恋情。

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伴儿，走来看他的病。内中有一个叫做钱槐，是赵姨娘之内亲。此曰"内亲"，甲本及蒙府本同。

其馀诸本均作"内侄",若然,亦应姓赵,不应姓钱。"内亲"则语义含混宽泛,可理解为娘家亲戚,自不必一定姓赵。程本独取"内亲",盖有因也。他父母现在库上管账,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手头宽裕,尚未娶亲,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儿标致,一心和父母说了,娶他为妻。钱槐似谐音"奸坏",况为赵姨"内亲",定非善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比之父母,五儿有见识,有气骨。虽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时,自向外边择婿了。钱槐家中人见如此,也就罢了。争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来看望柳氏的侄儿,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说:"姑妈怎么不喝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罣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头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儿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儿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馀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昨儿晚上我打开看了看,怪俊,雪白的。玫瑰露之后,又出茯苓霜。此回道具完善,下回方见功效。茯苓属菌类,寄生于马尾松或赤松根部,古人誉为"神药",可养心健脾。宋苏辙《服茯苓赋》云:"古书言,松脂流入地下为茯苓,茯苓又千岁则为琥珀。……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与谷粒。"可知茯苓霜为滋补佳品,相当名贵。说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没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是外甥女儿吃得的,上半天原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柳嫂赠侄儿玫瑰露,其嫂回赠五儿茯苓霜,两家深意,心照不宣。不意无事生非,添人春愁。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么差使,跑什么?况且这两日风闻着里头家反作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了。姑妈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

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走到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辆叫人传呢，叫我们三四个人各处都找到了。你老人家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来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儿崽子，你也和我胡说起来了。回来问你。"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茯苓霜：一种用茯苓制成的白色糖粉。

② 支问：责怪。

③ 撴摔：顿足摔手、顶撞人，或重放物体以表示不满。

④ 你里：诸本作"那里"。

⑤ 小蟾：参上文当作"小蝉"，下文同。王本、张本均作"小蝉"，庚辰本作"蝉儿"，梦稿本作"蝉姐儿"。

⑥ 镟子：一种以铜锡制成的温酒用具。圆筒形，中间盛热水。温酒时，将壶放入水中即可。

⑦ 房头：本指房间，有了房头，意即有了归属，指奴婢被分派到某一主子屋里供使唤。

⑧ 争口：王本、张本、金本及庚辰、戚序、甲辰本作"争口气"，桐花凤阁批校本"口"下旁添一"气"字，语意始完。

回　评

此回与上回题旨相仿，仍在表现大观园内之矛盾纠葛。然上回犹局限于婢女与婆子间之冲突，此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则使贾环卷入，赵姨娘大闹怡红院，扩展至半主与婢女间之矛盾。而翠墨递话，小蝉传言，亦涉及婢女间之纠纷。可谓重重矛盾，乱如葛藤。"玫瑰露引来茯苓霜"，似成别样景致，表现女儿间之互助及亲戚间之关怀，实则酝酿另一桩公案，为下回故事安根也。

蔷薇硝与茉莉粉乃敷面疗癣之物，玫瑰露与茯苓霜是滋体养身饮料。本回以此四物为情节线索，创意新奇，结构巧妙。粉以硝出，牵动各色人物；露引霜现，暗伏机关。较之上回围绕编柳成篮设计矛盾冲突，文心相近，然

愈出愈奇，奇彩缤纷。

第五十五回“争闲气”，赵姨已现其愚；此回因茉莉粉而辱芳官，甚至大打出手，亦属争闲气，尤显蠢恶。夏婆善生事端，已于五十八回折挫藕官时见之；今调唆赵姨，浇油火上，可厌之极。众婆子见芳官等受欺，无不“趁愿”，皆夏婆子一党，伺机构陷女儿之“鱼眼睛”也。

芳官之恃才傲物，年幼气势，已于五十八回顶撞何婆时得见；今与赵姨针锋相对，利口相辩，愈觉刚硬娇稚。涂瀛《红楼梦论赞·芳官赞》谓其“品貌似宝玉，豪爽似湘云，刁钻似晴雯，颖异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顾之概，则又似鸳鸯，似尤三姐”。藕蕊葵豆诸官，亦如初生牛犊，不畏强暴，既多情肠，亦具义胆，颇为可敬。晴雯含怒，艾官偏袒，皆芳官一党，宝玉所怜爱之“宝珠”也。

此回叙事，视点随人物游移，由春燕至贾环，至赵姨娘，至探春，至小蝉，至柳嫂，至芳官，再回至柳嫂，迤逦盘旋，遂使故事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如海上观潮，目不暇给。戚序本回前评曰：“前回叙蔷薇硝戛然便住，至此回方结过蔷薇案，接笔转出玫瑰露，引起茯苓霜，又戛然便住，着笔如苍鹰搏兔，青狮戏球，不肯下一死爪，绝世妙文。”此等艺术效果，乃赖叙事视点之运用灵活也。其间偶用全知视点叙事，笔墨简净。

此回与下回为一体，诸般事件皆于下回结案。



嫩寒鎖夢因春冷
海棠春睡圖



十三

香案留前使瑤臺月下逢卿卿本是許飛瓊爭被芳名喚起夢魂中　露泣珠旋落人遥豆不紅低枝無奈五更風一點幽情還逐曉雲空

調寄南柯子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夕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有什么疑的。别叫我把你头上的杩子盖揪下来[1]，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门，又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要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半夜三更开门打酒，必因聚赌，可见柳嫂亦参与其事。点染园中宿弊，伏后文贾母因此震怒，命令整饬风纪。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黧鸡是的[2]，还动他的果子！事有一利，辄隐一弊。探春"兴利"，可谓善策，奈家道已衰，善策亦往往衍为恶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么不和他们要，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贾府奴婢仆役，多互相联络有亲，而结成党派，彼此倾轧利用。屡次纠纷皆显此弊，而以此回所写为甚。〇此处柳嫂之语，己卯、庚辰、列藏本文字较繁，程本及梦稿、蒙府本有所削减　柳嫂语中脏字"屄"，各本分别改为"黄"、"波"、"鸟"等，程本则索性删除，雅化趋势十分明显。

小厮笑道："嗳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将来呼唤我们的日了多着呢，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五儿谋进怡红院未成，已风传四境，必招

嫉恨，伏下文遭林之孝家的盘诘 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纤，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听差，甲本及甲辰、蒙府本同 己卯、庚辰、列藏本作“听哈”，列藏本点“哈”为“呵”，戚序本作“听呵” 现在一般写作“听喝”，北京人犹常用，义为听吆喝、听吩咐 比较而言，“听哈”或“听呵”显得更生动，且合小幺儿身份。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的过我！”小幺言有“内纤”，可知内外防闲不密，种通同作弊之祸根 此小幺乃一无名小人物，作者信笔勾画其口角，巧舌如簧，神情毕肖 〇此段实与上回结末为一段，写出大观后园“角门”外一群下层仆役营谋斗趣之众生相，与六回刘老老于荣府大门旁“角门”前所见贾府豪奴“指手画脚”之光景，前后映衬，各具情味，构成贾府生活之另一角。《红楼》真无闲文。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那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3]。”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馔。结上回“茯苓霜”，启此回“宝玉瞒赃”，伏脉自然，过接无痕。

忽见探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4]：莲花儿命名，与小蝉儿同一寓意，皆夏日景象也 己卯夹批曰：“总是写春景将残。”“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顿的嫩嫩的。”顿的，戚序本作“炖的”，程甲及其他脂本均同乙本 顿，用同“燉” 元关汉卿《金线池》第一折云：“这纸汤瓶儿再不向红炉顿，铁煎盘再不使清油混。”《金瓶梅词话 第六十七回、《儒林外史》第五十四回也有此用法 王本、张本此处即用“燉的”，乙本第三十七回亦写作“燉”，三字混用 今多写作“炖” 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近人王伯沆批云：“江南旧俗，凡生子之家，其戚馈食物与产母，谓之送粥米 余幼时犹闻此言 或北俗亦有此例耶？”按北方确有此风俗。据民国年间修《莱阳县志》卷三载：“凡子女出生，谓之添喜。……三日后，备礼品告于外家，谓之报喜。外家馈面饼、鸡卵之属，邻里戚族亦相率馈赠，多寡不等，通谓之送米。”《金瓶梅词话 第六十七回云：“他恁大年纪，也才见这个孩子，应二嫂不知怎的喜欢哩！到明日，

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儿与他。"此为山东清河县习俗，《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五回写同省绣江县亦有此风 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此处柳嫂所说鸡蛋数"二千个"，诸本多同，惟列藏本作"三千个"，己卯本作"二十个"。盖"千"与"十"形近，易滋讹误。对比而言，"二千个"或"三千个"似太多，而"二十个"又嫌太少。另据下文写莲花儿翻出鸡蛋"十来个"，柳嫂说"通共留下这几个"云云，与"二十个"对景。况口语习称"两千个"，而不说"二千个"。准此，则己卯本之"二十个"为佳。若买办供应包括荣府大厨房，则另当别论，可取列藏本文字 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柳嫂待莲花儿，与上回待芳官，一冷淡，一热情，颇为势利。五儿欲进怡红院，况芳官所请之事乃宝玉所命，不得不尽心；今莲花儿所请为司棋所命，便行推脱。趋炎附势，亦人情之常，柳嫂不能例外 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此写莲花儿舌生莲花，其仗势欺人、出言不逊，而稚气未退之小婢形象活现纸上，为下文激怒司棋伏脉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唚，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飘马儿[5]，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居深宅大院，不知"买卖行市"，世家之通病，言之慨然，令人深思 ○据脂批，雪芹佚稿写贾府败落后景象极凄凉，以至"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颇与柳嫂此语对景 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闻柳嫂语，可知贾府何等奢侈。公子小姐，衣食无忧；其丫鬟辈，亦多不知物力艰难，每

日讲究饮馔，焉得不败　柳氏当差之苦衷，亦抉露无遗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一“喊”字，画出莲花儿情急气躁光景“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这么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是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不好，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是的亲自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柳嫂有求于晴雯，岂能不尽心巴结　莲花儿必知其隐情，故意攀比，令柳嫂难堪。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那屋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柳嫂以上所言，恐非实情　其言园中人膳食费用，与五十一回凤姐所言不合，所说贾母点菜转水牌，亦属夸张。王伯沆批曰：“御膳都未必如此，真灶婢语。”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蹬⑥。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蹬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借柳嫂之口补叙探春、宝钗一事，以见二人之自守身份，严于律己，通情明理。赵姨娘则惯贪蝇头微利，无处不招人厌烦。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柳嫂诚能言之妇也。

虚虚实实，滔滔不绝，可知其性情之练达精明，与其女五儿之柔弱适成反照。张新之批曰："一篇话写得淋漓尽致，而依声赖势，凌弱怕强，芳官气息相通，都在言下，洵是妙文。"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写司棋甫一登场，便觉气势逼人，性情之烈可知。张新之以为"棋寓战争"，"而横恣如见"。亦可知迎春素日御下之不严。

慌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悮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一段写司棋闹厨，风波骤起，有声有势。貌似闲文，实伏下文之脉。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收结闹厨一事，闲闲度入上半回正文，极有波澜。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黄昏时分，有美一人，独立玫瑰花前远望，岂非图画乎？情景幽细，笔墨旖旎　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切，文极真切，的是黄昏景象。柳五儿之怯胆孤情，亦跃然纸上。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

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林家妇之女小红，为晴雯等排挤出怡红院，心必怀恨，而柳嫂正欲使五儿进怡红院，致触林家妇之忌。况职任巡察，不得不盘诘，出语即行刁难。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什么意思，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五儿答语，初听似乎婉细入情，细味则觉意虚词拙，先说去“送”，后又说“取”，尤不相符，活画出一柔弱胆小女儿。

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儿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着一“笑”字，想见莲花儿得意之态　“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小蝉与芳官不睦，莲花儿日间才受柳嫂冷落，皆五儿对头，所言均大不利于五儿　众媳妇必顺水推舟，落井下石。五儿何辜，遂成众矢之的

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

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由此可见闹厨一事并非虚设。莲花儿因之得见露瓶，故能说出“赃证”，作者叙事滴水不漏。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丫鬟纳凉、探春盥沐，点醒时令临近夏日也。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探春不问此案，盖一乃心知其事牵涉赵姨娘；二乃明白自己丫头小婵亦参与其中，皆有干碍，故不便出头也。“半日”二字是眼，想见其思虑周至也。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母女各打四十大板，女则“或卖或配人”，凤姐何等武断酷毒，何异乎草菅人命之糊涂判官　设此乃烘托平儿有“判冤”之仁，“决狱”之明也

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拿你来顶缸的[7]。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平儿半信半疑，较凤姐宽厚多矣，其事遂有转机。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出来，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自己便去了。“不敢违拗”四字，以知林家妇心有未甘，不得不然，乃欲置五儿于死地也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

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众媳妇或劝或怨、或幸灾乐祸，或“奚落嘲戏”，写世情险恶之极。今日羞辱五儿，异日亦必构陷怡红院其他女儿，晴雯、芳官之祸不远矣。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五儿性情胆小多虑，况体弱有疾，何以堪此“软禁”之苦。其可怜光景，乃预为晴雯、黛玉写真也。庚辰等脂本七十七回借王夫人之口补明“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与此处之描写颇为合榫。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写众人趁势倾轧陷害，何等卖力，世道可叹。而园中种种矛盾，均可殃及无辜女儿，亦复可虑。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平儿不顾凤姐明令，而细心暗访，不愿冤屈无辜，何等淳良正直 己卯、庚辰回目“行权”作“情权”，若指平儿有心袒护女儿，与宝玉同心，亦通。戚序本作“徇私”，疑为后人所改。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了，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宝玉情肠更胜平儿，不唯同情五儿，且念及其舅氏。不为物役，不以理责人，更不以虚礼绳人，凡事求其合乎情理，乃宝玉之为心也。今之所谓人道主义，其本质相同。姚燮评曰：“替人讨情，又为之设法，宝玉真一片婆心。”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平儿所言极是，分析明澈，可见其精明不亚于探春，干练不输于凤姐。〇平儿所谓“那边所丢的霜”，甲本同。诸脂评抄本“霜”均作“露”，指玫瑰露，是也。“霜”与“露”形近易讹。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他，他要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谁好意揽这事呢？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五十九回平儿尝言府中近日"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事，此即其一也 "窝里炮"云云，形容府内景象极确，即七十四回探春所谓"自杀自灭"也，乃败家之兆。

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原是我要吓他们玩，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就都完了。"此即回目所谓"宝玉瞒赃"也 五儿、彩云皆女儿，宝玉甘愿代为受过，一视同仁，确具佛心。姚燮评曰："真正好人"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骘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平儿所说，明指探春，照应上文探春不愿闻问此案一段，点明题面"投鼠忌器"句意。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平儿所虑极是 若一味作糊涂判官，纵可息事于一时，不能宁人于长久 必得点醒真贼，使之戒惧，又不伤体面，方为上策。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留"字醒目，平儿之策，真"公私两全"也。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要说出来呢，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

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要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呢，就求宝二爷应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人。”平儿句句和婉，又字字有所指，使彩云存其“体面”，心领神会，的是了事能手。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说了罢。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说过两天就完了，“说过”二字，诸本作“嚷过”，文意较顺 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里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咤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彩云确有“肝胆”，有骨气，敢作敢为，不负宝玉怜惜之心 若彼贾环，猥琐卑怯，不及彩云远矣。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么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蹬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见，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且除了这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么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想，只得依允。低头“一想”，方才“依允”，切合情理，知彩云实是良心感发，并顾及探春体面，非作腔也。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五儿感谢不尽。众媳妇婆子唯恐五儿脱却罪名，平儿、宝玉等则及时救拔，两样态度，迥然不同 因此一事，益见园中两党泾渭分明，清浊了然 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

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认识。高高儿的孤拐[⑧]，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林家妇语有荐贤之意，显系一党。姚燮批曰：“林之孝家的竟可擅自派人，可知其素有头脸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婶子[⑨]。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司棋姓“秦”，以此知之 张新之评曰：“司棋姓秦，特为‘情’字又立一格。”似合作者本意，与可卿姓秦之意略同。看后文司棋与表弟潘又安之情事可知也。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一“哦”字，显含有鄙弃之意 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来着，偏这两个孽障怄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着他们不隄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个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子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一席话，为回护五儿、开脱彩云，并卸却五儿舅氏罪名，说得既周匝，又圆活，妙在通篇话语囫囵恍惚，模棱两可，平儿真善于措辞

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带上[⑩]，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就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凤姐情知宝玉瞒赃，确极精明。而其所谋之刑，则未免过于刻毒，是酷吏手段，实实狠辣 清代史籍及笔记亦多此类记载 如张履祥 杨园先生全集 卷十九“义男妇”即云：“予所见主人之于仆隶，盖非复以人道处之矣”，

甚者“私杀之而私焚之，莫敢讼矣。”《红楼》所写，显其一斑。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挂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旧称官员因受连累而失官为“挂误”。凤姐援此例，处置仆辈，意谓彼等虽无辜无罪，虽冤枉委屈，而只要被怀疑、受牵累，即应被惩治，被作践，理所当然，而不得鸣冤叫屈也。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五十九回语袭人曰“得饶人处且饶人”，今谓凤姐曰“得放手时须放手”，恰是一对，可为平儿写心。凤姐用刚，平儿用柔，又可相济。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照应五十五回凤姐因操劳而“小月”句。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平儿劝语分五层，一劝放手施恩，二明久后归宿，三戒结怨于小人，四戒操劳过甚，五劝凡事不可过于较真。语语在理，极能迎合凤姐心理，聪明之极。姚燮眉批曰：“平儿之劝二奶奶，句句从火焰上泼水，从沸汤底抽薪。有不待细味其言，其盛气当释之过半矣，此平儿之所以名平也。”一夕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们罢，没的怄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杩子盖：即马桶盖。这里戏称小幺儿的发式。

② 鸎鸡：一名黑鸎鸡，又称黑龙眼燕。通体纯黑，身短尾长，栖于树梢。繁殖季节，遇到侵犯，即眼色不宁，呈惊恐状，而起飞追逐相搏。

③ 我们姐妹：诸本作“他们姐妹”。桐花凤阁批校本点改作“他姐妹们”。

④ 探春：诸本作“迎春”。

⑤ 飘马儿：菜上的一种装饰物，即用鸡蛋片或各色蔬菜浇在汤菜上面，又称“浇头”。

⑥ 叨蹬：也作“叨登”，这里是折腾、找麻烦的意思。下文“未免又叨蹬出赵姨奶奶

来”之“叨蹬”，当“牵扯”讲。

⑦ 顶缸：代人受过的意思。

⑧ 孤拐：这里指颧骨。

⑨ 三姑娘：甲本、张本、金本及庚辰、己卯本作“二姑娘”。

⑩ 炭篓子：用好话恭维人叫“带炭篓子”。相当于给人“戴高帽”的意思。

回　评

此回内容，亦极琐屑，题旨在写贾府两房从上而下、由主子到奴婢之矛盾纷争。回之开卷，首叙司棋闹厨，五儿赠霜，酿成霜露之灾。次叙五儿蒙冤，矛盾激化；玉钏与彩云“窝里斗”，致使风雨满城。事若深究，必致探春蒙羞；事若不究，五儿冤屈则不得解，事在两难。幸有宝玉“瞒赃”，平儿“行权”，暂将冲突化解。然众媳妇婆子与丫鬟对立之势已成，形同水火，难以两立。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七十七回司棋、晴雯、芳官等遭驱逐，均于此数回中伏脉矣。

此回叙事，实承前之数回。自五十五回“争闲气”始，事之头绪纷繁，人之关系错综，及至此回，方缓缓收结。然写五儿蒙冤用明笔，玉钏报案用暗笔，读者几不辨起自何处。终因宝玉“瞒赃”，彩云顿起“羞恶之心”，方使真相大白，案遂了结，大观园复归于平静。如此写来，层层脱卸，水渐落而石渐出，文情周至，收束精严。戚序本回前总批，称此数回书为“蝉脱”体。

柳五儿乃园外女儿向往大观园之典型，亦视芳园为花柳繁华地。不意事尚未成，风闻四境，竟被误为“窃贼”，身遭“软禁”，无辜受屈，大观园反成是非之地矣。雪芹原设计五儿因惊吓气恼而亡，极言大观园之恐怖。今本五儿尚存，然其体弱，其情切，其性柔，其胆怯，其冤深，其屈烈，如此苦难，颇令读者同情矣。

彩云不辨贤愚，结欢于贾环，任赵姨娘唆使，酿成祸端。然究竟是清净女儿，一旦闻知有女蒙冤，宝玉瞒赃，乃触发“羞恶之心”，昂然认罪，甘受责罚，确有气骨，亦女儿队中别具一格者也。

此回重在写平儿“行权”，以显扬其与人为善、成全他人之美德也。看其体贴探春，解救五儿，晓谕彩云，劝解凤姐，亦淳厚，亦精明，极善息事宁人。

恰如洪秋番所评:“既为贤女盖嚣母之愆,又为株连释无辜之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谓善摄家政者矣。”平儿身居园外,实亦大观园女儿之保护神也。

此回与上回为一体,照应前数回情节,总为收束。自下回始,生面别开,故事转入另一境界。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确系至理名言。平儿虽为侧室，言谈行事却颇有正妻气象，以其平稳公正也。映衬之下，凤姐转多妾婢相。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扬铃打鼓"四字生动，俗则俗矣，从平儿口中吐出，转觉格外新雅。书中似此化俗为雅处不少。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平儿判冤决狱，语语干脆利落，而不失淳厚平正，宽柔大度，众人安得不服？干脆乃凤姐调理熏陶之功，淳正则纯属平儿天性。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很好"二字，道尽李纨、探春敬重平儿之意。凤姐行事一味张扬卖弄，故上下皆怨；平儿则用心于息事宁人，故上下宾服。作者描摹女儿淳良之美，绘声绘色。或谓平儿当为副册第二，居香菱一人之下及薛宝琴等众人之上，信然。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以下用全知观点叙事，彰显秦显家的滑稽可哂之相。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乱"字神理，写秦显家的得志高兴情状，极诙谐，极具炼字之妙。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担，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王伯沆批曰："寻人炭米亏空，自己却用炭米送礼　作者真是刻毒。"数语写尽奴仆贪污行贿之

风，是贾府弊端，亦国家痼疾。《红楼》写家事正所以道国事，于此可见一斑。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秦妪就职演说，何等踌躇满志，读之令人绝倒。

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两百字缩结厨房风波，极具喜剧色彩，而秦显家的宛在目前。论者常叹此书寥寥数语便可写活过场小人物，此乃绝妙例证。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司棋固属作者推重之女儿，故屡扬其善，而亦不饰其瑕疵，是写实之笔。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照脸"摔"来，写贾环极粗野，极恶赖，同其兄宝玉形成明显反差。黄小田批云："乃堂以粉摔芳官面上，乃郎又复效之。如此蠢物而彩云属意，是何肺腑。"彩云幼稚而不辨贤愚，是写实笔墨。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贾环斥骂彩云，其核心问题是妒忌宝玉。如中唐诗僧寒山子所云："好恶总不识，犹如猪及羊。共语如木石，嫉妒似颠狂。"小说此处借写小儿女言情，表现嫡庶矛盾。

彩云见如此，急的赌咒起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贾环气急败坏，无情无义，皆因妒忌宝玉，亦缘自愧，全无大家公子气派，岂能得女儿真情？作者嫌恶赵姨娘母子之意，溢于言表。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

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此写彩云对贾环有情。三十回写金钏儿对宝玉私语云：“你往东小院子拿环哥儿同彩云去。”与此处描写斗榫。然据二十五回和七十二回相关叙述，同贾环相好者为彩霞。故黄小田于二十五回批云：“书中彩云、彩霞是一是二？不甚分明。”盖书未定稿，天衣有缝 目前只得理解为，彩云与彩霞俱含情于环三。一百十七回则叙彩云时常规劝贾环，反遭辱骂。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作者于宝玉生日，始终闪烁其词，盖不欲着形迹落言筌也。因此之故，读者颇疑宝玉生日即寓雪芹诞辰，似不无道理。揆之二十七回饯花会之描写，似以四月二十六日之说为近是 今之论者，多主此说 而《犬窝谭红 所记残钞本则作：“次日是四月十五日，却系宝玉生日。”吴克岐评曰：“正与第一回甄士隐梦游幻境时，长夏永昼相合 ”亦可备一说。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姚燮评谓“可恨不与林妹妹同日”。作者或亦有此恨，故二十七回明写芒种节而实写花朝节，黛玉生日也。花朝迎春，芒种饯花，宝黛生辰似二实一，似一实二，写来扑朔迷离，寓意隽永，读者宜细心体会 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是宝玉之做生日，已非第一次也。而如姚燮所批：“可知往年已成往梦。”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①]，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宫星官[②]、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胜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评者多谓“减一半”三字未妥。盖衣服一套、鞋袜一双，均不可减半也 庚辰、己卯本“半”皆作“等”，于理始合。其馀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而已。宝玉此番生辰，众人送礼，人以类分，礼有差等，叙述循循有序，颇为郑重。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了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

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先天地，次祖宗，二祖母及父母，四长房长辈，五亲戚，六年长平辈，七奶妈，次第井然，郑重其事　宝玉"四个奶妈"，甲本及蒙府本同，指李贵、赵亦华、张若锦、王荣之母　据五十二回，此四人是宝玉之"奶兄"　查其馀诸脂本，"四个奶妈"作"李、赵、张、王四个奶妈"，与五十二回之叙述合榫。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咭咭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篆儿名新雅别致　邢岫烟已与薛蝌结亲，蝌者，喻蝌蚪文，与岫烟袅袅如篆书，恰为一对　或因蝌蚪卑小，不足与薛蟠之名成套，乃未察作者用意　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来了。笑语吟吟，群袖翩翩，活色生香，何等喜兴　此诸艳毕集之始也　前写宝玉往各处行礼，小丫头"夹着毡子"跟随　此处又写众丫鬟皆"抱着红毡子"而来，景象相类　盖行跪拜之礼，须以红毡铺地，既喜庆又洁净　近人林语堂《京华烟云　第五章即写曾文伯夫妇接受姚木兰行礼，"给木兰在地下放一块红毡子做跪拜之用"。清逊帝溥仪　我的前半生》第二章中亦有类似描写。笑说道："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面，此指寿面，也称长寿面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列朝"赐百官食"条云："太后圣诞、皇后令诞、太子千秋，俱赐寿面。"近人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云："凡寿诞及汤饼宴，宴客必用面，南北皆然。南人至是，亦以面为正餐矣"南人普通饭食，则多食米　下文芳官说"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乃因芳官为姑苏人，习尚使之然也　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此金陵十二钗正册及副册诸艳之代表也　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

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

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特写一笔,以显其与众不同　益因其乃本回中一要紧人物也。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进去④,让姐姐来着。”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坐,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看宝玉还礼不迭,知宝玉以平等礼数待平儿,实发乎本心,所以平儿益敬之也

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和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岫烟乃孤寒之人,生日被人忘记,湘云说出,然后补礼,亦见人情之冷暖　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平儿生日,由袭人说明;岫烟生日,由湘云捅破,用笔错综　此日亦宝琴、岫烟、平儿生日,七十七回补明亦四儿生日,象征今日实亦诸艳生辰也。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就这样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都占先。又是大祖太爷的生日冥寿。“大祖太爷”当指宁国公贾演,甲本及蒙府本同　甲辰本作“老祖太爷”,似指荣国公贾源(一作贾法)　其馀诸脂本均作“太祖太爷”,语义不明,似亦指贾源　此处各本文字,似难分轩轾　过了灯节,就是大太太和宝姐姐,诸本“大太太”均作“老太太”,甲本亦如之　“老太太”生日同七十一回所叙完全不合,故乙本校改　或云当作“姨太太”,指薛姨妈,然与三十六回(仲夏)及五十七回(临近

清明）两处叙述均不相符。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琏二哥哥。二月没人。”袭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没人？只不是咱们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黛玉生日被人忘记，袭人更当众直说其“不是咱们家的”。若黛玉其时在座，闻此戳心语，将何以堪？张新之于探春语下批云：“不忆岫烟生日，犹可说也，不忆黛玉生日，探岂愦愦若此？是乃微词。”盖知黛玉时已遭冷落矣。九十八回写黛玉气绝，探春赶来，想其“素日的可疼”，而“伤心痛哭”，乃别一种心地也。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记得。”袭人娃花，黛玉乃群芳之首，皆应于二月十二日花朝节　于宝玉生辰之际特笔点明黛玉生日，非泛泛之笔　从探春口中将众人生日一总，是衬托宝玉生辰之隆重也　据七十一回，贾母生日在八月初三；宝钗生日见二十二回，是正月二十一日，与探春之言相合。探春生日见七十回，乃三月初三，此处不便自道也　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个生日，我心里才过的去。”回顾五十五、五十六回，探春理家，平儿灵细识窍，而推重之、襄助之，探春心存感激，乃要为其做生日也。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

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多谢”二字，颇似有礼，然如张新之评曰：“语面是戏，语意觉惨”众人都笑了。平儿地位，不过一通房大丫头耳，而众人皆不以卑微视之，其平日为人颇受敬重可知　作者不著一语，而以他人言语态度评价某一人物，是《红楼》常用笔法。探春因说道：“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很好。”

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账，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们竟不知道。"说着，便给平儿磕头，既是向平姑娘祝寿，亦是叩谢其行权判冤、免却自身之祸也。慌得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和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与二十七回饯花会时"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映衬，是一样笔法，皆极言诸艳毕集之欢、群芳荟萃之盛也。此际厅内凡二十馀艳，缺凤姐、迎春、香菱、鸳鸯等，并缺元春、妙玉，后文将一一补明。

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给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钗带了宝琴过来给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嘱咐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薛蝌言谈举止稳重儒雅，颇得世家子弟之大体，与薛蟠之粗鄙荒唐，恰成对比。

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观嗣后叙事，宝玉、宝钗、宝琴等入此角门，路过沁芳亭桥，众丫鬟领至红香圃，乃知此角门方位在大观园之东南角。而薛家院落在园之西北，入东南角门，则入宁国府矣。可知此处亦方位错误，与前后此类问题可并比而观。因疑雪芹早期稿本尝写薛家居宁府位置，故屡有此类方位颠倒之笔也。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要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

是？不如锁了，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总有了事，也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钗行事滴水不漏，处处防嫌，乃真知贾府为是非之地也。七十五回一旦出现抄检之事，宝钗即行搬离大观园，与此处用心一致，遥相呼应。

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里头有人，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落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儿，自有头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宝钗心明眼亮，工于心计，且处处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并深谙家务事理，奈与宝玉志趣迥异何。其所言“几件比这两件大的”事故，终不能明。或指众婆子及媳妇夜间酗酒赌博等勾当，宝钗曾敦敦诫谕之，见五十六回。果然，则此处为七十三回写贾母震怒查赌伏根。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侍书、晴雯、麝月、蕊官、藕官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玩呢，补出香菱、侍书及蕊藕诸官等，齐来与会。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到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圃名新雅别致，象征诸艳；点明芍药栏，为湘云醉卧张本。连尤氏已请过来了。据下回回目，尤氏为“独艳”，故群芳会中断不可少此人　准此，尤氏三姐妹当皆为副册中人　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赏给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看平儿行事何等谨慎。事无巨细，必“色色”回明凤姐，礼物则或不受或赏人，略无托大之象。虽过寿辰，亦必尽心服侍凤姐妥当之后，方肯进园。非如此小心恭敬，平儿不能立足于凤姐面前　刚

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5]，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坐，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

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薛姨妈年纪才逾四十，已现老态。王伯沆批云："按薛姨系王夫人之妹，此时亦不过四十上下，即自称'老天拔地'，此种口吻定不能长寿。"古人寿促，四十馀岁倚老卖老，实极平常。昔欧阳修作《醉翁亭记》，亦年甫四十耳。故其《赠沈遵》云："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薛姨妈此态，当亦"聊戏"晚辈而已 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还自在。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太太捶腿。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太太吃了，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小丫头子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此乃群芳会中坐向，体现大观园中平等理念，不可以寻常礼法衡之。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团坐。补明鸳鸯、迎春、玉钏儿、彩云、紫鹃、莺儿、司棋等人，与会诸艳已逾三十人，盛况空前。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这里没人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给薛姨妈去。

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中有说行这个令好的，又有说行那个令才好的。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副

笔砚花笺。

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来，说：“我写。”香菱学诗用浓墨重彩，学字则仅轻描淡写一笔，而香菱之雅趣益增，俨然才女矣。众人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探春便命平儿拈，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着“射覆”二字。宝钗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射覆，原为古时一种猜物游戏，见《汉书·东方朔传》。后变为酒令的一种，其玩法，见清俞敦培《酒令丛钞》。王伯沆批谓：“今行之酒令，却非古制。”对此，惟宝钗有稽考，与七十六回写其知道“梧”树俗称一样，极言其知识广博、才华出众也。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

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叫袭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6]。“射覆”雅且难，“拇战”俗而易，相映成趣。湘云先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非湘云不能道此数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豪爽洒脱，俨然魏晋竹林中人。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笑灌了湘云一杯。“灌”字有趣，活画出盛会中诸艳不拘形迹之狂欢情态。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来，从琴妹妹掷起，挨着掷下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7]，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语。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8]。见香菱射不着，众人击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9]。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传递呢。”闹得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湘云嘴快，

黛玉眼尖，均合二艳性格特征。湘云遭罚，箸击黛手，情景尤其传神。晚唐李咸用《长歌行》云："象箸击折歌勿休，玉山未到非风流。"此回湘云表现出众，觉比唐诗妩媚多多。于是罚了香菱一杯。香菱雅好诗赋，显然未曾习得《论语》，故不能射"圃"字，于是罚酒一杯。写来极合香菱身份，兼示其"獃"性。此亦反衬宝琴博学，湘云颖悟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10]。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覆一射，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猜着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11]，因射了一个"埘"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12]，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射覆一戏，雅趣倍增。《镜花缘》尝仿之，然枯燥多矣。似此等文字，极易因事晦人，非大手笔不能趋其利而避其害。《红楼》后之《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承其道，现代小说则惟《围城》能为之。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搳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神来之笔，所谓典型细节是也。文心粗细，说部工拙，往往于此等处见之。姚燮评谓："一时猜拳，只听腕上镯子响。此响只在荣禧堂里，人间那得几时闻 "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二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13]，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南宋佚名"贺人生女"《鹧鸪天》词云："缇萦生下虽无益，谢女他年或解围。"十八回尝写黛玉替宝玉作《杏帘在望》诗，此处又写其代说酒令，俱表黛玉思维敏捷，兼示二玉关系亲密。一酒令也，事关宝玉，枕霞旧友有意刁难，潇湘妃子则加意回护，叙来宛转动人。

> 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14]，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落霞、孤鹜、哀雁，词境凄凄，故解盦居士《石头臆说》以为此酒令，直是黛玉"自己写照"。

说得大家笑了。众人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瓤，

说酒底道：

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15]？此句用李白 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诗意，旨在怀人，其声哀苦

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不须多赘。

大家轮流乱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覆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饮一口。瓠，剖开可为酒尊；绿，同“渌”字，此指酒 岫烟所射，或用南朝沈约 酬谢宣城朓》诗“忧来命绿樽”、唐刘希夷《送友人之新丰》诗“愁向绿樽生”句意 诗中言“忧”言“愁”，贴合诸钗此时心境 湘云的拳却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16]。”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得当。”湘云便说道：

奔腾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索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比之黛玉酒令，“江间波涌”、“铁索孤舟”，另是一番景象，或有隐喻湘云后来历经风波、命运坎坷之意

说的众人都笑了，说：“好个诌断了肠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说酒底儿。”湘云吃了酒，夹了一块鸭肉，呷了口酒，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夹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你到底快说呀。”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些桂花油[17]。对照黛玉、湘云二令，两人性情相得益彰 黛令雅致，文意幽怨；湘令隽永，文意诙谐，且皆寓二人身世命运，工巧之至

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取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么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给瓶子桂花油擦擦。”席上丫头甚多，湘云遂惹众怒，只得又罚酒一杯矣 此如南宋赵蕃 寄吕谦益卿 所云：“狂言喙三尺，百罚酒深杯 ”场面热闹，极富情味。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窃盗官司。”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心里有病，不觉的红了脸。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宝玉的，就忘了村了彩云了。自悔不及，忙一顿的行令猜拳岔开了。此段为文随波

生澜，机趣盎然，巧不伤雅，随手写人，的是妙文。黛玉口尖，宝玉意淳，宝钗心细，彩云情敏，照顾周详。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宝钗便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钗作戏，指着自己的通灵玉说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众人道："怎么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钗'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18]，岂不射着了？"于雅谑中点出"通灵"，乃第十三次写及通灵玉也　宝玉所引旧诗，诗意颓丧，关乎"玉钗"一生结果，实两人婚姻不谐之恶谶也，偏于玉钗游戏时由宝玉口中道出，而钗不作一语，寓意深沉

⑱宝玉所引此句旧诗，名《题邸间壁　，作者晚唐郑谷，绰号"郑鹧鸪"，一作南宋郑会，两说均见于南宋谢枋得选、明王相注《七言千家诗》卷上。或因其流行俗气本不同，而致作者姓名舛误　郑会说，见宋末佚名编《诗家鼎脔》卷上　"玉钗"二字连用，旧诗中连篇累牍，俯拾即是　如南朝齐梁沈约《日出东南隅行》云："罗衣夕解带，玉钗暮垂冠。"何逊《苑中见美人诗》云："罗袖风中卷，玉钗林下耀　"唐人诗句更繁，如李白《白纻辞》"玉钗挂缨君莫违"、张祜《赠内人》"斜拔玉钗灯影畔"、许浑《听歌鹧鸪辞》"犹梦玉钗金缕衣"等，韩偓《香奁集》中尤多，两宋诗词则不胜枚举。此等诗句，雪芹必有所知　今特写宝玉提及《题邸间壁》，则其内心深厌金玉良缘之说，但愿"敲"而"断"之，同时企盼木石前盟早日成真，不言自明。至少作者试图表现宝玉潜意识自然流露，同三十六回写其梦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云云，形成呼应。湘云说道："这用时事却使不得，两个人都该罚。"香菱道："不止时事，这也是有出处的。"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纪载并无，算不得。"湘云此说随意，不符合实际　前人咏及"宝玉"者夥，如西晋陆云《答兄平原诗》云："敢投桃李，以报宝玉。"唐诗中更为常见，如白居易《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爱惜肯将同宝玉"及《哭刘尚书梦得》"窅窅穷泉埋宝玉"、孟郊《隐士》"宝玉忌出璞"等，宋明以还诗词难以一一枚举。湘云此说显为即兴打趣，作者如此设辞，意在引起话头，点染二宝情事。香菱道："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19]，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20]。'怎么你倒忘了？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

呢。”唐诗中“宝钗”二字连用，亦属常见 除义山七绝外，尚有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灯下宝钗斜”、白居易《任氏行“宝钗斜坠青丝发”、元稹《会真诗》“宝钗行彩凤”等，不胜枚举 作者偏使香菱提及李商隐诗句，意味深长。〇上引岑嘉州“此乡”诗，下句为“慎勿厌清贫”；此引李义山“宝钗”诗句，见其《残花》诗，上句是“若但掩关劳独梦”。回中所引唐诗，或曰“厌清贫”，或曰“红烛冷”，或曰“劳独梦”，词意悲切，隐伏宝玉、宝钗后来遭际。小说嘲宝玉“贫穷难耐凄凉”，叹宝钗“金簪雪里埋”，两相参看，文境切合。香菱引征两句唐诗，而云“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画龙点睛，其意自明。众人笑说：“这可问住了，快罚一杯。”湘云无话，只得饮了。湘云先因违规乱令，被罚酒一钟；再因私自传递，受罚一杯；三因调侃“丫头”，亦罚一杯；此则因不知“宝玉”二字出典，又被罚一钟 其三番两次受罚，一写其性格爽利，亦为下文香梦沉酣张本也。湘云不知唐诗中“宝玉”出典，可有自知之明耶？李频《哭贾岛》云：“恨声流蜀魄，冤气入湘云 ”韦庄《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云：“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此类诗句尚多，均显凄凉，与“湘江水逝楚云飞”意境相近 可见作者笔下，史大姑娘绝无好运

大家又该对点揎拳，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数语写尽群芳会之盛，大观园顿成极乐自由世界矣。玩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见了湘云，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儿。使人各处去找，那里找的着。

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一则恐有正事呼唤，二则恐丫鬟们年轻，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约束，恣意痛饮，失了体统，故来请问有事无事。当日是大观园狂欢节，众婆子却似巡警，而以林之孝家的为督察，音符甚不和谐 此为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伏脉。探春见他们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们又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我们并没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玩笑，将酒作引子。妈妈们别耽心。”李纨、尤氏也都笑说：“你们歇着去罢，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我们知道。连老太太让姑娘们吃酒，姑娘们还不肯吃呢。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玩罢了。我们怕有事，来打听打听。二则天长了，姑娘们玩

一会子，还该点补些小食儿，素日又不大吃杂项东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东西，怕受伤。”酒后点补小食儿，姚燮眉批曰：“姑娘们怯于饮食，从林妈口中写出。”探春笑道：“妈妈说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回头命：“取点心来。”两旁丫鬟们齐声答应了，忙去传点心。探春又笑让：“你们歇着去，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领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儿摸着脸，笑道：“我的脸都热了，也不好意思见他们。依我说，竟收了罢，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蹬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设境奇特，造语流丽，湘云妩媚娇憨之态、风流豪爽之姿，跃然纸上矣。苏轼《东坡题跋》谓摩诘“诗中有画”，雪芹文中亦有画。张新之评，即谓湘云醉眠乃一幅“绝妙画本”。明人黎遂球《花底拾遗》，尝以“带花春睡，惹浪蝶闯入红绡”为美人生活情趣之一种。湘云醉卧，文境似之。

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嘟嘟嚷嚷说：“泉香酒洌……醉扶归，宜会亲友。”香梦沉酣，犹说酒令，此则写其自然之韵，笔情尤为深细。恰如明袁宏道《寿存参张公七十序》所云：“醉者无心，稚子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秋波”二字为熟语，加“慢启”二字则化腐为奇矣，传出醉酒初醒之神。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静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娜不胜，便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悔。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两个捧着镜奁。众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匀了脸[21]，拢了鬓，连忙起身，同着来至红香圃中。又吃了两杯浓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给他衔在口内，一时又命他吃了些酸汤，方才觉得好了些。以上完题面

“憨湘云醉眠芍药裀”，此为湘云正传之一。唐张泌《碧户》云：“衣惹湘云薄，眉分楚岫开。香浓眠旧枕，梦好醉春杯。”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所记许慎远以落花为裀故事，似从旧诗中化来。作者妙笔生花，点铁成金，湘云遂给人以深刻印象，赢得广泛喜爱。嘉庆二十四年张子秋《续都门竹枝词》云：“《红楼梦》已续全完，条幅齐纨画蔓延。试看热车窗子上，湘云犹是醉酣眠。”可见程刻本问世十八年之际，读者已何等推崇《红楼》，又何等偏爱“醉酣眠”之湘云。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给凤姐儿送去，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补明凤姐，则人未至而实亦与会矣。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倚栏看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哝哝，不知说些什么。姚燮批引中唐李端《拜新月》诗曰：“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写来笔笔有画意，可名之曰《大观园行乐图》。

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那媳妇愁眉泪眼，也不敢进厅来，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儿[22]，两眼只瞅着棋盘，一只手伸在盒内，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头要茶时才看见，问：“什么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现是园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听见了，问着他，他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撵出去才是。”探春道：“怎么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才大奶奶往厅上姨太太处去，顶头看见，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么不回二奶奶？”回大奶奶、回二奶奶，如此推诿，不自主张，不作威福，如姚燮眉批所云：“探姑娘步步留心。”平儿道：“不回去也罢，我想回说一声就是了。既这么着，就撵他出去，等太太回来再回。请姑娘定夺。”探春点头，仍又下棋。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不提。忽插入此事，是欲令文情曲折跌宕，亦写探春围棋理家，俨然巾帼英雄也。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寥寥十五字，一幅美丽图画。南宋赵与御《谒金门》云：“梦里海棠花下语，醒来无觅处。”吴龙翰《西湖曲》云：“隔花踌躕意相属，稍稍谈笑闻馀香。”此样笔致写宝黛，墨淡意浓。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

不多的人，就早坐起威福来了[23]。”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道园子也分了人管[24]，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黛玉素无心于家务，亦道此语，可见贾府宿弊人人得而见之矣。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四个人的。”不为家事忧虑，只知一味享乐。七十一回亦写其对探春说：“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此即三回《西江月》所谓“于国于家无望”也。〇“四个人”者，陈其泰评云：“自然是自己、黛玉、袭人、紫鹃，但何故无晴雯？”故以为“‘四’字当是‘两’字之误。”张新之评亦云：“‘四个人’说得蹊跷。旧有批本云为袭人、紫鹃，似是矣。然细按此书，绝无着实呆指处，姑阙疑也可。”庚辰、己卯、梦稿、戚序本作“咱们两个人”。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四’作‘两’。”综合判断，当以“两”字为是，指你我，语极亲昵。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宝玉将“四个人”粘拢而说，并冠一限定词“咱们”，其意自明。黛玉神会，转身而去。此与二十五回黛玉因凤姐笑说“吃茶”趣语、起身便走，同一神理。张新之评曰：“神情俱妙，底面玲珑。”《红楼》写情，例用欲言又止之笔，不愿宝黛畅叙心曲。此乃人物身份使然，亦作者笔致从容含蓄有以致之也。

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因问：“他往那里去呢？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钟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说着，自拿了一钟。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喝时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区区一茶，写尽黛钗亲密之状。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不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才在这里的，几个人斗草玩，这会子不见了。”袭人闲闲一句“斗草”，似不着意，已为回之下半“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伏脉。

宝玉听说，便忙回房中，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说道："快别睡觉，咱们外头玩去，一会子好吃饭。"芳官道："你们吃酒，不理我。叫我闷了半天，可不来睡觉罢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桌上吃饭，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婶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到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25]，这几年也没闻见。趁今儿我可是要开斋了。"张新之评："语妙可想 "芳官视学戏为斋戒，心中苦楚可想。又，"开斋"亦谶语，为七十五回抄检大观园后芳官出家为尼姑作引。一段写芳官娇态，栩栩如生 姚燮眉评："撒娇撒痴，毫无禁忌，想芳官亦知二爷之爱我深矣。"宝玉道："这个容易。"宝玉与芳官一番对话，为下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作引。

说着，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柳嫂欲令其女五儿入怡红院，故于芳官处极力巴结。映带上回司棋闹厨故事。张新之评："一食写得奢侈，芳之宠，柳之奉，而其时富盛，面子都到，乃书中或秽或洁，无不映照。"春燕放在案上，走来安小菜碗箸，过来拨了一碗饭。芳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宝玉闻着[26]，倒觉比往常之味又胜些是的，遂吃了一个卷酥。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宝玉觉"十分香甜可口"，乃因其为女儿之残羹剩馔也。闲中点染怡红院融洽气氛。春燕和芳官都笑了。

吃毕，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够，再要些来。"春燕道："不用要，这就够了。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我再吃了这个，尽够了，不用再吃了。"说着，便站在桌傍，一顿吃了。又留下两个卷酥，说："这个留着给我妈吃。晚上要吃酒，给我两碗

吃酒就是了[27]。"宝玉笑道："你也爱吃酒？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回。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趁今儿大家开斋。还有件事，想着嘱咐你，竟忘了，此刻才想起来。以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处，你提他，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儿的事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真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事。"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给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柳五儿之事，琐琐碎碎，断断续续，至此一顿　芳官、春燕与五儿多少往来，多少款曲，皆暗藏其间。今宝玉寿辰，心中愉悦，两婢见机进言，遂成其事，情理自现　妙在穿插于茶饭之间，读者浑然不觉。姚燮眉评："只一吃饭，亦写得如此婉约，与前吃茶一节俱是闲中点染妙文"作者一笔写数事，映带自然，妙不可言。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姐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携手"入化，总为写群芳会上众女儿和睦欢畅景象也。张新之评："又是'金兰契'"宝玉问："你们做什么呢？"袭人道："摆下饭了，等你吃饭呢。"宝玉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说道："你就是狐媚子！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两个怎么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晴雯佯怒，非果真疾言厉色拈酸状，的是晴雯声口。姚燮眉批曰："晴雯又比袭人刻露一层。"袭人笑道："不过是惧打惧撞的遇见，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

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语竟成谶，应在七十七回被逐事。又懒，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烧了窟窿，你去了，谁能以补呢[28]？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什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

这又是什么原故？你到底说话呀。怎么装憨儿，和我笑？那也当不了什么。”此数语回照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袭人表面嗔怨，实是赞叹，故其下写晴雯似乎羞赧，实甚得意。晴雯笑着，啐了一口。以上写小儿女斗嘴，极为传神，合目思之，声影毕现。大家说着来至厅上。薛姨妈也来了，依序坐下吃饭。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

一时吃毕，大家吃茶闲话，又随便玩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此戏古老，极富诗情画意。唐朝盛行，诗多歌咏，如白居易观儿戏 云：“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作者于大观园中设此戏，意在表现众少女活泼顽皮、天真可爱，兼为香菱解裙张本。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看众女儿斗草花色，曰观音柳、罗汉松，曰君子竹、美人蕉，曰星星翠、月月红，曰牡丹花、枇杷果，曰姐妹花、夫妻蕙，工整自然，娓娓可听。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香菱此解亦妙。中唐女诗人晁采《寄文茂》云：“并蒂已看灵鹊报，倩郎早觅买花船 ”学诗之后，香菱渐带书卷气，憨态可掬。作者随手点染，妙趣横生，而分寸一丝不乱。豆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要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豆官狡辩，小花面身份自现。张新之评曰：“科浑谑浪，是曾学戏 ”

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满口里放屁胡说。”豆官见他要站起来，怎肯容他，就连忙伏身将

他压住，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两个人滚在地下。众人拍手笑说："了不得了。那是一洼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豆官回头看了一看，果见傍边有一汪积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夺手跑了。众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气，也都笑着一哄而散。北宋晏殊《破阵子》词云："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　笑从双脸生"此处写香菱等斗草，逍遥快乐，意境颇似大晏词，而情趣丰盈自然，则有过之。

香菱起身，低头一瞧，见那裙上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正恨骂不绝，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草花来凑戏，忽见众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因问："怎么散了？"香菱便说："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说我诌，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口内说着，手里真个拈着一枝并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宝玉并蒂菱与香菱夫妻蕙恰成一对，情思绵邈　专写菱花，是有意映带香菱。杜甫《进艇》云："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香菱持夫妻蕙是企盼美好生活，宝玉赏并蒂菱当有祝福意味
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瞧这裙子。"宝玉便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说："怎么就拉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禁染。"香菱道："这是前儿琴姑娘带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儿才上身。"石榴裙诗意极浓，非泛泛而设　白居易《谕妓》云："烛泪夜粘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卢象《戏赠邵使君张郎》云："少妇石榴裙，新妆白玉面　能迷张公子，不许时相见"石榴裙代指年轻女性，前人多报以玩弄态度　今日俗谓"拜倒在石榴裙下"，亦非庄语。宝玉则明显不同，"意淫"托深情，关怀寄怜悯　其平等意识，世所罕见

宝玉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遭塌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的嘴碎，饶这么着，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遭塌东西，不知惜福。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无一面不为香菱想到，对女儿之心，真可谓体贴入微。故黄小田夹批

云："香菱之呆，宝玉之痴，皆非淫亵可比。"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因笑道："就是这话。我虽有几条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样，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

宝玉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膝裤、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膝裤或称"褶衣"，旧时缠足妇女装束所用之鞋面饰物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云："盖妇人多以布缠足，而上口未免参差不齐，故须以褶衣覆之　"原注："今称褶衣，即膝裤也　"程本原欲尽删关涉女子小足字样，然删之未尽．"膝裤鞋面"，即系汉装妇人语，亦成一漏网游鱼也。我有主意，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何如？"香菱笑着摇头说："不好。倘或他们听见了，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么？等他孝满了，他爱什么，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样，不是你素日为人了。况且不是瞒人的事，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咧。"香菱想了一想有理，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等着你，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应了，忙忙的回来。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前为平儿理妆，今为香菱换裙，皆深遂宝玉"意淫"之愿也。王伯沆评曰："多情乃佛心　"又曰："按《楞炭经》，夜摩天男女行欲，或但执手，即为究竟，不同世人形交也　"是宝玉"意淫"亦有佛理寓焉。一面胡思乱想，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原故。

香菱之为人，无人不怜爱的。袭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30]，况与香菱相好，一闻此信，忙就开箱取了出来，折好，随了宝玉来寻香菱，顺带补写香菱之人缘、袭人之性情，无一字闲文。袭人和顺，固乐于助人，况"手中撒漫"乎？世家婢女，气度非小家碧玉可比。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袭人笑道："我说你太淘气了，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香菱红了脸，笑说："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说着接了裙子[31]，展开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样。又命宝玉背过脸去，自己向内解下来，将这条系上。宝

玉一向厮混于内闱，群鬟视如同性，略无避讳。今香菱解裙，“命宝玉背过脸去”，可见宝玉原无回避意识，憨态可想 袭人道：“把这腌臜了的交给我拿回去，收拾了给你送来。你要拿回去，看见了，又是要问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给那个妹妹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袭人道：“你倒大方的很。”香菱忙又拜了两拜，道谢袭人。一面袭人拿了那条泥污了的裙子就走。

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上，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较黛玉葬花更为痴迷 二十七回饯花会有葬花事，今群芳会又见之，皆不祥之兆也 姚燮眉评曰：“描出一个呆公子来，是前书葬花之馀波。”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看笑[32]，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了数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说话，扎煞着两只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作什么？”香菱红了脸，只管笑。嘴里要却说什么[33]，又说不出口来。蹊跷传神，情景宛然。姚燮眉批曰：“妙在语尽意不尽 绝妙神情。”自“嘴里”以下十三字，诸脂本无，当为程本所增，梦稿本另笔旁添此十三字。有此十三字，文境缥缈，感觉细腻。因那边他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脸又一红，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香菱所说“就完了”三字，甲本及蒙府本同，其馀诸脂本如己卯、庚辰、列藏、梦稿、戚序、甲辰本均作“才好”。苕溪渔隐《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就完了’作‘才好’。”此类文字差异颇为细碎，无作伪之可能 或疑脂本晚出，必系赝鼎，故指苕溪渔隐《痴人说梦》所记旧抄本亦伪。此说毫无道理。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是我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薛蟠疑心重、醋劲大，宝玉深知，定当谨守秘密。其诸多烦恼均来自成长，遂有拒绝长大心理。此际虎口探头之说，证明宝玉已具备成人意识，则不得再如顽皮少年无忧无虑，无所顾忌矣 今后“意淫”必难尽兴，不无遗憾。说着，也回去了。香菱解裙一段文字旖旎之至，意蕴缥缈，韵味十足，可

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西人于此等处，譬如赏花，必折散碾碎以见其所以致妙之元素，或可明其缘由，而花之娇艳神韵尽失矣。故曰此等文字之妙，未可言传，但细心体会可也。

不知端详，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供尖儿：又叫“蜜供”。一种用油炸蜜拌，形如宝塔的供神用的面食。

② 星官：即星神，旧时星相家认为人的流年俱有星神当值。

③ 放堂：旧时施主到寺庙中布施僧众，叫“放堂”。

④ 打发进去：诸本于“打发”下有一“人”字。

⑤ 筵开玳瑁，褥设芙蓉：形容筵席铺陈的珍贵和华丽。玳瑁，龟类动物，甲壳有光泽，此指用龟壳作装饰的坐具。芙蓉，此指绣有芙蓉图饰的坐褥。

⑥ 拇战：也叫“划拳”，酒令的一种。

⑦ 室内生春：此指“射覆”的事物，只限于本室之内。生春，意同“生风”，即妙趣横生并含有吉利的意思。

⑧ 吾不如老圃：语见《论语·子路》。圃，种植果木菜蔬的园地；老圃，老菜农。

⑨ “药”字：当指“芍药栏”。

⑩ 射了：诸本均同，金本作“覆了”。

⑪ 鸡窗：典出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传说晋代宋处宗买得一长鸣鸡，能作人语，处宗终日与之隔窗谈论，玄谈之功得以大进。后遂以“鸡窗”代指书室。

⑫ 鸡栖于埘：语见《诗·王风·君子于役》。埘，凿壁做成的鸡窝。

⑬ 时宪书：即历书。原名“时宪历”，乾隆时因避其名字弘历讳，改称“时宪书”。

⑭ 过雁衰：诸本作“过雁哀”，是。“衰”、“哀”二字，形似易混。宋陆游《寒夕》诗有“风急江天无过雁”的句子，此或反用其意。

⑮ “榛子”二句：榛子，榛树的果实，瓤可食。砧，捣衣石。“榛”与“砧”音同义异，既符合酒令规定，以席上果菜说人事，也点明榛子与捣衣声无关。

⑯ 请君入瓮：典出《资治通鉴·唐纪》。比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⑰ 那些：王本、金本作“那有”，庚辰、梦稿、戚序、列藏本作“那讨”。

⑱ 敲断玉钗红烛冷：见唐郑谷（一说南宋郑会）《题邸间壁》诗。玉钗，代指灯花。

⑲ 岑嘉州：即唐代边塞诗人岑参。

⑳ 此乡多宝玉：岑参《送张子尉南海》诗。

㉑ 匀了脸：自“早有小丫头”以下三十六字，庚辰、己卯、列藏、甲辰诸本均无。甲本、王本、张本及蒙府本作“匀了脸”，五十五回亦有“匀脸”一词，意谓化妆时用手搓脸以使脂粉匀净。“勾脸”则系戏剧术语。

㉒ 折了官着：围棋术语。指失去了“收官”的机会。

㉓ 坐起威福：诸本作“作起威福”。“坐”、“作”二字，音近易讹。

㉔ 道园子：诸本作“这园子”。

㉕ 噪子：诸本作“嗓子”。

㉖ 问着：王本、庚辰、己卯本作“闻着”。

㉗ 两碗吃酒：王本作“两个吃酒”，庚辰、己卯、戚序本作“两碗酒吃”，梦稿本作“满碗酒吃”。

㉘ 谁能以补：甲本、脂本皆作“谁可会补”，桐花凤阁批校本将“以”描改为“修”。

㉙ 剪儿：梦稿本作“箭儿”。这里指花茎，兰花一茎为一箭。

㉚ 撒漫：又作“撒镘”，任意用钱，不吝惜财物。镘，钱的背面，因亦代指钱。

㉛ 按了：诸本作“接了”。

㉜ 看笑：诸本作“笑着”。

㉝ 要却：蒙府、程甲本作“却要”。

回　评

此回由平儿出面了结前两回数起风波，使大观园复归于平静祥和，既以彰显宝玉护花痴心，又以凸现平儿沉稳果断娇姿。平儿所为，无非回护园中诸艳，与宝玉心同意通，却能不著痕迹，不落物议。可知平儿身在园外，心则在园中矣。

此回所写宝玉生日及下回上半之“群芳夜宴”，乃大观园中诸艳继饯花会、海棠社、螃蟹宴、即景争联之后，第五次毕集欢会也。既是最后一次，亦为大观园欢乐之顶峰。欲写大观园极盛之会，必设最自然妥帖之大题目，即宝玉生辰。宝玉乃诸艳之冠，故其生日，诸艳必一一莅临，且尽态极妍，尽欢而散。写宝琴、岫烟、平儿芳辰与宝玉同期，乃象征此日实亦诸艳佳节，作者有深意存焉。同理，此回行文不避繁冗，必一一道及诸艳名讳，亦非泛泛闲文。

“湘云醉卧”是极摹大观园世界欢乐闲雅之盛景，“香菱解裙”乃极言人间幻境缱绻迷离之深情，景因境设，情缘境生，而能浑然一体，莫辨因果。状人绘景，皆所以明大观园境界之妙，写境即所以传园中景之美、人之俏与夫情之挚，无由分析割裂；读者心往神驰，如临其境，如睹其景，如会其人，如悟其意矣。张新之谓此回“极拉杂散漫，极严密周详，而妙义微词，剥蕉抽茧，话中有话，神外传神，评不胜评，读者其以意得之可也”。庶

几得之。

此回写人，极臻化境。戚序本回前评曰："探春围棋理事，气象严厉；香菱斗草善谑，姿态俊逸；湘云喜饮酒，何等疏爽；黛玉怕吃茶，何等妩媚；晴雯刺芳官，语极尖利；袭人给裙子，意极醇良，字字曲到。"其间尤以湘云风流隽逸，神形秀出。涂瀛尝赞之曰："处林薛之间，而能以才品见长，可谓难矣。湘云出而颦儿失其辨，宝姐失其妍，非韵胜人，气爽人也。惟是遭际早厄，与颦颦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怜矣。而乃佐袭人诋宝玉，经济酸论厌人听闻，不免堕几窠臼。然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梦态决裂，豪睡可人，至烧鹿大嚼，裀药酣眠，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概，更觉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与！"诚乎知人善论之言也。古人云，诗庄词媚曲谐，钗黛湘乃各占其一。

此回及下回之上半为一大段，诸钗放胆宴会，乃大观园诸艳欢会之高潮。之后接写贾敬丧事、贾琏纵欲，文字别开畦町，大观园亦将走向末日矣。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以"洗手"接叙"香菱解裙"，过接自然简净　因和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春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告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上寿用"四十碟果子"，似习俗定例．金瓶梅词话 二十一回写孟玉楼寿筵、四十三回写李瓶儿寿筵，已如此数　新索隐派以为此寓作者曹雪芹享年整四十岁，乖违小说常识与基本逻辑，可发一噱　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罐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做生日。"上回侧重寿诸艳，此回则专注寿怡红矣　宝玉寿筵用绍兴酒，属当时习尚　绍兴花雕俗称"女儿红"，李汝珍 镜花缘 九十六回即有"绍兴女儿酒"之说，可与下文所叙"女儿茶"相对应，均暗示怡红主题　宝玉听了，喜的忙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的情就是了。"言语爽利，晴雯声口毕肖，且点"心"字"情"字，乃寿怡红主旨

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这个人，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村你①，你再过不去。"一"村"字，道出晴雯对宝玉何等放恣，宝玉对晴雯又何等骄纵　两人关系，似已超越主仆极限　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调三窝四。"说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说："关了院门罢。"袭人笑道："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这会子关了门，人倒疑惑起来，索性再等一等。"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

罢。”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欢。只是五儿那一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去又气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柳五儿进园一事，写来曲曲折折，至此又一顿挫　深得事之理，兼具文之妙　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不如此则非宝玉矣　“后悔”者，悔其迟定主意；“长叹”者，叹五儿命运多舛　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或以此作引。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没有。”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

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悄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别耍钱吃酒，放倒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清周亮工　因树屋书影　卷一谓“夜饮之害事”云：“凌晨客至，仆从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注曰：“乘朝气，则不夜饮可知；不夜饮，则奴仆无奸盗诈伪可知　甚矣，夜饮之害事也　”众人都笑说：“那里有这么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爷睡下了没有？”众人都回：“不知道。”

袭人忙推宝玉，宝玉靸了鞋，便迎出来，先是假作如厕，背地探问五儿之事，糊弄众人。此又佯为要上炕，预备睡卧，蒙混林妈　行文字字如绘，富有情味　张新之评云：“靸鞋是将要睡状，写小儿女捣鬼妙甚　”笑道：“我还没睡呢。妈妈进来歇歇。”又叫：“袭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说：“还没睡呢？如今天长夜短，该早些睡了，明日方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人家笑话，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汉了。”据王伯沆批云：“清制，凡诸王子入南书房，例用白纱灯一对前导。无有天明始至者　”此说合乎史实　清人赵翼　檐曝杂记　卷一“皇子读书”条云：“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　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

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故林妈妈乃有是言也。而宝玉本非"读书上学的公子"。后日难免与"挑脚汉"为伍 此为雅谑，亦似谶语 姚燮眉批云："挑脚汉子俱能早起，不过极言其起迟之为下流耳。"说毕，又笑。宝玉忙笑道："妈妈说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妈妈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沏些普洱茶喝。""沏"字，各本纷歧不一 程甲作"泡"，己卯、庚辰、列藏本作"滗"。后则分别改为"沏"、"熬"、"弄"，蒙府、戚序本作"渍"，甲辰本作"开"；梦稿本原作"溇"，后另笔改为"沏"，独与乙本同 沏，义为用开水泡茶后盖上盖子 现行辞书"水"部沏字，多据此回《红楼》文字收录这一义项 ○普洱茶因产于云南普洱一带，故名。清徐珂《清稗类钞 "饮食类"云："醉饱后饮之，能助消化。"袭人、晴雯二人忙说："沏了一茶缸子女儿茶[2]，已经喝过两碗了。茶名雅致，宜乎怡红公子饮之 作者随手生春，自然绝妙。张新之评曰："不吃普洱茶，而吃女儿茶，正晴袭之所引 "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说着，晴雯便倒了来。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口叫起来，怕已后兄弟侄儿照样，就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了。"宝玉笑道："妈妈说的是。我不过是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袭人、晴雯都笑说："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离了嘴。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先一样。"据林之孝家的所言，贾府公子、小姐及少奶奶，尊称长辈房中贴身大丫鬟或长辈所赐婢女为"姐姐"，乃世家大族规矩，属于有家教、有修养之表现 《红楼》续书外，其他说部多不涉及公侯府第日常生活，故较少见，当亦与时代、地域、社会背景等相关 此类称谓，往往成为翻译障碍 据《红楼 韩文翻译者崔溶澈与高旻喜介绍，中韩文化相近，但韩国历史上从无此种现象，故其译本不得不加注释 林之孝家的此番说辞，可为绝好说明。

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逊，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就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不得他。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

事。”一派琐碎语，其义虽浅，却是从古礼中演出。张新之评谓：其“隐‘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皆然’一节书义，斯乃深文。”而云晴雯、袭人俱为贾母屋里拨过来，林之孝家的所言亦不差。但此二婢俱非“三五代的陈人”，张爱玲《红楼梦魇》因疑晴雯身份有所改动，颇觉有理。说毕，吃了茶，便说：“请安歇罢，我们走了。”宝玉还说：“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林家妇语极啰嗦，是酒后之态。

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进来笑说：“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唠三叨四的，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③]。”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也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儿的意思[④]。”说着，一面摆上酒果。袭人道：“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

宝玉说：“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众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旧指宴席入座时主人对宾客敬酒、行礼的一套礼节。《清稗类钞》“饮食类”载：“将入席，主人必敬酒，或自斟，或由役人代斟，自奉以敬客，导之入座。是时必呼之称谓而冠以姓字，如某某先生、某翁之类，是曰定席，又曰安席，亦曰安座　亦有主人于客坐定后，始向客一一斟酒者。惟无论如何，主人敬酒，客必起立承之。”如此礼节，繁烦之至，故宝玉厌之矣。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上回写大观园礼仪已通脱之极，此处状怡红院礼节当更随意之至，所谓“礼岂为我辈设耶”，当寓作者重情轻礼之深意。

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厌弃安席俗套，而如此行止，恰如己卯所批：“凡吃酒，从未先如此者，此独怡红风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总是与世人两样的。知子莫过母也。”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髻儿，身上皆是紧身袄儿。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枕荟群芳，非泛泛绘物工笔。张新之评曰：“一枕近找上回，远汇全书。”和芳官两个先搳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

的水田小夹袄[5]，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色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引得众人笑说："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弟兄。"宝玉男而似女，芳官女而似男，故有是谑　特写芳官，实所以状诸婢娇憨之态，并以寓宝玉乃诸艳冠冕之旨。○此写芳官相貌"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又说"双生的弟兄"，可见也是间接描写宝玉相貌。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睛若秋波"云云，同此处相合。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小宝玉脸型尖瘦，观众便多訾议，自可理解

袭人等一一斟上酒来，说："且等一等再搳拳。虽不安席，在我们每人手里吃一口罢了。"于是袭人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馀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团圆坐了。春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个绒套绣墩，近炕沿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不过小茶碟大，里面自是山南海北、干鲜水陆的酒馔果菜。

宝玉因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道："斯文些才好，别大呼小叫，叫人听见。二则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们抢红罢[6]。"宝玉道："没趣，不好。咱们占花名儿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袭人道："这个玩意虽好，人少了没趣。"占花名酒令起源待考　宋司马光 和君贶清明与上巳同日鉴定舟洛川 云："占花分设席，爱柳就张帷 "疑指此戏，属筹令之一种。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越王竹"条云："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细荻，高尺馀，南海有之。南人爱其青色，用为酒筹云 "近人林语堂《酒令》谈及唐诗酒筹，如"玉颜不及寒鸦色　　面黑者饮"、"情多最恨花无语　　不言者饮"、"千呼万唤始出来　　后至者饮"等。此种唐诗筹令，当不早于五代　清人倪鸿《桐阴清话》卷三"酒筹"条所记更繁，可与林氏 酒令 相互印证　倪著另有" 西厢记》酒令"数十条，亦妙。本书下文所写占花名，系其变种，当流行于闺中

春燕笑道："依我说，咱们竟悄悄的把宝姑娘、云姑娘、林姑娘请了来，依己卯、庚辰、蒙府、戚序、列藏各本，春燕提议所请之人，并无云姑娘　或

以为此系后加，反成乖谬。而按上回所写，湘云醉眠初醒，整理残妆后，即随众姐妹至红香圃中，而未写其后来如何移居怡红院。是故，怡红夜宴，云姑娘乃在被邀之列也。俞平伯、邓云乡夜宴座次解说，即以宝钗、湘云等七人为“外客”，加怡红主仆九人，凡十六人与宴也。玩一会子，到二更天再睡不迟。”袭人道：“又开门阖户的闹⑦，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宝玉道：“怕什么，咱们三姑娘也吃酒，再请他一声才好。还有琴姑娘。”众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发了。”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就快请去。”春燕、四儿都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命开门，各带小丫头分头去请。因宝玉提议占花名，而引出邀薛林诸艳与会，曲折生发，错落有致；且下文花名俱寓诸艳归宿，行文似浑然天成，作者颇费匠心。

晴雯、麝月、袭人三人又说：“他两个去请，只怕不肯来，须得我们去请，死活拉了来。”于是袭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众人听了，却也欢喜。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香菱乃副册之冠，焉能缺席着一“死活拉了”，文情方不显扭捏。王伯沆批云：“春燕要请钗黛湘，只图热闹；宝玉要请探琴，便见亲爱；诸人皆要请李纨，最有见识。写来各各不同，浅深俱到”袭人固请香菱，亦返照上回石榴裙一事。此番夜宴极其重要，香菱是副册金钗之代表，理当出席。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

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了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日说人家夜饮聚赌，今日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李纨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黛玉戏言一挑，李纨笑答“这倒也不怕”。四十二回亦尝写黛玉说李纨“招”我们来“大顽大笑”，是知李纨虽青年良偶，而仍保有青春活力，写来细婉熨贴。

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六

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签。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薛林同为诸艳之冠，今只及钗，乃文笔摇曳错综之法。周敦颐《爱莲说》谓"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为世俗所赏，素称花王；李白《清平调》以牡丹喻杨妃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极言其秾艳，皆恰合宝钗身份形象。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语出唐罗隐《牡丹花》诗颈联，由此而知宝钗于"情榜"中考语必为"无情"二字，与黛玉"情情"及宝玉"情不情"相对，恰合宝钗性格基调。洪秋蕃评引莲仙女史语云："无情有两解：一贴宝钗说，谓人虽无情，貌颇动人；一贴宝玉说，谓宝玉虽于彼无情，观之亦足动人。两说皆切当之至。"而罗诗颔联谓"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此则一关湘云，一涉黛玉，故知作者设计以花喻诸艳，颇有得益于罗诗者。〇罗诗中"也"一作"亦"，作者或另有所据。宋秦观《南乡子》下片云："往事已酸辛，谁记当年翠黛颦？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结句与酒筹上字样无异，且秦词中"黛颦"可关合黛玉，暗含薛林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意　由是观之，若云作者所据即秦词，可能性亦大。

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为贺。"众人都笑说："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

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只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了门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上寿"乃伶工俗曲，寓意吉祥，然曲词"福如海深，寿比山高"之类，全落俗套，不合寿怡红气氛，故被"打回去"　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只《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扠，闲踏天门扫落花……"才罢[⑧]。程本系列及梦稿、甲辰诸本仅用汤剧曲词首两句，馀俱删去，剪裁得当，行文紧凑。其馀各脂本，则皆引录《赏花时》全文　此处"闲踏山门"四字，同汤剧原曲；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本作"闲为仙人"，或谓此系雪芹原笔　其祖父曹寅《坐山有诗谢梦奉和二首，时亮生已南旋》之二结句"还写扫花图"后自注云："予留别有'愿为筇竹杖'之句，坐山集青

莲句有'闲为仙人扫落花',故及之。"雪芹改汤剧曲词或本此。○正在占花名,却唱"扫落花",是宝玉出家及诸艳云散之谶。"嘉庆甲子本"批云:"此回系群芳开宴,且各占花名,第一签即唱此曲,已寓一扫而空之意。"故下文云宝玉听后"眼看着芳官不语" ○由吉祥之"上寿",改唱萧瑟之"扫花",曲调之转换,亦有暗示群芳由聚而散、大观由盛而衰之意,俞平伯称其"过渡处妙在使人不觉"。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撂与宝钗。

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笑道:"还不知得个什么。"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撂在桌上,红了脸笑道:"很不该行这个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账话在上头。"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起来。众人看时,上面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高蟾"条云:"初累举不上……怨而切 是年人论不公,又下第。上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风怨未开。'意亦指直马怜之。"此诗通行本题为 上高侍郎 ,乃高蟾因名落孙山而发泄满腹牢骚 "天上碧桃"与"日边红杏"均比喻及第进士能获天子宠幸,地位优渥 探春得此签,表面喜兴,内含悲怨焉。○由此以下,花名签诗句凡七例,均为唐宋人诗作 除黛玉所掣"莫怨东风当自嗟"句外,馀则皆见于《七言千家诗》。该书系旧时流行普及读物,所录限于近体,趣尚显易,便于背诵 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本。众人玩占花名之戏,用此选本,切合事理。

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再同饮一杯。"众人笑说道:"我们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笑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清人萧奭《永宪录续编 记曹寅云:"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姆,二女皆为王妃 "按曹寅长女嫁平郡王讷尔苏,次女嫁某侍卫,亦王子也,均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所录曹寅奏折。红学界普遍认为,曹寅两女即元春、探春姊妹之艺术原型 此处"王妃"云云,似加隐射。大喜,大喜!"或云此为探春远适为海外王妃之兆,不无道理 后四十回中探春实得

"贵婿",亦无不合。说着大家来敬探春。探春那里肯饮,却被湘云、香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一钟才罢。上回写湘云因射覆乱令,被宝钗"灌"酒一杯;此回夜宴行令,湘云等则"灌"探春一钟。极言诸钗无拘无束,戏笑痛饮,兴会淋漓,大观园乃成自由世界、女儿乐园 探春只叫:"蠲了这个,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他的手,强掷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该李氏掣。看湘云动作,一"拿"一"强掷",活画出不由分说之蛮态,何等传神。

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行子,竟有些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诗是:

竹篱茅舍自甘心。恰合李纨性情身份 今之论者有谓李纨掣此签而心有未甘者,实求之过深则凿矣 诗题 梅 ,作者王淇,《千家诗 王相注:"王淇,字菉漪,宋人 "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九,作者标为王菉漪 今人注本多作王琪,误也,盖"淇"与"琪"音同形近而讹

注云:"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有趣,你们掷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废兴。"废兴,同甲辰、程甲本,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本作"废与兴",列藏本作"兴与衰";梦稿本原无此句,后另笔旁添此七字。王伯沆评谓:"'废兴'二字不甚合,疑误 "此说可商 汉书 · 刘向传 云:"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 "清洪昇 京东杂感 诗:"远望穷高下,孤怀感废兴 "李纨此语,恰合其向来处事态度 然于众人诗情酒兴正浓之际如此说,是戏言,亦成谶语。说着便吃酒,将骰过给黛玉。黛玉一掷是十八点,便该湘云掣。

湘云笑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揎拳掳袖"四字有神理 历来读者爱湘云者,皆缘此类行止 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那面诗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语出宋苏轼《海棠 诗,正对日间景象,诗句无一字蹈空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倒好。"唐陈陶 竹》云:"万枝朝露学潇湘,杳霭孤亭白石凉 "中有"石凉"二字,却合黛玉自家形影 故张新之评云:"是嘲湘云,实则自断 "众人知他打趣日间湘云醉眠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给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说了。"众人

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真好签！"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脂批谓写湘云是"间色法"，此为一证清人甫塘逸士 续阅微草堂笔记 、赵之谦 章安杂说 及平步青《霞外攟屑 所记"旧时真本"描写"宝湘姻缘"，于此等处最不能自圆其说，可见荒谬已甚 宝玉先饮了半杯，瞅人不见，递与芳官。芳官即便端起来，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宝玉酒付芳官，是照顾婢子贪杯；黛玉酒折漱盂，是自审不胜酒力 二玉同样耍滑，却绝不相犯，叙来恰到好处湘云便抓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

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上面是一枝荼蘼花，题着"韶华胜极"四字，此四字，或隐寓十三回可卿托梦所嘱"盛筵必散"之义；下句"三杯送春"，则似回应秦氏赠言"三春去后诸芳尽"之象 签题、诗句暗喻花开至荼蘼，则百花凋残、众芳流落，三春已去，大观呈现一片荒凉景况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开到荼蘼花事了。语出王淇《春暮游小园 据脂批，雪芹原设计麝月乃最后离开宝玉之婢，故云 王诗首联曰："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 "作者以此关合李纨、湘云，皆孀居者也，寓宝玉出家后麝月陪同宝钗寡居之事 宋范成大 观牡丹荼蘼》诗有云"荼蘼如雪照黄昏"，刘克庄 出城 诗云"主人叹息官来晚，谢了荼蘼一架花"。苏轼《酴醾花菩萨泉诗云"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是以荼蘼喻落寞晚景，早成传统，非佳谶也 李渔 闲情偶寄 卷五云："每忆此句，情兴为之索然 "故下文写宝玉"皱皱眉儿"藏签。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皱皱眉儿，忙将签藏了，说："咱们且喝酒罢。"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掷个十点，该香菱。

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那面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连理枝头花正开。照应上回斗草戏中之夫妻蕙。香菱婚姻本极不幸，偏得此吉签，显为反喻 他人皆正喻，独香菱反之，文情变幻。语出宋

朱淑贞《落花》(一作《惜春》)诗，下句为"妒花风雨便相摧"，则为正喻。

注云："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该黛玉。

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花，脂批谓后文《芙蓉女儿诔 实诔黛玉 芙蓉有草本、木本之分，草本即莲 李太白诗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周敦颐 爱莲说 曰："莲为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其品性高洁如此，唯黛玉足以当之 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东风当自嗟。语出宋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东风"原作"春风"，似言黛玉祸皆自取，夫复谁尤？然不可据此而开脱"东风"摧残群芳之罪责，置"风刀霜剑严相逼"诗句于不顾。欧阳诗上句为"红颜胜人多薄命"，其意自明 明末钱谦益编 列朝诗集》闰集卷五载元末明初孙蕡 集句七言绝句诗 云："远水寒山石径斜，宫前杨柳寺前花 红颜未老恩先断，莫怨东风当自嗟 "此诗与欧阳公原作韵味相近，亦可参看

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妙不可言，必得宝钗陪饮方妥帖，以钗黛皆群芳之冠也 白居易 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 云："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 "宋方岳 芙蓉花 云："却笑牡丹犹浅俗，但将浓艳醉春风 "是芙蓉与牡丹正可匹敌，故众人赞叹，黛玉欣然 于是饮了酒，便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

袭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题着"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写着旧诗，道是：

桃红又见一年春。语出宋谢枋得 庆全庵桃花 诗 "又见"，程甲、戚序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又是" 谢诗原作"又是" 盖"是"与"见"草书形近易讹 谢诗首句云："寻得桃源好避秦 "是则，袭人花签题注、谢诗首句，恰与十七回"武陵源"、"秦人旧舍"相应合 桃花以艳冶轻浮著称，杜诗所谓"轻薄桃花逐水流"也，喻袭人多变之性情 谢诗后二句谓："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此当隐射后四十回袭人嫁琪官之事，语含讥刺。此书结尾引清初邓汉仪《题息夫人庙》"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诗句，与此处呼应 息夫人，世称"桃花夫人"也

注云:“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此处文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同姓”句前,其馀诸脂本均有“同辰者陪一盏”一句,仅梦稿、列藏本“盏”作“杯”而已 苕溪渔隐《镌石订疑》所记旧抄本文字,同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本 如此,方和下文“黛玉与他同辰”句合拍 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本年为红楼十四年,宝玉十四岁,则宝钗十六岁 另据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窃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云云,明年晴雯夭亡时方十六岁 可知晴雯与宝钗并不“同庚”,笔有舛误。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钟。”芳官也姓花,何等凑趣。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什么话?大嫂子,顺手给他一巴掌!”李纨笑道:“人家不得贵婿,反挨打,我也不忍得。”众人都笑了。李纨妙谑 精神爽快,则口齿诙谐伶俐,妙语如珠,可知李纨此际心情之欢畅 若非良偶,岂得与此良宵?转觉较凤姐幸运多多矣 此正大观园绝佳之处,亦可借此蠡测作者写此群芳欢会之深意

袭人才要掷,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了接黛玉的。横云断岭,不惟合乎情理,且可免行文拖沓累赘之病 以下写众人之离去,各有参差 ()列藏本此句下,原有“奇文,不接宝钗,而接黛玉”十字,后被点去,当系批语,而误入正文;又将句中“黛玉”旁改为“宝钗” 王伯沆评亦尝疑之曰:“薛王氏何时又进潇湘馆来?”实乃改之无理,疑之无据 五十八回开首已叙明,贾母等入朝随班,“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 ”,“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黛玉”、“便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 文字照应细密,而非疏漏也 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以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回去吃药,言之凄然 作者总不忘随手点染黛玉病情,文心细极 唐贾岛《赠丘先生》云:“常言吃药全胜饭,华岳松边采茯神”黛玉以药代饭,亦有仙子风致 众人说:“也都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探春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李纨、探春等”,庚辰、己卯、蒙府本等皆作“李纨、宝钗等”,无论谁何,其离去之由,均合理事人口吻 袭人道:“既如此,

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齐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怡红院位于园之东路南部，仅同栊翠庵在一侧。其馀潇湘馆、秋爽斋、稻香村、蘅芜苑等处均坐落于西路，中隔水面，有沁芳亭桥连通 此写袭人等护送诸艳，“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恰合 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来。

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钟，用盘子攒了各样果菜，与地下的老妈妈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搳拳赢唱小曲儿。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妈妈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众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觉。芳官吃得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许多丰韵，身子图不得[9]，便睡在袭人身上，说：“姐姐，我心跳的很。”芳官喝得脸红润、眼迷离、语娇憨，行动惫赖，煞是俏倬可爱 元稹《酬乐天劝醉》云：“美人醉灯下，左右流横波。”芳官似之 袭人笑道：“谁叫你尽力灌呢。”春燕、四儿也图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春燕困倦，四儿酣睡，晴雯叫喊，醉态各异。如宋王灼《一落索》所云：“佳人醉里插钗梁，更不问、眠时节 ”晴雯醉甚，尤见神理。宝玉道：“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宝玉枕名“红香”，何其雅致，即前文所写“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新枕头”。明初刘仔肩《夜宴 云：“酒向佳人醉，花随锦障看。”此为宝玉今生今世最后一次痛饮而醉，异日不能再得矣 袭人见芳官醉的很，恐闹他吐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袭人亦醉，尚有理智，不脱“温柔和顺”行状 宋吕希纯 朱氏园 云：“夹道松风吹酒面，满庭花气袭人衣 ”袭人勤勉，出乎天性 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怡红今夜之乐，乃大观园欢乐之最高潮，院中人皆得一醉方休，香梦沉酣有过于湘云者 如此情状，恰有 桃花扇 卷一杨文聪所唱“儿女浓情如花酿，美满无他想，黑甜共一乡”意味 此乃通书第十次写怡红院也。宋淇 红楼梦识要 以为此回所写，并非怡红院之客观环境，实是用“全知观点”，表现诸人在院内之“主观欢乐情绪”。

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忙说：“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

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羞的笑着下地说："我怎么——"却说不出下半句来。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墨。"从袭人和宝玉眼中特写芳官醉起模样，"和宝玉同榻"是眼。清人富察明义《题红楼梦 组诗十三云："拔取金钗当酒筹，大家今夜极绸缪。醉倚公子怀中睡，明日相看笑不休。"结句即指此处。又从袭人和宝玉口中一谑，文情诙谐此为昨夜欢乐气氛之自然延续。

说着，丫头进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日有扰，今日晚上我还席。"袭人笑道："罢罢，今日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咱们也算会吃酒了，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在有趣儿，偏又没了。"袭人笑道："原要这么着才有趣儿，必尽了兴，反无味。昨日都好上来了，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儿。"四儿笑道："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补叙昨夜欢宴情景，寥寥数语，转觉较直接叙写更为传神，乃行文取巧之法，写醉、写睡、写醒、写笑，皆以芳官为线索，妍媚入骨。

忽见平儿笑嘻嘻的走来，说："我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还东，短一个也使不得。"众人忙让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儿忙问："你们夜里做什么来？"袭人便说："告诉不得你。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喝的把臊都丢了，又都唱起来。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此语要紧，而必以袭人之口道出者，乃坚听者之信也姚燮眉批谓："借着告平儿一边，再将夜间情事总述几句，自今以往此境不再得矣"确具慧眼 平儿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着给我听，气我。"晴雯道："今儿他还席，必自来请你，你等着罢。"平儿笑问道："'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把脸飞红了，赶着打，笑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的真！"依主仆关系，晴雯应称宝玉为"二爷"或"爷"，而不能在外人面前称"他" 平儿系贾琏通房丫头，乃可称贾琏为"他"。晴雯卞急，且与宝

玉亲厚，一时失言，直称宝玉为“他” 平儿捅破，无怪晴雯“害臊”脸红矣 平儿笑道：“呸！不害臊的丫头！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我有事去了，回来再打发人来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喝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因说道：“你们这么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袭人、晴雯等忙问：“又怎么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砚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样子，忘记收的。”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给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纸，粉红笺纸，当即薛涛笺，一名红笺，乃指唐代女诗人薛涛所制之深红小笺 宋苏易简 文房四谱 卷四引唐李匡义《资暇录 云：“松花笺代以为薛涛笺，误也 元和之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之，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裁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 ”以之录诗写怀，别具风趣 薛氏诗中，即屡见“红笺”一词。如 寄旧诗与元微之 云：“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本书八十九回写宝玉亦尝用“粉红笺”，戚序、舒序本三十八回则有“薛涛笺”。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彩笺贺寿，乃妙玉与宝玉第三次交厚也。岫烟与妙玉有“半师之分”，又是故旧重逢，又与宝玉同日芳辰，而妙玉不贺，独叩贺宝玉，其情可知 己卯夹批云：“帖文亦蹈俗套之外 ”自是妙玉作风 洪秋蕃评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固是《红楼 惯常之笔”

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忙问：“是谁接了来的？也不告诉！”袭人、晴雯等见了这般，不知当是那来要紧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齐问：“昨儿是谁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儿忙跑进来，笑说：“昨日妙玉并没亲来，只打发个妈妈送来。我就搁在这里，谁知一顿酒喝的就忘了。”众人听了道：“我当是谁，大惊小怪，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纸来。”当下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上帖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敌[10]，只管提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有想[11]：“要问宝钗去，他必又批评怪诞，不如问黛玉去。”想罢，袖了帖儿，径来寻黛玉。宝玉惧怕宝钗“批评怪诞”，却不畏黛玉讥讽嘲笑，写出宝玉同薛林之心理距离有远有近，亦写出妙玉同薛林之思想境界有异有同。一笔写出宝玉内心，妙玉秉性，宝钗观念及黛玉

意识，何等简捷有力。

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颤颤巍巍”四字画出岫烟似云烟袅娜，身影宛然。列藏本批云：“四个俗字，写出一个活跳美人，转觉别书中若干‘莲步香尘’、‘纤腰玉体’字样无味之甚。”此批极佳 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咤异说道：“他为人孩癖⑫，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苏州玄墓山无“蟠香寺”。而有名刹天寿圣恩禅寺，始建于唐，重修于元，明清两朝香火极盛。康熙二十八年和三十八年皇帝南巡时，曾两次驻跸于此，御书“松风水月”四字，其碑至今犹存。事具《东华录》。当时名臣宋荦《雨中元墓探梅》云：“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传诵一时。曹寅尝为苏州织造，雪芹当熟知其地。或云“蟠香寺”即暗指圣恩寺，较为可信。宋张镃《自广岩避暑西庵》云：“穿松得古寺，随喜听讲律 士女蜂义来，蟠香散经帙。”寺名“蟠香”，或得自张诗。我家原来寒素，赁房居⑬，就赁了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八字要紧，补明妙玉来历 玄墓山梅花名满天下，况有宝刹，山水极佳，号称“吴中绝景”乃至“人间绝境”，故历来为权贵名流所重，明清两朝尤甚。明人张灵《临终诗》云：“垂死尚思玄墓麓，满山寒雪一林松。”乾隆帝六下江南，每巡辄访圣恩寺，赋诗达数十首之多。事具《南巡盛典》。由此可知，玄墓山实为名利之场，是非之地。妙玉孤芳自赏，“放诞诡僻”，不能与世俯仰，则其“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固矣。如今又两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本有来历。唐刘长卿《送方外上人》诗云：“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岫烟亦一“方外”人也，故与“槛外”人妙玉相投。我正因他的一件事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凑合，求姐姐指教。”说着，便将拜帖取给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气

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14]，成个什么理数。”语语似贬，不知岫烟根底来历者不能晓其句句是褒 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里，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极力为妙玉辩释，可见宝玉推重之心 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15]，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

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管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连用三个“怪”字，曲传岫烟诧异之态，自今而后便可见怪不怪矣 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原故。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范成大诗也，亦铁槛寺、馒头庵之名出处 岫烟所转述妙玉评诗数语，与黛玉评李义山诗唯爱其“枯荷”句，是一样语式，非果真贬他人之诗，乃极言此句绝妙也 按范诗原作“铁门限”，用六朝书僧智永事，见 宣和画谱 雪芹改“限”为“槛”，当属有意为之 俞平伯 读红楼梦随笔 八以为，此乃活用古诗，“点石成金”之例。张评本、金玉缘本据原诗，将“槛”回改为“限”，可谓买椟还珠。曹寅《续琵琶》“祭墓”一出中，丑角李旺亦引此诗，可窥作者家学渊源 钱锺书《宋诗选注 指范诗袭自初唐作品，王梵志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又云：“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钱氏 管锥编 称范诗乃“以梵志诗对梵志诗”，其 容安馆札记 则讥俞氏随笔未察渊源，“亦如宝钗辈之稗贩类书耳” 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 庄子 内篇卷三 大宗师 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 ”唐成玄英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 ”宋黄庭坚 即席 云：“知命虽畸人，清谈颇有馀 ”妙玉自命“畸人”，卓然不俗 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人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对比映衬，乃《红楼》写人之主要手法，千变万化而不离其宗，故其人物形象乃得以构成一完整体系 仅从宝玉角度而

言，与黛玉为“木石”，与宝钗为“金玉”，与湘云为“阴阳”，与妙玉则为“内外”矣。他如元迎探惜、凤秦晴袭等，各因其身份地位与宝玉相对，分别挂号，有条不紊，诸艳之性情特质亦因之而彰明较著。所谓“特犯不犯”，唯雪芹能造其极致 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16]，“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栊翠庵来。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几字。亲自拿了到栊翠庵，只隔门缝儿投进去，便回来了。见面便俗，故宝玉隔门投帖，妙玉自能会心。宋叶茵《草堂》云：“从此禅门多事在，篆香重课少陵诗。”妙玉参与怡红狂欢节，用此样写法，别具一格。

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榆荫堂，位于稻香村之北，南邻红香圃。清初李渔《闲情偶寄》卷五“槐榆”条云：“树之能为荫者，非槐即榆 ”堂名榆荫，当别有用意。列藏本于“佳肴”下有二十五字曰：“榆阴中者，馀荫也，慈既感灵，今故怀亲 所谓不失忠孝之大纲也 ”原为正文，后勾画标示，在“阴”字旁加一“注”字，改作注文 张新之夹批云：“已到桑榆暮景 ”意或近之 可喜尤氏又带了佩凤、偕鸾二妾过来游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云、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二语不错，只见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丫鬟们去服役，且同众人一一的游玩。青年娇憨女子既入此园，无不如鱼入水，如鸟归林，自得其乐 〇尤氏既出，贾敬合死，渐渐度入回之下半“死金丹独艳理亲丧”。怡红狂欢节即将结束。

闲言少述，且说当下众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玩笑，命女先儿击鼓。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此继五十四回之后，再次写及击鼓传花，彼详此略。该游戏较古老，据传起自唐明皇。五代徐铉《抛球乐辞》云：“灼灼传花枝，纷纷度画旗 不知红烛下，照见彩球飞。”当指此戏。因人回说：“甄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闲闲一语，提动后文甄家遭籍没家产事。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偕鸾两个去打秋千玩耍，观此戏知贾珍二妾不及园中诸艳多矣 己卯夹批谓：“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戏，故写不及探春

等人也。”佩凤与偕鸾此回俱是初次登场，一见其名，便觉俗气扑面。作者不动声色，侧笔讽刺贾珍　〇此处文字，略同甲本及甲辰、梦稿、列藏本，其馀诸脂本较繁　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此句下：‘宝玉忙笑说：“好姐姐们，别顽了”偕鸾又说：“笑软了，怎么打呢？吊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佩凤便赶着他打。正顽笑不绝’方接‘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句”查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本，恰与范锴所见旧抄本相近，仅“别顽了”下多“没的叫人跟着你们学着骂他”一句　脂本不伪，此可为证。宝玉便说：“你两个上去，让我送。”慌的佩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此段前后，己卯、庚辰、蒙府、戚序本均有宝玉给芳官改名耶律雄奴、湘云给葵官改名韦大英、宝琴给荳官改名荳童等故事情节。苕溪渔隐《镌石订疑》所记旧抄本亦存，记录颇详。梦稿、列藏、甲辰本不存，数处芟夷约一千馀字，程本随之。至于删削缘由，一般估计是话题敏感，事涉违碍。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据此论说作者本具“汉族认同感”，可以参考

忽见东府里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殡天了[17]！”诸艳正在兴头上，忽传来此噩耗，大为不祥　此后贾府及大观园均迅速没落，此即所谓“造衅开端实在宁”、“家事消亡首罪宁”之喻欤？故黄小田夹批云：“自此以后，大观园日见萧条矣。”众人听了，吓了一大跳，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没了？”家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成圆满，升仙去了。”尤氏一闻此言，又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己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妆饰，命人先到元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等大爷来家审问；一面忙忙坐车，带了赖升一干老人媳妇出城。又请大夫看视，到底系何病症。事出突然，令人措手不及。看尤氏一系列动作，颇见章法，故回目许之以“独艳”　南朝江淹《郊外望秋答殷博士诗》云：“独艳始东山，擅丽终西都。”尤氏秀出，反衬其夫贾珍淫滥，其子贾蓉无耻。

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18]，服灵砂等，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腹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贾敬死相难看，是作者贬词　前云“妄作虚为”，可作其一生定评。此即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之谓也。便向媳妇回说：“系道教中吞金

服砂，烧胀而没。”众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制的丹砂吃坏了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成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去了。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了。”众道士一派胡言，藉以点明回目中“死金丹”三字。雍正帝佞佛，亦推崇道教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平叔），敕封“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帝忽暴病而崩，或疑即服食丹砂所致，今之清史研究专家颇有坚持此说者。由是可以觇知一时风气，作者似含讽意 新索隐派却认为贾敬之死影射雍正帝暴亡，可谓牵强附会。彼等进而编造云，曹雪芹伙同恋人竺香玉毒杀雍正帝，则不啻天方夜谭矣。

尤氏也不便听，只命锁着，等贾珍来发放，且命人飞马报信。一面看视里面窄狭，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进城的，忙装裹好了，用软轿抬至铁槛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贾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气炎热，实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寿木早年已经备下，寄在此庙的，甚是便宜。三日后，便破孝开吊，一面且做起道场来。因那边荣府里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姐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事务，暂托了几个家里二等管事的。贾瑞、贾珖、贾珩、贾璎、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孙女儿带来[19]，一并住着，才放心。十三回秦氏丧事，已见尤二姐、尤三姐消息，至此回，始正式登场，渐次引出后面诸回情事，不着痕迹 己卯夹批云：“原为‘放心’而来，终是‘放心’而去，妙甚。”语带调侃

且说贾珍闻了此信，急忙告假，并贾蓉是有职人员。礼部见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专，具本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20]，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见此本，便诏问贾敬何职。礼部代奏：“系进士出身，祖职已荫其子贾珍。贾敬因年迈多疾，常养静于都城之外元真观，今因疾殁于观中。其子珍，其孙蓉，现因国丧，随驾在此，故乞假归殓。”天子听了，忙下额外恩旨曰：“贾敬虽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忠，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扶柩由北下门入都，此处“北下门”，似指北京德胜门或安定门，但不可呆看。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七云：“这北下之门亦可说为德胜门，但我想西直门或者更像一点。京畿名迹多在西郊，贾敬可能在那一带养静。这‘北’字已不能十分呆看，但还不很明显。”作者原不欲着迹于方位，此等处难以较真。恩赐私

第殡殓，任子孙尽丧，礼毕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例赐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钦此。”此旨一下，不但贾府里人谢恩，连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称颂不绝[21]。据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载：“帝城尊严，凡遇赐谥大臣、阵亡将帅，须奉有旨，方准入城治丧。礼臣议恤者，所亦不及。故一时视入城治丧之典，荣于得谥”是知贾敬死后，天子降旨，准其“入城治丧”，乃特殊“恩典”，故贾府甚感荣幸，朝臣“称颂不绝”矣。

贾珍父子星夜驰回。半路中又见贾瑞、贾珖二人，领家丁飞骑而来，看见贾珍，一齐滚鞍下马请安。贾珍忙问：“做什么？”贾瑞回说：“嫂子恐哥哥和侄儿来了，老太太路上无人，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贾珍听了，赞声不绝。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贾瑞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奶奶在上房住着。贾蓉当下也下了马，听见两个姨娘来了，喜的笑容满面。祖父新丧，闻二姨娘消息则喜形于色，写尽纨绔子弟下流行状。“喜的笑容满面”，甲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便和贾珍一笑”，暗示父子聚麀，讽意益明。程本尚留地步，脂本则不啻破口嘲骂矣 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

一日到了都门，先奔人铁槛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气，坐更的闻知，忙喝起众人来。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起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观适才贾蓉之笑及过后调戏姨娘，贾珍觊觎二尤，可知此际彼等之哀容均属假意虚情，此正作者深恶“礼”之一字之缘由也 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了些悲戚，好指挥众人。因将恩旨备述给众亲友听了，一面先打发贾蓉回家来，料理停灵之事。

贾蓉巴不得一声儿，便先骑马跑来。到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槅扇，挂孝幔子，门前起鼓手棚、牌楼等事。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活计，见他来了，都道烦恼。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

又来了？我父亲正想你呢。”状贾蓉之不堪，兼刺贾珍，作者之笔严于斧钺。二姨娘红了脸，骂道：“好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兜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转过脸去，说道：“等姐姐来家，再告诉他。”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因又和他二姨娘抢砂仁吃，那二姐儿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贾蓉固是不堪，二姐亦颇无状。如此举止，乃如姚燮眉批曰：“祖父之骨未寒，儿孙之孽已作 ”

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此“奶奶”者，即尤氏也 贾蓉不顾“姨娘家”，正谓其眼里没有其母也。下回并说，尤氏对丈夫贾珍一味“顺从”；七十四回又写小姑惜春，杜绝宁府，尤氏遭其冲撞，羞恼而去。尤氏在宁府地位，实实尴尬 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头亲嘴，说：“我的心肝，你说得是。咱们馋他们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的骂：“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玩，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样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到那府里，背地嚼舌，说咱们这边混账。”可知宁府名声，早已败坏。今从丫头口中一点，后文方不突兀 即后文柳湘莲所谓东府里唯门前两座石狮子干净 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明詹詹外史辑《情史》卷十七“窦从一”篇末引情主人评曰：“夫有奇淫，必有奇祸，汉唐贻笑，至今齿冷。”四十四回贾母得知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而说：“什么要紧的事”，“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 ”贾蓉援历史证家事，理直气壮，而不知耻。姚燮眉批云：“观蓉儿此等言语，其欲不一败涂地也不可得矣。”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书中无此情节，想亦《风月宝鉴》中旧事，为雪芹所删。今借贾蓉之口补出。凤婶子那样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账。照应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当日贾蓉与贾蔷听凤姐驱遣，参与捉弄贾瑞，知之甚详 徐凤仪《红楼梦偶得》评云：“东府墙茨之讥，

向止暗写，至六十三回与母姨狂谑，丑态毕露，其丫头之骂，贾蓉之答，又将贾琏丑事说明"那一件瞒了我？"

贾蓉只管信口开河，胡言乱道。三姐儿沉了脸，早下炕进里间屋里，叫醒尤老娘。这里贾蓉见他老娘醒了，忙去请安问好。又说："老祖宗劳心，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爷儿们感激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磕头去。"尤老安人点头道："我的儿，倒是你会说话。亲戚们原是该的。"又问："你父亲好？几时得了信赶到的？"贾蓉笑道："刚才赶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娘挤眼儿。二姐便悄悄咬牙骂道："很会嚼舌根的猴儿崽子！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妈不成？"贾蓉又和尤老娘道："放心罢，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有根基的富贵人家，又年轻、又俏皮两位姨娘父亲，好聘嫁这二位姨娘。此两句中称谓，各本多有差异。程甲本上句中"两位姨娘"作"两位姨夫"，而无"父亲"二字；庚辰本原作"两位姨爷"，后将"爷"改为"爹"；列藏本作"两位爹"，梦稿本作"两位"。桐花凤阁本将上句中"姨娘"点改为"姨夫"，而将"父亲"二字断属下句 人文版程乙本校记云："一说：'姨娘父亲'四字连文，即指'姨夫'。"今姑依此说。这几年总没拣着，可巧前儿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尤老娘只当是真话，忙问："是谁家的？"二姐丢了活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正所谓打情骂俏，写二姐举止甚不庄重。说："妈妈，别信这混账孩子的话。"三姐儿道："蓉儿，你说是说，别只管嘴里这么不清不浑的！"三姐出语严正，与二姐略分泾渭 说着，人来回话，说："事已完了，请哥儿出去看了，回爷的话去呢。"那贾蓉方笑嘻嘻的出来。

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村：以语羞人，有数落、冲撞之意。己卯、庚辰本作"蠢"，梦稿本作"撞"，蒙府、戚序本作"蠢蠢的"。

② 女儿茶：用青桐或牛李子等嫩芽制成的一种饮料。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泰山无佳茗，山中人摘青桐芽点饮，号女儿茶。"或说，女儿茶乃普洱茶之一种。见清张泓《滇南新语》。

③ 排场：犹"排揎"。责备，数落。

④ 走了大摺儿：意谓错了大规矩。摺儿，方言，样子，架子。《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五回："惯的有些摺儿，不管好歹就骂人。"摺（zhě），同"褶"，脂本皆作"褶"，唯列藏本将"褶"旁改作"摺"。

⑤ 红青、驼绒：两种染色名。驼绒，意即"驼茸"。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记扬州染色云："青有红青，为青赤色，一曰鸦青；……深黄赤色曰驼茸。"驼绒，庚辰本作"酡绒"，己卯本作"酡绒"，列藏本将"酡"旁改为"驼"。

⑥ 抢红：掷骰子为戏，以得红点多者为胜，叫"抢红"。

⑦ 开门阖户：阖户，即闭门。己卯本作"喝户"，庚辰本将"喝"点改为"合"，列藏本旁改作"阖"。

⑧ 《赏花时》：曲牌名。系明汤显祖《邯郸记·度世》中何仙姑在蓬莱仙境扫落花时的一段唱词。

⑨ 图不得：指过分困倦，挣扎不得。

⑩ 回上帖：甲本、脂本作"回帖上"。

⑪ 因有想：甲本、脂本作"因又想"。有，用作副词，通"又"，见《诗经·邶风·终风》郑玄笺。

⑫ 孩癖：甲本、脂本作"孤癖"。"孩"、"孤"二字，形近而讹。桐花凤阁批校本描改为"怪癖"。

⑬ 赁房居：甲本、己卯、梦稿、甲辰本作"赁房居住"。

⑭ "僧不僧"句：系《西厢记》第二本楔子中惠明的唱词。

⑮ 知识：佛教称了悟一切知识、高明出众的人为"善知识"。见《景德传灯录》卷五。

⑯ 醍醐灌顶：佛教用语。比喻以智慧佛性灌输于人，使之彻悟。

⑰ 殡天：与己卯、庚辰诸脂本同，程甲及列藏本作"宾天"，当是。古时专指帝王之死，后亦用以泛称尊者的死亡。蒙府、戚序本作"仙逝"。

⑱ 守庚申：道士修养方术之一。道家有以为人体中有三尸神，每于庚申日，即向天帝言人罪过，减人禄命。如在庚申日斋戒静坐不眠，则可免"三尸"作祟，安定魂魄。亦叫"守三尸"。

⑲ 孙女儿：甲本作"女孩儿"，脂本作"小女"。

⑳ 过又：甲本、脂本作"过天"，桐花凤阁批校本将"又"点改为"人"。

㉑ 嵩呼：也叫"山呼"，臣下祝颂皇帝，高呼万岁，叫"嵩呼"。见《汉书·武帝纪》。

回 评

此回之上半加意写怡红夜宴之乐，较上回诸艳自娱更进一层。大观园乃梦中极乐世界，怡红院总一园之首，贾宝玉乃诸艳之冠，故此两回书以此意为纲，层层递进，渐次集中，而大观园之欢乐遂攀至极巅矣。然物极则反，

月满则亏，末日狂欢，实寓伤悲。回之下半，气氛陡转，因贾敬之丧而欢声息，笑颜敛，大观园遂将伴随家事之衰微而转人末路穷途。

自二十三回宝玉与诸艳人园，至此回上半尽欢极乐，凡四十回之多，笔墨集中于大观园，仅七、八回文字偶涉家事。虽处处借事寓意，随手点染，以明家事消磨之迹，然究与正面铺叙迥异，故贾府家事颇有冷落之感。此回下半之后，则转笔浓墨重彩于两府家务，贾家败落缘由将因之而昭然。阅尽花娇月媚文字之读者，当换新眼目，看此后铺张扬厉之世情宏文。或谓是书题名《金陵十二钗》，盖指大观园故事，《风月宝鉴》则涵此世情文字，盖有因也。看此世情笔墨，与前文之雪洁花艳文字，异曲而同工，题转而意似，故谓《风月宝鉴》乃雪芹旧稿则可，谓其著者另有其人，或恐不确。

以鲜花喻女性，诗文吟咏繁复，几成滥调陈辞。作者知难而进，写来贴切事理，暗合人情，故能化凡俗为尖新。杨绛因《红楼》而知"艺术是克服困难"，此亦可为一例。书喻李纨为梅花，其贞节之志显；喻湘云为海棠，其娇憨之态出；喻探春以杏花，其远嫁之事明；喻麝月以荼蘼，而诸艳凋零之运现。至若宝钗、袭人，一为牡丹，雍容之貌宛然；一为桃花，浮艳之姿如画。两人为十二钗正册、副册之亚，两花俱为世俗所赏，袭为钗影可知。香菱本名英莲，则莲花也，清韵可想，而花表并蒂，命实堪伤；晴雯至夭逝后，始知为芙蓉花神，亦莲也；今亦以黛玉为芙蓉，其风露清愁情致呼之欲出。三人皆十二钗诸册之冠，不惟容貌相似，性情相近，运命亦相仿，此即花名与共之象征也。是则，各人所占花签，皆贴切各人命运，实乃继五回判词曲文、二十二回诗谜谶语后，又一诸钗命运之提纲也。

《红楼》前八十回，详写两次丧仪，一是十三回秦氏之丧，一即此回贾敬之丧也。前者由公爹贾珍主持，此则由儿媳尤氏操办，互为颠倒，相映成趣。宁府家风隳落，人伦舛乱，其欲不败者，不可得矣。

此回写人，突出尤氏。六十八回写凤姐奚落尤氏"又没才干，又没口齿"，此语有失公允。四十三回尝写尤氏为凤姐操办生日，显其乖巧；此次独理亲丧，即彰其才干也。论其才，虽不及凤姐，但心术慈厚，出凤姐之上；而办事细致，甚有分寸，又似胜李纨。贾敬暴亡，尤氏处惊不乱，先锁住道士，再查视病症，再命人报信，再移尸家庙，再主持入殓，再做起道场，再内外托

人，沉着应对，办事井井，实一善理家事者。

前乎此，写寡嫂李纨，诗社始起，乃自荐掌坛，帮衬作兴；及诸艳吟咏，即认真监社，公正评骘。至此番夜宴，尤热情凑趣，谈笑风生，兴致盎盎。可知，李纨与群芳欢聚，不经意间，而展现其少妇情怀，青春本色。“槁木死灰”四字，焉能尽画其形、尽肖其心哉？乾隆帝有诗云：“谁谓死灰槁木质，却有生意在其中。”李纨此谓乎？

此回之下半至六十九回为一大段，继“群芳夜宴”后，转而铺叙二尤故事。本回写及贾敬物故，独艳理丧，尤老娘母女得以暂住宁府。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评曰：《红楼》局段，“至寿怡红精神一振，总起全书，接入独艳理丧，一落千丈，顺势串写琐务，关合正文，伏后败坏之根。”所评妥帖。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此云"初四日"，当已进入五月。自是为始，二尤故事中颇多时序错乱颠倒处，显示该部分原属《风月宝鉴》旧稿，后裁剪插入今本。〇己卯、庚辰本原缺本回，书前总目页注明"内缺"，或疑本回文字非出雪芹之手　由于现存本回各版本差异较小，故争议不大

是日，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此语出自《论语》"八佾"篇。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东汉包咸注云："易，和易也。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丧，失于和易，不如哀戚。"孔子主张丧事从简，惜乎后人不甚理会。一路纷纷议论不一。至未申时方到，将灵柩停放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舅太爷相伴未去。贾敬之丧，轻轻带过，乃避免与秦氏之丧笔墨重复也　列藏本回前批云："此一回紧接贾敬灵柩进城，原当铺叙宁府丧仪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凤姐理丧，已描写殆尽，若仍极力写去，不过加倍热闹而已。故书中于迎灵送殡极忙乱处，却只闲闲数笔带过。"然两丧相较，敬丧终觉草草，其哀荣竟远不及其孙媳，亦暗写宁府之衰

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籍草枕块[①]，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在内亲女眷中厮混。贾府素称"诗礼簪缨之族"，观此，可知其礼何等虚伪。〇"恨苦"二字，各本歧出。乙本与甲本及梦稿、戚序、甲辰本同；

蒙府本原作“恨若”，后另笔点“若”为“苦”；列藏本原笔亦作“恨若”、后则圈去“恨”字。后来之东观阁本作“寝苦”，而张评本、金玉缘本又改为“寝苫”。实则，“恨苦”不误，《汉语大词典》“心”部收录此词。王伯沆批曰：“‘恨苦’二字真写得出”《老残游记续集遗稿 第六回：“将来我再教你念经说法，大约不过一年的恨苦，以后就全是乐境了。”贾珍、贾蓉父子居丧心境，仿佛似之。今人校注本，有依蒙府、列藏本原笔作“恨苦”者，并云：“‘居丧’前加‘恨苦’二字，真《春秋》笔法。”惜语焉未详，难明所以。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着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一日供毕早饭，因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进入门来，只见院中寂静无人，有几个老婆子和那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庭院寂静，仆婢乘凉于回廊之下，或“睡卧”，或“打盹”，夏日景象酷肖。此乃第十一次写及怡红院也。姚燮眉批云：“极寻常景象，而以妙笔写之，便觉精彩奕奕。”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连忙上前来打帘子。将掀起时，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和宝玉撞个满怀。一见宝玉，方含笑站着，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给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鬟婢径以“你”或名字称宝玉，不仅院中诸婢习以为常，脱口而出，宝玉亦闻之怡然，此正大观园中平等意识之体现也。

一语未了，只听见屋里唏嚠哗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赶来骂道：“我看你这小蹄子儿往那里去！输了不叫打。宝玉不在家，我看有谁来救你！”宝玉连忙带笑拦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么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饶他罢。”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乍一见，不觉好笑，遂笑说道：“芳官竟是个狐狸精变的，就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这么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请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夺手仍要捉拿。晴雯一出场即有声有色。其语娇俏，其态跃然，其神灵动，其气清扬，堪称怡红院第一活泼女儿。

芳官早已藏在身后，搂着宝玉不放。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

了芳官，进来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春燕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②]。却是芳官输给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出去了，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本节以芳官和晴雯为主，以麝月等丫鬟为辅，两相映衬，均从宝玉眼中看出，耳中听出，写闺中小女儿稚态可掬。宝玉笑道："如此长天，我不在家里，正怕你们寂寞，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大家寻件事玩笑消遣甚好。"因不见袭人，又问道："你袭人姐姐呢？"晴雯道："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③]。这好一会我们没进去，不知他做什么呢，一点声儿也听不见。你快瞧瞧去罢，或者此时参悟了，也不可知。"晴雯言语总较别人尖俏活泼，声息如闻。清人懒蝶《红楼杂咏》赞晴雯云："儿女亦英雄，情丝一缕中。雀裘留手泽，曾不寄禅丛。"颇觉雅致。

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笑道："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没工夫和他们瞎闹，因哄他说：'你们玩去罢。趁着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个话，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等一会我不撕他那嘴！"袭人如此"面壁"，亦觉可敬。众女儿纷纷游戏玩闹，独袭人埋头打结子，可见尽心，可见勤快，堪称怡红院丫鬟班头。再从袭人口中调笑晴雯，两婢又呈对照态势。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热的打这个，那里使？"袭人道："我见你带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白事才带的着，一年遇着带一两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带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个，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你虽然不讲究这个，要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穿带的东西都不经心了。"袭人诚极贤惠柔顺，忠心事主，克尽职守，既围绕宝玉着想，亦善揣摩长辈心意，故能事事讨巧。若彼晴雯，扶病补裘之功，贾母、王夫人皆闻所未闻，是晴不能如袭之善于处世为人也。宝玉笑道："这真难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于

赶，热着了，倒是大事。”

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盏，遂向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要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叫他即刻送信。要没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说毕，遂出了房门，又回头向碧痕等道：“要有事，到林姑娘那里找我。”碧痕此前仅登场一次，即二十四回同秋纹一起撩衣提水，抢白小红另从叙述中提及四次，见二十回、二十六回、三十一回及六十三回，以晴雯所说伺候宝玉洗澡一事最为著名。宋王沂孙《齐天乐》云：“碧痕初化池塘草，荧荧野光相趁。”此词历来颇受称赏，“碧痕”一名或由此而来。

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将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了两个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拿这些瓜果作什么？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所为何事，如此郑重，如此神秘，令读者茫茫如堕烟雾，思之不得。雪雁便命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他要问我，你就说我做什么呢，就来。”那婆子答应着去了。

雪雁方说道：“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什么来了，自己哭了一回，此用侧笔，乃黛玉第十八次还泪也。提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是词。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龙文鼎”，程甲、列藏本同，蒙府、戚序、甲辰本“鼎”作“鼐”。梦稿本原亦作“鼐”，后点改为“鼎”。蒙府本夹批云：“子之切，小鼎也。”估计“鼐”是原字，因其生僻，后为手民抄错或妄改。要说是请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要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屋内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熏衣服。就是点香，也当点在常坐卧的地方儿，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熏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连我也不知为什么。二爷自瞧瞧去。”再虚写一笔，仍说

得迷离惝恍，宝玉并读者仍不免纳罕，莫知所以。此作者惯常叙事技巧也　此处以宝玉视角叙事，读者仅能知宝玉之所知　姚燮眉批谓：“就雪雁言语量之，林姑娘必为其亡过父母作私祭，可以无疑矣。”宝玉听了，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必有原故。要是同那一位姐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馔具。或者是姑爷、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此点“七月”，又云“瓜果之节”，与前文所叙五月不合　此处当指中元节，时间在七月半。佛门称“盂兰盆节”，民间俗称“鬼节”，当缅怀亡故亲人　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元节”条云：“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清人王凯泰《中元节有感》云：“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盂兰古意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北京指南·礼俗》：“十五日为中元节，俗称鬼节，上冢者多，一如清明”黛玉在中元节祭奠父母，其理自合。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到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大段内心独白，心理刻画工巧之极。宝玉之体贴黛玉，语语细切，件件想到，真可谓无微不至　明代医家龚居中《红炉点雪》即有“忌忧郁”一说，以为“气贵舒而不贵郁，舒则周身畅利，郁则百脉违和”，倘“忧思郁结”、“终日怏怏”，必致不寿而终　乃知宝玉所虑者是也

想毕，遂别了雪雁，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正有许多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婆子散出，凤姐倚门，平儿陪侍，的是管事人院中日常景象　从宝玉眼中看出，尤觉自然　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里禁的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惦记。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了，所以回来看看。”

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么着，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嗳，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说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从凤姐口中渲染府中乱象，众仆打架、拌嘴、赌博、偷盗，另有不便告诉探春之事，似涉淫亵，或者与赵姨娘相关，尽皆衰微征兆也。宁府办丧事，荣府闹乱子，两宅一时同运。凤姐之病，既是写实，也是暗喻。宝玉道："姐姐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闲话，别了凤姐，回身往园中走来。

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馀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收桌子，搬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奠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宝玉进潇湘馆，先见环境，次见紫鹃，然后进屋，得见黛玉，叙次井井　"炉袅残烟"与"病体恹恹"，俱带诗意　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刚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至"使我"二字咽住，曲达宝玉不敢造次言情之心，作者摹想入微。王伯沆批曰："作者思笔，全从细折处写出深厚。"只因他虽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同死，却只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宝玉心中，乃视木石姻缘为生死之盟，以见其对黛玉爱之深也、爱之诚也，只未曾当面说出耳。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的是为好，因而转念为悲，反倒掉下泪来。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写二人心事，精确细腻，而宝黛之情，亦因之而哀感顽艳

至极矣。在黛玉，此乃第十九次还泪也。姚燮批曰："一时情痴见面，便多伤感"

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谅二人又为何事角口④，因说道："姑娘身上才好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样？"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赏我看看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宝玉先遭紫鹃责备，又招黛玉嗔怪，而心自惬意　写宝黛亲厚，不落言筌，自涉理路。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宝玉心情如画，作者体贴人物心理，细入毫巅　说部精粗优劣，往往于此处见焉　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补明上文雪雁所说一段，行文前后灵通。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将才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张新之评云："此处称'二爷'，疏之而实亲之"的是好评，今之生活中亦常见　其实给他看也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照应四十八回宝玉抄录《白海棠》诗，"传到外头去"一事。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宝玉有此心，非尊儒训，实不欲唐突诸艳也；黛玉有此意，非循俗礼，实自视清洁，不愿己之心迹遭浊世俗眼玷污也。皆与下文宝钗之设想有别　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馀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宝钗全从儒训着眼，是其淑女本色。其

言则儒者常谈，难免迂腐之讥。钱锺书《管锥编》评曰："《红楼梦》中薛宝钗高才工吟咏，却诵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盖于上谷郡君与伊川先生母子议论兼而有之，洵《牡丹亭》第五折所谓'女为君子儒'哉。"明清两代，女子刻印诗文已非罕事，且多大家闺阁，时移事变矣，宝钗犹拘执古礼，可敬而不可亲。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说，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抢了去了。"

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凑至宝钗身傍，一同细看。只见写道：

西　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5]，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此诗伤红颜命薄，兼刺君王之无能。李义山《莫愁》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黛玉此诗意通。王维《洛阳女儿行》云："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黛玉诗下联由此化出。"东村"，程甲、甲辰本同，梦稿、列藏、蒙府、戚序本作"东邻"，皆可通。

虞　姬

肠断乌啼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6]。

黥彭甘受他年醢[7]，饮剑何如楚帐中？此诗叹虞姬纵遇英雄如项羽者，亦不免命丧楚帐，真不知女子命运可托何人。"乌啼"渲染悲凉气氛，可通，程甲、甲辰本同。梦稿、列藏、蒙府、戚序本作"乌骓"，指项羽坐骑，更为妥帖，当属作者原文。宋艾性夫《项羽庙》云："羞渡乌江依故老，竟乘乌骓泣娇娥 "

明　妃[8]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9]？"红颜命薄古今同"，乃此《五美吟》主旨，而此诗讥君王尤其尖锐。宋陈师道《题柱》云："从昔婵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诗 "明人李祯《至正妓人行》叙云："然每一追思，怀抱辄复作恶，岂来今往古红颜薄命当如是耶？"古今同慨。"命薄"，程甲、甲辰本同；梦稿、列藏本作"薄命"，通；蒙府、戚序作"薄面"，似误，"命"与

"面"音近易讹。二十三回写黛玉"桃腮带怒，薄面含嗔"，语义不同。

绿　珠[10]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11]。

都缘顽福前生造[12]，更有同归慰寂寥。石崇富甲天下，而不能庇绿珠，可胜浩叹。明詹詹外史辑《情史》卷四"杨素"篇末即斥之曰："彼石太尉，小家子耳。"唐贯休《偶作 云："君不见西施绿珠颜色可倾国，乐极悲来留不得。"黛玉感慨近之。

红　拂

长剑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馀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赞红拂女慧眼识人而终身有托，黛玉自励兼以警宝玉也。明李贽《焚书·杂述·红拂》云："红拂智眼无双……可师可法，可敬可羡。"《情史》卷四"红拂妓"亦云："红拂一见便识卫公，又算定越公无能为，然后相从，是大有斟酌人。"此五诗，前四首均叹伤薄命女，第五首之转，乃黛玉之憧憬，知其尚未悲观绝望。明人唐寅《题自画红拂妓卷》尝叹云："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作者设此五诗，则预悲诸艳之薄命也

宝玉听了[13]，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戚序本夹批谓"《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透露佚稿消息。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14]，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15]，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16]，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宝钗此论，通脱中肯，兼以显其博学。比较四十八回香菱学诗所谓以"词句新奇为上"，另出机杼。彼说"词句"，此云"命意"也。明人方孝孺《与王修德书》之四云："惟发人所未尝言之理，则可谓之新；非众人思虑之所及，则可谓之奇。"宝钗所论，与此意同。评者多谓其能得诗中三昧。

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恰好贾琏自外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打千儿，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此处"打千儿"，诸本均作"跪下"，甲本亦如之。梦稿本原亦作"跪下"，后另笔旁改为"打千儿"，与乙本同。前者较为普通，后者有清代特点，且相对随意。晚清刘鹗《老残游记》第一回云："这一群人来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儿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儿的多"此处宝玉是向贾母等长辈行礼，自应郑重，似以"跪下"为宜。二人携手走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因听贾琏说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发了我来，回家看视。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说毕，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贾琏是远归，遂大家别过，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细述。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此处及下文中"贾赦、贾琏"，惟程甲本同。梦稿、蒙府、甲辰本作"贾赦、贾政"，显然不合情理，盖此时贾政尚在外省。列藏本不存此段，当因问题无法调和，故索性删刈。戚序本作"贾琮、贾珖"，亦欲消弭文本矛盾也。相比而言，程本文字较佳　贾敬去世，贾赦应有作为。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出来了。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傍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场。以上写众人之哭，或曰"哭着迎出"，或曰"跪着扑入"怀中，或曰"搂了"痛哭，或曰"相持大痛"，叙次简净明白。姚燮眉批云："叙述之妙，直从史汉得来使俗手为之，必无如此简切。"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

贾琏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的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闷心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胗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

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17]，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

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凤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馀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至晚方回。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儿、三姐儿照管。二尤故事酝酿已久，至此方入正传　作者叙事之沉着，一至于此。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儿、三姐儿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素日有聚麀之诮[18]，前后多绘兽绘禽笔墨，此曰"聚麀"，则明点之矣。语出《礼记·曲礼上》："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贾珍、贾蓉父子先已共有可卿，现又共占二姐，悖伦灭理，莫此为甚，其实猪狗不如。今之新索隐派竟百般美化贾珍，叹赏不已，令人费解。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儿却只是淡淡相对，三姐心属冷二郎，岂得热情待琏二爷？一语洗清三姐，专写二姐只有二姐儿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

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儿、三姐儿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馀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可知其欲伺机勾搭二姐，已非一日矣　回目称其为"浪荡子"，良有以也　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儿。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19]，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除给银五百两外，仍欠六百零十两。宁府治贾敬之丧，仅此数项已逾白银千两。若按今日货币价值折算，即二十馀万元人民币也　可见宁府糜费，非同寻常　此为当时陋俗。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奴才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先往库上领去就是了，这又何必

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殡天以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奴才好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罢。”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奴才还可巴结[20]，这五六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吊祭银五百两，未曾交到库上去。又点江南甄家。真假相映，渐渐逼近祸事，为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作引　家里再找找，凑齐了，给他去罢。”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给老娘收了。”贾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合你老娘要出来，交给他。再者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正叙二姐情事，忽插入一段家事，文情错综。由贾珍数语，知宁府拆东补西，捉襟见肘，已形竭蹶，渐入穷败。结尾仍至二姐，叙事颇具峰回路转之妙

贾蓉和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进来了。俞禄忙上前请了安。贾琏便问何事，贾珍一一告诉了。贾琏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府寻二姐儿。”一面遂说道：“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还没有使呢，莫若给他添上，岂不省事？”贾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蓉儿，一并叫他取去。”贾琏忙道：“这个必得我亲身取去。再我这几日没回家了，还要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请安去。到大哥那边查查家人们有无生事，再也给亲家太太请请安。”贾珍不欲贾琏同去，其意自明；贾琏则欲乘机而入，勾引二姐，非去不可　其所说理由，冠冕堂皇，实在好听　实乃如洪秋蕃所评：“首句为抽身之计，二句为入宁府之由，三句为见二姐之地。”贾珍笑道：“只是又劳动你，我心里倒不安。”贾琏也笑道：“自家兄弟，这有何妨呢。”兄弟二人，各怀鬼胎，你知我知。然都不说破，彼此一笑，俱各心照。贾珍又吩咐贾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说我和你娘都请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药呢没有。”贾蓉一一答应了，跟随贾琏出来，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

一同进城。

在路叔侄闲话，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人人都说你婶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儿一零儿呢?”从贾琏口中将尤二姐与凤姐一比，以待后文无限风波作证。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贾琏笑道：“你这是玩话，还是正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婶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了。”

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张家原为“皇粮庄头”，即管理皇家田庄之头目，虽为奴才，家资想亦饶富 《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五载康熙二十一年上谕曰：“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倚恃声势，每为民害。尔其严察惩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可见彼等之豪横。此处说明二姐早已受聘，为后六十八回张华告状事伏脉 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尤老娘前夫姓名，书中未作说明，是则二姐、三姐或随其继父之姓 贾珍之妻尤氏，全书亦不载其父名，俱不可解。或因二尤故事本出自《风月宝鉴》旧稿故也。如今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报怨，要给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姨儿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所谓恃财弄人、仗势欺人者，均与贾蓉同一见识 贾蓉之计，破一门婚姻，送一人性命，造孽不轻，亦为贾府抄家添罪，直指一百五回 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婶子那里却难。”

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贾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要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几个钱。”贾琏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说给我听听。”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

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拨子家人过去服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婶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道了？俗语所谓"纸里包不住火"，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贾蓉自以为锦囊妙计，反跌后文之大谬不然。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是不知凤姐妒心耶？抑存心加害贾琏耶？听贾蓉之计，纯属花言巧语，一副恶作剧心肠，唯色胆包天如贾琏者，能叹为妙计。

自古道"欲令智昏"，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要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忽以全知视角补明贾蓉私心，乃必不可少之笔，枸执于叙事视角之统一则晦涩难明矣　若谓贾琏乃西门庆之同类，贾蓉则为陈经济之流亚矣　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购买婢女送人，用以酬谢，或联络感情，属旧日风俗　此举实无视女性尊严。于此，琏宝两位二爷，不可同日而语

说着，已至宁府门首，贾蓉说道："叔叔进去，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就交给俞禄罢。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贾琏含笑点头道："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贾蓉说："知道。"又咐耳向贾琏道："咐耳"，程甲、列藏、甲辰本同，误也；蒙府、戚序本作"附耳"，是也。梦稿本作"嘱咐"，全句欠通　"附"与"咐"音同形近，致生歧异　"今儿要遇见二姨儿，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贾蓉嘱咐不宜"性急"，可谓知人　观下文贾琏所为，当知贾蓉所言旋成耳旁风矣　清人沈起凤《谐铎》卷十二《捣鬼夫人》有"急色儿"一语，可形容琏二　其先多姑娘，其后鲍二家的，如今尤二姐，无非"性急"而已　贾琏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要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21]。

贾琏进入宁府，早有家人头儿率领家人等请安，一路围随至厅上。贾琏一一的问了些话，不过塞责而已，"塞责"二字，写出家事败落缘由之一。只图汲汲于私欲己利，于家事可塞责，于国事亦可塞责矣。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里面走来。原来贾琏、贾珍素日亲密，又是兄弟，本无可避忌之人，自来是不等通报的。于是走至上屋，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让贾琏进去。

贾琏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儿。"只见"、"却不见"皆由贾琏眼中看出，兼透其正中下怀之狂喜心情。贾琏忙上前问好相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琏仍将上首让与二姐儿，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合三妹妹那里去了，怎么不见？"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无人在跟前，贾琏不住的拿眼嫖看二姐儿。嫖看，甲本及其后之王本、张评本等皆作"瞟着"，是也 二十八回尝用"瞟着"一词。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俗语谓邪视曰瞟白眼。"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嫖"描改为"瞟"，两字形似音近而易讹。戚序、甲辰、列藏本作"睨视"，亦可通；蒙府本原同戚序各本，后改"睨"为"眼"；梦稿本原笔被涂抹难辨，后旁改为"拿眼看"，失其韵味。〇前写贾琏"百般撩拨，眉目传情"，此写"拿眼瞟看"，其义相同。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云："则你那眉眼传情未了时，我中心日夜藏之 "明人熊龙峰刊小说《张生彩鸾灯传》引《调光经》云："以言词为说客，凭色眼作梯媒。"二姐儿低了头，只含笑不理。

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的，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非拒贾琏，实有以纵之也。尤二姐轻浮声口如闻。食用槟榔，其俗已久。乾隆时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二十"槟榔"条云："每会席，宾客前各置一枚，京师小人和苏子豆蔻，贮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齿摇动，面目可憎，岁糜数十千，刻刻携致，近则士大夫亦有食者。"由此可知，二姐与贾琏食用槟榔，属当日时髦举动。今之台湾情歌《采槟榔》则云："少年郎，采槟榔，姐姐提篮抬头望 "以槟榔传情，古时尚不常见。《红楼》中此段描写，可谓稀罕。贾琏便笑着欲

近身来拿。二姐儿的怕有人来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里，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里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身送过去，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

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珮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九龙佩乃此节重要道具，属玉制饰物，故回目"佩"作"珮" 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内服"门云："环佩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用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 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贾琏所馈为"汉玉九龙佩"，价值当不菲 二姐儿亦不去拿，只妆看不见，坐着吃茶。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儿带着两个小丫鬟自后面走来。贾琏送目与二姐儿，令其拾取，这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儿何意思，甚实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儿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儿时，只见二姐儿笑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绢子已不知那里去了。贾琏方放了心。上述三段，写贾琏与二姐相会，由笑语，而吃槟榔，而送九龙珮，次第写来，字字欲活，恰得两人神吻。从来说部描摹偷情窃意者，未见有如此诡谲奇幻之文，非洞彻世情者不能曲传，仅《聊斋志异 中之《王桂庵》庶几近之。然彼乃叙青年男女之爱情纠葛，此则写情场惯家之偷情伎俩也，文心有别。姚燮眉批云："予向谓女子有外行者必是聪明绝顶人，若板钝粗鲁辈，决做不出，兹于尤二姐乃益信。"

仍是大家归坐后[22]，叙了些闲话。贾琏说道："大嫂子说，前儿有了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今儿因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取，再也看看家里有事无事。"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儿拿钥匙去取银子。这里，贾琏又说道："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们都是至亲骨肉，说那里的话？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瞒二爷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着。宁府姻亲皆贫寒之家，秦家如此，尤家亦如此，其故难明。或因作者取其便于道世情也，又或因《风月宝鉴》本非写世家大族之事也 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我们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正说着，二

姐儿已取了银子来，交给尤老娘，老娘便递给贾琏。贾琏叫一个小丫头叫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你把这个交给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须臾进来，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又向贾琏笑道："才刚老爷还问叔叔呢，说是有什么事情要使唤，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老爷还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贾琏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和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我父亲要给二姨儿说的姨父，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不好？"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儿努嘴。观贾蓉行止口吻，极似淫媒，即《水浒传》中王婆自称之"马泊六"。身为世家公子，贾蓉行此下九流之淫媒勾当，极其不堪。二姐儿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儿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尤三姐开口便活，声口泼辣之极，似凤姐而更俗，似晴雯而愈直。贾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耍钱吃酒等话。又悄悄的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一面便带了俞禄过来，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一面给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

却说贾蓉见俞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个姨娘嘲戏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见了贾珍，回道："银子已竟交给俞禄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经不服药了。"说毕，又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给凤姐知道，"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为的是二姨儿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珍想了想，笑道："想"而后"笑"，两字中有多少关合。恰如姚燮眉批所云："'想了想'三字，写出珍哥心中亦有许多计较在。"观后文可知，贾珍之计较，与乃子相差不远，甚至更为贪婪　不仅视二姐为外室，亦且当三姐作"粉头"矣。

"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里愿意不愿意。明儿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问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夺。"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可知尤氏亦一深明事理之人，无奈处处"顺从"贾珍，任其一意孤行。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儿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了。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儿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儿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的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年公子，强胜张家，遂忙过来与二姐儿商议。二姐儿又是水性人儿，在先已和姐夫不妥，此处点明二姐与贾珍早有"不妥"，关合上文贾珍种种诡异神态举止。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琏有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姐夫聘嫁，外甥说合，老娘答应，贾琏有情，自己终身有靠，为此，二姐乃"点头依允"，自谓遂愿，实则从此跳入火坑矣　当下回复了。以上写母女心事层叠不一，数语和盘托出。二姐偷情时，何等机警，而于婚姻一事，实未免板钝，花心女子往往如此。所谓"水性人儿"，恰如告子所言"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所赖唯遇合耳。明人冯梦龙辑《挂枝儿　卷八"咏荷"云："谁知你水性儿多更变，这边分散了，又向那边圆。没真性的冤家也，随着风儿转。"以此形容二姐，亦觉恰当。贾蓉回了他父亲。

次日命人请了贾琏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儿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定一所房子，写及此巷，作者或有所依借　据　京师坊巷志稿》载，以"花枝"为名之地，北京即有五

处。小说所写，或隐含风情雨意。故姚燮眉批曰："好巷名，作者之寓意也。"共二十馀间，又买了两个小丫鬟。只是府里家人不敢擅动，外头买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风声。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凤姐儿打闹了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给了一百银子，叫他另娶一个。那鲍二向来却就合厨子多浑虫的媳妇多姑娘有一手儿，后来多浑虫酒痨死了，这多姑娘儿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况且这多姑娘儿原也和贾琏好的，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贾琏一时想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预备二姐儿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贾琏生性浪荡，书中着墨者三。一为多姑娘，二为鲍二家的，三为尤二姐 第三事浓墨重彩，故于此处略一收束。〇此节所述，甲本略同，其馀诸脂本则指明鲍二两口系贾珍所派，且鲍二之妻非即多姑娘，仅称"鲍二女人"而已。程本减少头绪，较为简明顺畅。

再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前文已述张尤系"指腹为婚"，此处重言之也。元无名氏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乙集"家法"门引北宋司马光 居家杂仪 云："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时轻许为婚，亦有指腹为婚者 及其既长，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官远方，遂至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 "张华与二姐，恰为其例 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了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的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儿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给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一百四回醉金刚倪二将重提此事，致成贾府倚势欺人罪状之一 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儿过门。

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籍草枕块：籍草，当作"藉草"，即以干草为席。枕块，即枕着土块睡觉。此是古时居父母丧的礼节，表示极度哀痛。

② 抓子儿赢瓜子儿：抓子儿，一种小儿女游戏。将若干杏核或石子抓在手中，向上丢接，以赌输赢。也叫"扨子儿"。赢瓜子儿，此指赢者用手拍几下输者臂膀或打几下输者手心。一说，瓜子儿，即指甲盖儿；赢瓜子儿，即指输者要被赢者用指甲弹几下脑门儿。

③ 面壁：佛教用语，面对墙壁，默坐静修。

④ 角口：金本、瑛录本作"口角"，其馀各本均同乙本。两词义同，争吵的意思。明清小说中两词通用。

⑤ 逐浪花：传说吴亡后，越人沉西施于江中，以报答被夫差沉尸于江的伍子胥。一说吴灭，西施重归范蠡，两人同游五湖而去。

⑥ 重瞳：眼中有两个瞳仁。《史记·项羽本纪》："又闻项羽亦重瞳子。"此处代指项羽。

⑦ 黥彭：即黥布、彭越。醢，用肉、鱼等制成的肉酱。受醢，指被剁成肉酱的一种酷刑。

⑧ 明妃：即王昭君。

⑨ 畀：交给。

⑩ 绿珠：晋代官僚石崇侍妾。孙秀慕其美色而求之，石崇不允。秀怒而矫诏收崇，绿珠为此自投楼下而死。

⑪ 石尉：即石崇。

⑫ 顽福：本谓人生命定应享用的不义之富贵。此指痴顽的福分。

⑬ 听了：甲本、梦稿、蒙府、戚序本作"看了"，列藏本作"见了"。

⑭ 第二义：第二流的才能。

⑮ 王荆公：即宋代王安石。他曾被封为荆国公。所引两句，见其《明妃曲》第一首。

⑯ 永叔：即宋代欧阳修，字永叔。所引两句，见其《再和明妃曲》。

⑰ 传经：中医术语。外感热病如通过经络传至全身，就叫"传经"。

⑱ 聚麀：麀，母鹿。父子共同占有一个女子叫"聚麀"，言其如禽兽一样。

⑲ 杠：此指抬棺材。旧时出殡，几个人抬棺材，谓之几杠。

⑳ 巴结：此指勉强凑出。

㉑ 要是：诸本作"于是"。

㉒ 仍是：诸本作"于是"。

回　评

此回上半结贾敬之丧，转入宝黛情事，中心则在于黛玉作《五美吟》。大观园欢乐高潮既过，贾敬之丧便至，又继之以黛玉慨叹红颜命薄之悲吟，是凄凉气息渐次浓集于园内矣。回之下半写贾琏调情，偷娶尤二姐，凸现贾府

子弟不肖，家政不修，埋下抄家之一大祸根，并引出后文许多风波，致使家无宁日。

此回前后以大观园内情之清，与园外礼之浊相辉映，对照鲜明。琏尤之情濡染私欲，与宝黛之爱迥异。然尤二姐之情亦可矜悯，虽未免轻浮，要之亦薄命红颜之一路也。作者实罪珍琏蓉等皮肤淫滥之徒，而宥尤二姐风骚水性之过，故其设《五美吟》亦有悲叹二尤苦命之意。

回之上半纯以宝玉视角叙事，由宁府回怡红院，遇芳官、晴雯并与袭人语；出院遇雪雁，探凤姐；最后看望黛玉并与宝钗同阅《五美吟》，迤逦道来，不枝不蔓，纯然乎当代推重之客观叙事技法。读者唯知宝玉一人行动所遇，目中所见与夫心中所想，于他人则茫然不知。当此时也，作者即宝玉，读者亦即宝玉，主客体因书中角色而浑然一体。此技法适于描写细腻精微情事，遇情节之繁复者而欲求其简明则殆矣。

回之下半所叙琏尤事，以贾琏为视角，剖析周围人事则用全知观点，随事转换，粗细交错，而使众人栩栩欲活，事件眉清目明。如叙琏尤之事将谐，而诸人心态行迹不一：贾珍暗藏机心，极力促成；尤氏明知不妥，无由谏止；贾蓉欲逞其能，巧舌如簧；尤老娘势利，却之不能；尤二姐水性，拒之不忍，纯出之以全知视角，层层剥蕉，丝丝抽茧，一笔写五人心事，清晰简净。

书中淫奔不才女性，每出宁府，前有秦可卿，今有尤二姐，均寓“首罪宁”之旨。然作者并无女人祸水之俗见，故于秦尤则谅之，于珍琏蓉则痛加挞伐，绝无讳饰。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1]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贴，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娘和三姐儿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倒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算称了心愿。此点贾蓉事先"天花乱坠"辞令已打折扣，纯然是淫媒做派　尤家母女称心如愿，反跌后文写其眨眼间家破人亡。鲍二两口子见了，如一盆火儿，赶着尤老娘一口一声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儿叫"三姨儿"，或是"姨娘"。以上用尤老娘母女视角，看出新房，听出鲍二两口子趋奉腔调。作者笔带调侃，文字诙谐。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儿抬来，尤二姐出嫁在"五更天"，且乘坐"素轿"，叙来不尴不尬，鬼鬼祟祟，点题面"偷娶"二字。此回回目诸本同，惟蒙府、戚序本作"膏粱子惧内偷娶妾"，未见精彩。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预备得十分妥当。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来了，拜过了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娘见了二姐儿身上头上焕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搀入洞房。尤老娘一派俗妪见识，蠢妇心态，可怜可悲。〇六十八回写"酸凤姐大闹宁国府"时，有"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云云，可知此际正当六月初。然则，上回写黛玉中元节祭祀父母，时序确有错乱。是夜贾琏和他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乃有意用稗官套语，意在讥讽。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贾琏久厌凤姐，又当与尤二姐燕尔新婚，故有此心　谓贾琏浪荡则可，谓其纯属玩弄尤二姐而无一毫感情则不可。然依《大清律例》规定："凡以妻

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据此，贾琏则有颠倒妻妾之嫌。有时回家，只说在东府有事。凤姐因知他和贾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虽多，都也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贾琏，乘机讨些便宜，谁肯去露风？世上墙皆透风，此常识也。“露风”二字，特予点明。宋人释法泰《赞达磨》云：“谁云面壁无言说，争奈当门齿露风。”贾琏独不之知，确乎“欲令智昏”矣，已种下祸根。日后事发，正因有人“露风”。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尽。

贾琏一月出十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就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体己一并搬来，给二姐儿收着，又将凤姐儿素日是为人行事[2]，枕边衾里，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贾琏此际深爱二姐之情可知；而其如何待凤姐，亦可知也。此即宋舒岳祥《饯岁行》“人情厌旧只欢新”之意。贾琏既为浪荡子，自然见异思迁。二姐儿听了，自然是愿意的了。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

眼见已是两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晚间回家时，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听贾琏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说：“不在那里。”贾珍喜欢，将家人一概先遣回去，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一时到了新房子里，已是掌灯时候，悄悄进去。此写贾珍行踪诡秘，只“悄悄”二字，便心胆俱活，一副偷情老手模样。阅此数语，可隐然想见当日天香楼与秦氏丑事　两个小厮将马拴在园内，自往下房去听候。

贾珍进来，屋里才点灯，先看过尤氏母女，然后二姐儿出来相见。贾珍见了二姐儿，满脸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说：“我做的保山如何？要错过了，打着灯笼还没处寻。过日你姐姐还备礼来瞧你们呢。”说话之间，二姐儿已命人预备下酒馔，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无避讳。那鲍二来请安，贾珍便说：“你还是个有良心的，所以二爷叫你来伏侍。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我自然赏你。倘或这里短了什么，你二爷事多，那里人杂，你只管去回我。我们弟兄，不比别人。”贾珍

语冠冕之至，其实话中有话　一则笼络鲍二，二则向尤二姐买好，三则预防贾琏知觉，先做铺垫。作者洞见其肺腑矣。鲍二答应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这脑袋了。"贾珍笑着点头道："要你知道就好。"

当下四人一处吃酒。二姐儿此时恐怕贾琏一时走来，彼此不雅，吃了两钟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贾珍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儿自去。瓜田李下，二姐知避嫌疑，贾珍无可奈何。"只得看着"四字，画出色心色相　作者写旧日相好当下心理，十分精确　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儿相陪。那三姐儿虽向来也和贾珍偶有戏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讨没趣。写尤三姐性情品格，与二姐稍有不同。况且尤老娘在傍边陪着，贾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轻薄。

却说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那鲍二的女人多姑娘儿上灶。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鲍二因说："姐儿们不在上头伏侍，也偷着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骂道："糊涂浑呛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汤罢[3]。撞丧醉了，夹着你的脑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什么相干？一应有我承当呢。风啊雨的，横竖淋不到你头上来。"市井泼妇口吻逼肖，宛如转世之潘金莲骂武大郎。上句中"脑袋"，程甲、蒙府、戚序本同，不通　"脑袋"何能"夹"耶？查己卯、庚辰、列藏、甲辰诸本，均作"膫子"，指男性生殖器，语义始协。秽语可彰显人物身份性格，不宜妄改　"与你什么相干"原作"与你屄相干"，其理相同。梦稿本此回改易甚多，其改笔多同程本。这鲍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贾琏前十分有脸；今日[4]，他女人越发和二姐儿跟前殷勤服侍[5]，他便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听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随。当下又吃了些，便去睡觉。这里他女人随着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小厮们打牙撂嘴儿的玩笑[6]，讨他们的喜欢，准备在贾珍前讨好儿。老婆让主人偷欢，汉子欣然坐吃软饭，《金瓶梅》中有韩道国与王六儿，此书中有多浑虫与多姑娘，前后一脉相承　奴才之猥琐，至此极矣

正在吃的高兴，忽听见扣门的声儿。鲍二的女人忙出来开门看时，见是贾琏下马，问有事无事。鲍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诉他说："大爷在这里

西院里呢。”贾琏听了，便至卧房。见尤二姐和两个小丫头在房中呢，见他来了，脸上却有些赸赸的。幸而尤二姐婚后尚安分，绝类《金瓶梅》中李瓶儿。贾琏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咱们吃两杯好睡觉，我今日乏了。”二姐儿忙忙陪笑，接衣捧茶，问长问短，贾琏喜的心痒难受。珍大来此鬼混，琏二不愠而喜，写浪荡子丑态，入木三分　作者不动声色，却能鞭皮出血。一时，鲍二的女人端上酒来，二人对饮，两个小丫头在地下伏侍。

贾琏的心腹小童隆儿拴马去，瞧见有了一匹马，细瞧一瞧，知是贾珍的，心下会意，也来厨下。只见喜儿、寿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喜儿、寿儿是一对，此隆儿则与后文之兴儿为一双。见他来了，也都会意，笑道：“你这会子来的巧。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恐怕犯夜[7]，往这里来借个地方儿睡一夜。”隆儿便笑道：“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交给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三小厮彼此心照不宣，机灵乖巧，所以能为珍琏心腹　鲍二的女人便道：“咱们这里有的是炕，为什么大家不睡呢？”喜儿便说：“我们吃多了，你来吃一钟。”隆儿才坐下，端起酒来，忽听马棚内闹将起来。原来二马同槽，不能相容，互踢蹶起来。二马同槽，相互咬闹，马犹如此，何况人也　黄小田批云：“二马不能相容，兄弟倒相容，足见人胜于畜。”作者随手生春，迭出妙想，且因此而牵联下文珍琏二人相见，过接自然。隆儿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住，另拴好了进来。鲍二的女人笑道：“好儿子们，就睡罢！我可去了。”三个拦着不肯叫走，又亲嘴摸乳，口里乱嘈了一回，才放他出去。多姑娘轻浮，众小厮放荡，情景活灵活现，恰与珍琏二尤行止相映衬。小花枝巷内，一派风云月露。此类描写，当源自《风月宝鉴》旧稿。

这里喜儿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8]。隆儿、寿儿关了门，回头见喜儿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二人便推他说：“好兄弟，起来好生睡。只顾你一个人舒服，我们就苦了。”那喜儿便说道：“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贴一炉子烧饼了。”喜儿所谓贴烧饼，当系男子间性行为之隐语。王伯沆指隆儿一名暗示“龙阳”，又于此处批云：“分明是人多，多姑娘去了，不得已而为此也。”第九回写金荣嘲戏秦钟与香怜，即有“贴的好烧饼”一语。隆儿、寿儿见他醉了，也不理他，吹了灯，将就卧下。

二姐听见马闹，心下着实不安，因马闹而不安，如姚燮眉批所云："'不安'二字，羞愧、惊疑，以及恐畏之心皆有之"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那贾琏吃了几杯，春兴发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门宽衣。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俏丽。贾琏搂着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儿道："我虽标致，却没品行，看来倒是不标致的好。"此夜情形尴尬，已无从遮饰，且二姐确悔昨日之非而欲以终身托付贾琏，乃有是语，极合人物当下心理活动。贾琏忙说："怎么说这个话？我不懂。"二姐滴泪说道："你们拿我作糊涂人待，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的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糊涂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终身我靠你，岂敢瞒藏一个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将来我妹子怎么是个结果？据我看来，这个形景儿，也不是常策，要想长久的法儿才好。"一席话，表白自己，而语含凄凉；说及三姐，而虑其结果　张新之评曰："由上半入下半，逶迤布置，都是惨淡经营处。"

贾琏听了，笑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头的事，我也知道，你倒不用含糊着。如今你跟了我来，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迹来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儿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两无碍，索性大家吃个杂会汤。你想怎么样？"兄弟两姨通家而成"杂会汤"，乃大违礼制之谈，写贾琏昏话连篇，放荡成性。二姐一面拭泪，一面说道："虽然你有这个好意，头一件，三妹妹脾气不好；第二件，也怕大爷脸上下不来。"贾琏道："这个无妨。我这会子就过去，索性破了例，就完了。"

说着，乘着酒兴，便往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贾琏便推门进去，说："大爷在这里呢，兄弟来请安。"贾珍听是贾琏的声音，唬了一跳，见贾琏进来，不觉羞惭满面。尤老娘也觉不好意思。如此局面，尤老娘在场，着实尴尬。程本整理者欲改塑三姐形象，不得不如此。据诸脂本描写，三姐本亦"淫奔不才"女子，已与贾珍有染，此际尤老娘已避开，众丫头也躲出，任凭二人亲热。本回回目下半，蒙府、戚序本作"淫奔女改行自择夫"，即指三姐。两种叙事，各有千秋　王伯沆评程本回目云："两本互视之，此本删改处尤具精

心”关于三姐形象之改笔，或出高鹗之手，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大加赞赏。贾琏笑道："这有什么呢，咱们弟兄，从前是怎么样来？大哥为我操心，我粉身碎骨，感激不尽。大哥要多心，我倒不安了。从此，还求大哥照常才好；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不敢到此处来了。"说着，便要跪下。贾琏洞晓世情，并知权术，乃有此一番虚情假意之言。至于"便要跪下"，尤见虚伪 慌的贾珍连忙搀起来，只说："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贾琏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儿道："三妹妹为什么不合大哥吃个双钟儿？我也敬一杯，给大哥合三妹妹道喜。"

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跳"字活画，忽若风驰电掣，有声有势。恰如王伯沆所评："本书多少'跳'字，惟三姐此一跳最近理。"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掉嘴的！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9]。'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你别糊涂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两[10]，拿着我们姊妹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11]，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了二房，用一"拐"字，直破其隐，一针见血。'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我也要会会这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儿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再和那泼妇拚了这条命！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三姐胸中骯髒气郁积久矣，一旦倾泄，似火山爆发，恣肆酣畅，有摧枯拉朽之势，乃鸳鸯发论后又一篇痛快文字。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评云："我很喜爱经过改造的尤三姐……那一段，真是龙跳虎跃、狮吼雷鸣，是一段回肠荡气的解秽文章。"听三姐俚语叠出，直白泼辣，其性情之烈，呼之欲出矣。说着，自己拿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盏，揪过贾琏来就灌，说："我倒没有和你哥哥喝过。今儿倒要和你喝一喝，咱们也亲近亲近。"吓的贾琏酒都醒了。

贾珍也不承望三姐儿这等拉的下脸来。兄弟两个本是风流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个女孩儿一席话说的不能搭言。兄弟俩已非少年，且本非才子，却是"风流场中耍惯的"，语甚刻毒，想珍琏纯属窝里骄横，欺软怕

硬之辈。三姐看了这样，越发一叠声又叫："将姐姐请来！要乐，咱们四个大家一处乐。俗语说的'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哥哥兄弟，我们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老娘方不好意思起来。贾珍得便就要溜，三姐儿那里肯放？贾珍此时反后悔，不承望他是这种人，与贾琏反不好轻薄了。

只见这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髻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此处"鲜艳夺目"，仅甲本同，其馀诸脂本作"一对金莲或敲或并"，内中"敲"或作"翘"，显示三姐缠足，乃汉家女儿。程本欲消除旗汉差异，故予删改　但"绿裤红鞋"犹赫然在目，可谓欲盖弥彰　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真把那贾珍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三姐容饰举止，妖艳之极，洒落之极。妙在如此形容乃自珍琏眼中看出者，非泛泛而设。三姐之刚烈泼辣，与二姐之柔顺懦弱纯是一对，此作者擅用之映衬对照法也。再加方才一席话，直将二人禁住。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儿能为，别说调情斗口齿，竟连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一时，他的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撵出去了，自己关门睡去了。一阵疾风骤雨，刹时皆收，无影无踪，而其馀威至今未息。

自此后，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处，便将贾珍、贾琏、贾蓉三个厉言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他寡妇孤女。贾珍回去之后，也不敢轻易再来。那三姐儿有时高兴，又命小厮来找。及至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干瞅着罢了。"干瞅"炼字新　较之诸脂本，程本此段描写亦多删改，意在美化三姐形象　二知道人 红楼梦说梦 径称三姐为"清白女儿"，其故在此。

看官听说：这尤三姐天生脾气，和人异样诡僻。只因他的模样儿风流标致，他又偏爱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样，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风情体态来。那些男子们，别说贾珍、贾琏这样风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铁石

心肠，看见了这般光景，也要动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种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团高兴逼住，姚燮批曰："'逼住'二字妙。"极写三姐之英气逼人，为后文饮剑张本。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贾珍向来和二姐儿无所不至，渐渐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儿身上，便把二姐儿乐得让给贾琏，自己却和三姐儿捏合。偏那三姐一般令他玩笑[12]，别有一种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亲和二姐儿也曾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个现世宝沾污了去[13]，也算无能。点睛之语。二尤质本"金玉"，乃薄命司中人，当入金陵十二钗副册 用"现世宝"形容珍琏兄弟，口吻极轻蔑，分外恰当。清初李渔《奈何天》"惊丑"出云："现世宝，现世宝！你看又不中看，吃又不中吃，为什么不早些死了！"〇"沾污"，诸本同，惟列藏本作"玷污"，两词通用。《汉语大词典》引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云："大人初到，如一洁新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点墨，终不可湔也。"《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引元无名氏《连环计》云："可不连你那祖公公李通忠孝之名，都沾污了 "有庚辰校本信口开河，径指"沾污"显误，并借以讥古讽今，陈熙中有文驳之 而且他家现放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肯干休？势必有一场大闹。你二人不知谁生谁死，这如何便当作安身乐业的去处？"语语在理，后来之事正在三姐意料之中，可谓旁观者清。然则，何不事先劝止琏尤孽缘？想必尝苦劝之，奈当局者迷何？他母女听他这话，料着难劝，也只得罢了。那三姐儿天天挑拣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子铰碎，撕一条，骂一句。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14]，反花了许多昧心钱。再总写一笔三姐平日行径，痛快淋漓，可知其故意作践贾珍，以泄不平之气。〇自"看官听说"至此，乃作者以全知观点叙事论断，颇见任意挥洒之妙，非如此不足以简洁明了。后渐与贾琏视角靠近，行文老练圆熟。

贾琏来了，只在二姐屋里，心中也渐渐的悔上来了。无奈二姐儿倒是个多情的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热。要论温柔和顺，却较着凤姐还有些体度；就论起那标致来，及言谈行事，也不减于凤姐。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什么好处也不算了。二姐

尚有自知之明，其心思却是传统意识。清人王永彬《围炉夜话》云："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以此度之，二姐悔恨失足，自是善女情肠。偏这贾琏又说："谁人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便如胶似漆，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贾琏于凤姐、平儿固属无礼，于尤二姐尚属有情。其不计较二姐往日淫行，尚有识见，惟恐二姐将亦蹈凤平"见多自成丑"之覆辙耳。

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爷商议商议，拣个相熟的，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儿，终久要生事的。"二姐时时顾虑三姐，亦现姐妹之情。此即"女大不中留"之意，见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沿袭。贾琏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舍不的。我还说'就是块肥羊肉，无奈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的就撂过手了[15]，你叫我有什么法儿？"贾珍淫心色意从贾琏口中叙出，无可置疑。由此将两兄弟作一对比，琏尚存人味，珍则禽兽不如耳。作者于贾珍，鄙视极矣。二姐儿道："你放心。咱们明儿先劝三丫头，问准了，让他自己闹去；二姐语中"问准了"三字，是乙本独出异文。诸本均作"他肯了"，仅列藏本少一"他"字，都欠通顺。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此句下'就好，不肯'，方接'让他自己闹去'句。"所订为程甲本。可知范锴所见旧抄本作"他肯了就好，不肯，让他自己闹去"，文通字顺，笔意妥帖。《镌石订疑》可作校勘依据，当予重视。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是。"

至次日，二姐儿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妹妹过来，和他母亲上坐。三姐儿便知其意，刚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开口，便先滴泪说道：滴泪而说，言之酸苦 "姐姐今儿请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说。但只我也不是糊涂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从前的事，我已尽知了，说也无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处安身，妈妈也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要自寻归结去，才是正礼。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此言男女婚姻，关乎个人一生，是重情之语。若彼二姐，则视男女之事为儿戏也。伏下湘莲、三

姐间之爱情悲剧线索。向来人家看着咱们娘儿们微息[16]，不知都安着什么心，我所以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负。这如今要办正事，不是我女孩儿家没羞耻，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此说终身大事，必得自己作主，不应由人拣择 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此言所择之人，须"可心如意"，不论钱势。如上三义，堂皇正大，实一新婚姻观也，非三姐不能坦言。姚燮眉批曰："有定识，有远见，吾服其人矣 "张新之评谓："惜宝黛有此心，不能有此语。"此言得之。

贾琏笑道："这也容易。凭你说是谁，就是谁。一应彩礼，都有我们置办，母亲也不用操心。"三姐儿道："姐姐横竖知道，不用我说。"贾琏笑问二姐儿是谁，二姐儿一时想不起来。贾琏料定必是此人无移了[17]，便拍手笑道："我知道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儿笑道："是谁？"贾琏笑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贾琏与乃父贵鸳鸯之言属同一思路，可谓父有其子矣。然宝玉乃自古及今第一情种，兼书中诸艳之冠，亦该当此嫌。二姐儿与尤老娘听了，也以为必然是宝玉了。三姐儿便啐了一口，说："我们有姐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有好男人了不成？"快人快语，当与男子动辄言"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一联语，惜对贾琏言之，无异对牛弹琴。若宝玉闻知，必有深于"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之感慨也 众人听了都咤异："除了他，还有那一个？"三姐儿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五年前"何事，未及诉说，被人截断，故设悬疑，留至下回，始为之补明。此亦作者叙事惯用手法。

正说着，忽见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走来请贾琏，说："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小的答应往舅老爷那边去了，小的连忙来请。"贾琏又忙问："昨日家里问我来着么？"偷娶二姐，养作外宅，此要紧事也，故先问之。兴儿说："小的回奶奶，爷在家庙里和珍大爷商议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兴儿谎称"百日的事"，当指贾敬丧礼。古制，百日卒哭，改无时之哭为有时之哭，即百日后朝夕各哭奠一次。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王礼考"十七云："寻常士大夫丁忧过百日，巾衫皆用细布，出而见客，则以黪布。"清人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十八"丧礼门"四云："俟卒哭后，易素服，于邻里则亲至其家，稍远者为书致谢，庶于情礼兼备 "可知百日卒哭祭为丧礼重要环节。兴儿

诳语如此，贾敬去世当已近百日，即时近八月。贾琏忙命拉马，隆儿跟随去了，留下兴儿答应人。尤二姐便要了两碟菜来，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站着喝，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问道："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么个利害的样子？老太太多大年纪？姑娘几个？"各样家常等话。尤二姐理在必问，以印证贾琏及旁人平素所言

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喝，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又说："我是二门上该班的人。我们共是两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人。有几个知奶奶的心腹，有几个知爷的心腹。句中两"知"字，诸本均作"是"。明清小说，"知"亦用如"是"。明末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卷三云："不是仲尼重出世，定知颜子再投生。"这里所写，纯然小厮见识，兴儿声口朗朗如闻 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来，我们奶奶的事，告诉不得奶奶！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那里见的他？倒是跟前有个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们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从兴儿口中将凤姐与平儿心性、做派作一比较，益见平儿深得人心及凤姐渐积众怨，是此书惯常运用之侧面烘托法　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的把银子钱省下来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18]，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19]；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在傍边拨火儿。如今连他正经婆婆都嫌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要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兴儿訾议凤姐，话有层次，可谓十大罪状：一是欺压夫君，二是嘴尖心毒，三是使人憎怕，四是哄骗家长，五是独断专行，六是贪财好利，七是盘剥奴仆，八是争强好胜，九是诿过于人，十是挑拨矛盾　婆婆邢夫人因此深致不满，幸有贾母护持其间，犹然得意。数语着重于凤姐周围人际关系，尤其是邢夫人之怨恨语，补明许多他处所未道及者

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这么说他，将来背着我还不知怎么说我呢。我又差他一层儿了，越发有的说了。"二姐此言精明。有话不讲当面，背后议论是非，乃人类劣根之一。兴儿生活于集权时代专制社会中宗法大家庭，言路本即壅塞，况身为奴仆，地位卑贱，亦只得如是 兴儿忙跪下说道："奶奶要这么说，小的不怕雷劈吗？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时，要得了这样的人，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爷的几个人，谁不是背前背后称扬奶奶盛德怜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情愿来伺候奶奶呢。"兴儿何等乖巧机灵 作者善以言语写人，肖其声口则如引见其人 尤二姐笑道："你这小猾贼儿，还不起来。小猾贼儿，甲本同。己卯、庚辰、甲辰本作"猴儿肏的"，蒙府、戚序本作"猴儿崽子"；梦稿本原同己卯、庚辰本，后改笔同程本 明人惠康野叟 识馀 卷一云："今骂人之奸狡者，曰滑贼，当作猾贼。《史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恶也 "兴儿狡狯，宜获此谑 用"猾贼"骂人，由来已久，清亦流行。清初唐甄《潜书》上篇下《独乐》云："猾贼！我知汝折辱圣主，为王莽报仇者也。"二姐用此语骂兴儿，冠以"小"字，缀以儿化，不粗不浮，恰到好处。说句玩话儿，就吓的这个样儿。你们做什么往这里来？我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儿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么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所劝甚是。后来凤姐如何"弄小巧"对付二姐，实已从兴儿口中全然说出，而妙在不着痕迹，无一实字，又无一闲字。

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么着我？"兴儿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说，奶奶就是让着他，他看见奶奶比他标致，又比他得人心儿，他就肯善罢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兴儿好比喻，凤姐确是吃醋能手。敦煌写本伯二五三九号卷《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据称出自唐白行简之手，有云："醋气时闻，每念糟糠之妇 "元无名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第二折云："他心上自爱上我，你吃这等寡醋做甚么？"《金瓶梅词话》五十七回云："你的醋话儿又来了 "据此，"吃醋"之说至元明当已相当流行。凡丫头们跟前，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是的。兴儿此喻妙绝，

亦有渊源。《后汉书·刘玄传》有“烂羊头，关内侯”一语。元人高文秀《遇上皇》第一折云：“父亲拳撞脚踢，与他个烂羊头。”《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云：“解到那里，打个烂羊头，你肯断绝了这条路儿？”兴儿妙喻当源于生活，而作者语料当来自四面八方，故王伯沆批云：“用典入化。”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约一年里头，两个有一次在一处，他还要嘴里掂十来个过儿呢。气的平姑娘性子上来，哭闹一阵，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你逼着我，我不愿意，又说我反了，这会子又这么着。’他一般也罢了，倒央及平姑娘。”兴儿言及凤姐与平儿之内闱隐私，极为生动，确合神理，当源自贾琏日常闲谈。心腹小厮能知主子床第之事，不足为奇 历代史书频涉机密，遂遭学者质疑，以为难以采信。如钱锺书《管锥编》评《左传》云：“或为密室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小说无此限制，可任意挥洒，然亦当合乎情理。姚燮批云：“凤姐作为，写来穷形尽相，却不是打诳语。”其着眼之点，即在叙述视角可信。二姐笑道：“可是撒谎。这么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兴儿道：“就是俗语说的，‘三人抬不过个理字去’了。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儿的丫头。陪过来一共四个，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这个心爱的，收在房里，一则显他贤良，二则又拴爷的心。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从不会调三窝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才容下了。”凤平关系格外微妙，得兴儿一番介绍，真相遂明。凤姐之霸道、自私、奸狡，平儿之退让、委屈、温良，至此和盘托出。〇“调三窝四”，指搬弄是非。元人吴昌龄《张天师》第三折云：“你休那里便伶牙俐齿，调三斡四，说人好歹，讦人暧昧。”诸脂评抄本作“挑妻窝夫”，则甚新奇。〇兴儿语语活泼，句句俏皮，皆小厮口中必有之言，全不出小厮识见。其抑凤扬平，已为后文写二姐进府后之遭遇伏根。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只我听见你们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他这么利害，这些人肯依他吗？”兴儿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第一个善德人，从不管事，只教姑娘们看书写字，针线道理，这是他的事情。前儿因为他病了，这大奶奶暂管了几天事，总是按着老例儿行，不像他那么多事逞才的。寡居善德、从不“多事逞才”，此乃仆人眼中之李纨。姚燮眉批曰：“李纨非无才，但能浑涵含蓄耳。”我们大姑

娘，不用说，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四姑娘小，正经是珍大爷的亲妹子，太太抱过来的，养了这么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此皆为仆人眼中之元迎探惜，不失本来面目，且颇见新意　妙在"二木头"与"玫瑰花儿"浑号，画出迎春与探春特征　论评人物，着眼于是否"管事"，活脱仆人眼光。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们不算，外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儿，姓薛。这两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书识字的。或出门上车，或在园子里遇见，我们连气儿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们家规矩大，小孩子进的去，遇见姑娘们，原该远远的藏躲着，敢出什么气儿呢。"兴儿摇手道："不是那么不敢出气儿。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说得满屋里都笑了。王伯沆批曰："或题双文像云，'开卷又怕风吹，掩卷又怕纸压'，与此同妙　"友人段启明教授见告，民国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金批西厢"，书名《绘图西厢记》，于序文后有插图"双文小像"及题诗，诗意与王氏批语无涉。惟《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八续之三"争艳"有金圣叹批云："前读《西厢》……盖我之护惜莺莺，方且开卷，唯恐风吹，掩卷又愁纸压，吟之固虑口气之相触，写之深恨笔法之未精……"王氏所引，当采之金批　兴儿所说，兼及宝钗，亦觉语妙绝伦。"倒""化"二字，形容尽致，真乃天造地设之文，而薛之娇、林之弱，居然跳出矣。作者有意令兴儿为薛林作一幅漫画，以传其神韵　观照同一人物，每变换一个叙事视角，便令读者耳目俱新，印象遂逐渐加深，且毫不走样，此乃《红楼》妙绝之处。

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舍：即"舍人"，原为官名。宋元以来俗称贵族官僚子弟为"舍人"，义同于"公子"、"少爷"。

② 素日是为人：是，甲本及各脂本作"之"，桐花凤阁批校本"是"描改为"的"，王本、张本、金本删此字。

③ 撞丧：这里是骂人喝酒的话。撞，谐"噇"，吃喝无度之意。

④ 今日：甲本、脂本作"近日"。桐花凤阁批校本将"日"字描改为"因"，而断属下

句。

⑤ 和二姐儿：张本、金本作“在二姐儿”。

⑥ 打牙撂嘴儿：斗嘴打趣之意。也作“打牙撩嘴”。

⑦ 犯夜：违犯夜行的禁例。

⑧ 楞子眼：醉后眼光发呆的样子。

⑨ 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歇后语。杂面是以绿豆面为主制成的一种面条，煮时须多加油，味方不涩。单用清水煮，则味涩难吃。故云“你吃我看”，意即“我看你怎样吃”。

⑩ 哥儿两：庚辰、己卯本作“哥儿俩”，蒙府、戚序、列藏本作“哥儿两个”。

⑪ 粉头：即妓女。

⑫ 令他：各脂本无此语，甲本、王本作“合他”，张本、金本作“和他”。

⑬ 现世宝：丢脸出丑的宝货。现世，出丑、丢脸之意。

⑭ 究竟：诸本作“究竟”。

⑮ 意意思思：也作“意意似似”，北方方言。意谓迟疑不决、模棱两可。

⑯ 微息：此处义同“微细”，轻微细小之意。引申为地位低下。张本、金本作“微弱”。

⑰ 无移：张本、金本及戚序、列藏本作“无疑”，桐花凤阁批校本“移”描写为“疑”。

⑱ 除不知：张本、金本作“殊不知”，庚辰本原作“除”，复旁改为“殊”。第七十一回“除不知”之“除”，径改作“殊”，不另出校。

⑲ 抓尖儿：即抢先讨好之意。

回　评

此回重在写贾琏“偷娶”尤二姐，关合二尤正传。王希廉评曰：“细味‘偷’字，便知不能始终两全。”文字实可分三段。首段写贾琏偷娶尤二姐得手，而贾珍聚麀之心不死，遂成尴尬之局。二姐意谓此身已得其归宿，于贾琏乃欲守妇德，曲意迎合；于贾珍虽生厌而难以遽然远之，深悔往日与彼之暧昧关系，故其处境实极难堪。贾珍、贾琏，则浪荡成性，引为同调，而尤以贾珍最为不堪。贾琏虽浪荡好色，终有分寸，略通情理；贾珍则惯能败伦灭礼，乃寡廉鲜耻之辈也。

继之则重墨浓彩专写尤三姐，道其气性之刚烈高远。其言行举止，与二姐恰成对比，故贾珍莫能亵之；其见识心性，非其姊所敢望者，故贾琏莫能逆之。貌虽浮艳，心实沉著；行若轻狂，志甚豪迈。庚辰本中之尤三姐，乃淫奔之女而向往真情者，更觉可信。程本所写乃轻浮其外而贞烈其内者，亦觉可

敬可爱，而下回其悲惨命运将亦因之而愈觉可哀可叹。或曰两本中之尤三姐各臻其妙，莫可轩轾，大似有理。

末段则从兴儿口中将凤姐等府中诸艳一画，以为六十八回尤二姐进府诸事作引，兼从一崭新角度表出诸艳神韵。蒙府本回前批曰："文有双管齐下法，此文是也。事在宁府，却把凤姐之奸酸刻薄，平儿之任侠直鲠，李纨之号菩萨，探春之号玫瑰，林姑娘之怕倒，薛姑娘之怕化，一时齐现，是何等妙文。"确得此段文字之妙，而其妙尚不止此。一则妙在纯是小厮声口，仆人角度。其于凤姐、平儿密，故言之详而实；其于薛林迎探等疏，故言之简而虚，远近有别，均能各臻其妙。二则妙在此法非限于双管，竟有三管四管乃至多管齐下者，且均作者有意为之也。宝玉口中凤姐可亲，贾琏口中凤姐可厌；贾母口中凤姐可爱至极，赵姨娘口中凤姐可恨无比；冷子兴道凤姐专言其干练，兴儿则尽罄其刻薄，是则谓十面聚焦法，以异目观同一人，以异口道同一事，各道其所见，故能各尽其新奇绝妙之面，而成八面玲珑之整体矣。或云，此即所谓现代派叙事之技法也。


絳芸軒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弱
息龢肆夫子何佛林下
高風庭閒鶴夢和平睡
生初兵繡並鴛衾感霜
卿之怨鍬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话说兴儿说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里，越发没了捆儿了。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这些话倒像是宝玉的人。"由多姑娘插言，话头转向宝玉，简便自然。己卯夹批云："拍案叫绝。此处方问，是何文情。"〇兴儿口角，确类茗烟，然兴儿更显机灵，茗烟更觉憨直，同而不犯，各具妙处。

尤二姐才要又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做些什么？"兴儿笑道："三姨儿别问他。说起来，三姨儿也未必信，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里头更糊涂，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所有的好处，虽没上过学，倒难为他认得几个字。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再者，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仍接前回话题，借兴儿之口再将宝玉一画。话分十层：一是不爱念书，二是疯疯癫癫，三是糊里糊涂，四是文武俱废，五是拙于交际，六是内闱厮混，七是缺乏刚性，八是胡乱玩耍，九是没上没下，十是随随便便。此十项均从负面着眼，恰可与上回所述凤姐十大罪状相对照。第三回有《西江月》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云云，兴儿所言是白话版。姚燮眉批云："活写宝玉一种脾气来，妙在兴儿只就自己一辈说来，

已可以括其他矣"听兴儿之言，知宝玉待人平等，仆人感受颇深 ○此处宝玉形象，纯从兴儿口中画出。若移至茗烟，便大有不同矣 读者可回头翻阅四十三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写茗烟在井台边一番言辞。同为宝玉，兴儿不能理解，茗烟则洞见心肺 故兴儿此语，断不能出诸他人之口，极具个性。

尤三姐笑道："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你们难缠。"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儿的一个好胎子。"原是兴儿口中之宝玉，二姐仅知其表，未解其心，难怪有此一叹。陈其泰批云："尤二姐只看外貌，只是贾琏一流人物。"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过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十七回尝言，怡红院有女儿棠，宝玉谓其"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命名。此说宝玉有"女儿气"，盖因其"爱在丫头群儿里闹"，耳濡目染，身安体习，而沾染闺阁韵致也，并无贬损之义。参看七十七回宝玉所说：女人一嫁汉子，便染了"男人气味"，变得"混账"起来，"更可杀" 褒贬旨义，判若鸿沟。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要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1]，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们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的那样腌臜，只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借尤三姐之口道宝玉体贴女儿之韵事，倍觉省力，而宝玉痴态如画矣。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说：'那碗是腌臜的，另洗了再斟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三姐可称识宝玉者，故觉驳兴儿十分有力，难怪其属意于宝玉之同调柳二郎。七十八回写凤姐亦谓宝玉干"正经事"，"却像傻子"；而在众姊妹及诸丫头跟前，则"最有尽让"。是则，凤姐、三姐实超乎众人识见，而真知宝玉者也。

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磕瓜子儿。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为，倒是一对儿好人。只是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二十五回有凤姐

"吃茶"之说，此又借兴儿之口写下人心中揣测宝黛婚姻，可知宝黛之事已上下皆知矣。直激后四十回居然成就"金玉良缘"而令黛玉"魂归离恨"，出人意表。

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此乃作者虚拟州名，张新之评云："曰平安，危乱之反也。"所谓"机密大事"，乃代贾赦交通外官、包揽词讼也，直注一百五回御史弹劾平安州节度、贾府被抄之事。清制，严禁内外官员交结。《钦定吏部则例》："其在京各官与之接见及差人至外官任所往来者，亦革职。"伏脉之精细，实别种说部无能望其项背者。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儿不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儿定了那件事，明日爷来好做定夺。"说着带了兴儿，也回去了。

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下了，盘问他妹子一夜。接入上回所说五年前事，然隐隐跃跃，仍是暗笔。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琏道："也没什么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儿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惦记。三妹妹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择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琏忙问："是谁?"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晚才来呢。也难为他的眼力。他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常斋念佛，再不嫁人。"几番顿挫，总不肯直捷道出此人姓名，珍重之也。尤三姐数语特表其用情之深黄小田批云："匹妇不可夺志"此样女子，极其难得。

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儿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做生日，妈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玩戏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所谓"玩戏"，亦称"玩票"，指"好人家子弟"业馀客串，粉墨登场。诸脂本"玩戏"即作"串客"。其俗风行于乾隆以还，延续至民国，旗人间尤盛　晚清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七"都门杂咏"载婕花《玩票》云："缘何玩票异江湖，车笼当年自备储。为闻近来诸子弟，轻财还似当时无?"湘莲玩票，四十七回已有描写。冯其庸《敝帚集》记一则《红楼》旧本批语云：雪芹"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如杨升庵所为者。"其说是否

可信,有待查证。由湘莲"玩戏"等事料想,似非空穴来风。里头有个妆小生的,叫做柳湘莲。如今要是他才嫁。至此方说出五年前原委,补明夜间姊妹密谈心话。己卯夹批云:"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上回末有王希廉评云:"尤三姐心许柳湘莲,若一问便说,率直无味。今止说五年前想,又即截住,留为下回尤二姐夜间盘问。如正要探胜寻幽,忽被白云遮断,文势曲折纡徐。"写来详略明暗,文笔深细。旧年闻得这人惹了祸逃走了,不知回来了不曾。""惹祸"事,见四十七回痛殴薛蟠后"冷郎君惧祸走他乡"。贾琏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从贾琏视角画出柳湘莲。所谓"标致",人所共见,故三姐属意。至于"冷面冷心"、"无情无义",乃对薛蟠、贾琏等俗物而言,若在宝玉、秦钟面前,则面和心暖、情深义重矣。直注后文,尤三姐未得柳二郎之心,故遭冷遇。一旦悔之,乃遁入空门,情义至重。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没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厮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时,他是萍踪浪迹,"萍踪浪迹"四字,表出湘莲侠客身影。明人徐霖《绣襦记》第二十一出云:"相公,这样人家萍踪浪迹,你那里去寻他?便驾高车,驷马难追 "可见湘莲洒脱,益觉三姐情深。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大事?"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怎么说,只依他便了。"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今日和你说罢,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儿起,我吃常斋念佛,伏侍母亲,等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头上一根玉簪拔下来,磕作两段,说:"一句不真,就合这簪子一样!"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语决志坚,一诺千金,此等人物唯当于《水浒传》中寻之,不期然而于《红楼》中亦得睹其风采。三姐堪称脂粉英雄矣。其相异处,唯梁山好汉尚一"义"字,梦中红粉则重一"情"字耳。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和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

焙茗。焙茗说:“竟不知道。大约没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房,也说没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儿。

至起身之日已近,前两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儿这边来住两夜,从这里再悄悄的长行。果见三姐儿竟像又换了一个人的是的。又见二姐儿持家勤慎,自是不消惦记。二尤皆脱胎换骨矣,其奈世俗人等眼浊,不能刮目相看　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晓行夜住,渴饮饥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顶头来了一群驮子,内中一伙,主仆十来匹马。走的近了,一看时,不是别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正所谓不期而遇,“说曹操,曹操到”也。更奇在薛柳二冤家在一处,令人纳罕。其事巧而蹊跷,欲早结尤三姐公案便不得不用巧;因事奇而不显其巧,仍觉自然浑成。贾琏深为奇怪,忙伸马迎了上来,大家一齐相见。说些别后寒温,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谈叙谈。

贾琏因笑道:“闹过之后,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谁知柳二弟踪迹全无。怎么你们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儿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见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打贼人赶散[2],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兄一般。薛霸王虽呆,尚有江湖豪气,故能不念旧恶　柳湘莲固冷,本怀古道热肠,故能不计前嫌　世人不知柳二郎视情义为无价,不轻易以情义许人,故责其“冷面冷心”、“无情无义”。今借薛蟠之口一转,为下文“一冷入空门”等事铺垫。薛蟠此际必不敢再生滥情妄想,故二人转能相亲。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妈家,他去望候望候。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后给他寻一所房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

贾琏听了道:“原来如此,倒好。只是我们白悬了几日心。”因又说道:“方才说给柳二弟提亲,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子一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此诚失策之举　贾琏隐三姐自择语,盖以其为羞,殊不知此正黛玉《五美

吟》所谓"美人巨眼识穷途"也，李靖何尝以自择，轻红拂妓哉？若柳郎知三姐自择语，必明其志坚行洁、情深义重，岂得误信他人传言？贾琏非成其美，实足以破之也。奇女子一生祸福而系于一庸夫俗子一念正误，洵时代之悲剧。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薛蟠所谓"舍表妹"，诸本全同，当指凤姐　此与脂本二十八回写凤姐称"薛大哥"相合。然一般读者印象，蟠小于凤，如第四回甲戌本写蟠"年方十有五岁"，蒙府本为"年方十有七岁"，时凤已婚嫁两年，接近二十岁矣。故程本于第四回未表薛蟠年龄，于二十八回则改"薛大哥"为"薛大爷"　此处"舍表妹"，当是漏网之鱼。湘莲忙笑道："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播忙止住不语，便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

湘莲道："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定夺，我无不从命。"定要"绝色"，柳郎尚有俗念，且失于草率，然正是任侠仗义者之本来面目　贾琏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二弟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贾琏阅人多多，今从其口中极赞内娣品貌，则三姐容颜标致，更觉出类拔萃。湘莲听了大喜，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母，不过一月内，就进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琏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二弟，你是萍踪浪迹，倘然去了不来，岂不悮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须得留一个定礼。"湘莲道："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礼？此即古语所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也。湘莲能出是言，乃侠客本色　反跌后文居然食言，致伤三姐性命　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在客中，那里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琏道："也不用金银珠宝，须是二弟亲身自有的东西，不论贵贱，不过带去取信耳。"湘莲道："既如此说，弟无别物，囊中还有一把'鸳鸯剑'，孰料三姐后竟以此剑自刭，不亦悲乎！剑名"鸳鸯"，寓意显豁，即黄小田批所谓"吉礼用凶物"也　宋元话本《刎颈鸳鸯会》，格调凄婉，为《金瓶梅词话卷首所艳称，当对雪芹有所启示。红楼二尤，与蒋淑珍颇多相似之处，虽有淫行，却引人同情，李瓶儿亦其同侪。乃弟家中传代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随身收藏着，二哥就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亦断不舍此

剑。”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去了。以上写三人路遇倾谈，娓娓可听　湘莲显其豪侠，薛蟠显其憨直，贾琏显其老练，性格均极鲜明。三人话题围绕三姐，则将一奇女子卓然表出。一场爱情悲剧，凄凄美美，已开始搬演。

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见了节度，完了公事，因又嘱咐他十月前后务要还来一次。贾琏领命，次日连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边。且说二姐儿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那三姐儿果是个斩丁截铁之人③，每日侍奉母亲之馀，只和姐姐一处做些活计。虽贾珍趁贾琏不在家，也来鬼混了两次，“鬼混”二字，笔带蔑藐。姚燮批云：“珍哥儿亦可谓不识大体之至 ”写贾珍不识相如此。若竟写其不来，则非淫贼矣　无奈二姐儿只不兜揽，推故不见。那三姐儿的脾气，贾珍早已领过教的，那里还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迹一发疏阔了。

却说这日贾琏进门，看见二姐儿、三姐儿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儿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贾琏便将路遇柳湘莲一事说了一回，又将鸳鸯剑取出，递给三姐儿。三姐儿看时，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及至拿出来看时，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錾一“鸳”字，一把上面錾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自美人眼中看出鸳鸯剑。“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八字，极表其珍贵。又冷如二郎心肝，明如三姐双眸，真正好剑　恰似通灵玉、黄金锁、风月鉴、金麒麟、鲛绡帕、蔷薇硝、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九龙佩、绣春囊等，鸳鸯剑亦书中重要道具。三姐儿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喜终身有靠。俄国作家契诃夫尝谓，剧之始也，若壁悬利刃，则剧终前必当出鞘，否则为赘疣矣。人称“刀鞘理论”　雪芹早谙其理，今设鸳鸯剑，即待其突然出鞘，以酿成悲剧　此际三姐每日望剑，心中“自喜终身有靠”，读者目击，莫不潸然。作者何以如此忍心哉？无限悲悯之也。

贾琏住了两天，回去复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见。那时凤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回应五十五回凤姐因小月、复添下红之症、不能理家事。此谓其病已大愈，复出来理事，为下文尤二姐事张本，文不突兀。贾琏又将此事

告诉了贾珍。贾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则正恼他姐妹们无情，把这事丢过了，全不在心上，贾珍又搭上新相知，淫滥成性，如此下流，宜为三姐所不齿。任凭贾琏裁夺；只怕贾琏独力不能，少不得又给他几十两银子。贾琏拿来，交给二姐儿，预备妆奁。

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先来拜见薛姨妈。又遇见薛蟠，方知薛蟠不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节，凡一应东西皆置办妥当，只等择日。湘莲也感激不尽。点明时届八月，可知秋风萧瑟，天气肃杀，三姐性命合休。一番安顿，恰如姚燮眉批所云："特写得十分畅满，使后文悔亲愈出意外。"后文写抄检大观园、晴雯夭亡、宝玉出走等，均在秋季，非偶然也。独黛玉死于暮春，寓意葬花，略有不同。

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焙茗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焙茗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了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宝玉叹为古今绝色者，必惊艳绝伦矣。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云："绝色呼他心未安，品题天女本来难 "三姐即天女也。此借宝玉之口写尤三姐貌若天仙。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关切不至于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求定下，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湘莲层层疑惑，继而生悔。贾琏隐三姐自择语及断簪明志等事，至此铸成大错。"女家反赶着男家"，古有孟光择梁鸿，红拂识李靖，俱各传为美谈。贾琏不学无术，宜存俗念。湘莲不明就里，乃生误会，以为残花败柳自荐枕席焉。王伯沆批云："既要绝色，又要品行，未免所望太奢。"湘莲贪心，且不免俗虑，是白璧微瑕。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的，便罢了，何必再疑？"语甚模棱，愈滋湘莲疑

惑。陈其泰批云："宝玉最肯为妇女周旋者，况姻事已成，湘莲来访，岂有不添好话之理？乃一则曰'古今绝色'，再则曰'已得绝色'。在言者意中，以为自此以外，皆不可问。而在听者意中，则谓自此以外，皆不可问矣。"宝玉与湘莲对话，微乎妙哉，宜细心体会。湘莲道："你既不知他来历，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妹子。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④]，他又姓尤。"一则言"混"，再则言"尤物"，尤语涉轻薄。李渔《闲情偶寄》卷三"态度"云："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说之事也。凡女子一见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图，与生为难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说之事也。"宝玉非赞三姐，竟乃讥之，湘莲更复猜疑矣。陈其泰批云："宝玉亦有信不过三姐贞洁处，乃姊之声名，既有以累之，而贾珍父子之形迹，又众目共见　宝玉岂能无疑于三姐哉？故说到品行，始终不置一词也"宝玉不愿诓哄朋友，可见诚笃。要之，三姐横死，非贾琏失着，非宝玉无义，亦非湘莲多疑所致　其罪魁祸首，实惟贾珍。

湘莲听了，跌脚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与七回焦大之醉骂相映，互为注脚。固为警句，然此际则清浊莫辨　而湘莲之所以决意悔婚，即以三姐寄居东府耳。此白居易《杂感》诗所谓"城门自焚爇，池鱼罗其殃"者也。〇诸脂本此句下另有"我不做这剩王八"一语　梦稿本原笔亦有此语，后删刈。己卯夹批云："极奇之文，极趣之文　《金瓶梅》中有云：'把王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王八'，岂不更奇？"此句是神来之笔，程本删去，不无可惜。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宝玉既恼湘莲，遂不及为三姐辩诬，致成恨事，殊非宝玉平日性情　或谓此书之成乃《石头记　与《风月宝鉴　合二为一者，前书中之宝玉小而清，后书中之宝玉大而浊；二尤故事出于《风月宝鉴》，故得见浊宝玉焉。可备一说。若谓脂本中之尤三姐本淫奔之女，则宝玉无言可辩耳。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

湘莲作揖告辞出来，心中想着要找薛蟠，一则他病着，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径来找贾琏。贾琏正在新房中，闻

湘莲来了，喜之不尽，忙迎出来，让在内堂，和尤老娘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咤异。吃茶之间，湘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要从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系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这话你说错了。定著[5]，定也，原怕返悔，所以为定。“定”字三复言之，贾琏语无伦次矣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类云：“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此礼郑重，贾琏再三强调，自有道理。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这个断乎使不得。”湘莲笑说：“如此说，弟愿领责备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湘莲口气决绝，不容商量 “断”字重读，三姐闻之矣，已如白刃贯胸，血花迸溅。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返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来，把自己也当做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不但无法可处，就是争辩起来，自己也无趣味。壮士可杀而不可辱，烈女可戮而不可侮，此际三姐死志已定。黄小田批云：“读者至此，亦泪填胸臆”三姐之自尊自爱，正反衬宁府之肮脏恶臭。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

>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何其刚烈，此即黛玉《五美吟》所谓“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也。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云：“侠士勿轻结，美人勿轻盟，恐其为我死也。”信然。今写侠士与美人为一对，后者更其可敬。

当下唬的众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骂湘莲。贾琏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儿忙止泪，反劝贾琏：“人家并没威逼他，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众人急忙抢救，尤老娘嚎哭大骂，贾琏揪住欲捆，惟二姐忍悲劝止，写来恰合分寸，一丝不乱。二姐息事宁人，最有见识。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

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拉下手绢，拭泪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没福消受。"湘莲语中"刚烈人"，诸脂本均作"刚烈贤妻"，仅蒙府、梦稿本将"贤妻"点改为"人"。改动者或许以为，湘莲并未同三姐成亲，故不当呼为"贤妻"。实则，此称谓显示湘莲当下心理，即公开承认定婚之礼有效，于自己极感懊悔，于三姐极表敬重 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看着人殓，又抚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看湘莲言行，不动、拭泪、陈辞、大哭、视殓，又"抚棺大哭"，方才辞出 静以悲，动以痛，哀恸欲绝 此为下文写其截发出家张本 三姐真情可鉴，湘莲则追悔莫及矣

出门正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这样标致人才，又这等刚烈！"此"刚烈"二字，湘莲言之者再，极表钦佩 洪秋蕃批云："妇人从一不二，之死靡他，不为义，则为情"为义则刚，为情则烈；至柔者刚，至冷者烈 三姐情义并重，自成"刚烈" 《红楼 中有四位烈性女子，金钏、鸳鸯、三姐、司棋，尤家小妹当为冠冕 自悔不及，信步行来，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间，只听得隐隐一阵环佩之声，三姐从那边来了，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湘莲哭道："妾痴情侍君五年[6]，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三姐以"痴情"报答"冷面冷心"，言之恻然 清人姜祺《红楼梦诗》叹云："三尺龙泉恁定情，镜台远献兆轻生 柳花漂泊空牵惹，千里良缘一剑横"人间恨事，因而又增 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照应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册子中"以死报此痴情"者，非仅尤三姐也，后文黛玉、司棋，洵亦"情鬼"哉 此乃第六次写及太虚幻境 尤三姐是继秦氏后，又一幻境"情鬼" 两人因情而死，均与宁府有所瓜葛 妾不忍相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说毕，又向湘莲洒了几点眼泪，便要告辞而行。湘莲不舍，连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

这里柳湘莲放声大哭，不觉处梦中哭醒，似梦非梦。点情痴之事无非红楼梦幻，勘破情关方能自色悟空 红楼非仅指朱阁绣户，亦兼喻红墙禅院，故书中每极言绮语处，便现禅意 湘莲梦三姐，醒后割断情缘，截发出家，亦 红楼》主要梦境之一。庚辰本写三姐向湘莲泣别云：妾"来自情天，去由情地 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此乃所谓"以死报痴情"也，与宝黛悲剧相类 故姚燮批谓，此梦"包括全书" 睁眼看时，竟是一座破庙，傍边

坐着一个瘸腿道士捕虱。此即跛足道人，法号“空空”，十二回曾现身救拔贾瑞，今来渡脱湘莲。“捕虱”二字，写其魏晋风度。敦诚《四松堂集》卷一《寄怀曹雪芹》中，即有“高谈雄辩虱手扪”之句 空空道人是作者幻象，有竹林七贤之雅。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脚而已。”跛足道人所言，乃哲学命题。“此系何方”问宇宙，“我系何人”问人生，“暂来歇脚”是答案。宇宙浩瀚无垠，群星如恒河沙数。我之所居，不过沙中一隅；我之生命，不过梦中一瞬匆匆过客，何必执著？故王国维赞叹道：“《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湘莲听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雌剑何在？作者未加明确交代，只言湘莲梦中曾见三姐手捧鸳鸯宝剑。想已陪葬“贤妻”，永落黄泉 ○尤三姐刎颈以雌剑，柳湘莲断发以雄剑，恰为一对，而禅旨喻焉 佛门视头发为“烦恼丝”，出家则落发，以示断绝尘世贪嗔痴爱诸般烦恼。张新之批云：“不是机锋，乃明告看官此书如此。”湘莲跟随道士，却挥剑斩情，是释道合一景象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王伯沆回末批云：“原本此回后有数语云：‘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真解人语也。”所引批语见蒙府、戚序诸本，王氏所据，当为戚序本。查蒙府本，“无情”作“有情” 王氏系史家陈寅恪之业师，据陈氏《柳如是别传》卷首说明，其舅氏俞明震藏《石头记 旧抄本，后归狄平子 狄氏于清末付有正书局石印出版，即今所谓戚序本也。王伯沆称之为“原本”，可见重视。

校 注

① 绕棺：迷信习俗，人死后请和尚拈香绕棺而行，口念经文，以超度亡灵。

② 打贼人：诸本作“把贼人”。

③ 斩丁截铁：甲本、蒙府、戚序本作“斩钉截铁”。丁，用同“钉”，见《晋书·陶侃传》。

④ 尤物：特异的人物，多指美貌的女子。尤，独特。

⑤ 定著：诸本作“定者”。桐花凤阁批校本将“著”描改为“者”。

⑥ 侍君：诸本作“待君”。侍，通“待”。《仪礼·士昏礼》：“媵侍于户外。”郑玄注：“今文侍作待。”

回 评

此回主要叙写尤三姐与柳湘莲之爱情悲剧，乃一篇至情文字。三姐志高行洁，而为人误会其淫；柳湘莲重情尚义，而于天作之合交臂失之，可知情之得遂所愿何其难哉。结末以禅意释之，更觉深极哀痛。戚序本回前评曰："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三姐项下一横是绝情，乃是正情；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生为情人，死为情鬼，故结句曰'来自情天，去自情地'，岂非一篇尽情文字？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情了。"颇会作者之心。三姐置身宁府，误得淫名，遂不得不以一死明其志、证其情、显其洁，其造化弄人，实受恶浊现实环境戕害也。故三姐之死，其罪魁，乃宁府也，社会也，时代也。尤三姐是大观园筑成后香消玉殒第一人，践诸艳悲剧之始；其绝命之地，属花枝巷贾琏外宅，其后渐及于荣府及大观园，寓由外及内步步进逼之旨意。

古代之士尚义，故孟子教以舍生而取义；《红楼》女儿重情，故作者写尤三姐舍生而取情，写柳湘莲弃红尘而悼情。二人之情，实宝黛爱情悲剧之影。而湘莲之任侠，三姐之刚烈，与宝玉之体贴，黛玉之娇弱，互为映衬。如陈其泰所批云："湘莲、三姐，天生一对佳偶。今玉碎珠沉，不杀风景乎？此妇孺之见，必以洞房花烛为团圆者也。此书以二玉为主，尤柳特陪客耳。今二玉之事何如，况陪客乎？湘莲是宝玉先声，三姐是黛玉榜样。而宝玉情痴，湘莲顿悟，黛玉柔肠，三姐侠骨，四人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情'也。君子亦情而已矣，何必同。"至于湘莲悲极而举剑一挥，斩尽烦恼情丝，则纯为宝玉撒手悬崖之先导。

此回开端，仍接叙兴儿评论诸钗，然独重在宝玉。而三姐驳之，因其眼中之宝玉，与出诸兴儿口中之宝玉同而不同，是则既写宝玉，亦画三姐也。同为兴儿所言，二姐信而不疑，三姐驳而不信，故知二姐心实而钝，三姐识卓而敏。恰如戚序本回末总评称三姐"能辨宝玉，能识湘莲，活是红拂、文君一流人物"。三姐既逝，二姐祸事亦不远矣。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合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恸，自不必说，忙命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张新之批云："尤老娘自此不见下落"此回不见于早期抄本，惟《犬窝谭红》所记残钞本，有一段交代尤老娘归宿文字，略谓三姐死后，老娘"似疯似癫"，"一蹶不振"，死后，"同三姐儿灵柩，送往城外铁槛寺后山荒地上埋葬"　可参看　柳湘莲见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这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

且说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以报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儿自尽了。"被小丫头们听见，告知薛姨妈。薛姨妈不知为何，心甚叹息。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我的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我哥哥的义弟柳湘莲了么[①]？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一段从薛姨妈角度复述湘莲、三姐故事，笔墨自然，行文从容。王伯沆批云："此是作者赞叹他二人，借薛姨妈口中说出。"老妇知恩图报，亦人情之常。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此写宝钗之冷，出乎常情。与三十二回写金钏投井自尽，宝钗无动于衷相对应　陈其泰斥其"真是无情之尤"。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儿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

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此句与下文云“回家半个多月了”一语，前后牴牾，故陈其泰批云：“几个月，当是半个月之误。”琐录本作“往来几个月了”，戚序、列藏本作“来回几个月”，与下文所云“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始相关合，文意似较明晰。然“四五个月”云云，亦非实指。周绍良《红楼梦系年》谓：“薛蟠南行是上年十月十四日的事，及今归来，不止四五个月。”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先委之以命定，复推之以既逝，三代之以家事。宝钗似语语在理，然实句句无情。胞兄之救命恩人失踪，亲戚之芳龄女子丧命，皆不足以动其情，而唯以自家人事为务，乃重现实轻感情也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而人，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薛蟠眼有“泪痕”，语则“拍手”，其热肠与宝钗之冷心恰相映衬 〔 薛蟠称呼“柳二哥”，程甲、梦稿、蒙府本同，与上回称呼“柳二弟”不合 列藏、戚序、甲辰本作“柳大哥”，更不合 盖本回尤非作者定稿，故此类舛讹错乱处较多 薛姨妈说：“我才听见说，正在这里合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湘莲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薛姨妈道：“这越发奇了。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们好了一场，他又无父母兄弟，单身一人在此，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里远去？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薛姨妈亦热心之至，宝钗闻之，必不以为然 薛蟠说：“何常不是呢②。我一听见这个信儿，就连忙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又去问人，都说没看见。”此处薛蟠话语，列藏本多出“我因此急的没法，惟有望着西北上大哭了一场回来了”，戚序、甲辰本略同。这两句话颇见事理，亦合薛蟠性情。京师西北郊多寺庙，薛蟠望“西北”而痛哭，盖有因也。

薛姨妈说：“你既找寻过，没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尽了。焉知他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处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暗暗提动夏金桂消息 至七

十九回始由香菱补叙，说明薛蟠此次出门曾顺路探亲，看中金桂。咱们家没人，俗语说的，'夯雀儿先飞'，省的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再者，你妹妹才说，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货物也该发完了，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给他们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薛蟠听说，便道："妈妈说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周到。我也这样想着，只因这些日子，为各处发货，闹的脑袋都大了。又为柳二哥的事忙了这几日，反倒落了一个空，白张罗了一会子，倒把正经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儿后儿，下帖儿请罢。"薛姨妈道："由你办去罢。"

话犹未了，外面小厮进来回说："管总的张大爷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说这是爷各自买的，不在货账里面。本要早送来，因货物箱子压着，没得拿；昨儿货物发完了，所以今日才送来了。"一面说，一面又见两个小厮搬进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薛蟠一见，说："嗳哟，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这步田地了。特特的给妈合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还是伙计送了来了。"宝钗说："亏你说还是'特特的带来'的，才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的带来'，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呢。我看你也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本有呆性，况先已说过为湘莲之事耽搁，宝钗何不宥之。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③，还没归窍呢。"

说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头说："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叫他们回去罢。"薛姨妈和宝钗因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薛蟠便命叫两个小厮进来，解了绳子，去了夹板，开了锁看时，这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④、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看薛蟠带回之礼品，呆兄亦有心细过人之处。此即回目中所谓"土仪"，本回重要道具，故作者不厌其繁，一一开列清楚，若流水账簿然。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虎邱耍货"条云："虽俱为孩童玩物，然纸泥竹木治之，皆成形

质，盖手艺之巧，有迁地不能为良者，外省州县多贩鬻于是。又游人之来虎邱者，亦必买之归悦儿曹，谓之‘土宜’，真名称其实矣。”今称土特产品，世人重之。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所记各色土仪，清人笔记如顾禄之《桐桥倚棹录》、李斗之《扬州画舫录》、常辉之《兰舫笔记》等均有记述，乃当时社会实情也 如关于泥捏小像，常辉《兰舫笔记》云：“有苏捏者，住虎邱山塘，余尝以游山坐观之。泥细如面，颜色浅深不一。有求像者，照面色取一丸泥，手弄之，谈笑自若，如不介意，少焉而像成矣。出视之，即其人也。其有皱文、疤痣、麻子者毫无差，唯须发另着焉。”笔记与小说，两相吻合。◯“虎邱”，诸本同，惟列藏本作“虎丘”。因孔夫子名“丘”，故雍正三年谕旨，“丘”避讳为“邱”，以“足付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意也”，而“惟祭天子于圜丘”例外。事具《清实录》 时至今日，“丘”、“邱”两姓均常见，而以后者为多 乾隆末睿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成》云：“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结尾一字即避讳。小说遵从谕旨，但抄本随意，不甚严格。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子里去。又和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才回园子里去。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题。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玩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写薛林亲密过人，宝钗心地淳厚。姚燮评：“二人交情自是不同。”张新之谓宝钗送土仪，意在使黛玉睹物思乡，逗其伤心落泪，即“明演杀黛”，当属过度阐释。一一打点完毕，使莺儿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

这边，姐妹诸人都收了东西，赏赐来使，说：“见面再谢。”惟有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来？”想到这里，不觉的又伤起心来了。黛玉触物思乡，感念父母，寄人篱下，孤苦无依，诚可悲也。明《埋剑记》“柔远”出：“自古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这话语，信非假，到如今转忆家。”此之谓乎。

紫鹃深知黛玉心肠，但也不敢说破，只在一旁劝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药，这两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虽说精神长了一点儿，还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可见宝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为什么反倒伤起心来？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就是宝姑娘听见，反觉脸上不好看。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胗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血气。姑娘的千金贵体，也别自己看轻了。"紫鹃话凡三层：一则曰宝钗好意，二则曰贾母关心，三则曰贵体千金，总归于不可伤心过度，句句入情，确实慧心善劝

紫鹃正在这里劝解，只听见小丫头子在院内说："宝二爷来了。"紫鹃忙说："请二爷进来罢。"只见宝玉进房来。黛玉让坐毕，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便问："妹妹，又是谁气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谁生什么气。"旁边紫鹃将嘴向床后桌上一努。宝玉会意，往那里一瞧，见堆着许多东西，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便取笑说道："那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鹃笑着道："二爷还提东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姑娘一看，就伤起心来了。我正在这里劝解，恰好二爷来的很巧，替我们劝劝。"

宝玉明知黛玉是是个缘故[5]，却也不敢提头儿，只得笑说道："你们姑娘的缘故，想来不为别的，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所以生气伤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给你多多的带两船来，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听了这些话，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说道："我任凭怎么没见过世面，也到不了这步田地，因送的东西少就生气伤心。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你也忒别人看得小气了[6]。我有我的缘故，你那里知道？"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此乃黛玉第二十次还泪也，既因睹物伤情，更为宝玉体贴之心，而感恋不释也

宝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将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摆弄

着细瞧，故意问："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那是什么做的，这样齐整？""这是什么，要他做什么使用？"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儿倒好呢。"一味的将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黛玉见宝玉如此，自己心里倒过不去，便说："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罢。"宝玉巴不的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便道："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黛玉道："自家姐妹，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回了家乡一躺的。"黛玉心实可悯　离乡背井，身世孤苦，此又一点。其情柔，其性敏，乃有是叹　所谓"人无此情，便忘根本"也　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宝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来，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薛蟠听了母亲之言，急下了请帖，办了酒席。次日，请了四位伙计，俱已到齐，不免说些贩卖账目发货之事。不一时，上席让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妈又使人出来致意。大家喝着酒说闲话儿，内中一个道："今儿这席上短两个好朋友。"众人齐问："是谁？"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大家果然都想起来，问着薛蟠道："怎么不请琏二爷合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头两天就起了身了。从薛蟠口中顺便交代贾琏再次去平安州事，回应上回平安州节度嘱其"十月前后务要还来一次"一语。再次写之，一以暗示贾赦违制交通外官，往来密切；二则贾琏外出，为凤姐乘隙赚二姐入园留足地步。那柳二爷竟别提起，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什么是柳二爷，如今不知那里作柳道爷去了。"

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么说？"薛蟠便把湘莲前后事体说了一遍。众人听了，越发骇异，因说道："怪不的前儿我们在店里，仿仿佛佛也听见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谁。我们正发货，那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谁知就是柳二爷呢。早知是他，我们大家也该劝劝他才是。任他怎么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么着罢？"众

人问:“怎么样?”那人道:“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艺,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也未可知。”写众人猜测之语,声口如闻,亦是俗情。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众人道:“那时难道你知道了,也没找寻他去?”薛蟠说:“城里城外,那里没有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言毕,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兴。众伙计见他这样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吃了饭,大家散了。借薛蟠请客,再将湘莲之事嗟叹一番,了结其案,文情舒缓。

且说宝玉和着黛玉到宝钗处来,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带了东西来,姐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钗笑原道:“不是什么好东西⑦,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物儿,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黛玉道:“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理会,如今看见,真是新鲜物儿了。”宝玉因笑道⑧:“妹妹知道,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其实可算什么呢。”宝玉听了这说⑨,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连忙拿话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说,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此继六十四回之后,宝黛钗再次相会聚谈,气氛融洽,情谊并见。张新之“杀黛”之说,不攻自破。〇此段文字,列藏、戚序、甲辰本较繁,主要是宝玉述说黛玉适才睹物思乡事,有取笑之嫌,乖于情理,且无必要。程本不取,有其斟酌。

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来,宝玉劝了一回⑩,因说道:“妹妹若觉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挣挣着出来,各处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里闷坐着到底好些。我那两日,不是觉着发懒,浑身发热,只是要歪着,也因为时气不好,怕病,因此寻些事情,自己混着,这两日才觉着好些了。”此即医家所谓“说理开导”法也。清人喻昌《医门法律》云:“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从耶?”故姚燮评以为“却有此

等去病之法，并非宝钗杜撰"。宝钗以其现身说法，规劝黛玉，倍觉情意殷切。黛玉道："姐姐说的何尝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会子方散。宝玉仍把黛玉送至潇湘馆门首，才各自回去了。

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果然姨娘见识，非爱财也，是觉脸上光彩。姚燮批云："小意儿已欢喜无量，琐琐心胸，岂易餍足？"只及贪财一面，理尚未惬。观下文写赵氏去王夫人处显摆，便知其心底总有嫡庶之分在焉　宝钗送礼与贾环，是不欲着迹于嫡庶，却偏偏逗起赵氏嫡庶意识，可见宝钗心中本有此念。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从赵姨娘心中比较薛林，既见此妪心性，并显钗黛处事各异。黄小田批云："此回似写赵姨娘，其实暗写钗黛。"宝钗"随分从时"，礼及环三，确会做人；黛玉"目无下尘"，通部中不同环三交一言，故惹怨恨。双水分流，泾渭又见。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宝钗和王夫人的亲戚[①]，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此写赵氏眼极浅，识极短，心性下贱，一副小家子做派。王伯沆批云："以微物赠君子，君子领其意，常若泰山之重；以厚礼赠小人，小人计其值，亦无异鸿毛之轻。"富于哲理。赵妾因此而欲"买好"，更其等而下之矣　自己便蝎蝎螯螯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刚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奉呢。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赵姨娘谄媚之词，阅之令人齿冷　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云："夫人之情，不耽逸豫，天下无不可进之善；不喜谀悦，天下无不可纳之忠。"赵姨娘前来奉承，可见王夫人本有昏昧之处。

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玩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将

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闷气。赵氏凡有所行，无不自讨没趣，实因自卑、亦因甚不自重。○此后列藏、戚序、甲辰本另有"可见赵姨娘为人小器糊涂"等议论语，形同蛇足。由此处始，梦稿、蒙府、程甲、程乙本，同列藏、戚序、甲辰本，两个版本系统之差别陡然拉大，几乎无法互校矣。

却说莺儿带着老婆子们送东西回来，回复了宝钗，将众人道谢的话并赏赐的银钱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的说道："刚才我那琏二奶奶那边⑫，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凤姐怒容满面，必有非常事故，令人好奇。陈其泰批云："随手过渡，叙法轻便，用笔亦不平衍"此为回之下半"闻秘事凤姐讯家童"伏脉，作者全在"闻"字上下工夫 我送下东西出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说了些什么。'看那个光景，倒像有什么大事的是的。小花枝巷外宅东窗事发矣，确是大事。姚燮批云："一坛醋打翻，岂非大事？莺儿只用眼观，未曾鼻嗅。"黄小田批云："凤姐一生大事，无过于此。"山雨欲来，渐闻风声。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宝钗听了，也自己纳闷，想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们那里管得？你去倒茶去来。"莺儿于是出来，自己倒茶，不提。莺儿同宝钗一番对话，纯用悬疑手段，为一件"大事"作引。笔墨闲散无痕，如天马度桥，气象浑成。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屋里，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过去劝劝。"正说着，晴雯进来了，因问宝玉道："你回来了，你又要叫劝谁？"晴雯连用两个"你"字，何等直率。没上没下，的是俏丫鬟本色。列藏、戚序、甲辰本属另一版本系统，晴雯此处未出场，顿觉索然。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晴雯道："袭

人姐姐才出去。听见他说，要到琏二奶奶那边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去呢。”宝玉听了，便不言语。秋纹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递给小丫头子，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随便歪在床上。莺儿语毕，便当转入凤姐讯家童故事，岂料偏插叙一段闲文。前人评谓“欲合反离，行文妙诀”，仅言其一，未详其二：作者令宝玉寻袭人，实欲借重袭人视角也，看下文袭人探凤姐便知。

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这几天也没有过去看看，况闻贾琏出门，贾琏再赴平安州，为凤姐使计赚二姐留出空隙。此为下回故事之必要条件，今又从袭人语中一带，似在有意无意之间。正好大家说说话儿，便告诉晴雯：“好生在屋里，别都出去了，叫二爷回来抓不着人。”晴雯道：“嗳哟！这屋里单你一个人惦记着他，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又是伶牙俐齿，晴雯口角从不让人。称呼宝玉，前用“你”，此用“他”，若平儿在场，必定又要打趣，参见六十三回。晴雯风格，一贯如此。

袭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刚来到沁芳桥畔，那时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莲藕新残相间，红绿离披。十二个字写出美景，明白简练　戚序本作：“秋蝉鸣于树，草虫鸣于野，见这石榴花也开放了，荷叶也将残上来了，到是芙蓉近着河边，都发了红铺铺的咕嘟子，衬着碧纱绿的叶儿，到令人可爱”列藏、甲辰本略同，“开放”或作“开败”。两种版本，各有千秋。〇一场疾风骤雨前，作者偏有雅兴捉笔写景，行文沉着之至　当此袭人赏玩新荷之际，正宝玉相寻之时，所谓一时并写两事也。〇此云“夏末秋初”，即七月初，与下文所写景色相合。但上回交代，湘莲于八月回来，贾琏于九月赴平安州，则此处时序倒流矣。故张新之批云：“怪语！岂七月之《五美吟　又经一年耶？”六十四回及本回均非定稿，故错讹频出。袭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抬头，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掸子在那里掸什么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妈。那老婆子见了袭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道：“姑娘怎么今儿得工夫出来逛逛？”袭人道：“可不是吗，我要到琏二奶奶那里瞧瞧去。你这里做什么呢？”那婆子道：“我在这里赶蜜蜂儿。今年三伏里雨水少，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瘌流星的，吊了好些了。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两三个儿，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

噜都是要烂的。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儿没赶，就落上许多了。”非深谙物理人情者，不能写此祝妈数语，真可谓才人无所不通。袭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诉买办，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儿，一嘟噜套上一个，又透风，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说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知道这个巧法儿呢？”因又笑着说道：“今年果子虽遭塌了些，味儿倒好，不信摘一个姑娘尝尝。”袭人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袭人事事重规矩，且以规矩绳人，活画出一笃实婢子，不得谓其做作讨巧也。王伯沆批云：“偶忆王子渊《僮约》有‘果熟收敛，不得吮尝’之条。”以此衡之，袭人堪称奴婢典范。老祝忙笑道[13]：“姑娘说的是。我见姑娘很喜欢，我才敢这么说，可就把规矩错了。我可是老糊涂了。”袭人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别先领着头儿这么着就好了。”以上均从袭人观点叙事，点染园中景物，清新自然。姚燮批云：“叙此一节，虽是闲文，却中有至理。”其核心线索，在叙述视角，仍为凤姐“闹秘事”铺垫。远远写来，文心深邃。

说着，遂一径出了园门，来到凤姐这边。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凤姐此语，劈空而来，使人讶异之至，是刚刚“闹秘事”口气，极其传神，故张新之赞为“事妙情妙语妙” 此乃自袭人耳中听到者，故觉突兀。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袭人闻此不明不白一语，便知有原故，凤姐口吻之严厉可得而知矣。王伯沆批云：“又是宝钗滴翠亭故智。”袭人亦颇机警。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进来。

凤姐妆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凤姐何等狡黠，瞬间可怒可喜，是不欲家丑外扬也。姚燮批云：“‘歪着’床上，一小半是懒，一大半是气。”其下写“笑着站起来”，活画出奸雄心态。说：“好些了，叫你惦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儿的歇歇儿，我们来了，倒

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烦是没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还惦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在床傍边，让袭人坐下。凤姐故作镇定，袭人掩饰尴尬，平儿若无其事，神韵可想。舞台中心是凤姐，读者眼光聚焦焉。黄小田批云：“怒极矣，仍能如此应酬周到。”其间心理，俱属不写之写。丰儿端进茶来。袭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一面说闲话儿。

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的和平儿说：“旺儿来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小丫头提及旺儿，亦觉突兀。阅至此处，读者不是凤姐，不是平儿，不是周遭丫鬟，都是袭人 心中纳闷，耳目却为之一新。又听见平儿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别在门口儿站着。”袭人知他们有事，又说了两句话，便起身要走。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伺候着。袭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以上均从袭人耳目中听出看见，事极蹊跷，文极简净省力。

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回道：“旺儿才来了，因袭人在这里，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儿。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着？请奶奶的示下。”平儿语极恭敬，可知态极温顺，心极惶乱。凤姐道：“叫他来。”听此三字，可辨凤姐声之厉，色之怒与夫心之躁。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这里凤姐又问平儿：“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平儿道：“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他说他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不知是旺儿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呢。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数语补明如何“闹秘事” 平儿毕竟是凤姐心腹，并不明其中原委，岂得不禀明凤姐。平儿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说：“叫他进来。”言及旺儿，凤姐用语均极简短 前云“叫他来”，仅三字；此云“叫他进来”，亦仅四字。其心中怒气，不写自出。那小丫头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进来。

旺儿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儿道："你过来！我问你话。"旺儿才走到里间门傍站着。凤姐儿道："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凤姐颇谙兵不厌诈之道，兜头一语，如老吏审案，暗藏多少机关。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旺儿反问得妙，以攻为守，以动制静。凤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拦人呢？"凤姐亦以囫囵语反问，可谓魔高一丈　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料着瞒不过，便又跪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内中深情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跟二爷出门的。"旺儿仍不肯和盘托出，且将自己推干净

凤姐儿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啐"而"下死劲"，凤姐怒极矣，以下数语声色俱厉。骂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混账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此句为简单判断句，而主语既复杂又冗长。"你们"与"崽子"并列为中心词，另有五个定语：一是"这"，二是"一起"，三是"没良心"，四是"混账"，五是"忘八"。王伯沆批云："是气极语，不嫌累赘。"一长串词语从凤姐口中呼啸涌出，如电闪雷鸣。以下话语，均可如是观。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把兴儿那个忘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好，好，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个头，爬起来出去，去叫兴儿。

却说兴儿正在账房儿里和小厮们玩呢，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儿来了。"凤姐儿厉声道："叫他！""叫他"二字，已较刚才唤旺儿之"叫他来"三字严厉十倍。文有声情并茂者，即此类描写也。那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进来。凤姐儿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凤姐仍用含糊之辞诈之，欲令兴儿误会自己已知之甚详也　连续两声"啊"，用意甚深，心机活现。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凤姐儿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早唬软了，不觉跪下，只是磕头。描摹极妙，穷形尽相，兴儿之惊之惧之悉之悔，历历如见

凤姐儿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了，我还饶你；以上数语和缓，是软着 再有一句虚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此两句严厉，是硬着。软硬兼施，凤姐尽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神机。兴儿战兢兢的朝上磕头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和爷办坏了？"兴儿不愧为贾琏心腹，何等机警，何等狡猾，的是市井积棍口吻。张新之评曰："欲落不欲，誓不使一直笔，而小人狡赖情景无不曲肖。"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儿骂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詈辞"忘八崽子"，须臾之间凤姐已是第三次使用。初骂"你们"，次骂兴儿，此骂旺儿，呼应"这一起没良心的混账"，俱状凤姐之愤怒。戚序、列藏、甲辰本作"猴儿崽子"或"小杂种"，语气稍弱 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兴儿自打耳光，景象真切，情态滑稽

凤姐儿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此句乃杀手锏，点明其事，一举击溃兴儿心理防线。凤姐洵斗智行家，审讼老手 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兴儿磕头如捣蒜，可见惧甚，已要从实招供矣 凤姐道："快说！"

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直蹶蹶"三字形容尽致。戚序、列藏、甲辰本中，兴儿进屋后一直"侍立"，此时方"跪下说道"，较为平板。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爷同着蓉哥儿到了东府里，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兴儿所述往事，俱见六十四回。两相对照，便知"蓉儿哄着二爷"一句言有偏向 心腹小厮，确有计较。一番交代，已为下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张本。凤姐听到这里，使劲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兴儿忙又磕头说："奴才该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语。凤姐儿道："完

了吗？怎么不说了？”兴儿方才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才敢回。”凤姐啐道：“放你娘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兴儿又回道：“二爷听见这个话，就喜欢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是了，说底下的罢。”兴儿回道：“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凤姐忙问道：“如今房子在那里？”此事最为紧要，故‘忙问’之　兴儿道：“就在府后头。”凤姐儿道：“哦！”回头瞅着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儿也不敢作声。凤姐曰“咱们”曰“死人”，语极懊恼　平儿沉默，见其恐惧　是可谓卧榻之侧，竟有他人酣睡。○以上凤姐“讯家童”，已获知基本信息　其一，时间是送贾敬殡丧之后；其二，“新奶奶”是尤二姐；其三，淫媒是贾蓉；其四，新房在“府后头”小花枝巷。此为下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作引。

兴儿又回道：“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那张家就不问了。”曲肖前言不搭后语声口，又出凤姐意外　黄小田批云：“不说来由，是小孩子语”今日警察审讯嫌犯，常有意外收获　兴儿此言，即其同例　凤姐之威，不写可知。凤姐道：“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家咧呢？”兴儿回道：“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把凤姐儿倒怄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珍大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

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似已把柄在握，为下回张华告状张本　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他不知道呢。”兴儿又回道：“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娶过来了。”凤姐道：“打那里娶过来的？”兴儿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凤姐道：“好罢咧！”又问：“没人送亲么？”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没别人。”凤姐道：“你大奶奶没来吗？”兴儿道：“过了两天，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补明尤氏亦曾至小花枝巷探望，为下回“大闹宁国府”伏根

凤姐儿笑了一笑，回头向平儿道："怪道那两天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掉过脸来，又问兴儿："谁伏侍呢，自然是你了。"兴儿赶着碰头，不言语。凤姐又问："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凤姐真精明过人，知其一而能反其三。无论何事，于凤姐仅能瞒其一时，不能瞒其永久 兴儿回道："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儿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庚辰等脂本上回写湘莲有云："我不做这剩忘八"程本删 凤姐此处所言，可与湘莲原话照应 宁府家丑，早已外扬，看来凤姐知之甚详。陈其泰批云："冤哉三姐"依程本，三姐甚冤，而依脂本，则非无因 要之，三姐为宁府珍蓉父子所累，洁身自好不可，改过自新亦不可，确乎冤枉。因又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层层盘诘，事事讯实，至此，秘事之来龙去脉，无一漏着，凤姐已了然于心矣 下乃写其如何张罗设陷，以捕获猎物也 凤姐心机，咄咄可畏 兴儿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刚才说的，字字是实话。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的。"

凤姐低了一回头，是心中已有主意，乃如姚燮眉批所云："低头一回者，有许多计较在内也"便又指着兴儿说道："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这有什么瞒着我的？你想着瞒了我，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儿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惧儿，不敢撒谎，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说着，喝声起去，兴儿磕了个头，才爬起来，退到外间门口，不敢就走。凤姐道："过来，我还有话呢。"兴儿赶忙垂手敬听。凤姐道："你忙什么，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兴儿也不敢抬头。凤姐道："你从今日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儿，你试试！出去罢。"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凤姐又叫道："兴儿！"兴儿赶忙答应回来。凤姐道："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是不是啊？"是则，贾琏此时尚未动身去平安州也 下回开卷有"只待贾琏前脚走了"一语，明白交代。兴儿回道："奴才不敢。"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隄防你的皮。"兴儿连

忙答应着，才出去了。

凤姐又叫："旺儿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凤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才说道："好，旺儿！很好，去罢！外头有人提一个字儿，全在你身上。"声口毕肖　凤姐明知旺儿尽知其事而不招，然无可奈何，故以此语镇之，乃以观后效之意也。旺儿答应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凤姐便叫："倒茶。"小丫头子们会意，都出去了。以上写凤姐讯问旺儿、兴儿，言语间时而"冷笑"，时而"厉声"，或"喝"或"啐"，或"叫"或"笑"，或"骂"或"问"，或"点头"或"低头"，态度多端，变换迅疾。作者绘声绘影，场面生动之极，景象好看煞。

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着此一句，浑若烟云，含蕴有致，令人遐想。故王伯沆批谓："此四字妙不可言。"平儿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儿。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忽用稗官熟语，是作者故作诙谐，凤姐实已成竹在胸，二姐死期不远矣。便叫："平儿，来！"平儿连忙答应过来，凤姐道："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着才好，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

未知凤姐如何办理，下回分解。王伯沆回末批云："原本此回由袭人入题，太缓，后半亦不逮此紧凑有气势。尤可异者，原本此回亦无只字批评，可疑也。"王氏所谓"原本"，当指戚序本。对照两个版本系统，确如王伯沆所言，程本文字较佳。至于此回脂本亦无批语，当因原非作者定稿也

校　注

① 我哥哥：诸本作"你哥哥"。桐花凤阁批校本将"我"旁改为"你"。

② 何常：义同"何尝"，明清小说两词多混用。甲本、戚序本作"何尝"。

③ 打吊：甲本、戚序本作"吓掉"，梦稿本作"打掉"。

④ 打金斗小小子：打着筋斗的小男孩，此处指一种玩具。金斗，同"筋斗"。

⑤ 是个缘故：诸本作"这个缘故"。桐花凤阁批校本即将"是"旁改作"这"。

⑥ 忒别人看得小气了：别人，诸本作"把人"。桐花凤阁批校本勾改为"看得别人忒小气了"。

⑦ 宝钗笑原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文有舛错，甲本作"宝钗笑道：'原不是什么好东西。'"句意始顺。

⑧ 宝玉：甲本作"宝钗"。

⑨ 这说：甲本、梦稿本作“这话”。

⑩ 宝玉：诸本作“宝钗”。

⑪ 宝钗和王夫人的亲戚：和，甲本作“系”，桐花凤阁批校本点改为“是”。

⑫ 我那：甲本作“我到”。

⑬ 老祝：诸本皆同，甲本后改作“老祝妈”，甲辰本作“老婆子”。

回 评

此回从尤三姐悲剧过渡至尤二姐故事，着重为尤二姐悲剧作铺垫。全回文字，可分四段，所叙之事，实为两件。回之上半叙宝钗赠土仪，黛玉睹物思乡，既作二尤故事间之缓冲，又不使宝黛钗等冷落，颇得冷热交错、急缓相间之妙。王希廉评曰：“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经了结，尤二姐如何结局，自当接叙。但竟接叙直写，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先叙薛蟠酬客，次写宝钗送物及黛玉思乡，徐徐接人凤姐闻风，迂回曲折，引人人胜。”颇得文章结构之妙。回之下半集中写凤姐闻风讯家童，为此回正题，由此拉开尤二姐悲剧之序幕。

此回不见于早期抄本如庚辰本、己卯本，庚辰本且注明“原缺”。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引言》曰：“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且本回无脂批。或因此而疑本回非雪芹原作。细味本文，觉上半回行文稍嫌滞涩，人物对白未见精妙，或出他人补缀。至于宝玉回怡红院寻袭人及其后笔墨，人物传神，对白酷肖其人，叙述从容得法，与前后回浑然一体，似为雪芹原作。然现存六十七回有两个版系统，一以程本为代表，一以戚本为代表，何者为原本，学界意见尚未统一。

“讯家童”一段，乃绝世妙文。凤姐与兴儿斗智，一攻一守，你来我往，虽纯然口舌之争，却恍如得见刀光剑影。读二人对白，可闻其声、睹其面、见其神、察其心；纵旁观者如旺儿、平儿及众丫头之呼吸神情，亦仿佛如闻如见。作者洞知世故人情，明察人物心理，深谙角色个性，故能肖其声口而传其形神，真铸鼎象物手段，丹青不及。

若将凤姐讯家童与《金瓶梅》西门庆讯琴童对看，可知凤姐之精明实胜男人十倍，而西门庆则为十足呆骇夯汉矣。

第六十八回

尤苦娘赚入大观园[①]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话说贾琏起身去后，偏值平安节度巡边在外，约一个月方回，贾琏未得确信，只得住在下处等候。及至回来相见，将事办妥，回程已是将近两个月的限了。此乃作者有意假凤姐以时间赚尤二姐。张新之批云："此两个月亦糊涂亦清楚。"叙来合情合理，不着痕迹。红楼时空，变幻莫测，恍若梦中。

谁知凤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得贾琏前脚走了[②]，回来便传各色匠役，收什东庙房三间[③]，照依自己正室一样，妆饰陈设。以惑尤二姐之心，以塞贾琏之口，以障众人之目，以博贤德之名，凤姐可谓处心积虑。至十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未曾上车，便将原故告诉了众人，凤姐必不以本意示众，而知众人必能心领神会，从旁照应也　又吩咐众男人，素衣素盖，一径前来。必以素衣素盖者，故意表明正当国孝、家孝之期也，已暗藏杀机

兴儿引路，一直到了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兴儿竟胆敢直呼尤二姐为"二奶奶"，必凤姐教之　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跑进去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理衣裳，迎了出来。尤二姐毕竟乃明媒正娶者，较四十四回鲍二家的从容多矣。回应六十五回二姐所说"我只以礼待他"之语，谁知凤姐并不讲理。至门前，凤姐方下了车进来。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凤姐通身上下非青即白，服制俨然，亦见肃杀气象，尤二姐焉得不畏

之三分。眉湾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从尤二姐眼中将凤姐衣饰容貌一画，与三回黛玉眼中凤姐同而不同。如姚燮批云："其叙衣饰处前是艳妆，此是素妆，又于同中见异。"二姐见凤姐竟如此清素俏丽，必惭且惧矣。周瑞、旺儿的二女人搀进院来。二姐陪笑，忙迎上来拜见，张口便叫"姐姐"，说："今儿实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求姐姐宽恕。"说着，便拜下去。凤姐名位在上，声威肃杀，二姐先自气馁五分矣，亦秉性柔怯使之然耳。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儿的手，同人房中。孰料凤姐竟如此亲热，二姐心中必惶惑无主。"还礼"而修饰以"忙"、"陪笑"及"不迭"，继而拉手则修饰以"赶着"，俱状凤姐奸雄态度。〇"赶着"一句，甲本同，诸脂本则作"二人携手同入室中"，未强调凤姐主动，较为平板

凤姐在上坐，二姐忙命丫头拿褥子，便行礼，说："妹子年轻，一从到了这里，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二姐开口便择清己身，而尤氏何尝有此主张，仅默许之耳。又不得不隐去九龙珮一节。今儿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故倾心吐胆[4]，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

凤姐忙下坐还礼，口内忙说："皆因我也年轻，向来总是妇人的见识，一味的只劝二爷保重，别在外边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爷、太太耽心。这都是你我的痴心，"你我"二字传神，乃凤姐故作亲密状也。此如《三国》二十一回写曹操青梅煮酒所云："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当日刘备闻而失箸，今者二姐却浑然不觉，实取死之道也　谁知二爷倒错会了我的意。若是外头包占人家姐妹，瞒着家里也罢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这样正经大事，也是人家大礼，却不曾合我说。我也劝过二爷，早办这件事，果然生个一男半女，连我后来都有靠。凤姐说得自己何等贤德。口蜜腹剑，此之谓也，可比奸相李林甫。不想二爷反以我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办了，真真叫我有冤没处诉。我的这个心，惟有天地可表。说得自己何等委屈。虚情假意，此之谓也，晚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中屡见　头十天头里，我就风闻着知道了，只怕二爷又错想了，遂不敢先说，目今可巧二爷走了，所以我亲

自过来拜见。还求妹妹体谅我的苦心，起动大驾，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合意的谏劝二爷，谨慎世务，保养身子，这才是大礼呢。说得何等正大堂皇 居心叵测，此之谓也。凤姐似知兵法，处处使诈 要是妹妹在外头，我在里头，妹妹白想想，我心里怎么过的去呢？再者叫外人听着，不但我的名声不好听，就是妹妹的名儿也不雅。况且二爷的名声更是要紧的，倒是谈论咱们姐儿们还是小事。"咱们姐儿们"，仍将二姐拉拢一处，声口如闻。凤姐又制一顶名声大帽，镇住对方。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昔持家太严，背地里加些减话[5]，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说的：'当家人，恶水缸[6]。'此为俗谚，先已见于《金瓶梅》五十一回："自古宰相肚里好行船 当家人是个恶水缸儿，好的也放在心里，歹的也放在心里。"七十五回另写西门庆云："我的儿，常言道'当家三年狗也嫌'。"听凤姐言谈，颇似从《金瓶 世界中走来者。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儿，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的我到今儿？知二姐必屡闻己之恶德，故先声夺人以驳之，以释二姐之疑。就是今儿二爷私娶妹妹，在外头住着，我自然不愿意见妹妹，我如何还肯来呢？拿着我们平儿说起，我还劝着二爷收他呢。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这些小人们遭塌我，所以才叫我知道了。说得何等至诚。纵有兴儿提醒在先，二姐亦难再疑。凤姐之精明，实实可畏。我如今来求妹妹，进去和我一块儿，住的、使的、穿的、带的，总是一样儿的。妹妹这样伶透人，要肯真心帮我，我也得个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们的嘴，就是二爷回来一见，他也从今后悔，从贾琏角度设一美景，令二姐坚信贾琏必无反对之理。我并不是那种吃醋调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气。所以妹妹还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来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个站脚的地方儿，就叫我伏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说得自家何等可怜。依凤姐所言，二姐唯进府一途矣，可谓滴水不漏。〇以上一番陈辞，脂本有差异，最为显明处即凤姐自称"奴"或"奴家"，若戏曲道白然。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云："原文是半文言的，不合凤姐的口气。"程本作日常白话，较合事理 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了。凤姐

一篇说辞，先晓之以理，继则动之以情，口是心非，乔装作态，真正善演戏者，视二姐为痴儿耳。此乃“赚”之第一步也。

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凤姐之哭是假，二姐之泪是真。凤姐哭欲骗取信任，二姐哭则因深受感动也。二人对见了礼，分序坐下。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二姐见他打扮不凡，举止品貌不俗，料定必是平儿，连忙亲身搀住，只叫：“妹子快别这么着，你我是一样的人。”凤姐忙也起身笑说：“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礼，他原来是咱们的丫头。已后快别这么着。”借平儿抬高二姐，以惑其心　说着，又命周瑞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四对金珠簪环，为拜见的礼。此以礼郑重相待，以夺其志。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诉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此自怨自艾，自贬身份，以乱其意。

二姐是个实心人，便认做他是个好人，想道：“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也是常理。”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认为知己。当日信兴儿之言，今日转而轻信凤姐之语，尤二姐原钝昧如此。又见周瑞家等媳妇在傍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只是吃亏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便知。”旁人边鼓断不可少，以坚二姐之信　彼径称“奶奶”者，必凤姐事先嘱咐　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其本心如此，凤姐之计正中其下怀。今又见如此，岂有不允之礼？便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着呢？”凤姐道：“这有何难？妹妹的箱笼细软，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这些粗笨货，要他无用，还叫人看着。妹妹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二姐忙说：“今儿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呢？这几件箱柜拿进去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一番做作，凤姐自怨自责，柔婉动情；二姐信以为真，允随其进府。此“赚”之第二步也。

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记清，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此釜底抽薪之法也，以断二姐归路。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急忙”二字着紧，凤姐深明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之理。二人携手上车，又同坐一处，又悄悄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

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至此方以大家"规矩"恫吓二姐，意欲其隐忍不敢声张，以便从容图之　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姐妹们住着，容易没人去的[7]。容易，列藏本作"轻易"；蒙府、戚序本作"轻容易"，当衍一"轻"字或"容"字；其馀脂本及甲本均作"容易"。或以为"容易"一词"令人费解"，实乃"轻易"之误。此说不确。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四"容易"条所引书证，唐宋时，"容易"一词已出现草率、轻易、随便等多种含义。至明清小说，此一用法尤为习见。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孔明曰：'南蛮之地，离国甚远……吾当亲去征之，非可容易托人。'"本书七十七回也有此用法。你这一去，且在园子里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二姐道："任凭姐姐裁处。"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如今不进大门，只奔后门来。他人入大观园何等正大，今二姐入园竟如此尴尬。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便带了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了。甘愿任凭凤姐"裁处"，二姐已入其彀中矣。如何进园，"皆是预先说明"，点明"赚"字，圆畅淋漓，文情茂满　〇二姐先被贾琏之旦旦誓言所诱，又为凤姐之甜言软语所骗，被赚入园，"大限"难逃矣

彼时大观园里的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引动众人来看问，二姐一一见过。众人见了他标致和悦，无不称扬。尤二姐原本诸艳之我辈中人，故能一见如故。"标致和悦"四字，是诸艳眼中之二姐，亦作者赞辞　〇据成书研究，二尤故事原属《风月宝鉴》旧稿，后纳入《金陵十二钗》新稿系统。今新旧两稿于此处接榫，故交代极为简略。凤姐一一的吩咐了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园里的婆子、丫头都素惧凤姐的，又系贾琏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关系非常，都不管这事。凤姐悄悄的求李纨收养几天："等回明了，我们自然过去。"李纨见凤姐那边已收什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扬，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权住。李纨岂知凤姐居心叵测。且李氏素有菩萨之名，从未搬弄是非。凤姐拜托，亦见心机。凤姐又便去将他的丫头一概退出，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送他使唤，暗暗吩咐他园里的媳妇们："好生照看着他。若是走失逃亡，一概和你们算账。"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凤姐退出二姐原有丫鬟，是剪其羽翼；换上自己得力心腹，是安插坐探。且命园中媳妇严密

看管，二姐遂入牢笼矣　姚燮批云："'暗中行事'包下文多少在内"题面"苦尤娘赚入大观园"至此完足。赚，哄骗也　观凤姐此番手段，不逊孔明计赚周郎。

且说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纳罕，说："看他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那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里姐妹个相好，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所。谁知三日之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丫头不服使唤，后竟折磨二姐，善姐不善。二姐因说："没了头油了，你去回一声大奶奶，拿些个来。"善姐儿便道："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姑娘、妯娌们，上下几百男女人，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头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天都从他一个人手里出入，一个嘴里调度。那里为这点子小事去烦琐他？将凤姐说得何等重要、是有意以势压二姐也　凤姐不必唆使善姐，而善姐既为心腹，自然深知其意，故能如此。我劝你能着些儿罢[⑧]！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若差些儿的人，听见了这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头，死不死活不活，你敢怎么着呢？"一番贬语，虽恶毒之至，却句句在理，二姐夫复何言哉？黄小田批云："善姐一片言语，竟是恶姐。凤姐是甜言媚句三冬暖，善姐是恶语侵人六月寒，尤氏死矣"善姐此态，为后文写秋桐肆意嘲骂作引。

一夕话，说的尤氏垂了头。自为有这一说，少不得将就些罢了。那善姐渐渐的连饭也怕端来给他吃了，或早一顿，晚一顿，所拿来的东西皆是剩的。二姐说过两次，他反瞪着眼叫唤起来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里"好妹妹"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说："我深知你们软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此语正可塞二姐诉苦之口　凤姐之两面三刀，酷肖如见，而二姐犹在梦中　二

姐见他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要告了他们，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贤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

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这二姐的底细，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现在才十九岁，成日在外赌博，不理世业，家私花尽了，父母撵他出来，现在赌钱场存身。又写一浮浪子弟，作者随手点染世情。李绿园《歧路灯》写谭绍闻沉迷赌场，不理家业，可见赌博乃当日社会痼疾。父亲得了尤婆子二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

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给旺儿，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要往有司衙门里告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的里头，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桩桩罪状，皆着要害，而定自凤姐，足见其心狠手辣也。乃如王伯沆所评：“只一吃醋小事，乃告本夫如此，作者立凤姐罪案耳。”这张华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儿回了凤姐。凤姐气的骂道：“真是他娘的话！怨不得俗语说‘癞狗扶不上墙的’。你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要紧。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要闹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指使人告状，竟然是为仗贾府势力，借此一闹，丢贾家脸。姚燮评曰：“逞势作威，无所不至。贾府中有此妇，其败必矣。”旺儿领命，只得细说与张华。凤姐又吩咐旺儿：“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儿听了有他作主，便又命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旺的过付[9]，必告旺儿过付者，无非借以挟制贾珍、贾蓉耳。陈其泰评曰：此“可使贾珍父子无颜，着着辣手。”凤姐之嫉情妒意，何其重也。一应调唆二爷做的。”张华便得了主意，和旺儿商议定了，写一张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处喊了冤。一段写凤姐心机之精，手段之狠，宛然恶吏。

察院坐堂，看状子是告贾琏的事，上面有“家人来旺一人”，只得遣去贾府传来旺儿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10]，只命人带信。那旺儿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带信，早在这条街上等候，见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动众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旺儿此态此言，古今罕见罕闻。视词讼为儿戏，真乃无法无天。其根本缘由在于，朕即国家，而公侯通

天。〇“青衣”又称“皂隶”。清人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冠服”条云：“其衙门杂役，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而网巾外见，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细褶青布衣，腰束红布织带。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杨懋建《京尘杂录》卷四“番子头目”原注云：“凡部寺经承书吏库丁及番子头目，概用元青外褂，至皂隶禁卒，则袍褂并穿青衣。”《金瓶梅》五十一回亦写及“青衣皂隶”形象。众青衣不敢，只说：“好哥哥，你去罢，别闹了。”于是来至堂前跪了。

察院命将状子给他看。旺儿故意看了一遍，碰头说道：“这事小的尽知的，主人实有此事。但这张华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内，其中还有人，求老爷再问。”张华碰头道：“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儿故意的说：“糊涂东西，还不快说出来！这是朝廷公堂上，凭是主子，也要说出来。”张华便说出贾蓉来。察院听了无法，只得去传贾蓉。从张华口中咬出贾蓉，此当凤姐命旺儿教唆也。使宁府不得罪凤姐，而凤姐则可便宜行事矣。此察院自然晓得“护官符”，故传贾蓉是“只得”。

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告下来了，便忙将王信唤来，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虚张声势，惊唬而已。察院有如傀儡，断案审讯，竟要受凤姐操纵，随人作活。又拿了三百银子给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此写凤姐手眼通天，官员贪赃成性　次日回堂，只说张华无赖，因拖欠了贾府银两，妄捏虚词，诬赖良人。都察院素与王子腾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传贾蓉对词。此节中之庆儿与王信，俱系首次登场　庆儿当为凤姐心腹小厮，但王信身份不甚分明。观其所作所为，似与凤姐关系颇亲近。诸脂本七十回写二姐死后，送殡者中有“王信夫妇、尤氏婆媳”，好像亲戚一般，程本却改“王信”为“王姓”，愈发蹊跷。因据“也只到家说了一声”云云，疑王信与王仁排行，是凤姐娘家兄弟　王伯沆批云：“按下文，盖王子腾之家奴耳　古人谓‘使’为‘信’ ”颇觉牵强。或云王信乃荣府奴仆，亦觉不像。

且说贾蓉等正忙着贾琏之事，忽有人来报信，说：“有人告你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快作道理！”贾蓉慌忙来回贾珍。贾珍说：“我却早防着这一着。倒难为他这么大胆子。”即刻对了二百银子[11]，着人去打点察院，又

命家人去对词。所谓"鹬蚌相争,渔翁逢源",都察院左右得利,何乐不为?既畏势,又贪财。正商议间,又报:"西府二奶奶来了。"贾珍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忙要和贾蓉藏躲,不想凤姐已经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贾蓉忙请安,凤姐拉了他就进来。贾珍还笑说:"好生伺候你婶娘,此处称谓,与五十三回同例,乃将己卯、庚辰、甲辰之"你姑娘",依程甲及蒙府、戚序、梦稿本改作"你婶娘",前后文例一致。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贾珍语中"牲口",诸本皆然 "牲口"一般指骡马牛驴等大型家畜,贾珍当指鸡 "嘉庆甲子本"于此批云:"京腔谓鸡为'牲口'。"张新之批亦云:"北人呼鸡为'牲口'"据传,因太监净身去势,讳言"鸡",故京师饭庄俱以"牲口"代指之,遂有"熏牲口"、"酱牲口"等菜肴名目,实即熏鸡、酱鸡也。说着,便命备马,躲往别处去了。贾珍仓皇逃避,凤姐则正欲其远远遁去,以便整治尤氏、贾蓉母子。

这里,凤姐带着贾蓉,走进上屋。尤氏也迎出来了,见凤姐气色不善,忙说:"什么事情,这么忙?"凤姐照脸一口唾沫,啐道:见面即以唾沫啐之,神情毕见。此为典型动作,极富个性,移诸别人,则不能矣。王伯沆批曰:"一唾一啐,'闹'字发端矣。""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凤姐先声夺人,将尤家贬之不堪。"体统"二字是大帽子,当重读。该词兼有规矩与体面两义,历来责人,动辄使用。如清初李渔《慎鸾交》"谲讽"出云:"体统乖,威仪丧,纲常没半些。"此为尤氏第一个把柄,凤姐眼疾手快,顺便抓住。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层在身,就把个人送了来。"送"字重言之,本是贾琏"偷娶",反说尤家"送来",是乃罪在尤氏,诬之赖之,以为大闹之由。这会子叫人告我们,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这里,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么利害?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叫你们做这个圈套,挤出我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公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觌面说个明白[12],给我休书,我就走!"当众斥骂尤氏,语挟风雷,话藏机心。先贬其非礼,不成体统;复以国孝家孝镇唬,以重其罪;三置对方于不义,令彼无颜辩解;结末诉诸国法家规,以壮声势。可谓言无虚发,着着中的。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

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磕头，只求："婶娘息怒。"凤姐一面又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凤姐肆意咒骂，何等刻毒。"天打雷劈"，甲本同，诸脂本作"天雷劈脑子"或"天雷劈出脑子"，王伯沆批以为"更为恶毒" 姚燮则批云："天未必管此闲事，骂得新鲜。"有此一番怒骂，凤姐形象愈发鲜活。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阴灵儿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劝我！"顺势痛骂贾蓉，直以天地、王法、祖宗、阴灵大题目威慑之，似恨之独深，骂之尤厉。劈头"没良心的东西"一语，言外有言，无限委屈，旁人不知。或如姚燮所云："嗔骂蓉儿不少假借，回思弄贾瑞时、借玻璃屏时，亲昵等于胶漆，转眼腹变，等于仇雠 然今日毒骂之心，即前日极好之心。"○据"你死了的娘"一语，乃知尤氏非贾蓉生身母亲。观贾蓉行止，毫无庶出迹象，可见尤氏乃贾珍续弦之妻。一面骂着，扬手就打。唬的贾蓉忙磕头说道："婶娘别动气。只求婶娘别看这一时，侄儿千日的不好，还有一日的好。实在婶娘气不平，何用婶娘打，等我自己打，婶娘只别生气。"说着，就自己举手，左右开弓，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又自己问着自己说："已后可还再顾三不顾四的不了？已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娘的话不了？婶娘是怎么样待你？你这么没天理、没良心的。"众人又要劝，又要笑，又不敢笑。自批其颊，上回兴儿之后，今又见之。一仆一主，俱慑于凤姐神威，相映成趣。贾蓉是淫媒，当有此报，自批自问，景象活现 百忙中又交代众人旁观心态，诙谐而真切。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滚"字传神，凤姐泼相呼之欲出。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把混账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了捕快皂隶来拿。再者，咱们过去，只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等，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男人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我这里赶着收什房子，和我一样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下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总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

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再骂尤氏，此语活现凤姐之狡黠 先设一贤惠背景，塞尤氏之口；继而抓住把柄不放，顺势将银两多出二百，且是“太太的”，尤氏岂敢不赔 说了又哭，哭了又骂。

后来又放声大哭起“祖宗爷娘”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儿，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写凤姐之泼，形容尽致。比别种说部中之悍妇如潘金莲、薛素姐、童寄姐等，实实过之 并无别话，只骂贾蓉：“混账种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当初就说使不得。”凤姐儿听说这话，哭着搬着尤氏的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就是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紧追不放，此三骂尤氏也。骂得妙 塞茄子是猪狗，衔嚼子是驴马，尤氏成畜类矣 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去？你要告诉了我，这会子不平安了？怎么得惊官动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敢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应贤良的名儿。”“自古说”以下数语，直揭尤氏罪责，切中其弊。尤氏无地自容，只得任由凤姐啐骂羞辱 内中两句俗谚，分别见于《增广贤文》与《水浒传》 罗贯中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第三折则合二为一，其 滚绣球 曲云：“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妻若贤夫免灾殃 ”凤姐假谦虚，其实口才绝佳 说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要他们听。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

众姬妾、丫头、媳妇等已是黑压压跪了一地，陪笑求说：“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践够了。当着奴才们，众人看出实情，而作此不平之鸣 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点脸儿。”说着，捧上茶来，凤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头发，又喝骂贾蓉：“出去请你父亲来，我对面问他。问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你们。”贾敬系宁府第二代，贾琏系荣府第三代，已至四服 凤姐称敬乃琏之“亲大爷”，言似勉强 姚燮批云：“总以大题目挟制之 ”此重“家孝”一层罪也，故不“亲”亦“亲” 若 风月宝

鉴》中敬赦二人为同胞兄弟，则“亲大爷”方名副其实。

贾蓉只跪着磕头，说：“这事原不与父母相干，都是侄儿一时吃了屎，调唆着叔叔做的。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吃了屎，喻人之不知进退。清曹去晶《姑妄言》第十三回：“童自大道：‘奶奶，我该死了。一时错吃了这口屎，打骂由你。’”后亦写作“吃狗屎”。张南庄《何典》第九回：“那形容鬼是个吃狗屎忠臣，怎肯跟人逃走？”〇庚辰本此处有“如今我父亲正要出去送殡”一句，诸脂本略同，然语义含混，若指贾敬丧事则不合情理。甲辰本改“我父亲”为“我爷爷”，仍甚奇怪。程本索性删之，较为妥当。婶娘要闹起来了，侄儿也是个死。只求婶娘责罚侄儿，侄儿谨领。这官司还求婶娘料理，侄儿竟不能干这大事。婶娘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侄儿糊涂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儿狗儿一般，少不得还要婶娘费心费力，将外头的事压住了才好。只当婶娘有这个不孝的儿子，就惹了祸，少不得委屈还要疼他呢。”说着，又磕头不绝。贾蓉语语可怜，不得不诚恳，亦见其废物本色　宋陈宓《春盘》云：“君不见宝马雕鞍纨绔儿，铯壶之体充甘肥，一生饱死同蛸蟒。”如此膏粱子弟，令人齿冷。

凤姐儿见了贾蓉这般，心里早软了，只是碍着众人面前，又难改过口来，因叹了一口气，一面拉起来，照应第六回凤姐与贾蓉暧昧行止　然宋淇谓，此乃程高嫁祸于凤姐也　庚辰本此云：“凤姐见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转过了一副形容言谈来……”是则，在雪芹笔下，凤姐与贾蓉原无暧昧。可备一说。一面拭泪向尤氏道：“嫂子也别恼我，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一听见有人告诉了，把我吓昏了，才这么着急的顾前不顾后了。可是蓉儿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刚才的话，嫂子可别恼，还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说，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凤姐放极而收，仍不忘要挟宁府。姚燮评谓：“能收能放，能发能敛，唇舌之利，寡二少双。”尤氏、贾蓉一齐都说：“婶娘放心，横竖一点儿连累不着叔叔。婶娘方才说用过了五百两银子，少不得我们娘儿们打点五百两银子，给婶娘送过去，好补上，那有叫婶娘又添上亏空的理？那越发我们该死了。凤姐一番痛骂哭闹，却得二百两谢仪，玩尤氏母子如婴儿。但还有一件，老太太、太太们跟前，婶娘还要周全方便，别提这些话才好。”凤姐欲整治尤二姐，正惧宁府张扬回护，今尤氏反求

凤姐遮饰，已入凤姐套中

凤姐又冷笑道：“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我就是个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么人？嫂子既怕他绝了后，我难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13]？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样，我一听见这话，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赶着传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进来同住。明知无人肯信．且先大言之而不断　的是凤姐声口 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他们倒说：‘奶奶太性急，若是我们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么样，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迟。’我听了这话，叫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了。谁知偏不称我的意，偏偏儿的打嘴，半空里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的两夜没合眼儿，又不敢声张，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小子们说：‘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冻死饿死也是个死。现在有这个礼他抓住，总然死了，死的倒比冻死饿死还值些，怎么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总理为四层重罪，以明张华必赢　小子们所说，实凤姐之意也，乃于律有据，并非虚词吓人　据《大清通礼》卷四十八：“列后丧礼……京师暨直省军民，素服二十七日　不剃发，遏音乐百日，止婚嫁一月　”又 大清律例》“户律”：“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　”又《大清律 “男女婚姻律”：“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馀亲主婚　”又《大清律 “妻妾失序律”：“若有妻更娶者，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可知贾琏偷娶二姐，有违这些法律规定　无怪凤姐理直气壮，大闹宁府也　故姚燮眉批云：“处处带着国孝、家孝两层，脚步站稳，决无偾事　”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此语生动，原始出处待考。其反抗精神极为强烈，曾获革命家赞赏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云：“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凤姐此语遂成名句，一度甚流行　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礼，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就是个韩信、张良，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人商量，少不得拿钱去垫补。谁知越使钱越叫人拿住刀

靶儿，越发来讹。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所以又急又气，少不得来找嫂子。”

尤氏、贾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只叫他应个妄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银子就完了。”凤姐儿咂着嘴儿笑道：“难为你想，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做出这些事来，原来你竟是这么个有心胸的，此句，脂本皆作“原来你竟糊涂”，甲本作“你原来竟是这么个糊涂东西”，梦稿本原作“你竟糊涂”，另笔改文，则同乙本 玩其句意，似为反语，实亦糊涂不明也。读来颇有意味 我往日错看了你了。若你说的这话，他暂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无赖的小人，银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来找事讹诈，再要叨蹬起来，咱们虽不怕，终久耽心。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直注一百四回“醉金刚小鳅生大浪”，正应凤姐今日之言

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13]，这事还得我了才好。南宋释师观《颂古》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释慧远 观音大士赞》云：“来说是非人，是非人便是。”贾蓉所言“来是”两句，当从此类偈子中化出，意思有别。此语另见于《金瓶梅词话 八十六回。如今我竟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娘，叫他出来，还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少不得给他些个。”贾蓉错会凤姐之意，以为使张华领回二姐便可息事宁人，岂知凤姐杀心已起，二姐无可幸免矣。凤姐儿忙道：“虽如此说，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出去。他要出去了，咱们家的脸在那里呢？依我说，只宁可多给钱为是。”贾蓉深知凤姐儿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贾蓉此解仍错 若二姐着张华领出，正妻悍妒名声便会坐实，凤姐断难接受，借刀杀之可矣。故王伯沆针对凤姐此处答语批云：“文是反笔，语则可笑。”贾蓉毕竟愚蠢，于斯可知。如今怎么说，且只好怎么依着。

凤姐儿又说："外头好处了，家里终久怎么样呢？你也和我过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才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儿讨主意，怎么撒谎才好。凤姐冷笑道："既没这本事，谁叫你干这样事？这会子这个腔儿，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个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凭人撮弄我，我还是一片傻心肠儿，说不得等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此乃凤姐本意，尤氏莫能察。宁府不问二姐之事，则凤姐可随心所欲矣。我只领了你妹妹去给老太太、太太们磕头。只说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长，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见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亲上做亲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此则为讨老祖宗喜欢也。恰如王伯沆批所云："气也出了，钱也赚了，人也有主意退了，再要个贤名于老太太、王夫人之前为是。"并为下回凤姐带二姐见贾母作一铺衬。皆因家中父母姊妹亲近一概死了，点出尤老娘已死。参见上回批引"残抄本"文。日子又难，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后，无奈无家无业，实在难等。就算我的主意，接进来了，已经厢房收什出来了，暂且住着，等满了孝再圆房儿。仗着我这不害臊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娘儿两个想想，可使得？"

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娘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凤姐儿道："罢呀，还说什么拜谢不拜谢。"又指着贾蓉道："今日我才知道你了。"说着，把脸却一红，眼圈儿也红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此又暗示凤姐与贾蓉有暧昧之事。看下文凤姐所云"谁信你这"半截语，欲言又止，其义尤明。贾蓉忙陪笑道："罢了，少不得担待我这一次罢。"说着，忙又跪下了。凤姐儿扭过脸去不理他，贾蓉才笑着起来了。这里尤氏忙命丫头们舀水，取妆奁，伏侍凤姐儿梳洗了，赶忙又命预备晚饭。

凤姐儿执意要回去，尤氏拦着道："今日二婶子要这么走了，我们什么脸还过那边去呢？"贾蓉傍边笑着劝道："好婶娘，亲婶娘！以后蓉儿要不真心孝顺你老人家，天打雷劈。"凤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谁信你这——"说到这里，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头们摆上酒菜来，尤氏亲自递酒布菜。贾蓉又跪着敬了一钟酒。凤姐便合尤氏吃了饭。丫头们递了

漱口茶，又捧上茶来。凤姐喝了两口，便起身回去。贾蓉亲身送过来，进门时，又悄悄的央告了几句私心话，凤姐也不理他，只得快快的回去了。"进门时"以下二十九字，诸本作"才回去了"四字。乙本借枝添叶，着意增饰，刻刻不忘渲染蓉凤关系之暧昧。陈其泰眉批，即以"淫甚"二字评之。

且说凤姐进园中，将此事告诉尤二姐，又说，我怎么操心，又怎么打听，须得如此如此，方保得众人无罪，"少不得咱们按着这个法儿来才好。"

不知凤姐又想出什么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尤苦娘：甲本、脂本作"苦尤娘"。

② 只得：诸本作"只待"。"得"、"待"两字形近，明清小说中多混用。桐花凤阁批校本"得"点改为"等"。

③ 收什：甲本、庚辰本作"收拾"。什，用同"拾"。《清平山堂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将厨内物件，都收什了。"东庙，诸本作"东厢"。是。

④ 情故：甲本作"情愿"，庚辰本作"奴亦"。

⑤ 加些减话：甲本作"加减些话"，庚辰、己卯、戚序本作"加减些言语"。

⑥ 当家人，恶水缸：意谓当家人要度量宽大，如同泔水缸，好的坏的均能容纳。恶水缸，即"泔水缸"。

⑦ 容易：这里义同"轻易"。

⑧ 能：通"耐"，忍耐。见《汉书·晁错传》颜师古注。王本、张本即作"耐"，蒙府、戚序本作"省"。

⑨ 过付：双方交易，由中间人往来交付钱物，谓之"过付"。

⑩ 青衣：此处指"皂隶"，即衙门里的差役。因其身着青衣，故称。

⑪ 对了：甲本、脂本作"封了"。

⑫ 觌面：当面，见面。觌，见，相见。

⑬ 我难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前一"更"字当删，戚序本作"我岂不比嫂子更怕绝后"。蒙府、列藏本于"更怕"后补一"他"字，指贾琏，而作"我岂不比嫂子更怕他绝后"，文理顺达。

⑭ 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意谓是非由谁惹起，还得由谁了结。来，招致。去，解除。

回 评

此回上半写凤姐将尤二姐赚人大观园，二姐悲剧正式开场。若二姐身

居府外，凤姐便鞭长莫及；今赚人府中，置诸榻侧，则可玩弄于股掌之上矣。尤二姐人园不及三日，善姐便渐行轻慢折辱，则知凤姐之诡计已成五分。回之下半，极写凤姐于宁国府撒泼大闹，兴师问罪。凤姐用心有三：一则尽泄其愤，张扬其威，令他人今后不敢效尤；二则借故敛财，既补向日官司用度，又额外有所补偿；三则明正宁府之罪，渲染情势之危，凸显二姐之耻，彰显自己之德，由此而断宁府干涉此事之心，于是乎二姐后援尽断，生死由我矣。凤姐唆使张华起诉，既为今日大闹生故，且为下回丑诋二姐作铺垫，用心深远。

凤姐赚二姐全用软功夫，以甜言蜜语诓之诱之；闹宁府则尽展硬手段，以天理国法及家规人望诈之唬之；至若唆使张华告状一段，则尽显其覆雨翻云招数，而凤姐之险之黠之诈之威之精，历历在目矣。戚序本回前评曰："余读《左氏》见郑庄，读《后汉》见魏武，谓古之大奸巨猾，惟此为最。今读《石头记》，又见凤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刚，占步高，留步宽，杀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斲丧元气不少。"凤姐确莽操一流人物也。

凤姐欲挟制宁府，唆使张华告状，致授外人以柄，为后日抄家埋下祸根。因此讼事，凤姐使银三百，贾珍使银二百，均付与外人矣。贾珍又不得不赔偿凤姐五百两，宁府展眼间失银七百，皆侧写其取败之由也。

大观园乃群芳欢乐之地，纵有小隙微嫌，终无杀伐之事。尤三姐乃殒于外宅，尚无扰于大观园。今尤二姐人园，便成园中之艳，一旦遇害，诸艳必狐悲不已，此灾祸由外而人园内之始也。凤姐、二姐皆"情榜"中人，而自相残害，殊非吉兆。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生吞金自逝[1]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呢，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此处诸本有"方是大礼"四字，甲本亦存　张新之批云："大礼屡提。"王伯沆批云："此大礼殊不可解　"乙本删除，或缘晦涩。凤姐笑说："你只别说话，等我去说。"尤氏道："这个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尤氏此语，何等可笑，不知已做傀儡　凤姐老谋深算，尤氏幼稚天真，对照鲜明　人之心机，并不总同年龄成正比

说着，大家先至贾母屋里。正值贾母和园里姐妹们说笑解闷儿，忽见凤姐带了一个绝标致的小媳妇儿进来，从贾母眼中看出二姐"绝标致"，与上回园中众人眼中之"标致和悦"相映衬，可见二姐貌若天仙，有目共睹。姚燮批云："'标致小媳妇'五字妙，此从贾母眼中看出，可知'标致'二字老少皆识得。"或因此也，二姐不得不死　乃如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之九附悼秋所云："妒妇之前莫炫色。"〇此处诸脂本均作"标致"，甲本亦同，乙本加一"绝"字，更加醒目。忙觑着眼瞧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儿的。"凤姐上来笑道："老祖宗细细的看看，好不好？"说着，忙拉二姐儿说："这是太婆婆了，快磕头。"二姐儿忙行了大礼。凤姐又指着众姐妹说，这是某人某人，"太太瞧过，回来好见礼。"二姐儿听了，只得又从新故意的问过，垂头站在旁边。琏二爷在小花枝巷所藏娇娥，今日终于过了明路，照应六十五回"偷娶"二字。新媳妇羞涩，"垂头"站又画出尤二姐尴尬心境

贾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脸，想了想，因又笑问："这孩子我倒像那里见过他，好眼熟啊。"凤姐忙又笑说："老祖宗且别讲那些，只说比我俊不俊。"贾母又带上眼镜，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

"瞧瞧肉皮儿"者，义谓相看皮肤也。清初李渔《闲情偶寄》卷三"选姿"记相"肌肤"云："肌肤之细而嫩者，如绫罗纱绢，其体光滑。"众人都抿着嘴儿笑，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来我瞧瞧。"再看手指《闲情偶寄》同上记相"手足"云："相手一节，为观人要着……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细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宽恕其他矣"晚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扬州瘦马"记扬州人纳妾，相看雏妓，已然云："(牙婆)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肌亦出"此句下，脂批诸本均有"鸳鸯又揭起裙子来"八字，则谓看二姐脚之大小也程本讳言缠足，乃删之。上文云"贾母上下瞧了瞧"，下者，即指瞧其脚也。《闲情偶寄》同上记相"手足"曰："相女子者，有简便诀云：'上看头，下看脚。'似二语可概通身矣。"《陶庵梦忆》所说尤详："(牙婆)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据脂本，二姐当具三寸金莲。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很齐全，特点"齐全"二字，盖因依当时评定女子标准，尤二姐肌肤、手足莫不合宜，贾母甚喜，脱口赞其"齐全"，非仅指其相貌端正也。凤姐相形见绌，自然嫉妒不已。所谓我见犹怜，非醋缸雅量。我看比你还俊呢。"

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明明满腔醋意，偏能"笑着"跪下，能忍会装，的是凤姐。姚燮批云："诡计百出。"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儿。"贾母听了道："这有什么不是？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只是一年后才圆得房。"凤姐听了，叩头起来，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说是老祖宗的主意。"此语专说与众人听，愈显其贤良矣。贾母依允，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深为忧虑，"风声不雅"者，不独谓其善妒之性，实亦括其轻贱之行也。故王伯沆评云：此"四字甚刺目。"又云："全书讥凤姐，无如此四字之严重者。"见他今行此事，岂有不乐之理？一番做作，则于王夫人处亦得贤良之名矣。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居住。尤二姐移出大观园，从此暗无天日，岂得以"见了天日"相许？反跌一笔，语带双关。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只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凤姐如此安排，非欲使张华领回二姐，不过欲寻机毁

其名声耳。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了人对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原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并无强娶之说。皆因张华拖欠我们的债务，追索不给，方诬赖小的主儿。"那察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况又受了贿，只说张华无赖，以穷讹诈，状子也不收，打了一顿赶出来。

庆儿在外，替张华打点，也没打重，又调唆张华说："这亲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亲事，官必还断给你。"于是又告。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庆儿打点调唆，王信透露消息，双管齐下，凤姐自能稳操胜券。前文交代察院瓜葛于"贾王两处"，此则一写"庆儿在外"，一写"王信那边"，当指"贾王两处"同时使力操纵词讼，则王信确似凤姐娘家兄弟。察院便批："张华借欠贾宅之银，令其限内按数交还；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力时娶回。"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乐得人财两得，便去贾家领人。此两段所写，非都察院断案，竟是凤姐与贾蓉斗法。察院不过一傀儡，任由人摆布操作耳。

凤姐一面吓的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那家并没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凤姐此际将二姐根底告与贾母，推出尤氏，尤氏亦不得责其失信，可谓老谋深算。贾母听了，忙唤尤氏过来，说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从小与人指腹为婚，又没退断，叫人告了，这是什么事？"尤氏听了，只得说："他连银子都收了，怎么没准？"凤姐在傍说："张华的口供上现说没见银子，也没见人去。他老子又说：'原是亲家说过一次，并没应准；亲家死了，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此处"亲家死了"，可指二姐生父，亦可指尤老娘。诸脂本作"亲家母死了"，语义明确，可知尤老娘此时确已亡故　如此没对证的话，只好由他去混说。幸而琏二爷不在家，不曾圆房，这还无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岂不伤脸？"贾母道："又没圆房，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给他去。那里寻不出好人来？"贾母已恼二姐，凤姐之计得逞矣。陈其泰批云："节节用计，只是逼出贾母此语耳。"历来进谗，无如凤姐用心深险。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在某年某月某日，给了他二十两银子退准的。他因穷极了告，又

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

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一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呢，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张华原系无赖，小聪明足够，故动此脱身之想。回目“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张华即凤姐手中第一柄利剑也　不料后来又杀回马枪，可知实乃双刃剑也，既可伤人，亦足害己　和父母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

贾蓉打听的真了，来回了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儿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儿不去，自己拉绊着还妥当，且再作道理。凤姐之于二姐，早存歹意，拉绊之，以图裁处也。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把刀靶儿递给外人哪。”因此，后悔不迭。放走张华，复后悔授人刀靶，害了自己，乃有后顾之虞也。复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讹他做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声。终欲计杀张华，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凤姐算计二姐与张华，千回万转，无一面不想到，筹划周全，何其精明，何其奸诈，何其狠毒。与曹孟德杀吕伯奢全家，其心一也。

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旺儿此想，合乎情理。“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八字，写出旺儿良知未泯，亦衬托凤姐心机歹毒。陈其泰批云：“写凤姐之狠，真乃过于虎狼。世间实有此种险恶老到人。”明末许仲琳《封神演义》十八回写姜子牙叹云：“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是可，最毒妇人

心。"此固男性偏见，然形容凤姐则确。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因有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闷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撒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也　张华将于一百四回再见，而令凤姐狼狈不堪　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亲姊妹还胜几倍。作者故作狡黠之笔。了结张华之事，陡入"杀人"一案

那贾琏一日事毕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经静悄悄的关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贾琏问起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琏只在镫中跌足。贾琏深知凤姐为人，故作此态，既忧河东狮吼，亦虑二姐身家性命也。少不得来见贾赦和邢夫人，将所完之事回明。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赏他为妾。一波未平，一波再起　贾赦如此厚赏贾琏，事涉蹊跷，谜底至一百五回方知。〇通书写及贾赦不堪之事有三：一乃欲强纳鸳鸯为妾，写其好色；二系讹陷石呆子，写其霸道；三即赏秋桐给贾琏，写其乖伦败德也。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合家众人，回来见了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来，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骄矜之色。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到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饰。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前写凤姐欲"算计"张华，贾蓉"深知"其意，而为之计较；此写凤姐"吞声忍气"，算计二姐，贾琏则在梦中，而"暗暗纳罕"。琏终不及蓉之机敏耳。在凤姐，则可见其用心之细之深之毒也。

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没人要的，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的什么儿是的。后来打听是

谁说的，又察不出来。自然"察不出来"，凤姐贼喊捉贼而已。二姐一失足成千古恨，今成他人口实，哀哉。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云："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王伯沆批引之，颇致感慨，当属《风月宝鉴》旧稿"戒妄动风月之情"本旨之一。贾珍先误可卿，再误三姐，今又误二姐，罪恶深重。日久天长，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呢？我反弄了鱼头来拆。"说了两遍，自己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凤姐身边丫鬟仆妇甚多，如来旺家的、来喜家的、丰儿、小红、善姐，彼等皆难免受凤姐影响，不能免俗。姚燮批云："推倒墙、撑顺水船，亦是天下通病。"此处"除了平儿"四字醒目，写出平儿之尊贵。

且说秋桐自以为系贾赦所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容那先奸后娶、没人抬举的妇女？凤姐听了暗乐。自从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己拿钱出来弄菜给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逛逛，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给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碰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里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会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此也就远着了，又暗恨秋桐。众仆暗相讥刺，乃凤姐所怂恿；秋桐明言相欺，乃天性恶毒。唯平儿心地淳良，毕竟不同于俗辈。

园中姊妹一干人，暗为二姐耽心。园中姊妹如钗黛探纨，何等聪慧精明，且深知凤姐为人，似已猜知凤姐杀机矣。虽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怜。每常无人处说起话来，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因无一点坏形。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见贾赦姬妾、丫鬟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据六十三回贾蓉所说，贾琏与贾赦小姨娘早已"不干净"。庚辰、己卯本等此句下有贾琏与"秋桐辈等人"私相偷期一段文字，结末两句云："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从未来过一次。"下接"今日天缘凑巧"云云。写贾赦与贾琏父子不堪之事，文意圆足。今日天缘凑巧，竟把秋桐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得开？

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清陈宏谋辑《教女遗规 卷下引时人史典《愿体集 云："若妾则蛾眉得宠，遽干名分，妻则凄其冷落，视若赘疣，不独悖理灭伦、既获罪于名教，似此寡情薄德，扪心其能自安乎？"六十五回写贾琏偷娶尤二姐后，匀倒凤姐；此又写其纳秋桐为妾，而冷落二姐活画出浪荡子心性。杜甫《佳人》云："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已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贾琏喜新厌旧，不仅浪荡，而且轻薄寡德 当日二姐痴心托命于此儿，何其愚哉。

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用借刀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点本回回目"弄小巧用借剑杀人"，活现凤姐之奸雄品性、险毒心肠 姚燮评曰："其毒胜于蛇虺。"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么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这娼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呢。"凤姐儿在屋里，只妆不敢出声儿。凤姐挑拨离间，所用为"激将法"。秋桐中计，写其年轻气盛，且性情粗莽，犹今日所谓"二百五"也 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连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

次日，贾母见他眼睛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他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丧声嚎气。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可知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贾母亦已入凤姐彀中 姚燮评云："娇俏生妒，不堪之论。贾媪独说二姐，其明于远而暗于近乎。"贾母之昏聩刚愎，渐次露出形迹。作者笔法冷峻，为后半部写其拆散木石前盟作引。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践踏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凤姐折磨之，秋桐欺凌之，婢辈讥刺之，贾琏冷淡之；再加贾母厌弃、众人践踏，二姐孤苦伶仃，四面楚歌，任人宰割，焉得不死？人心之险恶，世情之浇薄，并可知矣。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与他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花为肠肚，雪作肌肤”八字占二姐身份，与园中诸艳初无二致。宋柳永《木兰花令》云：“风流肠肚不坚牢，只恐被伊牵引断”吴文英《贺新郎》云：“雪玉肌肤春温夜，饮湖光、山渌成花貌。”花原自怯，雪易消融，二姐性命堪忧。如何经得这般折磨？不过受了一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妹妹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为人一生心痴意软，终久吃了亏。“心痴意软”四字，道尽轻浮女儿通病，三姐即深受其害　论者评说霍小玉、崔莺莺、李瓶儿及德伯家的苔丝，亦尝用此词。明人风月轩又玄子《浪史》第七回有“心痴意迷”一语，义近韵异。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滑。他发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就是进来，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此句中“只因你”三字，诸脂本均作“你我”，即“淫奔不才”包括说话人三姐在内，与蒙府、戚序本六十五回“淫奔女改行自择夫”回目相合　程本立意改塑三姐形象，故此处开脱三姐，只责二姐。你速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回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听三姐此言，可知尤氏姊妹亦来自太虚幻境薄命司，故与可卿、元春、黛玉、迎春、凤姐等同一厄运　不然，你白白的丧命，也无人怜惜的。”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去杀人作孽？”三姐儿听了，长叹而去。这二姐惊醒，却是一梦。此乃三姐再次于梦境中现身也。手握利剑，劝斩妒妇，虽为情鬼，刚烈之气犹存。二姐则安于理数，不愿“作孽”，柔弱之性不改。等贾琏来看时，因无人在侧，便哭着合贾琏说：“我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预知男女。倘老天可怜，生下来还可；若不然，我的命还不能保，何况于他。”贾琏亦哭说：“你只管放心，我请名人来医治。”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二姐一线生机，系于身孕，言之可怜。王伯沆批云：“字字呜咽。”贾琏“偷娶”二姐，原以子嗣为幌子，今日尚能尽心，似亦不无可取。

谁知王太医此时也病了，又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12]。小厮们走去，便仍旧请了那年给晴雯看病的太医胡君荣来。照应五十一

回为晴雯看病，不辨男女脉息，乱用虎狼之药。已备受恶妇、刁妾肆意催逼，再遇庸医，二姐更无活路矣。胗视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3]，又常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请出手来，再看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一露，医生观看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早已魂飞天外，那里还能辨气色？此极写二姐之艳。病中尚有如此魅力，况平日乎？故凤姐必欲杀之而后快。王伯沆批云："二姐之美，从病中一写，真乃力透纸背。"作者处处点染二姐貌美，是状贾琏好色，是状凤姐善妒，兼写红颜薄命 一时掩了帐子，贾琏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瘀血凝结。如今只以下瘀通经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

贾琏令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下来了。二姐男胎成形，至少已四月。贾琏"偷娶"二姐于七月初三日，今当十月底，日期勉强相合。陈其泰批云："已成男形，当不止三月矣"书中叙述，时序或有讹乱，故启读者疑窦，陈氏或指此胎系贾珍所种。下文写秋桐嘲骂，非无因也。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君荣，一面遣人再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书中屡写医士之庸，作者或尝被此辈所苦耶？然此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或如王伯沆所批："必系凤姐所使无疑。"这里，太医便说："本来血气亏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误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伤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说毕而去，也开了个煎药方子并调元散郁的丸药方子，去了。急的贾琏便查谁请的姓胡的来，一时查出，便打了个半死。妙在并不写明何人挨打，留给读者自去猜测。依理，当为庆儿等凤姐之心腹小厮，一旦写明，则过于质实，索然无味矣。小说中囫囵语，屡有妙用。

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来。"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诚祷告，说："我情

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常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凤姐演技精湛，竟能骗过众人，贾琏又为所弄。姚燮批云：“凤姐周身恶计，连天地都要欺进在内。”不信鬼神报应者，作恶无底线。贾琏与秋桐在一处，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了。”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儿，说他冲的。凤姐正欲激怒秋桐，孰料恰秋桐属兔 非卦师果能预知天命，或亦凤姐使人赂之耳。

秋桐见贾琏请医调治，打人骂狗，为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躲几日再来。”此非息事宁人，乃火上浇油也。此再点题面“弄小巧用借剑杀人”。红楼二尤，一死于鸳鸯宝剑，一死于杀人借剑，一有形，一无形，特犯不犯，均令人唏嘘感叹不置。秋桐便气得哭骂道：“理那起饿不死的杂种，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冲了。我还要问问他呢，到底是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总有孩子，也不知张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秋桐出身微贱，一旦羞怒，方能为此下流歹毒之詈语 若凤姐，断不肯有此自贬身份之举 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告诉邢夫人说：“二爷、二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便数落了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么样，是老爷给的。为个外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此句下，除甲辰本外，诸脂本尚有“你要撵他，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到好” 是则，赦琏父子公然聚麀，邢夫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贾府风俗真真可笑。王伯沆批云：“此是甚话？高先生删去，如见忠厚之心。”所言极是 惟甲辰本已删，当非高鹗所为。雪芹笔锋之尖锐，良可畏也 说着，赌气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发走到窗户根底下，大骂起来。邢夫人为秋桐撑腰，令其有恃无恐，或许尚自以为傲，殊不知亦落入凤姐圈套矣。贾琏之糊涂，二姐之可怜，凤姐之阴狠，邢氏之蠢笨，秋桐之刁蛮，一齐写出。

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二姐往日尚有一胎可寄托希望，今胎儿被打下，希望断绝；又失宠于贾琏，失欢于邢夫人，遭詈于秋桐，遭讥于众人，夫复何望？唯有一死耳。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过尤二姐那边来劝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诉了一回。平儿又嘱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此写平儿迥异于俗流。姚燮评曰："还是平姑娘调停一番，终然无益于事。"〇除甲辰本外，诸脂本此处另有平儿与二姐一番对话。两艳惺惺相惜，倾心吐胆，感人至深。甲辰本概行削去，程本从之，似无道理。程本文字或从甲辰本，既误且劣，此为一例。

这里，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经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金子可以坠死人，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吞金致死，是否具备科学道理，现代读者颇有争议。但小说家言，未可处处较真，得其神理可矣。想毕，扎挣起来，打开箱子，便找出一块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裳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当下人不知，鬼不觉。此点"觉大限吞生金自逝"题面。"大限"指死期。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三"极言"云："不得大药，但服草木，可以差于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唐权德舆《古兴》云："人生大限虽百岁，就中三十称一世。"《红楼》女儿，多死于自杀。前有瑞珠、金钏，今有尤氏姐妹，后有司棋、鸳鸯。究其实质，均系他杀。杀之者，丑陋人性也，邪恶家庭也，污浊社会也，黑暗时代也。每一死亡，俱系血泪控诉。作者心中，不知有多少愤懑。

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乐得自己梳洗。凤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儿看不过，说丫头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他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逾了，'墙倒众人推'。"丫鬟听了，急推房门进来看时，却穿戴的齐齐整整，死在炕上，确是死得干净、死得从容。富室官府串通一气，终使二姐吞金自逝，此通书第四件人命案也。于是方吓慌了，喊叫起来。平儿进来瞧见，不禁大哭。众人虽素昔惧怕凤姐，然想二姐儿实在温和怜下，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合宅皆知。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去了？辜负了我的心。"非负尔心，乃遂汝意，此正所谓"猫哭老鼠"也。尤氏、贾蓉等也都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尤氏母子为何不早来？当惧凤姐也。贾琏便回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铁槛寺去，王夫人依允。贾琏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灵，将二姐儿抬上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八个妇女围随，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请下天文生，择定明日寅时入殓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贾琏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家叔"乃指贾政，时放学差，故云在外"家兄"何指？张新之批疑之曰："珍自在家，此家兄是谁？"实即贾珍也 查诸脂本，在上文"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句下，有"腊月十二日"，贾珍扶贾敬灵柩回籍、族人相送一段文字，程本无此段。依脂本，贾珍何往，则涣然冰释矣。小丧不敢久停。"天文生应诺，写了殃榜而去[4]。宝玉一早过来，陪哭一场。众族人也都来了。贾琏忙进去找凤姐，要银子治办丧事。

凤姐儿见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5]，不许我去，我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观园中来，绕过群山，至北界墙根下，此即梨香院二姐停灵处也。心怀叵测，行踪诡秘。〇关于梨香院位置，其说不一。依脂本，当坐落于大观园西北角，即荣国府东北角；依程本，则位于园之东南角 但据此处"至北界墙根下"云云，似指梨香院坐落于园之西北。此处系园之外围，今二姐停灵于此，实非大观园吉兆。往外听了一言半语，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贾母道："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也认真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凤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二姐已死，凤姐仍忌恨不已，而将窃听之一言半语告知贾母，借老祖宗之口贬抑二姐丧礼。二姐生前，百般折磨之；及其死后，犹毒念不解。凤姐实实险恶。姚燮叹曰："吾愿生生世世弗遇此等人。"

正说着，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在家，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儿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银子？家里近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使剩了还有二

十几两，你要就拿去。”说着，便命平儿拿出来，递给贾琏，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贾琏无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箱笼，去拿自己体己。及开了箱柜，一点无存，是知贾琏平日曾私赠二姐钱物，亦暗示二姐体己，早已被凤姐攫取殆尽　王希廉批云：“贾琏开二姐箱柜，一概无存，是暗补凤姐早已搜罗情事”作者于凤姐之贪之妒，不肯一笔放松　只有些拆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伤心哭了。想着他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说。只得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来拿，自己提着来烧。

平儿又是伤心，又是好笑，忙将二百两一包碎银子偷出来，悄递与贾琏，说：“你别言语才好。你要哭，外头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里来点眼[6]。”平儿似无背叛凤姐之意，唯怜爱贾琏耳。洪秋蕃评曰：“贤良人始终贤良，平儿于尤二姐，生前死后关照到底”彰平儿之贤之善，愈显凤姐之奸之恶　贾琏便说道：“你说的是。”接了银子，又将一条汗巾递与平儿，说：“这是他家常系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儿[7]。”平儿只得接了，自己收去。汗巾付与平儿收藏，可知贾琏由此益恨凤姐矣。四十四回凤姐治死鲍二家的，今又借剑杀尤二姐，皆凤姐渐次失欢于贾琏处。此可为一百五回凤姐失势后贾琏嫌恶之态伏脉，亦可为一百十九回平儿扶正埋根。贾琏收了银子，命人买板进来，连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灵。晚上自己也不进去，只在这里伴宿。放了七日，想着二姐旧情，虽不大敢作声势，却也不免请些僧道超度亡灵。一时，贾母忽然来[8]。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觉大限生吞金自逝：诸本作“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大限，寿数。亦指死期。

② 荫封：后代子孙因先世功勋而得的封官。

③ 庚信：也称“月信”，即女子月经。

④ 殃榜：乃旧时由阴阳先生给死者写的文书，上写死者年寿及“阴魂归来”等语。

⑤ 忌三房：旧俗，生病之人不得入产房、新房和凶房，称为“忌三房”。

⑥ 点眼：意即“显眼”，招人注意。

⑦ 念心儿：纪念品，但仅用于死者遗物。亦作“念信儿”。

⑧　忽然来：桐花凤阁批校本“来”下旁加一“叫”字，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记残本，“来”下则多一“唤”字。有“唤”或“叫”字，方与下回开卷“贾母唤了他去”一语接榫。

回　评

此回主题，在演尤二姐悲剧，哀叹其凄惨命运。三姐已饮剑殉情，二姐复落阱吞金，世事天道之不公如此。二姐原以为嫁于世家大族公子，终身得有所依，孰料秘事泄露，被赚人园，受尽暗气，终于“吞生金自逝”。纵观其一生，当有三不该：一是失节于贾珍，致遭人讥诮；二是委身于贾琏，而招凤姐嫉恨；三是轻信凤姐之言，移居府中，落人凤姐圈套。然二姐生性怯懦笃实，置身险境，遭逢阴毒如凤姐者，实难逃其一死。故尤二姐悲剧之酿成，有环境因素，亦有其性格因素。涂瀛《红楼梦论赞》评云：“尤二姐容貌性情，两无所恶，置身大观园中，在在为花柳生色。”二姐尝人园中，故其吞金，一如三姐之刎颈，再启大观园之祸端也。

此回写凤姐计杀二姐，揭其妒恶，淋漓圆通，入木三分。二姐被哄入府，凤姐即处心积虑，口蜜腹剑，“外作贤良，内藏奸滑”。对二姐，败坏其名声之不足，复令婢辈折挫之；危言恫吓之不足，再引秋桐恶语辱骂之。二姐求生无望，终至殒命。尤可恶者，二姐死后，犹刁难贾琏，坏其丧事。虽云“借剑”，何异乎手刃。无怪戚序本于上回末总批曰：“赚尤二姐，法不容诛。”而其奸险毒辣得多方烘托，无所遁形矣。戚序本回前总评曰：“写凤姐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写平儿极义气，正写凤姐极不义气。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写下人感戴二姐，正写下人不感戴凤姐。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颇得此回笔法之妙。

秋桐者，亦一肆泼淫贱之人也。赏贾琏作妾后，争风吃醋，一则直揭二姐之短，戳其痛处，任意作践二姐；一则投合贾琏之心，琏喜新厌旧，对二姐淡漠视之；一则抓乖卖俏，挑唆贾母、王夫人，使二人亦渐次“不大喜欢”二姐。二姐孤苦无依，焉得不死？是则，秋桐者，乃凤姐“借剑杀人”之工具也。

六十六回“归地府”，了结三姐公案；至此回“生吞金”，则二姐命运亦结矣。之后，复转入园中诗社、贾府风波之描写。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贾母唤了他去，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贾琏无法，只得又和时觉说了，时觉其人，仅此一见，各本皆同，唯戚序本作“地主”；陈其泰批，则点示“此二字有误”。而时觉究系何人，又众说不一。王伯沆批云：“或是天文生，或是地理家，‘时觉’二字寄意不浅。”《红楼梦大辞典》断为“僧人”。张新之评，谓其“悽惶大觉，正在此时”　以知“辞典”所说，可资参考。而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则以为，当是《风月宝鉴》初稿中人。尚待探究。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一对薄命姐妹相伴于九泉之下。二姐死不得入家庙，乃受欺于宗法礼制，亦因此而得归情天　祸耶福耶？此写情与礼之矛盾　那日送殡，只不过族中人与王姓夫妇、尤氏婆媳而已。“王姓夫妇”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庚辰本作“王信夫妇”，盖“信”、“姓”音近而讹。姚燮评则云：“此处有误，王姓不知其谁。或是王信，理又不合。”《犬窝谭红》所记残钞本无此四字。吴克岐以为“宜从”，“不如删去”。此说亦可参。凤姐一应不管，只凭他自去办理。

又因年近岁逼，诸事烦杂不算外，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单子来回：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的，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好求指配。为仆役指定配偶，本是清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〇载：“婢女招配生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孙，永远服役。婚配俱由家主，仍造册报官存案。”清张履祥《论仆役》云：“男仆二十馀，即当为之娶妻，女婢近二十，即当使有配偶，或别嫁之。”《红楼》所写，当有据也。凤姐看了，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议，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奈各人皆有缘故：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自那日之后，一向未与宝玉说话，也不盛妆浓饰。照应四

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不与宝玉交一语，不事“盛妆浓饰”，意在避嫌，更在明志 至一百八回，鸳鸯始同宝玉说话，旋即自缢 众人见他志坚，也不好相强。第二个琥珀，现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也染了无医之症。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头发出去了。其馀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女大当婚，此宝玉痛心疾首者也。仅此一节而言，大观园便不得为永恒仙境，不过空花泡影而已 今大观园气数未尽，故仅失却数名粗使丫头

原来这一向因凤姐儿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至此已进入红楼十五年，宝玉十五岁，黛玉十四岁，宝钗十七岁，各人均逼近婚嫁之事 此为前八十回所写之最后一年，并转入后半部 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柳湘莲遁迹空门，又闻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凤姐逼死，又兼柳五儿自那夜监禁之后，病越重了，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病[①]。诸多不如意事，堆积于胸 护花使者无力护花，情何以堪？不知真正难堪之事，尚在后头 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玩笑。

这日清晨方醒，只听得外间屋内咭咭呱呱，笑声不断。袭人因笑说：“你快出去拉拉罢，晴雯和麝月两人按住芳官那里隔肢呢。”宝玉听了，忙披上灰鼠长袄，出来一瞧，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此句下，诸脂本有“红睡鞋”三字，程本删 王伯沆批云：“此亦本书载缠足之一证。……晴雯非旗人，定非大脚矣。”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有“捉迷屏后，莲瓣无声”句，亦写晴雯小脚。披着头发，骑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在那里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儿，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的喘不过气来。宝玉一袭灰袄，晴雯、麝月、芳官则非红即绿，鲜艳夺目 宝玉忙笑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等我来挠你们。”说着也上床来隔肢晴雯。晴雯触痒，笑的忙丢下芳官，来合宝玉对抓，芳官趁势将晴雯按倒。

袭人看他四人滚在一处，倒好笑，因说道："仔细冻着了，可不是玩的，都穿上衣裳罢。"一段写怡红院小儿女欢乐无忧、一味天真景象，反跌后文。○脂本此节中芳官改名"温都里那"和"雄奴"，沿袭六十三回情节。程本前已删之，故此处仍用"芳官"之名。

忽见碧月进来说："昨儿晚上，奶奶在这里把块绢子忘了去，不知可在这里没有？"春燕忙应道："有。我在地下捡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刚晾着，还没有干呢。"碧月见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倒是你们这里热闹，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玩成一处。"随文生情，此写碧月羡慕怡红院之"热闹"，正反衬稻香村之冷寂也。宝玉笑道："你们那里人也不少，怎么不玩？"碧月道："我们奶奶不玩，把两个婶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头去，更冷冷清清的了。两个婶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才冷清呢。点明李纹、李绮将归。天下岂有不散之筵席？"冷清"二字，非泛泛而言也。陈其泰评曰："渐渐引入大观园寂寞光景。"你瞧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个云姑娘落了单了。"

正说着，见湘云又打发了翠缕来说："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宝玉听了，忙梳洗出去。果见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见他来时，都笑道："这会子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一个人作兴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红楼》记事，习惯随笔点醒时令，叙次不紊 然亦或有时序前后触碍处，如本回。此曰"正是初春"，又称孟春，乃指春季第一个月；而上文谓"如今仲春天气"，系春季第二个月也；下文又说"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已是暮春三月 时序似嫌混乱。而张新之评，则云："曰仲春，曰初春，曰三月，总见三春易过，当早作回头也。"此乃重在说人事，而不计时序也 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湘云笑道："一起诗社时是秋天，就不发达。如今却好万物逢春[②]，咱们重新整理起这个社来，自然要有生趣了。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岂不大妙呢？"湘云感知，诗社甫起，已有衰瑟之气。今虽逢春，而桃花薄命，诗社改名，乃如姚燮所评："从此后有人面之感矣 "宝

玉听着点头，说："很好。"且忙着要诗看。众人都又说："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大家议定好起社。"说着，一齐站起来，都往稻香村来。诸艳及宝玉皆有另立诗社、救衰起溺之志，奈时运不济何？终于不了了之，是芳园气数使之然也　宝玉一壁走，一壁看，写着是：

桃花行③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

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四句写花与人相映，无限感慨。"东风"喻摧花伤人之恶势力。东风无力，则花艳人媚。○句句有"桃花"意象."帘"亦重复，仍属"连珠体"，可与《葬花吟》对看。宋人李昉等编 太平御览 卷九百六十七引唐人武平一《景龙文馆记》云："（中宗）四年春，上宴于桃花园，群臣毕从。学士李峤等各献桃花诗，上令宫女歌之。辞既清婉，歌仍绝妙，献诗者舞蹈称万岁。上敕太常简二十篇入乐府，号曰'桃花行' "黛玉诗篇名本此。

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四句写东风有意，则花人两瘦。"帘中人"乃自况也 "人比桃花瘦"，当自李清照《醉花阴》名句"人似黄花瘦"化来 又朱敦儒《桃源忆故人》有"人共梅花瘦"、曾觌《点绛唇》有"人似梅花瘦"、卫宗武《水龙吟》有"未应人比梅花瘦"，设意近似。

花解怜人花亦愁，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帘栊花满庭，庭前春色倍伤情。

闲苔院落门空掩，斜日栏杆人自凭。用"怜"、"愁"及"伤情"等字，景色皆著诗人主观色彩 王伯沆评曰："从杜甫《佳人 诗写出黛玉幽贞神骨 "

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八句写东风吹透、花落人愁；春色伤情、佳人对花泣涕久之

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

树树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此联上句，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诸脂本"树树"作"雾里"。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蒙旧抄本作'雾里烟青一万株' "其中"烟青"为独出异文，可形容草木"叶凝碧" 如五代

孙光宪《生查子》云："芳草惹烟青，落絮随风白。"但细加品味，仍以"烟封"为佳。

天机烧破鸳鸯锦[4]，春酣欲醒移珊枕。六句一振，极言春色难掩，花红烂漫。以喻虽人命不永，亦何伤乎争奇斗艳？尽态极妍则足矣。

侍女金盆进水来，香泉饮蘸胭脂冷。饮，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脂本均作"影"；梦稿本原作"影"，后改同甲本。后之张评本、全玉缘本改作"欲"。"影"字较佳。宋辛弃疾《菩萨蛮·赠周国辅侍人》云："画楼影蘸清溪水，歌声响彻行云里。"而"饮"字亦不误，此可作"浸入"讲。《汉书·游侠传·朱家》云："然终不伐其能，饮其德。"颜师古注："饮，没也，谓不称显。"这里"影蘸"或"饮蘸"，句意皆指以香皂洗面。

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四句一转，写脂残水冷，似花之色及人之泪，则花人一体矣。用"胭脂鲜艳"与"花之颜色"形容"人之泪"，可知泪水鲜红，即血泪也，亦称红泪。

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六句极言春尽花谢人倦之痛，悲情难抑。五用"泪"字，三用"憔悴"，非黛玉不能道。

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二十七回黛玉《葬花辞》亦尝吟及杜鹃云："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此处则言杜鹃一声哀鸣，而送归春天。其孤寂悲苦，尤深一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云："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唐寅《步步娇》云："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谁与花为主？伤心听杜宇，人面桃花，甚时完聚？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结句点花落人亡，空馀残月帘栊之悲，长遗啼血子规之恨。唐人崔护诗有"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花喻人。《桃花行》袭其意，而描摹有简繁之别，境界有浅深之歧，故此诗缠绵悱恻，悲悼感伤，不胜其哀。大观园中忽发此哀愁之音，乃人亡园空之兆也。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痴痴呆呆，竟要滚下泪来。诸艳天真未凿，唯赏《桃花行》辞藻之美；宝玉天资机敏，能味其情意之悲，不语而泣，木与石固灵犀相通

也。又怕众人看见，忙自己拭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做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子的稿子了。""自然"二字当重读，状宝黛相知之深也。宝琴笑道："现在是我做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宝琴玩笑，宝玉不信，《桃花行》作者是黛玉无疑。或因此误会，贻笑大方。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自有诗社以来，以宝琴《桃花行》为第一佳诗。"张新之批云："是书无非禁心之用，正是琴作。"皆失于老实。此项错误，清人中常见。

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都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等语。"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秋兴八首》乃其代表作，"丛菊"句即是。然杜诗中亦不乏姿致妩媚者，如"红绽"句及"水荇"句。宝琴所言，属诗论常识，意在误导宝玉，测试其眼力。宝玉深知黛玉，故不为所惑。宝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之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断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评之入骨，宝玉深通命蹇文达、诗怨辞工之旨。张新之评曰："二语沉着，岂亦作者之心耶？"众人听说，都笑了。

已至稻香村中，将诗与李纨看了，自不必说，称赏不已。说起诗社，大家议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为"桃花社"，黛玉为社主。黛玉技压群芳，当此最后一社，理宜主之。面似桃花为病，命带桃花则凶，况黛玉《桃花行》乃"亡国之音"，故社名"桃花"则大不祥也。明日饭后，齐集潇湘馆。因又大家拟题，黛玉便说："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宝钗道："使不得。古来桃花诗最多，总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须得再拟。"宝钗高才工吟，论诗亦高于时辈。正说着，人回："舅太太来了，请姑娘们出去请安。"因此大家都往前头来见王子胜的夫人，陪着说话。饭毕，又陪着入园中来游玩一遍，至晚饭后掌灯方去。

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可知探春生日乃三月初三，上巳节也。或谓《红楼》人物生日俱用节令，此为一证。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寿礼，自不必细说。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黛玉笑向众人道："我这一社开的又不巧了，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虽不

摆酒唱戏，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日，如何能得闲空儿？”因此，改至初五。探春生日，理当庆贺。此桃花社首次延期也。

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宝玉请安，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说六月准进京等语。点贾政将归，则宝玉将不得如今日之自由自在矣。宝玉拘束，则诸艳索然。其馀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尽。偏生这日王子胜将侄女许与保宁侯之子为妻，“王子胜侄女”，甲本及诸脂本作“王子腾之女”，即王夫人之侄女，凤姐娘家叔伯姊妹，人物关系明晰。如依乙本所改，则子胜侄女，既可为子腾之女，亦可系凤姐同胞姐妹，难以确指。盖乙本整理者或以为，子腾既放外任，不在都中，则家事当由其兄子胜主持　殊不知，如此改易，反致人物关系模糊，难免疏略。择于五月间过门，凤姐儿又忙着张罗，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胜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一并请众甥男甥女乐一日。贾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黛玉、宝钗四人同凤姐儿去，众人不敢违拗，只得回房去另妆饰了起来。五人去了一日，掌灯方回。舅家嫁女，其事不小，自当忙乱一番，不得闲矣。桃花社期再次延迟，不言可知。

宝玉进入怡红院，歇了半刻，袭人便乘机劝他收一收心，闲时把书理一理，好预备着。袭人善劝，惯会见景乘机，格外殷勤。宝玉屈指算了一算，说：“还早呢。”袭人道：“书还是第二件。到那时总然你有了书，你的字写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时常也有写了的好些，难道都没收着？”袭人道：“何曾没收着？你昨儿不在家，我就拿出来，统共数了一数，才有五百六十几篇。这二三年的工夫，难道只有这几张字不成？袭人语中数字，颇致疑虑。“五百六十几篇”，程甲本同。甲辰本作“五百六十篇”。梦稿本作“五六篇”，另笔添改为“五六十篇”　其馀诸本均作“五六十篇”。又“二三年”诸本均作“三四年”，惟梦稿本改文同乙本。王伯沆批云：“三十七回壬子八月，政始赴任　至今年甲寅三月，不过年半耳，何‘三四年’乎？”所疑甚是　或乙本整理者有所察觉，故改“三四年”为“二三年”，但文本矛盾仍未解决。况“二三年”中宝玉得“五百六十几篇”，已可搪塞　如陈其泰批云：“以一日一篇计之，二三年有五百六十几篇，却已不少。”当以“五六十篇”为是，故下文有“实在搪塞不过”

云云。依我说，明日起，把别的心先都收起来，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虽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的过去。”宝玉听了，忙着自己又亲检了一遍，实在搪塞不过，“搪塞”二字准确，宝玉于学业全在此二字上下功夫。便说：“明日为始，一天写一百字才好。”说话时，大家睡下。

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临帖。贾母因不见他，只当病了，忙使人来问。宝玉方去请安，便说：“写字之故，因此出来迟了。”贾母听说，十分喜欢，就吩咐他，“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说，遂到王夫人屋里来说明。王夫人便道：“临阵磨枪，也不中用。有这会子着急，天天写写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才罢。”宝玉回说：“不妨事。”宝钗、探春等都笑说：“太太不用着急。书虽替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们每日每人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儿去就完了，一则老爷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王夫人听说，点头而笑。宝钗、探春替代写字，王夫人回护作假，只瞒贾政一人宝玉不喜读书，一缘其天性，实亦众人纵容之也

原来黛玉闻得贾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宝玉一向分心，到临期自然要吃亏的。因自己只妆不耐烦，把诗社更不提起。桃花诗社经两番延宕，终于无疾而终，可知大观园盛时不再矣　探春、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写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积了许多。这日正算着在得几十篇[5]，也就搪的过了。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去油纸上临的锺王蝇头小楷[6]，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类。黛玉所临乃“蝇头小楷”，且字迹与宝玉“十分相类”，可见黛玉对宝玉体贴之细加人一等。喜的宝玉和紫鹃作了一个揖[7]，又亲自来道谢。接着，湘云、宝琴二人也都临了几篇相送。凑成虽不足功课，亦可搪塞了。为搪塞贾政查字，宝玉自己加功写，宝钗、探春替写，黛玉代临，湘云、宝琴凑数，众钗齐作帮手，为之捉刀，宝玉乃放心　王伯沆批曰：“然则政老课子，不在字之工拙，只在张数多寡耳”贾府如此课学教子，一何可笑　姚燮感叹：“天下之事，只要搪塞过去便罢了，谁还绎得谁的底里来？”

宝玉放了心，于是将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

近海一带海啸，又遭塌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丢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宝玉得闲且乐、得过且过之心如此。然此终非长久之计，贾政总有归期，宝玉必当读书，所谓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也。此处叙事，已为后半部"入家塾"、"试文字"等回埋根。

时值暮春之际，即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之季也，前后相映。湘云无聊，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词，调寄《如梦令》。其词曰：

岂是绣绒才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宋朱淑真《蝶恋花·送春》："楼外垂杨千万缕。欲系青春，少住春还去　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湘云词结束两句，或取意朱词　全词亦感时伤怀，知春光将尽，欲留春驻，实隐含青春易逝，而又莫奈其何之意　词境飘逸空灵，思致深长。○前有"空使"，结句又作"莫使"，诸本同，略觉重复。戚序本"莫使"作"莫放"，有其道理，故得王伯沆赞赏。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纸儿写好给宝钗看了。又来找黛玉，黛玉看毕笑道："好的很，又新鲜，又有趣儿。"湘云说道："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岂不新鲜些？"黛玉听了，偶然兴动，便说："这话也倒是。"湘云道："咱们趁今日天气好，为什么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自"湘云道"至此，凡二十五字，为程本所改，诸脂本连上黛玉语，作"我如今便请他们去"　程本文字稍作跌宕，觉有韵致。

说着，一面吩咐预备了几色果点，一面就打发人分头去请。这里二人便拟了"柳絮"为题，又限出几个调来，写了粘在壁上。桃花社未果，姑以柳絮代之，亦无可奈何之事也　张新之评云："桃花、柳絮，总归云梦　"众人来看时，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又都看了湘云的，称赏了一回。宝玉笑道："这词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诌了。"于是大家拈阄。宝钗炷了一支梦甜香，大家思索起来。除甲辰本外，诸脂本中炷香人均作"紫鹃"，而"宝钗"则是拈阄人　苕溪渔隐所见旧抄本亦如此，其《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宝钗'作'紫鹃'　"甲辰本拈阄与炷香中间少却四十馀字，遂使炷香人变为宝钗，疑为脱漏所致　炷香属丫鬟职任，当由紫鹃来做，宝钗不必代庖　程本沿

袭甲辰本文字，故有舛讹。◯香名“梦甜”，颇为新雅，大观园即诸艳与宝玉之梦甜乡，奈其梦不永何！

一时黛玉有了，写完。接着宝琴也忙写出来。宝钗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们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儿这香怎么这么快？我才有了半首。”因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虽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头看香已尽了。李纨等笑道：“宝玉又输了。蕉丫头的呢？”探春听说，便写出来。众人看时，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写道是：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唐乐妓薛涛尝以《柳絮咏》一诗感伤自己身世云：“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探春《南柯子》结末两句庶几近之。词意悲婉，而明言“分离”，且仅半阕，寓探春远适之谶。

李纨笑道：“这却也好。何不再续上？”宝玉见香没了，情愿认输，不肯勉强塞责，将笔搁下，来瞧这半首。见没完时，反倒动了兴，乃提笔续道：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我自知”三字注目，宝玉、探春，乃同父异母兄妹，二人不惟血缘可亲，且心音相同也。莺愁蝶倦晚芳时，总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宝玉欲作转语，却仍蹈伤春惜花故辙，是探春薄命之运无可挽回也

众人笑道：“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总然好，也算不得。”说着，看黛玉的，是一阕《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8]。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黛玉《唐多令》事典出白居易诗《燕子楼三首并序 ，词旨在叹佳人命薄，飘泊如絮，至哀至怨，乃自伤身世兼以伤诸艳命运也　姚燮眉批曰：“欢愁系夫人性，不系时令。观潇湘妃子稿，其视桃花与秋海棠无异，况柳絮乎？总觉心之忧矣，不可弭忘 ”

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西江月》：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梨花一

梦。甲本、王本及脂本均作“明月梅花一梦”，可照应后四十回宝琴嫁梅翰林之子。此作“梨花”，似乏意趣。　　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宝琴《西江月》词苍凉悲壮，另具一格，属冷眼旁观，故感慨不若黛玉之深，转具潇洒风致。“三春事业付东风”寓元迎探三春均不得善果之意，即“勘破三春景不长”也。故宝钗谓其“不免丧败”。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调悲壮。‘几处’、‘谁家’两句最妙。”宝钗笑道：“总不免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宝钗议论柳絮，乃含贬义，然说来亦切合物象，言之入微，而非故意生造。《汉语大词典》“木”部“柳絮”一词释义，即采宝钗所说为一例证　清初宋荦《永遇乐·柳絮　亦云：“望去非花，飘来疑雪，轻狂如许　……隋堤三月，几回翘首，一片漫天飞舞。最堪怜。无根无蒂，总被东风弄汝　”可为参照。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众人笑道：“别太谦了，自然是好的，我们赏鉴赏鉴。”因看这一阕《临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起句新奇，于东风不诋而赞，乃翻前人之意，并与黛词“嫁与东风春不管”及琴词“三春事业付东风”意境各别

湘云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临江仙》词翻新意，意气昂扬，卓然不群。其意不信天命，唯重人力，与平素心志言动相合　结末“凭借力”、“上青云”云云，历来传诵，自道善于借助环境以遂其志，乃其思想性格之绝妙写照。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志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青云”意关功名，故钗词迭遭疵议。宋侯蒙《临江仙》词曰：“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侯词见南宋洪迈　夷坚志　甲志卷四，乃题纸鸢之作，当为钗词所本。钗词与黛玉《葬花吟》相映，一寻觅“香丘”，一向往“青云”，志趣迥异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的好。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

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宝琴笑道：“我们自然受罚，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李纨道：“不用忙，这定要重重的罚他，下次为例。”

一语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吓了一跳。忽起一波，行文有浪谲涛诡之妙 丫鬟们出去瞧时，帘外丫头子们回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众丫鬟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线。咱们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嫣红乃贾赦妾，因鸳鸯不从，贾母出资所购者也 事见四十七回 王伯沆批云，嫣红风筝是蝴蝶，“言其丽而轻薄” 准此，则讥贾赦也 嫣红风筝众人不识，惟宝玉知之，亦见其“情不情” 此与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语》中之光源氏，确有几分类似 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二爷也太死心眼儿了。我不管，我且拿起来。”紫鹃一向沉静，今忽作娇憨语，天真可爱 探春笑道：“紫鹃也太小器，你们一般有的，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放晦气。”

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一声儿，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来，也有美人儿的，也有沙雁儿的。丫头们搬高墩，捆剪子股儿[9]，一面拨起籰子来[10]。宝钗等立在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宝钗回头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宝玉又兴头起来，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把昨日赖大娘送的那个大鱼取来。”小丫头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雯姑娘昨儿放走了。”补晴雯淘气贪顽，擅作主张 然以鱼属晴雯，或有寓意 评者以为此当用李贺“放妾骑鱼撇波去”诗意 按李诗题作《宫娃歌》，引诗为其结句 论者谓“骑鱼撇波”四字，语意沉痛，用词有力 晴雯放走鱼形风筝，似喻其后来被逐景况 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儿呢。”探春笑道：“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籰子来，回说：“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

三爷了，偏宝玉风筝多事，文势跳达。螃蟹一螯八足，横行无忌，恰与贾环之为人相映成趣。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见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叫放起来。

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了，丫头们在那山坡上已放起来。宝琴叫丫头放起一个大蝙蝠来，宝钗也放起个一连七个大雁来。独有宝玉的美人儿，再放不起来。美人风筝不起，喻诸艳晦气不得随风而去。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就落下来，急的头上的汗都出来了。众人都笑他，他便恨的摔在地下，指着风筝说道：“要不是个美人儿，我一顿脚跺个稀烂！”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三云：“（风筝）近作女人形，粉面黑鬓，红衣白裙，入于云霄，袅娜莫状。”因风筝是美人，便不忍毁坏，极合宝玉“意淫”心性 所谓“情不情”，即对无知识之物亦用其情也。阅之莞尔。至于宝琴之蝙蝠风筝，或喻福气；宝钗之大雁风筝，或喻孤独。一喜一悲，各与日后婚姻结局相关，并形成对比 黛玉笑道：“那是顶线不好。拿去叫人换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个来放罢。”

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这几个风筝起在空中。一时风紧，众丫鬟都用绢子垫着手放。黛玉见风力紧了，过去将籰子一松，只听豁喇喇一阵响，登时线尽，风筝随风去了。黛玉因让众人来放，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咱们大家都放了罢。”于是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铰断了线。那风筝都飘飘摇摇随风而去，一时只有鸡蛋大，一展眼只剩下一点黑星儿，一会儿就不见了。此当喻诸艳魂赴情天。姚燮评曰：“已不知连命根都放去了 ”这段描写，脂本较繁，如有黛玉不忍放飞风筝，紫鹃讪笑，李纨劝说等。程本沿袭甲辰本而删之，似无道理。晴雯与黛玉最先放飞风筝，似喻离世较早。众人仰面说道：“有趣，有趣！”以下文字系程本所增。庚辰、列藏、梦稿、蒙府、戚序等脂本原描写探春与外人之凤凰风筝，及另一玲珑喜字带响鞭风筝绞在一处，继而同时断线飞去，隐喻探春即将远嫁。甲辰本不存，程本沿袭，却无道理可言 查己卯本，此处恰残缺 因疑甲辰本阙文非由删节所致，而是其底本亦有残缺。渐红学史上，戚本与程本对勘，凡有阙文，均指程高妄删。其中似有冤情，今己卯本与甲辰本或可作证。说着，有丫头来请吃饭，大家方散。

从此宝玉的工课，也不敢像先竟撂在脖子后头了，有时写写字，有时念念书。闷了也出来，合姐妹们玩笑半天，或往潇湘馆去闲话一回。众姐妹都知他工课亏欠，大家自去吟诗取乐，或讲习针黹，也不肯去招他。那黛玉更怕贾政回来宝玉受气，每每推睡，不大兜揽他。宝玉也只得在自己屋里，随便用些工课。大观园依旧是自由天地，但宝玉已有心灵束缚。此束缚虽然无形，却极实在，宛若头顶所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宝玉不乐，满园寂然，悲剧气氛渐浓。

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今年为红楼十五年，其春夏何其倏忽短暂，仅本回一回书而已。回顾红楼十三年，自十八回下半至三十六回，共十七回书，均写春夏；红楼十四年自五十三回下半至六十三回，共十回书写春夏。今年仅一回写春，夏季全阙，迅速进入秋季肃杀境界。可知作者已在收束全书，精神贯注于完成悲剧结局。《红楼》中季节时令俱关意蕴，不可草草看过。一日，贾母处两个丫头，匆匆忙忙来叫宝玉。

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怔忡之病：病名，患者呈心跳加速、忧郁不安等病症。

② 却好：义同“恰好”，明清小说中习用之。己卯、蒙府、梦稿、戚序、列藏本作“恰好”。

③ 桃花行：唐乐曲名。此处乃借用旧题。

④ 天机：传说中天上织女用的织机。宋文同《题守居园池横湖》诗：“一望见荷花，天机织云锦。”

⑤ 在得：甲本、脂本作“再得”。几十篇，诸本皆作“五十篇”；唯梦稿本将“五”点改为“几”，与乙本同。

⑥ 去油纸：指一种去浆收水性强的纸。王本、张本、金本作“捶油纸”，庚辰、己卯、梦稿、戚序本作“老油竹纸”，桐花凤阁批校本点删“去”字。锺王，指三国时之锺繇、东晋时之王羲之。二人均为著名书法家。

⑦ 和：此处用如“向”，本书多此用法。梦稿、戚序本即作“向”，甲辰本作“与”，列藏本作“合”。

⑧ 谁舍：庚辰、己卯、列藏本作“谁拾”，桐花凤阁批校本将“舍”描改为“拾”，甚是。

⑨ 剪子股儿：用竹竿抖放风筝时，在竿头斜捆一小棍，成剪子形，以便挑线，叫“剪子股”。

⑩ 籰子：亦作“籆子”，一种绕线工具。此处指放风筝用的线车子。

回 评

此回结尤二姐之事，转写大观园诗词之雅。自六十三回下半至此回起首，洋洋洒洒七八回文字，写园外事之恶浊，颇觉园内人冷落，今黛玉诗赋桃花，诸钗词咏柳絮，足可解秽醒目。而故事由外而内，则灾祸将渐次危及诸艳矣，故此回文字基调凄清，虽有诗词之雅，游戏之欢，不能掩其悲凉。此回诸艳及宝玉之乐，实大观园回光返照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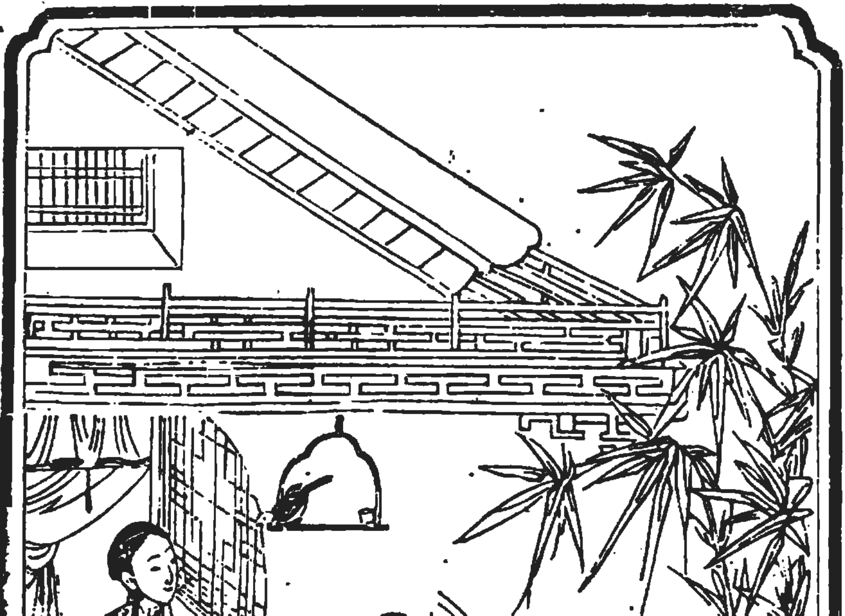
诸艳既人大观园，屡邀诗社之雅，今诗如三十七回咏海棠、三十八回赋菊花、五十回争联即景，莫不一呼群集，尽兴尽欢。而此回桃花社屡建未果，终以柳絮小令凑补而成，何立一社而若是之难哉？盖亦关天人之气数也。大观园有花娇人艳之致，诗新酒淳之雅，今诗社难成，人命可知矣，故曰大观园气数将尽使之然也。况桃花命薄，柳絮飘蓬，诗发悲音，词非吉谶，则风将至而花残，园将芜而人散，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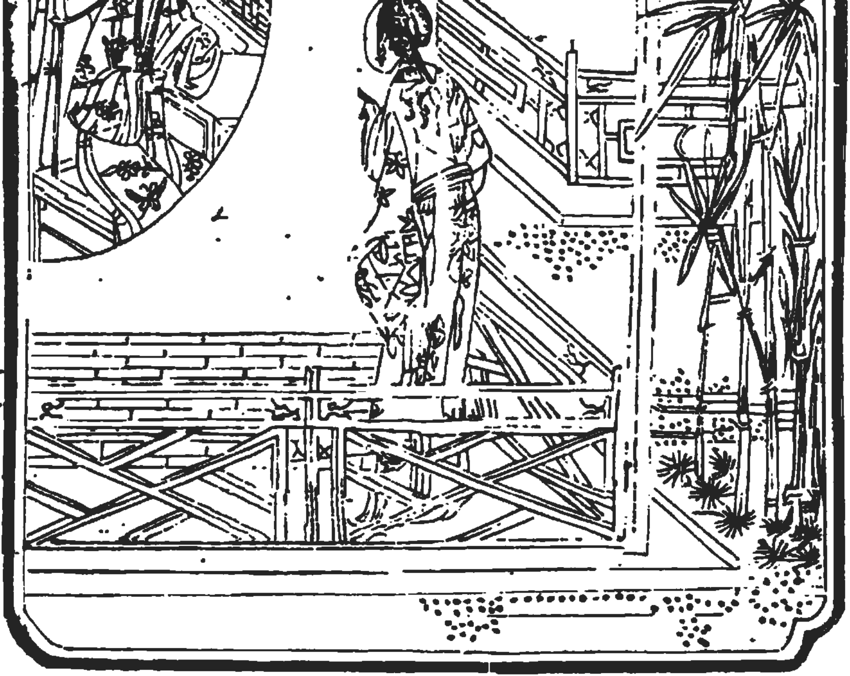
林黛玉艳冠群芳，技压诸钗，况愁怀难遣，情意难通，因而屡寄诗赋，每每发为不平之鸣。人园伊始，诸艳欢声笑语，黛玉独有迟暮之悲，发而为《葬花吟》，因成大观园诸艳归源之偈。当园中生活渐趋平淡之时，诸艳各安其命，黛玉独能居安思危，而有《秋窗风雨夕》，既以悲秋，亦以谶草木之微无以践顽石之约。今《桃花行》之作乃黛玉生平第三首长诗，此后莫之见也，而叹东风吹帘，花人两愁，预言帘栊空寂之象、月缺花谢之悲，则《桃花行》可谓黛玉及大观园诸艳悲剧之序曲矣。其与《葬花吟》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同为伤春，然《葬花吟》乃预设之辞，《桃花行》则先声之赋也。张新之评曰：“十二钗无非桃花，而总之者黛玉一人而已，故作自他，而情事亦皆写他。”可称达诂。至若柳絮词，各寓运命，巧写心性，亦与《桃花行》辞异旨同。而有如洪秋蕃所评：“柳絮有飘零之象，以此邀社，社中诸美，其将飘零乎？故其词各合终身结局。”

结末放风筝，亦寄微辞。宝玉之美人风筝不得高飞，言其体贴诸艳之心皆属惘然；诸艳之风筝骤然远举，和云飞翥，则伏星散之机。作者信笔落墨，目送手挥，本不着痕迹，读者别有会心，自可得也。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曰：

“此书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高下共赏，雅俗皆宜，说部书中不朽者也。”玩味此回，可知其言不谬。

此回独为一段，标目中“重建”、“偶填”二词，极有斟酌。前者预兆园中诗社之不能再盛，后者喻指此次欢会不过偶尔一聚。王希廉回后评曰：“此社是归结以前诗社，从此以后，渐渐风流云散，胜会难逢。故桃花一社，有名无实；柳絮填词，偶然一聚，便接写剪放风筝，飘飘星散，已有凄凉景况。”是则，本回所写，乃继六十三回“开夜宴”后，大观群芳生活之一转折点也。


沐戴玉



人間天上總情癡湘
館啼痕空染枝鸚鵡
不知儂意緒喃喃猶誦
葬花詩

瀟湘妃子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话说贾母处两个丫头，匆匆忙忙来找宝玉，口里说道："二爷快跟着我们走罢，老爷家来了。"宝玉听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换了衣服，前来请安。父子睽隔既久，今日一旦得见，安得不喜？然其父将验收其学业，岂能不愁？往年宝玉一闻其父相招，头顶便似有焦雷骤响；今则亦喜亦愁，见其年渐长成矣。贾政正在贾母房中，连衣服未换，看见宝玉进来请安，心中自是喜欢，却又有些伤感之意。贾政宦海浮沉既久，功名之念渐次淡然，况久别重逢，故见宝玉别有舐犊之情。明察人情事理，下笔自有分寸，可免雷同之弊。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贾母便说："你也乏了，歇歇去罢。"贾政忙站起来，笑着答应了个"是"，又略站着说了几句话，才退出来。写贾政在贾母前执礼甚恭，不可因其迂执古板而失察其君子之风。宝玉等也都跟过来。贾政自然问问他的功课，也就散了。

原来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琏、宝玉头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见了。贾政先请了贾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圣，诸事完毕，才回家来。又蒙恩赐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宴然复聚，自觉喜幸不尽。贾政外任学差，以致"骨肉离异"，写出禄蠹苦恼。王伯沆批云："康雍间大臣外任，多不带家眷，不可不知。"今贾政欣慰，原因当在此。一应大小事务，一概亦付之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贾政之"闷"，乃无聊所致，故张新之评谓："语中有刺。"或日间在里边，母子夫妻，共叙天伦之乐。

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大庆，《道经》谓“八月三日为东厨司命真君诞辰”，即灶君生日。六十二回探春数家人生辰，谓“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与此处不合。又三十九回刘老老七十五岁，贾母云“比我大好几岁呢”，时过两年，便庆八旬寿辰，亦不合。四十七回贾母又云进贾府“五十四年”，又不合。由此可知，作者于贾母形象，曾加改写，故留下颇多破绽。又因亲友全来，恐筵宴排设不开，便早同贾赦及贾琏等商议，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宁荣两处齐开筵宴。宁国府中单请官客[①]，荣国府中单请堂客。此两句，与程甲及庚辰、甲辰本同。上句中“官客”，列藏本作“男客”，蒙府、戚序本作“堂客”；下句八字，蒙戚列三本皆无。按宁府为贾氏长房，故官客之宴，当在宁府；而贾母居荣府，则女客之宴，宜在荣府。如此设宴，方合事理。梦稿本及后来之程本系列如东本、王本、张本等，此两句作“荣国府中单请官客，宁国府中单请堂客”，与下文情节不合。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后文，应作‘荣国府中请堂客，宁国府中请官客’。”所见甚是。大观园中收什出缀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做退居。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王公、诸王、郡主、王妃、公主、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阁府督镇及诰命等；三十日，便是诸官长及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观宾客人数之繁，地位之尊，便知贾府仍气势不凡。初一日，是贾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贾政；初三日，是贾珍、贾琏；初四日，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家宴；初五日，是赖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凑一日。自二十八日请皇亲国戚坐席起，至初五日合府下人开宴祝寿止，共计请宴八日，日程清晰，次第秩然，以显贾母生辰之隆重。

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银五百两。此写贾府尚得意于朝廷。“帑银五百两”，庚辰、甲辰及程甲本同，蒙府、戚序本作“帑银千两”，列藏本作“黄金千两”。朝廷赏赐，无非一点象征意义而已，故觉列藏本及蒙戚三本未免夸张失度。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楠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此写元春尚得宠于椒房。○以上写朝廷、写元妃，均反跌后文元妃薨逝、贾府随即败落之景象。馀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堂

屋内设下大桌案，铺了红毡，将凡有精细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先一二日，还高兴过来瞧瞧，后来烦了，也不过目，只说："叫凤丫头收了，改日闷了再瞧。"此极言礼品之丰富　看至后半部抄家故事可知．其中礼品或被抄出，造册登记，或于嗣后失盗时散落。前后对比，荣枯自见。

至二十八日，两府中俱悬灯结彩，屏开鸾凤，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此极言寿筵之隆重。此前总叙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五日事，此处重点交代二十八日荣国府宴请诸王妃女客景象，层次分明。宁府中，本日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并几位世交公侯荫袭；荣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静王妃并世交公侯诰命。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妆迎接。大家厮见，先请至大观园内嘉荫堂，茶毕更衣，方出至荣庆堂上拜寿入席。荣庆堂，诸本同，通书仅此一见。王伯沆批，疑其即"荣禧堂"。今人或径谓"庆"字当为"禧"字之误。张新之评则云："前曰荣禧，此曰荣庆，荣府罄矣。"庆，与"罄"同音，别作一解，可备一说　大家谦逊半日，方才入座。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众公侯命妇。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乡侯诰命与临昌伯诰命；右边下手，方是贾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林之孝、赖大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伺候呼唤。凡跟来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别处去了。

一时参了场[②]，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发的小丫头，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须臾，一个捧了戏单至阶下，先递给回事的媳妇，这媳妇接了，才递给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盘托上，挨身入帘来，递给尤氏的侍妾配凤，配凤接了才奉与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配凤"，诸本同，当即"佩凤"，现代新校本或径改"配"为"佩"。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认为，贾珍两侍妾佩凤、偕鸾常同时出场，命名亦有关联。"凤"对"鸾"，但"佩"与"偕"不能成偶，"配"则可对"偕"，俱含异性结合之义，故"配凤"一名当是作者本意。由于六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一百六及一百七回中诸本均作"佩凤"，遂约定俗成，"配凤"之名乃未能通行　南安太妃谦让了一回，点了一出吉庆戏文，然后又让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众人又让一回，命随便拣好的唱罢了。

自下而上，自主而客，此借点戏特写贾府礼数之繁细，寿筵之排场。

少时，菜已四献，汤始一道，跟来各家的放了赏，大家便更衣服入园来[③]，另献好茶。张新之评曰："一切排场，悉皆道地，非村学究所能办。"作者出身豪富贵胄之家，见惯此等场面，故道来如数家珍。南安太妃因问宝玉。贾母笑道："今日几处庙里念保安延寿经，他跪经去了[④]。"又问众小姐们。贾母笑道："他们姊妹们病的病，弱的弱，见人腼腆，所以叫他们给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戏子，传了一班在那边厅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们也看戏呢。"南安太妃笑道："既这样，叫人请来。"贾母回头命了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带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贾府三春中，太君只让探春露面拜见贵客，可见"玫瑰花"落落大方，卓然出色，故得老祖母偏爱。此事埋七十三回邢夫人发泄不满之根。黄小田批云："序齿该是迎春陪着出来，因是'二木头'，故命探春出众也。邢氏庸愚，因此不悦，迁怒凤姐，一何可笑。"本回邢夫人有心生嫌隙，确与此相关。凤姐答应了，来至贾母这边，只见他姊妹们正吃果子看戏，宝玉也才从庙里跪经回来。凤姐说了，宝钗姊妹与黛玉、湘云五人来至园中，见了大众，俱请安问好。

内中也有见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都齐声夸赞不绝。此自宾客眼中口中极写薛、林、史、贾五艳之美。戚序夹批曰："人非草木，见此数人，焉得不垂涎称妙"贾母好胜，故不命迎春、惜春会客，可见才貌不及五艳，孰料竟结邢夫人之怨　其中湘云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听见我来了，还不出来，还等请去！我明儿和你叔叔算账。"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钗，问："十几岁了？"又连声夸赞，因又松了他两个，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实细看，极夸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夸那一个的是。"早有人将备用礼物打点出几分来：金玉戒指各五个，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们别笑话，留着赏丫头们罢。"五人忙拜谢过。北静王妃也有五样礼物。贾母仅命五艳见客，南安太妃及北静王妃亦均备五样礼品，可见此为场面定式，非即兴举措也。堂客会见主人家小姐，当有相看容貌，预备提亲之意。馀者不必细说。

吃了茶，园中略逛了一逛，贾母等因又让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辞，

说："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实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别了。"贾母等听说，也不便强留，大家又让了一回，送至园门，坐轿而去。接着北静王妃坐了一坐，也就告辞了。太妃、王妃、公主、郡主等前来拜寿，属应酬礼数，故坐坐即辞，合乎事理。张新之批云："身份逼肖，情节适合。"馀者也有终席的，也有不终席的。贾母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见人，一应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只到厅上行礼，贾赦、贾政、贾珍还礼看待，至宁府坐席，不在话下。以上概略写贾母寿筵排场之盛，乃以下故事之背景也。于红白喜事间穿插细小情节，乃《红楼》惯用之法，故觉层次饱满。

这几日，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间待客，晚上陪贾母玩笑，又帮着凤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礼物。晚上往园内李氏房中歇宿。这日伏侍过贾母晚饭后，贾母因说："你们乏了，我也乏了，早些找点子什么吃了，歇歇去罢。明儿还要起早呢。"尤氏答应着，退出去，到凤姐儿屋里来吃饭。尤氏宿于李纨处而食于凤姐处，妯娌关系如画。

凤姐儿正在楼上看着人收送来的围屏呢，只有平儿在屋里，给凤姐叠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儿在时多承平儿照应，便点着头儿，说道："好丫头，你这么个好心人，难为在这里熬。"平儿把眼圈儿一红，忙拿话岔过去了。百忙中不忘照应前事，文心周密　借尤氏之口赞叹怜惜平儿，自然贴切　平儿眼圈一红，包含多少辛酸　因二姐一事，尤氏对凤姐心存芥蒂，亦可知矣。王伯沆批云："文心微妙至此。"尤氏因笑问道："你们奶奶吃了饭了没有？"平儿笑道："吃饭么，还不请奶奶去？"尤氏笑道："既这么着，我别处找吃的去罢，饿的我受不得了。"说着就走。平儿忙笑道："奶奶请回来，这里有饽饽，且点补些儿，回来再吃饭。"称面食为"饽饽"是北方话，有清一代流行于京师。清人姚元之 竹叶亭杂记 卷七云："饽饽，古之饆饠也。……《升庵外集 '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按今京人书为'饽饽'，有硬面饽饽、发面饽饽等名。又新岁用水煮食若南人所谓饺子者，曰'煮饽饽'。"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元旦"条云："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饽饽'。"平儿所言，正合其俗　尤氏笑道："你们忙忙的，我园里和他姐儿们闹

去。”一面说，一面走，平儿留不住，只得罢了。

且说尤氏一径来至园中，只见园中正门和各处角门仍未关好，犹吊着各色彩灯，因回头命小丫头叫该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没一个人影，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传管家的女人。此从尤氏角度写荣府家政之寙败，兼喻对比荣宁两府之景况焉。这丫头应了便出去，到二门外鹿顶内，乃是管事的女人议事取齐之所。到了这里，只有两个婆子分果菜吃。因问：“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这里？东府里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话吩咐。”这两个婆子只顾分菜果，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说：“管家奶奶们才散了。”小丫头道：“既散了，你们家里传他去。”婆子道：“我们只管看屋子，不管传人，姑娘要传人，再派传人的去。”狗眼看人，势利已极，写世情如画，婆子声口恶极肖极。小丫头听了道：“嗳哟！这可反了。怎么你们不传去？你哄新来的，怎么哄起我来了。素日你们不传，谁传去？这会子打听了体己信儿，或是赏了那位管家奶奶的东西，你们争着狗颠屁股儿的传去，不知谁是谁呢。琏二奶奶要传，你们也敢这么回吗？”此丫头虽不知其名，但闻其声，如见其面而知其人矣。书中过场小人物，寥寥数笔便活。写来如月照影，月过影失，作者绘声绘影手段精妙无伦。

这婆子一则吃了酒，二则被这丫头揭着弊病，便羞恼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们的事传不传，不与你相干。你未从揭挑我们，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比我们还更会溜呢。此“溜”指溜须拍马，亦称“溜沟子”，詈语也。味其口吻，婆子当认识该丫头，且知其母。宁荣两府声息相通，于斯可窥一斑。各门各户的，你有本事，排揎你们那边的人去。我们这边，你离着还远些呢。”丫头听了，气白了脸，因说道：“好、好，这话说的好！”一面转身进来回话。尤氏管事，丫鬟传话，婆子怠慢，致生龃龉，小事遂大。姚燮批云：“两个‘好’字作两句读。”风起于青萍之末矣。

尤氏已早进园来，因遇见了袭人、宝琴、湘云三人，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正说故事玩笑。该庵所供当为地藏王，此菩萨以《地藏十轮经》所谓“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著称于世，与观音、文殊、普贤合称佛门四

大菩萨，其庙宇遍及神州，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尤氏因说饿了，先到怡红院，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给尤氏吃。那小丫头子一径找了来，气狠狠的把方才的话都说了。尤氏听了，半晌冷笑道："这是两个什么人？"两个姑子笑推这丫头道："你这姑娘好气性大，那糊涂老妈妈们的话，你也不该来回才是。咱们奶奶万金之体，劳乏了几日，黄汤辣水没吃，咱们只有哄他欢喜的，说这些话做什么？"此等劝解之言，正当由姑子说，若彼袭人等，则激劝两难。袭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说："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发人叫他们去。"尤氏道："你不用叫人，你去就叫这两个老婆来，到那边把他们家的凤姐叫来。"袭人笑道："我请去。"尤氏笑道："偏不用你。"袭人秉性柔和，素怜下人，今又存心息事宁人，尤氏明察，偏不之允　两个姑子忙立起身来笑说："奶奶素日宽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气，岂不惹人议论？"宝琴、湘云二人也都笑劝。尤氏道："不为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尤氏听劝，尚知大体，当非回目所谓"嫌隙人"也张新之批云："上半回目'嫌隙人'固属邢氏，而实为尤氏，尤为体而邢为用也，看从想尤二姐同平儿一番说话便见。"如此解读，似有偏颇。

说话之间，袭人早又遣了一个丫头去到园门外找人。可巧遇见周瑞家的，这小丫头子就把这话告诉他了。周瑞家的虽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体面，心性乖滑，专惯各处献勤讨好，所以各房主子都喜欢他。他今日听了这话，忙跑入怡红院，一面飞走，一面说："可了不得，气坏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们几个耳刮子，再等过了这几天算账！"此写周瑞家的多事之态　平安无事，则不得机遇献勤讨好，故居心不良者，每每多事。古今时异，世情则一。

尤氏见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来，有个理你说说，这早晚园门还大开着，明灯蜡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该班的人吹灯关门。谁知一个人牙儿也没有。"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前儿二奶奶还吩咐过的，今儿就没了人。过了这几日，必要打几个才好。"尤氏又说小丫头子的话。周瑞家的说："奶奶不用生气。等过了事，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个贼死，此语生动，至今仍流行。诸本"贼死"原作"臭

死”，已甚活泼　乙本推敲，锦上添花　只问他们谁说‘各门各户’的话。我已经叫他们吹灯关门呢。奶奶也别生气了。”正乱着，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尤氏道：“我也不饿了，才吃了几个饽饽，请你奶奶自己吃罢。”凤姐此时才请尤氏吃晚饭，略觉简慢；尤氏婉言谢绝，似有愠意。因二姐一事，妯娌间已有过节，况遇今日不虞之隙，难怪尤氏闷闷。

一时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才之事回了凤姐。凤姐便命：“将那两个的名字记上，等过了这几日，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奶奶开发。或是打，或是开恩，随他就完了。什么大事！”凤姐处事尚属得体，岂料周家妇擅改“圣旨”。由“什么大事”一语，可知周家妇禀报之际添油加醋之态。周瑞家的听了，巴不得一声，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了，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去传凤姐的话，立刻叫林之孝家的进来见大奶奶；一面又传人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凤姐仅命过后捆送，周家妇则当即捆起，借以泄愤，致生嫌隙，皆狐假虎威之祸也。

林之孝家的不知甚么事，忙坐车进来，先见凤姐。至二门上，传进话去，丫头们出来说：“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园内，叫大娘见见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进园来，到稻香村。丫鬟们回进去。尤氏听了，反过不去，忙唤进他来，因笑向他道：“我不过为找人找不着，因问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把你叫进来？倒叫你白跑一躺。不大的事，已经撂过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发人传我，说奶奶有话吩咐。”尤氏道：“大约周姐姐说的。你家去歇着罢，没有什么大事。”李纨又要说原故，尤氏反拦住了。此写尤氏颇宽宏大量，与凤姐睚眦必报迥异。贾府“玉”字辈三妯娌，尤氏、李纨、凤姐，各具神采。俗谚有“亲兄弟，仇妯娌”之说，有一定道理。

林之孝家的见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园去。可巧遇见赵姨娘，因笑说：“嗳哟哟，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跑什么？”林之孝家的便笑说：“何曾没家去？如此这般，进来了”。赵姨娘便说：“这事也值一个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心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就完了，也值的叫你进来。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喝茶了。”赵姨娘开口便恶俗不堪，自甘下贱。故黄

小田斥其“别有肺肠”，王伯沆斥其“奴才不如”、“令人欲呕”。张新之批云：“写赵姨娘是赵姨娘，丝毫不走。”自有红楼一梦，赵氏堪称古今第一多事姨娘 〇此处赵姨娘与林之孝家的对话，略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诸脂本差异较大。苕溪渔隐所见旧抄本略同庚辰、梦稿、列藏、蒙府、戚序等脂本，其《镌石订疑》所录异文为：“赵姨娘原是个好察听这些事的，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最厚，互相连络，好作首尾。方才之事，已经闻得八九，听林之孝家如此说，便如此的告诉了林之孝家一遍 林之孝家听了笑道：‘原来是这事，也值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心窄些儿，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赵姨娘道：‘我的嫂子，事虽不大，可见他们太张皇了些，巴巴儿的传你进来，明明戏弄你顽笑。快歇歇去罢，明儿还有事呢，也不留你吃茶了。’”诸脂本均存细碎异文，苕溪渔隐所见旧抄本亦然，可知同出一源。甲辰本删并二人对话，文字简洁 程本从之，亦非无因

说毕，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侧门前，就有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这孩子好糊涂！谁叫他好喝酒、混说话？惹出事来，连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发人捆他，连我还有不是呢，我替谁讨情去？”这两个小丫头子才十来岁，原不识事，只管啼哭求告。两个小丫头年纪，略有疑问 此曰“才十来岁”，列藏本作“才八九岁”，其馀诸本均作“才七八岁”。大体而言，本子年代愈后，小丫头年纪愈大。盖下文写费婆子有“我那亲家娘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云云，纵然稍作夸张，亦不当有女“才七八岁”。乙本改动，颇见苦心。缠的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说道：“糊涂东西，你放着门路不去求，尽着缠我。你姐姐现给了那边大太太的陪房费大娘的儿子，你过去告诉你姐姐，叫亲家娘和太太一说，什么完不了的？”房各一派，主奴交错，贾府人事盘根错节如此。一语提醒了这一个，那一个还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涂攮的！他过去一说，自然都完了。没有单放他妈，又打你妈的礼。”说毕，上车去了。

这一个小丫头子，果然过来告诉了他姐姐，和费婆子说了。这费婆子原是个大不安静的，便隔墙大骂一阵，走了来求邢夫人，说他亲家“与大奶奶的小丫头白斗了两句话，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现捆在马圈里，等过两日还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说声，饶他一次罢”。此处费婆子语中原有“我那亲家娘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见庚辰、列藏、戚序等脂本，因与

上文中两个小丫头年纪矛盾，故甲辰本删，程本从之。蒙府本上亦有删刈标识王伯沆曾对勘戚本，以为此语是“笑话”，且曰：“对看方知高侍御改本之善。”但此非高鹗之功　同理，甲辰本或有删节欠妥处，亦不应归咎于兰墅。邢夫人自为要鸳鸯讨了没意思，贾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来，贾母又单令探春出来，自己心内早已怨忿。又有在侧一干小人，心内嫉妒，挟怨凤姐，便调唆的邢夫人着实憎恶凤姐。如今又听了如此一篇话，也不说长短。邢夫人已心生嫌隙、怨忿难忍矣　四十六回回目为“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乃言贾赦；此回曰“嫌隙人有心生嫌隙”，以状邢夫人。人为一对，回目亦恰为一联，且下句皆对以“鸳鸯”，工巧之至

至次日一早，见过贾母。众族人到齐，开戏。贾母高兴，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辈，只便妆出来堂上受礼。当中独设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因贾瑞之母也带了女儿喜鸾，贾琼之母也带了女儿四姐儿，还有几房的孙女儿，大小共有二十来个，贾母独见喜鸾、四姐儿生得又好，说话行事，与众不同，心中欢喜，便叫他两个也坐在榻前。上句中“等”字，当囊括岫烟、李纹、李绮。此句得便，引入喜鸾、四姐儿，乃族人女儿之代表　因贾母生日，诸艳毕集，实即星散之始。宝玉却在榻上，与贾母捶腿。首席便是薛姨妈，下边两溜顺着房头辈数下去。帘外两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

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后是男客行礼。贾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说：“免了罢。”然后赖大等带领众家人，从仪门直跪至大厅上磕头。礼毕，又是众家下媳妇，然后各房丫鬟，足闹了两三顿饭时。然后又抬了许多雀笼来，在当院中放了生。寿诞日放生，古已有之，释家尤极力倡导。南宋真歇禅师《庆生报本戒杀文》云：“人之生日到来，应当持斋戒杀。或是买命放生，或是诵经念佛，修桥砌路煮茶，随意奉行善事，报答生身父母乳哺三年大德。”今贾母八旬寿辰之际放生，一则顺应风俗，二则见其慈悲，三则为邢夫人嗣后为老婆子讨情张本。贾赦等焚过天地寿星纸，方开戏饮酒。直到歇了中台⑤，贾母方进来歇息，命他们取便，因命凤姐儿留下喜鸾、四姐儿玩

两日再去。凤姐儿出来，便和他母亲说。他两个母亲素日承凤姐的照顾，愿意在园内玩笑，至晚便不回去了。喜鸾、四姐儿偶居大观园，亦寓此处是女儿乐园之意。两女至一百十回将再次登场，宽慰宝玉，称“喜姑娘”和“四姑娘”。

邢夫人直至晚间散时，当着众人，陪笑和凤姐求情说：“我昨日晚上，听见二奶奶生气，打发周管家的奶奶儿捆了两个老婆，此曰“老婆”，易生歧义。诸本作“老婆子”，与下文所谓“老奴才”同义。“老婆”若读儿音，则同“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论理我不该讨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要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咱们先倒挫磨起老奴才来了。“老奴才”为乙本所独有。庚辰本原作“来人家”，另笔点改为“人”。其馀诸本均作“老人家” 乙本整理者细心，前改“老婆子”为“老婆”，此改“老人家”为“老奴才”，似皆试图弱化两个婆子之老年身份，以便调和彼等两个女儿“才十来岁”之文本矛盾 盖“老人家”必年长，而“老奴才”则可侧重服侍年头，不必特别年老也。就不看我的脸，权且看老太太，暂且竟放了他们罢。”说毕，上车去了。写邢夫人有心生事，形神俱现，口吻酷肖。其置凤姐于不堪有四：一则当众责难，二则以婆婆身份而称子媳为“二奶奶”，三则以主子身份而呼女仆为“周管家的奶奶儿”，四则不听申辩，扬长而去 邢氏品性之卑下可知。张新之批云：“形神如见，口角如闻，直绘一邢氏在纸上，而‘嫌隙’字、‘有心’字写得圆足。”此点回目上半。

凤姐听了这话，又当着众人，又羞又气，一时找寻不着头脑，别的脸紫胀，回头向赖大家的等冷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昨儿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大奶奶，我怕大奶奶多心，所以尽让他发放，并不为得罪了我。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王夫人因问：“为什么事？”凤姐儿笑将昨日的事说了。此际“笑”，乃故作轻松状，内心则怒极矣。庚辰夹批云：“凡凤姐真怒处必曰笑，凌凌不错。”尤氏也笑道：“连我并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凤姐儿道：“我为你脸上过不去，所以等你开发，不过是个礼。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来尽我。“尽我”下，蒙府、戚序、列藏本有“开发”二字，文意完足 尽，此处当“任凭”讲。列藏本“尽”作“等” 凭他是什么好奴才，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这又不知谁过去，没的献勤儿，

这也当作一件事情来说。”贾府不乏长舌之妇，难免蜚短流长，矛盾丛生。此恰如姚燮眉批所云：“绝无紧要的事，闹得闲言闲语如此之多，皆是人家衰落之象也。”此为旧日大家庭通病，巴金“激流三部曲”中亦有所表现。因闲言碎语导致冲突激化，终使骨肉相残，破家败业，其例不少。王夫人道：“你太太说的是。就是你珍大嫂子也不是外人，也不用这些虚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紧，放了他们为是。”说着，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此际王夫人只能就事论事，支持邢夫人，难以偏袒凤姐。书中写王夫人始终与邢夫人维持关系平衡，小心避免摩擦表面化，可谓善于处世。其虚伪本质，由是益明。如王伯流批云：“邢氏听陪房费氏之言，自辱其媳。王夫人亦不究陪房周氏之言，敷衍了事。两太太一样糊涂。”恐怕此非真糊涂，装糊涂而已。

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不觉的一阵心灰，落下泪来。因赌气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觉。此争强好胜之凤姐，首次因家务而灰心落泪也，乃其心性由升转降之第一个关节点。往日之泪皆假泪，无非怒泪、酸泪、应酬泪，今日之泪则为真泪，乃委屈伤心之泪也。此泪既淌，自今而后将汩汩不已矣。偏是贾母打发了琥珀来叫，立等说话。琥珀见了，诧异道：“好好的，这是什么原故？那里立等你呢。”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单提甄家，引人注目。庚辰夹批云：“好，一提甄事。盖真事欲显，假事将尽。”此等处最易忽略。十二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笏’、一面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甄家所送围屏最为贵重，且“满床笏”与“百寿图”均极吉祥，显示甄贾两家关系非同寻常，另为后文叙甄家获罪抄家作引。真真假假，尤宜瞩目。还有粤海将军邬家的一架玻璃的还罢了。”粤海将军“邬家”，似寓言子虚“乌”有，与“真”家相对。又“粤海”字样，似同探春婚事相关。后半部写探春嫁镇海统制周琼之子，于此处作引。贾母道：“既这么样，这两架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凤姐答应了。

鸳鸯忽过来，向凤姐脸上细瞧。鸳鸯仔细。此写其出场，下文便用其视角叙事，过渡自然。引的贾母问说：“你不认得他？只管瞧什么？”鸳鸯笑

道："我看他的眼肿肿的，所以我咤异。"贾母便叫"过来"，也细细的看。凤姐笑道："才觉的发痒，揉肿了些。"鸳鸯笑道："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罢。"凤姐笑道："谁敢给我气受？就受了气，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贾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儿媳妇吃了。你们两个在这里帮着师父们替我拣佛头儿[6]，你们也积积寿。前儿你妹妹们和宝玉都拣了，如今也叫你们拣拣，别说我偏心。"凤姐不肯积德，焉能积寿？黄小田批云："不特不积，偏要自促。"贾母所言，适成反语。又"偏心"云云，为七十五回写贾赦讲笑话暗讽母亲心偏作引。○拣佛豆儿，显示贾母好佛。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舍佛缘"条记云："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　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佛豆，预结来世缘也。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　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贾母于自家诞辰日效之，乃结寿缘。

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馔来，两个姑子吃。然后摆上荤的，贾母吃毕，抬出外间。尤氏、凤姐二人正吃着，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儿二人叫来，跟他二人吃毕，洗了手，点上香，捧上一升豆子来，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后一个一个的拣在一个笸箩内，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结寿缘。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说些因果。一段闲闲琐事，写来情趣盎然　《红楼》之妙，全在此木屑竹头之事串成，骨肉停匀，肌理峭拔，古今说部无以上之

鸳鸯早已听见琥珀说凤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儿前打听得原故，晚间人散时，便回说："二奶奶还是哭的，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贾母因问："为什么原故？"鸳鸯便将原故说了。闻"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一语，便知鸳鸯心向凤姐，今由其口中转述此事，为其抱不平，必左凤右邢可知　贾母道："这才是凤丫头知礼处。难道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罢？这是大太太素日没好气，不敢发作，所以今儿拿着这个作法，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姐儿没脸罢了。"老祖宗亦知邢夫人用心，比之敷衍了事之王夫人明白事理多矣。姚燮批云："虽是贾母溺爱，然邢夫人一种积心已被贾母道破　"老太太本谙世情，非一生失明者可比。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也就不说了。

贾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儿、四姐儿，叫人吩咐园中婆子们："要和家里的姑娘一样照应。此语，庚辰等脂本原作："留下的喜姐儿和四姐儿，虽然穷，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大家照看经心些。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未必把他两个放在眼里。"一针见血，不应略去　甲辰本删节，程本从之，殊为可惜。或持程前脂后之论，此等处窒碍难通。倘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见可不饶。"婆子答应了，方要走时，鸳鸯道："我说去罢。他们那里听他的话？"说着，便一径往园里来。先到稻香村中，李纨与尤氏都不在这里。问丫鬟们，都说："在三姑娘那里呢。"鸳鸯回身，又来至晓翠堂，果见那园中人都在那里说笑。"晓翠堂"之名亦雅。此名于四十回亦曾露面。诸本或作"晓翠堂"、"翡翠堂"、"晓翠轩"等，参差不一，大抵不出讹误或妄改两端　见他来了，都笑说："你这会子又跑到这里做什么？"又让他坐。鸳鸯笑道："不许我逛逛么？"于是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李纨忙起身听了，即刻就叫人把各处的头儿唤了一个来，令他们传与诸人知道，不在话下。

这里，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的到。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捆上十个也赶不上。"李纨道："凤丫头仗着鬼聪明，还离脚踪儿不远，咱们是不能的了。"鸳鸯道："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他的为人，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做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⑦。此从鸳鸯口中道凤姐治家之繁难，体贴之心如见。如今咱们家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嚼舌根，就是调三窝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气，一点儿也不肯说，不然我告诉出来，大家别过太平日子。从鸳鸯口中将下人勾心斗角之情一总。幸鸳鸯非嫌隙人，否则必致家无宁日。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此暗指邢夫人妒探春见客一事。鸳鸯一番言语，均暗刺邢氏，可知心中业已结怨，难以释然。四十六回

赦老夫妇逼婚一事，对鸳鸯心灵伤害甚深。探春笑道："糊涂人多，那里较量得许多？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从探春口中说大家庭生活之烦难，未若小家寒户之乐，与十八回元春诉宫阙之苦旨通。姚燮眉批曰："三姑娘亦久悉时弊，故作此论，却是实情实理之言"作者寄慨遥深。

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应该混闹的。"尤氏道："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视家事为俗事，一味安富尊荣，只知和姊妹们"玩笑""混闹"，是宝玉另一生活境界。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了。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姐儿们都不出门子罢？"此言得之，姊妹中先应于迎春之出嫁，婢女中下回便应于彩霞之于归。尤氏笑道："怨不得都说你空长了个好胎子，真真是个傻东西。"宝玉笑道："人事难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此所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哉？不如得过且过，及时行乐。此宝玉忘情之语，亦作者愤世之言也。故姚燮回末评曰："宝玉心地明朗，而众人反以为痴呆。如此痴呆，世不多得"众人不等说完，便说："越发胡说了，别和他说话才好。要和他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喜鸾因笑道："二哥哥，你别这么说，等这里姐姐们果然都出了门，横竖老太太、太太也闷的慌，我来和你作伴儿。"李纨、尤氏都笑道："姑娘也别说呆话。难道你是不出门子的吗？"一句说的喜鸾也臊了，低了头。姚燮批云："用喜姐插一句妙。既不寂寞一边，亦见文笔曲折有致。"喜鸾几句话，李尤二氏一调侃，继而喜鸾害臊垂头。寥寥数十字，一童心未泯之娇娜女儿形象已在眼前。当下已起更时分，大家各自归房安歇，不提。

·

且说鸳鸯一径回来，刚至园门前，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闩。此时园

内无人来往，只有班儿房子里灯光掩映，微月半天。微月半明，角门虚掩，灯光闪烁，境界朦胧，的是更深夜静光景，构成一情人幽会环境。〇此时是八月初，故曰“微月”，景象精确。庚辰本夹批云：“是月初旬起更时也。”西晋傅玄《杂诗》云：“清风何飘飖，微月出西方。”鸳鸯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灯，独自一个，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处走动，行至一块湘山石后大桂树底下来。七十三回写傻大姐在山石后所拾之绣春囊，当为司棋与潘又安所遗焉。且为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埋根〇“湘山石”，程甲本同，未得其解。庚辰本作“湖山石”，可通。此石原产于江宁湖山，青黑色，见 聊斋杂记 。列藏本作“岩”，其馀诸本作“山石”。当以庚辰本为是 又“大桂树”，诸本同，惟列藏本作“大椿树”。八月桂花飘香，与椿树无关。庚辰本夹批云：“是八月，随笔点景。”此写鸳鸯如厕，司棋幽会，环境隐秘，写来饶富情味。刚转至石边，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定睛看时，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见他来了，便想往树丛石后藏躲。鸳鸯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见一个穿红袄儿、梳鬅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司棋。此借鸳鸯眼睛写司棋衣饰身量。庚辰夹批：“是月下所见之像，故不写至容貌也 ”作者下笔，极有讲究。按庚辰本上夹批，置于“高大丰壮身材”之下，“的”字之上，故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以为，“的”字应下属，作“确实、实在、的确”讲，觉有理 然就乙本而言，此处“的”字自应断属上句 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见自己来了，故意藏躲，吓着玩耍，点染俗事，富有韵致 庚辰夹批云：“此见是女儿们常事，观书者自亦为如此 ”王伯沆亦持此议 宋张幼谦《一剪梅》云：“石榴树下事匆忙。惊散鸳鸯，拆散鸳鸯。”今写金鸳鸯撞破野鸳鸯，作者似有调侃之意。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吓着我，我就喊起来，当贼拿了。这么大丫头，也没个黑家白日，只是玩不够。”

这本是鸳鸯戏语，叫他出来。谁知他贼人胆虚，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来，使众人知觉，更不好；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不比别人。便从树后跑出来，一把拉住鸳鸯，便双膝跪下，只说：“好姐姐，千万别嚷！”鸳鸯反不知他为什么，忙拉他起来，问道：“这是怎么说？”司棋只不言语，浑身乱颤。鸳鸯越发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个人

影儿，恍惚像是个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照应上文尤氏让吹灯关好园门一段，可知园内多有“不防事”发生，此其一也。自“无意”间撞破司棋幽期秘约，鸳鸯始则疑，再则惊，三则羞，“心跳耳热”。继而是怕，终于获知真相，结束于羞。叙来景象逼真，鸳鸯之娇娆尊胜遂跃然纸上。故脂砚斋连连赞叹，“是聪敏女儿”，“是娇贵女儿”，“如见其面，如闻其声”。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热，又怕起来。因定了一会，忙悄问：“那一个是谁？”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哥哥。”司棋所谓“姑舅哥哥”，诸本均作“姑舅兄弟”，甲本亦然。“兄弟”者，弟弟也。除此以外，前八十回另有七处点及潘秦关系，见下回及七十四回，诸本均作表姐弟，乙本则改为表兄妹，仅两处漏网。乙本如此处置，盖因九十二回写潘又安归，两称“表兄”，前后宜划一故也。刘世德析之甚详，可参看。鸳鸯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司棋又回头悄叫道：“你不用藏着，姐姐已经看见了。快出来磕头。”那小厮听了，只得也从树后跑出来，磕头如捣蒜。鸳鸯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们罢了。”司棋慌乱之情可见，哀恳之声如闻。王希廉批云：“司棋偷情，偏被鸳鸯撞见，后来两人俱不善终，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绝情。其实两人俱是深于情者。”鸳鸯怜悯司棋，理解司棋，保护司棋，理固宜然。鸳鸯道：“你不用多说了，快叫他去罢。横竖我不告诉人就是了。你这是怎么说呢！”此乃最易生嫌隙之事也，鸳鸯誓愿极力遮掩，其人品之高贵，迥非邢夫人可比。若依邢氏俗见，鸳鸯当暴露司棋隐私，败坏迎春声誉，以便让赦老夫妇出乖丢丑，一泄胸中积愤。然鸳鸯身份自高，并不与邢氏一般见识。一丫鬟也，众主子不能望其项背。

一语未了，只听角门上有人说道：“金姑娘已经出去了，角门上锁罢。”鸳鸯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脱身，听见如此说，便忙着接声道：“我在这里有事，且略等等儿，我出来了。”司棋听了，只得松手，让他去了。如此匆匆了结，给读者留下悬念，兼为后文写潘又安逃走、司棋卧病伏脉。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官客：男客人。

② 参了场：旧时喜庆祝寿演戏时，开演前，全班演员排队站在戏台口致贺，叫做“参场”。

③ 更衣服人园来：诸本“服”作“复”。桐花凤阁批校本于“服”字读断，似亦可通。人文本“校记”以“更衣”乃成语，不当作“更衣服”，故从诸本改。

④ 跪经：参加寺庙颂经的一种方式。

⑤ 歇中台：旧时戏剧演出，无论早日场或全夜场，演至中间，演员均要暂时休息，然后继续演出。这种暂歇，称为“歇中台”。又称“中间煞锣”。

⑥ 拣佛头儿：头，王本、金本及庚辰、梦稿本均作“豆”，当是。这里指生日时，拈豆念佛，然后把豆煮熟，在街口分送行人，以企求添寿，故下文说“结寿缘”。

⑦ 治一经损一经：本为中医术语。中医按经络系统来诊断、治疗，庸医有时治了这病，添了那病，叫“治一经损一经”。此喻顾此失彼。

回　评

此回叙事，可分三段。首段铺叙贾母八旬大庆，末段写司棋私情。次段乃以贾母寿筵为背景，极写荣府内勾心斗角细故，从极兴隆中见衰败之象，是为本回主体。

贾母乃阖府之尊，况值八十大寿，故极力铺叙豪华排场，乃贾府喜庆巅峰，此后则不得再见矣。与六十二至六十三回铺排宝玉生辰之乐，设意相同，寓繁华过后见凄凉之意。其间描写矛盾暗流，错综复杂，已呈衰微症候。王希廉评曰：“贾母八旬大庆是极盛时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请见姑娘们，贾母只传探春，邢夫人怀怨；又因尤氏生气，王凤姐暗哭；宝玉又说‘人事莫定，谁死谁活’疯话。从此以后家运渐衰，已于极热闹时生冷淡根芽。”回末写鸳鸯撞破司棋野合情事，亦种大观园破败之因。司棋私情逗引隔回绣春囊、累金凤，直逼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则启祸之端也。

此回描摹世情，悬想事理，细人毫巅，小人嘴脸，酷肖逼真，而矛盾固盘根错节，犹清晰可辨。周瑞家的乃王夫人陪房，一向依附凤姐，今借婆子触忤尤氏，狐假虎威，假公事以泄私愤，致种嫌隙之根。林之孝家的虽为凤姐手下，却与邢夫人下属相善，观六十一回捆绑柳五儿之事可知，故唆使小丫头至邢氏手下传词，致启嫌隙之端。邢氏心胸狭隘，气质卑陋，素积怨于凤姐，且与王夫人面和心违，致成嫌隙之事。尤氏于此事原本无心，然因尤二姐之事，对凤姐亦怀恨在胸，是则嫌隙实起因于尤氏也。由是观之，在仆妇

间、妯娌间、婆媳间，种种矛盾曲折回环，远因近果，交织纷乱如麻，皆人家衰落之象也。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揭示贾府矛盾，叙写儿女私情，由此引起后文层层风波，种种枝节。张新之评称本回为“下半部总冒文字”。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且说鸳鸯出了角门，脸上犹热，心内突突的乱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这事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傍人。横竖与自己无干，且藏在心内，不说给人知道。鸳鸯已承诺司棋，又自作计较，乃决定守口如瓶。姚燮批云："此等处具见鸳鸯有识。"小小丫鬟，何等仗义，慨然有大将季布之风　回房复了贾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庚辰等脂本此下原有："从此凡晚间便不大往园中来。因思园中尚有这样奇事，何况别处？因此连别处也不大轻易走动了"甚合情理，显示大观园渐次混同园外，已成是非之地　甲辰本删，程本从之，未见其佳

却说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一处玩笑，按"姑表兄弟"义即表弟，诸本同，故七十四回写其致信司棋，尾署"表弟潘又安具"，诸本亦同　乙本已改潘秦关系为表兄妹，此处属漏网之鱼　起初时小儿戏言，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断，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赶乱，方从外进来，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有无限风情。补叙司棋与表兄如何青梅竹马而渐次生情，并因情而淫，笔带同情　刘履芬侧批曰："绣春囊从此处来"黄小田则批云："园中婢女大半锺情宝玉，司棋独不然，又一情种也。"自从情悟梨香院，宝玉对此当不至特别诧异　忽被鸳鸯惊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从角门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后悔不来。至次日见了鸳鸯，自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放下了心。此写司棋知羞知臊，忐忑不

安，不失清净女儿身份　张新之先赞“笔致从容，文情鲜艳”，继则批云：“此段必不可少。”作者写司棋心理活动，十分逼真

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悄悄告诉道：“你表兄竟逃走了，三四天没上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司棋听了，又急又气又伤心，因想道：“总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真真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此念一起，为九十二回写痴女触壁及痴儿自刎伏根。洪秋蕃批云：“不意青衣中有此侠烈肝肠，斯真奇矣。推斯量也，为忠臣为孝子为节妇，皆本此心而茁长也，安得以淫婢目之。”司棋不是淫婢，而是痴婢，《红楼》中别具一格，袭人、万儿、小红、龄官等均有所不及。因此，又添了一层气，次日便觉心内不快，支持不住，一头躺倒，恹恹的成了病了。一段写司棋虽为少女，却较其表兄有担当。因忧惧气恼而病，亦少女常情。

鸳鸯闻知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园内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说出来”。因此，自己反过意不去，君子善自责，况鸳鸯本无过错，其心地之善良可知。指着来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赌咒发誓，与司棋说：“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鸳鸯好赌咒发誓，四十六回一见，今则再见，且均为极毒之誓，可见其性之烈。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遭塌了小命儿。”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虽一着走错了，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个长生牌位，我天天烧香磕头，保佑你一辈子福寿双全的。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倘或咱们散了，已后遇见，我自有报答的去处。”陈辞恳切，婉转可怜，句句出自肺腑，司棋爱惜名声之心，令人神伤。一面说，一面哭。

这一夕话，反把鸳鸯说的酸心，也哭起来了。因点头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哟！我作什么管你这些事，坏你的名儿，我白去献勤儿？况且这事，我也不便开口和人说。你只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别胡行乱闹了。”怪之慰之劝之，鸳鸯情溢乎词，实真心待司棋也。丫鬟间姊妹情深，令人感动　反观邢夫人等“有心生嫌隙”，益觉女儿可贵　司棋在枕

上点首不绝。

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样，便顺路来问候。刚进入凤姐院中，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便站立待他进去。鸳鸯至，则门人皆侍立，可见其身份不同于普通奴仆。鸳鸯来至堂屋，只见平儿从里头出来，见了他来，便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饭，歇了中觉了。你且这屋里略坐坐。"鸳鸯听了，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小丫头倒了茶来。鸳鸯悄问道："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我近来看着他懒懒的。"平儿见问，因房内无人，便叹道："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这有一月前头，就是这么着。此句前半中"一月前头"，庚辰本原作"一月之"，后点改为"一个月多"；甲辰及程甲本作"一月之先"，其馀诸本作"一月之前"。此句后半"就是这么着"，诸本均作"便是这样"，惟甲本多一"的"字。相比而言，乙本最接近现代口语。胡适提倡白话文，故于乙本格外青睐。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此指上回遭邢夫人当众责难之事。凤姐所受闲气固多，然莫此为甚，故卧病不起。从新又勾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就露出马脚来了。"

鸳鸯道："既这样，怎么不早请大夫治？"平儿叹道："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他那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白问一声'身上觉怎么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饶这样，天天还是察三访四，凤姐防人之心如此，恃强好权如此。自己再不看破些，且养身子。"鸳鸯道："虽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叹道："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沥沥淅淅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应道："嗳哟，依这么说，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吗[①]？"乾隆朝吴谦编《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崩漏总括》注云："妇女行经之后，淋沥不止，名曰经漏；经血忽然大下不止，名曰经崩。"至其病因，则如《妇科经论》所云："产后血崩者何？产后所下过多，气血暴虚，未得平复，或因劳役，或因惊怒，致血暴崩。"六十一回平儿尝言，凤姐"小月"，即因"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此写其旧病复犯，乃至血崩，亦因其一则

恃强弄权、不知养身，二则受邢夫人"闲气"所致也。又清初傅山《傅青主女科》卷上"血崩"条云："有少妇甫娠三月，即便血崩，而胎亦随堕，人以为挫闪受伤而致，谁知是行房不慎之过哉？"可知房事不加节制，亦足以导致"血山崩"。作者写凤姐患病之因及病情之反复，切合事体情理，切合凤姐脾性。

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个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你倒会咒人。"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懂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病，因无心中听见妈和亲家妈说，我还纳闷，后来听见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二人说病一段，写少女喁喁私语，曲曲折折，其态如见。

二人正说着，只见小丫头向平儿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们回了他，'奶奶才歇中觉'。他往太太上头去了。"平儿听了点头。鸳鸯问："那一个朱大娘？"平儿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有云："官媒为妇人之充官役者 旧例，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皆交其执行，故称'官媒' 兼看管女犯之罪轻者，如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地方派拨官媒伴送。"此处之"官媒婆"朱嫂子，当为官府批准营业之职业媒婆 如明人高明《琵琶记》十二出云："你就唤府前官媒婆来，同去蔡状元处说亲。"因有个什么孙大人来和咱们求亲，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来，闹得人怪烦的。"此"孙大人"当即孙绍祖，第五回迎春判词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者也。官媒说亲，提动迎春婚事之消息。

一语未了，小丫头跑来说："二爷进来了。"说话之间，贾琏已走至堂屋门口，平儿忙迎出来。贾琏见平儿在东屋里，便也过这间房内来，走至门前，忽见鸳鸯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鸳鸯姐姐，今儿贵步幸临贱地。"鸳鸯只坐着，"琏二爷"至，鸳鸯"只坐着"而不必起立，仍写其身份。笑道："来请爷、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贾琏笑道："姐姐一年到头辛苦伏侍老太太，我还没看你去，那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又说："巧的很。我才要找姐姐去，因为穿着这袍子热，先来换了夹袍子，再过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爷可怜，省我走这一趟。"一面说，一面在椅子上坐下。看贾琏待鸳鸯之态度，绝似朝臣遇内侍，恭敬小心，加意逢迎 黄小田批云："贾琏夫妇结交鸳鸯，亦如朝中权倖必结交亲近内侍，始得希

旨固宠。幸鸳鸯守正，否则家事尤不可问，故鸳鸯实婢女中第一人。”此中世情，颇堪玩味。

鸳鸯因问：“又有什么说的？”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2]，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因前日老太太的生日，我看古董账，还有一笔在这账上，却不知此时这件着落在何处。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了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所以我问姐姐：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

鸳鸯听说，便说道：“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就给你们奶奶了，你这会子又问我来了。我连日子还记得，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此写鸳鸯聪明过人，所以为贾母所倚重　你忘了，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平儿正拿衣裳，听见如此说，忙出来回说：“交过来了，现在楼上放着呢。奶奶已经打发人去说过，他们发昏没记上，又来叨蹬这些没要紧的事。”

贾琏听说，笑道：“既然给了你奶奶，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就昧下了？”平儿道：“奶奶告诉二爷，二爷还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这会子自己忘了，倒说我们昧下，那是什么好东西？比那强十倍的也没昧下一遭儿，这会子就爱上那不值钱的咧！”贾琏乃假意搭讪，意不在此，然平儿则不得不认真反驳　贾琏垂头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涂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鸳鸯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杂，你再喝上两钟酒，那里记得许多？”一面说，一面起身要走。

贾琏忙也立起身来，说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儿，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自称“兄弟”，不伦不类，是贾琏讨好口气，半诙谐、半认真。贾琏开口求鸳鸯，自当是此等口吻。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日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此乃奉承鸳鸯之意，兼令小丫头回避。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此语原本出自圣人之口，后

化为俗语。清人郑燮《篱竹》云："仍将竹作笆篱，求人不如求己。"贾琏运用该俗语说服鸳鸯，亦恰到好处 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话入正题，历数拮据窘状，竟生典当贾母金银器皿之计，可见贾府确乎入不敷出、渐成空架子矣。

鸳鸯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了。"贾琏笑道："不是我撒谎，若论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们一说，反吓住了他们。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不打铙钹三千'。"该俗语有多种变体 铙钹，甲本同，诸脂本均作"破鼓" 程雅脂俗，各具神采 清人诸联《红楼评梦》云："所引俗语，一经运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炉锤 "各本陆续推敲，与有功焉。一语未了，贾母那边小丫头子忙忙走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姐姐呢。这半日，我那里没找到？却在这里。"鸳鸯听说，忙着去见贾母。至此结束鸳鸯视角 以下是贾琏视角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凤姐机关算尽，历来人歇心不歇。此样态度，从从容容，是心中已有算计也 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贾琏笑道："虽未应准，却有几分成了。须得你再去和他说一说，就十分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些事。倘或说准了，这会子说着好听，到了有钱的时节，你就搁在脖子后头了，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

贾琏笑道："好人，你要说定了，我谢你。"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儿一傍笑道："奶奶不用要别的。刚才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这么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前文写凤姐放债牟利，平儿屡屡为之遮掩，以瞒贾琏；此说凤姐趁势敛钱，平儿汲汲与之唱和，向贾琏索要谢金。凤姐贪财盘剥，平儿多与之一气。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么也罢了。"贾琏笑道："你们太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

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从贾琏口中揭凤姐放利敛财之底　王伯沆批曰："如此则凤姐放利，二爷知之甚深，只惧内不敢开口耳"然经济上各自经营，终究令夫妻关系蒙上阴影。一百五回抄家时借券曝光，政老震怒，琏二难以抵赖，故甚恼凤姐，几乎反目成仇。种种纷扰，已于此等处安根。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难为你们和我——"凤姐不等说完，翻身起来说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外上下，背着嚼说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来说我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说出来的话也不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此所以王夫人、凤姐均得势于府中，倍觉心高气傲。邢夫人、尤氏娘家寒微，故处处矮三分。凤姐一番言语，意谓私房钱得自娘家，非不义之财。其目的在于转移话题，免得丈夫深究放利敛财秘事　其心思口齿，一时并现。

贾琏笑道："说句玩话儿就急了。这有什么的呢。你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能够。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去，如何？"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3]，忙什么呢。"贾琏道："何苦来？犯不着这么肝火盛。"凤姐听了，又笑起来，道："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想着后日是二姐的周年，二姐之死，在去年腊月，此时是八月，而云"周年"，似有误。吴克岐所见残钞本作"生日"　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个儿女留下，也别'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才是[4]。"凤姐之虚情假意，果然加人一等，且神出鬼没，机巧百出　相形之下，贾琏真似呆郎。贾琏半晌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听其语气，似有不满之意。张新之评曰："夫妇以利行，此以假来，彼以假应矣。"凤姐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说："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没有？"没头没脑语，贾琏不知何事，读者亦不得知之。书中此等突兀语屡见不鲜。盖作者善截取某段时间，写某具体场景，诸事交错，又往往借某人视角写出，故成此状　此

法于叙事固极简净，其尤妙者，乃在于切合现实生活之事体情理，浑然天成。旺儿媳妇道："竟不中用。我说须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贾琏便问："又是什么事？"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不是什么大事。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了，还没娶媳妇儿，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二则又多病多灾的，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给他老子随便自己择女婿去罢。此遣散大丫鬟之始也。姚燮眉批云："从此府中之人，打发的打发，撵去的撵去，逐渐不成样子矣。"从一侧面写出贾府已渐渐败落 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我想他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了，一说去自然成的，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彩霞已打发出去，听其父自行择婿，凤姐仍要仗势干涉，逼其嫁旺儿之子，实乃霸道至极。况此子年方十七，本不急于一时 如陈其泰批云："前文须在二十五岁以上，方请指配。此处只十七岁，便要娶亲，殊不相符。"分明觊觎已久，企图假借婚姻满足情欲。可见旺儿之子未免卑鄙，不及潘又安远甚。

贾琏道："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儿家的便笑道："爷虽如此说，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奴才遭歧视，主子面上自然无光。以是否"看不起"论婚姻，乃欲激凤姐也。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儿，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说他必是肯的，我就烦了人过去试一试，谁知白讨了个没趣儿。若论那孩子倒好，据我素日合意儿试他，心里没有什么说的，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

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凤姐因见贾琏在此，且不做一声，只看贾琏的光景。贾琏心中有事，那里把这点事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凤姐儿的陪房，且素日出过力的，脸上实在过不去，因说："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见我。"分明强逼 当时奴仆娶妻嫁女尚且不得自作主张，遑论其他。旺儿家的看着凤姐，凤姐便努嘴儿。旺儿家的会意，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这贾琏忙道："你只管给你们姑奶奶磕头。我虽说了，到底也得你们姑奶奶打发

人，叫他女人上来，和他好说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后你们两亲家也难走动。”

凤姐忙道：“连你还这么开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观不成？旺儿家的你听见了，这事说了，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账目，一概赶今年年底都收进来，少一个钱也不依。我的名声不好，六十九回尝云王夫人忧虑凤姐“风声不雅”，乃谓其善妒，违戾闺训也　此处凤姐自道“名声不好”，则自知在外放债盘利，招人忌恨也　一百四回贾芸也说凤姐以月例放债，“外头的名声儿很不好”。清王朗川《言行汇纂》引《女训约言》，以“莫私放钱债”为“女戒”之一，并注明，此事“亏损女德”、“不可不谨”　而凤姐耽于财，违例取利，不独亏损女德，且触忤刑典　看一百五回抄出其盘剥借券可知矣　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来旺妇乃凤姐陪房，来旺乃管理凤姐外账者，难怪彼等在外如此嚣张跋扈，而贾琏、凤姐亦不得不周全之也　○凤姐此语，是故意说给贾琏听，实则并未就此罢手　旺儿媳妇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若收了时，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凤姐道：“我真个还等钱做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元人王实甫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　第一折云：“到晚来月射的破窑明，风刮的蒲帘响，便是俺花烛洞房。……我也不恋鸳衾象床，绣帏罗帐，则住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　”凤姐此处随口用其事，自比刘千金　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此语一再重复，可知凤姐尚重“名儿”　韩愈《三星行》云：“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馀　”凤姐既想放账牟利，又想维持美名，仍是贪心做派。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这不是样儿？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没十件，白填在里头。补出典卖器皿之事，亦状今日贾府之窘境。黄小田批云：“此初写荣府之

穷"时届秋季,事事有萧瑟声　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便搜寻到头面衣裳,可就好了。"旺儿媳妇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裳,折变了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咧。"此为笑谈,日后却成真事　一百十三回写凤姐托刘老老祈福消灾,褪下赤金手镯,当时仅存之财物也　一百十七回写和尚送玉,立讨谢银,宝钗无计可施,乃欲折变头面。世人莫说嘴,恐成谶语。

凤姐道:"不是我说没能耐的话,要像这么着,我竟不能了。昨儿晚上,忽然做了个梦,说来可笑,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来夺。正夺着,就醒了。"此乃继十三回秦氏托梦后,凤姐第二梦也　洪秋蕃评谓"凤姐梦宫中夺锦,为锦衣卫查抄示兆"。或说乃伏后文元妃之薨。梦之不祥明矣,近则有夏太监索贿之事,亦应凤姐此梦　(美)裔锦声《红楼梦:爱的寓言》以为凤姐两梦互为补充,有起有落,有兴有衰,前梦预兆荣华富贵,后者暗示没落萧条。旺儿家的笑道:"这是奶奶日间操心,惦记候宫里的事[5]。"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家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话。"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小内监索贿,一声"舅奶奶",叫得何其亲切,当因贾琏乃"国舅爷"也。十六回写元春晋封贤德妃,喜讯传来,凤姐笑逐颜开,再三唤贾琏作"国舅老爷"　今日应知,"国舅奶奶"亦不白当。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这一两日就送来。"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住,再借去也是一样。"凤姐口头故作大方,暗自为随后装穷铺垫。如此既可提醒夏太监适可而止,又不至过分开罪对方。凤姐扮戏,出色当行

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

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的。”补明夏太监已索去一千二百两。如此不时索要，贾家纵有金山亦不得不空。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的放在心里？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要都这么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要还多少了。只怕我们没有，要有，只管拿去。”此写凤姐巧嘴能言，其奈无以拒之何。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银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弄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

平儿答应去了，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着。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平儿偏要拿来目验，凤姐偏要当面打开，皆故意为之也。庚辰夹批云：“是太监眼中看，心中评。”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此则故作窘状，由小太监眼见，欲以塞异日夏太监索贿之口 凤姐命给小太监打叠一半，那一半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

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儿多着呢。补明周太监亦曾索去一千两。应承不周，亦能速祸，此乃贾府遭籍没根由之一也 这会子再发个三五万的财就好了。”三五万，乃乙本独有异文，各本歧义甚大。程甲及庚辰、梦稿、甲辰本作“三二百万”。后之程本系列悉从甲本；蒙府、戚序、列藏本少一“百”字，而作“三二万”。据庚辰、程甲诸本，荣府从前如确曾有三二百万家资，则此家财由何处发来？至今争论不已，莫能指实。清人涂瀛《红楼梦问答》谓贾氏数百万家产，乃源自黛玉，贾琏所说用一“再”字，便是“明征”；所谓“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后来论者多采此说。而姚燮则质之曰：“或疑三二百万之财谓是林妹妹家的，然书中无明文，不足为据。”洪秋蕃亦持异议，一则以为贾琏语，乃“遥溯荣国公当年发财之数而为叹想也”；一则辩之云：“或者谓为干没林黛玉家资之证”，“未免穿凿附会”。乙本整理者，当以为数百万家财，似嫌过多，遂改作“三五

万”也　此数字，与蒙府、戚序诸本相近，不宜斥为“妄改”。夫“再”者，亦可作“若”或“如果”讲，《汉语大词典》收此义项，《红楼》四十一回有此用法。如是，则贾琏所说“再发”云云，乃如洪氏所评，实是其“叹想”也，并非实有其事。洪说可作一解　一面说，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脸、更衣，往贾母处伺候晚饭。

这里贾琏出来，刚至外书房，忽见林之孝走来。贾琏因问何事。林之孝说道：“才听见雨村降了，却不知何事。只怕未必真。”忽提贾雨村，乃不祥人物也。此人既现，贾家祸事不远。此乃前八十回最后一次写及此人，为虚点。贾琏道：“真不真，他那官儿未必保的长。只怕将来有事，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照应四十八回贾琏不满雨村讹陷石呆子事。琏二爷虽昏庸，但识别奸雄，较之乃父乃叔乃兄则清醒得多　林之孝道：“何从不是[6]？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又喜欢他，时常来往，那个不知？”点明贾珍、贾赦均与雨村相善，可谓臭味相投。伏后四十回贾府遭难时雨村忘恩负义，投石下井　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为什么。”

林之孝答应了，却不动身，坐在椅子上再说闲话。句中“坐在”二字下，庚辰等诸脂本原有“下面”二字，甲辰本删，程本从之。如此一来，林之孝似有无礼之嫌。黄小田批云：“贾府风俗，上辈陪房，没人时可与下辈同坐，非林之孝不守规矩。”若程本存“下面”二字，当无须为林氏解释。因又说起家道艰难，便趁势说：“人口太众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口粮月钱。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少不的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使四个的使两个。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许多月米月钱。节俭紧缩之计，从管家林之孝口中说出，可见贾府拮据窘状，有目共睹。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大了，也该配人的配人，成了房，岂不又滋生出些人来？”回应七十回林之孝开单为丫头“指配”一事。事关大观园，读者谨记。本回借彩霞一事，再三提及丫鬟婚事，当属营造气氛，为了结宝黛钗爱情婚姻大事预作铺垫。贾琏道：“我也这么想，只是老爷才回家来，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议到这个上头？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

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忽然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道：“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周到。”其实王夫人所虑甚谬，林之孝特不便指责而已　黄小田批云：“因循疲玩，以至于亡　大家事势之败，每每如此。”贾琏懒惰，历来满足于得过且过，故赞同愚妇浅见，结果误事不少

贾琏道：“正是，提起这话，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们旺儿的小子，要说太太屋里的彩霞，他昨儿求我。我想什么大事，不管谁去说一声去，就说我的话。”林之孝答应了，半晌笑道：“依我说，二爷竟别管这件事。旺儿的那小子虽然年轻，在外吃酒赌钱，无所不至。虽说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辈子的事。彩霞这孩子，这几年我虽没看见，听见说越发出跳的好了，何苦来白遭塌一个人呢？”来旺家恃势求亲，彩霞父母固不允，所为何来？今由林之孝口中道出根由　“吃酒赌钱，无所不至”，八个字评价来旺之子，明系下流坯子　林氏老成持重，阅人无数，所言当属平心之论　下文又补充，此子相貌丑陋　彩霞嫁之，如同鲜花插于牛粪上，亦一悲剧　贾琏道：“哦，他小子竟会喝酒不成人吗？这么着，那里还给他老婆，且给他一顿棍，锁起来，再问他老子娘。”此写贾琏尚有正义感，不忍平白坑害人家女儿。与乃妻一味逞强好胜，自私自利，迥然不同　林之孝笑道：“何必在这一时，等他再生事，我们自然回爷处治，如今且也不用究办。”贾琏不语。一时林之孝出去。

晚间，凤姐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那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见凤姐自和他说，何等体面，便心不由己的满口应了出去。一半给凤姐面子，一半被逼无奈　庚辰夹批云：“今时人因图现在体面，误了多少女儿　此正是回为今时女儿一哭。”凤姐又问贾琏：“可说了没有？”贾琏因说：“我原要说来着，听见他这小子大不成人，所以还没说。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老婆不迟。”凤姐笑道：“我们王家的人，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何况奴才呢。我已经和他娘说了，他娘倒欢天喜地，难道又叫进他来不要了不成？”贾琏道：“你既说了，又何必退呢？明日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说话，不提。

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择人，心中虽与贾环有旧，尚未作准。

据六十至六十一回所写，与贾环有旧者乃彩云，此则曰彩霞，书中二人名字常交互出现，是作者疏忽之处 今日又见旺儿每每来求亲，早闻得旺儿之子酗酒赌博，而且容颜丑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发懊恼，惟恐旺儿仗势作成，终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终身切己之事，焉能不急，奈何无能为力彩霞亦薄命女儿也 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个端底。

赵姨娘素日深与彩霞好，巴不得给了贾环，方有个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出去了。每每调唆贾环去讨，一则贾环羞口难开，二则贾环也不在意，不过是个丫头，他去了，将来自然还有好的，遂迁延住不肯说去，意思便丢开了手⑦。此写贾环于"情"之一字全然无心，与宝玉"情不情"亦可为一对 庚辰夹批曰："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 "恐非作者之意 俗语云"多情未必不丈夫"，宝玉之谓乎？若贾环，可谓无情无义，不得视为真丈夫也 无奈赵姨娘又不舍，又见他妹子来问，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贾政。贾政说道："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给宝玉，一个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悮了念书，再等一二年再题。"贾政之论，自是正理，然终不知其属意之丫头究系何人 庚辰夹批云："妙文，又写出贾老儿女之情 细思一部书，总不写贾老则不成文，若不如此写，则又非贾老。"此言得之 彩霞之事更无下文，乃作者未及完稿之破绽。赵姨娘还要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用意外之事截断叙述，留下悬念，转换情节，是宋元说话故技。王希廉对此赞赏有加，称之为"文章脱卸法"。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血山崩：也叫"血崩"，妇女病症名。主要症状为经血暴下，来势急剧，如同山崩，故名。

② 腊油冻的佛手：用黄蜜蜡色冻石雕成的佛手柑。

③ 衔口垫背：旧时装殓死者口中含珠、玉或米，叫"衔口"；在尸体下放钱，叫"垫背"。

④ 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俗语，意谓长辈做了糊涂事，累及后辈。

⑤ 惦记候宫里的事：诸本作“常应候宫里的事”。桐花凤阁批校本“惦记”下旁加一“伺”字。

⑥ 何从：亦作“何常”或“何尝”。程甲、甲辰、列藏本即作“何常”，庚辰、蒙府、戚序本作“何尝”。三词义同。别回或写作“何曾”，亦同。

⑦ 意思：义谓略作表示。《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船价不过意思而已，每只做了五两船钱。”

回 评

此回接叙上回故事，仍以写贾府渐呈败象为主旨。实则可分为三段，回之开始结鸳鸯惊散司棋私情事；回之上半渲染荣府经济拮据窘状，兼写凤姐之病；回之下半写来旺妇倚势欲强谋彩霞为媳，兼及太监索贿情事。此回与上回文气贯通，浑然一体，极尽渲染铺垫之能事。贾府败象与大观园之末路，因此二回而联为一脉，呈剑拔弩张之势，则自下回始，悲剧将于大观园开演矣。戚序本回前评曰：“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大观园内私情涉淫者，唯司棋一人而已。其表兄潜入园中，实足以危及宝玉女儿国之安全，大非吉事。然二人青梅竹马，长而生情，私订终身，缘情私合，亦未乖人情之常。而写于此际者，乃取为大观园倾废之诱因也。至于作者对司棋私情之道德判断，亦可由鸳鸯之态度有以见之。作者但责其不慎，未尝嘲其不贞。第五回警幻所谓“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司棋之事可为一解。至九十二回，与表兄潘又安之婚姻不得父母允准，遂触壁身亡，表兄殉之，诚可哀叹。此乃又一梦幻情缘也。

贾府衰象迭现，种种不一，上回状矛盾之尖锐复杂，此回则直道其经济紧张，外华而内虚矣。贾琏谋划典当贾母金银珠宝，其事一也；凤姐违禁放债，假公济私，其事二也；王夫人尝典卖铜锡器皿，其事三也；夏太监、周太监借故索贿，其事四也；林之孝谏言减人节支，其事五也。捉襟见肘之态，在在可见。况贾政夫妇厌理家务，贾琏颟顸无能且畏惧凤姐，凤姐心存私念而体质渐弱，则贾府诚无力回天矣。较诸上回贾母庆寿之豪华排场，何其难堪哉。

彩霞外放，乃府中大丫鬟遭遣之始，而其终身切己之事，非但不能由自己作主，而且不得合父母之心，令人浩叹。书中虽未明言其结局，观其大势，彩霞之终堕于恶姻缘可知。司棋好事难谐，彩霞祸事难避，女儿之不幸，何如此之甚耶？亦作者之所以罪时势也。而此回迎春之恶姻缘消息已动，则祸事将非仅为婢女所遇可知。上回李纨警宝玉曰："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应于此回，且将纷纷应于以后诸回，宝玉之理想世界行将崩溃矣。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悮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1]

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来[2]。清人厉荃《事物异名录 引明周祈《名义考 物部云："京师人谓门环曰'曲须'。当是屈膝，言形如膝之屈也。古 乌栖曲 作'屈戌' "诸脂本此处误"戌"为"戍"，形近致讹也　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鬟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

却说怡红院中宝玉方才睡下，丫鬟们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来敲院门。老婆子开了，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头名唤小鹊的，喜鹊，报信鸟也，因事取名，随文生趣　王伯沆批云："小鹊来报信，可喜也。"于此一现，后不复见　其功能，有如以石敲户，户既启，则石可弃矣　红楼》中此类小人物颇多　问他作什么，小鹊不答，直往里走，来找宝玉。只见宝玉才睡下，晴雯等犹在床边坐着，大家玩笑。见他来了，都问："什么事，这时候又跑了来？"小鹊连忙悄向宝玉道："我来告诉你个信儿，方才我们奶奶咕咕唧唧的，在老爷前不知说了你些个什么，我只听见'宝玉'二字。我来告诉你，仔细明儿老爷和你说话罢。"一面说着，回身就走。小鹊之言补明赵姨娘一贯狐媚贾政，谗害宝玉，兼示宝玉颇得丫鬟爱戴之情形　小鹊突然而来，昂然而入，悄然而语，绝然而归，别具一格，娇娜乖觉　旧之评点家多痛斥其刁头烂舌，卖主求荣，是昧于知人，不明作者设意也　独王希廉评曰："小鹊报信一层，暗写赵姨娘平日挑唆生事，及宝玉平日为人人所爱。"可称明眼人　袭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关门，遂一直去了。

宝玉听了，知道赵姨娘心术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说些什

么，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儿咒的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贾政回家有日矣，未尝难为宝玉，是贾政渐趋通达处 然宝玉不得以为无虑，此情理中必有之事也 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只能书不舛错，就有别事也可搪塞。贾政责罚宝玉，唯着重于读书，宝玉知其父兼有自知之明 一面想罢，忙披衣起来要读书。心中又自后悔："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偏又丢生了。早知该天天好歹温习些。"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还背得出来。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至《下孟》[3]，就有大半生的。宝玉素厌《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故半生不熟 算起《五经》来，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虽不甚熟，还可塞责。"五经"亦半瓶子醋，唯可"塞责"而已。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还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于史传古文，不过随看随忘，未求甚解，欲求其能"塞责"而不然。"一时之兴者"，仅凭兴趣耳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深恶八股时文，乃宝玉识见过人处，似可与《儒林外史》中杜少卿高论相参看 "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尤其警策。明清时人多有斥八股之弊者，如明人归有光《山舍示学者》云："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 "清人方苞《何景桓遗文序 文云："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其《溧阳会业初编序》又云："今世之为时文者，其用意尤苟以为此以取功名致官而已，其是与非，不必问也 "雪芹思想与此相通 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是后人的时文，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宝玉唯赏时文中稍见情性者，未将八股一笔抹倒。然深喜唐宋诗词及《西厢记 、《牡丹亭 者，实难耐时文之枯燥无趣。宝玉乃杜少卿一流人物，与

范进、马二先生迥不同调。庚辰夹批云:“写宝玉读书,非为功名也。”显而易见。如今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盘驳这个。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温习。因此,越添了焦躁。以上一段写宝玉温理旧书光景,手足无措,惶急不安,恰如热锅上蚂蚁。姚燮评曰:“今之读‘四书’者十八九如此。”

自己读书,不值紧要,却累着一房丫鬟们都不能睡。袭人等在傍剪烛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来,前仰后合。晴雯骂道:“什么小蹄子们!一个个黑家白日挺尸挺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妆出这个腔调儿来了。再这么着,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确曾扎过,非徒空言恫吓,晴雯心急气躁之态如见。

话犹未了,只听外间“咕咚”一声,急忙看时,原来是个小丫头坐着打盹,一头撞到壁上,从梦中惊醒。却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他怔怔的只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遂哭着央说:“好姐姐,我再不敢了。”众人都笑起来。宝玉忙劝道:“饶他罢。原该叫他们睡去。你们也该替换着睡。”袭人道:“小祖宗,你只顾你的罢!统共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等过了这一关,由你再张罗别的,也不算悮了什么。”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得又读几句。麝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宝玉道:“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啊。”麝月笑指着书道:“你暂且把我们忘了,使不得吗?且把心搁在这上头些罢。”祸将临头之际,宝玉犹不忘体贴女儿,而女儿辈于宝玉亦爱莫能助,情景宛然。庚辰夹批云:“此处岂是读书之处,又岂是伴读之人?古今天下误尽多少纨裤,何况又是此等时之怡红院,此等之鬟婢,又是此等一个宝玉哉?”此言是也。怡红院乃怡红之“情”界,非攻读之俗境也。

话犹未了,只听春燕、秋纹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打墙上跳下来了。”众人听说,忙问:“在那里?”即喝起人来,各处寻找。此事真假终不能辨。作者惯设此等无头公案,难怪历来索隐猜谜者络绎不绝 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宝玉想个主意,好脱此难。“脱难”云云妙绝,此际之宝玉绝类唐僧遇

难，六神无主，晴雯则可谓机警多智之猴行者矣。忽然碰着这一惊，便生计向宝玉道："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了。"这话正中宝玉心怀。因叫起上夜的来，打着灯笼各处搜寻，并无踪迹，都说："小姑娘们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风摇的树枝儿，错认了人。"

晴雯便道："别放屁，你们查的不严，怕耽不是，还拿这话来支吾。刚才并不是一个人见的，宝玉和我们出去，大家亲见的。如今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满身发热，我这会子还要上房里取安魂丸药去呢。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了的，难道依你说就罢了？"晴雯何等机变敏捷，兼有伶牙俐齿之助，故能弄假成真，他人不得再辩 众人听了吓得不敢则声，只得又各处去找。晴雯和秋纹二人果出去要药去，故意闹的众人皆知宝玉着了惊，吓病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来看视给药，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细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门外邻园墙上夜的小厮们。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了一夜。至五更天，就传管家的细看查访。

贾母闻知宝玉被吓，细问原由，众人不敢再隐，只得回明。贾母道："我不料有此事。此句各本歧异。庚辰本作"我必料道有此事"，列藏、蒙府本"道"作"到"，梦稿本无"有"字；戚序本作"我料到必有此事"；甲辰、程甲本作"我不料道有此事"。乙本略去"道"字，别具一格。细按文意及口吻，乙本文字较胜。如今各处上夜的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当下邢夫人、尤氏等都过来请安，李纨、凤姐及妹妹等皆陪侍，听贾母如此说，都默无所答。

独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里的人，比先放肆许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玩意儿，不过为着熬困起见。如今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的事。"借探春之口明陈下人胡作非为积弊。探春尝助理家务，心机明澈，故能见及于此。凤姐虽亦明眼人，然不便自揭己短。贾母听了，忙说："你既知道，为什么不早回我来？"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连日不自在，所以没回，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戒饬过几次，近日好些了。"

贾母忙道："你姑娘家，那里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以为赌钱常事，不过怕起争端.不知夜间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其中夜静人稀，趁便藏贼引盗，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园内你姐儿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贤愚混杂。贼盗事小，倘有别事，略沾带些，关系非小，这事岂可轻恕？"贾母谈言微中，可见洞达世故。张新之批云："原是明白，何前此梦梦乃尔。点醒多少主家人。"贾母不过事后诸葛亮而已。探春听说，便默然归坐。凤姐虽未大愈，精神未尝稍减，今见贾母如此说，便忙道："偏偏我又病了。"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的四个媳妇来了，当着贾母申饬了一顿。贾母[4]："即刻查了头家赌家来！有人出首者赏，隐情不告者罚。"从此大观园内便为多事之秋矣。贾母之怒，从人之惊，皆是为"绣春囊"出现作铺垫。

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谁敢徇私，忙去园内传齐，又一一盘查。虽然大家赖一回，终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统共二十多人，都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贾母先问大头家名姓，和钱之多少。原来这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之乳母。这是三个为首的，馀者不能多记。贾母便命将骰子、纸牌一并烧毁，所有的钱人官，分散与众人；将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撵出去，总不许再人；从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钱，拨入圊厕行内[5]。贾母理事之果断，唯凤姐差可比肩，可以想见其当年风采　王伯沆批云："此罚奇妙　终日只好管屎，令他臭死。"蒙府、戚序本"圊厕"作"坑厕"，亦通。"坑"即俗语所谓"茅坑"也。大观园内有厕所，无可置疑。又将林之孝家的申饬了一番。

林之孝家的见他的亲戚又给他打嘴，自己也觉没趣；迎春在坐，也觉没意思。黛玉、宝钗、探春等见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伤其类'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贾母讨情，说："这个奶奶，素日原不玩的，不知怎么，也偶然高兴；求看二姐姐面上，饶过这次罢。"贾母道："你们不知道。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原比别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调唆主子，护短偏向。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

拿一个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贾母出身世家，深知其弊，决绝如此，深恶之也　上文“我都是经过的”一句当重读，眼光四射　宝玉奶娘李嬷嬷，可为例证。贾母一向慈祥，今忽现雷霆之怒，凤姐气势莫之能及。宝钗等听说，只得罢了。一时贾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贾母生气，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暂候。尤氏到凤姐儿处来闲话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园内去闲谈。

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要到园内走走。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小丫头子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瞧着只管走。“花红柳绿”见意，点绣春囊之“春”字。五代魏承班《生查子》云：“花红柳绿间晴空，蝶舞双双影”此物鲜艳而稀奇，难怪傻大姐贪看不已。不防迎头撞见邢夫人，抬头看见，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说：“这傻丫头，又得个什么爱巴物儿，这样喜欢？拿来我瞧瞧。”邢夫人所谓“爱巴物儿”，甲本同，诸脂本作“狗不识儿”，乃江淮官话，意趣有别　前者义谓心爱之物，即“爱物”　唐人张祜《将至衡阳道中作》云：“长年无爱物，深话少情人”后者意谓鄙俗之物，连狗也不认得　庚辰本夹批云：“大凡知此交媾之情者，真狗畜之说耳。非肆言恶詈，凡识此事者，即狗矣。”王伯沆指“爱巴物儿”一词“必系京师土语”，当属揣测　至于“狗不识儿”，亦未见于别书，或自歇后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化来　苕溪渔隐《痴石订疑》云：“案旧抄本，‘爱巴物’作‘狗不识’。”亦可证该旧抄本属脂本系统。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岁，是新挑上来给贾母这边专做粗活的。因他生的体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很爽利简捷，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傻大姐年已长成，却“一无知识”，可见智力停滞于幼儿时段。书中设置傻大姐一角，此回拾绣春囊，九十六回又写其“泄机关”，意趣相似。姚燮批云：“唯其一无知识，所以后文闹出许多事来”出言可以发笑。贾母喜欢，便起名为“傻大姐”，若有错失，也不苛责他。以上用全知全能观点写出傻大姐小传，别具一格　作者赋予其人特殊使命，故下笔郑重，与小霞、小鹊等不同　“十四岁”，诸本作“十四五岁”。特意点明“两只大脚”，引人注目。王伯沆批云：“然则上等丫头必是小脚无疑了。”姚燮亦持此说，有其道理。府中丫鬟皆千伶百俐，今忽素描一傻大姐，令人耳目一新。无事时便入园内来玩耍，正往山石背后掏

促织去，忽见一个五彩绣香囊，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相抱，一面是几个字。此物当为司棋所遗，照应七十一回。作者不明笔点出者，是故设疑阵，亦为司棋留地步也。或疑绣春囊为宝钗所遗，却毫无根据，难免唐突闺阁之嫌。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儿，春意儿，原义为两性爱恋之情意。如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卷二十三云："春意满身扶不起，一双蝴蝶逐人来。"此指绣有男欢女爱图画之香袋儿，又称锦香囊，下回亦曰"十锦如意香袋"。元人白朴《御水流红叶》第三折云："做一个面花儿贴在额头，做一个香囊儿盛了揣着肉。"明人熊龙峰刊小说《张生彩鸾灯传》云："锦香囊乃偷期之本，绣罗帕亦暗约之书。"据唐寅《鸳鸯秘谱》小引云："《春意》一书，坊刊不下数十种，未有如是之精异入神者　俊丽盛满，亦曲尽矣。"可知当时春宫画册即有题名为《春意》者　清初李渔《闲情偶寄》卷三"戒淫亵"条乃将戏文中插科喜谈"欲事"者，喻为"以口代笔，画出一幅春意图"。明末至清中叶，艳情小说泛滥，世风萎靡，此类物件甚夥。心下打谅："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就是两个人打架呢？"康乾年间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九十六回云：文素臣"寻路入内，只有一带石巷，两边雕刻着赤身男女拥抱交合各种把势，踏着机关，浑身俱动，满巷皆春宫也。"此当是春宫模型。傻大姐童蒙未凿，自不识得"春意儿"，惹人发笑。"妖精打架"今已传为趣语。左右猜解不来，正要拿去给贾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见邢夫人如此说，便笑道：傻大姐初次登场，反复用一"笑"字，九十六回再次出现，则着一"哭"字，相映成趣，均有深意。"太太真个说的巧，真是个爱巴物儿。太太瞧一瞧。"说着，便送过去。

邢夫人接来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庚辰夹批曰："妙，这一'吓'字方是写世家夫人之笔。虽前文明书邢夫人之为人稍劣，然亦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笔，则邢夫人直系一小家卑污极轻极贱之人矣，岂得与荣府联房哉？所谓此书针线缜密处，全在无意中一字一句之间耳，看者细心方得"此即今日所谓典型细节也。"死紧攥住"亦传邢夫人惊骇之神。忙问："你是那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织儿，在山子石后头拣的。"略一点逗，读者意会春意儿当为司棋与潘又安于山石后幽会时，突遭惊散，慌遽之间所遗。邢夫人道："快别告诉人，这不是好东西。连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个傻丫头，已后再别提了。"这傻大姐听了，反吓得黄了脸，说："再不敢了。"磕了头，

呆呆而去。

邢夫人回头看时，都是些女孩儿，不便递给他们，自己便攮在袖里。心内十分罕异，揣摩此物从何而来，且不形于声色，邢夫人原本嫌隙人，此番更能生嫌隙事矣 "不形于声色"者，写其慎重不事声张，以免家丑外扬，亦写其心有算计 到了迎春房里。迎春正因他乳母获罪，心中不自在，忽报母亲来了，遂接人。奉茶毕，邢夫人因说道："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他。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咱们"云云，语含挑拨之意 庚辰夹批云："'咱们'二字便见自怀异心，从上文生离异发沥而来，谨密之至。"迎春低头弄衣带，半晌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叫我没法儿。况因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迎春事妈妈如长辈，略无奴视之心，良善怯懦可知。邢夫人道："胡说。你不好了，他原该说；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姑娘的身分来。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这可是什么意思！再者，放头儿⑥，还只怕他巧语花言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裳做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济他些。若被他骗了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迎春不语，只低着头。邢夫人见他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爷跟前的人养的，点迎春乃庶出。前已知贾琏乃赦原配所出，则与迎春为异母兄妹 此亦可知凤姐为何亲近姑妈王夫人，而疏远婆婆邢夫人。这里探丫头是二老爷跟前的人养的，出身一样，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你反不及他一点？七十一回写贾母庆寿时，命探春见南安太妃等贵宾而未招迎春，邢夫人此际犹耿耿于怀。倒是我无儿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笑话。"邢夫人无所出，此亦其家庭地位不及王夫人缘由之一 "惹人笑话"云云，乃因绣春囊而来，显系幸灾乐祸口吻。人回："琏二奶奶来了。"邢夫人听了，冷笑两声，命人出去说："请他自己养病，我这里不用他伺候。"邢夫人犹记恨凤姐，况袖里绣春囊将予凤姐以治家不严之罪，故口吻极生硬。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头来报说："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来。

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绣橘因说道："如何？前儿我回姑娘：'那一个

攒珠累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放头儿了。'姑娘不信，只说司棋收着，叫问司棋。司棋虽病，心里却明白，说：'没有收起来，还在书架上匣里放着，预备八月十五要戴呢。'姑娘该叫人去问老奶奶一声。"此句下，除甲辰本外，诸脂本尚有文字。如庚辰本点改后作："只是脸软，怕人恼，如今自怕没了　看明儿要带时候，独咱们不带，是什么意思呢？"另有夹批云："这'咱们'使得，恰是女儿喁喁私语，非前问之一例可比者　写得出　批得出"可见绣橘语颇精彩，作者不会删，早期批家亦不会删　甲辰本略去，当属遗珠　程本从之，其罪不在高鹗。迎春道："何用问？那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儿了[7]。我只说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过一时半晌，仍旧悄悄的放在里头，谁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闹出来，问他也无益。"

绣橘道："何曾是忘记？他是试准了姑娘的性格儿才这么着。说得真切　姚燮眉批曰："一语道破，到底旁观者清。"如今我有个主意，到二奶奶屋里，将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几吊钱来替他赎了，如何？"迎春忙道："罢，罢，省事些好。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迎春不特懦弱，亦且不愿生事，好性如此，反往往遭人欺辱，此皆为出嫁后之悲惨命运伏脉　绣橘道："姑娘怎么这样软弱？都要省起事来，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我竟去的是。"说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语，只好由他。

谁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儿媳妇为他婆婆得罪，来求迎春去讨情，他们正说金凤一事，且不进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们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见绣橘立意去回凤姐，又看这事脱不过去，只得进来，陪笑先向绣橘说："姑娘，你别去生事。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了，输了几个钱，没的捞梢[8]，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来。一个"借"字，便属狡辩。拿去金丝凤，主人迎春不知，丫鬟司棋与绣橘亦不知，何得言"借"？玉柱儿媳妇好口才，特所用非其时、非其地、非其事也　虽然这样，到底主子的东西，我们不敢迟误，终久是要赎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着从小儿吃奶的情，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一个情儿，救出他来才好。"

迎春便说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这妄想。要等我去说情儿，等到

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才连宝姐姐、林妹妹，大伙儿说情，老太太还不依，何况是我一个人？我自己臊还臊不过来，还去讨臊去。”绣橘便说：“赎金凤是一件事，说情是一件事，别绞在一处。难道姑娘不去说情，你就不赔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凤来再说。”迎春多事不如少事，绣橘则事事明爽，不肯敷衍，主仆恰为一对 姚燮赞曰：“绣橘仅三等丫头，如此明慧。闺阁英才，盛哉乎斯世 ”绣橘之名，当典出橘中戏传说，暗含弈事，同司棋匹配 两婢俱善斗杀，反衬迎春与世无争 ○曹雪芹友人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有 闲弈 诗云：“别墅花仍植，巴园橘尚栽 ”下句即用橘中戏典故，事见晚唐牛僧儒《幽怪录 ：“巴邛人橘园，霜后两橘大如三斗盎 剖开，有二老叟相对象戏，谈笑自若 ”或不察此典，以为北方无橘，故指宜泉为南人，与雪芹无涉 若思及丫鬟绣橘一名之来历，当不至信口雌黄

玉柱儿家的听见迎春如此拒绝他，绣橘的话又锋利，无可回答，一时脸上过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儿，乃向绣橘说道：“姑娘，你别太张势了。张势，庚辰、梦稿、甲辰及程甲本同，犹言张牙舞爪，装腔作势 列藏本作“张施”，可通，义同铺张施展 蒙府、戚序本作“仗势”，不妥，当系音讹 主人迎春懦弱如此，婢子绣橘实无势可仗。你满家子算一算，谁的妈妈、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儿、姐儿得些便宜，偏咱们就这样‘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哄骗了去。自从邢姑娘来了，太太吩咐一个月俭省出一两银子来给舅太太去，这里饶添了邢姑娘的使费，反少了一两银子。时常短了这个，少了那个，那不是我们供给？谁又要去？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算到今日，少说也有三十两了。我们这一向的钱，岂不白填了限呢？”玉柱妇亦非省事之辈，其言虽不可全信，亦当有所依据，则邢家之寒窘可知 作者善以二三人斗口而发其他人物之隐私，叙事不着痕迹。绣橘不待说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么你白填了三十两？我且和你算算账，姑娘要了些什么东西？”

迎春听了这媳妇发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罢，罢！不能拿了金凤来，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乱嚷。我也不要那凤了。就是太太问时，我只说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你出去歇歇儿去罢。何苦呢？”一面叫绣橘倒

茶来。绣橘又气又急，因说道："姑娘虽不怕，我是做什么的？把姑娘的东西丢了，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的钱，这如今竟要准折起来。倘或太太问姑娘为什么使了这些钱，敢是我们就中取势？这还了得！"一行说，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勉强过来，帮着绣橘问着那媳妇。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此文是道教经典，假托太上老君述，宋人李昌龄编，一说作者即东晋葛洪（抱朴子），宣扬天人感应与因果报应，旨在劝善。宋明两朝均甚推崇，至清初，顺治帝诏令词翰诸臣注释刊布，故此文流传甚广，官府免费施送者无数。迎春嗜之，可见思想正统　陈其泰批云："百忙中看《感应篇》，写迎春颊上三毫，形容妙绝。"姚燮眉批云："迎春懦弱，半因性成，半为《感应篇》所误。"是知迎春悲剧，乃其性格因素与思想意识综合酿成

三人正没开交，可巧宝钗、黛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约着来安慰。他们走到院中，听见几个人讲究，探春从纱窗内一看，只见迎春倚在床上看书，若有不闻之状，探春也笑了。小丫头们忙打起帘子报道："姑娘们来了。"迎春放下书起身。那媳妇见有人来，且又有探春在内，不劝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此写探春不怒而威。迎探相较，恰如王希廉所评："写迎春怯弱可怜，异时之受娇折磨已先为写出；写探春锋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检，亦先为伏笔。"迎春有道骨，探春秉儒风，自然不同。

探春坐下，便问："才刚谁在这里说话，倒像拌嘴是的？"迎春笑道："没有什么，左不过他们小题大做罢了，何必问他？"探春笑道："我才听见什么'金凤'，又是什么'没有钱，只合我们奴才要'。谁和奴才要钱了，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不成？"司棋、绣橘道："姑娘说的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没有和他要，必定是我们和他们要了不成？你叫他进来，我倒要问问他。"迎春犹在掩饰，司棋与绣橘不依不饶，探春咄咄逼人，气氛为之一紧。王伯沆批云："以下写探春之才，正是写迎春之懦耳。"两春均属庶出，恰可对比

迎春笑道："这话又可笑。你们又无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说姐姐，即是说我；我那边有人怨我，姐姐听见，也是合怨姐姐一样。咱们是主子，此句响亮，越是庶出，越要严主奴之大防，处处强调我是主子。鲁迅《看书琐记》云："《水浒　和

《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够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所言不虚。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有的事。但不知累丝凤怎么又夹在里头？"那玉柱儿媳妇生恐绣橘等告出他来，遂忙进来用话掩饰。

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们所以糊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才的钱未曾散人的拿出些来赎来就完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留脸面。如今既是没了脸，趁此时，总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你依我说，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说去。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赖了，只不敢往凤姐处自首。探春笑道："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探春出语快、用人快、理事快，人不可测。下文黛玉赞为"守如处女，出如脱兔"，何等准确。谁知探春早使了眼色与侍书，侍书出去了。

这里正说话，忽见平儿进来。宝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驱神召将的符术？"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法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⑨]'，'出其不备'的妙策。"二人取笑，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遂以别话岔开。此时非调笑之际，宝钗"使眼色"，乃微责黛玉等也；"以别话岔开"，则又不使众人难堪也。宝钗精明不减凤探，只守拙不言而已。探春见平儿来了，遂问："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委屈。"平儿忙道："谁敢给姑娘气受？姑娘吩咐我。"

那玉柱儿媳妇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姑娘请听。"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混插嘴的理吗？你但凡知礼，该在外头伺候，也有外头的媳妇们无故到姑娘屋里来的？"绣橘道："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妙哉斯言。怡红院没礼，紫菱洲亦没礼，似同实异。宝玉厌礼，有意废之，故没礼；迎春懦弱，不强人以礼，故亦没礼　怡红院没礼是主仆平等，紫菱洲没礼是刁奴欺主。彼处不以礼圄诸婢，没礼亦无事；此处妈妈媳妇皆目中无礼，没礼而多事。然则，宝玉及诸艳固无烦多礼，但死珠鱼眼如玉柱妇及迎春乳母者，亦不得无礼也。平儿道："都是你们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

是。”柱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红了脸，方退出去。

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诉你，要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这柱儿媳妇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账，逼着去讨情，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辖治。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有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儿忙陪笑道：“姑娘怎么今日说出这话来？我们奶奶如何担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语说的，‘物伤其类，唇亡齿寒’，我自然有些心惊么。”探春言辞峻切，语惊四座，所以忧家事也。府中贾母及邢王二夫人外，唯探春敢责凤姐，既是性格使之然，亦缘习俗如此。旗人旧俗，小姑子位极尊崇，人所忌惮，探春即似一例

平儿问迎春道：“若论此事，本好处的。但只他是姑娘的奶嫂，姑娘怎么样呢？”当下迎春只合宝钗看《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的话也没听见，忽见平儿如此说，仍笑道：“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加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来问我，可以隐瞒遮饰的过去，是他的造化；要瞒不住，我也没法儿，没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要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叫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也不管。”怪道人送绰号“二木头”。作者写迎春是迎春，处处缩头；写探春是探春，处处出头　冬雪夏雨，各肖其声；春兰秋菊，各传其神，无一毫相犯之笔。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10]。要是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税，及至事到临头，尚且如此。况且‘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太上感应篇》有云：“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迎春所言本此。我虽不能救人，何苦来白白去和人结怨结仇，作那样无益有损的事呢？”自“衣租食税”至“作那样无益有损的事呢”一段五十八字，甲本作“尚且如此，何况我呢”八字；脂批各本较甲本少一

"且"字,"呢"作"哉"。梦稿本原同脂本,另笔改文,除"阴骘事"之"事"误作"来"字外,全同乙本。增饰之文,一则鄙薄男子之意,愈显浓重;二则迎春自道其为人识见,尤觉可怜;三乃自己不愿做"无益有损"之事,结果却被中山狼吞噬,命运可悲。乙本写迎春之懦弱可伤,语语如铸。一语未了,只听又有一人来了。

不知是谁,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累金凤:用细金丝编制的凤形首饰。把黄金拉成细丝,编成各种首饰器皿,称为"累丝"。

② 屈戌:门窗上的搭扣。

③ 至《下孟》:梦稿、蒙府、戚序本作"至下孟子"。

④ 贾母:庚辰、梦稿、戚序本在"贾母"下有一"命"字。

⑤ 圊厕行:管理或打扫厕所的行当。圊厕,即厕所。

⑥ 放头儿:此处是聚赌作头家之意。

⑦ 摘肩儿:卸下肩头的负担。此处喻指挪借财物,抵偿债务。

⑧ 捞梢:赌输后再赌,以期赢回本钱,叫"捞梢"或"捞本"。

⑨ 守如处女,出如脱兔:出自《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处女,比喻寂然不动。脱兔,逃跑的兔子,形容行动敏捷。原指军队打仗时,开始要像处女一样寂然不动,迷惑敌人;然后则如脱兔一样迅捷,使敌人不及抗拒。此处比喻出人意外之举。

⑩ 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阶陛,本指宫殿的台阶。此语原意在讽喻帝王佞信佛教,以致祸国殃民的事。这里指对与自己生死攸关之事,采取不闻不问态度。

回　评

此回写大观园山雨欲来,口舌哓哓,怪事叠兴。回之上半写小鹊报警,宝玉夜读,晴雯用计,贾母发威。至于邢夫人偶获绣春囊,仅其间细小之事,作者明著于目次,以其乃下回搜检大观园诱因耳。回之下半借累金凤特写迎春性情,兼示探春于家事颇多不满。事极琐碎,而动关全局。文极婉转,曲折跌宕,有一波三折之妙。戚序本回前评曰:"贾母一夕话,隐隐照起全文,便可一直叙去。接笔却置贼不论,转出赌钱;接笔又置赌钱不论,转出奸证;接笔又置奸证不论,转出讨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势如怒蛇出穴,蜿

蜒不就捕。"颇得此回行文设事之妙。至于语似平缓,时见鹘突,读下回当知其为沸前之汤,内夹风雨雷电。

宝玉无意仕进,厌理经书,嫉时文如寇仇,此回加意一写。如斥"时文八股"一道为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乃当时卓异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始能见及者,可见雪芹识见之深,洵可为吴敬梓之知音哉。

司棋于园内幽会,因情犯淫,幸鸳鸯密之,不为他人所觉,则大观园尚可保其无事。今绣春囊落入邢夫人袖中,其事必泄,则大观园之情势将为人所疑,现实世界之礼必将对其杀伐,园中诸艳将遭不测可知,理想世界由此渐及梁倒椽折矣。故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尝谓大观园有绣春囊出,恰如伊甸园有蛇现身,乃失乐园之兆也。

迎春性情之懦弱木讷,书中尝借兴儿之口点睛,此回则为迎春正传。观其事事退让,语语可怜,无欲无求,无怒无威,处变不惊,随遇而安,好性到极点,诚可谓才小而德大者。然其德非儒家之德,乃道家之德,故有绝圣弃智之想,避尘远祸之姿,手捧《太上感应篇》,"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其性情如此,确乎深契于事体情理。若彼探春,性情刚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儒者之风;惜春好佛,其意至明。或可知,迎探惜者,道儒释也,与钗黛妙之圣仙禅可为一对。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因绣春囊、累金凤事件,园中"奸盗"事发,而致大观园被抄检,是为贾府又一大事,群芳首遭劫难也。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的妹子，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因这园中有素和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来，说和他妹子是伙计，赚了平分。与柳嫂不睦者，如林之孝家的，六十一回曾软禁五儿；再如秦显家的，六十二回尝谋夺司厨之职。至于司棋，固曾因厨房风波结怨于柳氏，然其惊魂未定，病体未愈，况性情耿直，必不能亦不屑为此构陷之事。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

那柳家的听得此言，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红院的人最为深厚，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转告诉了宝玉。宝玉因思内中迎春的嬷嬷也现有此罪，不若来约同迎春去讨情，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的说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宝玉于"说情"之道亦能煞费苦心耶？非为柳嫂，心在五儿也。忽见许多人在此，见他来时，都问道："你的病可好了？跑来做什么？"上回写晴雯巧设装病之计，宝玉似已忘记，读者或已忽略，然作者未尝忘怀，故写诸艳有此一问。雪芹文心之细，不可思议。宝玉不便说出讨情一事，只说："来看二姐姐。"当下众人也不在意，且说些闲话。

平儿便出去办累金凤一事。那玉柱儿媳妇紧跟在后，口内百般央求，只说："姑娘好歹口内超生，我横竖去赎了来。"平儿笑道："你迟也赎，早也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的意思得过就过，既这么样，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人。趁早儿取了来，交给我，一字不提。"此语合乎平儿息事宁人一贯做派　只是排纷解争，决不增是添非，何等忠厚端正。玉柱儿媳妇听

说，方放下心来，就拜谢，又说："姑娘自去贵干。赶晚赎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儿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说毕，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儿到房，凤姐问他："三姑娘叫你做什么？"平儿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着奶奶些，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凤姐笑道："倒是他还惦记我。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肯"字，同甲本及蒙府、戚序、甲辰各本；梦稿本无此字，庚辰本原作"肯"，后改为"又"字，桐花凤阁本旁改作"常"字　肯，此当作"敢"讲，参看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曲辞通释》"肯"字注　依凤姐与平儿之主仆关系，用"肯"字，较为妥洽　自己保养保养也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不如且自家养养病。就是病好了，我也会做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凤姐之言尚属违心之论，却非诓语，可见其思想性格渐起变化矣　姚燮眉批曰："能够如此，添了多少厚道。然亦因人劝，故作是想。"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生事"二字不绝于耳，似见贾府上空乌云翻滚　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太太"者，即邢夫人也，乃贾琏继母，偏说"那边"，可见其夫妇远邢近王。刚才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借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节下使用。我回没处借，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没地方儿。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二百银子你就这样难。亏我没和别人说去！'从邢夫人口中补明典当贾母珠宝之事已成，兼写邢氏之浅鄙，竟想见利均沾　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又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

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

时没人，就只晚上送东西来的时候儿，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可巧来送浆衣裳，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看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丫头们不知道，说出来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傻大姐的娘了？”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神发誓说：“自来也没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说！”此疑傻大姐之母泄密，呼应上回绣春囊情事，笔断意连　叙来影影绰绰，似有若无，为下文写抄检风波骤起作引，兼埋九十六回写傻大姐“泄机关”之根　庚辰夹批云：“奇奇怪怪，从何处转至素日？真如常山之蛇”此为作者惯用技法，妙在自自然然，不着痕迹。

凤姐详情度理，说：“他们必不敢多说一句话，倒别委屈了他们。别“委屈”了下人，难得凤姐说一句公道话　因自家遭受婆婆“委屈”，而能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理，此是凤姐可爱处。如今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别又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首饰再去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索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这不知还指那一项赎呢。”七十二回写凤姐典当金项圈，犹疑为在小太监面前故作窘状，此际典当金首饰，则确为实事。前后照应，衰象宛然　平儿拿了去，吩咐旺儿媳妇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走风的人：“反叫鸳鸯受累，岂不是咱们之过。”正在胡想，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何事，遂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捧茶，因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王夫人气色更变，声口严厉之极，可知大势不妙　平儿见了这般，不知怎么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住。一面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平儿既知趣又知机，故有此诡秘模样　作者渲染气氛，亦极合事理，笔法灵活不板

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扔出一个

香袋来，“扔”字神理，可传王夫人急想心情与羞恼神态，得炼字之妙。诸本作“掷”，义同，然不及“扔”字通俗，且“扔”字暗含迅疾之貌。说：“你瞧！”姚燮批谓“小题大作，是人家衰落之兆”，乃一得之见。就王夫人而言，此物现于园内，危及宝玉名声及众女儿清白，不得谓为小事。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香袋本普通常见之物，加“春意”二字便非同一般，故凤姐睹之骇然。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颤声”二字写王夫人强压怒火，极为传神。作者深入体贴人物心理，描摹精微细致。“颤声”配合“泪如雨下”，绘声绘影，情景逼真。“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想你是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看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丢在那里？”六十九回尝云王夫人忧虑凤姐“风声不雅”，已先入为主，有此一问，以为必凤姐所遗，坐实其“不雅”之名矣。前此邢夫人幸灾乐祸，其故一也。

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凤姐忡然色变，岂敢担此恶名。忙问：“太太怎么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道：先是“含泪”，继而“泪如雨下”，此乃“又哭又叹”，活画王夫人气极怒极之状。“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馀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的。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玩意儿。年轻的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一口咬定是凤姐之物。王伯沆批曰：“若老太太见之，则决无此猜疑。王夫人可谓心地糊涂。”且邢夫人必持此见，设法暗示，亦足以令王夫人先入为主。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妹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王夫人所虑二事，亦非无理　世家大族千金小姐自不应睹此物。依宝钗、探春之见，闺阁诗词尚且不能外传，何况绣春香囊哉？若非园内姑娘所有，一旦外露，无端招致污言秽语，势必百口莫辩。此实不能不虑。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胀了面皮，便挨着炕沿双膝跪下，也含

泪诉道：看凤姐态度，面皮紫胀　双膝跪下，含泪哭诉，确是“又急又愧”，显示事态严重。“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但我并无这样东西，其中还要求太太细想：这香袋儿是外头仿着内工绣的，连穗子一概都是市卖的东西。我虽年轻不尊重，也不肯要这样东西。第一层，做工不精，不肯要。再者，这也不是常带着的，我总然有，也只好在私处搁着，焉肯在身上常带，各处逛去？况且又在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看见，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第二层，私弊之物，不会随身携带入园　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来，奴才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了，况且他们也常在园走动，焉知不是他们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园里，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嫣红、翠云那几个人也都是年轻的人，他们更该有这个了。此处初次提及翠云，因与嫣红并列，一般认为翠云亦赦老侧室　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带过佩凤他们来，又焉知不是他们的？嫣红、翠云是贾赦侍妾，佩凤、偕鸾是贾珍侍妾。凤姐此际偏不提秋桐，颇有算计　〇第三层，主子及半主子当嫌疑者固多，我非唯一可能。况且园内丫头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经的。或者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问不到，偷出去了，或借着因由合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撂嘴儿，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第四层，丫头们也有嫌疑，我更非唯一之可能　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第五层，平儿尚且可保绝无此事，我更当去此嫌疑　太太请细想。”此段写凤姐辩解香袋非其所遗，逐层剥蕉，语语在理，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姚燮眉评赞之曰：“辨得雪亮，真是琉璃吐舌”其第四层疑及大丫头，仅不知其为司棋而已，犹为精明

王夫人听了这一夕话，很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这样轻薄，不过我气激你的话。但只如今且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把我气了个死。”邢夫人此举多事，俨然一搅水老妇　如清初陶贞怀《天雨花》第八回所云：“数数落落骂不了，不贤之妇搅家精”邢夫人不亲自通报，而是着人“封”送绣春囊，显有发难之意，故王夫人气恼至极　〇下文补明，持送绣春囊者是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

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能得这个实在；总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赌钱事发，实危及大观园之清净安全，上回已作铺垫。革了许多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着这个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么牙难缠的①，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的住没有别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凤姐主意，一乃安插心腹，暗防生事；二乃借故撵人，节省用度　所说未尝不是好意，孰料竟成抄检大观园之祸机　凤姐非有心毁坏大观园，然其势在不得不毁也。太太想我这话如何？"

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此处诸脂本另有文字，如庚辰本此下尚有七十四字议及黛玉之母，其间并有两条脂批。甲辰本删，程本从之。甲辰本似经删节整理而成，其操觚者一味求简，不详何故。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人，馀者竟是小鬼儿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比你们是强些，如今宁可省我些，别委屈了他们。可见王夫人初意亦不忍与大观园作对，然其后为宝玉声名前程起见，不得不为之　你如今且叫人传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访这事要紧。"

凤姐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此五人皆陪房，前三人属王夫人，后两人属凤姐　关键时刻倚重亲随心腹，的是大族内闱惯例　其前三人姓氏，已占"周吴郑王"前三位　中国作家为小说人物起名，往往借助《百家姓，此即一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正是方才是他送香袋来的。王善保家的既来，《百家姓》第二句"周吴郑王"便已凑齐，俱系邢王二夫人陪房，当非巧合。〇王家妇系邢夫人陪房，且是送香袋之人，此来乃监察此事之处理也，大不祥。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

也进园来照管照管，比别人强些。”必以邢夫人心腹参与搜检，方可澄清大观园之事。否则，邢夫人难免不疑王夫人与凤姐通同作弊。王夫人顺水推舟，亦工于心计

王善保家的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件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嫌隙人心腹，亦具嫌隙人心肠，看其乘机报仇之意，便知是大观园对头。又听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诰封是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家妇骂尽大观园中大小丫头，居心险恶。适才凤姐分辩时称，嫌疑人有三种：一是主子，如尤氏；二是姬妾，如嫣红、翠云、佩凤、偕鸾等；三是丫鬟 今王善保家的矛头专指第三种人，当属有意挟嫌报复 ）可卿死后，贾蓉续弦胡氏（脂本作许氏）亦系年轻主子，然仅备员而已，故凤姐绝口不提 又，李纨守寡，一向谨小慎微，不惹物议，故无嫌疑。

王夫人点头道：“跟姑娘们的丫头，比别的姣贵些，这也是常情。”王善保家的道：“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直指晴雯，俏丫鬟休矣。其得罪于人已非一日，况力主柳五儿入园，于王家妇谅必不能恭敬相待，致有今日之报。仗着他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长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此从王家妇口中画出晴雯，语虽恶毒，神理未乖 盖构陷一人不必全为捏造，要在措辞语气与其意之所指 同一人同一事，扬之可乱坠天花，诋之足体无完肤。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弥松颐《京味儿夜话》以为，“水蛇腰儿”，并非指“腰部微偻”，或“腰肢细软”，实是“脖颈以下脊背微驼”，当是一种“病态美” 文康《儿女英雄传 、老舍《四世同堂 中亦多用之 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此从王夫人口中再画晴雯，听其措辞之俚，便知有厌恶之意，并以此映彼，亦流露出王夫人对黛玉之不满 故陈其泰批云：“句中有眼，使阅者心中自有把握 ”盖黛玉、晴雯与宝钗、袭人，显然分属两类，王夫人爱此必厌彼也

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他，后来要问是谁，偏又忘了。今日对了槛儿[2]，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长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轻薄些。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说。”凤姐措辞极有分寸，亦扬亦抑，不置可否，可知有回护晴雯之心，奈不便径驳王夫人何

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宝玉屋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好。要有这个，他自然不敢来见我呀。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前有金钏儿，今有晴雯，皆不入王夫人法眼，全无黑白，糊涂之至，即陆游《钗头凤》所谓“东风恶”也。且又出来这个事。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王夫人一心只为宝玉着想可知　然莫知其子之美，疑心特重，一味自私自利、自惊自怪、自以为是而已　宝玉尝与袭人“偷试云雨情”，何曾被“勾引坏了”？故黄小田批云：“不见‘勾引’者多，第一个是太太心上人。令郎宝玉，偏生是天地间第一淫人，晴雯恐是令郎‘勾引’耳。”王夫人之鄙昧，于斯尽见　因叫自己的丫头来，吩咐他道：“你去，只说我有话问他，留下袭人、麝月伏侍宝玉，不必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你不许和他说什么。”

小丫头答应了，走入怡红院，正值晴雯身上不好，睡中觉才起来，发闷呢，听如此说，只得跟了他来。素日晴雯不敢出头，因连日不自在，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亸鬓松，衫垂带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态，状晴雯娇慵病弱情态如画　清随缘下士　林兰香四十六回写耿朗见其妾春畹“绣床半倚，堪描春睡之容”，形容相仿。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妇人年长貌衰者，固于年少貌美者有嫉妒之心，况王夫人以为病西施必是狐狸精哉。偏见杀人，有如此类　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

作声。他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答应，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袭人合麝月两个人的事，太太问他们。"晴雯机警，亦可谓"心较比干多一窍"，不愧为黛玉之影　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做什么？"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么？'我听了，不敢不去，才去的。不过十天半月之内，宝玉叫着了，答应几句话，就散了。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居，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晴雯灵心利舌，一番口供圆转得体，滴水不漏　结句以攻为守，尤妙。张新之评曰："既写凤姐一番详辩，又写晴雯一番诡辩，无笔不转，无转不灵，歇末一句，尤令人叫绝　果然有笔如林，其才如海"同时亦写出凤姐深知晴雯为诡辩，而不予揭破，足见非园中人对头　不写之写，两面如绘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王夫人偏见甚深，已心生歹意，"撵"字刺目　一声"阿弥陀佛"，直注七十七回晴雯遭逐夭亡　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屋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出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么花红柳绿的妆扮！"王夫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声气渐恶，而斥骂晴雯"浪样儿"、妆扮"花红柳绿"，实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此则竟似非为宝玉，而直显其妒忌之心矣。晴雯只得出来。这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绢子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内去。有冤难诉，忍气吞声，可怜可伤可悲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是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时调唆的邢夫人

生事，总有千百样言语，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上文云"只低头答应着"，此又重言之　回看凤姐为自己辨白香袋之冤，何等雪亮，此则低头不语何也？盖凤姐既不忍王夫人听信王家妇谗言，作践大观园，狼藉诸钗，有违己意；又知难以劝阻，无奈其何，身处两难也。姚燮评乃以为此是作者特意出脱凤姐处　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请息怒。这些事小，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是极容易的。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我们"者，园外人也；"他们"者，园内人也，大观园内外竟成敌国矣。故必用偷袭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乎不能明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是，就行罢了。"无奈之言，而实有不满之意　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清唐彪人生必读书 云："凡物须预谨守防闲，毋令窃盗　万一有此，乃己不能谨密之过，且只忍耐，不妄加猜疑，及听人言，辄至仆婢房中搜索。搜出，则丧其廉耻，搜不出，则彼反有辞　……此不可不深思切戒也"此言窃盗，查察香囊，其理一也　王夫人"惑奸谗"，一则曰"是"，再则曰"很是"，何其昏愦　洪秋蕃评，谓其"为一春意香囊，小题大做，到处搜查，大非安静持家之道　古人云，败必有征　抄检大观园，殆即贾家之败征欤？"于是大家商议已定。此应回目"惑奸谗"三字　明人唐顺之 与雷古和提学书》云："（陈君）遂为奸谗所中，而权贵人斥之外藩，继以夭殁"作者锋芒所向，在王夫人，在王善保家的　邢王二夫人暗中斗法，致大观园遭殃，此层意味已明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入园时，特提宝钗，为其下回第一个不辞贾母、悄然搬出园中预作一衬　作者行文，处处照应，无一闲笔　王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进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来抄检起。不过抄检些多馀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的，等明日回过太太再动。"以查抄婆子作引，已露峥嵘　王伯沆批云："蜂虿之毒如是"一百五回将写锦衣军抄没贾府，此处可谓预演。

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敢于怡红院"喝命"，俨然稽私公人。小人得志，何等威风。○抄检大观，怡红首当其冲，此乃第十二次写怡红院也。

与"群芳开夜宴"之欢乐光景，适成强烈对照。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干人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扑"字传神，气势汹汹之态如见，众丫头惊惧之态亦可见矣。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儿。"凤姐只得附和，帮衬说话　如宋秦观《次韵朱李二君见寄》所云："万古流红一鸟沉，衣冠常苦事违心。"幸而凤姐平日惯于扯谎，况瞎话当已事先想好，故此际张嘴便来　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

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平常通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袭人柔顺，主动配合　此举亦有表率作用，故众丫鬟个个任凭搜检，并无抗拒，为随后写晴雯桀骜不驯蓄势

到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叫搜？"袭人方欲替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闯进"、"掀开"、"提着"、"倒出"，颇具动感色彩之语言意象，活画出晴雯怒不可遏之态　一火爆、刚烈少女形象，立现纸上　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察。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他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生就暴躁性情，安肯受刁奴之气，必有是骂，方是晴雯　○以上自"便紫胀了脸"至下段"且忍了这口气"，凡三百三十五字，写王善保家的与晴雯口舌较量，甲本同，诸脂本均不存，当为后人增饰，艺术效果甚佳　洪秋蕃批晴雯之言云："语只两句，上句以老太太压倒他太太，次句即责其越俎逞威，颇有斤两　"梦稿本原抄即脂本文字，改文同乙本。

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脸，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刚要还言，凤姐道："妈妈，你也不必和他们

一般见识，你且细细搜你的，咱们还到各处走走呢。再迟了，走了风，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这口气，细细的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别处去，凤姐道："你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的。"明知未搜出私弊之物，王家妇大失所望。凤姐偏偏两番叫其"细细的查"，故意设局以奚落之也。众人都道："尽都细翻了，没有什么差错东西。虽有几样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想是宝玉的旧物，没甚关系的。"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

说着，一径出来，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视宝钗为亲戚，视黛玉为自家人，凤姐分寸原不错。故王伯沆批曰："凤此时固确信黛终为贾家人也，若钗则亲戚无疑"孰料此举竟令读者大惑不解，或指香袋所属即蘅芜苑主，其疑窦便由此处洞开，宝钗何等冤哉？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

黛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他不叫起来，只说："睡着罢，我们就走的。"这边且说些闲话。凤姐既不得阻彼等抄检，不得已从而缓之。看其关怀黛玉，与王善保家的用心大相径庭。那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因从紫鹃房中搜出两副宝玉往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帔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日手内曾拿过的。皆宝玉所赠可知，原是"赃"物。妙在抄自紫鹃房中，可知宝黛情事本不避紫鹃，清纯可想。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在宝玉处一无所获，自以为于黛玉处得之矣，遂扬扬自得　小人心态，实实可恶　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况且这符儿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见的。妈妈不信，咱们只管拿了去。""况且"句后此三十字，甲本同，诸脂本亦不存，梦稿本旁添文字同程本　或谓凤姐此语"颠倒了主仆位　亦属蛇足"　实则凤姐乃以进为退，激将得妙　若非凤姐曲为回护，黛玉纵

使无事，亦必难堪至极　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凤姐道："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账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原是实情，然也要慧紫鹃谈笑出之，方可令刁奴释然。○潇湘馆主婢俱光明磊落，故黛玉超然，紫鹃坦然　陈其泰批云："一时鼎沸，而高卧者置若罔闻，亦见黛玉气度"相比之下，众人并未抄检蘅芜苑，而宝钗竟立即搬家避嫌，反应未免过度

这里凤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丑态"二字确极，此写探春目光犀利。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大将风度，写探春举止别有声势，迥异他人　蒙府本回后评："诸院皆寝息，独探春秉烛以待，大有隄防，的是干才，须另席款待。"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傍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倒是洗净人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了我。"因命丫鬟们："快快给姑娘关上。"平儿、丰儿等先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

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探春公然袒护丫头，甘愿自领其罪，何等心胸，何等气魄，有胆有识，可敬可畏，凤姐也要惧让三分　张新之评曰："平日有作为，斯临事有担当，用世者其知之。"探春确有儒者风范。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特特点出"今日"甄府被抄，下回又写甄家获罪，"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是知抄家实《红楼》一大关节。据史载，清雍

正、乾隆年间，抄家成风。清萧奭《永宪录》卷四记雍正语曰："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没人之家产者。"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载云：乾隆时抄没大臣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雪芹父辈曹頫，于雍正六年，亦曾因"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被撤职抄家，并"枷号催追"。书中所写甄家、贾府被抄，当有历史及曹家影子在。咱们也渐渐的来了。隐射一百五回抄家之祸，非空言耸听。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探春远见卓识，锥严心痛，预感贾府之败，而激愤、而悲伤、而流泪矣　其说贾府败因，尤凿凿有理，入木三分　此当亦为雪芹之感受与识见也。王伯沆评并认为"一副历朝亡国痛泪"，不出"自杀自灭"、"一败涂地"此二语，则以之为史之鉴戒耳。

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没有？"看探春正义凛然，威风八面，得理不饶人，真正敢作敢为，凤姐不及多矣。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他想众人没眼色、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就这样利害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着？王家妇有此俗见，昏昧可知。置身秋爽斋，心底却存"庶出"二字，便值一耳光　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别人？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癫癫的。"

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大快

人心，爽利之极，为园中人扬眉，为晴雯吐气。探春真做得出。清人姜祺《红楼梦诗》叹云："一棒当头诛辅颊，花枝带刺悔轻撩。"自注："仅仅一掌，我犹恨其少。"然有此一巴掌，三姑娘已无愧于"带刺玫瑰花"之美誉 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忍无可忍，此则直刺邢夫人也 既云"狗仗人势"，探春当知打狗看主人之理。今竟甩手一个大嘴巴，随即厉声怒斥，已全然不顾邢夫人面皮矣 此等胆量，书中无人能及。天天作耗，在我们跟前逞脸。如今越发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你打量我是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就错了主意了！探春白天因迎春累金凤而蓄脑腊气，犹郁结于心，今又遭刁奴戏辱，焉能不怒。一则曰"我们"，再则曰"你们"，可见心中是两大阵营，泾渭分明 探春发威，非仅为个人，而是维护大观园内"我们"之权益 其群体意识何等强烈，特具诸艳领袖风采。可惜生逢"末世"，无力回天。你来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儿！"探春于礼法从不肯含糊，尤其严于主奴之分，是儒家做派。说着，便亲自要解钮子，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我！"

凤姐、平儿等都忙与探春理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癫癫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别再讨脸了！"又忙劝探春："好姑娘，别生气。他算什么，姑娘气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明儿一早，先回过老太太、太太，再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着，我去领。"前言"自领"，此重言之，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有理有节。如此胸怀，如此胆量，无怪乎探春尝叹惜未曾托为男儿身，否则，必有一番作为。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脸，赶忙躲出窗外，只说："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探春喝命丫鬟："你们听着他说话，还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探春不屑与奴才"拌嘴"，乃自重主子身份。五十九回写赵姨娘竟与芳官等扭打成一团，乃自甘下贱。一母一女，心态判然有别 侍书听说，便出去说道："妈妈，

你知点道理儿，省一句儿罢。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你舍不得去。你去了，叫谁讨主子的好儿，调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们呢？”侍书之言，揭出王家妇心肝，非特代探春斥责之，实足以代园中诸艳痛骂之也。其言辞尤为人所称道。涂瀛《红楼梦论赞》谓此数语“珠圆玉润，味腴韵辣，使人受不得，辞不得”，实从《左氏春秋》中学来。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两番“冷笑”，知探春气愤至极，凛若冰霜，丝毫不可犯也 “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就只不会背地里调唆主子。”探春言简意赅，针针见血封喉 王伯沆批曰：“此则明指王夫人受其奸谗也。凤姐听之，想亦难受。”探春本不知今夜抄检根由，却能由表及里，洞若观火，果然如第五回判词所云，“才自精明”。五十六回又标目曰“敏探春”，此“敏”字恰极当极 平儿忙也陪笑解劝，一面又拉了侍书进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凤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坞来。

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他与惜春是紧邻，又和探春相近，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头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遂到惜春房中来。写抄检探春处极详，写抄检李纨处极简，文情不板 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少不得安慰他。写惜春另是一种表现，可为探春一对。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为察奸情，反得贼赃。“为察奸情，反得贼赃”八字在庚辰、戚序、蒙府诸本中为批语。按其语意口吻，当以作批语为是。列藏、甲辰、程甲诸本均衍入正文 梦稿本原无，后作正文补入。或疑诸脂评本为伪，乃据程甲本所抄录改窜，此例可释其疑乎？又有一副玉带版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凤姐也黄了脸，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喝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所言入情入理。入画年尚幼，断不至有司棋之举动。

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出他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听其言，先说“我竟不知道”，以择

清自己，摆脱干系；再说“这还了得”，乃谓事情严重，不可容忍；三说“带出去打”，任由处置，概不过问。惜春虽年少胆小，然不念主仆之情，亦嫌冷漠自私。凤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怕什么不可传递？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哭道：“我不敢撒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有对证，有誓辞，入画实无辜可恕。

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呢？你且说是谁接的，我就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要不管了他，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嫂子要依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使得。谁没一个错，只这一次，二次再犯，两罪俱罚。凤姐执意回护入画，竟出言求情，何等热心。惜春却心冷寡情，断不与探春相犯　庚辰夹批云：“这是自己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妙。”但不知传递是谁？”惜春道：“若说传递，再无别人，必是后门上的老张。他常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且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

谁知那老张妈原和王善保家有亲，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亲戚和伴儿们都看不到眼里了。此即世态，此即人情。王善保家的品行之劣，于此可窥一斑。姚燮批云：“小人得志，往往如此，王家的又何足言”庄子《南华经》中有触国与蛮邦，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有小人国，其中却无王家刁妇此类丑角　后来张家的气不平，斗了两次口，彼此都不说话了。如今王家的听见是他传递，碰在他心坎儿上，更兼刚才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书的气，没处发泄，听见张家的这事，因撺掇凤姐道：“这传东西的事，关系更大。想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传递进来的。奶奶倒不可不问。”王家妇欲兴风作浪，假公事以泄私愤，小人往往如是。亲戚犹然，何论他人。凤姐儿道：“我知道，不用你说。”

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去。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众人扣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姑娘。”遂往丫鬟们房里

来。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点明关系，王家妇有以出乖露丑矣　庚辰夹批云："玄妙奇诡，出人意外"凤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凤姐刁钻，一路回护，偏于此处留心，乃欲治王家妇也，兼以丑邢夫人　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随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才要关箱时，周瑞家的道："这是什么话？有没有，总要一样看看才公道。"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绵袜并一双缎鞋，又有一个小包袱。周家妇机警，行事恰合凤姐心事　周家妇乃王夫人陪房，王家妇乃邢夫人陪房，见此二陪房斗角，即见邢王二夫人勾心也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给凤姐。凤姐因理家久了，每每看帖看账，也颇识得几个字了。此写凤姐之文才，张新之谓"关合'一夜北风紧'诗句来历"，所言极是　《犬窝谭红》所记残钞本，无"因理家"以下十九字　吴克岐评曰："凤姐文理不深，并非目不识丁也。"那帖是大红双喜笺，便看上面写道：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了。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好说话。张妈当即王善保家的亲戚，帮助司棋，自在情理之中　"园内一见"云云，照应七十一回鸳鸯惊散之事　千万千万！再所赐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千万收好。此处"香袋"，当即绣春囊　诸本有异文　蒙府本改文及甲辰、程甲本略同于乙本，其馀各本上句"香珠二串"作"香袋二个"，下句"香袋一个"作"香珠一串"　总之，信中有"香袋"字样，绣春囊主人似可无疑矣　表弟潘又安具此出司棋表弟之名。其名关合美男子潘安，见为多情种子，乃作者随手调侃也。○信尾署名"表弟潘又安"，诸本同。乙本于别处已统一潘秦关系为表兄妹，此处仍保留"表弟"字样，当属漏改

凤姐看了，不由的笑将起来。那王善保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兄妹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看着笑，他便说道："必是他们写的账不成字，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账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

呢?”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免强告道:此处“免强”.程甲本及甲辰、庚辰、列藏、梦稿本同.蒙府、戚序本作“勉强” 两词可通 明末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 卷九云:“凤生虽是心里不愿,待推却时,又恐怕他们看出破绽,只得免强发兴 ”清人俞达 青楼梦 第五十九回云:“小辈公然连捷,道情免强寻欢 ”今之通行本将“免强”径改为“勉强”.似可不必 “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说:“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吓一跳。

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又气又臊。作者促狭,设计此一滑稽场面,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具黑色幽默色彩。此等景象,仅可于吴敬梓《儒林外史 中见其仿佛。雪芹讽刺世人,刻毒至极。周瑞家的四人听见凤姐儿念了,都吐舌头,摇头儿。周瑞家的道:“王大妈听见了,这是明明白白,再没得话说了。这如今怎么样呢?”王家的只恨无地缝儿可钻。凤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儿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点心儿,鸦雀不闻,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了。”写凤姐见赃物拜帖不怒而笑,再则曰“看着笑”.三则曰“嘻嘻的笑”.且出言诙谐刻薄,幸灾乐祸之态酷肖 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王家的无处煞气,只好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王善保家的适才遭探春一耳光,眼下又自打嘴巴,前后相映成趣 王安石 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 云:“讳输宁断头,悔误乃批颊 ”众人见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愿的,也有心中感动报应不爽的。

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司棋当日为鸳鸯惊散,忧虑名声不堪.故愧惧无已;今日揭出私情,并无死罪,况事已至此,只好横下一条心,不愧敢作敢当之人。此际态度,已伏九十二回触壁之举。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寻短志,遂唤两个婆子监守,且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谁知夜里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照应七十二回“恃强羞说病”一段,凤姐的是受病已深。遂掌不住,请医胗视,开方立案,说要保重而去。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之事暂且搁起。故作顿挫,

文情从容。以上结大观园抄检之事　○此亦继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四十及四十一回刘老老游园、醉卧后，又一次叙写大观园路径也　三相比照，水陆两路互补，点线园景相联，大观路径，明晰如画　作者必成轴在胸，思致集腕，始能成此文也

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纨等。忽见惜春遣人来请，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将昨夜之事细细告诉了，又命人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尤氏道："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反成了私盐了[3]。"因骂入画："糊涂东西！"惜春道："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没脸，我如何去见人。"你们"云云，显然自外于宁府　此乃洁身自好之言，无怪乎惜春有向佛之志　昨儿叫凤姐姐带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说，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妈等人也都十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的。看他从小儿服侍一场。"

谁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说，只是咬定牙，断乎不肯留着。惜春态度如此，则入画之去，不得单怨王夫人等矣　大观园之废，园中人与有责焉　更又说道："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你们那边"者，即东府也，惜春口吻鄙薄之甚　○司棋未去，先了结入画　清人姜祺《红楼梦诗》叹云："藕花香里写云岑，弄粉调脂佐艺林　惆怅画中人既去，画图消息也沉沉"自注："大观图从未脱稿，正合入画之遣"入画黯然离去，亦觉可伤　况且近日闻得多少议论，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尤氏道："谁敢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况且古人说的，'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4]，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两番冷语，说得刚断决绝　姚燮眉批云："东府不洁之名，又从惜春暗暗说也"尤氏听了，又气又好笑，因

向地下众人道："怪道人人都说四姑娘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这些话，无原无故，又没轻重，真真的叫人寒心。"众人都劝说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该吃些亏的。"

惜春冷笑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字，所以都是呆子，倒说我糊涂。"尤氏道："你是状元，第一个才子！我们糊涂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据你这话，就不明白。状元难道没有糊涂的？可知你们这些人都是世俗之见，那里眼里识的出真假、心里分的出好歹来？你们要看真人，总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才能明白呢。"惜春已有逃禅根脉，伏一百十五回出家事　尤氏笑道："好，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做大和尚，讲起参悟来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么参悟。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画一般，没有什么大说头儿。"今日拒入画杜宁府，他日悟禅机绝尘寰，俱从此意出，其待入画之无情，原欲斩绝一切情根也　惜春喻佛，与迎春向道同中有异　尤氏道："可知你真是个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么我不冷！我清清白白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再说不叫"你们带累"，惜春乃宁府贾敬之女，然常居荣府，十三回可卿之丧，未曾露面，六十三回父死出殡，仍住荣府，若无其事，知其总不愿与污浊之宁府沾边。故清许叶芬《红楼梦辨以为惜春"出家佞佛，未尝非境遇激之也"

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可知宁府之不堪，尤氏并非不知，只因其不明事理，在在顺从丈夫贾珍，任其胡作非为罢了　洪秋蕃批云："文于尤氏，前后都未着笔，只柳湘莲除石狮干净一语将尤氏笼罩其中　此次惜春犯尤氏心病数言，将尤氏平日所为点染而出，一语可抵千百语"王伯沆则批云："尤氏本书并无多劣迹，虽是补笔，仍少照应。"第七回写焦大醉骂"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上句指贾珍，或谓下句乃指尤氏　因遭删改，至今难明，已成千古疑案　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见惜春又说这话，因按捺不住，便问道："我怎么就带累了你？你的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我倒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些话。你是千金小姐，我们已后就不亲近你，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儿！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说着，赌气起身去了。此点回之下半"避嫌疑杜绝宁国府"题面　"避嫌疑"三字，程甲本同，蒙府本改文亦

同，其馀诸脂本作"矢孤介"。惟甲辰本作"矢孤人"，形讹。惜春性情耿直，不随流俗，恰可谓"孤介"。宋陈造《书隐静寺壁》云："山灵太孤介，深厌俗尘污。"惜春禀赋如此，宜有佛缘。王伯沆评三春，谓迎春乃"道之流也"，探春乃"儒之流也"，惜春乃"佛之流也"，确具只眼。

惜春道："你这一去了，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干净。"惜春极好洁，宁府极脏，故绝之；大观园本干净之地，后外祟渐侵，不得立足，故向空门别寻净土。一段写惜春孤介偏僻，杜绝宁府，颇有逃禅之志，堪为惜春正传，可与上回后半之迎春正传比勘。尤氏听了，越发生气，但终久他是姑娘，任凭怎么样，也不好和他认真的拌起嘴来，只得索性忍了这口气。便也不答言，自"尤氏听了"至此句，计四十六字，诸本但作"尤氏也不答应"一句，"答应"或作"答话"，或作"答言"；梦稿本改文，与乙本同。如此修润，切合尤氏此际赌气心理，文情似更圆满　一径往前边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么牙难缠：么，《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用同"磨"，桐花凤阁批校本描改为"磨"。甲本、王本、张本及庚辰、列藏本作"咬牙难缠"。

② 对了槛儿：情况恰巧符合。也作"对坎儿"。

③ 官盐反成了私盐：意谓本来合法之物，反而变得不合法了。旧时，大抵由官府经营产销或向官府纳税后许可销售的食盐，称为官盐，反之则为私盐。

④ 勗助：勉励帮助。

回　评

此回之大半写抄检大观园，结尾处因势转入惜春杜绝宁国府，为惜春作一正传。抄检之祸，自六十三回寿怡红之后便处处伏脉，一再渲染铺垫；七十一回鸳鸯惊散司棋幽会事已肇其端，上回邢夫人偶获绣春囊更启其衅，贾母震怒于婆子赌钱复造其势，如乌云层积，黑风飒飒，至此回则大雨倾盆而下矣。王夫人盘诘凤姐，王善保家的献勤使计，遂成抄检之祸，暴露出贾府主奴、房族、婆媳、陪房间诸矛盾。结果未明，猝然而止，转写惜春孤介之性，洁身之志。

抄检大观园，乃继秦氏丧事、元妃归省、宝玉挨打、除夕祭祖后，贾府第

五大事件也。其罹抄检之祸，缘由固多。园中之人有行为失于检点如司棋者，妄动风月之情，遗把柄于外人。此其内因，亦启衅之由。园内婆子、媳妇屡生事端，致目为藏污纳垢之地，终招其祸。此亦内因，特非酿于女儿者也。府中生齿日繁，人浮于事，渐次入不敷出，正欲借故裁人，此其时也。此乃外因，却为大势所趋。邢王二夫人面和心违，邢氏且与凤姐勃豀，其所辖奴仆各怀私怨，互逞其奸。此亦外因，酝酿久矣。王夫人颟顸刚愎，偏听暗昧，且自私成性，一心望子成龙，失其望则迁怒于诸婢，热其心则疑忌乎诸艳，东风一怒，园内柳折花残。此内外交感而凝成之因，故曰，大观园之罹抄检之灾，实时势使之然。然抄检之举亦从而为抄家之祸开其兆矣，此正探春痛心疾首之故。

此回亦系继二十三、三十三回之后，宝玉性格发展之第三关节点也。入园之后，严父笞于前，时有慈母护持呵慰，其时宝玉尚能自持。今王夫人不慈，愤然摧花折柳，芳园命运岌岌可危，宝玉何其悲哉。自此回后，悠哉乐哉之宝玉，渐成唏嘘恣嗟之宝玉、无可奈何之宝玉、幽愤郁积之宝玉矣。

此回文情细致周延，笔势沉郁顿挫，如戚序本回前总评所言："文气如黄河出昆仑，横流数万里，九曲至龙门，又有孟门、吕梁峡束，不得入流，是何等奇险怪特文字，令我拜服。"

此回刻画人物，亦见其运笔参差之妙。写小姐则或茫然、或病卧、或鼾睡、或恐惧，或秉烛以待，勃然而怒；写丫鬟则或恭顺、或羞恼、或谈笑、或喝斥、或哭啼、或默然，姿态各异，特犯不犯。

此回写凤姐，诚难乎为辞。当此内外冲突之际，凤姐势不得骑墙，既不忍摧花折柳，助纣为虐；亦不能抽身退步，抗命不从。故身慵意懒，迥异乎平常，遵命以行，相机而动。阻抄宝钗，用心良苦；回护黛玉，其意至善；闻探春之怒斥，面无愠色；临惜春之冷言，不怒而劝。故就凤姐本心而言，实非大观园之反叛，唯其事之大势难以两遂其愿耳。凤姐名在"情榜"，身处园外，故有沟通内外之功能，亦具两副肝肠。其处于外也，疾言厉色，乃泼妇之尤者；其处于内也，和颜悦色，乃翩翩之佳人也。只缘九十六回设奇谋破宝黛情缘，凤姐遂成千古罪人，致掩其美，读者不可不察。

此回乃继六十三回之后着力收束情节之篇章也。宝黛爱情于三十四回

成熟，五十七回引起警觉，至此回则渐次面临毁灭之危险矣。探春五十六回理家，似有中兴之象，然五十九回展示奴仆矛盾，七十一回显露房族冲突，此回则矛盾激化，令探春一番心血付诸流水，贾府益衰，大观世界则遭受初次猛烈冲击，情势急转直下。其语言基调悲凉，下启七十五回之凄凉叹息与七十六回之悲怨笛声，乃《红楼》中至为冷清之秋天。故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评谓，自检园以下，乃“逐段细写散场光景”也。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话说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上回尝云，尤氏曾看凤姐，乃是虚写；后去惜春处，而生龃龉，方叙实事。此回承续上回，写尤氏又至李纨处、贾母处，后归宁府　由其所见所闻，牵连数处场景，展现贾府生活，完足上回文字，构思细巧，有如画面，颇具匠心　跟从的老嬷嬷们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别往上屋里去。才有甄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什么机密事。回应上回，提动甄家事，亦喻假语才尽则真事引来之旨　庚辰夹批曰："前只有探春一语，过至此回，又用尤氏略为陪点，且轻轻淡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落墨之法也　"奶奶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此用尤氏之口交代，甄家已遭籍没，直注一百五回贾府被抄没之事　清人萧奭　永宪录　卷四"禁造流言非议朝政"条记雍正帝谕旨云："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没人之家产者　……近闻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讥刺朝政，甚属可恶　"薛福成《庸盦笔记　卷三"入相奇缘"条记，乾隆朝"屡兴大狱"，抄没大臣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由是观之，甄家此时之遭遇，贾府日后之变故，俱非偶然　怎么又有人来？"老嬷嬷道："正是呢。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无非转移家产也。姚燮眉批云："此不问而知其为甄家抄没，私命婆子在贾府寄顿家产　贾氏闻此等事，能无寒心否？"据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载，雍正五年，曹頫获罪，帝怒籍其家，即疑其"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严令江南总督范时绎防止曹家"转移家财"

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纨这边来了。恰好太医才胗了脉去，

李纨近日也觉精爽了些，拥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来说些闲话。因见尤氏进来，不似方才和蔼，只呆呆的坐着，尤氏犹思惜春之言乎？宋人华岳《秋意》云："闷怀无处著，随雁落潇湘。"贾府今当多事之秋，难怪尤氏"呆呆"而坐，闷闷不乐。李纨因问道："你过来了，可吃些东西？只怕饿了。"命素云："瞧有什么新鲜点心拿来。"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这一向病着，那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况且我也不饿。"李纨道："昨日人家送来的好茶面子①，倒是对碗来你喝罢②。"说毕，便吩咐去对茶。清人方元鹍《咏都门食物作俳谐体》云："茶酽和炒面，粥薄饮甜浆。"自注："炒面作糜，谓之面茶。"袁枚《随园食单》中亦有记载，现为北京小吃。李纨所说，当即此物。

尤氏出神无语。前写尤氏"呆呆"而坐，此又写其"出神无语"，可见心事重重。惜春言语或尚在其次，关键当在甄府抄家讯息。"真"家有事，"假"家不安，宁府不宁。跟来的丫头媳妇们因问："奶奶今日晌午尚未洗脸，这会子趁便可净一净好？"尤氏点头。李纨忙命素云来取自己妆奁。素云又将自己脂粉拿来，笑道："我们奶奶就少这个。点李纨不施粉黛，是孀居身份奶奶不嫌腌臜，能着用些。"李纨道："我虽没有，你就该往姑娘们那里取去，怎么公然拿出你的来？幸而是他，要是别人，岂不恼呢？"尤氏笑道："这有何妨？"说着，一面洗脸。此写尤氏生性宽和，不拘礼。庚辰夹批曰："其心术慈厚宽顺，竟可出于阿凤之上。"丫头只湾腰捧着脸盆。李纨道："怎么这样没规矩？"那丫头赶着跪下。李纨亦斤斤于礼，不得谓李纨苛责丫头，特因尤氏为客，不得不以礼相待耳。观丫头不习下跪，则知平日李纨必不以此役之也。〇以上描写，甲乙两本略同。据甲辰本外之诸脂本，捧盆丫鬟是小炒豆儿，呵斥"没规矩"者是银蝶，俱系尤氏自带之婢。程本此样文字，沿袭自甲辰本。尤氏笑道："我们家下大小的人，我们，庚辰、梦稿本均作"你们"，则明指荣府。如是，尤氏下句之笑骂，乃东府人直刺西府人也。据上下文意，"我们"较妥。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假礼假体面"云云，切中要害，骂尽贾府多少人。洪秋蕃谓此语"写完贾府。每见高华门第专尚虚文，不若村野人家率以至性。尤氏小家出身，故能言之。"王伯沆评并谓"数语已括全书仪注"。李纨听如此说，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这话有因，是谁做的事够使的了？"尤氏道："你倒问我，你敢是病着过阴

去了?”此写昨夜抄检大观园之事已尽人皆知。尤氏颇不以为然 “过阴去了”.诸本作“死过去了”.义有差别 清人乐钧《耳食录》卷五“过阴”条云:“野老常言,阴牒勾人,往往有生人为之者,谓之‘过阴’。其人言语饮食、了不异人.但就睡则嗒焉若丧,呼之不能觉.盖其过阴时也 榻下双履,必一仰一覆,尽仰其履则觉,尽覆其履则死不复返。故每寝必扃其户,惧为人所弄也。后一月谁当死者.辄先知之,预见阴牒也”据此,乙本文字较有趣味。

一语未了,只见人报:“宝姑娘来了。”二人忙说快请,宝钗已走进来。尤氏忙擦脸起身让坐,因问:“怎么一个人忽然走进来,别的姊妹都不见?”宝钗道:“正是,我也没有见他们。只因今日我们奶奶身上不自在,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时症未起炕,别的靠不得,我今儿要出去陪着老人家夜里作伴。抄检之祸虽未及蘅芜苑,然宝钗已惕然而惊,有唇亡齿寒之感,急为远害避祸之计,慬慎如此、机警如此、世故如此。而宝钗艳冠群芳,与黛玉同有领袖诸艳之功用,今一旦离园.则诸艳失一首脑矣。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竖进来呢。其谁信之哉?宝钗乃园中正册诸艳中第一位离园者.此后再未入园一住,仅于九十八回黛玉逝后随宝玉临潇湘馆一哭耳 所以来告诉大嫂子一声。”禀贾母恐其挽留,告王夫人恐其自羞,故辞李纨以尽其礼节,恰合宝钗行事做派 李纨听说,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纨笑。李尤对笑,意味深长 宝钗为人、尽人皆知.笑其极慧、亦笑其过慎

一时,尤氏盥洗已毕,大家吃面茶。李纨因笑着向宝钗道:“既这样,且打发人去请姨娘的安,问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亲自来瞧。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叫我落不是。”李纨已知不可留矣,然不得不如此叮嘱,以尽其礼 宝钗笑道:“落什么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卖放了贼。此刺昨夜抄检大观园之事也,出语尖冷。宝钗素来出语极慎,今为此言.见其不以抄检为然也 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过去,竟把云丫头请了来,你和他住一两日,岂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里去了?”宝钗道:“我才打发他们找你们探丫头去了,叫他同到这里来,我也明白告诉他。”

正说着,果然报:“云姑娘和三姑娘来了。”大家让坐已毕,宝钗便说

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出语直捷之极，痛快之极，愤激之极，唯探春能为此伤心世道之言，可见其心犹恕抄检恶行　尤氏笑道："这话又奇了，怎么撵起亲戚来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别人撵的，不如我先撵。亲戚们好，也不必要死住着才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是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此乃探春因抄检大观园时实有所见而云然　所说确是贾府中人因种种矛盾，而相互嫉恨、骨肉自残之实情，说得何其沉痛，何其伤心　此数语，已成警句，亦作者实有所感，伤之痛之愤之而发也　尤氏忙笑道："我今儿是那里来的晦气？偏都碰着你姐儿们气头儿上了。"惜春孤介执拗，探春坦白爽直，均发语愤激，甚不中听，今日俱入乎尤氏双耳，故云　探春道："谁叫你趁热灶火来了？"因问："谁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寻思，道："凤丫头也不犯合你怄气，是谁呢？"尤氏只含糊答应。

探春知他怕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别妆老实了。除了朝廷治罪，没有砍头的，你不必唬的这个样儿。告诉你罢，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我还顶着徒罪呢。"徒罪"是乙本独出异文　梦稿本作"死罪"，其馀诸本均作"罪"　按"徒罪"本指徒刑之罪，此处泛指罪责　明末冯梦龙纂辑《警世通言　卷十五云："知县将罪名都推在死者身上，只将胡美重责三十，问个徒罪，以儆后来"探春不惧惩罚，故有意夸张　也不过背地里说些闲话罢咧，难道也还打我一顿不成？"探春直言掌掴王家妇事，可知其心地正大光明　张新之评曰："声情曲肖，至理存焉"反问一句，尤觉理直气壮，仍是巾帼英雄本色　宝钗忙问："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说了。

尤氏见探春已经说出来了，便把惜春方才的事也说了一遍。探春道："这是他向来的脾气，孤介太过，我们再扭不过他的。"借探春之口点出"孤介太过"四字，惜春性格更觉鲜明　金庸　倚天屠龙记　中有灭绝师太一角，颇似惜春中年侠义版。又告诉他们说："今日一早不见动静，打听凤丫头病着，就打发人四下里打听王善保家的是怎么样。回来告诉我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嗔着他多事。'"责之者必邢夫人也，非仅为多事，更因丢脸：一则遭探春劈面，二则发司棋隐私　邢夫人本欲以绣春囊罪凤姐，兼羞王夫

人，不料反遭无趣，安得不怒？然亦不至责打王家妇，遮人眼目耳　尤氏、李纨道："这倒也是正礼。"探春冷笑道："这种遮人眼目儿的事，谁不会做？且再瞧就是了。""遮人眼目儿"，一针见血，探春快人快语，尽发邢夫人居心　尤氏、李纨皆默无所答。一时，丫头们来请用饭，湘云、宝钗回房打点衣衫，不在话下。

尤氏辞了李纨，往贾母这边来。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来京治罪等话。贾母听了，心中甚不自在。正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　今日之甄家，难保非明日之贾家，贾母能不忧哉　恰好见他姊妹来了，因问："从那里来的？可知凤姐儿妯娌两个病着，今日怎么样？"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贾母点头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贾母言之凄然，得乐且乐，聊作自遣耳　王夫人笑道："已预备下了，不知老太太拣那里好？只是园里恐夜晚风凉。""风凉"二字醒目　王伯沆批云："五十四回'开夜宴'，至四更始觉寒浸浸的，大家添衣未散，固是人多气聚则暖也　此处方议赏月，便恐夜凉，预备多穿衣服，是未入园气先冷矣　文人笔端通于造化如此"可知作者写物候，实亦寓人事也　此亦《红楼》惯用章法之一　贾母笑道："多穿两件衣服何妨，那里正是赏月的地方，岂可倒不去的？"贾母此际尚不知抄检之事，可谓善能苦中作乐者

说话之间，媳妇们抬过饭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放箸捧饭。贾母见自己几色菜已摆完，另有两大捧盒内盛了几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旧规矩。贾母说："我吩咐过几次，蠲了罢，你们都不听。"王夫人笑道："不过都是家常东西。今日我吃斋，没有别的孝顺。那些面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爱吃，只拣了一样椒油莼齑酱来[3]。"贾母笑道："我倒也想这个吃。"鸳鸯听说，便将碟子挪在跟前。宝琴一一的让了，方归坐。贾母便命探春来同吃。探春也都让过了，便和宝琴对面坐下，侍书忙去取了碗箸。鸳鸯又指那几样菜道："这两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是大老爷孝敬的。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送上来的。"一面说，一面就将这碗笋

送至桌上。贾母略尝了两点，便命："将那几样着人都送回去，就说我吃了，已后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么，自然着人来要。"贾赦孝敬之菜肴，妙在鸳鸯不识，贾母不享，含意隽永 媳妇们答应着仍送过去，不在话下。

贾母因问："拿稀饭来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红稻米，或即御稻米。四十二回写刘老老获赠"两斗御田粳米"、五十三回写乌进孝租单上开列"御田胭脂米二担"，似为同一物 另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及《李煦奏折》，曹寅、李煦、曹頫均曾奉旨在江南地区推广该稻种。作者显然熟悉其事，故将"红稻米粥"写入书中，寄寓感慨。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又指着这一盘果子："独给平儿吃去。""又指着"两句，甲本同，此处或有舛错。庚辰本作"又指着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腌果子狸，给颦儿、宝玉两个吃去，那一碗肉给兰小子吃去"。蒙府、戚序、梦稿原笔、列藏本大体同庚辰本，惟梦稿本"颦儿"作"环儿"。果子狸，又称"玉面狸"，肉味鲜美，系名贵山珍。脂本文字，较为妥帖。甲辰本作"又指着这一盘果子狸，给平儿吃去"，而无"那一碗肉"一句，改"颦"为"平"，当因两字音近而讹 程本不察，依从甲辰，又因形似误"狸"为"独"，乃致错上加错。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来吃了罢。"尤氏答应着，待贾母漱口洗手毕。贾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说闲话行食[④]，尤氏告坐吃饭。饭后借闲话以行食，一语写出贾母养尊处优之态 宋人胡寅《陪叔夏游法轮》云："散衣捧皤腹，行食蹑细履 "元人伊世珍《嫏嬛记》卷上引《采兰杂志》云："古之老人饭后必散步，欲摇动其身，以消食也 "贾母注意养生，故能长寿，亦写荣府死而不僵。至一百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则写贾家气数衰尽，一败涂地。贾母又命鸳鸯等来陪吃。贾母见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饭，因问说："怎么不盛我的饭？"丫头们回道："老太太的饭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鸳鸯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馀也不能的。"拮据如此，贾府衰象举目可见。红稻米粥本系御膳，书中此样写法，亦状其稀罕珍贵。王夫人忙回道："这一二年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贾母笑道："正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儿粥来'。"众人都笑起来。鸳鸯一面回头向门外伺候媳妇们道："既这样，你们就去把三姑娘的饭拿来添上，也是一样。"尤氏笑道："我这个就够了，

也不用去取。”鸳鸯道：“你够了，我不会吃的？”媳妇们听说，方忙着取去了。一饭之微，犹左支右绌，何况其他哉。王伯沆批云：“一路写来，色色不富馀。”黄小田批云：“因饭及米，便知贾府田庄渐为管庄人作弊消耗，何尝有一句闲文？”作者目送手挥，意在言外，行文着实潇洒。田庄没落，贾府没落，即王朝没落，社会没落也。

一时王夫人也去用饭。这里尤氏直陪贾母说话取笑到起更的时候，贾母说：“你也过去罢。”尤氏方告辞出来。走至二门外，此处“二门”，甲本同。诸脂本作“大门”，误。尤氏系女眷，不应徒步径出二门，且与下文之“大门”抵牾。程本校改，甚合事理。上了车，众媳妇放下帘子来，四个小厮拉出来，套上牲口，几个媳妇带着小丫头子们先走，到那边大门口等着去了。这里送的丫鬟们也回来了。

尤氏在车内，因见自己门首两边狮子下，必曰“两边狮子下”，寓意显豁。此尤氏目中所见，必触动心思，念及惜春愤激之辞及柳湘莲调侃之语，故“两边狮子”犹觉醒目。放着四五辆大车，便知系来赴赌之人，向小丫头银蝶儿道：“你看，坐车的是这些，骑马的又不知有几个呢。”可知赴赌者之多，东府似已成一赌场矣。〇丫鬟银蝶儿于此回登场，似有特殊寓意。宋人高翥《清明》云：“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张新之批语引之，并指银蝶儿即“白蝶”，暗示“此梦醒矣”。可备一说。说着进府，已到了厅上，贾蓉媳妇带了丫鬟、媳妇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出来了⑤。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们赌钱，也没得便，今儿倒巧，顺便打他们窗户跟前走过去。”众媳妇答应着，提灯引路。此处点明尤氏隔窗偷看贾珍聚赌，乃特地看之；下文贾珍、薛蟠等之浮浪模样、荒淫行径，全由尤氏眼中耳中写出。场景描写，则与《金瓶梅》第三十五回写潘金莲、孟玉楼窥视西门庆、应伯爵、书童等人饮酒作乐一节相仿佛。又有一个先去悄悄的知会伏侍的小厮们，不许失惊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来至窗下，只听里面称三赞四，耍笑之音虽多，又兼有恨五骂六，忿怨之声亦不少。

原来贾珍近因居丧，不得游玩，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的法子，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几位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六十四回写贾

敬归天，贾珍恨苦居丧，却"仍乘空在内亲女眷中厮混"；此又云居丧无聊，借口习武，赌胜于射，生法子"破闷" 宁府礼法何存、亲情何在？莫此为甚 因说："白白的只管乱射，终是无益，不但不能长进，且坏了式样。必须立了罚约，赌个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鹄子[⑥]，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时射鹄子。习学骑射，文武并用，本乃八旗"本务" 清震钧《天咫偶闻 卷一云："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大夫家居，亦以射为娱 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鹄子 "据云，曹寅当日即好骑射 贾珍则借正事作坏事，由习射而赌彩，乃败家子所为 ◯箭道设在天香楼下，照应十三回故事，甲戌本披露原回目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楼上乱伦，楼下聚赌，宁府之肮脏于此一总 ◯今有所谓说《红楼八十回后"真故事"者云，此写贾珍习射，非为赌彩，实是在组织"一派政治势力"、"准备实施一些武装行为" 如此"探佚"，纯属无稽之谈 贾珍不好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有其父必有其子，往日聚麀，今日聚赌，无怪乎惜春羞为同类 这些都是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袴。因此大家议定，每日轮流做晚饭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杀鸭，好似临潼斗宝的一般，都要卖弄自己家里的好厨役、好烹调。"卖弄"厨役烹调，纨袴气息毕现，如见八旗子弟 如老舍《正红旗下》所说："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 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 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 " 红楼 所写，是香梦沉酣之际 "临潼斗宝"指争强赌胜，夸豪耀富 本为戏曲名，元明间有 十八国临潼斗宝 杂剧，虚构秦穆公及伍子胥事，后演化为成语 明末贾凫西 木皮散人鼓词 云："俺虽无临潼关的无价宝，只这三声鼍鼓走遍天涯 "清人无名氏《绿牡丹 四十回云："那怕是临潼斗宝、伍子胥过关，闹海李哪吒，舍着老性命也要陪他玩玩 "写贾珍率众子弟"临潼斗宝"，画出膏粱纨绔丑恶嘴脸

不到半月工夫，贾政等听见这般，不知就里，反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遂也令宝玉、贾环、贾琮、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方许回去。贾琮又于此处露面，可见身份特殊，非普通族人可比，当即赦老幼子，与贾琏同父异母 庚辰本"琮"作

“众”，音近致讹 其馀诸脂本均作“琮”，然沿袭庚辰本排列顺序，作“贾环、贾琮、宝玉、贾兰”。程本加以调整，改由宝玉领衔，较为合理。贾珍志不在此，再过几日，便渐次以歇肩养力为由，晚间或抹骨牌，赌个酒东儿，至后渐次至钱。如今三四个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7]，放头开局，大赌起来。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局势。外人皆不知一字。如此胡作非为，实足以速祸招灾，兼喻“造衅开端首罪宁”之旨。一百五回宁府遭籍没，罪名即有此一项，安得谓“外人皆不知”

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见此岂不快乐？这邢德全虽系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赌钱、眠花宿柳为乐，手中滥漫使钱，待人无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呆大爷”。今日二人凑在一处，都爱抢快[8]，便又会了两家，在外间炕上抢快。邢德全与薛蟠堪为一对，两人绰号曰“傻大舅”，曰“呆大爷”，点出丑角本色，令读者喷饭 又有几个，在当地下大桌子上赶羊。里间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间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话。以上作者以全知观点补叙宁府聚赌近况，写尽宁府人等 败由乱生，宁府如此乌烟瘴气，离获罪不远矣

且说尤氏潜至窗外偷看，其中有两个陪酒的小幺儿，都打扮的粉妆锦饰。“小幺儿”，此指小相公，供侑酒淫乐之用 清人汪启淑 水曹清暇录云：“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妆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红楼》所写，实乃此一社会恶习之反映，于此可见宁府之荒唐已经无所不至 今日薛蟠又掷输了，正没好气，幸而后手里渐渐翻过来了，除了冲账的反赢了好些，心中自是兴头起来。贾珍道：“且打住，吃了东西再来。”因问：“那两处怎么样？”此时打天九、赶老羊的未清，先摆下一桌，贾珍陪着吃。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小幺儿喝酒，又命将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输家没心肠，喝了两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幺儿只赶赢家不理输家了，因骂道：“你们这起兔子，真

是些没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处，谁的恩你们不沾？只不过这会子输了几两银子，你们就这么三六九等儿的了。难道从此以后，再没有求着我的事了？”邢大舅张口便是污言秽语，粗鄙放肆。称娈童为“兔子”，属于詈语　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云：“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另因月兔性阴，后遂辱骂娈童为“兔子”。该詈语流行于清，如雍正朝曹去晶《姑妄言》第七回云：“如今手头短促，不能相与那时兴的兔子了。”

众人见他带酒，那些输家不便言语，只抿着嘴儿笑。那些赢家忙说：“大舅骂的很是。这小狗攮的们，都是这个风俗儿。”因笑道：“还不给舅太爷斟酒呢。”两个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娇儿说道：“你老人家别生气，看着我们两个小孩子罢。我们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的就亲近。你老人家不信，回来大大的下一注，赢了，白瞧瞧我们两个是什么光景儿。”说的众人都笑了。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过酒来，一面说道：“我要不看着你们两个素日怪可怜见儿的，我这一脚把你们的小蛋黄子踢出来。”说着，把腿一抬。两个孩子趁势儿爬起来，越发撒娇撒痴，拿着洒花绢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钟酒灌在傻大舅嘴里。寥寥百馀字，便写活娈童形象。庚辰夹批云：“调侃，骂死世人。”雪芹似厌此辈，同《品花宝鉴》作者陈森态度不同

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扬脖儿把一钟酒都干了。因拧了那孩子的脸一下儿，笑说道：“我这会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作者写薛蟠之呆已是一绝，今写邢大舅之傻，亦形神兼备，丑态如画　说着，忽然想起旧事来，乃拍案对贾珍说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怄气，你可知道么？”贾珍道：“没有听见。”傻大舅叹道：“就为钱这件东西！此以邢大舅之口刺邢夫人悭吝异常　庚辰夹批曰：“众恶之，必察也　今邢夫人一人，贾母先恶之，恐贾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贾琏、阿凤之怨怒，儿女之私亦可解之。若探春之怒，女子不识大而知小，亦可解之。今又忽用乃弟一怒，吾不知将又何如矣　”作者凡写一人，必自四面八方道来，如狮子搏兔，从不苟且。老贤甥，你不知我们邢家的底里。我们老太太去世时，我还小呢，世事不知。他姐妹三个人，只有你令伯母居

长。他出阁时，把家私都带过来了。如今你二姨儿也出了门子了，他家里也很艰窘。你三姨儿尚在家里。一应用度，都是这里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来要几个钱，也并不是要贾府里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够我花了。无奈竟不得到手，你们就欺负我没钱。"邢氏家境寒窘，借傻大舅之口道出，有其可信处　然则，邢夫人之吝啬，岫烟之清贫，"傻大舅"之贪婪，邢忠夫妇之猥琐，俱得根据矣　贾珍见他酒醉，外人听见不雅，忙用话解劝。

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银蝶儿等笑说："你听见了，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北院里大太太"当指邢夫人，但院落方位有疑。依三回所写，荣府房舍，分为三路，西路贾母院，中路贾政院，东路贾赦院。据四回交代，贾赦院北边是梨香院，位于荣府东北角上。尤氏或混同称之为"北院"也。可见他亲兄弟还是这样，就怨不得这些人了。"借大舅醉口揭尽邢家老底，行文简洁省力之极　既可暴露邢夫人真面目，亦可刻画邢大舅之性格。醉语由尤氏醒耳听出，意在昭告世人。姚燮眉批谓："邢氏在贾宅，其身似赘疣。上不能博老姑欢，次不能与妯娌和辑，而子若女若媳及内侄女儿俱同隔膜，今厥弟又怨如钜铁，直一独夫耳。猥称太太，难言之矣"作者写得出，批家评得确。因还要听时，正值赶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个人问道："方才是谁得罪了舅太爷？我们竟没听明白。且告诉我们，评评理。"邢德全便把两个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话说了一遍。那人接过来就说："可恼，怨不得舅太爷生气。我问你，舅太爷不过输了几个钱罢咧，并没有输掉了毬毬，怎么你们就不理了？"此书中不乏脏话字眼，俱为表现人物身份性格而设。程本整理者多予删刈，少数几处得以保存，此即一例　着此粗话，宁府中赌局污秽卑下，不言而喻。说着，大家都笑起来。邢德全也喷了一地饭，说："你这个东西，行不动儿就撒村捣怪的[9]。"

尤氏在外面听了这话，悄悄的啐了一口，骂道："你听听这一起没廉耻的小挨刀的，再灌丧了黄汤，还不知唚出些什么新样儿的来呢。"一面便进去卸妆安歇。以上宁府闹赌一事，尤氏不独听得真切，而且看得明白，比之前文黛玉、宝玉潜听他人说话两场景，写来尤觉尽态极妍，关节生动　王伯沆批云："从上偷看至此，所见所闻都是赌场中应有之文，吾服作者才思之富。"○

或曰，依照清律，贾珍当犯赌博罪　然《天咫偶闻》卷一则云："定制：赌有禁，惟以射赌者无禁。"或由此，贾珍放头开局，大赌起来，而无忌惮矣

至四更时，贾珍方散，往佩凤房里去了。次日起来，就有人回："西瓜、月饼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贾珍吩咐佩凤道："你请奶奶看着送罢，我还有别的事呢。"佩凤答应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时佩凤来说："爷问奶奶，今儿出门不出门？说咱们是孝家，十五过不得节，今儿晚上倒好，可以大家应个景儿。"看尤氏晚间所见所闻，谁知其为孝家？宁府礼之虚伪如此　尤氏道："我倒不愿意出门呢。那边珠大奶奶又病了，琏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发没个人了。"佩凤道："爷说，奶奶出门，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这么样，快些吃了，我好走。"佩凤道："爷说早饭在外头吃，请奶奶自己吃罢。"尤氏问道："今日外头有谁？"佩凤道："听见外头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倒不知是谁。"南京来人，未知谁氏，惜无下文　书中屡言南京，引人遐想　敦敏《赠曹芹圃》云："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可于此等处印证　说毕，吃饭更衣，尤氏等仍过荣府来，至晚方回去。此段叙述，庚辰等脂本较繁　如陪同尤氏进食者有"贾蓉之妻"　程本删削，意在简化。可卿逝后，"贾蓉之妻"似有若无，确类赘疣。或谓"贾蓉之妻"即可卿，原本晚死，后改早亡，致留赘笔　可备一说

果然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备了一桌菜蔬果品。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领妻子姬妾先吃过晚饭，然后摆上酒，开怀作乐赏月。孝服之中而必明笔之曰"开怀作乐"，刺宁府也　据十六回，会芳园已并入大观园，此回则写贾珍等在此处赏月，或系作者笔误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因称大观园以宁府中最肮脏之地为基础，"清"源自"浊"，终必归于"浊"，确有道理　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朗，银河微隐。贾珍因命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饮了一回，贾珍有了几分酒，高兴起来，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箫来，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文花之名，书中仅此一见　一般估计，其亦贾珍侧室　梦稿本取消此名，以"又带"替换，全句作"命佩凤吹箫又带唱曲"，不甚合理　其馀诸脂本均作"文化"，或因不类妇女名，程本改为"文花"　实则，"化"应为"夗"之讹写，而"夗"即"鸳"也　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

微 云:"当时人们在写'鸳'字的时候常常省略掉下方的'鸟'字 二字形近,因而致误 "故知,"文化"本为"文鸳",程本之"文花"晚出 喉清韵雅,甚令人心动神移。居丧期间吹箫唱曲,贾珍竟能"心动神移",宁府礼制之荒唐有甚于西门家也 唱罢,复又行令。

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人物感觉,似有若无,乃败家破业之兆。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竦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那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以上写墙边长叹、写风声过墙、写祠堂有声、写月色惨淡,层层写来,绘声绘影,字字阴森,恐耸警悚,使人如身历其境,真乃笔端有鬼 如此叙写,实暗寓宁府之罪通达于先祖矣 戚序本回前批曰:"贾珍居长,不能承先启后,丕振家风 兄弟问柳寻花,父子呼幺喝六,贾氏宗风,其坠地矣,安得不发先灵一叹 "贾珍酒已吓醒了一半,只比别人拿得住些,心里也十分警畏,便大没兴头,勉强又坐了一会,也就归房安歇去了。

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行朔望之礼。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贾珍自为醉后自怪,也不提此事。礼毕,仍旧闭上门,看着锁禁起来。以上完题面"开夜宴异兆发悲 ",点贾府气数已尽 庚辰夹批云:"未写荣府庆中秋,却先写宁府开夜宴 未写荣府 尽,先写宁 异兆 宁乃 宅,凡有关于吉凶者,必先示之,且列祖祀之,岂无得而警乎?凡人之先人未远,然气息相关,必有之理也 "王希廉则批云:"宁府荒淫作恶,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灵悲叹 其一败涂地,自当不远 "俱会作者文心 红楼 乃世情书,非仅专注儿女私情 书中家运盛衰,乃其大端,至此益明

贾珍夫妻至晚饭后方过荣府来。只见贾赦、贾政都在贾母房里坐着说闲话儿,与贾母取笑呢。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侍立。贾珍

来了，都一一见过，说了两句话，贾珍方在挨门小杌子上告了坐，侧着身子坐下。此写贾珍虽禽兽为心，外表虚礼却一丝不苟。贾母笑问道："这两日你宝兄弟的箭如何了？"贾珍忙起身笑道："大长进了，不但式样好，而且弓也长了一个劲。"贾母道："这也够了，且别贪力，仔细努伤着。"贾珍忙答应了几个"是"。贾母又道："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倒好，打开却也不怎么样。"贾珍陪笑道："月饼是新来的一个饽饽厨子，我试了试果然好，才敢做了孝敬来的。西瓜往年都还可已，不知今年怎么就不好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宁府之谓欤？张新之以为，此借西瓜"说天心"，谈言微中 贾政道："大约今年雨水太勤之过。"贾母笑道："此时月亮已上来了，咱们且去上香。"说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

当下园子正门俱已大开，挂着羊角灯。嘉荫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烛，陈设着瓜果、月饼等物。邢夫人等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名状。地下铺着拜毡锦褥，贾母盥手上香拜毕，于是大家皆拜过。此即中秋拜月，其俗来源较早 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四"八月中秋拜月"条云："登楼或于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 ……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 "贾府今日花尚好、月尚圆，故笔墨郑重而详细。此后花残月缺，作者再无兴致描写中秋佳节。

贾母便说："赏月在山上最好。"贾母会玩，故能出此言。唐人诗云："犹对山中月，谁听石上泉？"宋人词云："长伴君闲，只有山中月。"可见太君心中，犹满怀诗意。黄小田批云："何物老妪，真会寻乐，令人神往。然大观园之乐，自今日至矣。"月满山高，其实是末日景象 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厅上去，众人听说，就忙着在那里铺设。贾母且在嘉荫堂中吃茶少歇，说些闲话。一时人回："都齐备了。"贾母方扶着人上山来。王夫人等因回说："恐石上苔滑，还是坐竹椅上去。"贾母道："天天打扫，况且极平稳的宽路，何不疏散疏散筋骨也好？"于是贾赦、贾政等在前引导，又是两个老婆秉着两把羊角手罩，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邢夫人等在后围随。从下逶迤不过百馀步，到了主山峰脊上，便是一座敞厅。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

山庄。庄名新鲜雅致。此堂是大观园至高处，游戏于危峦，可不惧哉？故张新之批云，“凸”字是“满盈之象”。贾府至此，已临险境。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做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桌，下面还有半桌馀空。贾母笑道：“往常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么。想当年过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今日那有那些人？如今叫女孩儿们来坐那边罢。”团圆日叹人丁稀少，今不如昔，委系实情，语含凄冷。故庚辰夹批云：“未饮先感人丁，总是将散之兆。”于是令人向围屏后邢夫人等席上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个叫过来。贾琏、宝玉等一齐出坐，先尽他姊妹坐了，然后在下依次坐定。前写贾珍于丛绿堂设家宴，开怀作乐，魄醉魂飞，极写其无礼　再写贾母于嘉荫堂上香拜月，好似天地和合，万物化淳，实是点缀佳景，一片空幻　此则写贾母率众人于凸碧山庄登高赏月，在在取团圆之意，而事事显缺失之象。家运已入秋景，无奈其何。三处光景，实如张新之评所云“一切冷败变换于此”也。

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叫个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若花在手中，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于是先从贾母起，次贾赦，一一接过。鼓声两转，恰恰在贾政手中住了，只得饮了酒。众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里想着，倒要听是何笑话儿。能使贾政一谑，可使众姊妹兄弟一开眼界，也可使读者换新耳目。

贾政见贾母欢喜，只得承欢。方欲说时，贾母又笑道：“要说的不笑了，还要罚。”贾政笑道：“只得一个，若不说笑了，也只好愿罚。”贾母道：“你就说这一个。”贾政因说道：“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从没听见贾政说过，所以才笑。贾母笑道：“这必是好的。”惧内故事，而曰必好，说来可笑。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惧内”条云：“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冓有违言，损其誉望也。”本书写贾琏、薛蟠，也有季常癖。政老不以为羞，反以为乐，竟至发为笑谈，作者笔端似含讽意。贾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贾母笑道：“使

得。”贾赦连忙捧杯，贾政执壶，斟了一杯。贾赦仍旧递给贾政，贾赦旁边侍立。贾政捧上，安放在贾母面前，贾母饮了一口。贾赦、贾政退回本位。

于是贾政又说道：“这个怕老婆的人，从不敢多走一步。偏偏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买东西，便见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里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后悔不及，只得来家赔罪。他老婆正洗脚，说：‘既是这样，你替我舔舔就饶你。’这男人只得给他舔，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说：‘你这样轻狂！’吓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说：‘并不是奶奶的脚腌臜，只因昨儿喝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饼馅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说得贾母和众人都笑了。贾政忙又斟了一杯，送与贾母。贾母笑道：“既这样，快叫人取烧酒来，别叫你们有媳妇的人受累。”众人又都笑起来。只贾琏、宝玉不敢大笑。此句诸本俱无．当系乙本整理者所增　赦政二老在座．故贾琏、宝玉不敢开怀大笑．事理至明　加此一句．文情益细　至于贾政所说笑话．只觉庸俗．未见十分逗乐

于是又击鼓，便从贾政起，可巧到宝玉鼓止。宝玉因贾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说笑话，倘或说不好了，又说没口才；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贫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说。”宝玉所虑极是凡行一事或道一语．作者无不据人物心理以出之．故极传神　乃起身辞道：“我不能说，求限别的罢。”贾政道：“既这样，限个‘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诗。好便赏你，若不好，明日仔细。”贾母忙道：“好好的行令，怎么又做诗？”贾政陪笑道：“他能的。”贾母听说：“既这样，就做。快命人取纸笔来。”贾政道：“只不许用这些‘水’‘晶’‘冰’‘玉’‘银’‘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样。要另出主见，试试你这几年情思。”唯陈言之务去．此则写贾政颇语作诗之道．亦作者自道其诗论也　张新之评曰：“上溯试才．书无堆砌”政老所限、属“禁体物语诗”．亦称“白战体”　此由欧阳修倡导．苏轼 聚星堂雪 序 云：“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　中特出奇丽”南宋陈傅良 和张孟阜寻梅韵 云：“我尝欲拟禁字体．不道雪月冰琼瑰”诗歌语言陌生化．　往有奇效　欧阳修所禁字眼．有玉、月、梨、梅、练、絮、白、舞、

鹅、鹤、银等。见其《雪》诗题下自注。另见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三"禁体诗"条。政老所禁，仅有"玉"与"银"两字重复　宝玉听了，碰在心坎儿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纸上写了，呈与贾政看。诗无明文，下文贾兰、贾环诗并缺庚辰本回前批曰："缺中秋诗，俟雪芹。"则此为书未完稿之失　然不明标其诗，亦别具一格，或系作者有意为之　贾政看了，点头不语。贾母见这般，知无甚不好，便问："怎么样？"贾政因欲贾母喜欢，便说："难为他。只是不肯念书，到底词句不雅。"贾母道："这就罢了。就该奖励，已后越发上心了。"贾政道："正是。"因回头命个老嬷嬷出去，"吩咐小厮们，把我海南带来的扇子取来给两把与宝玉。"宝玉磕了一个头，仍复归坐行令。

当下贾兰见奖励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与贾政看。宝玉作诗属无奈，贾兰作诗显欲争胜，下文写贾环作诗则是"技痒"　同作中秋诗，叔侄三人特犯不犯　贾政看了，更觉欣喜。遂并讲与贾母听时，贾母也十分欢喜，也忙令贾政赏他。于是大家归坐，复行起令来。

这次，贾赦手内住了，只得吃了酒，说笑话。因说道："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10]。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一针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就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远着呢，怎么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众人听说，也都笑了。贾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这婆子针一针就好了。"贾赦听说，自知出言冒撞，贾母疑心，忙起身笑与贾母把盏，以别言解释。贾赦笑话恰刺贾母偏心之病，或系无意，然贾母不得不疑　两房矛盾，母子不和，隐然其间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贾媪生二子，曰赦，曰政；一女曰敏　赦之所出，媪爱其媳；政之所出，媪爱其子；敏身后只一女耳，媪则千里招来，视如性命　媪之爱，公而溥矣　中秋家宴，赦尚以父母偏爱之笑谈陈于膝下，是诬其母矣。岂为其吝惜鸳鸯，遂腹非之曰'是区区者，而不予畀，得非偏爱乎'？"此亦团圆日不谐之音　表面上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内心却各怀心事，不得谓贾赦无庄公之感　贾母亦不好再题，且行令。

不料这花却在贾环手里。贾环近日读书稍进，亦好外务。今见宝玉做诗受奖，他便技痒，只当着贾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纸笔来，立就一绝，呈与贾政。贾环亦能诗，为七十八回咏姽婳词作引 庚辰夹批曰："偏立贾政戏谑，已是异文，而贾环作诗，奇中又奇之奇文也，总在人意料之外 ……若是贾环连一平仄也不知，岂荣府是寻常膏粱不知诗书之家哉？"贾环能诗，实非意外。（前叙宝玉"立想了四句，向纸上写了"，此处又说贾环"立就一绝"，可知本回中秋诗是白战体绝句，特不明五言抑七言耳 贾政看了，亦觉罕异，只见词句中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遂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意，总属邪派。古人中有'二难'[1]，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就只不是那一个'难'字，却是做'难以教训''难'字讲才好。哥哥是公然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细味此语，宝玉、贾环中秋诗，作者已有成竹在胸，特未写出或未传下耳 不无遗憾 说得众人都笑了。

贾赦道："拿诗来我瞧。"便连声赞好，道："这诗据我看，甚是有气骨。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必寒窗萤火，只要读些书，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贾环诗，贾政视为"邪派"；贾赦则"连声赞好"，并独许以袭爵 贾赦、贾珍皆酒囊饭袋之属，却袭世职为将军。贾环亦属其类也 姚燮评讥之曰："赦老与环三，真可谓臭味相投，可拨帜自成一对者" 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的气概。"因回头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因又拍着贾环的脑袋笑道："已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宝玉嫡出，且居长，贾环庶出，袭职属谁，原极明白，况谬奖环诗，而不及宝玉、贾兰之作，显系挑拨离间之辞 贾政听说，忙劝说："不过他胡诌如此，那里就论到后事了。"然而后事不远矣 激射一百七回抄家后之事，贾赦世职遭革，由贾政袭替 然则，宝玉既出家为僧，贾政此职或果真将由贾环袭之 说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

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自然外头还有相公们候着，也不可轻忽了他们。况且二更多了，你们散了，再让姑娘们多乐一会子，好歇着了。"贾政等听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进了一杯酒，才带着子侄们出去了。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茶面子：炒制过的用以冲做茶汤的一种面粉。将此种面粉加糖用水调吃，叫做“茶汤”。

② 对：即“兑”，冲调之意。

③ 莼(chún)齑酱：用莼菜切碎制成的酱菜。莼，水生草本植物，多产于江浙一带，嫩菜可做菜肴。

④ 行食：饭后活动，借以帮助消化。

⑤ 手罩：即“手照子”，一种手持的带罩提灯。

⑥ 鹄子：即“鹄的”，箭靶的中心。

⑦ 斗叶：即斗牌，博戏的一种。

⑧ 抢快：六个骰子，按一定的点色组合，定出“开数”(即今所谓“分”数)，进行比赛，开多者为胜，叫“抢快”。下文写按一定标准比赛点数，叫“赶羊”，又称“赶老羊”。

⑨ 撒村捣怪：即说粗野话。

⑩ 针炙：王本、金本作“针灸”。

⑪ 二难：《世说新语·德行》载，东汉陈寔有二子，长元方，次季方。元方之子与季方之子各论其父功德，争执不下，便问陈寔，陈寔云：“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意即兄弟二人难分高下。

回　评

此回起首接续上回之事，宝钗知昨夜抄园，向李纨辞行离园；上半写宁府家风日下，聚赌淫乐，故夜宴之际闻先灵喟叹。回之下半写荣府日趋拮据，捉襟见肘，中秋宴强颜作乐，难尽其欢。有上回之抄检，知贾府已自籍其家，则悲剧锣鼓已敲响，而探春之外，人莫知大厦之将倾。然百足之虫，死而难僵，故贾府之败，势当顿挫。此回写衰败之象，如夕烟晨雾腾绕于府中。甄家骤败见其兆，珍蓉聚赌揭其失，薛邢淫邪发其弊，贾赦昏昧现其形。一饭之微，竟见左支右绌；满眼儿孙，犹觉人丁稀少，皆赴死之兆也。

此回设辞叙事，有冷热交错之妙，疾缓相间之美，上下相对，前后辉映。上半写宁府，下半写荣府；上半呼幺喝六，事极俗，下半谈笑吟咏，事转雅。戚序本回后批曰：“看聚赌一段，宛然宵小群居终日图。看赏月一段，又宛然望族序齿燕毛录。说火则热，而说冰则寒，文心固无所不可。”尽道其妙。如

上回写悲似暴风急雨，此回写乐如霁月光天；此回写宴饮戏谑，事极热闹，下回写品笛联诗，事极冷清。戚序本回后批又曰："下回有一篇极清雅文字，下幅有半篇极整齐文字，故先叙抢快摸牌、沉湎酒色为反振，有骏马下坡、鸷鸟将翔之势。"味此回及前后两回，可知《红楼》结构叙事颇有戏曲程式之影响在焉。

宝钗、探春，皆极慧之女也，贾府情势俱了然于心。宝钗决意离园，以图明哲保身；探春屡发恨语，力争警醒愚人。二艳均有儒者之风，却行事不一，乃性情使之然也，身份使之然也。然其举止相异而心灵相通，故宝钗欲去，李纨、尤氏皆惊，唯探春称善。然则，宝钗之无情，或亦有以谅之矣。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贾府种种将衰之兆。上回写大观园突遭袭扰，此回写宁荣府内日渐消磨，下回极写园内冷清凄幽之象，乃作者为此回及上回故事黯然神伤也，可谓一波三折，一唱三叹。



搭得麒麟去
飢閒風蜂蝶苛
裯沈醉波花向夕
陽閒

枕霞筆受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话说贾赦、贾政带领贾珍等散去，不提。上回着重写男人，以下转而写女性，错落有致。且说贾母这里命将围屏撤去，两席并作一席。众媳妇另行擦桌整果，更杯洗箸，陈设一番。贾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团团围绕。贾母看时，宝钗姊妹二人不在坐内，知他家去圆月，贾母以为"家去圆月"，而不知避嫌出园缘故。宝钗临去，不辞贾母，实心有计较。且李纨、凤姐二人又病，少了这四个人，便觉冷清了好些。少宝钗、宝琴、李纨、凤姐，点"冷清"二字，乃一篇之题。贾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爷们不在家，咱们都是请过姨太太来，大家赏月，却十分热闹。忽一时想起你老爷来，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儿女不能一处，也都没兴。及至今年，你老爷来了，正该大家团圆取乐，又不便请他们娘儿们来说笑说笑，况且他们今年又添了两口人，也难撂下他们，跑到这里来。薛家所添"两口"人丁，指薛蝌、宝琴兄妹。唐人张南史《和崔中丞中秋月》云："千家看露湿，万里觉天清。"古来中秋月下团圆例以家庭为单位，故贾母如此感叹。偏又把凤丫头病了，有他一个人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儿，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也。忽发此语，贾母心有不祥之感可知。张新之评曰："畅说缺陷，其义自明。"说毕，不觉长叹一声，与上回祠堂里先灵之叹可为一对　唐人姚崇《秋夜望月 云："所思迷所在，长望独长叹。"贾母至此，已是强颜欢笑　随命拿大杯来斟热酒。

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骨肉齐全的好。"贾母笑道："正是为此，所以我才高兴，拿大

杯来吃酒。你们也换大杯才是。”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胜酒，未免都有些倦意。此写众人意兴阑珊　庚辰夹批云："不想这次中秋，反写得十分凄凉"作者深意，宜细加体会　无奈贾母兴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又命将毡毯铺在阶上，命将月饼、西瓜、果品等类都叫搬下去，命丫头、媳妇们也都团团围坐赏月。

贾母因见月至天中，比先越发精彩可爱，因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贾母偏有此奇思妙想　唐人沈彬《金陵杂题》云："一笛月明何处酒，满城秋色几家砧"月下闻笛，雅则雅矣，未免颓丧　贾母年迈之人，焉得不倦？特勉强鼓兴驱晦耳　因命又将十番上女子传来。贾母道："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情韵清雅，可知贾母少时必是湘云一流人物　戚序本回后评曰："只一品笛，疑有若无，若近若远，有无限逸致"其意境如宋杨万里《月下闻笛》所云："碧香三酌半，玉笛一声新"作者曾经此样生活，又富此类修养，故能写出　说毕，刚才去吹时，只见跟邢夫人的媳妇走来，向邢夫人说了两句话。贾母便问："什么事？”邢夫人便回说："方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歪了腿。”作者有意写不如意事，扫人之兴，兼卸去邢夫人　贾母听说，忙命两个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辞起身。

贾母便又说："珍哥媳妇也趁便儿就家去罢，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贾母笑道："使不得。你们小两口儿，今夜要团团圆圆的，如何为我耽搁了。”尤氏红了脸，笑道："老祖宗说的我们太不堪了。虽是我们年轻，已经是二十来年的夫妻，“二十来年”，脂本作“十来年”，当是　《犬窝谭红·正误》批云："尤氏年纪，大约不过三十馀岁　若二十来年夫妻，则年已四十馀矣，焉能自称年轻？”也奔四十岁的人了，况且孝服未满。陪着老太太玩一夜是正理。”贾母听说，笑道："这话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满。可怜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贾敬死于去年四、五月间，至今仅一年有馀，而曰“二年”，或别有寓意。庚辰夹批云："不是算贾敬，却是算赦死期也。”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既这样，你就别送，竟陪着我罢。叫蓉儿媳妇送去，就顺便回去罢。”尤氏说给贾蓉媳妇

答应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车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闲话，猛不防那壁里桂花树下，呜咽悠扬，吹出笛声来。桂花树下传出笛声，呜呜咽咽，悠悠扬扬，何其凄婉 如明人黄克晦 和黄后溪翁七夕月下闻笛 所云："何处笛声传折柳，满庭秋气飒苍苔 "声音与气息、一时并见，境界深幽 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静，真令人烦心顿释，万虑齐除，肃然危坐，默然相赏。此回写月下闻笛处凡三，前后勾联，全从词赋中化出，清雅绝俗，言情体物，色色入微 以上数句，乃首次写笛声也 写来文意并佳，直追东坡《赤壁赋》夜游闻箫一段 写众人"危坐""默然"，尤觉秋思洋溢，凄动于中 红楼》不仅尽显语体之妙，抑且曲传文言之神 张新之评曰："突入闻笛，笔势矫健，词旨清严。"姚燮亦评云："宛见当日情景，然已含悲 "听约两盏茶时，方才止住。大家称赞不已，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贾母笑道："果然好听么？"众人笑道："实在好听。我们也想不到这样，须得老太太带领着，我们也得开些心儿。"贾母道："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听。"贾母确是赏乐惯家 宋人彭元逊《临江仙》词云："何因知我意，吹笛月明中 "笛韵愈缓愈悠扬，愈合中秋情境 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给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细细的吹一套来。媳妇们答应了。方送去，只见方才看贾赦的两个婆子回来说："瞧了。右脚面上白肿了些，如今调服了药，疼的好些了，也没大关系。"贾母点头叹道："我也太操心，打紧说我偏心，我反这样。"照应上回贾赦所讲母亲"心偏"笑话事，知贾母之不快，总难释怀

说着，鸳鸯拿巾兜与大斗篷来，说："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风吹了头，坐坐也该歇了。"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要坐到天亮。"因命再斟来，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篷，大家陪着又饮，说些笑话。只听桂花阴里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然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观此意境，桂香与笛韵交融，月色共人影叠加，别具诗情画意。宋人陈起 月下闻桂花 云："一庭人静月当空，桂不多花细细风 香露滴衣凉似水，恍然移下广寒宫 "境界似之，惟缺笛声 夜静月明，众人不禁伤感，再写笛声，因系细细而吹，越见凄凉，众人伤感不已 此喻繁华已过，尽见悲戚之意也，透射出贾府众人内心之没落隐忧 忙转身陪笑，说话解释，自"夜静月明"

至此句，各本异文甚多。乙本与甲本及甲辰本，大略相同，唯上句中主词“众人”，甲本及甲辰本作“贾母”，此句“忙转身”上有“众人”二字，“说话”作“发语”而比对蒙府、戚序、列藏各本，甲辰与程本中间均删易五十馀字　梦稿本原文，略同蒙府、戚序诸本，改笔则近于乙本　无论何本，此段描写，景况凄然，无限伤感，贴合本回题面，用词亦极讲究，如庚辰夹批云：“转身妙，画出对月听笛，如痴如呆，不觉尊长在上之形景来　”又命换酒止笛。

尤氏笑说道：“我也就学了一个笑话，说给老太太解闷儿。”贾母勉强笑道：“这样更好，快说来我听。”尤氏乃说道：“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只一个眼睛，二儿子只一个耳朵，三儿子只一个鼻子眼，四儿子倒都齐全，偏又是个哑吧。”可怜无一完人，事皆缺陷，语极不祥　第二回写冷子兴云：“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　”内中“两个”，诸本均作“四个”　俞平伯　读红楼梦随笔》五指出，“两个”错误，“四个”正确，此处尤氏笑话中“四个儿子”正与冷子兴语“遥遥相对”　且说：“这样对贾氏祖先的无情嘲笑讽刺，偏偏出自尤氏口中，作者之意深切著明　”所言甚有道理。正说到这里，只见席上贾母已朦胧双眼，似有睡去之态。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轻轻叫请。贾母睁眼笑道：“我不困，白闭闭眼养神。你们只管说，我听着呢。”活画老年人兴致已无、却仍勉强振作精神情态。恰如庚辰批所云：“总写出凄凉无兴景况来。”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风露也大，请老太太安歇罢了，明日再赏：十六月色也好。”贾母道：“什么时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们姊妹们熬不过，都去睡了。”贾母听说，细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此写探春深会贾母以乐驱悲之意，故坚守不离左右。张新之评曰：“止馀一探，正写凄清　”贾母笑道：“也罢。他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头可怜，尚还等着。你也去罢，我们散了。”“去了倒省心”、“我们散了”等等，语语对景，却句句似谶。意境既成，寓意自在焉。说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轿，两个婆子搭起，众人围随出园去了，不在话下。以上完题面“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其中“凄清”二字是眼，既状秋景，亦喻人情　唐人刘孝孙《咏笛　云：“调高时慷慨，曲变或凄清　”清人纳兰性德《洞仙歌》云：“何必诉凄清，为爱秋光，被几日西风吹瘦。”贾府已见衰象，众人今兴“凄清”之感，良非偶然。

这里，众媳妇收拾杯盘，却少了个细茶杯，各处寻觅不见。又问众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里？告诉我，拿了磁瓦去交，好作证见；不然，又说偷起来了。"众人都说："没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细想想，或问问他们去。"一语提醒了那媳妇，笑道："是了。那一会记得是翠缕拿着的，我去问他。"说着便找时，刚到了甬道，就遇见紫鹃和翠缕来了。有紫鹃、翠缕，便有黛玉、湘云消息。今夜中秋月圆，于茶尽酒阑人散后，再起一波澜，即回之下半"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须知前文皆铺垫，黛玉、湘云方为此回主角。

翠缕便问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们姑娘那里去了？"这媳妇道："我来问你一个茶钟那里去了，你倒问我要姑娘。"翠缕笑道："我因倒茶给姑娘喝来着，展眼回头，连姑娘也没了。"那媳妇道："太太才说，都睡觉去了。你不知那里玩去了，还不知道呢。"翠缕和紫鹃道："断乎没有悄悄儿睡去的，只怕在那里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赶过前边送去，也未可知，我们且往前边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钟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罢，有什么忙的。"媳妇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儿和你要罢。"说毕，回去查收家伙。这里紫鹃和翠缕便往贾母处来，不在话下。此段乃过脉文字，因寻找茶杯而由众人赏月品笛转换至黛湘对月联诗，消结上半，串联下半，片帆飞渡，自然浑成

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去睡。只因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贾母犹叹人少，又想宝钗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不觉对景感怀，自去倚栏垂泪。此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也 身为孤女，寄人篱下，当此风清月圆、笛声凄凉之际，黛玉情何以堪？洪秋蕃评曰："天上月圆，人间月半，多情黛玉，能无怃然。宜其触景伤怀，倚栏长叹也。"又从黛玉心中将薛林境遇作一对照，已种后半部悲喜之根。宝玉近因晴雯病势甚重，诸务无心，点晴雯沉疴，照应七十四回遣斥骂，兼为下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作引 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再四"二字新奇，极言王夫人催促之频。甲本及甲辰、列藏同，蒙府、戚序本作"再三"。查庚辰本，此句原抄作"王夫人再遣四他去睡"，不通，后点改为

“王夫人再叫他去睡觉” 推究文理，“再四”当为作者原笔。他从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恼着，无心游玩。虽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云一人宽慰他。因说：“你是个明白人，还不自己保养。可恨宝姐姐、琴妹妹天天说亲道热，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诗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扔下咱们，自己赏月去了，社也散了，诗也不做了。宝玉忧晴雯，探春烦家事，李纨病卧，宝钗、宝琴离园，迎春、惜春一向离群，诗社一事无从谈起矣。此皆抄检之后遗症。倒是他们父子叔侄纵横起来，你可知宋太祖说的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典出宋杨亿《谈苑》。据载，宋军进围金陵，南唐后主李煜遣人入朝，乞求缓兵。宋太祖怒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此乃湘云耿耿于席间赦政戏谑、环兰赋诗，诸艳却冷落无趣。大观园乃诸艳乐园，此日竟有男人任意“纵横”，大煞风景，园中人岂能容忍哉? 他们不来，咱们两个竟联起句来，明日羞他们一羞。”

黛玉见他这般劝慰，也不肯负他的豪兴，因笑道：“你看这里这等人声嘈杂，有何诗兴!”湘云笑道：“这上山赏月虽好，总不及近水赏月更妙。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馆。可知当日盖这园子，就有学问。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这‘凸’‘凹’二字，历来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轩馆之名，更觉新鲜，不落窠臼。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有爱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来；有爱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借湘云之口极赞此处园林之妙，令人恍惚如梦归十七回试才题对额时，顿起今夕之感。只是这两个字，俗念作‘洼’‘拱’二音，便说俗了，不大见用。只陆放翁用了一个‘凹’字，‘古砚微凹聚墨多’，还有人批他俗，岂不可笑?”此说或有所指，而非虚语 清人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四载：“何屺瞻告余：陆放翁之才，万顷海也。今人第以其‘疏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积墨多’等句，遂认作苏州一老清客耳。”阎氏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甲申，为清初学者，雪芹当知其事。近人钱锺书《宋诗选注》称，陆游“闲适细腻”一类诗能够“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颇受后人喜爱，“像《红楼

梦 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即为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请客'的印象" 由此处湘云语可知,雪芹熟悉陆诗,却不以"老清客"视放翁,可谓具眼

黛玉道:"也不只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赋》[1],东方朔《神异经》[2],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3],不可胜举。只是今日不知,误作俗字用了。黛玉所言属实 唐人便多以"凹"字入诗者,如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云:"石凹仙药臼,峰峭佛香炉。"归仁《酬沈先辈卷 云:"桂魄吟来满,蒲团坐得凹。"宋诗中更多,而以放翁为最。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原来"凹晶"、"凸碧"竟出自黛玉之手,特补此节,知黛玉亦知书甚多,意味深长。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了未妥,我们拟写出来,送给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所以都用了。补明大观园各处联额俱宝玉与诸艳所拟,则此园为宝玉及诸艳福地。此本当于十七回叙明之事,将近六十回书之后方补明,作者用笔之从容、针线之细密,叹为观止 如今咱们就往凹晶馆去。"

说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转湾就是。池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只有两个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赏月,与他们无干,早已息灯睡了。黛玉、湘云见息了灯,都笑道:"倒是他们睡了好,咱们就在卷篷底下赏这水月,何如?"二人遂在两个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值身于晶宫鲛室之内[4]。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清气爽。写景文字极简净传神,意境清朗,无人间烟火气 姚燮批云:"清风徐来,俗尘退屏,又换一番世界,惟湘云、黛玉始能消受 然一则早夭,一则早寡……禀高洁之性者,天更忌之。"湘云笑道:"怎么得这会子上船吃酒才好。要是在我家里,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说的:'事若求全何所乐。'此语出处待查 苏州南半园入门处原有一联云:"事若求全何所乐,人非有品不能闲。"据传系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进士王梦楼手笔,未知根由 作者藉黛玉锦心绣口而自我作古,似亦有可能。据我说,这也罢了,何必偏要坐船。"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此处文字同甲本及甲辰本,其馀诸本中湘云话繁。苕溪渔隐《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此句下:'可知那些古人说的不错,说贫穷之家,自谓富贵之家事事称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随心,他也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

就如咱们两个，就有许多不遂心的事。'方接'正说间只听得笛韵悠扬起来'句。"查诸脂本，其文字较范锴所见旧抄本更繁，且黛玉亦有对答，最后湘云以"休说这些闲话，咱们且联诗"收尾。由此可知，本处文字经历过简化过程。庚辰、梦稿、列藏本及蒙戚两本最繁，范锴所见旧抄本次之，甲辰本及程本最简。何以致之，尚待探究

正说间，只听笛韵悠扬起来。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兴，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们的兴趣了。映照上文，三写笛声，黛湘赏月之时，正贾母率众人品笛之际，一时并写两面　咱们两个都爱五言，就还是五言排律罢。"五言诗简古清峻，合黛湘性情　湘云道："什么韵？"黛玉笑道："咱们数这个栏杆上的直棍，这头到那头为止，他是第几根，就是第几韵。"湘云笑道："这倒别致。"于是二人起身，便从头数至尽头，止得十三根。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三十七回诸艳首次结海棠社，所用之韵即"十三元"，及今又得此韵，故曰"偏又"，兼以暗示此乃诸艳最后一次于园中共同作诗　这个韵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压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黛玉笑道："倒要试试咱们谁强谁弱。只是没有纸笔记。"湘云道："明儿再写，只怕这一点聪明儿还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罢。"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此句确是"现成的俗语"，平易自然，馀韵不尽，亦五十回芦雪庭即景联诗赋雪凤姐起句"一夜北风紧"之格

湘云想了一想，道：

清游拟上元。首联点题。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七首联云："中秋三五夜，明月在前轩。"白诗亦用上平声十三元韵，两者似有关涉

撒天箕斗灿，

黛玉笑道：

匝地管弦繁。几处狂飞盏？

湘云笑道："这一句'几处狂飞盏'，有些意思。这倒要对得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谁家不启轩？以上两联承题，言中秋夜普天同乐　元稹　泛江玩月

云："已困连飞盏，犹催未倒缸 "轻寒风剪剪，

黛玉道："好对！比我的却好。只是这句又说俗话了，就该加劲说了去才是。"宋人谢逸《玉楼春》云："个中怀抱谁排遣，恻恻轻寒风剪剪。"谢词下句由晚唐韩偓 寒食夜 "恻恻轻寒剪剪风"一句化来，况湘云所咏上联与谢词下句后五字全同，故黛玉有"说俗话"云云 湘云笑道："诗多韵险，也要铺陈些才是。总有好的，且留在后头。"黛玉笑道："到后头没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联道：

良夜景暄暄。以此联影语转换为以下五韵，特写一家之乐 宋释智圆 赠诵经僧 云："堪嗟浮世里，尘事竟暄暄 "争饼嘲黄发[5]，

湘云笑道："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来难我了。"黛玉笑道："我说你不曾见过书呢，'吃饼'是旧典。《唐书》、《唐志》，你看了来再说。"宋叶梦得 避暑录话 卷下云："唐御膳以红绫饼餤为重 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 会燕曲江，乃令太官特作二十八饼餤赐之 卢廷让在其间 ……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 '"其事另见宋秦再思 洛中记异 及明人张岱 夜航船 卷六，指为唐僖宗事，诗人则为徐演，诗句略异 黛玉当指此事 明人唐寅 领解后谢主司 云："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两艳相较，黛玉更博学 湘云笑道："这也难不倒，我也有了。"因联道：

分瓜笑绿媛。新香荣玉桂，新香，诸本均作"香新"，是也，与下句"色健"成对 乙本此处，字有颠倒。

黛玉道："这实是你的杜撰了。"湘云笑道："明日咱们对查了出来，大家看看，这会子别耽搁工夫。"黛玉笑道："虽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兰'等字样来塞责。"因联道：

色健茂金萱[6]。湘云说"玉"，黛玉只得以"金"相对，而云"不犯又用"，似心有未甘 蜡烛辉琼宴，

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萱草常用以代指母亲 如唐人孟郊 游子 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曹寅之母孙氏尝为康熙

帝保母，帝南巡驻跸于曹氏江宁织造府，因题"萱瑞堂"以谢孙氏，并昵称其为"吾家老人"。湘云"现成"、"颂圣"云云，或隐射此事　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责了。"黛玉笑道："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罢？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是即景之实事。"湘云只得又联道：

　　觥筹乱绮园。分曹尊一令⑦，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难对些。"因想了一想，联道：

　　射覆听三宣。此联袭用李商隐《无题》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烛灯红　"对仗工稳，然"宣"字出韵，为一先韵　庚辰本原亦作"宣"，后描画点改为"喧"，诸本均未从之。按"喧"虽属十三元韵，但意思不合，且同下一韵重复。四十八回黛玉与香菱说诗时尝谓："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　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此联之谓乎？骰彩红成点，

湘云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说上骰子。"少不得联道：

　　传花鼓滥喧。此上六韵写宴饮游戏，极尽欢畅，然非大观园之即景也　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对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风月来塞责吗？"湘云道："究竟没说到月上，也要点缀点缀，方不落题。"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联道：

　　素彩接乾坤。再以此联景语转入赋事情景。唐人戴察《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　云："滴沥清光满，荧煌素彩寒　"赏罚无宾主，

湘云道："又倒说他们做什么？不如说咱们。"因联道：

　　吟诗序仲昆。此即刚才宝玉、贾环、贾兰作诗之景，故湘云有"说他们"云云　大观园内外之矛盾已然激化，众目所见，故湘云有极强烈之"他们"与"咱们"意识　构思时倚槛，

黛玉道："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联道：

　　拟句或依门。酒尽情犹在，

湘云说道："这时候了！"此句，庚辰本原作"这候了"，当夺一"时"字，后点去

"这",旁加"是时"二字,而成"是时候了"一语。梦稿本原作"这时花了",后笔将"花"点改为"候" 其他各本均作"这时候了" 味其语意,乃承上黛玉联"酒尽情犹在"而言,义在惊叹已到某一段时间。《朱子语类》卷七十六云:"到这时候,合当如此变 "句式措辞相类 乃联道:

更残乐已谖。联句前半,强作欢颜,尚带笑语;此句以下,乐缓语寂,意象凄冷,渐入颓败之境。渐闻语笑寂,

黛玉道说[8]:"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因联道:

空剩雪霜痕。以上五韵写中秋宴后之事,亦非全部即景。宝钗论诗尝谓,若事必目击方可咏,则天下无诗矣 此乃作者意见,本诗可为一证。阶露团朝菌[9],

湘云道:"这一句怎么叶韵?让我想想。"因起身负手,想了一想,笑道:"够了,幸而想出一个字来,不然几乎败了。"因联道:

庭烟敛夕棔[10]。以下八韵写景,敷陈典故以咏月。秋湍泻石髓,

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方说'棔'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开夜合"的。'此说"棔"字,也称"合棔",花叶朝舒夕合,即合欢树,常喻指男女之事,故宝钗未便直呼其名 宋人罗与之 寄远词 云:"当时手种合欢树,今已苍苍云雨垂 "宝钗识"棔"字,可见博学 黛玉一见即知,足见棋逢对手 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时更恰,也还罢了。以"夕棔"合欢喻指男女团聚欢洽,反衬此诗后半写女子孤寂凄凉之情,故曰"更恰 "。只是'秋湍'一句,亏你好想。只这一句,别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这一句了。"因想了又想,方对道:

风中聚云根[11]。宝婺情孤洁[12],

湘云道:"这对得也还好。只是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单用'宝婺'来塞责。"因联道:

银蟾气吐吞。药催灵兔捣,

黛玉不语点头，半日遂念道：

人向广寒奔。犯斗邀牛女，

湘云也望月点首，联道：

乘槎访帝孙[13]。湘云《咏白海棠》有"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三十一回写湘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喻湘云异日夫妻睽违，与此处典合。梅节《史湘云结局探索》谓此诗亦喻指湘云结局恰似嫦娥、织女，与丈夫天各一方，近是；周汝昌《脂砚斋评》疑宝湘终成眷属，无据。盈虚轮莫定，

黛玉道："对句不好，合掌[14]。下句推开一步，倒还是'急脉缓炙法'[15]。"黛玉所说两句，与甲本同。庚辰、甲辰两本同缺，蒙府、戚序、列藏本作"又用比兴了"；梦稿本原同蒙府诸本，改笔则同程本。所谓"合掌"，乃指一种作诗之病。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耿沣《赠田家翁》诗：'蚕屋朝寒闭，田家昼雨闲。'此写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语拙，'朝'、'昼'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闲昼雨，蚕屋闭春寒'，亦王孟手段。"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之一亦以耿湋等人诗为例，说明："对法不可合掌，如一动必一静，一高必一下，一纵必一横，一多必一少，此类可以递推。"湘云"乘槎"句，与黛玉"犯斗"句用典相类，故云。因又联道：

晦朔魄空存。壶漏声将涸，

湘云方欲联时，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你看那河里，怎么像个人到黑影里去了，敢是个鬼？"湘云笑道："可是又见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湾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激荡，散而复聚者几次。只听那黑影里"嘎"的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此段写景，有声有色，情景如绘，境界清幽，真乃文中有画有诗者也。黛玉笑道："原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吓了一跳。"湘云笑道："正是这个鹤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联道：

窗灯焰已昏。寒塘渡鹤影，此句极妙，即眼前之景，浑然无迹。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云："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似为湘云诗句所本。张新之评曰："文境诗情，并皆佳妙。"另黄庭坚《寄傅君倚同年》："孤雁起寒塘"、梅尧臣《西湖对雪》"寒塘起孤雁"等，与湘云警句亦有近似处。

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了，这鹤真是助他的了！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对什么才好？'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湘云笑道："大家细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联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捞嘴[16]，我也有了，你听听。"因对道：

冷月葬诗魂。此句更妙，道心中之情并当时之感，寓意深沉隽永 清贺贻孙《诗筏 云：诗之"结语难得有情，有情故能锁住一篇之意。……能锁住一篇，故一篇之势亦完 "联诗以此句作结，即结得有情，结得有势，全诗为之一振，堪称一篇之眼。此句蒙府、戚序、梦稿本等作"葬花魂"。葬花本黛事，且与湘云上句"寒塘渡鹤影"相对，文意并佳 某作家以为，此句乃暗示黛玉系沉湖而死，实属无稽之谈。宋淇《论"冷月葬花魂"》谓庚辰本作"葬死魂"乃形近而讹，后点改为"葬诗魂"，乃音近而讹，信从者众 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仍主"葬诗魂"为是。〇古人诗词中"花魂"与"诗魂"均常用 前者如宋胡寅 和信仲酴醿》云："花魂入诗韵，属和愧非才。"姜特立《蜡梅》云："乌知此花魂，为香不为蜡。"后者如宋杨万里 晚登小楼寡失南高峰塔 云："独将诗魂去，恣绕月胁游。"朱复之《别李商卿 云："春过诗魂怯，年销剑术疏 "《红楼 中"花魂"与"诗魂"俱有版本依据 明末叶绍袁 续窈闻记 载其女叶小鸾诗云："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 "见《午梦堂集》 小鸾年仅十七而卒，可谓红颜薄命。黛玉对句，或本其事

湘云拍手赞道："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好个'葬诗魂'！"因又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七十回宝玉尝说黛玉《桃花行》系"哀音"，众人感叹其《唐多令》"太作悲"，此处湘云又谓其"冷月"句"太颓丧"，是知"哀"也、"悲"也、"颓丧"也，确系黛玉诗之筋节所在 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凄清奇谲之语。"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压倒你？只为用工在这一句了。"

一语未了，只见栏外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倒弄的堆砌牵强。"二人不防，倒吓了一跳。细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妙玉。妙玉出场突兀，发语警拔，宛然仙子临凡，文情陡然一振 陈其泰批云："二人联吟，已

极清幽，忽来妙玉，更有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之致。”洪秋蕃亦云：“山外有山，境外有境，匪夷所思。”栊翠庵位于大观园东路山间，地近凸碧堂与凹晶馆，故妙玉此来甚合情理。

二人皆咤异，因问：“你如何到了这里？”妙玉笑道：“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顺脚走到这里，忽听见你们两个吟诗，更觉清雅异常，故此就听住了。只是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所以我出来止住你们。是湘云气数，是黛玉气数，亦妙玉气数；是园中诸艳气数，亦园外诸艳如元春、凤姐等女性之气数，并亦贾府众人之气数。故王希廉批云：“借妙玉口中说出气数使然，后文已跃跃笔端。”黄小田亦云：“盛衰之意，方外人已参透。”妙玉“气数”说，看似渺茫，于《红楼》中则为真切之语。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满园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两个的丫头还不知在那里找你们呢，你们也不怕冷了？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谁知道就这个时候了。”

三人遂一同来至栊翠庵中，只见龛焰犹青，炉香未烬。八字宛然一副小对，写禅房情景如画，点出妙玉生活环境之特殊。几个老道婆也都睡了，只有小丫头在蒲团上垂头打盹，妙玉唤起来现烹茶。忽听扣门之声，小丫鬟忙开门看时，却是紫鹃、翠缕和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进来见他们正吃茶，因都笑道：“叫我们好找，一个园子里走遍了，连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那小亭里找时，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们问他们，他们说：‘方才亭外头棚下两个人说话，黛湘赋诗，婆子耳中只是说话而已。后来又添了一个人，听见说大家往庵里去。’我们就知道这里来了。”

妙玉忙命丫鬟引他们到那边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却取了笔砚纸墨出来，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遂从头写出来。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这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黛玉素来心高气傲，唯于妙玉前恭谨虚心，可见妙玉身份。此即所谓烘云托月法。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评。只是这才有二十二韵，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续时，

倒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貂，又恐有玷。”黛玉从没见妙玉做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

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检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此评诗也，亦自道其“闺阁面目”也 下文续诗，适肖其人，与前只赞赏范成大“纵有千年铁门槛”之妙玉，判若两人。恰如陈其泰所评：“言为心声，正表出妙玉实是闺阁本色 ”林史二人皆道：“极是。”妙玉提笔微吟，一挥而就，递与他二人道：“休要见笑。依我不必如此[17]，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时，只见他续道：

香篆销金鼎，销，同甲本及甲辰本，其他脂抄各本均作“锁” 销，同“消”。唐慧琳《一切经音义 卷十一引《考声》云：“销，或作消 ”明人沈际飞 草堂诗馀 正集卷一引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瑙销金兽 ”通行本“销”多作“消” 两字同训，此当作“焚尽”讲。如苏轼《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 ”杨公远《次余静庵寒夜诗思 ：“香篆消重爇，银缸剔复明。”语义似之 冰脂腻玉盆。妙玉续诗，起句便现闺阁景象，即所谓“本来面目”也

箫憎嫠妇泣，憎，同甲本及庚辰、甲辰、列藏本，蒙府、戚序、梦稿本作“增” 或以为，“憎”字非是 实则，憎可作畏惧讲 旧题汉扬雄《方言 卷七云：“憎，惮也 ”晋郭璞注：“相畏惮也 ”又，嫠，除戚序本外，与甲本及诸本均同 嫠，当为“婺”之误字，形近而讹。戚序本及后来王本、全本作“嫠(li)”。嫠妇，即寡妇 苏轼《前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此用其事。句意谓呜呜洞箫，似亦惟恐听寡妇之悲泣。衾倩侍儿温。

空帐悲金凤，闲屏设彩鸳[18]。以上二韵状诗中女儿孤独景况。

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扪。

犹步萦纡沼，还登寂历原。以上二韵抒诗中女儿寂寞情怀。

石奇神鬼缚[19]，木怪虎狼蹲。

赑屃朝光透[20]，罘罳晓露屯[21]。以上二韵绘恐怖阴森景象，乃妙玉暗夜中所见，亦其心中所感。

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此联转入东方既白。西晋左思《咏史》云："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中唐白居易《东楼南望》云："送秋千里雁，报暝一声猿。"刘禹锡《武陵书怀》云："春江千里草，暮雨一声猿。"妙玉诗构想类似。故姚燮批云："'振林'一联深得唐音。"

歧熟焉忘径？泉知不问源。

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此联妙，本地风光，且对仗工巧之至

有兴悲何极，无愁意岂烦？语带禅机，是妙玉口吻。"何极"，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何继"。唐人王维《李陵咏》云："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元人许有壬《摸鱼子》云："九原宋玉悲何及，付与短歌长句。"其中之"悲何已"与"悲何及"均与"悲何极"相近。又，"何极"甚为常用，"何继"则比较罕见

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此联道出园中诸艳情怀，乃续诗之眼。"只自遣"、"向谁言"，与五回"薄命司"一联中"皆自惹"、"为谁妍"相对应，极言众女儿积悃之深。此即写妙玉"芳情"难以排遣之孤寂、"雅趣"无处言说之惆怅，沉痛之至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结句平稳，对眼前景，而馀韵不尽 暗用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此情此景，亦如宋人吴芾《前日小诗并呈鲁漕》所云："亦知聚首无多日，且把交情更细论。"

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诗凡三十五韵，黛湘各十一韵，妙玉十五韵 黛湘能诗早为人知，妙玉工吟仅此可蠡测矣。全诗写中秋夜通宵达旦情形，情景交融，文清奇而境凄凉，亦以明大观园衰颓之象也。

黛玉、湘云二人称赞不已，说："可见咱们天天是舍近求远。现有这样诗人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润色，此时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才是。"林史二人听说，便起身告辞，带领了丫鬟出来。妙玉送至门外，看他们去远，方掩门进来，四十一回写品茶栊翠庵，贾母走时，妙玉"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此写送黛湘，则有不舍之意，情怀有别。不在话下。

这里，翠缕向湘云道："大奶奶那里还有人等着咱们睡去呢。如今还是那里去好？"湘云笑道："你顺路告诉他们，叫他们睡罢。我这一去，未

免惊动病人，不如闹林姑娘去罢。”说着，大家走至潇湘馆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进去了，卸妆宽衣，盥洗已毕，方上床安歇。紫鹃放下绡帐，移灯掩门出去。

谁知湘云有择席之病，虽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常常不眠的，今日又错过困头，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来覆去。黛玉因问道：“怎么还睡不着？”湘云微笑道：“我有个择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儿罢。你怎么也睡不着？”黛玉叹道：恰应东坡咏中秋词“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之意　写两人均“睡不着”，一“微笑”，一“叹道”，庚辰夹批云：“一笑一叹，只二字便写出平日行景。”“我这睡不着也并非一日了。大约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觉。”此特写黛玉病势渐重之笔，为后文魂归离恨天作引　湘云道：“你这病就怪不得了。”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青苔赋》：南朝江淹作，中有“悲凹险兮，唯流水而驰骛”的句子。

② 《神异经》：志怪小说集，中有“北方荒中有石湖……其湖无凹凸，平满无高下”之句。

③ 《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画记》，或指《历代名画记》，唐张彦元著，是我国古代画史的重要著作之一。张僧繇，南朝梁画家。据云，建康一乘寺门上之凸凹花，即他的手迹。

④ 值身于：值，与“置”同，见清洪頣煊《读书丛录·论〈说文〉》。王本、张本、金本及梦稿、戚序本作“置身于”。

⑤ 黄发：指老年人。

⑥ 金萱：即“萱草”，又名“忘忧草”，俗称“金针菜”。呈橘红或橘黄色，故云“金萱”。

⑦ 分曹：分出对手。曹，两人一对为曹。

⑧ 黛玉道说：甲本、王本、张本、金本作“黛玉说道”，梦稿本作“黛玉笑道说”。

⑨ 朝茵：诸本作“朝菌”，指一种菌类植物，朝生暮死。

⑩ 棔：即“合昏木”，一名“马缨花”，落叶乔木，其叶昼开夜合。

⑪ 云根：山石。古人以为云气由山石中生出，故云。

⑫ 宝婺：即婺女星，也叫“婺女星”，二十八宿之一，常借指女神。

⑬ 槎：木筏。

⑭ 合掌：诗文中对偶两句意思相同，如两掌相合，叫“合掌”。

⑮ 急脉缓炙法：王本、金本作“急脉缓炙法”。人文本谓“炙”当系“灸”之误。

⑯ 捞嘴：多嘴，耍嘴。庚辰本原作“傍嘴”，后将“傍”点改为“说”；蒙府、戚序本作“得意”。

⑰ 不必：诸本作“必须”，桐花凤阁批校本点改为“必得”。

⑱ 设彩鸳：设，合也，见《广雅·释诂三》。甲本、甲辰本作“投”，王本、张本作“散”，庚辰、梦稿、戚序、列藏本作“掩”。彩鸳，指屏上的装饰性图案。

⑲ 缚：同甲本、甲辰本，梦稿本原作“搏”，后旁笔改为“缚”；其他各脂本作“搏”。“傅”字较妥。苏轼《石钟山记》：“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

⑳ 赑屃：传说中一种海龟名，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即是此物。此处代指石碑。

㉑ 罘罳：亦作“浮思”、“罘思”。古代设在宫门外或城角的屏障，又指宫殿檐下防鸟雀栖集的网。

回　评

此回承上回闹热俚俗，转而为凄凉清雅韵事。前后映衬，相得益彰，如王希廉批云：“贾珍夜宴，鬼神悲叹；贾母赏月，笛音凄楚。深浅不同，其不吉之徵无异。”本回上半写贾母率众品笛，恻然婉转；下半记黛湘联诗咏月，妙玉续诗抒怀，黯然孤寂，与上回合而为大观园中秋夜宴图。叙事完整，映衬鲜明，意味深醇。蒙府本回前批云：“既叙夜宴，再叙酬和，不漏不俗，更不相犯。云行月移，水流花放，别有机栝，深宜玩索。”颇见此回叙事之妙。而其题旨，仍无非呈现贾府及大观园衰败之象而已，低徊顿挫。

贾母品笛，本欲鼓众人之兴，无奈众人各有倦意，兴致低迷。况时序所感，时务所关，笛本清幽，闻之愈觉凄怆而欲涕下沾襟。如陈其泰批云：“月中闻笛，女伴联诗，美景良辰，赏心乐事，自饶佳趣，而看去总觉一股冷气逼人，渐入萧索之境。”上回贾政、贾赦各逞娱亲之技，戏谑引笑，已觉粗鄙之极；此回尤氏仍欲为之，更觉唐突无聊。中秋夜宴本乃欢愉之事，而竟以此俗滥无聊之笑话维持兴致，恰如妙玉所云，人之气数使之然也。

诸艳荟萃吟诗，各逞其技，各展其怀，起于元妃省亲之十八回，造极于芦雪庭联诗咏雪之五十回，结于此回之凹晶馆中秋联诗咏月。起于省亲，是热起；造极于咏雪，是冷中作热；今结于此回，乃冷结也。其后几联，更残、剩雪、夕梧、漏将涸、灯已昏，一派更残夜尽景象。当此时也，诗社已散，园中人

已不全，诸艳心中各郁烦忧，宝玉因晴雯病笃闷闷不乐，显示大观园诗酒之乐从此一去不复返矣。然则，此中秋咏月三十五韵乃成大观园诸艳之绝唱焉。洪秋蕃评曰："凹晶馆咏月与芦雪庵咏雪，同一联句，而情景迥异。芦雪庵咏雪，如对十里红楼，三千粉黛，令人目眩心迷；此则一丸冷月，十里罡风，森森然寒肌侵骨。笔墨之变，一至于此。"凹晶馆联诗之妙，既缘其诗之清奇，亦缘其境之幽远；既因其情之深挚，亦因其意之深沉，颇多意外之思，味外之旨。湘云伤其孤，黛玉叹其寂，妙玉慨其悲，各显情性。尤其妙玉续唱，怪木奇石、莽林沼泽、荒原深谷，种种意象，色彩怪厉，已为大观奏出"丧音"。是乃大观园诸艳结局尽于三美此夜之感慨神伤矣。

大观园正册诸钗之中，唯黛湘妙如野鹤闲云，宜乎由三人自道诸艳身后仙机。自今以后，人无非寒塘渡鹤，事不外冷月葬花。妙玉为"十二钗"之一，然前此多以旁观者身份出现，自称"槛外人"。至此回，黛湘联吟，妙玉续之，始卷入大观园之感情纠葛，表现其秀美气质。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凤姐病也比先减了，虽未大愈，然亦可以出人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药。又开了丸药方来，配“调经养荣丸”。因用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取时，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须沫出来。王夫人焦燥道：“焦燥”，甲本及甲辰、庚辰、梦稿、列藏本同；蒙府、戚序本作“焦躁” 两词通用 宋无名氏 张协状元 第三出云：“几番焦燥，命直不好，埋冤知是几宵？”明冯梦龙纂辑 古今小说 卷二云：“姑娘也焦燥起来，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 ”可见“焦燥”不误，无须径改为“焦躁”。“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们查一查，都归拢一处，你们白不听，就随手混撂。”可见盛时随手可得　此写王夫人心情“焦燥”，为下文对晴雯发怒作引　彩云道：“想是没了，就只有这个。上次那边的太太来寻了去了。”

王夫人道：“没有的话，你再细找找。”彩云只得又去找寻，拿了几包药材来说：“我们不认的这个，请太太自看，除了这个没有了。”王夫人打开看时，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么，并没有一支人参。因一面遣人去问凤姐有无。凤姐来说：“也只有些参膏。芦须虽有几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还要煎药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问去。说：“因上次没了，才往这里来寻，早已用完了。”邢夫人一向悭吝，且与凤姐婆媳不睦，与王夫人面和心违，此时即便未用完，亦必不肯拿出

王夫人没法，只得亲身过来请问贾母。贾母忙命鸳鸯取出当日馀的

来，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头粗细不等，遂秤了二两给王夫人。王夫人出来，交给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厮送与医生家去。又命将那几包不能辨的药也带了去，命医生认了，各包号上。一时，周瑞家的又拿进来，说："这几样都各包号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陈。这东西比别的却不同，凭是怎么好的，只过一百年后，就自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烂木，也没有力量的了。虽未成灰，如今已成"糟朽烂木"，借人参喻指贾府，当时赫赫扬扬，于今气数已尽　请太太收了这个，倒不拘粗细，多少再换些新的才好[①]。"

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半日才说："这可没法了，只好去买二两来罢。"也无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罢。"因问周瑞家的："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拣好的换二两来。倘或一时老太太问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说。"家运就衰，贾母尚未深知，多缘此故，即报喜不报忧　据近人刘忆江《袁世凯评传》，民国初袁公欲称帝，其子克定乃命人篡改《顺天时报》，仅印一份进呈　袁公误认天下归心，遂悍然登基　后知真相，痛斥其子"欺父误国"，然悔之晚矣。袁公似贾母，克定则效王夫人故技也。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时，宝钗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头人参都没有好的。虽有全枝，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搀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宝钗不愧皇商之女，深知奸商诈术　王希廉评曰："写宝钗换参一节，显示宝钗精细，非比富贵家闺阁中不谙世务。"我们铺子里常和行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妈说了，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里要他二两原枝来，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到底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只还得你亲自走一躺，才能明白。"

于是宝钗去了，半日回来说："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说道："'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自来家里有的给人多少，这会子轮到自己用，反倒各处寻去。"说毕长叹。宝钗笑道："这东西虽然值钱，总不过是药，原该济众散人才是。咱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既予人以惠，又不致驳人脸面，言语得体之极，的是宝钗口吻　王夫人点头道："你这话也是。"以上寻参

一段乃过脉文字，以下旧事重提，陡起雷霆之变，方是正文。

一时宝钗去后，因见无别人在室，遂唤周瑞家的，问："前日园中搜检的事情，可得下落？"七十四回之事，延宕至此方重新提起，文笔之从容顿挫，章法之缜密舒展，无书可及。周瑞家的是已和凤姐商议停妥，一字不隐，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惊。想到司棋系迎春丫头，乃系那边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装病在家，不肯出头了。况且又是他外孙女儿，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装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说。如今我们过去回时，恐怕又多心，倒像咱们多事是的。不如直把司棋带过去，一并连赃证与那边太太瞧了，不过打一顿配了人，再指个丫头来，岂不省事？如今白告诉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说：'既这样，你太太就该料理，又来说什么呢？'岂不倒耽搁了？倘或那丫头瞅空儿寻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两三天，都有些偷懒，倘一时不到，岂不倒弄出事来？"听周瑞家的此番言语，益见司棋乃邢王两派矛盾之牺牲品。王夫人想了一想，说："这也倒是。快办了这一件，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此指晴雯等，怡红院祸事近在咫尺。王夫人径以"妖精"相称，声口恶毒已极。

周瑞家的听说，会齐了那边几个媳妇，先到迎春房里，回明迎春。迎春听了，含泪似有不舍之意，因前夜之事，丫头们悄悄说了原故，虽数年之情难舍，但事关风化，亦无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实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迎春欲救无力，欲弃不忍，只得听之，的是懦弱性格。盖时当金秋，该当百花凋残，虽有护花人如宝玉尚不能救，况柔弱千金如迎春哉？司棋见了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周瑞家的说道："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依我们的好话，快快收了这样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贾府主子如老太君、王夫人、珍大爷等，屡言"体统"、"脸面"，奴才周瑞家的今亦言"体面"，俱属面子文化之真切体现。鲁迅《说"面子"》称，"面子"正是"中国文化的纲领"，且曰："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

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后半部写周瑞家的同干儿子何三有染，可注此际该妇口中"体面"二字

迎春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呢，听了这话，书也不看，话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这么大女孩儿，自己作的还不知道？把姑娘都带的不好了，你还敢紧着缠磨他。"迎春听了，方发话道：自"迎春手里拿着一本书"至此，约计八十馀字，俱为程本所增，文情较为圆满 以下迎春所言，"你瞧入画"前，诸脂本另有话，如庚辰本作："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我要十分说情留下你，岂不连我也完了？"显得较为自私 程本删掉，意在美化迎春形象 "你瞧入画也是几年的，怎么说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两个，想这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说，将来总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罢。"语虽柔弱，意却至理，是迎春悟性。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儿还有打发的人呢，你放心罢。"周家妇已知王夫人心事。大观园将花木凋零，此妇竟如此快心满志，其为园内人之对头可知 司棋无法，只得含泪给迎春磕头，和众人告别。又向迎春耳边说："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说个情儿，就是主仆一场。"迎春亦含泪答应："放心。"写迎春别司棋，与惜春别入画迥不相犯 紫菱洲主子懦弱，丫鬟刚硬，暖香坞则相反，恰可对照

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带了司棋出去，又有两个婆子将司棋所有的东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没几步，只见后头绣橘赶来，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递给司棋一个绢包，说："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一旦分离，这个给你做个念心儿罢。"司棋接了，不觉更哭起来了，又和绣橘哭了一回。园内女儿凄楚至此，实难乎为情。想作者当日为文之际，胸中悲忿不知凡几。周瑞家的不耐烦，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婶子、大娘们，好歹略徇个情儿，如今且歇一歇，让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辞一辞，也是这几年我们相好一场。"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们素日大样，鸡雏羞与燕雀为伍，则燕雀必深恨其"素日大样"，园内人对头皆如此得来 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话？因冷笑道："我劝你去罢，别拉拉扯扯的了，我们还有正经事呢。谁是你一个衣胞里爬出来的？辞他们做什么？你不过挨一会是一会，难道算了不成？依我说，

快去罢。”一面说，一面总不住脚，直带着出后角门去。司棋无奈，又不敢再说，只得跟着出来。

可巧正值宝玉从外头进来，一见带了司棋出去，又见后面抱着许多东西，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因听见上夜的事，并晴雯的病也因那日加重，细问晴雯，又不说是为何。王夫人成见甚深，晴雯无从解释，其自尊心性亦不容辩白，仅病情日重而已，可见胸中愤懑至极。今见司棋亦走，不觉如丧魂魄，“如丧魂魄”四字是极，园中女儿即宝玉之魂魄。姚燮眉批曰：“他人尚难乎为情，况多情之宝二爷乎！”因忙拦住问道：“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为，又恐唠叨误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书去罢。”宝玉笑道：“姐姐们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许少捱时刻。又有什么道理？我们只知道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

司棋见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们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宝玉不禁也伤心，含泪说道：“我不知你做了什么大事，晴雯也气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这却怎么着好？”宝玉散魂失魄之态如画，如呆如痴之神立现，至情寓焉　庚辰夹批云：“宝玉之语全作囫囵意，最是极无味之语，是极浓极有情之语也　只合如此写，方是宝玉，稍有真切，则不是宝玉了。”周瑞家的发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听说，我就打得你了。别想往日有姑娘护着，任你们作耗。越说着，还不好生走。一个小爷见了面，也拉拉扯扯的，什么意思！”周瑞家的此语明斥司棋，暗责宝玉，居心甚为不良　观后半部写其私通何三，便知此刻该妇一脸道学，其实十分伪善　◎“副小姐”一词生动，甲本及甲辰、列藏本同。庚辰本原抄亦同，后点改为“二号小姐”　梦稿、蒙府、戚序本则作“伏侍小姐的”，设语笨拙，当系后人妄改。程本虽晚出，亦多存真之处，故不宜一味推崇脂本，盲目贬损程本。黄小田批云：“‘副小姐’三字妙，正是恨他们大样　有撰《痴人说梦 者，谓旧抄本作‘伏侍小姐’，便无味。”查 痴人说梦 ，其《镌石订疑 云：“案旧抄本，‘副’作‘伏侍’。”与黄小田批正合榫。那几个妇人不由分说，拉着司棋，便出去了。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们，看走远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

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好骂，此乃极洞明之语，亦极惶惑之语。此社会乃男权当道，故宝玉归罪于男人，实亦有理。守园门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了，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发恨道：“不错，不错！”宝玉心中“女儿”与“女人”原是两类，不可混为一谈。

正说着，只见几个老婆子走来，忙说道：“你们小心传齐了伺候着。此刻太太亲自到园里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嫂来，在这里等着，领出他妹子去。”此句自宝玉耳中听来，乃晴天霹雳，晴雯休矣。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今日是诸艳遭劫之日，亦宝玉受难之期。因又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这个祸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些。”宝玉视女儿为明珠，众婆子则视为眼中钉，何园中女儿之仇敌如此之多耶？宝玉一闻得王夫人进来亲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飞也是的赶了去，所以后来趁愿之话，竟未听见。

宝玉及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色，见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不顾晴雯死活，“搀架起来”便去，王夫人何等薄情，何等残酷，何等暴戾。王伯沆批云：“晴雯一无求情语，自是铮铮铁骨人 ”阿母“一脸怒色”、丫鬟“蓬头垢面”，俱从宝玉眼中看出 大观园灾遭横祸，开始走向崩溃，宝玉是第一见证人 王夫人吩咐：“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馀者留下，给好的丫头们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来，一一过目。

原来王夫人惟怕丫头们教坏了宝玉，三十回写王夫人撵金钏儿，亦恐其“教坏”宝玉也 乃从袭人起以至于极小的粗活小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言。老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做四儿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补明四儿亦同宝玉共芳辰 闻此语，可知告密构陷园中女儿者，皆媳妇、婆子也。王夫人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秀美者，皆其所妒；聪明者，俱其所恶，并不问青红皂白，王夫人刚愎阴昧如此 其心固欲其子成龙，岂知因此足以害之。姚燮眉批谓：“仿佛

是明季罗织党人一案，彼以之败国，此以之败家 ”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打谅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统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这个四儿见王夫人说着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话，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来，领出去配人。”又问：“那芳官呢？”芳官只得过来。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此显系偏见。“自然”二字画出王夫人刚愎自用之心态口吻。上次放你们，你们又不愿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捣起来，调唆宝玉，无所不为！”芳官等辩道[2]：“并不敢调唆什么了。”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此处，诸脂本另有文字，如庚辰本作：“我且问你，前年因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个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联伙聚党，不知又做出什么事来呢。”最后一句，梦稿本作“遗害这园子呢”，其馀诸脂本略同。因下文五儿仍出场，故程本删刈。你连你干娘都压倒了，岂止别人。”可知芳官是为其干娘所谗害 “压倒”干娘云云，指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芸轩里召将飞符”故事。因喝命：“唤他干娘来领去，就赏他外头找个女婿罢。他的东西，一概给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戏女孩子们，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出，自行聘嫁。”王夫人一语殃及池鱼，将十二美优伶一网打尽，写尽宗法社会之险恶 脂批尝谓，情榜中除“十二钗”正副册及又副之外，尚有三副四副 此十二优伶当系四副，亦情榜中人也，其他女儿运命可依此类推而知。一语传出，这些干娘丑态毕露，彼等皆感恩趁愿不尽，都约齐给王夫人磕头领去。众干娘丑态毕露，彼等皆与园中女儿辈为敌者也。

王夫人又满屋里搜检宝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并命收卷起来，拿到自己房里去了。此实乃两番抄检怡红院也。洪秋蕃评曰：“似此兴风作浪，拨草寻蛇，岂是安静持家之道。探春所谓自杀自灭是也。”因说：“这才干净，省得傍人口舌。”可知王夫人此举既发乎本心，亦以塞邢夫人一党及众婆子媳妇之口。又吩咐袭人、麝月等人：“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迁挪，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

并给我仍旧搬出去，才心净。”此乃宣判大观园结局。庚辰夹批云：“一段神奇鬼讶之文，不知从何想来。王夫人从来未理家务，岂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隐隐约约已有无限口舌，浸润之谮，原非一日矣。若无此一番更变，不独终无散场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至一百二回，大观园终遭封锢，王夫人始称愿。说毕，茶也不吃，遂带领众人，又往别处去阅人。暂且说不到后文。

如今且说宝玉，只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无甚大事，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所责之事，皆系平日私语，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书，仔细明儿问你。才已发下狠了。”宝玉听如此说，才回来。一路打算：“谁这样犯舌？况这里事也无人知道，如何就都说着了？”园内细事俱为外人所知，正取败之道。当日桃花源中人至嘱之言即“不足为外人道也”，所虑即此。一面想，一面进来，只见袭人在那里垂泪，狐悲兔死，袭人虽无恙，然朝夕相处之姊妹纷纷获罪遣逐，焉能不伤怀哉　且去了第一等的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袭人知他心里别的犹可，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劝道：“哭也不中用。你起来，我告诉你，晴雯已经好了，他这一家去，倒心净养几天。你果然舍不得他，等太太气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进来，也不难。为今之计，也只好如此设想。王希廉评谓：“写袭人劝解一层，描出袭人涵养，迥异轻浮妇女全无斟酌。”太太不过偶然听了别人的闲言，在气头上罢了。”宝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么迷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狂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是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很嫌他。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七十四回王夫人尝云袭人、麝月两人“笨笨的倒好”。可知袭人较宝玉更知王夫人之心，较晴雯更在乎上下众人之口，是其善做人处。宝玉道：“美人是的，心里就不安静么？你那里知道，古来美人安静的多着呢。此非驳袭人，乃驳王夫人也，驳世俗视美貌女子为祸水之偏见也。洪秋蕃评曰：“不独为晴雯表洁，且为千古美人雪诬，无量功德”宝玉这几句话，诸脂本无，乃程本所增。这也罢了，咱们私自玩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这可奇怪了。”袭人道：“你有什么忌讳的？

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被那人知道了，你还不觉。”宝玉以大观园为幻境，以怡红院为堡垒，故一向无所顾忌，恣性任情，岂料婆子、媳妇等一一暗记于心，喧腾于口，伏下祸根。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此写宝玉心疑袭人也。三十四回袭人尝谏劝王夫人令宝玉搬出园外居住，以免男女间不虞之事，乃虑宝玉终身结果　其用心不可谓不善，其言却足以起王夫人之疑，招怡红之祸。然就袭人本心而言，断不至为此谗害同类。

袭人听了这话，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或因袭人确曾有意告密，而被揭痛处，故一时心虚语塞，难以置辩；或则偶尔无心犯错，而被点醒悟，无奈不便强辩，乃文过遂非矣。然此写袭人神态，总有微词。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论我们，也有玩笑不留心的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么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悮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做细活的。照应二十一回四儿为宝玉倒茶事，行文一丝不落。众人见我待他好，未免夺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们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生的比人强些，也没什么妨碍着谁的去处。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竟也没见他得罪了那一个。可是你说的，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个好带累了。”说毕，复又哭起来。从宝玉口中一总怡红院损失，为四儿、芳官、晴雯喊冤。由于身份所限，宝玉不便直接批评母亲，只得以含糊言辞抱怨袭人。然而究其实，此刻宝玉锋芒所向，惟王夫人而已。

袭人细揣此话，只是宝玉有疑他之意[3]，竟不好再劝，因叹道：“天知道罢了。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一会子，也无益了。”作者于此事着语极含蓄，不以一语开脱袭人，乃缘其确有可责之过　宝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娇生惯养的，何尝受过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送到猪圈里去一般。妙喻　“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贴合晴雯秀美气质；“猪圈”则写园外环境之肮脏。王伯行沆批云：“造语秀绝，称其丰格。楚骚哀

怨、同此情矣"宝玉珍视女儿之心，日月可鉴　况又是一身重病，里头一肚子闷气。他又没有亲爹热娘，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他这一去，那里还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见一面两面的了。"说着，越发心痛起来。

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你就说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该的了？"宝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他身上。"怡红院蕉棠两植，景观著名，故有"红香绿玉"之称　十七回已说明，此西府海棠又名"女儿棠"，俗传出自"女儿国"中，花最茂盛。今春海棠枯萎半边，现由宝玉口中补明，确非吉兆。洪秋蕃批云："晴雯具桃李之姿，秉蕙兰之性，孤芳似菊，冷艳若梅　摇曳生姿，如修竹之道而劲；污泥不染，具莲花之体而微　海棠之萎，为之预兆无疑"海棠枯萎应在晴雯身上，即应在大观园女儿身上。宝玉格物致知，所见渐明　袭人听了，又笑起来说："我要不说，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怎么是你读书的人说的？"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像孔子庙前桧树、坟前的蓍草[4]，诸葛祠前的柏树[5]，岳武穆坟前的松树[6]，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几次，这不是应兆么？若是小题目比，就像杨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药[7]，端正楼的相思树[8]，王昭君坟上的长青草，难道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是应着人生的。"以物显人，宝玉以杨妃、昭君比诸艳之不足，更以圣人、贤相、忠臣拟之，大增诸艳风光，兼示宝玉女儿崇拜之心迹　作者女性观之惊世骇俗，有如此者

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因笑道："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盖袭人对晴雯含愠已久，今晴雯被撵，一腔醋意，不经意间吐露无遗　姚燮眉批曰："'什么东西'四字，将居恒怨之恨之忌之防之畏之憎之之情，打趸儿发泄"还有一说，他总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就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袭人未免过于自负。宝玉心中，晴固重于袭；作者意

里，袭亦次于晴。虽袭人文字倍于晴雯，然晴雯位居又副册第一，袭人次之也想是我要死的了。"宝玉听说，忙掩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个未是[9]，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的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袭人听说，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没个了局。"

宝玉又道："我还有一句话，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现在他的东西，是瞒上不瞒下，悄悄的送还他去。再或有咱们网日积攒下的钱[10]，拿几吊出去，给他养病，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场。"袭人听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没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说，我才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点下了，放在那里。如今白日里人多眼杂，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他拿去。我还有攒下的几吊钱，也给他去。"宝玉听了，点点头儿。毕竟是贤袭人，宝玉心中之疑可释矣。袭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贤人'，连这一点子好名，还不会买去不成？"反唇相稽，袭人口锋，不亚晴雯。宝玉听了他方才说的，此句甲本作"宝玉听了他方才的话"，同甲辰、蒙府、戚序本，庚辰本少一"了"字；列藏本作"宝玉听了方才点的话"；梦稿本作"宝玉听他点方才的话"，另笔旁改文字同乙本　苕溪渔隐《镌石订疑》云："案旧抄本，'了他'作'他点'。"可知范锴所订为程甲本，而所见旧抄本同梦稿本原抄文字。脂本不伪，此亦可证。又陪笑抚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间，果遣宋妈送去。宝玉将一切人稳住，便独自得便，到园子后角门，央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先这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还吃饭不吃饭？"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他些钱，那个婆子方带了他去。

却说这晴雯当日系赖大买的。还有个姑舅哥哥，叫做吴贵，人都叫他贵儿。那时晴雯才得十岁，时常赖嬷嬷带进来，贾母见了喜欢，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晴雯于五回已有"判词"介绍，八回正式登场，其容貌、脾性，已为读者熟知；然至此，始补出其不幸来历，有别于通常说部　过了几年，赖大又给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妇。谁知贵儿一为胆小老实[11]，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调调，两只眼儿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些风流勾当

来。关于晴雯姑舅哥嫂，较之脂本，程本有很大改动。据庚辰本，哥哥是多浑虫，嫂子是灯姑娘，又名多姑娘　程本改多浑虫为吴贵，谐音乌龟　其妻亦非灯姑娘，仅称吴贵媳妇而已。清人倪鸿《桐阴清话》卷三记吴川林带南有《红楼梦百咏》诗，内中嘲此妇"之子是情颠"，谑而不虐　那时晴雯已在宝玉屋里，他便央及了晴雯转求凤姐，合赖大家的要过来。目今两口儿就在园子后角门外居住，伺候园中买办杂差。这晴雯一时被撵出来，住在他家。那媳妇那里有心肠照管？吃了饭，便自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间屋内爬着。"爬着"二字传神，可见晴雯奄奄一息、无人理会之惨状　庚辰夹批云："总哭晴雯　"又，"爬着"二字，蒙府、戚序本作"卧着"，较为普通　其馀诸本均同乙本

宝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独掀起布帘进来，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一领芦席上，幸而被褥还是旧日铺盖的。晴雯病中惨状由宝玉眼睛看出，流露无限哀伤　"芦席上"，甲本及甲辰本同　其馀诸脂本作"芦席土炕上"，更觉凄凉　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拉他，悄唤两声。"含泪"、"伸手"、"轻拉"、"悄唤"，一连串动作，无不曲尽宝玉怜惜之意　当下晴雯又因着了风，又受了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胧睡了。忽闻有人唤他，强展双伶，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道："我只道不得见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死攥"、"哽咽"、"嗽个不住"及短短一语，写出晴雯何等惊喜，何等悲痛　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来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试泪问[12]："茶在那里?"晴雯道："在炉台上。"宝玉看时，虽有个黑煤乌嘴的吊子，也不像个茶壶。只得桌上去拿一个碗，未到手内，先闻得油膻之气。宝玉只得拿了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复用自己的绢子拭了，闻了闻，还有些气味，没奈何，提起壶来斟了半碗。看时绛红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呢。"宝玉听说，先自己尝了一尝，并无茶味，咸涩不堪，只得递给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下去了。从宝玉眼鼻口舌写晴雯屋内芦席、炉台、吊子、

油膩之气、咸涩之味，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依此便写出晴雯无限凄楚。作者悲愤、痛惜之情，溢于词表。

宝玉看着，眼中泪直流下来，连自己的身子都不知为何物了，一面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宝玉私行探望，晴雯心胸坦荡，自表清白，不独出色写晴雯，亦特意映衬宝玉也。陈其泰批云："着此一段，见宝玉之情，不在私情，而在真情，所以为情种"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凉。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古来如此 然而，清净女儿遭诬为"狐狸精"，非女儿之耻，乃污蔑者之耻也。此写晴雯愤激至极，外似刚强，心实脆弱，岂能堪此大辱

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他的手，一只手轻轻的给他捶打着。又不敢大声的叫，真真万箭攒心。此写宝玉动作是"歪"、"攥"、"捶打"，心情是"痛"、"急"、"害怕"乃至"万箭攒心"，措辞皆极有斟酌 这几句白描文字，俱程本所增。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因哭道："除下来，等好了再戴上去罢。"又说："这一病好了，又伤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手里。晴雯红指甲，五十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曾加特写 此时"齐根咬下"赠与宝玉，顺理成章 盖赠指甲可表达儿女私情，如唐代女诗人晁采《子夜歌》云："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 剪之特寄郎，聊当携手行"晴雯已"枉担虚名"，乃故意以此坐实之，何等悲愤，何等无奈 又回手扎挣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晴雯临终馈遗贴身红绫袄，与赠送红指甲用意相同 两人貌似存有私情，实则纯洁清白，毫无苟且，无辜至极 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写宝玉一见红绫袄即念晴雯，后移爱于五儿，亦写至纯至正之人间真情。若视作暧昧私心，则见识与王夫人同矣。不想虚弱透了的人，那里禁得这么抖

搂，早喘成一处了。

宝玉见他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他身上。却把这件穿上，不及扣钮子，只用外头衣裳掩了。刚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来坐坐。"宝玉只得扶他。那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他被上[13]，拖着肐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然后将他的指甲装在荷包里。晴雯赠指甲，与宝玉互换小袄，乃临终诀别之意　二人名为主仆，情同兄妹，未尝念及私情　弥留此举，貌似言情，实非"爱情"二字所能尽其意。晴雯哭道："你去罢，这里腌臜，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此乃极悲痛之语，偏用此极庆幸之辞　晴雯冤屈之深，真可惊天地泣鬼神，幸有宝玉知其心且尽其哀。洪秋蕃评曰："前道虚名，是愤激语，此道虚名，是感激之词　两番称说意各不同"一段写二人诀别，句句吞声含悲，字字滴血迸泪，自来说部中未见

一语未完，只见他嫂子笑嘻嘻掀帘进来道："好呀，你两个的话，我已都听见了。"又向宝玉道："你一个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来做什么？看着我年轻长的俊，你敢只是来调戏我么？"宝玉听见，吓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别大声的。他伏侍我一场，我私自来瞧瞧他。"那媳妇儿点着头儿，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说你有情有义儿的。"便一手拉了宝玉进里间来，笑道："你要不叫我嚷，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说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宝玉拉在怀中，紧紧的将两条腿夹住。写吴贵妇淫荡下流，反衬晴雯清洁高贵　张新之批云："其丑如鬼，作者怪笔当有一箱"此妇甫出场，即活灵活现，确与多姑娘同类　程本析为二人，仍难掩其本色。

宝玉那里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得满面红胀，身上乱战，又羞又愧，又怕又恼，只说："好姐姐，别闹。"此事突如其来，出人意表，确难应付。细思宝玉除却讨饶，实无良策。庚辰夹批曰："如闻如见，'别闹'两字活跳。"那媳妇乜斜了眼儿，笑道："呸，成日家听见你在女孩儿们身上做工夫，怎么今儿个就发起越来了？"宝玉红了脸，笑道："姐姐撒开手，有话咱们慢慢儿的说。外头有老妈妈听见，什么意思呢？"那媳妇那里肯

放，笑道："我早进来了，已经叫那老婆子去到园门口儿等着呢。我等什么儿是的，今日才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来，叫里头太太听见了，我看你怎么样？你这么个人，只这么大胆子儿。我刚才进来了好一会子，在窗下细听，屋里只你两个人，我只道有些个体己话儿。这么看起来，你们两个人，竟还是各不相扰儿呢。作者设此淫妇，正为表晴雯之洁。此如俞平伯所评："晴雯向宝玉自叙的话固然字字是泪，点点是血，然而谁曾听之，谁曾闻之，好则好矣，了犹未了，故作者特意请出这一位以邪淫著称于 红楼梦》的灯姑娘来，让她听见他俩的密谈，称为一个硬证 "按俞氏所评，乃据脂本，故有"灯姑娘"云云，程本称"吴贵媳妇"。两者情节有别，用意则同。清人解盦居士《石头臆说 亦云："作者于晴雯生死之顷，怡红凄恻之时，忽写吴贵媳妇调情一段，固属对影写照，意有所在，要知此亦特笔也 窗外潜听，正所以表晴雯之贞洁也 不然，'虚名'二字，谁其信之？"作者为表晴雯清白，可谓煞费苦心 我可不能像他那没傻[13]。"说着，就要动手。宝玉急的死往外拽。

正闹着，只听窗外有人问："这晴雯姐姐在这里住呢不是？"那媳妇子也吓了一跳，连忙放了宝玉。这宝玉已经吓怔了，听不出声音。外边晴雯听见他嫂子缠磨宝玉，又急又臊又气，一阵虚火上攻，早昏晕过去。那媳妇连忙答应着，出来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五儿和他母亲两个，抱着一个包袱。诸脂本上文写王夫人有云，柳家那丫头五儿短命死了 程本删 此写柳五儿出场，均异于脂评本，乃为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作引。柳家的拿着几吊钱，悄悄的问那媳妇道："这是里头袭姑娘叫拿出来给你们姑娘的。前写袭人欲使人送衣物及所积之钱予晴雯，今果有此举，袭人可谓言而有信 他在那屋里呢？"那媳妇儿笑道："就是这个屋子，那里还有屋子？"

那柳家的领着五儿刚进门来，只见一个人影儿往屋里一闪。柳家的素知这媳妇子不妥，只打谅是他的私人。看见晴雯睡着了，连忙放下，带着五儿，便往外走。谁知五儿眼尖，早已见是宝玉，便问他母亲道："头里不是袭人姐姐那里悄悄儿的找宝二爷呢吗？"柳家的道："嗳哟，可是忘了。方才老宋妈说：'见宝二爷出角门来了。门上还有人等着，要关园门呢。'"因回头问那媳妇儿。那媳妇儿自己心虚，便道："宝二爷那里肯到

我们这屋里来?”柳家的听说,便要走。这宝玉一则怕关了门,二则怕那媳妇子进来又缠,也顾不得什么了,连忙掀了帘子出来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儿走。”柳家的听了,倒唬了一大跳,说:“我的爷,你怎么跳了这里来了[15]?”那宝玉也不答言,一直飞走。那五儿道:“妈妈,你快叫住宝二爷不用忙,留神冒冒失失,被人碰见倒不好。况且才出来时,袭人姐姐已经打发人留了门了。”前写五儿“眼尖”,此写五儿令母亲叮嘱宝玉,均写五儿之精细,对宝玉一片关切之情。说着,赶忙同他妈来赶宝玉。这里晴雯的嫂子干瞅着,把个妙人儿走了。

却说宝玉跑进角门,才把心放下来,还是突突乱跳。又怕五儿关在外头,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进来了。“眼巴巴”画出宝玉关切之情,百忙中不忘体贴五儿,的是宝玉。此为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伏脉。远远听见里边嬷嬷们正查人,若再迟一步,就关了园门了。宝玉进入园中,且喜无人知道。到了自己房里,告诉袭人,只说在薛姨妈家去的,也就罢了。一时铺床,袭人不得不问:“今日怎么睡?”宝玉道:“不管怎么睡罢了。”原来这一二年来,袭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发自要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较先小时反倒疏远了。虽无大事办理,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出入银钱、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烦琐,且有吐血之症,故近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补明入园之后,袭人与宝玉再无偷试之事,可见袭人自尊自重之心。宝玉夜间胆小,醒了便要唤人,因晴雯睡卧惊醒[16],故夜间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可知宝玉与晴雯卧床,近在咫尺,然一无私情,极言晴雯之洁。清人富察明义《题红楼梦》云:“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诗之本事,当即此处叙述。宝玉与晴雯间情谊纯美,读者印象深刻。他今去了,袭人只得将自己铺盖搬来,铺设床外。

宝玉发了一晚上的呆。此写宝玉之郁闷 庚辰夹批云:“一句足矣”袭人催他睡下,然后自睡。只听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覆去翻来,直至三更以后,方渐渐安顿了。袭人方放心,也就朦胧睡着。没半盏茶时,只听宝玉叫“晴雯”。袭人忙连声答应,问:“做什么?”宝玉因要茶吃。袭人倒了

茶来，宝玉乃叹道："我近来叫惯了他，却忘了是你。"袭人笑道："他乍来，你也曾睡梦中叫我，以后才改了的。"以夜间唤茶一日常细事，写出人事之变幻、呼者依旧，应者已逝，有无限今昔之感寓焉。与五十一回写袭人还家时、宝玉夜来先呼袭人一节对看，尤觉前后映衬，文意熨帖，关合精妙。正所谓"回首时今来古往，伤心处物是人非"也。说着，大家又睡下。

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时，只见晴雯从外走来，仍是往日形景[17]，进来向宝玉道："你们好生过罢，我从此就别过了。"说毕，翻身就走。可卿逝而托梦于凤姐，尤二姐临终有尤三姐入梦，今晴雯魂归而梦别宝玉，可见"红楼"之梦即生离死别之梦 宝玉忙叫时，又将袭人叫醒。袭人还只当他惯了口乱叫，却见宝玉哭了，说道："晴雯死了。"袭人笑道："这是那里的话？叫人听着什么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不得一时亮了，就遣人去问信。梦晴雯死后来别，乃写宝玉第五梦也。所谓情之所感，梦亦通之 姚燮眉批曰："五更时特来永诀，洵是生死与共，二爷真不枉担了虚名矣"一写晴雯之痴情，亦为下回宝玉撰《芙蓉女儿诔》作一铺衬。

及至亮时，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即时叫起宝玉，快洗脸，换了衣裳来。因今儿有人请老爷赏秋菊，老爷因喜欢他前儿做的诗好，故此要带了他们去。'愁绪万端、悲怀难遣之际，偏有此无聊应酬相扰，宝玉情何以堪。为下回"闲征姽婳词"作引。这都是太太的话，你们快告诉去，立逼他快来，老爷在上屋里等他们吃面茶呢。环哥儿早来了，快快儿的去罢。我去叫兰哥儿去了。"里面的婆子听一句，应一句，一面扣着钮子，一面开门。

袭人听得叩门，便知有事，一面命人问时，自己已起来了。听得这话，忙催人来舀了洗脸水，催宝玉起来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贾政出门，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鲜衣服来，只拣那三等成色的来。衣履鲜亮华贵，便带纨绔气，固非贾政所喜。袭人知之甚详，故处置得宜。一笔写出贾政、袭人，兼及宝玉。而世家风俗，不着一字，尽在其中。宝玉此时已无法，只得忙忙前来。果然贾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悦。宝玉请了早安，贾环、贾兰二人也都见过，贾政命坐吃茶，向环兰二人道："宝玉读书，不及你两

个;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们做诗,宝玉须随便助他们两个。”贾政未尝面誉宝玉,今一反常态,乃写贾政性情之变化　最后一句,诸本均略同于乙本,惟庚辰本原抄文字错乱,点改后作:“今日此去,未免要作诗词的。宝玉我倒放心,他是能的,你们两个不要给我丢丑。”此等口吻,似与贾政性格不符,当系后人拟补。

王夫人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真是意外之喜。一时,候他父子去了,方欲过贾母那边来时,就有芳官等三个干娘走来,回说:“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出来了,他就疯了是的,茶饭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铰了头发做尼姑去。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日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着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或是依他们去做尼姑去,或教导他们一顿,赏给别人做女孩儿去罢。我们没这福。”婆子声口如此,芳官等志坚意决可知。“美优伶”甘愿剃发,遁入空门,实因走投无路,何其凄惨。王夫人罪孽不小　王夫人听了,道:“胡说!那里由得他们起来?佛门也是轻易进去的么?每人打一顿给他们,看还闹不闹!”

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庙内上供去,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住下来回[18],听得此信,就想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姑子居心不良,企图拐骗女奴,则芳官等离幻境而入苦海矣,结局可伤。都向王夫人说:“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虽然说‘佛门容易难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原度一切众生。如今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母,家乡又远,他们既经了这富贵,又想从小命苦,人了风流行次,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所以‘苦海回头’,立意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

王夫人原是个善人,细思“善人”二字,当非作者反讽,而是郑重考评之语　写恶人作恶并不难,难在写“善人”作恶。王夫人与贾母同类,皆“善人”也,特自私而已。彼等作恶时俱无恶念,然所结恶果决不输于邢夫人、凤姐、赵姨娘等,甚至有过之。此类状况,使人困惑不已,故历来聚讼纷纭。黄小田批云:“善

人？现在害死一人，若为无事，且命焚之。善人，忍哉！”能够写出“善人”之大恶，当属作者杰出贡献。起先听见这话，谅系小孩子不遂心的话，将来熬不得清净，反致获罪。今听了这两个拐子的话，大近情理。作者直接称呼智通与圆信是“两个拐子”，可见十分厌恶。书带禅意，却不恕庸僧俗尼，笔墨分寸显明。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过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来求说探春等，心绪正烦，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逼近迎春婚事，提动探春远嫁消息，则大观园之祸渐及于“正册”诸艳矣。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两个既这等说，你们就带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阴功不小。”说毕，便稽首拜谢。王夫人道：“既这样，你们问他去。若果真心，即上来当着我拜了师父去罢。”

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将他三人带来。王夫人问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见他们意皆决断，知不可强了，反倒伤心可怜，忙命人来取了些东西来赏了他们，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此等表现，显示王夫人确系“善人”，且自以为正在行善积德，殊不知为恶已巨。作者笔锋犀利，俨然解剖刀，格外冷峻。从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圆信，各自出家去了。此暂结芳官等，且为后文惜春入空门、宝玉却尘缘作引。如陈其泰批云：“芳官出家，已是宝玉先声。”芳藕蕊三官分属宝黛钗，竟然如此下场，寓意不问可知。涂瀛《红楼梦论赞》云：“芳官品貌似宝玉，豪爽似湘云，刁钻似晴雯，颖异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顾之概，则又似鸳鸯，似尤三姐。合众美而为人，是绝人而为美也，人间那得有此？”芳官等不容于王夫人，非“美优伶”之耻，乃王夫人之耻，亦即黑暗现实与蒙昧时代之耻也。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换：这里是借贷的意思。见《玉篇·手部》。

② 芳官等辩道：等，甲本、庚辰、甲辰本作“笑”。张新之并有评曰：“只一‘笑’字，而芳官身分心情无不摄人，百忙中从容乃尔。”梦稿、蒙府、戚序本作“哭”。桐花凤阁批

校本点去“等”字。

③ 只是：甲本、王本、张本作“直是”。“只”、“直”二字音近，明清小说中多混用。脂本作“好似”。

④ 桧树、耆草：桧树，也叫“圆柏”、“桧柏”，常绿乔木。相传孔子庙前的桧树，是孔子生前所种，历代几经枯死，又复活，其盛衰关乎天地气运。见《阙里志》卷十一。耆草，王本、金本及梦稿、戚序、列藏本作“蓍草”，庚辰本作“堵”。当作“蓍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人用蓍草茎占卜，传说孔子坟前蓍草最为灵验。见清金埴《巾箱说》。

⑤ 诸葛祠前的柏树：诸葛，即诸葛亮。诸葛祠，今名武侯祠，在四川成都市南郊。据传祠内柏树，唐末渐渐枯萎，宋代初年，枯柯再生。见宋田况《儒林公议》。

⑥ 岳武穆坟前的松树：岳武穆，即岳飞，宋代抗金名将，为奸相秦桧所害，死狱中。据传岳坟前的树木，为其英灵所感，皆朝南生长，心向南宋。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九。

⑦ 沈香亭的木芍药：沈香亭，在唐长安兴庆池东。木芍药，即牡丹。据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载，唐明皇曾与杨贵妃在沈香亭赏牡丹，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歌咏其事。

⑧ 端正楼的相思树：端正楼，在骊山华清宫，系当年杨贵妃梳妆之所。相思树，或指端正树，当在端正楼前。而据唐温庭筠《题端正楼》诗（一题《题相思树》）及《杨太真外传》卷下所说，则在扶风道。温诗有句云：“路傍佳树碧云愁，曾侍金舆幸驿楼。”外传载，明皇幸蜀，至扶风道，见道旁石楠树，而思念赐死在马嵬驿的杨妃，爱玩久之，因呼为“端正树”。

⑨ 未是：蒙府本作“未情”，甲本、庚辰、梦稿、戚序本作“未清”，张本、金本作“闹不清”。桐花凤阁批校本将“是”点改为“足”。

⑩ 网日：甲本及梦稿、戚序、甲辰本作“常日”，王本作“当日”，庚辰本作“常时”。

⑪ 一为：甲本作“一味”。桐花凤阁本将“为”旁改作“味”。

⑫ 试泪：诸本作“拭泪”。

⑬ 被上：诸本作“披上”。被，通“披”，后写作“披”。

⑭ 那没：没，同“么”。作连词，相当于“那么”，甲本作“那么”。

⑮ 跳了这里：跳，甲本作“跑”。

⑯ 惊醒：睡眠时容易醒来。甲本、庚辰本作“警醒”，列藏本作“性警”。

⑰ 形景：样子。梦稿、戚序本作“行景”。

⑱ 来回：梦稿、戚序、列藏本作“未回”。

回　评

此回上承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之事，写王夫人听信谗言，逐司棋、撵晴雯、驱四儿、去芳官，并将藕蕊诸优伶一网打尽。芳官等遁入空门，则大观园

已伤残大半，怡红院为祸尤惨。探春所谓自杀自灭者，不幸言中。命运尤惨者为晴雯，无辜受辱，病中被逐，兄嫂不问其死活，奄奄待死。宝玉来探，仅能慰其情，无法救其性命。“担虚名”云云，乃控诉冷酷现实之临终悲叹，惨不忍闻。

大观园两番劫难，皆发乎王夫人。此回虽仍为其留足地步，然切责之情亦溢乎言表矣。王夫人固非无故寻隙如邢夫人者，然颟顸信谗，乖气致戾，亦非和睦兴家之道。持教严正，爱子心切，固无可责，然性急刚愎，一味严峻，亦非和气致祥之相。昔日金钏投井，今日晴雯夭亡，他日司棋殒命、芳官等受辱，种种罪孽，皆出其手，诚乎大观园之仇敌也。涂瀛《红楼梦论赞》曰：“人不可以有才，有才而自恃其才，则杀人必多；人尤不可以无才，无才而妄用其才，则杀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执，信谗任奸，一怒死金钏，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于家，为稽其罪，盖浮于凤焉。”然则，王夫人之为人，不及乃夫贾政远矣哉。

自来论“红”者，因晴雯之死而迁怒于袭人者甚夥，一如缘黛玉之亡而归咎于宝钗。盖作者胸中，黛晴与钗袭乃两类不同性情之女子，遇合固异，命薄则一。此回明言大观园仇敌皆婆子、嬷嬷、干娘、媳妇之属，即宝玉所谓“死鱼眼”也，则袭人当去其疑。盖晴袭遭际不一，实缘其性情各异，处世态度不同。晴雯语言尖刻，出口伤人，袭人用语和气，善得人缘；晴雯脾气火爆，出尖招忌，袭人性格温柔，惯于隐忍；晴雯不合时宜，袭人大合时宜，于是乎晴雯夭风流矣。

上回运笔极舒缓，此回用笔则颇迅疾，中秋既过，时序肃杀。写晴雯气息奄奄，宝玉含泪相探，文极细腻，笔端含情。写晴雯梦别，宝玉夜唤，唱罢三叹，泣罢犹悲，诚哉绝妙言情好辞。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重在写晴雯故事。本回写其夭亡，了其终身；下回乃写宝玉痴情，杜撰“女儿诔”，伤悼晴雯之不幸，以为对晴雯临终真情之回应，亦兆示宝黛爱情将遭厄运。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1]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2]

话说两个尼姑领了芳官等去后，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见贾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病不离身。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痨，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先斩后奏已非磊落行止，信口胡言，妄捏晴雯恶疾，尤属阴鸷之举　作者不得不用春秋笔法以讥王夫人。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再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则他们都会戏，口里没轻没重，只会混说，女孩儿们听了，如何使得？二则他们唱会子戏，白放了他们，也是应该的。况丫头们也太多，若说不够使，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

贾母听了点头道："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况晴雯这丫头[3]，我看他甚好，言谈针线，都不及他，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谁知变了。"贾母颇赏识晴雯，似已内定为宝玉侍妾，与王夫人见解迥然不同。"谁知变了"一语，似有不满之意。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是他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历过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王夫人从未取中晴雯，此谎言也。我留心看了去，他色色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知大体，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袭人的模样，虽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是一二等的。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从未同着宝玉淘气。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他只有死劝的。从王夫人口中将晴

雯与袭人作一番对比，两位丫鬟形象越发鲜明。兼写王夫人见识，即表面周详妥帖，实则昏昧狭隘。另须照顾听者感受，所言大体皆投贾母所好　作者写一人言谈，俱能体贴四方八面，手法高妙。因此，品择了二年，一点不错了，我悄悄的把他丫头的月钱止住，我的月分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不过使他自己知道，越发小心效好之意。且没有明说，一则宝玉年纪尚小，老爷知道了，又恐就耽悮了书；二则宝玉自以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说他，反倒纵性起来。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老太太。”从王夫人口中将袭人性情一描。重用袭人，驱逐晴雯，贾母、贾政均被蒙在鼓里。

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如此更好了。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悮的。”贾母口吻尚有些许保留。唯宝玉乃王夫人之子，贾母身为祖母，溺爱则可，如横加干涉其终身之事则不可。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如何带他们逛去。贾母听了，更加喜悦。

一时，只见迎春妆扮了前来告辞过去。迎春相亲，于归之日不远。凤姐也来请早安，伺候早饭。又说笑一回，贾母歇晌，王夫人便唤了凤姐，问他丸药可曾配来。上回找人参，此回问丸药，王夫人待凤姐毕竟不薄。姑侄厚于婆媳，是血浓于水。凤姐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汤药，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也就信了，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又说：“宝丫头怎么私自回家去了？回应七十五回宝钗不辞贾母、王夫人，悄然出园事，故曰“私自”，语含不满。你们都不知道？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谁知兰小子的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调，也不喜欢他。我说给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罢。补搜检怡红院后，往别处阅人之事。陈其泰批云：“‘奶子’只是从小吃奶之人，何以说‘新进来的奶子’？”确乎有些费解　按下文由众清客之口叙明，贾兰今已是“十三岁的人”，当不至尚未断奶。此处“奶子”，或即保姆之别称。我因问你大嫂子：‘宝丫头出去，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他说是告诉了他了，不两三日，等姨妈病好了就进来。姨妈究竟没什么大病，不过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这去的必有原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那孩子心重，亲戚们住一场，别得罪了

人，反不好了。”由王夫人一番话语，点明宝钗搬出园外极无理，又极有理。盖宝钗出园是书中一大关目，必得反复皴染，方显郑重。凤姐笑道：“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别是宝玉有嘴无心，从来没个忌讳，高了兴，信嘴胡说也是有的。”凤姐笑道：“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若说他出去干正经事，说正经话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进来，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最有尽让，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宝玉在外“像个傻子”，在内则“最有尽让”，评语甚确甚当。此写凤姐较王夫人更知宝玉。王伯沆批云：“本生子尚不知，糊涂昏聩已极。”宝玉鹤立鸡群，非肉眼俗目所能知，王夫人此节可恕。我想薛妹妹此去，必是为前夜搜检众丫头的原故，他自然为信不及园里的人，他又是亲戚，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我们又不好去搜检。他恐我们疑他，所以多了这个心，自己回避了。也是应该避嫌疑的。”凤姐一语道破天机，王夫人昏昧不及。宝钗“避嫌疑”，其用心由凤姐口中揭示，更觉显豁　白居易《杂感》云：“君子防悔尤，贤人戒行藏。嫌疑远瓜李，言动慎毫芒。”王夫人同钗凤皆属自家人，谈论起来愈发自然。

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自己遂低头一想，便命人去请了宝钗来，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进来照旧居住。宝钗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妈有许多大事，所以不便来说。可巧前日妈妈又不好了，家里两个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妈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宝钗去志已决。两番抄检，芳园已成是非之地，宝钗岂有出而复入之理。《论语》“泰伯”篇载圣人语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宝钗行为理据在焉。

王夫人、凤姐都笑道：“你太固执了。正经再搬进来为是，休为没要紧的事反疏远了亲戚。”宝钗笑道：“这话说的太重了，并没为什么事要出去。我为的是妈妈近来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晚没有得靠的人，统共只我一个人；第一层，以母亲病体为借口。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针线活计，并家里一切动用器皿，尚有未齐备的，我也须得帮着妈妈去料理料理。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不是我撒谎。第二层，以兄长婚事为借口。〇“凤姐姐”，诸本同，惟庚辰本原抄作“凤妹子”，后点改为“凤姐

姐”。庚辰本中宝钗不分时地，习惯称“凤丫头”，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四回及五十七回等处。此处又见“凤妹子”字样，虽经删改，亦甚可异。岂《风月宝鉴》旧稿中，宝钗果年长于凤姐乎？再者，自我在园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原是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图省走路，也从那里走。薛家居处在园之西北角，书中屡屡言明。宝钗此云“东南上小角门子”供其出入方便，方位不合。可与六十三回宝钗所经之角门对看。又没个人盘查，设若从那里弄出事来，岂不两碍？第三层，从大观园内安全着想。而且我进园里来睡，原不是什么大事，因前几年年纪都小，且家里没事，在外头不如进来，姊妹们在一处玩笑，作针线，都比在外头一人闷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园子里，倘有一时照顾不到的，皆有关系。惟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第四层，从园内管理着想。所以今日不但我决意辞去，此外还要劝姨娘，如今该减省就减省些，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第五层，谏言节用，从贾府体统着想。据我看，园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家当日也是这样零落不成？”宝钗不关己事不开口，事关切己则伶牙俐齿，辞理俱佳，滴水不漏，不让凤姐。王夫人正欲整饬大观园，宝钗曲承其意，谏其废园，乃自出己见，亦善于迎合上意也，所言无不得体。凤姐听了这篇话，便向王夫人笑道：“这话依我竟不必强他。”王夫人点头道：“我也无可回答，只好随你的便罢了。”

说话之间，只见宝玉已回来了，因说：“老爷还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王夫人忙问：“今日可丢了丑了没有？”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拐了许多东西来。”“拐”字可思。宝玉原不喜此类应酬，今不得不为之，权当游乐而已。下写“一心记着晴雯”，方为宝玉本色。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进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分。”梅、杨、李三位官僚姓氏当系漫拟，未见深意。均为树木，似属巧合。张新之批云：“杨、李为梅之继，同得春生。”宝琴所许为梅翰林家，此处或有意逗露，聊当穿插。说着，又向怀中

取出一个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做何诗词。说毕，只将宝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宝玉、环、兰前来见贾母。贾母看了，喜欢不尽，不免又问些话，无奈宝玉一心记着晴雯，答应完了，便说："骑马颠了，骨头疼。"贾母便说："快回房去，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许睡。"宝玉听了，便忙进园来。"忙"字传神。平日尚且"无事忙"，况今乃园中多事之秋耶？其心焦躁，不言而喻。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秋纹便将墨笔等物拿着，随宝玉进园来。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宝玉此举，意在寻机支走麝月、秋纹，以便打探晴雯消息。庚辰夹批云："看他用智之处。"因时近深秋，热不至此。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此言入宝玉耳中，如晴天霹雳。然宝玉已疑麝月、秋纹，故不露声色，其强忍悲痛之心理可知。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此从麝月、秋纹眼中和口中画出宝玉肖像，绿袄红裤，"靛青"头"雪白"脸，果然翩翩佳公子。特点红裤是晴雯针线，为下文写宝玉闻知噩耗作引。○针对"靛青的头、雪白的脸"，姚燮批云："是新剃头时候。"当指宝玉是旗人打扮。按"靛青的头"，甲本及甲辰、庚辰、梦稿、列藏本同。蒙府、戚序本作"靛青头皮"，更加坐实系旗人发型。作者本意，则在模糊。

宝玉在前，只妆没听见，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麝月道："大白日里还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因命两个小丫头跟着，"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宝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此欲纵故擒之计也。宋刘克庄《冬夜读几案间杂书得六言》云："大主嗔老奴爱，三郎怕肥婢知。"为探听晴雯消息，宝玉颇费心机。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像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

宝玉听了，正中心怀，便让他二人去了。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块山子石后头，悄问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袭人姐姐打发人去瞧晴雯

姐姐没有?”这一个答道:“打发宋妈瞧去了。”宝玉道:“回来说什么?”小丫头道:“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可知晴雯临终之状极其悲惨。娇弱少女,哀哀无告,每“叫”一声,俱含血泪。控诉时代,控诉社会,控诉人性。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气的分儿了。”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谁?”如此设问,可知其料想晴雯必一夜呼唤“宝玉”,可谓痴心 小丫头道:“一夜叫的是娘。”大出宝玉意外,亦出读者意外,却入理入情至极。晴雯本系孤儿,根本不知爹娘模样,临终却“直着脖子”一夜叫娘。人世间惟亲情尚可系恋,可怜亲情于晴雯亦属虚无。时间之冷漠,空间之冷酷,在声声娘亲中暴露无遗。宝玉拭泪道:“还叫谁?”追问一句尤传神,宝玉犹痴心不死 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姚燮评曰:“回得斩绝,令宝玉通身汗下。”此际宝玉执着于情,故难悟其中至理。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

傍边那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说,便上来说:“真个他糊涂。”又向宝玉说:“不但我听的真切,我还亲自偷着看去来着。”宝玉听说,忙问:“怎么又亲自看去?”小丫头道;“我想,晴雯姐姐素日和别人不同,待我们极好,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愿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顿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晴雯性情暴躁,曾责打坠儿,给读者留下负面印象,然非其全貌。听小婢所言,“俏丫鬟”亦有人缘。单看宝玉欲知晴雯消息,不问他人,专找小丫头探询,即可明矣。此书当看正反两面,庶得其全。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不变,见我去了,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宝玉那去了?’我告诉他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他就笑道:‘你们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宝玉须得未正三刻才到家,只少一刻儿的工夫,不能见面。世上凡有该死的人,阎王勾取了去,是差些个小鬼来拿他的魂儿。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浇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鬼差抢钱,人死便可挨些工夫,恰如庚辰所批:“好,

奇之至！又从来皆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至五更'之语，今忽借此小女儿一篇无稽之谈，反成无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调侃，骂尽世态，岂非文章之至耶？寄语观者，至此不浮一大白者，已后不必看书也。"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请，那里捱得时刻呢？'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及进来到屋里，留神看时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此小丫头伶俐乖巧至极，诓语说来活灵活现，煞有其事，宛然晴雯回生转世。

宝玉忙道："你不认得字，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宝玉乃大观园诸艳之冠，旧号"绛洞花王"，即"总花神"也。但他不知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神？"这丫头听了，一时诌不来。恰好这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这丫头便见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他说：'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泄了天机。'就告诉我说，他就是专管芙蓉花的。"时近晚秋，此"池上芙蓉"非荷花，应是木芙蓉，又称拒霜花 柳宗元《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 云："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 "苏轼《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云："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犹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苏诗所咏，当尤切晴雯遭际与品性。芙蓉风露清愁，亦隐射黛玉

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过头来，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虽然超生苦海，从此再不能相见了，免不得伤感思念。"小丫头谎话连篇，妙在宝玉信以为真 宝玉深信则假亦成真，而第一位小丫头所谓"没听见叫别人了"之真话，转而为"糊涂"假话矣，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历史求真，艺术造假，真事常假，假语近真，是禅机佛理，亦《红楼》警喻世人之处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意。"

想毕，忙至屋里，正值麝月、秋纹找来。宝玉又自穿戴了，只说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园，往前次看望之处来。意为停柩在内，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便回了进去，希图早些得几两发送例银。王夫人闻知，便命赏了十两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子痨死的，断不可留。"可

怜晴雯生而蒙不白之冤，死犹不免恶疾之咒，骨化灰飞，渺然无迹矣。女儿薄命，一至于此　他哥嫂听了这话，一面得银，一面催人立刻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剩的衣裳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他哥嫂自收了，为后日之计。二人将门锁上，一同送殡去了。

宝玉走来，扑了一个空，站了半天，并无别法，只得复身进入园中。看宝玉失魂落魄、无可奈何之态，令人心酸　庚辰夹批曰："收拾晴雯，故为红颜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及回至房中，甚觉无味，因顺路来找黛玉，不在房里，问其何往，丫鬟们回说："往宝姑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芜苑中，只见寂静无人，房内搬出，空空落落，不觉吃一大惊，才想起前日仿佛听见宝钗要搬出去，只因这两日工课忙，就混忘了，这时看见如此，才知道果然搬出。宝玉检点理想世界，风流云散将半，殊有柳折花残之感　及此时觉之，当有李后主《乌夜啼》之慨："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此处诸脂本另有笔墨，从宝玉眼中看出蘅芜苑人去屋空，周遭一片凄凉，及宝玉内心悲叹"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且思"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了"　甲辰本删落，以致宝玉心理活动转折生硬　程本从之，甚觉可惜。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只怕还是同死同归。"上句中，一"厮混"，一"相伴"，笔有分寸。下句中"只怕"一词，乃疑虑或估计之意也。姚燮评曰："着'只怕'二字，恐意中尚未敢拿稳云　"是知宝玉痴念犹未断绝，尚欲维持大观园半壁江山，不知王夫人卧榻之侧，难容诸艳酣睡也。想毕，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还未回来。正在不知所之，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老爷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题目了。快走，快走。"宝玉听了，只得跟了出来。到王夫人屋里，他父亲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宝玉至书房里。

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们谈论寻书之胜。又说："临散时，忽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隽逸，忠义感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大家要做一首挽词。"众人欲为林四娘做挽词，乃为宝玉撰《芙蓉女儿诔》作引。〇挽词，甲本及甲辰、梦稿、蒙府、戚序本同；列藏本作"挽诗"；庚辰本原抄作"面

词"，当属音形两讹，后点去"面"字。本书作者逝后，友人敦诚有《挽曹雪芹》三首，敦敏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有《伤芹溪居士》。此皆挽诗，可据以考证曹雪芹卒年，但写作年代多有争议。或云挽诗必作于死者下葬之际，不可能再晚。实则挽诗可作于死者下葬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观此处"挽词"云云可知　众幕宾听了，都请教："系何等妙事？"

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馀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令众美女学习战攻斗伐之事。内中有个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四娘林姓，色佳艺精，映衬黛玉、晴雯、小红等女儿。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婳将军。"宋玉《神女赋》曰："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亦关梦旨　《红楼　女儿均富文才，独林四娘擅武艺，别具一格　曹寅《使院种竹　云："流光上琅玕，姽婳如刺绣　"由是观之，作者使用"姽婳"一词，或许曾受祖父启示　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竟以'姽婳'下加'将军'二字，反更觉妩媚风流，真绝是奇文也④。想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众清客所言，本苏东坡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金人完颜仲实《朝中措　亦云："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　"而曰"第一"，书中惟宝玉足以当之。可见恒王与宝玉同调。贾政笑道："这话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众清客都惊问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

贾政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馀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恒王意为犬羊之辈，不足大举，因轻骑进剿。不意贼众诡谲，两战不胜，恒王遂被众贼所戮。"恒王"史称"衡王"，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第七子朱祐楎后裔，世系见　明史　卷一百十九诸王列传　《清史稿　卷四世祖本纪云："（顺治三年五月）壬戌，故明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伏诛　"小说所写，当本此事　另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所收《登莱巡抚陈锦残题本》，末代衡王名朱由棷，曾聚众抗清　然则，"恒王"形象或即依据由棷事迹生发而成　至于林四娘故事，则见于清初王渔洋《池北偶谈》、蒲松龄《聊斋志异》、林云铭《挹奎楼选稿》、陈维崧《妇人集》及乾隆年间卢见曾辑《国朝山左诗钞　等书，当时广为流传。或云《红楼》所写"恒王"事

迹暗寓讥清之意，可备一说。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官员，各各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林四娘得闻凶信，遂聚集众女将，发令说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报其万一。今王既殒身国患，我意亦当殒身于下。尔等有愿随着，即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众女将听他这样，都一齐说：'愿意。'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众贼不防，也被斩杀了几个首贼。后求大家见是不过几个女人[5]，料不能济事，遂回戈倒兵，奋力一阵，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倒作成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心之志。《聊斋志异》卷二《林四娘》记其诗云："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 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问禅。"故国情思，深挚沉痛。此处贾政所谓"忠心之志"，隐隐指向朱明王朝。后来报至都中，天子百官，无不叹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到，化为乌有，不必深论。只就林四娘一节，众位听了，可羡不可羡？"众幕友都叹道："实在可羡可奇！实是个妙题，原该大家挽一挽才是。"

说着，早有人取了笔砚，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递给贾政看了。贾政道："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内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所以他这原序也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了这新闻，所以都要做一首《姽婳词》，以志其忠义。"众人听了，都又笑道："这原该如此。只是更可羡者，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上文云"前代"，据恒王之事，当指明王朝；此云"本朝"，语旨甚明。作者尝称，《红楼》故事，"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实则欲盖弥彰，终露马脚 可谓'圣朝无关事'了[6]。"此句下，庚辰本原有"唐朝人预先竟说了，竟应在本朝。如今年代，方不虚此一句"二十三字，诸脂本略同，程本删之。"唐朝人"云云，属障眼法 实则，回观上文，先说"当日"有一位王爵，再说褒奖"前代"人物，此又径说"本朝"旷典，"当日"、"前代"、"本朝"三语词前后对应关合 作者虽申言本书"朝代年纪无考"，然看此措辞，小说创作之真实年代，当已昭然若揭矣 故王伯沆乃于此句下批曰："谓清初褒恤明代殉节诸臣

事，故特书之。"一面写清洁之女蒙冤而死，一面写纷纷褒奖前朝女杰，犹曰"圣朝无阙事"，讥讽之意甚明。贾政点头道："正是。"此处诸脂本有大段心理分析文字，写贾政近因年迈，名利心大灰，转而欣赏宝玉诗赋才华，不拟再逼迫仕进。甲辰本删，正与后半部写政老督促宝玉应试相合，故程本从之。

说话间，宝玉、贾环、贾兰俱起身来看了题目。贾政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谁先做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许多人皆做过几首了，胆量愈壮。今看了题目，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贾环生恐落后，也就有了。二人皆已录出，宝玉尚自出神。心念晴雯，诗赋四娘，则宝玉沉吟之间必有关合可知。

贾政与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贾兰的是一首七言绝记[7]，写道是：

　　姽婳将军林四娘，玉为肌骨铁为肠。

　　捐躯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土尚香。兰诗平妥，未脱稚子口吻。

众幕宾看了，便皆上赞[8]："小哥儿十三岁的人就如此，第四回叙贾兰年方"五岁"，时当红楼七年。此际是红楼十五年，众人称其"十三岁"云云，正合。可知家学渊深，真不诬矣。"贾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又看贾环的，是首五言律，写道是：

　　红粉不知愁，将军意未休。

　　掩啼离绣幕，抱恨出青州。

　　自谓酬王德，谁罢复寇仇[9]？

　　好题忠义墓，千古独风流。环诗平易。此以贾兰、贾环诗之平庸，反衬宝玉诗之沉雄峭拔。

众人道："更佳。到底大几岁年纪，立意又自不同。"贾政道："倒还不甚大错，终不恳切。"众人道："这就罢了。三爷才大不多几岁，俱在未冠之时。如此用心做去，再过几年，怕不是大院、小院了么[10]？"清客随口奉承，声息如闻。以贾环拟阮籍，尤觉不伦。贾政笑道："过奖了。只是不肯读书的过失。"

因问宝玉。众人道："二爷细心镂刻，定又是风流悲感，不同此等的

了。”宝玉笑道：“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宝玉素善近体，未尝一试歌行。黛玉有三首歌行体长诗，故觉其诗才过宝玉远甚。今宝玉可乘机一展其才矣。众人听了，都站起身来，点头拍手道：“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这题目名曰《姽婳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式。或拟温八叉《击瓯歌》[11]，或拟李长吉《会稽歌》，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宝玉诗尚未有，评语先出。众清客意在揄扬，所言在理。清人薛雪《一瓢诗话》云：“分题拈韵，诗家之厄也。题与诗必须相配，才有好诗。看此题宜作何体，然后据体构思，庶几当行。一遭牵合，未免捉襟露肘。”众清客见解不俗，此处所论当出乎作者胸次。

贾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写。若不好了，我捶你的肉，谁许你先大言不惭的。”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此化用白居易《长恨歌》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又，明人韩邦靖《长安宫女行》云：“汉家多欲称武皇，玄宗好色闻李唐。”

贾政写了看时，摇头道：“粗鄙。”一幕友道：“要这样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贾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习骑射。

秾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

贾政写出，众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极妙。这第四句平叙，也最得体。”贾政道：“休谬加奖誉，且看转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

众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妙：“好个‘不见尘沙起’！又读了一句‘俏影红灯里’[12]，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时闻口舌香，此非林四娘，竟似俏晴雯，读者可想见其怒责群婢情景。雪芹友人敦诚《鹪鹩庵笔麈》尝谓：“吾家紫幢居士《丽人诗》中有‘脂香随语过’之句，较之‘夜深私语口脂香’尤觉艳媚无痕。”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谓此事必为雪芹所知，故化用于此。可备一说。霜矛雪

剑娇难举。

众人听了，更拍手笑道：“越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坐，见其娇而且闻其香，不然何体贴至此。”宝玉笑道：“闺阁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问而可知娇怯之形了。”宝玉体贴女儿入微，深知女性特点如此。庚辰夹批云：“政老在座，故不便出浊物二字，妙甚妙甚。”贾政道：“还不快续，这又有你说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结子芙蓉绦，

众人都道：“转‘萧’韵更妙，这才流利飘逸。而且这句子也绮靡秀媚得妙。”贾政写了，道：“这一句不好，已有过了‘口舌香’、‘娇难举’，何必又如此？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这些堆砌货来搪塞[13]。”宝玉笑道：“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觉萧索。”贾政道：“你只顾说那些，这一句底下，如何转至武事呢？若再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转煞住，想也是得[14]。”贾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岂不心有馀而力不足呢。”宝玉听了，垂头想了一想，说了一句道：

不系明珠系宝刀。

忙问：“这一句可还使得？”众人拍案叫绝。贾政笑道：“且放着，再续。”宝玉道：“使得，我便一气连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涂了，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词。”贾政听了，便喝道：“多话！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因“不系明珠系宝刀”一句自鸣得意，故作谦虚，显有邀赏之心　岂料仍得父亲呵斥，仿佛光阴倒流，回到“试才题对额”时候　宝玉听了，只得想了一会，便念道：

战罢夜阑心力怯，脂痕粉渍污鲛绡。

贾政道：“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么样？”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东，强吞虎豹势如蜂。

众人道：“好个‘走’字，便见得高低了。且通句转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灭，一战再战不成功。

腥风吹折陇中麦，日照旌旗虎帐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正是恒王战死时。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此联鬼气森森，有长吉诗风。敦诚《四松堂集》谓作者善长歌、"诗追李昌谷"，信不虚也。

众人都道："妙极，妙极！布置、叙事、词藻，无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转奇句。"宝玉又念道：

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

不期忠义明闺阁，愤起恒王得意人。

众人都道："铺叙得委婉。"贾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赘呢。"宝玉又道：

恒王得意数谁行？姽婳将军林四娘。

号令秦姬驱赵女，浓桃艳李临疆场[15]。

绣鞍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

胜负自难先预定，誓盟生死报前王。

贼势猖獗不可敌，柳折花残血凝碧。此句正对此际大观园之景元人张翥《百字令》"燕城晚望"词云："英雄安在？千秋恨血凝碧。"宝玉诗下句似之。诸脂本"血凝碧"作"实可伤"。程本改押入声韵，且下联颠倒脂本两句，改"近"为"隔"，意在使音律铿锵瑰丽。

马践胭脂骨髓香，魂依城郭家乡隔。

星驰时报入京师，谁家儿女不伤悲！

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此联乃一篇之眼。李商隐《马嵬》诗曰："如何四纪为王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黛玉《五美吟》咏西施曰："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沙。"与此联均袭义山诗意，责君王之威不足以护美人，叹佳人之薄命。此联更进一层，以林四娘抹倒满朝文武，表彰女子之才德。

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馀意尚彷徨。结句归入《红楼》主旨，太息红颜薄命　通篇悲凉慷慨，是长吉体一派，兼有长庆体之风。张新之评云："凡诸人问答，都是此书筋节，作者自道一切惨淡经营处也，不比他处

形容幕客口吻神情，幸勿忽视。”易“此书”为“此诗”则确矣。

念毕，众人都大赞不止，又从头看了一遍。贾政笑道：“虽说了几句，到底不大恳切。”贾政于宝玉之作，无不加贬，与十七回试才题对额情景相似，始终是严父口吻。因说：“去罢。”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齐出来，各自回房。众人皆无别话，不过至晚安歇而已。

独有宝玉，一心凄楚。东晋陶渊明《挽歌诗》三首之三云：“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宝玉得知晴雯死讯，悲忧中结，欲哭不得，反被严父唤去应酬作歌，情何以堪？其痛楚，恰如舒芜《说梦录》所评：“较陶诗更进一层。”回至园中，猛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此乃因挽林四娘而转出之念　如意识流，至此水到渠成　就章法而言，《姽婳词》为宾，《芙蓉诔》方是主　故王希廉批云：“姽婳将军是实事实写，芙蓉花神是虚言虚拟。宾主虚实，错综变化。”两相映衬，相得益彰　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污行潦[16]，苹藻苹繁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17]，原不在物之贵贱，只在心之诚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诔文，这一段凄惨酸楚，竟无处可以发泄了。”宝玉作《芙蓉女儿诔，意在表达“诚敬”心曲，“发泄”胸中“凄惨酸楚”。此即不平则鸣之意。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云：“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芙蓉诔是愁苦之言，故感人至深　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18]，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诔》，前序后歌。又备了晴雯素喜的四样吃食。于是黄昏人静之时，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年月日以囫囵语相称，寓意极妙　盖作者本不欲著朝代痕迹，以免“伤时骂世”、“干涉朝廷”之议。“太平不易”语意双关，既指永世太平，亦指不容易得太平，则与“无可奈何之日”相对矣　“蓉桂竞芳”则指秋月。怡红院浊玉，宝玉径以“浊玉”自称，乃自谦为“须眉浊物”也　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

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

窃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以上叙明祭者与诔主关系，切合晴雯。庚辰夹批云："相共不足六载，一旦夭别，岂不可伤？"按晴雯自第五回已登场做宝玉侍女，时当红楼八年。此际是红楼十五年，时光已历七载。此云"仅五年八月有奇"，不确。忆女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娴，妪媪咸仰慧德。以上七句极赞女儿品性德色，固似晴雯，更类黛玉。以下一转。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19]；薋葹妒其臭[20]，茝兰竟被芟鉏[21]。以上四句叙女儿遭谗。"鸠鸩"与"薋葹"比喻婆子和媳妇，象征现实恶势力 "鹰鸷"、"茝兰"俱为晴雯化身 庚辰本此处有注释，典出《离骚》 花原自怯，岂奈狂飚？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疾。故樱唇红褪，韵吐呻吟；杏脸香枯，色陈颇颔[22]。以上十句叙女儿因谗致病。屈原《哀郢》云："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古来君子与美人，厄运颇有相似之处。诼谣謑诟[23]，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窗户。既怀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24]。以上八句叙女儿含冤而死。其关键词是"幽沉"与"罔屈" 南朝宋人鲍照 和傅大农与僚故别诗》云："长物尽明茂，尊盛独幽沉。"宋王禹偁《端拱箴 云："喜赏慼滥，亏损天鉴；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其中"枉屈"通"罔屈"。晴雯冤死，惨于屈原。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25]；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26]。自蓄辛酸，谁怜夭折？仙云既散，芳趾难寻。洲迷聚窟，何来却死之香？海失灵槎[27]，不获回生之药。以上十二句嗟叹女儿负屈而逝，芳踪难觅，令人悲愤扼腕。"贞烈"、"雁塞"用昭君事，甲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直烈"、"羽野"，用禹父鲧事，庚辰本且存评注。甲辰本仍作"直烈"，但"羽野"已作"雁塞"。用昭君与鲧事各有千秋，不必强分轩轾 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

谁温？鼎炉之剩药犹存，襟泪之馀痕尚渍。镜分鸾影[28]，愁开麝月之奁；事见二十回宝玉为麝月篦头，遭晴雯取笑。梳化龙飞[29]，哀折檀云之齿。书中未见此事，当系作者原稿中旧事，与晴雯有关。委金钿于草莽，拾翠盒于尘埃[30]。楼空鳷鹊[31]，从悬七夕之针[32]；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33]？以上十六句回忆往事，感慨万端。况乃金天属节[34]，白帝司时；孤衾有梦，空室无人。桐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腰俱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阶晚砌，穿帘不度寒砧[35]；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鹦鹉犹呼；书中唯潇湘馆有鹦鹉，此句径谏黛玉。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萎。照应上回晴雯遭逐，宝玉以海棠枯死为其兆。捉迷屏后，莲瓣无声；或有考据书中女儿之脚大抑或小者，此处可为一证 七十回言晴雯著"红睡鞋"，此曰"莲瓣"，显系小脚。然晴雯乃婢女，清代满洲勋贵之家婢女亦多汉家民女，故不得以此证为钗黛凤纨迎探等贵族女性非天足 斗草庭前，兰芳枉待。事见六十二回，然斗草之戏属香菱及芳官等女伶，则此文所诔亦兼及众女儿可知 抛残绣线，银笺彩袖谁裁？褶断冰丝[36]，金斗御香未熨[37]。自"况乃金天属节"至此，仍回首前尘，痛陈物是人非之感 昨承严命，既趋车而远陟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遣抛孤柩。及闻蕙棺被燹，顿违共穴之情；石椁成灾，愧逮同灰之诮[38]。以上八句抱憾临终未见、誓约成空 "共穴"、"同灰"云云，其实无据，且未免唐突女儿 然诗词语言可以夸饰，不必过分认真 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燐；落日荒丘，零星白骨。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雾圹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斑斑泪血[39]，洒向西风，梓泽默默馀衷[40]，诉凭冷月。自"尔乃西风古寺"至此，泣血痛悼女儿命薄，冷月葬花 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诐奴之口[41]，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以上"呜呼"至此，怒斥陷害女儿之诐奴悍妇。"诐奴"显指王善保家的及周瑞家的一干媳妇婆子，"悍妇"则指邢王二夫人乎？在卿之尘缘虽浅，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谆谆之问。始知上帝垂旌，花

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据浊玉之思，深为有据。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因希其不昧之灵，或陟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词，有污慧听。自"在君之尘缘虽浅"至此，述撰诔致祭缘由。是宝玉明知小婢之言无稽，有意信其为真。以上序文结束，以下作歌。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42]？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43]？望伞盖之陆离兮，抑箕尾之光耶[44]？列羽葆而为前导兮，卫危虚于傍耶[45]？驱丰隆以为庇从兮[46]，望舒月以临耶[47]？听车轨而伊轧兮；御鸾鹥以征耶？闻馥郁而飘然兮，纫蘅杜以为佩耶？斓裙裾之烁烁兮，镂明月以为珰耶？借葳蕤而成坛畤兮[48]，檠莲焰以烛兰膏耶？文瓠瓟以为觯斝兮，洒醽醁以浮桂醑耶[49]？瞻云气而凝眸兮，仿佛有所觇耶？俯波痕而属耳兮，恍惚有所闻耶？期汗漫而无际兮[50]，捐弃予于尘埃耶？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51]，冀联辔而携归耶？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噭噭而何为耶？卿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窀穸且安稳兮[52]，反其真而又奚化耶[53]？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54]？来兮止兮，卿其来耶？以上三十八句长歌当哭以招女儿之魂，亦绮亦哀，情文并至，洵《离骚》之遗韵、《楚辞》之流亚　以下作结

若夫鸿蒙而居，寂静以处，虽临于兹，余亦莫睹。搴烟萝而为步障，列苍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贪眠，释莲心之味苦，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弄玉吹笙，寒簧击敔[55]。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56]。潜赤水兮龙吟，集珠林兮凤翥。爰格爰诚，匪筥匪簠[57]。发轫乎霞城[58]，还旌乎玄圃[59]。既显微而若逋[60]，复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云，空蒙兮雾雨。尘霾敛兮星高，溪山丽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怅怏，

泣涕彷徨。人语兮寂历，天籁兮篔筜[61]。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志哀兮是祷，成礼兮期祥。呜呼哀哉！尚飨！自"若夫鸿蒙而居"至此结束诔文，述女儿得与神女为伴，与珍禽瑞兽相亲，遨游仙界，星月同辉，可无憾矣；而余心犹哀痛莫名，致祭祈祷女儿永志吉祥。黄小田批云："词极哀艳，情极缠绵，可称作赋才。"《芙蓉女儿诔》是全书诗词歌赋之冠冕。

读毕，遂焚帛奠茗，依依不舍。小丫鬟催至再四，方才回身。

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且请留步。"二人听了，不觉大惊。那小丫鬟回头一看，却是个人影儿从芙蓉花里走出来，写来恍若芙蓉花神感宝玉之至诚，翩然降临。姚燮评曰："文笔超脱精妙乃尔。"陈其泰批云："祭诔一段文字，全是为黛玉而作，勿泥煞晴雯也。"又云："芙蓉诔是黛玉祭文，恐人不觉，故于落下处小婢大呼'有鬼'。以黛玉当晴雯，其意尤明。然却是薄暮时失惊打怪情状，天然入妙。"此类见解，同脂砚斋不谋而合。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来显魂了。"无知小婢，误人为"鬼"，亦合情理；然着此一笔，亦暗示黛玉厄运将至，死期不远矣。

唬得宝玉也忙看时，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究竟"一句六字，系甲辰本所增，程本从之。此处截断，仍是宋元说话家数。

校　注

① 姽婳：古语，女子安闲幽静称为"姽"，勇武奔驰称为"婳"。

② 诔：原为古代用以表彰死者德行并致哀悼的文辞，后成为哀祭文体的一种。

③ 况晴雯：况，脂本作"但"。桐花凤阁批校本另笔旁改为"但"。

④ 绝是：诸本作"绝世"。

⑤ 后求：诸本作"后来"。

⑥ 圣朝无关事：诸本作"圣朝无阙事"。此乃唐岑参《寄左省杜拾遗》中诗句。阙，过失、错误。

⑦ 七言绝记：诸本作"七言绝句"，唯庚辰本"句"作"首"，误。

⑧ 上赞：诸本作"大赞"，桐花凤阁批校本"上"描改为"称"。

⑨ 谁罢：诸本作"谁能"。

⑩ 大院、小院：诸本作"大阮、小阮"，是。大阮指阮籍，小阮指阮咸，叔侄二人均为"竹林七贤"中的人物。

⑪ 温八叉：即唐代诗人温庭筠。

⑫ 读了一句：庚辰、梦稿、戚序、列藏本作"承"，甲辰本作"续"。

⑬ 唐塞：即"搪搪"。《聊斋志异·毛狐》："使君自有妇，唐塞何为?"本书七十回即

作“唐塞”。

⑭ 想也是得：甲本作“想也使得”，脂本作“想亦可矣”。

⑮ 浓桃艳李临疆场：古人每以“浓桃艳李”比喻人之容貌俊美。明高濂《玉簪记·词媾》：“谁承望今宵牛女……两下里青春浓桃艳李。”浓，王本、金本及脂本作“秾”；疆场，庚辰、蒙府、戚序、列藏本作“战场”。

⑯ 潢污行潦：潢污，小坑里的死水。行潦，车沟里的流水。

⑰ 羞王公，荐鬼神：即向王公进献美味食物，向鬼神奉献祭品。羞，美味的食物。荐，奉献。

⑱ 冰鲛縠：一种白而细的皱纱。縠，有皱纹的纱。

⑲ 罦罬：一种装设机关，能自动掩捕鸟兽的网，古称覆车网。

⑳ 薋葹：茨，蒺藜。葹，苍耳。这两种植物都带刺，古时常用以比喻恶人。

㉑ 芟苴：芟，割除。苴，同“菹”，剁砍，切碎。

㉒ 色陈颇颔：陈，呈现。颇颔，因饥饿而颜色憔悴的样子。此指因染病而面黄肌瘦。

㉓ 诼谣谀诟：诼谣，即“谣诼”，造谣中伤。谀诟，嘲讽辱骂。

㉔ 罔屈：被诬陷而遭受冤屈。

㉕ 长沙：指西汉贾谊。他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故云。

㉖ 雁塞：本为山名，其地当在蜀汉间。亦泛指北方边塞。康熙《昭君墓》诗：“含悲辞汉主，挥泪赴匈奴。……漠漠龙沙际，寥寥雁塞隅。”此处用雁塞指王昭君和亲匈奴的悲惨命运。

㉗ 灵槎：传说中仙人的木筏，行驶海上，可通天河。

㉘ 镜分鸾影：镜分，比喻夫妻离散。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载，南朝陈徐德言娶乐昌公主。陈衰，二人破境各执其半，约他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以相探讯。陈亡，公主为杨素所得。德言依约赴市，见苍头卖半镜，与己半镜相合，遂题诗一首，公主见诗而泣。杨素闻之，召德言还其妻。鸾影，当指铜镜背面之纹饰。《北堂书钞》引南朝宋范泰《鸾鸟诗序》云：昔罽宾王获一鸾鸟，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形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此处或将两个故事合在一起，抒写其对晴雯之哀思，叹其不能“重圆”，哀其死之悲惨。

㉙ 梳化龙飞：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及《晋书·陶侃传》载：陶侃尝钓于钓矶山下水中，网得一梳（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赤龙，从空而去。

㉚ 金钿、翠盒：金钿，嵌金花的首饰。翠盒，嵌翡翠的首饰盒。此处乃用唐明皇和杨贵妃故事。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㉛ 楼空鳷鹊：鳷鹊，鸟名，亦称“松鸦”。西汉有楼观名鳷鹊楼，武帝时所建。传说七月夜鹊填河成桥，牛郎织女得以相会，或因此后人把鳷鹊楼与七夕故事联系起来。

㉜ 从悬七夕之针：从，任凭。甲本、王本及庚辰、蒙府、戚序本作“徒”，梦稿本作“枉”。七月七日，旧时妇女于此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㉝ 五丝之缕：即五色的丝缕，用汉高祖宠姬戚夫人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

㉞ 金天：指秋天。按五行说法，秋天属金，故云。

㉟ 寒砧：凄冷的捣衣声。砧，捣衣石。此处指捣衣声。

㊱ 褶断冰丝：褶，庚辰本作"摺"，用同"折"。冰丝，相传为冰蚕所吐之丝，色有五彩。此处指丝绢所制的衣服。

㊲ 金斗：鎏金的熨斗。

㊳ 同灰：一同化为灰尘。李白《长干行》："十五始展眉，原同尘与灰。"

㊴ 汝南泪血：汝南，指南朝宋汝南王，王有宠妾碧玉，作《碧玉歌》歌之。又，唐乔知之亦有宠婢名碧玉，武承嗣纳之不还，知之作《绿珠怨》寄之。碧玉读诗，投井而死。承嗣大怒，罗织罪名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此处或以此二事合用。

㊵ 梓泽：晋石崇之别馆名。此句用石崇和绿珠的故事。

㊶ 诐奴：爱拨弄是非的奴才。诐，邪僻。

㊷ 玉虬：玉色的无角龙。

㊸ 瑶象：指用美玉和象牙作为装饰的车子。

㊹ 箕尾：二星名，均属二十八宿。

㊺ 危虚：二十八宿中的二星名。

㊻ 丰隆：神话传说中的云神或雷神。

㊼ 望舒：神话传说中为月亮赶车的神。

㊽ 坛畤：祭坛。古时祭祀天地五帝的地方叫"畤"。

㊾ 醽醁、桂醑：均为美酒名。桂醑，即桂花酒。醑，美酒。

㊿ 汗漫：形容天空的广大无垠。

51 风廉：当为"飞廉"，乃神话传说中的风神。

52 窀穸：墓穴。《左传》杜预注云："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长夜谓葬埋。"

53 反其真：此处指死。

54 灵格余：是说你的魂灵能被我的诚心所感动。灵，魂灵。格，感通。

55 搴簧击敔：搴，金本及庚辰、梦稿、戚序、列藏本作"寒"，是。寒簧，月宫仙女名。敔，一种木质伏虎形的打击乐器。

56 咸池：也叫"大咸"，传说是黄帝所作的乐章。

57 匪筥匪筐：蒙府、戚序本作"匪蒲匪筥"列藏本作"匪筐匪筥"。筥，是"筥"之误字。筥，圆形竹器；筐，方形食器。此句意谓祭在心诚，不在供品。

58 发輌乎霞城：甲本、脂本"輌"作"轫"，发轫，启程。霞城，即碧霞城，仙人所居之城。

59 玄圃：神仙居处。

60 若逋：庚辰本作"若通"，桐花凤阁批校本将"逋"描改为"通"。

61 篔筜：一种长节大竹。

回　评

此回首段写两事，一叙王夫人禀明贾母逐晴雯而纳袭人之事，一叙宝钗细陈离园缘由。二事皆为过脉。次段写宝玉闻晴雯夭亡，作《姽婳将军词》；末段写宝玉祭奠晴雯，撰《芙蓉女儿诔》。全回以两首长诗为中心布局谋篇，虚实相生，宾主相映。《姽婳词》是真有其事，《芙蓉诔》属假语村言；姽婳将军是巾帼英雄，为宾，芙蓉女儿系闺阁粉黛，为主；《姽婳词》是歌行体，慷慨悲凉；《芙蓉诔》是楚辞体，哀感顽艳。《姽婳词》之出似稍嫌突兀，作者善腾挪治孤，前有宝玉等随贾政外出赏菊赋诗为引，后有《芙蓉诔》为映衬，吟诗之际尚有众幕友叹赏，方觉文情一脉相通。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戚序本回后评曰："《姽婳词》一段与前后文似断似连，如罗浮二山烟雨为连合，时有精气来往。"此亦合作者行文有意令悲喜错落、急缓相间之旨。所谓"间离效果"，正谓此类布局。

此回宝玉之《姽婳词》，与黛玉之《五美吟》、宝琴之《怀古诗》遥相呼应。关于该词作意，争论颇多。若将本文与脂批及作者家世相联系，含义自明。其表层之意，乃因晴雯之事而借林四娘一叹红颜薄命之恨。晴雯性刚烈，言行举止间颇有英雄气概。他如芳官、司棋，皆凛凛然若有武风。林四娘战死，乃酬报恒王知己之情，与晴雯颇可连类，故知宝玉咏姽婳将军实即咏俏丫头。至若四娘林姓，关合黛玉、小红，可知作者凡立长诗，皆有悲叹诸艳之意。《姽婳词》深层旨意在于寓兴亡之悲，家国之恨，或亦兼有讥清悼明之用心。林四娘，唯于《聊斋志异》卷二中言其死于明亡，有"红颜力弱难为厉"之恨，且以女鬼面目现身。此回林四娘故事当本于《聊斋》。作者以林四娘喻晴雯并及诸艳，非限于一"情"字。雪芹家本汉人，素以魏武子孙相矜，友朋辈亦以陈思王高才相推许。雍正初其家惨遭籍没，固有经济原因，实亦有政治因素牵涉其间。雪芹痛定思痛，于是乎托寄假语村言一泄块垒焉。

《芙蓉女儿诔》乃《红楼》诗词扛鼎之作，篇幅宏大，寓意深邃，既哀悼晴雯冤死，亦抒发自己满腔悲愤，并暗示黛玉悲剧结局。诗诔晴雯，赞其志高行洁，伤其风流招怨，哀其含冤而逝，祈其芳魂永祥。下回脂批谓，虽诔晴雯，实诔黛玉也。所谓"高标见嫉"、"贞烈遭危"，是预为黛玉发不平之鸣。而黛玉是群芳之冠，此诔虽悼黛玉，亦悼诸艳也。此诔远师楚人，意借《离

骚》，以香草美人为喻，微辞寄焉。作者借女儿之不幸以感时伤生，所谓家国之悲，兴亡之感，亦同时而寓焉。因一女而见诸艳，因诸艳而见阖府，因一家而见社会，因一代一国而历览古今天下之事，正“红楼”一梦包孕万象之状，因芙蓉女儿一诔而发其微矣。

通书写婢女悲剧，由三十二回“情烈死金钏”始，至五十九回“嗔莺叱燕”，写丫鬟与婆子口角纷争，死亡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嗣后，变故迭起，一场抄检，晴雯夭亡，芳官为尼；迨至此回，作一小结。自下回起，便逐一展示闺中小姐悲剧结局，宝黛爱情亦由成熟而转入毁灭阶段。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吼[1]　贾迎春悞嫁中山狼

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只听花阴中有个人声，倒吓了一跳。细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2]。"东汉蔡邕题 曹娥碑》传为佳话。钱锺书《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 云："黄绢无辞夸幼妇，朱弦有曲慰佳人 "黛玉用此典，是赞 芙蓉女儿诔 堪称"绝妙好辞" 晴雯、黛玉夭亡，类同曹娥，俱属红颜薄命 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过于熟烂了，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谁知被你听见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

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的看看。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俗滥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们如今都系霞彩纱糊的窗槅，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黄小田批云："改本佳妙，黛玉真锦心绣口。"茜草暗红，正合霞彩，另可映照怡红、绛芸等名色。霞彩纱，甲本及甲辰、戚序、戚宁本同。其馀诸脂本作"霞影纱"，惟列藏本作"露影纱"，形讹 其称始见于四十回，极富诗意。庚辰本二十一回总批记某客题诗云："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上句即本此处黛玉所改诗句。宝玉听了，不禁跌脚笑道："好极，好极！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此句写尽陈词滥调之作 看《红楼》专道现成好景，力避俗滥，可知乃作者有意为之。但只一件，虽然这一

改新妙之极，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我实不敢的当[③]。”说着，又连说“不敢”。“说着”下面一句，甲本同。诸脂本作“又接连说了一二百句不敢”，其中梦稿本改“一二百句”作“一二十句”，蒙戚两本无“说了”二字。两相比较，脂本夸张，得其神理，程本写实，见其情貌，各臻其妙。

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异姓陌路，尚然‘肥马轻裘，敝之无憾’，何况咱们？”说得何等亲密，此写黛玉口中已无忌讳。姚燮批云：“轻轻拍合，心在个中。”洪秋蕃批云：“黛玉入府以来，至此始有此极亲热语。”宝黛爱情理当瓜熟蒂落矣，孰料竟不然。有情人无缘成眷属，天亦当老。宝玉笑道：“论交道，不在‘肥马轻裘’，即黄金赤壁亦不当锱铢较量[④]。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却万万使不得的。前写宝玉连说“不敢当”，至此道出缘故　盖宝玉同晴雯感情纯洁，并无丝毫暧昧，特“枉担虚名”耳　黛玉所改“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八字，妙则妙矣，却有“唐突闺阁”之嫌，故宝玉不取　其尊重女儿之心，始终一贯。此番议论，是为继续推敲措辞，以致说到黛玉自身作引。如今我索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万不可弃这‘茜纱’新句。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陇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虽与我不涉，我也惬怀。”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此话？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呢。”黛玉所谓“等得紫鹃”，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等我的紫鹃”，口吻亲昵。庚辰夹批云：“明是为与阿颦作谶，却先偏说紫鹃，总用此狡猾之法。”此样写法，有曲院风荷之妙。宝玉听了笑道：“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并不是我说的。”宝玉说：“我又有了，这一改恰就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茜草如血，绛紫色，比喻绛珠仙子，即黛玉也。黄土陇中，卿何薄命！’”径称“卿”“我”，显为木石前盟不遂之谶　庚辰夹批云：“一篇诔文总因此二句而有，又当知虽诔晴雯，而又诔黛玉也，奇幻至此”写大观园女儿命运，亦由丫鬟转而为小姐矣。

黛玉听了，斗然变色[⑤]。此写黛玉心知其不祥而形于颜色。斗然通“陡然”，诸脂本均作“忡然”（间有讹误），忧虑不安貌。庚辰夹批云：“慧心人可为一哭。观此句，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也。”后半部写黛玉逝后，宝玉无诗文悼

念，原因之一即《芙蓉女儿诔》已专美于前。虽有无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准了，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宝玉忙道："何必如此忙？语带双关，实为不满于迎春婚嫁。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6]。宝玉忙道："这里风冷，咱们只顾站着，凉着呢可不是玩的，快回去罢。"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罢。"说着，便自取路去了。

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红院中，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方才与黛玉之言相对。自七十七回至此，了结晴雯等终身，以下转入薛孙两家婚事，以结香菱、迎春。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至交。大同府与曹家有关　作者曾高祖曹振彦是多尔衮属下，明末立有战功。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披露，《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条有云："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后曹振彦扈从入关，曾转战大同，参与平定姜瓖叛乱　今大同市博物馆藏"重修大同镇城碑"，碑文记其事。《山西通志》职官志载："大同知府，曹振彦，辽东辽阳人，顺治九年任。"小说此处写孙家籍贯大同府，"祖上系军官出身"云云，似非无意。脂砚斋意见不同，庚辰夹批云："设云'大概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则呆。"姑备一说，无须迷信。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此人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一副好皮囊，满腹俗肠。庚辰夹批云："画出一个俗物来。"年纪未满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孙家实一暴发户也，有如雨村　第一回《好了歌注》"绿纱"句甲戌批已经注明，以此为"公勋世宦"之族贾府作衬。而贾赦所贪爱者，即在此"家资饶富"四字。王伯沆评曰："年纪不为小矣，赦老仍是爱钱。"因未曾娶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大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因此只

说"知道了"三字，馀不多及。盖贾母深知"三从"之义，儿孙婚事，须由其父主张，不便出头多事 此亦有为宝玉婚事作引之意。故八十四回贾母初次向贾政提起宝玉婚事，只说"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而不愿自出主意也。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世交，不过是他祖父当日希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挽拜在门下的⑦，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此所以贾母不乐，贾政深恶。伏下回迎春既嫁，惨遭折挫。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了。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越发扫兴。迎春待嫁，黯然离园。继宝钗搬出，大观园又失一艳。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更又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奇语痴语，道出宝玉一腔难堪之情。姚燮眉批曰："自兹以往，宝玉耳目之间渐开愁境矣。"宝玉所谓"清净人"，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清洁人"。两者同义。南宋释如珙《偈颂》云："清净世界清净人，浊恶世界浊恶人。随性所转移不得，总是娘生一个身。"宝玉未悟，仅知排斥嫁娶。或云此乃"拒绝长大"心理，人生态度属消极退缩型，常见于青春期。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有"麦田守望者"霍尔顿，与宝玉心态近似。貌似"拒绝长大"，其实是厌恶成人世界之虚伪龌龊。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可比。此特写迎春离去后，紫菱洲萧索景象。"轩窗寂寞，屏帐翛然"，既写迎春居所之空旷，亦写宝玉心房之空虚；蓼花苇叶"摇摇落落"，写物似有情，兼写宝玉之痛苦。所谓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书中景色，率由人物看出，随人物心境而异，乃有我之景，与前代说部多无我之景意趣殊异。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重露"一句，诸本同，惟庚辰本错录为"吹散芰荷红玉影"，与第二句重复，乃勾去，其下夹批云："此句遗失"。故而，或疑"重露"句非作者原笔。细细品味，此句并无不妥。纵

属补缀，亦堪称赏。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此诗深浡简淡，凄切苍凉，与宝玉诗社间所作风格迥异，是《姽婳词》与《芙蓉诔》涵养所致，亦此际心境所关。王伯沆批云："词简音哀。"最后一句感念手足之情，尤觉深挚。宋邵雍《自悯》云："天无私覆古今同，手足情多骤一空 "宝玉为迎春忧伤，也是"自悯"。

宝玉方才吟罢，忽闻背后有人笑道："你又发什么呆呢？"宝玉回头忙看是谁，原来是香菱。宝玉忙转身笑问道："我的姐姐，姐姐而冠以"我的"，确是骤逢不虞之喜口吻。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我何曾不要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才刚我们太太使人找你凤姐姐去，竟没有找着，说往园子里来了。我听见这个话，我就讨了这个差，进来找他。香菱深爱大观园如此。宝钗搬出后，香菱进园借口骤减，故格外珍惜此番差事。宝钗执意出园，香菱寻机进园，态度不同。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谁知又遇见了你。薛家居荣府东北角，即大观园西北角。香菱欲往稻香村，恰当路过紫菱洲，故邂逅宝玉。此处描写，方位准确。我还要问你，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香菱亦有惋惜之情。听其一连三问两叹，何等关切，何等亲热，久别口吻毕肖。姚燮批云："眼底心头如是如是，菱姑娘一一表出之，谁谓非二爷知己？"香菱也是大观园女儿，故与宝玉感受相同。宝玉只有一味答应，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

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话再来。"宝玉道："什么正经话，这般忙？"香菱道："为你哥哥娶嫂子的话，所以要紧。"薛蟠娶金桂消息，暗点题面。至此可悟，宝玉忽遇香菱是作者有意安排，目的在转换情节，渡入薛家。宝玉道："正是，说的是那一家的好？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今儿又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好。这

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宝玉又出呆论，议论女儿亦大拂其意，敬重女儿至极点。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别人家了。”

宝玉问道：“定了谁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的大门户。香菱此语照应六十七回薛蟠出门顺路探亲事，行文一丝不走。“大门户”云云，是有意夸张 陈其泰批云：“后文叙来，何其不似‘大门户’也 夏薛联姻，门当户对，然雪而逢夏，必消化尽矣。”书中秦家、邢家、尤家、夏家，实际均非“大门户”，最多中等殷实而已。前日说起来时，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其名甚俗，不问可知其为商家 王伯沆批云：“翟灏曰：连业着姓，始见《汉书·王尊传》‘箭张禁，酒赵放’……今江北犹以所执业冠其姓上，江南则以业系于姓下。余按：‘桂花夏家’，正是前例也 ”近代天津有“泥人张”，构词相同 宝玉忙笑道：“如何又称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馀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因此才有这个混号。北京丰台素有“花乡”之称，系明清皇宫内苑花卉盆景供应基地。清人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丰台赋芍”条记云：“前后十八村，泉甘土沃，养花最宜，故居民多以种花为业……村中有花神庙二，一花王为春社所，一花姑以卖酒名 ”另据《丰台地方史志 载，“花乡”中心地带有村名“夏家胡同”，即西花神庙所在地，庙供花王。据此，或称“桂花夏家”即源自丰台“花乡”，可备一说。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也并没有哥儿弟兄。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

宝玉忙道：“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时又通家来往，从小儿都在一处玩过。叙亲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虽离了这几年，前儿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么，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又令他兄妹相见，谁知

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遭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天，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又且门当户对，也依了。两家皆商，皆丧太爷，确是门当户对。尤其"薛""夏"恰为一对，唯雪逢夏必化，则薛家败局已定。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的很。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香菱满心欢喜，毫无妒意，知其实无心于薛蟠，亦见其浑朴天真。庚辰夹批云："阿呆求妇一段文字，却从香菱口中补明，省却许多闲文累笔。"香菱爱诗，便以为凡识字者咸爱诗能诗，着实憨头憨脑。反跌下文写金桂过门后，片纸未读，只字不写。

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宝玉所虑极是，香菱则不领情，极写其憨厚单纯，为下回"屈受贪夫棒"伏脉。香菱道："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香菱是真不懂，岂知乃"两地生孤木，香魂返故乡"之谶　如此单纯女儿，竟沦为霸王侍妾，真真应怜。宝玉笑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责怪宝玉唐突，香菱憨态可掬，宝玉痴态可爱，竟不相得，亦书中憾事。黄小田批云："好香菱，一片天真，又能守正如此，然又与鸳鸯、平儿绝不相类。"作者写人，鬼斧神工。

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只得没精打彩，还入怡红院来。对照六十二回写香菱因斗草污裙，宝玉为之解围，可知宝玉对香菱处处寄以同情　"站了半日"后，诸脂本有"思前想后，不觉滴下泪来"两句　程本删削，用意不明。一夜不曾安睡，种种不宁。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发热。也因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所致，兼以风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大观园风波影响宝玉一至于此。抄检前之病是假，如今则弄假成真，忧患成疾矣。《维摩诘经》卷中"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记维摩诘语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

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王伯沆批援引之，以示宝玉初具佛性。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九十六回至九十八回写黛玉闻知秘信，一病不起，以致魂归离恨天　贾母仅最初探视一次，嗣后便绝迹于潇湘馆，直至宝玉哭灵。老太太前后两样，可以对看。异日冷酷，缘于自私；今日热情，亦缘于自私　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心中虽如此，脸上却不露出，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不忘写王夫人一笔，文心极细　其"自悔"非因晴雯夭亡，而是因儿子生病，何等自私　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胗脉下药。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好生保养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方可出门行走。这百日内，院门前皆不许到，只在屋里玩笑。

四五十天后，就把他拘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的住。虽百般设法，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因此，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耍笑。能得如此，则宝玉百病可愈。诸脂本"耍笑"下有"作戏"二字，甲辰本删，程本从之，似因"作戏"与"耍笑"同义　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热闹非常，已娶亲入门。闻得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再过些时，又闻得迎春出了阁。宝玉思及当时姊妹耳鬓斯磨，从今一别，纵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这等亲热了。一"闻得"薛蟠娶亲，二"闻得"迎春出阁，叙事简净省力之至，兼有园中方一日、园外已千年之意　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惶不尽。少不得潜心忍耐，暂同这些丫鬟们私闹释闷⑧，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此极言宝玉对丫鬟性情略无改变　姚燮眉批以为此"可知晴雯之撵，大为冤屈；可知怡红院中更有甚于晴雯者。"〇作者或另有寓意。李后主《浪淘沙》云："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而后，便迎来悲剧结局，即该词结尾所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曹雪芹与李后主，人生中俱遭绝大变故，故其生命意识颇有相通之处，趋向悲观厌世。此写宝玉及时行乐，意旨精微。如今且不消细说。

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自为宝玉有意唐突："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香菱自疏于大观园，

芳园由此更冷落一层　诸脂抄本写香菱内心活动，文字较繁，如揣测宝钗为何疏远宝玉，黛玉为何时常愠怒。甲辰本删，程本从之，未见其佳。日日忙乱着薛蟠娶过亲，因为得了护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责任，到底比这样安静些；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里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呢。薛蟠之急可想而知，而香菱之急十倍于蟠，可见其憨厚天真至极　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来，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反衬后文香菱一再遭此新妇折磨，令人浩叹　张新之批云："金桂过门都从香菱边叙出，文境新，文心密"其中"殷勤小心"云云诸本略同，惟庚辰本阙，似属脱漏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9]，颇步熙凤的后尘。此乃薛蟠凶兆，更是香菱死讯　作者连用三个"颇"字，笔带调侃。泾渭，诸本同，惟庚辰本作"经纬"　后者可喻规划算计，如三十八回宝钗《螃蟹咏》云："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另如范仲淹《谢黄揔太博见示文集》云："孜孜经纬心，落落教化辞。"由是观之，配合"丘壑"讲心机智谋，"泾渭"似不及"经纬"精确，疑属音近致讹　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资，内秉风雷之性。在家里和丫鬟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儿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写金桂已较凤姐为不堪，一派小家习性，叙来合情合理　清初人陆圻，将嫁其女，乃作《新妇谱》以训之。其开端"做得起"条即云："近俗不知道理，闺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　至问其所谓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惧，家人不敢违忤。果尔，必是一极无礼之妇人　……则世之所谓做得起者，正做不起也"金桂之做派，亦世俗使之然也　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在香菱眼中，金桂"有才有貌"；在金桂眼中，香菱"才貌俱全"　一虚一实，相映成趣　金桂欲降伏香菱，已在读者意料之中　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其名俗而不伦，乃作者有意贬之也，并寓不祥之谶。庚辰夹批云："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时节焉得有雪？三者原系风

马牛，今若强凑合，故终不相符。来此败运之事，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解耳"

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须得另换一名，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此写金桂亦通文墨　唐诗有"夜宿嫦娥桂影潭"之句，宋诗有"嫦娥桂独成幽恨"之句，可作其避讳根据。但"嫦娥花"一名总觉粗俗，不伦不类

如今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10]，如今得了这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那夏金桂见是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气概都还相平；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的低矮了下去。此样情景，已接近"薛文龙悔娶河东吼"题面　回目最后一字"吼"，甲本及甲辰本同，其馀诸脂本均作"狮"，或因讲究平仄所致。其实不必，"狮"与下联"狼"正可成对。典出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明人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二《快嘴李翠莲记》云："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我国说部中悍妇形象甚多，金桂当属个中翘楚

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先和金桂商议。金桂执意不从，薛蟠便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赌气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比喻新奇妥帖，正状其装假充醉之态　茶汤不进，妆起病来。请医疗治，医生又说："气血相逆，当进宽胸顺气之剂。"薛姨妈恨得骂了薛蟠一顿，说："如今娶了亲，眼前抱儿子了，还是这么胡闹！人家凤凰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比花朵儿还轻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才给你做媳妇。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还是这么胡闹，喝了黄汤折磨人家。这会子花钱吃药白遭心。"

一夕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反来安慰金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越发得了意，更妆出些张致来，不理薛蟠。薛蟠没了主意，惟有自软而已。自软，同甲本及甲辰本　其他各本，歧异甚多　庚辰本原作"是然而已"，后旁改为"诸事唯唯"；蒙府、戚序本作"自怨恨"，列藏本作"自怨"；梦稿本原作"是怨"，后笔改为"自软"，同程本；后之东本、王本、张本等，均作"自叹"。揆理度情，此类用词，似均不若"自软"新奇，有韵味　宋王镃《立春》云："从此雪消风自软，梅

花合让柳条新。”雪遇夏，宜有此态。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的心来。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那金桂见丈夫旗靡渐倒，婆婆良善，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先时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姣作媚，将及薛姨妈，后将至宝钗。此写悍妇得寸进尺，层次分明。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其志。宝钗何等机变，想金桂必非其对手　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寻隙，苦得无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小人往往欺软怕硬，且宝钗素有君子之风，凛然不可犯，金桂其奈之何

一日，金桂无事，因和香菱闲谈，问香菱家乡父母。香菱皆答“忘记”，金桂便不悦，说有意欺瞒了他。因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补明香菱一名乃宝钗所起。其本姑苏人氏，当地多菱花，故名　李商隐《河内诗》云：“阊门日下吴歌远，陂路绿菱香满满。”宝钗起名，或据此诗　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说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11]：“奶奶若说姑娘不通，奶奶没合姑娘讲究过。说起来，咱的学问[12]，连咱们姨老爷常时还夸的呢。”香菱所谓“姨老爷”，当指贾政　何尝“夸”之耶？应属补笔。后半部写政老接受宝钗做儿媳，无一异词，众人且于“掉包计”败露后诓骗宝玉，有“老爷作主”云云，均于此等处埋根。

欲知香菱说出何话[13]，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薛文龙：卷首总目作“薛文起”。诸本第四回尝云，薛蟠表字“文起”，惟甲戌本作“文龙”。此回回目，则诸本皆作“文龙”。或以为“起”系“龙”字行草形讹。姑为一说。

② 《曹娥碑》：原系东汉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之碑。度尚弟子邯郸淳作碑文。其后蔡邕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即“绝妙好辞”四字之隐语。见《后汉书·列女传》、《世说新语·捷悟》。

③ 不敢的当：诸本作“不敢当”。桐花凤阁批校本勾改作“不敢当的”。

④ 黄金赤壁：诸本作“黄金白璧”。

⑤ 斗然：突然。斗，通“陡”。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斗，与‘陡’同，犹顿也。”甲本即作“陡”。

⑥ 哆嗽：诸本作“咳嗽”。

⑦ 挽拜：东本、王本、张本作“强拜”，庚辰、梦稿、戚序、列藏本作“才拜”。

⑧ 私闹释闷：私，诸本作“厮”，是也。

⑨ 丘壑泾渭：丘壑，原指山水幽深之处，此处比喻心机深不可测。泾渭，即泾水、渭水，因二水清浊有别，常以之喻人品之高低。

⑩ 有酒胆、无饭力：外表刚强，内心懦弱。

⑪ 香菱忙笑：诸本“笑”下有一“道”字。

⑫ 咱的：王本、张本、金本作“他的”，庚辰、戚序、列藏本作“我们姑娘”，桐花凤阁批校本旁改为“姑娘的”。

⑬ 香菱：王本作“金桂”，依上下文意，当是。

回　评

此回题旨，在写薛家、贾府两桩不幸婚事。回之上半写迎春遵贾赦之命嫁与孙绍祖，宝玉赋诗叹惋；回目着一“悮”字，指斥贾赦。下半写薛蟠娶夏金桂为妻，香菱喜不自胜，而金桂心怀折挫之意；着一“悔”字，讥刺薛蟠。两件婚事，一娶一嫁，相互映衬，颇带机趣。王伯沆评曰：“此回一娶一嫁，两扇文字，针线最细。孙贾是世交，薛夏是老亲。绍祖一人在京，竟似孤身；金桂只一生母，亦同小户。贾家老太太、政老皆不愿，无奈赦何；薛家更有王夫人、凤姐预谋，殊属多事。孙家急娶，只是要撑门面；薛蟠要速娶，只是急色。贾家既衰，故迎春受绍祖之虐；薛蟠嬖色，故金桂煽艳妻之威。一悔一误，皆自取也。”作者叙迎春婚事语带深情，写薛蟠婚事则用笔诙谐。两样翰墨，亦具映带之妙。两件婚事之成礼，俱从宝玉视角叙出；薛蟠择偶过程，从香菱口中补叙，尤觉文笔简省。

迎春误嫁中山狼无情兽，是大观园中第一个被吞噬之闺阁小姐。究其因，确有其性格因素，然首要者乃其身世家境状况使之然。时贾家渐入衰境，而孙家正当盛时；贾赦与孙家联姻欲图其钱财，孙绍祖与贾府联姻不过求其体面而已。贾赦一味贪财图利，明知不妥，不顾老母及兄弟规劝，不念女儿终身幸福，一意孤行，将迎春送入狼穴。迎春属庶出，生母早亡，既不能得嫡母邢夫人怜恤，亦不能得嫡兄嫂贾琏、凤姐关怀，更不能得孙家尊重。况孙绍祖生性淫恶，背恩负义，则迎春欲求其无事相安，不可能矣。

薛蟠悔娶河东狮，恰与迎春婚事相反，乃自出主张，故其事之不谐以性情因素为主，然亦不得谓全无家境因素在焉。桂花夏家尚如日中天，皇商薛

家已似下坡之碾；然夏家绝后，薛家有贾府为靠山，气势尚有高下。两家联姻，亦属各有所求，洵为“门当户对”，幸与不幸全赖夫妻性情。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叙写薛蟠娶妻和迎春出嫁，表现香菱、迎春不幸遭遇，而以此回为过脉也。起首接叙上回宝玉祭晴雯，黛玉闻而赞叹，相与议论，陡出谶语，宝黛爱情，转为被扼杀之悲剧描写。大观世界亦将崩析，终至云散。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哧"两声，穷形极相，追魂摄魄，写金桂不堪已甚。庚辰夹批云："画出一个悍妇来。"此处描写紧接上回，"话说"二字是后来所加　本回题面，颇有参差。甲乙两本同，甲辰本"王道士"作"丑道士"。蒙戚两本作"懦弱迎春肠回九曲，姣怯香菱病入膏肓"；梦稿本上下联各少"弱"与"怯"字，成七言回目，不合全书体例。舒序本残存总目，作"夏金桂计用夺宠饵，王道士戏述疗妒羹"，别具一格。查庚辰本，缺回目。查列藏本，尚未与上回分开，故此处开头无"话说"二字，仅标分割符号而已。由此可知，本回与上回早期原为一回，后来析作两回，因而其篇幅仅得七十八回之半。冷笑道："菱角花开，谁见香来？若是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金桂出言俚俗，教养可知。张新之评曰："神情口吻，别开生面"同为悍妇，开口便不及凤姐大气。香菱道："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①]。香菱所言，合乎事实，非同狡辩　故庚辰夹批云："说得出便是慧心人，何况菱卿哉？"须知，"菱荇香"本诗词熟语　如杜甫《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云："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梅尧臣《几道隰州判官》云："弄月江波阔，胃衣菱荇香。"香菱开口便带书卷气，金桂则不学无术　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②]，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香菱语中隐含"甄英莲"本名，赞莲荷之清香，叹芦苇之不入俗眼，乃作者赞香菱之风韵，叹香菱身世之微贱也。金桂道："依你说，这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心地憨厚，却有诗人灵性，故能体贴及此，彼金桂焉能知之　庚辰夹批云："又陪出一个兰花，一则是自高声价，二则是

诱人犯法。”金桂心地，黠而毒　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的香可比。”

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由此可知怡红院诸婢直呼宝玉名讳，而宝玉并不失一毫身份；香菱亦尝直呼宝钗名讳，宝钗毫无愠意。偏金桂自高身价，有此做作之风　作者讥诮之情，充塞字里行间　◯宝蟾一登场，便是刁婢形象　其名喻月，与金桂相配　宋人吕渭老《祝英台近　云：“宝蟾明，朱阁静，新燕近帘语　”明人吴敬所编　国色天香　卷三　寻芳雅集　中有婢名“秋蟾”，命意相同　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说：“一时顺了嘴，奶奶别计较。”金桂笑道：“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换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焉敢不服。张新之评曰：“此笔恰好　”活画金桂之霸道　香菱笑道：“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金桂冷笑道：“你虽说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来不知，当日买了我时，原是老太太使唤的，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后来伏侍了爷，就与姑娘无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发不与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金桂道：“既这样说，‘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菱角、菱花皆盛于秋，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这样罢了。”自此后，遂改了“秋”字。本名甄英莲，被拐卖后改名香菱，今又改秋菱。一名之微尚不能作主，随人之意屡屡改易，何况其他。宝钗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见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宝蟾虽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觉察其意，想着：“正要摆布香菱，无处寻隙。如今他既看上宝蟾，我且舍出宝蟾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再乘他疏远之时，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此与凤姐欲治尤二姐，先置秋桐于不同，乃一样计较　然凤姐精明过人，金桂愚不可及，特犯不犯　打定了主意，俟机而发。

这日，薛蟠晚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来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乔妆躲闪，连忙缩手。两下失悮，“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泼了一身一地的茶。据王伯沆批，薛蟠戏宝蟾情节化自《聊斋志异》卷三《白于玉篇 留仙笔下是“生托接杯，戏绕纤腕”，此处则写薛蟠故意捏手，细节略异。呆兄色胆不小，挑逗之意甚明 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说：“姑爷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的了。别打量谁是傻子。”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

一时安歇之时，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省的得了馋痨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仗着酒盖脸，就势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活人脑子，也弄来给你。”“活人脑子”云云，的是霸王口气，兼画薛蟠急色之相 金桂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得了这话，喜的称谢不尽。是夜曲尽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薛蟠丑态，令人绝倒 庚辰夹批云：“‘曲尽丈夫之道’，奇闻奇语 ”一般估计，薛蟠此类故事，当属《风月宝鉴 旧稿笔墨。次日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闹，越发放大了胆了。

至午后，金桂故意出去，让个空儿与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写薛蟠“拉拉扯扯”，状其无耻；写宝蟾“半推半就”，状其轻佻 一蟠一蟾，俱属虫豸，恰好成双。正要入港，谁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难分之际，便叫小丫头子舍儿过来。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在家从小使唤的，因他自小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儿，专做些粗活。写明舍儿特点。“从小使唤”，乃金桂心腹；“专做些粗活”，乃心思迟钝 此种人物，恰可供金桂驱使 庚辰夹批云：“锁叙小舍儿首尾，忙中又点‘薄命’二字，与痴丫头遥遥作对 ”脂砚斋所谓“痴丫头”，当指傻大姐 金桂如今有意，独唤他来吩咐道：“你去告诉秋菱，此乃夏金桂将香菱改名为“秋菱”后，首次称香菱名字为“秋菱”也。庚辰、梦稿、蒙府、戚序本均作“香菱”，甲辰、程甲本作“秋菱”。后文仍多称“香菱”，偶亦作“秋菱”。到我屋里，将我的绢子取来，不必说我说的。”小舍儿听了，一径去寻着秋

菱，说："菱姑娘，奶奶的绢子忘记在屋里了，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岂不好？"

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听了这话，忙往房里来取。香菱性憨，极为单纯，自不能明金桂歹意 庚辰夹批云："总为痴心人一哭"此写香菱"百般竭力挽回"，十分可怜 不防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一头撞进去了，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红，转身回避不及。目遇丑事，自己倒羞，极写香菱之尊贵 转观金桂之泼悍与夫宝蟾之轻浮，迥然不同。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3]，除了金桂，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掩。这会子秋菱撞来，故虽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今既遇见秋菱，便恨无地可入，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口内还怨恨不绝，说他强奸力逼。宝蟾之反应，亦合当时心理，而不免矫情 姚燮评曰："偏是此等人，偏要撇清卖怪"亦实可笑，反不若金桂坏得直爽

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兴头变做了一腔的恶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说，赶出来啐了两口，骂道："死娼妇！你这会子做什么来撞尸游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两步，早已跑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了。于是只恨的骂秋菱。至晚饭后，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时，不防水略热了些，烫了脚，便说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条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赤条精光"追打香菱，极写薛蟠之不堪 王伯沆批云："下流不自爱至此 若值乃母及妹，又当如何？"薛蟠此态，可与 金瓶梅 中西门庆裸身追春梅对看 秋菱虽未受过这气苦，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开。此三段写金桂设计折挫香菱，轻松明净，曲尽世态人情 妻妾矛盾在宗法社会中极其常见，历来为小说家所注目 据新闻报道，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中发现 妄稽 一篇，共三千馀字，号称我国"年代最早"且"篇幅最长"之古小说，其题材即士人家庭中之妻妾矛盾 准此， 妄稽 堪称世情书之滥觞， 红楼 系其苗裔

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亲，命秋菱过来陪自己安睡。雀巢鸠占，金桂之计恶毒 姚燮评曰："真恶摆布"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说他嫌腌臜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伏侍劳动。又骂说：

“你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把我的霸占了去④，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罢了。”金桂语极俚俗，却命中薛蟠要害“见一个爱一个”，正所谓“贪夫”；“霸占”，正所谓“呆霸王”也 薛蟠听了这话，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又赶来骂秋菱：“不识抬举，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无奈，只得抱了铺盖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刚睡下，便叫倒茶，一时又要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此际当思宝玉“虑后”云云，确非杞人之忧。回想暂居大观园时，亦曾通宵不寐，却是推敲苦吟，其心自甘 苦乐之分，不堪回首 那薛蟠得了宝蟾，如获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顾。恨得金桂暗暗的发恨道：“且叫你乐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弄了他，那时可别怨我！”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弄秋菱。

半月光景，忽又妆起病来，只说心痛难忍，四肢不能转动，疗治不效。众人都说是秋菱气的。闹了两天，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等处。自二十五回马道婆施术后，魇魔法于此再见 金桂能出此计，可见阴狠异常。故王希廉批云：“纸人镇魇、香菱受屈，为后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人性之恶，又一次暴露无遗 于是，众人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众人。金桂道：“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镇魇法儿。”金桂欲害香菱，偏指宝蟾，的是妇人算计。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何苦赖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虽有别人，如何敢进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妆个不知道，大家丢开手罢了。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乐得再娶好的。若据良心上说，左不是你三个多嫌我。”一面说着，一面痛哭起来。写金桂一再“冷笑”，此又痛哭，画出恶妇其舌有刀剑，其心如蛇蝎，自是 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童寄姐一流人物 姚燮评金桂“痛哭”曰：“此是泼妇人收煞长技。”

薛蟠更被这些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秋菱，

不容分说，便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此处点题“美香菱屈受贪夫棒”。金桂之恶，宝蟾之奸，薛蟠之俗，香菱之屈，一时并写，笔力不凡 “贪夫”本指贪得无厌者，如白居易《玩止水 云：“清能律贪夫，淡可交君子。”此处指薛蟠迷恋女色，贪婪至极。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香菱为人略卖，狮吼惊心，人皆悲其遇矣 仆为香菱悲者，尚不在此。独恨无知月老，何竟以吟风弄月之美人，配一目不识丁之傻子耶？玉梳金盆贮以狗矢，冤乎哉！”真真不错 薛姨妈跑来禁喝道：“不问明白就打起人来了，这丫头伏侍这几年，那一时不小心？他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你且问个清浑皂白，再动粗卤。”薛姨妈发言尚属正大，直注四回“葫芦案” 香菱乃尊贵女儿，薛姨妈知人，斥儿乃责媳也。“清浑”，同甲本及甲辰、庚辰本 梦稿本原同，后点改为“青红”。其馀诸本均作“青红”。按“青红皂白”是成语，但“清浑皂白”亦通，因庚辰本采用，当属原文 程本近真，此为一例 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怕薛蟠心软意活了，便泼声浪气大哭起来，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进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在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治死我，再拣富贵的标致的娶来就是了，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金桂刁蛮，尚非蠢妇，故语语刺着薛蟠痛处。有其夫乃有其妇，有其妇乃有其夫，薛蟠与金桂恰为一对贪夫妒妇

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如今又勾搭上丫头，被他说霸占了去，自己还要占温柔让夫之礼。这魇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正是俗语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帏的事了。此写薛姨妈心理，兼析金桂秉性，文笔简断。因无法，只得赌气喝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该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气着，又命：“秋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香菱本系买自人牙子，今日自

可卖与人牙子，虽是薛姨妈一时气话，究竟世情不差。清人谈迁《北游录》记闻下"人市"条云："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　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噫！诚天之刍狗斯人也。"薛姨妈若果真欲卖掉香菱，十分方便。此为奴隶制子遗，野蛮至极。薛蟠见母亲动了气，早已低了头。

金桂听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拉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去肉中刺、眼中钉'？是谁的钉？谁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里了。"薛姨妈听说，气得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在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是极　看薛家此际情景，全无金陵世家气象，不似贾府之亲，竟似西门邻居　此乃家业既衰之象。薛蟠急得跺脚，说："罢哟，罢哟！看人家听见笑话。"

金桂意谓一不做，二不休，越发喊起来了，说："我不怕人笑话！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倒怕人笑话了？再不然，留下他，卖了我。谁还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5]，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除甲辰本外，诸脂本至此写金桂语未完，如庚辰本尚有："这会子人也来了，金的银的也赔了，略有个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该挤发我了　"泼妇口吻逼肖　甲辰本删，程本从之，较为简洁　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自古婆媳难处，况有媳如金桂哉？黄小田于上回末总批云："金桂虽步熙凤后尘，去熙凤不可以道里计，一要脸，一不要脸也　"彼以"哭喊"为事，语极不敬，家无宁日可知矣　薛蟠急得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嗳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薛蟠咎由自取，如今却抱怨运气，亦实可笑　庚辰夹批云："果然不差　"王伯沆批云："此语殊失霸王身份。"呆霸王错有三项：一是有眼无珠，貌取金桂，认狮子为淑女；二是色欲无厌，勾搭宝蟾，以致旗鼓跌倒；三是恋新弃旧，多嫌香菱，遂使家事如麻。荒唐至此，霉运不请自来。

当下薛姨妈被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与一百五回焦大所云"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那

里有倒叫人捆起来的"，同一声口，同一势派　清人福格《听雨丛谈》卷五云："仆人多寡，不以所司繁简而论，均以职分尊卑而定，以示等威也。"薛家虽已没落，但架子仍存，故不会"卖人"。妈妈可是气糊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唤，我正也没人呢。"薛姨妈道："留下他，还是惹气，不如打发了他干净。"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和卖了的一样。"宝钗精明机变，于此又一画。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不愿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妈只得罢了。香菱非复秋菱矣，然薄命之劫运，安能得免？香菱不愿离开薛家，同金钏儿、司棋、晴雯等不愿离开荣府，同一道理，即维护人格尊严，类似皇帝不愿退位，大臣不愿致仕，农夫不愿废耕，工匠不愿失业。人人皆生存于特殊时代之特殊环境中，不宜以今律昔，苛责古人。某作家指金钏儿等"不奴隶，毋宁死"，属脱离具体情境论事，难中肯綮。自此，后来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把前面路径竟自断绝。虽然如此，终不免对月伤悲，挑灯自叹。虽然在薛蟠房中几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今复加以气怒伤肝，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饮食懒进，请医服药不效。此写香菱终被折磨成病，死期不远。后半部写香菱竟有扶正之日，难产而亡，是作者有意延其残喘，非此处暗示不明也。

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薛蟠有时仗着酒胆，挺撞过两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递身叫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着脖项。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了一阵罢了。如今已成习惯自然，反使金桂越长威风。除甲辰本外，诸脂本此处另有文字，如庚辰本作"薛蟠反软了气骨。虽是香菱犹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　总不能十分畅快了，就不觉得碍眼了。且姑置不究　如此"语句不够通顺。甲辰本删，程本从之，文字较为流畅简练。又渐次辱嗔宝蟾。

宝蟾比不得香菱，正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低服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甚至于骂，再至于打。他虽不敢还手，便也撒泼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同是通房丫头，宝蟾如此泼辣，

总不与平儿相犯 该艺术形象不仅在本书中别具风采，说部中亦颇罕见 笑笑生笔下春梅有傲气，或略近之。有其主，便有其婢也。薛蟠一身难以两顾，惟徘徊观望，十分闹得无法，便出门躲着。

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喜欢，便纠聚人来斗牌掷骰行乐。又生平最喜啃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是油炸的焦骨头下酒。此画龙点睛之笔也。姚燮评曰："悍妇贱态恶状于何写出，忽然想出啮骨头来，真匪夷所思。"《金瓶梅词话 多次写及潘五娘嗜食蒜泥猪头肉，亦属典型细节。金莲、金桂，前后辉映 吃得不耐烦，便肆行海骂，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惟暗里落泪。薛蟠亦无别法，惟悔恨不该娶这"搅家精"，都是一时没了主意。搅家精，甲本及梦稿、甲辰本同，庚辰、戚序、列藏本作"绞家星"；蒙府本误"星"为"虽"，复点改为"搅家精" 或以为，"搅家精"一词"不伦不类"，不合名物称谓。此说不确。近人顾颉刚编 吴歌甲集 中有歌云："一碗粥冷冰冰，一双筷水淋淋，一盆菜三两根。弗关得我娘舅事，尽是舅母搅家精 "清初弹词女作家陶贞怀《天雨花 第八回、乾嘉之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二百三十六回亦尝用之。且这一词语，并流行于北方地区 胡文彬 感悟红楼 辨之甚详，可参看 薛蟠称金桂是"搅家精"，极为形象 于是宁荣二府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者。照应宁荣二府，各有难言之苦，总发一叹 为下文宝玉寻疗妒方作引

此时宝玉已过了百日，出门行走。亦曾过来见过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焉得这等情性？可为奇事。"从宝玉眼中再将金桂一画 "鲜花嫩柳"，可对"河东母狮" 庚辰夹批云："别书中形容妒妇，必曰黄发黧面，岂不可笑 "脸谱化与类型化，正非高明作家所取。因此，心中纳闷。这日，与王夫人请安去，又正遇见迎春奶娘来家请安，说起孙绍祖甚属不端，"姑娘惟有背地里淌眼泪，只要接了家来，散荡两日。"王夫人因说："我正要这两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点明一句府中近日光景。庚辰夹批曰："草蛇灰线，后文方不见突然。"前日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过的。宝玉曾往孙家探望迎春，知其苦况，至此补明 诸艳惨状，都看在怡红公子眼里 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

去。”

正说时，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去。”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按天齐庙即东岳庙 据《唐书 礼仪志，唐明皇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天齐王，故俗称东岳为天齐 《西游记》写美猴王自号“齐天大圣”，当受此启发。北京东岳庙在城东朝阳门外，此曰“出西城门外”，当属有意颠倒 俞平伯 读红楼梦随笔》七云：“天齐庙既定为东岳庙，则宝玉出的是朝阳门，而西门是东门的反语影射无疑 ”颇有道理 据清人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东岳庙属道观，始建于元，重修于明，康熙年间失火，旋奉敕重造，香火特盛，至今犹有宗教活动。这庙里已于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

一时吃饭毕，众嬷嬷和李贵等围随宝玉到各处玩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复回至净室安歇。众嬷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请了当家的老王道士来陪他说话儿。这老道士专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药，色色俱备。亦长在宁荣二府走动惯熟，都给他起了个混号，唤他做“王一贴”，言他膏药灵验，一贴病除。二十九回写清虚观张道士，此写天齐庙“王一贴”，机锋幽默，均带调侃 庚辰夹批云：“王一贴又与张道士遥遥一对，特犯不犯 ”后半部又写刘铁嘴、毛半仙，彼等同在江湖，观之可乐 当下王一贴进来。宝玉正歪在炕上，看见王一贴进来，便笑道：“来的好。我听见说你极会说笑话儿的，说一个给我们大家听听。”王一贴笑道：“正是呢，哥儿别睡，仔细肚子里面筋作怪。”说着，满屋里的都笑了，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

王一贴命徒弟们：“快沏好茶来。”焙茗道：“我们爷不吃你的茶，坐在这屋里还嫌膏药气息呢。”王一贴笑道：“不当家花拉的[6]！膏药从不拿进屋里来的。知道二爷今日必来，三五日头里就拿香熏了。”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说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底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7]，温

凉兼用。内则调元补气，养荣卫，开胃口，宁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去死生新，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便知。”看作者模仿术士口吻，何等酷肖，诚可谓说猫像猫，画虎即虎 黄小田批云：“活画出一油滑老道士”方外人不离势利，一遇世家公子便献媚邀宠，也是世情 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也贴得好么？”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若不效，二爷只管揪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何如？只说出病源来。”宝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贴得好了。”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美了。”

宝玉命他坐在身边，王一贴心动，便笑着悄悄的说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爷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药，可是不是？”此指壮阳春药《金瓶梅》四十九回写胡僧夸耀其功能云：“此药用托掌内，飘然身入洞房 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长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王一贴狡黠，此刻有胡僧风致，但言辞蕴籍。清人诸联《红楼评梦 云：“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 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此言得之矣 话犹未完，焙茗先喝道：“该死，打嘴！”宝玉犹未解，忙问：“他说什么？”妙在宝玉茫然不解，若解则非宝玉矣 焙茗道：“信他胡说。”唬得王一贴不等再问，只说：“二爷明说了罢。”宝玉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妒病的方子没有？”欲疗金桂之妒 宝玉终日想入非非，总不离女儿。当日因龄官情事而悟情各有缘，今日因金桂之事，当知并非个个女儿皆为明珠 王一贴听了，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有方子，就是听也没有听见过。”宝玉笑道：“这样还算不得什么。”王一贴又忙道：“这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儿，不能立刻见效的。”宝玉道：“什么汤？怎样吃法？”

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晨吃这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

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满口嚼舌，荒荒唐唐，似真似假。汤名离奇。朱淡文《红楼梦研究》则以为，所谓“疗妒汤”，当由明人传奇《疗妒羹》、曹寅“疗妒酒”相承而来，可备一说。黄小田夹批云：“此虽游戏之笔，亦写宝玉之情。”说着，宝玉、焙茗都大笑不止，骂“油嘴的牛头”。王一贴道：“不过是闲着解午盹罢了，有什么关系？说笑了你们就值钱。告诉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正说着，吉时已到，请宝玉出去奠酒，焚化钱粮，散福。功课完毕，宝玉方进城回家。

那时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孙家婆娘、媳妇等人已待晚饭，打发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迎春不在邢夫人房中哭诉，乃怨贾赦也，疏嫡母也，知彼辈必不能有同情之心。说：“孙绍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孙绍祖如此淫恶，薛蟠不及多矣。王伯沆评曰：“竟是岳翁、舅爷一流。”贾赦无耻，贾琏无行，虽父兄作孽，毕竟不当报应在迎春头上。女儿无辜，妹子可伤。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不堪入耳。庚辰夹批云：“奇文奇骂，为迎春一哭。恨薛蟠何等刚霸，偏不能以此语金桂，使人忿忿。书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有此一骂，孙绍祖之恶俗，已和盘托出。又说老爷曾收着五千银子，不该使了他的。此正贾赦尴尬处。黄小田批云：“贾赦好色贪财，肆行无忌，孙家亲事直是卖女儿。”五千两卖一女，何等混账。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迎春之不幸，固因孙绍祖淫恶无行，更缘贾赦贪财好利。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冀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压着我的头晚了一辈，不该做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是的。’”孙绍祖忘恩负义如此，故作者拟之为“中山狼”，理当谴责。明人马中锡《中山狼传》斥其“性贪而狠，党豺为虐”，故遭人厌憎。乾隆朝后期诗人张綦毋《秋日杂感》云：“狐兔尽何益，无为多杀死。取彼中山狼，归来充我庖。”即其一例。一行说，一行哭的呜呜咽咽，

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

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劝，说："已是遇见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做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此无可奈何之语也 姚燮评曰："只好归之于命"王夫人见识，原只如此 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儿没有娘，幸而过婶娘这边来，过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迎春乃诸艳中最老实忠厚者，竟遭此恶劫，天若有情天亦老 庚辰夹批云："凡迎春之文，皆从宝玉眼中写出 前'悔娶河东狮'是实写，'误嫁中山狼'出迎春口中，可谓虚写 以虚虚实实变幻体格，各尽其法"此后交代诸艳结局，俱用虚实相间笔法 王夫人一面劝，一面问他随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乍的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惦记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园里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来还得住不得住了呢。"一语成谶，可怜可叹，伏一百九回"迎女返真元" 迎春恋大观园，乃出园方知园内之清净安乐也

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说。年轻的夫妻们，斗牙斗齿，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说这些丧话？"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们陪伴着解释。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都是你说的。"宝玉唯唯的听命。据清查揆《燕台口号一百首》之四十八自注云："女子出嫁者，于十一月归宁，为母洗衣，曰'报娘恩'。"迎春秋天出嫁，十一月，例得归宁，以报"娘恩"，孙家不便阻拦。然迎春自幼丧母，已无缘洗衣孝亲；而满腹悲辛，亦只能向王夫人哭诉 "下次"云云，当指明年"报娘恩"之日也 谁知出嫁一载，即赴黄粱 迎春之薄命，一至于此

迎春是夕仍在旧馆安歇。众姐妹、丫鬟等更加亲热异常。一连住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辞过贾母及王夫人，然后与众姐妹分别，各皆悲伤不舍。还是王夫人、薛姨妈等安慰劝释，方止住了，过那边去。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就有孙家的人来接去。迎春虽不愿去，无奈孙绍祖之恶，勉强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烦难，只面情塞责而已。写邢夫人不堪至此。当日贾母不令迎春见客，则邢

氏怀怨；此际迎春婚后受苦，则不问一辞，纯是昏昧蠢妇见识。王伯沆批云："七十六回赦老歪了腿以后，并未出门。此后迎春回家，赦老竟未露面，不知何故嫡母不足责，父亦如此，真令人发指。"作者抨击贾赦夫妇，可谓不遗馀力。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前八十回至此结束　据佚稿研究，曹雪芹原已大致完成全书，后半部约计三十回，可惜某些书稿"被借阅者迷失"，以致失传。脂批透露，佚稿情节有卫若兰"射圃"佩带金麒麟、"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潇湘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贾府遭"抄没"，探春"远适"，小红与茜雪"狱神庙慰宝玉"，二宝夫妇"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袭人"有始有终"供奉二宝，以及宝玉"悬崖撒手"，末回"警幻情榜"等，但难以构成完整故事　幸而程伟元、高鹗整理印行后四十回书，《红楼　始称完璧　不幸之中，亦有大幸焉

校　注

① 是花：各种各样的花。是，样样的意思。

② 鹅头：诸本作"鸡头"。

③ 过了明路的：事情已经公开，不必躲闪。

④ 我的：王本、金本作"我的丫头"，脂本作"我的人"。

⑤ 墊人：王本及脂本作"垫人"，是。意即欺压人。

⑥ 不当家花拉的：此处是"不敢"、"罪过"之意。

⑦ 君臣相际：际，梦稿、戚序本作"配"，张本、金本及列藏本作"济"。"际"与"济"似因音近而讹。意谓主药和辅助药互相调济、弥补。

回　评

此回特写薛家矛盾，回末结以宝玉问药及迎春受难等情事。一娶一嫁，是映衬格局。戚序本回后评曰："此文一为择婿者说法，一为择妻者说法。……试看桂花夏家，指挥孙家，何等可羡可乐，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贻恨，可慨也夫！"两事之不谐，皆有以暗衬宝黛情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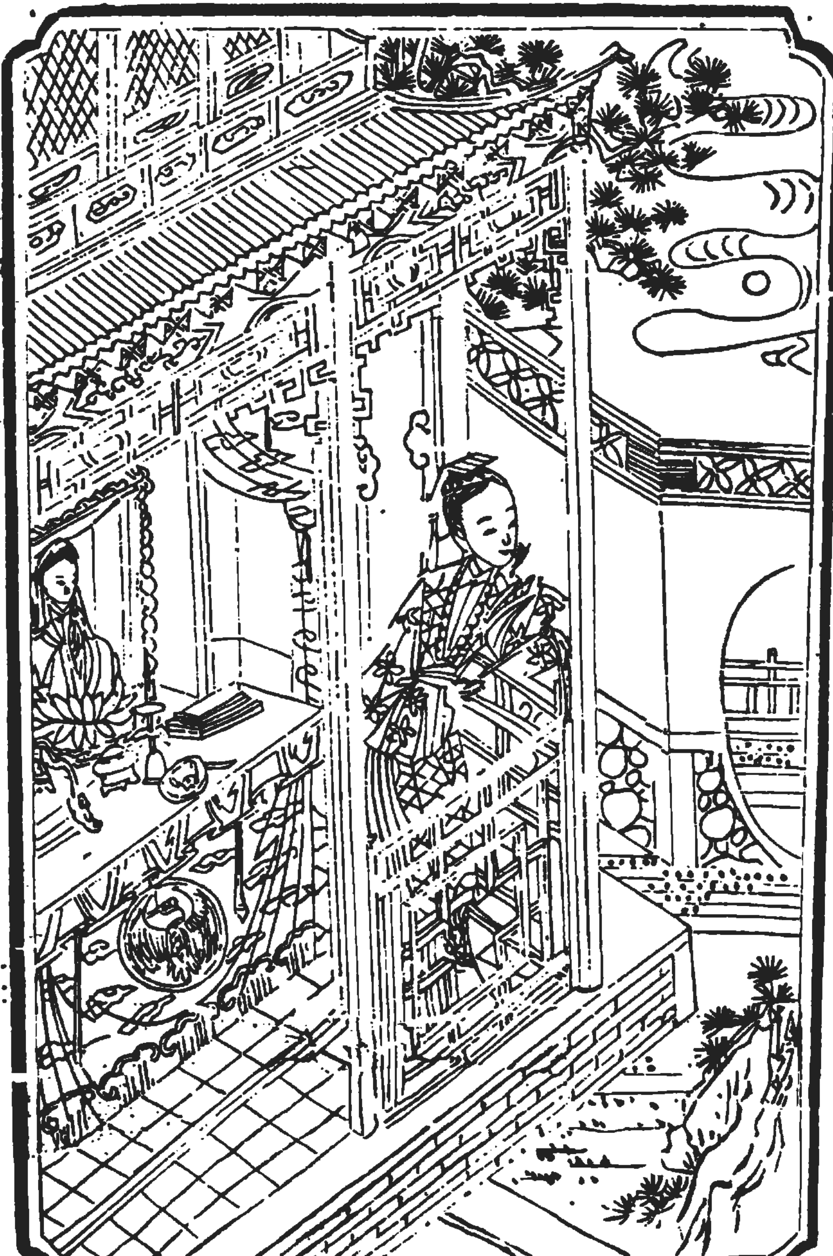
此回与上回写迎春、香菱之不幸遭遇，上回重在迎春，是明写，香菱为暗寓。此回则以香菱为主，浓墨重彩，迎春为陪衬。内外相映，虚实相生，详略相间，极尽体格变幻之妙。

薛夏婚姻之不谐，主要因素在于二人性情皆极恶劣。两恶相逢，家宅必乱。薛蟠豪横，金桂泼悍，致成针锋相对之势；薛蟠呆钝，金桂无礼，遂呈乱

麻败絮一团；薛蟠浪荡，金桂狡妒，爰起醋浪酸风不息。薛家之败，由是种其祸根。

此回写薛夏恶姻缘，用意之一乃在烘托香菱悲剧命运。香菱才美兼备，心地淳厚，然迭遭殴打，屡受恶骂，险被再次贩卖。香菱遭际之惨，实倍于迎春，薄命第一，其悲剧种因全在于时代与社会。

七十七回写王夫人发落园中丫鬟，宝玉“不敢多言”；此回写香菱落难，宝玉求取疗妒之方。怎奈道士无药可治，宝玉只得坐视。自今以后，迎春、香菱、元春乃至黛玉等诸艳，纷纷花落人亡，宝玉唯徒唤奈何，坐视而已。



游戲孤另了果尸學也往擾
步軒見畫命音執蘇績盍鼎
閱一紅樓櫳翠老白雲稻香題
不信維摩室文昌最侖
調寄女冠子

懋九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1]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2]

且说迎春归去之后，邢夫人像没有这事，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却甚实伤感，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作者刺邢夫人也。由迎春一事，可判邢王二夫人之优劣高下矣　王夫人固自私，邢夫人尤觉等而下之。盖迎春非邢氏己出，故其漠不关心，亦世情之常　涂瀛《红楼梦论赞》云："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世家大族人际关系，表面温情脉脉，内里往往冷若冰霜　只见宝玉走来请安，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也不敢坐，只在傍边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才捱上炕来，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宝玉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我实在替他受不得。虽不敢告诉老太太，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宝玉为迎春伤悲，以致失眠，何等重情　黄小田批云："此情之正也　然宝玉于他人亦同一如此，非世俗儿女之情可比"邢夫人与宝玉待迎春一冷一热，恰成对照。动辄讥笑宝玉婆婆妈妈，志短情长者，可于此处深思　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向来不会和人拌嘴，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经历几番挫折，渐悟女儿之飘零实无可奈何之事，故宝玉言语间渐有成人口吻，"极劳心兮忡忡"，然终不脱情痴形影。故陈其泰批云："天下之自以为怜香惜玉者，亦岂能知道女人苦处？能为此言，真乃情种"迎春之懦弱与委屈从宝玉口中一总，更觉凄楚。说着，几乎滴下泪来。

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叫我能怎么样呢？"宝玉道："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咱们

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玩，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一段无理歪论，的是宝玉心思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云：“男大须婚，女长须嫁。”明人朱鼎《玉镜台记》“议婚”出亦云：“自古道，男大当婚，女长须嫁。”此在常人是天经地义之事，在宝玉则为人生恨事　婚嫁本为自然之理，缘社会畸形，男权至上，误人之婚姻往往成为女子火坑　宝玉无奈，遂发痴论，益觉无奈

王夫人听了，又好笑，又好恼，说道：“你又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大凡做了女孩儿，终久是要出门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此即俗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语见巴金“激流三部曲”之《秋》，反映出宗法时代女性弱势地位之现实状况　《列子》“天瑞”篇云：“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此为红颜薄命之伦理根源，而早为怡红公子所痛恨　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碰的好就好，碰的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汉儒倡言“夫为妻纲”，女性便失却独立人格，命运可怜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云：“杜少陵《新婚别》云‘鸡狗亦得将’，世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之语也。”即此可知，宗法社会女性婚姻悲剧，缘何无时或已　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王夫人犹在梦中　元春命运如何，不久即见分晓　皇宫实为虎穴龙潭，故清人半痴道人编《说呼全传》第四回云：“伴君如伴虎，刻刻要当心。”元春选入皇宫，与迎春嫁入狼窝，两者并无本质差别　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别的。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王夫人之言固非无理，然自宝玉听来却大不近情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八个字屈死多少薄命女儿　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干你的去罢，别在这里混说了。”王夫人一番教训，皆因宝玉“呆气”、“混说”，实则众人皆醉，宝玉独醒　故黄小田批云：“他人亦可有此呆想，然知必不能行也　宝玉想了一夜，竟以为得计，岂真呆耶？盖痴到极处，并不暇思及断不可行之故，此方是情之至，方能大悟。”宝玉呆气，因有赤子之心。王夫人明理，则纯然世俗　母子胸

臆，天差地别　说的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无精打彩的出来了。憋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必至黛玉处方能痛洒热泪，发泄满腔悲愤抑郁，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黛玉正在梳洗才毕，见宝玉这个光景，倒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合谁怄了气了？"连问几声。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的说不出话来。宝玉如此恸哭，此前不多见，可知心中对不祥结局已有预感，亦作者酝酿悲剧气氛之笔。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会子问道："到底是别人合你怄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摇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心起来？"宝玉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宝玉喜聚不喜散，今竟巴不得早死，以便解脱　说出此等伤心绝望语，在宝玉属首次　非仅为迎春，亦为金钏、晴雯、芳官、香菱等薄命女儿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谓此书后半部"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迎春之泪特先声耳　黛玉听了这话，更觉惊讶，道："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宝玉情极，黛玉亦觉诧异　黄小田批云："此真情到无可转处，非此不能真悟，不能大悟，而黛玉且以为'发了疯'，他人又何知焉？"故黛玉至死不悟，宝玉则能彻悟　写出宝黛差异，特犯不犯

宝玉道："也并不是我发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你也都听见看见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嫁？真正好问。大观园理想原即拒斥婚嫁，宋淇《论大观园》畅论此义，可以参考　婚姻如围城，如坟墓，已于《红楼》见之　"为什么要嫁"？此为人类困惑，至今尚无圆满答案　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宝玉追问婚姻价值，即追问人生意义　屈原《天问　之后，当有此诘。陈其泰批云："宝玉用情不在床第，故看得婚嫁最是无谓也　"然床第之欢固非婚姻本旨，其他如子嗣、家庭、宗族、国家、人种等，亦非婚姻终极目的　其中"苦楚"，悉由女子一方承担，实实不公　故宝玉不得不问，不得不痛　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如今宝姐姐家去了，连香菱也不能过来，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弄得这样光景。我

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谁知太太不依，倒说我呆，混说。我又不敢言语。这不多几时，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大观园乃诸艳乐园，宝玉总其事　今从宝玉口中将大观园衰象一总，愈觉有无限压抑之感盘旋其间　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故此，越想，不由的人心里难受起来。”黛玉听了这番言语，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黛玉与宝玉灵犀相通，固知宝玉之忧，而自己亦个中人，无言可释其怀

紫鹃刚拿进茶来，见他两个这样，正在纳闷，只见袭人来了，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黛玉听见是袭人，便欠身起来让坐。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补明黛玉为迎春暗自垂泪　昔日泣残红，今则悲同类矣　一虚一实，前后映衬　此乃黛玉第二十一次还泪也　姚燮眉批云：“此泪非为宝玉还也，然何尝不为宝玉还者，只怕无益，又奈何”宝玉看见，道：“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了。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自承“呆话”，宽慰黛玉，仍是宝玉心性　陈其泰批云：“又自认‘呆话’，妙知己之谈，增忉怛耳。”以悲止悲，终将失效。你歇歇儿罢。老太太那边叫我，我看看去就来。”说着，往外走了。袭人悄问黛玉道：“你两个人又为什么？”黛玉道：“他为他二姐姐伤心，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并不为什么。”袭人也不言语，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贾母那边，贾母却已经歇晌，只得回到怡红院。

到了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袭人见他看书，忙去沏茶伺候。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3]，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4]，不觉刺心。盖因曹诗下句即“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又言死亡，故宝玉“不觉刺心”。大观园女儿，即“朝露”也　孟德尚能以杜康解忧，宝玉无可排遣，更显其悲　昔唐衢恸哭，今颦儿垂泪，实非无因。因放下这一本，又拿一本看时，却是晋文[5]。翻了几页，忽然把书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宝玉平素喜阅者，唯优美伤感文字　当此哀怨无聊之际，益发触目皆悲，理固宜然。张新之评：“一乐府，一晋

文，乃以渐适'却尘缘'之路也。"是作者用意。

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道："你为什么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过茶来，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也只管站在傍边，呆呆的看着他。宝玉心胸，非袭人所能知，只好呆看。黄小田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云："孟德此语可谓达矣，然卖履分香者何人？宝玉之痴，自较魏武更甚，而终有感于'放浪形骸'一语，岂魏武之痴所能及哉？"宝玉敏感，袭人迟钝，故二人终于无缘。忽见宝玉站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⑥]"。此写宝玉渐渐自觉　古来畸人奇士，若阮籍、嵇康、刘伶、李白、苏轼、唐寅、李贽等，无非"放浪形骸之外"者。或放浪以酒，或放浪以药，或放浪以山林，或放浪以田园，或放浪以书画，或放浪以文章，或放浪以狂禅。至宝玉，则放浪以意淫，即放浪以情也　袭人听了，又好笑，又不敢问他，只得劝道："你若不爱看这些书，不如还到园里逛逛。也省得闷出毛病来。"袭人懵懵懂懂，疑疑惑惑，越发不能理解宝玉，非往日解语花可比。恰同适才黛玉陪哭为一对。袭人笃实有馀，明慧不足，固非宝玉知音。

那宝玉一面口中答应，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自此回起，宝玉渐露痴呆之状，为后文疯癫铺垫　此前是为情而痴，乃他人目中之痴，其自心甚明　此后是情迷而痴，心中渐次浑沌。一时走到沁芳亭，但见萧疏影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苑，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触目皆悲，此乃抄检后首次写及园中萧疏景象　用"香草依然"对"门窗掩闭"，尤觉凄凉。宝玉呆立面对，恨状可想。清人黄仲则《绮怀》云："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终宵？"以景写人物心理，是此书一大妙处，后半部尤著力于此。转过藕香榭来，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溆一带阑干上靠着，有几个小丫头蹲在地下找东西。由沁芳亭至蘅芜苑，再至藕香榭，宝玉已绕半个园子，可见失魂落魄。遥望蓼溆，得见小婢数人，方接诸艳消息。貌似漫无目的，其潜意识中当希冀能遇女儿，以求得心灵之慰藉。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只听一个说道："看他洑上来不洑上来。"好似李纹的语音。一个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来的。"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一个又道："是了。姐姐你别动，只管等着，他横竖上来。"一个又说："上来了。"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诸艳声息俱从宝玉耳中听出，文情为之一变。偷听娇音，怡红又添韵事　《牡丹

亭 三十六出云:“不是天台,怎风度娇音隔院猜?”宝玉由是转悲为喜

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头儿,往那水里一撂,“咕咚”一声。四个人都吓了一跳,惊讶道:“这是谁这么促狭,唬了我们一跳。”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乐啊,怎么不叫我一声儿。”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这么淘气。没什么说的,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刚才一个鱼上来.刚刚儿的要钓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们在这里玩,竟不找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大家笑了一回。连写宝玉三笑,极显快慰心情 孟德解忧“惟有杜康”,宝玉则惟有女儿。比照范仲淹 岳阳楼记 ,始悟怡红公子实“先女儿之忧而忧、后女儿之乐而乐”者 宝玉之“天下”、即大观园

宝玉道:“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大难临头,偏欲占“旺相”,是作者故设反笔。《易经》所谓“以卜筮者尚其占”,即心有所惑,设卜决疑。宝玉此议乃因迎春恶姻缘所激.其心理昭然。咱们谁先钓?”探春便让李纹,李纹不肯。李氏姊妹、前书着墨不多、于此惊鸿一瞥.尚复可观 涂瀛《红楼梦论赞》以为:两人“丰韵在明月梅花之间,良欲得友焉。”探春笑道:“这样就是我先钓。”回头向宝玉说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鱼,我可不依了。”宝玉道:“头里原是我要唬你们玩,这会子你只管钓罢。”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窜儿吞着钩子⑦,把漂儿坠下去。探春所钓为杨叶窜儿,寓飘零远窜之意,为后文远嫁预兆。曹植《王仲宣诔》云:“翕然凤举,远窜荆蛮 ”清人周寿昌编《宫闱文选》载《王嫱报汉元帝书》云:“臣妾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馀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探春远窜.有类乎昭君,皆人生悲剧 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梦稿此回存繁简两种文字、繁本近程乙 孰先孰后,颇致疑虑 因涉及后半部作者问题,学界较为关注 此处简本云:“探春把丝绳放下.没一会儿工夫,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个活迸的杨叶窜儿。”出水方知鱼类,“活迸的”为形容词,而非结果.似较合理 林冠夫《红楼梦版本论》云:“原文虽简单,却很准确。改文字数增加不少,把‘杨叶窜儿’移动了位置,结果却弄巧成拙。……‘却是个’用于什么鱼,很正常 用于是不是‘活迸’.却成为十足的废

话 谁个钓上过死鱼?"简先繁后，确有可能 侍书在满地上乱抓，"满地乱抓"，情景活现。其神其态，觉比杜诗"紫鳞冲岸跃"生动 侍书捉鱼，可入丹青 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

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李纹也把钓竿垂下，但觉丝儿一动，忙挑起来，却是个空钩子。又垂下去半晌，钩丝一动，又挑起来，还是空钩子。的是垂钓时常见情形 若写诸艳一垂即得，则不近事体情理矣。李纹屡屡落空、不能心想事成，当寓其婚姻尚多波折 后得一鲫，事亦平常 二知道人 红楼梦说梦 云:"李纹、李绮与李纨，兄弟也，三人之性情幽静，亦在伯仲之间 "后李纹丈夫不知名，李绮则嫁甄宝玉，俱有李纨之影。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原来往里钩了。李纹笑道:"怪不得钓不着。"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换上新虫子，上边贴好了苇片儿。体物入细，文心亦细，无怪乎姚燮于此叹为"细针密缕"之文。相比之下，梦窗《浣溪沙》词"波面铜花冷不收，玉人垂钓理纤钩"，转觉泛泛 素云本李纨婢，今随李纹垂钓，笔墨合理。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钓了，我再钓。"宝玉素有"女士优先"之德，非虚礼客套，乃发乎重情尊己意识之延伸也。岫烟却不答言。只见李绮道:"宝哥哥先钓罢。"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探春道:"不必尽着让了。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来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李绮活泼，岫烟矜持，形象参差，文情不板。盖岫烟贫寒，况已订婚，故自尊重 五十八回写宝玉因岫烟择婿，有"绿叶成荫子满枝"之叹 今见默默，情何以堪?

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儿，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抡"字传神，可见宝玉屡起屡空猴急失望之态。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宝玉明言欲做姜太公，当以愿者上钩为心，岂料竟执著不已。企盼

旺相来临，以扫灭晦气，势必如此　宝玉着急，非为己、非为鱼，是为女儿命运担忧　说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极，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上一碰，折作两段，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作者故设悲兆。王希廉评：“借钓鱼占兆，独宝玉落空，钓竿折断，为将来出家预兆。”从此处着想，虽不中亦不远。另宜体味，宝玉垂钓是为占女儿旺相，今竿折丝断，钓钩失踪，当寓诸艳悲剧结局。据《吴宓日记》，雨僧喜以 石头记 占卜，却总不得佳兆，故终日忧心忡忡。昇日之雨僧，即今日之宝玉。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卤人。”“卤人”即莽撞之人，卤通“鲁”　汉应劭《风俗通义》“过誉”篇云：“辽叔太子名旧，才操卤钝　”东本、王本、张本作“莽人”　情哥哥变莽张飞，自来无有　所谓关心则乱，宝玉失态，纯是为诸艳劳心　探春不知，兀自天真烂漫。兄妹对比，心境不一，宝玉之忧更觉怵目

正说着，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二爷，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个人都唬了一跳。姚燮眉批云：“自园中抄检以来，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是妙评。而宝玉立刻疑心某丫鬟遭瘟，亦缘抄检之变。探春便问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叫宝玉来问。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说道：“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么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说着，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

宝玉走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宝玉看见无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时候，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后半部起首一回，提起前半部起始诸回人物及事件，是作者照应之笔　一僧一道贯穿此书首尾。前年得病，指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情节，时当红楼十三年。此际红楼十五年，曰“前年”，正合。宝玉想了一回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疼的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举棒的恶

鬼。躺在炕上,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是的。已后便疼的任什么不知道了。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床上来。那些鬼都跑着躲避,就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补明二十五回宝玉遭魇魔时之感觉。“脑箍”云云,与孙悟空之紧箍咒相映成趣。或有比较宝玉与悟空形象者.可于此细处着眼。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

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说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那年中了邪的时候儿,你还记得么?”凤姐儿笑道:“我也不很记得了。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什么人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杀什么,自己原觉很乏,只是不能住手。”此亦二十五回之事,妙在与宝玉之感觉同中有异。姚燮眉批云:“或预伏在前,或补明在后,总不肯一直说尽,此等处最是作者所长。”贾母道:“好的时候儿呢?”凤姐道:“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是的,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贾母道:“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没有报答他。”凤姐道:“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贾母道:“你问你太太去,我懒待说。”

王夫人道:“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账东西,邪魔外道的。此干妈即马道婆,二十五回称其为“宝玉寄名的干娘”,伙同赵姨娘魇镇宝玉与凤姐,致二人疯狂。宝玉寄名原为求福,反遭暗算,为迷信者下一针砭。此类故事,小说中常见,如干宝《搜神记》、戴孚《广异记》、许仲琳《封神演义》、笑笑生《金瓶梅》、冯梦龙《平妖传》、蒲松龄《聊斋志异》、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李百川《绿野仙踪》、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夏敬渠《野叟曝言》等。本书所写,一表马道婆贪财,二表赵姨娘嫉恨,三表贾府嫡庶矛盾。《金瓶梅》中之刘婆子及算命瞎子刘理星,与马道婆同类,均属社会渣滓,寄生虫豸。如今闹破了,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8],要问死罪的了。马道婆罪不至死,若“问死罪”,当有别事。旧日律例确实严禁魇魔法术,如《大明律》云:“若造魇魅、符书、

咒诅，欲以杀人者，各以谋杀论 因而致死者，各以本杀法。欲令人疾苦，减二等。”马道婆魇镇宝玉和凤姐，确具谋杀意图，其罪不小。○从王夫人口中提及“锦衣府”，闲闲一语，为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伏脉。前几天被人告发的。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有一所房子，卖给斜对过当铺里。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潘三保还要加，当铺里那里还肯？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因他常到当铺里去，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和他好的。他就使了个法儿，叫人家的内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乱起来。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果然见效。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借王夫人之口说出房主潘三保及当铺隐秘，可与二十四回所写之卜世仁及醉金刚倪二等事对看，皆市井细民故事。魇镇之术，参看《金瓶梅》十二回“刘理星魇胜贪财”，可明当日世情。岂知老佛爷有眼，应该败露了。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里头有许多纸人，还见四丸子很香的香。正咤异着呢，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裳，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照应七十三回绣春囊 一桩无头公案，前书写来迷离惝恍，似为司棋所遗，却无明文，至此隐隐露出答案。绣春囊非魇胜物，但其对大观园所造成之伤害，则远甚于魇胜。王夫人自不能反省。还有七根硃红绣花针。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所以知会了营里[9]，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闷香[10]。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底下几篇小账，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得人家有钱香分也不计其数[11]。”

凤姐道：“咱们的病，一准是他。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那里来过几次，和赵姨娘讨银子。见了我，就脸上变貌变色，两眼黧鸡是的。“老妖精”及“两眼黧鸡是的”云云，画出马道婆丑态 借凤姐之口补出马道婆向赵姨娘催讨银钱，亦必有之事。故姚燮批云：“前此叔嫂染病为魇蛊所致，举家未晓 此时绽露，不致疏漏 ”我当初还猜了几遍，总不知什么原故。

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这里当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别人治我。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忍得下这么毒手。”凤姐非不知其故，佯为此语者，欲激怒贾母、王夫人以制裁赵姨娘也。贾府嫡庶矛盾，至后半部愈形尖锐，不可调和，马道婆败露只是引子。贾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

王夫人道：“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他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帐？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为百十三回“死雠仇赵妾赴冥曹”作引。王夫人之语，类似郑庄公“多行不义必自毙”云云，城府深沉，亦不失大家妇身份。贾母道：“你这话说的也是。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作准。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罢了，过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凤姐赶忙笑道：“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王夫人也笑了。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本书每写饮宴，必有法度 此处所写，稍觉粗疏。如陈其泰所批：“凤姐侯伺候老太太吃完饭后，与鸳鸯等同吃饭，则间或有之。王夫人亦在老太太处吃饭，则从来未有之事。若与凤姐都跟着老太太吃，尤不合礼。此后四十回与前文不符之一节也 ”然似可理解为特例，不必吹毛求疵。

正说着，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贾母道：“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

王夫人答应着，便留下凤姐儿伺候，自己退了出来。才言“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又言“留下凤姐儿伺候”，似王夫人与凤姐均属“伺候”，而非与贾母同席进食，可补前文之疏漏 回至房中，合贾政说了些闲话，把东西找出来了。贾政便问道：“迎儿已经回去了？他在孙家怎么样？”王夫人道：“迎丫头一肚子眼泪，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贾政叹道：“我原不知是对头[12]，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叫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贾政一叹，见其忠厚，而“受些委屈”云云，则见其颟

预。迎春岂止受些委屈，纵不死亦如置身火坑矣，故王伯沆叹为"此是忍人语"旧日家长中此类忍人固多，作者讥谏之意甚明。王夫人道："这还是新媳妇，只指望他已后好了好。"说着，"嗤"的一笑。贾政道："笑什么？"王夫人道："我笑宝玉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说的都是些小孩子话。"贾政道："他说什么？"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

贾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说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来了。这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闲闲一件事，提动大观园最终遭荒废之祸 贾政所言，是袭人提议，是王夫人心事 可见三人同气相求，非宝黛族类 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事，关系非浅。由迎春转谈宝玉，以此一句承接。政老重男轻女，不加掩饰。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数语照应雨村 此人即"南边人"，曾做黛玉塾师。其性情尚算"和平"，然学问人品是否"极好"，读者当已知之甚详。可怜政老糊涂，犹以雨村为楷模 王夫人无见识，自不能辨。咱们城里的孩子，个个踢天弄井，鬼聪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一日哄哥儿是的，没的白耽悮了。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儒大太爷即贾代儒，贾瑞祖父 "学问中平"，可谓知人之评。光绪朝苏州《陆氏葑门支谱》"庄塾规条"有云："师道立则善人多，延师之事，尤宜慎重 必求人品端方，学问通彻者，以礼延之，为诸子弟表率 庶几气质变化，学业日新。"准此，代儒不能及格。由贾瑞之事可知，代儒实冬烘先生 塾师平庸，亦贾府子弟不肖，终致败落原因之一。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不至以颟顸了事[13]。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又提起全书起始之话头，一为照应前半部情节，二为后文宝玉中举伏根 王夫人道："老爷说的很是。自从老爷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搁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贾政点头，又说些闲话不题。

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裳，来至贾政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道：

"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大好了？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玩玩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此必得之于赵姨娘之口也。晴雯夭亡，芳官出家，四儿被逐，今贾政犹欲追究宝玉同丫鬟"混闹"之事，可谓步步紧逼，不留馀地。似此以往，怡红院必再遭劫难。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姽婳词"一回，贾政颇以宝玉诗才为喜，故此番措辞，稍觉意外，然亦为人父者之常情 重八股，轻诗词，乃彼时常谈。清人杨文荪《制义丛话 序二云："设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 重之者曰'制义'，代圣人立言，因文见道，非诗赋浮华可比 " 儒林外史》第三回写魏好古自称"童生诗词歌赋都会"，学道周进闻之勃然，呵斥其"杂览"，且曰："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贾政之思想，即此水平 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遂叫李贵来，说："明儿一早，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一齐拿过来我看看。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喝命宝玉："去罢，明日起早来见我。"

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红院来。袭人正在着急听信，见说取书，倒也喜欢。一则曰"着急"，二则曰"喜欢"，唯袭人心情能够如此 若晴雯尚在，"着急"不免，"喜欢"则未必。至于麝月、秋纹等，急与喜皆不及袭人。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给贾母，欲叫拦阻。贾母得信，便命人叫过宝玉来，告诉他说："只管放心先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难为你，有我呢。"贾母不管，为嫡孙撤去保护伞，宝玉境遇大变，情节随即转换。质言之，往日贾母待宝玉仅溺爱耳，至于促其重礼法、知经济、步仕途等，则与贾政夫妇同一立场，实非大观园护法 宝玉没法，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明日早早叫我，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袭人等答应了，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醒"字神理，若曰"睡了一夜"，其意固同，而二婢慎重警惕之神则尽失矣。

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换了衣裳，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拿着书籍等物。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书房中小厮答应：“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连忙到贾政这边来。恰好贾政着人来叫，宝玉便跟着进去。贾政不免又吩咐几句话，带了宝玉，上了车，焙茗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老爷来了。”代儒站起身来，贾政早已走人，向代儒请了安。代儒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安么?”宝玉过来，也请了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坐下。看两位儒者，彬彬有礼，非贾珍、贾蓉等虚套假礼可比 惟所行无谓，难免訾议。陈其泰批云：“贾政所见，恰甚正大 但又送家塾，殊不见其教子认真 ”贾政昏昏，代儒瞶瞶，人所共见

贾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九回写宝玉入家塾，贾政仅训斥数语，未尝亲送 此番亲自前来，可见郑重其事 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14]，与一生的正事毫无关涉。”贾政老调重弹。“风云月露”指浮靡绮丽诗文 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云：“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清人郑板桥《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 云：“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贾政选用此语，辞气大为不屑 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书，只是心野贪玩？此语移于贾环之类少爷或允当，用于宝玉则谬矣 宝玉深厌时文，有其深刻而明确之思想根源，岂能以“心野贪玩”四字尽其心哉？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已后，再学还不迟呢。”代儒此言，系当日塾师口头禅。乾隆十七年壬申科进士周天度(让谷)《十诵斋集 卷首载其塾师陈兆仑(句山)序，回忆往事云：“余以时文授受，无甚高论，禁诸少年毋得泛览 一日案头《文选 忽失所在，索之急 群指让谷，让谷果首服 余恚甚，骂曰：‘吾不令若曹业此者，以时未至耳 奈何不听余约？’”相比而言，代儒之言近于句山，尚属通脱实在 科举导引士人急功近利，有如此者。贾政道：“原是

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说毕，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代儒送至门首，说：“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贾政所期待于代儒教子成龙之论，正为有识之士所痛斥者。明朝前七子之一何景明《师问》云：“今之师，举业之师也。执经授书，分章截句，属题比类，纂摘略简，剿窃程式，传之口耳，安察心臆？叛圣弃古，以会有司。是故今之师，速化苟就之术，干荣要利之媒也。”贾政与宝玉父子之思想境界，相差已不能以道里计。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薄薄儿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代儒道：“宝玉，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来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每日早起理书[15]，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宝玉答应了个“是”。回身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16]，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想起秦钟来，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句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却不敢作声，只是闷着看书。照应九回宝玉和秦钟二人结伴上学事，然物是人非，盛衰转瞬，宝玉岂能无今昔之感？实则，宝玉“心上凄然不乐”，非仅为秦钟，亦为今日身陷牢笼，终为无聊举业所缚。清黄宗羲《姚江逸诗序》云：“盖科举抄撮之学，陷溺人心，谁复以此不急之务，交相劝勉？”故宝玉闷闷不乐。

代儒告诉宝玉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罢。明日要讲书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说的宝玉心中乱跳。

欲知明日讲解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占旺相：占，占卜。旺相，王相，指好运气。

② 严词：父训。严，指父亲。

③ 《古乐府》:元左克明编。乐府诗,原指由西汉乐府机关采集并配制曲谱可以咏唱的乐府歌辞。

④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语出曹操《短歌行》。

⑤ 晋文:即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一文。或指《西晋文纪》,凡二十卷,明梅鼎祚辑,通编西晋一代之文。

⑥ “放浪形骸之外”:见《兰亭集序》。意思是自由自在、为所欲为、不受宗法礼教的约束。放浪,放纵不受拘束。形骸,人的形体。

⑦ 杨叶窜儿:一种淡水小鱼,俗称“鲳条鱼”,形状细长似杨柳叶子。

⑧ 刑部监:刑部,官署名,掌管国家的刑狱和法律。刑部监,刑部属下的监狱。

⑨ 营里:指五营衙门,掌治安职责。京师禁卫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

⑩ 闷香:一种薰了能使人昏迷的香。

⑪ 有钱香分:有钱,梦稿本作“银钱”,诸本作“油钱”。香分,即香钱。元高明《琵琶记》第三十四出:“不免将着疏头就抄化几文香钱,添助支费。”桐花凤批校本将“分”旁改为“钱”。这里指巫祝僧道借口敬神上供,向人诈取钱物的名目。油、香,都指祭神用品。

⑫ 不知:诸本作“知不”。

⑬ 颟顸:不明事理,糊涂而马虎。

⑭ 风云月露:指专事描写风花雪月的诗词。

⑮ 理书:旧时俗称温书曰“理书”。理,犹言温习。

⑯ 金蓉辈:梦稿本同,王本、张本、金本作“金荣辈”。

回　评

此《红楼梦》后半部第一回也。杨绛《漫谈红楼梦》云:“如果没有高鹗的后四十回,前八十回就黯然失色,因为故事没个结局是残缺的,没意思的。”或比前八十回为断臂维纳斯,拒斥后四十回,显然不够公允。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引言》云:“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准此,则后四十回似非曹雪芹原稿。至其作者究竟是否高鹗,尤有可疑之处。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注曰:“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而“补”之一字,伸缩性极大,似宜释为补缀。又据舒元炜《红楼梦序》、周春《红楼梦记》等材料,知程高刻印此书之前已有百二十回本流传,是后四十回未必定为高鹗所续。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固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前后血脉既能贯通,姑视同一体可也。然前后文理偶有龃龉处,亦不可浑然不察。

此回起首即写贾宝玉恸哭，非仅为迎春哭，乃为后半部悲剧结局而痛惜伤怀。而此恸哭既照应前文，又为后文铺垫，实作者续写苦心之所在。陈其泰批云："大观园渐渐冷落，黛玉与众姊妹不能浃洽。目前知己，只有宝玉一人而已。闲闲叙来，引起做梦抱病。"写马道婆、家塾诸事，用意均同。

写四美钓游鱼，事极闲雅，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称其在"后四十回中较有精彩，可以仿佛原作的"。自抄检大观园后，大故迭起，作者、读者并书中人物均尽扫雅兴，故设此一事，以解胸中秽气。虽略觉突兀，然颇有起伏迭宕之风致，得前书急缓相间、冷热交错之文理。行文必有张有弛，方显从容，况此回距大变尚远，文势亦宜松缓。而此事表面闲雅，内实紧张。宝玉折竿断丝失钩，非泛泛闲文。作者仿七十回放风筝故事伏笔，文情亦妙。

宝玉重人家塾，与雪芹原设想似有出人，故行文偶有破绽，实属难免。作者未尝不知前八十回文义，然雪芹宗禅，续者宗儒，固难呼应默契。

《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尝论"穿插藏闪"之法，谓为独得，实获自《红楼》。李氏姊妹及邢岫烟于此回一见，用"穿插"法也；凤姐、宝玉二十五回遭魇魔之感觉于此回补明，是"藏闪"之法，于此可知《红楼梦》对我国小说作法贡献独多。

此回人物形象主要分两类，一即家长，一即儿女。贾母、贾政、王夫人由关心家事，转而管教宝玉。于是政老设严词，代儒添腐论，宝玉遂再人家塾。家长同盟，至此俨然成立。其重要标志，是贾母不再滥施溺爱。明人洪应明《菜根谭》云："思人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后苦趣。"本回开始，人世与出世之交战白热化，嗣后为一大看点。此回于宝玉上学之外，迎春恶姻缘亦加渲染。忽有四美钓鱼，文情为之一变。探春、岫烟、李纹、李绮，群体亮相，娇娜可爱。全回色调明暗相间，亦觉斑斓。

依"红楼纪历"，后四十回，当铺叙红楼纪元十五至十七年间事。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宝玉再人家塾，为"中乡魁"埋根。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1]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话说宝玉下学回来，见了贾母。贾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去罢，见见你老爷去来，散散儿去罢。"贾母以"野马上了笼头"为乐，且云"见见你老爷"为"散散儿"，口气大变，迥非往日一味娇纵溺爱嫡孙之老祖母模样　宝玉屏障顿失，从此处境难堪　宝玉答应着，去见贾政。贾政道："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师父给你定了工课没有？"宝玉道："定了。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文章。"贾政听了，点点头儿，因道："去罢，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贾政此言，即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也　陈其泰批云："不知所谓人功道理者，果是何学问，夏虫不可语冰也。"实则宝玉在贾母跟前从未失礼，政老不知所云　别一味的贪玩。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学，早些起来。你听见了？"严父口吻酷肖，而不失宽厚　宝玉年纪渐长，态渐老成，贾政不得如三十三回之前动辄申斥而声色俱厉矣　宋吴龙翰《天目道中》云："山色俨如严父面，鸟声还胜俗人谈。"严父不怒自威，本不在声高　宝玉连忙答应几个"是"，退出来，忙忙又去见王夫人，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赶着出来，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潇湘馆才好。宝玉归心似箭，所归惟在潇湘馆　祖母与父母已通同一气，只有黛玉处尚可喘息。王伯沆批云："此间大是干净乐土，不得错会。"宝玉心灵栖息，只在潇湘馆中

刚进门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旧回来了。"依旧是"愚顽怕读文章"之行状，可见本性难移　姚燮评曰"妙不可言"　猛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鹃打起帘子，宝玉进来坐下。黛玉道："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宝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这会子瞧见

你们，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真真古人说‘一日三秋’[②]，这话再不错的。”宝玉一席话，将厌恶读书之心情和盘托出 “一日三秋”，可见煎熬之甚。应付儒太爷、严父乃至已然改换心肠之老祖母，何如面对知己林妹妹？欢愉时短，寂寞更长，心理时间从不骗人 黛玉道：“你上头去过了没有？”宝玉道：“都去过了。”黛玉道：“别处呢？”宝玉道：“没有。”黛玉道：“你也该瞧瞧他们去。”黛玉当从衣着察知宝玉尚未回怡红院，故其所谓“他们”者，当包括袭人、麝月、秋纹等怡红诸婢，另有探春、惜春等 宝玉上学，诸婢莫不为之悬心 然宝玉深知彼等皆未若黛玉关怀深切，故未归怡红院，径来潇湘馆。宝玉道：“我这会子懒待动了，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子话儿罢。老爷还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了。”前写去潇湘馆是“恨不得一走就到”，此云去别处是“懒待动”；今日“只和妹妹”说话，明日“再瞧他们” 观其行，听其言，远近亲疏甚明。宝玉情话，原是如此亲切，如此平常，不着痕迹。宝黛爱情，业已熟透。黛玉道：“你坐坐儿，可是正该歇歇儿去了。”宝玉道：“我那里是乏，只是闷得慌。此回及八十五、八十九回等又多次写及宝玉无端发闷，似已感知爱情无望，而莫名发闷矣 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你又催起我来。”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人能解闷，茶可消乏，黛玉只是关切，“念书”特托辞耳 故陈其泰批云：“勿误认黛玉亦以念书为喜也 ”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

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③]。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清人钱沣 湖南试卷序 尝云：“学圣贤之道，而代圣贤之言，不求其何所有当于圣贤，而仅仅欲徇使者之好 充此念后，将何所不至哉？夫圣贤之道远矣，今谓为文者所言，即圣贤之言，不特闻者不信，即言者亦不敢自信。”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此乃宝玉一贯思想，唯此处较前半部之表白更觉直露。姚燮眉批：“诓功名混饭吃六字，将今之

工时艺而自诩通人者一笔抹倒。”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黛玉所说，亦持平之论　唯此类文章，似多见于明季。王伯沆批云：“想是明文及国初文，决非墨卷可知。”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亦云：黛玉此语所指，“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达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故叹“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而乾隆帝及其词臣之推挹为不足道矣。王陈二氏，曾有师生之谊，故所见略同。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黛玉竟劝宝玉取功名，与前半部形象颇有出入，故迭遭诟病　然此亦关怀宝玉免其吃亏之语，类似其于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所言“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一语。唯此处口吻颇郑重，似是作者急欲为功名说项。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宝玉如此反应，似存误会。陈其泰批云：“黛玉之意，原谓你虽不要取功名，而你的地位，恰不能不取功名　你的父母，却不许不取功名。既要取功名，则不得不做这个　而这个在功名中，尚算‘清贵’也。本是体贴宝玉之言，而宝玉误认黛玉亦慕势利，未免辜负美意。”所论平实可信

正说着，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却是秋纹和紫鹃。只听秋纹道：“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谁知却在这里。”紫鹃道：“我们这里才沏了茶，索性让他喝了再去。”说着，二人一齐进来。宝玉和秋纹笑道：“我就过去。又劳动你来找。”秋纹未及答言，只见紫鹃道：“你快喝了茶去罢，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纹啐道：“呸，好混账丫头。”说的大家都笑了。宝玉下学，袭人遣人迎接，见其关心。贾母处扑空，秋纹径来潇湘馆找寻，毕竟不笨。紫鹃打趣，显有得意之态　秋纹回骂，似为怡红诸婢羞。宝黛闻听，自当窃喜。一段问答，诙谐动听　宝玉起身，才辞了出来。黛玉送到屋门口儿，紫鹃在台阶下站着，宝玉出去，才回房里来。

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进了屋子，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便问：“回来了么？”秋纹应道：“二爷早来了，在林姑娘那边来着。”宝玉道：“今日有事没有？”袭人道：“事却没有。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

例办。我想，伏侍你一场，赚了这些言语，也没什么趣儿。"说着，便伤起心来。袭人善劝，自"花解语"一回后久未见效，此际故态复萌。援引王夫人之命，警以晴雯、司棋之事，一硬一软；先疾言正色，复神情黯然，真正好说客。○王夫人抄检大观园，杀鸡唬猴，袭人强调之，针对黛玉，其语似含妒意，是说给宝玉听　晴雯已死，王夫人犹不放过，于心何忍？特命鸳鸯传话，意在借重于贾母，狐假虎威。宝玉常往潇湘馆，袭人不应吃醋，此处似有监督之意。有母冷酷，有婢自私，宝玉无可奈何。宝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书，太太再不说你们了。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我要使唤，横竖有麝月、秋纹呢，你歇歇去罢。"袭人道："你要真肯念书，我们伏侍你也是欢喜的。"

宝玉听了，赶忙的吃了晚饭，就叫点灯，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只是从何处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闹到起更以后了。自己想道："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便坐着呆呆的呆想。悟性缘兴趣而生，此处深合学习心理　此即黄宗羲《陈叔大四书述序》所云："余平生颇喜读书，一见讲章，便尔头痛。"陈其泰批云："宝玉岂是凡才？其于八股，有所不屑为耳　岂真不能讲解哉？然必要依小注讲章演说，却亦是大苦事　吾故曰：宝玉作文，宜专尚性灵，不拘训诂，似子、似禅、似诗赋，举业家见之，以为破度败律，而不知其为天地间之真文至文也　宜其不悦于乃翁，不契于先生，惟一黛玉相与赏音耳"可惜宝玉未能投胎为女儿，否则可免举业之苦。袭人道："歇歇罢。做工夫也不在这一时的。"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麝月、袭人才伏侍他睡下，两个才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觉，听得宝玉炕上还是翻来覆去。袭人道："你还醒着呢么？你倒别混想了，养养神，明儿好念书。"宝玉道："我也是这样想，只是睡不着。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袭人道："天气不热，别揭罢。"宝玉道："我心里烦躁的很。"自把被窝褪下来。袭人忙爬起来按住，把手去他头上一摸，觉得微微有些发烧。昔日尝用晴雯之计装病，此番则是真病　晴雯已逝，袭人则一味劝学，宝玉无可逃避矣。从心理学角度看，生活压力增大，潜意识当中便生逃避念头，其外在表现为厌倦、烦躁、恼怒、恐惧、遗忘、出错、撒谎等，生病亦其大端。宝玉此际发烧，显为逃避心理所致

袭人道："你别动了，有些发烧了。"宝玉道："可不是。"袭人道："这是怎么说呢。"宝玉道："不怕，是我心烦的原故。你别吵嚷，省得老爷知道了，必说我装病逃学，不然怎么病的这么巧？明儿好了，原到学里去，就完事了。"袭人也觉得可怜，说道："我靠着你睡罢。"便和宝玉捶了一回脊梁。写袭人何等柔顺，俨然侍妾矣　姚燮批云："真昵昵如一对小夫妻。"王伯沆亦批云："我不解如何靠法，又如何捶法。"此处笔墨，确较暧昧。因晴雯离世，王夫人纵容，袭人渐有椒房专宠姿态　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

直到红日高升，方才起来。宝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毕，问了安，就往学里来了。代儒已经变着脸，说："怪不得你老爷生气，说你没出息，第二天你就懒惰。这是什么时候才来？"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口误、笔误、读误、耳误、遗失、错置、错取等过失，貌似无意，实则均为潜意识抑制功能之自然呈现，即相反意向彼此牵制之结果，称"过失调节"。上学与逃学，在宝玉是心理矛盾，今睡过头而迟到，即系心理调节。简言之，宝玉实欲逃学，却不能实现，故无意间迟到。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方过去了，原旧念书。

到了下晚，代儒道："宝玉，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宝玉过来一看，却是"后生可畏"章。此语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代儒出此题，用意显然　近人苏曼殊《惨世界》第十回云："你们青春年少，正是后生可畏之时，还望努力自重才好。"宝玉心上说："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据清人自述，当时人作文最怕《大学》《中庸》二书，非独宝玉为然也，是此处亦有现实依据。问道："怎么讲呢？"代儒道："你把节旨句子细细儿讲来④。"宝玉把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说："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说到这里，抬头向代儒一看。宝玉以下所言，将不利于代儒，故有此一看。汉乐府《长歌行》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代儒欲以"后生可畏"激励宝玉，不料宝玉于诗赋上更熟悉，竟拐到"老大徒伤悲"上。代儒须发尽白，却一事无成，自然会意。宝玉用后代诗歌解《论语》，恰合其性格。作者时刻体察人物心理，文情极细。

代儒觉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说，讲书是没有什么避忌的。《礼

记》上说‘临文不讳[5]’。只管说，‘不要弄到’什么？”宝玉道：“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说罢，看着代儒。代儒道：“也还罢了。串讲呢？”宝玉道：“圣人说，人生少时，心思才力，样样聪明能干，实在是可怕的，那里料的定他后来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又到五十岁，既不能够发达，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宝玉解“有闻”为“发达”，因眼前便有雨村做榜样，亦贾政训导之功。科举意在选官，彼时劝学格言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见《儒林外史》十五回，为马纯上对匡超人所言。由此可知，宝玉所见不差，合乎实际。代儒笑道：“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达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做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6]，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足以积学而有待，其势可畏，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无闻，则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时勉学也。”代儒本此，有所发挥。‘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不是‘怕’的字眼。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细。你懂得不懂得？”代儒讲经，不失端方厚道，唯欠机趣，的是老儒生形状，可与《儒林外史》中马纯上并观。故王伯沆批云：“代儒之解，自是用功人语。若论宝公一段话，在半明半昧间，着笔甚难，须知作者苦心也。”宝玉道：“懂得了。”

代儒道：“还有一章，你也讲一讲。”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给宝玉。宝玉看时：“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7]。”代儒知宝玉“好色”，故有意令其串讲此语，以警其心，此乃孔子因材施教之法也。故刘履芬批云：“代儒讲书，真是对症下药，善于教子弟者。”无奈此老只是误会宝玉性情。且“好色”出乎人类天性，袁枚《续子不语》卷二“沙弥思老虎”篇言之透彻，本无可指责。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宝玉知代儒讽喻自己为登徒子，故有此态。实则宝玉非登徒子，而近乎宋玉。据《登徒子好色赋》，宋玉自称：“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

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薛林之美，不逊"东家之子"，宝玉何尝及于乱哉？晴雯枉担虚名，足证清白　宝玉非"好色"，特"意淫"耳。冬烘代儒，自不能察　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宝玉不得已，讲道："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于那个色呢，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无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是的？孔子虽是叹息的话，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的终是浮浅。直要像色一样的好起来，那才是真好呢。"宝玉肯定德乃性中本有，却亦不肯承认色乃后天之物，而出语婉转，颇合人物身份　语本《孟子》引告子语："食色，性也　"又《荀子·正名》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王伯沆批云："此章书不肯将'好色'二字说坏，最有见解。细细看去，令人失笑　"宝玉聪颖，腹有经纬，足以搪塞。代儒道："这也讲的罢了。我有句话问你，你既懂得圣人的话，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我虽不在家中，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做一个人，怎么不望长进？你这会儿正是'后生可畏'的时候。'有闻'、'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个月，把念过的旧书全要理清。再念一个月文章。已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断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记着我的话。"宝玉答应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不提。　红楼　前半部涉及八股功名之事，只是以囫囵语否定，而不言此中细故　此回大谈特讲，为宝玉"中乡魁"张本。以上一节，点明回目上句题旨　讲义者，讲解经典义理之谓也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称之为"应制讲义"　清陈宏谋编辑　学仕遗规　卷三引王心敬　存省录　云："读书宜以五经四子书为主，这是千万世道法之宗……然四子书虽有朱子集注，未尝逐节逐句发挥，初学入门，势不能不资于时下讲义，而讲义却不皆知道之人所为，多是因文衍义，故其意味淡薄，发不尽孔孟思曾原旨　依此而欲明四子精义，亦至难也　"代儒所解，或即此类讲义

且说宝玉上学之后，怡红院中甚觉清净闲暇，袭人倒可做些活计，拿

着针线要绣个槟榔包儿。想这如今宝玉有了工课，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兔死狐悲，不觉叹起气来。论者或以为晴雯死于袭人密报，看此内心活动，可知冤枉。故黄小田批云："观袭人如此想，又滴下泪来，岂是害晴雯者？何作《后红楼梦》者，派定水蛇腰、花红柳绿等语，是袭人谗言？不知袭人之错，岂在此耶？"袭人只是一派世俗妄想，然亦未遭男人严重污染，一清净女儿也，不至有意加害同伴。○"不觉叹起气来"，甲本作"不觉滴下泪来"。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添文字同乙本。忽又想到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袭人思晴雯，物伤其类。姚燮批云："此等伤感处，诚或有之，不如是亦不成为人矣。"再思尤二姐、香菱，点偏房苦处。袭人不念鸳鸯绝偶誓言，可知心犹执著，故忧虑百端。素来看着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木石姻缘似早成定局，再从袭人心中一点，兼为下文写黛玉"惊恶梦"作引。之后木石离而金玉合，遂惊天动地，大出意外　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一段心理分析，曲尽袭人心事　袭人已在为当姨娘做准备，亦情理中之所必有。以"多心人"形容黛玉，毕竟不差。其后却用凤姐、金桂类比，可谓不伦。袭人见识短浅，实不知宝黛。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文笔极细，是少女心有所思时之形状。便把活计放下，走到黛玉处去探探他的口气。

黛玉正在那里看书，见是袭人，欠身让坐。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里能够，不过略硬朗些。你在家里做什么呢？"袭人道："如今宝二爷上了学，屋里一点事儿没有，因此来瞧瞧姑娘，说说话儿。"

说着，紫鹃拿茶来，袭人忙站起来道："妹妹坐着罢。"因又笑道："我前儿听见秋纹说，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紫鹃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话！我说宝二爷上了学，宝姑娘又隔断了，连香菱也不过来，自然是闷的。"袭人道："你还提香菱呢，这才苦呢，撞着这位'太岁奶奶'，难为他怎么过！"把手伸着两个指头，"太岁奶奶"词亦新雅，形容不能招惹，指金桂。晚清无名氏《续小五义》五十二回云："这三天工夫，大概也成了太岁奶奶了罢。"袭人又伸"两个指头"，则指凤姐。凤桂均为河东狮子，确有一比，但凤姐是大家闺

秀，尚尊礼节，金桂则小家泼妇，一味耍浑，二人终有差别。姚燮批云："金桂之撒泼无耻与凤姐相隔天壤，袭人联类言者，缘吃醋同耳"道："说起来，比他还利害，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袭人似不经意中谈起夏金桂、王熙凤之待香菱、尤二姐，实为有意逗引黛玉评说，以探其意 黛玉接着道："他也够受了，尤二姑娘怎么死了。"袭人道："可不是。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外面名声也不好听。"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今听此话有因，心里一动，便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袭人斤斤计较姨娘名分，黛玉洞若观火，此际敲山震虎，以警喻袭人，并非预为争风也 张新之批云："两句俗言，全书了义 西风为金，东风为木，究竟东不能压西，而西压东也，黛玉死矣"贾府中房次、名分、嫡庶、财产等争竞，往往你死我活，黛玉见得透 又家犹国，其理相同 毛泽东尝引此语喻阶级斗争，顿成警句。袭人道："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那里倒敢欺负人呢？"袭人心怯语怯，亦实可怜 此写其降心输诚，意欲结欢于黛玉，以求立锥 天生柔顺，又添奴性，故袭人骨气远不及晴雯

说着，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么？那位姐姐在这里呢？"雪雁出来一看，模糊认的是薛姨妈那边的人，便问道："作什么？"婆子道："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儿。"雪雁进来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领他进来。那婆子进来请了安，且不说送什么，只是觑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脸上倒不好意思起来，因问道："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婆子方笑着回道："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支来。"回头又瞧见袭人，便问道："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么？"袭人笑道："妈妈怎么认的我？"婆子笑道："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我们都模糊记得。"说着，将一个瓶儿递给雪雁，又回头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袭人道："怨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以此语反激后文木石无缘成其眷属，且为黛玉惊恶梦铺垫 薛姨妈尝有此言，甚合情理，则宝钗必知之详细 可怜袭人闻之刺耳闹心，此际只有难堪 作者笔有映带，味之隽永 原来真是天仙似的！""天仙"照应

首回写林黛玉前世为绛珠仙草 又从婆子口中一赞黛玉 王伯沆批云："丰格可想 尘土中人何从梦见?"此亦反跌之辞。"天仙"若黛玉，尚且不能遂心，反让宝钗如意，不知此婆子异日如何感叹 是险笔，也是妙笔。袭人见他说话造次，连忙岔道："妈妈，你乏了，坐坐吃茶罢。"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们那里忙呢，都张罗琴姑娘的事呢。闲闲一语，提动宝琴婚事 婆子言辞含混，是作者穿插之笔 后因梅翰林病故，宝琴婚期推迟，则与此照应 姑娘还有两瓶荔枝，叫给宝二爷送去。"说着，颤颤巍巍告辞出去。

黛玉虽恼这婆子方才冒撞，但因是宝钗使来的，也不好怎么样他，等他出了屋门，才说一声道："给你们姑娘道费心。"那老婆子还只管嘴里咕咕哝哝的说："这样好模样儿，除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黛玉只妆没听见。婆子之语刺心至极，令黛玉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下文恶梦种因 此处写黛玉"只妆没听见"，是薛林常用之交际策略 宝钗应付讥言讽语，黛玉则敷衍谈婚论嫁 袭人笑道："怎么人到了老来，就是混说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气，又好笑。"一时雪雁拿过瓶子来给黛玉看，黛玉道："我懒待吃，拿了搁起去罢。"又说了一回话，袭人才去了。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叹了一回气，吊了几点泪，此黛玉第二十二次还泪也 入梦之前，先作一提，为下文畅写梦中之泪作引 无情无绪，和衣倒下。王伯沆批云："抵得一大篇《愁赋》。"按庾信《愁赋》有云："闭户欲驱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其全篇已佚 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 黛玉一段内心独白，直递入下文之梦

不知不觉，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黛玉道："我虽跟他读过书，却不比男学生，要见我做什么？况且他和舅舅往

来，从未提起，我也不必见的。”因叫小丫头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来，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小丫头道：“只怕要与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来接。”说着，又见凤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都来笑道：“我们一来道喜，二来送行。”黛玉慌道：“你们说什么话？”凤姐道：“你还妆什么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因托了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因继母而梦为续弦，俨然意识之流，妙哉。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都是你继母作主。怕的是道儿上没有照应，还叫你琏二哥哥送去。”说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林如海于十四回已逝，此际犹似健在，的是梦寐特征　心上急着，硬说道：“没有的事，都是凤姐姐混闹。”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他还不信呢，咱们走罢。”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梦中许亲，向邢王二舅母泣求，冷笑不理，此梦境之第一层也

黛玉此时心中干急，又说不出来，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贾母在一处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有救。”于是两腿跪下去，抱着贾母的腿说道：“老太太救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继母，又不是我的亲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但见贾母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的事。”黛玉哭道：“老太太，这是什么事呢。”老太太道：“续弦也好，倒多得一副妆奁。”黛玉哭道：“我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只求老太太救我。”贾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总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见贾母总不言语，黛玉又抱着贾母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紧急的时候儿，怎么全不管？你别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说着，撞在怀里痛哭。求舅母，求凤姐，皆不中用，贾母方为救命稻草。由恐惧继母到厌弃续弦，乃至求为奴婢，终于搬出亡母，层层递进，语语可怜，能动铁石心肠　姚

斐批云："求至此，已求到无可复求之语。"凄惨至极　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病潇湘痴魂惊恶梦，梦境虽空，然亦半真半假"即梦假情真　梦中黛玉尚能哀哀求告，现实中之黛玉则不能，是梦中自我常有变幻之象也。听见贾母道："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闹乏了。"复向贾母痛哭哀求，愿为奴婢，自做自食，誓不回南，贾母冷漠置之　此梦境之第二层也

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的是黛玉心性，"自尽"为后回绝粒伏根　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激射九十六回设奇谋时众人态度，亦照应太虚幻境对联之"假作真时真亦假"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或见他一面，他还有法儿。"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说："妹妹大喜呀。"黛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把宝玉紧紧拉住，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自得拉着宝玉哭道[8]："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

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心有忧惧之事，梦有凄惨之景，常人之心理活动规律　此节宝玉失心，激射后文失玉疯痴。

黛玉拚命放声大哭。放声大哭而冠以"拚命"二字，是泪尽之兆　此黛玉第二十三次还泪也　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后向宝玉哭诉，宝

玉自戕，剖心示诚，黛玉大哭而醒　此梦境之第三层也　一梦也，层层递进，筋节明晰；人情世故，尽现其中　　宋陈藻　次韵林子衡恶梦之什　云："若要夜间无恶梦，朝朝心镜好频看"但黛玉不能　据精神分析学，人有高度无助感或失控感，则易做恶梦，此紧密联系于焦虑与抑郁情绪，往往导致经常失眠与认知扭曲　恍兮惚兮，完全合乎黛玉之心理表现　爱情无果，婚姻无着，哀哀无告，时时思虑，使伊病情恶化　至此恶梦，可知黛玉已患精神疾病，绝对不堪一击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经湿透，肩背身心但觉冰冷，想了一回，"父母死的久了，"父母"，甲本作"父亲"，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添文字同乙本　三十二回"诉肺腑"，黛玉曾有"父母早逝"之叹，此句前后照应，语意始合　和宝玉尚未放定[9]，这是从那里说起?"又想梦中光景，无倚无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么样好？一时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点儿汗。扎挣起来，把外罩大袄脱了，叫紫鹃盖好了被窝，又躺下去。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像风声，又像雨声。又停了一会子，又听得远远的吆呼声儿，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鼻息出人之声。恍惚颠倒，亦真亦幻，梦中心理毕肖，梦觉情景宛然有声响，有气息，之后有风吹，有鸟鸣，有清光，写失眠状态，一应俱全　作者体贴入微，读来如身临其境　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指出，"惊恶梦"一节写得"深刻"而"细密周折"、并且"凄凉宛转"，笔墨直追前半部　自己扎挣着爬起来，围着被坐了一会，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冷风来，吹得寒毛直竖，便又躺下。正要朦胧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揪唧唧叫个不住。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渐渐的透进清光来。景中含情，言浅意深，衬托黛玉凄苦无眠心境　张新之谓："一段情景极尽情微，千古才人一齐搁笔"

黛玉此时已醒得双眸炯炯，一会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紫鹃道："姑娘，你还没睡着么？又咳嗽起来了。想是着了风了，这会儿窗户纸发清了，也待好亮起来了。歇歇儿罢，养养神，别尽着想长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尝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罢。"说了，又嗽起来。

紫鹃见黛玉这般光景，心中也自伤感，睡不着了。听见黛玉又嗽，连

忙起来，捧着痰盒。这时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么？"紫鹃笑道："天都亮了，还睡什么呢。"黛玉道："既这样，你就把痰盒儿换了罢。"紫鹃答应着，忙出来换了一个痰盒儿，将手里的这个盒儿放在桌上，开了套间门出来，仍旧带上门，放下撒花软帘，出来叫醒雪雁。开了屋门，去倒那盒子时，只见满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痰中带血乃肺结核，即王夫人谎称晴雯所患之"女儿痨"。乃不治之症，故下文写紫鹃见之而大惊失色　美国学者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指出，肺结核同义词为"耗损"(decline)，给人以缓慢死亡之感，为诗人与作家所着迷。今知文学作品中患此病者，林黛玉之外，尚有小仲马笔下之茶花女玛格丽特、普列沃笔下之美少女曼侬、普契尼笔下之绣花女咪咪、巴金笔下之大家闺秀梅表姐等，俱沉溺爱河　因此，或称肺结核是"爱的疾病"，属文学作品中之常用意象　十九世纪西欧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均艳称结核，俨然以健康为野蛮、平庸、粗俗之标志，而以肺病为高雅、纤细与感性之象征，别具抒情色彩　中西文艺，颇有相通之处。唬了紫鹃一跳，不觉失声道："嗳哟，这还了得！"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么？"紫鹃自知失言，连忙改说道："手里一滑，几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么？"紫鹃道："没有什么。"说着这句话时，心中一酸，那眼泪直流下来，声儿早已岔了。写紫鹃关怀黛玉何等深切，无怪黛玉视为胞妹　洪秋蕃批云："忠臣孝子，成于一人　贾母之鸳鸯、凤姐之平儿，皆有所不及，读之者亦觉鼻中酸楚　"紫鹃形象，由此更趋丰满

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心中觉了八九分，便叫紫鹃："进来罢，外头看冷着。"紫鹃答应了一声。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听了，冷了半截。看紫鹃推门进来时，尚拿绢子试眼。黛玉道："大青早起[10]，好好的为什么哭？"紫鹃勉强笑道："谁哭来？这早起起来，眼睛里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大罢？我见了咳嗽了大半夜[11]。"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鹃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语说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那个不疼姑娘？"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觉得心里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变。紫鹃

连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紫鹃、雪雁脸都吓黄了。由上文"血星"至此"一缕紫血"，特别交代黛玉病情加重，作者极力渲染，为九十八回"魂归离恨天"作引。此写"眼中一黑"及血"紫"脸"黄"，作者善于着色，文笔精到老成　两个旁边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鹃看着不好，连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

雪雁才出屋门，只见翠缕、翠墨两个人笑嘻嘻的走来。翠缕便道："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我们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景儿呢。"雪雁连忙摆手儿。翠缕、翠墨二人倒都吓了一跳，说："这是什么原故？"雪雁将方才的事一一告诉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头儿，说："这可不是玩的。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太太去？这还了得，你们怎么这么糊涂？"翠缕、翠墨分属湘云、探春，此用二婢吃惊写黛玉沉疴，是旁敲侧击之法。至于惜春之《大观园图》，则故作藏闪，照应前文　雪雁道："我这里才要去，你们就来了。"

正说着，只听紫鹃叫道："谁在外头说话？姑娘问呢。"病中人耳根往往分外灵警，为后文"蛇影杯弓颦卿绝粒"作引　紫鹃语调亦带责备，均为后文稍作铺垫　三个人连忙一齐进来。翠缕、翠墨见黛玉盖着被，躺在床上，见了他二人，便说道："谁告诉你们了，你们这样大惊小怪的？"翠墨道："我们姑娘和云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图儿，叫我们来请姑娘。不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么大病，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躺躺儿就起来了。你们回去告诉三姑娘和云姑娘，饭后若无事，倒是请他们到这里坐坐罢。宝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平日尚惦念不已，况才于梦中相见乎？闲闲一语，切合黛玉此际心神。宝玉上学，失却自由，黛玉知之，故不应有此一问。而竟有此一问，可见黛玉痴情。只是写来淡远，不着痕迹。二人答道："没有。"翠墨又道："宝二爷这两天上了学了，老爷天天要查功课，那里还能像从前那么乱跑呢。"黛玉听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来了。

且说探春、湘云正在惜春那边评论惜春所画《大观园图》，说这个多

一点，那个少一点，这个太疏，那个太密。惜春作画始于四十回，此处特予照应。陈其泰批云："此画数年未成，何耶？"未免机械。图未成而园将废，更显凄凉，韵味醇厚　大家又议着题诗，着人去请黛玉商议。正说着，忽见翠缕、翠墨二人回来，神色匆忙。湘云便先问道："林姑娘怎么不来？"翠缕道："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们听见雪雁说，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听了，诧异道："这话真么？"翠缕道："怎么不真？"翠墨道："我们刚才进去去瞧了瞧，颜色不成颜色，说话儿的气力儿都微了。"湘云道："不好的这么着，怎么还能说话呢？"探春道："怎么你这么糊涂，不能说话，不是已经——"说到这里，却咽住了。以湘云、探春之对答，烘托黛玉病势之凶险，亦旁敲侧击法也　翠缕、翠墨言辞，尤其吓人　众人关爱之情，一齐写出。惜春道："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惜春所言，是渐次"勘破三春景不长"之语，且照应黛玉恶梦，语带双关。王伯沆批云："惜姑娘真是眼净"惜春能够看破红尘，固缘"三春"，亦因宝黛　所说亦反映其人生态度　明人冯梦龙《古今笑自叙》云："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　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其《古今谭概》"痴绝部序"又云："碗大一片赤县神州，众生塞满，原是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竟何已？"故姚燮批曰："天下那里有真？四姑娘真见道之言，可以惩躁雪烦，即为救世砭剂。"探春道："既这么着，咱们都过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们也过去告诉大嫂子回老太太，传大夫进来瞧瞧，也得个主意。"湘云道："正是这样。"惜春道："姐姐们先去，我回来再过去。"惜春于七十四回"矢孤介杜绝宁国府"，此际写其愈发落落寡合，迥不同于湘探关切黛玉之情，故后文能执意出家。

于是探春、湘云扶了小丫头，都到潇湘馆来。进入房中，黛玉见他二人，不免又伤起心来。因又转念想起梦中，"连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他们？况且我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心里虽是如此，脸上却碍不过去，只得勉强令紫鹃扶起，口中让坐。探春、湘云都坐在床沿上，一头一个，看了黛玉这般光景，也自伤感。探春便道："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没什么要紧，只是身子软得很。"紫鹃在黛玉身后，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儿。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来看。

不看则已，看了吓的惊疑不止，说："这是姐姐吐的？这还了得。"黛玉多心，探春伤感，紫鹃忧虑，湘云嘴快，齐现纸上 此时潇湘馆中空气凝重，令人窒息 豪爽如湘云，亦说"这还了得"，是果真了不得矣。姚燮批云："真爽固好，然此等处亦坏事不少。"不如此写，不足以画出湘云。

初时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没细看，此时见湘云这么说，回头看时，自己早已灰了一半。写少女因吐血而心灰，前已见于三十一回袭人挨宝玉窝心脚时，缘故在于"少年吐血，年月不保" 此写黛玉，光景类似 袭人、黛玉均虑终身大事，实实沉重。探春见湘云冒失，连忙解说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就这样蝎蝎螫螫的。"湘云红了脸，自悔失言。黛玉之敏感，湘云之冒失，探春之沉稳，相映成画，宛然如见。湘云亦知"自悔失言"，非复二十二回拿林姐姐比戏子时，写其渐趋成熟。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烦倦之意，连忙起身说道："姐姐静静的养养神罢。我们回来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嘱咐紫鹃："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鹃答应着。探春才要走，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

未知是谁，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讲义：讲授义理。义理，此指宋人朱熹《四书集注》里所述孔孟之道。

② 一日三秋：《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极言别后深切思念之情。

③ 代圣贤立言：明清科举制以八股取士，作八股文必须阐述孔孟、程朱的儒家思想，不许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圣贤，指儒家所信奉的孔子、孟子等圣人和程颢、程颐、朱熹等所谓的贤人。

④ 节旨：又叫"章旨"。指明清考生用的《四书》、《五制总经》读本，除正文和注解外，在每章或每节后面总结大意的文字。

⑤ 临文不讳：语见《礼记·曲礼》。古时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叫"避讳"。但在抄写或讲读儒家的"经典"文章时，就不受此限制，叫"临文不讳"。

⑥ 遁世不见知：语出《礼记·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意谓逃避社会隐居起来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

⑦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语出《论语·子罕》。意思是我没有见过爱好伦理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

⑧ 自得拉着：自得，梦稿、张本、王本作“只得”。“自”与“只”音近代替，《金瓶梅》两字即多混用。

⑨ 放定：旧时订婚，男方给女方送聘礼，表示双方订立婚约，叫“放定”。

⑩ 大青早起：梦稿本同，诸本作“大清早起”。

⑪ 我见了咳嗽了大半夜：见，也作“听到”讲，本书多此用法。诸本作“听见”。杜春耕藏本朱南铣即将此句改为“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

回　评

此回着力为后文两大事件预为铺垫。有宝玉阐发圣贤精义，方不觉一百十九回中举突兀。观宝玉与代儒对答，前者神思灵逸，后者出言持重，切合人物身份。宝玉曲为“好色”辩解，代儒设辞警喻，曲尽二人思想隔阂，然宝玉已驯顺多矣。有黛玉恶梦及咳血，方不觉九十八回病逝突兀。前半部时时点染黛玉之病，此处极力一写，顺理成章，文气贯通。

回之上半题曰“警顽心”，展示师生思想冲突，殊为可观。宝玉为“好色”辩护，尤为亮点。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好色之士，常得好色之真趣者，其惟妙年公子乎？老者好色，色不我好；贫者好色，色不果好；勇者好色，色有惧心；怯者好色，色有厌意。求其彼此温存，互相怜惜，惟宝玉为能得真趣乎？登徒子成好色之名，谈何容易！”盖“好色”属少年天性，宝玉又具备各种客观条件，故能“好色”。更难得者，其“好色”全在“意淫”，遂独得其“真趣”。

依《类经》所记，黛玉恶梦，乃“噩梦”也、“思梦”也、“惧梦”也。其内心之焦虑、渴望、无助、惊惧，真情实意，全于梦境中和盘托出，折射其爱情将遭毁灭之惊恐心理，预示其悲剧结局，人人心坎。笔墨亦精彩之至。梦中之闺怨情结，与梦醒后之凄风苦雨交融一起，极富诗意。王希廉评曰：“写黛玉梦境恍恍惚惚，迷迷离离，的是梦中境象，真传神入妙之笔。”此乃全书中黛玉最重要之梦。凤姐梦可卿、尤二姐梦三姐，全着眼于人物思想，未及于心理。小红梦贾芸，写心极真，惜未详尽。此回恶梦专注表现黛玉心理状态，形象酷肖，笔墨淋漓，文心细人毫巅。

雪芹著书，必先有成竹在胸，然后搦管行文，固可驰骋想象，左右逢源，文情自有流水行云之妙，以其为创作也。续补者先有前书掣肘，复欲自出己

意，实难以啼笑歌哭全凭本心，泼墨挥洒无所顾忌，故文情时现枯窘滞涩之象。此回写黛玉梦境，则灵气勃发，盖缘作者不必全然依傍前书，临文心态自然洒脱之故也。

此回是宝黛正传，宝失自由，黛染沉疴，大观园阴霾密布。由宝玉写及政老与代儒，长辈束缚以举业，宝玉只能招架，无可奈何。由黛玉写袭人，幻设东风、西风格局。于是转人婚嫁议论，由薛家婆子一点，黛玉焦虑加深，遂惊恶梦，乃至失眠咳血。紫鹃心忧，神情动人。探春与湘云前来探视，一稳重，一莽撞，倩影栩栩，风采依依。此外，贾母、秋纹、雪雁、翠缕、翠墨、惜春等穿插其间，文情饱满。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1]

话说探春湘云才要走时，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此为昏厥貌，急怒攻心所致。盖黛玉身染沉疴，神经极度脆弱，不堪些微刺激，何况高声叫骂。此亦渲染手段，形容黛玉病势　王希廉评云："写黛玉病中所见所闻，无不触心刺耳，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境况"

原来黛玉住在大观园中，虽靠着贾母疼爱，然在别人身上，凡事终是寸步留心。听见窗外老婆子这样骂着，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竟像专骂着自己的。自思一个千金小姐，只因没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来这般辱骂，那里委屈得来？因此，肝肠崩裂，哭的过去了。紫鹃只是哭叫："姑娘怎么样了？快醒来罢。"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过这口气，还说不出话来，那只手仍向窗外指着。黛玉生性多疑，病中更甚，恍惚犹在恶梦中遭贾母斥责。依西方心理学观点，此乃"神经质"之自尊也，由是而导致其焦虑，终至自我轻视与绝望。

探春会意，开门出去，看见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个不干不净的毛丫头道："我是为照管这园中的花果树木，来到这里，你作什么来了？等我家去，打你一个知道。"这丫头扭着头，把一个指头探在嘴里，瞅着老婆子笑。一婆子，一丫头，天然对立，当有寓意　黄小田批："随意描写，无不入神"婆子辈本为园中诸艳对头，小丫头似喻指诸艳。信手拈来，构成譬喻，笔带机趣。作者似甚省力，却颇费苦心　探春骂道："你们这些人，如今越发没了王法了。这里是你骂人的地方儿吗？"大观园既衰，风气愈趋愈下，竟似

市井之中矣　如姚燮批云："近日园中规矩之坏，已于此等事可知"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撵丫头、责宝玉、羞诸艳，正气消而邪风长，虽有三姑娘愤然一掌，终难立威　此际婆子叫骂，可视为抄检后遗症。黛玉敏感，安能不恼？老婆子见是探春，连忙陪着笑脸儿说道："刚才是我的外孙女儿，看见我来了，他就跟了来。我怕他闹，所以才吆喝他回去，那里敢在这里骂人呢？"张新之评谓"外孙女则明指黛玉"，颇会作者暗喻之意　就情节而言，婆子纵无指桑骂槐之心，亦无敬重黛玉之想　探春道："不用多说了，快给我都出去。这里林姑娘身上不大好，还不快去么。"老婆子答应了几个"是"，说着，一扭身去了，那丫头也就跑了。

探春回来，看见湘云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鹃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给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渐渐的转过来了。探春"回"而"见"，湘云"拉"而"哭"，紫鹃"抱"而"揉"，黛玉始苏醒，写来生动　湘云垂泪，一向未见，今则"只管哭"，以致潇湘馆中充满悲声　大观园竟有今日，一派愁云惨雾　王伯沆批云："此是凹晶馆联诗后之湘云"说来酸楚　探春笑道："想是听见老婆子的话，你疑了心了么？"黛玉只摇摇头儿。探春道："他是骂他外孙女儿，我才刚也听见了。这种东西说话再没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懂得什么避讳。"黛玉听了，叹了口气，拉着探春的手道："姐儿[②]。"以上十三个字，甲本作"点点头儿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诸本略同　梦稿原抄作"叹口气道姐姐"，添改后同乙本，但"姐姐"照旧，未改为"姐儿"。孰先孰后，尚费思量　叫了一声，又不言语了。探春又道："你别心烦。我来看你，是姊妹们应该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药，心上把喜欢事儿想想，能够一天一天的硬朗起来，大家依旧结社做诗，岂不好呢。"湘云道："可是三姐姐说的，那么着不乐？"黛玉哽咽道："你们只顾要我喜欢，可怜我那里赶得上这日子，只怕不能够了。"作者故设此语，点醒读者，诗社之事早成陈年旧事　湘黛对答，宛如闪回"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　诗句成谶，一何悲哉。正所谓，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探春道："你这话说的太过了，谁没个病儿灾儿的，那里就想到这里来了。你好生歇歇儿罢，我们到老太太那边，回来再看你。你要什么东

西，只管叫紫鹃告诉我。”黛玉流泪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里，只说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好，不是什么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病势如此，犹恐贾母烦心，因嘱探春不必回明。写黛玉何等尊贵，何等纯良，何等厚道。贾母当愧死。探春答应道：“我知道，你只管养着罢。”说着，才同湘云出去了。

这里，紫鹃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边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请看紫鹃行状，写尽深情。王伯沆批云：“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吴宓《论紫鹃》谓黛玉是“爱与美之化身”，遂甘做紫鹃，永相陪伴。君子痴念，均从此等处看来。紫鹃啼血，纯粹出自善良天性。那黛玉闭着眼躺了半晌，那里睡得着。觉得园里头平日只见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听得风声、虫鸣声、鸟语声、人走的脚步步声[3]，又像远远的孩子们啼哭声，一阵一阵的聒噪的烦躁起来。因叫紫鹃：“放下帐子来。”写黛玉病中心境烦乱之状，生动细腻。姚燮眉批：“风吹鸟语诸声萦绕衾枕，虚弱人卧床景况，恐非亲历此者不能述出”黛玉一生孤寂，更兼性好静谧，此时偏有许多噪音，大非吉兆。亦缘情痴，故心神不宁。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云：“这一段写病人的心情，真切缠绵，比起第二十三回在梨香院角听唱《牡丹亭 曲子一段，何尝减色？”两处描写均以听觉为中心，情景交融，声容并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雪雁捧了一碗燕窝汤，递给紫鹃。紫鹃隔着帐子，轻轻问道：“姑娘，喝一口汤罢。”黛玉微微应了一声。紫鹃复将汤递给雪雁，自己上来，搀扶黛玉坐起，然后接过汤来，搁在唇边试了一试，一手搂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汤送到唇边。黛玉微微睁眼，喝了两三口，便摇摇头儿不喝了，紫鹃仍将碗递给雪雁，轻轻扶黛玉睡下。静了一时，略觉安顿。轻问、递汤、搀扶、接汤、唇试、搂肩、送汤、轻扶，神情款款，心思细细。一段写紫鹃侍奉黛玉进汤，纯是白描工笔，文情俱佳　王伯沆批云：“人以为文佳，我以为此种性情，多少孝子不过如此。紫鹃固是可敬，亦足见主婢平日亲切矣。”写紫鹃善良，正是侧笔表现黛玉之纯厚。有其主，方有其婢也

只听窗外悄悄问道：“紫鹃妹妹在家么？”雪雁连忙出来，见是袭人，因悄悄说道：“姐姐屋里坐着。”袭人也便悄悄问道：“姑娘怎么着？”一面

走，一面雪雁告诉夜间及方才之事。袭人听了这话，也唬怔了，因说道："怪道刚才翠缕到我们那边说你们姑娘病了，唬的宝二爷连忙打发我来，看看是怎么样。"宝玉遣袭人前来探视，见其关切。王伯沆批云："贾府诸人，除宝公外，竟无第二人。又是作者深刻之笔。"此写宝玉情深，贾母寡恩，众人冷漠

正说着，只见紫鹃从里间掀起帘子，望外看见袭人，招手儿叫他。袭人轻轻走过来，问道："姑娘睡着了吗？"紫鹃点点头儿，问道："姐姐才听见说了？"袭人也点点头儿，蹙着眉道："终久怎么样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个半死儿。"紫鹃忙问："怎么了？"袭人道："昨日晚上睡觉还是好好儿的，谁知半夜里一叠连声的嚷起心疼来。嘴里胡说白道，只说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闹到打亮梆子以后才好些了[④]。你说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学，还要请大夫来吃药呢。"黛玉有所梦，而宝玉必有所感，即俗传所谓"心灵感应"现象。现实中未必有，写宝黛情事则必不可少　黄小田夹批曰："两梦应是相同，一边实写，一边虚写。"

正说着，只听黛玉在帐子里又咳嗽起来，紫鹃连忙过来捧痰盒儿接痰。黛玉微微睁眼问道："你合谁说话呢？"紫鹃道："袭人姐姐来瞧姑娘来了。"说着，袭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鹃扶起，一手指着床边，让袭人坐下。袭人侧身坐了，连忙陪着笑劝道："姑娘倒还是躺着罢。"黛玉道："不妨，你们快别这样大惊小怪的。刚才是说谁半夜里心疼起来？"袭人道："是宝二爷。偶然魇住了，不是认真怎么样。"黛玉会意，知道是袭人怕自己又悬心的原故，又感激，又伤心，因趁势问道："既是魇住了，不听见他还说什么？"袭人道："也没说什么。"黛玉点点头儿，迟了半日，叹了一声，才说道："你们别告诉宝二爷说我不好，看耽搁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爷生气。"听袭人之言，黛玉已知宝玉病象相同，故而劝慰。从心理学角度看，二人此疾实即双向相思病。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罗米欧与朱丽叶，均善为对方着想　故姚燮批云："自己病，同心人亦病。知旁人因我有病而讳言人病　方寸之灵，安能容此许多层折？"宝黛痴情，至此造极。袭人答应了，又劝道："姑娘，还是躺躺歇歇罢。"黛玉点头，命紫鹃扶着歪下。袭人不免坐在旁边，

又宽慰了几句，然后告辞。回到怡红院，只说黛玉身上略觉不受用，也没什么大病，宝玉才放了心。

且说探春、湘云出了潇湘馆，一路往贾母这边来。探春因嘱咐湘云道："妹妹回来见了老太太，别像刚才那样冒冒失失的了。"湘云点头笑道："知道了。我头里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说着，已到贾母那边。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来。贾母听了，自是心烦，因说道："偏是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的。贾母又将二玉并提，直激后文竟拆散木石前盟。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云："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王伯沆引之，并云："一部书中，只此两个是主，馀皆宾也。"又如宋李曾伯《道音梅花可爱风无复存者》所云："可恨封姨妒双玉，飘残羽袂委泥涂。"宝黛是悲剧主人公，贾母则是"封姨"化身。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他这个身子也要紧。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一则"多病多灾"，二则太"心细"，终使贾母"心烦"，而微露不满。故王伯沆批曰："听其言，大似冷淡光景，有厌薄之意。"此乃后文准许凤姐施"掉包计"之心理依据。众人也不敢答言。贾母便向鸳鸯道："你告诉他们，明儿大夫来瞧了宝玉，叫他再到林姑娘那屋里去。"鸳鸯答应着出来，告诉了婆子们，婆子们自去传话。这里探春、湘云就跟着贾母吃了晚饭，然后同回园中去。不题。

到了次日，大夫来了。瞧了宝玉，不过说饮食不调，着了点儿风邪，没大要紧，疏散疏散就好了。这里王夫人、凤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贾母，一面使人到潇湘馆，告诉说："大夫就过来。"紫鹃答应了，连忙给黛玉盖好被窝，放下帐子。雪雁赶着收拾房里的东西。

一时，贾琏陪着大夫进来了，七十五回已令众男子入园赏中秋，今又令贾琏入园，则大观园渐次沦为俗界可知。便说道："这位老爷是常来的，姑娘们不用回避。"老婆子打起帘子，贾琏让着，进入房中坐下。贾琏道："紫鹃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势向王老爷说说。"王大夫道："且慢说。等我胗了脉，听我说了，看是对不对。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们再告诉我。"紫鹃便向帐中扶出黛玉的一只手来，搁在迎手上[5]。紫鹃又把镯子连袖子轻

轻的撸起，不叫压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胗了好一会儿，又换那只手也胗了，便同贾琏出来，到外间屋里坐下，说道："六脉皆弦[6]，因平日郁结所致。"黛玉《葬花吟》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今日终于酿成沉痾，可胜浩叹。王伯沆批云："我则谓不是这个病作怪，正是一段前因作怪耳。"大夫所言，已暗示其病在心。说着，紫鹃也出来，站在里间门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鹃道："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上文黛玉疑心婆子指桑骂槐，稍显突兀乖情，有大夫之语可使读者释怀。不知是否？"紫鹃点点头儿，向贾琏道："说的很是。"王太医道："既这样，就是了。"说毕，起身同贾琏往外书房去开方子。小厮们早已预备下一张梅红单帖[7]，王太医吃了茶，因提笔先写道：

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8]，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9]，后用"归肺固金"以继其后。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将七味药与引子写了。全书唯于第十回可卿病时尝立脉案，此番再见，乃郑重特笔。贾琏拿来看时，问道："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大夫笑道："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10]，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11]：'通因通用，塞因塞用[12]。'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13]。"姚燮批云："议论通明，足使俗医咋舌。借史事作注脚，此医之学问可知。"由此脉案，可知作者精通医术。贾琏点头道："原来是这么着。这就是了。"

王大夫又道："先请服两剂，再加减，或再换方子罢。我还有一点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来请安。"说着，贾琏送了出来，说道："舍弟的药，就是那么着了？"王大夫道："宝二爷倒没什么大病，大约再吃一剂就好了。"

说着，上车而去。只说宝玉、不提黛玉，言外之意，黛玉之病已重。

这里贾琏一面叫人抓药，一面回到房中，去告诉凤姐，黛玉的病原与大夫用的药，述了一遍。只见周瑞家的走来，回了几件没要紧的事。贾琏听到一半，便说道："你回二奶奶罢，我还有事呢。"说着就走了。陈其泰批云："女人向爷们回事，从来未有，亦是败笔"然细按前后文，周瑞家的回事时，凤姐在座，故情理可通，应非疏漏。

周瑞家的回完了这件事，又说道："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看他那个病竟是不好呢。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头。从周瑞家的口中将黛玉病势一描，倍觉凄凉。血色全无，只剩骨头，惨悽之至。病西施，瘦飞燕，合成黛玉。问问他，也没有话说，只是淌眼泪。无言泣下，确是黛玉。王伯沆批云："话在泪中，一滴千万言"绛珠草还泪至此，行将枯萎，夫复何言？回来紫鹃告诉我说：'姑娘现在病着，要什么，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如今吃药，虽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几个钱。'此写黛玉寄人篱下惨状，一食一物，均须仰人鼻息 洪秋蕃批云："黛玉病中需零钱使用，紫鹃乃向凤姐支月钱，可见黛玉笥中并无所积。"千金小姐落此境地，委实可怜 我答应了他，替他来回奶奶。"凤姐低了半日头，说道："竟这么着罢，我送他几两银子使罢。也不用告诉林姑娘。这月钱却是不好支的。一个人开了例，要是都支起来，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记得赵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无非为的是月钱。况且近来你也知道，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湾儿来。凤姐放债，此有故弄玄虚之嫌，然亦似实情，作者点染贾府近来窘状。凤姐何等精明，原应不待紫鹃张口，便有关照 贾母已冷落黛玉，王夫人态度可知 此际凤姐矫情，更觉势利 黛玉在荣府已难容身。不知道的，还说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种嚼舌根的，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搬运到娘家"云云，二十五回赵姨娘曾对马道婆说过 至一百十四回写巧姐心想："我妈妈在时，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可见凤姐不仅自家敛财，而且经常为娘家牟利。此刻所言，骗鬼而已。周嫂子，你倒是那里经手的人，这个自然还知道些。"

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这样大门头儿，除了奶奶这样心计儿

当家罢了。别说是女人当不来，就是三头六臂的男人还撑不住呢。还说这些个混账话。”说着，又笑了一声道：“奶奶还没听见呢，外头的人还更糊涂呢。究竟谁人糊涂，尚须斟酌。黄小田批云：“借支月钱，便写外间议论，为劫家及被盗伏笔。”贾府树大招风，合乎世情常理。前儿周瑞回家来，说起外头的人，打量着咱们府里不知怎么样有钱呢。也有说：‘贾府里的银库几间，金库几间，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镶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说：‘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的了一半子给娘家。前儿贵妃省亲回来，我们还亲见他带了几车金银回来，所以家里收拾摆设的水晶宫是的。那日在庙里还愿，花了几万银子，只算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罢咧。’有人还说：‘他们前的狮子[12]，只怕还是玉石的呢。园子里还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个去，如今剩下一个了。外人仅观排场，造言生事，是羡慕贾府声势，世情往往如此　从周瑞家的口中将外人眼中贾府一描，愈衬贾府衰象　妙在绰绰影影，提动全书。姚燮批云：“从周瑞口中插入此一节，其于贾府盛衰大有关系。”亦为下文写元春染恙作一铺垫。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的。喝酒下棋，弹琴画画，横竖有人伏侍呢，单管穿罗罩纱。吃的带的，都是人家不认得的。那些哥儿、姐儿们，更不用说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来给他玩。’还有歌儿呢，说是：‘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说到这里，猛然咽住。原来那时歌儿说道是“算来总是一场空”，此借民谣阐发“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旨义，呼应首回《好了歌》及其解注，以及第四回护官符，可作主题曲伴音。张新之批云：“此段又总括全书妙义，承上起下，以一歌结之 ”宋吴泳《满江红》云：“君不见当年金谷事，绿珠弄笛椒涂屋。到而今富贵一场空，终非福。”此处民谣与吴词命意相同，悲观而虚无。这周瑞家的说溜了嘴，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这话不好，因咽住了。

凤姐儿听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话了，也不便追问。因说道：“那都没要紧，只是这‘金麒麟’的话从何而来？”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庙里的老道士送给宝二爷的小金麒麟儿。后来丢了几天，亏了史姑娘捡着，还了他，此处照应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此事纯属内闱隐私，却风传

于市井，播腾于众口，可见无墙不透风。大观园毕竟不是太虚幻境，现实袭扰，无日无之。时至今日，已近危殆格局。外头就造出这个谣言来了。奶奶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凤姐道：“这些话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由此句可知，凤姐头脑尚清醒　故王伯沆批云：“以世法论，其言甚切。”外间流言蜂起，凿凿有据，分明山雨欲来　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么讲究。家道日艰，犹讲排场，此为贾府积习　十三回可卿托梦时已道及，此处凤姐着重强调，为抄没伏根。俗语儿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况且又是个虚名儿，终久还不知怎么样呢。”周瑞家的道：“奶奶虑的也是。只是满城里茶坊、酒铺儿以及各胡同儿都是这样说，况且不是一年了，那里握的住众人的嘴？”此《国语》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凤姐所虑，已兆抄没之机。黄小田夹批云：“贾赦贪纵任性，贾政迂暗糊涂，贾珍一味奢淫，贾琏纵妻好利”，“自至一败涂地，犹不知祸从何起。”

凤姐点点头儿，因叫平儿称了几两银子，递给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给紫鹃，只说我给他添补买东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别提这月钱的话。他也是个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话。凤姐靠月钱生息，于贾府已非秘密，紫鹃自可一点即醒　○从凤姐口中一写紫鹃之慧。我得了空儿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银子，答应着自去。不提。

且说贾琏走到外面，只见一个小厮迎上来，回道：“大老爷叫二爷说话呢。”贾琏急忙过来，见了贾赦。贾赦道：“方才风闻宫里头传了一个太医院御医、两个吏目去看病，想来不是宫女儿下人了。这几天，娘娘宫里有什么信儿没有？”贾琏道：“没有。”贾赦道：“你去问问二老爷和你珍大哥，不然，还该叫人去到太医院里打听打听才是。”元春染恙，贾赦风闻，寓意深远，提动后文　如张新之所批：“本回‘染恙’，九十五回‘薨逝’之兆也。元春死，贾氏败。在荣府以赦为罪魁，故此信从他先闻。”下写贾珍关切，笔亦含讽。贾琏答应了，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一面连忙去见贾政、贾珍。

贾政听了这话，因问道：“是那里来的风声？”贾琏道：“是大老爷才说的。”贾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里头打听打听。”贾琏道：“我已经打

发人往太医院打听去了。”一面说着，一面退出来去找贾珍。只见贾珍迎面来了，贾琏忙告诉贾珍。贾珍道：“我正为也听见这话，来回大老爷二老爷去呢。”于是两个人同着来见贾政。贾政道：“如系元妃，少不得终有信的。”说着，贾赦也过来了。元春乃贾府靠山，故诸人一闻病讯即风声鹤唳。此处渲染，亦以明元春所关非轻。〇看贾赦为元春忙前忙后，却于亲生之女迎春不闻不问，可耻之极

到了晌午，打听的尚未回来，门上人进来回说：“有两个内相在外，要见二位老爷呢。”贾赦道：“请进来。”门上的人领了老公进来⑮。贾赦、贾政迎至二门外，先请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进来，走至厅上，让了坐。老公道：“前日这里贵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过旨意，宣召亲丁四人，进里头探问。许各带丫头一人，余皆不用。亲丁男人，只许在宫门外递个职名请安听信，不得擅入。准于明日辰巳时进去，申酉时出来。”贾政、贾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复又坐下，让老公吃茶毕，老公辞了出去。

贾赦、贾政送出大门，回来先禀贾母。贾母道：“亲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们两位太太了。那一个人呢？”众人也不敢答言。贾母想了想，道：“必得是凤姐儿，他诸事有照应。按常理应选李纨，却选凤姐，是贾母偏心处　张新之批云：“李纨乃冢孙妇，与元妃较凤自亲，而亲丁有凤无李，史之颠倒错乱亦甚矣，是为总罪魁，是为外道理，以合成气数之天。”贾母倚重凤姐，为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写掉包计伏脉。你们爷儿们各自商量去罢。”贾赦、贾政答应了出来，因派了贾琏、贾蓉看家外，凡“文”字辈至“草”字辈一应都去。遂吩咐家人预备四乘绿轿，十余辆翠盖车，明儿黎明伺候。家人答应去了。贾赦、贾政又进去回明贾母：“辰巳时进去，申酉时出来。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来，收拾进宫。”贾母道：“我知道，你们去罢。”赦政等退出。这里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也都说了一会子元妃的病，又说了些闲话，才各自散了。

次日黎明，各屋子里丫头们将灯火俱已点齐，太太们各梳洗毕，爷们亦各整顿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赖大进来，至二门口回道：“轿车俱已齐备，在门外伺候着呢。”不一时，贾赦、邢夫人也过来了。大家用了早

饭，凤姐先扶老太太出来，众人围随，各带使女一人，缓缓前行。又命李贵等二人先骑马去外宫门接应，自己家眷随后。“文”字辈至“草”字辈各自登车骑马，跟着众家人，一齐去了。贾琏、贾蓉在家中看家。

且说贾家的车辆轿马，俱在外西垣门口歇下等着。“外西垣门”暗指北京外西华门 姚燮批云：“如在北京，应作外西华门 ”王伯沆亦批云：“不用外西华门，正是有意迷人否？”北京西华门为紫禁城西门，明永乐年间始建，与东华门遥相呼应，门外设下马碑石。在此出入，可减少宫外人员干扰内廷生活。一会儿，有两个内监出来，说道：“贾府省亲的太太、奶奶们着令入宫探问。爷们俱着令内宫门外请安，不得入见。”门上人叫：“快进去。”贾府中四乘轿子跟着小内监前行，贾家爷们在轿后步行跟着，令众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宫门口，只见几个老公在门上坐着，见他们来了，便站起来说道：“贾府爷们至此。”贾赦、贾政便捱次立定。轿子抬至宫门口，便都出了轿。早有几个小内监引路，贾母等各有丫头扶着步行。

走至元妃寝宫，只见奎壁辉煌[16]，琉璃照耀。八个字绘出皇宫势派，兼明元春身份 贾府命运系于元春，则家运亦折射国运。可知此八字点睛，笔有反讽。又有两个小宫女儿传谕道：“只用请安，一概仪注都免。”贾母等谢了恩，来至床前，请安毕，元妃都赐了坐。贾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问贾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贾母扶着小丫头，颤颤巍巍站起来，答应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问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话。元妃又问凤姐：“家中过的日子若何？”凤姐站起来回奏道：“尚可支持。”凤姐所说或属实情，唯此言乃惯常客套用语，恐元春不能明府中衰败真象。对上欺瞒，报喜不报忧，是官场陈规，也是世家陋俗，贾府自不能例外。他日事败，今日在场者均难辞其咎。元妃道：“这几年来，难为你操心。”仅此一句，可知元春犹在梦中。故张新之批云：“气数之天不明如此。”元春身居内宫，信息不灵，自难察知凤姐种种不端。

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请娘娘龙目[17]。元妃看时，说是贾赦、贾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职名，心里一酸，止不住早流下泪来。元春垂泪，映出宫闱辛酸 唐代宫怨诗已写此类伤感，如白

居易《宫词》云："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对照第五回元春判词及《恨无常》曲，可知元春此际"染恙"，似已失宠，故面对亲人，愈益悲伤。〇元春垂泪前"心里一酸"，甲本作"眼圈儿一红"，梦稿本原文同乙本。两种文字难分高下，不详梦稿与乙本何故改动，疑别有所本。又，蒙府本两"元妃"之间缺少二十馀字，似同文脱漏。宫女儿递过绢子，元妃一面拭泪，一面传谕道："今日稍安，令他们外面暂歇。"贾母等站起来，又谢了恩。元妃含泪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重复十八回省亲时之语，实为元春切肤之痛。《红楼》之后，更有激烈抗议此等后宫制度者。晚清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记咸丰三年选秀，某端姓女子怒斥道："予等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稍有人心者，能不痛乎？……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欢，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矣。予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义正词严，痛快淋漓。未知此端姓女子是否读过《红楼》，其为元春等妃嫔吐尽腌臜不平之气，实实可敬。贾母等都忍着泪道："娘娘不用悲伤，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问："宝玉近来若何？"姊弟情深，不能不有此一问，文心细极。贾母道："近来颇肯念书。因他父亲逼得严紧，如今文字也都做上来了。"元妃道："这样才好。"遂命外宫赐宴。便有两个宫女儿，四个小太监，引了到一座宫里。已摆得齐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细述。

一时吃完了饭，贾母带着他婆媳三人，谢过宴，又耽搁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羁留，俱各辞了出来。元妃命宫女儿引道，送至内宫门，门外仍是四个小太监送出。贾母等依旧坐着轿子出来，贾赦接着，大伙儿一齐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后日进宫，仍令照应齐集。元春染恙，贾家阖府震动，头面人物一再进宫请安，关怀备至。而黛玉病卧潇湘馆，咫尺之遥，竟无一人前往探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览之令人心寒。不题。

且说薛家金桂自赶出薛蟠去了，日间拌嘴没有对头，秋菱又住在宝钗那边去了，只剩得宝蟾一人同住。再提薛家之事，文情一变，如峰回路转，

乃接续八十回上半之事。既给与薛蟠作妾，宝蟾的意气又不比从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个对头，自己也后悔不来。一日，吃了几杯闷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宝蟾作个醒酒汤儿，因问着宝蟾道："大爷前日出门，到底是到那里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宝蟾道："我那里知道？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说，谁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还有什么'奶奶'、'太太'的，都是你们的世界了。别人是惹不得的，有人护庇着，我也不敢去虎头上捉虱子。你还是我的丫头，问你一句话，你就和我摔脸子，说攮话。你既这么有势力，为什么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谁做了奶奶，那不清净了么？偏我又不死，碍着你们的道儿。"金桂与香菱属妻妾矛盾、与宝蟾是主婢冲突。今宝蟾既为薛蟠收用，关系越发复杂，遂致夫妻反目。金桂悔之晚矣。洪秋蕃批云："金桂欲害香菱，将宝蟾让与薛蟠受用。及宝蟾得宠，意气甚骄，反添一个对头　饵不可用，剑不可借，如此。"金桂弄巧成拙，愚不可及。

宝蟾听了这话，那里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宝蟾答言用反问句，颇为无礼。金桂所言，字字如刺，故写宝蟾"眼睛直直的瞅着"反唇相讥，真可谓针尖对麦芒，宝蟾刁状如画。"奶奶这些闲话，只好说给别人听去，我并没合奶奶说什么。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若来拿着我们小软儿出气呢。正经的，奶奶又妆听不见，'没事人一大堆'了。"说着，便哭天哭地起来。金桂越发性起，便爬下炕来，要打宝蟾。宝蟾也是夏家的风气，半点儿不让。金桂将桌椅杯盏尽行打翻，那宝蟾只管喊冤叫屈，那里理会他。一段写主婢兼妻妾口角，点染世情，乃活泼俚俗之市井文字。二人同秉"夏家的风气"，金桂混声混气，宝蟾拗声拗气，棋逢对手，彼此映衬。"丰年好大雪"至"夏"，一片泥污。

岂知薛姨妈在宝钗房中，听见如此吵嚷，便叫："香菱，你过去瞧瞧，且劝劝他们。"宝钗道："使不得，妈妈别叫他去。他去了岂能劝他，那更是火上浇了油了。"薛姨妈于家事殊少计较，令香菱劝架，实无异火上浇油，幸宝钗阻之。姚燮批云："宝钗真有涵养，到底读几句书者。"母女相依，共度时艰。维护香菱，可见宝钗良善明理，淑女风范。薛姨妈道："既这么样，我自己过去。"宝钗道："依我说，妈妈也不用去，由着他们闹去罢。这也是没法儿

的事了。”薛姨妈道：“这那里还了得。”说着，自己扶了丫头，往金桂这边来。宝钗只得也跟着过去。宝钗已知金桂为人，及宝蟾做派，本不屑理会，无奈母亲执意干预，以息宅乱，遂只得跟随，恪尽孝心，相机行事。确通情知礼 下文嘱香菱勿去，是其心细处。又嘱咐香菱道：“你在这里罢。”

母女同至金桂房门口，听见里头正还嚷哭不止。薛姨妈道：“你们是怎么着，又这么家翻宅乱起来。这还像个人家儿吗？矮墙浅屋的，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么。”薛姨妈首重脸面，故只讲道理，并不追问彼等吵嚷根由，似显颟顸 其实含糊得妙，左不过是薛蟠惹事，一本糊涂账而已 八十一回尝言薛蟠对金桂“不硬气”，此又云宝钗亦“无法儿”，乃至薛家“家翻宅乱起来” 明人庞尚鹏 庞氏家训 云：“男子刚肠少，常偏听妇人言，离间骨肉，争长竞短。”吕坤 呻吟语》“伦理”云：“闺门中少了个礼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祸千殃 身亡家破，皆从此起 ”依宗法伦理，家规隳敝，闺门无礼，当亦薛家败因之一也 金桂屋里接声道：“我倒怕人笑话呢。只是这里扫帚颠倒竖[18]，也没主子，也没奴才，也没大老婆、没小老婆，都是混账世界了。我们夏家门子里没见过这样规矩，实在受不得你们家这样委屈了。”宝钗道：“大嫂子，妈妈因听见闹得慌才过来的，就是问的急了些，没有分清‘奶奶’、‘宝蟾’两字，也没有什么。因婆婆开口即“你们”，将少奶奶与丫鬟混为一类，金桂抓住把柄，故意说“我们夏家”及“你们家”如何，针锋相对，目无尊长 然金桂、宝蟾俱刁蛮无礼，主婢搅成一团矣，二人确属一丘之貉，不由薛姨妈不说错 宝钗分辨，偏袒母亲，亦不失正大 如今且先把事情说开，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也省了妈妈天天为咱们操心哪。”薛姨妈道：“是啊，先把事情说开了，你再问我的不是，还不迟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个大贤大德的，你日后必定有个好人家好女婿，决不像我这样守活寡，薛蟠暂离几日，便公然曰“守活寡”，金桂厚颜如此 举眼无亲，叫人家骑上头来欺负的。我是个没心眼儿的人，只求姑娘，我说话，别往死里挑捡。我从小儿到如今，没有爹娘教导。再者，我们屋里老婆、汉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宝钗与金桂系姑嫂矛盾，亦如薛姨妈所遇之婆媳矛盾，自古皆天然敌对 洪秋蕃批引儿歌云：“花花轿儿四人抬，吹吹打打我家来 爷说去了娇娇女，娘说去了小乖乖，哥说去了亲姊妹，一齐哭送泪盈腮。惟有嫂嫂谢

天地，从今没有嘴儿歪。"又云："厨房洗手作汤羹，私留半碗待夫君。别人看见我不怕，单怕刁嘴小妖精。婆婆偏听他言语，教我有口也难分。"因而，金桂故作悲情，用塞宝钗之口。儿歌中是小姑欺嫂，今则相反。

宝钗听了这话，又是羞，又是气，见他母亲这样光景，又是疼不过，因忍了气说道："大嫂子，我劝你少说句儿罢。谁挑捡你，又是谁欺负你？别说是嫂子啊，就是秋菱，称"秋菱"而非"香菱"，宝钗精细，不予金桂丝毫把柄。我也从来没有加他一点声气儿啊。"金桂听了这几句话，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来说："我那里比得秋菱。连他脚底下的泥，我还跟不上呢。他是来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会献勤儿。我是新来的，又不会献勤儿，如何拿我比他？何苦来，天下有几个都是贵妃的命？行点好儿罢。别修的像我嫁个糊涂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儿的现了眼了。"语语撒泼，句句蛮缠，悍妇口吻酷肖如闻。"贵妃的命"是讥讽宝钗，指其未必能如元春好运。似知当年薛家进京有宝钗"待选"之议。"守活寡"则公然诅咒，却不幸言中。王伯沆批云："在金桂为无耻，却是为钗守寡立影。宝公出家，非死也，谓之'活寡'亦宜。"金桂如此不堪，宝钗亦无奈何。

薛姨妈听到这里，万分气不过，便站起身来道："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女孩儿，他句句劝你，你却句句怄他。你有什么过不去，不用寻他，勒死我倒也是希松的。"宝钗忙劝道："妈妈，你老人家不用动气。咱们既来劝他，自己生气，倒多了一层气。不如且去，等嫂子歇歇儿再说。"因吩咐宝蟾道："你也别闹了。"说着，跟了薛姨妈便出来了。宝钗有见识，有涵养。王希廉评曰："写金桂撒泼，越显出宝钗涵养，有枯枝生干，双管齐下之妙。"

走过院子里，只见贾母身边的丫头，同着秋菱迎面走来。薛姨妈道："你从那里来？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头道："老太太身上好，叫来请姨太太安。还谢谢前儿的荔枝，还给琴姑娘道喜。"上回写薛家派一婆子到潇湘馆送荔枝，亦曾提及宝琴婚事。此加照应，针线细密。惟所说之事不小，似宜派鸳鸯、琥珀等知名大丫鬟来。宝钗道："你多早晚来的？"那丫头道："来了好一会子了。"薛姨妈料他知道，红着脸说道："这如今，我们家里闹的也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了，叫你们那边听见笑话。"丫头道："姨太太说那里

的话，谁家没个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罢咧。”此丫头口巧心灵，惜不知其名。薛姨妈一味感觉丢脸，却不想贾府也有凤姐、赵姨娘、秋桐等，乌眼鸡一窝 丫头所言极是。说着，跟了回到薛姨妈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宝钗正嘱咐香菱些话，只听薛姨妈忽然叫道：“左肋疼痛的很。”说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宝钗、香菱二人手足无措。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闺阃：旧指妇女居住的地方。

② 姐儿：梦稿本作“姐姐”，其馀诸本作“妹妹”。

③ 人走的脚步步声：似衍一“步”字，梦稿本不衍，王本、金本作“人走的脚步响声”。

④ 亮梆子：旧时巡夜人在天将亮时所打的梆子。

⑤ 迎手：也叫“迎枕”。中医切脉时，垫在病人手背下的小枕。

⑥ 六脉皆弦：中医术语。中医认为人的两腕各有六脉。六部脉又有浮、沉、迟、数、缓、弦等象。脉浮而紧，状如弓弦，叫弦，六脉皆呈弦象，说明病情严重。

⑦ 梅红单帖：梅红，近大红而稍浅。单帖，旧时礼帖的一种，用单页红纸制成，常用于婚嫁喜庆或中医开方。

⑧ 木气不能疏达：中医用语。木气，肝气，即肝的机制能力。意思是肝气不能条畅疏展。

⑨ 黑逍遥：中药方剂名。以柴胡、当归、芍药、白术、茯苓、生姜、甘草、薄荷等药配方，名曰“逍遥散”。外加生地黄或熟地黄，因地黄色黑，故名“黑逍遥”。有滋阴、疏肝、养血、健脾之效。

⑩ 吐衄：泛指吐血。吐，吐血。衄，鼻子出血。

⑪ 《内经》：中医书名。《黄帝内经》的简称，系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

⑫ 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中医治疗方法之一。有淤积就要设法排泄，有咳血就要设法止吐；两者相反相成，交互作用，才能获得预期效果。

⑬ 假周勃以安刘：语出《汉书·周勃传》“高祖曰：‘安刘氏者必勃也。’”意即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这里是说柴胡借助鳖血才能达到治病的效果。

⑭ 他们前：梦稿本作“门前”，其馀诸本作“他门前”。

⑮ 老公：即太监。

⑯ 奎壁：旧时多以“奎”字称帝王手迹或珍藏图书的处所。奎壁，当是宫中之壁的美称。梦稿、甲本、王本作“奎璧”，金本作“金璧”，或非。

⑰　龙目：旧时以龙作为帝王的象征，谓帝王之眼为龙目，后亦常用及后妃。目，这里作动词，犹言看。

⑱　扫帚颠倒竖：比喻把大小、贵贱都弄颠倒了。

回　评

此回之始接续上回文字，渲染黛玉病势沉重，且点明黛玉心性渐惹贾母心烦意厌。前者有性命之忧，后者则大不利于婚姻。此后文字，全于此两事落墨，乃悲剧女主人公之末世也。黛玉生病身旁冷冷清清，元春染恙则阖府探视，人情冷暖可知。

回之中段写元春染恙，为下文宝玉提亲作引，且为后文元春薨逝及抄家作铺垫。洪秋蕃评："元妃染恙，召亲丁入宫探视，以为将薨矣，乃不旋踵即愈。其所以着此一节者，一补传中入宫之疏漏，一为宝玉提亲之由，并免后文临危之冗笔。"元春犹树，树倒则猢狲必散，故贾府一闻风声便草木皆兵。

回之末段接叙八十回前半薛家之事，写金桂之泼，宝蟾之刁，兼以衬宝钗之特具涵养。金桂已泼悍成习，言未数句便骂遍薛家母女夫妾五人，然毕竟乃大家少妇，不似潘金莲满口污言秽语。较之凤姐，泼悍尖刻庶几近之，然伶俐花哨尚逊一筹。凤姐撒泼语语占理，金桂放刁则一味伤人，故凤姐泼而不失身份，金桂蛮而惹人厌恶。

黛玉病情是全书一大关节，此回写宝玉感应，韵味深醇。陈其泰批云："黛玉病而宝玉亦病，二人同心，痛痒相关处，曲曲传出。总之宝玉与黛玉年岁渐长，深恐心事不遂，亦微窥王夫人之意，将来提亲恐终不能如愿相偿，是以忧愁郁迫。同此心，即同此病耳。"又云："宝玉剖心，不自梦而黛玉梦之，对面下笔，斯已妙矣。岂知黛玉梦中之事，即宝玉梦中之事。且梦中之事，几几乎为实有之事，醒来心痛如割，岂谬言哉？……不如此写，不足见其情之至。"宝黛爱情，至此又添浓浓一笔，反衬后文木石破局。

薛家之事乃前半部最后所叙故事，后半部于此回始接续，行文从容。宝钗以待字闺中之少女而当金桂之泼蛮刁悍，诚难乎为情，然出语正大，辨事明晰，其涵养唯探春差可比拟。回目曰"闹闺阃薛宝钗吞声"，隐泣吞声虽无明文，然其内心之凄苦不言可知。生当末世，贤德如宝钗，亦不能免此腌臜

之气。

此回至八十八回为一大段，重在写贾薛两家种种不幸，中间夹叙元春染恙、宝玉提亲、妙玉入魔、黛玉抚琴，均为后文伏根。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却说薛姨妈一时因被金桂这场气，怄得肝气上逆，左胁作痛。宝钗明知是这个原故，也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浓浓的煎了一碗，给他母亲吃了。宝钗以博学见称于园中，今知其亦颇知医理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钩藤，手足厥阴药也。足厥阴主风，手厥阴主火，惊痫眩运，皆肝风相火之病。钩藤通心包于肝木，风静火息，则诸证自除。"宝钗处置，简便得宜。又和秋菱给薛姨妈捶腿揉胸。停了一会儿，略觉安顿些。薛姨妈只是又悲又气，气的是金桂撒泼，悲的是宝钗见涵养，倒觉可怜。从薛姨妈心中将女儿与儿媳一比，以醒读者之目　"宝钗见涵养"一语为下文贾母赞扬宝钗作引，兼为金玉姻缘成局铺垫　笔无闲文。宝钗又劝了一回，不知不觉的睡了一觉，肝气也渐渐平复了。宝钗便说道："妈妈，你这种闲气不要放在心上才好。这几天走的动了，乐得往那边老太太、姨妈处去说说话儿，散散闷也好。家里横竖有我和秋菱照看着，谅他也不敢怎么着[①]。"宝钗不惧金桂可知。其涵养全赖儒者弘毅之气，与探春同样正大。先修其身，故能齐家。汉王符《潜夫论》"巫列"篇云："夫妖不胜德，邪不伐正，天之经也。"薛姨妈点点头道："过两日看罢了。"

且说元妃疾愈之后，家中俱各喜欢。过了几日，有几个老公走来，带着东西银两，宣贵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问勤劳，俱有赏赐，把物件银两一一交代清楚。贾赦、贾政等禀明了贾母。一齐谢恩毕，太监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贾母房中，说笑一回了，外面老婆子传进来说："小厮们来

回道:'那边有人请大老爷说要紧的话呢。'"贾母便向贾赦道:"你去罢。"贾赦答应着,退出来自去了。由元春病愈,赏赐钱物,到遣开贾赦,以下递入宝玉亲事,行文简净自然 "家中俱各欢喜"是眼,以明事由

这里,贾母忽然想起,合贾政笑道:"娘娘心里却甚实惦记着宝玉,前儿还特特的问他来着呢。"贾政陪笑道:"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辜负了娘娘的美意。"贾母道:"我倒给他上了个好儿,说他近日文章都做上来了。"贾政笑道:"那里能像老太太的话呢。"贾母道:"你们时常叫他出去作诗作文,难道他都没作上来么?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导他。可是人家说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儿吃的。'"贾政听了这话,忙陪笑道:"老太太说的是。"一段母子对答,写出不同心性 贾母以嫡孙为骄傲,政老以儿子为遗憾,却同样关切 母意难逆,政老亦只得诺诺

贾母又道:"提起宝玉,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们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这也是他终身的大事。也别论远近亲戚,什么穷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儿好、模样儿周正的,就好。"正式议及宝玉婚事 宝玉乃贾母心头之肉,掌上之珠,况兼大观园之主,《红楼》全书核心,必借元春垂询与贾母提议,始为郑重 陈其泰批云:"贾母深明三从之义,婚姻大事,须其父母作主,故不自出主意,而令贾政留神也"细玩语意,贾母似倾向金玉良缘 贾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学好才好。不然,不稂不莠的[②],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儿,岂不可惜。"贾政仍然恨铁不成钢,见其刻板,兼及宝玉任性。父子隔阂,深过代沟。又政老不欲宝玉过早成亲,语见七十二回,故以此语推脱。

贾母听了这话,心里却有些不喜欢,便说道:"论起来,现放着你们作父母的,那里用我去张心[③]。但只我想宝玉这孩子从小儿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点儿,耽误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样儿也还齐整,心性儿也还实在,未必一定是那种没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儿。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横竖比环儿略好些。不知你们看着怎么样?"从贾母口中将宝玉与贾环一比,语含讥诮贾政嬖赵妾而厌宝玉之意 说宝玉模样齐整,心性实在,虽嫌肤浅,却也准确。又及"成人的正

事”，贾母稍稍自责，指入学读书，照应前述不再对宝玉滥施溺爱，确如洪秋蕃所批：“不费揣摩，自成简练，的是太君口角”黄小田则云：“贾政于环儿，非必爱子，贾母特见其不如待宝玉之严，故疑其偏心，遂不禁直说耳。”家常对谈，世情如画，写出人物心理。

几句话说得贾政心中甚实不安，连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说他好，有造化，想来是不错的。只是儿子望他成人的性儿太急了一点，或者竟合古人的话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4]。”贾政难得如此诙谐，意在承欢，亦以掩其窘态也 王伯沆批云：“甚有机趣，此语尚不腐”政老语亦暗含知子莫如父之意，巧为解环。实则，贾政确不知其子。一句话把贾母也怄笑了，众人也都陪着笑了。贾母因说道：“你这会子也有了几岁年纪，又居着官，自然越历练越老成。”说到这里，回头瞅着邢夫人和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脾气，比宝玉还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妇，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如今只抱怨宝玉。这会子，我看宝玉比他还略体些人情儿呢。”补叙政老儿时“古怪脾气”，并与爱孙相比，的是慈母口吻。姚燮批云：“渲染生姿，不过使文字有波澜耳。若平直叙去，便觉无味”自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后，太君与政老母子关系略显紧张 今作趣谈，得以缓解。说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又说起逗笑儿的话儿来了。”

说着，小丫头子们进来告诉鸳鸯：“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便问：“你们又咕咕唧唧的说什么？”鸳鸯笑着回明了。贾母道：“那么着，你们也都吃饭去罢，单留凤姐儿、珍哥媳妇跟着我吃罢。”贾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应着，伺候摆上饭来，贾母又催了一遍，才都退出各散。

却说邢夫人自去了，贾政同王夫人进入房中。贾政因提起贾母方才的话来，说道：“老太太这么疼宝玉，毕竟要他有些实学，日后可以混得功名才好，“混”字想亦当时流行熟语，恰当至极。陈其泰批云：“贾政之意，只在‘混功名’而已”政老亦曰“混”，科举本质可想而知。《旧五代史》卷四十唐明宗本纪云：“太子少傅李琪所撰进霍彦威神道碑文，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可见“混功名”之说其来有自，语义稍有变化。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也

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儿。”王夫人道：“老爷这话，自然是该当的。”贾政因派个屋里的丫头传出去告诉李贵：“宝玉放学回来，索性吃饭后再叫他过来，说我还要问他话呢。”李贵答应了“是”。至宝玉放了学，刚要过来请安，只见李贵道：“二爷先不用过去。老爷吩咐了，今日叫二爷吃了饭就过去呢。听见还有话问二爷呢。”宝玉听了这话，又是一个闷雷。只得见过贾母，便回园吃饭。三口两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贾政这边来。写宝玉惧怕父亲，“闷雷”如闻　此等处均反跌末回写宝玉出家，雪地拜别政老，而无所畏惧

贾政此时在内书房坐着。宝玉进来请了安，一傍侍立。贾政问道：“这几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问你。那一日，你说你师父叫你讲一个月的书，就要给你开笔[5]。如今算来将两个月了，你到底开了笔了没有？”宝玉道：“才做过三次。师父说：‘且不必回老爷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爷知道罢。’因此，这两天总没敢回。”贾政道：“是什么题目？”宝玉道：“一个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6]，一个是‘人不知而不愠’[7]，一个是‘则归墨’三字[8]。”这三个题目，反衬宝玉人生三大关节　初则无意志于学，继而不求闻达仕进，终至离经叛道，遁入空门。贾政道：“都有稿儿么？”宝玉道：“都是作了抄出来，师父又改的。”贾政道：“你带了家来了，还是在学房里呢？”宝玉道：“在学房里呢。”贾政道：“叫人取了来我瞧。”宝玉连忙叫人传话与焙茗，叫他：“往学房中去，我书桌子抽屉里有一本薄薄儿竹纸本子，上面写着‘窗课’两字的就是[9]，快拿来。”琵琶记》有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宝玉所加“窗课”二字醒目，不过虚应故事，并无成名志向　冯梦龙编 醒世恒言 卷十一 苏小妹三难新郎 写及状元窗课，而显扬女子，可以参看　蒲松龄 聊斋志异 卷五 郭生 云：“又积窗课廿馀篇，待质名流”

一回儿，焙茗拿了来，递给宝玉，宝玉呈与贾政。贾政翻开看时，见头一篇写着题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宝玉本年十五岁，代儒特出此题，意在训导　陈其泰批云：“宝玉作文，必须作清微奥妙之文，如明人之以禅学入制艺者　贾政因其不利场屋，大为不喜，则深合宝玉身分　似此庸劣破承，真辱没杀宝玉”一个八股文题，映出宝玉苦恼、代儒苦口、政老苦心　家塾可因材

施教，对症下药，甚合情理。怎奈宝玉实已无药可救，且本无材补天　他原本破的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宝玉此一破题，病在含混，看来不曾用心　姚燮批云：“涉及时艺，流俗所尚，不得不备一格。爰作破承，聊以塞责”亦写宝玉初学，未谙门径，首遭破题，不脱稚嫩之气　代儒却将“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贾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题目了。幼字是从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这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工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据　论语·为政　．“十五”以下当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俱要明点出来，才见得到了几时，有这么个光景，到了几时，又有那么个光景。师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题[10]，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出语骇俗，的为宝玉口气　其关键在于学为何物，当从不必志于学思想化出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论“士无志于学，劝之而不学，弗能为益，而犹无伤于士”，曰：“有不待劝者，士之学也，农之耕也　劝士以学，士乃习为为人之学；为人而学，学乃为道术之蠹，世道之患　……果有志于学者，岂待劝哉？宋立伪学之禁，而士趋朱子之门也如归，禁之不止，何容劝邪？”宝玉无志于学，且恶劝，正因厌恶“为人而学”　贾政摇头道：“不但是孩子气，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又看后句：“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说道：“这更不成话了。”然后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学。而志于学者卒鲜。此圣人所为自信于十五时欤，”朱熹释孔子此语曰：“今学者谁不为学，只不可谓之志于学　”代儒改语本此　便问：“改的懂得么？”宝玉答应道：“懂得。”此随口敷衍，若应声之虫，决非宝玉本心　其“懂得”者，恐即政老所谓“学者的志气”不过“混得功名”四字而已　故洪秋蕃批云：“贾政督责宝玉读书，专在要混功名，其气质变化与否，性情陶镕与否，皆所不论，此乃郎所谓‘禄蠹’也　”宝玉心知，岂敢明言？甚觉尴尬

又看第二艺[11]，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此语原起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故知代儒此题仍在教训宝玉，促其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时复思绎，浃洽于中　代儒为师，用心良苦　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终无改其说乐矣。”朱熹　四书集注　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曰：“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　然德之所以成，

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 ”代儒改语本此。方觑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说道:“你是什么?‘能无愠人之心,此句仅释“而不愠”,未及“人不知”,犯破题不全之病 纯乎学者也。’此句与题目无关,语犯下文“不亦君子乎”,有界限不清之病。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愠’三个字的题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笔,才合题位呢。清人梁章钜《制义丛谈》卷二十三云:“凡作破题,最要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期于浑括清醒,精确不移。其法不可侵上,不可漏题,不可骂题。语涉上文谓之侵上;语犯下文谓之犯下;将本题意思未经破全,或有遗漏,是谓漏题;将本题字眼全然写出,不能浑融,是谓骂题。……长题之破贵简括,搭题之破贵融贯,大题之破贵冠冕,小题之破贵灵巧 ”宝玉之作有两处不合八股格式,故贾政责其不合“题位”。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书理[12]。须要细心领略。”宝玉答应着。贾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13]。非是由说而乐者,曷克臻此[14]?”原本末句“非纯学者乎”。贾政道:“这也与破题同病的。这改的也罢了,不过清苦[15],还说得去。”贾政审宝玉窗课,第一题先看原文,后辨改本,第二题则相反,的为行家 如此落笔,文亦不板

第三艺是“则归墨”。《孟子》原文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是知代儒此题,亦在诫饬宝玉,促其远离邪说,以免酿至弑父弑君境地。此与政老笞挞宝玉,用意全同。观其反面,则宝玉叛逆,终归“无父无君”之释家,可见其时“世道衰微”。《红楼》屡言“末世”,大旨甚明 贾政看了题目,自己扬着头想了一想,因问宝玉道:“你的书讲到这里了么?”宝玉道:“师父说,《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讲《孟子》,大前日才讲完了。如今讲上《论语》呢。”贾政因看这个破承,倒没大改。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贾政道:“第二句倒难为你。”“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朱熹 四书集注》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归,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故其反正之渐,大略如此。归斯受之者,悯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宝玉此题未尽,未知如何转合 由结

局可知，宝玉逃墨、逃杨，亦逃儒，毅然归禅，则其人生答卷实悖于父亲教导，师尊亦枉费心机 贾政道："这是你做的么？"宝玉答应道："是。"贾政点点头儿，因说道："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但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前年我在任上时，还出过'惟士为能'这个题目[16]。《孟子》原文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政老出此题目，意在激励童生以恒心向学 今试宝玉，目的相同，且有警告其不得流于"放辟邪侈"之意 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你念过没有？"宝玉道："也念过。"贾政道："我要你另换个主意，不许雷同了前人。只做个破题也使得。"宝玉只得答应着，低头搜索枯肠。作诗则文思泉涌，援笔立就，制艺则搜索枯肠，滞闷无聊，真难为宝玉 回忆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宝玉神采飞扬，何其倜傥卓异，潇洒活跃 今"试文字"，则拘挛拳曲，何其局促紧张，手足无措 八股限人，于斯可见 故清初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六 拟题 云："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 "廖燕 二十七松堂文集 卷一《明太祖论》亦云："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清沿明制，八股之害依然甚烈 宝玉厌恶科举，正为此也。

贾政背着手，也在门口站着作想。只见一个小小厮往外飞走，看见贾政，连忙侧身垂手站住。贾政便问道："作什么？"小厮回道："老太太那边姨太太来了，二奶奶传出话来，叫预备饭呢。"贾政听了，也没言语，那小厮自去了。

谁知宝玉自从宝钗搬回家去，十分想念，听见薛姨妈来了，只当宝钗同来，心中早已忙了，念及宝钗，心中便忙，画出宝玉。姚燮批云："此时宝哥之心已外驰矣。"一点痴念，为后文写金玉和合作引。便乍着胆子回道："破题倒作了一个，但不知是不是？"贾政道："你念来我听。"宝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无产者亦仅矣。"朱熹《四书集注》云："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 "宝玉破题本此 贾政听了，点着头道："也还使得。已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动笔。贾政虽非科第出身，毕竟下过苦功，

另曾兼任学差，故话不外行 王伯沆批云：“一路看来，政老于八股尚是真内行，故能胜任学差重任。”前写学差，此写教子，遥相呼应。宋王应麟《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情 ”此际贾政心中，当有此想 作者必深谙时艺，故于此道剌剌不休，喋喋不已，专写其事之《儒林外史》不能及也。你来的时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宝玉道：“知道的。”贾政道：“既如此，你还到老太太处去罢。”宝玉答应了个“是”，只得拿捏着慢慢的退出。刚过穿廊月洞门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贾母院门口。急得焙茗在后头赶着叫道：“看跌倒了，老爷来了。”宝玉那里听的见？刚进得门来，便听见王夫人、凤姐、探春等笑语之声。从“拿捏着”慢退至“一溜烟”紧跑，焙茗话音未落，宝玉已进得门来，情态如画 可谓踏破樊笼飞彩凤，顿开铁索走蛟龙 作者善于变化，笔走龙蛇

丫鬟们见宝玉来了，连忙打起帘子，悄悄告诉道：“姨太太在这里呢。”宝玉赶忙进来给薛姨妈请安，过来才给贾母请了晚安。贾母便问：“你今儿怎么这早晚才散学？”宝玉悉把贾政看文章并命作破题的话述了一遍。贾母笑容满面。宝玉因问众人道：“宝姐姐在那里坐着呢？”薛姨妈笑道：“你宝姐姐没过来，家里和香菱作活呢。”宝玉听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当头一棒，奔马忽止 宝玉何等失望，亦见宝钗无情。宝玉急欲见宝钗而不得，乃为后文成就金玉良缘作引，且照应本回提亲之事。只见说着话儿已摆上饭来，自然是贾母、薛姨妈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妈道：“宝哥儿呢？”贾母笑着说道：“宝玉跟着我这边坐罢。”宝玉连忙回道：“头里散学时，李贵传老爷的话，叫吃了饭过去，我赶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饭，就过去了。老太太和姨妈、姐姐们用罢。”贾母道：“既这么着，凤丫头就过来跟着我。你太太才说他今儿吃斋，叫他们自己吃去罢。”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罢，不用等我，我吃斋呢。”于是凤姐告了坐，丫头安了杯筋。凤姐执壶斟了一巡才归坐。上文写贾母、凤姐等已用过晚饭，此番再用，或是作者疏忽。陈其泰批云：“此处与上文命邢王二夫人回去吃饭，及留凤姐、尤氏一段不合 ”张新之亦加指摘，称此为曲笔，认为作者意在暗写宝钗，未免牵强过甚 梦稿本此处为旁添文字，其简本原只为宝玉摆

饭，繁本画蛇添足，遂失照应。

大家吃着酒，贾母便问道："可是才姨太太提香菱？我听见前儿丫头们说'秋菱'，不知是谁，问起来才知道是他。怎么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妈满脸飞红，叹了口气，道："老太太再别提起。自从蟠儿娶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媳妇，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闹的也不成个人家了。据七十九回香菱语，金桂过门之前，薛姨妈曾经相看，又央王夫人和凤姐打发人去夏家订亲　今作此语，不啻自揭己短，其胞姊及内侄女亦难辞失察之过。故王伯沆批云："王夫人、凤姐一味私心，反祸薛氏矣"我也说过他几次，他牛心不听说。我也没那么大精神和他们尽着吵去，只好由他们去。可不是他嫌这丫头的名儿不好改的。"儿子一味胡闹，新媳妇"不知好歹"，阖宅鸡飞狗跳，"不成个人家了"。此借薛姨妈之口概括近来家道，写出薛府没落景象，另将话题引向宝钗。贾母道："名儿什么要紧的事呢。"薛姨妈道："说起来，我也怪臊的。其实老太太这边，有什么不知道的？他那里是为这名儿不好？听见说，他因为是宝丫头起的，他才有心要改。"照应八十回香菱改名之事。一名也，自甄英莲为香菱，又改秋菱，女儿薄命一至于此。贾母道："这又是什么原故呢？"薛姨妈把手绢子不住的擦眼泪，未从说，又叹了一口气，道："老太太还不知道呢，这如今媳妇子专和宝丫头怄气。前日老太太打发人看我去，我们家里正闹呢。"

贾母连忙接着问道："可是前儿听见姨太太肝气疼，要打发人看去，后来听见说好了，所以没着人去。依我劝，姨太太竟把他们别放在心上。再者，他们也是新过门的小夫妻，过些时自然就好了。贾母故作宽慰之语，反激后文更加凶险　姚燮批云："与王夫人向宝玉说迎春一样话头，而谁知皆有不然者。"孙绍祖与迎春、薛蟠与夏金桂，两对恶姻缘，为宝玉提亲作衬。薛家势败，为宝钗给宝玉冲喜铺垫　我看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前日那小丫头子回来说，我们这边，还都赞叹了他一会子。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那给人家作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贾母当众极口赞宝钗，并提及婚嫁之事，可知其心已属意于宝钗，此际聊

作舆论准备，试探薛姨妈口气，并察看宝玉反应。姚燮批云："因上文宝玉提亲，即夹写宝钗，已伏后文之事。"金玉姻缘，渐成定局。

宝玉头里已经听烦了，推故要走，及听见这话，又坐下呆呆的往下听。言及宝钗，勾起宝玉呆根，故"呆呆"而听，妙趣天成。正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云："《红楼梦》者，香梦也。不写怜香之事，只传香梦之理，若即若离，不言香而已香过半矣。"薛姨妈道："不中用。他虽好，到底是女孩儿家。养了蟠儿这个糊涂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头喝点子酒，闹出事来。闲闲一语，竟如谶言，应若诅咒，直照下回"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薛姨妈不幸，即口角亦带乌鸦戾气 幸亏老太太这里的大爷、二爷常和他在一块儿，我还放点儿心。"可知薛姨妈实不知贾珍、贾琏之为人也。第四回交代，薛蟠自进都中，被贾府子弟引逗，遂更加败坏 珍琏兄弟实其班头，此前叙之已详。验于金桂，再证于珍琏，益见薛姨妈昧于识人。宝玉听到这里，便接口道："姨妈更不用悬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经买卖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里就闹出事来。"客人而曰"大"、曰"正经"、曰"体面"，显系宽慰薛姨妈之谎言。王伯沆批云："不料宝公口中乃有此言 "非为薛蟠，非为姨妈 宝玉此言实为宝钗而出，仍是"情不情"痴心作怪。薛姨妈笑道："依你这样说，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说话间，饭已吃完。宝玉先告辞了："晚间还要看书。"便各自去了。

这里，丫头们刚捧上茶来，只见琥珀走过来，向贾母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贾母便向凤姐儿道："你快去罢，瞧瞧巧姐儿去罢。"凤姐听了，还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过来向凤姐道："刚才平儿打发小丫头子来回二奶奶，说：'巧姐儿身上不大好，请二奶奶忙着些过来才好呢。'"贾母因说道："你快去罢，姨太太也不是外人。"凤姐连忙答应，在薛姨妈跟前告了辞。又见王夫人说道："你先过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儿还不全呢，别叫丫头们大惊小怪的。一事当前，王夫人必先提防丫头们，亦属"大惊小怪"，为下文写巧姐"惊风"作引。按惊风亦称惊厥，多发于幼儿。此回写巧姐患之，是小儿模样 屋里的猫儿狗儿，也叫他们留点神儿。留神猫狗，却未提防贾环，为下文写"重结怨"作引 尽着孩子贵气，偏有这些琐碎。"自黛玉

病，引出元春、薛姨妈、巧姐皆病，一派末世景象，皆不祥之兆。凤姐答应了，然后带了小丫头回房去了。

这里，薛姨妈又问了一回黛玉的病。贾母道："林丫头那孩子到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结实了。要赌灵怪儿[17]，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他宝姐姐有耽待、有尽让了。"回应上回贾母"心烦"黛玉一节文字，此复从其口中一较钗黛短长，左袒宝钗之意甚明，木石前盟实已无望　贾母不满于黛玉者，体质与德行之外，首言"心重"，其弦外之音即后日所谓"心病"也　薛姨妈又说了两句闲话儿，便道："老太太歇着罢，我也要到家里去看看，只剩下宝丫头和香菱了。打那么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儿。"贾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纪的人，看看是怎么不好，说给他们，也得点主意儿。"薛姨妈便告辞，同着王夫人出来，往凤姐院里去了。此写王氏姊妹同往探视巧姐，显得一家亲热　黛玉曾认薛姨妈为母亲，今卧病潇湘馆，且薛姨妈已知消息，竟未亲临慰问，实不可思议　总之木石前盟渐次冷落，金玉良缘日益热络，已成大势

却说贾政试了宝玉一番，心里却也喜欢。走向外面和那些门客闲谈。说起方才的话来，政老此态，亦合为父心理。陈其泰则批云："只看三四个破承题，便尔喜欢　门客又说学问大进，实为可笑。想作书者于举业，竟是门外汉也"姑备一说　便有新近到来最善大棋的一个王尔调名作梅的说道：王尔调名"作梅"，谐音"做媒"　姚燮批云："王尔调、詹光诸人肇锡嘉名，已信为帮闲清客，顾名思义，都非纯盗虚声。"但究竟并未写出彼等有何真材实料。"据我们看来，宝二爷的学问已是大进了。"贾政道："那有进益，不过略懂得些罢咧，'学问'两个字早得很呢。"詹光道："这是老世翁过谦的话。不但王大兄这般说，就是我们看，宝二爷必定要高发的。"贾政笑道："这也是诸位过爱的意思。"

那王尔调又道："晚生还有一句话，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议。"贾政道："什么事？"王尔调陪笑道："也是晚生的相与，做过南韶道的张大老爷家，有一位小姐，此张小姐，姜祺《红楼梦诗》咏之云："作梅孤负作良媒，浪觅

淳于献镜台。同室纷纷犹逐鹿，何心重作馆甥来?"写张小姐是为宝钗张本说是生的德容功貌俱全[18]，此时尚未受聘。"说是"二字醒目，可知王尔调亦耳食 动辄称扬人家闺秀德容工貌俱全，已流为风俗，专事耸动听闻。所谓"媒妁之言"，往往如此。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二回有《驻云飞》词云："堪叹媒婆，两脚搬来疾似梭。八字全凭做、年纪传来错。喳！舌上弄风波，将贫作富，撮合成交、那管终身误 只要男家财礼多，只望花红谢礼多。"王尔调其人，似未免俗。他又没有儿子，家资巨万，但是要富贵双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众，才肯作亲。晚生来了两个月，瞧着宝二爷的人品学业，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这样门楣，还有何说。若晚生过去，包管一说就成。"听贾母口气、读者必以为金玉良缘立就、孰料忽又凭空插入张家小姐，文势变幻奇妙 如东观阁批云："为宝玉提亲，若竟是家中诸名媛，便直致；故插入张家，便曲折矣 "此为欲擒故纵之法。贾政道："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并且老太太常说起。但只张大老爷素来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张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爷那边是旧亲，老世翁一问便知。"贾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爷那边，不曾听得这门亲戚。"詹光道："老世翁原来不知，这张府上原和邢舅太爷那边有亲的。"

贾政听了，方知是邢太太的亲戚[19]。坐了一回，进来了，便要同王夫人说知，转问邢夫人去，谁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妈到凤姐那边看巧姐儿去了。那天已经掌灯时候，薛姨妈去了，王夫人才过来了。贾政告诉了王尔调和詹光的话，又问："巧姐儿怎么了?"王夫人道："怕是惊风的光景。"贾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风的来头，只还没搐出来呢。"贾政听了，"咳"了一声，便不言语，各自安歇，不提。

却说次日邢夫人过贾母这边来请安，王夫人便提起张家的事，未明叙贾政与王夫人如何商议，行文简洁。一面回贾母，一面问邢夫人。邢夫人道："张家虽系老亲，但近年来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样的。倒是前日孙亲家太太，打发婆子来问安，却说起张家的事。说他家有个姑娘，托孙亲家那边有对劲的提一提。此"孙亲家太太"当即孙绍祖之母，迎春之婆婆。除岫烟外，邢家皆尴尬人，已见不妥。今又牵扯孙家，更像笑

话　张家系邢家老亲，复托孙绍祖家提亲，可知非王家之党，亦难称贾母之心　张新之批："插入孙家代为求配，明此配不得，其害同虎狼也。"旧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云千妥万妥，岂其往往不然。孙绍祖、夏金桂，即眼前例证。听见说，只这一个女孩儿，十分娇养，也识得几个字儿，见不得大阵仗儿，常在屋里不出来的。张小姐分明小家子气，邢夫人语含微词　姚燮批云："只怕又是一个夏金桂影子。"张大老爷又说，只有这一个女孩儿，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严，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过门，赘在他家，给他料理些家事。"一路叙来，小姐不清不楚，张家不尴不尬，适同邢家及孙家相互陪衬，为贾母否决此门亲事作铺垫　贾母听到这里，不等说完，便道："这断使不得。我们宝玉，别人伏侍他还不够呢，倒给人家当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这个话。"贾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来告诉你老爷，就说我的话：这张家的亲事是作不得的。"贾母一言九鼎，张家之事遂罢　邢王二氏素来面和心违，王夫人未必肯与邢家之亲、孙家之友联姻，然必要贾母出言拒绝方妥　王夫人答应了。贾母便问："你们昨日看巧姐儿怎么样？头里平儿来回我，说很不大好，我也要过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虽疼他，他那里耽的住。"贾母道："却也不止为他，我也要走动走动，活活筋骨儿。"贾母欲探巧姐，顺便"活活筋骨"，却不前往潇湘馆　陈其泰批云："巧姐尚往看，何以黛玉病不往看耶？"此写贾母薄情，已对黛玉心生厌嫌。说着，便吩咐："你们吃饭去罢，回来同我过去。"邢、王二夫人答应着出来，各自去了。

一时吃了饭，都来陪贾母到凤姐房中。凤姐连忙出来，接了进去。贾母便问："巧姐儿到底怎么样？"凤姐儿道："只怕是搐风的来头。"贾母道："这么着，还不请人赶着瞧？"凤姐道："已经请去了。"贾母因同邢王二夫人进房来看。只见奶子抱着，用桃红绫子小绵被儿裹着，脸皮趣青[20]，眉梢鼻翅微有动意。绘出巧姐病中肖像，分明尚在童稚。后写巧姐忽大忽小，显有疏漏　贾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间坐下。

正说间，只见一个小丫头回凤姐道："老爷打发人问姐儿怎么样。"凤姐道："替我回老爷，就说请大夫去了。一会儿开了方子，就过去回老爷。"贾母忽然想起张家的事来，向王夫人道："你该就去告诉你老爷，省

了人家去说了，回来又驳回。”又问邢夫人道：“你们和张家如今为什么不走了？”邢夫人因又说：“论起那张家行事，也难合咱们作亲，太啬克[21]，没的玷辱了宝玉。”张家行事，昧暗如邢夫人尚看不入眼，愈觉实实不妥。此类言辞，无非为推出宝钗作衬。凤姐听了这话，已知八九，便问道：“太太不是说宝兄弟的亲事？”邢夫人道：“可不是么。”贾母接着，因把刚才的话，告诉凤姐。凤姐笑道：“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姻缘“天配”，耸人听闻。故意一顿，以便直言　黄小田批云：“早知贾母、王夫人属意，故敢于直提。”或疑宝钗金锁为薛家自制，固乏根据，但木石前盟为“天配”，则早于本书首回揭示，可见二玉成婚方属天造地设。凤姐此处所议，实即人力强合，难称“天配”，遂置二宝于尴尬境地。贾母笑问道：“在那里？”凤姐道：“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此语方应回目“始提亲”三字　张新之批云：“自‘识金锁’、‘认通灵’回迤逦至此，万派千支，一齐归着。”此回曲曲折折，吞吞吐吐，都为引出凤姐这一句话。木石分而金玉合矣　凤姐何等伶俐，早知贾母之意，且会王夫人之心，故以此言卖乖　贾母笑了一笑，特写贾母“笑了一笑”，乃会心之笑。为宝玉一叹，为黛玉一叹，二人尚在梦中　因说：“昨日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凤姐道：“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前头，那里有我们小孩子家说话的地方儿？况且姨妈过来瞧老祖宗，怎么提这些个？这也得太太们过去求亲才是。”贾母笑了，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写贾母一笑再笑，称心如意；邢王二夫人亦笑，心照不宣；前写凤姐，本即“笑道”。四人俱笑，其事乃成。洪秋蕃批云：“凤姐撮合宝钗，无非迎合贾母、王夫人意旨。”此即包办婚姻，当事人二宝均在鼓里　张新之批云：“如此大事而以两‘笑了’收住，奇事、奇情、奇文，见此事匪伊朝夕，到此点头会意而已。”作者文笔老道，信非伧夫俗手。贾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贾母本指求亲之事，读者则谓弃黛取钗　如姚燮批云：“此时贾母已将外孙女儿丢在脑后，可不是‘背晦’么！”王伯沆亦批：“贱妨贵、远间亲，左氏谓之‘逆’，非‘背晦’而何？”而在贾母，则自料抉择英明，故未尝懊悔，直至归西　如此自以为是，实“背晦”极矣。

说着，人回：“大夫来了。”贾母便坐在外间，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贾琏进来，给贾母请了安，方进房中。看了出来，站在地下，躬身回

贾母道："妞儿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王伯沆夹批谓："小儿内热惊风，医书多言系有胎后不戒于房所致。"准此，则作者有讥刺琏凤之意 须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还要用四神散才好，因病势来的不轻。如今的牛黄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黄方用得。"贾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贾琏出去，开了方子，去了。凤姐道："人参家里常有，这牛黄倒怕未必有。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他家蟠儿向来和那些西客们做买卖[②]，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问问。"正说话间，众姊妹都来瞧来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贾母等去了。巧姐惊风，上至贾母及邢王二夫人，下至众姐妹及贾环等，俱来探视，关怀备至，极显凤姐得势。相比之下，潇湘馆更觉凄冷。黛玉将不久于人世，已可预见。

这里煎了药，给巧姐儿灌下去了，只见"喀"的一声，连药带痰都吐出来，凤姐才略放了一点儿心。只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拿着一点儿的小红纸包儿，说道："二奶奶，牛黄有了。太太说了，叫二奶奶亲自把分两对准了呢。"凤姐答应着接过来，便叫平儿配齐了真珠、冰片、朱砂，快熬起来，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搀在里面，等巧姐儿醒了好给他吃。

只见贾环掀帘进来，说："二姐姐，你们巧姐儿怎么了？妈叫我来瞧瞧他。"凤姐见了他母子便嫌，说："好些了。你回去说，叫你们姨娘想着。"那贾环口里答应着，只管各处瞧看。看了一回，便问凤姐儿道："你这里听见说有牛黄，不知牛黄是怎么个样儿？给我瞧瞧呢。"凤姐道："你别在这里闹了，妞儿才好些。那牛黄都煎上了。"贾环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铞子瞧时，岂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铞子倒了，火已泼灭了一半。贾环见不是事，自觉没趣，连忙跑了。扑药铞子映衬二十五回推蜡烛台害宝玉事，贾环犹是招人厌恶之故态，宜其结怨于凤姐 王墀《增刻红楼梦图咏》斥贾环云："梼杌凶顽无耻之，奴才也赋渭阳诗 而翁少子偏怜爱，合是传心赵左师 "贾环此态，不独照出赵姨娘之鄙猥，亦映出贾政之平庸。凤姐急的火星直爆，骂道："真真那一世的对头冤家。凤姐怒甚，却不明究竟 黄小田批云："真是前世冤家，其母要害他性命，其子要卖他女儿，究竟何仇耶？"宗法制度生成嫡庶矛盾，赵姨娘母子与凤姐母女遂成天敌。三国魏人钟会《母夫人张氏

传》云："嫡庶相害，破家危国，古今以为鉴诫。"嫡庶矛盾激化是贾府败落原因之一。你何苦来还来使促狭。从前你妈要想害我，凤姐情急之下骂出隐情，暗指二十五回遭魇镇算计往事，照应八十一回写凤姐已知马道婆邪术败露。依凤姐性格，终有这副泄愤怒态 如今又来害妞儿，我和你几辈子的仇呢。"一面骂平儿不照应。写凤姐气恼忙乱中不忘骂平儿，文心极细。

正骂着，只见丫头来找贾环。凤姐道："你去告诉赵姨娘，说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儿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儿急忙在那里配药再熬。那丫头抹不着头脑[24]，便悄悄问平儿道："二奶奶为什么生气？"平儿将环哥弄倒药锅子说了一遍。丫头道："怪不得他不敢回来，躲了别处去了。这环哥儿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呢。为后文贾环将不利于巧姐伏根 姚燮评："丫头还讲一句明白话"丫头尚且明白，而赵姨娘不明，贾政亦不明，可见其何等糊涂。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罢。"平儿说："这倒不消。幸亏牛黄还有一点，如今配好了。你去罢。"丫头道："我一准回去告诉赵姨奶奶，也省了他天天说嘴。"

丫头回去，果然告诉了赵姨娘。赵姨娘气的叫快找环儿。环儿在外间屋子里躲着，被丫头找了来。赵姨娘便骂道："你这个下作种子！你为什么弄洒了人家的药，招的人家咒骂。我原叫你去问一声，不用进去。你偏进去，又不就走，还要'虎头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爷，打你不打。"赵姨娘出语便俗，非教子之道 姚燮评："不是好妇人教训儿子口气"此处渲染嫡庶冲突，点出"探惊风贾环重结怨"题面，预示此一矛盾即将表面化 这里赵姨娘正说着，只听贾环在外间屋子里，更说出些惊心动魄的话来。

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靠他：王本、张本作"谅他"。

② 不稂不莠：出自《诗经·小雅·大田》，意思是庄稼长得好，没有秕子和莠子。这里反用其意，比喻人之不成材、没出息。

③ 张心：劳神。梦稿、王本、张本作"操心"。本回亦有"操心"一词。

④ 莫知其子之美：《大学》有云："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这里贾政有意改"恶"字为"美"，意在讨贾母喜欢。

⑤　开笔：旧时称学童开始作文为开笔，也叫“试笔”。

⑥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语出《论语·为政》。这是孔子晚年追述他的经历的一番话。意思是，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

⑦　人不知而不愠：语出《论语·学而》。愠，怨恨，愤恨。

⑧　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当时人们的言论主张，不是属于杨朱一派，就是属于墨翟一派。

⑨　窗课：明清时读书人的作文本上常写有“窗课”二字，表示是八股文的习作。

⑩　承题：八股文起首两句须说破题目要义，称为“破题”。紧承破题申述题义的，叫“承题”。

⑪　第二艺：即第二篇、第二文。《书·舜典》：“艺，文也。”

⑫　书理：即文理，文辞之义理和脉络。

⑬　“夫不知”句：意谓不被别人所了解，没有不怨恨的。可是正人君子却不是这样。

⑭　非是由说而乐者，曷克臻此：非是，诸本作“是非”。两句意谓，如果不是由于高兴而欢乐的，哪能达到这种地步。曷，同“何”；臻，达到。

⑮　清苦：王本、张本作“清楚”。

⑯　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是指封建统治阶级中有道德、有文化的人。这句话意思是，无固定产业收入而有一定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

⑰　灵怪儿：诸本作“灵性儿”。

⑱　德容功貌：本为“德言功容”，封建礼教规定妇女在品行、辞令、仪态、女工方面应具有的四种德行。见东汉班昭《女诫·妇行》。

⑲　邢太太的亲戚：称邢夫人为“邢太太”，与全书文例不合。陈其泰批曰：“八十回之前，从未见邢太太之称。”张本、金本作“邢夫人的亲戚”。

⑳　趣青：很青，形容病中气色不好。弥松颐《京味儿夜话》云：趣（qù），在这里是“很”“非常”的意思，表示程度的副词，现代作家多写作古字“黢青”。

㉑　啬（sè）剋：也作“啬刻”，方言。吝啬小气的意思。

㉒　西客：来自西域一带的客商。

㉓　抹（mèi）：《集韵·队韵》：“抹，摸也。”诸本作“摸”，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添文字作“摸”，同甲本。乙本下回即写作“摸不着”。又，抹或系“抹”字形讹。按“抹”犹“摸”也，元无名氏《冤家债主》第一折：“抹着的当了拿着的卖。”

回　评

此回首重写宝玉提亲之事，回目所谓“探惊风贾环重结怨”，仅于回末及之，故宝玉为主，贾环为宾。由上回写宝钗特具涵养递入此回贾母称扬其宽

厚得体，中以张家提亲之事横云断岭，复于凤姐口中挑明金玉良缘当就，迤逦道来，盘旋曲折，文情迭宕不板。贾环结怨于凤姐母女，则为后文巧姐遭串卖伏根。其间插人宝玉制艺一段，乃为“中乡魁”铺垫。

贾政欲将宝玉导入仕途经济，“入家塾”之后又有此回“试文字”，表现出父子参商及师生隔阂。代儒所出制艺三题，切合宝玉人生轨迹，意在痛下针砭。贾政据此讲解八股作法，并另出一题，再加激励。宝玉表面顺从，心实厌烦，处于挣扎状态。后文顺势成章，终于造成决裂。

宝玉婚姻之事，乃本书大关目，此回始见眉目。元春二十八回尝赐众人礼物，独宝钗所得与宝玉相同，暗示元春属意宝钗为弟媳。此际贾母进宫探视后，遂议及宝玉婚事，暗示元春或有所嘱。贾母一再扬钗抑黛，凤姐心会其意，遂欲玉成金玉良缘。王夫人与薛姨妈乃同胞姊妹，虽属意宝钗，未便明言；贾母深爱宝玉，必虑及其终身幸福，故亦主宝钗，然碍于身为黛玉外祖母，亦不便明言拆散木石前盟。凤姐机变乖巧，一言出而合众人之心，故后文巧施“掉包计”方不觉突兀。观众人计议宝玉婚姻，全不在意当事者个人心愿，此亦旧时婚姻制度之绝大缺陷。

贾政试宝玉制艺一段，读来枯燥，然此笔亦必不可少。王希廉回评曰：“宝玉诗词、对联、灯谜俱已做过，惟八股未曾讲究，若不一试，将来中举便无根脚，故于再入家塾后，专写制艺一层。”故作者惨淡经营，一再铺垫。

贾府嫡庶之争贯穿全书，是《红楼》揭示重点之一。此前随处点染，相当醒目。其大端如二十回“弹妒意”、二十五回“魇魔法”、三十三回“动唇舌”、五十五回“争闲气”、五十九回“召将飞符”、六十一回“平儿行权”、七十二回“霸成亲”、七十五回“赏中秋”等，问题逐渐积累，冲突日益激化，至此回开始浮出水面。庶方赵姨娘母子因药铞子一事，与凤姐母女“重结怨”，祸延下辈，已难调和。世情恶，人心险，读者怵目惊心。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话说赵姨娘正在屋里抱怨贾环，只听贾环在外间屋里发话道："我不过弄倒了药铞子，洒了一点子药，那丫头又没就死了，值的他也骂我、你也骂我，赖我心坏，把我往死里遭塌。等着我明儿还要那小丫头子的命呢，贾环怨恨语，惊心动魄。"要命"云云，可谓你死我活，冲突在所难免。赵姨娘母子，心术实坏　王伯沆批云："政老有此妾此子，未闻有一言警戒，何也？"盖嫡庶矛盾正因男人纳妾而来，贾政既享齐人之福，夫复何言？看你们怎么着？贾环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可见政老失其调教。故洪秋蕃批云："如此牛性，何以贾政毫无察觉，岂真丈夫爱怜少子乎？盖嬖其母而及其犊耳。"政老偏心，亦人之常情　只叫他们隄防着就是了。"承接上回末端，写赵姨、贾环母子二人隔门互相抱怨，王伯沆批谓其"全是无赖小妇人口气"。预透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贾环与王仁串卖巧姐　那赵姨娘赶忙从里间出来，握住他的嘴，说道："你还只管信口胡唚，还叫人家先要了你的命呢。"娘儿两个吵了一回。赵姨娘一生只是吵闹，亦何可笑，宜乎其女探春斥其"阴微鄙贱"也　洪秋蕃批云："赵姨娘如鬼如蜮，其姿首必无可观。贾政嬖之，此宋玉所谓登徒子好色也。"此评未免尖刻　赵氏性情乖劣，无关容貌，金桂可为一证。政老惑于妾媵，亦旧日男子之通病，贾琏与秋桐即其显例。赵姨娘听见凤姐的话，越想越气，也不着人来安慰凤姐一声儿。此写嫡庶矛盾激化，已不顾礼仪，呼应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疾言痛语。贾府之祸起于内讧，青萍之末更在内闱。过了几天，巧姐儿也好了。因此，两边结怨比从前更加一层了。二十五回赵妾使人魇魔凤姐乃第一重怨，此番乃第二重，故曰"重结怨。"

一日，林之孝进来回道："今日是北静郡王生日，请老爷的示下。"贾政吩咐道："只按向年旧例办了，回大老爷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应了，自去办理。不一时，贾赦过来，同贾政商议带了贾珍、贾琏、宝玉去给北静王拜寿。别人还不理论，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仪，巴不得常见才好，以貌取人，的是宝玉习性。故洪秋蕃批云："宝玉喜谒北静王，为爱其貌耳　富贵不能淫，吾为宝玉颂之"秦钟、湘莲、琪官、世荣皆美男子，而宝玉友之，原不分贵贱也　遂连忙换了衣服，跟着来到北府。宝玉素厌贺吊往还之事，唯于北静王例外，是惺惺惜惺惺　盖宝玉与北静王同类，如秦钟、湘莲、琪官，彼此相投，当属"天际真人"一脉。

贾赦、贾政递了职名候谕。不多时，里面出来了一个太监，手里掐着数珠儿。太监亦掐数珠，可知北静王好佛　尚记十五回写其同宝玉初会，曾以鹡鸰香念珠一串为赠，后遭黛玉厌弃　此写数珠，暗相联系。皇室礼佛，藩王竞相逃禅，亦有清一代之风习　敦诚《四松堂集》、永忠《延芬室稿》等书多有记载，可相参证　见了贾赦、贾政，笑嘻嘻的说道："二位老爷好？"贾赦、贾政也都赶忙问好，他兄弟三人也过来问了好。那太监道："王爷叫请进去呢。"于是爷儿五个跟着那太监进入府中。过了两层门，转过一层殿去，里面方是内宫门。刚到门前，大家站住，那太监先进去回王爷去了。这里门上小太监都迎着问了好。一时那太监出来，说了个"请"字，爷儿五个肃敬跟入。只见北静郡王穿着礼服，已迎到殿门廊下。贾赦、贾政先上来请安，捱次便是珍、琏、宝玉请安。后文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写北静王袒护贾府，此写赦政珍琏等亲往王府贺寿，预为铺垫，且回照十四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前呼后应，文局周密

那北静郡王单拉着宝玉道："我久不见你，很惦记你。"因又笑问道："你那块玉好？"宝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儿回道："蒙王爷福庇，都好。"北静王道："今日你来，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吃的，倒是大家说说话儿罢。"说着，几个老公打起帘子。北静王说："请。"自己却先进去，然后贾赦等都躬着身跟进去。先是贾赦请北静王受礼，北静王也说了两句谦辞。那贾赦早已跪下，次及贾政等捱次行礼，自不必说。一段写王府规矩礼派，井

然不紊。张新之批云："王者气度，写来如见……'复世职'、'沐皇恩'，诸义都到"亦为下回写贾政加官进禄张本

那贾赦等复肃敬退出，北静王吩咐太监等让在众戚旧一处，好生款待。却单留宝玉在这里说话儿，又赏了坐。宝玉又磕头谢了恩，在挨门边绣墩上侧坐，说了一回读书作文诸事。北静王甚加爱惜，又赏了茶。因说道："昨儿巡抚吴大人来陛见，说起令尊翁前任学政时[1]，秉公办事，凡属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见时，万岁爷也曾问过，他也十分保举，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宝玉连忙站起，听毕这一段话，才回启道："此是王爷的恩典，吴大人的盛情。"宝玉礼数不差，是渐渐洞明世务之象。"喜兆"云云，则为下回"贾存周报升郎中任"伏脉　如王希廉评云："叙北静王生日先向宝玉说吴巡抚保举一节，则升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鹘突。"

正说着，小太监进来回道："外面诸位大人、老爷，都在前殿谢王爷赏宴。"说着，呈上谢宴并请午安的片子来。此处"片子"指拜帖，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改文字作"片子"，与乙本同　刘世德《读红脞录三则》比对两个程甲本，谓马幼渔藏甲本作"帖子"，两字甚局促，仅挤占一个字位置　文学所藏甲本缺"帖"字，马藏本当是后添　蒙府本则作"禀揩"　一词三样，未知何者为先　北静王略看了看，仍递给小太监，笑了一笑，说道："知道了，劳动他们。"那小太监又回道："这贾宝玉，王爷单赏的饭预备了。"北静王便命那太监带了宝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派人陪着吃了饭，北静王亦宝玉之影，故另眼相待　陈其泰批云："王爷架子太大，宝玉何以甘心应酬？殊不似宝玉为人。"此论不免拘泥　宝玉交友只看性情清浊，不问地位高下，故优伶之贱，王爷之尊，俱入青眼，琪官、世荣，一视同仁。又过来谢了恩。北静王又说了些好话儿，忽然笑说道："我前次见你那块玉，倒有趣儿，"前次"云云回照十五回写宝玉初会北静王情节　彼时为红楼十一年，世荣"犹未弱冠"。今则红楼十五年矣，已历四载。光阴似箭，说来亲切。回来说了个式样，叫他们也作了一块来。今日你来得正好，就给你带回去玩罢。"因命小太监取来，亲手递给宝玉。宝玉有甄贾，通灵玉亦有真假，相映相趣。将写宝玉失通灵，先以北静王之假玉作引。此乃第十四次写及"宝玉"也　宝玉接过来捧着，又谢了，然后退出，北静王又命两个小太监跟出来，才同着贾赦等回来了。贾赦

见过贾母，便各自回去。赦老见北静王时恭恭敬敬，今见贾母则匆匆忙忙，作者皮里阳秋　故王伯沆批云："赦竟独自回院里去，真是全无子道　"母子关系冷淡至此，亦荣府家门之不幸

这里，贾政带着他三人请过了贾母的安，又说了些府里遇见什么人。宝玉又回了贾政吴大人陛见保举的话。贾政道："这吴大人本来咱们相好，也是我辈中人，还倒是有骨气的。"吴巡抚与贾府"相好"，属于"我辈中人"，故肯保举贾政，是官场常情　"骨气"云云，未见根据　十六回曾叙及吴贵妃之父吴天佑，不知是否即此人　又说了几句闲话儿，贾母便叫："歇着去罢。"贾政退出，珍、琏、宝玉都跟到门口。贾政道："你们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罢。"说着，便回房去。刚坐了一坐，只见一个小丫头回道："外面林之孝请老爷回话。"说着，递上个红单帖来，写着吴巡抚的名字。即北静王所谓保举贾政者　贾政知道来拜，便叫小丫头叫林之孝进来。贾政出至廊檐下。林之孝进来回道："今日巡抚吴大人来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还听见说，现今工部出了一个郎中缺，外头人和部里都吵嚷是老爷拟正呢[②]。"贾政道："瞧罢咧。"林之孝又回了几句话，才出去了。

且说珍、琏、宝玉三人回去，独有宝玉到贾母那边，一面述说北静王待他的光景，并拿出那块玉来。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贾母因命人："给他收起去罢，别丢了。"因问："你那块玉好生带着罢？别闹混了。"贾母曰"别丢了"、"别闹混了"，皆反激后文"失通灵"。宝玉便在项上摘下来，说："这不是我那一块玉？那里就掉了呢。比起来，两块玉差远着呢，那里混得过？我正要告诉老太太，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里，他竟放起光来了，通灵放光，说来蹊跷　黄小田批云："粉腻脂痕将退，宝光见矣　"此玉红色，故放红光，写来如见。满帐子都是红的。"吉兆耶？凶兆耶？贾政升迁为喜，然福兮祸所伏　至于九十四回"失通灵"则纯为祸事。王伯沆批："本命元辰，忽然逗露，大非佳兆。"贾母说道："又胡说了。帐子的檐是子红的，火光照着，自然红是有的。"宝玉道："不是。那时候灯已灭了，屋里都漆黑的了，还看的见他呢。"说来大有意趣。顽石显灵，前于二十五回一

见，今则再见。物各有灵，须待高明识之　王希廉云："玉放红光是精华外露，为走失之象，不是喜兆"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凤姐道："这是喜信发动了。"凤姐此语讨好听者，呼应上回所谓"天配"云云，以为兆应金玉和合。其得意之色，不难想见　宝玉道："什么喜信？"贾母道："你不懂得。邢、王二夫人、凤姐及贾母心中所指乃宝玉婚事喜兆。众人真"懂得"乎？王伯沆批云："贾母、王夫人真是昏聩，凤姐更不足挂齿矣。"世间认凶为喜，其事原多　欧阳修《鬼车》云："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细理莫详　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两头反为祥"此理非贾母等所能知。今儿个闹了一天，你去歇歇儿去罢，别在这里说呆话了。"宝玉又站了一会儿，才回园中去了。

这里，贾母问道："正是，你们去看姨太太，说起这事来没有？"王夫人道："本来就要去看，因凤丫头为巧姐儿病着耽搁了两天，今儿才去的。这事我们告诉了，他姨妈倒也十分愿意，此写薛姨妈态度是"十分愿意"，合情合理　原有金玉之说，宝玉亦甚优秀，况亲上做亲，又有凤姐巧舌如簧，必再三重复"天配"云云，薛姨妈自然愿意到十分　此处凤姐之身份，实即媒妁。只说蟠儿这时候不在家，目今他父亲没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办。"恪守传统道德规范，在薛家亦当然之事　《礼记》有云："妇女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薛蟠混账已极，却应主持决定其事，何其荒唐　贾母道："这也是情理的话。既这么样，大家先别提起，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至此金玉婚事将定，当事人宝钗态度仍是悬念，另一当事人宝玉亦毫不知情　一切全凭父母之命，以及媒人凤姐之言，贾母则为主心骨　（至九十五回，作者始用倒叙手法补明，宝钗当日已知议婚之事。薛姨妈询问其态度，宝钗答道："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　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宝钗遵守礼法教条，不置可否，等同于默认

不说贾母处谈论亲事，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诉袭人道："老太太和凤姐姐方才说话，含含糊糊，不知是什么意思？"袭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这个我也猜不着。但只刚才说这些话时，林姑娘在跟前没有？"袭人意谓若黛玉在座，则木石前盟可遂，否则金玉良缘必就。即洪秋蕃所批："此

袭人关心处。盖以林姑娘在跟前，所定或仍是林姑娘；若不在跟前，则所定必是宝姑娘。"袭人虽俗，亦有婢智。宝玉道："林姑娘才病起来，这些时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黛玉病情缓解，从宝玉口中道出，可见二人亲厚。比照前文写贾母等话家常，竟不及黛玉一字，其理不言自明。

正说着，只听外间屋里麝月与秋纹拌嘴。袭人道："你两个又闹什么？"麝月道："我们两个斗牌，他赢了我的钱，他拿了去，他输了钱，就不肯拿出来。这也罢了，他倒把我的钱都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几个钱什么要紧。傻东西，不许闹了。"说的两个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二婢拌嘴，袭人质问，宝玉劝说，闲笔画出怡红院日常景象。姚燮批云："其摹神处每下一字，无不入妙"惜晴雯已逝，总觉冷清 这里袭人打发宝玉睡下，不提。

却说袭人听了宝玉方才的话，也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因恐宝玉每有痴想，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头一件关切的事。"关切"而曰"头一件"，写出袭人痴心 不仅为宝玉考虑，亦为自己着想 钱锺书《释文盲》云："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袭人主观上未必妄想盖过黛玉，而客观事实如此。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不如去见见紫鹃，看他有什么动静，自然就知道了。为宝玉婚事，八十二回写袭人已来潇湘馆一遭，此则第二次也。写来锣鼓渐紧，人影憧憧。

次日一早起来，打发宝玉上了学，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潇湘馆来。只见紫鹃正在那里掐花呢，见袭人进来，便笑嘻嘻的道：袭人走路"慢慢的"，是边走边想如何措辞；紫鹃说话"笑嘻嘻的"，是因黛玉病有起色 二婢俱忠心护主，然心情不同，心事不一。袭人杂有私念，紫鹃则纯是赤胆，高下判然 "姐姐屋里坐着。"袭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儿呢吗？姑娘呢？"紫鹃道："姑娘才梳洗完了，等着温药呢。""温药"二字醒目，以明黛玉尚在病中 王伯沆批云："若非紫鹃有此一语，几无人知黛之病矣 贾家人情如此可恨 "紫鹃勤苦，黛玉凄婉，一齐写出。而袭人心中犹但愿木石分离，可谓忍心 紫鹃一面说着，一面同袭人进来，见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袭人陪笑道："姑娘怨不得劳神，起来就看书。我们宝二爷念书，若能像姑娘这样，岂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书放下。焉知宝玉不喜念书，特厌念"正经"书耳

黛玉所念，亦必诗词曲赋之类杂书 雪雁已拿着个小茶盘里托着一钟药，一钟水，小丫头在后面捧着痰盒漱盂进来。

原来袭人来时，要探探口气，坐了一回，无处人话。袭人此来"无处入话"，确显多此一举，却透出心神不宁情状。所谓关心则乱，往往如此。宝玉婚姻是袭人"头一件关切"之事，故思虑特多，行动失措。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赸着辞了出来了。再点"黛玉心多"，并写袭人小心翼翼，生怕弄巧成拙。若致金玉破局，反为不美。陈其泰批云："袭人不应如此之愚。试问黛玉处安得先有消息耶？岂有要将黛玉配宝玉，而先令黛玉独自得信之理耶？"当此际也，事极微妙。袭人夹杂私心，故显其愚。将到怡红院门口，只见两个人在那里站着呢，袭人不便往前走。那一个早看见了，连忙跑过来。袭人一看却是锄药，锄药系小厮，不应擅入大观园。陈其泰批云："宝玉之小厮，即焙茗亦从不进园。"此写大观园为俗世所袭扰，规矩渐乱。因问："你作什么？"锄药道："刚才芸二爷来了，拿了个帖儿，说给咱们宝二爷瞧的，在这里候信。"袭人道："宝二爷天天上学，你难道不知道？还候什么信呢？"锄药笑道："我告诉他了，他叫告诉姑娘，听姑娘的信呢。"宝玉事务，袭人便可裁夺，写其权力渐增。事关怡红院秩序，非比等闲。

袭人正要说话，只见那一个也慢慢的蹭过来了，细看时就是贾芸，溜溜湫湫往这边来了。写贾芸鬼鬼祟祟，为后文一百十八回参与串卖巧姐作引。袭人见是贾芸，连忙向锄药道："你告诉说知道了，回来给二爷瞧罢。"那贾芸原要过来和袭人说话，无非亲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来。相离不远，不相袭人说出这话③，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这里袭人已掉背脸往回里去了。贾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锄药出去了。据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贾芸所爱为小红，今又欲亲近袭人，是轻狂无聊行状。姚燮批云："或曰思欲亲近，欲前又却，而见者早知他心术不正，才是诗对会吟家。"贾芸不端，袭人却知身份。笔有分寸，文亦细腻。

晚间，宝玉回房，袭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爷来了。"宝玉道："作什么？"袭人道："他还有个帖儿呢。"宝玉道："在那里？拿来我看看。"

麝月便走去，在里间屋里书槅子上头拿了来。宝玉接过看时，上面皮儿上写着："叔父大人安禀。"宝玉道："这孩子怎么又不认我作父亲了？"此处照应三十七回写贾芸认宝玉为父之事　往日认父是夤缘攀附，今日不认是自作身份，希图异日分庭抗礼　荣府没落，又从族人态度上一描　袭人道："怎么？"宝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时，称我作父亲大人，今日这帖子封皮上写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认了么。"袭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么大了，倒认你这么大儿的作父亲，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经连个——"刚说到这里，脸一红，微微的一笑。袭人语断脸红，是联想金玉良缘及自家终身　如唐魏承班《诉衷情》所云："春情满眼脸红消，娇妒索人饶。"然宝玉只得表象，未察袭人内心隐秘　宝玉也觉得了，便道："这倒难讲，俗语说：'和尚无儿，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还伶俐，得人心儿，才这么着。他不愿意，我还不希罕呢。"说着，一面拆那帖儿。袭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爷也有些鬼鬼头头的。什么时候又要看人，什么时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个心术不正的货。"从袭人口中将贾芸一评　所谓"鬼鬼头头"、"躲躲藏藏"、"心术不正"，乃后半部中贾芸形象之基调　宝玉只顾拆开看那字儿，也不理会袭人这些话。

袭人见他看那字儿，皱一回眉，又笑一笑儿，又摇摇头儿，后来光景竟不大耐烦起来。袭人等他看完了，问道："是什么事情？"宝玉也不答言，把帖子已经撕作几断[4]。一番白描，纯从袭人眼中写出　宝玉看字、皱眉、微笑、摇头、厌烦、沉默、撕帖，一连串动作，均有心理依据。袭人不知何故，读者亦不能明　作者故设悬念，文势活泼生动　袭人见这般光景，也不便再问，便问宝玉："吃了饭，还看书不看？"宝玉道："可笑芸儿这孩子，竟这样的混账。"袭人见他所答非所问，便微微的笑着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又写宝玉答非所问，咒骂贾芸，袭人并读者仍不详何故　姚燮批云："行文怪谲得妙。"袭人再次发问，读者更加好奇　此处纯用客观叙事视角，笔法谨严，文情绝妙　宝玉道："问他作什么，咱们吃饭罢。吃了饭，歇着罢。心里闹的怪烦的。"宝玉自道心情"怪烦的"，仍不说明原委，与三十七回明写贾芸赠白海棠书信，迥然不同　黄小田批云："前书写出，此书不写出；前书无关紧要，此则一

生心病　直至'恶子独承家'一回，贾芸方说出　真妙笔也"叙事视角独特，文字即妙，作者运笔实甚老到　说着叫小丫头子点了一点火儿来，把那撕的帖儿烧了。帖上毕竟何事，作者故意不露　谜底见一百十七回，贾芸帖中作伐，欲将某税官之女嫁与宝玉　故姚燮批云："书中之言隔三十二回始行补出，此则见首不见尾"作者行文从容，令人惊异

一时小丫头们摆上饭来，宝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袭人连哄带怄，催着吃了一口儿饭，便搁下了，仍是闷闷的歪在床上。一时间忽然吊下泪来。贾芸帖上所言亦提亲之事，因此令宝玉念及木石前盟，有此急泪。王伯沆批云："怔怔、闷闷，大是病根。"宝玉情之所钟，全在黛玉，不容另议。然则，此泪亦缘担忧木石结局　此时袭人、麝月都摸不着头脑，麝月道："好好儿的，这又是为什么？都是什么'芸儿'、'雨儿'的，不知什么事，弄了这么个浪帖子来，惹的这么傻了的是的，哭一会子，笑一会子。要天长日久，闹起这闷葫芦来，可叫人怎么受呢。"说着，竟伤起心来。宝玉掉泪是为黛玉，麝月伤心则为宝玉　一副模样，两种心事，情景如在眼前。麝月无私，亦一痴婢子

袭人旁边由不得要笑，便劝道："好妹妹，你也别怄人了。他一个人就够受了，你又这么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难道与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说起来了。知道他帖儿上写的是什么混账话？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么说，他帖儿上只怕倒与你相干呢。"二婢玩笑，娇俏可人，竟能搔着痒处，情景有趣　如陈其泰所批："袭人、麝月互相调笑，无意中言，恰天然道着，玲珑嵌空"黄小田亦云："看至后文，始觉趣甚，须知真与袭人相干也"贾芸帖中内容于一百十七回始露，此处呼应，说明作者有全局在胸，文思细密　袭人还未答言，只听宝玉在床上"扑哧"的一声笑了，爬起来，抖了抖衣裳，说："咱们睡觉罢，别闹了。明日我还起早念书呢。"说着便躺下睡了。一宿无话。自看帖至睡觉，读者不见一百十七回谜底，不能知悉宝玉内心变化轨迹　洪秋蕃总结云："宝玉看帖先皱眉，大约以文理费解、字样难认也；笑者，以父亲果得补郎中，北静王之言不谬；摇头者，以恭维太过，或以求得工部差事为难；至大不耐烦，则以某税官之女为宝玉作伐，大忤素心，故骂芸儿混账也。……金玉若合，则木石必离；木石离，则黛玉必死；黛玉死，我岂能独生？此所以'怔怔'、

'闷闷'而掉泪也 至听袭人、麝月相嘲、一笑而睡，次日遂悠悠置之，不复理会，则转念之间，以黛玉亲事早已订盟，贾母、贾政决无翻悔之理，外求淑女定无其事，必系芸儿冒昧献媚，故次日见面责其冒失也"此系揣测之辞，大体可信

次日，宝玉起来，梳洗了，便往家塾里去。走出院门，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转身回来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应着出来问道："怎么又回来了?"宝玉道："今日芸儿要来了，告诉他别在这里闹。再闹，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爷去了。"麝月答应了。宝玉才转身去了。刚往外走着，只见贾芸慌慌张张往里来。看见宝玉，连忙请安，说："叔叔大喜了。"那宝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说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里有事没事，只管来搅。"贾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来了，在咱们大门口呢。"宝玉越发急了，说："这是那里的话。"至此仍不肯讲明芸儿帖中内容，作者真会卖关子 读下文可知，芸儿帖中除提亲外，亦报政老升郎中喜讯 故洪秋蕃批云："宝玉所估，是道说亲之喜；贾芸所答，是报升官之喜 柬贴中两事，各说一事，致相凿枘 有趣"此节绘声绘色，笔大如椽

正说着，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来。贾芸道："叔叔听这不是?"宝玉越发心里狐疑起来。只听一个人嚷道："你们这些人好没规矩，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在这里混嚷。"那人答道："谁叫老爷升了官呢。怎么不叫我们来吵喜呢？此处"吵喜"指报道升官喜讯，希图赏金，非指另义闹洞房 黄小田批云："'吵喜'是京师风俗"另指报道科举中式。嫏嬛山樵《补红楼梦》第七回云："老爷们大喜，兰哥儿中了，送报子的人在外面吵喜呢"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云："高升高中任高才，添喜红条便报来 讨赏门前无别语，今朝小的喝三杯"该诗作于嘉庆朝，正与 红楼 中此处描写对景 别人家盼着吵还不能呢。"宝玉听了，才知道是贾政升了郎中了，人来报喜的，心中自是甚喜。有清一代，既少宦官专权之弊，亦乏外戚弄政之病，迥异汉唐宋明，是清代政治成功之处 贾政身为外戚，得此区区郎中一职便有如此之喜，唯清为然 王伯沆批："以元妃之父，升官不过郎中，清初待外戚未为宠任也。"连忙要走时，贾芸赶着说道："叔叔乐不乐？叔叔的亲事要再成了，不用说，是两层喜了。"微露帖上之事，涉及婚姻可知 王希廉评云："写宝玉疑心，袭人有意偏在黛玉一边，是反跌后文贾芸报信 一实一虚，即此一段闲文，文法亦不雷同"金玉欲

合，木石将离。偏有王尔调提张老爷之女，贾芸提某税官之女，热闹非凡。然后宝黛爱情悲剧，越觉凄怆。宝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呸，没趣儿的东西，还不快走呢。”贾芸把脸红了，道：“这有什么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宝玉沉着脸道：“就不什么？”贾芸未及说完，也不敢言语了。此写贾芸提亲，宝玉总不领情，但并不深责，是冀望通灵放光之“喜信发动”应在木石前盟之上 其痴心一片，天地可表，日月可鉴。

宝玉连忙来到家塾中，只见代儒笑着说道：“我才刚听见你老爷升了，你今日还来了么？”宝玉陪着笑道：“过来见了太爷，好到老爷那边去。”代儒道：“今日不必来了，放你一天假罢。可不许回园子里玩去。你年纪不小了，虽不能办事，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学才是。”此云“大哥他们”，是指贾珍、贾琏 要宝玉学他们，无非又多一个贾蓉或薛蟠。有昏庸师父如代儒，贾府子弟安能辨香臭、知善恶哉？故皆不肖 宝玉答应着回来。刚走到二门口，只见李贵走来迎着旁边站住，笑道：“二爷来了么？奴才才要到学里请去。”宝玉笑道：“谁说的？”李贵道：“老太太才打发人到院里去找二爷，那边的姑娘们说二爷学里去了。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叫奴才去给二爷告几天假。听说还要唱戏贺喜呢。二爷就来了。”

说着，宝玉自己进来。进了二门，只见满院里丫头、老婆都是笑容满面，见他来了，笑道：“二爷这早晚才来，还不快进去给老太太道喜去呢。”欲写贾家之败，偏横生贾政升职之喜，乃欲擒故纵之法 洪秋蕃批云：“贾政升郎中，举家欣欣然有喜色 荣利足以动人如此 ”本书笔墨所及，不忘世态人情

宝玉笑着进了房门，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此从宝玉眼中看出黛玉，习以为常 如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所云：“词章满壁，所嗜不同；花卉满圃，所指不同；粉黛满座，所视不同 ”此际宝玉尚不明深意，读者则欲下泪故洪秋蕃叹云：“雏鸟依人，景象如昔 岂知大事已去耶？哀哉！”宝黛实实可怜，贾母等尤显残忍 右边是湘云，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纨、凤姐、李纹、李绮、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里。诸艳难得聚首，今后恐再无此机会矣。姚燮批云：“凡姑娘们之尚在者，或到或不到，已尽此数人中矣 自今以往，恐又保不住渐少人也 ”故特特从宝玉眼中看出，反跌后文写诸艳飘零 只不见宝钗、宝琴、迎春三人。是宝玉眼中景，心中憾 张新之批云：“不见

此三人，有深意存”大观园之清冷，荣国府之衰颓，可从此类景象中映出　宝玉此时喜的无话可说，特写宝玉喜极，却与众不同。贾母等因政老升官而喜，宝玉则因诸艳毕集而喜。且黛玉出席，又因芸儿一帖，自以为“喜信发动”兆应木石和合，故其喜不自禁，以至“无话可说”　忙给贾母道了喜，又给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见了众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体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听见说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么？”宝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也没能过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说完，早扭过头和探春说话去了。宝黛问答回照八十二回“惊恶梦”写二人同梦。宝玉所答正应所问，黛玉心满意足，乃欣然他顾　宝黛同喜，读者则同悲矣　凤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两个那里像天天在一块儿的。倒像是客，有这么些套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了。”说的大家都一笑。写凤姐已知木石前盟无望，却犹似已往一般打趣宝黛，言行过于刻薄残忍，大不近情理　如陈其泰所批：“凤姐既劝娶宝钗，又与黛玉作此虐谑，大是可恶　而黛玉闻之，却不逆耳，方以为好事必成矣　宝玉忆及凤姐前日‘喜信发动’之语，岂不亦要错认乎？”此际凤姐心地，实不可问　黛玉满脸飞红，又不好说，又不好不说，迟了一会儿，才说道：“你懂得什么！”众人越发笑了。

凤姐一时回过味来，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话岔时，只见宝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儿这种冒失鬼。”宝玉言语吞吐，曲传心事　盖贾芸提亲，通灵放光，宝玉以为木石将合　黄小田批云：“妙来不可思议，盖芸儿之事，无人可说，惟黛玉可以告知，而忘其为断不可告诉之人　人到心事深时，每有此种情景，最难写出也”宝玉忘情之际，最为可爱　说了这一句，方想起来，便不言语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来，说：“这从那里说起？”黛玉也摸不着头脑，也跟的讪讪的笑。写宝黛尚在梦中，倍觉可怜　洪秋蕃批云：“其闻而喜，喜极忘神，一片属望之心，有不可言语形容者，一何可怜！”宝黛可怜，则贾母、王夫人、凤姐等可鄙矣　作者笔法冷峻，同时并写两面　宝玉无可搭讪，因又说道：“可是刚才我听见有人要送戏，说是几儿？”大家都瞅着他笑。凤姐儿道：“你在外头听见，你来告诉我们，你这会子问谁呢。”

宝玉得便说道："我外头再去问问去。"宝玉听凤姐打趣之言，心喜而赧，故语无伦次　贾母道："别跑到外头去。头一件，看报喜的笑话；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来碰见你，又该生气了。"宝玉答应了个"是"，才出来了。

这里贾母因问凤姐："谁说送戏的话？"凤姐道："说是二舅舅那边说，后儿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戏儿，给老太太、老爷、太太贺喜。"因又笑着说道："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后日还是——"却瞅着黛玉笑。前此撮合金玉者，凤姐也；后此巧设掉包计而置黛玉于死地者，亦凤姐也。今日偏偏一再打趣黛玉，凤姐用心可诛　故陈其泰批云："凤姐直是以黛玉为戏，大是可恶"凤姐此举，意在讨好贾母及王夫人，兼以邀功　〇"后日还是"一语，诸本作"说着这话"，为叙述语。梦稿本"还是好日子呢"下，直接"王夫人道……"句，中无"说着这话"至"黛玉也微笑"十五字，其旁改文字，则同乙本。直说"后日"，与下文王夫人所说"后日"云云呼应较为紧凑，文情似亦活脱。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后日还是外甥女儿的好生日呢。"贾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见我如今老了，什么事都糊涂了。亏了有我这凤丫头，是我个'给事中'[⑤]。既这么着，很好。他舅舅家给他们贺喜，你舅舅家就给你做生日，岂不好呢。"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日花朝节，此际乃秋季，有失照应　〇此设语言游戏　姚燮批云："日子好，好日子；他舅舅，你舅舅。几个字一经移换，即见灵妙。"此写贾母与凤姐着实开心，暗衬宝黛之凄苦。特写黛玉生辰，则反跌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说的大家都笑起来，说道："老祖宗说句话儿，都是上篇上论的，怎么怨得有这么大福气呢。"此语甚似凤姐素来声吻，当出其口。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贾媪暮年，善于自娱，但情之所锺，未免烦恼。锁媪之眉者，黛玉也；牵媪之肠者，宝玉也；能开媪之笑口者，熙凤一人耳。凤兮凤兮，差强人意矣。"然今日为开贾母之心，竟以既毁之宝黛终身大事为题，可谓煞尽风景　说着，宝玉进来，听见这些话，越发乐的手舞足蹈了。一时，大家都在贾母这边吃饭，甚实热闹，自不必说。

饭后，贾政谢恩回来，给宗祠里磕了头，便来给贾母磕头。站着说了几句话，便出去拜客去了。这里接连着亲戚族中的人，来来去去，闹闹穰穰[⑥]，车马填门，貂蝉满坐[⑦]。真个是：

花到正开蜂蝶闹，月逢十足海天宽。此联反话正说，暗示贾府由

盛转衰。黄小田批云："昌黎诗所谓'将衰正盛乃此时'也，可叹可叹。"洪秋蕃亦云："花到正开，谢已不远；月逢十足，缺在眼前。感伤语，非赞扬语。盛极必衰，满极必溢，人可不知警惧欤？"此类意象，诗词中常见，如唐吴仁璧《凤仙花》云："香红嫩绿正开时，冷蝶饥蜂两不知。"

如此两日，已是庆贺之期。这日一早，王子胜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外头爷们都穿着公服陪侍。亲戚来贺的，约有十馀桌酒。里面为着是新戏，又见贾母高兴，便将琉璃戏屏隔在后厦，里面也摆下酒席。上首薛姨妈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对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尚空两桌，贾母叫他们快来。

一回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那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黛玉如此打扮，如此态度，不是过生日，竟似向众人诀别。嫦娥模样，直照下文所写《蕊珠记》。黄小田批云："'嫦娥下界'即是下文戏中之嫦娥也，视为小说赞美人常语，便易忽过。"嫦娥下界，绛珠归天，恰为一对。湘云、李纹、李绮都让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贾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罢。"薛姨妈站起来问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么？"贾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妈道："咳，我倒忘了。"走过来说道："恕我健忘，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黛玉芳辰，前叙贾母与王夫人等均已忘记，今薛姨妈亦健忘，似非巧合。陈其泰批云："相处多年，乃至忘其生日，可见全不关心也。"人情冷暖，一笔写尽。黛玉笑说："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独不见宝钗，便问道："宝姐姐可好么，为什么不过来？"薛姨妈道："他原该来的，只因无人看家，所以不来。"黛玉红着脸，黛玉红脸，似乎有所觉察。或猜测薛姨妈撒谎，或前已听说薛家吵闹，总之终未了悟宝钗缺席之真正缘故。盖其心中料定木石姻缘千妥万当，致有思维误区与感知盲点。微笑道："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怎么倒用宝姐姐看起家来？大约是他怕人多热闹，懒待来罢。我倒怪想他的。"薛林有金兰之契，多日未见，自然想念。虽属常情，亦见黛玉心地淳厚　黄小田批云："知道他想你否？阅此愈令人惨然。"黛玉有情，衬出宝钗冷漠。薛姨妈笑道："难得你惦记他。他也常想你们姐儿们。过一天，我叫他来大家叙

叙。”宝钗已知将嫁为宝玉之妇，故特为回避耳。得黛玉热心追问，薛姨妈心中何等尴尬可知，作者实有讥讽之意也　清张潮《幽梦影》云：“能读无字之书，方可得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一部《红楼》，当以此法读解；满纸云霞，当以此法会通

说着，丫头们下来斟酒上菜，外面已开戏了。出场自然是一两出吉庆戏文。及至第三出，只见金童玉女，旗幡宝幢，引着一个霓裳羽衣的小旦，头上披着一条黑帕，唱了几句儿进去了。众皆不知。听见外面人说：“这是新打的《蕊珠记》里的《冥升》⑧。明刘兑《娇红记》杂剧、清蒋士铨《空谷香》传奇，皆写蕊珠宫乃天上仙境　五回《枉凝眉》曲说黛玉是“阆苑仙葩”　黛玉生日，搬演此剧，盖寓其将“魂归离恨天”矣　故王希廉评曰：“《蕊珠记·冥升》一出，是黛玉夭亡影子。”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堕落人寰，几乎给人为配。幸亏观音点化，他就未嫁而逝，姚燮眉批云：“‘未嫁而逝’四字着眼。”其事又类似明之才女叶小鸾事迹　王伯沆批曰：“明之叶小鸾，以绝世之才色，将嫁而逝。亦是仙佛点化他处，成就他处，不得作人间夭逝观也”此时升引月宫。不听见曲里头唱的：人间只道风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听此曲文，雅韵欲流，句句是说黛玉　三十七回写其咏白海棠诗有云：“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已自比嫦娥，语似谶言。据《吴宓诗集》，雨僧甚赏此句，曾视意中人毛彦文（乳名月仙）为黛玉，亦比为嫦娥。第四出是《吃糠》⑨，喻指宝钗婚后凄苦情况。第五出是达摩带着徒弟过江回去⑩。喻指后文宝玉将却尘缘出家为僧。是知此日所演三戏，与宝黛钗三人命运结局均有关合　正扮出些海市蜃楼，好不热闹。八字说尽此际贾府情景。黄小田夹批云：“一部书之热闹，皆海市蜃楼也”

众人正在高兴时，忽见薛家的人满头汗闯进来，一则曰“满头汗”，再则曰“闯进来”，奇峰突起，风云骤变。以下写薛蟠命案，呼应“薛文起复惹放流刑”题面。向薛蝌说道：“二爷快回去，一并里头回明太太，也请回去。家里有要紧事。”薛蝌道：“什么事？”家人道：“家去说罢。”薛蝌也不及告辞就走了。薛姨妈见里头丫头传进话去，更骇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带着宝琴别了一声，即刻上车回去了。弄得内外愕然。文势急转直下，情景宛

然　贾母道："咱们这里打发人跟过去听听，到底是什么事，大家都关切的。"众人答应了个"是"。

不说贾府依旧唱戏，单说薛姨妈回去，只见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几个当铺里伙计陪着，说："太太回来，自有道理。"正说着，薛姨妈已进来了。那衙役们见跟从着许多男妇，簇拥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见这个势派，也不敢怎么，只得垂手侍立，让薛姨妈进去了。前叙薛姨妈回家时"上车"，此写衙役眼中薛母"势派"，并云让其"进去"，似薛家已另立门户，与贾宅隔断　但前后仍写丫鬟往来，似角门仍可通行。或属暗写，或文有疏漏

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早听见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妈赶忙走来，只见宝钗迎出来，满面泪痕，金桂哭闹，理固宜然；宝钗流泪，也觉可怜　薛家没落，宝钗命运堪忧　黛玉芳辰，宝钗忽遭家变，对比鲜明　洪秋蕃批云："一边霓裳雅奏，一边鸺鹠夜鸣。从此木石虽离，飘飘有神仙之乐；金玉虽合，处处皆懊悔之天"此番对比，先为九十七回写黛玉"断痴情"与宝钗"成大礼"作引　见了薛姨妈，便道："妈妈听见了，先别着急，办事要紧。"薛姨妈同宝钗进了屋子。因为头里进门时，已经走着听见家人说了，如此叙述，文亦简捷，不至拖沓　黄小田批云："妙在先不叙明情由，以免重复后文。又糊涂得妙，令阅者愈要往下看　文章须如此作，乃奇"作者笔法变化多端，遂愈出愈奇　吓的战战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问："到底是合谁？"只见家人回道："太太此时且不必问那些底细。凭他是谁，打死了总是要偿命的，且商量怎么办才好。"打死冯渊并未偿命，且此事结局亦未偿命，可谓薛蟠杀人，不与庶民同罪，乃旧日法制荒唐处　薛姨妈哭着出来道："还有什么商议？"家人道："依小的们的主见，今夜打点银两，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11]，《水浒传》十八回赞宋江云："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事至薛蟠，便带些许江湖气　许他些银子，先把死罪撕掳开，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还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我们好赶着办事。"薛姨妈道："你们找着那家子，许他发送银子，再给他些养济银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缓了。"此

等计议，全凭银两，即第四回叙薛蟠打死冯渊时所谓："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母子见识，相似乃尔。

宝钗在帘内说道："妈妈，使不得。这些事越给钱越闹的凶，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宝钗颇洞明世故人情，薛姨妈不及多矣。故姚燮赞宝钗"周密之至"、"若他人已手忙脚乱，何况女子" 宝钗处变不惊，确不平凡。薛姨妈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里见他一面，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此写薛姨妈慌乱着急，庸碌无能。黄小田批云："全无主意，一味哭，其糊涂，更不及王夫人。"幸有宝钗苦撑危局，否则薛家败得更快 宝钗急的一面劝，一面在帘子里叫人："快同二爷办去罢。"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薛蝌才往外走，宝钗道："有什么信，打发人即刻寄了来。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薛蝌答应着去了。

这宝钗方劝薛姨妈，那里金桂趁空儿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一点事也没有，就进京来了的，金桂叫嚷，回映第四回"葫芦案"，另点薛家平日夸口，偏是"抓住"香菱 王伯沆批云："香菱决不夸说，意盖指薛家母女耳。"此议不确 呆霸王及其家人自可炫耀，薛氏母女尚不至此。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吓的慌手慌脚的了。借金桂之口骂薛家，淋漓畅快，同时画出泼妇模样 洪秋蕃批云："夫家而曰'他们家'，薛蟠在外打死人而曰人'撺掇'，此等妇人，乃有此声口。"薛家败象，一齐写来。大爷明儿有个好歹儿不能回来时，你们各自干你们的去了，撂下我一个人受罪。"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金桂嫁逢薛家日趋没落之际，故有此语。说着，又大哭起来。这里薛姨妈听见，越发气的发昏，宝钗急的没法。

正闹着，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早打发大丫头过来打听来了。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心知"一词要紧，点明宝钗已知将谐金玉良缘之事 此为顺笔点染，至九十五回方郑重补明，薛姨妈已将此事通报宝钗。恰如白居易《妇人苦》所云："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 "一则尚未提明，二则事急之时，只得向那大丫头道："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被县里拿了去了，也不知怎么定罪

呢。刚才二爷才去打听去了，一半日得了准信，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谢太太惦记着，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呢。”“仰仗”二字是眼　薛家平日即仰仗贾府，何况出事之际　第四回写雨村了结“葫芦案”，已有贾氏人情在焉，今日更不能例外　薛家有求于贾府，宝钗更不能不嫁，以致沦为冲喜工具而无奈　那丫头答应着去了。

薛姨妈和宝钗在家，抓摸不着。过了两日，只见小厮回来，拿了一封书，交给小丫头拿进来。宝钗拆开看时，书内写着：

大哥人命是误伤，不是故杀。今早用蝌出名，补了一张呈纸进去，尚未批出。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薛蟠口供不利己，当系仗酒使气所致　王伯沆批云：“口供必是直认，不失霸王本色。且四十七回要拆柳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今日此愿始果”准此，薛蟠仍是故态，却不思已到末世，纵百计营求，后来亦未能完全脱罪，仅免死而已。待此纸批准后，再录一堂[12]，能够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当铺内再取银五百两来使用，千万莫迟。并请太太放心。馀事问小厮。

宝钗看了，一一念给薛姨妈听了。薛姨妈拭着眼泪说道：“这么看起来，竟是死活不定了。”宝钗道：“妈妈先别伤心，等着叫进小厮来，问明了再说。”一回打发小丫头把小厮叫进来[13]。薛姨妈便问小厮道：“你把大爷的事，细说与我听听。”小厮道：“我那一天晚上，听见大爷和二爷说的，把我唬糊涂了。”

未知小厮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学政：“提督学政”的简称。清代朝廷派往各省主管生员考课升降的官员。

② 拟正：旧时有些官吏先代理或试任一个时期的职务，再得到正式的任命，就叫“拟正”。

③ 不相：梦稿本作“忽见”，其馀诸本作“不想”。

④ 撕作几断：断，作量词用，相当于“段”，见《墨子·备梯》。梦稿本同。梦稿、甲本同。张本、金本即作“段”，甲本、王本作“叚”，当系“段”字之讹。

⑤ 给事中：是谏官性质的官吏，清代属都察院。

⑥ 闹闹穰穰：穰穰，通“攘攘”，王本即作“闹闹攘攘”。梦稿、甲本司。张本、金本

作“闹闹嚷嚷”。

⑦ 貂蝉：貂尾和金蝉。比喻达官贵人。

⑧ 《蕊珠记》：剧目名，内容写嫦娥奔月的故事。元人庾天锡著有《秋月蕊珠宫》，贾本《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作《蕊珠宫》，但剧本已失传。

⑨ 《吃糠》：这里指的是高则诚的《琵琶记》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厌》。写赵五娘自甘贫困、侍奉公婆的事情。

⑩ 达摩：菩提达摩的简称。中国佛教禅宗的创立者，相传是南天竺（印度）人。南朝梁代来到南京，后渡江到嵩山少林寺修行。明代张凤翼《祝发记》第二十四出《达摩渡江》，有达摩折苇渡江，点化徐孝克的故事。

⑪ 刀笔先生：古时以刀为笔，刻字于简牍。这里指旧社会专门替人写诉讼状文的人。言其下笔像刀一样，能够杀人。

⑫ 再录一堂：即对案件的重审。录，记录口供。堂，过堂。

⑬ 一回：梦稿本作“一时”，其馀诸本作“一面”。

回　评

此回集中写贾政升任郎中喜事，回末转入薛蟠再惹人命官司，一喜一悲，相互映衬。贾府衰势已定，忽有贾政升迁之事，乃为九十九回“恶奴同破例”而坏贾政官声伏根，文情迭宕有致。薛蟠系狱，一以速薛家之败，与贾府之衰响应对照；二以纵金桂、宝蟾，为金桂淫毒丧命作引；三以添薛姨妈、宝钗之悲，为宝钗屈就“掉包计”伏脉。

全回文字仍照应上回宝玉提亲之事，中设贾芸之帖、凤姐之谑、宝钗避见宝玉等事，再三点染。木石前盟已然无望，众家长及宝钗均已了然，唯宝黛茫然无知，犹以众人戏谑为喜，文情凄凉，作者笔带讥讽。

薛蟠复萌故态，伤死人命，令薛家雪上添霜，使贾府喜不掩悲。王希廉评曰：“于极热闹时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风云不测之象。”薛家故伎重施，欲以势力钱财打通关节，冀“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故事重演，作者讽世之意甚明。

宝钗临事不慌，识见精明，处事稳妥，不特以千金小姐见重，以高才工吟见赏，以贤德明礼见爱于众人。唯蟠事理屈，宝钗才德未免因之而受损，然亦无可奈何之事也。至若心知将为宝玉之妇，无颜面见黛玉，处境实尴尬难堪。

此回叙事行文，笔法精妙。如写贾芸投帖提亲，含蓄有趣。接写宝玉向黛玉述说此事，却欲言又止，心事活现。陈其泰批云："宝玉闻凤姐戏黛玉之语，以为自己与黛玉真已定亲，喜极之际，故不觉想到芸儿之事。而其骂芸儿，直曰'冒失鬼'者，意谓惟芸儿这种'冒失鬼'，乃不知我之亲事必定林妹妹耳。孰知凤姐正是'冒失鬼'，眼前无非'冒失鬼'哉！实则，自己太冒失也。"此时宝黛满心喜悦，满怀希望，反跌后文金玉合而木石离，曲折动人。



鶴氅翩〻紅靺鞨金
裘滚珍珠屑生来自
合是梅粧清一色嬌難
别天花影裡胭脂雪

調寄天仙子

易君
白雲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话说薛姨妈听了薛蝌的来书，因叫进小厮，问道："你听见你大爷说，到底是怎么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厮道："小的也没听真切。那一日，大爷告诉二爷说——"说着，回头看了一看，见无人，才说道：写小厮精细，情景宛然。既然回头看无人方说，所述当系实情。以此为准，读者始可自行判断是非曲直。注此一笔，看似随意，实不可少　"大爷说，自从家里闹的特利害，大爷也没心肠了，所以要到南边置货去。这日想着约一个人同行，这人在咱们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爷找他去了，遇见在先和大爷好的那个蒋玉函，带着些小戏子进城，大爷同他在个铺子里吃饭喝酒。六十六回薛蟠初次外出经商遇柳湘莲，此番则逢蒋玉函　有断袖之癖者，偏与英俊郎君有缘，前后映衬成趣　因为这当槽儿的尽着拿眼瞟蒋玉函[①]，大爷就有了气了。薛蟠仍是"呆霸王"习性，动辄弄气。黄小田批云："大爷亦吃醋，难怪大奶奶矣"文起、金桂，果然绝配　后来蒋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爷就请找的那个人喝酒。酒后想起头一天的事来，叫那当槽儿的换酒。那当槽儿的来迟了，大爷就骂起来了。那个人不依，大爷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谁知那个人也是个泼皮，便把头伸过来叫大爷打。《水浒传》中没毛大虫牛二激怒杨志，亦用此法。大爷拿碗就砸他的脑袋，一下子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头里还骂，后头就不言语了。"从小厮口中叙薛蟠伤死人命之事，文笔简省　洪秋蕃批云："薛大哥既恼当槽儿的瞟看蒋玉函，何不以身受柳湘莲之法，使为泥母猪，令喝苇塘水？乃逞一时之忿，辄毙其命，孺子真不可教也。"为一琪官，宝玉挨打，薛蟠犯罪，两人可谓难兄难弟　薛姨妈道："怎么也没人劝劝吗？"那小厮道："这个没听见大爷说，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妈道："你先去歇歇

罢。"小厮答应出来。

这里，薛姨妈自来见王夫人，托王夫人转求贾政。贾政问了前后，也只好含糊应了，只说等薛蝌递了呈子，看他本县怎么批了，再作道理。官员枕边之风，自古劲吹习习，政老亦乏定力。即此可知，第二回冷子兴谓其"为人端方正直"，恐系浪得虚名。王伯沆批云："我常怪赵姨母子之不堪，政无一言责之，必赵姨床第间竭力奉承，种种丑态，有以要结之　今文起打死张三，人命至重，乃亦受妻之求，在薛王氏已极不堪，而政之徇私无骨，不顾法纪，尤可鄙也　"昔日葫芦案，政老以荐举雨村及时起复相酬谢，今日则因枕边风而欲直接干预案件审理　风声清肃如贾存周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宝玉厌弃仕途经济，道理在此。这里薛姨妈又在当铺里兑了银子，叫小厮赶着去了。据小厮所言，薛蟠明系故意伤人，只好破费黄白之物，以图翻案。三日后果有回信。薛姨妈接着了，即叫小丫头告诉宝钗，连忙过来看了。只见书上写道：

带去银两做了衙门上下使费。进衙门须银钱开道，上下打点，一语道出世情。俗谚有云："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此为极权社会法制现实之逼真写照，亦薛蟠两宗命案之绝好注脚。哥哥在监，也不大吃苦，请太太放心。独是这里的人很刁，尸亲、见证都不依，连哥哥请的那个朋友也帮着他们。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记谚语云："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意谓人际关系取决于经济利益与现实交易，情分属次要因素。薛蟠所交，多为酒肉朋友，故关键时刻拆台反水，殊非意外。我与李祥两个俱系生地生人，幸找着一个好先生，许他银子，才讨个主意，说是须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吴良，吴良者，不良之徒也。《诗经·鄘风·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兄。"看薛蟠素日酒肉朋友，吴良其人可知　弄人保出他来，许他银两，叫他撕掳。他若不依，便说张三是他打死，明推在异乡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办了。对吴良始则许钱，继而讹诈，软硬兼施，明系制造伪证。"好先生"能支此高招，当属行家，或即讼棍，总之深明衙门底里。第四回曾写门子葫芦僧向雨村献计，做成葫芦案。此处"好先生"与葫芦僧应系同道中人　我依着他，果然吴良出来。现在买嘱尸亲、见证，又做了一张呈子。前日

递的，今日批来。请看呈底便知。

因又念呈底道：

具呈人某，呈为兄遭飞祸、代伸冤抑事：窃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薛蟠系姗堂兄，此则云"胞兄"，意在煽情。又曰"西京"，代指都城　姚燮批云："不曰'北京'而曰'西京'，讳之也。"于某年月日，备本往南贸易。去未数日，家奴送信回家，说遭人命，生即奔宪治[2]，知兄误伤张姓。及至囹圄[3]，据兄泣告，实与张姓素不相认，并无仇隙。偶因换酒角口，生兄将酒泼地，恰值张三低头拾物，一时失手，酒碗误碰囟门身死。全从"误伤"二字落墨，希图大事化小。王伯沆批云："如此说来，囟门竟比纸糊还薄。"笔可为刀，亦可为盾，更可为锦被遮掩真相。时过境迁，事实往往再难明辨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云："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此处讼师拟状反其道而行，意在脱薛蟠于罪。其无视真相，"以胜为功"，则出乎一辙。蒙恩拘讯，兄惧受刑，承认斗殴致死。仰蒙宪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诉辩，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宪慈恩准提证质讯，开恩莫大，生等举家仰戴鸿仁，永永无既。[4]矣激切上呈。一篇呈牍，笔致老练，当出自行家之手，作者应即上文所谓刀笔"好先生"　姚燮批云："呈词亦简净。第于书中留一状子式样，不必争奇"虽然，亦有公案小说妙处。

批的是：

尸场检验，证据确凿。且并未用刑，尔兄自认斗杀，招供在案。今尔远来，并非目睹，何得捏词妄控？理应治罪，姑念为兄情切，且恕。不准。何等义正词严，然非主持正义，乃索薛家钱财也。

薛姨妈听到那里，说道："这不是救不过来了么？这怎么好呢？"宝钗道："二哥的书还没看完，后面还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紧的问来使便知。"薛姨妈便问来人。因说道："县里早知我们的家当充足。须得在京里谋干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礼，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原来如此。欲"复审"而"从轻定案"，须"大情"兼"大礼"，为下文贾政托人说情及薛家求人送银张

本 俗谚云:"乌纱帽,两边翅,吃完原告吃被告。"该案中原告张三尸亲似无油水可榨,须待被告呆霸王慷慨孝敬方妥 一部 红楼 ,亦可当 官场现形记 读。此回措辞直露,可视为晚清谴责小说之嚆矢。太太此时必得快办,再迟了,就怕大爷要受苦了。"一总写薛姨妈、宝钗、薛蝌、小厮言语,简练明晰,声息如闻 姚燮批云:"看薛蝌回书,姨妈躁急,宝钗精细,传神绘影,令我一读一击节。"外有薛蝌,内有宝钗,薛家尚可勉强支撑。薛蝌老成干练,为后文金桂起意勾引埋根

薛姨妈听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贾府,与王夫人说明原故,恳求贾政。贾政只肯托人与知县说情,不肯提及银物。贾政尚不失其正,故王伯沆说"政老略知自爱" 然托人说情亦属枉法,特以旧日流弊,罪不及政也 洪秋蕃评"贾政何曾方正"及"假正"云云,似责之过苛 薛姨妈恐不中用,求凤姐与贾琏说了,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贾琏、凤姐最善办理此类夤缘贿赂之事,亦知名人士也 黄小田批云:"几千银子,贾琏夫妇未必不染" 王伯沆亦云:"我疑凤姐与贾琏难保无染指处。"所疑有理,却乏实据 琏凤夫妇虽贪婪,尚存廉耻,似不至在薛蟠命案中暗自捞钱 此处锋芒所向,专在贪官,"把知县买通"点题面"受私贿"三字

薛蝌那里也便弄通了,然后知县挂牌坐堂,传齐了一干邻保、证见、尸亲人等,琏凤"买通"县官,薛蝌"弄通"者,当即尸叔张二、彼处地保、店主李二、蟠友吴良及衙门仵作、书吏并众衙役等,观下文可知 监里提出薛蟠,刑房书吏俱一一点名。知县便叫地保对明初供,又叫尸亲张王氏并尸叔张二问话。张王氏哭禀:"小的的男人是张大,南乡里住,十八年头里死了。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光留下这个死的儿子,叫张三,今年二十三岁,还没有娶女人呢。为小人家里穷,没得养活,在李家店里做当槽儿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里打发人来叫俺,说:'你儿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爷,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里,看见我儿子头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气儿,问他话也说不出来,不多一会儿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这个小杂种拚命。"众衙役吆喝一声,张王氏便磕头道:"求青天老爷伸冤,小人就只这一个儿子了。"村妇口声形容尽致 其夫既死,二子并亡,今三子又丧命,情实可悯 眼前"老爷"实为贪腐狗官,村妇不察,三唤"青天老爷",遂令

包龙图蒙羞，并可哀叹　四十回贾母云"头上有青天"，意谓人可欺，天不可欺。无奈 红楼 中此"青天老爷"只认黄白之物，专门自欺欺人　正如明人《决绝辞所云："由来负心人，头上无青天 "

知县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问道："那张三是在你店内佣工的么?"那李二回道："不是佣工，是做当槽儿的。"知县道："那日尸场上，你说张三是薛蟠将碗砸死的，你亲眼见的么?"李二说道："小的在柜上，听见说客房里要酒，不多一回，便听见说，'不好了，打伤了。'小的跑进去，只见张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语。小的便喊禀地保，一面报他母亲去了。他们到底怎样打的，实在不知道，求太爷问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县喝道："初审口供，你是亲见的，怎么如今说没有见?"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乱说。"李二当堂翻供，明是已得薛蟠钱物　衙役又吆喝了一声。

知县便叫吴良问道："你是同在一处喝酒的么？薛蟠怎么打的？据实供来。"吴良说："小的那日在家，这个薛大爷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换，张三不肯。薛大爷生气，把酒向他脸上泼去，不晓得怎么样就碰在那脑袋上了。这是亲眼见的。"知县道："胡说，前日尸场上，薛蟠自己认拿碗砸死的，你说你亲眼见的，怎么今日的供不对？掌嘴。"衙役答应着要打。吴良求着说："薛蟠实没有和张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脑袋上的。求老爷问薛蟠，便是恩典了。"吴良当堂翻供，此亦银钱之力也

知县叫上薛蟠，问道："你与张三到底有什么仇隙？毕竟是如何死的？实供上来。"薛蟠道："求太老爷开恩。小的实没有打他，薛蟠高呼"太老爷"，自称"小的"，可见尚未混得些许功名，将薛家颜面丢尽。又回照第九回在贾府家塾中肆意胡闹情景。王伯沆批云："霸王威风扫地矣 "薛家势败，不言自明　为他不肯换酒，故拿酒泼地。不想一时失手，酒碗误碰在他的脑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里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过一回就死了。前日尸场上，怕太老爷要打，所以说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爷开恩。"知县便喝道："好个糊涂东西，本县问你怎么砸他的，你便供说恼他不换酒，才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5]。"知县假作声势，要打要夹。薛蟠一口咬定。知县叫仵作："将前日尸场填写伤痕，据实报来。"仵作禀报

说："前日验得张三尸身无伤，惟囟门有磁器伤，长一寸七分，深五分，皮开，囟门骨脆，裂破三分。实系磕碰伤。"知县查对尸格相符[⑥]，早知书吏改轻，也不驳诘，胡乱便叫画供。仵作撒谎，书吏作弊，显然也被薛家收买知县自然配合，故不予驳斥，即时结案。"胡乱"二字是眼，映照第四回"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薛蝌救兄具呈，呈纸干净，是老刀笔，至知县'胡乱便叫画供'，好'青天老爷'！"清吴嘉纪 凄风行云："凄风细雨何连绵，昼暗如夜飞湿烟 几千万家东海边，六七十日无青天 "其象征意味，不言自明。

张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爷，前日听见还有多少伤，怎么今日都没有了？"知县道："这妇人胡说。现有尸格，你不知道么？"叫尸叔张二，便问道："你侄儿身死，你知道有几处伤？"张二忙供道："脑袋上一伤。"不言而喻，尸叔张二亦得薛家银钱矣 知县道："可又来。"叫书吏将尸格给张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尸叔指明与他瞧，现有尸场亲押、证见，俱供并未打架，不为斗殴，只依误伤，吩咐画供。将薛蟠监禁候详，馀令原保领出，退堂。张王氏哭着乱嚷，知县叫众衙役撵他出去。尸亲不服，为后文反复伏根张二也劝张王氏道："实在悮伤，怎么赖人？尸叔得银，着意息事宁人，竟至反证尸亲张王氏，毫不怜惜亲侄张三性命，真可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故王伯沆批云："钱力至此，可怕之至 "人性之丑恶，暴露无遗 现在太老爷断明，别再胡闹了。"此为通书第五件人命案也，却轻轻了断

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内喜欢，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详回来[⑦]，便好打点赎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两两传说："有个贵妃薨了，皇上辍朝三日。"这里离陵寝不远，知县办差垫道，一时料着不得闲，住在这里无益，不如到监告诉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过几日再来。"薛蟠也怕母亲痛苦，带信说："我无事，必须衙门再使费几次，便可回家了。只是别心疼银子钱。"一句话骂尽天下贪官污吏昧心人，仅此可知，《红楼 中薛蟠最通世情，可谓无学问而"世事洞明"，没文章却"人情练达"，强过宝玉百倍 姚燮批云："今之坐输官司者，惜银钱也。贪官污吏诚当食其肉而寝其皮。"书内公堂昏暗，书外人心不古，举世见钱眼开，难怪姚公愤激。清初曹去晶《姑妄言》十六回云："叹如今人做了一位知县、知州回来，成千成万的银子驮到家，美酒羊

羔、冬裘夏葛、娇妻艳妾、呼奴使婢的受用，何况位至阁老　像这样的清官，真是国家的祥瑞，千百年仅见其一者　”林钝翁批云：“我朝亦有两江总督清端公讳成龙者　”作者与批者之愤怒，溢于言表，均可作薛蟠警句之注脚　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径回家，见了薛姨妈，陈说知县怎样徇情，怎样审断，终定了误伤，将来尸亲那里再花些银子，一准赎罪，便没事了。依《清会典》卷五六、《清会典事例　卷七二四载，过失杀人者可赎罪，即杀人已死或未死，而系出于过失之罪犯，可以银赎之　薛姨妈听说，暂且放心，说：“正盼你来家中照应。贾府里本该谢去，况且周贵妃薨了，忽提贵妃薨事，为九十五回写元春去世作引。姚燮评：“已为元妃死一影　”他们天天进去，家里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边照应照应，作伴儿，只是咱们家又没人，你这来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头，原听见说是贾妃薨了，这么才赶回来的。我们娘娘好好儿的，怎么就死了？”

薛姨妈道：“上年原病过一次，也就好了。这回又没听见娘娘有什么病，只闻那府里头几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见元妃娘娘，众人都不放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没有什么事。到了大前儿晚上，老太太亲口说是‘怎么元妃独自一个人到我这里？’众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话，总不信。老太太又说：‘你们不信，元妃还和我说是：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与可卿托梦于凤姐略同，唯此梦由薛姨妈口中转述，不觉雷同　照应五回　红楼梦曲·恨无常》：“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众人都说：‘谁不想到？这是有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所以也不当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里头吵嚷出来，说姑娘病重[8]，宣各诰命进去请安。他们就惊疑的了不得，赶着进去。他们还没有出来，我们家里已听见周贵妃薨逝了。你想外头的讹言，家里的疑心，恰碰在一处，可奇不奇？”

宝钗道：“不但是外头的讹言舛错，便在家里的，一听见‘娘娘’两个字，也就都忙了，过后才明白。这两天那府里这些丫头、婆子来说，他们早知道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说：‘你们那里拿得定呢？’他说道：‘前几年正月，外省荐了一个算命的，说是很准的。老太太叫人将元妃八字夹

在丫头们八字里头，此系丫头婆子之语，应称“娘娘”，不应径称“元妃”，当是作者疏忽。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独说：“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时辰错了。不然，真是个贵人，也不能在这府中。”老爷和众人说：“不管他错不错，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说：“甲申年，正月丙寅，这四个字内，有‘伤官’‘败财’。惟‘申’字内有‘正官’禄马，这就是家里养不住的，也不见什么好。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虽是‘比肩’，那里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个好木料，愈斫经削[9]，才成大器。”独喜得时上什么辛金为贵，什么巳中“正官”，禄马独旺，这叫作“飞天禄马格”。又说什么“日逢‘专禄’，贵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贵受椒房之宠。这位姑娘，若是时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这不是算准了么？我们还记得说：“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寅为虎，卯为兔，照应第五回元春判词“虎兔相逢大梦归” 此处推算元春福祸休咎，及九十五回写其薨逝，均以此为基础。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珑剔透，本质就不坚了。”他们把这些话都忘记了，只管瞎忙。我才想起来，告诉我们大奶奶，今年那里是寅年卯月呢？’”借宝钗之口补明元春卦象命运，为九十五回“因讹成实元妃薨逝”作引。〇宝钗一篇陈辞，话中套话，曲曲折折，偏说得明白晓畅，果然好口才。此处述说命理推算，难乎其难，须卦师通、丫鬟通、宝钗亦通、作者更通，方能记清楚，说明白。故洪秋蕃云：“宝钗述算元妃之命详而确，作者于子平，亦精通乃尔。”姚燮亦赞叹“作者真是无所不通”。读者纵阅《渊海子平》、《三命通会》、《神峰通考》等书，一时也难明究竟。作者博观，故能写宝钗杂学旁收，兼示其艳羡皇妃之心理，回照十八回对宝玉所言：“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

宝钗尚未述完这话，薛蝌急道：“且别管人家的事。既有这个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么恶星照命，遭这么横祸？快开八字儿，我给他算去，看有妨碍么。”薛蝌关注堂兄命运，可见心地慈善，却显迂拙。故王伯沆批云：“祸系自召，算八字何益？”薛家号称“珍珠如土金如铁”，而今权钱互通，原可交易，所以薛蟠前几日方说“只是别心疼银子钱”。如此看来，人情世故上蝌不及蟠。宝钗道：“他是外省来的，不知今年在京不在了。”说着，便打点薛姨妈往贾府去。

到了那里，只有李纨、探春等在家接着，便问道："大爷的事怎么样了？"薛姨妈道："等详了上司才定，看来也到不了死罪。"这才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说：'上回家里有事，全仗姨太太照应，如今自己有事，也难提了。'心里只是不放心。"薛姨妈道："我在家里，也是难过。只是你大哥遭了这事，你二兄弟又办事去了，家里你姐姐一个人，中什么用。况且我们媳妇儿又是个不大晓事的，所以不能脱身过来。目今那里知县，也正为预备周贵妃的差使，不得了结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来了。我才得过来看看。"李纨便道："请姨太太这里住几天更好。"薛姨妈点头道："我也要在这边给你们姐妹们作作伴儿，就只你宝妹妹冷静些。"惜春道："姨妈要惦着，为什么不把宝姐姐也请过来？"薛姨妈笑着说道："使不得。"薛姨妈一篇说辞轻快晓畅，显得心情愉悦，迥非前几日一筹莫展、慌张焦急模样。又将儿子杀人罪状及托人使钱情节一概略去，似尚知世间有羞耻二字　之后"笑"答惜春，未免得意忘形　孽子丢脸，娇女增光，薛姨妈只得悲喜交集。惜春道："怎么使不得？他先怎么住着来呢？"李纨道："你不懂的。人家家里如今有事，怎么来呢？"味其口吻，李纨亦知宝钗将嫁宝玉　故姚燮批云："原来定亲一事，李纨亦知之矣。"贾母、邢王二氏及凤姐既定其事，依理应知会李纨　惜春自不当知　探春在场，却未加质疑，似在知与不知之间　兹事体大，颇难措辞，作者含糊模棱，笔有馀意。惜春也信以为实，不便再问。

正说着，贾母等回来，见了薛姨妈，也顾不得问好，便问薛蟠的事。薛姨妈细述了一遍。宝玉在傍听见什么蒋玉函一段，当着人不问，心里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么不来瞧我？"因薛姨妈细述案情，宝玉思及琪官，心有所动，照应三十三回因"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而挨打往事。又见宝钗也不过来，不知是怎么个原故。心内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来请安。宝玉稍觉心里喜欢，便把想宝钗来的念头打断，从宝玉心中将钗黛一聚一比，总为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伏脉　对于婚姻变数，宝黛尚懵懵懂懂，一无所知　陈其泰批云："薛婚已定，宝钗久已不来，而二玉绝不悟及，所谓当局者迷。"此非宝黛迟钝，实因心地过于单纯，憨痴成性，盲目自信，绝未料到贾母那样冷酷，王夫人那样阴鸷，凤姐那样势利，以及皇天后土那样无情无

义　同着姊妹们在老太太那里吃了晚饭。大家散了，薛姨妈将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间屋里。

宝玉回到自己房中，换了衣裳，忽然想起蒋玉函给的汗巾，便向袭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系的那条红汗巾子，还有没有？"此处照应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之事，为袭人末回嫁琪官作引。袭人道："我搁着呢，问他做什么？"宝玉道："我白问问。"袭人道："你没有听见薛大爷相与这些混账人，骂得妙，反激后文嫁此"混账人"为妻。姚燮批云："然则袭姑娘为混账老婆矣"又云："谓琪官为'混账人'，谁知前账不清，竟至以身还账。"宝玉与琪官属同性之恋，与袭人具异性之欢，一条汗巾子隐然于中绾连，故白先勇径称彼二人是"贾宝玉的俗缘"　可见三者之间账目糊涂，尘寰中总难算清　作者故设调侃，逗人玩味，文情不板　所以闹到人命关天，你还提那些做什么？有这样白操心，倒不如静静儿的念念书，把这些个没要紧的事撂开了也好。"宝玉道："我并不闹什么，偶然想起，有也罢没也罢，我白问一声，你们就有这些话。"袭人笑道："并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书达礼，就该往上巴结才是。果然是袭人口吻，"往上巴结"是袭人一生心愿　四十二回宝钗曾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袭人与宝钗，见识如出一辙　此处袭人以"就该"联系"知书达礼"与"往上巴结"，斩钉截铁，较宝钗更为通俗直白　毫不掩饰功利目的　故涂瀛 红楼梦问答 云："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就是心爱的人来了，也叫他瞧着喜欢尊敬啊。"金玉姻缘业已内定，袭人尚不详实情，犹误以木石情盟为成局，故索性将"心爱的人"抬出，以感动宝玉　"心爱的人"当指黛玉，道出怡红心曲，然以"往上巴结"为"喜欢尊敬"之必要前提，袭人真不知宝黛　从未晓得"知己之感"为何物，故一心只盼"往上巴结"，于是终不能得宝玉"喜欢尊敬"。宝玉被袭人一提，便说："了不得。方才我在老太太那边，看见人多，没有和林妹妹说话，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时候他先走了，此时必在屋里，我去就来。"可见宝玉心中唯黛玉可称"心爱的人"　袭人话音未落，"林妹妹"便脱口而出，捷如应答，非其联想，乃其心声　洪秋蕃称之为"过枝接叶之神韵"，故评云："盖其肫肫方寸中，黛玉外更无一人驳杂其间，故一闻'心爱人'三字，不啻明明谓我林妹妹也"木石前盟越接

近终点。宝黛爱情越趋向炽烈，宛若返照回光，凶兆昭然　说着就走。袭人道："快些回来罢。这都是我提头儿，倒招起你的高兴来了。"

宝玉也不答言，低着头，一径走到潇湘馆来。只见黛玉靠在桌上看书。宝玉走到跟前，笑说道："妹妹早回来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还在那里做什么？"亲极昵极之语。姚燮评："真是欢喜冤家　"宝玉一面笑说："他们人多说话，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没有和你说话。"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书，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个"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间又添五个字[10]；也有上头"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纳闷，便说："妹妹近日越发进了，看起天书来了。"前写宝钗谈卦象，此写黛玉看琴谱，俨然学究天人，淹通古今，并有二水分流，双峰对峙之妙　蔡家琬 红楼梦说梦》以为作者"博于材艺"，故"不独诗古文词各臻娴熟，篇中所叙弹琴作画，双陆围棋，以及医理大六壬之类，无所不通"　清中叶颇多"以小说见才学"者，如 野叟曝言 、 燀史 、 燕山外史 及 镜花缘 等，才藻纵横，学问冷僻，红楼》实开风气。此书前半尚有节制，饶富趣味，后半则踵事增华，愈出愈奇。然亦如蔡家琬所强调：" 红楼梦》之妙处，固不在此 "黛玉"嗤"的一声笑道："好个念书的人，连个琴谱都没有见过。"宝玉道："琴谱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上头的字一个也不认得？妹妹你认得么？"宝玉才学略逊薛林一筹，书中多所点染，今又写宝玉向黛玉请教乐理，亦觉自然　王希廉有同类经验，其回后评曰："宝玉不识琴谱，最为确切　曾忆余八九岁时，偶于书架上见琴谱一本，翻阅一遍，一字不识　遂细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书》等，并无谱中一字，疑焉异书，又疑为仙符，不知作何用处，三四日寻思不得　既而照写几字，请问严君，方知是弹琴手法　今读此书，恍如昔年光景，不禁为之哑然 "清代通行 松弦馆琴谱 、《五知斋琴谱》等，或为作者所本　黛玉道："不认得瞧他做什么？"宝玉道："我不信，从没有听见你会抚琴。我们书房里挂着好几张，前年来了一个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暗喻嵇康　嵇善琴，临刑前抚《广陵散》，嵇死，其曲遂亡　事见《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李白《自溧水道哭王炎》云："一罢广陵散，鸣琴更不开 "又《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 云："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 "兹以此典渲染黛玉悲剧情事。老爷烦

他抚了一曲。他取下琴来，说都使不得，还说：'老先生若高兴，改日携琴来请教。'想是我们老爷也不懂，他便不来了。怎么你有本事藏着？"

黛玉道："我何尝真会呢。前日身上略觉舒服，在大书架上翻书，看有一套琴谱，甚有雅趣。上头讲的琴理甚通，手法说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静心养性的工夫。我在扬州，也听得讲究过，也曾学过，黛玉扬州学琴，时当年幼，即进贾宅之前，可见林府琴韵陶冶，书香熏染，故风致清空，超凡脱俗。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云："琴不可不学，能平才士之骄矜；剑不可不学，能化书生之懦怯。香轮词客云：中散善琴，去不得'骄矜'二字。"本书第四回曾叙，"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是确未去得"骄矜"气。黛玉不偶世，属于嵇中散一流人物。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这果真是'三日不弹，手生荆棘'。此语见明遗民朱之瑜《答野节问》，原曰："三日不读，口生荆棘；三日不弹，手生荆棘"黛玉喜读书，善诗词，会弹琴，能针黹，风雅绝伦，真绝代才女也。前日看这几篇，没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别处找了一本有曲文的来看着，才有意思。究竟怎么弹的好，实在也难。书上说的，师旷教琴[11]，能来风雷龙凤。孔圣人尚学琴于师襄[12]，一操便知其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13]。"说到这里，眼皮儿微微一动，慢慢的低下头去。是黛玉引宝玉为知音也。姚燮评："说到知音二字便低下头去，是有所感于目中人矣"五十七回紫鹃情辞试宝玉，劝黛玉早定婚事，以为难得青梅竹马，互知情性，并引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所谓"知心"，即"知己"、"知音"。宝黛情感上灵犀相通，思想上互为知己，确属高山流水，尘世知音。据《吕氏春秋》"本味"篇："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小说运典于此，预示黛玉魂归离恨、宝玉撒手悬崖

宝玉正听得高兴，便道："好妹妹，你才说的实在有趣。只是我才见上头的字都不认得，你教我几个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说便可以知道的。"宝玉道："我是个糊涂人，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中间一个'五'字的。"黛玉笑道："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钩'五弦'，并不是一个字，乃是一声，是极容易的。还有吟、揉、绰、注、撞、走、飞、推等法，是讲究手法的。"宝玉乐得手舞足蹈的说："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们何不学起来？"此以"手舞足

蹈"形容快乐宝玉，神情毕见，且措辞幽默 汉桓宽《盐铁论 卷五云："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 "四十一回写黛玉嘲笑刘老老，亦云："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 "黛玉尚未抚琴，宝玉已状如活猴，一扫枸枸八股晦气，恢复往日调皮模样，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

黛玉道："琴者，禁也[19]。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在林石的里面，或是山巅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嵇康 琴赋 赞"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结尾歌之曰："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此处黛玉之琴论，神韵与 琴赋 通 另可参看明人项元汴 蕉窗九录 之八《琴录》 黛玉所强调者，在"知音"之可贵，实即其爱的渴望。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皆示端庄也 清徐灏 说文解字注笺 ："以鹙毛为衣，谓之鹤氅者，美其名耳 "孔颖达疏 礼·玉藻 引 士冠礼 注云："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然后盥了手，焚上香。皆示高雅也 明高濂《琴窗杂记》："张琴须先盥手，手洁则弦不受污 "又云："焚香鼓琴，唯宜香清烟细，如冰沉生香之类，则清馥韵雅，若他合和艳香，不入琴供 "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心身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黛玉娓娓讲琴理，头头是道，泠泠然清丽而婉，漠漠然和润而远，令人心折。洪秋蕃评云："诗文翰墨，黛玉虽娇娇不群，然宝钗能之，湘云能之，诸姊妹亦约略能之。惟琴为圣人所制，高士所难，黛玉精之，于是闺秀闺英一齐頫首 "此即作者用心，可谓良苦 薛林皆富学问，宝钗博而杂，意在养性，侧重实用；黛玉宽而约，意在怡情，偏向务虚 是乃春花秋月，各占一时之秀 宝玉道："我们学着玩，若这么讲究起来，那就难了。"

两个人正说着，只见紫鹃进来，看见宝玉，笑说道："宝二爷今日这样

高兴。”宝玉笑道：“听见妹妹讲究的，叫人顿开茅塞，所以越听越爱听。”紫鹃道：“不是这个高兴，说的是二爷到我们这边来的话。”宝玉道：“先时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闹的他烦。再者我又上学，因此显着就疏远了是的。”自八十二回“惊恶梦”后，黛玉卧病，宝玉先已牢笼于家塾，只得常遣袭人前来慰问，未尝亲身探望，略觉“疏远”。现因紫鹃轻轻责问，乃坦然解释，可免读者疑惑，兼为后文宝玉踪影稀见于潇湘馆伏脉。陈其泰批云：“黛玉不病，宝玉尚日至潇湘馆　此次黛玉病中及病后，不见宝玉时时问候，殊不入情　此处虽有宝玉解说数语，终觉不圆。”所指非无道理，然有挑剔之嫌。另宜注意，上回写通灵放光，凤姐说“喜信发动”云云，宝玉误会兆应木石和合，则当故意“疏远”，用待冰人玉成，长辈首肯。故暂时“疏远”，乃谋长久亲近也。

紫鹃不等说完，便道：“姑娘也是才好。二爷既这么说，坐坐也该让姑娘歇歇儿了，别叫姑娘只是讲究劳神了。”宝玉笑道：“可是我只顾爱听，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黛玉笑道：“说这些倒也开心，也没有什么劳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说，你只管不懂呢。”宝玉道：“横竖慢慢的自然明白了。”宝玉故作囫囵不解之语，意味深长　如今“不懂”，无须计较　日后得成天上比翼鸟，地下连理枝，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一切“自然明白”　洪秋蕃评云：“所谓‘慢慢的’者，以琴瑟静好之后，地久天长，何愁‘不懂’？故句首加以‘横竖’二字。”可见宝玉一片痴心，正耐心等待与黛玉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淡淡一语，味之恻然　说着，便站起来，道：“当真的，妹妹歇歇儿罢。明儿我告诉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们都学起来，让我听。”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学会了抚起来，你不懂，可不是对——”黛玉说到那里，想起心上的事，便缩住口，不肯往下说了。宝玉便笑着道：“只要你们能弹，我便爱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本待说“对牛弹琴”，却咽住不讲，念及梁鸿与孟光夫妻举案齐眉乎？宝玉随口自嘲，语妙神足　洪秋蕃批云：“黛玉今与宝玉尚是兄妹行，且不忍以‘牛’字加之，若是合卺同牢，其敬夫之道当非恒人所及。”悬想甚好，可惜不得验证矣。黛玉红了脸一笑，紫鹃、雪雁也都笑了。

于是走出门来，只见秋纹带着小丫头，捧着一小盆兰花来，说：“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兰花来。忽见兰花，为之神清气爽。花象征少女，兰是花

中君子，最合黛玉身份 《幽梦续影》云："花是美人后身……兰为绝代美人，生长名阈，耽于词画，寄心清旷，结想琴筑 然而闺中待字，不无迟暮之感"此数语，似为黛玉写照 因里头有事，没有空儿玩他，叫给二爷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时，却有几枝双朵儿的，心中忽然一动，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呆看。兰花幽雅凄清，切合黛玉心性，为下回抚琴之事作引。兰花双朵，即夫妻蕙 六十二回香菱尝如此说。黛玉对之，心有所动，乃痴痴想，呆呆看，理固宜然 那宝玉此时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说："妹妹有了兰花，就可以做《猗兰操》了⑮。"

黛玉听了，心里反不舒服。琴曲《猗兰操》一名《幽兰操》，韩愈曾仿制，以为其乃"孔子伤不逢时作" 东汉蔡邕《琴操》所引原曲有句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何彼苍天，不得其所？"清初荻岸散人《平山冷燕》第四回写六儒不知此曲，才女山黛则能默写 此处宝玉本意，是借该曲赞美黛玉德才兼备，并以"之子于归"暗示"宜其室家"，谓吉兆已见，你我必成夫妻 然《猗兰操》音调哀怨，韵律激愤，词句颓丧，似乎凶兆。故黛玉闻宝玉一语，愀然不乐 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当春，花鲜叶茂，想我年纪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随愿，或者渐渐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欢愉若春草，忧愁似三秋，心同此理 黛玉渐以婚姻大事为念，乃烦恼之源也。想到那里，不禁又滴下泪来。王夫人明知木石前盟将毁，却多此一举，而触动黛玉愁绪悲情，作者有反讽之意 ⊃在黛玉，即因见双朵兰花，触处生情，不免伤心落泪 此乃写黛玉第二十四次还泪也 紫鹃在傍看见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来："方才宝玉在这里那么高兴，如今好好的看花，怎么又伤起心来？"正愁着没法儿劝解，只见宝钗那边打发人来。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当槽儿的：《六部成语·户部·当槽》注解："旅店中之伺候客商者也。"这里指酒店里的堂倌。

② 宪治：这里指县衙门。旧称上官叫"宪"。

③　囹圄：牢狱。

④　仰戴鸿仁，永永无既：意谓感谢大恩大德，永生永世不尽。鸿，大。

⑤　失手砸的：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失手碰的”。

⑥　尸格：又叫“尸单”，验尸时填写尸体状况的表格。

⑦　批详：上边批示的公文。

⑧　姑娘病重：梦稿本原抄同，点改为“娘娘”，其馀诸本作“娘娘病重”。

⑨　愈斫经削：梦稿本作“越斫经削”，其馀诸本作“愈经斫削”。

⑩　又添五个字：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又添个五字”。

⑪　师旷教琴：王本、金本作“师旷鼓琴”，是。桐花凤阁补抄本即将“教”描改为“鼓”字。师旷，春秋时代晋国的乐师，相传他弹琴招来了玄鹤。见《韩非子·十过》。

⑫　师襄：春秋时代鲁国乐官，善弹琴、击磬。据说孔子曾跟他学琴。

⑬　高山流水，得遇知音：《列子·汤问》载：“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故后世以“高山流水”比喻知音。

⑭　琴者，禁也：语出《白虎通·礼乐》：“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周代礼乐思想极盛，认为琴是象征道德的乐器，不可轻动。

⑮　《猗兰操》：又名《幽兰操》，琴曲名。相传为孔子所作。《琴操》：“孔子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作《猗兰操》。”这里大意是把自己比作兰花，以示高洁。

回　评

此回前半承接上回薛蟠命案，后半启引下回黛玉抚琴。上半事涉官场，铜臭之气不可向迩；下半事在深闺，说琴论曲，雅致之极，故前后有俗雅相对之妙。薛蟠此番伤人，破费无数银两，足以速薛府之败。回末送兰花引出《猗兰操》，又因《猗兰操》引出下回宝钗琴曲四解，复诱起黛玉琴弄四叠，血脉一气贯通，过接颇为自然。

薛蟠虽内惮于河东狮吼，然在外犹霸道豪横成性，一言不合，便致人死命，是恃势恃财而无恐也。观此案之审理，先批驳初呈，后复审翻案，财能通神，写尽贪官情状，人情之浇漓亦昭然若揭。

从贪官“受私贿”到淑女“寄闲情”，中间穿插宝钗演述命理，预示后文元春薨逝，不觉累赘。再借薛姨妈向贾母说明薛蟠命案结果，由琪官转向宝玉怡红院，再至黛玉潇湘馆，于是琴书细解，知音闲谈，格调变化舒缓，情节转换自然。琪官虽未出场，却因宝玉追问茜香罗，又为末回袭人出嫁作一铺垫，随处生春，过脉蕴藉。故王希廉评云：“蒋玉函久不提起，今离聘娶袭人

为时不远，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饮酒叙及，且即以当槽张三注视玉函，为次日薛蟠生气掷死张三根由。并宝玉闻知，查问红汗巾，袭人嗔说，反挑将来聘取情事。灵活关照，真雕龙手笔。”至写周贵妃丧事，用意明显，一则将薛蝌调回都中，集中视点，二则为元春之死张本，照应全书，亦为筋节之关键。

黛玉解琴书，以修身养性为宗旨，抑淫荡，去奢侈，尊高洁之性，慕知音之雅，纯正爱情寄寓其中。作者设此一节，兼有写黛玉性洁才高之意。琴乃仙品，圣贤所制，高士所难，黛玉精之通之，不愧为群芳领袖。

《红楼》文备众体，后四十回功不可没。此回诉状呈词颇简净，可于书中留一式样。宝钗谈卦术，头头是道；黛玉说琴艺，娓娓动听，皆关合情节发展及人物心态，有铺张扬厉之妙。

自四回之前宝黛同时“惊恶梦”，未写二人见面倾谈，稍觉冷落。此回浓墨重彩，淋漓酣畅，为二玉正传。黛玉对宝玉讲解琴理，其所“寄闲情”，即木石真爱，言语中则代之以“知音”二字。此时金玉已成定局，宝黛犹满怀憧憬，在梦幻中陶醉，在等待中受伤，可谓造化弄人。然对话中涉及《高山》、《流水》、《广陵散》及《猗兰操》等名曲，暗含琴绝人亡意象，极为不祥。黛玉似心有所感，宝玉则浑然不觉。乐中寓悲，笑里带泪，作者手法精妙，可圈可点。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却说黛玉叫进宝钗家的女人来，问了好，呈上书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将宝钗来书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妹生辰不偶，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①]。兼之猇声狺语[②]，旦暮无休。此比喻夏金桂之哭骂声　清陈宏谋辑《教女遗规　卷下引王朗川　言行汇纂　云："陆象山先生尝谓人家要有三声：读书声、孩儿声、纺织声　……最可厌者，妇女诟骂声也，恶也　"更遭惨祸飞灾，不啻惊风密雨。夜深辗侧，愁绪何堪。属在同心，能不为之愍恻乎[③]？回忆海棠结社，序属清秋，对菊持螯，同盟欢洽。犹记"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之句，乃黛玉《问菊》诗句，照应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原诗"偕谁隐"三字呼唤知己，憧憬未来，尤觉作者心境寂寥，忧思难遣　故陈其泰批云："语意似以'偕谁隐'为诗谶矣　"一旦木石分而金玉合，黛玉既失情侣宝玉，又失闺友宝钗，诸艳亦风流云散，则其情何以堪"　宝钗来函引此诗句，为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粒"张本　未尝不叹冷节馀芳，如吾两人也。感怀触绪，聊赋四章。匪曰无故呻吟，亦长歌当哭之意耳。宝钗此柬感叹家境，抒发愁绪，虽知金玉将合，仍以黛玉为闺中契友　薛林久未谋面，今鸿雁传书，文情为之一暖　故王希廉评云："宝钗与黛玉原是宝玉境中意中人，且宝钗亦独与黛玉最为亲厚，实是闺阁知音　久不相见，若无书札往来，殊不近情　此回必不可少　"书柬情韵悱恻，语句清丽，可与三十七回探春尺牍为一对。

悲时序之递嬗兮[④]，又属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⑤]，独处离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忧？无以解忧兮，我心咻咻[⑥]。此解关合薛家近

事，李母之意溢于言表。宝玉婚事，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宝钗本就无可奈何，身为淑女典范，只得顺从　更兼事母至孝，家遭不幸，遂无法表示些微不满　而其内心，似有隐忧

云凭凭兮秋风酸，此句化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东关酸风射眸子　"又宋赵令衿《李伯纪丞相挽诗》云："鼓咽空山暮，风酸落木悲。"蔡伸　水调歌头　云："征裘泪痕浥遍，眸子怯酸风。"步中庭兮霜叶干。何去何从兮失我故欢，静言思之兮恻肺肝。此解抒发悲秋情绪，诗人形象孤独而茫然　窗外思量，酸风凛凛；庭中彷徨，落叶萧萧。眼下失去"故欢"，不知"何去何从"，因而愈来愈伤感，乃至痛彻肺腑。此"故欢"当指大观园诸艳，亦特指黛玉　在婚姻问题上，宝钗碍于礼法，不能自己做主，亦无从为黛玉陈情，似显左右为难。

惟鲔有潭兮，惟鹤有梁。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余之永伤？此解言万物各得其所，独我不得安顿。因天道不公，诗人愁思绵绵，却无人能够理解。红颜命薄，自古已然，大观园诸艳恐皆难逃厄运　对于金玉良缘将以悲剧收场，宝钗似有预感　陈其泰评云："二、三解却是定婚后怜惜黛玉口气，盖天下忌我嫉我之人，非不知我爱我者也。语有抱歉之意。"可备一说，但其"非不知"一句费解。

银河耿耿兮寒气侵，月色横斜兮玉漏沉。忧心炳炳兮发我哀吟。吟复吟兮寄我知音。宝钗知金玉即将成双，木石永相睽违，其心似有歉疚。然家逢不测之灾，慈母在堂，不得不应命。故寄语黛玉以求矜悯　其辞切，其文雅，遂起黛玉琴兴。

黛玉看了，不胜伤感。又想："宝姐姐不寄与别人，单寄与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7]。"宝钗来函，以"知音"相待，黛玉遂感动，并代宝钗伤怀，真无愧于金兰交谊　其心地之肫笃，又一点染。世人多以为黛玉只是尖酸刻薄，一味小心眼儿，似有所忽略。正在沉吟，只听见外面有人说道："林姐姐在家里呢么？"黛玉一面把宝钗的书叠起，口内便答应道："是谁？"正问着，早见几个人进来，却是探春、湘云、李纹、李绮。彼此问了好，雪雁倒上茶来，大家喝了，说些闲话。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诗"来，黛玉便道："宝姐姐自从挪出去，来了两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来了，真真奇怪。因适才宝钗

信中提及菊花诗，故此处黛玉谈起宝钗，并示纳罕，继而谑笑，心曲如闻　王伯沆批云："因钗书叙及菊花，故因菊花一语忆及钗，钩绾甚细"此处类似意识流，须细加体会　至于作者，则仍在表现黛玉楚楚可怜，不知劫难之将至　我看他终久还来我们这里不来。"探春微笑道："怎么不来，横竖要来的。如今是他们尊嫂有些脾气，姨妈上了年纪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宝姐姐照料一切。那里还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探春亦在鼓中耶？抑或为宝钗遮饰耶？一时难明　陈其泰批云："李纨、探春皆已知聘薛之事，每在黛玉前冷语闲谈，不肯明言，则固深知二玉之心者也　知二玉之心而不知二玉之心之不可移，则仍是不知二玉者耳"所见甚是　九十七回写，玉魂归离恨，贾府主子中惟李纨、探春前来相送，此处或为伏笔

正说着，忽听得唿喇喇一片风声，吹了好些落叶，打在窗纸上。停了一回儿，又透过一阵清香来。风、影、声、香、色一齐写出，有动态，有乐感，有诗情，有画意，笔墨不俗　此是秋天景象，本回标目曰"感秋声"，上文宝钗诗中有"又属清秋"云云，下文探春也说"大九月里"，明指晚秋　但八十五回才写玉花朝生辰，至此时日尚短，似不应落叶萧萧　故陈其泰批云："黛玉生日系二月十二日，才过不久，如何已到深秋？"可见八十五回时序当有讹乱　众人闻着，都说道："这是何处来的香风？这像什么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里的，那里还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么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是王夫人所送盆兰之香，玉有意不予道破　众人均没料到是兰香，可知太太四盆兰花仅送二玉各一盆，探春等均未得　且黛玉所获竟有"双朵的"夫妻蕙，则送花人是何用意？似不可问　姚燮挖苦王夫人"偏要做此等空头人情"，已够客气　再则，黛玉何以不道出实情？亦颇蹊跷　王希廉云："香风是兰花，但竟说兰花，不但文情径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须大家看花，殊费闲笔墨　今以像桂花漾开，即借桂花说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数，为探春南嫁伏笔，玲珑之极"此说仍未惬意，姑且存疑　　此处写诸艳在潇湘馆秋窗闲话，饶富趣味　洪秋蕃评云："黛玉之言原是字斟句酌，无奈探春只听得大意　犹之红楼之文，极多精微奥妙，无奈读者只见得皮毛"善哉此言　湘云道："三姐姐，你也别说。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④]'？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时候了，你只

没有见过罢了。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时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湘云所说不诬 清李渔 闲情偶寄 卷五“桂”云：“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 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 ”湘云闲闲一语、似不着意，已为一百回探春“悲远嫁”张本 故洪秋蕃批云：“探春说宝钗‘横竖要进来’，是有心明点后文；湘云说探春‘明日南边’去，是无心透露后文 ”作者轻松挥洒，笔带神机 探春笑道：“我有什么事到南边去？况且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们说嘴。”李纹、李绮只抿着嘴儿笑。

黛玉道：“妹妹，这可说不齐。俗语说：‘人是地行仙[9]。’今日在这里，明日就不知在那里。譬如我原是南边人，怎么到了这里呢？”“地行仙”典出 楞严经 ，其卷八云：“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 ”苏轼 乐全 生生日以 拄杖为寿 云：“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 玉自比“地行仙”，已带飘然远举风致 湘云拍着手笑道：“今儿三姐姐可叫林姐姐问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边人到这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就不能[10]。也有本来是北边的，也有根子是南边，生长在北边的；也有生长在南边，到这北边的。今儿大家都凑在一处，可见人总有一个定数。大凡地和人，总是各自有缘分的。”诸艳此番议论乃为探春远嫁伏脉，王伯沆以为兼寓 维摩经 身如聚沫之意 若细细品味，似乎黛探湘所言几乎句句设伏，字字似谶，可谓机关满纸 故 批云：“此 处俱于书中有照拂，不得以闲说视之 ”如黛玉讲“明日就不知在那里”，闻之鼻酸 黄小田批云：“一样姊妹谈心，觉与热闹时倍形萧瑟 盛衰冷热，都在作者笔端，神乎技矣！”于此不难领悟，前写秋风忽起，落叶敲窗，非无谓之闲文也 众人听了都点头，探春也只是笑。又说了一会子闲话儿，大家散出。黛玉送至门口，大家都说：“你身上才好些，别出来了，看着了风。”

于是黛玉一面说着话儿，一面站在门口，又与四人殷勤了几句，便看着他们出院去了。进来坐着，看看已是林鸟归山，夕阳西坠。心景相映，自然贴切 姚 批云：“八个字写出一幅晚景 ”此用黛玉视角画出，满目苍凉，满腔悲情，大非吉兆 唐戎昱 江上柳送人 云：“人看几重恨，鸟入一枝低 ……相思万里道，春去夕阳西 ”此处意境，宛若唐诗 因史湘云说起南边的话，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

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伏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亦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惟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纵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这样孤凄。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觉神往那里去了。想黛玉心中或默诵后主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此节写黛玉心境，有诗情画意之妙。"寄人篱下"四字是眼，一生苦恼，均由此招来。姚燮以为，"自古眼明人必有此种想头，此黛玉之所以称才女也"。又批云："黛玉因湘云说南边话，追思父母在日，种种想头触绪纷来，所谓忧悲多恚，病乃成积者，此也"念父母，思江南，心驰神往，皆魂归之象也；感凄惶，拭眼泪，俱夭亡之兆也 至于"前生"之"罪孽"云云，则检点今世情缘，直追至首回所写灵河岸边，无异自揭谜底，自设谶言

紫鹃走来，看见这样光景，想着必是因刚才说起南边北边的话来，一时触着黛玉的心事了。便问道："姑娘们来说了半天话，想来姑娘又劳了神了。刚才我叫雪雁告诉厨房里，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一点儿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么？"火肉红，白菜白，虾米黄，青笋绿，紫菜紫，一汤也，写来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难为作者笔到意尽 王伯沆以为"合成一碗定不好吃"，乃质问道："岂作者只要名词好听，颜色好看，而不须好吃耶？"似嫌拘泥 小说语言能够既"好听"又"好看"，形成艺术美感，已属难得。譬如十四回"奶子糖粳米粥"、三十五回"小碗莲叶羹"、四十一回"茄鲞"等，若待色香味兼备，个个好吃，今日"红楼宴"彩照菜谱怕也该撕不少 以食品色觉名目传达其嗅觉及味觉，顺带刻画人物，点染世情，是《红楼》传神笔法 黛玉道："也罢了。"紫鹃道："还熬了一点江米粥。"黛玉点点头儿，又说道："那粥得你们两个自己熬了，不用他们厨房里熬才是。"

紫鹃道："我也怕厨房里弄的不干净，我们自己熬呢。就是那汤，我也告诉雪雁合柳嫂儿说了，要弄干净着。柳嫂儿说了，他打点妥当，拿到他屋里，叫他们五儿瞅着炖呢。"又得柳五儿消息，为一百五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作引 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臜。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备，都是人家，这会子又汤儿、粥儿的调度，未免惹人厌烦。"说着，眼圈儿又红了。黛玉一番言语，十分通情达理，显得眼亮心明。无奈寄人篱下，所

以归拢到"未免惹人厌烦"六字，点出一生隐痛。张新之批云："步步留心，只是为此。"孰料最终仍坏在这六个字上 其体弱、多心、尖酸、直率、忧郁等症尚无大碍，仅擅自情痴一项，便难容于贵族家庭及宗法社会。紫鹃道："姑娘这话，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孙女儿，又是老太太心坎儿上的。别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讨好儿还不能呢，那里有抱怨的？"紫鹃用"老太太心坎"云云宽慰黛玉，点中要穴。惜乎时过境迁，今非昔比，黛玉"惹人厌烦"，已非贾母心头肉矣。洪秋蕃批云："紫鹃所说还是旧话，岂知今日'心坎儿上'已置之脑背后耶？可怜主仆二人还困在鼓里。"作者意在反跌后文，明示贾母之罪责。

黛玉点点头儿。因又问道："你才说的五儿，不是那日合宝二爷那边的芳官在一处的那个女孩儿？"紫鹃道："就是他。"黛玉道："不听见说要进来么？"紫鹃道："可不是，因为病了一场。后来好了，才要进来，正是晴雯他们闹出事来的时候，也就耽搁住了。"忽提起晴雯、芳官，黛玉心中岂能无今昔之感？王希廉评云："补叙柳五儿耽迟不进园缘故，周匝无遗 "此乃照应七十七回"天风流"与"归水月"往事。甲戌本第八回脂砚斋评云："晴有林风，袭乃钗副，真真不错 "且芳官与晴雯一党，同气相求，同罹灾殃，故此处紫鹃闲谈，大有深意存焉 黛玉道："我看那丫头倒也还头脸儿干净。"从黛玉口中一点五儿身份 黛玉难得赞人，今加以"干净"二字，味同橄榄，为后文宝玉欲梦见黛玉而错认五儿是晴雯，下一注脚。故姚燮以为，五儿"有目共赏"，而"林姑娘着实看重" 试由脂批"晴有林风"一语类推，则知五儿亦黛玉影子人物也 说着，外头婆子送了汤来。雪雁出来接时，那婆子说道："柳嫂儿叫回姑娘，这是他们五儿作的，再加皴染，文情遂得饱满 王伯沆批云："若非黛玉之汤，五儿亦未必肯作 "可见五儿爱敬黛玉，俨然纯情一脉，总为后得宝玉怜惜伏笔 没敢在大厨房里作，怕姑娘嫌腌臜。"雪雁答应着，接了进来。黛玉在屋里，已听见了，吩咐雪雁："告诉那老婆子回去说，叫他费心。"黛玉吩咐雪雁关照婆子，并向柳嫂致意，仅简短两语也，却颇有意趣 黄小田批云："此与'送宫花'一回对看，黛玉已大解人事，然而迟矣 "作者仍着意渲染黛玉寄人篱下苦况，赞美其纯真天性，暗埋病逝之根，文心细密。雪雁出来说了，老婆子自去。

这里，雪雁将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儿上，因问黛玉道："还有咱们

南来的五香大头菜，拌些麻油、醋，可好么？”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坠了。”一面盛上粥来。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两口汤喝，就搁下了。此写黛玉食量甚小，体质日弱，故王伯沆批云：“孔子虽不多食，亦未必如此之少，宜其‘风吹得倒’也。”可见黛玉已禁不起刺激。此为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粒”张本　两个丫鬟撤下来了，拭净了小几，端下去，又换上一张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鹃，添了香了没有？”紫鹃道：“就添去。”黛玉道：“你们就把那汤合粥吃了罢，味儿还好，且是干净。待我自己添香罢。”两个人答应了，在外间自吃去了。一段白描，写出潇湘馆日常生活景况，语淡而味长。观雪雁安箸、黛玉喝汤、小鬟拭几、紫鹃应答，饶有神韵。末尾黛玉添香，堪称神来之笔　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云：“写黛玉添香一段，着墨无多，而凄清无聊之景，完全写出，可与第二十六回‘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节笔致媲美”黛玉与丫鬟饮食无差，且代紫鹃添香，何等平易，何等纯良　然而此景此情，不久即将消逝矣

这里，黛玉添了香，自己坐着。才要拿本书看，只听得园内的风自西边直透到东边，穿过树枝，都在那里唏嘤哗喇不住的响。一会儿，檐下的铁马也只管叮叮当当的乱敲起来。寓“西风压倒东风”之象。一段写风，言辞简净，情景宛然　特意点出树枝与铁马之动静，如欧阳修《秋声赋》所谓“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及“纵纵铮铮，金铁皆鸣”云云，照应“感秋声”题面　黄小田评云：“一片秋声，写得凄深如许，纵非黛玉，亦难禁受。”秋声从黛玉耳中听出，惨淡尚在其表，草木摧败零落方为神理。不是写秋声，是写黛玉　脂批尝谓后半部有“落叶萧萧，寒烟漠漠”之景，此回意境似之　〇回目“感秋声”三字，梦稿同，文题相对；甲本与蒙府作“感秋深”，显然不及　一时雪雁先吃完了，进来伺候。黛玉便问道：“天气冷了，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儿衣裳晾晾，可曾晾过没有？”雪雁道：“都晾过了。”黛玉道：“你拿一件来我披披。”雪雁走去，将一包小毛衣裳抱来，打开毡包，给黛玉自拣。只见内中夹着个绢包儿，黛玉伸手拿起，打开看时，却是宝玉病时送来的旧绢子。自己题的诗，上面泪痕犹在。照应三十四回黛玉题帕诗，中有“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等诗句　此为九十七回“焚稿断痴情”作引，“泪痕犹在”四字，极见精神。黄小田批云：“先写诗帕尚在，为后文伏笔。”诗帕是宝黛定情信物，

此时得见，仿佛听到《红楼》悲剧之主旋律。里头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原来晾衣裳时从箱中捡出，紫鹃恐怕遗失了，遂夹在这毡包里的。回应十七回黛玉赌气剪香袋事，触物伤怀，新愁旧怨，一时并集，此乃第十五次写及通灵玉也　这黛玉不看则已，看了时，也不说穿那一件衣裳，手里只拿着那两方手帕，呆呆的看那旧诗。看了一面，不觉得簌簌泪下。帕上有"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等诗句，当日因宝玉表达爱情而感动，今日流泪，却为何来？姚燮以为"此种泪又从背地里还他"，则仍是多情泪也　苏轼《雨中花慢》云："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

紫鹃刚从外间进来，只见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边呆立，小几上却搁着剪破了的香囊，和两三截儿扇袋并那铰拆了的穗子。黛玉手中却拿着两方旧帕子，上边写着字迹，在那里对着滴泪呢。黛玉暗自垂泪，又从紫鹃眼中看出，香囊、扇袋、穗子等一一特写，闪回前几年宝黛吵闹情景紫鹃是见证人，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恍若隔世　王希廉评云："因小毛皮衣，忽见旧诗旧物，新仇旧恨，一时并集，即非善哭之黛玉，亦当为之酸鼻"黛玉妥存旧物，可谓痴情，今日睹而饮泣，可谓情痴，总之"情情"　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间旧啼痕。宋秦观《鹧鸪天　云："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此处袭秦词下句　至于两联设意，当本自元人王实甫　十二月过尧民歌为别情　小令　王曲云："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小说易"断肠"为"失意"，复颠倒语序，另择字眼，乃呈新貌　然仍属脱胎，实未换骨

紫鹃见了这样，知是他触物伤情，感怀旧事，料道劝也无益，只得笑着道："姑娘，还看那些东西作什么？那都是那几年宝二爷和姑娘小时，一时好了，一时恼了，闹出来的笑话儿。要像如今这样斯抬斯敬的，那能里这些东西白遭塌了呢[11]。"紫鹃这话，原给黛玉开心，不料这几句话，更提起黛玉初来时和宝玉的旧事来，一发珠泪连绵起来。木石前盟确已无望，黛玉当痛洒其泪　此段仍为九十七回"焚稿断痴情"作引　以上三次写及黛玉滴泪，笔笔通灵，是为第二十五次还泪也。姚燮眉批云："索性趁势将眼泪多还他些，以便早完此债"紫鹃又劝道："雪雁这里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罢。"那黛玉才把手帕撂下，紫鹃连忙拾起，将香袋等物包起拿开。

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闷闷的走到外间来坐下。爱情将遭毁灭，黛玉早有预感，而常“闷闷”，此处写其独自抚琴，八十九回写其抄经、写字，皆为借以遣愁解闷也　九十六回写其去贾母处请安，实亦有为“散散闷”之意　茕茕孤女，一生愁闷，直伴其魂归离恨　回头看见案上宝钗的诗启尚未收好，又拿出来瞧了两遍，叹道：“境遇不同，伤心则一。九十六回黛玉得知金玉良缘将谐之秘讯后，未尝有一语怨及宝钗，其缘由当于此八字中寻　不免也赋四章，翻入琴谱，可弹可歌。明日写出来寄去，以当和作。”便叫雪雁将外边桌上笔砚拿来，濡墨挥毫，赋成四叠[12]。又将琴谱翻出，借他《猗兰》《思贤》两操[13]，合成音韵，与自己做的配齐了，然后写出，以备送与宝钗。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将自己带来的短琴拿出，调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个绝顶聪明人，又在南边学过几时，虽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注此一笔，下文抚琴一段更觉情理自然　抚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鹃收拾睡觉，不题。以上是黛玉视角　以下转为宝玉视角，情景为之一新

却说宝玉这日起来，梳洗了，带着焙茗正往书房中来。只见墨雨笑嘻嘻的跑来，迎头说道：“二爷今日便宜了。太爷不在书房里，都放了学了。”不上学即得“便宜”，可见墨雨深知宝玉厌学，口角逼肖　依教育心理学分析，厌学症多发于青春期，学生内心焦虑，视读书为痛苦，遂滋抵触　就宝玉而言，主要原因在于学习内容枯燥，且漫无目的　至于青春躁动，系念黛玉，则为次要原因。此处照应第九回“闹书房”，以及八十一回“入家塾”、八十四回“试文字”等情节。宝玉道：“当真的么？”墨雨道：“二爷不信，那不是三爷和兰哥来了？”宝玉看时，只见贾环、贾兰跟着小厮们，两个笑嘻嘻的，嘴里咭咭呱呱不知说些什么，迎头来了。贾环与贾兰叔侄亦兴高采烈，显然也有厌学情绪。针对“笑嘻嘻”与“咭咭呱呱”，黄小田指出“是放学得意情景”，且“补二人上学不可少”　一百十九回写贾兰同宝玉一起“中乡魁”，于此处伏脉。见了宝玉，都垂手站住。宝玉问道：“你们两个怎么就回来了？”贾环道：“今日太爷有事，说是放一天学，明儿再去呢。”宝玉听了，方回身到贾母、贾政处去禀明了，然后回到怡红院中。袭人问道：“怎么又回来了？”宝玉告诉了

他。只坐了一坐儿，便往外走。袭人道："往那里去，这样忙法？就放了学，依我说，也该养养神儿了。"宝玉站住脚，低了头，说道："你的话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学，还不散散去。你也该可怜我些儿了。"自上学以来，宝玉难得至潇湘馆一望，时下天赐良机，自然格外珍惜，故有"你也该可怜我些儿了"一句，近乎哀求、听来着实可怜 王伯沆批云："平日之严于约束可知 "今宝玉有老师训诫、祖母督促、父亲管教、母亲监察，几乎已不知自由为何物 及至回到怡红院，还有袭人束缚，竟同身陷牢坑矣 少年灵性，日渐消磨，痛哉哀哉！袭人见说的可怜，笑道："由爷去罢。"

正说着，端了饭来。宝玉也没法儿，只得且吃饭。三口两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门口，只见雪雁在院中晾绢子呢。此乃潇湘馆特有风光，不知黛玉昨夜哭湿几条绢子。三十四回写宝玉命晴雯往潇湘馆送旧手帕，即宝黛定情信物，曾"见春纤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今雪雁亦晾绢子，却偏从宝玉眼中看出，此中大有真意 两件细事遥遥相对，韵味绵长 宝玉因问："姑娘吃了饭了么？"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懒待吃饭，这时候打盹儿呢。二爷且到别处走走，回来再来罢。"

宝玉只得回来。无处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见，便信步走到蓼风轩来。刚到窗下，只见静悄悄一无人声，宝玉打谅他也睡午觉，不便进去。才要走时，只听屋里微微一响，不知何声。宝玉站住再听，半日，又"拍"的一响。以落子之声写蓼风轩之静，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妙 又苏轼 书司空图诗 引残句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 "（别本"花"作"经"，另"静"作"闭"）棋声从宝玉耳中听出，滋味不薄 清张潮 幽梦影 云："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唉乃声，方不虚此生耳 "今写宝玉也，前见雪雁晾绢子，是眼福，寄寓情韵；此听白昼敲棋声，是耳福，暗藏禅机 作者手法精妙，不可思议 宝玉还未听出，只见一个人道："你在这里下了一个子儿，那里你不应么？"宝玉方知是下棋呢，但只急切听不出这个人的语音是谁。底下方听见惜春道："怕什么？你这么一吃我，我这么一应，你又这么吃，我又这么应。还缓着一着儿呢，终久连的上。"那一个又道："我要这么一吃呢？"惜春道："啊嗄，还有一着反扑在里头呢，我倒没防备。"宝玉听了听，那一个声音

很熟，却不是他们姊妹。料着惜春屋里也没外人，轻轻的掀帘进去。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那栊翠庵的槛外人妙玉。以上惜春、妙玉弈棋从宝玉耳中听出，文笔变幻清新 黄小田批云："想不到下棋，故两响俱听不出，正合'棋声经院静'之景 又想不到妙玉，故音熟而不知其人，皆情景逼真 "姚燮极 此处"写得静细"，"真是静细之心，静细之笔"，陈其泰则称"白描神手" 王伯沆亦云"一路写来，无一字不静细入微"，并叹"作者真能以巧伏人" 此写三佛相会，为一百十五回" 春失素志"及一百十九回"宝玉却尘缘"作引

这宝玉见是妙玉，不敢惊动。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际，也没理会。宝玉却站在旁边，看他两个的手段。只见妙玉低着头，问惜春道："你这个畸角儿不要了么？"惜春道："怎么不要？你那里头都是死子儿，我怕什么？"妙玉道："且别说满话，试试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来，看你怎么着。"妙玉却微微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转一吃，把惜春的一个角儿都打起来了，笑着说道："这叫做'倒脱靴势'[14]。"以上一段精致场景，可名之曰 双艳对弈图 ，何等清雅 妙玉出奇制胜，棋高一招 黄小田批云："观此，两人棋之高下已见，不必再表 "宝玉观棋不语，乃君子风范，亦善弈者也 故其十七回题潇湘馆对联曰："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二十四回曾写黛玉与香菱对弈 又七十九回宝玉闻迎春出嫁，乃徘徊紫菱洲，且作歌曰："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六十二回尝写探春与宝琴下棋，宝钗和岫烟观局 乃知宝玉并诸艳俱通围棋，则大观园不啻烂柯山矣 琴棋写于一回，如王希廉所评："有琴不可无棋，亦借妙玉与惜春闲闲带叙 "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唬了一大跳。宝玉突发笑 ，惊动二艳，写来神情活现 宋人盛世忠 观棋 云："运 争劫杀，败局在逡 袖手旁观者，机深亦损神 "槛内人一唬槛外人，文情为之一变 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唬人。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原来如此 此处视角转为妙玉，绝似电影蒙太奇，设计新巧，切换自然 王伯沆批云："至此方出宝玉，亦见构思之精 下文两人晤对情景，毫不吃力矣 "本书叙事观点灵活多变，愈出愈奇，至此有目不暇接之感 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15]，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宝玉语带机

锋，故王伯沆以为“问得妙” 其“下凡”二字启人联想，今日妙玉类似明人高濂 玉簪记 中女主角陈妙常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妙玉偶遇宝玉，便有走火入魔之病 闻有陈妙常者，妙玉岂其宗派与？”陈其泰批云：“妙玉孤标独立，自谓是世上意外之人，乃遇宝玉性情相契，竟为宝玉意中之人，直觉天下惟有一人知吧 其心折也久矣，忽闻‘下凡’之语，不免芳心一动 此正率其本性，非流于私情也 ”异性知己往往含情，心灵自由天经地义，世俗规矩不能禁，宗教戒律不能锢 妙玉有情，乃知天地尚有道，人性尚合理 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此处观棋及下文听琴，乃写妙玉与宝玉第四次亲厚也 脸红、不答、低头，暗示妙玉对宝玉未免有情 程甲本妙玉图赞调寄 女冠子 有句云：“清寒孤冷，云景月华心性，抚前轩 得意忘言处，无情有恨间 ”故陈其泰评曰：“古人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圣人许之 倘得知己，而漠然无情，便是不能尽其性，不能尽人之性 然则妙玉不能无情于宝玉，初何损于妙玉哉！”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 恭维妙玉，仍是护花使者心性，却非一味阿谀，实则有其理据 清人朱 幽 续 云：“ 一分， 一分；忙一分，愦一分 憩云居士云：静中参动是大 若，忙里偷闲是三菩提 ”今日妙玉正是“静中参动”，宝玉也恰好“忙里偷闲”， 不 谓为巧合也 宝玉尚未说完，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妙玉见宝玉，初则“脸红”，继而“红 ”，亦即面庞越来越红，灿如云霞，艳若桃杏，猗欤美哉！如清人丁绍仪 听秋声馆词话 卷十一引俗谚所云：“管得住身，管不住心 ”妙玉内心隐掩，已有目共睹 故王希廉断言，妙之于宝，“平日钟情不浅” 又云：“此时妙玉已经入魔，夜间安得宁静？”姚燮则曰：“敢则是小鬼头春心动乎 ”乃叹“真是镂肝刻骨之笔” 此处作者用词极微妙之能事，宜细细揣摩，慢慢体味 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

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这一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脸红，宝玉也脸红，如开染坊焉 此处明叙，宝玉脸红是因机锋为难，非关儿女私情，

其奈读者不肯相信何？如张新之即云："宝之红即妙之红，并落惜春眼内。其义微妙"姑备一说 按宝玉"情不情"，此际"意淫"偶一萌动，似有可能 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说话。妙玉神态，大可琢磨。前写"微微"抬眼，"痴痴"发问，此写"微微"含笑，佯装不见宝玉脸红，姚燮叹曰："此中机彀真微乎其微者"陈其泰则称之为"入化之笔" 回思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时情景，更觉神奇 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有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惜春语本"从来处来，向去处去"，系禅宗问答机锋。庚辰本六十六回写尤三姐芳魂对柳湘莲道："来自情天，去由情地 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诸脂本略同，程本则无 两相对照，可知妙玉虽寄身佛地，然尘缘未绝，故此际为情所惑，反不若宝玉、惜春之终能了悟也 黄小田批云："来处来，则去处去矣 来去分明，惟槛内人能之；槛外人反不能，何耶？"槛内人实槛外人，槛外人实槛内人，"云空未必空"也 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的是的。"宝妙二玉神情，俱从惜春眼中看出，大有不以为然之意 如宋人张九成《论语绝句 所云："有类痴人学着棋，谆谆诲尔反狐疑 回头试问旁观者，说得元来却甚奇 "此处情景为回末写惜春口占"空中来"宜"空中去"偈子作引

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到觉不好意思起来。此第三次写妙玉脸红，特意点出前因是"心一动"、后果是"不好意思"。王伯沆批云："脸红三次，一层深一层 "王希廉则评云："宝玉疑妙玉是机锋，不觉脸红；妙玉见宝玉脸红，亦自知脸红 一样脸红，两样心事，妙极！"东观阁批以为，此系"禅心与凡心交战" 姚燮批云："写妙玉另有一种神理，断移不到他人身上 "禅心未作沾泥絮，犹向春风舞鹧鸪。此为下文写"走火入邪魔"作引，兼为一百十二回"妙尼遭大劫"伏脉 因站起来说道："我来得久了，要回庵里去了。"惜春知妙玉为人，也不深留，送出门口。妙玉笑道："久已不来，这里湾湾曲曲的，回去的路头都要迷住了。"宝玉道："这到要我来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爷前请。"妙玉见宝玉来临，初不忍遽别，忽因心怯而欲归，转欲令宝玉相送 作者写其心理活动微妙至极，而出之从白描手段，更觉意味隽永。故王希廉评云："园中路径，妙玉若不惯熟，岂能独至惜春处下棋？不过要宝玉引路，为同行之计，且可同听琴音，讲究一番 文心何

灵妙如此！"妙玉芳心妙，作者文心亦妙

于是二人别了惜春，离了蓼风轩，湾湾曲曲，走近潇湘馆，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道："那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他也会这个吗？"也"字点睛，知妙玉亦通琴道，暗示《红楼》三玉同样孤高洁净，终不能见容于尘世。故才女不得不夭折，尼姑不得不失踪，公子不得不出家 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宝玉悉把黛玉的事说了一遍，因说："咱们去看他。"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然则，妙玉诚可谓黛玉知音矣 前后将两艳一比，相得益彰 陈其泰评云："黛玉孤凄自叹，无人怜悯 所希冀者，只为心愿或不落空，则此生尚有一知己，可以相依以不死耳 然身为处子，郁郁难吐，与妙玉一点芳心只堪自喻者，正复相同。写出多情女子礼防自持处，令人掩卷唏嘘，辄唤奈何。"妙玉与黛玉品性相近，且俱不能斩断情根，今乃借宝玉"情不情"眼睛一看，耳朵一听，文意遂足 检点四十一回于栊翠庵聚品梯己茶者，今惟少其一人，即"任是无情也动人"之宝钗，于是方知此际三玉相会，趣味甚浓 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说着，二人走至潇湘馆外，在山子石上坐着静听，甚觉音调清切。前有宝玉观棋，今有妙玉听琴，相映成趣 然而宝玉始终只是陪客，与四十一回茶品梅花雪，意境相类，故仍以"俗人"自嘲 宝玉果俗乎？大俗者大雅，陪客即主人。只听得低琴道[16]：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

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第一叠发思乡之情。

歇了一回，听得又吟道：

山迢超兮水长[17]，照轩窗兮明月光。

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第二叠状无眠病况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刚才'侵'字韵是第一叠，如今'扬'字韵是第二叠了。咱们再听。"里边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

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18]。第三叠叹孤独烦忧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黛玉有同悲焉 比之宝钗"感遭家之不造，独处离愁"尤深一

层

妙玉道："这又是一拍。何忧思之深也！"宝玉道："我虽不懂得，但听他声音，也觉得过悲了。"里头又调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19]，与无射律只怕不配呢。"里边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

感夙因兮不可惙[20]，素心如何天上月。第四叠叹身世之悲　此乃黛玉平生最后一组诗歌，可视为其绝笔而托于琴者。四叠音节词意，与宝钗四解适相匹敌，而凄婉悲苦全为林风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变徵之声[21]？音的可裂金石矣[22]。只是太过。"宝玉道："太过便怎么？"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议论时，听得君弦"蹦"的一声断了。有知音窃听则弦断音绝，此处亦预为不祥之兆也　如岳飞《小重山》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周春《阅红楼梦随笔　云："听琴而知变徵，妙玉知音　"洪秋蕃批云："宝钗寄诗，从黛玉眼中看出；黛玉和诗，从妙玉耳中听得　伯牙弹琴，岂知门外有锺子　"皆可发明此处意境，堪称作者知音　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妙玉已知黛玉寿将不永矣。姚燮批云："妙公可谓知音，然能料人不能料己　"禅房花木，对宝玉一番问答；曲径通幽，听黛玉四叠琴弄　始则脸若红霞，继而心惊肉跳，妙玉神思已纷乱如麻　其真不能"料己"耶？竟自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彩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黛玉弦绝，妙玉色变，均用宝玉视角，乃添满腹狐疑　其针脚全在诸艳结局，主脑则为"情"之一字　故陈其泰评云："妙玉既入空门，必无痴想　况绝世聪明，久已打断尘障　无如目中所见无一可人，惟有宝玉超然物表，不禁意洽心许，而又恨他是男子身　毕竟有嫌疑之介，故一经晤对，不觉心跳面热　此非世俗怀春女子可比也　宝玉之自志非女，而又自恨是男，一段心事，正复相同　岂非黛玉之外，只有此人哉？"红楼　三玉互为知音，其道合，其志同，其心一，其情乃近，所异者只在远近亲疏　宝之于黛为意中情，于妙则意外情；黛之于宝为痴情，于妙则友情；妙之于宝为偶然动情，于黛则始终关情　纷纷情事，惟宝玉看得重，宜乎其烦恼如影随形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于后半部多所指摘，却较欣赏"双玉听琴"故事，良有以也

且说妙玉归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门，坐了一回，把《禅门日诵》念了一遍。此“经”未详，或属于僧尼坐禅时例行诵习之简易读物。妙玉念之，似不合 故陈其泰批云：“念禅门日诵，太粗浅 宜作看楞严、华严诸经 ”吃了晚饭，点上香，拜了菩萨，命道婆子自去歇着。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齐[24]，屏息垂帘，跏趺坐下[25]，断除妄想，趋向真如。此处“断除妄想，趋向真如”八个字，张新之与王伯沆都认为系歇后体用法，暗示妙玉“重增病”及“亦是邪”（张氏改“邪”作“妖”），切中肯綮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六载秀才张拙《悟道偈》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华 ”（“含灵”一作“原来”、“我家”一作“一家”、“烦恼”一作“妄想”、“趣向”一作“趋向”）张拙此偈流传甚广，读者比照“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一联，自知《红楼 此处八个字歇后，乃作者暗逗下文 坐到三更已后，听得房上嗗碌碌一片响声。妙玉恐有贼来，下了禅床，此处为一百十二回妙玉果遭贼人劫持伏根 出到前轩，但见云影横空，月华如水。八字写景极妙。写景即写人，此将妙玉孤寂情怀淡淡衬出 张新之赞其“写景凝练”，姚燮则评云：“梵宫夜静，孤影谁怜？”夜静心犹乱，影孤人亦单，常情常景，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那时天气上不很凉[26]，独自一个凭栏站了一回，忽听房上两个猫儿一递一声厮叫。此写“两个猫儿”不停“厮叫”，极易引动春情。今入妙玉双耳，能无动于衷乎？姚燮以为，妙玉“凡心早引动矣”，并批曰：“偏听得清楚，俗所谓‘猫叫春’也 ”张新之则评云：“猫儿打架，直追可卿一梦，乃大眼目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引明朝僧人志明一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既然“老僧”听到“猫叫春”尚可生出“猫儿意”，则尼姑妙玉之情怀可想矣。

那妙玉忽想起日间宝玉之言，不觉一阵心跳耳热，自己连忙收摄心神，走进禅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时如万马奔驰，觉得禅床便恍荡起来，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车，自己不肯去。一回儿，又有盗贼劫他，持刀执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与惜春弈棋有杀伐之象，听黛玉抚琴有悲愁之音，

尤其与宝玉相处而情动乎中，皆足以摇荡妙玉禅心，致有此走火入魔之劫 "王孙公子"云云，显然导源于日间会晤宝玉。陈其泰评曰："妙玉非不能断尘缘也，见宝玉则不觉心为一动耳。若竟不动，须是枯木死灰，不成为妙玉矣。"明人高濂《玉簪记》第十八出写尼姑陈妙常怀春，有诗云："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此处渲染妙玉孤苦景况，寂寞情怀。作者满怀同情，下笔极有斟酌。至于"强盗劫他"云云，则为一百十二回"活冤孽妙尼遭大劫"张本

早惊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众，都拿火来照看，只见妙玉两手撒开，口中流沫。急叫醒时，只见眼睛直竖，两颧鲜红，骂道："我是有菩萨保佑，你们这些强徒敢要怎么样？"梦中遭劫，求救于菩萨，既切合其尼姑身份，亦反衬其孤凄无助，身世悲凉 张新之批云："一段画鬼笔，绝不拖累，与'恶梦'相映射。"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与本回"坐禅寂走火入邪魔"确可为一对 其根源俱关情字，黛玉"惊恶梦"由于"病"与"痴"，妙玉"入邪魔"则因"寂"与"火"，而梦中景象皆光怪陆离，丑恶丛聚，极为恐怖，并涉婚姻。两般凄苦，一样悲凉。众人都唬的没了主意，都说道："我们在这里呢，快醒转来罢。"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们有什么好人，送我回去罢。"十七回尝言，妙玉背井离乡，随师进京，师父遗言，谓其"不宜回乡" 盖因其已厌倦尼庵生活，看破豪门污浊，故忤逆师言，"要回家去"也 九十八回写黛玉临终，亦有好歹"送我回去"之语 苏州两孤女，同一心结。道婆道："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说着，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观音前祷告。求了签，翻开签书看时，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阴人[23]。就有一个说："是了，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没有人住，阴气是有的。"一面弄汤弄水的在那里忙乱。

那女尼原是自南边带来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别人尽心，围着妙玉坐在禅床上。妙玉回头道："你是谁？"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细瞧了一瞧道："原来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呜呜咽咽的哭起来，说道："你是我的妈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妙玉父母，俱已亡故，徒唤奈何，此一弱女子孤立无助之心理反映也。韩愈《谏迎佛骨表》云："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亦有"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云云。佛教既"无

父无君"，弃绝"父子之情"，即无所谓世俗家庭，亦无所谓骨肉亲情。譬之《封神榜》中闹海哪吒剔骨还父，犹嫌不确。妙玉久已遁入空门，今竟庵堂认"妈"，呜咽痛哭，则其内心之零丁孤苦，刹那间和盘托出矣。那女尼一面唤醒他，一面给他揉着。道婆倒上茶来喝了，直到天明才睡了。一段写妙玉凡心偶炽，以致入魔走火，乃情理之常。如洪秋蕃所云："不享盛名，造物之纠绳恒恕；不修梵行，佛门之科律犹宽。"此类宗教题材小说，西方有《十日谈》，中国有《僧尼孽海》等，对修道院与寺庙中人均加嘲讽，诟谇百端，并涉猥亵，不宜广传，虽曰批判现实丑恶，揭露宗教伪善，自有其非凡价值，然究属偏激之见。若《红楼》写妙玉，笔致细腻，笔法精严，笔端含蓄，笔墨自然，如此方可谓公正客观。

女尼便打发人去请大夫来看脉，也有说是思虑伤脾的，也有说是热入血室的，也有说是邪祟触犯的，也有说是内外感冒的，终无定论。后请得一个大夫来看了，问："曾打坐过没有？"道婆说道："向来打坐的。"大夫道："这病可是昨夜忽然来的么？"道婆道："是。"大夫道："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众人问："有碍没有？"大夫道："幸亏打坐不久，魔还入得浅，可以有救。"写了降伏心火的药，吃了一剂，稍稍平复些。外面那些游头浪子听见了，便造作许多谣言，说："这么年纪，那里忍得住？况且又是很风流的人品，很乖觉的性灵。已后不知飞在谁手里，便宜谁去呢。"由此引起邪徒觊觎之心，伏下遭劫祸根。园中细小之事皆传入市井，大观园渐失女儿堡垒之功效。至于"人品"之"风流"，与夫"性灵"之"乖觉"，则从外人口中稍加评论，偏离不远。故姚燮初则曰"人言可畏"，再则曰"浪子之言可采"。以众人之口次第说出某一人物形象，四方八面，反复勾勒皴点，本《红楼》得意笔法。过了几日，妙玉病虽略好了些，神思未复，终有些恍惚。

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进来，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师父的事吗？"惜春道："他有什么事？"彩屏道："我昨日听见邢姑娘和大奶奶在那里说呢，他自从那日合姑娘下棋回去，夜间忽然中了邪，嘴里乱嚷，说强盗来抢他来了，到如今还没好呢。姑娘你说，这不是奇事吗？"惜春听了，默默无语。那日妙玉见宝玉神态，乃惜春亲眼目睹，故能悟其因。因想："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时，那有邪魔缠扰？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此乃禅宗正旨。心有明镜，自

染尘埃　惜春知己知彼，确有慧根　“虽然洁净”与“尘缘未断”两句对举，堪称妙玉定评，即第五回判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之谓也　故陈其泰批云：“佛家以无我相、无人相为正法眼藏，若尘缘未断，即非佛性，故致走魔病魇，为惜春所识”惜春能够“勘破”红尘，既缘姊妹“三春”，也因闺友妙玉　六十四回黛玉《五美吟》云：“艳绝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然则，惜春果然“万缘俱寂”，亦无非“红颜命薄”之写照也。想到这里，蓦与神会，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无方⑮，云何是应住⑯？

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是空来空去、万境归空之旨，可与黛玉《葬花吟》“质本洁来还洁去”交相发覆　○惜春出家结局已兆定于此

占毕，即命丫头焚香。自己静坐了一回，又翻开那棋谱来，把孔融、王积薪等所著看了几篇⑰。内中“茂叶包蟹势”、“黄莺搏兔势”，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杀角势”，一时也难会难记，独看到“十龙走马”，觉得甚有意思。正在那里作想，只听见外面一个人走进院来，连叫彩屏。

未知是谁，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萱亲：旧指母亲。

② 猇声狺语：虎吼狗叫，形容恶言叫骂。猇声，虎吼声。狺语，狗叫声。

③ 愍恻：同情。愍，哀怜。

④ 递嬗：不断地更迭、变化。

⑤ 不造：不幸。

⑥ 咻咻：本为嘘气声，引申为烦扰不安。

⑦ 惺惺惜惺惺：聪明人爱惜聪明人。惺惺，聪明。

⑧ 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语出宋柳永词《望海潮》，原是形容杭州西湖景色的句子。

⑨ 人是地行仙：下面一句是：“十天不见走一千。”地行仙，仙人的一种。意思是，人像地行仙一样，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那里。

⑩ 就不能：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就不同”。

⑪ 那能里这些：梦稿本作“那能把这些”，其馀诸本作“那里能把这些”。

⑫ 叠：按前面乐章的格式，曲调重奏一次或文辞重复一章，叫“一叠”。

⑬ 《猗兰》《思贤》两操：都是古代的琴曲名。操，琴曲的一种。

⑭ 畸角儿、倒脱靴势：均为围棋术语。

⑮ 禅关：和尚、尼姑静坐修行的房子。

⑯ 低琴道：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低吟道”。

⑰ 山迢超：梦稿、甲本同，张本、王本作“山迢迢”。

⑱ 思古人兮俾无尤：语见《诗·邶风·绿衣》：“我思古人，俾无尤兮。”俾，使。尤，过失，罪过。

⑲ 君弦：琴的大弦、粗弦，是确定基音的。

⑳ 惙（chòu）：通“辍”，见《庄子·秋水》陆德明释文。中止。

㉑ 变徵：我国古代音乐中有七音，即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变徵调式一般表现激越悲凉的情绪。

㉒ 音的：梦稿本同，馀本作“音韵”。

㉓ 己：诸本“己”前均有一“自”字。

㉔ 跏趺：佛教名词。佛教徒打坐的姿势，盘膝，左脚背搭于右腿，右腿背搭于左腿。

㉕ 上不很凉：“上”“尚”古字通。诸本作“尚不很凉”。

㉖ 阴人：这里指死人或阴魂。

㉗ 大造：指现实世界。

㉘ 住：佛家语，也叫“住相”，指对现实世界的执迷。

㉙ 孔融、王积薪：二人皆擅围棋。孔融，东汉时人。王积薪，唐代人，著有《围棋十诀》。

回　评

此回有诗歌互答之雅，棋琴相映之妙。上半叙宝钗投书赠诗，黛玉悲感往事；下半写宝玉观妙玉、惜春对弈，复叙宝妙二玉窃听黛玉抚琴；结末叙妙玉走火人魔，惜春感而作偈。叙事钩绾细巧，斗笋接缝，丝丝人扣，有行云流水之风致。全回写静，然静中暗藏肃杀之象；全回记雅趣，但其中饱蕴悲凉之气，非泛泛闲适笔墨可比。其写景也，文辞简净，充满诗情画意。其记人也，宝钗之烦忧，黛玉之凄婉，妙玉之情动乎中，惜春之悟道于外，宝玉之处处茫然无解，写来各怀心事，迥不相犯。

此回结构多用对比映衬笔法，情趣盎然。宝钗烦心家事，陡起悲苦之心，发为诗歌四解；黛玉睹物伤怀，顿兴身世之感，鸣为琴曲四叠，此映衬一也。妙玉禅中向情，心旌摇荡；惜春禅外绝情，尘心尽息，此映衬二也。二艳对弈有一玉偷看，单艳抚琴有二玉窃听，此映衬三也。黛玉视宝玉为知音，而宝玉茫然不解其琴；妙玉偶然闻听黛玉之曲，却有流水高山之叹，此映衬

四也。观棋是三佛相会，听琴乃三玉聚首，此映衬五也。宝玉禅机尽消，惘惘然如痴儿；惜春悟性精进，惕惕然如仙尼，此映衬六也。宝玉如中轴，诸艳围绕歌哭，而艳各一姿，得此交相映衬。此回状诸艳性情各有所发展变化，对比映衬之笔法与有功焉。

此回设事平淡自然，意蕴淳厚，皆因适合事体情理。如钗黛共为群芳之冠，平日最为亲厚，久未相见，若无音信往还，殊乖事理，故有诗歌互答。再如宝黛情意深长，近来却疏于走动，宝玉若不一访，亦不近情，故有听琴之事。其场景转换，舞雪回风，情节进展，路径蜿蜒，而主次之分明，则似叠翠峰峦。如洪秋蕃所评："王夫人送盆兰，薛宝钗寄诗札，闻木樨而话到故乡，见绫帕而心伤往事，以及夕阳西坠，林鸟归山，铁马鸣檐，风声穿树，种种景物，皆环拱于黛玉之抚琴。杜少陵'群山万壑赴荆门'似为此文写照。"至于场面设计，意境渲染，也精致细巧，令人陶醉。王希廉批云："黛玉和歌，翻人琴谱，若在房中独自抚吟，有何意味？故写妙玉听琴，审音知兆，以见琴声凄断，歌词酸楚。"似此诗情画意，宜于雨后空山，松间石上读之。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却说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谱，忽听院内有人叫彩屏，不是别人，却是鸳鸯的声儿。彩屏出去，同着鸳鸯进来。那鸳鸯却带着一个小丫头，提了一个小黄绢包儿。惜春笑问道："什么事？"鸳鸯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1]，"九"为数之极，物极必反，此乃贾府不祥之兆也，为贾母辞世伏根。张新之批云："九九阳数尽，暗则阴晦生矣 "宋人家铉翁《赠河间隐者苑君年八十有一 云："乾元用九独探数之原，九九妙契乾策八十一 万事万物从此始，衍之又衍至于千百亿 "(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之庆"，此处又写其"明年八十一岁，是个暗九"，均言之凿凿，毫无歧义，且季节大体相合 故知此际仍为红楼十五年，八十五回写黛玉生日，是失于检点，不应据以转年 "明年"当于九十五回算起。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发心要写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刚经》。数关周天，暗暗照应首回女娲补天故事。王伯沆批云："第一回女娲炼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此次写经亦是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 一块石头，是宝公真身；这零一部经，是金刚真心 "石头为女娲锻炼，竟遭弃置；宝玉是贾母心肝，终亦乖离 其间联系，似有若无，可谓神奇。这已发出外面人写了。但是，俗说《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壳，《心经》才算是符胆，故此，《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2]，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观自在又是女菩萨[3]，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奶、姑娘们写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诚，又洁净。 金刚经 插入 心经 ，喻"金刚真心"，石头其无心乎？因"女菩萨"观世音而劳动贾府女眷，"虔诚"而"洁净"，却不说那"零一部"谁来抄写，俱合宝玉形景 咱们家中除了二奶奶，头一宗他当家没有空儿，二宗他也写不上来，其馀会写字的，不论写得多少，连东府珍大奶奶、姨

娘们都分了去。本家里头自不用说。”惜春听了，点头道：“别的我做不来，若要写经，我最信心的。你搁下，喝茶罢。”正中惜春下怀。看其承应何等痛快，迥异昔日受命绘大观园图情状。姚燮批云：“写经‘最信心’，四姑娘皈依已决，乃父出世之心不传于子而传于女 青春可惜，红颜弥可惜 ”男子污浊、女子清净，宁府珍惜兄妹确是榜样。鸳鸯才将那小包儿搁在桌上，同惜春坐下。

彩屏倒了一钟茶来。惜春笑问道：“你写不写？”鸳鸯道：“姑娘又说笑话了。那几年还好，这三四年来，姑娘还见我拿了拿笔儿么？”由此可知鸳鸯亦通文墨 此类补笔，亦不可少 黄小田批云：“鸳鸯识字，能写字，带写出 ”鸳鸯抗婚，鹤立鸡群，眼界更超凡绝伦，原来知书达礼，身份自高，心气自足 丫鬟而能读写，贾府中仅知有香菱与鸳鸯二人而已，前者被迫做妾媵，后者则坚拒做妾媵，恰为一对 惜春道：“这却是有功德的。”鸳鸯道：“我也有一件事：向来伏侍老太太安歇后，自己念上米佛[4]，已经念了三年多了。鸳鸯虔诚礼佛，已逾三载，既写其身份，亦道其无奈 顾炎武 日知录 卷二云：“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 ……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 ”然则，此处不仅写鸳鸯之清净善良，亦且明赦老之豪横无耻，以及世道之溷乱污秽 我把这个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我将他衬在里头供佛施食，也是我一点诚心。”惜春道：“这样说来，老太太做了观音，你就是龙女了[5]。”鸳鸯道：“那里跟得上这个分儿？却是除了老太太，别的也伏侍不来。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儿？”惜春与鸳鸯一番谈话，前呼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誓愿贾母逝后削发当尼姑；后应一百十一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杜绝赦老日后觊觎之色心 姚燮批谓，“观音”及“龙女”云云，“已为后文鸳姑娘殉贾母伏根” 陈其泰则评云：“鸳鸯愚忠愚孝，自非宝玉、黛玉一路人物 如此等人，不足与言情也。然自言除了老太太服侍不来，则其心专归于老太太一人，亦足见其情之不分，故能成其志之不夺 论情正不必分男女，但观其用情之笃与不笃耳 ”鸳鸯此番登场，形象更趋丰满 说着要走，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又拿起一子儿藏香，道：“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惜春都应了。

鸳鸯遂辞了出来，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此处穿插转换，文笔俭省　上回后半写妙玉走火入魔，借彩屏转述给惜春　此回开篇，借鸳鸯一来一去，则将场景由暖香坞转至贾母处，以便展开“博庭欢”正题，过脉十分自然　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⑥]，鸳鸯旁边瞧着。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⑦]，鸳鸯抿着嘴儿笑。忽见宝玉进来，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丝的小笼子，笼内有几个蝈蝈儿，说道：“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宝玉不送与黛玉者，似因黛玉拒收“臭男人”尝触摸之物　贾环虽幼，然为男人中之极臭者无疑　书中未尝写黛玉与贾环交一言可知。贾母笑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气。”宝玉笑道：“我没有淘气。”贾母道：“你没淘气，不在学房里念书，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宝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前儿因师父叫环儿和兰儿对对子，环儿对不来，我悄悄的告诉了他。他说了，师父喜欢，夸了他两句。环三不能，有此狼狈，方显贾兰敏捷　姚燮批云：“先述环儿不能对，是为兰儿反衬法。”至于宝玉捉刀，代儒夸奖，则一写优秀，一写昏聩，笔致轻巧。他感激我的情，买了来孝敬我的。提笼架鸟、斗蛐蛐、养蝈蝈，是八旗子弟派头，观老舍《茶馆　即可知之　徐珂《清稗类钞　“工艺类”云：“北地多蝈蝈，好事者率盛以葫芦，置暖处，可经冬不死。葫芦长者如鸡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为盖。其扁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花卉，都人尤贵重之　”两相对比，可知环三之“孝敬”未免寒碜，其价必廉。二十七回写探春喜欢柳枝小篮子、竹根香盒及胶泥风炉，王伯沆赞叹“是何俊雅”；三十六回写贾蔷给龄官买来串戏雀儿，王氏则讥为“流氓气”。于此又批云：“今贾环乃买蝈蝈笼，其心眼知识，竟与板儿一样。有子如此，何为至今不杀乎？”可备一说。贾母房中有蝈蝈，带些俗气；潇湘馆里有鹦鹉，自是雅致。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太的。”贾母道：“他没有天天念书么，为什么对不上来？对不上来，就叫你儒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够受了，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做词，唬的倒像个小鬼儿是的。这会子又说嘴了。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求人替做了，就变着方法儿打点人。这么点子孩子，就闹鬼闹神的，也不害臊。赶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此从贾母口中将贾环一评，益显其不堪，兼为贾兰作衬。王伯沆批云：“其不肖已可知了。但不肖至串卖侄女，则无论何

人所不能知也。"王希廉则评曰:"要写宝玉赞贾兰,先写贾环不长进作衬。"文法讲究,抑扬有致。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

贾母又问道:"兰小子呢,做上来了没有? 这该环儿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宝玉笑道:"他倒没有,却是自己对的。"前写贾兰总是配角,自此稍振。读者印象,李纨之子人虽幼小,志气却大,五岁入学,举止老成,二十二回众人竟笑其"天生的牛心古怪",后曾习骑射,七十五回有中秋诗,七十八回有姽婳词。黄小田批云:"贾兰将来能继承家声,后文不能写矣,只于幼时略写便见 "此借宝玉一赞,以示有其母必有其子。贾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闹了鬼了。如今你还了得,'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就只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宝玉笑道:"实在是他作的,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呢。代儒夸赞,伏一百十九回贾兰中举。妙在由宝玉口中说出,兼伏其中乡魁之事 故王希廉批云:"宝玉说师父赞贾兰'一定有大出息',是为贾兰中举伏笔。"王伯沆亦云:"凡孤子大概都有点出息,天之所以报母节也。"然而此"出息"属宝玉素日所厌弃者,故回目曰"博庭欢",明示怡红公子偶尔违心从俗,兼以照应第五回李纨判词,及其《晚韶华》曲所谓"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云云。老太太不信,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亲自试试,老太太就知道了。"贾母道:"果然这么着,我才喜欢。我不过怕你撒谎。既是他做的,这孩子明儿大概还有一点儿出息。"因看着李纨,又想起贾珠来,又说:"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壮户。"说到这里,不禁泪下。贾母听宝玉"赞孤儿",自然欢喜,却面对李纨想起贾珠,遂兴慨叹,继而泫然,写来入情入理。洪秋蕃批云:"宝玉说师父夸贾兰将来有出息,应可博贾母之欢,乃贾母反看着李纨堕泪,有喜而忧,亦犹有忧而喜。此固贾母悲喜不伦,亦由文章宫商变徵。"以泪写喜,关合贾府衰败之气数。

李纨听了这话,却也动心,只是贾母已经伤心,自己连忙忍住泪,笑劝道:"这是老祖宗的馀德,我们托着老祖宗的福罢咧。只要他应的了老祖宗的话,就是我们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因又回头向宝玉道:"宝叔叔明儿别这么夸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他那里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那里还

能够有长进呢。”对贾母是祇祇劝慰，对宝玉是轻轻责备，李纨言谈大方得体，既见身份，亦显性格。跛踖如也，内心快意。姚燮批云：“宫裁亦善于事上者，与凤姐有邪正不同，不得云其口给也。”李纨正，其言寡而笃实；凤姐邪，其言多而狡狯。荣国府两位少奶奶，恰恰相对。“眼大心肥”一语妙，骂尽天下雨村之辈，也有凤姐影子在　贾母道：“你嫂子这也说的是。就只他还太小呢，也别逼㨃紧了他。小孩子胆儿小，一时逼急了，弄出点子毛病来，书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贾母说到这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连忙擦了。李纨将青春性命皆托于贾兰，其情可悯，其志可敬。姚燮评：“用‘扑簌簌’三字，用‘掉’字，与黛玉诸人流泪不同。”贾母与李纨俱为寡妇，但此番流泪亦自不同　贾母乃为李纨，几许同情，全是喜泪；李纨则为自己，多少委屈，全是痛泪　一女子也，年纪轻轻便尔孀居，上事翁姑，下抚幼子，年年冷雨，岁岁寒衾，而所得不过虚名而已，即第五回曲子所云：“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　……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今日李纨欲洒一腔痛泪，竟万万不能，甫一涌出，就“连忙擦了”。此情此景，尤觉悲惨。石头在场，全看在眼里

只见贾环、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贾兰又见过他母亲，然后过来，在贾母傍边侍立。贾兰依太祖母“侍立”，写出大家规矩，暗点“博庭欢”题面。黄小田批云：“贾兰形景如在目前，所谓‘物情小可念，人意老慈多’，香山诗正合此景。”故张新之以为“这方到‘欢’字真际”。然而，其“欢”亦何等勉强。贾母道：“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师父夸你来着。”贾兰也不言语，只管抿着嘴儿笑。鸳鸯过来说道：“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道：“请你姨太太去罢。”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这里宝玉、贾环退出，素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把双陆收起，李纨尚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贾母道：“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罢。”李纨答应了。一时，摆上饭来，丫鬟回来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这几天浮来暂去，不能过来回老太太，今日饭后家去了。”此写薛姨妈“浮来暂去”，言来去不定，用语新雅，针线细密　一则点薛家消息，为九十回金桂勾引薛蝌作引；二则伏宝钗近日景况，文情方不寂寞；三则状贾母身边冷冷清清，荣府正滑向深谷。○按“浮来暂去”一语，后为晚清名儒王闿运学

去 其 湘绮楼日记 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记云:"程七少爷浮来暂去,曾薛娇之不若,亦训饬之 "湘绮老人熟读《红楼》,屡屡自称潇湘妃子,故能以散漫呆霸王比喻富家学生程七少爷。于是贾母叫贾兰在身傍边坐下,大家吃饭,不必细言。

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盥漱了,歪在床上说闲话儿。只见小丫头子告诉琥珀,琥珀过来回贾母道:"东府大爷请晚安来了。"贾母道:"你们告诉他,如今他办理家务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罢。我知道了。"小丫头告诉老婆子们,老婆子才告诉贾珍,贾珍然后退出。自此用贾珍视角,转写奴仆生事 黄小田批云:"贾珍未必日日过来请安。今在西府暂理家务,故早晚请安耳 "贾珍在宁国府胡闹成性,今竟来荣国府理事,非两府之福可知 然荣府赦政琏两代主人均未外出,贾珍为何前来协理,似欠交代

到了次日,贾珍过来料理诸事,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又一个小厮回道:"庄头送果子来了。"五十三回曾写宁府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交租,今又写"庄头交果子",彼此呼应。盖时当秋季,故送时鲜果蔬等农产品,此庄头或归荣府管辖 似此贵族巨室,一年四季均须依赖农民供养,其事甚明。贾珍道:"单子呢?"那小厮连忙呈上。贾珍看时,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果品,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贾珍看完,问:"向来经管的是谁?"门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账点清,送往里头交代。等我把来账抄下一个底子,留着好对。"又叫:"告诉厨房,把下菜中添几宗,给送果子的来人,照常赏饭给钱。"周瑞答应了,一面叫人搬至凤姐儿院子里去,又把庄上的账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儿,又进来回贾珍道:"才刚来的果子,大爷曾点过数目没有?"贾珍道:"我那里有工夫点这个呢?给了你账,你照账点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点过,也没有少,也不能多出来。大爷既留下底子,再叫送果子来的人,问问他这账是真的假的。"周瑞系王夫人陪房,其妻亦在府中任职,一向有头有脸,众奴仆须忌惮三分 此处与贾珍交代账目,竟曰"真的假的"云云,蹊蹊跷跷,当有缘故 作者故设悬疑,逗引读者兴趣 贾珍道:"这是怎么说,不过是几个果子罢咧,有什么要紧?我

又没有疑你。”

说着，只见鲍二走来磕了一个头，说道：“求大爷原旧放小的在外头伺候罢。”鲍二亦系贾府奴仆，向受珍琏兄弟关照，俨然心腹。四十四回写其前妻鲍二家的与贾琏偷情，被凤姐逼死；六十四回写其与继室在小花枝巷服侍尤二姐，乃贾珍差遣 今竟求去外边，亦觉奇怪。作者又设一悬念。贾珍道：“你们这又是怎么着？”鲍二道：“奴才在这里又说不上话来。”贾珍道：“谁叫你说话？”鲍二道：“何苦来，在这里做眼睛珠儿。”所谓“做眼珠儿”，言能窥视他人隐私，妨碍他人作弊，犹言“碍眼”。冯梦龙《平妖传》第五回有云：“这分明嫌他碍眼，打发他开去的意思 ”相比之下，“做眼珠儿”语更活泼生动，恰合奴仆身份，自能透出府中隐秘 鲍二恃宠而骄，此刻显有向贾珍告密讨好之意，故成他人眼中钉 周瑞接口道：“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出人，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老爷、太太、奶奶们从没有说过话的，何况这些零星东西？若照鲍二说起来，爷们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被奴才们弄完了。”贾珍想道：“必是鲍二在这里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鲍二说道：“快滚罢。”又告诉周瑞说：“你也不用说了，你干你的事罢。”二人各自散了。鲍二与周瑞龃龉，双双闹到主子面前，贾珍竟不加深究，含糊了事，是得过且过心理 黄小田批云：“并无一语查问，但以‘快滚罢’三字了之，盖不能查问耳，此岂能‘正家法’者耶？”故旋即激起骚乱，贾珍当首负其责。

贾珍正在书房里歇着，听见门上闹的翻江搅海，叫人去查问，回来说道：“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打架。”贾珍道：“周瑞的干儿子是谁？”门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此人即一百十一回招引外盗之“狗彘奴”，与周瑞家的有染 当为游民之流 清人鲁仕骥 备荒管见 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既无恒业，惟以酗酒赌博为事，趋而日下，遂至流为盗贼，为乞丐……大为地方之害 ”本来是个没味儿的，天天在家里吃酒闹事，常来门上坐着。听见鲍二和周瑞拌嘴，他就插在里头。”贾珍道：“这却可恶。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三给我一块儿捆起来。周瑞呢？”门上的回道：“打架时，他先走了。”贾珍道：“给我拿了来。这还了得了！”众人答应了。府第门口“翻江倒海”，家奴与无赖公然打架，事已不可收拾，贾珍方不得不处置。早知如此，何必刚才？姚燮批云：“读以上一段文字，知周瑞假账作弊，为鲍二窥破底里，索其分利不

送，因而有此一回之闹也。”此系推测，较合情理。妙在作者客观冷静，并不说破。

正嚷着，贾琏也回来了，贾珍便告诉了一遍。贾琏道：“这还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过，也找到了。贾珍便叫：“都捆上。”贾琏便向周瑞道：“你们前头的话也不要紧，大爷说开了，很是了，为什么外头又打架？你们打架已经使不得，又弄个野杂种什么何三来闹。你不压伏压伏他们，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几脚。贾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鲍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撵了出去，方和贾琏两个商量正事。家宅反乱、仆从殴斗，亦贾府衰象之一。贾珍、贾琏唯知鞭笞，安能济事。此点“正家法贾珍鞭悍仆”题面。黄小田批云：“贾珍之不能正家明矣，此直书‘正家法’者，讥之非予之。”鲍二与何三遭受鞭打，为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时鲍二揭发珍琏罪行作引，亦为一百十一回“狗彘奴欺天招伙盗”中何三盗窃荣府财产伏根。

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许多议论来，也有说贾珍护短的，也有说不会调停的，也有说他本不是好人，前儿尤家姐妹弄出许多丑事来，那鲍二不是他调停着二爷叫了来的吗？这会子又嫌鲍二不济事，必是鲍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杂，纷纷不一。俗云“上梁不正下梁歪”，贾珍、贾琏皆淫滥之徒，昔有焦大之骂，今有下人诟谇，似此情形，何以‘正家法’。众人议论“尤家姐妹”之“丑事”云云，照应六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尤氏二姐与三姐故事，可见公道自在人心，舆论渐渐不利于贾府主子。陈其泰批云：“处断并无不合，何以众人不服？自必周瑞实有弊端，被鲍二指破，以致拌嘴。贾珍竟不根究两人所以打架之故，颟顸了事，宜将物议之沸腾也。”此非家庭之幸。

却说贾政自从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尽有发财的。那贾芸听见了，也要插手弄一点事儿，便在外头说了几个工头，讲了成数，便买了些时新绣货，要走凤姐儿的门子。贾芸谋新差，起因于政老升任工部郎中，首先照应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贿赂凤姐前事，再则为一百十七回“欣聚党恶子独承家”串卖巧姐张本，顺便揭露官场积弊。王希廉批云：“写贾芸谋荐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姚燮批云：“老爷做官，家人发财，普天下之常例。”权力滥用，古来

已然，此即英国史家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中之名言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凤姐正在屋里，听见丫头们说："大爷、二爷都生了气，在外头打人呢。"凤姐听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问问，只见贾琏已进来了，把外面的事告诉了一遍。凤姐道："事情虽不要紧，但这风俗儿断不可长。此刻还算咱们家里正旺的时候儿，他们就敢打架，已后小辈儿们当了家，他们越发难制伏了。前年我在东府里，亲眼见过焦大吃的烂醉，躺在台阶子底下骂人，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汤子的混骂。照应第七回焦大醉骂，直刺贾珍　姚燮评云："焦大之'骂'，凤姐刻不能忘。虽有功劳，奚补于事？"须知，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　所谓"贾府的屈原"，亦不易做。他虽是有过功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点体统儿才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说，是个老实头，个个人都叫他养得无法无天的。如今又弄出一个什么鲍二，我还听见是你和珍大爷得用的人，为什么今儿又打他呢？"贾琏尝私鲍二之妻，又曾用为心腹以伏侍尤二姐，故凤姐语含讥讽醋意。姚燮批云："将小花巷二姐事一照，上明照，此暗照　明照一层宾，暗照一层主。"所谓"上明照"指前文写众人提及"尤家姐妹"之"丑事"，即王伯沆评谓"家运好时耳目灵通，家运败时琏凤劣迹为人尽知"者　此后琏凤夫妇关系渐趋冷淡。又借凤姐之口将尤氏一评，文笔精到。贾琏听了这话刺心，便觉赸赸的，拿话来支开，借有事，说着就走了。

小红进来，回道："芸二爷在外头要见奶奶。"凤姐一想："他又来做什么？"便道："叫他进来罢。"小红出来，瞅着贾芸微微一笑。贾芸赶忙凑近一步，问道："姑娘替我回了没有？"小红红了脸，说道："我就是见二爷的事多。"贾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里头来劳动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宝二叔房里，我才和姑娘——"小红怕人撞见，不等说完，连忙问道："那年我换给二爷的一块绢子，二爷见了没有？"小红旧事重提，照应二十四回"痴女儿遗帕惹相思"。姚燮评："小红独与贾芸有情。"那贾芸听了这句话，喜的心花俱开，才要说话，只见一个小丫头从里面出来，贾芸连忙同着小红往里走。两个人一左一右，相离不远。贾芸悄悄的道："回来我出来，

还是你送出我来。我告诉你，还有笑话儿呢。"小红听了，把脸飞红，瞅了贾芸一眼，也不答言。和他到了凤姐门口，自己先进去回了，然后出来，掀起帘子点手儿，口中却故意说道："奶奶请芸二爷进来呢。"此处反复渲染小红私情，再三曰"瞅"、曰"脸红"。话中有话，态度暧昧。姚燮评："瞅者直视也，吾未见好女子而瞅看人者。"此当日习俗也。

贾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进房来，见了凤姐儿，请了安，并说："母亲叫问好。"凤姐也问了他母亲好。凤姐道："你来有什么事？"贾芸道："侄儿从前承婶娘疼爱，心上时刻想着，总过意不去。欲要孝敬婶娘，又怕婶娘多想。如今重阳时候，略备了一点儿东西。此处点明时令。"如今重阳时候"，即九月初九前后。魏文帝曹丕 九日与钟繇书》云："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倍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重阳宜登高，故贾芸来攀高枝。贾母年龄是暗九，重阳时令则为明九，均示阳数已尽，实不吉祥 婶娘这里那一件没有呢？不过是侄儿一点孝心。只怕婶娘不赏脸。"凤姐儿笑道："有话坐下说。"贾芸才侧身坐了，连忙将东西捧着搁在傍边桌上。凤姐又道："你不是什么有馀的人，何苦又去花钱。我又不等着使。你今儿来意，是怎么个想头儿，你倒是实说。"贾芸道："并没有别的想头儿，不过感念婶娘的恩惠，过意不去罢咧。"说着，微微的笑了。凤姐道："不是这么说。你手里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儿使你的。你要我收下这个东西，须先和我说明白了。要是这么'含着骨头露着肉'的，我倒不收。"凤姐明知贾芸有求于己，偏要他明说，确是凤姐一贯作风 贾芸扭捏作态，甚不痛快，宜乎凤姐不悦也 姚燮批云："最恨有求于人偏不肯直说，假作大方之样 凤姐一喝，实获我心，胜倩麻姑爪搔痒。"此写贾芸与凤姐身份不同，心情各异，故口吻参差，栩栩如闻

贾芸没法儿，只得站起来，陪着笑儿说道："并不是有什么妄想。前儿日听见老爷总办陵工[8]，侄儿有几个朋友，办过好些工程，极妥当的，要求婶娘在老爷跟前提一提。办得一两种，侄儿再忘不了婶娘的恩典。若是家里用得着侄儿，也能给婶娘出力。"凤姐道："若是别的，我却可以作主。至于衙门里的事，上头呢，都是堂官、司员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

书班、衙役们办的⑨，别人只怕插不上手。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过跟着老爷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为的是各自家里的事，他也并不能搀越公事。论家事，这里是踩一头儿撬一头儿的，连珍大爷还弹压不住。你的年纪儿又轻，辈数儿又小，那里缠的清这些人呢。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儿也要完了，不过吃饭瞎跑。你在家里什么事作不得，难道没了这碗饭吃不成？我这是实在话，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经领了，把东西快拿回去。是那里弄来的，仍旧给人家送了去罢。”凤姐之精明不减当年，唯于贾芸之关照异于往日矣　此为贾芸怨恨之由也　姚燮批云："听凤姐回绝芸儿之言，婉转详明，劝慰交至，真巾帼中之陆贾、随何 ”凤姐虽喜揽事，然尚能把握分寸，不敢招惹政老。贾芸则一味贪心，自触霉头，未免糊涂　两人形象稍有变化，亦觉新鲜。

正说着，只见奶妈子一大起带了巧姐儿进来。那巧姐儿身上穿得锦团花簇，手里拿着好些玩意儿，笑嘻嘻走到凤姐身边学舌。贾芸一见，便站起来，笑盈盈的赶着说道："这就是大妹妹么？你要什么好东西不要？"那巧姐儿便"哑"的一声哭了。贾芸连忙退下。凤姐道："乖乖不怕。"连忙将巧姐揽在怀里，道："这是你芸大哥哥，怎么认起生来了。"贾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将来又是个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儿回头把贾芸一瞧，又哭起来，叠连几次。此处描绘巧姐形象，穿着"锦团花簇"，手持玩具，"笑嘻嘻"依母"学舌"，见陌生人即哭，显然尚在童稚，娇小可爱　按巧姐为金陵十二钗正册中人物，非比等闲，故需特别笔墨　其初次登场在二十七回，后再见于二十九回，三见于四十一回，已在襁褓，时当红楼十三年　此际两年过去，至少应已三四岁　故陈其泰批云："巧姐已不小，不应如襁褓中见生人便哭 ”据成书研究揭示，作者最初设计凤姐有女二人，长名巧姐，次名大姐，后合二为一，故叙事或存矛盾　此处所写，似亦成问题　然其见贾芸即哭，则有特殊用意　如王希廉所评："巧姐一见贾芸便哭，伏后来串卖情事 ”

贾芸看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辞要走。凤姐道："你把东西带了去罢。"贾芸道："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凤姐道："你不带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儿，你不要这么着。你又不是外人，我这里有机会，少不得打发人去叫你，没有事也没法儿，不在乎这些东东西西上的。"贾芸

看见凤姐执意不受，只得红着脸道："既这么着，我再找得用的东西来孝敬婶娘罢。"凤姐儿便叫小红："拿了东西，跟着送出芸哥去。"

贾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说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儿都不漏缝，真正斩钉截铁，怪不得没有后世。这巧姐儿更怪，见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真正晦气，白闹了这么一天。"贾芸自此结怨于凤姐母女，为串卖巧姐伏根。据佚稿研究揭示，此书原设计贾芸与凤姐母女似并无仇隙，故庚辰本二十四回脂批云"此人后来荣府事败，必有一番作为"，靖藏本同回则批"芸哥仗义探庵"云云　但此类情节，均不见于今本后半部　其中细故，可参看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等同类著作。小红见贾芸没得彩头，也不高兴，拿着东西跟出来。贾芸接过来，打开包儿，拣了两件，悄悄的递给小红。小红不接，嘴里说道："二爷别这么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贾芸道："你好生收着罢。怕什么，那里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红微微一笑，才接过来，说道："谁要你这些东西，算什么呢？"说了这句话，把脸又飞红了。贾芸也笑道："我也不是为东西，况且那东西也算不了什么。"

说着话儿，两个已走到二门口。贾芸把下剩的仍旧揣在怀内。小红催着贾芸道："你先去罢。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我如今在这院里了，又不隔手。"贾芸点点头儿，说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常来。刚才我说的话，你横竖心里明白，得了空儿再告诉你罢。"小红满脸羞红，说道："你去罢。明儿也常来走走，谁叫你和他生疏呢。"一语点明贾芸遭冷遇根由　疏于走动，不善钻营，贾芸本为乖巧人，亦有疏忽　贾芸道："知道了。"贾芸说着，出了院门。这里小红站在门口，怔怔的看他去远了，才回来了。前半部写贾芸、小红恋情用正笔，此节则多讽意　芸红一桩公案，至此了结　黄小田夹批云："写贾芸、小红，全是寻常小说之情　然传神之妙，岂寻常小说所能写出？"　亦据佚稿研究，此书原设计贾府败落之际小红曾救助凤姐与宝玉，故庚辰本二十回脂批云："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　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二十六回则批"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云云　所谓"狱

神庙”故事，当与贾芸与小红相关，涉及宝玉、凤姐、巧姐、刘老老、茜雪及醉金刚倪二等人，现俱不见于今本后半部。

却说凤姐在屋里吩咐预备晚饭，因又问道：“你们熬了粥了没有？”丫鬟们连忙去问，回来回道：“预备了。”凤姐道：“你们把那南边来的糟东西，弄一两碟来罢。”秋桐答应了，叫丫头们伺候。平儿走来笑道：“我倒忘了，今儿晌午，奶奶在上头老太太那边的时候，水月庵的师父打发人来，此即老尼姑静虚，十五回写其请托凤姐，使计毁坏张金哥婚事。俗谚有云：“宁折十座庙，不毁一门亲”静虚与凤姐联手作恶，甚损阴德 要向奶奶讨两瓶南小菜，还要支用几个月的月钱，说是身上不受用。我问那道婆来着：‘师父怎么不受用？’说：‘他四五天了。前儿夜里，因那些小沙弥、小道士里头有几个女孩子，睡觉没有吹灯，他说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见他们三更以后灯还点着呢，他便叫他们吹灯。个个都睡着了，没有人答应，只得自己亲自起来，给他们吹灭了。回到炕上，只见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此“一男一女”，即暗指张金哥及其未婚夫长安守备之子。因婚姻为静虚与凤姐所毁，两人殉情而死 清人姜祺 红楼梦诗 咏张金哥云：“千里红丝宿愿违，贞魂空逐槁砧归 只缘威凤婪金绶，打起鸳鸯两处飞。”自注：“死而有知，必为厉鬼相报”此处写一对男女端坐炕上，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当为“厉鬼”前来索要孽债 他赶着问是谁，那里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来。众人听见，点上灯火，一齐赶来，已经躺在地下，满口吐白沫子，幸亏救醒了。此时还不能吃东西，所以叫来寻些小菜儿的。’我因奶奶不在屋里，不便给他。我说：‘奶奶此时没有空儿，在上头呢，回来告诉。’便打发他回去了。刚才听见说起南菜，方想起来了，不然就忘了。”

凤姐听了，呆了一呆，此即凤姐反应，暗自吃惊，却不惶恐，极合其思想性格 故东观阁批叹为“传神之笔”。姚燮批云：“‘呆了一呆’四字多少悔惧，而凤姐终于不知醒悟，呆又何益也”盖凤姐不信鬼神，尚然执迷未悟 后渐能虔诚礼佛，故有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签占异兆”等事 说道：“南菜不是还有呢，叫

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银子，过一天叫芹哥来领就是了。”八十三回曾写紫鹃因黛玉之病而欲支月钱，凤姐不允　今静虚支用便允，盖因凤姐有人命把柄握于老尼之手也　由此可见凤姐于黛玉无心照应也　又见小红进来，回道："刚才二爷差人来，说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先通知一声。"凤姐道："是了。"

说着，只听见小丫头从后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里来。外面平儿接着，还有几个丫头们，咕咕唧唧的说话。凤姐道："你们说什么呢？"平儿道："小丫头子有些胆怯，说鬼话。"凤姐说："那一个？"小丫头进来。问道："什么鬼话？"那丫头道："我刚才到后边去叫打杂儿的添煤，只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喇哗喇的响，我还道是猫儿耗子，又听得嗳的一声，像个人出气儿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来了。"静虚遭报一事未完，凤姐处亦闹鬼，正可映衬。小丫头所谓"像个人出气儿"云云，张金哥耶？尤二姐耶？写得鬼影憧憧，让人毛骨悚然　此如姚燮所批云："家运就衰，遂有此等疑鬼疑神之事"无奈凤姐依然故我，无所畏惧　其真不怕乎？奸雄心事，即将揭晓　凤姐骂道："胡说，我这里断不兴说神说鬼。我从来不信这些个话，快滚出去罢。"此亦凤姐反应，"胡说"与"滚出去"两句见其神采。至于"不兴说神说鬼"云云，黄小田批云："不兴说便是怕"心里恐惧，面上逞强，的是凤姐为人　十五回亦尝写凤姐说"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　那小丫头出去了。

凤姐便叫彩明将一天零碎日用账对过一遍。此处为彩明于后半部初次登场　其人是小童还是丫鬟，早期读者曾发生争论，此处亦未叙明　时已将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说些闲话，遂叫各人安歇去罢。凤姐也睡下了。将近三更，凤姐似睡不睡，觉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惊醒了，越躺着越发起渗来[10]，因叫平儿、秋桐过来作伴。此写凤姐恐惧，或有所梦，已信鬼神报应矣，但嘴上仍不肯承认　王希廉评云："水月庵老尼见鬼，自是东窗事发，凤姐安得不一动心，此心一动，诸邪俱入，空屋人声，三更发渗，不独尤二姐一人也"陈其泰亦云："若只丫头见鬼，亦不至惊心如此　良由老尼见鬼索命之事，寻思恐惧耳"此为一百十三回"忏宿冤凤姐托村妪"及其次回"王熙凤历劫返金陵"作引　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来不顺凤姐，后来贾琏因尤二姐之事不大爱惜他了，凤姐又笼络他，如今倒也安静，只是心里比平儿差

多了，外面情儿。忙中补明秋桐近况，文心极细　洪秋蕃评云："贾琏因尤二姐之事不大爱惜秋桐，是亦因宠而反失宠之明验也"秋桐为赦老所赐，凤姐一时尚无良策加以处置，故能暂且容忍笼络，而心实恨之。今见凤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来。凤姐喝了一口道："难为你，睡去罢，只留平儿在这里就够了。"秋桐却要献勤儿，因说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们两个轮流坐坐也使得。"凤姐一面说，一面睡着了。平儿、秋桐看见凤姐已睡，只听得远远的鸡声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裳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连忙起来伏侍凤姐梳洗。

凤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宁，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扎挣起来。正坐着纳闷，忽听个小丫头子在院里问道："平姑娘在屋里么？"平儿答应了一声。那小丫头掀起帘子进来，却是王夫人打发过来，来找贾琏，说："外头有人回要紧的官事。老爷才出了门，太太叫快请二爷过去呢。"凤姐听见，唬了一跳。体虚神弱，一惊一乍，或因静虚而想及自身，而不宁，而"纳闷"，自此以后凤姐渐趋怯懦矣。想当年，凤姐乃脂粉队里的英雄，威风八面，顾盼自雄　今日病态，实关家运也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暗九：旧时迷信，认为八十一为九九相乘而得，暗藏两个九字，故称"暗九"，又称"暗坎"，故八十一岁是个不吉利的岁数，须诵经参佛、消灾祈福。

②　《金刚经》二句：《金刚经》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心经》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两者都属《般若经》。《心经》经文极简，便于持诵。旧时与《金刚经》合印，故有"符胆"、"符壳"之喻。符胆、符壳，指道家的符灵，为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道家用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符胆，指道家符灵的精义所在。

③　观自在：观世音菩萨的另一种译音。也叫"女菩萨"。

④　念上米佛：张本、金本作"念念米佛"。念米佛，旧时念佛的方式之一。边念佛号边数米粒，谓之"念米佛"。

⑤　龙女：相传为婆竭罗龙王的女儿，八岁到灵鹫山拜释迦牟尼，后成佛。

⑥　双陆：又名"双鹿"。古代博戏之一，相传自天竺（印度）传入。见宋洪遵《谱双》一书。

⑦　锤：双陆之棋子，呈棒槌形，《谱双》称之为"马"。似今之跳棋，故俗称"锤"。

⑧　陵工：营缮帝王陵墓寝庙的工程。

⑨　书班：王本、梦稿本作“书办”，九十九回亦作“书办”。指旧时官署中办理公文的官吏。

⑩　渗：张本、金本作“蹀”；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添文字，同程本。渗（cǎn），通“惨”，义谓使人感觉惨得可怕。参见王锳《元曲通假字》。元郑德辉《老君堂》第三折：“六般儿渗人兵器，似那六天兵降下天来。”

回　评

此回叙事，可分三段。首段叙惜春、鸳鸯议写经卷，贾母、宝玉称赞贾兰。前者为贾母寿终伏脉，后者为贾兰中举作引，兼有老少映衬之意。次段写贾珍鞭悍仆，末段叙凤姐惊鬼事，皆为贾府日暮途穷景象。

贾府奴仆殴斗，相互倾轧，其弊由来已久，此际一并显露矣。贾珍、贾琏原本无才，唯知鞭笞弹压，遂激起下人纷纷不平。如此则贾府一旦有事，众人必离心离德，谅难再遇忠心事主如焦大者。其有甚者将勾结匪类，祸害主家，鲍二、何三之流是也。至于周瑞假账作弊，固为宿病。姚燮眉批云：“此特借地租庄子一事以概家人等之习弊皆然。”的是作者之意。乱自上作，象由下现，以贾珍、贾琏之邪而欲正家法，不亦难乎。

凤姐素以不信鬼神报应为傲，以聚财敛钱为务，故先为谋财伤守备子及张金哥两命，复因妒忌置尤二姐于死地。此回说神闹鬼，乃隐指二事，而令凤姐恍惚难安，是其心有所忌惮矣。家运日衰，遂有此等疑鬼疑神之事，故此回已隐然提动后文抄没线索。

此回叙事婉转曲折，颇有可观之处。其场景凡三换，先在暖香坞，后至贾母处，由鸳鸯传话写经一转；再至荣府书房，由贾珍请安一转；三至凤姐处，由贾琏参与鞭仆一转。叙事视角随之自然移换，灵活不板。中间插入贾芸谋事，小红谈情一段，了结前文，文势也不沾滞。各段均有顿挫，有衬托，有悬疑，有伏脉，笔法多变。偶用小物件接入正题，效果亦佳。如姚燮评云：“欲为兰哥儿叙述一番，却闲闲从蝈蝈写起，引入下文。文章既有步骤，而于记事亦有情，非同套直头布袋者。”他如用贾环蠢笨衬托兰儿颖悟，用贾母同情写出李纨悲苦，用奴仆争斗显示贾珍蠢躁，用贾芸钻营表现凤姐精明，用丫头惊慌渲染恐怖气氛，层层叠叠，笔墨饱满，文理相当清楚。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①]

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忽听见小丫头这话，又唬了一跳，连忙又问："什么官事？"小丫头道："也不知道。刚才二门上小厮回进来，回老爷有要紧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凤姐听了工部里的事，才把心略略的放下。写凤姐心怀鬼胎，生恐张华一案事发。黄小田批云："从前'说要行就行'，此时为何又不放心？"凤姐胆怯，既合此时心理状态，亦关荣府日薄西山。做过亏心不法之事，自然害怕鬼叫门。家运盛时，凤姐叱咤风云，顾盼神飞；家运衰时，凤姐畏首畏尾，萎靡不振。观后文益明。因说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说二爷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来，打发人先回珍大爷去罢。"那丫头答应着去了。

一时，贾珍过来，见了部里的人，问明了。进来见了王夫人，回道："部中来报，昨日总河奏到[②]，河南一带决了河口，湮没了几府州县。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此用史笔，略点国事，兼为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写政老放外任伏脉。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家运即国运，国运即家运。自《金瓶梅》以还，世情小说均着眼于此，借家事写国事，批判社会现实，形成传统。《红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此处写黄河决口，百姓受灾，可谓天怒人怨。国运如此，贾府焉能独善？反之亦然。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说完退出。及贾政回家来，回明。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宝玉的工课也渐渐松了，只是怕贾政觉察出来，不敢不常在学房里去念书，连黛玉处也不敢常去。再三言"怕"言"不敢"，写宝玉不敢造次之心理，其胆渐怯矣。

那时已到十月中旬，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这日天气陡寒，只见

袭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裳，向宝玉道："今日天气很凉，早晚宁可暖些。"说着，把衣裳拿出来，给宝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头拿出，交给焙茗，嘱咐道："天气冷，二爷要换时，好生预备着。"观其行事妥帖，听其言语和顺，袭人照顾宝玉何等周到　身为小厮，焙茗不得擅入园中，故衣裳由小丫头拿出，兼以传话。焙茗答应了，抱着毡包，跟着宝玉自去。

宝玉到了学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变了。"把风门推开一看，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此写天气，"呼喇喇"象声，"黑云"着色，自"渐渐"而"扑上来"状形，威势甚猛，如闻如见，似从李贺《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句化出　姚燮批云："写温是温，写凉是凉，写热是热，写寒是寒。作者于此等处极真切，极细腻，真是写生妙手。"贾府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正合此象。焙茗走进来，回宝玉道："二爷，天气冷了，再添些衣裳罢。"宝玉点点头儿，只见焙茗拿进一件衣裳来。宝玉不看则已，看了时神已痴了。那些小学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此处照应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物在人亡，宝玉安得不悲　陈其泰批："念念不忘，触物即动，非千古多情人，不及体会此。"白居易《感镜》云："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用小物件递入正题，上回有蝈蝈笼子，此则有雀金裘　宝玉道："怎么拿这一件来，是谁给你的？"焙茗道："是里头姑娘们包出来的。"宝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罢。"代儒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裳，却也心里喜他知道俭省。焙茗道："二爷穿上罢，着了冷，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爷只当疼奴才罢。"宝玉无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对着书坐着。往事历历在目，莺声燕语犹在耳边　宝玉心中或默念《芙蓉诔》诗句"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云：宋子京"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　诸婢各送一枚，凡十馀枚皆至　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半臂即背心，《曲海总目提要》卷四十六著录有《半臂寒》杂剧。王伯沆提及此典，并针对"宝玉无奈，只得穿上"批云："穿了亦有境界。"至于"呆呆的"，姚燮则评为"传神"　晴雯已逝，宝玉不妨厚待之，今着雀金裘，当倍觉温暖，倍感伤情。代儒也只当他看书，不甚理会。晚间放学时，宝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来上年纪的人，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解闷儿，时常也八

病九痛的，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贾瑞早死，代儒已无指望，加之年迈多病，教书不过"解闷儿"而已。得过且过，乐得心闲　老塾师心境斑斑能见，与《牡丹亭》中陈最良可为一对　张新之批云："因师之真病，遂至弟子之假病，至于阴气大渐，不复可救　代儒之误人如此，而写来情事恰合。"家运衰微，贾府正如代儒之风烛残年，总无蓬勃朝气。况且明知贾政事忙，贾母溺爱，便点点头儿。

宝玉一径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也是这么说，自然没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园中去了。见了袭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袭人道："晚饭预备下了。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儿？"宝玉道："我不吃了，心里不舒服。你们吃去罢。"袭人道："那么着，你也该把这件衣裳换下来了。那个东西，那里禁得住揉搓？"宝玉道："不用换。"袭人道："倒也不但是娇嫩物儿，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也不该这么遭塌他呀。"袭人尚未解此际宝玉心意　一生不懂宝玉，乃袭人呆处　故陈其泰评云："万分委曲，只难向袭人说耳　付之一欸，不胜黯然"晴雯与袭人，一机敏一迟钝，原为一对。王夫人雷嗔电怒，一逐一留，今日宝玉只得面对此"笨笨的"　多少无奈　宝玉听了这话，正碰在他心坎儿上，叹了一口气道："那么着，你就收起来，给我包好了。我也总不穿他了。"说着，站起来脱下。一裘雀金裘，其初表示"不穿"，是睹物伤感；再则"无奈"而穿，是掩饰心事；三则发誓"总不穿"，是珍之重之，欲留作永久纪念　王伯沆赞叹"一裘也"而"作三层写"，此处笔致精细入微　袭人才过来接时，宝玉已经自己叠起。世家公子自己叠衣，写宝玉珍视晴雯针线如此　姚燮批云："真能于极琐屑处烘写得透"宝玉"意淫"，全在纯情，全在体贴，全在无私。着此一笔，颊上见毫。袭人道："二爷怎么今日这样勤谨起来了？"宝玉也不答言，叠好了，便问："包这个的包袱呢？"麝月连忙递过来，让他自己包好，回头和袭人挤着眼儿笑。看他"叠起"、"叠好"、"包好"，何等郑重，何等用心　王伯沆批云："一包也，亦作三层写"麝月与袭人"挤着眼儿笑"，乃心照不宣　此非锦江宴上，宝玉不必效宋祁"半臂寒"，袭麝二婢亦不会因"厚薄"而拈酸

宝玉也不理会，自己坐着，无精打彩。猛听架上钟响，自己低头看了看表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袭人道："你不吃饭，

喝半碗热粥儿罢，别净饿着。看仔细饿上虚火来，那又是我们的累赘了。”宝玉摇摇头儿，说：“这不大饿，强吃了倒不受用。”袭人道：“既这么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罢。”于是袭人、麝月铺设好了。宝玉也就歇下，翻来覆去只睡不着。将及黎明，反朦眬睡去，有一顿饭时，早又醒了。一段写宝玉思念晴雯心绪，婉转细致。始则枯坐，继而懒食，及至安歇却又失眠，黎明睡去却又早醒，显得痛苦不堪　照应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盖晴雯夭逝已经周年，日间又见雀金裘，不禁悲从中来。此为下文填词悼晴雯铺垫。

此时袭人、麝月也都起来。袭人道：“昨夜听着你翻腾到五更天，我也不敢问你。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宝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么就醒了。”袭人道：“你没有什么不受用？”宝玉道：“没有，只是心上发烦。”袭人道：“今日学房里去不去？”宝玉道：“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今儿我要想园里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们收拾一间屋子，备了一炉香，搁下纸墨笔砚，你们只管干你们的，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别叫他们来搅我。”一夜无眠，计定填词之事　皆因一件雀金裘，引出此处净室炉香及纸墨笔砚。洪秋蕃评云：“悼亡之情，徒宛结于目前，旋相忘于日后，则其情尤不笃。宝玉与晴雯，固日久不相忘者也，然晴雯之上更有黛玉。人有重轻，即情有深浅。设悼晴雯即情深一往，念不能忘，又何以待黛玉乎？故其悼晴雯也，必有触斯感。雀金裘，所以触感也。”此即宝玉痴心，亦即作者用意。然须深一层思量，既然“晴有林风”，则悼晴雯便不当与黛玉无关。观下文可知。麝月接着道：“二爷要静静儿的用工夫，谁敢来搅。”袭人道：“这么着很好，也省得着了凉，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搅。”因又问：“你既懒待吃饭，今日吃什么，早说，好传给厨房里去。”宝玉道：“还是随便罢，不必闹的大惊小怪的。倒是要几个果子搁在那屋里，借点果子香。”袭人道：“那个屋里好？别的都不大干净，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间，因一向无人，还干净。就是清冷些。”袭人已察知宝玉心意，索性令其痛快思念一番　王伯沆批云：“正中下怀　袭人决非无意也。”然究竟何意，言人人殊，似当不惮揣测以善意　晴雯已亡，袭人无须吃醋；宝玉伤心，袭人正当设法令其释怀　其尤要者，以为晴雯死于袭人有意构陷或直接告密，似无确据。至于异日嫁为优伶妇，其情可悯，且原有茜香罗结缘，事亦必然。理学家禁止女子改嫁，

动辄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非人道，况袭人名份未明，何以守节？或诋之以"再醮妇"，似嫌过矣　宝玉道："不妨，把火盆挪过去就是了。"袭人答应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儿，一个碗，一双牙筯，递给麝月道："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厨房里老婆子送了来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窝汤，便问袭人道："这是姐姐要的么？"袭人笑道："昨夜二爷没吃饭，又翻腾了一夜，想来今儿早起，心里必是发空的，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叫厨房里做了这个来的。"毕竟是袭人，心心念念全在宝玉身上，麝月、秋纹有所不及。袭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儿。麝月打发宝玉喝了，漱了口，只见秋纹走来说道："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时炭劲过了，二爷再进去罢。"宝玉点头，只是一腔心事，懒意说话。

一时，小丫头来请，说："笔砚都安放妥当了。"宝玉道："知道了。"又一个小丫头回道："早饭得了，二爷在那里吃？"宝玉道："就拿了来罢，不必累赘了。"此曰"累赘"，即罗嗦、麻烦之谓也。小丫鬟不知宝玉心事，来回忙碌，欢喜如过节然，一报再报，令宝玉哭笑不得　黄小田批云："偏有心事，偏觉人'累赘'，情景逼真。"怡红院中尚残存温馨，无奈宝玉日渐郁闷。小丫头答应了自去，一时端上饭来。宝玉笑了一笑，向麝月、袭人道："我心里闷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儿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这是二爷的高兴，我们可不敢。"袭人道："其实也使得，我们一处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闷儿还使得，若认真这样，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识权变，知体统，合乎袭人身份。第二回曾写甄宝玉云，必得两个女儿伴他读书，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此处写宝玉邀两婢同进早餐，理由同一。故王伯沆批云："不料美婢还有这些好处。"袭人自能解语，权且同意，以免宝玉不乐。说着，三人坐下。宝玉在上首，袭人、麝月两个打横陪着。吃了饭，小丫头端上漱口茶来，两个看着撤了下去。宝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问道："那屋里收拾妥了么？"麝月道："头里就回过了，这会子又问。"

宝玉略坐了一坐，便过这间屋子来。亲自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

便叫人出去，关上门。外面袭人等都静悄无声。宝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红笺出来，其笺清雅，与芙蓉花相映　口中祝了几句，便提起笔来写道：看宝玉行动，进屋"亲自"焚香，摆放果品，摒退左右，掩上房门，然后拿出"粉红笺"，默祝数语，方才提笔，较四十三回"不了情暂撮土焚香"祭奠金钏儿，郑重多矣。张新之批云："一笺与芙蓉相映 "宝玉所用"粉红笺"，当即薛涛笺。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 卷十三云："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 "由此可知，宝玉所用"粉红笺"与木芙蓉相关，正合晴雯芙蓉花神之身份，亦传宝玉虔诚悼念之心事，呼应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去年《芙蓉女儿诔》虽诔晴雯，实诔黛玉，今日亦可作如是观

怡红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几来飨。

其词云：

随身伴，独自意绸缪。谁料风波平地起，顿教躯命即时休，孰与话轻柔？

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想像更无怀梦草[3]，添衣还见翠云裘[4]，脉脉使人愁。宝玉此词为 双调梦江南 ，缠绵悱恻，充满憾恨，不同于《芙蓉女儿诔》之沉痛激愤，别是一番情味。洪秋蕃评云："宝玉填词祭晴雯，十分虔肃，而其词却平平 "姚燮则以为"下半阕佳"，王伯沆批"词甚凄抑" 据 吴宓日记 ，雨僧曾以 石头记 占卜吉凶，竟得此词上半阕，大惊

写毕，就在香上点个火，焚化了。静静儿等着，真待一炷香点尽了[5]，才开门出来。点火焚化，静静等待，香尽始出，皆写宝玉郑重其事　王伯沆批云："无一毫草率 "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写藕官烧纸祭奠药官，宝玉告诫道："以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就能感应了　……只在敬心，不在虚名 "今其一一实践，惟破烧纸戒律，实亦"虔诚"之"敬心"所驱使　非如此写，不足以状其痴　袭人道："怎么出来了？想来又闷的慌了？"宝玉笑了一笑，假说道："我原是心里烦，才找个青静地方儿坐坐[6]。这会子好了，还要外头走走去呢。"

说着，一径出来，到了潇湘馆里。宝玉祭奠晴雯甫毕，便尔来至潇湘馆，若鬼使神差然，岂其无意乎？姚燮批云："宝玉意中人，晴与黛而已 "陈其泰则

云:“不走则已,走则舍此何之?一心皈依,如影附形。充此一念,可以入圣,可以成佛,可以升仙 ”由祭晴到访黛,在宝玉或为潜意识作用,在作者自是有意安排 故曰,适才 双调梦江南 虽悼晴雯,亦悼黛玉也,与《芙蓉女儿诔 功能相同 回之下半即写“颦卿绝粒”,非偶然矣。在院里问道:“林妹妹在家里呢么?”紫鹃接应道:“是谁?”掀帘看时,笑道:“原来是宝二爷。姑娘在屋里呢,请二爷到屋里坐着。”宝玉同着紫鹃走进来。黛玉却在里间呢,说道:“紫鹃,请二爷屋里坐罢。”

宝玉走到里间门口,看见新写的一副紫墨色泥金云龙笺的小对,上写着:“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语出唐崔颢 题沈隐侯八咏楼 诗,又清史震林《西青散记 卷七载,歙西丰溪吴比部之妻程飞仙因杨慎《廿一史弹词 而书此语为窗联 作者用此古语今典以明黛玉孤寂心境 宝玉看见,笑了一笑,此乃第八次写潇湘馆也,以点染黛玉室内陈设之清雅。走入门去,笑问道:“妹妹做什么呢?”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笑着让道:“请坐。我在这里写经,只剩得两行了。等写完了,再说话儿。”因叫雪雁倒茶。宝玉道:“你别动,只管写。”照应上回鸳鸯嘱惜春为贾母写经,文心极细 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⑦,明项元汴《蕉窗九录》云:“高斋精舍,宜挂单条,若对轴,即少雅致 ”小说所写,与之相符 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边略有些云护,别无点缀,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⑧。上有“斗寒图”三字,用八分书写着⑨。宝玉道:“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们收拾屋子,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宝玉道:“是什么出处?”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还要问人。”宝玉笑道:“我一时想不起,妹妹告诉我罢。”此写宝玉有意装愚,不得当真。洪秋蕃批云:“斗寒诗句,三家村学小儿且知之,岂宝玉有不知耶?”宝玉逗引黛玉讲解典故,显得亲密熟惯,谑而不虐,神理俱现 此际二人非复懵懂少男少女,近来形迹疏略,感应之间,精微欲尽,且各怀一段木石心事而不能诉说,故而矜持自重,以示耐心等待 黛玉道:“岂不闻‘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⑩’?”此联出自李商隐 霜月 。义山诗深情绵邈,精致婉丽,正合黛玉口味。宝玉道:“是啊,这

个实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时拿出来挂。”义山《霜月》乃写秋景秋思，此时恰值深秋，故宝玉说“却好此时”云云。观潇湘馆中一对联，一画图，主人之清雅幽独可知矣 说着，又东瞧瞧，西走走。

雪雁沏了茶来，宝玉吃着。又等了一会子，黛玉经才写完，站起来道：“简慢了。”宝玉笑道：“妹妹还是这么客气。”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11]。真比如：

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从宝玉眼中将黛玉装束一画，意味隽永。盖宝玉近来不常见黛玉，故觉格外清新。姚燮评云：“自此以往，恐不复见如此盛妆矣。”张新之则批：“便是白描，而颜色异常鲜艳”按六十三回写黛玉去年曾掣“风露清愁”芙蓉花签，诗云“莫怨东风当自嗟”，此加照应，且反跌下文“警卿绝粒”时憔悴模样。孟郊《怨诗》云：“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以为，此回“宝玉作词祭晴雯，及见黛玉一节”，在后半部中“较有精彩”。

宝玉因问道：“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黛玉道：“两日没弹了。因为写字可经觉得手冷[12]，那里还去弹琴？”宝玉道：“不弹也罢了。我想琴虽是青高之品，却不是好东西，从没有弹琴里弹出富贵寿考来的，只有弹出忧思怨乱来的。再者，弹琴也得心里记谱，未免费心。依我说，妹妹身子又单弱，不操这心也罢了。”八十七回妙玉听琴，言其音不祥，故今日宝玉特嘱黛玉勿弹 其实琴德最优，其所谓“不是好东西”云云，未免无理，却恰恰有理。姚燮评云：“论琴似乎废理，却属至言，发前人所未发。今锺期再生，必不斥此为谬悠。”宝玉关切黛玉，无时或已。痴情心态，又加一笔。黛玉抿着嘴儿笑。宝玉指着壁上道：“这张琴可就是么？怎么这么短？”黛玉笑道：“这张琴不是短，因我小时学抚的时候，别的琴都够不着，因此特地做起来的。虽不是焦尾枯桐[13]，是鹤仙凤尾还配得齐整[14]，龙池雁足高下还相宜[15]。你看这断纹，不是牛旄是的么[16]？所以音韵也还清越。”

宝玉道：“妹妹这几天来做诗没有？”黛玉道：“自结社以后，没大做。”宝玉笑道：“你别瞒我。我听见你吟的，什么‘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搁在琴里，觉得音响分外的响亮。有的没的？”黛玉道：“你怎么听见

了?”宝玉道:“我那一天从蓼风轩来听见的,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所以静听了一会,就走了。我正要问你,前路是平韵,到末了儿忽转了仄韵,是个什么意思?”黛玉道:“这是人心自然之音,闲闲一语补明琴曲四叠之深意 嵇康《声无哀乐论》曰:“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 ”黛玉反其义,以为琴声乃“人心自然之音”,非客观存在,属主观情绪之“自然”流露,切合八十七回“感秋声抚琴悲往事”之景之事之情,并隐括自身悲剧结局。故王伯沆批云:“此与下文暗有关合”。做到那里就到那里,原没有一定的。”宝玉道:“原来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听了一会子。”黛玉道:“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又点“知音”二字,宝黛俱显焦虑。姚燮评云:“知音有几个,古今同慨。顾妹妹自有哥哥,何为惆怅?”二玉痴情,彼此早已心知,然婚姻迟迟不得消息,又无法自作主张,不能倾心相诉,纯然束手无策,焉能不急?陈其泰批云:“情之至者,每不能言 足见二人如水如玉,谨守礼防,非良缘成就,总不能一证其心中所欲吐之言也。”双方直觉,已然不祥,故此刻言语略觉唐突,貌似话不投机,实则心事同一。

宝玉听了,又觉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里像有许多话,却再无可讲的。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此时回想,觉得太冷淡些,也就无话。宝玉越发打量黛玉设疑,遂讪讪的站起来说道:“妹妹坐着罢,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见了三妹妹,替我问候一声罢。”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观宝黛二人行状,颇觉生疏,乃为后文之睽违伏脉也。姚燮批云:“越亲越近,越多越疑,越到十分,越觉得有几分欠。”二玉早年龃龉,乃因情感,彼此试探;今又不协,却由婚姻,互示忧虑。如陈其泰所批:“小时之疑,疑宝玉之心;现在之疑,疑宝玉之事。盖黛玉明知宝玉有心而不能邀父母之体察,倘有定亲之举,宝玉自难挽回,虽锺情于我,亦无法也 ”一段自由恋爱,何等纯洁,何等真挚;一段美好姻缘,何等曲折,何等沉重。

黛玉送至屋门口,自己回来,闷闷的坐着,心里想道:“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正想着,紫鹃走来道:“姑娘,经不写了?我把笔砚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写了,收起去罢。”说

着，自己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慢慢的细想。紫鹃进来问道："姑娘喝碗茶罢？"黛玉道："不吃呢。我略歪歪罢，你们自己去罢。"看黛玉神情举动，始则"闷闷"枯坐，继而"慢慢"沉思，无心写经，只想歪在床上，写尽无限狐疑　陈其泰批云："愈疑宝玉之事，愈信宝玉之心，遂决计一死报之也"黛玉此时心境，为下文绝食寻死张本

紫鹃答应着出来，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雪雁"发呆"，情景如画，写来蹊跷。王伯沆批云："心事不小，莫错看了他。"雪雁随黛玉从江南来，今已十八岁，自能渐通人情。适才见宝玉来而复去，故引动怜悯姑娘之心，而不知如何设法维护，只剩忧虑，故此"发呆"　文情十分合理　〇据第三回叙述，雪雁随黛玉进贾府时十岁，即比黛玉大四回　此际为红楼十五年，黛玉十四岁，故知雪雁已十八岁　然据书中描写，雪雁仍不脱稚气，似有疏失　按 红楼 女儿，年龄不可太大，亦不能太小，颇难措手，故常有龃龉处，不足为奇　紫鹃走到他跟前，问道："你这会子也有了什么心事了么？"雪雁只顾发呆，倒被他吓了一跳，因说道："你别嚷。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听，奇不奇。你可别言语。"说着，往屋里努嘴儿。因自己先行，点着头儿，叫紫鹃同他出来，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儿的道："姐姐，你听见了么？宝玉定了亲了。"紫鹃听见，吓了一跳，此亦紫鹃极关切之事，岂能不惊。姚燮评云："平日宝玉之于姑娘，之所以忽冷忽热，忽喜忽忧，忽疑忽信，无一刻安耽日子者，究竟为着何事，图着什么来？而不料今日之所闻者有如此，其有不吓一跳者，亦不成为紫鹃矣"紫鹃非随黛玉自南而来者，但主仆情分有如姊妹　较之雪雁，紫鹃更关心黛玉婚事，故其震惊也愈烈。纸上声息，如晴空霹雳。说道："这是那里来的话，只怕不真罢？"雪雁道："怎么不真？别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咱们没听见。"紫鹃道："你在那里听来的？"雪雁道："我听见侍书说的，是个什么知府家，家资也好，人才也好。"此即已遭贾母否决之张家亲事，以讹传讹如此，然究竟并非捕风捉影，前照八十四回"试文字宝玉始提亲"，后应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活灵活现　王伯沆以为，雪雁对紫鹃透露机密"一段文字，如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一笔险似一笔"，确实耐看。

紫鹃正听时，只听见黛玉咳嗽了一声，似乎起来的光景。紫鹃恐怕他出来听见，便拉了雪雁，摇摇手儿，往里望望，不见动静，才又悄悄儿的

问道：前写雪雁拉紫鹃至门外平台下，"悄悄"耳语；此写紫鹃拉雪雁留心姑娘动静，"摇摇"纤手，"望望"里面，又"悄悄"问话，二婢神态如见。写来机警之至，隐秘之至，却已为姑娘听去矣　黛玉一声"咳嗽"，何等震惊，何等哀痛，继而又是多少悲伤，多少失望　美国作家海明威尝谓，文贵简约蕴藉，小说只呈现水面部分，而冰山移动气势之雄伟壮观，则来自水下绝大部分，其比例约为八分之一对八分之七。前者为文字与形象，后者乃思想与情感。故"蛇影杯弓"之黛玉如何沉痛，读者可细味而获诸己　"他到底怎么说来着？"雪雁道："前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谢吗，三姑娘不在屋里，只有侍书在那里。大家坐着，无意中说起宝二爷淘气来。他说：'宝二爷怎么好？只会玩儿，全不像大人的样子，已经说亲了，还是这么呆头呆脑。'宝玉"不像大人"，且"呆头呆脑"，又从侍书口中一评，顺嘴带出隐情，明修栈道而暗度陈仓，笔法灵巧　张新之批云："此等处乃文字极不好下笔处，而以淘气不像大人样子说起，何等熨贴"宝黛爱情，侍书未必深知　或有所察觉，似有向雪雁透风之意。我问他：'定了没有？'他说：'是定了，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即王尔调名作梅之讹也，的是讹传语气　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所以也不用打听，一说就成了。'"紫鹃侧着头想了一想，"这句话奇。"又问道："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雪雁道："侍书也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不说起[17]，恐怕宝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书告诉了我，又叮咛千万不可露风说出来，知道是我多嘴。"把手往里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问起，我不犯瞒你。"据八十四回明叙，张小姐家与邢夫人娘家为陈年老亲，久已不大走动，保媒者系政老清客王尔调，全与宁国府无关。贾母极口否决，不再提起　听侍书所言，乃讹王尔调为"王大爷"，又误其为"东府的亲戚"。至于"一说就成"，显属谣传　然"一说就成"加上向宝玉隐瞒实情之理由，已见金玉姻缘影子　因知此非空穴来风，是将张家与薛家关合宝玉婚姻之前后两事混合为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说来合情合理。故雪雁业已采信，紫鹃亦疑无可疑　然则，黛玉必深信不疑矣。此处行文周匝严密，滴水不漏。

正说到这里，只听鹦鹉叫唤，学有说[18]："姑娘回来了，快倒茶来。"倒把紫鹃、雪雁吓了一跳。切合说悄悄话者之心理，情景如画。姚燮评云："借鹦鹉收场，真真匪夷所思　文章至此，神乎化矣。"王伯沆则赞叹："此种妙笔，当

有神助。"该鹦鹉始见于三十五回，能学《葬花吟》。此处陡然一写，既突兀又合理，其情境似从唐诗化来。朱庆馀《宫词》云："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回头并不见有人，便骂了鹦鹉一声。先"吓了一跳"已妙，随之又"骂了一声"，更加神妙。实实真切感人，韵味无穷。黄小田批云："宝黛婚姻，至此亟矣，却着此趣事，文章闲暇之至。"事欲紧而至松，情欲浓而至淡，韵欲绵而至简，文欲急而至闲，叹观止矣。走进屋内，只见黛玉喘吁吁的刚坐在椅子上。此从紫鹃眼中看出黛玉态度，"喘吁吁"三字极为传神　惊疑、慌乱、失望、哀怨、悲痛……五雷轰顶，天塌地陷，却仍要掩饰，故作镇定，内心种种倒海翻江般剧烈活动，皆包孕于"喘吁吁"三字之内。故姚燮评云："此一笔真令人不测，加'喘吁吁'三字尤妙不可言。"紫鹃搭赸着问茶问水。黛玉问道："你们两个那里去了？再叫不出一个人来。"说着，便走到炕边，将身子一歪，仍旧倒在炕上，往里躺下，叫把帐儿撩下。看黛玉言行，故意说"你们两个"云云，竭力掩饰也。然后则"身子一歪"，近乎瘫软也；"倒在炕上"，近乎崩溃也；"往里躺下"，已泪流满面矣；"帐儿撩下"，已心灵封闭矣。姚燮叹曰："真写得神乎其神！"紫鹃、雪雁答应出去，他两个心里疑惑，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比喻新奇妥帖，神情酷肖。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打定了主意，被也不盖，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黛玉心事难与人言，且性情狷介，故闻知凶信不待辨而应之以死真乃痴情女子。此时想起爹娘，可怜极矣。陈其泰批云："绝不怨恨宝玉，心事皎然。所谓意外之事，恐贾母将我许给他人也。没爹娘的苦是结穴语，黛玉吃亏在没爹娘。"但"意外的事情"当包括宝玉迎娶别人，黛玉安忍得见？不如归去！如张炎《祝英台近》所云："几回听得啼鹃，不如归去。终不似、旧时鹦鹉。"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不见动静，又不好叫唤。晚饭都不吃。点灯已后，紫鹃掀开帐子，儿已睡着了[19]，被窝都蹬在脚后。怕他着了凉，轻轻儿拿来盖上。黛玉也不动，单待他出去，

仍然褪下。那紫鹃只管问雪雁："今儿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么不真？"紫鹃道："侍书怎么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红那里听来的。"小红必得自凤姐与贾琏或平儿之家常议论。愈说愈真切，不由紫鹃不信。紫鹃道："头里咱们说话，只怕姑娘听见了。你看刚才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后，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说着，两个人也收拾要睡。紫鹃进来看时，只见黛玉被窝又蹬下来，复又给他轻轻盖上。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独自一个呆呆的坐着。看黛玉模样，一则曰"早起"，再则曰"独自"，三则曰"呆呆"，所思何事，不言而喻。陈其泰拟其内心活动云："黛玉知女子无不从人之理 我心许宝玉，则非宝玉之从而何从乎？今宝玉既娶他人，我若不死，贾母亦将以我身属之他人。我而非人也则已，我而自命为人，焉有人而可以心属一人、身属一人者乎？前之欲得宝玉而从之者，誓不二其心也；今之不得从宝玉而必死者，决无负我心也。从一而终，不必在已出嫁之后也；以身殉节，不必在丧所天之后也。"又云："黛玉之心宝玉而决于一死，看来是儿女柔肠，实则是乾坤正气也 我初读之泫然而悲，再三读之，不觉肃然起敬。"抉隐如此幽微，阐释如此准确，感动如此深挚，洵可谓善读《红楼 者也 紫鹃醒来，看见黛玉已起，便惊问道："姑娘怎么这样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鹃连忙起来，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对着镜子，只管呆呆的自看。看了一回，那珠泪儿断断连连，早已湿透了罗帕。正是：

瘦影正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此明季冯小青诗句也，见明张岱 西湖梦寻 卷三 据载，小青天性颖慧，工习诗词，妙解音律，"风期异艳，绰约自好" 然遇人不淑，丈夫不韵，大妇奇妒；小青生活孤寂，无人抚慰，无人倾诉，幽愤凄恻，常而成疾。临终前，呼画师写照，画成，供图榻前，连呼"小青，小青"，泪雨潸潸，一恸而绝。明人戋戋居士谓其诗"虽凄惋，不失气骨" 清初烟水散人《女才子书》卷一称"千百年来，艳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论者多谓黛玉形象塑造颇受小青影响。钱锺书 管锥编 云："明季艳说小青，作传者重叠，乃至演为话本，谱入院本，几成'佳人薄命'之样本。……及夫《红楼梦》大行，黛玉不啻代兴，青让于黛，双木起而二马废矣 "

紫鹃在傍，也不敢劝，只怕倒把闲话勾引旧根来。迟了好一会，黛玉才随便梳洗了，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又自坐了一会，叫紫鹃道："你把藏香点上。"紫鹃道："姑娘，你睡也没睡得几时，如何点香？不是要写经？"黛玉点点头儿。紫鹃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这会子又写经，只怕太劳神了罢。"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语带双关。黛玉闻此事非但无一念怨及贾母，且欲终其写经之事而后死，其心地忠厚如此 况且我也并不是为经，倒借着写字解解闷儿。写经释闷，与宝玉读书解闷，同一心境 然黛玉之闷，尤为酸苦，尤为刻挚 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此语凄楚可怜至极 故姚燮眉批曰："吾闻此语，心骨俱悲 设有不为洒泪者，岂人情乎！"说着，那泪直流下来。此复三次写及滴泪，是黛玉第二十六次还泪也 "东观阁"本评云："眼泪到此，还到九分了。"紫鹃听了这话，不但不能再劝，连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泪来。

原来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后，有意遭塌身子，茶饭无心，每日渐减下来。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只是黛玉虽有万千言语，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宝玉欲将实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两个人见了面，只得用浮言劝慰，真真是"亲极反疏"了。黛玉"千言万语"及"满腔心事"俱不能说出，宝玉有意"实言安慰"却不敢造次，于是彼此只剩"浮言劝慰"，乃至"亲极反疏"，虽常见而无谓。此处心理分析，极合二玉处境 洪秋蕃评云："天下万事皆可明言，惟此儿女深情，垂死不能自白，良足悲哉！"

那黛玉虽有贾母、王夫人等怜恤，不过请医调治，只说黛玉常病，那里知他的心病。紫鹃等虽知其意，也不敢说。从此，一天一天的减。到半月之后，肠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间听见的话，都似宝玉娶亲的话；看见怡红院中的人，无论上下，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薛姨妈来看，宝玉不见宝钗[20]，越发起疑心，索性不要人来看望，也不肯吃药，只要速死。睡梦之中，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绝粒，粥也不喝，恹恹一息，垂毙殆尽。一段分析黛玉但求速死之心理，如蚕自缚，如蛎自胶，层层深入，笔笔含情。雪雁所传侍书言谈，

只说女方为某"知府家",并未明言薛家。今黛玉一心竟最疑宝钗,可见属于误会,乃点"蛇影杯弓"题面。然此误会居然实非误会,侍书话里原亦带有宝钗形影 其事愈奇 故张新之批云:"落到宝钗,方得'蛇影'真义","精深刻挚,文不负题"盖黛玉绝顶聪明,又不见宝钗前来探视,故能料定八九分。孰知竟不然,一场误会耳,是反为聪明所累也。然而其实竟确然,千真万确焉,是黛玉今日不死,他日亦必死无疑矣 悲哉!哀哉!

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蛇影杯弓:亦作"杯弓蛇影"。《晋书·乐广传》载,乐广宴客,客饮酒,见杯中有影如蛇,归而得疾。乐广知道,实为壁上之弓映于杯中的倒影,乃再邀客饮,客恍然大悟,疾遂愈。后用以喻疑神疑鬼。

② 总河:总管治理黄河的官。河,古时专指黄河。

③ 怀梦草:传说中的仙草。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死,帝怀念其容,东方朔献仙草一株,夜间佩之,果梦会李夫人,所以称之为"怀梦草"。见《汉武洞冥记》卷三。

④ 翠云裘:即雀金裘。

⑤ 真待:诸本作"直待"。

⑥ 青静:青,通"清",作"清静"讲,见《文选·射雉赋》李善注。梦稿本作"清静",其馀诸本此句作"才找个地方儿静坐坐儿"。下文"青高"之"青",亦通"清",作"高洁"讲。梦稿、甲本、王本、张本作"清高",金本作"清奇",不再出校。

⑦ 单条:即单幅画,直幅卷轴的一种。又名"立轴"。

⑧ 李龙眠:北宋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安徽人,晚年居龙眠山庄,号龙眠居士,善用白描手法。

⑨ 八分书:书体名。隶书的一种,形体与汉隶相似。魏晋时也称楷书为隶书,故别称有波挑的隶书为"八分",以示区别。

⑩ "青女"两句:唐李商隐《霜月》中的诗句。素娥,即嫦娥。

⑪ 杨妃色:《杨太真外传》卷上记玄宗曾以海棠比太真醉颜,因名海棠为杨妃色,即粉红色。

⑫ 可经:诸本作"已经"。梦稿本此句作"因为写经觉得手冷",与诸本不同。后四字为旁添。

⑬ 焦尾枯桐:《后汉书·蔡邕传》载:吴人用枯桐树烧饭,蔡邕听其火裂声,知为良本,取来做琴,果有美音,因其尾已焦,名为焦琴或焦尾琴。后以"焦尾枯桐"称赞好琴。

⑭ 是:梦稿本同,馀本作"这"。是,实用如"这"。《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⑮ 鹤仙凤尾、龙池雁足：均为古七弦琴上几个部位的专名。

⑯ 牛旄：古琴上髹漆年深日久，出现的裂纹，叫断纹，断纹如“牛旄”者为上品。见《蕉窗九录·琴录》。

⑰ 若不说起：诸本作“若一说起”。梦稿本无此四字。

⑱ 学有说：梦稿本作“竟说”，馀本作“学着说”。

⑲ 儿已睡着了：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见已睡着了”。

⑳ 宝玉不见宝钗：宝玉，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黛玉”。

回　评

此回着力写宝黛之凄婉深情。上半写宝玉填词悼晴雯，呼应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下半叙黛玉闻宝玉将另有所娶而痛不欲生，启动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回之上下亦借晴雯早逝衬托黛玉心境，中以宝玉往来绾钩，行文曲折细腻，情节展开均紧扣人物性格特征与当时心理。

宝玉填词悼晴雯，其情可悯，描写平淡而富雅趣，乃作者酝酿感伤气氛之妙笔也。从布局上着眼，“公子填词”与八十七回钗黛诗作构成鼎足之势，实有必要。如王希廉所评：“宝玉、钗黛原拆开不得，宝钗有歌，黛玉有操，宝玉亦须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词’。”宝玉悼晴雯，神情虔肃，气氛静穆，仪式十分庄重，所持“粉红笺”乃以木芙蓉制成，别具蕴涵。仪式甫毕，宝玉便前往潇湘馆，显示此《双调梦江南》虽悼晴雯，实亦兼有预悼黛玉之意味，类同《芙蓉女儿诔》，并合“晴有林风”之说。

此回是黛玉正传，作者着力表现其至诚痴情。首先写宝玉来访，见屋里悬挂唐人诗句对联：“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另有《斗寒图》一幅，用李义山《霜月》诗意。如此意境，潇湘馆已笼罩在悲凉雾霭之中，故洪秋蕃认为，其中“已寓室在人亡之意”。其次写黛玉闻知宝玉已与别人定亲，遂万念俱灰，一心只想求死。其待意中人一往情深，较之《牡丹亭》中杜丽娘，实有过之。黛玉不能辜负知己，不能辜负我心，不能辜负人间正气，不能辜负生命大义，于是深情缱绻，慷慨赴死。古来英雄豪杰，不过如此。故陈其泰批云：“此心之坚贞自矢，可以感天地，而光日月哉！”

全回主要采用白描手法，文势流畅，气韵生动，故事曲折感人。如哈斯宝所评：“文章极妙处，是眼观此地，并不马上写出，从远远处写起，曲曲折

折。方要到此，又停笔不写，又曲曲折折，弯弯绕绕。才要到此又住下了笔，不肯轻易写出自己着眼处，置人于将信将疑之间，方突然道破。……潇湘之病几次变重，突然见好，又因别故病来。”遇到关键环节，如黛玉如何狐疑，如何悲伤，如何轻生，以及宝玉为何不能“实言劝慰”等，作者还直接进行心理分析，或展示人物内心独白，补充白描之不足。因而结构缜密，文情饱满，艺术效果相当显著。

此回笔墨之佳，全在人物心理剖析传达之深细。宝玉睹物思人，愀然不乐，纯用间接白描笔法。黛玉蛇影杯弓，哀痛欲绝，则兼以直接心理分析及内心独白出之，表里相衬，颇具神理。观《红楼》续书之佳者，如逍遥子《后红楼梦》、归锄子《红楼梦补》，思想内容或有可议之处，然用笔之细巧及写人物心理之深微，颇与本书相类。

此回细节描写，颇有神来之笔。如雪雁与紫鹃耳语，事涉宝黛钗婚姻隐秘，而借鹦鹉突然一叫截断，笔法格外奇巧。故陈其泰评云：“如撞见黛玉，便索然无味，故借鹦哥点出。而鹦哥在三十五回已见，彼时只谓写景间笔，至此忽得其用，使人知此间本有其物，非突然生出，布置妙绝。”一鹦鹉也，其前后照应亦如此用心，令人拍案叫绝。《红楼》中小道具甚多，如石头、金锁、诗帕、风月鉴、金麒麟、雀金裘等，功能神奇，本回鹦鹉仅其一例耳。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①]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却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渐渐不支，一日竟至绝粒。从前十几天内，贾母等轮流看望，他有时还说几句话。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宋葛长庚《秋风变 云："人间尚寂寂，阴府复何言 "本书《葬花吟》亦云："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黛玉临终缄默不语，写其虚弱，写其心碎，写其沉痛，写其决绝，由此愈显尘世之丑陋。心里虽有时昏晕，却也有时清楚。贾母等见他这病不似无因而起，也将紫鹃、雪雁盘问过两次，两个那里敢说？便是紫鹃欲向侍书打听消息，又怕越闹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见了侍书，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原故来，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我没说"，自然更不敢提起。一担心，念在黛玉；一惧祸，意在自己　写紫鹃、雪雁心态各异

到了这一天，黛玉绝粒之日，紫鹃料无指望了，守着哭了会子，因出来偷向雪雁道："你进屋里来，好好儿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这个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应，紫鹃自去。

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着黛玉，见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里见过这个样儿，只打谅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鹃一时回来才好。的是小女儿恐惧心态　作者故作铺垫，为情节转换蓄势　张新之评云："解铃系铃都是侍书，中间必须着此一段，乃作者谋篇布局呕心沥血处，读者未必知也 "雪雁正盼紫鹃，却盼来侍书，以下文字始妙　由雪雁心理，亦可晓得紫鹃是潇湘馆之主心骨，须臾不能离开。正怕着，只听窗外脚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鹃回来，才放下心了，连忙站起来，掀着里间帘子等他。只见外面帘子响处，进来了一个人，却是侍书。此乃系铃者，解铃必须此人　张新之

批云:“多少摇曳,始出侍书。”洪秋蕃则云:“先不叙名,虚顿一笔,全传无此用法 今叙侍书来而变异,大有盼其来幸其来之意。”第三回写凤姐出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此处异曲同工。那侍书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见雪雁在那里掀着帘子,便问道:“姑娘怎么样?”雪雁点点头儿,叫他进来。侍书跟进来,见紫鹃不在屋里,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残喘微延,唬的惊疑不止。因问:“紫鹃姐姐呢?”雪雁道:“告诉上屋里去了。”

那雪雁此时只打谅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又见紫鹃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书的手,问道:“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宝二爷说了亲,是真话么?”侍书道:“怎么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书道:“那里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诉你时,是我听见小红说的。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道:‘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讨老爷的喜欢,往后好拉拢的意思。别说大太太说不好,就是大太太愿意,说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里看的出什么人来。再者,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的,宝钗已搬出大观园,湘云不住在园子里 今日尚居园中之诸艳,除黛玉外,仅有李纨、探春、惜春及妙玉四人而已 自黛玉听来,“老太太心里”之人,非我而谁?殊不知宝钗也是“园子里的”,特过去时耳 中文时态不甚清晰,易滋淆乱,此为一例 大太太那里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咧。’又听见二奶奶说:‘宝玉的事,老太太总是要亲上作亲的,凭谁来说亲,横竖不中用。’”侍书娓娓道出原委,其实依然囫囵吞枣,然自黛玉耳中听来,愈听愈像自己,遂成起死回生之福音 如陈其泰所批:“园子里的,亲上作亲 在此时言之,非黛玉而谁?而不知是说从前园子里的 笔意玲珑剔透 ”黛玉又误会矣。前番杯弓蛇影,此番捕风捉影;前番几死,此番则生 总因痴情二字。王伯沆批云:“此一段文如理乱麻,却无一笔不细入 ”

雪雁听到这里,也忘了神了,因说道:“这是怎么说,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此为雪雁听得忘神时脱口,却将黛玉心事说出。“白白送命”云云,惋惜而心疼 张新之叹为“不惟声口如闻,直是神情如见”。黛玉因情如此,丫鬟尚知同情,贾母却漠然处之,可见铁石心肠 侍书道:“这是从那里说起?”雪雁道:“你还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鹃姐姐说来着,这一位听

见了，就弄到这步田地了。”侍书道：“你悄悄儿的说罢，看仔细他听见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罢，左不过在这一两天了。”

正说着，只见紫鹃掀帘进来说：“这还了得，你们有什么话还不出去说，还在这里说。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书道：“我不信有这样奇事。”紫鹃道：“好姐姐，不是我说，你又该恼了。你懂得什么呢？懂得也不传这些舌了。”紫鹃急怒，侍书辩解，紫鹃愈怒，与雪雁另是一副形容，写出紫鹃对黛玉之万分关切　姚燮批云：“埋怨侍书，甚属无谓，然心急之下又往往如此　”自“无谓”中写出紫鹃之性格、思想与心理，大有谓也　故张新之赞道：“又如闻见，何等揣摩，他小说能否？”

这里，三个人正说着，只听黛玉忽然又嗽了一声，紫鹃连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书、雪雁也都不言语了。紫鹃湾着腰，在黛玉身后轻轻问道：“姑娘，喝口水罢？”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看紫鹃一连串动作，“连忙跑”、“湾着腰”、“轻轻问”，何等关心，多少期待，终于捕捉到黛玉求生迹象。雪雁与侍书亦同时在场，只因见紫鹃“连忙跑”而“不言语”而已，俱无举动，于此越显紫鹃尽心竭力，不放过任何细小希望。设无紫鹃，黛玉纵有回生之心，恐亦不复可能矣。吴宓《论紫鹃　云：“紫鹃紫鹃，吾实敬爱其人　吾愿效法紫鹃，且愿引紫鹃以自慰，终吾人之馀年也。吾亲吾友，欲知宓者，请视紫鹃。”雨僧如此敬爱紫鹃，岂无因哉！雪雁连忙倒了半钟滚白水，紫鹃接了托着，侍书也走近前来。紫鹃和他摇头儿，不叫他说话，侍书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声。紫鹃趁势问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应了一声，那头似有欲抬之意，那里抬得起？紫鹃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边，端着水，试了冷热，送到唇边，扶了黛玉的头，就到碗边喝了一口。紫鹃才要拿时，黛玉意思还要喝一口，紫鹃便托着那碗不动。写紫鹃之尽心，动词用“爬”“端”“试”“送”“扶”“托”等，极有斟酌，字字是紫鹃赞词。黛玉又喝了一口，摇摇头儿，不喝了。喘了一口气，仍旧躺下。半日，微微睁眼，说道：“刚才说话不是侍书么？”黛玉开口，起死回生矣。紫鹃两番急切询问，黛玉两番“微微”应声，喝水一口，再一口，继而摇头、喘气、躺下，笔触细入毫巅。张新之批云：“即一喝水，写得如此周致，洵为能品　而水之生木，在言下矣。”于是黛玉“微微睁眼”，发出声音，起死回生。《红楼》续书多多，酷爱摹写黛玉还魂，却无

一能比此处者。紫鹃答应道："是。"侍书尚未出去，因连忙过来问候。黛玉睁眼看了，点点头儿，又歇了一歇，说道："回去问你姑娘好罢。"侍书见这番光景，只当黛玉嫌烦，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此节有郑光祖杂剧《倩女离魂》之妙。倩女唱道："猛地回身来合并，床儿畔一盏孤灯。兀良，早则照不见伴人清瘦影。"三十七回史湘云《咏白海棠》云："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倩女身魂异处，最终则合而为一，皆缘真情，分明是黛玉一族。

原来那黛玉虽则病势沉重，心里却还明白。起先侍书、雪雁说话时，他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实无精神答理。及听了雪雁、侍书的话，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原是议而未成的。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老太太的主意，亲上作亲，又是园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谁？因此一想，阴极阳生，心神顿觉清爽许多，所以才喝了两口水，又要想问侍书的话。上段纯用白描手段，写出黛玉回生过程，视角客观；此处则为心理分析，交代黛玉回生根由，作者全知全能 两相配合，叙述圆满，文笔周到 读者恍然大悟，乃知黛玉其生也痴情，其死也痴情，其再生也更痴情 陈其泰批云："专想自己一面诚然，却不知其误也 "然则，后文不得不让黛玉再死一次，终归离恨之天，乃登痴情之绝顶也 故洪秋蕃云："宝玉亲事终属他人，绛珠归真，更历一劫 转喜为怜，翻觉回生之多事 "然而，小说者，"多事"也，红楼 乃"多事"之尤者也

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见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除邢夫人外，荣府头面人物齐至潇湘馆，独独不见宝玉，当因牢笼于家塾，未得消息 否则必大惊失色，心急如焚，早已飞奔而至 陈其泰批云："不见宝玉，何也？"作者似应交代一笔，以免误会 黛玉心中疑图已破[2]，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虽身骨软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了。凤姐因叫过紫鹃，问道："姑娘也不至这样。这是怎么说，你这样唬人。"紫鹃道："实在头里看着不好，才敢去告诉的。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也就怪了。"贾母笑道："你也别信他。他懂得什么？看见不好就言语，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懒脚嫩就好。"凤姐责问，紫鹃奇怪，贾母释然，三人态度不同 盖紫鹃未闻侍书后来对雪雁一番言谈，故觉其怪；贾母未见黛玉"绝粒"病况，故不介意 但紫鹃向上报告并非无谓，实已推动情节进展，即启贾母疑

实，遂一总谋划宝黛钗三主角之将来 下文便见 说了一回，贾母等料着无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

不言黛玉病渐灭退[3]。且说雪雁、紫鹃背地里都心佛[4]。雪雁向紫鹃说道："亏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鹃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人家说的'好事多磨'，又说道'是姻缘捧打不回'。这么看起来，人心天意，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天配"之说，八十四回写凤姐已属之于金玉，此处紫鹃则属之于木石，立场决然不同。洪秋蕃评云："紫鹃见黛玉绝处逢生，认定与宝玉有姻缘之分，且归美于'天配'，于是破涕为笑 岂知'天配'之说早被人借而用之，斯真无可奈何之天地 "天配不敌人工，此正 红楼 悲剧意蕴之大端 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宝玉没急死了，闹得家翻宅乱。回应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两事确有相映成趣之妙 如今一句话，又把这一个弄的死去活来。可不说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结下的么？"宝黛心事，紫鹃最清楚，亦最赞同，此处全是其主观愿望，何等美好，何等天真 故吴宓《论紫鹃》云："能详知黛玉多年之隐情，旦夕服侍，不厌不倦，不怨不违，厥惟紫鹃 彼能洞悉其所风名之理想，深信不疑，终身为此尽力，不离不叛，不懈不衰，岂非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者乎？由紫鹃一生之大节，而为人所难能知也。"至此，紫鹃形象愈益丰满，其心志愈益可敬 说着，两个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亏好了，咱们明儿再别说了。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儿的姑娘，我亲见他在那里结亲，我也再不露一句话了。"雪雁惧祸，且不理解宝黛知己诚心，加之对主人感情淡薄，故有此语，为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伏根 彼时为骗宝玉，须潇湘馆丫鬟伴礼，紫鹃严词拒绝，雪雁则允之。陈其泰批云："明明将后文说出，却是此时必有之语。游戏神通，但见灵心。"紫鹃笑道："这就是了。"不但紫鹃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两两，唧唧哝哝议论着。不多几时，连凤姐儿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贾母既知黛玉心意，便不应决然折散木石前盟，乃因其不知宝黛之"真情"

也 陈其泰评云："二玉能为情死，而不为欲蔽，岂贾母所能知哉。"区别"情""欲"，批之甚确

那时正值邢王二夫人、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说起黛玉的病来。贾母道："我正要告诉你们。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你们怎么说？"贾母一番言语，明示已猜破宝黛心事，却仍不顾念亲情及人情，而归结于"体统"考虑，何等拘执，何等冷酷 故姚燮批云："猜着八九而竟忍其死，则杀黛玉者，其贾母乎？"实则杀黛玉者，宗法礼教之"体统"也 清人戴震《东原集 卷九 与某书 云："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又《孟子字义疏证》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以贾母之至亲与洞明，尚不能理解宝黛爱情，从而宽容之、玉成之，何况他人 回想三十四回袭人向王夫人进言情景，可知贾母此处见识基本相同，三者可谓貉在一丘矣 王夫人听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应道："林姑娘是个有心计儿的。至于宝玉，呆头呆脑，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还都是个小孩儿形像。此时若忽然或把那一个分出园外，不是倒露了什么痕迹了么？宝钗以顾家名义先期出园，不露痕迹，确有先见之明 古来说的：'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此处王夫人话分三层 用"有心计儿"评黛玉，用"呆头呆脑"评宝玉，暗示私情责任在黛而不在宝，刻意回护自己儿子 此其一也 搬出园外虽合往日袭人提议，却非釜底抽薪之策，故不急于一时。此其二也 关键在快办婚事，以绝黛玉痴念，免于后患 此其三也。其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俗语，乃暗示黛玉已陷于欲海，不能自拔 故王伯沆批云："王夫人略有爱子之心，老太太竟无疼外孙女之心！"较之王夫人，贾母并不阴险，而冷酷实过之

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照应八十三回贾母"心烦"黛玉、八十四回称赞宝钗两节文字，补明贾母择钗弃黛心迹，乃为宝玉终身幸福着想。家长越俎代庖，往往爱心变坏事，于此可见。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这么想，我们也是这么。但林姑娘也得给他说了人家儿才好。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那个没有心事。

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那倒不成事了。”王夫人仍从黛玉角度议论，开脱宝玉责任。“心事”、“私心”乃至“倒不成事”等统统推向黛玉。故张新之批云：“写得十分没奈何，皆黛玉不堪文字。”陈其泰则针对“倒不成事”批云：“此语大不可解，直是虑其苟合矣。”由此可见，王夫人不惟自私，而且卑鄙，城府不浅。相比之下，贾母糊涂之至。贾母道：“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两岁。此囫囵语也。据前书，黛玉仅比宝玉小一岁。依你们这么说，倒是宝玉定亲的话，不许叫他知道倒罢了。”贾母口中“外人”二字刺目　此为宗法社会世俗观念，女儿嫁出去便成“外人”，则外孙女更成“外人”矣　故王伯沆批云：“理在何处？只隔亲女一层，便有如此口角　人情之薄，一何可叹　‘外人’二字，从贾母说出，无怪旁人排挤了。”宗法道德之荒诞无理，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　”以此衡之，贾母所言或过情，或不及情，俱属歪理邪说，陈腐陋见

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道：“你们听见了？宝二爷定亲的话，不许混吵嚷。若有多嘴的，隄防着他的皮。”凤姐此语，已为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伏笔。姚燮批云：“纵无人漏风，独不能掩傻大姐之口，奈何！”主子行事鬼鬼祟祟，又要众人全力配合，不知贾府是何世界。贾母又向凤姐道：“凤哥儿，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园里的事了。我告诉你，须得经点儿心。不但这个，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钱，都不是事。你还精细些，少不得多分点心儿，严紧严紧他们才好。况且我看他们也就还服你些。”贾母此语，是明示凤姐监察宝黛行动，则大观园渐成囹圄，用以软禁少男少女　故张新之批云：“一园统归凤姐，此老主之。”其对大观园之伤害，不亚于抄检　凤姐答应了。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方各自散了。

从此，凤姐常到园中照料。一日，刚走进大观园，到了紫菱洲畔，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凤姐走到跟前，那婆子才瞧见了，早垂手侍立，口里请了安。凤姐道：“你在这里闹什么？”婆子道：“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看守花果，我也没有差错，不料邢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凤姐道：

"为什么呢?"婆子道:"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玩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儿早起,听见他们丫头说,丢了东西了。我问他丢了什么,他就问起我来了。"凤姐道:"问了你一声,也犯不着生气呀。"婆子道:"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并不是他们家里的。偏是婆子内外泾渭分明,总不脱园中女儿之对头行状。姚燮批云:"邢姑娘贫贱依人,想久为此等人所瞧不起矣。"我们都是奶奶派的,贼名儿怎么敢认呢?"凤姐照脸啐了一口,厉声道:"你少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你在这里照看,姑娘丢了东西,你们就该问哪。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把老林叫了来,撵他出去。"丫头们答应了。只见邢岫烟赶忙出来,迎春出嫁后,是邢岫烟暂居紫菱洲,至此补明,点题面"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南朝梁武帝萧衍《古意》云:"嗷嘈绕树上,翩翾集寒枝"此处用"嗷嘈"形容婆子吵闹,如同暮鸦,大观园渐失规矩,亦显贾府之衰微。迎着凤姐陪笑道:"这使不得,没有的事。事情早过去了。"凤姐道:"姑娘,不是这个话。倒不讲事情,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岫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凤姐道:"他们这种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馀都没上没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讨饶,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凤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饶你这一次。"婆子才起来磕了头,又给岫烟磕了头,才出去了。一段写岫烟之淳厚,直追迎春,迥不类探惜。

这里,二人让了坐,凤姐笑问道:"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岫烟笑道:"没有什么要紧的,是一件红小袄儿,已经旧了的。我原叫他们找,找不着就罢了。这小丫头不懂事,问了那婆子一声,那婆子自然不依了。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我也骂了几句。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凤姐把岫烟内外一瞧,看见虽有些皮绵衣裳,已是半新不旧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窝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就是老太太拿来的,却一些不动,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从凤姐眼中将岫烟衣饰陈设一描。凤姐眼光何其毒也,况有隙于邢夫人,其賞爱岫烟,正所以抬高岫烟身份也。

凤姐心上便很爱敬他,说道:"一件衣裳原不要紧,这时候冷,又是贴身的,怎么就不问一声儿呢?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说了一回,姐姐

出来[5]，各处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儿取了一件大红洋绉的小袄儿，一件松花色绫子一抖珠儿的小皮袄，一条宝蓝盘锦厢花线裙[6]，一件佛青银鼠褂子[7]，包好叫人送去。红、绿、黄、蓝、青、白，一包衣裳五颜六色，穿上必定花枝招展，桃羞杏妒。此不仅使文字賞心悦目而已，亦写凤姐富貴，兼衬岫烟清寒

那时，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场，虽有凤姐来压住，心上终是不定。想起"许多姐妹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下人敢得罪们的，独自我这里，他们言三语四，刚刚凤姐来碰见。"自"想起"至此句，凡三十九字，甲本系列"得罪们的"作"得罪他的" 梦稿本原无此数句，旁添文字大体与乙本同，唯"们的"作"他们"，承上句意，当指众姐妹，"独自"作"独是"；下句"言三语四"上无"他们"二字 依上下句意，梦稿改笔，文字較顺。乙本次句"们"上当脱一"他"字，而致讹误 想来想去，终是没意思，又说不出来。岫烟与黛玉同为寄人篱下，感慨相仿 园中婆子最讲究内外尊卑，观其待岫烟之态度，可知前文黛玉疑心婆子斥骂外孙女为指桑骂槐，不为无因 正在吞声饮泣，看见凤姐那边的丰儿送衣裳过来。岫烟一看，决不肯受。丰儿道："奶奶吩咐我说：'姑娘要嫌是旧衣裳，将来送新的来。'"岫烟笑谢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丢了衣裳，他就拿来，我断不敢受的。拿回去，千万谢你们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领了。"倒拿个荷包给了丰儿，那丰儿只得拿了去了。岫烟有闲云野鹤风致，原即自重，此非虚礼客套 如姚燮所批："凤姐送衣原有痕迹，岫烟志气高朗，面无寒乞相，岂容当此横施？"却人礼物，原极难堪，此处写岫烟反送丰儿荷包，曲尽苦心

不多时，又见平儿同着丰儿过来，岫烟忙迎着问了好，让了坐。平儿笑说道："我们奶奶说，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实在不过意。"平儿道："奶奶说：'姑娘要不收这衣裳，不是嫌太旧，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刚才说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红着脸笑谢道："这样说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让了一回茶。凤姐送衣，本不失善意 此处强人所难，未免霸道 只重自家脸面，却不管受礼人是否难堪 岫烟却之不恭，只好"红着脸"收下。白居易《读史 云："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 ……寄谢伐檀人，慎勿嗟穷处 "大观园本为宝玉福地，诸艳乐园，众生平等，无拘无

来　如今岫烟却受世俗之情困扰，可见此园今非昔比，已是残照秋风之象。

平儿和丰儿回去，将到凤姐那边，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接着问好。平儿便问道："你那里去的？"婆子道："那边太太、姑娘叫我来请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的安。我才刚在奶奶前问起姑娘来，说姑娘到园中去了。可是从邢姑娘那里来么？"平儿道："你怎么知道？"婆子道："方才听见说，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叫人感念。"凤姐凡行一善事，必令尽人皆知，与宝钗不同　故王伯沆批云："五十一回凤姐以大毛衣服送袭人，是讨王夫人好；此次以衣送岫烟，便对薛家女人说，又是讨薛姨妈好　甚属可恶　"其讨好薛姨妈，正是讨好王夫人，况同为王家人哉？凤姐积极为金玉姻缘保媒，亦私心作祟也　平儿笑了一道说⑧："你回来坐着罢。"婆子道："我还有事，改日再过来瞧姑娘罢。"说着走了。平儿回来，回复了凤姐。不在话下。

且说薛姨妈家中被金桂搅得翻江倒海，看见婆子回来，说起岫烟的事，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因婆子到荣府一走，而递入薛家，续写回之下半，情节转换巧妙自然　故张新之批云："婆子回来述岫烟事，而先突提金桂'翻江倒海'一语，文义不连　解此自解上文过脉一段之妙。"文如丝连断藕，似连实断，似断实连　宝钗道："都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几天苦。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咱们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咱们家里人。"岫烟已与薛蝌定亲，见五十七回，故宝钗有"咱们家里人"云云　南宋方岳《别子才司令》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此处薛家母女相顾垂泪，宝钗感叹，皆写其家道衰败景象　说着，只见薛蝌进来说道："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与的都是些什么人，连一个正经的也没有。来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党。我看他们那里是不放心，不过将来探探消息儿罢咧。这两天都被我干出去了。干，甲本同，其他甲本系列均作"赶"；梦稿本原作"赶"，后笔描改为"干"　按"干(gān)"有二义，一作"怠慢"讲，表示冷漠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从今日起，且干着他，不理他，他两个自然该有些着慌。"二是说气话，使人受窘　《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五回："姑娘欲待不理……没奈何，站起身来，干了人家一句，说了六个大字，道是：'多礼，我不敢当　'"现通行辞书，多收录此两个义项　以之写薛蝌慢待薛蟠之"狐群狗党"，更贴合其身份、性格；若彼采见，则

用“赶”字较妥。以后吩咐了门上，不许传进这种人来。”八十四回写宝玉因思念宝钗，乃故意宽慰薛姨妈，说与薛大哥结交者皆“正经买卖大客人”，皆“有体面”云云，今薛蝌数语揭出真相。可见薛蟠荒唐，薛蝌正派，薛姬则暗昧无识。薛姨妈道：“又是蒋玉函那些人哪？”薛姨妈归蒋玉函于乃儿“狐群狗党”之列，亦见昏昧。王伯沆批云：”玉函眼底岂有薛呆子，偶然赴酒食之招而已 何况呆子又下监耶？”薛姨妈不识琪官，即不知自家儿子，不知未来女婿，并连丫鬟袭人亦不知也。薛蝌道：“蒋玉函却倒没来，倒是别人。”

薛姨妈听了薛蝌的话，不觉又伤起心来，说道：“我虽有儿，如今就像没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个废人。此“废人”指薛蟠，直同“废物”，照应八十五回“薛文起复惹放流刑”。唐薛据《怀哉行 云：“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 ”除雨村等个别贪酷官僚外，《红楼》中男性几无有用之人，连宝玉也是“混世魔王”，可见当世非“明时”也。你虽是我侄儿，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你自己从今更要学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妇儿，家道不比往时了。人家的女孩儿出门子不是容易，再没别的想头，只盼着女婿能干，他就有日子过了。薛姨妈揣度别人，即自道心愿，全是世俗算盘。其女宝钗自然也盼“女婿能干”，从此得过好日子，其奈宝玉“无材可去补苍天”何？反跌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打世俗算盘者往往失算，薛姬乃一榜样。若邢丫头也像这个东西。”薛姨妈用“这个东西”形容金桂，直是不当人看，既写婆婆之厌恶愤恨，亦写儿媳之刁蛮泼悍，且为下文金桂勾引薛蝌张本 说着，把手往里头一指，道：“我也不说了。邢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有心计儿的，又守得贫，耐得富。从薛姨妈口中一赞岫烟，其形象更觉丰满 只是等咱们的事过去了，早些儿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还没有出门子，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至于这个，可算什么呢。”四十九回宝琴出场，即交代已与梅翰林家结亲。此处百忙中加以照应，文情细腻，亦显薛蝌关怀妹妹之骨肉亲情 故姚燮批云：“薛二哥友爱而能让，不愧为邢姑娘之夫。”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

薛蝌回到自己屋里，吃了晚饭，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终是寄人篱下，况且又穷，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当初一路同来，模样儿性格儿都知道的。薛蝌与岫烟原本相识，彼此了解“模样儿性格儿”，显然具有一些感

情基础，故其婚姻不同于纯然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者，如宝琴与梅公子、迎春与孙绍祖等。叙明此义，实非赘笔。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这种人，偏叫他有钱，娇养得这般泼辣；邢岫烟这种人，偏叫他这样受苦。阎王判命的时候，不知如何判法的？从薛蝌心中将岫烟与金桂比较品评一番，为下文拒绝金桂、宝蟾之勾引伏脉　想到闷来，也想吟诗一首，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又苦自己没有工夫，只得混写道：

蛟龙失水似枯鱼，两地情怀感索居。

同在泥涂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虚。薛蝌能诗已属可异，原不必甚工　回思金桂嫁前，香菱曾企盼得一诗友，然至今未见金桂一联，洵可笑哉

写毕，看了一回，意欲拿来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见笑话。”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闷儿罢。”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来夹在书里。又想：“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闺弱质，弄得这般凄凉寂寞。”薛蝌一番内心活动及抒情诗章，既因其与岫烟已定亲事，亦因“当初一路同来”，此为二人感情基础之明证。蝌蚪曲曲，岫烟袅袅，俱各弯弯如篆儿。今日“小郎”郁闷，“贫女”凄凉，正堪一对。

正在那里想时，只见宝蟾推进门来，拿着一个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来让坐。宝蟾笑着向薛蝌道：“这是四碟果子，一小壶儿酒。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宝蟾“笑嘻嘻”媚态如见，娇滴滴声口如闻，想必老实如薛蝌亦觉蹊跷。姚燮批云：“当不得意时偏有人来调情，真圜底而方盖矣。”此书文情变幻，往往出人意表。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费心。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怎么又劳动姐姐呢？”宝蟾道：“好说。自家人，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再这[9]，我们大爷这件事，道实叫二爷操心[10]。大奶奶久已要亲自弄点什么儿谢二爷，又怕别人多心。二爷是知道的，咱们家里都是言合意不合，送点子东西没要紧，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金桂、宝蟾之心已不打自招。所以今儿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一壶酒，叫我亲自悄悄儿的送来。”说着，又笑瞅了薛蝌一

眼，道：宝蟾话中"亲自"紧连"悄悄儿"，同时"笑瞅"，代金桂传情勾引之意已明　东观阁批"宝蟾人似潘金莲"，似乎比拟不伦，当为金桂似金莲之误。宝蟾尚不及春梅，何况金莲，其同类在《姑妄言》中，又似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笔下之洛丽塔　"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爷，就伏侍的着二爷，这有何妨呢。"听此数语，可知宝蟾不仅为金桂传情，亦且为自己递意，是行"借风使船"之计　所谓"也是"，主婢俱在其中，"底下的人"则语带双关，淫亵已极　故姚燮批云："既在'底下'又云'伏侍'，其愿荐枕席绝无遮饰。"清人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馀"类云："江湖人市语尤多，坊间有《江湖切要》一刻，事事物物悉有隐称……其间有通行市井者，如官曰'孤司'，店曰'朝阳'，夫曰'盖老'，妻曰'底老'。"《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好叫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明人朱权《卓文君》第三折："闻知此间有个秀才，引着个底老，十分放浪。"清人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九十七回："除去涨鳖，谁做他的底老？岂不是天生一对。"宝蟾愿以薛蝌为"盖"，自家为"底"，十足市井气，已不知呆霸王为何物矣

薛蝌一则秉性忠厚，二则到底年轻，只是向来不见金桂和宝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刚才宝蟾说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说道："果子留下罢，这个酒儿，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挤住了偶然喝一钟，平白无事是不能喝的，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么？"写薛蝌酒量，与薛蟠不同　衬托其"秉性忠厚"与"到底年轻"，与薛蟠对应　宝蟾道："别的我作得主，独这一件事，我可不敢应。大奶奶的脾气儿，二爷是知道的，我拿回去，不说二爷不喝，倒要说我不尽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前写凤姐命丰儿送衣服给"贫女"，此写金桂命宝蟾送果品给"小郎"，皆强送强给，不收不行，二婢理由竟亦颇为相似，恰成对照　岫烟"耐嗷嘈"，薛蝌"惊叵耐"，亦正好对仗　同义互训，可知岫烟所"耐"者，不惟婆子之吵闹，亦含凤姐之纠缠也　丰儿毕竟无用，尚须劳驾平儿再送一趟　请看宝蟾，一送便成，何等机敏

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门口往外看看，回过头来向着宝蟾一笑[11]，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他——还只怕要来亲自给你道乏呢。"看宝蟾此处言行，要走不走，先"往外看"，再"回头笑"，又"用手指"，一句"他"而"亲自"云云，

是为金桂幽期密约，做尽情态 作者绘影绘声，霎时风月满纸。（宝蟾不称"大奶奶"，径以一个"他"字称呼金桂，极为诡秘，极为传神 且"他"字与"用手指着里面"同时，耳际似响起一拖腔、一顿挫，风韵活现 正如洪秋蕃所批："传神之画在眉眼间一两笔，传神之文在语句间一两字，好处正不在多也 '他'字一句，何等神韵！不独画出宝蟾当面鬼祟情景，且将金桂心事亦曲曲传出 ……斯为传神之文，传神之画，若以'他'字换'大奶奶'三字，便索然无味矣 "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趑趄的起来，因说道："姐姐替我谢大奶奶罢。天气寒，看凉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这些个礼。"宝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宝蟾言行，确是擅风情小婢之态 香菱憨、金桂悍，宝蟾邪，薛蟠一妻两妾，均有妙绝之处

薛蝌始而以为金桂为薛蝌之事[12]，或者真是不过意，备此酒果给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见了宝蟾这种鬼鬼祟祟、不尴不尬的光景，也觉有几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里就有别的讲究了呢？薛蝌与金桂分属叔嫂，理应各自尊重 第七回焦大叫骂"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即指宁府中有叔嫂通奸之丑事，行同狗彘 今日金桂图谋乱伦，非薛蝌所敢知，亦见其"年轻"而"忠厚" 或者宝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么着，却指着金桂的名儿，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也不好。"忽又一转念："那金桂索性为人，毫无闺阁理法，况且有时高兴，打扮的妖调非常，自以为美，又怎么不是怀着坏心呢？从薛蝌心中一贬金桂，其形象更觉不堪 薛家何幸，既有宝钗，又娶金桂，兼备闺阁中正反两面之典型 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儿，所以设下这个毒法儿，要把我拉在浑水里，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儿，也未可知。"一段写薛蝌内心独白，可见其性情忠厚，虽面面俱到，终不得要领 想到这里，索性倒怕起来了。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忽听窗外"噗哧"的笑了一声，把薛蝌倒唬了一跳。适才一小婢子也，谈笑自若；此刻一大丈夫也，"倒怕起来" 薛蝌确实"年轻"，何等"忠厚" 故窗外突如其来一笑，有声无形，倍觉恐怖 此点"送果品小郎惊叵耐"题面 ○以上宝蟾送果品一节文字，王伯沆批为"字字转，句句缩，真入妙境" 下回接叙，更其精彩。

未知是谁，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嗷嘈：指吵闹。

② 疑图：诸本作“疑团”。

③ 灭退：梦稿本同，馀本作“减退”。

④ 心佛：诸本作“念佛”。梦稿无此句。

⑤ 姐姐出来：诸本作“凤姐出来”。

⑥ 盘锦：又称“平金”，用金线在丝织品上盘出各种图案纹饰。

⑦ 佛青：一种绘画原料，又名“佛头青”。石青中之最深者。见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

⑧ 笑了一道：诸本作“笑了一笑”。梦稿此处有缺文。

⑨ 再这：诸本作“再者”。

⑩ 道实：诸本作“实在”。梦稿本原抄作“道实”，点改为“着实”。

⑪ 宝蟾：甲本作“薛蝌”，均误。梦稿、王本、张本皆作“薛蝌”。

⑫ 薛蝌之事：梦稿、王本、张本作“薛蟠之事”，是也。

回　评

此回可分三段。前段收束上回黛玉轻生文字，写黛玉冰释疑团，还魂回生；中段借园中贼婆吵闹，凤姐送衣服，着力烘托岫烟性情品格；末段场景转入薛家，写薛蝌笃实厚道，金桂放浪淫荡，宝蟾轻贱奸邪。叙述由紫鹃报告、凤姐巡查、薛家婆子请安过接穿插，曲曲折折，峰回路转。

黛玉将逝而复生，文情摇曳顿挫。王希廉回后评曰：“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绝粒而死，不但文情径直无味，且转觉锺情尚未至深，死亦死得糊涂。今因听讹言而觅死，又因听密语而复生，委曲缠绵。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后文竟娶宝钗，更为紧凑。”黛玉形象由此显露新变化，任性而痴，纯净至诚，能死能生，无怨无悔，“情情”特点更加鲜明。清人汪大可《泪珠缘书后》云：“《红楼》以前无情书，《红楼》以后无情书，旷观古今，《红楼》其矫矫独立矣。”阅读此回，尤以为然。

回之前段围绕黛玉生命垂危，勾画各色人物思想性格，令人印象深刻。紫鹃理解姑娘心事，一向坚定支持，热情鼓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紫鹃无私无畏，尽心竭力，对黛玉倍加关怀爱护，无微不至，终于将其唤回人间。相

形之下，雪雁一味惧祸，侍书始终糊涂，不及紫鹃远甚。贾母已猜出黛玉病根，却不予同情，狠心任其自生自灭，显得十分冷酷；王夫人老谋深算，刻意回护宝玉，暗中贬损黛玉，显得格外自私；凤姐无心探视，专事呵斥紫鹃，装腔作势，显得特别势利。

回之中段集中叙写“贫女耐嗷嘈”，岫烟形象更趋丰满。岫烟清贫自守，遭园中恶婆子轻贱，乃至放肆吵闹，有意骚扰。然因知书达礼，心地淳厚，故不加追究，最后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岫烟寄人篱下，其姑邢夫人不闻不问，所居紫菱洲内一派寒素，却无欲无求，处之泰然，以至势利如凤姐也不得不暗自爱敬。继而面对馈赠，岫烟保持自尊，中规中矩，不卑不亢，其品格心性显得越发高朗。故姚燮赞叹：“邢姑娘为人，真所谓礼义廉耻，色色俱到。……其情操至此，即丈夫中亦能有几人哉！书中诸女有可妻之者，妾之者，朋友之者，惟邢姑娘可以师之。世有其人，吾当五体投地。”在大观园诸艳中，岫烟如风中淡云，舒卷自如，别具一格。

回之末段转入“小郎惊叵耐”，描写金桂寂寞难耐，妄想勾引薛蝌成奸，遂命宝蟾送酒，伺机挑逗。宝蟾风情万种，乔作张致，鬼鬼祟祟，不尴不尬。薛蝌秉性忠厚，正值怜念未婚妻岫烟，故而心无旁骛，一时不解宝蟾来意。及至忖度三分，惕然惊悚，可见毕竟年轻。昔日薛蟠豪横霸道，今日一旦身陷牢狱，则有金桂报之以淫贱，宝蟾报之以浮浪，一何可笑。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叙薛家故事。本回写宝蟾送果品，乃为下回纵淫心作引。薛蝌诚朴性情已于此回预写，则金桂、宝蟾自作多情，枉费心机可知。



李纹　李绮　邢岫烟

翠鬟碧沼曲欄杆
一段閑情寄釣竿魚
自忘機人自識鴛鴦
相睡不相猜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话说薛蝌正在狐疑，忽听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们，看他们有什么法儿。"听了半日，却又寂然无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门。刚要脱衣时，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因宝蟾一番"鬼混"，薛蝌"心中七上八下"，恐惧乎？厌烦乎？犹疑乎？动心乎？夜静更深，孤男寡女，非柳下惠恐不能无动于衷　下文有"翻来覆去"乃至"心中又是一动"云云，读者可自思　听见窗纸微响，细看时，又无动静，自己反倒疑心起来，掩了怀，坐在灯前呆呆的细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翻来覆去的细看。疑心其中有毒耶？为一百三回金桂施毒计伏脉。猛回头，看见窗上的纸湿了一块。走过来觑着眼看时，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听得"吱吱"的笑声。窗上纸湿，往里吹风，随即是吱吱笑声，写宝蟾极尽挑逗之能事　王伯沆评"一吹"云："我不知作者从何处想来，焉得不'一大跳'？加一'大'字，奇情奇理！"以此等鬼魅做派写宝蟾，乃状其顽皮，状其促狭，状其手段，状其淫邪。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屏息而卧。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话音。薛蝌只不作声妆睡。又隔了两句话时，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薛蝌听了似是宝蟾，又似是金桂的语音，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以上宝蟾设计勾引薛蝌一段，乃"隔窗对语"模式又一写法也。二人之间，隔一窗户，一立于屋外，或语或笑，放肆挑逗，结果抱恨而去；一装睡屋内，时惧时疑，总不答言，终于恍然而悟。写来既富戏剧性，亦带紧张感　相互衬映，宝蟾之淫荡，薛蝌之忠

厚，亦活现纸上。

刚到天明，早有人来扣门。前写掩门，此写扣门，下写开门，一笔不苟 此处之门乃“隔窗对语”之必备道具，门既洞开则窗即虚设矣，故门不可废，更须点明。诸般构思，或从鲁男子故事化来 《孔子家语》卷二云：“鲁人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 夜，暴风雨至，嫠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门而不纳 嫠妇自牖与之言：‘何不仁而不纳我乎？’鲁人曰：‘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 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尔也 ’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妪不建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 ’鲁人曰：‘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昔孔子闻鲁男子之事曰：“善哉！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 期于至善而不袭其为，可谓智乎。”鲁男子罕见，今则邂逅于《红楼》。薛蝌“期于至善”而有“智”，实属难得。薛蝌忙问：“是谁？”外面也不答应。薛蝌只得起来，开了门看时，却是宝蟾，拢着头发，掩着怀，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紧身，襟名颇雅，此乃当时流行之时髦装束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曰：“清明前后，肩担卖食之辈，类皆俊秀少年，竞尚妆饰，每着藕蓝布衫，反纫钩边，缺其衽，谓之琵琶衿。”宝蟾装束妖冶，且为市井俗众所好，其身份可见 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下面并无穿裙，正露着石榴红洒花夹裤，一双新绣红鞋。原来宝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见，赶早来取家伙。宝蟾不梳洗，不打扮，蓬蓬松松，遮遮掩掩，红红绿绿，妖妖娆娆，一副晨起媚态，似乎无暇收拾，正是刻意妆扮，可见其淫心未灭，犹在挑逗薛蝌。○宝蟾着“新绣红鞋”，与七十回晴雯“红睡鞋”同义，似乎缠足，其全身衣裳亦当系汉人装束，陈其泰即批此“非旗妆也”。元人萨都剌《绣鞋》云：“罗裙习习春风轻，莲花帖帖秋水擎。双尖不露行复顾，犹恐人窥针线情。”绣鞋不轻易暴露，礼也。此写宝蟾“并无穿裙”，露出金莲三寸，乃故作性感姿态，非当时正派女子模样。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心中又是一动，此写薛蝌“心中又是一动”，即心潮忽起，涟漪微漾，甚合事理。“又”字承上文“心中七十八下”及“翻来覆去”而来，极有斟酌。张新之批云：“人非圣贤，又非铁石，辄云不动，无是心，无是人耳。”洪秋蕃亦曰：“薛蝌正在妙龄，忽来妖艳，两两纠缠，怦然而动，无怪其然。”写其动心，乃写其终于并不动心。鲁男子动心，无碍其为圣人所赞誉。人有人情，文有文理，俱当归于自然，不可扭捏 只得陪笑问道：“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宝蟾把脸红着，

并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端着就走。薛蝌见他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里想道："这也罢了。倒是他们恼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来缠。"于是把心放下，叫人舀水洗脸。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一则养养神，二则出去怕人找他。

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见薛家无人，只有薛蝌办事，年纪又轻，便生出许多觊觎之心。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儿的，也有能做状子、认得一两个书办、要给他上下打点的，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1]，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种种不一。薛蝌见了这些人，远远的躲避，又不敢面辞，恐怕激出意外之变，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详，不提。写薛蝌沉稳之极　不能出门，是金桂、宝蟾良机　外有薛蟠酒肉朋友觊觎，内有金桂、宝蟾搅乱，薛家可谓内外交困

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宝蟾回来，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便怕白闹一场，反被宝蟾瞧不起，要把两三句话遮饰，改过口来，又撂不开这个人。心里倒没了主意，只是怔怔的坐着。此写金桂心理状态，起意偷情，出师不利，打算放弃又不甘心，正与金莲戏武松同一尴尬　古诗十九首　其二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金桂固非"倡家女"，却是"荡子妇"，无怪乎其红杏出墙焉

那知宝蟾也想薛蟠难以回家，正要寻个路头儿，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见金桂所为先已开了端了，他便乐得借风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拨。见薛蝌似非无情，又不甚兜揽，一时也不敢造次。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大觉扫兴，回来告诉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儿，再作道理。及见金桂怔怔的，似乎无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宝蟾此样心理，与金桂同中有异，正是一样心事，两样算计。其"借风使船"之计，或来自诸葛亮借东风故事，宝蟾直以周郎自比，亦有邪智。清人凌承枢　踏莎行　咏宝蟾云："难系猿情，更装狐媚，探郎可有三分意　粉面曾无邂逅缘，绿鬟枉叠相思字。"宝蟾所遇为鲁男子，只能枉费心机　夜里那里睡

的着，翻来覆去，想出一个法子来，不如明儿一早起来，先去取了家伙，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妆出恼意，索性不理他。补明宝蟾晨起收拾果碟之用意 “慵妆媚态”是其扮相之绝好注疏。甲本作“娇媚”。转觉平常 此种模样颇能显示女性天然姿容之妖冶美。诗词中常见。如宋方千里《玲珑四犯 云：“倾国名姝，似晕雪匀酥，无限娇艳。素质闲姿，天赋淡娥丰脸。还是睡起慵妆，顾鬓影、翠云零乱。”二十八回写薛蟠行酒令，言辞粗鄙污秽，仅一句雅致，即“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可见格外欣赏“慵妆媚态” 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2]，不愁不先到手。前有“借风使船”之计，此有“移船就岸”之想，恰可对照。词皆新鲜活泼 甲本“就”作“泊”。不及乙本通俗 此为宝蟾心中所想，依其婢子身份。“就”字较妥。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 是这个主意。及至见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并无邪僻，自己只得以假为真，端了碟子回来，却故意留下酒壶，以为再来搭转之地。宝蟾盘算一宿，用心良苦，又能随机应变，头脑机灵 张新之批云：“此等搬演在他书已为能品，是书则数见不鲜矣 ”八十八回写小红与贾芸柔情蜜意，即二十四回所遗帕子“搭转之地”

只见金桂问道：“你拿东西去，有人碰见么？”宝蟾道：“没有。”金桂道：“二爷也没问你什么？”宝蟾道：“也没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个法子来，只得回道[3]：“若作此事，别人可瞒，宝蟾如何能瞒？不如分惠于他，他自然没的说了。偷情亦能“分惠”，竟同索贿，闻之可笑 王伯沆批云：“官吏舞弊受赃，都是得此法乳 ”比之宝蟾、金桂未免愚笨，亦身分所限，写来犯而不犯。况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4]，索性和他商量个稳便主意。”因带笑说道：“你看二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个人？”宝蟾道：“倒像是个糊涂人。”金桂听了，笑道：“你怎么遭塌起爷们来了。”宝蟾也笑道：“他辜负奶奶的心，我就说得他。”金桂道：“他怎么辜负我的心？你倒得说说。”宝蟾道：“奶奶给他好东西吃，他倒不吃，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说着，把眼溜着金桂一笑。宝蟾“把眼溜着”，神态活现；“好东西吃”云云，则语带双关，故王伯沆赞叹“真有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妙”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后世多用食欲喻色心，有意调侃，宝蟾所言则带市井邪气 陈其泰批云：“琐屑叙来，神情逼肖。静悄悄两人私议，纸

上如闻其声"金桂道："你别胡想。我给他送东西，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说瞎话，所以问你。你这些话和我说，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宝蟾笑道："奶奶别多心。我是跟奶奶的，还有两个心么？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声张起来，不是玩的。"金桂与宝蟾一番问答，妙在心照不宣，宝蟾此答尤险，故妙　姚燮评："宝蟾此答，真到微妙不可思议地步"

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因说道："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想来你心里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宝蟾道："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我倒是替奶奶难受。奶奶要真瞧二爷好，我倒有个主意。奶奶想，'那个耗子不偷油'呢？《水浒传 二十回写阎婆惜讥讽宋江道："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婆惜说猫儿，宝蟾讲耗子，一对天敌，正堪一对　婆惜比受贿，宝蟾喻偷情，亦觉奇妙　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别性急，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他是个小叔子，又没娶媳妇儿，奶奶就多尽点心儿，和他贴个好儿，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过几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谢候奶奶。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还怕他跑了吗？他要不应，咱们索性闹起来，就说他调戏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他再不应，他也不是人，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奶奶想怎么样？"一番筹划，真够歹毒，难怪薛蝌昨晚恐惧　此点"纵淫心宝蟾工设计"题面，可与《金瓶梅词话》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对看。姚燮评云："宝蟾小蹄子委实是偷汉惯家　无奈薛蝌收藏甚固，竟至贼为空过。"王婆老谋深算，且不干己事，故着眼于智取。宝蟾少年轻狂，又迫不及待，故归结于强攻　一老一少，俱各无耻，相互辉映。

金桂听了这话，两颧早已红晕了，笑骂道："小蹄子，你倒像偷过多少汉子是的。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补叙往日光景，益见宝蟾之淫邪是受薛蟠影响　七十七回写周瑞家的等妇人驱赶司棋，宝玉爱莫能助，乃恨声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原因何在，可看金桂，可看宝蟾。宝蟾把嘴一撇，笑说道："罢哟，人家倒替奶奶拉纤，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从此，金桂一心笼络薛蝌，倒无心混闹了，家中也少觉安静。因此而家事安静，滑稽之

极，其实乃暴风雨前之宁静也。

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仍是稳稳重重，一脸的正气。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后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岂非自惹的呢？”的是忠厚老实人心理。姚燮评云：“到底是年轻想头，忠厚想头。”过了两天，甚觉安静。薛蝌遇见宝蟾，宝蟾便低头走了，连眼皮儿也不抬；遇见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薛蝌见这般光景，反倒过意不去。这且不表。以上结“纵淫心宝蟾工设计”，与上回“送果品小郎惊叵测”连为一体，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表示欣赏。京剧名伶欧阳予倩将其改编为《宝蟾送酒》，轰动一时。苏关鑫《欧阳予倩研究资料》载时人周剑云评论云：“《宝蟾送酒》为欧阳予倩拿手戏之一，其饰宝蟾，直将狡狯女子之心事，抽蕉剥茧，曲曲传出。言语所弗克达者，助之以表情；表情之不克尽者，助之以身段做工。以眉语，以目听，以意淫，以身就，旁敲斜击，远兜近攻。如此体贴入微，真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戏曲改编成功，端赖原著精彩，文本基础雄厚。

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待人忽然亲热起来，一家子都为罕事。薛姨妈十分欢喜，想到：“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才败坏了这几年。目今闹出这样事来，亏得家里有钱，贾府出力，方才有了指望。再点钱财势力乃薛蟠一案之关键。张新之评云：“财色势力并到。”媳妇忽然安静起来，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也未可知。”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薛姨妈心理不难理解，的为慈母心肠，间杂糊涂见识。姚燮评云：“媳妇思好事，遂疑儿子交好运，以慈育之心成糊涂之见。溺爱者不明，有矣夫！”这日饭后，扶了同贵过来，到金桂房里瞧瞧。走到院中，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同贵知机，便说道：“大奶奶，老太太过来了。”说着，已到门口，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鬼鬼祟祟，启人疑窦。故洪秋蕃批云：“写得突兀可怪。不必问其人，而其事已可知矣。”借助“人影”状男女情事，别具风韵，历来为文人所惯用。如《三国演义》第八回云：“貂蝉起于窗下梳头，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极长大，头戴束发冠，偷眼视之，正是吕布。”薛姨妈一吓，倒退了出来。金桂道：“太太请里头坐，没有外人。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

本住在屯里，不惯见人。因没有见过太太，今儿才来，还没去请太太的安。”薛姨妈道：“既是舅爷，不妨见见。”

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作了个揖，问了好。薛姨妈也问了好，坐下叙起话来。薛姨妈道：“舅爷上京几时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把我过继来的。前日才进京，今日来瞧姐姐。”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5]，从薛姨妈心里一贬夏三，更觉其来路不正，神色慌张，言行鬼祟。于是略坐坐儿，便起身道：“舅爷坐着罢。”回头向金桂道：“舅爷头上末下的来[6]，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罢。”金桂答应着，薛姨妈自去了。

金桂见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罢。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省了我们二爷查考。舅爷而须“过了明路”，并怕“查考”，说来如同奸夫私会淫妇。金桂用“今日可是”发端，口气得意，可见二人往来已非止一日。我今日还要叫你买些东西，只别叫别人看见。”夏三道：“这个交给我就完了。你要什么，只要有钱，我就买的了来。”夏三张嘴便带铜臭气，属于财迷心窍之徒无疑　故王伯沆批云：“开口论钱，其非姊弟可知。”金桂遣夏三买东西，伏后文砒霜命案，为一百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安根。金桂道：“且别说嘴，等你买上了当，我可不收。”说着，二人又嘲谑了一回，然后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饭，又告诉他买的东西，又嘱咐一回，夏三自去。从此夏三往来不绝。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知是舅爷，也不常回。从此生出无限风波来，这是后话，不表。金桂于薛蝌有心，凭空又出一夏三，出人意外。作者工于情节之变幻繁复可知

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上写：

男在县里也不受苦，母亲放心。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道里反驳下来了。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饬。现在道里要亲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里没有托到。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去。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毕竟是薛蟠，一语道破世情。火速，火速。信中所云县、府、

道，乃清王朝地方司法机关中三等审级也。州县为第一审级，除审理笞、杖及徒刑案件，亦审理死刑命案，但须呈报上级司法机关定夺　府为第二审级，审理州县所报之徒刑以上案件　道系第三审级，复审对上所报之刑事案件　薛蟠命案，府已准详，又被道驳，想是"请托未到"。恰如姚燮所评："不检点到一着，便满盘输矣"

薛姨妈听了，又哭了一场。凭空再起波澜，作者不畏难如此　宝钗和薛蝌一面劝慰，一面说道："事不宜迟。"薛姨妈没法，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兑了银子，同着当铺中一个伙计连夜起程。

那时手忙脚乱，虽有下人办理，宝钗怕他们思想不到，亲来帮着收拾，直闹至四更才歇。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了的，心上又急，又劳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发起烧来，汤水都吃不下去。莺儿忙回了薛姨妈。薛姨妈急来看时，只见宝钗满面通红，身如燔灼，话都不说。薛姨妈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来。宝琴扶着劝解。秋菱见了，也泪如泉涌，只管在傍哭叫。薛姨妈痛哭，"死去活来"，宝琴解劝；香菱亦痛哭，"泪如泉涌"，何等关切　虚笔写出宝钗病势凶猛，甚觉省力　宝琴与香菱穿插一现，文不寂然　金桂与宝蟾不着一字，见其冷漠，属不写之写　宝钗不能说话，连手也不能摇动，眼干鼻塞。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黛玉病是因痴情，宝钗病是为家事，两相映照，特犯不犯　黛玉病铺开详写，淋漓尽致；宝钗病纹毫略写，言简意赅。两者轻重不同，墨有浓淡　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7]，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8]。对照黛玉病时众人态度，厚薄立现，无怪乎黛玉常有身世凄凉之悲　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却都不叫宝玉知道。回思黛玉绝粒时未见宝玉探问，或亦如此际相瞒故也。一连治了七八天，终不见效。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才得病好。"冷香丸"初见于第七回，今加照应，写其奇效，作者文思缜密。后来宝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没有瞧去。

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薛姨妈看了，怕宝钗耽忧，也不叫他知道，自己来求王夫人，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薛姨妈去后，王夫人又求贾

政。贾政道："此事上头可托，底下难托，必须打点才好。"八十六回写薛蟠命案初发时，政老只肯托人说情，尚"不肯提及银物"。此处则于上头托人以外，还强调"必须打点才好"，即主张用钱财疏通关节。官升而人歪，无怪乎许多读者讥其"假正经" 元无名氏《灰阑记 第一折云："你可去衙门打点，把官司上下布置停当 "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因说道："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别叫他遭蹋坏了身子。"王夫人此言甚有人情味，然而当此时刻，不知其心中是否亦存一丝怜念惠及黛玉。彼已亲眼目睹黛玉缠绵欲死之惨状，洞晓二玉心事，却未闻有一字表示同情。厚薛薄林，无乃太过乎？洪秋蕃评云："王夫人欲以宝钗为媳，属意甚切，属望甚殷 不待贾母开口，竟向贾政催促，盖恐复有变更也。"所言亦似有理。贾政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他家忙乱，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经年近岁逼，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过礼。过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王夫人答应了。提动金玉成婚之事，文情渐紧 姚燮评："此时林妹妹尚在睡里梦里，吾为之一叹。"

到了次日，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说了，薛姨妈想着也是。到了饭后，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大家让了坐。贾母道："姨太太才过来？"薛姨妈道："还是昨儿过来的，因为晚了，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贾母甚喜。说着，宝玉进来了，贾母便问道："吃了饭了没有？"宝玉道："才打学房里回来，吃了，要往学房里去，先见见老太太。又听见说姨妈来了，过来给姨妈请请安。"因问："宝姐姐大好了？"薛姨妈笑道："好了。"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见宝玉进来，都掩住了。宝玉坐了坐，见薛姨妈神情不似从前亲热，"虽是此刻没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满腹猜疑，自往学中去了。宝玉心起狐疑，文势再紧一层

晚上回来，都见过了，便往潇湘馆来。此乃黛玉在世时，宝玉最后一次来潇湘馆 待黛玉已逝，宝玉重来此地，已是人去屋空。掀帘进去，紫鹃接着，见里间屋内无人，宝玉道："姑娘那里去了？"紫鹃道："上屋里去了。听见说姨太太过来了，姑娘请安去了。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宝玉

道："我去了来的，没有见你们姑娘。"紫鹃道："没在那里吗？"宝玉道："没有。到底那里去了？"紫鹃道："这就不定了。"

宝玉刚要出来，只见黛玉带着雪雁，冉冉而来。黛玉已病愈　欲死速，回生亦速，真正情痴女子　"冉冉"二字点睛，状其步履缓慢，姿态柔美　汉蔡邕《青衣赋》云："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蝤蛴。修长冉冉，硕人其颀"黛玉此等天仙模样，呼应八十五回写其貌若嫦娥。宝玉道："妹妹回来了。"缩身退步，仍跟黛玉回来。黛玉进来，走入里间屋内，便请宝玉里头坐，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然后坐下，问道："你上去，看见姨妈了没有？"宝玉道："见过了。"黛玉道："姨妈说起我来没有？"宝玉道："不但没说你，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我问起宝姐姐的病来，他不过笑了一笑，并不答言。难道怪我这两天没去瞧他么？"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过没有？"宝玉道："头几天不知道，这两天知道了，也没去。"黛玉道："可不是呢。"宝玉道："当真的，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去，老爷又不叫去，我如何敢去？要像从前这小门儿通的时候儿，我一天瞧他十轳也不难。如今把门堵了，要打前头过去，自然不便了。"补明薛家与贾府往来不便之缘故，即小门隔断，各自独立　如此则针线细密，文情妥当矣　陈其泰批云："何时堵门，并未叙明在前，措语殊觉无根。"似有吹求之嫌，可以不必　黛玉道："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宝玉道："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若论宝姐姐，更不体谅。又不是姨妈病，是宝姐姐病。向来在园中做诗、赏花、饮酒，何等热闹，如今隔开了，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没事人一般，他怎么不恼呢？"宝玉道："这样，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二玉此处谈论宝钗，语言玄妙，已带禅趣。宝玉断定宝钗大度能容，黛玉则回顾往日欢乐景象，以衬托今日之冷淡，一来一往，此是彼否，貌似抵牾，其实各自暗暗指向婚姻大事　此点"布疑阵"题面，为下文写二玉谈禅作引

宝玉听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番出书来，看了一会。只见宝玉把眉一皱，把脚一

跺，道："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黛玉此语，本诸佛经，再为谈禅作引。玄奘译《成唯识论 卷六云："诸烦恼生．必由痴故。"王国维尊叔本华．实则亦参禅机．故其《红楼梦评论 云："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 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 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黛玉本不喜参禅．今日一反常态．可见其为婚事未定所煎熬，内心隐隐作痛，始终难以消除。才刚我说的，都是玩话。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那里还来应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钻入魔道里去了。"宝玉豁然开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灵，比我竟强远了。婚姻之事．宝黛仍蒙在鼓里．故此处揣度薛姨妈为何冷淡，皆不得要领。如洪秋蕃所评："岂知疏冷之故，原为联姻。一则始终不疑，一则始疑而终不疑 ……庸讵知大事已去，两人犹在梦中耶？读之酸鼻 "可怜以外．二玉之天真与淳厚．尤其彰明较著 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我实在对不上来。我虽丈六金身[⑨]，还藉你一茎所化[⑩]。"往年禅语．照应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本与宝黛钗三人相关．提动今日谈话主题。南宋释普济编《五灯会元》卷四记赵州从谂禅师语云："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 "宝玉后出家为僧．故所言如此．"一茎"则暗指黛玉本即绛珠草 若依赵州和尚禅机，则宝黛原属一体．不可分离，亦无从分离。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撅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此乃黛玉愁肠百转心事，种种蹊跷．不得不令黛玉疑虑．故有此大胆一问。妙在出之以参禅．可谓羚羊挂角 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⑪]。"回答极佳妙．极诚恳．极坚决 意谓世间女子众多，我只爱卿卿一人 唐元稹《离思 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此处宝玉答语．异曲同工 "弱

水三千”本指路远，此状水多。元李好古《张生煮海》第三折云：“小生曾闻这仙境有弱水三千丈，可怎生去的？”《西游记》二十二回云：“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佛有三千大千世界之说，故云。“一瓢饮”用许由及颜回事 宋曾慥《类说》卷二引《逸士传》云：“许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挂于树枝。”《论语 “雍也”篇记孔子语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宝玉如此作答，爱情心迹甚明。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12]，莫向春风舞鹧鸪。”宝玉意谓，我心定矣，今后只爱你一人，无复犹疑。此联上句用宋僧绝句，下句则化唐人绝句，珠联璧合。唐郑谷《席上贻歌者》云：“花月楼台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壶。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宝玉如此作答，爱情心迹更明。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三宝指佛、法、僧，此誓词也。宝玉对黛玉爱情之坚贞不渝，尽在其中。故姚燮批云：“宝黛二人问答，何殊龙女谈经？一则寻根究底，一则斩钉截铁，满腔心事无有所隐。”此为宝黛最后一次面对面倾诉衷肠，阅之沉重 嗣后宝玉忽致疯癫，黛玉则迷失本性，虽有一面之缘，然已不能完整吐露心曲矣。

黛玉低头不语。木石前盟虽将化为空花泡影，然黛玉得此誓词，亦足慰矣 只听见檐外老鸦呱呱的叫了几声，便飞向东南上去。此不祥之兆也 宋洪迈《容斋诗话》卷五谓：“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 ”王希廉评云：“黛玉问话，层层剥茧；宝玉答语，颇有悟机。而黛玉则说到‘水止珠沉’，宝玉则说到‘有如三宝’，两人结局于斯可见。此老鸦之所以一连几声，飞向东南去也。”此处必以“东南”为方向，似指黛玉故乡在姑苏。又《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可见东南方向甚不吉祥。宝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一段写宝黛借参禅言情，诚可谓“情禅”。二人有佛性，故有至情；有至情，故有佛性 法海本《六祖坛经 云：“心地含情种，法雨即花生，自悟花情种，菩提果自成 ”又曰，“无情无佛种”。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四《琴心曲》云：“花月姻缘事有无，情禅参破成鸿雪。”〇公冶长通鸟语，见五十八回。宋梅尧臣《哭笑鸟》云：“哭为何所悲，笑为何所闻？了不预人事，吉凶谁复云 ”黛玉此处所言，或本公

冶长事，亦不吉祥 忽见秋纹走来说道："请二爷回去。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说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袭人姐姐只说已经回来了。快去罢。"吓的宝玉站起身来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以上宝黛问答，已将"布疑阵宝玉妄谈禅"题面作完。勉强持续则成蛇足，故用秋纹传话截断，笔法灵便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趁钱：即从中赚钱。

② 移船就岸：比喻主动就范之意。

③ 只得回道：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只得回思道"。切合文理。

④ 作脚：传递信息。

⑤ 不尴尬：这里是不正常、不地道的意思。

⑥ 头上末下：头一回。《金瓶梅》第十九回："恰似俺每把这桩事放在头里一般，头上末下就让不得这一夜儿？"至晚清小说，仍多用之，当为北方话。见弥松颐《京味儿夜话》。

⑦ 十香返魂丹：即"十香返生丹"。主治因七情气郁而致的神昏厥逆、牙关紧闭、痰涎壅盛、语言狂乱等症。

⑧ 至宝丹：又名"局方至宝丹"。主治中暑、中恶、中风、痰迷心窍等症。

⑨ 丈六金身：指佛。

⑩ 一茎所化：佛教传说，佛由金莲花化生。一茎，代指莲花。

⑪ "任凭"二句：比喻爱情的坚贞专一。弱水，传说中河流名。三千，这里喻河水之多。

⑫ 禅心已作沾泥絮：这里比喻爱情的坚贞不渝。语出宋释道潜《赠妓诗》："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

回 评

此回之上半叙金桂、宝蟾欲结欢于薛蝌，下半写宝黛借谈禅传情，是市井文字与花娇月媚文字相对，淫与情相衬，动与静相生。中间以宝钗生病作转换之枢纽，不知不觉由薛家过渡到贾府，文势舒缓，笔致从容。

回之前段接续上回"小郎惊叵耐"，细述"宝蟾工设计"，情节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故王希廉评云："宝蟾设计教金桂勾引薛蝌，金桂才肯安静；因金

桂安静，薛姨妈才到金桂房中去；因到金挂房中，才看见夏三；因夏三时常走动，将来买毒药有人。层层相因，节节贯注。”夏三之后忽写薛蟠来信，宝钗生病，王夫人议婚事，薛姨妈见宝玉，亦环环相生，丝丝人扣。

宝黛钗三主角之爱情与婚姻，此回大势已显露无遗。宝玉“情不情”，本具佛心佛性，终将悬崖撒手，遁入空门。此前木石分离，黛玉得其爱情，精神完足；同时金玉和合，宝钗获其婚姻，皮囊完好。即陈其泰所批：“谈禅一段，写宝玉心如止水。难被人力撮合金玉姻缘，岂能夺其志哉？”黛玉一句“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预示情节主线之大结局为悲剧，凄惨悲怆，动人心弦。

此回写金桂心事，宝蟾知之；宝蟾鬼胎，金桂洞明，然皆心照不宣。复不得不各吐淫念，相与谋划，究碍主仆，颇难措辞。事极秽鄙，文则雅驯，作者破承转收，令二人神态宛然如见，其心肺历历在目。

此回写宝黛参禅言情，乃二人必不可少之事，《红楼》必不可缺之文，恰合“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旨，是为“情禅”。借佛家语盟儿女情，难为作者有此奇思妙想。洪秋蕃评曰：“传奇之书汗牛充栋，而要不能不推《红楼梦》为第一。即如此回参禅一段，岂诸传奇所能梦见？……读是书者，当如柳宗元读韩愈诗，先以蔷薇露浣手，玉蕤香薰之可也。”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连忙问秋纹道："老爷叫我作什么？"秋纹笑道："没有叫。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我怕你不来，才哄你的。"宝玉听了，才把心放下，因说："你们请我也罢了，何苦来唬我。"二十六回写薛蟠假传政老命令，意在催促宝玉速速出园相会。今秋纹亦使此计，恍如昨日。宝玉近来难得有空去潇湘馆，一去则必不肯轻易回转，故秋纹只得出此下策　宝黛之亲厚，不写自明　陈其泰批云："每每宝玉在潇湘馆，袭人必来隔开，是袭人有意防闲二人处，出自王夫人之意甚明　恐读者忽略，故特补此数笔"说着，回到怡红院内。宝玉在园中渐生苦恼矣　袭人严加管束，今秋纹又借贾政之威诓之，怡红院渐成困龙潭

袭人便问道："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宝玉道："在林姑娘那边，说起姨妈家宝姐姐的事来，就坐住了。"袭人又问道："说些什么？"直接打探　王伯沆批曰："大似讯供声口。"此缘袭人有其不得不如此之苦衷也　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袭人道："你们再没个计较。此处"你们"两字将黛玉包括在内，即王伯沆所谓"兼黛言之矣"，可见袭人对二玉均有不满。此番参禅是黛玉起头，宝玉已据实相告，故知袭人锋芒所指主要在潇湘馆方向　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或讲究些诗句，也是好的，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又不是和尚。"此云"不是和尚"，偏偏宝玉他日就是个和尚，其中大有调侃，直注一百十九回"宝玉却尘缘"　不是和尚则不当谈禅，亦写袭人见识短浅　宝玉道："你不知道，我们有我们的禅机，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听宝玉口气，何等志得意满，心情畅快　"我们"二字重复言之，益见宝黛亲如未婚夫妻。此番二玉谈禅，黛问至"水止珠沉"，宝誓以"有如三宝"，已无异于世俗订婚仪式，且更

觉郑重，更觉庄严，他人自然难以置喙　袭人笑道："你们参禅参翻了，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宝玉道："头里我也年纪小，他也孩子气，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他就恼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没有恼的了。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我又念书，偶然到一处，好像生疏了是的。"从宝玉口中将宝黛近来生疏状况一总，文情递细　袭人道："原该这么着才是。都长了几岁年纪了，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袭人口吻老气横秋，待宝玉如痴儿，颇觉可笑　此尚在其次，尤要者在暗下针砭，所谓"怎么好意思"云云，是敦促宝玉抛弃梦想，斩断与黛玉之感情联系，从此凡事任凭长辈安排，再勿自作主张，妄言妄语，妄举妄动　此处照应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当时宝玉误以袭人为黛玉，遂倾诉衷曲，心事尽露

宝玉点头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说那个。我问你，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袭人道："没有说什么。"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要办消寒会[1]，消寒会即富贵人家冬日之聚会　清方濬颐 梦园丛说 云："每当毡帘窣地，兽炭炽炉，暖室如春，招三五良朋，作消寒会"清阙名 燕京杂记 云："冬月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迭为宾主，谓之消寒社"小说此处所写之消寒会，系当时社会风习之真实反映　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这会子没有信儿，明儿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爷知道了，又说我偷懒。"袭人道："据我说，你竟是去的是。才念的好些儿了，又想歇着。我劝你也该上点紧儿了。昨儿听见太太说，兰哥儿念书真好。他打学房里回来，还各自念书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从袭人口中补明贾兰苦读情状，文笔省力，兼与宝玉对照　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赶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气。倒不如明儿早起去罢。"

麝月道："这么冷天，已经告了假，又去，叫学房里说既这么着就不该告假呀，显见的是告谎假脱滑儿。依我说，乐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记了，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么？"袭人道："都是你起头儿，二爷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比不得

你要好名儿，使唤一个月，再多得二两银子。”此处“二两银子”指王夫人每月从自己月例中拨二两一吊钱给袭人，以示内定其为宝玉侍妾　事见三十六回。袭人在怡红院格外尽心，任劳任怨，乃至约束宝玉，既因性情使然，亦因责任在身　袭人啐道：“小蹄子儿，人家说正经话，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为你。”袭人道：“为我什么？”麝月道：“二爷上学去了，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爷早些儿回来，就有说有笑的了。这会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见了。”写袭人、麝月识见不一，声口各异。晴雯夭亡，麝月代其职而责袭人，然毕竟心服袭人，故其言辞不及晴雯尖刻　张新之夹批：“花月亦自相攻伐，见消寒之不易，而语妙如闻”　从麝月口中一写袭人平日依恋宝玉之模样，不见便“咕嘟着嘴”，既见则“有说有笑”，神态逼真，更觉其形象鲜明　麝月伶牙俐齿，言谈诙谐，娇音软语亦在耳边

袭人正要骂他，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道：“老太太说了，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们都请了，明儿来赴什么消寒会呢。”湘云久不一见，偶然提及，文不冷清　此即晚清狎邪小说《海上花列传》作者韩邦庆所谓“穿插”之法　宝玉没有听完，便喜欢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兴的。明日不上学，是过了明路的了。”袭人也不便言语了。那丫头回去。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巴不得玩这一天，又听见薛姨妈过来，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心里喜欢，宝玉与宝钗睽隔久矣，若无此想头，便非宝玉　姚燮批云：“又思宝姐姐，但不如林妹妹为生平第一知己也。”二宝总不见面，是为后文成其夫妇蓄势。作者时时提动，却迟迟不写二人会晤，此即韩邦庆所谓“藏闪”之法。另据旧俗，婚事既定，当事人宜尽量互相回避　便说：“快睡罢，明日早些起来。”于是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请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贾政也没言语，便慢慢退出来。走了几步，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宝玉见父亲毕，始则“慢慢”退出，继而“一溜烟”跑掉，状其从拘谨到放松之情绪变化，节奏欢快。此仍为旧日模样　二十三回即写其父亲允准搬进大观园后，“慢慢的退出去……一溜烟去了”　前番是因即将住进大观园，理应狂喜；此番只因能够参加消寒会，却也如此高兴，未免

可怜 今日之宝玉，快乐何其寡也 见众人都没来，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跟着几个小丫头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说："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妈妈回来就来。"贾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来了，等他们总不来。只有你二叔叔来了。"八十二回写宝玉上学姗姗来迟，今日则写其早早便到 可见何等重视此番聚会，亦状宝玉近日心情抑郁，巴不得一乐，以消除胸中闷气 那奶妈子便说："姑娘，给叔叔请安。"巧姐便请了安。宝玉也问了一声"妞妞好"。"妞妞"为北方话，用以昵称幼女或少女 乙本四十二回等处已出现 此处梦稿、甲本、张本同，蒙府、东本、全本作"姐姐"；王本原作"姐姐"，另笔旁改为"妞妞" 后半部于八十四回一露，凤姐称巧姐为"妞儿"；下文再见，宝玉称巧姐为"大妞妞"；另见于一百一回，凤姐称巧姐"妞妞" 嘉道间俞正燮《癸巳存稿补遗 "妞"云："孃者，少女之称，亦作娘，转作妞 北人称妞妞，南人称娘娘是也 "《儿女英雄传》三十三回云："你们谈家务，别耽搁你们，我们到妞妞屋里去 "至近人老舍，作品中则多呼"妞子" 红楼 语言南北杂用，此为采用北语之一例 张爱玲《红楼梦魇 云："称巧姐为'妞妞'，明指是满人 "此说似过于绝对。

巧姐道："昨夜听见我妈妈说，要请二叔叔去说话。"宝玉道："说什么？"巧姐道："我妈妈说，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不知道我认得不认得。我说都认得。我认给妈妈瞧，妈妈说我瞎认，不信。说我一天尽子玩，那里认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就是那《女孝经》也是容易念的②。妈妈说我哄他，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贾母听了，笑道："好孩子，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所以说你哄他。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他就信了。"宝玉道："你认了多少字了？"巧姐儿道："认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经》，半个月头里又上了《列女传》。"八十八回写巧姐见贾芸便哭，纯是幼女形状 今忽作少女态，或系作者疏忽 后半部中之巧姐，有忽大忽小之病，未解何故 如此明显之破绽，高鹗焉能不善为弥补？或疑程高原有所本，虽明知其误，但无所措手。可备一说 宝玉道："你念了懂的吗？你要不懂，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贾母道："做叔叔的也该讲给侄女儿听听。"

宝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③。那姜后脱簪待罪和齐国的无

盐安邦定国[4]，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书中是元春。巧姐听了，答应个"是"。宝玉又道："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韫诸人[5]。"书中是黛玉、宝钗、湘云、妙玉等 巧姐问道："那贤德的呢？"宝玉道："孟光的荆钗布裙[6]，鲍宣妻的提瓮出汲[7]，陶侃母的截发留宾[8]。这些不厌贫的，就是贤德了。"书中是岫烟、巧姐、李纨 巧姐欣然点头。宝玉道："还有苦的，像那乐昌破镜[9]、苏蕙回文[10]，那孝的，木兰代父从军、曹娥投水寻尸等类[11]，也难尽说。"书中是迎春、探春 巧姐听到这些，却默默如有所思。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12]，书中是尤三姐 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宝玉恐他不自在，又说："那些艳的，如王嫱、西子、樊素、小蛮、绛仙[13]、文君、红拂，都是女中的……"书中是黛玉、晴雯、司棋、芳官、四儿及尤氏姐妹等一干人，可与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对看 黛玉所题五美为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宝玉此处仅少虞姬、绿珠，而多出文君、绛仙等数人 由此可知，宝黛思想相通，不愧为知己 尚未说出，贾母见巧姐默然，便说："够了，不用说了。讲的太多，他那里记得。"宝玉之言渐入"邪僻"一路，故贾母止之 巧姐道："二叔叔才说的，也有念过的，也有没念过的。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宝玉道："那字是自然认得的，不用再理了。"以上一段写宝玉评论历史上之奇女子，点"评女传巧姐慕贤良"题面。甲乙两本此处差异较大 甲本中始终由宝玉一人演说，比较平板沉闷 乙本插入巧姐问话、答话、动作及神情，活泼多矣，切合回目中"慕"字意味 另删"还有画荻教子的"及"妒的是秃妾发、怨洛神等类"，以突出"那些艳的"，更对宝玉脾性 此段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

巧姐道："我还听见我妈妈说，我们家的小红，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我妈妈要了来，还没有补上人呢。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小红被凤姐要去，事见二十七回 至于五儿，八十七回已从紫鹃口中说到近况 此处再提，为下文写宝玉走神伏脉 陈其泰批云："妙在此时仍未补入，文法曲折之至"黄小田则云："五儿进来只带一笔，不过为后文当作晴雯张本"晴雯与五儿，俱为黛玉之影 宝玉听了更喜欢，笑着道："你听你妈妈的话，要补谁就补谁罢咧，又问什么要不要呢。"因又向贾母

笑道："我瞧大妞妞这个小模样儿，又有这个聪明儿，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又比他认的字。"贾母道："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针凿倒是要紧的。"此与四十二回写宝钗对黛玉所说"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其精神气质完全相通，毫无二致 一老一少，亦算知己矣。然则，贾母能够拍板遴选宝钗为嫡孙媳妇，实非偶然 巧姐儿道："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什么扎花儿咧，拉锁子咧，我虽弄不好，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贾母道："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应着"是"，还要宝玉解说《列女传》，见宝玉呆呆的，也不好再问。以上为巧姐正传 先叙其仰慕贤德女性，状其心地温厚善良，与凤姐迥然不同 再借宝玉夸赞，贾母关怀，写出巧姐身份性格，其形象开始丰满，另伏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根基

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头一次，是他病了，不能进来；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见了一面，更觉娇娜妩媚。今日亏得凤姐想着，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儿，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獃想。此借分析宝玉心理，将五儿事迹一总，照应六十一、七十七、八十七回等处五儿形象，安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之根 姚燮评云："将五儿前事总叙数笔，妙在从宝玉心想中写出，可悟文章打叠之法 "王伯沆则批道："着墨不多，五儿之姿色可想 "作者写人，笔法变幻莫测 獃想，梦稿本同，其馀各本作"想他"，乃直指五儿 按，说文 无"獃"字，集韵·哈韵 ："獃，痴也 " 朱子语类 卷三十九："或问：'子路死于孔悝之难，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獃 '"今亦写作"呆"，当"傻"或"笨"讲，乃晚起义 下文批引张新之评，"獃"、"傻"、"呆"三字词义，即不尽相同 第一百九回有"獃獃的呆看"一语，两字义亦有别 乙本单用作"痴呆"义时，"獃"、"呆"两字多混用。本书大多简写为"呆"，如无必要，不再出校。

贾母等着那些人，见这时候还不来，又叫丫头去请。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云、黛玉都来了。大家请了贾母的安，众人厮见。独有薛姨妈未到，贾母又叫请去。果然薛姨妈带着宝琴过来。宝玉请了安，问了好，只不见宝钗、邢岫烟二人。诸艳毕至，都从宝玉眼中看到：

李纨、李纹、李绮、探春、惜春、湘云、黛玉、宝琴，以及先来之巧姐，共计九位，非十全十美　庚辰本十七回总评云："宝玉系诸艳之贯(冠)"，非比等闲。此处所写，为宝玉疯癫之前最后一次诸艳聚会，故笔墨郑重，叙次井井　宝钗、岫烟、凤姐、迎春、香菱等付诸阙如，令人伤感　宝玉不知，尚有遗憾之最，转瞬间即将出现，先代其一叹　黛玉便问起："宝姐姐为何不来?"前有宝玉探询，今有黛玉追问，贾母、薛姨妈何以为情？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坐，所以不来。因婚姻之事而闺友不得团聚，亦足悲矣　宝玉虽见宝钗不来，心中纳闷，因黛玉来了，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宝玉能够与黛玉相见便知满足，已觉可悲　两人终不解宝钗何故缺席，更觉可哀　张新之评云："因姻事不来，特用一人所共知之岫烟以映照宝钗，而宝黛尚不能知，是曰獃，是曰傻，是曰呆"然獃得可怜，傻得可爱，呆得可敬

不多时，邢王二夫人也来了。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后，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说是正要过来，因身上发热，过一回儿就来。贾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来也罢。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饭，依旧围炉闲谈，不须多赘。宝钗、岫烟等不来，已觉扫兴。凤姐亦不能来，更觉乏味　今日诸艳会集，何等雅致，何等难得，却无事可记，仅一顿饭，以及"围炉闲谈"四个字而已　悲凉之气，扑面而来。故黄小田评云："不来，贾母必不乐，此时大家已是勉强承欢矣　盖一人向隅，满座不乐，何况薛姨妈遭官事，黛玉有心病，凤姐、宝钗又不来，贾母虽欲高兴，无如向隅者太多，此亦盛衰必然之理也"切中要害。贾母不乐，宝玉不乐，则座中谁能乐哉？今日消寒会，转觉多馀，实难消其寒意也。

且说凤姐因何不来？头里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迟了，不好意思，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迎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还说并没有到上头，只到奶奶这里来。"凤姐听了纳闷，不知又是什么事，便叫那人进来，问："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么好的。简短一句，点出迎春平日苦况　欲写司棋惨死，先用迎春一衬　主婢二人瓜蔓相联，同样命薄如纸　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来的，实在是司棋的母亲央我来求奶奶的。"七十四回抄检大

观园时司棋与潘又安恋情曝光，七十七回已被逐出大观园。凤姐道："司棋已经出去了，为什么来求我？"

那人道："自从司棋出去，终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他母亲见了，恨的什么儿是的，说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语。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说：'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罢。'司棋一张口，便是痴情语气。潘郎惧祸逃遁，已甚可恨，如今却不许母亲责打，司棋之痴非同一般。"勒死"云云，谁知竟不是气话。故王伯沆批云："司棋传真，得龙门笔意，生气满纸。"近人顾随《木兰花慢》全篇赞颂《红楼》，有"是慧地文心，龙门史法，高密笺经"云云，其中"龙门"亦指司马迁著《史记》。〇按潘秦本为姐弟恋，诸本全同，惟乙本统一改为兄妹恋，实因本回两出"表兄"字样也。甲本尚不及校正，乙本仍有漏网之鱼。因迁就后半部而改动前八十回，可见程高甚看重后四十回文字。他妈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司棋说道：'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决不肯再跟着别人的。我只恨他为什么这么胆小，一身作事一身当，为什么逃了呢。就是他一辈子不来，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司棋之言，初听颇觉迂腐，仍据"从一而终"立说，不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世俗旧套。然而旋即恍然，司棋是在用大道理维护真感情。既已以身相许，便当终生相从，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直至海枯石烂。死且无所畏惧，何况贫贱哉？侃侃道来，何等光明正大、何等义正词严。他妈气的了不得，便哭着骂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那知道司棋这东西糊涂，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流出，竟碰死了。司棋以死抗争，何等刚烈坚贞，故陈寅恪尝赞其为贞女。又吴宓《雨僧日记》云，前有金钏儿、尤三姐，后有鸳鸯，皆命薄而性烈者也。司棋本姓秦，又为情而死，其死也，当与书之"情幻"题旨相关合。他妈哭着，救不过来，便要叫那小子偿命。他表兄也奇，说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在外头原发了财，因想着他才回来的，心也算是真了。你们要不信，只管瞧。'说着，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

珠首饰来。他妈妈看见了，心软了，说：'你既有心，为什么总不言语？'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我要说有钱，他就是贪图银钱了。潘又安一念之差，遂有柳湘莲之恨，良可哀叹　姚燮批云："其自误与小柳同而异，然皆起于疑。彼疑其体之不贞，此疑其心之易变。"若自女方言之，则尤三姐死于以婚相许，秦司棋死于以身相许。男子女子，性别虽异，心理却通，人格尊严俱不得轻易冒犯　疑心误事，有如此者，可不慎哉？然而，此非柳郎或潘郎个人之失误，皆污浊现实所铸成之社会悲剧。无贾珍之淫滥，何来三姐名节之可疑？无秦母之贪婪，何来司棋心志之可疑？湘莲与又安，其疑心既缘于人性弱点，更缘于社会缺陷　如今他只为人，就是难得的。我把首饰给你们，我去买棺盛殓他。'那司棋的母亲接了东西，也不顾女孩儿了，由着外甥去。秦母见钱眼开，一副丑态。适才已"心软"，此则"也不顾"司棋，可耻之极。如姚燮所批，"真是一个鸨母心肠"。视女儿为摇钱树，世间此类母亲原亦不少。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司棋的母亲看见诧异，说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棋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死，又安亦死，一对刚烈情种。张新之评云："这才是一篇真鸳鸯传，写得有声有色，惊天地，泣鬼神。"王伯沆亦批："司棋慷慨，潘又安从容，奴婢能如此，愧死多少衣冠士夫，若贾府主人则本不足齿也　性定机捷，孔子、释迦，一齐首肯在。"殉情不应提倡，却值得敬重，且发人深省。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里知道了，要报官。他急了，央我来求奶奶说个人情，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司棋之事从来人口中补叙，娓娓动听，感人至深。张新之评云：此事"亦支离，亦周详　而出于'那人'之口，无名无姓，其作者自道乎？书中'那人'，都作如此用　"显而易见，"那人"是叙述者，为作者所驱遣，同时亦画中人，具备独立人格　其叙述中另有司棋、秦母、又安等言行，观点不同，听者凤姐亦别有感受。此种话中套话叙事模式，情绪结构复杂，思想张力较大，《红楼》中频频使用，艺术效果甚佳

凤姐听了，诧异道："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是的，敢只是这么个烈性

孩子。论起来，我也没这么大工夫管他这些闲事，但只你才说的，叫人听着怪可怜见儿的。也罢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和你二爷说，打发旺儿给他撕掳就是了。”细味凤姐口吻，所谓“傻丫头”与“傻小子”，以及论理没工夫管闲事等，是不干己事，权当传奇听听，显未触及心灵深处。其实，当初司棋被逐，乃因凤姐欲使其外婆王善保家的出丑，并令邢夫人尴尬。司棋本属邢王二夫人勾心斗角之牺牲品 然则，今司棋殉情，凤姐本难辞其咎。而竟不知反省，毫无悔意，其不会顾念“傻丫头”黛玉与“傻小子”宝玉，亦可知矣。至于仍愿出手帮助，或因司棋为家生子，本不得不管，或因感死者之刚烈，凤姐人性尚未泯灭 凤姐打发那人去了，才过贾母这边来。不题。凤姐至贾母处，未知是否以司棋之事相告。若然，王夫人在场，听闻之下，其知愧否？洪秋蕃批云：“司棋碰死，又安刎死，其祸皆由于搜园，王夫人罪孽深重！”所言极是。

且说贾政这日正与詹光下大棋，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单为着一只角儿死活未分，在那里打结，门上的小厮进来回道：“外面冯大爷要见老爷。”贾政说：“请进来。”小厮出去请了，冯紫英走进门来，贾政即忙迎着。冯紫英进来，在书房中坐下，见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来观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冯紫英道：“好说，请下罢。”贾政道：“有什么事么？”冯紫英道：“没有什么话。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学几着儿。”贾政向詹光道：“冯大爷是我们相好的，既没事，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儿。冯大爷在旁边瞧着。”冯紫英道：“下采不下采[14]？”詹光道：“下采的。”对弈而下赌注，非修身养性者之所为。政老与詹公下棋，不过消闲取乐，附庸风雅而已 苏轼《观棋 云：“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对坐，谁究此味？……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八十七回写宝玉观看妙玉与惜春手谈，未问“下采”与否，因不必问也。两相对照，雅俗自见。冯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贾政道：“多嘴也不妨，横竖他输了十来两银子，终久是不拿出来的。往后只好罚他做东便了。”从政老口中一评清客詹光，只图游戏痛快，输钱则赖账，此“沾光”可谓名副其实。王伯沆批云：“骂尽多少坏棋手。”詹光笑道：“这倒使得。”冯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对下么？”贾政笑道：“从前对下，他输了，如今让他两个子儿，他又输了。时常还要悔几

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没有的事。”贾政道：“你试试瞧。”大家一面说笑，一面下完了。做起棋来，詹光还了棋头，输了七个子儿。冯紫英道：“这盘总吃亏在打结里头。老伯结少，就便宜了。”詹光受两子，时常悔棋，终局犹惨败，可知棋道不精，棋品亦下　洪秋蕃批云：“如此劣棋，实为清客相公中伧楚。虽然，焉知非让胜以取媚耶？”冯紫英观棋不语，有君子风度　至于政老，官场春风，赌场得意，家事则恐未必。反跌后文抄家时，其一筹莫展之狼狈模样。

贾政对冯紫英道：“有罪，有罪。咱们说话儿罢。”冯紫英道：“小侄与老伯久不见面，一来会会，二来因广西的同知进来引见，带了四种洋货，可以做得贡的。一件是围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间虽说不是玉，却是绝好的硝子石。石上镂出山水、人物、楼台、花鸟儿来。一扇上有五六十个人，都是宫妆的女子，名为‘汉宫春晓’。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细腻。点缀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观园中正厅上恰好用的着。大观园即将废置，偏有此贵重器物从反面一衬　明人仇十洲有 汉宫春晓图 ，描绘早春宫闱日常景象，佳丽上百，尽态极妍，中含毛延寿为王昭君画像故事　此图与大观园相联系，实非吉兆　 ）方豪《红楼梦九十二回所记汉宫春晓围屏的来历》指出，乾隆十三年，宫廷画师周鲲、张为邦、丁观鹏、姚文瀚曾合绘《汉宫春晓图》，受西洋油画影响甚深。小说所写，当取意于此图，属于“洋货”　可备一说　还有一架钟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个童儿拿着时辰牌，到什么时候儿，就报什么时辰。里头还有消息人儿打十番儿。此处写钟，似非无意。盖“钟”与“终”同音，故近世送礼不得“送钟”，国人传为禁忌　张新之批云：“而‘钟’者‘终’也，元春死矣。”这是两件重笨的，却还没有拿来。现在我带在这里的两件，却倒有些意思儿。”就在身边拿出一个锦匣子来，用几重白绫裹着。揭开了绵子，第一层是一个玻璃盒子，里头金托子大红绉绸托底，上放着一颗桂圆大的珠子，光华耀目。

冯紫英道：“据说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个盘儿来。”詹光即忙端过一个黑漆茶盘，道：“使得么？”冯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怀里掏出

一个白绢包儿，将包儿里的珠子都倒在盘里散着，把那颗母珠搁在中间，将盘放于桌上。看见那些小珠子儿滴溜滴溜的都滚到大珠子身边，回来把这颗大珠子抬高了，别处的小珠子一颗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这也奇。"贾政道："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

那冯紫英又回头看着他跟来的小厮道："那个匣子呢？"小厮赶忙捧过一个花梨木匣子来。大家打开看时，原来匣内衬着虎纹锦，锦上叠着一束蓝纱。詹光道："这是什么东西？"冯紫英道："这叫做'鲛绡帐'。"在匣子里拿出来时，叠得长不满五寸，厚不上半寸。冯紫英一层一层的打开，打到十来层，已经桌上铺不下了。冯紫英道："你看，里头还有两褶，必得高屋里去才张得下。这就是鲛丝所织。暑热天气，张在堂屋里头，苍蝇、蚊子一个不能进来，又轻又亮。"贾政道："不用全打开，怕叠起来倒费事。"詹光便与冯紫英一层一层折好收拾了。

冯紫英道："这四件东西，价儿也不贵，两万银他就卖。母珠一万，鲛绡帐五千，'汉宫春晓'与自鸣钟五千。"贾政道："那里买的起。"贾府已今非昔比，捉襟见肘，只是空架子而已，政老所言实非客套。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已拈出示众，书中亦再三描写，多所交代。张新之批云："冷子兴口中'消索'二字，逐俩演来。"冯紫英道："你们是个国戚，难道宫里头用不着么？"贾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里有这些银子。等我叫人拿进去给老太太瞧瞧。"冯紫英道："很是。"

贾政便着人叫贾琏把这两件东西送到老太太那边去，并叫人请了邢王二夫人、凤姐儿都来瞧着，又把两件东西一一试过。贾琏道："他还有两件，一件是围屏，一件是乐钟。共总要卖二万银子呢。"凤姐儿接着道："东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里有这些闲钱？咱们又不比外任督抚要办贡。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像咱们这种人家，必得置些不动摇的根基才好，或是祭地，或是义庄[15]，再置些坟屋。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凤姐尚记可卿托梦所言。此时依计而行，犹恐已晚，何况并不实行。姚燮批云："凤姐此论却是就根本上立业要言，然能说不能行，哓哓者亦复何为焉！"黄小田批云："以凤姐之乖巧，此时急发此论，直是背晦，亦气

机使然。"贾府近来晦气渐重，几乎无一言动听。凤姐往日机智俏皮，今亦再难施展　我的意思是这样，不知老太太、老爷、太太们怎么样？若是外头老爷们要买，只管买。"贾母与众人都说："这话说的倒也是。"贾琏道："还了他罢。原是老爷叫我送给老太太瞧，为的是宫里好进，谁说买来搁在家里？老太太还没开口，你便说了一大堆丧气话。"家道渐落，贾琏之气势则渐长。夫妇公然发生摩擦，形成对照。贾琏仍未长进，见识总不及凤姐　但"丧气话"三字有理，可以概括《红楼　下半部，乃至全部。说着，便把两件东西拿出去了，告诉贾政，只说："老太太不要。"便与冯紫英道："这两件东西好可好，就只没银子。我替你留心，有要买的人，我便送信给你去。"冯紫英只得收拾好了。坐下说些闲话，没有兴头，就要起身。贾政道："你在这里吃了晚饭去罢。"冯紫英道："罢了，来了就叨搅老伯吗？"贾政道："说那里的话。"

正说着，人回："大老爷来了。"贾赦早已进来。彼此相见，叙些寒温。不一时，摆上酒来，肴馔罗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后，说起洋货的话。冯紫英道："这种货本是难消的。除非要像尊府这样人家还可消得，其馀就难了。"贾政道："这也不见得。"贾赦道："我们家里也比不得从前了，这回儿也不过是个空门面。"半是客套，半是真情，"空门面"醒目，赦老也能说句"丧气话"，似尚未昏聩到底　元末张三丰　青羊宫留题　云："莫把无为来妆扮，尽都是空门面。"冯紫英又问："东府珍大爷可好么？我前儿见他，说起家常话儿来，提到他令郎续娶的媳妇，远不及头里那位秦氏奶奶了。此借冯紫英之口转述，贾珍不满新儿媳，仍未忘怀秦可卿，照应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其"远不及"云云，不晓得从何说起　紫英未必有意嘲讽，但今日读者咸知"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之事，自然别有会心。即便旧日评家，亦有参透个中三昧者　如东观阁批云："秦氏死已久，此处一提，珍大爷尚不忘耶？"姚燮亦批："秦氏死已久，乃翁尚不忘　龙禁尉虽已续弦，只怕'曾经沧海难为水'"洪秋蕃则云："贾珍不满胡氏，以其不能如秦氏之得其欢心耳，此正胡氏贤于秦氏处"盖贾珍当日丑态百出，表现反常，加之焦大从旁提醒，明眼人本不难觑破也如今后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没有问起。"贾政道："我们这个侄孙媳妇儿，也是这里大家，从前做过京畿道的胡老爷的女孩儿[16]。"冯紫英

道："胡道长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么样。也罢了，只要姑娘好就好。"闲谈中补明贾蓉继室之家道，颇有微辞，仍罪宁国府。确如张新之所批，"岂可有赦无珍，有荣无宁"，作者此处将荣宁两府一总，表面不动声色，其实皮里阳秋。○据脂评本五十八回，贾蓉续弦姓"许"，乙本则于二十九回叙述"贾蓉续娶的媳妇胡氏"，此处加以照应

贾琏道："听得内阁里人说起，雨村又要升了。"贾政道："这也好。不知准不准？"贾琏道："大约有意思的了。"冯紫英道："我今儿从吏部里来，也听见这样说。雨村老先生是贵本家不是？"贾政道："是。"冯紫英道："是有服的，还是无服的[17]？"贾政道："说也话长。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苏州，甚不得意。有个甄士隐和他相好，时常周济他。已后中了进士，得了榜下知县[18]，便娶了甄家的丫头。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岂知甄士隐弄到零落不堪，没有找处。雨村革了职以后，那时还与我家并未相识。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扬州巡盐的时候，请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儿是他的学生。因他有起复的信，要进京来，恰好外甥女儿要上来探亲，林姑老爷便托他照应上来的，还有一封荐书托我吹嘘吹嘘。那时看他不错，大家常会。岂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袭起，从'代'字辈下来，宁荣两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觉得亲热了。"雨村久未露面，此借政老之口综述前事，语含讽刺，照应开卷几回文字姚燮评云："将雨村出身履历从政老口中详述一番，可当雨村一生行状，其用笔简净不支，周密无漏。"后文写贾府遭难时，雨村恩将仇报，落井下石，此处埋根因又笑说道："几年间，门子也会钻了，清赵翼《陔馀丛考》卷四十三云："世谓夤缘干进者为钻　……方勺《泊宅编》亦云：今天巧宦者皆谓之钻　是宋时已有此语。然班固　答宾戏　云：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则汉时已有此语也　"姚燮眉批感叹曰："今之为官者，大都是钻门子者耳　"由知府推升转了御史，不过几年，升了吏部侍郎，兵部尚书。为着一件事降了三级，如今又要升了。"照应卷首四回，反跌后文贾府抄家时贾雨村忘恩负义。故"东观阁"本批曰："补叙两次升迁，都为下文作引子　"

冯紫英道："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贾政道："天下事都是一个样的理哟。比如方才那珠子，那颗大的就像有福气的人是的，

那些小的都托赖着他的灵气护庇着。要是那大的没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没有收揽了。就像人家儿,当头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离了,亲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转瞬荣枯,真似春云秋叶一般。你想做官有什么趣儿呢,政老此处语颇通达,感慨亦深,寓"树倒猢狲散"之意,为后文抄家预发感慨,并完"玩母珠贾政参聚散"题面 ○以上政老所言一百二十馀字,为甲本所缺,乙本与梦稿独存。朱秋尹标记:"较聚珍版板,'贾政道'下缺五行。"缺则文不对题,梦稿与乙本较妥。像雨村算便宜的了。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儿,就是甄家,从前一样功勋,一样世袭,一样起居,我们也是时常来往。不多几年,他们进京来,差人到我这里请安,还很热闹。一会儿抄了原籍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实惦记着。"再提甄家之事,不祥之甚 如王希廉所评:"贾政说甄家被抄,是正伏后文;贾赦说我家断无其事,反跌后文"以上谈及士隐与雨村,乃参悟真假 又谈及江南甄家,乃以甄影贾 无如说归说,做归做,赦政兄弟俱在梦中。贾赦道:"什么珠子?"贾政同冯紫英又说了一遍给贾赦听。

贾赦道:"咱们家是再没有事的。"是自欺欺人之谈。王伯沆评曰:"赦老只解讨小、吃酒两事,宜有此言"冯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则里头有贵妃照应,二则故旧好,亲戚多,三则你们家自老太太起,至于少爷们,没有一个刁钻刻薄的。"其实不然 一则贵妃寿年不永,二则故旧亲戚如甄家多有败落者,三则府中人如贾赦、贾珍、凤姐等实皆刁钻刻薄者。贾府之败,势难避免,冯紫英之语反跌后文 贾政道:"虽无刁钻刻薄的,却没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税,那里当得起?"贾赦道:"咱们不用说这些话,大家吃酒罢。"政老尚能反躬自省,赦老只求醉生梦死,兄弟两人性情不同,思想各异。东观阁批云:"贾赦糊涂,不如乃弟明白。"此为比较而言,其实政老何尝真明白

大家又喝了几杯,摆上饭来。吃毕喝茶,冯家的小厮走来,轻轻的向紫英说了一句,冯紫英便要告辞。贾赦问那小厮道:"你说什么?"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13]。"贾政叫人看时,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贾政道:"那两件东西,你收拾好了么?"冯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

用，价钱还自然让些。”贾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听信罢。文面圆，文心细。天气冷，请罢，别送了。”贾赦、贾政便命贾琏送了出去。

未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消寒会：旧俗，富贵人家冬日聚饮并吟诗作画，消磨寒冬，叫“消寒会”。

② 《女孝经》：书名，唐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共十八章。书仿《孝经》，内容是宣扬妇女应遵守的封建孝道。

③ 文王后妃：指周文王的正妃太姒。

④ 姜后脱簪待罪、无盐安邦定国：据《列女传》记载，周宣王荒疏朝政，姜后以为是自己的过错，便脱卸首饰，在永巷待罪。宣王受了感动，从此勤于政事。无盐，指战国时齐国无盐女锺离春。传说她貌极丑，有一次她去见齐王，指责时政，宣王采纳了她的意见，齐国因获安定，遂封她为无盐君，立为后。

⑤ 曹大姑：《后汉书·列女传》作“曹大家”，即班昭，班固之妹。曾续撰《汉书》，著有《东征赋》和《女诫》。班婕妤，名不详，西汉人。因有文才，被汉成帝立为“婕妤”。作品有《自悼赋》、《怨歌行》等。蔡文姬，即蔡琰，字文姬，东汉女诗人。精通文学和音乐，著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

⑥ 孟光的荆钗布裙：据《列女传》记载，东汉时人孟光与梁鸿结婚后，脱去华丽的衣服，穿上粗衣布裙，插上荆条作发簪，和梁鸿一起过着隐居的生活。

⑦ “鲍宣妻”句：见《东观汉纪·列女传》，传说东汉人鲍宣家贫，而桓少君之父认为他有才学，便将女儿许给他。少君嫁鲍宣后，去盛装，着布衣，提瓮打水，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⑧ “陶侃母”句：据《列女传》和《晋书》记载，晋代陶侃贫贱时，孝廉范逵雪天造访，宿其家，因家贫无资应酬，陶母即剪发卖钱，换了酒菜，招待客人。范逵得知后，就推荐陶侃做了官。

⑨ 乐昌：南朝陈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参见第七十八回注㉘。

⑩ “苏蕙”句：苏蕙，字若兰，东晋时人，窦滔之妻。曾织回文锦赠滔，共八百余字，反复循环读之，皆能成诗。

⑪ 曹娥投水寻尸：据《列女传》记载，东汉人曹娥，得知其父曹盱在江里淹死，就在江边痛哭多日，也投了江，五天后抱父尸而出。

⑫ 曹氏的引刀割鼻：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曹氏是三国魏文叔之妻夏侯令女。传说曹文叔死后，她因拒绝再嫁，先剪去头发，后又割掉两耳和鼻子，以示决心。

⑬ 樊素、小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绛仙，姓吴，隋炀帝宫女，炀帝曾赞她秀色可以“疗饥”。见唐颜师古《隋遗录》卷上。

⑭　下采：下赌注。

⑮　义庄：旧时以赡助贫穷孤寡族人为名，置田收租，作为族中公产，名叫“义庄”。

⑯　京畿道：本为清代十五道之一，这里泛指归京都直辖的地区。

⑰　有服无服：服指丧服。旧时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种不同的丧服形式，称为“五服”。凡在五服以内的亲属叫“有服”，在五服以外的叫“无服”。

⑱　榜下知县：指新中进士，经朝考以后被录用去做知县，叫“榜下知县”。

⑲　下了梆子：即已打过初更的意思。

回　评

此回记红楼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事。回之上半叙贾母召集消寒会，宝玉与部分金钗出席，重点在宝玉评骘《列女传》中人物，巧姐仰慕贤良女性。回之下半叙贾政设酒筵款待冯紫英，席间议论时事，回顾往事，感慨多端，遂参详母珠聚散之意味。两事前后对称，中间插入司棋殉情故事，如奇峰突起，气贯虹霓。

此回所写之消寒会徒具形式，宝钗、岫烟、凤姐等均未出席，场面冷冷清清，趣味淡薄，显示贾府已走上末路穷途。巧姐此前尚未长成，故笔墨简略，仅具雏形。此时则已省事，乃邀宝玉评论异样女子，故而追念高贤，志在古道。又借贾母关怀，宝玉赞扬，烘托出巧姐天资颖悟，心地善良，较之其母，风姿迥然。巧姐形象至此始成规模，为后文描写奠定基础。故王希廉评云：“巧姐以侯门之女，出嫁耕织之家，如《列女传》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宝玉讲书为伏笔。”宝玉讲解重心落于奇艳女性，如王嫱、西子、绛仙、文君、红拂等，与六十四回黛玉题《五美吟》遥相呼应。二玉思想如出一辙，矫矫不群。

冯紫英兜售奇珍异宝，贾府无力购买，露出衰象。政老因母珠聚散，怦然心动，乃感叹世态炎凉，宦海无情，家事消磨，荣枯难定，为一百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伏脉。如王希廉所评：“贾母如一颗母珠，在则儿孙绕聚，死则家业消亡。借此一参，暗伏后文。”其实荣宁两府犹在梦中，贾赦醉生梦死，贾珍花天酒地，尤其典型。

司棋痴情，因阿母贪财，不遂其志，乃触壁身亡。其郎潘又安悔之已晚，亦慷慨刎颈。张金哥、尤三姐之后，又一对烈性鸳鸯。三位女性大节类似，

但细故有所不同。金哥死于悲愤，三姐死于憾恨，司棋死于绝望。推究根源，三人均为贾府魔爪所扼杀，凤姐、贾珍、王夫人是罪魁祸首。宗法社会之黑暗狰狞，于此暴露无遗。另外潘又安与柳湘莲同样懊悔，但归宿各异。如王希廉所云："柳湘莲挥剑斩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飘忽不测；潘郎之死，明白显著，文笔迥殊。"洪秋蕃则评曰："司棋既之死靡他，潘又安复以身相报，较之尤三姐、柳湘莲，尤得性情之正，而为君子所嘉。"司棋形象至此最终完成，其情痴，其志坚，其性烈，其死惨，天地为之动容。

此回至九十五回为一大段，写司棋绝命、贾芹败事、元妃薨逝、宝玉疯癫等贾府诸种不祥之事，风卷残云，贾府之衰已难挽回。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却说冯紫英去后，贾政叫门上的人来吩咐道："今儿临安伯那里来请吃酒，知道是什么事？"门上的人道："奴才曾问过，并没有什么喜庆事。不过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戏子，都说是个名班，伯爷高兴，唱两天戏，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热闹热闹。大约不用送礼的。"说着，贾赦过来问道："明儿二老爷去不去？"贾政道："承他亲热，怎么好不去的。"说着，门上进来回道："衙门里书办来请老爷明日上衙门。有堂派的事①，必得早些去。"贾政道："知道了。"说着，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请了安，磕了头，旁边站着。贾政道："你们是郝家庄的？"五十三回写庄头乌进孝来自"黑山村"，此又出"郝家庄"，恰为一对。郝者，好也。前者属宁府，下一"黑"字；后者属荣府，则用"好"音，都是《春秋》笔法。从社会学角度看，宁荣两府俱寄生于庄农，本无所谓好坏，半斤八两耳。两个答应了一声。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贾政于家事毫无兴致，贾赦于酒戏兴致勃勃，其意不言而喻。家人等秉着手灯，送过贾赦去。

这里，贾琏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说你的。"短促一句话，仅三字而已，却状出贾琏主子身份、管租人恭敬态度及当时对话情境，简洁自然。故张新之评云："三字神来之笔，人人口耳中所有，而笔下所必不能有。"作者写人物对话，总能得其神理。那人说道："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经赶上来了。原是明儿可到，谁知京外拿车，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掀在地下。情事突然，文势突兀。陈其泰批："捉车滋事，衙役肆毒，于书为闲文，于事为真境。"尊贵如贾府犹遭此欺凌，则草民之水深火热，不待写矣。〇此曰"十月里的租子"，是时间已进入孟冬十月，与下回写十一月"小阳春"合榫。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

租子的车，不是买卖车，他更不管这些。奴才叫车夫只管拉着走，几个衙役就把车夫混打了一顿，硬扯了两辆车去了。奴才所以先来回报，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要了来才好。再者，也整治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役才好。爷还不知道呢，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数语写出胥吏之恶及乾隆盛世真实景象，亦侧写贾府渐不见重于官衙。姚燮评云：“北人拿车，南人捉船，借端滋事，难以枚举，衙役之毒甚矣哉！生民涂炭。食肉寝皮，吾心才快。于书为闲文，其实此等皆著书正意也。”《红楼》可与杜诗对看，皆一代史诗、家国明镜　此处是风月宝鉴之反面。贾琏听了，骂道：“这个还了得！”立刻写了一个帖儿，叫家人：“拿去向拿车的衙门里要车去，并车上东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儿。旺儿晌午出去了，还没有回来。贾琏道：“这些忘八日的，一个都不在家。他们成年家吃粮不管事。”因吩咐小厮们：“快给我找去。”说着，也回到自己屋里睡下，不题。一段写胥吏枉法、家奴无规、一派乱象。姚燮批：“周瑞、旺儿皆贾府中信托家人，其不守规矩者犹如此，他可知矣。”妙在贾琏发怒之后、竟结以“回到自己屋里睡下”。诸般烦恼、尽付一枕黄粱。

且说临安伯第二天又打发人来请。贾政告诉贾赦道：“我是衙门里有事，琏儿要在家等候拿车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爷带着宝玉应酬一天也罢了。”贾赦点头道：“也使得。”贾政遣人去叫宝玉，说：“今儿跟大爷到临安伯那里听戏去。”宝玉喜欢的了不得，宝玉昔日最厌贺吊往还应酬之事，今一改故态，乃厌学故也。便换上衣服，带了焙茗、扫红、锄药三个小子，出来见了贾赦，请了安，上了车，来到临安伯府里。门上人回进去，一会子出来说：“老爷请。”于是贾赦带着宝玉走入院内，只见宾客喧阗。贾赦、宝玉见了临安伯，又与众宾客都见过了礼。大家坐着，说笑了一回。只见一个掌班拿着一本戏单，一个牙笏，向上打了一个千儿，说道：“求各位老爷赏戏。”先从尊位点起，挨至贾赦，也点了一出。那人回头见了宝玉，便不向别处去，竟抢步上来，打个千儿道：“求二爷赏两出。”琪官

前已打千儿、现又打千儿，俱清代礼仪。此处衬以“抢步上来”，画出惊喜神态“二爷”称呼，耳熟之极　陈其泰批：“曲曲折折，引到宝玉与蒋玉函相见。文心经营，煞非草草。”

宝玉一见那人，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鲜润如出水芙蕖，飘扬似临风玉树。从宝玉眼中画出琪官之俊朗。此乃三十三回宝玉因此人挨打后二人初次相见。曹植《洛神赋》云：“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世说新语·容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此处以“芙蕖”、“玉树”喻琪官，可见风采不凡。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蒋玉函。前日听得他带了小戏儿进京，也没有到自己那里，此时见了，又不好站起来，只见笑道：“你多早晚来的？”蒋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悄悄的笑道：此处甲本作“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神态如见。乙本作“把眼往左右一溜”，并增“悄悄的”三字，平添神秘感，亦觉活泼。两本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怎么二爷不知道么？”宝玉因众人在坐，也难说话，只得胡乱点了一出。

蒋玉函去了，便有几个议论道：“此人是谁？”有的说：“他向来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纪也大了，就在府里掌班。头里也改过小生。他也攒了好几个钱，家里已经有两三个铺子，只是不肯放下本业，原旧领班。”从客人口中补叙琪官发迹变泰近况，文笔简便。有的说：“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说：“亲还没有定。他倒拿定一个主意，说是人生婚配关系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闹得的，不论尊卑贵贱，总要配的上他的才能。此写蒋玉函心思，于婚配决不肯草草，与柳湘莲志愿如出一辙，多情种子无疑。王渔洋评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连城》篇云：“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可移来评琪官。如此人物，难怪能得宝玉爱重。陈其泰批：“有此主意，是以配作宝玉相知也。”宝玉、琪官，实为同道。所以到如今还并没娶亲。”宝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儿嫁他？要嫁着这么样的人才儿，也算是不辜负了。”此借宝玉之心一赞琪官，其形象更觉光彩照人，亦衬托袭人貌美如花，直照全书末回两人成婚。故王希廉评云：“宝玉忖度，谁家女儿得嫁蒋玉函，不为辜负。岂知嫁玉函者，即是自己平日最爱最亲之婢女。是侧笔映照法。”按琪官本名，诸脂本作“玉菡”，义指白荷花，呼应袭人姓“花”，亦觉玄妙。

那时开了戏，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平腔，热闹非常。道光末杨静亭《都门纪略》词场门序云："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　其各班各种脚色，亦复荟萃一时，故成一斋绘《十三绝图像》，悬于门额。"本书此处所写，即当时京师戏曲演出盛况之真实反映。琪官戏班至临安伯府邸粉墨登场，即所谓"堂会"。到了晌午，便摆开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贾赦便欲起身。临安伯过来留道："天色尚早。听见说琪官儿还有一出《占花魁》[2]，他们顶好的首戏。"袭人姓花，伏其婚事。戏中花魁娘子及秦锺，社会地位俱卑微低贱，关合琪官与袭人身份。姚燮批："此出戏亏作者如何想出来，真妙到无可名言。"宝玉听了，巴不得贾赦不走。于是贾赦又坐了一会。

果然蒋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后神情，把那一种怜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极情尽致。以后对饮对唱，缠绵缱绻。预演一百二十回袭人故事　姚燮眉批："为娶袭人伏根，日后情形已在台上演出。虽曰夫优妇婢，居然一对玉人，亦称良匹。"宝玉这时不看花魁，只把两支眼睛独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蒋玉函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按腔落板，宝玉的神魂都唱的飘荡了。直等这出戏煞场后，更知蒋玉函极是情种，非寻常脚色可比。因想着："《乐记》上说的是[3]：此"是"字乃"是非"之"是"，而非"是否"之"是"。当重读，义为正确，犹言"太对了"。'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4]所以知声，知音，知乐，有许多讲究。声音之原，不可不察。诗词一道，但能传情，不能入骨，自后想要讲究讲究音律。"宝玉心思中非诗词即音律，全无八股位置。宝玉想出了神，忽见贾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宝玉没法，只得跟了回来。

到了家中，贾赦自回那边去了。宝玉来见贾政。贾政才下衙门，正向贾琏问起拿车之事。贾琏道："今儿叫人拿帖儿去，知县不在家。他的门上说了：'这是本官不知道的，并无牌票出去拿车[5]，都是那些混账东西在外头撒野挤讹头[6]。既是老爷府里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办，包管明儿连车连东西一并送来。如有半点差迟，再行禀过本官，重重处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这里老爷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贾政

道："既无官票，到底是何等样人在那里作怪？"贾琏道："老爷不知，外头都是这样。世态之恶，民生之苦，可想而知　姚燮批："'外头'一语写尽积弊"作者感时忧世，多所讽喻，却能不乖离温柔敦厚之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笔有分寸。想来明儿必定送来的。"贾琏说完下来，宝玉上去见了。贾政问了几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里去。

贾琏因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来传唤，那起人都已伺候齐全。贾琏骂了一顿，叫大管家赖大："将各行档的花名册子拿来。你去查点查点，写一张谕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传唤不到，贻误公事的，立刻给我打了撵出去。"贾琏整饬奴仆纪律，气急败坏，可见问题已相当严重。张新之批云："上映'鞭悍仆'，下映'狗彘奴'，以为本回上半作引。"贾琏是色中饿鬼，奴仆鲍二便深受其害。如此主子，何以立威？故黄小田批云："此亦'正家法'也，不能自治，人不听矣。"赖大连忙答应了几个"是"，出来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

过不几时，忽见有一个人，头上戴着毡帽，《清稗类钞》"服饰类"云："至毡帽之尚明式，皆农夫、布贩之服，人皆贱之。"此写包勇身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双撒鞋，书中写男子衣饰，仅宝玉、雨村、贾蓉、北静王等数人，今写及包勇，是重之也。走到门上，向众人作了个揖。众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谅了他一番，便问他："是那里来的？"那人道："我自南边甄府中来的。又提江南甄府，据七十一回叙事，其已被抄家。故庚辰本回前评云："好，一提甄事。盖真事欲显，假事将尽。"包勇此来，当喻"假事将尽"，即贾府即将罹祸。故王希廉评云："甄家抄没是贾府前车，今贾府祸事不远，故借荐来包勇口中提明。"并有家老爷手书一封，求这里的爷们呈上尊老爷。"众人听见他是甄府来的，才站起来让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们给你回就是了。"门上一面进来回明贾政，呈上来书。贾政拆书看时，上写着：

世交夙好，气谊素敦[⑦]，遥仰檐帷[⑧]，不胜依切。弟因菲材获谴，自分万死难偿，幸邀宽宥[⑨]，待罪边隅[⑩]。迄今门户雕零，家人星散。以上通报甄家近况，"门户雕零，家人星散"八个字写出悲惨景象。至于

“待罪边隅”，则为一百十四回“甄应嘉蒙恩还玉阙”伏根。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虽无奇技，人尚悫实[11]。倘使得备奔走，糊口有资，屋乌之爱[12]，感佩无涯矣。专此奉达，馀容再叙，不宣。年家眷弟甄应嘉顿首。

贾政看完，笑道：“这里正因人多，甄家倒荐人来，又不好却的。”吩咐门上：“叫他见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

门上出去，带进人来，见贾政，便磕了三个头，起来道：“家老爷请老爷安。”自己又打个千儿，说：“包勇请老爷安。”写包勇恭谨有礼，的是世家奴仆身份。贾政回问了甄老爷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见包勇身长五尺有零，肩背宽肥，浓眉爆眼，磕额长髯[13]，气色粗黑，垂着手站着。有英雄之象。《红楼》中忽现《水浒》好汉，读者可醒目。王希廉评云：“写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艺气象。”姚燮亦批云：“十六个字写出一条大好汉来。作者特笔。”又云：“因后赶贼，先写包勇形貌，宛然梁山泊好汉。儿女场中不可无英雄气象。”风花雪月中见刀光剑影，更觉赏心悦目。便问道：“你是向来在甄家的，还是住过几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贾政道：“你如今为什么要出来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来，只是家老爷再四叫小的出来，说别处你不肯去，这里老爷家里和在咱们自己家里一样的，所以小的来的。”贾政道：“你们老爷不该有这样事情，弄到这个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说，我们老爷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来。”贾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欢，讨人厌烦是有的。”包勇所言“真心”、“太真”云云，辞似浅显，旨则玄远。真真假假，正难分辨。黄小田批云：“‘太真’二字是贾政一生好处，然迂拙愚暗，皆自真处来。”实则政老尚当不起，“太真”二字应归于宝玉、黛玉、晴雯、芳官、司棋等名下。贾政笑了一笑道：“既这样，皇天自然不负他的。”此固世俗客套语，但仅此一句，便知政老何等“迂拙愚暗”。张金哥已死，金钏儿已死，尤氏姐妹已死，晴雯已死，司棋则刚刚死，而黛玉亦将死矣。似此等弱女子何辜，“皇天”为何一一“负”之？司棋尸骨未寒，设地下有知，闻听政老此言，当歌《豆棚闲话》卷十一所载《边调曲儿》，其词云：“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皇天如此，补之何益？不如“塌了罢”。宝玉“无材可去补苍天”，正为此也。

包勇还要说时，贾政又问道：“我听见说你们家的哥儿不是也叫宝玉么？”此即甄宝玉。第二回曾从雨村口中叙及，与贾宝玉性情完全相同。五十六写两位宝玉梦中相会，彼此相貌一模一样，并生活环境及身边女子亦同。包勇道：“是。”贾政道：“他还肯向上巴结么？”政老此语耳熟。八十六回写袭人劝勉宝玉，一百十八回写宝钗谈论宝玉，均说及此语，可知政老、宝钗、袭人是一路。三人所谓“巴结”，其义皆为勤奋努力，即《乐府群珠》卷三载元人刘庭信小令《忆别》所云：“笃笃寞寞终岁巴结，孤孤另另彻夜咨嗟。”然而，一心希图“向上”，往往难免滑向“巴结”之另一义，即曲意奉承。包勇道：“老爷若问我们哥儿，倒是一段奇事。哥儿的脾气，也和我家老爷一个样子，也是一味的诚实。从小儿只爱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玩。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进京的时候儿，哥儿大病了一场，已经死了半日。把老爷几乎急死，装裹都预备了。包勇以上所说甄宝玉事迹，全同贾宝玉。真即假，假即真，假非真，真非假，宛如水中月，镜中花，魂中魄，梦中蝶。幸喜后来好了，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此即贾宝玉所游之太虚幻境，乃第七次侧面写之也。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都变了鬼怪是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为一百十六回贾宝玉二游太虚幻境作引，乃“风月宝鉴”反面影像。他吓急了，就哭喊起来。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的好了。老爷仍叫他在姐妹们一处玩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玩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如今渐渐的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甄宝玉性情改观，一心入世，反衬贾宝玉宁可出家为僧，始终不变其初衷，可贵而难能。陈其泰评“真玉”云：“本是天真烂漫，不雕不琢之人，一为经济文章所染，遂将一朝面目改尽矣。”此为一百十五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安根。贾政默然想了一回，政老沉思默想，自是期盼有朝一日“假玉”得变“真玉”。可怜天下父母心，无不望子成龙。殊不知“假作真时真亦假”，江南“真玉”已成俗物，熙熙攘攘，满街皆是，而自家“假玉”方是浑金璞壁，稀世奇珍。世有抱璞泣血者，有买椟还珠者，至若此刻之

政老，矜糟粕而昧菁英，不过一郑人耳。道："你去歇歇去罢。等这里用着你时，自然派你一个行次儿。"包勇答应着，退下来，跟着这里人出去歇息。此完"甄家仆投靠贾家门"题面。"投靠"即投奔豪门，以求托身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奴仆"条云："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 ' 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 "包勇当属此类，不同于投奔亲友。不提。一段按下包勇，至一百十一回驱赶盗匪方显神威

一日，贾政早起，刚要上衙门，看见门上那些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好像要使贾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说话。贾政叫上来问道："你们有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的？"门上的人回道："奴才们不敢说。"贾政道："有什么事不敢说的？"门上的人道："奴才今儿起来，开门出去，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贾政道："那里有这样的事。写的是什么？"门上的人道："是水月庵里的腌臜话。"贾政道："拿给我瞧。"门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来，谁知他贴的结实，揭不下来，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刚才李德揭了一张给奴才瞧，就是那门上贴的话。奴才们不敢隐瞒。"说着，呈上那帖儿。贾政接来看时，上面写着：

　　西贝草斤年纪轻，"西贝草斤"用拆字法，指贾芹 水月庵里管尼僧。二十三回写贾芹走凤姐门路，得一肥缺美差，即安置十二个小尼姑及十二个小女道士于水月庵；五十三回写贾珍斥骂其在家庙里"为王称霸" 此匿名揭帖所写，句句有照应。王伯沆批云："作者真无所不能，此种文大不易作。"

　　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

　　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好声名。自此，贾府渐有恶名传扬于外。〇"好声名"，梦稿同，甲本作"出新闻"。贾芹所作所为已非"新闻"，且足以败坏贾府名声，匿名拟帖者当予点明，加以讽刺。

贾政看了，气的头昏目晕，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悄悄叫人往宁荣两府靠近的夹道子墙壁上再去找寻。随即叫人去唤贾琏出来。

贾琏即忙赶至。贾政忙问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

来你也查考查考过没有?”贾琏道:“没有,一向都是芹儿在那里照管。”贾政道:“你知道芹儿照管得来照管不来?”贾琏道:“老爷既这么说,想来芹儿必有不妥当的地方儿。”贾政叹道:“你瞧瞧这个帖儿写的是什么。”贾琏一看,道:“有这样事么?”正说着,只见贾蓉走来,拿着一封书子,写着“二老爷密启”。打开看时,也是无头榜一张[14],与门上所贴的话相同。贾政道:“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到水月庵里去,把那些女尼姑、女道士一齐拉回来。不许泄漏,只说里头传唤。”赖大领命去了。

且说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弥与道士原系老尼收管,日间教他些经忏[15]。已后元妃不用,也便习学得懒惰了。那些女孩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都也有些知觉了。更兼贾芹也是风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儿,便去招惹他们。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七十七回“美优伶斩情归水月”写芳官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随水月庵尼姑智通出家,同时蕊官与藕官亦随地藏庵尼姑圆信出家,此加照应。写芳官“真心”,显示其清净女儿之身份。芳官等沦落至此等恶劣环境,王夫人罪无可恕。故王伯沆批云:“竟能耐得寂寞,王夫人当日太不识人。”便把这心肠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弥中有个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个叫做鹤仙的,长的都甚妖娆,贾芹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闲时便学些丝弦,唱个曲儿。一段补叙水月庵故事,意在明不肖子弟之罪。

那时正当十月中旬,上回写消寒会乃十一月初一,此际当为十一月中旬,似脱一“一”字。贾芹给庵中那些人领了月例银子,便想起法儿来,告诉众人道:“我为你们领月钱,不能进城,又只得在这里歇着,怪冷的。怎么样?我今儿带些果子酒,大家吃着乐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兴,便摆起桌子,连本庵的女尼也叫了来。惟有芳官不来。再注一笔,益见芳官鹤立鸡群,俨然又一妙玉也。姚燮评云:“大书特书。此时之芳官恐宝玉叫之亦不来矣,而况于芹乎!”贾芹喝了几杯,便说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们都不会,倒不如搳拳罢。谁输了喝一钟,岂不爽快?”本庵的女尼道:“这天刚过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几钟,爱散的先散去。谁爱陪芹大

爷的，回来晚上尽子喝去，我也不管。”此写贾芹狎昵众尼，水月庵已迹近娼寮。据民国年间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明清时代许多尼姑庵实为变相妓院，江浙尼姑更是接客成风、生意兴隆。明末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卷二十二有诗刺云：“断俗入禅林，身清心不清。夜来风雨过，疑是叩门声。”此类情形，“三言二拍”及《僧尼孽海》等小说中亦多有描写。此处水月庵情形，亦属污秽现实之曲折反映。清人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云：“水月庵翻风月案，非写女尼女道士之淫，实写芳官之洁。”妙笔生花，韵味自可层出不穷。

正说着，只见道婆急忙进来说：“快散了罢，府里赖大爷来了。”众女尼忙乱收拾，便叫贾芹躲开。贾芹因多喝了几杯，便道：“我是送月钱来的，怕什么。”话犹未完，已见赖大进来，见这般样子，心里大怒。为的是贾政吩咐不许声张，只得含糊装笑道：“芹大爷也在这里呢么。”贾芹连忙站起来道：“赖大爷，你来作什么？”赖大说：“大爷在这里更好。快快叫沙弥、道士收拾上车进城，宫里传呢。”贾芹等不知原故，还要细问。赖大说：“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赶进城。”众女孩子只得一齐上车。赖大骑着大走骡，押着赶进城，不题。赖大精明干练，办事简捷麻利，且能忍隐，的是荣国府管家身份。张新之评云：“一段叙事周至详明，绝不拖沓。”

却说贾政知道这事，气的衙门也不能上了，独坐在内书房叹气。贾琏也不敢走开。忽见门上的进来禀道：“衙门里今夜该班是张老爷。因张老爷病了，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贾政正等赖大回来要办贾芹，此时又要该班，心里纳闷，也不言语。贾琏走上去说道：“赖大是饭后出去的，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请老爷只管去。赖大来了，叫他押着，也别声张，等明儿老爷回来再发落。倘或芹儿来了，也不用说明，看他明儿见了老爷怎么样说。”贾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此时贾琏已有开脱贾芹之心，故支走政老，以便暗中作弊。政老不察，遂为侄儿玩于股掌。琏之狡狯与政之迂拙，一齐写出　贾琏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隐忍，慢慢的走着。贾琏心怨凤姐，姑且忍隐，见其自私　琏凤毕竟一体，妻子用人不当，丈夫难脱干系。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庄子休鼓

盆成大道”有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巴到天明各自飞。”夫妻同止共宿，即为利益共同体，不得不相互遮饰照应。贾琏“慢慢的走”是思量对策，为下文回护贾芹张本

且说那些下人，一人传十，传到里头，先是平儿知道，即忙告诉凤姐。《金瓶梅词话》第四回云：“自古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贾芹丑闻传得更快，可以窥见人情。荣府下人似乎惟恐天下不乱，其与主子离心离德，不言自明。凤姐因那一夜不好，恹恹的总没精神，正是惦记铁槛寺的事情。听见“外头贴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话，吓了一跳，忙问：“贴的是什么？”平儿随口答应，不留神，就错说了，道：“没要紧，是馒头庵里的事情。”凤姐本是心虚，听见“馒头庵的事情”，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话没说出来，急火上攻，眼前发晕，咳嗽了一阵，便歪倒了，两只眼却只是发怔。此状凤姐之恐惧。照应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亦照应八十八回凤姐得知静虚因见一男一女鬼魂，吓至昏厥事。眼下之凤姐，何等心虚。〇此处“便歪倒了，两只眼却只是发怔”，描写恰到好处；甲本则作“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反应似嫌过度。蒙府本同甲本，梦稿本同乙本。平儿慌了，说道：“水月庵里不过是女沙弥、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么急呢？”凤姐听是水月庵，才定了定神，道：“嗳，糊涂东西，到底是水月庵，是馒头庵呢？”平儿道：“是我头里错听了馒头庵，后来听见不是馒头庵，是水月庵。我刚才也就说溜了嘴，说成馒头庵了。”凤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十五回明言馒头庵即水月寺，此处是作者疏失之处。原是这水月庵是我叫芹儿管的，大约刻扣了月钱。”平儿道：“我听着不像月钱的事，还有些腌臜话呢。”凤姐道：“我更不管那个。你二爷那里去了？”平儿说：“听见老爷生气，他不敢走开。我听见事情不好，我吩咐这些人不许吵嚷，不知太太们知道了没有。就听见说，老爷叫赖大拿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人前头打听打听。奶奶现在病着，依我竟先别管他们的闲事。”

正说着，只见贾琏进来。凤姐欲待问他，见贾琏一脸怒气，暂且装作不知。凤姐欲问而不敢，乃佯装不知，的是奸雄做派。贾琏则满脸怒容，气势

逐步压过乃妻，不似往日一任牝鸡司晨时故态。王伯沆批："此种脸色，从前二爷不敢有也。"第五回写凤姐判词有"一从二令三人木"一句，此际当已进入第二阶段。"二令"或曰即遭"冷"遇，或曰指被使"令"，似均合当前状态。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六《治乱吟》云："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夫逆绝；妻能从夫，妻不从夫，其妻必孽。"家道消磨，贾琏却能转败为胜，渐居主动，亦一奇事。贾琏没吃完饭，旺儿来说："外头请爷呢，赖大回来了。"贾琏道："芹儿来了没有？"旺儿道："也来了。"贾琏便道："你去告诉赖大，说老爷上班儿去了，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只叫芹儿在内书房等着我。"旺儿去了。

贾芹走进书房，只见那些下人指指戳戳，点明此云"指指戳戳"，亦作"指指搠搠"。下人神态如见，照应上文所谓下人"一人传十"。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云："只听得这儿家邻舍指指搠搠，只说这事。"甲本作"指指点点"，似较平淡。蒙府本同甲本，梦稿本同乙本。不知说什么，看起这个样儿来，不像宫里要人。想着问人，又问不出来。正在心里疑惑，只见贾琏走出来，贾芹便请了安，垂手侍立，说道："不知道娘娘宫里即刻传那些孩子们做什么？叫侄儿好赶。幸喜侄儿今儿送月钱去，还没有走，便同着赖大来了。二叔想来是知道的。"贾琏道："我知道什么？你才是明白的呢。"贾芹摸不着头脑儿，也不敢再问。贾琏道："你干的好事啊，把老爷都气坏了。"贾芹道："侄儿没有干什么。庵里月钱是月月给的，孩子们经忏是不忘的。"贾琏见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处玩笑的，点明琏芹原是一丘之貉，实在意料之中。姚燮批："可知二哥亦是一流人物，然芹儿生机全在此。"王伯沆批："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有其叔则有其侄。便叹口气道："打嘴的东西，你各自去瞧瞧罢。"便从靴掖儿里头拿出那个揭帖来，扔与他瞧。

贾芹拾来一看，吓得面如土色，说道："这是谁干的？我并没得罪人，为什么这么坑我？我一月送钱去，只走一输，并没有这些事。若是老爷回来，打着问我，侄儿就屈死了。我母亲知道，更要打死。"说着，见没人在旁边，便跪下央及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儿罢。"说着，只管磕头，满眼

流泪。看贾芹丑态，先是一"拾"一"看"一"吓"，然后"跪下"、"磕头"、"流泪"，同时竭力辩解，满口央求。确够机灵，也真够下作。贾琏想道："老爷最恼这些，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这场气也不小，闹出去也不好听。又长那个贴帖儿的人的志气了，将来咱们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爷上班儿，和赖大商量着，要混过去，就可以没事了。现在没有对证。"怕老爷气恼，怕连累自己，怕坏府里名声，怕长他人气焰，怕添日后麻烦，此即贾琏心理　于是乎只念"混"字秘诀，上欺政老，下瞒众人，不过得过且过，自欺欺人而已　想定主意，便说："你别瞒我。你干的鬼儿，你打谅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除非是老爷打着问你，你只一口咬定没有才好。没脸的东西！起去罢。"此写贾琏处事，毫无原则可言　顺水推舟，且卖贾芹一个人情，于是教导口供，不啻通同作弊。　"鬼儿"甲本作"鬼鬼祟祟的事"，又"没脸的东西"甲本作"没脸的"，乙本语气较妥。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　叫人去叫赖大。

不多时，赖大来了，贾琏便和他商量。赖大说："这芹大爷本来闹的不像了。奴才今儿到庵里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喝酒呢。帖儿上的话一定是有的。"贾琏道："芹儿，你听，赖大还赖你不成？"贾芹此时红涨了脸，一句也不敢言语。还是贾琏拉着赖大，央他："护庇护庇罢，只说芹哥儿是在家里找了来的。你带了他去，只说没有见我。明日你求老爷，也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来，领了去，一卖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时候儿，咱们再买。"王伯沆批云："元妃不久薨逝，决无再要之时。"贾琏央求赖大"护庇"贾芹，竟至希望管家撒谎，一同欺骗政老，则荣府风俗只能愈趋愈下矣　赖大想来，闹也无益，且名声不好，也就应了。贾琏叫贾芹："跟了赖大爷去罢，听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要主子听奴才教导，颠倒尊卑，写尽琏之荒唐，芹之不堪　张新之评云："笔墨何等简净　而作者搔首问天，闲人废书一叹"洪秋蕃则批："赖大奉命拿回贾芹并女沙弥等，若待贾政处置，殊费周折　妙在贾政衙门有事，贾琏得以便宜行事，省却无数笔墨"作者胸有成竹，确善布置　说罢，贾芹又磕了一个头，跟着赖大出去。到了没人的地方儿，又给赖大磕头。主子向奴仆磕头如捣蒜，贾芹自甘下贱如此　唐成玄英《庄子疏》云："行仁义之道，辩尊卑之位，故谓之儒也。"宝玉时乱尊卑，乃因爱敬

丫鬟，注重情感。今贾芹亦乱尊卑，却因荒淫无耻，贪婪无厌。赖大说："我的小爷，你太闹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谁，闹出这个乱儿来。你想想，谁和你不对罢？"此系疑案，至今不明。黄小田针对匿名揭帖中"不肖子弟来办事"一句批云："'办事'二字已露口风，恐即贾芸不得差事，妒忌所为。"可备一说。其实不必坐实，府里内讧也好，府外谴责也罢，总之是描写百足虫且死且僵。贾芹想了一会子，并无不对的人，只得无精打彩，跟着赖大走回。以上完"水月庵掀翻风月案"题面，可与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对看。○此句甲本作"贾芸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但下回并无照应。乙本文字后出，当系改笔。蒙府与甲本同，梦稿与乙本同。

未知如何抵赖，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堂派：清代官府办公的地方叫做"堂"，中央各部的长官通称"堂官"。由堂官或办公处交办的差事叫"堂派"。

② 《占花魁》：明末清初戏曲家李玉根据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的传奇。写妓女王美娘（花魁）为卖油郎秦锺（秦小官）的真诚所感动，自行赎身，嫁于秦锺。

③ 《乐记》：《礼记》的一篇，相传为战国时公孙子所作，原有二十三篇，编入《礼记》的只有十一篇。内容阐述音乐的起源、作用等美学观点，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之一。

④ "情动于中"句：意谓感情发自内心，所以形成为声音；声音交错成为乐曲，就成了音乐。

⑤ 牌票：旧时各级衙门对下所发的一种公文。

⑥ 挤讹头：即找岔，故意敲榨勒索。

⑦ 气谊素敦：敦，敦厚，深厚。意思是平时友谊就很深厚。

⑧ 襜帷：车帷子。这里代指车子。引申为对人的敬称。

⑨ 幸邀宽宥：幸而得到宽大。邀，取得。宽宥，饶恕，宽大。

⑩ 边隅：边远的地方。

⑪ 悫实：诚实，谨慎。

⑫ 屋乌之爱：语出《尚书》："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即爱屋及乌。

⑬ 磕额：额头突出的意思。

⑭ 无头榜：不署姓名的揭帖、榜文。

⑮ 经忏：佛经的忏悔文。佛教宣扬诵念经忏，可以消灾免难。

回　评

此回记事，琐琐细细，分作六段，亦转换过脉文字，实无中心事件，作者主要意图仍在揭示贾府败象。自此回始，贾府穷途末路之描写渐次展开。

写胥吏凶横，国戚皇亲犹不免遭其荼毒，庶民命运可想而知。略事点染，所以明贾府外围之乱象也。包勇千里来投，暗示甄家故事将搬演于贾府。贾芹荒淫无耻，与贾珍、贾琏是一丘之貉。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贾芹如此不肖，却得凤姐重用、贾琏姑息，贾府家政之窳败可知。虽有贾政忧恼，奈不通庶务，迭遭蒙蔽，欲求家事大治其可得乎？于是子弟游手好闲，仆从呼唤不灵，恶名喧腾于外，弊病丛生于内。作者内外照应之意，显而易见。王希廉评曰："不法胥役之指官扰累，与不肖子弟之藉势放纵无异，故以县役抢车为贾芹闹事作陪衬。"颇会作者文心。

此回写甄宝玉变换性情，反衬贾宝玉一生不改其初衷。故陈其泰评云："好好一块真宝玉，一为世情所移，便成了俗物。而世之好俗物者，无不以此为真宝玉，反以不雕不凿，全其天真者为无用之物，而讪笑之，唾骂之，且瓦砾视之，则以为贾宝玉云尔。作者憋焉，故特设此两人，以见世之所谓真者反假，而所谓假者实真也。茫茫宇宙，舍林黛玉，其谁识之哉！"盖宝玉之为人，天地间不可无一，最多有二，故黛玉逝后，宝玉乃独往独来于空山灵雨之中矣。其始终保持本初一念，故绝假纯真，光明正大，童心拳拳，情意绵绵，实为赤子之楷模，真人之典范。

中间穿插琪官粉墨登场，饰演情种，是为末尾写袭人归宿伏脉。如陈其泰所批："蒋玉函已于八十六回一见，旅都匆匆，未暇详也。用临安伯开宴，与宝玉会面，细谈其业已成家，尚未娶亲，为后来张本。又见其风姿之美，自命不凡，不肯轻于择配，则袭人之一见移情，顿忘宝玉可知矣。文心文笔，人细入妙。此回云云，如到临时从媒人口中说出，便成死笔。"作者用心良苦，效果亦佳。

至于特写芳官鹤立鸡群，"真心"向佛，拒绝贾芹之诱惑勾引，不随众尼同流合污，乃为晴雯、四儿等鸣冤，洗刷一切侮蔑不实之辞，兼示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之罪恶。洪秋蕃评云："芳官性情资致略似晴雯，不独为诸伶冠，且驾众侍女而上之，袭人固远不如也。然后知有过人之貌者，必有过人之志量。

古人云‘是真名士自风流’，吾曰‘是真美人必安静’。”又赞叹道：“呜呼！娇娇晴雯已足为美人生色，而芳官又克继其后。……(王夫人)泰山且不见，而何有于晴雯？雷霆且不闻，而何有于芳官？晴雯、芳官且不知，而何有于黛玉？”怡红院里晴雯和芳官，确与黛玉为同类。此回忙中偷闲，略加点染，已具一击两鸣之妙，一石数鸟之效。

回目上联“甄家仆投靠贾家门”与下联“水月庵掀翻风月案”相对，前者由外而内写贾府之困顿，后者由内而外写贾府之窘迫；包勇展现英雄气概，贾芹亏欠风月孽债。各自启后承前，文境深远。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话说赖大带了贾芹出来，一宿无话，静候贾政回来。单是那些女尼、女道重进园来，都喜欢的了不得，欲要到各处逛逛，明日预备进宫。不料赖大便吩咐了看园的婆子并小厮看守，惟给了些饭食，却是一步不准走开。那些女孩子摸不着头脑，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园里各处的丫头虽都知道拉进女尼们来，预备宫里使唤，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回首接续上回故事。贾芹造孽，却使众女孩子遭殃。

到了明日早起，贾政正要下班，因堂上发下两省城工估销册子[①]，立刻要查核，一时不能回家，便叫人回来告诉贾琏，说："赖大回来，你务必查问明白。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了，不必等我。"昨日雷霆之怒，至此已成轻轻闷鼓，政老何其颟顸。张新之批："虎头蛇尾，写政绝倒。"他日贾府家事消亡，政老难辞其咎。贾琏奉命，先替芹儿喜欢，贾琏不为家事混乱而忧，却为芹儿脱罪而喜，真乃不肖子弟。陈其泰评云："贾珍甚恶芹儿，贾琏何以如此庇护，岂尚为凤姐面上耶？"贾琏原本糊涂，况且可送芹儿与凤姐两份人情，何乐而不为？又想道：若是办得一点影儿都没有，又恐贾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讨个主意办去，便是不合老爷的心，我也不至甚担干系。"作弊之后又怕担责任，故回王夫人，贾琏惯耍小聪明。有小聪明者，无大智慧。苏轼《贺欧阳少帅致仕启》云："大勇若怯，大智如愚。"此非贾琏所能知。主意定了，进内去见王夫人，陈说："昨日老爷见了揭帖生气，把芹儿和女尼、女道等都叫进府来查办。今日老爷没空问这件不成体统的事，叫我来回太太，该怎么便怎么样。我所以来请示太太，这件事如何办理？"

王夫人听了，咤异道："这是怎么说。若是芹儿这么样起来，这还成

咱们家的人了么。王夫人此言实实可笑，似乎"咱们家的人"个个是柳下惠或鲁男子　赦老好色，贾琏偷腥，闹得天翻地覆，其不知耶？王伯沆批云："岂独芹儿，便是府上赦老、珍爷、琏爷，也就不成人了。"另有环三、蓉哥、蔷哥等，未知孰非"咱们家的人"，特丑行尚未暴露耳。故王希廉评云："贾芹之胡行已经发觉，贾赦等之造孽亦当败露，以小事引起大事。"但只这个贴帖儿的也可恶，这些话可是混嚼说得的么？你到底问了芹儿有这件事没有呢？"贾琏道："刚才也问过了。太太想，别说他干了没有，就是干了，一个人干了混账事也肯应承么？但只我想，芹儿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时要叫的，倘或闹出事来，怎么样呢？依侄儿的主见，要问也不难，若问出来，太太怎么个办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里？"贾琏道："都在园里锁着呢。"王夫人道："姑娘们知道不知道？"贾琏道："大约姑娘们也都知道是预备宫里头的话，外头并没提起别的来。"

王夫人道："很是。这些东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不责贾芹，反而先迁怒于众女孩子，王夫人偏见之深如此。"东西"云云，直是不将十二小尼姑与十二女道士当人看。七十四回写王夫人骂晴雯是"妖精是的东西"，其后便命人抄检大观园　老妇与少女，俨然天敌　头里我原要打发他们去来着，都是你们说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来了么？你竟叫赖大带了去，细细儿的问他的本家儿有人没有。将文书查出，花上几十两银子，雇只船，派个妥当人，送到本地，一概连文书发还了，也落得无事。若是为着一两个不好，个个都押着他们还俗，那又太造孽了。逐金钏儿、司棋、晴雯，非"造孽"乎？三条年轻生命，太太何尝怜惜。又撵四儿、芳官等，十二优伶风流云散，非"造孽"乎？故王伯沆批云："太太'造孽'，于晴雯最甚。令人还俗，不足为罪也。"当知贾府屡屡"造孽"之女主子，以王夫人为最。若在这里发给官媒，虽然我们不要身价，他们弄去卖钱，那里顾人的死活呢。芹儿呢，你便狠狠的说他一顿，除了祭祀喜庆，无事叫他不用到这里来。看仔细碰在老爷气头儿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也说给账房儿里，把这一项钱粮档子销了。还打发个人到水月庵，说老爷的谕，除了上坟烧纸，要有本家爷们到他那里去，不许接待。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连老姑子一块儿撵出去。"王夫

人貌似明理，实则昏庸。王泊沆评："芹儿实有其事，太太反以贴帖为'可恶'、'混嚼'；宝玉于晴雯、四儿并无一事，太太反信袭人（按：应为婆子、媳妇）混嚼于此见太太十分昏聩 "

贾琏一一答应了。出去将王夫人的话告诉赖大，说："太太的主意，叫你这么办。办完了，告诉我去回太太。你快办去罢。回来老爷来，你也按着太太的话回去。"赖大听说，便道："我们太太真正是个佛心。这班东西还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个好人。芹哥儿竟交给二爷开发了罢。那贴帖儿的，奴才想法儿查出来，重重的收拾他才好。"赖大赞王夫人，一则曰"佛心"，再则曰"好心"　在赖大是曲意奉承，在读者听来全是反讽　张新之批云："才是'佛心'，又言'好心'。佛为宝之所归，好为黛之所恨也。"真可谓"提醒翠缕，笑煞湘云"。王伯沆亦批云："赖大财运不言可知，此赖大所以赞太太'佛心'也。"所言有理。贾琏点头说："是了。"即刻将贾芹发落。赖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领出，按着主意办去了。晚上贾政回来，贾琏、赖大回明贾政。贾政本是省事的人，听了也便撂开手了。独有那些无赖之徒，听得贾府发出二十四个女孩子来，那个不想？十二女优、十二女尼及十二女道，共计三十六位女子，照应金陵十二钗正副及又副三册。此皆大观园中人，三十六人已全数为现实社会所吞噬，譬如落花随流水漂出园外，为红尘浊臭所玷污，黛玉焉能不悲哉？故有埋香冢　究竟那些人能够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难虚拟。了结女尼女道，乃树倒猢狲散之先兆。惜不知芳官下落，从此神龙见首不见尾

且说紫鹃因黛玉渐好，园中无事，听见女尼等预备宫内使唤，不知何事，便到贾母那边打听打听。恰遇着鸳鸯下来闲着，坐下说闲话儿，提起女尼的事，鸳鸯咤异道："我并没有听见。回来问问二奶奶，就知道了。"昔日抄检大观园，均王夫人自作主张，事后方告知贾母。今处置女尼女道，故伎重施，因而鸳鸯诧异。作者于王夫人，一笔不肯放松。

正说着，只见傅试家两个女人过来请贾母的安，鸳鸯要陪了上去。那两个女人因贾母正睡晌觉，就与鸳鸯说了一声儿，回去了。紫鹃问："这是谁家差来的？"鸳鸯道："好讨人嫌。家里有了一个女孩儿，长的好

些儿，就献宝的是的，常在老太太跟前夸他们姑娘怎么长的好，心地儿怎么好，'礼貌上又好，说话儿又简绝，做活计儿手儿又巧，会写会算，尊长上头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极和平的。'傅秋芳事初现于三十五回，其时已年二十有三，及今则二十有五矣，长宝玉八岁，焉能为宝玉佳耦？似亦作者疏忽之笔。或云三十五回中"二十"乃"十"之讹写，可备一说。傅试家人犹在推销秋芳，鸳鸯亦不以为然，着实可哂。王伯沆评云："观三十五回所称乃兄傅试原是暴发户，仗着妹子有姿色，安心要与贵族结亲，便可知矣。"近人陈迩冬《大观园外竹枝词》有云："小姑居处久无郎，豪贵难攀试白忙。贾府几番没反应，琼闺闲煞傅秋芳。"讽刺亦甚刻毒。来了就编这么一大套，常说给老太太听。我听着很烦。这几个老婆子真讨人嫌，我们老太太偏爱听那些个话。老太太也罢了，还有宝玉，素常见了老婆子便很厌烦的，偏见了他们家的老婆子就不厌烦，你说奇不奇？前儿还来说，他们姑娘现有多少人家儿来求亲，他们老爷总不肯应，心里只要和咱们这样人家作亲才肯。夸奖一回，奉承一回，把老太太的心都说活了。"一段从鸳鸯口中叙傅秋芳事，是为引起下文紫鹃忧思，兼以逼近宝玉成亲之事也。

紫鹃听了一呆，便假意道："若太太喜欢[②]，为什么不就给宝玉定了呢？"鸳鸯正要说出原故，险笔，读者一惊。鸳鸯已知金玉和合之事，若竟说出，如何收拾？若不说出，如何撒谎？此皆难以措手。故借故打断，文情跳跃。姚燮批："妙在未曾说出原故。"听见上头说："老太太醒了。"鸳鸯赶着上去，紫鹃只得起身出来。回到园里，一头走，一头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们家的那一位，越发痴心起来了。看他的那个神情儿，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三番两次的病，可不是为着这个是什么？这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再添上一个什么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宝玉的心也在我们那一位的身上啊，听着鸳鸯的话，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这不是我们姑娘白操了心了吗？"一段绝妙内心独白，将紫鹃心事和盘托出。宝玉情不情，紫鹃不明所以，故忧心如此。

紫鹃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连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神都痴了。此处"神都痴了"，甲本作"掉下泪来"，似反应过度，故乙本改之。蒙府同

甲本、梦稿同乙本　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烦恼；要是看着他这样，又可怜见儿的。左思右想，一时烦躁起来，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么忧，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宝玉，他的那性情儿也是难伏侍的。宝玉性情虽好，又是贪多嚼不烂的。紫鹃用俗语"贪多嚼不烂"形容宝玉泛爱，亦觉新鲜，故王希廉认为"是'意淫'二字注脚"。第九回写袭人劝宝玉"工课宁可少些"，亦用此语　作者善用俗语，措辞生动活泼　我倒劝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从今已后，我尽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馀的事全不管。"这么一想，心里倒觉清净。紫鹃心心念念，皆在黛玉身上，恐姑娘"烦恼"，自己先"烦躁"不已　文情细极，又起伏跌宕，是心理描写之妙笔　故东观阁批云："淋漓尽致，水晶心肠，方有此妙文。"张新之亦批云："写来千波万折，令人黯然伤，释然喜"国外百科全书往往赞誉《红楼》为"伟大的心理小说"，正为此类描写。

回到潇湘馆来，见黛玉独自一人坐在炕上，理从前做过的诗文词稿。冬日潇湘馆窗下，黛玉整理诗文词稿，此从紫鹃眼里看出，情韵淡雅，意境凄婉，为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伏脉　"独自一人"醒眼，状黛玉只以诗文为伴，心境孤独　唐张祜《读曲歌》云："窗中独自起，帘外独自行　愁见蜘蛛织，寻思直到明"小说与诗歌，可相互发明。抬头见紫鹃进来，便问："你到那里去了？"紫鹃道："今儿瞧了瞧姐妹们去。"黛玉道："可是找袭人姐姐去么？"此为黛玉潜意识之自然流露　心中只有宝玉，诗稿中满眼都是宝玉，便以为紫鹃亦去怡红院，必知宝玉近况，遂一时忘情，失口问出　故姚燮批云："人不可无心，又不可忒有心"书中此类笔墨，分外传神　紫鹃道："我找他做什么？"黛玉一想："这话怎么顺嘴说出来了呢？"反觉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不找与我什么相干。倒茶去罢。"

紫鹃也心里暗笑，出来倒茶。只听园里一叠声乱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听。回来说道："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也没人去浇灌他。昨日宝玉走去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是的。人都不信，没有理他。忽然今日开的很好的海棠花，众人咤异，都争着去看，连老太太、太太都哄动了，来瞧花儿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园里的树叶子，这些人在那里传唤。"奇峰突起，文势陡变　海棠本已枯萎，却于冬

日绽放，写来十分蹊跷。唐李绅《忆汉月》云："花开花落无时节，春去春来有底凭？燕子不藏雷不蛰，烛烟昏雾暗腾腾。"今日怡红院海棠花开非其时节，大非吉兆。照应八十五回写通灵宝玉放红光，凤姐以为"这是喜信发动了"，故下文便是"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黛玉也听见了，知道老太太来，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听："若是老太太来了，即来告诉我。"雪雁去不多时，便跑来说："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来了，请姑娘就去罢。"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镜子，掠了一掠鬓发，黛玉照镜子，掠鬓发，小小细节，状出自尊自爱心态，而风姿何其优雅。如唐刘商《不羡花》所云："花开花落人如旧，谁道容颜不及花？"故姚燮批云："点染生姿，其将与海棠花斗艳耶？"可怜花开易落，红颜命薄。便扶着紫鹃到怡红院来，已见老太太坐在宝玉常卧的榻上。黛玉便说道："请老太太安。"退后便见了邢王二夫人，回来与李纨、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问了好。只有凤姐因病未来，史湘云因他叔叔调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宝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见园内多事，李婶娘带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见的只有数人。诸艳俱从黛玉眼中看出，来者仅李纨、探春、惜春、岫烟四人而已，不来者凤姐、巧姐、湘云、宝钗、宝琴、李纹、李绮，再加迎春，已有八人。来者寥寥，不来者多多，诸艳总不得团聚，此园再难称大观矣。李氏姊妹"因见园中多事"，已搬出居住，大观园愈发冷清。洪秋蕃评云："美人寥落，如晨星丽天，令人惆怅不已。然晨星之中尚有启明，足抵繁星之灿。再一转瞬，而晨星亦无存者，能不为大观园一恸耶！"此类叙述言浅意深，须格外留心。

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3]，因为和暖，开花也是有的。"赏花妖，是第十三次写怡红院也。清钱谦益《陆子玄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诗醉后戏题八首》之四有"枯木寒林都解语，海棠十月夜催花"，即写小阳春景象。查为仁《莲坡诗话》亦曾记载其曲周别墅"庭前海棠，忽于十月间雪中盛开"。可知十月海棠花开，并非作者臆想。王夫人道："老太太见的多，说得是，也不为奇。"邢夫人道："我听见这花已经萎了一年，怎么这回不应时候儿开了？必有个原故。"贾母姑妄言之，王夫人姑妄听之，邢夫人则不以为然，各个不同。李纨笑道："老太太和太太说的都是。

据我的糊涂想头，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此花先来报信。”李纨说海棠花开兆应“宝玉有喜事”，与八十五回凤姐说通灵放光“是喜信发动”，同一思路。即便兆应金玉和合，在世俗为喜事，在宝黛则为悲剧。探春虽不言语，心里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说出来。探春识见不凡。黄小田批：“独他有见识，而黛玉犹以为喜事，痴哉！”写李纨、探春、黛玉所见各异，是参差不犯之笔。此海棠因晴雯之事而萎，今忽怒放于冬季，必不祥之兆，看下文宝玉失通灵便知。独有黛玉听说是喜事，心里触动，便高兴说道：“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④]，弟兄三个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荆树也就荣了。可知草木也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黛玉误以为此兆应在木石前盟，极吉极祥，故喜不自禁，侃侃而谈，一何痴心。因不便道破心事，故只以宝玉念书立说，亦含讨长辈欢心之意，更觉痴情。陈其泰批云：“黛玉其时亦貌为世俗应酬之言，盖知取悦于贾母、王夫人，非此种说话不可，是以聊复尔尔。”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便说：“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李纨有言在先，明指宝玉“喜事”，义即婚事，贾母、王夫人岂能不知？彼等已洞晓黛玉心事，则其本意，岂能又不知耶？特装傻耳，故只以含糊之辞漫应之。贾母冷酷，王夫人虚伪，黛玉可怜，一齐写出。

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进来看花。前写赦政琏环等入大观园，只用淡笔虚衬，因宝玉及诸艳方为此园之主。稍一过情，即增厌恶。如七十六回写宝玉并环兰作中秋诗，赦政评论，湘云便甚为不满，乃对黛玉道：“你可知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今则直写赦政环兰登堂入室，昂然深入怡红院，大有恶紫夺朱，鹊巢鸠占之势。此非怡红院吉兆，更非大观园福音。〇贾环亦入怡红院，为下文众人怀疑其偷窃通灵宝玉张本。贾赦便说：“据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赦老理极明白，话却卤莽，似乎有意令贾母添堵，令众人扫兴，其用心实实不善。与探春明知不祥而缄默不语，大相径庭。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他，随他去就是了。”政老见识与乃兄同，然口吻温和。故徐伯蕃评云：“贾赦、贾政之语数言耳，恰将两人性情口角一齐传出。”王伯沆亦云：“赦言甚确，其吐属甚粗；政言亦有意，酸气直铺。”犯而不犯，正谓此也。贾母听见，便说：“谁在这里混说？人家有喜事

好处，什么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你们不许混说。”贾母一厢情愿，惟信喜兆说，不复乐闻别议，乃出另一副态度，另一副腔调，如见如闻。黄小田批云：“贾母岂不知非吉兆？特老年人怕见不祥事，只望吉祥一边想耳。”贾母待二子，往往不甚客气，此处又见，为赦政二老一膝。贾政听了，不敢言语，赸赸的同贾赦等走了出来。借海棠花妖，写众人企盼不一，心情各异 《开元天宝遗事》谓：“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故或以为喜，或以为忧也。

那贾母高兴，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快预备酒席，大家赏花。叫宝玉、环儿、兰儿各人做一首诗志喜。林姑娘的病才好，别叫他费心。若高兴，给你们改改。”对着李纨道：“你们都陪我喝酒。”李纨答应了“是”，便笑对探春笑道[5]：“都是你闹的。”探春道：“饶不叫我们做诗，怎么我们闹的？”李纨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么？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大家听着都笑了。以海棠诗社说海棠花开，李纨亦善戏谑。作者随手生波，点染自然 须知三十七回诸艳所咏白海棠为盆栽草本，而怡红院所植乃西府海棠，为蔷薇科灌木。贾母只令宝玉及环兰作诗，而不许黛玉等染指，与海棠社情景恰成鲜明对照 湘云若在，必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矣 宝黛不得酬唱，亦非吉事。

一时摆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喜欢，大家说些兴头话。宝玉上来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诗，写出来念与贾母听，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6]，今日繁花为底开？

应是北堂增寿考，一阳旋复占先梅。诗似无味，况迎合长辈，非复昔日灵逸格调。

贾环也写了来，念道：

草木逢春当茁芽，海棠未发候偏差。

人间奇事知多少，冬月开花独我家。诗有霸气。贾环居然以怡红院为“我家”矣。

贾兰恭楷誊正，呈与贾母。贾母命李纨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霜浥微红雪后开。

莫道此花知识浅，欣荣预佐合欢杯。上联清雅，下联平平。

贾母听毕，便说："我不大懂诗，听去倒是兰儿的好，环儿做的不好。都上来吃饭罢。"贾母评诗，只是看人下菜碟，颇觉草草。作诗者无奇思，评诗者无妙语，则此番诗会何其多馀，与海棠社有天壤之别。贾府就衰，宜乎凡事败兴。宝玉看见贾母喜欢，更是兴头，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复荣，我们院内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复生了。"顿觉转喜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凤姐要把五儿补人，或此花为他而开，也未可知。却又转悲为喜，依旧说笑。补明宝玉心情，亦悲亦喜，与众人不同。思念晴雯，盼望五儿，只不想自己婚事，与李纨不同，与贾母及王夫人不同，与黛玉亦不同。宝玉内心同探春，已疑此非吉兆耶？洪秋蕃评云："宝玉想来想去，只将海棠花例侍儿，绝不为自家休咎介怀，此真神瑛见界。五儿固晴雯之小影也，故可类推。"可备一说。

贾母还坐了半天，然后扶了珍珠回去了，袭人本名珍珠，见庚辰本，然珍珠之名犹未绝迹，此程乙本改袭人本名为蕊珠，无可矛盾矣。王夫人等跟着过来。只见平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我们奶奶知道老太太在这里赏花，自己不得来，叫奴才来伏侍老太太、太太们。还有两匹红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当作贺礼。"袭人过来接了，呈与贾母看。贾母笑道："偏是凤丫头行出点事儿来，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鲜，很有趣儿。"又借贾母之口一赞凤姐，更觉其为人乖巧，会讨老太太欢心。袭人笑着向平儿道："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谢。要有喜，大家喜。"贾母听了，笑道："嗳哟，我还忘了呢。凤丫头虽病着，还是他想的到，送的也巧。"贾母再夸凤姐，可谓赞不绝口，"巧"字是眼。既然众人误会海棠花开应于宝玉婚事，则金玉姻缘自然吉凶难测。此贾母蓄之于心，而不愿出诸口者也。凤姐为金玉冰人，当能会意，于是命送红绸，试图化凶为吉，贾母安得不喜？一老一少，心有灵犀。一面说着，众人就随着去了。

平儿私与袭人道："奶奶说，这花儿开的怪，叫你铰块红绸子挂挂，就应在喜事上去了。已后也不必只管当作奇事混说。"补明凤姐心思，亦不以花妖为喜也。红绸可辟邪祟，聊当吉祥。姚燮评云："为花挂红，凤姐又别有

微意，祝其逢凶化吉而已。”故前写贾母大喜。袭人点头答应，送了平儿出去。不题。因花妖一事写尽众人心事，疑疑惑惑，迷迷离离。〇以上完“宴海棠贾母赏花妖”题面。《尚书》“洪范”篇有“土爰稼穑”一语，故《清史稿》卷四十四“灾异志”五将花妖与风霾、虫孽、地震、山颓、年饥等并列为“咎徵”。花妖示警，祸事不远矣。

且说那日宝玉本来穿着一裹圆的皮袄在家歇息，因见花开，只管出来看一回、赏一回、叹一回、爱一回的，心中无数悲喜离合，都弄到这株花上去了。忽然听说贾母要来，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此乃王公贵族服饰。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云：“本朝极贵玄狐，次貂，次猞猁狲。玄狐唯王公以上始得服。”此处状宝玉服饰之奢华。出来迎接贾母。匆匆穿换，未将“通灵宝玉”挂上。及至后来贾母去了，仍旧换衣，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有挂着，便问：“那块玉呢？”宝玉道：“刚才忙乱换衣，摘下来放在炕桌上，我没有带。”袭人回看桌上，并没有玉，便向各处找寻，踪影全无，吓得袭人满身冷汗。由此至九十七回，写丢玉、寻玉、送玉，乃第十六次写及“宝玉”也，系全书写“玉”最为详尽一节文字。宝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里的。问他们就知道了。”

袭人当作麝月等藏起吓他玩，便向麝月等笑着说道：“小蹄子们，玩呢，到底有个玩法。把这件东西藏在那里了？别真弄丢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这是那里的话？玩是玩，笑是笑，这个事非同儿戏，你可别混说。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罢，想想搁在那里了？这会子又混赖人了。”袭人见他这般光景不像是玩话，便着急道：“皇天菩萨，小祖宗，你到底撂在那里了？”焦急、惧怕、侥幸、期盼、祈祷、埋怨……袭人找玉声口逼肖，心理状态活现。作者故意渲染恐怖气氛，点“失宝玉通灵知奇祸”题面。宝玉道：“我记的明明儿放在炕桌上，你们到底找啊。”

袭人、麝月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儿的各处搜寻。闹了大半天，毫无影响，甚至翻箱倒笼，实在没处去找，便疑到方才这些人进来，不知谁捡了去了。袭人说道：“进来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是的东西呢？

谁敢检了去。你们好歹先别声张，快到各处问去。若有姐妹们检着和我们玩呢，你们给他磕个头，要了来；要是小丫头们偷了去，问出来，也不回上头，不论做些什么，送他换了来，都使得的。这可不是小事，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的还利害呢。”丢玉是袭人失职，丢宝二爷非关卿事，故云。黄小田批：“笑煞！丢了宝二爷，要玉何用？”一百十七回“阻超凡佳人双护玉”写宝玉责难王夫人、宝钗、袭人等“重玉不重人”，已于此处埋根。麝月、秋纹刚要往外走，袭人又赶出来嘱咐道：“头里在这里吃饭的倒别先问去。找不成，再惹出些风波来，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头各处追问。人人不晓，个个惊疑。二人连忙回来，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窥。宝玉也吓怔了，非复往日摔玉、砸玉时行状。极写事态之严重，且为下回“以假混真宝玉疯癫”伏脉。袭人急的只是干哭。找是没处找，回又不敢回，怡红院里的人吓的一个个像木雕泥塑一般。写众人“惊疑”，麝月与秋纹“目瞪口呆，面面相窥”，宝玉也“吓怔”，袭人只“干哭”，又总写怡红院里个个“木雕泥塑”，神情酷肖，气氛愈发紧张。《石头记》因石头而起，今石头忽然失踪，读者亦称怪哉。作者又施悬疑手段，文势如兔起鹘落，文情似晴空霹雳。

大家正在发呆，只见各处知道的都来了。探春叫把园门关上，先叫个老婆子带着两个丫头，再往各处去寻去，一面又叫告诉众人：“若谁找出来，重重的赏他。”大家头宗要脱干系，二宗听见重赏，不顾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厕里都找到了。谁知那块玉竟像绣花针儿一般，找了一天，总无影响。探春发令，众人乃“不顾命”，奈何石头仍杳无踪影。总束一笔，思路缜密。王伯沆批云：“捞及屎渣，思之一笑。”形容石头像绣花针，果真似大海捞针。

李纨急了，说：“这件事不是玩的，我要说句无礼的话了。”众人道：“什么话？”李纨道：“事情到了这里，也顾不得了。现在园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来的丫头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没有，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并粗使的丫头，不知使得使不得？”大家说道：“这话也说的有理。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着，他们也洗洗清。”探春独不言语。那些丫头们也都愿意洗净自己。

先是平儿起，平儿说道："打我先搜起。"于是各人自己解怀，李纨一气儿混搜。此处照应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乃园内第二番搜检也。前番祸及全园，此番则重在怡红院；前番出自婆子"奸谗"，太太号令，此番则出自李纨倡议，众人附和。可见灾根日渐深入，园中人亦不能自信。贾府衰败，大观园气数亦殆尽矣。"探春独不言语"一句，大有深意。

探春嗔着李纨道："大嫂子，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探春所谓"不成材料"者，本指王善保家的等婆子及媳妇，其实已包括太太及二嫂。故王伯沆批："王夫人与凤姐一齐骂在内。"三丫头识见深刻，最恨自家搜翻抄检之事。王希廉评云："李纨要搜众人身上，探春嗔说其非，毕竟见识高出一层。"探春形象，因此愈发丰满，愈发鲜明。那个人既偷了去，还肯藏在身上？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到了外头，不知道的是废物，偷他做什么？我想来必是有人使促狭。"仅此数语，便见探春之精明，非李纨所能及。最后说到"使促狭"，灵光一闪，更觉大气。黄小田批云："此又转想必到者，而'使促狭'又必疑环儿，一定之理，必得探春说。"

众人听说，又见环儿不在这里，昨儿是他满屋里乱跑，失玉乃今日之事，故前有"便疑到方才这些人进来"云云。此曰"昨儿"，梦稿、蒙府及甲乙两本均同，似系"今儿"之讹写。王伯沆亦有此疑。"昨儿"当隔宿或往日讲，未闻可作"方才"讲者。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说出来。探春又道："使促狭的只有环儿。你们叫个人去悄悄的叫了他来，背地里哄着他，叫他拿出来，然后吓着他，叫他别声张就完了。"大家点头。李纨便向平儿道："这件事，还得你去才弄的明白。"平儿答应，就赶着去了。不多时，同着贾环来了。众人假意装出没事的样子，叫人沏了茶，搁在里间屋里。众人故意搭趔走开，原叫平儿哄他。

平儿便笑着向贾环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瞧见了没有？"贾环便急的紫涨了脸，瞪着眼，说道："人家丢了东西，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疑我？我是犯过案的贼么？"反问得有理。贾环难得如此理直气壮。原可解释，心平气和，却如豺咆狼嗥，声震瓦屋，可见平日积怨之深。故王伯沆批云："纯是一团无赖暴厉气。"平儿见这样子，倒不敢再问，便又陪笑道："不是这么说。怕三爷要拿了去吓他们，所以白问问瞧见了没有，好叫他们找。"贾

环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没看见该问他，怎么问我呢？你们都捧着他，得了什么不问我，丢了东西就来问我。"前称宝玉为"人家"，此又称"他"，且三复言之，决不称"宝二哥"，状出贾环之愤恨无礼　〇"你们都捧着他"一句，甲本作"捧着他的人多着咧"　乙本直接指责平儿，兼及凤姐，事理甚合，语气较为顺畅。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说着，起身就走。众人不好拦他。

这里宝玉倒急了，说道："都是这劳什子闹事。我也不要他了，你们也不用闹了。环儿一去，必是嚷的满院里都知道了，这可不是闹事了么？"袭人等急的又哭道："小祖宗儿，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要是上头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袭人干系最大，时刻念及后果，故有此语，情实可悯　前写其"干哭"，重在恐惧；此写其"嚎啕大哭"，重在绝望

众人更加着急，明知此事掩饰不来，只得要商议定了话，回来好回贾母诸人。宝玉道："你们竟也不用商量，硬说我砸了就完了。""砸"字响亮，照应二十九回"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写二玉吵架，"宝玉下死劲砸玉"，闹得惊天动地。故黄小田批云："砸了一语，适应前文摔玉砸玉。"依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似失玉此样过错，出现实非偶然。主人厌之，前曾摔之砸之，今遂失之，有其必然性。平儿道："我的爷，好轻巧话儿！上头要问为什么砸的呢？他们也是个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儿来，那又怎么样呢？"宝玉道："不然，就说我出门丢了。"众人一想："这句话倒还混的过去，但只这两天又没上学，又没往别处去。"宝玉道："怎么没有？大前儿还到临安伯府里听戏去了呢。甲本中"临安伯府"作"南安王府"，误。上回写宝玉随赦老贺寿看戏，所去为临安伯府，而非南安王府。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就说那日丢的就完了。"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儿丢的，为什么当日不来回？"众人正在胡思乱想要装点撒谎，只听见赵姨娘的声儿哭着喊着走来，说："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环儿？我把环儿带了来，索性交给你们这一起洑上水的，该杀该剐，随你们罢。"说着将环儿一推，说："你是个贼，快快的招罢。"先闻其声，后见其人，是"哭着喊着"走进来，伴以

“拷问”、“泼上水”、“该杀该剐”云云，继而“将环儿一推”，伴以“贼”、“招”云云。闻其声又观其行，决不能移诸别人，必是赵姨娘。黄小田批云：“问字上加一‘拷’字，是赵姨娘语。”不哭闹不是赵姨娘，不如此哭闹亦不是赵姨娘，言行神态俱活，惟妙惟肖。气的环儿也哭喊起来。

李纨正要劝解，丫头来说：“太太来了。”袭人等此时无地可容。宝玉等赶忙出来迎接。赵姨娘暂且也不敢作声，跟了出来。王夫人见众人都有惊惶之色，才信方才听见的话，便道：“那块玉真丢了么？”众人都不敢作声。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便叫袭人。慌的袭人连忙跪下，含泪要禀。王夫人道：“你起来，快快叫人细细的找去，一忙乱倒不好了。”袭人哽咽难言。从“干哭”到“嚎啕大哭”，再到此时“含泪”、“哽咽”，写尽袭人无限惶恐。辜负太太嘱托，故“无地可容”，故“连忙跪下”，写尽袭人无限愧疚。宝玉恐袭人直告诉出来，便说道：“太太，这事不与袭人相干，是我前日到临安伯府里听戏在路上丢了。”王夫人道：“为什么那日不找呢？”宝玉道：“我怕他们知道，没有告诉他们。我叫焙茗等在外头各处找过的。”王夫人道：“胡说。如今脱换衣服，不是袭人他们伏侍的么？大凡哥儿出门回来，手巾、荷包短了，还要个明白，何况这块玉不见了，难道不问么？”宝玉无言可答。王夫人偏于此事上明察秋毫，不好蒙骗。探春已见及，惜为赵姨娘打断，未能畅论。宝玉回护袭人心切，情见乎辞，着实可敬。

赵姨娘听见，便得意了，忙接口道：“外头丢了东西，也赖环儿——”话未说完，被王夫人喝道：“这里说这个，你且说那些没要紧的话。”赵姨娘便也不敢言语了。还是李纨、探春从实的告诉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的眼中落泪，索性要回明了贾母，去问邢夫人那边来的这些人去。一段写众人形神各异：王夫人怒、赵姨娘恼，袭人慌，李纨欲劝解，宝玉要护花，栩栩如生。

凤姐病中，也听见宝玉失玉，知道王夫人过来，料躲不住，便扶了丰儿来到园里。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凤姐娇怯怯的说：“请太太安。”宝玉等过来问了凤姐好。王夫人因说道：“你也听见了么？这可不是奇事吗？刚才眼错不见就丢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老太太那边的丫头起，至

你们平儿，谁的手不稳，谁的心促狭，我要回了老太太，认真的查出来才好。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情方是宝玉命根子，断之者王夫人等家长也。木石前盟既毁，通灵玉安得不走？待绛珠归天，宝玉亦将飘然而去矣。而王夫人不知。故陈其泰评云：“王夫人真无见识。一玉耳，何至断了命根。后文种种事端，及宝玉疯癫，总是妖由人兴。”王伯沆则云：“太太全不识宝公真命根所在也。”按王夫人此说源自第三回贾母所云“何苦摔那命根子”。家长爱惜，其心一致。凤姐回道：“咱们家人多手杂，自古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保的住谁是好的？但只一吵嚷，已经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叫太太查出来，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毁坏了灭口，那时可怎么处呢。据我的糊涂想头，只说宝玉本不爱他，撂丢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大家严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这么说了，暗暗的派人去各处察访，哄骗出来，那时玉也可得，罪名也可定。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凤姐至此，其智谋已同乃夫贾琏一般水准，无非对上欺瞒，对下哄骗而已。黄小田批云：“此则凤姐见识，自异他人，然总在偷的一边想。”毕竟还是小聪明，不是大智慧。

王夫人迟了半日，才说道：“你这话虽也有理，但只是老爷跟前怎么瞒的过呢？”便叫环儿来说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白问了你一句，怎么你就乱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个毁坏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贾环吓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赵姨娘听了，那里还敢言语。赵姨娘与贾环见王夫人，如老鼠见狸猫，写出嫡庶差异，判若云泥。清初李渔《奈何天》第三十出云：“况且我那位主人，又不是会整纲常，能分嫡庶弹压得妇人倒的。”王夫人善辨纲常，故能弹压赵姨娘母子。三纲五常因既得利益而设，故为上位者所喜，此亦世态人情。王夫人便吩咐众人道：“想来自然有没找到的地方儿。好端端的在家里的，还怕他飞到那里去不成？只是不许声张。限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瞒不住，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说着，便叫凤姐儿跟到邢夫人那边，商议踩缉[7]，不题。

这里，李纨等纷纷议论，便传唤看园子的一干人来，叫把园门锁上，快传林之孝家的来，悄悄儿的告诉了他，叫他：“吩咐前后门上，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从里头可以走动，要出去时，一概不许放出。前番抄

检，此番锢园，愈来愈似抄家路数。慈善如李纨，明敏如探春，聪慧如平儿，亦出此下策，为大观园一叹。洪秋蕃评云："此等举动，搜查大件之物则可，若搜通灵玉，毫无当处 然以此重大之事，又不得不铺张扬厉，做作一番。回想搜检香囊，早为此回伏兆 "诸艳自乱阵脚，大观园命运堪忧。反观宝钗早早搬出避嫌，宝琴、李纹及李绮旋亦另觅居所，真有先见之明。只说里头丢了东西，等这件东西有了着落，然后放人出来。"林之孝家的答应了"是"，因说："前儿奴才家里也丢了一件不要紧的东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一个测字的。那人叫做什么刘铁嘴，"铁嘴"本喻能言善辩之士。宋孔平仲《续世说》"轻诋"篇云："汉贾纬文笔未能过人，而议论刚强。侪类不平之，目之为'贾铁嘴'。"后习称江湖相士，以标榜其算术。《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分明是个铁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清人庾岭劳人《蜃楼志全传》二十三回便写一相士，名"雷铁嘴"。本书前有王一帖，后有毛半仙，与刘铁嘴同类，作者揶揄之意甚明。测了一个字，说的很明白，回来按着一找，就找着了。"袭人听见，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那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

邢岫烟道："若说那外头测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他问一问？妙玉能扶乩，从岫烟口中补出，更觉风致飘然。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四云："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则诗工，遇全不能诗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余稍能诗而不能书，从兄坦居能书而不能诗 余扶乩则诗敏捷而书潦草，坦居扶乩则书清整而诗浅率。余与坦居实皆未容心，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此写妙玉能扶乩，一则表现其人之"灵"，二则亦反映清中叶上流社会之风俗。〇刘铁嘴测字，妙玉扶乩，一俗一雅，相互辉映，设事奇妙。以测字带出扶乩，亦觉自然。况且我听见说，这块玉原有仙机，想来问的出来。"众人都咤异道："咱们常见的，从没有听他说起。"麝月便忙问岫烟道："想来别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给姑娘磕个头，求姑娘就去。若问出来了，我一辈子总不忘你的恩。"说着，赶忙就要磕下头去，岫烟连忙拦住。写麝月恳挚相求，态度急切，举动真率，同袭人特犯不犯。黛玉等也都怂恿着岫烟速往栊翠庵去。百忙中带黛玉一笔，不知其内心是忧是喜，为下回暗自思忖埋根。至于怂恿岫

烟求妙玉扶乩，则多半出于好奇。姚燮批云："黛玉不知几时来的，前文并未提起。"黛玉当知，此玉来得蹊跷，必去得蹊跷。洪秋蕃则云，此写黛玉，下写焙茗，"皆推波助浪之文"。

一面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姑娘们大喜，林之孝测了字回来，说这玉是丢不了的，将来横竖有人送还来的。"众人听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袭人、麝月喜欢的了不得。探春便问："测的是什么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话多，奴才也学不上来。记得是拈了个赏人东西的'赏'字。那刘铁嘴也不问，便说：'丢了东西不是？'"李纨道："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还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必是个珠子宝石。"众人听了，夸赞道："真是神仙。往下怎么说？"林之孝家的道："他说，底下'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当'字，叫快到当铺里找去。'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偿'字？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此"赏"字当伏一百十五回送还此玉者是位和尚。陈其泰批云："明明一个和尚的'尚'字，妙在不说出。"洪秋蕃亦云："刘铁嘴拆字极为灵敏，至'赏'字不拆和尚而拆当铺，尤无斧凿痕。"王希廉则称刘铁嘴"的是江湖一派"，其形象在书中别具一格　众人道："既这么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横竖几个当铺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咱们有了东西，再问人就容易了。"李纨道："只要东西，那怕不问人都使得。林嫂子你去，就把测字的话快告诉了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应了便走。

众人略安了一点儿神，呆呆的等岫烟回来。正呆等时，只见跟宝玉的焙茗在门外招手儿，叫小丫头子快出来。那小丫头赶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说道："你快进去，告诉我们二爷和里头太太、奶奶、姑娘们，天大的喜事。"那小丫头子道："你快说罢，怎么这么累赘？"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诉姑娘，姑娘进去回了，咱们两个人都得赏钱呢。你打量是什么事情？宝二爷的那块玉呀，我得了准信儿来了。"以上写找玉一波三折，叙事奇巧之极。最后又设一悬念，笔致跳脱畅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估销册子：预计工程花销的册子。

②　太太：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金本作“老太太”。

③　小阳春：指农历十月。明谢肇淛《五杂俎》“天部二”：“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

④　田家有荆树一棵：事见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

⑤　便笑对探春笑道：梦稿、甲本、王本同，蒙府本作“便笑道对探春道”；张本、金本作“便笑对探春道”，琐录本作“便笑着对探春道”，此三种本子语义较顺。

⑥　摧隤：同“摧颓”。原为废败、毁坏的意思，这里指萎败、干枯。

⑦　跴(cǎi)缉：跟踪追捕的意思。跴，追踪。缉，搜捕，捉拿。

回　评

此回上半写花妖兆怪，下半写通灵迷失，皆灾前示警，转眼间将大祸临头。此后元春薨逝，宝玉疯癫，黛玉归天，探春远嫁，乃至贾府抄家，种种祸事，接踵而至，故曰此回乃贾府急速败落之始也。回之上半事极闲雅，下半事极峻急，相映成趣，却一脉贯通，波澜隐现，文心细且妙。

此回照应七十七回晴雯夭风流时海棠枯萎故事，花木似有灵性，忽怒放于冬月。众人各怀心事，忧喜不一。其忧者惕然自惊，如探春心知其异而不言，贾赦指为怪象而欲斫，贾政祷其怪自败，凤姐祈其忧转喜，实皆束手待毙。而喜者则忻然自乐，如贾母命赋诗寄兴，李纨道怡红之喜讯，宝玉贺萱堂寿考，环兰唱我家之欣荣，纯属梦中说梦。至于黛玉，以玲珑之慧心而巧为附会，谓喜讯专利于木石前盟，可谓关心者乱哉。花妖者，实以草木之荣枯兆家事之兴盛及人生之寿夭，故有元春之死，抄家之变。书中人自在梦中。

通灵玉不仅是宝玉之命根，抑且为《红楼》之精魂。此回通灵迷失，祸兮福兮？就形而下而言，于黛玉为祸，于宝钗为福。就形而上以观，于情为祸，于禅为福。至若宝玉，身即通灵，则无所谓祸福矣。

全书情节置换多设枢纽，本回即其中之一。故王希廉指出，“此回是贾府盛极而衰一大转关处”。陈其泰亦云：“上回揭帖，人事不靖也；此回花妖，

天机自动也。总为贾氏将衰之兆。与失玉叙在一处者，以失玉事大，不便久瞒。即便告知贾母诸人，则又无腾挪。故下回紧接贵妃之事，使贾母等正在仓皇，未及理论，得以暂缓也。”作者布局惨淡经营，艺术效果相当可观。

此回与上下两回情节连贯，合为一大段，张新之称其为“真假之转关，风月之收场”，又云：“此回书最拉杂，最难写，而在下半回尤难。要看他于拉杂中有云断山连、风起波回之妙。”其登场人物众多，重点在贾母、王夫人、袭人、李纨、探春、赵姨娘、贾环等。至于宝黛，虽为一篇之主，但形神较为安然。个中寓意，不久即见。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话说焙茗在门口和小丫头子说宝玉的玉有了，那小丫头急忙回来告诉宝玉。众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去问他。众人在廊下听着。宝玉也觉放心，便走到门口，问道："你那里得了？快拿来。"焙茗道："拿是拿不来的，还得托人做保去呢。"宝玉道："你快说是怎么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头，知道林爷爷去测字，我就跟了去。焙茗与小红俱为宝玉仆婢，年辈相当　林之孝是小红之父，焙茗竟呼之曰"林爷爷"，似乎不伦　或如宝玉认贾芸为子，凤姐认林之孝家的为女，复认小红为女，顺口乱叫而已。我听见说，在当铺里找，我没等他说完，便跑到几个当铺里去。我比给他们瞧，有一家便说'有'。我说：'给我罢。'那铺子里要票子。我说：'当多少钱？'他说：'三百钱的也有，五百钱的也有。前儿有一个人拿这么一块玉，当了三百钱去；今儿又有人也拿一块玉，当了五百钱去。'"宝玉不等说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钱去取了来，我们挑着看是不是。"欲寻通灵玉，偏有如此多玉块相衬，笔调诙谐　王希廉批："焙茗说当铺里有玉，是为假玉作引子。"玉有真假，正是此书大调侃处　〇一段写焙茗伶俐到愚蠢，宝玉痴呆到机敏，主仆映衬成趣。

里头袭人便啐道："二爷不用理他。我小时候儿，听见我哥哥常说，有些人卖那些小玉儿，没钱用便去当，想来是家家当铺里有的。"众人正在听得咤异，被袭人一说，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来，说："快叫二爷进来罢，不用理那糊涂东西了。他说的那些玉，想来不是正经东西。"首段承上回，交待当铺寻玉无望。〇袭人出身市井细民家庭，能知街面上典当俗事，而众人茫然，甚合情理。此处"大家"，有李纨、探春、黛玉等，彼等生长深闺，自不

能明。五十七回曾写黛玉与湘云俱不识当票，遭婆子们讪笑，与此处对看，方知妙处 。

宝玉正笑着，只见岫烟来了。原来岫烟走到栊翠庵，见了妙玉，不及闲话，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几声，说道："我与姑娘来往，为的是姑娘不是势利场中的人。此说岫烟，亦妙玉自道。宋刘克庄《题林户曹寒斋》云："举世争驰势利场，君子冷处看人忙。"清孙枝蔚《饮酒二十首和陶韵 其九云："请看势利场，去者几人回?"妙玉视贾府为"势利场"，甚有眼光，石头确为享受红尘繁华而来。今日怎么听了那里的谣言，过来缠我？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叫'扶乩'。"妙玉身份如此，口吻酷肖 洪秋蕃评云："妙玉不允扶乩，独不念指路听琴情分乎？然口虽拒绝，心固许之矣，故闻岫烟拜恳之言，笑而从之 "非如此写，不能状其性情之怪诞邪僻。说着，将要不理。岫烟懊悔此来，知他脾气是这么着的，"一时我已说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与他质证他会扶乩的话，只得陪着笑，将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此是岫烟精细处，若径言全为宝玉，则妙玉恐不肯屈就。今设台阶，妙玉芳心始安，可免再次"走火入邪魔"，照应八十七回所写之微妙心态。张新之批云："闻袭人性命之说而活动，语妙八面 "见妙玉略有活动，便起身拜了几拜。妙玉叹道："何必为人作嫁？但是我进京以来，素无人知，今日你来破例，恐将来缠绕不休。"所虑极是，妙玉断不肯同王一帖、刘铁嘴、毛半仙为伍 "缠绕"云云，似属微言大义 惧怡红公子耶？惧外间俗众耶？唐杜荀鹤《题著禅师》云："说空空说得，空得到空么?"妙玉结局，可作答案。岫烟道："我也一时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将来他人求你，愿不愿在你，谁敢相强?"

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起来同妙玉扶着乩。扶乩需两人合作，故岫烟亦须虔诚行礼，写来不着痕迹 洪秋蕃批："妙玉扶乩，令岫烟行礼，都是龙华会上人。妙妙!"双美扶乩，可入画图 不多时，只见那仙乩疾书道：

> 噫，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此乩语实即妙玉诗章，状其灵性。"青埂峰"前照开卷一段石头神话，"入我门"后应末尾宝玉遁入空门。王希廉则云："请仙乩语，直射宝玉谈禅。"反正全是禅机，语妙而神。

书毕，停了乩，岫烟便问："请的是何仙？"妙玉道："请的是拐仙。"拐仙即铁拐李，传说为八仙之一。此处似暗喻跛足道人。岫烟录了出来，请教妙玉识[①]。妙玉道："这个可不能，连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哩。"岫烟只得回来。

进入院中，各人都问："怎么样了？"岫烟不及细说，便将所录乩语递与李纨。众姊妹及宝玉争看，都解的是："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丢是丢不了的，不知几时不找便出来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里？"李纨道："这是仙机隐语。咱们家里那里跑出青埂峰来？必是谁怕查出，撂在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独是'入我门来'这句，到底是入谁的门呢？"黛玉道："不知请的是谁？"岫烟道："拐仙。"探春道："若是仙家的门，便难入了。"

袭人心里着忙，便捕风捉影的混找，没一块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没有。点睛之笔。袭人待宝玉，真乃诚悫之至，尽心之至。读者固已见其奴性，亦当见其温婉，见其贤惠。回到院中，宝玉也不问有无，只管傻笑。前写宝玉"争看"乩语，此则直说其"只管傻笑"，居然事不关己，漠然处之。一石头耳，宝玉原欲毁之，故时下遗失亦不觉可惜。张新之批："傻笑已透疯癫，而必从袭人边写出，百忙中文义一丝不走。"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里丢的？说明了，我们就是受罪，也在明处啊。"宝玉笑道："我说外头丢的，你们又不依。你如今问我，我知道么？"李纨、探春道："今儿从早起闹起，已到三更来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经掌不住，各自去了。我们也该歇歇儿了，明儿再闹罢。"李纨与探春两说"闹"字，玲珑微妙，作者似有调侃之意寓焉。一部《石头记》，无非游戏笔墨耳。说着，大家散去。宝玉即便睡下。可怜袭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无眠，暂且不题。诸艳各尽心力，袭人、麝月等哭泣无眠，与宝玉"即便睡下"相映，禅机隐隐跃跃。

且说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旧话来，反自欢喜，心里也道："和尚道士的话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们的'金玉'，也未可知。"石头失踪，人人皆

晚与金玉之说相关，何况黛玉哉？此处补明其内心活动，必不可少。黄小田批："痴极矣，然必作此想。"由此可知，日间黛玉随众人忙乱，不过凑热闹而已。想了半天，更觉安心，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会，重新倒看起书来。紫鹃倒觉身倦，连催黛玉睡下。此用紫鹃疲倦，反衬黛玉不疲不倦，竟兴致勃勃看起书来，极写其心情喜悦。正如《金瓶梅词话》五十九回所云："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瞌睡多。"故书中凡写黛玉上床睡觉，必是心绪愁闷，与此处不同。黛玉虽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说："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非比寻常之物，来去自有关系。若是这花主好事呢，不该失了这玉呀。看来此花开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觉又伤起心来。接写黛玉内心活动，由喜转悲，由自己转向宝玉，作者体贴入微。洪秋蕃批云："上文心喜，是为自家终身；转念伤心，是为宝玉关切。柔肠宛转，悲喜均属可怜。"黛玉之痴情之肫挚之敏感，表露无遗。又转想到喜事上头，此花又似应开，此玉又似应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2]。一段心理描写，切合黛玉心事。姚燮评曰："林姑娘闻丢玉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心绪痴迷，辘轳万转，应为情死。"

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当铺里去查问，凤姐暗中设法找寻。一连闹了几天，总无下落。还喜贾母、贾政未知。袭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语，没心没绪的。宝玉辍学、发愣、沉默、冷漠，分明是疯癫预兆。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之梅什金公爵罹患癫痫症，因人品高尚，心地忠厚，贵族社会遂蔑视其为"白痴"，小说以悲剧收场。梅什金与贾宝玉为同类，其所患疾病均具象征意味。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大着意。那日正在纳闷，忽见贾琏进来请安，嘻嘻的笑道："今日听得雨村打发人来，告诉咱们二老爷，说舅太爷升了内阁大学士，奉旨来京，已定于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3]，有三百里的文书去了[4]。想舅太爷昼夜趱行，半个多月就要到了。侄儿特来回太太知道。"王夫人听说，便欢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妈家又衰败了，兄弟又在外任，照应不着，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王家荣耀，将来宝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开些了，天天专望兄弟来京。一段写王子腾升官进京，是转忧为喜。○王夫人因"王家荣耀"而欢喜，并思及薛家"衰败"及宝玉"倚靠"。

全从世俗势利着眼，同“嘻嘻”而来报喜之贾琏，同一识见。故洪秋蕃讥其“婆子村耳”，王伯沆斥其“鄙见可哂”。陈其泰亦批云：“如此俗见，岂肯要无依靠之黛玉耶？此时设王子腾有女欲许宝玉，恐又悔聘宝钗矣。势力极矣！”虽责之过苛，亦非无理。

忽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喘吁吁的说道：“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进宫。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进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现在太监在外立等。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痰厥[5]，不能医治。”王夫人听说，便大哭起来。贾政道：“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快去请老太太。说得宽缓些，不要吓坏了老人家。”贾政说着，出来吩咐家人伺候。

王夫人收了泪，去请贾母，只说元妃有病，进去请安。贾母念佛道：“怎么又病了？前番吓的我了不得，后来又打听错了。这回情愿再错了也罢。”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鸳鸯等开箱取衣饰，穿戴起来。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过来伺候。一时出厅，上轿进宫。不题。此段文情一转，写元春病危，是转喜为忧。行文跌宕有致。

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每日起居劳乏，时发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宫，偶沾寒气，勾起旧病。不料此回甚属利害，竟至痰气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医治调。岂知汤药不进，连用通关之剂[6]，并不见效。内官忧虑，奏请预办后事，所以传旨命贾氏椒房进见。

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宫，见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语。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没眼泪。全书写元春同亲人相见，初次是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再次是八十三回“省宫闱贾元妃染恙”，每回都泪流满面，可见心情之抑郁。此为第三次骨肉相见，临终之际，竟至“悲泣”而“没眼泪”，殆已流尽，可怜亦复可叹。贾母进前请安，奏些宽慰的话。少时贾政等职名递进，宫嫔传奏，元妃目不能顾，渐渐脸色改变。内官太监即要奏闻，恐派各妃看视，椒房姻戚未便久羁，请在外宫伺候。贾母、王夫人怎忍便离，无奈国家制度，只得下来，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内悲感。

朝门内官员有信。不多时，只见太监出来，立传钦天监。贾母便知

不好，尚未敢动。稍刻，小太监传谕出来，说："贾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十八日立春，十九日薨逝，得一日之春，喻元春之意。已交卯年寅月，应和五回元春判词"虎兔相逢大梦归"。存年四十三岁。据下回，元春生于甲申年正月，至甲寅年当为三十一岁。本年宝玉十五岁，王夫人五十二岁，皆与元春三十一岁之数相合。若为四十三岁，则宝玉出生时元春早已入宫，难以教读，且王夫人不得不于九岁生元春矣，岂非大谬。以三十一岁之身而薨，元春亦可谓福浅命薄矣。〇元春乃贾氏四姊妹中"大福大贵"之人也。自元宵归省后，二十三回写其命诸钗入居大观，二十八回写其端午赏节礼，七十一回写其为贾母送寿礼，或实写或虚点，说明贾府之荣耀、宗脉之繁衍，多赖其荫护也，一旦薨逝，贾府亦将随之败亡矣。贾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宫上轿回家。贾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纨、凤姐、宝玉等出厅，分东西迎着贾母，请了安，并贾政、王夫人请安。大家哭泣。不题。忧忧喜喜，至此化为大悲。此为贾氏宗族之大悲，更是元春个人之大悲。凌承枢《红楼梦百咏词》叹曰："凤藻才华，鸾宫妙选，春光锁住宫深。犹记元宵归省，泪满罗巾。不道春光易逝，梧桐冷，感序先零。成孤零，月夕花晨，一片乡心。"前写政老"满脸泪痕"，王夫人"大哭"，此处又写"大家哭泣"，然贾氏一门今日嚎啕流涕，亦难敌元春一人十几年宫中泪水。

次日早起，凡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临[7]。贾政又是工部，虽按照仪注办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请教他，所以两头更忙，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但元妃并无所出，惟谥曰"贤淑贵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赘。以上完"因讹成实元妃薨逝"题面。元春领"贤淑贵妃"谥号，永长辞矣。元春乃继可卿之后，正册金陵十二钗中归天之第二人。涂瀛《红楼梦论赞》评云："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间，宜其多厚福也。然犹不永所寿，似庸才亦遭折者。说者谓其歉于寿，全于福矣。"元春之结局实为人生悲剧，不仅"歉于寿"，而且并未"全于福"，其眼泪已尽在不言中。贵为皇妃犹如此薄命，作者锋芒所向直指宗法社会之最高层。

只讲贾府中男女，天天进宫，忙的了不得。幸喜凤姐儿近日身子好些，还得出来照应家事，又要预备王子腾进京，接风贺喜。凤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内阁，仍带家眷来京。凤姐心里喜欢，便有些心病，有

这些娘家的人也便撂开，所以身子倒觉比先好了些。凤姐心喜，病亦渐愈，总是心向娘家　王伯沆批云：“莫忙。不用欢喜，且看将来。娘家人岂能治鬼耶？”凤姐浅薄，未免高兴得太早。其胞兄王仁乘兴进京，便为拐卖巧姐而来，此为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伏笔。王夫人看见凤姐照旧办事，又把担子卸了一半，又眼见兄弟来京，诸事放心，倒觉安静些。亲女已逝，然胞兄官场得意，王夫人犹有所恃。此处曰“放心”曰“安静”，反跌下回写王子腾殁于进京途中。

独有宝玉原是无职之人，又不念书，代儒学里知他家里有事，也不来管他；贾政正忙，自然没有空儿查他。想来宝玉趁此机会，竟可与姊妹们天天畅乐，不料他自失了玉后，终日懒怠走动，说话也糊涂了。宝玉灵魂渐逝渐远，惟馀一具皮囊躯壳矣。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三载善庆庵老僧偈子云：“者个臭皮袋，撇下无挂碍。洪炉烈焰中，明月清风在。”陈其泰批云：“薛事已成，必作宝玉糊涂，方易于着笔，否则有许多难安顿处。”此言得之。并贾母等出门回来，有人叫他去请安，便去，没人叫他，他也不动。袭人等怀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气。每天茶饭，端到面前便吃，不来也不要。

袭人看这光景，不像是有气，竟像是有病的。袭人偷着空儿到潇湘馆告诉紫鹃，说是：“二爷这么着，求姑娘给他开导开导。”紫鹃虽即告诉黛玉，只因黛玉想着亲事上头，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见了他，反觉不好意思：“若是他来呢，原是小时在一处的，也难不理他；若说我去找他，断断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过来。一层，黛玉意木石前盟必谐，故避而不见。袭人又背地里去告诉探春。那知探春心里明明知道海棠开得怪异，“宝玉”失的更奇，接连着元妃姐姐薨逝，谅家道不祥，日日愁闷，那有心肠去劝宝玉。二层，探春为家事忧愁，无心劝宝玉。况兄妹们男女有别，只好过来一两次，宝玉又终是懒懒的，所以也不大常来。三层，探春、惜春等不便经常往来。〇一段写宝玉疯痴，却无人理会，亦足悲矣。

宝钗也知失玉。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回去便告诉了宝钗。薛姨妈还说：“虽是你姨妈说了，我还没有应准，说等你哥哥回来再

定。你愿意不愿意?”薛姨妈尚知征询女儿意见,贾母及王夫人竟无一字问及宝玉,何等专断,完全不顾人情。黄小田批云:“‘愿意’二字作者苦心,至宝钗之言,正则正矣,究竟‘愿意’否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宝钗原不念及“愿意”与否,希望专断。宝玉则必须自己“愿意”,拒绝专断。二宝之不同,至显至明。宝钗反正色的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作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以上为倒叙,接八十五回写王夫人对贾母说:“今日才去的。这事我们都告诉了,姨妈倒也十分愿意……”事过数月,终于郑重补明宝钗当日便已确知金玉姻缘即将和合,此笔必不可少。作为宗法社会之标准淑女,宝钗谨遵道德规范,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故不能拒绝,亦不便应允,甚合当时礼法。所以薛姨妈更爱惜他,说他虽是从小娇养惯的,却也生来的贞静,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宝玉了。宝钗自从听此一说,把“宝玉”两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问。石头失踪,前写宝玉满不在乎,黛玉满心欢喜,此则写宝钗心甚“惊疑”,却不便过问,三人心态决不雷同,相映成趣。只得听旁人说去,竟像不与自己相干的。四层,宝钗于礼不得亲近宝玉,只得听任其疯癫痴呆。

只有薛姨妈打发丫头过来了好几次问信。因他自己的儿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进京,便好为他出脱罪名,又知元妃已薨,虽然贾府忙乱,却得凤姐好了,出来理家,所以也不大过这边来。五层,薛姨妈自家事顾之不暇,且不欲添贾府之乱,亦只好任未来贤婿渐成呆郎。这里只苦了袭人,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气的伏侍劝慰,宝玉竟是不懂。袭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以上凡五层写宝玉之孤独。张新之批:“写一疯癫,步骤如此。”亲如宝钗,近如黛玉,均不能略一望慰存问,何况他人。身边虽有袭人等丫鬟朝夕相伴,但彼等只知尽心尽力伏侍,低声下气劝慰,安能窥其胸臆哉?故宝玉孤独至极。

过了几日,元妃停灵寝庙[③],贾母等送殡去了几天。岂知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说话都无头绪。那袭人、麝月等一发慌了,回过凤姐几次。凤姐不时过来。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气,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只有日日请医调治。煎

药吃了好几剂，只有添病的，没有减病的。及至问他那里不舒服，宝玉也不说出来。此点“宝玉疯癫”题面。唐贯休《送少年禅师》云：“佛与轮王嫌不作，世间刚有个痴儿。”宝玉呆傻，乃大彻大悟之前兆。此中若干真意，法国哲学家福柯《疯癫与文明》已有所阐述，以为疯癫并非客观事实，而是观念、知识与话语。今就宝玉而言，疯癫是爱情、感悟与抗议。

直至元妃事毕，贾母惦记宝玉，亲自到园看视，王夫人也随过来。袭人等叫宝玉接出去请安。宝玉虽说是病，每日原起来行动，今日叫他接贾母去，他依然仍是请安，惟是袭人在旁扶着指教。贾母见了，便道：“我的儿，我打谅你怎么病着，故此过来瞧你。今你依旧的模样儿，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宽心的。但宝玉并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贾母等进屋坐下，问他的话，袭人教一句，他说一句，不大似往常，直是一个傻子是的。贾母愈看愈疑，便说：“我才进来看时，不见有什么病，如今细细一瞧，这病果然不轻，竟是神魂失散的样子。到底因什么起的呢？”先从贾母眼中看出“一个傻子”，再从其口中道出“神魂失散”四字，宝玉疯癫之态更觉生动。姚燮批云：“此处写贾母看病，一步紧一步。”

王夫人知事难瞒，又瞧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将那往临安伯府里去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的告诉了一遍，心里也徬徨的很，生恐贾母着急。并说：“现在着人在四下里找寻。求签问卦，都说在当铺里找，少不得找着的。”贾母听了，急得站起来，眼泪直流，看贾母如何反应，“站起来”，同时“眼泪直流”，犹如特写镜头。黄小田批云：“贾母之急不待言矣，但如何写法？只‘站起来’三字得之矣。”说道：“这件玉如何是丢得的！你们忒不懂事了。难道老爷也是撂开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贾母生气，叫袭人等跪下，自己敛容低首回说：“媳妇恐老太太着急，老爷生气，都没敢回。”贾母咳道：“这是宝玉的命根子，因丢了，所以他这么失魂丧魄的。此继上回王夫人之后，再次用“命根子”形容通灵玉。王伯沆评：“宝公自有命根，惜无人会得。杜工部诗云：‘石黛碧玉相因依’，偶然拈出，可参也。”王氏意谓，宝玉“命根子”，黛玉也。还了得！这玉是满城里都知道的，谁检了去⑨，肯叫你们找出来么？叫人快快请老爷，我与他说。”

那时吓得王夫人、袭人等俱哀告道："老太太这一生气，回来老爷更了不得了。现在宝玉病着，交给我们尽命的找来就是了。"贾母道："你们怕老爷生气，有我呢。"便叫麝月传人去请。一段写宝玉疯癫之症已成，贾母尽知详情，为下回设奇谋冲喜伏根。

不一时，传话进来，说："老爷谢客去了。"贾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们便说我说的话，暂且也不用责罚下人。我便叫琏儿来，写出赏格，悬在前日经过的地方，便说：'有人检得送来者，情愿送银一万两；如有知人检得，送信找得者，送银五千两。'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银子。这么一找，少不得就找出来了。若是靠着咱们家几个人找，就找一辈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贾母传话告诉贾琏，叫他速办去了。贾母便叫人："将宝玉动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袭人、秋纹跟过来，馀者仍留园内看屋子。"宝玉听了，总不言语，只是傻笑。贾母便携了宝玉起身，袭人等搀扶出园。闲闲一句，叙出绝大关目。"出园"二字，刺目锥心　洪秋蕃评云："从此搬出大观园，睽违潇湘馆，宝玉、黛玉遂如牛女隔天河矣。回首入园之初，其盛衰真有天渊之别。"二十三回写宝玉及诸钗入园居住，宝玉从此搬出而失其乐园矣　袭人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之谏言，终于实现　园主既出，大观园不久将废。

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里间屋内安置，便对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么？我为的是园里人少，怡红院的花树忽萎忽开，有些奇怪。此句照应上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今经元春薨逝、石头失踪、宝玉疯癫，贾母已确认花妖非吉兆，事后诸葛亮，况未悟及金玉实非良缘　故王伯沆批云："未丢玉前，邪祟已侵矣"头里仗着那块玉能除邪祟，如今玉丢了，只怕邪气易侵，所以我带过他来，一块儿住着。这几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来，就在这里瞧。"王夫人听说，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宝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气大，不论什么都压住了。"贾母道："什么福气，不过我屋里干净些，"干净"二字要紧。贾母言外之意，园子里不干不净。此为一百一回"大观园月夜警幽魂"及一百二回"大观园符水驱妖孽"伏根　二十三回写黛玉葬花，说"这里的水干净"，外边肮脏，"把花糟塌了"，因筑

埋香冢，落花在园子里"随土化了，岂不干净"。由此可知，关于大观园内外何处"干净"，黛玉与贾母眼界不同，观点完全相反。经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贾母欲以经卷为宝玉定心神，岂料宝玉禅心已萌动，最终将伴青灯黄卷，了此残生。此为作者大调侃处。王伯沆批："佛不在经里，只堪一笑。"你问宝玉好不好？"那宝玉见问只是笑。袭人叫他说好，宝玉也就说好。王夫人见了这般光景，未免落泪，在贾母这里，不敢出声。贾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说道："你回去罢，这里有我调停他。晚上老爷回来，告诉他不必来见我，不许言语就是了。"王夫人去后，贾母叫鸳鸯找些安神定魄的药，按方吃了，不题。

且说贾政当晚回家，在车内听见道儿上人说道："人要发财，也容易的很。"那个问道："怎么见得？"这个人又道："今日听见荣府里丢了什么哥儿的玉了，贴着招帖儿，上头写着玉的大小、式样、颜色，说有人检了送去，就给一万两银子。送信的还给五千呢。"贾政虽未听得如此真切，心里咤异，急忙赶回，便叫门上的人，问起那事来。门上的人禀道："奴才头里也不知道，今儿晌午琏二爷传出老太太的话，叫人去贴帖儿，才知道的。"贾政便叹气道："家道该衰，偏生养这么一个孽障！才养他的时候，满街的谣言，隔了十几年略好了些。这会子又大张晓谕的找玉，成何道理。"政老叹息"家道该衰"，口中是骂宝玉，心里却有元春。又补说十几年前情形作"孽障"注脚，重在怪罪宝玉，尚未以儿子疯癫为意，显得有些古板。说着，忙走进里头去问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诉。贾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违拗，只抱怨王夫人几句。又走出来，叫瞒着老太太，背地里揭了这个帖儿下来。岂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揭了去了。

过了些时，竟有人到荣府门上，口称送玉来的。家人们听见，喜欢的了不得，便说："拿来，我给你回去。"那人便怀内掏出赏格来，指给门上的人瞧，说："这不是你们府上的帖子？写明送玉的给银一万两。二太爷，你们这会子瞧我穷，回来我得了银子，就是财主了，别这么待理不理的。"送玉人讽刺看门人，措辞亦妙。贾母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却未料到有人

乘机“以假混真”。题面已现，笔墨诙谐。王希廉批云：“做假玉图骗，反衬后文真玉送来。”门上人听他的话头儿硬，便说道：“你到底略给我瞧瞧，我好给你回。”那人初到不肯，后来听人说得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扬，说：“这是不是？”众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见，今日才看见这玉的模样儿了，急忙跑到里头抢头报的是的。比喻妥帖酷肖。旧时若考试得中，抢先报喜曰“抢头报”，其人可多得赏钱。其情景见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故事。

那日贾政、贾赦出门，只有贾琏在家。众人回明，贾琏还问：“真不真？”门上人口称：“亲眼见过。只是不给奴才，要见主子，一手交银，一手交玉。”贾琏却也喜欢，忙去禀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贾母，把个袭人乐的合掌念佛。贾母并不改口，一叠连声：“快叫琏儿，请那人到书房里坐着，将玉取来一看，即便给银。”贾琏欢天喜地，袭人“合掌念佛”，贾母“并不改口，一叠连声”，各是本人身分。黄小田批：“不脱袭人，是作者细心，‘并不改口’四字写得飞舞。”映带下文，贾琏终是糊涂、袭人终是失望，贾母终是执著。贾琏依言，请那人进来，当客待他，用好言道谢：“要借这玉送到里头，本人见了，谢银分厘不短。”那人只得将一个红绸子包儿送过去。贾琏打开一看，可不是那一块晶莹美玉吗？贾琏素昔原不理论，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仿佛认得出来，什么“除邪祟”等字。贾琏看了，喜之不胜，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与贾母、王夫人认去。

这会子惊动了合家的人，都等着争看。凤姐见贾琏进来，便劈手夺去，不敢先看，送到贾母手里，凤姐事事掐尖如此。贾琏笑道：“你这么一点儿事，还不叫我献功呢。”凤姐神态活现，贾琏声口如闻，衬出欢乐气氛。凤姐病愈，故态复萌，犹然遇事掐尖抢功。张新之批云：“写凤姐添颊上毫，而摔包儿之独断独行在焉。”洪秋蕃则云：“绝平淡文中，却有此隽笔。”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鸳鸯拿上眼镜儿来，戴着一瞧，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王夫人看了一会子，也认不出，便叫凤姐过来看。凤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颜色不大对。不如叫宝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袭人在旁，也看着未

必是那一块，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说出不像来。看各人反应，贾母怀疑，王夫人"认不出"，凤姐只说两面话，同中有异。至于袭人不敢说不像，其特定心理贴切至极　故姚燮评云："写众人辨玉之假，眼光之深浅不同，而妙能各如其分 "凤姐于是从贾母手中接过来，同着袭人，拿来给宝玉瞧。

这时，宝玉正睡着才醒。凤姐告诉道："你的玉有了。"宝玉睡眼朦胧，接在手里也没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们又来哄我了。"说着只是冷笑。凤姐连忙拾起来道："这也就奇了，怎么你没瞧就知道呢？"宝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由此可知，写宝玉疯癫乃寓言，不得纯以写实笔法呆看。王夫人也进屋里来了，见他这样，便道："这不用说了。他那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宗古怪东西，自然他有道理。想来这个必是人家见了帖儿，照样儿做的。"大家此时恍然大悟。

贾琏在外间屋里听见这个话，便说道："既不是，快拿来给我问问他去。人家这样事，他还敢来鬼混。"贾母喝住道："琏儿，拿了去给他，叫他去罢。那也是穷极了的人，没法儿了，所以见我们家有这样事，他就想着赚给个钱，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钱，弄了这个东西，又叫咱们认出来了。依着我倒别难为他，把这块玉还他，说不是我们的，赏给他几两银子。外头的人知道了，才肯有信儿就送来呢。要是难为了这一个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了来了。"贾母洞明世态，深通人情。陈其泰批："此恰是千金市骏骨之意 "贾琏答应出去。那人还等着呢，半日不见人来，正在那里心里发虚，只见贾琏气忿忿走出来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请教妙玉识：甲本、王本、张本作"请教妙玉解识"。梦稿原抄同乙本，后添一"解"字，遂同诸本。

②　瞧着：甲本、王本、张本作"睡着"。是也。梦稿原抄作"瞧着"，后点改为"睡着"。

③　宣麻：这里代指朝廷的任命。

④　三百里的文书：指日夜行程三百里的急递文书。

⑤　痰厥：中医术语。指痰气壅塞、骤然昏倒的症状。

⑥ 通关之剂：指用于医治昏厥、痰壅、牙关紧闭等症的通关开窍药剂，如通关散等。

⑦ 哭临：旧时帝后之丧，集众定时举哀，叫"哭临"。王本作"哭灵"。

⑧ 寝庙：指古代宗庙的两部分。《礼记·月令》："寝庙毕备。"郑玄注："凡庙，前曰庙，后曰寝。"

⑨ 检：诸本多同，唯蒙府、金本作"捡"。检，通"捡"，见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及鲁迅、冰心作品中有此用例。

回 评

此回承上回花妖失玉之兆，风云乍起，满目凄凉。回之上半写元春薨逝，始知花妖非兆贾府之欣荣，实警以"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近"也。元春乃贾府靠山，有元春在则贾家可得皇帝垂顾，纵有种种败落根由，尚不致遭抄家惨祸。今元春薨逝，贾府顿失依恃，则祸将及矣。

回之下半写宝玉疯癫，从此移居大观园之外，乃上回通灵玉迷失之果。宝玉乃一园之主，有宝玉居园中，纵有诸多侵扰，此园尚不致骤然封固，群芳亦不致无所附丽。脂批尝谓，贾宝玉乃诸艳之冠，怡红院总一园之首，今人去院空，则诸艳必将云散风流，大观园亦将空馀断井颓垣矣。回首人园伊始，其盛衰不啻霄壤之别也。

此回设意深曲，另有诸端要旨不可不察。大观园乃元春之省亲别墅，宝玉及诸钗因元春之命而得人乐园。今芳踪无觅，则芳园安得不重归于幻境乎？此其一也。灵石乃宝玉精魂，虽与生而俱来，固有时可离窍。今灵石迷失，魂飞魄散，则宝玉唯馀呆蠢之皮囊，焉能尸居其位哉？故不得不堕落于园外红尘之中矣。此其二也。元春实一家之主，宝玉系一园之冠，今一薨一癫，共肇悲剧之端，势成映衬之局。此其三也。提挈三端，庶几得此前后诸回之纲领而有举一反三之便、触类旁通之效乎？

古来得宠于椒房者，无非薄命女子，故西子远窜于江湖，飞燕饮泣于深宫，明妃悲叹于牧野，杨妃投环于马嵬。若夫元春，年仅而立，风华正茂，然憔悴深宫，常叹骨肉之睽隔，每羡莫愁之笑颜；榴花开处，芳魂消耗，瞬息荣华，黄泉路近，实亦运交薄命劫数者也。于是乎初春景阑，大梦魂归，宠辱悲欢尽入渔樵闲话。



君有情奈無情胭脂帶亂
子鸞奈何情君無情氣亂
使歸花城說分說緣都是
幻女子無媒羞自獻君不
見桃花血蘸鴛鴦劍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话说贾琏拿了那块假玉忿忿走出，到了书房。那个人看见贾琏的气色不好，心里先发了虚了，连忙站起来迎着。刚要说话，只见贾琏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这个混账东西！这里是什么地方儿，你敢来掉鬼。"回头便问："小厮们呢？"外头轰雷一般，几个小厮齐声答应。贾琏道："取绳子去，捆起他来。等老爷回来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门里去。"贾琏不遵贾母之言，依旧纨袴恶少行径。众小厮又一齐答应："预备着呢。"嘴里虽如此，却不动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无措，见这般势派，知道难逃公道，只得跪下给贾琏碰头，口口声声只叫："老太爷别生气，"老太爷"称呼滑稽，思之莞尔，的是恐惧心态，讨饶声口　梦稿本及甲乙两本同，蒙府本作"太老爷"，亦通。是我一时穷极无奈，才想出这个没脸的营生来。那玉是我借钱做的，真玉迷失，则有假玉层出下穷，作者随手点染世情，亦不乏味外之旨 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里的哥儿玩罢。"说毕，又连连磕头。贾琏啐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这府里希罕你的那扔不了的浪东西。"扔不了的，甲本作"朽不了的"，梦稿本无此语。按，朽通"臭"，香臭之"臭"，其本音与"朽"相近　《列子·仲尼　："鼻将窒者，先觉焦朽　"乙本或因朽之"臭"义用之不广，或因"朽"、"扔"二字形似，而写作"扔"，语义似更通俗　后之东本、王本等甲本系列，皆作"朽"，悉仍其旧

正闹着，只见赖大进来，陪着笑向贾琏道："二爷别生气了。靠他算个什么东西，饶了他，叫他滚出去罢。"贾琏道："实在可恶。"赖大、贾琏作好作歹，众人在外头都说道："糊涂狗攮的，还不给爷和赖大爷磕头呢。快快的滚罢，还等窝心脚呢。"众仆口吻酷肖，特具京腔诙谐风神。那人赶

忙磕了两个头，抱头鼠窜而去。从此，街上闹动了“贾宝玉弄出‘假宝玉’来”。

且说贾政那日拜客回来，众人因为灯节底下，灯节即元宵佳节，正月十五日。至此已入乙卯年，即红楼十六年。本年宝玉十六岁，黛玉十五岁，宝钗十八岁，贾母八十一岁。因元春薨逝，贾府正当治丧期间，加之宝玉疯癫，众人无心过年，故无事可记。草草一笔带过，更觉荣宁两府衰败已甚。恐怕贾政生气，已过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时，近日宝玉又病着，虽有旧例家宴，大家无兴，回首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贾府上下能无今夕何夕之感乎？也无有可记知事[①]。

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腾来京，只见凤姐进来回说：“今日二爷在外听得有人传说，我们家大老爷赶着进京，离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没了。太太听见了没有？”王夫人吃惊道：“我没有听见，老爷昨晚也没有说起。到底在那里听见的？”凤姐道：“说是在枢密张老爷家听见的[②]。”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泪早流下来了，因拭泪说道：“回来再叫琏儿索性打听明白了，来告诉我。”凤姐答应去了。

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泪，悲女哭弟，又为宝玉耽忧。女薨弟逝，靠山全失。况宝玉为终身之靠，今又疯癫，故此际之悲苦忧愁，有甚于元春大归之日。王希廉评曰：“王子腾中途病故……是六亲同运，将渐渐衰落。”的为作者命意，亦宗法社会之世态也。如此连三接二，都是不随意的事，那里搁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来。又加贾琏打听明白了，来说道：“舅太爷是赶路劳乏，偶然感冒风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医调治。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误用了药，一剂就死了。书中人物非死于自尽，即亡于庸医之手，善终者寥寥无几，亦末世景象也。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里没有？”王夫人听了，一阵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云等扶了上炕，还扎挣着叫贾琏去回了贾政：“即速收拾行装，迎到那里，帮着料理完毕，即刻回来告诉我们，好叫里媳妇儿放心[③]。”贾琏不敢违拗，只得辞了贾政起身。

贾政早已知道，心里很不受用，又知宝玉失玉已后，神志昏愦，医药

无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4]，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带领引见。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即放了江西粮道。即日谢恩，已奏明起程日期。虽有众亲朋贺喜，贾政也无心应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宁，又不敢耽延在家。政老放外任，为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伏脉。陈其泰评云：“二月京察引见记名，三月即放外任，四月领凭出京，是宝玉吉期，当在四月之内，五月之前。”计算似乎合理，当稍稍提前。据此，后文黛玉病逝在“花落花飞飞满天”之时，众神退位，百花凋残。

正再无计可施，只听见贾母那边叫：“请老爷。”贾政即忙进去。看见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便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叫他坐下，便说：“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话与你说，不知你听不听？”说着掉下泪来。贾政忙站起来，说道：“老太太有话，只管吩咐，儿子怎敢不遵命呢？”贾母哽咽着说道：“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亲老[5]。你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宝玉，偏偏的又病得糊涂，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昨日叫赖升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金命之人，当指宝钗。用算命引起冲喜话头，十分简便。可见贾母关怀宝玉深而切，且不免迷信。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按律文，两姨结亲者，笞四十。岂世家大贾遂不之禁哉？金玉之姻缘，皆熙凤之诡诈，百年鸳偶，何可以李代桃僵，致令其夫远窜于青埂峰头，其妇独守于茜纱窗下。追求其故，强作之合也，宜以笞罪罪其冰人。”贾府长辈不顾律例，惟知迷信，亦当日世故人情。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所以叫你来商量。你的媳妇也在这里，你们两个也商量商量，还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贾政陪笑说道：“老太太当初疼儿子这么疼的，难道做儿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儿子不成么？只为宝玉不上进，所以时常恨他，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给他成家，这也是该当的，岂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宝玉病着，儿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见我，所以儿子也不敢言语。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一番陈辞，恳切之至。为子为父心肠，和盘托出。姚燮批云：“言之蔼然，政老真善处骨肉间者。”此写政老骨肉情深，其形象

更觉丰满。

王夫人见贾政说着也有些眼圈儿红，知道心里是疼的，便叫袭人扶了宝玉来。宝玉见了他父亲，袭人叫他请安，他便请了个安。贾政见他脸面很瘦，目光无神，大有疯傻之状，便叫人扶了进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6]，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几年回来。倘或这孩子果然不好，一则年老无嗣，尚有贾环，岂得谓无嗣？此处当指嫡嗣。其嫡长子贾珠已逝，现宝玉为嗣子　可见政老颇重宗法嫡庶之辨，其心目中并无贾环位置　《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云："公仪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虽说有孙子，到底隔了一层；二则老太太最疼的是宝玉，若有差错，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泪，又想到他身上，复站起来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想法儿疼孙子，做儿子的还敢违拗？老太太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边不知说明白了没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应了的，只为蟠儿的事没有结案，所以这些时总没题起。"贾政又道："这就是第一层的难处。他哥哥在监里，妹子怎么出嫁？况且贵妃的事，虽不禁婚嫁，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服，此时也难娶亲。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不敢耽搁，这几天怎么办呢？"薛蟠系狱，元春新丧，贾政外出，凡三层，是宝玉成婚障碍，反跌下文贾母之计较。

贾母想了一想："说的果然不错。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他父亲又走了，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么好？只可越些礼办了才好。"想定主意，便说道："你若给他办呢，我自然有个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蟠儿那里，我央蝌儿去告诉他，说是要救宝玉的命，诸事将就，自然应的。若说服里娶亲，当真使不得，此写贾母亦知违碍。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丧葬循礼"条记雍正十三年谕旨云："居丧毋得嫁娶，自齿朝之士，下逮门内有生监者，三年之丧，终丧不得嫁娶，违者夺爵褫服　"宝玉将捐为监生，今居长姊贵妃丧期，确实不便娶亲。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亲，不过是冲冲喜。我们两家愿意，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贾母只提"两家愿意"，并不想当事者两人是否愿意。又谈及"金玉"之说，援为天意，始终不念宝黛钗之人意。姚燮评云："此句是主脑，从今以往，可

不复提木石姻缘矣。"金玉合而木石分，其势已不可逆转。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咱们家分儿过了礼[7]。趁着挑个娶亲日子，一概鼓乐不用。倒按宫里的样子，用十二对提灯，一乘八人轿子抬了来，照南边规矩拜了堂，一样坐床撒帐[8]，可不是算娶了亲了么？宝丫头心地明白，是不用虑的。内中又有袭人，也还是个妥妥当当的孩子，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他又和宝丫头合的来。再者，姨太太曾说：'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金玉良缘之说，最初见于第八回"薛宝钗巧合认通灵"，出自丫鬟莺儿之口，故己卯、庚辰、梦稿本回目均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后传遍贾府 今知薛姨妈亦曾道及此说，可知其内心原存金玉姻缘想头，故八十五回写王夫人与凤姐至薛家甫一提亲，姨妈便予应允，并无犹豫。焉知宝丫头过来，不因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也定不得。从此一天好似一天，岂不是大家的造化。金锁招玉一语，为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埋根。物"玉"确实招回，无奈人"玉"旋即走失。可知人算不如天算，人功不可强为 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概亲友不请，也不排筵席。待宝玉好了，过了功服，然后再摆席请人。这么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儿的事，也好放心着去。"一席话谈如何操办宝玉婚事，运筹帷幄，志在必得，又极有条理，极为明白，可见贾母已用心思量，仔细斟酌。可惜未虑及宝玉心愿，且有强加于政老之嫌。故洪秋蕃批云："父母有过，往往陷人子于不义 若贾母者，岂不可慨也哉！"黄小田亦云："老太婆煞费苦心，须知空作马牛。"

贾政听了，原不愿意，只是贾母做主，不敢违命，勉强陪笑说道："老太太想得极是，也很妥当。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不许吵嚷得里外皆知，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边只怕不肯，若是果真应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办去。"贾母道："姨太太那里有我呢，你去罢。"贾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先是"不愿意"，恐怕"耽不是"，此写"心中好不自在"，状出贾政之恐惧与忧虑。不是为宝玉，而是因礼法。适才勉强答应，纯属违心。贾政终较贾母更重礼法，而贾母爱宝玉心切，故力主权变。母子因一事而心思两样，各切身份性情。因赴任事多，部里领凭，亲友们荐人，种种应酬不绝，竟把宝玉的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凤姐儿了。惟将荣禧堂后身王夫人内屋

旁边一大跨所二十馀间房屋指与宝玉，馀者一概不管。贾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诉他去，贾政只说“很好”。此写政老“一概不管”，状其疏懒，状其冷淡，状其质素，状其无奈。王伯沆评云：“一路看来，贾政十分不愿意，宇宇如闻见。为子娶妇，而云‘一概不管’，‘只说很好’，口吻可思。”他日黛玉病逝，宝玉出家，宝钗守寡，其罪责主要不在政老，而在贾母、王夫人、薛姨妈，以及冰人凤姐。此是后话。

且说宝玉见过贾政，袭人扶回里间炕上。因贾政在外，无人敢与宝玉说话，宝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没有听见。袭人等却静静儿的听得明白。头里虽也听得些风声，到底影响，只不见宝钗过来，却也有些信真。今日听了这些话，心里方才水落归漕[9]，倒也喜欢。脂砚斋早已有言，“晴有林风，袭乃钗副”。故袭人闻知宝二奶奶人选竟是宝钗，而非黛玉，心中自然“喜欢”。八十二回写其担忧日后不能容于正妻，到潇湘馆探听虚实，黛玉乃漫应之以“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袭人岂能不惊？今知风向一致，同宝姑娘不必分东西辨南北，可谓正中其下怀。心里想道：“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这才配的是，我也造化。若他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但是这一位的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没有听见，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闹到什么分儿了。”袭人心思细极。此从袭人心中总结宝黛情分，“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云云，触目惊心，更觉木石分离之可惜可叹。袭人想到这里，转喜为悲，心想：“这件事怎么好？老太太、太太那里知道他们心里的事？一时高兴，说给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还像头里的心，初见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摔玉”事见第三回，其时宝黛一见倾心，处于爱情之萌芽阶段；“砸玉”事见二十九回，其时宝黛相互试探，处于爱情之发展阶段。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把我当作林姑娘，说了好些私心话；此事见于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其时宝黛心迹已明，处于爱情之确定阶段。此后二人再未发生过争吵，只是满心期待瓜熟蒂落，婚姻得以成就。后来因为紫鹃说了句玩话儿，便哭得死去活来。此事见于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其时宝黛已彼此心照不宣，处于爱情之成熟阶段。〇袭人一番回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将宝黛爱情之进展再演述一過，更

觉木石情缘匪浅，实实不应折散。若是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竟把林姑娘撂开，除非是他人事不知还可。倘或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话说明，那不是一害三个人了么？”袭人所虑极是。袭人意属宝钗，乃其心性所致，不足责之。其心意间总有一黛玉在，较之贾母等全不虑及，转觉更富有人情味。袭人想定主意，待等贾政出去，叫秋纹照看着宝玉，便从里间出来，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身屋里去说话。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也不理会，还在那里打算怎么过礼，怎么娶亲。

那袭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后间，便跪下哭了。“跪下哭了”四字何等简单，何等容易，又是何等妥帖，何等形象，竟不能改换一字。作者用心，真乃精密之至。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说：“好端端的，这是怎么说？有什么委屈，起来说。”袭人道：“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这会子因为没有法儿了。”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说。”袭人道：“宝玉的亲事，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两个因从小儿在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袭人道：“不是‘好些’。”便将宝玉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的说了，还说：“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独是夏天的话，我从没敢和别人说。”至此不得不说，非告密也。金玉良缘早经家长决定，不得因木石前盟之破而错怪袭人。

王夫人拉着袭人道：“我看外面儿已瞧出几分来了，你今儿一说，更加是了。但是刚才老爷说的话，想必都听见了，你看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袭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他就笑；没人和他说话，他就睡。所以头里的话，却这都没听见[10]。”王夫人道：“倒是这件事叫人怎么样呢？”袭人道：“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王夫人便道：“既这么着，你去干你的。这时候满屋子的人，暂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儿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袭人所谓“万全的主意”，王夫人所谓“再作道理”，皆是为宝玉一人着想，非关黛玉，甚至非关宝钗。一主一婢，俱怀私心，全不知推己及人。

说着，仍到贾母跟前。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儿商议，见王夫人进来，便问道："袭人丫头说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鬼鬼祟祟"四字，恰合袭人行为特征，心机深细者往往如此。其实贾母钦定金玉姻缘，王夫人监察宝黛形景，凤姐设下掉包之计，何尝正大光明？无非策划于密室，一概"鬼鬼祟祟"而已。王夫人趁问，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贾母。贾母听了，半日没言语。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只见贾母叹道："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贾母"半日没言语"，乃于最后关头仔细掂量轻重利害，然后竟说出"林丫头倒没有什么"一句，冷酷极矣。姚燮批云："林丫头已死于此言，一生之疼无补于事。"黄小田亦云："言'没有什么'者，不管他死活之意。然当日又何苦接他来？"世态之炎凉，人情之浇薄，一至于此。

只见凤姐想了一想，因说道："难倒不难，只是我想了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说给老太太听。大家娘儿们商量着办罢了。"凤姐道："依我想，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儿'的法子。"凤姐所谓"掉包儿"之法，亦称调包计，在三十六计中称作"偷梁换柱"。堂堂公侯世家，婚配中竟行此计，不堪之极。陈其泰评云："观场之矮人，看到此处，必痛恨凤姐，谓黛玉死于此计矣。不知凤姐此时转不足責。盖薛婚已定，若非凤姐此计，将退薛而复娶林乎？抑如世俗唱本两娶之乎？非但事之所必无，亦且理之所不洽。"凤姐罪责轻，王夫人罪责重，贾母罪责更重，而宗法社会道德礼法及婚姻制度之罪责，尤为重中之重　贾母道："怎么'掉包儿'？"凤姐道："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这个包儿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欢，你怎么样办法呢？"

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王夫人点了几点头儿，笑了一笑，说道："也罢了。"凤姐设掉包计，王夫人竟欣然首肯，暗昧之极。故王伯沆批云："此不独欺甥女，亦大辱姨女也。"一心为自己儿子考虑，不管黛玉死活，不顾宝钗尊严，写尽王夫人之自私自利。贾母便问道："你们娘儿两个捣鬼，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呀。"凤姐恐贾母不懂，露泄机关，便也

向耳边轻轻告诉了一遍。贾母果真一时不懂，凤姐笑着又说了几句。贾母笑道："这么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宝丫头了。倘或吵嚷出来，林丫头又怎么样呢？"贾母终亦接受掉包计，何其昏聩。黄小田批："分明苦了林丫头，反说苦了宝丫头耶？"实则林薛皆成无辜牺牲品，前者伤了性命，后者则伤了尊严，又误了一生　贾母尚知怜悯宝钗之苦，而于黛玉则仅以"又怎么样呢"一疑问句轻轻带过，厚此薄彼之意甚明　金玉既合，林丫头势必知之，八十九回写"蛇影杯弓颦卿绝粒"，读者已亲眼目睹，又能怎样，不言而喻。故姚燮评云："于林丫头又将如何，太君亦不思之甚矣！徒以'怎么样'三字轻轻揭过，一生疼爱，瓦解冰消。"为宝玉着想，只得委屈薛林，贾母实已无可奈何。凤姐道："这个话，原只说给宝玉听，外头一概不许提起，有谁知道呢？"一段写"掉包儿"之计。凤姐是逞能，贾母是无奈，王夫人则乐观其成，心态不一。

正说间，丫头传进话来，说："琏二爷回来了。"王夫人恐贾母问及，使个眼色与凤姐。凤姐便出来迎着贾琏，? 了个嘴儿，同到王夫人屋里等着去了。一会儿，王夫人进来，已见凤姐哭的两眼通红。贾琏请了安，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的丧事的话说了一遍，便说："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谥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员照料。昨日起身，连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有多少话不能说。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若是路上遇见了，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王夫人听毕，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劝慰了一番，"请太太略歇一歇，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罢。"说毕，同了贾琏回到自己房中，告诉了贾琏，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题。以上完"瞒消息凤姐设奇谋"题面，并结王子腾之事　凤姐一副世俗泥腿相，王仁亦一副无赖市侩相，而其叔伯竟谥"文勤公"，乃觉此"文"字甚不值钱。〇顺治初至乾隆末谥"文勤"者，计有大学士李蔚、礼部尚书蔡世远、大学士加太子太傅陈世倌、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阿克敦、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鹤年、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永贵、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彭元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官保等。由谥号可知，王子腾官位甚隆。

一日，黛玉早饭后，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则也为自己散散闷。"散散闷"三字非泛泛之笔。大地回春，百花盛开，黛玉不可能心如

止水。但宝玉已然疯癫，且搬出园外居住，况且倏忽花飞花落，焉能不使人闷闷？黛玉去向贾母请安，实即探望宝玉也。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绢子来，因叫紫鹃回去取来，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在那里哭。此"沁芳桥"即沁芳闸桥，位于园之东北角，而非沁芳亭桥。黛玉适于此处得知金玉即将成婚之秘密，导致猝亡，寓言埋香冢乃其葬身之地。前后呼应，文心细腻。故姚燮评云："偏要走到葬花之处，觉前此之携囊担锄，俱非泛设。"黛玉能够殁于大观园，实不幸中之大幸也。〇潇湘馆坐落于大观园西南部，埋香冢则位于东北角。黛玉自潇湘馆出发，路过埋香冢，所行当为园之东路，即途经怡红院、凹晶溪馆、凸碧山堂、栊翠庵等处。此路较为僻静，故能邂逅傻大姐。其中，特意路过怡红院是暗写，嗣后盘桓于沁芳闸桥旁之埋香冢则为明写。黛玉煞住脚听时，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的叨叨的是些什么话。心里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黛玉未见他时，还只疑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及至见了这个丫头，却又好笑，因想到："这种蠢货，有什么情种，自然是那屋里作粗活的丫头，受了大女孩子的气了。"黛玉心中暗笑别人，实即调侃自己。宝玉非"蠢货"乎？黛玉非"情种"乎？除二玉以外，园中谁堪当此一对评语耶？细瞧了一瞧，却不认得。

那丫头见黛玉来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来拭眼泪。黛玉问道："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里伤心？"那丫头听了这话，又流泪道："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黛玉是府中名媛，傻大姐则一粒草芥耳，故小姐不认识丫鬟，丫鬟却认识小姐。其事于生活中常见，此写傻大姐张口便呼"林姑娘"，甚合情理。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错了一句话，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听了，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因笑问道："你姐姐是那一个？"那丫头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听了，才知他是贾母屋里的。因又问："你叫什么？"那丫头道："我叫傻大姐儿。"此傻大姐继七十三回后第二次登场也。前写其因拾得绣春囊而笑，为抄检大观园作引，导致晴雯夭亡；此写其因泄露掉包计而哭，而致黛玉迷失本性，终魂归离恨。一小人物也，却是《红楼》情节转换之一大关键。许叶芬《红楼梦辨》云："大姐漏言，而后有一段极炎极凉之佳文字，

则大姐者，文章之关键也，岂必有其人哉！”黛玉笑了一笑，又问：“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了什么话了？”那丫头道：“为什么呢，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

黛玉听了这句话，如同一个疾雷，心头乱跳，略定了定神，先看黛玉最初反应，“一个疾雷”、“心头乱跳”、“略定定神”。多少疑虑，多少担忧，多少痛苦，刹那间齐齐砸下来。洪秋蕃批云：“此真天柱崩，地维缺，自古及今第一个焦雷，其情形景状殆不可以言语形容。”便叫这丫头：“你跟了我这里来。”那丫头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儿上葬桃花的去处，那里背静。再点埋香冢。此即宝黛共读《西厢记》处，颦儿低吟《葬花词》处，曾经见证甜蜜爱情，今又目睹凄苦悲剧。如陈其泰所批：“将赴北邙，先到葬花处，觉前此携囊荷锄，都非泛设。”其象征意味，极为隽永。黛玉因问道：“宝二爷娶宝姑娘，他为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罢。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才说道：“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

黛玉已经听呆了。这丫头只管说道：“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宝姑娘听见害臊。我白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咱们明儿更热闹了，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林姑娘，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他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混说，不遵上头的话，要撵出我去。我知道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呢？你们又没告诉我，就打我。”说着，又哭起来。傻大姐同袭人说话，却遭珍珠责打，写出袭人和顺，珍珠粗暴。若据脂评本，珍珠即袭人。其事出乎巧合，或亦非偶然。盖贾母丫鬟除鸳鸯、琥珀外，玻璃、翡翠等杳无踪影，作者偏留珍珠在场，势必有此一幕。

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此处比喻是借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一拳开个油酱铺，第二拳开个彩帛铺，第三拳开个全堂水陆道场。此写黛玉内心之复杂滋味，只第一拳便已形容尽致。当日金圣叹评云：“鼻根味尘，真正奇文！”今可模仿曰：“心底狂澜，真正奇文！”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此写

黛玉声音震颤，乃竭尽全力控制情绪，何等自尊。关汉卿《望江亭》第四折云："他只待强折开我长挽挽的连理枝，生摆断我颤巍巍的并头莲，其实负屈衔冤。"今以"颤巍巍"三字形容黛玉嗓音，极见神理，极觉可怜　"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你去罢。"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原来脚下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儿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再看黛玉后继反应，已点"泄机关颦儿迷本性"题面　先写感受，各种滋味齐至，而竟不知何味；次写声音，"颤巍巍"说话，竟是关怀傻大姐，何其善良；三写步态，身子极沉重，脚儿极绵软，只得缓缓前行；四写神情，"迷迷痴痴"，原地绕转，漫无目的。这是震惊，是悲伤，是绝望，是崩溃，是人世间最悲惨之景象。故姚燮批云："此时黛玉之神情，吾不忍见。"

紫鹃取了绢子来，不见黛玉。自此至结尾，所有情景均自紫鹃眼中看出　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妙在从紫鹃眼中画出黛玉衰病至极之态。"颜色雪白，恍恍荡荡"状黛玉此际神形，亦喻落花飘飞景象。此地正是黛玉葬花之地，两事钩绾关照，境界凄婉，意味深长　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离的远，也看不出是那一个来，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此乃闻知秘信后心中一直默念之语也，故随口而出，并无知觉。极平淡之语，却写出极伤悲之感。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

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似觉明晰，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你作什么来的？"紫鹃陪笑道："我找了绢子来了。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去问姑娘，姑娘没理会。"黛玉笑道："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来了呢。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紫鹃见他心里迷惑，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来，惟有点头微笑而已。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

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宝玉是“疯疯傻傻”，黛玉是“恍恍惚惚”，恰好一对痴情种子。何至于此？何人置之于此？世无天理欤！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时如何是好？心里虽如此想，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搀他进去。

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儿玩去的，也有打盹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姑娘，屋里坐罢。”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么？”袭人不知底里，刚要答言，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他?嘴儿，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一对天配情侣，遭人捉弄，哀哀无助，不哭而笑，是悲痛至极之态。姚燮眉批云：“笑甚于哭，此恨万古！实在更不必哭，亦更不必再说一语矣。”

袭人看见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儿。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千言万语，却化为此貌似无关痛痒之一问一答，将二人心中无限感慨一泄无遗。三十二回写宝玉误将袭人当作黛玉，而“诉肺腑”曰：“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挨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好呢。”宝玉表达爱情心迹，此处最为斩截，最为明确，毫不犹疑，毫不含糊，惜乎黛玉闻所未闻。今日黛玉决然一问，乃得宝玉毅然一答：“我为林姑娘病了。”此无异于浓缩重复三十二回“诉肺腑”之语。往日黛玉病由情生，眼下宝玉之病亦由爱而起，可谓同病相怜。此刻黛玉得此一句“我为林姑娘病了”，差可欣慰，可去矣，可死矣。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袭人与紫鹃皆为现场目击耳闻者，两婢俱甚惊恐，以至“面目改色”，可见宝玉答语“我为林姑娘病了”七个字何等大胆，何等直率，何等骇俗。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写得惊险至极，跌宕有致。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和宝玉一样，因悄和紫鹃说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纹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罢。”因

回头向秋纹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罢。你可别混说话。"秋纹笑着，也不言语，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此为宝黛最后一次见面，九年朝夕相处，至此彻底结束。这是生离，这是诀别，当捶胸顿足，当长歌痛哭。孰料竟不然，黛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反觉其可怜到无以复加。如王希廉所评："宝黛两人相见，只管点头，生离死别，悲惨莫名。'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浏览一过，肝液潸潸下。"〇自傻大姐"泄机关"至黛玉临终呼喊"宝玉"，不写林姑娘一声哭一滴泪，反而屡写其笑，文情极妙，故近人舒芜《说梦录》极口赞之叹之。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一语双关，是死志已决。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其志已定，再无犹豫；情已诀别，再无留恋，故能轻松如此。紫鹃、秋纹后面赶忙跟着走。

黛玉出了贾母院门，只管一直走去，紫鹃连忙搀住，叫道："姑娘，往这么来。"黛玉仍是笑着，随了往潇湘馆来。离门口不远，紫鹃道："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此语双关，亦带禅机。只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深哀巨痛忍耐已久，此际断难再抑，的是悲伤至极行状。此虽小说家旧套，然用于此处丝毫不觉牵强做作。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征引以上描写，称之为"最壮美者之一例"，并云："如此之文，此书中随处有之，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王氏所谓"壮美"者，即"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据此，王氏称赞《红楼》为"悲剧中之悲剧"，可谓不刊之论。

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也无有可记知事：知，梦稿、甲本、王本、张本作"之"。

② 枢密："枢密使"的简称，是枢密院的长官，主要掌管军事机密等。

③ 里媳妇儿：里，甲本、王本、张本作"你"。梦稿本此句作"好叫你媳妇儿也放

心”，多一“也”字，语义较妥。

④ 京察：明清时考核京官，决定升降奖惩的一种制度。

⑤ 告亲老：旧时，官吏因父母或祖父母年老，家中又无兄弟者，可以辞官离职，回家奉养，叫“告亲老”，也叫“告终养”。

⑥ 望六：将到六十岁。

⑦ 过了礼：旧时男女双方同意订婚之后，男家把聘礼送到女家，叫“过礼”，俗称“过定”或“下彩礼”。

⑧ 坐床撒帐：旧时婚礼的一种风俗。参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⑨ 水落归漕：比喻安定的意思。

⑩ 却这都没听见：这，诸本作“倒”。梦稿本此句作“多没听见”。

回 评

此回从上回宝玉疯癫贯注而下，上半写众家长设奇谋定金玉良缘大计，下半写黛玉闻知此信而迷失本性。全回下启“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乃重要过渡文字。

宝玉婚姻，乃本书一大主脑。前半部细针密线，抽丝剥笋，层层渲染，写爱情之萌生、发展及成熟；后半部起始复极力铺排，巧为穿插，写其爱情之悲剧结局，至此终设奇谋，将予完结。此事干系重大，牵动贾府众人之心及小说众多线索。作者惨淡经营，写贾母、王夫人、凤姐、贾政等主其事者一再谋划，言行心态均能曲尽其妙；袭人乃襄其事者，亦喜亦惧，度人忧己，所言所行亦足凸显其品格心性。众人殚精竭虑于金玉良缘，而全不尊重当事者之感情意愿，尤其明知此事关乎黛玉性命，却一意孤行，宗法社会家长之冷酷寡情，昭然若揭。究其根由，盖众人观念之中，恋爱乃邪僻之举，至情属乖礼之念，必不容行于天地之间，唯须尊礼务实，以正纲常，以固家族，以佑子孙，于是情败于礼，金玉合而木石分矣。

此回描写黛玉闻讯后之心理，纯用间接白描之法，层次俨然，笔墨精微，感人至深，乃后半部中极精彩之段落。“绝粒”一回作者直接深入黛玉内心世界，剖腹析心，镂肝刻胆；此回则变换手眼，极尽绘声绘影之能事，举动含情，言语双关，令人拍案叫绝。或谓我国小说之心理描写，至《红楼》而臻化境，信非虚誉也。

此回至九十八回为一大段，写宝钗成婚，黛玉夭亡，一婚一丧，了结黛玉

因果，引起宝钗后事。恰如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评云：自抄检后，乃逐段细写贾府散场光景，“忽作掉包一变，穷情尽相，推开大局，且叙且结，应前胜局，唤醒痴庸，重游幻境，则滴滴归源，文章已到返魂。”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话说黛玉到潇湘馆门口，紫鹃说了一句话，更动了心，一时吐出血来，几乎晕倒，亏了紫鹃还同着秋纹，两个人搀扶着黛玉到屋里来。那时秋纹去后，紫鹃、雪雁守着，见他渐渐苏醒过来，问紫鹃道："你们守着哭什么？"紫鹃哭，是林外杜鹃啼血；雪雁哭，是雪中孤雁哀鸣。唐徐夤《忙》云："春近杜鹃啼不断，寒催归雁去何穷？"黛玉苏醒一问，令人心动神驰。紫鹃见他说话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说："姑娘刚才打老太太那边回来，身上觉着不大好，唬的我们没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里就能够死呢。"此乃自我解嘲之语，亦宽慰紫鹃之语。于极悲伤之际，犹能自嘲，乃悟性极高处；犹能慰人，是性情忠厚处。陈其泰批云："只是一笑了事。此时心中业已了了，无复悲愤怨苦矣。即爱我者祝我，使我速死意。"黛玉痛极而笑，决意殉情而曰不会死，倍觉惨然。这一句话没完，又喘成一处。

原来黛玉因今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这本是他数年的心病，一时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来吐了这一口血，心中却渐渐的明白过来，把头里的事一字也不记得。这会子见紫鹃哭了，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此时反不伤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债。痴情至极，故能如此。逍遥子《后红楼梦》写黛玉于起死回生后言行洒脱，视情若无，虽未大乖情理，终觉不合黛玉本性。〇"此债"即情债，惟"死"可以"完"之，可谓铭心刻骨，死而后已。照应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所见"孽海情天"宫门上对联："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宝黛者，一对"痴男怨女"也。这里紫鹃、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诉人去，怕又像上回招的凤姐说他们失惊打怪。此处照应八十九回"蛇影杯弓颦卿绝粒"时凤姐嗔怪紫鹃谎报黛玉病情。

为下文预留地步。凤姐之威，紫鹃之柔，雪雁之怯，同时并出。

那知秋纹回去，神色慌张，正值贾母睡起中觉来，看见这般光景，便问："怎么了？"秋纹吓的连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贾母大惊，说："这还了得！"已料到事机不密，为黛玉所知。然黛玉今日不知，宝玉成婚之后终必知之，将何以处之耶？故知贾母之惊，非为黛玉，乃为掉包之计难行也。连忙着人叫了王夫人、凤姐过来，告诉了他婆媳两个。凤姐道："我都嘱咐了，这是什么人走了风了呢？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吗。"贾母道："且别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么样了。"说着，便起身，带着王夫人、凤姐等过来看视。见黛玉颜色如雪，并无一点血色，神气昏沉，气息微细，半日又咳嗽了一阵，丫头递了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带血的，大家都慌了。此从贾母等众人眼中看出黛玉，有颜色，有神态，有气息，有咳嗽，有痰血，病入膏肓矣。"大家都慌了"渲染其病情之严重。太君、太太、凤姐，三人心中有愧乎？有悔乎？

只见黛玉微微睁眼，看见贾母在他旁边，便喘吁吁的说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黛玉意谓，我将不久于人世，心实歉歉，外婆善自珍摄罢。似毫无怨怼，毫无责备。王伯沆批云："此一语，万千掩抑，从第三回'惜孤女'三字来，而前一回事自在言外。"黛玉何等朴厚，何等无奈，何等凄凉。贾母一闻此言，十分难受，便道："好孩子，你养着罢，不怕的。"贾母似有愧意，只缘关键处相待太薄耶？"十分难受"四字写出其亲情人性，恰如其分。"不怕的"云云不得不说，实已无用。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闭上了。写悲痛之情，不言其哭，屡屡言笑，转觉益悲。物极必反，情极反似无情。〇此为黛玉与贾母最后一面，九年恩情，至此断绝。"微微一笑"，何其坦然；眼睛闭上，无异送客。黛玉至死，不屈其心性之孤傲，不降其志量之狷介，不污其情操之高洁。王夫人与凤姐在侧，黛玉视若无睹，鄙之也。外面丫头进来回凤姐道："大夫来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贾琏进来，胗了脉，说道："尚不妨事。这是郁气伤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气不定。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方可望好。"王大夫说完，同着贾琏出去开方取药去了。草草带过一笔，固不可少。然大夫可疗其体，安能疗其心哉。《庄子》外篇记孔子语云："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黛玉心已死，故其人必死。明人王跂《岁尽》云："肉消宁有血，心死更无灰。"

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便出来告诉凤姐等道："我看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他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冲一冲，或者好了，岂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么样，也不至临时忙乱。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贾母心心念念是宝玉婚事可知。为宝玉冲喜是用婚事，移于黛玉则用棺椁，何厚彼薄此如此之甚耶？二十五回写宝玉中魇魔而生命垂危，赵姨娘建议预备后事，贾母怒不可遏。今日黛玉病危，则主动提议，神色镇定。洪秋蕃评云："冲一冲是宾笔，家里有事是主笔。若不早为备办，恐吉礼与凶器错杂也。"王伯沆亦批云："孙则爱之欲其生，外孙女则恶之欲其死，骨肉之情如此。"贾母之自私，不亚于王夫人，而其无情，则无以复加。○上文中"他们"二字，指向不明，甲本同，梦稿本无此句。王本、张本、金本作"你们"，称谓始合。凤姐儿答应了。贾母又问了紫鹃一回，到底不知是那个说的。贾母心里只是纳闷，因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到有些不放心。"令宝黛起居一处而生情者，贾母也；主谋拆散木石前盟者，亦贾母也。今出此言，是极不通人情之语，亦以诿过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世情如此。陈其泰批云："自然是死了干净。残忍已极，亦知其必死矣。"王伯沆批云："看似甚正，却是不识人情，昏愦人语。"贾母形象，至此确立为迫害宝黛之罪魁，扼杀爱情之祸首。因回到房中，又叫袭人来问，袭人仍将前日回王夫人的话并方才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贾母道："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此语可笑之至。四十四回写贾琏偷鸡摸狗，太君恕之曰："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淫乱可恕，若宝黛之儿女真情则不能容以分毫。宗法礼教之虚伪悖谬，有如此者。贾母犹以"咱们这种人家"为说辞，不啻自欺欺人。黄小田批云："你们这种人家正有此事，心病犹非显焉者耳。"于是贾瑞妄想，贾赦纳妾，贾琏偷娶，贾珍爬灰，贾蓉聚麀，贾芹胡行，贾环嫖娼。真情厄则虚礼盛，贾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根源端在此处。○以"心病"喻指相思病症，是诗文传统。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云："司户不遂其

愿，成了相思之病。自古说得好，'心病还须心上医'，眼见得不是盼奴来，医药怎得见效？"贾母之说本此，却断然否定其合理性，可谓残忍

凤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张罗，横竖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倒是姑妈那边的事要紧。此语何等冷酷，何等势利。姚燮批云："凤姐一味巴结老太太，至置人死活于不问。"凤姐一向善于察言观色，惯于见风使舵，贾母既已无情于黛玉，凤姐自然乐得转移爱心于二宝夫妇 够聪明，也够卑鄙。今儿早起，听见说，房子不差什么就妥当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妈那边去，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妈家里有宝妹妹在那里，难以说话，不如索性请姑妈晚上过来，咱们一夜都说结了，就好办了。"贾母、王夫人都道："你说的是。今儿晚了，明儿饭后咱们娘儿们就过去。"王夫人探视黛玉，始终一言不发，至此方附和贾母，可见称心如意，亦毫无反省，依旧自私自利 众人目睹黛玉生命垂危，竟无一念怜悯，冷面、冷心、冷血。说着，贾母用了晚饭，凤姐同王夫人各自归房，不提。

且说次日凤姐吃了早饭过来，便要试试宝玉，走进屋里说道："宝兄弟大喜，老爷已择了吉日，要给你娶亲了。你喜欢不喜欢？"宝玉听了，只管瞅着凤姐笑，微微的点点头儿。凤姐笑道："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凤姐用临死之黛玉打趣，何等不堪 宝玉却大笑起来。凤姐看着，也断不透他是明白，是糊涂，因又问道："老爷说，你好了，就给你娶林妹妹呢。若还是这么傻，就不给你娶了。"宝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才傻呢。"宝玉一语断喝，可能惊醒梦中人否？照应第五回《聪明累》曲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宝玉一傻到底，遂见慧根；凤姐"太聪明"，其实愚蠢透顶。说着，便站起来说："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此即疯癫之妙用，宝玉傻而未傻，作者用心良苦 疯癫可直陈本心本愿，毋庸遮饰，若童言之无忌 "叫他放心"一句，照应三十二回写宝玉向黛玉"诉肺腑"时两人问答 宝云："你放心 "黛云："我有什么不放心？……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云："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 "今宝玉闻知木石联姻，喜形于色，乃急于面见黛玉以便"叫他放心"，是纯真爱情之自然流露。疯癫乎？明明白白也 凤姐忙扶住了，说："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妇

了，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宝玉道：“娶过来，他到底是见我不见？”

凤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想袭人的话不差。提到林妹妹，虽说仍旧说些疯话，却觉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将来不是林姑娘，打破了这个灯虎儿，那饥荒才难打呢。”“灯虎儿”即灯谜，亦称“谜虎”，故猜谜谓“射虎”。文康《儿女英雄传》二十二云：“你听罢，甚么古记儿、笑话儿、灯虎儿，他一肚子呢。”清人栖云野客《七嬉》上卷有“冰天谜虎”篇，松石道人评云：“予与冰天道人有旧，亦曾以谜虎粘其窗。”凤姐此处所言，是虑及真相大白后之难堪。便忍笑说道：“你好好儿的便见你，若是疯疯癫癫的，他就不见你了。”宝玉说道：“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他要过来，横竖给我带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此亦宝玉肺腑之言，照应八十二回写黛玉恶梦中见宝玉剖腹挖心。宋蔡伸《减字木兰花》云：“明日如今，想见君心似我心。”又《长相思》云：“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姚燮评云：“然则林妹妹不过来，宝哥之心终无见还之日矣，求其不作和尚也得乎！”王伯沆则云：“此谓之同心，天日鉴之。”昔日梦话，今朝借助疯癫，竟作公开宣言。凤姐听着竟是疯话，便出来看着贾母笑。贾母听了又是笑，又是疼，说道：“我早听见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袭人好好的安慰他，咱们走罢。”宝玉大胆表白爱情心迹，老太太悉数听到，却只当疯话，无一毫感动，且仍无一念惘及黛玉。宝黛之境界，非贾母所能知。故王伯沆批云：“古来多少忠义节烈，以身许人者，都是如此。你疯他不疯。”

说着，王夫人也来。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只说：“惦记着这边的事，来瞧瞧。”薛姨妈感激不尽，说些薛蟠的话。喝了茶，薛姨妈要叫人告诉宝钗，凤姐连忙拦住，说：“姑妈不必告诉宝妹妹。”又向薛姨妈陪笑说道：“老太太此来，一则为瞧姑妈，二则也有句要紧的话，特请姑妈到那边商议。”薛姨妈听了，点点头儿说“是了”。也是大家又说些闲话[①]，便回来了。

今晚薛姨妈果然过来[②]。见过了贾母，到王夫人屋里来，不免说起王子腾来，大家落了一回泪。王夫人与薛姨妈俱王子腾姊妹，应有此泪。作者文笔周至。当此金玉成婚前夕，特点王氏姊妹情深，似非无意。老姐姐自私，老妹妹糊涂，堪为一对。薛姨妈便问道：“刚才我到老太太那里，宝哥儿出

来请安，还好好儿的，不过略瘦些，怎么你们说得很利害?”凤姐便道:“其实也不怎么，这只是老太太悬心。目今老爷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几年才来。老太太的意思，头一件叫老爷看着宝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则也给宝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只怕就好了。”凤姐惯会使诈，此处隐去宝玉“心病”实情，有蒙骗之嫌。又提金琐，是曲意奉承。第八回写宝钗金锁上字迹为“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并无“除邪祟”字样。而婚后宝玉确乎较为清醒，凤姐似乎歪打正着　灵石与金锁成对，表明二宝确有夫妻缘分　但成婚于此际，着实尴尬　薛姨妈心里也愿意，只虑着宝钗委屈，说道:“也使得，只是大家还要从长计较计较才好。”薛姨妈一点私心作怪，故愿意;一片慈母心肠，故担心宝钗受委屈　“从长计较”云云，口吻与凤姐正自不同　王夫人便按着凤姐的话和薛姨妈说，只说:“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不如把妆奁一概蠲免，薛家正当拮据之际，且薛蟠之案花销正多，故王夫人以此作交换条件。或谓贾家弃黛取钗乃因贪图薛家嫁妆之丰厚，似宜再作斟酌。明日就打发蝌儿告诉蟠儿，一面这里过门，一面给他变法儿撕掳官事。”并不提宝玉的心事。又说:“姨太太既作了亲，娶过来，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王夫人提薛蟠人命官司，却不提宝玉爱情“心事”，有要挟与蒙骗之嫌疑。王伯沆批云:“若不结亲，便不给他了官事了。……不提宝玉心事，真是骗了　”面对亲妹子，王夫人犹不能坦诚相待

正说着，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然也没法儿，又见这般光景，只得满口应承。薛家已败落，薛蟠尚在狱中，正当有求于贾府之际，不得不答应　但因“没法儿”而“满口应承”，致送女儿做冲喜工具，未免过于草率。故姚燮批云:“女儿终身大事所关，岂得以‘没法儿’三字听之?然则，致宝钗于寡者，其母也。”黄小田亦云:“明是欺薛姨妈糊涂忠厚，硬做成此事　”家长颟顸不慎，断送儿女终身幸福，正是旧式婚姻制度常见弊端　鸳鸯回去回了贾母。贾母也甚喜欢，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和宝钗说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明明已委屈宝钗，却说“不叫他委屈”，贾母未免自欺欺人　情势至此，已无可奈何，真尴尬之极。薛姨妈也答应了。便议定凤姐夫妇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的话儿。

次日，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的告诉了宝钗，还说："我已经应承了。"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宝钗固然愿嫁宝玉，然嫁于此际并为冲喜工具，焉能甘心？但钗为淑女，善能以礼自我克制，故仅以垂泪示伤感之意耳。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宝钗自回房内，宝琴随去解闷。一提宝琴，随手穿插。"解闷"二字，写出宝钗多少苦楚。唐裴諴《新添声杨柳枝词》云："思量大是恶姻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成婚前夕，新娘伤悲，心心念念只叹命苦；新郎疯癫，口口声声只爱别人　由此即可断定，金玉婚配实非好姻缘。薛姨妈又告诉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则打听审详的事，一则告诉你哥哥一个信儿。你即便回来。"

薛蝌去了四日，便回来回覆薛姨妈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经准了误杀，一过堂就要题本了，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妹妹的事，说'妈妈做主很好的。赶着办，又省了好些银子。叫妈妈不用等我，该怎么着，就怎么办罢。'"事至薛蟠，一切只用银子衡量，倒也简单。贾府已蠲免女方嫁妆，且不必铺张排场，故云"省了好些银子"，以便"预备赎罪的银子"也。霸王不呆，痛快答应，却全无心肝。

薛姨妈听了，一则薛蟠可以回家，二则完了宝钗的事，心里安顿了好些。便是看着宝钗心里好像不愿意似的，"虽是这样，他是女儿家，素来也孝顺守礼的人，知我应了，他也没得说的"。再用薛姨妈内心活动点明宝钗"不愿意"，只因一向"孝顺守礼"，故勉强依从而已。终身大事，任凭糊涂娘亲与荒唐兄长做主，自己一味消极顺从，宝钗日后独守空房，实亦自作自受　便叫薛蝌："办泥金庚帖③，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琏二爷那边去，还问了过礼的日子来，你好预备。本来咱们不惊动亲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说的，都是混账人；亲戚呢，就是贾王两家。如今贾家是男家，王家无人在京里。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没有来请咱们，咱们也不用通知。湘云婚事，初次透露于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已经说亲。此借薛姨妈之口，交代湘云业已"放定"，即订婚。黄小田批云："顺手带出史湘云放定。一部大书不如此带叙带补，岂不累煞？故知作者之才之大。"湘云定婚，伏后文写其守寡。倒是把张德辉请了来，张德辉乃薛家当铺内揽总之老伙计，曾随薛蟠外出行商，

见四十八回与六十七回。托他照料些，他上几岁年纪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领命，叫人送帖过去。

次日，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请了安，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过来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饬就是了。”自上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后，逐日交代，叙次井井。“次日”贾薛两家商定冲喜，“次日”告知宝钗；“明日”薛蝌起身见薛蟠，“去了四日”回来；“次日”贾琏来访，通知“明日过礼”。读者记清，宝玉成婚，黛玉病逝，宝钗出嫁，均在傻大姐泄密之第八天。紧锣密鼓，宝黛钗爱情婚姻之大结局，即将开场。说着，捧过通书来[④]。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点头应允。贾琏赶着回去，回明贾政。贾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说，既不叫亲友们知道，诸事宁可简便些。若是东西上，请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诉我。”贾琏答应，进内将话回明贾母。

这里，王夫人叫了凤姐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并叫袭人告诉宝玉。那宝玉又嘻嘻的笑道：“这里送到园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咱们的人送，咱们的人收，何苦来呢？”宝玉欢天喜地，一心只想迎娶黛玉，读来令人酸鼻。阖府家长耍弄宝玉如婴儿，弃置黛玉如草芥，摆布宝钗如傀儡，于心何忍哉？贾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说他糊涂，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鸳鸯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来一件一件的点明给贾母瞧，说：“这是金项圈，这是金珠首饰，共八十件。这是妆蟒四十匹。这是各色绸缎一百二十匹。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没有预备羊酒，这是折羊酒的银子。”

贾母看了，都说好，轻轻的与凤姐说道“轻轻的”耳语，是瞒蔽宝玉。本为吉庆喜事，理应光明正大，贾母等却一直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可笑之至。：“你去告诉姨太太说，不是虚礼，求姨太太等蟠儿出来，慢慢的叫人给他妹妹做来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还是咱们这里代办了罢。”凤姐答应出来，叫贾琏先过去。又叫周瑞、旺儿等，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此门通过大观园连接薛家与荣府，后因宝钗出园回家居住，乃予封闭，今又打开，特意点明。黄小田批云：“此门自宝钗搬出闭

后，至此始开。”一角门也，开开闭闭，写出多少异样情事。我也就过去。这门离潇湘馆还远，倘别处的人见了，嘱咐他们不用在潇湘馆里提起。”凤姐精细　紫鹃等于宝玉婚事知之甚晚，其因在此。特提潇湘馆，暗渡下文黛玉“焚稿断痴情”。姚燮批云：“所以著名贾母、王夫人、凤姐等之罪。”〇通薛家之角门在大观园西北角，潇湘馆坐落于园之西南，故曰两处相距较远　众人答应着，送礼而去。

宝玉认以为真，心里大乐，精神便觉的好些，只是语言总有些疯傻。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说姓，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只因凤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风声。

且说黛玉虽然服药，这病日重一日。紫鹃等在旁苦劝，说道：“事情到了这个分儿，不得不说了。姑娘的心事，我们也都知道。至于意外之事，是再没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亲呢。姑娘别听瞎话，自己安心保重才好。”紫鹃不明就里，虽诚心苦劝，已属枉然。王伯沆批云：“贾母、王夫人等所见不如一紫鹃。”写紫鹃之恳切，正是状贾母之昏昧，王夫人之淡漠及凤姐之势利　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黛玉心明如镜，故只笑笑，缄默不语，惟咳嗽吐血而已　可知其视死如归，胸怀极为坦然，但仍痛心不已。姚燮批：“所谓泪尽而继之以血。”此为黛玉今日第一次吐血。宋朱继芳《暮春》云：“蜀魄声干花有血，湘灵泪尽竹无斑”此诗此文，意境相类　紫鹃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劝不过来，惟有守着流泪。天天三四辆去告诉贾母，鸳鸯测度贾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一段写贾母待黛玉之冷漠，先用紫鹃每日频频上报渲染，再用鸳鸯私下测度衬托。黄小田批云：“非鸳鸯势利，说亦无益耳”王伯沆批：“从鸳鸯心眼中看出贾母之忍”盖鸳鸯系贾母心腹，自能洞察主人胸臆　况贾母这几日的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只请太医调治罢了。

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自料万

无生理，此即傻大姐“泄机关”之第七天，金玉成婚前一日也，亦即凤姐张罗往薛家送彩礼之际。黛玉冰雪聪明，自不难料及。眼前只有紫鹃，更觉凄然。杨绛《漫谈红楼梦》云：“黛玉临终被冷落、无人顾怜，写人情世态，入骨三分。”至此，黛玉已等不来任何侥幸，遂彻底绝望。因扎挣着向紫鹃说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作我的亲妹妹。”黛玉视紫鹃若胞妹，紫鹃亦视黛玉为亲姊，性情淳厚者方能如此。〇此为黛玉今日第一次开口说话也，如《论语》“泰伯”篇记曾子之言所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黛玉言辞恳挚，发自肺腑。紫鹃得此数句感激之语，死而无憾矣。〇贾府主子例以“姐姐”尊称丫鬟，今黛玉径以“妹妹”称呼紫鹃，乃视之为“亲妹妹”也，闻声可辨，心口如一，决不以奴婢相待。有真性情者方有平等意识，《红楼》中惟宝黛为能。说到这里，气又接不上来。紫鹃听了，一阵心酸，早哭得说不出话来。迟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说道：“紫鹃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来，靠着坐坐才好。”此为黛玉今日第二次开口说话也。其情景如李商隐《独居有怀》所云：“怨魂迷恐断，娇喘细疑沉。”黛玉仍呼紫鹃为“妹妹”，其亲情何其诚挚。紫鹃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来又要抖搂着了。”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言语了，一时又要起来。紫鹃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两边用软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里坐得住，下身自觉硌的疼，黛玉已骨瘦如柴。宋人黄载《孤鸾》云：“骨瘦和衣薄，清绝成愁极。”历来诗文习以消瘦状人物之可怜，本书写黛玉当为冠冕。狠命的掌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诗本子。”说着，又喘。此为黛玉今日第三次开口说话也。只有五个字，边说边喘。临终索要诗稿，为下文写焚稿张本。

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诗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儿，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的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此为黛玉今日第二次吐血也。如宋吕胜己《谒金门》所云：“芳思切，旧事不堪重说。浓露凝香花喷血。”有我之境，倍感伤情。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吐在盂内。紫鹃用绢子给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此写黛玉动作，用“漱”、“吐”、“拿”、“指”、“喘”、“闭”，情景宛然。姚燮批云：“写病境如此深细，真

不知作者如何体会得来。”故近人聂绀弩《林黛玉》诗赞赏此类笔墨为“惨透才人笔底花”，良有以也 紫鹃道：“姑娘歪歪儿罢。”黛玉又摇摇头儿。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此为黛玉今日第四次开口说话也。仅仅三个字，“使劲”说出，几乎用尽浑身力气。张新之评云：“上文‘诗本子’三字、此处‘有字的’三字，直令病危人强力说话，其声气直出纸上，即面目亦来眼中，是真旷古绝今文字也。”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儿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扎挣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诗帕乃宝黛定情信物，上面有字，有泪，有血，浓缩其一生欢笑与忧愁 今黛玉痴情欲断、故接过来“也不瞧”，而“狠命的撕”，何等决绝。其痛苦、懊悔、愤恨、仇怨、绝望……尽在此狠命一撕中。张新之批云：“又是意外形容，文情刻挚。”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此从紫鹃心中推测出“他是恨宝玉”。恨耶？爱耶？爱恨交织耶？恨即爱耶？李汝珍《镜花缘》八十三回载俗曲《寄生草》云：“又是想来又是恨，想你恨你都是一样的心。我想你，想你不来反成恨；我恨你，恨你不来越想的甚。想你的当初，恨你的如今。我想你，你不想我，我可恨不恨？若是你想我，我不想你，你可恨不恨？”此曲另见于《霓裳续谱》卷四，文字略异。此际黛玉之痴情将断而未断，故“恨”宝玉，实即爱之也。爱极而恨，自然之理。陈其泰批云：“非恨宝玉也，不欲留此痕迹耳。”可备一说，觉稍隔。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微微的点头，便掖在袖里。说叫：“点灯。”此为黛玉今日第五次开口说话也。仅仅两个字，口气果断，透出潇湘馆环境之昏暗，与夫黛玉心境之凄惨。〇“说叫点灯”四字，蒙府与甲本作“便叫雪雁点灯”。乙本更简断，更合此刻情景。梦稿本同乙本。〇一段写黛玉病势之危及心情之痛，文情细腻至极。

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黛玉瞧瞧，又闭上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此为黛玉今日第六次开口说话也。仅四个字，口吻仍很简断，透出潇湘馆环境之阴冷，与夫黛玉心境之悲凉。此为“焚稿”前奏，如姚燮所批：“此时胸中更不作第二路想。”人至绝望，反而镇定异常，观者愈觉惨不忍睹。紫鹃打谅他冷，因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

黛玉又摇头儿。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他。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往上一撂。看黛玉动作，欠身、拿绢、瞅火、点头，最后"往上一撂"，其身影如在眼前　黛玉仅片刻停留，瞅火时当看到昔日题帕情景，点头是决意告别过去，告别梦想，告别爱情，告别无数次心跳与烦恼　姚燮批云："此身已矣，留此何为？吾为之一哭　"两百馀年来，阅此下泪者已不知凡几；自今而后，同样泫然者将无穷无尽。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此帕乃宝黛定情信物，今焚此帕，是黛玉自焚其心也。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黛玉只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此一顿挫，极为精确，极为传神　黛玉焚帕，一眼不瞧，绝无犹豫，以其乃定情信物也，已无可留恋　此处焚稿，则"瞧了瞧"，然后"又撂下了"，以其不仅记录着痴情心迹，亦记录着生命历程也　求生是人类本能，黛玉何尝愿意殉情？今对人世稍一眷恋，稍一顾盼，稍一痛惜，甚合情理，更觉黛玉之死悲惨莫名。紫鹃怕他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鹃却够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踩，却已烧得所馀无几了。此诗稿乃黛玉一生心血，是其性情品格之写照，是其心志才德之象征　今焚此稿，是黛玉自焚其身也　一段写黛玉焚诗帕诗稿，寓"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意，故回目曰"断痴情"

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黛玉身心俱焚，如释重负，而所负竟沉重如此　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鹦哥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此乃继二十九回之后，鹦哥再次与紫鹃同时出现　据第三回，鹦哥即紫鹃，不应并出　此处"鹦哥"，甲本同　梦稿本此处为旁添文字，却不同于甲乙两本，而作"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即无"鹦哥"出现。梦稿本不误，此处"鹦

哥"系甲乙两本画蛇添足，似晚出。好容易熬了一夜。

到了次日早起，此"次日"即宝玉成亲、黛玉归天、宝钗出阁之日也，乃傻大姐"泄机关"之第八天。张新之批云："此处之'次日'乃钗婚黛死之日。"时当春季，满园花开。潇湘斑竹，必青翠欲滴。觉黛玉又缓过一点儿来。饭后，忽然又嗽又吐，又紧起来。紫鹃看着不好了，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自己却来回贾母。那知到了贾母上房，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呢。紫鹃因问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说："不知道。"紫鹃听这话咤异，遂到宝玉屋里去看，竟也无人。遂问屋里的丫头，也说不知。紫鹃已知八九："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一语骂尽贾府主仆。俗云"人走茶凉"，然黛玉未逝，人情已如霜雪。人情浇薄如此，无怪乎紫鹃激起一腔"闷气"，有此咬牙切齿一骂。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一扭身便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样过的去。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齿的！"紫鹃心中抹倒天下无情郎君负心汉，乃代黛玉忿忿不平。关汉卿《双调碧玉箫》云："你性随邪，迷恋不来也。我心痴呆，等到月儿斜。你欢娱受用别，我凄凉为甚迭！休谎说，不索寻吴越。咱，负心的教天灭！"紫鹃不明真相，故误会宝玉，为一百十三回"释旧憾情婢感痴郎"埋根。

一面走，一面想，早已来到怡红院。只见院门虚掩，里面却又寂静的很。紫鹃忽然想到："他要娶亲，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这新屋子在何处？"正在那里徘徊瞻顾，看见墨雨飞跑，紫鹃便叫住他。墨雨是小厮，一向在外跟随宝玉，故本不应跑进大观园。此写园内已失规矩，无分内外，亦贾府衰败之象。或紫鹃"徘徊瞻顾"于园外，作者叙述欠明。墨雨过来笑嘻嘻的道："姐姐到这里做什么？"紫鹃道："我听见宝二爷娶亲，我要来看看热闹儿，谁知不在这里。也不知是几儿？"墨雨悄悄的道："我这话只告诉姐姐，你可别告诉雪雁。他们上头吩咐了，"他们"二字神理，墨雨似有不满之意。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里娶，那里是在这里，老爷派

琏二爷另收拾了房子了。”说着，又问：“姐姐有什么事么？”紫鹃道：“没什么事，你去罢。”墨雨仍旧飞跑去了。紫鹃假装知情，墨雨和盘托出，出人意外　姚燮批云：“所告之人偏叫墨雨，那不令黑气漫空？”小婢聪慧，小厮憨直，一齐写出

紫鹃自己发了一回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两泪汪汪，咬着牙，发狠道：“宝玉，我看他明儿死了，你算是躲的过，不见了。你过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儿，拿什么脸来见我。”虽是误会宝玉之语，却可明紫鹃之心志，永不负黛玉也。伏后文紫鹃怨恨拒见宝玉。一面哭，一面走，呜呜咽咽的，自回去了。

还未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一眼看见紫鹃，那一个便嚷道：“那不是紫鹃姐姐来了吗？”紫鹃知道不好了，连忙摆手儿不叫嚷。赶忙进来看时，只见黛玉肝火上炎，两颧红赤。紫鹃觉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一看，他便大哭起来。从紫鹃眼中看出黛玉面色“红赤”，再从王奶妈大哭中一状其病势，更觉凶险异常。王伯沆批云：“李嬷嬷看宝玉，一哭仍好；王奶妈看黛玉，一哭果死。文有比例，亦不雷同 ”这紫鹃因王奶妈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儿，谁知竟是个没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鹃弄的心里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你道是谁？原来紫鹃想起李宫裁是个孀居，今日宝玉结亲，他自然回避；李纨是寡妇，出席婚礼不吉利，故须回避。其俗起源甚早。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类云：“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孀居即非“双全女亲”，故李纨遭歧视，实陋俗也。况且园中诸事，向系李纨料理，所以打发人去请他。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回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大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碧月跟着。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八十六回写黛玉室中有《斗寒图》，上有李义山《霜月》诗：“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此处加以照应。从李纨心中一赞黛玉，可当盖棺

之论，更觉其形象楚楚可怜，却光彩照人。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5]。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从李纨心中悲叹黛玉之佳人薄命，兼写李纨善良心地与凤姐迥异

一头想着，已走到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却又寂然无声，李纨倒着起忙来：“想来必是已死，都哭过了，那衣衾装裹未知妥当了没有？”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里间门口一个小丫头已经看见，便说：“大奶奶来了。”紫鹃忙往外走，和李纨走了个对面。李纨忙问：“怎么样？”紫鹃欲说话时，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儿，却一字说不出，那眼泪一似断线珍珠一般，只将一只手回过去指着黛玉。紫鹃哽咽难言，泪如雨下，只有回手指黛玉，其悲哀忧急之态如在眼前　王伯沆批云：“万恨千悲，尽在此一指。”紫鹃真乃“情婢”　亲情无限，其感人处不让友情，不逊爱情。

李纨看了紫鹃这般光景，更觉心酸，也不再问，连忙走过来看时，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纨轻轻叫了两声。黛玉却还微微的开眼，似有知识之状，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动意，口内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话、一点泪也没有了。话已尽，泪已干　此即昔日伶牙俐齿之黛玉，终日以泪洗面之颦儿　此黛玉最后一次还泪也，以应其三生石畔所说“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之誓言，故“东观阁”本批云：“泪已还了，自然一点没有。”

李纨回身，见紫鹃不在眼前，便问雪雁。雪雁道：“他在外头屋里呢。”李纨连忙出来，只见紫鹃在外间空床上躺着，颜色青黄，闭了眼，只管流泪，那鼻涕、眼泪把一个砌花锦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从李纨眼中看出紫鹃之悲戚，有姿势，有面色，有神态，而其眼泪尤其醒目。张新之批云：“文情深挚，至于此极　”吴宓《论紫鹃　云：“大观园中能同情而赞助林黛玉者，谁乎？曰：紫鹃一人而已　黛玉临终，李纨以其仁，探春以其智，均能在侧视殓，已属不可多得　然能详知黛玉多年之隐情，旦夕服侍，不厌不倦，不怨不違，厥惟紫鹃　”此一艺术形象，至此更加鲜明，更加丰满。李纨连忙唤他，那紫鹃才慢慢的睁开眼，欠起身来。李纨道：“傻丫头，这是什么时候，且只顾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拿出来给他换上，还等多早晚呢？难道他个女孩儿家，你还叫他失身露体，此处“失身”二字，甲本同，梦稿、蒙府、张本、

全本作“赤身”，无歧义。王本、蝴蓼仙史评订本作“出身”，当误。梦稿本“赤身露体”四字为旁添，“赤”上原有一字，后涂去，已难辨识；“赤”字亦曾涂改，原抄似亦非“失”字。“失身”当晚于“赤身”。精着来，光着去吗？”人之将死，为其换穿寿衣，乃京师旧时习俗。徐珂《清稗类钞》“迷信类”云：“京师习惯，对于将死之人，每不待其气绝，即为之换衣。……问其故，则曰：不如是，则不能衣，将裸体以见阎王老子矣。”第十二回贾瑞气绝、一百十回贾母病危，亦写及众人赶忙为之穿衣安床事。紫鹃听了这句话，一发止不住痛哭起来。李纨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泪，一面拍着紫鹃的肩膀说：紫鹃哭，李纨亦哭，声色悲怛之至。黄小田批云：“一连四个‘面’字，写急中情景。”“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快着收拾他的东西罢，再迟一会子就了不得了。”一段极写紫鹃之悲哀，以烘托黛玉之凄凉。工笔白描，绘影传情。

正闹着，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倒把李纨唬了一跳。看时，却是平儿，跑进来看见这样，只是呆磕磕的发怔。文如流水行云，再起波中之澜。李纨道：“你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来了？”说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平儿道：“奶奶不放心，叫来瞧瞧。既有大奶奶在这里，我们奶奶就只顾那一头儿了。”李纨点点头儿。平儿道：“我也见见林姑娘。”说着，一面往里走，一面早已流下泪来。平儿自称，此来系奉凤姐之命关照潇湘馆，多半是假话。陈其泰批云：“此饰说也，是来叫紫鹃耳。”然平儿心性淳良，故进门便惊呆，继而流泪，其怜悯黛玉，则属真情。

这里，李纨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来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妥当了，叫他来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之孝家的答应了，还站着。李纨道：“还有什么话呢？”林之孝家的道：“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边用紫鹃姑娘使唤使唤呢。”此为掉包计之临时补漏部分，即用紫鹃代莺儿搀扶新娘，以蒙骗新郎。凤姐伙同贾母、王夫人导演闹剧，已然不择手段，令人发指。故王伯沆评云：“人之无良，何便至此！作者真肯尽情写出。”李纨还未答言，只见紫鹃道：“林奶奶，你先请罢。等着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那里用这么——”紫鹃抢白林之孝家的，口气刚硬，显然已怒不可遏。其咽住语句，当为“着急”之类，意谓迫不及待。紫鹃讥刺眼前之恶妇，更是挖苦幕后之贾母及凤姐等。故陈其泰批云：“此举真乃毫无人心

者所为　紫鹃数语，大是快心，吾尚嫌其未畅　紫鹃素来温柔恬静，却不同于袭人之奴颜婢膝　此刻偶尔小露锋芒，皆为险恶情势所逼，竟大有晴雯之高标风致，而为林姑娘一吐胸中腌臜之气　说到这里，却又不好说了，因又改说道："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洁净。林姑娘还有气儿呢，不时的叫我。"李纨在旁解说道："当真的，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儿。倒是雪雁是他南边带来的，他倒不理会。惟有紫鹃，我看他两个一时也离不开。"从李纨口中道出黛玉与紫鹃姊妹情深，更觉真实可信，世所罕见　李纨善良诚笃，不事阿附逢迎，实实可敬

林之孝家的头里听了紫鹃的话，未免不受用，被李纨这一番话，却也没有说的了。又见紫鹃哭的泪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说道："紫鹃姑娘这些闲话倒不要紧，只是你却说得，我可怎么回老太太呢？况且这话是告诉得二奶奶的吗？"写林之孝家的无一丝一毫同情怜悯黛玉之心　此妇本大观园女儿之对头，今露此态，不足为奇　正说着，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告诉二奶奶什么事？"林之孝家的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平儿低了一回头，说："这么着罢，就叫雪姑娘去罢。"李纨道："他使得吗？"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李纨点点头儿道："既是著么著[6]，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林之孝家的因问平儿道："雪姑娘使得吗？"平儿道："使得，都是一样。"林家的道："那么着，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纨道："是了，你这么大年纪，连这么点子事还不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头一宗，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办事，我们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一段对话，李纨慈和、平儿沉稳、林之孝家的奸猾，同时写出　其中林家的"我们都不能很明白"云云，道出掉包计实施隐情，益见贾母与凤姐等行为如同鬼魅

说着，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原来雪雁因这几日黛玉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连忙收拾了头，平儿叫他换了新鲜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黛玉信任紫鹃，视同"亲妹妹"，故雪雁感觉受到冷遇，故而心中不快，甚合情理。由雪雁

之冷淡与怯懦，越发衬托出紫鹃之热忱与忠诚。○第三回写雪雁随黛玉进贾府，叙其为“十岁的小丫头”，其中“十岁”诸本相同，彼时乃红楼七年也。此际红楼十六年，雪雁当已十九岁，不得谓其“小孩子家”矣。雪雁总也长不大，当系作者之疏失。随后平儿又和李纨说了几句话。李纨又嘱咐平儿，打那么催着林家的叫他男人快办了来。平儿答应着出来，转了个湾子，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带了他去罢，你先告诉林大爷办林姑娘的东西去罢。奶奶那里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应着去了。这里平儿带了雪雁到了新房子里回明了，自去办事。以上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题面，真乃血泪文字。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红楼》似之，此回尤似之。杨绛《漫谈红楼梦》云：“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多么入情入理。曹雪芹如能看到这一回，一定拍案叫绝，正合他的心意。”此乃历来读者之心声。

却说雪雁看见这个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伤心，借雪雁接受调遣，将场景由潇湘馆转换至二宝婚礼现场，过脉十分自然。故黄小田评云：“两边合写极难打叠，看他借雪雁便递到宝玉一边，始能交互成文，真煞费苦心”雪雁目睹喜庆光景，眼前悲欢交集，仍为黛玉伤感，越觉潇湘馆凄凉一片。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么？我且瞧瞧，宝玉一日家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这时候总不见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只怕是怕我们姑娘恼，假说丢了玉，妆出傻子样儿来，叫那一位寒了心，他好娶宝姑娘的意思。我索性看看他，看他见了我，傻不傻。难道今儿还妆傻么？”写雪雁内心独白，切合其小女孩心态。姚燮批云：“的是雪雁想头，若紫鹃则又不然矣。”宝黛心事有三位主要知情者，一为袭人，二为紫鹃，三即雪雁。前两位已多有表现，今从雪雁视角写来，文情愈发新颖别致。陈其泰批云：“此段深表雪雁，虽不知宝玉之心，却不愧为黛玉之婢。”一面想着，已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偷偷儿的瞧。这时，宝玉虽因失玉昏愦，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巴不得就见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乐的手舞足蹈。虽有几句傻话，

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气，又是伤心，他那里晓得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开。此段用雪雁视角，兼用全知观点。若纯用雪雁视角，所见乃宝玉外表欢天喜地行状，读者不明其心迹，则足以误会宝玉无情，故不得不兼用全知观点。

这里，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坐在王夫人屋里。看见凤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时，只管问袭人道："林妹妹打园里来，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前从雪雁眼中看出宝玉"畅心满意"，"手舞足蹈"，此从袭人耳中听出宝玉欢天喜地，急不可待，活画出其深爱黛玉之真心实意，均为下文揿起盖头一瞬间铺垫。袭人忍着笑道："等好时辰呢。"又听见凤姐和王夫人说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咱们家的规矩要拜堂的，冷清清的使不的。我传了家里学过音乐管过戏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着热闹些。"芳官等已散，故不得不用此等女人。伏下回黛玉临终之际有音乐之声传来。王夫人点头说："使得。"

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傧相请了新人出轿，宝玉见喜娘披着红，扶着新人，幪着盖头。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谁，原来就是雪雁。宝玉看见雪雁，犹想："因何紫鹃不来，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边家里带来的，紫鹃是我们家的，自然不必带来。"写宝玉偏能自圆其想，反跌下文真相大白时震惊之态。因此，见了雪雁竟如见了黛玉的一般欢喜。刚才是雪雁看宝玉，愈看愈难过；此处是宝玉看雪雁，愈看愈高兴。悲与喜俱关黛玉，而此际黛玉安在哉？作者构思奇巧，情节曲折动人。傧相喝礼，拜了天地。请出贾母受了四拜，后请贾政夫妇等登堂，行礼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帐等事，俱是按本府旧例⑦，不必细说。以上十七字，蒙府、甲本作"还有坐床撒帐等事，俱是按金陵旧例"，较为简略。梦稿同于乙本，均隐去"金陵"字样，似仍是不欲着迹于南北之意。贾政原为贾母作主，不敢违拗，不信冲喜之说，那知今日宝玉居然像个好人。贾政见了，倒也喜欢。写宝玉、宝钗成其大礼，可谓皆大欢喜，而此际正黛玉绝命之时也。

那新人坐了帐，就要揭盖头的。凤姐早已防备，请了贾母、王夫人等

进去照应。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便走到新人跟前说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见了。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欲待要揭去，反把贾母急出一身冷汗来。宝玉又转念一想道："林妹妹是爱生气的，不可造次了。"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盖头。看新郎言行与心理，先是问候新娘，欲揭盖头；然后转念思量，不敢造次；最后还是情不自禁，终于揭开　的是宝玉模样，的是宝玉心性，移诸别个决不能够　张新之批云："眼见之，心思之，口问之，非黛而谁！"姚燮批云："宝玉心目中总无第二人　"所思者黛玉，所见者宝钗，阴错阳差，何其极端。喜娘接去，雪雁走开，莺儿上来伺候。雪雁与莺儿换位，掉包计至此完结，真同游戏一般。实即闹剧，蒙骗宝玉，戕害黛玉，羞辱宝钗，堂堂家长贾母、王夫人及帮凶凤姐等，其罪不小。宝玉睁眼一看，好像是宝钗。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么。只见他盛妆艳服，丰肩软体，鬟低鬓亸，眼瞤息微[⑧]。论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娇羞，真是杏花烟润了。从宝玉眼中画出宝钗相貌，状其艳丽娇羞。此书中第三次写宝钗相貌也。"荷粉露垂，杏花烟润"语出《聊斋志异　卷二《胡四姐　　陈其泰批云："竭力描写宝钗之美，以见宝玉略不移情，真乃古今第一情种。"胡四姐为狐女，此处化用其辞，而歇后"嫣然含笑，媚丽欲绝"八字，似微含讽意

宝玉发了一回怔，又见莺儿立在傍边，不见了雪雁。此时心无主意，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众人接过灯去，扶着坐下，两眼直视，半语全无。宝玉震惊，莫可名状，可参看八天前黛玉闻听傻大姐"泄机关"时之反应。宋刘克庄《贺新郎》云："晚觉醉乡差快活，那独醒公子真呆底　"同样遭遇欺骗，二玉感受亦有不同。黛来闻之如霹雳雷霆，宝来见之如紫芒电闪。贾母恐他病发，亲自过来招呼着。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坐下。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宝钗犹在梦中，一副新娘子惯常之娇羞模样，当尚不知掉包计真相。即使有所察觉，此刻亦只得忍耻装愚，无可奈何　一尊贵女儿也，任人摆布，沦为冲喜工具，甚而至于蒙受冒名顶替之不白奇冤，何其可怜。故王希廉评云："写宝钗成礼时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与黛玉遥遥相照　"

宝玉定了一回神，见贾母、王夫人坐在那边，便轻轻的叫袭人道："我

是在那里呢？这不是做梦么？"袭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么梦不梦的混说。老爷可在外头呢。"宝玉悄悄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里的这一位美人儿是谁？"不说宝姐姐，不说林妹妹，只说"这一位美人儿"，画出宝玉疑惑神态。黄小田批："呼为'美人'最妙，疑是宝钗，不敢认了。"可照应第五回梦中所见可卿姿容，"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惜乎现实中总有缺憾，难得"兼美"也。袭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说不出话来，半日才说道："那是新娶的二奶奶。"众人也都回过头去，忍不住的笑。宝玉又道："好糊涂，你说'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道："宝姑娘。"宝玉道："林姑娘呢？"袭人道："老爷作主娶的是宝姑娘，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至此，在宝玉面前，宝钗方从袭人口中正其名分，着实难堪。而黛玉则被轻轻抹倒，此际已魂归离恨天，更觉悲惨。故黄小田评云："袭人答以'宝姑娘'三字，且云'老爷作主娶的是宝姑娘'，宝钗始正名分矣。而黛玉以一处女，妄被以嫁宝玉之名，诸人亦忍心哉！"政老属于被利用者，"忍心"者乃贾母、王夫人、凤姐也。宝玉道："我才刚看见林姑娘了么，还有雪雁呢。怎么说没有？你们这都是做什么玩呢？"当下所行确似游戏，"你们"二字将贾母等包括在内。如王伯沆所批："掉包顽耳，何尝是婚礼？"六十六回写柳湘莲、九十三回写蒋玉函，于婚姻大事均极慎重，务求品貌匹配，不肯草草。宝玉属于同类而上之者，重真情不务虚礼。贾母等亦貌似认真，其实视同儿戏，讲虚礼不屑真情。两种婚姻观恰成鲜明对比，故引发激烈冲突。凤姐便走上来，轻轻的说道："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别混说。回来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

宝玉听了，这会子糊涂的更利害了。本来原有昏愦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没，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顾别的，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此际林妹妹已魂归离恨天。唐陈陶《陇西行》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此处情形恰好类似，特战场转为情场，男女倒置耳。新郎不负情侣，其恼怒模样及惶急声口，已为新娘所见所闻。宝钗心中何等难堪，何等郁闷，可想而知　贾母等上前安慰，无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宝钗在内，又不好明说。贾母等因"宝钗在内"，故"不好明说"，可见宝钗亦被蒙在鼓里，但知有冲喜一说，不知有掉包之计也。作者下笔极有斟酌，不肯冤枉好人，不肯厚诬女儿。薛姨妈尚且不知实情，何况宝钗。论者多以为宝钗通同作弊，鹊巢鸠占，因此极端

厌恶之，百般抨击之，似为冤案。知宝玉旧病复发，也不讲明，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众人鸦雀无闻。停了片时，宝玉便昏沉睡去。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宝钗置若罔闻，宝钗原善装愚守拙，此际更只好如此，何等涵养 也便和衣在内暂歇。贾政在外，未知内里原由，只就方才眼见的光景想来，心下倒放宽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众人贺喜送行。贾母见宝玉睡着，也回房去暂歇。以上完结“金玉”大礼。黛玉已逝，宝玉、宝钗亦为众家长所弄。宝钗一生硁硁守礼，自此则成为宗法社会之牺牲品矣。

次早，贾政辞了宗祠，过来拜别贾母，禀称：“不孝远离，惟愿老太太顺时颐养。儿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请安[9]，不必挂念。宝玉的事，已经依了老太太完结，只求老太太训诲。”贾母恐贾政在路不放心，并不将宝玉复病的话说起，只说：“我有一句话。宝玉昨夜完姻，并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该叫他远送才是。但他因病冲喜，如今才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劳乏，出来恐怕着了风。故此问你，你叫他送呢，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就叫人带了他来你见见，叫他给你磕个头就算了。”太君待政老亦无实话，且语多要挟，有失身份。故张新之批云：“母子之间一片权术，弃亲坏礼，可胜叹哉！”王伯沆亦云：“既瞒孙子，又瞒儿子。”贾府中尔虞我诈，此亦一景。贾政道：“叫他送什么，只要他从此已后认真念书，比送我还喜欢呢。”贾母听了，又放了一条心。便叫贾政坐着，叫鸳鸯去，如此如此，带了宝玉，叫袭人跟着来。

鸳鸯去了不多一会，果然宝玉来了，仍是叫他行礼，他便行礼。只可喜此时宝玉见了父亲，神志略敛些，片时清楚，也没什么大差。贾政吩咐了几句，宝玉答应了。贾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断不可如前骄纵。明年乡试[10]，务必叫他下场[11]。”政老发话，要宝玉明年下场考试，为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埋根。洪秋蕃批云：“谆谆切切，无非一派禄蠹之心。”婚姻由祖母及母亲安排，人生路途由父亲决定，宝玉凡事无法自己做主，遂不得有独立人格，不得有自由思想，不得有纯真爱情，不得有幸福生活。似此“尘缘”，莫如“却”之。王夫人一

一的听了，也没提起别的，即忙命人搀扶着宝钗过来，行了新妇送行之礼，也不出房。其馀内眷俱送至二门而回。贾珍等也受了一番训饬。大家举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辈亲友，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

不言贾政起程赴任，且说宝玉回来，旧病陡发，更加昏愦，连饮食也不能进了。以上完"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题面。作者布局颇具匠心，先写黛玉病危，后写宝钗出阁，构成悲与喜强烈对比，且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特具戏剧性与观赏性，甚为感人。下回即补叙同时黛玉病逝之事，笔墨从容，安排得当。王希廉称之为"文章斟酌先后，变动安闲法"。古今中外小说中不乏同时并写两面者，此回及下回故事当为其中翘楚。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也是：甲本、王本、张本作"于是"。梦稿本无此二字。

② 今晚：甲本、王本、张本作"当晚"。梦稿本作"晚间"。

③ 泥金庚帖：泥金，用金属粉末制成的金色颜料，这里指涂有金色颜料的红纸。议婚双方用以写订婚者的姓名、籍贯、生辰八字及祖宗三代等。

④ 通书：旧时男方通知女方迎娶日期的帖子。

⑤ 北邙乡女：意谓黛玉的死亡。

⑥ 著么著：梦稿、甲本、王本作"这么着"。

⑦ 本府旧例：梦稿本同，甲本、王本、张本作"金陵旧例"。

⑧ 瞤：指眼皮微动。

⑨ 修禀：给长辈写信。修，书写、撰写。禀，下对上的报告。

⑩ 乡试：科举制考试分三级，乡试是省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试者称为"举人"。

⑪ 下场：指进考场。

回　评

此回与下回当合为一回而观，所写是《红楼》一书绝大关目。宝黛钗之爱情婚姻故事，乃全书主线，绵延九十馀回，于斯收束。设意之巧，属辞之工，感人之深，均属上乘笔墨，洵可谓云霞满纸，异彩纷呈，叹为观止。

《红楼》"大旨谈情"，视情为人生必不可或缺之优美体验，故极力描摹情

之妙，颂扬情之正，而痛诋压抑情感之礼法及摧折爱情之宗法制度。宝黛感情纯真深挚，因志同道合而相亲相爱，乃人类极自然合理之美好情愫，却为陈腐礼法所不允，为宗法家庭所不容。闻贾母斥黛玉之言，观凤姐设阴鸷之谋，其理自明。作者于黛玉之悲与宝玉之苦，体贴入微，挥毫淋漓，字里行间包蕴无限同情。

黛玉乃礼法受害者，宝钗是婚姻制度之牺牲品，宝玉则两害皆被于一身者也，良可哀悯。陈其泰评曰："世之读《红楼梦》者，莫不深爱宝玉。或有莽汉，不爱黛玉。然即不爱黛玉，吾知必不忍见其如此死。深爱宝玉，亦不忍见其如此生。"所言甚是。

至于宝钗，其恭谨守礼可敬亦复可厌，然迫于形势嫁与宝玉，明为冲喜之具，将来且有遭弃之悲，亦甚可悯。海鸣《古小说评林》谓："宝玉与宝钗，其初未尝不相怜相爱，然结婚之后，乃格格不相人，非宝玉之罪，亦非宝钗之罪，乃夫妇制度之罪也。因有夫妇制度，宝钗所以负倾轧黛玉之冤，而宝玉遂以痛心夫妇制度者，而不得不移恨于宝钗矣。"故曰，毁坏宝黛爱情之祸首罪魁，乃刻板陈腐之礼法教条及冷酷无情之宗法制度。不宜迁怒于袭人，更不应归罪于宝钗。"掉包"之计，宝钗毫不知情，亦遭人捉弄者也。

据脂批，作者原意为黛玉逝于前而宝钗嫁于后，如此则不失双峰并峙之局，独具二水分流之韵。而此回则置宝钗于极尴尬难堪之境地，顿成戕害黛玉之嫌疑人，不仅令宝玉生厌，而且使读者怀恨。同情黛玉愈多，愤恨宝钗愈烈；爱悯宝玉愈甚，厌恶宝钗愈增，然宝钗之温柔贤淑与端庄流丽犹未能掩，此钗黛优劣聚讼不休之因，亦《红楼》续书喋喋不已之源也。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话说宝玉见了贾政，回至房中，更觉头昏脑闷，懒待动弹。连饭也没吃，便昏沉睡去。仍旧延医胗治，服药不效，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来，还是像个好人。一连闹了几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①]，说是若不过去，薛姨妈脸上过不去；若说去呢，宝玉这般光景，明知是为黛玉而起，欲要告诉明白，又恐气急生变。此言宝玉爱恋黛玉，贾府不便对薛家"告诉明白"，因恐"气急生变"　是则，薛姨妈尚未详知木石情深，遑论掉包之计？作者洗脱薛妪，意在还宝钗清白。宝钗是新媳妇，又难劝慰，必得姨妈过来才好。若不回九，姨妈嗔怪。便与王夫人、凤姐商议道："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动是不怕的。用两乘小轿，叫人扶着，从园里过去，应了回九的吉期。已后请姨妈过来安慰宝钗，咱们一心一计的调治宝玉，可不两全？"王夫人答应了，即刻预备。幸亏宝钗是新媳妇，宝玉是个疯傻的，由人掇弄过去了。"掇弄"二字确切。宝玉、宝钗自始至终是受众家长掇弄。《白雪遗音》卷二载俗曲《婆媳顶嘴》云："到多咱也掇弄个小小子，顽耍顽耍，可就乐疯了我了。"贾母等分明是将二宝夫妇当孩子摆布戏耍。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宝钗一向寡言守礼，至此亦无可奈何，切合其心理。〇从宝钗心中埋怨薛姨妈"糊涂"，更觉冲喜一事荒唐草率。因薛家"糊涂"，贾府乃乘机上演掉包闹剧。王夫人与薛姨妈为亲姊妹，犹行欺瞒，实属可耻。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心里懊悔，只得草草完事。一段写宝玉精神崩溃，薛家母女追悔莫及。

回家，宝玉越加沉重。次日，连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汤水

不进。特犯黛玉病中景象，暗喻病因相同。下文又有迥不相犯之笔，文情不板。薛姨妈等忙了手脚，各处遍请名医，皆不识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个穷医姓毕别号知庵的，毕知庵者，似谐音"必知安"。居于破寺之中，似亦癞头和尚、跛脚道人幻化之身。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调，饮食失时，忧忿滞中，正气壅闭，此内伤外感之症。可见宝玉之病主因在"悲喜激射"、"忧忿滞中"，心病也。于是度量用药。至晚服了，二更后，果然省些人事，便要喝水。贾母、王夫人等才放了心，请了薛姨妈带了宝钗，都到贾母那里，暂且歇息。

宝玉片时清楚，自料难保，见诸人散后，房中只有袭人，因唤袭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叫宝姐姐赶出去了？他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赶"字、"霸占"云云，明斥宝钗鹊巢鸠占。宝玉病中气极口不择言，内心怨恨宝钗如此。我要说呢，又恐怕得罪了他。着意护花，不肯唐突女儿，的是宝玉"情不情"心性，始终一贯 偌大委屈，只有一身承当。"恐怕得罪"云云，则衬出宝钗之端庄矜持，不怒而威。如富察明义《题红楼梦》所云："威仪棣棣若山河，还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或云此指凤姐，亦通。宝钗与凤姐，俱有"威仪" 你们听见林妹妹哭的怎么样了？"此句是病因。宝玉心中只感觉林妹妹在哭泣，说来已可怜到十分。更添上"怎么样了"一问，其惦念、担忧、怜悯、哀伤等情绪和盘托出，读者可洞见其肺肝。袭人不敢明说，只得说道："林妹妹病着呢。"宝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说着要起来。那知连日饮食不进，身子岂能动转？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的话，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伏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你依我这话，不枉了几年的情分。"数语道尽宝玉对黛玉之深情。非借疯癫口出诳语，而是直抒胸臆，毫无掩饰。此即唐人李益《杂曲》所云："尝闻生别离，悲莫悲于此。……托身天使然，同生复同死。"宝玉誓愿与黛玉成其夫妇，真有海枯石烂之慨。袭人听了这些话，又急，又笑，又痛。袭人此样反应，措辞准确。蒙府

与甲本作“袭人听了这些话，便哭的哽噪气噎”，显然失当，故乙本修改。梦稿同乙本，“这些话”与“又痛”五字系后添，可窥见作者推敲之雅。

宝钗恰好同着莺儿过来，也听见了，便说道：“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老太太才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不图你的诰封，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怎么样呢？我虽是薄命，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看来，你就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能死的。只管安稳着养个四五天后，风邪散了，太和正气一足，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宝钗出语堂皇正大。以老太太、太太及薄命如我之期待为辞，且以痴情为“邪病”，切合宝钗性情思想。〇二十八回写宝玉向黛玉表白道：“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可与此处宝钗之语对看。同为联系亲情，宝玉因爱情，宝钗因婚姻；宝玉为让黛玉放心，宝钗为让宝玉息心。同而不同，犯而不犯。宝玉听了，竟是无言可答，半晌，方才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时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子说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道：“实告诉你说罢，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此乃宝玉平生第一大响雷，必出于宝钗之口，方见其郑重。姚燮评云：“索性揭破隐衷，忍得他一时之痛，可以挽回后来。宝钗真有见识，不似藏头露尾作一味姑娘腔者。”此乃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法，非心肠冷硬者不能办。宝玉忽然坐起，大声诧异道：“果真死了吗？”宝钗道：“果真死了，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宝钗此云“和睦”，措辞讲究，即相爱之婉辞也。张新之批：“‘和睦’二字何等斟酌，不失宝，黛即不失，已令人愧，令人感。”宝钗口吻客观冷静，大似与自己毫不相干，洵非寻常女子　你听见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诉你。”宝钗生性“无情”，于黛玉无一句悼念语，心硬意冷，确非常人所能及。作者亦不设一句以明宝钗待黛玉之心迹，是不忍唐突宝钗也，却微有讽意。

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②。你寿未终，何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

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五个字何等响亮。自《红楼》出，钱塘苏小小、广陵冯小青均相形见绌，“姑苏林黛玉”与博陵崔莺莺、襄阳杜丽娘同传不朽，万古流芳。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黛玉本为绛珠仙子，故云。白居易《邻女》云：“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姮娥旱地莲　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黛玉形象与诗中邻女暗合，均不是天仙，却胜似天仙。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为气，生前聚之，死则散焉。常人尚无可寻访，何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罢。”宝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这个阴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禄未终，自行夭折；或嗜淫欲，尚气逞凶，无故自殒者，特设此地狱，囚其魂魄，受无边的苦，以偿生前之罪。汝寻黛玉，是无故自陷也。且黛玉已归太虚幻境，说明黛玉去处，是第八次提及太虚幻境也。汝若有心寻访，潜心修养，自然有时相见。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阴司，除父母之外，图一见黛玉，终不能矣。”那人说毕，袖中取出一石，向宝玉心口掷来。此“石”，即“宝玉”也，此乃第十七次写“宝玉”，暗喻掷还通灵玉，亦喻归还宝玉付与黛玉之心，为下文写其渐次清醒伏根。宝玉寻黛玉，虽未上穷碧落，却也下及黄泉，可谓不负黛玉矣。宝玉听了这话，又被这石子打着心窝，吓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踌蹰，忽听那边有人唤他。回首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围绕哭泣叫着，自己仍旧躺在床上。见案上红灯，窗前皓月，依然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定神一想，原来竟是一场大梦。此写宝玉第六梦也。大梦醒后重归红尘世界，所谓“传情入色”也。此后所写，皆是宝玉如何“自色悟空”。〇是书善用四字格式写景，如此处“案上红灯，窗前皓月”八字，画意诗情，韵味馥郁，与“锦绣丛中，繁华世界”构成组合，层次饱满，色彩绚烂，分外富丽堂皇。且不事雕琢，毫无俗腻之气。浑身冷汗，觉得心内清爽。仔细一想，真正无可奈何，不过长叹数声。悲痛至极，转觉平淡。若此处极力写悲，势必与前文黛玉之悲相犯，故另出一副笔墨，以淡笔娓娓道来。

起初宝钗早知黛玉已死，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恐添病难治。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一归，庶可疗治。此写宝钗于宝黛爱情了然于心也。是宝钗无违于礼法，却有负于闺友也。然自宝钗看来，凡事谨遵礼法便可坦然自安，情既碍礼，则宝黛爱情之毁遂无复可悼也。故其于黛玉固无愧怍，于宝玉亦可忍心痛下针砭也。淑女心迹，斑斑可想。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方才放心，立刻到外书房请了毕大夫进来胗视。那大夫进来胗了脉，便道奇怪："这回脉气沉静，神安郁散，明日进调理的药，就可以望好了。"说着出去。众人各自安心散去。袭人起初深怨宝钗不该告诉，惟是口中不好说出。莺儿背地也说宝钗道："姑娘忒性急了。"宝钗道："你知道什么，好歹横竖有我呢。"一段写宝钗识见之深，俗众远不能及。那宝钗任人诽谤，并不介意，宝钗与宝玉已成其夫妇，理固宜然，故能如此，与昔日一味明哲保身已不相同。只窥察宝玉心病，暗下针砭。

一日，宝玉渐觉神志安定，虽一时想起黛玉，尚有糊涂。更有袭人缓缓的将"老爷选定的宝姑娘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取钗弃黛原非"老爷选定"，袭人如此劝解，仍有诓骗之嫌。但政老确曾点头认可，故袭人两番言辞，均理直气壮。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过来哄你"的话，时常劝解。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又想着梦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得撩开。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宝玉痛定思痛，愁肠百转，仍撩不开亲情，终于接受黛死钗嫁之现实。崔莺莺《告绝诗》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与宝玉此处心理作一对照。盖其尚未悟道，犹沉迷于红尘诱惑也。

宝钗看来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贾母、王夫人等前尽行过家庭之礼后，便设法以释宝玉之忧。宝玉虽不能时常坐起，亦常见宝钗坐在床前，禁不住生来旧病。"旧病"者，爱红成癖也。如苏轼《呈定国》所云："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宝玉"情不情"，况宝钗确属绝色娇娥，

终日面对，自然动心。宝钗每以正言解劝，以“养身要紧，你我既为夫妇，岂在一时”之语安慰他。尚未圆房，故不便狎昵，宝钗恪守礼法如此，“无情”如此。那宝玉心里虽不顺遂，无奈日里贾母、王夫人及薛姨妈等轮流相伴，夜间宝钗独去安寝，贾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静养。又见宝钗举动温柔，就也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宝玉情不情，原应如此，非如此写不能画出宝玉，不得谓为负黛玉也。此是后话。

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此日即傻大姐“泄机关”之第八天，亦即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次日，与二宝成婚同时。以下倒叙“苦绛珠魂归离恨天”。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眼，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只有紫鹃和李纨在傍。紫鹃便端了一盏桂圆汤和的梨汁，用小银匙灌了两三匙。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子，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还有一半天耐头，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使着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着。紫鹃见他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当还可以回转，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说道：“妹妹，仍呼紫鹃“妹妹”．黛玉至死视其为身边惟一亲人。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此即《葬花吟》“质本洁来还洁去”之意也。○参看二十二回，贾母尝以黛玉为“自己人”、三十五回并当作“我们家里”女孩儿，何其亲昵。而今，亲事既悔，亲情何有。洪秋蕃评曰：“‘叫他们’三字，外而又外之词也”，“外祖母、舅父母皆陌路人矣。”上回墨雨即对紫鹃称贾府人为“他们”，亲疏分明。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了。

紫鹃忙了，连忙叫人请李纨，可巧探春来了。众人皆凑二宝成婚之趣，

独探春来探视黛玉，可见闺友情深，异于常人。紫鹃见了，忙悄悄的说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罢。"说着，泪如雨下。紫鹃简短一语，乃"泪如雨下"，可见话是哽咽说出，写其悲痛到极点。用此四字，毫不觉其俗烂，但觉其准确。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黛玉临终忽作刺骨锥心之语，顾惜耶？怨痛耶？妙在语未完，留待紫鹃等当时听众与后之读者各自体会。回思晴雯夭亡，宝玉一再追问临终呼唤何人，小婢答以"一夜叫的是娘"，宝玉怅然。今黛玉直声连唤"宝玉"，是黛玉爱深情切之极也。宝玉可无憾矣，然亦宝玉所以痛惜深憾者也。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探春、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明人徐复祚《投梭记 二十出云："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黛玉归天矣，年方十五岁而已。如唐施肩吾《谢自然升仙》所云："如花年少一女子，身骑白鹤游青天。"黛玉是继可卿、元春之后，金陵十二钗正册中辞世之第三人。宝玉失去知心情侣，大观园失去"群芳之首"，紫鹃失去至爱亲人，李纨与探春等失去风雅闺友。今日春夜，第一朵落花悄然飘坠。"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人间天上，此恨何极！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一时并写两面，以喜映悲，其悲益甚。如此钩绾，则宝黛钗之爱情婚姻悲剧得同入高潮，设想之奇，前所未有。紫鹃等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便也伤心痛哭。因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所以那边并没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太虚幻境接引之乐耶？抑或二宝成礼之音耶？妙在囫囵惝恍，极缥缈幽灵之致。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此乃第九次写潇湘馆也，"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八字，写出潇湘馆最悲凉时刻。其意境，与南朝梁沈约《咏檐前竹》诗所云"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相仿佛，写来无限凭吊，无限悲感，笔力文情兼擅其美。此与《三国演义》写孔明"秋风五丈

原"所云"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同一章法。

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将黛玉停放毕，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凤姐。凤姐因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贾政起身，又为宝玉昏愦更甚，正在着急异常之时，若是又将黛玉的凶信回了，恐贾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来，只得亲自到园。到里潇湘馆内[3]，也不免哭了一场。凤姐名列金陵十二钗，亦属个中薄命红颜，自当一哭。然现实中之凤姐犹执迷于财势，自作聪明，其"只得"到园，"不免"而哭，只是通常情面。见了李纨、探春，知道诸事齐备，就说："很好。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探春道："刚才送老爷，怎么说呢？"凤姐道："这倒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这么着，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那个冤家"指宝玉，言外之意，"这个冤家"才死去。照应二十九回贾母自称"老冤家"，而称宝黛为"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并引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可见凤姐并不否认木石情缘。但是这件事好累坠。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搁不住。"李纨道："你去见机行事，得回再回方好。"凤姐点头，忙忙的去了。

凤姐到了宝玉那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贾母、王夫人略觉放心，凤姐便背了宝玉，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贾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贾母眼泪交流，说道："是我弄坏了他了。贾母尚有自知之明，其过实难推卸。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贾母固痛惜黛玉，然犹未谅解其"心病"。情至必痴，贾母岂能明耶？此与三十二回写金钏死后，王夫人所说"是我的罪过"、"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同一声口，同一心理。说着，便要到园里去哭他一场，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贾母无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说："你替我告诉他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儿[4]，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此女儿薄命，原因之一也。倘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弄坏黛玉，他日岂有颜面见亲女贾敏于九泉之下哉？可见囿于礼法者难以圆通于人道。说着，又哭起来。王夫人劝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寿夭有定，如今已经死了，无可尽心，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二

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也可以少安了。”生而薄待，死而极尽虚礼何益？亦以遮薄情寡义者之羞也。礼之虚伪可厌处，正在此处。贾母听到这里，越发痛哭起来。

凤姐恐怕老人家伤感太过，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撒谎”同“扯谎”或“撇谎”，近时犹用。如罗尔纲《读治学》引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语云：“以理由不充足之论据妄谓其撒谎作伪，则污蔑亡友甚矣！”此处“撒个谎儿”，梦稿本作“扯个谎”，甲本作“撇个谎儿”，其义相通。或以“撒”为“撇”之形近讹写，当可不必。哄老太太道：“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贾母听见，才止住泪问道：“不是又有什么缘故？”凤姐陪笑道：“没什么缘故，他大约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贾母连忙扶了珍珠儿，凤姐也跟着过来。

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过来，一一回明了贾母，贾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宝玉那边，只得忍泪含悲的说道：“既这么着，我也不过去了，由你们办罢。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只别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凤姐一一答应了，贾母才过宝玉这边来。见了宝玉，因问：“你做什么找我？”宝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他说要回南去，我想没人留的住，还得老太太给我留一留他。”补明黛玉临终曾入宝玉梦中。陈其泰批云：“若实做黛玉来托梦，便成钝笔。文字死活之辨在此。”贾母听着，说：“使得，只管放心罢。”袭人因扶宝玉躺下。贾母出来，到宝钗这边来。

那时，宝钗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见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这一天，见贾母满面泪痕，递了茶，贾母叫他坐下。宝钗侧身陪着坐了，才问道：“听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贾母听了这话，那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此处是第四次写贾母因黛玉病逝而哭泣也，自属亲情流露，可惜已无裨于事。贾母面对宝钗，自然联想起黛玉，况先已“满面泪痕”。今经宝钗一问，故流泪不止。因说道：“我的儿，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宝玉。都是因你林妹妹，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此指冲喜，亦兼掉包计，还有宝玉之癫狂及冷淡。明言让宝钗“受了多少委屈”，贾母尚肯实话实说，以便对新人有所交代。注此一笔，可免读者误会 你如今作媳妇了，我才告诉你。这如今，你林妹妹

没了两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个时辰死的。如今宝玉这一番病，还是为着这个。你们先都在园子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宝钗把脸飞红了，贾母意谓，大家同住园里，你自然深知那“两个冤家”相爱，无须多作说明矣。宝钗既有负于闺友，几乎又为贾母所点破，故满面“飞红”。宝钗知羞愧，作者有讽意。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泪来。半为哀伤，半为羞愧。宝钗若无此哀悼之泪，则大不近情理矣。然此哀非痛惜黛玉之情，乃伤悼黛玉其人也。此羞愧乃瞬间童心发现，而终能以礼法自慰自解，遂可无复愧怍矣。观上文宝钗针砭宝玉之语可知 贾母又说了一回话去了。以上为倒叙。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题面，以下递入“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上回回目是林薛对举，此回回目则是木石成双，俱为工笔。自此，宝钗千回万转，想了一个主意，只不肯造次，所以过了回九，才想出这个法子来。如今果然好些，然后大家说话才不至似前留神。

独是宝玉虽然病势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痴心总不能解，必要亲去哭他一场。贾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许他胡思乱想，怎奈他郁闷难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开散了，再用药调理，倒可好得快些。宝玉听说，立刻要往潇湘馆来。“立刻”二字神理。上回写宝玉从凤姐口中得知将与黛玉成婚，“便站起来”要去潇湘馆报喜；又写其确认新娘并非黛玉后，“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今则写其欲“立刻”前往哭灵，文脉贯通，状出宝玉痴情未改。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过来，扶宝玉坐上，贾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潇湘馆内，一见黛玉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凤姐等再三劝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场。李纨便请贾母、王夫人在里间歇着，犹自落泪。宝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来到这里，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此乃继七十七回写宝玉痛哭晴雯后第二次嚎啕也，较伤悼晴雯更甚。宝玉最厌虚礼，此番痛洒热泪乃纯然发乎真情本心也，非他人可比。想起从前何等亲密，今日死别，怎不更加伤感。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哀，都来解劝。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歇息。其馀随来的如宝钗，俱极痛哭。独是宝玉必要叫紫鹃来见，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紫鹃本来深恨宝玉，见如此，心里已回过来些，又有贾母、王夫人都在这里，不敢洒

落宝玉[5]，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怎么烧毁帕子，焚化诗稿，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的都告诉了。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写宝玉哭黛玉，一则曰"嚎啕大哭"，再则曰"死去活来"，三则曰"气噎喉干"，皆是无以复加之状。宝玉之五内俱焚可知，其待黛玉之情义至深可知。探春趁便又将黛玉临终嘱咐带柩回南的话也说了一遍。贾母、王夫人又哭起来。多亏凤姐能言劝慰，略略止些，便请贾母等回去。宝玉那里肯舍，无奈贾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一段写宝玉痛悼黛玉，众人俱极痛哭，则黛玉已获哀荣，宝玉可聊慰于心矣。

贾母有了年纪的人，打从宝玉病起，日夜不宁，今又大痛一阵，已觉头晕身热，虽是不放心惦着宝玉，却也扎挣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难禁，也便回去，派了彩云帮着袭人照应，并说："宝玉若再悲戚，速来告诉我们。"宝钗知是宝玉一时必不能舍，也不相劝，只用讽刺的话说他。宝玉倒恐宝钗多心，也便饮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稳。明日一早，众人都来瞧他，但觉气虚身弱，心病倒觉去了几分。于是加意调养，渐渐的好起来。贾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妈过来探望，看见宝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暂且住下。前写宝玉并贾母、王夫人、凤姐、李纨、宝钗、探春等，俱往潇湘馆哭灵，而未及薛姨妈。黛玉曾认其为母，今则不闻不问，未免薄情。

一日，贾母特请薛姨妈过去商量，说："宝玉的命，都亏姨太太救的，如今想来不妨了，独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宝玉调养百日，身体复旧，又过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圆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择个上好的吉日。"薛姨妈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问我。宝丫头虽生的粗笨，心里却还是极明白的，他的情性，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愿他们两口儿言和意顺，从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就定个日子。还通知亲戚不用呢？"贾母道："宝玉和你们姑娘生来第一件大事，况且费了多少周折，如今才得安逸，必要大家热闹几天。亲戚都要请的。一来酬愿，二则咱们吃杯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一段写贾母与薛姨妈计议二宝圆房之事，说来何等畅快，何等美满，反跌后文诸多

失意，诸多烦乱。

薛姨妈听着，自然也是喜欢的，便将要办妆奁的话也说了一番。贾母道："咱们亲上做亲，我想也不必这么。若说动用的，他屋里已经满了，必定宝丫头他心爱的要你几件，姨太太就拿了来。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比不的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他不得长寿。"再从贾母口中将宝钗与黛玉一比，可知贾母弃黛取钗乃着眼于脾气秉性及身体条件，非争嫁妆之资也。〇黛玉身后犹遭贾母褒贬，可哀可叹。贾母逼死黛玉，至今不知懊悔，尚自说长道短，昏聩已甚 说着，连薛姨妈也便落泪。恰好凤姐进来，笑道："老太太、姑妈又想着什么了？"薛姨妈道："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所以伤心。"薛姨妈因贾母提起黛玉，方才"落泪"，方才"伤心"，冷眼观去，只是客套而已。作者碍于宝钗女儿身份，故用史笔，褒贬极含蓄。凤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我刚才听了个笑话儿来了，意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贾母拭了拭眼泪，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编派谁呢，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说不笑，我们可不依。"只见那凤姐未从张口，先用两只手比着，笑湾了腰了。

未知他说出些什么来，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回九：旧俗，新娘在婚后若干日内，由新郎陪同回娘家，拜见亲友，叫"回门"；第九天回娘家者，俗叫"回九"，也称"住九"。

② 阴司泉路：指阴间。阴司，阴间的官府。泉路，泉下，地下。

③ 到里潇湘馆内：到里，诸本作"到了"。

④ 外孙女见：诸本作"外孙女儿"。

⑤ 洒落：数落、责备的意思。

回　评

此回写宝黛爱情之悲剧结局，与上回故事为一体，当作一回读。回之始接叙上回，写二宝成夫妇之礼，宝玉知所娶非意中人，精神为之崩溃，宝钗不得已而痛下针砭；回之中段倒叙黛玉魂归离恨之天，适二宝洞房花烛之际也，以喜衬悲，烘托为悲剧之最高潮；回之末叙宝玉痛悼黛玉，泪迸潇湘，声

震芳园，遂尽传其情，之后溺于色界以待悟空。后半部设事工奇尚巧，于此回及上回故事尽显无遗。其笔墨也饱满，其针线也绵密，其意趣也幽渺，其情景也浑融，词达理畅，形象鲜明，极具艺术感染之力。

上回所写宝钗之婚与此回所写黛玉之死，乃贾府第六件大事，亦宝玉性格变化之第四关节点也。晴雯夭亡后，宝玉已有时忽啼忽笑，若痴若狂，神志失常；黛玉之死，失去"知己"，宝黛爱情完全被毁，宝玉生活憧憬彻底幻灭，精神几近崩溃，后终于解悟因果，随僧道飘然而去矣。

黛玉本绛珠仙草，得神瑛灌溉之恩而欲有以报之，是则为缘情而生也。此回爱情幻灭，诗焚泪尽，连呼"宝玉"而绝，洵可谓因情而亡矣。其情起于竹马青梅，长于耳鬓厮磨，通于妙辞戏语，诉于肺腑衷肠，而以题诗旧帕为见证，何等至诚，何等纯真。其情无待乎父母之命，无烦乎媒妁之言，无关乎财帛金玉，无恃乎门第家业，唯以才貌相悦，志趣相投，何等自然，何等圣洁。人生天地间，四顾何茫然，欲求一知己灵犀相通，欲得一情侣朝夕相伴，上合天心，下惬事理，无扰于家园，无害于亲朋，人情之常莫过于此也，于今乃毁于一旦，何其悲哉。因此情而遭疑忌，因此意而遭冷淡，因此心而遭诟詈，因此志而遭戕残。尴尬如贾赦者无妨，淫滥如贾珍者无事，浪荡如贾琏者无忧，腌臜如贾蓉者无虑，肆欲如薛蟠者竟无碍于逍遥，纵然任情如宝玉者亦无伤乎大雅。唯黛玉不容于礼法，不容于世道，不容于尊长，不容于天地，必因此至纯至洁至诚至深之情而泪尽赴死。女儿之命薄，一至于此哉。黛玉之死，乃女儿之悲剧也，家族之悲剧也，社会之悲剧也，亦人生之悲剧也，故有待于宝玉彻悟。

黛玉之死及木石前盟之终不得遂，前半部伏笔颇多，脂批亦有所示。如甲戌本五十七回侧批："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庚辰本于十八回《离魂》戏名处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要之，黛玉乃因情而死，本回完成此惊天地、泣鬼神之爱情悲剧，功莫大焉。钱锺书《谈艺录》有云："《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人情。"故俞平伯晚年深刻反省，郑重写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此语振聋发聩，当理性思考。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①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便说："有个笑话儿，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未从开口，先自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和姑妈打谅是那里的笑话儿？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新媳妇啊。"贾母道："怎么了？"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说道："你好生说罢。倒不是他们两口儿，你倒把人怄的受不得了。"薛姨妈也笑道："你往下直说罢，不用比了。"此写贾母、薛姨妈、凤姐日常闲话，移花接木，化悲为喜，显示黛玉极易为人所忘却　反跌后文，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其情之深，非此处三位俗人可比。

凤姐才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听见好几个人笑。我只道是谁，巴着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宝兄弟又作了一个揖，上去又拉宝妹妹的衣裳。宝妹妹急的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栽，栽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的红了脸，说道：'你越发比先不尊重了。'"说到这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因见贾母与薛姨妈落泪，知为黛玉而伤心，乃编此笑话儿，以解二人之痛。黛玉尸骨未寒，便如此笑语不断，何其无情！凤姐又道："宝兄弟站起来，又笑着说：'亏了这一栽，好容易才栽出你的话来了。'"薛姨妈笑道："这是宝丫头古怪。这有什么，既作了两口儿，说说笑笑的怕什么？他没见他琏二

哥和你。"凤姐儿红了脸，笑道："这是怎么说？我饶说笑话儿给姑妈解闷儿，姑妈反到拿我打起卦来了。"贾母也笑道："要这么着才好。夫妻固然要和气，也得有个分寸儿。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头。贾母一再表白其所以取中宝钗之心迹，是其潜意识中屡屡责问何以弃置黛玉，并料想众人心中亦必有此疑　作者屡设此言，亦以释读者之疑　只是我愁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这么说起来，比头里竟明白多了。你再说说，还有什么笑话儿没有？"凤姐道："明儿宝玉圆了房儿，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那时候儿不更是笑话儿了么？"贾母笑道："猴儿，我在这里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来怄个笑儿还罢了，怎么臊起皮来了。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你别独自一个儿到园里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伏一百一回凤姐"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〇贾母此言非怨凤姐，乃表凤姐之功也。黛玉尸骨未寒，贾母已颇觉释然矣　人情之冷暖，一至于斯。凤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临死咬牙切齿，倒恨宝玉呢。"黛玉临终何以连呼"宝玉"，此凤姐之解，可知亦府中俗众意中所解也。宝玉本不负黛玉，奈众人之意如此何？陈其泰评曰："民无信不立，为宝玉哭，恨不可言也。天下古今第一有情人，偏生屈作负心人。此段奇冤诉于人，人不知白；诉于天，天不能言，岂不痛哉"　凤姐此处是以黛玉之死为笑谈，何等不堪，何等冷漠；兼以明黛玉确有"心病"，所以羞黛玉也。贾母、薛姨妈听着还道是玩话儿，也不理会，便道："你别胡扯拉了。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罢。"凤姐答应着，又说了一回话儿，便出去叫人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人，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虽然病好，宝钗有时高兴，翻书观看，谈论起来，宝玉所有常见的，尚可记忆；若论灵机儿，不大似先，连他自己也不解。宝钗明知是"通灵"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袭人时常说他："你为什么把从前的灵机儿都没有了？倒是忘了旧毛病也好，怎么脾气还照旧，独道理上更糊涂了呢？"宝玉听了，并不生气，反是嘻嘻的笑。有时宝玉顺性胡闹，亏宝钗劝着，略觉收敛些。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以往乃袭人劝，及今则为宝钗劝矣。此所以袭人心悦宝钗而宝玉厌且弃之也。别的丫头

素仰宝钗贞静和平，各人心服，无不安静。此从丫头角度写出宝钗之性情，及其婚后在贾府之地位与处境。"贞静和平"四字，历来用以赞美淑女。如《明史》卷三百一《列女传序》云："妇女之行，不出于闺门……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而内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见。"宝钗婚前婚后，俱有宗法社会大家庭女子之懿范。

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时常要到园里去逛。贾母等一则怕他招受寒暑，二则恐他睹景伤情，虽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旧病来，所以也不使他去。补明黛玉灵柩已寄放城外，大观园中又少一艳。然潇湘馆犹在，故宝玉不得轻易入园，以免睹物思人。唐人李颀《题卢五旧居》云："物在人亡无见期，闲庭系马不胜悲。窗前绿竹生空地，门外青山如旧时。"潇湘馆之荒凉寂寥，当有过之。况且亲戚姊妹们，为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②]。宝琴回薛家居住，无故不来贾府，自然更不会再去大观园。园中花草树木，更添寂寞。史湘云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为着宝玉已经娶过亲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此写湘云即将结婚，与贾府往来疏阔，"诙谐谈笑"不复得见。大观园中再无湘云身影，宝玉亦失其挚友。割腥啖膻，醉卧花丛，芦雪联诗，凹晶酬唱，俱成前尘梦影。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九十回写岫烟居住紫菱洲迎春嫁前所居之处，与此处所写似有矛盾。或岫烟彼时乃暂住，亦未可知。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婶娘过来，亦不过到太太们和姐妹们处请安问好，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李纹、李绮姊妹早已随李婶娘在外居住，大观园又少却两艳。〇以上总束黛玉逝后大观园之寂寥，除宝玉、宝钗夫妇外，远离大观园者尚有宝琴、湘云、岫烟、李纹、李绮及迎春。姚燮评云："带叙姑娘们一一分散之故，使人回首当年，凄然肠断，从此大观园内惟馀凄风冷月而已。"洪秋蕃则批："盖诸美原随绛珠仙子下凡历劫之人，绛珠归真，馀人自应风流云散，此亦天道自然之理。"黛玉之死，确系大观园盛衰之分水岭。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为着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

也无暇及此。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一段写宝玉与诸钗均不得常归大观园，园中仅馀三艳而已，且秋季亦将挪出大观园即将荒废矣　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清之幕友，大多出身秀才，通晓刑名、钱谷、书启等事，协助州官县令处理日常政务，故俗有“无幕不成衙”之说。然如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二“幕友”载雍正元年上谕所云：“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黜陟属员，则清浊溷淆；申理讼狱，则曲直倒置”其弊可知。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见过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盘各属州县米粮仓库。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写贾政拙于吏治，为下文恶奴破例伏脉。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3]。初到之时，果然胥吏畏惧，清徐珂　清稗类钞》“胥役类”云：“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清时，与中央六部相应，州县亦设有六房胥吏，各经办其房科具体事务　州官县令往往为其挟制，故旧有“清官难逃猾吏手”之谚　便百计钻营，偏遇贾政这般古执。那些家人跟了这位老爷在都中一无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发财的名儿，向人借贷做衣裳，装体面。心里想着到了任，银钱是容易的了。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受。门房、签押等人心里盘算道：门房、签押，亦“长随”一类也　清汪辉祖　学治臆说》“论用人”曰：“宅内用事者，司阍曰门上，司印曰签押，司庖曰管厨　……司阍非老成亲信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责，不只传布命令而已　心术不正，将内有所发而寝阁，外有所投而留难，揽权婪诈，无所不为　其后必至勾通司印，伺隙作弊。”下文所写之管门李十儿，即此类人也。“我们再挨半个月，衣裳也要当完了，账又逼起来，那可怎么样好呢。眼见得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长随也道：“长随”亦称“跟班”，乃官员之私人仆从，协助主人行政，并侍候其生活，官员亦以之监督和制约胥吏　清钱泳《履园丛语卷二十一云：“长随之多，莫盛于乾嘉两朝，长随之横，亦莫甚于乾嘉两朝”《霞

外搪屑》卷十“长随”记其恶云：“今俗所谓长随，则官场雇佣之仆人……高淮盐税辽东，有参随杨永恩婪贿事发，几激军变。”可见其横。“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贾政不知就里，便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一段写贾政端方清肃，众奴从无利可图，怨声载道，世态人情及官场积弊跃然纸上。

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儿，便说：“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急呢。我见这‘长’字号儿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如今都饿跑了，瞧瞧十太爷的本领，少不得本主儿依我。只是要你们齐心，打伙儿弄几个钱，回家受用；若不随我，我也不管了，横竖拚得过你们。”众人都说：“好十爷，你还主儿信得过，若你不管，我们实在是死症了。”李十儿道：“别等我出了头得了银钱，又说我得了大分儿了，窝儿里反起来，大家没意思。”众人道：“你万安，没有的事。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们腰里掏钱。”一段写众家仆商议敛财之计，口角毕肖。

正说着，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书办，亦称“书吏”，汪辉祖《论用人》尝揭其弊云：“财赋繁重之地，印官初到，书吏之有仓库职事者，间有馈献陋规，若辈类皆素封，其所馈献，大率挪用钱粮，一经交纳，玩官于股掌之上矣。”雍正帝早亦洞察其弊，雍正元年二月十六上谕曰：“从来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但书办五年方满，为日既久，熟于作弊。”小说所写，与史切合。李十儿坐在椅子上，跷着一只腿，挺着腰，说道：“找他做什么？”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说话，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若是过了漕[4]，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李十儿说：“你别混说。老爷是有根蒂的，说到那里要是办到那里。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兑，因我说了缓几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大凡家奴对外招摇，无非狗仗人势，狐

假虎威。此际李十儿即狐狸，口气中全是狡黠，老爷“有根蒂”云云，无非抬贾政做老虎。宋人方回《梅雨大水》云：“狐假虎威饶此辈，鼠穿牛角念吾民。”李十儿之行径，仅世道溷浊纷乱之一斑耳。书办道：“原为打听催文的事，没有别的。”李十儿道：“越发胡说。方才我说催文，你就信嘴胡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书办道：“我在这衙门内已经三代了，外头也有些体面，家里还过得，就规规矩矩伺候本官升了还能够，不像那些等米下锅的。”说着，回了一声：“二太爷，我走了。”

李十儿便站起，堆着笑说：“这么不禁玩，几句话就脸急了？”书办道：“不是我脸急，若再说什么，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名呢。”前写李十儿跷腿、挺腰，一副倨傲态度。此写其站起、堆笑，开始逢迎讨好。刁奴应付滑吏，神态如见。姚燮批：“写得灵变狡猾，李十儿真好作手。”书办老于世故，李十儿长于机变，彼此半斤八两，棋逢对手。梁启超《变法通议》之《学校总论》云：“以故一切公事，受成于胥吏之手，六部书办、督抚幕客、州县房科，上下其手，持其短长，官无如何也。”故下文写贾政为此辈所弄，合乎实际。李十儿过来拉着书办的手，说：“你贵姓啊？”书办道：“不敢，我姓詹，单名是个会字。“詹会”者，谐意“沾惠”也，可与贾政之清客詹光为一对。清初周安士《万善先资集》卷二云：“众生与佛分有缘、无缘二种，有缘者即能沾惠。不沾，偶系无缘耳。”此从王伯沆之说。张新之以为詹会谐音“沾贿”，亦通。从小儿也在京里混了几年。”李十儿道：“詹先生，我是久闻你的名的。我们弟兄们是一样的，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咱们说一说。”书办也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事的，“能事”此指深通世故，擅长钻营。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有云：“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乃指擅长之特技也。把我一诈就吓毛了。”大家笑着走开。那晚便与书办咕唧了半夜。

第二天，拿话去探贾政，被贾政痛骂了一顿。政老本性毕竟端方正直，一心想当清官，不愿污损名誉，故“痛骂”李十儿，反跌下文受其簸弄，清而不清。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候，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回，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爆只响得一声。此处“爆”指爆竹，梦稿、蒙府、

甲本均作“炮”，指炮仗，其实是同一物 “爆”通“炮” 古时官员出衙，要放爆竹，以增威仪 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的。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一段白描衙门景象，文字幽默，情形滑稽 清官原指“清资官”，即天子周围廉重事闲之职务，如贾政原任之工部郎中 今其外放粮道，此职于贪官为肥缺，于“清资官”则为苦差。贾政以“清资官”之性情而居贪官污吏之位置，恰如君子拒荤腥而近庖厨也

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将带来银两付了。已后便觉样样不如意，比在京的时候倒不便了好些。无奈，便唤李十儿问道：“跟我来这些人，怎么都变了，你也管管。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藩库俸银尚早[5]，该打发京里取去。”李十儿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儿。老爷说家里取银子，取多少？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贾政道：“为什么不早说？”李十儿说：“老爷最圣明的。我们新来乍到，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谁肯送信？巴不得老爷不去，好想老爷的美缺呢。”贾政道：“胡说。我这官是皇上放的，不给节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不错。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就是老太太、太太们，那个不愿意老爷在外头烈烈轰轰的做官呢？”政老不能捞钱反而自己垫钱，甚至欲打发人回京从贾府取钱，纯然“清资官”做派，未免迂阔。节度过生日意在敛钱，自家何来银两“上千上万”？但不送寿礼，无异挂印离职 旧日官场犹如染缸，政老本想公正廉洁，清清白白，难矣哉！

贾政听了这话，也自然心里明白，道：“我正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起来？”李十儿回说：“奴才本不敢说，老爷既问到这里，若不说，是奴才没良心；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贾政道：“只要说得在理。”李十儿说道：

“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要养家活口。自从老爷到任，并没见为国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载道。”贾政道：“民间有什么话？”李十儿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利害，越是想钱的法儿。上文云贾政出示禁谕，此引百姓所说，皆历代吏治实情，而非虚语。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云：“上官莅临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又卷十五云：“余每见郡县禁约文告之词布满郊野，条陈利病之议连篇累牍，似自以为伯夷之清，龚黄之才，而不知大贪、大拙者伏于其中也。友人王百谷有言：‘庖之拙者则椒料多，匠之拙者则猫钉多，官之拙者则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若贾政，乃官之拙者也。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候，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这一留难叨蹬，那些乡民心里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极顶的分儿，也只为识时达务，能够上和下睦罢了。”李十儿所言，并非一味危言耸听，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所写之雨村，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所写之知县，均其前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记俗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南昌府太守王惠奉为圭臬，遂肆意盘剥百姓，可为参照。由李十儿所言，可知当时吏治何等腐败。贾政听到这话，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猫鼠同眠”犹言上下通同作弊，狼狈为奸。语出《新唐书·五行志》。原作“猫鼠同乳”或“猫鼠同处”。李开先《宝剑记》第六出云：“都是谗言佞言，一个个猫鼠同眠。”语极形象。李十儿回说道：“奴才为着这点心儿不敢掩住，才这么说。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老爷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

贾政道：“依你，怎么做才好？”李十儿道：“也没有别的，趁着老爷的精神年纪，里头的照应，老太太的硬朗，为顾着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说老爷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倘遇着一两件为难的事，谁肯帮

着老爷？那时办也办不清，悔也悔不及。"贾政道："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贾政一语中的。可见贪赃取利之事，贾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晚唐皮日休《贪官怨 云："国家省阅吏，赏之皆与位 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棰。"贪官历来遭普通百姓痛恨，遭有识之士唾弃，故贾政不愿为、不忍为，而后竟不得不为，则当日无官不贪之现实可知矣 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李十儿回禀道："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此处"清官"，义为清正廉洁之官 清初曾大力表彰清官，雍正帝并特设"养廉银"，但均未能有效阻止贪污盛行 康熙朝，江苏巡抚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竟亦为皇帝所厌。《清史稿》卷一百九《选举志四》载上谕云："清官不系贫富，张伯行家道甚饶，任所日用皆取诸其家，以为不清可乎？一心为国即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裨于国？"《清朝通典》卷二十二《选举五》载雍正四年七月上谕亦云："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清廉为本"，其"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 此等"清官"，"无所取于属员，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 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雍正帝斥此类清官为"洁己沽誉之巧官，贻累于地方者更甚"。贾政做江西粮道，任由李十儿暗地胡作非为，实即此等所谓"清官"也 此亦为第一百四回贾政因"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而被参伏案。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原好，里头的委屈，只要奴才办去，关碍不着老爷的。奴才跟主儿一场，到底也要掏出良心来。"一段写贾政与李十儿对谈。前者古执，后者精明；前者一心欲为清官，后者极力劝为贪官。一正一邪，一主一仆，心情各异，神态如画

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写贾政默许李十儿贪赃枉法，实亦无可奈何也 因"心无主见"而放纵家奴，遂至"清名声"受损，仅能"保性命"而已，不知贾政为何做

官　自己做官已如此难堪，不知为何又逼迫宝玉非走“正途”不可。《红楼》揭示其中矛盾，极为深刻。说着，便踱了进去。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从上司眼中写贾政“古朴忠厚”　此评语可从正反两面理解。正面为老实厚道，反面即百无一用　儒林外史　第三回写胡屠户斥责范进道：“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贾政类似范进，“烂忠厚”之人往往“没用”。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云：“贾政出为观察，娖娖廉谨，备员而已　且听之不聪，为家奴所播弄，僮仆饱矣，百姓得无饥乎？”所幸“古朴忠厚”尚有正面含义，此为后文写抄家时贾政一支得从宽发落伏脉　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6]。一段写贾政为家奴蒙蔽，渐行昏昧之事，言简意赅　姚燮眉批：“习俗移人，虽贤者不免乎？”〇以上完“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题面　宋吕本中　官箴》首条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纪昀《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言千古不可易”，“固有官者之龟鉴”　清初王士禛　古夫于亭杂录　卷一“御书赐臣”条记：“上常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乾隆朝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云：“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　”可知有清一代之“官箴”，简言之即“清、慎、勤”三字，而为此回贾政所“守”　其真能“守”耶？既不“清”又不“慎”，亦未见其“勤”，欲行之而未能也。

一日，贾政无事，在书房中看书。签押上呈进一封书子[7]，外面官封上开着“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8]，飞递江西粮道衙门”。贾政拆封看时，只见上写道：

>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9]。昨岁供职来都，窃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结朱陈[10]，至今佩德勿谖。只因调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怀歉仄，自叹无缘。今幸棨戟遥临[11]，快慰平生之愿。正申燕贺[12]，先蒙翰教[13]，边帐光生，武夫额手[14]。虽隔重洋，尚叨樾荫[15]，想蒙不弃卑寒，希望茑萝之附[16]。小儿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仪。如蒙践诺，即遣冰人[17]。途路虽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辆之迎[18]，敬备

仙舟以俟。兹修寸幅，恭贺升祺，并求金允[19]。临颖不胜待命之至[20]。世弟周琼顿首。此尺牍文辞典雅之至，非一般"武夫"所能办，周琼或为儒将，亦可能系其幕僚代拟。语气恭敬，甚合求亲本旨。借尺牍提动探春婚事，文情不板。○书中地名，亦实亦虚，周琼制所在"海疆"，或为实指，当即今台、琼、闽、粤、桂等东南沿海。《清史列传》卷八十《郑芝龙传》云："上以琅谙海疆军务，特授靖海将军……进剿台湾。"至光绪朝甲申之役，"海疆"二字尚沿用。此即探春"远嫁"之地也，为下回"悲远嫁宝玉感离情"张本。周琼其名，又似暗示琼州，即海南岛，"天涯海角"也。故探春之"远嫁"，亦足"悲"矣。陈其泰批云："此海疆总制当是松江提督，或狼山、福山等镇总兵，故云'一水可通'。且江西粮道属两江节度管辖，只算同官一省也。"可备一说。

贾政看了，心想："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旧年因见他就了京职，又是同乡的人，素来相好，又见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因未说定，也没有与他们说起。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不说了。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写书来问。我看起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并未带家眷，只可写字与他商议。"贾政论婚，仅及相貌门第，其他概不萦怀，则婚姻之幸与不幸皆委之于探春之命运矣，未免草率。正在踌躇，只见门上传进一角文书，是议取到省会议事件，贾政只得收拾上省，候节度派委。

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薛蟠一案再起波澜。"提本"即题本。凡进呈题本，须经内阁票拟谕旨，得旨后批红，即交付各相关衙门执行。薛蟠命案登上邸报，类同结案，本难挽回，故贾政览题便大惊失色。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

据京营节度使咨称："缘薛蟠籍隶金陵，行过太平县，在李家店歇宿，与店内当槽之张三素不相认。于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备酒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饮，令当槽张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换好酒。张三因称酒已沽定，难换。薛蟠因伊撅强，"撅强"，通倔强。此如

元末明初何道全（无垢子）《般若心经注解》云："功行未成之际，有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撅强性，颠诳性，浮华性……"本书现代新校本及有关辞书引作书证，或径改"撅强"为"倔强"，似可不必。将酒照脸泼去，不期去势甚猛，恰值张三低头拾箸，一时失手，将酒碗掷在张三囟门，皮破血出，逾时殒命。李店主趋救不及，随向张三之母告知。伊母张王氏往看，见已身死，随喊禀地保[21]，赴县呈报。前署县诣验，仵作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详府审转。看得薛蟠实系泼酒失手，掷碗误伤张三身死，将薛蟠照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以上为太平知县审理结果，因该知县收取薛家贿赂，另有贾政托情，故予翻案，定为误杀张三人命，希图轻判 照应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太平知县是贪官，今贾政立志要当清官，一贪一清，由薛蟠命案遥为绾系，形成对比，布局精巧。等因前来。臣等细阅各犯证尸亲前后供词不符，且查斗杀律注云："相争为斗，相打为殴。必实无争斗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过失杀定拟。"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22]：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囟门深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是张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深重致死，自应以薛蟠拟抵，将薛蟠依斗杀律拟绞监候[23]。此处拟定薛蟠"绞监候"，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呆霸王先杀冯渊，后杀张三，可谓恶贯满盈，当获此判，正义始得伸张 但薛家尚富钱财，又有贾、王、史等大家族姻戚照应，今得缓刑，便为种种私下交易留出时间，薛蟠未必终于抵命 然则，此种判决不啻公然索贿矣 邸报所示，貌似公正，实极肮脏 吴良拟以杖徒。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

以下注着"此稿未完"。文情顿挫 妙在"未完"，为末回写其终于花钱赎罪，得以开释回家预留地步 薛蟠以大团圆了局，始终逍遥法外，真乃辛辣之讽刺

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贾政既然自命"清官"，此际何须"好不放心"？下文且云"更加害怕起来"，可见不甚"清"也 故清人徐凤仪《红楼梦偶得》云："贾政身任监司，不谙吏治，任凭李十搬弄，其邸抄皆未寓目，仅于官厅候传翻阅废纸，始睹薛蟠翻案塘

抄，其惶遽之状，历历如绘，尤为可哂。”四大家族互相联络有亲，损荣与俱，自然彼此关照，家家难得清白。贾政为薛蟠命案“托过知县”，导致贪官受贿，徇私轻判，即其显例。作者下笔冷峻，识见不凡。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来。

正在纳闷，只见李十儿进来：“请老爷到官厅伺候去，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贾政只是发怔，没有听见。李十儿又请一遍。贾政道：“这便怎么处？”李十儿道：“老爷有什么心事？”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李十儿道：“老爷放心。若是部里这么办了，还算便宜薛大爷呢。奴才在京的时候，听见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儿，都喝醉了生事，补出薛蟠当日浪荡实情。据八十六回所叙，事情起因于小旦琪官，并无“好些媳妇儿”情节，或系误传，或另有隐情。姚燮批：“薛蟠何尝如此？然不能扪人口之不言如此也。”呆霸王口碑如何，可想而知。直把个当槽儿的活活儿打死了。奴才听见不但是托了知县，还求琏二爷去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若认真究办，仅此事便足以败贾政之家。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闹破了，也是官官相护的，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咧，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的话呢？老爷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罢，倒别误了上司的事。”李十儿狡猾灵变，出语往往切中时弊世情。其所谓“官官相护”，不啻扇主子耳光也。晚清刘鹗《老残游记》第五回云：“官官相护，他又拿着人家的失单衣服来顶我们。”《红楼》中此类描写，已开晚清谴责小说之先河。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把这个官都丢了，还不知道有罪没有罪。”贾政此语，迂腐可笑。太平知县并非仅仅“听了一个情”，另有“受私贿”一项，即贪赃枉法，知法犯法。适才李十儿已点明，其中还牵连贾琏。有罪无罪，贾政深知。如此思忖，乃惧祸也。故黄小田评云：“贾政不知家事，不达世情，忠厚糊涂四字，足以尽其一生，焉得不败？”李十儿道：“如今想他也无益，外头伺候着好半天了，请老爷就去罢。”

贾政不知节度传办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官箴：本指古代百官对帝王的规劝，后泛指官吏的箴言。箴，劝戒。

② 为宝琴：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作“薛宝琴”。

③ 详参揭报：揭露弊端，呈报上司，进行弹劾。

④ 过了漕：指超过了漕运的期限。

⑤ 藩库：即省库。

⑥ 陨越：这里比喻失败、丢官。

⑦ 签押上：指掌管收发、处理公文的部门。

⑧ 公文一角：一件公文。一角，即一份。

⑨ 桑梓：桑和梓都是古代家宅旁栽的树，故常用以代指家乡。

⑩ 结朱陈：缔结婚姻。朱陈，古村名，在江苏丰县。据说村里只有朱陈两姓，世代为婚，后用此作联姻的代称。

⑪ 棨戟：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古代官吏出使时，用作前导的一种仪仗。

⑫ 燕贺：表示庆祝新屋落成。这里用以祝贺官职升迁。

⑬ 先蒙翰教：意谓隆重先在书信中蒙受您的教导。

⑭ 额手：以手加额，表示庆幸。

⑮ 樾荫：称别人的庇护为“樾荫”。

⑯ 茑萝：茑和萝，两种寄生植物。后借以谦称同别人的亲戚关系。

⑰ 冰人：指媒人。

⑱ 百辆之迎：意谓隆重迎娶新妇。

⑲ 金允：旧时请别人允许的客套话。

⑳ 临颖：当执笔写信时。

㉑ 地保：即“里正”。旧时百户为一里，设里正一人。

㉒ 疏：即奏疏。

㉓ 监候：清代法律规定，死刑罪犯不立刻执行而暂行监禁，等秋审后再决定行刑的，叫“监候”。

回　评

此回收束前三回宝黛钗爱情婚姻故事，别开一境。回之始接叙上回二宝成婚之事，写两人即将圆房，而大观园即将荒废。回之中段着重写贾政外任为官情形，乃继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及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之后再次详勘官场积弊也。回之末提动探春婚事及薛蟠案情，皆为下回文字过脉。故事平淡，笔墨简洁。写贾政外任为官，尤为别开生面文字，描摹人物栩栩如生，点染世情明透如镜。

清王朝地方吏治之腐败，于贾政任上事亦可见一斑。刘彦波《清代州县的用人之道》引乾隆时邵晋涵语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三者职能重叠，以人制人，以事防事，互相监督，便于控制，以防作弊。故州县官之用人，乃在"礼待幕友"、"严管胥吏"、"慎用长随"。按之贾政，信从管门者之言，不听幕友规谏，其为政乃可知也。

此回实特为贾政立一正传。观其言行，亦可谓善于修身者，然齐家乏术，教子无方，虽恪守礼法，却素无主见。外用贾珍、贾琏，内依贾母、王夫人，且时惑于赵姨娘之谗言。外任为官，本意为忠于王事，不愿贪赃枉法，然迫于时势习尚，不得不权为变通，致受家奴簸弄而溺职，可谓治国无才者也。昔日为内亲关说命案，乃枉法徇情；今朝作外任信用刁奴，是枉法渎职，皆足以招朝廷之忌而速贾府之祸也。唯其忠厚古朴，端方老诚，方获网开一面而守贾府之基业于劫馀。故贾政者，心地诚朴而才调平庸者也。

此回写李十儿狡猾刁钻，狐假虎威，虚情假意，蜜语甜言，活画出小人嘴脸。因此人之言行，官场之黑暗、世道之险恶、人心之贪婪皆为之现形，故此回可称第四回之对影，李十儿亦门子之同类也。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贾政被家奴簸弄，官箴败坏；金桂私情被香菱撞破，金桂衔恨。以为一百五回贾府终遭查抄伏脉。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话说贾政去见节度，进去了半日，不见出来，外头议论不一。李十儿在外也打听不出什么事来，便想到报上的饥荒，实在也着急。好容易听见贾政出来了，便迎上来跟着，等不得回去，在无人处便问："老爷进去这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贾政笑道："并没有事。只为镇海总制是这位大人的亲戚，此"镇海总制"即周琼，上回写其致函政老，谋结秦晋之好，探春将出嫁为儿媳。《明史》卷一百七十一《王越传》云："（成化）十年春，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诏罢琬，即以越任之，三边设总制自此始。"据此，"总制"类似统帅，乃镇守边疆之首要军职。清代无"镇海总制"职名，此处当为虚构。有书来嘱托照应我，所以说了些好话。又说我们如今也是亲戚了。"此即第四回交代四大家族"互相联络有亲"之义也。节度与周琼为亲戚，今贾政将与周琼结为儿女亲家，则贾政与节度亦成亲戚矣，故云。味贾政口气，其心中已应承周家，探春将不得不"远嫁"。女儿婚姻因上司接见而定，贾政亦未免势利。当日贾母为宝玉择配，决定弃黛取钗，便暗含此种考虑，故商诸贾政，未获一字异议。李十儿听得，心内喜欢，不免又壮了些胆子，便竭力怂恿贾政许这亲事。宗法社会之婚姻，非关爱情，实系政治也，于此可见一斑。

贾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通，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顺便将总制求亲之事回明贾母，如若愿意，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赶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得贾政并无处分，惟将署太平县的这位老爷革职[①]。此知县私囊已饱，可无憾矣。清初吴伟业《遇南厢园叟感赋》云："下路初定来，官吏逾

贪狼。按籍缚富人，坐索千金装。以此为才智，岂曰惟私囊？今日解马草，明日修官塘。诛求却到骨，皮肉俱生疮。”诗歌小说，可相互发明。《红楼》文字含蓄，力度反觉更强。即写了禀帖，安慰了贾政，然后住着等信。

且说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才定了误杀具题。照应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此处接上回“阅邸报老舅自担惊”话头　贾政为薛蟠姨丈，今称“老舅”，当因宝钗婚姻。张新之批云：“为之甥者谓之舅，甥舅固姻戚之通称也，则政为蟠舅，亦无不可。”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备银赎罪，不想刑部驳审，又托人花了好些钱，薛家本已衰败，因薛蟠之无能益衰，今为其人命一案耗银无数，则薛家几近乎涂地矣。总不中用，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薛姨妈又气又疼，日夜啼哭。

宝钗虽时常过来劝解，说是：“哥哥本来没造化。承受了祖父这些家业，就该安安顿顿的守着过日子。在南边已经闹的不像样，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为仗着亲戚们的势力，花了些银钱，这算白打死了一个公子。照应第四回薛蟠纵奴打死冯渊，抢夺英莲。宝钗评论此“葫芦案”，对哥哥颇为不满，可算客观。薛氏兄妹虽一母所生，见识毕竟不同。姚燮批：“薛姑娘自是平允之论。”哥哥就该改过，做起正经人来，也该奉养母亲才是，不想进了京仍是这样。妈妈为他不知受了多少气，哭掉了多少眼泪。给他娶了亲，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不想命该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静的，所以哥哥躲出门去。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儿狭’，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尽心的了，花了银钱不算，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无奈命里应该，也算自作自受。大凡养儿女是为着老来有靠，便是小户人家，还要挣一碗饭养活母亲，那里有将现成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来的？不是我说，哥哥的这样行为，不是儿子，竟是个冤家对头。妈妈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气。我呢，又不能常在这里劝解。我看见妈妈这样，那里放得下心。他虽说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此句中“他”指宝玉。闲闲一

语，写出二宝圆房后渐生夫妻情分，宝玉对宝钗有所依恋。仍曰“傻”，可见宝玉精神尚未复原。前儿老爷打发人回来说，看见京报，唬的了不得，所以才叫人来打点的。我想，哥哥闹了事，担心的人也不少。幸亏我还是在跟前的一样，若是离乡调远，听见了这个信，只怕我想妈妈也就想杀了。我求妈妈暂且养养神，趁哥哥的活口现在，问问各处的账目。人家该咱们的，咱们该人家的，亦该请个旧伙计来算一算，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宝钗一席话平允真切，达理通情，言之蔼然，闻之恻然，见其心胸何等明彻，识人何等准确，谋算何等精细，诚为才德俱善之淑女。奈偏逢薛家末世，兄嫂荒谬，致使精干如宝钗亦无力回天，徒舍悲耳。其责薛蟠也，乃代作者责之，乃代读者责之，乃代天理人情责之者也，是宝钗之为人迥异乎乃兄也。其劝薛姨妈也，纯出乎孝女事亲之心肠，是宝钗之为女儿丝毫无亏于亲情天伦也

薛姨妈哭着说道：“这几天为闹你哥哥的事，你来了，不是你劝我，就是我告诉你衙门的事。你还不知道，京里官商的名字已经退了，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料着京里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和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分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要是这么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南北当铺尽折，住房变卖，银两将及耗尽，薛家已消磨至此。是薛家之败，非关外力，实缘内因也。说着，又大哭起来。

宝钗也哭着劝道：“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儿败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帮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可见我哥哥活了这么大，交的人总不过是些个酒肉弟兄，急难中是一个没有的。此即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也，世情如此，徒唤奈何。妈妈要是疼我，听我的话，有年纪的人自己保重些。妈妈这一辈子，想来还不至挨冻受饿。家里这点子衣裳、家伙，只好任凭嫂子去，那是没法儿的了。所有的家人、老婆们，瞧他们也没心在这里了，该去的叫他们去。只可怜香菱苦了一辈子，只

好跟着妈妈。念及香菱，正是宝钗心地厚道处。香菱身世遭际亦实可怜，故冷心"无情"如宝钗，亦深表悯恤，并多加关照。实在短什么，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个来，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就是袭姑娘也是心术正道的，他听见咱们家的事，他倒提起妈妈来就哭。我们那一个还打谅没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要听见了，也是要唬个半死儿的。"宝玉、袭人皆忠厚之人，必不会掣肘抱怨宝钗之帮衬娘家，故就家族利益以观，是宝钗所嫁得人也。薛姨妈不等说完，便说："好姑娘，你可别告诉他。他为一个林姑娘几乎没要了命，如今才好了些。要是他急出个原故来，不但你添一层烦恼，我越发没了依靠了。"宝钗道："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总没告诉他。"薛家母女于黛玉无所愧怍，一乃事先不甚知情，二乃是非尽委之礼法，并无"爱情"一念萦绕乎心间也，故能如此。〇一段写薛家母女感叹家常，点薛家败落现状，兼明宝钗之才德。

正说着，只听见金桂跑来外间屋里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经是没有活的分儿了。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拚一拚。"金桂此语令人喷饭，说来似乎黑旋风李逵再世　今日表现，不过借故撒泼，聊示少奶奶身份而已。此妇于内觊觎薛蝌，于外勾搭夏三，原不在乎丈夫死活也。说着，便将头往隔断板上乱撞，撞的披头散发。写金桂全无体统，乃宝钗之反照　气的薛姨妈白瞪着两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亏了宝钗嫂子长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劝他。写宝钗委曲求全，委蛇周旋，其涵养非同一般　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头里的了。你两口儿好好的过日子，我是个单身人儿，要脸做什么！""单身人儿"便可不要脸，确是潘金莲翻板　薛姨妈、李纨皆寡居，宝钗后来亦将为"单身人儿"，其恭谨守礼固不可亲，实亦可敬也。说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亏了人还多，拉住了，又劝了半天方住。把个宝琴唬的再不敢见他。百忙中又带宝琴一笔，穿插藏闪，更觉其身份贵重。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画鬓，奇情异致的打扮收拾起来，不时打从薛蝌住房前过，或故意咳嗽一声，明知薛蝌在屋里，特问房里是谁。有时遇见薛蝌，他便妖妖调调、娇娇痴痴的问寒问暖，忽喜忽嗔。丫头们看见，都连忙躲开，他自己也不觉得，只

是一心一意要弄的薛蝌感情时，好行宝蟾之计。此“计”即加意笼络，欲擒故纵，照应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金桂春情炽烈，急不可待，纯然一副花痴模样，较之勾引武松时之金莲，更为不堪。那薛蝌却只躲着，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他，倒是怕他撒泼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则为色迷心，越瞧越爱，越想越幻，那里还看的出薛蝌的真假来。心态逼真，确是单恋心理。明人高濂《玉簪记》第十一出云：“只见些花落东风点绿苔，佩环声，归仙宅，单相思今空害。”汤显祖《牡丹亭》二十八出云：“全无谓，把单相思害得忒明昧。”单相思极为常见，而类型各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金桂属于执拗型单相思，即非理性一厢情愿，易致情绪狂躁，乃至走向极端。只有一宗，他见薛蝌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缝洗也是香菱，两个人偶然说话，他来了，急忙散开，一发动了一个“醋”字。欲待发作薛蝌，却是舍不得，只得将一腔隐恨都搁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闹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的隐忍不发。写金桂之无礼无耻，色迷心窍，口角如闻，神形酷似。

一日，宝蟾走来，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见了二爷没有？”金桂道：“没有。”宝蟾笑道：“我说二爷的那种假正经，是信不得的。咱们前儿送了酒去，他说不会喝，刚才我见他到太太那屋里去，脸上红扑扑儿的一脸酒气。奶奶不信，回来只在咱们院子门口儿等他。他打那边过来，奶奶叫住他问问，看他说什么。”金桂听了，一心的恼意，便道：“他那里就出来了呢。他既无情义，问他作什么？”宝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说，咱们也好说；他不好说，咱们再另打主意。”金桂听着有理，因叫宝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宝蟾答应着出来。一段写宝蟾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此乃淫邪私心作怪，意欲“借风使船”也。

金桂却去打开镜奁，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儿又抹了一抹。然后拿一条洒花绢子，才要出来，又像忘了什么的，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此笔点睛，绘形绘影，金桂偷情心曲一览无遗。张新之批：“试问古今才人，更有想到此、说到此者否？神乎，神乎！”开镜理妆，抹唇拿绢，尚属平常，妙在忽焉若忘，陡觉茫茫。笔墨不在多寡，要在细节传神。只听宝蟾外面说道：“二爷今日高兴啊，那里喝了酒来了？”金桂听了，明知是叫他出来的意思，连忙掀起

帘子出来。只见薛蝌和宝蟾说道:“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所以被他们强不过,吃了半钟。到这时候脸还发烧呢。”一句话没说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儿的。”语中带娇痴之音,透妖调之态。薛蝌被他拿话一激,脸越红了,连忙走过来,陪笑道:“嫂子说那里的话?”宝蟾见他二人交谈,便躲到屋里去了。宝蟾躲避并非知机识趣,而是其擒蝌计之组成部分,即主热婢冷,主软婢硬,妄图冷热交攻,软硬兼施。婢子亦有邪智。

这金桂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蝌两句,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双眸带涩,别有一种谨愿可怜之意,早把自己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爪洼国去了,因笑说道:“这么说,你的酒是硬强着才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里喝得来?”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明儿娶了你们奶奶儿,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此云“守活寡受孤单”,挑逗之意甚明,图穷匕首见。故姚燮批云:“说得十二分不堪,恨不以武松之掌掴之。”说到这里,两个眼已经乜斜了,两腮上也觉红晕了。薛蝌见这话越发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来了,那里容得,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这“一把”突如其来,似出意外,实在意中。○以上写金桂勾引薛蝌,莽撞无耻,言语、神情、动作组合在一起,均已不堪到十二分,金桂遂丑态毕见。作者想得到,写得出,白描手段堪称超一流。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说着浑身乱颤。金桂索性老着脸道:“你只管进来,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薛蝌“浑身乱颤”、金桂则“老着脸”,一年轻,一老辣,一厚道,一轻浮,形成绝妙对比。俗语云:“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金桂追薛蝌如此吃力,可见算盘打错,痴心想歪。

正闹着,忽听背后一个人叫道:“奶奶,香菱来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头瞧时,却是宝蟾掀着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头见香菱从那边来了,赶忙知会金桂。金桂这一惊不小,手已松了。薛蝌得便脱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会,忽听宝蟾一嚷,才瞧见金桂在那里拉住薛蝌,往里死拽。此从香菱眼中看出“往里死拽”四字,情景更觉生动。王伯沆批云:“真正不堪。近时四马路野鸡拉客,竟是得力此四字。”金桂形同娼妓,颜面扫地

矣。香菱却唬的心头乱跳，自己连忙转身回去。这里金桂早已连吓带气，呆呆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声，自己扫兴归房。从此把香菱恨入骨髓。此即回目所谓“破好事香菱结深恨”也。为一百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埋根。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刚走出腰门[2]，看见这般，吓回去了。香菱八十回撞破蟠、蟾是遭金桂捉弄，此际撞破金桂乃无意之中，可为报应。两事前后辉映，特犯不犯。

是日，宝钗在贾母屋里，听得王夫人告诉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以下转入探春婚事。同一日从宝钗耳中听出，场景遂由薛家转至贾府，文情不隔。“是日”亦有同时意味，显示金桂纠缠薛蝌之际，正是宝钗听贾母话家常之时。喧嚣衬托安静，更觉活泼。故姚燮指出，此系“从前一段文字中抽出来”者也。贾母说道：“既是同乡的人，很好。只是听见说那孩子到过我们家里，怎么你老爷没有提起？”王夫人道：“连我们也不知道。”贾母道：“好是好，但只道儿太远。虽然老爷在那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可不是我们孩子太单了吗？”王夫人道：“两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边还调进来，即不然，终有个叶落归根。况且老爷既在那里做官，上司已经说了，好意思不给么？政老应承探春婚事，有迫于上司压力之微妙因素，至此益明。照应上回写节度接见政老一节。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贾母道：“你们愿意更好，但是三丫头这一去了，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若再迟了，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说着掉下泪来。古时交通不便，生离往往等同于死别，何况路远山高，故贾母潸然泪下，已点“悲远嫁”题面。相形之下，王夫人竭力赞同，并无悲戚之状，因探春非其亲生，乃觉寡情。

王夫人道：“孩子们大了，少不得总要给人家的。就是本乡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还使得，要是做官的，谁保的住总在一处？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时常听见他和女婿打闹[3]，甚至于不给饭吃。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他也摸不着。近来听见益发不好了，也不放他回来。两口子拌起来，就说咱们使了他家的银钱，可怜这孩

子总不得个出头的日子。前儿我掂记他，打发人去瞧他，迎丫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老婆们必要进去，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还穿着几件旧衣裳。他一包眼泪的告诉老婆们说：'回去别说我这么苦，这也是我命里所招。也不用送什么衣裳东西来，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顿打，说是我告诉的。'挨打受骂、少饭缺衣，禁回娘家，乃至撵入耳房，不许诉苦。迎春薄命，一至于此。其苦情苦况，凄恻难闻。绍祖孙家，居然狼窝也。老太太想想，这倒是近处眼见的，若不好，更难受。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会他，大老爷也不出个头。如今迎姑娘实在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还不及。从王夫人口中叙出迎春凄惨苦状，迎春乃书中第一等忠厚老实女子，竟沦入此水深火热境地　反观贾赦夫妇，使人银两，卖女与狼，及今于迎春生死一概不闻不问。邢夫人固不足责，贾赦身为生父竟冷酷如此。我想探丫头虽不是我养的，老爷既看见过女婿，定然是好才许的。只请老太太示下，择个好日子，多派几个人送到他老爷任上，该怎么着，老爷也不肯将就。"贾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当，拣个长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应着"是"。宝钗听的明白，也不敢则声，只是心里叫苦："我们家的姑娘们，就算他是个尖儿。如今又要远嫁，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从宝钗心中悲叹探春之远嫁。二人均有儒风，俱重家事，识见高迈，故宝钗相惜特甚，于黛玉、迎春则无此感也。庚辰本二十二回夹批："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此处或用此意　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去，他也送出来了。一径回到自己房中，并不与宝玉说知，见袭人独自一个做活，便将听见的话说了。袭人也很不受用。

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反喜欢起来，心里说道："我这个丫头，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从还是个娘？比他的丫头还不济。况且洑上水，护着别人。他挡在头里，连环儿也不得出头。如今老爷接了去，我倒干净。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够了，只愿意他像迎丫头是的，我也称称愿。"赵姨娘毕竟是探春生身之母，而如此诅咒，活画出赵妾不良心性，无怪乎探春耻之。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边，与他道喜，说："姑娘，你是要高飞的人了。

到了姑爷那边，自然比家里还好，想来你也是愿意的。就是养了你一场，并没有借你的光儿。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也别说一去了把我搁在脑杓子后头。”探春听着毫无道理，只低头作活，一句也不言语。赵姨娘见他不理，气忿忿的自己去了。

这里，探春又气又笑，又伤心，也不过自己掉泪而已。探春气赵妾之无端指责，笑生母之心胸狭窄，而为己身之远嫁异乡伤心也。女儿命薄，弘毅如探春，亦只好暗自垂泪而已。坐了一回，闷闷的走到宝玉这边来。宝玉因问道：“三妹妹，我听见林妹妹死的时候，你在那里来着。我还听见说，林妹妹死的时候，远远的有音乐之声。或者他是有来历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里想着罢了。但只那夜却怪，不像人家鼓乐的声儿，你的话或者也是。”探春之言仍是迷离疑似，不失其事之幽渺风致，亦有以慰宝玉也。宝玉听了，更以为实。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飘荡之时，曾见一人，说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里的仙子临凡。又想起那年唱戏做的嫦娥，飘飘艳艳，何等风致。属辞新雅，比事圆融，非宝玉之心思不能想出，其心心念念犹未能忘情于黛玉可知矣。过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鹃过来，立刻回了贾母去叫他。

无奈紫鹃心里不愿意，虽经贾母、王夫人派了过来，自己没法，却是在宝玉跟前，不是嗳声就是叹气的。宝玉背地里拉着他，低声下气要问黛玉的话，紫鹃从没好话回答。宝钗倒背地里夸他有忠心，并不嗔怪他。紫鹃犹自怨恨宝玉负心，故如此态。宝钗赞其“忠心”，纯以礼法衡量，岂知黛玉、紫鹃名为主仆而情同姊妹耶？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玉见他心地不甚明白[④]，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他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了结雪雁，潇湘馆亦不免“树倒猢狲散”。王希廉评云：“开发雪雁，省费烦文；仍留紫鹃，生出后文。”黛玉两婢一去一留，确有对照作用。○打发雪雁之人，诸本均作“宝钗”，惟梦稿与乙本作“宝玉”，似有洗清宝钗之意。揆诸事理，似仍以“宝钗”为宜。或因雪雁曾参与表演掉包之计，“心地不甚明白”，故宝玉厌之，亦合情理 王奶妈，养着他，将来好送黛玉的灵柩回南。鹦哥等小丫头，仍旧伏侍老太太。了结鹦哥。从第三、八回情节看，“鹦哥”当即紫鹃

本名，但二十九回、九十七回及此回两名皆并现，此处梦稿、蒙府及甲乙两本均同，似作者有所疏忽。

宝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经云散，更加纳闷。闷到无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的这样清楚，必是离凡返仙去了，反又欢喜。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那里讲究探春出嫁之事，宝玉听了，“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唬得宝钗、袭人都来扶起，说：“怎么了？”宝玉早哭的说不出来，定了一回子神，说道：“这日子过不得了，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经死了，这也罢了，没天天在一块儿。二姐姐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总不得见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里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儿的。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做什么？”从宝玉口中将诸钗夭亡云散之苦状一总，所谓万境归空，宝玉渐于此等处悟彻。袭人忙又拿话解劝。宝钗摆着手说：“你不用劝他，等我问他。”因问着宝玉道：“据你的心里，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到你老了，都不为终身的事吗？要说别人，或者还有别的想头。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说没有远嫁的；就是有，老爷作主，你有什么法儿？此暗讥宝玉之爱恋黛玉，兼刺其“情不情”心性也。宝钗论事全依礼法，“无情”可言，故深恶宝玉之“情不情”，然此事颇觉莫名其妙。“别的想头”云云，意似宝玉于探春等姊妹有畸恋之心，是真不知宝玉也，拘执礼法则不能尽通于人情可知。打量天下就是你一个人爱姐姐妹妹呢？要是都像你，就连我也不能陪着你了。大凡人念书原为的是明理，怎么你越念越糊涂了呢。女为君子儒口气，老气横秋，既酸且腐。昔者出此类语尚属柔和，以其为“宝姐姐”也；今者一旦为“宝二奶奶”，则疾言斥责矣。这么说起来，我和袭姑娘各自一边儿去，让你把姐姐妹妹们都邀了来守着你。”写宝钗与宝玉之情感思想截然相反，可谓异梦同床哉。袭人之劝谏全出之以柔情，宝钗之规箴纯形之以厉色。故自宝玉而言，袭人可亲而不可敬，宝钗则可敬而不可亲也，于是乎二宝亲情渐疏渐淡矣。

宝玉听了，两只手拉住宝钗、袭人道：“我也知道。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袭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说了。

才这两天身上好些，二奶奶才吃些饭。你要是又闹翻了，我也不管了。”宝玉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么着才好，只得说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里闹得慌。”前写金桂闹事，此写宝玉闹心，同一闹也，意趣殊异，南辕北辙，恰成比照。金桂是溺于情欲，不能自拔；宝玉是“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逐渐超脱。张新之评宝玉“心里闹得慌”云：“‘闹’字是理欲交战。”味之深切。宝钗也不理他，暗叫袭人快把定心丸给他吃了，慢慢的开导他。袭人便欲告诉探春，说临行不必来辞。宝钗道：“这怕什么？等消停几日，他心里明白了，还要叫他们多说句话儿呢。况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谏，他已后就不是这样了。”袭人欲阻探春之辞行，乃绝宝玉“情不情”之机会，实多此一举，可见关心则乱。宝钗欲邀探春前来，乃行箴谏之计。妻妾行事不一，心则相通，可谓珠联璧合、相辅相成，而宝玉之苦不堪言可知矣。〇所谓“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显然指黛玉，是宝钗对黛玉之怂恿宝玉“任情”“邪僻”，大为不满也，亦似微有醋意

正说着，贾母那边打发过鸳鸯来说：“知道宝玉旧病又发，叫袭人劝说安慰，叫他不用胡思乱想。”袭人等应了。鸳鸯坐了一会子去了。那贾母又想起探春远行，虽不全备妆奁，其一应动用之物俱该预备，便把凤姐叫来，将老爷的主意告诉了一遍，叫他料理去。凤姐答应。

不知怎么办理，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署：即“补署”，旧时称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叫“署”。

② 腰门：随墙所开出的便门。

③ 他和女婿打闹：梦稿本同，和，其他各本作“被”。依迎春怯懦性格及目前处境，作“被”字，或更妥洽。

④ 宝玉：梦稿本同，甲本、王本、张本、金本皆作“宝钗”。

回　评

此回承上回故事，叹薛府家业凋零，悲探春即将远嫁。用笔谨饬，文意

悲凉。回之上半叙薛家故事。薛家已败落不堪，金桂犹祸患于内，是雪上添霜之象。其丧礼败德，色欲迷心，种害人害己祸根，伏一百三回自鸩丧命，令薛家颜面扫地。

回之下半悲探春远嫁。探春卓然有兼济天下之雄心，无奈身为女儿，空怀大志。一旦远适，纵得佳婿，其为凌云之志何？探春固非汲汲于画眉深浅者，其命之薄，一似其元迎二姊，差别仅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其中玄机，今日已隐跃于宝玉心间，故有倒炕之大哭，后为惜春勘破。

薛蟠获判死缓，消息传来，金桂气急败坏，原形毕露。宝蟾助纣为虐，金桂向薛蝌发起调情攻势。首先言语暗示，继而神色挑逗，终至出手死拽，完全不顾身份。此等丑态，恰为香菱所见，好事乃破。金桂怀恨在心，立意报复。此节整体叙述为全知视角，主要采用白描手法。香菱“忽听”宝蟾朗声报警，文势急转，如镜头快速切换，倏忽戛然而止。姚燮评云：“自‘忽听’句后忽写宝蟾，忽写金桂，忽写香菱，忽写薛蝌，一句一转，一句一意，意义贯串，界画分明。文章至此，叹观止矣。”作者笔带化机，摹写生动，艺术效果极佳。

此回借探春婚事，写出荣府中人态度各异。贾母潸然落泪，王夫人欣然赞成，宝钗稍稍惋惜，袭人轻轻喟叹，赵姨娘则幸灾乐祸，称心如意。探春本人亦觉伤感，然无可奈何。作为对照，迎春凄惨处境再次受到关注，令探春婚姻平添怛怛之感。宝玉反应最为激烈，竟至哭倒炕上，哽咽不已。黛玉仙逝后，宝玉痛不欲生，此时本已渐趋平静。忽传探春即将远嫁，响雷轰顶，祸不单行。宝玉素常喜聚，眼见众姊妹已风流云散，今雪上加霜，焉能不憯于骨髓？然宝钗无法理解，一再冷面诘问，讽谏交加。爱情长已矣，亲情又如此，宝玉烦恼将与日俱增，终必踏上不归之路。

香菱 襲人



南園草色綠盈、朱欄外有人聲
穠桃艷李讓渠嬴怎解道夫妻
蕙台佳名 小娃惡謔太憨生屏
帶染繡菩青郎君阿姊兩多情悄
解換偷眼看怕卿、

調寄繫裙腰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却说凤姐回至房中，见贾琏尚未回来，便分派那管办探春行李妆奁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黄昏已后，因忽然想起探春来，要瞧瞧他去，便叫丰儿与两个丫头跟着，头里一个丫头打着灯笼。凤姐带丫头三人，一即丰儿，二为小红，第三个无名小鬟打灯笼，主婢共四人。特意点明，为下文凤姐落单铺垫。走出门来，见月光已上，照耀如水，月光如水，画出荣国府之秋夜。据《吴宓日记》，卢沟桥事变后，雨僧某晚于清华园独步，满目凄凉，不禁思及《红楼》中此处景色。明人郑渊《采莲曲》云："梧桐转阶月如水，满地瑶华铺不起。"今年以来，自元宵至中秋，不写贾府如何过节，却写处处肃杀，乃状其衰微也。此际凤姐尚无知觉。凤姐便命："打灯笼的回去罢。"先遣去一婢，尚有二人。因而走至茶房窗下，听见里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议论什么的。隐隐人声，若有若无，似哭似笑，写来影影绰绰，俨然蒲聊斋笔墨。故陈其泰批："已涉鬼趣。"此为下文写凤姐失惊铺垫。凤姐知道不过是家下婆子们又不知搬什么是非，心内大不受用，便命小红："进去妆做无心的样子，细细打听着，用话套出原委来。"此用"妆"、"细"、"套"，可见凤姐无一处不使诈。以之调教小红，无非令身边婢子越发机灵刁钻。小红答应着去了。再遣去小红，唯馀丰儿矣。

凤姐只带着丰儿来至园门前，门尚未关，只虚虚的掩着。于是主仆二人方推门进去。只见园中月色比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只听唿唿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喇喇的作响，枝梢上吱娄娄的发哨，将那

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此乃宝玉离园、黛玉魂归后首次描写大观园景象也 "重重树影,杳无人声",风鸣枝头,寒鸟惊飞,画出末日大观园之凄凉寂静,为下回"封园"伏脉。凤姐吃了酒,被风一吹,只觉身上发噤[①]。丰儿后面也把头一缩,说:"好冷!"凤姐、丰儿之冷,乃烘托上文景语也,大观园内愈觉凄凉。凤姐也掌不住,便叫丰儿:"快回去,把那件银鼠坎肩儿拿来,我在三姑娘那里等着。"丰儿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连忙答应一声,回头就跑了。又遣去丰儿,此际凤姐乃孤身一人矣,为下文"警幽魂"伏脉。

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后咈咈哧哧似有闻嗅之声,不觉头发森然直竖起来。由不得回头一看,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只大狗。那狗抽头回身,拖着个扫帚尾巴,一气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凤姐拱爪儿。似真似幻,似狗似狼,写得阴森可怖,乃写凤姐之惊恐,乃状大观园之凄凉。

凤姐此时肉跳心惊,急急的向秋爽斋来。将已来至门口,方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恍。凤姐心中疑惑,还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头,便问:"是谁?"问了两声,并没有人出来,早已神魂飘荡了。恍恍忽忽的似乎背后有人说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写得幽渺惝恍,疑疑惑惑,凤姐益恐。"婶娘连我也不认得了?"凤姐忙回头一看,只见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风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里的媳妇来。从凤姐眼中看出幽魂模样,"形容俊俏,衣履风流"状其美貌,绝似鬼狐花妖。只听那人又说道:"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凤姐听说,低头寻思,总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婶娘那时怎样疼我来,如今就忘在九霄云外了?"可卿临终曾托梦给凤姐,事见十三回。周澍《哭秦可卿》云:"绣阁三更月色寒,芳魂仿佛步珊珊。荣华有尽谁先觉,聚散无常独可叹。"其感慨即得自十三回及本回。凤姐听了,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先妻秦氏,便说道:"嗳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啐了一口,方转回身要走时,不防一块石头绊了一跤,犹如梦

醒一般，浑身汗如雨下。写得鬼气森森，令人心惊胆战，何况身临其境之凤姐哉 凤姐十五回尝谓："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有不语怪力乱神之风，岂料今日亲眼得见可卿幽魂 然则，张金哥、尤二姐等皆可报应矣，凤姐焉能不惧。虽然毛发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见小红、丰儿影影绰绰的来了。

凤姐恐怕落人的褒贬，连忙爬起来，说道："你们做什么呢，去了这半天？快拿来我穿上罢。"一面丰儿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红过来搀扶着要往前走，凤姐道："我才到那里，他们都睡了，回去罢。"一面说着，一面带了两个丫头，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此完"大观园月夜警幽魂"题面。其中"警"字甲本作"感"，诸本从之。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警"即惊。晋人陆机《叹逝赋》云："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李善注："警犹惊也。"梦稿与乙本回目为佳。贾琏已回来了，凤姐见他脸上神色更变，不似往常，待要问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问，只得睡了。此处"贾琏已回来了"之下句，甲本不同，作"只是见他脸上神色变更"，主语承上为贾琏，则其下"不敢突然相问"者亦即贾琏 乙本易"只是"为"凤姐"，梦稿同，主语变更。两种文字均有其合理之处，难分轩轾 依文理，甲本似更顺畅而已。赵冈与陈锺毅夫妇合著《红楼梦新探》云：甲本至乙本"这样一来，本来没有错的文字反而被改得大错特错 "此说似言过其实

至次日五更，贾琏就起来，要往总理内庭都检点太监裘世安家来打听事务[2]。此太监名"裘世安"，王伯沆以为谐音"求事安"。张新之批："求安于太监，无后之人，其何能世？"此名不仅刺贾府，亦以讽世道也 因太早了，见桌上有昨日送来的抄报，便拿起来闲看。第一件，吏部奏请急选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题奏云南节度使王忠一本，新获私带神枪火药出边事[3]，共十八名人犯，头一名鲍音，系太师镇国公贾化家人[4]。"贾化"之名，类似袭宁国公"贾代化"，为后文皇帝误解而责问贾政伏根 又，贾雨村亦名化，非一人。贾琏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苏州刺史李孝一本，参劾纵放家奴，倚势凌辱军民，以致因奸不遂，杀死节妇事。凶犯姓时，名福，自称系世袭三等职衔贾范家人。"贾范"乃贾府远房亲族，为后文贾府获罪作引 贾琏看见这一件，心中不自在起来，待

要往下看，又恐迟了不能见裘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东西，恰好平儿端上茶来，喝了两口，便出来骑马走了。平儿收拾了换下的衣服。

此时，凤姐尚未起来，平儿因说道："今儿夜里我听着奶奶没睡什么觉，我替奶奶捶着，好生打个盹儿罢。"凤姐也不言语。平儿料着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来，坐在身边，轻轻的捶着。那凤姐刚有要睡之意，只听那边大姐儿哭了，此处写凤姐之女仍用"大姐儿"，未用"巧姐"之名，诸本同，一人耶？二人耶？颇致疑虑。张爱玲《红楼梦魇》云："各本均作'大姐儿'，是屡经校改的唯一漏网之鱼"赵冈夫妇《红楼梦新探》亦持此见，可备一说 凤姐又将眼睁开。平儿连向那边叫道："李妈，你到底是怎么着？姐儿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爱睡了。"那边李妈从梦中惊醒，听得平儿如此说，心中没好气，狠命的拍了几下，口里嘟嘟囔囔的骂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儿，放着尸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丧！"一面说，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拧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九十二回写巧姐听宝玉评女传，至少已五六岁，此处又似二三岁行状，忽大忽小 据甲戌、庚辰、梦稿、列藏、舒序、甲辰等脂本二十七回、二十九回及四十二回等处相关描写，可知凤姐原有两女，长名巧姐，次名大姐，后通过刘老老起名，将二女合而为一 脂本中仍残留二女同时出场之痕迹，由此可窥见作者创作过程 此处描写，仍似凤姐现有两女，其故未详。凤姐听见，说："了不得，你听听，他该挫磨孩子了[5]。你过去把那黑心的养汉老婆下死劲的打他几下子，把妞妞抱过来罢。"平儿笑道："奶奶别生气，他那里敢挫磨妞儿。只怕是不隄防，磞了一下子也是有的。这会子打他几下子没要紧，明儿叫他们背地里嚼舌根，倒说三更半夜的打人了。"对待下人，凤姐一味疾言厉色，动辄欲行惩处，平儿则和颜悦色，处处息事宁人，两者处世风格迥然不同 凤姐令人畏惧，平儿让人敬重 ( )此处仍称巧姐为"妞妞"或"妞儿"，与九十二回宝玉呼其"大妞妞"同类。张爱玲《红楼梦魇》以为，"妞"与"姐"形近易讹，"妞儿"或系"姐儿"之误此项可能确实存在。

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语，长叹一声，说道："你瞧瞧，这会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儿我要是死了，撂下这小孽障，还不知怎么样呢。"凤姐

自知作恶多端，故担心报应及于巧姐也。一巾帼奸雄，从不作可怜语，今竟思及身后，大不吉祥，为一百十四回“王熙凤历幻返金陵”伏脉，兼为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安根　平儿笑道：“奶奶这是怎么说。大五更的，何苦来呢。”凤姐冷笑道：“你那里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二十五岁，第六回写刘老老说：“这凤姑娘大不过二十岁罢了　”其时当红楼九年　此时为红楼十六年，凤姐自云“活了二十五岁”．大体相合。若依此说．则凤姐明年去世时二十六岁．风华正茂。人家没见的也见了，没吃的也吃了，衣禄食禄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气也赌尽了，强也算争足了，就是‘寿’字儿上头缺一点儿，也罢了。”此上文“警幽魂”之果也．凤姐已自知寿年不永。所谓食禄衣禄．赌气争强．道尽凤姐一生。平儿听说，由不的眼圈儿红了。凤姐笑道：“你这会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们只有喜欢的。你们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省的我是你们眼里的刺。只有一件，你们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儿听了，越发掉下泪来。凤姐笑道：“别扯你娘的臊，那里就死了呢？这么早就哭起来。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平儿见说，连忙止住哭，道：“奶奶说的这么叫人伤心。”一面说，一面又捶，凤姐才矇眬的睡着。以上写凤姐、平儿凌晨对谈．凄凉伤感　凤姐言谈泼辣．平儿性情平和．曲曲如画

平儿方下炕来，只听外面脚步响。谁知贾琏去迟了，那裘世安已经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没好气，进来就问平儿道：“他们还没起来呢么？”平儿回说：“没有呢。”贾琏一路摔帘子进来，冷笑道：“好啊，这会子还都不起来，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儿。”贾琏连用“打”字俗语．状其气愤．意谓我越忙．你们越存心唱对台戏．袖手旁观　“打撒手儿”指不管任何事务。《金瓶梅词话》三十五回写白赉光道：“没个人拿出钱来．都打撒手儿　”又“撒手”喻指死亡　明人袁时选《屠纬真挽词》云：“从此英雄俱撒手．寝门一哭泪千行　”贾琏言辞已透不祥　一叠声又要吃茶。平儿忙倒了一碗茶来。原来那些丫头、老婆见贾琏出了门，又复睡了，不打谅这会子回来，原不曾预备，平儿便把温过的拿了来。贾琏生气，举起碗来，哗啷一声摔了个粉碎。贾琏外事不顺遂．乃迁怒于内室．一路喝问、摔帘子、冷笑、摔茶碗．气急败坏．势焰嚣

张、非复两年前在凤姐面前曲意顺从模样　故陈其泰批云："琏本惧内，只为王仁央及之故，遂敢骄其妻妾。小人情态如画。凤姐性刚，病人尤易生气，此番却肯忍耐者，以王家方在有求之下耳。闺门之内，亦成势利之场　富贵人家，往往如此。"事因王家而起，贾琏便趁势扬威，纯是纨绔子弟心性。

凤姐惊醒，唬了一身冷汗，"嗳哟"一声，睁开眼，只见贾琏气狠狠的坐在傍边，平儿弯着腰拾碗片子呢。凤姐道："你怎么就回来了？"问了一声，半日不答应，只得又问一声。贾琏嚷道："你不要我回来，叫我死在外头罢？"凤姐笑道："这又是何苦来呢。常时我见你不像今儿回来的快，问你一声儿，也没什么生气的。"贾琏又嚷道："又没遇见，怎么不快回来呢。"凤姐笑道："没有遇见，少不得耐烦些，明儿再去早些儿，自然遇见了。"贾琏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饭，替人家赶獐子'呢。我这里一大堆的事，没个动秤儿的[6]，没来由为人家的事，瞎闹了这些日子，当什么呢。正经那有事的人，还在家里受用，死活不知，还听见说要锣鼓喧天的摆酒唱戏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说，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骂平儿。写贾琏一路高声嚷骂，气势已盖过凤姐。第五回写凤姐判词云："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上句暗示琏凤夫妻关系演进之三阶段，此处当即"二令"阶段，言琏二爷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也　凤姐终不免薄命，不再是脂粉队中之英雄　正如明无名氏《增广贤文》所云："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凤姐听了，气的干咽，要和他分证，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强陪笑道："何苦来，生这么大气？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么，谁叫你应了人家的事？你既应了，只得耐烦些，少不得替人家办办，也没见这个人自己有为难的事，还有心肠唱戏摆酒的闹。"贾琏道："你可说么，你明儿倒也问问他。"凤姐咤异道："问谁？"贾琏道："问谁，问你哥哥。"凤姐道："是他吗？"贾琏道："可不是他，还有谁呢？"凤姐忙问道："他又有什么事，叫你替他跑？"贾琏道："你还在坛子里呢[7]。"凤姐道："真真这就奇了，我连一个字儿也不知道。"贾琏道："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个事，连太太和姨太太还不知道呢。头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则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

我在外头压住了，不叫里头知道。说起来，真真可人恼。你今儿不问我，我也不便告诉你。你打谅你哥哥行事像个人呢，你知道外头的人都叫他什么？”凤姐道：“叫他什么？”贾琏道：“叫他什么？叫他‘忘仁’。”凤姐“扑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么呢？”贾琏道：“你打谅那个‘王仁’吗？是忘了仁义礼智信的那个‘忘仁’哪。”此从贾琏口中笑骂出王仁，又用外间“忘仁”议论一点，凤姐胞兄形象遂觉生动。清人惠栋辑《尸子》云：“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王仁犯第一戒，荒唐之尤 凤姐道：“这是什么人，这么刻薄嘴儿遭塌人。”贾琏道：“不是遭塌他呀。今儿索性告诉你，你也该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处，到底知道他给他二叔做生日呵。”

凤姐想了一想，道：“嗳哟，可是呵，我还忘了问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吗？我记得年年都是宝玉去。前者老爷升了，二叔那边送过戏来，我还偷偷儿的说：‘二叔为人是最啬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爷。他们各自家里还乌眼鸡是的。不么，昨儿大舅太爷没了，你瞧他是个兄弟，他还出了个头儿，揽了个事儿吗？’所以那一天说，赶他的生日，咱们还他一班子戏，省了亲戚跟前落亏欠。如今这么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贾琏道：“你还作梦呢。你哥哥一到京，接着舅太爷的首尾就开了一个吊[8]。他怕咱们知道拦他，所以没告诉咱们，弄了好几千银子。后来二舅嗔着他，说他不该一网打尽。他吃不住了，变了个法儿，指着你们二叔的生日撒了个网，想着再弄几个钱，好打点二舅太爷不生气。也不管亲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这么丢脸。写王家居然借丧事和假生日敛财，是败落之象。你知道我起早为什么？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参了一本，说是大舅太爷的亏空，本员已故，应着落其弟王子胜、侄儿王仁赔补。雪芹曹家及其外家李煦皆因此类事等而遭抄没。爷儿两个急了，找了我给他们托人情。我见他们吓的那个样儿，再者又关系太太和你，我才应了。想着找找总理内庭都检点老裘替办办，或者前任后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进里头去了。我白起来跑了一輈。他们家里还那里定戏摆酒呢，你说说，叫人生气不生气？”以上两段，贾琏一席话，写凤姐之

兄王仁之贪财无耻，伏后文串卖巧姐。凤姐因娘家丑行而气势顿减，为其心志渐次委靡伏脉。

凤姐听了，才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护短，听贾琏如此说，便道："凭他怎么样，到底是你的亲大舅儿。再者，这件事，死的大爷、活的二叔都感激你。通观全书，王家血缘关系如下：凤姐之父（名不详）行大，王子腾行二，王子胜行三，王夫人行四，薛姨妈行五；王仁乃凤姐长兄，次兄（或弟）名不详。此处凤姐所谓"死的大爷、活的二叔"似误。又，九十六回写王子腾于元春薨逝后亦病故，王夫人"悲女哭弟"，亦似有误。书中如此类者尚多，不便一一注明，姑志于此。罢了，没什么说的，我们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儿下四的求你，省了带累别人受气，背地里骂我。"说着，眼泪便下来了，掀开被窝，一面坐起来，一面挽头发，一面披衣裳。此写六个动作连串，一气呵成，自"说"着泪"下"，而"掀"、"坐"、"挽"、"披"，且排比三个"一面"，使凤姐身影如见。姚燮批："写得出'起来'光景，不肯一笔草草。"贾琏道："你倒不用这么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并没说你什么。况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来了，他们还睡着。咱们老辈子有这个规矩么？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说了一句你就起来，明儿我要嫌这些人，难道你都替了他们么？好没意思啊。"凤姐听了这些话，才把泪止住了，说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你有这么说的，你替他们家在心的办办，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为我，就是太太听见也喜欢。"贾琏道："是了，知道了。'大萝卜还用屎浇'[⑨]？"平儿道："奶奶这么早起来做什么？那一天奶奶不是起来有一定的时候儿呢。爷也不知是那里的邪火，拿着我们出气，何苦来呢。奶奶也算替爷挣够了，那一点儿不是奶奶挡头阵？不是我说，爷把现成儿的也不知吃了多少，语意双关，指凤姐一向揽事在前，兼指贾琏偷情等事。这会子替奶奶办了一点子事，况且关会着好几层儿呢，就这么拿糖作醋的起来[⑩]，不怕人家寒心。况且这也不单是奶奶的事呀。我们起迟了，原该爷生气，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尽着身子累的成了个病包儿了，这是何苦来呢。"平儿作持平之论，既可取悦于凤姐，又可令贾琏心服口服。平儿之可周旋于二人之间，既缘性情之平和，亦因心

智之明慧，于此可略见一斑。说着，自己的眼圈儿也红了。

那贾琏本是一肚子闷气，那里见得这一对娇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话呢，从贾琏眼中看出“娇妻美妾”之“尖利”与“柔情”，既状凤姐与平儿人品出众，亦写贾琏心性浪荡。便笑道：“够了，算了罢。他一个人就够使的了，不用你帮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们就清净了。”凤姐道：“你也别说那个话，谁知道谁怎么样呢。你不死，我还死呢，早死一天早心净。”说着，又哭起来。写凤姐一哭再哭，出言丧气，神情委顿之至，其不能支久可知矣。陈其泰批：“凤姐渐渐心灰，殆天亦夺其魄。”平儿只得又劝了一回。那时天已大亮，日影横窗，贾琏也不便再说，站起来出去了。

这里，凤姐自己起来，正在梳洗，忽见王夫人那边小丫头过来道：“太太说了，叫问二奶奶，今日过舅太爷那边去不去？要去，说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凤姐因方才一段话已经灰心丧意，恨娘家不给争气，又兼昨夜园里受了那一惊，也实在没精神，便说道：“你先回太太去，我还有一两件事没办清，今日不能去，况且他们那又不是什么正经事。宝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罢。”王夫人、凤姐、宝钗关系特殊，四大家族已占其三，而均源自王家，均嫁在贾府，可谓盘根错节。昔日曾“一荣俱荣”，今朝当“一损俱损”，宜乎黛玉先登仙籍，置身事外。小丫头答应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话下。

且说凤姐梳了头，换了衣服，想了想，虽然自己不去，也该带个信儿。再者，宝钗还是新媳妇出门子，自然要过去照应照应的。于是见过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过来到宝玉房中。只见宝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两个眼睛呆呆的看宝钗梳头。宝玉“情不情”之痴态宛然。卧看美人梳头，风韵不减画眉。唐元稹《离思》云：“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宝玉最能于生活中审美，婚后宜有此态。读者看凤姐，凤姐看宝玉，宝玉看宝钗，宝钗看镜中自己，风景套风景，自然恬淡，富有哲理。明人张岱《西湖七月半》云：“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清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七记徐朗斋《竹枝词》云：“东家女笑西家

女、桥上人看桥下人。"近人卞之琳《断章》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刹那间意境，画出人生风景之层出不穷。凤姐站在门口，还是宝钗一回头看见了，连忙起身让坐。宝玉也爬起来，凤姐才笑嘻嘻的坐下。宝钗因说麝月道："你们瞧着二奶奶进来，也不言语声儿。"麝月笑着道："二奶奶头里进来就摆手儿不叫言语么。"凤姐因向宝玉道："你还不走，等什么呢？没见这么大人了，还是这么小孩子气。人家各自梳头，你爬在傍边看什么？成日家一块子在屋里，还看不够吗？也不怕丫头们笑话。"说着，"哧"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儿。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会，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飞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只见袭人端过茶来，只得搭赸着，自己递了一袋烟。此写烟袋，全书仅见，系当时风俗。《儿女英雄传》便多次写及，另见于秦子忱《续红楼梦》等书。张新之批云："递烟乃北人新妇礼。"王伯沆批云："满人吃旱烟，虽妇人亦然，亦仅此一见。"烟草传入中国，当在明万历年间，起初禁止大量种植，至乾隆朝则稍弛。王渔洋《香祖笔记》卷二云："今世士大夫，下逮舆台仕女，无不嗜烟草者，田家种之连畦，颇获厚利。"陈琮《烟草谱》卷三载乾隆八年户部议准民间种烟事云："种烟之地多系肥饶，自应通行禁止。惟城堡以内闲隙之地，可以听其种植。城外近城奇零菜圃，愿分种者亦可不必示禁。"由此可知，当时烟草盛行，已难禁绝。其后，士大夫亦颇嗜之。李伯元《南亭笔记》称纪晓岚雅好此物，上竟纵焉，"纪自述头衔，有'钦赐翰林院吃烟'云云，当时传为佳话"。如此看来，宝钗递烟袋，凤姐吃烟草，颇具时代特征，不得误指鸦片。又，宝钗递烟属礼节，其本人未必嗜此物，亦不宜横加訾议。或指为东北风俗乃至旗人习尚，似皆不确切。凤姐儿笑着站起来接了，道："二妹妹，你别管我们的事，你快穿衣服罢。"

宝玉一面也搭赸着，找这个弄那个。凤姐道："你先去罢，那里有个爷们等着奶奶们一块儿走的理呢。"宝玉道："我只是嫌我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给的那件雀金泥好。"此"雀金泥"即晴雯所补之物，照应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时当十一月，仲冬也。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词"写宝玉亦曾穿着，时当十月中旬，初冬也。现为仲秋，故下文宝玉有"穿着太早些"云云。凤姐因怄他道："你为什么不穿？"宝玉道："穿着太早

些。"凤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王子胜真生日在冬季，今在秋季做假生日，故而凤姐自感羞愧　幸亏宝钗也和王家是内亲，只是那些丫头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袭人却接着说道："二奶奶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凤姐儿道："这是什么原故？"袭人道："告诉二奶奶，真真的我们这位爷行的事都是天外飞来的。"天外飞来"四字传神，恰似天外飞来之笔。那一年，因二舅太爷的生日，老太太给了他这件衣裳，谁知那一天就烧了。我妈病重了，我没在家。那时候还有晴雯妹妹呢，听见说，病着整给他缝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才没瞧出来呢。去年那一天，上学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给他披披，谁知这位爷见了这件衣裳，想起晴雯来了，说了总不穿了，叫我给他收一辈子呢。"借袭人之口回顾往事，写晴雯之勤勉，兼写宝玉之情深　一番叙述岔开话头，免却凤姐之尴尬，而不着痕迹。袭人用意善良，心思细密。

凤姐不等说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儿的。那孩子模样儿手儿都好，就只嘴头子利害些。偏偏儿的太太不知听了那里的谣言，活活儿的把个小命儿要了。借凤姐之口赞叹惋惜晴雯。"可惜"、"谣言"云云，不失公正，可视作凤姐为晴雯平反之辞　○以下由晴雯转说五儿，过接无痕　如黄小田所批："因晴雯而及五儿，文字妙不费力"还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见厨房里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儿叫什么五儿，那丫头长的和晴雯脱了个影儿。从凤姐口中一状五儿模样，更觉其形象娇俏动人　晴雯与五儿"脱了个影儿"，而"晴有林风"，分明一势　故下文写宝玉听"呆"，继而喜不自胜。我心里要叫他进来，后来我问他妈，他妈说是很愿意。我想着宝二爷屋里的小红跟了我去，我还没还他呢，就把五儿补过来罢。平儿说太太那一天说了，凡像那个样儿的，都不叫派到宝二爷屋里呢。我所以也就搁下了。这如今宝二爷也成了家了，还怕什么呢？不如我就叫他进来。可不知宝二爷愿意不愿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见这五儿就是了。"伏一百九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此与脂本七十七回又有矛盾，论者据此以为后四十回绝非雪芹所作　宝玉本要走，听见这些话又呆了。袭人道："为什么不愿意？早就要弄进来的，只是因为太太的话说的结实罢了。"凤姐道："那么着，

明儿我就叫他进来。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宝玉听了，喜不自胜，才走到贾母那边去了。这里宝钗穿衣服。

凤姐儿看他两口儿这般恩爱缠绵，岂知"恩爱缠绵"仅一时之表象耳，他人难知内情。世情往往如此。想起贾琏方才那种光景，甚实伤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宝钗笑道："我和你上太太屋里去罢[⑪]。"笑着出了房门，一同来见贾母。宝玉正在那里回贾母往舅舅家去。贾母点头说道："去罢，只是少吃酒，早些回来。你身子才好些。"宝玉答应着出来，刚走到院内，又转身回来，向宝钗耳边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宝钗笑道："是了，你快去罢。"将宝玉催着去了。这里贾母和凤姐、宝钗说了没三句话，只见秋纹进来传说："二爷打发焙茗回来说，请二奶奶。"宝钗道："他又忘了什么，又叫他回来？"秋纹道："我叫小丫头问了焙茗，说是'二爷忘了一句话，二爷叫我回来告诉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来罢；若不去呢，别在风地里站着。'"此语姿媚入微，体贴入细，非宝玉不能说出。说的贾母、凤姐并地下站着的老婆子、丫头都笑了。宝钗的脸上飞红，把秋纹啐了一口，说道："好个糊涂东西，这也值的这么慌慌张张跑了来说？"秋纹也笑着回去叫小丫头去骂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头说道："二爷把我巴巴儿的叫下马来，叫回来说。我若不说，回来对出来，又骂我了。这会子说了，他们又骂我。"那丫头笑着跑回来说了。宝玉痴憨，焙茗顽皮，丫鬟淘气，一齐写出焙茗所言尤其诙谐，思之粲然　小丫头往来传话，活泼伶俐，的是世家景象贾母向宝钗道："你去罢，省了他这么不放心。"说的宝钗站不住，又被凤姐怄着玩笑，没好意思，才走了。一段写宝玉、宝钗一时之恩爱情状　若无此节文字则不近情理，然过则辜负二玉，不及则唐突二宝，其分寸实难拿捏　看作者心灵笔妙，绘声绘影，恰到好处

只见散花寺的姑子大了来了，给贾母请安，见过了凤姐，坐着吃茶。人名"大了"，寺名"散花"，俱显风雅，寓意亦深。唐崔颢《游天竺寺　云："洗意归清净，澄心悟空了　始知世上人，万物一何扰。"吴融《还俗尼》云："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三峡却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凤姐本具粲花妙舌，故以寺名象征之　其性命当归于四大皆空，故以人名隐喻之。作者顺手拈

来，组合绝佳。贾母因问他："这一向怎么不来？"大了道："因这几日庙中作好事，有几位诰命夫人，不时在庙里起坐，所以不得空儿来。今日特来回老祖宗，明儿还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兴不高兴？若高兴，也去随喜随喜。"贾母便问："做什么好事？"大了道："前月为王大人府里不干净，见神见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间又看见去世的老爷。因此，昨日在我庙里告诉我，要在散花菩萨跟前许愿烧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陆道场，保佑家口安宁，亡者升天，生者获福。所以我不得空儿来请老太太的[12]。"

却说凤姐素日最是厌恶这些事，自从昨夜见鬼，心中总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听了大了这些话，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此写凤姐心性之变化也　由十五回"弄权铁槛寺"不信鬼神报应，至此回"警幽魂"而疑疑似似，至此际渐次相信，至一百十三回"忏宿冤"则坚信不疑矣，颇合俗语"信则有，不信则无"之旨　其性格及待人接物态度亦大致循此脉络演变，层次井然。便问大了道："这散花菩萨是谁[13]？他怎么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见问，便知他有些信意，说道："奶奶要问这位菩萨，等我告诉你奶奶知道。这个散花菩萨，根基不浅，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树园中，父母打柴为生。养下菩萨来，头长三角，眼横四目，身长八尺，两手拖地。父母说这是妖精，便弃在冰山背后了。谁知这山上有一个得道的老猢狲出来打食，看见菩萨顶上白气冲天，虎狼远避，知道来历非常，便抱回洞中抚养。谁知菩萨带了来的聪慧，禅也会谈，与猢狲天天谈道参禅，说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后，便飞升了。至今山上犹见谈经之处，天花散漫，所求必灵，时常显圣，救人苦厄。因此世人才盖了庙，塑了像供奉着。"看大了说得天花乱坠，的是善度人信佛之姑子口吻。〇大了所言，多属附会编造，然亦有所凭据　此处"散花菩萨"之原型，类似明人朱鼎臣《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中所述妙善公主圣迹。准此，则散花菩萨当即天女与观音形象之杂糅生发　观音由男变女，天女亦成菩萨，皆佛教中国化之产物，至此又得艺术化　女娲娘娘、警幻仙姑、散花菩萨等，可构成《红楼》之女神系列，分属儒道释三家　凤姐道："这有什么凭据呢？"问得好，是疑而欲信口气。大了道："奶奶又来搬驳了。一个佛爷可有什么凭据呢？就是撒谎，也不过哄一

两个人罢咧，难道古往今来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历来不绝，他到底是祝国裕民，有些灵验，人才信服啊。”凤姐听了，大有道理，渐渐入彀矣。种种烦恼难解，往往求助神灵 世间善男信女，多如此产生 宋人张继先《金丹诗》云：“人有金丹可返魂，常流迷道不知吞 ……善男善女寻真诀，莫把形容化土坟 ”宝玉悟道，凤姐向善，乃《红楼 中人物思想性格转变之大端，读之者当留心焉。因道：“既这么着，我明儿去试试。你庙里可有签？我去求一签。我心里的事，签上批的出来，我从此就信了。”大了道：“我们的签最是灵的。明儿奶奶去求一签就知道了。”贾母道：“既这么着，索性等到后日初一，你再去求。”说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里去请了安，回去不提。

这里，凤姐勉强扎挣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预备了车马，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至散花寺。大了带了众姑子接了进去，献茶后，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凤姐儿也无心瞻仰圣像，一秉虔诚，磕了头，举起签筒，默默的将那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才摇了三下，只听“唰”的一声，筒中撺出一支签来。于是叩头拾起一看，只见写着“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签薄看时，只见上面写着：“王熙凤衣锦还乡。”凤姐一见这几个字，吃一大惊，凤姐粗通文墨，并非完全睁眼瞎，已于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写其念潘又安致司棋私信时交代明白。此写其见字大惊，前后斗榫，甚合情理 忙问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么？”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难道汉朝的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事也不晓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儿还说这一回书来着，我们还告诉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许叫呢。”照应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前说书女先儿所云王熙凤乃“残唐之时”宰相王忠之子，此处大了则谓“汉朝”王熙凤求官，均顺口胡诌，妙趣横生 凤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说着，又瞧底下的，写的是：

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

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14]。此签实为凶兆 上联言凤姐将死于二十馀岁（此际二十五岁），照应其判词“哭向金陵事更哀”；下联

言其一生辛苦，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照应《聪明累》曲词：“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 ”

行人至。音信迟。讼宜和。婚再议。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这一签巧得很。奶奶自幼在这里长大，何曾回南京去过？如今老爷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来，顺便回家，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一面说，一面抄了个签经交与丫头[15]。凤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摆了斋来，凤姐只动了一动，放下了要走，又给了香银。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让他走了。凤姐回至家中，见了贾母、王夫人等，问起签来，命人一解，都欢喜非常，“或者老爷果有此心，咱们走一耥也好。”凤姐儿见人人这么说，也就信了，不在话下。人人如此说便信，写出凤姐侥幸心理及自欺情肠。此为大智若愚之象，即小聪明减少，大智慧增多。善者多愚，可惜对凤姐而言，为时已晚。

却说宝玉这一日正睡午觉，醒来不见宝钗，正要问时，只见宝钗进来。宝玉问道：“那里去了？半日不见。”宝钗笑道：“我给凤姐姐瞧一回签。”宝玉听说，便问是怎么样的。宝钗把签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说好的，据我看，这‘衣锦还乡’四字里头，还有原故。后来再瞧罢了。”宝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圣意。‘衣锦还乡’四字，从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儿你又偏生看出缘故来了。依你说，这‘衣锦还乡’还有什么别的解说？”写二宝解签，意见不一，乃写宝钗之聪慧，兼写宝玉之痴迷未悟 宝钗正要解说，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丫头过来请二奶奶，宝钗立刻过去。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发噤：即“打寒噤”。因受冷或受惊而身体颤动。

② 总理内庭都检点太监：此处为虚拟的官名，意即总管太监。

③ 神枪：即神机火枪，用火药发射。明清禁军均习用此枪。

④ 太师：官名，古三公之一，始设于殷周。历代职掌不同，至明清，多以朝臣兼任，成为一种虚衔。

⑤ 挫磨：即折磨，用狠毒的手段对待别人。

⑥ 动秤儿的：指实际干事之人。

⑦ 在坛子里：与“蒙在鼓里”义近。

⑧ 开吊：丧家正式举行吊丧的第一天。

⑨ 大萝卜还用屎浇：俗语，意谓不用旁人指教。“浇”、“教”谐音。

⑩ 拿糖作醋：装腔作势，拿架子。

⑪ 我和你上太太屋里：据下句文意，“太太”当作“老太太”。上，梦稿本作“到”，甲本、王本、张本作“向”。

⑫ 请老太太的：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的”字下均有一“安”字。

⑬ 散花菩萨：即佛家所说的散花天女。《维摩经·问疾品》：“会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悉皆坠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坠。天女曰：‘结习未尽，故花著身。’”后人将此女供作菩萨。

⑭ “蜂采”二句：见唐罗隐《蜂》诗。“蜂采”原作“采得”。

⑮ 签经：签名占词。把竹签贮于筒中，或在签的背面写上“签诗”，或在签上写明号数，另备一本有编号的签语簿，卜者抽签，依号查看签语。这些签诗、签语都叫作“签经”。

回　评

此回纯从凤姐视角叙述故事，写其心情，兆其命运。警幽魂于芳园乃状其心胆渐怯，愧王家之无行乃写其气势渐弱，羡二宝之恩爱是状其情感渐敏，求诗签于禅寺是写其性命将尽。叙事丝丝入扣，顺序井然，前后呼应完整，文势细腻舒缓。事件琐碎平淡，与上回故事之扰攘及下回情事之喧嚣形成对比，有映带烘染之妙。

此回“警幽魂”，写凤姐心理变化，家运之衰与大观园之败顿时交激于心。可卿幽魂责之，乃代祖灵责之；大观园凄凉景象惊之，乃代芳魂艳魄示意，于是乎其病愈增，由一向不信鬼神报应而变为将信将疑。贾琏笑骂王家兄弟种种不良，令凤姐顿生无地自容之感，气势遂矮三分。宝玉夫妇恩爱缠绵，令凤姐念及自身婚姻之无趣，顿生伤感，乃此前所未有之心态。种种不祥，一时交并，遂有散花寺诗签一求，得其凶谶，而凤姐犹未解也。此后家运益衰，而其病日沉，其心日懒，其势日减，终于托孤一哭，魂返金陵。此回凤姐之言行举动，乃其性格心理变化之分水岭。

四大家族，荣损与共，史家已衰于前，薛家踵之于后，贾家正在穷途末路，而王家亦见日薄西山矣。借丧事而敛财，已失世家气度；设虚辰以庆

寿，更扫贵胄颜面。如此乖谬无耻之事，衰微如贾府犹未忍为，故贾琏腾笑，凤姐含羞，鬟婢辈亦隐隐然而腹诽丛生。王家之衰败，尽在不写之写中矣。

此回之上半及下回之大半，皆写大观园，具有象征意味。此回预示凤姐将死，另如王希廉所评："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观园如此疑妖见鬼，贾政安得不被参，宁府安得不被查抄？"花柳繁华，于今实已不再。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祲[1]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唤宝钗，宝钗连忙过来请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你们作嫂子的，大家开导开导他，也是你们姊妹之情。况且他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们两个也很合的来。从王夫人口中道出探春、宝钗之亲密。探春于诸钗均一视同仁，绝无龃龉，可见其气量之大。其与宝钗性情相异，然均有儒行，而以探春为通脱，故二人亲密有加。只是我听见说，宝玉听见他三妹妹出门子，哭的了不的，你也该劝劝他才是。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两日不好。你还心地明白些，诸事该管的，也别说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将来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担子。"王夫人有以家事托付与宝钗之心，此语不可使凤姐闻之。盖凤姐乃王夫人内侄女兼侄媳，可谓近矣，然终隔一层；宝钗乃王夫人外甥女兼子妇，较凤姐为近，且钗之才德声望均高于凤，故有此议。然此际乃末世之末，宝钗之才德无缘施展矣　宝钗答应着。王夫人又说道："还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儿带了柳家媳妇的丫头来，说补在你们屋里。"宝钗道："今日平儿才带过来，说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呦。你二嫂子和我说，我想也没要紧，不便驳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见那孩子眉眼儿上头，也不是个很安顿的。起先为宝玉房里的丫头狐狸是的，我撵了几个，那时候，你也自然知道，才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诉你，不过留点神儿就是了。你们屋里，就是袭人那孩子还可以使得。"照应七十七回撵晴雯、逐芳官等及宝钗离园，针线细密。疑五儿、赞袭人，切合王夫人机心。宝钗答应了，又说了几句话，便过来了。饭后，到了探春那边，自

有一番殷勤劝慰之言，不必细说。

次日，探春将要起身，又来辞宝玉，宝玉自然难割难分。探春倒将纲常大体的话[2]，说的宝玉始而低头不语，后来转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探春说纲常，乃遵宝钗之嘱也。探春关心家事，自能慷慨陈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宝玉心折其人而口服其辞。宝玉始而默然，乃不以为然也；继而憬然，乃别有会心也。后文写宝玉先尽人子之心而后却尘缘，即先儒后佛，于此伏根也。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竟上轿登程，水舟陆车而去。探春离京南行，当由通州大运河张家湾码头起程，故云“水舟陆车”。或与第三回黛玉进京弃舟登岸同一处也 ○结探春远嫁。写得怨而不伤，洒脱而去，颇合探春性情。

先前众姊妹们都住在大观园中，后来贾妃薨后，也不修葺。到了宝玉娶亲，林黛玉一死，史湘云回去，宝琴在家住着，园中人少，况兼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约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宝玉病后不出屋门，益发没有高兴的人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一段写大观园终归闲置，已无人居住，此继九十五回宝玉离园、黛玉离恨等事之后大观园变化又一关节点也。

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大观园“理想世界”竟与“现实世界”最肮脏之地宁国府开门通联，则大观园之终遭毁灭势成必然矣。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都种作园地一般[3]，心中怅然如有所失。此继上回写凤姐“警幽魂”之后再次写大观园之环境也。“凄凉满目，台榭依然”，描摹出大观园之萧索景象。且景中有我，睹之怅然。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挣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谵语绵绵[4]。贾珍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缠经，入了足阳明胃经[5]，所以谵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6]，即可身安。尤氏服了两剂，并不稍减，更加发起狂来。

贾珍着急，便叫贾蓉来：“打听外头有好医生，再请几位来瞧瞧。”贾蓉回道：“前儿这个大夫是最兴时的了，只怕我母亲的病不是药治得好

的。"贾珍道:"胡说,不吃药,难道由他去罢。"贾蓉道:"不是说不治,为的是前日母亲往西府去,回来是穿着园子里走过来的。一到了家,就身上发烧,别是撞客着了罢。外头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灵,不如请他来占算占算。九十四回写一测字先生刘铁嘴,此处又出一算卦先生毛半仙,前后成对。"铁嘴"、"半仙",正是此类江湖术士通常名号。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第四回写益州名医严本仁,人称"严半仙",有《临江仙》词赞之曰:"世人切脉皆三指,输他一点仙机。合家休咎尽皆知,回生须勺饮,续命只刀圭。"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贾珍父子求助于毛半仙,属病急乱投医。看有信儿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请别的好大夫来。"

贾珍听了,即刻叫人请来。坐在书房内喝了茶,便说:"府上叫我,不知占什么事?"贾蓉道:"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净水洗手,设下香案,让我起出一课来看就是了[7]。"一时,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怀里掏出卦筒来,走到上头,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手内摇着卦筒,口里念道:"伏以太极两仪[8],絪缊交感[9],图书出而变化不穷[10],神圣作而诚求必应。兹有信官贾某[11],为因母病,虔请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鉴临在上,诚感则灵,有凶报凶,有吉报吉。先请内象三爻[12]。"说着,将筒内的钱倒在盘内,说:"有灵的,头一爻就是'交'。"拿起来又摇了一摇,倒出来,说是"单"。第三爻又是"交"。检起钱来,嘴里说是:"内爻已示,更请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来,是"单拆单"。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铜钱,便坐下问道:"请坐。请坐,让我来细细的看看。这个卦乃是'未济'之卦[13]。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晦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世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变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关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劫过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说完了,便撅着胡子坐着。看他说得何等热闹,非至明者不能辨其真伪。姚燮评曰:"杀有道理,然说来却是江湖口气。"岂但如此,"撅

着胡子坐着"亦江湖形状。

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听他讲的卦理明白，又说生怕父亲也不好，便说道："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毛半仙道："据这卦上，世爻午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断得清楚，揲着也不大明白[14]，除非用'大六壬'才断的准[15]。"贾蓉道："先生都高明的么？"毛半仙道："知道些。"贾蓉便要请教，报了一个时辰。毛先生便画了盘子，将神将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这课叫做'魄化课'。大凡白虎乃是凶将，乘旺象气受制，便不能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时令囚死，则为饿虎，定是伤人。就如魄神受惊消散，故名'魄化'。这课象说是人身丧魄，忧患相仍，病多死丧，讼有忧惊。按象有日暮虎临，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内说：'凡占此课，必定旧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响。'如今尊驾为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阳忧男，在阴忧女，此课十分凶险呢。"

贾蓉没有听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说的很是，但与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么？"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哝了一会子，便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救解，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以上写毛半仙占卦，非儒非道，似儒似道，一派胡言，而贾珍父子竟信而不疑，乃状其愚昧也。

贾蓉奉上卦金，送了出去，回禀贾珍，说是："母亲的病，是在旧宅傍晚得的，为撞着什么'伏尸白虎'。"贾珍道："你说你母亲前日从园里走回来的，可不是那里撞着的。你还记得你二婶娘到园里去，回来就病了？他虽没有见什么，后来那些丫头、老婆们都说是山子上一个毛烘烘的东西，眼睛有灯笼大，还会说话，他把二奶奶赶回来了，唬出一场病来。"此处照应上回所写凤姐在大观园遇狼犬之事，然已添油加醋，枝叶转繁，更觉神秘恐怖。姚燮批云："人家倒运，便有此等无理之谣，其所谓妖由人兴乎？"传谣者是无知仆人，信谣者则是贾珍父子等无良主子，寓意甚明。故《荀子》"大略"篇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贾蓉道："怎么不记得。我还听见宝二叔家的焙茗说，晴雯做了园里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里有音乐，必定他也是管什么花儿了。想这许多妖怪在园里，还了得！黛玉、晴

变，在宝玉为神，在贾蓉为妖，迥然不同。头里人多阳气重，常来常往不打紧，如今冷落的时候，母亲打那里走，还不知踹了什么花儿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个。那卦也还算是准的。”贾珍道：“到底说有妨碍没有呢？”贾蓉道：“据他说，到了戌日就好了。“戌日”亦称“腊日”，即十二月初八日，俗称“腊八”。东汉应劭《风俗通》云：“腊者，岁终祭众神之名。……汉火行，衰於戌，故腊用戌日也。”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宋梅尧臣《和腊前》云：“汉家戌日看看近，云景苍茫已岁昏。”腊八节本有驱疫除罪之说，后附会为佛祖成道吉日，故毛半仙定此日尤氏病愈。只愿早两天好，或除两天才好[16]。”贾珍道：“这又是什么意思？”贾蓉道：“那先生若是这样准，生怕老爷也有些不自在。”

正说着，里头喊说：“奶奶要坐起到那边园里去，丫头们都按捺不住。”贾珍等进去安慰，只闻尤氏嘴里乱说：“穿红的来叫我，穿绿的来赶我。”地下这些人又怕又好笑。贾珍便命人买些纸钱，送到园里烧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静些。到了戌日，也就渐渐的好起来。

由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大观园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园的人也不修花补树、灌溉果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鸟兽逼人，近来甚至日间也是约伴持械而行。过了些时，果然贾珍也病，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化纸许愿，重则详星拜斗。贾珍方好，贾蓉等相继而病。如此接连数月，闹的两府俱怕。前写尤氏“到了戌日”渐渐病愈，此云“接连数月”，当已转年。如此推算红楼系年，亦无不可，但此回至一百五回仅三回书而已，竟含一年之事，似觉局促。故姚燮忽而略之，回末批云：“此回仍是乙卯年事。”姑志之，以待高明。从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妖。由此引出下文“封园”大观园。宁府乃“现实世界”中最肮脏之地，故由宁府之事导致“理想世界”最终毁灭，寓意极为显豁。园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荣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园的没有了想头，个个要离此处，每每造言生事，便将花妖树怪编派起来，各要搬出，将园门封固，再无人敢到园中。以致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此写大观园变化又一关节点也。因谣言生事，上下皆惊，大观园终遭“封园”，从此人迹罕至，禽兽出没矣，而荣府之经济亦

为之更加拮据。

却说晴雯的表兄吴贵正住在园门口。他媳妇自从晴雯死后，听见说作了花神，每日晚间便不敢出门。这一日，吴贵出门买东西，回来晚了。那媳妇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间吃错了药，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了结吴贵媳妇。自脂评本至程刻本，此人物迭现变化，计有多姑娘、鲍二媳妇、灯姑娘、吴贵媳妇等多重身份或称呼，颇受专家瞩目。因吃错药而死，前有王子腾，此回再见，一贵一贱，形成对比。外面的人因那媳妇子不大妥当，便说妖怪爬过墙来吸了精去死的。此说恶毒，指吴贵媳妇私通妖怪，纵欲身亡。此类故事之模式，一般为男妖吸血，女妖吸精，故纵欲受害者多为男性。如袁枚《子不语》卷十九《东医宝鉴有法治狐》云："久之，李体日羸，觉交接时吸取其精，与寻常夫妇不同。"此处传闻吴贵媳妇惨遭摄精而死，极其荒诞。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贾母迷信，自然易受蛊惑，其心心念念在宝玉身上，故使人团团护卫，且"巡逻打更"。如此则愈闹愈真，府中乱象益发可观矣。这些小丫头们还说，有看见红脸的，有看见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的宝玉天天害怕。亏得宝钗有把持，听见丫头们混说，便吓唬着要打，所以那些谣言略好些。小丫头津津乐道妖魔鬼怪、宝玉惧怕，宝钗则无畏，态度迥异。二宝夫妇实际一佛一儒，当然不同。无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静，也添了人坐更，于是更加了好些食用。俗语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即此节之意也。谣言丛生，说鬼道怪，乃贾府末日来临之象。唯宝钗不语怪力乱神，识见卓然。

独有贾赦不大很信，说："好好儿的园子，那里有什么鬼怪。"挑了个风清日暖的日子，带了好几个家人，手内持着器械，到园踹看动静。众人劝他不依。到了园中，果然阴气逼人。贾赦还扎挣前走，跟的人都探头缩脑的。内中有个年轻的家人，心内已经害怕，只听"唿"的一声，回过头来，只见五色灿烂的一件东西跳过去了，唬的"嗳哟"一声，腿子发软，就栽倒了[17]。贾赦回身查问，那小子喘嘘嘘的回道："亲眼看见一个黄脸红胡子绿衣裳一个妖精，走到树林子后头山窟窿里去了。"前写尤氏病中谵语"穿红的来叫我，穿绿的来赶我"，此云"黄脸红胡子绿衣裳一个妖精"，两相对景，故令贾赦相信，心生胆怯。贾赦听了，便也有些胆怯，问道："你们都看

见么?”有几个推顺水船儿的回说:“怎么没瞧见,因老爷在头里,不敢惊动罢了。奴才们还掌得住。”说得贾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来,吩咐小子们:“不用提及,只说看遍了,没有什么东西。”心里实也相信,要到真人府里请法官驱邪[18]。贾赦其人原少成算,今偏要逞能,本为祛疑,反成添乱,可笑之极。故陈其泰批云:“本无识见,何苦强振精神,一吓即馁。”贾氏赦、珍、蓉三代主子,无疑属一丘之貉,故兴妖作怪,丑态百出。作者将三人拢总写来,意欲一网打尽也。岂知那些家人无事还要生事,今见贾赦怕了,不但不瞒着,反添些穿凿,说得人人吐舌。

贾赦没法,只得请道士到园作法,驱邪逐妖。择吉日,先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来。供上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并马、赵、温、周四大将[19],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20]。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排列两边,插着五方旗号[21]。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道众的执事[22],净了一天坛。三位法官行香取水毕,然后擂起法鼓。法师们俱戴上七星冠[23],披上九宫八卦的法衣[24],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便拜表请圣。又念了一天的消灾驱邪接福的《洞元经》[25],已后便出榜召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26]、上清三境灵宝符箓演教大法师,行文敕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前写贾珍父子请儒教术士占卦,此写贾赦请道教法官驱邪,前后呼应,皆摧毁大观园“理想世界”之举也。故“东观阁”本批云:“美人去后,道士降妖作法,大观园可复问耶?”

那日,两府上下爷们仗着法师擒妖,都到园中观看,都说:“好大法令,呼神遣将的闹起来,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27],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28],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来,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令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形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起,令人带回在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

将。贾赦恭敬叩谢了法师。

贾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个不住，说："这样的大排场，我打量拿着妖怪，给我们瞧瞧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那里知道是这样搜罗。究竟妖怪拿去了没有？"贾珍听见，骂道："糊涂东西，妖怪原是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如今多少神将在这里，还敢现形吗？无非把这妖气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众人将信将疑，且等不见响动再说。大观园本清净女儿乐园，除宝玉之外，任何男人不得擅入。此际贾赦、贾珍、贾蓉进园胡言乱行，招引众奴仆道士往来驰突，清净之地遂为玷污遭蹋殆尽矣。

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惊小怪，往后果然没人提起了。贾珍等病愈复原，都道法师神力。独有一个小厮笑说道："头里那些响动，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爷进园这一日，明明是个大公野鸡飞过去了。拴儿吓离了眼，说的活像，我们都替他圆了个谎，大老爷就认真起来。倒瞧了个很热闹的坛场。"补明园中实无妖怪，以释读者之疑，以申贾赦、贾珍父子之罪。众人虽然听见，那里肯信，究无人敢住。

一日，贾赦无事，正想要叫己个家下人搬住园中看守[23]，惟恐夜晚藏匿奸人。"妖怪"方歇，又防"奸人"，写贾赦总不肯安闲，无事生非，一味自惊自怪。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贾赦当谕以正道，加以戒约，有惊怪者罪之，久而自安矣。……乃始则不信，卒为邪惑，固其见之不真，亦由于中馁耳。"此处另伏后文写及盗贼入园，非无防范，实因贾府气数已尽。方欲传出话去，只见贾琏进来，请了安，回说："今日到大舅家去，听见一个荒信。说是二叔被节度使参进来，为的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请旨革职的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贾政被参，显系放纵家奴李十儿所致，照应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情节。洪秋蕃批："昏庸而不能廉，焉能免祸？"故抄家之灾，渐次逼近。贾赦听了，吃惊道："只怕是谣言罢？前儿你二叔带书子来说，探春于某日到了任所，择了某日吉时，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风恬浪静，合家不必挂念。还说节度认亲，倒设席贺喜。补明探春已完婚。"风恬浪静"云云，为一百十九回"沐皇恩贾家延世泽"写其归宁时"服采鲜明"，且"出挑得比先前

更好了”埋根　远嫁方能免祸，其事亦足悲矣　那里有做了亲戚倒题参起来的？且不必言语，快到吏部打听明白，就来回我。”

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30]，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31]，并令即日回京。皇上虽未治贾政以重罪，然心有不悦可知，伏后文抄家诸事。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个江西引见的知县，说起我们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说是个好上司，只是用人不当，那些家人在外招摇撞骗，欺凌属员，已经把好明声都弄坏了[32]。贾政其人，颇重名声，今被“弄坏”，根在迂阔古板，平庸无能。弟弟祸事由哥哥耳中听出，形成对比。黄小田批：“贾政矫枉，贾赦纵拗，虽有不同，其谬则一。”贾府男主子碌碌终生，无一可以依赖。节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说我们二叔是个好人。不知怎么样，这回又参了。想是忒闹得不好，恐将来弄出大祸，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参的。倒是避重就轻的意思，也未可知。”节度与贾政相识，又因探春婚姻，彼此联络有亲，仍上本参劾，可见宦海风波之险恶。此事已为后文写雨村反目伏根，而探春之幸与不幸，犹多变数　贾赦未听说完，便叫贾琏：“先去告诉你婶子知道，且不必告诉老太太就是了。”贾琏去回王夫人。

未知有何话说，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祲：妖气。《左传》昭公十五年：“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晋杜预注：“祲，妖氛也。”

②　纲常：指三纲五常。

③　女墙：城墙上的短墙。这里指短墙。

④　谵语：指病人神志不清时的胡言乱语。

⑤　足阳明胃经：人体十二经络之一。主要分布于头面及内脏的胃、脾等部位。

⑥　大秽：即“大便”。

⑦　起课：迷信占卜法的一种。其术有六壬课、文王课等。

⑧　太极两仪：太极，古时指天地未分，元气混一的状态。两仪，指天和地。

⑨ 细缊交感：意谓天地两气互相作用，互相交感。

⑩ 图书：即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有龙马背负河图，出于黄河；又有神龟背负洛书，现于洛水。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周易》即源于此。

⑪ 信官：此处是算卦人对问卦人的尊称。信，本佛教名词，指对佛理坚信不疑。

⑫ 内象三爻：占卜术语。《周易》把表示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的卦爻等符号称之为“象”。后来卜者附会《周易》，因卦起课。爻，《易》卦的基本符号，卦的变化取决于爻的变化，故爻表示交错和变动之意。占卜时，占者焚香祷告，以制钱三枚放入有盖的竹筒或龟壳内，以烟熏之，摇动数次，将钱倒出，看其“单拆重交”。钱凡两背一面者为“拆”，一背两面者为“单”，三背者为“重”，三面者为“交”，如此摇倒一次，为一爻，共摇六次，即成六爻之卦。前三爻称“内象”，后三爻称“外象”，合成一卦。

⑬ 未济：六十四卦之一。卦象为离上坎下，火在水上，不能互相发生作用，故称“未济”。

⑭ 揲着：梦稿本同，甲本作“揲蓍”，馀本作“揲蓍”，是。揲蓍，我国古代占卜的一种方法。蓍，即蓍草。揲，根据一定规则，按蓍草的不同数目分组，以卜吉凶。

⑮ 大六壬：占卜的一种。五行中以水为首，十天干中，壬癸皆属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舍阴取阳，故名壬。六十四甲子中，壬有六个，故名六壬。

⑯ 或除两天：甲本同。梦稿原抄同，后“除”点改为“迟”。王本、张本作“或过两天”。桐花凤阁批校本“除”改为“迟”。

⑰ 裁：梦稿本同，其馀诸本作“躺”，人文整理本酌改为“栽”。按“裁”“栽”叠韵，裁通“栽”。唐陆龟蒙《幽居有白菊一丛因而成咏呈知己》：“月中若有闲田地，为劝嫦娥作意裁”。

⑱ 真人府：这里指道教真人居住的府第。真人，道家对修真得道之人的称呼。

⑲ 二十八宿并马、赵、温、周四大将：二十八宿，本为古代天文学术语，指二十八个星座，分布在东南西北四方，后被视为神明。马赵温周，道教四大灵官，即护法神将。

⑳ 三十六天将：即道家所说的三十六个天罡神。道家认为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每星有一神，合称“三十六天罡”，常用符咒召之以驱鬼。

㉑ 五方旗号：用五种颜色分别表示五个方位的旗子。古时以东西南北中为五方，以青黄赤白黑为五正色，各色配以方位。旗号，旗子表示的名号。

㉒ 道纪司：明清时掌管州府中有关道教事务的官署。

㉓ 法师：原译自梵语，指精通佛法又能讲解、传法的僧人。一般也用作对僧人、道士礼貌上的称呼。

㉔ 九宫八卦的法衣：指绘有九宫八卦图形的法衣。九宫八卦，中国古代用来表示天地万物及其关系的两种符号。法衣，僧道所用的教衣，原为佛家语，即袈裟。

㉕ 《洞元经》：道经名，全称为《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又称“度人经”。内容演说元始天尊开劫度人以及科仪、斋法、符术、修炼、教戒、缘起等。

㉖ 太乙、混元：道教所奉祀的两位尊神。太乙，亦作“太一”、“大一”、“泰乙”。混元，指太上老君。

㉗ 七星皂旗：画有北斗七星的皂色旗。皂，黑色，属水，属北，象征凶杀。七星，即天枢、璇、玑、权、衡、开阳、摇光，主五行，主四时，主万物之命，象征天意。故道士用来驱妖弄鬼。

㉘ 桃木打妖鞭：桃木制成的鞭杖，用来驱逐妖怪鬼物。桃木，也称"仙木"。古时迷信，以为鬼畏桃树。

㉙ 己个家下人：己个，梦稿本作"巳个"，其馀诸本作"几个"。桐花凤阁批校本"巳"描改为"几"。

㉚ 膺：承受。

㉛ 行走：本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办事，称在某处或某官上行走。清制，凡不设专官的机构和非专任的官职，均称"行走"。

㉜ 好明声：梦稿本原抄同，后"明"描改为"名"。甲本、王本、张本作"好名声"。明，亦用同"名"，见《大戴礼记·主言》。本书两字混用，第六十九回有"奶奶名声"一语，诸本皆同。

回　评

此回着重描写大观园"理想世界"之终结。此园十六回开始筹建，十七回工程告竣，十八回正式命名，二十三回贾宝玉等奉命入园居住，至此回封固，"大观世界"完结矣。

大观园乃宝玉与诸艳之乐园。二十七回诸艳毕集为饯花会，乃欢乐之开端；三十七回至三十八回、四十回、四十九回至五十回诗酒雅集，乃欢乐迭现、渐次高潮；六十二回至六十三回群芳欢宴贺寿，乃快乐之巅峰。物极而反，巅峰亦即没落之始，七十回乃由欢而悲之转折也。七十四回大观园遭抄检，乃悲剧之序曲；七十七回晴雯夭亡，司棋、芳官等被逐，宝钗闻风离园，乃大观园悲剧之开始也。此后诸艳渐次离散，月缺花残，一园之主宝玉于九十五回因疯癫而离园，群芳之冠黛玉于九十八回魂归离恨天，园内渐次空虚，遂有此回由闲置而封固也。

大观园乃太虚幻境之人间投影，素称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其特征乃"清净"，其精魂乃"情"，故宋淇与余英时均称"理想世界"，与园外现实世界之污浊形成鲜明对比。园外污浊之地，莫过于宁国府，脏臭之人莫过于贾赦及贾珍父子。此回大观园之终遭封固，起因于贾珍父子之疑神疑鬼；大观园之被视为妖怪藏身之所，乃坐实于贾赦之驱妖逐孽。故知大观园"理想世界"之毁灭，既有其内因，亦缘现实世界之污染侵迫。

探春乃女中豪杰，若非远嫁，李纨、惜春则不会离园，则大观园将不致遭闲置，亦不致被封固，更不会有降妖捉怪之丑行。此所以大观园必闲置封固于探春远嫁之后也。

回目以“宁国府”对“大观园”，乃真与假之对称，浊与清之对比，肮脏与干净之对照，质言之，乃揭示现实与理想之矛盾，显现礼与情之冲突。此回结果，理想幻灭，即大观园悲剧意蕴之所在。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话说贾琏到了王夫人那边，一一的说了。次日，到了部里，打点停妥，回来又到王夫人那边将打点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皇上已赦免贾政之罪，犹需吏部打点，官场之黑暗可知。晚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回云："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如此风习，欲使官员不贪，几无可能。王夫人便道："打听准了么？果然这样，老爷也愿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尝是做得的。京官安闲，往往以外任为苦，是乾隆朝风俗。据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二记载，"有京官不愿外迁观察，而老于京卿贫病而死者"，纪昀以挽联戏之曰："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此处王夫人所言，心态类似。不是这样回来，只怕叫那些混账东西把老爷的性命都坑了呢。"人命关天，王夫人亦当反省，自金钏至晴雯，"坑了"多少条"性命"。如王伯沆批云："老爷性命要紧，他人性命不足惜耶？"推己及人，可免自私。贾琏道："太太怎么知道？"王夫人道："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贾政之清廉必从王夫人口中表出方妙。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几时，那些小老婆子们都金头银面的妆扮起来了，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弄钱？李十儿等家奴之家眷骤然金头银面，即照应九十九回"恶奴同破例"，此文章呼应之法也。你叔叔就由着他们闹去。要弄出事来，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反跌一百五回"查抄宁国府"，贾赦、贾珍之世职被夺。贾琏道："太太说的很是。方才我听见参了，吓的了不得，直等打听明白才放心。也愿意老爷做个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几年，才保得住一辈子的声名。京官清贫，却可图安逸、保名声，其实最合政老条件，故贾琏如此

议论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七载佚名竹枝词《京官》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 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何况贾政本皇亲国戚，原来清贫至此。贾琏所言，合乎彼时世情。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说的宽缓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听打听。"

贾琏答应了，才要出来，只见薛姨妈家的老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到王夫人里间屋内，也没说请安，便道："我们太太叫我来告诉这里的姨太太说，我们家了不得了，又闹出事来了。"突如其来，令人心惊肉跳。王家办丧事并过假生日，贾家捉妖怪并为弹劾揪心，薛家本不宁静，今又出事故，作者总无安逸之笔。王希廉评云："贾政被参，是抄家先声，接写金桂毒死，真是六亲同运。"王夫人听了，便问："闹出什么事来？"那婆子又说："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涂东西！有紧要事，你到底说呀。"婆子便说："我们家二爷不在家，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件事情出来，怎么办。要求太太打发几位爷们去料理料理。"王夫人听着不懂，便着急道："到底要爷们去干什么？"婆子道："我们大奶奶死了。"回目曰"施毒计金桂自焚身"，叙述则先出结果，以下用众人之口辨明此案。王夫人听了，啐道："呸，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罢咧，也值的大惊小怪的。"夏金桂之惹人嫌恶，从王夫人口中道出。婆子道："不是好好儿死的，是混闹死的。快求太太打发人去办办。"说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气，又好笑，说："这老婆子好混账。琏哥儿，倒不如你去瞧瞧，别理那糊涂东西。"那婆子没听见打发人去，只听见说"别理他"，他便赌气跑回去了。一起人命血案，出乎意料，偏使一糊涂婆子报来，以致案情扑朔迷离，为下文留出多少地步。

这里，薛姨妈正在着急，再不见来。好容易那婆子来了，便问："姨太太打发谁来？"婆子叹说道："人再别有急难事。什么好亲好眷，看来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应我们，倒骂我糊涂。"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么说来着？"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们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没有去告诉。"薛姨妈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养的，怎么不管？"婆子一时省悟道："是啊，这么着，我还去。"一段写薛姨妈焦急怨恼，婆子胥昧昏聩，对答之间口角毕见。情势慌迫中偏使一

老迈婆子裹乱，已于三十三回写宝玉挨打时见之，今则再见，愈添惶遽，愈显素纷。此为第一层铺垫。

正说着，只见贾琏来了，给薛姨妈请了安，道了恼，回说："我婶子知道弟妇死了，问老婆子再说不明。着急的很，打发我来问个明白，还叫我在这里料理。该怎么样，姨太太只管说了办去。"薛姨妈本来气的干哭，听见贾琏的话，便赶忙说："倒叫二爷费心。我说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这老货说不清，几乎悮了事。请二爷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诉你。"便说："不为别的事，为的是媳妇不是好死的。"据薛姨妈所言，金桂为非正常死亡。如此易引起法律纠纷，相当棘手。此为第二层铺垫。贾琏道："想是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据贾琏推测，疑金桂自杀身亡。如此则不难排解，无须焦急。文情故意一缓，此为第三层铺垫。薛姨妈道："若这样倒好了。前几个月头里，他天天赤脚蓬头的疯闹。后来听见你兄弟问了死罪，他虽哭了一场，已后倒擦胭抹粉的起来。我要说他，又要吵个了不得，我总不理他。从薛姨妈口中道出金桂死前状况，忽悲忽喜，举止反常。如此则死因难明，平添蹊跷。此为第四层铺垫。"赤脚蓬头"与"擦胭抹粉"为一对，回映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及一百回"破好事香菱结深恨"。此处用薛姨妈观点作一回顾，金桂形象滑稽，类似花旦。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来要香菱去作伴儿。我说：'你放着宝蟾，要香菱做什么？况且香菱是你不爱的，何苦惹气呢？'他必不依。我没法儿，只得叫香菱到他屋里去。可怜香菱不敢违我的话，带着病就去了。谁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欢。你大妹妹知道了说：'只怕不是好心罢。'忽然一改故辙，其中必有蹊跷，况且金桂与香菱分属妻妾，隐然天敌也。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云："接人不可以猝然改容，持己不可以偶然改度。"宝钗不为表象所迷惑，洞察世情，可谓识人。此处亦照应一百回"破好事香菱结深恨"，为第五层铺垫。我也不理会。头几天香菱病着，他倒亲手去做汤给他喝。谁知香菱没福，刚端到跟前，他自己烫了手，连碗都砸了。我只说必要迁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没生气，自己还拿笤帚扫了，拿水泼净了地，仍旧两个人很好。金桂善待香菱，如猫拜老鼠，狼怕羔羊，情形极为反常。难道香菱不识好歹，陡然起意行凶？此为第六层铺垫。

昨儿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自己说和香菱一块儿喝。隔了一会子，听见他屋里闹起来。宝蟾急的乱嚷，已后香菱也嚷着，扶着墙出来叫人。昨晚宝蟾做汤，嗣后突发命案。宝蟾首先叫嚷，是第一位目击证人，香菱则次之。难道宝蟾用心不良，暗杀主母？此为第七层铺垫。我忙着看去，只见媳妇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滚，两只手在心口里乱抓，两只脚乱蹬，把我就吓死了。问他也说不出来，闹了一会子就死了。此写金桂死态，丑陋难看，迥不同于尤三姐之“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清初张潮《幽梦影》云：“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红颜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尽属红颜；能诗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尽属能诗。”金桂好酒而不能诗，好色而非多情，尽管花容月貌，命如纸薄，却难称红颜。《红楼》中写此一女，别具一格。我瞧那个光景儿，是服了毒的。此为薛姨妈之判断，指出金桂系中毒身亡。然则，何人投毒，为何投毒，如何投毒，药从何来？一时均不能明。此为第八层铺垫。以上仅知大略，疑云密布，以下将逐步破案。宝蟾就哭着来揪香菱，说他拿药药死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这么样的人，再者，他病的起还起不来，怎么能药人呢？无奈宝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爷，这叫我怎么办？只得硬着心肠叫老婆子们把香菱捆了，交给宝蟾，便把房门反扣了。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里的门开了，才告诉去的。二爷你是明白人，这件事怎么好？”金桂之死先自婆子之口道出，此则从薛姨妈之口道其所见所闻，兼有判断。金桂是否服毒而死，香菱是否投毒人，均在疑似之间。此节为薛姨妈及宝蟾之观点。贾琏道：“夏家知道了没有？”薛姨妈道：“也得撕掳明白了，才好报啊。”贾琏道：“据我看起来，必要经官才了的下来。我们自然疑在宝蟾身上，别人却说宝蟾为什么药死他们姑娘呢？若说在香菱身上，倒还装得上。”贾琏之设问有理，正读者所疑也。贾琏此际暂居“侦探”之位。

正说着，只见荣府的女人们进来说：“我们二奶奶来了。”贾琏虽是大伯子，因从小儿见的，也不回避。宝钗进来见了母亲，又见了贾琏，便往里间屋里和宝琴坐下。薛姨妈进来也将前事告诉了一遍。宝钗便说：“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们也说是香菱药死的了么？妈妈说这汤是宝

蟾做的，就该捆起宝蟾来问他呀。一面就该打发人报夏家去，一面报官才是。”宝钗此际乃“律师”身份，袒香菱而难宝蟾　但宝钗身为薛家女儿，所言所行必偏向薛家，未能超然。薛姨妈听见有理，便问贾琏。贾琏道：“二妹子说的很是。报官还得我去托了刑部里的人，相验问口供的时候，方有照应。只是要捆宝蟾放香菱，倒怕难些。”薛姨妈道：“并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时寻死，又添了一条人命，才捆了交给宝蟾，也是个主意。”贾琏道：“虽是这么说，我们倒帮了宝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们三个人是一处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贾琏身份超然，持论尚属公允　薛姨妈便叫人开门进去。宝钗就派了带来的几个女人帮着捆宝蟾。只见香菱已哭的死去活来，宝蟾反得意洋洋。已后见人要捆他，便乱嚷起来。从众女人眼中看出香菱与宝蟾，一悲伤一得意，更觉香菱可怜，宝蟾可恨　那禁得荣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开着门，好叫人看着。这里报夏家的人已经去了。此节加入宝钗、贾琏观点，宝蟾亦为嫌犯矣

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里，因近年消索，又惦记女孩儿，新近搬进京来。父亲已没，只有母亲，又过继了一个混账儿子，此指夏三，九十一回已见，不尴不尬，鬼鬼祟祟，非正派人物　此为其下文出场撒野张本　书中何三、张三、夏三均似排行第三，称呼皆含贬义　把家业都花完了，不时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个水性人儿，那里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里想念薛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无奈他这个干兄弟又是个蠢货，虽也有些知觉，只是尚未入港。金桂“水性”，偏偏夏三“蠢货”，中间尚有薛蝌挡道，故夏氏姐弟勾勾搭搭而未成其事实，写来合乎情理，无如读者并不尽信　张新之以为，“作者固忠厚而兼刻毒”　王希廉则云，作者“含糊其辞，是隐恶之意”所以金桂时常回去，也帮贴他些银钱。此节为叙述者观点，补叙夏家已衰败，为下文讹诈薛家伏脉。这些时正盼金桂回家，只见薛家的人来，心里想着：“又拿什么东西来了。”不料说这里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气的乱嚷乱叫。金桂的母亲听见了，更哭喊起来，说：“好端端的女孩儿在他家，为什么服了毒呢？”哭着喊着的，带了儿子，也等不得雇车，便要走来。那夏家

本是买卖人家，如今没了钱，那顾什么脸面，儿子头里走，他就跟了个破老婆子出了门，在街上哭哭啼啼的雇了一辆车，一直跑到薛家。进门也不搭话，就“儿”一声“肉”一声的闹起。写夏家母子一出场便带市井气。有其母，宜有其女。〇自“他就跟了个破老婆子”以下一段文字，梦稿本同。“破老婆子”一语，各本略异，甲本同乙本，王本、蝶芗仙史评订本无“破”字，张本、金本作“跛老婆子”；“雇了一辆车”一语，诸本“车”上均有一“破”字。玩其语义，以“跛老婆子”、“破车”调侃夏家之败，颇富意味。句末“闹起”，甲本作“要讨人命”，语义更显豁。

那时贾琏到刑部去托人，家里只有薛姨妈、宝钗、宝琴，何曾见过这个阵仗儿，都吓的不敢则声。同为恐惧，薛姨妈是糊涂，宝钗是冷静，宝琴是娇贵，本自不同。清净女儿卷入此等是非，身不由己，亦实难堪。要和他讲理，他也不听，只说：“我女孩儿在你家，得过什么好处？两口子朝打暮骂，闹了几时，还不容他两口子在一处。你们商量着把我女婿弄在监里，永不见面。你们娘儿们仗着好亲戚受用也罢了，还嫌他碍眼，叫人药死他，倒说是服毒。他为什么服毒？”此处出夏母观点，指称薛家谋害金桂。说着，直奔薛姨妈来。薛姨妈只得退后，说：“亲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儿，问问宝蟾，再说歪话还不迟呢。”宝钗、宝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儿子，难以出来拦护，只在里边着急。夏三助威，夏母撒泼，薛姨妈不得不避让，宝钗与宝琴只是着急，写得情势危险，气氛紧张。

恰好王夫人打发周瑞家的照看，一进门来，见一个老婆子指着薛姨妈的脸哭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亲，便走上来说：“这位是亲家太太么？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与我们姨太太什么相干。也不犯这么遭塌呀。”加入周瑞家的观点，其事非亲眼所见，仅壮薛家声势而已。那金桂的母亲问：“你是谁？”薛姨妈见有了人，胆子略壮了些，便说：“这就是我们亲戚贾府里的。”此是狐假虎威口气，重音在“亲戚贾府”四字。金桂的母亲便道：“谁不知道你们有仗腰子的亲戚，才能够叫姑爷坐在监里。如今我的女孩儿倒白死了不成？”说着，便拉薛姨妈说：“你到底把我女孩儿怎么弄杀了？给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劝说：“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

手只一推。夏家的儿子便跑进来不依，道："你仗着府里的势头儿，来打我母亲么？"说着，便将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由夏母哭骂拉扯，到周瑞家的推搡，再到夏三出手动粗，局势步步升级，局面愈益混乱。◯夏三身份尴尬，举止鲁莽，且内外不分，宜乎被骂为"野男人"。里头跟宝钗的人听见外头闹起来，赶着来瞧，恐怕周瑞家的吃亏，齐打伙儿上去，半劝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泼来，说："知道你们荣府的势头儿，我们家的姑娘已经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说着，仍奔薛姨妈拚命。地下的人虽多，那里挡得住，自古说的，"一人拚命，万夫莫当[①]。"一段写薛夏两家对阵，薛家人多势众，夏家村野武勇，旗鼓相当。姚燮眉批："写得手脚忙乱，却能笔笔匀清"

正闹到危急之际，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见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儿子拉出去，便说："你们不许闹，有话好好儿的说。快将家里收拾收拾，刑部里头的老爷们就来相验了。"金桂的母亲正在撒泼，只见来了一位老爷，几个在头里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亲见这个光景，也不知是贾府何人。又见他儿子已被众人揪住，又听见说刑部来验，他心里原想看见女孩儿的尸首，先闹个稀烂，再去喊冤，不承望这里先报了官，也便软了些。见官便怕，切合夏家身份。前写宝钗力主报官，此见效应。姚燮批："宝钗主意毕竟着着先人"薛家有贾府撑腰，毕竟不怕见官。薛姨妈已吓糊涂了，还是周瑞家的回说："他们来了，也没去瞧瞧他们姑娘，便作践起姨太太来了。我们为好劝他，那里跑进一个野男人，在奶奶们里头混撒村混打，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贾琏道："这会子不用和他讲理，等回来打着问他，说：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儿，里头都是些姑娘、奶奶们。况且有他母亲，还瞧不见他们姑娘么？他跑进来，不是要打抢来了么。"贾琏在夏母眼中为"老爷"，如今一张口便是官腔，不由夏母不怕　贾琏不乏机警，亦擅作势。家人们做好做歹，压伏住了。

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说："夏太太，你不懂事。既来了，该问个青红皂白。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宝蟾药死他主子了。怎么不问明白，又不看尸首，就想讹人来了呢？我们就肯叫一个媳妇儿白死了不成？现在把宝蟾捆着，因为你们姑娘必要点病儿，所以叫香菱赔着

他[2]，也在一个屋里住，故此两个人都看守在那里。原等你们来眼看着刑部相验，问出道理来才是啊。”周瑞家的补充其观点：金桂或为服毒自杀，或为宝蟾所杀，而绝非香菱所杀。周瑞家的强充“证人”，实无资格也。金桂的母亲此时势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儿屋里，只见满面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金桂尸身必从夏母眼中看出方合情理。“满脸黑血”是中毒之象，“直挺挺”状其惨象，字字写夏母心痛神伤。便叫哭起来。宝蟾见是他家的人来，便哭喊说：“我们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块儿住，他倒抽空儿药死我们姑娘。”上文宝蟾观点乃薛姨妈转述，此则其自道也。那时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齐声吆喝道：“胡说！昨日奶奶喝了汤才药死的，这汤可不是你做的？”宝蟾道：“汤是我做的，端了来，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来，放了些什么在里头，药死的。”宝蟾增加新观点：汤为我所做，药则为香菱所下。金桂的母亲没听完，就奔香菱，众人拦住。

薛姨妈便道：“这样子，是砒霜药的，家里决无此物。不管香菱、宝蟾，终有替他买的，回来刑部少不得问出来，才赖不去。如今把媳妇权放平正，好等官来相验。”众婆子上来抬放。宝钗道：“都是男人进来，你们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检点。”严男女之大妨，宝钗时刻不忘礼法。姚燮眉批：“宝钗色色顾到，真可谓事忙心不忙者。”宝钗之性格、作者之文心，同现于一语中矣。只见炕褥底下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包儿。金桂的母亲瞧见，便拾起打开看时，并没有什么，便撩开了。宝蟾看见，道：“可不是有了凭据了。这个纸包儿，我认得。头几天耗子闹的慌，奶奶家去，找舅爷要的，拿回来搁在首饰匣内。必是香菱看见了，拿来药死奶奶的。若不信，你们看见首饰匣里有没有了[3]。”宝蟾重申其观点，并提出物证。“舅爷”夏三于无意中牵连出来，为下文宝琴提议追究砒霜来历作引。

金桂的母亲便依着宝蟾的话，取出匣子来，只有几支银簪子。薛姨妈便说：“怎么好些首饰都没有了？”宝钗叫人打开箱柜，俱是空的，便道：“嫂子这些东西被谁拿去，这可要问宝蟾。”金桂的母亲心里也虚了好些，见薛姨妈查问宝蟾，便说：“姑娘的东西，他那里知道。”周瑞家的道：“亲家太太，别这么说么。我知道宝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么说不知

道？"宝蟾见问得紧，又不好胡赖，只得说道："奶奶自己每每带回家去，我管得么？"众人便说："好个亲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东西，哄完了，叫他寻死来讹我们。众人忽出新观点：夏家母女合谋讹诈。好罢咧，回来相验，就是这么说。"宝钗叫人："到外头告诉琏二爷说，别放了夏家的人。"写宝钗精明过人，不输凤姐。里头金桂的母亲忙了手脚，便骂宝蟾道："小蹄子，别嚼舌头了。姑娘几时拿东西到我家去？"宝蟾道："如今东西是小，给姑娘偿命是大。"宝琴道："有了东西，就有偿命的人了。快请琏二哥哥问准了夏家的儿子买砒霜的话，回来好回刑部里的话。"宝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砒霜来历确为关键，顺藤自可得瓜，必须追问夏三。金桂的母亲着了急，道："这宝蟾必是撞见鬼了，混说起来。我们姑娘何尝买过砒霜？要这么说，必是宝蟾药死了的。"夏母观点转变，形势直转直下。宝蟾急的乱嚷，说："别人赖我也罢了，怎么你们也赖起我来呢？你们不是常和姑娘说，叫他别受委屈，闹得他们家破人亡，那时将东西卷包儿一走，再配一个好姑爷。这个话是有的没有？"夏家母女之祸心从宝蟾口中道出，方可取信于人。金桂的母亲还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说道："这是你们家的人说的，还赖什么呢？"金桂的母亲恨的咬牙切齿的骂宝蟾，说："我待你不错呀，为什么你倒拿话来葬送我呢？回来见了官，我就说是你药死姑娘的。"夏母重申其新观点：金桂乃宝蟾投毒所杀。至此，唯宝蟾一人指认香菱为凶手，众人异口同声指认宝蟾投毒。金桂是否自杀？已无人顾及此观点。宝蟾气的瞪着眼说："请太太放了香菱罢，不犯着白害别人，我见官自有我的话。"此乃宝蟾新观点之一部分，即金桂非香菱所杀。

宝钗听出这个话头儿来了，便叫人反倒放开了宝蟾，说："你原是个爽快人，何苦白冤在里头。你有话，索性说了，大家明白，岂不完了事了呢？"仍写宝钗之精明，心中已料知其事原委之八九。宝蟾也怕见官受苦，便说："我们奶奶天天抱怨说：'我这样人，为什么碰着这个瞎眼的娘，不配给二爷，偏给了这么个混账糊涂行子。要是能够和二爷过一天，死了也是愿意的。'此借金桂之口先怨夏母，"瞎眼的娘"形容出夏母之昏昧，以及旧式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荒唐；再骂薛蟠，"混账糊涂行子"形容出呆霸

王之无良，可作定评；三赞薛蝌，“死了也是愿意”云云形容出薛蝌之优秀，亦见金桂何等痴心。说到那里，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会，后来看见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么哄转了。不承望昨儿的汤不是好意。”金桂的母亲接说道：“越发胡说了。若是要药香菱，为什么倒药了自己呢？”宝钗便问道：“香菱，昨日你喝汤来着没有？”香菱道：“头几天我病的抬不起头来，奶奶叫我喝汤，我不敢说不喝。刚要扎挣起来，那碗汤已经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个难，我心里很过不去。昨儿听见叫我喝汤，我喝不下去，没有法儿，正要喝的时候儿，偏又头晕起来。见宝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欢，刚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汤，叫我尝尝。我便勉强也喝了两口。”

宝蟾不待说完，便道：“是了，我老实说罢。昨儿奶奶叫我做两碗汤，说是和香菱同喝。我气不过，心里想着，香菱那里配我做汤给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记了暗记儿，原想给香菱喝的。刚端进来，奶奶却拦着我叫外头叫小子们雇车，说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说了，回来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正没法的时候，奶奶往后头走动，我眼错不见，就把香菱这碗汤换过来了。也是合该如此，奶奶回来就拿了汤去到香菱床边，喝着说：‘你到底尝尝。’那香菱也不觉咸，两个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没嘴道儿[4]，那里知道，这死鬼奶奶要药香菱，宝蟾声口甚妙，又造一“死鬼奶奶”新词。黄小田批：“‘死鬼奶奶’，好称呼。”宝蟾之怜惜、愤恨、揶揄、无奈、自嘲，尽在此一声“死鬼奶奶”中。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换碗。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以上宝蟾、香菱各道其所见所闻，遂真相大白。金桂非香菱所杀，非宝蟾所杀，亦非金桂有意自杀。上文众人观点皆误矣。金桂之死，乃欲害香菱反而误杀自己也，是《红楼》中独一无二之死法。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真正一丝不错，便将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旧睡在床上。香菱得还清白，何其侥幸。元人关汉卿《窦娥冤》亦写喝汤中毒故事，最终酿成绝大冤案，以致“感天动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极口称赞，以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依其《红楼梦评论》，本书亦悲剧也。但此处香菱之结局异于窦娥，当属大悲剧中之小插曲，富有喜剧色彩。本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写汤中投毒，误喝身亡，其艺术灵感或来自《窦娥冤》。

不说香菱得放，且说金桂的母亲心虚事实，还想辩赖。薛姨妈等你言我语，反要他儿子偿还金桂之命。此八戒抡耙倒打之法也，意谓夏三杀我薛家儿媳，该当偿命。正然吵嚷，贾琏在外嚷说："不用多说了，快收拾停当，刑部的老爷就到了。"此时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来总要吃亏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妈道："千不是，万不是，总是我死的女孩儿不长进。这也是他自作自受。此即回目中"自焚"之意。唐周昙《春秋战国门》咏孙膑云："曾嫌胜己害贤人，钻火明知速自焚。"害人者终必害己。"自作自受"一语必从夏母口中说出，题面方能完足，金桂其人亦可盖棺论定矣。要是刑部相验，到底府上脸面不好看，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件事罢。"宝钗道："那可使不得，已经报了，怎么能息呢？"此语仍写宝钗之精明，欲纵之，故擒之，迫使夏家自行了断。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若要息事，除非夏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验，我们不提长短罢了。"贾琏在外也将他儿子吓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结拦验[5]，众人依允。薛姨妈命人买棺成殓。不题。以上结金桂之死。刑部官员未至，案情已水落石出，文情如雨过天晴，风止浪息。

且说贾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雨村升官，与政老降职为一对。"京兆府尹"专管首都地区行政及司法事务，为四品以上大员。兼官税务，可知颇受宠信。此为贾府抄家时雨村忘恩负义埋根。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路过知机县，到了急流津，正要渡过彼岸，"知机县"、"急流津"、"渡过彼岸"俱含禅机。因待人夫，暂且停轿。只见村傍有一座小庙，墙壁坍颓，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苍老。雨村下轿，闲步进庙，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殿宇歪斜，傍有断碣，字迹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后殿，只见一株翠柏下荫着一间茅庐，庐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此处与第二回写雨村过智通寺遇老僧遥相呼应。其寺"门巷倾颓，墙垣朽败"，与此处景相似，皆寓禅机。雨村走近看时，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时再想不起来。从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那道士双眼略启，微微的笑道："贵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过此地。

见老道静修自得，想来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请教。”那道人说：“来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便长揖请问：“老道从何处焚修，在此结庐？此庙何名？庙中共有几人？或欲真修，岂无名山？或欲结缘[6]，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芦’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结舍。庙名久隐，断碣犹存，行影相随，何须修募。岂似那‘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匣内待时飞’之辈耶。”“玉在”一联乃第一回雨村所吟联语。“时飞”是雨村表字，正合其此际飞黄腾达状况。该道人即甄士隐，语含嘲讽。〇前写金桂玩火自焚，真相大白，香菱得以免受冤屈，与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迥不相犯，却遥为对照。故此处写“昧真禅雨村空遇旧”，为红尘中沉迷于权势者加一声棒喝。

雨村原是个颖悟人，初听见“葫芦”两字，后闻“钗玉”一对，忽然想起甄士隐的事来，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见他容貌依然，便屏退从人，问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么？”那道人微微笑道：“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真假假，禅味愈浓。照应太虚幻境对联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士隐、雨村，一真人一假人，一出世一入世，一仙一凡，恰成对照　一部《红楼》，无非辨真识假，亦真亦假，混融真假，如黄山谷《大通禅师真赞》所云：“大则偏圆异位，通则真假同源。观者著眼，是传非传。”雨村听说出“贾”字来，益发无疑，便从新施礼，道：“学生自蒙慨赠到都，托庇获隽公车[7]，受任贵乡，始知老先生超悟尘凡，飘举仙境。学生虽溯洄思切[8]，自念风尘俗吏，末由再睹仙颜。今何幸于此处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弃，京寓甚近，学生当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

那道人也站起来，回礼道：“我于蒲团之外，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士隐此语极为超脱，即南宋文及翁《山中夜坐》所云：“悠悠天地间，草木献奇怪。投老一蒲团，山中大自在。”又如释文礼《偈颂》所云：“七尺单前，一蒲团地。横亘十方，竖穷三际。”士隐以道士装束而现身寺庙，并发此禅语，亦两教合一之象。适才尊官所言，贫道一概不解。”说毕，依旧坐下。雨村复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隐，何貌言相似若此？离别来十九载，面色如旧，必是修炼有成，未肯将前身说破。士隐与雨村于首回登场，宝玉已降生，红楼元年也。此时为红楼十六年，却云“离别来十九载”，似囫囵不确。或作者另有计算，未之

可知　若依末回写翌年冬季贾政说宝玉“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来推算，则此曰“离别来十九载”亦不合。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当面错过。看来不能以富贵动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说了。”想罢，又道：“仙师既不肯说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礼，只见从人进来禀说：“天色将晚，快请渡河。”雨村正无主意，那道人道：“请尊官速登彼岸，见面有期，迟则风浪顿起。果蒙不弃，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士隐与雨村是有缘人，在书中负有特殊使命，其功能非同一般　此处士隐“他日”云云，伏末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说毕，仍合眼打坐。雨村无奈，无奈者，官身不自由也　雨村正当春风得意之际，焉能悟得真假？甄士隐徒对牛弹琴耳。只得辞了道人出庙。正要过渡，只见一人飞奔而来。

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一人拚命，万夫莫挡：此指一人以死相拼，众人也无法抵挡。化用唐李白《蜀道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句意。

② 赔着他：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作“陪着他”。赔，通“陪”。《三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回：“王师姑来赔回家劝说。”

③ 看见：甲本同，梦稿、王本作“看看”，张本作“看”。

④ 没嘴道儿：味觉不灵，尝不出味道。

⑤ 具结拦验：由死者亲属出具保证文书，阻拦官府验尸，表示对死因确信不疑，再不告发。

⑥ 结缘：佛家语。意谓行善积德，可修来世得度的因缘。

⑦ 获隽公车：这里指会试得中。获隽，获得优胜的名次。隽，同“俊”，杰出。公车，本为汉代官署名，后因汉时地方举荐人才，是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遂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

⑧ 溯洄：本为逆流而上之意，后引申为追念往昔。

回　评

此回重点在金桂之死。金桂是《红楼》中颇具特色之艺术形象。外具花柳之姿，而内秉风雷之性，心地狭隘，蓄意害人，终于自害。其泼悍与薛蟠之豪横相比并，其淫妒与宝蟾之刁蛮相关联；其贱恶与宝钗之涵养相对照，其

狡诈与香菱之娇憨相映衬。设此一人，当知现实中女儿自有浊物，益明大观园之理想虽虚幻而诚可贵也。

薛家与夏家联姻，寓“雪”遇夏日必化之意。一自金桂嫁临，薛蟠为之束手，遂避锋锐于外，招惹命案，致使薛家一败涂地。金桂死，薛家故事遂基本完结，此后无复独立章回，仅于行文中穿插及之矣。

此回叙金桂已死之章法特异，类乎今日之侦探故事。开门见山，先将金桂之死结果告知读者，复令薛姨妈述其见闻，案情扑朔迷离。故众人各道其分析所得，辞旨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倩宝蟾、香菱各陈其所历所见，案情遂大白于读者眼前。叙事巧妙，情节曲折，极具吸引力，其章法于书中别具一格。其间表现人情世态，点染人物性格，亦多生花妙笔。

回末写贾雨村遇甄士隐，寓意玄妙。其作意盖缘香菱蒙冤而起，士隐乃香菱之父也。亦缘贾府将遭抄家之祸，“真”、“假”二公不得不有此一聚，且为雨村负恩于贾府危难之际伏脉。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话说贾雨村刚欲过渡，见有人飞奔而来，跑到跟前，口称："老爷，方才逛的那庙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时，只见烈焰烧天，飞灰蔽日。此处知机县荒寺火起，与首回所写葫芦庙及仁清巷走水遥相呼应，事带禅机。唐诗僧齐己《自遣》云："了然知是梦，既觉更何求？死入孤峰去，灰飞一烬休。"今士隐以此点化雨村，无奈仍然徒劳无功。雨村心想："这也奇怪，我才出来，走不多远，这火从何而来？莫非士隐遭劫于此？"欲待回去，又恐悮了过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问道："你方才见那老道士出来了没有？"味其口气，乃不欲从人知晓"老道士"实故人也。盖雨村因乱判葫芦案而负士隐，有愧于心　那人道："小的原随老爷出来，因腹内疼痛，略走了一走，回头看见一片火光。原来就是那庙中火起，特赶来禀知老爷，并没有见有人出来。"雨村虽则心里狐疑，究竟是名利关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视，便叫那人："你在这里等火灭了，进去瞧那老道在与不在，即来回禀。"那人只得答应了伺候。雨村过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几处，遇公馆便自歇下。甄士隐救济贾雨村于困厄之际，恩情不可谓不深，而雨村一负之于乱判葫芦案，再负之于此"知机县"，是真不知机者也。薄情如此，为名利关心者画像，无怪乎平儿曾斥为"饿不死的野杂种"也。

明日，又行一程，进了都门，众衙役接着，前呼后拥的走着。此写雨村官威凛凛，"前呼后拥"四字写出势焰熏天模样，又与十几年前仁清巷葫芦庙中一介寒儒态度遥为对照。雨村坐在轿内，听见轿前开路的人吵嚷。雨村问是何事，那开路的拉了一个人过来跪在轿前，禀道："那人酒醉，不知回避，反冲突过来。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泼，躺在街心，说小的打了他

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这里地方的，你们都是我的子民。径呼百姓为“子民”，雨村俨然以“父母”自居矣，何其踌躇满志，一副小人嘴脸。知道本府经过，喝了酒不知退避，还敢撒赖！”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雨村怒道：“这人目无法纪，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刚倪二。”此人名头不小，照应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脂砚斋称此回系“书中之大净场，聊醒看官倦眼”。宋释如净《偈颂》云：“个中开得金刚眼，生死何尝有异端？”金刚烂醉，天眼自开。雨村听了生气，叫人：“打这东西！瞧他是金刚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实的打了几鞭子。倪二负痛，酒醒求饶。雨村在轿内哈哈笑道：“原来是这么个金刚。我且不打你，叫人带进衙门里慢慢的问你。”众衙役答应，拴了倪二拉着就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此节写雨村遇倪二，由寓言转归写实。雨村之威风与倪二之侠气皆活灵活现，然倪二已添些许无赖气。

雨村进内复旨回曹①，那里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热闹的，三三两两传说：“倪二仗着有些力气，恃酒讹人，今儿碰在贾大人手里，只怕不轻饶的。”这话已传到他妻女耳边。那夜果等倪二不见回家，他女儿便到各处赌场寻觅。那赌博的都是这么说，他女儿哭了。众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贾大人是荣府的一家，荣府里的一个什么二爷和你父亲相好，你同你母亲去找他说个情，就放出来了。”倪二的女儿想了一想：“果然我父亲常说间壁贾二爷和他好，为什么不找他去？”赶着回来，就和母亲说了，娘儿两个去找贾芸。倪二曾慷慨借银与贾芸，故其妻女特来讨情。此写市井俗事，至今犹为日常见闻，如唐人罗邺《赏春》所云：“年年点检人间事，唯有春风不世情。”世间之事，无非人情。

那日，贾芸恰好在家，见他母女两个过来，便让坐，贾芸的母亲便命倒茶。倪家母女将倪二被贾大人拿去的话说了一遍：“求二爷说个情儿放出来。”贾芸一口应承，说：“这算不得什么，我到西府里说一声就放了。那贾大人全仗着西府里才得做了这么大官，从贾芸口中揭出雨村老底，“全仗着”云云口气夸张，反跌下回写贾府抄家时其负义忘恩之丑行。只要打发个人去一说就完了。”贾芸已失宠于凤姐，回想八十八回谋事不遂可知，然犹肿

面充肥，滑稽可哂。倪家母女欢喜，回来便到府里告诉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经求了贾二爷，他满口应承，讨个情便放出来的。倪二听了也喜欢。

不料贾芸自从那日给凤姐送礼不收，不好意思进来，也不常到荣府。那荣府的门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谁走动才有些体面，一时来了，他便进去通报；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论本家亲戚，他一概不回，支回去就完事。荣府门房之犬目势利，已于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领教，此际再见矣，皆点染世情笔墨。那日贾芸到府，说：“给琏二爷请安。”门上的说：“二爷不在家，等回来我们替回罢。”贾芸欲要说“请二奶奶的安”，又恐门上厌烦，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说：“二爷常说，府上不论那个衙门，说一声儿谁敢不依。如今还是府里的一家儿，又不为什么大事，这个情还讨不来，白是我们二爷了。”贾芸脸上下不来，嘴里还说硬话：“昨儿我们家里有事，没打发人说去，少不得今儿说了就放。什么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听信。

岂知贾芸近日大门竟不得进去，绕到后头，要进园内找宝玉，不料园门锁着，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大观园已经封固，宝玉早已离园，而贾芸不知，可见疏远之甚。想起：“那年倪二借银，买了香料送他，才派我种树，如今我没钱打点，就把我拒绝。那也不是他的能为。拿着太爷留下的公中银钱在外放加一钱，依清制，私人放债，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即百分之三利息。今曰“加一钱”，则百分之十利也。可知其利息之高，盘剥之重。故七十二回凤姐尝自云：“（在外）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我们穷当家儿，要借一两也不能，他打谅保得住一辈子不穷的了。那里知道外头的名声儿很不好，我不说罢了；若说起来，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贾芸谙知贾府内情，伏下文倪二生事，为抄家埋根。一面想着，来到家中，只见倪家母女正等着呢。贾芸无言可支，便说是：“西府里已经打发人说了，只言贾大人不依。你还求我们家的奴才周瑞的亲戚冷子兴去才中用。”冷氏与雨村为旧交，故云。照应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陈其泰批：“忽照冷子兴，奇幻之至，而贾府亦可谓冷极矣。”倪家母女听了，说：“二爷这样体面爷们，还不中用，

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贾芸不好意思，心里发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着呢。”贾芸被逼发急，道出实情，感慨不浅　盖宗法社会等级森严，其日常权威遂取决于人际关系，故人人具备双面性格，既能做主子，又能当奴才，时而耀武扬威，时而卑躬屈膝，其角色转换与错位实为常态，敏感者始觉难堪。故唐人张说《赠工部尚书冯公挽歌》云：“万事非吾有，千悲是世情”今贾芸不及冷子兴，乃关系网络所致。倪家母女听来无法，只得冷笑几声，说：“这倒难为二爷白跑了这几天，等我们那一个出来再道乏罢。”说毕出来，另托人将倪二弄出来了，只打了几板，也没有什么罪。

倪二回家，他妻女将贾家不肯说情的话说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气要找贾芸，说：“这小杂种，没良心的东西！头里他没有饭吃，要到府内钻谋事办，亏我倪二爷帮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罢咧，要是我倪二闹起来，连两府里都不干净。”贾芸向本府求情不遂，致令倪二心生怨恨，嗣后殃及宁荣两宅，可谓循环报应　贾府抄家，其导火线竟如此微细，令人诧异　他妻女忙劝道：“嗳，你又喝了黄汤，就是这么有天没日头的。前儿可不是醉了闹的乱子，捱了打还没好呢，你又闹了。”

倪二道：“捱了打，就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头儿。我在监里的时候儿，倒认得了好几个有义气的朋友。听见他们说起来，不独是城里姓贾的多，外省姓贾的也不少，前儿监里收下了好几个贾家的家人，我倒说这里的贾家小一辈子连奴才们虽不好，他们老一辈的还好，怎么犯了事呢？我打听了打听，说是和这里贾家是一家儿，都住在外省，审明白了，解进来问罪的，我才放心。此处照应一百一回邸报载贾范等犯罪系狱之事　若说贾二这小子，他忘恩负义，我就和几个朋友说他家怎么欺负人，怎么放重利，怎么强娶活人妻。吵嚷出去，以上二十三字，甲本作“他家怎样倚势欺人，怎样盘剥小民，怎样强娶有男妇女，叫他们吵嚷出来”　相比而言，乙本文字较为通俗活泼，合乎倪二身份　梦稿同乙本。有了风声到了都老爷耳朵里头[②]，这一闹起来，叫他们才认得倪二金刚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罢。他又强占谁家的女人来着？没有的事，你不用混说了。”倪二道：“你们在家里，那里知道外头的事？前年我在场儿里碰见了小张，说

他女人被贾家占了，他还和我商量，我倒劝着他才压住了。不知道小张如今那里去了，这两年没见。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太爷出个主意，叫贾二小子死给我瞧瞧。好好儿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爷才罢了。”“小张”即尤二姐前未婚夫张华。贾府口碑如此，可见其罪恶已路人皆知，报应不远矣。说着，倒身躺下，嘴里还是咕咕哝哝的说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当是醉话，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赌场中去了。不题。

且说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将道上遇见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为什么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烧死了，可不是咱们没良心。”说着掉下泪来。此雨村夫人即继室娇杏也，乃当年士隐家丫鬟。与雨村相较，清浊立见。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③，不肯和咱们在一处的。”正说着，外头传进话来，禀说：“前日老爷吩咐瞧那庙里失火去的人回来了。”雨村踱了出来。“踱”字传神，慢步也，可见雨村并不急于知其结果。性命交关，却漫不经心，活画出冷血官僚丑恶嘴脸。那衙役请了安，回说：“小的奉老爷的命回去，也没等火灭，冒着火进去瞧那道士，那里知他坐的地方儿都烧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烧死了。那烧的墙屋往后塌了，道士的影儿都没有了。只有一个蒲团，一个瓢儿，还是好好的。小的各处找他的尸首，连骨头都没有一点儿。小的恐怕老爷不信，想要拿这蒲团、瓢儿回来做个证见。小的这么一拿，谁知都成了灰了。”蒲团化灰，瓢儿化烟，无须证见，禅理自见。元人段成己《鹧鸪天》云：“摆脱浮名尽自闲。人间万事一蒲团。”雨村为名缰利锁所缚，自不能明白。雨村听毕，心下明白，知士隐仙去，便把那衙役打发出去了。回到房中，并没提起士隐火化之言，恐怕妇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说并无形迹，必是他先走了。

雨村出来，独坐书房，正要细想士隐的话，忽有家人传报说：“内廷传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轿进内，只听见人说：“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被参回来，在朝内谢罪。”雨村忙到了内阁，见了各大臣，将海疆办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来即忙找着贾政，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后又道喜，问一路可好。到内阁、见大臣、读旨意、找贾政，看雨村何等忙碌，士隐所言已成

耳旁风。“抱屈”为政老遭参降职，“道喜”为其平安回京，且不忘问安，春风满面，一派奸雄格调。明人洪应明《菜根谭》云：“饰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胆之镜。”贾府籍没后，方知雨村何等伪善。贾政也将违别以后的话细细的说了一遍。雨村道：“谢罪的本上了去没有？”贾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后下来看旨意罢。”

正说着，只听里头传出旨来叫贾政，贾政即忙进去。各大人有与贾政关切的，都在里头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见贾政出来。看见他带着满头的汗，众人迎上去接着，问：“有什么旨意？”贾政吐舌道：“吓死人，吓死人。声口如此，加之满头大汗，贾政一副诚惶诚恐模样，如见其面。宋王禹偁《谢宣赐御草书急就章并朱邸旧集歌》云：“且教世世传子孙，长与皇家作臣妾。”贾政所示，即臣妾意识、病态人格，乃宗法社会官僚之心理常态。倒蒙各位大人关切，幸喜没有什么事。”众人道：“旨意问了些什么？”贾政道：“旨意问的是云南私带神枪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师贾化的家人，主上一时记着我们先祖的名字，便问起来。我忙着磕头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还降旨意说：‘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那时雨村也在傍边，倒吓了一跳，此惊不小，同样臣妾心态。雨村名化，故然。其“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事见五十三回。此云“前放兵部、后降府尹”，任免升降系乎天子一念之间，雨村安能不惧？满朝臣妾，实亦必然。既关人性，亦极权体制之罪也。便问贾政道：“老先生怎么奏的？”贾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人。主上又问：苏州刺史奏的贾范，是你一家子么？我又磕头奏道：是。主上便变色道：纵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还成事么？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问道：贾范是你什么人？忙奏道：是远族。主上哼了一声，降旨叫出来了。元春已薨，贾府无内帏依恃，故皇上对贾府已不甚客气。一场虚惊，却为下回龙颜震怒伏脉。解弢《小说话》批云：“写专制朝廷威严，莫过《红楼》，而贾政由江西粮道回京陛见一回，尤为出色。可不是咤事。”众人道：“本来也巧，怎么一连有这两件事？”贾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贾的不好。算来我们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处都有。现在虽没有事，究竟主上记着一个‘贾’字就不

好。”众人说：“真是真，假是假，怕什么？”又点“真假”二字，众人独不念真即假，假即真也。贾政道：“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世袭，这也无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雨村以工部京官为美差，乃当时官场常谈。同光间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作官须从牧令出身”条云：“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为荣选，次亦望为六部曹郎，以升途较外吏捷耳。”雍正朝李绂《条陈用人三法札子亦云：“京官任事，莫要于六部 凡主事员外郎中，并由本司升转，升至郎中，果才守兼优，亦加以京堂衔俸，俾令久管本司。他若六科七道，亦由本科本道升转，则人习所事，吏不能欺，而部院之务可得而理矣。”贾政庸碌不贪，兼习工部职任，本宜老于京官。贾政道：“京官虽然无事，我究竟做过两次外任，也就说不齐了。”众人道：“二老爷的人品行事，我们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爷，也是个好人。贾赦是否“好人”，仅石呆子一事，读者便有定评。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贾赦性昏愦，而气亦骄傲，谋石呆子旧扇一事，以玩物杀一不辜，何其忍也。”当时雨村助纣为虐，方造其孽。此处众人所言或系反话，或出自雨村，反跌下回写赦老获罪充军。只要在令侄辈身上严紧些就是了。”贾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侄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里也不甚放心。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听见东宅的侄儿家有什么不奉规矩的事么？”众人道：“没听见别的，只有几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伏下回御史题参、锦衣府堂官发威等事。内监里头也有些。照应七十二回夏太监、周太监索贿，贾琏有所怠慢。想来不怕什么，只要嘱咐那边令侄诸事留神就是了。”此节暗示贾珍等横行不法诸事已传扬在外，且与重臣及内监不睦，伏下回抄家之根。众人说毕，举手而散④。

贾政然后回家，众子侄等都迎接上来。贾政迎着请贾母的安，然后众子侄俱请了贾政的安，一同进府。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贾政先到了贾母那里拜见了，陈述些违别的话。贾母问探春消息，贾政将许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还说：“儿子起身急促，难过重阳。虽没有亲见，听见那边亲家的人来，说的极好。亲家老爷、太太都说请老太太的安，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可调进京来，这便好了。如今闻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时

还不能调。”从贾政口中补明探春婚后状况，可慰太君心怀，兼为一百十九回写其归宁伏脉。《海疆有事》云云，或与台湾林爽文组织天地会起义之事有关。《清史稿》卷十五《高宗本纪》云：“（乾隆）五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林爽文陷诸罗竹堑。”或仅为小说虚构之词，不必附会坐实。贾母始则因贾政降调回来，知探春远在他乡，一无亲故，心下伤感；后听贾政将官事说明，探春安好，也便转悲为喜，便笑着叫贾政出去。然后弟兄相见，众子侄拜见，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

贾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见过，宝玉、贾琏替另拜见。贾政见了宝玉，果然比起身之时脸面丰满，倒觉安静，独不知他心里糊涂，所以心甚喜欢，不以降调为念，心想幸亏老太太办理的好。又见宝钗沉厚更胜先时，兰儿文雅俊秀，便喜形于色。独见环儿仍是先前，究不甚钟爱。从贾政眼中将宝玉夫妇及贾兰、贾环一比，既状各人风神，亦表贾政外任初归之心情。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书未报，今日又刚到家，正是喜欢，不便直告，只说是病着。岂知宝玉的心里已如刀搅，忙乱中一提黛玉，至今宝玉心如刀搅。元谷子敬套数《商调集贤宾》云：“刀搅也似柔肠断，爬推也似泪点垂，似醉有如痴……怎对人言说这就里？”此处为下文“痴公子馀痛触前情”张本。因父亲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设筵接风，子孙敬酒。凤姐虽是侄媳，现办家事，也随了宝钗等递酒。贾政便叫：“递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罢。”命众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过宗祠，然后进见。

分派已定，贾政与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馀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贾政先提起王子腾的事来，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贾政又说蟠儿的事，王夫人只说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贾政反吓了一惊，不觉掉下泪来，连声叹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贾政乃黛玉舅父，安能不伤？且贾政至今尚不知宝黛真情。王夫人知情于先，合谋于后，乃“东风”之化身。傍边彩云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说些喜欢的话，便安寝了。

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礼，众子侄都随往。贾政便在祠旁厢房坐下，叫

了贾珍、贾琏过来，问起家中事务。贾珍拣可说的说了。贾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来细细查问。只是听见外头说起你家里更不比从前，诸事要谨慎才好。你年纪也不小了，孩子们该管教管教，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琏儿也该听着。不是才回家就说你们，因我有所闻，所以才说的。你们更该小心些。"贾珍、贾琏所为何事，竟不查问，只以淡淡数语微责之。贾政有失于家长之职。贾珍等脸涨通红的，也只答应个"是"字，不敢说什么。贾政也就罢了。回归西府，众家人磕头毕，仍复进内，众女仆行礼，不必多赘。

只说宝玉因昨日贾政问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里伤心，直待贾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宝玉一路洒泪，何等痴情。黛玉虽死犹生。如张潮《幽梦影》所云："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读书者不以忙闲作辍。"世有假多情、假豪放、假斯文者，非宝玉一路。回到房中，见宝钗和袭人等说话，他便独坐外间纳闷。宝钗叫袭人送过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爷查问工课，所以如此，只得过来安慰。贾政追问黛玉何在时，宝钗亦在座，何竟不明宝玉心事？于"情"迟钝耶？装愚耶？是真不知宝玉也。宝玉便借此过去向宝钗说："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定神。这时更不如从前了，三言倒忘两语，老爷瞧着不好。你先睡，叫袭人陪我略坐坐。"宝钗不便强他，点头应允。

宝玉出来便轻轻和袭人说，"轻轻"二字着眼。此时晚间，宝玉所言为私密心事，不欲使宝钗有所闻也。故洪秋蕃批云："二字直贯下文，不独'轻轻'叫袭人坐着，凡后文各语皆'轻轻'也，畏宝钗也。"宝玉婚后近袭人而远宝钗，态度悯悯。央他："把紫鹃叫来，有话问他。但是紫鹃见了我，脸上总是有气，须得你去解劝开了再来才好。"袭人道："你说要定神，我倒喜欢，怎么又定到这上头去了。有话你明儿问不得？"宝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闲，明日倘或老爷叫干什么，便没空儿了。好姐姐，你快去叫他来。"口气恳切，心情急迫。宝玉馀痛未消，情郁五内，不吐难快也。恨不得立刻向紫鹃剖白心迹，一洒其泪。袭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来的。"宝玉道："所以得你去

说明了才好。”袭人道：“叫我说什么？”宝玉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么，都为的是林姑娘。你说我并不是负心，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了一个负心的人了。”“你们”者，众家长也，宝钗也，袭人也。宝玉何尝疯癫？说着这话，便瞧瞧里间屋子，用手指着说：“他是我本不愿意的，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个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该叫我见见，说个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嗄。你到底听见三姑娘他们说过的，临死恨怨我。那紫鹃为他们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无情的人么？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他死了，我实告诉你罢，我还做个祭文祭他呢。这是林姑娘亲眼见的。如今林姑娘死了，难道倒不及晴雯么？我连祭都不能祭一祭，况且林姑娘死了还有灵圣的，他想起来不更要怨我么？”宝玉字字血泪，声声悲戚，沉痛至极。特点“老太太他们捉弄”，怨责之意甚明；特将黛玉与晴雯一比，照应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袭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谁拦着你呢。”此语稍露不以为然味道，切合袭人性情。梦稿同。甲本作“你要祭，便祭去，要我们做什么？”醋意较浓，有损袭人形象，且“我们”二字又殃及宝钗。梦稿本与乙本校改，有其道理。

宝玉道：“我自从好了起来，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道如今怎么一点灵机儿都没了。要祭别人呢，胡乱还使得，祭他是断断粗糙不得一点儿的。宝玉欲作祭黛玉文字，却终未写出，盖因过度重视，反不能成章。此亦如张潮《幽梦影》所云：“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宝玉至情至诚，黛玉必已心领神知，斯即足矣，无须费辞“粉饰”。况前有《芙蓉女儿诔》，“当知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则不用重复。所以叫紫鹃来问他姑娘的心，他打那里看出来的。我没病的头里还想的出来，病后都不记得了。你倒说林姑娘已经好了，怎么忽然死的？他好的时候，我不去，他怎么说来着？我病的时候，他不来，他又怎么说来着？听宝玉欲问之事，可见其百转柔肠。所有他的东西，我诓过来，你二奶奶总不叫动，不知什么意思。”此写宝玉夫妇貌合神离。凤姐等外人眼中之“恩爱缠绵”实表象耳。袭人道：“二奶奶惟恐你伤心罢了，还有什么呢。”宝玉道：“我不信。林姑娘既是念我，为什么临死把诗稿烧了，不留给我作个记念？又听见说天

上有音乐响，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虽见过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没有。”俗谓“不见棺材不掉泪”，状死心之境。今宝玉竟疑及棺材，可见其心终不能死。脂批尝谓宝玉乃古今天下第一情痴之人，诚哉乎斯言。甲戌本卷首题诗亦云：“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形容宝黛二玉，贴切之极。袭人道：“你这话越发糊涂了，怎么一个人没死就搁在一个棺材里当死了的呢。”宝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脱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袭人道：“如今等我细细的说明了你的心，他要肯来还好，要不肯来，还得费多少话。就是来了，见你也不肯细说。据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问他，或者倒可仔细。遇着闲空儿，我再慢慢的告诉你。”宝玉道：“你说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里的着急。”故而未见紫鹃，先诉与袭人矣。此节写宝玉思念黛玉之情，笔致深细，可知“言为心声”之论信不虚也。

正说着，麝月出来说：“二奶奶说，天已四更了，请二爷进去睡罢。袭人姐姐必是说高了兴了，忘了时候儿了。”袭人听了，道：“可不是该睡了，有话明儿再说罢。”宝玉无奈，只得进去，又向袭人耳边道：“明儿好歹别忘了。”袭人笑说：“知道了。”麝着抹着脸笑道[5]：“抹着脸”，羞之也，颇传麝月神情。梦稿同，甲本无此三字。“麝月”二字，梦稿亦不误。“你们两个又闹鬼儿了。可知宝玉与袭人经常切切私语，故麝月用“又”字。为什么不和二奶奶说明了，就到袭人那边睡去？由着你们说一夜，我们也不管。”宝玉摆手道：“不用言语。”袭人恨道：“小蹄子儿，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儿撕你的嘴。”回头对宝玉道：“这不是你闹的？说了四更天的话。”一面说，一面送宝玉进屋，各人散去。

那夜宝玉无眠，到了次日，还想这事。宝玉缅怀黛玉，一夜无眠，次日犹想，题面完足。元稹《遣悲怀》云：“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宝玉情深，实过微之。只听得外头传进话来，说：“众亲朋因老爷回家，都要送戏接风。老爷再四推辞，说‘不必唱戏，竟在家里备了水酒，倒请亲朋过来大家谈谈’。于是定了后儿摆席请人，所以进来告诉。”

不知所请何人，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回曹：即回衙。曹，古代分科办事的官署。

② 都老爷：御史的俗称。清以都察院为最高纠查弹劾的机关，长官为都御史。

③ 方外人：谓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人。方外，世外。

④ 举手：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

⑤ 麝着抹着脸笑道：甲本、王本、张本均作“麝月笑道”。

回　评

此回乃过脉文字，为下回抄家烘染铺垫。贾雨村之势利、倪二之怒骂、贾芸之怨恨、皇上之责问、群僚之暗示，皆不利于贾府。譬如山雨欲来，乌云渐聚，阴风满楼矣。

贾芸因凤姐而怨及府内，心中不满尚隐忍未发；倪二因贾芸而恨及贾家，报复之声已嚷骂于口。王希廉评曰：“借醉金刚口中说起重利盘剥及张华旧事，可见人言藉藉，口碑载道，为御史风闻题参张本。”此抄家肇端之一也。

贾化与贾府无关，贾范系贾家远族，均与贾政无涉，竟遭皇上责问者，实兆之不祥者也。元春薨逝，贾政新被降职，故皇上于贾家心怀冷淡。城门失火亦可惹池鱼之殃，此抄家肇端之二也。

同僚闪烁其词，似有难言之隐，透露贾珍、贾琏等招嫉于部员且结怨于内监，是朝廷内外皆有所恨于贾家矣。此抄家肇端之三也。

此回写黛玉逝后，宝玉馀痛在心，欲寻紫鹃申辩，故先泄苦情于袭人，斯可与二玉先前情意相关联。若二宝婚后果真恩爱缠绵，则宝玉不难移情于宝钗，何待乎倾诉衷肠于袭人、紫鹃哉？可见二宝婚姻徒称美满，实“无情”可言。

此回及下回为一大段，写贾府被抄，一败涂地。本回之上半，写宁府查抄前之种种征候，烘染充分，故下回不觉突然。而宝玉“馀痛触前情”，乃一百十九回宝玉出家之主要原因，故此回着意加以铺垫。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1]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2]

话说贾政正在那里设宴请酒，忽见赖大急忙走上荣禧堂来，回贾政道："有锦衣府堂官赵老爷带领好几位司官，说来拜望。奴才要取职名来回，赵老爷说：'我们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车，走进来了。请老爷同爷们快接去。"宋陈造《学宫诸生饮邀予与子野同之》云："乘闲甘作不速客，好事无非我辈人。"来客自称"我们至好"，主人却自思"并无来往"，且有"锦衣府"名号，叙来蹊跷，事有不妙。〇回目标"锦衣军"名色，起首又出"锦衣府"名号，显然来自明代机构锦衣卫，皆后半部作者之所独创，此前闻所未闻。近有某作家援引裕思元《枣窗闲笔》"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云云，肆口嘲诋后四十回，然其所作续书写及抄家，仍袭"锦衣军"名色，未免滑稽过甚。后四十回果真"一善俱无"乎？贾政听了，心想："和老赵并无来往，怎么也来？现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贾琏说："叔叔快去罢，再想一回，人都进来了。"

正说着，只见二门上家人又报进来说："赵老爷已进二门了。"贾政等抢步接去。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是总不答话。堂官为首"满脸笑容"，随从司官"总不答话"，景象尴尬。狂风骤雨前，从众亲友眼中看出刹那间平静。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着上来让坐。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寒温的话[3]。众人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众人已知情势险恶。盖锦衣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谈虎色变《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云："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明锦衣卫狱

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此等机构之官员不请自来，凶多吉少。

贾政正要带笑叙话，只见家人慌张报道：“西平王爷到了。”贾政慌忙去接，已见王爷进来。赵堂官抢上去，请了安，便说：“王爷已到，随来的老爷们就该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众官应了出去。命府役把守前后门，情形更加不妙。加强警戒耶？缉拿钦犯耶？籍没家产耶？满门抄斩耶？陈其泰批云：“不明言其故，而读者已觉心惊骨悚，知其祸到临头矣。”锦衣军堵住府邸，情势危急。贾政等知事不好，连忙跪接。西平郡王用两手扶起，笑嘻嘻的说道：“无事不敢轻造，有奉旨交办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满堂中筵席未散，想有亲友在此未便，且请众位府上亲友各散，独留本宅的人听候。”西平王遣散众宾客，不欲连累无辜，显有关照之意，与赵堂官态度不同。王希廉评云：“查抄家产，偏在设席请客时，才是出于意外。”实则早已在读者意内，但仍不得不赞叹作者之蓄势手段。赵堂官回说：“王爷虽是恩典，但东边的事，这位王爷办事认真，想是早已封门。”宁国府先已封门，可见唇亡齿寒，祸不单行。贾家东西两府同时被围，迅雷不及掩耳。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云：“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众人知是两府干系，恨不能脱身。只见王爷笑道：“众位只管就请，叫人来给我送出去，告诉锦衣府的官员说，这都是亲友，不必盘查，快快放出。”那些亲友听见，就一溜烟如飞的出去了。独有贾赦、贾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文情起如晴天霹雳，风雨骤至。数十回处处埋根伏脉，铺垫蓄势，全为此猛然一收也。

不多一会，只见进来无数番役，各门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赵堂官便转过一副脸来，回王爷道：“请爷宣旨意，就好动手。”这些番役都撩衣奋臂，专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说道：“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贾赦等听见，俱俯伏在地。王爷便站在上头说：“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④]，着革去世职。钦此。’”此明正贾赦罪恶，革去世职，由贵族而为罪囚矣。“交通外官”是暗写，下文将明；“依势凌弱”曾明叙，即四十八回为夺古扇而逼死石呆子也。赵堂官一叠声叫：“拿下贾赦！其馀皆看守。”维时贾赦、贾政、贾琏、贾

珍、贾蓉、贾蔷、贾芝、贾兰俱在，贾芝是府中近支族人，身份与贾蔷同。然贾芝仅见于十三回可卿丧礼名单中，其后不复出场，无一故事，此际亮相未免过于突然。况后半部中蔷芸兄弟经常联袂登场，故疑此处“芝”为“芸”之误写，形近致讹也。按梦稿本及甲乙两本均作“贾芝”，其误似来源甚早。后出诸本，乃沿而袭之。惟宝玉假说有病，在贾母那边打混，贾环本来不大见人的，所以就将现在几人看住。

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带同番役，分头按房，查抄登账。”此即抄家也。同类飞来横祸，史不绝书。如《清史稿》卷二百十七《阿济格本传》云：“多尔衮左右讦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阿济格即曹雪友人敦敏、敦诚之祖，顺治帝叔父。宗室之家犹不免此祸，何况贾府。这一言不打紧，唬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西平王道：“闻得赦老与政老同房各爨的[5]，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资。其馀且按房封锁，我们复旨去，再候定夺。”赵堂官站起来说：“回王爷：贾赦、贾政并未分家，闻得他侄儿贾琏现在承总管家，不能不尽行查抄。”西平王听了，也不言语。赵堂官便说：“贾琏、贾赦两处须得奴才带领查抄才好。”西平王便说：“不必忙，先传信后宅，且叫内眷回避再查不迟。”一言未了，老赵家奴、番役已经拉着本宅家人领路，分头查抄去了。赵全执行籍没政务，却带来若干家奴，显欲中饱私囊。而贾府本宅家人领路抄检，则系被迫　同为仆从，有幸与不幸之别。王爷喝命：“不许罗唣[6]！待本爵自行查看。”齐来问罪，而西平王有意回护，赵全则力主全抄，态度迥异。说着，便慢慢的站起来，吩咐说：“跟我的人，一个不许动，都给我站在这里候着，回来一齐瞧着登数。”此西平王避免从人趁火打劫，兼防赵全兵丁作弊也。

正说着，只见锦衣司官跪禀说：“在内查去御用衣裙并多少禁用之物[7]，不敢擅动，回来请示王爷。”家中私藏御用禁物，涉嫌谋逆，其罪至大，依律可满门抄斩。今锦衣司官特意报告，以示郑重，而其居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一会子，又有一起人来拦住西平王，回说：“东跨所抄出两箱子房地契，又

一箱借票，都是违例取利的。”此乃凤姐一生机关算尽之全部心血也。所谓“违例取利”者，据《大清律例》之“违禁取利”条云：“凡私放钱债及典当钱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馀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老赵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来，再候定夺罢。”

说着，只见王府长史来禀说：“守门军传进来说，主上特派北静王到这里宣旨，请爷接去。”赵堂官听了，心想：“我好晦气，碰着这个酸王。如今那位来了，我就好施威了。”“酸王”指西平王，赵全尚不知北静王更“酸”。或云两位王爷暗喻曹雪芹之姑表兄多罗平郡王福彭，可备一说。王伯沆批：“西平王、北静王，‘平静’二字造福天下不少，岂独贾府蒙恩。”一面想着，也迎出来。只见北静王已到大厅，就向外站着说：“有旨意，锦衣府赵全听宣。”说：“奉旨：‘着锦衣官惟提贾赦质审，馀交西平王遵旨查办。钦此。’”西平王领了旨意，甚实喜欢，便与北静王坐下，着赵堂官提取贾赦回衙。赵全欲全抄，西平王不允；忽有北静王之来，料必全抄，岂意竟非所愿。文情跌宕曲折。里头那些查抄的人，听得北静王到，俱一齐出来。及闻赵堂官走了，大家没趣，只得侍立听候。北静王便拣选两个诚实司官并十来个老年番役，馀者一概逐出。

西平王便说：“我正和老赵生气，幸得王爷到来降旨。不然，这里很吃大亏。”北静王说：“我在朝内听见王爷奉旨查抄贾宅，我甚放心，谅这里不致荼毒。不料老赵这么混账。但不知现在政老及宝玉在那里，北静王与贾府为世交，与宝玉有旧谊，故特别关切。如此，则不枉宝玉待北静王一副钦敬仰慕心肠。里面不知闹到怎么样了？”众人回禀：“贾政等在下房看守着，里面已抄的乱腾腾了。”以“乱腾腾”三字写查抄惨状，包孕多少内容。《金瓶梅词话》二十八回写春梅责骂秋菊，便有“翻的他恁乱腾腾的”之说。北静王便吩咐司员：“快将贾政带来问话。”众人领命，带了上来。贾政跪下，不免含泪乞恩。

北静王便起身拉着，说：“政老放心。”便将旨意说了。贾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谢了恩，仍上来听候。王爷道：“政老，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

候，番役呈禀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们也难掩过。这禁用之物，原备办贵妃用的，我们声明也无碍。独是借券，想个什么法儿才好。如今政老且带司员实在将赦老家产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隐匿，自干罪戾[⑧]。”贾政答应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遗产并未分过，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东西便为己有。”两王便说：“这也无妨，惟将赦老那边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员等依命行去，不许胡乱混动。司员领命去了。一段写荣国府抄去其半。此属“天恩浩荡”，史有其例。如《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云：“吴守进，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太祖时来归，从征伐有劳，授世职游击。……（崇德）四年坐赃，论罪至死，命贷之，削世职，解参政，籍其家之半，仍摄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乾隆朝文字狱甚烈，作者显有顾忌，故写抄家亦不忘颂圣，其苦心可悯。

且说贾母那边女眷也摆家宴。王夫人正在那边说：“宝玉不到外头，看你老子生气。”凤姐带病哼哼唧唧的说：“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见前头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这里照应，也是有的。倘或老爷想起里头少个人在那里照应，太太便把宝兄弟献出去，可不是好？”贾母笑道：“凤丫头病到这个分儿，这张嘴还是那么尖巧。”凤姐“哼哼唧唧”，口舌全无精彩，贾母犹夸其“尖巧”，何其勉强。此写贾母、王夫人、凤姐等尚不知大祸临头，睹之可笑。梅尧臣《日蚀》云：“日月与物固无恶，应由此鸟招祸凶。”凤姐即凡鸟也。○二十七回写凤姐以“哼哼唧唧”形容丫鬟说话“咬文嚼字，拿着腔儿”，现则移来形容其病中语态，可算报应，亦觉传神。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此写神色惊慌且口齿不清情状。强盗而“穿靴带帽”，听来好笑，思之入理。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平儿“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写出恐怖气氛。兼写其“拉着巧姐”，文笔周到。从来旺口中明点“抄家”二字，直截了当，听者胆破魄散可知。李渔《巧团圆》“掠妪”出云：“奉令严搜，抄家

若篦头。”史称“抄没”，如《明史》卷二百二十六记刑部侍郎吕坤上书云：“自抄没法重，株连数多。坐以转寄，则并籍家资。诬以多赃，则互连亲识。宅一封而鸡豚大半饿死，人一出则亲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严，兵番搜苦，少年妇女，亦令解衣。臣曾见之，掩目酸鼻。此岂尽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牵，百口难解。奸人又乘机恐吓，挟取资财，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扰遍京师，陛下知之否乎？愿慎抄没之举，释无辜之系，而都下之人心收矣。”抄家之惨，于兹略见。况贾府并非无辜，故阖家皆惊。我听了几乎唬死，正要进房拿要紧的东西，被一伙子人浑推浑赶出来了。这里该穿该带的，快快的收拾罢。”邢王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样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此为平儿所谓“要紧的东西”也，即借券等物。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一段从女眷之神色写祸从天降。

那时，一屋子人拉这个，扯那个，正闹得翻天覆地。又听见一叠声嚷说：“叫里头女眷们回避，王爷进来了！”宝钗、宝玉等正在没法，只见地下这些丫头、婆子乱抬乱扯的时候，贾琏喘吁吁的跑进来说：“好了，好了。幸亏王爷救了我们了！”众人正要问他，贾琏见凤姐死在地下，哭着乱叫；又见老太太吓坏了，也回不过气来，更是着急。还亏了平儿将凤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苏醒了，又哭的气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然后贾琏定神，将两王恩典说明，惟恐贾母、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拿，又要唬死，且暂不敢明说，只得出来照料自己屋内。一进屋门，只见箱开柜破，物件抢得半空。以上用贾琏观点写出众女眷之反应，如对地陷天塌；又从其眼中看出自己房中劫后景象，惨不忍睹。“箱开柜破”，亦关钱财及借券。此时急的两眼直竖，淌泪发呆。听见外头叫，只得出来。见贾政同司员登记物件，一人报说：

伽楠寿佛一尊。伽楠观音像一尊。佛座一件。伽楠念珠二串。金佛一堂。镀金镜光九件。玉佛三尊。玉寿星八仙一堂。伽楠金玉如意各二柄。古磁瓶炉十七件。古玩软片共十四箱。玉缸一口。小玉缸二件。玉盘二对。玻璃大屏二架。炕屏二架。玻璃盘四件。

玉盘四件。玛瑙盘二件。淡金盘四件[9]。金碗六对。金抢碗八个[10]。金匙四十把。银大碗银盘各六十个。三镶金牙筯四把。镀金执壶十二把。折盂三对[11]。茶托二件。银碟银杯一百六十件。黑狐皮十八张。貂皮五十六张。黄白狐皮各四十四张。猞猁狲皮十二张。云狐筒子二十五件。海龙二十六张。海豹三张。虎皮六张。麻叶皮三张[12]。獭子皮二十八张。绛色羊皮四十张。黑羊皮六十三张。香鼠筒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13]。天鹅绒四卷。灰鼠二百六十三张。倭缎三十二度[14]。洋呢三十度。哔叽三十三度。姑绒四十度。绸缎一百三十卷。纱绫一百八十卷。线绉三十二卷。羽缎羽纱各二十二卷。氆氇三十卷[15]。妆蟒缎十八卷。各色布三十捆。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绵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带头儿九副[16]。铜锡等物五百馀件。钟表十八件。朝珠九挂。珍珠十三挂。赤金首饰一百二十三件,珠宝俱全。上用黄缎迎手靠背三分。宫妆衣裙八套[17]。脂玉圈带二条。黄缎十二卷。潮银七千两[18]。淡金一百五十二两。钱七千五百串。刘老老尝谓瘦驼大于肥马,此可证也。何况仅是造册登记之物件,为锦衣军番役及赵全家奴掠夺藏掖而去者,尚不知凡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及《查弼纳奏查明李煦苏州家产并请另行查办李煦亏欠折》等,系此类抄家清单之实物证明,颇受红学专家重视。〇以上物品清单,甲乙两本颇多差异,自"枷楠寿佛一尊"至"玛瑙盘二件"均乙本所增。大体而言,乙本所列品类较丰富,数量亦大,更合荣府之贵族地位。蒙府同甲本,梦稿同乙本。

一切动用家伙及荣国赐第一一开列。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裹。以上登记物件乃从贾琏耳中听来。字字心痛,件件可惜。盖贾琏是凤姐以外头等财迷,又负管家责任,今从其耳中听出抄没之资产,方见得钱财乃身外之物,不可依恃。元人侯善渊《西江月》云:"莫恋金银财宝,休贪玉貌花容。百年终是落顽空。"然贾琏不能悟,有待乎宝玉。

贾琏在傍窃听,不见报他的东西,心里正在疑惑。只闻二王问道:"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系盘剥,究是谁行的?政老据实才好。"贾政听

了，跪在地下磕头，说："实在犯官不理家务，这些事全不知道，问犯官侄儿贾琏才知。"贾琏连忙走上，跪下禀说："这一箱文书，既在奴才屋里抄出来的，敢说不知道么？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叔并不知道的。"贾琏虽知其情，实未知其详也。今能挺身而出，承担罪责，回护贾政，尚不失男儿气概。两王道："你父已经获罪，只可并案办理。你今认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将贾琏看守，馀俱散收宅内。政老，你须小心候旨，我们进内复旨去了。这里有官役看守。"说着，上轿出门。贾政等就在二门跪送。北静王把手一伸，说："请放心。"觉得脸上大有不忍之色。此为一百七回"复世职政老沐天恩"伏根。此节仍是贾琏视角。〇"不忍"二字，全书所用，约三十馀处。《孟子》"公孙丑"篇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此写西平王加意回护贾府，北静王"大有不忍之色"，皆颂圣之意也。盖抄家有损明君形象，今先写两王慈悲，后写皇上施恩，籍没之戾气遂消，则作者可免文网之灾矣。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贾兰便说："请爷爷到里头，先瞧瞧老太太去呢。"此句梦稿同。甲本作"请爷爷进内瞧老太太，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 "相比之下，梦稿与乙本文字显得较为合理。盖宁国府情况，平静二王并未言及，政老亦尚未措意，年轻如贾兰不当先言之。贾政听了，疾忙起身进内。只见各门上妇女乱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样。贾政无心查问，一直到了贾母房中，只见人人泪痕满面，王夫人、宝玉等围着贾母，寂静无言，各各掉泪，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团。因见贾政进来，都说："好了，好了。"便告诉老太太说："老爷仍旧好好的进来了，请老太太安心罢。"贾母奄奄一息的，微开双目说："我的儿，不想还见的着你。"一声未了，便嚎啕的哭起来。于是满屋里的人俱哭个不住。贾政恐哭坏老母，即收泪说："老太太放心罢。本来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两位王爷的恩典，万般轸恤[19]。方罹抄家之祸，贾政犹然颂圣，如韩愈《拘幽操》拟姬昌狱中向纣王陈情云："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为典型臣妾心态，极为可悲。北宋理学家二程却激赏不已，而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则不以为然，遂斥退之为"非知道者"。就是大老爷暂时拘质，等问明白了，主上还有恩典。如今家里一些也不动了。"贾母见贾赦不在，又伤心起来，贾政再三安慰方止。从贾政眼中看

出老太太“奄奄一息”，继而嚎啕大哭，以及邢夫人“哭成一团”，王夫人等众眷俱各落泪，一片凄楚。贾政惶恐之馀，当自省自责。

众人俱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见门全封锁，丫头、老婆也锁在几间屋里，无处可走，便放声大哭起来。邢夫人心中念及贾赦、贾琏、凤姐、迎春，痛定思痛，悲不能抑。姚燮批云：“邢夫人于极苦时想到女儿，因己而遂及也，平时久置诸膜外矣。”邢夫人可怜，亦复可恨。只得往凤姐那边去，见二门傍边也上了封条，惟有屋门开着，里头呜咽不绝。邢夫人进去，见凤姐面如纸灰，合眼躺着，平儿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谅凤姐死了，又哭起来。平儿迎上来说：“太太先别哭。奶奶才抬回来，像是死了的。歇息了一会子，苏过来，哭了几声，这会子略安了安神儿。太太也请定定神儿罢。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贾母那边。见眼前俱是贾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妇病危，女儿受苦，现在身无所归，那里止得住悲痛。贾赦一支房屋封锁，奴仆拘押，依例将遭拍卖。此端史有其例，如《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咨文云：“李煦家属，及其家仆钱仲璿等男女、童男、幼女，共二百馀名口，在苏州变卖，迄今将及一年。南省人民均知为旗人，无人敢买。”后李煦家人押送进京，雍正帝传旨：“大将军年羹尧人少，将送来人著年羹尧检取，并令年羹尧将检取人数奏闻。馀者交崇文门监督。”抄家之苦主固惨，而其奴仆毫无人格可言，率同骡马，尤为可悯。众人劝慰，李纨等令人收拾房屋请邢夫人暂住，王夫人拨人服侍。此节用邢夫人视角状劫后悲惨景象，兼写其内心之凄凉。

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的等候旨意。听见外面看守军人乱嚷道：“你到底是那一边的？既碰在我们这里，就记在这里册上，拴着他交给里头锦衣府的爷们。”贾政出外看时，见是焦大，便说：“怎么跑到这里来？”焦大见问，便号天跺地的哭道：焦大此处之哭，照应七回之骂，此呼彼应也。“号天跺地”与昔日“乱嚷乱骂”为一对。前番塞一嘴马粪，今朝洒一腔痛泪，焦大确是义仆，可与李绿园《歧路灯》中之王忠比美。“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倒拿我当作冤家。此两句中“爷们”前，梦稿本有“东西”二字，后另笔圈去，有“东西”则“爷们”下属。甲乙两本无“东西”，则“爷们”上属。张爱玲《红楼梦魇》以为，作者删“东西”两字意在美化贾珍，似有其道理。爷还不知

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吗？今儿弄到这个田地，珍大爷、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女主儿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的披头散发，圈在一处空房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是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的破烂，磁器打的粉碎。宁国府抄家景象从焦大口中嚷出。珍蓉父子同遭拘押、尤氏等女眷“披头散发”、仆婢竟同“猪狗”、木器“破烂”、瓷器“粉碎”，一片狼藉，景象如在眼前。史书所载其事，往往过于简略。如《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云：“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贳其死，籍没拘禁。”又卷十二《高宗本纪》云：“辛巳，籍没纳延泰财产。”又卷一百六十六《公主表》云：“和珅得罪，籍没。”《红楼》中此处描写，可当史料读，较之官修史书上干瘪瘪“籍没”二字，形象多矣。故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云：“这种事，过去史籍中不知记载了多少，但查抄的具体情况，任何书中都没有记述过。只有《红楼梦》这一回，是唯一留存于记载的可贵史料。”此言虽稍嫌绝对，然毕竟有理。他们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那里有倒叫人捆起来的。此即孟子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亦犹唐人罗隐《筹笔驿》所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焦大寿长，乃贾府建业、兴盛、衰微、没落之见证人，故感慨弥深。该人物之功能，类似刘老老。我说，我是西府里的，就跑出来。那些人不依，押到这里，不想这里也是这么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罢！”说着撞头。众衙役见他年老，又是两王吩咐，不敢发狠。便说：“你老人家安静些儿罢。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听信儿。”贾政听着，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搅一般，上回写宝玉心如刀搅，是为黛玉夭亡；此写贾政亦如此，是为家业凋零。父子同样痛苦，却两般心情，犯而不犯。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一败涂地”乃此回之眼。明人史鉴《饮马长城窟行》云：“一败竟涂地，兵甲满山川。”○以上及以下各路凶信俱从贾政耳内听来。

正在着急听候内信，只见薛蝌气嘘嘘的跑进来说：“好容易进来了。姨父在那里呢？”贾政道：“来的好，外头怎么放进来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许他们钱，所以我才能够出入的。”贾政便将抄去之事告诉了他，就烦他打听打听，说：“别的亲友，在火头儿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东府的事，我已听见说了。”贾

政道："究竟犯什么事？"薛蝌道："今儿为我哥哥打听决罪的事，在衙门里听见有两位御史，风闻是珍大哥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一款还轻；还有一大款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前一款事见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后一款指尤氏姊妹，见六十四回至六十九回。二尤之事，琏凤夫妇干系甚大。今罪及东府，总因珍蓉父子一向为非作歹，以致人言籍籍，可谓报应不爽。如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五十七回所云："这天爷近来更矮，汤汤儿就是现报。"那御史恐怕不准，还将咱们家的鲍二拿去，又还拉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都察院都有不是，为的是姓张的起先告过。"张华复见，此上回"醉金刚小鳅生大浪"之果也。贾政尚未听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罢了，罢了。"叹了一口气，扑簌簌的掉下泪来。

薛蝌宽慰了几句，即便又出去打听，隔了半日，仍旧进来，说："事情不好。我在刑科里打听，倒没有听见两王复旨的信，只听说李御史今早又参奏平安州，奏迎合京官上司，虐害百姓好几大款。"李御史参奏与锦衣军抄家相应，先果后因，故回目为"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似用明人杨基《浦口逢春忆禁苑旧游》所谓"还忆当年看花伴，锦衣骢马玉门西"宁荣两府不必怨恨"锦衣骢马"，当思多行不义必自毙之理。〇前写圣旨斥责贾赦"交通外官"，此写李御史弹劾平安州"迎合京官上司"，当为一事。贾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薛蝌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大老爷。说的是包揽词讼，所以火上浇油。六十六回贾赦遣贾琏赴平安州所为何事，六十九回赏百金赠秋桐其故安在，至此真相大白。依《大清律》"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又《钦定吏部则例》云："凡内外官员，除系至亲好友，世谊乡情彼此往来，无庸禁绝外，如外官赴任时谒见在京各官，或至任所差人来往交结者，革职 其在京各官与之接见，及差人至外官任所往来者，亦革职。"贾赦"交通外官"以"包揽词讼"，其罪不轻。就是同朝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谁肯送信？即如才散的这些亲友们，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远远儿的歇下打听的。可恨那些贵本家都在路上说：祖宗撂下的功业，弄出事来了，不知道飞到那个头上去呢，大家也好施为施为。"薛蝌有胆量，有才能，探得明，说得清，兼有识见。本回出场，其形象更趋丰满。此处其作用较为特

殊，如王希廉所评："写薛蝌独出力探事，不但见亲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见其馀亲友之势利，不是单写薛蝌。"所见甚明。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老爷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如今老太太和琏儿媳妇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我到老太太那边瞧瞧。若有信，能够早一步才好。"正说着，听见里头乱嚷出来说："老太太不好了！"急的贾政即忙进去。贾赦等获罪缘由、亲朋及本家之反应，皆从薛蝌口中道出，行文紧凑省力。

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锦衣军：锦衣卫的役卒。锦衣卫是明代设立的主管缉捕的机构，清代无此名目。此为虚构，类似皇帝亲随侍卫营或御林军。

② 骢马使：即骢马御史，官名。秦以前本为史官，汉以后专主纠察，明清时称监察御史，通掌弹劾及建言。

③ 寒温：即"寒暄"。见面时谈天气冷暖之类的应酬话。

④ 忝：辱没。

⑤ 同房各爨：意谓虽未分家，但各自起火过活。爨，烧火做饭。

⑥ 罗唣：吵闹生事。

⑦ 查去：甲本同。梦稿本原抄亦同，后点改为"查出"。王本、张本、金本作"查出"。

⑧ 罪戾：罪过、罪恶。

⑨ 淡金：指颜色浅淡，成色较次的金子。

⑩ 金抢碗：即戗金碗。在器物上作嵌金的花纹，叫"戗金"。

⑪ 折盂：旧时用以承接饭后漱口水的小盂。

⑫ 麻叶皮：当即"麻叶子"。以狐腿上黄黑杂色之皮集以成裘，俗名"麻叶子"。

⑬ 豆鼠皮：豆鼠，灰鼠的一种，其皮仅次于银鼠和灰鼠。

⑭ 倭缎：即"日本缎"。

⑮ 氆氇：藏族出产的一种羊毛织品，可作衣料和铺垫等物。

⑯ 带头：袍服外所系的腰带一端的扣头，常镶嵌有珠玉等饰物。

⑰ 宫妆：指宫廷里的式样、妆束和打扮。

⑱ 潮银：成色较差或重新熔炼过的银子。

⑲ 轸恤：怜悯的意思。

回 评

此回全篇描摹贾府惨遭抄家之景象，此乃贾府第七件大事也。宝黛爱情幻灭、大观园“理想世界”崩溃之外，贾府衰败亦《红楼》主要线索之一，故本回之事亦此书之绝大关目也。本书所写，乃贾府之“末世”。然五十二回之前犹有虚假之繁荣，故有可卿丧事之豪奢及元春省亲之浮华。此后矛盾冲突渐渐激化，经济景况愈趋愈下，至九十二回之后则步入末路穷途矣。盖贾府之败，主因在内而不在外。此回突然而有外力相加，实亦内因所致，恰如雪上加霜，灭亡加速，于是乎一败涂地矣。

此回文情迅疾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其妙在笔锋恣肆，忽上下飞舞，忽左右纵横，忽前忽后，忽内忽外，面面俱到，笔笔不空。贾府何其大，有荣宁二府，此回则一时并写两面：查抄荣府是正写，查抄宁府是虚写。其人何其多，有男有女，有主有奴，有敌有友，此回则一笔并写百面：赵堂官等锦衣军之恶用明笔，亲朋故友之关切用侧笔，荣府女眷之惊用省笔，宁府上下之惧用暗笔；主子之忧愤为主笔，奴仆之慌乱为辅笔；二王之关照用细笔，亲族之乐祸用略笔；贾政、贾琏等之悔恨用直笔，邢夫人、凤姐等之悲痛则用曲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此回笔墨，记事清晰，写人生动，紧张气氛扑面而来，凄惨景象宛然如见。其声势之大、场面之宏、人物之多、情景之细，似可直追可卿之丧等回矣。作者生当乾隆之世，闻见籍没抄家之事固多，故能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此回之叙事视角，以贾政为主，以贾母、贾琏、邢夫人为辅，故能内外皆有所照应，文情亦变化多端而无凝滞之弊。抄家之惨象从贾琏眼中一描，再从邢夫人眼中细写，绘情状物渐深渐细。军士吼叫从贾母等女眷耳中听来，备感恐怖；登记物品从贪财之贾琏耳中听出，尤觉损失惨重。宁府查抄情况从焦大口中叫骂出来，使行文简净省力；两府查抄缘由令薛蝌报来，亦使笔墨免其繁冗枝蔓。此皆从一家之主贾政耳中听出，益增悔恨绝望之情。

荣府查抄缘由，乃贾赦、贾琏、凤姐造成，有人命，有讼事，有人证，有赃物，罪恶昭彰；宁府查抄是贾珍父子浪荡无行所致，皆与此前诸回之事遥相照应，文心极细。然荣府之罪为重，仅查抄其半；宁府之罪为轻，却阖家皆抄，何也？作者深恶贾赦、贾珍等而宽恕贾政也。贾府之败而复兴，伏根于

此。

此回重在记事，然亦未疏于写人。贾政初奉圣旨，何等惶恐；赵全恨不得全抄，何等阴狠；西平王曲意回护，何等慈悲；焦大顿足捶胸，何等愤怒；贾母痛哭，何等悲伤；邢夫人走投无路，何等绝望；凤姐昏死，何等惊惧；贾琏认罪，何等沉着。至于亲朋慌忙逃窜，奴仆哭喊藏躲，无不神情逼肖，如见内心。

情變



歷盡河困把至幾投
幾人何泣斜暉西惜
白骨添新塚最是學
莫烟蝶影飛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话说贾政闻知贾母危急，即忙进去看视。见贾母惊吓气逆，王夫人、鸳鸯等唤醒回来，即用疏气安神的丸药服了，渐渐的好些，只是伤心落泪。贾政在旁劝慰，总说："是儿子们不肖，招了祸来，累老太太受惊。若老太太宽慰些，儿子们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么不自在，儿子们的罪孽更重了。"贾母道："我活了八十多岁，自作女孩儿起，到你父亲手里，都托着祖宗的福，从没有听见过这些事。如今到老了，见你们倘或受罪，叫我心里过的去吗？倒不如合上眼，随你们去罢了。"说着，又哭。此写大难之后贾母、贾政俱各流露母子之至情至性，言辞真切。焦大之外，老太君亦贾府盛衰之见证人，而其身份更无法超然，故感慨甚深，悲戚不已。

贾政此时着急异常，又听外面说："请老爷，内廷有信。"贾政急忙出来，见是北静王府长史，一见面便说："大喜。"贾政谢了，请长史坐下："请问王爷有何谕旨？"那长史道："我们王爷同西平郡王进内复奏，将大人惧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语都代奏过了。主上甚是悯恤，并念及贵妃溘逝未久[1]，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念及元春，宽恕贾政，属人之常情。然适才抄家，乃龙颜震怒之结果，并未念贵妃之贤淑也，则天子亦实寡情。元春似早有预感，故常涕泪涟涟，第五回其《恨无常》曲子云："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君恩反复无常，何可依恃？故李商隐《宫词》云："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所封家产，惟将贾赦的入官，馀俱给还，并传旨令尽心供职。惟抄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如有违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书，尽行给还。贾琏着革去职衔，免罪释放。"贾政听毕，即起身

叩谢天恩，又拜谢王爷恩典："先请长史大人代为禀谢，明晨到阙谢恩[2]，并到府里磕头。"那长史去了。少停，传出旨来，承办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给还者给还。将贾琏放出，所有贾赦名下男妇人等造册入官。一段写荣府抄家之初步结果，即贾赦治罪、贾政降职、贾琏开释，仅籍没一半资产而已，已属不幸中之大幸。作者着意颂圣，可免朝廷鹰犬之纠缠。龚自珍 咏史 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可见当时文士之恐惧与消沉 作者于此苦心孤诣，当可谅解

可怜贾琏屋内东西，除将按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其馀虽未尽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尽行抢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抢去"云云非泛泛之辞 参与抄没者是锦衣军番役及赵全家奴，故查抄如同抢劫，无怪乎上回有"穿靴戴帽的强盗"之说 贾琏始则惧罪，后蒙释放，已是大幸，及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的体己，不下五七万金，一朝而尽，怎得不疼。且他父亲现禁在锦衣府，凤姐病在垂危，一时悲痛。特写贾琏之痛，其父禁锢，其妻病危，历年积蓄化为乌有，而其心中犹未超脱。一浪荡子也，偏叫他倾家荡产，个中寓意不少。又见贾政含泪叫他，问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们夫妇总理家事。你父亲所为固难谏劝，那重利盘剥究竟是谁干的？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贾政所说，或亦世家通病。清人汪辉祖《学治臆说》"论用财"云："身兼庶事，万不能琐屑理财，然出纳之数，断不可不知，尽委经手之人，而已不与闻 则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盗，有侵盗者 至交代时，水落石出，噬脐无及矣。"如今入了官，在银钱呢，是不打紧的；这声名出去，还了得吗。"事已至此，贾政犹以"声名"为重，未免迂腐可笑，却是忠厚长者心理 唐刘禹锡 酬太原狄尚书见寄 云："家声烜赫冠前贤，时望穹崇镇北边 "贾府情形，适成反比 贾琏跪下，说道："侄儿办家事，并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的账目，自有赖大、吴新登、戴良等登记，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现在这几年，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虽没贴补在内，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了。这些放出去的账，连侄儿也不知道那里的银子，要问周瑞、旺儿才知道。"贾琏乖觉，至此岂能不知放账赢利乃凤姐所为？羞于出口，故推委至奴仆，情实难堪。周瑞与来旺是凤姐心腹，贾琏所言，已无异招供 贾政道："据你说来，连你自己屋里的事，还不知道；那

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这会子也不查问你。现今你无事的人，你父亲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还不快去打听打听吗？"贾琏一心委屈，含着眼泪，答应了出去。平安州之事乃严父所差，重利盘剥乃悍妻所为，贾琏实有委屈。

贾政连连叹气，想道："我祖父勤劳王事，立下功勋，得了两个世职，如今两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的。老天哪，老天哪！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我虽蒙圣恩格外垂慈，给还家产，那两处食用自应归并一处，叫我一人那里支撑的住？方才琏儿所说，更加咤异，说不但库上无银，而且尚有亏空，这几年竟是虚名在外。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若此？倘或我珠儿在世，尚有膀臂，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脂批尝叹贾家败因之一在于子孙不肖，后继乏人，即此意也。责及宝玉，即第三回《西江月》词所谓"于国于家无望"也。想到那里，不觉泪满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纪，儿子们并没奉养一日，反累他老人家吓得死去活来，种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一段写贾政自责自叹，十分沉痛，却不够深刻　当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言："贾政性本愚暗，乏治繁理剧之才，身为郎官，不过因人成事耳。即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产，食指日众，外强中干，阿家翁痴聋而已。且所用贾琏夫妇，夫乃轻狂荡子，妇乃刻薄盗臣，甚至交通当道，窃馀势以作威福，其流毒有不可言者。而政惟茗碗棋枰，以消永昼，曾不一过而问焉。其家之不败也得乎？"儒家讲究修齐治平，贾政不能齐家便忙于治国，内嬖赵姨娘，外用李十儿，安能太平无事？

正在独自悲切，只见家人禀报："各亲友进来看候。"贾政一一道谢，说起："家门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侄③，所以至此。"有的说："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爷行事不妥，那边珍爷更加骄纵。若说因官事错误得个不是，于心无愧，如今自己闹出的，倒带累了二老爷。"有的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见御史参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说："也不怪御史，我们听见说是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头哄嚷出来的。"几个泥腿"云云，即倪二、张华等人　御史恐参奏不实，所以诓了这里的人去，才说出来的。"这里的人"，指鲍二等家奴。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宽的，为什么还

有这事?”有的说:“大凡奴才们是一个养活不得的。今儿在这里都是好亲友,我才敢说。就是尊驾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爱钱的,那外头的风声也不好,都是奴才们闹的,你该隄防些。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来,好些不便呢。”贾政听说,心下着忙道:“众位听见我的风声怎样?”众人道:“我们虽没见实据,只听得外头人说,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贾政听了,便说道:“我这是对天可表的,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只是奴才们在外头招摇撞骗,闹出事来,我就耽不起。”众人道:“如今怕也无益,只好将现在的管家们都严严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来,严严的办一办也罢了。”此节从众亲友口中分析抄家缘由,因果益明。贾赦作恶,贾珍骄纵,身歪影斜,招灾惹祸,此第一层也;贾政糊涂,纵奴诈骗,以致官声不佳,朝廷猜忌,此第二层也;家奴反叛,吃里爬外,使御史抓住把柄,此第三层也;贾府结怨于外间,市井人言可畏,小鳅能生大浪,此第四层也。他如凤姐放债,破人婚姻并逼死人命,以及本家贾芸等心生嫌隙等,犹未及之 贾氏之败落,属内外交攻,诸多矛盾长期冲突,逐步酝酿而成,实非偶然。

贾政听了点头。便见门上的进来回说:“孙姑爷打发人来说,自己有事不能来,着人来瞧瞧。说大老爷该他一项银子,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贾政心内忧闷,只说:“知道了。”众人都冷笑道:“人说令亲孙绍祖混账,果然有的。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来瞧看帮补,倒赶忙的来要银子,真真不在理上。”贾政道:“如今且不必说他,那头亲事原是家兄配错了的。我的侄女儿的罪已经受够了,如今又找上我来了。”迎春判词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喜冤家》曲谓:“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皆指孙绍祖也,今又从众人口中一骂。恰如明人徐学谟《归有园麈谈》所云:“颜遂势改,升降顿殊;气逐时移,盛衰立见。”

正说着,只见薛蝌进来说道:“我打听锦衣府赵堂官必要照御史参的办,只怕大老爷和珍大爷吃不住。”众人都道:“二老爷,还是得你出去求求王爷,怎么挽回挽回才好。不然,这两家子就完了。”贾政答应致谢,众人都散。

那时天已点灯时候,贾政进去请贾母的安,见贾母略略好些。回到

自己房中，埋怨贾琏夫妇不知好歹，如今闹出放账的事情，大家不好，心里很不受用。只是凤姐现在病重，况他所有的什物尽被抄抢，心内自然难受，一时也未便说他，暂且隐忍不言，一夜无话。次早贾政进内谢恩，并到北静王府、西平王府两处叩谢，求二位王爷照应他哥哥、侄儿。二王应许。贾政又在同寅相好处托情[1]。雍正帝尝于《江宁织造曹頫请安折》上硃批谓："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殆指贾政此际所作所为一类事。

且说贾琏打听得父兄之事不大妥，无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儿守着凤姐哭泣，秋桐在耳房里抱怨凤姐。写平儿"哭泣"，秋桐"抱怨"，同为侧室，迥不相犯。贾琏走到旁边，见凤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时也说不出来。平儿哭道："如今已经这样，东西去了不能复来。奶奶这样，还得再请个大夫瞧瞧才好啊。"贾琏啐道："呸！我的性命还不保，我还管他呢。"

凤姐听见，睁眼一瞧，虽不言语，那眼泪直流。凤姐从此威风扫地矣。凤姐判词中有"一从二令三人木"，或谓系指贾琏待凤姐之态度，始则"从"之，继则"令"之，终于"休"之　依此际之情形，贾琏纵休弃凤姐，亦在情理之中。看见贾琏出去了，便和平儿道："你别不达时务了，到了这个田地，你还顾我做什么？我巴不得今儿就死才好。只要你能够眼里有我，我死后，你扶养大了巧姐儿，我在阴司里也感激你的情。""阴司"云云，是凤姐于鬼神报应之事已笃信无疑矣　平儿听了，越发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凤姐道："你也不糊涂。他们虽没有来说，必是抱怨我的。虽说事是外头闹起，我不放账，也没我的事。如今枉费心计，挣了一辈子的强，偏偏儿的落在人后头了。刻薄一生，终归乌有，此即五回《聪明累》曲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也　我还恍惚听见珍大爷的事，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不从逼死，有个姓张的在里头，你想想，还有谁呢？要是这件事审出来，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我那时候儿可怎么见人呢？我要立刻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还要请大夫，这不是你疼我，反倒害了我了么？""吞

金”者是尤二姐，“服毒”者乃夏金桂，忆及此二人，是凤姐心中确有自尽脱罪之念也。平儿愈听愈惨，想来实在难处，恐凤姐自寻短见，只得紧紧守着。

幸贾母不知底细，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见贾政无事，宝玉、宝钗在旁，天天不离左右，略觉放心。素来最疼凤姐，便叫鸳鸯：“将我的体己东西拿些给凤丫头，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好好的伏侍好了凤丫头，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此时宁国府第入官，所有财产房地等项并家奴等，俱已造册收尽。这里贾母命人将车接了尤氏婆媳过来。可怜赫赫宁府，只剩得他们婆媳两个并佩凤、偕鸾二人，连一个下人没有。雪芹曹家被籍没时，情景类似，却无处存身。后朝廷赐还京中蒜市口房屋十七间半，两世孀妇等方有栖身之地。贾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间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头两个伏侍。一应饭食起居在大厨房内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贾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账房内开销，俱照荣府每人月例之数。

那贾赦、贾珍、贾蓉在锦衣府使用，账房内实在无项可支。如今凤姐儿一无所有，贾琏外头债务满身。贾政不知家务，只说：“已经托人，自有照应。”贾琏无计可施，想到那亲戚里头，薛姨妈家已败，王子腾已死，馀者亲戚虽有，俱是不能照应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笔扫尽，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如李汝珍《镜花缘》五十六回所云：“不意府上也因接驾合家离散，真可谓六亲同运，能不令人伤感？”此为宗法社会之特有景象，源于血缘与婚姻，由此可管窥康乾盛世之真实面貌。宋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云：“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由是观之，一部《红楼》，其认识价值不输《清实录》及《清史列传》。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将地亩暂卖数千金作为监中使费。贾琏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见主家势败，也便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田产卖尽，将无根基可依，世家之大忌也。然贾琏此际无计可施，不得不如此，正应可卿当日托梦之忧。〇此曰“东庄”，似指京东。清初八旗圈占土地，以京东为多，雪芹曹家在通州、宝坻等处亦有田产。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母见祖宗世职革去，现在子孙在监质审，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虽有宝玉、宝钗在侧，只可解劝，不能分忧，所以日夜不宁，思前想后，眼泪不干。一日傍晚，叫宝玉回去，自己扎挣坐起，叫鸳鸯等各处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内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铺下大红猩毡拜垫。贾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头，念了一回佛，含泪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萨在上，我贾门史氏，虔诚祷告，求菩萨慈悲。我贾门数世以来，不敢行凶霸道。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也不敢作恶。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阖府抄检。"抄检"二字醒目，照应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探春言犹在耳："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可知大观园之"抄检"与"封园"，即贾府抄家之预演。晚清黄小配《廿载繁华梦三十七回"奉督谕抄检周京堂"即写抄家之事，当是彼时粤东世情之真实反映而黄氏于此受《红楼 启示，自不待言。其回末题诗云："繁华已往从头散，气焰而今转眼空 "可作此处贾母所言之注脚。现在儿孙监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儿孙，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监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总有阖家罪孽，情愿一人承当，求饶恕儿孙。若皇天怜念我虔诚，早早赐我一死，宽免儿孙之罪。"贾母心迹毕现，口吻酷似。张新之评："一篇绝妙供状，而起以皇天菩萨，酷肖婆子口吻。"王伯沆批："其词甚哀 "默默说到此处，不禁伤心，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鸳鸯、珍珠一面解劝，一面扶进房去。

只见王夫人带了宝玉、宝钗过来请晚安，见贾母伤悲，三人也大哭起来。宝钗更有一层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监，将来要处决，不知可能减等；公婆虽然无事，眼见家业萧条；宝玉依然疯傻，毫无志气。想到后来终身，更比贾母、王夫人哭的悲痛。宝钗之痛重在家事及终身所归。宝玉见宝钗如此，他也有一番悲戚，想着："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老爷、太太见此光景，不免悲伤，众姐妹风流云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思园中吟诗起社，何等热闹，自林妹妹一死，我郁闷到今，又有宝姐姐伴着，不便时常哭泣。况他又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日看他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

忍。”竟嚎啕大哭起来。宝玉之痛重在悼玉怜金，哀伤诸艳“风流云散”。鸳鸯、彩云、莺儿、袭人看着，也各有所思，便都抽抽搭搭的。馀者丫头们看的伤心，不觉也都哭了。竟无人劝。洒泪则一，痛心各异，极写劫后之悲凉气氛。〇“竟无人劝”一句，梦稿无，甲本作“竟无人解慰”，差别微细。此节梦稿本文字较为简略，且多改笔，似原稿模样。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将外头上夜婆子吓慌，急报于贾政知道。

那贾政正在书房纳闷，听见贾母的人来报，心中着忙，飞奔进内。远远听得哭声甚众，打谅老太太不好，急的魂魄俱丧，疾忙进来，只见坐着悲啼，才放下心来，便道：“老太太伤心，你们该劝解才是啊，怎么打伙儿哭起来了？”众人这才急忙止哭，大家对面发怔。贾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说了众人几句。都心里想道：“我们原怕老太太悲伤，所以来劝解，怎么忘情，大家痛哭起来？”此节写荣府众人痛哭，情景入微。姚燮眉批曰：“各有一副痛肠，遂各有一副痛泪。……真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也。”

正自不解，只见老婆子带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请了贾母的安，又向众人请安毕，便说道：“我们家的老爷、太太、姑娘打发我来说，听见府里的事，原没什么大事，不过一时受惊。恐怕老爷、太太烦恼，叫我们过来告诉一声，说这里二老爷是不怕的了。我们姑娘本要自己来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阁，所以不能来了。”百忙中侧写湘云即将出嫁，宝玉心中必更不受用。贾母听了，不便道谢，说：“你回去给我问好。这是我们的家运合该如此。承你们老爷、太太惦记着，改日再去道谢。你们姑娘出阁，想来姑爷是不用说的了，他们的家计如何呢？”两个女人回道：“家计倒不怎么着，只是姑爷长的很好，为人又和平。我们见过好几次，看来和这里的宝二爷差不多儿，还听见说，文才也好。”偏将湘云未婚夫与宝玉一比，点明容貌、性情、文才均“差不多”，笔致有趣，合乎情理。盖宝湘兄妹亦属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年纪渐长，遂各奔东西，并无儿女之情肠，空惹黛玉担忧。若论湘云条件，必得一郎君如宝玉者，读者始得心安。故脂批尝谓，其夫君名卫若兰，乃世家公子。此处则未提姓名，当亦同类人物。奈何后人多事，无端捏造“宝湘姻缘”之说，颇能混淆视听。如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披露某“旧时真本”

内容，写“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赵之谦《章安杂说》及平步青《霞外攟屑》等清人笔记亦有类似记载 据宋广波编《胡适批红集》，胡适尝阅《红楼梦新证 所引关于“宝湘姻缘”之材料，斥其“妄说”，甚表厌恶 贾母听了，喜欢道：“这么着才好，这是你们姑娘的造化。只是咱们家的规矩还是南方礼儿，所以新姑爷我们都没见过。我前儿还想起我娘家的人来，最疼的就是你们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的这么大了，我原想给他说个好女婿，又为他叔叔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有造化配了个好姑爷，我也放心。月里头出阁，我原想过来吃杯喜酒，不料我们家闹出这样事来，我的心就像在热锅里熬的是的，那里能够再到你们家去？你回去说我问好，我们这里的人都请安问好。你替另告诉你们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没福了。只愿他过了门，两口儿和和顺顺的百年到老，我就心安了。”说着，不觉掉下泪来。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伤心。姑娘过了门，等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爷过来请老太太的安。那时老太太见了才喜欢呢。”贾母点头，那女人出去。一段从史侯家女人口中道出湘云近况，贾母祝福其婚后和顺．“百年到老”，反跌一百十八回写湘云因丈夫病故而孀居，遂自叹命苦。

别人都不理论，只有宝玉听着发了一回怔。心里想道：“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孩儿，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换了一个人是的。史妹妹这么个人，又叫他叔叔硬压着配了人了。他将来见了我，必是也不理我了。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分儿，还活着做什么。”宝玉仍质疑人类婚姻之必要性与合理性，如同屈原《天问》，貌似荒谬，实透玄机，中含怨愤 “硬压着”云云极无理，却极传神。遭此抄家大难，宝玉犹痴心未改，但渐有悟意矣 想到这里，又是伤心，见贾母此时才安，又不敢哭，只得闷坐着。

一时，贾政不放心，又进来瞧瞧老太太。见是好些，便出来传了赖大，叫他将阖府里管事的家人的花名册子拿来，一齐点了一点，除去贾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馀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贾政叫现在府内当差的

男人共四十一名进来，问起历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进来，该用若干出去。那管总的家人将近来支用簿子呈上。贾政看时，所入不敷所出，又加连年宫里花用，账上多有在外浮借的[5]。再查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的跺脚道："这还了得！我打谅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6]，还是这样装好看，竟把世职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有什么不败的呢。我如今要省俭起来，已是迟了。"前此凤姐屡谓贾府已是"虚架子"，良有以也。末世之世家大族，如此类者并非罕事，雪芹曹家即其例也　萧奭《永宪录续编》谓：曹頫"因亏空罢任，封其家赀，止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上闻之恻然"其架子之虚，实有过于书中之贾家。想到这里，背着手踱来踱去，竟无方法。

众人知贾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说道："老爷也不用心焦，这是家家这样的。若是统总算起来，连王爷家还不够过的呢，不过是装着门面，过到那里是那里罢咧。由一家而写及数家，写及社会国家，正此书典型意义之所在　所谓"末世"，既指贾家，亦指清王朝也　以今之眼光分析，可知亦指宗法社会也。如今老爷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才有这点子家产，若是一并入了官，老爷就不过了不成？"贾政嗔道："放屁！你们这班奴才最没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时候儿，任意开销，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还顾主子的死活吗？如今你们说是没有查抄，你们知道吗？外头的名声，连大本儿都保不住了，还搁的住你们在外头支架子、说大话，诓人骗人？到闹出事来，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爷和你珍大爷的事，说是咱们家人鲍二吵嚷的，我看这册子上并没有什么鲍二，这是怎么说？"众人回道："这鲍二是不在档子上的。先前在宁府册上，为二爷见他老实，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了。后来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宁府去。自从老爷衙门里头有事，老太太、太太们和爷们往陵上去了，珍大爷替理家事，带过来的，以后也就去了。前此写及鲍二其人，忽而荣府、忽而宁府，似乎自相矛盾，总不能明白　此处补充数语，道出原委，针线乃密　老爷几年不管家务事，那里知道这些事呢？老爷只打谅着册子上有这个名字就只有

这一个人呢，不知道一个人手底下亲戚们也有好几个，奴才还有奴才呢。”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十云：“八旗人家……凡三年一比人丁，又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书之于册，谓之册档。及殁而削其名于册。”由此回可知，此中弊端不少 贾政道：“这还了得！”想来一时不能清理，只得喝退众人。早打了主意在心里了，且听贾赦等的官事审的怎样再定。

一日，正在书房筹算，只见一人飞奔进来，说：“请老爷快进内廷问话。”贾政听了，心下着忙，只得进去。此际贾政闻听内廷传唤，其心态绝类昔日此公之传唤宝玉

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溘逝：谓人死亡。溘，忽然。

② 阙：古代建于宫殿、祠庙及陵墓前的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筑成高台，因两阙之间有空缺，连以通道，故名。后亦代指宫行或朝廷。

③ 管叫子侄：管叫，甲本同，梦稿、王本、张本作“管教”。下回亦有此句，桐花凤阁批校本“叫”旁改为“教”，不再出校。第一百十七回径写作“管教”。

④ 同寅：旧指同在一处供职之人。

⑤ 浮借：暂借。

⑥ 寅年用了卯年的：意谓人不敷出，预告借支。按干支纪年，寅年后为卯年。

回 评

此回承接上回，极写贾府惊魂未定情状。阖家痛哭，亲友探视，外出托情，清点家产，追查责任，悔恨不已，写来情理兼备，笔墨层次饱满。张新之评曰：“文字前最忌缓，后最忌急。盖安根伏线，在前易繁；结穴合龙，在后易率也。”前回既有急风骤雨，此回便写满目凄凉，而劫后馀生之惨状，跃然纸上矣。

凤姐羞惭全出于私心，贾母祷天纯出乎大义，身份不同，心性各异，所以行事迥然有别。然而，两人皆自私者也。凤姐私在自己一身，贾母则私在自己一家，皆有以损及他人，今终于损及自己和自家矣。姑以一家之事而言，譬如此际，凤姐之自私可怜可厌，而贾母之自私转觉可恕可敬矣。《红楼》人

物形象之复杂，有如此者。

百忙中穿插孙家、史家讯息，所以照应迎春、湘云也。叙事周匝，忙而不紊。抄家起因从亲友口中分析，败家积弊由奴仆口中说出，行文自然，笔墨多变。

此回至一百九回为一大段，写贾府查抄后，贾母祷天散财、强笑寻欢，为得病之由，以为其“寿终归地府”伏脉。夹叙“潇湘闻鬼哭”、“迎女返真元”，兆示诸钗悲剧结局，实难挽回。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话说贾政进内，见了枢密院各位大臣[1]，又见了各位王爷。北静王道："今日我们传你来，有遵旨问你的事。"贾政急忙跪下。众大臣便问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纵儿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么？"此处所诘诸项，真真假假，不甚确实，当系御史得自传闻者。古时帝王为开其言路，便于羁縻官员，往往准许臣僚仅据传言进行弹劾，故有此情形，以有清一代为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雍正帝传旨查抄曹家，所据便是道听途说之辞，其后乃有悔意。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下"古大臣风"条云："周藕塘（栻）侍御参劾大臣，在军机处质讯，有责以不实者，藕塘任咎。总宪达香圃（椿）先生云：'御史原许其风闻言事，不必任错。'余谓此语有古大臣风。"此记乾隆年间事，可窥一时风尚。贾政回道："犯官自从主恩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赈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后又任江西粮道，题参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应家务，并未留心伺察，实在糊涂。不能管叫子侄，这就是辜负圣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贾政所言，确系实情。明明希冀格外开恩宽恕，却声称但求"重重治罪"，属庙堂之上官样套话。北静王据说转奏。

不多时，传出旨来，北静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据该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贾赦包揽词讼。严鞫贾赦[2]，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来往，并未干涉官事，该御史亦不能指实。惟有倚势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然系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虽石呆子自尽，亦系疯傻所致，与逼勒致死者有间[3]。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4]。此为贾赦结果，确属"从宽"治罪。《清史稿》卷一百四十

三《刑法志》二云："明之充军，义主实边，不尽与流刑相比附。清初裁撤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雍正三年之律，第于十五布政司应发省分约略编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据邦政纪略，辑为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视表所列。然名为充军，至配并不入营差操，第于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则新疆当差。成案相沿，遂为定例。"贾赦逼死石呆子一案，即应偿命　今仅"发往台站效力"，实过于便宜。所参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三姐实系张华指腹为婚未娶之妻，因伊贫苦自愿退婚，尤三姐之母愿结贾珍之弟为妾，并非强占[5]。再尤三姐自刎掩埋、并未报官一款，查尤三姐原系贾珍妻妹，本意为伊择配，因被逼索定礼，众人扬言秽乱，以致羞忿自尽，并非贾珍逼勒致死。但身系世袭职员，罔知法纪，私埋人命，本应重治，念伊究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亦从宽革去世职，派往海疆效力赎罪。此为贾珍结果，亦属"从宽"发落，然"派往海疆效力"一款，于史未见其例，当为虚构，其义似较贾赦"发往台站效力"为轻。贾珍究无人命血案在身，故稍示惩罚，虚应故事而已。贾蓉年幼无干，省释[6]。此为贾蓉结果，类似贾琏。虽未获罪，然闹到倾家荡产，纨袴子弟足可引以为戒　按"年幼"二字为开脱之辞。红楼九年蓉已十八岁，此时当为二十五岁，早已成人。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宽其罪，亦不患无辞。观此一节，可知宗法社会"人治"大于"法制"，无怪乎弊端丛生。

贾政听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爷代奏下忱[7]。北静王道："你该叩谢天恩，更有何奏？"贾政道："犯官仰蒙圣恩，不加大罪，又蒙将家产给还，实在扪心惶愧。愿将祖宗遗受重禄，积馀置产，一并交官。"贾政所言貌似矫情，实系言辞策略也。北静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赏罚无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给还财产，你又何必多此一奏？"众官也说不必。

贾政便谢了恩，叩谢了王爷出来，恐贾母不放心，急忙赶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都在外头打听，一见贾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问。只见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将蒙圣恩宽免的事细细告诉了一遍。贾母虽则放心，只是两个世职革去，贾赦又往台站效力，

贾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伤起来。邢夫人、尤氏听见这话，更哭起来。邢夫人与尤氏不能劝谏丈夫，一味顺从，以博取贤良美名，当有此报。孟子曰："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鸳鸯一事，邢夫人助纣为虐；聚赌一事，尤氏装聋做哑。今日且腆颜啼哭，可知羞愧乎？贾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虽则台站效力，也是为国家办事，不致受苦，只要办得妥当，就可复职。珍儿正是年轻，很该出力。若不是这样，便是祖父的馀德亦不能久享。"说了些宽慰的话。既属安慰之辞，贾政也只好如此冠冕堂皇，无可奈何。贾珍年近五旬，其实已不再"年轻"。

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着："家产一空，丈夫年老远出，膝下虽有琏儿，又是素来顺他二叔的，如今都靠着二叔，他两口子自然更顺着那边去了。独我一人孤苦伶仃，怎么好？"那尤氏本来独掌宁府的家计，除了贾珍，也算是惟他为尊，又与贾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远出，家财抄尽，依住荣府，虽则老太太疼爱，终是依人门下。又兼带着佩凤、偕鸾，那蓉儿夫妇也还不能兴家立业。又想起"二妹妹、三妹妹都是琏二爷闹的，如今他们倒安然无事，依旧夫妻完聚，只剩我们几个，怎么度日？"想到这里，痛哭起来。邢夫人、尤氏二人之内心独白，切合当时情景下之心理。琏凤夫妇干系颇大，今竟逍遥法外，故邢夫人忌之，尤氏妒之，心术均非厚道，而侧重各异，特犯不犯。

贾母不忍，便问贾政道："你大哥和珍儿现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儿既没他的事，也该放出来了。"贾政道："若在定例呢，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个私情，叫我大哥同着侄儿回家，好置办行装，衙门内业已应了。想来蓉儿同着他爷爷、父亲一起出来。只请老太太放心，儿子办去。"贾母又道："我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总没有问过家事。如今东府里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说，你大哥那边，琏儿那里，也都抄了。咱们西府里的银库和东省地土，你知道还剩了多少？他两个起身，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贾母一向养尊处优，此际犹在梦中。一张口便是"几千银子"，可知素性豪奢，厚于自奉而薄于天地，一时难以改弦更张。唐人崔涂《感

花》云："东风一阵黄昏雨，又到繁华梦觉时。"贾母此刻心态，为下文"散馀资"作引。〇此云"东省地土"，下云"东省的地亩"，所指何地，历来聚讼纷纭。依清代用语惯例，"东省"当指山东。易管《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载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曹寅奏陈买讫米石请旨收贮摺上硃批云："朕体安。此米原欲为山东之计，今东省大熟，无处可用，到明春再奏。"又《高宗实录》卷七载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高宗上谕云："朕闻东省泰山有碧霞灵应宫，凡民人进香者，俱在泰安州衙门输纳香税。"又《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二云："东平运河之西有盐河，为东省盐船经行要道。"其例不胜枚举。贾政正是没法，听见贾母一问，心想着："若是说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说明，不用说将来，只现在怎样办法呢？"想毕，便回道："若老太太不问，儿子也不敢说。如今老太太既问到这里，现在琏儿也在这里，昨日儿子已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虽说主上宽恩，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就是这项银子尚无打算。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了，一时也弄不过来，只好尽所有蒙圣恩没有动的衣服、首饰折变了，给大哥和珍儿作盘费罢了。过日的事只可再打算。"从贾政口中再将荣府窘况一总，如同黄粱未熟，南柯梦醒，更觉往日"虚热闹"之可笑。寅吃卯粮，入不敷出，即现代经济学所谓"透支"或"赤字"，可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之辞相对照。据此可知，贾府没落于内囊寂败，抄家特雪上加霜而已。

贾母听了，又急的眼泪直淌。说道："怎样着，咱们家到了这个田地了么？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史家衰败之事从贾母口中补出。"虚架子"即"虚热闹"或"空门面"，下文又称"支架子，做空头"。第六回风姐尝云贾府"不过也是个空架子"，前后照应。实则，贾史王薛无非"虚架子"，而史侯没落最早。贾母有此经验，故能"明大义"。据你说起来，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贾政道："若是这两个世俸不动，外头还有些挪移。如今无可指称，谁肯接济？"说着，也泪流满："想起亲戚来，用过我们的，如今都穷了；史家也，王家也，薛家也。没有用过我们的，又不肯照应。何止不肯照应，竟有如孙绍祖者，趁机索债。昨日儿子也没有细查，只

看了家下的人丁册子，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那底下的人也养不起许多。”古时奴仆众多是家业兴旺之象。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六回云：“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成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今贾府已养不起太多家人，乃理之必然。后文不断写及遣散婢仆，此为根据。

贾母正在忧虑，只见贾赦、贾珍、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看这般光景，一只手拉着贾赦，一只手拉着贾珍，便大哭起来。他两人脸上羞惭，又见贾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儿孙们不长进，将祖上功勋丢了，又累老太太伤心，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此云“祖上功勋”，指荣宁两公所遗世职，古人历来以此为荣。如宋苏颂《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右丞李公挽辞》云：“台仪尊右辖，世职重高门。”清之八旗有世袭罔替亲郡王，俗称“铁帽子王”，显示当时尤重世爵世职。今赦珍叔侄一旦弃丢，属大不孝，况令太君伤心，自然“羞惭”不已，故开口便及之。满屋中人看这光景，又一齐大哭起来。贾政只得劝解：“倒先要打算他两个的使用，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迟则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泪的说道：“你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们说说话儿去罢。”又吩咐贾政道：“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时误了钦限⑧，怎么好？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贾府至此，竟须年逾八旬之老母“打算”一切，何等可悲，此际在场之赦、政、珍、琏、蓉等“须眉浊物”，当一齐愧死。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儿。”一面说着，便叫鸳鸯吩咐去了。

这里，贾赦等出来，又与贾政哭泣了一会，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恼悔、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会，各自夫妻们那边悲伤去了。贾赦年老，倒还撂的下，独有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此两句语带嘲讽，十分含蓄。贾赦有美妾嫣红、翠云等，贾珍有侧室偕鸾、佩凤等，不得不霎时割舍矣。黄小田批：“嫣红、鸳鸯，抛得下否？”幸而鸳鸯自有主见，否则此际何其难堪。〇“撂”，甲本作“抛”，梦稿本同乙本。“抛”示永久，非贾赦心性；“撂”示暂时，似较为妥当。贾琏、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啼哭。虽说是比军流减等⑨，究竟生离死别。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肠过去。

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鸳鸯等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一一的分派。给贾赦三千两，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你拿二千两去做你的盘费使用，留一千给大太太零用。这三千给珍儿，你只许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给你媳妇收着。仍旧各自过日子。房子还是一处住，饭食各自吃罢。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一点惜春亲事，岂料其渐已"勘破三春景不长"，反跌一百十五回"惑偏私惜春矢素志"写其执意出家为尼。只可怜凤丫头操了一辈子心，如今弄的精光，也给他三千两，叫他自己收着，不许叫琏儿用。如今他还病的神昏气短，叫平儿来拿去。凤姐贪财逞强而招灾惹祸，今亦得银三千两，并"不许叫琏儿用"，可见贾母之溺爱与慈悲。"三千两"之数，恰与十五回写"王凤姐弄权铁槛寺"所得赃银相等，作者似非无意，实可前后映衬　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爷、珍儿、琏儿、蓉儿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了分去。这五百两银子交给琏儿，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叙事周匝无遗。黛玉灵柩南归，理固贾母之事也。分派定了，又叫贾政道："你说外头还该着账呢，这是少不得的，你叫拿这金子变卖偿还。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贾母此语说与贾政，实欲其兄听闻，有以反省，回照七十五回写贾赦所讲笑话讥讽母亲心偏。此际老太太以公道处置家事，赦老当知愧怍。宝玉已经成了家，我下剩的这些金银东西，大约还值几千银子，这是都给宝玉的了。珠儿媳妇向来孝顺我，兰儿也好，我也分给他们些。所馀钱财，伏一百十一回"招伙盗"之根。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可怜贾环未得分毫，焉能不怨。

贾政等见母亲如此明断分晰，俱跪下哭着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点孝顺，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贾母道："别瞎说了。要不闹出这个乱儿来，我还收着呢。只是现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爷当差，留几个人就够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将人叫齐了，分派妥当。各家有人就罢了。譬如那时都抄了，怎么样呢？我们里头的，也要叫人分派，该配人的配人，赏去的赏去。如今虽说这房子不入

官，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是呢。那些地亩还交琏儿清理，该卖的卖，留的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头。我索性说了罢，江南甄家还有几两银子，大太太那里收着[10]，该叫人就送去罢。倘或再有点事儿出来，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遭了雨'了么。”此际“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甄贾同运矣。甄家寄顿钱财，照应七十五回情节。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一听贾母的话，一一领命，心想：“老太太实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

贾政见贾母劳乏，求着老太太歇歇养神。贾母又道：“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给伏侍我的丫头。”遗资财于丫鬟，写贾母心地慈善。岂料鸳鸯不受分毫，毅然殉主。又岂料招来贼盗，化为乌有。作者寄寓感慨，兼伏后文。贾政等听到这里，更加伤感，大家跪下：“请老太太宽怀。只愿儿子们托老太太的福，过了些时，都邀了恩眷，那时兢兢业业的治起家来，以赎前愆[11]，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贾母道：“但愿这样才好，我死了也好见祖宗。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不过这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我乐得都不管，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那知道家运一败，直到这样？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气，养移体'[12]，一时下不了台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敛，守住这个门头儿，不然，叫人笑话。你还不知，只打谅我知道穷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能够守住也罢了。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贾母有身份、有识见、有馀资，故能如此长篇而论守成大义。其中有自责，有规劝，悃愊无华。如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所云：“以任怨为报德则直切，以罪己为劝人则沉痛。”故林语堂《平心论高鹗》指出，后半部书令贾母形象更加丰满，个性更加鲜明，“不然，贾母只是享福老太婆而已”。

贾母正自长篇大论的说，只见丰儿慌慌张张的跑来回王夫人道：“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哭了一场，如今气都接不上了，平儿叫我来回太太。”丰儿没有说完，贾母听见，便问：“到底怎么样？”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说是不大好。”贾母起身道：“嗳，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贾母曾

称宝黛为"冤家"，今又称凤姐是"冤家"，语妙如闻。"冤家"而曰"这些"，分明包括宝黛等人。首回曾写癞僧云："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现彼等陆续回归太虚，故以"冤家"云云略加呼应。◯感叹词"嗳"，甲本同，梦稿作"咳"，似有厌烦之意，不妥。说着，叫人扶着，要亲自看去。贾政急忙拦住劝道："老太太伤了好一会子心，又分派了好些事，这会子该歇歇儿了。就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叫媳妇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亲身过去呢？倘或再伤感起来，老太太身上要有一点儿不好，叫做儿子的怎么处呢。"贾母道："你们各自出去，等一会子再进来，我还有话说。"贾政不敢多言，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又叫贾琏挑人跟去。

这里，贾母才叫鸳鸯等派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着过来。凤姐正在气厥[18]。平儿哭的眼肿腮红，听见贾母带着王夫人等过来，疾忙出来迎接。平儿此种伤心模样，如在眼前。"眼肿腮红"四字，梦稿同。甲本作"眼红"，稀松平常，且有歧义，不佳。贾母便问："这会子怎么样了？"平儿恐惊了贾母，便说："这会子好些儿。"说着，跟了贾母等进来，赶忙先走过去，轻轻的揭开帐子。凤姐开眼瞧着，只见贾母进来，满心惭愧。先前原打谅贾母等恼他，不疼他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贾母亲自来瞧，心里一宽，觉那拥塞的气略松动些，便要扎挣坐起。贾母等前来探视，凤姐便觉心宽，病势遂为之一缓，可见十分在乎他人之态度。法国哲学家萨特《存在与虚无》指出，"他人即地狱"，蕴涵深刻。其剧本《禁闭》等又畅演之，尤觉警拔。他人之目光可将主体塑造成客体，迫使自我依他人之观感来判定一己之价值，从而不断修改自我意识，终致丧失自我，落入地狱。凤姐身心俱疲，已逐渐失去主体意志，此际之态度，及此后之表现，均与萨特所言类似，故不能久存于人世。性格即命运，悲剧已注定。贾母叫平儿按着："不用动，你好些么？"凤姐含泪道："我好些了。只是从小儿过来，老太太、太太怎么样疼我。那知我福气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凤姐心性好强，此际犹不肯明白认错，却以囫囵语出之，口吻毕肖。不能够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尽点儿孝心，讨个好儿，还这样把我当人，叫我帮着料理家务，被我闹的七颠八倒，我还有什么脸见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亲自过来，我更担不起了。恐怕该

活三天的又折了两天去了。”说着悲咽。贾母道：“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什么相干？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这也算不了什么呀。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你瞧瞧。”说着，叫人拿上来给他瞧。贾母毕竟偏爱凤姐，故利惹祸，不责而赏，唯阅尽人情者方能如此。

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如今被抄净尽，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几不欲生的时候。今见贾母仍旧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过来安慰他，又想贾琏无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说道：“请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我情愿自己当个粗使的丫头，尽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罢。”“粗使的丫头”云云，语极诚恳。此刻凤姐能知羞愧，合乎其性情　此语又反跌一百十回“王凤姐力诎失人心”写其有负于贾母。贾母听他说的伤心，不免掉下泪来。此节分析刻画凤姐心理，精微深刻。由惊恐而惭愧，心灰意冷，痛不欲生。及至贾母等前来慰问，心宽气松，表示谢意，但言不由衷　及至贾母赠银，方感激涕零，言语恳挚，但犹不检讨自己罪责　其身份与性格在特殊状态下竟一丝不走。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特写宝玉，闹府内处处是哭声，益增其悲，兼促其悟也。

凤姐看见众人忧闷，反倒勉强说几句宽慰贾母的话，求着“请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过来磕头。”说着，将头仰起。贾母叫平儿：“好生服侍，短什么，到我那里要去。”说着，带了王夫人将要回到自己房中，只听见两三处哭声。邢夫人处也，尤氏处也　贾母听着，实在不忍，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见你大爷、大哥，送一送就回来。”自己躺在榻上下泪。幸喜鸳鸯等能用百样言语劝解，贾母暂且安歇。

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贾赦与贾珍充军流放，犹带奴仆伏侍，写出世家大族特征。自己犯罪，又连累家奴受苦。正是生离果胜死别，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闹到人嚎鬼哭。石头堕落之所，原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今竟“人嚎鬼哭”，形同地狱，宝玉当悟。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的，

执手分别后，自己先骑马赶至城外，举酒送行，又叮咛了好些“国家轸恤勋臣，力图报称”的话。贾赦等挥泪分头而别。

贾政带了宝玉回家，未及进门，只见门上有好些人在那里乱嚷，说，“今日旨意，将荣国公世职着贾政承袭。”那些人在那里要喜钱，门上人和他们分争，说：“是本来的世职，我们本家袭了，有什么喜报？”那些人说道：“那世职的荣耀，比任什么还难得，你们大老爷闹掉了，想要这个，再不能的了。如今圣人的恩典比天还大，又赏给二老爷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怎么不给喜钱？”正闹着，贾政回家，门上回了，虽则喜欢，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觉感极涕零，赶着进内告诉贾母。贾母自然喜欢，拉着说了些勤黾报恩的话[14]。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过来安慰，听得世职复还，也是欢喜。独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来。写世职失而复得，贾府仍为贵族之家矣。颂圣之意，溢于言表。作者似不得不如此写，否则诚为“谤书”矣。

且说外面这些趋炎奉势的亲戚朋友，先前贾宅有事，都远避不来，今儿贾政袭职，知圣眷尚好[15]，大家都来贺喜。点染世情，文笔周密。此即明人王稚登《赠翟丈》所云：“世情如浮云，朝异夕不同。”《红楼》为世情书，此等处一丝不苟。那知贾政纯厚性成，因他袭哥哥的职，心内反生烦恼，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进内谢恩，到底将赏还府第、园子备折奏请入官。内廷降旨不必，贾政才得放心回家，已后循分供职。但是家计箫条，入不敷出。贾政又不能在外应酬。

家人们见贾政忠厚，凤姐抱病不能理家，贾琏的亏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府内家人几个有钱的，怕贾琏缠扰，都装穷躲事，甚至告假不来，各自另寻门路。独有一个包勇，即九十三回“甄家仆投靠贾家门”者，堪称焦大二世，忠仆也。虽是新投到此，恰遇荣府坏事，他倒有些真心办事，见那些人欺瞒主子，便时常不忿。奈他是个新来乍到的人，一句话也插不上，他便生气，每日吃了就睡。众人嫌他不肯随和，便在贾政前说他终日贪杯生事，并不当差。贾政道：“随他去罢。原是甄府荐来，不好

意思。横竖家内添这一个人吃饭，虽说穷，也不在他一人身上。”并不叫驱逐。众人又在贾琏跟前说他怎么样不好，贾琏此时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

忽一日，包勇耐不过，吃了几杯酒，在荣府街上闲逛，见有两个人说话。那人说道：“你瞧，这么个大府，前儿抄了家，不知如今怎么样了？”那人道：“他家怎么能败？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里没有照应？就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们的一家儿。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么？”那人道：“你白住在这里。别人犹可，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说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说如今的世情还了得吗？”雨村忘恩负义一节，从旁人闲谈中补明，文笔简省。据此可知，宁荣两宅抄家，雨村所起作用十分关键，正所谓“人心险于山川”，或如白居易《太行路》所云：“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小人方寸之包藏，真乃不可预料，防不胜防，而况误认其为一家亲人哉？贾府同此等“饿不死的野杂种”联宗，当已追悔莫及。

两人无心说闲话，岂知旁边有人跟着听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这样人，但不知是我们老爷的什么人？我若见了他，便打他一个死，闹出事来，我承当去。”那包勇正在酒后胡思乱想，忽听那边喝道而来。包勇远远站着，只见那两人轻轻的说道：“这来的就是那个贾大人了。”包勇听了，心里怀恨，趁着酒兴，便大声说道：“没良心的男女！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包勇骂雨村，可与第七回及一百五回焦大骂贾珍对看。同为忠心耿耿，同有灌夫之勇，而所骂对象各异，心情亦不相同。焦大是恨铁不成钢，包勇是抱打不平 〇“男女”系轻蔑之辞，常用以骂人，当从身份低微之辈自称“男女”演化而来。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写小商贩李二哥云：“告上下，男女有些机密事，特来见观察。”明初《老乞大谚解》下篇云：“落后下的孩儿们，不务营生，教些帮闲的泼男女、狐朋狗党，每日穿茶房，入酒肆，妓女人家胡使钱 ”一百五回写焦大骂街，亦有“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之说。雨村今为朝廷大员，竟

被一奴仆如此嘲骂，亦奇。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便留神观看，见是一个醉汉，也不理会，过去了。雨村枭獍返噬，自知理亏，今闻嘲骂，竟作缩头乌龟状。此即《宋史》卷三百二十九记邓绾所云：“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一百四回“醉金刚小鳅生大浪”写其当街惩办倪二，与此处对看，更可洞见奸雄心肺。

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问起同伴，知是方才见的那位大人是这府里提拔起来的，“他不念旧恩，反来踢弄咱们家里，见了他骂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荣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计较他，如今他又在外头惹祸，正好趁着贾政无事，便将包勇喝酒闹事的话回了贾政。贾政此时正怕风波，听见家人回禀，便一时生气，叫进包勇来，数骂了几句，也不好深沉责罚他，便派去看园，不许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个直爽的脾气，投了主子，他便赤心护主，那知贾政反倒听了别人的话骂他。他也不敢再辩，只得收拾行李，往园中看守浇灌去了。小人进谗，遂使英雄气短，其事常见。包勇看守大观园，为一百十一回“狗彘奴欺天招伙盗”写其侠客风采埋根。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枢密院：古代中央官署名称。五代后梁时建崇政院，后唐时改称枢密院。宋元沿置，主要管理军事机密、边防等。明代废。

② 严鞫：严加审讯。

③ 有间：这里为有区别之意。

④ 台站：传达公文，递送人犯的驿站。清代在长城一带设置。这里当指军台，即清代设置在新疆、蒙古一带的驿站，专管西北两路军报和文书的递送。

⑤ 此两句中“尤三姐”，甲本同，梦稿、王本、张本作“尤二姐”，是。

⑥ 省释：释放。省，审察。

⑦ 下忱：自己的想法。这是对尊贵者的自称，表谦卑。

⑧ 钦限：皇帝指定的期限。钦，封建社会指皇帝亲自处理各项事务。

⑨ 军流：充军流放。

⑩ 大太太：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作“二太太”。桐花凤阁批校本将“大”旁改为“二”。

⑪ 前愆：以前的罪过。

⑫ 居移气，养移体：语出《孟子·尽心上》，意谓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度，供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这里指养尊处优惯了，一时放不下空架子。

⑬ 气厥：中医病症名。因气机逆乱引起的突然昏倒、四肢发凉等症状。

⑭ 勤黾：勤勉、努力之意。

⑮ 圣眷：皇上的恩遇。眷，关心，宠爱。

回　评

此回承上回写抄家馀波未尽，而世职失而复还，贾府败而未溃。大致可分三段：回之前段写贾赦与贾珍分别定罪，贾府上下哭声一片；回之中段写贾母深明大义，散发一生积蓄；回之后段写荣府世职复还，雨村丑恶面目已然暴露。作者笔致从容，皮里阳秋，全回韵味含蓄。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所云："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非如此处理，不足以免文字狱之祸害。作者谨遵诗教，温柔敦厚，当予理解。

此回写贾母、凤姐形象均有所发展变化，颇堪称道。贾母素以慈祥示人，此回所行颇有决断，是其性情身份中固有之特征，不过遭逢大故，遂显露无遗而已，顺理成章。凤姐向来骄纵不可一世，此际衰弱可怜，所谓"女强人"之真面目，遇关键时刻原形毕露矣。

抄家之事至此回大致收束，则贾府衰败之线索遂为之消歇。《红楼》一书描写线索有四：一则曰宝黛爱情之幻灭，二则曰大观园之毁灭，三则曰贾府之衰败，四则曰宝玉之"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今已完结其三，唯存馀绪而已。此后渐将笔墨集中于宝玉彻悟过程矣。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却说贾政先前曾将房产并大观园奏请入官，内廷不收，又无人居住，只好封锁。因园子接连尤氏、惜春住宅，太觉旷阔无人，遂将包勇罚看荒园。此点大观园已被“封锁”，成为“荒园”，为下文宝玉游园伏脉，并为后文妙玉遭劫持埋根。此时贾政理家，奉了贾母之命，将人口渐次减少，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幸喜凤姐是贾母心爱的人，王夫人等虽不大喜欢，凤姐已失欢于王夫人，此处明笔一点。按邢夫人与凤姐婆媳本即不和，今王夫人亦不满，当因放债惹祸之事，兼受邢夫人感染。若说治家办事，尚能出力，所以内事仍交凤姐办理。但近来因被抄以后，诸事运用不来①，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了的，如今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绝。凤姐也不敢推辞，在贾母前扶病承欢。贾母加意厚待，凤姐自当“承欢” 唐孟浩然《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觐省》云：“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五十四回“效戏彩斑衣”写凤姐神采飞扬，今日则“扶病”而已，乏善可举。过了些时，贾赦、贾珍各到当差地方，恃有用度，暂且自安。写书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挂念。于是贾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以上收束抄家一事 宋释妙伦《崇德圆老请赞》云：“长安城里卓红旗，雁荡峰头翻白浪 更要不睹是籍没一切人家财，犹要算白账。”僧人喜谈“籍没”事，与 红楼 旨义正合 按脂批屡屡言及“抄没”或“南直招祸”等，作者原之构思即如此 另有“狱神庙”诸事，已不得见

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湘云已出阁，特笔点明 九十八回则写宝钗偕宝玉九日归宁，称“回九”。据此，湘云当已成婚十日左右 贾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云也将那里家中平安的话说了，请老太太放

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泪。湘云与黛玉为闺中密友，往日多少欢欢笑笑，今日俱成花柳残梦，自当洒泪缅怀。王维《哭殷遥》云："人生能几何，毕竟归无形。念君等为死，万事伤人情。"差可形容湘云心迹。贾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觉悲伤起来。贾母悲叹迎春苦命，为下回"还孽债迎女返真元"作引。以迎春之事宕开黛玉，乃因贾母不敢面对之，似潜意识当中有所愧疚也。史湘云解劝一回，又到各家请安问好毕，仍到贾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这样人家，被薛大哥闹的家破人亡，今年虽是缓决人犯，明年不知可能减等？"贾母道："你还不知道呢，昨儿蟠儿媳妇死的不明白，几乎又闹出一场事来。还幸亏老佛爷有眼，叫他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那夏奶奶没的闹了，自家拦住相验，你姨妈这里才将皮裹肉的打发出去了。如今守着蝌儿过日子。这孩子却有良心，他说哥哥在监里尚没完事，不肯娶亲。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就很苦。薛家败落，一派乱象，殃及贫女岫烟，亦实可伤。从贾母口中赞薛蝌、怜岫烟，其形象更觉可爱。琴姑娘为他公公死了还没满服，梅家尚未娶去。梅翰林病故，出乎意外。宝琴无辜，婚事耽搁，特予补明。你说说，真真是'六亲同运'[2]。薛家是这么着，二太太的娘家大舅太爷一死，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爷是个小气的，又是官项不清[3]，也是打饥荒。甄家自从抄家以后，别无信息。"

湘云道："三姐姐去了，曾有书字回来么？"贾母道："自从出了嫁，二老爷回来说，你三姐姐在海疆很好。只是没有书信，我也是日夜惦记。为我们家连连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顾不来。如今四丫头也没有给他提亲。环儿呢，谁有功夫提起他来？如今我们家的日子，比你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更苦了。只可怜你宝姐姐，自过了门，没过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哥还是那么疯疯癫癫，这怎么好呢。"借贾母与湘云话家常，将"六亲同运"、诸艳苦状拢共一总，字字萧瑟。王伯沆批曰："人但知凄凉不堪，不知皆热闹不堪所致也。"

湘云道："我从小儿在这里长大的，这里那些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这一回来了，竟都改了样子了。我打谅我隔了好些时没来，他们生疏我；我细想起来，竟不是的。就是见了我，瞧他们的意思，原要像先一样的热

闹，不知道怎么，说说就伤起心来了。所以我坐了坐儿，就到老太太这里来了。”从湘云口中一写贾府之悲凉气氛　姚燮眉批：“忧患相仍，豪情顿改，洵有不期然而然者”贾母道：“如今的日子，在我也罢了，他们年轻轻儿的人，还了得。我正要想个法儿，叫他们还热闹一天才好，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湘云道：“我想起来了，宝姐姐不是后儿的生日吗，我多住一天，给他拜个寿，大家热闹一天。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宝钗生日在正月二十一日　然则，此时已进入丙辰年，即红楼十七年　本年宝玉十七岁，宝钗十九岁，湘云十六岁，贾母八十二岁　○丙辰年新正及元宵节，竟无一笔记述，是无事可叙，暗写贾府之悲凉也。由湘云所言推算，贾府抄家似在元宵节前。赵冈夫妇红楼梦新探认为，作者所据为江宁织造曹家之事，可备一说　贾母道：“我真正气糊涂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后日可不是他的生日吗，我明日拿出钱来，给他办个生日。他没有定亲的时候，倒做过好几次，如今过了门，倒没有做。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很淘气，如今因为家里的事不好，把这孩子越发弄的话都没有了。宝玉沉默寡言，固因家败，亦缘木石前盟之毁灭也　贾母此际不得不避重就轻。倒是珠儿媳妇还好，他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儿的过日子，倒难为他。”此将宝钗与李纨隐然相比，为后文宝玉弃宝钗而出家伏脉。

湘云道：“别人还不离，独有琏二嫂子，连模样儿都改了，说话也不伶俐了。从湘云口中写凤姐性情之变化　相貌改观，口齿钝拙，正所谓“落毛凤凰不如鸡”也。明日等我来引逗他们，看他们怎么样。但只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要抱怨我，说我有了——”刚说到这里，却把个脸飞红了。湘云乐中悲曲谓“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今则为儿女之情脸红，是其性情亦有所变，益显娇娜可亲　贾母会意，道：“这怕什么？当初姊妹们都是在一处乐惯了的，说说笑笑，再别留这些心。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呢。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他也一点儿不骄傲；后来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里，宝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样安顿；一时待他不好，也不见他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的。你林姐姐，他就

最小性儿，又多心，所以到底儿不长命的。凤丫头也见过些事，很不该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他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器了。后儿宝丫头的生日，我另拿出银子来，热热闹闹的给他做个生日，也叫他喜欢这么一天。”贾母品评诸艳，独赏识宝钗而嫌弃黛玉，亦以明玉成金玉良缘之心迹也。拆散木石前盟，致令黛玉含恨而亡，贾母内心深处似不能无愧。今又怪罪黛玉“小性”、“多心”故“不长命”等，又一次为自己刻薄寡恩找寻合理化托辞。林语堂《吾国吾民 称史太君为贾府之慈禧太后，确有道理。其说早见于晚清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 。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六月十二日，章太炎、丁惠康、吴保初等会饮于上海金谷香酒家，闲谈中用《红楼 人物比拟当世名公，以为那拉氏似贾母，光绪帝似宝玉，康有为似黛玉，梁启超似紫鹃，荣禄与张之洞俱似凤姐，章太炎则自称焦大 此议饶富趣味，且不乏灼见。按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记云：“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陈检视其书，乃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 ……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硃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 红楼梦 也 ”其说是否可信，尚难确考，但云慈禧酷嗜 红楼 ，当为事实 其所居紫禁城长春宫壁画皆 红楼》题材，至今犹存，可以为证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 卷六云：“闻孝钦颇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 红楼 ，时引史太君自比 ”是则慈禧似贾母，或有其自觉模仿之因素在焉。而贾母专横颟顸之可憎一面，益可知矣 湘云答应道：“老太太说的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们都请了来，大家叙一叙。”贾母道：“自然要请的。”一时高兴，遂叫鸳鸯拿出一百银子来，交给外头：“叫他明日起，预备两天的酒饭。”鸳鸯领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无话。

次日，传话出去，打发人去接迎春。又请了薛姨妈、宝琴，叫带了香菱来。又请李婶娘，不多半日，李纹、李绮都来了。宝钗本不知道，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说：“薛姨太太来了，请二奶奶过去呢。”宝钗心里喜欢，便是随身衣服过去，要见他母亲。只见他妹子宝琴并香菱都在这里，又见李婶娘等人也都来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们家的事情完了，所以来问候的。”便去问了李婶娘好，见了贾母，然后与他母亲说了几句话，和李家姐妹们问好。

湘云在旁说道：“太太们请都坐下，让我们姐妹们给姐姐拜寿。”宝钗

听了，倒呆了一呆，回来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吗。"骤逢家变，忘却生辰，确实合乎事体情理。便说："姐妹们过来瞧老太太是该的，若说为我的生日，是断断不敢的。"宝钗所言，确是心中实情，非虚客套也。其生日在正月二十一，则此日为二十，元宵节后五日也。查抄大变过去不及半月，元宵节冷清寡欢情景犹存，宝钗岂敢庆生辰哉？正推让着，宝玉也来请薛姨妈、李婶娘的安。听见宝钗自己推让，他心里本早打算过宝钗生日，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今见湘云等众人要拜寿，便喜欢道："明日才是生日，我正要告诉老太太来。"湘云笑道："扯臊，老太太还等你告诉？你打谅这些人为什么来？是老太太请的。"湘云此语尖利俏皮，颇见往日风致，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故下文写宝玉略感欣慰。宝钗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贾母合他母亲道："可怜宝丫头做了一年新媳妇，宝钗去年春天出嫁，至此恰近一年，同贾母所言相合。然则，黛玉去世亦近周年矣，故本回将"强欢笑蘅芜庆生辰，死缠绵潇湘闻鬼哭"写于一处，与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遥遥相对。文有明衬，有暗比，不可不察。家里接二连三的有事，总没有给他做过生日。今日我给他做个生日，请姨太太、太太们来，大家说说话儿。"薛姨妈道："老太太这些时心里才安，他小人儿家还没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云道："老太太最疼的孙子是二哥哥，此"二哥哥"当念如"爱哥哥"或"厄哥哥"，宝玉又闻"爱厄娇音"，何其欣慰。惜乎黛玉魂归离恨，不之能谴矣。难道二嫂子就不疼了么？况且宝姐姐也配老太太给他做生日。"宝钗低头不语。

宝玉心里想道："我只说，史妹妹出了阁，必换了一个人了，我所以不敢亲近他，他也不来理我。如今听他的话，竟和先前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那个过了门，更觉的腼腆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从宝玉心中将宝钗与湘云一比，可见对宝钗之不满乃在过于矜持"无情"。

正想着，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回来了。"随后李纨、凤姐都进来，大家厮见一番。迎春提起他父亲出门，说："本要赶来见见，只是他拦着不许来，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时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过，没有来，直哭了两三天。"恐仍是轻描淡写之语，迎春苦况可知。凤姐道："今儿为

什么肯放你回来?”迎春道:“他又说咱们家二老爷又袭了职,还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才放我来。”孙绍祖决意势利,不加遮饰,却也直爽。姚燮眉批:“孙绍祖不许迎春归家,势利已极;寻而放归,势利更极。”说着又哭起来。贾母道:“我原为闷的慌,今日接你们来,给孙子媳妇过生日,说说笑笑,解个闷儿,你们又提起这些烦事来,又招起我的烦恼来了。”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

凤姐虽勉强说了几句有兴的话,终不似先前爽利,招人发笑。贾母心里要宝钗喜欢,故意的怄凤姐儿说话。凤姐也知贾母之意,便竭力张罗,说道:“今儿老太太喜欢些了。你看这些人好几时没有聚在一处,今儿齐全。”黛玉、探春等安在哉?况邢夫人、岫烟、尤氏、惜春等均不在场。故姚燮批云:“式微之后,开口便碍。凤姐且然,何况他人。”回目曰“强欢笑”,确实勉强。说着,回过头去。看见婆婆、尤氏不在这里,又缩住了口。贾母为着“齐全”两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请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不敢不来,心内也十分不愿意,想着家业零败,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来了也是无精打采的。贾母问起岫烟来,邢夫人假说病着不来。贾母会意,知薛姨妈在这里有些不便,也不提了。此节写众人意兴阑珊。王伯沆批曰:“四十三回攒金,众人心不愿意;此次并不攒金,但攒人也不愿意,其衰败可想。”令人顿兴《牡丹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叹

一时,摆下果酒。贾母说:“也不送到外头,今日只许咱们娘儿们乐一乐。”宝玉虽然娶过亲的人,因贾母疼爱,仍在里头打混,但不与湘云、宝琴等同席,便在贾母身旁设着一个坐儿,他替宝钗轮流敬酒。贾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儿再到各处行礼去。若如今行起礼来,大家又闹规矩,把我的兴头打回去,就没趣了。”宝钗便依言坐下。贾母又向众人道:“咱们今儿索性洒脱些,各留一两个人伺候。我叫鸳鸯带了彩云、莺儿、袭人、平儿等在后间去也喝一钟酒。”没有紫鹃,是不写之写此等场合,紫鹃必不肯出席,更不会饮酒欢笑　鸳鸯等说:“我们还没有给二奶奶磕头,怎么就好喝酒去呢?”贾母道:“我说了,你们只管去,用的着你

们再来。"鸳鸯等去了。

这里，贾母才让薛姨妈等喝酒。见他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贾母着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着？大家高兴些才好。"湘云道："我们又吃又喝，还要怎么着呢？"凤姐道："你们小的时候都高兴，如今碍着脸不敢混说，所以老太太瞧着冷净了。"此乃凤姐故为掩饰之辞也。儿时快乐，一扫净尽，所为何来？难以根究，不能根究。宝玉轻轻的告诉贾母道："话是没有什么说的，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去了。此宝玉恐言及抄家等事也。此时早春，却易动秋兴，如宋苏召叟《秋感》所云："促织到头无一语，不知能有几多丝。"贾母设宴，庆宝钗生辰，无非强颜欢笑。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他们行个令儿罢。"贾母侧着耳朵听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鸳鸯去。"

宝玉听了，不待再说，就出席到后间去找鸳鸯，说："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鸳鸯道："小爷，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喝一钟罢。何苦来，又来搅什么？"宝玉道："当真老太太说的，叫你去呢。与我什么相干？"鸳鸯没法，说道："你们只管喝，我去了就来。"便到贾母那边。老太太道："你来了么，这里要行令呢。"鸳鸯道："听见宝二爷说老太太叫我，才来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么令儿？"贾母道："那文的怪闷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个新鲜玩意儿才好。"鸳鸯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不肯费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来，大家掷个曲牌名儿，赌输赢酒罢。"贾母道："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案上。鸳鸯说："如今用四个骰子掷去，掷不出名儿来的罚一杯；掷出名儿来，每人喝酒的杯数儿，掷出来再定。"众人听了道："这是容易的，我们都随着。"鸳鸯便打点儿。众人叫鸳鸯喝了一杯，就在他身上数起，恰是薛姨妈先掷。

薛姨妈便掷了一下，却是四个幺。鸳鸯道："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④]。"商山四皓"皆避秦之暴政者也，作者暗寓讥世之意耶？王伯沆批："虽然一色，却是白的，大不祥。"有年纪的喝一杯。"于是贾母、李婶娘、邢王两夫人都该喝。贾母举酒要喝，鸳鸯道："这是姨太太掷的，还该姨太太说个曲牌名儿，下家接一句《千家诗》[⑤]。说不出来的罚一杯。"薛姨妈道："你又来算计我了，我那里说的上来？"贾母道："不说到底寂寞，还是

说一句的好。下家儿就是我了，若说不出来，我陪姨太太喝一钟就是了。”薛姨妈便道：“我说个‘临老人花丛’[6]。”宋袁说友《坚老住广福》云：“高僧七十未龙钟，飞锡飘然百里中。正欲逢场施手段，不妨临老入花丛。”诗意颇衰，当非吉语，似暗示宝玉即将出家为僧。贾母点点头儿，道：“‘将谓偷闲学少年’。”此乃宋程颢《春日偶成》诗句，上句为“时人不识予心乐”，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张新之批谓薛姨妈、贾母所言“都是‘晚’字注脚”，皆不祥也。

说完，骰盆过到李纹，便掷了两个四、两个二。鸳鸯说：“也有名儿了，这叫‘刘阮人天台’[7]。”李纹便接着说了个“二士人桃源”。下手儿便是李纨，说道：“‘寻得桃花好避秦’[8]。”大家又喝了一口。骰名及李纹、李纨之语皆寓“避秦”之意，似亦讥世也。

骰盆又过到贾母跟前，便掷了两个二、两个三。贾母道：“这要喝酒了。”鸳鸯道：“有名儿的，这是‘江燕引雏’。唐殷遥《春晚山行》有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雏飞。”金李俊民《寿堂燕》诗并序写江燕为避免祸害，引雏燕飞去。故知此骰名似亦寓讥世之意。众人都该喝一杯。”凤姐道：“雏是雏，倒飞了好些了。”凤姐此语突兀，是点睛之语，指抄家等事。若以贾母为引雏之老江燕，则今日已飞去之雏鸟计有可卿、元春、黛玉、探春、贾赦、贾珍等，嗣后迎春、凤姐、巧姐、惜春、宝玉等终必引去，情何以堪？凤姐心有所感，发语最不吉祥，照应第五回所写《飞鸟各投林》曲义。众人瞅了他一眼，凤姐便不言语。贾母道：“我说什么呢？‘公领孙’罢。”下手是李绮，便说道：“‘闲看儿童捉柳花’[9]。”此暗用此诗上句“日长睡起无情思”之意，乃作者暗写当下众人无情无绪之心境也。众人都说好。

宝玉巴不得要说，只是令盆轮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掷了一个二、两个三、一个幺，便说道：“这是什么？”鸳鸯笑道：“这是个‘臭’[10]。先喝一钟再掷罢。”宝玉只得喝了又掷。这一掷掷了两个三、两个四。鸳鸯道：“有了，这叫做‘张敞画眉’[11]。”宝玉知是打趣他。宝钗的脸也飞红了。凤姐不大懂得，还说：“二兄弟快说了，再找下家儿是谁。”宝玉难说，自认：“罚了罢。我也没下家儿。”“张敞画眉”暗示宝玉无夫妻恩爱之乐，“我也没下家儿”云云亦不祥。

过了令盆，轮到李纨，便掷了一下。鸳鸯道："大奶奶掷的是'十二金钗'。"宝玉听了，赶到李纨身傍看时，只见红绿对开，便说："这一个好看的很。"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里想："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怎么我家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这几个？"此即凤姐谓"雏是雏，倒飞了好些了"之意。王伯沆批曰："好梦将阑，言外见意。"复又看看湘云、宝钗，虽说都在，只是不见了黛玉。一时按捺不住，眼泪便要下来，恐人看见，便说身上燥的很，脱脱衣裳去，挂了筹出席去了⑫。此暗寓宝玉后文出家之意。姚燮批："此去到蓬山。"张新之批："已演'却尘缘'"。亦写宝玉渐悟之态也。史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打谅宝玉掷不出好的来，被别人掷了去，心里不喜欢才去的，又嫌那个令儿没趣，便有些烦。只见李纨道："我不说了。席间的人也不齐，不如罚我一杯。"

贾母道："这个令儿也不热闹，不如蠲了罢。让鸳鸯掷一下，看掷出个什么来。"小丫头便把令盆放在鸳鸯跟前。鸳鸯依命，便掷了两个二、一个五，那一个骰子在盆里只管转。鸳鸯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单单转出一个五来。鸳鸯道："了不得，我输了。"贾母道："这是不算什么的吗？"鸳鸯道："名儿倒有，只是我说不上曲牌名来。"贾母道："你说名儿，我给你诌。"鸳鸯道："这是'浪扫浮萍'。"贾母道："这也不难，我替你说个'秋鱼人菱窠'。"鸳鸯下手的就是湘云，便道："'白萍吟尽楚江秋'⑬。""浪扫浮萍"暗喻抄家事。"白萍"一句上句为"南去北来休便休"，意极萧索。王伯沆批："不吉之至。"众人都道："这句很确。"以上写庆寿行令，众人皆懒散落寞，与六十三回前历次寿宴之欢乐景象，遥为鲜明对比。众人语皆不祥，且屡屡言避秦躲祸，似作者暗寓讽刺清王朝动辄抄家之意也。

贾母道："这令完了，咱们喝两杯，吃饭罢。"回头一看，见宝玉还没进来，便问道："宝玉那里去了，还不来？"鸳鸯道："换衣裳去了。"贾母道："谁跟了去的？"那莺儿便上来回道："我看见二爷出去，我叫袭人姐姐跟了去了。"贾母、王夫人才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头到了新房子里，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五儿插蜡，有烛影摇红之维。其已正式

入府做宝玉丫鬟，至此补明，为下回“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作引。小丫头便问：“宝二爷那里去了？”五儿道：“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小丫头道：“我打老太太那里来，太太叫我来找，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呢。”五儿道：“这就不知道了，你到别处找去罢。”小丫头没法，只得回来，遇见秋纹，问道：“你见二爷那里去了？”秋纹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吃饭。这会子那里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说不在家，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饭了，略躺一躺再来，请老太太、太太们吃饭罢。”小丫头依言回去，告诉珍珠，珍珠回了贾母。贾母道：“他本来吃不多，不吃也罢了，叫他歇歇罢。告诉他今儿不必过来，有他媳妇在这里就是了。”珍珠便向小丫头道：“你听见了？”小丫头答应着，不便说明，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说告诉了。众人也不理会，吃毕饭，大家散坐闲话，不题。

且说宝玉一时伤心，走出来，正无主意，宝钗生日宴会，宝玉却郁郁寡欢，正所谓“在众不失其寡”，或“与人为群，在己无偶”。如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所云：“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垅，怅望寂默，不能自解。”宝玉婚后貌似比翼双飞，其实如同一只孤雁，终日离群索居。如今置身“群众欢笑之中”，尤其感觉形单影只。此时此刻，岂能不思念黛玉？只见袭人赶来，问是怎么了。宝玉道：“不怎么，只是心里怪烦的。要不趁他们喝酒，咱们两个到珍大奶奶那里逛逛去。”袭人道：“珍大奶奶在这里，去找谁？”宝玉道：“不找谁，瞧瞧他。既在这里，住的房屋怎么样。”非看尤氏，乃看曩昔与秦氏神游之地也，故下文接写宝玉径入大观园。袭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说。走到尤氏那边，又一个小门儿半开半掩，宝玉也不进去。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儿。宝玉问道：“这小门儿开着么？”一百二回写宁府有一小门与大观园通联。宁府此际已遭查抄封固，宝玉岂能经此门入园？似有误。或此节宝玉游荒园文字原置于抄家之前，后剪辑于此耶？此事似有助于了解后半部成书过程。又，大观园原有一西北角门通荣府，抄家后尤氏搬来荣府，其所居或近此门。婆子道：“天天不开。今儿有人出来说，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此日乃正月二十一日，园

中焉能有果子？下文写翠竹“茂盛”，亦非早春景象。似可证此节文字当发生于去年秋季，抄家之前也。才开着门等着呢。”宝玉便慢慢的走到那边，果见腰门半开。宝玉才要进去，袭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园里不干净，常没有人去，别再撞见什么。”宝玉仗着酒气，说道：“我不怕那些。”袭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们上来说道：“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自从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们摘花儿、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细味婆子语气，道士拿妖之事似距今日不远。一百二回“大观园符水驱妖孽”恰发生于秋季，似亦可证前批之推测不误。二爷要去，咱们都跟着，有这些人怕什么。”宝玉喜欢，袭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着。

宝玉进得园来，只见满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一片破败，几成废墟，园犹如此，人何以堪。此继一百二回第二次写封园后大观园之荒凉景象也。“满目凄凉”、“花木枯萎”，彩色剥落，益衬宝玉心情之凄楚惘然。《牡丹亭》第十出杜丽娘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金瓶梅》第九十六回“春梅游旧家池馆”写所见“垣墙欹损，台榭歪斜”，皆寄寓人生苍凉之感，与此处笔法相同。远远望见一丛翠竹，倒还茂盛。宝玉一想，说：“我自病时出园，住在后边，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瞬息荒凉。此云“几个月”，其下袭人又重复言之，明非一年。按宝玉上次入园是九十八回“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写其至潇湘馆哭莫黛玉，距今已近一年。若为“几个月”，当为去年秋季。你看独有那几竿翠竹菁葱，这不是潇湘馆么？”袭人道：“你几个月没来，连方向儿都忘了。咱们只管说话儿，不觉将怡红院走过了。”此乃书中第十次、亦最后一次写潇湘馆也，仍突出翠竹。“独有那几竿翠竹菁葱”一语，尤思致隽永，耐人寻味。宋朱淑真《竹》诗结句云：“凌冬不改清坚节，冒雪何伤色转苍。”明高启《题扇上竹子》诗亦有句云：“寒梢虽数叶，高节傲霜风。”此写竹之菁葱，正乃黛玉贞洁不屈之化身，宝黛纯真爱情之象征。此亦第十四次、即最后一次写怡红院也，潇湘怡红并提，文情缥渺，隐痛惨切，恰如姚燮所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蒿木伤心，已不复红喧绿闹”矣。回头用手指着道：“这才是潇湘馆呢。”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过了吗？咱们回去瞧瞧。”袭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该回去了。”宝玉不言，找着旧路，竟往前走。

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岂遂忘了路径？此节时间，亦似有误 前曰"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此曰"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皆与书中之描写不符 宝玉离园事在九十五回，乃甲寅年十一月也，此际乃丙辰年正月，已相距一年有馀矣，焉能谓"几个月"、"将及一载"？若此节故事置于去年（乙卯）秋节，则无此矛盾矣。只因袭人怕他见了潇湘馆，想起黛玉，又要伤心，所以要用言混过。后来见宝玉只望里走，只怕他招了邪气，所以哄着他，只说已经走过了。那里知道宝玉的心全在潇湘馆上。

此时宝玉往前急走，袭人只得赶上。见他站着，似有所见，如有所闻，便道："你听什么？"宝玉道："潇湘馆倒有人住么？"袭人道："大约没有人罢。"宝玉道："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怎么没有人？"此即古之所谓冥漠相通，今之所谓心灵感应也，非至诚人不能至之 盖宝玉无时或忘黛玉，今身临潇湘故馆，往事如万箭攒集于心，必生此幻觉也。其事虽幻，其情则至诚至真也 袭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所以如今还是那样。"宝玉不信，还要听去。婆子们赶上，说道："二爷，快回去罢，天已晚了。别处我们还敢走走，这里的路儿隐僻，又听见人说，这里打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婆子所言证实宝玉之感觉，倍兴怆恨 如李贺《秋来 所云："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读之但觉血泪交流，悲不能抑。宝玉、袭人听说，都吃了一惊。宝玉道："可不是。"说着，便滴下泪来，说："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儿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作主，并不是我负心。"此宝玉最后一次游大观园也，亦宝玉最后一次睹潇湘馆也，亦宝玉最后一次痛哭黛玉也 其言披肝沥胆，其情凄怆沉痛，乃是对黛玉爱情之最明确表白，是对宗法制度之最强烈控诉。仅此数语，肺腑罄尽，足可副《芙蓉女儿诔矣 愈说愈痛，便大哭起来。

袭人正在没法，只见秋纹带着些人赶来，对袭人道："你好大胆子，怎么和二爷到这里来？老太太、太太急的打发人各处都找到了。刚才腰门上有人说，是你和二爷到这里来了，唬的老太太、太太们了不得，骂着我叫我带人赶来。还不快回去呢。"宝玉犹自痛哭，袭人也不顾他哭，两个

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泪，告诉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没法，只得回来。

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将宝玉仍送到贾母那边，众人都等着未散。贾母便说："袭人，我素常因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给你，怎么今儿带他园里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么，又闹起来，那可怎么好？"袭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头不语。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心里着实的吃惊。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说道："青天白日怕什么？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那里就撞着什么了呢。"袭人自知惹祸，默默承受；宝玉承担责任，有意回护。婢子老实，主子忠厚，均可敬佩。宝玉不言思念黛玉，是讳知者。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直竖，说："宝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实。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还是寻什么仙去了。"湘云犹似往日口没遮拦，却一语切中宝玉心事。"芙蓉神"指晴雯，"仙"指黛玉。六十三回写黛玉所掣花签为芙蓉，"风露清愁"，则黛晴可合一。湘云谓宝玉"心实"，指宝玉待黛玉之感情淳厚笃实，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听着，也不答言。独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发。因宝玉撞入大观园，贾母愠怒，宝钗吃惊，湘云打趣，凤姐毛骨悚然而加以指责，王夫人暗自着急而一言不发。众人身份、性格、表情、心态等无一雷同、一丝不紊。贾母问道："你到园里，没有唬着呀？不用说了。已后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不是你闹的，大家早散了。去罢，好好的睡一夜，明儿一早过来，我要找补，叫你们再乐一天呢。别为他又闹出什么原故来。"众人听说，遂辞了贾母出来。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史湘云仍在贾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馀者各自回去，不题。

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嗳声叹气。宝钗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忧闷勾出旧病来，此"旧病"即旧日心病，指宝黛爱情。宋人贯蓬莱《闺情》云："一腔心病难形口，万斛愁情尽属眉。"宝钗介意，理所当然，而不知此乃宝玉彻悟之前奏也。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样的光景。

未知袭人怎生回说，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运用：应付、调度。古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语。桐花凤阁批校本将“用”描改为“转”。

② 六亲同运：指近支亲族休戚相关，命运相同。“六亲”，古说不同。《左传》指父子、兄弟、姑姊、婚媾、姻亚。《周易》指父、母、兄、弟、夫、妇。这里实际指各种封建的血缘亲族关系。

③ 官项不清：指公款不清，闹亏空。

④ 商山四皓：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隐居商山，年皆八十馀，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这里指骰子的“四个幺”。

⑤ 《千家诗》：旧时流行的儿童启蒙读物之一。宋刘克庄编有《唐宋千家诗选》一书，题王相选注。旧时书坊又有《新镌五言千家诗》与《重订千家诗》两种，题谢枋得选，王相注。两书所选诸诗多为唐宋作品，限于绝律二体，浅近易解，流传很广。

⑥ 临老入花丛：语出唐刘禹锡《杏园联句》：“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被贬在外二十四年，临老始被召回，故云。依照上文，这应为“曲牌名”，实际上，这同下面的“二士入桃源”、“公领孙”等都是“骨牌副儿”名称，是按所掷骰子的相应色点而起的，这里仍指“四个幺”。

⑦ 刘阮入天台：即指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见两位仙女的故事。下文的二士入桃源，也指同一个故事。

⑧ 寻得桃花好避秦：见宋谢坊得诗《庆全庵桃花》。谢诗“桃花”作“桃源”。王本、张本、金本作“桃源”。

⑨ 闲看儿童捉柳花：见宋杨万里诗《初夏睡起》。

⑩ 这是个“臭”：意谓点数不好，注定要输。

⑪ 张敞画眉：张敞，西汉宣帝时人，曾任京兆尹等官。他曾为妻子画眉，被传为佳话。这里语意双关，既是给骰子色点起的名称，也是在打趣宝玉。

⑫ 挂筹：指存放酒筹，告假退席。旧时行酒令时，每人有酒筹一枚，用以计数。

⑬ 白苹吟尽楚江秋：见宋程颢诗《题淮南寺》。吟，原诗作“吹”。

回　评

此回写宝钗庆寿诞，宝玉哭荒园，仍用悲喜映衬对比之法，使悲者益悲，喜亦不喜矣。运笔舒缓细腻，文情幽渺凄抑。

全书首次开寿宴，即为宝钗也。此回乃全书最后一次寿宴，亦为宝钗而设。前后遥相呼应，然苦乐不同。故事至此回，抄家之震荡渐平息，荣府勉强恢复往日之平静。湘云倡议贺寿，贾母因势助成。其初衷无非扫荡晦气，振奋人心。无奈今非昔比，仅能强颜欢笑而已。席间凤姐言语张皇，迎春满

腔苦楚，邢夫人愀然不乐，尤氏寂然无语，终于不欢而散。王希廉评曰："一人向隅，举座尚且不乐，何况众人向隅，一人岂能独乐?"洵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衰败之家事事哀也。

哭荒园一段，写因酒令而及金陵十二钗，引起宝玉无限感慨，遂向潇湘馆一番嚎啕痛哭。黛玉生前以一生眼泪赠宝玉，今宝玉复以一把痛泪还黛玉，满腔悲凉怨愤，稍为抒泄。此宝玉彻悟过程中之重要关节点也，此后其感情抒发再不及此回强烈，而远离红尘之心则日益坚决。

此回酒令中言辞不祥，且屡言避祸、避秦，当因贾府查抄之事而发，似暗寓讥刺朝政之意。后半部结末稍振，乃作者不得不于完成悲剧之馀，聊为浮泛无根之颂圣语耳。

宝玉游荒园故事，似应发生于去年秋季。置于此回，或经重新剪辑。谁为之耶？若高鹗续写，两番镌板，岂能不予修葺？或续补者另有其人，故高鹗未能具明眼一一搜剔而改之。故事置于此际，确较置诸去年秋季更具艺术感染力，重新剪辑似出诸原补者之手。

此回写大观园荒凉景色，潇湘馆寂寥景象，意境凄美，极富韵味。王国维《人间词话》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大观园花木枯萎，油漆剥落，皆著宝玉之色彩，故满目萧瑟；潇湘馆翠竹茂盛，菁菁葱葱，皆著黛玉之色彩，故声息幽怨。"闻鬼哭"笔墨苍凉，画面惨恻，皆著作者之色彩，故文情凄婉。读者阅之，焉能不感叹悲伤？此悲剧旋律萦绕全书，必将传诸久远。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1]

话说宝钗叫袭人问出原故，恐宝玉悲伤成疾，便将黛玉临死的话与袭人假作闲谈，说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后，各自干各自的去了，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死后还是那样。活人虽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说仙去，他看凡人是个不堪的浊物，那里还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出些邪魔外祟来缠扰。"宝钗此言可为"无情"二字注脚。清张潮《幽梦影》所谓"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正与宝钗所论相反。此中情愫，非宝钗所能知。纵或知之，亦非其所取者也。宝钗虽是与袭人说话，原说给宝玉听的。袭人会意，也说是："没有的事。若说林姑娘的魂灵儿还在园里，我们也算相好，怎么没有梦见过一次？"

宝玉在外面听着，细细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几遍，怎么从没梦见？梦不由人，不招自来，欲招时则偏偏不来，此即元稹《夜闲》所云："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宝玉迷惘，正因情深。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梦都没有一个儿。宝玉此刻心理，如明人林章《为宋洛云寄林大合》所云："不信多情归赋后，更无一梦此中来。"宝玉心有不甘，正因情多。我如今就在外间睡，或者我从园里回来，他知道我的心，肯与我梦里一见。我必要问他，实在那里去了，我也时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这浊物，竟无一梦，我便也不想他了。"宝玉痴情所致，必发此想，亦寓其大梦未醒之意也。姚燮眉批曰："年来宝与黛日日在大观园，即日日在梦中。黛死而宝之梦可醒矣，乃复于醒后求梦，是宝玉仍未脱梦境，终何年为梦醒时耶。"主意已定，便说：

"我今夜就在外间睡，你们也不用管我。"宝钗也不强他，只说："你不用胡思乱想。你没瞧见太太因你园里去了，急的话都说不出来。你这会子还不保养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说我们不用心。"宝玉道："白这么说罢咧，我坐一会子就进来。你也乏了，先睡罢。"宝钗料他必进来的，宝钗知宝玉"情不情"，故有此料想。宝玉心中虽厌金玉良缘，却不肯唐突宝钗者，亦缘其"情不情"心性也。假意说道："我睡了，叫袭姑娘伺候你罢。"

宝玉听了，正合机宜[2]。等宝钗睡下，他便叫袭人、麝月另铺设下一副被褥，常叫人进来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宝钗故意装睡，也是一夜不宁。宝钗"装睡"，乃至"一夜不宁"，写其贤淑。即此已有独守空闺之象，如唐无名氏《杂诗》所云："青天无云月如烛，露泣梨花白如玉。子规一夜啼到明，美人独在空房宿 "婚姻无爱，亦实可伤。那宝玉只当宝钗睡着，便与袭人道："你们各自睡罢，我又不伤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进去，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袭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预备下了茶水，关好了门，进里间去照应了一回，各自假寐，等着宝玉若有动静再出来。"假寐"者，和衣而卧也。此写袭人之尽心。宝玉见袭人进去了，便将坐更的两个婆子支到外头。他轻轻的坐起来，暗暗的祝赞了几句，方才睡下。起初再睡不着，以后把心一静，谁知竟睡着了，却倒一夜安眠。

直到天亮，方才醒来，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回，并无有梦。梦实有此莫名其妙处，欲梦者不临，日间无一念思之者却不速而至。善释梦如弗洛伊德者亦莫能圆之，唯诿之以潜意识而已。揆诸实情，多凿枘不合 此为宝玉彻悟伏脉。便叹口气道："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3]。"宝钗反是一夜没有睡着，听见宝玉在外边念这两句，便接口道："这话你说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时，又该生气了。"二十三回宝玉以崔张之爱作比，黛玉佯怒，而黛玉亦以杜丽娘、崔莺莺自比。故知此际宝玉以杨李深情作比，黛玉有知必不愠也。此写宝钗不解宝黛相爱之深也。宝玉听了，自觉不好意思，只得起来，搭赸着进里间来，说："我原要进来，不知怎么一个盹儿就打着了。"宝钗道："你进来不进来，与我什么相干？"宝钗辞气甚冷，似有不满。二宝已圆房，尚欠夫妻之实，原无所谓是否同床。故黄小田批云："观后文知两人当

未同衾。盖宝玉不忍负黛玉，而宝钗又不肯就宝玉也。”二宝相敬如宾，其实较为冷淡。

袭人也本没有睡，听见他们两个说话，即忙上来倒茶。只见老太太那边打发小丫头来问：“宝二爷昨夜睡的安顿么？若安顿，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过去。”袭人道：“你去回老太太，说‘宝玉昨夜很安顿，回来就过来。’”小丫头去了。宝钗连忙梳洗了，莺儿、袭人等跟着，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便到王夫人那边起至凤姐，都让过了。仍到贾母处，见他母亲也过来了。大家问起：“宝玉晚上好么？”宝钗便说：“回去就睡了，没有什么。”众人放心，又说些闲话。

只见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听见说，孙姑爷那边人来，到大太太那里说了些话，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让他去罢。孙家来人所言必不中听，邢夫人羞恼，故传话让迎春回去。“不必留了”，即生死由天也。邢夫人何其忍心，不似嫡母，竟同后娘。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大约就过来辞老太太。”贾母众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说：“二姑娘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命里遭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这可怎么好呢。”

说着，迎春进来，泪痕满面。因是宝钗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贾母知道他的苦处，也不便强留，只说道：“你回去也罢了，但只不用伤心，碰着这样人，也是没法儿的。过几天，我再打发人接你去罢。”迎春道：“老太太始终疼我，如今也疼不来了。可怜我没有再来的时候儿了。”此诀别语也，伏下文“返真元”。说着，眼泪直流。众人都劝道：“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呢？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要见面就难了。”贾母等想起探春，不觉也大家落泪。为是宝钗的生日，只得转悲作喜说：“这也不难，只要海疆平静，那边亲家调进京来，就见的着了。”大家说：“可不是这么着么。”说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别。此处将迎春与探春对比，一近一远，各有所痛，更觉形景凄怆。迎春泪流不止，终于含悲别去，从此再未生还。大家送了出来，仍回贾母那里。从早至暮，又闹了一天，众人见贾母劳乏，各自散了。昨日寿宴详写，今日则略写，笔法得当。

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到宝钗那里，说道："你哥哥是今年过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时候，减了等，才好赎罪。薛蟠本当于去年秋后处决，今竟不然，特笔补明。薛家如何倾其所有贿赂赎救，皆不写而写矣。薛姨妈所言，亦为末回写呆霸王终于获得大赦伏线。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么处。我想要给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宝钗道："妈妈是因为大哥哥娶了亲，唬怕了的，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起来。据我说，很该办。邢姑娘是妈妈知道的，如今在这里也很苦。娶了去，虽说咱们穷，究竟比他傍人门户好多着呢[4]。"薛姨妈道："你得便的时候，就去回明老太太，说我家没人，就要择日子了。"宝钗道："妈妈只管和二哥哥商量，挑个好日子，过来和老太太、大太太说了，娶过去，就完了一宗事。这里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宝钗精明，洞察邢夫人胸臆，有所不满。故王伯沆批云："庶出之迎姑娘，内侄女岫姑娘，大太太皆十分冷淡，真是不堪。"岫烟之苦楚，再加点染。薛姨妈道："今日听见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里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所以他住下了。湘云回家，宝琴留住，写贾母总不耐寂寞。然而迎春悲苦，元春薨逝，黛玉病故，探春远嫁，乃至忽遭抄家，种种凄凉，又非一二晚辈所能解慰，何等哀戾。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们姐妹们也多叙几天话儿。"宝钗道："正是呢。"可知昔年诸艳聚居大观园中，诚为人生不可多得之乐。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出来辞了众人，回去了。薛姨妈母女闲话家常，言及岫烟与宝琴婚事，亦所谓藏闪笔法也。

却说宝玉晚间归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梦，或者他已经成仙，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浊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儿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个主意，向宝钗说道："我昨夜偶然在外头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的安稳些。今日起来，心里也觉清净。我的意思，还要在外头睡两夜，只怕你们又来拦我。"宝钗听了，明知早晨他嘴里念诗，自然是为黛玉的事了，想来他那个呆性是不能劝的，倒好叫他睡两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况兼昨夜听他睡的倒也安静。便道："好没来由，你只管睡去，我们拦你作什么？但只别胡思乱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来。"此写宝钗明事理，有涵养，明知宝玉思念黛玉，却全无妒意，切合宝钗性情。有妒意，则

非宝钗矣。宝玉笑道："谁想什么。"袭人道："依我劝，二爷竟还是屋里睡罢。外边一时照应不到，着了凉，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钗却向袭人使了个眼色儿。袭人会意，道："也罢，叫个人跟着你罢，夜里好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这么说，你就跟了我来。"袭人听了，倒没意思起来，登时飞红了脸，一声也不言语。袭人与宝玉曾有"偷试"之情，故此际错会宝玉之意 宝钗素知袭人稳重，便说道："他是跟惯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罢。宝钗"跟惯"云云，透出婚后与袭人情谊非同一般，莺儿似退一箭开外。"袭乃钗副"，真真不错 叫麝月、五儿照料着也罢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也乏了，该叫他歇歇了。"宝玉只得笑着出来。

宝钗因命麝月、五儿给宝玉仍在外间铺设了，又嘱咐两个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点神儿。"两个答应着出来，看见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闭目合掌，居然像个和尚一般，悟情即参禅也，此非泛泛之比喻，乃为宝玉出家伏脉。两个也不敢言语，只管瞅着他笑。宝钗又命袭人出来照应。袭人看见这般，却也好笑，便轻轻的叫道："该睡了，怎么又打起坐来了？"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便道："你们只管睡罢，我坐一坐就睡。"袭人道："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闹的二奶奶一夜没睡，你再这么着，成什么事？"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袭人又嘱咐了麝月等几句，才进去关门睡了。这里麝月、五儿两个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宝玉睡着，各自歇下。

那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铺，忽然想起那年袭人不在家时，晴雯、麝月两个人服事，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为没穿衣服着了凉，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宝玉因麝月而联想晴雯，甚合情理，照应五十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思绪如闪电，亦如绣线，兼为下文写其爱恋五儿张本。想到这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凤姐说五儿给晴雯脱了个影儿，因将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儿身上。自己假装睡着，偷偷儿的看那五儿，越瞧越像晴雯，不觉呆性复发。"呆性"者，"情不情"也。欲梦黛玉而念及晴雯，复怜及五儿，写宝玉心理微妙之至。晴雯眉眼似黛玉，五儿且为晴雯之影，则三美合一矣。听了听，里间已无声息，知是睡

了，但不知麝月睡了没有，便故意叫了两声，却不答应。五儿听见了宝玉叫人，便问道："二爷要什么？"宝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儿见麝月已睡，只得起来，重新剪了蜡花，倒了一钟茶来，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赶忙起来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的挽着一个𩭐儿。从宝玉眼中看出五儿俏丽打扮，更觉其姿容妩媚，风韵绰约。此写"桃红绫子小袄儿"，照应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写晴雯临终所赠，即"贴身穿的一件旧的红绫小袄儿"。夜间烛光昏暗，五儿与晴雯遂幻化为一。宝玉看时，居然晴雯复生。忽又想起晴雯说的"早知担了虚名，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不觉呆呆的呆看，也不接茶。宝玉又因五儿联想晴雯旧事，思绪缱绻，情致缠绵，神态宛然。梦耶醒耶？写得迷离之至，恍惚之至。如明人王微《夜归忆邻舟女郎》所云："倒似梦中曾见过，一枝春影倚寒烟。"书中此段描写，可谓含思要眇，情景俱到，蕴致良多。

那五儿自从芳官去后，也无心进来了。后来听说凤姐叫他进来伏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进来的心还急。不想进来以后，见宝钗、袭人，一般尊贵稳重，看着心里实在敬慕；又见宝玉疯疯傻傻，不似先前的丰致；又听见王夫人为女孩子们和宝玉玩笑都撵了。所以把那女儿的柔情和素日的痴心，一概搁起。从五儿心中写出宝钗尊贵，袭人稳重，宝玉疯傻，以及王夫人之乖戾。另写五儿往日之"柔情"与"痴心"，十分可信。〇"所以"一句，甲本作"所以把这件事搁在心上，倒无一毫的儿女私情了"。梦稿同乙本。相比而言，乙本遣词较含蓄，也更准确。怎奈这位呆爷今晚把他当作晴雯，只管爱惜起来。那五儿早已羞得两颊红潮，又不敢大声说话，只得轻轻的说道："二爷，漱口啊。"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没有，便笑嘻嘻的问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儿听了，摸不着头脑，便道："都是姐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宝玉又悄悄的问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么？"五儿微微笑着点头儿。宝玉道："你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五儿摇着头儿道："没有。"宝玉痴呆，只管询问；五儿羞怯，只得兜搭。一"笑嘻嘻"，一"微微笑"；一"悄悄的"，一"轻轻的"。声息传神，情景如画。

宝玉已经忘神，便把五儿的手一拉。宝玉"忘神"，当即"忘情"。宝玉

拉扯女孩，属于习惯性动作，袭人等已习以为常，但黛玉、晴雯及紫鹃俱曾因此抢白之，以示自尊，见三十回、三十一回及五十七回。今宝玉又拉五儿，可见习性难改　五儿急的红了脸，心里乱跳，便悄悄说道："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别拉拉扯扯的。"三十回写黛玉道："谁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这么涎皮赖脸的。"三十一回写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的做什么！"今五儿又作此语，可见三位女儿不仅相貌相似，心性亦相近，皆能自爱，决不苟且。宝玉才撒了手，说道："他和我说来着，'早知担了个虚名，也就打正经主意了。'你怎么没听见么？"五儿听了，这话明明是撩拨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么样，便说道："那是他自己没脸。这也是我们女孩儿家说得的吗？"宝玉着急道："你怎么也是这么个道学先生。此责贾母、王夫人，亦以怨宝钗、袭人也。宝玉于宝钗、袭人处不得一畅其真情，故不得不移之于五儿也。我看你长的和他一模一样，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你怎么倒拿这些话遭塌他？"

此时五儿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么个意思，便说道："夜深了，二爷睡罢，别紧着坐着，看凉着了。刚才奶奶和袭人姐姐怎么嘱咐来？"宝玉道："我不凉。"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五儿没穿着大衣裳，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问道："你为什么不穿上衣裳就过来？"五儿道："爷叫的紧，那里有尽着穿衣裳的空儿？要知道说这半天话儿时，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绫子绵袄儿揭起来，递给五儿，叫他披上。五儿只不肯接，说："二爷盖着罢，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说着，回到自己铺边，拉了一件长袄披上。又听了听，麝月睡的正浓，才慢慢过来说："二爷今晚不是要养神呢吗？"宝玉笑道："实告诉你罢，什么是养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此云"遇仙"，一语双关，既指梦黛玉，亦指念晴雯。今又增一义，即怜五儿。三事一体，几无分别。宝玉貌似随意，实含深情。五儿听了，越发动了疑心，便问道："遇什么仙？"宝玉道："你要知道，这话长着呢。你挨着我来坐下，我告诉你。"五儿红了脸，笑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么坐呢？"宝玉道："这个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玩，我怕冻着他，还把他揽在一个被窝儿里呢。这有什么？大凡一个

人，总别酸文假醋的才好。”此语实赞黛玉与晴雯生性率真，而责宝钗与袭人未免虚伪。明无名氏《东篱赏菊》第一折云：“则是听上他那酸文假醋，动不动便是诗云子曰儿，那个奈烦那。”宝玉厮守钗袭，却思念黛晴，因“酸文假醋”一语，其心迹更明。

五儿听了，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那知这位呆爷却是实心实意的话。五儿此时走开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没了主意。因拿眼一溜，抿着嘴儿笑道：此句甲本作“因微微的笑着道”，较为平常。梦稿同乙本，更加传神。故姚燮批云：“晴雯以俏丽胜，五儿以柔腻胜，各擅其长。”张爱玲《红楼梦魇》则以为，此处从甲本过渡到为乙本，遂“变成五儿向宝玉挑逗”，可备一说。实则此刻五儿心理极为微妙，其意似非“挑逗”二字可道尽。“你别混说了。看人家听见，什么意思？怨不得人家说，你专在女孩儿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都是仙人儿是的，只爱和别人混搅。宝钗、袭人固貌若“仙人”，其奈“酸文假醋”何？此写五儿不能深知宝玉也。明儿再说这些话，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么脸见人。”

正说着，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把两个人吓了一跳。里间宝钗咳嗽了一声，宝玉听见，连忙掀嘴儿，五儿也就忙忙的息了灯，悄悄的躺下了。以下情节颇难措手，故以意外之事荡开，令文情馀韵不尽，乃避难法也。原来宝钗、袭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间劳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听见他们说话。此时院中一响，猛然惊醒，听了听，也无动静。宝玉此时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来了，听见我和五儿说话，故意吓我们的？”五儿“承错爱”因宝玉“候芳魂”起，眼下仍以“候芳魂”结，文情浑融，韵致绵渺。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云：“五儿闹夜一回，比起袭人不在家时晴雯闹夜一回，写来更是细腻可爱。这是我最佩服的一回。”林氏具备创作经验，竟如此激赏本回，自非无因。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后，才朦胧睡去。

却说五儿被宝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宝钗咳嗽，自己怀着鬼胎，生怕宝钗听见了，也是思前想后，一夜无眠。次日一早起来，见宝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轻轻儿的收拾了屋子。那时麝月已醒，便道：“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你难道一夜没睡吗？”五儿听这话，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

笑，也不答言。一时宝钗、袭人也都起来，开了门，见宝玉尚睡，却也纳闷：“怎么在外头两夜睡的倒这么安稳呢？”五儿一宿无眠，宝玉犹然酣睡，形成反比。昨夜之事，在五儿甚奇异，在宝玉则平常，故反应不同。一玲珑女儿，一憨痴公子，恰成对照。〇宝钗与袭人惊诧宝玉在外间睡觉安稳，可知往日其在里屋时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二宝夫妻异梦而同床，均极难堪。

及宝玉醒来，见众人都起来了，自己连忙爬起。揉着眼睛，细想昨夜又不曾梦见，可是“仙凡路隔”了。宝玉欲梦会黛玉而不可得，已无可奈何。陆游《蝶恋花》云：“只有魂梦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宝玉至此只好死心，从而面对现实。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儿说的“宝钗、袭人都是天仙一般”，这话却也不错，便怔怔的瞅着宝钗。宝玉此态，向曾见之。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写其“看着雪白的臂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顿生痴想，而“恨我没福”。此际呆看宝钗，当已勾起往日贪心，为下文写二宝同房作引。宝钗见他发怔，虽知他为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梦不梦，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便道：“你昨夜可遇见仙了么？”宝玉听了，只道昨晚的话宝钗听见了，笑着勉强说道：“这是那里的话？”

那五儿听了这一句，越发心虚起来，又不好说的，只得且看宝钗的光景。只见宝钗又笑着问五儿道：“你听见二爷睡梦里和人说话来着么？”宝玉听了，自己坐不住，搭讪着走开了。五儿把脸飞红，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说了几句，我也没听真。什么‘担了虚名’，又什么‘没打正经主意’，我也不懂，劝着二爷睡了。后来我也睡了，不知二爷还说来着没有。”妙哉五儿全以囫囵语答之，以其不知宝钗是否尽闻晚间言语，遂半吞半吐，模棱两可。宝钗低头一想：“这话明是为黛玉了。但尽着叫他在外头，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柳怪来。况兼他的旧病，原在姐妹上情重，只好设法将他的心意挪移过来，然后能免无事。”想到这里，不免面红耳热起来，也就赸赸的进房梳洗去了。关键处，化内心独白为朦胧间接之心理描写，是前半部故技，后半部熟套，亦我国小说心理描写之一大特点也。直接法质实准确，间接法空灵蕴藉，实无轩轾，要在转换自然，腾挪灵巧耳。

且说贾母两日高兴，略吃多了些，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觉着胸口饱闷。风起于青萍之末，此为下回贾母“寿终归地府”作引。鸳鸯等要回贾政，贾母不叫言语，说：“我这两日嘴馋些，吃多了点子。我饿一顿就好了，你们快别吵嚷。”于是鸳鸯等并没有告诉人。

这日晚间，宝玉回到自己屋里，见宝钗自贾母、王夫人处才请了晚安回来。宝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颜抱惭。宝钗看他这样的，也晓得是没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个痴情人，要治他的这个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由此可知，下文写宝钗以痴情待宝玉，非真有痴情也，特以痴情为药耳。想了想，便问宝玉道：“你今夜还在外头睡去罢咧?”宝玉自觉没趣，便道：“里头外头都是一样的。”宝钗意欲再说，反觉碍难出口。袭人道：“罢呀，这倒是什么道理呢？我不信睡的那么安顿。”五儿听见这话，连忙接口道：“二爷在外头睡，别的倒没有什么，只爱说梦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儿，又不敢驳他的回。”袭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看说梦话不说。你们只管把二爷的铺盖铺在里间就完了。”宝钗听了，也不作声。宝玉自己惭愧，那里还有强嘴的分儿，便依着搬进来。一则宝玉抱歉，欲安宝钗之心；二则宝钗恐宝玉思郁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亲近，以为移花接木之计。此云“移花接木之计”，可与凤姐偷梁换柱“掉包儿”之计相对应。二宝之间，总有一黛玉在，须调换之，移接之，方可安妥。然此为人力扭捻而成，非天然绝配，故异日宝玉厌恨而悟，终于弃而为僧。于是当晚袭人果然挪出去。这宝玉固然是有意负荆，那宝钗自然也无心拒客，从过门至今日，方才是雨腻云香，氤氲调畅。此句甲本作“宝玉因心中愧悔，宝钗欲拢络宝玉之心，自过门至今日，方才如鱼得水，恩爱缠绵”。梦稿同乙本。相比而言，梦稿与乙本文字较为典雅含蓄。从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语出自宋周敦颐《太极图说》：“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二，指阴阳；五，指五行。二宝既成其夫妇，若始终无云情雨意，断乎不合情理。今写宝玉情思迷乱于前，有意负荆于后，写宝钗欲行接木移花之计，而无心拒客，遂成此周公之礼。盖宝玉必先尽丈夫之道，人子之心，而后方能绝断尘缘也　此为结末“兰桂齐芳”安根，并为宝玉彻悟伏脉

二宝至此，已有夫妻之实。富察明义《题红楼梦》其十七云："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 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论者或据此立说，以为作者后半部原稿写二宝成婚，却无夫妻之实。其说似牵强。明义此诗实写宝玉与晴雯之纯洁情谊，当无涉宝钗。〇本书写及宝玉性爱仅三次，一是第五回与可卿梦中幽会，二是第六回与袭人云雨偷试，三即此回与宝钗夫妻敦伦，均甚蕴藉。他如贾琏与凤姐、多姑娘、鲍二家的、尤二姐，贾瑞与凤姐，薛蟠与金桂、宝蟾，茗烟与万儿，潘又安与司棋等，均较含蓄，惟多姑娘一事稍露。《红楼梦》格调高雅，与《金瓶梅》夸饰艳情，反差格外强烈。同为世情书，两部名著风采各异。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次日宝玉、宝钗同起，宝玉梳洗了，先过贾母这边来。这里贾母因疼宝玉，又想宝钗孝顺，忽然想起一件东西来。便叫鸳鸯开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遗的一个汉玉玦，此为佩玉之一种，环形而有缺口。《荀子》"大略"篇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古人以玦表示决绝或诀别。下文写贾母以此汉玉玦赠宝玉，甚不吉祥。虽不及宝玉他那块玉石，挂在身上却也希罕。鸳鸯找出来递与贾母，便说道："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没见的。老太太这些年还记得这样清楚，说是那一箱什么匣子里装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老太太这会子叫拿出来做什么？"贾母道："你那里知道？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亲手递给我的。还说：'这玉是汉朝所佩的东西，很贵重，你拿着就像见了我的一样。'我那时还小，拿了来也不当什么，便撂在箱子里。到了这里，我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这算得什么，从没带过，一撂便撂了六十多年。今儿见宝玉这样孝顺，他又丢了一块玉，故此想着拿出来给他；也像是祖上给我的意思。"

一时宝玉请了安，贾母便喜欢道："你过来，我给你一件东西瞧瞧。"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便把那块汉玉递给宝玉。宝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圆，形似甜瓜，色有红晕，甚是精致。宝玉口口称赞。贾母道："你爱么？这是我祖爷爷给我的，我传了你罢。"此写贾母自感寿年不永，赠汉玉以作宝玉之念想，老太太爱嫡孙，可谓至诚无私。宝玉身为贾府嫡派子孙，今得

史家汉玉，继王家血脉，娶薛家女儿，则四大家族之责任系乎一体矣。后一旦弃之，勇气非凡。故知贾母赠玉、亦有羁縻之意焉。王希廉评云："北静王之玉是正衬通灵，无赖之假玉是反衬通灵，贾母之玉玦是旁衬通灵。玦者决也，为贾母与宝玉永诀之兆"由此种角度审视，亦可谓有心。宝玉笑着，请了个安，谢了，又拿了要送给他母亲瞧。贾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诉你老子，又说疼儿子不如疼孙子了。他们从没见过。"宝玉笑着去了。宝钗等又说了几句话，也辞了出来。

自此，贾母两日不进饮食，胸口仍是膨闷，觉得头晕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凤姐等请安，见贾母精神尚好，不过叫人告诉贾政，立刻来请了安。贾政出来，即请大夫看脉。不多一时，大夫来胗了脉，说是有年纪的人，停了些饮食，感冒些风寒，略消导发散些就好了。开了方子，贾政看了，知是寻常药品，命人煎好进服。已后贾政早晚进来请安。一连三日，不见稍减。贾政又命贾琏："打听好大夫，快去请来瞧老太太的病。咱们家常请的几个大夫，我瞧着不怎么好，所以叫你去。"贾琏想了一想，说道："记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时候，倒是请了一个不行医的来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贾政道："医道却是极难的，越是不兴时的大夫倒有本领。你就打发人去找来罢。"贾琏即忙答应去了，回来说道："这刘大夫新近出城教书去了，过十来天进城一次。这时等不得，又请了一位，也就来了。"九十八回写宝玉病重，乃"城外破寺中"所住之"穷医"毕知庵，前来诊治而见效。今贾琏云"刘大夫"，又云"出城教书"等，似失照应，或系误记。贾政听了，只得等着，不题。

且说贾母病时，合宅女眷无日不来请安。一日，众人都在那里，只见看园内腰门的老婆子进来，回说："园里的栊翠庵的妙师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来请安。"大观园已荒废，唯妙玉一人留守。今令其出场，是为一百十二回"遭大劫"铺垫。众人道："他不常过来，今儿特来，你们快请进来。"凤姐走到床前，回了贾母。岫烟是妙玉的旧相识，先走出去接他。

只见妙玉头带妙常冠[⑤]，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绸袄儿，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拴着秋香色的丝绦，腰下系一条淡墨画的白绫裙，手执

说麈尾念珠，跟着一个侍儿，飘飘拽拽的走来。从岫烟眼中写妙玉衣饰，状其潇洒出尘风致，兼寓情丝尚未尽断之意。岫烟见了问好，说是："在园内住的时候儿，可以常来瞧瞧你，近来因为园内人少，一个人轻易难出来。况且咱们这里的腰门常关着，所以这些日子不得见你。今儿幸会。"妙玉道："头里你们是热闹场中，你们虽在外园里住，我也不便常来亲近。如今知道这里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说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记着你，还要瞧瞧宝姑娘。我那管你们关不关，我要来就来；我不来，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啊。"不写妙玉则过于冷落，此写入是非场中，又颇觉唐突，故作者不得不以此语饰之，兼合妙玉身份。岫烟笑道："你还是这种脾气。"

一面说着，已到贾母房中。众人见了，都问了好。妙玉走到贾母床前问候，说了几句套话。贾母便道："你是个女菩萨，你瞧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寿数正有呢。一时感冒，吃几贴药，想来也就好了。有年纪的人，只要宽心些。"贾母道："我倒不为这些，我是极爱寻快乐的。如今这病也不觉怎么着，只是胸膈饱闷，刚才大夫说是气恼所致。你是知道的，谁敢给我气受，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么？我和琏儿说了，还是头一个大夫说感冒伤食的是，明儿还请他来。"说着，叫鸳鸯："吩咐厨房里办一桌净素菜来，请妙师父这里便饭。"妙玉道："我吃过午饭了，我是不吃东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罢，咱们多坐一会，说些闲话儿罢。"妙玉道："我久已不见你们，今日来瞧瞧。"又说了一回话，便要走。回头见惜春站着，便问道："四姑娘为什么这样瘦？不要只管爱画劳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画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园里的显亮，所以没兴头画。"惜春之《大观园图》终未完成，至此补明。已无条件，况无兴致，亦无必要。诸艳与芳园之缘分，又尽一层。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你才来的那个门东边的屋子，你要来很近。"妙玉道："我高兴的时候来瞧你。"妙玉有兴即来，兴尽便归，任性自在，虽为女尼，却有魏晋风度。惜春等说着，送了出去。回身过来，听见丫头们回说大夫在贾母那边呢，众人暂且散去。

那知贾母这病日重一日，延医调治不效，已后又添腹泻。贾政着急，

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门告诉，日夜同王夫人亲侍汤药。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食，心里稍宽，只见老婆子在门外探头。王夫人叫彩云看去，问问是谁。彩云看了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便道："你来做什么？"婆子道："我来了半日，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我又不敢冒撞，我心里又急。"彩云道："你急什么？又是姑爷作践姑娘不成么？"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儿闹了一场，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们又不请大夫，今日更利害了。"迎春苦况，又从婆子口中述出，凄惨之至。贾母病危，迎春亦病危，正如宋无名氏《张协状元》第八出所云："经过此山者，分明是你灾。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彩云道："老太太病着呢，别大惊小怪的。"王夫人在内已听见了，恐老太太听见不受用，忙叫彩云带他外头说去。岂知贾母病中心静，偏偏听见，便道："迎丫头要死了么？"王夫人便道："没有。婆子们不知轻重，说是这两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这里问大夫。"贾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请了去。"王夫人便叫彩云："叫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

这里，贾母便悲伤起来，说是："我三个孙女儿，一个享尽了福死了；三丫头远嫁，不得见面；迎丫头虽苦，或者熬出来，不打谅他年轻轻儿的就要死了。从贾母口中将元迎探三春一总，惜春在侧闻听，当有所感。照应第五回惜春判词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以及《虚花悟》曲所谓"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迎春将逝，惜春将悟矣。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活着做什么？"王夫人、鸳鸯等解劝了好半天。那时宝钗、李氏等不在房中，凤姐近来有病，王夫人恐贾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们来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云来埋怨："这婆子不懂事。已后我在老太太那里，你们有事，不用来回。"丫头们依命不言。

岂知那婆子刚到邢夫人那里，外头的人已传进来，说："二姑奶奶死了。"迎春乃书中最怯弱木讷之女儿，今竟惨遭蹂躏至死，何其悲也。回目曰"返真元"，乃喻迎春为道家形象也。《庄子·大宗师》谓："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现今他父亲不在家中，只得叫贾琏快去瞧看。知贾母病重，众人都不敢回。可怜

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结缡年馀[6]，不料被孙家揉搓[7]，以致身亡。又值贾母病笃，众人不便离开，竟容孙家草草完结。此处照应第五回迎春判词："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梁。"《喜冤家》曲："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迎春出嫁于红楼十五年秋季，此际为红楼十七年初春，才一年多时间 此云"结缡年馀"，恰合 周绍良《红楼梦系年》于一百一回及其次回连转两年，至此则"迎春已出嫁四年多"，反而不合。后半部系年，往往顾此失彼，各家均难精确 迎春乃继可卿、元春、黛玉之后，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去世之第四人也 二知道人 红楼梦说梦 云："迎春神恬意静，蔼然可亲，素谈因果，亦不失为善女人 一家中尊卑长幼，方期其多厚福焉。不意遇人不淑，横加折辱，赍恨而死 梦之至恶，无逾于此者。骨肉间爱莫能助焉。谁复为之赠恶梦哉？悲夫！"迎春惨死，乃贾赦夫妇之罪，孙氏家族之罪，旧式婚姻之罪，宗法制度之罪。

贾母病势日增，只想这些孙女儿。一时想起湘云，便打发人去瞧他。回来的人悄悄的找鸳鸯。因鸳鸯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里，不便上去，到了后头，找了琥珀，告诉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们去打听。那里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说是姑爷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说这病只怕不能好，若是变了痨病，还可捱个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湘云新婚未久，亦遭此不幸，果难逃薄命之劫。湘云守寡，其势已定，悲哉！故王希廉评云："贾母垂危，迎春先死，湘云将寡，真如大树一倒，人无荫庇 "胡适夸赞后半部能够完成 红楼 悲剧，即着眼于此等处。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过来请安。还叫我别在老太太跟前提起来，倘或老太太问起来，务必托你们变个法儿回老太太才好。"琥珀听了，咳了一声，也就不言语了，半日说道："你去罢。"琥珀也不便回，心里打算告诉鸳鸯，叫他撒谎去，所以来到贾母床前。见贾母神色大变，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嘁嘁喳喳的说："瞧着是不好。"也不敢言语了。

这里，贾政悄悄的叫贾琏到身旁，向耳边说了几句话。贾琏轻轻的答应，出去了，便传齐了现在家里的一干人，说："老太太的事，待好出来了，你们快快分头派人办去。头一件，先请出板来瞧瞧[8]，好挂里子[9]。快到各处将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开明了，便叫裁缝去做孝衣。那棚杠执事都讲定了。厨房里还该多派几个人。"赖大等回道："二爷，这些事

不用爷费心，我们早打算好了，只是这项银子在那里领呢？”贾琏道：“这种银子不用外头去，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刚才老爷的主意，只要办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贾府至此，犹然图“好看”，讲究丧礼排场，可见积习难改。《明史》卷六十《礼志十四》云：“京师人民，循习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竟无哀戚之情，甚非所以为治。”此风至清犹炽。《清史稿》卷九十三《礼志十二》载雍正十三年诏曰：“朕闻外省百姓丧葬侈靡，甚至召集亲邻，开筵剧饮，名曰‘闹丧’，且于丧所殡时杂陈百戏，匪唯背理，抑亦忍情。”乃敕督抚严禁陋习，违者治罪。贾府丧礼，自可卿至贾敬，今再至贾母，皆当时陋习之展览也。赖大等答应，派人分头办去。

贾琏复回到自己房中，便问平儿：“你奶奶今儿怎么样？”平儿把嘴往里一努，说：“你瞧去。”贾琏进内，见凤姐正要穿衣，一时动不得，暂且靠在炕桌儿上。此从贾琏眼中看出凤姐病态，其势不轻，为下回“力诎失人心”张本。贾琏道：“你只怕养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儿明儿就要出来了，你还脱得过么？快叫人将屋里收拾收拾，就该扎挣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还能回来么？”凤姐道：“咱们这里，还有什么收拾的？不过就是这点子东西，还怕什么？抄家之后，凤姐家徒四壁立，故云。前富后贫，略一对照，令人感慨。姚燮批云：“凤姐言下心头终未能遽忘故物，一生辛苦所系，难怪其然。”你先去罢，看老爷叫你。我换件衣裳就来。”

贾琏先回到贾母房里，向贾政悄悄的回道：“诸事已交派明白了。”贾政点头。外面又报：“太医来了。”贾琏接人，胗了一回。大夫出来，悄悄的告诉贾琏：“老太太的脉气不好，防着些。”贾琏会意，与王夫人等说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鸳鸯过来，叫他把老太太的装裹衣服预备出来。鸳鸯自去料理。贾母装裹衣服由鸳鸯料理，益显其身份贵重。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主张传奇结构上须“减头绪”，后半部为收束全书，亦“减头绪”，如贾母丫鬟，以鸳鸯为主，琥珀、珍珠为辅，傻大姐只登场一次，若翡翠、玻璃、鹦鹉、靓儿等则不再出其名色矣。作者“思路不分，文情专一”，布局遂“如孤桐劲竹，直上无枝”，艺术效果甚佳。其实前半部已如此处理，翡翠等丫鬟仅若昙花耳。

贾母睁眼要茶喝，邢夫人便进了一杯参汤。邢夫人为荣府长房长媳，

故贾母弥留之际由其进参汤，仪式郑重，合乎礼法。贾母刚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这个，倒一钟茶来我喝。"众人不敢违拗，即忙送上来。一口喝了，还要，又喝一口，便说："我要坐起来。"贾政等道："老太太要什么，只管说，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贾母道："我喝了口水，心里好些儿，略靠着和你们说说话儿。"珍珠等用手轻轻的扶起，看见贾母这会子精神好了些。贾母回光返照，不喝参汤，只要清茶一杯，然后坐起说话，至死保持神志清醒，不失身份。作者责之，亦复爱之，遂令此老祖母形象十分复杂，非如英国作家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所鄙薄之"扁平人物"也。林语堂《平心论高鹗》指出，后半部于此厥功至伟。

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返真元：返归最初的元始状态，意即死亡。道家谓人死为返归自然，称"反真"。

② 机宜：这里指"心意"。

③ "悠悠生死"两句：见唐白居易《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

④ 傍人门户：指依赖他人，不能自立。

⑤ 妙常冠：带发修行的尼姑发髻上所盖的巾帻。妙常，宋代带发修行的女尼，明高濂《玉簪记》传奇即演义她与潘必正相爱的故事。

⑥ 结缡：古代女子出嫁，母亲为之系结佩巾，以示至男家后应尽力操持家务。后代指男女成婚。缡，佩在胸前之巾。

⑦ 揉搓：这里指虐待折磨。

⑧ 板：本指做棺材的木料，这里指棺木。

⑨ 挂里子：在棺材内壁上涂刷松香、桐油、黄蜡等物，并覆以丝绸一类织物，叫"挂里子"。

回　评

此回着力于贾宝玉彻悟之开始。回之上半写怜爱五儿并与宝钗行夫妻之礼，乃"传情入色"也。如何而能"自色悟空"哉？曰亲人死亡相继，亲情渐次断绝。故回之下半写迎春返真元，且贾母将逝，湘云将寡，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一派无边苦海景象。

"候芳魂"一节貌似闲文，实则颇具深意。由上回于潇湘馆痛哭而引出

此回宝玉欲与黛玉梦中相会，是写其痴情未断，犹恍恍然如在梦中。因黛玉而念及晴雯，是写其痴情无所归依而泛化为“情不情”。因晴雯而怜及五儿，是写其“意淫”由虚幻而附着于现实。因五儿而爱及宝钗，是写“意淫”由形而上之观念化为形而下之行动，故痴情、“意淫”由此俱凝为亲情。“情”之内核，顿成虚空，于是乎“传情入色”之过程宣告完成。

此回之心理描写，尤为细腻传神。写宝玉、宝钗、五儿及袭人心事，或以内心独白径出，或以心理分析剖解，或以带笔白描呈现，交错腾挪，纵笔如庖丁操刀，灵巧似有神助。其分寸恰到好处，其层次一目了然，曲尽诡秘难达之情。

迎春之死，纯属于婚姻之不幸，根源在于宗法社会各种制度之不公，其悲惨较之元姊探妹皆有过之。惜春将由此勘破世情，宝玉亦于此类变故渐悟“情不情”之虚幻，故知本回实已深埋兄妹二人出家之根。

贾母沉疴不起，为下回“寿终归地府”作引，兼提动鸳鸯殉主、妙玉遭劫、赵妾赴死、凤姐魂归等情节。抄家之后，再起一波悲剧狂潮。此潮既过，惜春“矢素志”，宝玉亦“悟仙缘”矣。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却说贾母坐起说道："我到你们家，已经六十多年了，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来，福也享尽了。自你们老爷起，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呢，我疼了他一场。"说到那里，拿眼满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一生深爱者唯宝玉，宝玉因得以为"富贵闲人"，而避父母之威。贾母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拉着宝玉，道："我的儿，你要争气才好。"宝玉应试中举而尽人子之心，于此句叮咛伏根。宝玉嘴里答应，心里一酸，那眼泪便要流下来，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贾母说道："我想再见一个重孙子，我就安心了。我的兰儿在那里呢？"李纨也推贾兰上去。贾母放了宝玉，拉着贾兰道："你母亲是要孝顺的，将来你成了人，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伏后文贾兰中举，"兰桂齐芳"。李纨纵得此风光，亦属薄命。照应第五回《晚韶华》曲："只这带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凤丫头呢？"

凤姐本来站在贾母旁边，赶忙走到跟前说："在这里呢。"贾母道："我的儿，你是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罢。贾母深知凤姐机关算尽，特不肯明言责之耳　我也没有修什么，不过心实吃亏。那些吃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干，就是旧年叫人写了些《金刚经》，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没有？"凤姐道："没有呢。"贾母道："早该施舍完了才好。我们大老爷和珍儿是在外头乐了，最可恶的是史丫头没良心，怎么总不来瞧我。"湘云亦贾母心肝宝贝，故特意提及。姚燮批云："枕霞苦衷无由得达，惟望九原有知，鉴其良心而已。"湘云将寡，其姑奶奶犹在梦中。〇"史丫头"称谓诸本皆同，颇觉陌生，似为"云丫头"之讹写。陈其泰、张爱玲等均曾加以指摘，不无道理。鸳鸯等明知

其故，都不言语。

贾母又瞧了一瞧宝钗，叹了口气，以宝钗为冲喜之具，及今宝玉犹痴呆，贾母心有愧怍 因宝钗而伤害黛玉，其临终或有愧乎？纵有亦难以辞达 种种心事，尽付此一叹之中矣 只见脸上发红。贾政知是回光返照，即忙进上参汤。贾母的牙关已经紧了，合了一回眼，又睁着满屋里瞧了一瞧。王夫人、宝钗上去，轻轻扶着，邢夫人、凤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们已将床安设停当，铺了被褥。听见贾母喉间略一响动，脸变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岁。贾母过八十岁生日在红楼十五年甲寅，今当红楼十七年丙辰，其终年当为八十二岁 此云"享年八十三岁"，梦稿、甲本等均同，或系作者误记。众婆子疾忙停床。写贾母逝世一段，笔墨真切，情景宛然。〇贾母为书中主要配角之一，在荣府中举足轻重，一生福寿双全，可以无憾。本为慈善之人，亦明事理，惟恪守礼法，冥顽不化，以致有时好心办坏事。其最大者，乃戕害黛玉 故涂瀛《红楼梦论赞》云："人情所不能已者，圣人弗禁，况在所溺爱哉？宝玉于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见之数矣 贾母即不为黛玉计，独不为宝玉计乎？而乃掩耳盗铃，为目前苟且之安。是杀黛玉者贾母，非袭人也 促宝玉出家者贾母，非黛玉也 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谁之过与？"由是观之，贾母一生遗憾甚大

于是贾政等在外一边跪着，邢夫人等在内一边跪着，一齐举起哀来。外面家人各样预备齐全，只听里头信儿一传出来，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一色净白纸糊了，孝棚高起，大门前的牌楼立时竖起。上下人等登时成服，上回写贾琏"叫裁缝去做寿衣"，此云"成服"，即穿寿衣也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载 南京采风记 "江苏婚丧礼俗"云："成服，亡者死后，三日或五日，全家易凶服 凡有戚婉，均于是日吊唁 富家则铺张扬厉，张宴奏乐，悬挂灯彩，设置诸仪节 "宋王谠《唐语林》"补遗四"则云："三日成服，圣人之制 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贾政报了丁忧[1]。礼部奏闻，主上深仁厚泽，念及世代功勋，又系元妃祖母，赏银一千两，谕礼部主祭。家人们各处报丧。众亲友虽知贾家势败，今见圣恩隆重，都来探丧。择了吉时成殓，停灵正寝。一段交代贾府治丧礼制，叙次井井。且不忘颂圣，兼刺众亲友之势利 明人吴鼎芳《王二丈挽词》云："世情反覆那得知，柳花一夜飞新主 "红

白喜事，最能见出人情世态。

贾赦不在家，贾政为长，宝玉、贾环、贾兰是亲孙，年纪又小，都应守灵。贾琏虽也是亲孙，带着贾蓉，尚可分派家人办事。张新之批："不见贾琮 贾母固覆宗人也，而忽有忽无，正合假家演义。"贾琮曾见于十三回等处，或谓乃贾琏之弟，前八十回亦言之未详。虽请了些男女外亲来照应，内里邢王二夫人、李纨、凤姐、宝钗等是应灵旁哭泣的；尤氏虽可照应，他自贾珍外出，依住荣府，一向总不上前，且又荣府的事不甚谙练[2]；贾蓉的媳妇更不必说；惜春年小，虽在这里长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内里竟无一人支持，只有凤姐可以照管里头的事，况又贾琏在外作主，里外他二人，倒也相宜。

凤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干，原打谅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办过秦氏的事，必是妥当，于是仍叫凤姐总理里头的事。此处照应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及第五回凤姐判词所谓"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岂料时移势变，奸雄亦无能为力，何况病弱如凤姐乎？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凤姐此时正应其言。凤姐本不应辞，自然应了，心想："这里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来难使唤，如今他们都去了。银项虽没有对牌，这种银子却是现成的。外头的事又是我们那个办。虽说我现今身子不好，想来也不致落褒贬，必比宁府里还得办些。"此写凤姐之心机已大不如前，只从有利一面设想，全不念今非昔比 明初刘基《旅兴》云："上古人一心，生荣死同哀 末世自为心，骨肉多嫌猜 "凤姐未虑及此理，一味乐观，反跌下文写其"力诎失人心"。诎，穷也，尽也 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后日一早分派。"接三"亦称"迎三"或"送三"，系重要丧礼之一，盛行于京师旗人家庭 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云："三日为接三，是丧礼大典。"前因居士《日下新讴》云："亲朋宴饮各喧哗，鼓吹当门丧者家。料理接三焚轿马，黄昏焰口放瑜珈。"自注："丧事则门陈鼓乐，第三朝亲朋毕集，终日张筵饮宴 向晚，缁流数辈就灵前诵经佛事，设放焰口。须臾完毕，焚送轿马。是为接三。"《清稗类钞》"丧祭类"云："八旗人死……既殓之三日，喇嘛诵经，曰接三，以死后之第三日必回煞也。接三者，近接魂魄也。"便叫周瑞家的传出话去，将花名册取上来。

凤姐一一的瞧了，统共男仆只有二十一人，女仆只有十九人，馀者俱是些丫头，连各房算上，也不过三十多人，难以派差。心里想道："这回老太太的事，倒没有东府里的人多。"又将庄上的弄出几个，也不敷差遣。抄家后点花名册，尚有男女三百十二名，此刻唯馀三十多人，"树倒猢狲散"之速如是。

正在思算，只见一个小丫头过来，说："鸳鸯姐姐请奶奶。"凤姐只得过去。只见鸳鸯哭得泪人一般，一把拉着凤姐儿，说道："二奶奶请坐，我给二奶奶磕个头。虽说服中不行礼，这个头是要磕的。"鸳鸯说着跪下，慌的凤姐赶忙拉住，说道："这是什么礼？有话好好的说。"鸳鸯跪着，凤姐便拉起来。鸳鸯说道："老太太的事，一应内外，都是二爷和二奶奶办，这种银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这一辈子也没有遭塌过什么银钱，如今临了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办一办才好。我方才听见老爷说什么'诗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说什么'丧与其易，宁戚'，我更不明白。我问宝二奶奶，说是老爷的意思，老太太的丧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费，图好看的念头。贾政谨遵"宁戚无易"之训，是深明礼制兼合时势。无奈"居移气，养移体"，府中上自贾琏、下至鸳鸯，俱图好看，皆世情所致也。我想，老太太这样一个人，怎么不该体面些？我虽是奴才丫头，敢说什么？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这一场，临死了，还不叫他风光风光？我想二奶奶是能办大事的，故此我请二奶奶来，作个主意。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此写鸳鸯已萌死志。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写其抗婚时发誓："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可见鸳鸯殉主之心，早已有之。若是瞧不见老太太的事怎么办，将来怎么见老太太呢？"鸳鸯一番慷慨陈词，披肝沥胆，极为坦诚，极为真挚，可见其心地之纯正，不枉老太太疼爱一场。然其所论均从风光体面上着眼，殊非正理。故陈其泰批云："鸳鸯真是愚忠愚孝。试问丧事风光，何所益于老太太哉？"但丫鬟见识，不足深责。

凤姐听了这话来的古怪，便说："你放心，要体面是不难的。虽是老爷口说要省，那势派也错不得。便拿这项银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

该当的。”鸳鸯道：“老太太的遗言说，所有剩下的东西是给我们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够，只管拿这个去折变补上。就是老爷说什么，也不好违了老太太的遗言。况且老太太分派的时候，不是老爷在这里听见的么?”凤姐道：“你素来最明白的，怎么这会子这样的着急起来了?”鸳鸯道：“不是我着急，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爷是怕招摇的。若是二奶奶心里也是老爷的想头，说抄过家的人家，丧事还是这么好，将来又要抄起来，也就不顾起老太太来，怎么样呢? 我呢，是个丫头，好歹碍不着，到底是这里的声名。”凤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凤姐张口，便知其见识类同鸳鸯，皆世俗一路　追求生荣死哀，本属人之常情，况贾母早已准备，生前又有恩于己，今日凤姐自当尽力　一番渲染烘托，反跌下文势已不然 鸳鸯千恩万谢的托了凤姐。

那凤姐出来，想道：“鸳鸯这东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么主意。论理，老太太身上本该体面些。嗳，且别管他，只按着咱们家先前的样子办去。”于是叫旺儿家的来，把话传出去，请二爷进来。不多时，贾琏进来，说道：“怎么找我? 你在里头照应着些就是了。横竖作主是老爷、太太们，他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凤姐道：“你也说起这个话来了，可不是鸳鸯说的话应验了么?”贾琏道：“什么鸳鸯的话?”凤姐便将鸳鸯请进去的话述了一遍。贾琏道：“他们的话算什么? 刚才二老爷叫我去，说：‘老太太的事固要认真办理，但是知道的呢，说是老太太自己结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说咱们都隐匿起来了，如今很宽裕。贾政所虑极是　犯官藏匿资产，类同欺君，其罪不小。昔雪芹叔父曹頫罢官，雍正帝风闻其转移家产，乃传旨行文，命江南总督范时绎籍没之，遂致曹家一败涂地　今贾政已是漏网之鱼，惊弓之鸟，故不愿招摇，甚合其性格 老太太的这种银子用不了，谁还要么? 仍旧该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边的，虽有坟地，却没有阴宅。老太太的灵是要归到南边去的。留这银子在祖坟上盖起些房屋来，再馀下的，置买几顷祭田。咱们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贫穷族中住着，也好按时按节早晚上香，时常祭扫祭扫。’此正是秦氏托梦凤姐之主张，而凤姐不及理会，贾政卒欲行之，是贾政老成沉稳处 你想，这些话可不是正

经主意么？据你的话，难道都花了罢？”同为主张丧事节俭，贾政是识时务，贾琏则是悭吝，其实不同。凤姐道：“银子发出来了没有？”贾琏道：“谁见过银子？我听见咱们太太听见了二老爷的话，极力的撺掇二太太和二老爷说：‘这是好主意。’邢夫人深受抄家之苦，故赞同贾政。此系其私心作怪，非识大体。叫我怎么着？现在外头棚杠上要支几百银子，这会子还没有发出来。我要去，他们都说有，先叫外头办了，回来再算。你想，这些奴才，有钱的早溜了。按着册子叫去，有说告病的，有说下庄子去了的。剩下几个走不动的，只有赚钱的能耐，还有赔钱的本事么？”世情如此，时势如此，特凤姐未虑及之也，所以力诎。凤姐听了，呆了半天，说道：“这还办什么？”

正说着，见来了一个丫头，说：“大太太的话，问二奶奶，今儿第三天了，里头还很乱，供了饭，还叫亲戚们等着吗？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饭，这是什么办事的道理？”此写邢夫人乘机难凤姐也。落难之人犹执迷不悟，睚眦必报，是邢夫人一生可厌处。凤姐急忙进去吆喝人来伺候，将就着把早饭打发了。偏偏那日人来的多，里头的人都死眉瞪眼的。“死眉瞪眼”形容表情呆滞，眼里没活，用语新颖形象。仆人未得酬劳，致有此态。凤姐只得在那里照料了一会子，又惦记着派人，赶着出来，叫了旺儿家的传齐了家下女人们，一一分派了。众人都答应着不动。凤姐道：“什么时候，还不供饭？”众人道：“传饭是容易的，只要将里头的东西发出来，我们才好照管去。”凤姐道：“糊涂东西，派定了你们，少不得有的。”众人只得勉强应着。众奴仆办事懒散，态度勉强，显然已离心离德。凤姐一向苛责下人，刻薄寡恩，宜有此报。对照十三回“协理宁国府”可知，形势业已逆转。

凤姐即往上房取发应用之物，要去请示邢王二夫人。见人多难说，看那时候已经日渐平西了，只得找了鸳鸯，说要老太太存的那一分家伙。鸳鸯道：“你还问我呢，那一年二爷当了，赎了来了么？”此言照应七十二回贾琏求鸳鸯协助典当贾母金银器皿。今两年已过，犹未赎还。凤姐道：“不用银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鸳鸯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里使的是那里来的？”凤姐一想不差，转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找了玉钏、彩

云，才拿了一分出来，急忙叫彩明登账，发与众人收管。捉襟见肘，拆东补西，写凤姐窘态难掩。〇玉钏与彩明久违，今得再见。十四回写凤姐“命彩明钉造簿册”，早期读者脂砚斋、畸笏叟等曾经争论彩明之性别，甲戌、庚辰本均有批语肯定“彩明系未冠小童”。彼时为红楼十一年，今则红楼十七年矣。六年之后，未知彩明是否已弱冠。若系小厮，则不应再用于内闱。

鸳鸯见凤姐这样慌张，又不好叫他回来，心想：“他头里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么掣肘的这个样儿③。我看这两三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吗。”那里知邢夫人一听贾政的话，正合着将来家计艰难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作个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长房作主。贾赦虽不在家，贾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说请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贾琏的闹鬼，所以死拿住不放松。贾政“宁戚无易”是本乎正理，邢夫人力主节俭是出于私心，行事相同，心态不一。鸳鸯只道已将这项银两交了出去了，故见凤姐掣肘如此，却疑为不肯用心，便在贾母灵前唠唠叨叨哭个不了。从鸳鸯视角写出凤姐遭遇掣肘，处境困难，兼明鸳鸯忠诚心志　凤姐与鸳鸯素来亲密，尚且误会，可见势败之后，动辄乖越。

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反说：“凤丫头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凤姐过来，说：“咱们家虽说不济，外头的体面是要的。这两三天人来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应不到，想必你没有吩咐。还得你替我们操点心儿才好。”此写王夫人之昏愦不明。贾政决意节俭，其妻知之甚详，今于凤姐非但不能体谅，反行责备，并斤斤计较于“外头的体面”，真乃妇人之见。凤姐听了，呆了一会，要将银两不凑手的话说出来，但只银钱是外头管的，王夫人说的是照应不到，凤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语。邢夫人在旁说道：“论理，该是我们做媳妇的操心，本不是孙子媳妇的事，但是我们动不得身，所以托你。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邢夫人明知原故，是故意刁难。且辞气间隐隐然幸灾乐祸，着实可恶。婆媳关系如此紧张，如冰冻三尺，其寒已非一日。〇贾府没落，其上层矛盾渐渐浮出水面，此际为发端。由是观之，纵然“沐皇恩”、“复世职”，贾府亦实难再“延世泽”矣，必定崩溃。凤姐紫涨了脸，正要回说，只听外头鼓乐一奏，是烧

黄昏纸的时候了，大家举起哀来，又不得说。凤姐原想回来再说，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说道："这里有我们呢，你快快儿的去料理明儿的事罢。"

凤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来，又叫人传齐了众人，又吩咐了一会，说："大娘、婶子们可怜我罢。我上头捱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④]，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十三回凤姐治秦氏丧，何等威风；此际治贾母丧，何等可怜　此英雄失势之态也　故黄小田夹批云："此回当与秦氏之丧对看，一热焰熏天，一繁华扫地。"那些人回道："奶奶办事，不是今儿个一遭儿了，我们敢违拗吗？只是这回的事，上头过于累赘。只说打发这顿饭罢，有在这里吃的，有要在家里吃的，请了这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来。诸如此类，那里能齐全？还求奶奶劝劝那些姑娘们少挑饬就好了。"凤姐道："头一层是老太太的丫头们是难缠的，太太们的也难说话，叫我说谁去呢？"众人道："从前奶奶在东府里还是署事[⑤]，要打要骂，怎么那样锋利，谁敢不依？如今这些姑娘们都压不住了？"凤姐叹道："东府里的事，虽说托办的，太太虽在那里，不好意思说什么。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人说得话。再者，外头的银钱也叫不灵，即如棚里要一件东西，传出去了，总不见拿进来，这叫我什么法儿呢？"众人道："二爷在外头，倒怕不应付么？"凤姐道："还提这个，他也是那里为难。第一件，银钱不在他手里，要一件得回一件，那里凑手？"众人道："老太太这项银子，不在二爷手里吗？"凤姐道："你们回来问管事的，就知道了。"众人道："怨不得我们听见外头男人抱怨说：'这么件大事，咱们一点摸不着，净当苦差。'叫人怎么能齐心呢？"凤姐道："如今不用说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罢。倘或闹的上头有了什么说的，我可和你们不依。"众人道："奶奶要怎么样，我们敢抱怨吗？只是上头一人一个主意，我们实在难周到。"凤姐听了也没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们，明儿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们闹明白了，再说罢了。"众人听命而去。一段写凤姐左支右绌，有苦说不出，只得央求奴仆，心竭力诎之态宛然如见。

凤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气，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处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气，要和王夫人说，怎奈邢夫人挑唆。这些丫头

们见邢夫人等不助着凤姐的威风，更加作践起他来。幸得平儿替凤姐排解，说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爷、太太们吋吩了外头，不许糜费，所以我们二奶奶不能应付到了。"说过几次，才得安静些。危难之际，最能见人性之善恶。平儿据实说明，稍可缓凤姐之困，其心地确实平正。寥寥数语，反复解释，令人敬佩　虽说僧经道忏，吊祭供饭，络绎不绝，终是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连日王妃、诰命也来的不少，凤姐也不能上去照应，只好在底下张罗。抄家之后，荣府恢复世职，仍属贵戚豪门，故有王妃、诰命等前来吊唁，文笔周匝。叫了那个，走了这个；发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过了一起，又打发一起。别说鸳鸯等看去不像样，连凤姐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

邢夫人虽说是冢妇，仗着"悲戚为孝"四个字，倒也都不理会。王夫人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馀者更不必说了。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却不敢替他说话，只自叹道："俗话说的，'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那些人还帮着吗？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几个自己的人瞎张罗，背前面后的也抱怨，说是一个钱摸不着，脸面也不能剩一点儿。老爷是一味的尽孝，庶务上头不大明白。这样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个钱，就办的开了吗？可怜凤丫头闹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脸了。"李纨可谓眼亮心明，所论公道。毕竟同属嫡系妯娌，又是薄命红颜一脉，故能心心相印，深表同情。若邢王二夫人，纯然一丘之貉，宜乎王伯沆斥其为"两个畜生"。于是抽空儿叫了他的人来，吩咐道："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也遭塌起琏二奶奶来。别打谅什么穿孝守灵就算了大事了，不过混过几天就是了。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就插个手儿，也未为不可。这也是公事，大家都该出力的。"言语不多，句句实在。此写李纨心地慈善，洞明事理，让人钦敬。故姚燮批云："李纨之言极和平，极允当，极公道，极大方"

那些素服李纨的人都答应着说："大奶奶说的很是，我们也不敢那么着。只听见鸳鸯姐姐们的口话儿，好像怪琏二奶奶的是的。"李纨道："就是鸳鸯，我也告诉过他。我说琏二奶奶并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

只是银子钱都不在他手里，叫他巧媳妇还作的上没米的粥来吗？如今鸳鸯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鸳鸯的样子竟是不像从前了，这也奇怪。那时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没有作过什么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没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气质不大好了。鸳鸯死志已定，故能无所顾忌，亦毫无畏惧，遂致言行改观，肆意抱怨。须知，其心中多少仇恨，多少愤懑，多少不平，皆必于贾母丧礼中发泄出来，味之亦实可怜。我先前替他愁，这会子幸喜大老爷不在家，才躲过去了，不然，他有什么法儿。”此从李纨口中写出贾赦之淫威，豪横霸道，老而无耻，照应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鸳鸯殉主，有畏惧贾赦之因素在，此处略略一点，为下回“鸳鸯女殉主登太虚”作引

说着，只见贾兰走来说：“妈妈睡罢。一天到晚人来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罢。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儿，今儿爷爷叫我家里睡，我喜欢的很，要理个一两本书才好。别等脱了孝，再都忘了。”李纨道：“好孩子，看书呢，自然是好的，今儿且歇歇罢，等老太太送了殡再看罢。”贾兰道：“妈妈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窝里头想想也罢了。”写贾兰刻苦好学，一心上进求取功名，与宝玉迥然不同

众人听了，都夸道：“好哥儿，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儿就想到书上。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这几日跟着老爷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爷一动身就跑过来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说些什么。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躲着他，邢姑娘也不很和他说话。倒是咱们本家儿的什么喜姑娘、四姑娘咧，哥哥长哥哥短的和他亲密。“喜姑娘”即喜鸾，贾琸胞妹；“四姑娘”即四姐儿，贾琼胞妹　两艳皆近支族人，曾于七十一回写贾母八旬寿诞时出场。我们看那宝二爷除了和奶奶、姑娘们混混，只怕他心里也没有别的事，白过费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这么大，从众人口中叙及宝玉丧中行状，沉浸于夫妻亲情中，仍有“情不情”之心　那里及兰哥儿一零儿呢？大奶奶将来是不愁的了。”从众人口中对比宝玉和贾兰，更觉各自形象鲜明　一百十九回写叔侄俩双双中举，但一出家、一回家，行动截然相反，已于此等处埋根。

李纨道："就好也还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咱们家还不知怎么样了呢。环哥儿你们瞧着怎么样？"众人道："那一个更不像样儿了，两只眼睛倒像个活猴儿是的，东溜溜，西看看。虽在那里嚎丧，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他在孝幔子里头净偷着眼儿瞧人呢。"贾环贼眉鼠眼，不成材料，从众人口中描出，形容真切　其年龄已到十四五岁，乃青春期少年，故偷窥女性。此为一百十七回写其"宿娼滥赌，无所不为"作引。李纨道："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小了。前日听见说还要给他说亲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嗳，还有一件事，咱们家这些人，我看来也是说不清的，且不必说闲话儿。后日送殡，各房的车是怎么样了？"众人道："琏二奶奶这几天闹的像失魂落魄的样儿了，也没见传出去。昨儿听见外头男人们说，二爷派了蔷二爷料理，说是咱们家的车也不够，赶车的也少，要到亲戚家去借去呢。"李纨笑道："车也都是借得的么？"众人道："奶奶说笑话儿了，车怎么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亲戚都用车，只怕难借，想来还得雇呢。"李纨道："底下人的只得雇，上头白车也有雇的么[6]？"此写李纨不知白车亦可租用，同五十七回写湘云与黛玉不识当票，同一用意　彼等大家闺秀出身，浑身书香，简直不食人间烟火，岂谙俗物，岂明庶务。若宝钗、宝琴、岫烟，一通晓商业，一见闻广泛，一家境贫寒，则不同矣　众人道："现在大太太，东府里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没有车了，不雇，那里来的呢？"李纨听了，叹息道："先前见有咱们家里的太太、奶奶们坐了雇的车来，咱们都笑话，如今轮到自己头上了。由丧礼用车一细事，写出今昔对比，使人顿兴沧桑之感　骆宾王《边夜有怀》云："倚伏良难定，荣枯岂易通？"祸福无常，盛衰难料，古来如此　你明儿去告诉你们的男人，我们的车马，早早的预备好了，省了挤。"众人答应了出去，不题。

且说史湘云因他女婿病着，贾母死后，只来了一次，屈指算是后日送殡，不能不去。又见他女婿的病已成痨症，暂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过来。想起贾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情性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过捱日子罢了。于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此写湘云之薄命，纵然生性豪爽亦不得不悲。照应第五回《乐中悲

曲："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但湘云恸哭不已，何其悲惨。此等纯真无邪之女儿泣血流泪，是对污浊现实最激烈之控诉。天若有情，当冬雷滚滚，夏雪纷纷。鸳鸯等再三劝慰不止。

宝玉瞅着也不胜悲伤，又不好上前去劝。见他淡妆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时候犹胜几分。回头又看宝琴等也都是淡素妆饰，丰韵嫣然。独看到宝钗浑身挂孝，那一种雅致，比寻常穿颜色时更自不同。心里想道："古人说，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宋何梦佳《和雪》云："自矜颜色难为偶，嫁得梅花却占魁"其含义近于宝玉之所思。看来不止为梅花开的早，竟是那'洁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从宝玉眼中看诸艳"淡素妆饰，丰韵嫣然" 六十三回以梅花比李纨，此比诸艳，既写其"洁白清香"，亦兆其寡居之归宿。〇宋王安石《梅花》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其意境近于宝玉之所思。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更不知怎样的丰韵呢。"想到这里，不觉的心酸起来，那泪珠儿便一直的滚下来了，趁着贾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近人陈迩冬《海棠诗事》指出，三十七回黛玉咏白海棠名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源自南宋卢钺《雪梅》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第五回《终身误》曲"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来自明人高启《梅花九首》其一："雪掩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又高诗其四之措辞与意境与白海棠诗非常相似，用韵亦同。可知黛玉甚爱白梅花，且得其精神。此处宝玉以之比拟，极为恰当 其浮想联翩，潸然泪下，继而嚎啕痛哭，皆理之必然。众人正劝湘云，外间忽又添出一个哭的人来。大家只道是想着贾母疼他的好处，所以悲伤，岂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眼泪。他人酒杯，自家块垒。今借贾母丧事，湘云为病夫哭，宝玉为黛玉哭，俱为特写。所谓一副痛泪，两样心事也，像犯而心不犯。这场大哭，招得满屋的人无不下泪。还是薛姨妈、李婶娘等劝住。李婶娘既来，李纹、李绮必来 前写湘云、宝钗、宝琴、岫烟在场，自然凤姐、李纨、惜春、巧姐亦在场 因贾母丧礼，诸艳又一次相聚，却悲哀不已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热闹。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也无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嚷哑，敷衍过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亲友更多了，事

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顾后。正在着急，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说："二奶奶在这里呢。怪不得大太太说'里头人多，照应不过来，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凤姐一生要强，焉肯遭此诬蔑，遭此冤屈？却无从发作 闻此一语，必轰然"力诎"。邢夫人是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死骆驼矣。然而，杀凤姐者非其婆婆，乃凤姐自己也 凤姐听了这话，一口气撞上来，往下一咽，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喷出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看凤姐之激烈反应，撞气、咽气、流泪、眼黑、嗓甜、喷血、身摇、蹲倒，一连串动作，瞬间完成 英雄末路，何其无奈，何其悲壮 作者运笔速描，绘形绘影，极具观赏性 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只见凤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个不住。凤姐自此沉疴不起，为一百十四回"历幻返金陵"伏根 ○此句甲本作"只见凤姐的血吐个不住" 梦稿同乙本，加"一口一口的"五字，更加形象，更加生动

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丁忧：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亦称"丁艰"。在此期间，为官之人须闭门谢客、辞官归里，守制三年，期满后方可"起复"。

② 谙练：熟悉、熟练。

③ 掣肘：拉扯肘关节。这里指办事不爽利，穷于应付。

④ 齐截：齐心一致。甲本同，梦稿、东本、王本、张本、金本作"齐集"。

⑤ 署事：代理事务。

⑥ 白车：指涂以白土或未经雕饰上漆的车，用以凶丧之事。

回 评

贾母乃贾府首脑，今逝矣，核心不存，散乱之始。此乃贾府之第八件大事也。关合贾府兴衰之大变故，元春薨逝及抄家外，即属此回为重要也。故抄家后故事，可分为三：其一自一百六回至上回，写劫后馀波；其二自此回至一百十四回，写破败死亡相继；其三自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九回，写贾府家道复振，宝玉反出家为僧。故此回乃第二部分之始，从此进入贾府之死亡季节。

此回极写凤姐威风扫地、失势力诎之窘状，乃时势使之然也。抄家之祸才了，贾政惧张扬速罪，邢夫人私心作祟而把持财政，致使凤姐无钱无权，穷于应付。人心不齐，挟恨兴怨，塞责敷衍，诸事杂乱。贾母临终，嘱凤姐修福延寿，其奈太迟何。凤姐哀哀无告，凄楚可怜，前后判若两人。凤姐形象因此回更现其变化，愈益丰满。

贾母既逝，鸳鸯顿失依恃，故萌死志。昔日随和大度之状，一变而为峻急苛刻之态，而倔强狷傲之性情则一以贯之。鸳鸯性格因此回而得以丰富发展，足可称道。

此回叙事周详细密，层次井然。写众人临事之心态，或一击两鸣，如写李纨不明车亦须借，既状今日之窘迫，亦示昔日之豪华；或灵活调动叙事观点，如贾政主张节俭从鸳鸯、贾琏口中叙出，贾兰之好学从众人眼中看出，宝玉之痴气及贾环之恶状则从众人口中叙出；或穿插夹叙，笔随意至，故见鸳鸯之抱怨、平儿之同情、李纨之协助、湘云之痛哭、宝玉之伤心、邢夫人之自私及王夫人之昏愦，可谓一笔之中面面俱到。

据庚辰、戚序等脂评本批语透露，作者佚稿有“王熙凤知命强英雄”回目，或即本回情节之所本。佚稿已杳不可得，今之后半部则为乾隆年间旧物，描写颇为精彩，故事颇为感人，当珍视之。

此回至一百十四回为一大段，继上回迎春物故，写老太君贾母寿终、鸳鸯殉主、妙玉遭劫、赵妾冥报、凤姐病殁，府中死亡及不幸之事接踵而至，贾府之败，不可收拾矣。



龍舞嬌歌姿孔沿袖魚生
鬢索菱湖近驚散沙鴻
陣絃管無情竟作晨鐘侶
休重問梵聲禪韻千里江
南恨

詞客菩薩蠻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1]

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又气又急又伤心，不觉吐了一口血，便昏晕过去，坐在地下。平儿急来扶住，忙叫了人来搀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将凤姐轻轻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凤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便走开了，平儿也不叫他。写秋桐待凤姐极冷漠，平儿则极关切，性情身份丝毫不差。只见丰儿在傍站着，平儿便说："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丰儿将凤姐吐血不能照应的话，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谅凤姐推病藏躲，因这时女亲都在内里，也不好说别的，心里却不全信，此因邢夫人心存偏见，亦缘凤姐平日擅长撒谎。只说："叫他歇着去罢。"众人也并无言语。凤姐是王夫人内侄女，一向宠信，委以重任。前写其苛责凤姐，此写其沉默不语，令人心寒。洪秋蕃批云："邢夫人始终不喜凤姐，王夫人未免有炎凉之态，其人品又在邢夫人下矣。"据《吴宓日记》1962 年 8 月 6 日记载，晚清同光间词坛宗师端木埰有《读红楼梦札记》，称"王夫人为书中之首恶（villain），而贾府（荣府）治理不善，终至抄家，其咎其责亦在王夫人"，可知读者厌之甚矣。自然这晚亲友来往不绝，幸得几个内亲照应。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也有偷闲歇力的，乱乱吵吵，已闹得七颠八倒，不成事体了。

到二更多天，远客去后，便预备辞灵[2]，孝幕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只见鸳鸯已哭的昏晕过去了，大家扶住，捶闹了一阵，才醒过来，便说"老太太疼了一场，要跟了去"的话。众人都打谅人到悲哭，俱有这些言语，也不理会。及至辞灵的时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馀人，只不见鸳

鸯，众人因为忙乱，却也不曾检点。到琥珀等一干人哭奠之时，才要找鸳鸯，又恐是他哭乏了，暂在别处歇着，也不言语。鸳鸯此际正徘徊于生死之间，却悄悄然无声无息，没人注意，写尽丫鬟之可怜，奴仆之可悲。此样死法，书中别具一格。

辞灵已后，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殡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贾琏回说："上人里头，派了芸儿在家照应，不必送殡；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拆棚等事。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贾政道："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利害，还叫四丫头陪着，带领了几个丫头、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安排凤姐、惜春留守，伏下文贼盗偷抢。贾琏听了，心想："珍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合，所以撺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头，就是他照应，也是不中用的。我们那一个又病着，也难照应。"想了一回，回贾政道："老爷且歇歇儿，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贾政点了点头，贾琏便进去了。

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身子也没有着落。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老爷是不管事的人，已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掇弄了么？谁收在屋子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此写鸳鸯之死，实缘贾赦夫妇之逼婚。其心志甚高，不肯胡乱婚配，又不愿眼见"乱世为王"，故生短见。〇贾府先为"末世"，今已近"乱世"，由鸳鸯心中一写，令人惕然而惊。钱锺书《叔子赠行有诗奉答》云："已丁乱世光阴贱，转为谋生性命轻。"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转入嘉道"末世"乃至晚清"乱世"，可于本书中见其消息。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间屋内。刚跨进门，只见灯光惨淡，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也不惊怕，心里想道："这一个是谁？和我的心事一样，倒比我走在头里了。"便问道："你是谁？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块儿死。"那个人也不答言。鸳鸯走到跟前一看，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人，一时就不见了。鸳鸯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细细一想，道："哦，是了，这是东府里的小蓉大奶奶啊。他

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来了。他怎么又上吊呢？”此处照应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册上“后面又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及《红楼梦》十二支曲《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据脂批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语，今知可卿实为悬梁自尽，非病重而亡。后半部中如此呼应，设想奇谲，文情亦周密。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给我死的法儿。”

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那年铰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注意细节，照应四十六回铰发发誓之事。王希廉评曰：“鸳鸯自缢时，寻出所剪头发揣入怀中，顿使前誓刺人心目，文笔灵警异常。”因贾赦逼婚，遂使鸳鸯此刻走投无路，置身绝境。作者再加点醒，令人心生无限同情。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可怜咽喉气绝，香魂出窍。正无投奔，只见秦氏隐隐在前，鸳鸯的魂魄疾忙赶上，说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个人道：“我并不是什么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鸳鸯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么说不是呢。”那人道：“这也有个缘故，待我告诉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锺情的首坐，管的是风情月债，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秦氏为十二钗之末，原本倒数第一，可与宝玉是第一淫人相对。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司，所以我该悬梁自尽的。十三回明言秦氏因病而逝，此则写为悬梁自尽，是似曾见“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脂批也。张新之评曰：“秦氏在《风月宝鉴》乃乱伦蔑理之人，造衅开端之主，第一情人固已。”似亦本脂批。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入情天，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司，竟自无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经将你补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照应第五回宝玉神游所见，此乃第九次写太虚幻境也。鸳鸯的魂道：“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注]。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

样。若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可卿谈情口吻，全仿警幻。《庄子》内篇卷一《齐物论》云：“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荀子》“正名”篇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可卿所论，与此近似 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贾府丫鬟死法不一，瑞珠触柱，金钏投井，晴雯病故，司棋撞壁，今又写鸳鸯自缢，均极悲惨。强梁世界，不能容清净女儿，令人切齿。

这里，琥珀辞了灵，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便在贾母的那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又找到套间里头。刚到门口，见门儿掩着，从门缝里望里看时，只见灯光半明半灭的，影影绰绰。心里害怕，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便走回来说道：“这蹄子跑到那里去了?”劈头见了珍珠，说：“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说话呢。必在套间里睡着了罢?”琥珀道：“我瞧了，屋里没有。那灯也没人夹蜡花儿，漆黑怪怕的，我没进去。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瞧看有没有。”琥珀等进去，正夹蜡花，珍珠说：“谁把脚凳撂在这里，几乎绊我一跤。”说着，往上一瞧，唬的“嗳哟”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见了，便大嚷起来，只是两只脚挪不动。珍珠与琥珀惊惧已极，一栽一呆，形容逼真。从同伴眼中看出鸳鸯死境，不仅恐怖，而且悲凉 同写殉主，瑞珠事极简略，鸳鸯事极详尽，笔法各异。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跑进来一瞧，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知道。

王夫人、宝钗等听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快叫人去告诉老爷。”作者故意让邢夫人说此两句，似乎称心如意，却出尽乖丑。鸳鸯名虽殉主，实为明志，四十六回写其遭遇逼婚时已先言之矣，邢夫人犹不之知耶？要么真糊涂，要么装糊涂，总之蒙昧如瞽。作者皮里阳秋，笔法冷峻异常。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唬的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憋着气。”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宝玉此样哭鸳鸯，真挚之极，悲痛之极。其哭可卿、哭金钏、哭晴雯、哭司棋、哭元春、哭黛玉、哭迎春、哭鸳鸯……何日泪尽？况又芳官出家，探春远嫁，湘云孀居，凤姐垂危。鲁迅《绛洞花主小引》云：“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

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宝玉目睹一幕幕女儿悲剧，今已临近彻悟　如唐韩偓《五更》所云："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又想："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锺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还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上他?"复又喜欢起来。写宝玉既悲且喜，是赞叹女子、心中抹倒天下男人，识见超拔　《儒林外史》写王玉辉劝女殉节，先喜后悲，乃墨守礼法，识见迂阔可哂　两事意趣各异，笔法则同。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了出来了，及到跟前，见他又笑。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钗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到底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里知道。"宝钗亦未必知道。若以《儒林外史》中王玉辉之意逆料宝玉，宝钗固能偶会其心，不足为怪。宝玉竟叹为知心，是犹迷离于夫妻亲情也。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进来，着实的嗟叹着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连夜买棺盛殓，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殡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后，全了他的心志。"鸳鸯殉贾母，犹如瑞珠殉可卿，心中皆有隐情，众人难以尽知。纵有察觉，亦只能装愚而已。贾琏答应出去，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停放里间屋内。

平儿也知道了，过来同袭人、莺儿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绝。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仆的恩义，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么，于是更哭得哀切。平儿与袭人皆与鸳鸯为同一批大丫鬟，故兔死狐悲之心倍于他人。紫鹃心事特殊，其悲尤不可抑。

王夫人即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叫他看着入殓，遂与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项内赏了他嫂子一百两银子，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他嫂子磕了头出去，反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气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发送[4]。"鸳鸯之嫂全无心肝，已于四十六回领教，故遭鸳鸯痛斥。今复得见，不仅无心肝，而且无人性矣。傍边一个婆子说道："罢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儿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你该更得意了。"鸳

鸯实死于贾赦夫妇强逼为妾，又从婆子口中婉转点出，可见众人心知肚明。故王希廉评云："鸳鸯殉主固是义气，亦是怨气。贾赦虽已远去，邢夫人应胆虚心战。"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亦云："鸳鸯代贾媪主觞政，无语不趣，的是可儿。……贾妪下世，以身殉之，怕遭荼毒也。赦虽不杀鸳鸯，鸳鸯由赦而死，冥冥中负其母婢。"作者处处不肯放过贾赦，读者切莫忽略。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脸走开了。刚走到二门上，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盛殓，假意哭嚎了几声。世俗妇人之不堪，大类如此，无怪乎宝玉深恶此辈。

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头论，你们小一辈的都该行个礼儿。"贾政是敬之以礼法。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宝玉是敬其为奇女子。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也要上来行礼，被邢夫人说道："有了一个爷们就是了，别折受的他不得超生。"邢夫人素来颟顸无礼，且嫌隙在心，故有此丑恶声口。贾琏就不便过来了。宝钗听着这话，好不自在，便说道："我原不该给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们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为。他肯替咱们尽孝，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尽一点子心哪。"说着，扶了莺儿走到灵前，一面奠酒，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奠毕，拜了几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场。宝钗毕竟知礼，非邢夫人可比。然宝钗敬鸳鸯，非敬其人，乃敬其所行之事合乎礼法，听其所言可知。故知宝钗之心与王玉辉同，与宝玉则异也。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儿好的，也有说他知礼的。明清时代，诚心恪守礼法者尽管有迂腐之失，然亦足敬也，以其人实凤毛麟角，百不一见矣。故王玉辉劝女殉节，儒林叹为奇事；贾政令小辈向鸳鸯行礼，邢夫人忤之；宝钗尽心行礼，众人鲜知其意。时当宗法社会末世，人心之不古可知。贾政反倒合了意。宝钗合贾政之心，乃理之必然；宝玉竟亦合，则事之偶然也，其实貌合神离。

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惜春，馀者都遣去伴灵。一夜谁敢安眠。阖家一夜不眠，是写坐夜之礼。下文亦写及"在庙伴宿"，当与坐夜不尽相同。一到五更，听见外面齐人。到了辰初发引，贾政居长，衰麻哭泣⑤，极尽孝子之礼。灵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

述。十四回写可卿葬礼是详笔，六十四回写贾敬葬礼是简笔，此处写贾母葬礼是略笔　王伯沆批："丧仪远不及可卿，作者自有意在。"盛衰对比，荣枯自见走了半日，来至铁槛寺安灵，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伴宿，不题。

且说家中林之孝带领拆了棚，将门窗上好，打扫净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荣府规例，一交二更，三门掩上，男人就进不去了，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凤姐虽隔了一夜，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只是那里动得。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归房。

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去年贾珍管事之时，因他和鲍二打架，被贾珍打了一顿，撵在外头，终日在赌场过日。何三被打，怀恨在心，事见八十八回"正家法贾珍鞭悍仆"。近知贾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领办，岂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没有想头，便嗳声叹气的回到赌场中，闷闷的坐下。那些人便说道："老三，你怎么，不下来捞本儿了吗？"何三道："倒想要捞一捞呢，就只没有钱么。"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周瑞被称为"周大太爷"，虽涉戏谑，却也可见其平日狐假虎威之气焰。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来和我们装穷儿了。"何三道："你们还说呢，他们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只藏着不用。明儿留着，不是火烧了，就是贼偷了，他们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谎，他家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银。"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的是搁不了的[6]。如今老太太死后，还留了好些金银，他们一个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等送了殡回来才分呢。"何三信息，必得自周瑞夫妇　家有内鬼，必招外贼。而贾府树大，也易招风。

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掷了几骰，便说："我输了几个钱，也不翻本儿了，睡去了。"说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说句话。"何三跟他出来。那人道："你这么个伶俐人，这么穷，我替你不服这口气。"何三道："我命里穷，可有什么法儿呢。"那人道："你才说荣府的银子这么多，为什么不去拿些使唤使唤。"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银虽多，你

我去白要一二钱，他们给咱们吗？”那人笑道：“他不给咱们，咱们就不会拿吗。”市井赌场藏污纳垢，往往即贼窝匪窟，听其言可知。以偷盗为“拿”，是江湖黑话，说来轻巧。

何三听了这话里有话，忙问道：“依你说，怎么样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没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轻轻的说道：“你若发财⑦，你就引个头儿。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别说他们送殡去了，家里只剩下几个女人，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咧。”何三道：“什么敢不敢，你打谅我怕那个干老子吗。我是瞧着干妈的情儿上头，此写周瑞家的行为不检。姚燮评曰：“周瑞家的不干净，何三自说，乃为凿榫嵌榫。”才认他做干老子罢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弄不来，倒招了饥荒。他们那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的。”那人道：“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等个门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里也无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么？听其口吻，似江洋大盗，非市井蟊贼可比。盗贼凶悍，衬托下文写包勇之豪侠，妙玉之柔弱。你若撂不下你干妈，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大家伙儿乐一乐，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别是醉了罢，这些话混说的是什么。”说着，拉了那人走到个僻静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头而去。暂且不题。

且说包勇自被贾政吆喝，派去看园，贾母的事出来，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会，总是自做自吃，闷来睡一觉，醒时便在园里耍刀弄棍，倒也无拘无束。英雄闲散，武艺与抱负皆无所施展，读来亦觉其闷。那日贾母一早出殡，他虽知道，因没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闲游。只见一个女尼，带了一个道婆，来到园内腰门那里扣门。包勇走来，说道：“女师父那里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见四姑娘送殡，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们师父来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园门是我看的，请你们回去罢。要来呢，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婆子道：

"你是那里来的个黑炭头，黑黝黝肤色常用来形容张飞、宋江、李逵、尉迟恭等英雄好汉，包公亦有"包黑子"绰号，均有凛然正气。今闻"黑炭头"之称，可知同类。包勇相貌之粗豪可想而知。姚燮评曰："包勇有经纬，不得以粗人目之。"也要管起我们的走动来了。"包勇道："我嫌你们这些人，我不叫你们来，你们有什么法儿。"婆子生了气，嚷道："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连老太太在日，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你是那里的这么个横强盗，这样没法没天的？我偏要打这里走。"说着，便把手在门环上狠狠的打了几下。大观园本清净女儿之乐园，一派柔美景象，今却由莽汉把门，禁止出入。似煞风景，实含机趣。

妙玉已气的不言语，正要回身便走，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听见有人拌嘴，连忙开门一看，见是妙玉，已经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们都知道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和他亲近，恐他日后说出门上不放进他来，那时如何耽得住，赶忙走来，说："不知师父来，我们开门迟了。我们四姑娘在家里，还正想师父呢，快请回来。看园的小子是个新来的，他不知咱们的事。回来回了太太，打他一顿，撵出去就完了。"妙玉虽是听见，总不理他。那禁得看腰门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后来才说出怕自己担不是，几乎急的跪下。妙玉无奈，只得随着那婆子过来。包勇见这般光景，自然不好再拦，气得瞪眼叹气而回。包勇与妙玉均有气性，一男一女，一黑一白，一刚一柔，一侠一尼，此处对照描写，相得益彰。

这里，妙玉带了道婆，走到惜春那里，道了恼，叙些闲话。惜春说起："在家看家，只好熬个几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个人又闷又害怕，能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放心。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今儿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咱们下棋说话儿，可使得么？"惜春心有郁闷，兼带恐惧，且不耐寂寞，可见其道行尚浅，仍有尘缘。妙玉本来不肯，见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时高兴应了。打发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儿送了过来，大家坐谈一夜。惜春欣幸异常，便命彩屏去开上年蠲的雨水，预备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时，又来了一个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此写妙玉之洁癖，仍是往日规矩。反跌下文。姚燮评曰："洁清者

收场偏反。"此作者有意对比之笔法。惜春亲自烹茶。两人言语投机，说了半天。那时天有初更时候，彩屏放下棋枰，两人对弈。惜春连输两盘，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惜春方赢了半子。妙玉让四子，惜春方赢半子，棋力相差甚远。此以弈理喻禅机，不见扭捻。不觉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阔，万籁无声。妙玉道："我到五更须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犹是不舍，见妙玉要自已养神，不便扭他。

刚要歇去，猛听得东边上屋内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里的老婆子们也接着声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来。妙玉道："不好了，必是这里有了贼了。"说着，赶忙的关上屋门。便掩了灯光，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只见几个男人站在院内。唬得不敢作声，回身摆着手，轻轻的爬下来，说："了不得，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说犹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绝，便有外头上夜的人进来吆喝拿贼。一个人说道："上屋里的东西都丢了，并不见人。东边有人去了，咱们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见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间屋里说道："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这可不是吗。"大家一齐嚷起来。只听房上飞下好些瓦来，众人都不敢上前。一段写盗贼进府，人影幢幢，声息散乱，气氛极为紧张，文势陡变。元人元怀《拊掌录》记欧阳修与人行令，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之语。此处所写，意境似之

正在没法，只听园里腰门一声大响，打进门来。见一个梢长大汉，手执木棍，众人唬得藏躲不及。听得那人喊说道："不要跑了他们一个。你们都跟我来。"这些家人听了这话，越发唬得骨软筋酥，连跑也跑不动了。只见这人站在当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些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谁，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这些家人不觉胆壮起来，便颤巍巍的说道："有一个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扑，耸身上房，追赶那贼。危急之中冲出包勇，浑身侠气，浑身胆量。又用众人之"藏躲"、"骨软筋酥"及说话"颤巍巍"衬托，"黑炭头"显得越发勇猛，越发矫健。《孟子》滕文公下篇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金圣叹尝以之许李逵，

今移赠包勇，亦可无愧。

这些贼人明知贾家无人，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见有个绝色尼姑，便顿起淫心。为下回妙玉遭劫伏根。所谓慢藏诲盗，冶容诲容，理固宜然　王希廉评曰："妙玉是夜忽在惜春处住宿，以致被贼窥见，为明日被劫之由。数固有定，文亦有意"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惧，正要踹进门去，因听外面有人进来追赶，所以贼众上房。见人不多，还想抵挡，猛见一人上房赶来，那些贼见是一人，越发不理论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将贼打下房来。那些贼飞奔而逃，从园墙过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岂知园内早藏下了几个在那里接赃，已经接过好些，见贼伙跑回，大家举械保护。见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敌众，反倒迎上来。包勇一见生气，道："这些毛贼，敢来和我斗斗。"那伙贼便说："我们有一个伙计被他们打倒了，不知死活，咱们索性抢了他出来。"这里包勇闻声即打，那伙贼便轮起器械，四五个人围住包勇，乱打起来。包勇身手不凡，一夫可敌群贼。此等剑影刀光文字，亦实可观。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只顾赶了来。众贼见斗他不过，只得跑了。

包勇还要赶时，被一个箱子一绊，立定看时，心想东西未丢，众贼远逃，也不追赶，便叫众人将灯照看。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径不熟，走到凤姐那边，见里面灯烛辉煌，便问："这里有贼没有？"里头的平儿战兢兢的说道："这里也没开门，只听上屋叫喊，说有贼呢，你到那里去罢。"平儿说话"战兢兢"，细语柔声，反衬包勇豪壮粗犷，大嗓高声。此亦"隔窗对话"模式，景象别致。包勇正摸不着路头，遥见上夜的人过来，才跟着一齐寻到上屋。见是门开户启，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

一时贾芸、林之孝都进来了，见是失盗，大家着急。进内查点，老太太的房门大开，将灯一照，锁头拧折。进内一瞧，箱柜已开。便骂那些上夜女人道："你们都是死人么，贼人进来，你们都不知道么？"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说道："我们几个人轮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们都没有住脚，前后走的。他们是四更五更。我们才下班儿，只听见他们喊起来，并

不见一个人。赶着照看，不知什么时候把东西早已丢了。求爷们问管四更五更的。”才下班即听见喊叫，可见二三更贼盗已动手。媳妇、婆子遇事推委，乃理之必然 仆妇无能，贼盗狡猾，一齐写出。林之孝道：“你们个个要死，回来再说。咱们先到各处看去。”上夜的男人领着走到尤氏那边，门儿关紧。有几个接音说：“唬死我们了。”林之孝问道：“这里没有丢东西呀？”里头的人方开了门，道：“这里没丢东西。”

林之孝带着人走到惜春院内，只听得里面说道：“了不得，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儿罢。”林之孝便叫人开门，问是怎么了。里头婆子开门，说：“贼在这里打仗，把姑娘都唬坏了，亏得妙师父和彩屏才将姑娘救醒。东西是没失。”林之孝道：“贼人怎么打仗？”上夜的男人说：“幸亏包大爷上了房，把贼打跑了去了，还听见打倒了一个人呢。”包勇道：“在园门那里呢，你们快瞧去罢。”贾芸等走到那边，果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下死了，细细的一瞧，好像是周瑞的干儿子。贼盗众多，唯独击毙何三，可谓无巧不成书。亦写何三无赖，并无功夫在身，兼发周瑞之奸。〇后半部小角色名多用排行，如张大、张三、李十儿、何三，似俱从倪二、鲍二化出。众人见了咤异，派了一个人看守着，又派了两个人照看前后门。走到门前看时，那门俱仍旧关锁着。

林之孝便叫人开了门，报了营官。立刻到来查勘贼踪，是从后夹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见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过了后园去了。众上夜的人齐声说道：“这不是贼，是强盗。”营官着急道：“并非明火执仗，怎么便算是强盗呢。”上夜的道：“我们赶贼，他在房上撇瓦，我们不能到他跟前，幸亏我们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赶到园里，还有好几个贼竟和姓包的打起仗来，打不过姓包的，才都跑了。”营官道：“可又来，若是强盗，难道倒打不过你们的人么。不用说了，你们快查清了东西，递了失单，我们报就是了。”若为强盗，营官便有渎职之罪，故极力辩解为贼 官府讳盗，自古已然。《全唐文》卷六载太宗《禁讳盗诏》云：“盗贼之作，为害实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欲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遽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缧绁。有一于斯，甚亏政化。”此风

至清尤甚。《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赵光传》云："国家糜饷养兵，冀收实用，近日营伍将弁，虚文操演，厮役士卒，养尊处优，空名渔利，器械不修，枪炮无准，而水师尤为窳敝……其愚懦者，但期文过，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祸不胜言。"本书所写，可谓真实而形象。

贾芸等又到了上屋里，已见凤姐扶病过来，惜春也来了。贾芸请了凤姐的安，问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鸳鸯已死，琥珀等又送灵去了，那些东西都是老太太的，并没见过数儿，只用封锁，如今打从那里查起。贾母一生积蓄，并无准确数字，引人猜想。此抄家之后，荣府雪上加霜，等于全部籍没。盖作者惧祸，不敢过分渲染抄家惨状，故设贼盗一事，属文情狡狯，读者勿被瞒过。一百五回已明写，锦衣军抄家是"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其文外微旨，不难体会。众人都说："箱柜东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时候儿自然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么的？况且打死的贼是周瑞的干儿子，必是他们通同一气的。"凤姐听了，气的眼睛直瞪瞪的，周瑞是王夫人陪房，夫妻俩一向为凤姐所宠信，今闻何三是内鬼，宜乎惊且怒。王希廉评云："强聘彩霞是来旺之子，引路上盗是周瑞干儿，俱是凤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议？"王夫人有失察责任，亦不能置身事外。便说："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来，交给营里去审问。"众人叫苦连天，跪地哀求。

不知怎生发放，并失去的物件有无着落，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狗彘：犹言猪狗，喻行为卑劣之人。

② 辞灵：出殡前，死者亲友向灵柩告别。

③ "喜怒哀乐"二句：语本朱熹《四书集注·中庸》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情指人的感悟，性指人的本性。作者在这里引用此语，意谓真情往往含蓄不露，如果发泄出来，难免虚情假意。

④ 发送：本指送灵柩去殡葬。这里指丧葬费用。

⑤ 衰麻：古代丧服，胸前缀有麻布，称"衰麻"，也作"缞麻"。因"衰麻"是丧服的主要部分，故以此指代穿着丧服。

⑥ 撂不了的：指无处存放的。撂，存放。甲本第十六回有"我的东西还没处撂呢"一语，撂，即作"放"讲。《儿女英雄传》第十回亦有此用法。

⑦ 你若发财：梦稿、甲本同，王本“你若”下增一“要”字，张本、金本“要”作“想”。

回　评

此回上半写鸳鸯之死，下半写贾府遭劫，雪上加霜，忙中添乱。

鸳鸯乃家生子，贾母既逝，顿失依恃，因思今后必遭贾赦、邢夫人摄弄而不得善果，故自缢而死。洪秋蕃评曰：“鸳鸯自尽，全为惧贾赦、邢夫人起见，非恋恋于贾母也。”鸳鸯性情之烈，命运之惨，于此尽显无遗。婢女以死明其心志者，金钏、晴雯、司棋之后，又添一鸳鸯，其命之薄，实有甚于黛玉、迎春等小姐也。后世读《红楼》者莫不赞且哀之，如朱瓣香《读红楼梦诗》谓：“女儿心性肯模糊，不受红尘半点污。百丈游丝沾未得，梅花应悔识林逋。”鸳鸯命运之惨烈，实冠冕诸婢，其形象控诉宗法社会之痛切，亦超越群芳。

贾府一败再败，内因为相互倾轧，外因是时势变幻，固无关乎外盗之祸。回之下半“招伙盗”故事为过脉文字，因此失盗之事，凤姐与惜春均遭抱怨，二人后文将一病故一出家，此回种其近因。至若妙玉下回遭劫持，则纯以此事起因。

包勇乃一介奴仆，却内秉好汉胆量，外具侠客风范。此回写其勇往直前，奋力追打，终于击退群盗，形象爽人心目。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①]

话说凤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营审问，众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贾芸道："你们求也无益。老爷派我们看家，没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谁救得你？若说是周瑞的干儿子，连太太起，里里外外的都不干净。"何三一人牵连周瑞夫妇二人，王夫人与凤姐俱不得干净，林之孝见事尚明。洪秋蕃批云："盗大家无内线，则门径不熟，而积聚亦无由知何三敢为内线，罪浮于盗。此等匪徒，周瑞认为干儿，其妻且与奸好，一对瞎眼之人"周瑞夫妇固然瞽目，王夫人与凤姐宠信有加，亦有眼无珠　凤姐喘吁吁的说道："这都是命里所招，和他们说什么？带了他们去就是了。那丢的东西，你告诉营里去说：'实在是老太太的东西，问老爷们才知道。等我们报了去，请了老爷们回来，自然开了失单送来。'文官衙门里我们也是这样报[②]。"贾芸、林之孝答应出去。

惜春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哭道："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为什么偏偏碰在咱们两个人身上。明儿老爷、太太回来，叫我怎么见人。说把家里交给你们，如今闹到这个分儿，还想活着么。"惜春是胆小怕事口气　世事纷扰，何胜其烦，莫若遁入空门，方得干干净净　凤姐道："咱们愿意吗？现在有上夜的人在那里。"惜春道："你还能说，况且你又病着，我是没有说的。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撺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脸搁在那里呢。"说着，又痛哭起来。凤姐道："姑娘，你快别这么想。若说没脸，大家一样的。你若是这个糊涂想头，我更搁不住了。"凤姐是无可奈何口气　家事消亡，人事不宁，莫若魂返金陵，方得轻轻松松

二人正说着，只听见外头院子里有人大嚷的说道："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3]，我们甄府里从来是一概不许上门的，不想这府里倒不讲究这个。甄贾两府，规矩有异 清李汝珍 镜花缘 十二回云："吾闻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 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及至妇女察知其恶，惟恐声张家长得知，莫不忍气吞声，为之容隐 ……倘明哲君子洞察其奸，于家中妇女不时正言规劝，以三姑六婆视为寇雠，诸事预为防范，毋许入门，他又何所施其伎俩？"此类顾虑，即甄府规矩之所本 昨儿老太太的殡才出去，那个什么庵里的尼姑死要到咱们这里来。我吆喝着不准他进来，腰门上的老婆子们倒骂我，死央及着叫那姑子进来。那腰门子一会儿开着，一会儿关着，不知做什么。昔日园门忽开忽关，乃危及园内安全，今则视为危及园外安全 最安全之地沦为最危险之所矣。天翻地覆，有如此者 我不放心，没敢睡，听到四更，这里就嚷起来。我来叫门倒不开了，我听见声儿紧了，打开了门，见西边院子里有人站着，我便赶上打死了。我今儿才知道，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个姑子就在里头。今儿天没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进来的贼么。"包勇疑心妙玉，虽然无据，却也事出有因 高声吵嚷，恰合其莽汉身份。

平儿等听着，都说："这是谁这么没规矩，姑娘、奶奶都在这里，敢在外头这么混嚷。"凤姐道，"你听他说甄府里，别就是甄家荐来的那个厌物罢。"包勇乃义仆也，前写其大骂雨村，今写其护府有功，凤姐仍视为"厌物"，可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包勇之悲哀与焦大同，与屈原同。惜春听得明白，更加心里受不的。凤姐接着问惜春道："那个人混说什么姑子，你们那里弄了个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将妙玉来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话说了。凤姐道："是他么，他怎么肯这样？是再没有的话。但是叫这讨人嫌的东西嚷出来，老爷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来要走。凤姐虽说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来，只得叫他："先别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东西收起来，再派了人看着，咱们好走。"平儿道："咱们不敢收，等衙门里来了，踏看了才好收呢。咱们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爷那里有人去了没有？"凤姐道："你叫老婆子问去。"一回进来说："林之孝是走不开，家下

人要伺候查验的，再有的是说不清楚的，已经芸二爷去了。”凤姐点头，同惜春坐着发愁。突然遭遇贼盗逞凶，惜春胆怯，凤姐瞀乱，惟平儿尚能镇定，写来一丝不乱。

且说那伙贼，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接运出去，见人追赶，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边屋内偷去。在窗外看见里面灯光底下两个美人，一个姑娘，一个姑子。元稹《酬乐天劝醉》云：“美人醉灯下，左右流横波。”诗情画意，风光旖旎。今从一双贼眼中看出，视角别致，提动下文。那些贼那顾性命，顿起不良，就要踹进来，因见包勇来赶，才获赃而逃，只不见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窝家，到第二天打听动静，知是何三被他们打死，已经报了文武衙门，这里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归入海洋大盗一处去，若迟了，通缉文书一行，关津上就过不去了[4]。

内中一个人胆子极大，便说：“咱们走是走，我就只舍不得那个姑子，长的实在好看。不知是那个庵里的雏儿呢[5]？”一个人道：“啊呀，我想起来了，必就是贾府园里的什么栊翠庵里的姑子。不是前年外头说，他和他们家什么宝二爷有原故，后来不知怎么又害起相思病来了，请大夫吃药的就是他。”大观园毕竟不如桃花源，任何细事皆为外人所知，岂能不招外力之侵扰？那一个人听了，说：“咱们今日躲一天，叫咱们大哥拿钱置办些买卖行头。明儿亮钟时候[6]，陆续出关。你们在关外二十里坡等我。”众贼议定，分赃俵散[7]，不题。

且说贾政等送殡到了寺内，安厝毕[8]，亲友散去。贾政在外厢房伴灵，邢王二夫人等在内，一宿无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摆饭时，只见贾芸进来，在老太太灵前磕了个头，忙忙的跑到贾政跟前，跪下请了安，喘吁吁的将昨夜被盗，将老太太上房的东西都偷去，包勇赶贼打死了一个，已经呈报文武衙门的话说了一遍。贾政听了发怔。邢王二夫人等在里头也听见了，都唬得魂不附体，并无一言，只有啼哭。邢王二夫人吝啬，死死把持贾母遗产，今俱便宜贼盗，何等尴尬。此时悲啼，不是哭贾母，

而是哭金银珠宝　贾政过了一会子，问："失单怎样开的？"贾芸回道："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还没有开单。"贾政道："还好。咱们动过家的[9]，若开出好的来，反耽罪名。贾政时时处处不忘抄家之祸，的是端方谨慎人心肠。快叫琏儿。"

那时贾琏领了宝玉别处上祭未回，贾政叫人赶了回来。贾琏听了，急得直跳，一见芸儿，也不顾贾政在那里，便把贾芸狠狠的骂了一顿，说："不配抬举的东西，我将这样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么？亏你还有脸来告诉。"说着，望贾芸脸上啐了几口。此写贾琏气急败坏、心疼钱财、推卸责任等复杂心理。贾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贾芸本已因托事未允记恨凤姐，及今复衔怨于贾琏矣，为后文串卖巧姐伏根。贾政道："你骂他也无益了。"贾琏然后跪下，说："这便怎么样？"贾政道："也没法儿，只有报官缉贼。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遗下的东西，咱们都没动。你说要银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谁忍得动他那一项银子。原打谅完了事，算了账，还人家，再有的，在这里和南边置坟产的。所有东西也没见数儿。如今说文武衙门要失单，若将几件好的东西开上，恐有碍，若说金银若干，衣饰若干，又没有实在数目，谎开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换了一个人了。为什么这样料理不开，你跪在这里是怎么样呢？"多报不行，谎开亦不行，此时贾政之处境实实困窘　姚燮批云："贪婪之家必致抄籍，抄籍已罄，即贼偷亦不敢多报　警人深意，如撞蒲牢。"早知如此，贾母亦不必积攒。

贾琏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来就走。贾政又叫道："你那里去？"贾琏又回来，道："侄儿赶回家去料理清楚。"贾政哼了一声，贾琏把头低下。贾政道："你进去回了你母亲，叫了老太太的一两个丫头去，叫他们细细的想了，开单子。"贾琏心里明知老太太的东西都是鸳鸯经管，照应七十二回典当贾母金银器皿之事，笔笔斗榫。他死了问谁。就问珍珠，他们那里记得清楚。只不敢驳回，连连的答应了。回身走到里头，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顿，叫贾琏："快回去，问他们这些看家的，说明儿怎么见我们？"一对褊浅妯娌，开口便恶。此写邢王二夫人怨恨凤姐及惜春等，切齿有声。贾琏也只得答应了出来。一面命人套车，预备琥珀等进城，自己骑上骡子，跟

了几个小厮，如飞的回去。贾芸也不敢再回贾政，斜签着身子慢慢的溜出来，骑上了马，来赶贾琏。贾芸畏罪之神气活现，已非光明正大之辈。后文写其参与拐卖巧姐，方不突然 一路无话。

到了家中，林之孝请了安，一直跟了进来。贾琏到了老太太上屋里，见了凤姐、惜春在那里，心里又恨，又说不出来，便问林之孝道："衙门里瞧了没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门都瞧了，来踪去迹也看了，尸也验了。"贾琏吃惊道："又验什么尸？"林之孝又将包勇打死的伙贼似周瑞的干儿子的话回了贾琏。贾琏道："叫芸儿。"贾芸进来，也跪着听话。贾琏道："你见老爷时，怎么没有回周瑞的干儿子做贼，被包勇打死的话？"贾芸说道："上夜的人说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没有回。"贾琏道："好糊涂东西，你若告诉了，我就带了周瑞来一认，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门里把尸首放在市口儿招认去了。"贾琏道："这又是个糊涂东西，谁家的人做了贼，被人打死，要偿命么？"此语大有调侃，须有《错认尸》话本作引。清人周希陶重订《增广贤文》有云："生不认魂，死不认尸 "贾琏所言可作别解 林之孝回道："这不用人家认，奴才就认得是他。"贾琏听了想道："是啊，我记得珍大爷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么？"林之孝回说："他和鲍二打架来着，爷还见过的呢。"

贾琏听了更生气，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请二爷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们，敢偷懒吗？只是爷府上的规矩，三门里一个男人不敢进去的。贾府门禁森严，此处一点。通常内院与外宅区分以垂花门，即二门，亦称中门 清人陈宏谋编《训俗遗规 卷一云："凡为宫室，必辨内外 ……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不入中门 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小婢亦然 "此云贾府另有"三门"之设，似更加严紧。就是奴才们，里头不叫也不敢进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儿刻刻查点，见三门关的严严的，外头的门一层没有开，那贼是从后夹道子来的。"贾琏道："里头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将上夜的人说奉奶奶的命捆着等

爷审问的话回了。贾琏问："包勇呢？"林之孝说："又往园里去了。"贾琏便说："去叫他。"小厮们便将包勇带来，说："还亏你在这里，若没有你，只怕所有房屋里的东西都抢了去了呢。"贾琏夸奖包勇，不再以"厌物"视之，见识毕竟不同于乃妻。包勇也不言语。包勇毕竟是好汉，故宠辱不惊，默然无语。李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真英雄原不屑欺世钓誉。惜春恐他说出那话，心下着急。凤姐也不敢言语。只见外头说："琥珀姐姐们回来了。"大家见了，不免又哭一场。

贾琏叫人检点偷剩下的东西，只有些衣服、尺头、钱箱未动，馀者都没有了。馀者，皆贾母一生积蓄之金银珠宝也。败象毕露。贾琏心里更加着急，想着外头的棚杠银、厨房的钱，都没有付给，明儿拿什么还呢？便呆想了一会。只见琥珀等进去，哭了一番，见箱柜开着，所有的东西怎能记忆，便胡乱猜想，虚拟了一张失单，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门。贾琏复又派人上夜。凤姐、惜春各自回房。贾琏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凤姐，竟自骑马赶出城外去了。这里凤姐又恐惜春短见，打发丰儿过去安慰。

天已二更。不言这里贼去关门，众人更加小心，不敢睡觉。且说伙贼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庵女众，不难欺负。到了三更夜静，便拿了短兵器，带些闷香，跳上高墙。远远瞧见栊翠庵内灯光犹亮，便潜身溜下，藏在房头僻处。等到四更，见里头只有一盏海灯，妙玉一人在蒲团上打坐。歇了一会，便嗳声叹气的说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传个名的，唐僧皎然《答孟秀才》云："虚名谁欲累？世事我无心。"妙玉希图名声传扬，可见六根未净。陈其泰批云："甚矣好名之为累也。"为这里请来，不能又栖他处。昨儿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这蠢人的气，夜里又受了大惊。今日回来，那蒲团再坐不稳，只觉肉跳心惊。"此妙玉内心独白，非自言自语，似不应标以"说道"二字。因素常一个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岂知到了五更，寒颤起来。正要叫人，只听见窗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岂知那些婆子都不答应。自己坐着，觉得一股香气透入囟门，便手足麻木，不能动弹，口里也说不出话来，心中更自着急。只见一个人拿着

明晃晃的刀进来。此时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动，想是要杀自己，索性横了心，倒不怕他。高洁女儿何惧一死，唯惧不死遭辱耳。那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后，腾出手来，将妙玉轻轻的抱起，轻薄了一会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时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怜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被这强盗的闷香熏住，由着他掇弄了去了。此即第五回妙玉判词所谓："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却说这贼背了妙玉，来到园后墙边，搭了软梯，爬上墙，跳出去了，外边早有伙贼弄了车辆在园外等着，那人将妙玉放倒在车上，反打起官衔灯笼[10]，叫开栅栏，急急行到城门，正是开门之时。贼人劫持妙玉，却用"官衔灯笼"出城，此与一百五回写锦衣军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同一寓意　抄没家产者盗，偷窃劫持者贼，盗贼实即一伙。作者皮里阳秋，读者已无须牵强矣。门官只知是有公干出城的，也不及查诘。赶出城去，那伙贼加鞭，赶到二十里坡，和众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头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还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难妄拟。妙玉从此而逝。至其下落，下回写，或传言"跟人而走"，宝玉则度其必"不屈而死"；一百十七回又写，道婆梦其被贼寇所杀　而所传靖藏本四十一回眉批，则谓其"他日"流落瓜州渡口，被迫还俗，"不能不屈从"，嫁一老朽。所说不一，而其不幸，则无疑也。

只言栊翠庵一个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静室后面，睡到五更，听见前面有人声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后来听见有男人脚步，门窗响动。欲要起来瞧看，只是身子发软，懒怠开口，又不听见妙玉言语，只睁着两眼听着。到了天亮，才觉得心里清楚。披衣起来，叫了道婆预备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来看妙玉。岂知妙玉的踪迹全无，门窗大开。心里咤异昨晚响动，甚是疑心，说："这样早，他到那里去了？"走出院门一看，有一个软梯靠墙立着，地下还有一把刀鞘，一条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贼烧了闷香了。"急叫人起来查看，庵门仍是紧闭。那些婆子、侍女们都说："昨夜煤气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来。此云"煤气"，当与今日所指相同。我国至迟于汉代已知燃煤，晋人陆云《与兄平原书》云："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其中"石墨"即煤

炭，"然烟中人不知"指煤气之毒。这么早，叫我们做什么？"那女尼道："师父不知那里去了。"众人道："在观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们还做梦呢，你来瞧瞧。"

众人不知，也都着忙，开了庵门，满园里都找到了，想来或是到四姑娘那里去了。众人来叩腰门，又被包勇骂了一顿。众人说道："我们妙师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来找。求你老人家叫开腰门，问一问来了没来就是了。"包勇道："你们师父引了贼来偷我们，已经偷到手了，他跟了贼去受用去了。"妙在包勇颠倒黑白，世间事如此类者不少。众人道："阿弥陀佛，说这些话的，防着下割舌地狱。"佛教所谓十八层地狱，其一即"拔舌"。唐释道世编《法苑珠林　卷八十七即云："言无慈爱，谗谤毁辱，恶口离乱"，死即当堕"拔舌"地狱。众尼姑如此声口，身份恰合。包勇生气道："胡说，你们再闹，我就要打了。"众人陪笑央告道："求爷叫开门，我们瞧瞧；若没有，再不敢惊动你太爷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没有，回来问你们。"包勇说着，叫开腰门。众人且找到惜春那里。

惜春正是愁闷，惦着妙玉，"清早去后，不知听见我们姓包的话了没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后总不肯来。我的知己是没有了。况我现在实难见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头里有老太太，到底还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远去，这都是命里所招，不能自由。从惜春心中一总迎春、湘云、探春苦况，是其悟道前奏。作者不言元春，似乎恐有违碍，刻意躲避文网也。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我若能学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这回看家，大耽不是，还有何颜？又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将来的后事，更未晓如何。"想到其间，便要把自己的青丝铰去，要想出家。彩屏等听见，急忙来劝，岂知已将一半头发铰去了。惜春久蓄此志，苦于尘羁相扰，今勘破三春，有此一铰，为下文出家作引。彩屏愈加着忙，说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这可怎么好呢？"

正在吵闹，只见妙玉的道婆来找妙玉。彩屏问起来由，先唬了一跳，说："是昨日一早去了没来。"里面惜春听见，急忙问道："那里去了？"道婆

将昨夜听见的响动，被煤气熏着，今早不见妙玉，庵内有软梯、刀鞘的话说了一遍。惜春惊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话来，必是那些强盗看见了他，昨晚抢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来孤洁的很，岂肯惜命。此为惜春之推测，妙玉素性孤高清洁，今遭劫持，必不肯"惜命"受辱，则偶然赴死矣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云："妙玉自遭劫掠，问讯无由，此等处了而不了，不了而了 "作者不忍唐突女儿，又不能不写，故煞费苦心，以不写写之。便问道："怎么你们都没听见么。"婆子道："怎么没听见，只是我们都是睁着眼，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必是那贼烧了闷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贼闷住，不能言语。况且贼人必多，拿刀执杖威逼着他，还敢声喊么。"

正说着，包勇又在腰门那里嚷说："里头快把这些混账道婆子赶出来罢，快关上腰门。"彩屏听见恐耽不是，只得催婆子出去，叫人关了腰门。惜春于是更加苦楚，无奈彩屏等再三以礼相劝，仍旧将一半青丝笼起。大家商议："不必声张。就是妙玉被抢，也当作不知，且等老爷、太太回来再说。"惜春心里从此死定一个出家的念头。暂且不提。

且说贾琏回到铁槛寺，将到家中查点了上夜的人，开了失单报去的话回了贾政。贾政道："怎么开的？"贾琏便将琥珀记得的数目单子呈出，并说："上头元妃赐的东西，已经注明，还有那人家不大有的东西，不便开上。等侄儿脱了孝，出去托人细细的缉访，少不得弄出来的。"贾政听了合意，就点头不言。贾琏所言，当有隐瞒 所谓"人家不大有的东西"，显指稀世珍宝 七十二回写其商诸鸳鸯典当"金银家伙"，以解燃眉之急，至今未曾赎回 今鸳鸯已死，惟贾琏知情 贾琏不报，贾政亦不察，依旧颟顸而已

贾琏进内，见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劝老爷早些回家才好呢，不然，都是乱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是惊心吊胆。"贾琏道："这是我们不敢说的。还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爷是依的。"邢夫人便与王夫人商议妥了。过了一夜，贾政也不放心，打发宝玉进来说："请太太们今日回家，过两三日再来。家人们已经派定了，里头请太太们派人罢。"邢夫人派了鹦哥等一干人伴灵，将周瑞家的等人派了总管，其馀上

下人等都回去。邢夫人尚不知何三“招伙盗”之事，故仍派周瑞家的做总管。贾府中人，总在梦里。〇鹦哥继二十九回、九十七回及一百回之后，又一次登场　甲本同乙本。梦稿本作“鹦儿”，与甲乙两本均不同。“鹦儿”实无其人，可指“鹦哥”，亦可指“鹦鹉”　一时忙乱套车备马。贾政等在贾母灵前辞别，众人又哭了一场。

都起来正要走时，只见赵姨娘还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谅他还哭，便去拉他。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眼睛直竖，把舌头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跳。贾环过来乱嚷。赵姨娘醒来说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众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赵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辈子，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计我。此借赵姨娘之口，模拟鸳鸯口气，再明贾赦逼婚之罪。我想仗着马道婆出出我的气，银子白花了好些，也没有弄死一个。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起句口吻似鸳鸯，后句纯是赵姨娘自家声口。回应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及八十一回写王夫人等已知马道婆秘事败露

众人先只说鸳鸯附着他，后头听说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语，只有彩云等代他央告道：“鸳鸯姐姐，你死是自己愿意，与赵姨娘什么相干。放了他罢。”见邢夫人在这里，也不敢说别的。邢夫人在场，彩云便言有顾忌，仍指贾赦逼婚之事。另彩云与贾环有情，甚得赵姨娘欢心，故众人置之不理，惟彩云上前劝说。赵姨娘道：“我不是鸳鸯，我是阎王老爷差人拿我去的，要问我为什么和马道婆用魇魔法的案件。”说着，口里又叫：“好琏二奶奶，你在这里老爷面前少顶一句儿罢。我有一千日的不好，还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亲二奶奶，并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时糊涂，听了那个老娼妇的话。”

正闹着，贾政打发人进来叫环儿。婆子们去回说：“赵姨娘中了邪了，三爷看着呢。”贾政道：“没有的事，我们先走了。”贾政乃儒者，不语怪力乱神，焉肯信中邪之类说法　于是爷们等先回。这里赵姨娘还是混说，一时救不过来。邢夫人恐他又说出什么来，便说：“多派几个人在这里瞧着他，咱们先走。到了城里，打发大夫出来瞧罢。”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

手儿。宝钗本是仁厚的人，虽想着他害宝玉的事，心里究竟过不去，背地里托了周姨娘在这里照应。周姨娘也是个好人，便应承了。李纨说道："我也在这里罢。"王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贾环着急说："我也在这里吗?"王夫人啐道："糊涂东西，你姨妈的死活都不知，你还要走吗。"贾环就不敢言语了。宝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进了城，打发人来瞧你。"说毕，都上车回家。寺里只有赵姨娘、贾环、鹦哥等人。一段写众人对赵姨娘态度不一，却各有根据。邢夫人惧附体之鸳鸯，王夫人素嫌其为人；宝钗原本仁厚，周姨娘一向本分；李纨请留是忠厚，贾环要去是糊涂无知；宝玉曾受其害，却也语带同情。一笔写及数面数心，文心极细。○此处之"鹦哥"，甲本作"鹦鹉"。梦稿同乙本。程乙本整理者似立意将"鹦儿"或"鹦鹉"统一为"鹦哥"。

贾政、邢夫人等先后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场。林之孝带了家下众人请了安，跪着。贾政喝道："去罢，明日问你。"凤姐那日发晕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见了，觉得满面羞惭。邢夫人也不理他，此写邢夫人之狭吝。惜春年幼无力，如何拒敌？况已"满面羞惭"，却仍不谅之，何其小器。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纨、宝钗拉着手说了几句话。独有尤氏说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应了好几天。"尤氏与惜春属姑嫂不和，此语显系讥讽 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涨了脸。宝钗将尤氏一拉，使了个眼色，尤氏等各自归房去了。宝钗使眼色，是阻止尤氏挑衅，以免宁府姑嫂冲突。作者随手一笔，写出宝钗能识大体，顾大局。贾政略略的看了一看，叹了口气，并不言语。到书房席地坐下[11]，叫了贾琏、贾蓉、贾芸，吩咐了几句话。宝玉要在书房来陪贾政，贾政道："不必。"兰儿仍跟他母亲。一宿无话。

次日，林之孝一早进书房跪着，贾政将前后被盗的事问了一遍，并将周瑞供了出来，又说："衙门拿住了鲍二，身边搜出了失单上的东西，现在夹讯，要在他身上要这一伙贼呢。"贾政听了，大怒道："家奴负恩，引贼偷窃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将周瑞捆了，送到衙门审问。补明鲍二亦与贼盗为一伙。周瑞家的为凤姐所信任、鲍二曾是贾琏心腹，此罪贾琏夫妇也。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来。贾政道："你还跪着做什么?"林之

孝道："奴才该死，求老爷开恩。"正说着，赖大等一干办事家人上来请了安，呈上丧事账簿。贾政道："交给琏二爷算明了来回。"吆喝着林之孝起来出去了。

贾琏一腿跪着，在贾政身边说了一句话。贾政把眼一瞪道："胡说。老太太的事，银两被贼偷去，难道就该罚奴才拿出来么？"贾琏技穷，欲诈家奴之钱财，大失身份，固非端方正直如贾政所能允。妙在未明出贾琏语，贾政一喝则和盘托出矣，形容酷肖。贾琏红了脸，不敢言语，站起来也不敢动。贾政道："你媳妇怎么样了？"贾琏又跪下，说："看来是不中用了。"贾政叹口气道："我不料家运衰败，一至如此。况且环哥儿他妈尚在庙中病着，也不知是什么症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贾琏也不敢言语。贾政道："传出话去，叫人带了大夫瞧瞧去。"赵姨娘虽劣迹斑斑，贾政毕竟有其情分，故如此吩咐，甚合事理。贾琏即忙答应着出来，叫人带了大夫到铁槛寺去瞧赵姨娘。

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冥曹：即迷信所说阴曹地府。

② 文官衙门：此指管辖京城事务的地方政府，与武官衙门"营里"相对而言。

③ 三姑六婆：三姑，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牙婆（人贩子）、媒婆、师婆（巫婆）、药婆、稳婆（接生婆）。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

④ 关津：指水陆要道关卡。津，原指渡口。

⑤ 雏儿：原指幼禽，这里指幼稚无知的少女，含有轻薄之意。

⑥ 亮钟：旧时天快亮时更楼上敲钟报晓，叫"亮钟"。

⑦ 俵散：散开。

⑧ 安厝：本为安葬之意，后也称停柩待葬或暂时浅埋以待改葬为"安厝"。厝，置放。

⑨ 动过家：此指抄过家。

⑩ 官衔灯笼：上写有官职门第的大圆灯笼。夜间出行所持，以示荣耀。

⑪ 席地坐下：坐在地上。旧时孝子服丧期内只能席地坐卧，即所谓"藉草枕块"。

回　评

此回接叙贾府失盗故事，并演妙玉遭劫持，赵姨娘赴冥曹等事。大观园荒废既久，遂失去清洁女儿堡垒之功能，致使园中最后一位女儿以最洁净之身沦落最肮脏之境，此大观园悲剧最后一声叹息也。赵妾中邪，事出突然，亦可添死亡季节之悲凉气氛。

妙玉乃黛玉一流人物，与宝玉合为《红楼》三玉，才华绝代，清洁过人。栊翠庵品茶，独重薛林；凹晶馆联诗，见赏于黛湘；愤世疾俗，待惜春独厚；闲云野鹤，与岫烟同调。见宝玉而忘情，本慧美女儿之天性，亦惺惺相惜也。陈其泰评曰："《红楼梦》，情书也。无情之人，何必写之。倘妙玉六根清净，则已到佛菩萨地位，必以佛菩萨视妙玉，则《红楼梦》之书，可以不作矣。夫宝玉之性情，舍黛玉谁能知之。而妙玉独能相契于微，则亦黛玉之下一人而已。若因众人所不悦，而亦从而诋之，岂非矮人观场之见哉？"所言切中肯綮。当此乱世，气质如兰之青女，却身陷于污秽浊臭之泥潭。可见于宗法社会末世，欲求为洁身自好，亦何其难哉。

赵姨娘性情乖戾，见识阴微，行止卑污，其实死不足惜。今写其突然中邪出丑，仓皇赴死，寄寓恶有恶报之意。一典型人物也，如此结局，亦差强人意。清人朱锡绶《幽梦续影》云："爱则知可憎，憎则知可怜。"贾政之谓欤？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话说赵姨娘在寺内得了暴病，见人少了，更加混说起来，唬的众人发怔。就有两个女人搀着赵姨娘双膝跪在地下，说一回，哭一回。有时爬在地下叫饶说："打杀我了。红胡子的老爷，我再不敢了。"有一时双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里鲜血直流，头发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时又将天晚，赵姨娘的声音只管阴哑起来[①]，居然鬼嚎的一般，无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几个有胆量的男人进来坐着。赵姨娘一时死去，隔了些时又回过来，整整的闹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语，只装鬼脸，自己拿手撕开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剥他的样子。可怜赵姨娘虽说不出来，其痛苦之状实在难堪。赵姨娘尚在阳间，却受地狱中诸般折磨拷打，作者设计诡谲，文境恐怖。王伯沆批云："一幅吴道子《地狱变相图》，作者真是慈悲心切。"小说所写，亦可谓"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矣　赵姨娘此态，精神医学称之为"附体综合症"，属于精神障碍，即癔症之一种，西人称"歇斯底里"(hysteria)　其病因是迷信观念所导致之恶性心理暗示，文化程度较低之巫术信徒、邪教信众等易患此症　赵姨娘蒙昧无知，迷信巫术，且心胸狭隘，性情偏躁，经贾母死亡事件之强烈刺激，此际罹患癔症，实不足为奇。

正在危急，大夫来了。也不敢胗脉，只嘱咐："办后事罢。"说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说："请老爷看看脉，小的好回禀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无脉息。赵姨娘如此死法，亦甚可悲　无非寓报应昭彰之意，未免落入俗套。妙犨眉批曰："作者殆心目中实有此一种人，痛恶而深嫉之，因写得如此不堪。"贾环听了，这才大哭起来。众人只顾贾环，谁管赵姨娘蓬头赤脚死在炕上。只有周姨娘心里想到："做偏房的

下场头，不过如此。况他还有儿子，我将来死的时候，还不知怎样呢。”周姨娘所悲极是。袭人汲汲于姨娘地位，诚不若鸳鸯有见识，于此可知。于是反倒悲切。

且说那人赶回家去，禀知贾政，即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环儿住了三天，一同回来。那人去了，这里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知道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阴司里拷打死了。又说是：“琏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么说琏二奶奶告的呢？”这些话传到平儿耳内，甚是着急，看着凤姐的样子，实在是不能好的了。况且贾琏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爱，本来事也多，竟像不与他相干的。贾琏于凤姐久蓄厌恨，此际未借故休而弃之，已是极大情面 平儿在凤姐跟前只管劝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几日，只打发人来问问，并不亲身来看，抄家、失盗二事，皆与凤姐相关，况邢夫人早存嫌隙，王夫人本无贾母之气量，焉能顾及凤姐死活 凤姐心里更加悲苦。贾琏回来，也没有一句贴心的话。

凤姐此时只求速死，心里一想，邪魔悉至。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渐近床前，说：“姐姐，许久的不见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见不能，如今好容易进来见见姐姐。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咱们的二爷糊涂，也不领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过于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见不得人。贾琏原有同知职衔，此际则为白衣人矣 我替姐姐气不平。”尤二姐一番鬼话，姐姐长，姐姐短，充满悲悯，入情入理，凤姐能不愧煞？晚清谭嗣同 似曾诗 云：“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 ”尤二姐此来，正是促使凤姐忏悔 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平儿在傍听见，说道：“奶奶说什么？”凤姐一时苏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来索命。被平儿叫醒，心里害怕，又不肯说出，只得勉强说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说梦话。给我捶捶。”凤姐心中忏悔，嘴上犹不肯示弱，已属双重人格 自卑与自尊叠加，脆弱与刚强交织，绝望与希望并存，其煎熬更烈，痛苦更甚 凤姐此态，属瘾症前兆

平儿上去捶着，见个小丫头子进来。说是刘老老来了，婆子们带着来请奶奶的安。平儿急忙下来，说：“在那里呢？”小丫头子说：“他不敢就

进来。还听奶奶的示下。”平儿听了点头，想凤姐病里必是懒怠见人，便说道：“奶奶现在养神呢，暂且叫他等着。你问他来有什么事么？”小丫头子说道：“他们问过了，没有事。说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没有报，才来迟了。”贾府未报丧，是王夫人等始终未将刘老老一家视为亲戚也 小丫头子说着，凤姐听见，便叫：“平儿，你来。人家好心来瞧，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请了刘老老进来，我和他说说话儿。”初见刘老老，凤姐冷淡之，再见又捉弄之 今则尚未谋面，已体恤有加 凤姐临终向善，心迹可辨。作者以动态笔墨写出人物性格之发展变化，令形象更具立体感。平儿只得出来请刘老老这里坐。

凤姐刚要合眼，又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此一男一女两鬼魂，即长安守备之子及其未婚妻张金哥，八十八回曾写其显灵，使老尼姑静虚惊恐以致昏厥 今又幻形，特来向凤姐索孽债 三千两白银换来一块心病 人说贪官终日惶惶，提心吊胆，往往短命，其理相同 凤姐急忙便叫平儿，说：“那里来了一个男人，跑到这里来了。”连叫了两声，只见丰儿、小红赶来，说：“奶奶要什么？”凤姐睁眼一瞧，不见有人，心里明白，不肯说出来，便问丰儿道：“平儿这东西，那里去了？”丰儿道：“不是奶奶叫去请刘老老去了么？”凤姐定了一会神，也不言语。

只见平儿同刘老老带了一个小女孩儿进来，此乃刘老老三进荣国府也 依脂批所示，刘氏凡三进荣府，然前八十回仅写两次，后四十回写及四次，凡六进矣 似与原书之构思不符，然前后映照，当亦有其功用 且看，第六回一进时，凤姐何等娇矜；三十九回二进时，荣府何等豪奢。此际三进，贾府已一败涂地矣 此村妪乃贾家盛衰之见证人也 说：“我们姑奶奶在那里？”平儿引到炕边，刘老老便说：“请姑奶奶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老老，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语带凄恻，着一“才”字，道出凤姐急盼见到老老之真实心情 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的这么大了。”刘老老看着凤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从刘老老眼中写凤姐垂死之病容 “骨瘦如柴，神情恍惚”，与初见时“粉光脂艳，端端正正”为一对，反差极大 心里也就悲惨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这几个月不见，就病到这个分儿？刘老老二进荣府时

为红楼十三年，今已红楼十七年，四阅花开矣。此云"这几个月"，诸本同，似为"几个年头"之讹 或中间来过，此为暗写。我糊涂的要死，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青儿只是笑。凤姐看了，倒也十分怜爱，便叫小红招呼着。

刘老老道："我们屯乡里的人，不会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许愿，从不知道吃药。我想姑奶奶的病别是撞着什么了罢。"平儿听着那话不在理，忙在背地里拉他。刘老老会意，便不言语了。那里知道这句话倒合了凤姐的意，此际凤姐对神鬼报应之说已坚信不疑，平儿尚未能知。扎挣着说："老老，你是有年纪的人，说的不错。你见过的赵姨娘也死了，你知道么？"赵姨娘惨死实况，凤姐当已知悉 眼前便有善恶报应之榜样，不由凤姐不胆战心惊。癔症源自迷信，亦缘外部特殊事件之刺激，从而形成恶性心理暗示。刘老老咤异道："阿弥陀佛，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死了？我记得他也有一个小哥儿，这可怎么样呢？"平儿道："那怕什么？他还有老爷、太太呢。"刘老老道："姑娘，你那里知道，不好死了，是亲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这句话又招起凤姐的愁肠，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凤姐此际但求速死，未能放心者，唯巧姐耳。刘老老所言深明世故。清人钱彩、金丰《说岳全传》第四回云："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凤姐但看贾母如何待黛玉，邢夫人如何待迎春，王夫人如何待探春，便知刘老老所言不谬。众人都来解劝。

巧姐儿听见他母亲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凤姐一面哭着道："你见过了老老了没有？"巧姐儿道："没有。"凤姐道："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就和干妈一样。刘氏称凤姐为"姑奶奶"，凤姐则认其为巧姐之"干妈"，辈份何其淆乱。此乃凤姐急欲托付于刘氏所致也。你给他请个安。"巧姐儿便走到跟前。刘老老忙拉着道："阿弥陀佛，不要折杀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来，你还认得我么？"前曰"几个月不见"，此曰"一年多不来"，皆囫囵不确语。刘氏二进贾府距此际已相隔四年，其间似偶有来时，特未详写 下文巧姐语补阙。巧姐儿道："怎么不认得？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呢。前年你来，我和你要隔年的蝈蝈儿，你也没有

给我，必是忘了。”刘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涂了。要说蝈蝈儿，我们屯里多着呢，只是不到我们那里去。若去了，要一车也容易。”此句暗透后文巧姐嫁为农家妇之事。蝈蝈“要一车”何用？似乎无理之甚，却是刘老老言语特征，听来甚亲切 凤姐道：“不然，你带了他去罢。”刘老老笑道：“姑娘这样千金贵体，绫罗裹大了的，吃的是好东西，到了我们那里，我拿什么哄他玩，拿什么给他吃呢？这倒不是坑杀我了么？”

说着，自己还笑。因说：“那么着，我给姑娘做个媒罢。我们那里虽说是屯乡里，也有大财主人家，几千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亦不少，只是不像这里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这样人家，我们庄家人瞧着这样财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凤姐道：“你说去，我愿意就给。”此写凤姐急于为巧姐寻求归宿，非戏言也。况贾府衰败至此，与乡村财主联姻，非屈就，乃高攀也，凤姐焉能不愿。刘老老道：“这是玩话儿罢咧。放着姑奶奶这样，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还不肯给，那里肯给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头太太们也不给。”巧姐因他这话不好听，便走了去和青儿说话。两个女孩儿倒说得上，渐渐的就熟起来了。

这里，平儿恐刘老老话多，搅烦了凤姐，便拉了刘老老说：“你提起太太来，你还没有过去呢。我出去叫人带了你去见见，也不枉来这一躺。”刘老老便要走。凤姐道：“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过的么？”刘老老千恩万谢的说道：“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说着，指着青儿说：“他的老子娘都要饿死了。如今虽说是庄家人苦，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尽够他们嚼吃的了。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匹，在我们村里算过得的了。阿弥陀佛。前日他老子进城，听见姑奶奶这里动了家，我就几乎唬杀了。亏得又有人说不是这里，我才放心。后来又听见说这里老爷升了，我又喜欢，就要来道喜，为的是满地的庄家，来不得。昨日又听见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听见了这话，唬的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场。此必真哭也，与虚礼不同 刘老老家之所以致富，全赖荣府之周济，故能如此感恩戴德 刘氏之诚朴可敬，适反衬雨村之机巧可耻

我合女婿说：'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不管真话谎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了也哭了一会子。今儿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我也不认得一个人，没有地方打听。一径来到后门，见是门神都糊了[2]，我这一唬又不小。进了门，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见一个小姑娘，说周嫂子得了不是，撵出去了。周瑞家的乃刘氏初进之引见人，此处补明已被撵，人事变幻如此。王希廉评曰："上回叫捆起周瑞送官，说得一句话，并未发落。今于刘姥姥口中补出周瑞家有事被撵，一丝不漏 至于如何并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必细细叙明，于正文无甚关系，徒浪费笔墨 简略处极有斟酌。"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见个熟人，才得进来。不打谅姑奶奶也是这么病。"说着，就掉下泪来。刘老老口吻质朴自然之至。姚燮批曰："读之但觉朴而真，真而挚，笔墨之妙，无以复加矣。"

平儿着急，也不等他说完了，拉着就走，说："你老人家说了半天，口也干了，咱们喝茶去罢。"拉着刘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儿自在巧姐那边。刘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带了我去请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罢。"平儿道："你不用忙，今儿也赶不出城去了。方才我是怕你说话不防头，招的我们奶奶哭，所以催你出来。你别思量。"刘老老道："阿弥陀佛，姑娘这是多心，我也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么好呢。"平儿道："你瞧妨碍不妨碍？"刘老老道："说是罪过，我瞧着不好。"刘老老朴质诚恳，人生经验丰富，今从其口中说出"不好"二字，更觉凤姐病情凶险至极。见宝玉病危，李嬷嬷大哭；见黛玉病危，王奶妈亦大哭。今刘老老见凤姐病危，只是自道"罪过"，恰合其身份。作者下笔，极有斟酌。

正说着，又听凤姐叫呢。平儿及到床前，凤姐又不言语了。平儿正问丰儿，贾琏进来，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语，走到里间，气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进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说些什么。回来，贾琏叫平儿来问道："奶奶不吃药么？"平儿道："不吃药怎么样呢？"贾琏道："我知道么？你拿柜子上的钥匙来罢。"平儿见贾琏有气，又不敢问，只得出来凤姐耳边说了一声。凤姐不言语，平儿便将一个匣子搁在贾琏

那里就走。贾琏道："有鬼叫你吗，你搁着，叫谁拿呢?"平儿忍气打开，取了钥匙，开了柜子，便问道："拿什么?"贾琏道："咱们有什么吗?"平儿气的哭道："有话明说，人死了也愿意。"贾琏道："这还要说么。头里的事是你们闹得，如今老太太的还短了四五千银子，老爷叫我拿公中的地账弄银子，你说有么? 外头拉的账不开发，使得么? 谁叫我应这个名儿，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变去罢了，你不依么?"籍没之后，贾琏一房家徒四壁。一百七回写贾母"散馀资"，凤姐得银三千两，而今亦将化为乌有。此外还要折变东西。凤姐一生经营，最终竟一贫如洗。元人王哲《叹贪婪》云："叹彼人生，百岁七旬已罕，皆不悟光阴似箭。……也兀底，福谢身危，忽尔年龄限满差小鬼，便来追唤。"此即凤姐当前景况。

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将柜里东西搬出。此写平儿越无意冒犯，贾琏越有意生气，两人各有焦虑，遂相龃龉 只见小红过来，说："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儿也顾不得贾琏，急忙过来。见凤姐用手空抓，平儿用手攥着哭叫。贾琏也过来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这样，是要我的命了。"说着，掉下泪来。丰儿进来说："外头找二爷呢。"贾琏只得出去。此段写贾琏突然进来，复突然离去，惶惶如丧家犬、漏网鱼，形神毕肖 其文一波三折，眩人眼目。

这里凤姐愈加不好，丰儿等便大哭起来。巧姐听见赶来。刘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里念佛，捣了些鬼，果然凤姐好些。一时王夫人听了丫头的信，也过来了，先见凤姐安静些，心下略放心。见了刘老老，便说："刘老老，你好? 什么时候来的?"刘老老便说"请安"③，也不及说别的，只言凤姐的病，讲究了半天。彩云进来说："老爷请太太呢。"王夫人叮咛了平儿几句话，便过去了。

凤姐闹了一回，此时又觉清楚些，见刘老老在这里，心里信他求神祷告，便把丰儿等支开，叫刘老老坐在床前，告诉他心神不宁，如见鬼的样子。刘老老便说，我们屯里什么菩萨灵，什么庙有感应。凤姐道："求你替我祷告，要用供献的银钱，我有。"便在手腕下退下一只金镯子来交给他。腕上金镯，便是凤姐眼下全部财产。明人洪应明《菜根谭》云："功名富贵，

直从灭处观究竟，则贪恋自轻；横逆困穷，直从起处究由来，则怨尤自息"此写凤姐临终抱佛脚，希图神明保佑，令人惘然。此即昔日贪财之凤姐，今已不斤斤计较　刘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个。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好了，花上几百钱就是了，那用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许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么，自己去花罢。"凤姐明知刘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强，只得留下，说："老老，我的命交给你了。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给你了。"刘老老顺口答应，虽是"顺口答应"，后文却有一诺千金之效。便说："这么着，我看天气尚早，还赶的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儿姑奶奶好了，再请还愿去。"

凤姐因被众冤魂缠绕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说："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稳睡一觉，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孙女儿，叫他在这里住下罢。"刘老老道："庄家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没的在这里打嘴，我带他去的好。"凤姐道："这就是多心了。既是咱们一家人，这怕什么。虽说我们穷了，多一个人吃饭也不算什么。"刘老老见凤姐真情，乐得叫青儿住几天，省了家里的嚼吃。的是村妪见识，非为悭吝，乃思维习惯如此也。只怕青儿不肯，不如叫他来问问，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儿说了几句，青儿因与巧姐儿玩得熟了，巧姐又不愿意他去，青儿又要在这里。刘老老便吩咐了几句，辞了平儿，忙忙的赶出城去，不题。

且说栊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因盖省亲园子，将那庵圈在里头，向来食用香火，并不动贾府的钱粮。如今妙玉被劫，那女尼呈报到官，一则候官府缉盗的下落，二则是妙玉基业，不便离散，依旧住下，不过回明了贾府。尽管妙玉失踪，栊翠庵仍有香火。注此一笔，为末回写惜春在此修行安根。或云栊翠庵原型即江宁织造曹氏之家庙万寿禅寺，可备一说，然有刻舟求剑之嫌。"新红学"喜曹贾互证，往往附会牵强，亦类猜谜。

那时贾府的人虽都知道，只为贾政新丧，且又心事不宁，也不敢将这些没要紧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渐渐传到宝玉耳边，说："妙玉被贼劫去。"又有的说："妙玉凡心动了，跟人而走。"宝玉听

得，十分纳闷："想来必是被强徒抢去。这个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此乃宝玉心中之妙玉，不愧为知音。但是一无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长嘘短叹，还说："这样一个人，自称为'槛外人'，怎么遭此结局。"又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岂知风波顿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从宝玉心中痛悼诸艳，哀叹大观园悲剧。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觉的大哭起来。宝玉所悟，乃大观园悲剧之真谛　悟彻而痛哭流涕，智者往往如此，是真理有人生所不能忍受者也。宝玉为大观园之主，非此大哭不足以尽其哀。此处乃宝玉"自色悟空"之关节点之一。袭人等又道是他的疯病发作，百般的温柔解劝。

宝钗初时不知何故，也用话箴规。怎奈宝玉抑郁不解，又觉精神恍惚。宝玉"抑郁"为黛玉，"恍惚"为妙玉，全副身心之痛苦为大观园众女儿，而眼前一片虚幻、一片空无。此种精神状态，已临近恍然大悟。宝钗想不出道理，再三打听，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伤感。毕竟红颜一脉，况有栊翠品茶之缘，宝钗偶为妙玉伤感，情理自然。〇金陵十二钗中，妙玉雅极转俗，宝钗俗极转雅，颇具映衬之妙。若彼黛玉，则一雅到底；若彼凤姐，则一俗到底至于宝玉，又雅俗兼容。春花秋月，风韵有别。只为宝玉愁烦，便用正言解释，因提起："兰儿自送殡回来，虽不上学，闻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孙，老太太素来望你成人，老爷为你日夜焦心，你为闲情痴意糟蹋自己，我们守着你，如何是个结果？"说得宝玉无言可答，过了一回，才说道："我那管人家的闲事，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宝钗道："可又来。老爷、太太原为是要你成人，接续祖宗遗绪[4]，你只是执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听来，话不投机，便靠在桌上睡去。宝玉心中皆"闲情痴意"，重在感情及人生之究竟，乃形而上之思虑。宝钗心中皆功名利禄，重在现实利益，乃形而下之顾忌。二人思想隔阂如此，自然"话不投机"，而宝玉渐有难以忍耐之态矣。宝钗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睡了[5]。对待宝玉，袭人之法宝为温柔与解劝，宝钗之法宝是正言规箴与冷淡"不理"。一软一硬，一热

一冷，无奈宝玉吃软不吃硬，甚至软硬不吃

宝玉见屋里人少，想起："紫鹃到了这里，我从没合他说句知心的话儿，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里甚不过意。第一层，宝玉"情不情"，不忍冷落紫鹃。我行我素，执著于"闲情痴意"，的是宝玉心性。由妙玉失踪念及黛玉亡故，复怜及紫鹃，其意识之流，斑斑可辨。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纹，我可以安放得的。第二层，紫鹃身份特殊，不能以普通丫鬟相待。黛玉义婢，既不可冒犯，不可狎昵，又不可疏远，不可冷淡，即近不得亦远不得，着实难处。想起从前我病的时候，他在我这里伴了好些时，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第三层，紫鹃往日有情有义，待我不薄。"小镜子"照应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写其留赠菱花镜一事，此为紫鹃"在石兄处挂号"之笔。如今不知为什么，见我就是冷冷的。第四层，紫鹃今朝冷若冰霜，使我纳闷。宋王柏《呆官人》云："冷面无惭色，真心不脱空。虽然呆在我，终是与人忠。"可为今日之紫鹃与异日之宝玉写照。两人俱忠于黛玉，其心至柔，故其面至冷。若说为我们这一个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鹃也不错。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鹃原也与他有说有笑的，到我来了，紫鹃便走开了。第五层，宝钗善待紫鹃，两人关系融洽，只对我不理不睬。依照礼法，宝钗于黛玉无所谓是否亏欠，故紫鹃亦不能怨之，只能迁怒于宝玉。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嗳，紫鹃，紫鹃，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儿，难道连我这点子苦处，都看不出来么？"第六层，紫鹃怨恨，当因黛玉，而不知我之苦处。〇宝玉揣测紫鹃心臆，以自家"情不情"始，以黛玉"情情"终，回环往复，盘曲宛转，深情无限。因又一想："今晚他们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着这个空儿，我找他去，看他有什么话。倘或我还有得罪之处，便赔个不是也使得。"宝玉一段内心独白，仍是"闲情痴意"，分明是将宝钗之规箴当作耳边风。想定主意，轻轻的走出了房门，来找紫鹃。因妙玉而及黛玉，而及迎春等姊妹，而及紫鹃，宝玉心路一丝不紊，乃意识流之简明者也

那紫鹃的下房也就在西厢里间。宝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见里面尚有灯光，便用舌头舐破窗纸，往里一瞧，见紫鹃独自挑灯，又不是做什么，

呆呆的坐着。情景凄凉，神情黯然　《西厢记》三本一折“寄简”写张生病，红娘去书房探望，“把唾津儿润破窗纸”，窥视其病态，两相仿佛。宝玉便轻轻的叫道：“紫鹃姐姐，还没有睡么？”紫鹃听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才说：“是谁？”宝玉道：“是我。”紫鹃听着似乎是宝玉的声音，便问：“是宝二爷么？”宝玉在外轻轻的答应了一声。写宝玉与紫鹃隔窗对话，“悄悄”的走到、“呆呆”的坐着、“轻轻”的叫道、“怔怔”的半日、“轻轻”的答应，遣词极有斟酌。紫鹃问道：“你来做什么？”宝玉道：“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说说，你开了门，我到你屋里坐坐。”紫鹃停了一会儿，说道：“二爷有什么话，天晚了，请回罢，明日再说罢。”宝玉听了，寒了半截。自己还要进去，恐紫鹃未必开门，欲要回去，这一肚子的隐情，越发被紫鹃这一句话勾起。无奈说道：“我也没有多馀的话，只问你一句。”紫鹃道：“既是一句，就请说。”宝玉半日反不言语。宝玉当忆及二十八回其聆听《葬花吟》后，向黛玉道：“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撩开手。”拳拳衷肠，当日非一句话可尽，今夜岂一句话可完？千言万语，只得化作沉默。

紫鹃在屋里，不见宝玉言语，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勾起他的旧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来，细听了一听，又问道：“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有什么又不说，尽着在这里怄人。已经怄死了一个，难道还要怄死一个么？这是何苦来呢。”“怄死”二字极得其事之神理及此际紫鹃之心情，细思竟无其他二字可以代替，文字推敲至工。说着，也从宝玉舐破之处往外一瞧，见宝玉在那里呆听。紫鹃不便再说，回身剪了剪烛花。忽听宝玉叹了一声道：“紫鹃姐姐，你从来不是这样铁心石肠，怎么近来连一句好好儿的话，都不和我说了？我固然是个浊物，不配你们理我；但只我有什么不是，只望姐姐说明了，那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个明白鬼呀。”一百八回写宝玉急欲向紫鹃剖白心迹而未果，今听此处所言，知宝玉后已得便陈辞，特紫鹃犹未释然耳。此金针暗度之法也。

紫鹃听了，冷笑道：“二爷就是这个话呀，还有什么？若就是这句话呢，我们姑娘在时，我也跟着听俗了。“听俗”二字新奇。今曰“听腻”、“听

烦”、“听厌”、“听熟”、“听够”及“耳朵里听出茧子”等，细思俱不及“听俗”二字精确而传神。桐花凤阁评本描改为“听熟”，转觉平常。盖“听俗”有含蓄讥诮意味，非“听熟”所能及。若“听腻”等，则辞气过露，不合紫鹃身份。六十五回有“贾珍向来和二姐儿无所不至，渐渐的俗了”一语，两“俗”字义同，然韵味似有差别。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处呢，我是太太派来的，二爷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们丫头们更算不得什么了。”“更”字极妙，含蓄妥帖，极切紫鹃此际心理与口吻。意谓林姑娘尚未见怜，微贱如我者何足道哉。负气之言也，着一“更”字则明负气之因矣。说到这里那声儿便哽咽起来，说着，又醒鼻涕。此“醒鼻涕”三字极俗，加于此处则极雅，极逼真，极传神。此三字加诸赵姨娘、马道婆、金桂、宝蟾等均属平常，今竟敢加诸一向文雅细净之紫鹃，作者可谓大手笔。宝玉在外知他伤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这是怎么说，我的事情，你在这里几个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就便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难道你还不叫我说，叫我憋死了不成？”说着，也呜咽起来了。以上写宝玉与紫鹃隔窗对话一段，笔笔出神入化，行文静细之至。此节描写较为著名，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与林语堂《平心论高鹗》等论著均表示激赏。越剧《红楼梦》据此改编为《问紫鹃》唱段，音调凄怆婉转，催人泪下，据传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最喜聆赏之

宝玉正在这里伤心，忽听背后一个人接言道：“你叫谁替你说呢，谁是谁的什么？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赏脸不赏在人家，何苦来拿我们这些没要紧的垫喘儿呢。”这一句话把里外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却是麝月。先闻其声，而后知其人为谁，乃金圣叹激赏之《水浒》笔法也，极得叙事观点之妙理。宝玉自觉脸上没趣。只见麝月又说道：“到底是怎么着？一个赔不是，一个又不理。你倒是快快儿的央及呀。嗳，我们紫鹃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头这么怪冷的，人家央及了这半天，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其言似埋怨紫鹃，其心实嘲笑宝玉。麝月语带双关，何等灵妙。又向宝玉道：“刚才二奶奶说了，多早晚了，打谅你在那里呢，你却一个人站在这房檐底下做什么？”麝月之口吻，既有袭人之柔和，又有晴雯之尖俏，自成一格，特犯不犯。紫鹃里面接着说道：“这可是什么意思呢。早就请二爷进去，有话明日说罢。这是何苦来。”紫鹃口吻郑重，心有

愠意，迥不与麝月相犯。

宝玉还要说话，因见麝月在那里，不好再说别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说道："罢了，罢了。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罢了。"宝玉此语，何其沉痛，有无限憾恨寓焉。清苏庵主人《归莲梦》第七回有云："一片诚心，惟天可表。"即此处宝玉所言之义。越剧《红楼梦》中《宝玉哭灵》唱道："九州生铁铸大错，一根赤绳把终身误。天缺一角有女娲，心缺一块难再补。……从今后哇，你长恨孤眠在地下，我怨种愁根永不拔。人间难栽连理枝，我与你世外去结并蒂花。"其辞恳切，其情恳挚，甚得原著神理　说到这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处来的，滔滔不断了。无意负黛一片情，有心还其千行泪　使天睹之，有情亦老矣　麝月道："二爷，依我劝，你死了心罢。白赔眼泪，也可惜了儿的。"宝玉脸上流泪，心中淌血，至诚至痛，非麝月所能感知于万一，故有是语。以此衬托，益觉宝玉情深似海，痛彻心扉。

宝玉也不答言，遂进了屋子。只见宝钗睡了，宝玉也知宝钗妆睡。却是袭人说了一句道："有什么话，明日说不得？巴巴儿的跑到那里去闹，闹出——"宝玉探紫鹃，麝月讥讽之，宝钗关切之，袭人抱怨之，形神各异于宝玉而言，身边竟无一知音，反不如紫鹃之怨恨，一何可悲。说到这里，也就不肯说，迟一迟，才接着道："身上不觉怎么样？"宝玉也不言语，只摇摇头儿，袭人便打发宝玉睡下。毕竟是袭人，不忍深责，柔语询问，悉心照顾，同宝钗之冷漠形成反差。一夜无眠，自不必说。

这里，紫鹃被宝玉一招，越发心里难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后："宝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众人弄鬼弄神的办成了，后来宝玉明白了，旧病复发，时常哭想，并非忘情负义之徒。从紫鹃心中一总众人"弄鬼弄神"实况，兼明宝玉非如王魁负心，伯喈负义。注此一笔，实有必要。今日这种柔情，一发叫人难受，只可怜我们林姑娘真真是无福消受他。如此看来，人生缘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头时，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无可如何，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那情深义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洒泪悲啼。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这活的真真是苦恼伤心，无休无了。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倒也心中干净。"想到此处，倒把一

片酸热之心一时冰冷了。紫鹃所悟，乃宝黛爱情悲剧之禅机真谛也。紫鹃能悟彻因果，宝玉焉有不能之理？此打草惊蛇之法，亦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才要收拾睡时，只听东院里吵嚷起来。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阴哑：即"瘖哑"，嗓子哑，不能说话。阴，通"瘖"，亦通"喑"，见《说文通训定声》。此处，金本、琐录本作"瘖哑"，其馀各本同乙本。

② 糊门神：旧时有丧事的人家，需用白纸将门神、对联等遮盖起来，以示守丧。

③ 请安：梦稿本同，馀本作"请太太安"。

④ 祖宗遗绪：祖宗留下的功业。绪，事业。

⑤ 自己都去睡了：人文本"校记"云："诸本同，疑'都'是'却'误植。"梦稿本作"多"，蒙府配补本作"却"。

回　评

此回叙凤姐忏宿冤，宝玉释旧憾，一为下回埋根，一为后文伏脉。行文从容婉曲，笔致精微细腻。凤姐是本书着墨最多之女性，此回所写，乃其性格发展变化之最后阶段。当初八面威风，今则四面楚歌，骄横毒辣皆化为懊悔哀鸣矣。宝玉乃《红楼》之男主人公，此回故事，接近其思想发展变化之最后阶段。大观园理想之虚幻，与黛玉爱情希望破灭之无奈，宝玉皆有所感悟。赵姨娘赴死，而凤姐与宝玉皆临近大梦初醒，此作者之有意设计，"红楼"之梦临近尾声。

凤姐病笃，邪魔交攻，幸有刘老老极力宽慰，乃以巧姐相托。往日周济他人，今日则哀哀求助于村妪，寓世事变幻无常之旨。刘氏诚朴笃实，不唯攀附于荣府盛时，而且援手于衰微惨境，诚古道热肠之君子。

黛玉魂归离恨之际，哀声连呼"宝玉"，紫鹃闻之肝肠寸断，故痛恨宝玉负心，宝玉亦深以为憾。此回宝玉虽未能畅所欲言，毕竟已得紫鹃谅解，差可自慰。事于黛玉之心无补，然痴情如宝玉必有此一释，方可解脱，而后能自悟自处矣。

此回笔墨之精妙，在于心理刻画深细与口吻形容酷肖。如写宝玉欲尽

释委曲而恐莽撞，欲人室而踯躅彷徨，欲言又止；写紫鹃对宝玉既恨且怜，欲恕还怨，无限深情，皆镂刻人心，跃然纸上。至于各人口吻，如凤姐之哀怨，刘老老之质朴，巧姐之天真，宝玉之委婉，宝钗之冷淡，紫鹃之峻急，麝月之娇俏等，无不切合人物身份，且曲尽其当下之心理状态。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却说宝玉、宝钗听说凤姐病的危急，赶忙起来，丫头秉烛伺候。正要出院，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不好了，还没有咽气，二爷、二奶奶且慢些过去罢。琏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从三更天起，到四更时候，没有住嘴，说了好些胡话，要船要轿，只说赶到金陵归入什么册子去。此处照应第五回凤姐判词所谓"哭向金陵事更哀"，及一百一回诗签所谓"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众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琏二爷没有法儿，只得去糊船轿，还没拿来。琏二奶奶喘着气等着呢。太太叫我们过来说，等琏二奶奶去了，再过去罢。"宝玉道："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么去？"袭人轻轻的说道："你不是那年做梦，我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宝玉神游太虚境后，曾与袭人偷试"云雨情"，当时必曾向袭人俱道其所以，至此方补明。莫不琏二奶奶是到那里去罢？"宝玉听了，点头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记得那上头的话了。这么说起来，人都有个定数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里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说，我有些懂的了。宝玉事事联想黛玉，今由凤姐而金陵，而十二钗，又归结到黛玉去向上，而曰"有些懂的了"，写出渐悟过程。若再做这个梦时，我必细细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儿了。"宝玉渴望再次梦游太虚幻境，一探诸艳命运之究竟，为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作引。袭人道："你这样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说话，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认起真来了吗。就算你能先知了，又有什么法儿。"宝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宝玉此语耐人寻味。《孟子》卷九"万章"上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

觉也。”宝玉欲做先知先觉者，又是临悟状态。而今“瞎操心”，可谓盲目“情不情”。他日“自色悟空”，便眼亮心明，且无牵无挂矣。

两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问道：“你们说什么？”宝玉恐他盘诘[1]，只说：“我们谈论凤姐姐。”宝钗道：“人要死了，你们还只管议论他。旧年你还说我咒人，那个签不是应了么？”此指一百一回凤姐于散花寺所求之诗签。当时众皆以为祥，独宝钗以为不祥。宝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这么说起来，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问问你，你知道我将来怎么样？”宝钗笑道：“这是又胡闹起来了。我是就他求的签上的话混解的，你就认了真了。你和我们二嫂子成了一样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来众人不解。他背地里合我说，妙玉怎么前知，怎么参禅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难，如何自己都不知道？这可是算得前知吗？由宝钗之语可知，薛蝌与岫烟已成就姻缘，且宝钗对妙玉颇有微词。《红楼》三玉在志趣上为同类，宝钗原本即异类也。就是我偶然说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实知道他是怎么样了，只怕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这些事情，原都是虚诞的，可是信得的么？”宝钗是儒教信徒，与贾政同好，亦不信鬼神，故斥妙玉扶乩等事为“虚诞”。其入世情怀，恰与宝玉之出世倾向相反。然则，二宝不仅同床异梦，而且南辕北辙。

宝玉道：“别提他了。你只说邢妹妹罢，自从我们这里连连的有事，把他这件事竟忘记了。你们家这么一件大事，怎么就草草的完了？也没请亲唤友的。”宝钗道：“你这话又是迂了。我们家的亲戚，只有咱们这里和王家最近。王家没了什么正经人了。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没请，就是琏二哥张罗了张罗。别的亲戚虽也有一两门子，你没过去，如何知道。算起来，我们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许了我二哥哥，我妈妈原想要体体面面的给二哥哥娶这房亲事的。一则为我哥哥在监里，二哥哥也不肯大办，二则为咱们家的事，三则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一味的苛刻，他也实在难受，所以我和妈妈说了，便将将就就的娶了过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乐意的孝敬我妈妈，比亲媳妇还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极尽妇道的，和香菱

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两个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虽说是穷些，我妈妈近来倒安逸好些。从宝钗口中补叙岫烟完婚之事。其要点有五：一是婚礼极为简单，二是贾史王薛等家族均已败落，三是邢夫人为人一味苛刻，四是岫烟婚后克尽妇道，五是薛家目前较为平静。姚燮批云："从宝钗口中极写出岫烟是一个贤妇，孝亲、相夫、和友，三者尽之矣，吾目所见甚罕。"宝钗同情岫烟，显有自怜意味 两艳俱极出众，却双双嫁入没落家庭，本身便带悲剧意味。就是想起我哥哥来，不免伤心。况且常打发人家里来要使用，多亏二哥哥在外头账头儿上讨来应付他。我听见说，城里的几处房子已经也典了，还剩了一所，如今打算着搬了去住。"宝玉道："为什么要搬？住在这里，你来去也便宜些，若搬远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钗道："虽说是亲戚，到底各自的稳便些。那里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借宝钗之口补出薛家近况，省却许多繁文。

宝玉还要讲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咽了气了。前文已正叙贾母、赵姨娘死时情状，此处则以侧叙法写凤姐之死，以避重复。所有的人都过去了，请二爷、二奶奶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宝钗虽也悲戚，恐宝玉伤心，便说："有在这里哭的，不如到那边哭去。"宝玉欲哭则哭，不择时地。宝钗则极重哭之时地，以其着眼于尽礼也〇宝玉以哭为感情宣泄，宝钗以哭为礼仪表演，各有依据。前者本乎人类悲悯心怀，后者源于社会风俗习尚。宋罗壁《识遗》卷五云："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演至后世，竟至倩人助哭。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二云："世俗有丧者，于吊客至，则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代哭者。"由丧哭一事，可知宝玉重情，故真；宝钗重礼，故伪。于是两人一直到凤姐那里，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呢。宝钗走到跟前，见凤姐已经停床，便大放悲声。宝玉也拉着贾琏的手，大哭起来，贾琏也重新哭泣。平儿等因见无人劝解，只得含悲上来劝止了。众人都悲哀不止。贾琏此时手足无措，叫人传了赖大来，叫他办理丧事。自己回明了贾政，然后去行事。但是手头不济，诸事拮据。又想起凤姐素日的好处来，更加悲哭不已。又见巧姐哭的死去活来，越发伤心。哭到天明，即刻打发人去请

他大舅子王仁过来。贾府众人哭泣，凤姐亦有哀荣。凤姐乃继可卿、元春、黛玉、迎春之后，正册十二钗中去世之第五人也。周澍《红楼梦新咏》题凤姐云："中外齐称女丈夫，贪财恃色一时无。多缘刻薄遭巫蛊，徒有诙谐悉祖姑。小字惊人曾是凤，内庭工媚已如狐。锦衣绝少相怜意，搜索黄金胁病躯。"凤姐一生，罪恶昭彰，作者却寄予极大同情，以其非凤姐个人之罪，乃人性恶根之罪，家族弊端之罪，社会污浊之罪也。

那王仁自从王子腾死后，王子胜又是无能的人，任他胡为，已闹的六亲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着过来哭了一场。见这里诸事将就，心下便不舒服，说："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当了好几年家，也没有什么错处，你们家该认真的发送发送才是，怎么这时候诸事还没有齐备？"从贾琏耳中听出王仁之胡搅蛮缠，更觉其人形同无赖。贾琏本与王仁不睦，见他说些混账话，知他不懂的什么，也不大理他。

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儿巧姐过来，说："你娘在时，本来办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们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王仁抱怨凤姐，其声口绝类那大舅。世家大族一旦败落，竟出此样人物。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逐步走向衰败，故后半部贵族气渐少，市井气渐多。外甥女儿，你也大了，看见我从来沾染过你们没有，如今你娘死了，诸事要听着舅舅的话。你母亲娘家的亲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亲的为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别人的。那年什么尤姨娘死了，我虽不在京，听见说花了好些银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亲倒是这样的将就办去，你也不知道劝劝你父亲吗？"王仁出口便行挑拨，无怪乎人送绰号"忘仁"。巧姐道："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从前了。现在手里没钱，所以诸事省些是有的。"巧姐据实说明，出语正大，显已长大成人。其人为金陵十二钗中年龄最小者，此后故事渐多。王仁道："你的东西还少么。"巧姐儿道："旧年抄去，何尝还有呢。"王仁道："你也这样说。我听见老太太又给了好些东西，你该拿出来。"巧姐又不好说父亲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过是你要留着做嫁妆罢咧。"此语不堪，非舅氏所当言者。巧姐听了，不敢回言，只气得哽噎难鸣的哭起来了。王仁与巧姐，一舅父一甥女，一长

一幼，此番对话，各见身份，各显性情。前者面目之丑恶，后者形象之矜贵，对比写出，愈发鲜明

平儿生气说道："舅老爷，有话等我们二爷进来再说。姑娘这么点年纪，他懂的什么。"王仁道："你们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们就好为王了。我并不要什么，好看些，也是你们的脸面。"说着赌气坐着。平儿抱不平，王仁"忘仁"，再一对比，更觉其人可笑。故姚燮批云："无赖伎俩，千篇一律。"巧姐满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亲并不是没情，我妈妈在时，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如今说得这样干净。"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岂知王仁心里想来，他妹妹不知积攒了多少。虽说抄了家，那屋里的银子还怕少吗？"必是怕我来缠他们，所以也帮着这么说。这小东西儿，也是不中用的。"从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儿了。王仁与巧姐无法沟通，竟至互相嫌恶，此为一百十八回"记微嫌舅兄欺弱女"写王仁参与串卖巧姐埋根。

贾琏并不知道，只忙着弄银钱使用。外头的大事叫赖大办了，里头也要用好些钱，一时实在不能张罗。平儿知他着急，便叫贾琏道："二爷也别过于伤了自己的身子。"贾琏道："什么身子，现在日用的钱都没有，这件事怎么办？偏有个糊涂行子，又在这里蛮缠，你想有什么法儿？"平儿道："二爷也不用着急。若说没钱使唤，我还有些东西，旧年幸亏没有抄在里头去，二爷要，就拿去当着使唤罢。"诚挚无私，平儿于尤二姐于凤姐皆一视同仁，处处周到，何等淳厚　贾琏听了，心想："难得这样。"便笑道："这样更好，省得我各处张罗。等我银子弄到手了还你。"平儿道："我的也是奶奶给的，什么还不还，只要这件事办的好看些就是了。"贾琏心里倒着实感激他，便将平儿的东西拿了去，当钱使用。诸凡事情，便与平儿商量。贾琏本恋平儿，今见其急难时出手相助，遂心知感激，逐渐援为心腹。此为后文写平儿扶正伏脉。

秋桐看着，心里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里头便说："平儿没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爷的人，他怎么就越过我去了呢？"秋桐先事贾赦，再事贾琏，不以为耻，反以为贵，诚不知羞臊者也。平儿也看出来了，只不理他。倒是贾琏一时明白，越发把秋桐嫌了，碰着有些烦恼，便拿着秋桐出

气。邢夫人知道，反说贾琏不好。贾琏忍气，不题。母子对比，贾琏日渐明白，邢夫人越发昏聩　秋桐受气，为后文写其离开荣府作引

再说凤姐停了十馀天，送了殡。八字了结凤姐丧事，对照十三回凤姐协理之可卿丧事，相差奚啻霄壤，而沧桑之感寓焉　凤姐一生精明辛劳之虚妄，于此可见　切合一百一回诗签所谓"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贾政守着老太太的孝，总在外书房。那时清客相公，渐渐的都辞去了，只有个程日兴还在那里，时常陪着说说话儿。贾府势败，清客纷纷辞去，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胡斯来、王尔调等安在哉？也是树倒猢狲散　程日兴初见于十六回，参与筹划起造大观园；再见于二十六回，薛蟠称其本业在古董行，送来不少稀罕果品贺寿；三见于四十二回，宝玉称其擅长绘画，"美人是绝技"　此处为四见。程日兴俨然冷子兴之化身，前者内视，后者旁观，见证贾府之兴衰荣枯　故第二回写冷氏演说大概，此则写程氏细道隐情　提起："家运不好，一连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爷合珍大爷又在外头。家计一天难似一天，外头东庄地亩也不知道怎么样，总不得了。"那程日兴道："我在这里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个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够一年了。损公肥私，其弊常见。家事如此，国事雷同。《清史稿　卷三百七十六　辛从益传　云："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贪狠，必图肥己　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谨生监，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贾政曾外放粮道，深受牵连，当知其弊　又添了大老爷、珍大爷那边两处的费用，外头又有些债务。前儿又破了好些财，要想衙门里缉贼追赃，那是难事。老世翁若要安顿家事，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派一个心腹人，各处去清查清查，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有了亏空，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这就有了数儿了。那一座大园子，人家是不敢买的，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几年老世翁不在家，这些人就弄神弄鬼儿的，闹的一个人不敢到园里，这都是家人的弊。此时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撵了，这才是道理。"

贾政点头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说下人，就是自己的侄儿，也靠

不住。若要我查起来，那能一一亲见亲知。况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这些个。我素来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没的，我还摸不着呢。”贾政颇有自知之明。不理家事，不谙国事，以致天下溷浊，人性沦丧，衮衮诸公如贾政者，如何能令宝玉等心悦诚服？程日兴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别人家这样的家计，就穷起来，十年五载还不怕，便向这些管家的要，也就够了。我听见世翁的家人还有做知县的呢。”指赖大之子赖尚荣。事见四十五回。另伏一百十八回写贾政扶柩回南，盘费不敷，向赖氏告贷，竟遭搪塞。奴才势利，更为世故。贾政道：“一个人若要使起家人们的钱来，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俭省些。但是册子上的产业，若是实有还好，生怕有名无实了。”程日兴道：“老世翁所见极是。晚生为什么说要查查呢。”贾政道：“先生必有所闻。”程日兴道：“我虽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语的。”贾政听了，便知话里有因，便叹道：“我家祖父已来，都是仁厚的，从没有刻薄过下人。我看如今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里行出主子样儿来，又叫人笑话。”贾政一味忠厚老实，是其好处，亦其所以不能齐家治国也。古之明君往往任用酷吏，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于此可知。

两人正说着，门上的进来回道：“江南甄老爷来了。”贾政便问道：“甄老爷进京为什么？”那人道：“奴才也打听过了，说是蒙圣恩起复了。”贾政道：“不用说了，快请罢。”那人出去，请了进来。那甄老爷即是甄宝玉之父，名叫甄应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勋之后。原与贾府有亲，素来走动的。因前年挂误革了职，动了家产，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赐还世职，行取来京陛见[2]。知道贾母新丧，特备祭礼，择日到寄灵的地方拜奠，所以先来拜望。一真一假，交互盛衰，寓意甚明。姚燮批云：“其籍贯与贾氏同，其仕履与贾氏同，其革职抄家后赐还世职亦与贾氏同。为甄为贾，乌乎知之。”此样设计，意在警世醒世。

贾政有服，不能远接，在外书房门口等着。那位甄老爷一见，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3]，不便行礼，遂拉着手叙了些阔别思念的话。然后分宾主坐下，献了茶，彼此又将别后事情的话说了。贾政问道：“老亲翁几时陛见的？”甄应嘉道：“前日。”贾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温谕。”甄应嘉

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还高，下了好些旨意。"贾政道："什么好旨意?"甄应嘉道："近来越寇猖獗[4]，海疆一带，小民不安，派了安国公征剿贼寇。"越寇"云云，似应和妙玉遭劫情节　国事不宁，与贾府家事消歇为一对，作者笔带讽喻之意　同时不忘颂圣，可谓谨慎　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抚，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谨备瓣香至灵前拜奠[5]，稍尽微忱。"

贾政即忙叩首拜谢，便说："老亲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圣心，下安黎庶。诚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亲睹奇才，只好遥聆捷报。现在镇海统制是弟舍亲，会时务望青照[6]。"甄应嘉道："老亲翁与统制是什么亲戚?"贾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粮道任时，将小女许配与统制少君[7]，结缡已经三载。探春远嫁乃去年之事，此云"结缡已经三载"，诸本同，或系误记。本书于记年较为含混，后半部尤甚，诸家统计不一。因海口案内未清，继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亲翁安抚事竣后，拜恳便中一视。弟即修字数行，烦尊纪带去[8]，便感激不尽了。"甄应嘉道："儿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托老亲翁的事。昨蒙圣恩召取来京，因小儿年幼，家下乏人，将贱眷全带来京。我因钦限迅速，昼夜先行，贱眷在后缓行，到京尚需时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将来贱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见。此伏下回甄、贾二宝玉相见。如可进教，遇有姻事可图之处，望乞留意为感。"此伏李绮与甄宝玉之姻缘。贾政一一答应。那甄应嘉又说了几句话，就要起身，说："明日在城外再见。"贾政见他事忙，谅难再坐，只得送出书房。

贾琏、宝玉早已伺候在那里代送，因贾政未叫，不敢擅入。甄应嘉出来，两人上去请安。应嘉一见宝玉，呆了一呆，心想："这个怎么甚像我家宝玉，只是浑身缟素。"问道："至亲久阔，爷们都不认得了。"贾政忙指贾琏道："这是家兄名赦之子琏二侄儿。"又指着宝玉道："这是第二小犬，名叫宝玉。"应嘉拍手道："奇。我在家听见说，老亲翁有个衔玉生的爱子，名叫宝玉。因与小儿同名，心中甚为罕异。后来想着这个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岂知今日一见，不但面貌相同，且举止一般。这更奇了。"

下回将写两位宝玉相见，故此际借甄应嘉之口将其相同之处极力烘染，反跌下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问起年纪，比这里的哥儿略小一岁。

贾政便又提起承荐包勇，问及“令郎哥儿与小儿同名”的话述了一遍。应嘉因属意宝玉，也不暇问及那包勇的好歹，包勇之英雄事迹，遂致湮没，不禁一叹。“好歹”，梦稿同，甲本作“得妥”。王希廉评云：“应嘉属意宝玉，不遑问及包勇，是匆匆作别真景。”只连连的称道：“真真罕异。”因又拉着宝玉的手，极致殷勤。又恐安国公起身甚速，急须预备长行，勉强分手徐行。贾琏、宝玉送出，一路又问了宝玉好些，然后才登车而去。那贾琏、宝玉回来见了贾政，便将应嘉问的话回了一遍。贾政命他二人散去。贾琏又去张罗，算明凤姐丧事的账目。

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诉了宝钗，说是：“常提的甄宝玉，我想一见不能，今日倒先见了他父亲了。我还听得说，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求拜望我们老爷呢。他也说和我一模一样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后儿到了咱们这里来，你们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宝钗听了道：“嗳，你说话怎么越发没前后了。什么男人同你一样都说出来了，还叫我们瞧去呢。”听其言，宝钗似甚厌甄宝玉，反跌下回却与此“真玉”为知音，文极诡谲。张新之批谓：“此特说宝钗自另有一宝玉也。是书中深隐之义，非书中所见之言。”颇似有理　宝玉听了，知是失言，脸上一红，连忙的还要解说。内眷不应见外男，宝玉所说确乎“失言”，故宝钗以礼责之，宝玉赧然。二人一重礼，一任性，处处可见

不知何话，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盘诘：仔细追问。

② 行取：即行文调取之意。明清时，州县官有政绩者，经上司保举，由吏部行文调取至京，通过考选，补授京官，或奉旨召见，均称“行取”。

③ 制中：即守丧当中。

④ 越寇：指越地（今属浙江）的盗寇。

⑤ 瓣香：形状似瓜瓣形的沉香、檀香等。原为敬佛所用，后也用于祭奠尊者。

⑥ 青照：请求照料的客气话。

⑦ 少君:旧时对他人之子的敬称。

⑧ 尊纪:旧称他人的仆人。纪,也称"纪纲",即仆人。这里是请人办事的一种婉词。

回 评

此回之上半承上回凤姐垂危故事,写凤姐凄然病故,丧事萧条冷落。此为始于一百十回贾府死亡季节之结束。回之下半写程日兴与贾政计议振兴家业之道,甄府家道复振等事,提动以下六回故事之线索。故此回乃转换过接文字。凤姐之死用侧笔虚写,岫烟之嫁用补叙笔法,王仁厌巧姐为后文伏根,程日兴议家政忽起忽结,甄应嘉造访匆匆来去,皆使行文简洁干净,轻灵变幻。

凤姐乃《红楼》中着墨最多之人物形象,其性格泼辣、骄矜、精明、贪婪,既复杂且鲜明,与事而现,与时而变,栩栩如生,跃跃如见。欢声笑语动,必有凤姐,出语警策,声情并茂,此其性格之爽朗泼辣也。惯会察颜观色,因风运舵,一笑使人怜,一怒众人惧,此其性情之精明干练也。揽事拔尖,弄权夺利,翻云覆雨,肆无忌惮,此其性格之骄矜好强也。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犯颜者遭殃,触忌者丧命,此其性格之阴狠狡诈也。洵巾帼之豪杰,末世之奸雄。无奈凡鸟命薄,机关算尽,祸起烧身,心态骤变。时势造此英雄,终亦归之于薄命。凤姐形象所示,亦社会人生之大悲剧。

此书真真假假,虚实相映。甄应嘉之来,乃以真实生活映衬虚假情事。真来则假去,既显示大梦将觉醒,亦预言宝玉将悟空。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话说宝玉为自己失言，被宝钗问住，想要掩饰过去，只见秋纹进来说："外头老爷叫二爷呢。"宝玉巴不得一声儿，便走了。昔日宝玉闻贾政相招，头上如响焦雷，百计回避，不欲向前。何今日闻声则喜、拔腿便走耶？非喜严父也，乃厌喋喋规箴之妻也，可知宝玉之畏宝钗实有甚于畏贾政，终使其觉尘世间无立锥之地，遂不得不出家为僧矣。到贾政那里，贾政道："我叫你来不为别的，现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学里去，你在家里，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我这几天倒也闲着，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瞧瞧，看你这些时进益了没有。"贾政又念紧箍咒，再为"中乡魁"伏脉。宝玉只得答应着。贾政又道："你环兄弟、兰侄儿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们，那可就不成事了。"宝玉不敢言语，答应了个"是"，站着不动。贾政道："去罢。"宝玉退了出来，正遇见赖大诸人拿着些册子进来。

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宝钗问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欢。惟有宝玉不愿意，也不敢怠慢。上有严父，内有畏妻，宝玉之苦可知。正要坐下静静心，只见两个姑子进来，是地藏庵的。地藏庵前已见于七十七回，其姑子圆信曾来荣府，拐带蕊官与藕官出家于此。见了宝钗，说道："请二奶奶安。"宝钗待理不理的说："你们好。"因叫人来："倒茶给师父们喝。"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也不好兜搭[①]。宝钗向儒不向佛，宝玉爱禅不爱贤，此乃二宝隔阂之思想根源。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也不久坐，辞了要去。宝钗道："再坐坐去罢。"那姑子道："我们因在

铁槛寺做了功德，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今日来了，见过了奶奶、太太们，还要看看四姑娘呢。”宝钗点头，由他去了。宝钗冷淡尼姑，是世家贵妇做派　尼姑属于“三姑”之一，故宝钗厌之。一百一回写包勇厌恶妙玉，并云甄府历来拒绝尼姑上门，其理相同。

那姑子到了惜春那里，看见彩屏，便问：“姑娘在那里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为什么？”彩屏道：“说也话长。你见了姑娘，只怕他就和你说了。”惜春早已听见，急忙坐起，一副热心人神态，与宝钗之“冷”恰相映衬。惜春待人亦冷，唯于佛事则热心。说：“你们两个人好啊，见我们家事差了，就不来了。”那姑子道：“阿弥陀佛，有也是施主，没也是施主。别说我们是本家庵里，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的。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们都见过了，只没有见姑娘，心里惦记，今儿是特特的来瞧姑娘来了。”

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那姑子道：“他们庵里闹了些事，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此指贾芹秽乱尼庵一事，回照九十三回“水月庵掀翻风月案”。便问惜春道：“前儿听见说，栊翠庵的妙师父怎么跟了人走了？”惜春道：“那里的话，说这个话的人，隄防着割舌头。人家遭了强盗抢去，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妙玉之高洁而薄命，非诸艳及宝玉不能知也。那姑子道：“妙师父的为人古怪，只怕是假惺惺罢。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那里像我们这些粗夯人，只知道讽经念佛，给人家忏悔，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公然贬损他人，以抬高自己，嫉妒之心未泯。听其言可知此尼虽出家却未息尘心，乃俗尼也。《金瓶梅词话》六十八回云：“似这样缁流之辈，最不该招惹他　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本性欠明，戒行全无，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一味利欲是贪。不管堕业轮回，一味眼下快乐。哄了些小门闺怨女，念了些大户动情妻。前门接施主檀那，后门丢胎卵湿化。姻缘成好事，到此会佳期。”书中有薛王二姑子，俗不可耐，与此处两尼同类。惜春道：“怎么样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们家这样善德人家儿不怕，若是别人家那些诰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到了苦难来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遇见人家有

苦难事，就慈心发动，设法儿救济。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们苦多着呢，只是没有险难的了。虽不能成佛作祖，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脱生了个女人胎子，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姑娘你还不知道呢，要是姑娘们到了出了门子，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儿的。若说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师父自为才情比我们强，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岂知俗的才能得善缘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一派胡言，浅薄鄙俚之至，的是俗尼声口。寺庙中鱼龙混杂，有此等姑子，不足为奇。明人释圆澄《慨古录》云："古之考试为僧尚不能免其一二漏网，今之概无凭据，则漫不可究。……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惟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此处两姑子虽不至此，然相去未远。

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的合在机上，惜春心中早已有佛，方能言合机心，非姑子之言语功德。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前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并将头发指给他瞧，道："你打谅我是什么没主意、恋火坑的人么。早有这样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儿来。"那姑子听了，假作惊慌道："姑娘再别说这个话。珍大奶奶听见，还要骂杀我们，撵出庵去呢。姑娘这样人品，这样人家，将来配个好姑爷，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此姑子如此热衷荣华富贵，若身为惜春，焉肯出家为尼？故释圆澄《慨古录》斥之曰："今之流辈，毋论富贵贫贱，或妓女丐妇，或大士白衣，但有衣食可资，拜为父母，弃背至亲，不愿廉耻，作忤逆罪　在名教中逆之大逆，在佛教中割爱出家，当为何事？"此等俗流，与宝玉、妙玉、惜春、紫鹃、芳官等清净儿女，相差何啻天壤。惜春不等说完，便红了脸，说："珍大奶奶撵得你，我就撵不得么？"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说道："姑娘别怪我们说错了话。太太、奶奶们那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惜春道："这也瞧罢咧。"彩屏等听这话头不好，便使个眼色儿给姑子，叫他走。那姑子会意，本来心里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辞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谅天下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么？"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惜春言辞正大，冷面逐客；姑子理屈词穷，抱头鼠窜。双方

话不投机，显非同道　唐司空图《即事》云："云从潭底出，花向佛前开。"惜春偏躁，姑子庸俗，俱不同于空门闲适境界。

彩屏见事不妥，恐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诉了尤氏，说："四姑娘铰头发的念头，还没有息呢。他这几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隄防些，别闹出事来，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尤氏道："他那里是为要出家，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安心和我过不去。也只好由他罢了。"彩屏等没法，也只好常常劝解。岂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饭，只想铰头发。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处告诉。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劝了好几次，怎奈惜春执迷不解。惜春执意出家，彩屏心急如焚，尤氏置若罔闻，邢王二夫人前来解劝，各人身份不同，态度便有差异　以上完"惑偏私惜春矢素志"题面。偏私，偏袒徇私，犹一偏之见　尹文子"大道下"篇云："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此指地藏庵姑子宣扬佛法，致使惜春心志迷惑　实则惜春矢志不移，乃缘"勘破三春景不长"，因元春为皇妃，作者惧祸，遂加淡化

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只听外头传进来说："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众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处坐下。读者久闻甄宝玉大名，至此才登场亮相，作者善蓄文势，笔致从容不迫，今已水到渠成。己卯本十八回夹批有云："邯郸梦 中伏甄宝玉送玉 "可知在作者原设计中，甄宝玉于后半部登场亮相，与贾家之败、元妃之死、黛玉之死同为通部书之关键　此回相合，惟将"送玉"事付之癞头和尚，稍作变化而已　众人行礼，叙些寒温，不必细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无二，要请甄宝玉进来一见。传话出去，回来说道："甄少爷在外书房同老爷说话，说的投了机了，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韵 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甄宝玉能与贾政投机，可见非贾宝玉知己。打发人来请我们二爷、三爷，还叫兰哥儿在外头吃饭，吃了饭进来。"说毕，里头也便摆饭。

原来此时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试探他的文才，竟应对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励他们。再者，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甄贾二宝玉相貌相同，而贾政敬"真"厌"假"。二宝玉已有轩轾。姚燮评曰："一般禄蠹，自是投机 "宝玉听命，穿了素服，带了兄弟、侄儿出来，见了

甄宝玉，竟是旧相识一般。那甄宝玉也像那里见过的。真假二宝玉确曾于梦中相会，容貌、身材、禀性、脾气乃至生活环境均一般无二，类似真假美猴王，事见五十六回。两人行了礼，然后贾环、贾兰相见。本来贾政席地而坐，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铺了褥子坐下。如今宝玉等出来，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为甄宝玉是晚一辈，又不好竟叫宝玉等站着。贾政知是不便，站起来，又说了几句话，叫人摆饭，说："我失陪，叫小儿辈陪着，大家说话儿，好叫他们领领大教。"甄宝玉逊谢道："老伯大人请便，小侄正欲领世兄们的教呢。"贾政回覆了几句，便自往内书房去。那甄宝玉却要送出来，贾政拦住。宝玉等先抢了一步，出了书房门槛站立着，看贾政进去，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诸如久慕渴想的话，也不必细述。

且说贾宝玉见了甄宝玉，想到梦中之景，并且素知甄宝玉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为得了知己。因初次见面，不便造次，且又贾环、贾兰在坐，只有极力夸赞说："久仰芳名，无由亲炙[2]，今日见面，真是谪仙一流的人物[3]。"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贾宝玉的为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差，"只是可与我共学，不可与我适道[4]。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精魂了。我如今略知些道理，何不和他讲讲。但只是初见，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只好缓缓的来。"同名同貌，未必同道同心。如宋陈造《寄郑良佐》所云："宁知宋不笑登徒，或指宣尼作阳货。"真玉意中一顿，显得较假玉练达不少。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数万人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至于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觉玷辱了这两个字。"世间事物相同者甚多，《墨子》"大取"篇开列十项，仍不能穷尽。其中包括"同类之同"与"同名之同"。墨子云："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同异辨证，不可呆看。此际两玉仍存痴想，旋即得知，彼此实非同类，更非知己。回目"证同类宝玉失相知"本此，专指假玉。

贾宝玉听了，心想："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样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儿们清洁，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儿看待起来？"便道："世兄谬赞，实不敢当。弟至浊至愚，只不过一块顽石耳，遥应首回女娲炼石

补天，黄小田夹批谓："道出本来面目。"真玉开口便俗，以"最清最雅"属之须眉浊物，亦露"本来面目"，渐为假玉觑破。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实称此两字呢？"甄宝玉道："弟少时不知分量，自谓尚可琢磨，岂知家遭消索，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些须。以家事消磨为契机，真玉向俗，假玉遁世，所悟不同。世兄是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钟爱，将为席上之珍。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真玉所言，可用第五回假玉于宁府上房所见对联概括，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时假玉一见即嫌，今日又从真玉口中道出，焉能不厌？

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了禄蠹的旧套，想话回答。贾环见未与他说话，心中早不自在。百忙中不忘提贾环一笔，文情周到。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便说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谦。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在小侄年幼，虽不知文章为何物，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那膏粱文绣，比着令闻广誉[5]，真是不啻百倍的了。"贾兰声口老到，见年龄已长，世故渐深 甄宝玉未及答言。

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心里越发不合，想道："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果真仍是贾宝玉，不同流俗。姚燮评曰："酸论二字新。"便说道："弟闻得世兄也诋尽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今日弟幸会芝范[6]，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从此可以洗净俗肠，重开眼界。不意视弟为蠢物，所以将世路的话来酬应。"贾宝玉语带客套，亦透诚恳，的是蠢物心性。甄宝玉听说，心里晓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为假。我索性把话说明，或者与我作个知心朋友，也是好的。"便说："世兄高论，固是真切。但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7]，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8]，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亲、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时那些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访师觅友，教导愚蒙，幸会世兄，定当有以教我。适才所言，并非虚意。"此正真实生活中在在可见之

人物也，宜乎其名为“真”宝玉

贾宝玉愈听愈不耐烦，又不好冷淡，只得将言语支吾。真玉为生客，故假玉骤闻俗谈，不便即时发作，与儿时待宝钗、湘云不同。年纪渐长，无法处处任性，甚合情理 幸喜里头传出话来，说：“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请甄少爷里头去坐呢。”宝玉听了，趁势便邀甄宝玉进去。那甄宝玉依命前行，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贾宝玉见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请过了安。贾环、贾兰也见了。甄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两母两子，互相厮认。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那甄夫人年纪已老，又是老亲，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与他儿子一般，不禁亲热起来。王夫人更不用说，拉着甄宝玉问长问短，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从王夫人眼中比出二宝玉，如同生母观孪生兄弟，已见形象差异 真玉小一岁，气质却显“老成”，可见入世渐深；假玉稚嫩，以其童心犹存 回看贾兰，也是清秀超群的，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像，也还随得上，只有贾环粗夯，未免有偏爱之色。贾兰“清秀超群”，贾环“粗夯”，也是一对 王夫人戴有色眼镜，二人差别愈发明显。

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都来瞧看，说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罢，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众人只见二宝玉同名同貌，不知其心殊异。亏得是我们宝玉穿孝，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一时也认不出来。”内中紫鹃一时痴意发作，因想起黛玉来，心里说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时，就将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愿意的。”紫鹃所想乃皮相之见。黛玉心属宝玉，非仅恋其才貌，实爱其心志情感。似甄宝玉一腔俗肠，岂可得林姑娘青目哉？

正想着，只听得甄夫人道：“前日听得我们老爷回来说，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王夫人正爱甄宝玉，顺口便说道：“我也想要与令郎作伐[9]。我家有四个姑娘，那三个都不用说，死的死，嫁的嫁了。还有我们珍大侄儿的妹子，只是年纪过小几岁，恐怕难配。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生得人材齐正，二姑娘呢，已经许了人家，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三姑娘”乃李绮，曾于五十回即景联诗时以“凭诗祝舜尧”颂圣结句，思想确近甄宝玉，可称天配。过一天，我给令郎作

媒。但是他家的家计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这话又客套了。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咧。”王夫人道：“现今府上复又出了差，将来不但复旧，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语属客套，却见王夫人自家心迹。故陈其泰批云：“王夫人势利之心，老而愈笃。”甄夫人笑着道：“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这么着，就求太太作个保山。”

甄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便告辞出来，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见贾政已在那里，复又立谈几句。听见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太太要走了，请爷回去罢。”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贾政命宝玉、环兰相送，不题。

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盼望。今儿见面，原想得一知己，岂知谈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二宝玉“冰炭不投”为宾，为下文写二宝夫妇意见相左作引。闷闷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发怔。宝钗便问：“那甄宝玉果然像你么？”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一语定评，乃宝玉素厌者。王伯沆批曰：“‘禄蠹’前以骂钗，今以骂甄宝玉，观其所骂而二人身分可知矣。”宝钗道：“你又编派人家了。怎么就见得也是个禄蠹呢？”宝玉道：“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10]，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此悟己身为“臭皮囊”。貌既不愿与甄宝玉同，身亦将离宝钗矣。宝钗见他又说呆话，便说道：“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至此可知，宝钗所求，实“真”宝玉也，奈其所得为“假”何？亦造化弄人。

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并不言语，只是傻笑。宝钗不知，只道自己的话错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岂知那日便有些发呆，

袭人等怄他，也不言语。过了一夜，次日起来，只是呆呆的，竟有前番的病样。宝玉夫妇思想之分歧，前已屡见，至此为一总结　前写宝玉数度因情感伤痛而精神恍惚，此写因思想与俗见不同而"闷闷昏昏"，神情呆傻，皆悟彻前之精神迷狂状态

一日，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铰发出家，尤氏不能拦阻，看着惜春的样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尽的，虽然昼夜着人看守，终非常事，便告诉了贾政。贾政叹气跺脚，只说："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闹到如此地位。"宁府先有贾敬炼丹求仙，今有惜春欲出家为尼，故贾政有此一叹　彼尚不知，宝玉亦将撒手悬崖，遁入空门　宁荣两府，命运相同　岂不闻"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乎？硕鼠横行，惜春不得不出家避世，以免重蹈"三春"覆辙；大观园"乐土"既毁，宝玉不得不另寻去处　此又非贾政所能明也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叫他去和他母亲说："认真劝解劝解。若是必要这样，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岂知尤氏不劝还好，一劝了，更要寻死，说："做了女孩儿，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样，老爷、太太们倒要操心，况且死了。此惜春出家原因之一，即第五回判词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也　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净净的一辈子，就是疼我了。此惜春出家原因之二，逃避尘世之烦扰，清净自守。况且我又不出门，就是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基址[11]，我就在那里修行。未见妙玉结局耶？然唯此一途，权且栖身而已　我有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你们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没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愿，那时哥哥回来，我和他说，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若说我死了，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他们不容我。"惜春性情执拗，今以死相要挟，一意孤行，定要出家，决心何等坚定　姚燮批："无意不决，却无辞不婉"其尘心已绝，尘缘已断　末句中"他们"二字，甲本同　东本、王本、张本作"你们"，桐花凤阁本即将"他"描改为"你"，与上文"并不是你们逼着我"一语相照应，称谓始合，语义妥协。尤氏本与惜春不合，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

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见宝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说袭人道："你

们忒不留神，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袭人道：“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一时好，一时不好。天天到太太那里，仍旧请安去，原是好好儿的，今日才发糊涂些。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恐怕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心里一时明白，怕他们受委屈，宝玉呆傻，偏于女儿事上明明白白，此际犹然扮演护花使者角色。痴儿执迷，情根将断而未断。便说道：“太太放心，我没什么病，只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王夫人道：“你是有这病根子，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吃两剂药好了不好？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样子，那可就费了事了。”宝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个人瞧瞧，我就吃药。”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出来请大夫。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便将惜春的事忘了。文情曲折。若一路写尽惜春事，行文则板矣　迟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药，王夫人回去。

过了几天，宝玉更糊涂了，甚至于饭食不进，大家着急起来。恰又忙着脱孝[⑰]，此时脱孝，似乎过早。《中庸》云：“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云：“脱孝期应为二十七个月，此时贾母去世仅一年，似有未合。若说已届脱孝期，但书中情节，显然不足二年。”后半部忙于收束全书，有时确显仓促。家中无人，又叫了贾芸来照应大夫。贾琏家下无人，请了王仁来，在外帮着料理。那巧姐儿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荣府中又闹的马仰人翻。

一日，又当脱孝来家，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见宝玉人事不醒，急的众人手足无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诉贾政说：“大夫说了，不肯下药，只好预备后事。”贾政叹气连连，只得亲自看视，见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贾琏办去。贾琏不敢违拗，只得叫人料理；手头又短，正在为难。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二爷，不好了！又有饥荒来了。”

贾琏不知何事，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说道：“什么事？”那小厮道：“门上来了一个和尚，手里拿着二爷的这块丢的玉，说要一万赏银。”是救命菩萨来也。二十五回宝玉及凤姐遭魇魔将死，即此癞头和尚所救。甄宝玉甫至，癞僧便来送还通灵玉，恰合十八回批语“《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云云疑后半部作者读过脂砚斋评，深知底里，故此处能前后合拍。贾琏照脸啐道：

"我打谅什么事,这样慌张,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么。就是真的,现在人要死了,要这玉做什么。"小厮道:"奴才也说了。那和尚说,给他银子就好了。"正说着,外头嚷进来说:"这和尚撒野,各自跑进来了,众人拦他拦不住。"贾琏道:"那里有这样怪事,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又闹着,贾政听见了,也没了主意了。里头又哭出来,说:"宝二爷不好了。"贾政益发着急。只见那和尚说道:"要命拿银子来。"贾政忽然想起:"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救星则一,但此和尚前后使命不同。前为使宝玉"因空见色,由色生情",此则为使其"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但是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银子来,怎么样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说。"

贾政叫人去请,那和尚已进来了,也不施礼,也不答话,便往里就跑。贾琏拉着道:"里头都是内眷,你这野东西混跑什么?"那和尚道:"迟了,就不能救了。"贾琏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里头的人不要哭了,和尚进来了。"王夫人等只顾着哭,那里理会。贾琏走进来又嚷,王夫人等回过头来,见一个长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唯表王夫人不及躲避此和尚.中有寓意 夫人孕此衔玉之宁馨儿,即此和尚弄鬼。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宝钗避过一边,袭人见王夫人站着,不敢走开。只见那和尚道:"施主们,我是送玉来的。"说着,把那块玉擎着道:"快把银子拿出来,我好救他。"

王夫人等惊惶无措,也不择真假,便说道:"若是救活了人,银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来。"王夫人道:"你放心,横竖折变的出来。"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宝玉,宝玉,你的'宝玉'回来了。"说了这一句,王夫人等见宝玉把眼一睁。袭人说道:"好了。""好了"二字醒目,照应首回跛足道人解《好了歌》所谓"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宝玉此一好,则了矣,悟矣。只见宝玉便问道:"在那里呢?"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宝玉先前紧紧的攥着,后来慢慢的回过手来,放在自己眼前,细细的一看,说:"嗳呀,久违了。"此处照应九十五回妙玉所求乩语所谓"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里外众人都

喜欢的念佛，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贾琏也走过来一看，果见宝玉回过来了，心里一喜，疾忙躲出去了。和尚今为债主，贾琏囊空如洗，故亦喜亦忧，疾忙躲避，景象十分滑稽 浪荡子之乖觉，又得一见。

那和尚也不言语，赶来拉着贾琏就跑。贾琏只得跟着，到了前头，赶着告诉贾政。贾政听了喜欢，即找和尚施礼叩谢。和尚还了礼坐下。贾琏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银子才走。"贾政细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见的，便问："宝刹何方？法师大号？这玉是那里得的？怎么小儿一见便会活过来呢？"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贾政见这和尚粗鲁，也不敢得罪，便说："有。"和尚道："有便快拿来罢，我要走了。"贾政道："略请少坐，待我进内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来才好。"癞僧送玉，再三索要银两，表面一副俗态，恰与甄宝玉同。况且两人先后脚来至贾府，益觉其颇合"甄宝玉送玉"之说。

贾政果然进去，也不及告诉，便走到宝玉炕前。宝玉见是父亲来，欲要爬起，因身子虚弱，起不来。王夫人按着说道："不要动。"宝玉笑着，拿这玉给贾政瞧，道："宝玉来了。"贾政略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细看，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过来了，这赏银怎么样？"王夫人道："尽着我所有的，折变了给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罢？"此写宝玉之慧根 和尚逼索银两，乃禅家机锋，非真贪其财也。如宋释道颜《颂古》所云："掌中擎白日，舌上覆金钱。壁立争千仞，毫光彻梵天 "宝玉同癞僧灵犀相通，已临彻悟境界。贾政点头道："我也看来古怪，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银子。"王夫人道："老爷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说。"贾政出来。

宝玉便嚷饿了，喝了一碗粥，还说要饭。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宝玉说："不妨的，我已经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渐渐的神气果然好过来了，便要坐起来。麝月上去轻轻的扶起，因心里喜欢忘了情，说道："真是宝贝，才看见了一会儿，就好了。亏的当初没有砸破。"宝玉听了这话，神色一变，把玉一撂，身子往后一仰。宝玉当年"砸玉"乃为心恋黛玉而嫉"金玉良缘"之说，今麝月提起旧事，触动宝玉前情，故有此态，为下回悟彻情缘伏根。此回所叙，乃第十八次写"通灵玉"也。

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兜搭：这里是拉扯闲谈之意。

② 亲炙：亲受教益。语出《孟子·尽心下》："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朱熹注："亲近而熏炙之也。"

③ 谪仙：谪居尘世的仙人。古人常称才学出众、风流绝尘之人为谪仙。后多代指李白。

④ 可与我共学，不可与我适道：语出《论语·子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意谓可以一道学习之人，未必就是志同道合之人。

⑤ 膏粱文绣、令闻广誉：语出《孟子·告子上》："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膏粱文绣，代指玉食锦衣；令闻广誉，指美名盛誉。

⑥ 芝范：高尚的榜样。芝，指灵芝，古人以为瑞草。旧时常用以喻人才质之美。

⑦ 致仕：即辞官。

⑧ 立德立言：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人谓"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立言"则指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儒家以为这都是垂扬千古的大事业。旧时奉此说为修身处世的要领。

⑨ 作伐：即作媒。

⑩ 明心见性：原为佛教禅宗用语，认为成佛作祖，无需外求，只要能觉知"自身真性"即可。此指发自内心的真知灼见。

⑪ 基趾：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作"基址"。趾，通"址"。

⑫ 脱孝：指丧服期满，脱去孝衣。

回　评

此回写惜春已悟，矢志出家为尼；宝玉将悟，见甄宝玉而失相知，听宝钗"禄蠹"之谈而痴迷垂危，得通灵玉而"好了"。自此回始至结尾，皆为"自色悟空"文字。情节变幻莫测，虚实恍惚，真假迷离，行文极尽腾挪变化之能事。陈其泰评："甄宝玉人都，与宝玉相见后，通灵玉即复归。真假离合，一片神行。尤妙在结尾一笔，挽到上半部文字，引起下回宝玉悟境。笔墨变幻，痕迹俱化。"脂批谓作者原稿中有甄宝玉送玉之事，今甄氏初现，和尚即持玉而来，其设意似本诸脂批之提示。

此回写宝玉与惜春皆欲出家，然其悟有难易之分。惜春唯勘破“三春”，悟女儿命薄则足矣，故易。宝玉须尝爱情幻灭之苦而悟彻情缘，见大观园之毁灭而打破“意淫”情关，历家庭衰败而知人世变幻，痛婚姻之不幸而弃绝亲情，而后方能大悟，故难。然宝玉之悟乃历尽劫难之结果，堪称悟彻人生，非惜春所能及。此回立意实以惜春之悟为宾，宝玉之悟为主，互有映衬烘染之妙。

甄贾宝玉互为幻相，真假对比，离合变化，其寓意有不可迹求言传之妙。家事消磨之前，真玉与假玉同为顽石，不失其纯朴童心。故真假梦中相会，如合一璧。今真玉已琢磨成器，则真假判然矣。甄宝玉在仙境为俗物，在尘世则为美玉；贾宝玉在尘世为蠢物，在仙境则为美玉。宝钗身嫁假玉，神通真玉，而假不得成真，故宝玉必归于虚幻，宝钗必独守空房。此回写真假二玉相逢似主实宾，写贾薛二宝龃龉似宾实主。写甄宝玉之俗，所以衬托宝钗之俗；写贾宝玉失相知，所以归结宝钗尽失宝玉之心也。故此回乃“金玉良缘”破裂之重要关节点。

此回写宝玉之生死皆系乎黛玉，以显其情之至。先乃因失通灵，黛玉魂归，呆痴至今；复因失相知，对宝钗彻底失望，于是痴迷濒死。醒后又因麝月言及黛玉而再次昏迷，是写宝玉因情而痛。恰如洪秋蕃所评：“艳妻妖婢，富贵荣华，自己身命及通灵宝玉概不足以方黛玉。有黛玉则万事足，无黛玉则万念空，虽投身泉路，披发大荒，亦所不择。是其情为岳山同固、沧海同深之情，与天地同老、日月同休之情。”可知《红楼》谈禅说理，设“色情空”之结构，重点在“情”，而不在“空”，故红楼一梦，实即情梦。

此回至一百十九回为一大段，主要写惜春出家、宝玉逃禅、贾府蒙恩，完结全部《红楼》故事。



象說一隻牛你像一隻狗
象說牛狗大家撒手象只
牛狗大象一口到底是態
麼慕了幾滿至萬象來云
最安台些六個字題跋

（印）相彬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话说宝玉一听麝月的话，身往后仰，复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祸，此时王夫人等也不及说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算主意，心想："若是宝玉一死，我便自尽，跟了他去。"若果真如此，亦为惧祸，非殉情也　麝月有烈性，与袭人同中见异。

不言麝月心里的事。且说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岂知贾政进内出去时，那和尚已不见了。和尚来得突兀，去得蹊跷。此行自然非关银子，其意在于度脱宝玉。王伯沆批："宝玉与和尚，是同是别？"贾政不能知，读者可自想。贾政正在咤异，听见里头又闹，急忙进来，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牙关紧闭，脉息全无。用手在心窝中一摸，尚是温热。贾政只得急忙请医，灌药救治。

那知那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窍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厅，见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礼。那和尚忙站起身来，拉着宝玉就走。宝玉跟了和尚，觉得身轻如叶，飘飘摇摇，也没出大门，不知从那里走出来了。行了一程，到了个荒野地方，远远的望见一座牌楼，好像曾到过的。是太虚幻境。宝玉下凡历劫，已添不少俗态，与初游此境时犯而不犯。〇此乃全书第十次写及太虚幻境，亦宝玉第七梦也。较之第五回初游，此次重游太虚，证悟仙缘，境界尤为超然。刘履芬眉批云："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是书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搀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正要问那和尚时，只见恍恍惚惚来了一个女人。宝玉心里想道："这样旷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丽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宝玉想着，走近前来，细细一看，竟有些认得的，只

是一时想不起来。见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个照面，就不见了。的是梦魂游荡景象，往来倏忽，变幻莫测　所谓如空花泡影，如露亦如电。宝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样子，越发纳闷："怎么他也在这里？"又要问时，那和尚早拉着宝玉过了牌楼，只见牌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真如福地"与"太虚幻境"恰为一对。前佛后道，梦中汇合，真假齐出，虚实相映。又呼应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即一僧一道，两教遂合而为一。〇按"真如福地"四字即佛道观念之组合。"真如"属佛教，指宇宙永恒自在本体，与法界、实相、涅槃、虚空等同义。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九云："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异。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至于"福地"，则属道教，指神仙所居幸福安乐之地。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二七云："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两者组合，便成永恒极乐境界。"真如福地"与"太虚幻境"，大体同义。两边一副对联，乃是：

假去真来真胜假，

无原有是有非无。此改第五回太虚幻境对联而来，原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钱锺书论历史小说之虚实关系，尝改此联为"假作真时真不假，无生有处有非无"，颇觉警策。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门上也横书着四个大字道："福善祸淫[①]。"语出《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太上感应篇》亦云："积善之家，降之百祥；积不善之家，降之百殃"，"鬼神福善而祸淫。"此表明后半部之立意本旨，与前之"孽海情天"为一对，然有雅俗之别。又有一副对子，大书云：

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

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来如此。我倒要问问因果来去的事了。"初游唯欲领略"古今之情"，今则只愿探寻"因果来去"，其间已历"由色生情，传情入色"两阶段。这么一想，只见鸳鸯站在那里，招手儿叫他。宝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园子，怎么改了样儿了呢？"赶着要合鸳鸯说话，岂知一转眼，便不见了，心里不免疑惑起来。走到鸳鸯站的地方儿，乃是一溜配殿，各处都有匾额。宝玉无心去看，只向鸳鸯立的所在奔去。见那一间配殿的门半掩半开，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回过

头来，和尚早已不见了。宝玉恍惚见那殿宇巍峨，绝非大观园景象，便立住脚，抬头看那匾额上写道："引觉情痴"。两边写的对联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贪求思慕总因痴。

宝玉看了，便点头叹息。想要进去找鸳鸯，问他是什么所在。细细想来，甚是熟识，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满屋一瞧，并不见鸳鸯，里头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见有十数个大橱，橱门半掩。

宝玉忽然想起："我少时做梦，曾到过这样个地方，如今能够亲身到此，也是大幸。"妙在"亲身到此"四字，宝玉犹不知身在梦乡。恍惚间，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便仗着胆子，把上首大橱开了橱门一瞧，见有好几本册子。心里更觉喜欢，想道："大凡人做梦，说是假的，岂知有这梦便有这事。我常说还要做这个梦再不能的，不料今儿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册子是那个见过的不是？"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记得是那个，只恨记得不清楚。"便打开头一页看去。见上头有画，但是画迹模糊，再瞧不出来。此即东观阁批所谓"文家躲闪法"，甚为实用，可避重复，可免累赘。陈其泰评云："梦游反极清楚，魂游反极恍惚，用笔入妙。"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尚可摹拟，便细细的看去，见有什么玉带上头有个好像"林"字，心里想道："莫不是说林妹妹罢。"便认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里"四字，此处指第五回林薛判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咤异道："怎么又像他的名字呢？"复将前后四句合起来一念道："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暗藏着他两个名字，并不为奇。独有那'怜'字'叹'字不好。此指"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字样。有宝钗之淑女品德，黛玉之奇女高才，而不免薄命厄运，皆为悲剧，果然"不好"。这是怎么解？"

想到那里，又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来，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遂往后看，也无暇细玩那画图，只从头看去。看到尾上有几句词，什么"虎兔相逢大梦归"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机关不爽。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这样明白，我要抄了去，细玩起

来，那些姊妹们的寿夭穷通，没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泄漏，只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闲想。”又向各处一瞧，并没有笔砚，又恐人来，只得忙着看去。只见图上影影有一个放风筝的人儿，此为探春判词　第五回写“后面又画着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远嫁，生离惨于死别，如断线风筝，其命运令人惋惜。也无心去看。

急急的将那十二首诗词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记着。一面叹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册”一看，看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先前不懂，见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惊痛哭起来。宝玉与袭人之尘世俗缘最为密切，今知居然命中“无缘”，大出意料，故宝玉“大惊痛哭”，万分不忍。割舍红尘系恋，何其困难。

待要往后再看，听见有人说道：“你又发呆了！林妹妹请你呢。”好似鸳鸯的声气，回头却不见人。心中正自惊疑，忽鸳鸯在门外招手。宝玉一见，喜得赶出来。但见鸳鸯在前，影影绰绰的走，只是赶不上。宝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鸳鸯并不理，只顾前走。宝玉无奈，尽力赶去。

忽见别有一洞天，楼阁高耸，殿角玲珑，且有好些宫女隐约其间。宝玉贪看景致，竟将鸳鸯忘了。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内有奇花异卉，都也认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阑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矜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已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枝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丧。此写绛珠仙草，乃黛玉前身也。其质“矜贵”，其态“妩媚”，皆照应黛玉形象。“心动神怡，魂消魄丧”，皆照应宝玉对黛玉之情。〇近人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三十回有《八声甘州》一阕，中云：“更休问绛珠移后，泪难浇，何处托孤茎。”该词出自豪侠佳人冒浣莲之手，与才子纳兰容若唱和，其灵感当来自黛玉形象。

宝玉只管呆呆的看着，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你是那里来的蠢物？在此窥探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礼道：“我找鸳鸯姐姐，误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请问神仙姐姐，这里

是何地方，怎么我鸳鸯姐姐到此，还说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谁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许凡人在此逗留。”宝玉欲待要出来，又舍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必是晴雯同伴。“花神姐姐”称谓，从“神仙姐姐”化来，亦新雅可喜。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那仙女道：“你要知道这草，说起来话长着呢。那草本在灵河岸上，名曰‘绛珠草’。因那时萎败，幸得一个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长生。后来降凡历劫，还报了灌溉之恩，今返归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缠蝶恋。”宝玉正是蜂蝶，故遭呵斥。柳永《红窗迥》云：“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胡蝶儿，你且退后。”此系红尘景象，仙女所言乃当头棒喝。

宝玉听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见了花神了，今日断不可当面错过，便问：“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还有无数名花，必有专管的，我也不敢烦问，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晓。”宝玉便问道：“姐姐的主人是谁？”那仙女道：“我主人是潇湘妃子。”欲问晴雯下落，却得黛玉消息，惊喜意外。“晴有林风”，再一点染。晴雯为芙蓉花神，黛玉当为总花神。宝玉听道：“是了，你不知道，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说。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虽号为潇湘妃子，并不是娥皇、女英之辈，何得与凡人有亲？你少来混说，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2]。”花神口吻既俏且傲，可知其人之娇娜可爱，乃大观园女儿之投影也。

宝玉听了发怔，只觉自形秽浊，正要退出，又听见有人赶来，说道：“里面叫请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时，总不见有神瑛侍者过来，你叫我那里请去？”那一个笑道：“才退去的不是么？”那侍女慌忙赶出来，说：“请神瑛侍者回来。”宝玉只道是问别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跄而逃。神瑛侍者形状狼狈，憨态可掬。故姚燮批云：“想浊玉于斯，已是身不由主。”作者调侃，用笔诙谐。

正走时，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那里走。”唬得宝玉惊惶无措，仗着胆，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见了，略定些

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弟兄没有一个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今儿你到这里，是不饶你的了。"昔日柳湘莲尝以尤三姐名节之事求证于宝玉，而宝玉曾不设一词遮饰，宜乎今日遭尤三姐斥骂也。宝玉听去话头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拦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儿见了，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宝玉听了，益发着忙，又不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得回头要跑。

岂知身后说话的并非别人，却是晴雯。宝玉一见，悲喜交集，此"悲喜交集"四字，切合宝玉当下心情。唐雍裕之《四色》云："骨为神不朽，眼向故人开。"魂游以来，宝玉已遇故人鸳鸯、尤三姐、晴雯等，着实可悲可喜。便说："我一个人走迷了道儿，遇见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带我回家去罢。"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来请你一会，并不难为你。"宝玉满腹狐疑，只得问道："姐姐说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时不必问，到了那里自然知道。"

宝玉没法，只得跟着走。细看那人背后举动，恰是晴雯："那面目声音是不错的了，怎么他说不是。我此时心里模糊。且别管他，到了那边，见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时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肠是慈悲的，必定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时，到了一个所在。只见殿宇精致，彩色辉煌，庭中一丛翠竹，此处照应潇湘馆景色。"一丛翠竹"即竹林。宋梅尧臣《缑山子晋祠以下陪太尉钱相公游嵩山》云："不学舜嫔悲，潇湘竹枝碧。"潇湘与翠竹本具天然联系，今得《红楼》渲染，愈发深入人心。户外数本苍松。廊檐下立着几个侍女，都是宫妆打扮，见了宝玉进来，便悄悄的说道："这就是神瑛侍者么？"引着宝玉的说道："就是。你快进去通报罢。"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宝玉便跟着进去。过了几层房舍，见一正房，珠帘高挂。那侍女说："站着候旨。"宝玉听了，也不敢则声，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进去不多时，出来说："请侍者参见。"又有一人卷起珠帘。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身穿绣服，端坐在内。从宝玉眼中画出潇湘妃子。"花

冠"、"绣服"是仙子夜饰；不及容颜眉目，乃因宝玉不敢正视，写出仙凡阻隔之情状。宝玉略一抬头，见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说道："妹妹在这里，叫我好想。"宝玉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包含多少思念。张新之批云："此一'好'一'想'，两字好重。"九十八回写黛玉逝后，宝玉苦苦寻觅，曾下及黄泉。此番上穷碧落，终于觌面，何等惊讶，何等欢欣。那帘外的侍女悄咤道："这侍者无礼，快快出去。"说犹未了，又见一个侍儿将珠帘放下。宝玉此时欲待进去又不敢，要走又不舍。待要问明，见那些侍女并不认得，又被驱逐，无奈出来。观太虚幻境中花神及侍女，皆"不情"之辈，此际宝玉不敢"情"之。仙凡阻隔，自然无情可言　宝玉欲进不敢，欲走不舍，欲问无由，迭遇呵斥，惨遭驱逐，始终无可奈何，梦中心理活灵活现。若想同黛玉天长地久，永相厮守，再不分离，必须回归神瑛侍者之本我。此为宝玉彻悟之根由，故其后撒手悬崖方能毅然决然。心想要问晴雯，回头四顾，并不见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来，又无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旧路了。

正在为难，见凤姐站在一所房檐下招手儿。凤姐此态是十二回贾瑞正照"风月宝鉴"时所见　今宝玉再见，自非偶然　其中寓意，隐然可辨。大观园即太虚幻境，即风月宝鉴，即红楼一梦。至于金陵十二钗，无非红粉骷髅而已。宝玉看见，喜欢道："可好了！原来回到自己家里了。怎么一时迷乱如此。"急奔前来说："姐姐在这里么？我被这些人捉弄到这个分儿，林妹妹又不肯见我，不知是何原故？"说着，走到凤姐站的地方，细看起来，并不是凤姐，原来却是贾蓉的前妻秦氏。此写凤姐与可卿合一，迷离恍惚，意蕴隽永　王伯沆批曰："凤与可卿本是一流人。观十三回中所言与百一回中所言，至此更无疑矣。"宝玉只得立住脚，要问凤姐姐在那里。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宝玉此番神游幻境所见之可卿，同第五回所写大相径庭　盖前番幽会，实寓禅机　《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云："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引《观世音菩萨感应传》云："丰姿窈窕鬓欹斜，赚杀郎君念法华。一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家。"可卿前番以色相诱惑宝玉，以欲止欲，"令入佛智"，其使命业已完成，故此番不再理会，似醍醐灌顶。

宝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进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叹道："我今儿得

了什么不是，众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来。见有几个黄巾力士执鞭赶来，说是：“何处男人，敢闯入我们这天仙福地来，快走出去。”宝玉听得，不敢言语。正要寻路出来，远远望见一群女子，说笑前来。宝玉看时，又像是迎春等一干人走来，心里喜欢，叫道：“我迷住在这里，你们快来救我。”正嚷着，后面力士赶来，宝玉急得往前乱跑，忽见那一群女子都变作鬼怪形像，也来追扑。美女幻为鬼怪，此乃“风月宝鉴”反面影像。王伯沆批：“本非女子、亦非鬼怪，循业发现，是生分别。”道理更彻。

宝玉正在情急，只见那送玉来的和尚，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又见镜子，仍是“风月宝鉴”。黄小田批云：“前梦拉入迷途，此梦宝鉴一照，言由迷而悟。”宝鉴有此妙用，当借自照妖镜意象，见于《西游记》、《封神榜》、《西洋记》等书，乃晋唐俗说。其功能类似西方童话中之魔镜，亦属佛门常谈。如宋释师一《颂古》云：“不是幡兮不是风，轩辕宝鉴出怀中。森罗万象难逃影，恋窟狐狸失却踪。”小说中之“风月宝鉴”能够化迷入悟，别具一格。清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卷三“古镜”条云：“宋庆历时，有宦官蓄一古镜，背铸鬼形，而其影在鉴中。”此古镜已近于“风月宝鉴”。说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来救你。”登时鬼怪全无，仍是一片荒郊。宝玉拉着和尚说道：“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你一时又不见了。看见了好些亲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变作鬼怪，到底是梦是真，望老师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这里，曾偷看什么东西没有？”宝玉一想道：“他既能带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瞒得他，况且正要问个明白。”便道：“我倒见了好些册子来着。”那和尚道：“可又来，你见了册子，还不解么？世上的情缘，都是那些魔障。此禅家机锋也。《圆觉经大疏抄》卷三谓：“本无事者，是所悟理，谓心境本空，非今始寂；迷之为有，所以生憎爱等情；情生，诸苦所系，梦作梦受。故了达本来无等，即须丧己忘情；情忘即度苦厄，故以忘情为修行也。”宝玉此回游幻境，即演此旨。只要把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将来我与你说明。”说着，把宝玉狠命的一推，说：“回去罢！”宝玉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里嚷道：“阿哟。”

众人正在哭泣，听见宝玉苏来，连忙叫唤。宝玉睁眼看时，仍躺在炕上，见王夫人、宝钗等哭的眼泡红肿。定神一想，心里说道：“是了，我是

死去过来的。”遂把神魂所历的事呆呆的细想，幸喜多还记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宝玉终于悟彻情缘，从此明心见性，自色悟空。所馀唯了断亲情矣　王夫人只道旧病复发，便好延医调治，即命丫头、婆子快去告诉贾政，说是：“宝玉回过来了。头里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说出话来，不用备办后事了。”贾政听了，即忙进来看视，果见宝玉苏来，便道：“没福的痴儿，你要唬死谁么。”说着，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下来了。宝玉昏迷，王夫人哭，宝钗哭，贾政亦哭，亲情刻深，发自肺腑，天性宛然。此为宝玉最后一缕尘世羁绊。《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十之二云：“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罗山；所饮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命终哭泣所出目泪，多四大海。尽地草木为四寸筹，以数父母，亦不能尽。”自此以后，屡屡写及家属为宝玉彻悟而哭泣，合乎释书常谈。又叹了几口气，仍出去叫人请医生，胗脉服药。

这里，麝月正思自尽，见宝玉一过来，也放了心。只见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叫他喝了几口，渐渐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没有说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给宝钗给他带上，此乃第十九次写“宝玉”也。张新之评曰：“自‘认通灵’至‘失通灵’一并结。”“想起那和尚来，这玉不知那里找来的，也是古怪，怎么一时要银，一时又不见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宝钗道：“说起那和尚来的踪迹，去的影响，那玉并不是找来的。头里丢的时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里，怎么能取的了去?”宝钗道：“既可送来，就可取去。”袭人、麝月道：“那年丢了玉，林大爷测了个字，后来二奶奶过了门，我还告诉过二奶奶，说测的那字是什么‘赏’字。二奶奶还记得么?”此指九十四回“失宝玉通灵知奇祸”写林之孝请测字先生刘铁嘴释疑。前番漫拟皆不确，至此方出答案，伏脉遥远。宝钗想道：“是了，你们说测的是当铺里找去，如今才明白了，竟是个和尚的‘尚’字在上头，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么。”王夫人道：“那和尚本来古怪。那年宝玉病的时候，那和尚来说是我们家有宝贝可解，说的就是这块玉了。他既知道，自然这块玉到底有些来历。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含着的。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只是不知终久这块玉到底怎么着，就连

咱们这一个，也还不知是怎么着呢。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说到这里，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泪来。其下当说“死也是这块玉”，大不吉利，故王夫人咽住不讲，潸然泪下。其实当说：“来也是这块玉，去也是这块玉。”此中玄机，非在场俗众所能悟。宝玉听了，心里却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语，心里细细的记忆。

那时，惜春便说道：“那年失玉，还请妙玉请过仙，说是‘青埂峰下倚古松’，还有什么‘入我门来一笑逢’的话。想起来‘入我门’三字，大有讲究。佛教的法门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反跌后文宝玉“入得去”，且较惜春更为决绝。宝玉听着，又冷笑几声。笑惜春但能自悟，不能悟人。宝钗听着，不觉的把眉头儿肐揪着发起怔来[3]。尤氏道：“偏你一说又是佛门了。你出家的念头还没有歇么？”惜春笑道：“不瞒嫂子说，我早已断了荤了。”佛门有五戒，第一戒即不杀生，故惜春“断荤”。日僧空海《十住心论》卷二引《大智度论》云：“戒有五种，始从不杀，乃至不饮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若受二三戒是名少分，若受四戒是名多分，五戒是名满分。于此分中，欲受何分，常随意受之。”惜春食素，俨然居士矣。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语。宝玉想“青灯古佛前”的诗句，不禁连叹几声。此指第五回惜春判词：“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拿眼睛看着袭人，不觉又流下泪来。宝玉情缘初断，未免藕断丝连。众人都见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旧病，岂知宝玉触处机来，竟能把偷看册上的诗句牢牢记住了，只是不说出来，心中早有一家成见在那里了[4]，暂且不题。成见，即“定见”。宋释正觉《怀上人出丐求颂》云：“妙得其中佛受用，头头成见不相瞒。”宝玉现在已有“成见”在胸，伏一百十九回“却尘缘”之根。

且说众人见宝玉死去复生，神气清爽，又加连日服药，一天好似一天，渐渐的复原起来。便是贾政见宝玉已好，现在丁忧无事，想起贾赦不知几时遇赦，老太太的灵柩久停寺内，终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贾琏来商议。

贾琏便道："老爷想得极是，如今趁着丁忧，干了这件大事更好。将来老爷起了服[5]，只怕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亲不在家，侄儿又不敢僭越。老爷的主意很好，只是这件事，也得好几千银子。衙门里缉赃，那是再缉不出来的。"贾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为大老爷不在家，叫你来商议商议，怎么个办法。你是不能出门的，现在这里没有人；我想好几口材，都要带回去，我一个人怎么能够照应。此番当送归之灵柩，包括贾母、秦氏、黛玉、凤姐及鸳鸯、瑞珠、赵姨娘等。想着把蓉哥儿带了去，况且有他媳妇的棺材，也在里头。还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遗言，说跟着老太太一块儿回去的。我想这一项银子，只好在那里挪借几千，也就够了。"贾琏道："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老爷呢，又丁忧；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了，只好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贾政道："住的房子是官盖的，那里动得。"贾琏道："住房是不能动的。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脱的，等老爷起复后再赎也使得。将来我父亲回来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赎的。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辛苦这一场，侄儿们心里却不安。"贾政道："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只要你在家谨慎些，把持定了才好。"贾琏道："老爷这倒只管放心，侄儿虽糊涂，断不敢不认真办理的。况且老爷回南，少不得多带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这点子费用还可以过的来。就是老爷路上短少些，必经过赖尚荣的地方，可以叫他出点力儿。"贾政道："自己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么呢。"贾琏答应了个"是"，便退出来，打算银钱。一段写政琏叔侄商议送柩回南之事。贾府劫后，无限烦难，银两无着，竟至典地当屋。由繁华落至困顿，只是一瞬之间。

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择了发引长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宝玉此时身体复元，贾环、贾兰倒认真念书，贾政都交付给贾琏，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头，环儿是有服的，不能入场，兰儿是孙子，服满了也可以考的，务必叫宝玉同着侄儿考去，能够中一个举人，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一第之荣竟可赎罪，说来可笑。宝玉应试只是报恩，自己实无罪可赎。此为一百十九回宝玉、贾兰双双"中乡魁"伏根。贾琏等唯唯应

命。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说了好些话，才别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几天经，就发引下船，带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没有惊动亲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来。

宝玉因贾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时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课来。那宝钗、袭人时常劝勉，自不必说。那知宝玉病后，虽精神日长，他的念头一发更奇僻了，竟换了一种，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厌弃功名仕进"，并且看淡"儿女情缘"，此写宝玉思想性格发展之最后阶段　只是众人不大理会，宝玉也并不说出来。

一日，恰遇紫鹃送了林黛玉的灵柩回来，闷坐自己屋里啼哭，想着："宝玉无情，见他林妹妹的灵柩回去，并不伤心落泪，见我这样痛哭，也不来劝慰，反瞅着我笑。这样负心的人，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着我们。前夜亏我想得开，不然，几乎又上了他的当。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袭人也是冷冷儿的。二奶奶是本来不喜欢亲热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么。看来女孩儿们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时的心，不知将来怎样结局。"从紫鹃心中一写宝玉看淡情缘后之行状　于黛玉为断绝"情情"，于紫鹃、袭人等为断绝"情不情"　正想着，只见五儿走来瞧他，见紫鹃满面泪痕，便说："姐姐又哭林姑娘了？我想一个人，闻名不如眼见，头里听着，二爷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亲再三的把我弄进来；岂知我进来了，尽心竭力的服侍了几次病，如今病好了，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剩出来，这会子索性连正眼儿也不瞧了。"再从五儿口中一写宝玉断绝情缘，且与一百九回"承错爱"之情意缠绵相映衬。紫鹃听他说的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这小蹄子，你心里要宝玉怎么样待你才好？女孩儿家也不害臊。人家明公正气的屋里人，他瞧着还没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着拿个指头往脸上抹着问道："你到底算宝玉的什么人哪？"紫鹃神情娇憨，言语活泼，可谓可儿　〔"他瞧着"甲本作"瞧着他"，皆可通　梦稿本无此语　此处梦稿本文字较为简略，旁添文字颇多，大体同乙本　紫鹃语亦有旁添，而仍不同于甲乙两本，似别有所据

那五儿听了自知失言，便飞红了脸。待要解说不是要宝玉怎样看

待，说他近来不怜下的话，“怜下”指体恤下人。此处甲本同，梦稿本止于“便红了脸，正要解说”，下接“只听院门外乱嚷”，文字亦简。只听院门外乱嚷，说：“外头和尚又来了，要那一万银子呢。太太着急，叫琏二爷和他讲去，偏偏琏二爷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头说些疯话，太太叫请二奶奶过去商量。”

不知怎样打发那和尚，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福善祸淫：意谓行善者得福，作恶者遭殃。

② 力士：即下文所说“黄巾力士”，道教传说中在上界值勤的神将。

③ 肐揪：眉头紧皱。

④ 成见：这里是预见之意。

⑤ 起了服：即“除服”，除去丧礼之服。

回　评

此回着重写贾宝玉再次神游太虚幻境，从而明心见性，悟彻情缘，最终走完“传情入色”之心路历程，初涉“自色悟空”之境。此乃《红楼》核心旨义，前后辉映，一脉贯通。宝玉思想既发生飞跃，此后性情遂大变，行事判若两人。行文虚虚实实，恍恍惚惚，意蕴深淳。陈其泰评：“此回收拾诸钗，非不热闹，而不落色相，真如镜花水月，海市蜃楼，惝恍迷离，可望而不可即。一片灵机，空中翔舞，仙才仙才。……文品之高，见地之超，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道也。”全书始以梦游，结以梦游，宜乎题曰《红楼梦》。

宝玉于太虚幻境同黛玉匆匆相见，醒后遂大悟，故回目曰“得通灵幻境悟仙缘”，此为宝玉出家根由之点睛。观其表面，宝玉遁入空门乃因看破红尘，即“自色悟空”，然而不然。其悬崖撒手实因心中另有新天新地，可与黛玉再续仙缘。人间万象特一瞬耳，无须留连，青埂峰上有情根，彼处方为永恒境界，可地老天荒，可海枯石烂。非形质相亲，是精神相恋。故洪秋蕃评云：“此回书乃宝玉弃凡悟道，与黛玉重偕仙眷大关键。全部结束在此，此后皆馀文耳。”红楼一梦示人以深情，而非绝情，于是益明。

袭人见宝玉苏醒则大喜，麝月见其昏迷则大惧；王夫人惶惶惑惑，宝钗

忧心忡忡；紫鹃伤其无情，五儿叹其无义，皆烘托宝玉悟彻。众人心态，亦随之显现，各不相犯。

此回写贾政扶柩南归，乃遣去一家之主，以便安排后文情节。若贾政在家，必有许多掣肘，难以束结全书。贾政时归时出，乃此书描写宝玉形象之迭宕笔法，贾政亦具功能性人物之特征。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叫宝钗过去商量，宝玉听见说是和尚在外头，赶忙的独自一人走到前头，嘴里乱嚷道：“我的师父在那里？”叫了半天，并不见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见李贵将和尚拦住，不放他进来。宝玉便说道：“太太叫我请师父进去。”李贵听了，松了手，那和尚便摇摇摆摆的进来。宝玉看见那僧的形状，与他死去时所见的一般，心里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礼，连叫：“师父，弟子迎候来迟。”此际之宝玉，居然口吻肖极皈依唐僧之悟空　明末清初董说 西游补》故事演悟空打破情关，或曾予《红楼》作者以某些启示　那僧说：“我不要你们接待，只要银子拿了来，我就走。”宝玉听来，又不像有道行的话，看他满头癞疮，浑身腌臜破烂，心里想道：“自古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当面错过。“真人”两句俗语见《西游记》九十九回，唐三藏云：“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另见李汝珍 镜花缘 第四十四回等处　宝玉熟悉唐僧，作者谙晓《西游 也。我且应了他谢银，并探探他的口气。”便说道：“师父不必性急，现在家母料理，请师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宝玉单刀直入，不复迟疑　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此则第二十次写及“玉”也　吾身来自何处，乃绝大哲学题目　宝玉来自大荒山无稽崖，无非寓色身来自空空境界之意。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僧笑道：“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

银子的，我把那玉还你罢。”此处所谓“玉”，即“欲也”，不言而喻，乃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据以立论之意。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宝玉也不答言，往里就跑。走到自己院内，见宝钗、袭人等都到王夫人那里去了，忙向自己床边取了那玉，便走出来。迎面碰见了袭人，撞了一个满怀，把袭人唬了一跳，说道：“太太说，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里打算送他些银两，你又回来做什么？”宝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说，不用张罗银子了，我把这玉还了他就是了。”袭人听说，即忙拉住宝玉，道：“这断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此寓见性明心者，方能斩断情欲。宝玉之心业经爱情洗礼，痛苦煎熬，神僧点化，已非凡心。幻缘将尽，通灵宝玉当归青埂峰下。摔脱袭人，便想要走。

袭人急的赶着嚷道：“你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宝玉回过头来道：“没有什么说的了。”袭人顾不得什么，一面赶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丢了玉，几乎没有把我的命要了！刚刚儿的有了，他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还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说着，赶上一把拉住。宝玉急了，道：“你死也要还，你不死也要还！”狠命的把袭人一推，抽身要走。宝玉此际已断无“情不情”之故态。怎奈袭人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哭着喊着坐在地下。宝玉弃绝尘缘，何其难也。其生而衔玉，即生而有欲。宝玉之欲有两面：一曰“情情”之情，一曰“情不情”之情。袭人此处象征第二种情，即“意淫”之欲望，必阻挠宝玉弃欲。

里面的丫头听见，连忙赶来，瞧见他两个人的神情不好，只听见袭人哭道：“快告诉太太去，宝二爷要把那玉去还和尚呢。”丫头赶忙飞报王夫人。那宝玉更加生气，用手来掰开了袭人的手，幸亏袭人忍痛不放。王伯沆批曰：“是作者轻薄袭人语。”袭人第六回尝与宝玉“偷试云雨情”，故知此处确有性欲之象征。非轻薄袭人，乃借事喻意也。紫鹃在屋里听见宝玉要把玉给人，这一急比别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云外了，连忙跑出来，帮着抱住宝玉。与袭人同“护玉”者，非宝钗、非麝月、非秋纹，恰为紫鹃者，喻意显豁之极。袭为钗副，喻“意淫”；鹃为黛影，则喻“痴情”，必阻

其斩情。于宝玉而言，弃欲易而斩情难，故此处曰“比别人更甚”。那宝玉虽是个男人，用力摔打，怎奈两个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难脱身，叹口气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你们又怎么样？”袭人、紫鹃听了这话，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正在难分难解，王夫人、宝钗急忙赶来，王夫人、宝钗与宝玉，一为母子，此喻亲情；一为夫妇，亦喻亲情，并喻“意淫”之情及性爱之欲。见是这样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宝玉，你又疯了！”宝玉见王夫人来了，明知不能脱身，宝玉已尽“痴情”之情，“意淫”之意及夫妇之道，所缺者唯尚未一尽人子之心，故知尘缘未了，尚难脱身 只得陪笑道：“这当什么，又叫太太着急。他们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我说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万银子，少一个不能。我生气进来，拿了这玉还他，就说是假的，要这玉干什么？他见我们不希罕那玉，便随意给他些，就过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谅真要还他，这也罢了。为什么不告诉明白了他们。叫他们哭哭喊喊的，像什么？”宝钗道：“这么说呢，倒还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给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给了他，又闹到家口不宁，岂不是不成事了么。至于银钱呢，就把我的头面折变了，也还够了呢。”王夫人听了，道：“也罢了，且就这么办罢。”宝玉也不回答。宋危稹《王架阁夙有棋癖尝于和篇中讥其不工架阁颇讳》云：“不知君讳之，护名如护玉。”为护宝玉，袭人甘舍性命，紫鹃罔顾尊严，宝钗贡献财产，王夫人抛洒热泪，表现不一，寓意略同。

只见宝钗走上来，在宝玉手里拿了这玉，说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给他钱就是了。”宝玉道：“玉不还他也使得，只是我还得当面见他一见才好。”袭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宝钗明决，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此喻宝钗不能尽心竭力挽留宝玉，唯图其名份，不能洞其心曲并得其痴情，以致宝玉“悬崖撒手” 袭人只得放手。宝玉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你们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宝玉乃王夫人之子、宝钗之夫、袭人之主，无宝玉则彼等不得为母为妻为婢，此处“玉”象征虚假不实之名份 众人唯重此名份，忽视宝玉之个性人格，故曰“重玉不重人” 宝玉既悟此理，何等失望，何等沉痛，其心愈冷矣

○“你们”二字，宝玉此处凡三次使用，指王夫人、宝钗及袭人等，已有形同陌路之意味，心极疏远。袭人心里又着急起来，仍要拉他，只碍着王夫人和宝钗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轻薄，恰好宝玉一撒手就走了。袭人忙叫小丫头在三门口传了焙茗等：“告诉外头照应着二爷，他有些疯了。”小丫头答应了出去。

王夫人、宝钗等进来坐下，问起袭人来由，袭人便将宝玉的话细细说了。王夫人、宝钗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众人伺候，听着和尚说些什么。回来，小丫头传话进来回王夫人道：“二爷真有些疯了。外头小厮们说，里头不给他玉，他也没法儿，如今身子出来了，求那和尚带了他去。”王夫人听了，说道：“这还了得。那和尚说什么来着？”小丫头回道：“和尚说，要玉，不要人。”和尚意中，“玉”乃本质，宝玉之身仅为皮囊。所谓“要玉不要人”乃欲得其心也。宝钗道：“不要银子了么？”小丫头道：“没听见说，后来和尚合二爷两个人说着笑着，有好些话，外头小厮们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涂东西！听不出来，学是自然学得来的。”便叫小丫头：“你把那小厮叫进来。”小丫头连忙出去叫进那小厮，站在廊下，隔着窗户请了安。王夫人便问道：“和尚和二爷的话，你们不懂，难道学也学不来吗？”那小厮回道：“我们只听见说什么‘大荒山’，什么‘青埂峰’，又说什么‘太虚境’、‘斩断尘缘’这些话。”王夫人听着也不懂。宝钗听了，唬得两眼直瞪，半句话都没有了。宝钗颖悟，已得禅机，其心中必有妙玉所得之乩语。况“斩断尘缘”四字已疾如闪电，响似霹雳。明人陈汝元《金莲记》第二十三出云：“谁没个参禅的伎俩呵，向碧落好飞翱。端只为，爱河欲海起波涛，名缰利锁不能逃，这尘缘怎消？何日里乘风驾鹤上层霄。”宝钗当知，宝玉其人尚在，其心已翱翔于碧落层霄。

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进来，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进来，说：“好了，好了。”宝玉兴高采烈，口称“好了”，仍是呼应《好了歌》，乃大悟形状。宝钗仍是发怔。王夫人道：“你疯疯癫癫的说的是什么？”宝玉道：“正经话，又说我疯癫。那和尚与我原认得的，他不过也是要来见我一见。他何尝是真要银子呢，也只当化个善缘就是了[①]。所以说明了，他自己就飘然而去了。

这可不是好了么。”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窗户问那小厮。那小厮连忙出去问了门上的人，进来回说：“果然和尚走了。说请太太们放心，我原不要银子，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去就是了，诸事只要随缘，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来是个好和尚，你们曾问他住在那里？”小厮道：“门上的说，他说来着，我们二爷知道的。”王夫人便问宝玉：“他到底住在那里？”宝玉笑道：“这个地方儿，说远就远，说近就近。”心中无佛，佛在天边；心中有佛，处处皆佛。宋舒岳祥《葬沈氏墓》云：“天高难告诉，佛近且皈依。”释祖珍《偈》云：“佛不远人，即心而证。法无所著，触境皆如。”此写宝玉尽管犹混迹于红尘，其实已见性成佛。

宝钗不待说完，便道：“你醒醒儿罢，别尽着迷在里头。现在老爷、太太就疼你一个人，老爷还吩咐叫你干功名上进呢。”谁醒谁迷？谁悟谁痴？父母是谁？功名何用？世人皆未深思，而宝玉已悟，宝钗犹迷。故王伯沆批：“迷人劝醒客。”此写宝钗以亲情功名扰宝玉之心志。宝玉道：“我说的不是功名么？你们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升天’[②]？”此语似化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写普静禅师云：“今我度脱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释，亦得超生去了。”孝哥出家，宝玉遁世，可相对照。王夫人听到那里，不觉伤起心来，说：“我们的家运怎么好？一个四丫头口口声声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个来了。我这样的日子过他做什么。”说着，放声大哭。宝钗见王夫人伤心，只得上前苦劝。宝玉笑道：“我说了这一句玩话儿，太太又认起真来了。”王夫人止住哭声道：“这些话也是混说的么。”

正闹着，只见丫头来回话：“琏二爷回来了，颜色大变，说请太太回去说话。”王夫人又吃了一惊，说道：“将就些叫他进来罢，小婶子也是旧亲，不用回避了。”贾琏进来见了王夫人，请了安。宝钗迎着，也问了贾琏的安。贾琏回道：“刚才接了我父亲的书信，说是病重的很，叫我就去，迟了恐怕不能见面。”说到那里，眼泪便掉下来了。王夫人道：“书上写的是什么病？”贾琏道：“写的是感冒风寒起的，如今竟成了痨病了。现在危急，

专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说如若再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故来回太太，侄儿必得就去才好。只是家里没人照管，蔷儿、芸儿虽说糊涂，到底是个男人，外头有了事来，还可传个话。侄儿家里倒没有什么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愿意在这里，侄儿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领了去了，倒省了平儿好些气。顺笔了结秋桐，文笔轻巧。虽是巧姐没人照应，还亏平儿的心不很坏。姐儿心里也明白，只是性气比他娘还刚硬些，求太太时常管教管教他。”贾蔷、贾芸管家，平儿心地善良，巧姐性情刚硬，皆为下回串卖巧姐故事伏脉。说着，眼圈儿一红，连忙把腰里拴槟榔荷包的小绢子拉下来擦眼。王夫人道："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托我做什么？”贾琏轻轻的说道："太太要说这个话，侄儿就该活活儿的打死了。没什么说的，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说着，就跪下来了。关键时刻，贾琏不信任邢夫人，却将巧姐托付给王夫人，写出亲疏厚薄，有贬有褒。

王夫人也眼圈儿红了，说："你快起来，娘儿们说话儿，这是怎么说？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还是等你回来，还是你太太作主？”贾琏道："现在太太们在家，自然是太太们做主，不必等我。”提动巧姐婚事，为下回故事伏根。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写了禀帖，给二老爷送个信，说家下无人，你父亲不知怎样，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快快回来。”

贾琏答应了“是”，正要走出去，复转回来，回说道："咱们家的家下人，家里还够使唤，只是园里没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们老爷去了。甄家复振，包勇理应归故主，文笔极细　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爷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第四回写薛家自红楼七年进京，至今已寄居贾府整整十年，现搬出回归本宅，特笔补明　此为薛蝌主张，岫烟必然赞成，与当年薛姨妈见识正自不同　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忒没照应，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里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还闹不清，还搁得住外头的事么。贾府兴盛时，栊翠庵划入大观园，王夫人特聘妙玉前来住持　如今家道衰败，妙玉失踪，栊翠庵则划在“外

头”，无心管理，亦见荣枯。这句话好歹别叫四丫头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头出来了。你想，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还了得。”贾琏道：“太太不提起，侄儿也不敢说。四妹妹到底是东府里的，又没有父母，他亲哥哥又在外头，他亲嫂子又不大说的上话，侄儿听见要寻死觅活了好几次。他既是心里这么着的了，若是牛着他，将来倘或认真寻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听了点头，道：“这件事真真叫我也难担。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惜春为脱离苦海，竟至“寻死觅活”，其势已难挽回。此处又一提动，为下回写其终于得偿夙愿张本。

贾琏又说了几句，才出来，叫了众家人来，交待清楚，写了书，收拾了行装，平儿等不免叮咛了好些话。只有巧姐儿惨伤的了不得，贾琏又欲托王仁照应，巧姐到底不愿意，听见外头托了芸蔷二人，心里更不受用，嘴里却说不出来。只得送了他父亲，谨谨慎慎的随着平儿过日子。丰儿、小红因凤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儿意欲接了家中一个姑娘来，一则给巧姐作伴，二则可以带量他。遍想无人，只有喜鸾、四姐儿是贾母旧日锺爱的，偏偏四姐儿新近出了嫁了，喜鸾也有了人家儿，不日就要出阁，也只得罢了。顺笔了结丰儿、小红、喜鸾、四姐儿，渐露白茫茫大地。小红与贾芸一段情愫不了了之，类似贾蔷与龄官。二十六回写小红曾云：“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如今果然，距说话时正好四年。喜鸾与四姐儿俱有归宿，依宝玉见识，女儿出嫁即悲剧。

且说贾芸、贾蔷送了贾琏，便进来见了邢王二夫人。他两个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日间便与家人厮闹，有时找了几个朋友吃个“车箍辘会”[3]，甚至聚赌，里头那里知道。此点“欣聚党恶子独承家”题面。韩愈《孟东野失子》云：“恶子不可说，鸱枭蝮蛇然。”芸蔷兄弟俱“恶子”，即贾氏不肖子孙。一日邢大舅、王仁来，瞧见了贾芸、贾蔷住在这里，知他热闹，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儿时常在外书房设局赌钱喝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邢德全

与王仁两个傻舅入伙，不足为奇　所有几个正经的家人，贾政带了几个去，贾琏又跟去了几个，只有那赖林诸家的儿子、侄儿。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的，那知当家立计的道理。况且他们长辈都不在家，便是没笼头的马了。又有两个旁主人怂恿，无不乐为。这一闹，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没里没外。一段写荣府愈益混乱，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姚燮批云："'没上没下'已经不成体统，而又'没里没外'，尚可言与？"今日荣府之乌烟瘴气，已不逊于抄家前之宁府。

那贾蔷还想勾引宝玉，贾芸拦住道："宝二爷那个人没运气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给他说了一门子绝好的亲，父亲在外头做税官，家里开几个当铺，姑娘长的比仙女儿还好看。我巴巴儿的、细细的写了一封书子给他，谁知他没造化。"八十五回贾芸曾送一帖给宝玉，内容至此方露，笔墨周严。说到这里，瞧了瞧，左右无人，又说："他心里早和咱们这个二婶娘好上了。此"二婶娘"指宝钗。其"心里"二字虽有分寸，究属妄自揣测，或以讹传讹　王伯沆批："蛇蝎之口，何所不至？"贾芸不堪，渐趋下流。你没听见说，还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谁不知道。宝黛相爱，却是事实　由贾芸之口道来，未免轻薄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从贾芸口中一总，虚虚实实，写出人言籍籍状况　陈其泰批云："宝钗娇娇自好，何为哉？亦不免于浮言耶　妙在竟说宝钗有实事，而黛玉不过相思而已，用笔有皮里阳秋之意"作者调侃宝钗，怜悯黛玉，其倾向性不难察觉　这也罢了，各自的姻缘罢咧。谁知他为这件事倒恼了我了，总不大理。他打谅谁必是借谁的光儿呢。"贾蔷听了，点点头，才把这个心歇了。此写贾蔷反应，"勾引宝玉"之"心歇"矣　芸蔷相较，后者尚非大奸

他两个还不知道宝玉自会那和尚已后，他是欲断尘缘。一则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与宝钗、袭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头不知道，还要逗他，宝玉那里看得到眼里。他也并不将家事放在心里。时常王夫人、宝钗劝他念书，他便假作攻书，一心想着那个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关，心目中触处皆为俗人，却在家难受，闲来倒与惜春闲讲。他们两个人讲得上了，那种心更加准了几分，那里还管贾环、贾兰等。带写宝玉近来

情状，远娶妾鬟婢而近惜春，的是情悟之态。然其一心想去“仙境”云云，又大有讲究。洪秋蕃批云：“仙境何足恋？所恋者，仙境之仙人耳。仙境有仙人，则人间脂粉皆浊物，情缘皆魔障，故以慧剑挥之，而专注意于仙境。后来摆脱红尘，超升紫府，其与黛玉结仙缘成仙眷，毫无疑义。”宝玉彻悟之情，乃人间之俗情，而非天上之仙情 欲同黛玉成其永永远远之神仙眷属，必斩断俗缘，回归西方灵河岸边。其自色所悟之“空”，当为最高层次之“情”，最高层次之“意淫”，最高层次之“情不情”，类似柏拉图所谓之“精神恋爱”，或儒家所谓之“博爱”与“泛爱”，道家所谓之“无为”与“自然”，以及佛教所谓之“大慈大悲”。故知黛玉为圣洁女神，指引宝玉灵魂升华，至太虚幻境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黛玉死矣，宝玉之情未死也。若恋新婚而不去，则从前之对泣于潇湘馆者，皆妄也 缠绵悱恻，无可奈何，立证菩提，正其情之至也 ”由此可知，宝玉所向往之“仙境”，即其内心之乌托邦 人间理想国已毁，精神伊甸园不灭 宝玉悟耶？非悟，非非悟

那贾环为他父亲不在家，赵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会，他便入了贾蔷一路。倒是彩云时常规劝，反被贾环辱骂。贾环秉性劣缺，形容猥琐，心地卑污，今入“恶子”一党，顺理成章。不听彩云劝说，且狗咬吕洞宾，识见尚不及丫鬟。玉钏儿见宝玉疯颠更甚，早和他娘说了，要求着出去。了结玉钏儿 昔日姐姐金钏儿被逐出贾府，羞恼投井。今日妹妹玉钏儿自求离开，时移势异，情景判然有别 如今宝玉、贾环他哥儿两个，各有一种脾气，闹得人人不理。独有贾兰跟着他母亲上紧攻书，作了文字，送到学里请教代儒。因近来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李纨是素来沉静，除请王夫人的安，会会宝钗，馀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贾兰攻书。贾兰刻苦读书，着意仕进；李纨洁身自好，不问世事 母子相依，寒窗冷淡，另是一道风景。所以荣府住的人虽不少，竟是各自过各自的，谁也不肯做谁的主。贾环、贾蔷等愈闹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卖，不一而足。贾环更加宿娼滥赌，无所不为。总写一笔，其景象使人惊悚踌躇。“偷典偷卖，不一而足”和“宿娼滥赌，无所不为”，十六个字括尽荣府乱象

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贾家外书房喝酒，一时高兴，叫了几个陪酒的来唱着喝着劝酒。贾蔷便说：“你们闹的太俗。我要行个令儿。”众人

道：“使得。”贾蔷道：“咱们‘月字流觞’罢[④]。我先说起，‘月’字数到那个，便是那个喝酒，还要酒面酒底，须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罚三大杯。”众人都依了。贾蔷喝了一杯令酒，便说：“飞羽觞而醉月[⑤]。”顺饮数到贾环。贾蔷说：“酒面要个‘桂’字。”贾环便说道：“冷露无声湿桂花[⑥]。酒底呢？”贾蔷道：“说个‘香’字。”贾环道：“天香云外飘[⑦]。”邢大舅说道：“没趣，没趣！你又懂得什么字了，也假斯文起来。这不是取乐，竟是怄人了。咱们都蠲了，倒是搳拳，输家喝输家唱，叫作‘苦中苦’。若是不会唱的，说个笑话儿也使得，只要有趣。”众人都道：“使得。”于是乱搳起来。王仁输了，喝了一杯，唱了一个。众人道好，又搳起来了。是个陪酒的输了，唱了一个什么“小姐小姐多丰彩”。此指明人崔时佩与李景云《南西厢记》二十七出“月下佳期”中《十二红》唱段，其中有云：“小姐小姐多丰采，君瑞君瑞济川才。一双才貌世无赛，堪爱。……一个半推半就，一个又惊又爱；一个娇羞满面，一个春意满怀。今宵勾却相思债，更不管红娘在门儿外待。教我无端春兴债谁排？只得咬定罗衫耐。”此陪酒人当为优伶或娼妓，故能演唱此曲。同为欣赏崔张爱情故事，贾环辈趣味低下，其精神境界，与宝黛不可同日而语。以后邢大舅输了，众人要他唱曲儿，他道：“我唱不上来，我说个笑话儿罢。”贾蔷道：“若说不笑人，仍要罚的。”见俗流假充斯文，亦实可哂。昔日大观园中女儿风流云散，使贾环之流沐猴而冠，亦实可伤。

邢大舅就喝了一杯，说道：“诸位听着，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庙[⑧]，旁边有个土地祠。那元帝老爷常叫土地来说闲话儿。一日，元帝庙里被了盗，便叫土地去查访。土地禀道：‘这地方没有贼的，必是神将不小心，被外贼偷了东西去。’元帝道：‘胡说，你是土地，失了盗，不问你，问谁去呢。你倒不去拿贼，反说我的神将不小心吗？’土地禀道：‘虽说是不小心，到底是庙里的风水不好。’元帝道：‘你倒会看风水么？’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处瞧了一会，便来回禀道：‘老爷坐的身子背后，两扇红门，就不谨慎。小神坐的背后，是砌的墙，自然东西丢不了。以后老爷的背后，也改了墙就好了。’元帝老爷听来有理，便叫神将派人打墙。众神将叹口气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没有，那里有砖灰人工来打墙呢？’元帝老

爷没法，叫神将作法，却都没有主意。那元帝老爷脚下的龟将军站起来道：‘你们不中用，我有主意，你们将红门拆下来，到了夜里，拿我的肚子堵住这门口，难道当不得一堵墙么。’众神将都说道：‘好，又不花钱，又便当结实。’于是龟将军便当这个差使，竟安静了。岂知过了几天，那庙里又丢了东西。众神将叫了土地来，说道：‘你说砌了墙，就不丢东西，怎么如今有了墙还要丢？’那土地道：‘这墙砌的不结实。’众神将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墙，怎么还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谅是真墙，那里知道是个假墙。’”此笑话暗骂贾蔷是乌龟，鄙俚不堪，切合邢大舅身份　　乌龟俗称“王八”，久为詈辞，至其起源，解说不一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卷六十三 王建世家 云：“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明人郭勋编《雍熙乐府》卷二十载无名氏《叨叨令兼折桂令》云：“虾儿腰，龟儿辈，玉连环系不起香罗带　脊儿高，绞儿细，绿茸毛生就的王八盖 ”清人赵翼 陔馀丛考 卷三十八谓王八谐音“忘八”，暗指忘却“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者　此处借傻大舅之口，骂尽在席宵小

众人听了，大笑起来。贾蔷也忍不住的笑，说道：“傻大舅，你好，我没有骂你，你为什么骂我？快拿杯来，罚一大杯。”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众人又喝了几杯，都醉起来。邢大舅说他姐姐不好，王仁说他妹妹不好，都说的狠狠毒毒的。贾环听了，趁着酒兴，也说凤姐不好，怎样苛刻我们，怎么样踏我们的头。众人道：“大凡做个人，原要厚道些。看凤姑娘仗着老太太这样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⑨，只剩了一个姐儿，只怕也要现世现报呢。”众人骂凤姐，语甚刻毒　　金瓶梅词话 第七回云：“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近人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 “南京采风记”之“人品绰号”类云：“老而无嗣，待人又苛刻，人因从旁詈之曰‘焦尾把’ ”凤姐无子嗣，故招此骂　贾芸想着凤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儿见他就哭，也信着嘴儿混说。以上写骂声一片，伤人者恒自损　傻大舅骂邢夫人为宾，王仁、贾环、贾芸骂凤姐为主　被骂者固非正人，而“愠于群小”，骂人者亦皆小人嘴脸

还是贾蔷道：“喝酒罢，说人家做什么。”那两个陪酒的道：“这位姑娘多大年纪了？长得怎么样？”贾蔷道：“模样儿是好的很的，年纪也有十三

四岁了。”巧姐年龄，总未精确。红楼十三年（二十七回、二十九回及四十一回）巧姐尚在襁褓，今为红楼十七年，而此曰“十三四岁”，成长何其速也。故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指出，巧姐年纪有“暴长”与“暴缩”问题，并云：“长得奇，缩得更奇；长得快，缩得更快。”细按文意，后半部中有大巧姐与小巧姐之分。九十二回“评女传巧姐慕贤良”与此回“十三四岁”，以及其前写其顶撞王仁，后文写其被舅兄串卖，大巧姐也；八十八回写其持玩具戏耍且见贾芸便哭，一百一回写其睡觉时啼哭且被李妈狠拧，小巧姐也。若精确计算，巧姐此际当为六七岁，最多不超过十岁，即不大不小。那陪酒的说道：“可惜这样人，生在府里这样人家，若生在小户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还发了财呢。”众人道：“怎么样？”那陪酒的说：“现今有个外藩王爷[10]，最是有情的，要选一个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儿吗？”众人都不大理会，只有王仁心里略动了一动，仍旧喝酒。王仁略动邪念，“忘仁”名副其实。洪秋蕃批云：“陪酒的虽如此云，尚知贾府之女不能为外藩之妃。而王仁心动，其心术不如陪酒之娼，真忘其为人矣。”

只见外头走进赖林两家的子弟来，说：“爷们好乐呀。”众人站起来说道：“老大、老三，怎么这时候才来？叫我们好等。”那两个人说道：“今早听见一个谣言，说是咱们家又闹出事来了。心里着急，赶到里头打听去，并不是咱们。”众人道：“不是咱们就完了，为什么不就来？”那两个说道：“虽不是咱们，也有些干系。你们知道是谁，就是贾雨村老爷。我们今儿进去，看见带着锁子，说要解到三法司衙门里审问去呢[11]。首回《好了歌注》谓“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脂批谓指贾赦、雨村一干人，此处即予照应我们见他常在咱们家里来往，恐有什么事，便跟了去打听。”贾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该打听打听。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说。”此写主子与奴才同席吃喝，已乱世家规矩。姚燮批云：“世家子弟与家人子弟尊卑混杂。老大、老三公然并坐，非但冠履莫辨，还如猫鼠同眠。”此亦一百十一回鸳鸯临终所预言之荣府“乱世”景象

两人让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这位雨村老爷，人也能干，也会钻营，官也不小了，只是贪财。被人家参了个‘婪索属员’的几款。雨村钻营与贪婪，总因自私自利。有清一代，“婪索属员”罪名甚大，史不绝书。如

《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云："乾隆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徇不以实陈，戍伊犁。"又云："刘标讦发上官婪索，言世俊得银六千有奇，上命夺官，逮送贵州，其仆承世俊得银千。狱成，械致刑部，论绞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伏法。"据此，雨村理当锁枷伺候。如今的万岁爷，是最圣明最仁慈的，独听了一个'贪'字，或因糟蹋了百姓，或因恃势欺良，是极生气的，所以旨意便叫拿问。以上几句颂圣、"最圣明最仁慈"云云，十分肉麻。作者生当乾隆朝，其时文网严密，大狱迭起，故不得不歌功颂德，以装点门面。若问出来了，只怕搁不住，若是没有的事，那参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时候，只要有造化，做个官儿就好。"此句不通，"真真是好时候"与"做个官儿就好"实无必然联系，甚至逻辑悖逆。其语显示，说话人欲讽刺时政弊端，却惧怕朝廷纠察。《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彬传》云："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雨村因贪财受审，于民"真真是好时候"，于官则未必。其实乾隆朝状况恰好相反，官有和珅富可敌国，而民不聊生。众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现做知县，还不好么。"赖家的说道："我哥哥虽是做了知县，他的行为，只怕也保不住怎么样呢。"众人道："手也长么？"赖家的点点头儿，便举起杯来喝酒。赖家子弟透露其兄赖尚荣也是贪官，伏下回写其势利而悭吝，关键时刻搪塞贾政，后惧祸辞官。

众人又道："里头还听见什么新闻？"两人道："别的事没有，只听见海疆的贼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门里审问。还审出好些贼寇，也有藏在城里的，打听消息，抽空儿就劫抢人家。如今知道朝里那些老爷们都是能文能武，出力报效，所到之处，早就消灭了。"奴才子弟偏会歌功颂德，谀词不绝。写朝廷大员需此等恶少褒奖，作者用心深曲。众人道："你听见有在城里的，不知审出咱们家失盗的一案来没有？"两人道："倒没有听见。恍惚有人说，是有个内地里的人，城里犯了事，抢了一个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这贼寇杀了。那贼寇正要跳出关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获的地方正了法了。"众人道："咱们栊翠庵的什么妙玉，不是叫人抢去，不要就是他罢？"贾环道："必是他！"众人道："你怎么知道？"贾环道："妙玉这个东西是最讨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了。我若见了他，他从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才趁愿呢。"

用贾环之口诅咒妙玉，更觉妙玉孤傲高洁　由此返观前写奴才子弟歌颂朝廷，可知作者用意不浅　众人道："抢的人也不少，哪里就是他?"贾芸说："有点信儿。前日有个人说他庵里的道婆做梦，说看见是妙玉叫人杀了。"此则坐实妙玉不屈而死消息，恰不出一百十三回宝玉所料　)陈其泰批云："雨村之事信以传信，妙玉之事疑以传疑，妙于闲话中带出。如风扫落叶，不劳馀力也 "如此叙事不仅巧妙，且能顺带传达说话者与听话人之思想感情，使文字内涵更加丰富充实　此样笔法，与俄国学者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所论之"复调小说"、有几分相似　众人笑道："梦话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梦不梦，咱们快吃饭罢。今夜做个大输赢。"众人愿意，便吃毕了饭，大赌起来。

赌到三更多天，只听见里头乱嚷，说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头发都铰了，赶到邢夫人、王夫人那里去磕了头，说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个地方儿，若不容他，他就死在眼前。那邢王两位太太没主意，叫请蔷大爷、芸二爷进去。"贾芸听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时候起的念头，想来是劝不过来的了，便合贾蔷商议道："太太叫我们进去，我们是做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劝去。若劝不住，只好由他们罢。咱们商量了写封书给琏二叔，便卸了我们的干系了。"邢王二夫人没主意，芸蔷两兄弟卸干系，写出四人之无能，俱为惜春出家张本。

两人商量定了主意，进去见了邢王两位太太，便假意的劝了一回。无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两间净屋子，给他诵经拜佛。尤氏见他两个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寻死，自己便硬做主张，说是："这个不是，索性我耽了罢，说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的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说到外头去呢，断断使不得；若在家里呢，太太们都在这里，算我的主意罢。叫蔷哥儿写封书子，给你珍大爷、琏二叔就是了。"惜春态度坚决，尤氏无奈，只得承担责任。姑嫂不睦，一执拗一蒙陋，也是一对。尤氏尚有担当，相形之下，邢王二夫人更显其庸朽。贾蔷等答应了。

不知邢王二夫人依与不依，下回分解。"依与不依"，甲本同，梦稿本作"依不依"。此回梦稿本文字有繁简之分，原抄底本上颇多增添，近于乙本，但仍

存不少差异。何以致之，有待深究。

校　注

① 化个善缘：谓以募化缔结佛缘。佛教徒称与佛门所结缘分为“善缘”。

② 一子出家，七祖升天：指一人出家做了和尚，不仅自己可以修成正果，其祖先也可因此升入天堂。七祖，七世的祖先。

③ 车箍辘会：即“车轮会”，轮流作主人的聚餐会。

④ “月”字流觞：酒令的一种。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三月初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后把传杯行令这种游戏，也叫做“流觞”。“月”字流觞，指酒令中必须带出一个“月”字。

⑤ 飞羽觞而醉月：语出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羽觞，古代的一种盛酒器。

⑥ 冷露无声湿桂花：见唐王建诗《十五夜望月》。

⑦ 天香云外飘：见唐宋之问诗《灵隐寺》。

⑧ 元帝庙：即玄帝庙，也称“真武庙”。玄帝，即玄武，为北方之神。道教祀作护卫神，以壮威仪。

⑨ 焦了尾巴梢子：骂人断绝后代的俗语。

⑩ 外藩王爷：指分封在京师以外的王爷。外藩，本指分封地的诸侯王。

⑪ 三法司：明清两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据《清史稿·刑法志三》，凡诉讼在外，由州县递至督抚，在内总归于三法司。

回　评

此回承上回“悟仙缘”，叙宝玉决意出家而为爱欲亲情所阻挠，以示其心虽明，而尘缘尚未尽断，乃其思想性格及情节内在发展逻辑必不可少之一环也。回之下半叙贾芸、贾蔷、贾环等聚党赌饮，信口雌黄，一则表现子弟不肖而致家运益衰，二则揭示俗世之恶浊以与宝玉之志趣相对照，兼为下回巧姐故事伏脉。

袭人、紫鹃双护玉，一喻“意淫”，一喻“痴情”，皆宝玉难以割舍者也。今宝玉誓欲斩情弃欲，双鬟嚎啕痛哭，俱可谓尽忠重义之婢。然其性情心态，实多相异之处。盖宝黛之爱情，二婢皆知之甚详，紫鹃唯恐其不合，袭人则唯恐其不离。故知二人事主之心皆专，然紫鹃重情义，袭人不免私心。此回护玉痛哭则一，出发点实又不同。

此回写通灵之“玉”，或喻爱情，或喻情欲，或喻名份，或喻心灵，变幻多

端。行文随事喻意，腾挪灵巧之至。

此回以妙玉映惜春，以惜春映宝玉，点染情色悟空之旨。妙玉虽出家为尼，然情根未断，终遭劫难，至此回而知确已命赴黄泉。惜春无情思拂乱于心，其悟易，其志坚，故能领先宝玉脱离苦海。宝玉悟彻情缘至难，欲弃却尘缘更难，然此回写其已蓦然回首，专等了断尘缘，便可舍筏登岸。

清初李渔《清明前一日》诗云："正当离乱世，莫说艳阳天。"此回写芸蔷兄弟承家，可知贾府确已从末世过渡至乱世。群丑图中有贾芸之轻薄，贾蔷之愚贱，王仁之下作，邢德全之蠢笨，赖老大之奸猾，林老三之狡狯。至于贾环之悍戾，尤其令人侧目。一时间群魔乱舞，乌烟瘴气。世家大族破落至此，令人惊心不已。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说话邢王二夫人听尤氏一段话，明知也难挽回。王夫人只得说道："姑娘要行善，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们也实在拦不住。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个事体。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也是好处。却有一句话要说，那头发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头发上头呢。发不剃，则仍有转圜之可能，王夫人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意，冀望惜春或有反悔之日。《红楼》续书中多有惜春还俗为皇妃之设想，乃种因于此也　你想妙玉也是带发修行的，不知他怎样凡心一动，才闹到那个分儿。妙玉若削发修行，或许不至于有诲淫之貌而遭劫持。佛重剃度，岂无因哉。然王夫人不言贼盗劫持，径曰"凡心一动"，有污蔑之嫌。故陈其泰批云："末路之不可不慎如此。一被劫尚不免于非议，况有他故耶?"王夫人于大观园女儿，多所仇视。其昧于识人，且拙于论世，总因偏见蒙蔽，私心作祟。姑娘执意如此，我们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静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们来问，他若愿意跟的，就讲不得说亲配人，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听了，收了泪，拜谢了邢王二夫人、李纨、尤氏等。王夫人说了，便问彩屏等："谁愿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们派谁，就是谁。"

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袭人立在宝玉身后，想来宝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旧病。岂知宝玉叹道："真真难得。"袭人心里更自伤悲。宝钗虽不言语，遇事试探，见他执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泪。袭人"伤悲"、宝钗"落泪"，亦极可怜

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忽见紫鹃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么样?"王夫人道："这个如何强派得人的，谁愿意，他自然就说出来了。"紫鹃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我有句话回太太，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场，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实在恩重如山，无以可报。从紫鹃口中说出"恩重如山，无以可报"八个字，字字千钧，催人泪下。可知黛玉何等肫煦，紫鹃何等悫素。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只他不是这里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难以从死。紫鹃语语在理。况无贾珍要挟，贾赦威逼，固不必效瑞珠、鸳鸯之殉主也。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辈子，不知太太们准不准? 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紫鹃句句发自肺腑，掷地有声，其情更可悯。张新之批曰："全书为辛酸泪，故立一啼血之鹃，既主黛，又主惜　黛以死为复，即惜以空为复也。"紫鹃为黛玉侍儿，两人情同姊妹，谊属闺友。今甘愿出家，仍是啼血控诉，代林姑娘鸣不平。紫鹃命名之寓意，至此益显。

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见宝玉听到那里，想起黛玉，一阵心酸，眼泪早下来了。众人才要问他时，他又哈哈的大笑，挂泪大笑，肖极宝玉初悟情缘之心态。陈其泰批云："只此尚不免于动心，真是至情。"黛玉逝后，宝玉泪水不干，至此收住　走上来道："我不该说的。这紫鹃蒙太太派给我屋里，我才敢说，求太太准了他罢，全了他的好心。"宝玉说紫鹃情愿出家是"好心"，指其对于黛玉之忠心、诚心、苦心、痴心，海枯石烂而不稍改易之铁心。此表紫鹃耶? 夫子自道而已。王夫人道："你头里姊妹出了嫁，还哭得死去活来，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劝，倒说'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我索性不明白了。"宝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 若是真呢，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若是不定呢，我就不敢混说了。"惜春道："二哥哥说话也好笑，一个人主意不定，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 我也是像紫鹃的话，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还有一个死呢。那怕什么? 二哥哥既有话，只管说。"惜春口气决绝，可见心坚

志定，既合其性情，亦合其心态　王伯沆批云："语则刚决之至，文则力破馀地　"惜春者，春尽也，故语语肃杀　宝玉道："我这也不算什么泄漏了，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罢。"众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时候，你倒来做诗怄人。"宝玉道："不是做诗，我到过一个地方儿看了来的。你们听听罢。"众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别顺着嘴儿胡诌。"宝玉也不分辩，便说道：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此为惜春判词，先已见于第五回。张新之批云："在'可怜'二字内，见非得已，有迫而为也。"惜春出家，实由"三春"悲惨命运所逼迫，确非得已。

李纨、宝钗听了，咤异道："不好了，这个人入了魔了。"此句甲本作"不好了，这人入了迷了"，梦稿本同，为旁添文字　其馀各本亦均作"入迷"。"入迷"义指沉醉、着迷；"入魔"义指中邪、着魔。宋释印肃《达理歌》云："直指人心是佛，不可更移一步　才有丝发是非，便入魔家邪户。"比较而言，乙本措辞更精确。王夫人听了这话，点头叹息，便问："宝玉，你到底是那里看来的？"宝玉不便说出来，回道："太太也不必问我，自有见的地方。"王夫人回过味来，细细一想，便更哭起来道："你说前儿是玩话，怎么忽然有这首诗。罢了，我知道了，你们叫我怎么样呢。我也没有法儿了，也只得由着你们去罢。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干各自的就完了。"王夫人意谓，我死之后，你方可出家。此仍以亲情羁縻宝玉，亦属母子天性。○此处梦稿原抄有"说着便哭起来"六字，墨笔勾删。甲乙两本均无此六字。按王夫人说话之前，梦稿本原无状语"便更哭起来"，则说完加此六字，恰与下句"宝钗一面劝着"云云合拍。

宝钗一面劝着，这个心比刀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袭人已经哭的死去活来，幸亏秋纹扶着。王夫人、宝钗及袭人之痛哭，皆写亲情之强烈也。亲情愈强，羁绊愈甚。明人李开先《朝天子》曲《为王渼陂口占》云："传情寄恨万千番，藕丝断，情难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须知回头亦甚不易。宝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劝，只不言语。贾兰、贾环听到那里，各自走开。李纨竭力的解说："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他想来是痛极了，不顾前后的疯话，这也作不得准的。独有紫鹃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

来。”王夫人道：“什么依不依，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过来的。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同一出家也，于宝玉则痛哭流涕，于惜春则设法阻挠，于彩屏则主动询问，于紫鹃则顺水推舟。王夫人待人极有差别，极为自私，且不免虚伪。

紫鹃听了磕头。惜春又谢了王夫人。紫鹃又给宝玉、宝钗磕了头。宝玉念声：“阿弥陀佛，难得，难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宝钗虽然有把持，也难掌住。只有袭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说：“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此一时气恼失望之言也。袭人素无慧根，与佛无缘。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这个清福的。”袭人哭道：“这么说，我是要死的了？”宝玉听到那里，倒觉伤心，只是说不出来。宝玉已知“公子无缘”及“优伶有福”，故调侃袭人。及至见其哭泣，又觉“伤心”，可见俗缘尚存

因时已五更，宝玉请王夫人安歇，李纨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暂且伏侍惜春回去，后来指配了人家。紫鹃终身伏侍，毫不改初。此结惜春、紫鹃、彩屏。“终身伏侍，毫不改初”八个字，是紫鹃赞语，照应前云“恩重如山，无以为报”。紫鹃终其一生伏侍惜春，亦即伏侍黛玉，伏侍佛祖，伏侍一己之至诚痴心。此是后话。

且言贾政扶了贾母灵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①]，河道拥挤，不能速行，在道实在心焦。幸喜遇见了海疆的官员，闻得镇海统制钦召回京，想来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烦心。只打听不出起程的日期，心里又烦躁。想到盘费算来不敷，不得已写书一封，差人到赖尚荣任上借银五百，叫人沿途迎来，应付需用。过了几日，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那家人回来，迎上船只，将赖尚荣的禀启呈上。书内告了多少苦处，备上白银五十两。此写赖尚荣之悭吝势利，忘恩负义，且不顾主仆分际，难怪贾政大怒。世态炎凉，于此一见。贾政看了大怒，即命家人：“立刻送还。将原书发回，叫他不必费心。”那家人无奈，只得回到赖尚荣任所。

赖尚荣接到原书银两，心中烦闷，知事办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

来人带回，帮着说些好话。岂知那人不肯带回，撂下就走了。据其弟上回透露，赖尚荣是个贪官，惯于伸手索贿，或盘剥百姓。贾政向家奴告贷，事出无奈，倍感酸辛 世事变幻无常，有如此者，令人浩叹。赖尚荣心下不安，立刻修书到家，回明他父亲，叫他设法告假，赎出身来。于是赖家托了贾蔷、贾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贾蔷明知不能，过了一日，假说王夫人不依的话，回覆了。赖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赖尚荣任上，叫他告病辞官。王夫人并不知道。乾隆朝，赖大此类家奴可出旗为民，摆脱世仆身份。据《清文献通考》卷二十，乾隆二十四年颁布条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转行地方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宦。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 "赖尚荣促伊父赎身，即援此规定。贾蔷等从中作梗，写其硬撑主子身份，为人不善。赖家无奈，亦合当日政策。陈其泰批云："了结恶奴，举此以概其馀。"

那贾芸听见贾蔷的假话，心里便没想头。连日在外又输了好些银钱，无所抵偿，便和贾环借贷。贾环本是一个钱没有的，虽是赵姨娘有些积蓄，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应人家。便想起凤姐待他刻薄，趁着贾琏不在家，要摆布巧姐出气，遂把这个当叫贾芸来上，故意的埋怨贾芸道："你们年纪又大，放着弄银钱的事又不敢办，倒和我没有钱的人商量。"贾芸道："三叔，你这话说的倒好笑，咱们一块儿玩，一块儿闹，那里有有钱的事。"贾环道："不是前儿有人说，是外藩要买个偏房，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说给他呢？"贾芸道："叔叔，我说句招你生气的话，外藩花了钱买人，还想能和咱们走动么。"贾环在贾芸耳边说了些话，据第五回巧姐判词，拐卖巧姐者乃"狠舅奸兄"，当有王仁、贾蔷等 贾环乃巧姐叔辈，不当参与。然以环三品性论之，参与此事实非意外。贾芸虽然点头，只道贾环是小孩子的话，也不当事。恰好王仁走来说道："你们两个人商量些什么，瞒着我吗？"贾芸便将贾环的话附耳低言的说了。王仁拍手道："这倒是一宗好事，又有银子！只怕你们不能。若是你们敢办，我是亲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环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么一说，我找邢大舅再一说，太太们问

起来，你们打伙儿说好就是了。”王仁拍手叫好，并提出施行方案，可见其心中早已谋划妥当，专待贾环等倡议　居然犹腆颜自称“亲舅舅”，其“忘骨肉”之“狠舅”凶相，登时毕露。

贾环等商议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贾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说得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虽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听得邢大舅知道，心里愿意，便打发人找了邢大舅来问他。那邢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说道：“若说这位郡王，是极有体面的。若应了这门亲事，虽说不是正配，管保一过了门，姐夫的官早复了，这里的声势又好了。”傻大舅其实不傻，正搔到邢夫人痒处　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话哄得心动，请了王仁来一问，更说得热闹。于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贾芸去说。鬻迎春于前，卖巧姐于后，邢夫人之不堪，一至于此　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馆说了。那外藩不知底细，便要打发人来相看。贾芸又钻了相看的人②，说明：“原是瞒着合宅的，只说是王府相亲。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亲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贾芸嘴乖，惯能花言巧语，前番哄小红，赚凤姐，奉承宝玉，讨好贾琏，今则两头扯谎，“爱银钱”之“奸兄”丑态，何其可憎　那相看的人应了。贾芸便送信与邢夫人，并回了王夫人。那李纨、宝钗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欢喜。神圣家族，世职尚在，今令巧姐嫁往外藩，邢大舅已明言“不是正配”，王夫人仅疑心而已，李纨与宝钗竟然“欢喜”　如此心态，写尽贾府之没落

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都是艳妆丽服。邢夫人接了进去，叙了些闲话。那来人本知是个诰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没有和巧姐说明，只说有亲戚来瞧，叫他去见。巧姐到底是个小孩子，那管这些，便跟了奶妈过来。平儿不放心，也跟着来。只见有两个宫人打扮的，见了巧姐，便浑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来，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轻慢草率，乃相妾之态　此写瞧巧姐之手，与六十九回写凤姐带尤二姐拜见贾母，贾母命“拿出他的手来我瞧瞧”，同一用意　张新之批云：“此段亦支离亦圆到，极难下笔之处，而写得恰合。”此尴尬景象，尽收平儿眼底，遂留下转机　张爱玲《红楼梦魇》云：“只看手，不看脚，因为巧姐没裹脚。”意

谓巧姐是旗人，不必缠足　此说似乎有理。唐德刚《史学与红学》记一女诗人"恨脚诗"云："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若问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若巧姐果真不必缠足，亦可庆幸。○众人见外藩宫人，不疑其相貌服饰，下文且有"不像本支王府"云云，可知此处所谓"外藩"，乃指分封外地之藩王，而非边疆或外邦之藩属　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表现此场景，外藩宫人皆奇装异服，相貌古怪，意指边外藩属，误也　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纳闷，想来没有这门亲戚，便问平儿。平儿先看见来头，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亲的。但是二爷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里的。若说是对头亲[3]，不该这样相看。瞧那几个人的来头，不像是本支王府[4]，好像是外头路数。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且打听明白再说。"平儿一心关怀巧姐，且极聪慧，故能如此敏锐。

平儿心下留神打听。那些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平儿一问，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平儿处事公正，人缘甚好，故能如此，亦为下文写邢夫人身边小丫头向平儿通风报信埋根　平儿便吓的没了主意，虽不和巧姐说，便赶着去告诉了李纨、宝钗，求他二人告诉王夫人。王夫人知道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说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并王仁的话，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说："孙女儿也大了，现在琏儿不在家，这件事我还做得主。况且他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难道倒比别人不真么。我横竖是愿意的。倘有什么不好，我和琏儿也抱怨不着别人。"邢夫人之刚愎颟顸，至此展露无遗　姜祺《红楼梦诗》斥之云："上失承欢下寡恩，尊荣安富处侯门。如何娇女和孱息，一委中山一外藩？"邢夫人之罪恶尚不止此，而其形象媸陋已有目共睹。王夫人听了这些话，心下暗暗生气，勉强说些闲话，便走了出来告诉了宝钗，自己落泪。宝玉劝道："太太别烦恼，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这又是巧姐儿命里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第五回写巧姐判词云："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宝玉已知巧姐另有救星，故劝王夫人不管　王夫人道："你一开口就是疯话，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若依平儿的话，你琏二哥哥不抱怨我么。别说自己的侄孙女儿，就是亲戚家的，也是要好才好。邢姑娘是我们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不好么？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听见说是丰衣足食的，很

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头里原好，如今姑爷痨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从王夫人口中补明邢岫烟幸福，薛宝琴已嫁，史湘云守寡。其中邢薛为宾，史姑娘为主　婚后不及一载，竟至孀居，湘云命运之凄惨，较之李纨实有过之　至此，金陵十二钗正册诸艳中除五人去世外，探春远嫁，妙玉失踪，惜春出家，湘云守寡，皆为悲剧结局。若是巧姐儿错给了人家儿，可不是我的心坏？”

正说着，平儿过来瞧宝钗，并探听邢夫人的口气，王夫人将邢夫人的话说了一遍。平儿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儿终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话，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便是琏二爷回来，怎么说呢？”王夫人道：“你是个明白人，起来听我说，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儿，他要作主，我能够拦他么？”宝玉劝道：“无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儿生怕宝玉疯癫嚷出来，也并不言语，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邢夫人为嫡祖母，却不顾巧姐死活；平儿仅为通房大丫鬟，却对巧姐关怀备至，母爱殷殷。对比中写出一主一婢，更觉邢夫人卑鄙，平儿纯良。王夫人束手无策，意欲撒手不管，亦觉庸下　如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云：“王夫人庸懦无能，与贾政等。”作者之笔扬婢抑主，前后一贯

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一阵心痛，叫丫头扶着，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宝玉、宝钗过来，说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烦闷，听见说李婶娘来了，也不及接待。只见贾兰进来请了安，回道：“今早爷爷那里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我母亲接了，正要过来，因我老娘来了，叫我先呈给太太瞧，回来我母亲就过来来回太太。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说着，一面把书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书，一面问道：“你老娘来作什么？”贾兰道：“我也不知道。我只听见我老娘说，我三姨儿的婆婆家有什么信儿来了。”王夫人听了，想起来还是前次给甄宝玉说了李绮，后来放定下茶，想来此时甄家要娶过门，所以李婶娘来商量这件事情。补明李绮与甄宝玉婚事。李纨知礼守节，见其家风保守，故其妹李绮未见个性，宜为甄宝玉之妻。便点点头儿。一面拆开书信，见上面写着道：

近因沿途俱系海疆凯旋船只，不能迅速前行。闻探姐随翁婿来

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琏侄手禀，知大老爷身体欠安，亦不知已有确信否？宝玉、兰儿场期已近，务须实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灵柩抵家，尚需日时。我身体平善，不必挂念。此谕宝玉等知道。月日手书。蓉儿另禀。贾政家信中提及探春，为下回写其归宁张本。不言赖尚荣搪塞之事，是不屑齿及。督促宝玉、贾兰“实心用功”，准备参加乡试，是一篇之眼。《管子·中篇·大匡》记鲍叔语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贾政实不知其子，此时命令宝玉应试，不啻为渊驱鱼，逐其出家。

王夫人看了，仍旧递给贾兰，说：“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还交给你母亲罢。”

正说着，李纨同李婶过来。请安问好毕，王夫人让了坐。李婶娘便将甄家要娶李绮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商议了一会子。李纨因问王夫人道：“老爷的书子，太太看过了么？”王夫人道：“看过了。”贾兰便拿着给他母亲瞧。李纨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门好几年，总没有来。探春去年远嫁，此云“出了门好几年”，与一百十四回贾政所言“结缡已经三载”，其误相同。后半部或亦经历几番披阅增删之修改过程，致失照应。又因其年月含混，季节不明，诸家所作系年不尽相同。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心里略好些。只是不知几时才到。”李婶娘便问了贾政在路好。李纨因向贾兰道：“哥儿瞧见了？场期近了[5]，你爷爷惦记的什么是的。你快拿了去给二叔叔瞧去罢。”李婶娘道：“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怎么能下场呢？”王夫人道：“他爷爷做粮道的起身时，给他们爷儿两个援了例监了[6]。”捐纳监生，其事平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存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内容显示曹顺、曹颜、曹荃（宣）、曹颙、曹頫“情愿捐纳监生”。其中曹頫为雪芹之父，时年仅两岁。《儒林外史》中有一人物名严监生，即此身份。宝玉与贾兰叔侄为监生，故可参加乡试。作者注明一笔，十分必要。李婶娘点头。贾兰一面拿着书子出来，来找宝玉。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7]。《庄子·

秋水》有云："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此篇促人开阔胸襟，放宽眼界，解脱束缚，返璞归真。唐人刘希夷《秋日题汝阳潭壁》云："吟咏秋水篇，渺然忘损益。秋水随形影，清浊混心迹。"宝玉赏玩《秋水》，迥非应考之态，依旧沉酣于蝴蝶梦里 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究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傍边，怔怔的瞅着。宝玉见他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此处宝钗强调人皆应有责任心，抛家弃妻乃"人品根柢"有亏之表现。前此之劝皆以功名利禄为辞，今则转为"人品根柢"，乃因宝玉前为痴情，今则为悟空矣。宝玉也没听完，把那本书搁在傍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8]。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贪嗔痴爱，均为佛教用语。贪欲、嗔恚、愚痴，佛教并称为"三毒"。《大智度论》卷三十一云："我所心生故，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之根本，悉由吾我。"所谓"爱"，此当指贪求财物、爱恋异性。《人本欲生经》注："爱为秽海，众恶归焉。"宝玉将此四种感情欲念，视为"尘网"，当与敦煌变文《双恩记》所云"破贪嗔痴之窟宅，出离尘劳"同一义也。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9]？"宝玉以佛道观念解"人品根柢"，全是出世之想。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宝钗以儒家观念解"人品根柢"，力主入世，可见夫妇二人思想如针锋之相对。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10]。"宝玉意谓，燕雀与鸿鹄各怀其志，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必勉强？正如南宋刘克庄《古意》所云："尧帝杯曾逊巢许，武王粟不饱夷

齐"对于宝钗之讽谏，宝玉已不甚耐烦。

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夷齐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此乃问题之关键 宝玉有遁世之念，说明此际实非"圣世" 前八十回尝三次言及书中所写乃"末世"，可以此处宝钗所言之"殷商末世"相比照 《红楼有宝玉、《儒林外史 有杜少卿等，皆选择出世离群一途，岂偶然哉？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钗难以说服宝玉，不得不最后归入亲情孝思，以便打动宝玉 此正宝玉未了之尘缘也 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

宝钗因又劝道："你既理屈词穷，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若宝玉果真踏上仕进一途，便无可能"从此而止"矣 宝钗此际言不由衷，属无可奈何之说辞 宝玉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了断尘缘，便可"从此而止"，而无愧于心，此处为"中乡魁"后"却尘缘"伏脉 宝钗未及答言，袭人过来说道："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我们也不懂。我只想着我们这些人，从小儿辛辛苦苦跟着二爷，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论起理来原该当的，但只二爷也该体谅体谅。况且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那里来的这么个和尚，说了些混话，二爷就信了真。二爷是读书的人，难道他的话比老爷、太太还重么。"宝钗强调父母之亲情，袭人则增添妻妾之亲情，言辞更为直白 袭为钗副，一唱一和，珠联璧合，洵天配搭档哉 宝玉听了，低头不语。前写宝钗唠叨不休，宝玉不屑置辩，始则"仰头微笑"，继而"点了点头，叹了口气"，此际则"低头不语"，皆写二宝夫妻之思想隔阂。如陈其泰所批："仰头微笑，点头叹气，低头不语，总是志趣不同，亦庄子夏虫不可语冰，蟪蛄不知春秋之意"由宝玉看

来，一妻一妾俱不可理喻，只好缄默。家居似索居，聚处似离群，其心境之孤独，如曹植《求存问亲戚疏》所云："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精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如此婚姻，无爱无趣。◯据庚辰本二十一回脂批透露，作者原稿有"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回目，此处描写似上联所示。至于下联，则近乎一百十回"王凤姐力诎失人心"故事。后半部与作者之原构想，大体相合。

袭人还要说时，只听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窗户问道："二叔在屋里呢么？"宝玉听了是贾兰的声音，便站起来笑道："你进来罢。"宝钗也站起来。贾兰进来，笑容可掬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问了袭人的好。袭人也问了好。便把书子呈给宝玉瞧。宝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来了？"贾兰道："爷爷既如此写，自然是回来的了。"宝玉点头不语，默默如有所思。思探春昔日临行之劝谏耶？贾政、宝钗、探春及袭人皆宗儒训，今日一齐环绕围攻，则宝玉不得不出手博得一第矣。贾兰便问："叔叔看见了，爷爷后头写着，叫咱们好生念书呢。叔叔这成子只怕总没作文章罢[11]？"宝玉笑道："我也要作几篇熟一熟手，好去诓这个功名。""诓"字神理，可见宝玉始终鄙薄举业。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写其对黛玉道："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自宋至清，人称时文八股为"敲门砖"，亦有"诓"义。如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三十七"非文事"条云："又如《锦囊集》一书……抄录七篇，偶凑便可命中，子孙秘藏以为世宝 其未得第也，则名之曰'撞太岁'；其既得第也，则号之曰'敲门砖'。"清人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三引陆陇其《三鱼堂文集钞》云："专在时文中讲求举业，所以举业全无根柢，世人所讥为'敲门瓦砾'者是也。"内中"敲门瓦砾"语见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故鲁迅《吃教》云："清朝人称八股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贾兰道："叔叔既这样，就拟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进去混场。别到那时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话，不但笑话我，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贾兰"混场"、"笑话"云云，非不敬科举，乃客套也 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说着，宝钗命贾兰坐下。宝玉仍坐在原处，贾兰侧身坐了。两个谈了一回文，不觉喜动颜色。

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便仍进屋里去了。心中细想："宝玉此

时光景，或者醒悟过来了，只是刚才说话，他把那‘从此而止’四字单单的许可，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宝钗尚自犹豫，惟有袭人看他爱讲文章，提到下场，更又欣然，心里想道：“阿弥陀佛，好容易讲《四书》是的才讲过来了。”此写宝钗与袭人一样心思，两样心情。宝钗忧虑“从此而止”四字，写其敏感。袭人浑然不觉，写其钝拙。○袭人所谓“讲《四书》是的”，不详何指。今传统相声有《讲四书》（一名《歪讲四书》）名目，内容是借《四书》篇目谐音耍贫嘴，以逗其乐。如说“念完四叔念二大爷、六姨儿、三婶儿、二大妈”。该相声盛演于清末，其源当出自同类笑话。袭人所指疑本此，但尚难确定，俟考。这里宝玉和贾兰讲文，莺儿沏过茶来，贾兰站起来接了。此段写贾兰“笑容可掬”以请安、“侧身坐”、“站起来接”茶，皆写其礼数周到。又说了一会子下场的规矩，并请甄宝玉在一处的话，宝玉也甚似愿意。

一时，贾兰回去，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那宝玉拿着书子，笑嘻嘻走进来，递给麝月收了，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12]，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罕异，因欲试探他，便笑问道：“不看他倒是正经，但又何必搬开呢?”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此合禅宗顿悟之旨。宋睦庵善卿编《祖庭事苑》卷五云：“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爱智之极端为反智，老庄与禅宗颇有相近之处。宝玉已彻悟，无待依傍知识矣。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13]。”此联工稳，初味之觉其大彻大悟，细嚼之则知“仙舟”仍通往“仙境”。宝玉向佛求仙，内心深处一直有黛玉在。如洪秋蕃批云：“释氏苦寂灭道，不修仙缘，不为婚配，非若仙家夫妻，伉俪一如人世，婚姻且可自求。……宝玉斩断尘缘，原期与黛玉同居福地，再续仙缘。若从释氏之言，则苦寂灭道，无夫妻之伦，何逍遥之有?”宝钗也没很听真，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中转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玉自处静室，一为用功，二为躲避妻妾情欲之私。宝钗这才放

了心。

那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便悄悄的笑着向宝钗道："到底奶奶说话透彻，只一路讲究，就把二爷劝明白了。就只可惜迟了一点儿，临场太近了。"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中与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说到这里，见房里无人，便悄说道："这一番悔悟过来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头的旧病，和女孩儿们打起交道来，也是不好。"斩情根，辟佛道，求功名，乃宝钗所望于宝玉者也，未免得陇望蜀之讥。此处所谓"邪魔"与"旧病"，直指黛玉"情情"，宝玉"情不情"，颇有王夫人之忧及袭人之虑。宝钗"无情"，今欲使宝玉亦然，不啻为丛驱雀。待到宝玉果真"无情"时，宝钗便不得不自食其果矣。袭人道："奶奶说的也是。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旧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爷原不大理会，紫鹃去了，如今只他们四个，此指麝月、秋纹、五儿、莺儿四婢。这里头就是五儿有些个狐媚子，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儿呢，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麝月、秋纹虽没别的，只是二爷那几年也都有些顽顽皮皮的。袭人尽心于宝玉，则不得不损及他人　三十四回向王夫人进言，此际对宝钗谋划，客观上均有进谗之嫌　其心可恕，其行实可鄙也　如今算来，只有莺儿，二爷倒不大理会，况且莺儿也稳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莺儿带着小丫头们伏侍就够了，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莺儿乃宝钗陪嫁丫鬟，袭人自不便说三道四；推重莺儿，亦可取悦于宝钗　此妾妇之道也。宝钗道："我也虑的是这个，你说的倒也罢了。"从此便派莺儿带着小丫头伏侍。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天天只差人去给王夫人请安。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王夫人选宝钗，重袭人，正为此也

到了八月初三，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冥寿。此日为红楼十七年丙辰八月初三日，记清。自一百八回写宝钗正月二十一日芳诞，至此日写贾母冥寿，已近一载。以下两回亦未转年，直至本岁冬季。乡试又名"秋闱"，时已仲秋，场期临近，为下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张本。〇冥寿，亦称"阴寿"，指死者生日。清嘉

道间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八云："阴寿，生忌也。……阴寿之说，各省不行，而吾杭为甚 二十年前，不过营斋营奠，至亲素服拜而已 近则笙歌宴席，无异称觞，子若孙者，彩衣将事 "红楼》写及"冥寿"，则此风俗已可追溯至乾隆年间 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仍到静室中去了。饭后，宝钗、袭人等都和姊妹们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说闲话儿。宝玉自在静室，冥心危坐。忽见莺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说："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这是老太太的克什。""克什"为满语，本指上恩"颁赐之物"，此指上供食品 亦称"克食" 清人桐西漫士《听雨闲谈》卷上云："上赐饼饵皆称为'克食' 不知满洲以恩泽为'克什'，凡颁赐之物，出自上恩者，皆谓之'克什'，即赐饭一桌及衣服果品皆然，不独饼饵为'克食'也。"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云："'克食'二字，或作'克什'，盖满汉字谐音书写，有不必尽同者。……近人泥于'食'字，误'克食'为尚膳，尝见大臣志传中，曰'赐克食'几次，是叠书满汉'赐赐'两字，殊费解也 "红楼 沾染满人风俗，此亦一证。宝玉站起来答应了，复又坐下，便道："搁在那里罢。"莺儿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宝玉道："太太那里夸二爷呢。"宝玉微笑。莺儿又道："太太说了，二爷这一用功，明儿进场中了出来，明年再中了进士，作了官，老爷、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爷了。"从莺儿口中转述王夫人盼望之辞，更觉生动。反跌下回写宝玉竟然成佛，"无父无君"，其母惟有痛哭矣 宝玉也只点头微笑。宝玉自有主张，故只点头微笑 如南宋戴复古《少算》所云："吾生落落果何为？世事纷纷无了期 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却笑人痴 "宝玉此态，酷似摩诃迦叶尊者。

莺儿忽然想起那年给宝玉打络子的时候宝玉说的话来，此处回照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写宝玉对莺儿道："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 "继而见莺儿"娇腔婉转，语笑如痴"，乃"不胜其情" 莺儿此际回想往事，是有感于宝玉似乎恢复常态，故春心萌动 便道："真要二爷中了，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络子时说的，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不知到那一个有造化的人家儿去呢。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罢咧。"前文袭人独推莺儿"稳重"，此写莺儿以情语挑逗宝玉，可见袭人言不由衷，亦写莺儿娇娜多情。宝玉听到这里，又觉尘心一动，连忙敛神定息，宝玉本性为"情不情"，断绝尘缘之难度数

倍于他人。设此一笔，极合人情事理。微微的笑道："据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莺儿把脸飞红了，勉强笑道："我们不过当丫头一辈子罢咧，有什么造化呢。"宝玉笑道："果然能够一辈子是丫头，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莺儿听见这话，似乎又是疯话了，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来，打算着要走。只见宝玉笑着说道："傻丫头，我告诉你罢。"

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班师：调回军队，或出征的军队胜利归来。

② 钻：通"赚"，意谓诳骗。

③ 对头亲：门第相当的婚事。

④ 本支王府：即属于皇族宗室的王府。

⑤ 场期：即考期，指科举考试的期限。

⑥ 援了例监：按照成例捐了例监。援，援引成例。例监，监生名目之一。明清制度，由捐纳取得监生资格的称为"例监"，也称"捐监"。

⑦ 《秋水》：《庄子·外篇》中的篇名。本篇阐述了庄子的无为思想，是一篇富于哲理的寓言。

⑧ 不失其赤子之心：语出《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婴儿。

⑨ 太初：指天地未分前的混沌元气。《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

⑩ 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尧舜，传说中的古代圣君。巢许，即巢父和许由，相传为唐尧时的隐士。据皇甫谧《高士传》载，尧要让天下给巢，巢不受；又让许，许亦引为耻，逃走隐居起来。武周，西周的武王和周公。夷齐，伯夷和叔齐，殷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据《史记·伯夷列传》，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灭殷，天下宗周，而两人耻之，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终于饿死。此均为不能强人之志的意思。

⑪ 这成子：梦稿本缺全句，甲本作"这一成子"，王本、张本、金本作"这一程子"。程子，方言，犹"阵子"。

⑫ 《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参同契》，道教书名，全名《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意谓参同周易、黄老、炉火三家而归于一。《元命苞》，亦作《元命包》，汉代纬书的一种。《五灯会元》，佛教书名，宋代普济编，书中汇辑了从七佛到唐宋时期各派禅僧关于佛教教义的论证和故事。

⑬ "内典"二句：意谓佛经内没有真正的佛性，金丹外别有求仙的途径。内典，即佛典。金丹，方士以金石炼成的所谓长生不老药。仙舟，指求仙的途径。

回　评

此回上半写邢夫人等试图串卖巧姐，为下回刘老老、平儿等搭救巧姐伏根。回之下半写宝钗谏劝宝玉辟佛道求功名，则为下回宝玉尽人子之心后出家伏脉。文情活泼，如野鹤闲云，当详则详，当略则略，颇具掩映穿插之妙。邢岫烟、薛宝琴、史湘云、李绮诸艳之结局，从王夫人等口中闲闲补叙明了，尤觉省力。然湘云为正册金钗，以此省力笔法了结，似嫌草率。

巧姐乃正册十二钗中年最少、辈最低者，遭群小播弄，亦可谓薄命女。贾芸、贾环、邢大舅、王仁等唯利是图，固不足论。唯邢夫人始终为嫌隙人，动辄行尴尬事。王希廉评曰："邢夫人势利薰心，毫无主见，实在不堪，写得如见其人。"邢夫人形象因此回而愈觉生动鲜明矣。

宝玉与宝钗对谈辩诘，一以禅机，一以儒理，互不相让。佛与儒，一主出世，一主入世，背道而驰，犹水与火也。宝钗以儒攻佛，可怜无补费精神。陈其泰评曰："宝钗，纯乎天者也。宝玉，沌乎天者也。人则可移，天岂可变。今宝钗乃欲以劝勉冀宝玉之悔悟，彼岂知至性至情，有至海枯石烂而不变者哉。"古来唯至情者可真正悟空，非宝钗所能知。二宝本无深挚爱情，思想志趣复如此对立，其婚姻自不能和谐美满。

其间穿插彩屏、紫鹃、平儿、袭人、莺儿等丫鬟之表现，均极出色。彩屏不愿为尼，发语乖巧；紫鹃甘愿出家，言辞沉痛；平儿爱护巧姐，神色机警；袭人关怀宝玉，心思实在；莺儿春心萌动，举止娇痴。笔墨到处，云蒸霞蔚。同邢王二夫人等众主子相比，诸丫鬟之秀丽尊贵，一目了然。至于惜春执意出世，宝钗立志入世，则各有突出表现，形成对照。宝玉虽有珠环翠绕，而凡心渐息，故事将进入最后之大结局。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话说莺儿见宝玉说话摸不着头脑，正自要走，只听宝玉又说道："傻丫头，我告诉你罢。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袭人姐姐是靠不住的。暗示袭人将他嫁　宝玉之于袭人，由第六回之"初试云雨情"，到十九回责其"薄情无义"；及至此，直说其"靠不住"，乃彻底不信任矣　只要往后你尽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后或有好处，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场。"宝玉嘱咐莺儿尽心伏侍宝钗，语言闪烁而诚恳，为自己出家预作安排　二宝夫妻虽无爱情，却具亲情，故宝玉心存后顾之忧，仍是"情不情"一念之残留　断绝尘缘，殊非易事。莺儿听着前头像话，后头说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还等我呢。二爷要吃果子时，打发小丫头叫我就是了。"宝玉点头，莺儿才去了。一时，宝钗、袭人回来，各自房中去了。不题。

且说过了几天，便是场期。乡试开试日期一般为八月初九日　明人吕毖《明朝小史》卷一"设科取士限式"条云："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会试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殿试三月初一日，一年一次开试　"此日初八，距上回所写贾母冥寿，仅五日之隔，故说"过了几天"　别人只知盼望他爷儿两个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只有宝钗见宝玉的工课虽好，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从宝钗眼中意中写出宝玉之"冷静"，更觉宝玉从容笃定，其精神已走出家庭，走进空门　如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所云："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　之残梦耳　"此际仲秋，凉意已深　下回写宝玉拜别父亲，则届严冬矣，故白雪皑皑，一片茫茫　知他要进场了，头

一件，叔侄两个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马拥挤，有什么失闪，第二件，宝玉自和尚去后，总不出门，虽然见他用功喜欢，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么变故。所以进场的头一天，一面派了袭人，带了小丫头们同着素云等给他爷儿两个收拾妥当，自己又都过了目，好好的搁起，预备着；一面过来同李纨回了王夫人，拣家里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几个，只说怕人马拥挤碰了。一段写宝钗之热心，与宝玉之“冷静”适成对比　宝钗本冷，宝玉本热，今二宝冷热错位，不经意间变化已完成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有“冷热金针”之说，此处可以参考

次日，宝玉、贾兰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欣然过来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嘱咐道：“你们爷儿两个都是初次下场。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并不曾离开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头、媳妇们围着，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今日各自进去，孤孤恓恓，举目无亲，须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来，找着家人，早些回来，也叫你母亲、媳妇们放心。”王夫人说着，不免伤起心来。

贾兰听一句，答应一句。只见宝玉一声不哼，待王夫人说完了，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宝玉心知此际乃生离死别，故行此大礼　姚燮眉批：“吾谓宝玉此行已足上报罔极之恩，下盖毕世之过”尽管如此，毕竟是断绝亲情，不能不谢，不能不痛，故磕头之际，“满眼流泪”　明人洪应明　菜根谭　云：“完得心上之本来，方可言了心；尽得世间之常情，才堪论出世”宝玉赤子之心，至纯至厚。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人子之心既尽，则亲情绝，宝玉便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矣　张新之评曰：“宝玉归空，只得如此搬演，有万不得已之势，则和尚点化又何尝果有着落？止因情不遂而已。”木石未合，遂有此情此景　黛玉魂归，宝玉遁世，其事不同，其理则一。王夫人听了，更觉伤心，便道：“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一面说，一面哭着拉他。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来，便说道：“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喜欢的；既能知道了，喜欢了，便是不见

也和见了的一样。只不过隔了形质，并非隔了神气啊。”此乃借谈贾母预为劝慰王夫人之语，免其日后过于伤感。惟孤臣孽子方可“无父无君”，或弃世，或出世，总因一腔幽怨，一片真情。如王船山《楚辞通释》注疏《离骚》所云：“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屈原沉江，宝玉出家，事异而心同。

李纨见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则怕勾起宝玉的病来，二则也觉得光景不大吉祥，连忙过来说道：“太太，这是大喜的事，为什么这样伤心。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好歹，很孝顺，又肯用功，只要带了侄儿进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来，写出来请咱们的世交老先生们看了，等着爷儿两个都报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搀起宝玉来。宝玉却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个揖，说：“嫂子放心，我们爷儿两个都是必中的。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带凤冠穿霞帔呢。”此暗示“兰桂齐芳”之结局，照应第五回《晚韶华》曲所谓“只这带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李纨笑道：“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说到这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伤心来，连忙咽住了。宝玉笑道：“只要有了个好儿子，能够接续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见，也算他的后事完了。”此语既是说与李纨，也是预慰宝钗。李纨见天气不早了，也不肯尽着和他说话，只好点点头儿。

此时，宝钗听得早已呆了，这些话，不但宝玉说的不好，便是王夫人、李纨所说，句句都是不祥之兆，王夫人、李纨、宝玉屡言“完了”，皆不祥之兆也　却又不敢认真，只得忍泪无言。那宝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个揖。宝玉前向李纨作揖，此向宝钗作揖，皆是以父母相托之意。众人见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么样，又不敢笑他。只见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众人更是纳罕。宝钗颖悟异常，况早有察觉，此际已知宝玉将踏上不归路　又听宝玉说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罢。”宝钗道：“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紧，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二宝诀别，宝玉似乎尚有系恋，无如宝钗催促上路，最后一丝绾系遂告断绝　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载元人管道升《我侬词》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　……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

棒"若二玉比翼双飞，必如此景。然而阴错阳差，造化弄人，偏偏二宝成婚，却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以致终于分道扬镳。盖宝玉之"情不情"可析一为二，即"情"与"不情"。黛玉"情情"促其"情"，促其聚；宝钗"无情"促其"不情"，促其散 今木石分而金玉合，二宝姻缘必成难圆之破镜，于是乎宝玉出走，永不回头。脂批谓其"有情极之毒"，盖指此也。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只没惜春、紫鹃，便说道："四妹妹和紫鹃姐姐跟前，替我说罢。他们两个横竖是再见的。"同在空门，相见有期 此表层之义 深意则谓，惜春与紫鹃终将回归太虚幻境，日后相见于离恨天。可见宝玉所归之空门，即太虚幻境。其心中之佛，即林妹妹也。◯"众人都在"，却同袭人不交一言，是俗缘已到尽头。丫鬟中特提紫鹃，何其敬重，亦见宝玉心中时时刻刻有黛玉在焉。

众人见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大家只说他从来没出过门，都是太太的一套话招出来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说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闹，就误了时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语意双关。彻悟者方能自嘲。众人也都笑道："快走罢。"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倒像生离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此写骨肉感应之亲情，然宝玉情丝尽断，无可奈何矣 宝钗一生谨慎，恪守妇道，渴望相夫教子，博人钦敬，孰料将寡居如李纨、湘云，亦未免薄命之劫运，诚可怜哉。但见宝玉嘻天哈地，大有疯傻之状，遂从此出门而去。自木石前盟注定幻灭，宝玉便已有"疯傻之状"，此时不哭而笑，"嘻天哈地"，当为极致 须知，促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者，黛玉也；促其"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者，宝钗也。宝玉者，顽石耳。黄乃秋 评胡适红楼梦考证 云："宝玉苟以爱黛者爱钗，以娇妻美妾自足，则宝玉固为一毫无价值之臭皮囊，《红楼》亦成一了无深趣之喜剧。乃者宝玉卒能以此解脱，《红楼》之作者更能屈曲表示其解脱之经程 由是而《红楼》遂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宝玉亦成可赞可敬之完人。"顽石返璞，可喜可贺，可歌可泣 正是：

走来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①]。此云挣脱名缰利锁，冲破尘网樊笼，为菩提路上第一关。如宋人姚勉《感山》所云："舍舟上招提，逸入松林间 透脱俗尘网，是名第一关。"尘世中首重之物，无非功名利禄，一旦破之，则凡心顿息，宠辱皆忘，俗虑尽除，始可参禅悟道

不言宝玉、贾兰出门赴考，且说贾环见他们考去，自己又气又恨，便自大为王，说："我可要给母亲报仇了。家里一个男人没有，上头大太太依了我，还怕谁！"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边请了安，说了些奉承的话。那邢夫人自然喜欢，便说道："你这才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儿的事，原该我做主的，你琏二哥糊涂，放着亲奶奶倒托别人去。"贾环道："人家那头儿也说了，只认得这一门子，现在定了，还要备一分大礼来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这样的藩王孙女女婿，还怕大老爷没大官做么。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他们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压的人难受。将来巧姐儿别也是这样没良心，等我去问问他。""大礼"利也。"大官"名也。免王夫人"欺压"气也。凡三利。贾环之言句句打动邢夫人 邢夫人道："你也该告诉他，他才知道你的好处。只怕他父亲在家也找不出这么门子好亲事来。但只平儿那个糊涂东西，他倒说这件事不好，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来恐怕我们得了意。若迟了，你二哥回来，又听人家的话，就办不成了。"贾环道："那边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规矩，三天就要来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边说是不该娶犯官的孙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爷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热闹起来。"邢夫人道："这有什么不愿意，也是礼上应该的。"贾环道："既这么着，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这孩子又糊涂了。里头都是女人，你叫蔷哥儿写了一个就是了[②]。"邢夫人于巧姐自称"亲奶奶"，却与贾环等通同一气，狼狈为奸，肆行无忌。贾环听说，喜欢的了不得，连忙答应了出来，赶着和贾芸说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馆立文书，兑银子去了。

那知刚才所说的话，早被跟邢夫人的丫头听见。那丫头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便抽空儿赶到平儿那里，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丫头通风报信，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亦如四十二回刘老老所言："遇难呈祥，逢凶化吉，都从这个巧字上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理固宜然 平儿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细细的说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亲回来作主，大太太的话不能遵。今儿又听见这话，便大哭起来，要和太太讲去。平儿急忙拦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亲祖母，他说，二爷不在家，大太太做得

主的，况且还有舅舅做保山。他们都是一气，姑娘一个人，那里说得过呢？我到底是下人，说不上话去。如今只可想法儿，断不可冒失的。”此写平儿之机警、沉着，有计较，有胆识。邢夫人那边的丫头道：“你们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说着，各自去了。

平儿回过头来，见巧姐哭作一团，连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爷够不着，听见他们的话头——”这句话还没说完，只见邢夫人那边打发人来告诉：“姑娘大喜的事来了。叫平儿将姑娘所有应用的东西料理出来。若是陪送呢，原说明了等二爷回来再办。”明是卖孙女与人为妾之心，故不须陪嫁，不得谓邢夫人遭贾环等蒙蔽。平儿只得答应了回来。又见王夫人过来，巧姐儿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怀里。王夫人也哭道：“妞儿不用着急，我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话，看来是扭不过来的。我们只好应着缓下去，即刻差个家人赶到你父亲那里去告诉。”平儿道：“太太还不知道么？早起三爷在大太太跟前说了，什么外藩规矩，三日就要过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儿写了名字年庚去了，还等得二爷么。”王夫人听说是三爷，便气得话也说不出来，呆了半天，一叠声叫找贾环。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蔷哥儿、王舅爷出去了。”王夫人问：“芸哥呢？”众人回说：“不知道。”巧姐屋内人人瞪眼，都无方法。王夫人也难和邢夫人争论，只有大家抱头大哭。王夫人善能坏人性命，至救人急难时便一筹莫展“抱头大哭”，无异坐以待毙　作者善于造势，字字紧绷，情形绝望

正闹着，一个婆子进来回说：“后门上的人说，那个刘老老又来了。”邢夫人身边丫头通风报信后，此又一巧也　山穷水尽之时，忽来救命恩人，恰如宋杨朴《七夕》云：“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巧姐有幸，当免此劫　王夫人道：“咱们家遭了这样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么回了他去罢。”平儿道：“太太该叫他进来，他是姐儿的干妈，也得告诉告诉他。”王夫人不言语，那婆子便带了刘老老进来。此刘老老四进荣国府也，恰值巧姐有难，老老不负凤姐，设计救出巧姐。各人见了问好。

刘老老见众人的眼圈儿通红，也摸不着头脑，迟了一会子，问道：“怎么了？太太、姑娘们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儿听见提起他母亲，越发

大哭起来。平儿道："老老别说闲话。你既是姑娘的干妈，也该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这样一个伶俐姑娘，没听见过鼓儿词么，这上头的法儿多着呢，这有什么难的？"平儿赶忙问道："老老，你有什么法儿，快说罢。"刘老老道："这有什么难的呢，一个人也不叫他们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③。"刘老老急中生智，亦属民间智慧，却合兵法　孔尚任《桃花扇》三十六出云："千计万计，走为上计。"又"扔崩"一词俚俗，极合老老身份。平儿道："这可是混说了。我们这样人家的人，走到那里去？"刘老老道："只怕你们不走，你们要走，就到我屯里去。我就把姑娘藏起来，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亲笔写个字儿，赶到姑老爷那里，少不得他就来了。可不好么。"写刘老老老谋足智，极有应变之才。平儿道："大太太知道呢？"刘老老道："我来，他们知道么？"平儿道："大太太住在前头，他待人刻薄，有什么信，没人送给他的。你若前门走来，就知道了，如今是后门来的，不妨事。"从平儿口中道出邢夫人"待人刻薄"，人缘极差，其口吻甚轻蔑。一百十一回写鸳鸯自缢前自思："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现又遭平儿褒贬，已非孤证　○上文"大太太住在前头"一语，甲本"前头"作"后头"，梦稿本旁添文字同甲本，似方位不合。依乙本，邢氏住在"前头"，下文说刘老老从"后门来"，邢氏方"不知道"　乙本所改，切合事理　刘老老道："咱们说定了几时，我叫女婿打了车来接了去。"平儿道："这还等得几时呢，你坐着罢。"急忙进去，将刘老老的话，避了傍人告诉了。

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当。此写王夫人之窝囊无用　平日养尊处优，钩心斗角，管束儿女，残害丫鬟，到急难时便畏首畏尾，一筹莫展。平儿道："只好这样。为的是太太，才敢说明。太太就装不知道，回来倒问大太太。我们那里就有人去，想二爷回来也快。"平儿何等果断干练　涂瀛《红楼梦论赞》云："求全人于《红楼梦》，其维平儿乎！平儿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王夫人不言语，叹了一口气。巧姐儿听见，便和王夫人道："求太太救我。横竖父亲回来，只有感激的。"平儿道："不用说了，太太回去罢。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们两个人的衣服、铺盖是要的

啊。”急难之际，犹不舍“衣服铺盖”，的是贵妇声口。平儿道：“要快走才中用呢，若是他们定了回来，就有饥荒了。”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们快办去罢，有我呢。”

于是王夫人回去，倒过去找邢夫人说闲话儿，把邢夫人先绊住了。平儿这里便遣人料理去了，嘱咐道：“倒别避人，有人进来看见，就说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辆车子送刘老老去。”这里又买嘱了看后门的人雇了车来。平儿便将巧姐装做青儿模样，急急的去了。巧姐乔装打扮成青儿，侯门千金俨然村姑，是落难模样。红颜薄命，此亦一例。巧姐故事，当从织女传说中化来。织女嫁牛郎，故巧姐必落户于乡村。作者之构思，可谓巧妙。后来平儿只当送人，眼错不见，也跨上车去了。原来近日贾府后门虽开，只有一两个人看着，馀外虽有几个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谁能照应？且邢夫人又是个不怜下人的，家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儿的好处，所以通同一气，放走了巧姐。平儿之善结人缘，邢夫人之不得人心，书中多有点染刻画，至此总结对照，绾为因果，文笔周到。

邢夫人还自和王夫人说话，那里理会。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说了一回话，悄悄的走到宝钗那里坐下，心里还是惦记着。宝钗见王夫人神色恍惚，便问：“太太的心里有什么事？”王夫人将这事背地里和宝钗说了。宝钗道：“险得很。如今得快快儿的叫芸哥儿止住那里才妥当。”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环儿呢。”宝钗道：“太太总要装作不知，等我想个人去，叫大太太知道才好。”邢王二夫人斗角钩心，宝钗乃王夫人天然盟友，自此可知。邢夫人遭人嫌恶，凤姐犹然，况宝钗哉。王夫人点头，一任宝钗想人。暂且不言。

且说外藩原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人，据媒人一面之辞，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藩王问起人家，众人不敢隐瞒，只得实说。那外藩听了，知是世代勋戚，贾家虽败，声名尚在，况贾政复袭世职，则贾家仍为贵族勋戚　便说：“了不得！这是有干例禁的，据《大清律》“户律”载：“强夺良人妻女，卖与他人为妻及投献王府并勋戚豪势之家者，俱比照强夺

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绞罪，奏请定夺”强占和买卖良家妻女，尚处绞罪，何况“世代勋戚”之家如贾府者，故藩王惧之也。几乎悮了大事。况我朝覲已过，便要择日起程，倘有人来再说，快快打发出去。”这日，恰好贾芸、王仁等递送年庚，只见府门里头的人便说：“奉王爷的命说，再敢拿贾府的人来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时候，谁敢这样大胆？”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头鼠窜的出来，埋怨那说事的人，大家扫兴而散。串卖巧姐一事至此遂罢。王仁、贾环等之无耻，照应第五回《留馀庆》曲：“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贾环在家候信，又闻王夫人传唤，急得烦燥起来，见贾芸一人回来，赶着问道：“定了么？”贾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谁露了风了。”还把吃亏的话说了一遍。贾环气得发怔，说：“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说的这样好，如今怎么样处呢？这都是你们众人坑了我了。”贾环乃起祸元凶，明明坑害众人，今则反咬一口，小人肺腑可见。

正没主意，听见里头乱嚷，叫着贾环等的名字说：“大太太、二太太叫呢。”两个人只得蹭进去。“蹭”字神理，是畏罪之态。只见王夫人怒容满面，说：“你们干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儿了，快快的给我找还尸首来完事。”两个人跪下。贾环不敢言语，贾芸低头说道：“孙子不敢干什么，为的是邢舅太爷和王舅爷说给巧妹妹作媒，我们才回太太们的。大太太愿意，才叫孙子写帖儿去的。人家还不要呢，怎么我们逼死了妹妹呢？”贾芸亦如贾环，推卸罪责。见利则如蝇逐臭，遇事则规避推诿，小人莫不如此。王夫人道：“环儿在大太太那里说的，三日内便要抬了走。说亲作媒，有这样的么？明责贾芸，实责旁座之邢夫人也。我也不问，你们快把巧姐儿还了我们，等老爷回来再说。”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话儿说不出了，只有落泪。尴尬人终落尴尬境，只得以泪遮羞矣。王夫人便骂贾环说：“赵姨娘这样混账的东西，留的种子也是这混账的。”王夫人与邢夫人为暗斗，与赵姨娘则为明争，故有此处之怒骂，且以掩饰怪罪邢夫人之意，毫厘不爽。说着，叫丫头扶了，回到自己房中。

那贾环、贾芸、邢夫人三个人互相埋怨，说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

来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儿带了他，到那什么亲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后的门上人来骂着，问：“巧姐儿和平儿，知道那里去了？”岂知下人一口同音，说是：“大太太不必问我们，问当家的爷们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闹，“闹”字极传神，显示下人对邢夫人渐有不敬之意。等我们太太问起来，我们有话说。要打大家打，要发大家都发④。自从琏二爷出了门，外头闹的还得了。我们的月钱月米是不给了，赌钱喝酒，闹小旦，还接了外头的媳妇儿到宅里来，这不是爷吗？”从下人口中补出贾芸等种种劣迹，文笔省净。说得贾芸等顿口无言。王夫人那边又打发人来催说：“叫爷们快找来。”那贾环等急得恨无地缝可钻，又不敢盘问巧姐那边的人。明知众人深恨，是必藏起来了。但是这句话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说，只得各处亲戚家打听，毫无踪迹。里头一个邢夫人，外头环儿等，这几天闹的昼夜不宁。

看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等到晌午，不见回来，王夫人、李纨、宝钗着忙，打发人去到下处打听。去了一起，又无消息，连去的人也不来了。回来又打发一起人去，又不见回来。三个人心里如热油熬煎。巧姐之事方歇，宝玉之事再起。花开两朵，另表一枝，作者重新蓄势。当归不归，一起比一起急人，文如华山西峰，突兀而起。巧姐出走为假，宝玉出走为真，两相对照，转接亦颇顺畅。〇依照惯例，乡试出场日期为八月十五日，即中秋佳节，以合家庭团圆之喜。宝玉今日出走，王夫人与宝钗遂不得团圆矣，作者设计甚妙。甲戌本首回脂批有云：“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此回差可相合，惟缺中秋诗一收耳。〇此等处，现代读者易生隔膜。科举时代，人人习知乡试出场日期为中秋佳节，故作者不必明写，而读者已能悟及其中寓意。因光绪三十一年(1905)乙巳废除科举，当今读者虽仍知八月十五花好月圆，于此处却已难以有所察觉，诚为憾事。

等到傍晚，有人进来，见是贾兰。众人喜欢，问道：“宝二叔呢？”贾兰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从贾兰口中报出凶信，众人听来似晴空霹雳，却呼应宝玉临别赠言，文若行云流水，盘旋自如。王夫人听了这话便怔了

半天，也不言语，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亏得彩云等在后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转来。哭着见宝钗，也是白瞪两眼，袭人等已哭得泪人一般，初闻恶信，王夫人昏厥，宝钗傻愣，袭人嚎哭，反应各异，切合身份，文情细腻。只有哭着骂贾兰道："糊涂东西，你同二叔在一处，怎么他就丢了？"贾兰道："我和二叔在下处是一处吃，一处睡。进了场相离也不远，刻刻在一处的。今儿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还等我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5]，回头就不见了。我们家接场的人都问我，李贵还说：'看见的，相离不过数步，怎么一挤就不见了？'现叫李贵等分头的找去。我也带了人，各处号里都找遍了，没有，我所以这时候才回来。"贾兰好口才，叙事简明扼要。此时其年十五岁，颇有早慧之象。第五回写李纨《晚韶华》曲所谓"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及"威赫赫爵禄高登"，即预示其飞黄腾达之象，然终亦不免"昏惨惨黄泉路近"之宿命。唐杜牧《送隐者一绝》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贾兰母子"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而已。然由故事层面而言，雪芹亦有"光明尾巴"之设想，甚合事理，故不宜深责篇末所谓"兰桂齐芳"云云。

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宝钗心里已知八九，袭人痛哭不已，贾蔷等不等吩咐，也是分头而去。可怜荣府的人，个个死多活少，空备了接场的酒饭。空备接场酒饭一语，极具时代气息，非当时人不能写及。今之续"红"之作，总觉空泛隔膜，盖时移世变，今人难以悬想雍乾间日常琐屑之事也。贾兰也都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拦住道："我的儿，你叔叔丢了，还禁得再丢了你么？好孩子你歇歇去罢。"贾兰那里肯走，尤氏等苦劝不止。众人中只有惜春心里却明白了，只不好说出来，便问宝钗道："二哥哥带了玉去了没有？"宝钗道："这是随身的东西，怎么不带？"惜春听了，便不言语。袭人想起那日抢玉的事来，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肠几断，珠泪交流，呜呜咽咽哭个不住。追想当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时怄他，他便恼了，也有一种令人回心的好处，那温存体贴，是不用说了。若怄急了他，便赌誓说做和尚。谁知今日却应了这句话了。"然而今日宝玉为僧非缘袭人，乃悼黛玉也。如陈其泰批云："此句是关照黛玉文字

也。文心之巧，无微不至。何以知之？宝玉向日故云你死我便做和尚。今袭人未尝死也，岂得谓之'应了这句话'哉？"切中肯綮。三十回写宝玉对黛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今宝玉飘然而去，根源在此。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痴情者不说谎话，出家人不打诳语

不言袭人苦想，却说那天已是四更，并没个信儿。李纨怕王夫人苦坏了，极力劝着回房。众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贾环躲着不敢出来。王夫人叫贾兰去了，一夜无眠。次日天明，虽有家人回来，都说："没有一处不寻到，实在没有影儿。"于是薛姨妈、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婶娘等接二连三的过来请安问信。以上写贾府中众人个个神形不一，表现各异。百忙中又顺笔一写薛姨妈等请安问信，文笔周密。

如此一连数日，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来了一人，口称统制大人那里来的，说我们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听说探春回京，虽不能解宝玉之愁，那个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来。众人远远接着，见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看见王夫人形容枯槁，众人眼肿腮红，便也大哭起来，哭了一会，然后行礼。看见惜春道姑打扮，心里很不舒服。又听见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顺的事，大家又哭起来。还亏得探春能言，见解亦高，把话来慢慢儿的劝解了好些时，王夫人等略觉好些。至次日，三姑爷也来了。知有这样事，留探春住下劝解。跟探春的丫头、老婆也与众姊妹们相聚，各诉别后情事。从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无昼无夜，专等宝玉的信。一段写探春归宁，文笔颇觉匆促。陈其泰评曰："只用数笔带过，未免与向日所叙之文不甚相称也。"第五回探春判词及《分骨肉》曲皆暗指探春如风筝断线，一去不返。此处写其归宁，殊无谓，与原之构思不符。

那一夜五更多天，外头几个家人进来，到二门口报喜。几个小丫头乱跑进来，也不及告诉大丫头了，进了屋子便说："太太、奶奶们大喜。"王夫人打谅宝玉找着了，便喜欢的站起身来说："在哪里找着的？快叫他进来。"那人道："中了第七名举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不言语，王夫人与家人所答非所问，所问非所答，极传王夫人望子心切及家人报喜邀宠之神。王夫人仍旧坐下。探春便问："第七名中的是谁？"家人回说："是宝二

爷。”正说着，外头又嚷道：“兰哥儿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报单回禀，见贾兰中了一百三十名。宝玉中第七名，状其聪颖；贾兰中一百三十名，写其稚嫩。王伯沆批曰：“第七名必有用意，岂谓六祖下一人乎？”姚燮眉批：“尔时中额顺天榜只一百二、三十人，兰哥在解名尽处，以昭后劲。”皆似有理，然终觉求之过深。李纨心下自然喜欢，但因不见了宝玉，不敢喜形于色。王夫人见贾兰中了，心下也是喜欢，只想：“若是宝玉一回来，咱们这些人不知怎样乐呢。”独有宝钗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泪。李纨、宝钗，一喜一悲，皆不敢形于色，析心极细。众人道喜，说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会丢的。不过再过两天，必然找的着。”

王夫人等想来不错，略有笑容，众人便趁势劝王夫人等多进了些饮食。只见三门外头焙茗乱嚷说：“我们二爷中了举人，是丢不了的了。”众人问道：“怎么见得？”焙茗道：“‘一举成名天下闻’[6]，如今二爷走到那里，那里就知道的，谁敢不送来。”宝玉中举，焙茗便附会为“一举成名”，声口酷似。里头的众人都说：“这小子虽是没规矩，这句话是不错的。”惜春道：“这样大人了，那里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门，这就难找着他了。”这句话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来。李纨道：“古来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贵都抛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抛了父母，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奇处。二哥哥生来带块玉来，都道是好事，这么说起来，都是有了这块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几天不见，我不是叫太太生气，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没有生这位哥哥罢了。果然有来头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几辈子的修积。”宝钗听了不言语。袭人那里忍得住，心里一疼，头上一晕，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怜，命人扶他回去。写诸艳见识总不与王夫人、袭人同，贤愚判然。爱子心切如王夫人，不得不然。袭人三番大哭，此则“栽倒”，其悲痛有过于宝钗。宝钗已得名份，素来心冷，况早有觉察，只好归于无奈。袭人尚未正名，与宝玉之关系如藤之附木，木去则藤颓矣，为下回嫁人伏脉。贾环见哥哥、侄儿中了，又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蔷芸两个。知道探春回来，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开，这几天竟是如在荆棘之中。百忙中不忘照应贾

环窘态，文心细致。

次日，贾兰只得先去谢恩，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7]。前文言李绮嫁甄宝玉，则贾兰为甄之侄辈也，似不宜概序同年。提起贾宝玉心迷走失，甄宝玉叹息劝慰。知贡举的将考中的卷子奏闻[8]，皇上一一的披阅，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达的。"知贡举"指主持会试之朝廷大员，清代一般由礼部侍郎担任。宝玉所参加者为顺天乡试，应无"知贡举"之称，此处当系泛指。赵冈夫妇《红楼梦新探》云："乡试曰'监临'、会试才叫'知贡举'。可见这位续书人对这些科举制度的名词与详情并不清楚。高鹗中过举人，也中过进士，还亲自当过顺天乡试同考官，显然续书人不会是高鹗。"可备一说。见第七名贾宝玉是金陵籍贯，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贾兰，皇上传旨询问："两个姓贾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贾妃一族？"大臣领命出来，传贾宝玉、贾兰问话。贾兰将宝玉场后迷失的话，并将三代陈明，大臣代为转奏。贾兰陈明三代，似乎多此一举 《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志三》云："乡试，先期提学考试精通三场生儒录送，禁冒滥。在监肄业贡、监生，本监官考送。……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准此，卷首已明三代，何必再陈？《红楼梦新探》亦据此指出后半部作者不谙科举体制，其人当非高鹗。或系作者故漏破绽，暗示下文颂圣之辞其实无稽。皇上最是圣明仁德，想起贾氏功勋，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细细的奏明。皇上甚是悯恤，命有司将贾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师善后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万民乐业"的事。皇上圣心大悦，命九卿叙功议赏[9]，并大赦天下。以上均为颂圣文字，当系作者有意涂抹之保护颜色。即便如此，犹令彼时统治阶层切齿痛恨。清人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记嘉道间重臣玉麟之语云："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则与我有同心矣。"由玉麟与那绎堂所言观之，《红楼 若无歌功颂德谀辞之迷彩保护，恐早已"通行禁绝"，不能刻印流传。作者有远害避祸之心，如曹寅所感叹之"垂老文章恐惧成"，后人当给予了解之同情。贾兰等朝臣散后，拜了座师[10]，并听见朝内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宝玉回来。薛姨妈更加喜欢，便要

打算赎罪。薛蟠于九十九回已拟绞监候，应于当年秋后行刑。至今已近两年，犹未处决，当为薛府暗中使钱打点之功。此处亦伏下回写薛蟠蒙恩获赦，花钱赎罪回家。

一日，人报甄老爷同三姑爷来道喜，王夫人便命贾兰出去接待。不多一时，贾兰进来，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们大喜了！甄老爷在朝内听见有旨意，说是大爷爷的罪名免了，珍大爷不但免了罪，仍袭了宁国三等世职。荣国世职，仍是爷爷袭了，俟丁忧服满，仍升工部郎中。所抄家产，全行赏还。结末团圆颂圣，堕入佳话俗套，与原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构思不合 《林兰香》写贵族之家终归于飞灰烟灭，苍凉警拔，较此处之描写为佳。尤其此写贾赦免罪，贾珍袭职，恶俗不堪。然若更换分析角度，似可察觉作者用心良苦。贾赦罪恶昭彰，贾珍道德败坏，今竟写二人俱得善果，而宝黛钗凤、元迎探惜、湘妙巧卿等大观园儿女反而皆不得善终，且瑞珠死、金钏死、晴雯死、司棋死、鸳鸯死，芳官与紫鹃等出家，而其生命何等年轻。此真可谓善恶颠倒，真假莫辨。然则，其时代不啻丛林世界，暗无天日矣。帝王如此降旨，果真"圣明仁德"耶？抑或昏庸无道耶？戚蓼生《石头记序》赞此书云："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此等处，当理性思考。前半后半为整体，宜一视同仁。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问知是元妃兄弟，北静王还奏说人品亦好，皇上传旨召见。众大臣奏称'据伊侄贾兰回称出场时迷失，现在各处寻访。'皇上降旨，着五营各衙门用心寻访[18]。"五营"当为京师步军机构。《清史稿》卷一百十七《职官志》云："（乾隆）四十六年，以三营辖境辽廓，增设左右二营，是为五营，并置副将各官。"《红楼梦新探》据此认为，本书后半部写于乾隆四十六年之后。严格而言，若"五营"确指清军机构，则本回之写作当不早于乾隆四十六年。此时距离程甲本刻印尚有十年，时间可谓充裕。这旨意一下，请太太们放心，皇上这样圣恩，再没有找不着的。"王夫人等这才大家称贺，喜欢起来。只有贾环等心下着急，四处找寻巧姐。

那知巧姐随了刘老老，带着平儿出了城，到了庄上。刘老老也不敢轻亵巧姐，便打扫上房，让给巧姐、平儿住下。每日供给，虽是乡村风味，倒也洁净。又有青儿陪着，暂且宽心。此写刘老老报荣府涓滴之恩。既周

到，又体贴，十分尽心，可称涌泉。涂瀛《红楼梦论赞》云："刘老老……卒能脱巧姐于难，是又非无真肝胆、真血气、真性情者。殆黠而侠者，其诸弹铗之杰与！"那庄上也有几家富户，知道刘老老家来了贾府姑娘，谁不来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果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热闹。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纪十四岁，他父母延师读书，新近科试，中了秀才。那日他母亲看见巧姐，心里羡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里配得起这样世家小姐？"只顾呆想。刘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来，便说："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给你们做个媒罢。"周妈妈笑道："你别哄我，他们什么人家，肯给我们庄家人？"刘老老道："说着瞧罢。"于是两人各自走开。此写巧姐将嫁为农家妇，照应第五回巧姐判词图画："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然前半部多处伏笔暗示巧姐将与板儿结缡，此写刘老老谋欲嫁为周财主之子，似不合原意。

刘老老惦记着贾府，叫板儿进城打听。那日，恰好到宁荣街，只见有好些车轿在那里，板儿便在邻近打听。说是："宁荣两府复了官，赏还抄的家产，如今府里又要起来了。只是他们的宝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里去了。"板儿心里喜欢，便要回去，又见好几匹马到来，在门前下马。只见门上打千儿请安，说："二爷回来了，大喜。大老爷身上安了么？"那位爷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来了。"还问："那些人做什么的？"门上回说："是皇上派官在这里下旨意，叫人领家产。"那位爷便喜喜欢欢的进去。贾府复振之气氛从板儿视角写出，文情变幻。板儿窥探时，恰见贾琏回府，又是一巧。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云："乔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巧姐故事原应巧合，以符其名。板儿料是贾琏，也不再打听，赶忙回去，告诉他外祖母。刘老老听说，喜的眉开眼笑，去给巧姐儿道喜，将板儿的话说了一遍。平儿笑说道："可是亏了老老这样一办。不然，姑娘也摸不着这好时候儿了。"巧姐更自喜欢。

正说着，那送贾琏信的人也回来了，说是："姑老爷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赏了我好几两银子。"刘老老听了得意，便叫人赶了两辆车，请巧姐、平儿上车。巧姐等在刘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

不舍，更有青儿哭着，恨不能留下。刘老老见他不忍相别，便叫青儿跟了进城，一径直奔荣府而来。

且说贾琏先前知道贾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见，痛哭了一场，渐渐的好起来。贾琏接着家书，知道家中的事，禀明贾赦回来，走到中途，听得大赦，又赶了两天，今日到家，恰遇颁赏恩旨。里面邢夫人等正愁无人接旨，虽有贾兰，终是年轻，人报琏二爷回来，大家相见，悲喜交集。此时也不及叙话，即到前厅，叩见了。钦命大人问了他父亲好，说："明日到内府领赏。宁国府第，发交居住。"众人起身辞别。

贾琏送出门去，见有几辆屯车，家人们不许停歇，正在吵闹。贾琏早知道是巧姐来的车，便骂家人道："你们这一起糊涂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将姐儿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来，还要拦阻，必是你们和我有什么仇么？"众家人原怕贾琏回来不依，想来少时才破，岂知贾琏说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爷出门，奴才们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爷、蔷大爷、芸二爷作主，不与奴才们相干。"贾琏道："什么混账东西，我完了事，再和你们说。快把车赶进来。"贾府家道复振，琏二爷气势亦随之见长　然贾琏半真半假，总因心中喜悦，顺势吐气扬眉耳　洪秋蕃批云："此虽骂家人，实骂贾环、贾芸等矣。"

贾琏进去，见邢夫人也不言语，贾琏本不与邢夫人亲近，今因巧姐之事，更嫌恶形于色矣　转身到了王夫人那里，跪下磕了个头，回道："姐儿回来了，全亏太太周全！环兄弟也不用说他了。只是芸儿这东西，他上回看家就闹乱儿，如今我去了几个月，便闹到这样。回太太的话，这种人，撵了他，不往来也使得的。"王夫人道："王仁这下流种子，为什么也是这样坏？"贾琏道："太太不用说了，我自有道理。"贾琏同王夫人一番对话，明正贾环、贾芸及王仁之罪责　注此一笔，则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不过延续各种尖锐矛盾斗争而已。

正说着，彩云等回道："姐儿进来了。"于是巧姐儿见了王夫人，虽然别不多时，想起那样逃难的景况，不免落下泪来。巧姐儿也便大哭。贾

琏忙过来道谢了刘老老。为送回巧姐，此刘老老五进荣国府也。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说起那日的话来。贾琏见了平儿，外面不好说别的，心里十分感激，眼中不觉流泪。自此，益发敬重平儿，打算等贾赦回来，要扶平儿为正。平儿将扶正为妻，正所谓"善有善报"，与下回写香菱被扶正之意同。此是后话，暂且不题。

只说邢夫人正恐贾琏不见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又听见贾琏在王夫人那里，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丫头去打听。回来说是巧姐儿同着刘老老在那里说话儿呢，邢夫人才如梦初觉，知是他们弄鬼，还抱怨王夫人："调唆的我母子不和，到底不知是那个送信给平儿的？"正问着，只见巧姐同着刘老老带了平儿，王夫人在后头跟着进来。先把头里的话都说在贾芸、王仁身上，说："大太太原是听见人说，为的是好事，那里知道外头的鬼？"邢夫人听了，自觉羞惭。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里也服。于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邢王二夫人之矛盾，至此一结。邢夫人之不堪，王夫人之昏聩，皆十足矣

平儿回了王夫人，带了巧姐到宝钗那里来请安，各自提各自的苦处。又说到："皇上隆恩，咱们家该兴旺起来了。想来宝二爷必回来的。"正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慌慌张张的跑来说道："袭人不好了。"

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校　注

① 樊笼：本指关鸟兽的笼子。比喻不自由的处境。

② 蔷哥儿：梦稿、甲本同，王本、张本改作"芸哥儿"。

③ 扔崩：亦作"仍崩"，象声词，形容突然走开。清蒲松龄《聊斋俚曲集》之《禳妒咒》第三十出："仍崩一去不回来，再找那得个影儿在。"近人小说中仍习用此词。

④ 要发大家都发：甲本同，梦稿本旁加文字作"要发大家打发"。王本、张本作"要罚大家罚"。

⑤ 龙门口：这里指科举考场的正门。旧时以"登龙门"喻科举得中。

⑥ 一举成名天下闻：俗谚有"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之语。

⑦ 同年：明清时代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均称"同年"。

⑧ 知贡举：泛指主考官。《清史稿·选举志三》："以大员总摄场务，乡试曰监临……会试曰知贡举，礼部侍郎为之。"

⑨ 九卿：泛指中央机构长官及朝中要员。周秦即有此称，历代多有不同。清代九卿一般指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

⑩ 座师：也称“座主”。明清时举人对本科主考官的称呼。

⑪ 五营：清代守备京师的巡捕营，分南、北、左、右、中五营。

回　评

此回写宝玉出家，巧姐脱难，贾府复振，乃全书之大结局。湘云等请安，探春归宁，刘老老五进，乃至全部健在人物皆以明笔暗墨令其登场亮相，乃戏曲终场程式。虽事繁人多，却笔笔周密，文情跌宕，颇具叙事简净之妙。然写湘云、探春等如惊鸿一瞥，未免草率。

宝玉决意出家，应试乃尽人子之心，尚可切事人情。写其辞别家人时之举止言语，皆紧扣当下心理状态，文字细致真切。写众人闻知宝玉迷失，形神各异，尤为周密。王夫人、宝钗、李纨、袭人等固各传心曲，其妙尤在于照应惜春冷静、尤氏苦劝、贾蔷忙乱、邢夫人冷漠、探春析理、贾环窘迫、焙茗机灵及家人报喜不报忧等，笔笔皆到。

此回有画蛇添足之笔，如宝玉中举，探春归宁，巧姐议聘，平儿扶正，而贾环、王仁、贾芸、邢夫人、邢德全等丑物依旧逍遥法外，实不足大快人心。至于“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久已为论者所诟病。贾赦免罪并给还家产，贾政丁忧后仍任工部郎中，贾珍亦给还家产并恢复世职，且因海疆寇靖，大赦天下，薛蟠亦能赎罪。如此结局，非但不能歌功颂德，反而适成笑骂讥讽，以见强梁当道，天下毫无公平正义可言。返观鸳鸯因不忍目睹“乱世为王”，而毅然悬梁，何其英明。纵使作者避忌文网，或言不由衷，或笔弄狡狯，而全书大势已彰明较著，无从逆转，凡读之者均有目共睹焉。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小说家之结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引人入胜。《红楼梦》则由欢而悲也，由合而离也。非图壁垒一新，正欲引人过梦觉关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亦断曰：“《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何况皮里阳秋，自古常用，文面不加臧否，安知字里行间亦无褒贬哉？所谓微言大义，如味外之旨，似弦外之音，又不可囫囵吞枣，一概而论之。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话说宝钗听秋纹说袭人不好，连忙进去瞧看。巧姐儿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只见袭人心痛难禁，一时气厥。袭人一生希望，皆寄托于宝玉，故事事尽心，时时劝谏，处处笼络。及今皆化为泡影空花，宜其绝望至此。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仍旧扶他睡下，一面传请大夫。巧姐儿因问宝钗道："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儿？"宝钗道："大前儿晚上哭伤了心了，一时发晕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来，他就睡倒了。因外头有事，没有请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说着，大夫来了，宝钗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说是急怒所致，开了方子去了。

原来袭人模糊听见说，宝玉若不回来，便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一急越发不好了。到大夫瞧后，秋纹给他煎药。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见个和尚，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揭着看，还说道："你不是我的人，日后自然有人家儿的。"宝玉托梦，告以命运真相，更觉其为人忠厚。尽管袭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然毕竟十馀年朝夕相处，今一旦弃之，心底难免不忍　此梦提动下文，开始了结袭人。王希廉评云："袭人病中一梦，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妈一劝，即肯听从"袭人似要和他说话，秋纹走来说："药好了，姐姐吃罢。"

袭人睁眼一瞧，知是个梦，也不告诉人。吃了药，便自己细细的想："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脱身的样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一点情意都没有。此处照应一百十七回"阻超凡佳人双护玉"。所谓"混推混搡"，显得"一点情意都没有"，乃从

袭人回忆中写出宝玉"情极之毒"。袭人之无奈,宝玉之决绝,比并而见。后来待二奶奶更生厌烦。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这就是悟道的样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么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虽是月钱照着那样的分例,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实在不忍。"左思右想,万分难处。袭人妾身未分明,断无似宝钗寡守之理;然既食妾之禄,似又宜守妾之道。心眼实在如袭人,至此实难堪也。袭人一心争其名位,反为名位所害,其命之薄有类乎宝钗。想到刚才的梦,"说我是别人的人,那倒不如死了干净。"岂知吃药已后,心痛减了好些,也难躺着,只好勉强支持。过了几日,起来服侍宝钗。宝钗想念宝玉,暗中垂泪,自叹命苦。命运者,时代及社会环境诸因素铸就人生遇合之幸与不幸也。钗固命苦,《红楼》诸艳何人运佳?宝钗付之自叹,是始终为梦中人也。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很费张罗,不能不帮着打算。暂且不表。

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贾母、可卿、凤姐、鸳鸯、瑞珠等回到金陵安葬。黛玉逝后一载,亦归故里,入土而安。陈其泰批:"结黛玉,可谓全受全归。"姑苏有幸,埋香冢在焉。贾政料理坟墓的事。一日,接到家书,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心里自是喜欢,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复又烦恼,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书,果然赦罪复职,更是喜欢,便日夜趱行。

一日,行到毘陵驿地方[①],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此与曹寅《毘陵舟中雪霁》诗"寒雨淹旬不肯晴,毘陵夜雪坎坷平"意境似之。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②]。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光头跣足,身披斗篷,乃高僧模样。此合

四十九回戚序回末总评云:"宝玉红猩猩毡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王伯沆批曰:"偶忆东野诗有'独立两脚雪'之句,与此一样禅味。"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3]。至此,父子亲情断绝。如姚燮所批:"船头四拜,若近若远,恍兮惚兮,父子恩情已竟。"昔日老鼠见狸猫,今则情僧别俗客矣。张爱玲《红楼梦魇》云:宝玉拜别父亲一段,"确是神来之笔,意境很美。"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从贾政眼中看出宝玉神态,"似喜似悲"是写儿子表情,是写父亲心境,是写当下事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宝玉未及回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写一僧一道未免有强制之嫌。《红楼》续书中颇有借此生根者,言宝玉为僧道挟持,贾政借官府之力解脱。

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疾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那里赶得上。与首回一僧一道要甄士隐舍弃英莲相重合,均有表现亲情之意。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那个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濛太空。

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此歌无一字无来历,歌者当即宝玉。照应首回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顽石,及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又第五回写《红楼梦》曲引子云:"开辟鸿濛,谁为情种?"以及庚辰本二十八回写宝玉聆听《葬花吟》后所思所想:"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此歌概括石头经历,有总结作用。

贾政一面听着,一面赶去,转过一小坡,倏然不见。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惊疑不定,回过头来,见自己的小厮也随后赶来。贾政问道:"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么?"小厮道:"看见的。奴才为老爷追赶,故也赶来。后来只见老爷,不见那三个人了。"贾政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此即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支曲》之收尾《飞鸟各投林》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宝玉从此消逝,远离尘罥,时年十七岁。宝

钗独守空房，时年十九岁。红楼一梦，至此初醒。一场悲剧，徐徐落下帷幕。明人祝颢《沙沱晚行 云："野旷天清落日黄，西风衰草白茫茫。"贾政所见景象，一片苍凉。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以为，写宝玉中举后出家，"正是后四十回写得最真实最深刻的地方"。并云：宝玉"应试中举，不但不是顿易初衷，就仕途经济之范，反而正是贯彻初衷，向仕途经济最后告别。"且其所弃之家有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已"沐皇恩"，正"延世泽"，尤觉难能可贵。贾政知是古怪，只得回来。

众家人回舡，见贾政不在舱中。问了舡夫，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远远见贾政来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贾政坐下，喘息方定，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众人回禀，便要在这地方寻觅。贾政叹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我亲眼见的，并非鬼怪。况听得歌声，大有元妙。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回应第二回写宝玉"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句，是乃第二十一次，亦最后一次写及"通灵玉"也。便也古怪，我早知是不祥之兆。为的是老太太疼爱，所以养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见了三次。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来了，将那玉持诵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我一转眼就不见了。贾政凡三见僧道，一虚二实，分别照应二十五回"红楼梦通灵遇双真"及一百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至此则四见矣。一见为"因空见色"，二见为"由色生情"，三见为"传情入色"，四见为"自色悟空"。我心里便有些咤异，只道宝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来护佑他的。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此时是红楼十七年冬季，宝玉十七岁。此曰"十九年"，总未的确。后半部中元春寿命、探春出嫁时间、贾母享年及宝玉年龄等，都曾多算。巧姐年龄则时大时小。凡此，似俱为多次修改而遗留之痕迹。况各家计算颇有出入，故不必过于较真。如今叫我才明白。"说到那里，掉下泪来。

众人道："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么中了才去？"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自具一种性情。与第二回贾雨村所见略同，亦前后呼应之笔。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一经心，无有不能的。作者似乎自知令宝玉"中乡魁"不合情理，故以此语自圆其说。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样。"说着，又叹了几

声。众人便拿“兰哥得中，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贾政随后赶回。暂且不题。

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处借贷，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刑部准了，收兑了银子，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有钱能使鬼推磨，薛蟠终因金银之力出狱。此样写法非颂圣朝、实为骂世。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不必细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说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杀犯剐。”薛姨妈见他这样，便握他的嘴，说：“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还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誓么？只是香菱跟你受了多少苦处，你媳妇儿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虽说穷了，这碗饭还有得吃。据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愿意。宝钗等也说：“很该这样。”倒把香菱急得脸胀通红，说是：“伏侍大爷一样的，何必如此。”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无人不服。此结薛家之事薛蟠赎罪，香菱扶正，殊属蛇足。香菱纳为薛蟠之妾，遭大妇金桂折磨，自属人生悲剧。然扶正为妻室，继续服侍呆霸王，亦非喜剧。故洪秋蕃批云：“香菱扶正，自是可喜，然骏马驮痴汉，终是抱屈，而况不久即谢世。英莲毕竟应怜。”

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薛姨妈、宝钗也都过来。见了众人，彼此聚首，又说了一番的话。正说着，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家，呈上书子，说：“老爷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贾兰将书子念给听。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王夫人、宝钗、袭人等更甚。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不必悲伤，原是借胎的话解说了一番：“与其作了官，倘或命运不好，犯了事，坏家败产，那时倒不好了。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当初东府里太爷，倒是修炼了十几年，也没有成了仙，这佛是更难成的。太太这么一想，心里便开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宝玉抛了我，我还恨他呢。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才成了一二年的亲，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脂批尝谓宝玉有“情极之毒”，情至极端，乃转向反

面。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云："有恶而可恕，哑叭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 第二幕悲剧是也"此说类似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之结论。脂批谓宝玉"有情极之毒"，当如是观 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宝钗哭得人事不知。当日催促宝玉离家求取功名，今日方知其时便已永诀，宝钗焉得不悲？元人无名氏《塞鸿秋》曲有云："当初意儿别，今日相抛撇，要相逢似水底捞明月 "

所有爷们都在外头。王夫人便说道："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早知这样，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妈道："这是自己一定的，咱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幸喜有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后来就有了结果了。《红楼》续书以此为根者不少，畅演"兰桂齐芳"之事，或名宝玉子为贯桂，或为贯芳。续"红"之陋，后四十回与有咎焉 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我们姑娘的心肠儿姐姐是知道的，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姐姐倒不必耽忧。"薛姨妈以李纨比宝钗，可谓知女莫如母 李纨之今日，便是宝钗之将来，一对薄命妯娌

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心想："宝钗小时候便是廉静寡欲，极爱素淡的，他所以才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个定数的。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那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宝玉既失黛玉，则红尘中已无知己，虽有流丽贤德如宝钗不为福矣 王夫人莫知其子，正所谓"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也。想了一回，也觉解了好些。又想到袭人身上："若说别的丫头呢，没有什么难处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独有袭人，可怎么处呢？"此时人多也不好说，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

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住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

却是极明理，思前想后："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无可怨天尤人。"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宝钗"无情"，兼能守礼自持，总有"大道理"安顿自己，且能安慰亲人。从此心如槁木死灰，可想而知。清人诸联《红楼评梦》云："人怜黛玉一朝奄忽，万古尘埃……宝钗更可怜，才成连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绝无眷顾，反不若赍恨以终，令人凭吊于无穷也。要之，均属红颜薄命耳。"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宝玉息慈，宝钗似嫠妇而非嫠妇，仆为之赞曰'法侣鸳鸿'。"钱锺书《管锥编》云："僧徒出家前所娶妇，《四分律》命名曰'故二'，五分律》曰'本二'；……贾宝玉之有薛宝钗，正如竺僧度之有杨苕华，均'故二'或'本二'也。"按东晋竺僧度《答杨苕华书》云："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失盛年也。"宝玉于宝钗并无此类言辞，因知其必不肯再醮也。薛姨妈心里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王夫人点头叹道："若说我无德，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说着，更又伤心起来。

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因又提起袭人来，说："我见袭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儿。但是正配呢，理应守的，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这袭人，虽说是算个屋里人，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王夫人道："我才刚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说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寻死觅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罢，又恐老爷不依，所以难处。"薛姨妈道："我看姨老爷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想来不过是个丫头，那有留的理呢。置袭人于此尴尬境地者，王夫人也。其刚愎而晴雯死，其自用而袭人误，为祸至烈。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来，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东西。那孩子心肠儿也好，年纪儿又轻，也不枉跟了姐姐会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他。就是叫他家的人来，也不用告诉他，只等他家里果然说定了好人家儿，我们还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长的像个人儿，然后叫他出去。"据脂批，遣嫁袭人当于宝玉出家之前，故宝玉所弃者乃宝钗与麝月。此处故事未尽合于原之构思。王夫人听了，道："这个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办，我可不是又害了一

个人了么。”薛姨妈听了，点头道：“可不是么。”又说了几句，便辞了王夫人，仍到宝钗房中去了。看见袭人泪痕满面，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袭人本来老实，不是伶牙利齿的人，薛姨妈说一句，他应一句，回来说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才和我说这些话。我是从不敢违拗太太的。”薛姨妈听他的话，“好一个柔顺的孩子。”袭人不能如鸳鸯之殉主，紫鹃之逃禅，性情柔顺乃主因之一，不得全以杨花水性为论　心里更加喜欢。宝钗又将大义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

过了几日，贾政回家，众人迎接。贾政见贾赦、贾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见，大家历叙别来的景况。然后内眷们见了，不免想起宝玉来，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贾政喝住，道：“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总。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将来丫头们都放出去。贾政听了，点头无语。

次日，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说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阕④，应该怎么谢恩之处，望乞大人们指教。”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于是圣恩浩荡，即命陛见。贾政进内谢了恩，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问起宝玉的事来。贾政据实回奏。圣上称奇，旨意说，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过来人，所以如此。宝玉文章“清奇”，照应八十二回黛玉所谓时文中亦不乏“清微淡远”者，以其博取功名，尚称“清贵”云云　若在朝中，可以进用，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出家为僧，所得却是道号，可见宝玉亦僧亦道。“文妙”则作者自诩之意。宋人宋天则《挽吕东莱先生》云：“文妙云龙变，经谈日月明。”石头所记文字，确乎妙绝。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

回到家中，贾琏、贾珍接着，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众人喜欢。贾珍便回说：“宁国府第，收拾齐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栊翠庵圈在园内，给四妹妹静养。”了结惜春，栊翠庵另得新主人，妙玉可安息　紫鹃聪慧，亦终老于此。贾政并不言语，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贾琏

也趁便回说："巧姐亲事，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媳。"贾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说："大老爷、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说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贾政仍然是老生常谈，禄蠹见识。宝玉出家，并未触及其心灵。朝里那些官，难道都是城里的人么？"贾琏答应了"是"，又说："父亲有了年纪，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静养几年，诸事原仗二老爷为主。"贾政道："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报耳。"贾政说毕进内。贾琏打发请了刘老老来，应了这件事。刘老老见了王夫人等，便说些将来怎样升官，怎样起家，怎样子孙昌盛。刘老老惯能凑趣，始终如一　贾琏请其进府，应允巧姐婚事，此刘老老六进荣国府也

正说着，丫头回道："花自芳的女人进来请安。"王夫人问几句话，花自芳的女人将亲戚作媒，说的是城南蒋家的，现在有房有地，又有铺面。姑爷年纪略大几岁，并没有娶过的，况且人物儿长的是百里挑一的。九十三回写宝玉眼中蒋玉函"面如傅粉，唇若涂硃，鲜润如出水芙蓉，飘扬似临风玉树"，可知此处"百里挑一"云云，言之不虚　蒋玉函貌似宝玉，亦颇知情重义，袭人可谓所嫁得人　王夫人听了愿意，说道："你去应了，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罢。"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说是好。

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仍请了薛姨妈细细的告诉了袭人。袭人悲伤不已，又不敢违命的，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此处照应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当日袭人有言："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思及此语，写袭人心有愧意。"如今太太硬作主张。若说我守着，又叫人说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实不是我的心愿。"便哭得咽哽难鸣，又被薛姨妈、宝钗等苦劝，回过念头想道："我若是死在这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我该死在家里才是。"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

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见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说不出来。那花自芳悉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说："那是太太赏的，那是置办的。"袭人此时更难开口，住了两天，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

千思万想，左右为难，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只得忍住。

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泼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轿而去，心里另想到那里再作打算。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嫁宝玉无非为姨娘，此则为“奶奶”，居然从卑为尊矣。袭人犹欲觅死，乃心性笃实，未能忘情于宝玉也。然“奶奶”之声不绝于耳，状其心思已有所活动。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又恐害了人家，辜负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爷却极柔情曲意的承顺。洞房花烛之夜，袭人勉强接纳琪官，其情形类似第六回“贾宝玉偷试云雨情”写其半推半就，皆表现袭人性情温柔，举止和顺。清人张其信《红楼梦偶评》云：“宝玉情缘，以袭人始，故仍以袭人终。了结袭人处，尽态极妍，笔酣墨饱，意淫之神理，到底不懈。”

到了第二天开箱[5]，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方知是宝玉的丫头。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侍儿，益想不到是袭人。此时蒋玉函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倒觉满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袭人看了，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函，始信姻缘前定。此处照应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中间相隔九十二回，伏脉何其遥远。富察明义《题红楼梦》云：“红罗绣缬束纤腰，一夜春眠魂梦娇。晚起自惊还自笑，被他偷换绿云绡。”袭人嫁琪官本为作者固有之艺术构思，原亦无可指责，却招致清人无数唾骂，如洪秋蕃一再嘲讽“淫贱花骨头”，殊为可哂。林语堂《平心论高鹗》斥责男性读者之讪笑“是理学妖孽之所为”，可谓允当。袭人才将心事说出。蒋玉菡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贴，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了。自出贾府，至此成婚，屡屡欲死，皆以不忍伤害他人而止，切合袭人柔顺良善之性情。据脂批，雪芹佚稿有“花袭人有始有终”之目，演宝玉夫妇落魄之际得袭人夫妇之“供奉”，是袭人确为和顺重义之婢也

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也。册分正副及又副，乃以身份而定者也，本无道德评判之意，此误。袭人为怡红院大丫头，故入又副册。名列晴雯之后，则寓扬晴抑袭之意。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六十三回占花名，袭人得桃花，故此处以桃花夫人拟之 以此讥袭人之事二夫，乃作者纲常迂见之反映，不足为据 “息夫人”，貌美，人称“桃花夫人” 唐王维《息夫人》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施肩吾《经桃花夫人庙 云：“不及连山种桃树，花开犹得识夫人 ”此处所引《题息夫人庙 绝句，其前两句云：“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 ”桃花夫人亦属薄命红颜，不当以轻浮笔墨讥讽不休 《儿女英雄传 二十七回设问：“同一个人，怎的女子就该从一而终？”明人王文禄《海沂子 “敦原”篇已答云：“制礼者为男子，不免为己谋 ”推己及人，当彻底摈弃两性关系之双重标准。

不言袭人从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说那贾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⑦，审明定罪，今遇大赦，递籍为民⑧。梦始之首回，雨村为白衣秀士，此梦结之末回，仍归为一介草民，是雨村亦历劫于官场也，首尾呼应 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带了一个小厮，一车行李，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只见一个道者，从那渡头草棚里出来，执手相迎。雨村认得是甄士隐，也连忙打恭。士隐道：“贾老先生，别来无恙。”雨村道：“老仙长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觌面不认。后知火焚草亭，鄙下深为惶恐。此处照应一百三回“昧真禅雨村空遇旧”写甄贾相逢于此处，彼时雨村执迷不悟，士隐则云：“果蒙不弃，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 ”今日果然。今日幸得相逢，益叹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隐道：“前者老大人高官显爵，贫道怎敢相认。原因故交，敢赠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弃之深。然而富贵穷通，亦非偶然，今日复得相逢，也是一桩奇事。这里离草庵不远，暂请膝谈，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领命。

两人携手而行，小厮驱车随后，到了一座茅庵。士隐让进，雨村坐下，小童献茶上来。雨村便请教仙长超尘始末，士隐笑道：“一念之间，尘凡顿易。老先生从繁华境中来，岂不知温柔富贵乡中有一宝玉乎？”雨村道：“怎么不知。近闻纷纷传述，说他也遁入空门。下愚当时也曾与他往来过数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绝。”士隐道：“非也。这一段奇缘，我先知之。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话之前，我已会过他一面。”呼应首回甄士隐于一僧一道处观赏“蠢物”通灵宝玉。雨村惊讶道：“京

城离贵乡甚远，何以能见？”士隐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现今宝玉的下落，仙长定能知之。”士隐道：“宝玉，即‘宝玉’也。那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从此夙缘一了，形质归一。又复稍示神灵，高魁贵子，方显得此玉乃天奇地灵锻炼之宝，非凡间可比。“高魁贵子”方能显其灵异，纯属腐论，而出之于甄士隐之口，殊觉乖谬。前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带下凡，如今尘缘已满，仍是此二人携归本处，便是宝玉的下落。”据甲戌本首回，作者原设计石头、神瑛侍者、贾宝玉为各自独立之三个形象，后因脱漏，庚辰本已有所变化，至程刻本则三合为一矣。实则，读者印象中三者亦难分彼此。此处士隐所言，照应首回叙事。

雨村听了，虽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点头叹道：“原来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宝玉既有如此的来历，又何以情迷至此，复又豁悟如此？还要请教。”士隐笑道：“此事说来，老先生未必尽解。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与首回相呼应，此乃第十一次，亦即最后一次写及太虚幻境也。两番阅册，原始要终之道，历历生平，如何不悟？仙草归真，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呢？”此句意谓黛玉魂归，则宝玉必出家为僧，切中肯綮。

雨村听着，却不明白了。知是仙机，也不便更问。因又说道：“宝玉之事，既得闻命。但敝族闺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士隐叹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9]，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但凡情思缠绵，那结局就不可问了。”此轻情之论，与第五回警幻仙姑之言呼应，皆宗禅理，乃作者言不由衷也。

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因又问道：“请教仙翁，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否？”士隐道：“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此等蛇足，与才子佳人小说同一俗趣。雨村低了半日头，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贵子’。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皇腾达的么[10]？”

士隐微微笑道："此系后事，未便预说。"士隐已说"福善祸淫"、"兰桂齐芳"、"高魁贵子"等语，雨村又辅以"飞皇腾达"四字，已言之凿凿。自逍遥子《后红楼梦》起，续书连篇累牍，俱不脱此套。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论结构云："吾谓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张爱玲《红楼梦魇》称"兰桂齐芳"云云"形同儿戏"，切中其弊。

雨村还要再问，士隐不答，便命人设具盘飧，邀雨村共食。食毕，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士隐便道："老先生草庵暂歇。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正当今日完结。"雨村惊讶道："仙长纯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缘？"士隐道："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雨村听了，益发惊异："请问仙长何出此言？"士隐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莲，幼遭尘劫[11]，老先生初任之时，曾经判断。今归薛姓，产难完劫，遗一子于薛家，以承宗祧[12]。此时正是尘缘脱尽之时，只好接引接引。"此结香菱。第五回其判词曰："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是香菱应卒于夏金桂毙命之前。此回所叙，与原之构思不合。盖香菱乃全书第一位薄命女，作者欲以其作结也，尚称妙想。然写其扶正遗子，纯属多事。士隐说着，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

这士隐自去度脱了香菱，送到太虚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对册。刚过牌坊，见那一僧一道缥缈而来，士隐接着说道："大士、真人，恭喜贺喜。情缘完结，都交割清楚了么？"那僧道说："情缘尚未全结，倒是那蠢物已经回来了。还得把他送还原所，将他的后事叙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隐听了，便拱手而别。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从此后：

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此联亦妙，如宋人王洋《吉父赋南池诗次韵》所云："神仙天外事，风月世间情。"石头所记，不是天书，胜似天书，明说风月，实讲世情。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

少收缘结果的话头，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闻世传奇，所以曾经抄录，但未见返本还原。不知何时，复有此段佳话。此指后四十回而言　首回言空空道人"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闻世传奇"，则得完璧之意　此言复有"收缘结果"、"返本还原"之话头，则是续书之证　故陈其泰批云："明明说出后四十回是续纂也。"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圆觉[13]，也可谓无复遗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不如我再抄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14]；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15]，亦未可知。"

想毕，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华昌盛地方，遍寻了一番，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糊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去和石头饶舌。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个人，此指贾雨村，仍呼应首回"假语村言"之意　因想他必是闲人，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接来草草一看，仍旧掷下道："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这抄录的尚无舛错。我只指与你一个人，托他传去，便可归结这段新鲜公案了。"空空道人忙问何人，那人道："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此处照应首回"《石头记》的缘起"所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暗示曹雪芹即本书作者。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云："未流雪芹未尽之泪，未呕雪芹未呕之血，不能止笔。必须写到结局，才能写出黛玉死后未死者无可奈何之哀痛。"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说毕，仍旧睡下了。

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悼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方把这《石头记》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此解"贾雨村"为谐音"假语村言"。或谓当为"假语存焉"，与"真事隐去"为对，亦可通。空空道人便问："先生何以认得此人，便肯替他传述？"那雪芹先生笑道："说你'空空'，原来肚里果然空空。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

以及背谬矛盾之处[16]，乐得与二三同志，酒馀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

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原来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一段写空空道人与曹雪芹对谈，呼应首回听石头阔论高谈，皆道创作意图，兼示雪芹即石头之意。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偈语，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17]。云：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呼应首回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诗起诗结，有常山之蛇击尾首应之妙。所谓“荒唐愈可悲”，言后部之悲甚于前部，则全书可称“悲剧中之悲剧”矣。

校　注

① 毘陵：古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

② 起旱：走陆路。《警世通言》卷二十二：“自昆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旱了。”甲本、王本、张本同，东本、金本作“起早”。梦稿本原无此句，旁添文字同程本。

③ 问讯：僧尼行礼时，先打一恭，然后合掌上来，拱手齐眉，叫“问讯”。合掌作揖，口问“安否”，亦称“问讯”。

④ 服阕：即服丧期满。服，服丧。阕，终了。按古丧礼，父母死后要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服阕”；大臣未服阕，不能晋见皇帝。

⑤ 开箱：旧俗，女子嫁后第二天打开陪嫁的衣箱，向夫家亲人分送礼物，谓“开箱”。

⑥ “千古”二句：引自清邓汉仪《题息夫人庙》一诗。息夫人，春秋时息国诸侯的夫人，姓妫，亦称息妫。《左传》庄公十四年载，楚灭息，以息妫归，生二子，但始终不言。楚王问之，答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汉刘向《烈女传》写她后来又见到息君，终于自杀。

⑦ 婪索：贪污、勒索。

⑧ 递籍为民：革去官职，贬为平民。

⑨ 苏小：即苏小小。六朝南齐时钱塘名妓。

⑩ 飞皇腾达：梦稿、甲本、王本同，张本、金本作“飞黄腾达”。

⑪ 尘劫：此指尘世之劫难。

⑫ 以承宗祧：即传宗接代。宗祧即宗庙。

⑬ 圆觉：佛家语，指修养所达到的觉悟圆满的境界，即悟道成佛之意。

⑭ 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意谓污浊的尘世使人烦恼，不如借杜鹃的啼声去寻找归宿。尘梦，人世的梦幻。劳，烦恼。鸟呼归去，传说杜鹃鸟的啼声似不如归去。

⑮ 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这两句包含使顽石归化之意。山灵，山神。石化飞来，当指飞来峰的故事。飞来峰在浙江杭州灵隐山东南，相传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登此山叹道："此为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因名飞来峰。

⑯ 鲁鱼亥豕：因鲁与鱼、亥与豕字体接近，辗转抄录，易生错误，后遂以"鲁鱼亥豕"指书中因形似而产生的错误。《抱朴子·遐览》有"书三写，鱼成鲁"语，《吕氏春秋·察传》有子夏辨正人读书中"三豕"应为"己亥"之误的事。

⑰ 更进一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省略语。原是禅宗用语，比喻宗教修养上的进步。这里指后人偈语比作者缘起之意更深了一层。

回　评

"红楼"大梦至此完结。前半结宝玉出家为僧，袭人出嫁为蒋玉函妻，贾府家道复初；后半"真"说太虚，"假"结《红楼》，使起结两回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笔法超脱。

袭人出嫁，结于末回，笔法质实。或谓"蒋玉函"乃"将玉含"之谐音，则蒋氏为宝玉俗世影身，袭人乃宝玉之俗缘，似得作者形而上之用心。此回拟之以桃花夫人，讥其负义忘情。盖袭人性情温柔和顺，于宝玉笃实尽心至极，以致言行颇有伤及同类者，然非出乎本心。其志节固不及晴雯高洁，其气质尚足称判词中"似桂如兰"之喻。

贾府家道复初，兰桂齐芳，贾赦、贾珍及薛蟠均得善终，乃无谓之蛇足。所幸全书悲剧气氛已极浓烈，此微瑕不能掩美玉之朗润。后四十回设事皆照应前部，属辞周密工巧，其功德可谓远大于瑕疵之失。雪芹佚稿既迷失不可复得，后四十回足可附骥尾流传。其作者无论是否程伟元、高鹗，皆与有功焉，亦《红楼》不幸中之大幸。启功先生尝有诗曰："三曹之后属芹侯，妙笔高程续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谈艺可谓忠厚，论事亦颇中肯。前后同仁一视，《红楼》则为悲剧完璧矣。

后　　记

本书的校勘、批注工作，始于 1997 年，时断时续，2004 年 8 月，完成初稿。后几经修改，今年岁末，基本定稿，幸将付梓。我们的一桩心愿，总算了却。

本书由张俊主持。张俊、沈治钧负责全书体例设计、撰写评批和图表绘制工作。参加校注的有罗书华、胡胜、苗怀明、莎日娜、张勍倩；有关词语统计，由莎日娜完成。沈治钧参加了评批部分的定稿工作。全书最后由张俊统一审阅、修改定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室为我们借阅藏书、查找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谨表谢意。

除直接注明征引书外，我们的批注，并参阅过一些今人的红学论著，限于本书体例，未能一一标注所出，特此说明，并致谢悰。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曾得到学界胡文彬、段启明、竺青、李山、朱萍等诸位友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雅谊可感，我们将铭记于心。

2000 年香港“明清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周建渝、香港城市大学洪涛、香港教育学院陈学超三位博士曾对我们提交大会的论文《红楼评点断想》做了中肯讲评，这对我们修改书稿亦多启发，于此一并致谢。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陈洁等编校同志，他们在本书编辑中所付出的辛劳，令我们十分感动。本书原稿的校字和大量评批，是在工作底本上反复涂乙而成，因不便于打印，故零乱难读，颇费精神。如果没有他们耐心细致的工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就不会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红楼梦》的校勘、评批，是一项颇为繁难的工作，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努

力，但囿于学识水平，书中批校或有讹误，体例或存疏漏，敬祈广大读者、专家不吝赐正。

2008 年 12 月 25 日

附言：依计划，书稿应于今年 2 月正式出版，主要因我身体之故，而迁延至今，未能践诺，甚以为仄，深表歉意。

张　俊

2011 年 11 月 16 日

为了避免曲解、误解乃至故意“误读”经典，张俊教授主持的这部《新批校注红楼梦》提倡回归文本，这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回归文本，就是追寻作者的创作本意，亦称“文本原旨”。这是最具学术可靠性的释义类型，是合乎学术研究的求真精神的。他们力图推出具备现代学术品格的“学者型”评点，很值得称道。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本书在注释、校订之外，每回附以回评、夹批，这是程乙本诞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批点”形式，凸显评者的学术功力和学术眼光。“说明”中列举了评点的目的和内容，表现了评点者对读者的阅读关怀，本书必将起到一种有益的“导读”作用。这种新尝试应该得到鼓励。

——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